目录

[《太平廣記》（500卷） 1](#_Toc74035749)

[太平廣記之神仙女仙卷001-070 62](#_Toc74035750)

[太平廣記之道術方士卷（第71-80卷） 558](#_Toc74035751)

[太平廣記之異人異僧釋證卷（第81-101卷） 638](#_Toc74035752)

[太平廣記之報應徵應卷（第102-145卷） 828](#_Toc74035753)

[定數感應卷目錄（第146-163卷） 1179](#_Toc74035754)

[人品各卷（第164-196卷） 1317](#_Toc74035755)

# 《太平廣記》（500卷）

太平廣記總目(網上最全,白話譯文付) [宋]李昉等編纂

cdliao\_xr提供

貼文者的話：

《太平廣記》是宋初官修的一部小說集，北宋李昉等人奉宋太宗之命編纂而成，因爲成書於太平興國年間，因此取名《太平廣記》。

《太平廣記》蒐集了自漢至宋初的各種小說、筆記、野史等５００多種，共５００卷，另有目錄１０卷，全書按題材分９２大類，１５０多小類，如"神仙"、"女仙"、"異僧"、"鬼"、"精怪"、"狐"等，保存了大量的古小說資料。

《太平廣記》引用的書籍，據舊刻本書前開列的引用書目有３４３種之多，但實際引用的書目共４７５種。這些書籍大都已散佚、殘缺或經竄改，後人只有通過《太平廣記》纔可以窺見本來面目。由於《太平廣記》保存那麼多的古代小說，又採用分類編纂的方法，這給後來研究小說史的人帶來很大的方便。魯迅輯錄《古小說鉤沉》、《唐宋傳奇集》就充分利用了此書。宋代以後的許多作家也常常從《太平廣記》中選取題材，創作傳奇和戲曲。

因此，有人說《太平廣記》是中國規模最大、成書最早的小說集。

可惜的是，揭載此書的網站雖然不少，真正完整的幾乎沒有。選貼個別卷的不必說，比較齊全的、諸如「黃金書屋」、「三味書林」，也缺卷甚多，至少缺432-445卷、477-500卷等，不一而足。貼文者找遍數十家網站，將其中用各種格式提供的若干資料拼成完整的1-500卷《太平廣記》，經過仔細排版，在此奉獻給同好。

另外，很多資料都說《太平廣記》另有目錄１０卷。但貼文者始終沒有見到任何地方揭載。其實，目錄對於讀者瀏覽《太平廣記》這樣的鉅著幫助還是很大的。貼文者自己從《太平廣記》全書歸納出目錄，也付在下面。

《太平廣記》篇幅浩大，爲便利閱讀，貼文者按按題材類別將它分做十數篇陸續貼出。

太平廣記

李昉 等編著

總目

序

太平廣記表

太平廣記引用書目

卷第一 神仙一 老子 木公 廣成子 黃安 孟岐

卷第二 神仙二 周穆王 燕昭王 彭祖 魏伯陽

卷第三 神仙三 漢武帝

卷第四 神仙四 王子喬 鳳綱 琴高 鬼谷先生 蕭史　徐福　王母使者

月支使者 衛叔卿　張楷　陽翁伯

卷第五 神仙五 　王次仲　墨子　劉政　孫博　天門子 玉子　茅濛　沈羲　

陳安世

卷第六 神仙六 張子房 東方朔 王喬 周隱遙 劉商

卷第七 神仙七 白石先生 皇初平 王遠 伯山甫 馬鳴生　李八百　李阿

卷第八 神仙八 劉安 陰長生 張道陵

卷第九 神仙九 李少君 孔元方 王烈 焦先 孫登　呂文敬　沈建

卷第十 神仙十 河上公 劉根 李仲甫 李意期 王興 趙瞿 王遙

卷第十一神仙十一泰山老父 巫炎 劉憑 欒巴 左慈　大茅君

卷第十二神仙十二壺公 薊子訓 董奉 李常在

卷第十三神仙十三茅君 孔安國 尹軌 介象 蘇仙公 成仙公 郭璞 尹思

卷第十四神仙十四劉子南 郭文 嵩山叟 許真君 吳真君　萬寶常　李筌

卷第十五神仙十五道士王纂 真白先生 桓闓 蘭公　阮基

卷第十六神仙十六杜子春 張老

卷第十七神仙十七裴諶 盧李二生 薛肇

卷第十八神仙十八柳歸舜 元藏幾 文廣通 楊伯醜 劉法師

卷第十九神仙十九馬周 李林甫 郭子儀 韓滉

卷第二十神仙二十陰隱客 譚宜 王可交 楊通幽

卷第二十一 神仙二十一 孫思邈 司馬承禎 尹君

卷第二十二 神仙二十二 羅公遠 僕僕先生 藍采和

卷第二十三 神仙二十三 王遠知 益州老父 崔生 馮俊 呂生 張李二公

卷第二十四 神仙二十四 許宣平 劉清真 張殖 蕭靜之 朱孺子

卷第二十五 神仙二十五 採藥民 元柳二公

卷第二十六 神仙二十六 葉法善 邢和璞

卷第二十七 神仙二十七 唐若山 司命君 玄真子 劉白雲

卷第二十八 神仙二十八 郗鑑 僧契虛

卷第二十九 神仙二十九 九天使者 十仙子 二十七仙 姚泓　李衛

卷第三十神仙三十張果 翟乾祐 凡八兄

卷第三十一 神仙三十一 李遐周 許老翁 李珏 章全素

卷第三十二 神仙三十二 王賈 顏真卿

卷第三十三 神仙三十三 韋弇 申元之 馬自然 張巨君

卷第三十四 神仙三十四 裴氏子 崔煒

卷第三十五 神仙三十五 成真人 柏葉仙人 齊映 王四郎　韋丹　馮大亮

卷第三十六 神仙三十六 徐佐卿 拓跋大郎 魏方進弟 李清

卷第三十七 神仙三十七 韋仙翁 楊越公弟 陽平謫仙 賣藥翁　嚴士則

卷第三十八 神仙三十八 李泌

卷第三十九 神仙三十九 劉晏 崔希真 韋老師 麻陽村人　慈心仙人

卷第四十神仙四十巴邛人 章仇兼瓊 石巨 李山人 陶尹二君　許碏杜悰

楊雲外　南嶽真君

卷第四十一 神仙四十一 薛尊師 王老 黑叟 劉無名

卷第四十二 神仙四十二 賀知章 蕭穎士 李仙人 何諷 黃尊師　裴老　李虞

夏侯隱者 權同休

卷第四十三 神仙四十三 尹真人 盧山人 薛玄真 于濤

卷第四十四 神仙四十四 田先生 穆將符 房建 蕭洞玄

卷第四十五 神仙四十五 賈耽 丁約 瞿道士 王卿 衡山隱者　梅真君

卷第四十六 神仙四十六 白幽求 王太虛 王子芝 劉商

卷第四十七 神仙四十七 唐憲宗皇帝 李球 宋玄白 許棲巖 韋善俊

卷第四十八 神仙四十八 李吉甫 李紳 白樂天 軒轅先生 李元　韋卿材

卷第四十九 神仙四十九 潘尊師 李賀 張及甫 鄭冊 陳惠虛　溫京兆

卷第五十神仙五十嵩嶽嫁女 裴航

卷第五十一 神仙五十一 侯道華 宜君王老 陳師 陳金

卷第五十二 神仙五十二 陳復休 殷天祥 閭丘子 張卓

卷第五十三 神仙五十三 麒麟客 王法進 維楊十友 金可記 楊真伯

卷第五十四 神仙五十四 韓愈外甥 劉盧鈞 薛逢 費冠卿 沈彬

卷第五十五 神仙五十五 寒山子 軒轅彌明 蔡少霞 鄭居中 伊用昌

卷第五十六 女仙一 西王母 上元夫人 雲華夫人 玄天二女

卷第五十七 女仙二 太真夫人 萼綠華

卷第五十八 女仙三 魏夫人

卷第五十九 女仙四 明星玉女 昌容 園客妻 太玄女 西河少女　梁玉清

江妃 毛女 秦宮人　鉤翼夫人　南陽公主　程偉妻

梁母 董永妻 酒母 女兒

卷第六十女仙五 麻姑 玄俗妻 陽都女 孫夫人 樊夫人　東陵聖母

郝姑 張玉蘭

卷第六十一 女仙六 王妙想 成公智瓊 龐女 褒女 李真多　班孟　天台二女

卷第六十二 女仙七 魯妙典 諶母 盱母 杜蘭香 白水素女　蔡女仙　蓬球

紫雲觀女道士　秦時婦人　何二孃

卷第六十三 女仙八 玉女 邊洞玄 崔書生 驪山姥 黃觀福

卷第六十四 女仙九 楊正見 董上仙 張連翹 張鎬妻 太陰夫人

卷第六十五 女仙十 姚氏三子 趙旭 虞卿女子 蕭氏乳母

卷第六十六 女仙十一謝自然 盧眉娘

卷第六十七 女仙十二崔少玄 妙女 吳清妻

卷第六十八 女仙十三郭翰 楊敬真 封陟

卷第六十九 女仙十四玉蕊院女仙 馬士良 張雲容 韋蒙妻 慈恩塔院女仙

卷第七十女仙十五許飛瓊 裴玄靜 戚玄符 徐仙姑 緱仙姑　王氏女　

薛玄同 戚逍遙 茶姥 張建章 周寶

卷第七十一 道術一 趙高 董仲君 葛玄 竇玄德

卷第七十二 道術二 張山人 王夐 陸生 輔神通 孫甑生　葉靜能　袁隱居

騾鞭客 許君　杜巫

卷第七十三 道術三 周賢者 王常 葉虛中 鄭君 程逸人　李處士　駱玄素

趙操 崔玄亮

卷第七十四 道術四 俞叟 陳季卿 陳生 張定 石旻　唐武宗朝術士

卷第七十五 道術五 楊居士 張士平 馮漸 潘老人 王先生　周生　韓志和

張辭 崔言

卷第七十六 方士一 子韋 趙廓 樊英 楊由 介象　郭璞　庾詵　張子信

管輅　籌禪師　李淳風　袁天綱 安祿山術士　桑道茂

鄉校叟 相骨人 田良逸蔣含弘

卷第七十七 方士二 杜生 泓師 羅思遠 張景藏 葉法善　錢知微　胡蘆生

卷第七十八 方士三 李秀才 王山人 王瓊 王固 符契元　白皎　賈耽　

茅安道 駱山人　石旻

卷第七十九 方士四 慈恩僧 朱悅 王生 賈籠 軒轅集　杜可筠　許建宗

向隱 趙尊師　權師

卷第八十方士五 周隱克 張士政 陳休復 費雞師 嶽麓僧　強紳　

彭釘筋 崔無斁 蜀士　陳岷　鄭山古　馬處謙 趙聖人

黃萬戶 何奎 孫雄 李漢雄

卷第八十一 異人一 韓稚 幸靈 趙逸 梁四公

卷第八十二 異人二 陸法和 王梵志 王守一 李子牟 呂翁　管子文

袁嘉祚 鄭相如

卷第八十三 異人三 續生 張佐 陸鴻漸 賈耽 治針道士　貞元末布衣

柳成 蘇州義師　吳堪

卷第八十四 異人四 苗晉卿 義寧坊狂人 張儼 奚樂山 王居士　俞叟

衡嶽道人 李業 石旻　管涔山隱者　宋師儒 會昌狂士

唐慶 盧鈞

卷第八十五 異人五 趙知微 擊竹子 張浚 金州道人 李生　徐明府

華陰店嫗 李客 蜀城賣藥人　劉處士　張武　茅山道士

逆旅客　教坊樂人子　蔣舜卿趙知微 九華山道士

卷第八十六 異人六 黃萬祐 任三郎 黃齊 王處回 天自在　掩耳道士

抱龍道士 何昭翰 盧延貴 杜魯賓 建州狂僧 劉甲

盧嬰　趙燕奴

卷第八十七 異僧一 釋摩騰 竺法蘭 康僧會 支遁釋摩騰

卷第八十八 異僧二 佛圖澄

卷第八十九 異僧三 釋道安 鳩摩羅什 法郎 李恆沙門

卷第九十異僧四 杯渡 釋寶誌

卷第九十一 異僧五 永那跋摩 法度 通公 阿專師 阿禿師　稠禪師

釋知苑 法喜 法琳　徐敬業　駱賓王永那跋摩

卷第九十二 異僧六 玄奘 萬回 一行 無畏 明達師　惠照

卷第九十三 異僧七 宣律師

卷第九十四 異僧八 華嚴和尚 唐休璟門僧 儀光禪師 玄覽　法將

卷第九十五 異僧九 洪昉禪師 相衛間僧 道林 淨滿　法通

卷第九十六 異僧十 僧伽大師 迴向寺狂僧 懶殘 韋皋 釋道欽　辛七師

嘉州僧 金剛仙 鴟鳩和尚

卷第九十七 異僧十一秀禪師 義福 神鼎 廣陵大師 和和　空如禪師　僧些

阿足師 鑑師　從諫

卷第九十八 異僧十二李德裕 齊州僧 抱玉師 束草師 惠寬　素和尚　懷信

佛陀薩 興元上座 趙蕾 懷浚 智者禪師　法本

卷第九十九 釋證一 僧惠祥 阿育王像 王淮之 惠凝 靈隱寺　侯慶

大業客僧 蛤像 光明寺 十光佛 李大安 韋知十

劉公信妻

卷第一百釋證二 長樂村聖僧 屈突仲任 婺州金剛 菩提寺豬　李思元

僧齊之 張無是 張應 道嚴

卷第一百一 釋證三 邢曹進 韋氏子 僵僧 雞卵 許文度 玄法寺 商居士

黃山瑞像 馬子云 雲花寺觀音 李舟 惠原 延州婦人

鎮州鐵塔 渭濱釣者

卷第一百二 報應一（金剛經）盧景裕 趙文若 趙文昌 新繁縣書生 蒯武安

睦彥通 杜之亮 慕容文策 柳儉　蕭瑀　趙文信　劉弼

袁志通 韋克勤 沈嘉會 陸懷素

卷第一百三 報應二（金剛經）司馬喬卿 孫壽 李觀 豆盧夫人 尼修行

陳文達 高紙 白仁皙 竇德玄 宋義倫　李岡　王陁

王令望 陳惠妻 何澋 張玄素 李丘一

卷第一百四 報應三（金剛經）於昶 裴宣禮 吳思玄 銀山老人 崔文簡　姚待

呂文展 長安縣繫囚 李虛 盧氏 陳利賓 王宏 田氏

卷第一百五 報應四（金剛經）李惟燕 孫明 三刀師 宋參軍 劉鴻漸　張嘉猷

魏恂 杜思訥 龍興寺主 陳哲 豐州烽子 張鎰 崔寧

卷第一百六 報應五（金剛經）太原孝廉 李廷光 陸康成 薛嚴 任自信

段文昌 劉逸淮 孫鹹 僧智燈　王氏　左營伍伯　宋衎

陳昭

卷第一百七 報應六（金剛經）王忠幹 王偁 李元一 魚萬盈 於李回　強伯達

僧惟恭 王淝 董進朝　康仲戚　吳可久　開行立

僧法正　沙彌道蔭　何老　勾龍義 趙安

卷第一百八 報應七（金剛經）何軫 王殷 王翰 寧勉 倪勤 高涉 張政

李琚 巴南宰 元初 兗州軍將 楊復恭弟　蔡州行者

販海客

卷第一百九 報應八（法華經）沙門靜生 釋曇邃 釋慧慶 費氏 趙泰　釋慧進

沙門法尚 釋弘明 釋志湛　五侯寺僧　釋智聰

曇韻禪師 李山龍　蘇長　尼法信　李氏 徹師

悟真寺僧 釋道俗 史阿誓 石壁寺僧

卷第一百一十 報應九（觀音經）竇傅 周璫 竺法義 王珉妻 竺長舒　潘道秀

欒荀 張崇 釋開達　竺法純　釋道泰　郭宣 呂竦

徐榮 劉度 南宮子敖 徐義　畢覽　釋法智　孫道德

張興　曇無竭　車母　釋曇穎 邢懷明　王球

卷第一百一十一 報應十（觀音經） 竺惠慶 卞悅之 張暢 王玄謨 釋道冏　

伏萬壽 彭子喬 釋慧和 齊建安王 毛德祖 李儒俊

沈甲 張達　孫敬德　高荀　史雋 東山沙彌　徐善才

杜智楷 張氏 許儼　僧道憲　成珪　王琦

卷第一百一十二 報應十一（崇經像）史世光 董吉 宋吏國 張元 釋智興　董雄

孟知儉 崔善衝 唐晏　張御史　李昕　牛騰 李元平

長沙人 乾符僧

卷第一百一十三 報應十二（崇經像）張應 釋道安 周閔 王懿 謝敷　僧法洪

劉式之 劉齡 陳安居　馬處伯

卷第一百一十四 報應十三（崇經像）費崇先 魏世子 何曇遠 陳秀遠 葛濟之

董青建 齊竟陵王 張逸 釋僧護　僧澄空　釋慧侃

釋道積 釋法誠

卷第一百一十五 報應十四（崇經像）張法義 王弘之 崔義起妻 襄陽老姥 普賢社

李治 王乙 鉗耳含光 席豫　裴休　牙將子

卷第一百一十六 報應十五（崇經像）謝晦 尼智通 王襲之 周宗 沈僧復　僧道志

唐文伯 崔平業 王鎮惡　郭祖深　衛元宗　姜勝生

傅奕　幷州人　薛孤訓　巂州縣令 丁零　唐武宗

王義逸 贅肉 西明寺　明相寺　僧義孚　開照寺盜

僧紹明　潼江軍

卷第一百一十七 報應十六（陰德）孫叔敖 崔敬嗣 裴度 劉軻 劉弘敬　蕭倣

孫泰 李質 範明府　程彥賓

卷第一百一十八 報應十七（異類）漢武帝 東方朔 毛寶 孔愉 宗叔林　桓邈

劉樞 蔡喜夫 劉沼 劉之亨 嚴泰 程靈銑 韋丹

熊慎 王行思 陳弘泰

卷第一百一十九 報應十八（冤報）杜伯 公孫聖一作勝 燕臣莊子儀 遊敦　王宏

宋皇后 徐光 王陵　夏侯玄　金玄　經曠　萬默 曲儉

太樂伎 鄧琬 孔基 曇摩懺　支法存　張超　袁粲幼子

庾宏奴　魏輝俊　真子融

卷第一百二十報應十九（冤報）梁武帝 張裨 羊道生 釋僧越 江陵 士大夫

徐鐵臼 蕭續 樂蓋卿 康季孫 張絢 楊思達 弘氏

朱貞 北齊 文宣帝　梁武帝　韋戴　隋庶人勇

京兆獄卒 邛人

卷第一百二十一 報應二十（冤報）杜通達 邢文宗 長孫無忌 婁師德 王瑱　江融

李昭德 弓嗣業 周興 魚思咺 索元禮 張楚金

崔日知 蘇頲 李之 唐王皇后 楊慎矜 師夜光 崔尉子

卷第一百二十二 報應二十一（冤報）陳義郎 達奚珣 華陽李尉 段秀實 馬奉忠　

鄆卒 樂生 宋申錫 蜀營典

卷第一百二十三 報應二十二（冤報）胡激 秦匡謀 韋判官 楊收 宋柔　王表　

乾寧宰相

卷第一百二十四 報應二十三（冤報）王簡易 樊光 李彥光 侯溫 沈申　法曹吏

劉存 袁州錄事 劉璠　吳景　高安村小兒　陳勳 鍾遵

韋處士 張進 郝溥 裴垣　蘇鐸　趙安

卷第一百二十五 報應二十四（冤報）榼頭師 唐紹 李生 盧叔倫女 崔無隱

卷第一百二十六 報應二十五 程普 羊聃 劉毅 張和思 梁元帝 竇軌 武攸寧

崔進思 祁萬壽 郭霸 曹惟思　邢璹　萬國俊　王瑤

陳峴 蕭懷武 李龜禎 陳潔

卷第一百二十七 報應二十六 蘇娥 涪令妻 諸葛元崇 呂慶祖 元徽 李義琰

岐州寺主 館陶主簿 僧曇暢 午橋氏　盧叔敏　鄭生

卷第一百二十八 報應二十七 公孫綽 王安國 尼妙寂 李文敏 樊宗諒 滎陽氏

卷第一百二十九 報應二十八（婢妾） 王濟婢 王範妾 宋宮人 金荊 杜嶷妾

後周女子 張公瑾妾 範略婢 胡亮妾 梁仁裕婢　

張景先婢 李訓妾 花嚴 晉陽人妾

卷第一百三十 報應二十九（婢妾） 竇凝妾 嚴武盜妾 綠翹 馬全節婢 魯思郾女

鄂州小將 金卮

卷第一百三十一 報應三十（殺生） 田倉 臨海人 陳甲 麻姑 謝盛 李嬰 許憲

益州人 章安人 元稚宗 王曇略 廣州人　東興人

陳莽 沛國人 齊朝請 伍寺之 蘇巷 阮倪 邵文立

梁元帝 望蔡令 僧曇歡 釋僧羣 竺法惠 冀州小兒

卷第一百三十二 報應三十一（殺生）王將軍 姜略 賀悅 李壽 方山開 王遵

李知禮 陸孝政 果毅 劉摩兒 店婦　屠人　劉知元

季全聞 當塗民 張縱

卷第一百三十三 報應三十二（殺生）朱化 李詹 王公直 黃敏 陳君棱 王洞微

孫季貞 崔道紀 何澤 嶽州人 徐可範 建業婦人

廣陵男子 何馬子 章邵 韓立善 僧修準 宇文氏

李貞 僧秀榮　毋乾昭　李紹

卷第一百三十四 報應三十三（宿業畜生） 竹永通 宜城民 韋慶植 趙太 李信

謝氏 王珍 王會師 解奉先 童安玗 劉自然　李明府

劉鑰匙 上公 施汴 公乘通 僧審言

卷第一百三十五 徵應一（帝王休徵）帝堯 周武王 越王 臨洮長人 漢高祖 陸賈

漢元后 後漢章帝 吳大帝 魏明帝　晉司馬氏　白燕

晉武帝 晉惠帝 晉元帝 蜀李雄 宋高祖 宋孝武帝

宋明帝　齊太祖　北齊神武　後周太祖　陳高祖　隋文帝

隋煬帝 唐高祖 唐太宗 唐齊王元吉　唐中宗　唐相王

潞州別駕 金蝸牛

卷第一百三十六 徵應二（帝王休徵）唐玄宗 叱金像 天寶符 蜀當歸 萬里橋

唐肅宗 唐武宗 唐宣宗 迎光王 唐懿宗　唐僖宗

李邰 後唐太祖 後唐明宗 潞王 晉高祖 僞蜀主舅

卷第一百三十七 徵應三（人臣休徵）呂望 仲尼 文翁 董仲舒 何比干 五鹿充宗

王溥 應樞 袁安 陳仲舉 張承　張氏　司馬休之

杜慈 武士彠 張文成 上官昭容 崔行功 李正己

李揆　賈隱林　張子良　鄭絪

卷第一百三十八 徵應四（人臣休徵）裴度 段文昌 李逢吉 牛僧孺 王智興 牛師

杜中立 李蠙 馬植 高駢 孔溫裕　孫偓　李全忠

侯弘實 戴思遠 張籛 齊州民 朱慶源

卷第一百三十九 徵應五（邦國咎徵）池陽小人 背明鳥 王琬 張聘 張林 東瀛公

長廣人 黃丘村 韓僧真 洛陽金像　梁武帝　惠炤師

周靖帝 蘇氏 突厥首領 陳後主 渭南人 貓鬼 長星

大烏 蝦蟆 幽州人 默啜 張易之 孫儉 太白晝見

卷第一百四十徵應六（邦國咎徵）大星 火災 水災 僧一行 汪鳳 僧普滿

秦城芭蕉 睿陵僧 興聖觀 駱駝杖

卷第一百四十一 徵應七（人臣咎徵）孔子 蕭士義 王導 謝安 庾亮 王仲文

諸葛侃 劉波 鄭微 周超 謝南康　傅亮　王徽之

劉興道 郭仲產 沈慶之

卷第一百四十二 徵應八（人臣咎徵）劉德願 李鎮 柳元景 向玄季 滕景直 王晏

留寵 爾朱世隆 劉敏 李廣　王氏　張雕虎　強練

李密 張鷟 唐望之

卷第一百四十三 徵應九（人臣咎徵）徐慶 周仁軌 徐敬業 杜景佺 黑齒 常之

顧琮 路敬淳 張易之 鄭蜀賓　劉希夷　崔玄暐

宋善威 李處鑑 曲先衝 呂崇粹 源乾曜 毋旻

楊慎矜 王儦 崔曙 元載 彭偃 劉淝 韓滉 嚴震

李德裕 李師道　韋溫

卷第一百四十四 徵應十（人臣咎徵）呂羣 朱克融 王涯 溫造 李宗閔 柳公濟

王涯 王潛 韓約 王氏 王哲 杜牧　盧獻卿　盧駢

封望卿 崔彥曾 崔雍 龐從

卷第一百四十五 徵應十一（人臣咎徵）李鈞 高駢 鉅鹿守 陝師 嚴遵美 成汭

劉知俊 田頵 桑維翰 鍾傅 頓金　湖南馬氏　王慎辭

安守範

卷第一百四十六 定數一 寶誌 史溥 耿詢 尉遲敬德 魏徵 婁師德 王顯

張寶藏 授判冥人官 王無礙　宇文融　路潛　甘子布

李迥秀 狄仁傑 崔元綜 蘇味道 盧崇道 劉仁軌　任之選

卷第一百四十七 定數二 田預 王晙 高智周 王儦 裴伷先 張文瓘 袁嘉祚

齊瀚 張守珪 裴有敞 王超　張齊丘　馮七言事

桓臣範 張嘉貞 僧金師

卷第一百四十八 定數三 韋氏 張嘉福 宋惲 房瓘 孫生 張嘉貞 杜暹 鄭虔

崔圓

卷第一百四十九 定數四 曲思明 馬遊秦 蕭華 一行 術士 杜鵬舉 李棲筠

杜思溫 柳及 韋泛

卷第一百五十定數五 玄宗 喬琳 張去逸 李泌 劉邈之 張仁褘 裴諝

李揆 道昭

卷第一百五十一 定數六 李棱 豆盧署 孟君 盧常師 韓滉 李頧 崔造 薛邕

卷第一百五十二 定數七 鄭德璘 趙璟 盧邁 趙璟 包誼 薛少殷 袁孝叔

卷第一百五十三 定數八 李公 李宗回 崔樸 李藩 韋執誼 袁滋 裴度 張轅

趙昌時

卷第一百五十四 定數九 李顧言 元和二相 李源 鄭權 樊陽源 吳少誠

陳彥博 陸賓虞 王璠　崔玄亮　韋貫之

卷第一百五十五 定數十 衛次公 李固言 楊收 鄭朗 段文昌 崔從 郭八郎

張宣 韓皋

卷第一百五十六 定數十一龐嚴 張正矩 劉遵古 舒元輿 李德裕 李言 王沐

舒元謙 杜悰外生 石雄　賈島　崔潔

卷第一百五十七 定數十二李景讓 李敏求 李君 馬舉 鄭延濟 李生

卷第一百五十八 定數十三成汭 楊蔚 歐陽澥 伊璠 顧彥朗 李甲 房知溫

竇夢徵 許生 楊鼎夫　牛希濟　陰君文字　貧婦　支戩

卷第一百五十九 定數十四（婚姻）定婚店 崔元綜 盧承業女 琴臺子 武殷 盧生

鄭還古

卷第一百六十定數十五（婚姻）秀師言記 李行修 灌園嬰女 朱顯 侯繼圖

卷第一百六十一 感應一 張寬　漢武帝　醴泉　淮南子　揚雄　劉向　袁安　樊英

五石精 律呂 陳業 陳實　三州人　魏任城王　呂虔

管寧 河間男子 宜陽女子 張應 南郡掾 蒲坂精舍

吳興經堂 南徐士人 徐祖 劉京 何敬叔 蕭子懋

蕭睿明 解叔謙 宗元卿　匡昕　曾康祖

卷第一百六十二 感應二 崔恕　何瑚　陳遺　王虛之　河南婦人　岑文本　鄭鮮

張楚金 羅道悰 陵空觀　皇甫氏　田仁會　徐州軍士

唐宣宗 李彥佐 胡生 劉行者 王法朗 郗法遵　王暉

李夢旗 孟熙

卷第一百六十三 讖應 　歷陽媼　孫權　高穎　神堯　唐高祖　太行山　桑條歌

突厥鹽 封中嶽 楊柳謠　黃獐歌　苾挈兒　安樂寺

烏鵲窠 鯉魚兒 挽天樞 黃犢子 駱賓王　天后　閻知微

長孫無忌 魏王 武媚娘 孝和 魏叔麟 武三思 孫佺

張易之 飲酒令 白馬寺 李蒙 李進周 志公詞 李懷光

王鐸 木成文　草重生　唐國閏　竹騮

卷第一百六十四 名賢郭林宗 李膺 徐孺子 鄭玄 蔡邕 崔仁師 張文瓘

虞世南 馬周 員半千 嚴安之 蕭穎士 蕭嵩 於休烈

李廙 鄭絪 獨孤鬱 趙逢

諷諫晏子 優旃 東方朔 簡雍 斛斯豐樂 高季輔 李景伯

蘇頲 黃幡綽 李絳

卷第一百六十五 廉儉陸績 齊明帝 甄彬 高允 崔光 長孫道生 唐玄宗 肅宗

盧懷慎 李勉 杜黃裳　陽城　鄭餘慶　鄭浣　文宗　夏侯孜

裴坦 溫璉 仲庭預

吝嗇 　漢世老人　沈峻　李崇　南陽人　夏侯處信　柳慶　夏侯彪

鄭仁凱 鄧祐 韋莊　王叟　王鍔　裴璩　歸登

卷第一百六十六 氣義一 鮑子都　楊素　郭元振　狄仁傑　敬昭道　吳保安

卷第一百六十七 氣義二 裴冕　李宜得　穆寧　趙驊　曹文洽　陽城　王義　裴度　

廖有方

卷第一百六十八 氣義三 熊執易　李約　鄭還古　江陵士子　鄭畋　章孝子　發冢盜

鄭雍 楊晟 王殷

卷第一百六十九 知人一 陳實　黃叔度　郭泰　馬融　蔡邕　顧邵　諸葛瑾兄弟　

龐士元 武陔 裴頠 匈奴使　桓溫　謝鯤　唐太宗　李績

薛收 王圭 王師旦 楊素 王義方 選將　英公　劉奇

張鷟 李嶠 鄭杲 盧從願 裴寬 韋詵 裴談

卷第一百七十知人二 姚元崇　盧齊卿　薛季昶　元懷景　張九齡　王丘　楊穆弟兄

李丹 鄭絪 苗夫人　杜鴻漸　杜佑　梁肅　呂溫　顧和

劉禹錫 韓愈 顧況 於邵 李德裕　韋岫　知人僧　蔡荊

亞子

卷第一百七十一 精察一 李子萇　袁安　嚴遵　李崇　魏先生　李義琛　蔣恆　王璥

李傑 裴子云 郭正一　張楚金　董行成　張鷟　張松壽

蘇無名 趙涓 袁滋

卷第一百七十二 精察二 韓滉　顏真卿　李景略　李夷簡　孟簡　李德裕　裴休　

崔碣 趙和 劉崇龜 殺妻者　許宗裔　劉方遇

卷第一百七十三 俊辯一 東方朔　匡衡　邊文禮　荀慈明　曹植　諸葛恪　車浚

諸葛靚 蔡洪 範百年 張融　庾杲之　王儉　周顒　王融

李膺 商鏗 蕭琛 朱淹 崔光 陳元康 李諧　盧愷

盧思道 王元景

卷第一百七十四 俊辯二 陽玠 薛道衡 薛收 張後裔 崔仁師 盧莊道 許敬宗

胡楚賓 裴琰之 蘇頲　王勮　李白　柳芳　王藻　韓愈

李程 李吉甫 王生 辛丘度 溫庭筠 柳公權　權德輿

東方朔 李彪 班蒙

幼敏 　陳元方　孫策　鍾毓　孫齊由　陸琇　王絢　蕭遙欣　房氏子

張琇 渾瑊

卷第一百七十五 幼敏 　賈逵　李百藥　王勃　元嘉　毛俊男　蘇頲　劉晏　林傑

高定 李德裕 白居易　崔鉉　李琪　劉神童　路德延　韋莊

卷第一百七十六 器量一 樂廣　劉仁軌　婁師德　李勣　李日知　盧承慶　裴冕

郭子儀 宋則

卷第一百七十七 器量二 陸象先　元載　董晉　裴度　於頔　武元衡　李紳　盧攜

歸崇敬 夏侯孜 陳敬瑄　葛周

卷第一百七十八 貢舉一 總敘進士科　進士歸禮部　府解　諸州解　試雜文　內出題

放雜文榜 放榜 五老榜　謝恩　期集　過堂　題名　關試

宴集

卷第一百七十九 貢舉二 杜正玄　李義琛　陳子昂　王維　楊暄　蕭穎士　喬彝

許孟容 張正甫 閻濟美　潘炎　令狐峘　熊執易

卷第一百八十貢舉三 常袞　宋濟　牛錫庶　崔元翰　湛責　尹極　李程　蔡南史

牛僧孺 楊虞卿 苗纘　費冠卿　李固言　殷堯藩　施肩吾

張正甫 馮宿 張環 楊三喜

卷第一百八十一 貢舉四 李逢吉　章孝標　劉軻　崔羣　李翱女　賀拔惎　李宗閔

庾承宣 張祐 盧求 杜牧　劉蕡　薛保遜　賈島　畢諴

裴德融 裴思謙 李肱 蘇景胤 張元夫

卷第一百八十二 貢舉五 崔蠡　盧肇　丁棱　顧非熊　李德裕　張濆　宣宗　盧渥

劉蛻 苗臺符張讀 許道敏　崔殷夢　顏摽　溫庭筠　盧彖

翁彥樞 劉虛白 封定卿 馮藻 趙琮

卷第一百八十三 貢舉六 劉鄴　葉京　李藹　房珝　汪遵　劉允章　王凝　盧尚卿

李堯 高湜 公乘億 孫龍光　王璘　蔣凝　吳融　盧光啓

王彥昌 杜升 鄭昌圖 程賀 陳嶠 秦韜玉　陸扆　張曙

崔昭矩 賈泳

卷第一百八十四 貢舉七 昭宗 韋甄 劉纂 鍾傅 盧文煥 趙光逢 盧延讓 韋貽範 楊玄同 封舜卿 高輦

氏族李氏 王氏 七姓 李積 崔湜 類例 李嶠 張說 楊氏

李益 莊恪太子妃 白敏中 汝州衣冠 黃生

卷第一百八十五 銓選一 蔡廓　謝莊　劉林甫　張說　溫彥博　戴胄　唐皎　楊師道

高季輔 薛元超 楊思玄　張仁禕　裴行儉　三人優劣　劉奇

狄仁傑 鄭杲 薛季昶 鄧渴 李至遠　張文成　鄭愔　崔湜

糊名

卷第一百八十六 銓選二 斜封官　盧從願　韋抗　張仁願　杜暹　魏知古　盧齊卿

王丘 崔琳 裴光庭 薛據　李林甫　張說　張奭　楊國忠

陸贄 鄭餘慶 裴遵慶 李絳 李建 崔安潛

卷第一百八十七 職官 　宰相　上事　蘇瑰　兩省　獨孤及　參酌院　陽城　呂溫　

韋絢 李程 雜說 御史　同州御史　崔遠　嚴武　押班

臺門 歷五院 韓皋 雜說 使職 尚書省 崔日知 度支

柳闢 省橋 祕書省 魚袋 莎廳

卷第一百八十八 權倖 　張易之　王準　王毛仲　李林甫　盧絢　李輔國　韋渠牟

魚朝恩 元載 路巖　高湘　盧隱

卷第一百八十九 將帥一 關羽　簡文　李密　劉文靜　李金才　李靖　郭齊宗　

唐休璟 李盡忠 封常清 李光弼

卷第一百九十將帥二 馬燧　嚴振　溫造　高駢　南蠻　張浚　劉鄩　張勍　王建

雜譎智　魏太祖　村婦　將帥

卷第一百九十一 驍勇一 甾丘　朱遵　趙雲　呂蒙　魏任城王　桓石虔　楊大眼

麥鐵杖 彭樂 高開道　杜伏威　尉遲敬德　柴紹弟　秦叔寶

薛仁貴 公孫武達 程知節 薛萬 李楷固 王君毚 宋令文

彭博通 李宏 辛承嗣

卷第一百九十二 驍勇二 來瑱　哥舒翰　馬璘　白孝德　李正己　李嗣業　馬勳

汪節 彭先覺 王俳優　鍾傅　墨君和　周歸祐　王宰

卷第一百九十三 豪俠一 李亭　虯髯客　彭闥高瓚　嘉興繩技　車中女子

卷第一百九十四 豪俠二 崑崙奴　侯彝　僧俠　崔慎思　聶隱娘

卷第一百九十五 豪俠三 紅線　胡證　馮燕　京西店老人　蘭陵老人　盧生　義俠

卷第一百九十六 豪俠四 田膨郎　宣慈寺門子　李龜壽　潘將軍　賈人妻　荊十三娘

許寂 丁秀才

卷第一百九十七 博物東方朔 劉向 胡綜 張華 束皙 沈約 虞世南

傅奕 郝處俊 孟詵 唐文宗　賈耽　段成式　江陵書生

卷第一百九十八 文章一 司馬相如 謝朓 沈約 庾信 王勃 盧照鄰 崔融

張說 崔曙 王維 李翰 顧況　盧渥　唐德宗　戎昱

李端 韓翃 楊憑 符載 王建 裴度 白居易 元和沙門

卷第一百九十九 文章二 杜牧 天嶠遊人 譚銖 周匡物 王播 朱慶餘 唐宣宗

溫庭筠 李商隱 劉瑑　鄭畋　司空圖　高蟾

卷第二百 文章三　李蔚　盧渥　韓定辭　姚巖傑　狄歸昌　杜荀鶴　

武臣有文曹景宗 高昂　賀若弼　李密　高崇文　王智興　高駢　

羅昭威 趙延壽

卷第二百一 才名上官儀 東方虯 蘇頲 李邕 李華 李白

好尚 　房琯　韓愈　李約　陸鴻漸　獨孤及　杜兼　李德裕　

潘彥 宋之愻 朱前疑　鮮于叔明　權長孺

卷第二百二 儒行劉獻之 盧景裕 蕭德言 張楚金

憐才沈約 唐高宗 天后 源乾曜 張建封 李實 韓愈

楊敬之 盧肇 令狐綯 崔鉉

高逸孔稚珪 李元誠 陶弘景 田遊巖 朱桃椎 盧鴻 元結

賀知章 顧況 陳琡 孔拯

卷第二百三 樂一

樂 舜白玉琯 師延 師曠 師涓 楚懷王 咸陽宮銅人

隋文帝 唐太宗 衛道弼曹紹夔　裴知古　李嗣真　

宋沇 王仁裕 李師誨

琴 璵璠樂 劉道強 趙後 馬融 楊秀 李勉 張弘靖

董庭蘭 蔡邕 於頔 韓皋 王中散

瑟 阮咸

卷第二百四 樂二

樂 大酺 梨園樂 太真妃 天寶樂章 韋皋 於頔 文宗

沈阿翹 懿宗 王令言 寧王獻 王仁裕

歌 秦青韓娥 戚夫人 李龜年 李袞 韓會 米嘉榮

笛 昭華管 唐玄宗 漢中王瑀 李謩 許雲封 呂鄉筠

觱篥 李蔚樂

卷第二百五 樂三

羯鼓玄宗 宋璟 李龜年 曹王皋 李琬 杜鴻漸

銅鼓張直方 鄭續

琵琶羅黑黑 裴洛兒 楊妃 段師 漢中王瑀 韋應物

宋沇 皇甫直 王沂 關別駕　王氏女

五絃趙闢

箜篌徐月華

卷第二百六 書一古文 大篆 籀文 小篆 八分 隸書 章草 行書

飛白 草書 汲冢書

李斯 蕭何 蔡邕 崔瑗 張芝 張昶 劉德升

師宜官 梁鵠 左伯 胡昭　鍾繇　鍾會　韋誕

卷第二百七 書二王羲之 王獻之 王修 荀輿 謝安 王慄 戴安道

康昕 韋昶 蕭思話 王僧虔　王融　蕭子云　蕭特

僧智永 僧智果

卷第二百八 書三唐太宗 購蘭亭序 漢王元昌 歐陽詢 歐陽通 虞世南

褚遂良 薛稷 高正臣　王紹宗　鄭廣文　李陽冰　張旭

僧懷素

卷第二百九 書四雜編 程邈已下　邯鄲淳已下　姜詡已下　王羲之　王慄

潞州盧 桓玄 褚遂良 蘭亭真跡 王方慶 二王真跡

八體 李都 東都乞兒 盧弘宣 嶺南兔

卷第二百十 畫一烈裔 敬君 毛延壽 趙岐 劉褒 張衡 徐邈 曹不興

衛協 王獻之 顧愷之　顧光寶　王慄　王濛　戴逵　宗炳

黃花寺壁

卷第二百十一畫二宗測 袁茜 梁元帝 陶弘景 張僧繇 高孝珩 楊子華

劉殺鬼 鄭法士 閻立德　閻立本　薛稷　尉遲乙僧　王維

李思訓 韓幹

卷第二百十二畫三 　吳道玄　馮紹正　張藻　陳閎　韋無忝　盧棱伽　畢宏　

淨域寺 資聖寺 老君廟　金橋圖　崔圓壁

卷第二百十三畫四保壽寺 先天菩薩 王宰 楊炎 顧況 周昉 範長壽

程修己 邊鸞 張萱　王墨　李仲和　劉商　厲歸真　

聖畫 廉廣 範山人 韋叔文

卷第二百十四畫五貫休 楚安 應天三絕 八仙圖 黃筌雜編

卷第二百十五算術鄭玄 真玄兔 曹元理 趙達 貞觀祕記 一行 邢和璞

滿師 馬處謙 袁弘御

卷第二百十六卜筮一 管輅 淳于智 柳林祖 隗照 郭璞 蔡鐵 吳中察聲者

王子貞 張璟藏 湊州筮者　蔡微遠　車三　李老

開元中二道士 蔣直

卷第二百十七卜筮二 沈七 潁陰日者 王棲巖 路生 鄒生 五明道士 黃賀

鄧州卜者

卷第二百十八醫一華佗 張仲景 吳太醫 句驪客 範光祿 徐文伯 徐嗣伯

腹瘕病 李子豫 徐之才　甄權　孫思邈　許裔宗　秦鳴鶴

盧元欽 周允元 楊玄亮 趙玄景 張文仲　郝公景　崔務

卷第二百十九醫二週廣 白岑 張萬福 王彥伯 李祐婦 元頏 梁革 梁新

趙鄂 高駢 田令孜　於遘　顏燧

卷第二百二十醫三申光遜 孫光憲 漁人妻 陳寨 陶俊 張易 廣陵木工

飛盅 菌毒 田承肇　蛇毒　冶葛鴆　雜說藥

異疾絳州僧 崔爽 劉錄事 句容佐史 崔融 刁俊朝 李生

魏淑 皇甫及 王布 侯又玄 李言吉 蒯亮

卷第二百二十一 相一袁天綱 張冏藏 張柬之 陸景融 程行諶 魏元忠

卷第二百二十二 相二裴光庭 安祿山 孫思邈 孫生 衡相 馬祿師 李含章

尚衡 柳芳 陳昭　盧齊卿　梁十二　馮七　馬生

卷第二百二十三 相三桑道茂 韋夏卿 駱山人 李生 王鍔 竇易直 李潼

賈餗 婁千寶 丁重　夏侯生　薛少尹　周玄豹　程遜

卷第二百二十四 相四王正君 黃霸 賣餡媼 蘇氏女 武后 李淳風 楊貴妃

姜皎 常袞 劉禹錫 鄭朗　令狐綯門僧　僧處弘　範氏尼

任之良 殷九霞 相手板庾道敏 李參軍 龍複本

卷第二百二十五 伎巧一 因祗國 葛由 魯般 弓人 燕巧人 雲明臺 淫淵浦

新豐 張衡 王肅 凌雲臺　陳思王　吳夫人　區純

水芝欹器 蘭陵王 僧靈昭 七寶鏡臺

卷第二百二十六 伎巧二 水飾圖經 觀文殿 劉交 張崇 十二辰車 銅樽 殷文亮

楊務廉 王琚　薛昚惑　馬待封

卷第二百二十七 伎巧三 華清池 重明枕 韓志和

絕藝督君謨 李欽瑤 蘇州遊僧 江西人 僧靈鑑 張芬

河北將軍 西蜀客 陟屺寺僧

卷第二百二十八 博戲

弈棋 　羊玄保　王積薪　一行　韋延祐　日本王子

彈棋 　漢成帝　魏文帝　藏鉤　桓玄　高映　石旻　

雜戲弈棋

卷第二百二十九 器玩一 周穆王 周靈王 王子喬 方丈山 昆吾山 漢太上皇

漢武帝 輕玉罄 李夫人　吉光裘　西毒國　桂宮　

西胡渠王 漢宣帝 劉表

卷第二百三十器玩二 蘇威 王度

卷第二百三十一 器玩三 張華 晉惠帝 許遜 陶貞白 張祖宅 唐儀 唐中宗

宋青春 武勝之 李守泰　陳仲躬　曹王皋　漁人

卷第二百三十二 器玩四 符載 破山劍 揚州貢 鄭雲逵 張存 百合花 浙右漁人

元禎 李德裕 甘露僧　令狐綯　裴嶽　苟諷　紅沫　鐵頭

虔州刺史 周邯 真陽觀 陴湖漁者 文谷

卷第二百三十三 酒 千日酒 擒奸酒 若下酒 崑崙觴 碧筒酒 九醞酒

消腸酒 青田酒 粘雨酒　

酒名南方酒 李景讓 夏侯孜 孫會宗 陸扆

酒量 山濤　周顗　裴弘泰　王源中

嗜酒 徐邈　劉伶　酒臭

卷第二百三十四 食 吳饌 御廚 五侯鯖 劉孝儀 鮔議 鮔表 熱洛河

名食敗障泥 尚食令 大餅

能食 範汪　宋明帝　苻堅三將

菲食茅容 陸機 羊曼

卷第二百三十五 交友宗世林 禰衡 荀巨伯 管寧 竹林七賢 嵇康 山濤

王安期 王敦 孫伯翳　湘東王繹　唐霍王元軌　王方翼

吳少微 張說 柳芳 杜佑 李舟　白居易　許棠　

陸龜蒙 顏蕘

卷第二百三十六 奢侈一 吳王夫差 漢武帝 丁媛 淋池 霍光妻 韓嫣 袁廣漢

霄遊宮 沙棠舟 趙飛燕　郭況　後漢靈帝　石崇　王敦

魏高陽王雍 元琛 隋煬帝 則天后　許敬宗　張易之

宗楚客 安樂公主 楊慎交 唐睿宗 玄宗 虢國夫人

卷第二百三十七 奢侈二 韋陟 蕓輝堂 裴冕 於頔 王涯 李德裕 楊收

同昌公主 李璋 李使君

卷第二百三十八 詭詐劉龍子 郭純 王燧 唐同泰 胡延慶 朱前疑 寧王

安祿山 白鐵餘 李慶遠　劉玄佐　張祜　大安寺　王使君

劉崇龜 李延召 成都丐者 薛氏子　秦中子　李全皋

文處子

卷第二百三十九 諂佞一 安祿山 成敬奇 陳少遊 裴延齡 薛盈珍 畫雕 馮道明

杜宣猷 李德裕　韓全誨　蘇循　蘇楷　樂朋龜　孔謙

卷第二百四十諂佞二 趙元楷 閻知微 鄭愔 薛稷 李嶠 李義府 侯思止

盧藏用 趙履溫 張岌 吉頊　宗楚客　崔融　崔湜　用番將　

張說 程伯獻 楊國忠 太真妃 李林甫

卷第二百四十一 諂佞三 王承休

卷第二百四十二 謬誤 益州長吏　蕭穎士　郗昂　張長史　蕭俛　崔清　何儒亮

於頔 苑抽 李文彬　蘇拯　竇少卿

遺忘張利涉 閻玄一 郭務靜 張守信 李睍 張藏用

卷第二百四十三 治生裴明禮 何明遠 羅會 竇乂

貪 滕蔣二王　竇知範　夏侯彪之　王志愔　段崇簡　崔玄信

嚴升期 張昌儀 李邕 裴佶 元載 張延賞 盧昂 崔鹹

崔遠 江淮賈人 龍昌裔 安重霸 張虔劍

卷第二百四十四 褊急時苗 王思 李凝道 堯君卿 蕭穎士 裴樞 崔珙 韓皋

杜佑 皇甫湜 段文昌　李德裕　李潘　盧罕　王珙　高季昌

卷第二百四十五 詼諧一 晏嬰 東方朔 邊韶 袁次陽 伊籍 張裔 張裕 薛綜

諸葛恪 費禕 王戎妻　鄧艾　安陵人　楊修　孫子荊

蔡洪 陸機

卷第二百四十六 詼諧二 蔡謨 諸葛恢 周顗 韓博 習鑿齒 孫盛 祖納 郝隆

羅友 張融 何承天　王絢　何勖　謝靈運　劉繪　徐孝嗣

沈文季 沈昭略 胡諧之 梁武　柳信言　徐摛　徐陵

李諧 周舍 王琳

卷第二百四十七 詼諧三 穆子客 僧重公 孫紹 魏市人 魏彥淵 陸乂 王元景

李庶 邢子才 盧詢祖　北海王晞　李騊駼　盧思道　石動筒

徐之才 蕭彪

卷第二百四十八 詼諧四 侯白 盧嘉言 陸操 薛道衡 劉焯 山東人 喫人 趙小兒

長孫無忌 任環　李績　李榮

卷第二百四十九 詼諧五 令狐德棻 崔行功 邊仁表 辛鬱 尹君 裴玄本 長孫玄同

王福畤 許敬宗 高崔嵬　元晉　趙謙光　沈佺期　崔日用

裴談 李鎮惡 盧廣 松壽 封抱一 尹神童

卷第二百五十詼諧六 狄仁傑　蘇味道　侍御史　李安期　鄧玄挺　元福慶　尚書郎

御史裏行 姚崇　黃幡綽　楊國忠　劉朝霞　姚貞操　裴諝

張文成 竇曉 杜延業 路勵行　蕭諴　德宗　劉玄佐　顧況

裴佶 趙宗儒 熝牛頭 韓皋 裴度 姚峴

卷第二百五十一 詼諧七 周願 劉禹錫 袁德師 李程 楊虞卿 沈亞之 張祜

交廣客 盧肇 章孝標 南卓　王智興　盧發　裴休　馮袞

鄰夫 關圖 楊玄翼 裴慶餘 趙崇 鄭光業

卷第二百五十二 詼諧八 李曜 王鐸 薛昭緯 孔緯 宇文翰 千字文語乞社

山東佐史 羅隱 盧延讓 俳優人　王舍城　顧夐

不調子 司馬都 吳堯卿 李任爲賦

卷第二百五十三 嘲誚一 程季明 諸葛恪 張湛 賀循 陸士龍 繁欽 劉道真

祖士言

高爽 徐之才 司馬消難　馬王　酒肆　盧思道　李愔

薛道衡 解嘲 辛亶 牛弘 侯白

卷第二百五十四 嘲誚二 趙神德 賈嘉隱 歐陽詢 高士廉 裴略 劉行敏 竇昉

狄仁傑 楊茂直 左右臺御史　杜文範　御史裏行　張元一

吉頊 朱隨侯 李詳

卷第二百五十五 嘲誚三 張鷟 石抱忠 鄭愔 宋務先 傅巖 侯味虛 賈言忠

司馬承禎 李敬玄 格輔元　祝欽明　姜師度　姜晦　魏光乘　

邵景 黃幡綽 賀知章 王維 甘洽 喬琳　契綟禿　宋濟

安陵佐史 崔護

卷第二百五十六 嘲誚四 盧邁 柳宗元 陸暢 平曾 僧靈徹 蘇芸 李寰 王璠

韋蟾 封抱一 崔涯　李宣古　杜牧　陸巖夢　李遠

李德裕 薛昭緯 崔慎猷 鄭薰 唐五經　青龍寺客　羅隱

卷第二百五十七 嘲誚五 崔澹 皮日休 薛能 周顗 任轂 王徽 山東人 張登

朱澤 徐彥若 馮涓 張浚伶人　封舜卿　姚洎　李臺瑕

織錦人 李主簿 陳癩子 患目鼻人 傴人 田媼

卷第二百五十八 嗤鄙一 魏人鑽火 齊俊士 元魏臣 幷州士族 高敖曹 梁權貴

柳騫之 阮嵩 郝象賢　朱前疑　張由古　侯思正　王及善

逯仁杰 袁琰 臺中語 沈子榮 武懿宗　張衡　李良弼

來子珣 閻知微 崔湜 權龍襄

卷第二百五十九 嗤鄙二 蘇味道 李師旦 霍獻可 袁守一 崔泰之 陸餘慶

孫彥高 出使御史 韓琬 趙仁獎　姜師度　成敬奇

石惠泰 馮光震 李謹度 三穢 陽滔 常定宗 張玄靖

卷第二百六十嗤鄙三 公羊傳 李文禮 殷安 姓房人 元宗逵 獨孤守忠 王熊

曲崇裕 梁士會　張懷慶　康聓　徵君　李佐　元載常袞

崔阡 黎幹 崔叔清 常願　劉士榮　袁德師　蔣乂　崔損

卷第二百六十一 嗤鄙四 張茂昭 王播 李秀才 姓嚴人 王初昆弟 李 據 教坊人

南海祭文宣王 太常寺　柳氏婢　韓昶　王智興　韋氏子

令狐綯 鄭光 鄭畋盧攜 鄭綮 鄭準 張氏子　劉義方

鄭羣玉 梅權衡 李雲翰

卷第二百六十二 嗤鄙五 崔育 宇文翃 韓簡 胡令 楊錚 謝柴書 郡牧 張鹹光

長鬚僧 道流 三妄人　周韋二子　不識鏡　齧鼻　助喪禮

外學歸 行吊 癡婿 魯人執杆 齊人學瑟　市馬　昭應書生

卷第二百六十三 無賴一 劉誠之 宗玄成 孟神爽 飛騎席人 韓令珪 李宏 長孫昕

張易之兄弟 權懷恩　宋之遜　張乾等　彭先覺　張德

士子吞舍利 劉子振 荊州鬻 札者

卷第二百六十四 無賴二 南荒人娶婦 趙高 韋少卿 葛清 三王子 樂從訓

張從晦 李仁矩 李罕之 韓伸　李令　孟弘微　僧鸞

路德延 蕭希甫

卷第二百六十五 輕薄一 劉祥 劉孝綽 許敬宗 盈川令 崔湜 杜審言 杜甫

陳通方 李賀 李羣玉 馮涓　溫庭筠　陳磻叟　薛能

高逢休 汲師 崔駢 西川人 河中幕客 崔昭符 溫定

卷第二百六十六 輕薄二 姚巖傑 朝士使朔方 薛保遜 薛昭緯 劇燕 韋薛輕高氏

胡翽 輕薄士流　張翱　盧程　崔祕　王先主遭輕薄　蔣貽恭

卷第二百六十七 酷暴一 麻秋 宋幼帝 高洋 南陽王 朱粲 陳承親 薛震 陳元光

獨孤莊 索元禮 羅織人　元楷　武承嗣　張易之兄弟

郝象賢 周興 侯思止 來俊臣

卷第二百六十八 酷暴二 吉頊 成王千里 張亶 王旭 京師三豹 張孝嵩 王弘義

謝祐 河內王懿宗　酷吏　楊務廉　李全交

卷第二百六十九 酷暴三 胡元禮 誣劉如璿惡黨 宋昱韋儇 蕭穎士 李希烈

盧杞 襄樣節度 史牟　李紳　胡淛　韋公幹　陳延美

趙思綰 安道進

卷第二百七十婦人一 洗氏 衛敬瑜妻 周迪妻 鄒待徵妻 竇烈女 鄭神佐女

盧夫人 符鳳妻 呂榮　封景文　高彥昭女　李誕女

義成妻 魏知古妻 侯四娘 鄭路女 鄒僕妻 歌者婦

卷第二百七十一 婦人二

賢婦 　徐才人　盧氏　董氏　高睿妻　崔敬女　李畬母　盧獻女

鄧廉妻 肅宗朝公主 潘炎妻 劉皇后 河池婦人 賀氏

才婦 　謝道韞　楊容華　上官昭容　張氏　杜羔妻　張睽妻

關圖妹 魚玄機 牛肅女 慎氏 薛媛 孫氏

卷第二百七十二 婦人三

美婦人 夷光　麗娟　趙飛燕　薛靈芸　孫亮姬朝姝　蜀甘後

石崇婢翾風 浙東舞女

妒婦車武子妻 段氏 王導妻 杜蘭香 任瑰妻 楊弘武妻

房孺復妻 李廷璧妻 張褐妻 吳宗文 蜀功臣 秦騎將

卷第二百七十三 婦人四（附妓女） 周皓 李秀蘭 杜牧 劉禹錫 李逢吉

洛中舉人 蔡京 武昌妓 韋保衢 曹生　羅虯　徐月英

卷第二百七十四 情感買粉兒 崔護 武延嗣 開元製衣女 韋皋 歐陽詹

薛宜僚 戎昱

卷第二百七十五 童僕（奴婢附） 韋桃符 李敬 武公幹 吳行魯 李鵠 捧硯

捧劍 歸秦 段章 上清 李錡婢　李福女奴　卻要

卷第二百七十六 夢一週昭王 吳夫差 漢武帝 司馬相如 陰貴人 張奐 鄭玄

範邁 許攸 薛夏　蔣濟　周宣　王戎　鄒湛　陳桃　呂蒙

王穆 張天錫 張駿 索充宋桶 苻堅　後趙宣鹹　張甲

張茂 晉明帝 馮孝將 徐精 商仲堪 商靈均 桓豁

司馬恬　賈弼　王奉先　宗叔林　沙門法稱　劉穆之

徐羨之 沈慶之 明歒之 劉誕　袁愍孫　劉沙門　諸仲務

孫氏 桓誓 張尋 徐祖 桓邈 周氏婢 何敬叔

卷第二百七十七 夢二閭英 宋瓊 宋穎妻 盧元明 元淵 許超 北齊李廣 蕭鏗

徐孝嗣 梁江淹　代宗　徐善

夢休徵上隋文帝 唐高祖 戴胄 婁師德 顧琮 天后 薛季昶 玄宗

魏仍 陳安平 李瞿曇 趙良器 奚陟 張鷟 裴元質 潘玠

樊系 呂諲

卷第二百七十八 夢三

夢休徵下張鎰 楚實 楊炎 竇參 李逢吉 王播 豆盧署 韋詞

皇甫弘 杜牧 高元裕 楊敬之 盧貞猶子 國子監明經

薛義 鄭光 宋言 曹確 劉仁恭 唐僖宗 劉檀 晉少主

辛夤遜 何致雍 郭仁表 王璵 謝諤 崔萬安 江南李令

毛貞輔

卷第二百七十九 夢四夢咎徵 蕭吉　侯君集　崔湜　李林甫　杜玄　召皎　李捎雲

李叔霽 李訴 薛存誠 李伯憐 張瞻 於堇 盧彥緒

柳宗元 衛中行 張省躬 王惲 柳凌 崔暇 蘇檢 韋檢

朱少卿 覃騭 孟德崇 孫光憲 陸洎 周延翰 王瞻 邢陶

卷第二百八十夢五（鬼神上） 煬帝 豆盧榮 楊昭成 扶溝令 王諸 西市人

王方平 張詵 麻安石 閻陟　劉景復

卷第二百八十一 夢六（鬼神下） 李進士 侯生 袁繼謙 邵元休 周藹 鄭起 朱拯

韋建 鄭就

夢遊上 櫻桃青衣　獨孤遐叔

卷第二百八十二 夢七

夢遊下 元稹 段成式 邢鳳 沈亞之 張生 劉道濟 鄭昌圖 韓確

卷第二百八十三 巫 巫師舒禮 女巫秦氏 楊林 來俊臣 唐武后 阿來 雍文智

彭君卿 何婆 來婆　曾勤　阿馬婆　白行簡　許至雍　韋覲

高駢

厭咒 　厭盜法　雍益堅　宋居士

卷第二百八十四 幻術一 客隱遊 天毒國道人 騫霄國畫工 營陵人 扶婁國人 徐登

周眕奴 趙侯 天竺胡人　鞫道龍　陽羨書生　侯子光

卷第二百八十五 幻術二 宋子賢 胡僧 祖珍儉 葉道士 河南妖主 梁州妖主

明崇儼 劉靖妻 鼎師　李慈德　葉法善　羅公遠

北山道者 東明觀道士 東巖寺僧 荊術士 梵僧難陀

太白老僧

卷第二百八十六 幻術三 張和 胡媚兒 中部民 板橋三娘子 關司法 長樂里人

陳武振 海中婦人 畫工

卷第二百八十七 幻術四 侯元 功德山 襄陽老叟 青城道士 蜀都婦人

卷第二百八十八 妖妄一 蔡誕 須曼卿 馬太守 鄴城人 紇幹狐尾 李恆 惠範

史崇玄 嶺南淫祀 賀玄景　瀛州婦人　薛懷義　胡僧寶嚴

胡超僧 調貓兒鸚鵡 駱賓王 馮七姨 姜撫先生

卷第二百八十九 妖妄二 李泌 紙衣師 明思遠 周士龍 李長源 雙聖燈 路神通

五福樓 魚目爲舍利 目老叟爲小兒 於世尊 捉佛光事

大輪咒 陳僕射 解元龜 蔡畋 張守一

卷第二百九十妖妄三 呂用之 諸葛殷 董昌

卷第二百九十一 神一龍門山 太公望 四海神 延娟 齊桓公 晉文公 鄭繆公

晉平公 齊景公 妬女廟　伍子胥　屈原　李冰　土羊神

梅姑 秦始皇 觀亭江神 宛若 竹王 劉向　何比干

卷第二百九十二 神二欒侯 陽起 歐明 李高 黃原 賈逵 李憲 張璞

洛子淵 陳虞 黃翻 陽雍　錢祐　徐郎　丁氏婦　阿紫

卷第二百九十三 神三度朔君 蔣子文 葛祚 虞道施 顧邵 陳氏女 王表

石人神 聖姑 陳敏 費長房　胡母班　張誠之

卷第二百九十四 神四王祐 溫嶠 戴文諶 黃石公 袁雙 商康 賈充 王文度

徐長 陳緒 白道猷　高雅之　羅根生　沈縱　戴氏女　孫盛

湛滿 竺縣遂 武曾 晉孝武帝 藺啓之 王猛 封驅之

卷第二百九十五 神五王僧虔 陳悝 宮亭廟 安世高 曲阿神 謝奐 李滔

樹伯道 侯褚 盧循 陳臣　張舒　蕭惠明　柳積　趙文昭

河伯 邵敬伯 吳興人 劉子卿

卷第二百九十六 神六太室神 黃苗 龔雙 蕭總 蕭嶽 爾朱兆 蔣帝神

臨汝侯猷 陰子春 蘇嶺廟　盧元明　董慎　李靖

卷第二百九十七 神七丹丘子 瀚海神 薛延陀 睦仁茜 兗州人

卷第二百九十八 神八柳智感 李播 狄仁傑 王萬徹 太學鄭生 趙州參軍妻

卷第二百九十九 神九韋安道

卷第三百神十杜鵬舉 河東縣尉妻 三衛 李湜 葉淨能 王昌齡 張嘉佑

卷第三百一 神十一 汝陰人 崔敏殼 張安 仇嘉福 食羊人 王晙

卷第三百二 神十二 皇甫恂 衛庭訓 韋秀莊 華嶽神女 王僴

卷第三百三 神十三 韓光祚 宣州司戶 崔圓 鄭仁鈞 季廣琛 劉可大 奴蒼璧

南纘 王常

卷第三百四 神十四 開業寺 女媧神 王籍 暢璀 喬龜年 張光晟 淮南軍卒

元載張謂 穎陽里正

卷第三百五 神十五 王法智 李佐時 韋皋 竇參 李伯禽 肖復第 李納

崔汾 卒祕

卷第三百六 神十六 陳袁生 冉遂 魏耽 盧佩陳

卷第三百七 神十七 沈聿 黨國清 太原小吏 村人陳翁 樂坤 永清縣廟

崔澤 韓愈 李逢吉 樊宗訓 裴度 張仲殷 凌華

卷第三百八 神十八 李回 李序 蔡榮 劉元迥 鄭翦 柳澥 馬總 崔龜從

卷第三百九 神十九 蔣琛 張遵言

卷第三百十 神二十 張無頗 王錡 馬朝 郄元位 夏陽趙尉 盧嗣宗

三史王生 張生

卷第三百十一神二十一蕭曠 史遂 田布 進士崔生 張偃 裴氏子 韋騶

卷第三百十二神二十二楚州人 陷河神 謇宗儒 滑能 柳晦 劉山甫 爾朱氏

李仲呂 新昌坊民 裴氏女　夏候禎　徐煥　羅弘信　李嶢

卷第三百十三神二十三楊鑣 張璟 崔從事 王審知 張懷武 李玫 趙瑜

關承湍妻 李冰祠 鄭君雄 鍾離王祠 盤古祠 狄仁傑祠

葛氏婦 馬希聲 龐式

卷第三百十四神二十四清泰主 僕射陂 李泳子 譙乂俊 劉峭 袁州父老

朱廷禹 僧德林 司馬正彝 劉宣 黃魯 張鋋 郭厚

潯陽縣吏 朱元吉 沽酒王氏 鮑回 劉皞 崔練師

卷第三百十五神二十五梨山廟 吳延瑫

淫祠餘光祠 鮔父廟 鮑君 張助 著餌石人 洛西古墓

豫章樹 狄仁傑檄 飛布山廟　畫琵琶　壁山神梨山廟

建州

卷第三百十六鬼一韓重 公孫達 鮮于冀 盧充 談生 陳蕃 劉照 張漢植

範丹 費季 周式 陳阿登

卷第三百十七鬼二吳祥 周翁仲 田疇 文穎 王樊 秦巨伯 宗岱 鄭奇

鍾繇 夏侯玄 嵇康　倪彥思　沈季　糜竺　王弼　陳仙

胡熙 魯肅

卷第三百十八鬼三陸機 趙伯倫 朱彥 桓回 周子長 荀澤 桓軏 朱子之

楊羨 王肇宗 張禹　邵公　吳士季　周子文　王恭伯

李經 謝邈之 彭虎子 司馬恬 阮德如　陳慶孫　甄衝

卷第三百十九鬼四張子長 桓道愍 周臨賀 胡茂回 阮瞻 臨湘令 顧氏

江州錄事 陳素 胡章　蘇韶　夏侯愷　劉他　王戎

王仲文

卷第三百二十鬼五蔡謨 姚元起 閭勦 孫稚 索遜 馮述 任懷仁 王明

王彪之 王凝之 姚牛 桓恭 阮瑜之 劉澄 劉道錫

趙吉 司馬隆

卷第三百二十一 鬼六郭翻 王瑗之 牽騰 新鬼 劉青松 庾亮 司馬義 李元明

張闓 庾紹之　韋氏　胡馥之　賈雍　宋定伯　呂光

卷第三百二十二 鬼七陶侃 謝尚 襄陽軍人 呂順 桓恭 庾崇 曹公船 王志都

唐邦 王矩 周義　袁乞　王恆之　劉遁　王思規　華逸

張君林 蠻兵 陳皋 袁無忌 新蔡王昭平　遠學諸生

卷第三百二十三 鬼八張隆 吉宕石 富陽人 給使 甄法崇 謝晦 謝靈運 梁清

徐道饒 東萊陳氏 謝道欣　沈寂之　王胡　陶繼之　朱泰

戴承伯 章授 旋續門生 張道虛

卷第三百二十四 鬼九秦樹 竺惠熾 郭銓 駕思令 山都 區敬之 劉雋 檀道濟

石秀之 夏侯祖觀　張承吉　梁清　崔茂伯　巢氏　胡庇之

索頤

卷第三百二十五 鬼十王騁之 孟襄 司馬文宣 虞德嚴猛 郭慶之 薄紹之

索萬興 郭秀之 庾季隨　申翼之　王懷之　柳叔倫　劉廓

王瑤 王文明 夏侯文規

卷第三百二十六 鬼十一 袁炳 費慶伯 劉朗之 長孫紹祖 劉導 劉氏 崔羅什

沈警

卷第三百二十七 鬼十二 崔子武 馬道猷 顧總 邢鸞 肖摩侯 道人法力 肖思遇

任胄 董壽之 樊孝謙　李文府　史萬歲　房玄齡　魏徵

唐儉

卷第三百二十八 鬼十三 慕容垂 李勣女 解袱人 漕店人 張琮 劉門奴 閻庚

明崇儼 王懷智 沙門英禪師　陳導　王志　巴峽人

陸餘慶

卷第三百二十九 鬼十四 夏文榮 張希望 鄭從簡 房穎叔 劉諷 相州刺史 王湛

狄仁傑 李皓　張守珪　楊瑒

卷第三百三十鬼十五 張果女 華妃 郭知運 王光本 幽州衙將 韋氏女 崔尚

河湄人 中官 王鑑　李令問　僧韜光　僧儀光　尼員智

楊元英

卷第三百三十一 鬼十六 薛矜 朱七娘 李光遠 李霸 洛陽鬼兵 道德里書生

安宜坊書生 裴盛 楊溥　薛直　劉洪

卷第三百三十二 鬼十七 唐晅 蕭正人 韋鎰 趙夏日 茹子顏 劉子貢 劉平

蕭穎士

卷第三百三十三 鬼十八 黎陽客 李迥秀 琅邪人 崔鹹 季攸 武德縣田臾 裴徽

李陶 長洲陸氏女　刁緬　王無有　王升　高生

卷第三百三十四 鬼十九 楊準 王乙 韋慄 河間劉別駕 王玄之 鄭德懋 朱敖

裴虯 趙佐 歧州佐史

卷第三百三十五 鬼二十 浚儀王氏 章仇兼瓊 李林甫 陳希烈 楊國忠 李叔霽

新繁縣令 姚肖品 梁守威

卷第三百三十六 鬼二十一常夷 張守一 鄭望 宇文覿 李瑩 裴晠 李氏

卷第三百三十七 鬼二十二韋璜 薛萬石 範俶 李浣 張勍 牛爽 李鹹 李晝

元載 蕭審

卷第三百三十八 鬼二十三盧仲海 王垂 武丘寺 李佐公 竇裕 商順 李載 高勵

蕭遇 朱自勸

卷第三百三十九 鬼二十四羅元則 李元平 劉參 閆敬立 崔書生 李則 陸憑

潯陽李生

卷第三百四十鬼二十五韓弇 盧頊 李章武

卷第三百四十一 鬼二十六李俊 李赤 韋浦 鄭馴 魏朋 道政坊宅 鄭瓊羅

卷第三百四十二 鬼二十七獨孤穆 華州參軍 趙叔牙 賙濟川

卷第三百四十三 鬼二十八陸喬 盧江馮媼 竇玉 李和子 李僖伯

卷第三百四十四 鬼二十九王裔老 張弘讓 寇鄘 呼延冀 安鳳 成叔弁 襄陽選人

祖價

卷第三百四十五 鬼三十 郭承嘏 張庾 劉方玄 光宅坊民 淮西軍將 郭翥

裴通遠 鄭紹 孟氏

卷第三百四十六 鬼三十一利俗坊民 太原部將 成公逵 送書使者 臧夏 踏歌鬼

盧燕 李湘 馬震　劉惟清　董觀　錢方義

卷第三百四十七 鬼三十二吳任生 鄥濤 曾季衡 趙合 韋安之 李佐文 胡急

卷第三百四十八 鬼三十三辛神邕 唐燕士 郭鄩 李全質 沈恭禮 牛生 韋齊休

卷第三百四十九 鬼三十四房陟 王超 段何 韋鮑生妓 梁璟 崔御史 曹唐

卷第三百五十鬼三十五 許生 顏浚 郝惟諒 浮樑張令 歐陽敏 奉天縣民

卷第三百五十一 鬼三十六 邢羣 李重 王坤 蘇太玄 房千里 韋氏子 李潯

段成式 鬼葬 董漢勳

卷第三百五十二 鬼三十七 牟穎 遊氏子 李雲 鄭總 王紹 王鮪 李戴仁

劉璪 李矩 陶福 巴川崔令　馮生

卷第三百五十三 鬼三十八 皇甫枚 陳璠 豫章中官 邵元休 何四郎 青州客

周元樞 朱延壽 秦進忠　望江李令　張飛廟祝

僧彥翛 建康樂人 黃延讓 張瑗 婺源軍人妻

陳德遇　廣陵吏人

卷第三百五十四 鬼三十九　楊瑊　袁繼謙　邠州士人　王商　謝彥璋　崇聖寺

任彥思 張仁寶 楊蘊中　王延鎬　僧惠進　田達誠

徐彥成 鄭郊 李茵 柳鵬舉 周潔

卷第三百五十五 鬼四十楊副使 僧珉楚 陳守規 廣陵賈人 浦城人

劉道士 清源都將 王誗妻 林昌業　潘襲　胡澄

王攀 鄭守澄 劉騭

卷第三百五十六 夜叉一哥舒翰 章仇兼瓊 楊慎矜 江南吳生 朱峴女

杜萬 韋自東 馬燧

卷第三百五十七 夜叉二東洛張生 薛淙 丘濡 陳越石 張融 蘊都師

卷第三百五十八 神魂一龐阿 馬勢婦 無名夫婦 王宙 鄭齊嬰 柳少遊

蘇萊 鄭生 韋隱 齊推女　鄭氏女　裴珙

舒州軍史

卷第三百五十九 妖怪一武都女 東方朔 雙頭雞 張遺 翟宣 臧仲英

頓丘人 王基 應璩 公孫淵　諸葛恪　零陵太守女

滎陽廖氏 陶璜 趙王倫 張騁 懷瑤 裴楷　衛瓘

賈謐 劉嶠 王敦 王獻 劉寵 桓溫府參軍 郭氏

卷第三百六十妖怪二庾翼 庾謹 商仲堪 壽頒 李勢 郗恢 庾實

乞佛熾盤 姚紹 桓振 賈弼之　江陵趙姥　

諸葛長民 鹽官張氏 王愉 朱宗之 虞定國 丁譁

富陽王氏 樂遐 劉斌 王徵 張仲舒 蕭思話

傅氏女 郭仲產 劉順 王譚　周登之　黃尋　荊州人

田騷 鄧差 司馬申 段暉

卷第三百六十一 妖怪三崔季舒 安陽黃氏 齊後主 王惠照 獨孤陀 楊素

滕景貞 元邃 劉志言 素娥　張易之　李承嘉　泰州人

梁載言 範季輔 洛陽婦人 裴休貞 牛成 張翰

南鄭縣尉 李泮 元自虛

卷第三百六十二 妖怪四長孫繹 韋虛心 裴鏡微 李虞 武德縣婦人 懷州民

武德縣民 張司馬 李適之　李林甫　楊慎矜　姜皎

晁良貞 李氏 張周封 王豐 房集 張寅 燕鳳祥

王生 梁仲朋

卷第三百六十三 妖怪五韋滂 柳氏 王訴 李哲 盧瑗 廬江民 揚州塔

高郵寺 劉積中

卷第三百六十四 妖怪六江淮士人 李鵠 僧智圓 南孝廉 謝翱 僧法長

河北村正 僧弘濟 金友章 於凝

卷第三百六十五 妖怪七王申子 韓佽 許敬張閒 太原小兒 李師古

孟不疑 戴詧 杜悰 鄭絪 河北軍將　宮山僧

卷第三百六十六 妖怪八杜元穎 朱道士 鄭生 趙士宗 曹朗 秄兒 李約

張縝 馬舉 韋琛 張謀孫 李黃　宋洵　張氏子

僧十朋 宜春人 朱從本 周本 王宗信 薛老峯

歐陽璨

卷第三百六十七 妖怪九東柯院 王守貞 彭顒 呂師造 崔彥章 潤州氣

黃極 熊勳 王建封 廣陵士人　張銿　宗夢徵

黃仁浚 孫德遵

人妖 東郡民 胡頊 烏程縣人 李宣妻 趙宣母 馬氏婦

楊歡妻 壽安男子 崔廣宗 許州僧 田瞫 元鎬

無足婦人 婁逞 孟嫗 黃崇嘏 白項鴉

卷第三百六十八 精怪一

雜器用陽城縣吏 桓玄 徐氏婢 江淮婦人 劉玄

遊先朝 居延部落主 僧太瓊 清江郡叟　韋訓

盧贊善 柳崇 南中行者 麴秀才 虢國夫人

卷第三百六十九 精怪二

雜器用 　蘇丕女　蔣惟嶽　華陰村正　韋諒　東萊客

交城裏人 岑順 元無有 李楚賓

卷第三百七十精怪三

雜器用 　國子監生　姚司馬　崔　珏　張秀才　河東街吏

韋協律兄 石從武 姜修 王屋薪者

卷第三百七十一 精怪四

雜器用獨孤彥 姚康成 馬舉 吉州漁者

兇器上樑氏 曹惠 竇不疑

卷第三百七十二 精怪五

兇器下 　桓彥範　蔡四　李華　商鄉人　盧涵　張不疑

卷第三百七十三 精怪六

火 賈耽　劉希昂　範璋　胡榮　楊禎　盧鬱　劉威

土 馬希範

卷第三百七十四 靈異 鱉靈 玉梁觀 湘穴 耒陽水 孫堅得葬地 聶友

八陣圖 海畔石龜 釣臺石 汾州女子　波斯王女

程顏 文水縣墜石 玄宗聖容 渝州蓮花 玉馬

華山道侶 鄭仁本弟　楚州僧　胡氏子　王蜀先主

廬山漁者 桂從義 金精山木鶴 賣餅王老 桃林禾

王延政 洪州樵人

卷第三百七十五 再生一 史姁 範明友奴 陳焦 崔涵 柳萇 劉凱 石函中人

杜錫家婢 漢宮人 李俄 河間女子 徐玄方女 蔡支妻

陳朗婢 於寶家奴 韋諷女奴 鄴中婦人 李仲通婢

崔生妻 東萊人女

卷第三百七十六 再生二 鄭會 王穆 邵進 李太尉軍士 五原將校 範令卿

湯氏子 士人甲 李簡　竹季貞　陸彥

卷第三百七十七 再生三 趙泰　袁廓　曹宗之　孫回璞　李強友　韋廣濟　郄惠連

卷第三百七十八 再生四 劉憲　張汶　隰州佐史　鄧儼　貝禧　幹慶　陳良　

楊大夫 李主簿妻

卷第三百七十九 再生五 劉薛　李清　鄭師辯　法慶　開元選人　崔明達　王掄

費子玉 梅先

卷第三百八十再生六 王璹　魏靖　楊再思　金壇王丞　韓朝宗　韋延之　張質

鄭潔

卷第三百八十一 再生七 趙文若　孔恪　霍有鄰　皇甫恂　裴齡　六合縣丞　薛濤

趙裴 鄧成 張瑤

卷第三百八十二 再生八 支法衡　程道惠　僧善道　李旦　梁甲　任義方　齊士望

楊師操 裴則子 河南府史　周頌　盧弁

卷第三百八十三 再生九 索盧貞　琅邪人　胡勒　顏畿　餘杭廣　曲阿人　賀瑀

食牛人 丘友 庾申　李除張導　石長和　古元之

卷第三百八十四 再生十 周子恭　李及　阿六　崔君　劉溉　朱同　郜澄　王勳

蘇履霜 景生 許琛

卷第三百八十五 再生十一崔紹 辛察 僧彥先 陳龜範

卷第三百八十六 再生十二賈偶 章泛 謝弘敞妻 梁氏 朱氏 李強名妻

荊州女子 周哲滯妻 劉長史女　盧頊表姨　劉氏子妻

延陵村人妻 趙某妻

卷第三百八十七 悟前生一羊祜 王練 向靖女 崔彥武 岐王範 太華公主

馬家兒 採娘 劉三複 圓觀

卷第三百八十八 悟前生二顧非熊 齊君房 劉立 張克勤 孫緬家奴 文澹 王鄂

僧道傑 袁滋 崔四八　馬思道

卷第三百八十九 冢墓一 聰明花樹　相思木　廣川王　袁安　丁姬　渾子　王粲

孫鍾 吳綱 陸東美 潘章　胡邕　戴熙　王伯陽　羊祜

閭丘南陽 古層冢 隋王 楚王冢 舒綽 李德林

郝處俊 徐勣 韋安石 源乾曜 楊知春 唐堯臣 陳思膺

卷第三百九十冢墓二 奴官冢　盧渙　趙冬曦　丁永興　嚴安之　女媧墓　李邈

賈耽 張式 樊澤 齊景公墓　郭誼　壽安土棺　李思恭

武瑜 曹王墓 韓建 海陵夏氏 廬陵彭氏 武夷山

林贊堯 張紹軍卒 馬黃谷冢 秦進崇 和文

卷第三百九十一 銘記一 李斯　夏侯嬰　張恩　高流之　高顯洛　謝靈運　王果

豐都冢 樊欽賁 姜師度　鄔載　鄭欽悅

卷第三百九十二 銘記二 韓愈　裴度　張惟清　王璠　柳光　李福　熊博　王敬之

王承檢

卷第三百九十三 雷一李叔卿 楊道和 石勒 虢州人 封元則 僧道宣 蘇踐言

狄仁傑 偃師 雷鬥 漳泉界 包超 張須彌 蔡希閔

徐景先 歐陽忽雷 宣州 王幹 華亭堰典　李師道

李鄘 徐誗

卷第三百九十四 雷二陳鸞鳳 建州山寺 蕭氏子 周洪 蕭浣 僧文淨

徐智通 雷公廟 南海 陳義　葉遷韶　元稹　裴用

東陽郡山 段成式伯 智空

卷第三百九十五 雷三百丈泓 楊詢美從子 高郵人 王忠政 史無畏 張應

天公壇 申文緯 法門寺　陳絢　彭城佛寺　歐陽氏

廬山賣油者 李誠 茅山牛 番禺村女 江西村嫗

甘露寺 南康縣

卷第三百九十六 雨 房玄齡 不空三藏 一行 無畏三藏 玉龍子 狄惟謙 子朗

風 秦始皇　王莽　賈謐　張華　劉曜　劉裔　徐羨之

柳世隆 崔惠景 許世宗　徐妃　李密

虹 夏世隆 陳濟妻 薛願 劉義慶 首陽山 韋皋雨

卷第三百九十七 山 玉笥山 大翮山 山精 石雞山 新豐山 慶山 甕峯

夸父山 插竈 河山石斛　終南乳洞　古鐵鎖　崖山　聖鐘山

嵩梁山 石鼓山 射的山 怪山　鳴鐃山　贛臺　上霄峯

麥積山 斗山觀 大竹路

溪 　溪毒山

卷第三百九十八 石 黃石 馬肝石 石鼓 採石 青石 石文 石連理

太白精 古鐵鏵 走石 石橋　石磨　釜瀨　石魚　墜石

立石 孤石 網石 卵石 臥石 僧化 隕石 目巖　石駝

石柱 石響 石女 藏珠石 化石 松化 自然石 熱石

犬吠石 甕形石　三石　人石　金蠶

坡沙 飛坡　鳴沙

卷第三百九十九 水 帝神女 劉子光 益水 釀川 石脂水 元街泉 銅車

神牛泉 燕原池 丹水　陸鴻漸　零水　龍門　漏澤（兩出）

重水 湘水 暴水 仙池 渝州灘　清潭　驅山鐸

井 烏山龜 綠珠井 臨沅井 火井 鹽井 御井 王迪

賈耽 八角井 李德裕 永興坊百姓 獨孤叔牙 柴都

濠州井 雞井 軍井 金華令

卷第四百寶一 金　翁仲儒　霍光　陳爵　苻堅　雩都縣人　何文　侯遹

成弼 玄金 鄒駱駝 裴談　牛氏僮　宇文進　蘇遏　韋思玄

李員 虞鄉道士 趙懷正 金蛇

卷第四百一 寶二

金下張珽 龔播 宜春郡民 張彥 康氏 豫章人 陳浚

建安村人 蔡彥卿

水銀呂生

玉 沈攸之　玉龍　江嚴　唐玄宗　五色玉　玉辟邪　

軟玉鞭 玉豬子

卷第四百二 寶三 隋侯　燕昭王　漢高後　後漢章帝　梁武帝　火珠　鯨魚目

珠池 少城珠 青泥珠　徑寸珠　寶珠　水珠　李勉

李灌 上清珠 守船者 嚴生 張文珗 衛慶　鬻餅胡

卷第四百三 寶四（雜寶上）馬腦 犀 月鏡 秦寶 珊瑚 四寶宮 延清室

玉如意 七寶鞭 犀導 玉清三寶　寶骨　紫羜羯　紫貝

魏生

卷第四百四 寶五（雜寶下）肅宗朝八寶 靈光豆 萬佛山 玳瑁盆 闢塵巾

浮光裘（有目無文） 重明枕　三寶村　火玉　馬腦櫃　岑氏

卷第四百五 寶六

錢 淯陽童子 文德皇后 岑文本 王清 建安村人 徐仲寶

邢氏 林氏 曹真

奇物徐景 中牟鐵錐 毒槊 集翠裘 謝靈 運須 開元漁者

楊妃襪 紫米 嘉陵江巨木 江淮市人桃核 玉龍膏

段成式 李德裕 夏侯孜 嚴遵仙槎錢

卷第四百六 草木一（文理木附）

木 夫子墓木 五柞 白銀樹 合離樹 玉樹 豫樟 荔枝木

酒樹 娑羅綿樹 刺桐 黃漆樹 木蘭樹 椰子樹

菩提樹 婆羅樹 獨梪樹 波斯皂莢樹 木龍樹 貝多樹

沒樹 槃碧穡波樹 齊暾樹 通脫木 山桂 五鬣松

三鬣松 魚甲松　合掌柏　黃楊木　青楊木　俱那衛

山茶 夏州槐 赤白檉 楷木 楮

文理木 宗廟文木 文木簡 古文柱 三字薪 天尊薪 太平木

天王槐 色陵木 馬文木

卷第四百七 草木二

異木（兩門凡四十目）

主一州樹　偃桑　不晝木　蚊子樹　聖鼓枝　鹿木

倒生木 黝木 桄榔樹 怪松　楓人　楓鬼　楓生人

靈楓 破木有肉 江中楓材 河伯下材 鬥蚊船木 交讓木

千歲松 汗杖 化蝶樹 涪水材 端正樹 崇賢裏槐

三枝槐 癭槐 荊根枕 五重桑 蜻蜓樹 無患木

醋心樹 登第皂莢 辨白檀樹 藟蔓 藤實杯　鍾藤

人子藤 蜜草蔓 胡蔓草 野狐絲異木

卷第四百八 草木三

草 柰祗草　三賴草　席箕草　護門草　仙人絛　合離草

老鴉笊籬草 鬼皂莢 青草槐　銅匙草　水耐冬　三白草

無心草 盆甑草 女草 媚草 醉草 舞草 相思草

無情草 忘憂草 睡草 千步香草 麝草 治盅草

蛇銜草 鹿活草 解毒草　毒草　蕉毒草　牧麻草　龍芻

紅草 宮人草 焦茅 銷明草 黃渠草 聞遐草

始皇蒲 夢草 漢武牧馬草 水網藻 地日草書帶草

金橙草 望舒草 神草

卷第四百九 草木四

草花 　旌節花　野悉密花　都勝花　簇蝶花　茙葵　金燈花

金錢花 毗屍沙花

木花敘牡丹 白牡丹 紅紫牡丹 正倒暈牡丹 合歡牡丹

染牡丹花 斸牡丹 月桂花 牡桂花 桂花 海石榴花

南海朱槿 嶺表朱槿 紅槿花 那提槿花 佛桑花

貞桐花 梔子花 山茶花 三色石楠花 比閭花 木蓮花

那伽花 木蘭花　異木花　碧玫瑰　刺桐花　懷風花

躑躅花 凌霄花 分枝荷 夜舒荷 睡蓮花　碧蓮花

染青蓮花 三朵瑞蓮 藕 蓮實 芰菱

卷第四百一十草木五

果上 柤稼柩樹實　如何樹實　仙梨　綺縞樹實　波那婆樹實

瞻波異果 神仙李 武陵桃李　金李　漢帝杏　仙人杏

御李子 朱李 兔頭柰 脂衣柰 朱柰 文林果　聖柰

木桃 東方村桃 仙桃 勾桃 一石桃 偏桃 王母桃

食核桃 韶子　羅浮甘子　天寶甘子　北方棗　西王母棗

仙人棗 仲思棗 波斯棗

卷第四百十一草木六

果下 　櫻桃　檽棗　柿　底櫟樹實　柿盤　融峯梨　六斤梨

紫花梨 胡榛子 酸棗

蒲萄王母蒲萄 侯騷子

蔓胡桃 仙樹實 橄欖子 東荒慄 猴慄

瓜 五色瓜 瓜惡香

菜 蔓菁 越蒜 三蔬 菠薐 芥菹 芥末 水韭 茄子樹

崑崙紫瓜 茄子故事 儋崖瓠

卷第四百十二草木七（五穀、茶、荈附）

竹 竹類 涕竹 棘竹 筻簕竹 菡苰竹 慈竹 筋竹

百葉竹 桃枝竹 癭竹 羅浮竹 童子寺竹 竹花 竹箹

竹實

五穀 　雨稻　雨粟　雨麥　雕葫　雨谷　搖枝粟　鳳冠粟　

繞明豆 延精麥 紫沉麻 雨五穀　野粟石殼　芋　雀芋

甘蔗

茶荈敘茶 獲神茗 饗茗獲報 消食茶

卷第四百十三草木八

芝（菌蕈附） 竹芝　樓闕芝　天尊芝　紫芝　參成芝　夜光芝

隱晨芝 鳳腦芝 白符芝 五德芝　石桂芝　滴芝　木芝

螢火芝 肉芝 小人芝 地下肉芝

異菌 石菌 竹肉　毒菌

苔 敘苔 地錢 蔓金苔 如苣苔 石發 瓦松 瓦松賦

卷第四百十四草木九

香藥 茶蕪香　三名香　五名香　沉香　龍腦香　安息香

木五香 訶黎勒 白豆蔻 穙齊香　無石子　紫馡　阿魏

蓽撥 胡椒 阿勃參 山薯 麻黃 荊三棱

服餌服松脂 餌松蕊 賜茯苓 服茯苓 服菖蒲 服桂 餌檸實

服五味子 食術 服桃膠 服地黃 服遠志 服天門冬

飲菊潭水 飲甘菊谷水 食黃精

卷第四百十五草木十

木怪 　張叔高　陸敬叔　聶友　董奇　趙翼　魏佛陀　臨淮將

崔導 賈祕 薛弘機 盧虔　僧智通　江夏從事

卷第四百十六草木十一

木怪下 竇寬 吳偃 董觀 京洛士人 江叟

花卉怪 龍蛇草 鮮卑女 蕨蛇 芥蟲 崔玄微

卷第四百十七草木十二

花卉怪 光化寺客 僧智聓 鄧珪 劉皁 田布 梁生 蘇昌遠

藥怪上黨人 田登娘 趙生

菌怪郭元振 宣平坊官人 豫章人

卷第四百十八龍一蒼龍 曹鳳 張魯女 江陵姥 甘宗 南鄩國 龍場

五色石 震澤洞 梁武后 劉甲 宋雲 蔡玉 李靖

卷第四百十九龍二柳毅

卷第四百二十龍三俱名國 釋玄照 王景融 凌波女 陶峴 齊浣

沙州黑河 興慶池龍 井龍 旃然 龍門

卷第四百二十一 龍四 　蕭昕　遺尺潭　劉貫詞　韋氏　任頊　趙齊嵩

卷第四百二十二 龍五 許漢陽　劉禹錫　周邯　資州龍　韋思恭　盧元裕

盧翰 李修 韋宥 尺木 史氏子

卷第四百二十三 龍六盧君暢 元義方 平昌井 虎頭骨 法喜寺 龍廟

豢龍者 孔威 華陰湫 崔道樞 金龍子 黃馴

臨漢豕 燒龍 柳翁

卷第四百二十四 龍七 　閻浮龍　吳山人　白將軍　溫媼　柳子華　斑石　張公洞

五臺山池 張老 費雞師 汾水老姥 李宣 濛陽湫

鹽井龍 尹皓

卷第四百二十五 龍八 　張溫　郭彥郎　王宗郎　犀浦龍　井魚　安天龍　曹寬

夢青衣 蛟 漢武白蛟　潯陽橋　王述　王植　陸社兒

長沙女 蘇頲 鬥蛟洪氏女 洪貞 老蛟 武休潭 伐蛟

卷第四百二十六 虎一 　白虎　漢景帝　種僮　封邵　亭長　嚴猛　袁雙　吳道宗

牧牛兒　師道宣　謝允　鄭襲　劉廣雅　易拔　蕭泰　黃乾

酋耳獸 虎塔 傅黃中 郴州佐史 巴人 峽口道士

卷第四百二十七 虎二 　費忠　虎婦　稽胡　碧石　黿齧虎　李徵　天寶選人

卷第四百二十八 虎三 　裴旻　斑子　劉薦　勤自勵　宣州兒　笛師　張竭忠

裴越客 盧造

卷第四百二十九 虎四 　張魚舟　申屠澄　丁巖　王用　張逢

卷第四百三十虎五 　李奴　馬拯　張升　楊真　王居貞　歸生　鄭思遠　李琢

譙本

卷第四百三十一 虎六 　李大可　藺庭雍　王太　荊州人　劉老　虎婦　趙倜

周義 中朝子

卷第四百三十二 虎七松陽人 南陽士人 虎恤人 範端 石井崖 械虎 商山路

陳褒 食虎 周雄

卷第四百三十三 虎八張俊 潯陽獵人 柳並 僧虎 王瑤 劉牧 姨虎 崔韜

王行言

卷第四百三十四 畜獸一

牛 金牛 銀牛 青牛 牛鬥 潛牛 涼州人 牛洛 水牛

牛拜桓衝 光祿屠者 朱氏子

牛償債 卞士瑜 路伯達 戴文 河內崔守 王氏老姥

牛傷人 邵桃根

牛異洛下人 寧茵 仲小小

卷第四百三十五 畜獸二

馬 周穆王八駿 漢文帝九逸 隋文帝獅子驄 唐玄宗龍馬

代宗九花虯 德宗神智驄 曹洪 司馬休之　慕容廆

秦叔寶 張納之 宋蔡 舞馬 續坤 楊翁佛 季南

趙固 韓晞 江東客馬 陳璋

卷第四百三十六 畜獸三

馬 盧從事 韋有柔 吳宗嗣 孫漢威 於遠 張全 王武 韋玭

駱駝明駝 知水脈 風腳駝 兩腳駝 白駱駝

騾 白騾 推磨騾

驢 僧朗 厭達國 村人供僧 張高 東市人 賀世伯 王甲

湯安仁 王薰

卷第四百三十七 畜獸四

犬上華隆 楊生 崔仲文 張然 楊褒 鄭韶 柳超 姚甲

劉巨麟 章華 範翊 郭釗 盧言 趙叟 陸機 石玄度

齊瓊 石從義 田招 裴度

卷第四百三十八 畜獸五

犬下李道豫 朱休之 李叔堅 王瑚 李德 溫敬林 庾氏

沈霸 田琰 王仲文 崔惠童 李義 胡志忠 韓生

杜修己 袁繼謙

卷第四百三十九 畜獸六

羊 月氐稍割 西域大羊 賓青羊 齊訟者 梁文 顧霈 潘果

李審言 楊氏 陳正觀 安甲

豕 燕相 杜願 都末 劉胡 耿伏生 李校尉 湯應 安陽書生

吳郡士人 晉州屠兒 元佶 崔日用 李汾 徐州軍人

卷第四百四十畜獸七

貓 唐道襲 賣臘人 歸系

鼠 王周南 終祚 清河郡守 淳于智 徐密 蔡喜夫 茅崇丘

蕭悉達 逆旅道人 李測 天寶彍騎 畢杭 崔懷嶷 李甲

王縉 郗士美 李知微 建康人 盧嵩 柴再用 蘇長史

盧樞 朱人 李昭嘏

鼠狼張文蔚

卷第四百四十一 畜獸八

獅子魏武帝 後魏莊帝 雜說

犀 通天犀 雜說

象 白象 閬州莫徭 華容莊象 安南獵者 淮南獵者 蔣武 雜說

雜獸蕭志忠

卷第四百四十二 畜獸九

狼 狼狽 狼冢 冀州刺史子 王含 正平縣村人 張某妻

熊 子路 昇平入山人 黃秀

狸 董仲舒 張華 山中孝子 淳于矜 劉伯祖 吳興田父 孫乞

黃審 留元寂 鄭氏子 晉陽民家

蝟 費祕 許欽明客 戲場蝟

卷第四百四十三 畜獸十

麈 吳唐 李嬰

獐 劉幡

鹿 倉鹿 科藤 銅環 鹿馬 紫石 陸紹弟 唐玄宗 彭世

鹿娘 張盍蹋 車甲 嵩山老僧 王祜 雜說

兔 嵐州 楊邁

卷第四百四十四 畜獸十一

猿 白猿 周羣 猳國 歐陽紇 陳巖 魏元忠 韋虛已子

王長史

卷第四百四十五 畜獸十二

猿中張鋋 楊叟 孫恪 崔商

卷第四百四十六 畜獸十三

猿下楚江漁者　王仁裕　獼猴　翟昭　徐寂之　張寓言

薛放曾祖 楊於度 獼猴

猩猩好酒　能言　焦封　猓然　狨猩猩

卷第四百四十七 狐一說狐 瑞應 周文王 漢廣川王 陳羨 管輅 習鑿齒

陳斐 孫巖 夏侯藻 胡道洽 北齊後主 宋大賢

長孫無忌 狐神 張簡 僧服禮 上官翼 大安和尚

卷第四百四十八 狐二 　李項生　王義方　何讓之　沈東美　楊伯成　葉法善

劉甲 李參軍

卷第四百四十九 狐三 　鄭宏之　汧陽令　李元恭　焦練師　李氏　韋明府

林景玄 謝混之

卷第四百五十狐四 　王苞　唐參軍　田氏子　徐安　靳守貞　嚴諫　韋參軍

楊氏女 薛迥 辛替否 代州民 祁縣民 張例

卷第四百五十一 狐五 　馮玠　賀蘭進明　崔昌　長孫甲　王老　劉衆愛　王黯

袁嘉祚 李林甫 孫甑生 王璿 李黁 李揆 宋溥

僧晏通

卷第四百五十二 狐六 　任氏　李萇

卷第四百五十三 狐七 　王生　李自良　李令緒　裴少尹

卷第四百五十四 狐八 　張簡棲　薛夔　計真　劉元鼎　張立本　姚坤　尹瑗　韋氏子

卷第四百五十五 狐九 　張直方　張謹　昝規　狐龍　滄渚民　民婦

卷第四百五十六 蛇一 　率然　蛇丘　崑崙西北山　綠蛇　報冤蛇　毒蛇　種黍來蛇

蚺蛇 蚺蛇膽 雞冠蛇　爆身蛇　黃領蛇　藍蛇　巴蛇

蠻江蛇 兩頭蛇 顏回 蜀五丁 昭靈夫人 張寬 竇武

楚王英女 張承母 馮緄 魏舒 杜預 吳猛 顏含

司馬軌之 章苟 太元士人 慕容熙 邛都老姥 天門山

忻州刺史 餘干縣令 王真妻 朱覲

卷第四百五十七 蛇二 　蒙山　秦瞻　廣州人　袁玄瑛　薛重　顧楷　樹提家

隋煬帝 興福寺 張騎士 李崇貞 馬嶺山 至相寺賢者

李林甫 韋子春 宣州江 李齊物 嚴挺之 天寶樵人

無畏師 張鎬 畢乾泰 杜暐 海州獵人

卷第四百五十八 蛇三 　李舟弟　檐生　嵩山客　鄧甲　蘇閏　利州李錄事　昝老

馮但 陸紹 鄭翬 張堊子 選仙場 狗仙山 李黃

卷第四百五十九 蛇四 　僧令因　衛中丞姊　蒲州人　相魏貧民　番禺書生

郫縣民 遊邵 成汭 孫光憲 朱漢賓 牛存節 水清池

王思同 徐坦 張氏 顧遂 瞿塘峽 靳老 景煥

舒州人 賈潭 姚景 王稔 安陸人

卷第四百六十禽鳥一

鳳　旃塗國　鳳凰臺　元庭堅　睢陽鳳　鸞 鶴 徐奭

烏程採捕者 戶部令史妻 裴沆　鵠蘇　瓊鸚鵡　張華

鸚鵡救火 雪衣女 劉潛女

鷹　楚文王　劉聿　鄴郡人 鷂 魏公子 鶻　寶觀寺　落雁殿

卷第四百六十一 禽鳥二

孔雀交趾　羅州　王軒

燕 漢燕 胡燕 千歲燕 晉瑞 元道康 範質

鷓鴣飛數　飛南向　吳楚鷓鴣

鵲　知太歲　張　顥　條支國　黎景逸　張昌期　崔圓妻

乾陵 鴿信

雞 陳倉寶雞 楚雞 衛女 長鳴雞 沉鳴雞 孫休 吳清

廣州刺史 祝雞公 朱綜 代郡亭 高嶷 天后 衛鎬

合肥富人

卷第四百六十二 禽鳥三

鵝　史悝　姚略　鵝溝　祖錄事　周氏子　平固人　海陵鬥鵝

鴨

鷺 馮法 錢塘士人 黎州白鷺

雁 南人捕雁 海陵人

鸜鵒勾足　能言　桓豁　廣陵少年

雀 雀目夕昏 吊烏山 楊宣

烏 越烏臺 何潛之 烏君山 魏伶 三足烏 李納 呂生妻

梁祖

梟　鳴梟　

鴟鵂鶹目夜明 夜行遊女 禳梟 張率更 雍州人 韋顓

卷第四百六十三 禽鳥四 飛涎鳥　精衛　仁鳥　鸐　韓朋　帶箭　細鳥　王母使者

鴛鴦 五色鳥 新喻男子　張氏　漱金鳥　鶖　營道令

紙鳶化鳥 鶉 戴文謀 瑞鳥 報春鳥　冠鳧　秦吉了

韋氏子 鳥賊 鳥省 劉景陽 食蝗鳥 盧融 張氏

王緒 武功大鳥 鸛鸘 吐綬鳥 杜鵑 蚊母鳥 桐花鳥

真臘國大鳥 百舌 鸛甘 蟲 戴勝 北海大鳥 鵶

仙居山異鳥 鶯

卷第四百六十四 水族一 東海大魚　鼉魚　南海大魚　鯨魚　鯉魚　海人魚

南海大蟹 海 鱷魚 吳餘鱠魚 石頭魚 黃臘魚

烏賊魚 橫公魚 骨雷 彭蚏 鯪魚 鯢魚 比目魚

鹿子魚 子歸母 鮒鮧魚 鯽魚 鯌魚 黃魟魚 蟕

海燕 鮫魚

卷第四百六十五 水族二 峯州魚　海蝦　瓦屋子　印魚　石斑魚　井魚　異魚

螃 鱓魚 玳瑁 海術 海鏡 水母 蠏　百足蠏

螗蠏魚 鸚鵡螺 紅螺 鴦龜 鯢魚　鱟　飛魚　虎蠏

蠔 赤鯶公 雷穴魚 虯尾　牛魚　蝤(石多)　奔(魚孚)

係臂 雞嘴魚 劍魚 懶婦魚 黃雀化蛤 天牛魚

卷第四百六十六 水族三 夏鯀　東海人　昆明池　徐景山　潘惠延　葛玄　介象

龍門 池中魚 通川河 行海人 陰火 裴伷 王旻之

韓愈 鄖鄉民 赤嶺溪

卷第四百六十七 水族四

水怪鯀　桓衝　李湯　齊浣　子英春　洛水豎子　

鬼 羅州赤鱉 韓珣　封令禛　凝真觀　蜀江民　張鬍子

柏君 葉朗之 柳宗元 王瑤 柳沂 崔梲 染人

海上人 法聚寺僧 李延福

卷第四百六十八 水族五 （水族爲人）

子路 長水縣 姑蘇男子 永康人 王素 費長房 張福

丁初 謝非 顧保宗 武昌民 寡婦嚴 尹兒 廣陵王女

楊醜奴 謝宗

卷第四百六十九 水族六 （水族爲人）

張方　鍾道　晉安民　劉萬年　微生亮　蘆塘　彭城男子

朱法公 王奐 蔡興 李增 蕭騰 柳鎮 隋文帝

大興村 萬頃陂 長鬚國

卷第四百七十水族七 （水族爲人）

李鷸 謝二 荊州漁人 劉成 薛二孃 趙平原 高昱

僧法志

卷第四百七十一 水族八 （水族爲人）

鄧元佐　姚氏　宋氏　史氏女　漁人

人化水族 黃氏母 宋士宗母 宣騫母 江州人 獨角 薛偉

卷第四百七十二 水族九

龜　陶唐氏　禹　葛洪　張廣定　贛縣吏　郗了　孟彥暉

營陵 興業寺 唐太宗　劉彥回　吳興漁者　唐明皇帝

寧晉民 史論 徐仲 高崇文 汴河賈客 南人

閻居敬 池州民 李宗

卷第四百七十三 昆蟲一 蜮射　化蟬　揖怒蛙　怪哉　小蟲　蔣蟲　園客　烏衣人

朱誕給使 葛輝夫　蜓　肉芝　千歲蝙蝠　蠅觸帳

蒼梧蟲 蚱蜢 施子然 龐企 蟾蜍 蠅赦 發妖 桓謙

青蜓 朱誕 白蚓 王雙

卷第四百七十四 昆蟲二 胡充　盧汾　來君綽　傳病　滕庭俊　張思恭　蝗冷　蛇

李揆 主簿蟲 朱牙之 樹蚓 木師古

卷第四百七十五 昆蟲三 淳于棼

卷第四百七十六 昆蟲四 赤腰蟻　蘇湛　石憲　王叟　步蚓　守宮　冉端　蚓齒

韋君 陸顒

卷第四百七十七 昆蟲五 張景 蛇醫 山蜘蛛 蟲變 蠍化 蝨建草 法通 登封士人

蝨徵　壁鏡　大蠍　紅蝙蝠　青蚨　滕王圖　異峯　寄居

異蟲　蠅壁　魚　天牛蟲　白蜂窠　毒蜂　竹蜂　水蛆　水蟲

抱搶　避役　蜳蝺　竈馬　謝豹　碎車蟲　度古　雷蜞

腹育　蛺蝶　蟻　蟻樓

卷第四百七十八 昆蟲六 飯化 蜈蚣氣 蠮螉 顛當 蜾蠃 沙蝨 水弩 徐玄之

短狐　蜘蛛怨　蜥蜴　殷琅　豫章民婢　南海毒蟲　諾龍

卷第四百七十九 昆蟲七 蟻子 蛙蛤 金龜子 海山 蜈蚣 蚊翼 壁蝨 白蟲

蠶女　砂俘效　舍毒　老蛛　李禪　蝗化　水蛙　蚓瘡

蜂餘　熊乃　螽斯　蝻化

卷第四百八十蠻夷一 四方蠻夷 無啓民 帝女子澤 毛人 軒轅國 白民國

歐絲 輆沐國 泥雜國　然丘　盧扶國　浮折國　頻斯

吳明國 女蠻國 都播 骨利　突厥　吐蕃　西北荒

鶴民 契丹 沃沮 僬僥

卷第四百八十一 蠻夷二 新羅 東女國 廩君 大食國 私阿修國 俱振提國

牂牁 龜 茲乾陀國

卷第四百八十二 蠻夷三 苗民 奇肱 西北荒小人 于闐 烏萇 漢槃陀國

蘇都識匿國 馬留 武寧蠻　懸渡國　飛頭獠　蹄羌

扶樓 交趾 南越 尺郭 頓遜 墮婆登國 哀牢夷

訶陵國 真臘國 留仇國 木客 繳濮國 木飲州 阿薩部

孝憶國　婆彌爛國　撥拔力國　昆吾　繡面獠子　五溪蠻

墮雨兒

卷第四百八十三 蠻夷四 狗國 南蠻 縛婦民 南海人 日南 拘彌國 南詔 獠婦

南中僧　番禺　嶺南女工　芋羹　蜜唧　南州

卷第四百八十四 雜傳記一 李娃傳

卷第四百八十五 雜傳記二東城老父傳 柳氏傳

卷第四百八十六 雜傳記三長恨傳 無雙傳

卷第四百八十七 雜傳記四霍小玉傳

卷第四百八十八 雜傳記五鶯鶯傳

卷第四百八十九 雜傳記六週秦行記 冥音錄

卷第四百九十雜傳記七東陽夜怪錄

卷第四百九十一 雜傳記八 謝小娥傳　楊娼傳　非煙傳

卷第四百九十二 雜傳記九靈應傳

卷第四百九十三 雜錄一 夏侯亶 王肅 李延實 李義琛 劉龍 裴玄智

度支郎 虞世南 尉遲敬德　虞世基　來恆　歐陽詢

許敬宗 元萬頃 郭務靜 唐臨 蘇瑰李嶠子

婁師德 李晦 宋之問 陸元方 陳希閔 李詳

卷第四百九十四 雜錄二 房光庭 崔思兢 崔湜 呂太一 許誡言 杜豐

修武縣民 李元皛 王琚 李適之 白履忠 夜明簾

班景倩 薛令之

卷第四百九十五 雜錄三 宇文融 歌舒翰 崔隱甫 蕭嵩 陳懷卿 鄒鳳熾

高力士 王維 史思明　豆谷　潤州樓　丘爲　裴佶

李抱貞 楊志堅

卷第四百九十六 雜錄四 趙存 嚴震 盧杞 韋皋 陸暢 馬暢 吳湊 袁傪

李勉 於公異 邢君牙 張造 呂元膺 李章武

元稹 於頔 薛尚衍

卷第四百九十七 雜錄五 高逞 呂元膺 王鍔 江西驛官 王仲舒 周願

張薦 蓮花漏 唐衢 脂粉錢 韋執誼　李光顏

李益 吳武陵 韋乾度 趙宗儒 席夔 劉禹錫 滕邁

卷第四百九十八 雜錄六 李宗閔 馮宿 李回 周復 楊希古 劉禹錫

催陣使 李羣玉 溫庭筠　苗耽　裴勳　鄧敞

卷第四百九十九 雜錄七 崔鉉 王鐸 李蠙 韋保衡 衲衣道人 路羣盧弘正

畢諴 李師望 高駢　韋宙　王氏子　劉蛻　皮日休

郭使君 李德權

卷第五百雜錄八 孔緯 李克助 京都儒士 孟乙 振武角抵人 趙崇

韓偓 薛昌緒 姜太師 康義誠 高季昌 沈尚書妻

楊蘧 袁繼謙 帝羓</P><P>太平廣記表

臣昉等言：臣先奉敕撰集太平廣記五百卷者，伏以六籍既分，九流並起。皆得聖人之道，以盡萬物之情。足以啓迪聰明，鑑照今古。伏惟皇帝陛下，體周聖啓，德邁文思。博綜羣言，不遺衆善。以爲編秩既廣，觀覽難周，故使採拮菁英，裁成類例。惟茲重事，宜屬通儒。臣等謬以諛聞，幸塵清賞，猥奉修文之寄。曾無敘事之能，退省疏蕪，惟增靦冒。其書五百卷、並目錄十卷、共五百十卷。謹詣東上閣門奉表上進以聞，冒瀆天聽。臣昉等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太平興國三年八月十三日。

將仕郎守少府監丞臣呂文仲、臣吳淑。

朝請大夫太子中贊善柱國賜紫金魚袋臣陳鄂。

中大夫太子左贊善直史館臣趙鄰幾。

朝奉郎太子中允賜紫金魚袋臣董淳。

朝奉大夫太子中允紫金魚袋臣王克貞臣張洎。

承奉郎左拾遺直史館臣宋白。

通奉大夫行太子率更令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臣徐鉉。

金紫光祿大夫上柱國陳縣男食邑三百戶臣湯悅。

朝散大夫充史館修撰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臣李穆。

翰林院學士朝奉大夫中書舍人賜紫金魚袋臣扈蒙。

翰林院學士中順大夫戶部尚書知制誥上柱國隴西縣開國男食邑三百賜紫金魚袋臣李昉。

八月二十五日奉敕送史館。

六年正月奉聖旨雕印板。</P><P>

按宋太平興國間，既得諸國圖籍，而降王諸臣，皆海內名士。或宣怨言，盡收用之。置之館閣，厚其廩餼，使修羣書。以修文御覽、藝文類聚、文思博要、經史子集一千六百九十餘種，編成一千卷，賜名太平御覽。又以野史傳記小說諸家，編成五百卷，分五十五部，賜名太平廣記，詔鏤板頒行。言者以廣記非後學所急，收板藏太清樓。於是御覽盛傳，而廣記之傳鮮矣。崇文總目不及廣記，夾漈鄭樵、乃謂太平御覽。別出廣記，專記異事。樵自謂博雅，不知於實錄、會要諸書曾考訂否。餘歸田多暇，稗官野史，手抄目覽。匪曰小道可觀，葢欲賢於博奕云爾。近得太平廣記觀之，傳寫已久。亥豕魯魚，甚至不能以句。因與二三知己秦次山、強綺塍、唐石東，互相校對。寒暑再更，字義稍定。尚有闕文闕卷，以俟海內藏書之家，慨然嘉惠，補成全書。庶幾博物洽聞之士，得少裨益焉。</P><P>嘉靖丙寅正月上元日都察院右都御史致仕十山談愷書。</P><P>

太平廣記引用書目

史記　漢書　范曄後漢書　魏書　吳書　魏志　蜀志　蜀記　吳志三國志　晉書　宋書　

齊紀 唐書 唐史 晉史 後魏書 唐歷 國語 史系 南史 北史 史雋 晉陽秋 晉春秋 齊春秋 三國典略 唐統紀 唐年補錄 年號歷 華陽國志 趙書 野史 越絕書 朝野僉載 明皇雜錄 開天傳信記 大唐新語 國史補 逸史闕史 南楚新聞 妖亂志 中朝故事 會稽錄 譚實錄 王氏聞見集 玉堂閒話 耳目記 北夢瑣言 唐會要 漢武故事 唐年小錄 御史臺記 翰林故事 三輔決錄 柳氏史 潭氏史 大業拾遺 國史異纂 國朝雜記 大唐奇事 大唐雜記 西京雜記 前秦錄 傳載 三齊要略 論衡 長沙傳 皇覽 建康實錄 益都耆舊傳 王子年耆舊傳 閩川名士傳 簡文談疏 補錄記傳 魏文典論 宋明帝自序 梁四公記 汝南先賢傳 會稽先賢傳 孝子傳 孝德傳 東方朔傳 尚書故實 說文 書斷 法書要錄 圖書會粹書評 謝赫畫品 名畫記 畫斷 王僧虔名書錄 羊欣筆陣圖 八朝畫錄 韻對 列女傳 妒記 杜蘭香別傳 鄴侯外傳 太公金匱顏氏家訓 古文瑣語 說題辭 文樞竟要 神異經 宣驗記 應驗記 冥祥記 冥報拾遺 陰德傳 感應傳 列異傳 甄異傳 述異記 異苑 志怪 齊諧記 續齊諧記 搜神記 續搜神記 靈鬼志 幽明錄 洞冥記 旌異記 冥報記 報應錄 報冤記 窮神祕苑 還魂記 離魂記 地獄苦記 靈怪集 集異記 纂異記 獨異志 博異志 玄怪錄 續玄怪錄 宣室志 瀟湘錄 紀聞 辨正論 廣異記 通幽記 祥異集驗 原化記 洽聞記 摭異記 奇事記 聞奇錄 祥異記 續異記 卓異記 妖怪錄 稽神錄 八朝窮怪錄甘澤謠 錄異誠 神鬼傳 虯髯客傳 王子年拾遺記 驚聽錄 杜陽雜編 異聞記 前定錄 定命錄 警誡錄 續定命錄 感定錄廣古今五行記 謝蟠雜說 張璠漢記 兩京新記 十道記 成都記 南雍州記 九江記 盛宏之荊州記 渚宮故事 三秦記 三吳記 南齊記 三齊記 敦煌新錄 陳留風俗傳 湘中記 河東記 尋陽記 襄淝記 十洲記 山河別記 林邑記 桂林風土記 周地圖記 河洛記 南越志 三峽記 扶南記 南康記 河洛記 漢淝記 建安記 新津縣圖經 渝州圖經 隴州圖經 建州圖經 歙州圖經 黎州圖經 通望縣圖經 朗州圖經 陵州圖經 交州記 武昌記 豫章古今記 洞林記 梁京寺記 塔寺記 顧渚山記 廣人物誌 山海經 水經 異物志 洞天集 投荒雜錄 南海異事 海陸碎事 外荒記 江表異同錄 玉歆始興記 莊子 墨子 淮南子管子 抱朴子 賈子 說苑 金樓子 符子 玉泉子 神仙傳 續神仙傳 列仙傳 集仙傳 洞仙傳 墉城集仙錄 仙傳拾遺 神仙感遇傳 武陵十仙傳 十二真君傳 真誥 列仙譚錄 傳仙錄 漢武內傳 玄門靈妙記 原仙記 三寶感通記 玉匣記 道家雜記郭氏玄中記 楊雄琴清英 曹植惡鳥論 藝文類聚 太原事蹟 太原故事 真陵十七史 本事詩 抒情詩 白居易集 顧雲文集 鄭谷詩集 元稹長慶集序 韓愈歐陽詹哀辭序 鄭處誨撰劉琢碑 李琪集序 皮日休集 賈逵碑 續江氏傳 吳興掌故事 崔龜從自敘 中興間氣集 羯鼓錄 中興書 蔡邕別傳 鄭德璘傳 曹景宗傳 羅昭威傳 賀若弼傳 趙延壽傳 司空圖段章傳 樊英列傳 女仙傳 張氏傳 崔少玄本傳 高僧傳 洛陽伽藍記 法苑珠林 三教珠英 金剛經 觀音經 靈保集 風俗通 博物志 崔豹古今注 語林 笑林 笑苑 世說 世說新語 郭頌世語 笑言 啓顏錄 說林 劇談錄 云溪友議 幽閒鼓吹 三水小牘 盧氏雜說 桂苑叢談 會昌解頤錄 松窗錄 集話錄 嘉話錄 戎幕閒談 因話錄 芝田錄 乾僎子 酉陽雜俎 談藪 摭言 玉溪編事 野人閒話 辨疑志 妖亂志 窮愁志 殷芸小說 劉氏小說 夢書 夢雋 夢繫 夢記 夢苑

# 太平廣記之神仙女仙卷001-070

李昉 等編著

神仙女仙卷目錄

卷第一 神仙一 老子 木公 廣成子 黃安 孟岐

卷第二 神仙二 周穆王 燕昭王 彭祖 魏伯陽

卷第三 神仙三 漢武帝

卷第四 神仙四 王子喬 鳳綱 琴高 鬼谷先生 蕭史　徐福　王母使者

月支使者 衛叔卿　張楷　陽翁伯

卷第五 神仙五 　王次仲　墨子　劉政　孫博　天門子 玉子　茅濛　沈羲　

陳安世

卷第六 神仙六 張子房 東方朔 王喬 周隱遙 劉商

卷第七 神仙七 白石先生 皇初平 王遠 伯山甫 馬鳴生　李八百　李阿

卷第八 神仙八 劉安 陰長生 張道陵

卷第九 神仙九 李少君 孔元方 王烈 焦先 孫登　呂文敬　沈建

卷第十 神仙十 河上公 劉根 李仲甫 李意期 王興 趙瞿 王遙

卷第十一神仙十一泰山老父 巫炎 劉憑 欒巴 左慈　大茅君

卷第十二神仙十二壺公 薊子訓 董奉 李常在

卷第十三神仙十三茅君 孔安國 尹軌 介象 蘇仙公 成仙公 郭璞 尹思

卷第十四神仙十四劉子南 郭文 嵩山叟 許真君 吳真君　萬寶常　李筌

卷第十五神仙十五道士王纂 真白先生 桓闓 蘭公　阮基

卷第十六神仙十六杜子春 張老

卷第十七神仙十七裴諶 盧李二生 薛肇

卷第十八神仙十八柳歸舜 元藏幾 文廣通 楊伯醜 劉法師

卷第十九神仙十九馬周 李林甫 郭子儀 韓滉

卷第二十神仙二十陰隱客 譚宜 王可交 楊通幽

卷第二十一 神仙二十一 孫思邈 司馬承禎 尹君

卷第二十二 神仙二十二 羅公遠 僕僕先生 藍采和

卷第二十三 神仙二十三 王遠知 益州老父 崔生 馮俊 呂生 張李二公

卷第二十四 神仙二十四 許宣平 劉清真 張殖 蕭靜之 朱孺子

卷第二十五 神仙二十五 採藥民 元柳二公

卷第二十六 神仙二十六 葉法善 邢和璞

卷第二十七 神仙二十七 唐若山 司命君 玄真子 劉白雲

卷第二十八 神仙二十八 郗鑑 僧契虛

卷第二十九 神仙二十九 九天使者 十仙子 二十七仙 姚泓　李衛

卷第三十神仙三十張果 翟乾祐 凡八兄

卷第三十一 神仙三十一 李遐周 許老翁 李珏 章全素

卷第三十二 神仙三十二 王賈 顏真卿

卷第三十三 神仙三十三 韋弇 申元之 馬自然 張巨君

卷第三十四 神仙三十四 裴氏子 崔煒

卷第三十五 神仙三十五 成真人 柏葉仙人 齊映 王四郎　韋丹　馮大亮

卷第三十六 神仙三十六 徐佐卿 拓跋大郎 魏方進弟 李清

卷第三十七 神仙三十七 韋仙翁 楊越公弟 陽平謫仙 賣藥翁　嚴士則

卷第三十八 神仙三十八 李泌

卷第三十九 神仙三十九 劉晏 崔希真 韋老師 麻陽村人　慈心仙人

卷第四十神仙四十巴邛人 章仇兼瓊 石巨 李山人 陶尹二君　許碏杜悰

楊雲外　南嶽真君

卷第四十一 神仙四十一 薛尊師 王老 黑叟 劉無名

卷第四十二 神仙四十二 賀知章 蕭穎士 李仙人 何諷 黃尊師　裴老　李虞

夏侯隱者 權同休

卷第四十三 神仙四十三 尹真人 盧山人 薛玄真 于濤

卷第四十四 神仙四十四 田先生 穆將符 房建 蕭洞玄

卷第四十五 神仙四十五 賈耽 丁約 瞿道士 王卿 衡山隱者　梅真君

卷第四十六 神仙四十六 白幽求 王太虛 王子芝 劉商

卷第四十七 神仙四十七 唐憲宗皇帝 李球 宋玄白 許棲巖 韋善俊

卷第四十八 神仙四十八 李吉甫 李紳 白樂天 軒轅先生 李元　韋卿材

卷第四十九 神仙四十九 潘尊師 李賀 張及甫 鄭冊 陳惠虛　溫京兆

卷第五十神仙五十嵩嶽嫁女 裴航

卷第五十一 神仙五十一 侯道華 宜君王老 陳師 陳金

卷第五十二 神仙五十二 陳復休 殷天祥 閭丘子 張卓

卷第五十三 神仙五十三 麒麟客 王法進 維楊十友 金可記 楊真伯

卷第五十四 神仙五十四 韓愈外甥 劉盧鈞 薛逢 費冠卿 沈彬

卷第五十五 神仙五十五 寒山子 軒轅彌明 蔡少霞 鄭居中 伊用昌

卷第五十六 女仙一 西王母 上元夫人 雲華夫人 玄天二女

卷第五十七 女仙二 太真夫人 萼綠華

卷第五十八 女仙三 魏夫人

卷第五十九 女仙四 明星玉女 昌容 園客妻 太玄女 西河少女　梁玉清

江妃 毛女 秦宮人　鉤翼夫人　南陽公主　程偉妻

梁母 董永妻 酒母 女兒

卷第六十女仙五 麻姑 玄俗妻 陽都女 孫夫人 樊夫人　東陵聖母

郝姑 張玉蘭

卷第六十一 女仙六 王妙想 成公智瓊 龐女 褒女 李真多　班孟　天台二女

卷第六十二 女仙七 魯妙典 諶母 盱母 杜蘭香 白水素女　蔡女仙　蓬球

紫雲觀女道士　秦時婦人　何二孃

卷第六十三 女仙八 玉女 邊洞玄 崔書生 驪山姥 黃觀福

卷第六十四 女仙九 楊正見 董上仙 張連翹 張鎬妻 太陰夫人

卷第六十五 女仙十 姚氏三子 趙旭 虞卿女子 蕭氏乳母

卷第六十六 女仙十一謝自然 盧眉娘

卷第六十七 女仙十二崔少玄 妙女 吳清妻

卷第六十八 女仙十三郭翰 楊敬真 封陟

卷第六十九 女仙十四玉蕊院女仙 馬士良 張雲容 韋蒙妻 慈恩塔院女仙

卷第七十女仙十五許飛瓊 裴玄靜 戚玄符 徐仙姑 緱仙姑　王氏女　

薛玄同 戚逍遙 茶姥 張建章 周寶

卷第一 神仙一

老子 木公 廣成子 黃安 孟岐

老子

老子者，名重耳，字伯陽，楚國苦縣曲仁里人也。其母感大流星而有娠。雖受氣天然，見於李家，猶以李爲姓。

或雲，老子先天地生。

或雲，天之精魄，蓋神靈之屬。

或雲，母懷之七十二年乃生，生時，剖母左腋而出。生而白首，故謂之老子。

或雲，其母無夫，老子是母家之姓。

或雲，老子之母，適至李樹下而生老子，生而能言，指李樹曰：以此爲我姓。

或雲，上三皇時爲玄中法師，下三皇時爲金闕帝君，伏羲時爲鬱華子，神農時爲九靈老子，祝融時爲廣壽子，黃帝時爲廣成子，顓頊時爲赤精子，帝嚳時爲祿圖子，堯時爲務成子，舜時爲尹壽子，夏禹時爲真行子，殷湯時爲錫則子，文王時爲文邑先生。

一雲，守藏史。

或雲，在越爲范蠡，在齊爲鴟夷子，在吳爲陶朱公。皆見於羣書，不出神仙正經。未可據也。

葛稚川雲：洪以爲老子若是天之精神，當無世不出。俯尊就卑，委逸就勞。背清澄而入臭濁，棄天官而受人爵也。夫有天地則有道術，道術之士，何時暫乏。是以伏羲以來，至於三代，顯名道術，世世有之，何必常是一老子也。皆由晚學之徒，好奇尚異，苛欲推崇老子，故有此說。

其實論之，老子蓋得道之尤精者，非異類也。

按史記雲：老子之子名宗，事（明吳郡沈氏野竹齋抄本——以後簡稱明抄本；清陳鱣校本——以後簡稱陳校本；「事」作「仕」。）魏爲將軍，有功，封於段。至宗之子汪、汪之子言、言之玄孫瑕，仕於漢。瑕子解，爲膠西王太傅，家於齊。則老子本神（宋賈翔猶龍傳序雲：老子本亦人靈，神字疑訛。）靈耳，淺見道士，欲以老子爲神異，使後代學者從之，而不知此更使不信長生之可學也。何者，若謂老子是得道者。則人必勉力競慕；若謂是神靈異類，則非可學也。

或雲：老子欲西度關，關令尹喜知其非常人也，從之問道。老子驚怪，故吐舌聃然，遂有老聃之號。亦不然也。今按《九變》及《元生十二化經》，老子未入關時，固已名聃矣。老子數易名字，非但一聃而已。

所以爾者，按《九宮》及《三五經》及《元辰經》雲：人生各有厄會，到其時，若易名字，以隨元氣之變，則可以延年度厄。今世有道者，亦多如此。

老子在周，乃三百餘年，二百年之中，必有厄會非一，是以名稍多耳。欲正定老子本末，故當以史書實錄爲主，並老（《太平御覽》六五九，引神仙傳無老字。）仙經祕文，以相參審。其它若俗說，多虛妄。

洪按《西升中胎》及《覆命苞》及《珠韜玉機》（明抄本「機」作「機」，《初學記》二三《御覽》三六三，引《神仙傳》作「札」。當是札訛爲機，寫作機。）《金篇內經》，皆雲：老子黃白（《藝文類聚》七八、《太平御覽》三六三引無白字。）色，美眉，廣顙長耳，大目疏齒，方口厚脣；額有三五達理，日角月懸；鼻純骨雙柱，耳有三漏門；足蹈二五，手把十文。以周文王時爲守藏史，至武王時爲柱下史。時俗見其久壽，故號之爲老子。夫人受命，自有通神遠見者，稟氣與常人不同，應爲道主，故能爲天神所濟，衆仙所從。

是以所出度世之法，九丹八石，金醴金液；次存玄素守一，思神歷藏，行氣煉形，消災辟惡，治鬼養性，絕谷變化，厭勝教戒，役使鬼魅之法。凡九百三十卷，符書七十卷，皆老子本起中篇所記者也，自有目錄。其不在此數者，皆後之道士，私所增益，非真文也。老子恬淡無欲，專以長生爲務者，故在周雖久，而名位不遷者，蓋欲和光同塵。內實自然，道成乃去，蓋仙人也。

孔子嘗往問禮，先使子貢觀焉。子貢至，老子告之曰：「子之師名丘，相從三年，而後可教焉。」

孔子既見老子，老子告曰：「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也。」

孔子讀書，老子見而問之曰：「何書？」

曰：「易也。聖人亦讀之。」

老子曰：「聖人讀之可也，汝曷爲讀之？其要何說？」

孔子曰：「要在仁義。」

老子曰：「蚊虻噆膚，通夕不得眠。今仁義慘然而汩人心，亂莫大焉。夫鵠不日浴而白，烏不日染而黑，天之自高矣，地之自厚矣，日月自照矣，星辰固自列矣，草木固有區矣。夫子修道而趨，則以至矣，又何用仁義！若擊鼓以求亡羊（明抄本「羊」作「子」）乎？夫子乃亂人之性也。」

老子問孔子曰：「亦得道乎？」

孔子曰：「求二十七年而不得也。」

老子曰：「使道可獻人，則人莫不獻之其君；使道而可進人，則人莫不進之其親矣；使道可告人，則人莫不告之兄弟矣；使道可傳人，則人莫不傳之其子矣；然而不可者，無他也，中無主而道不可居也。」

孔子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誦先王之道，明周、召之跡，以幹七十餘君而不見用，甚矣人之難說也。」

老子曰：「夫六藝，先王之陳跡也，豈其所陳哉。今子所修者，皆因陳跡也。跡者履之出，而跡豈異哉？」

孔子歸，三日不談。子貢怪而問之。孔子曰：「吾見人之用意如飛鳥者，吾飾意以爲弓弩射之，未嘗不及而加之也；人之用意如糜鹿者，吾飾意以爲走狗而逐之，未嘗不銜而頓之也；人之用意如淵魚者，吾飾意以爲鉤緡而投之，未嘗不釣而制之也。至於龍，乘雲氣，遊太清，吾不能逐也。今見老子，其猶龍乎，使吾口張而不能翕，舌出而不能縮，神錯而不知其所居也。」

陽子見於老子，老子告之曰：「虎豹之文，猿猱之捷，所以致射也。」

陽子曰：「敢問明王之治。」

老子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以（明抄本「以」作「似」）不自己；化被萬物而使民不恃；其有德而不稱其名；位乎不測而遊乎無有者也。」

老子將去而西出關，以升崑崙。關令尹喜佔風氣，逆知當有神人來過，乃掃道四十里。見老子而知是也。老子在中國，都未有所授，知喜命應得道，乃停關中。

老子有客徐甲，少賃於老子，約日僱百錢，計欠甲七百二十萬錢。甲見老子出關遊（明抄本「遊」作「遠」）行，速索償不可得，乃倩人作辭，詣關令，以言老子。而爲作辭者，亦不知甲已隨老子二百餘年矣，唯計甲所應得直之多，許以女嫁甲。甲見女美，尤喜，遂通辭於尹喜。得辭大驚，乃見老子。

老子問甲曰：「汝久應死，吾昔賃汝，爲官卑家貧，無有使役，故以《太玄清生符》與汝，所以至今日。汝何以言吾？吾語汝到安息國，固當以黃金計直還汝，汝何以不能忍？」

乃使甲張口向地，其太玄真符立出於地，丹書文字如新，甲成一聚枯骨矣。喜知老子神人，能復使甲生，乃爲甲叩頭請命，乞爲老子出錢還之。老子復以太玄符投之，甲立更生。喜即以錢二百萬與甲，遺之而去。並執弟子之禮，具以長生之事授喜。

喜又請教誡，老子語之五千言，喜退而書之，名曰《道德經》焉。

尹喜行其道，亦得仙。漢竇太后信老子之言，孝文帝及外戚諸竇，皆不得不讀，讀之皆大得其益。故文景之世，天下謐然，而竇氏三世保其榮寵。

太子太傅疏廣父子，深達其意，知功成身退之意，同日棄官而歸，散金布惠，保其清貴。及諸隱士，其遵老子之術者，皆外損榮華，內養生壽，無有顛沛於險世。其洪源長流所潤，洋洋如此，豈非乾坤所定，萬世之師表哉。故莊周之徒，莫不以老子爲宗也。（出《神仙傳》）

【譯文】

老子姓李，名重耳，字伯陽，是春秋時代楚國苦縣曲仁裏的人。傳說他的母親有一次看見空中大流星飛過後就懷了身孕。由於是上界的神靈之氣出現在李家，所以老子生下後姓了凡人的李氏。

有人說，老子生於開天闢地之前，是天的精靈神魄，自然就是神靈了。

又有人說，老子的母親懷了他七十二年才剖開左腋生下了他，一出生就是白髮蒼蒼，所以才名叫老子。

有人說老子的母親沒有丈夫，他是隨母親孃家而姓李的。

也有人說老子的母親碰巧是在李樹下生了老子，老子一出生就能說話，指着李樹說：「就用它作我的姓吧。」

還有人說，老子在上三皇時是玄中法師，下三皇時是金闕帝君，伏羲氏時是鬱華子，神農氏時是九靈老子，祝融時是廣壽子，黃帝時是廣成子，顓頊時是赤精子，帝嚳時是祿圖子，堯時是務成子，舜時爲尹壽子，夏禹時是真行子，殷商時是錫則子，周文王時是文邑先生。

還有一種說法，說老子是文王的守藏史。

有的說，老子在越國就是范蠡，在齊國就是鴟夷子，在吳國就是陶朱公。

這些傳說在各種書籍中都有記載，但都不是出自神仙經書的正式傳記中，沒有什麼依據。

晉代的道學大師葛洪（字稚川，號抱朴子）曾說：「我認爲老子如果真是上天的精靈神人，就會世世代代都出現在人間，放棄他尊貴的身份混跡於凡夫俗子之中，專門從事人間辛勞的工作，背離神界的清明高潔而進入人間的庸俗齷齪，拋棄天界的官位而接受人間的封爵。自有天地以來就有道術，修煉道術的人更是從來沒有間斷過。從伏羲以來，到夏、商、週三代，著名的道家世代都有，何止僅僅是一位老子呢？這都是因爲後來的一些學道的人們爲了推崇老子而誇大其詞，才編造了那些奇聞異說以聳人聽聞罷了。實事求是地說，老子就是在研究道學上成果最突出的一個人，而絕不是什麼神仙異類。」

根據《史記》上記載，老子的兒子叫李宗，在魏國作過將軍，由於有功被封邑在段幹（地名）。李宗的兒子是李汪，李汪的兒子是李言，李言的玄孫李瑕。在漢朝作過官。李瑕的兒子李解，當過膠西王的太傅，家在齊國。

老子本人十分聰慧機靈，所以有些淺薄的道士想把老子描繪成神仙，好讓後代人更崇拜他學習他。殊不知這樣一來使得普通的人們更認爲老子是長生不老的神仙，根本學不了。爲什麼呢？因爲如果說老子只是個得了道的凡人，人們一定會努力學他，如果說老子自來就是神仙，人們會望而生畏不知從何學起了。

據說老子要出關到西方去，守關的令尹名叫喜，知道老子不是一般人，就向他問道術。老子聽了又驚又怪，竟吐出舌頭來半天沒收回去，從此纔有了「老聃」這個稱號。其實這個說法不對。根據《九變》及《元生十二化經》的記載，老子沒進關時已經有了「老聃」這個別號了。

老子改過好幾次名字，不僅是一個「聃」字而已。

他所以改名，是根據《九宮》、《三五經》、《元辰經》上說的，人這一生會有幾次命運中的坎坷，每到一個「坎兒」的時候，如果能改一下名字，以順應運氣的變化，就可以平安消災延年益壽。現在一些有道術的人，也常常這樣做。老子在周朝活了三百多年，這麼長的時間裏，必然會有多次的厄運坎坷，所以老子改名的次數也就必然多了些。

如果想準確地考證確定老子的生平，還是應該以史書上的正式的記載爲主，並參考一些神仙的經傳祕文。其它一些世俗的傳說大都很荒誕，不可憑信。

葛洪按《西升中胎》及《覆命苞》和《珠韜玉機》、《金篇內經》等典籍上的記載說，老子皮色黃白，眉毛很美，額頭寬闊耳朵很長，眼睛很大，牙齒稀疏，四方大口嘴脣很厚。他的額頭有十五道皺紋，額角兩端似有日月的形狀。他鼻子很端正，有兩根鼻骨，耳朵上有三個耳孔。他一步可跨一丈，雙手上有十道貴人的紋路。

周文王時，老子做守藏史（管庫的官名），到武王時，他還擔任柱下史（相當秦漢的御史），人們看他如此長壽，就稱他爲「老子」。

凡是受命於天的人，必然是通達靈異的人，他的稟賦氣質也與平常人不同，這樣的人理所當然成爲道家的首領，也自然會得到天神的佑助和神仙們的呵護。老子濟助世人的法術有九種丹八種石，有金酒、金液等仙藥；此外，以「玄而又玄，衆妙之門」的玄學修養心性，運氣煉身，消災辟邪，清除鬼魅，並有不食五穀、超脫變化之法，有符咒教戒、驅使鬼魅之法。

老子的道術共有九百三十卷，符術十卷，這些都在他的著作中詳載，有目錄可查。凡不在他著作中的，都是後來的道士們私自增添的，並不是老子本人的著作。

老子爲人清心寡慾，專心致志於修煉長生之道，所以他在周朝雖然時間很久，但在官位上沒有什麼升遷，他始終於世無爭。他效法、自然、道術修煉成功後就羽化而去，進入天界成了仙人，這是必然的事。

孔子曾經去向老子請教《禮》方面的學問，先派了他的學生子貢去拜見。子貢見到老子後，老子對子貢說：「你的老師叫孔丘，他如果跟隨我三年，然後我才能教他。」

孔子見了老子，老子對孔子說：「善於經商的人雖然富有但卻像什麼也不擁有，德高的君子往往像個愚笨的人一樣毫不外露。你應該儘快去掉你的驕氣和過多的慾望，因爲這些東西對你沒有一點好處。」

有一次老子問孔子讀什麼書，孔子說在讀《周易》，並說聖人都讀這本書。

老子說：「聖人讀它可以，你爲什麼要讀它呢？這本書的精髓是什麼？」

孔子說：「精髓是宣揚仁義的。」

老子說：「所謂仁義，是一種白白惑亂人心的東西，就像夜裏咬得人不能睡覺的蚊蟲一樣，只能給人們增加混亂和煩惱罷了。你看，那鴻鵠不用每天洗浴羽毛就自然雪白，烏鴉也不用每天染墨而自然漆黑。天自來高，地自來厚，日月自來就放射光芒，星辰自來就是排到有序，草木生來就有區別。你如果修道，就順從自然存在的規律，自然就能夠得道。宣揚哪些仁義之類的有什麼用呢，那不和敲着鼓去尋找丟失的羊一樣可笑嗎？你是在破壞自然規律，敗壞人的天性啊！」

老子又問孔子，「你已經得道了吧？」

孔子說：「我求了二十七年，仍然沒有得到啊。」

老子說：「如果道是一種有形的東西可以拿來獻人，那人們會爭着拿它獻給君王。如果道可以送人，人們就會拿它送給親人。如果道可以說得清楚，人們都會把它告訴自己的兄弟。如果道可以傳給別人，那人們都會爭着傳給自己的子女了。然而上面說的那些都是不可能的，原因很簡單，那就是一個人心裏沒有正確的對道的認識，那道就絕不會來到他心中的。」

孔子說，「我研究《詩經》、《書經》、《周禮》、《周樂》、《易經》、《春秋》，講說先三治國之道，深明周公、召公成功之路，我以此謁晉了七十多個國君，但都不採用我的主張。看來人們是太難說服了！」

老子說，「你那『六藝』全都是先王時代的陳舊歷史，你說哪些又有什麼用呢？你現在所修的，也都是些陳陳相因的舊東西。『跡』就是人的鞋子留下的印跡，腳印和腳印，還能有什麼不同嗎？」

孔子從老子哪兒回來，三天沒有說話。子貢很奇怪地問是怎麼了，孔子說：「我如果遇見有人的思路像飛鳥一樣放達時，我可以用我似弓箭般準確銳利的論點射住他制服他。如果對方的思想似麋鹿一樣奔馳無羈，我可以用獵犬來追逐它，一定能使他被我的論點所制服。如果對方的思想像魚一樣遨遊在理論的深淵中，我可以用釣鉤來捕捉他。然而如果對方的思想像龍一樣，乘雲駕霧，遨遊於太虛幻境，無影無形捉摸不定，我就沒法追逐和捕捉他了。我見到老子，覺得他的思想境界就象遨遊在太虛中的龍，使我幹張嘴說不出話，舌頭伸出來也縮不回去，弄得我心神不定，不知道他到底是人還是神啊。」

陽子見到老子，老子對他說，「虎豹由於身上有花紋，猿猴因爲過分敏捷，所以才招人射殺。」陽子問老子，君王很英明的統治會達到什麼樣的程度。

老子說：「一位真正英明的君王，應該是他雖有蓋世的功勞但老百姓卻不知道。他使萬物都井井有條，而老百姓認爲本來就應該是那樣。他德行很高但老百姓卻並不歌頌他的名字。他在位或不在位都於天下百姓沒有什麼關係。」

老子將要出關西去，打算登崑崙山。守關的令尹喜通過占卜預知會有神人從這裏經過，就命人清掃了四十里道路迎接，果然是老子來了。

老子出行以來，在中原一帶都沒有傳授過什麼，他知道令尹喜命中註定該得道，就在那裏停留下來。

有一個叫徐甲的人，從少年時受僱於老子作僕人，老子每天大約應付給他一百錢，一共欠了他七百二十萬錢的工錢。徐甲見老子出關遠行，想盡快討回自己的工錢又怕不可能，就求人寫了狀子告到令尹喜那裏。替徐甲寫狀子的人並不知道徐甲已跟隨老子二百多年了，只知道他如果索回老子所欠的工錢就會成爲富翁，就答應把女兒嫁給徐甲。徐甲見那女子很美，更加高興，就把告老子的狀子遞交給令尹喜。

令尹喜看了狀子大喫一驚，就去告訴了老子。

老子對徐甲說：「你早就該死了。我當初因爲官小家窮，連個替我打雜的人都沒有，就僱了你，同時也就把『太玄清生符』給了你，所以你才能一直活到今天。你爲什麼要告我呢？我當初曾答應你，如果你將來進入了『安息國』，那時我會用黃金計算你的工錢全數還給你。你怎麼竟這樣急得等不了呢？」說罷就讓徐甲面向地下張開嘴，只見那『太玄真符』立刻被吐了出來，符上的硃砂字跡還像剛寫時一樣，而徐甲則頓時變成了一具枯骨了。

令尹喜知道老子是神人，就跪下磕頭爲徐甲求情，並自願替老子還欠債。老子就把那太玄真符又扔給徐甲，徐甲立刻復活了。令尹喜就給了徐甲二百萬錢打發他去了。

令尹喜向老子恭敬地執弟子之禮，老子就把長生之道的祕方授給了令尹喜。令尹喜又向老子請求更進一步的教導訓誡，老子就口述了五千字，令尹喜回去後記了下來，這就是老子著名的經典《道德經》。

令尹喜按照老子的教導去修行，果然也成了仙。

漢代的竇太后崇尚老子的著作，孝文帝及竇氏家族人人都必須讀老子的書，讀後都獲益匪淺。所以漢文帝、漢景帝在位時，天下太平國運興盛，而竇氏三代也保住了他們的富貴和皇帝的恩寵。太子的老師疏廣父子也深深理解老子的道義，知道功成身退的道理，父子二人同一天辭官回家，把他們的財富散給了窮人，以保持高貴的節操。

後來的那些隱士們，凡是遵從老子道術的，都是拋棄了世俗的榮華富貴，着力於養身修性，而沒有在險惡的亂世遭到顛沛坎坷。老子的學說和道術淵博深遂，流傳很廣，這難道不是乾坤所定，值得後代萬世向他師法學習的嗎？所以莊周一派的門徒，也都把老子奉爲他們的宗師了。

木公

木公，亦云東王父，亦云東王公。蓋青陽之元氣，百物之先也。冠三維之冠，服九色雲霞之服，亦號玉皇君。居於雲房之間，以紫雲爲蓋，青雲爲城。仙童侍立，玉女散香。真僚仙官，巨億萬計。各有所職，皆稟其命，而朝奉翼衛。故男女得道者，名籍所隸焉。昔漢初，小兒於道歌曰：「着青裙，入天門，揖金母，拜木公。」時人皆不識，唯張子房知之。乃再拜之曰：「此乃東王公之玉童也。蓋言世人登仙，皆揖金母而拜木公焉。」或雲，居東極大荒（「荒」原作「蘆」，據明抄本改。）中，有山焉，以青玉爲室，深廣數里。僚薦真仙時往謁，九靈金母（「母」原作「丹」，據本書卷六十三驪山姥條改）一歲再遊其宮，共校定男女真仙階品功行，以升降之，總其行籍，而上奏元始，中開玉晨，以稟命於老君也。天地劫歷，陰陽代謝，由運興廢，陽九百六，舉善黜惡，靡不由之。或與一玉女，更投壺焉。每投，一投十（說郛七引「十」作「千」）二百梟。設有入不出者，天爲口醫（呼監切）噓（醫呼者，言開口笑也）。梟而脫悟不接者，天爲爲嗤。儒者記而詳焉。所謂王者，乃尊爲貴上之稱，非其氏族也。世人以王父王母爲姓，斯亦誤矣。（出《仙傳拾遺》。明抄本作《神仙傳拾遺》）

【譯文】

木公，有些地方稱他爲「東王父」，或者稱他爲「東王公」，說他產生於春天陽光的元氣中，是萬物的始祖。木公頭上戴着象徵着天、地、人三界的帽子，穿着九色雲霞製成的袍服，人們也稱他爲「玉皇君」。木公住在九霄雲中，以紫雲作他的車傘蓋，以青雲築成他的城池。他的身邊侍立着仙童和身上散發着異香的玉女。他所管轄的仙官有億萬名，都各司各的職務，恭謹地遵奉着他的聖命，朝拜護衛着他。這些仙官，都是人間男女中得道的人，人們得道之後就隸屬於仙籍了。過去漢朝初年時，有一個小孩在道旁唱道：「着青裙，入天門。揖金母，拜木公。」當時人們都不懂這首兒歌說的是什麼意思，只有張良（字子房）知道，就向小孩恭敬地下拜，並說：「這孩子就是東王公身邊的玉童。他說的就是人間能夠成仙的人都要向金母、木公叩拜啊。」還有一種傳說，說極東的大荒之中有一座高山，木公就住在這山中用青玉蓋的房子裏，這房子的長和寬都有好幾裏地。神界的仙人們時常到這裏來朝拜木公。九靈金母也每年到這個宮中來考查男女神仙們的品行功德，以決定他們的升降，並把他們的功績上奏給元始天尊，同時報到玉晨宮中的太上老君那裏聽候裁定。天地的劫數，陰陽的替代、運行和興衰，每九千九百年輪迴一次的「陽九」和「百六」，以及懲惡揚善等具體事情，都是這樣決定的。有時也由一名玉女用投壺的方式來決定，用箭向特製的貓頭鷹口中投擲，每一局投一千二百次。如果箭落入貓頭鷹口中不出來，天神就會開口大笑。如果箭落在貓頭鷹嘴外邊，天神就會撇着嘴冷笑。有些學士的著作中對這些情況記述得很詳細。人們常說的「王」，是對貴人的一種尊稱，並不代表神人的姓氏和宗族。比如，人世間以王父、王母爲姓，是完全錯誤的。

廣成子

廣成子者，古之仙人也。居崆峒之山，石室之中，黃帝聞而造焉。曰：「敢問至道之要。」廣成子曰：「爾治天下，禽不待候而飛，草木不待黃而落，何足以語至道？」黃帝退而閒居三月，後往見之，膝行而前。再拜請問治身之道。廣成子答曰：「至道之精，杳杳冥冥，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淨必清，無勞爾形，無搖爾精，乃可長生。慎內閉外，多知爲敗。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千二百歲，而形未嘗衰。得我道者上爲皇，失吾道者下爲土。將去汝入無窮之門，遊無極之野，與日月參光，與天地爲常。人其盡死。而我獨存矣。」（出《神仙傳》）

【譯文】

廣成子是古代的一位神仙，住在河南臨汝西南崆峒山的一個石洞裏。黃帝聽說後曾專程去拜訪他，向他請教修煉道術的要訣。廣成子對黃帝說，「你所治理的天下，候鳥不到遷徙的季節就飛走，草木還沒黃就凋落了，我和你這樣的人有什麼可談呢？」黃帝回去後三個月不理朝政，什麼事都不幹，然後又去見廣成子，很恭敬地跪着走到廣成子面前，再三叩拜求教修身的方法。廣成子回答說：「修道所達到最高境界就是心中一片空漠，即看不見什麼，也聽不見什麼。凝神靜修，你的肉體必然就會十分潔淨，你的心神也會非常清爽。不使你的身體勞頓，不使你的精神分散，你就可以長生。注重內心的修養，排除外界的干擾，知道過多的俗事會敗壞你的真性。我能牢牢的專注於養性，永遠心境平和清淨無爲，所以活了一千二百歲，而形體上沒有一點衰老的跡象。得到我道術的可以成爲君王，失去我道術的只能成爲凡俗之輩。我的道將把你引向無窮之門，遊於無極的原野，與日月同輝，與天地共存。凡人都將死去，而得我道的人卻會長存於天地之間。

黃安

黃安，代郡人也。爲代郡卒，雲卑猥不獲，處人間執鞭。推荊（明抄本、陳校本「推」作「懷」。荊下有「而」字。）讀書，畫地以計數，一夕地成池。時人謂安舌耕。年可八十餘，強視若童子。常服硃砂，舉體皆赤，冬不著衣。坐一龜，廣長三尺，時人間此龜有幾年矣，曰：昔伏羲始造網罟，得此龜以授吾，其龜背已平矣。此蟲畏日月之光，二千年則一出頭，我生此蟲已五出頭矣。」行則負龜而趨，世人謂安萬歲矣。（出《洞冥記》）

【譯文】

黃安是代郡人，在郡衙裏當差。上司見他形象醜陋，就讓他當車伕，拿着荊條鞭子趕馬。然而他常常把荊條鞭子別在腰間去刻苦讀書，用手指在地上畫着記數。一天晚上，他畫字的那塊地變成了水池子。當時人們都說黃安是一個勤奮讀書的「舌耕人」。黃安八十歲時，眼力還像少年一樣銳利。他經常喫硃砂，全身都光着，冬天也不穿衣服，坐在一個三尺寬三尺長的大烏龜上。有人問他那龜有多少年了，黃安說：「遠古時伏羲氏造了網，捕到了這個龜送給了我。現在這龜背讓我騎得都磨平了。這個傢伙怕日月的光亮，兩千年才伸一次頭出來看看。我生下來時，這隻龜已經伸了五次頭了。」黃安要出門就揹着烏龜走路，人們都說，黃安已經活了一萬年了。

孟岐

孟岐，清（清原作青。據明抄本、陳校本改。）河之逸人，年可七百歲。語及周初事，瞭然如目前。岐時侍周公升壇上，岐以手摩成王足。周公以玉笏與之，岐常寶執，每以衣裾拂拭。笏厚七分，今銳欲折。恆餌桂葉，聞漢武帝好仙，披草萊（明抄本萊作蓋。《洞冥記》同。）而來，武帝厚待之。後不知所之。（出《洞冥記》）

【譯文】

孟岐是清河的一位隱居的高士，已經有七百歲了。他說起周朝的事十分熟悉，就像昨天的事一樣。他曾侍從着周公姬旦登上拜相的神壇，還用手摸過西周成王姬誦的腳。周公曾送給他一個玉製的笏板，他十分珍愛，經常用衣襟擦它。這隻玉笏有七分厚，天長日久，被他擦得非常薄了，薄得都快斷了。孟岐長期以桂葉當飯喫，他聽說漢武帝愛好求仙問道，就披着草編的鬥蓬去見他。漢武帝非常優厚地接待了他，後來孟岐就不知去向了。

卷第二 神仙二

周穆王 燕昭王 彭祖 魏伯陽

周穆王

周穆王名滿，房後所生，昭王子也。昭王南巡不還，穆王乃立，時年五十矣。立五十四年，一百四歲。王少好神仙之道，常欲使車轍馬跡，遍於天下，以仿黃帝焉。乃乘八駿之馬，奔戎，使造父爲御。得白狐玄貉，以祭於河宗。導車涉弱水，魚鱉黿鼉以爲梁。逐登於舂（舂原作春。據明抄本改。）山，又觴西王母於瑤池之上。王母謠曰：「白雲在天，道里悠遠。山川間之，將子無死，尚能復來。」王答曰：「餘歸東土，和洽諸夏，萬民平均，吾顧見汝。」比及三年，將復而野。又至於雷首太行，遂入於宗周。時尹喜既通流沙草棲於終南之陰，王追其舊跡，招隱士尹輒、杜衝，居於草棲之所，因號樓觀。從詣焉。（焉字原缺。據明抄本、陳校本補。）祭父自鄭圃來謁，諫王以徐偃之亂。王乃返國，宗社復安。王造崑崙時，飲蜂山石髓，食玉樹之實，又登羣玉山，西王母所居，皆得飛靈沖天之道。而示跡託形者，蓋所以示民有終耳。況其飲琬琰之膏，進甜雪之味，素蓮黑棗，碧藕白橘，皆神仙之物，得不延期長生乎。又云，西王母降穆王之宮。相與升雲而去。（出《仙傳拾遺》）

【譯文】

周穆王名字叫姬滿，是房太后生的，父親是周昭王。昭王南巡時死在途中，就立了穆王爲周朝的國君。當時穆王已經五十歲了，在位五十四年，活了一百零四歲。穆王年輕時就喜歡修煉成仙的道術，想學黃帝那樣乘車馬遊遍天下的名山大川。於是他坐着八匹駿馬拉的車奔赴西北戎族聚居的地方，爲他駕車的是周時最有名的馭手造父。在路上，穆王得到一隻白狐狸一隻黑貉子，用它們祭祀了河神。他的車駛到據說連羽毛都浮不起來的弱水時，河裏的魚、龜、鱷魚等自動爲他搭起了橋讓他的車通過。接着穆王登上了泰山，在天界的瑤池上會見了西王母，並和她一起暢飲。在酒席上，西王母唱道：「天上飄着悠悠白雲，道路啊漫長得無窮無盡。無數的高山大河把我們阻隔，從此一別將難通音信。然而你將長生不老，相信以後還能重逢。」穆王說，「我回到神州故土以後，將使華夏各國都能和睦相處，使萬民都過上平等富足的生活，到那時我會再來看望你。」過了三年，穆王又出行於原野，到了山西的雷首山和太行山，然後又回到周朝的都城鎬京（今西安市西南）。當時令尹喜已經跋涉過流沙和草地到了終南山之北，周穆王也追隨着他走過的路，請來了隱士尹輒、杜衝，他倆都住在草地樹上搭的屋子裏，周穆王也來和他們同住，他們的住處被稱爲「樓觀」。後來祭父從鄭圃趕來拜見穆王，報告說徐偃造反作亂，穆王才又回到國裏平復了作亂，使社稷平安。穆王登崑崙山時，喝的是蜂山石縫中的甘泉，喫的是玉樹上的果實，又登上西王母居住的羣玉山，全部得到了騰雲飛昇的道術。他之所以還以凡人的形象在世間出現，是想現身說道，告訴人們修煉的結果。何況穆王喝的是玉石製成的膏漿，喫的崑崙山上的甜雪，還有素蓮、黑棗、碧藕、白桔等仙果，怎能不延年益壽長生不老呢？傳說西王母曾降臨到周穆王的宮中，兩個人一塊駕雲飛昇，進入了天宮。

燕昭王

燕昭王者，噲王（明許自昌刻本——以後簡稱許刻本——噲王作王噲）之子也。及即位，好神仙之道。仙人甘需臣事之，爲王述昆臺登真之事，去嗜慾，撤聲色，無思無爲，可以致道。王行之既久，谷將子乘虛而集，告於王曰：「西王母將降，觀爾之所修，示爾以靈玄之要。」後一年，王母果至。與王遊燧林之下，說炎皇鑽火之術。然綠桂膏以照夜，忽有飛蛾銜火，集王之宮。得圓丘砂珠，（砂珠原作硃砂。據明抄本、陳校本改。）結而爲佩。王登捱（明抄本捱作掘。本書卷四零二引拾遺記作握。）日之臺，得神鳥所銜洞光之珠，以消煩暑。自是王母三降於燕宮，而昭王狥於攻取，不能遵甘需澄靜之旨，王母亦不復至。甘需白：「王母所設之饌，非人世所有，玉酒金醴，後期萬祀，王既嘗之，自當得道矣。但在虛疑純白。保其遐齡耳。」甘需亦昇天而去。三十三年，王無疾而殂，形骨柔軟，香氣盈庭。子惠王立矣。（出《仙傳拾遺》）

【譯文】

燕昭王是噲王的兒子，即位以後，非常愛好修煉成仙的道術。他朝中有個叫甘需的大臣就是個仙人，常給燕昭王講述登崑崙山修道的事，告訴他只要去掉心中的私慾，不接觸女色和遊樂，什麼也不想，什麼也不作，清心寡慾，就可以得道。燕昭王照甘需的要求實行了很久。有一次仙人谷將子駕雲來到燕昭王宮中對他說，「西王母將要降臨，她要看看你修道的情況，指點你修煉的訣竅。」過了一年，西王母果然降臨，和燕昭王一起在燧林遊玩，告訴他炎帝鑽木取火的方法。到了夜間，就點燃起桂樹的膏脂照明，這時突然有很多飛蛾口銜着火聚集到燕昭王宮中，火球變成了圓丘形的砂珠，燕昭王就把它們串成了玉佩。燕昭王登上離太陽最近的一座高臺上，得到了神鳥銜來的一顆寶珠，這寶珠能使人避開太陽的炎熱。後來西王母又三次降臨燕昭王的宮中。而燕昭王忙於攻城略地，處理國事，沒有遵照甘需當初說的話去靜心修煉，王母就再也沒來過。甘需說：「西王母所設的酒宴，不是人世間的東西，那些玉酒金液，都是需要萬年的時間釀製用來供神仙享用的，燕昭王既然吃了，自然就得道了，只要虛心高潔的靜修，自然會保持長生的。」後來甘需也昇天而去，三十三年後，燕昭王無病而死。他死後身體骨骼十分柔軟，身上散發出的香氣溢滿於宮中。燕昭王死後，他的兒子惠王作了國君。

彭祖

彭祖者，姓籛諱鏗，帝顓頊之玄孫也。殷末已七百六十七歲，而不衰老。少好恬靜，不恤世務，不營名譽，不飾車服，唯以養生治身爲事。王聞之，以爲大夫。常稱疾閒居，不與政事。

善於補導之術，服水桂雲母粉麋角散，常有少容。然性沈重，終不自言有道，亦不作詭惑變化鬼怪之事，窈然無爲。少周遊，時還獨行，人莫知其所詣，伺候竟不見也。有車馬而常不乘，或數百日，或數十日，不持資糧，還家則衣食與人無異。常閉氣內息，從旦至中，乃危坐拭目，摩搦身體，舐脣嚥唾，服氣數十，乃起行言笑。

其體中或瘦倦不安，便導引閉氣，以攻所患。心存其體，面（明抄本面上有頭字）九竅，五臟四肢，至於毛髮，皆令具至。覺其氣雲行體中，故於鼻口中達十指末，尋即體和。

王自往問訊，不告。致遺珍玩，前後數萬金，而皆受之，以恤貧賤，無所留。

又采女者，亦少得道，知養性之方，年二百七十歲，視之如五六十歲。奉事之於掖庭，爲立華屋紫閣，飾以金玉。乃令采女乘輜軿，往問道於彭祖。既至再拜，請問延年益壽之法，彭祖曰：「欲舉形登天，上補仙官，當用金丹，此九召（杜光庭《墉城集仙錄》卷六，采女條「九召」作「元君」。是。）太一，所以白日昇天也。此道至大，非君王之所能爲。其次當愛養精神，服藥草，可以長生。但不能役使鬼神，乘虛飛行。身不知交接之道，縱服藥無益也。能養陰陽之意，可推之而得，但不思言耳，何足怪問也。吾遺腹而生，三歲而失母，遇犬戎之亂，流離西域，百有餘年。加以少枯，喪四十九妻，失五十四子，數遭憂患，和氣折傷。冷熱（明抄本無熱字。陳校本冷熱二字作令）肌膚不澤，榮衛焦枯，恐不度世。所聞淺薄，不足宣傳。大宛山有青精先生者，傳言千歲，色如童子，步行日過五百里，能終歲不食，亦能一日九食，真可問也。」

采女曰：「敢問青精先生是何仙人者也？」

彭祖曰：「得道者耳，非仙人也。仙人者，或竦身入雲，無翅而飛；或駕龍乘雲，上造天階；或化爲鳥獸，遊浮青雲；或潛行江海，翱翔名山；或食元氣，或茹芝草，或出入人間而人不識，或隱其身而莫之見。面生異骨，體有奇毛，率好深僻，不交俗流。然此等雖有不死之壽，去人情，遠榮樂，有若雀化爲蛤，雉化爲蜃，失其本真，更守異氣。餘之愚心，未願此已。入（明抄本、陳校本入作人）道當食甘旨，服輕麗，通陰陽，處官秩耳。骨節堅強，顏色和澤，老而不衰，延年久視。長在世間，寒溫風溼不能傷，鬼神衆精莫敢犯，五兵百蟲不可近，嗔喜譭譽不爲累，乃可貴耳。人之受氣，雖不知方術，但養之得宜，常至百二十歲。不及此者傷也。小復曉道，可得二百四十歲。加之可至四百八十歲。盡其理者，可以不死，但不成仙人耳。養壽之道，但莫傷之而已：夫冬溫夏涼，不失四時之和，所以適身也；美色淑資，幽閒娛樂，不致思欲之惑，所以通神也；車服威儀，知足無求，所以一志也；八音五色，以悅視聽，所以導心也。凡此皆以養壽，而不能斟酌之者，反以速患。古之至人，恐下才之子，不識事宜，流遁不還，故絕其源：故有上士別牀，中士異被，服藥百裹，不如獨臥。五音使人耳聾，五味使人口爽。苟能節宣其宜適，抑揚其通塞者，不以減年，得其益也。凡此之類，譬猶水火，用之過當，反爲害也。不知其經脈損傷，血氣不足，內理空疏，髓腦不實，體已先病。故爲外物所犯，因氣寒酒色，以發之耳，若本充實，豈有病也。夫遠思強記傷人，優喜悲哀傷人，喜樂過差（《御覽》卷七二○引神仙傳作喜樂過量傷人，此有脫字）忿怒不解傷人，汲汲所願傷人，陰陽不順傷人。有所傷者數種，而獨戒於房中，豈不惑哉？男女相成，猶天地相生也，所以神氣導養，使人不失其和。天地得交接之道，故無終竟之限；人失交接之道，故有傷殘之期。能避衆傷之事，得陰陽之術，則不死之道也。天地晝分而夜合，一歲三百六十交，而精氣和合，故能生產萬物而不窮。人能則之，可以長存。次有服氣，得其道則邪氣不得入，治身之本要。其餘吐納導引之術，及念體中萬神、有舍（明抄本、許刻本舍作含）影守形之事，一千七百餘條，及四時首向、責己謝過、臥起早晏之法，皆非真道，可以教初學者，以正其身。人受精養體，服氣煉形，則萬神自守其真，不然者，則榮衛枯悴，萬神自逝，悲思所留者也。人爲道，不負（明抄本、陳校本負作務）其本而逐其末，告以至言而不能信，見約要之書，謂之輕淺，而不盡服誦，觀夫太清北神中經之屬，以此自疲，至死無益，不亦悲哉？又人苦多事，少能棄世獨往。山居穴處者，以道教之。終不能行，是非仁人之意也，但知房中閉氣，節其思慮，適飲食則得道也。吾先師初著九節都解指韜形隱遁尤爲開明四極九室諸經，（明抄本遁作首，尤作無。《抱朴子·內篇》《遐覽篇》有《九都經》、《蹈形記》、《隱守記》、《節解經》。又《仙藥篇》引《開明經》，《御覽》六六七引《有四極明科經》、《指教經》。本文有訛脫顛倒處，疑當作《九都》、《節解》、《指教》、《韜形》、《隱守》、《無爲》、《開明》、《四極》、《九靈》諸徑。）萬三千首，爲以示始涉門庭者。」

采女具受諸要以教王，王試之有驗。

殷王傳彭祖之術，屢欲祕之。乃下令國中，有傳祖之道者誅之，又欲害祖以絕之。祖知之乃去，不知所之。其後七十餘年，聞人於流沙之國西見之。王不常行彭祖之術，得壽三百歲，氣力丁壯，如五十時。得鄭女妖淫，王失道而殂。俗間言傳彭祖之道殺人者，由於王禁之故也。後有黃山君者，修彭祖之術，數百歲猶有少容。彭祖既去，乃追論其言，以爲彭祖經。（出《神仙傳》）

【譯文】

彭祖姓籛名鏗，是遠古時代顓頊帝的玄孫，到殷代末年時，彭祖已經七百六十七歲了，但一點也不衰老。彭祖少年時就喜歡清靜，對世上的事物沒有興趣，不追名逐利，不喜愛豪華的車馬服飾，把修身養性看成頭等大事。君王聽說他的品德高潔，就請他出任大夫的官職。

但彭祖常常以有病爲藉口，不參與公務。

他非常精通滋補身體的方術，常服用「水桂雲母粉」「麋角散」等丹方，所以面容總像少年人那樣年輕。然而彭祖的心性十分穩重，從來不說自己修煉得道的事，也不裝神弄鬼的惑亂人心。

他清淨無爲，幽然獨處，很少到處周遊，就是出行，也是一個人獨自走，人們不知道他到什麼地方去，連他的僕從也不知道他哪兒去了。彭祖有車有馬但很少乘用，出門時常常不帶路費和口糧，一走就是幾十天甚至幾百天，但回來時仍和平常一樣非常健康。

平時他常常靜坐屏氣，心守丹田從早晨一直到中午都端端正正地坐着，用手輕輕揉雙眼，輕輕按摩身體的各部位，用舌頭舐嘴脣吞嚥唾液，運上幾十次氣，然後才收功，趕來散步談笑。如果他偶爾感到身體疲倦或不舒服，就運用閉氣的方法來治體內的病患，讓胸中所運的氣散佈到身體的各部位，不論是臉上的九竅，肺腑五臟、手足四肢以至於身上的毛髮，都讓氣逐一走到。這時就會覺得氣像雲一樣在身體中運行，從鼻子、嘴一直通到十指的末端，不一會兒就覺得通體十分舒暢了。

君王去看望彭祖時，也常常不通知他，偷偷留下些珍寶玩物賞給他就走了。君王給彭祖的賞賜前後有幾萬金，彭祖也都接受下來，但立刻就把它們救濟了窮苦的人們，自己一點也不留。

還有位叫采女的人，也是從少年時就開始修道，已經二百七十歲了，看起來只有五六十歲，她也很精通修煉的方術。君王讓采女住在嬪妃的掖庭宮中，爲她建築了華麗殿閣，賞賜她不少金玉。

有一次，君王讓采女乘上華貴的馬車去看望彭祖，向彭祖求教修行的要點和延年益壽的方法。彭祖說，「如果想要升入天堂去在仙界做仙官，就要常服金丹。九召、太一都是因爲常服金丹才白日昇天的。不過這是道術中最高的，人間的君王是作不到的。其次就是要養精蓄神，服用藥草，可以長生。但是不能搞那些驅使鬼神、乘風飛行的邪術。如果本身不懂得陰陽交合的道理，就是吃藥也沒有效果。關於陰陽交合的原理，只能靠自己去推斷體會，怎麼能說得出來呢？所以覺得你問得很奇怪。我是遺腹子，三歲就死了母親，又趕上了犬戎之亂，顛沛流離逃難到了西域，在那裏呆了一百多年。我從少年就死了父母失去了依靠，以後又陸續死了四十九個妻子，失去了五十四個兒子，多次遭難，損傷了我的元氣。不管冷熱，我的肌膚都沒有光澤，營養護理得也很不好，形體瘦得像枯木，恐怕活不太長久，加上我的所見所聞也很淺薄，實在沒有什麼可向別人宣揚的。大宛山裏有一位青精先生，據說已經活了一千歲，仍然像個童子，一天能步行五百里，能夠長年不喫東西，也可以一天喫九餐，你不妨去向他求教修煉之術吧。」

采女問道，「那麼青精先生是位什麼神仙呢？「

彭祖說他也不過是個得道的人，不是什麼仙人。凡是仙人，或者能夠縱身入雲，沒有翅膀而能飛翔，或者能乘着龍駕着雲直達天庭；或者能變化成鳥獸翱翔在雲中，暢遊在江海，飛越穿行於名山大川。還有些神仙以天地之元氣爲食，或者喫仙藥靈芝，或者出入於人世間而凡人看不出他們是神仙；或者隱藏起自己的身形使人看不見。有的臉上長着非凡的骨相，身上有奇異的毛，孤獨自處，不與凡人交往。然而這些仙人雖然有長生不死的壽命，但他們與人情相去太遠，與人世完全隔絕了，就像鳥雀變成蛤蟆，山雞變成海蜃，已經失去了本身的真實，成爲一種怪異的東西，以我愚笨的想法，是不願意變成那種仙人的。修煉道術，就應該喫甘美的食物，穿輕柔華麗的衣服，懂得陰陽相通相變的道理，也完全可以作官，修道的人應該骨骼健壯，面色和體膚十分有光澤，雖年老而不衰弱，年歲越大見到的事越多。長年在人間，冷熱風溼傷不着，鬼神精怪不敢犯，五種兵器和百種毒蟲都不能靠近，別人的褒貶議論都毫不在乎，這些都是最可貴的。人生在世本來就接受着天地之蔭之氣，即使不懂得修道的方術，但只要有適當的修養，就可以活到一百二十歲。如果稍微懂點道術，就可活到二百四十歲。再要多懂些道術，就可以活四百八十歲。真正弄通了修煉的原理，就能長生不死了，只是不能成仙而已。延年益壽最根本的一條就是不要使身心受到傷害：要適應冬寒夏熱的四季氣候變化，使身體永遠舒適；對美人女色和悠閒娛樂都要適可而止，不要被貪慾所誘惑，這樣你的內心就可以安然潔淨；對於作官時的車馬儀仗服飾，都知足而不貪求，這就能使你志趣專一；音樂繪畫使人賞心悅目，使你的心情能夠得到啓迪。所有上面這些，都能養身益壽。而不能掌握這些分寸，反而會對自己有所傷害。古代的聖人，擔心愚鈍的人們，不掌握事情的分寸，沉浸在欲河中流連忘返，因而要斷絕人慾之源。所以有些非常高潔的雅士們不與妻子同牀，其次的一些士人們則不和妻子同被。就是喫上一百副藥，也不如一個人獨自靜臥修養。音樂聽得過多會使人耳聾，美味喫得過了頭反而敗壞人的口味。如果對一切都有所節制適可而止，正確地處理通暢和堵塞的關係，就不但不能減壽，還能夠獲得好處。這一切種種都和水、火的使用一樣道理，用得過了分，必然要受害。人們常常不理解，如果經脈受到了損傷，血氣不足，內臟虛弱，髓腦也不堅實，身體必然要生病。而這病恰恰是因爲受了外界的傷害，比如受了天氣變化或酒色過度引起了內損，而並不是人自身就會生出病來。思慮過多、用腦過度、過憂過喜、悲哀過度、憤怒氣惱、過分企求、陰陽不能協調，這些都能傷人，但男女的房事過度則是最能傷人的。這乍看很奇怪，其實不然。男女相輔相成，像天地相生是同一個道理。所以男女之間的事更要講究以氣養神，不能過分而失去協調。天和地按着陰陽交接的規律就可以永無終極，人如果失去交接的和諧就會受到傷害。人如果避開傷害而得到陰陽和諧之術，就得到了長生之道。天與地是白天分晚上合，一年有三百六十次交接，天的陽氣和地的陰氣融合在一起，才使得萬物滋生無有窮盡。人如果能符合天道，就能夠長存。其次就是吐納運氣的法術，得到這種法術的人，邪氣就不能侵害他，這是修煉自身的根本所在。其它像吐納導引、含影守形等等的方法有一千七百多條，以及四季睡覺時頭應朝哪個方向、經常檢討自己的過錯、睡眠和起牀的早晚等等方法，都算不上修道的真諦，不過可以教那些初學修道的人入門而已。一個人如果能夠修身養性，運氣煉身，那麼萬神都會來到他的心中。如果不能很好的調養自身，把身體搞得十分衰弱，那萬神也就自然離去，就是再悲傷也不會把神留住。修道的人如果不能找到最根本的道理而去捨本逐末，有得道的人鄭重指點還不相信，對那些講解真正修煉道理的書籍不去認真閱讀卻說書上講得太淺薄，一見到論述天界、北神的大部經典就嫌太難懂而不去攻讀，這樣的人到死也不會有什麼收益的，不是很可悲的事嗎？還有的人儘管苦於世間俗事纏身，但又不甘心拋開塵世獨自到山中去居住修行。這種人就是教給他修道的方法，他也不會去認真實行，因爲他們沒有仁人志士的那種真誠的心意，以爲只要自己關上房門在屋裏煉閉氣的功夫，不想凡俗的事並節制飲食就可以得道了。我的先師曾著過《九都》《節解》《指教》《韜形》、《隱守》、《無爲》、《開明》、《四極》、《九靈》等論述道術的經典，共有一萬三千條，用以教導那些剛入門學道的人，你可以拿去參照着使用吧。」

采女從彭祖那裏得到了這些學道的要點，回去後教給君王，君王試了一下很靈驗。

殷王得到了彭祖的道術後，一直想祕而不宣，並在國內下了命令說誰要敢傳揚彭祖的道術就殺頭，還想殺害彭祖以使他的道術失傳。彭祖知道以後就走掉了，也不知去了哪裏。

過了七十多年以後，聽說有人在流沙國的西部見到了彭祖。殷王並不堅持按彭祖的道術修煉，但也活了三百多歲，氣力還像五十歲的人一樣強壯。後來由於他得了一個妖冶的女子鄭氏，驕奢淫逸，終於失去了道行而死。民間流傳說凡是傳播彭祖道術就被殺，就是指的殷王禁傳彭祖道術的事。後來有一位黃山君按照彭祖的道術修煉，已經活了幾百歲，面貌仍似少年。彭祖成仙后，人們把他的論述記錄下來，就成爲《彭祖經》。

魏伯陽

魏伯陽者，吳人也，本高門之子，而性好道術。後與弟子三人，入山作神丹。丹成，知弟子心懷未盡，乃試之曰：「丹雖成，然先宜與犬試之，若犬飛，然後人可服耳；若犬死，即不可服。」乃與犬食，犬即死，伯陽謂諸弟子曰：「作丹唯恐不成，既今成而犬食之死，恐是未合神明之意，服之恐復如犬，爲之奈何？」弟子曰：「先生當服之否？」伯陽曰：「吾背違世路，委家入山，不得道亦恥復還，死之與生，吾當服之。」乃服丹，入口即死。弟子顧視相謂曰：「作丹以求長生，服之即死，當奈此何？」獨一弟子曰：「吾師非常人也，服此而死，得無意也。」因乃取  
丹服之，亦死。餘二弟子相謂曰：「所以得丹者，欲求長生者，今服之即死，焉用此爲？不服此藥，自可更得數十歲在世間也。」遂不服，乃共出山，欲爲伯陽及死弟子求棺木。二子去後，伯陽即起，將所服丹內死弟子及白犬口中，皆起。弟子姓虞，遂皆仙去。道逢入山伐木人，乃作手書與鄉里人，寄謝二弟子，乃始懊恨。伯陽作《參同契五行相類》，凡三卷，其說是《周易》，其實假借爻象，以論作丹之意。而世之儒者，不知神丹之事，多作陰陽注之，殊失其旨矣。（出《神仙傳》）

【譯文】

魏伯陽是吳國人，出身門第很高，但非常喜歡道術。後來，他帶着三個弟子進山去煉丹。丹煉成以後，魏伯陽知道有的弟子心不太誠，就故意試驗他們說，「丹雖然煉成了，但最好還是先拿狗試一試。如果狗吃了丹以後飛昇騰空，然後我們才能喫。如果狗吃了丹死了，那人就不能喫。」於是就把丹給狗喫，狗當時就死了。伯陽就對弟子們說，「煉丹時唯恐煉不成功，現在煉成了，狗喫後卻死了。我想恐怕是我們煉丹違背了神靈的意旨，如果我們吃了也會像狗一樣死去，這可怎麼辦呢？」弟子說，「先生喫不喫這丹呢？」伯陽說：「我違抗了世俗的偏見，離家進山，沒  
有得道，實在沒臉再回去，不管是死是活，我都得把丹喫掉。」說罷就把丹服下去了。剛一喫完，伯陽就死了。弟子們互相大眼瞪小眼，說，「本來煉丹是爲了長生不死，現在吃了丹卻死了，真是沒法辦了。」只有一個弟子說，「我看老師不是平常人，喫丹後死了，大概不是他的真心吧。」說罷就拿丹喫下去，也立刻死了。剩下的兩個弟子互相說，「咱們煉丹就是爲求長生，現在吃了丹就死，要這丹有什麼用呢？不喫它，仍可以在世上活它幾十年。」於是他倆都沒有服丹，一塊出山，打算給伯陽和已死的弟子尋求棺材。兩個弟子走後，伯陽就站起來了，把自己所服的丹放在那個死弟子和白狗的嘴裏，弟子和狗都活了。這個弟子姓虞，和伯陽一同昇仙而去。在路上他們看見一個上山砍柴的人，伯陽就寫了封信讓砍柴人捎給那兩個弟子，兩個弟子十分懊悔。魏伯陽著了本書叫《參同契五行相類》，一共三卷，表面上是論述《周易》，其實是假借《易經》中的八卦圖象來論述煉丹的要領。後來的儒生們不懂得煉丹的事，把魏伯陽這部書當成論陽陰八卦的書來註解，這和書的原意就相去太遠了。

卷第三 神仙三

漢武帝

漢武帝

漢孝武皇帝，景帝子也。

未生之時，景帝夢一赤彘從雲中下，直入崇芳閣，景帝覺而坐閣下。果有赤龍如霧，來蔽戶牖。宮內嬪御，望閣上有丹霞蓊蔚而起。霞滅，見赤龍盤迴棟間。

景帝召佔者姚翁以問之。翁曰：「吉祥也，此閣必生（生原作主，據明抄本、陳校本改）命世之人，攘夷狄而獲嘉瑞，爲劉宗盛主也。然亦大妖。」景帝使王夫人移居崇芳閣，欲以順姚翁之言也，乃改崇芳閣爲猗蘭殿。

旬餘，景帝夢神女捧日以授王夫人，夫人吞之，十四月而生武帝。

景帝曰：「吾夢赤氣化爲赤龍，佔者以爲吉，可名之吉。」

至三歲，景帝抱於膝上，撫念之，知其心藏洞徹，試問兒樂爲天子否。對曰：「由天不由兒。願每日居宮垣，在陛下前戲弄，亦不敢逸豫，以失子道。」景帝聞而愕然，加敬而訓之。

他日復抱之幾前，試問兒悅習何書，爲朕言之。乃誦伏羲以來，羣聖所錄，陰陽診候，及龍圖龜策數萬言。無一字遺落。

至七歲，聖徹過人，景帝令改名徹。

及即位，好神仙之道，常禱祈名山大川五嶽，以求神仙。

元封元年，正月甲子，登嵩山，起道宮。帝齋七日，祠訖乃還。

至四月戊辰，帝閒居承華殿，東方朔、董仲君。（君原作舒。據明抄本、陳校本改）在側。忽見一女子，著青衣，美麗非常，帝愕然問之，女對曰：「我墉宮玉女王子登也。向爲王母所使，從崑崙山來。語帝曰：聞子輕四海之祿，尋道求生，降帝王之位，而屢禱山嶽，勤哉有似可教者也。從今日清齋，不閒人事，至七月七日，王母暫來也。」帝下席跪諾。言訖，玉女忽然不知所在。

帝問東方朔：「此何人？」

朔曰：「是西王母紫蘭宮玉女，常傳使命，往來扶桑，出入靈州，交關常陽，傳言玄都。阿母昔出配北燭仙人，近又召還，使領命祿，真靈官也。」

帝於是登延靈之臺，盛齋存道；其四方之事權，委於冢宰焉。

到七月七日，乃修除宮掖，設坐大殿。以紫羅薦地，燔百和之香，張雲錦之幃。燃九光之燈，列玉門之棗，酌蒲萄之醴，宮監（明抄本宮作躬）香果，爲天宮之饌。帝乃盛服，立於陛下，敕端門之內，不得有妄窺者。內外寂謐，以候雲駕。

到夜二更之後，忽見西南如白雲起，鬱然直來，逕趨宮庭，須臾轉近，聞雲中簫鼓之聲，人馬之響。半食頃，王母至也。

縣投殿前，有似鳥集。或駕龍虎，或乘白麟，或乘白鶴，或乘軒車，或乘天馬，羣仙數千，光耀庭宇。既至，從官不復知所在，唯見王母乘紫雲之輦，駕九色斑龍。別有五十天仙，側近鸞輿，皆長丈餘，同執彩旄之節，佩金剛靈璽，戴天真之冠，鹹住殿下。

王母唯挾二侍女上殿，侍女年可十六七，服青綾之褂，容眸流盼，神姿清發，真美人也。王母上殿東向坐，著黃金褡襡，文采鮮明，光儀淑穆。帶靈飛大綬，腰佩分景之劍，頭上太華髻，戴太真晨嬰之冠，履玄璚鳳文之舄。

視之可年三十許，修短得中，天姿掩藹，容顏絕世，真靈人也。

下車登牀，帝跪拜問寒暄畢立。因呼帝共坐，帝面南。

王母自設天廚，真妙非常：豐珍上果，芳華百味；紫芝萎蕤，芬芳填樏；清香之酒，非地上所有，香氣殊絕，帝不能名也。

又命侍女更索桃果。須臾，以玉盤盛仙桃七顆，大如鴨卵，形圓青色，以呈王母。母以四顆與帝，三顆自食。桃味甘美，口有盈味。

帝食輒收其核，王母問帝，帝曰：「欲種之。」母曰：「此桃三千年一生實，中夏地薄，種之不生。」帝乃止。

於坐上酒觴數遍，王母乃命諸侍女王子登彈八琅之璈，又命侍女董雙成吹雲和之笙，石公子擊昆庭之金，許飛瓊鼓震靈之簧，婉凌華拊五靈之石，範成君擊湘陰之磬，段安香作九天之鈞。於是衆聲澈朗，靈音駭空。又命法嬰歌玄靈之曲。

歌畢，王母曰：「夫欲修身，當營其氣，《太仙真經》所謂行『益、易之道』。『益』者益精；『易』者易形。能益能易，名上仙籍；不益不易，不離死厄。行益易者，謂常思『靈寶』也。『靈』者神也；『寶』者精也。子但愛精握固，閉氣吞液，氣化爲血，血化爲精，精化爲神，神化爲液，液化爲骨。行之不倦，神精充溢。爲之一年易氣，二年易血，三年易精，四年易脈，五年易髓，六年易骨，七年易筋，八年易發，九年易形。『形易』則變化，變化則成道，成道則爲仙人。吐納六氣，口中甘香。欲食靈芝，存得其味，微息揖吞，從心所適。氣者水也，無所不成，至柔之物，通至神精矣。此元始天王在丹房之中所說微言，今敕侍笈玉女李慶孫，書錄之以相付。子善錄而修焉。」於是王母言語既畢，嘯命靈官，使駕龍嚴車欲去。

帝下席叩頭，請留殷勤，王母乃止。

王母乃遣侍女郭密香與上元夫人相問雲：「王九光之母敬謝。比（比原作但，據明抄本、陳校本改）不相見，四千餘年矣。天事勞我，致以愆面。劉徹好道，適來視之，見徹了了，似可成進。然形漫神穢，腦血淫漏，五臟不淳，關胃彭孛，骨無津液，脈浮反升，肉多精少，瞳子不夷，『三尸』絞亂，玄白失時。雖當語之以至道，殆恐非仙才也。吾久在人間，實爲臭濁，然時復可遊望，以寫細念。庸（明抄本、陳校本庸作客）主對坐，悒悒不樂，夫人可暫來否？若能屈駕，當停相須。」

帝見侍女下殿，俄失所在。須臾郭侍女返，上元夫人又遣一侍女答問雲：「阿環再拜。上問起居，遠隔絳河，擾以官事，遂替顏色。『近五千年，仰戀光潤，情繫無違。密香至，奉信承降尊於劉徹處。聞命之際，登當命駕，先被太帝君敕，使詣玄洲，校定天元。正爾暫住，如是當還，還便束帶，願暫少留』。」

帝因問王母：「不審上元何真也？」

王母曰：「是三天上元之官，統領十萬（明抄本萬作方）玉女名籙者也。」

俄而夫人至，亦聞雲中簫鼓之聲。既至，從官文武千餘人，並是女子，年皆十八九許，形容明逸，多服青衣，光彩耀目，真靈官也。

夫人年可二十餘，天姿精耀，靈眸絕朗，服青霜之袍，雲彩亂色，非錦非繡，不可名字。頭作三角髻，餘發散垂至腰，戴九雲夜光之冠，曳六出火玉之珮，垂鳳文林華之綬，腰流黃揮精之劍。上殿向王母拜，王母坐而止之，呼同坐，北向。

夫人設廚，廚亦精珍，與王母所設者相似。王母敕帝曰：「此真元之母，尊貴之神，汝當起拜。帝拜問寒溫，還坐。

夫人笑曰：「五濁之人，耽酒榮利，嗜味淫色，固其常也。且徹以天子之貴，其亂目者倍於凡焉，而復於華麗之墟，拔嗜慾之根，願無爲之事，良有志矣。」

王母曰：「所謂有心哉。」

夫人謂帝曰：「汝好道乎？聞數招方術，祭山嶽，祠靈神，禱河川，亦爲勤矣。勤而不獲，實有由也。汝胎性暴，胎性淫，胎性奢，胎性酷，胎性賊，五者恆舍於榮衛之中，五臟之內，雖獲良針，固難愈也。暴則使氣奔而攻神，是故神擾而氣竭；淫則使精漏而魄疲，是故精竭而魂消；奢則使真離而魄穢，是故命逝而靈失；酷則使喪仁而自攻，是故失仁而眼亂；賊則使心鬥而口乾，是故內戰而外絕。此五事者，皆是截身之刀鋸，刳命之斧斤矣，雖復志好長生，不能遣茲五難，亦何爲損性而自勞乎。然由是得此小益，以自知往爾。若從今己，舍爾五性，反諸柔善，明務察下，慈務矜冤，惠務濟貧，賑務施勞，念務存孤，惜務及愛身，恆爲陰德。救濟死厄，旦夕孜孜。不泄精液，於是閉諸淫。養汝神，放諸奢，從至儉，勤齋戒，節飲食，絕五穀，去羶腥，鳴天鼓，飲玉槳，蕩華池，叩金梁。按而行之，當有異耳。今阿母遷天尊之重，下降於蟪蛄之窟。（明抄本、陳校本「窟」作「戶屈」二字，「戶」屬上爲句，「屈」屬下爲句）霄虛之靈，而詣狐鳥之俎，且阿母至誠，妙唱玄音，驗其敬勖節度，明修所奉。比及百年，阿母必能致汝於玄都之墟，迎汝於昆閬之中，位以仙官，遊於十方。信吾言矣，子勵之哉；若不能爾，無所言矣。」

帝下席跪謝曰：「臣受性兇頑，生長亂濁，面牆不啓，無由開達。然貪生畏死，奉靈敬神。今日受教，此乃天也。徹戢聖命以爲身範，是小丑之臣，當獲生活，唯垂哀護，願賜上元。」（明抄本，陳校本「願賜上元」作「賜其元元」）

夫人使帝還坐。

王母謂夫人曰：「卿之爲戒，言甚急切，更使未解之人，畏於志意。」

夫人曰：「若其志道，將以身投餓虎，忘軀破滅，蹈火履水，固於一志，必無憂也；若其志道，則心凝真性。嫌惑之徒，不畏急言，急言之發，欲成其志耳。阿母既有念，必當賜以尸解之方耳。」王母曰：「此子勤心已久，而不遇良師，遂欲毀其正志，當疑天下必無仙人。是故我發閬宮，暫舍塵濁，既欲堅其仙志，又欲令向化不惑也。今日相見，令人念之。至於尸解下方，吾甚不惜。後三年，吾必欲賜以成丹半劑，石象散一具，與之則徹不得復停。當今匈奴未彌，邊陲有事，何必令其倉卒舍天下之尊，而便入林岫？但當問篤向之志，必卒何如。（如字原缺，據明抄本、許本、黃本補）其回改，吾方數來。」

王母因拊帝背曰：「汝用上元夫人至言，必得長生，可不勖勉耶？」

帝跪曰：「徹書之金簡，以身模（模原作莫。據明抄本、陳校本改，黃本作佩。）之焉」。

帝又見王母巾笈中有一卷書，盛以紫錦之囊。帝問：「此書是仙靈方耶？不審其目，可得瞻盼否？」

王母出以示之曰：「此五嶽真形圖也，昨青城諸仙，就吾請求，今當過以付之。乃三天太上所出，文祕禁重，豈汝穢質所宜佩乎？今且與汝《靈光生經》，可以通神勸心也。」

帝下地叩頭，固請不已。

王母曰：「昔上皇清虛元年，三天太上道君，下觀六合，瞻河海之長短，察丘山之高卑，立天柱而安於地理，植五嶽而擬諸鎮輔，貴昆陵以舍靈仙，尊蓬丘以館真人，安水神於極陰之源，棲太帝於扶桑之墟。於是方丈之阜，爲理命之室，滄浪海島，養九老之堂。祖瀛玄炎，長元流（流下原有光字，據明抄本、陳校本刪）生。鳳麟聚窟，各爲洲名，並在滄流大海玄津之中。水則碧黑俱流，波則震盪羣精。諸仙玉女，聚居滄溟，其名難測，其實分明。乃因山源之規矩，睹河嶽之盤曲，陵回阜轉，山高隴長，周旋逶迤，形似書字，是故因象制名，定實之號。書形祕於玄臺，而出爲靈真之信，諸仙佩之，皆如傳章；道士執之，經行山川，百神羣靈，尊奉親近。汝雖不正，然數訪仙澤，扣求不忘於道。欣子有心，今以相與。當深奉慎，如事君父。泄示凡夫，必禍及也。」

上元夫人語帝曰：「阿母今以瓊笈妙韞，發紫臺之文，賜汝八會之書。《五嶽真形》，可謂至珍且貴，上帝之玄觀矣。子自非受命合神，弗見此文矣。今雖得其真形，觀其妙理，而無『五帝六甲左右靈飛之符』、『太陰六丁通真逐靈玉女之籙』、『太陽六戊招神天光策精之書』、『左乙混沌東蒙之文』、『右庚素收攝殺之律』、『壬癸六遁隱地八術』、『丙丁入火九（九字原闕，據明抄本、陳抄本補）赤班符』、『六辛入金致黃水月華之法』、『六己石精金光藏景化形之方』、『子午卯酉八稟十訣六靈鹹（明抄本鹹作威）儀』、『醜辰未戌地真素訣』（明抄本素上有曲字，訣下有辭字）、『長生紫書』、『三五順行』、『寅申巳亥紫度炎光內視中方』。凡缺此十二事者，當何以召山靈，朝地神，攝總萬精，驅策百鬼，束虎豹，役蛟龍乎？子所謂適知其一，未見其他也。」

帝下席叩頭曰：「徹下土濁民，不識清真，今日聞道，是生命會遇。聖母今當賜以真形，修以度世。夫人云今告徹，應須『五帝六甲六丁六符致靈之術』。既蒙啓發，弘益無量，唯願告誨，濟臣飢渴，使已枯之木，蒙靈陽之潤，焦炎之草，幸甘雨之溉，不敢多陳。」帝啓叩不已。

王母又告夫人曰：「夫真形寶文，靈宮所貴，此子守求不已，誓以必得，故虧科禁，特以與之。然『五帝六甲』，通真招神，此術眇邈，必須清潔至誠，殆非流濁所宜施行。吾今既賜徹以真形，夫人當授之以致靈之途矣。吾嘗憶與夫人共登玄隴朔野，及曜真之山。視王子童、王子立就吾求請太上隱書。吾以三元祕言，不可傳泄於中仙。夫人時亦有言，見助於子童之言志矣，（明抄本言志矣作至以，《雲笈七籤》卷七九作至矣，擬當從七籤作至矣爲是）吾既難違來意，不獨執惜。至於今日之事，有以相似。後造朱火丹陵，食靈瓜，味甚好，憶此未久，而已七千歲矣，夫人既以告徹篇目十二事畢，必當匠而成之，緣何令人主稽首請乞，叩頭流血耶？」

上元夫人曰：「阿環不苟惜，向不持來耳。此是太虛羣丈真人赤童所出，傳之既自有男女之限禁；又宜授得道者，恐徹下才，未應得此耳。」

王母色不平，乃曰：「天禁漏泄，犯違明科，傳必其人，授必知真者。夫人何向下才而說其靈飛之篇目乎？妄說則泄，泄而不傳，是炫天道，此禁豈輕於傳耶？別敕三官司直，推夫人之輕泄也。吾之《五嶽真形》太寶，乃太上天皇所出，其文寶妙而爲天仙之信，豈復應下授於劉徹耶？直以徹孜孜之心，數請川嶽，勤修齋戒，以求神仙之應，志在度世，不遭明師，故吾等有以下眄之耳。至於教仙之術，不復限惜而弗傳。夫人且有致靈之方，能獨執之乎？吾今所以授徹真形文者，非謂其必能得道，欲使其精誠有驗求仙之不惑，可以誘進向化之徒；又欲令悠悠者，知天地間有此靈真之事，足以卻不信之狂夫耳，吾意在此也。此子性氣淫暴，服精不純，何能得成真仙，浮空參差十方乎？勤而行之，適可度於不死耳。明科所云：非長生難，聞道難也；非聞道難（非聞道難四字原缺，據明抄本、陳校本補）行之難；非行之難也，終之難。良匠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必巧也。何足隱之耶？」

夫人謝曰：「謹受命矣。但環（環下原有倒字，據明抄本、陳校本刪）昔蒙倒景君、無常先生二君，傳靈飛之約，以四千年一傳，女授女，不授男，太上科禁，已表於昭生之符矣。環受書以來，並賢大女即抱蘭，凡傳六十八女子，固不可授男也。伏見扶廣山青真小童，受《六甲靈飛》於太甲中元，凡十二事，與環所授者同。青真是環入火弟子，所受《六甲》，未聞別授於人。彼男官也，今止敕取之，將以授徹也。先所以告篇目者，意是憫其有心，將欲堅其專氣，令且廣求。他日與之，亦欲以男授男，承科而行。使勤而方獲，令知天真之珍貴耳。非徒苟執，炫泄天道，阿環主臣，願不罪焉。阿母《真形》之貴，憫於勤志，亦已授之，可謂大不宜矣。」

王母笑曰：「亦可恕乎？」

上元夫人即命侍女紀離容，徑到扶廣山，敕青真小童，出「六甲左右靈飛致神之方」十二事，當以授劉徹也。須臾侍女還，捧五色玉笈，鳳文之蘊。以出六甲之文曰：「弟子何昌言：向奉使絳河，攝南真七元君檢校羣龍猛獸之數，事畢授教。承阿母相邀（邀字原缺，據明抄本、陳校本補）詣劉徹家，不意天靈玉尊，乃復下降於臭濁中也，不審起居比來何如？侍女紀離容至雲：尊母欲得『金書祕字六甲靈飛左右策精』之文十二事，欲授劉徹。輒封一通付信，曰徹雖有心，實非仙才，詎宜以此傳泄於行屍乎？昌近在帝處，見有上言者甚衆，雲山鬼哭於叢林，孤魂號於絕域；興師旅而族有功，忘賞勞而刑士卒；縱橫白骨，煩擾黔首，淫酷自恣。罪己彰於太上，怨已見於天氣，囂言互聞，必不得度世也。奉尊見敕，不敢違耳。」

王母嘆曰：「言此子者誠多，然帝亦不必推也。夫好道慕仙者，精誠志念：齋戒思愆，輒除過一月；克己反善，奉敬真神，存真守一，行此一月，輒除過一年。徹念道累年，齋亦勤矣，累禱名山、願求度脫，校計功過，殆已相掩。但今以去，勤修至誠，奉上元夫人之言，不宜復奢淫暴虐，使萬兆勞殘，冤魂窮鬼，有被掘之訴，流血之屍，忘功賞之辭耳。」夫人乃下席起立，手執八色玉笈鳳文之蘊，仰帝而祝曰：「九天浩洞，太上耀靈。神照玄寂，清虛朗明。登虛者妙，守氣者生。至念道臻，寂感真誠。役神形辱，安精年榮。授徹靈飛，及此六丁。左右招神，天光策精。可以步虛，可以隱形。長生久視，還白留青。我傳有四萬之紀，授徹傳在四十之齡。違犯泄漏，禍必族傾。反是天真，必沉幽冥。爾其慎禍，敢告劉生。爾師主是真青童小君，太上中黃道君之師真，（明抄本師真作司直）元始十天王入室弟子也。姓延陵名陽，字庇華，形有嬰孩之貌，故仙宮以青真小童爲號。其爲器也，玉朗洞照。聖周萬變，玄鏡幽覽。才爲真俊，遊於扶廣。權此始運，館於玄圃。治仙職分，子在師居，從爾所願。不存所授，命必傾淪！」

言畢，夫人一一手指所施用節度，以示帝焉。凡十二事都畢，又告帝曰：「夫五帝者，方面之天精，六甲六位之通靈，佩而尊之，可致長生。此書上帝封於玄景之臺，子其寶祕焉。」

王母曰：「此三天太上之所撰，藏於紫陵之臺，隱以靈壇之房，封以華琳之函，韞以蘭繭之帛，約以紫羅之素，印以太帝之璽。受之者，四十年傳一人；無其人，八十年可頓授二人。得道者四百年一傳，得仙者四千年一傳。得真者四萬年一傳，升太上者四十萬年一傳。非其人謂之泄天道；得其人不傳，是謂蔽天寶；非限妄傳，是謂輕天老；受而不敬，是謂慢天藻。泄、蔽、輕、慢四者，取死之刀斧，延禍之車乘也。泄者身死於道路，受上刑而骸裂；蔽者盲聾於來世，命凋枉而卒歿；輕者鍾禍於父母，詣玄都而考罰；慢則暴終而墮惡道，棄疾於後世。此皆道之科禁，故以相戒，不可不慎也。」王母因授以《五嶽真形圖》，帝拜受俱畢。

夫人自彈雲林之璈，歌步玄之曲。王母命侍女田（田原作曰，據明抄本、陳校本改）四非，答歌。歌畢，乃告帝從者姓名，及冠帶執佩物名，所以得知而紀焉。

至明旦，王母與上元夫人同乘而去，人馬龍虎，導從音樂如初，而時雲彩鬱勃，盡爲香氣，極望西南，良久乃絕。

帝既見王母及上元夫人，乃信天下有神仙之事。其後帝以王母所授《五真圖》、《靈光經》，及上元夫人所授《六甲靈飛》十二事，自撰集爲一卷，及諸經圖，皆奉以黃金之箱，封以白玉之函，以珊瑚爲軸，紫錦爲囊，安著柏梁臺上。數自齋潔朝拜，燒香灑掃，然後乃執省焉。

帝自受法，出入六年，意旨清暢，高韻自許，爲神真見降，必當度世。

恃此不修至德，更興起臺館，勞弊萬民，坑降殺服，遠征夷秋，路盈怒嘆，流血膏城，每事不從。

至太初元年，十一月乙酉，天火燒柏梁臺，《真形圖》、《靈飛經》、錄十二事《靈光經》，及自撰所受，凡十四卷，並函並失。

王母當知武帝既不從訓，故火災耳。

其後東方朔一旦乘龍飛去。同時衆人，見從西北上冉冉，仰望良久，大霧覆之，不知所適。

至元狩二年二月，帝病，行周至西，憩五柞宮。

丁卯，帝崩，入殯未央宮前殿；三月，葬茂陵。是夕，帝棺自動，而有聲聞宮外，如此數遍，又有芳香異常。

陵畢，墳埏間大霧，門柱壞，霧經一月許日。

帝塚中先有一玉箱，一玉杖，此是西胡康渠王所獻，帝甚愛之，故入梓宮中。

其後四年，有人於扶風市中買得此二物。帝時左右侍人，有識此物，是先帝所珍玩者，因認以告。有司詰之，買者乃商人也，從關外來，宿鄽市。其日，見一人於北車巷中，賣此二物，青布三十匹，錢九萬，即售交（原作之，據明抄本、陳校本改）度，實不知賣箱杖主姓名，事實如此。有司以聞，商人放還，詔以二物付太廟。

又帝崩時，遺詔以雜經三十餘卷，常讀玩之，使隨身斂。到元（元原誤建，據緯略引校改）康二年，河東功曹李友，入上黨抱犢山採藥，於巖室中得此經，盛以金箱，卷後題東觀臣姓名，記月日，武帝時也。河東太守張純，以經箱奏進。帝問武帝時左右侍臣，有典書中郎冉登，見經及箱，流涕對曰：「此孝武皇帝殯殮時物也，臣當時以著梓宮中，不知何緣得出？」宣帝大愴然驚愕，以經付孝武帝廟中。

按《九都龍真經》雲：得仙之下者，皆先死，過太陰中煉屍骸，度地戶，然後乃得尸解去耳。且先斂經杖，乃忽顯出，貨於市中，經見山室，自非神變幽妙，孰能如此者乎？（出《漢武內傳》）

【譯文】

漢孝武皇帝劉徹，是漢景帝劉啓的兒子。

武帝出生前，景帝夢見一隻紅色的豬從雲中降下來，一直進入宮內的崇芳閣。景帝一下子驚醒了。坐車到崇芳閣下，抬頭一看，果然空中有一條紅色的龍騰雲駕霧，把崇芳閣的門窗都籠罩了。宮裏的嬪妃們也看見崇芳閣上有紅色的雲霞蒸騰覆蓋。紅霞散去後，只見一條紅色的龍在宮中的樑棟之間盤旋迴轉。

景帝就召來一位算卦的姚翁來請教，姚翁說「這是大吉大利的預兆。這個崇芳閣裏一定會出生一位主宰國家命運的人，他將會平定北方的夷、狄等異族，使國運昌盛，成爲劉氏王朝興盛時期的一位明主。然而這位明主也會生出很多奇聞怪事。

景帝又夢見一位神女雙手捧着太陽授給王夫人，王夫人就把太陽吞了下去。王夫人懷胎十四個月才生下了武帝，景帝說，我夢見紅色的雲氣化爲赤龍，占卜的人說是吉祥的預兆。這個孩子可以取名叫「吉」。

武帝三歲時，景帝把他抱在膝上，知道這孩子特別有靈氣，就問他願不願意當皇帝。武帝說：「這事是由上天安排的，由不得我自己。但我願意天天在皇宮裏住着，在父親面前玩耍，決不會放肆不恭而不盡作兒子的責任。」景帝聽了這番話，心裏更加驚奇，就特別注意對這孩子的教導培養。

過了幾天，景帝又把劉徹抱到書桌前，問他喜歡讀什麼書，可以詳細說一說。劉徹就開始背誦從伏羲以來一些聖賢的著作，包括一些論述陰陽五行和歷代的著名國策論文，背了幾萬字的文章沒有遺漏一個字。

到了七歲，景帝見他聰明透徹超過凡人，就給他改名叫劉徹。

劉徹即了帝位後，特別喜好神仙修煉的道術，經常到全國的名山大川和五嶽去祈禱神靈，以求自己能得道成仙。

武帝元封元年正月初一，劉徹登上嵩山，興建在一座道觀裏，齋戒了七天，祭祀之後就回宮了。

到四月戊辰那天，武帝在承華殿中閒坐，東方朔、董仲君隨着他閒談，忽然看見一個非常美麗的青衣女子，武帝非常奇怪，問她是誰，女子說：「我是天上王宮的玉女，叫王子登。西王母派我從崑崙山來看你。聽說你毫不看重帝王的基業，一心尋道求長生，離開親王的尊位多次到三山五嶽去祈禱神靈。像你這種具有勤奮追求精神的人是值得傳授真道的。從今天起，請你不要過問政務，靜心齋戒，到七月七日那天。王母會暫時降臨來看你的。」武帝趕快離開座位下拜行禮，答應一定照玉女的指示去作，剛拜完，玉女就突然消失了。

武帝問東方朔那女子到底是什麼人，東方朔說：「她就是西王母紫蘭宮裏的玉女，常常爲西王母傳達使命，來往於東海中的扶桑和西方的靈州之間。替天上的玄都宮向人世間傳達使令。西王母過去曾將她許配給北燭仙人，最近又把她召回身邊，給了她重要的任命，是一位很有地位的仙官。」

於是武帝就登上專爲迎接神仙而建築的臺館，誠心誠意的喫素祈禱，把朝中的政務交給宰相全權處理。到七月七日，把宮廷內外清掃一新，在大殿上爲西王母專設了座位。地上鋪了紫色絲羅的地毯，燃起了百和薰香，掛起了雲錦的幃帳，點起了光芒四射的燈燭，擺上了玉門進貢的甜棗，酌好了西域的葡萄酒，還陳設了宮中最上等的瓜品，作爲接待天宮神仙的食品。武帝穿上華麗的禮服，恭敬的站在宮廷的玉階下，並下令宮門以內絕不準任何人偷看，宮廷內外一片莊嚴肅穆的氣氛，恭候着西王母的降臨。

到深夜二更時分，忽然看見西南天空湧起陣陣的雲，翻卷着直奔宮廷而來，越來越近，隱約還聽見雲中有簫鼓音樂和人喊馬嘶的聲音。約有半頓飯時，西王母到了殿前，羣仙也像鳥羣一樣跟着到了。

他們有的乘龍騎虎，有的駕着白麒麟或白鶴，有的乘着天馬或華麗的車子，大約有好幾千人，把宮廷映照得光彩耀眼。王母降臨後，隨從的仙官很快就不見了，只看見王母乘坐着紫雲繚繞的車子，拉車的是背上有九色斑紋的龍。另外還有五十名天仙侍衛在車的周圍，這些仙人都身高一丈多，手執彩色的旌節儀杖，身上佩着金剛的天宮寶印，戴着神仙的高冠，整齊的停在宮殿前。

王母被兩名侍女攙着上了大殿，侍女看樣子有十六七歲，穿着青緞子衣衫，眼似秋波盪漾，身姿嬌美婀娜，真是十足的美人。王母肩上披着黃金織成的大披肩，光彩照人，儀態端莊。衣上繫着神仙獨用的靈飛大綬帶，腰間佩着名爲「分景」的寶劍，頭上梳的是太華山形的高發髻，戴着神仙專用的「太真晨嬰」冠，腳上穿着黑玉上刻有鳳紋的鞋。王母看樣子三十歲左右，身材高矮適中，容顏秀麗，美貌絕倫，真是位不折不扣的仙人。

王母坐在特爲她設置的牀上，等武帝跪拜問候安康之後，她就招呼武帝一同坐，武帝就面朝南坐下了。王母自己帶來了天宮的廚師，這時就送上來天廚特製的食物果品，這些佳餚色香味美，芬芳四溢，還有那些散發着奇異香味的酒漿，都是人間所沒有的，武帝也叫不出這些東西的名字。

宴會進行當中，王母又讓侍女更換桌上的果品。不一會兒，侍女端來一個玉盤，盤中盛着七隻仙桃，像鴨蛋那麼大，圓圓的是淡青色。侍女把仙桃呈送給王母，王母拿了四隻送給武帝，留下三顆自己喫。武帝吃了桃子，覺得味道特別甘美，喫完後嘴裏長時間充滿了香味。

武帝把仙桃的桃核都留了起來，王母看見以後問他留桃核作什麼，武帝說打算以後種它。王母說：「這仙桃三千年才結一次果，人間的土地太貧瘠，種下也不會生長。」

武帝和王母飲了幾巡酒以後，王母就讓身邊的侍女王子登彈奏由八隻玉板作成的璈，又讓侍女董雙成吹起了雲和笙，讓石公子敲起了聲震天廷的鑼，讓許飛瓊吹起了動人心魄的竿簧，讓婉凌華敲擊特製成麟、鳳、龜、龍、虎形的石片，讓範成君敲擊由湘陰山石製成的磬，讓段安香奏出天宮中的音律。這些樂器奏出的音樂聲震九天，音調清朗動聽。

王母又讓法嬰唱起了九天神靈的歌曲，唱完後，王母說：「如果要修煉道術，首先要練運氣之功，也就是《太仙真經》中所說的『益、易之道』。所謂『益』，就是要有益於養精神，所謂『易』，就是要改變自己的形體。修煉到即能養好精神又能改變形體的程度，就可以成仙。如果達不到這個程度，就免不了一死。要達到即能益又能易，最根本的一條就是心中要常常想着『靈寶』。『靈』就是神靈，『寶』就是精氣。你應該珍惜自己的精氣，固守着精氣，閉氣吞嚥津液，氣就可以化成血，血又化成精，精再化爲神，神又化成津液，津液又能變成骨。這樣循環往復的修煉，就可以使你神氣清爽精力充沛。這樣煉下去，一年可以易氣，兩年可以易血，三年可以易精，四年可以易脈，五年能夠易髓，六年可以易骨，七年可以易筋，八年可以易毛髮，煉到九年時，你的肉身就完全換成了仙體。你達到了『易形』的程度後，就是發生了根本的變化，這變化就使你真正得到了『道』，得了道也就是真正成了神仙。那時你吐出各種氣時，嘴裏就自然會發出又甜又香的氣味。喫靈芝時你要輕輕地吐氣再輕輕地吞嚥，這樣做要隨着心願做得十分自如，靈芝的味道就能常留不消。氣，本身就是水，水是什麼都可以完成的。水本身是最柔和的東西，它可以養精益神，使人精神通暢。這些都是元始天王在煉丹房裏對我說過的修道祕訣，我現在讓爲我管理書箱的侍女李慶孫把這些祕訣都寫下來送給你，希望好好按照錄下的祕訣去認真修煉吧。」

王母說完後，就命令仙官備好龍車，打算馬上回天宮去，這時武帝就離開座位向王母磕頭，再三請求她留下來，王母就暫時留下沒走，並派侍女郭密香到上元夫人那裏問候求教，讓她轉告上元夫人說，「我是王九光的母親，特向您問安致敬。我們已經有四千多年沒見面了，由於我在天宮的事務太忙，所以久違了。現在人間有個劉徹愛好修道之術，我剛剛看到了他，覺得他還算可以，大概能修煉成功。然而劉徹的形體和精神都沒有脫去凡俗的污垢，頭腦中血液漏失，五臟不潔淨，胃腸脹滿，骨頭中沒有津液，脈搏也很浮躁，身體肥腫精神不振，兩眼也沒有神采，身體中有『三尸神』在作怪，黑白顛倒。雖然我對他講了一些修道的真諦，但恐怕他不一定是成仙的材料。我常到人間停留沾染上不少凡人的污濁，然而我常常思念你，希望能夠和你相見，細述別情。我在劉徹這裏作客，心裏不太痛快。不知上元夫人您能不能屈駕到這裏來一趟？如果能來，我就在劉徹的宮中等你。」

這時武帝看見侍女郭密香走下殿去立刻就不見了，但不到片刻就回來了，還帶來一個仙女，這仙女是上元夫人的侍女。她向王母叩拜後說：「我家上元夫人問候您安好。她說和您遠隔着天河，加上她的公務也很忙，累得都有些衰老了。上元夫人讓我轉告她的話：『阿環我和你雖然分別將近五千年了，但一直仰慕你的光輝，始終惦念着你。現在你派郭密香到我這裏來，她說你現在降臨在劉徹的宮中，希望我也能去一趟。我聽說後本想立刻到你那兒去，但我現在正被太帝君派到北海中的玄洲去校定天宮的歷法。現在我在玄洲暫住，我很快就回去，回去後我就換好衣冠來看你，希望你在劉徹那裏稍作停留，等一等我。』」

武帝這時就問王母：「不知上元夫人是位什麼神仙？」

王母說：「她是三重天宮中的上元宮，統管着天界裏的十萬玉女。」

不大一會兒，上元夫人果然來了。也是先聽見雲中有簫鼓音樂的聲音，接着是上元夫人一千多名文武侍從官員，個個都是女的，年紀都是十八九歲，容貌都非常秀麗飄逸，大都穿着青色的衣服，一個個光彩照人，真是名符其實的仙女啊。上元夫人年紀二十多歲，更是豔美絕倫，雙目清朗有神，穿着青色的袍服，袍子上繡着五彩祥雲，袍子即不是綢子也不是錦緞，不知是用什麼作的。

上元夫人頭上挽着三角髻，長長的秀髮披散在腰邊，頭上戴着九雲夜光冠，佩戴着在火中燒煉過六次的玉珮，玉珮上垂着編成鳳紋花樣的綬帶，腰裏掛着黃褐色能指揮神靈的寶劍。上元夫人上殿後要向王母行禮叩拜，王母趕快讓她免禮，並招呼上元夫人和自己一起坐，上元夫人就臉朝北坐下了。

上元夫人也帶來了廚師，這時就擺上來很多仙珍美味，和王母所擺設的佳餚大致相同。這時王母就對武帝說：「這位就是真元之母上元夫人，是一位極尊貴的神，你應該向她叩拜。」

武帝立刻起坐向上元夫人叩頭問安，然後又回到自己的坐位。這時上元夫人笑着說：「凡人來自充滿着五種惡濁的人世，必然貪酒好色，追名逐利，這在人間是習以爲常的事。劉徹貴爲天子，在這些方面比普通老百就更加倍的厲害。然而劉徹能在富麗華貴的宮中認真修煉，想除掉貪嗜私慾的根子，願意清淨無爲修身養性，這說明他還算是個有志氣的人呢。」

王母也說：「我看劉徹的心還是很誠的。」

這時上元夫人就問武帝：「你果真愛好道術嗎？我聽說你多次招納道家的術士，到山嶽去祭祀，向神靈禱告，向河神祈求，也算上很勤奮了。然而你這樣勤奮卻沒有什麼收穫，其中是有原因的。你生來就性情暴躁、貪愛女色、鋪張奢侈、待人冷酷、奸邪自私，這五種私慾使得你精神枯竭，心靈污濁，五臟六腑都不潔淨，就是再好的良藥也難以治好這些頑症。暴躁會使你心氣浮躁，破壞你心神的寧靜，使你神思迷亂精氣枯竭。淫亂會使你精力消耗過度而靈魂萎頓，奢靡會使你離開道術的純真並使你魂魄不淨，再嚴重點就會使你靈魂消失生命中止。待人冷酷會使你喪失仁義自己傷害自己，失去仁義必然是你雙目不清。而貪心自私使你用盡心計口中沒有津液，弄得內心緊張和外界隔絕。上面這五種病症，都像刀鋸一樣天天傷害着你的身子，像利斧一樣砍殺着你的生命，儘管你有志於長生，但你若不清除這五種頑症，就是再刻苦修煉也是徒勞無功。這次如果能從我們這裏得到一點教益，可以使你在修道上得到方向而開始入門。你如果從此以後除掉你身上那五種劣根性，待人柔和善良，對下面明察秋毫，以慈心平復民間的冤屈，以恩惠救助民間的飢寒，賑濟勞苦的平民，體恤孤寡，真正憐惜關懷百姓的疾苦，這也就等於你積了陰功陰德。對那些在死亡邊緣上苦苦掙扎的人你更要及時救助，而且要孜孜不倦地堅持做下去。你要杜絕淫亂，使你的精液不至泄露，好好保養你的精神。要放棄奢侈，一切都要儉僕，經常齋戒，控制飲食，斷絕五穀，不喫羶腥的魚肉，經常敲擊天鼓，喝玉液瓊漿，在華池裏洗澡，常常向天宮叩拜。你照這些去做，自然就會有變化。現在王母以如此尊貴的仙體降臨到你這像蝲蛄洞穴的人世宮殿，以她凌霄宮中神仙的身份到你這像狐兔禽鳥般的窩中來，對你淳淳教誨，用她高深玄妙的道術真諦來啓發你，你就更應該恭敬地遵從她的教導來剋制自己，堅持修煉。這樣堅持一百年以後，王母一定能夠使你得到真道，會讓你進入天界，成爲上方的仙官，使你可以自由地遊於天地十方。相信我的話吧，好好勉勵自己刻苦修煉。如果你不能做到這些，我就沒有什麼可說的了。」

武帝聽了這些教導後，立刻離開座位跪在地上拜謝道，「我生性兇惡頑劣，生長在混亂污濁的人世間，就像面對着一面牆似的，想修道也不得其門而入。由於我貪生怕死，才敬奉神靈。今天受到你們的點撥教導，這真是上天對我特殊的垂愛啊！雖然我受命當了君主，但在你們面前不過是個區區小臣，我真心渴求長生之道，希望二位大仙能夠多多佑護，給我能以成仙入上元天界的機會吧！」

上元夫人讓爲帝回到座位上以後，王母對上元夫人說：「你剛纔對劉徹的教誨，真是言真意切，使他這樣修道尚未入門的人，知道了修煉的真意而心存敬畏。」

上元夫人說：「如果劉徹真心想修道，有着極堅定的信念，那怕用他的身子投入餓虎的口中使自己肉身消失而真心得道登仙，或者甘心赴湯蹈火也在所不辭，毫不擔心害怕，堅守自己的志向。現在他想修道，第一步是先得做到心中保持最純真的天性。我剛纔用道術的真諦激勵他，就是要打消他心中的雜念和疑慮，使他堅定修道的信念。王母您既然也有成全他的意思，何不把解脫肉體的法術教給他呢？」

王母說，「劉徹這人想修煉的心願已經很久了，但一直沒遇到良師指引他。如果打消他修道的願望，他一定會認爲並沒有神仙存在。所以我才離開天宮，降臨到塵世來接見他，就是爲了讓他堅定修道的志向，使他對得道成仙的道理不再有一點疑惑。今天見到他以後，我很同情他的追求和嚮往。至於從凡人肉體中解脫出來的法術，我不會吝惜着不教給他。我打算三年後賞賜給他半付仙丹，再給他一付藥石制的仙藥『石象敬』，他服下這些仙丹靈藥以後，修煉的事就再也不會中斷了。當前匈奴之亂還沒平息，邊疆多事不太平，何必讓他匆匆忙忙地扔下君王該作的事去深山中修道呢？現在須要問他修道的志向能實行到什麼程度。如果他能先改掉剛纔告誡他的那五種毛病，那我以後會再來幾次的。」說着就輕輕拍着劉徹的肩頭說，「你如果按上元夫人剛纔的指點去修煉，就一定可以得到長生，你能不能勉勵自己堅持做下去呢？」

武帝立刻跪下說：「上元夫人對我的教導，我將刻記在金版上，照着去身體力行，堅持不懈。」這時武帝又看見王母的書箱裏有一卷書包在紫色的錦袋裏，就問道，「這卷書是不是仙界的靈藥祕方？我不知道里面都是什麼要目，能否讓我看一看呢？」

王母就把那捲書拿出來說，「這是《五嶽真形圖》，昨日天界中青城的一些神仙曾請求我看看這卷書，今天我打算給他們送過去。這卷書是三重天的太上元君的著作，在天界都是絕祕的經卷，你這人世中的凡夫俗子怎以可以看呢？我現在給你一卷《靈光生經》，你讀後可以使心神通暢收斂凡心。」

武帝卻下地磕頭，再三請求准許他看看那捲《五嶽真形圖》。王母說，「昔日玉帝清虛元年時，三重天上的太上道君下到世間，觀察天地四方，勘測河流海洋的長短和山嶽的高低，立起了天柱使大地穩定，安置了五嶽山脈使八方平衡。他還建造了昆靈仙宮讓仙人們居住，在蓬萊仙山建了館舍讓得道的真人聚集在一起，把水神安置在極陰的河流源頭，安頓太帝住在扶桑國的山丘。於是廟堂的禪室成爲修煉的聖地，波飛浪湧的海島成了仙人們的宮闕。讓黃帝炎帝的子孫住在東方的瀛州，並永遠的繁衍下去。給鳳麟、聚窟、玄洲、炎洲等十個仙洲都起了名字。讓江河湖海中的水都有規律的流，興起的波濤震盪水中的精靈。讓神仙玉女們聚居在幽遠的高空，儘管不知道他們住的地方叫什麼名字，但他們卻實實在在的都聚居在那裏。三天太上道君又根據山脈的走勢和河流的四射盤旋形狀，創造了文字，這種文字是以象形來表達實際存在的事物。這些文字是三天太上道君在玄臺祕密造成的，文字成爲神仙們的交往的憑據，他們帶着文字書寫的道符，成爲傳授道術的寶物。道士們帶着這些神符在名山大川雲遊時，就可以得到衆多神仙的接待和尊重。你劉徹雖然還沒有得到正道，但你能夠幾次求訪神仙，孜孜不倦地追求道學的真諦，說明你還是有求道的真誠之心的。現在我就把《五嶽真形圖》授給你，你要懷着最恭敬謹慎的誠意來供奉它，像供奉君主和父親一樣。你如果把《五嶽真形圖》泄漏給世間的凡人，那你就會招來大禍。」

上元夫人這時對武帝說：「現在王母把她書箱中最珍貴最祕密的經典傳授給你了，這經典是天界紫臺最重要的著作，還賞給你講解人體中八個氣血會合穴位的經書。這《五嶽真形圖》是上帝親自審閱過的，可以說是最珍貴的了。你如果不是命中註定得到天神的指點，是絕不可能見到它的。不過你得到這《五嶽真形圖》，也僅僅只能看到一點修道的妙理而已，因爲還有十二件東西你沒有得到，你就不會真正成仙得道。這十二件東西是：『五帝六甲左右靈飛之符』、『太陰六丁通真逐靈玉女之籙』、『太陽六戊招神天光策精之書』、『左乙混沌東蒙之文』、『右庚素牧攝殺之律』、『壬癸六遁隱地八術』、『丙丁火九赤班符』、『六辛入金致黃水月華之法』、『六己石精金光藏景化形之方』、『子午卯酉八稟十訣六靈鹹儀』、『醜辰未戌地真素訣』、『長生紫書』、『三五順行』、『寅申巳亥紫度炎光內視中方』。你沒有這十二件法寶，就不能召集山神朝拜土地，集合萬千神靈驅逐百種鬼魅，就不能制服虎豹駕馭蛟龍。所以說你得到《五嶽真形圖》，只不過知其一點，對道家的其他深奧的法術你還是不知道。」

這時武帝離開座位伏地磕頭說：「我劉徹不過是下界的一個凡人小民，不懂得道家真諦，今天能得聽到二位上仙傳授道術，這真是上天對我的垂顧。聖母今天應該賜給我真正的道家祕術，使我能夠在精心修煉，得以脫離凡世。上元夫人剛纔對我說，我最需要得到『五帝六甲六丁六符』等通神的法術。既然蒙聖母給了我啓發，這已使我獲益匪淺，唯一的願望是能把真正的修煉法術也傳授給我，以解救我對修道的如飢似渴的願望，使已經枯死的樹木經受春日陽光的照耀重發枝芽，讓焦黃的小草經受雨露的滋育重新生長復甦。這是我真心的願望和乞求，不敢再多羅嗦了，希望二位上仙聖母能體會憐念我劉徹的一片誠心。」說罷武帝就不斷地磕頭。

這時王母又對上元夫人說：「道術的真諦祕訣固然是我們天界最珍貴的，但現在劉徹這樣真誠的苦苦求索，非要得到不可，我們就破一次天界的禁例，特別照顧他一次，傳授給他吧。然而『五帝六甲』的法術可以通達神靈，十分玄妙深遂，不是凡夫俗人可以立即實行的。現在我打算把道術真諦傳授給劉徹，請上元夫人您也把可以進入仙界的法術傳給他吧。我記得曾和您一同登上北嶽恆山，漫遊於極北的曠野，來到日光輝耀的高山之巔。當時咱們遇見了名列中仙的王子童和王子立，他倆向我們請求傳授那部上帝最隱祕的真經。當時我拒絕了。我說上帝的三元祕術的經書不允許讓中等的仙人看。那時夫人您替他倆說情，說王子童想看三元祕經是出於一片至誠之心。今天劉徹向我們求真經，也有點和當年王子童的事相像。我這次來見劉徹，原意就是要幫助他得到修煉的真諦，所以不吝惜把一些祕訣告訴他。上次見了王子童以後，我們傳給他『三元祕言』，後來咱倆又到了神仙住的『朱火丹陵』地方，吃了靈瓜，味道十分甘美，好像剛過去不久的事，然而一算已經七千年了。夫人您把那十二部真經告訴劉徹，他一定會遵照經書中的要點去真心修煉達到成仙的程度，何必讓他這樣一個身爲皇帝的人在你面前一再乞求，把頭都磕出了血呢？」

上元夫人說：「不是阿環我吝惜那十二部真經，是這次我沒有帶來。這十二部真經出於天宮裏羣文真人赤童之手，而且按規定傳授時要分別男女的界限。這十二部真經只能傳給已經得道成仙的人，劉徹是下界凡人，他怎麼配得到傳授呢？」

王母聽了上元夫人這番話後，臉上流露出不平的樣子說，「我知道天界的禁律森嚴，不可違犯，要傳道術就得傳給該傳的人，要授道術也得授給仙界的真人。可是剛纔夫人你已經向你輕視的凡人劉徹講述了魂靈飛昇的要訣，這不已經泄露了天機嗎？泄漏了天機卻不傳授，就是向不該知道的人炫耀法術，這比真正傳授了法術的罪過也輕不了多少。你就不怕被三宮主管神仙告發，問你泄漏天機之罪嗎？我的《五嶽真形圖》也是出自太上天皇之手，同樣也是上界神仙才可以傳授的珍貴祕術，按說也不應該傳授給下界的凡人劉徹。但我十分讚賞劉徹求道的一片孜孜不倦的誠心，看他多次到三山五嶽祭告上蒼，經常齋戒修行以得到神仙的靈應佑護，有堅定的超脫凡世的志向，卻一直沒有高明的師傅點撥他，所以我才特別關懷他的修煉，不吝惜我掌握的方術，傳授給他一些修道真諦。上元夫人您掌握着能使他得到真道的靈方，怎麼可以自己把持着不向他傳授呢？我今天向劉徹講一些真正的道術，並不是一定讓他能修煉成仙，而是讓他知道要想得道就必須精誠的修行，拋開所有的疑慮和雜念，並可以通過劉徹的修煉來啓發人間那些想學道的人們，使更多的凡人知道天地問確實有神仙道術存在，以此使那些不信神道的愚蠢狂妄的人能堅定信念，這纔是我的本意。劉徹這個人性情粗暴貪色好淫，心性不純正，怎麼能夠修成真正的神仙，凌行於天界遨遊於十方呢？即使他再刻苦的修煉，頂多不過能達到不死的程度罷了。修道有一個人人皆知的道理，那就是求長生並不算難，懂得修道的真諦才很難。懂得修道真諦也不算難，能夠真正按着真諦的規範去修煉纔是難的。而修煉也不算最難，最難的是堅持不懈。一直修煉到底。良好的老師只能把方法、規矩告訴徒弟，卻不能保證徒弟一定能出息成巧匠。所以，何必對劉徹那麼保守，不把真經訣竅傳授給他呢？」

上元夫人聽了王母這番道理，被說服了。她對王母說，「那我就按照你的意見辦吧。但我阿環昔日曾蒙倒景君和無常先生二位大仙傳授了靈魂飛昇的方術，他們給我傳授時曾告誡我，說這種方術四千年才能傳授一次，而且只能傳授給女子，不能傳授給男子，這是太上帝君的禁律，已明白地寫在昭生的符上了。我被授於真符以來，只傳授過像抱益這樣的大賢大德的女仙人。到現在傳授了六十八個女子，沒有傳授過一個男子。我曾見過扶廣山的青真小童在太甲中元接受了《六甲靈飛》真經，一共是十二卷，和我被授的十二卷真經相同。這位青真小童是向我拜師修煉的弟子，他所接受的《六甲靈飛》真經，沒聽說向任何人傳授過。青音小童是個男仙官，現在我派人向他要來以後，就可以授給劉徹了。剛纔我先把十二卷真經的篇目告訴了劉徹，也是體念他求道一份真誠，爲了使他的志向更加堅定，讓他能放開眼界從多方面尋求道術的奧祕。就是把十二卷真經授給他以後，也是以男子授給男子，嚴格按着天界禁律實行。這樣可以使劉徹知道只有勤奮纔能有所獲得，而得到修道的祕經更是萬分珍貴的。這並不是我偏狹吝惜泄露了上天的機密，但願管我的司官不要加罰於我吧。再說，您已經把那麼珍貴的《五嶽真形圖》授給了劉徹以堅定他修道的志向，這種作法也是泄露了天機，不能算是很妥當吧？」

王母笑着說：「那就也恕我無罪吧，好嗎？」

這時上元夫人就命身邊的侍女紀離巖專程到扶廣山去找到青真小童，從他那裏取來《六甲左右靈飛致神》的方術祕經十二卷，以便授給劉徹。

不大工夫，侍女就回來了，手中捧着五色玉作的書箱，箱上刻繪着鳳文。侍女從書箱中拿出十二卷六甲真經對上元夫人說，「您的弟子何昌說他剛剛奉命到絳河公幹，代理南真七元君查點羣龍和猛獸的數目，公事完後還在那傳了傳道。蒙師母您約我到劉徹家去一趟，我真沒想到您這樣尊貴的天神會下降到臭氣污濁的人世去。不知您在那裏身體和飲食起居能過得慣嗎？您派您的侍女紀離巖來對我說，您向我要那十二卷《六甲靈飛左右策精》的祕經，打算傳授給劉徹。關於這件事，我給您寫了一封信，信中告訴您，劉徹雖然有求道修煉的誠意，但他實在不是一個能修成仙的材料，您把修煉的十二卷祕經傳授給像他這樣的行屍走肉，是不太妥當的，我經常在天帝的身邊，最近看到有不少人上書控告劉徹，說被劉徹殺害的鬼魂在山林中哭號，不少孤獨的冤魂在荒原野地裏哀泣。劉徹殺害有功之臣的全家，對士兵不但不體恤犒賞反而用刑罰，原野上到處縱橫着白骨，黎民百姓遭到戕害屠殺，劉徹卻更加殘酷無情，驕奢淫逸。他的這些罪惡已經上達天帝，天地間已充滿了對劉徹的怨氣，人們控訴喊冤的聲音到處都能聽見，像劉徹這樣的人，是絕不可以成仙得道的，這是天帝的旨意，我也不敢違抗呀。」

王母聽後嘆息道：「看來向上界控告劉徹的人的確不少，但天帝也不必就爲此把劉徹拒之門外。因爲凡是好道慕仙的人，都是下定決心意志堅定的人。他們只要能齋戒淨心閉門思過，這就可以減去一個月的罪惡。如果再連續克服自己的缺點一心向善，奉祀天神心存道義，堅持一個月的修行，就可減去一年的罪惡。劉徹求道已經好幾年了，齋戒也很勤奮，還多次到名山中祭祀祈禱，希望得到超度解脫入世的煩惱，比較衡量一下，他的功德已經蓋過了他的罪過。希望劉徹從今以後更加刻苦的修煉道術，一切都按上元夫人的傳授教導去作，絕不能再淫逸暴虐傷害千萬黎民百姓，不要再使人間有冤魂苦鬼，也不要再濫用刑罰賞罰不明傷害無辜了！」

這時上元夫人就離座起立，手裏捧着裝有十二卷祕經的五色玉製書匣，面向武帝唸了一首祝辭：「九天浩洞，太上耀靈。神照玄寂，清虛朗明。登虛者妙，守氣者生。至念道臻，寂感真誠。役神形辱，安精年榮。授徹靈飛，及此六丁。左右招神，天光策精。可以步虛，可以隱形。長生久視，還白留青。我傳有四萬之紀，授徹傳在四十之齡。違犯泄漏，禍必族傾。反是天真，必沉幽冥。爾其慎禍，敢告劉生。爾師主是真青童小君，太上中黃道君之師真，元始十天王入室弟子也。姓延陵名陽，字庇華，形有嬰孩之貌，故仙宮以青真小童爲號。其爲器也，玉朗洞照，聖周萬變，玄鏡幽覽。才爲真俊，遊於扶廣。權此始運，館於玄圃。治仙職分，子在師居，從爾所願。不存所授，命必傾淪！」

上元夫人唸完了祝辭，就打開了那些祕經，用手一一指點講解，告訴武帝在施行時的要點和應掌握的分寸。把十二卷經文都講完後，上元夫人又對武帝說：「人們常說的太昊、炎帝、黃帝、少昊、顓頊這五位天帝，是各司一方的天神，還有按《易經》中六個方位排的六甲神，也要尊重，他們都能使你長生。今天授你的這十二卷經書，是上帝在玄景臺賞賜的，你千萬要珍視它，好好珍藏起來。」

王母也對劉徹說：「這祕經是三天太上君的著作，收藏在天宮的紫陵臺，存放在靈壇的祕室，裝在玉石的封套中，包着蘭繭的錦綢，用紫羅素帶扎着，上面還蓋着太帝的玉璽大印。接受了這部祕經的人，四十年才能傳給另一個人，如果沒有可以傳授的人選，那就八十年再授給第二個人。得道的四百年傳一次，成仙的四千年傳一次，成爲仙中的真人就四萬年才傳一次，升爲太上君的四十萬年才能傳一次。傳給不該傳的人叫作泄露天道，該傳而不傳的叫埋沒天寶，沒有限度的胡傳叫輕視天老，接受了祕經而不敬重珍者的叫侮慢天藻。犯了這泄、蔽、輕、慢四條罪的，將會死在刀斧之下或遭受「車裂」的酷刑。泄露天道的，會被殺死在野外路旁，受到最殘酷的刑罰而屍分裂。犯了埋沒掩蔽罪的，下一輩子將被罰變成又瞎又聾的殘廢人，最後衰竭而死。罪稍輕一些的也會累及到下世，被抓到天宮拷問用刑。犯了侮慢天藻（天藻，天帝的文章）罪的，將會得到暴死的下場，死後還要落入地獄，將會把疾病留給他的子孫。這些都是傳道的禁律，我再次提醒告誡你，千萬要謹慎從事啊！」

王母這時就把《五嶽真形圖》授給了武帝劉徹，劉徹再三拜謝接受下來。

然後上元夫人就彈起了雲林的玉琴，唱了一首《步玄曲》。王母讓她的侍女田四非回敬了上元夫人一首歇。唱完以後，王母就把自己侍從的姓名，以及穿戴佩用的東西的名稱都一一告訴了武帝，以便武帝能夠記錄下來。

天色將明時，王母和上元夫人一起乘車離去，隨從的侍衛、車馬、龍虎，開路的儀仗和音樂，都和他們來時一樣，只見彩雲密集，一片芬馨的氣味，他們的行列一直往西南空中升去，過了很久纔看不見了。武帝從這次親自見到王母和上元夫人之後，更加相信天下真的有神仙存在。

後來武帝把王母授給他的《五真圖》、《靈光經》和上元夫人授給他的十二卷《六甲靈飛》真經合在一起編成了一卷，加上那真經的圖像，一起裝在一個黃金箱子裏。經卷裝入白玉的封套，用珊瑚作畫軸，以紫緞爲書套，安放在柏梁臺上，每天親自淨身持齋向真經叩拜，焚香打掃，然後就按照真經上的要求去修煉。

漢武帝自從得到真經後修行了六年，覺得心胸特別爽朗，格調特別高雅，認爲既然王母和上元夫人這樣的上界大仙都降臨傳授，自己一定能得道成仙。

武帝有了這種想法，就漸漸放鬆了對自身品德的約束，又大肆修建宮殿亭臺，勞民傷財，並對南方北方的異族夷、狄進行遠征討伐，對投降的俘虜也殘酷的活埋屠殺，以致血流成河屍骨如山，黎民百姓怨怒沖天。到了太初元年十一月乙酉日，天火焚燒了供奉真經的柏梁臺，存放在那裏的《真形圖》、《靈飛經》和十二卷《靈光經》以及武帝自己編撰所得到的經書一共十四卷，連同裝經書的匣子一起不見了。

這是王母得知武帝不遵從他的教導胡作非爲，才讓天火燒燬了柏梁臺。

後來東方朔乘龍飛昇而去。當時有不少人看見他乘龍直上西北天際，大家都抬頭看了很久，後來空中大霧瀰漫，不知東方朔去了什麼地方。

到了元狩二年二月，漢武帝得了病，走到陝西周至縣的西面，在五柞宮稍作休息。丁卯這天漢武帝劉徹駕崩，先在未央宮前殿入殮，三月葬在茂陵。這天晚上，武帝的棺材自己挪動起來，連宮外都聽見了好幾次棺材動的聲音，並散出一股特別的香氣，封陵以後，陵墓周圍大霧彌天，陵寢的門柱突然斷裂，大霧持續了一個月。

漢武帝的陵墓裏原來有一個玉箱，一隻玉杖，都是西胡的康渠進獻的，漢武帝生前很喜歡這兩件東西，所以隨葬在他的陵墓中。

過了四年，有人在陝西扶風的街市上買到了那玉箱和玉杖。當時侍奉在漢武帝身邊的人有的認得這兩件東西是先帝生前珍愛的玩物，就把這事報告了官府。官府把買了那兩件寶物的人抓來審問，買者說他是個商人，從關外來，住在街市上。有一天，看見一個人在北車衚衕裏賣這兩件東西，要價是青布三十匹加九萬錢，於是兩個人成交，商人也不知道賣箱子和玉杖人的姓名，事實就是這樣，官府問清楚以後，就把那商人放了，並把兩件寶物送到宮廷的太廟裏保存。

漢武帝駕崩前遺書裏說，有各種經書三十多卷，都是他平時喜歡讀的，要求死後把這些經書隨葬在陵寢中。

到元康二年，有個當河東功曹的李友，有一次進上黨的抱犢山採藥，偶然在一個巖洞裏發現了武帝隨葬的那些經書，經書裝在一個金箱裏，經卷的後面題寫着東觀大臣們的姓名，看上面記載的年月日，是漢武帝時的事。河東太守張純把這隻裝經卷的金箱交給漢宣帝，宣帝問過去在武帝身邊的大臣認不認識金箱，有一個當典書中郎的冉登看見金箱和經書後，哭着向宣帝奏道：「這金箱就是孝武皇帝（即漢武帝劉徹）隨葬的東西啊！我當時親手把它放在棺木裏，不知什麼原因它竟會跑到抱犢山的巖洞裏去了呢？」宣帝聽後，又驚愕又悲傷，把經書送到漢武帝的廟裏保存起來。

按照道家的《九都龍真經》中的說法，凡是成仙得道中最下一等的人，必須先死，然後被送到太陰那裏燒煉屍體後從地獄之門超度出來，肉身化解消失，靈魂就能飛昇。漢武帝先前隨葬的玉杖和經卷忽然在世間出現，而且在街上被買賣，經書在山中巖洞被存放，這些事自然是上天神靈的旨意，不然的話，誰能作出這些事呢？

卷第四 神仙四

王子喬 鳳綱 琴高 鬼谷先生 蕭史　徐福　王母使者　月支使者　衛叔卿　張楷　陽翁伯

王子喬

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也。好吹笙作鳳凰鳴。遊伊洛之間，道士浮丘公，接以上嵩山，三十餘年。後求之於山，見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於緱氏山頭。果乘白鶴，駐山嶺。望之不到，舉手謝時人，數日而去。後立祠於緱氏及嵩山。（出《列仙傳》）

【譯文】

姬喬王子是周靈王的太子。平時喜歡吹笙，能吹出鳳凰鳴叫的聲音。有一次，他在河南的伊水和洛水之間漫遊，被一個叫浮丘公的道士接到嵩山上，一住就是三十年。後來人們到山裏去找他，桓良看見了他。他對桓良說：「請你轉告我家裏的人，七月七日那天在緱氏山上可以等到我。」到了七月七那天，人們來到緱氏山上，果然看見太子喬騎着一隻白鶴停在山頭。只是看着人們，並不到大家跟前去，還頻頻舉手向人們致意，過了好幾天才騎鶴飛去。後人爲他在緱氏山和嵩山立了祠廟。

鳳綱

鳳綱者，漁陽人也。常採百草花，以水漬封泥之。自正月始，盡九月末止，埋之百日，煎九火。卒死者，以藥內口中，皆立活。綱常服此藥，至數百歲不老。後入地肺山中仙去。（出《神仙傳》）

【譯文】

鳳綱是漁陽人。經常採集各種花草，用水泡過以後再用泥封起來。從正月開始一直到九月末，埋在土裏一百天，拿出來以後用火煎九次，成了一種有特效的藥。凡是將要死的人，只要把這種藥放在嘴裏，都能立刻活過來。鳳綱平時經常喫這種藥，到幾百歲仍然一點不衰老。後來鳳綱進了地肺山，在那裏成仙而去。

琴高

琴高者，趙人也，以鼓琴爲宋康王舍人。行涓、彭之術，浮游冀州涿郡間，二百餘年。後辭入涿水中取龍子，與弟子期之曰：「皆潔齋，候於水旁，設祠屋。」果乘赤鯉來，坐祠中，且（且原作旦，據明抄本改）有萬人觀之。留一月餘，復入水去。（出《列仙傳》）

【譯文】

琴高是趙國人，因爲有善於彈琴的技藝，在康王家做舍人。琴高尊崇道家始祖涓、彭的修煉法術，經常在河北的冀州、涿郡一帶漫遊。他活了二百多年以後，說要進入涿水裏去捕捉小龍。他和弟子們約定說：「某月某日你們都沐浴齋戒，在涿水的祠廟裏等着我。」到了約定的時間，琴高果然騎着一條紅色鯉魚從河裏游出來，上岸後坐在祠廟裏。這天河邊有上萬人看見了他。琴高停留了一個多月，又進入涿水中去了。

鬼谷先生

鬼谷先生，晉平公時人，隱居鬼谷，因爲其號。先生姓王名利，亦居清溪山中。蘇秦、張儀，從之學縱橫之術。二子欲馳騖諸侯之國，以智詐相傾奪，不可化以至道。夫至道玄微，非下才得造次而傳。先生痛其道廢絕，數對蘇、張涕泣，然終不能寤。蘇、張學成別去，先生與一隻履，化爲犬，北引二子即日到秦矣。先生凝神守一，樸而不露。在人間數百歲，後不知所之。秦皇時，大宛中多枉死者橫道，有鳥御草以覆死人面，遂活。有司上聞，始皇遣使賚草以問先生。先生曰：「巨海之中有十洲，曰祖洲、瀛洲、玄洲、炎洲、長洲（長洲二字原缺，據黃本補）元洲、流洲、光生洲、鳳麟洲、聚窟洲、此草是祖洲不死草也。生在瓊田中，亦名養神芝。其葉似菰，不叢生，一株可活千人耳。（出《仙傳拾遺》）

【譯文】

鬼谷先生是戰國時代晉平公對人，因爲隱居在鬼谷山中，就用鬼谷作了他的名號。鬼谷先生原名叫王利，曾住在清溪山裏。戰國時的蘇秦、張儀曾向鬼谷先生學習「合縱連橫」的策略。他倆打算去遊說各國的諸侯，用狡詐和鬥智互相傾軋爭奪，而不是用道家的主張去感化諸侯，消除征戰和紛爭。這是因爲道家的理論是非常深奧玄妙的，一般的平庸淺薄之輩是不可能得到道家真傳的。鬼谷先生因爲他尊崇的道學越來越不被人理解接受而十分悲痛，常常一面流着淚一面給蘇秦、張儀講解道家理論。但蘇秦、張儀始終不開竅。後來他倆學成離開鬼谷先生，先生脫下一隻鞋變成了一隻狗，這狗帶着蘇、張二人向北走，當天就到了秦國。鬼谷先生專心致志地修道，爲人樸實無華從不鋒芒外露。在世間活了好幾百年，後來不知去了哪裏。秦始皇在位時，西域的大宛國有很多含冤而死的人橫臥在野外道旁。有一種鳥銜來了一種草，蓋在死人臉上，死人就復活了。官府把這事報告給秦始皇，秦始皇就派人帶着那種草去請教鬼谷先生。先生說：「大海之中有十座仙洲，它們是祖洲、瀛洲、玄洲、炎洲、長洲、元洲、流洲、光生洲、鳳麟洲、聚窟洲，這種草是祖洲的不死草。生長在瓊玉的田地裏，也叫養神芝。這種草的葉子像菰米茭白，只單獨生長，不是一叢叢地生長。一株不死草，就可以救活上千的人。」

蕭史

蕭史不知得道年代，貌如二十許人。善吹簫作鸞鳳之響。而瓊姿煒爍，風神超邁，真天人也。混跡於世，時莫能知之。秦穆公有女弄玉，善吹簫，公以弄玉妻之。遂教弄玉作鳳鳴。居十數年，吹簫似鳳聲，鳳凰來止其屋。公爲作鳳台。夫婦止其上，不飲不食，不下數年。一旦，弄玉乘鳳，蕭史乘龍，昇天而去。秦爲作鳳女祠，時聞簫聲。今洪州西山絕頂，有簫史仙壇石室，及巖屋真像存焉。莫知年代。（出（仙傳拾遺））

【譯文】

蕭史是位仙人，不知道他是什麼時候得道成仙的，看容貌像是二十來歲的人。他善於吹簫，而且能讓簫發出鸞鳳和鳴的聲音。蕭史生得風度翩翩，瀟灑英俊，真是一位地地道道的神仙。但他卻混跡在人世間，誰也不知道他是仙人。秦穆公有個女兒名叫弄玉，也很會吹簫，穆公就把她嫁給了蕭史。從此蕭史就教弄玉吹簫學鳳的鳴聲。學了十幾年，弄玉吹出的簫聲就和真的鳳凰的叫聲一樣，甚至把天上的鳳凰也引下來了，停在他們的屋子上。秦穆公專門爲他們建造了一座鳳凰臺。蕭史、弄玉就住在那裏，好幾年不喫不喝。有一天，弄玉乘上鳳、蕭史騎着龍，兩人雙雙升空而去。秦國的人後來建了鳳女祠，祠裏還能常常聽到簫聲。現在山西洪州西山頂山，還有一個石屋，裏面有蕭史的仙壇，還有蕭史本人的圖像。不知是哪朝哪代留下的。

徐福

徐福，字君房，不知何許人也。

秦始皇時，大宛中多枉死者橫道，數有鳥銜草，覆死人面，皆登時活。有司奏聞始皇，始皇使使者賚此草，以問北郭鬼谷先生。雲是東海中祖洲上不死之草，生瓊田中，一名養神芝，其葉似菰，生不叢，一株可活千人。始皇於是謂可索得，因遣福及童男童女各三千人，乘樓船入海。尋祖洲不返，後不知所之。

逮沈羲得道，黃老遣福爲使者，乘白虎車，度世君司馬生乘龍車，侍郎薄延之乘白鹿車，俱來迎羲而去。由是後人知福得道矣。

又唐開元中，有士人患半身枯黑，御醫張尚容等不能知。其人聚族言曰：「形體如是，寧可久耶？聞大海中有神仙，正當求仙方，可愈此疾。」宗族留之不可，因與侍者，賚糧至登州大海側，遇空舟，乃賚所攜，掛帆隨風。可行十餘日，近一孤島，島上有數百人，如朝謁狀。須臾至岸，岸側有婦人洗藥，因問彼皆何者。婦人指雲：「中心牀坐，須鬢白者，徐君也。」又問徐君是誰。婦人云：「君知秦始皇時徐福耶？」曰：「知之。」「此則是也。」

頃之，衆各散去，某遂登岸致謁，具語始末，求其醫理。徐君曰：「汝之疾，遇我即生。」初以美飯哺之，器物皆奇小，某嫌其薄。君雲：「能盡此，爲再饗也，但恐不盡爾。」某連啖之，如數甌物致飽。而飲亦以一小器盛酒，飲之致醉。

翌日，以黑藥數丸令食，食訖，痢黑汁數升，其疾乃愈。某求住奉事。徐君雲：「爾有祿位，未宜即留，當以東風相送，無愁歸路遙也。」復與黃藥一袋，雲：「此藥善治一切病，還遇疾者，可以刀圭飲之。」

某還，數日至登川，以藥奏聞。時玄宗令有疾者服之，皆愈。（出《仙傳拾遺》及《廣異記》）

【譯文】

徐福字君房，不知道是什麼地方人。

秦始皇時，西域大宛國有很多冤屈死的人橫陳在野外道旁。有些鳥銜來一種草蓋在死人臉上，死者就立刻復活了。官府把這件事奏報給秦始皇，秦始皇就派人帶着那種草到北城請教鬼谷子。

鬼谷子說那草是東海里祖洲的不死草，長在瓊玉的田地裏，也叫養神芝，葉子像菰米，不成叢地生長，一株不死草就能救活上千人，始皇聽後認爲這種不死草一定可以找得到。

就派徐福帶着童男童女各三千人，乘着樓船出海去找祖洲。然而徐福出海後一去不回，也不知去了什麼地方。

後來沈羲得道成仙時，道家始祖黃帝和老子派徐福爲使者來接沈羲昇天。徐福當時是乘白虎車、度世君司馬生乘龍車、侍郎薄延之乘白鹿車，他們一起到人間來接沈羲。從此人們才知道徐福已經得道成仙了。

唐朝開元年間，有個讀書人得了個半身枯瘦變黑的怪病，請了宮中的御醫張尚容等來看也不知道是什麼病。病人把全家聚在一起商量說：「我已經病成這樣了，還能活多久呢？我聽說大海里有神仙，乾脆我就去求仙方吧，也許就能治好我的病呢。」家裏人留不住他，只好給他派一個僕人，帶上糧食來到山東登州的大海邊上，正好看見海邊有條空船就讓他上了船，把東西也放到船裏，張起船帆，隨着風就走了。

這個士人在海上漂流了十幾天，靠上了一個孤島，見島上有好幾百人，好像正在朝拜一個什麼人。士人上岸後，見岸邊有個女人在洗藥，就向那女人打聽他們都是些什麼人。那女人朝遠處指了指說：「你看那邊在大牀當中坐着的那個白髮老翁，那就是徐君，大家都在朝拜他。」士人又問徐君是什麼人。女人說：「你沒聽說過秦始皇時出海求仙的徐福嗎？」士人說知道。女人說：「他就是徐福。」

過了一會，朝拜的人都散了，士人就上前拜見徐福，說了自己的病情，請求徐福給治療。徐福說：「你得的是必死的病，但遇到了我，你就能活了。」徐福起初給士人一些很好喫的飯食，但盛飯的碗特別小，士人嫌碗小飯太少。徐福說：「你能把碗中的飯喫完，我就再給你添，管你喫飽，只怕你連這小碗裏的飯都喫不完呢。」士人就大口地喫飯，沒喫幾口，就像吃了好幾大盆飯似的，很快就飽了。徐福又給他酒喝。酒杯也極小，剛喝一點兒就醉了。

第二天，徐福又給士人幾粒黑色藥丸讓他喫下去，喫下去以後，就便出了好幾升黑色的稀水，病就好了。士人請求在徐福這裏作點事。徐福說：「你是人世上有官位的人。留在這兒不合適，我會讓你乘着東風回去，你別怕道路太遠回不去家。」徐福給了他一袋黃色的藥，並說：「這藥能治任何疾病，再遇見有病的人，可以用羹匙量着喝一點就能治好病。」

士人回到登州以後，把藥獻給宮中。當時唐玄宗把那藥給有病的人喫。一喫病就治好了。

王母使者

漢武帝天漢三年，帝巡東海，祠恆山，王母遣使獻靈膠四兩，吉光毛裘。武帝以付外庫，不知膠、裘二物之妙也，以爲西國雖遠，而貢者不奇，使者未遣之。帝幸華林苑，射虎兕，弩絃斷。使者時隨駕，因上言，請以膠一分，以口濡其膠，以續弩弦。帝驚曰：「此異物也。」乃使武士數人，對牽引之，終日不脫，勝未續時也。膠青色，如碧玉。吉光毛裘黃白，蓋神馬之類。裘入水終日不沉，入火不焦。帝悟，厚賂使者而遣去。集弦膠出自鳳驎洲，洲在西海中，地面正方，皆一千五百里，四面皆弱水繞之。上多鳳驎，數萬爲羣。煮鳳喙及驎角，合煎作膠，名之「集弦膠」，一名「連金泥」。弓弩已斷之弦，刀劍已斷之鐵，以膠連續，終不脫也。（出《仙傳拾遺》）

【譯文】

漢武帝天漢三年，武帝到東海巡遊，西王母派了使者獻給武帝四兩靈膠和一件吉光毛皮袍子。武帝把這兩件禮物交給宮外的大庫收存。並不知道靈膠和皮袍有什麼妙用，認爲西方仙國雖然遙遠，但送來的這兩件禮物卻沒什麼特別，對前來送禮的王母使者，也沒什麼賞賜，也沒有送走。後來有一次武牽到華林苑狩獵，用弓箭射虎和犀牛，弓弦突然斷了，王母的使者正好在武帝身帝隨侍，就對武帝說：「請您拿一分王母獻來的靈膠，用嘴把膠浸溼後，就可以把斷了的弓弦接好。」武帝照使者的話做，果然把斷絃接上了，而且讓幾個武士從兩面使勁拽弓弦，弓弦也不斷，比沒斷時還要結實。武帝驚奇地讚歎說：「這靈膠可真是寶物啊！」靈膠呈青色，像碧玉一樣閃光。那吉光皮袍是黃裏透白的顏色，是用神馬的皮毛作的，放在水裏不沉，放在火裏也燒不焦。武帝這時明白兩件禮品都是珍貴的寶物，就重賞了使者禮送他回去。那靈膠產自鳳驎洲，洲在西方大海中，整個洲是個正方形，長寬都是一千五百里，四面是連羽毛都浮不起的弱水環繞着。洲上有很多鳳和獨角寶馬，好幾萬匹馬羣居在一起，把鳳的嘴和獨角馬的角放在一起煎熬，就熬成了靈膠，起名叫「集弦膠」，又叫「連金泥」。弓弩斷了的弦和折斷了的刀劍只要用這膠一粘，立刻就接好了，而且永遠不會再斷裂了。

月支使者

漢延和三年春，武帝幸安定。西胡月支國王遣使獻香四兩，大如雀卵，黑如桑椹。帝以香非中國所乏，以付外庫。

又獻猛獸一頭，形如五六十日犬子，大如狸，其毛黃色。國使將以呈帝，帝見使者抱之以入，其氣禿悴，尤怪其所貢之非。問使者曰：「此小物，何謂猛獸？」

使者對曰：「夫威加於百禽者，不必計其大小。是以神驎爲巨象之王，鳳凰爲大鵬之宗，亦不在鉅細也。臣國此去三十萬裏，常佔東風入律，百旬不休；青雲幹呂，連月不散者。中國將有好道之君矣。我國王將仰中土而慕道風，薄金玉而厚靈物。故搜奇蘊而索神香，步天林而請猛獸，乘肥車而濟弱水，策驥足以度飛沙。契闊途徑，艱苦蹊路，於今十三年矣。神香闢夭殘之死疾，猛獸卻百邪之魍魎。夫此二物者，實濟衆生之至要，助至化而昇平。豈圖陛下，乃不知貴乎！是臣國佔風之謬也。今日仰鑑天姿，乃非有道之君也。眼多視則貪恣，口多言則犯難，身多動則注賊，心多節則奢侈，未有用此四多，而天下成治者也。」

帝默然不平。帝乃使使者敕猛獸發聲，試聽之。使者乃指獸，令發一聲，獸舔脣良久，忽如天雷霹靂之響。又作，兩目如礒磹之炎光，久乃止。

帝登時顛蹶，掩耳振動，不能（能原作然。據明抄本、陳校本改）自止。侍者及（及原作乃。據明抄本。陳校本改。）武士皆失仗。帝忌之，因以此獸付上林苑，令虎食之。虎見獸，皆相聚屈跡如也。

帝恨使者言不遜，欲罪之。明日，失使者及猛獸所在。

至始元元年，京城大疫，死者太半，帝取月支神香燒之於城內，其死未三日者皆活。香氣經三月不歇，帝信神香，乃祕錄餘香。一旦函檢如故，而失香也。

此香出於聚窟洲人鳥山，山上多樹，與楓樹相似，而香聞數里，名爲返魂樹。亦能自作聲，如羣牛吼，聞之者心振神駭。伐其木根，於玉釜中煮取汁，更以微火熟煎之，如黑粒狀，令可丸，名爲驚精香，或名振靈丸，或名返生香，或名振檀香，或名卻死香，一種六名。斯實靈物也。（出《仙傳拾遺》）

【譯文】

漢代延和三年春天，漢武帝駕臨安定。西胡月支國的國王派使者向漢武帝進獻了四兩香料。香料像麻雀蛋一樣大小、像桑椹那樣紫黑色。漢武帝認爲香料並不是中國缺少的珍品，就交給了外庫。

月支國使者又獻了一頭猛獸，像出生五六十天的狗，有狸貓那麼大，毛是黃的。漢武帝見月支國使者抱着這麼個東西進了大殿。看那個動物皮毛禿疏沒精打采的，心想這月支國弄個什麼玩意來進貢，心裏不太高興，就問使者：「這麼個小動物，稱得上什麼猛獸啊？」

使者回答說：「能統領千禽百獸的動物，不一定非得是龐然大物。獨角的神馬可以統領龐大的象而稱王；鳳凰也不大，但可以鎮住展翅幾十裏寬的大鵬，可見大小不是最重要的。我們月支國離這裏三十萬裏，但我國東風像柔和的旋律一樣，千日吹拂，高天的雲中也合樂曲之呂，多少個月音樂聲也不散。中國出現了一位愛好修道的君王，我們月支國國王一直仰慕中原的興盛、尊崇道家風範，所以視金玉爲糞土，卻特別看重神靈寶物。因而千方百計找到了這種神香，深入天林捕到了這隻猛獸，爲了尋找寶物，我們國王不惜乘着駿馬拉的車渡過弱水河，騎着駿馬穿越大沙漠，長途跋涉，路上經歷了無數艱難險阻，整整用了十三年的時間。這神香能夠救活將死的病人，這猛獸能避除各種妖魔鬼怪，所以這兩件寶物是救濟百姓的最重要的東西。沒想到皇帝陛下您竟不覺得這兩件寶物的珍貴。莫非是我們月支國的卜者算卦算錯了嗎？現在我拜見陛下，您不是一位高尚明君。人們常說，眼睛看得多了會貪心不足，說話說多了會招惹是非，身體好動會招致傷害，心中的慾望多就會奢侈，沒有聽說過一個君王有這四多而能治理好天下的。」

漢武帝聽了這番話後，雖然沒說話，但心裏很不痛快。就叫使者讓那頭獸叫一聲聽聽看到底怎麼樣，使者就用手指着那獸讓它叫一聲，那獸伸出舌頭舔了半天嘴脣，突然一聲吼叫，聲音大得像天空中響起一聲響雷。接着又吼了幾聲，兩隻眼睛發出閃電般的白光，半天才停下來。

漢武帝被這猛獸的吼聲嚇得差點昏過去，兩手捂住耳朵也擋不住聲音進入耳中，幾乎失去了自我控制的能力。侍護在他身邊的扈從和武士嚇得連儀杖和刀槍都扔掉了。

武帝更加討厭這頭怪獸，讓人把它送到上林苑裏喂老虎。然而老虎們一見這頭怪獸，立刻嚇得聚在一起連動都不敢動了。

武帝忌恨月支使者在金鑾殿上出言不遜，打算問他的罪。然而第二天連使者帶怪獸都不見了。

到了始元元年時，京城大鬧瘟疫，病死的人有一多半，武帝就取來月支國貢的神香在城裏點燃，沒想到凡是死了不超過三天的人都活過來了。香氣過了三個月還不散，這一下武帝相信神香是奇珍異寶，就把剩下的神香珍藏在一個盒子裏。有一天打開來看，神香卻不知怎麼消失了。

據說這種神香出於東海中的仙島「聚窟洲」的人鳥山上，這座山中樹很多和楓樹差不多，樹發出的香氣傳到幾里地之外。名叫「返魂樹」，這種樹本身能發出像牛羣吼叫的聲音，使人聽了心驚膽戰，把這種樹的根砍來放在玉製的鍋裏熬煮後把汁取出來，再用小火慢慢煎熬，一直煮成黑色軟糖稀的樣子再把它製成藥丸，這種藥丸名叫「驚精香」，也叫「振靈丸」，還叫「返生香」，「振檀香」，「卻死香」，一共有六個名字。看來這種香確實是神靈的珍寶。

衛叔卿

衛叔卿者，中山人也。服雲母得仙。

漢儀鳳（二字有誤）二年，八月壬辰，孝武皇帝閒居殿上，忽有一人乘雲車，駕白鹿，從天而下，來集殿前。其人年可三十許，色如童子，羽衣星冠。帝乃驚問曰：「爲誰？」答曰：「吾中山衛叔卿也。」帝曰：「子若是中山人，乃朕臣也，可前共語。」叔卿本意謁帝，謂帝好道，見之必加優禮。而帝今雲是朕臣也，於是大失望，默然不應。忽焉不知所在。

帝甚悔恨，即遣使者梁伯至中山，推求叔卿，不得見。但見其子名度世，即將還見。帝問雲：「汝父今在何所？」對曰：「臣父少好仙道，嘗服藥導引，不交世事，委家而去，已四十餘年。雲當入太華山也。」帝即遣使者與度世共之華山，求尋其父。到山下欲上，輒火，不能上也。

積數十日，度世謂使者曰：「豈不欲令吾與他人俱往乎。」乃齋戒獨上。

未到其嶺，於絕巖之下，望見其父，與數人博戲於石上。紫雲蔚蔚於其上，白玉爲牀，又有數仙童執幢節，立其後。度世望而載拜。

叔卿曰：「汝來何爲？」

度世曰：「帝甚恨前日倉卒，不得與父言語，今故遣使者梁伯，與度世共來，願更得見父也。」

叔卿曰：「前爲太上所遣，欲誡帝以大災之期，及救危厄之法，國祚可延。而強梁自貴，不識真道，而反欲臣我，不足告語，是以去耳。今當與中黃太乙共定天元，吾終不復往耳。」

度世曰：「不審向與父並坐是誰也？」

叔卿曰：「洪崖先生、許由、巢父、火低公、飛黃子、王子晉、薛容耳。今世向大亂，天下無聊，後數百年間，土滅金亡。汝歸，當取吾齋室西北隅大柱下玉函，函中有神素書，取而按方合服之，一年可能乘雲而行。道成，來就吾於此。勿得爲漢臣也，亦不復爲語帝。」

度世於是拜辭而去，下山見梁伯，不告所以。梁伯意度世必有所得，乃叩頭於度世，求乞道術。

先是度世與之共行，見伯情行溫實，乃以語之。梁伯但不見柱下之神方耳。後掘得玉函，封以飛仙之香，取而餌服。乃五色雲母，遂合藥服之，與梁伯俱仙去。留其方與子，而世人多有得之者。（出《神仙傳》）

【譯文】

衛叔卿是中山（今河北省定縣一帶）郡人。因爲長期服用雲母石而得道成仙。

漢儀鳳三年（按：漢沒有「儀鳳」這個年號，原文有誤。）八月壬辰這天，漢武帝劉徹在金殿上閒坐。忽然有一個人坐着白鹿拉的雲車從天而降，來到殿前。這位仙人有三十來歲，面貌像孩童般紅潤，穿着羽衣戴着天神的金冠。

漢武帝驚訝地問：「您是誰？」

那仙人回答說：「我是中山郡人衛叔卿。」

武帝說：「你如果真是中山郡人，那你就是我的臣民了，可以到我跟前來說話。」

衛叔卿本來聽說漢武帝喜好修道纔來拜見，以爲武帝看見他以後會對他特別優待尊重。如今一見面漢武帝就擺出君王見臣子的架子，心裏大失所望，就不再應聲。接着就忽然消失了。

漢武帝挺後悔，就派了個使者叫梁伯的到中山郡，到處尋訪衛叔卿，沒找到。只找到了衛叔卿的兒子叫衛度世，使者就把衛度世帶回來見武帝。

武帝問他：「你父親現在什麼地方？」

衛度世說：「我父親從少年時就好修道求仙。曾服丹、石之類的藥希望能超世登仙，他從來不過問世間的事，離家出去，已經四十多年了。他曾說過，將來要進太華山去修煉。」

武帝就又派了使者和衛度世一起到華山去找衛叔卿。

到了山下打算往山上爬，一看山上有大火沒法上去。等了幾十天大火也不熄滅。衛度世說：「我父親大概是不願帶你一起上山，才興起這大火的吧。」

於是衛度世就齋戒祈禱後獨自上山去。還沒走到山頂，在一座懸崖的下面看見了他的父親衛叔卿，正和幾個人坐在山石上下圍棋。只見他頭頂紫色的雲霞繚繞不絕，坐的是玉石做的牀，還有幾個仙童打着傘蓋執着符節站在他身後。

衛度世向着父親恭敬地叩拜。

衛叔卿問道：「你來作什麼？」

度世說：「皇上前些日子和您見面太倉促，沒能和您好好談談，所以派了使者梁伯跟了我一塊來找您。皇上希望能再見您一面。」

衛叔卿說：「上次是天帝派我去的，爲了警告武帝人間要有大災難，告訴他大災來臨的時間和消災的辦法，好使他的國運能夠延長一些。沒想到這個傢伙十分傲慢自負，根本不懂得道學的真諦。反而對我擺起皇帝的架子讓我向他稱臣。我不想告訴他了，所以才離去。現在我要去和中黃太乙神一同校定天界的歷法，我不會再去見他了！」

度世又問道：「不知道和您坐在一起的都是誰呢？」

衛叔卿說：「他們是洪崖先生、許由、巢父、飛黃子、王子晉和薛容。現在人間將要大亂，天下無人治理，以後幾百年中陰陽五行中的土和金都將衰亡，人間一片混亂。你回去以後，可以取出我藏在屋子西北角大柱子下的玉匣，匣裏有天神寫在絹上的經文，你按上面寫的藥方服藥，一年後就可以駕雲飛行。成仙后還到這裏來找我。這些事回去後也不必對皇帝說。」

於是度世拜別了父親，下山後見到使者梁伯，什麼也沒告訴他。

但梁伯心想度世上山後一定有所收穫，就向度世磕頭，請求把道術傳給他。

度世和梁伯一同來華山時，見梁伯爲人忠厚誠實，就把見到父親的情形告訴了他。梁伯雖然從度世那裏知道了一些道術，但不知道柱子下面埋着神仙藥方的事。

後來度世從家中柱子下挖出了玉匣，匣中封存着服後可以飛昇成仙的神香，就取出來服用。原來這神香就是五彩的雲母石，於是就配了藥喫下去，也讓梁伯吃了。後來兩個人一同成仙飛昇而去。度世把那仙方留給了他的兒子，世上也有不少人得到過那個仙方。

張楷

張楷字公超，有道術，居華山谷中。能爲五里霧。有玉訣金匱之學，坐在立亡之道。人學其術者，填門如市，故云霧市。今華山有張超谷焉。（出《仙傳拾遺》）

【譯文】

張楷字公超，會道家的方術，住在西嶽華山裏。張楷能作法興起五里大霧，還懂得治病的醫道和「坐在立亡」的法術。向他學習道術的人使他的門庭若市，人們稱他的府宅爲「霧市」，因爲他家的周圍常有他興起的霧氣籠罩着。現在華山還有一條山谷以他的名字命名，叫作「張公超谷」。

陽翁伯

陽翁伯者，盧龍人也，事親以孝。葬父母於無終山，山高八十里，其上無水。翁伯廬於墓側，晝夜號慟，神明感之，出泉於其墓側。因引水就官道，以濟行人。嘗有飲馬者，以白石一升與之，令翁伯種之，當生美玉。果生白璧，長二尺者數雙。一日，忽有青童乘虛而至，引翁伯至海上仙山，謁羣仙。曰：「此種玉陽翁伯也。」一仙人曰：「汝以孝於親，神真所感，昔以玉種與之，汝果能種之。汝當夫婦俱仙，今此宮即汝他日所居也。天帝將巡省於此，開禮玉十班，汝可致之。」言訖，使仙童與俱還。翁伯以禮玉十班，以授仙童。北平徐氏有女，翁伯欲求婚。徐氏謂媒者曰：「得白璧一雙可矣。」翁伯以白璧五雙，遂婿徐氏。數年，雲龍下迎，夫婦俱昇天。今謂其所居爲玉田坊。翁伯仙去後，子孫立大石柱于田中，以紀其事。（出《仙傳拾遺》）

【譯文】

陽翁伯是盧龍人，對雙親特別孝敬。父母死後埋葬在無終山，山有八十里高，上面沒有水。陽翁伯在父母的墳旁蓋了一間房守靈，白天黑夜的痛哭，感動了天神，天神在墳墓旁開出一條清泉。他就把水引向官道，供行人取用。有一次，有一個來泉邊飲馬的人送給陽翁伯一升白石子兒，讓他種在地裏，就會生出白玉來。陽翁伯把石子兒種下以後，果然生出白玉石，其中二尺長的白璧就有好幾雙。有一天，忽然有一個天界的仙童凌空而降，帶領陽翁伯來到海上仙山，讓他拜見羣仙。並介紹說：「這就是種玉的陽翁  
伯。」這時一位仙人說：「你對待父母十分孝順，感動了天神，把玉石的種子給了你，你果然種出了玉。你和你的妻子都應該成仙，現在這個宮就是你以後居住的地方。今後天帝會到這兒巡遊視察，把十塊玉作爲禮物，你可以把它獻給天帝。」說罷，讓那仙童送陽翁伯回去。陽翁伯就把十塊玉送給仙童。北平徐氏有個女兒，陽翁伯想向她求婚，讓人去向徐氏說媒。徐氏對媒人說：「讓翁伯給我一對白璧作聘禮就可以了。」翁伯給了徐氏五對白璧，就娶了徐氏的女兒。過了幾年，雲中有龍降下來，陽翁伯夫妻就乘龍昇天了。現在人們還把他們的屋宅叫「玉田坊」。陽翁伯成仙以後，他的子孫在田中立了個大石柱子記錄他成仙的事。

卷第五 神仙五

王次仲 墨子 劉政 孫博 天門子 玉子　茅濛　沈羲　陳安世

王次仲

王次仲者，古之神仙也。當週末戰國之時，合縱連衡之際，居大夏小夏山。以爲世之篆文，功多而用寡，難以速就。四海多事，筆扎所先。乃變篆籀之體爲隸書。始皇既定天下，以其功利於人，徵之入秦，不至。覆命使召之，敕使者曰：「吾削平六合，一統天下，孰敢不賓者！次仲一書生而逆天子之命，若不起，當殺之，持其首來，以正風俗，無肆其悍慢也。」詔使至山致命，次仲化爲大鳥，振翼而飛。使者驚拜曰：「無以覆命，亦恐見殺，惟神人憫之。」鳥徘徊空中，故墮三翮，使者得之以進。始皇素好神仙之道，聞其變化，頗有悔恨。今謂之落翮山，在幽州界，鄉里祠之不絕。（出《仙傳拾遺》）

【譯文】

王次仲是古時的神仙。那時正是周朝末年戰國時代，各國正互相紛爭征伐，策士們到處遊說「合縱連橫」策略的時候，王次仲正住在大夏山小夏山中。他認爲當時通行的篆體字，寫起來很費事而用處不廣，而且人們很難在短時期內學會使用篆字。現在天下這麼紛亂，事情繁雜，文字的普及是很重要的。王次仲就把篆體、籀體字變化成隸書，秦始皇統一天下之後，認爲王次仲改革文字爲統一大業立下了功勳，就請他到秦國來作官，但王次仲拒絕了。秦始皇很生氣，又派了使者去傳詔讓王次仲入秦，並對使者說：「我征服了各諸侯國，統一了天下，誰敢不臣服我！王次仲不過是一個書生，竟敢違抗天子的聖命，何等狂妄。這次你去召他，他如果再不來，就殺掉他，提他的頭來見我，以正法紀，讓他這種人再不敢傲慢抗上！」使者到了山裏見到王次仲，宣示了秦始皇的詔命，王次仲立刻變成一隻大鳥振翅飛去。使者又驚又怕跪在地上不住的磕頭哀求說，「您這樣作，叫我怎麼回去向皇上交差啊，皇上非殺了我不可。請大仙可憐可憐我吧！」那大鳥在空中盤旋了半天，故意落下三根翎毛，使者只好拿着這三支羽毛回去向秦始皇覆命。秦始皇向來愛好修道求仙的事，聽使者說王次仲已經變成了神仙，挺悔恨的。王次仲變大鳥的地方叫「落翮山」，在現在的河北（古幽州），老百姓一直在祭祀他。

墨子

墨子者，名翟，宋人也，仕宋爲大夫。外治經典，內修道術，著書十篇，號爲墨子。

世多學者，與儒家分途，務尚儉約，頗毀孔子。

有公輸般者，爲楚造雲梯之械以攻宋。墨子聞之，往詣楚。腳壞，裂裳裹足，七日七夜到。見公輸般而說之曰：「子爲雲梯以攻宋，宋何罪之有？餘於地而不足於民，殺所不足而爭所有餘，不可謂智；宋無罪而攻之，不可謂仁；知而不爭，不可謂忠；爭而不得，不可謂強。」公輸般曰：「吾不可以已，言於王矣。」

墨子見王曰：「於今有人，舍其文軒，鄰有一敝輿而欲竊之；舍其錦繡，鄰有短褐而欲竊之；舍其梁肉，鄰有糟糠而欲竊之，此爲何若人也？」

王曰：「若然也，必有狂疾。」

翟曰：「楚有云夢之麋鹿，江漢之魚龜，爲天下富，宋無雉兔鮒魚，猶梁肉與糟糠也。楚有杞梓豫章，宋無數丈之木，此猶錦繡之與短褐也。臣聞大王更議攻宋，有與此同。」

王曰：「善哉，然公輸盤已爲雲梯，謂必取宋。」於是見公輸般。

墨子解帶爲城，以幞爲械，公輸般乃設攻城之機。九變而墨子九拒之，公輸之攻城械盡，而墨子之守有餘也。公輸般曰：「吾知所以攻子矣，吾不言。」墨子曰：「吾知子所以攻我，我亦不言。」

王問其故。

墨子曰：「公輸之意，不過殺臣，謂宋莫能守耳。然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早已操臣守禦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雖殺臣，不能絕也。」楚乃止，不復攻宋。

墨子年八十有二，乃嘆曰：「世事已可知，榮位非常保，將委流俗，以從赤松子遊耳。」乃入周狄山，精思道法，想像神仙。於是數聞左右山間，有誦書聲者，墨子臥後，又有人來，以衣覆足。墨子乃伺之，忽見一人，乃起問之曰：「君豈非山嶽之靈氣乎，將度世之神仙乎？願且少留，誨以道要。」

神人曰：「知子有志好道，故來相候。子欲何求？」

墨子曰：「願得長生，與天地相畢耳。」

於是神人授以素書，朱英丸方，道靈教戒，五行變化，凡二十五篇，告墨子曰：「子有仙骨，又聰明，得此便成，不復須師。」墨子拜受合作，遂得其驗，乃撰集其要，以爲《五行記》。乃得地仙，隱居以避戰國。

至漢武帝時，遣使者楊違，束帛加璧，以聘墨子，墨子不出。視其顏色，常如五十許人。周遊五嶽，不止一處。（出《神仙傳》）

【譯文】

墨子名叫翟，是戰國時代宋國人，任宋國的大夫。他平時編撰著述經學典籍，更勤於道家方術的修煉，曾著了十篇文章，號稱墨子。世上很多人學習他的理論，他的論點和孔、孟的儒家分歧很大，提倡勤儉節約，對孔子的學說提出不少批評。

有位能工巧匠公輸般爲楚國造了攻城用的雲梯，幫助楚國攻宋國。墨子聽說後就急忙往楚國趕，路上腳磨破了，就把衣裳撕下來包上腳，七天七夜終於到了楚國。墨子見了公輸般後勸說道：「你爲楚國造了雲梯攻打宋國，宋國有什麼罪過呢？楚國土地廣闊肥沃，宋國的老百姓卻沒有足夠的地種，索取宋國的不足去增加富裕的楚國，這是不聰明的作法。宋國沒有罪你卻要去攻打它，這是不仁義的作法。你明明知道這種作法不對而不去向楚王勸告和他爭辯，這是你對楚王不忠誠。爭辯了卻沒有收效，說明你的態度還不堅定，沒有很強的說服力。」

公輸般說，「攻宋的事已經定了，由不得我，我已經對楚王說過同意他攻宋的話，我沒法改口了。」

墨子就直接去見楚王，對楚王說：「現在有這麼一個人，扔掉自己華麗的馬車卻要去偷鄰居的一輛破車；放着自己的錦鍛袍服不穿，卻要去盜取鄰居一件短衫；放着自己家的魚肉不喫，卻要去偷鄰居的粗糠野菜，大王您說這是個什麼人呢？」

楚王說，「要真有這麼個人，我看他一定是個瘋子。」

墨子說：「楚國有湖北湖南雲夢澤盛產的麋鹿，有長江漢水盛產的魚、龜，是天下最富足的國家。而宋國連山雞、鮒魚和野兔都沒有，這就像把魚肉和糠菜相比一樣。楚國盛產杞樹、桑樹、梓樹和豫章樹，而宋國連幾丈高的樹都沒有，這就像錦鍛袍服和短衫相比一樣。我聽說大王打算攻打宋國，這不和您說的那個瘋子一樣了嗎？」

楚王說：「你說得很好。但是公輸般已經爲我造好了雲梯，他說一定能攻下宋國。」

於是墨子又要求公輸般來見。墨子解下自己的衣帶放在桌上假設是宋國的都城，又摘下頭巾假設是宋國守城的士兵和武器，公輸般就擺佈他攻城的武器和戰術。公輸般攻城的戰術變化了九次，都被墨子擋住了。公輸般攻城的武器戰法都用盡了，而墨子防守的策略還綽綽有餘。

公輸般說：「現在我已經知道怎麼攻破你了，但是我不說。」墨子說：「我也知道你將用什麼方法攻我，我也不說。」楚王問是怎麼回事，墨子說，「公輸般的意思是隻要殺了我，宋國就守不住了。然而他不知道，我的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早就帶着我佈置的守城武器和戰術在宋國都城上等待楚國的進攻呢。就是把我殺了，宋國的防禦武器和戰術仍然存在，楚國也不可能取勝！」楚王只好改弦易轍，不再攻打宋國。

墨子活到八十二歲那一年，自己感嘆地說：「世間的事我已經全經歷過，也全知道了，一個人的福祿、榮譽和官位不是永遠不變的，我已看透了世間的一切，將離開紛雜的塵世，去追隨能吞雲吐霧呼石成羊的神仙赤松子漫遊去了！」

後來墨子就進了周狄山，專心致志於道術的修煉，一心想得道成仙。他經常聽到有讀書的聲音，有一次他睡下以後，有一個人到他跟前來，脫下衣服替他蓋上腳。墨子就偷偷看，發現身邊有一個人，就立刻起來問那人：「您是不是這山嶽中的神靈，特意來超度我成仙的呢？如果是，那就請您等一會兒，對我教誨傳授一些修道的訣竅吧！」

那位神仙說：「我知道你誠心修道，所以特地來見你。你有什麼要求呢？」

墨子說：「我想長生不老，壽命和天地相同。」於是那位神仙就授給他寫着修道要訣的絹書和用朱草的花配製藥丸的祕方，以及道教的法則戒律和陰陽五行變化的經書，一共二十五篇，並對墨子說：「你本來就有仙風道骨，又聰慧通靈，得到我給你的這些東西后就能成仙，不需要再拜師學道了。」

墨子拜謝接受了神仙的授予並按經卷上的要求去作，得到了具體的驗證，就根據體會把那二十五篇經卷的要點編撰成書，書名叫「五行記」。墨子修成了地上的神仙，隱居起來避開了戰國時代的紛爭混亂。

漢武帝時，皇帝劉徹派了楊違作使者，帶着白玉和錦緞去聘請墨子，墨子堅拒不出山。使者看墨子的容顏，仍然像五十來歲的人。

劉政

劉政者，沛人也。高才博物，學無不覽。以爲世之榮貴，乃須臾耳，不如學道，可得長生。乃絕進趨之路，求養生之術。勤尋異聞，不遠千里。苟有勝己，雖奴客必師事之。復治墨子五行記，兼服朱英丸，年百八十餘歲，色如童子。能變化隱形，以一人分作百人，百人作千人，千人作萬人。又能隱三軍之衆，使成一叢林木，亦能使成鳥獸；試取他人器物，易置其處，人不知覺。又能種五果，立使華實可食。坐致行廚，飯膳俱數百人。又能吹氣爲風，飛砂揚石。以手指屋宇山陵壺器，便欲頹壞；復指之，即還如故。又能化生美女之形，及作水火。又能一日之中，行數千裏。能噓水興雲，奮手起霧，聚土成山，刺地成淵。能忽老忽少，乍大乍小，入水不沾，步行水上，召江海中魚鱉蛟龍黿鼉，即皆登岸。又口吐五色之氣，方廣十里，直上連天，又能躍上。下去地數百丈。後去不知所在。（出《神仙傳》）

【譯文】

劉政是江蘇沛縣人，才華橫溢，博古通今。他認爲世上的榮華富貴都如過眼煙雲，不如去學道，可以得到長生不老。於是他就自己斷絕了求官的門路，求索研究養生修煉的方木。只要聽到奇異的傳說，就不遠千里去了解。只要遇到比自己強的人，那怕他是奴僕門客，也要拜爲自己的老師向他們求教。他按照墨子的《五行記》去修身養性，還經常服用靈丹祕方「朱英丸」，活到一百八十多歲時容貌還像個少年人。他修煉得能變化和隱身，能把自己分成一百個人，再分成千人萬人。他還能把千軍萬馬隱蔽起來使他們變成一叢樹木，也能把三軍變成鳥獸。他可以把別人的東西拿過來或轉移到別的地方而毫不被人發現。他還能種植各種果樹，種子落地後馬上就長大開花並結出能喫的果實。他不動地方就可以做飯炒菜，供幾百個人用餐。他並能吹氣成風，掀起飛砂走石，只要用手一指，被他指到的房屋、器具、山陵就立刻崩塌毀壞。再一指被他毀壞的東西又可以立刻復原如初。他能憑空變出來美麗的女子，還能興起水患和火災。一天之內他可以奔走幾千裏，還能用嘴噴水變雲，手一揮就生起彌天大霧，把土聚成山嶽，把地鑽成深潭。他能一會變成老人一會兒變成少年，一會兒身材高大無比一會兒又變得十分矮小。他涉水不溼鞋，能在水面上行走，能雲集江河湖海中的龜鱉蝦蟹和蛟龍，使它們都上岸聚集。他能夠口吐五色雲氣覆蓋十里地，雲氣直衝青天，和天空溶爲一體，他只要一跳，就可上天和入地好幾百丈。後來也不知道這個劉政究竟去了什麼地方。

孫博

孫博者，河東人也。有清才，能屬文，著書百餘篇，誦經數十萬言。晚乃好道，治墨子之術。能令草木金石皆爲火，光照數里；亦能使身成火，口中吐火，指大樹生草則焦枯，更指還如故。又有人亡奴，藏匿軍中者，捕之不得。博語奴主曰：「吾爲卿燒其營舍，奴必走出，卿但諦伺捉之。」於是博以一赤丸子，擲軍門，須臾火起燭天，奴果走出，乃得之。博乃復以一青丸子擲之，火即滅，屋舍百物，如故不損。博每作火有所燒，他人以水灌之，終不可滅，須臾自止之，方止。行水火中不沾灼，亦能使千百人從己蹈之，俱不沾灼，又與人往水上，布席而坐，飲食作樂，使衆人舞於水上。又山間石壁，地上盤石，博入其中，漸見背及兩耳，良久都沒。又能吞刀劍數千枚，及壁中出入，如孔穴也。能引鏡爲刀，屈刀爲鏡，可積時不改，須博指之，乃復如故。後入林慮山，服神丹而仙去。（出《神仙傳》）

【譯文】

孫博是山西河東郡人，很有才華，善作文章，曾寫文章一百多篇，背誦經書幾十萬字。晚年時孫博愛好道家學問，研究墨子關於道學的論述。他能讓草木、金屬、石頭着起火來，燃燒的火光照亮好幾裏地，他自己也能起火燃燒，從嘴裏噴出火來，用手一指大樹草叢，立刻就變得焦黃枯死。再一指，大樹和草叢就又恢復原狀。有一次，有個人的奴僕逃跑後藏在軍營裏，抓不到他。孫博就對奴僕的主人說：「我可以爲你發火焚燒營房，那時你的奴僕一定會從營房裏跑出來，你就等着抓他吧。「於是孫博就把一枚紅色的丸子扔到軍營門裏，片刻之間燃起熊熊烈火，那奴僕果然跑出營房，被他的主人抓住。孫博又用一枚黑色的丸子扔進營門，火立刻就滅了，軍營中的房舍和所有的東西像沒着火時一樣毫無損壞。當孫博作法興火燒什麼的時候，別人用水澆火，火始終不滅，必須過一陣由孫博發令讓火停止燃燒火才能熄滅。孫博在水裏走身上不溼，在火裏鑽身上不燃，他還能讓千百個人跟着他在水裏鑽火裏走，所有的人都不沾水不被火燒。他能在水面上鋪開席褥，請大家坐在上面飲酒作樂，還能讓大家在水面上跳舞而不溼不沉。孫博能鑽進山間的石壁和地上的石板裏去，起初還能看見石壁裏有他的後背和兩隻耳朵，過了半天就消失在石壁裏了。他還能吞下幾千把刀劍，能自由地出入於牆壁裏，好像牆壁原來就有洞似的。他能把銅鏡扯拉成刀劍，又能把刀劍團弄成鏡子，變形之後就定了形，只有他用手指一下，才能恢復原形。後來，孫博進到林慮山中，服用了神丹靈藥，成仙西去。

天門子

天門子者，姓王名綱，尤明補養之道。故其經曰：「陽生立於寅，純木之精；陰生立於申，純金之精。天以木投金，無往不傷，故陰能疲陽也。陰人所以著脂粉者，法金之白也。是以真人道士，莫不留心注意，精其微妙，審其盛衰。我行青龍，彼行白虎，取彼朱雀，煎我玄武，不死之道也。又陰人之情也，每急於求陽，然而外自收（收原作戕，據明抄本改）抑，不肯請陽者，明金不爲木屈也。陽性氣剛躁，志節疏略。至於遊宴，言和氣柔，詞語卑下，明木之畏於金也。」天門子既行此道，年二百八十歲，猶有童子之色。乃服珠醴得仙，入玄洲山去也。（出《神仙傳》）

【譯文】

天門子原名叫王綱，非常精通陰陽互補互養的學問。在他所著的關於修煉的著作中說，「陽剛之氣發生在天亮前的寅時，是屬陰陽五行中『木』的精華。而陰柔之氣生在申時，是陰陽五行中『金』的精華。『金』位在西方屬秋，所以『金』有肅殺之氣。上天把木投於金，木就會被金克傷，所以陰氣能損傷陽氣。女子屬陰，她們在臉上抹粉塗脂，就是本能地學『金』那種耀眼的光彩。所以凡是修煉的道家真人，對女人的陰柔之氣特別小心留神，研究陰陽相生相剋的道理，注意陰陽的盛衰變化。修道者仰仗於東方的青龍星，而女人則屬於西方的白虎星，用南方屬陰的朱雀星來鎮服北方屬陽的玄武星，就能得到長生的道術。此外，女人在情感上有強烈的慾望，常常急切地追求男人，但表面上又故作控制壓抑，不肯主動表現出追求男人的慾望，表現出了不肯向男子屈服的姿態。男子性情剛烈暴躁，節操志氣比較堅定。平時在遊玩宴飲時，男子對女人卻又十分溫柔和柔順，言談話語中表現出討好和追求，這說明木怕金，陽懼陰的道理。」天門子由於按這些道理去修身養性。所以活到二百八十歲面貌仍然像童子少年。後來他常服用珍珠泡的酒，終於得道成仙，進了北海中玄洲山裏去了。

玉子

玉子者，姓韋（明抄本韋作章）名震，南郡人也。少好學衆經，周幽王徵之不出。乃嘆曰：「人生世間，日失一日，去生轉遠，去死轉近。而但貪富貴，不知養性命，命盡氣絕則死，位爲王侯，金玉如山，何益於灰土乎？獨有神仙度世，可以無窮耳。乃師長桑子，具受衆術。乃別造一家之法，著道書百餘篇。其術以務魁爲主，而精於五行之意，演其微妙，以養性治病，消災散禍。能起飄風，髮屋折木，作雷雨雲霧。能以木瓦石爲六畜龍虎立成，能分形爲百千人。能涉江海。含水噴之，皆成珠玉，亦不變。或時閉氣不息，舉之不起，推之不動，屈之不曲，伸之不直，或百日數十日乃起。每與子弟行，各丸泥爲馬與之，皆令閉目，須臾成大馬，乘之日行千里。又能吐氣五色，起數丈，見飛鳥過，指之即墮。臨淵投符，召魚鱉之屬，悉來上岸。能令弟子舉眼見千里外物，亦不能久也。其務魁時，以器盛水着兩肘之間，噓之，水上立有赤光，輝輝起一丈。以此水治病，病在內飲之，在外者洗之，皆立愈。後入崆峒山合丹，白日昇天而去。（出《神仙傳》）

【譯文】

玉子原名叫韋震，是南郡人，他少年時就愛讀各種經書，周幽王曾召他作官，他不願出山。他常常感嘆說：「人生在世上，過一天少一天，離生越遠，離死卻越來越近。有的人貪圖榮華富貴，卻不知道修身養性，大限臨頭就會氣絕身亡。人死了，雖然位居王侯，金玉珍寶聚斂如山，其實和糞土有什麼不同呢？看來只有得道成仙，纔可以使生命無窮無盡。於是他拜道學家桑子爲師，學習了很多道家的法術。並把各種道家理論融匯貫通，自成一家，寫了論述道術的文章一百多篇。他主要是論述養神藏氣和修道的關係，對陰陽五行的道理也研究得很透徹，並運用五行的相生相剋的奧祕來養性治病，消災免禍。他能興風掀毀房屋折斷樹木，也能興雷播雨散佈雲霧。他能把木頭瓦石作成活生生的龍、虎和牛、馬、羊、狗、豬、雞，還能把自己分成千百個人。他能在江海上行走。嘴裏含着水噴出去就能變成珍珠，珍珠絕不會再變成水珠。有時他一運氣，可以不呼不吸，這時就舉不起他推不動他，不能使他身子彎屈，彎屈後又不能使他伸直，可以一次閉氣幾十天一百多天紋絲不動。有時他和弟子們出行，他就把泥團成馬，讓弟子們閉上眼睛，泥馬立刻變成高頭大馬，而且騎上就能日行千里。他還能口吐五色雲氣，雲氣有幾丈高。看見空中的飛鳥，他用手一指，鳥兒就立刻掉下來。他在深潭裏扔進一道神符就能把魚鱉之類召上岸來。他能讓弟子們抬眼看見千里之外的東西，但看的時間不太長。每當他進行藏神養氣的修煉時，就用器皿盛上水，放在兩肘之間，一吹氣，水上立刻發出紅色的光，光芒能升起一丈多高。用這施過法術的水治病，內臟的病喝它，外在的病用這水洗，都能馬上治好。後來進入洛陽崆峒山煉丹，白天昇天成仙而去。

茅濛

茅濛，字初成，咸陽南關人也，即東卿司命君盈之高祖也。濛性慈憫，好行陰德，廉靜博學。逆覩周室將衰，不求進於諸侯。常嘆人生若電流，出處宜及其時。於是師北郭鬼谷先生，受長生之術，神丹之方。後入華山，靜齋絕塵，修道合藥，乘龍駕雲，白日昇天。先是其邑歌謠曰：「神仙得者茅初成，駕龍上升入太清。時下玄洲戲赤城，繼世而往在我盈。帝若學之臘嘉平。」秦始皇聞之，因改臘爲「嘉平」。（出《洞仙傳》）

【譯文】

茅濛字初成，是陝西咸陽南關人，是東卿茅君盈的高祖。茅濛性情慈悲良善，平日常積德行善，儉樸素淨，博學多聞。他預見周朝將越來越衰敗，所以從來不到諸侯那裏求官作。他常常感慨於人生轉眼即逝，要抓住適當的時機自己處理好自身的事。於是他拜北城鬼谷子爲師，跟他學習長生之術和仙丹祕方。後來他又進入華山，遠離塵世靜心修煉，修道煉丹，後來乘龍駕雲，白日成仙昇天。在他成仙之前都城裏就流傳着一首歌謠：「神仙得者茅初成，駕龍上升入太清。時下玄洲戲赤城，繼世而往在我盈。帝若學之臘嘉平（嘉平是臘月的一種叫法）。」秦始皇聽說後，就把臘月改名叫「嘉平」了。

沈羲

沈羲者，吳郡人，學道於蜀中。但能消災治病，救濟百姓，不知服食藥物。功德感天，天神識之。羲與妻賈共載，詣子婦卓孔寧家還，逢白鹿車一乘，青龍車一乘，白虎車一乘，從者皆數十騎，皆朱衣，仗矛帶劍，輝赫滿道。問羲曰：「君是沈羲否？」羲愕然，不知何等，答曰：「是也。何爲問之？」騎人曰：「羲有功於民，心不忘道，自少小以來，履行無過。壽命不長，年壽將盡。黃老今遣仙官來下迎之。侍郎薄延之，乘白鹿車是也；度世君司馬生，青龍車是也；迎使者徐福，白虎車是也。」須臾，有三仙人，羽衣持節，以白玉簡、青玉介丹玉字，授羲，羲不能識。遂載羲昇天。昇天之時，道間鋤耘人皆共見，不知何等。斯須大霧，霧解，失其所在，但見羲所乘車牛，在田食苗。或有識是羲車牛，以語羲家。弟子恐是邪鬼，將羲藏山谷間，乃分佈於百里之內，求之不得。四百餘年，忽還鄉里，推求得數世孫，名懷喜。懷喜告曰：「聞先人說，家有先人仙去，久不歸也。」留數十日，說初上天時，雲不得見帝，但見老君東向而坐。左右敕羲不得謝，但默坐而已。宮殿鬱郁如雲氣，五色玄黃，不可名狀。侍者數百人，多女少男。庭中有珠玉之樹，衆芝叢生，龍虎成羣，遊戲其間，聞琅琅如銅鐵之聲，不知何等。四壁熠熠，有符書着之。老君身形略長一丈，披髮文衣，身體有光耀。須臾，數玉女持金按玉杯，來賜羲曰：「此是神丹，飲者不死。夫妻各一杯，壽萬歲。」乃告言：飲服畢，拜而勿謝。服藥後，賜棗二枚，大如雞子，脯五寸，遺羲曰：「暫還人間，治百姓疾病。如欲上來，書此符，懸之杆稍，吾當迎汝。」乃以一符及仙方一首賜羲。羲奄忽如寐，已在地上。多得其符驗也。（出《神仙傳》）

【譯文】

沈羲是吳郡人，曾在四川學道。他長期救濟百姓，不用服藥就能治好病人。他的功德感動了上天，天神都非常讚賞他。有一次，沈羲和妻子賈氏一同乘車到兒媳卓孔寧家串門，回來的路上，遇見白鹿、青龍和白虎駕的三輛車，每輛車都有幾十個騎馬的隨從，都穿着紅袍，持着長矛掛着刀劍，輝煌顯赫，堵塞了道路。這些人問沈羲「您是沈羲先生嗎！」沈羲非常喫驚，不知他們是什麼人，忙回答說：「我是沈羲。不知你們問我有什麼事？」騎馬的人說：「你爲老百姓立下功勞，心中不忘道家的經義，從你小時到現在沒有犯過什麼過錯。但你的壽命並不長，你的壽數快到頭了。現在黃帝、老子派了仙官到人間來迎接你。乘白鹿車的是侍郎薄延之，乘青龍車的是度世君司馬生，乘白虎車的是迎接你的使者徐福。」不一會兒，那三位神仙穿着羽衣持着旌節來到沈羲面前，把一隻白玉板、一塊刻在青玉上的證書和一塊刻着字的紅玉授給沈羲，沈羲不認識那些東西是什麼。三位神仙就用車載着沈羲夫婦昇天而去。他們昇天時，在田地裏耕作的人都看見了，不知他們是什麼人。當時天上突然大霧瀰漫，等霧散之後，就不知他們到哪裏去了，只看見沈羲曾坐過的牛車在路上停着，駕車的牛在田裏喫禾苗。有的人認識那車和牛是沈羲的，就跑去報告了沈羲家。沈羲的弟子擔心是鬼怪把沈羲抓到山谷裏藏起來了，就在周圍百里以內到處尋找，但沒找到。過了四百多年沈羲突然回來了，找到了他好多代之後的孫子，他叫沈懷喜。懷喜對沈羲說：「我聽祖上說家中有先人成了仙很久沒回來。」沈羲在家住了幾十天，據他說剛昇天時並沒見到天帝，只看見太上老君面向東坐着，左右的人告訴沈羲不必跪拜，只默默坐着。宮殿裏雲霧籠罩，不時湧起五色雲或黃色黑色的雲，說不清是怎麼回事。老君周圍有好幾百人侍從，女的多男的少。宮殿院中有結着珠玉的樹，到處生長着靈芝仙草，有很多龍虎在周圍遊戲，還聽到叮叮噹噹的銅鐵撞擊的聲音，也不知是怎麼回事。殿內四邊牆上閃閃發光，上面寫着神符。太上老君有一丈來高，披着長髮，穿着有花紋寫着文字的衣服，身體也發出閃光。不一會兒，有幾名玉女用金盤端着玉杯來賞賜沈羲說，「這玉杯裏是神丹，喝了可以長生。你們夫妻一人一杯，可以活一萬年。」玉女還告訴沈羲喝完後行個禮，但不用感謝。服了仙丹後又賜給兩枚棗子，像雞蛋大，又賞給五寸大的一隻果脯並說：「你暫且回到人間，給百姓治病。如果想到天上來，可以照這符寫一道符掛在你家門外高竿上，我會去接你。」說罷把一張符和一張仙方給了沈羲。沈羲忽然昏昏睡去，醒時已在地上了。後來他多次使用那仙符都非常靈驗。

陳安世

陳安世，京兆人也，爲權叔本家傭賃。稟性慈仁，行見禽獸，常下道避之，不欲驚之，不踐生蟲，未嘗殺物。年十三四，叔本好道思神，有二仙人，託爲書生，從叔本遊，以觀試之。而叔本不覺其仙人也，久而意轉怠。叔本在內，方作美食，而二仙復來詣門，問安世曰：「叔本在否？」答曰：「在耳。」入白叔本，叔本即欲出，其婦引還而止曰：「餓書生輩，復欲來飽腹耳。」於是叔本使安世出答：「言不在。」二人曰：「前者雲在，旋言不在，何也？」答曰：「大家君教我雲耳。」二人善其誠實，乃謂「叔本勤苦有年，今適值我二人，而乃懈怠，是其不遇，兒成而敗。」乃問安世曰：「汝好遊戲耶？」答曰：「不好也。」又曰：「汝好道乎？」答曰：「好，而無由知之。」二人曰：「汝審好道，明日早會道北大樹下。」安世承言，早往期處，到日西，不見一人，乃起欲去，曰：「書生定欺我耳。」二人已在其側，呼曰：「安世汝來何晚也？」答曰：「早來，但不見君耳。」二人曰：「吾端坐在汝邊耳。」頻三期之，而安世輒早至。知可教，乃以藥二丸與安世，誡之曰：「汝歸，勿復飲食，別止於一處。」安世承誡，二人常來往其處。叔本怪之曰：「安世處空室，何得有人語？」往輒不見。叔本曰：「向聞多人語聲，今不見一人，何也？」答曰：「我獨語耳。」叔本見安世不復食，但飲水，止息別位，疑非常人，自知失賢，乃嘆曰：「夫道尊德貴，不在年齒。父母生我，然非師則莫能使我長生。先聞道者，即爲師矣。」乃執弟子之禮，朝夕拜事之，爲之灑掃。安世道成。白日昇天。臨去，遂以要道術授叔本，叔本後亦仙去矣。（出《神仙傳》）

【譯文】

陳安世是京城人，被權叔本家所僱傭，他爲人慈善厚道，走路時如果遇見禽獸，他就躲到道旁，不驚動它們，從來不踩死一隻小蟲，也從不殺生。陳安世十三歲時，他的主人權叔本非常愛好修道成仙的事，有兩位神仙假託爲書生，跟着叔本漫遊各地以考察他，但叔本不知道兩位書生是神仙。時間長了，叔本對二位書生就有些怠慢了。有一次，叔本在家裏喫美味的食物。兩個書生來到門外，問陳安世叔本在不在家，安世說在家，就進去告訴叔本。叔本打算出門去迎接兩位書生，他老婆一把拉住他說：「兩個餓急了的書生，又要來咱家飽餐一頓，別理他們！」於是叔本就讓安世出門去對書生說自己不在家。兩位書生說：「你剛纔說他在家，現在又說不在，這是怎麼回事呢？」陳安世說，「是主人讓我這樣說的。」兩位書生見安世這樣誠實，就說，「權叔本這人修道好多年都很勤奮，但我們兩人來考察他，他卻懈怠了，這是他自己失去了得道的機會，快要成功時卻失敗了。」接着就問陳安世：「你貪玩嗎？」安世說：「我不愛玩。」又問：「你喜歡修道嗎？」安世說：「我愛好道術，但是不知道該怎麼做。」兩位書生說：「你如果真的愛好道術，明天早晨在路北的大樹下等着我們。」安世記住了，第二天很早就到大樹下等着，一直等到太陽落山，也不見一個人來，就打算回去，說：「書生一定是欺騙我呢。」沒想到兩個書生突然出現在他身邊，喊他說：「你怎麼來得這麼晚呀？」安世說：「我早就來了，一直沒看見你們呀！」兩個書生說：「我們就坐在你身邊嘛。」兩位書生約會了安世三次，安世三次都是早早就來等着。二書生經過考驗，知道安世可以受教了，就給了安世兩枚藥丸，並告誡說：「你回去以後，不要再喫飯，睡覺也單個兒睡在另一個地方。」安世遵照二書生的話做了，二書生就常到安世住處來。權叔本奇怪地說：「安世一個人住在空屋子裏，怎麼常聽見他和別人說話的聲音呢？」權叔本一進他屋裏，看不見有什麼人在那裏。就問安世道：「我剛纔聽見你屋裏有好幾個人說話，現在卻看不見有人，是怎麼回事呢？」安世回答說，「是我在自言自語。」叔本發現安世不喫飯光喝水，而且獨自住在別處，疑心他不是個平凡的人，自己知道自己做錯了，失去了得道的機會，就感嘆地說：「一個人有無道德修行不在年紀大小。父母生了我，但沒有師長的指點我就不可能得道長生。先得到道術的，就是我的老師。」於是叔本心甘情願地給安世當徒弟，每天向安世跪拜求教，爲安世清理打掃房間。後來安世修煉成功，白日昇天成了仙，臨昇天之前，安世把修道的祕訣傳授給叔本，叔本也得道成仙，昇天而去。

卷第六 神仙六

張子房 東方朔 王喬 周隱遙 劉商

張子房

張子房，名良，韓國人也，避地於南陽，徙居於沛，後爲沛國人焉。

童幼時，過下邳圯橋，風雪方甚，遇一老叟，着烏巾，黃單衣。墜履於橋下，目子房曰：「孺子爲我取之。」子房無倦色，下橋取履以進。老叟引足以納之，子房神意愈恭。

叟笑曰：「孺子可教也。明旦來此，當有所教。」子房昧爽至，叟已在矣。曰：「期而後至，未可傳道。」如是者三，子房先至，亦無倦怠。

老叟喜，以書授之曰：「讀此當爲帝王師。若復求吾，乃谷城山下黃石也。」

子房讀其書，能應機權變，佐漢祖定天下。

後人謂其書爲黃石公書。修之於身，能煉氣絕力，輕身羽化。

與綺裏季、東園公、甪里先生、夏黃公，爲雲霞之交。

漢初，遇四五小兒路上羣戲，一兒曰：「着青裙，入天門，揖金母，拜木公。」時人莫知之，子房知之，往拜之曰：「此東王公之玉童也。所謂金母者，西王母也；木公者，東王公也。此二元尊，乃陰陽之父母，天地之本源，化生萬靈，育養羣品。木公爲男仙之主，金母爲女仙之宗。長生飛化之士，昇天之初，先覲金母，後謁木公，然後升三清，朝太上矣。此歌乃玉童教世人拜王公而揖王母也。」

子房佐漢，封留侯，爲大司徒。解形於世，葬於龍首原。

赤眉之亂，人發其墓，但見黃石枕，化而飛去，若流星焉。不見其屍形衣冠，得素書一篇及兵略數章。子房登仙，位爲太玄童子，常從老君於太清之中。其孫道陵得道，朝崑崙之夕，子房往焉。（出《仙傳拾遺》）

【譯文】

張良字子房，韓國（今河南中部山西東南一帶）人，因爲逃避戰亂來到河南南陽，後來

又搬到沛國，就算是沛國人了。

童年時，有一次到下邳，他經過沂水橋，當時是風雪正猛的冬天，他遇見了一個穿黃單衣系黑頭巾的老人。老人故意把自己的鞋扔到橋下，看着張良說：「你這個小傢伙，到橋下把我的鞋撿回來！」張良沒有絲毫不願意的表現，跑到橋下把鞋拾上來遞給老人。老人不接鞋，卻伸着腳讓張良給穿上，張良就恭恭敬敬地把鞋給老人穿上了。

老人笑笑說：「你這孩子可以做我的學生了。明天早上你還到這兒來，我將會教給你一些什麼。」

張良天不明就趕到橋上，見老人已經坐在那裏了。老人說：「你比我來得晚，今天不能教你什麼。」這樣讓張良白跑了三次，第三次張良終於比老人先來到橋上。這次老人高興了，送給張良一部書並說，「你讀通了這部書就能給帝王當軍師了。以後如果再找我，我是谷城山下的黃石公。」

張良回去後鑽研那本書，掌握了在政治和軍事鬥爭中的各種應變策略，後來他輔佐漢高祖劉邦統一了天下。後代把老人給他的那部書稱爲「黃石公書」。

按照這部書中的教導去修養自身，能達到聚煉起極大的力氣，使身子像羽毛般輕捷。

張良和當時著名的道家綺裏季、東園公、甪里先生（甪音ｌú，甪里是漢代著名隱士，「商山四皓」之一。）、夏黃公，成爲修心學道的好朋友。

漢代初年，張良有一次遇見四五個小孩在道邊玩耍，一個小孩唱着一首童謠道：「着青裙，入天門，揖金母（即西王母），拜木公（即神仙東王父）。」人們當時不明白這歌謠的意思，但張良一聽就懂了，就向那孩子拜禮說：「我知道你就是東王公的玉童。你唱的金母就是西王母，木公就是東王父。這兩位元始天尊是陰陽的父母，天地的起源，是他倆化生出世上萬物和生靈。木公是男仙的主宰，西王母是女仙的首領。修道成仙的人，剛昇天後先拜見西王母，後拜見東王父，然後才能升入玉清、太清、上清這三清的仙界，朝見天帝。那歌謠就是玉童讓世上的人禮拜東王父和西王母的。」

張良輔佐漢室，被封爲留侯，任大司徒，死後葬在龍首原。

漢末赤眉起義時，張良的墓被掘開，只見棺木中一個黃石枕頭突然騰空飛去，像流星一樣一閃即逝。棺木中根本沒有張良的屍骨和衣帽，只有寫在素絹上的文章和幾篇論述戰術的文章。

張良成仙以後，作了天宮的童子，常跟隨太上老君在天界遨遊。他的孫子張道陵也得了道，朝拜崑崙山時，張良去看望了他。

東方朔

東方朔，小名曼倩。父張氏，名夷，字少平；母田氏。夷年二百歲，頓若童子。朔出三日而田氏死，死時漢景帝三年也。鄰母拾朔養之，時東方始明，因以姓焉。年三歲，天下祕識，一覽闇誦於口，恆指揮天上空中獨語。

鄰母忽失朔，累月暫歸，母笞之。後復去，經年乃歸。母見之大驚曰：「汝行經年一歸，何以慰吾？」朔曰：「兒暫之紫泥之海，有紫水污衣，仍過虞泉湔浣，朝發中還，何言經年乎？」母又問曰：「汝悉經何國？」朔曰：「兒湔衣竟，暫息冥都崇臺，一寤眠，王公啗兒以丹慄霞漿，兒食之既多，飽悶幾死，乃飲玄天黃露半合。即醒，還遇一蒼虎息於路，初兒騎虎而還，打捶過痛，虎齧兒腳傷。」母便悲嗟，乃裂青布裳裹之。

朔復去家萬里，見一枯樹，脫布掛樹，布化爲龍，因名其地爲「布龍澤」。

朔以元封中，遊鴻濛之澤，忽遇母採桑於白海之濱。俄而有黃眉翁，指母以語朔曰：「昔爲我妻，託形爲太白之精。今汝亦此星之精也。吾卻食吞氣，已九十餘年，目中童子，皆有青光，能見幽隱之物。三千年一返骨洗髓，二千年一剝皮伐毛，吾生來已三洗髓五伐毛矣。」

朔既長，仕漢武帝爲太中大夫。武帝暮年，好仙術，與朔狎暱。

一日謂朔曰：「吾欲使愛幸者不老，可乎？」

朔曰：「臣能之。」

帝曰：「服何藥？」

曰：「東北地有芝草，西南有春生之魚。」

帝曰：「何知之？」

曰：「三足烏欲下地食此草，羲和以手掩烏目，不許下，畏其食此草也。鳥獸食此，即美悶不能動。」

問曰：「子何知之？」

朔曰：「小兒時掘井，陷落井下，數十年無所託。有人引臣往取此草，乃隔紅泉不得渡。其人與臣一隻履，臣乃乘履泛泉，得而食之。其國人皆織珠玉爲簟，要臣入雲韍之幕，設玄珉雕枕，刻鏤爲日月雲雷之狀，亦曰『鏤空枕』，亦曰『玄雕枕』。又薦毫之珍褥，以百之毫織爲褥。此毫褥而冷，常以夏日舒之，因名『柔毫水藻之褥』。臣舉手試之，恐水溼席，定視乃光也。」

其後武帝寢於靈光殿，召朔於青綺窗綈絝幕下，問朔曰：「漢年運火德統，以何精何瑞爲祥？」

朔對曰：「臣嘗遊昊然之墟，在長安之東，過扶桑七萬裏，有云山。山頂有井，雲從井中出。若土德則黃雲，火德則赤雲，金德則白雲，水德則黑雲。」帝深信之。

太初二年，朔從西那邪國還，得聲風木十枝，以獻帝。長九尺，大如指。此木出因洹之水，則禹貢所謂『因桓』是來。即其源也，出甜波，上有紫燕黃鵠集其間。實如細珠，風吹珠如玉聲，因以爲名。帝以枝遍賜羣臣，年百歲者頒賜。此人有疾，枝則有汗，將死者枝則折。昔老聃在週二千七百年，此枝未汗；洪崖先生，堯時年已三千歲，此枝亦未一折。帝乃賜朔，朔曰：「臣見此枝三遍枯死，死而復生，何翅汗折而已？語曰：『年末年，枝忽汗。（明抄本末作未，忽作勿。御覽卷９５３引《洞冥記》作「年未半，枝不汗」）』此木五千歲一溼，萬歲一枯也。」帝以爲然。

又天漢二年，帝升蒼龍館，思仙術，召諸方士，言遠國遐鄉之事。唯朔下席操筆疏曰：「臣遊北極，至鏡火山，日月所不照，有龍銜火，以照山四極。亦有園囿池苑，皆植異草木。有明莖草。如金燈，折爲燭，照見鬼物形。仙人寧封，嘗以此草然於（於原作爲，據明抄本改）夜，朝見腹內外有光，亦名『洞腹草』。帝剉此草爲蘇，以塗明雲之觀，夜坐此觀，即不加燭，亦名『照魅草」。採以籍足，則入水不沉。」

朔又嘗東遊吉雲之地，得神馬一匹，高九尺。帝問朔何獸，曰：「王母乘雲光輦，以適東王公之舍，稅此馬於芝田，東王公怒，棄此馬於清津天岸。臣至王公壇，因騎而反。繞日三匝，此馬入漢關，關門猶未掩。臣於馬上睡，不覺還至。」

帝曰：「其名云何？」

朔曰：「因事爲名，名『步景駒』。」朔曰：「自馭之如駑馬蹇驢耳。」朔曰：「臣有吉雲草千頃，種於九景山東，二千年一花，明年應生，臣走往刈之，以秣馬，馬立不飢。」朔曰：「臣至東極，過吉雲之澤。」

帝曰：「何爲吉雲？」

曰：「其國常以雲氣佔兇吉，若有喜慶之事，則滿宜云起，五色照人。着於草樹，皆成五色露，露味皆甘。」

帝曰：「吉雲五露可得否？」

曰：「臣負吉雲草以備馬，此立可得，日可三二往。」乃東走，至夕而還，得玄白青黃露，盛以青琉璃，各受五合，授帝。帝遍賜羣臣，其得之者，老者皆少，疾者皆除也。

又武帝常見彗星，朔折『指星木』以授帝，帝指彗星，應時星沒，時人莫之測也。

朔又善嘯，每曼聲長嘯，輒塵落漫飛。

朔未死時，謂同舍郎曰：「天下人無能知朔，知朔者唯太王公耳。」朔卒後，武帝得此語，即召太王公問之曰：「爾知東方朔乎？」

公對曰：「不知。」

「公何所能？」

曰：「頗善星曆。」

帝問「諸星皆具在否？」

曰：「諸星具，獨不見歲星十八年，今復見耳。」

帝仰天嘆曰：「東方朔生在朕旁十八年，而不知是歲星哉。」慘然不樂。

其餘事蹟，多散在別卷，此不備載。（出《洞冥記》及《朔別傳》）

【譯文】

東方朔的小名叫曼倩。父親叫張夷，字和平，母親是田氏。父親張夷活到二百歲時面貌仍像兒童。東方朔出生三天後，母親田氏死了，這時是漢景帝三年。一鄰家婦女抱養了東方朔，這時東方剛剛發白，就用「東方」作了他的姓。

東方朔三歲時，只要看見天下任何經書祕文，看一遍就能背誦出來，還常常指着空中自言自語。有一次，養母忽然發現東方朔沒了，過了一個多月纔回來，養母就鞭打了他一頓。後來東方朔又出走了，過了一年纔回來。養母看見他大喫一驚說：「你走了一年，怎麼能讓我不擔心呢？」東方朔說：「兒子我不過到紫泥海玩了一天，海里的紫水弄髒了我的衣服，我又到虞泉洗了洗，早上去的中午就回來了，怎麼說我去了一年呢？」

養母就問：「你都去過什麼國？」

東方朔說：「我洗罷衣服，在冥間的崇臺休息，睡了一小覺，冥間的王公給我喫紅色的栗子，喝玉露瓊漿，把我差點撐死了，就又給我喝了半杯九天上的黃露。我醒了，回來的路上我遇見了一隻黑色的老虎，就騎上它往回走。因爲我着急趕路使勁捶打那老虎，老虎把我的腳都咬傷了。」

養母一聽心裏很難過，就撕下一塊青衣裳布給東方朔包紮腳傷。後來東方朔又出走，離家一萬里，看見一株枯死的樹，就把養母裹在他腳上的布掛在了樹上，那布立刻化成了一條龍，後人就把那地方叫「布龍澤」。

漢武帝元封年間，到宇宙未分天地時的大湖上游玩，忽然看見他的母親田氏在白海邊上採桑葉。這時忽然有一個黃眉毛老人來到面前，對東方朔說：「她從前是我的妻子，是太白星神轉生到世上。現在，你也是太白星的精靈了。我不喫五穀吞氣修煉，已經九十多年，我兩隻眼睛的瞳孔裏可以射出青光，能看見陰暗地方隱藏的東西。我三千年換一次骨骼和骨髓，兩千年褪一次皮除一次毛髮，我生來已經三次換骨五次脫皮了。」

東方朔長大後，在漢武帝朝中任太中大夫。漢武帝晚年時愛好道家成仙之術，和東方朔很親近。一天他對東方朔說：「我想讓我喜歡的人長生不老，能不能做到呢？」

東方朔說：「我能使陛下做到。」

漢武帝問：「須要服什麼藥呢？」

東方朔說：「東北地方有靈芝草，西南地方有春生的魚，這都是可以使人長生的東西。」

武帝問：「你怎麼知道的？」

東方朔說：「三隻腳的太陽神鳥曾下地想喫這種芝草，羲和氏用手捂住了三足烏的眼睛，不准它飛下來，怕它喫靈芝草。鳥獸如果吃了靈芝草，就會麻木得不會動了。」

武帝問：「你怎麼知道的呢？」

東方朔說：「我小時挖井不小心摔到井底下，幾十年上不來，有個人就領着我去拿靈芝草，但隔着一條紅水河渡不過去，那人脫下一隻鞋給了我，我就把鞋當作船，乘着它過了河摘到靈芝草吃了。這個國裏的人都用珍珠白玉串成席子，他們讓我進入雲霞作成的帳幕裏，讓我躺在墨玉雕成的枕頭上，枕頭上刻着日月雲雷的圖案，這種枕頭叫『鏤空枕』，也叫『玄雕枕』。又給我鋪上毛作的貴重的褥子，是用一百隻的毛織成的。這種褥子很涼，常常是夏天才鋪它，所以叫作『柔毫水藻褥』。我用手摸了摸，以爲是水把褥子弄溼了，仔細一看，才知道褥子上是一層光。」

有一次漢武帝在靈光殿休息，把東方朔召到寢宮綺窗的絲綢帳前，向他請教道：「漢朝皇室以陰陽五行中的『火德』爲命運的主宰，那麼，依你看皇室中要奉祀什麼神靈來佑護呢？皇室的符信應該採用珪、璧、琮、璋、瑾這五種吉祥物中的哪一種呢？」

東方朔說：「我曾遊過西方天界的峽谷，在長安東面，離扶桑國還有七萬裏，那裏有個雲山。雲山頂上有一口井，雲都是從井裏升起來的，雲的顏色和主宰世上帝王的『五行』的德運完全符合。如果帝王是土德，井中就升起黃色雲；是金德，就升起白雲；是火德，就升起紅雲；是水德，就升起黑雲。」武帝聽後很信服。

太初二年，東方朔從西方的那邪國回來，帶來十枝「聲風木」獻給武帝。這種樹枝有九尺長，手指那麼粗，這種『聲風木』產自西方『因霄國』的河邊，由於因霄國的人善於長嘯，所以樹木也能發出聲音。這就是《尚書》中《禹貢》一章中所記的『因桓』的來歷。

因霄國的河水的源頭是很甜的水，水邊樹上面聚集飛翔着紫燕和黃鵠等鳥類。這種『聲風木』結的果實像小珍珠，風一吹就發出珠玉的聲音，所以叫『聲風木』。

武帝把風聲木的樹枝賞給大臣們，只有年過百歲的大臣才賞給。如果這位大臣得了病，樹枝自己就會滲出水珠，如果這位大臣快死了，樹枝自己就會折斷。

古時老子在周朝活了二千七百歲，那樹枝從來沒有滲出過水珠。

還有仙人洪崖先生在堯帝時已經三千歲了，樹枝也沒折斷過。

武帝就賞給東方朔一枝「聲風木」，東方朔說：「我已經看見這樹枝枯死了三次，但又死而復活了，豈止是滲水出汗和折斷呢？一個人的壽數不到一半，那樹枝就不會滲水出汗。這種樹五千年滲一次汗珠，一萬年才枯一次。」武帝很相信東方朔的解釋。

天漢二年，武帝移住蒼龍館，非常渴望成仙得道，就召集了不少懂道術的方士，讓他們講述遠方國家的奇聞軼事。

這時只有東方朔離開坐位寫了一道奏章呈給武帝說：「我曾去過北極的鏡火山，那裏太陽月亮都照不到，只有龍口銜着燈燭照亮山的四極。山上也有園林池塘，種植了很多奇花異樹。有一種明莖草，長得像金燈，把這種草折下來點燃，能照見鬼魅。有位神仙叫寧封，曾在夜晚點燃了一根這種草，可以照見肚子裏的五臟，所以叫它『洞腹草』。如果皇帝把這種草割下來剁碎作成染料，塗在明雲觀的牆上，夜裏坐在觀內就不用點燈了，所以這種草也叫『照魅草』。如果把這種草墊在腳下，就能入水不沉沒。」

東方朔還曾經遊歷過五色祥雲升起的地方，得到一匹神馬，有九尺高。武帝問這是個什麼神獸，東方朔說，「當初西王母乘坐着雲光寶車去看望東王父，把駕車的馬解開，它到東王父的靈芝田裏，東王父大怒，把馬趕到天河岸邊。正好我那時去朝拜東王父，就騎着那匹馬往回返。這馬繞着太陽轉了三圈然後奔向漢關時，關門還沒閉。我在馬上睡了一覺，不知不覺就回到了家。」武帝問馬叫什麼名字，東方朔回答：「按它的情況起名，叫『步影駒』。」並說：「這馬來到世間後，我再騎它時，卻和劣馬笨驢一樣的又慢又遲鈍了。 我在五色祥雲升起的地方種了一千頃的草，草地在九景山的東邊，兩千年開一次花，明年就到時候了，我去把那草割來餵馬，馬就不會再餓了。」

東方朔又說：「我曾到過東方的極地，經過了吉雲之澤。」

武帝問，「什麼叫吉雲？」東方朔說：「吉雲國裏常用雲的顏色來預卜吉凶。如果將要有吉慶的事，滿屋就會升起五色祥雲，光彩照人。這五色吉雲如果落在花草樹木上，就會變成五色露珠，露的味道十分甘甜。」

武帝問：「這吉雲和五色露你能弄些來嗎？」

東方朔說：「我割來吉雲草把馬餵飽後，騎上馬去就可以弄來，一天可以來回兩三趟呢。」於是東方朔就騎上神馬往東走，晚上就趕回來了，弄來了黑、白、青、黃四種顏色的露水，裝在青色的琉璃杯中，每個杯中裝了半升獻給武帝。武帝把五色露賞給大臣們，大臣們喝下了露水，老人都變成了少年，有病的都立刻痊癒了。

漢武帝有一次看見天空出現了彗星，東方朔就折了一根「指星木」給了武帝，武帝拿它向天上一指，彗星立刻就消失了，當時的人都不知道是怎麼回事。

東方朔善於高聲長嘯，每當他長嘯時，會震得塵土漫天飛。

東方朔沒死時曾對和他一起作官的朋友說：「天下人誰也不瞭解我東方朔，只有太王公知道我。」東方朔死後，武帝就召來太王公問他，「你瞭解東方朔嗎？」太王公說：「我不瞭解。」武帝問：「你有什麼特長呢？」太王公說，「我對星宿曆法有研究。」武帝問他：「天上的星宿都在嗎？」回答說，「諸星都在，只有木星失去了十八年，現在又出現了。」武帝仰天嘆息說：「東方朔在我身邊十八年，我竟不知道他就是木星啊！」心裏很難過。

東方朔其餘的事在別的書中都有記載，這裏就不多寫了。

王喬

王喬，河東人也，漢顯宗時爲葉令。

有神術，每月朔望，常詣京朝。帝怪其來數，而不見車騎，密令太史伺望之。言臨至，必有雙鳧從東南飛來。於是候鳧至，舉羅張之，但得一舄焉，乃四年時所賜尚書官屬履也。每當朝時，葉縣門下鼓，不擊自鳴，聞於京師。後天忽下玉棺於庭前，吏人推排，終不搖動。喬曰：「天帝欲召我也。」乃沐浴服餌，臥棺中，蓋便立復。宿昔乃葬城東，土自成墳。其夕，縣中牛羊皆流汗喘乏，人莫知之。百姓爲立廟，號『葉君祠』，禱無不應，遠近尊崇。帝詔迎取其鼓，置都亭下，略無復聲。或雲：「即古仙人王喬也，示變化之跡於世耳。」（出《仙傳拾遺》）

【譯文】

王喬是河東郡人，漢顯宗時任南陽郡葉縣縣令。王喬有仙人的道術，每個月的初一十五就到京城朝見皇帝。皇帝因爲他進京太勤而奇怪，而且他每次來時即不騎馬也不乘車，就密令太史官偷偷察看。太史官察看後向皇帝奏報說，「王喬每次到京城來時，準有一對野鴨子飛來。」皇帝就派人等野鴨子再飛來時張網捕捉，結果網裏捕到的是一雙鞋子，這鞋還是漢顯宗四年時賞給尚書的那雙鞋。每次王喬來朝見時，葉縣縣衙門前的堂鼓就會不敲自響，鼓聲可以傳到京城。後來，有一天忽然從空中降下一具玉石棺材，停在大堂院裏。縣衙的官員們一起推挪那口玉棺，玉棺一點也不動。王喬就說，「這是天帝要召我去呢。」於是王喬就洗了澡吃了藥，自己躺進玉棺中。他一躺進去，棺蓋就自動蓋上了。然後大家把玉棺埋在城東，玉棺入土後，泥土自動堆成了墳墓。這天夜裏，葉縣的牛羊都流汗氣喘，不知是怎麼回事。百姓立了廟，叫「葉君祠」，祈禱求告都很靈驗，遠近的人都很信服崇敬。皇帝讓人把堂鼓迎進京城放在城外都亭中，鼓再也沒響過。有人說他就是古時的仙人王喬，來向世人顯示神仙變化的功力。

周隱遙

周隱遙，洞庭山道士，自雲甪里先生之孫。山上有其祖甪里廟甪里村。言其數世得道，嘗居焦山中，學太陰煉形之道，死於崖窟中。囑其弟子曰：「檢視我屍，勿令他物所犯。六年後，若再生，當以衣裳衣我。」弟子視之，初則臭穢蟲壞，唯五臟不變，依言閉護之。至六年往看，乃身全卻生。弟子備湯沐，以新衣衣之。發鬒而黑，髭粗而直，若獸鬣也。十六年又死如前，更七年復生。如此三度，已四十年餘，近八十歲，狀貌如三十許人。隋煬帝聞之，徵至東郡，頒賜豐厚，恩禮隆異。而懇乞歸山。尋還本郡。貞觀中，召至長安，於內殿安置，問修習之道。對曰：「臣所修者，匹夫之志，功不及物，利唯一身。帝王修道，一言之利，萬國蒙福。得道之效，速於人臣。區區所學，非九重萬乘之所修也。」懇求歸山，尋亦隨其所適。（出《仙傳拾遺》）

【譯文】

周隱遙是洞庭山中的一位道士，自稱是漢初「商山四皓」之一的甪里先生的孫子（甪，音ｌù）。並說洞庭山上有他的祖父的甪里廟和甪里村。他說他已經連着好幾世都得了道，曾住在江蘇鎮江的焦山裏，學太陰修煉解脫肉身的道術，死在山洞裏。死前他囑咐弟子說，「要好好看守我的屍體，不要什麼東西傷害侵犯。如果我六年後能夠復活，就給我穿好衣裳。」他的弟子們看守着他的屍體，看着屍體漸漸腐爛被蛆蟲咬壞，只有五臟一點也沒變，於是就遵照他生前的囑咐細心照看。到了六年頭上再去看時，果然復活了。弟子們給他洗了澡，換上新衣服。這時他的頭髮又密又黑，鬍子又粗又直，像是野獸的鬃毛一樣。過了十六年，周隱遙又像上次一樣死了，過了七年又復活了。這樣死死活活地反覆了三次，已經過了四十年，周隱遙也快八十歲了，但容貌仍像三十多歲的人。隋煬帝聽說後，召他到東都洛陽，給了他豐厚的賞賜，對他十分尊重，希望他在朝裏作官。但周隱遙卻向煬帝懇求讓他歸山。後來他回到了家鄉。唐貞觀年間，又把他召到長安，皇帝把他接到內宮，向他請教修道的方術。他回答說，「我修煉的那點道術，只是爲了個人的意志，功力達不到身外，只對自身有益。帝王所修的道，一句話就可以使萬民得福。帝王修道也比臣民成功得快。我的那一點點道術，怎麼能教你這身居皇宮的萬乘之尊的皇帝呢？」周隱遙再三懇求放他歸山，皇帝就答應了他的請求，讓他回山修道去了。

劉商

劉商者，中山靖王之後。舉孝廉，歷官合淝令。而篤好無爲清簡之道。方術服煉之門，五金八石，所難致者。必力而求之。人有方疏，未合煉施效者，必資其藥石，給其爐鼎，助使成之，未嘗有所覬覦也。因泛舟苕霅間，遂卜居武康上強山下。有樵童藥臾，雖常草木之藥，詣門而售者，亦答以善價。一旦，樵夫鬻樵，有術一把，商亦厚價致之。其庭廡之下，籬落之間，草木諸藥，已堆積矣。忽閒步杖策，逍遙田畝蹊隧之傍，聊自怡適，聞藂林間，有人相與言曰：「中山劉商，今日已賜真術矣，蓋陰功篤好之所感乎。」窺林中，杳無人跡。奔歸取術，修而服之。月餘，齒髮益盛，貌如嬰童；舉步輕速，可及馳馬；登涉雲巖，無復困憊。又月餘，坐知四方之事，驗若符契，乃入上強洞中。鹹通初，有酒家以樵叟稍異，盡禮接之。累月復一至，因謂酒家曰：「我山中劉商也，夙攻水墨，願留一圖，以酬見待之厚。」使備繒素，而約以再來。一日果至酒家，援毫運思，頃刻而千山萬水，非世工之所及。將去，謂酒家曰：「我祖淮南王，今爲九海總司，居列真之任。授我以南溟都水之秩，旬日遠別，不復來矣。」如是十許日，天色晴霽，香風瑞雲，彌布山谷，樵者見空中騎乘，飛舉南去。（出《仙傳拾遺》）

【譯文】

劉商是陝西中山靖王的後代，曾被舉薦爲孝廉，作過安徽合淝縣令。他愛好清靜無爲的老子學說，熱心於服丹方修煉自身的方術，金、銀、銅、鉛鐵這五金和煉丹用的丹砂、雄黃、雌黃、空青、硫黃、雲母、戎、硝石這八種石料，他都想盡方法去搜尋齊全。如果有人得到煉丹的祕方卻沒法實驗煉製時，劉商就慷慨地把自己收集的藥石原料送給他，並送給他煉丹爐和鍋，幫助他煉成，自己一點也不想從中得什麼好處或想佔有人家的成果。有一次，劉商坐船在浙江天目山的苕溪和霅（音ｘｉá）水之間漫遊，後來進了浙江湖州武康縣的上強山隱居起來。砍柴的少年或採藥的老人，只要到他門前來賣柴賣藥，劉商都能給個好價錢買下來。有一天，一個砍柴的來向劉商賣柴，手上還拿着一把白朮草藥，劉商也給了他不少錢把那把白朮買下來。其實劉商的院子裏各種草藥已堆了很大一堆了。這天他拄着柺杖在野外田地小路上很悠閒的散步，忽然聽見叢林裏有人談話說，「中山人劉商，神已經把神藥白朮賜給他了，這是由於他長期積累陰功和專心修道的意志感動了神吧！」劉商仔細察看樹林，沒發現一個人影。就跑回家去拿出那把白朮，結合自己的修煉服用下去。過了一個多月，牙齒更結實了，頭髮更密了，面容變得像孩童。走路又輕又快，可以趕上奔跑的馬。攀登高入雲端的山峯一點也不覺疲乏。又過了一個多月，不出門就知道天下的事，比算卦預卜還要靈驗，就進了上強山的石洞裏繼續修煉。鹹通初年，有一個賣酒人看見一個打柴老人不同於凡人，就以厚禮接待了老人。老人過了一個月又到酒店來，對賣酒人說，「我是上強山中的劉商，長時間畫水墨畫，今天來是想給你留一幅畫，以酬謝你對我的款待。」劉商讓賣酒人準備一塊畫畫用的白綢布，並約好了日子來畫畫。一天劉商果然來到酒家，拿起筆來構思了一會兒，很快就在這布上畫出了千山萬水，那技巧不是世上人所能有的。臨走時對酒家說，「我的祖先是漢代淮南王劉安，他現在任九海總司的官職，是仙界的職位。他任命我作管轄南海的職務，過十幾天我們就要久別，不能再來看你了。」過了十幾天，天空晴朗無雲，山谷中吹拂着香風，翻卷着祥雲，砍柴的人看見空中有個騎着什麼的人向南飛去了。

卷第七 神仙七

白石先生 皇初平 王遠 伯山甫 馬鳴生　李八百　李阿

白石先生

白石先生者，中黃丈人弟子也，至彭祖時，已二千歲餘矣。不肯修昇天之道，但取不死而已，不失人間之樂。其所據行者，正以交接之道爲主，而金液之藥爲上也。初以居貧，不能得藥，乃養羊牧豬，十數年間，約衣節用，置貨萬金，乃大買藥服之。常煮白石爲糧，因就白石山居，時人故號曰白石先生。亦食脯飲酒，亦食穀食。日行三四百里，視之色如四十許人。性好朝拜事神，好讀幽經及太素傳。彭祖問之曰：「何不服昇天之藥？」答曰：「天上覆能樂比人間乎？但莫使老死耳。天上多至尊，相奉事，更苦於人間。」故時人呼白石先生爲隱遁仙人，以其不汲汲於昇天爲仙官，亦猶不求聞達者也。（出《神仙傳》）

【譯文】

白石先生是中黃丈人的弟子，古代仙人彭祖在世時，白石先生已活了兩千歲了。他並不熱衷於得道成仙，只是希望長生不死就可以了，所以對人間的享樂都不放棄。他最注重的就是節制男女交合的事，經常服用的藥只有用金石煉成的丹液。起初由於非常貧窮沒有錢買藥，他就養羊餵豬，節衣縮食。積攢了不少錢，就開始經常買藥服用。他還經常煮白石當飯喫，又住在白石山中，所以當時人們都稱他爲白石先生。但他也喫肉喝酒，也喫五穀雜糧。他可以一天走三四百里，雖然兩千多歲了，看着仍像四十多歲的人。他好朝拜神仙，愛讀著名道家浮丘公著的《相鶴經》和論述宇宙物質構成的《太素傳》。彭祖有一次問白石先生，「你爲什麼不服用可以成仙的藥呢？」白石先生回答說，「天上能有人間這麼多的歡樂嗎？我只求不老不死就滿足了。再說天上有那麼多的神仙，我去侍奉他們，比在人間可苦多了。」所以當時人們都稱白石先生爲「隱居世人的神仙」，因爲他並不苦苦追求昇天當仙官，正如在世人不追求功名利祿。

皇初平

皇初平者。丹溪人也。年十五，家使牧羊，有道士見其良謹，便將至金華山石室中，四十餘年，不復念家。其兄初起，行山尋索初平，歷年不得。後見市中有一道士，初起召問之曰：「吾有弟名初平，因令牧羊，失之四十餘年，莫知死生所在，願道君爲佔之。」道士曰：「金華山中有一牧羊兒，姓皇，字初平，是卿弟非疑。」初起聞之，即隨道士去，求弟遂得，相見悲喜。語畢，問初平羊何在，曰：「近在山東耳。」初起往視之，不見，但見白石而還，謂初平曰：「山東無羊也。」初平曰：「羊在耳，兄但自不見之。」初平與初起俱往看之。初平乃叱曰：「羊起。」於是白石皆變爲羊數萬頭。初起曰：「弟獨得仙道如此，吾可學乎？」初平曰：「唯好道，便可得之耳。」初起便棄妻子留住，就初平學。共服松脂茯苓，至五百歲，能坐在立亡，行於日中無影，而有童子之色。後乃俱還鄉里，親族死終略盡，乃復還去。初平改字爲赤松子，初起改字爲魯班。其後服此藥得仙者數十人。（出《神仙傳》）

【譯文】

皇初平是丹溪人。十五歲時，家裏讓他出去放羊，遇見一個道士，道士看他憨厚善良，就把他領到浙江金華山的山洞中，一去就是四十多年，他也不再想家。他的哥哥叫皇初起，進山尋找，找了好幾年也找不到。後來他在街上見一個道士，就向他打聽說，「我有個弟弟叫皇初平，家裏讓他放羊，已經走失了四十多年，不知他的死活，也不知他在什麼地方，懇求道長給算一算。「道士說，金華山中有一個放羊的小孩，姓皇字初平，肯定就是你的弟弟了。」初起聽後就跟着道士，到金華山裏找到了弟弟，兄弟相見悲喜交加。初起就問初平那羊都哪去了，初平說，「就在東邊山坡上。」初起就到東山坡上去找，沒看見羊，只看見一堆白石頭，就回來對初平說，「東山坡上哪裏有羊啊？」初平說「羊就在那兒，只是哥哥你看不見罷了。」初平就領哥哥來到東山坡，吆喝了一聲「羊快起來！」只見那些白石頭一下子變成了幾萬頭羊。初起說，「弟弟你已經得了仙道，我能學成嗎？」初平說。「只要你誠心修道，就能學成。」初起就離開了妻子兒女，來跟弟弟學道。和他一起服用松脂和茯苓，活到了五百歲，修煉得能坐在那裏忽然消失，在大白天走路，誰也看不見他，面容也像孩童一樣。後來兄弟倆一起回鄉，見親族都已死光了，就又回了山。初平改名赤松子，初起改名叫魯般。後來服他們的藥成仙的有好幾十人。

王遠

王遠，字方平，東海人也。舉孝廉，除郎中，稍加中散大夫。學通五經，尤明天文圖讖河洛之要，逆知天下盛衰之期，九州吉凶，如觀之掌握。後棄官，入山修道。道成，漢孝桓帝聞之，連徵不出。使郡國逼載，以詣京師，遠低頭閉口，不答詔。乃題宮門扇板四百餘字，皆說方來之事。帝惡之，使削去。外字適去，內字復見，墨皆徹板裏，削之愈分明。

遠無子孫，鄉里人累世相傳供養之。同郡太尉陳耽，爲遠營道室，旦夕朝拜之，但乞福，未言學道也。遠在陳家四十餘年，陳家曾無疾病死喪，奴婢皆然。六畜繁息，田桑倍獲。遠忽語陳耽曰：「吾期運當去，不得久停，明日日中當發。」至時遠死，耽知其仙去，不敢下着地，但悲啼嘆息曰：「先生舍我，我將何怙？」具棺器燒香，就牀衣裝之。至三日夜，忽失其屍，衣冠不解，如蛇蛻耳。

遠卒後百餘日，耽亦卒。或謂耽得遠之道化去；或曰，知耽將終，故委之而去也。

初遠欲東入括蒼山，過吳，住胥門蔡經家。蔡經者，小民耳，而骨相當仙。遠知之，故往其家。遂語經曰：「汝生命應得度世，欲取汝以補官僚耳。然少不知道，今氣少肉多，不得上去，當爲尸解，如從狗竇中過耳。」於是告以要言，乃委經而去。經後忽身體發熱如火，欲得冷水灌之。舉家汲水灌之，如沃焦石。如此三日，銷耗骨立，乃入室，以被自覆。忽然失之。視其被內，唯有皮，頭足具如蟬脫也。

去十餘年，忽還家，容色少壯。鬢髮霅黑。語家人曰：「七月七日，王君當來，其日可多作飲食，以供從官。」至其日，經家乃借甕器，作飲食百餘斛，羅列布置庭下。是日，王君果來。未至，先聞金鼓簫管人馬之聲，比近皆驚，莫知所在。及至經舍，舉家皆見遠。冠遠遊冠，朱衣，虎頭鞶囊，五色綬，帶劍。黃色少髭，長短中形人也。乘羽車，駕五龍，龍各異色，前後麾節，幡旗導從，威儀奕奕，如大將軍也。有十二伍伯，皆以蠟封其口，鼓吹皆乘龍，從天而下，懸集於庭。從官皆長丈餘，不從道衢。既至，從官皆隱，不知所在，唯獨見遠坐耳。

須臾，引見經父母兄弟，因遣人召麻姑，亦莫知麻姑是何人也。言曰：「王方平敬報，久不到民間，今來在此，想姑能暫來語否？」須臾信還，不見其使，但聞信語曰：「麻姑載拜。不相見忽已五百餘年，尊卑有序，拜敬無階。煩信承來在彼，食頃即到。先受命當按行蓬萊，今便暫住，如是當還，還便親覲，願未即去。」如此兩時，聞麻姑來。來時亦先聞人馬聲。既至，從官半於遠也。

麻姑至，蔡經亦舉家見之。是好女子，年可十八九許，於頂上作髻，餘發散垂至腰。衣有文采，又非錦綺，光彩耀目，不可名狀，皆世之所無也。入拜遠，遠爲之起立。坐定，各進行廚，皆金盤玉杯無限也，餚膳多是諸花，而香氣達於內外。擘脯而食之，雲：麟脯。

麻姑自說雲：「接侍以來，已見東海三爲桑田。向到蓬萊，又水淺於往日會時略半耳，豈將復爲陵陸乎？」

遠嘆曰：「聖人皆言海中行復揚塵也。」

麻姑欲見蔡經母及婦等，時經弟婦新產數日，姑見知之，曰：「噫，且立勿前，即求少許米來。」得米擲之墮地，謂以米祛其穢也。視其米皆成丹砂。遠笑曰：「姑故年少也，吾老矣，不喜復作如此狡獪變化也。」遠謂經家人曰：「吾欲賜汝輩美酒，此酒方出天廚，其味醇濃，非俗人所宜飲，飲之或能爛腸，今當以水和之，汝輩勿怪也。」乃以鬥水，合升酒攪之，以賜經家人，人飲一升許，皆醉。良久酒盡，遠遣左右曰：「不足復還取也。」以千錢與餘杭姥，乞酤酒。須臾信還，得一油囊酒，五斗許。使傳餘杭姥答言：「恐地上酒不中尊飲耳。」

麻姑手爪似鳥，經見之，心中唸曰：「背大癢時，得此爪以爬背，當佳之。」遠已知經心中所言，即使人牽經鞭之，謂曰：「麻姑神人也，汝何忽謂其爪可爬背耶？」但見鞭着經背，亦莫見有人持鞭者。遠告經曰：「吾鞭不可妄得也。」

經比舍有姓陳者，失其名，嘗罷縣尉，聞經家有神人，乃詣門叩頭，求乞拜見。於是遠使引前與語。此人便欲從驅使，比於蔡經。遠曰：「君且向日而立。」遠從後觀之曰：「噫，君心邪不正，終未可教以仙道，當授君地上主者之職司。」臨去，以一符並一傳，著以小箱中，與陳尉。告言「此不能令君度世，止能存君本壽，自出百歲向上。可以攘災治病者，命未終及無罪者，君以符到其家，便愈矣。若邪鬼血食作祟禍者，便帶此符，以傳敕吏，遣其鬼。君心中亦當知其輕重，臨時以意治之。」陳以此符治病有效，事之者數百家。壽一百一十歲而死。死後子弟行其符，不復驗矣。

遠去後，經家所作飲食，數百斛皆盡，亦不見有人飲食也。經父母私問經曰：「王君是何神人，復居何處？」經曰：「常在崑崙山，往來羅浮括蒼等山，山上皆有宮室。主天曹事，一日之中，與天上相反覆者十數過。地上五嶽生死之事，皆先來告王君。王君出，城（雲笈七籤卷一○九引《神仙傳》城作或不）盡將百官從行，唯乘一黃麟，將十數侍人。每行常見山林在下，去地常數百丈，所到則山海之神皆來奉迎拜謁。」

其後數十年，經復暫歸家，遠有書與陳尉，其書廓落，大而不工。先是人無知方平名遠者，因此乃知之。陳尉家於今世世存錄王君手書，並符傳於小箱中。（出《神仙傳》）

【譯文】

王遠，字方平，是東海人。曾被舉薦爲孝廉，任過郎中，後來升任爲中散大夫。熟讀《尚書》、《詩經》、《春秋》、《易經》、《儀禮》五部經典，尤其精通天文、河圖、符命的深奧理論，可以預知天下盛衰的日期，九州將要有什麼吉凶禍福，他都瞭如指掌。後來他辭去官職進山修道。

修成得道後，漢孝桓帝劉志聽說後，幾次召他進宮，他始終不出山。桓帝又派地方官吏去找他，強迫他上車，把他拉到京城。但他見了桓帝后，始終低着頭一言不發。桓帝問話，劉遠也不回答。後來他在宮門上題了四百多字，說的都是未來的事。桓帝十分生氣，讓把宮門上的字用刀削去。面上的字剛削掉，板裏的字又顯了出來，因爲字的墨已滲透到門板裏了，越削越清楚。

王遠沒有後代，他家鄉的人世代相傳供養他。同郡有個太尉叫陳耽，專門爲王遠建了一座修道的專室，並早晚向他行禮叩拜，只說是向他祈福，並不說想跟他學道。王遠在陳耽家住了四十多年，陳家沒有一個人生病或死亡，連奴僕婢女都平安無恙。陳家始終六畜興旺，莊稼豐收。

有一天王遠突然對陳耽說，「我的陽壽到了，不會再在你這裏久留，明天中午我就去了。」果然第二天中午就死了。陳耽知道王遠已經昇仙而去，不敢把他的屍體放在地上，只是悲痛地哭道：「先生扔了我走了，今後我還能依靠誰呢？」就作了棺材，燒上香燭，用牀單包起他的屍體。三天後的夜晚，屍體忽然不見了，但他的衣服並沒有解開，像蛇蛻皮一樣留在牀上。王遠死後一百多天，陳耽也死了。有人說陳耽得到了王遠的道術也成仙飛昇了；也有人說王遠知道陳耽快死了所以才離開他先走了。

在此之前，王遠曾打算往浙江東南的括蒼山，經過江蘇吳郡，住在蘇州西門的蔡經家。蔡經是個普通老百姓，然而從骨相上看可以成仙，王遠看出來了，所以住在他家。王

遠對蔡經說，「你命中該得道成仙，上天打算接你去補充仙宮的缺額，由於你從年輕時就沒有學習道術的修煉，所以你現在精氣少而身子肥胖，不可能成仙飛昇。只有從肉體中解脫出來才能成仙，肉身的解脫不過像從狗洞中鑽出去一樣，你不要怕。」於是王遠就把解脫肉體的方術傳授給蔡經。然後就離開他去了。

蔡經後來突然身體變得像火一樣發熱，要求家裏人用冷水澆他。全家就都打來水向他身上澆，像澆一塊燒焦的石頭。這樣澆了三天水，蔡經就只剩下一副骨頭架子了。然後家裏人把蔡經弄到屋裏牀上躺下，他用被子把自己完全蒙上，忽然就不見了。揭開被子一看，只留下全身的皮，像蟬蛻下的皮一樣。

蔡經去了十幾年後，突然又回到家來，容貌像青年一樣，身體強壯，頭髮鬍鬚又密又黑。蔡經對家裏人說：「七月七日王遠要到咱家來，那天要多多作些飯菜，好招待他的隨從官員們。」

到了七月七日那天，蔡經家借了不少炊具，作了好幾百鬥糧食的飯，擺放在院子裏，後來王遠果然來了。王遠來到之前，先聽見了敲鑼打鼓吹奏簫管的音樂聲和人喊馬嘶聲，周圍鄰居們都十分驚恐，也看不見仙人究竟在哪裏。及王遠來到蔡經的家，家人們全看到了他。

只見他穿着大紅袍服，頭戴遠遊冠，腰帶上掛着虎頭形的裝綬帶用的皮包，繫着五色的綬帶，掛着寶劍。看他臉上有淡黃色的少年人的脣髭，中等身材。他乘着有翠羽傘蓋的車，車由五條龍拉着，車的前後都是手執旗幡旌節的儀仗侍從，像大將軍般的十分威風。有十二個差役在前面開道，他們的嘴都用蠟封着，接着又有一隊騎着龍的樂隊從天而降，聚集在院子裏。還有一些身高一丈多的隨從官員，都沒在道路上站立，而是停在空中。

王遠到了以後，所有的隨從儀仗立刻不見了，只有王遠坐在那裏。過了片刻，王遠召見了蔡經的父母兄弟，然後又派人請麻姑到這兒來，大家都不知道麻姑是什麼人。王遠讓派去請麻姑的人對麻姑說。「王方平恭敬的向麻姑稟報，說他很久不到人間來了。現在他來到人間，不知麻姑您能不能賞光到人間來一趟，一起敘敘話。」

不一會兒麻姑的信使就來了，不見那使者，只聽他發出了聲音說，「麻姑我這裏向王遠君施禮了。我們已經五百年沒見面了，雖然我們地位身份不同，但互相尊重敬仰，沒有什麼尊卑之分。先給你捎去個信，我一頓飯工夫就到。我已接受了使命要到蓬萊仙去視察，必須去一趟，但很快就會回來，回來後我就馬上到你那兒去拜望，希望你等等我不要馬上離開人間。」

過了兩個時辰，就聽說麻姑到了。也是先聽見人馬聲，等到了以後，都看見麻姑的隨從儀仗只有王遠的一半多。麻姑到了以後，蔡經領着全家上前拜見。只見麻姑是個十八九歲的美貌的女子，頭頂上挽了個髮髻，剩下的頭髮都披散下來垂到腰間。衣服上有美麗的圖案，但不是綢緞，卻光彩照人，不知是什麼做的，反正是世上絕對沒有的。

麻姑進屋拜見了王遠，王遠忙站起來還禮。兩人坐完以後，雙方帶來的廚師把各種佳餚呈送上來，食具都是金盃玉盤，不計其數，但盤中的菜餚大都是各種花，香氣立刻充溢了屋子內外。這時賓主切開盤裏的肉乾喫，原來是天上麒麟肉作的肉乾。

這時麻姑對王遠說，「我從上次接待你以來，已經看見東海三次變成桑園田野了。剛纔我到蓬萊仙洲去，看見島周圍的水，比上次我來會見時又淺了一半，是不是蓬萊仙洲的水也要乾涸而變成陸地呢？」王遠感嘆地說。「怪不得聖人也都說過，在海里行走也會揚起灰塵的！」

這時麻姑想看看蔡經的母親和妻子，當時蔡經的弟媳正坐月子，麻姑一看就知道她剛生完孩子，立刻說，「哎喲，你先站住，不要往前來。」說着他家人拿了一把米撒在地上，說米能除掉產婦身不潔的東西。再一看，灑在地上的米已變成了丹砂。

王遠笑着對麻姑說，「看來你還是年輕好勝啊。我老了，早就不喜歡做這些小小的法術了。」王遠又對蔡經家的人說，「我想賞給你們一些美酒，這酒是剛剛從天上的酒庫裏帶來的，味道非常醇厚，世間人喝不太合適，如果就這樣喝下去，腸子會爛掉，我必須往酒裏兌些水，你們別怪罪我。」說罷就用一半水兌了一升酒賜給蔡經家的人，每人喝了一升就都醉了。不一會兒酒喝光了王遠說。「酒不夠了就再去拿。」就命左右的人拿了一千錢到餘杭城的一個老太太那裏去買酒。派去買酒的人片刻就回來了，買來了一油袋子的酒，有五斗多。

餘杭城老太太捎話給王遠說。「我擔心人世上的酒你們喝不慣吧。」

麻姑的手生得像鳥的爪子，蔡經看見就心裏暗想，「如果我後背發癢時，用她那爪子撓一撓，大概會挺舒服吧。」蔡經心裏剛剛一想，王遠就知道了，就讓隨從把蔡經抓來抽了一頓鞭子，斥責蔡經道，「麻姑是神仙，你怎麼竟敢胡思亂想讓她爲你撓癢癢呢？」只見鞭子抽打在蔡經身上，卻看不見有拿鞭子的人。打完了，王遠對蔡經說，「我的鞭子從不隨便打人，你能挨我的鞭打也是你的造化。」

蔡經的鄰居有個姓陳的，不知道叫什麼名，曾做過縣尉被罷了官，聽說蔡經家來了神仙，就登門磕頭要求拜見神仙。王遠聽說後，就讓把陳某帶上來。見面後，陳某就懇求王遠收留他在他的左右當差，和蔡經在一起。王遠讓陳某面朝太陽站着，從後面觀察他，看後說，「哎呀，你這個人心術不正，我不能教給你成仙得道的事。這樣吧，我讓你當地上的主宰官吧。」陳某臨走時，授給陳某一張符和一塊寫着經文的板子，裝在一個小箱子裏。交給陳某後囑咐說，「這些東西並不能讓你得道轉世，只能使你的壽命延長一百歲以上。如果有那些生病有災的，或者那些沒有什麼罪過不該死的人，你可以拿着這符到他們家去，他們就會消災除病。如果有誰家有妖魔作怪的，你可以拿着這仙符，把陰曹的官吏傳了來，讓他把鬼帶回去。你要根據所遇到的具體情況，見機而行的使用這符。」

陳某用此符給好幾百家消了災除了病。陳某活到一百一十歲纔去世。

他死後他的弟子又拿他的符使用，就不再靈了。

王遠離開蔡經家以後。蔡家院子裏擺放的那些飲食都光光的了，但當時並沒有看哪個神仙喫飯。蔡經的父母私下問蔡經王遠是位什麼神，住在哪裏。蔡經說，「他經常住在崑崙山，往來於羅浮山，括蒼山等各山，每個山上都有他的宮室。他主管天曹的事，每天在天上地下反覆來往十幾次。地上三山五嶽的事和人間的生死，都先報告給王遠。他每次出行時，並不帶着百官，只騎着一頭黃色麒麟，帶十幾個侍從。他出行都是騰空飛行，山林都在他下面，離地常好幾百丈，所到之處山海之神都迎接拜見。」

幾十年後蔡經回了次家，王遠讓他帶信給陳某，字寫得很大很潦草。從前沒有人知道王方平就是王遠，由於此信才知。陳縣尉家到現在世代保存着王遠當年親筆寫的信和那仙符，都收藏在王遠當初給陳尉的那個小箱子裏。

伯山甫

伯山甫者，雍州人也。入華山中，精思服食，時時歸鄉里省親，如此二百年不老。到人家，即數人先世以來善惡功過，有如臨見。又知方來吉凶，言無不效。其外甥女年老多病，乃以藥與之。女時年已八十，轉還少，色如桃花。漢武遣使者行河東，忽見城西有一女子，笞一老翁，俯首跪受杖。使者怪問之，女曰：「此翁乃妾子也，昔吾舅氏伯山甫，以神藥教妾，妾教子服之，不肯，今遂衰老，行不及妾，故杖之。」使者問女及子年幾，答曰：「妾已二百三十歲，兒八十矣。」後入華山去。（出《神仙傳》）

【譯文】

伯山甫是古代九州之一的雍州人。進了西獄華山專心修道，服食丹砂仙藥，也常常回到家鄉探親，這樣活了二百歲還不顯老。伯山甫每到別人家去時，就歷數這家人祖祖輩輩的善惡和功過，好像他親眼見過似的。他還知道別人未來的吉凶福禍，說出來沒有不靈驗的。伯山甫的外甥女年老又多病，就給了她一些藥。外甥女當時已經八十多歲，服下藥以後，立刻變得年輕了，面色像桃花樣豔麗。有一次，漢帝派了使者到河東去，忽然看見城西有一個女子用鞭子抽打一個老頭，老頭老老實實地低着頭捱打。使者十分奇怪，就上去問怎麼回事，那女子說，「我是在打我兒子哩。從前我的舅舅伯山甫給了我一些仙藥，我叫我兒子喫，他不肯喫，現在就老成這樣，走路連我都不如，慢騰騰地，所以我纔打他。」使者問那女子和他兒子都是多大歲數，女子回答說，「我已經二百三十歲，兒子才八十歲。」後來這女子也進了華山修道去了。

馬鳴生

馬鳴生者，臨淄人也，本姓和，字君賢。少爲縣吏，捕賊，爲賊所傷，當時暫死，忽遇神人以藥救之，便活。鳴生無以報之，遂棄職隨神。初但欲治金瘡方耳，後知有長生之道，乃久隨之，爲負笈，西之女兒山，北到玄丘，南至廬江，周遊天下，勤苦歷年，及受《太陽神丹經》三卷歸。入山合藥服之。不樂昇天，但服半劑，爲地仙，恆居人間。不過三年，輒易其處，時人不知是仙人也。怪其不老。後乃白日昇天而去。（出《神仙傳》）

【譯文】

馬鳴生是山東臨淄人，原來姓和，字君賢。他年輕時當過縣衙裏的小官。因爲捕捉強盜，被強盜所傷，忽然遇見一個神仙用藥救活了他。馬鳴生覺得無法報答神仙救命之恩，就丟掉了官職跟着神仙去了。一開始他只想得到醫治刀槍紅傷的方，後來知道神仙還有長生的方術，就長期跟隨着神仙，爲他挑着書箱，進了河南宜陽縣的女幾山，往北到了玄丘，往南到了安徽的廬江，和神仙一同周遊天下，辛苦勤勞地侍奉神仙很多年，神仙終於給了他三卷《太陽神丹經》。馬鳴生帶着經卷回家後，進山按經上說的方法配了藥服用。因爲不願昇天成仙，只吃了半副藥就成爲地上的神仙，可以永遠住在人世。馬鳴生服藥以後，每三年搬一個地方住，所以人們都不知道他是神仙。他也修造房舍，也有僕人和車馬，和人們完全一樣。他就這樣不斷地換地方住，走遍了九州，過了五百多年，有些人認識他，見他總也不老，十分奇怪。後來他終於大白天成仙，昇天而去。

李八百

李八百，蜀人也，莫知其名。歷世見之，時人計其年八百歲，因以爲號。或隱山林，或出市廛。知漢中唐公昉有志，不遇明師，欲教授之。乃先往試之，爲作客傭賃者，公昉不知也。八百驅使用意，異於他客，公昉愛異之。八百乃僞病困，當欲死，公昉即爲迎醫合藥，費數十萬錢，不以爲損，憂念之意，形於顏色。八百又轉作惡瘡，周遍身體，膿血臭惡，不可忍近。公昉爲之流涕曰：「卿爲吾家使者，勤苦歷年，常得篤疾，吾取醫欲令卿愈，無所吝惜。而猶不愈，當如卿何！」八百曰：「吾瘡不愈，須人舐之當可。」公昉乃使三婢，三婢爲舐之。八百又曰：「婢舐不愈，若得君爲舐之，即當愈耳。」公昉即舐。復言無益，欲公昉婦舐之最佳。又復令婦舐之。八百又告曰：「吾瘡乃欲差，當得三十斛美酒，浴身當愈。公昉即爲具酒，着大器中。八百即起，入酒中浴，瘡即愈，體如凝脂，亦無餘痕。乃告公曰：「吾是仙人也，子有志，故此相試。子真可教也，今當授子度世之訣。」乃使公昉夫妻，並舐瘡三婢，以其浴酒自浴，即皆更少，顏色美悅。以丹經一卷授公昉。公昉入雲臺山中作藥，藥成，服之仙去。（出《神仙傳》）

【譯文】

李八百是四川人，不知道他名叫什麼。由於好幾代人都見過他，推算他已活了八百歲，所以叫他李八百。他有時隱居在山林裏，有時又到城鎮裏來。他聽說陝南漢中有個叫唐公昉有志於修道，但沒有高明的老師指點，就打算把修煉的方術教給他。李八百打算先試試唐公昉，就假裝是外地人，到唐公昉家受僱當僕人。李八百對唐公昉侍護得非常細心周到。能充分領會唐公昉的心意，不同於其他的僕人，唐公昉就特別喜歡他，對待他和別的僕人不同，李八百有一次裝病，而且病得要死，唐公昉就給他請醫生抓藥診治，化費了幾十萬錢也不心疼，而且爲李八百的病情十分憂慮擔心。李八百又讓自己生了惡瘡，全身都是，又是膿又是血發出很大的臭味，使人不忍心挨近。唐公昉哭着說，「你到我家來當僕人，辛苦了好幾年，現在又得了這樣重的病，我想盡辦法給你治病，化多少錢也不吝惜。可是你的病總也不好，叫我怎麼辦啊！」李八百說，「如果用舌頭舔我的瘡，就能好了。」唐公昉就讓三個丫環給李八百舔惡瘡。李八百又說，「丫環舔還是好不了，如果你給我舔，我的瘡就能好了。」公昉就用嘴給他舔瘡。但李八百說，「你舔還是不見好，如果讓你夫人舔就好了。」公昉就讓妻子給他舔瘡。李八百又說，「我的瘡要想完全治好，必須用幾十斗的酒洗澡纔行。」於是唐公昉就買了幾十斗的酒裝在一個大桶裏，李八百就起牀進入酒桶中洗澡，全身的瘡果然立刻好了，而且皮膚白得像凝住的油脂，連一點疤痕都沒有。這時李八百才告訴公昉說，「我是神仙，聽說你有志於修道，所以纔來故意考驗你，看來你是可以受教了，現在我要傳授給你成仙的祕訣。」李八百就讓唐公昉夫妻以及三個舔過瘡的丫環都用他洗過澡的酒洗浴，他們立刻都變得十分年輕，而且很漂亮。然後李八百又授給公昉一本煉丹的經書。唐公昉就進入浙江紹興的雲臺山中煉製丹藥，服用之後成仙昇天而去。

李阿

李阿者，蜀人，傳世見之不老。常乞於成都市，所得復散賜與貧窮者。夜去朝還，市人莫知所止。或往問事，阿無所言。但佔阿顏色，若顏色欣然，則事皆吉；若容貌慘慼，則事皆兇；若阿含笑者，則有大慶；微嘆者，則有深憂。如此候之，未嘗不審也。有古強者，疑阿異人，常親事之，試隨阿還，所宿乃在青城山中。強後復欲隨阿去，然身未知道，恐有虎狼，私持其父大刀。阿見而怒強曰：「汝隨我行，那畏虎也！」取強刀以擊石，刀折壞。強憂刀敗。至旦隨出，阿問強曰：「汝愁刀敗也？」強言實恐父怪怒。阿則取刀，左手擊地，刀復如故。強隨阿還成都，未至，道逢人奔車，阿以腳置其車下，轢腳皆折。阿即死，強怖，守視之。須臾阿起，以手撫腳，而復如常。強年十八，見阿年五十許，強年八十餘，而阿猶然不異。後語人被崑崙山召，當去。遂不復還也。（出《神仙傳》）

【譯文】

李阿是四川人，好幾代人都見他不老。李阿常常在成都街上乞討，但卻把討來的東西又都散給了窮苦的人。他夜晚離開成都，第二天早上又回來，人們不知他住在什麼地方。如果問李阿什麼事，李阿從來不回答，但只要看他臉上的表情也就明白了，如果李阿臉露出高興的樣子，那麼問的事就是吉利的，如果李阿滿臉愁容，那麼問的事就是災禍，如果李阿聽後微笑，就一定有大喜事；如果李阿輕輕嘆口氣，那問事的人一定會有很大的愁事。就這樣向李阿問事。結果都十分靈驗。有個叫古強的人，懷疑李阿不是凡人，就經常侍候李阿，並試着跟李阿走，才知道他住在青城山裏。古強打算跟李阿去山中修道，但自己沒有道術，怕遇見山中虎狼，就偷偷帶上他父親的一把大刀。李阿就很生氣地對古強說，「你和我一同走，還用害怕虎狼嗎？」說罷奪過刀摔在石頭上，刀就斷了。古強見刀壞了，心裏很犯愁。第二天早上古強跟着李阿出山時，李阿問道，「你是不是爲刀壞了而發愁？」古強說實在是怕回去後被父親責怪。李阿就取來斷了的刀，用左手把刀放在地上敲了一下，刀就又恢復原狀了。古強跟着李阿回成都時，在城外遇見一輛飛奔的馬車，李阿把腳放在車輪下，結果車輪子硌壞了，李阿的腳也被壓斷，倒在地上死去。古強嚇壞了，守着李阿的屍體，李阿突然翻身爬了起來，用手揉了揉壓斷的腳，腳立刻完好如初。古強十八歲時就看見李阿有五十來歲，古強八十多歲時，李阿仍然是五十歲的樣子，一點也沒變。後來李阿對人說崑崙山的神仙召他，馬上就去。李阿進崑崙山後，就再也沒回來。

卷第八 神仙八

劉安 陰長生 張道陵

劉安

漢淮南王劉安者，漢高帝之孫也。其父厲王長，得罪徙蜀，道死。文帝哀之，而裂其地，盡以封長子，故安得封淮南王。

時諸王子貴侈，莫不以聲色遊獵犬馬爲事，唯安獨折節下士，篤好儒學，兼占候方術，養士數千人，皆天下俊士。作《內書》二十二篇，又中篇八章，言神仙黃白之事，名爲《鴻寶》，《萬畢》三章，論變化之道，凡十萬言。武帝以安辯博有才，屬爲諸父，甚重尊之。特詔及報書，常使司馬相如等共定草，乃遣使，召安入朝。

嘗詔使爲《離騷經》，旦受詔，食時便成，奏之。安每宴見，談說得失，乃獻諸賦頌，晨入夜出。乃天下道書及方術之士，不遠千里，卑辭重幣請致之。

於是乃有八公詣門，皆鬚眉皓白。門吏先密以白王，王使閽人，自以意難問之曰：「我王上欲求延年長生不老之道，中欲得博物精義入妙之大儒，下欲得勇敢武士扛鼎暴虎橫行之壯士。今先生年已耆矣，似無駐衰之術，又無賁、育之氣，豈能究於《三墳》《五典》、《八索》《九丘》，鉤深致遠，窮理盡性乎？三者既乏，餘不敢通。」

八公笑曰：「我聞王尊禮賢士，吐握不倦，苟有一介之善，莫不畢至。古人貴九九之好，養鳴吠之技，誠欲市馬骨以致騏驥，師郭生以招羣英。吾年雖鄙陋，不合所求，故遠致其身，且欲一見王，雖使無益，亦豈有損，何以年老而逆見嫌耶？王必若見年少則謂之有道，皓首則謂之庸叟，恐非發石採玉，探淵索珠之謂也。薄吾老，今則少矣。」言未竟，八公皆變爲童子，年可十四五，角髻青絲，色如桃花。

門吏大驚，走以白王。王聞之，足不履，跣而迎登思仙之臺。張錦帳象牀，燒百和之香，進金玉之幾，執弟子之禮，北面叩首而言曰：「安以凡才，少好道德，羈鎖事務，沈淪流俗，不能遣累，負笈出林。然夙夜飢渴，思願神明，沐浴滓濁，精誠淺薄。懷情不暢，邈若雲漢。不斯厚（厚原作原，據《雲笈七籤》卷１０９引《神仙傳》改）幸，道君降屈，是安祿命當蒙拔擢，喜懼屏營，不知所措。唯望道君哀而教之，則螟蛉假翼於鴻鵠，可沖天矣。」

八童子乃復爲老人，告王曰：「餘雖復淺識，備爲先學。聞王好士，故來相從，未審王意有何所欲？吾一人能坐致風雨，立起雲霧，畫地爲江河，撮土爲山嶽；一人能崩高山，塞深泉，收束虎豹，召致蛟龍，使役鬼神；一人能分形易貌，坐存立亡，隱蔽六軍，白日爲暝；一人能乘雲步虛，越海凌波，出入無間，呼吸千里；一人能入火不灼，入水不濡，刃射不中，冬凍不寒，夏曝不汗；一人能千變萬化，恣意所爲，禽獸草木，萬物立成，移山駐流，行宮易室；一人能煎泥成金，凝鉛爲銀，水煉八石，飛騰流珠，乘雲駕龍，浮於太清之上。在王所欲。」

安乃日夕朝拜，供進酒脯，各試其向所言，千變萬化，種種異術，無有不效。

遂授《玉丹經》三十六卷，藥成，未及服。

而太子遷好劍，自以人莫及也。於時郎中雷被，召與之戲，而被誤中遷，遷大怒，被怖，恐爲遷所殺，乃求擊匈奴以贖罪，安聞不聽。被大懼，乃上書於天子云：「漢法，諸侯壅閼不與擊匈奴，其罪入死，安合當誅。」

武帝素重王。不咎，但削安二縣耳。

安怒被，被恐死。與伍被素爲交親，伍被曾以奸私得罪於安，安怒之未發，二人恐爲安所誅，乃共誣告，稱安謀反。天子使宗正持節治之，八公謂安曰：「可以去矣，此乃是天之發遣王。王若無此事，日復一日，未能去世也。」

八公使安登山大祭，埋金地中，即白日昇天。八公與安所踏山上石，皆陷成跡，至今人馬跡猶存。八公告安曰：「夫有藉之人，被人誣告者，其誣人當即死滅，伍被等今當復誅矣。」於是宗正以失安所在，推問雲，王仙去矣。

天子悵然，乃諷使廷尉張湯，奏伍被，云爲畫計，乃誅二被九族，一如八公之言也。

漢史祕之，不言安得神仙之道，恐後世人主，當廢萬機，而競求於安道，乃言安得罪後自殺，非得仙也。

按左吳記雲，安臨去，欲誅二被，八公諫曰：「不可，仙去不欲害行蟲，況於人乎。」安乃止。又問八公曰：「可得將素所交親俱至彼，便遣還否？」公曰：「何不得爾，但不得過五人。」安即以左吳、王眷、傅生等五人，至玄洲，便遣還。吳記具說雲：安未得上天，遇諸仙伯，安少習尊貴，稀爲卑下之禮，坐起不恭，語聲高亮，或誤稱「寡人」。於是仙伯主者奏安雲：不敬，應斥遣去。八公爲之謝過，乃見赦，謫守都廁三年。後爲散仙人，不得處職，但得不死而已。

武帝聞左吳等隨王仙去更還，乃詔之，親問其由。吳具以對。帝大懊恨，乃嘆曰：「使朕得爲淮南王者，視天下如脫屣耳。」遂便招募賢士，亦冀遇八公，不能得，而爲公孫卿、欒大等所欺。意猶不已，庶獲其真者，以安仙去分明，方知天下實有神仙也。時人傳八公、安臨去時，餘藥器置在中庭，雞犬舐啄之，盡得昇天，故雞鳴天上，犬吠雲中也。（出《神仙傳》）

【譯文】

漢代的淮南王劉安是漢高帝的孫子，他的父親是厲王，叫劉長。劉長因爲犯了罪，被流放到四川，在流放的路上死去。漢文帝聽說後很難過，就重新分割劉長的封地，全部給了劉長的大兒子劉安，所以劉安才被封爲淮南王。

當時王子們都沉迷於遊玩狩獵和美酒女色，只有劉安堅守節操，並禮賢下士。劉安還特別愛研究儒家的學說，還精通算卦和修道的方術，招納了幾千名有才學的門客，都是天下的知名人士。劉安寫了論述佛門精義的《內書》二十二篇，還有解釋佛經《中觀論》的文章八篇。另外還有論述神仙修行和用黃金白銀煉丹的文章，以及論述道術的《鴻寶》和論卦術的《萬畢》，這些著作都論述了陰陽變化的道家學術，共有十幾萬字。

武帝見劉安博學多才能言善辯，並且輩份是他的叔父，對他十分敬重。漢武帝有時下詔或給大臣寫回報的文章，都讓司馬相如等共同酌斟定稿，就派人召劉安上朝一起起草。

還有一次文帝讓劉安寫一篇解釋屈原《離騷》的論文，劉安早上接到皇命，一頓飯時間就寫成了並奏報給皇帝。

皇帝常常在宴席上召見劉安，聽劉安議論朝政的得失，或聽劉安獻上新作的賦、頌等文章，常常早上進宮，和皇帝談到夜晚纔出宮。劉安一直在蒐集天下論述道學的書，收納懂得修道的方士，那怕方士們遠在千里文外，也要派人拿着十分恭敬的信和錢前去請來。

於是就有八位名人一起來見劉安，八位老人都鬢髮皆白了。他們來到劉安門前，門官先偷偷報告了劉安，劉安就讓門官故意用自己的意思刁難那八位老人說，「我們淮南王求的是上中下三種賢人。上等賢人要懂得延年益壽長生不老的道術，中等賢人要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並精通儒家學術的大學問家，下等賢人要十分英武、力能扛鼎、打虎擒豹的勇士。我看八位老先生年紀這樣大，好像沒有長生之術，也沒有多大的力氣，也不會對伏羲、神農、黃帝所著的《三墳》；少昊、顓頊、高辛、堯、舜所著的《五典》；以及《八索》、《九丘》這些古代經典有什麼深刻的研究，也不會有什麼獨到的見解。上面說的三種才能你們都不具備，我可不敢向淮南王通報你們求見的事。」

八位老人笑着說，「我們聽說淮南王特別尊重賢德的人，像周公似的爲了接待客人喫飯時三次吐出食物，洗浴時三次擰乾了頭髮，所以凡是有一技之長的人都來投奔淮南王。古代的帝王諸侯都不拘一格選拔賢士，像戰國時的孟嘗君，連會學雞鳴狗叫的人都收留，這就象買來千里馬才能召來千里駒一樣。燕昭王收留了沒有什麼才能的郭隗，於是比郭隗更有才能的人才會的不遠千里來投奔燕昭王。我們雖然年老才學很淺，不合乎淮南王的要求，但我們從很遠的地方來投奔他，希望爲他效力。我們想見一見淮南王，就算對他沒有什麼好處，也不會對他有任何不利，爲什麼嫌我們老而不見我們呢？如果大王認爲年輕的人才有學問懂得道術，老年人都是昏庸無能的糟老頭子，這可缺乏開掘頑石尋找美玉、潛入深潭尋找明珠的決心和誠意了。不是嫌我們老嗎？那我們就變得年輕些吧。」話音沒落，八個老人都變成了童子，只有十四五歲，頭髮漆黑，面容像桃花般紅潤。

門官大喫一驚，趕快跑進去向劉安報告。劉安聽說後，連鞋都忘了穿，光着腳出來迎接，把八公接到思仙台上。掛起了錦繡帳幕，擺好了象牙牀座，燒上百和香，給八公們面前放上金玉的小桌，像弟子拜師那樣面朝北向八公磕頭說，「我劉安是個平凡庸碌的人，但從小就愛好修身養性的事。然而由於日常的繁瑣事務纏住身子，一直在這平凡的人世中沉淪，始終沒能從這些累贅中解脫出來，背上書箱到山林中去向得道的仙師們求教。然而我思念神靈的真心如飢似渴，希望有朝一日能洗掉身上的污齪，用修煉的誠心去掉我的庸俗淺薄。可是我的一片真情得不到抒發，神靈像遠在天邊的金光使我無法接近。萬萬沒想到今天我能得到這樣大的幸運，能親眼看見道君降臨到我的寒舍，這是我劉安命中該得到神靈的教導，使我又喜又驚連大氣都不敢出，不知道該怎麼辦纔好。只願各位道君可憐我這個凡俗的人，把修煉的要點傳授給我，使我這個像螟蛉一樣的小蟲能夠像大雁天鵝般高飛入雲。」

八個童子聽了劉安這番話就又變成老人，對劉安說，「我們的道術也很淺薄，但畢竟比你先走了一步。聽說你喜歡結交有識之士，特地來跟隨你，也不知你究竟有什麼願望和要求。我們八個人中，第一個能呼風喚雨噴雲吐霧，在地上劃一下就產生江河，把土聚起來就可堆成高山。第二個人能讓高山崩塌，讓泉水變成平地，馴服虎豹，召來蛟龍，驅使鬼神爲自己效力。第三個人能分身變化相貌，坐在那裏頓時消失，使千軍萬馬立刻隱去不見，把白天變成黑夜。第四個人能騰雲駕霧，飛越江河湖海，隨意遨遊在天地任何地方，呼吸之間便能到千里之外。第五個能入火不怕燒，入水不能溼，任何兵器不能傷害，冬天不怕凍，夏天日曬不出汗。第六個能千變萬化，想幹什麼就幹什麼，能造出禽獸草木或任何東西，能讓山搬家，讓河不流，讓宮殿屋隨意挪動。第七個能把泥土熬成金子，把鉛水凝鍊成銀子，用水把雲母硝石等八種石料煉成仙丹，能讓飛起的水花變成珍珠，能騎着龍駕着雲在九重天上浮游。你想學什麼，我們就教給你什麼。」

劉安就日夜向八公叩拜，用酒肉款待他們，並試驗他們每個人的本領，結果他們都各施法術，千變萬化，沒有一個不靈的。後來八公授給劉安《玉丹經》三十六卷，劉安按着經書上說的方法把仙丹煉成了，但沒有來得及服用就出了事。

那時太子劉遷愛好舞劍，自認爲劍法比誰都高明。

有一次，他讓當時任郎中的雷被和他一起舞劍，雷被一失手，誤傷了劉遷，劉遷翻臉大努，雷被也很害怕，怕劉遷殺他，就要求帶兵討伐匈奴來贖罪，劉安聽說後不同意，要懲治雷被。雷被十分害怕，就上書給皇帝說，「漢朝的法律規定，如果諸侯中有人貪圖享樂不去討伐匈奴的，該判死罪，劉安應該處死。」

漢武帝向來器重劉安，沒有追究處刑，只是把劉安的封地削去了兩個縣。

劉安更加懷恨雷被，雷被怕劉安殺他，總是提心吊膽。雷被和伍被是好朋友，伍被也是因爲幹過壞事得罪了劉安，劉安忍着沒有發作，雷被和伍被怕被劉安殺掉，就一起向皇帝誣告，說劉安要造反。

皇帝就派了管王室親族事務的宗正官帶着公文去查辦。

這時八公就對劉安說：「你可以離開塵世了，這是上天讓你脫離世俗的機會。你如果沒有這件被誣告謀反的事，一天天混下去，是很難脫離凡俗的。」八公讓劉安登上高山向神靈祭告，並把金子埋在地裏，然後劉安就白日昇天成仙了。

八公和劉安登山時踩過的石頭上都留下了很深的腳印，到現在人馬的足跡還留在山上。

八公對劉安說，「凡是作官的人被人誣告，那誣告者應該被處死，所以伍被、雷被也應該死了。」

宗正官來查劉安被告謀反的案子，發現劉安不見了，一打聽，才知道劉安成仙了。

皇帝聽說後心裏很不好受，就暗中轉告朝中管刑獄的廷尉張湯，讓他以策劃陰謀的罪名參奏伍被，於是就殺了伍被和雷被，並滅了他們家九族，正應了八公對劉安的預言。

《漢史》中對於劉安成仙得道的事故意隱瞞沒有記載，怕以後當皇帝的都不理朝政，去熱心於學習劉安以便成仙，只記載着劉安因爲被誣告謀反而自殺，而不是成了仙。

按照左吳的記載，說劉安成仙要離去時，打算殺掉雷被、伍被，八公勸告說，「不能這做。成仙的人連一隻小蟲都不害，何況是人呢。」劉安就沒殺雷被與伍被。

劉安又問八公，「能不能把我的親朋好友都帶到仙界去一趟再讓他們回來呢？」

八公說，「可以倒是可以，但不能超過五個人。」於是劉安就帶着他的好友左吳、王眷、傅生等五個人到了仙界的玄洲，去了以後又打發他們回來了。

後來左吳的文章中記述說，劉安還沒到仙境時就遇見了幾位神仙，但由於劉安從小就是王子，養尊處優，對遇見的幾位神仙不願意恭恭敬敬的行禮，言談舉止都不太尊重那幾位神仙，說話聲音很大，有時不注意還自稱「寡人」。結果仙伯中地位較高的就把這事奏報給天帝，說劉安對仙官大不敬，應該把他趕回人間。多虧了八公在天帝面前爲劉安解釋開脫，才免了劉安大不敬的罪，但仍罰他看管天都城中的廁所三年。三年期滿後，只允許劉安當一般的仙人，不得在仙界擔任官職，只讓他長生不死而已。

後來漢武帝聽說左吳等五人隨劉安去了仙界又被送了回來，就召見左吳等人，親自問他們詳細情況，左吳把詳情說了，武帝非常懊喪悔恨，並說，「我要是像淮南王劉安那樣能遇到神仙，我就會把皇室和天下看成一隻鞋，脫掉也毫不可惜，然後毅然隨神仙而去。」

從此漢武帝就招賢納士，希望也能招來八公那樣的仙人，但始終沒有仙人光臨，反爾被公孫卿、欒大這一類冒充得道的江湖術士欺騙。然而仍不甘心，一直想找到真仙人，因爲劉安成仙使他相信真有神仙。

傳說劉安和八公升天時，剩下的仙藥放在院裏讓雞狗喫後也都升了天，所以天上也有雞叫狗咬的聲音。

陰長生

陰長生者，新野人也，漢皇后之親屬。少生富貴之門，而不好榮貴，唯專務道術。聞馬鳴生得度世之道，乃尋求之，遂得相見，便執奴僕之役，親運履之勞。鳴生不教其度世之法，但日夕別與之高談，論當世之事，治農田之業，如此十餘年，長生不懈。

同時共事鳴生者十二人，皆悉歸去，唯長生執禮彌肅。鳴生告之曰：「子真能得道矣。」乃將入青城山中，煮黃土爲金以示之。立壇西面，乃以《太清神丹經》授之，鳴生別去。長生乃歸，合之丹成，服半劑，不盡（《雲笈七籤》卷１０６引《陰真君傳》無盡字），即昇天。乃大作黃金十數萬斤，以布惠天下貧乏，不問識與不識者。

周行天下，與妻子相隨，一門皆壽而不老。在民間三百餘年，後於平都山東，白日昇天而去。著書九篇，雲：「上古仙者多矣，不可盡論，但漢興以來，得仙者四十五人，連餘爲六矣。二十人尸解，餘並白日昇天。《抱朴子》曰：「洪聞諺書有之曰：『子不夜行，則安知道上有夜行人？』今不得仙者，亦安知天下山林間不有學道得仙者？」

陰君已服神藥，未盡昇天，然方以類聚，同聲相應，便自與仙人相集。尋索聞見，故知此近世諸仙人數耳。而俗民謂爲不然，以己所不聞，則謂無有，不亦悲哉。夫草澤間士，以隱逸得志，以經籍自娛，不耀文采，不揚聲名，不修求進，不營聞達，人猶不能識之，況仙人亦何急急，令聞達朝闕之徒。知其所云爲哉。

陰君自敘雲：「漢延光元年，新野山北子，受仙君神丹要訣。道成去世，付之名山，如有得者，列爲真人，行乎去來。何爲俗聞？不死之要，道在神丹。行氣導引，俯仰屈伸，服食草木，可得延年，不能度世，以至乎仙。子欲聞道，此是要言。積學所致，無爲合神，上士爲之，勉力加勤，下愚大笑，以爲不然，能知神丹。久視長安。」

於是陰君裂黃素，寫《丹經》一通，封一文石之函，置嵩高山。一通黃櫨之簡，漆書之，封以青玉之函，置太華山。一通黃金之簡，刻而書之，封以白銀之函，置蜀綏山。一封縑書，合爲十篇，付弟子，使世世當有所傳付。

又著詩三篇，以示將來。其一曰：「惟餘之先，佐命唐虞，爰逮漢世。紫艾重紆，餘（餘字原缺，據明抄本補）獨好道，而爲匹夫，高尚素志，不仕王侯。貪生得生，亦又何求。超跡蒼霄，乘龍駕浮，青要（要字原缺，據明抄本補，清黃晟刻本——以後簡稱黃刻本——青要作青風）承翼，與我爲仇。入火不灼，蹈波不濡，消遙太極，何慮何憂，傲戲仙都。顧憫羣愚，年命之逝，如彼川流，奄忽未幾，泥土爲儔，奔馳索死，不肯暫休。」

其二章曰：「餘（餘字原缺，據明抄本補）之聖師，體道之真，升降變化，喬、松爲鄰。唯餘同學，十有二人，寒苦求道，歷二十年，中多怠墮，志行不堅，痛乎諸子，命也自天，天不妄授，道必歸賢。身沒幽壤，何時可還？嗟爾將來，勤加精研，勿爲流俗，富貴所牽。神道一成，升彼九天，壽同三光，何但億千。」

其三章曰：「惟餘束髮，少好道德，棄家隨師，東西南北，委放五濁。（明抄本委作悉，濁作經）避世自匿，三十餘年。名山之側，寒不遑衣，飢不暇食，思不敢歸，勞不敢息。奉事聖師，承歡悅色，面垢足胝，乃見褒飾（褒飾二字原缺，據明抄本補），遂受要訣，恩深不測。妻子延年，鹹享無極。黃白已成，貨財千億，使役鬼神，玉女侍側。今得度世，神丹之力。」

陰君處民間百七十年，色如女子，白日昇天而去。（出《神仙傳》）

【譯文】

陰長生是河南新野人，他是漢朝皇后的親屬。雖然他生在富貴人家，卻不貪戀榮華富貴，專門研究道家的方術。他聽說馬鳴生知道轉世修仙的祕訣，就去找他，並甘心自願爲馬鳴生當僕人，給他幹脫鞋掃地的下賤活兒。然而馬鳴生並不傳授他成仙的道術，卻整天與他高談闊論，談的都是當前的時事以及怎樣種好農田等世俗瑣事，就這麼談了十多年，陰長生也沒表示厭倦。

和陰長生一塊來向馬鳴生學道的十二個先人後都走了，只有陰長生對馬鳴生更加恭敬的執弟子之禮。馬鳴生感動地說：「你纔是真正能夠得道的人啊！」於是就帶他遊了四川灌縣西南的青城山，把黃土變成黃金讓他看。馬鳴生站在神壇上，面朝西把一部《太清神丹經》授給陰長生，然後就告別走了。陰長生回來後，照經卷上的辦法煉出了仙丹，只吃了半付就成仙昇天了。後來陰長生又按馬鳴生教的方術用泥土變出了十幾萬黃金，用這金子救濟天下窮苦的人，不管認識不認識的人都給。

後來陰長生又帶着妻子周遊天下，他全家人都長壽不老。

陰長生在世間住了三百來年，後來在四川豐都縣平都山的東面白日昇天而去。

陰長生寫了九篇文章，文章中說，「古代的神仙非常多，不能詳細介紹，但從漢代以來，成仙的只有四十五人，加上我是四十六名。其中二十人是把肉身留在人間靈魂升了天，其餘的都是大白天連魂魄帶肉體一塊昇天成仙。晉代的葛洪在他的道學著作《抱朴子》中說過，如果人們夜晚不走路，怎麼會知道路上有走夜路的人呢？不成仙，怎麼能知道天下山林中有修道成仙的人呢？」

現在陰長生服了仙丹，就算他不升天，但他已有了仙氣，俗話說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物以類聚人以羣分，陰長生自然而然地要和仙人相聚。由於他和仙人們在一起，耳聞目睹，聽仙人們互相談論介紹，陰長生自然就知道了近代成仙者的人數了。那些世上的凡夫俗子們總是以眼見爲實，以爲他們沒見過神仙就認爲世上沒有神仙，這些人實在太可悲了。有些隱居在民間的高潔的士人，遠離塵世凡俗就是他們的志向，每日研究經書典籍就是他們最大的樂趣，從不誇耀自己的學問，也從不追求名利，不求爲官爲宦飛黃騰達，所以人們也都不知道他們。至於成仙得道的人，就更沒必要誇耀自己，讓世上那些高官顯貴們知道自己是神仙了。

陰長生自己也說：「東漢安帝廷光元年，河南新野山北子被仙君授給煉仙丹的祕訣，這祕訣是：『得道昇天以後，要把這要訣留在名山。誰能得到，名列真人。成就仙人來去自如』怎能是世俗的傳聞呢。不死的要訣，在於服用神丹。行氣修煉內功爲引導，使自己能自如地俯仰屈伸，服用草藥也可以延年益壽，但絕不能轉世超度爲神仙。誰如果想要修道，這是最根本的一條。要長期地學習道術，清淨無爲才能養性，真心修道的人必須刻苦勤奮，任憑那些愚昧的人去笑話吧，只要能得到仙丹靈藥，就可以永不衰老，長得安康。」

於是陰長生就撕了一塊黃綢子，在綢子上寫了一部《丹經》，裝進一個有花紋的玉石匣子裏，放在嵩高山上。又在黃櫨木板上用漆寫了一部《丹經》裝在青玉的匣子裏，放在西嶽華山中。又在一塊金板上刻了《丹經》，裝進白銀作的匣子裏，放在四川綏山中。還有寫在絲絹上的一段經文，合起來一共十篇，交給了弟子，讓他們世世代代傳下去。

陰長生還寫了三首詩，講述未來的事。第一首的大意是：「我在唐堯虞舜時就接受了上天之命，一直延續到漢代，都負有仙界的使命。我從很早就愛好修道，雖然我是個平凡的人，但志向很高尚，不想在王侯手下做官。如果只是爲了延續生命，那麼只滿足於長壽就不會再有所追求了。我希望能夠升入雲天，乘龍浮游，展開雙翼乘風翱翔。我希望能不怕火燒，入水不溼，無憂無慮地在太極中逍遙漫遊，在仙界的都城中往來。那時我下看人間那些愚昧的人們，他們的年華像流水般一去不回，短暫的生命轉瞬即逝，死後就變成了泥土，可是他們仍然急急忙忙奔波勞累，終於免不了一死，這是何等可悲啊！」

第二首詩的大意是：「我的仙界的老師是道術極高的真人，他可以昇天入地變化無窮，道術可以和著名的仙人王子喬、赤松子相媲美。我有十二名學道的同學，在二十年的修煉苦學中，有很多由於志向不堅定半途而廢，我真爲他們痛惜，但這也是天命的安排，因爲道術不是隨便就可以傳授的，只傳授那些意志堅定的聖賢們。那些學道半途而廢的人，墮入了冥冥的陰間，真是苦海無邊啊，所以我希望後世的人們在修煉道術時一定要刻苦勤奮，千萬不要爲人間的榮華富貴所誘惑而動搖了修道的意志。一旦修道成功，升入九天仙界，那時壽命就和日、月、星一樣，億萬年長存永在了。」

第三首詩大意是：「我從少年時就愛好道術，拋別了家人，隨着老師東西南北四方遨遊，脫離了人間的劫濁、煩惱濁、衆生濁、見濁和命濁這『五濁』，離開塵世隱居山林三十多年。爲了修道，我寒冷時忘了添衣，餓了忘記喫飯，雖想家也不敢回去，再勞累也不敢休息。我侍奉仙師，處處使他歡欣愉快，顧不得自己滿臉污垢，雙腳磨厚，終於得到了仙師的讚賞，才傳授給我修煉的祕訣，這是多麼大的恩德啊。我的妻子兒女也因此得到長生之術，將永享天年。我又煉成了億萬黃金白銀散給了窮人，我還能驅鬼神爲我服務，還有玉女在我身旁侍奉。現在我得以成仙，完全是神丹的功效啊！」

陰長生在人間活了一百七十歲，容貌像年輕的女子哪樣俊秀，後來在大白天成仙飛昇進了仙界。

張道陵

張道陵者，沛國人也，本太學書生，博通五經。晚乃嘆曰：「此無益於年命，遂學長生之道，得黃帝「九鼎丹法」，欲合之。用藥皆糜費錢帛，陵家素貧，欲治生，營田牧畜，非己所長，乃不就。聞蜀人多純厚，易可教化，且多名山。乃與弟子入蜀，住鵠鳴山，著作道書二十四篇，乃精思煉志。

忽有天人下，千乘萬騎，金車羽蓋，驂龍駕虎，不可勝數。或自稱柱下史，或稱東海小童。乃授陵以新出《正一明威》之道，陵受之，能治病，於是百姓翕然，奉事之以爲師，弟子戶至數萬。

即立祭酒，分領其戶，有如官長。並立條制，使諸弟子，隨事輪出米絹器物紙筆樵薪什物等，領人修復道路，不修復者，皆使疾病。縣有應治橋道，於是百姓新草除溷，無所不爲，皆出其意。而愚者不知是陵所造，將爲此文從天上下也。

陵又欲以廉恥治人，不喜施罰刑，乃立條制：使有疾病者，皆疏記生身已來所犯之罪，乃手書投水中，與神明共盟約，不得復犯法，當以身死爲約。於是百姓計念，邂逅疾病，輒當首過，一則得愈，二使羞慚，不敢重犯，且畏天地而改。從此之後，所違犯者，皆改爲善矣。

陵乃多得財物，以市其藥，合丹。丹成，服半劑，不願即昇天也，乃能分形作數十人。其所居門前水池，陵常乘舟戲其中，而諸道士賓客，往來盈庭巷（巷原作蓋，據明抄本改）座上常有一陵，與賓客對談，共食飲，而真陵故在池中也。其治病事，皆採取玄素，但改易其大較，轉其首尾，而大途猶同歸也。行氣服食，故用仙法，亦無以易。

故陵語諸人曰：「爾輩多俗態未除，不能棄世，正可得吾行氣導引房中之事，或可得服食草木數百歲之方耳。」其有九鼎大要，唯付王長。而後合有一人從東方來，當得之。此人必以正月七日日中到，其說長短形狀。至時果有趙升者，不從東方來（明抄本無不字）生平未（未原作原，據明抄本、陳校本改）相見，其形貌一如陵所說。陵乃七度試升，皆過，乃受升丹經。

七試者：

第一試，升到門不爲通，使人罵辱，四十餘日，露宿不去，乃納之。

第二試，使升於草中守黍驅獸，暮遣美女非常，託言遠行，過寄宿，與升接牀。明日又稱腳痛不去，遂留數日。亦復調戲，升終不失正。

第三試，升行道，忽見遺金三十瓶，升乃走過不取。

第四試，令升入山採薪，三虎交前，咬升衣服，唯不傷身。升不恐，顏色不變，謂虎曰：「我道士耳，少年不爲非，故不遠千里，來事神師，求長生之道，汝何以爾？豈非山鬼使汝來試我乎？」須臾，虎乃起去。

第五試，升於市買十餘匹絹，付直訖，而絹主誣之，雲未得。升乃脫己衣，買絹而償之，殊無吝色。

第六試，升守田穀，有一人往叩頭乞食。衣裳破弊，面目塵垢，身體瘡膿，臭穢可憎。升愴然，爲之動容，解衣衣之，以私糧設食，又以私米遺之。

第七試，陵將諸弟子，登雲臺絕巖之上，下有一桃樹，如人臂，傍生石壁，下臨不測之淵，桃大有實。陵謂諸弟子曰：「有人能得此桃實，當告以道要。」於時伏而窺之者三百餘人，股戰流汗，無敢久臨視之者，莫不卻退而還，謝不能得。升一人乃曰：「神之所護，何險之有？聖師在此，終不使吾死於谷中耳。師有教者。必是此桃有可得之理故耳。」乃從上自擲，投樹上，足不蹉跌，取桃實滿懷。而石壁險峻，無所攀援，不能得返。於是乃以桃一一擲上，正得二百二顆。陵得而分賜諸弟子各一，陵自食，留一以待升。陵乃以手引升，衆視之，見陵臂加長三二丈，引升，升忽然來還。乃以向所留桃與之。升食桃畢，陵乃臨谷上，戲笑而言曰：「趙升心自正，能投樹上，足不蹉跌，吾今欲自試投下，當應得大桃也。」衆人皆諫，唯升與王長嘿然。陵遂投空，不落桃上，失陵所在。四方皆仰，上則連天，下則無底，往無道路，莫不驚歎悲涕。唯升、長二人，良久乃相謂曰：「師則父也，自投於不測之崖，吾何以自安！」乃俱投身而下，正墮陵前。

見陵坐局腳牀斗帳中，見升長二人笑曰：「吾知妝來。」乃授二人道畢，三日乃還。歸治舊舍，諸弟子驚悲不息。後陵與升、長三人，皆白日沖天而去。衆弟子仰視之，久而乃沒於雲霄也。

初，陵入蜀山，合丹半劑，雖未衝舉，已成地仙。故欲化作七試，以度趙升，乃知（知原作如，據明抄本、陳校本改）其志也。（出《神仙傳》）

【譯文】

張道陵是沛國（今江蘇省沛縣）人，原是太學中的書生，精通《詩》、《書》、《禮》、《易》、《春秋》這五經。晚年時他感嘆地說，「精通《五經》對延年益壽沒有一點用處啊！」就開始熱心研究長生之道。他得到了黃帝的「九鼎煉丹祕方」，就想照着祕方試驗煉丹。但煉丹的藥石非常費錢，張道陵家非常窮，要想致富沒有門路，種田放牧又不是他的專長，乾脆就不幹了。

他聽說四川人民性淳樸，容易接受教育點化，而且四川名山很多，就帶着弟子去了四川大足縣，進了鵠鳴山，寫了二十四篇論述道術的文章，都是他苦苦思索修煉真諦的體會。

有一天，忽然有神仙從空而降，他們成千上萬，或乘車騎馬，或駕龍騎虎，數都數不過來。神仙中有的自稱是柱下史，有的自稱是東海小童。仙人們把太上老君新出的《正一明威祕籙》和《正一法文》傳授給張道陵。張道陵從這兩部經卷中得到了治病的仙方，於是百姓們都聚在他身邊求他治病，拜他爲師，弟子上萬。

於是張道陵在弟子中設立了「祭灑」的官職，管理弟子們，像政府的長官一樣。他還叫弟子們按照需要輪流交納米糧、器具、紙筆、柴草等東西，派人修整道路，不參加修路的懶惰弟子，張道陵就讓他們生病。縣裏本來就有很多橋樑道路需要修復，但一直無人過問，現在張道陵一號召，百姓們爭先恐後地清除道上的野草，清挖堵塞的河道。有些愚昧的人不知道這些事都是張道陵授意乾的，還以爲是上天的旨意呢。

張道陵還想喚起人們的廉恥心，以此來管理衆人，他不願意動用刑罰，就立了一條制度：凡是有疾病的人，都要把自己有生以來犯過的罪過寫在紙上，然後扔到水裏，向天神發誓以後永不再犯，再犯就必死。於是百姓們都永遠不能忘記不犯罪，犯了罪的就會生病，生病時就要把自己的罪過都交待出來，一是爲了使病能痊癒，二是由此產生羞愧心，不敢再重犯，因爲懼怕天地神靈而改過自新。從張道陵實行了這個辦法後，凡是犯過罪的，都改惡向善了。

張道陵也因此得了很多財物，用這些錢財去買來煉仙丹用的草藥和石料，終於把丹煉成了。丹煉成後，張道陵只服了半副，因爲他不願昇天，這時他已能用分身術把自己分成幾十個人了。 張道陵的門前有個水池，他常乘船在水中游玩，而他的道友和賓客多得擠滿了庭院和街巷。他就分出一個自己和賓客們談話應酬，而他的真身還在池中船上游玩呢。張道陵治病，大多是採用黑白陰陽相生相剋的原理，根據具體病情對藥方進行改動變化靈活運用，但總的還是和仙人傳授的藥方相一致。

他常對人們說：「你們大都貪戀塵世的歡樂，所以不能超脫凡俗，所以更需要用我的煉氣養精的方法來控制引導男女的房事，再配合着服食草本，就可以活到幾百歲了。」

張道陵有一個最重要的祕方，只傳授給王長一個人。

有天，他說應該有一個從東方來的人，這人也應該得到祕方。這個人應該在正月初七的中午到張道陵這兒來，張道陵事先就說了這人的面貌身材。到了正月初七的中午，果然來了個叫趙升的人，但不是從東方來的，然而他的形貌身材和張道陵事先說的完全一樣。

張道陵就對趙升考驗了七次，七次都通過以後，才把丹經傳授給趙升。

第一次對趙升的考驗，是趙升來到張道陵的門口以後，門人不給通報，並辱罵趙升，罵了四十多天，趙升在門外就露宿了四十多天，張道陵才讓他進門。

第二次考驗是讓趙升在田裏看守莊稼驅趕野獸，到了晚上，張道陵派了個美麗異常的女子去見趙升。那女子假裝是走遠路的旅客，要求在趙升這兒過夜，並和趙升同牀挨着睡覺，第二天那美女又假裝腳痛賴着不走，趙升只好留她住了幾天。那女子經常挑逗勾引趙升，但趙升始終行爲端正不受誘惑。

第三次考驗，趙升在路上走時，讓他突然看見路上扔着三十塊金子，趙升動也沒動金子繼續走路。

第四次考驗，讓趙升進山砍柴，讓三隻老虎來撕扯趙升的衣服，但不傷他的身體，趙升一點也沒有害怕，臉不變色心不跳，還對老虎說：「我是個學道的人，從少年時就沒作過壞事，所以不遠千里來拜師學道，求長生不老之術，你們這是要幹什麼呢？莫非是山神派你們來考驗我的嗎？」三隻老虎呆了片刻就離去了。

第五次考驗，讓趙升在街上買了十幾匹絹綢，付完錢以後，老闆卻誣衊趙升說他沒有付錢，趙升就脫下自己的衣服賣掉，用錢買來了絹綢還給那老闆，一點也沒有生氣怨恨。

第六次考驗是讓趙升看守糧倉，讓一個人去向趙升磕頭討喫的。這人破衣爛衫，面目骯髒，全身生滿了膿瘡又腥又臭。趙升看見後十分可憐他，甚至流下眼淚。他脫下自己的衣服給那人穿，用自己的糧食爲那人作了飯，那人臨走時，趙升又把自己的糧食送了一些讓那人帶在路上喫。

第七次考驗，張道陵帶着弟子們登上懸崖絕壁，下面的石縫間長着一棵桃樹，有人的胳膊那麼粗，桃樹下就是萬丈深淵，桃樹上結着很大的桃子。張道陵就對弟子們說：「誰能摘下那桃子，我就把修道的祕訣傳授給他。」這時有三百來個弟子都趴在崖邊看那桃樹，個個嚇得雙腿戰慄汗流浹背，不敢長時間看那桃樹，最後都嚇得退了回去，說不敢去摘那桃子。只有趙升說：「有神靈保佑，有什麼危險呢？何況還有我的仙師在這裏，他能眼看着我摔死在山谷裏嗎？即然是仙師讓摘這桃子，說明這桃子一定能夠摘到的。」說罷，趙升縱身一跳，落在桃樹上，身子都沒有打晃，摘下一大抱桃子。然而石壁像牆那麼陡峭，無法攀登着回到崖上。於是趙升就在下面把摘到的桃子一隻一隻地扔了上去。一共是二百零二隻桃子。張道陵把桃子分給弟子們一人一隻，自己吃了一隻，給趙升留了一隻等他上來。大家親眼看見張道陵的手臂突然加長了兩三丈伸到桃樹上去拉趙升，趙升一下子就上來了。張道陵把剛纔留的桃子給了趙升，趙升喫完以後，張道陵就站在懸崖邊上笑着說，「趙升因爲心術端正，才能跳到桃樹上連身子都不晃。我也想跳下去，一定能摘着最大的桃子。」弟子們都勸張道陵不要跳，只有王長和趙升不說話。張道陵就往下一跳，卻沒有落在桃樹上，不知落到什麼地方去了。四面都是仰視看見頂的高山峻嶺，山頂高入雲天，往下看是沒有底的深谷，連道路都沒有。弟子們這時都嚇得哭了起來，只有趙升和王長沒有哭，兩人議論道：「老師就像我們的父親一樣，現在他跳進了萬丈深谷，我們這樣活着也於心不安啊！」說罷兩個人一齊跳下了懸崖，沒想到正好落在張道陵的面前。

只見張道陵盤腿坐在一個很小的帳中牀上，他見到趙升和王長，就笑着說：「我知道你倆會來的。」接着就向他倆傳授了修道的祕訣。三天後，他們三人一同回到家中，弟子們看見以後，又驚又喜。後來，張道陵和趙升、王長三個人都是大白天成仙飛昇入雲，弟子們仰着頭看，只見他們漸漸飛入雲中不見了。

最初張道陵進入四川大足縣鵠鳴山煉成了仙丹後，只吃了半付，雖然沒有昇天，但已成爲地上的神仙。他不急着昇天，就是爲了對趙升作七次考驗以便超度他，從這件事也看出張道陵是先知趙升修道的志向是端正堅定的。

卷第九 神仙九

李少君 孔元方 王烈 焦先 孫登　呂文敬　沈建

李少君

李少君者，齊人也。漢武帝召募方士。少君於安期先生得神丹爐火之方，家貧，不能辦藥，謂弟子曰：「老將至矣，而財不足，雖躬耕力作，不足以致辦。今天子好道，欲往見之，求爲合藥，可得恣意。」乃以方上帝，雲：「丹砂可成黃金，金成服之昇仙。臣常遊海上，見安期先生，食棗大如瓜。」天子甚尊敬之，賜遺無數。少君嘗與武安侯飲食，座中有一老人，年九十餘，少君問其名，乃言曾與老人祖父遊夜（明抄本夜作射），見小兒從其祖父，吾故識之。時一座盡驚。又少君見武帝有故銅器，因識之曰：「齊桓公常陳此器於寢座。帝按言觀其刻字，果齊之故器也，因知少君是數百歲人矣。視之如五十許人，面色肌膚，甚有光澤，口齒如童子。王公貴人，聞其能令人不死，莫不仰慕，所遺金錢山積。少君乃密作神丹，丹成，謂帝曰：「陛下不能絕驕奢，遣聲色，殺伐不止，喜怒不勝，萬里有不歸之魂，市曹有流血之刑，神丹大道，未可得成。」乃以少藥方與帝，少君便稱疾。是夜，帝夢與少君俱上嵩高山，半道，有使者乘龍持節雲中來，言太乙請少君。帝遂覺，即使人問少君消息，且告近臣曰：「朕昨夢少君舍朕去。」少君乃病困，帝往視之，並使人受其方，事未竟而卒。帝曰：「少君不死，故化去耳。」及斂，忽失屍所在，中表衣悉不解，如蟬蛻也。帝猶增嘆，恨求少君不勤也。初少君與朝議郎董仲躬相親愛。仲躬宿有疾，體枯氣少。少君乃與其成藥二劑，並其方，用戊巳之草，后土脂，黃精根，獸沉肪，先莠之根，百卉花釀，亥月上旬，合煎銅器中，使童子沐浴潔淨，調其湯火，使合成雞子，三枚爲程。服盡一劑，身體便輕；服三劑，齒落更生；五劑，年壽長而不復傾。仲躬爲人剛直，博學五經，然不達道術，笑世人服藥學道，頻上書諫武帝，以爲人生則命，衰老有常，非道術所能延。意雖見其有異，將爲天性，非術所致，得藥竟不服，又不問其方。少君去後數月，仲躬病甚。常聞武帝說前夢，恨惜少君，仲躬憶少君所留藥。試服之，未半，乃身體輕壯，其病頓愈；服盡，氣力如年少時，乃信有長生不死之道。解官，行求道士，問其方，竟不能悉曉。仲躬唯得發不白，形容盛甚，年八十餘乃死。囑其子道生曰：「我少得少君方藥，初不信，事後得力，無能解之，懷恨於黃泉矣。汝可行求人間方術之事，解其方意，長服此藥，必度世也。」時有文成將軍，亦得少君術。事武帝，帝后遣使誅之，文成謂使者曰：「爲吾謝帝，不能忍少日而敗大事乎？帝好自愛，後三十年，求我於成山，方共事，不相怨也。」使者還，具言之。帝令發其棺視之，無所見，唯有竹筒一枚。帝疑其弟子竊其屍而藏之，乃收捕，檢問其跡，帝乃大悔誅文成。後復徵諸方士，更於甘泉祀太乙，又別設一座祀文成，帝親執禮焉。（原缺出處，查出《神仙傳》）

【譯文】

李少君是山東人。漢武帝因爲好道術招募天下懂道術的方士。李少君在先秦時代著名方士安期先生那裏得到了煉丹的祕方，但由於家裏窮，買不起煉丹的金石原料和草藥，就對弟子們說：「我又老又窮，就是再賣力氣地種田，也湊不上買藥煉丹的錢。聽說當今天子漢武帝愛好道術，我想去朝見他，求皇帝和我一起煉丹，皇上一定會很願意。」於是李少君把安期的煉丹祕方上奏漢武帝說，「丹砂可以煉出金丹，吃了金丹就能成仙。我曾經在海上漫遊，遇見了仙人安期先生，他經常喫一種像瓜一樣大的棗子。」漢武帝對李少君很尊重，賞給他不少東西。李少君曾經和武安侯一起宴飲，座上有一位九十多歲的老人，李少君問老人的姓名，老人說了姓名後，李少君說，「我曾經和你的祖父一起夜裏遊玩宴飲過，那時你很小，跟你祖父在一起，所以我才認識你。」在座的人聽了李少君這番話都很驚奇。有一次，李少君看見漢武帝有一件舊銅器，就對武帝說，「我認識這件銅器。春秋戰國時的齊桓公曾把它擺在自己的牀頭。」漢武聽李少君這麼一說，就細看銅器上刻的字，果然是春秋時齊國的銅器，從而知道李少君己活了幾百歲了。但李少君看上去只有五十來歲，臉色紅潤皮膚很光滑，牙齒像少年人那樣整齊。漢朝的王公貴族們聽說李少君能使人長生不死，都對他萬分敬仰，給他送的金錢堆積如山。李少君就用這些錢偷偷買了原料煉成了仙丹，然後對武帝說，「陛下如果不能除掉驕奢淫逸的惡習，仍然貪圖美女縱慾無度，到處征戰討伐，喜怒無常，使冤魂流落在荒野，讓城市裏常有殺頭的重刑，那就絕不能煉成仙丹修成大道。」李少君把自己不會衰老的祕方給了漢武帝，然後就假稱自己生了病告辭。這天夜裏，漢武帝夢見和李少君一起登上河南的嵩山，半路上有個神仙拿着旌節騎着龍從雲中降下來，說太乙真人請李少君去。漢武帝驚醒了，立刻派人打聽李少君的情況，並且告訴親近的大臣說：「我昨夜夢見李少君離我而去了！」李少君病重時，武帝去探視，李少君讓人把他煉仙丹的祕方完全記下來，還沒說完就死了。武帝說：「李少君不會死，他是登了仙界了！」李少君剛要入殮時，屍體忽然不見了，衣服連釦子都沒解開，好像蟬蛻一樣。漢武帝更加後悔，恨自己沒有向李少君更多的求教道術。李少君生前和任朝議郎的董仲躬是好朋友，董仲躬一向有病，身體消瘦氣血不足。李少君就給了他兩副藥和藥方，讓他用戊巳年間生長的草、當地出產的油脂、黃精的根和野獸的脂膏，秋天先枯死的根、春天百花的膏汁，在十二月上旬把上述藥料合放在銅器中熬，讓一個童子沐浴得十分潔淨，讓他看好火候，把熬好的膏再製成雞蛋大的藥丸，三隻藥丸一個療程。吃了一副藥丸，身子就會非常輕快，吃了三副，舊牙脫掉生出新牙，吃了五副以後，年歲增長了但腰不彎背不駝。董仲躬爲人剛強正直，精通《四書》《五經》，但對道術一點也不入門，還經常嘲笑那些服丹藥學道術的人，常常上書給漢武帝，認爲人壽天定，衰老是正常的，不是學道術能長生不老的。李少君知道董仲躬對修道有不同的看法，他的性格就是這樣，改變不了他的認識。李少君給董仲躬的藥，董仲躬根本就不喫，也不理睬李少君講解的道學方術。李少君走後幾個月，董仲躬病更重了。他曾聽說了漢武帝夢見李少君成仙而去非常遺憾後悔，就想起了李少君給他的藥。董仲躬試着服那藥，只吃了半副，就覺得身輕體壯，病立刻好了。服完一副藥之後，就覺得像年輕時那樣精力充沛，這時他才相信真的有長生不死的道術。於是董仲躬就辭去了官職，向道士們求教，但得不到正確圓滿的回答。後來雖然他頭髮不白精力旺盛，但還是活到八十多歲就死了。死前叮囑他的兒子董道生說，「我曾得到李少君的仙藥，起初不相信，後來服藥見效，卻不能解釋藥力的來源和修道的方術，只有懷恨於九泉之下了。你要尋找人間懂得道術的人，向他學習修道的要訣，常服仙藥，就會超化成仙了。」當時還有個文成將軍，也得到了李少君的傳授。文成將軍是漢武帝的臣下，後來由於得罪了武帝，武帝派使者去殺他。文成將軍對使者說，「請替我質問皇上，他爲什麼不能忍耐幾天而毀了大事呢？如果皇上仍然愛好修道，可以在三十年後到成山去找我，我會成全他，不會怨恨他的。」使者殺了文成將軍以後，回來向漢武帝轉告文成將軍的話，武帝聽後命人打開文成將軍的棺材，棺材中卻什麼都沒有，只有一隻竹筒。武帝懷疑是文成弟子偷去了他的屍體藏起來了，就到處搜查瞭解文成的去外，終於相信文成將軍是成仙而去了，就十分後悔殺了文成。後來武帝又徵召方士，又在陝西淳化縣甘泉山建了甘泉宮祀奉道家始祖太乙真人，又另外建了一座廟祀奉文成將軍，每次祭禮，武帝都是親自主持。

孔元方

孔元方，許昌人也。常服松脂茯苓松實等藥，老而益少，容如四十許人。郄元節、左元放，皆爲親友，俱棄五經當世之人事，專修道術。元方仁慈，惡衣蔬食，飲酒不過一升，年有七十餘歲。道家或請元方會同飲酒，次至元方，元方作一令：以杖柱地，乃手把杖倒豎，頭在下，足在上，以一手持杯倒飲，人莫能爲也。元方有妻子，不畜餘財，頗種五穀。時失火，諸人並來救之，出屋下衣糧牀幾，元方都不救，唯箕踞籬下視火。其妻促使元方助收物，元方笑曰：「何用惜此。」又鑿水邊岸，作一窟室，方廣丈餘，元方入其中斷谷，或一月兩月，乃復還，家人亦不得往來。窟前有一柏樹，生道後棘草間，委曲隱蔽。弟子有急，欲詣元方窟室者，皆莫能知。後東方有一少年，姓馮名遇，好道，伺候元方，便尋窟室得見。曰：「人皆來，不能見我，汝得見，似可教也。」乃以素書二卷授之曰：「此道之要言也，四十年得傳一人。世無其人，不得以年限足故妄授。若四十年無所授者，即八十年而有二人可授者，即頓接二人。可授不授爲『閉天道』；不可授而授爲『泄天道』，皆殃及子孫。我已得所傳，吾其去矣。」乃委妻子入西嶽。後五十餘年，暫還鄉里，時人尚有識之者。（出《神仙傳》）

【譯文】

孔元方是河南許昌人。他經常服用松脂、茯苓、松籽等藥，老年時變得十分年輕，容貌像四十多歲的人，郄元節、左元放都是他的好朋友，他們都是既不讀《四書》、《五經》，又不問世事，專門研究道術。孔元方爲人善良仁慈，粗衣素食，喝酒從不超過一升，當時有七十多歲。有一次，幾位道士請孔元方一起喝酒，輪到元方乾杯時，元方行了個酒令：他把柺杖拄在地上，手扶着柺杖頭朝下腳朝上倒立着，用另一隻手拿着酒杯倒着喝酒，結果誰也不會像他這樣飲酒。孔元方有妻有子，但從不積存錢財，只是很下力氣地種田。有一次，孔元方家裏失火了，人們都來救火，往外搶救衣物糧食傢俱，但孔元方卻不往外搶東西，反而蹲在籬笆前看火。他的妻子催他趕快搶救財物，孔元方笑道：「這些都是身外之物，有什麼可惜的！」孔元方又在河邊岸上鑿了一個一丈見方的洞，然後鑽進洞裏，不喫不喝，一兩個月也不出來，家裏的人他也不讓到洞裏來。洞前有一棵柏樹，長在大道後面的荊棘草叢裏，擋着那個洞。有時弟子有急事想找孔元方，也找不到他住的那個洞。後來從東方來了一個少年，名叫馮遇，愛好道術，想跟隨孔元方學道。他一來就找着了孔元方的那個洞室。孔元方說：「別人來都找不到我，你卻一來就找到了我，看來你是值得我傳授道術的人。」孔元方就把兩卷寫在白布上的經文給了馮遇，並對他說：「這上面寫的是修道的要點，四十年纔可以傳授一個人。如果四十年到了還找不到值得傳授的人，那也不能因爲年限到了胡亂傳授，須等八十年，如有兩個人可傳授，就傳給兩個人。誤傳或不傳，就犯了『閉天道』的罪，不該傳的卻傳了，就犯了『泄天道』的罪，這兩種罪都會連累子孫而受到懲罰。現在我已經把道術的精要傳給你，我就可以去了。」於是孔元方就扔下妻子兒女進了西嶽華山。五十年後，孔元方回過一次故鄉，當時的人還有認識他的。

王烈

王烈者，字長休，邯鄲人也。常服黃精及鈆，年三百三十八歲，猶有少容。登山歷險，行步如飛。少時本太學書生，學無不覽，常以人談論五經百家之言，無不該博。中散大夫譙國嵇叔夜，甚敬愛之，數數就學。共入山遊戲採藥。後烈獨之太行山中，忽聞山東崩圮（圮原作地，明抄本作玘，今改），殷殷如雷聲。烈不知何等，往視之，乃見山破石裂數百丈，兩畔皆是青石，石中有一穴口，經闊尺許，中有青泥流出如髓。烈取泥試丸之，須臾成石，如投熱蠟之狀，隨手堅凝。氣如粳米飯，嚼之亦然。烈合數丸如桃大，用攜少許歸，乃與叔夜曰：「吾得異物。」叔夜甚喜，取而視之，已成青石，擊之如銅聲。叔夜即與烈往視之，斷山以復如故。烈入河東抱犢山中，見一石室，室中白石架，架上有素書兩卷。烈取讀，莫識其文字，不敢取去。卻着架上。暗書得數十字形體，以示康。康盡識其字。烈喜，乃與康共往讀之。至其道徑，了了分明，比及，又失其石室所在。烈私語弟子曰：「叔夜未合得道故也。」又按神仙經雲，神山五百年輒開，其中石髓出，得而服之，壽與天相畢。烈前得者必是也。河東聞喜人多累世奉事烈者。晉永寧年中，出洛下，遊諸處，與人共戲鬥射。烈挽二石弓，射百步，十發矢，九破的。一年復去，又張子道者，年九十餘，拜烈，烈平坐受之。座人怪之，子道曰：「我年八九歲時見，顏色與今無異，吾今老矣，烈猶有少容。」後莫知所之。（出《神仙傳》）

【譯文】

王烈字長休，河北邯鄲人，經常服用野生薑和鉛，活到三百三十八歲時面貌還很年輕。他攀登險峻的山峯時健步如飛。王烈青年時曾是太學中的書生，常和人們議論《四書》、《五經》和諸子百家的著作，非常博學多才。任中散大夫的醮國人嵇叔夜（即「竹林七賢」之一的嵇康）很敬重王烈，常常向他請教。並和他一起進山遊玩採藥。後來王烈獨自進了山西太行山，有一天他忽然聽見山的東部發生了山崩，隆隆的轟鳴好像打雷。王烈不知道是怎麼回事，就趕去看。只見大山崩塌了幾百丈，兩面都是青石，石中有一個直徑一尺寬的洞，洞裏不斷流出像骨髓般的青泥。王  
烈試着把那泥團成了圓球，不一會圓球就成了石頭，好像把熱蠟團成球凝固以後的樣子。那泥丸散發出一股粳米飯般的香氣，放在嘴裏咀嚼也有粳米飯的味道。王烈就團了象桃子大小的泥丸帶了回來，對嵇康說：「我得到了一件奇怪的東西給你。」嵇康很高興，王烈就把泥丸拿出來，一看泥丸已變成青石丸了，一敲還發出銅的聲音。嵇康就讓王烈領他到山崩處去看，那崩塌的山卻恢復了原來的樣子。後來王烈又進了河東的抱犢山裏，看見一個石窟，裏面有個白石的架子，上面有兩卷寫在白布上的經文。王烈拿來看，不認識上面的字，不敢把經卷拿走，又放回白石架上。但他照着經卷上的字記下來幾十個字，回來給嵇康看，那些字嵇康全都認識。王烈十分高興，就領上嵇康到山中石窟去讀經。去的路都記得很清楚，但走到那裏，卻怎麼也找不到石窟了。王烈後來私下裏對弟子說：「這是因爲嵇康不該得道，所以那石窟才閉上了。」按照神仙經裏的說法，神山五百年裂開一次，其中會流出來石髓，如果能服用了石髓，就可以和天地一樣活得長久。王烈先前得的石丸，肯定就是石髓了。河東聞喜的人，大都世世代代祀奉王烈。晉代永寧年間，王烈去陝西洛南縣的洛川一帶漫遊，和人比賽射箭。王烈用的是需二石力量才能拉開的弓，在百步的距離射靶，十箭九中。一年以後，王烈又到洛川去，有一個九十多歲的老者名叫張子道，恭敬地向王烈施禮，王烈連站都不站起來。同座的人很奇怪，張子道說：「我七八歲時見他時，他就是現在這副容貌，現在我九十多歲了，他仍是一副少年的面孔。」後來，人們不知道王烈去了哪裏。

焦先

焦先者，字孝然，河東人也，年一百七十歲。常食白石，以分與人，熟煮如芋食之。日日入山伐薪以施人，先自村頭一家起，週而復始。負薪以置人門外，人見之，鋪席與坐，爲設食，先便坐。亦不與人語。負薪來，如不見人，便私置於門間，便去，連年如此。及魏受禪，居河之湄，結草爲庵，獨止其中。不設牀蓆，以草褥襯坐，其身垢污，濁如泥潦。或數日一食，行不由徑，不與女人交遊。衣弊，則賣薪以買故衣着之，冬夏單衣。太守董經，因往視之，又不肯語。經益以爲賢。彼遭野火燒其庵，人往視之，見先危坐庵下不動，火過庵燼，先方徐徐而起，衣物悉不焦灼。又更作庵，天忽大雪，人屋多壞，先庵倒。人往不見所在，恐已凍死，乃共拆庵求之，見先熟臥於雪下，顏色赫然，氣息休休，如盛暑醉臥之狀。人知其異，多欲從學道，先曰：「我無道也。」或忽老忽少，如此二百餘歲，後與人別去，不知所適。所請者竟不得一言也。（出《神仙傳》）

【譯文】

焦先是河東人，已經活了一百七十歲。經常服食白石，並把白石分給別人，像煮土豆那樣煮熟了喫。焦先還天天進山砍柴，然後把柴分給別人，先從村頭第一家開始，一家一家地分給柴禾。焦先每次把柴禾背到住家的門外放下，主人看見後，就把焦先請到屋中坐下，並請焦先喫飯，焦先就坐下，也不和主人說話。焦先如果把柴禾背來而主人不在，他就把柴禾放到門外轉身就走，年年如此。魏文帝即位之後，焦先在河邊蓋了一間草屋，自己一個人住進去。屋子裏不放牀，只鋪着草墊子，滿身都是泥污，像在泥裏打了滾似的。有時他幾天喫一次飯，行爲很規矩，也不和女人來往。他的衣服破了，就賣了柴買件舊衣服穿上，不論冬天夏天都是一身單衣。當時當太守的董經聽說後就來拜訪焦先，焦先卻不說話。董經就更覺得焦先是大賢人。後來焦先的草屋被野火燒燬，人們跑去看，只見焦先端坐在火中，草屋燒成灰燼之後，焦先才慢慢站起來，連身上的衣服都沒燒着。後來焦先又把草屋蓋起來，忽然下了一場大雪，很多房子都被大雪壓塌了。焦先的草房也倒了。人們去看，怕焦先已經凍死，就扒開草房尋找，只見焦先躺在雪底下熟睡，面色紅潤，呼吸均勻，像在炎夏喝醉了一樣。人們都認爲焦先不是凡人，很多人想和他學道。焦先說：「我哪裏會什麼道術呢？」焦先一會兒老，一會兒又很年輕，這樣活到二百多歲，後來就離開大家走了，也不知去了什麼地方。那些向他請教道術的人，連一句話也沒從他那裏得到。

孫登

孫登者，不知何許人也。恆止山間，穴地而坐，彈琴讀《易》。冬夏單衣，天大寒，人視之，輒被髮自覆身，髮長丈餘。又雅容非常，歷世見之，顏色如故。市中乞得錢物，轉乞貧下，更無餘資，亦不見食。時楊駿爲太傅，使傳迎之，問訊不答。駿遺以一布袍，亦受之。出門，就人借刀斷袍，上下異處，置於駿門下，又復斫碎之。時人謂爲狂，後乃知駿當誅斬，故爲其象也。駿錄之，不放去，登乃卒死。駿給棺，埋之於振橋。後數日，有人見登在董馬坡，因寄書與洛下故人。嵇叔夜有邁世之志，曾詣登，登不與語。叔夜乃扣難之，而登彈琴自若。久之，叔夜退，登曰：「少年才優而識寡，劣於保身，其能免乎？」俄而叔夜竟陷大辟。叔夜善彈琴，於是登彈一弦之琴，以成音曲。叔夜乃嘆息絕思也。（出《神仙傳》）

【譯文】

孫登不知道是什麼地方人，常常住在山中的地洞裏，彈琴、讀《易經》。他冬夏都穿單衣，十冬臘月，人們見他頭髮長得一丈多長披蓋在身上禦寒。孫登的面容非常年輕，幾代人看見他都沒有衰老變化。他常到街上乞討，得到的東西轉手就給了窮人，自己一點也不要，人們也從來看不到孫登喫飯。當時當太傅的楊駿把孫登請去，但問他什麼他都不回答。楊駿贈給孫登一件布袍子，孫登就要了，但一出門就向人借了把刀，把袍子割成兩半，扔到楊駿的門前，又把袍子用刀剁碎了。當時人們都說孫登是瘋子，然而後來楊駿犯罪被斬首，大家才明白孫登剁碎楊駿的袍子是一種預示。當時，孫登剁碎了楊駿送他的袍子後，楊駿一怒之下把孫登抓了起來，孫登就突然死了。楊駿給了一口棺木，把孫登埋在振橋。幾天後，人們卻在董馬坡看見了孫登，就捎信給洛川的朋友。嵇康有修道的志向，曾向孫登請教，孫登不理他。嵇康就提出一些問題，故意詰難他，但孫登竟不在乎地自己彈琴。過了很久，嵇康只好走了。孫登說：「嵇康這人年輕有才，但見識太少，不善於保護自身。」過了不久，嵇康果然犯了罪被斬首。嵇康很善於彈琴，孫登卻能彈一根弦的琴，而且也能彈成完整的樂曲。嵇康對孫登的琴技感嘆佩服，覺得用一根弦彈出樂曲簡直是不可思議。

呂文敬

呂恭，字文敬，少好服食。將一奴一婢，於太行山中採藥。忽見三人在谷中，問恭曰：「子好長生乎，乃勤苦艱險如是耶？」恭曰：「實好長生，而不遇良方，故採服此藥，冀有微益耳。」一人曰：「我姓呂字文起。」次一人曰：「我姓孫字文陽。」次一人曰：「我姓王字文上。」三人皆太清太和府仙人也。「時來採藥，當以成新學者。公既與我同姓，又字得吾半支，此是公命當應常生也。若能隨我採藥，語公不死之方。」恭即拜曰：「有幸得遇仙人，但恐暗塞多罪，不足教授耳。若見採收，是更生之願也。」即隨仙人去二日，乃授恭祕方一首，因遣恭去曰：「可視鄉里。」恭即拜辭，三人語恭曰：「公來二日，人間己二百年矣。」恭歸家，但見空宅，子孫無復一人也。乃見鄉里數世後人趙輔者，問呂恭家人皆何所在。輔曰：「君從何來，乃問此久遠人也。吾昔聞先人說雲，昔有呂恭者，持奴婢入太行山採藥，遂不復還，以爲虎狼所食，已二百餘年矣。恭有數世子孫呂習者，居在城東十數里，作道士，民多奉事之。推求易得耳。」恭承輔言，到習家，扣門問訊。奴出，問公從何來，恭曰：「此是我家，我昔隨仙人去，至今二百餘年。」習聞之驚喜，跣出拜曰：「仙人來歸，悲喜不能自勝。」公因以神方授習而去。習已年八十，服之即還少壯，至二百歲，乃入山中。子孫世世不復老死。（出《神仙傳》）

【譯文】

呂恭字文敬，青年時就好服養生延年的藥。有一次他帶着一個僕人一個婢女，進太行山中採藥。忽然遇到了三個人。他們問呂恭，「你這樣不辭勞苦地爬山越嶺，是不是要尋求長生之術啊？」呂恭說：「我確實是尋求長生之術，但一直沒遇到好的藥方，只好採些草藥服用。希望多少有點益處。」三個人自我介紹，一個姓呂字文起，一個姓孫字文陽，第三個人姓王字文上，三個人都是天界太和府裏的神仙。呂文起對呂恭說：「我們有時也來這裏採藥，以便成全那些新學道的人。你既然和我同姓，名字中也有一個字『文』跟我相同，這是你的仙緣，命中應該得到長生。你  
如果能跟着我採藥，我就告訴你長生不老藥的仙方。」呂恭立刻跪拜說：「今天遇見仙人真是我的大幸，只怕我糊塗愚笨，當不好仙人的徒弟。如果仙人能收留點化，是我此生最大的願望了。」呂恭就跟着仙人採了兩天藥，仙人授給他一個仙藥祕方讓他帶回去，讓他回家鄉再看看親人們。呂恭向三位仙人辭別，仙人們說：「你跟我們採了兩天藥，世上已過了二百年了。」呂恭回到家鄉，見自己家中只剩下個破舊的空房子，也沒有找到一個子孫後代。後來遇見一個當年鄉親幾世後的一個後代，名叫趙輔，就向他打聽呂恭家的後代都在哪裏。趙輔說：「先生是從哪兒來的呢？竟向我問這麼久遠的事。我曾聽前輩說當年有個呂恭帶一僕一婢進太行山採藥，再也沒回來，可能是讓虎狼喫掉了，至今已二百多年。聽說呂恭有個幾世後的孫子叫呂習住在城東十幾裏的地方，是位道士，老百姓都尊奉他。去打聽一下，會很容易找到的。」呂恭按趙輔的話找到呂習家，敲門打聽。僕人開門問他找誰，呂恭說：「這是我家，我當年隨仙人採藥，至今已二百多年了。」呂習又驚又喜，光腳跑出來跪拜說：「仙祖今天回來，真讓我又驚又喜啊！」呂恭就把仙方傳授給呂習，然後就走了。呂習當時已八十歲，服藥後立刻變成青年，活到二百歲時也進了山，他的子孫後代也不再老死。

沈建

沈建，丹陽人也，世爲長吏。建獨好道，不肯仕宦，學導引服食之術，還年卻老之法。又能治病，病無輕重，治之即愈。奉事之者數百家。建嘗欲遠行，寄一婢三奴、驢一頭、羊十口，各與藥一丸。語主人曰：「但累屋，不煩飲食也。」便去。主人大怪之曰：「此客所寄十五口，不留寸資，當若之何。建去後，主人飲奴婢，奴婢聞食氣，皆逆吐不用；以草飼驢羊，驢羊避去不食，或欲牴觸，主人大驚愕。百餘日，奴婢體貌光澤，勝食之時，驢羊皆肥如飼。建去三年乃還，各以藥一丸與奴婢驢羊，乃飲食如故。建遂斷谷不食，輕舉飛行。或去或還，如此三百餘年，乃絕跡不知所之也。（出《神仙傳》）

【譯文】

沈建是丹陽人，世代都作長吏。但唯獨沈建不肯作官，專門研究道術，學習修煉服丹的方術和返老還童的祕訣。他還會醫術，病人不管病情輕重，經他一治就好，因而有好幾百家人侍奉他。有一次沈建要出遠門，就把一名男僕、三名婢女、一頭驢十隻羊寄存在某人家裏，讓男女僕人和驢、羊都吃了一枚藥丸。沈建臨上路時對那家主人說：「我把他們寄留在你家，只住你的房子，不用你給他們喫的。」說罷就走了。那家主人挺驚訝，心想在我家連人加牲口寄存了十五口，卻一個錢也不留，真拿他沒辦法。沈建走後，主人給僕人們喫飯，但他們一聞飯的氣味就嘔吐，根本不喫。拿草餵驢和羊，驢羊不但不喫，還對主人又頂又踢，主人十分奇怪驚訝。雖然一百多天不喫飯，但僕人們面孔紅潤氣色極好，比喫飯還要健康，驢和羊也是驃肥體壯，比精心餵養的還好。沈建三年後回來，又給奴僕和驢羊喫下一枚藥丸，他們才又開始正常的飲食。但沈建卻從不飲食，仍健步如飛。他有時來有時去，這樣過了三百多年，後來竟不再見到他，不知去了何處。

卷第十 神仙十

河上公 劉根 李仲甫 李意期 王興 趙瞿 王遙

河上公

河上公者，莫知其姓字，漢文帝時，公結草爲庵於河之濱。帝讀老子經，頗好之，敕諸王及大臣皆誦之。有所不解數事，時人莫能道之。聞時皆稱河上公解老子經義旨，乃使齎所不決之事以問。公曰：「道尊德貴，非可遙問也。」帝即幸其庵，躬問之。帝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域中『四大』，王居其一。子雖有道，猶朕民也，不能自屈，何乃高乎？」公即撫掌坐躍，冉冉在虛空中，去地數丈，俯仰而答曰：「餘上不至天，中不累人，下不居地，何民臣之有？」帝乃下車稽首曰：「朕以不德，忝統先業，才小任大，憂於不堪。雖治世事而心敬道，直以闇昧，多所不了，唯願道君有以教之。」公乃授素書二卷與帝曰：「熟研之，此經所疑皆了，不事多四矣，勿以示非其人。」言畢，失其所在。須臾，雲霧晦冥，天地泯合。帝甚貴之。論者以爲文帝好老子之言，世不能盡通，故神人特下教之。而恐漢文心未至信，故示神變。所謂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耶。（出《神仙傳》）

【譯文】

有個不知姓名的人，漢文帝時在河邊蓋了間草房住，所以人們都叫他「河上公」。當時漢文帝非常喜歡讀老子的《道德經》，並命令王侯大臣們都要誦讀。但《道德經》中有些地方弄不懂，當時誰也講不明白。後來文帝聽說人們都說河上公非常理解老子經典中的深奧涵義，就派人拿着那幾個不懂的問題找河上公請教。河上公對文帝派的使者說：「研究老子的經典是件十分嚴肅認真的事，怎麼可以隔着很遠的地方間接地研究呢？」於是文帝駕臨河上公的草房，親自向河上公求教。文帝說：「《詩經》上說，普天之下都是君王的國土，國界之內都是君王的臣民。老子也說過：『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這就是說，君王也是『四大』之一。你雖然懂得道學，但你也是我的臣民嘛，爲什麼不能尊重我，卻這麼高傲呢？」河上公就拍着手坐着慢慢騰空而起，離地有好幾丈，低頭看着仰視他的漢文帝說，「我上不着天下不着地，中間又不牽累人世的事，怎麼能算你的臣民呢？」文帝這才下了車向河上公跪拜說：「我實在是無德無才，勉強繼承了帝業當了皇帝，能力太小而責任大，常常擔心不能勝任。雖然身在皇位日理萬機，但心中更敬仰的是道術，由於自己無知矇昧，對道學的精義有很多不懂的地方，唯望道君您對我多多指點教化。」河上公就把兩卷經書授給漢文帝，並對文帝說：「回去後好好研究這兩卷書，道德經中的疑難問題就都解決了，我今天就不再多說什麼了。我這兩卷註解道經的著作，寫了已經一千七百多年了，只傳了三個人，算上你才四個人，希望千萬不要把它給不相干的人看！」說罷就突然不見了，只見雲霧蒸騰，天地一片迷茫。文帝后來十分珍視那兩卷經書。有些人論述說，因爲文帝喜歡研究老子的學說，然而不能都弄通，所以上天特派了河上公下凡來傳授。又怕文帝不能堅信。才顯聖變化給文帝看。所謂聖人的心是永遠和百姓的心相通的。

劉根

劉根者，字君安，京兆長安人也。少明五經。以漢孝成皇帝綏和二年，舉孝廉，除郎中。後棄世學道，入嵩高山石室，崢嶸峻絕之上，直下五千餘丈。冬夏不衣，身毛長一二尺，其顏色如十四五歲人，深目，多須鬢，皆黃，長三四寸。每與坐，或時忽然變著高冠玄衣，人不覺換之時。衡府君自說，先祖與根同歲者，至王莽時，頻使使者請根，根不肯往。衡府君使府掾王珍問起居，根不答。再令功曾趙公，往山達敬，根唯言謝府君，更無他言。後穎川太守高府君到官，郡民大疫，死者過半，太守家大小悉得病。高府君復遣珍往求根，請消除疫氣之術。珍叩頭述府君之言，根教言於太歲宮氣上，掘地深三尺，以沙着其中，及酒沃之。君依言，病者悉愈，疫氣尋絕，每用有效。後太守張府君，以根爲妖，遣吏召根，擬戮之。一府共諫君府，君府不解。如是諸吏達根，欲令根去，根不聽。府君使至，請根。根曰：「張府君欲吾何爲耶？間當至耳。若不去，恐諸君招咎，謂卿等不敢來呼我也。」根是日至府，時賓客滿座，府君使五十餘人，持刀杖繩索而立，根顏色不怍。府君烈聲問根曰：「若有何道術也？」答曰：「唯唯。」府君曰：「能召鬼乎？」曰：「能。」府君曰：「既能，即可捉鬼至廳前，不爾，當大戳。」根曰：「召鬼至易見耳。」借筆硯及奏按，鎗鎗然作銅鐵之聲，聞於外。又長嘯，嘯音非常清亮，聞者莫不肅然，衆客震悚。須臾，廳上南壁忽開數丈，見兵甲四五百人。傳呼赤衣兵數十人，齎刀劍，將一車，直從壞壁中入來，又壞壁復如故。根敕下車上鬼，其赤衣便乃發車上披。見下有一老翁老姥，大繩反縛囚之，懸頭廳前。府君熟視之，乃其亡父母也。府君驚愕流涕，不知所措。鬼乃責府君曰：「我生之時，汝官未達，不得汝祿養。我死，汝何爲犯神仙尊官，使我被收，困辱如此，汝何面目立於人間？」府君下階叩頭，向根伏罪受死，請求放赦先人。根敕五百兵將囚出，散遣之。車出去南壁開，後車過，壁復如故。既失車所在。根亦隱去，府君惆悵恍惚，狀若發狂，妻登時死，良久乃蘇。雲「見府君家先捉者，大怒，言汝何故犯神仙尊官，使我見收，今當來殺汝。」其後一月，府君夫婦男皆卒。府掾王珍，數得見。數承顏色歡然時，伏地叩頭，請問根學仙時本末。根曰：「吾昔入山精思，無所不到。後如華陰山，見一人乘白鹿車，從者十餘人，左右玉女四人，執採旋之節，皆年十五六。餘載拜稽首，求乞一言。神人乃告餘曰：『爾聞有韓衆否？』答曰：『實聞有之。』神人曰：『我是也。』餘乃自陳曰：『某少好道，而不遇明師。頗習方書，按而爲之，多不驗，豈根命相不應度世也？有幸今日得遇大神，是根宿昔夢想之願，願見哀憐，賜其要訣？，神未肯告餘，餘乃流涕自摶，重請。神人曰：『坐，吾將告汝，汝有仙骨，故得見吾耳。汝今髓不滿，血不暖，氣少腦減，筋息肉沮，故服藥行氣，不得其力。必欲長生，且先治病，十二年，乃可服仙藥耳。夫仙道有昇天躡雲者，有遊行五嶽者，有服食不死者。有尸解而仙者。凡修仙道，要在服藥，藥有上下，仙有數品。不知房中之事，及行氣導引並神藥者，亦不能仙也。藥之上者，有九轉還丹、太乙金液、服之皆立登天，不積日月矣。其次，有云母、雄黃之屬，雖不即乘雲駕龍，亦可役使鬼神，變化長生。次乃草木諸藥，能治百病，補虛駐顏，斷谷益氣，不能使人不死也。上可數百歲，下即全其所稟而已。不足久賴也。』餘頓首曰：『今日蒙教，乃天也。』神人曰：『必欲長生，先去三尸。三尸去，即志意定，嗜慾除也。』乃以神方五篇見授，雲：『伏屍常以月望晦朔上天，白人罪過，司命奪人算，使人不壽。人身中神，欲得人生，而屍欲得人死，人死則神散，無形之中而成鬼。祭祀之則歆饗，故欲人死也。夢與惡人鬥爭，此乃屍與神相戰也。』餘乃從其言，合服之，遂以得仙。」珍又每見根書符了，有所呼召，似人來取。或數聞推問，有人答對，及聞鞭撻之聲，而悉不見其形，及地上時時有血，莫測其端也。根乃教珍守一行氣存神，坐三綱六紀，謝過上名之法。根後入雞頭山仙去。（出《神仙傳》）

【譯文】

劉根字君安，是京城長安人，年輕時就精通詩、書、禮、易、春秋這「五經」。漢孝帝綏和二年，劉根被舉薦爲孝廉，被任命爲郎中。後來劉根辭去官職進山學道，在河南的嵩山裏住進一個石洞，石洞在懸崖絕壁上，有五千多丈高。劉根冬夏都不穿衣服，身上長出一二尺長的毛，面貌像十四五歲的人，眼眶很深，臉上有三四寸長的黃鬍鬚。有時他和人對面坐着，忽然就變成穿黑袍戴高帽的裝束，也不見他換過衣服。據衡太守自己說，他的先祖和劉根同歲的人，在西漢王莽時，多次派人請劉根，劉根不肯前去。衡太守派他的副官王珍去向劉根問候致意，劉根沒有答話。  
太守又派姓趙的公曹去向劉根表達敬意，劉根謝謝太守，再也沒別的話了。後來陝西穎川太守高府君到任後，郡裏發生了瘟疫，老百姓病死了一多半，高太守家大小都得了瘟疫。高太守又派了王珍到山裏去求劉根，請他傳授消除瘟疫的方術。王珍向劉根磕頭後說了太守的請求，劉根就告訴王珍，回去後讓太守在太歲（木星）方位之下的宮氣（三十度爲一宮）的地方，掘地三尺，把沙子填進去，然後灑上酒。太守按照劉根的辦法作了，果然得瘟疫的都好了，從此瘟疫也斷絕了，後來只要一鬧瘟疫，劉根的方法都好使。後來有位張太守認爲劉根是妖道，派人召見劉根，打算殺掉他。太守府的人們都勸阻，但張太守不聽。於是有些官員偷偷告訴劉根讓他躲避，劉根不聽。張太守派的人找到劉根，請他到太守府去。劉根問道：「張太守想找我作什麼呢？看來我得走一趟了。如果不去，恐怕會牽累各位，太守會說你們不敢來叫我去見他呢。」劉根當天就到了太守府，當時府中賓客滿堂，張太守派了五十多人持着刀棍繩子站在堂上，但劉根一點也沒在意。張太守厲聲問劉根道：「你有什麼道術嗎？」劉根說：「是，是。」太守問：「你能把鬼召來嗎？」劉根說能召來。太守說：「既然能，你就給我捉一個來，不然，我就宰了你！」劉根說：「召個鬼來不是小事一段嘛。」說罷借了筆硯和批閱公文的桌子，只聽得大廳中響起了錚錚的銅鐵撞擊聲，一直傳到外面。劉根又大聲呼嘯，聲音非常清亮，聽的人都十分驚恐，賓客們都聽得不敢出聲。頃刻間只見大廳的南牆突然裂開了好幾丈，湧進來四五百名穿甲戴盔的士兵。劉根又傳呼來四五十個穿紅衣的兵，帶着刀劍，推着一輛車，從壞了的牆進了大廳，然後那面牆又恢復了原狀。劉根就命令車上的鬼下車，紅衣兵就打開車上的布簾子。見簾子下有一對老頭老婆，都是五花大綁，被紅衣兵推在大廳前。張太守定睛細看，沒想到竟是自己死去的父母！這時張太守又驚又怕，痛哭流涕，不知該怎麼辦纔好。他的父母就斥責說：「我們活着的時候，你官小薪俸薄，沒有很好的供養我們。我們已經死了，你爲什麼還要觸怒神仙，使我們被抓到這裏。遭受這樣的羞辱，你這當兒子的還有什麼臉面活在人世啊？！」張太守趕快下了庭階磕頭，向劉根認罪受死，只求赦免他的父母。於是劉根命令那五百名兵士把兩個老人帶出去放回陰間，拉着兩個老人從南面牆上出去，車過去後，牆又恢復原狀。即不知車到哪裏去了，劉根也不見了。張太守這時仍是精神恍惚，幾乎要發瘋，他的老婆當時立刻就昏死了，過了很久才又活了過來。她說：「我剛剛看見劉根捉來的兩位老人，他們非常生氣，責怪我們冒犯了神界仙官，使他們被抓。他們要殺掉我。」過了一個月，張太守夫婦和他們的兒子都死了。府椽王珍曾見過劉根好幾次，有時看劉根高興的時候，就趴在地上磕頭，請劉根說他學道成仙的經過。劉根說，「當年我進山學道，沒有不去的地方。後來我進了華陰山，遇見一個人乘着白鹿車，帶着十幾名侍從，左右有四個玉女，執着彩色的旌杖，都是十五六歲。我趕快向神仙叩頭施禮，求他點化我一下。神人就對我說：『你聽說過韓衆嗎？』我說聽說過。神人說：『我就是韓衆。』我就對神人說：『我從小就愛好學道，但一直沒遇到明師指點。我讀了不少論道的爺，也按照書上的指點去做，但都不靈驗，常暗想是不是我劉根命中不該得道呢？今天我有幸遇到了大仙，這是我一輩子的夢想，望大仙可憐伐的一份誠心，賜給我修道的祕訣吧！』但那大仙並不告訴我什麼，我就專心致志地，哭着再三懇求，大仙這時才說：『你坐下。我告訴你吧，因爲你有仙骨，所以才能遇見伐。但現在你仙骨中的骨髓還不飽滿，血不夠熱，精氣不盛頭腦遲鈍，筋松肉懈，所以就算服了仙藥也借不上力。你真想求長生之道，得先治病，十二年以後就可以服用仙藥了。在各種成仙得道的人中，有的能昇天登雲，有的能巡行五嶽，有的能服仙藥不死，有的能把肉身留在人間靈魂昇天。凡是修仙得道的，最重要的是服用仙藥，藥有上下，仙也有好幾等。不知道節制房事，不懂得運氣導引修行和服用仙藥的方法，也成不了仙。仙藥中的上品有「九轉還丹」、「太乙金液」，服用後可以立刻昇天，不用日積月累的修煉。其次的藥有云母、雄黃之類，服用這類藥，雖然不能乘龍駕雲，也能夠驅使鬼神，變化自身，長生不老。再其次的就是各種草木藥，能夠療百病，彌補虛弱使人青春長駐，不喫五穀而養精益氣，但不能使人長生不死。長服草藥頂多能使人活幾百歲，其碼也能保你活夠你的壽數。所以要想得道不能依賴服草藥。』我就向大仙說：『今天蒙您的指點，真是天意啊！』大仙說：『要想長生，首先要除掉在人身體中作祟興妖的色慾、愛慾、貪慾這三尸。除掉三尸以後，修道的意志才能堅定，人世的慾念才能除盡』。大仙說罷授給我五篇神藥仙方並告誡我說：『伏屍常會在初一十五的夜裏上天控告人的罪過，司命星神常常奪去人的壽數，使人短命。人身體裏的神想讓人活，而人身體裏的三尸要讓人死，人一死，身體裏的神就散去了，無形中就成了鬼。凡是祭祀的東西都讓鬼享用了，所以鬼願意讓人死，好能得到供祀的食物。如果夢見和壞人搏鬥，那麼是人體中的神靈和三尸在搏鬥。』我就依照大仙的教導服用仙藥，所以才能成仙。」王珍又常常看見劉根寫下一道符之後，對空召喚，好像有人來把符取走。有時又聽見劉根審案，和人對話問答，或者聽見鞭打的聲音，但看不見有人出現，但見地上時時有血跡，不知道是怎麼回事。後來劉根教給王珍專一運氣守神的方法，堅守三綱五紀的規範，以及謝過上名的方法。劉根後來進入雞頭山成仙而去。

李仲甫

李仲甫者。豐邑中益里人也。少學道於王君，服水丹有效，兼行遁甲，能步訣隱形，年百餘歲，轉少。初隱百日，一年復見形，後遂長隱，但聞其聲，與人對話，飲食如常，但不可見。有書生姓張，從學隱形術，仲甫言卿性褊急，未中教。然守之不止，費用數十萬，以供酒食，殊無所得。張患之，乃懷匕首往。先與仲甫語畢，因依其聲所在，騰足而上，拔匕首，左右刺斫。仲甫已在牀上，笑曰：「天下乃有汝輩愚人，道學未得，而欲殺之。我寧得殺耶？我真能死汝。但恕其頑愚，不足間耳。」使人取一犬來，置書生前曰：「視我能殺犬否。」犬適至，頭已墮地，腹已破。乃叱書生曰：「我能使卿如犬行矣。」書生下地叩頭乃止，遂赦之。仲甫有相識人，居相去五百餘里，常以張羅自業。一旦張羅，得一鳥，視之乃仲甫也，語畢別去。是日，仲甫已復至家。在民間三百餘年，後入西嶽山去，不復還也。（出《神仙傳》）

【譯文】

李仲甫是豐邑中益里人。少年時就跟王君學道，服用水丹很有效，會遁地入土行走的方術，還會推算的祕訣和隱身法，活到一百多歲後變得十分年輕。起初能隱身一百日，一年後就現形，後來修煉得能長期隱身，和人對話、飲食都和平常人一樣，但別人只能聽見他的聲音，看不見他本人。有個姓張的書生跟李仲甫學隱身術，李仲甫嫌他性子太急，不教給他。但張生死纏着李仲甫，花錢好幾十萬供奉李仲甫酒食，但什麼也沒學到。張生懷恨在心，就懷揣匕首想殺李仲甫。他先是和隱身的李仲甫談話，順着李仲甫出聲的位置，跳起來用匕首又刺又砍，一看，李仲甫卻好好地躺在牀上笑着說，「天下竟有你這樣的混蛋，道沒學成就要殺老師。你能殺得了我嗎？我可真能讓你死。但念你愚蠢頑劣，不和你一般見識。」說罷叫人牽來一隻狗在張生面前說：「你看我能不能殺了這隻狗。」狗剛牽來，狗頭就落了地，肚子也被破開了。李仲甫斥責張生說：「我能讓你像這條狗一樣下場！「張生不斷磕頭求饒，李仲甫才放了他。李仲甫有個認識的人，住在離他五百里遠的地方，以張網捕鳥爲業。有一天這人張網捕住了一隻鳥，一看鳥卻變成了李仲甫，和他談了一陣話告別去了。五百多里地的路程當天仲甫就到了家。仲甫在民間三百多年，後來進了西嶽山，再也沒回來。

李意期

李意期者，本蜀人，傳世見之，漢文帝時人也。無妻息。人慾遠行速至者，意期以符與之，並丹書兩腋下，則千里皆不盡日而還。或說四方國土，宮觀市鄽，人未曾見，聞說者意不解。意期則爲撮土作之，但盈寸，其中物皆是，須臾消滅。或行不知所之，一年許復還。於是乞食得物，即度於貧人。於城都角中，作土窟居之，冬夏單衣。飲少酒，食脯及棗慄。劉玄德欲伐吳，報關羽之死，使迎意期。意期到，甚敬之，問其伐吳吉凶。意期不答，而求紙，畫作兵馬器杖十數萬，乃一一裂壞之，曰：咄。又畫作一大人，掘地埋之，乃徑還去。備不悅，果爲吳軍所敗，十餘萬衆，才數百人得還。甲器軍資略盡。玄德念怒，遂卒於永安宮。意期少言，人有所問，略不對答。蜀人有憂患，往問之，兇吉自有常候，但佔其顏色。若歡悅則善，慘慼則惡。後入琅琊山中，不復見出也。（出《神仙傳》）

【譯文】

李意期是四川人，生在漢文帝時，但後世好幾代人都看見過他。他沒有妻子兒女。誰走遠路又想快到，意期就寫一道符給他，並在他腋下寫幾個硃砂字，這人就可以日行千里，不到一天就趕回來。有時李意期給人講述四方外國的奇聞軼事，說哪裏的城市宮殿街道，由於聽的人沒去過外國，就有點聽不明白。李意期就用手捏了土作成異國城市宮殿的模型，雖然只有一寸大小，但模型裏的一切都像真的一樣，片刻間就消失了。人們常常不知道李意期去了哪裏，一年多就又回來了。他常常在街上乞討食物和東西，轉手就給了窮人。他在城牆腳下挖了個洞住在裏面，冬夏都是一身單衣。平時只喝一點酒，喫些乾肉和棗子、果子。三國時，劉備爲了替關羽報仇，打算攻打東吳，就派人把李意期接來，待以厚禮，向他請教攻打東吳能勝還是能敗。李意期不回答，只是要了一張紙，在紙上畫了武器兵馬十幾萬，把紙撕碎，然後輕蔑地哼了一聲。他接着又畫了一個很大的人，把這張畫挖土埋入地下，就揚長而去了。劉備當時很不高興，後來果然被東吳打敗，十幾萬人只逃回幾百人，武器輜重丟得精光。劉備也又氣又惱死在永安宮。李意期很少說話，別人問什麼，他從不回答。四川當地人有什麼憂患的事去問他，只要看他的表情就能預知吉凶。如果李意期神色愉快就是吉，面色愁悶就是兇。後來他進了琅琊山，再也沒見他出來。

王興

王興者，陽城人也，居壺谷中，乃凡民也。不知書、無學道意。漢武上嵩山，登大愚石室，起道宮，使董仲舒、東方朔等，齋潔思神。至夜，忽見有仙人，長二丈，耳出頭巔，垂下至肩。武帝禮而問之，仙人曰：「吾九嶷之神也，聞中嶽石上菖蒲，一寸九節，可以服之長生，故來採耳。」忽然失神人所在。帝顧侍臣曰：「彼非復學道服食者，必中嶽之神以喻朕耳。」爲之採菖蒲服之。經二年，帝覺悶不快，遂止。時從官多服，然莫能持久。唯王興聞仙人教武帝服菖蒲，乃採服之不息，遂得長生。鄰里老少，皆雲世世見之。竟不知所之。（出《神仙傳》）

【譯文】

王興是陽城人，住在壺谷，是個普通老百姓，不認字，也沒有學道的想法。漢武帝進了河南嵩山學道，登上大愚石窟，修建了道宮，讓董仲舒、東方朔喫素沐浴，靜修思神。這天夜裏，忽然來了個神仙，身材有兩丈高，兩隻耳朵上面高過頭頂下面垂到肩上。漢武帝施禮後問是哪路尊神，仙人說：「我是九巔山神，聽說中嶽嵩山的岩石上生長一種一寸九節的菖蒲，服後可以長生，所以來採一些。」說完就忽然不見了。武帝對身邊的侍臣說，「那位神仙絕不是爲學道來採藥的，肯定是嵩山神暗示我呢。」於是武帝讓人採了菖蒲服用。服了兩年，覺得氣悶不痛快，就停服了。當時跟隨漢武帝的人也都服用菖蒲，但都沒堅持下去。只有王興聽說神仙教武帝服用菖蒲後，就堅持服用，終於得到長生。鄉親們世代都見他活着，後來不知去了什麼地方。

趙瞿

趙瞿者，字子榮，上黨人也。得癩病，重，垂死。或告其家雲：「當及生棄之，若死於家，則世世子孫相蛀耳。」家人爲作一年糧，送置山中，恐虎狼害之，從外以木寨之。瞿悲傷自恨，晝夜啼泣。如此百餘日，夜中，忽見石室前有三人，問瞿何人。瞿度深山窮林之中，非人所行之處，必是神靈。乃自陳乞，叩頭哀求。其人行諸寨中，有如雲氣，了無所礙。問瞿「必欲病癒，當服藥，能否？」瞿曰：「無狀多罪，嬰此惡疾，已見竦棄，死在旦夕。若刖足割鼻而可活，猶所甚願，況服藥豈不能也。」神人乃以松子松柏脂各五升賜之，告瞿曰：「此不但愈病，當長生耳。服半可愈，愈即勿廢。」瞿服之未盡，病癒，身體強健乃歸家，家人謂是鬼。具說其由，乃喜。遂更服之二年，顏色轉少，肌膚光澤，走如飛鳥。年七十餘，食雉兔，皆嚼其骨，能負重，更不疲極。年百七十，夜臥，忽見屋間光有如鏡者，以問左右，雲不見。後一日，一室內盡明，能夜書文。再見面上有二人，長三尺，乃美女也，甚端正，但小耳，戲其鼻上。如此二女稍長大，至如人，不復在面上，出在前側，常聞琴瑟之聲，欣然歡樂。在人間三百餘年，常如童子顏色，入山不知所之。（出《神仙傳》）

【譯文】

趙瞿字子榮，是山西上黨人。他得了很重的癩病，快要死了。有人對他的家人說，「趁還有口氣，把他弄到外面去吧，如果死在家裏，怕後代子孫都會因傳染而得癩病。」家裏人就給他準備了一年的糧食，把他送到山裏的石洞裏，怕被虎狼傷害，就用木柵把他圍了起來。趙瞿十分悲痛，晝夜哭泣。過了一百多天後，有天夜裏石洞前忽然來了三個人，問他是什麼人。趙瞿暗想，這深山老林裏平常人是不會來的，一定是神仙。就訴說了自己的悲慘處境，哀求神仙幫助。三個人就像雲似地飄進石洞，洞外的柵欄一點也不礙事。他們說：「你一定想把病治好吧，讓你服點藥行不行？」趙瞿說：「我必是今生罪孽深重，才得了這麼重的病，甚至連家人都拋棄了我，早晚必死無疑了。只要能治好我的病，就是砍掉我的腿，割掉我的鼻子我也心甘，何況是服藥呢。」仙人就給了他松子和松、柏脂各五升，並告訴趙瞿說：「吃了這藥不但可以治好病，還能長生不老。喫一半病就能好，病好後還要繼續喫。」趙瞿還沒喫完，病果然好了，身體也十分健壯，就回了家。家人以爲他是鬼，後來聽了他講述了神仙賜藥的經過，家裏人大喜。趙瞿又繼續服了兩年藥，變得十分年輕，皮膚也變得十分有光澤，走起路來像飛鳥般輕捷。到了七十歲時，喫山雞野兔連骨頭都能嚼碎，還能揹負很重的東西也不累。活到一百七十歲時，有天夜裏睡下後忽然看見屋裏有個東西像鏡子般發光，問別人，誰也沒看見。過了一天，就發現夜間全屋通明，能看得見寫字。又發現臉上有兩個小人有三寸高，是非常端莊的美女，只是太小了，在他鼻子上戲耍。後來兩個美女漸漸長大，和正常人一樣了，不再在他鼻子上玩，而是在他身邊，常常彈琴鼓瑟給他聽，使他非常快活。趙瞿在人間呆了三百多年，仍然面如少年，後來進山，不知去了什麼地方。

王遙

王遙者，字伯遼，鄱陽人也，有妻無子。頗能治病，病無不愈者。亦不祭祀，不用符水針藥，其行治病，但以八尺布帕，敷坐於地，不飲不食，須臾病癒，便起去。其有邪魅作禍者，遙畫地作獄，因召呼之，皆見其形，入在獄中，或狐狸鼉蛇之類，乃斬而燔燒之，病者即愈。遙有竹篋，長數寸，有一弟子姓錢，隨遙數十年，未嘗見遙開之。一夜，大雨晦暝，遙使錢以九節杖擔此篋，將錢出，冒雨而行，遙及弟子衣皆不溼。所行道非所曾經，又常有兩炬火導前。約行三十里許，登小山，入石室，室中有二人。遙既至，取弟子所擔篋發之，中有五舌竹簧三枚。遙自鼓一枚，以二枚與室中二人，並坐鼓之。良久，遙辭去，收三簧，皆納篋中，使錢擔之。室中二人送出，語遙曰：「卿當早來，何爲久在俗間。」遙答曰：「我如是當來也。」遙還家百日，天覆雨，遙夜忽大治裝。遙先有葛單衣及葛布巾，已五十餘年未嘗着，此夜皆取着之。其妻即問曰：「欲舍我去乎？」遙曰：「暫行耳。」妻曰：「當將錢去不？」遙曰：「獨去耳。」妻即泣涕曰：「爲且復少留。」遙曰：「如是還耳。」因自擔篋而去之，遂不復還。後三十餘年，弟子見遙在馬蹄山中，顏色更少，蓋地仙也。（出《神仙傳》）

【譯文】

王遙字伯遼，湖北鄱陽人，有妻子但沒有兒女。他很會治病，經他醫治沒有不痊癒的。他治病不用符咒神水，也不祭祀鬼神，治病時只用八尺長的大手巾鋪在地上坐着，也不喫也不喝，不一會兒得病的人就好了，他起身就走。誰家要有鬼怪作妖，告訴了他，他就畫出一塊地來作監獄，並招呼鬼怪，鬼怪立刻應召而至，現了原形進入他畫的獄中，都是些狐狸、烏龜、蛇之類，把它們斬殺之後再燒掉，病人就好了。王遙有一對幾寸長的小竹箱子，他有位姓錢的弟子跟了他幾十年也沒見他打開過竹箱。有天夜裏下起大雨，天昏地暗，王遙讓錢某用九節杖擔着小竹箱隨他冒雨  
出行，他和弟子的衣服都沒有被雨淋溼。他們走的是從未走過的路，前面有兩個火把照着引路。走了約三十多里，登上一座小山，進入一個石洞，洞裏已有了兩個人。王遙進洞後，就打開弟子挑的小竹箱，裏面是三枝五個簧片的竹笙。王遙自己拿了一枝吹起來，其餘兩枝讓石洞裏的那兩個人吹。吹了半天，王遙把笙都收起來裝進竹箱，仍舊讓錢某挑着和他一齊出山洞。那兩個人送出來說：「希望你快點回來，不要在人間長久停留。」王遙說：「我會回來的。」王遙回家住了一百天，這天又下起雨來，王遙就在夜裏收拾行裝。他原來有一套葛布衣和頭巾，已經五十多年沒穿了，這時都拿出來穿在身上。他的妻子問他：「你要拋下我去嗎？」王遙說：「我不會走多長時間。」妻子又問：「帶你的弟子錢生嗎？」王遙說：「我自己走。」妻子哭着求他別走，他說很快就回來，就自己挑着小竹箱走了，一走就再也沒回來。三十多年後，他的弟子看見他在馬蹄山裏，容貌更年輕了，已經成了一位人間的神仙。

按目錄，此下應尚有陳永伯一篇。今佚。

卷第十一 神仙十一

泰山老父 巫炎 劉憑 欒巴 左慈　大茅君

泰山老父

泰山老父者，莫知姓字。漢武帝東巡狩，見老翁鋤於道旁，頭上白光高數尺。怪而問之。老人狀如五十許人，面有童子之色，肌膚光華，不與俗同。帝問有何道術。對曰：「臣年八十五時，衰老垂死，頭白齒落。遇有道者，教臣絕谷，但服術飲水。並作神枕，枕中有三十二物。其三十二物中，有二十四物以當二十四氣，八毒以應八風。臣行之，轉老爲少，黑髮更生，齒落復出，日行三百里。臣今一百八十歲矣。」帝受其方，賜玉帛。老父後入岱山中。每十年五年，時還鄉里。三百餘年，乃不復還。（出《神仙傳》）。

【譯文】

泰山有位老人，不知道姓名叫什麼。漢武帝劉徹東巡狩獵時，看見一個老人在道旁鋤地，頭上有幾尺高的白光。老人看上去有五十多歲，但面貌紅潤像童子，皮膚也很有光澤，一看就不是凡俗的人。武帝非常奇怪，就問老人有什麼道術。老人回答說：「我八十五歲那年，衰老得快要死了，頭髮白了牙也掉了。這時我遇見一個得道的人，讓我不喫五穀，只吃白朮喝水，並給我做了個有神力的枕頭，枕頭裏裝着三十二件東西，其中二十四件順應二十四個節氣，還有八個玳瑁，抵擋八方來的邪風。我按照上面的辦法去修行，就由老變少，白髮變黑，掉了的牙又長出來了。我現在一百八十歲了。」武帝要來他的藥方，賞賜了老人很多東西。老人後來進了泰山，隔十年五年回鄉一次。三百多歲後就再也沒回來。

巫炎

巫炎字子都，北海人也，漢駙馬都尉。武帝出，見子都於渭橋，其頭上鬱郁紫氣高丈餘。帝召問之，君年幾何？所得何術，而有異氣乎？」對曰：「臣年已百三十八歲，亦無所得。」將行，詔東方朔，使相此君有何道術。朔對曰：「此君有陰道之術。」武帝屏左右而問之。子都對曰：「臣年六十五時，苦腰痛腳冷，不能自溫。口乾舌苦，滲涕出。百節四肢疼痛，又痹不能久立。得此道以來，七十三年，今有子二十六人。身體雖（明抄本、陳校本雖作強）勇，無所疾患。氣力乃如壯時，無所憂患。」帝曰：「卿不仁，有道而不聞於朕，非忠臣也。」子都對曰：「臣誠知此道爲真，然陰陽之事，宮中之利，臣子之所難言。又行之皆逆人情，能爲之者少。故不敢以聞。」帝曰：「勿謝，戲君耳。」遂受其法。子都年二百歲，服餌水銀，白日昇天。武帝頗行其法，不能盡用之。然得壽最長於先帝也。（出《神仙傳》）

【譯文】

巫炎，字子都，北海郡人，曾在漢武帝時任駙馬都尉（爲皇帝管理車馬的官）。漢武帝有一次出巡，在臨潼渭水橋上看見了巫炎，只見他頭頂有幾丈高的紫氣。武帝就把巫炎召到面前，問他有多大年紀，修煉什麼道術，怎麼會頭上冒出仙人的紫氣。巫炎說：「我已經一百三十八歲，並沒得過什麼道術。」說完就要走。這時武帝又把東方朔召來，讓他看看巫炎有什麼道術。東方朔回答說：「這個人懂得男女的房事祕術。」武帝就讓左右迴避，向巫炎請教。巫炎說：「臣六十五歲時，苦於腰疼腳涼，身體不暖，口乾舌苦，鼻涕不斷，四肢關節疼痛，腿部麻痹不能久站。自從得了陰道之術，又活了七十三年，現在已生了二十六個兒子，身體強壯，從不得病，氣力像年輕時一樣，從來沒有愁事。」武帝說：「你真不夠仁義，有道術不傳給我，不是個忠臣。」巫炎回答說：「我的確知道我得的道術是真的。但男女陰陽交接的事，宮中自有專門的人研究，作臣民的很難向皇上進言。況且我的這種道術，實行起來都是些違反常情的辦法，能按照我的方術實行的太少了，所以也不敢把這種方術奏聞皇上。」武帝說：「你不用告罪，我剛纔是開玩笑。」於是武帝學習了巫炎傳授的陰道方術。巫炎二百歲時，服用水銀，身體和靈魂一起昇天。漢武帝照着巫炎的方術實行了不少，雖然沒有都用上，仍然比以往的帝王壽命長很多。

劉憑

劉憑者，沛人也。有軍功，封壽光金鄉侯。學道於稷丘子，常服石桂英及中嶽石硫黃，年三百餘歲而有少容，尤長於禁氣。嚐到長安，諸賈人聞憑有道，乃往拜見之。乞得侍從，求見祐護。憑曰：「可耳。」又有百餘人隨憑行，並有雜貨，約直萬金。乃于山中逢賊數百人，拔刃張弓，四合圍之。憑語賊曰：「汝輩作人，當念溫良。若不能展才佈德，居官食祿，當勤身苦體。夫何有腆面目，豺狼其心。相教賊道，危人利己。此是伏屍都市，肉饗烏鳶之法。汝等弓箭。當何所用。」於是賊射諸客，箭皆反着其身。須臾之間，大風折木，飛沙揚塵。憑大呼曰：「小物輩敢爾，天兵從頭刺殺先造意者。」憑言絕，而衆兵一時頓地，反手背上，不能復動，張口短氣欲死。其中首帥三人，即鼻中出血，頭裂而死。餘者或能語曰：「乞放餘生，改惡爲善。」於是諸客或斫殺者，憑禁止之，乃責之曰：「本擬盡殺汝，猶復不忍。今赦汝，猶敢爲賊乎？」皆乞命曰：「便當易行，不敢復耳。」憑乃敕天兵赦之，遂各能奔走去。嘗有居人妻病邪魅，累年不愈。憑乃敕之，其家宅傍有泉水，水自竭，中有一蛟枯死。又有古廟，廟間有樹，樹上常有光。人止其下，多遇暴死。禽鳥不敢巢其枝。憑乃敕之，盛夏樹便枯死，有大蛇長七八丈，懸其間而死，後不復爲患。憑有姑子，與人爭地，俱在太守坐。姑子少黨，而敵家多親助，爲之言者四五十人。憑反覆良久。忽然大怒曰：「汝輩敢爾。」應聲有雷電霹靂，赤光照耀滿屋。於是敵人之黨，一時頓地，無所復知。太守甚怖。爲之跪謝曰：「願君侯少寬威靈，當爲理斷，終不使差失。」日移數丈，諸人乃能起。漢孝武帝聞之，詔徵而試之，曰：「殿下有怪，輒有數十人，絳衣，披髮持燭，相隨走馬，可效否？」憑曰：「此小鬼耳。」至夜，帝僞令人作之。憑於殿上，以符擲之，皆面搶地，以火淬口無氣。帝大驚曰：「非此（明抄本非此作此非）鬼也，朕以相試耳。」乃解之，後入太白山中，數十年復歸鄉里，顏色更少。（出《神仙傳》）

【譯文】

劉憑是江蘇沛縣人，由於有軍功，被封爲壽光金鄉侯。他跟着稷丘子學道，經常服用石桂英和中嶽嵩山的石硫黃，已經活了三百多歲面貌還像少年人，尤其擅長閉氣的功夫。他曾到長安去，長安的很多商人聽說他有道術，就去拜見他，有的請求學道，有的請他祐護。劉憑都答應下來，結果有一百多人跟着他走，還帶着各種東西，價值萬金。他們一行走到山裏時，遇見了幾百名強盜，強盜們拔刀張弓從四面包圍上來。劉憑對強盜們說：「你們應該善良地做人，如果沒有做官的才學品德，就是出力氣種田做工，也是乾淨人。現在你們披着人皮，懷着狼心，白日搶劫，害人  
利己。告訴你們，這樣做只能使你們變成一具具死屍去喂烏鴉老鷹，你們的弓箭一點也派不上用場！」強盜們大怒，用弓箭射劉憑一行，結果箭都掉轉頭去射中了他們自己。片刻之間起了大風，颳倒了樹木揚起漫天塵沙。劉憑大叫道：「你們這些畜牲竟如此胡作非爲。天兵們給我先把那些強盜頭目殺掉！」劉憑話音剛落，就見強盜們一個個都倒在地上，雙手被反綁在背後，一點也動不了，都張着大嘴急促地喘氣，像要憋死了。其中的三個頭目鼻子流血腦袋開裂，當場就死了。剩下的強盜中有那還能說話的就不斷求饒，說今後一定改惡向善。這時和劉憑一起的客商要把強盜們全砍死，被劉憑制止了。劉憑斥責強盜們說：「本來該把你們全殺掉，但又不太忍心。現在我放了你們，你們還敢再作強盜嗎？」強盜們都哀求饒命，表示今後一定改行決不再作強盜，劉憑就命令天兵赦免了他們，強盜們就趕快逃散了。有一次，一個人的妻子被妖邪纏住，多年治不好，劉憑就用道術讓那家門旁的泉水乾涸，結果發現一隻蛟渴死在泉中了。有一座古廟，廟旁有棵大樹，樹上常常發出奇光，人停在樹下常常突然死去，鳥兒也不敢在樹枝上作巢。劉憑又施了道術，那樹在盛夏時就乾枯而死，有一條七八丈長的大蛇掛在樹上死去，後來這棵樹再也不害人了。劉憑姑母的兒子因爲土地糾紛被抓進太守府，姑家親友太少，而對手家中親友很多，有四五十人在公堂上替對手作證說好話。劉憑和他們爭論了很久，忽然大怒說：「你們憑着人多就敢這樣囂張嗎？！」話音未落，忽然滿屋閃動着紅光，空中電閃雷鳴，對手的同黨親友們頓時被殛倒在地上不省人事。太守也嚇壞了，跪下來央求道：「求您別再大顯神戚，我一定秉公而斷，決不會偏向。」過了很久，倒在地上的人們才甦醒過來。漢武帝聽說後，傳詔讓劉憑進宮，想試試他的道術。劉憑一進了金殿武帝就對他說：「我這金殿中有妖怪。常常有幾十個妖怪，披着長髮手持蠟燭，在大殿裏騎着馬轉悠。你能制服他們嗎？」劉憑說：「這不過是一羣小鬼而已。」當天夜裏，皇帝命人扮成幾十個妖怪在大殿上轉悠。劉憑來到殿上，畫了一道仙符投出去，那些僞裝的「妖怪」立刻都摔在地上，用燈一照，都斷氣了。皇帝這才大驚失色地說：「他們不是鬼，是我讓他們裝鬼來試驗你的呀！」劉憑就讓那些人都復活了。後來劉憑進了太白山，幾十年後又回了故鄉，卻更年輕了。

欒巴

欒巴者，蜀郡成都人也。少而好道，不修俗事，時太守躬詣巴，請屈爲功曹。待以師友之禮。巴到（到原作陵，據明抄本改），太守曰：「聞功曹有道，寧可試見一奇乎？」巴曰：「唯。」即平坐，卻入壁中去，冉冉如雲氣之狀。須臾，失巴所在，壁外人見化成一虎，人並驚。虎徑還功曹舍。人往視虎，虎乃巴成也。後舉孝廉，除郎中，遷豫章太守。廬山廟有神，能幹帳中共外人語，飲酒，空中投杯。人往乞福。能使江湖之中，分風舉帆，行各相逢。巴至郡，往廟中，便失神所在。巴曰：「廟鬼詐爲天官，損百姓日久，罪當治之。以事付功曹，巴自行捕逐，若不時討，恐其後遊行天下，所在血食，枉病良民。」責以重禱，乃下所在，推問山川社稷，求鬼蹤跡。此鬼於是走至齊郡，化爲書生，善談五經，太守即以女妻之。巴知其所在，上表請解郡守往捕，其鬼不出。巴謂太守：「賢婿非人也，是老鬼詐爲廟神。今走至此，故來取之。」太守召之不出。巴曰：「出之甚易。」請太守筆硯設案，巴乃作符。符成長嘯，空中忽有人將符去，亦不見人形，一坐皆驚。符至，書生向婦涕泣曰：「去必死矣。」須臾，書生自齎符來至庭，見巴不敢前。巴叱曰：「老鬼何不復爾形。」應聲即便爲一狸，叩頭乞活，巴教殺之，皆見空中刀下，狸頭墮地。太守女已生一兒，復化爲狸，亦殺之。巴去還豫章，郡多鬼，又多獨足鬼，爲百姓病。巴到後，更無此患，妖邪一時消滅。後徵爲尚書郎，正旦大會，巴後到，有酒容，賜百官酒，又不飲而西南向噀之。有司奏巴不敬。詔問巴。巴曰：「臣鄉里以臣能治鬼護病，生爲臣立廟。今旦有耆老，皆來臣廟中享，臣不能早飲（明抄本、陳校本飲作委）之，是以有酒容。臣適見成都市上火，臣故漱酒爲爾救之。非敢不敬，當請詔問，虛詔抵罪。」乃發驛書問成都。已奏言：「正旦食後失火，須臾，有大雨三陣，從東北來，火乃止，雨着人皆作酒氣。後一旦，忽大風雨，天地晦冥，對坐不相見，因失巴所在。尋聞巴還成都，與親故別，稱不更還。老幼皆於廟中送之。雲：去時亦風雨晦冥。莫知去處也。（出《神仙傳》）

【譯文】

欒巴是四川成都人，年輕時就愛好道術，不關心世間的事。當時的太守很恭敬地來見欒巴，請他屈就功曹的職務，太守以老師、朋友的禮儀接待欒巴。欒巴上任以後，有一天太守對欒巴說：「我聽說你有道術，能不能讓我看見一件新奇的事呢？」欒巴說：「可以。」說罷就端坐着退進牆壁裏去了，牆上緩緩升起一團雲氣，片刻就看不見欒巴了。牆外的人則看見欒巴變成了一隻虎，人們嚇壞了。只見那虎一直跑回欒巴的府宅，人們跑去看虎時，虎已經又變成了欒巴了。後來欒巴被舉薦爲孝廉，被任命爲郎中，又升任爲豫章郡的太守。當時廬山廟裏有個神，能在帳子後面和人談話，喝酒時只見空中出現酒杯。人們都去廟中向這個神祈求佑護。這神能使江湖中興起風來鼓動船帆，使分開走的船聚在一起。欒巴聽說後就到廟裏去，那神就不在了。欒巴說：「哪有什麼神，不過是一個鬼怪來到廟裏冒充天上的仙官。這鬼禍害百姓這麼久，應該懲治他。這件事就由我親自來辦。如果不及時去除這個鬼怪，只怕他以後到處流竄，到處喫人供奉的祭品，白白禍害老百姓。」於是欒巴在神壇上誠心地禱告天神，遍查天下的山川國土，搜尋鬼怪的蹤跡。那鬼怪就逃到齊郡，變成一個書生，善於談論四書五經，迷惑了齊郡的太守，太守竟把女兒嫁給了他。欒巴找到了這個鬼怪，就寫了公文請太守捕住那個鬼怪。那鬼嚇得不敢露面，欒巴就對太守說：「你的女婿不是人，是個冒充廟神的鬼，現在他來到你家，所以我來抓他。」太守叫他女婿出來，那鬼躲着不出來。欒巴說：「讓他出來還不容易嗎？」就讓太守準備了筆硯和書桌，欒巴用筆寫了一道符咒，寫完後欒巴仰天長嘯，空中忽然有人把符拿走，也看不見是誰拿走的，在場的人都十分驚訝。那道符來到書生面前，書生向他妻子哭泣說：「我這一去非死不可了！」片刻間，書生自己拿着符來到院裏，看見欒巴就不敢靠近了。欒巴大喊一聲：「老鬼還不現出原形來嗎？」書生應聲變成一隻狸貓，不斷地叩頭求欒巴饒命。欒巴就命令把狸貓殺掉，只見空中落下一把刀把狸貓的頭砍落在地上。太守的女兒已經生了個兒子，這時也現了原形變成一隻狸貓，欒巴也把它殺掉了。欒巴回到豫章郡以後，郡裏也在鬧鬼，大多是獨腳鬼，禍害百姓，欒巴一回本郡，郡裏的鬼就都嚇跑了，再也沒有妖魔作怪。後來欒巴被皇帝徵召爲尚書郎。正月初一，宮中大設筵席犒勞羣臣。欒巴比別人到的晚，但已有些醉意。皇帝在宴會上贈給文武百官御酒，欒巴不喝，把酒向西南方向噴了出去。有關的同衙向皇帝上奏說欒巴對皇上不敬。皇帝就召欒巴詢問，欒巴說：「臣的家鄉因爲臣能除鬼治病，爲臣立了『生祠』祝福。今天早上有幾位德高望重的老者到臣的廟中來約臣喝酒，臣實在不能推脫，所以有點喝醉了。臣剛纔看見西南方千里外的成都街上發生了火災，就噴了一口酒救火，絕不是對皇上不敬。皇上如不信就下詔詢問成都是否失火，如果不是，臣願抵罪。」於是皇帝下詔讓驛使到成都查問。後來成都方面奏報說：「正月初一早飯後失火，不一會兒從東北來了三場大雨，火就滅了。雨落到人身上發出一股酒氣。」後來有一天忽然風雨大作，天地昏暗，對面坐着也看不見人，欒巴也不知去了何處。不久聽說欒巴回到成都，和親朋好友告別，說以後不再回來了。家鄉的男女老少都到他的「生祠」中送他。聽說他離去時也是風雨交加天地昏暗，不知道去了哪裏。

左慈

左慈字元放，廬江人也。明五經，兼通星氣，見漢祚將衰，天下亂起，乃嘆曰：「值此衰亂，官高者危，財多者死。當世榮華，不足貪也。」乃學道，尤明六甲，能役使鬼神，坐致行廚。精思於天柱山中，得石室中《九丹金液經》，能變化萬端，不可勝記。

魏曹公聞而召之，閉一石室中，使人守視，斷谷期年，及出之，顏色如故。曹公自謂生民無不食道，而慈乃如是，必左道也，欲殺之。慈已知，求乞骸骨。曹公曰：「何以忽爾？」對曰：「欲見殺，故求去耳。」公曰：「無有此意，公卻高其志，不苟相留也。」

乃爲設酒，曰：「今當遠曠，乞分杯飲酒。」公曰：「善。」是時天寒，溫酒尚熱，慈拔道簪以撓酒，須臾，道簪都盡，如人磨墨。初，公聞慈求分杯飲酒，謂當使公先飲，以與慈耳，而拔道簪以畫，杯酒中斷，其間相去數寸。即飲半，半與公。公不善之，未即爲飲，慈乞儘自飲之。飲畢，以杯擲屋棟，杯懸搖動，似飛鳥俯仰之狀，若欲落而不落，舉坐莫不視杯，良久乃墜，既而已失慈矣。尋問之，還其所居。

曹公遂益欲殺慈，試其能免死否。乃敕收慈，慈走入羣羊中，而追者不分，乃數本羊，果餘一口，乃知是慈化爲羊也。追者語主人意，欲得見先生，暫還無怯也。俄而有大羊前跪而曰：「爲審爾否？」吏相謂曰：「此跪羊，慈也。」欲收之。於是羣羊鹹向吏言曰：「爲審爾否？」由是吏亦不復知慈所在，乃止。

後有知慈處者，告公，公又遣吏收之，得慈。慈非不能隱，故示其神化耳。於是受執入獄。獄吏欲拷掠之，戶中有一慈，戶外亦有一慈，不知孰是。公聞而愈惡之，使引出市殺之。須臾，忽失慈所在，乃閉市門而索。或不識慈者，問其狀，言眇一目，著青葛巾青單衣，見此人便收之。及爾，一市中人皆眇目，著葛巾青衣，卒不能分。公令普逐之，如見便殺。後有人見知，便斬以獻公，公大喜，及至視之，乃一束茅，驗其屍，亦亡處所。

後有人從荊州來，見慈。刺史劉表，亦以慈爲惑衆，擬收害之。表出耀兵，慈意知欲見其術，乃徐徐去，因又詣表雲：「有薄禮，願以餉軍。」表曰：「道人單僑，吾軍人衆，安能爲濟乎？」慈重道之，表使視之，有酒一斗，器盛，脯一束，而十人共舉不勝。慈乃自出取之，以刀削脯投地，請百人奉酒及脯，以賜兵士，酒三杯，脯一片，食之如常脯味，凡萬餘人，皆周足，而器中酒如故，脯亦不盡，坐上又有賓客千人，皆得大醉。表乃大驚，無復害慈之意。數日，乃委表去，入東吳。

有徐墮者，有道術，居丹徒，慈過之。墮門下有賓客，車牛六七乘，欺慈雲：「徐公不在。」慈知客欺之，便去。客即見牛在楊樹杪行，適上樹即不見，下即復見行樹上。又車轂皆生荊棘，長一尺，斫之不斷，推之不動。客大懼，即報徐公，有一老翁眇目，吾見其不急之人，因欺之雲：「公不在，」去後須臾，牛皆如此，不知何等意。公曰：「咄咄，此是左公過我，汝曹那得欺之，急追可及。」諸客分佈逐之，及慈，羅布叩頭謝之。慈意解，即遣還去。及至，車牛等各復如故。慈見吳主孫討逆，復欲殺之。

後出遊，請慈俱行，使慈行於馬前，欲自後刺殺之。慈在馬前，著木履，掛一竹杖，徐徐而行，討逆着鞭策馬，操兵逐之，終不能及。討逆知其有術，乃止。後慈以意告葛仙公，言當入霍山，合九轉丹，遂乃仙去。（出《神仙傳》）

【譯文】

左慈字元放，江西廬江人。他精通五經，也懂得占星術，從星象中預測出漢朝的氣數將盡，國運衰落，天下將要大亂，就感嘆地說：「在這亂世中，官位高的更難保自身，錢財多的更容易死。所以世間的榮華富貴絕不能貪圖啊！」於是左慈開始學道，對「奇門遁甲」也很精通，能夠驅使鬼神，坐着變出美味佳餚。他在天柱山精修苦煉道術，在一個石洞中得到一部《九丹金液經》，學會了使自己變化萬端的方術，法術很多記也記不過來。

三國時魏國的曹操聽說後，把左慈召了去，關在一個石屋裏，派人監視，一年沒給他飯喫，過了一年才把他放出來，見他仍是原來的模樣。曹操認爲世上的人沒有不喫飯的道理，左慈竟然一年不喫飯，一定是妖邪的旁門左道，非要殺掉他。曹操一起了殺左慈的念頭左慈就知道了，就向曹操請求放他一條老命，讓他回家。曹操說：「爲什麼如此急着走呢？」左慈說：「你要殺我，所以我請求你放我走。」曹操說：「哪裏哪裏，我怎麼會殺你呢。既然你有高潔的志向，我就不強留你了。」

曹操爲左慈設酒宴餞行，左慈說：「我就要遠行了，請求和您分杯喝酒。」曹操同意了。當時天氣很冷，酒正在火上浸着，左慈拔下頭上的道簪攪和酒，片刻間道簪都溶在了酒中就像磨墨時墨溶入水中一樣。一開始，曹操見左慈要求喝「分杯酒」，以爲是自己先喝半杯然後再給左慈喝自己剩的半杯，沒想到左慈先用道簪把自己的酒杯劃了一下，酒杯就分成了兩半，兩半中都有酒，相隔着好幾寸。左慈先喝了一半，把另一半杯子給了曹操。曹操不太高興，沒有馬上喝，左慈就向曹操要過來自己都喝了。喝完把杯子往房樑上一扔，杯子在房樑上懸空搖動，像一隻鳥將向地上俯衝前的姿勢，要落又不落，宴席上的客人都抬頭看那酒杯，好半天杯子才落下來，但左慈也不見了。一打聽，說左慈已回了他自己的居處，這一來曹操更想殺掉左慈，想試試左慈能不能逃過一死。

曹操下令逮捕左慈，左慈鑽進羊羣中，追捕他的人分不清，就查羊的原數，果然多出了一隻，知道左慈變成了羊。追捕的人就傳達曹操的意思，說曹操只是想見見左慈，請左慈不要害怕。這時有一隻大羊走上前跪着說：「你們看看我是不是呢？」追捕的人們互相說：「這個跪着的羊一定就是左慈了！」就想把這羊抓走。但這時所有的羊都跪下說：「你們看看我是不是呢？」這樣一來追捕的人真弄不清哪隻羊是左慈了，只好拉倒。

後來有知道左慈去處的人密告給曹操，曹操又派人去抓，一抓就抓到了。其實並不是左慈不能隱遁脫逃，是故意要給曹操見識一下他的變化之術。於是左慈讓抓他的人綁上投入監獄。典獄官打算拷問左慈，卻發現屋裏有個左慈，屋外也有個左慈，不知哪一個是真左慈。曹操知道後更加懷恨，就命令把左慈綁到刑場殺掉。左慈卻突然在刑場上消失了。於是命令緊閉城門大肆搜埔。有些搜捕者說不認識左慈，官員就告訴說左慈一隻眼是瞎的，穿着青色葛布衣扎着葛布頭巾，見到這樣的人就抓。不一會兒，全城的人都變成了瞎一隻眼穿青葛布衣扎葛巾的人，誰也無法分辨哪個是左慈。曹操就下令擴大搜捕的範圍，只要抓住就殺掉。後來有人見到了左慈，就殺了獻給曹操，曹操大喜，屍體運到一看，竟是一捆茅草，再到殺左慈的地方找屍體，已經不見了。

後來有人說在荊州看見了左慈，當時當荊州刺史的劉表也認爲左慈是個惑亂人心的妖道，打算將他抓住殺掉。劉表帶着兵馬出來炫耀，左慈知道劉表是想看看他有什麼道術，就慢慢走到劉表面前說：「我有些微薄的禮物想犒勞你的軍隊。」劉表說：「你這個道士孤身一人，我的人馬這麼多，你能犒勞得過來嗎？」左慈又重說了一遍，劉表就派人去看是什麼禮物，見只有一斗酒和一小扎肉乾，但十個人抬也沒抬動。左慈就自己把乾肉拿來，把肉一片片削落在地上，請一百個人拿酒和乾肉分發給士兵。每個士兵三杯酒一片肉乾。肉乾喫起來和平常的味道一樣，一萬多士兵都喫飽喝足，但酒器中的酒一點也沒少，肉乾也沒喫光，劉表的一千多賓客也都喝得大醉。劉表大喫一驚，打消了殺害左慈的意思。幾天後，左慈離開劉表走了。

他到了東吳的丹徒縣，聽說丹徒有個有道術的人叫徐墮，就去登門拜訪。徐墮門前有六七個賓客，還停着六七輛牛車。賓客騙左慈說徐墮不在家。左慈知道賓客騙他，就告辭走了。左慈走後，賓客們就看見牛車在楊樹梢上走，爬到樹上再看，牛車卻沒有了。下了樹，就見牛車又在樹上走。還有的牛車輪子中心的圓孔里長出了一尺長的荊棘，砍都砍不斷，推車又推不動。賓客們大驚失色，急忙跑去報告徐墮，說有一個瞎了一隻眼的老頭來訪，我們見他是個凡俗之輩，就騙他說主人不在，老頭走後，牛和車就發生了這種怪事，不知是怎麼回事。徐墮一聽說：「啊呀，這是左慈公來拜訪我，你們怎麼能騙他呢！快點追也許能追回來的。」於是賓客們分散開去追，追上左慈後都向他磕頭謝罪。左慈消了氣，就讓客人們回去，他們回去一看，牛和車都恢復了原樣。

左慈拜見了吳國君主孫策，孫策也想殺左慈。孫策有一次想從後面給他一刀。左慈穿着木鞋拿着個竹杖慢慢地走，孫策在後面手持兵器追趕卻總也追不上，這才知道左慈有道術，不敢再殺他。後來左慈告訴葛仙公說他要進霍山煉九轉丹，後來終於成仙而去。

大茅君

大茅君盈。南至句曲之山。漢元壽二年，八月己酉，南嶽真人赤君、西城王君及諸青童並從王母降於盈室。頃之，天皇大帝遣繡衣使者冷廣子期賜盈神璽玉章，大微帝君遣三天左宮御史管修條賜盈八龍錦與紫羽華衣，太上大道君遣協晨大夫叔門賜盈金虎真符流金之鈴，金闕聖君命太極真人正一止玄、王郎、王忠、鮑丘等賜盈以四節咽胎流明神芝。四使者授訖，使盈食芝佩璽，服衣玉冠。帶符握鈴而立，四使者告盈曰：「食四節隱芝者，位爲真卿；食金闕玉芝者，位爲司命；食流明金英者，位爲司祿；食長曜雙飛者，位爲司命真伯；食夜光洞草者，總主在左御史之任。子盡食之矣，壽齊天地，位爲司命上真，東嶽上卿，統吳越之神仙，綜江左之山源矣。」言畢，使者俱去。五帝君各以方面車服降於其庭，傳太帝之命，賜紫玉之版，黃金刻書九錫之文，拜盈爲東嶽上卿、司命真君、太元真人，事畢俱去。王母及盈師西城王君，爲盈設天廚酣宴，歌玄靈之曲。宴罷，王母攜王君及盈，省顧盈之二弟，各授道要。王母命上元夫人，授茅固、茅衷《太霄隱書》、《丹景道精》等四部寶經。王母執《太霄隱書》，命侍女張靈子執交信之盟，以授於盈、固及衷，事訖，西王母昇天而去。其後紫虛元君、魏華存夫人請齋於陽洛之山隱元之臺，西王母與金闕聖君降於臺中，乘八景之輿，同詣清虛上宮，傳《玉清隱書》四卷，以授華存。是時三元夫人馮雙珠、紫陽左仙公石路成、太極高仙伯、延蓋公子、西城真人、王方平、太虛真人、南嶽真人、赤松子、桐柏真人王喬等三十餘真，各歌太極陰歌之曲。王母爲之歌曰：「駕我八景輿，欻然入玉清。龍羣拂霄上，虎斾挕朱兵。逍遙玄津際，萬流無暫停。哀此去留會，劫盡天地傾。當尋無中景，不死亦不生。體彼自然道，寂觀合太冥。南嶽擬貞幹，玉英耀穎精。有任靡其事，虛心自受靈。嘉會降河曲，相與樂未央。」王母歌畢，三元夫人答歌亦畢，王母及三元夫人、紫陽左公、太極仙伯、清靈王君，乃攜南嶽魏華存同去，東南行，俱詣天台、霍山，過句曲之金壇，宴太元真人茅升（明抄本、陳校本、許刻本升作叔）申於華易洞天。留華存於霍山洞宮玉宇之下，衆真皆從王母升還龜臺矣。（出《集仙傳》）

【譯文】

大茅君，名叫盈。曾南行到句曲山。漢哀帝元壽二年八月己酉這天，南嶽真人赤君、西城王君和諸多的仙童侍從着西王母降臨到茅盈家。不一會兒，天皇大帝派了繡衣使者冷廣、子期賜給茅盈一枚神璽玉製圖章，大微帝君派任三天左官御史的管修條賜給茅盈八龍錦緞和紫羽做的華麗衣裳，太上大道君派任協晨大夫的叔門賜給茅盈一個鑄有金虎真的流金鈴，金闕聖君命太極真人、正一止玄、王郎、王忠、鮑丘等賜給茅盈一隻四節咽胎流明神芝。四位大神的使者授賞之後，讓茅盈吃了靈芝，佩戴上玉璽，穿上紫羽繡衣戴上玉符，帶上金虎真符握着金鈴站好，告訴茅盈：「  
吃了四節靈芝的官位就可做到真卿，吃了金闕玉芝的就是司命，吃了流明金英的就是司祿，吃了長曜雙飛的，官位就是司命真伯；吃了夜光洞草的，就會長期任左御史。現在上面說的這些你都吃了，你將壽比天地，官位是司命上真兼東嶽上卿。你將統領吳越的神仙，管轄江左的山脈河流。」說罷使者們都走了。五帝君又把大茅君應該穿的各種官服和應乘用的車馬降在他院中，並傳達泰山帝君的命令，賜給茅盈紫玉笏板和刻着君王賞給大臣九種器物目錄的金板，拜茅盈爲東嶽上卿、司命真君和太元真人，然後也都走了。西王母和茅盈的仙師西城王君爲茅盈擺下天宮廚房做的美味佳餚和茅盈一同宴飲，席間還有仙人唱天宮的仙曲。宴會結束後，王母帶着王君和茅盈看望茅盈的兩個弟弟，向他倆傳授了修煉道術的祕訣。王母命上元夫人授給茅盈的弟弟茅固、茅衷《太霄隱書》、《丹景道精》等四部寶經。王母手拿着《太霄隱書》，命侍女張靈子拿着表明學道決心的盟約授給茅盈弟兄三人，然後西王母昇天而去。後來，紫虛元君和魏華存夫人請茅盈到陽洛山上的隱元臺喫素宴，西王母和金闕聖君又降臨到隱元臺，他們乘着繪有八景圖案的車一同到清虛上宮，把《玉清隱書》四卷授給魏華存夫人。當時，三元夫人馮雙珠、紫陽左仙石路成、太極高仙伯、延蓋公子、西城真人、王方平、太虛真人、赤松子、桐柏真人王喬等三十多位大仙都分別唱了太極太陰的歌曲。西王母也唱道，「駕我八景輿，欻然入玉清。龍羣拂霄上，虎斾挕朱兵。逍遙玄津際，萬流無暫停。哀此去留會，劫盡天地傾。當尋無中景，不死亦不生。體彼自然道，寂歡合太冥。南嶽擬貞幹，玉英耀穎精。有任靡其事，虛心自受靈。嘉會降河曲，相與樂未央。」西王母唱完後，三元夫人也答唱了一首。王母和三元夫人、紫陽左公、太極仙伯、清靈王君這些仙人就帶着南嶽的魏華存夫人一同向東南走去，到了天台山、霍山，經過句曲山的金壇時，宴請了太元真人茅升申，宴席設在華易洞天。後來把魏華存夫人留在霍山洞宮的玉宇下面，衆位神仙就都跟着王母駕雲返回龜臺去了。

卷第十二 神仙十二

壺公 薊子訓 董奉 李常在

壺公

壺公者，不知其姓名也。今世所有召軍符、召鬼神治病玉府符，凡二十餘卷，皆出自公、故總名「壺公符」。時汝南有費長房者，爲市掾，忽見公從遠方來，入市賣藥。人莫識之，賣藥口不二價，治病皆愈。語買人曰：服此藥必吐某物，某日當愈。事無不效。其錢日收數萬，便施與市中貧乏飢凍者，唯留三五十。常懸一空壺於屋上，日入之後，公跳入壺中。人莫能見，唯長房樓上見之，知非常人也。長房乃日日自掃公座前地，及供饌物，公受而不辭。如此積久，長房尤不懈，亦不敢有所求。公知長房篤信，謂房曰：「至暮無人時更來。」長房如其言即往，公語房曰：「見我跳入壺中時，卿便可效我跳，自當得入。」長房依言，果不覺已入。入後不復是壺，唯見仙宮世界。樓觀重門閣道，公左右侍者數十人。公語房曰：「我仙人也，昔處天曹，以公事不勤見責，因謫人間耳。卿可教，故得見我。」長房下座頓首曰：「肉人無知，積罪卻厚，幸謬見哀憫，猶入剖棺布氣。生枯起朽。但恐臭穢頑弊，不任驅使。若見哀憐，百生之厚幸也。」公曰：「審爾大佳，勿語人也。」公後詣長房於樓上曰：「我有少酒，相就飲之。」酒在樓下，長房使人取之，不能舉盎，至數十人莫能得上。乃白公，公乃下，以一指提上。與房公飲之，酒器如拳許大，飲之至暮不竭。告長房曰：「我某日當去，卿能去乎？」房曰：「欲去之心，不可復言，欲使親眷不覺知去，當有何計？」公曰：「易耳。」乃取一青竹杖與房，戒之曰：「卿以竹歸家，便可稱病，以此竹杖置卿所臥處，默然便來。」房如公言。去後，家人見房已死，屍在牀。乃向竹杖耳，乃哭泣葬之。房詣公，恍惚不知何所，公乃留房於羣虎中，虎磨牙張口欲噬房，房不懼。明日，又內於石室中，頭上有一方石，廣數丈，以茅綯懸之，又諸蛇來齧繩，繩即欲斷，而長房自若。公至，撫之曰：「子可教矣。」又令長房啖屎，兼蛆長寸許，異常臭惡。房難之，公乃嘆謝遣之曰：「子不得仙道也。賜子爲地上主者，可得壽數百歲。」爲傳封符一卷付之，曰：「帶此可主諸鬼神，常稱使者，可以治病消災。」房憂不得到家，公以一竹杖與之曰：「但騎此，得到家耳。」房騎竹杖辭去，忽如睡覺，已到家。家人謂是鬼，具述前事，乃發棺視之，唯一竹杖，方信之。房所騎竹杖，棄葛陂中，視之乃青龍耳。初去至歸謂一日，推問家人，已一年矣。房乃行符，收鬼治病，無不愈者。每與人同坐共語，常呵責嗔怒，問其故，曰：「嗔鬼耳。」時汝南有鬼怪，歲輒數來郡中，來時從騎如太守，入府打鼓，周行內外，爾乃還去，甚以爲患。房因詣府廳事，正值此鬼來到府門前。府君馳入，獨留房。鬼知之，不敢前。房大叫呼曰，便捉前鬼來。乃下車伏庭前，叩頭乞曰改過。房呵之曰：「汝死老鬼，不念溫良，無故導從，唐突官府，自知合死否？急復真形。」鬼須臾成大鱉，如車輪，頭長丈餘。房又令復人形。房以一札符付之，令送與葛陂君，鬼叩頭流涕，持札去。使人追視之，乃見符札立陂邊，鬼以頭（明抄本、陳校本頭作頸）繞樹而死。房後到東海，東海大旱三年。謂請兩者曰：「東海神君前來淫葛陂夫人，吾系之，辭狀不測，脫然忘之，遂致之旱，吾今當赦之，令其行雨。」即便有大雨。房有神術，能縮地脈，千里存在，目前宛然，放之復舒如舊也。（出《神仙傳》）

【譯文】

壺公是一位道教真人，不知他凡間的姓名叫什麼。當今世上所有的召軍符和召鬼神、治疾病的玉府符共二十多卷，都出自壺公之手，所以總稱爲「壺公符」。當時河南汝南有個當市掾的人叫費長房，忽然看見壺公從遠方來到街上賣藥。人們都不認識壺公，他賣藥不許還價，他的藥服後不管什麼病都能治好。壺公把藥賣出之後，總要囑咐買藥的人，說服了藥之後會吐出什麼東西，哪一天病會好，他說的話每一次都很應驗。他每天賣藥都能掙好幾萬錢，然後就把錢施捨給街上那些飢寒貧窮的人，只留下三五十個錢。經常把一個空壺掛在屋頂上，太陽落山之後，他就跳進壺裏。這事誰也沒發現，只有費長房在樓上看見了，由此而知壺公不是凡人。費長房就天天清掃壺公的屋子，供給壺公喫的東西，壺公並不推辭。日子長了費長房仍堅持不懈地照常掃地供食，也不敢對壺公有所請求。壺公看出來費長房心地很虔誠，有一次就對他說：「到晚上沒人的時候你到我這兒來吧。」費長房晚上來到壺公屋裏，壺公對他說：「你看我跳進壺裏時，你也和我一樣跳。」費長房照他的話一跳，果然不知不覺地已在壺中了。進去後才發現不是壺，而是進入了一個神仙的世界。只見樓臺殿閣林立在道旁，還看見壺公帶看好幾十個隨從。壺公對費長房說：「我是神仙，當年在天界因爲處理公務不夠勤勉，受到上界的責備把我貶到人間。我看你有道根可以受教，才讓你接近我。」費長房立刻離座下拜磕頭說：「我這俗人凡胎十分愚昧，積下了很多罪孽，幸虧得到你的憐憫關懷，就像劈開棺木給死屍送去仙氣，使枯朽的的屍骨起死回生。我只怕自己愚笨頑劣，不能爲大仙效力。如果大仙繼續指引點化，真是我百世難遇的大幸啊！」壺公說：「我看你這人很不錯，但你千萬不許泄露天機。」壺公後來到樓上去看費長房，對他說：「我這裏有點酒，咱們倆喝幾杯吧。」壺公的酒在樓下裝在一個酒罈裏，費長房就讓人到樓下取來，但幾十個人也抬不動那罈子，只好來告訴壺公，壺公下樓去，用一個手指把酒罈子拎到樓上來了。兩個人對飲，酒器只有拳頭大，但喝到天黑也喝不盡。壺公告訴費長房：「我不久要回上仙界，你願意和我同去嗎？」費長房說：「可還用說？不過我想讓家裏人不要發現我出走，有沒有什麼辦法呢？」壺公說：「這很簡單。」他就給了費長房一支青竹杖，告誡他說：「你拿這支竹杖歸家後，就對家人說你病了，然後把竹杖放在你的牀上，就悄悄到我這裏來。」費長房按照壺公的話做了，離開家後，京里人見費長房已死在牀上了。其實牀上的屍首就是壺公的那支竹杖，家人痛哭後就把費長房埋葬了。費長房跟着壺公，恍恍惚惚不知到了什麼地方，壺公故意把他放在一羣虎中，老虎張牙舞爪要喫掉他，他也沒害怕。第二天，壺公又把費長房關在一個石洞裏，頭頂上用草繩掛着一塊幾丈寬的大石頭，又讓幾條蛇咬那草繩，繩眼看要斷了，下面的費長房仍泰然自若。壺公來到石洞看見這情景，就安撫他說：「你可以受教學道了。」後來壺公又讓費長房喫屎，屎裏還有一寸多長的蛆，又臭又髒，費長房這次可爲了難。壺公就打發他回去，對他說，「看來你還是得不了仙道啊。我讓你當地上的人瑞吧，可以活好幾百歲。」說罷給了他一卷封着的符說：「你有了這符就能驅使鬼神，長期當天神的使者，還可以治病消災。」費長房擔心到不了家，壺公又給他一支竹杖，說騎着它就可以到家了。費長房騎上竹杖，忽然像大夢初醒，一看已經在家裏了。家裏以爲他是鬼，他就詳細講述了經過，家人去墓地打開棺材一看，裏面只是一支竹杖，這才相信了他的話。費長房騎回來的那支竹杖扔在草灘，一看原來是一條青龍。費長房說他從離家到回來只是一天的事，家裏人一算，已是一年了。費長房就帶着符收鬼治病，沒有治不好的。有時他和病人坐着談話，忽然就大聲呵斥起來，客人奇怪地問怎麼回事，他說剛纔是呵斥鬼呢。當時汝南有個妖怪，一年裏要到郡裏來幾回，來時帶着騎馬的隨從，變成太守的樣子，進到太守府內敲動堂鼓，然後在府內外轉悠，隨後就走了，太守十分討厭也沒辦法。恰好費長房進太守府，那鬼怪也來到府門前。太守跑進府內，只把費長房留在大廳裏。鬼怪知道後不敢進府，費長房就大喊一聲：「把那個鬼給我抓起來。」鬼嚇得趕快下車趴在大廳前，不停地磕頭乞求，保證改過。費長房喝斥道：「你這個該死的老鬼，不老老實實呆在陰曹，竟敢帶着隨從冒犯官府，該不該死？還不快現出原形來？」鬼立現了原形變成一隻大烏龜，身子有車輪大，頭有一丈多長。費長房又讓它變成人形，交給鬼一道竹符，命他把符送交葛陂君，鬼流淚磕頭而去。費長房派人在後面看，只是竹符在草灘下，鬼把頸子纏在樹上死了。費長房後來到東海郡，東海郡已經三年大旱。費長房對求雨的人們說：「東海神君前來姦淫葛陂君的夫人，被我扣壓了，因爲沒有核查他的口供，我也忙得忘記了處理，結果造成這裏久旱，現在我立刻放掉他讓他馬上行雨。」接着果然下起了大雨。費長房有神術能把大地縮成一小塊，千里之遠的情景就在眼前，放開就又恢復原狀了。

薊子訓

薊子訓者，齊人也。少嘗仕州郡，舉孝廉，除郎中。又從軍，除駙馬都尉。人莫知其有道。在鄉里時，唯行信讓，與人從事。如此三百餘年，顏色不老，人怪之。好事者追隨之，不見其所常服藥物也。性好清淡，常閒居讀《易》，小小作文，皆有意義。見比屋抱嬰兒，訓求抱之，失手墮地，兒即死。鄰家素尊敬子訓，不敢有悲哀之色，乃埋瘞之。後二十餘日，子訓往問之曰：「復思兒否？」鄰曰：「小兒相命，應不合成人，死已積日，不能復思也。」子訓因外出，抱兒還其家。其家謂是死，不敢受。子訓曰：「但取之無苦，故是汝本兒也。」兒識其母，見而欣笑，欲  
母取之，抱，猶疑不信。子訓既去，夫婦共視所埋兒，棺中唯有一泥兒，長六七寸。此兒遂得長成。諸老人鬚髮畢白者，子訓但與之對坐共語，宿昔之間，明旦皆黑矣。京師責人聞之，莫不虛心謁見，無緣致之。有年少與子訓鄰居，爲太學生。諸貴人作計，共呼太學生謂之曰：「子勤苦讀書，欲規富貴，但召得子訓來，使汝可不勞而得矣。」生許諾。便歸事子訓，灑掃供侍左右數百日。子訓知意，謂生曰：「卿非學道，焉能如此？」生尚諱之，子訓曰：「汝何不以實對，妄爲虛飾，吾已具知卿意。諸貴人慾見我，我豈以一行之勞，而使卿不獲榮位乎。汝可還京，吾某日當往。」生甚喜，辭至京，與貴人具說。某日子訓當到，至期未發，生父母來詣子訓。子訓曰：「汝恐吾忘，使汝兒失信不仕邪？吾今食後即發。」半日乃行二千里。既至，生急往拜迎，子訓問曰：「誰欲見我？」生曰：「欲見先生者甚多，不敢枉屈，但知先生所至，當自來也。」子訓曰：「吾千里不倦，豈惜寸步乎？欲見者，語之令各絕賓客，吾明日當各詣宅。」生如言告諸貴人，各自絕客灑掃，至時子訓果來。凡二十三家，各有一子訓。諸朝士各謂子訓先到其家，明日至朝，各問子訓何時到宅，二十三人所見皆同時，所服飾顏貌無異，唯所言語，隨主人意答，乃不同也。京師大驚異，其神變如此。諸貴人並欲詣子訓，子訓謂生曰：「諸貴人謂我重瞳八採，故欲見我。今見我矣，我亦無所能論道，吾去矣。」適出門，諸貴人冠蓋塞路而來。生具言適去矣，東陌上乘騾者是也。各走馬逐之不及，如此半日，相去常一里許，終不能及，遂各罷還。子訓至陳公家，言曰：「吾明日中時當去。」陳公問遠近行乎，曰：「不復更還也。」陳公以葛布單衣一送之。至時，子訓乃死，屍僵，手足交胸上，不可得伸，狀如屈鐵，屍作五香之芳氣，達於巷陌，其氣甚異。乃殯之棺中。未得出，棺中吸然作雷霆之音，光照宅宇。坐人頓伏良久，視其棺蓋，乃分裂飛於空中，棺中無人，但遺一隻履而已。須臾，聞陌上有人馬蕭鼓之聲，徑東而去，乃不復見。子訓去後，陌上數十里，芳香百餘日不歇也。（出《神仙傳》）

【譯文】

薊子訓是齊人，青年時代曾在州、郡做過官，被舉薦爲孝廉，任命爲郎中。後來他又從軍，被任命爲駙馬都尉。薊子訓有道術，但人們並不知道。他在家鄉時，待人接物十分講信義和禮讓。薊子訓活到三百多歲仍不顯老，人們十分奇怪，就有些好事的人追隨在他周圍，想探到一些長壽的奧祕，但是並沒發現他服用什麼長壽藥物。他的性情愛好清淡，經常閒着沒事研讀《易經》，或寫些短小的文章，文章雖短但涵義很深。有一次，他見鄰居抱着一個小孩，他很喜愛，就要來抱着，沒想到一失手把孩子掉在地上摔死了。鄰居平常十分尊重薊子訓，沒有太多地表露出悲痛，就把孩子埋了。過了二十多天，子訓問鄰居還想不想孩子，鄰居說：「這孩子大概命中註定不該長大成人，死了這麼多天，不再想他了。」子訓就到外面去，把那孩子抱了回來。鄰居以爲是死孩兒，不敢要。子訓說：「別擔心。」 鄰居還不敢相信。子訓走後，鄰居夫婦到墳地打開孩子的棺材看，只見棺中是一個泥娃娃，六七寸長。後來這孩子很好地長大成人。子訓常常和一些白髮老人同坐閒談，過了一宿這裏人的鬚髮都變黑了。京城的一些達官貴人聽說子訓有道術，都虛心地來拜見，但很少能見到他本人。有個子訓少年時的鄰居現在是太學裏的學生。一些貴人們就把他找來說：「你發奮讀書，不就爲了能求得富貴功名嗎？只要你能把薊子訓爲我們請來，我們可以讓你毫不費力地得到富貴功名。」書生答應了。就從太學回到家鄉，專門侍奉薊子訓，爲他掃庭院跑腿效勞，這樣幹了好幾百天。子訓知道書生的用意，就對書生說：「你並不打算學道，卻這樣賣力氣地侍奉我圖個什麼呢？」書生吞吞吐吐地不說實話。子訓就直截了當地說：「你別掩飾了，就是不說我也知道你的意思，是那些貴人想見我一面才讓你到我這兒來的。我怎麼能硬不去見他們而誤了你的功名前程呢？你回京城去吧。我某天一定也去京城。」書生很高興，告別了子訓回到京城，告訴貴人們薊子訓某天會來京城見他們。到了約定的那天，子訓並沒動身去京城，書生的父母很着急，跑來問子訓，子訓說：「你們是怕我忘了去京城的事，使你兒子在貴人面前由於失信而得不到官位吧？我吃了飯就出發。」子訓吃了飯就上路，半天工夫就走了二千里進了京城。書生聽說後急忙迎接，子訓問書生：「都是什麼人要見我？」書生說：「想和先生見面的人太多了，他們怕白跑你家一趟，見不到你。他們知道你來到京城，定會不請自來的，你就坐等他們拜見吧。」子訓說：「幾千裏地我都不嫌勞累，現在走幾步路怕什麼？你可以告訴那些想見我的人，讓他們謝絕自己家中的賓客，我明天會到他們各家登門拜訪的。」書生把子訓的話告訴了所有的貴人們，他們都把家打掃乾淨，謝絕了賓客，專候薊子訓來訪。第二天，薊子訓果然登門，二十三家每家都來了一位薊子訓。每位貴人都說薊子訓先到自己家，第二天上朝後，他們互相問薊子訓什麼時候登的門，這才知道二十三家同時來了個薊子訓，服飾相貌一點也不差，只是說的話隨着主人的問答而不相同。這一下京城裏開了鍋，都驚歎薊子訓的分身實在了不起。後來貴人們又想一同來拜訪薊子訓，子訓對那書生說：「那些貴人們都說我眼裏有四個黑眼珠八種顏色，所以想見見我。他們不是見到我了嗎？我既不是四個黑眼珠，也不會和他們談論道術，他們還見我做什麼呢？我該走了。」子訓剛走，貴人們就乘車騎馬來見子訓，把大道都堵塞了。書生告訴貴人們薊子訓剛走，東邊小路上騎騾子的那人就是。於是貴人們立刻騎馬追趕子訓，怎麼追也追不上，追了半天也總是距子訓的騾子一里來地，只好各自回來了。薊子訓有一次到陳公家說：「我明天中午就走了。」陳公問他走多遠，他說不再回來了。陳公送了一套葛布單衣給子訓，到了第二天中午，薊子訓就死了，屍體僵硬，手腳都疊放在胸上不能伸直，好像一塊彎曲的鐵器，屍體散發出很濃的香氣，香味很怪，瀰漫到街巷中。於是把他裝殮入棺。還沒等出殯，棺木中突然發出雷霆般的轟鳴，閃光把屋子庭院都照得通亮。守靈的人嚇得趴在地上好半天，再看棺材，蓋子已經裂開飛到空中，棺木中沒有屍體，只剩下子訓的一隻鞋子。過了不久就聽見大道上有人喊馬嘶和簫鼓管絃的奏樂聲，一直往東而去，不知去了哪裏，薊子訓走後，幾十裏大道上仍然飄着香氣，一百多天仍然不散。

董奉

董奉者，字君異，候官人也。吳先主時，有少年爲奉本縣長，見奉年四十餘，不知其道。罷官去，後五十餘年，復爲他職，得經候官，諸故吏人皆老，而奉顏貌一如往日。問言「君得道邪？吾昔見君如此，吾今已皓首，而君轉少，何也？」奉曰：「偶然耳。」又杜燮爲交州刺史，得毒病死，死已三日，奉時在彼，乃往，與藥三丸，內在口中，以水灌之，使人捧舉其頭，搖而消之，須臾，手足似動，顏色漸還，半日乃能坐起，後四日乃能語。雲：「死時奄忽如夢，見有十數烏衣人來，收燮上車去，入大赤門，徑以付獄中。獄各一戶，戶才容一人，以燮內一戶中，乃以土  
從外封塞之，不復見外光。忽聞戶外人言云：『太乙遣使來召杜燮』，又聞除其戶土，良久引出。見有車馬赤蓋，三人共坐車上，一個持節，呼燮上車。將還至門而覺，燮遂活。」因起謝曰：「甚蒙大恩，何以報效？」乃爲奉起樓於庭中。奉不食他物，唯啖脯棗，飲少酒，燮一日三度設之。奉每來飲食，或如飛鳥，騰空來坐，食了飛去，人每不覺。如是一年餘，辭燮去。燮涕泣留之不住，燮問欲何所之，莫要大船否。奉曰：「不用船，唯要一棺器耳。」燮即爲具之，至明日日中時，奉死，燮以其棺殯埋之。七日後，有人從容昌來，奉見囑雲：「爲謝燮，好自愛理。」燮聞之，乃啓殯發棺視之，唯存一帛。一面畫作人形，一面丹書作符。後還豫章廬山下居，有一人中有癘疾，垂死，載以詣奉，叩頭求哀之。奉使病人坐一房中，以五重布巾蓋之，使勿動。病者雲：「初聞一物來舐身，痛不可忍，無處不匝。量此舌廣一尺許，氣息如牛，不知何物也。良久物去。」奉乃往池中（明抄本池中作除巾），以水浴之，遣去，告雲：「不久當愈，勿當風。」十數日，病者身赤無皮，甚痛，得水浴，痛即止。二十日，皮生即愈，身如凝脂。後忽大旱，縣令丁士彥議曰：「聞董君有道，當能致雨。」乃自齎酒脯見奉，陳大旱之意。奉曰：「雨易得耳。」因視屋曰：「貧道屋皆見天，恐雨至何堪。」令解其意，曰：「先生但致雨，當爲立架好屋。」明日，士彥自將人吏百餘輩，運竹木，起屋立成。方聚土作泥，擬數里取水。奉曰：「不須爾，暮當大雨。」乃止。至暮即大雨，高下皆平，方民大悅。奉居山不種田，日爲人治病，亦不取錢。重病癒者，使栽杏五株，輕者一株。如此數年，計得十萬餘株，鬱然成林。乃使山中百禽羣獸，遊戲其下。卒不生草，常如芸治也。後杏子大熟，於林中作一草倉，示時人曰：「欲買杏者，不須報奉，但將谷一器置倉中，即自往取一器杏去。」常有人置谷來少，而取杏去多者，林中羣虎出吼逐之，大怖，急挈杏走，路傍傾覆，至家量杏，一如谷多少。或有人偷杏者，虎逐之到家，齧至死。家人知其偷杏，乃送還奉，叩頭謝過，乃卻使活。奉每年貨杏得谷，旋以賑救貧乏，供給行旅不逮者，歲二萬餘斛。縣令有女，爲精邪所魅，醫療不效，乃投奉治之，若得女愈，當以侍巾櫛。奉然之，即召得一白鼉，長數丈，陸行詣病者門，奉使侍者斬之，女病即愈。奉遂納女爲妻，久無兒息。奉每出行，妻不能獨住，乃乞一女養之。年十餘歲，奉一日竦身入雲中去。妻與女猶存其宅，賣杏取給，有欺之者，虎還逐之。奉在人間三百餘年乃去，顏狀如三十時人也。（出《神仙傳》）

【譯文】

董奉字君異，候官縣人。吳先主時，有一個年輕人任候官縣的長吏，見董奉當時有四十來歲，他不知道董奉有道術。後來這位長吏罷官走了，五十多年後又擔任了另外的職務，經過候官縣，見當年的同事都老了，而董奉的容貌似和五十年前一樣。他就問董奉：「你是不是得了道呢？我當年看見你是這樣，現在我已白髮蒼蒼，可你卻比當年還年輕，這是怎麼回事？」董奉含糊地應了一句：「這是偶然的事罷了。」交州刺史杜燮得了暴病死去，已經停屍三天，正好董奉在交州，聽說後就前去看望，把三個藥丸放在死者嘴裏，又給灌了些水，讓人把死者的頭捧起來搖動着讓藥丸溶化，不一會兒，杜燮的手腳就像能動，臉上有了活人的顏色，半日就能坐起來，四天後就能說話了。杜燮說：「我剛死的時候就像在夢中，看見來了十幾個穿黑衣的人把我抓上車去，進了一個大紅門把我塞進了監獄。監獄裏都是小單間，一間裏只能住一個人。他們把我塞進一個小單間裏，用土把門封上，就看不見一點光亮了。我忽然聽見門外有人說太乙真人派人來召我，又聽見有人挖開門上封的泥土，半天才把我弄出來。這時我看見有一輛支着紅傘蓋的馬車，車上坐着三個人，有一個人拿着符節，招呼我上車。車把我送到家門口我醒了，就復活了。」杜燮向董奉跪拜說：「承蒙您救死復生的大恩，我該怎樣報效呢？」於是他就給董奉在院裏蓋了一座樓侍奉他。董奉不喫別的東西，只吃乾肉和棗，還能喝一點酒，杜燮就一天三次供奉肉、棗和酒。董奉每次進食都像鳥一樣騰空來到座位，喫完了就飛走，別人常常無所察覺。這樣過了一年多，董奉辭別離去。杜燮哭着挽留也留不住，就問董奉要去什麼地方，要不要租買一條大船。董奉說：「我不要船，只要一具棺木就行了。」杜燮就準備了一具棺木。第二天中午董奉就死了，杜燮把他裝殮後埋葬了。七天後，有個從容昌來的人捎話給杜燮，說董奉感謝他，望他多多珍重。杜燮知道董奉未死，就到墓地打開棺材，見裏面只有一塊綢子。綢子的一面畫着個人形，另一面用硃砂畫了道符。後來董奉回到豫章廬山下住，有一個人得了熱病，快死了，用車拉着來見董奉，叩頭哀求董奉救命。董奉讓病人坐在一間屋子裏，用五層布單子蒙上他，讓他別動。病人說起初覺得一個什麼動物舔他身子的每一個地方，使他疼痛難忍。這個東西的舌頭好像有一尺多長，喘氣像牛一樣粗，不知是個什麼玩藝兒。過了很久那東西走了。董奉就把病人身上的布單揭下來給他洗澡，然後就讓他回家。董奉告訴病人不久就會好，注意不要受風。十幾天後，病人身上的皮全脫掉了，全身通紅十分疼痛，只有洗澡才能止痛。二十天後，病人身上長出新皮，病也好了，皮膚十分光滑，像凝結後的油脂。後來當地忽然大旱，縣令丁士彥和官員們議論說：「聽說董奉有道術，也許能降雨。」就親自帶了禮物拜見董奉，說了旱情。董奉說：「下雨還不容易嗎？」說着抬頭看看自己的屋子後說：「貧道的屋子都露天了，我擔心真來了雨我可怎麼辦。」縣令立刻明白了，就說：「先生只要能行雨，我保證馬上給你蓋新房子。」第二天，縣令自己帶着官員民工一百多人，運來了竹子木材，屋架很快立起來了。但和泥沒有水，打算到幾里外去運水。董奉說：「不必了，今晚將有大雨。」他們就沒去運水。到了晚上果然下起了大雨，水把高處低處的田地都灌平了，老百姓都高興壞了。董奉住在山裏不種田，天天給人治病也不取分文。得重病經他治好的，就讓患者栽五棵杏樹，病輕的治好後栽一棵，這樣過了幾年就栽了十萬多株杏樹，成了一大片杏林。他就讓山中的鳥獸都在杏林中嬉戲，樹下不生雜草，像是專門把草鋤盡了一樣。杏子熟後，他就在杏林裏用草蓋了一間倉房，並告訴人們，想要買杏的不用告訴他，只要拿一罐糧食倒進倉房，就可以裝一罐杏子走。曾經有個人拿了很少的糧食，卻裝了很多的杏，這時杏林裏的一羣老虎突然吼叫着追了出來，那人聽得捧着裝杏的罐子急忙往回跑，由於驚惶逃命，一路上罐裏的杏子掉出去不少。到家一看，剩下的杏正好和送去的糧食一樣多。有時有人來偷杏，老虎就一直追到偷杏人的家中把他咬死，死者家的人知道是因爲偷了杏，就趕快把杏拿來還給董奉，並磕頭認罪，董奉就讓死者復活。董奉每年把賣杏得來的糧食全部救濟了貧困的人和在外趕路缺少路費的人，一年能散發出去兩萬斛糧食。縣令有個女兒被鬼纏住，醫治無效，就投奔董奉求治，並說如果治好了就把女兒許給董奉爲妻。董奉答應了，就施起法術，召來了一條几丈長的白鱷魚，鱷魚自己在地上一直爬到縣令家門口，董奉就讓隨從的人把鱷魚殺死，縣令女兒的病就好了。董奉就娶了縣令的女兒，但很久沒有兒女。董奉經常外出，妻子一人在家很孤單，就收養了一個女孩。女孩長到十幾歲後，有一天董奉騰空升入雲中成仙而去了。他的妻子和養女仍然住在家裏，靠賣杏維持生活，有敢欺騙她們母女的，老虎仍然追咬。董奉在人間三百多年才仙去，容貌仍像三十歲的人。

李常在

李常在者，蜀郡人也。少治道術，百姓累世奉事。計其年，已四五百歲而不老，常如五十許人。治病，困者三日（日原作月，據明抄本改），微者一日愈。在家有二男一女，皆已嫁娶，乃去。去時從其弟子曾家孔家，各請一小兒，年皆十七八。家亦不知常在欲何去，即遣送之。常在以青竹杖度二兒，遣歸置其家所臥之處。徑還，勿與家人語。二子承教，以杖歸家，家人了不見兒去。後乃各見死在牀上，二家哀泣，殯埋之。百餘日，弟子從郫縣逢常在，將此二兒俱行，二兒與弟子泣語良久，各附書到。二家發棺視之，唯青竹杖耳，乃知非死。後三十餘年，居地肺山。更娶婦。常在先婦兒乃往尋求之。未至十日，常在謂後妻曰：「吾兒欲來見尋，吾當去，可將金餅與之。」及至，求父所在，婦以金與之。兒曰：「父舍我去數十年，日夜思戀，聞父在此，故自遠來覲省，不求財也。」乃止。三十日父不還，兒乃欺其母曰：「父不還，我去矣。」至外，藏於草間。常在還語婦曰：「此兒詐言如是，當還。汝語之，汝長不復須我，我在法不復與汝相見。」乃去。少頃兒果來，母語之如此。兒自知不復見其父，乃泣涕而去。後七十餘年，常在忽去。弟子見在虎壽山下居，復娶妻。有父子，世世見之如故，故號之曰「常在」。（出《神仙傳》）

【譯文】

李常在是蜀郡人氏。年輕時就研究道術，好幾代人都侍奉着他。計算他的年齡，已有四五百歲了。但從不見老，總像四五十歲的人。他經常給人治病，重病三天治好，病輕的一天就痊癒了。他有兩兒一女，都已經娶妻嫁人，他就離家出走了。他走時帶着他弟子曾某和孔某的兩個兒子，都十七八歲。曾、孔兩家並不知道李常在要去什麼地方，就把兩個孩子給李常在送去了。李常在交給兩個孩子兩支青竹杖、用竹杖超度他們，讓他們先各回自己的家。把青竹杖放在自己的牀上，然後就悄悄回來，不要對家裏人說。兩個孩子按照指示拿着竹杖回了家。家裏人看見孩子一直沒走，後來就發現死在自己牀上。兩家人十分悲痛的把孩子埋葬了。一百多天後，李常在的弟子在郫縣遇見了李常在帶着那兩個死去的孩子一同走，兩個孩子和常在的弟子哭着談了很久，並各自給家裏捎了信。孔、曾兩家打開棺材，見裏面只有一支青竹杖，這才知道兒子沒有死。李常在三十年後住進地肺山中，又娶了一房妻室。他前妻的兒就出門去找李常在。常在當兒子來到前十天就對後妻說：「我兒子要來找我，我得出去躲一躲。他來以後，你把這金餅給他吧。」兒子到了以後，問後孃父親去了哪裏，後孃就把金餅給了他。兒子說：「我父親扔下我出走好幾十年了。我日夜想念他，聽說他在這裏，我才千里迢迢看望他，並不是來找他要錢的。」於是就住下了。過了一個月，李常在還沒回來，兒子就騙他後孃說：「我父親不回來，我就回去了。」兒子出去後藏在草叢裏，李常在回來對後妻說：「我兒子騙你，他並沒有走，還會回來。他回來後你就對他說你已長大成人，不需要我撫養照料了，我一心修煉道術，不會再見他。」李常在向後妻交待完就去了。不大一會兒，兒子果然又回來了，後妻就把李常在的話轉告給他。兒子知道再也見不到父親，就哭着走了。七十多年後，李常在又離家出走。他的弟子見他在虎壽山下住，又娶了妻。當地人父子幾代都看見他，總是不變老。所以稱他爲李常在。

卷第十三 神仙十三

茅君 孔安國 尹軌 介象 蘇仙公 成仙公 郭璞 尹思

茅君

茅君者，幽州人。學道於齊，二十年道成歸家。父母見之大怒曰：「汝不孝，不親供養，尋求妖妄，流走四方。」欲笞之，茅君長跪謝曰：「某受命上天，當應得道，事不兩遂，違遠供養，雖日多無益，今乃能使家門平安，父母壽考。其道已成，不可鞭辱，恐非小故。」父怒不已，操杖向之。適欲舉杖，杖即摧成數十段，皆飛，如弓激矢，中壁壁穿，中柱柱陷，父乃止。茅君曰：「向所言正慮如此，邂逅中傷人耳。」父曰：「汝言得道。能起死人否？」茅君曰：「死人罪重惡積，不可得生。橫傷短折，即可起耳。」父使爲之有驗，茅君弟在宦至二千石，當之官，鄉里  
送者數百人，茅君亦在座。乃曰：「餘雖不作二千石，亦當有神靈之職，某月某日當之官。」賓客皆曰：「願奉送。」茅君曰：「顧肯送，誠君甚厚意。但當空來，不須有所損費，吾當有以供待之。」至期，賓客並至，大作宴會，皆青縑帳幄，下鋪重白氈，奇饌異果，芬芳羅列，妓女音樂，金石俱奏，聲震天地，聞於數里。隨從千餘人，莫不醉飽。及迎官來，文官則朱衣素帶數百人，武官則甲兵旌旗，器仗耀日，結營數里。茅君與父母親族辭別，乃登羽蓋車而去。麾幡蓊鬱，驂虯駕虎，飛禽翔獸，躍覆其上，流雲彩霞，霏霏繞其左右。去家十餘里，忽然不見。遠近爲之立廟奉事之。茅君在帳中，與人言語，其出入，或發人馬。或化爲白鶴。人有病者，往請福，常煮雞子十枚，以內帳中，須臾，一一擲出還之，歸破之。若其中黃者，病人當愈。若有土者，即不愈。常以此爲候。（出《神仙傳》）

【譯文】

茅君是幽州人。在山東學道學了二十年終於學成。回家以後，父母看見他大怒說：「你這個不孝的東西，不好好侍奉我們，跑出去四處漂泊學什麼鬼道術！」罵着不解氣，還要鞭打茅君。茅君挺直了身子跪着賠罪說：「兒子受了上天之命，應該得道，學道和孝順父母難以兼顧。雖然兒子長期遠行沒能供養二老，給雙親增添了煩惱，但如今兒子學成道術，就能使全家平安，使父母長壽。現在我已得道，不能再受你們的鞭打了。如果再鞭打我，恐怕會出大事的！」他父親越聽越來氣，拿起柺杖就要打。可是剛要舉起柺杖來，柺杖就斷成了好幾十節向四方飛去，像射出了很  
多箭頭，射穿了牆壁，射斷了房柱。他父親嚇得只好住手，茅君說：「我剛纔說的怕出大事就是說的這個，怕無意中傷害了人。」他父親問他：「你說得了道，那你能讓死人復活嗎？」茅君說：「死人一生中積累的罪孽深重，不可能復活。如果遭了橫禍而死或短壽、夭折的，我可以讓他復活。」他父親不太相信，讓茅君驗證一下。茅君的弟弟剛被任命爲年俸兩千石的官，赴任時好幾百鄉親歡送，茅君也在場。他說：「我雖然沒有在人間當上年俸兩千石的官，但卻會在仙界獲得官職。某月某日，我也要到仙界去上任做官的。」賓客們都說：「如果真是那樣，我們到時一定歡送。」茅君說：「如果真送我，我太感謝你們的盛情了。但我要求你們送我時不要破費，別給我帶禮品。」到了茅公說的那天賓客們都來了。茅公大擺宴席，搭起了青布帳幕，地下鋪着很厚的白氈子，席上羅列着珍奇的果品佳餚，發出陣陣的芳香氣味，金鐘、石罄奏起了美妙的音樂，聲震天地，傳到幾里之外，舞伎隨着音樂翩翩起舞，賞心悅目。在座的上千人都酒足飯飽十分痛快。後來，迎接茅公到仙界上任的官員們到了。好幾百名文官都是大紅袍腰繫白玉帶，武官們頂盔貫甲，旌旗飄揚，刀槍閃光，紮下了幾里的營帳。茅君和父母鄉親們告別，登上了一輛有羽毛傘蓋的車子，在前後旗幡蔽日，還有祥雲纏繞天馬、無角龍、白虎以及各種能飛的獸和鳥在車上翻飛騰躍，五色祥雲繚繞蒸騰。歡迎的大隊人馬離家十多里以後就忽然消失了。從此以後，遠近的百姓建了廟供奉茅公。茅公常常在廟中神座帳後和人對話，他每次來去，有時帶着人馬，有時則變成一隻白鶴飛去飛來。有些生了病的人去請茅公施福診治，他們常常煮十個雞蛋，放進茅公的神帳裏，不一會兒，雞蛋就被茅公一個個扔出來。把雞蛋帶回去後打開看，如果雞蛋裏面是黃色的，病人就能痊癒。如果雞蛋裏面有泥土，病就不能好了，人們常常用這種辦法來預測吉凶禍福。

孔安國

孔安國者，魯人也。常行氣服鉛丹，年三百歲，色如童子。隱潛山，弟子隨之數百人，每斷谷入室，一年半復出，益少。其不入室，則飲食如常，與世人無異。安國爲人沉重，尤寶惜道要。不肯輕傳。其奉事者五六年，審其爲人志性，乃傳之。有陳伯者，安樂人也。求事安國，安國以爲弟子。留三年，知其執信。乃謂之曰：「吾亦少更勤苦，尋求道術，無所不至，遂不能得神丹八石登天之法。唯受地仙之方，適可以不死。而昔事海濱漁父，漁父者，故越相范蠡也。乃易姓名隱，以避兇世。哀我有志，授我祕萬服餌之法，以得度世。則大伍、司誠、子期、姜伯、塗山，  
皆千歲之後更少壯。吾受道以來，服藥三百餘年，以其一方授崔仲卿，卿年八十四，服來已三十三年矣，視其肌體氣力甚健，鬚髮不白，口齒完堅。子往與相見視之。」陳伯遂往事之，受其方，亦度世不老。又有張合妻，年五十，服之反如二十許人，一縣怪之，八十六生一男。又教數人，皆四百歲，後入山去，亦有不度世者，由於房中之術故也。（出《神仙傳》）

【譯文】

孔安國是山東人，經常練運氣閉氣，服用鉛煉的丹，活到三百歲面容還像兒童。他隱居在潛山縣山中。追隨他的弟子有好幾百。他常常絕食後關在屋裏修身養性，一年半後纔出屋，卻變得更年輕了。如果不入室修煉，就和平常人一樣的進食。沒有什麼和人不同之處。孔安國爲人老成持重，尤其非常珍惜道術的祕密，不肯輕易傳授給別人。有個別侍奉他五六年的弟子，如果他認爲這個弟子品格志向都很好，才把道術傳授給他。有個叫陳伯的安樂縣人，要求侍奉孔安國，安國就收他爲弟子，考察了三年，看他學道的志向堅定，就對他說：「我從小就勤奮刻苦地尋求道術，  
什麼地方都去過了，但仍沒有得到『八石登天』的神丹和成仙的方術，只得到了可成地仙的方術，只能不死而已。我過去曾拜一位海邊的漁翁爲師，這漁翁就是戰國時越國的宰相范蠡。他改姓埋名以躲開亂世，在海邊當了漁人。他看我修道志堅，傳授給我服用丹藥的祕方，使我能超脫人世。就是像大但、司誠、子期、姜伯、塗山這些人，都是活到千歲以上，而且越來越年輕。我得道以來服藥三百多年，曾給過崔仲卿一個仙方，當時他八十四歲，已經服藥三十三年了，我看他現在身體強壯精力充沛，頭髮鬍鬚都不白，牙一顆也沒掉，你可以去找崔仲卿向他學道。」於是陳伯就去侍奉崔仲卿，得到了他的仙方，結果也得以長生不老。還有一個叫張合的人，他妻子已經五十歲了，服了崔仲卿的藥後，竟變成了二十多歲的人，八十六歲上又生了個兒子。孔安國又傳授了幾個人，都活到四百歲，後來都進山繼續修煉去了。也有吃了仙藥仍不能得道成仙的，那是由於他們夫妻房事沒有節制的原因。

尹軌

尹軌者，字公度，太原人也。博學五經，尤明天文星氣，河洛讖緯，無不精微。晚乃學道。常服黃精華，日三合，計年數百歲。其言天下盛衰，安危吉凶，未嘗不效。腰佩漆竹筒十數枚，中皆有藥，言可闢兵疫。常與人一丸，令佩之。會世大亂，鄉里多罹其難，唯此家免厄。又大疫時，或得粒許大塗門，則一家不病。弟子黃理，居陸渾山中。患虎暴。公度使其斷木爲柱，去家五里，四方各埋一柱，公度即印封之，虎即絕跡，到五里輒還。有怪鳥止屋上者，以白公度，公度爲書一符，着鳥所鳴處。至夕，鳥伏死符下。或有人遭喪，當葬而貧，汲汲無以辦。公度過省之，  
孝子逐說其孤苦，公度爲之愴然，令求一片鉛。公使入荊山，架小屋，於爐火中銷鉛，以所帶藥如米大，投鉛中攪之，乃成好銀。與之，告曰：「吾念汝貧困，不能營葬，故以拯救。慎勿多言也。」有人負官錢百萬，身見收縛。公度於富人借數千錢與之，令致錫，得百兩。復銷之，以藥方寸匕投之，成金，還官。後到太和山中仙去也。（出《神仙傳》）

【譯文】

尹軌字公度，山西太原人。他精通《詩經》、《尚書》、《禮》、《易》、《春秋》這五經，尤其擅長天文星象和河洛圖解方面的學問。晚年他專心學道。經常服用黃精粉，每天服三盒，已經活了上百歲。他常常預言天下的興盛或衰亡，別人的安危吉凶，都非常靈驗。尹軌平時腰裏掛着十幾個上了漆的小竹筒，裏面全裝的藥，他說他的藥可以使人免受兵禍和瘟疫之災。有一次他給人一丸，讓那人把藥帶在身上。當時世道很亂，那人的鄉親都遭到了禍事，只有那人免除了禍患。瘟疫流行時，如果能把尹軌的藥一小粒塗在門上，全家就不會被傳染上瘟疫。他有個弟子叫黃理，住在陸渾山中。山中有個老虎經常出來禍害人。尹軌讓黃理把樹鋸成柱子，離他家五里的地方，在東西南北四方各埋一根木柱，埋好後，尹度在柱子上打上封印，此地老虎便絕跡了。老虎如果來也是走到五里地埋柱子的地方就不敢再往前走。有一家屋上停着一隻怪鳥，這家人來找尹軌，尹軌就寫了一道符，讓哪家人把符貼在怪鳥叫的地方。到了晚上哪怪鳥死在了符下。有一家死了人，由於太窮沒法辦理喪事。尹軌前去這家看望，孝子向他哭訴家中的困境，尹軌心裏很難過，就讓孝子找了一小塊鉛來。尹軌帶着鉛進了荊山，在山中搭了個小屋，在小屋中生起爐火把鉛熔化，然後把自己所帶的藥弄了米粒大的一點投進鉛水裏，攪了一陣，鉛就變成了好銀子。尹軌把銀子送給那孝子，並對他說：「我可憐你家裏太窮不能治喪，所以幫你一把。你千萬不要對別人說我用鉛煉銀的事！」有個人欠了官府百萬錢，官府要捉住他，尹軌就從富人那裏借了幾千錢給那人，讓他買來一百兩錫。尹軌把這一百兩錫用火熔化了，然後留了一方寸那麼大的一匙藥投進去，錫就變成了一百兩黃金，讓他還給了官府。後來尹軌進了太和山（今在山西朔縣）成仙而去。

介象

介象者，字元則，會稽人也。學通五經，博覽一（陳抄本、明校本一作百）家之言，能屬文，後學道入東山。善度世禁氣之術。能於茅上燃火煮雞而不焦；令一里內人家炊不熟，雞犬三日不鳴不吠；令一市人皆坐不能起；隱形變化爲草木鳥獸。聞有《五丹經》，周旋天下尋求之。不得其師，乃入山精思，冀遇神仙。憊極臥石上，有一虎往舐象額，象寤見虎，乃謂之曰：「天使汝來侍衛我，汝且停；若山神使汝試我，即疾去。」虎乃去，象入山，谷上有石子，紫色，光綠甚好，大如雞子，不可稱數。乃取兩枚。谷深不能前，乃還。于山中見一美女，年十五六許，顏色非常，被服五彩，蓋神仙也。象乞長生之方，女曰：「子可送手中物着故處，乃可。汝未應取此物，吾故止待汝。」象送石還，見女子在前處，語象曰：「汝血食之氣未盡，斷谷三年更來，吾止此。」象歸，斷谷三年復往，見此女故在前處。乃以《還丹經》一首投象，告之曰：「得此便得仙，勿復他爲也。」乃辭歸。象常住弟子駱廷雅舍，帷下屏牀中，有數生論左傳義，不平。象傍聞之不能忍，乃忿然爲決。書生知非常人，密表薦於吳主。象知之慾去。曰：「恐官事拘束我耳。」廷雅固留。吳王徵至武昌，甚尊敬之，稱爲「介君」。詔令立宅，供帳皆是綺繡，遺黃金千鎰。從象學隱形之術，試還後宮，出入閨闥，莫有見者。如此幻法，種種變化，不可勝數。後告言病，帝遣左右姬侍，以美梨一奩賜象。象食之，須臾便死，帝埋葬之。以日中時死，晡時已至建業，所賜梨付苑吏種之。吏後以表聞，先主即發棺視之，唯一符耳。帝思之，與立廟，時時躬往祭之。常有白鶴來集座上，遲迴復去。後弟子見在蓋竹山中，顏色轉少。（出《神仙傳》）

【譯文】

介象字元則，是會稽人。精通「五經」，博覽諸子百家的著作，文章也寫得好，後來進入東山學道。他擅長閉氣術，得到了成仙的祕訣。他能點起茅草火煮雞肉，雞肉熟了茅草卻沒燒焦。他能做起法來讓一里內的人家全都做不熟飯，讓家家的雞狗三天不會叫不會咬。他還能讓全城的人都坐着動不了，能隱身，能把自己變成草木鳥獸。他聽說有部《五丹經》對成仙特別重要，就遍天下尋找這部經。他學道一直找不到仙師，就自己進山苦苦修煉，希望能遇見神仙。有一次累極了躺在山石上，有一隻老虎來舔他的額頭，他驚醒後對老虎說：「如果是天帝讓你來保護我，你就  
留在我身邊，如果是山神讓你來考驗我的膽量，你就快滾吧！」老虎就跑掉了。介象進山後，看見山谷中有很多雞蛋大的紫色石頭光彩奪目，就揀了兩枚，因爲山谷太深不能再往前走，就回來了。他在山裏遇見一個十五六歲的美女，十分秀麗，穿着五彩的衣服，原來這位美女就是神仙。介象向仙女請教長生之道，仙女說：「你先把你手裏的兩個圓石子放回原處再說。因爲你不應該得到那東西，所以我纔在這裏等着你哩。」介象把兩塊石頭送回山谷，回來後見仙女還站在前面等他。仙女說：「你身上凡人的氣味還沒脫盡，回去絕食三年後再來，我仍在這裏等你。」介象回家後，三年沒喫五穀，然後又進了山，見那仙女果然還在原地站着。仙女把一卷《還丹經》給了他。並對他說：「你得了這卷仙經就能成仙了，不要再去求什麼別的仙經道術了。」介象就辭別了仙女回去了。介象有一次住在弟子駱廷雅的家裏，聽到他帳外屏風後面的牀榻上有幾個書生在議論《左傳》裏的一些論點，爭論得不分高下，誰也不服誰。介象看這幾個書生這麼淺薄，就忽然地爲他們的爭論作了結論。書生看出來介象不是一般人，就偷偷上表密奏給吳國的君主，推薦介象做官。介象知道後打算躲出去，說：「我最怕做官，官務纏身太不自由了。」駱廷雅苦苦挽留才留住了介象。吳王把介象召到武昌，對他非常尊重，尊稱他爲「介君」，並下詔給他蓋了府宅，宅子裏的帳幕都是綢緞錦繡，送給他上千鎰黃金。吳王跟介象學會了隱形術，出入宮殿和嬪妃的內宮人們都看不見他。介象的這些變化的方術不可勝數。後來介象說自己有病要求回去，吳王就讓左右的侍從宮女送給介象一筐非常好的梨，介象吃了梨，立刻就死了，吳王就把他埋葬了。介象是中午時死的，下午卻到了建業，介象把梨核交給管園林的官員種下，這官員就向吳王奏說介象未死。吳王打開棺材，裏面只有一張符。吳王想念他就爲他立了廟，常親自去祭祀。常有白鶴飛來在廟中盤旋後飛走。後來他的弟子見他在蓋竹山中，更加年輕了。

蘇仙公

蘇仙公者，桂陽人也，漢文帝時得道。先生早喪所怙，鄉中以仁孝聞。宅在郡城東北，出入往來，不避燥溼。至於食物，不憚精粗。先生家貧，常自牧牛，與裏中小兒，更日爲牛郎。先生牧之，牛則徘徊側近，不驅自歸。餘小兒牧牛，牛則四散，跨岡越險。諸兒問曰：「爾何術也？」先生曰：「非汝輩所知。」常乘一鹿。先生常與母共食，母曰：「食無鮓，他日可往市買也。」先生於是以箸插飯中，攜錢而去，斯須即以鮓至。母食去（明抄本去作未）畢，母曰：「何處買來？」對曰：「便縣市也。」母曰：「便縣去此百二十里，道途徑險，往來遽至，汝欺我也！」欲  
杖之。先生跪曰：「買鮓之時，見舅在市，與我語云，明日來此，請待舅至，以驗虛實。」母遂寬之。明曉，舅果到。雲昨見先生便縣市買鮓。母即驚駭，方知其神異。先生曾持一竹杖，時人謂曰：「蘇生竹杖，固是龍也。」數歲之後，先生灑掃門庭，修飾牆宇。友人曰：「有何邀迎？」答曰：「仙侶當降。」俄頃之間，乃見天西北隅，紫雲氤氳，有數十白鶴，飛翔其中，翩翩然降於蘇氏之門，皆化爲少年，儀形端美，如十八九歲人，怡然輕舉。先生斂容逢迎，乃跪白母曰：「某受命當仙，被召有期，儀衛已至，當違色養，即便拜辭。」母子歔欷。母曰：「汝去之後，使我如何存活？」先生曰：「明年天下疾疫，庭中井水，檐邊桔樹，可以代養，井水一升，桔葉一枚，可療一人。兼封一櫃留之，有所闕之，可以扣櫃言之，所須當至，慎勿開也。」言畢即出門，踟躕顧望，聳身入雲，紫雲捧足，衆鶴翱翔，遂升雲漢而去。來年，果有疾疫，遠近悉求母療之，皆以水及桔葉，無不愈者。有所闕乏，即扣櫃，所須即至。三年之後，母心疑，因即開之，見雙白鶴飛去。自後扣之。無復有應。母年百餘歲，一旦無疾而終。鄉人共葬之，如世人之禮。葬後，忽見州東北牛脾山，紫雲蓋上，有號哭之聲，鹹知蘇君之神也。郡守鄉人，皆就山弔慰，但聞哭聲，不見其形。郡守鄉人，苦請相見，空中答曰：「出俗日久，形容殊凡，若當露見，誠恐驚怪。」固請不已，即出半面，示一手，皆有細毛，異常人也。因請郡守鄉人曰：「遠勞見慰，途徑險阻，可從直路而還，不須回顧。」言畢，即見橋亙嶺傍，直至郡城。行次，有一官吏輒回顧，遂失橋所，墮落江濱，乃見一赤龍於腳下，宛轉而去。先生哭處，有桂竹兩枝，無風自掃，其地恆淨。三年之後，無復哭聲，因見白馬常在嶺上，遂改牛脾山爲白馬嶺。自後有白鶴來止郡城東北樓上，人或挾彈彈之，鶴以瓜攫樓板，似漆書雲：城郭是，人民非，三百甲子一來歸，吾是蘇君彈何爲？」至今修道之人，每至甲子日，焚香禮於仙公之故第也。（出《神仙傳》）

又一說雲：蘇耽者，桂陽人也。少以至孝著稱，母食慾得魚羹，耽出湖。（明抄本湖作湘）州市買，去家一千四百里，俄頃便返。耽叔父爲州吏，於市見耽，因書還家，家人大驚。耽後白母，耽受命應仙，方違遠供養，以兩盤留家中。若須食，扣小盤；欲得錢帛，扣大盤，是所須皆立至。鄉里共怪其如此，白官，遣吏檢盤無物，而耽母用之如神。先是，耽初去時雲：「今年大疫，死者略半，家中井水，飲之無恙。」果如所言，闔門元吉。母年百餘歲終，聞山上有人哭聲，服除乃止。百姓爲之立祠。（出《洞神傳》）

【譯文】

蘇仙公是桂陽人，漢文帝時得道。他早年喪父，在鄉親中以仁義孝敬聞名。他家住桂陽城東北，每天奔波勞累，不管是陰天還是酷熱的暑天。喫飯也從不挑食，粗茶淡飯就很滿足了。他曾經放過牛，和鄰居孩子輪流當牧童。蘇仙公放牛時，牛都不離他身邊左右，到了晚上不用驅趕牛羣就自己回家。其他的小牧童放牛，牛就四處亂跑，奔到山崗和峽谷裏去了。孩子們問蘇仙公有什麼高招使牛不散，先生說：「這不該讓你們知道。」先生常乘着一頭鹿。有一次他和母親一起喫飯，母親說：「我想喫鮓魚，明天你到街上買幾條吧。」先生聽後立刻把筷子放在飯裏拿着錢走了，不一會兒就把鮓魚買來了。他母親邊喫邊問是從哪兒買來的魚，先生說是從縣城街上買的。母親說：「咱家離縣城一百二十里遠，還盡是險峻的小路，你這麼快就去了又回來怎麼可能呢？你不是騙我吧？」說完就要用棍子打他。先生給母親跪下說：「我買魚的時候在街上碰見了我舅舅，他說明天要到咱家來，等明天他來後母親一問就知道了。」母親就沒有打他。第二天早上舅舅果然到家來了，說昨天看見先生在縣城街上買鮓魚。母親聽後又驚奇又害怕，這才知道兒子是神人。先生曾拿着一個竹杖，當時的人都說，蘇仙公的竹杖其實是一條龍。幾年之後，蘇仙公有一天清掃院子和門外，修理房子和院牆，有朋友問他這是要請什麼人來作客，蘇仙公回答說神仙要降臨了。過了不久，只見天空西北角下紫雲翻滾，有幾十只白鶴在雲中飛翔，然後翩翩然降在蘇家門前，白鶴都變成了俊美的少年，儀態瀟灑，都是十七八歲，神態自若舉止很有風度。蘇仙公很鄭重地上前迎接，然後對母親跪着說：「兒子受天命當成仙而去，接我的儀杖已經來了，我就要走了，今後不能再供養母親了！」說罷就向母親叩拜辭別，母子二人都悲傷哭泣起來。母親說：「你走之後，我將依靠誰啊！」先生說：「明年天下將發生瘟疫，咱家院裏的井水和房子旁的桔樹都能替兒子養活母親，母親只要打一升井水摘一片桔葉，就能救活一個得瘟疫的人。我還給母親留了一個櫃子，如果缺什麼東西，您只要敲敲櫃子告訴它，它就可以把您要的東西給您送來。櫃子我封住了，請母親千萬別打開它。」說完就出了大門，幾次徘徊回頭看母親，然後聳身騰空入雲而去，只見他腳踏紫雲，鶴羣在他左右翻飛，一直升上天空消失了。第二年果然發生了瘟疫，遠近的病人都來求蘇仙公的母親治病，母親就用井水和桔葉給他們治療，沒有治不好的。如果缺什麼東西，母親就敲櫃子，所要的東西立刻就來。三年之後，母親因爲好奇心太盛，就把櫃子打開了，只見兩隻白鶴從櫃子裏飛走了，以後再敲櫃子，就不靈了。母親活了一百多歲，有一天沒什麼病就去世了。鄉親們按世俗的禮儀把她埋葬了。埋葬以後，忽然看見州的東北牛脾山頭被紫雲覆蓋，雲中傳出號哭的聲音，都知道這是蘇仙公在哭他的母親。郡裏的太守和老百姓就都來到山下祭祀憑弔，但是隻聽見蘇仙公的哭聲看不見他本人，老百姓就苦苦請求和蘇仙公見上一面，只聽蘇仙公在雲中說：「我脫離人間很久了，已經不是在人世時的模樣，如果現形相見，怕你們會害怕的。」鄉親們還是苦苦哀求，蘇仙公就露出半邊臉一隻手，臉上和手上都長滿了細毛，的確和凡人不一樣。蘇仙公就對太守和百姓們說：「有勞你們走了這麼崎嶇的山路來慰問我，你們回去時就不要走山路了，我讓你們走大路回去，但千萬不要回頭看。」話音剛落，只見一座大橋從山中伸延出來一直通到郡城，人們就從橋上往城裏走。人們都走到城門口之後，有一個官員在橋上回頭看了一下，那大橋突然墮落在江邊消失了，同時見一條青龍在人們腳下盤旋騰空而去。蘇仙公哭母親的地方長出兩枝桂竹，就是沒風桂竹也俯下來不斷地拂掃地面，使地面長久保持潔淨。三年之後，雲中再也聽不見蘇仙公的哭聲了，但常看見一隻白馬立在山頭，大家就把牛脾山改爲白馬嶺了。後來有一隻白鶴飛來，停在郡城東北的城樓上，有人用彈弓打那白鶴，白鶴就用爪子抓樓上的橫匾，爪子的印跡好像是寫下的漆字，大意是：「城還是舊城，人已不是原來的人了。我一萬八千年回來看一次，我是蘇仙公，你爲什麼要用彈弓打我呢？」至今凡是修道的人每到六十年甲子這一天，都要到蘇仙公的故居燒香禮拜。還有一種傳說。說蘇耽是桂陽人，少年時以特別孝順聞名，他母親想喫魚湯，蘇耽就到湖州街上去買，離家一千四百里，立刻就回來了。他的叔父是州里的官員，在湖州街上遇見了他，就寫信告訴他家，家裏人大驚。後來蘇耽告訴母親說他要成仙昇天，不能親自供奉，走時留下兩個盤子。母親要喫飯就敲小盤，要用錢就敲大盤，果然所要的都應聲而至。鄉親們都覺得十分奇怪，就報告了官府，官府派人驗看，盤子裏什麼也沒有，只有蘇耽的母親用它纔好使。蘇耽走前對母親：「今年要有大瘟災，要死一半人，家裏的井水，喝了就不會得病。」結果蘇耽的預言完全應驗，全家平安地度過了瘟災。蘇耽的母親一百多歲去世，人們聽見山上有蘇耽的哭聲，一直哭到爲母親穿三年孝服後哭聲才停。後來百姓們爲蘇耽修了祠廟供奉蘇耽。

成仙公

成仙公者，諱武丁，桂陽臨武烏里人也。後漢時年十三，身長七尺。爲縣小吏，有異姿，少言大度，不附人，人謂之癡。少有經學，不授於師，但有自然之性。時先被使京，還過長沙郡，投郵舍不及，遂宿於野樹下，忽聞樹上人語云：「向長沙市藥。」平旦視之，乃二白鶴，仙公異之。遂往市，見二人罩白傘，相從而行。先生遂呼之設食。食訖便去，曾不顧謝。先生乃隨之行數里，二人顧見先生，語曰：「子有何求而隨不止？」先生曰：「僕少出陋賤，聞君有濟生之術，是以侍從耳。」二人相向而笑，遂出玉函，看素書，果有武丁姓名，於是與藥二丸，令服之。二人  
語先生曰：「君當得地仙。」遂令還家。明照萬物，獸聲鳥鳴，悉能解之。先生到家後，縣使送餉府君。府君周昕，有知人之鑑，見先生，呼曰：「汝何姓名也？」對曰：「姓成名武丁，縣司小吏。」府君異之，乃留在左右。久之，署爲文學主薄。嘗與衆共坐，聞羣雀鳴而笑之。衆問其故，答曰：「市東車翻覆米，羣雀相呼往食。」遣視之，信然也。時郡中寮吏豪族，皆怪不應引寒小之人、以亂職位。府君曰：「此非卿輩知也。」經旬曰：「乃與先生居閣直。至年初元會之日，三百餘人，令先生行酒。酒巡遍訖，先生忽以杯酒向東南噀之，衆客愕然怪之。府君曰：「必有所以。」因問其故。先生曰：「臨武縣火，以此救之。」衆客皆笑。明日司議上事，稱武丁不敬，即遣使往臨武縣驗之。縣人張濟上書，稱「元日慶集飲酒，晡時火忽延燒廳事，從西北起，時天氣清澄，南風極烈。見陣雲自西北直聳而上，徑止縣，大雨，火即滅，雨中皆有酒氣。」衆疑異之，乃知先生蓋非凡人也。後府君令先生出郡城西，立宅居止，只有母一小弟及兩小兒。比及二年，先生告病，四宿而殞，府君自臨殯之。經兩日，猶未成服，先生友人從臨武來，於武昌岡上，逢先生乘白騾西行。友人問曰：「日將暮，何所之也？」答曰：「暫往迷溪。斯須卻返。我去，向來忘大刀在戶側，履在雞棲上，可過語家人收之。」友人至其家。聞哭聲，大驚曰：「吾向來於武昌岡逢先生共語，雲暫至迷溪，斯須當返，令過語家人，收刀並履，何得爾乎？」其家人云：「刀履併入棺中，那應在外？」即以此事往啓府君。府君遵令發棺視之，不復見屍，棺中唯一青竹杖，長七尺許。方知先生託形仙去。時人謂先生乘騾於武昌岡，乃改爲騾岡，在郡西十里也。（出《神仙傳》）

【譯文】

成仙公名叫武丁，是桂陽郡臨武縣烏里人。後漢時他才十三歲，就身高七尺了。他當時在縣衙當個小官吏，但風度瀟灑，心胸寬廣，沉默寡言，也從不依附什麼有勢力的人，常被人看作傻子。他少年時就對道家經典有研究，沒有經人指點過，但由於天性聰慧而無師自通。有一次他被派到京城出差，回來後經過長沙郡時，沒趕上到驛站住宿，就在野外一棵樹下休息。忽然他聽見樹上有人說：「到長沙買藥去……」到了早晨，他抬頭一看，見樹上有兩隻白鶴，心裏很奇怪，就到長沙街上去了。在街上他看見兩個人打着白傘一起走。成仙公就請他倆喫飯。喫完了飯，那兩個  
人連道謝都不道謝就走了。仙公就跟着他倆走了幾里地，兩個人回頭看見仙公，就問：「你一直跟着我們，是有什麼要求嗎？」仙公說：「我是個很卑陋的人，聽說你們有道術，所以才追隨你們。」兩個人相視一笑，就拿出一個玉石匣子中的本子翻看，見上面果然有仙公武丁的名字，於是就給了他兩枚藥丸讓他喫下去。兩個人對仙公說：「你應該得道成爲地仙。」然後就讓他回家。從此仙公能洞悉世間萬物的奧祕，連野獸的吼叫和鳥兒的鳴聲他都能聽懂。仙公到家以後，縣裏讓他給府君送禮品。府君名叫周昕，特別能識別人才，看見仙公就問他的姓名，仙公回答說姓成叫武丁，在縣裏當小吏。府君很賞識他，就把他留在身邊，後來任命他當文學主薄。有時仙公和同僚們在一起坐着閒談，聽見一羣麻雀叫，仙公就笑了起來。大家問他笑什麼，他說，東街有輛車翻了，車上的米灑了一地，麻雀們互相招呼要到那裏去喫米呢。」派人到東街看，真像仙公說的一樣。當時郡府中有些官員瞧不起仙公，怨怪府君不該把仙公這樣出身微賤的人破格提撥到郡府裏來。府君說：「這不是你們能知道的事。」過了十幾天，府君乾脆把仙公請到自己的府宅同住。到了年初官員們團拜宴會的那天，三百多人聚會宴飲，讓仙公行酒令。酒令行了一巡時，仙公忽然喝了一杯酒向東南方向噴去，滿座人都驚訝地責怪他，只有府君說：「他這樣做一定是有什麼原因的。」就問仙公怎麼回事。仙公說：「臨武縣城失火了，我噴酒是爲了救火。」賓客們都嘲笑他。第二天司儀官向上司報告說仙公在宴會上的行爲是大不敬，府君就派人到臨武縣去調查。結果臨爲縣的張濟上書說：「正月初一縣府舉辦節日宴會，下午三點多鐘縣衙忽然起了大火，火從西北方向燒起。當時天氣很好，南風很猛，火勢越來越大。忽然看見西北天空湧起陣陣烏雲，一直向縣城捲來，接着下起了大雨，把火澆滅，雨水中散發出陣陣酒氣。」大家更加驚奇了，這才知道成仙公不是凡人。後來府君給成仙公在郡城西蓋了府宅，請他搬進去住，仙公就和母親、弟弟和兩個孩子搬了進去。這樣過了兩年，仙公向府君告病，四天後就死了，府君親自主持了他的葬禮。兩天後，喪服還沒有脫，仙公的朋友從臨武到郡裏來，說他在武昌的山崗上遇見成仙公騎着白騾子往西走。他問仙公：「天快黑了，你要去哪裏？」仙公說：「我到迷溪去一趟，很快就回來。我走時把大刀忘在了我家門旁，還有一雙鞋放在雞窩上，你回去給我家裏人捎信讓他們收好。」朋友來到仙公家，聽到一片哭聲，大喫一驚說：「我剛在武昌崗上和仙公相遇，還談了半天話，他說他到迷溪去一趟很快就回來，還讓我告訴家裏把他的刀和鞋收起來，怎麼能說他死了呢？」家裏人說：「刀和鞋都在他棺材裏，怎麼能在外面呢？」他們把這事報告給府君，府君就命令打開棺材，屍首不見了，只有一支青竹七尺多長，這才知道成仙公脫離肉身昇仙了。人們把他騎騾

走過的武昌崗改名叫騾崗，騾崗就在郡城西面十里的地方。

郭璞

郭璞字景純，河東人也。周識博聞，有出世之道鑑，天文地理，龜書龍圖，爻象讖緯，安墓卜宅，莫不窮微。善測人鬼之情狀。李弘、範林明道論（明抄本林上有翰字），景純善於遙寄，綴文之士，皆同宗之。晉中興，王導受其成旨，以建國社稷。璞盡規矩制度，仰範太微星辰，俯則河洛黃圖，夫帝王之作，必有天人之助者矣。王敦鎮南州。欲謀大逆，乃召璞爲佐。時明帝年十五。一夕集朝士，問太史：「王敦果得天下邪？」史臣曰：「王敦致天子，非能得天下。」明帝遂單騎微行，直入姑熟城。敦正與璞食，璞久之不白敦。敦驚曰：「吾今同議定大計，卿何不即言？  
」璞曰：「向見日月星辰之精靈，五嶽四海之神祗，皆爲道從翌衛，下官震悸失守，不即得白將軍。」敦使聞，謂是小奚戲馬。檢定非也，遣三十騎追，不及。敦曰：「吾昨夜夢在石頭城外江中，扶犁而耕，佔之。」璞曰：「大江扶犁耕，亦自不成反，反亦無所成。」敦怒謂璞曰：「卿命盡幾何？」璞曰：「下官命盡今日。」敦誅璞。江水暴上市。璞屍（明抄本無屍字）出城南坑，見璞家載棺器及送終之具，已在坑側，兩松樹間上有鵲巢，璞逆報家書所言也。謂伍伯曰：「吾年十三時，於柵塘脫袍與汝，吾命應在汝手中，可用吾刀。」伍伯感昔念惠，銜涕行法。殯後三日，南州市人，見璞貨其平生服飾，與相識共語，非但一人。敦不信，開棺無屍。璞得兵解之道。今爲水仙伯，注《山海經》、《夏小正》、《爾雅》、《方言》，著《遊仙詩》、《江賦》、《卜繇》、《客傲》、《洞林雲》。《晉書》有傳。（出《神仙傳》）

【譯文】

郭璞字景純，河東郡人。他見識很廣，博學多聞，懂得超脫凡節的道學真諦，對於天文地理、大禹時神龜背上六十五個字的「洛書」，龍馬從黃河中負出的「河圖」、占卜、星象、預言未來的《讖書》和《緯書》、以及給陰宅和陽宅看風水定位置，他沒有不懂的。他還善於觀測人鬼的情狀。李弘、範翰林明道論，景純善於遙寄，作學問的人都以他爲宗師，晉代中興時，丞相王導接受了他們的學說，作爲建國家保社稷的理論基礎。郭璞精通國家的制度規範，他仰知天上星辰對帝王的佑護，下知《洛書》、《河圖》對社稷的保障，認爲帝王的大業如成，必須有天神的佑助。丞相王導的表弟王敦當時任荊州和江州刺史。想要造反推翻晉元帝，就召郭璞輔佐他。當時晉明帝才十五歲。有一天，明帝召來了朝臣們，問太史說：「你看王敦造反能得天下嗎？」太史說：「王敦只是想挾制天下，並不能得天下。」於是明帝騎上一匹馬，換了衣服，一個人進了姑熟城。當時王敦正和郭璞一起喫飯，郭璞始終一言不發。王敦生氣地問，「我請你來是和你商定奪天下的大計，你怎麼總不說話？」郭璞說：「我剛剛看見天上的日月星辰的精靈和地上五嶽四海的神仙都侍衛着一個人進了姑熟城，我十分震驚，走了神兒，纔沒和你說話。」王敦就非讓郭璞說清楚是怎麼回事。郭璞就騙王敦說：「我剛纔是說有一個小奴僕在姑熟街上跑馬嬉耍呢。」王敦越想越不對，覺得郭璞說的絕不是這個意思，就派了三十名騎兵去追，到底沒追上。王敦又問郭璞：「我昨夜做了個夢，夢見我在石頭城外的江中扶犁耕田，請你算一算是吉是兇？」郭璞說：「在江裏耕田，意思是不能反，反也不會成事。」王敦大怒，又問郭璞：「你算算你什麼時候死？」郭璞說：「我算過了，今天我就會死！」王敦就殺了郭璞。郭璞剛被殺，江水就暴漲進了街市。郭璞的屍體被衝到城南一個坑內，就看見他家中早就在墓地準備好了棺木和送終的用品，兩棵松樹上有個鵲鳥的窩，這是因爲郭璞事先就寫信告訴家裏，說他某日某時會被殺，將葬在有鳥窩的兩棵松樹下，所以家人才按他信上說的把棺木運到他指定的地點。郭璞被殺前對行刑的劊子手說：「我十三歲那年，在柵塘脫下袍子送給你，那時我就知道我的命應該送在你手裏，只是請你用我的刀殺我吧。」劊子手感念過去郭璞對他的恩惠，流着淚行了刑。郭璞埋葬後三天，南州街上的人看見他賣自己過去穿的衣服，並和認識的人交談，不只一個人見到了郭璞。王敦聽說後不相信，打開郭璞的棺材一看，裏面根本沒有屍首。這是因爲郭璞借兵解成仙去了。現在郭璞作了水仙伯，註解過《山海經》、《夏小正》、《爾雅》、《方言》，他的著作有《遊仙詩》、《江賦》、《卜繇》、《客傲》、《洞林雲》等等。《晉書》中有他的傳記。

尹思

尹思者，字小龍，安定人也。晉元康五年正月十五夜，坐屋中，遣兒視月中有異物否。兒曰：「今年當大水，中有一人被蓑帶劍。」思目視之曰：「將有亂卒至。」兒曰：「何以知之？」曰：「月中人乃帶甲仗矛。當大亂三十年，復當小清耳。」後果如其言。（出《神仙傳》）

【譯文】

尹思字小龍，安定人。晉代元康五年正月十五的夜晚，尹思坐在屋裏，讓他的兒子出去看看月亮裏有沒有不正常的東西。兒子看後對他說：「今年會發大水，月亮裏有一個披着蓑衣佩着寶劍的人。」尹思看了看月亮說：「你說得不對。今年將有亂兵禍害百姓。」兒子問他怎麼知道的，他說：「月亮裏的那個人不是披着蓑衣，而是披着鎧甲執着長矛。天下將會大亂三十年，然後才能稍稍太平一些。」後來果然像尹思說的那樣。

卷第十四 神仙十四

劉子南 郭文 嵩山叟 許真君 吳真君　萬寶常　李筌

劉子南

劉子南者，乃漢冠軍將軍武威太守也。從道士尹公，受務成子螢火丸，闢疾病疫氣、百鬼虎狼、虺蛇蜂蠆諸毒，及五兵白刃、賊盜兇害。用雄黃（明抄本雄黃下有雌黃二字）各二兩；螢火、鬼箭蒺藜各一兩；鐵槌柄燒令焦黑；鍛竈中灰、羚羊角各一分半，研如粉面，以雞子黃並丹雄雞冠血，丸如杏仁大者。以三角絳囊盛五丸，常帶左臂上，從軍者繫腰中，居家懸戶上，闢盜賊諸毒物。子南合而佩之。永平十二年，於武威邑界遇虜，大戰敗績，餘衆奔潰，獨爲寇所圍。矢下如雨，未至子南馬數尺，矢輒墮地，終不能中傷。虜以爲神人也，乃解圍而去。子南以教其子及兄弟爲軍者，皆未嘗被傷，喜得其驗，傳世寶之。漢末，青牛道士封君達得之，以傳安定皇甫隆，隆授魏武帝，乃稍傳於人間。一名「冠軍丸」，亦名武威丸，今載在《千金翼》中。（出《神仙感遇傳》）

【譯文】

劉子南是漢代的冠軍將軍武威郡的太守。他跟道士尹公學道，學會了務成子「螢火丸「的製法。這螢火丸能祛除疾病疫癘、虎狼妖魔、毒蛇蜂蠍和五種兵器的刀傷和盜賊的侵害。藥丸的製法是用雄黃、雌黃各二兩；螢火鬼、箭蒺藜各一兩；用鐵槌的柄把它們燒成焦炭；鍊鐵爐中的灰和黑色的羊角各一分半加在一起研成粉狀，用雞蛋黃和紅雞冠子上的血調和後作成杏仁大小藥丸。用三角形的紅布袋裝進五個藥丸，平時常戴在左臂上；當兵的就係在腰間；住家就掛在門上，就可以避盜賊和各種毒物。劉子南制好了藥丸，就經常佩帶在身上。東漢明帝永平十二年，劉子南帶兵在爲威郡邊界遇到胡人侵犯，一場大戰後劉子南兵敗，他的部隊被擊潰四處逃散，他一個人被敵人危圍。敵人射來的箭像雨一樣密，但離劉子南的戰馬幾尺遠的地方箭就紛紛落地，一點也沒傷着他。胡人以爲他是神人，就解圍撤兵而去。劉子南把螢光丸給他在軍隊中的兒子和兄弟，他們也同樣沒受過傷，都爲藥丸的靈驗而高興，當成傳世珍寶。漢代末年青牛道士封君達得了這藥方，就傳給了安定的皇甫隆，皇甫隆傳給了魏武帝，才漸漸傳到百姓中。這種藥丸也叫「冠軍丸」或「武威丸」，在《千金翼方》中有記載。

郭文

郭文，字文舉，洛陽人也，《晉書》有傳。隱餘杭天柱山，或居大璧巖。太和真人曾降其室，授以衝真之道。晦跡潛形，世所不知。有虎張口至石室前，若有所告。文舉以手探虎喉中得骨，去之。明日，虎銜一死鹿致石室之外，自此虎常馴擾於左右，亦可撫而牽之。文舉出山，虎必隨焉，雖在城市衆人之中，虎俯首隨行，不敢肆暴，如犬羊耳，或以書策致其背上，亦負而行。文嘗採木實竹葉，以貨鹽米，置於筐中，虎負而隨之。晉帝聞之，徵詣闕下，問曰：「先生馴虎有術邪？」對曰：「自然耳。人無害獸之心，獸無傷人之意，何必術爲？撫我則後，虎猶民也；虐我則仇，民猶虎也。理民與馴虎，亦何異哉？」帝高其言，拜官不就，歸隱鰲亭山，得道而去。後人於其臥牀蓆下，得蒻葉，書金雄詩金雌記，其言皆當時讖詞。其蛻如蛇也。（出《神仙拾遺》）。

【譯文】

郭文字文舉，是洛陽人，《晉書》中有他的傳記。他隱居在餘杭的天柱山，住在山中的大璧巖的石洞中。太和真人曾降臨到他的石洞，教給他「沖淡虛靜，養真修性」的修道方法。從此郭文更加潛心善性隱遁不出，世間的人不知道他去了什麼地方。曾經有一隻老虎張着嘴來到他的石屋前，好像有什麼事求他做。郭文就把手伸到虎的喉中，原來虎喉裏卡了一塊骨頭，郭文把骨頭掏了出來。第二天，那隻虎叼着一隻死鹿來到室前獻給郭文。從此這虎就常常馴服地隨在郭文身旁，郭文可以隨意撫摸它或牽着他走。郭文如果出山，虎一定跟着他，就是來到城裏的街上的人羣中，老虎也是像狗或羊一樣低着頭跟郭文走，從來不露兇相，有時郭文把刻寫了文字的竹簡放在虎背上，虎就馱着走。郭文有時採了山果竹葉裝在筐裏，讓老虎馱着跟隨他到街上去換米、鹽。皇上聽說後，把他召進宮來，問他用什麼方術馴服了老虎，郭文回答說：「我只是順應着自然的規律而已。人沒有害獸之心，獸也就不會有傷人之意，何必用什麼方術呢？你撫愛老虎，老虎就追隨你，老虎和老百姓是一樣的，你虐待我，我就和你爲仇，老百姓也就是老虎啊。治理百性和馴服猛虎，有什麼不同呢？」皇上認爲郭文的話說得非常好，就想讓他在朝裏做官，但郭文推辭不幹，進了鰲亭山，隱居起來，後來得道仙去。後來有人在他的牀蓆下發現了一些小蒲葉，蒲葉上寫的都是當時預卜吉凶的卦詞。郭文成仙后，家裏還留下了他的皮，就像蛇蛻的皮一樣。

嵩山叟

嵩山叟，晉時人也。世說雲，嵩山北有大穴，莫測其深淺，百姓每歲遊觀其上，叟嘗誤墮穴中，同輩冀其儻不死，投食於穴。墮者得而食之，巡穴而行，十許日，忽曠然見明，有草屋一區。中有二仙對棋，局下有數杯白飲，墮者告以飢渴，棋者與之飲。飲畢，氣力十倍。棋者曰：「汝欲留此否？」答不願停。棋者教雲：「從此西行數十步，有大井，井中多怪異，慎勿畏之，必投身井中，自當得出。若飢，可取井中物食之。」如其言入井，中多蛟龍，然見叟輒避其路，於是隨井而行。井中物如青泥而香美，食之了不飢。半年許，乃出蜀青城山，因得歸洛下。問張舉（明  
抄本、陳校本舉作華），舉曰：「此仙館丈夫，所飲者玉漿，所食者龍穴石髓。子其得仙者乎？」遂尋洞卻往，不知所之。《玄中記》雲，蜀郡青城山有洞穴，分爲三道，西北通崑崙。茅君傳雲，青城是第五洞九仙寶室之天，週迴二千里，十洞天之一也，入山十里得至焉。（出《神仙拾遺》）

【譯文】

晉代時，嵩山有個老翁。據人們傳說嵩山北坡有個大洞，不知道有多深，老百姓到嵩山遊玩時，這個老翁失足掉進了洞裏，洞上面的人希望他不致於摔死，就往洞裏扔了些喫的東西。洞底的老翁吃了些東西，就順着洞底往西走，走了十幾天。忽然前面一片光明，只有一間草屋，屋裏有兩個仙人對坐下圍棋，棋枰旁有幾杯白水，老翁對仙人說他又渴又餓，仙人就把水給他喝。老翁喝完後，覺得渾身增長了無盡的力氣。下棋的仙人問老翁願不願留下來，老翁說不願意留在這裏，仙人告訴老翁說：「從這兒往西走幾十步，有口大井，井裏有很多怪物，你別害怕，一定要跳到井裏去，自然會出來的。如果你餓了，可以喫井裏的東西。」老翁聽了仙人的話，跳進了井中，井裏有很多蛟龍，但看見老翁後，都給他讓路，於是老翁就在井裏往前走。井裏到處都是黑泥一樣的東西，但氣味很芬芳，吃了以後就一點也不餓了。老翁走了半年多走出了大井，一看，來到了四川青城山，然後就回到了洛陽。老翁問張舉是怎麼回事，張舉說：「你遇到的那兩個人是仙館丈夫，他們下棋時喝的是玉漿，你喫的井中黑泥就是龍穴石髓。你大概是得了仙道了吧？」於是又去找那個洞，打算再去找仙人，然而再也找不到那洞了。《玄中記》裏說，四川青城山中有個洞穴，裏面有三條路，西北的一條路通崑崙山。茅君也在他的文章裏說，青城山洞是第五洞，它是九仙寶室的天界，周圍兩千裏，是天界的十大洞天之一，進山十里就能找到那個洞。

許真君

許真君名遜，字敬之，本汝南人也。祖琰，父肅，世慕至道。東晉尚書郎邁，散騎常侍護軍長史穆，皆真君之族子也。真君弱冠，師大洞君吳猛，傳《三清法要》。鄉舉孝廉，拜蜀旌陽令，尋以晉室棼亂，棄官東歸。因與吳君同遊江左，會王敦作亂。真君乃假爲符竹，求謁於敦，蓋將欲止敦之暴，以存晉室也。一日，真君與郭璞同候於敦，敦蓄怒以見之，謂真君曰：「孤昨得一夢，擬請先生圓之，可乎？」真君曰：「請大將軍具述。」敦曰：「孤夢將一木，上破其天，孤禪帝位，果十全乎？」許君曰：「此夢固非得吉。」敦曰：「請問其說。」真君曰：「木上破天，  
是未字也，明公未可妄動，晉祚固未衰耳。」王敦怒，因令郭璞筮之。卦成，景純曰：「無成。」又問其壽，璞曰：「明公若起事，禍將不久；若住武昌。壽不可測。」敦大怒，又問曰：「卿壽幾何？」璞曰：「餘壽盡今日。」敦怒，令武士執璞出，將赴刑焉。是時，二真君方與敦飲酒，許君擲杯樑上，飛繞樑間。敦等舉目看杯，許君坐中隱身。於是南出晉關，抵廬江口，因召船師，載往鍾陵。是時，船師曰：「我雖有此船，且無人力乘駕，無由載君。」真君曰：「汝但以船載我，我當自與行船。」仍謂船師曰：「汝宜入船，閉門深隱，若聞船行疾速，不得輒有潛窺。」於是騰舟離水，凌空入雲。真君談論端坐，頃刻之間，已抵廬山金闕洞之西北紫霄峯頂。真君意欲暫過洞中，龍行既低，其船拽撥林木，戛刺響駭，其聲異常，舟師不免偷目潛窺。二龍知人見之，峯頂委舟而去，真君謂船師曰：「汝違吾教，驚觸二龍，委棄此船萬仞峯頂。吾緣貪與衆真除蕩妖害，暫須離此，遊涉江湖。汝既失船，徒返人世，汝可隱此紫霄峯上，遊覽匡廬。」示之以服餌靈草之門，指之以遁跡地仙之術。由是舟師之船底，遺蹟尚存。後於豫章遇一少年，容儀修整，自稱慎郎。許君與之談話，知非人類，指顧之間，少年告去。真君謂門人曰：「適來年少，乃是蛟蜃之精，吾念江西累爲洪水所害，若非翦戮，恐致逃遁。」蜃精知真君識之，潛於龍沙洲北，化爲黃牛。真君以道眼遙觀，謂弟子施大王曰：「彼之精怪，化作黃牛，我今化其身爲黑牛，仍以手巾掛膊，將以認之。汝見牛奔鬥，當以劍截彼（彼原作後，據陳校本改）。」真君乃化身而去。俄頃，果見黑牛奔趁黃牛而來，大王以劍揮牛，中其左股，因投入城西井中。許君所化黑牛，趁後亦入井內。其蜃精復從此井奔走，徑歸潭州，卻化爲人。先是，蜃精化爲美少年，聰明爽雋，而又富於寶貨。知潭州刺史賈玉，有女端麗，欲求貴婿以匹之。蜃精乃廣用財寶，賂遺賈公親近，遂獲爲伉儷焉。自後與妻於衙署後院而居。每至春夏之間，常求旅遊江湖，歸則珍寶財貨，數餘萬計，賈使君之親姻僮僕，莫不賴之而成豪富。至是，蜃精一身空歸，且雲，被盜所傷。舉家嘆惋之際，典客者報雲，有道流姓許字敬之，求見使君。賈公遽見之。真君謂賈公曰：「聞君有貴婿，略請見之。」賈公乃命慎即出與道流相見。慎郎怖畏，託疾潛藏。真君厲聲而言曰，「此是江湖害物，蛟蜃老魅，焉敢遁形！」於是蜃精復變本形，宛轉堂下，尋爲吏兵所殺。真君又令將其二子出，以水噀之，即化爲小蜃。妻賈氏，幾欲變身，父母懇真君，遂與神符救療。仍令穿其宅下丈餘，已旁亙無際矣。真君謂賈玉曰：「汝家骨肉幾爲魚鱉也，今須速移，不得暫停。」賈玉倉皇徙居，俄頃之間，官舍崩沒，白浪騰湧。即今舊跡宛然在焉。真君以東晉孝武帝太康二年八月一日，於洪州西山，舉家四十二口，拔宅上昇而去。唯有石函、藥臼各一所，車轂一具，與真君所御錦帳，復自雲中墮於故宅，鄉人因於其地置「遊帷觀」焉。（出《十二真君傳》）

【譯文】

許真君名許遜，字敬之，河南汝南縣人。他祖父許琰，父親許肅也都很熱心於道術。東晉的尚書郎許邁，當散騎長侍護軍長史的許穆，都是真君的同族。真君少年時就拜大洞君吳猛爲師，吳猛傳授給他修道的《三清法要》。後來通過鄉試舉薦爲孝廉，被任命爲四川旌陽令，後來由於晉朝宮廷混亂，真君辭去了官職由洛東歸回河南家鄉。歸途中和吳君一同遊江左。正趕上晉室宰相王導的堂兄王敦造反，真君就故意寫了一道假符去見王敦，想要制止王敦造反，以維護晉朝皇室。這天，許真君和郭璞一起求見王敦，王敦忍着怒氣對真君說：「本帥昨晚做了一個夢，想請先給我圓一圓，怎麼樣？」真君讓王敦說是個什麼夢，王敦說：「本帥夢見自己持着一根木杆捅破了天，我接替晉朝沒有任何問題了吧？」許真君說：「我看這夢很不吉利。」王敦說：「你給我講講怎麼個不吉利？」真君說：「『木』字的上刺破了『天』，這是個『未』字，我看你不能輕舉妄動，因爲晉朝的氣數並沒有衰落呢。」王敦大怒，又叫郭璞算卦。郭璞算完卦後對王敦說：「你做皇帝的事成不了。」王敦讓郭璞算一算他的壽數，郭璞說：「你要起兵篡位，不久將大禍臨頭，如果仍留在武昌當你的江南刺史，就會長壽。」王敦大怒，故意問郭璞：「你算算你什麼時候死呢？」郭璞說：「我的死期就是今天了。」王敦當即就讓武士把郭璞拉出去綁赴刑場。當時，二位真君正和王敦一塊喝酒，許真君突然把酒杯扔到房樑上。酒杯繞着房梁轉來轉去。王敦抬頭看酒時，許真君就隱身離去。他向南出了晉關，抵達廬江口，就高呼船工，想搭船到鍾陵。船工說：「我雖然有船，但沒人駕它，所以沒法載你。」真君說：「你只要讓我上船，我自己駕船。」真君上船後又對船工說：「你就呆在船艙裏吧，關上艙門不要出來，如果你覺得船走得太快，千萬不要向外偷看。」於是真君施起法術，船就離了水面，騰空而起，在空中飛行。真君在船上端坐着談笑，片刻之間，船已到了廬山金闕洞西北的紫霄山的山頂。真君打算快點超過金闕洞，載着船的兩條龍就往低處飛，這就使得船撞擊着山上的林木，發出震耳的聲音。這聲音驚動了船艙中的船工，船工就向外面看了一眼，這時那兩條龍發現被人偷看，就把船擱置在山頂後飛走了，許真君對船工說：「你不聽我的話向外偷看，驚動了那兩條龍，把船擱在這萬丈高的山頂上了。現在我要去和幾位真君一塊清除妖魔，需要暫時離開這裏，到江河湖海去巡遊。你失去了船，沒法回到人世，可以在這紫霄峯上隱居下來遊覽一下廬山。」真君臨走時，又把服食靈草的方法和遁跡隱身的地仙方術告訴了船工。到現在那條船的痕跡還留在廬山紫霄峯上。後來，許真君在豫章遇見一個風度翩翩的少年，少年自稱名叫慎郎。許真君和他談話後，看出他不是凡人，雖然少年轉眼間就不見了，真君對看門的說：「剛纔來了個少年，是個鯊魚或蛤蚌變的妖精，江西連年鬧洪水，就是它在興妖作怪，這次我如果不除掉它，他就又逃脫了。」那蛤蚌精知道真君識破了它，就逃到龍沙洲北邊，變成一頭黃牛。真君用他的道眼向遠處一看，就對弟子施大王說：「那個妖怪化成了黃牛，我現在變成一頭黑牛，並在我臂上綁一條手巾以便辨認，你如果看見它狂奔，就用劍截住它。」說罷真君就化身離去。不一會兒，果然看見黑牛趕着黃牛狂奔而來，施大王用劍砍黃牛，砍中了它的左腿，一頭栽進了城西一口井裏，許真君變的黑牛也追進了井裏，那蛤蚌精又從井裏逃了出來，一氣跑到了潭州（今湖南長沙市），變成了人。原來一開始那蛤蚌精變成一個聰明俊秀的少年，而且非常富有。他知道潭州刺史賈玉有一個非常端莊美麗的女兒正想要擇一個高貴的女婿。蛤蚌精就用很多財寶賄賂了賈玉身邊的人取得了好感，賈玉就把女兒嫁給了他。婚後夫妻在衙署的後院住，每年一到了春夏之間，蛤蚌精就要求讓他到江河去旅行，回來就帶回不計其數的珍寶，賈玉的親戚和奴僕都成了大富翁。然而這一次蛤蚌被許真君追趕逃回潭州賈玉家後，什麼珍貴的東西也沒有，兩手空空，而是說自己遇上強盜，被刺傷了腿。正在全家悲嘆惋惜時，門上報告說有一個姓許的道士求見刺史，賈玉趕快接見了許真君。真君對賈玉說：「我聽說你有位貴婿，能不能讓我見見他？」賈玉就讓那個自稱慎郎的女婿出來和道士相見。慎郎害怕，假稱有病躲了起來。這時徐真君厲聲說：「你這個江河裏的害人精，蛤蚌變成的老妖怪，還不快現出你的原形來！」蛤蚌精立刻現出了原形，在堂前蠕動，被刺史的衛士當場殺死。許真君又讓蛤蚌精的兩個兒子出來，用水一噴，兩個兒子立刻變成了小蛤蚌。刺史的女兒賈氏也幾乎要變成了蛤蚌，她的父母肯求真君相救，真君就給了她一道神符才使她沒有變成蛤蚌。然後，真君讓賈玉挖開他房子的地基，挖下去一丈，就見地下已被那蛤蚌精掏成了一個無邊的大坑了，許真君對賈玉說：「你家的人快要變成魚鱉了，趕快搬被一片浪濤淹沒。現在那裏還是一個大池塘。東晉孝武帝太康二年八月一日這天，在洪州西山上，許真君的住宅突然騰空而起，他全家四十二口都成了仙，只有一個石匣、一副車輪和真君用過的錦帳從雲中落到他的故居，當地人就在故居建了座廟，廟名叫「遊帷觀」。

吳真君

吳真君名猛，字世雲，家於豫章武寧縣。七歲，事父母以孝聞，夏寢臥不驅蚊蚋，蓋恐其去而噬其親也。及長，事南海太守鮑靖，因語至道，將遊鍾陵。江波浩淼，猛不假舟楫，以白羽扇畫水而渡，觀者奇之。猛有道術，忽一日狂風暴起，猛乃書符擲於屋上，有一青鳥銜符而去，須臾風定。人或問之。答曰：「南湖有遭此風者，其中二道人呼天求救，故以此拯焉。」後人訪尋，果如所述。時武寧縣令幹慶死，三月未殯，猛往哭之，因雲：「令長固未合死，今吾當爲上天訟之。」猛遂臥慶屍旁，數日俱還。時方盛暑，屍柩壞亂，其魂惡，不欲復入，猛強排之，乃復重蘇。慶弟晉著作郎寶，感其兄及睹亡父殉妾復生，因撰《搜神記》，備行於世。猛後於西平乘白鹿寶車，沖虛而去。（出《十二真君傳》）

【譯文】

吳真君叫吳猛，字世雲，家住豫章武寧縣。他七歲時就以孝敬父母聞名於鄉里，夏天睡覺時蚊子咬他他也不趕，是怕蚊子趕跑去咬他的父母。長大後，在南海太守鮑靖手下做事，後來他說要去求仙學道，打算進鍾山。當他來到江邊時，見江波浩蕩，他不用乘船，只用手中的白羽扇划着江水就渡過了長江，看見的人大爲驚奇。吳猛有很高的道術，有一天忽然颳起了狂風，吳猛就寫了一道符扔到房頂，立刻有一個青鳥叼着符飛去，風立刻就停了，人們問他是怎麼回事，他說：「南湖中遭了這風暴，有兩個道士呼喊上天要求救助，所以我才寫了符救他們。」後來人們去訪查，果然南湖中有兩個道士被救。當時武寧縣的縣令幹慶死了，三天沒有出殯，吳猛前往弔唁後說：「縣令不該死，我要向上天告狀。」吳猛就在縣令的屍體旁，過了幾天，吳猛帶着縣令的魂靈一起回來。當時正是盛夏，屍體腐爛發臭，縣令的魂魄十分討厭自己的屍體，不願進入自己的肉身，吳猛使勁把縣令的魂魄按到他自己屍體上，縣令才復活過來。縣令的弟弟叫幹寶，是晉朝的著作郎，由於他的哥哥復活，他爲亡父殉葬的小妾也死後復活而十分感動，就寫了著名的《搜神記》，這部書很轟動地流傳開了。吳猛後來在西平乘着白鹿天車，昇天成仙而去。

萬寶常

萬寶常不知何許人也。生而聰穎，妙達鍾律，遍工八音。常於野中遇十許人，車服鮮麗，麾幢森列，如有所待，寶常趨避之。此人使人召至前曰：「上帝以子天授音律之性，將傳八音於季末之世，救將壞之樂。然正始之聲，子未備知也，使鈞天之官，以示子玄微之要。」命坐而教以歷代之樂，理亂之音，靡不周述，寶常畢記之。良久，羣仙凌空而去。寶常還家，已五日矣。自此，人間之樂，無不精究。嘗與人同食之際，言及聲律，時無樂器，寶常以食器雜物，以箸扣之，品其高下，宮商畢備，諧作絲竹，大爲時人所賞。歷周泊隋，落拓不仕。開皇初，沛國公鄭譯，定樂成，奏之，文帝召寶常，問其可否。常曰：「此亡國之音，哀怒浮散，非正雅之聲。」極言其不可。詔令寶常創造樂器，而其聲率下，不與舊同。又云：「世有周禮《旋宮》之義，自漢魏以來，知音者皆不能通之。」寶常創之，人皆哂笑。於是試令爲之，應手成曲，衆鹹嗟異。由是損益樂器，不可勝紀。然其聲雅澹，不合於俗，人皆不好，卒寢而不行，寶常聽太常之樂，泣謂人曰：「淫厲而哀，天下不久相殺盡。」當時海內晏安，天下全盛，人聞其言，大爲不爾。及大業之末，卒驗其事。是時鄭譯、何妥、盧賁、蘇道、蕭吉、王令言皆能於雅樂，安馬駒、曾妙達、王長通、敦金樂等（陳校本曾作曹，敦作郭）能作新聲，皆心服寶常，言其天（天原作久，據明抄本、陳校本改）假矣。寶常無子，嘗謂其友曰：「吾不堪，病則孤矣。」因病，妻竊其財物而逃，幾至餓殞。忽一夕，先所遇神仙來降其家曰：「汝舍九天之高逸，念下土之塵愛，淪沒於茲，限將畢矣。須記得雲亭宮之會乎？」寶常懵然，良久乃悟。他日，謂鄰人曰：「吾偶自仙宮謫於人世，即將去矣。旬日，不知所之。（出《仙傳拾遺》，黃刻本作出《神仙拾遺》）

【譯文】

萬寶常不知道是什麼地方人。他生來就十分聰明，十分富有音樂天才，尤其對樂器「八音」有研究（八音，古指金、石、絲、竹、匏、土、草、木）。有一次，他在野外遇到了十幾個人，他們服裝華麗車馬豪華，帶着很多隨從，好像在等待什麼人，寶常一看，趕塊躲了起來。但是那羣人中的頭兒卻讓人把他叫到面前說：「天帝見你有音樂天才，打算把人世快要失傳的八音演奏技法傳授給你，以挽救瀕臨消亡的音樂，然而正宗的八音演奏你根本就沒聽過，所以我讓天界的樂官把八音的要訣告訴你。」然後仙人就讓他坐下，把歷代的正宗音樂教給他，糾正各種樂曲中的錯  
誤，都詳細地講述。寶常把仙人的教導詳細記了下來。過了半天，那些仙人凌空升入雲中了。雖然和仙人在一起只呆了一會兒，回到家卻已是五天了。從這以後，對於人間的音樂，寶常沒有不精通的。有時他和人一同喫飯時談起了音樂，當時手頭沒有樂器，寶常就用筷子敲打手邊的碗碟餐具和各種雜物，奏出「宮、商、角、微、羽」五音俱全的音樂，其和諧動聽不亞於一支絲、竹俱全的樂隊，使大家十分讚賞。從南北朝的北周到隋朝，寶常都放達飄逸沒有做官。隋文帝開皇初年，沛國公鄭譯修訂了宮廷中的樂譜和有關音樂禮儀的規章制度，文帝召見寶常，問他鄭譯修訂的音樂行不行。寶常說那音樂是亡國之音，旋律哀怨軟綿無力，不是正宗的宮廷音樂，極力反對使用這種音樂。文帝就下詔讓寶常創作新樂曲，按新法編制了樂隊，一演奏，果然和鄭譯的音樂大不相同。當時寶常又說，秦漢以前有按《周禮》創作的樂曲，是以十二律與七聲相配的《旋宮》樂曲，但從漢、魏以來，《旋宮》音樂失傳，連懂音樂的人都聽不懂了。聽了寶常創作的樂曲，很多人都給予嘲笑，於是文帝又讓寶常試着奏一奏《旋宮》曲，寶常當場就演奏出來，人們十分驚奇。寶常對音樂的改革和創新作了很大貢獻，記也記敘不完。但是，寶常創作的樂曲，旋律十分清新淡雅，不合世俗的口味，人們聽不懂也就不愛聽，所以寶常創作的樂曲大部分沒有得到流行。每當他聽到掌管宮廷音樂事務的「太常寺」演奏音樂時，就會哭着對人說：「這種哀傷淫糜的音樂，預示着天下不久就要大亂，刀兵不止，百姓又要陷入水火中了啊！」當時天下太平，處處歌舞昇平，人們叫寶常這樣說都不以爲然。到了隋煬帝大業十四年時，天下大亂，終於驗證了寶常的預言。當時鄭譯、何妥、盧賁、蘇道、肖吉、王會言等人都能創作演奏高雅的音樂，安馬駒、曾妙達、王長通、敦金樂等人都能創作新樂曲，這些人都非常佩服寶常，說他的音樂才能是上天賦予的。萬寶常沒有兒子，常對朋友說：「我要有了病，連個侍候我的人都沒有啊。」後來寶常得了病，他老婆捲了他的財物跑了，寶常幾乎要餓死。有天晚上，寶常早年在野外遇見的神仙降臨到家中，神仙說：「你本就是上界的仙人，能夠捨棄了天宮的安逸舒適，體會人間而下凡到世上，在人間沉淪了這麼久，現在你在人間的期限到了。你還記得天界的雲亭宮盛會嗎？」寶常一時卻有些發懵，過了很久纔想起來，第二天他對鄰居說：「我本來是神仙，偶然被貶謫到人間，就要回天上去了。」過了十天，忽然不見了，人們不知他去了哪裏。

李筌

李筌號達觀子，居少室山。好神仙之道，常歷名山，博採方術。至嵩山虎口巖，得黃帝《陰符經》本，絹素書，朱漆軸，緘以玉匣，題雲：「大魏真君二年七月七日，上清道士寇謙之，藏諸名山，用傳同好。」其本糜爛，筌抄讀數千遍，竟不曉其義理。因入秦，至驪山下，逢一老母，髮髻當頂，餘發半垂，弊衣扶杖，神狀甚異，路旁見遺火燒樹，因自語曰：「火生於木，禍發必克？」筌驚而問之曰：「此黃帝《陰符》上文，母何得而言之？」母曰：「吾授此符，已三元六週甲子矣，少年從何而得之？」筌稽首載拜，具告所得。母曰：「少年顴骨貫於生門，命輪齊於日角，血脈未減（減原作滅，據明抄本、陳校本改），心影不偏，性賢而好法，神勇而樂至（明抄本至作智），真是吾弟子也。然四十五當有大厄。」因出丹書符一通，貫於杖端，令筌跪而吞之。曰：「天地相保。」於是坐於石上，與筌說《陰符》之義，曰：「此符凡三百言，一百言演道，一百言演術，一百言演法，上有神仙「抱一」之道，中有富國安民之法，下有強兵戰勝之術，皆內出心機，外合人事。觀其精微，《黃庭》、《內景》不足以爲玄；鑑其至要，經傳子史不足以爲文；孫、吳、韓、白不足以爲奇。非有道之士，不可使聞之。故至人用之得其道，君子用之得其術，常人用之得其殃，職（明抄本職作識）分不同也。如傳同好，必清齋而授之。有本者爲師，受書者爲弟子，不得以富貴爲重，貧賤爲輕，違者奪紀二十。本命日誦七遍，益心機，加年壽。每年七月七日，寫一本藏名山石巖中，得加算。」久之，母曰：「已晡時矣，吾有麥飯，相與爲食。袖中出一瓠，令筌谷中取水。水既滿矣，瓠忽重百餘斤，力不能制，而沉泉中。及還，已失老母，但留麥飯數升於石上而已。筌有將略，作《太白陰符》十卷；有相業，著《中臺志》十卷。時爲李林甫所排，位不顯，竟入名山訪道，不知所終。（出《神仙感遇傳》）

【譯文】

李筌道號叫達觀子，隱居在少室山中。他好神仙道術，經常遊歷各山，廣泛地蒐集修煉的方術。在嵩山的虎口巖得到了黃帝的《陰符經》，經是寫在白絹上的，卷在紅漆軸上裝在玉製的匣裏，經卷上題字寫的是「大魏真君二年七月七日，上清道士寇謙之藏書在名山裏，傳給愛好道術的人。」這本書已經破爛不堪，李筌把它抄讀了幾千遍，還是不懂經裏的深義。後來李筌到陝西，來到驪山下，遇見一個老婦，見她把頭髮挽在頭頂，剩下的頭髮披散在肩上，穿着一件破衣拄着柺杖，神態相貌不同於凡人，老婦看見道旁有人點火燒樹枝，就自言自語地說：「火生於木禍發必克！」李筌聽見後喫驚地問老婦說：「這是黃帝《陰符經》上的話，你怎麼知道？」老婦人回答說：「我把《陰符經》傳授下去，已經歷了三元（每元三千六百年）六個周（每週一百八十年）甲子了，你這個年輕人從哪兒得到的《陰符經》呢？「李筌趕快跪下磕頭拜禮，說了他在嵩山得到《陰符經》的事，老婦說：「我看你的顴骨穿過生門穴位，兩眼和額頭相齊，血脈充沛，心房端正，性情善良愛好法術，精神振奮喜歡參與一切活動，真是我的一名好弟子，然而你四十五歲時會有一個大『坎兒』。我來替你解一解。」說罷拿出硃砂寫了一張符，掛在柺杖上，讓李筌跪下，把符吞進肚裏。老婦說：「這樣你就可以得到天地的佑護了。」說罷就坐在一塊石頭上，給李筌講述《陰符經》的深奧含意，老婦說：「這部經共三百字，一百個字講解修道的理論，一百個字講的是修道的方術，一百個字講的是修道的法度規章，上有對道術信仰固守的『抱一』之道，中有富國安民的方法，下有用兵取勝的戰術，這些都是靠內在的心領神會與客觀的事物發展相符合。如果真正理解了這部《陰符經》的話，那道家最著名的《黃庭經》、《內景經》也不算玄奧，如果能借鑑這部經書的要點，那四書五經和《史記》都算不了什麼好文章，孫武、吳起、韓信、白起等大軍事家的用兵也不算奇了。這部《陰符經》，不是有道的人，不能讓他看見。所以說聖賢掌握了它可以得到治天下的大道，君子掌握了他可以得到方術，而常人用它只能帶來禍，這是由於他們的職位和使命不相同。如果要把這卷經傳給同樣好道的人，就得讓他清心寡慾、齋戒善性才能授給他。有這本經的是當代的老師，接受了傳授的就是弟子，不能對富貴的人就特別看重，對貧賤的人就特別輕視，誰違反了這個傳授《陰符經》的規則，就會損壽二十年。在你本命年的生日那天讀七遍《陰符經》就能對養生有益，可以增加壽數。每年的七月七日，要抄寫一部《陰符經》藏到名山的石洞中，也可以增加壽數。」過了半天，老婦又說：「已經下午了，我有些麥子做的飯，咱倆一起喫吧。」說罷老婦從袖子裏拿出一個葫蘆，讓李筌到山谷里弄些水來。水裝滿後，葫蘆忽然有一百斤重，李筌拿不起來，葫蘆就沉到泉裏去了。等李筌回來，老婦已經不見了，見石頭上留着幾升麥飯。李筌有大將的才學膽略，曾著了《太白陰符》十卷，他也是個當宰相的人才，還著有《中臺志》十卷。但當時的奸相李林甫排斥他，始終沒有得到很高的官位，後來李筌就進入名山訪道，不知道去了什麼地方。

卷第十五 神仙十五

道士王纂 真白先生 桓闓 蘭公　阮基

道士王纂

道士王纂者，金壇人也，居馬跡山。常以陰功救物，仁逮蠢類。值西晉之末，中原亂離，饑饉既臻，疫癘乃作，時有毒瘴，殞斃者多，閭里凋荒，死亡枕藉。纂於靜室，飛章告玄，三夕之中，繼之以泣。至第三夜，有光如晝，照其家庭，即有瑞風景雲，紛鬱空際，俄而異香天樂，下集庭中，介金執銳之士三千餘人，羅列若有所候。頃之，珠幢寶幡，霓旆羽節，紅旗錦旆各二，相對前引，幢居其前，節最居後。又四青童執花捧香，二侍女捧案，地舒錦席，前立巨屏，左右龍虎將軍，侍從官將，各二十許人，立屏兩面，若有備衛焉。復有金甲大將軍二十六人，神五十人，次龍虎二君之外，班列肅如也。須臾，笙簧駭空。自北而至，五色奇光，灼爍豔逸。一人佩劍持版而前，告纂曰：「太上道君至矣。」於是，百寶大座，自空而下，太上大道君，侍二真人，二天帝。在座之上，道君五色蓮花，二真二帝立侍焉。纂拜手迎謁，跪伏於地。道君曰：「子愍念生民，形於章真，刳心投血，感動幽冥。地司列言，吾得以鑑躬於子矣。」纂匍匐禮謝竟，道君告曰：「夫一陰一陽，化育萬物，而五行爲之用。五行互（互原作且，據明抄本、陳校本改）有相勝，各有盛衰，代謝推遷，間不容息，是以生生不停，氣氣相續（續原作勝，據明抄本、陳校本改）。億劫已來，未始暫輟也。得其生者，合於純陽，升於天而仙；得其死者，淪於至陰，在地而爲鬼。鬼物之中，自有優劣強弱，剛柔善惡，與人世無異。玉皇天尊，慮鬼神之肆橫害於人也，常命五帝三官，檢制部御之，律令刑章，罔不明備。然而季世之民，澆僞者衆，淳源既散，妖詐萌生。不忠於君，不孝於親，違三綱五常之教，自投死地。由於六天故氣，魔鬼之徒，與歷代已來，將敗軍死，聚結爲黨，亦戕害生民。駕雨乘風，因衰伺隙，爲種種病。中傷極多，亦有不終天年，罹其天枉者。昔於杜陽宮出神咒經，授真人唐平，使其流佈，以救於物，民間有之。世人見王翦、白起之名，謂爲虛誕。此蓋從來將領者，生爲兵統，死爲鬼帥，有功者遷爲陰官。殘害者猶居魔屬，乘五行敗氣，爲瘵爲瘥。然以陽爲憚，以神咒服之，自當弭戢矣。今以《神化》、《神咒》二經，復授於子，按而行之，以拯護萬民也。」即命待童，披九光之韞，以《神化經》及《三五大齋》之訣，授之於纂，曰：「勉而勤之，陰功克成，真階可冀也！」言訖，千乘萬騎，西北而舉，升還上清矣。篡按經品齋科，行於江表，疫毒鎮弭，生靈又康。自晉及茲，蒙其福者，不可勝紀焉。（出《神仙感遇傳》）

【譯文】

道士王纂乃金壇人，住在馬跡山中。平時好積陰功救助生靈，對待任何動物都很仁義。當時是西晉末年，中原大亂，饑荒遍地瘟疫流行，而且還到處發生了有毒的瘴氣，病死了很多人，田野荒十室九空，到處都是病餓而死的屍體。王纂在自己修身的淨室寫了奏章向天神告急求上天救助人世的災民，整整哭了三天三夜。到了第三天夜裏，突然有一道耀眼的光輝把家中全都照亮了，接着吹來了陣陣祥瑞的風，空中彩雲翻卷，不一會兒，伴着陣陣仙樂傳來濃郁的香氣，有三千多穿着銀鎧甲手持兵器的武士來到院中排列着好像在迎候什麼貴人。接着一隊儀仗來了，鑲着珠穗的旗幟；綴着寶石的旗幡；還有繡着彩虹圖案的旌旗和符節，以及兩面大紅旗兩面錦繡旗在前面引導開路，鑲羽毛的大旗在最前，符節在最後。還有四位仙童舉着花捧着香，兩個侍女捧着小桌，地上鋪着彩色的地毯，堂前立着巨大的屏風，龍虎將軍和二十多個侍衛的軍官立在屏風兩邊，好像等着護衛誰。接着又有穿金色鎧甲的大將軍二十六個，神仙五十人，站在龍虎二將軍的外側，站班排列完畢，院裏十分肅穆。不一會兒，從北傳來震天的鼓樂聲，雲中散發出五彩奇光，光彩眩目。這時一個腰佩寶劍手持笏版的神來到王纂面前說：「太上道君到了！」於是鑲着百種寶石的大座從空中降下來，太上道君由兩位真人兩位天帝陪着。太上道君盤腿坐在五色蓮花上，兩位真人兩位天帝侍立在他兩旁。王纂趕快迎上去參見，跪伏在地上。太上道君說：「你體恤百姓疾苦，寫了奏章上達天界，奏章中字字血淚，感動了上蒼。由於土地神的建議，我才親自來見一見你。」王纂又趕快伏在地上拜謝太上道君的降臨。道君說：「一陰一陽相生相剋才化育出世間萬物，這裏面全靠着木、金、土、水、火這五行在起作用。五行之間各有長處也各有興盛和衰落，新陳代謝，推移變遷一刻也不休止，所以萬物才能生生不息，不斷延續下去。經過了億萬個劫數，萬物的生長始終沒有停止過。凡是長生的，都是由於合乎純陽之氣數，纔會昇天成仙。凡是死了的都沉淪到陰界，在地下作鬼。就是在鬼物中也有好壞強弱、剛柔善惡的不同，和人世完全一樣。至高無上的玉皇大帝，由於擔心鬼神往往肆意傷害人類，常常派五帝三宮巡視檢查鬼神的行爲，制定了很完備的刑律規章來約束鬼神。然而在人世上生逢末世的人中，心術不正的人很多，忠厚善良的古風被敗壞，萌生了奸詐和妖邪。這些人對君王不忠，對雙親不孝，違背了三綱五常的古訓，自己作孽找死。自從黃帝、白帝、赤帝、蒼帝、黑帝、天皇大帝這六天帝主宰宇宙以來，魔妖鬼怪就同時產生了。他們糾集了歷代戰敗戰死的將軍士兵的鬼魂，駕雨乘風，在人世上橫行。尤其是趕上世風衰落時，他們就製造瘟疫疾病，傷害黎民。也有很多人不能終其天年中途夭亡的。從前我在杜陽宮曾把《神咒經》傳授給得道的真人唐平，讓他救助蒼生，這部經也曾流傳到民間。世間人聽說秦將白起、王翦死後還顯靈救人，認爲是瞎說。其實向來那些活着當統帥的人死後在陰間也是鬼帥，他們中間有功的，在陰間也能升官。那些殘害百姓的敗將鬼魂就屬於妖魔一類了，他們乘着陰陽五行中的敗氣製造各種大小疾病。然而他們畢竟害怕陽氣，只要用神咒制服了他們，他們就不能再興妖作怪了。現在我把《神化》、《神咒》兩卷經授給你，你按照經文去做，就可以拯救萬民了。」太上道君當即命令侍童把閃耀着九彩光芒的《神化經》和《三王大齋》的祕訣授給了王纂，並對他說：「繼續勤奮地修煉，不斷積累陰功，你大有成仙的希望！」說完後，只見千乘萬騎又騰空而起升入西北雲天迴天界去了。王纂按照經文上的要求齋戒淨身，然後按照經符在荊州、揚州等江南一帶給百姓救治，瘟疫很快被鎮服消失，百姓恢復了健康。從晉朝以來，受到那兩卷仙經保佑的人不計其數，這些就不一一記述了。

真白先生

真白先生陶君，諱弘景，字通明，吳荊州牧浚七世孫，丹陽人也。母初娠，夢青龍出懷，並二天人降，手執香爐。覺語左右，言當孕男子，非凡人，多恐無後。及生，標異，幼而聰識，長而博達，因讀《神仙傳》，有乘雲馭龍之志。年十七，與江斅、褚炫、劉俊，爲宋朝「升明四友」。仕齊，歷諸王侍讀。年二十餘，稍服食，後就興世觀主孫先生諮稟經法，精行道要。殆通幽洞微，轉（轉原作傳，據《雲笈七籤》一○七《李渤貞白先生傳》改）奉朝請，乃拜表解職。答詔優嘆，賜與甚厚。公卿祖之於徵虜亭，供帳甚盛，鹹雲：宋齊已來，未有斯事。遂入茅山，又得楊許真書。遂登巖告靜，自稱「華陽穩居」，書疏亦以此代姓名。至明帝（帝原作年，據《雲笈七籤》改）時，議欲迎往蔣山，懇辭得止。然敕命餉賚，恆爲繁極。乃造三層樓棲止，身居其上，弟子居中，接賓於下，令一小豎傳度而已。潛光隱耀，內修祕密，深誠所詣。遠屬靈人，可謂感而遂通矣。身長七尺八寸，爲性圓通謙謹，心如明鏡，遇物便了。深慕張良之爲人，率性輕虛，飄飄然頗有云間興。其所通者，皆得於心，非傍識所能及。長於詮正謬僞。地理歷算，文不空發，成即爲體。造渾天儀，轉之，與天相會。其撰真誥隱訣，注老子等書，二百餘卷。至永元（元原作平，據明抄本改）三年，深藏嚮晦。及梁武帝革命，議國號未定，先生乃引諸讖記，定梁應運之符。又擇交禪日，靈驗昭著。敕使入山，宣旨酬謝。帝既早與之交遊，自此後動靜必報。先生既得祕旨妙訣，以爲神丹可成，恆苦無藥，帝給之。又手敕諮迓，先生因畫二牛：一散放於水間；一著金籠，一人執繩，以杖驅之。帝笑曰：「此人無所不作，欲效曳尾龜，豈可致邪。」其時每有大事，無不已前陳奏，時人謂之「山中宰相。」以大同初，獻二刀，一名「善勝」，一名「成勝」，爲佳寶。梁武初未知道教，先生漸悟之，後詣張天師道裕，建立玄壇三百所，皆先生之資也。梁（梁下原有武字，按《金樓子》乃元帝所撰，據《雲笈七籤》刪）帝《金樓子》雲：「予於隱士重陶真白，士大夫重周弘正。其於義理，精博無窮，亦一時名士也。」先生嘗作詩云：「夷甫任散誕，平叔坐譚空。不信昭陽殿，化作單于宮。」其時人皆談空理，不習武事，侯景之難，亦如所言。先生以大同二年丙辰歲三月壬寅朔十二日癸丑告化，時年八十一，顏色不變，屈伸如常，室中香氣，積日不散。以其月十四日，窆於雷平山，同軒轅之葬衣冠，如子喬之藏劍舄，比於茲日，可得符焉。詔追贈中散大夫，諡「貞白先生」，仍敕舍人監護。馬樞《得道傳》雲：「受蓬萊都水監，弟子數百人。有先得道者，唯王遠知、陸逸衝、桓清遠，嗣先生之德焉。」唐天寶元年，追贈金紫光祿大夫太保，梁郡（許刻本郡作邵）陵王蕭綸爲碑銘焉。（出《神仙感遇傳》，明抄本作出《神仙拾遺》）

【譯文】

陶弘景，字通明，道號真白先生，是吳地荊州牧陶浚的七世孫，丹陽人。他的母親剛懷上他，就夢見一條青龍在她的懷中，同時有兩個神仙從天而降，手裏拿着香爐。他母親睡醒後對旁邊的人說懷的一定是個男孩，但不會是凡人，恐怕還是等於沒有後代。孩子生下以後，果然和平常人不同，自小就特別聰明，長大後博學多聞，因爲讀了《神仙傳》而萌生了乘龍駕雲的志向。先生十七歲時，和江斅、褚炫、劉俊，並稱爲南朝宋國的「升明四友」。真白先生一開始在齊地做官，給幾位王侯當過侍讀。二十多歲時，開始服食仙藥，後來在興世觀的觀主孫先生門下學習道經和法術，研究道學的奧祕，達到了洞察人間一切大小事物的程度，後來先生就上表請求辭去官職。皇帝很惋惜，給了他很多的賞賜准許了他的請求。真白先生辭官返鄉，臨上路時，三公大臣們在徵虜亭爲他送行，宴會很豐盛，都說南朝宋、齊以來，從沒見君主給臣下這樣的賞賜禮遇。真白先生進入茅山修道，又得到了楊主、許邁的真經。於是他登上山峯與人世隔絕，自稱「華陽穩居」，寫信著書也用「華陽隱居」爲代名。到南朝宋明帝時，朝裏的人們共同商量打算迎他到蔣山，真白先生再三辭謝纔算作罷。但是皇室給他的俸祿和賞賜比以前更豐厚了。於是給他在茅山中建了一座三層樓，真白先生住在上層，中層住弟子，下層會賓客，派了一名小僮給他當傳達事情的僕人。從此真白先生更加深居簡出，收斂了自己一切外在的神采，專門修煉心性。他修道的一份誠心始終寄託給天上的神靈，上天的神人果然也很讚賞他的堅定志向，真可謂人神相互通達感應了。真白先生身高七尺八寸，性格謙遜豁達，心爲明鏡般清淨，任何事情一眼都能看透。他羨慕敬佩張良的爲人，認爲張良也是放達飄逸，看破凡俗，頗有云中神仙的氣度。真白先生對道木的精通全靠心領神會，不是靠薄人的學識所能達到的。他尤其擅長註解經典，糾正書中的謬誤。對於地理、曆法、算學等門類的學問也不只停留在論述上，而是聯繫實際使之能夠應用。他製造出表示宇宙星球運行軌跡的「渾天儀」，運轉起來和天體的運傳完全符合（按「渾天儀」並非陶宏景發明，此處系附會）。他撰寫的有關道學研究和修道祕訣的著作，以及註解《老子》的書共有二百多卷。到了永元（南朝齊東皆侯年號）三年時，更加潛心修煉。後來梁武帝謀取皇位後，和大臣們商討定國號的事，一直沒有統一的意見。真白先生就按照各種卦書推算，建議國號定爲「梁」，說這個國號上應天運，一定能使國家昌盛。先生又爲梁武帝卜算出登基的日子，也十分吉利靈驗。梁武帝即位後，派使臣進山，向先生宣讀了感謝他輔佐的聖旨。梁武帝早就和真白先生交往，從即位以後，更是有事必然報知先生，一同商議國家大事。先生早就得到了煉製仙丹的祕方，認爲仙丹一定可以煉成，但苦於一時找不到煉丹的金、石等藥料。梁武帝就供給他需要的藥料，梁武帝有一次寫了一封親筆信請真白先生入朝作官，先生就畫了兩條牛，一條散放在水間自由自在，另一條戴着黃金籠頭被人用繩子牽着，用棍子趕着走。梁武帝看後笑道：「這個人真是什麼都能幹的好人才，但他硬要學烏龜縮頭縮腦，誰也沒法子讓他出山做官。」儘管真白先生不入朝做官，但朝中的每件大事，他都事先向梁武帝陳奏，幫着出主意，所以當時人們都稱他爲「山中宰相」。梁武帝大同初年，先生獻了兩口寶刀，一口叫「善勝」，一口叫「成勝」，都很珍貴。梁武帝並不懂道教，先生逐漸啓發感悟他，後來梁武帝訪問張道裕張天師，建立了道觀三百所，這都是先生的意見起了作用。梁武帝曾說過：「隱士中我最看重真白先生，士大夫中我最看重周弘正。周弘正對於治國處世的各種理論也十分精通，也是當代的名士啊！」真白先生曾作過一首詩說：「夷甫任散誕，平叔坐談空。不信昭陽殿，化作單于宮。」這是先生在告誠當時的官宦大夫們都愛空談，不注重富國強兵，後來河南王侯景叛變，攻破建康把梁武帝圍困在臺城最後餓死，這場「侯景之亂」，就驗證了真白先生那首詩中的預言。真白先生在梁武帝（中）大同二年（丙辰年）三月十二日癸丑去世，當時八十一歲，死時臉上顏色像活着一樣，四肢柔軟沒有僵硬能屈能伸，室內的香氣奸幾天不散。三月十四日，在雷平山給他建了衣冠冢（只埋葬他生前的一兩件衣物）就像軒轅黃帝埋葬衣冠，子喬埋葬劍和鞋一樣，希望在埋葬他的時候，可以看到天上仙人帶着符節來接他成仙而去。皇帝下詔，追賜他中散大夫的官職，還追賜他「貞白先生」的廟號，並派人監辦他的喪禮。馬樞在《得道傳》裏說，真白先生成仙后被天界任命爲蓬萊仙洲的都水監，有好幾百弟子。弟子中有些是得道的如王遠之、陸逸衝、桓清遠等人，都繼承了真白先生的高尚的道德節操。唐代天寶元年，唐玄宗追賜他爲金紫光祿大夫和太子太保，梁郡陵王肖綸爲他的墓碑撰寫了墓誌銘。

桓闓

桓闓者，不知何許人也，事華陽陶先生，爲執役之士，辛勤十餘年。性常謹默沉靜，奉役之外，無所營爲。一旦，有二青童白鶴，自空而下，集隱居庭中。隱居欣然臨軒接之，青童曰：「太上命求桓先生耳。」隱居默然，心計門人無姓恆者，命求之，乃執役桓君耳。問其所修何道而致此，桓君曰：「修默朝之道積年，親朝太帝九年矣，乃有今日之召。」將昇天，陶君欲師之，桓固執謙卑，不獲請。陶君曰：「某行教修道，勤亦至矣，得非有過，而淹延在世乎？願爲訪之，他日相告。」於是桓君服天衣，駕白鶴，昇天而去。三日，密降陶君之室言曰：「君子陰功著矣，所修本草，以虻蟲水蛭輩爲藥，功雖及人，而害於物命。以此一紀之後，當解形去世，署蓬萊都水監耳。」言訖乃去。陶君復以草木之藥可代物命者，著別行本草三卷，以贖其過焉。」後果解形得道。（出《神仙感遇傳》、明抄本作出《神仙拾遺》）

【譯文】

桓闓，不知道是什麼地方人，拜華陽陶先生爲師，擔當一些雜務活兒，默默無聞地幹了十幾年。他性格十分沉靜謹慎，幹完了活兒，就什麼也不幹了。有一天，有兩個青童騎着白鶴從天而降，落到了陶先生的院子裏。陶先生非常高興地到門口迎接，但是騎鶴青童卻說：「太上老君命我們來見桓先生。」陶先生一時說不出話來，心裏暗想自己的門人中也沒有一個姓桓的呀，就讓左右找一找，結果還真找到了，原來是在他家幹雜活的桓闓。於是就問他是修的什麼道達到了這個程度，桓君說：「我修的默默養性的道，已經好幾年，而且我親自到天界朝見太帝也有九年了，所以神仙今天才會來召我昇天。」陶先生一聽，就馬上向桓君拜師，桓君趕快拒絕，說怎麼能擔當得起。陶先生說：「我信道教，並認真修道，說得上是很勤奮的。是不是因爲我有什麼罪過纔不讓我得道成仙，而讓我留在人間呢？請你替我在天界查訪一下，回頭告訴我。」於是桓君穿上天仙的衣服，騎着一隻白鶴升了天。三天後，他祕密地降臨到陶先生的屋裏對他說：「你積累的陰功已經很卓著了，但是你所著的本草藥方中，把虻蟲、水蛭等昆蟲當成藥物，這樣的藥雖然對人類有益，但你犯了殺生害命的罪。從現在起，十二年之後，你將脫離你的肉體去世，到蓬萊仙島去任水監。」說罷就走了。後來陶君以草藥代替了昆蟲，又寫了別行本草三捲來贖罪。以後他果然脫離肉體得道成仙。

蘭公

兗州曲阜縣高平鄉九原裏，有至人蘭公。家族百餘口，精專孝行，感動乾坤，忽有鬥中真人，下降蘭公之舍，自稱孝悌王。雲居日中爲仙王，月中爲明王，鬥中爲孝悌王。夫孝至於天，日月爲之明；孝至於地，萬物爲之生；孝至於民，王道爲之成。且其三才肇分，始於三氣，三氣者，玉清三天也。玉清境是元始太聖真王治化也；太清者，玄道流行，虛無自然，玉皇所治也。吾於上清已下，託化人間，示陳孝悌之教。後晉代嘗有真仙許遜，傳吾孝道之宗，是爲衆仙之長。」因付蘭公至道祕旨。於是蘭公獲斯妙訣，穎悟真機，默辨往由，顧知前事。因與里人共出郊野，忽睹古冢三所，乃雲：「此是吾三仙解化之墳，請民報官，令移冢旁之路，勿令人物踐蹋。」吏乃訊於蘭公，此言以何驗實。公曰：「第一冢者，昔有真人骸骨，今乃已得復形，是爲地仙，長生久視。第二冢見有仙衣一對，道經一函，復有一人，方如醉臥，發之良久，乃能話談，此以太陰煉形，綿養真氣耳。第三冢有玉液丹，服之，白日便當衝翥。」於時官吏與蘭公對開三冢，其所明驗，一一併同。蘭公乃詣冢間，躬取仙衣掛體，又取金丹服之，招邀臥冢二真人，同共聳身而輕舉。官吏悔謝，虔懇拜陳，啓問蘭公，何時下降。公曰：「我自此，每十日一至於斯，更逾數年，百日一降，施行孝道，宜準玄科，接濟樊籠，符臻至道。」自爾，吳都十五童子，丹陽三歲靈孩，泊於蘭公，並是仙之化現也。所傳孝道之祕法，別有寶經一帙，金丹一合，銅符鐵券，得之者唯高明大使許真君焉。（出《十二真君傳》）

【譯文】

山東兗州曲阜縣高平鄉九原裏，有一位賢人蘭公。他的家族有一百多口，但蘭公以他特別孝順的品行感動了天界，天界派了一位鬥中真人降臨到蘭公家，自稱「孝悌王」。他說：「住在太陽中的叫仙王，住在月亮中的叫明王，住在鬥中的叫孝悌王。因爲孝行可以感動上天，日月都爲孝順的人大放光明，孝行在地上傳揚，可以使萬物滋生。孝行在民間發揚光大，天下就可以大治，王道就可以得到施行。而且天、地、人這「三才」的劃分是根據玄氣、元氣、始氣這「三氣」，而三氣就是清微天、禹宇天、大赤天這「玉清三天」。玉清境，是元始太聖真王所治理管轄的仙境，而「太清三天」，則是虛無自然，玄道流行，由玉皇大帝治理的境界。我從上清仙界降臨到人間，就是爲了宣傳和張揚孝悌之道。後來，晉代曾有一位得道的真仙許遜，由於傳揚了我的孝悌之道，成爲衆仙的首座。」於是，鬥中真人向蘭公傳授了道術的祕訣宗旨。蘭公得了修道的祕訣，悟到了天機，能夠重見過去往事，預知未來吉凶。有一次蘭公和鄉中的朋友們一起到野外，忽然看見三座古墳，蘭公就說：「這就是三仙解脫肉體達到成仙的墳，請各位報告官府，把這三座墳旁的道路挪走，以免被人們踐踏。」官府的人來問蘭公，用什麼來驗證。蘭公說：「第一座墳裏，過去曾埋着一位真人的屍骨，現在真人已成爲地仙，得以長生永不衰老。第二座墳裏埋着兩件仙衣，一部道經，還有一個人好像喝醉後還在沉睡，如果把這人挖出來，過一段他就能說話，這是他在進行太陰煉形，綿養真氣。第三座墳中有玉液丹，如果凡人喝下，當時就可以昇天成仙。」於是官府的人就當蘭公的面打開了三座墳，結果墳內的情形和蘭公說的完全符合。蘭公就來到墳前，親手解開仙衣穿在身上，又取了墳中的玉液丹吞服下去，招呼躺在墳裏的兩位真人，一起聳身升入雲天了。官府派來的人十分懊喪，跪在地上虔誠地陪禮，並問蘭公什麼時候回來。蘭公說：「以後我每十天來一次，幾年後百日來一次，來施行孝道，指導修道者，接濟困苦的人，來發揚道學。」從那時起，吳都十五歲的男孩和丹陽三歲的聰明兒童都常常成爲蘭公的化身。他所傳授的孝道祕法以及一卷寶經、一盒金丹，還有銅符、鐵券，只有高明大使許真君得到了。

阮基

阮基者，河內人也。以周武帝建德七年，因射熊入王屋山東北，見一道士坐松樹下，神狀奇異。基遂舍弓矢，稽首起居已。師命基曰：「可暫往觀中眺望。」巖間忽有一童子，引基到觀門。臺殿嚴麗，皆飾以金玉；土地清淨，皆紺碧琉璃；行樹端直，綠葉朱實，清風時起，鏘然有聲。基於門下觀覽，心神惶怖。載拜請退。即至師所、師笑曰：「汝不敢進邪？」基曰：「凡夫肉人，不識大道，忽於今日，得睹天堂，情誠喜悅，不能自勝。願師弘慈，濟基沉溺。」師曰：「汝積罪人也，先身微緣，今得遇我。汝命將盡，其奈之何？」基聞，不勝惶悚，叩頭千百，求乞生津。師遂令基，舍惡從善，誓棄弓矢，乃授基《智惠上品十戒》，兼爲設蔬食。食訖令去。基載拜奉辭，師曰：「汝命絕之時，吾將度汝。」其年冬，基得暴病而卒，唯左手一指尚暖。家人不即葬之，三日而活，久能言。言云：初見黃衣使者二人，執文書，引基去，忽至一處，狀如臺府，至屏門，使者引入。見大廳上有官人隱隱，階前小吏數十人，皆執簿書，或青或黑。有一吏執黑簿，謂基曰：「汝積罪深厚，應入地獄。」基聞，倉卒惶怖，莫知何言。良久思之，忽憶聖師，心中作念：「初別之時，『言臨命絕時，必來度汝』，今日危困，幸垂救濟。」須臾，天西北瑞雲忽起，雲車冉冉，自空而下，直至階前，去地丈餘而止。乃見聖師在車中坐，冥官見之。皆稽首作禮。聖師曰：「我有弟子在此，故來度之。」乃取經一卷付基，基載拜跪受，題雲《太上救苦經》。令基讀之一遍，冥官皆稽首受命聽訖。謂基曰：「可去，勿住此，深勤精進，後更與汝相見。」言訖，失師所在，唯覺香氣氛氳久之。乃見一黃衣使者，引基至家，唯聞家號泣之聲，基乃還活。凝坐良久，追憶夢中經，不遺一字。乃慎持念，遂抄錄傳於世。復辭親友，入王屋山，莫知所在。（出《神仙感遇傳》）

【譯文】

阮基是河內人。南北朝周武帝建德七年時，阮基因爲射熊進了王屋山的東北，看見一個道士坐在松樹下，外貌神態很不凡。阮基就扔掉弓箭，向道士跪拜問候。道士讓阮基先到他的道觀中眺望遠處。這時山岩中忽然來了一個童子，領着阮基來到道觀的門前。見道觀裏的樓閣殿堂莊嚴華麗，都鑲着金玉，地面上也鋪着碧藍的琉璃，清淨光潔，道旁是成行的樹木，樹上結着鮮紅的果實。陣陣清風吹得樹木搖動發出金屬的聲音。阮基在門前站着，心裏很惶然。向童子施了禮就回到了道士那裏。道士笑着說：「你是不是沒敢進那道觀裏去呀？」阮基說：「我是個凡夫俗人，不懂得道家的玄奧，今天忽然看見了天堂，萬分欣喜，不知所措了。懇望仙師指點迷津，使我這個凡俗之輩能夠超度。」道士說：「你是個罪孽深重的人，由於你的前身和我有緣分，才得遇見我。你的陽壽快要到頭了，你打算怎麼辦呢？」阮基聽了這話，更加惶恐，不斷向道士磕頭乞求延長壽命。道士就告訴他只有改惡從善才是出路，讓他發誓扔掉弓箭從今以後不再殺生害命，然後授給他《智惠上品十戒》，並給他安排了素食讓他喫。喫完後，道士讓他回去。阮基再三拜謝，向道士告別，道士說：「你死了以後，我會使你超度的。」這年冬天，阮基得急病突然死亡，但左手有一個指頭還是暖的。家裏人沒有馬上葬他，三天後阮基又復活了，過了很久才能說話。據他說，剛死時，看見兩個穿黃衣的使者手裏握着公文領着他走，來到了一個像官府的地方，使者領他進了門。看見大廳上影影綽綽有位官人，臺階前有好幾十個官員，每人手裏都拿着個本子，本子有青色的有黑色的。這時有個官員手裏拿着黑本子對他說：「你罪孽深重，該入地獄！」他十分恐懼不知該怎麼回答，好半天才忽然想起那位仙師。就心裏默默祈求說：「我和仙師辭別時，仙師曾說我死後會來超度我，現在我眼看要入地獄了，仙師快來救我啊！」果然不一會兒西北天邊湧起祥雲，一輛雲車從空中慢慢降下來，在大廳階前離地一丈多懸在那裏不動了。只見他遇到的那位仙師在車裏坐着，陰曹裏的官員們忙向他跪拜行禮。仙師對冥府的官員們說：「我有位弟子在這裏，我是來超度他的。」說罷拿了一卷經授給阮基，阮基忙跪下接了過來，見經上題知是《太上救苦經》。仙師讓阮基把這卷經念一遍，阮基就唸了，那些冥官都恭敬地低着頭聽。阮基唸完經後，仙師說：「你可以走了，不要在這兒停留。以後要刻苦修道，我還會和你相見的。」說完，仙師就突然不見了，只留下很濃重的香氣很久不散。這時有一個黃衣使者把阮基領到他家門口，只聽見家裏一片哭聲，阮基就復活了。復活後，坐在那裏長時間地回憶夢中得到的那捲經文，竟一字不漏地默寫下來了。以後阮基就天天持齋唸經，經文也被抄錄流傳開來。後來阮基辭家出走，進了王屋山修道，不知究竟在什麼地方。

卷第十六 神仙十六

杜子春 張老

杜子春

杜子春者，蓋周隋間人。

少落拓，不事家產，然以志氣閒曠，縱酒閒遊。資產蕩盡，投於親故，皆以不事事見棄。

方冬，衣破腹空，徒行長安中，日晚未食，彷徨不知所往。於東市西門，飢寒之色可掬，仰天長吁。

有一老人策杖於前，問曰：「君子何嘆？」春言其心，且憤其親戚之疏薄也，感激之氣，發於顏色。老人曰：「幾緡則豐用？」子春曰：「三五萬則可以活矣。」老人曰：「未也。」更言之：「十萬。」曰：「未也。」乃言「百萬」。亦曰：「未也。」曰：「三百萬。」乃曰：「可矣。」於是袖出一緡曰：「給子今夕，明日午時，候子於西市波斯邸，慎無後期。」及時子春往，老人果與錢三百萬，不告姓名而去。

子春既富，蕩心復熾，自以爲終身不復羈旅也。乘肥衣輕，會酒徒，徵絲管，歌舞於倡樓，不復以治生爲意。一二年間，稍稍而盡，衣服車馬，易貴從賤，去馬而驢，去驢而徒，倏忽如初。既而復無計，自嘆於市門。發聲而老人到，握其手曰：「君復如此，奇哉。吾將復濟子。幾緡方可？」子春慚不應。老人因逼之，子春愧謝而已。老人曰：「明日午時，來前期處。」子春忍愧而往，得錢一千萬。

未受之初，憤發，以爲從此謀身治生，石季倫、猗頓小豎耳。錢既入手，心又翻然，縱適之情，又卻如故。不一二年間，貧過舊日。復遇老人於故處，子春不勝其愧，掩面而走。老人牽裾止之，又曰：「嗟乎拙謀也。」因與三千萬，曰：「此而不痊，則子貧在膏育矣。」子春曰：「吾落拓邪遊，生涯罄盡，親戚豪族，無相顧者，獨此叟三給我，我何以當之？」因謂老人曰：「吾得此，人間之事可以立，孤孀可以衣食，於名教復圓矣。感叟深惠，立事之後，唯叟所使。」老人曰：「吾心也！子治生畢，來歲中元，見我於老君雙檜下。」

子春以孤孀多寓淮南，遂轉資揚州，買良田百頃，郭中起甲第，要路置邸百餘間，悉召孤孀，分居第中。婚嫁甥侄，遷袝族親，恩者煦之，仇者復之。既畢事，及期而往。

老人者方嘯於二檜之陰。遂與登華山雲臺峯。入四十里餘，見一處，室屋嚴潔，非常人居。彩雲遙覆，驚鶴飛翔其上。有正堂，中有藥爐，高九尺餘，紫焰光發，灼煥窗戶。玉女九人，環爐而立；青龍白虎，分據前後。

其時日將暮，老人者，不復俗衣，乃黃冠縫帔士也。持白石三丸，酒一卮，遺子春，令速食之訖。取一虎皮，鋪於內西壁，東向而坐，戒曰：「慎勿語。雖尊神惡鬼夜叉，猛獸地獄；及君之親屬，爲所困縛萬苦，皆非真實。但當不動不語，宜安心莫懼，終無所苦。當一心念吾所言。」言訖而去。

子春視庭，唯一巨甕，滿中貯水而已。道士適去，旌旗戈甲，千乘萬騎，遍滿崖谷，呵叱之聲，震動天地。有一人稱大將軍，身長丈餘，人馬皆着金甲，光芒射人。親衛數百人，皆杖劍張弓，直入堂前，呵曰：「汝是何人？敢不避大將軍。」左右竦劍而前，逼問姓名，又問作何物，皆不對。問者大怒，摧斬爭射之聲如雷，竟不應。將軍者極怒而去。

俄而猛虎毒龍，狻猊獅子，蝮蠍萬計，哮吼拿攫而爭前欲搏噬，或跳過其上，子春神色不動。有頃而散。既而大雨滂澍，雷電晦暝，火輪走其左右，電光掣其前後，目不得開。須臾，庭際水深丈餘，流電吼雷，勢若山川開破，不可制止。瞬息之間，波及坐下，子春端坐不顧。未頃而將軍者復來，引牛頭獄卒，奇貌鬼神，將大鑊湯而置子春前，長槍兩叉，四面周匝，傳命曰：「肯言姓名即放，不肯言，即當心取叉置之鑊中。」又不應。

因執其妻來，拽於階下，指曰：「言姓名免之。」又不應。及鞭捶流血，或射或斫，或煮或燒，苦不可忍。其妻號哭曰：「誠爲陋拙，有辱君子，然幸得執巾櫛，奉事十餘年矣。今爲尊鬼所執，不勝其苦！不敢望君匍匐拜乞，但得公一言，即全性命矣。人誰無情，君乃忍惜一言？」雨淚庭中，且咒且罵，春終不顧。將軍且曰：「吾不能毒汝妻耶！」令取銼碓，從腳寸寸銼之。妻叫哭愈急，竟不顧之。

將軍曰：「此賊妖術已成，不可使久在世間。」敕左右斬之。斬訖，魂魄被領見閻羅王。曰：「此乃雲臺峯妖民乎？捉付獄中。」於是鎔銅鐵杖、碓擣石壽磨、火坑鑊湯、刀山劍樹之苦，無不備嘗。然心念道士之言，亦似可忍，竟不呻吟。

獄卒告受罪畢。王曰：「此人陰賊，不合得作男，宜令作女人。」配生宋州單父縣丞王勸家。生而多病，鍼灸藥醫，略無停日。亦嘗墜火墮牀，痛苦不齊，終不失聲。俄而長大，容色絕代，而口無聲，其家目爲啞女。親戚狎者，侮之萬端，終不能對。同鄉有進士盧圭者，聞其容而慕之，因媒氏求焉。其家以啞辭之。盧曰：「苟爲妻而賢，何用言矣？亦足以戒長舌之婦。」乃許之。盧生備六禮，親迎爲妻。數年，恩情甚篤，生一男，僅二歲，聰慧無敵。盧抱兒與之言，不應；多方引之，終無辭。盧大怒曰：「昔賈大夫之妻鄙其夫，纔不笑，然觀其射雉，尚釋其憾。今吾陋不及賈，而文藝非徒射雉也，而竟不言！大丈夫爲妻所鄙。安用其子。」乃持兩足，以頭撲於石上，應手而碎，血濺數步。

子春愛生於心，忽忘其約，不覺失聲雲：「噫……」噫聲未息，身坐故處，道士者亦在其前。初五更矣，見其紫焰穿屋上，大火起四合，屋室俱焚。

道士嘆曰：「錯大誤餘乃如是。」因提其發，投水甕中，未頃火息。道士前曰：「吾子之心，喜怒哀懼惡欲皆忘矣，所未臻者愛而已。向使子無噫聲，吾之藥成，子亦上仙矣。嗟乎，仙才之難得也！吾藥可重煉，而子之身猶爲世界所容矣，勉之哉。」遙指路使歸。子春強登基觀焉，其爐已壞，中有鐵柱，大如臂，長數尺，道士脫衣，以刀子削之。子春既歸，愧其忘誓，復自效以謝其過。行至雲臺峯，絕無人跡，嘆恨而歸。（出《續玄怪錄》）

【譯文】

杜子春是南北朝對北周和隋朝時的人。少年時放浪不羈，沒心思積累家業，心志很高，把一切看得很淡，每天縱酒閒遊。把家產花光後去投奔親友，但親友們都認爲他不是個辦正事的人，拒絕收留他。當時已是冬天，他衣衫破爛腹中無食，徒步在長安街上游蕩，天快黑了，還沒喫着飯，徘徊着不知該去哪裏。他從東街走到西街，飢寒交迫孤苦無靠，不由得仰天長嘆。

這時有位老人拄着柺杖來到他面前，問他爲什麼嘆息，杜子春就說了他的處境和心情，怨恨親友們對他如此無情無義，越說越憤慨，十分激動。老人問他：「你需要多少錢就能夠花用呢？」杜子春說：「我若有三五萬錢就可以維持生活了。」老人說：「不夠吧，你再多說一些！」「十萬。」老人說：「還不夠吧！」杜子春就說：「那麼，一百萬足夠了。」老人還說不夠。杜子春說：「那就三百萬。」老人說：「這還差不多。」老人就從袖子裏掏出一串錢說：「今晚先給你這些，明天中午我在西街的波斯府宅等你，你可別來晚了啊。」

第二天中午杜子春如期前往，老人果然給了他三百萬錢，沒留姓名就走了。杜子春有了這麼多錢，就又浪蕩起來，自己認爲有這麼多錢一生也不會受窮了。從此他乘肥馬穿輕裘，每天和朋友們狂飲，叫來樂隊給他奏樂開心，到花街柳巷鬼混，從來不把以後的生計放在心上。只一二年的工夫就把老人給他的錢揮霍個精光，只好穿着很便宜的衣服，把馬換成驢，後來驢也沒有隻好徒步，轉眼間又像他剛到長安時那樣，成了個窮光蛋。窮途末路，無可奈何，又仰天長嘆起來。

剛一長嘆，那位老人就出現在面前，拉着他的手說：「你怎麼又弄到這個地步了？真怪。沒關係，我還要幫助你，你說吧，要多少錢？」杜子春羞愧難當，不好意思開口。老人再三逼問，杜子春只是慚愧地賠禮。老人說：「明天中午，你還到從前我約見你的地方去吧。」第二天杜子春很羞愧地去了，老人這次給了他一千萬。杜子春沒接錢就再三表決心，說這次一定要奮發向上置辦家業，今後會成爲大富翁，讓石崇、猗頓這些古時候的大富翁和他倆相比，都算個小角色。老人就把錢給了他。

錢一到手，杜子春心又變了，又開始揮霍無度花天酒地了。不到一二年間，又是兩手空空，比上次還慘。這時，他在長安街上遇到老人的地方又是見到了老人，由於太羞愧，就用手捂上臉躲開了老人。老人卻一把抓住他的衣服說：「你能躲到哪裏去？這是最笨的辦法。」然後又給了他三千萬說：「這次你要還不改過自新，你就永遠受窮吧！」

杜子春心想，自己放蕩揮霍，最後弄得身上一文莫名，親戚朋友中有的是豪富的人，但誰也不理睬我，唯獨這位老人三次給我鉅款，我該怎樣做纔對得起他呢？

想到這裏他就對老人說：「我得到你這三次教訓，應該能夠在人世上自立了。我不但今後要自立，還要賙濟天下孤兒寡母，以此來挽回我失去的名譽和教化。」我深深感激你老人家對我的恩惠，就是將來我幹成一番事業也完全是因爲你對我的教誨和資助。」老人說：「這正是我對你的期望啊！你有了成就以後，明年七月十五中元節時，你在老君廟前那兩棵檜樹下等我吧。」

杜子春知道孤兒寡母大多流落在淮南，就來到揚州，買了一百頃良田，在城中蓋了府宅，在重要的路口建了一百多間房子，遍召孤兒寡母分住在各個府宅裏。對於他自己家族裏的親戚，不分近親和遠親，過去對他有恩的都給以報答，有仇的，也進行了報復。完成了自己的心願後，杜子春按期來到了老君廟前，見那老人正在檜樹下吹口哨唱歌。

見到杜子春後，就領他登上華山雲臺峯。進山四十多里後來到一個地方，見到一幢高大嚴整的房舍，看樣子不是凡人住的。仙鶴繞屋頂飛翔，彩雲在上空繚繞。屋子的正堂中間有一個九尺多的煉丹藥的爐子，爐內紫光閃耀，映亮了門窗。有九個玉女環繞着爐子侍立着，爐子前後有青龍、白虎看守着。

這時天快黑了，再看那老人，身上穿的已不是凡間的衣服，而是穿着黃道袍戴着黃道冠的仙師了。仙師拿了三個白石丸和一杯酒給了杜子春，讓他趕快喫下去。仙師又拿了一張虎皮鋪在內屋西牆下，面朝東坐下，告誡杜子春道：「你千萬不要出聲。這裏出現的大神、惡鬼、夜叉或者地獄、猛獸；以及你的親屬們被綁着受刑遭罪，這一切都不是真事。你不論看見什麼慘狀，都不要動不要說話，安心別害怕，那就絕不會對你有什麼傷害，千萬要想着我這些囑咐！」

仙師去後，杜子春向院裏看，院裏有一個裝滿了水的大甕，此外沒看到什麼。道士剛走，杜子春就聽見外面人喊馬叫震天動地，只見滿山滿谷都是士兵，旌旗飄飄，戈矛閃閃，千乘萬騎蜂擁而來。有一個人自稱大將軍，身高一丈多，他本人和他的馬都披着金鎧甲，光芒耀眼。大將軍的衛士就有幾百人，都舉着劍張着弓，一直來到屋前，大聲呵斥杜子春說：「你是什麼人？大將軍到了怎麼竟不迴避！」有些衛士還用劍逼着杜子春問他的姓名，還問他在做什麼，他都一聲也不吭。見他不出聲，衛士們大怒，一聲聲喊叫着「殺了他！」「射死他！」杜子春仍是不出聲，那個大將軍只好怒氣衝衝地帶着隊伍走了。過了片刻，又來了一羣羣的猛虎毒龍、獅子蝮蛇和毒蠍，爭先恐後地撲向杜子春要撕碎他吞食他，有的還在他頭頂跳來跳去張牙舞爪，杜子春仍是不動聲色，過了一會兒，這些毒蛇猛獸也都散去了。這時突然大雨滂沱雷電交加，天昏地暗伸手不見五指，不一會兒又有大火輪燃燒着在他左右滾動，光在身前身後閃耀，亮得眼都睜不開。片刻之間，院子裏水深一丈多，空中雷聲隆隆電光閃閃，像要讓山峯崩塌河水倒流，其勢不可擋。一眨眼的工夫滾滾的浪濤湧到杜子春的坐位前，他仍是端端正正坐着連眼皮也不眨一下。接着那位大將軍又來了，領着一羣地獄中的牛頭馬面和猙獰的厲鬼，將一口裝滿滾開的水的大鍋放在杜子春面前，鬼怪們手執長矛和兩股鐵叉，命令道：「說出你的姓名，就放了你，如果不說，就把你放在鍋煮！」杜子春仍不說話。

這時鬼怪們又把他的妻子抓來綁在臺階下，指着他妻子向杜子春說：「說出你的姓名，就放了她。」杜子春還是不作聲。於是鬼怪們鞭打他的妻子，用刀砍她，用箭射她，一會兒燒，一會兒煮，百般折磨慘不忍睹。他妻子苦不堪忍就向杜子春哭號道：「我雖然又醜又笨，配不上你，但我畢竟給你作了十幾年妻子了。現在我被鬼抓來這樣折磨，我實在受不了啦！我不敢指望你向他們跪伏求情，只希望你說一句話，我就能活命了。人誰能無情，丈夫你就忍心不出聲，讓我繼續受折磨嗎？」他妻子邊哭邊喊又咒又罵，杜子春始終不理不睬。那位大將軍也說：「你不說話，我還有更毒辣的手段對付你老婆！」說着命令抬來了銼碓，從腳上開始一寸寸地銼他的妻子。妻子哭聲越來越高，杜子春還是連看也不看。

大將軍說：「這個傢伙有妖術，不能讓他在世上久呆！」於是命令左右，把杜子春斬了，然後把他的魂魄帶着去見閻王。閻王一見杜子春就說：「這不是雲臺峯的那個妖民嗎？給我把他打入地獄裏去！」於是杜子春受盡了下油鍋、入石磨、進火坑、上刀山所有的地獄酷刑。然而由於他心裏牢記着那位仙師的叮囑，咬着牙都挺過來了，連叫都不叫一聲。後來，地獄的鬼卒向閻王報告，說所有的刑罰都給杜子春用完了。閻王說：「這個傢伙陰險毒惡，不該讓他當男人，下輩子讓他做女人！」

於是讓杜子春投胎轉世到宋州單父縣的縣丞王勸家。杜子春轉世爲女子，一生下來就多病，扎針吃藥一天沒斷過，還掉進火裏摔到牀下，受了無數的苦，但杜子春始終不出聲。轉眼間杜子春長成了一個容貌絕代的女子，但就是不說話，縣丞王勸的全家認爲她是個啞女。有些人對她百般調戲侮辱，杜子春總是一聲不吭。縣丞的同鄉有個考中了進士的人叫盧生，聽說縣丞的女兒容貌很美，就很傾慕，就求媒人去縣丞家提媒。縣丞家藉口是啞女，把媒人推辭了。盧生說：「妻子只要賢惠就好，不會說話又有什麼關係呢？正好給那些長舌婦作個榜樣。」縣丞就答應了婚事。盧生按照規矩施行了六禮，和杜子春辦了婚事。兩個人過了幾年，感情非常好，生了一個男孩，男孩已經兩歲了，十分聰明。盧生抱着孩子和她說話，她不吭聲，想盡辦法逗她也不說話。盧生大怒說：「古時賈大夫的妻子瞧不起他，始終不笑，但後來妻子看見賈大夫射了山雞，也就對他無憾了。我雖然地位不如賈大夫，但我的才學比會射山雞不強百倍嗎？可是你卻不屑於跟我說話！大丈夫被妻子瞧不起，還要她的兒子做什麼！」說着就抓起男孩的兩腿扔了出去，孩子的頭摔在石頭上，頓時腦漿迸裂，鮮血濺出好幾步遠。

杜子春愛子心切，一時間忘了仙師的囑咐，不覺失聲喊道：「啊呀！……」聲還沒落，發現他自己又坐在雲臺峯的那間道觀中，他的仙師也在面前。這時是黎明時分，突然紫色的火焰竄上了屋樑，轉眼間烈火熊熊，把屋子燒燬了。仙師說：「你這個窮酸小子，可把我坑苦了！」就提着杜子春的頭髮扔進水甕裏，火立刻就滅了。仙師說：「在你的心裏，喜、怒、哀、懼、惡、欲都忘掉了，只有愛你還沒忘記。盧生摔你孩子時你若不出聲，我的仙丹就能煉成，你也就能成爲上仙了。可嘆啊，仙才真是太難得了！我的仙丹可以再煉，但你卻還得回到人間去，以後繼續勤奮地修道吧！」說完給他向遠方指了路讓他回去。臨走時，他登上燒燬的房基，看見那煉丹爐已壞了，當中有個鐵柱子，有手臂那麼粗，好幾尺長，那仙師正脫了衣服，用刀子削那鐵柱子。杜子春回到家後，非常悔恨他當初忘了對仙師發的誓，想回去找到仙師爲他效力以補償自己的過失。他來到雲臺峯，什麼也沒找到，只好懷着惋惜悔恨的心情回來了。

張老

張老者，揚州六合縣園叟也。其鄰有韋恕者，梁天監中，自揚州曹掾秩滿而來。有長女既笄，召裏中媒媼，令訪良婿。張老聞之喜，而候媒於韋門。媼出，張老固延入，且備酒食。酒闌，謂媼曰：「聞韋氏有女將適人，求良才於媼，有之乎？」曰：「然。」曰：「某誠衰邁，灌園之業，亦可衣食。幸爲求之，事成厚謝。」媼大罵而去。

他日又邀媼，媼曰：「叟何不自度，豈有衣冠子女，肯嫁園叟耶？此家誠貧，士大夫家之敵者不少，顧叟非匹。吾安能爲叟一杯酒，乃取辱於韋氏？」叟固曰：「強爲吾一言之，言不從，即吾命也。」媼不得已，冒責而入言之。韋氏大怒曰：「媼以我貧，輕我乃如是？且韋家焉有此事。況園叟何人，敢發此議！叟固不足責，媼何無別之甚耶？」媼曰：「誠非所宜言，爲叟所逼，不得不達其意。」韋怒曰：「爲吾報之，今日內得五百緡則可。」媼出，以告張老。乃曰：「諾。」

未幾，車載納於韋氏。諸韋大驚曰：「前言戲之耳，且此翁爲園。何以致此，吾度其必無而言之。今不移時而錢到，當如之何？」乃使人潛候其女，女亦不恨，乃曰：「此固命乎。」遂許焉。張老既娶韋氏，園業不廢，負穢钁地，鬻蔬不輟。其妻躬執爨濯，了無怍色，親戚惡之，亦不能止。數年，中外之有識者責恕曰：「君家誠貧，鄉里豈無貧子弟，奈何以女妻園叟？既棄之，何不令遠去也？」他日恕致酒，召女及張老。酒酣，微露其意。張老起曰：「所以不即去者，恐有留念。今既相厭，去亦何難。某王屋山下有一小莊，明旦且歸耳。」天將曙，來別韋氏：「他歲相思，可令大兄往天壇山南相訪。」遂令妻騎驢戴笠，張老策杖相隨而去。絕無消息。

後數年，恕念其女，以爲蓬頭垢面，不可識也，令其男義方訪之。到天壇南，適遇一崑崙奴，駕黃牛耕田，問曰：「此有張老家莊否？」崑崙投杖拜曰：「大郎子何久不來？莊去此甚近，某當前引。」遂與俱東去。初上一山，山下有水，過水連綿凡十餘處，景色漸異，不與人間同。忽下一山，其水北朱戶甲第，樓閣參差，花木繁榮，煙雲鮮媚，鸞鶴孔雀，徊翔其間，歌管廖亮耳目。崑崙指曰：「此張家莊也。」韋驚駭莫測。俄而及門，門有紫衣人吏，拜引入廳中。鋪陳之華，目所未睹，異香氤氳，遍滿崖谷。忽聞珠珮之聲漸近，二青衣出曰：「阿郎來此。」次見十數青衣，容色絕代，相對而行，若有所引。

俄見一人，戴遠遊冠，衣朱綃，曳朱履，徐出門。一青衣引韋前拜。儀狀偉然，容色芳嫩，細視之，乃張老也。言曰：「人世勞苦，若在火中，身未清涼，愁焰又熾，而無斯須泰時。兄久客寄，何以自娛？賢妹略梳頭，即當奉見。」因揖令坐。未幾，一青衣來曰：「娘子已梳頭畢。」遂引入，見妹於堂前。其堂沉香爲梁，玳瑁帖門，碧玉窗，珍珠箔，階砌皆冷滑碧色，不辨其物。其妹服飾之盛，世間未見。略敘寒暄，問尊長而已，意甚魯莽。有頃進饌，精美芳馨，不可名狀。食訖，館韋於內廳。明日方曙，張老與韋生坐，忽有一青衣，附耳而語。長老笑曰：「宅中有客。安得暮歸？」因曰：「小妹暫欲遊蓬萊山，賢妹亦當去，然未暮即歸。兄但憩此。」張老揖而入。

俄而五雲起於庭中，鸞鳳飛翔，絲竹並作，張老及妹，各乘一鳳，餘從乘鶴者十數人，漸上空中，正東而去，望之已沒，猶隱隱聞音樂之聲。韋君在後，小青衣供侍甚謹。迨暮，稍聞笙篁之音，倏忽復到。及下於庭，張老與妻見韋曰：「獨居大寂寞，然此地神仙之府，非俗人得遊。以兄宿命，合得到此，然亦不可久居，明日當奉別耳。」及時，妹復出別兄，殷勤傳語父母而已。張老曰：「人世遐遠，不及作書，奉金二十鎰。」並與一故席帽曰：「兄若無錢，可於揚州北邸賣藥王老家，取一千萬，持此爲信。」遂別，復令崑崙奴送出。

卻到天壇，崑崙奴拜別而去。韋自荷金而歸，其家驚訝。問之，或以爲神仙，或以爲妖妄，不知所謂。五六年間金盡，欲取王老錢，復疑其妄。或曰：「取爾許錢，不持一字，此帽安足信？」既而困極，其家強逼之曰：「必不得錢，亦何傷？」乃往揚州。入北邸，而王老者方當肆陳藥。韋前曰：「叟何姓？」曰：「姓王。」韋曰：「張老令取錢一千萬，持此帽爲信。」王曰：「錢即實有，席帽是乎？」韋曰：「叟可驗之，豈不識耶？」王老未語，有小女出青布幃中曰：「張老常過，令縫帽頂，其時無皁線，以紅線縫之。線色手蹤，皆可自驗。」因取看之，果是也。遂得載錢而歸，乃信真神仙也。其家又思女，復遣義方往天壇南尋之。到即千山萬水，不復有路。時逢樵人，亦無知張老莊者，悲思浩然而歸。舉家以爲仙俗路殊，無相見期。又尋王老，亦去矣。後數年，義方偶遊揚州，閒行北邸（邸原作邙，據明抄本改）前，忽見張家崑崙奴前曰：「大郎家中何如？娘子雖不得歸，如日侍左右，家中事無鉅細，莫不知之。」因出懷金十斤以奉曰：「娘子令送與大郎君，阿郎與王老會飲於此酒家，大郎且坐，崑崙當入報。」義方坐於酒旗下，日暮不見出，乃入觀之，飲者滿坐，坐上並無二老，亦無崑崙。取金視之，乃真金也，驚歎而歸。又以供數年之食，後不復知張老所在。（出《續玄怪錄》）

【譯文】

張老，是江蘇揚州六合縣的一個種菜園子的老頭。他有個鄰居叫韋怒，梁武帝天監年間在揚州當曹掾，任滿後回到六合縣。韋恕的大女兒到了出嫁的年齡了，召集來了鄉里的媒婆，請她們給女兒選個好女婿。種園子的張老聽說後非常高興，就跑到韋恕家門口等媒人。媒婆走出韋家門以後，張老就把她請到自己家裏好酒好菜盛情招待。飲酒半醉時，張老就對媒婆說：「我聽說韋恕家有女兒要出嫁請你找良婿，有這事嗎？」媒婆說有這事。張老說：「我雖然年老體衰了，但我種菜園子還能夠保證豐衣足食。請你替我到韋家作作媒，如果能辦成，我會重謝你的。」媒婆聽後，把張老臭罵了一頓憤憤而去。

過了兩天，張老又約請媒婆，媒婆嘲笑說：「你這個老傢伙怎麼這樣不自量？哪有當過官的人家的女子願意嫁給一個種菜園的老頭子的？韋家是窮了點兒，但一些做官人家上門求婚的卻不在少數，我看哪個都比你強得多。我怎麼能爲你的一杯酒而到韋家去找捱罵呢？」張老仍堅持求媒婆說：「求你勉強替我到韋家提一提吧，他們不同意我的求婚，我也就認命了。」

媒婆經不住張老苦求，冒着捱罵就去韋家提了，韋恕一聽果然大怒說：「你這個媒婆看我窮就敢這樣小看我嗎？我們韋家從來沒有過這種事！那種園子的老東西竟敢動這種念頭，太不自量了！那老頭我不屑於去罵他，可是你難道就不會掂一掂這事的分量嗎？！」媒婆趕忙賠罪說：「這事的確不像話，但我實在是架不住張老苦求逼得我沒法子，纔不得不來傳達他的意思。」韋恕怒衝衝地說：「好吧，你替我轉告那老傢伙，如果他一天之內給我送來五百千錢，我就把女兒嫁給他！」媒婆就告訴了張老。

張老說：「行。」不一會兒，就用車拉着錢來到韋家。韋恕的族人們大驚說：「五百千錢的話是句玩笑，都以爲他是個種菜的老頭，根本不會有這麼多錢。現在他這麼快就把錢送來了，該怎麼辦呢？」就讓人偷偷問女兒，女兒竟同意了，並說：「這可能是上天安排的。」韋恕只好把女兒嫁給了張老。

張老娶了韋氏後，繼續種菜園，挑糞鋤草，每天賣菜。韋氏天天做飯洗衣，一點也不怕別人笑話，親戚們雖然討厭她疏遠她，她仍然一如既往。過了幾年，韋氏家族內外的一些有識之士責備韋恕說：「你們家雖然窮，但鄉里有的是貧家子弟，何必把女兒嫁給一個種菜的老頭子呢？既然你把女兒嫁出去不要了，不如干脆讓她到遠處去呢？」

過了幾天，韋恕備了酒飯把女兒和張老叫到家裏，在喝到半醉時，韋恕微透露想讓他們搬到遠處去的意思。張老聽後站起來說：「我們婚後沒有馬上到遠處，是怕你想念。現在既然討厭我們，我們就搬走吧，這沒有什麼困難。我在王屋山（在山西）的山下有個小莊園，明天我們就回到那兒去。」

第二天黎明時，張老到韋恕家辭行，並對韋恕說：「以後如果想念你女兒，可以讓大哥到天壇山南找我們。」然後讓韋氏戴上竹笠騎上驢子，張老拄着柺杖趕着驢一同走了。這一走，就再也沒有消息。過了幾年，韋恕十分想念女兒，以爲她跟着張老在山裏過苦日子，一定會弄得蓬頭垢面，再見面怕都認不出來了，就讓他的兒子韋義方去找。韋義方來到天壇山南，正好遇見一個崑崙奴在趕着黃牛耕田，就問道：「這裏有一個張老家的莊園嗎？」那崑崙奴立刻扔下鞭子跪拜說：「大少爺怎麼這麼久不來啊？莊園離這很近，我給您帶路。」說罷領着韋義方往東走。

一開始上了一座山，山下有河，過了河經過了連綿不斷的十幾個莊園，景色漸漸變了，和人間大不相同。然後又下了一座山，在山下的河北岸下有一座大紅門的府宅，宅中樓閣林立，花木繁茂，彩雲繚繞，有很多鳳凰、仙鶴和孔雀在樓閣間飛翔，從裏面傳出動聽的歌聲和音樂。崑崙奴指着府宅說：「這就是張家莊園。」韋義方又驚又怕，不知道是怎麼回事。

不一會兒來到府宅門前，門上有個穿紫袍的官只領着韋義方進了一個大廳。大廳裏陳設十分華麗，韋義方從來沒見過，陣陣特殊的香味飄滿了山谷。忽然聽到女子走路時珠珮搖動的聲音，兩個穿青衣的女子走來說：「大少爺到了！」接着又有十幾個穿青衣的美貌女子一對對地走出來，好像在引導什麼貴人。然後就看見一個人戴着遠遊冠，穿着大紅官袍，腳穿紅靴子，慢慢走出門來。一個青衣女子領着韋義方上前拜見。韋義方見這人容貌十分英俊，儀表堂堂，再仔細一看，竟是張老。

張老對韋義方說：「人世間辛苦勞累，如在水火之中，沒有一刻消閒，再加上總被憂愁煩惱所糾纏，就更沒有太平的時候了。大哥你長期在人世客居，又有什麼樂趣呢？你的妹妹正在梳頭，馬上就來拜見你。」張老讓韋義方稍坐片刻。

不一會兒，一個青衣女子來報告說娘子已梳完頭了，就把韋義方領到了後廳。韋義方見妹妹的屋子是以沉香木做房梁，用玳瑁做門，碧玉做窗，珍珠做簾，門前臺階也是又涼又滑的綠色石頭鋪成，不知道是什麼東西。再看妹妹的服飾十分華貴，世上從未見過。韋義方見到妹妹後，互相問候了幾句，又問問家裏長輩的安康，覺得挺有隔膜。不一會兒擺上酒宴，美味佳餚精美芳香，好得沒法形容。

飯後，請韋義方到內廳歇息。第二天天剛亮時，張老來看韋義方，和他共坐閒談，忽然有一個侍女走來，附在張老耳邊說了幾句話。張老笑道：「我府裏有客，怎麼能晚回來呢？」轉身對韋義方說：「我的妹妹想去蓬萊仙山遊玩，你妹妹也該去，天不黑就會回來的。大哥你可以在這裏休息。」張老向韋義方作了個揖，就走到裏面去了。

片刻間五色彩雲瀰漫在庭院裏，鸞鳳飛翔，音樂陣陣，張老和妻子韋氏各自乘着一隻鳳，還有十幾個騎仙鶴的隨從，漸漸升空向東飛去，已經看不見了，還隱隱約約聽到音樂聲。韋義方在後廳住着，小侍女照顧得很周到。

等到傍晚時，聽到遠處有音樂聲，轉眼間張老和妻子已回到前廳，兩人一同見過韋義方後說：「把你一個人留在府裏，一定覺得寂寞吧？然而這裏是神仙的府第，世間的俗人是不能來的。雖然大哥你命中該到這兒來一次，但也不能久留，明天你就該辭別了。」第二天，張老的妻子來和哥哥告別，再三請哥哥回家後替她問候父母。張老對韋義方說：「人世遙遠，我也來不及寫信了，請你捎回去二十鎰（二十兩爲一鎰）金子吧。」又給了韋義方一箇舊草帽說：「大哥今後如果缺錢用，可以到揚州北城賣藥的王老家府上去取一千萬錢，這個舊草帽就是憑證。」於是雙方告別，張老又讓崑崙奴送出山來。

送到天壇後，崑崙奴揮手告別回去了。韋義方自己揹着金子回到家後，家人十分驚訝，有的說張老是神仙，有的說他是妖魔，不知道究竟是怎麼回事。

五六年後，帶回的金子用光了，就打算到賣藥的王老那兒去取錢，但又懷疑當初張老騙他，取那麼多錢，連個字據都沒有，一頂舊草帽怎麼能作爲憑據呢？後來家裏太困難了，家裏人就逼着韋義方去王老那兒試試，說就是取不來錢也沒有損失什麼。

韋義方就去了揚州，到了北城的館舍，見王老正在街上賣藥。韋義方上前說：「老人家貴姓？」回答說姓王。韋義方說：「張老讓我來取一千萬錢，他說把這個草帽給你就行。」王老說：「錢倒是有，不知帽子對不對頭？」韋義方說：「您老人家可以驗一驗草帽，難道你還不認識它嗎？」王老沒說話。這時有一個少女掀開青布簾走出來說：「張老有一次到這裏來，讓我給他縫帽子，當時沒有黑線，就用紅線縫上了。線的顏色和縫的針腳，我都能認出來。」說完把草帽拿過來看，果然是張老的草帽，於是給了錢。

韋義方把錢用車拉回家，全家這才相信張老真是神仙。後來韋家人又想念女兒，打發韋義方又到天壇山南去找。韋義方到了以後，只見千山萬水，再也找不到他走過的路。碰見打柴的人，韋義方打聽，也不知道張老的莊園，韋義方心裏又難受又思念，只好回來了。

又去找王老，王老也不在了。幾年後，韋義方偶然到揚州去，在北城館舍一帶閒逛，忽然遇見了張老家的崑崙奴。崑崙奴迎上前來說：「大少爺家這些年還好嗎？我家娘子雖然不能回去，但就像她天天在孃家侍奉父母一樣，家裏的大事小情她都一清二楚。」說着從懷裏掏出十斤金子交給韋義方說：「娘子讓我把這金子送給您。我家主人（指張老）現在正和王老在這個酒館裏喝酒，請大少爺稍坐片刻，我進去稟報。」韋義方坐在酒店外的酒旗下，一直等到天黑也不見張老出來，就進酒館裏去找，只見酒客滿座，卻根本沒有張老和王老，也不見崑崙奴。韋義方拿出金子來看，金子倒是真的，又驚訝又感嘆地回家了。崑崙奴送來的金子又供韋家用了好幾年。後來，就一直也沒找到張老在什麼地方。

卷第十七 神仙十七

裴諶 盧李二生 薛肇

裴諶

裴諶、王敬伯、梁芳，約爲方外之友。

隋大業中，相與入白鹿山學道。謂黃白可成，不死之藥可致。雲飛羽化，無非積學。

辛勤採練，手足胼胝，十數年間。無何，梁芳死。敬伯謂諶曰：「吾所以去國忘家，耳絕絲竹，口厭肥豢，目棄奇色，去華屋而樂茅齋，賤歡娛而貴寂寞者，豈非凱乘雲駕鶴，遊戲蓬壺。縱其不成，亦望長生，壽畢天地耳。今仙海無涯，長生未致，辛勤於雲山之外，不免就死。敬伯所樂，將下山乘肥衣輕，聽歌玩色，遊於京洛。意足然後求達，建功立事，以榮耀人寰。縱不能憩三山，飲瑤池，驂龍衣霞，歌鸞舞鳳，與仙官爲侶，且腰金拖紫，圖形凌煙，廁卿大夫之間，何如哉！子盍歸乎？無空死深山。」

諶曰：「吾乃夢醒者，不復低迷。」

敬伯遂歸，諶留之不得。時唐貞觀初，以舊籍調授左武衛騎曹參軍。大將軍趙朏妻之以女，數年間，遷大理廷評，衣緋。奉使淮南，舟行過高郵，制使之行，呵叱風生，舟船不敢動。時天微雨，忽有一漁舟突過，中有老人，衣蓑戴笠，鼓棹而去，其疾如風。敬伯以爲吾乃制使，威振遠近，此漁父敢突過。試視之，乃諶也，遂令追之。因請維舟，延之坐內，握手慰之曰：「兄久居深山，拋擲名宦，而無成到此極也。夫風不可系，影不可捕。古人倦夜長，尚秉燭遊，況少年白晝而擲之乎？敬伯自出山數年，今廷尉評事矣。昨者推獄平允，乃天錫命服。淮南疑獄，今讞於有司，上擇詳明吏覆訊之，敬伯預其選，故有是行。雖未可言宦達，比之山叟，自謂差勝。兄甘勞苦，竟如曩日，奇哉奇哉。今何所須，當以奉給。」

諶曰：「吾儕野人，心近雲鶴，未可以腐鼠嚇也。吾沉子浮，魚鳥各適，何必矜炫也？夫人世之所須者，吾當給爾，子何以贈我？吾與山中之友，市藥於廣陵，亦有息肩之地。青園橋東，有數里櫻桃園，園北車門，即吾宅也。子公事少隙，當尋我於此。」遂倏然而去。

敬伯到廣陵十餘日，事少閒，思諶言，因出尋之。果有車門，試問之，乃裴宅也。人引以入，初尚荒涼，移步愈佳。行數百步，方及大門，樓閣重複，花木鮮秀，似非人境。煙翠蔥籠，景色妍媚，不可形狀。香風颯來，神清氣爽，飄飄然有凌雲之意，不復以使車爲重，視其身若腐鼠，視其徒若螻蟻。

既而稍聞劍佩之聲，二青衣出曰：「裴朗來。」俄有一人，衣冠偉然，儀貌奇麗。敬伯前拜，視之乃諶也。裴慰之曰：「塵界仕宦，久食腥羶，愁欲之火，焰於心中，負之而行，固甚勞困。」遂揖以入，坐於中堂。

窗戶棟樑，飾以異寶，屏帳皆畫雲鶴。有頃，四青衣捧碧玉臺盤而至，器物珍異，皆非人世所有；香醪嘉饌，目所未窺。既而日將暮，命其促席，燃九光之燈，光華滿坐。女樂二十人，皆絕代之色，列坐其前。裴顧小黃頭曰：「王評事者，吾山中之友，道情不固，棄吾下山，別近十年，才爲廷尉。屬今俗心已就，須俗妓以樂之。顧伶家女無足召者，當召士大夫之女已適人者。如近無姝麗，五千裏內，皆可擇之。」小黃頭唯唯而去。

諸妓調碧玉箏，調未諧，而黃頭已覆命，引一妓自西階登，拜裴席前。裴指曰：「參評事。」敬伯答拜。細視之，乃敬伯妻趙氏。而敬伯驚訝不敢言，妻亦甚駭，目之不已。遂令坐玉階下，一青衣捧玳瑁箏授之。趙素所善也，因令與坐妓合曲以送酒。敬伯坐間，取一殷色朱李投之，趙顧敬伯，潛繫於衣帶。妓奏之曲，趙皆不能逐，裴乃令隨趙所奏，時時停之，以呈其曲。其歌雖非雲韶九奏之樂，而清亮宛轉，酬獻極歡。

天將曙，裴召前黃頭曰：「送趙夫人。」且謂曰：「此堂乃九天畫堂，常人不到。吾昔與王爲方外之交，憐其爲俗所迷，自投湯火，以智自燒，以明自賊，將沉浮於生死海中，求岸不得。故命於此，一以醒之。今日之會，誠再難得。亦夫人宿命，乃得暫遊。雲山萬重，復往勞苦，無辭也。」趙拜而去。

斐謂敬伯曰：「評公使車留此一宿，得無驚郡將乎，宜且就館。未赴闕閒時，訪我可也。塵路遐遠，萬愁攻人，努力自愛。」敬伯拜謝而去。復五日將還，潛詣取別。其門不復有宅，乃荒涼之地，菸草極目，惆悵而返。

及京奏事畢，將歸私第，諸趙競怒曰：「女子誠陋，不足以奉事君子，然已辱厚禮，亦宜敬之，夫上以承先祖，下以繼後事，豈苟而已哉。奈何以妖術致之萬里，而娛人之視聽乎？朱李尚在，其言足徵，何諱乎！」敬伯盡言之，且曰：「當此之時，敬伯亦自不測。此蓋裴之道成矣，以此相炫也。」其妻亦記得裴言，遂不復責。籲，神仙之變化，誠如此乎？將幻者鬻術以致惑乎？固非常智之所及。且夫雀爲蛤，雉爲蜃，人爲虎，腐草爲螢，蜣螂爲蟬，鯤爲鵬，萬物之變化，書傳之記者，不可以智達，況耳目之外乎？（出《續玄怪錄》）

【譯文】

裴諶、王敬伯、李芳三個人結爲超脫世俗的好友。

隋煬帝大業年間，三個朋友一齊進白鹿山學道。他們認爲用銅鍊金用汞煉銀的方術一定能得到，長生不老的仙藥一定能求着。至於騰雲駕霧，羽化成仙的功夫，只要苦修苦煉，也是早晚能成功的。

然而，他們經過十幾年的修煉內功，採集仙藥，歷盡了辛苦艱難，手、腳都磨起了老繭，卻仍然什麼也沒得到。

後來梁芳死了，王敬伯對裴諶說：「咱們背井離鄉，拋棄了世間豪華富貴的生活進了這深山老林，聽不見美妙的音樂，喫不到美味的佳飲，看不到美麗的女色。離開華美的府第住進茅屋，以享樂爲恥，自甘寂寞過着如此清苦的生活，這一切都是爲了能得了道，成了仙，有朝一日能騎鶴駕雲到蓬萊仙宮去過上神仙的日子。就算成不了仙，也希望能長生不老與天地同壽。然而如今仙境渺渺不知在哪裏，長生也沒什麼指望，我們如果繼續在這裏苦熬，只能死在山中了。我打算立刻出山去重新過豪華的生活，乘肥馬穿輕裘，欣賞音樂親近美女。遊遍京城勝地，玩夠了再去追求功名宦位，以求在世間顯身揚名。縱然不能飲宴於天宮瑤池，不能乘着天馬神龍聽鳳歌看鸞舞，不能日日與神仙爲伴，但是在人世上身居高官，身穿紫袍腰繫金帶，每天和高官顯貴在一起，還能使自己的圖像掛在天子爲功臣特建的，『凌煙閣』上，該多麼榮耀。咱們爲什麼不回去呢？何必白白死在這空山裏！」

裴諶說：「我早已看破人間的榮華富貴如過眼煙雲。大夢初醒的人怎麼可能再回到夢境中去呢？」

王敬伯任憑裴諶怎樣挽留也不聽，一個人出了山。

當時是唐太宗真觀初年，王敬伯不但恢復了原任的官職，而且在舊職的級別上被新任爲左武衛騎曹參軍。大將軍趙朏將自己的女兒嫁給他，不到幾年他就升任爲大理寺的廷評，穿上了紅袍。

有一次他奉命出使淮南，坐船走到高郵，當時他的船隊儀仗森嚴，威風十足，江上的民船都躲着不敢走。這時天下着小雨，忽然有一隻小漁舟出現在官家船隊前面，船上是一位頭戴斗笠身披蓑衣的漁夫。划着槳很快地駛過船隊，像一陣疾風。王敬伯心裏很不高興，心想我是朝裏派出的使臣，誰都對我敬畏迴避，怎麼這個漁夫敢爲此放肆？仔細一看。那漁夫意是當年和他一起在山中修道的裴諶。

於是趕快派船追上去。把裴諶追到後，王敬伯命手下人把裴諶的漁船連在自己大船的後面，請裴諶上了大船，進艙坐下，握着裴諶的手說：「老兄當初堅持不和我一起出山，拋開了世上的功名利祿，一意修道，但到如今你又得到了什麼呢，不還是個江上的漁夫嗎？所以我看修道的事如同捕風捉影，太坑人了。古人尚懂得人生苦短抓緊享樂，甚至點着燈燭不讓夜晚虛度，何況青春年少白白扔掉歲月呢？我出山後才幾年就做到了廷尉評事，由於我辦案公正受到朝廷讚賞，天子特賜我穿紅袍系金腰帶。最近淮南有一件疑案一直定不了案，案情上報到大理寺，皇上命令派一個幹練的官員到淮南複審疑案，我被選中，所以纔有這次淮南之行。我現在雖然還算不上飛黃騰達，但比起山中的老翁還是要強得多吧。裴兄你卻仍像從前那樣甘心在山中埋沒了自己，我真是不能理解啊！不知裴兄需要什麼東西，我一定滿足你的要求。」

裴諶說：「我雖是個山中的平民，但早把心寄託於閒雲野鶴，我怎麼會像《莊子》中說得那樣。讓只腐爛的死鼠引起我的興趣呢？我像魚一樣在江裏遊，你像鳥一樣在天上飛，各有各的樂趣，你何必向我炫耀你那些浮名微利呢？人世間需要的東西我都非常充足，你能送我什麼呢？我和山裏的朋友一同到廣陵賣藥，也有個歇腳的地方。在青園樓的東邊，有一個幾里寬的櫻桃園，園北有個行車的門，那就是我家。你公餘之後如果有空，可以到那裏找我。」裴諶說完，就瀟灑地離去了。

王敬伯到廣陵十幾天後，空閒時想起了裴諶的話。就去找裴諶，找到了櫻桃園，果然有個車門，一打聽，果然是裴家。門上領王敬伯往裏去。起初周圍挺荒涼，越走景色越好。走了幾百步後，又近了一個大門，門內樓閣重重，花草繁茂，好像不是凡人住的地方。霧氣籠罩，景色無比秀麗，無法形容，陣陣香風襲人，令人神清氣爽，飄飄然好像身在雲中。

王敬伯此時的心情也大大轉變了，覺得做官爲宦實在沒什麼意思，自己的肉體像只死老鼠一樣卑賤，看他那些同僚也像螞蟻一樣卑微了。不一會兒，聽見輕微的佩劍撞擊的聲音，兩個青衣女子出來說：「裴郎來了。」

只見一個儀表堂堂衣冠華貴的人來到面前，王敬伯趕快下拜，抬頭一看，竟是裴諶。

裴諶安慰王敬伯說：「你長期在人間做官，久喫腥羶的魚肉，心中盡是貪慾私心，像揹着一個沉重的包袱使你步履艱難哪。」裴諶把王敬伯請到客廳，只見門窗屋樑都裝飾着奇珍異寶，屏風帳幕都畫着仙鶴。

不一會兒，四個青衣女子捧着碧玉的盤子進來，其中的器皿光彩照人，不是人間有的東西，擺上來的美酒佳餚也從來沒喫過。天快黑時，裴諶請王敬伯入席，在室內點起了放射多種彩色的燈，照得室中光彩迷離。又叫來了二十個奏樂的女子，一個個都是絕代佳麗，列坐在王敬伯面前。

裴諶告訴管家說：「王敬伯是我山中的朋友，由於修道的意志不堅，扔下我下了山，離別十年了，他才做到廷尉，他的心已經完全歸於凡俗了，所以就叫世間的妓女來讓他取樂吧。我看花街柳巷的那些女子也太差了，你不妨在書香門第和官宦人家給他找一個女子來。如果近處沒有美貌的，在五千裏之內爲他請一個也行。」

管家答應着出去了。那些奏樂女子就給碧玉箏調絃，弦還沒調好。管家已經領了一個女子進來，向裴諶下拜。裴諶說：「快拜見王評事。」王敬伯也連忙向那女子還禮。仔細一看，竟是自己的妻子趙氏。

王敬伯大喫一驚，但沒敢說什麼，他妻子也很驚恐，不斷地看他。裴諶讓趙氏坐在玉石臺階下，一名侍女捧着玳瑁鑲嵌的箏給了她。趙氏平時就很會彈箏，裴諶就讓她和那些女子一起合奏以助酒興。王敬伯趁裴諶不注意，從盤子裏拿了一枚深色的紅李子扔給妻子趙氏，趙氏看了看，把李子偷放在衣帶裏。那些女子演奏的曲子趙氏跟不上，裴諶就叫她們隨着趙氏演奏，並常常讓其餘的女子停下演奏以顯出趙氏的獨奏。歌曲和音樂雖然不像《雲門大卷》和《韶樂》這些古代名曲那樣演奏後能引來鳳凰，但旋律十分清亮，宛轉動聽，賓主敬酒酬答十分快活。

到天快亮時，裴諶召來管家讓他送趙氏回去。並說：「這個廳堂是九天畫堂，凡人是不能進的。但我過去和王敬伯是修道時的朋友，可憐他爲世上的榮華迷了心竅，自己甘心赴湯蹈火，聰明反被聰明誤，工於心計反害了自己，從此將在生生死死的苦海中沉浮，看不到彼岸，所以才故意請他到這裏來，想使他開竅醒悟。今天一見之後，將來很難重逢。夫人你也是命中有緣到這裏一遊。你來往一次經過了萬重雲山，十分辛苦，我就不再說什麼了。」

趙氏就拜別了裴諶。裴諶又對王敬伯說：「你身有公務卻在這裏住了一宿，你的下屬和郡裏的官員會因找不到你而驚惶的，你就先回你的驛館吧。在你沒有回京覆命前，還可以再來看我，塵世上的路漫長遙遠。人在世上常常會有千愁萬慮，望你多多珍重吧。」

王敬伯也拜謝辭別了裴諶。

五天後，王敬伯公務完畢要回京了，就偷偷又去找裴諶，想向他辭行。但到了櫻桃園，車門內再也沒有裴諶的華貴府邸，只是一塊長滿野草的荒地，心中十分惆悵他回去了。

王敬伯到京城覆命之後，回到自己家去時，妻子趙氏全家都怒氣衝衝找他理論，說：「我家女兒儘管醜陋配不上你，但既然行了大理和你成婚你就應該敬重她，這樣才能上以繼承祖業，下以傳繼後代，這是決不能有一點苟且的。可是你爲什麼用妖術把她弄到萬里之外，讓她當樂伎讓外人取樂呢？那顆紅李子還在，她說得也有根有據，你還想隱瞞嗎？」王敬伯只好說了全部詳情，並說：「當時我也沒有辦法，不知是怎麼回事。看來是裴諶已經得道成仙，故意顯示道術給我看看的。」妻子趙氏也記得裴諶當時說的那些話，說絕不是王敬伯用了妖術，大家纔不再責罵王敬伯。

天哪，神仙的法術能達到這個程度，就是爲了製造幻境來迷惑人嗎？當然不是，而是爲啓迪人們堅定修道的意志，這是平常人不能理解的。書上記載着雀可以變蛙、野雞變蚌、人變虎、腐草變螢火蟲、屎克螂變蟬、大魚變鵬，這些事人們都不理解不相信，何況那些更玄妙的事情呢？

盧李二生

昔有盧李二生，隱居太白山讀書，兼習吐納導引之術。一旦，李生告歸曰：「某不能甘此寒苦，且浪跡江湖，訣別而去。」後李生知桔子園，人吏隱欺，欠折官錢數萬貫，羈縻不得東歸，貧甚。偶過揚州阿使橋，逢一人，草蹻布衫，視之乃盧生。生昔號二舅，李生與語，哀其襤縷。盧生大罵曰：「我貧賤何畏？公不作好，棄身凡弊之所，又有欠負，且被囚拘，尚有面目以相見乎？」李生厚謝，二舅笑曰：「居處不遠，明日即將奉迎。」至旦，果有一僕者，馳駿足來雲：「二舅遣迎郎君。」既去，馬疾如風，過城南數十里，路側朱門斜開，二舅出迎。星冠霞帔，容貌光澤，侍婢數十人，與橋下儀狀全別。邀李生中堂宴饌，名花異木，若在雲霄。又累呈藥物，皆殊美。既夜，引李生入北亭命酌，曰：「兼與公求得佐酒者，頗善箜篌。」須臾，紅燭引一女子至，容色極豔，新聲甚嘉。李生視箜篌上，有朱字一行雲：「天際識歸舟，雲間辨江樹。」罷酒，二舅曰：「莫願作婚姻否？此人名家，質貌若此。」李生曰：「某安敢？」二舅許爲成之，又曰：「公所欠官錢多少？」曰：「二萬貫。」乃與一拄杖曰：「將此于波斯店取錢，可從此學道，無自穢身陷鹽鐵也。」才曉，前馬至，二舅令李生去。送出門（門字下有脫文，《雲笈七籤》一一三下有「洎歸，頗疑訝爲神仙矣。即以拄杖詣波斯店」十七字）。波斯見拄杖，驚曰：「此盧二舅拄杖，何以得之？」依言付錢，遂得無事。其年，往汴州，行軍陸長源以女嫁之。既婚，頗類盧二舅北亭子所睹者。復能箜篌，果有朱書字，視之，天際之詩兩句也。李生具說揚州城南盧二舅亭中筵宴之事。妻曰：「少年兄弟戲書此。昨夢見使者雲：『仙官追』，一如公所言也。」李生嘆訝，卻尋二舅之居，唯見荒草，不復睹亭臺也。（出《逸史》）

【譯文】

從前有兩個書生，一個姓李一個姓盧，隱居在太白山，兼學呼濁氣吸清氣的「吐故納新」養生術和不食五穀的「導引術」。有一天，李生對盧生說：「我實在受不了這樣清苦的修道生活，不想在山裏呆下去了，準備出山到各地好好遊一遊。」然後就辭別下山了。後來李生受命管理一個桔園子，由於人們買桔子時騙他，再加上過往行人偷竊桔子，使桔子大大虧損，李生欠了官錢好幾萬貫，被欠債拖累得不能往東走，十分貧困。有一天，李生偶爾經過揚州的阿使橋時，遇見一個穿布衫草鞋的人，一看原來是盧生。李生過去曾稱盧生爲二舅，就叫住了盧生，並對他的衣衫破舊錶示同情可憐。沒想到盧生卻大罵道：「我窮有什麼可怕的？不像你那樣不往好道走，爲鑽營些蠅頭小利而與那些凡夫俗子爲伍，又弄得一屁股債，被人家限制不許動地方，你有什麼臉面見我！」李生再三向盧生謝罪承認自己當初不該出山使修道半途而廢，盧生這才緩和了，笑着說：「我的住處不遠，明天我派人接你到家玩玩。」第二天果然盧生派了個僕人騎着一匹駿馬來說：「我家老爺讓我接您。」李生上了馬，馬快如飛，出了城南又跑了幾十裏，路旁一所府第的大紅門開了，盧生在門口迎接李生。只見他戴着綴有星飾的高冠穿着繡着彩雲的袍子，容光煥發，身邊有幾十個僕人婢女簇擁着，和在阿使橋上遇見時完全不同了。盧生讓李生到堂屋裏飲酒，見屋子周圍都是奇花異草，好像仙境。盧生又讓他服用了一些藥物，味道十分甘美。到了晚上，又領着李生到北面的一個亭子裏喝酒，並說：「我給你找個能彈箜篌的女子陪你喝酒吧。」不一會兒，有人舉着紅燭領來一個絕色女子，說話聲音似鶯啼燕語十分好聽。李生看箜篌上有一行紅字「天際識歸舟，雲間辨江樹」。喝完酒，盧生說：「你想不想和彈箜篌的女子成婚？她是大家閨秀，資容也很出色。」李生說：「我怎敢有這個念頭呢？」盧生就作主把那女子許配了他，又問他欠人家多少錢，李生說兩萬貫。盧生就給李生一根木杖說：「你拿這個到城內一家波斯人開的商店裏去取錢還債吧，今後希望你繼續學道，不要再去陷入經商的泥潭裏了。」天剛亮，僕人牽着接李生的馬又來了，盧生讓李生騎上回家，送他出了門。李生拿着那木杖去了波斯商店，店主一看就驚奇地說：「這不是盧二舅的木杖嗎？你是從哪兒拿來的？」李生說了詳情，波斯人就照付了錢，李生拿錢去還了賬，得到了人身自由。當年李生去了汴州，在汴州當行軍的陸長源把女兒嫁給了他，嫁後一看，妻子非常像盧生當初在北亭上叫來彈箜篌的那個女子，而且也彈一手好箜篌。再一看妻子的箜篌上竟也有一行紅字，仔細一看正是那兩句詩。李生就對妻子詳細說了在揚州去盧生家做客的事。妻子說：「箜篌上的字是我的小弟弟刻着玩的。昨天我夢見天上的使者對我說仙官讓我去揚州赴宴彈琴，情景和你說的完全一樣。」李生又驚又嘆，再去找盧生的住處，只見荒草一地，什麼也沒有了。

薛肇

薛肇，不知何許人也，與進士崔宇，於廬山讀書。同志四人，二人業未成而去，崔宇勤苦，尋已擢第。唯肇獨以修道爲務，不知師匠何人。數年之間，已得神仙之道。廬山下有患風勞者，積年醫藥不效，屍居候時而已。肇過其門，憩樹陰下，因語及疾者，肇欲視之。既見曰：「此甚易耳，可以愈也。」留丹一粒，小於粒米，謂疾者所親曰：「明晨掐半粒，水吞之，自當有應。未愈，三日外更服半粒也。」其家自以久疾求醫，所費鉅萬，尚未致愈，疾者柴立，僅存餘喘，豈此半粟而能救耶。明日試服之，疾者已起，洎午能飲食，策杖而行。如此三日，充盛康壯。又服半粒，即神氣邁逸，肌膚如玉，髭發青鬒，狀可二十歲許人。月餘，肇復來曰：「子有骨籙，值吾此藥，不唯愈疾，兼可得道矣。」乃授其所修之要，此人遂登五老峯，訪洞府而去。崔宇既及第，尋授東畿尉，赴任，過三縙驛，忽逢薛肇。下馬敘舊，見肇顏貌風塵，頗有哀嗟之色。宇自以擢第拜官，揚揚矜負。會話久之，日已晡矣，薛謂崔曰：「貧居不遠，難於相逢，過所居宵話，可乎？」崔許之。隨薛而行，僕乘皆留店中。初入一小徑，甚荒梗，行一二里間，田疇花木，皆異凡境。良久已及，高樓大門，殿閣森沉，若王者所理。崔心驚異之。薛先入，有數十人擁接升殿。然後召崔升階，與坐款話。久之，謂崔曰：「子有好官，未可此住，但一宵話舊可爾。」促令召樂開筵。頃刻，即於別殿宴樂。更無諸客，唯崔薛二人。女樂四十餘輩，拜坐奏樂。選女妓十輩同飲。有一箜篌妓，最爲姝穎，崔與並坐。崔見箜篌上有十字雲：「天際識歸舟，雲間辨江樹。」崔默記之。席散，薛問崔坐中所悅，以箜篌者對。薛曰：「他日與君，今且未可。」及明，與崔送別，遺金三十斤，送至官路，慘別而去。崔至官月餘，求婚得柳氏。常疑曾識而不記其處。暇日，命取箜篌理曲，崔見十字書在焉，問其故，雲：「某時患熱疾，夢中見使人追雲：『西城大仙陳溪薛君有客，五百里內解音聲處女盡追。』可四十餘人，因隨去。與薛及客崔少府同飲一夕，覺來疾已愈。薛君即神仙也，崔少府風貌，與君無異。」各話其事，大爲驚駭，方知薛已得道爾（明抄本此處有「與盧李二公事相類，故附焉」十一字）。（出《仙傳拾遺》）

【譯文】

薛肇，不知道是什麼地方人，和進士崔宇一同在江西廬山讀書。一同讀書的四個人有兩個人中途去了，崔宇讀書很勤奮，後來考中進士也去了。只有薛肇專門學習道術，但不知是那個老師指點他。他苦修了幾年，竟得了神仙的道術。當時廬山下有一箇中了邪風病的人，多年醫治無效，只是等死了。薛生經過他家門口歇在樹下，聽他家人說起了患者，就請求進去看看。看見了病人以後就說：「這病沒什麼，完全能好。」然後留下一粒比米還小的藥，對病人的親屬說：「明天早晨喫半粒，就能見效。如果還不好，三天後再喫那半粒。」他家人認爲給病人治病已求遍了各處，化費了上萬的錢，仍沒治好，這一個米粒丹藥怎麼能救那骨瘦如柴只剩下一口氣的人呢。然而第二天中午給病人服下半粒，病人立刻就能起牀了，到了中午，就能喫飯了，並可以拄柺杖走路。三天後病人就十分強壯。又喫下了那半粒，就變得神色飄逸，皮膚像白玉一樣光潔，頭髮又黑又亮，像二十多歲的人。過了一個多月，薛生又到這裏來，對那人說：「你的骨相帶着仙氣，所以吃了我的藥不僅能治好病，還能得道。」於是薛生就把自己修道的要點告訴了他，那人就登上五老峯去尋仙去了。崔宇考中進士後很快就被任命爲東畿縣尉，赴任時經過三鄉驛時忽然遇見了薛肇，下馬敘舊。崔宇見薛肇面容衰老滿面風塵，言談中流露出同情憐憫的意思。崔宇覺得自己考中進士並當了官，頗有些洋洋自得的神氣。談了半天，已是下午了，薛對崔宇說：「我那個破陋的家離這不遠，咱們相逢不易，就到我家去咱們暢敘一宿你看怎樣？」崔宇同意了。就跟着薛肇走，把他的車馬僕從都留在客店裏。一開始走過一條小路，路兩邊很荒涼，走出一二里後，景色大變，田原花木都不同於人間。又走了半天，來到一所府宅，院裏樓閣殿宇，就像是王侯的府邸，崔宇心裏十分驚奇。薛肇先進了門，就有幾十個人迎接他擁着他上了一個大殿。然後薛肇就召崔宇登上臺階，和他坐着談話。過了半天，薛肇對崔宇說：「你公務在身不可能在我這裏久住，我們敘上一宿就可以了。馬上開筵，請崔宇來到另一個殿堂裏飲酒作樂。席上只有薛、崔兩個人，沒有別人。四十多個女子列坐在殿上奏樂，薛肇從中選了十個女子來陪酒。其中有個彈箜篌的女子姿容俊美，崔宇和那女子挨着坐。看見她的箜篌上刻着十個字：「天際識歸舟，雲間辨江樹。」就默默記在心裏了。筵席散後，薛生問崔宇喜歡哪一個女子，崔宇就說喜歡彈箜篌的那個。薛生說：「以後可以把她嫁給你，現在還不行。」第二天黎明時薛肇送別崔宇，贈給他三十斤金子，送到官道上，依依惜別而去。崔宇回到自己的公衙，一個多月後和一位姓柳的女子結了婚。婚後，崔宇總覺得在哪兒見過柳氏，但想不起來。有一天公餘時，崔宇讓柳氏取來箜篌爲他彈上一曲。崔宇一眼看見箜篌上有一行字，就是那兩句詩，問柳氏是怎麼回事，柳氏說：「我有一次得了怪病，夢見來了位使者找我，說西城的大仙陳溪人薛君那兒有客人，命五百里內未出閣的姑娘都去。一共找去了四十多人，我就跟使者去了，與薛大仙和一位姓崔的少府飲酒奏樂玩了一夜，等我醒來時，病就好了。薛君，當然是那位神仙了，而崔少府的相貌神態，和夫君你一模一樣。」於是崔宇也說了那天的情景，夫妻倆十分驚奇，這才知道薛肇果然已經得道成仙了。

卷第十八 神仙十八

柳歸舜 元藏幾 文廣通 楊伯醜 劉法師

柳歸舜

吳興柳歸舜，隋開皇二十年，自江南抵巴陵，大風吹至君山下，因維舟登岸。尋小徑，不覺行四五里，興酣，逾越溪澗，不由徑路。忽道旁有一大石，表裏洞澈，圓而砥平，周匝六七畝。其外盡生翠竹，圓大如盤，高百餘尺。葉曳白雲，森羅映天。清風徐吹，戛爲絲竹音。石中央又生一樹，高百餘尺，條幹偃陰爲五色，翠葉如盤，花徑尺餘，色深碧，蕊深紅，異香成煙，著物霏霏。有鸚鵡數千，丹嘴翠衣，尾長二三尺，翱翔其間。相呼姓字，音旨清越，有名武遊郎者，有名阿蘇兒者，有名武仙郎者，有名自在先生者。有名踏蓮露者，有名鳳花臺者，有名戴蟬兒者，有名多花子者。或有唱歌者曰：「吾此曲是漢武鉤弋夫人常所唱，詞曰：『戴蟬兒，分明傳與君王語。建章殿裏未得歸，朱箔金缸雙鳳舞。』」名阿蘇兒者曰：「我憶阿嬌深宮下淚，唱曰：『昔請（明抄本無請字）司馬相如爲作《長門賦》，徒使費百金，君王終不顧。」又有誦（誦原作詞，據明抄本改）司馬相如大人賦者曰：「吾初學賦時，爲趙昭儀抽七寶釵橫鞭，餘痛不徹，今日誦得，還是終身一藝。」名武遊郎者言：「餘昔見漢武帝，乘鬱金楫，泛積翠池，自吹紫玉笛，音韻朗暢。帝意歡適，李夫人歌以隨，歌曰：『顧鄙賤，奉恩私。願吾君，萬歲期。』」又名武仙郎者問歸舜曰：「君何姓氏行第？」歸舜曰：「姓柳，第十二。」曰：「柳十二自何處來？」歸舜曰：「吾將至巴陵，遭風泊舟，興酣至此耳。」武仙郎曰：「柳十二官，偶因遭風，得臻異境，此所謂因病致妍耳。然下官禽鳥，不能致力生人，爲足下轉達桂家三十娘子。」因遙呼曰：「阿春，此間有客。」即有紫雲數片，自西南飛來，去地丈餘，雲氣漸散，遂見珠樓翠幕，重檻飛楹，周匝石際。一青衣自戶出，年始十三四，身衣珠翠，顏甚姝美，謂歸舜曰：「三十娘子使阿春傳語郎君，貧居僻遠，勞此檢校，不知朝來食否？請垂略坐，以具蔬饌。」即有捧水精牀出者，歸舜再讓而坐。阿春因教鳳花臺鳥「何不看客？三十娘子以黃郎不在，不敢接對郎君。汝若等閒，似前度受捶。」有一鸚鵡即飛至曰：「吾乃鳳花臺也。近有一篇，君能聽乎？」歸舜曰：「平生所好，實契所願。」鳳花臺乃曰：「吾昨過蓬萊玉樓，因有一章詩曰：露接朝陽生，海波翻水晶。玉樓瞰寥廓，天地相照明。此時下棲止，投跡依舊楹。顧餘復何忝，日侍羣仙行。」歸舜曰：「麗則麗矣，足下師乃誰人？」鳳花臺曰：「僕在王丹左右，一千餘歲，杜蘭香教我真籙，東方朔授我祕訣。漢武帝求太中大夫，遂在石渠署見揚雄、王褒等賦頌，始曉箴論。王莽之亂，方得還吳。後爲朱然所得，轉遺陸遜，復見機、雲製作，方學綴篇什。機、雲被戮，便至於此，殊不知近日誰爲宗匠。」歸舜曰：「薛道衡、江總也。」因誦數篇示之。鳳花臺曰：「近代非不靡麗，殊少骨氣。」俄而阿春捧赤玉盤，珍饈萬品，目所不識，甘香裂鼻。飲食訖，忽有二道士自空飛下，顧見歸舜曰：「太難得，與鸚鵡相對。君非柳十二乎？君船以風便，索君甚急，何不促回？」因投一尺綺曰：「以此掩眼，即去矣。」歸舜從之，忽如身飛，卻墜巴陵，達舟所。舟人慾發，問之，失歸舜已三日矣。後卻至此，泊舟尋訪，不復再見也。（出《續玄怪錄》）

【譯文】

柳歸舜是吳興人。隋文帝開皇二十年時，柳歸舜從江南乘船去巴陵，江上起了大風，把船吹到君山（又名湘山，在湖南洞庭湖中）下面，只好拴船登岸。順着小路不覺走了四五里，興致很高地跨過小溪山澗，也不順着路走了。忽見道旁有一塊大石頭，整個石頭都透明錚亮，又圓又平，方圓六七畝大小。石外都長滿了翠綠的竹子，像盆口那麼粗，有一百多尺高，頂端都觸到了雲彩，鬱郁森森映着藍天。一陣清風吹過，竹林發出了動聽的音樂聲。大石的中央長着一棵樹，一百多尺高，枝幹是彩色的，樹葉有盤子那樣大，花的直徑有一尺寬，花瓣深藍色，花中飄出奇異的香氣籠罩着周圍，如煙似霧。樹上有好幾千只紅嘴綠毛二三尺長尾巴的鸚鵡上下翻飛，互相叫着彼此的姓名，有的名叫「武遊郎」，有的名叫「阿蘇兒」，有的叫「武仙郎」，有的叫「自在先生」，還有的名叫「踏蓮露」、「鳳花臺」、「戴蟬兒」、「多花子」。有個鸚鵡唱着歌，並說：「我這個歌兒是漢武帝時的鉤弋夫人常唱的，歌詞是『戴蟬兒，分明傳於君王語。建章殿裏未得歸，朱箔金缸雙鳳舞』。」名叫阿蘇兒的鸚鵡說：「我記得阿嬌聽了這個歌以後在深宮裏流淚了。」接着就唱道：「昔請司馬相如爲作《長門賦》，徒使費百金，君王終不顧。」這時又有隻鸚鵡開始背誦司馬相如的《大人賦》。這鸚鵡背完了《大人賦》後說：「我當初學這首賦時，被趙昭儀用頭上的寶釵狠抽了一頓，當時把我痛壞了，但我到底還是背出來了，成了我的一件絕活兒。」名叫武遊郎的鸚鵡說：「我當年見過漢武帝，他乘着鑲金的船在宮中的積翠池裏泛遊，自己吹起了紫玉笛，吹得十分動聽，皇上十分高興，李夫人就伴着笛子唱起了歌，歌詞是：『顧鄙賤，奉恩私。願吾君，萬歲期。』」這時叫武仙郎的那隻鸚鵡就問柳歸舜，「你貴姓？排行第幾？」柳歸舜說：「我姓柳，排行十二。」鸚鵡說：「柳十二郎從哪裏來？」柳歸舜說：「我要去巴陵，遇到大風船靠了岸，一時高興走到了這裏。」武仙郎就說：「柳十二郎由於遇風得以來到這仙境，這真可謂因禍得福了，然而我只是一隻鳥，不能爲你效什麼力。不過我可以爲你轉達桂家三十娘子，請她接待你。」說完就向遠處喊道：「阿春，來客人了！」立刻空中就有幾團紫色的雲從西南飛來，離地面一丈多高時雲彩漸漸散去，露出了垂着綠簾幕的紅樓，樓閣上一重重門窗十分華麗，整個樓立在那塊大石上。這時一個青衣女子從樓門裏走出來，看年紀有十三四，身穿綴有珠翠的衣服，容貌美麗，女子對柳歸舜說：「我家三十娘子讓我轉告郎君，我的家太偏僻了，使你來一趟這麼辛苦勞累。不知郎君從早晨到現在用飯了嗎？請先稍坐，立刻給你開飯。」接着就有女子捧着水晶做的坐榻，柳歸舜謝了坐。這時那位阿春姑娘就說：「『鳳花臺』，你這個鸚鵡爲什麼不好好接待客人呢？三十娘子因爲黃郎不在家不便出來接待客人。你們如果怠慢了客人，看不像上次那樣捶你們！」這時立刻有一個鸚鵡飛到柳生面前說：「我就是鳳花臺。最近我寫了一首詩，不知柳郎願不願意聽一聽？」柳歸舜說：「我平生最喜歡詩詞，當然願意聽。」鳳花臺就說：「我昨天飛過蓬萊仙洲上的玉樓時作了一首詩：露接朝陽生，海波翻水晶。玉樓瞰寥廓，天地相照明。此時下棲止，投跡依舊楹。顧餘復何忝，日侍羣仙行。」柳歸舜說：「這首詩真是美極了，誰是你作詩的老師呢？」鳳花臺說：「我在王丹身旁一千多年，杜蘭香教給我修道的祕文，東方朔傳給我道術的祕訣。當時漢武帝想給朝裏選拔太中大夫，就在石渠署召見揚雄、王褒等文人，命他們作賦和頌，我才從他們那裏學到了箴論。到三莽之亂時，我纔回到江南吳地，後來朱然又把我要了去，又把我轉贈給陸遜，從他那兒我又見識了陸機、陸雲文章，我也學着寫文章，後來陸機、陸雲被殺，我纔來到了這裏。我不知道當代在文章上面誰是宗師呢？」柳歸舜說：「當代的文章數薛道衡和江總最好。」接着就背誦了幾篇。鳳花臺說：「近代的文章不是不華麗，只是太缺少風骨。」不一會兒，阿春捧着一隻紅玉盤，裏面裝着珍饈美味，芳香撲鼻。柳歸舜喫完後，忽然有兩名道士從空中飛出來，看見柳歸舜後說：「你可真不簡單，能和鸚鵡對讀文章。你是不是柳十二郎？你的船因爲風已順了馬上要開，正到處找你呢，你還不趕快回去！」說罷扔給他一塊一尺長的綢子說：「用它蒙上眼睛，你就上路吧！」柳歸舜蒙上眼，立刻覺得身子飛了起來，轉眼間到巴陵自己的船上。船馬上要開，一問，才知道已經三天找不到柳歸舜了。後來柳歸舜又來到這裏江邊，棄舟登岸再去找那個地方，什麼也沒有了。

元藏幾

處士元藏幾，自言（自言原作言自，據明抄本改）後魏清河孝王之孫也。隋煬帝時，官任奉信郎。大業九年，爲過海使判官。無何，風浪壞船，黑霧四合，同濟者皆不免，而藏幾獨爲破木所載，殆經半月，忽達於洲島間。洲人問其從來，則瞀然具以事告。洲人曰：「此滄洲，去中國已數萬裏。」乃出菖蒲花桃花酒飲之，而神氣清爽。其洲方千里，花木常如二月，地土宜五穀，人多不死。出鳳凰、孔雀、靈牛、神馬之屬；更產分蒂瓜，長二尺，其色如椹，二（《杜陽雜編》下二作一）顆二蒂；有碧棗丹慄，皆大如梨。其洲人多衣縫掖衣，戴遠遊冠，與之話中國事，則歷歷如在目前。所居或金闕銀臺，玉樓紫閣，奏簫韶之樂，飲香露之醑。洲上有久視之山，山下出澄水泉，其泉闊一百步，亦謂之流渠，雖投之金石，終不沉沒，故洲人以瓦鐵爲船舫。更有金池，方十數里，水石泥沙，皆如金色。其中有四足魚，今刑部盧員外尋雲：「金義嶺有池如盆，其中有魚皆四足。」又有金蓮花，洲人研之如泥，以間彩繪，光輝煥爛，與真無異，但不能拒火而已。更有金莖花，如蝶，每微風至，則搖盪如飛，婦人競採之以爲首飾，且有語曰：「不戴金莖花，不得在仙家。」更以強木造船，其上多飾珠玉，以爲遊戲。強木，不沉木也。方一尺，重八百斤，巨石縋之，終不沒。藏幾淹留既久，忽念中國，洲人遂制凌風舸以送焉。激水如箭，不旬即達於東萊。問其國，乃皇唐也；詢其年號，即貞元也。訪其鄉里，榛蕪也；追其子孫，疏屬也。有隋大業元年至貞元年末，已二百年矣。有二鳥，大類黃鸝，每翔翥空中，藏幾呼之即至，或令銜珠，或令受人語。乃謂之轉言鳥，出滄州也。藏幾工詩好酒，混俗無拘檢，十數年間，遍遊江表，人莫之知。而趙歸真常與藏幾弟子九華道士葉通微相遇，求得其實，歸真以藏幾之異備奏上。上令謁者齎手詔急徵。及至中路，忽然亡去。謁者惶恐，即上疏具言其故，上覽疏諮嗟曰：「朕不如明皇帝，以降異人。」後有人見藏幾泛小舟於海上。至今江表道流，大傳其事焉。（出《杜陽編》）

【譯文】

元藏幾是一位處士，自稱是南北朝時北朝後魏清河孝王的孫子。隋煬帝時，他官拜奉信郎。隋煬帝大業九年，派他爲判官出海，航行中遇到風暴，船被撞壞，空中黑雲四合，船上的人都落海淹死，只有元藏幾抱着一塊木頭在海上漂流，歷經半個月，漂到一個島上落了腳。島上的人問他從哪兒來的，他就顛三倒四地講了海上遇難的經過和自己的來歷。島上的人說這裏是北海中的仙島滄州，離中國好幾萬裏。他們就拿出菖蒲花和桃花釀的酒請元藏幾喝，喝了這酒立刻感到神清氣爽。這滄州周圍有一千里大，島上花草樹木總像陽春二月那樣繁茂，土地肥沃五穀豐登，島上的人都長生不死，出產鳳凰、孔雀、神牛神馬等珍奇的動物。還出產一種分蒂瓜，瓜長二尺，顏色像桑椹呈紫紅色，一隻瓜上有兩個瓜蒂。還出產綠棗紅慄，都像梨子那麼大。島上的人大都穿寬袖單衣，戴遠遊冠。他們和元藏幾談起幾萬裏外的中國的事，簡直了如指掌。島上人住的大都是鑲金飾銀的樓閣，用簫演奏中國周朝的《韶樂》，喝用香露釀造的酒。洲上有一座「長生山」，山上有一泓清水泉，泉有一百步寬，人們也叫它爲流渠，把金子、玉石扔進泉水也不沉，所以這裏的人用鐵瓦造船。還有一個十幾裏見方的金池，金池的水石泥沙都呈金色，池裏生長一種四腳魚，正如當時刑部盧員外說的金義嶺池中的那種四腳魚一樣。洲上還有一種金蓮花，島上人把這種蓮花碾碎成泥用來畫畫兒，畫出來的東西和真的完全一樣，只是怕火燒。還有一種金莖花，花像蝴蝶，每當微風吹來，花兒就搖動如飛，女人們都搶着採這種花做首飾，島上有句俗話說「不戴金莖花，不得在仙家。」島上人還用強木造船，船上裝飾了很多珍珠寶玉，這船主要用來遊樂。所謂「強木」就是「不沉木」。一尺見方的一塊「強木」就有八百斤重，但是用大石墜上它，它也不沉沒。元藏幾在這滄洲島上停留了很久，後來就十分想念中國，想回故鄉，島上人就爲他製造了一隻叫「凌風」的船，送他回中國。元藏幾乘上船。船在海上像箭一般疾馳，不到十天就到了東萊郡。元藏幾問這是什麼國，回答說是大唐，再問年號，說是唐德宗貞元年。他回到故鄉，見自己的家已是一片長滿野草的荒地，尋訪他的子孫，只有一些遠親了。從隋朝大業元年他到了北海的滄洲仙島，到唐貞元年末他回到中國，算一算，竟已過去了二百年！元藏幾回來後，常常有兩個像黃鸝的鳥在他家上空飛，他一叫，鳥就落下來，或者讓它口銜珠子贈人，或者讓它代爲傳話，這鳥都能做到。這種鳥就是出在滄洲的「轉言鳥」。元藏幾善作詩，又好喝酒，在世俗中自在逍遙毫無拘束，十幾年間遊遍了長江以南的地區，人們不知道他到底是個什麼人。後來，有個趙歸真曾與元藏幾的弟子、九華山道士葉通微相遇，趙歸真從葉通微那兒證實了元藏幾的確不是凡俗之輩，並向皇帝奏報了元藏幾已活了二百多歲併到過仙島滄洲的事。皇帝令趙歸真帶着他親自寫的詔書立刻召元藏幾進宮。元藏幾跟着趙歸真赴京，半路上突然不見了。趙歸真很惶恐地趕快把這情形奏報皇上，皇上看了奏章後感嘆地說：「朕不如明皇帝（指玄宗李隆基），所以特殊的人才不來歸服我。」後來有人看見元藏幾駕一葉小舟在海上漂流。至今江南一帶學道的人們還在傳說着元藏幾的事蹟。

文廣通

文廣通者，辰溪縣滕村人也。縣屬辰州。溯州一百里，北岸次有滕村，廣通居焉。本漢辰陵縣。《武陵記》雲：廣通以宋元嘉二十六年，見有野豬食其稼，因舉弩射中之。流血而走，尋血跡，越十餘里，入一穴中。行三百許步，豁然明曉，忽見數百家居止，莫測其由來，視所射豬，已歸村人圈中。俄有一叟出門曰：「汝非射吾豬者乎？」文曰：「豬來犯僕，非僕犯豬。」翁曰：「牽牛蹊人之田，信有罪矣。而奪之牛者，罪又重矣。」文因稽首謝過。翁雲：「過而知改，是無過矣。此豬前緣，應有其報，君無謝焉。」翁呼文通至廳上，見十數書生，皆冠章甫之冠，服縫掖之衣，有博士，獨一榻面南談《老子》。又見西齋有十人相對，彈一弦琴，而五聲自韻。有童子酌酒，呼令設客。文飲半酣，四體怡然，因爾辭退。觀其墟陌人事，不異外間，覺其清虛獨遠，自是勝地，徘徊欲住。翁乃遣小兒送之，令堅關門，勿復令外人來也。文與小兒行，問其始末，答曰：「彼諸賢避夏桀難來此，因學道得仙。獨榻座談《老子》者，昔河上公也。僕漢時山陽王輔嗣，至此請問，《老子》滯義。僕自掃門已來，於茲十紀，始蒙召進，得預門人，猶未深受要訣，只令守門。」至洞口，分別殷勤，自言相見未期。文通自所入處，見所用弩皆已朽斷。初謂少頃。已十二年矣。文通家已成喪訖，聞其歸，乃舉村驚疑。明日，與村人尋其穴口，唯見巨石塞之，燒鑿不可爲攻焉。（出《神仙感遇傳》）

【譯文】

文廣通是辰溪滕村人。這個縣歸辰州管。從辰州乘船逆流而上去一百里，北岸有個滕村，文廣通家就住在那裏。辰溪縣在漢朝叫辰陵縣、《武陵記》中說，南朝宋文帝元嘉二十六年，文廣通看見有個野豬喫他家的莊稼，就用箭射中了野豬。野豬流着血逃走，文廣通順着血跡追出去十幾裏，進入一個洞中，在洞裏走了三百來步，忽然周圍大亮，眼前出現了幾百家房舍，不知道是個什麼地方，再看他射的野豬，已經跑進村裏人的豬圈中了。不一會兒有個老翁走出門來問：「你就是射我豬的人吧？」文廣通說：「豬喫我的莊稼，並不是我無故射它。」老翁說：「牽着牛踩了人的莊稼是不對，但因爲這就把人家的牛搶走，就更不對了。」文廣通走向老翁賠禮叩頭。老翁說：「有了過錯知道改，就不算錯誤了。這個豬命中該得這樣的報應，你就不必賠罪了。」老翁把文廣通請到屋裏，見屋裏有十幾個書生，都戴着章甫冠，穿着寬袖單衣，有位博士獨自面朝南坐在一個臥榻上講授《老子》。又見西屋有十個人對坐着彈琴，音律很好聽。這時有位童子上來擺了酒菜，老翁拉過文廣通飲酒。文廣通喝得半醉，身體十分舒坦，就辭謝不再喝了。他觀察外邊路上的行人，和外界沒什麼不同，只是覺得這裏環境幽美清靜，真是個難在人間找到的好地方，就打算留在這裏不走了。老翁不答應就派了個小孩給他領路送他出去，並囑咐關好大門不要讓外人進來。文廣通和小孩一同溜達時問他這裏到底是什麼地方，那小孩說：「屋裏的那些人都是勝賢，他們當初爲逃避夏桀的殘酷統治來到這裏，因學道而成了神仙。那位講授《老子》的博士，就是河上公。我是漢代山陽人王輔嗣，到這裏是爲向河上公請教《老子》中的一些疑意。我在他門下已當了十紀（十二年爲一紀）的掃地僕人才讓我當了守門人，至今還沒有得到道經的要訣呢。」文廣通又走到來時的洞口，和那小孩依依不捨地再三告別，估計今後再也不會相見了。到了洞口，見射野豬的弓箭都朽了。他在洞中只呆了不久，世上已是十二年了。他家早已給他辦了喪事，見他回來全村人都大喫一驚。第二天他和村裏人找那個洞，只見大石堵住洞口怎麼鑿也鑿不開了。

楊伯醜

楊伯醜，馮翊武鄉人。好讀《易》，隱於華山。隋開皇初，文帝搜訪逸隱，聞其有道，徵至京師。見公卿不爲禮，人無貴賤，皆汝之，人不能測。帝賜衣，着至朝堂，舍之而去。常被髮徉狂，遊行市裏，形體垢穢，未嘗櫛沐。亦開肆賣卜，卦無不中。有人失馬，詣伯醜卜之，伯醜方爲太子所召，在途遇之，立爲作卦，曰：「可於西市東壁南第三店，爲我買魚作鱠。」如其言，詣所指店中，果有人牽所失馬而至，遂擒之。何妥嘗與論《易》，聞妥之言，笑曰：「何用鄭玄、王弼之言乎？」於是別（別原作測，據明抄本改）理辨答，思理玄妙，大異先儒之旨。論者謂其有玄機，因問其所學，曰：「太華之下，金天洞中，我曾受羲皇所教之《易》，與大道『玄同』，理窮衆妙，豈可與世儒常談，而測神仙之旨乎？」數年復歸華山上，後世世有人見之。（出《仙傳拾遺》）

【譯文】

楊伯醜是馮翊武鄉人，好研究《易經》，隱居在華山。隋文帝開皇初年，文帝訪察隱居的賢人，聽說楊伯醜懂道術，就把他請到京城。楊伯醜看見王公大臣們從不行禮，他認爲人就是人，沒有什麼貴賤之分，所以對誰都是一樣的稱謂，人們也莫測他的高深。皇帝賞給楊伯醜一件華麗的衣服，他舉到金殿外面的百官議事廳裏就脫下扔掉了。楊伯醜經常披散着頭髮瘋瘋癲癲在街市上逛，滿身污垢也從不洗澡。他還擺了個卦攤，他的卦非常靈。有人丟了馬，來找伯醜算卦，伯醜剛被太子召見，在路上看見了丟馬的人，立刻給他算了一卦說：「你要在西街東牆南邊的第三家店鋪裏，給我買魚喫。」丟馬的人按他的話去了那店裏，果然有人牽着他丟的馬進了店，被他當場抓住。何妥曾和他談論《易經》，他聽了之後嘲笑地說：「你讀的不都是鄭玄和王弼的那一套理論嗎？」於是就用自己的獨到見解講解辨答《易經》中的疑難，談得十分玄妙深刻，論點和過去的大學者大不相同。一些道學家認爲伯醜真正得到了道學中神奧玄妙的真諦，就問他在哪裏學的，楊伯醜說：「我在太華山下的金天洞中蒙受伏羲皇帝教我《易經》，還有天地爲一的『玄同』大道理，這些深奧的道理，和你們這些世俗的學者們是談不明白的，你們也不可能理解神仙的道義。」幾年後，楊伯醜又回了華山，後世的代代人都曾有見過他的。

劉法師

唐貞觀中，華陰雲臺觀有劉法師者，煉氣絕粒，迨二十年。每三元設齋，則見一人，衣縫掖，回黧瘦，來居末坐，齋畢而去。如此者十餘年，而衣服顏色不改。法師異而問之，對曰：「余姓張，名公弼，住蓮花峯東隅。」法師意此處無人之境，請同往。公弼怡然許之曰：「此中甚樂，師能便住，亦當無悶。」法師遂隨公弼行。三二十里，扳蘿攀葛，纔有鳥徑。其崖谷險絕，雖猿猟不能過也，而公弼履之若夷途。法師從行，亦無難。遂至一石壁，削成，高直千餘仞，下臨無底之谷。一逕闊數寸，法師與公弼，側足而立。公弼乃以指扣石壁，中有人問曰：「爲誰？」對曰：「某。」遂劃然開一門，門中有天地日月。公弼將入，法師隨公弼亦入。其人乃怒謂公弼曰：「何故引外人來？」其人因闔門，則又成石壁矣。公弼曰：「此非他人，乃雲臺劉法師也，與餘久故，故請此來。何見拒之深也？」又開門，納公弼及法師。公弼曰：「法師此來甚飢，君可豐食遣之。」其人遂問法師便住否？法師請以後期。其人遂取一盂水，以肘後青囊中刀圭粉和之以飲法師，其味甚甘香，飲畢而飢渴之想頓除矣。公弼曰：「餘昨雲山中甚樂，君盍爲戲，令法師觀之？」其人乃以水噀東谷中，俄有蒼龍白象各一，對舞，舞甚妙；威鳳綵鸞各一，對歌，歌甚清。頃之，公弼送法師回。師卻顧，唯見青崖丹壑，向之歌舞，一無所睹矣。及去觀將近，公弼乃辭。法師至觀，處置事畢，卻尋公弼。則步步險阻，杳不可階。法師痛恨前者不住，號天叫地，遂成腰疾。公弼更不復至矣。（出《續玄怪錄》）

【譯文】

唐太宗貞觀年間，華陰的雲臺觀有一個姓劉的法師絕了食修煉道家的閉氣之功，一煉就是二十年。他每到正月、七月、十月的十五這天設素齋時，就會有一個穿寬袖單衣面容黑瘦的人來到他這裏，坐在最末的座位上，喫完了齋就走。十多年間這個人總是準時來喫齋飯，衣服容貌也沒有絲毫變化。劉法師很奇怪，就問那人的來歷。那人說：「我叫張公弼，住在蓮花峯的東山凹裏。」劉法師心想那裏是個人跡不到的地方，就讓張公弼帶他去看看。張公弼很痛快地答應說：「我那裏很好玩，你去看看，一定非常開心。」劉法師就隨着張公弼走了。走了二三十里地就沒有路了，只好扯着滕子攀着葛蘿勉強尋路走。懸崖絕壁十分陡峭，就是猿猴怕也難以越過，但張公弼像走平坦的大道一樣毫不在乎。劉法師跟着翻山越崖竟一點也不費勁。後來兩個人來到一面石壁前，石壁有一千多仞高，像刀削的一樣陡峭，下面是無底深谷。石壁前只有幾寸大的一塊地方，劉法師與張公弼踮着腳才能站得下。這時張公弼用手指敲了敲石壁，只聽石壁裏有人問：「是誰？」回答說：「是張公弼。」然後壁上突然開了一扇門，門裏能看到天地日月，是另一個世界。公弼往門裏走，劉法師也要跟進去，開門的人怒氣衝衝地問張公弼：「你怎麼隨便領外人來？」說着就把門關上，又成了一面石壁。張公弼在外面對看門人說：「他不是外人，是雲臺觀的劉法師，我的老朋友，所以我才請他來。何必把他拒之門外呢？」於是門才又開了，讓他倆進去。張公弼說，「劉法師已經很餓了，請給他準備一頓豐盛的飯菜吧。」那開門人就問劉法師要住下嗎？劉法師說以後再來住。那人就端來一碗水，從胳膊後面一個青布袋裏用匙舀出一點藥粉和在水裏，讓劉法師喝下去，劉法師覺得那水特別香甜，喝下去立刻不渴也不餓了。張公弼對那人說：「我昨天對劉法師說這裏很好玩，你何不給他變個戲法讓他看看呢？」那人就把一口水噴到東面山谷裏，片刻間就有一隻青龍和一隻白象出現在空中，跳起了美妙的舞蹈。接着又有兩隻鳳和鸞對歌，歌聲清亮動聽。過了一會兒，張公弼就送劉法師出了石壁，送他回家。劉法師回頭再看，只見仍是懸崖峭壁，剛纔的一切都蕩然無存了。到了離雲臺觀不遠的地方，張公弼就告辭了。劉法師回到雲臺觀後，把一些事處理完後又去尋找張公弼。然而山高路險，再也找不到通向那面石壁的路了。劉法師萬分悔恨當初沒有留在石壁中，一想起來就呼天號地，甚至爲此得了腰痛病。張公弼從此也再沒到雲臺觀來過。

卷第十九 神仙十九

馬周 李林甫 郭子儀 韓滉

馬周

馬周者，華山素靈宮仙官也。唐氏將受命，太上敕之下佐於國。而沉緬於酒，汨沒風塵間二十年，棲旅困餒，所向拘礙，幾爲磕僕。聞袁天綱自蜀入秦，善於相術，因詣之，以決休咎。天綱目之良久曰：「五神奔散，屍居旦夕耳，何相之有邪！」周大驚，問以禳制之術。天綱曰：「可自此東直而行，當有老叟騎牛者。不得迫而與語，但隨其行，此災可除矣。」周如言而行，未出都門，果有老叟，騎牛出城，默隨其後。繚繞村徑，登一大山。周隨至山頂，叟顧見之，下牛，坐於樹下，與語曰：「太上命汝輔佐聖孫，創業拯世，何爲昏沉於酒，自掇困餓。五神已散，正氣凋淪，旦夕將死，而不修省邪？」周亦懵然未曉。叟曰：「汝本素靈宮仙官，今太華仙王，使人召汝。」即引入宮闕，經歷宮門數重，至大殿之前，羽衛森肅，若帝王所居。趨至簾前，有宣言責之者，以其受命不恭，墮廢所委，使還其舊署，自責省愆。叟與所使數人，送於東廡之外別院中。室宇宏麗，視其門，則姓名存焉。啓鑰而入，爐火鼎器，牀榻茵席，宛如近所棲止，沉吟思之。未能了悟。忽有五人，服五方之衣，長大奇偉，立於前曰：「我皆先生五臟之神也。先生酣酒流蕩，濁辱於身，我等久歸此矣。但閉目，將復於神室也。」周瞑目頃之，忽覺心智明悟，並憶前事，二十餘年，若旬日之間耳。復扃鐍所居，出仙王之庭，稽首謝過，再稟其命。來詣長安，明日復謁天綱。天綱驚曰：「子何所遇邪？」已有瘳矣。六十日當一日九遷，百日位至丞相，勉自愛也？」如是，貞觀中，敕文武官各貢理國之策，周之所貢，意出人表，是日拜拾遺、監察御使、裏行。自此累居大任，入相中書令數年。一旦羣仙降其室曰：「佐國功成，可以退矣，太乙徵命，無復留也。」翌日無疾而終。諡曰忠公。其所著功業，匡贊國政，揚歷品秩，國史有傳，此不備書。（出《神仙拾遺》）

【譯文】

馬周是仙界華山素靈宮的一位仙官。唐代李氏將要受命於天取代隋朝時，太上派馬周到人世幫助唐朝皇室治理國家。馬周到了人世後，卻天天沉緬於飲酒，二十年都默默無聞地混跡於俗人中，完全忘了上天給他的使命。後來竟落魄江湖，飢寒交加，人人都躲着他，多次向人磕頭告幫。他聽說袁天綱從四川到陝西來了，據說他常善於看相，就去見他，求他看看自己的將來是兇是吉。袁天綱看了馬周半天后說：「你的五神已經離你而去，你的生命已危在旦夕了，哪裏還有什麼相可看哪！」馬週一聽大驚失色，問有什麼辦法可以消災免死，袁天綱說：「你可以從這裏一直向東走，會看見一個騎牛的老人。你不要和他說話，跟着他走就行，這樣你的病就可以免除了。」馬周按照袁天綱的話，沒出城門，果然看見一個騎牛的老頭出城，就默默地跟在後面。出城順着村路走，登上一座大山。馬周跟着老人爬上山頂後，老人看見了馬周，就下了牛坐在樹下，然後說：「太上老君命你下凡輔佐皇室，可是你卻成了個酒鬼，混到飢寒交迫的地步。現在你五神已散，正氣消盡，已經死在眼前，你還不好好反省悔改嗎？」馬周仍然發懵，不知老人說的什麼意思。老人接着點化他說：「你本來是天上素靈宮的仙官，現在，華山的仙王派人召你去。」說罷就領他進了一座宮城，進了好幾道宮門，來到大殿前，只見侍衛排列了很多，警戒森嚴，好像是王宮。老人領他到了大殿的門簾前，有一個官員宣讀王命，責備馬周有辱使命，讓他返回原來的司署，反省自己的錯誤。老人和其他幾名使者就把馬周送到王宮東面一個另外的院子裏。來到一座宏偉的房屋前，見門上寫着自己的名字。馬周用鑰匙打開門鎖進了屋子，看見屋裏的陳設傢俱和牀榻枕蓆都像是自己近時用過的，想了半天，仍不明白是怎麼回事。這時突然來了五個人，穿着東、西、南、北、中五方的衣服一個個身材魁偉。他們對馬周說：「我們就是你的『五臟之神』。你在人世上沉迷於飲酒到處遊蕩，玷污了你的身子，所以我們就離開你到天宮來了。請你現在閉上眼睛，我們就可以再回到你的五臟中了。」馬周閉上眼睛，立刻覺得心神清爽，大徹大悟，並記起了二十多年以來的事，就像十天前的事一樣。於是他鎖上了自己的屋子，再次來到仙王的大殿，叩頭謝罪，並向仙王稟報了自己原來的使命，要求再次到人間去。馬周又從天界來到長安，第二天又去拜見袁天綱。袁天綱驚奇地說：「你遇到什麼了？你的病已經好了！從現在起，六十天後你將會一天之內晉升多次官職，一百天後你將當上丞相，希望你要珍重自愛啊！」果然，貞觀（唐太宗李世民的年號）年間，唐太宗下詔命文武百官貢獻治國的良策，馬周所獻的國策超過了所有的大臣，當天就任命他爲拾遺、監察御史（掌察劾百官、巡視州縣、祭祀、監軍的官）和裏行官（散官的一種，類似清代宮中的「軍機處走」）等三個重要官職。從此馬周多次得到重要的任命，並當了好幾年中書令（即宰相）。有一天，一羣神仙降臨到馬周家，對他說：「你輔佐大唐有功，已完成了上天給你的使命，現在可以告退了，東皇太乙命你立刻迴天宮，不要在人間停留了。」第二天，馬周沒生病就突然死了。皇帝追賞他「忠公」的封號。馬周在人間功業卓著，他輔佐皇帝治理國家，弘揚正直的官風，國史中已有傳記，這裏就不詳細記敘了。

李林甫

唐右丞相李林甫，年二十，尚未讀書。在東都，好遊獵打球，馳逐鷹狗，每於城下槐壇下，騎驢擊，略無休日。既憊舍驢，以兩手返據地歇。一日，有道士甚醜陋，見李公踞地，徐言曰：「此有何樂，郎君如此愛也？」李怒顧曰：「關足下何事？」道士去，明日又復言之。李公幼聰悟，意其異人，乃攝衣起謝。道士曰：「郎君雖善此，然忽有顛墜之苦，則悔不可及。」李公請自此修謹，不復爲也。道士笑曰：「與郎君後三日五更，會於此。」曰：「諾。」及往，道士已先至，曰：「爲約何後？」李乃謝之。曰：「更三日復來。」李公夜半往，良久道士至。甚喜，談笑極洽，且曰：「某行世間五百年，見郎君一人，已列仙籍，合白日昇天。如不欲，則二十年宰相，重權在己。郎君且歸，熟思之，後三日五更，復會於此。」李會回計之曰：「我是宗室，少豪俠，二十年宰相，重權在己，安可以白日昇天易之乎？」計已決矣，及期往白。道士嗟嘆咄叱，如不自持，曰：「五百始見一人，可惜可惜。」李公悔，欲復之。道士曰：「不可也，神明知矣。」與之敘別曰：「二十年宰相，生殺權在己，威振天下。然慎勿行陰賊，當爲陰德，廣救拔人，無枉殺人。如此則三百年後，白日上升矣。官祿已至，可使入京。」李公匍匐泣拜，道士握手與別。時李公堂叔爲庫部郎中，在京，遂詣。叔父以其縱蕩，不甚記錄之，頗驚曰：「汝何得至此？」曰：「某知向前之過，今故候覲，請改節讀書，願受鞭棰。」庫部甚異之，亦未令就學，每有賓客，遣監杯盤之飾。無不修潔。或謂曰，汝爲吾著某事，雖雪深沒踝，亦不去也。庫部益親憐之，言於班行，知者甚衆。自後以蔭敘，累官至贊善大夫，不十年，遂爲相矣。權巧深密，能伺上旨，恩顧隆洽，獨當衡軸，人情所畏，非臣下矣。數年後，自固益切，大起大獄，誅殺異己，冤死相繼，都忘道士槐壇之言戒也。時李公之門，將有趨謁者，必望之而步，不敢乘馬。忽一日方午，有人扣門，吏驚候之，見一道士甚枯瘦，曰：「願報相公。」聞者呵而逐之外，吏又鞭縛送於府，道士微笑而去。明日日中復至，門者乘間而白。李公曰：「吾不記識，汝試爲通。」及道士入，李公見之，醒然而悟，乃槐壇所睹也。慚悸之極，若無所措。卻思二十年之事，今已至矣，所承教戒，曾不暫行。中心如疾，乃拜。道士迎笑曰：「相公安否？當時之請，並不見從，遣相公行陰德，今枉殺人，上天甚明，譴謫可畏，如何？」李公但磕額而已。道士留宿，李公盡除僕使，處於中堂，各居一榻。道士唯少食茶果，餘無所進。至夜深，李公曰：「昔奉教言，尚有昇天之挈，今復遂否？」道士曰：「緣相公所行，不合其道，有所竄責，又三百年。更六百年，乃如約矣。」李公曰：「某人間之數將滿，既有罪譴，後當如何？」道士曰：「莫要知否？亦可一行。」李公降榻拜謝。曰：「相公安神靜慮，萬想俱遣，兀如枯株，即可俱也。」良久，李公曰：「某都無念慮矣。」乃下招曰：「可同往。」李公不覺，便隨道士去。大門及春明門到輒自開，李公援道士衣而過。漸行十數里，李公素貴，尤不善行，困苦頗甚。道士亦自知之，曰：「莫思歇否？」乃相與坐於路隅。逡巡，以數節竹授李公曰：「可乘此，至地方止，慎不得開眼。」李公遂跨之，騰空而上，覺身泛大海，但聞風水之聲。食頃止，見大郭邑。介士數百，羅列城門，道士至，皆迎拜，兼拜李公。約一里，到一府署。又入門，復有甲士，升階至大殿。帳榻華侈，李公困，欲就帳臥。道士驚，牽起曰：「未可，恐不可回耳，此是相公身後之所處也。」曰：「審如是，某亦不恨。」道士笑曰：「茲介癬鱗（鱗原作癬，據明抄本改）之屬，其間苦事亦不少。」遂卻與李公出大門，復以竹杖授之，一如來時之狀。入其宅，登堂，見身瞑坐於牀上。道士乃呼曰：「相公相公。」李公遂覺。涕泗交流，稽首陳謝。明日別去，李公厚以金帛贈之，俱無所受，但揮手而已，曰：「勉旃，六百年後，方復見相公。」遂出門而逝，不知所在。先是安祿山常養道術士，每語之曰：「我對天子，亦不恐懼，唯見李相公，若無地自容，何也？」術士曰：「公有陰兵五百，皆有銅頭鐵額，常在左右，何以如此？某安得見之。」祿山乃奏請宰相宴於己宅，密遣術士於簾內窺伺。退曰：「奇也，某初見李相公，有一青衣童子，捧香爐而入，僕射侍衛，銅頭鐵額之類，皆穿屋逾牆，奔逆而走。某亦不知其故也。當是仙官暫謫在人間耳。」（出《逸史》）

【譯文】

唐玄宗時的右丞相李林甫，二十歲時還沒有讀書。他在東都洛陽時，特別愛好狩獵和打馬球、架鷹養狗，終日遊樂。他常常在城裏的槐壇下騎驢打球，沒有一天不去。有時騎驢打球累了，就扔掉驢，乾脆坐在地上或頭枕着手躺在地上歇息。這天有個十分醜陋的道士對坐在地上的李林甫說：「騎驢打球有什麼意思，值得你這樣沉迷呢？」李林甫瞪了道士一眼怒衝衝地說：「關你什麼事？！」道士就走了。第二天道士又來了，對李林甫還是說那兩名話。李林甫從小就聰明過人，立刻意識到道士不是個平凡的人，就很快從地上起身來整理好衣服，向道士恭敬地施禮。道士就說：「郎君你雖然很會騎驢打球，但早晚會從驢背上掉下來的，要是摔壞了，你將後悔莫及呀！」李林甫向道士表示自己今後要謹慎小心加強自己的修養，不再騎驢打球了。道士聽後笑着說：「三天後的五更時，我在這裏等你。」李林甫答應了。到了那天約定的時間，李林甫到時道士已經在那裏了。道士說：「你怎麼來晚了？」李林甫忙陪罪。道士讓李林甫三天後五更再來。到了那天，李林甫半夜就趕到約定的地點，過了很久道士纔來。這次道士很高興地和李林甫談笑，並說：「我在人世已經五百年了，現在只有你一個人名列仙籍，你將會白日昇天成仙。如果你不願意成仙，也可以當二十年大權在握的唐朝宰相。你今天先回去，三天後的五更時你再到這裏來吧。」李林回去以後心裏暗想：「我本身就是皇族，從小就豪放俠義，二十年大權在握的宰相太好了，成仙怎麼能和當宰相相比呢？我決心向道士請求讓我當宰相！」再見到道士，李林甫說自己願意當宰相，不想成仙。道士聽後，非常感嘆惋惜，斥責李林甫說：「真沒想到你竟這樣淺薄庸俗！我考察了五百個人才遇見你這一個可以成仙的人，你卻是這樣地讓我失望，太可惜了！」李林甫後悔了，要求再換過來，不當宰相讓他成仙，道士說：「不行了，上天神靈已經知道你想當宰相的心願了。」臨別時道士告誡李林甫說：「你可以當二十年宰相，掌握着生殺大權，威振天下，然而你千萬不要暗藏壞心耍陰謀害人，要多救人少殺人，多積陰德。這樣，三百年後你就能白日昇天成仙了。現在你的官運已經來了，可以進京做官了。」李林甫哭着伏在地上叩拜，道士和他握手告別。當時，李林甫的堂叔當庫部郎中，李林甫到京後就去見他。堂叔因爲李林甫一向放縱浪蕩，很少教導他，也不和他來往，很驚奇地問道：「你怎麼跑到京城來了？」李林甫說：「侄兒知道以前錯了，這次來拜見堂叔，就是決心從此改邪歸正好好讀書，如果再犯錯誤，情願受堂叔的鞭打。」堂叔仍然感到奇怪，仍沒讓他讀書，而是讓他在每次宴請賓客前把杯盤餐具弄好。李林甫把餐具洗得非常乾淨，羅列得工整有序。有時堂叔李林甫去做什麼事，時值嚴冬，李林甫趟着很深的雪，也毫不推辭去把事辦成。堂叔對他的印象越來越好，在上朝時也常常和同朝大臣們說起他這個能幹的侄子。後來在堂叔的關照下，李林甫以先世的功勳而賜官，任命爲贊善大夫，不到十年，就當上了宰相。李林甫胸有城府，很懂得玩弄權術，能暗中體會皇帝的意圖，所以深得皇上的恩寵，成爲朝中大權獨攬的重臣，宮廷內外不論官民沒有不怕他的。幾年後，李林甫爲了自己的地位更加鞏固，就排除異己，把很多人抓進了監獄，枉殺了不少好人，把那位醜道士的告誡完全忘在腦後了。當時，不管什麼人只要拜見李林甫，必須在離他府邸很遠的地方就下馬步行，不敢騎馬。有一天近中午時，一個人非常放肆地敲李林甫家的門，門官非常喫驚地開了門，只是一個容貌乾瘦的道士，說要見李相國。門官大聲呵斥着把道士趕走，又把他鞭打了一頓送到官府，那道士後來笑着走了。第二天中午，道士又來了，門官只好找機會報告了李林甫。李林甫說：「我不記得曾認識過什麼道士，你讓他來見見我吧。」等道士拜見李林甫後，李林甫才突然想起這道士正是在槐壇曾告誡過他的那個人，頓時感到又怕又愧，不知所措。進而又想，當初道士預言自己只能當二十年宰相，現在恰恰已到二十年了，但道士當初的告誡卻沒有遵守。想到這裏，心中更恐懼，像突然生了大病似的。李林甫向道士行了禮後，道士笑着說：「先生這一段可安好嗎？當初我對你的告誡你一點也沒聽，絲毫沒有積什麼陰德，而且枉殺了很多人。你的一切罪行上天都瞭如指掌，你就不怕對你降下懲罰嗎？！」李林甫只有不斷地磕頭。李林甫把僕人全部都打發走，讓道士住在堂屋中，他和道士各睡一張牀。道士只吃少量的茶點，其餘什麼也不要。夜深時，李林甫問道士說：「當年你所說過我有上天成仙的緣份，現在我還有這種可能嗎？」道士說：「由於你在人間的罪行，折去你三百年仙緣。由於受到上天的譴責，你的仙緣推遲了六百年。六百年後，你才能成仙。」李林甫說：「我的壽數快滿了，既然我有這麼深的罪孽，以後會怎麼樣呢？」道士說：「你想知道今後，只有和我到天上去一趟。」李林甫忙下牀跪拜，要求道士帶他上天一趟。道士說：「你坐在那裏凝神靜心，排除所有的雜念，就像一棵無知無覺已枯死的樹。到了那個程度，我就可以帶你一同上路了。」過了半天，李林甫說：「我現在已經什麼雜念都沒有了。」道士就下了牀招呼道：「咱們可以走了。」李林甫不知不覺就跟着道士走，李林甫家大門和長安城東的春明門都自動打開，李林甫拽着道士的衣服跟着走。李林甫長期養尊處優沒喫過苦，更沒走過這麼遠，走了十幾裏以後，就累得受不了。道士也知道，就問他是不是想歇一會兒，然後兩人就坐在路邊。過了一會兒，道士給了李林甫一根竹竿說：「騎上它，到了地方就自然會停下，但路上千萬不要睜眼！」李林甫跨上竹竿，立刻覺得身子騰空而起，飛越大海，耳邊響着水聲和風聲。過了一頓飯時間終於停了下來。李林甫睜眼一看，見來到一個大都城前。城門前排列着好幾百士兵，見道士到來，都行禮迎接，也向李林甫行禮。進城走了一里多，來到一座府門前。進了大門，見兩邊都有士兵侍衛，兩人登上臺階上了大殿，見殿裏設着華麗的牀帳，李林甫忽然覺得很睏乏，想上牀睡下，道士驚慌地把他拉起來說：「你要在這牀上睡下，就回不到人間了，因爲這裏是你死後才能來的地方。」李林甫說：「如果這裏真是我死後的歸宿，我死也無怨了。」道士笑着說：「這裏也不是你想的那樣完美，也會有小病小災，苦事也不少。」道士就跟李林甫出了大門，又把竹竿給他騎上。不一會兒李林甫就又回到人間自己的家，進了門到來堂屋，見自己的肉體閉着雙眼坐在牀上。這時道士喊道：「李相國，李相國！」李林甫才還了魂醒過來，哭着向道士拜謝。道士第二天告別李林甫，李林甫送他金銀綢緞，道士一律不要，只是揮揮手說：「好自爲之吧，六百年後我還能再見到你。」說罷就出門不見了，不知去了哪裏。當時安祿山曾招納了幾個道士，他曾問道士們說：「我見了皇上都不害怕，可是一看見李林甫，就會手足失措心慌意亂，這是怎麼回事呢？」道士說：「你有五百個陰曹的鬼卒保護，這些鬼卒個個銅頭鐵額，總在你身邊，你怎麼會怕李林甫呢？能不能想法讓我們看看你和李林甫在一起時的情形呢？」安祿山就故意請李林甫到自己府中赴宴，讓道士在簾後偷偷觀察，李林甫走後，道士對安祿山說：「太奇怪了，李林甫來時，他前面有個穿青衣的童子捧着香爐，您的那些銅頭陰卒一看見那童子，都嚇得穿屋跳牆而逃。我也不知是怎麼回事。大概李林甫是暫時被貶在人間的神仙吧！」

郭子儀

郭子儀，華州人也。初從軍沙塞間，因入京催軍食，回至銀州十數里，日暮，忽風砂陡暗，行李不得，遂入道旁空屋中，籍地將宿。既夜，忽見左右皆有赤光，仰視空中，見軿輜車繡屋中，有一美女，坐牀垂足，自天而下，俯視。子儀拜祝雲：「今七月七日，必是織女降臨，願賜長壽富貴。」女笑曰：「大富貴，亦壽考。」言訖，冉冉昇天，猶正視子儀。良久而隱。子儀後立功貴盛，威望烜赫。大曆初，鎮河中，疾甚，三軍憂懼。子儀請御醫及幕賓王延昌、孫宿、趙惠伯、嚴郢等曰：「吾此疾自知未到衰殞。」因話所遇之事，衆稱賀忻悅。其後拜太尉尚書令尚父，年九十而薨。（出《神仙感遇傳》）

【譯文】

郭子儀是華州人，起初在沙漠邊塞當兵駐防，後來因爲到京城催軍餉，走到離銀州十幾裏的地方時，忽然起了風暴，颳得飛沙走石天地昏暗，沒法向前走了，就躲進道邊一間空屋裏打了地鋪住下。這天夜裏，忽然房子左右一片紅光，抬頭看，只見空中有一輛華麗的車子慢慢降落下來，車上的錦繡圍帳中坐着一個美麗的女子正俯身向下看。郭子儀急忙跪拜祝告說：「今天是七月初七，您一定是天上的織女降臨了，請賜給我富貴和長壽吧！」仙女笑着說：「你能得到大富大貴，也能長壽的。」說罷，車子又慢慢升上天空，那仙女一直看着郭子儀，很久才消失。郭子儀後來由於戰功而官居高位大富大貴，聲名顯赫。唐代宗大曆年初，郭子儀鎮守河中時，得了重病，三軍部下十分憂慮，郭子儀就請來御醫和幕僚王延昌、孫宿、趙惠伯、嚴郢等人，對他們說：「我雖然病很重，但我自己知道決不會死的。」接着他就把在銀州遇見織女的事說了，大家這才放了心，都向他祝賀。後來他官做到太尉（最高軍事統師）、尚書令（宰相），被尊稱爲「尚父」，活到九十歲纔去世。

韓滉

唐宰相韓滉，廉問浙西，頗強悍自負，常有不軌之志。一旦有商客李順，泊船於京口堰下，夜深碇斷，漂船不知所止。及明，泊一山下。風波稍定，上岸尋求。微有鳥徑，行五六里，見一人烏巾。岸幘古服，與常有異。相引登山，詣一宮闕，臺閣華麗，迨非人間。入門數重，庭除甚廣。望殿遙拜，有人自簾中出，語之曰：「欲寓金陵韓公一書，無訝相勞也。」則出書一函，拜而受之。贊者引出門，送至舟所。因問贊者曰：「此爲何處也？恐韓公詰問，又是何人致書？」答曰：「此東海廣桑山也，是魯國宣父仲尼，得道爲真官，理於此山。韓公即仲由也，性強自恃。夫子恐其掇刑網，致書以諭之。」言訖別去。李順卻還舟中，有一使者戒舟中人曰：「安坐，勿驚懼，不得顧船外，逡巡則達舊所。，不知所行幾千萬裏也。既而詣衙，投所得之書。韓公發函視之，古文九字，皆科斗之書，了不可識。詰問其由，深以爲異，拘縶李順，以爲妖妄，欲加嚴刑。復博訪能篆籀之人數輩，皆不能辨。有一客疣眉古服，自詣賓位，言善識古文。韓公見，以書示之。客捧書於頂，再拜賀曰：此孔宣父之書，乃夏禹科斗文也，文曰；『告韓滉，謹臣節，勿妄動。』」公異禮加敬，客出門，不知所止。韓慘然默坐，良久瞭然，自憶廣桑之事，以爲非遠。厚禮遣謝李順。自是恭黜謙謹，克保終始焉。（出《神仙感遇傳》）

【譯文】

唐德宗時任宰相的韓滉，曾經任浙西廉使。韓滉爲人剛強自信，常有圖謀不軌的心思。有一次，一個叫李順的客商把船停靠在京口的碼頭上，半夜江上起了大風，拴在碼頭石墩上的船纜被刮斷，船在江上漂流。天亮後，李順出了船艙一看，見船漂到了一座山下停住了。這時波平風靜，李順就舍舟登岸看看這是個什麼地方。他順着一條非常狹窄難走的小路走了五六里地，遇見一個頭系黑頭巾的人。那人把頭巾推起露出前額，身穿古代人的衣服，和平常的人很不相同。那人領着李順登上一座山，來到一座宮殿前，見樓臺殿閣十分華麗勝過人間的王宮。進了好幾道宮門，見裏面的庭院十分寬闊。那人遠遠地向大殿上行禮後，有個人掀開大殿的簾子走出來對李順說：「打算請你給金陵的韓滉捎一封信，請不要見怪，拜託了！」說罷拿出一封信，李順趕快施禮收下了信。領他來的那人就領他出了宮殿，又把他送回到船上。李順就問那領路的說：「這裏是什麼地方？如果韓滉問我，我該說是誰給他捎的信呢？」領路人說：「這裏是東海的仙島廣桑山，當年魯國的宣父仲尼（即孔子，名丘字仲尼，唐太宗貞觀十一年李世民下詔尊孔子爲「宣父」）得道成了天界的仙官，就由他管轄治理這廣桑島。韓滉，就是他的弟子仲由（即子路，孔子弟子，勇猛剛毅，曾爲衛國大夫孔悝的邑宰）轉世在人間的。韓滉爲人剛強自傲，孔子怕他在人間犯罪落入法網，所以給他捎去信告誡提醒他。」說罷領路人就告辭去了。李順就回到船裏，這時有個仙界派來的使者警告船裏的人們說：「好好坐着別害怕，千萬不要往船外看，很快就會到你原來的地方。如果往外看，船馬上就會翻！」船裏的人都牢記那使者的話，誰也不敢往外看，只覺得般像在空中飛行，片刻間就到了京口碼頭下面，也不知道走了幾千幾萬裏。李順找到韓滉的府衙，把信交給了韓滉。韓滉打開信一看，信上只有九個字，都是古代的蝌蚪文，根本不認識。問李順怎麼回事，李順就說了去廣桑仙島的經過。韓滉覺得太怪了，認爲李順是妖言騙人，就把他抓起來打算用刑拷問。後來韓滉向不少懂得篆體、籀體字的人請教，也都不認得那幾個字。這時有一個眉間長痦子身穿古人衣服的人來拜見韓滉門客們，自稱能認得古文。韓滉接見了他，把那封信給他看。那人看完了信，立刻把信舉過頭頂向韓滉叩拜，祝賀道：「這是宣父孔丘的信，字是夏禹時代的蝌蚪文。這九個字是：『告韓滉，謹臣節，勿妄動』。」（大意是：我告誡韓滉，要好好盡臣子的使命，不要輕舉妄動。）韓滉對那客人十分尊敬地行了大禮後，客人出門走了，不知去了哪裏。客人去後，韓滉心事重重地坐着努力回想，過了很久終於恍然大悟，想起了自己在廣桑島上當神仙的事並不很遠，於是用禮物重謝了李順。從此韓滉更加謙恭謹慎，始終忠心地輔佐朝延，成了一位忠臣。

卷第二十 神仙二十

陰隱客 譚宜 王可交 楊通幽

陰隱客

唐神龍元年，房州竹山縣百姓陰隱客，家富。莊後穿井二年，已浚一千餘尺而無水，隱客穿鑿之志不輟。二年外一月餘，工人忽聞地中雞犬鳥雀聲，更鑿數尺，傍通一石穴，工人乃入穴探之。初數十步無所見，但捫壁傍行。俄轉有如日月之光，遂下，其穴下連一山峯，工人乃下山，正立而視，則別一天地日月世界。其山傍向萬仞，千巖萬壑，莫非靈景。石盡碧琉璃色，每巖壑中，皆有金銀宮闕。有大樹，身如竹有節，葉如芭蕉，又有紫花如盤。五色蛺蝶，翅大如扇，翔舞花間。五色鳥大如鶴，翱翔樹杪。每巖中有清泉一眼，色如鏡；白泉一眼，白如乳。工人漸下至宮闕所，欲入詢問。行至闕前，見牌上署曰：「天桂山宮」，以銀字書之。門兩閣內，各有一人驚出。各長五尺餘，童顏如玉，衣服輕細，如白霧綠煙，絳脣皓齒，鬚髮如青絲，首冠金冠而跣足。顧謂工人曰：「汝胡爲至此？」工人具陳本末。言未畢，門中有數十人出雲：「怪有昏濁氣。」令責守門者。二人惶懼而言曰：「有外界工人，不意而到，詢問途次，所以未（未原作來，據明抄本改）奏。」須臾，有緋衣一人傳敕曰：「敕門吏禮而遣之。」工人拜謝未畢，門人曰：「汝已至此，何不求遊覽畢而返？」工人曰：「曏者未敢，儻賜從容，乞乘便言之。」門人遂通一玉簡入，旋而玉簡卻出，門人執之。引工人行至清泉眼，令洗浴及浣衣服，又至白泉眼，令盥漱之。味如乳，甘美甚，連飲數掬，似醉而飽。遂爲門人引下山。每至宮闕，只得於門外，而不許入。如是經行半日，至山趾，有一國城。皆是金銀珉玉爲宮室城樓，以玉字題雲：「梯仙國」。工人詢於門人曰：「此國何如？」門人曰：「此皆諸仙初得仙者，關送此國，修行七十萬日，然後得至諸天，或玉京蓬萊、昆閬姑射。然方得仙宮職位，主策主印，飛行自在。」工人曰：「既是仙國，何在吾國之下界？」門人曰：「吾此國是下界之上仙國也，汝國之上，還有仙國如吾國，亦曰「梯仙國」，一無所異。」言畢，謂工人曰：「卿可歸矣」。遂卻上山，尋舊路，又令飲白泉數掬。臨至山頂求穴，門人曰：「汝來此雖頃刻，人間已數十年矣，卻出舊穴，應不可矣。待吾奏請通天關鑰匙送卿歸。」工人拜謝。須臾，門人攜金印及玉簡，又引工人別路而上。至一大門，勢侔樓閣，門有數人，俯伏面候。門人示金印，讀玉簡，劃然開門。門人引工人上，才入門，爲風雲擁而去，因無所睹，唯聞門人云：「好去，爲吾致意於赤城貞伯。」須臾雲開，已在房州北三十里孤星山頂洞中。出後，詢陰隱客家，時人云：「已三四世矣。」開井之由，皆不能知。工人自尋其路，唯見一巨坑，乃崩井之所爲也。時貞元七年矣。工人尋覓家人，了不知處。自後不樂人間，遂不食五穀，信足而行。數年後，有人於劍閣雞冠山側近逢之，後莫知所在。（出《博異志》）

【譯文】

唐中宗神龍元年時，房州竹山縣有個百姓叫陰隱客，家裏很富。他在自家莊園的後面打井，打了兩年鑿下去一千多尺仍然沒有水，但他仍堅持不懈地往下鑿。又打了一個多月，打井工人忽然聽見地下有雞叫狗咬和鳥雀的叫聲，再往下鑿了幾尺，井壁上出現了一個石洞，工人就從洞口鑽進去。起初幾十步沒看見什麼，只是摸着石壁側着身子向前去。石洞一拐彎，突然看見了日月的光亮，工人就接着走下去，石洞盡頭連着一個山峯，工人就從洞口下了山，站直了身子一看，竟來到另一個世界。那山峯的一側有萬丈高，千山萬谷都像是神仙境界。山中的岩石都是碧藍的琉璃色，每道山谷中都有金銀建成的宮殿。山中還有些大樹，樹幹像竹子似的有節，樹葉像芭蕉葉，開着盤子一樣大的紫花。很多翅膀像扇子一樣大的五色彩蝶在花間飛來飛去，還有像仙鶴的五色鳥在樹梢間飛翔。每條峽谷中都有一眼清澈如鏡的山泉，還有一眼白泉，泉水像乳一樣白。工人來到一座宮殿前，想進去打聽一下這是什麼地方。抬頭見宮門上掛着一塊匾，上寫「天桂山宮」四個銀字。這時，宮門內的兩間閣房裏跑出來兩個人，神色很喫驚。這兩個人都五尺多高，面貌像童子，紅脣白齒，頭髮鬍子像青絲一樣光澤稠密。他們穿的衣服非常輕柔，像是白霧綠煙織成的，頭上戴着金冠，但卻光着腳。他倆問工人：「你到這兒來做什麼？」工人就說了他來的經過，還沒說完，宮門中又湧出來好幾十人，都說這裏怎麼有一股混濁的氣味，並責備守宮門的人。兩個守門人惶恐地說：「有個外界的工人突然闖到這兒來打聽道兒，所以沒有奏報。」不一會兒，有個穿紅衣的人來傳達命令，讓門官把工人遣送回去，但要禮貌地對待工人，工人趕忙拜謝。這時門官說：「你既然已經來了，爲什麼不請求在這裏遊覽一下然後再回去呢？」工人說：「我便是有這個想法，但剛纔沒敢。如果您方便的話，懇求您替我請求一下吧。」門官就往宮門裏遞進去一隻玉版，玉版立刻就傳了出來。門官拿到玉版後，就領工人到一口清泉前，讓他洗了澡並洗了衣服，然後又領他到一口白泉邊讓他洗臉漱口。工人漱口時，覺得那白泉水十分甜美，就用手捧水喝了好幾口，感到又像醉又很飽了。門官領他到各個宮殿遊覽，但只准在門口，不許進去。這樣走了半天，來到山腳下，見有一個都城，城中的宮殿城樓都是用金銀或美玉建造的，城門上用玉石鑲嵌着三個大字「梯仙國」。工人問門官「梯仙國」是怎麼回事，門官說：「凡是剛成仙的人就送進這梯仙國中，然後在這裏繼續修行七十萬天，才能升入天宮，到達三十二位天帝所住的玉京，或者到蓬萊仙洲，或者到神仙聚居的崑崙閬苑，或者到神女們居住的姑射山，然後才能得到仙界的官位，被授予符命和官印，就可以自由自在地在天界飛翔了。」工人又問道：「這裏既然是仙國，怎麼會在我們人世上國家的下面呢？」門官說：「這裏只是下界的上仙國，你們國家的上面，還有一個和這裏一樣的仙國，也叫梯仙國，和這裏完全一樣。」說完後就讓工人就此結束遊覽，然後又領他上山找到來時的路，並讓他又喝了幾口白泉裏的水。到了山頂，工人找他來時的那個洞穴，門官說：「你來到這裏雖然不大一會，但人間已過去好幾十年了，再從你來時的洞走就走不通了。等我去向上面奏請爲你要來通天關的鑰匙，然後送你回去。」工人連忙拜謝。不一會兒，門官拿着金印和玉版回來，領着工人從另外一條路走上去，來到一個大門前，門內同樣有很多樓閣，門前有幾個人都跪在地上迎接，門官出示了金印，讀了玉版上寫的命令，門就自動打開了。門官領着工人向門裏走，剛一進門，工人就覺得身子像騰雲駕霧般地飛昇起來，一時什麼也看不見了，只聽得門官在身後喊：「祝你一路平安，替我問候赤城的貞伯！」不一會兒雲開風住，工人發現自己已經在房州北三十里孤星山頂的一個洞中。他出洞以後，就去尋找陰隱客家，人們告訴他，已經過去了三四代人了。工人向人講述他爲陰隱客家打井的事，誰也不知道這件事了。工人就自己尋找當初打井的地方，找到原地，只見一個很大的深坑，原來井早就崩塌了。這時已是德宗貞元七年了。工人找自己的家，根本就找不到了。從此以後，工人再也不願在人世停留，就絕食修行，隨意漫遊。幾年後，有人在四川峨嵋山劍閣旁邊的雞冠山上遇見過他，後來就不知道他的去處了。

譚宜

譚宜者，陵州民叔皮子也，開元末年生。生而有異，墮地能言。數歲之中，身逾六尺，髭鬢風骨，不與常兒同。不飲不食，行及奔馬。二十餘歲，忽失所在，遠近異之，以爲神人也。至是父母思念，鄉里追立廟以祀之。大曆元年丙午，忽然到家，即霞冠羽衣，真仙流也。白父母曰：「兒爲仙官，不當久有人世。雖父母憶念，又不宜作此祠廟，恐物所憑，妄作威福，以害於人，請爲毀之。廟基之下，昔藏黃金甚多，撤廟之後，鑿地取金，可以分濟貧民，散遣鄉里矣。」言訖，騰空而去。如其言，毀廟掘地，皆得金焉。所掘之處，靈泉湧出，澄澈異常，積雨不加，至旱不減。郡邑禱祝，必有靈應，因名「譚子池」，亦謂之「天池」。進士周郭藩，爲詩以記其事曰：「澄水一百步，世名譚子池。餘詰陵陽叟，此池當因誰？父老謂餘說，本郡譚叔皮。開元末年中，生子字阿宜。墜地便能語，九歲多鬚眉。不飲亦不食，未嘗言渴飢。十五能行走，快馬不能追。二十入山林，一去無還期。父母憶念深，鄉閭爲立祠。大曆元年春，此兒忽來歸。頭冠簪鳳凰，身着霓裳衣。普遍拯疲俗，丁寧告親知。餘爲神仙官，下界不可祈。恐爲妖魅假，不如早平夷。此有黃金藏，鎮在茲廟基。發掘散生聚，可以救貧羸。金出繼靈泉，湛若清琉璃。泓澄表符瑞，水旱無竭時。言訖辭沖虛，杳靄上玄微。凡情留不得，攀望衆號悲。尋稟神仙誡，徹廟斸開窺。果獲無窮寶，均融沾困危。巨源出嶺頂，噴湧世間稀。異境流千古，終年福四維。」（出《仙傳拾遺》）

【譯文】

譚宜是陵州人譚叔皮的兒子，唐玄宗開元末年生。他一出生就和別人不一樣，生下來就會說話。才幾歲就長了六尺高，而且是個有鬢角有鬍鬚的堂堂男子漢。他不喫不喝，走路能追上奔跑的馬。譚宜二十多歲時忽然失蹤了，人們都十分驚奇，認爲他是個神仙。他父母十分想念他，鄉親們爲他建了廟，把他當作神仙祭祀供奉。代宗大曆元年丙午月時，譚宜突然回到家中，穿着羽毛做的衣服，戴着繡有云霞圖案的帽子，一看就是一位神仙。他對父母說：「兒子是一名仙官，不能在人世久留。父母想念兒子是可以理解的，但鄉親們不該爲我建廟，怕這廟宇被妖魔鬼怪竊據後作威作福禍害鄉親們，所以請鄉親們把廟拆除了吧。廟基的地下過去埋藏着不少黃金，拆了廟後請把金子挖出來，分給窮苦的鄉親們吧。」說罷，就騰空飛去了。於是按照他的話拆了廟，果然在廟基下挖出了金子，大家都分得了。所挖的地方湧出一汪泉水，泉水非常清澈，下雨後水不漲，大旱時水也不落。鄉親們到這口靈泉前祈禱求福，都十分靈驗，於是就把這口泉叫「譚子池」，也叫天池。有位叫周郭藩的進士寫了一首詩記述這件事：「澄水一百步，世名譚子池。餘詰陵陽叟，此池當因誰？父老爲餘說，本郡譚叔皮。開元末年中，生子字阿宜。墜地便能語，九歲多鬚眉。不飲亦不食，未嘗言渴飢。十五能行走，快馬不能追。二十入山林，一去無還期。父母憶念深，鄉間爲立祠。大曆元年春，此兒忽來歸。頭冠簪鳳凰，身着霓裳衣。普遍拯疲俗，丁寧告親知。餘爲神仙官，下界不可祈。恐爲妖魅假，不如早平夷。此有黃金藏，鎮在茲廟基。發掘散生聚，可以救貧羸。金出繼靈泉，湛若清琉璃。泓澄表符瑞，水旱無竭時。言訖辭沖虛，杳靄上玄微。凡情留不得，攀望衆號悲。尋稟神仙誡，徹廟斸（音ｃｈú，挖掘）開窺。果獲無窮寶，均融沾困危。巨源出嶺頂，噴湧世間稀。異境流千古，終年福四維。」

王可交

王可交，蘇州崑山人也，以耕釣自業，居於松江南趙屯村。年三十餘，莫知有真道。常取大魚，自喜以槌擊殺，煮之，擣蒜韭以食，常謂樂無以及。一旦棹漁舟，方擊楫高歌入江，行數里間，忽見一彩畫花舫，漾於中流。有道士七人，皆年少，玉冠霞帔，服色各異，侍從十餘人，總角雲鬟。又四人黃衣，乘舫。一人呼可交以姓名，方驚異，不覺漁舟已近舫側。一道士令總角引可交上舫，見七人面前，各有青玉盤酒器果子，皆瑩徹有光，可交莫識。又有女妓十餘人，悉持樂器。可交遠立於筵末，遍拜。七人共視可交，一人曰：「好骨相，合仙，生於凡賤，眉間已灸破矣。」一人曰：「與酒喫」。侍者瀉酒，而樽中酒再三瀉之不出，侍者具以告。道士曰：「酒是靈物，必得入口，當換其骨。瀉之不出，亦乃命也。」一人又曰：「與慄喫」。俄一人於筵上取二慄，付侍者與可交，令便喫。視之，其慄青赤，光如棗，長二寸許，齧之有皮，非人間之慄，肉脆而甘如飴，久之食方盡。一人曰：「王可交已見之矣，可令去。」命一黃衣送上岸。於船邊覓所乘漁舟不見，黃衣曰：「不必漁舟，但閤眼自到。」於是閤眼，若風水林木浩浩之聲。令開眼，已到，失黃衣所在，但見峯巒重疊，松柏參天，坐於草中石上。及望見有門樓，人出入。俄頃採樵者並僧十餘人到，問可交何人，可交具以前事對。又問何日離家，可交曰：「今日早離家。」又問今日是何日，對是三月三日。樵者與僧驚：「今日是九月九，去三月三日已半年餘。」可交問地是何所，僧曰：「此是天台山瀑布寺前也。」又問此去華亭多少地，僧曰：「水陸千餘里。」可交自訝不已。乃爲僧邀歸寺，設食，可交但言飽，不喜聞食氣，唯飲水耳。衆僧審問，極異之，乃以狀白唐興縣，以達台州，以聞。越州廉使王渢素奉道，召之見，極以爲非常之事，神仙變化不可測也。可交身長七尺餘，儀貌殊異，言語清爽。渢嘆曰：「此誠真仙人也。」又以同姓，益敬之，飾以道服。而遣人至蘇州，以詰其實。具言三月三日，可交乘漁舟入江不歸，家人尋得漁舫，謂墮江死，漉之無跡，妻子以招魂葬訖。王渢具以表聞，詔甚稱異。後可交卻歸鄉里，備話歷歷，及與鄉人到江上，指所逢花船之處依然。可交食慄後，已絕谷，動靜若有神助。不復耕釣，乃挈妻兒往四明山。二十餘年，復出明州賣藥，使人沽酒，得錢但施於人。時言藥則壺公所授，酒則餘杭阿母。相傳藥極去疾，酒甚醉人。明州里巷，皆言王仙人藥酒，世間不及。道俗多圖其形像，有患掂及邪魅者，圖於其側即愈。後三十餘年，卻入四明山，不復出，今人時有見之者。（出《續神仙傳》）

【譯文】

王可交是蘇州府崑山縣人，住在松江南岸的趙屯村，靠種田、打漁爲生，三十多歲了，不知道有修道成仙的事。每次他釣到大魚就非常高興，用木槌把大魚打死燉熟然後蘸上蒜泥韭醬喫，並對人說世上再也沒有比喫燉魚更美的事了。有一天，他划着漁船高唱着漁歌在江裏走了幾里地，忽然看見江中有一隻綵船，船裏坐着非常年輕的七位道士，戴着鑲嵌着寶玉的帽子，披着繡有云霞圖形的帔肩，周圍有十幾個侍從都是童男童女，男的頭上梳兩個抓髻，女的頭髮梳成雲鬟樣式。船上還有四個穿黃衣的人。這時，船上有個道士喊王可交的名字，王可交正在驚訝中，自己的船已經自動靠在了道士的綵船旁了。一個道士讓小僮領着王可交上了綵船，只見七位道士的面前都擺着青玉的松盤酒器，酒器餐具都透明閃光，王可交不認識那些餐具酒器是什麼製成的。還有十幾個樂妓，手拿各種樂器站在一旁。王可交站在筵席的遠處向每個道士一一行禮後，七位道士都仔細打量他。一位道士說：「此人骨相很好，應該成仙，只是他生在人世，由於生病鍼灸，把眉間刺破了。」另一個道士說：「給他些酒喝吧。」一名侍者就拿酒壺往杯子裏倒酒，但怎麼倒酒也不出來，侍者就報告給道士，道士說：「這酒是仙酒，他必須把凡人的骨頭換掉才能喝得了這酒。酒倒不出來，正說明他命中不該喝仙酒。」又一個道士說：「讓他喫栗子吧。」一位道士就從酒桌上拿了兩個栗子遞給侍者，侍者又把栗子給了王可交讓他喫。王可交看那栗子是黑紅色，像棗子那樣光滑，二寸多長，一啃有皮，慄肉又脆又甜，不像人間的栗子，吃了好半天才把兩個栗子喫完。這時一個道士說：「王可交已經和我們見過面了，讓他回去吧。」說罷就讓一個穿黃衣的人把王可交送到岸上。王可交在綵船邊到處找不到自己的漁船，黃衣人說：「不必坐漁船，你一閉上眼就到了。」王可交就閉上眼睛，立刻覺得耳邊響起呼呼的風聲和水聲。黃衣人讓他睜開眼，他發現自己坐在草叢中的一塊大石頭上，四周是重重山峯和參天的松柏，那黃衣人也不見了。不遠處有一個高大的門樓，有人在門樓中出出進進。不一會兒，有幾個打柴的和幾個和尚來到王可交面前，問他是什麼人，他就把詳情說了。那些人又問他什麼時候離開家的，他說是今天早上。那些人問王可交今天是幾月幾日，王可交說：「三月三日呀。」那些人大喫一驚說：「今天是九月初九，離三月初三已經半年多了！」王可交又問這裏是什麼地方，一位和尚說：「這裏是天台山的瀑布寺前哪。」王可交又問這裏離華亭多遠，和尚說：「水路陸路加在一起一千多里。」王可交十分驚訝。那和尚請他到廟裏去休息並請他喫飯，王可交說一點不餓，只是想喝水。和尚們都圍着他問長問短，十分驚奇，就把這事報告了唐興縣並上報給台州。越州的廉使王渢向來尊奉道教，就召見了王可交。聽王可交談了以後，非常相信，認爲神仙的變化是無所不能的，誰也不可理解。王可交身材七尺多高，儀表和一般人很不同，談吐也很高雅。王渢感嘆地說：「王可交真是位神仙啊！」又因爲王可交和自己同姓，就對他更加敬重，並讓他穿上道士的衣裳。後來王渢派人到蘇州去了解覈實王可交的事，人們都說三月初三王可交坐着漁船到江中去再也沒回來，他家的人只是找到了他的漁船，以爲他一定是落入江中淹死了，到處也打撈不到他的屍體，他的妻兒只好用招魂的儀式給他辦了喪事，王渢證實了這一切後就向皇帝上表報告這件事，皇上也大爲驚奇。後來王可交回到他的家鄉，把一切經過都對鄉親們說了，並領着人們到江上看他遇見綵船和仙人的地方。王可交自從吃了神仙給的栗子後就再也不喫飯了，一舉一動都像有神在佑護幫助。他不再種田打魚，帶着妻子進了四明山。二十多年後，王可交出山到明州賣藥，讓人幫着賣酒，把賣藥和酒的錢全都佈施給窮人。當時，人們都說王可交賣的藥是壺公給的，酒則是餘杭阿母的。人們都說這藥酒非常好使，藥治病最靈，酒一喝就醉。人們有時得了疾病或家裏鬧邪，就畫一張王可交的像貼上，立刻就能好。過了三十多年，王可交又進了四明山再也沒出來，現在還有人見過他。

楊通幽

楊通幽，本名什伍，廣漢什邠人。幼遇道士，教以檄召之術，受三皇天文，役命鬼神，無不立應。驅毒癘，剪氛邪，禳水旱，致風雨，是皆能之，而木訥疏傲，不拘於俗。其術數變異，遠近稱之。玄宗幸蜀，自馬嵬之後，屬念貴妃，往往輟食忘寐。近侍之臣，密令求訪方士，冀少安聖慮。或雲：「楊什伍有考召之法。」徵至行朝。上問其事，對曰：「雖天上地下，冥寞之中，鬼神之內，皆可歷而求之。」上大悅，於內置場，以行其術。是夕奏曰：「已於九地之下，鬼神之中，遍加搜訪，不知其所。」上曰：「妃子當不墜於鬼神之伍矣。」二日夜，又奏曰：「九天之上，星辰日月之間，虛空杳冥之際，亦遍尋訪而不知其處。」上悄然不懌曰：「未歸天，復何之矣？」炷香冥燭，彌加懇至。三日夜，又奏曰：「於人寰之中，山川嶽瀆祠廟之內，十洲三島江海之間，亦遍求訪，莫知其所。後於東海之上，蓬萊之頂，南宮西廡。有羣仙所居，上元女仙太真者，即貴妃也。謂什伍曰：『我太上侍女，隸上元宮。聖上太陽朱宮真人，偶以宿緣世念，其願頗重，聖上降居於世，我謫於人間，以爲侍衛耳。此後一紀，自當相見，願善保聖體，無複意念也。』乃取開元中所賜金釵鈿合各半，玉龜子一，寄以爲信，曰：『聖上見此，自當醒憶矣。』言訖流涕而別。」什伍以此物進之，上潸然良久。乃曰：「師昇天入地，通幽達冥，真得道神仙之士也。」手筆賜名「通幽」，賜物千段，金銀各千兩，良田五千畝，紫霞帔、白玉簡，特加禮異。暇日問其所受之道，曰：「臣師乃西城王君青城真人，昔於後城山中，教以召命之術曰：『可以輔贊太平之君，然後方得飛昇之道。』戒以護氣希言，目不妄視，絕聲利，遠囂塵，則可以凌三界，登太清矣。」又問昇天入地，何門而往，何所爲礙。曰：「得道之人，入火不爇，入水不濡，躡虛如履實，觸實如蹈虛。雖九地之厚，巨海之廣，八極之遠，萬方之大，應念倏忽，何所拘滯乎（九地之厚起二十五字據明抄本補）。所以然者，形與道合。道無不在，毫芒之細，萬物之衆，道皆居之。」上善其對。居數載，乃登後城山，葺靜室於其頂，時還其家。門人言天真累降於靜室。一旦與羣真俱去。（出《仙傳拾遺》）

【譯文】

楊通幽，本名叫楊什伍，是廣漢郡什邠縣人。他小時候遇見過一個道士教給他召鬼神的法術，授給他三皇（指伏羲、神農、黃帝）的天書，用這天書召喚鬼神，鬼神會立刻就到。他驅除瘟疫，制服妖魔，消除水旱天災，呼風喚雨無所不能。楊什伍爲人古板孤傲，不隨凡俗，他的道術千變萬化，遠近聞名。唐玄宗李隆基由於安祿山造反逃出長安來到四川，非常思念死在馬嵬坡的楊貴妃，常常不喫飯不睡覺，心情十分苦悶。於是唐明皇身邊的一些近臣就密令求訪道術高明的方士，希望能多少解除一下皇上的痛苦憂傷。聽說楊什伍有召聚驅使鬼神的法術，就把他召到了唐明皇的四川行宮中。明皇問楊什伍有什麼道術，回答說：「不管是天上地下仙界地府，以及鬼神之中，我都能找到她！」唐明皇非常高興，命令在宮內設了道場神壇，讓楊什伍施道術尋找楊貴妃。當天夜裏，楊什伍就向唐明皇奏報說：「我已經在陰曹地府九泉之下找遍了，那裏沒有貴妃娘娘的蹤跡。」唐明皇說：「愛妃絕不會落到陰曹和鬼魂們在一起的。」第二天夜晚，楊什伍又奏報說：「我去了九重天界，在虛空浩瀚的天空和日月星辰之間尋訪，仍然沒找到貴妃娘娘。」唐明皇沉默了半天，悲傷地嘆息說：「她既不在九泉，也不在天上，能夠去了哪裏呢？」然後就熄了燈燭點起香火，更加急切地懇求楊貴妃能降臨。第三天夜裏，楊什伍又奏報：「我又找遍了人間的河流山川寺廟道觀，還去了東海的蓬萊、方丈、瀛洲三仙島和祖洲、玄洲、炎洲、長洲、瀛洲、元洲、流洲、生洲、鳳麟洲、聚窟洲這十仙洲，仍然沒有找到貴妃娘娘。後來，我來到東海的蓬萊山頂，在羣仙居住的地方打聽到有一位上元女仙名叫太真，我在她居住的南宮西廊屋裏拜見了她，原來這位太真女仙就是貴妃娘娘。她對我說：『我現在是天帝的侍女，隸屬於上元宮。明皇陛下本來是太陽朱宮的神仙，由於他有了很重的凡念，才讓他下凡到人世，我也被貶到人間侍奉他。十二年後，我們就會相見，希望陛下多多珍重，保養聖體，不要過分思念我吧。』說罷，貴妃娘娘就拿出陛下在開元年間賜給她的金釵和鈿盒各一半，還有一隻玉製的小龜作爲憑據，她說陛下見了這幾件東西就會醒悟，也就知道她也在思念陛下了。然後，她就和我流着淚告別了。」楊什伍奏報後就把楊貴妃讓他捎的那幾樣東西呈給唐明皇，明皇睹物傷情，飲泣了很久。唐明皇對楊什伍說：「道長你能夠昇天入地，和仙界冥府相通，真是一位道術高明的仙師啊！」當時就提筆賜名爲「通幽」，賜給他千種寶物，金銀各一千兩，良田五千畝，還賜給他紫霞圖樣的帔肩和白玉笏版，對他優禮有加。後來唐明皇在閒暇時問楊什伍和誰學的道術，楊什伍說：「我的老師是西城王君、青城真人。當年在後城山裏教給我召神術，並讓我輔助太平盛世的皇帝，然後我就可以飛昇成仙。老師告誡我要養氣少言，目不亂視，杜絕對名利的追求，遠離世間凡俗，這樣我就可以凌駕於天、地、人三界之上，升入仙界了。」唐明皇又問他昇天入地有什麼途徑，怕什麼東西阻礙，楊什伍說：「得了仙道的人，在火中不怕燒，進水不溼衣，足踏虛空像踩在實地上，接觸實地上又像踏在虛空中。不管多麼厚的土地，多麼寬的海洋，八極多麼遙遠，萬方那麼廣大，我一念之間都可以上下縱橫升降飛騰，什麼也阻擋不了我。我之所以能這樣，是因爲我的形體和道完全融合在一起了。道無處不在，從毫毛麥芒那麼細微的東西，到世間萬物，全都有道在其中。」唐明皇非常讚賞他對道的解釋。楊什伍在宮裏住了幾年，就進了後城山，在山頂上修了一間修煉道術的靜室，也常常回家看看。他的弟子說天真常常降臨他的靜室指導他修煉。後來，楊什伍和一羣神仙一同飛昇進入仙界了。

卷第二十一 神仙二十一

孫思邈 司馬承禎 尹君

孫思邈

孫思邈，雍州華原人也。七歲就學，日誦千餘言。弱冠，善談莊、老及百家之說，亦好釋典。洛陽總管獨孤信，見而嘆曰：「此聖童也，但恨其器大識小，難爲用也。」後周宣帝時，思遜以王室多故，遂隱居太白山。隋文帝輔政，徵爲國子博士，稱疾不起。常謂所親曰：「過是五十年，當有聖人出，吾方助之以濟人。」及唐太宗即位，召詣京師，嗟其容色甚少。謂曰：「故知有道者誠可尊重，羨門、廣成，豈虛言哉。」將授以爵位，固辭不受。唐顯慶四（四原作七。據明抄本改）年，高宗召見，拜諫議大夫，又固辭不受。上元元年，辭疾請歸，特賜良馬及鄱陽公主邑司以居焉。當時名士，如宋之問、孟詵、盧照鄰等，皆執師弟之禮以事焉。思邈嘗從幸九成宮。照鄰病，留在其宅，時庭前有大梨樹，照鄰爲之賦。其序曰：「癸酉之歲，餘臥疾長安光德坊之官舍，戶老雲，是鄱陽公主邑司，昔公主未嫁而卒，故其邑廢。時有處士孫思邈，道洽古今，學殫數術，高談正一，則古之蒙莊子。深入不二，則今之維摩詰。至於推步甲乙，度量乾坤，則洛下閎、安期先生之儔也。自雲開皇辛酉歲生，年九十三矣。察之鄉里，鹹雲數百歲。又共話周齊間事，歷歷如目見。以此參之，不啻百歲人矣。然猶視聽不衰，神彩甚茂，可謂古之聰明博達不死者也。時照鄰有盛名，而染惡疾，嗟稟受之不同，昧遐夭之殊致。因問思邈曰：「名醫愈疾，其道如何？」對曰：「吾聞善言天者，必質於人；善言人者，必本於天。天有四時五行，寒暑迭代。其轉運也，和而爲雨，怒而爲風，凝而爲霜雪，張而爲虹霓。此天地之常數也。人有四肢五臟，一覺一寐，呼吸吐納，循而爲往來，流而爲榮衛，彰而爲氣色，發而爲音聲。此人之常數也。陽用其精，陰用其形，天人之所同也。及其失也，蒸則生熱，否則生寒，結而爲疣贅，陷而爲癰疽，奔而爲喘乏，竭而爲焦枯，診發乎面，變動乎形。推此以及天地，則亦如之。故五緯盈縮，星辰失度，日月錯行，彗孛流飛，此天地之危疹也。寒暑不時，此天地之蒸否也。石立土踊，此天地之疣贅也。山崩地陷，此天地之癰疽也。奔風暴雨，此天地之喘乏也。雨澤不時，川源涸竭，此天地之焦枯也。良醫導之以藥石，救之以針劑；聖人和之以道德，輔之以政事。故體有可愈之疾，天地有可消之災。」又曰：「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詩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謂小心也。『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謂大膽也。『不爲利回，不爲義疚』。行之方也。『見機而作，不俟終日』。智之圓也。」其文學也，穎出如是。其道術也，不可勝紀焉。初魏徵等受詔修齊梁周隋等五代史，恐有遺漏，屢訪于思邈，口以傳授，有如目睹。東臺侍郎孫處約，嘗將其五子侹、儆、俊、侑、佺，以謁思邈。思邈曰：「俊當先貴，侑當晚達，佺最居重位，禍在執兵。」後皆如其言。太子詹事盧齊卿，自幼時請問人倫之事，思邈曰：「汝後五十年，位登方伯。吾孫當爲屬吏，可自保也。」齊卿後爲徐州刺史，思邈孫溥，果爲徐州蕭縣丞。邈初謂齊卿言時，溥猶未生，而預知其事。凡諸異跡，多如此焉。永淳元年卒。遺令薄葬，不藏冥器，不奠生牢，經月餘，顏貌不改。舉屍就木，空衣而已，時人異之。自注《老子》、《莊子》。撰《千金方》三十卷、《福祿論》三十卷、《攝生真籙》、《枕中素書》、《會三教論》，各一卷。開元中，復有人見隱於終南山，與宣律師相接，每來往參請宗旨。時大旱，西域僧請於昆明池結壇祈雨，詔有司備香燈，凡七日，縮水數尺，忽有老人夜詣宣律師求救曰：「弟子昆明池龍也。無雨時久，匪由弟子，胡僧利弟子腦將爲藥，欺天子言祈雨，命在旦夕。乞和尚法力救護。」宣公辭曰：「貧道持律而已，可求孫先生。」老人因至，思邈謂曰：「我知昆明龍宮有仙方三十首，若能示予，予將救汝。」老人曰：「此方上帝不許妄傳，今急矣，固無所吝。」有頃，捧方而至。思邈曰：「爾但還，無慮胡僧也。」自是池水忽漲，數日溢岸，胡僧羞恚而死。又嘗有神仙降，謂思邈曰：「爾所著《千金方》，濟人之功，亦已廣矣。而以物命爲藥，害物亦多。必爲尸解之仙，不得白日輕舉矣。昔真人桓闓謂陶貞白，事亦如之，固吾子所知也。」其後思邈取草木之藥，以代虻蟲水蛭之命，作《千金方翼》三十篇。每篇有龍宮仙方一首，行之於世。及玄宗避羯胡之亂，西幸蜀。既至蜀，夢一叟須鬢盡白，衣黃襦，再拜於前，已而奏曰：「臣孫思邈也，廬於峨眉山有年矣。今聞鑾駕幸成都，臣故候謁。」玄宗曰：「我熟識先生名久矣。今先生不遠而至，亦將有所求乎？」思邈對曰：「臣隱居雲泉，好餌金石藥，聞此地出雄黃，願以八十兩爲賜。脫遂臣請，幸降使齎至峨眉山。」玄宗諾之，悸然而寤。即詔寺臣陳忠盛挈雄黃八十兩，往峨眉宣賜思邈。忠盛既奉詔，入峨眉，至屏風嶺，見一叟貌甚俊古，衣黃襦，立於嶺下。謂忠盛曰：「汝非天子使乎？我即孫思邈也。」忠盛曰：「上命以雄黃賜先生。」其叟僂而受。既而曰：「吾蒙天子賜雄黃，今有表謝，屬山居無翰墨，天使命筆札傳寫以進也。」忠盛即召吏執牘染翰。叟指一石曰：「表本在石上。君可錄焉。」忠盛目其石，果有朱字百餘，實表本也。遂謄寫其字，寫畢。視其叟與石，俱亡見矣。於是具以其事聞於玄宗，玄宗因問忠盛，叟之貌與夢者果同，由是益奇之。自是或隱或見。鹹通末，山下民家，有幾十餘歲，不食葷血，父母以其好善，使於白水僧院爲童子。忽有遊客稱孫處士，周遊院中訖，袖中出湯末以授童子，曰：「爲我如茶法煎來。」處士呷少許，以餘湯與之，覺湯極美，願賜一碗。處士曰：「此湯爲汝來耳。」即以末方寸匕，更令煎喫，因與同侶話之，出門，處士已去矣。童子亦乘空而飛，衆方驚異。顧視煎湯銚子，已成金矣。其後亦時有人見思邈者。（出《仙傳拾遺》及《宣室志》）

【譯文】

孫思邈是雍州華原人。七歲上學，每天讀書大約一千字左右。他成年之後，喜歡談論莊、老及百家的學說，也喜歡佛經。洛陽總管獨孤信，見了他之後便感嘆地說：「這是一個聖童，只怕他器量大見識少，很難任用。」後周宣帝的時候，孫思邈因爲王室發生了許多變故，就隱居到太白山裏。隋文帝輔政的時候，讓他做國子博士。他稱病不起。他常常對親近的人說：「再過五十年，應當有一個聖人出世，那時候我才能幫他救濟世人。」到唐太宗即位，把他召到京城，慨嘆他的模樣很年輕，對他說：「我因此知道有道術的人實在應當受到尊重，羨門、廣成等神人確實不是虛傳。」皇上要授給他爵位，他堅決推辭，不肯接受。唐顯慶四年，唐高宗召見他，請他做諫議大夫，他又堅決推辭不接受。上元元年，他託病請求回鄉，皇上特意賜好馬給他，並且把鄱陽公主的城邑賜給他居住。當時的名士，像宋之問、孟詵、盧照鄰等，都用老師弟子的禮節對待他。孫思邈曾經和皇帝一起到過九成宮。盧照鄰病了，住在他的住宅裏，當時院子裏有一棵大梨樹，盧照鄰就爲那梨樹作了一篇辭賦，賦的序言說：「癸酉這年，我臥病在長安光德坊的官舍裏，這裏的老人說，這是鄱陽公主的城邑。從前鄱陽公主沒有出嫁就死了，所以她的城邑一直荒廢着。當時有一位處士叫孫思邈，他通曉古今，學盡各種數術。他談論起道家的理論來，就像古代的蒙縣莊子；他的學問深入不二，就像當今的維摩詰；至於推算天文曆法量度天地，則可以與洛下閎、安期先生相提並論。他自己說生於開皇辛酉年，已經九十三歲了。到鄉間打聽他，人們都說他已經幾百歲了。另外，他和人們一起談論起周、齊之間事來，記得清清楚楚，就像親眼見過。以此檢驗他，就不止是一百歲的人了。然而他的耳不聾，眼不花，神采奕奕。可以說是古代的聰明傅達長壽之人了。當時盧照鄰很有名氣，他得了重病，他嗟嘆每個人的承受不同，不知道人長壽短命如此懸殊。於是他問孫思邈：「名醫治病，它的道理如何呢？」孫思邈回答說：「我聽說善於談論天的人，一定要向人打聽；善於談論人的人，一定要以天的道理爲依據。天有四時的變化，五行的運轉，寒暑交替。它的運轉，和就下雨；怒就颳風；凝結就是霜雪；張揚就是虹霓。這是天地的規律。人有四肢和五臟，有醒有睡，有呼有吸，循環往復。流動，就形成人體的營養作用、衛外機能和血氣循環；明顯，就成爲人的氣色；發聲，就有了人的聲音。這是人的規律。陽性，用它的精神；陰性，用它的形體。這是天和人相同的地方。等到失去這種正常現象，熱氣上升則生熱；不然就生寒；凝結就成爲腫瘤；凹陷就成爲癰疽；奔躍就成爲喘息、睏乏；竭盡就成爲焦枯。病情呈現在表面，病變動卻在形體內。把這種道理推及到天地方面，也是這樣的。所以，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有盈有縮，星辰失去了常度，日月的運行出現錯亂，慧星離開軌道飛行，這是天地的大病。寒暑不正常，這是天地熱氣上升與否的表現；岩石泥土聳起，這是天地的腫瘤；山崩地陷，這是天地的癰疽；狂奔的風，狂暴的雨，這是天地的喘息和睏乏；雨露潤澤不及時。江河干涸，這是天地的焦枯。良醫治病，用藥疏導，用針劑拯救；聖人濟世，用道德調和，用政事輔助。所以，人身上有可以治好的病，天地有可以消除的災。」他又說：「膽子要大，而用心要細；心智要圓活，行爲要方正。《詩經》說，『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說的是小心；『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說的是大膽；『不爲利回，不爲義疚』，這是行爲的方正；『見機而作，不俟終日』，這是心智的圓活。」他的文學，如此超拔突出；他的道術也不可勝紀。當初魏徵等人受命編修齊、梁、周、隋等五代史，恐怕有遺漏，多次向孫思邈請教。他用口傳授，就像親眼所見一樣。東臺侍郎孫處約，曾經帶着五個兒子孫侹、孫儆、孫俊、孫侑、孫侹去拜見孫思邈。孫思邈說：「孫俊應當首先顯貴；孫侑應當顯達得較晚；孫侹的地位最高，災禍出在執掌兵權上。」後來都像他說的一樣。太子詹事盧齊卿，小時候向孫思邈請教人倫的事情，孫思邈說：「你今後五十年，地位可達到一方諸侯之長，我的孫子應當是你屬下的官吏，你應當自己保重纔是。」盧齊卿後來做了徐州刺史，孫思邈的孫子孫溥，果然是徐州蕭縣的縣令。孫思邈當初對盧齊卿說這話的時候，孫溥還沒有出生，而預先知道了他的事情。凡是各種奇異的事情，大多如此。永淳元年，孫思邈死去，死前留下話要薄葬，不準在墓中埋藏殉葬品，不準用活着的牛羊祭奠。經過一個多月，他的臉色沒變。舉起他的屍體往棺材裏裝的時候，他只剩下空空的衣服而已，當時的人都感到奇怪。他親自注釋了《老子》、《莊子》，撰寫了《千金方》三十卷、《福祿論》三十卷、《攝生真籙》、《枕中素書》、《會三教論》各一卷。開元年間，又有人發現他隱居在終南山，與宣律師相來往，宣律師常常來來往往地向他參學請教佛教宗旨。當時天大旱，有一個西域的僧人請求在昆明池築壇求雨，皇上下詔讓有關部門準備香燈。一共七天，水縮下去幾尺。忽然有一位老人夜裏到宣律師那裏求救，說：「我是昆明池裏的龍，很久沒下雨，不是因爲我。一個胡僧要用我的腦子做藥，欺騙天子說求雨，我的命危在旦夕，請和尚用法力救護於我。」宣公推辭說：「貧僧操守戒律罷了，你可以去求孫思邈老先生。」老人於是就來到孫思邈那裏。孫思邈說：「我知道昆明池龍宮裏有神仙藥方三十個，如果能讓我看看，我就救你。」老人說：「這些藥方上帝不準隨便外傳，現在緊急了，絲毫無所吝嗇！」過了一會兒，老人捧着藥方來了。孫思邈說：「你天明回去，不用擔心胡僧。」從此池水忽然暴漲，幾天便漫上岸來，胡僧羞怒而死。另外，曾經有一個神仙從天而降，對孫思邈說：「你所著的《千金方》，濟人的功效也很廣了。而用生物做藥，殘害的生物也太多了，你一定會成爲一個尸解的神仙，不能白天昇天成仙了。從前，一位真人桓闓告訴陶貞白，事情也是這樣，本來你是知道的。」此後孫思邈採用草木做藥，以代替虻蟲、水蛭的性命，作《千金方翼》三十篇，每篇有《龍宮仙方》一個行世。等到唐玄宗躲避安史之亂，向西到達蜀地之後，夢見一位老漢鬚髮皆白，穿黃色衣服，再三在面前參拜，然後奏道：「我是孫思邈，在峨嵋山結廬居住多年了。現在聽說皇上的鑾駕來到成都，我所以等候在這裏拜謁。」唐玄宗說：「我熟悉你的名字很久了，現在你不怕道路遙遠來到這裏，也是有所求嗎？」孫思邈說：「我隱居在雲泉之間，喜歡喫金石之藥，聽說這個地方出雄黃，希望賜給我八十兩。如果能滿足我的要求，請派使者到峨嵋山來。」唐玄宗答應了，心大跳而醒來，立即就令侍臣陳忠盛帶八十兩雄黃，到峨嵋山去賜給孫思邈。陳忠盛奉詔之後來到峨嵋山，走到屏風嶺，遇見一位容貌很俊逸古樸的老頭，穿黃色衣服立在嶺下。老頭對陳忠盛說：「你莫非是天子的使者嗎？我就是孫思邈。」陳忠盛說：「皇上讓我把雄黃賜給你。」那老頭躬身接受，然後說：「我承蒙天子賜給我雄黃，現在有表章致謝，但這裏是山野之居，沒有筆墨，請您執筆轉抄送進宮中。」陳忠盛立即讓官吏拿來筆墨之類。老頭指着一塊石頭說：「表章在那石頭上，您可以抄錄下來。」陳忠盛看那石塊，果然有一百多個紅字，確實是表章。於是就把那些字抄錄下來。寫完之後，再看老頭和石頭，全都不見了。於是陳忠盛把這事詳細地奏明唐玄宗。唐玄宗於是問陳忠盛，老頭的相貌與夢中的果然一樣，因此更感驚奇。從此，孫思邈有時候隱沒，有時候出現。鹹通末年，山下的一家百姓，有一個十幾歲的男孩，不喫葷血，父母認爲他喜歡善行，讓他到白水僧院做了童子。忽然有一位遊客自稱孫處士，在院中游了一週之後，從袖中取出一包湯藥碎末交給童子說：「爲我像烹茶那樣煎好。」煎好之後，處士飲了一些，把剩下的湯汁給了童子。童子覺得湯汁的味道極美，希望再給他一碗。處士說：「這藥就是爲你來的！」就把方寸這樣大的一匙藥沫再讓他煎着喫。於是他便向同伴們說了。出門一看，處士已離去了。童子也乘空飛起來。衆人正在驚異，一看那煎藥的鍋子，已變成金的了。這以後也時常有見到孫思邈的人。

司馬承禎

司馬承禎，字子微。博學能文，攻篆，迥爲一體，號曰金剪刀書。隱於天台山玉霄峯，自號白雲子。有服餌之術，則天累徵之不起。睿宗雅尚道教，屢加尊異，承禎方赴召。睿宗問陰陽術數之事。承禎對曰：「老子經雲：『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且心目所見知，每損之尚未能已，豈復攻乎異端而增智慮哉？」睿宗曰：「理身無爲，則清高矣；理國無爲，如之何？」對曰：「國猶身也。老子曰：『留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乃無私焉，而天下理。』易曰：『聖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是知天不言而信，無爲而成。無爲之旨，理國之要。」睿宗深賞異，留之慾加寵位。固辭。無何告歸山。乃賜寶琴花帔以遣之。公卿多賦詩以送。常侍徐彥伯，撮其美者三十餘篇，爲制序，名曰《白雲記》，見傳於世。時盧藏用早隱終南山，後登朝，居要官，見承禎將還天台，藏用指終南謂之曰：「此中大有佳處，何必在天台。」承禎徐對曰：「以僕所觀，乃仕途之捷徑耳。」藏用有慚色。玄宗有天下，深好道術，累徵承禎到京，留於內殿，頗加禮敬，問以延年度世之事。承禎隱而微言。玄宗亦傳而祕之，故人莫得知也。由是玄宗理國四十餘年，雖祿山犯關，鑾輿幸蜀，及爲上皇，回，又七年，方始晏駕，誠由天數，豈非道力之助延長耶！初玄宗登封太嶽回，問承禎：「五嶽何神主之？」對曰：「嶽者山之巨，能出雲雨，潛儲神仙，國之望者爲之；然山林之神也，亦有仙官主之。」於是詔五嶽于山頂列置仙官廟，自承禎始也。又蜀女真謝自然泛海，將詣蓬萊求師，船爲風飄，到一山，見道人指言：「天台山司馬承禎，名在丹臺，身居赤城，此真良師也。」蓬萊隔弱水三十萬裏，非舟楫可行，非飛仙無以到。自然乃回求承禎受度。後白日上升而去。承禎居山，修行勤苦，年一百餘歲，重顏輕健，若三十許人。有弟子七十餘人，一旦告弟子曰：「吾自居玉霄峯，東望蓬萊，常有真靈降駕。今爲東海青童君、東華君所召，必須去人間。」俄頃氣絕，若蟬蛻然解化矣。弟子葬其衣冠爾。（原未注出處。查出《大唐新語》。）

【譯文】

司馬承禎，字子微，博學多才，善長文學。他鑽研篆書。他寫的篆書，自成一體，叫作「金剪刀書」。他隱居在天台山玉霄峯，自號「白雲子」，有服用丹藥的道術。武則天多次徵召他，他都不應。唐睿宗崇尚道教，對他屢次給予特別的尊敬。他剛應召赴京，睿宗就向他問起推斷人事吉凶禍福的事。他回答說：「《老子》上說：『削弱權力，再削弱權力，以達到順應自然。』心中想到的，眼裏看到的事物，常常削弱慾望尚且不能做到不想不看，難道還要再鑽研異端而增加心智上的憂慮嗎？」睿宗說：「以順應自然的方法治理自身，就可以做到清高；用順應自然的方法治理國家，怎樣呢？」他回答說：「國家就像自身一樣。《老子》上說：『在淡泊上多注意，在寂靜處聚會真氣，順應事物的自然規律，就沒有私慾了，那麼天下也就治理了。』《易經》上說：『聖人應當按照天地的規律去修養自己的道德，使自己的言行符合自然規律。』因此知道天不講話而守信，順應自然就能成功。順應自然的要旨就是治理國家的要旨。」睿宗深深讚賞他奇特見解，要把他留在宮中，封他做大官，他堅決推辭。不久他告別回山。皇上就賜給他寶琴和花披肩，派人送他。很多公卿都作詩送他。有一個叫徐彥伯的常侍，選擇了其中三十首最好的，結成一個集子，還爲詩集寫了序言，命名爲《白雲記》。當時有一個叫盧藏用的人，他早年隱居在終南山，後來登上朝廷，身居顯要職位。他見司馬承禎要回天台山，就用手指着終南山對司馬承禎說：「這終南山裏就有不少佳處，何必非迴天台山不可呢？」司馬承禎不慌不忙地說：「依我所見，終南山是當官的捷徑而已。」盧藏用有羞慚的表情。唐玄宗坐了天下，也深深愛好道術，多次徵召，把司馬承禎召到京城，留在殿內，對他很有禮貌，十分尊敬他，向他請教延壽度世的事。司馬承禎講得很隱晦，沒有直說。唐玄宗祕密地記錄，又祕密地收藏，所以世人無法得知他們談話的內容。從此，唐玄宗治理國家四十多年，雖然有安祿山侵犯潼關，皇帝避難去到蜀地，但是他終究回京繼續做太上皇。回來之後又過了七年才死去。他的死實在是因爲天數，難道不是道力幫他延長的嗎？當初，唐玄宗登封太嶽回來，問司馬承禎：「五嶽是什麼神主宰的？」司馬承禎說：「嶽是山中最大的，能生出雲雨，能潛藏各種神仙，國中有聲望的人管理它。雖然是山林之神，但是也有仙官主管。」皇帝於是詔令在五嶽山頂上修建仙官廟。這種仙官廟。是從司馬承禎開始的。另外，有一位蜀地的女真人謝自然，她乘船過海，要到蓬萊去求師。船被風颳，來到一座山前，見到一位道人，指點她說：「天台山的司馬承禎，名在丹臺，身居赤城，他是真正的良師。」蓬萊離弱水三十萬裏，不是坐船可去的，不是飛天的神仙是無法到達的。謝自然就回去求司馬承禎，受到超度，於是後來她得道成仙，飛昇而去。司馬承禎久居深山，勤苦修行，活到一百多歲，面色像兒童那樣紅潤，步履像年輕人那樣輕捷，好像三十多歲的人。一天早晨，他告訴弟子們說：「我自從居住玉霄峯，向東望蓬萊，常常有真正的神靈降下來。現在我受到東海青童君、東華君的召請，必須離開人間。」不一會兒他就嚥氣了，像蟬蛻那樣分解消散了，弟子們只好埋葬了他的衣服帽子。

尹君

唐故尚書李公詵（詵字原缺。據明抄本補），鎮北門時。有道士尹君者，隱晉山，不食粟，常餌柏葉，雖發盡白，而容狀若童子，往往獨遊城市。裏中有老父年八十餘者，顧謂人曰：「吾孩提時，嘗見李翁言，李翁吾外祖也。」且曰：「我年七歲，已識尹君矣；迨今七十餘年，而尹君容狀如舊，得非神仙乎。吾且老，自度能幾何爲人間人；汝方壯，當志尹君之容狀。」自是及今，七十餘歲矣，而尹君曾無老色，豈非以千百歲爲瞬息耶。北門從事馮翊嚴公綬，好奇者，慕尹之得道，每旬休，即驅駕而詣焉。其後嚴公自軍（軍下原有爲字，據明抄本刪）司馬爲北門帥，遂迎尹君至府庭，館於公署，終日與同席，常有異香自肌中發，公益重之。公有女弟學浮圖氏，嘗曰：「佛氏與黃老固殊致。」且怒其兄與道士遊。後一日，密以堇斟致湯中，命尹君飲之。尹君即飲，驚而起曰：「吾其死乎！」俄吐出一物甚堅，有異香發其中。公命剖而視之，真麝臍也。自是尹君貌衰齒墮，其夕卒於館中。嚴公既知女弟之所爲也，怒且甚，即命部將治其喪。後二日，葬尹君於汾水西二十里。明年秋，有照聖觀道士朱太虛，因投龍至晉山，忽遇尹君在山中，太虛驚而問曰：「師何爲至此耶？」尹君笑曰：「吾去歲在北門，有人以堇斟飲我者，我故示之以死，然則堇斟安能敗吾真耶！」言訖，忽亡所見。太虛竊異其事，及歸，具白嚴公。曰：「吾聞仙人不死，脫有死者，乃尸解也；不然何變異之如是耶。」將命發其墓以驗之，然慮惑於人，遂止其事。（出《宣室志》）

【譯文】

唐朝時，前任尚書李公詵鎮守北門時，有一位叫尹君的道士在晉山隱居，他不喫糧食，常喫柏樹葉。雖然他的頭髮全白了，但是他的臉色和兒童一樣。他常常單獨到城中游逛。鄉里中有一位八十多歲的老漢，對周圍人們說：「我小時候，曾聽李老漢說過。李老漢是我的外祖父。他說：『我七歲那年，就認識尹君。到現在七十多年了，而尹君的模樣和過去一樣，他大概是神仙吧？我要老了，自己估計能在人世上再活幾年呢？你正年輕，應當記住尹君的容顏。』從那時到現在，又七十多年了，而尹君竟沒有衰老的表現，難道是把千百歲當作瞬息嗎？」北門的從事馮詡嚴公綬是好奇的人，他敬慕尹君是得道的人，常常在休假日驅車到尹君那裏去拜訪。後來，嚴公綬從軍司馬升爲北門帥，就把尹君接到府中，住在公署，整天與他坐在一起。嚴公綬發現常常有一種異香從尹君的肌肉中散發出來，就更加敬重他。嚴公綬有一個妹妹，學佛教，曾說：「佛教與道教根本不同！」而且她對哥哥與道士交往很生氣。後來有一天，她祕密把苦堇放在湯裏，讓尹君喝。尹君喝完，喫驚地站起來說：「我大概要死了！」一會兒，他吐出一塊很硬東西，並有奇異的香味從中散發出來。嚴公綬讓人解剖一看，原來是一塊麝香。從此尹君容顏衰老，牙齒脫落，那天晚上便死在嚴公綬的公館中。嚴公綬知道是妹妹乾的之後，非常生氣，立即讓部下爲尹君辦理喪事。過了兩天，把尹君葬在汾水西二十里的地方。第二年秋天，有一位叫朱太虛的照聖觀的道士，到晉山去投放一條龍，忽然在山中遇見尹君。朱太虛喫驚地問道：「師父爲什麼來到這裏？！尹君說：「去年我在北門，有人把苦堇放在湯裏讓我喝，我故意裝死給他們看。可是，堇湯怎麼能敗壞我的真功呢？」說完，他忽然不知哪兒去了。朱太虛心裏感到很怪，等回到北門，詳細向嚴公綬作了彙報。嚴公綬說：「我聽說仙人是死不了的，如果有死的，也只不過是尸解罷了，不然怎麼會變異成這種樣子呢？」他要讓人打開墳墓檢驗一下，但是擔心會讓人迷惑，就停止了這件事。

卷第二十二 神仙二十二

羅公遠 僕僕先生 藍采和

羅公遠

羅公遠，本鄂州人也。刺史春設，觀者傾郡。有一白衣人長丈餘，貌甚異，隨羣衆而至，門衛者皆怪之。俄有小童傍過，叱曰：「汝何故離本處，驚怖官司耶？不速去！」其人遂攝衣而走。吏乃擒小童至宴所，具白於刺史。刺史問其姓名。雲：「姓羅，名公遠，自幼好道術，適見守江龍上岸看，某趣令回。」刺史不信曰：「須令我見本形。」曰：「請俟後日。」至期，於水濱作一小坑，深才一尺，去岸丈餘，引水入。刺史與郡人並看。逡巡，有魚白色，長五六寸，隨流而至，騰躍漸大，青煙如線，起自坎中。少頃，黑氣滿空，咫尺不辨。公遠曰：「可以上津（津原作律。據明抄本、許刻本改）亭矣。」未至，電光注雨如瀉，須臾即定。見一大白龍於江心，頭與雲連，食頃方滅。時玄宗酷好仙術。刺史具表其事以進。時玄宗與張果、葉法善棋。二人見之大笑曰：「村童事亦何解。」乃各握棋子十數枚，問曰：「此有何物？」曰：「空手。」及開果無，並在公遠處，方大駭異。令與張、葉等齒坐。劍南有果初進，名爲日熟子，張與葉以術取，每過午必至。其日，暨夜都不到，相顧而語曰：「莫是羅君否。」時天寒圍爐，公遠笑，於火中素樹一箸，及此除之，遂至。葉詰使者。雲欲到京，焰火亙天，無路可過；適火歇，方得度。從此衆皆敬伏。開元中，中秋望夜，時玄宗於宮中玩月。公遠奏曰：「陛下莫要至月中看否。」乃取拄杖，向空擲之，化爲大橋，其色如銀，請玄宗同登。約行數十里，精光奪目，寒色侵人，遂至大城闕。公遠曰：「此月宮也。」見仙女數百，皆素練寬衣，舞於廣庭。玄宗問曰：「此何曲也？」曰：「霓裳羽衣也。」玄宗密記其聲調，遂回，卻顧其橋，隨步而滅。且召伶官，依其聲調作霓裳羽衣曲。時武惠妃尤信金剛三藏，玄宗幸功德院，忽苦背癢。公遠折竹枝，化七寶如意以進。玄宗大悅，顧謂三藏曰：「上人能致此乎？」曰：「此幻化耳。臣爲陛下取真物。」乃袖中出七寶如意以進。公遠所進者，即時化爲竹枝耳。及玄宗幸東洛，武妃同行，在上陽宮麟趾殿，方將修殿，其庭有大方梁數丈，經六七尺，時公遠、葉尊師、金剛三藏皆侍從焉。玄宗謂葉尊師曰：「吾方閒悶。可試小法以爲樂也？師試爲朕舉此方木。」葉受詔作法，方木一頭揭數尺，而一頭不起。玄宗曰：「師之神力，何其失耶！」葉曰：「三藏使金剛善神，衆壓一頭，故不舉。」時玄宗奉道，武妃宗釋，武妃頗有悅色，三藏亦陰心自歡，惟公遠低頭微哂。玄宗謂三藏曰：「師神咒有功，葉不能及，可爲朕咒法善入澡瓶乎？」三藏受詔置瓶，使法善敷座而坐，遂咒法大佛頂真言，未終遍，葉身欻欻就瓶；不三二遍，葉舉至瓶嘴；遍訖，拂然而入瓶。玄宗不悅。良久謂三藏曰：「師之功力，當得自在，既使其入，能爲出乎？」三藏曰：「是僧之本法也。」即咒之。誦佛頂真言數遍，葉都不出。玄宗曰：「朕之法師，今爲三藏所咒而沒，不得見矣。」武妃失色。三藏大懼。玄宗謂公遠曰：「將若之何得法善旋矣。」公遠笑曰：「法善不遠。」良久，高力士奏曰：「葉尊師入。」玄宗大驚曰：「銅瓶在此，自何所來！」引入問之。對曰：「寧王邀臣喫飯，面奏的不放，臣適寧王家食訖而來，不因一咒，何以去也。」玄宗大笑，武妃、三藏皆賀。已而使葉設法籙。於是取三藏金襴袈裟摺之，以盆覆之。葉禹步叩齒，繞三匝曰：「太上老君攝去。」盆下袈裟之縷，隨色皆攝，各爲一聚。三藏曰：「惜哉金襴，至毀如此！」玄宗曰：「可正乎？」葉曰：「可。」又覆之，咒曰：「太上老君正之。」啓之，袈裟如故。葉又取三藏鉢，燒之烘赤，手捧以合三藏頭，失聲而走。玄宗大笑。公遠曰：「陛下以爲樂，乃道之末法也，葉師何用逞之？玄宗曰：「師不能爲朕作一術以歡朕耶？」公遠曰：「請更問三藏法術何如？」三藏曰：「貧道請收固袈裟，試令羅公取，取不得則羅公輸，取得則僧輸。」於是令就道場院爲之。三藏結壇焚香，自於壇上跏趺作法，取袈裟貯之銀合；又安數重木函，皆有封鎖，置於壇上。玄宗與武妃、葉公，皆見中有一重菩薩，外有一重金甲神人，外以一重金剛圍之，賢聖比肩，環繞甚嚴，三藏觀守，目不暫舍。公遠坐繩牀，言笑自若。玄宗與葉公皆視之。數食頃，玄宗曰：「何太遲遲，得無勞乎！」公遠曰：「臣鬥力，安敢自炫其能！但在陛下使三藏啓觀耳。」令開函取袈裟，雖封鎖依然，中已空矣。玄宗大笑。公遠奏曰：「請令人於臣院內，敕弟子（子字原闕，據明抄本補）開櫃取來。」即令中使取之，須臾袈裟至。玄宗問之。公遠曰：「善薩力士，聖之中者，甲兵諸神，道之小者，皆可功參上界；至於太上至真之妙，非術士所知。適使玉清神女取之，則菩薩金剛不見其形，取若坦途，何礙之有。」玄宗大悅。賞賚無數。而葉公、三藏然後伏焉。時玄宗欲學隱遁之術。對曰：「陛下玉書金格，以簡於九清矣；真人降化，保國安人，誠宜習唐、虞之無爲，繼文、景之儉約，卻寶劍而不御，棄名馬而不乘，豈可以萬乘之尊，四海之貴，宗廟之重，社稷之大，而輕狥小術，爲戲玩之事乎？若盡臣術，必懷璽入人家，困於魚服矣。」玄宗怒，罵之。遂走入殿柱中，數玄宗之過。玄宗愈怒，易柱破之，復入玉磶中。又易磶。破之爲數十片，悉有公遠之形。玄宗謝之，乃如故。玄宗後又堅學隱形之術，強之不已，因而教焉。然託身隱，常有不盡，或露裾帶，或見影跡，玄宗怒斬之。其後數歲，中使輔仙玉，奉使入蜀，見公遠於黑水道中，披雲霞衲帔，策杖徐行。仙玉策馬追之，常去十餘步，竟莫能及。仙玉呼曰：「天師雲水適意，豈不念內殿相識耶！」公遠方佇立顧之。仙玉下馬拜謁訖，從行數里。官道側俯臨長溪，旁有巨石，相與渡溪據石而坐。謂仙玉曰：「吾棲息林泉，以修真爲務，自晉咸和年入蜀，訪師諸山，久晦名跡，聞天子好道崇玄，乃舍煙霞放曠之樂，冒塵世腥羶之路，混跡雞鶩之羣，窺閱蜉蝣之境，不以爲倦者，蓋欲以至道之貴，俯教於人主耳。聖上廷我於別殿，遽以靈藥爲索，我告以人間之腑臟，葷血充積，三田未虛，六氣未潔，請俟他日以授之，以十年爲限。不能守此誠約，加我以丹頸之戮，一何遑遽哉！然得道之人，與道氣混合，豈可以世俗兵刃水火害於我哉！但念主上列丹華之籍，有玉京交契之舊，躬欲度之，眷眷之情，不能已已。」因袖中出書一緘，謂仙玉曰：「可以此上聞，雲我姓維，名厶遠，靜真先生弟子也，上必寤焉。」言罷而去，仍以蜀當歸爲寄，遂失所在。仙玉還京師，以事及所寄之緘奏焉。玄宗覽書，惘然不懌。仙玉出，公遠已至，因即引謁。玄宗曰：「先生何改名姓耶？」對曰：「陛下嘗去臣頭，固改之耳。羅字去頭，維字也；公字去頭，厶字也；遠字去頭，遠字也。」玄宗稽首陳過，願舍其尤。公遠欣然曰：「蓋戲之耳。夫得神仙之道者，劫運之災，陽九之數，天地淪毀，尚不能害；況兵刃之屬，那能爲害也？」異日，玄宗復以長生爲請。對曰：「經有之焉，我命在我，匪由於他。當先內求而外得也。刳心滅智，草衣木食，非至尊所能。」因以三峯歌八首以進焉，其大旨乃玄素黃赤之使，還嬰溯流之事。玄宗行之逾年，而神逸氣旺，春秋愈高，而精力不憊。歲餘，公遠去，不知所之。天寶末，玄宗幸蜀，又於劍門奉迎鑾輅，衛至成都，拂衣而去。乃玄宗自蜀還京，方悟蜀當歸之寄矣。（出《神仙感遇傳》及《仙傳拾遺》、《逸史》等書）

【譯文】

羅公遠本是鄂州人。鄂州刺史春天設宴，全郡的人都來觀看。有一個一丈多高的穿白衣服的人，相貌很是與衆不同，也隨着人羣來了。守門的人都認爲他挺怪。不一會兒有一個小童從旁邊經過，呵斥道：「你爲什麼離開你的本處，來驚嚇官吏們呢？還不快離開！」那人就提着衣服跑了。官吏就把小童捉住，送到舉行宴會的地方，詳細向刺史報告了。刺史問小童的姓名。小童說：「姓羅，名公遠，從小喜好道術。剛纔發現守江龍上岸來看熱鬧，我急忙趕來讓他回去。」刺史不信，說：「必須讓我看到他的原形我才相信。」羅公遠說：「請等到後天。」到了第三天，他在水邊挖了一個小坑，才一尺深，離岸一丈多遠。他把水引到坑裏來。刺史和郡中的人都來看。不長時間，有一條白色的魚，五六寸長，隨着水流來到，越騰躍越大。有一縷線一樣的青煙從坑中升起。一會兒，黑氣滿天，咫尺之間也看不清東西。羅公遠說：「大家可以到津亭上去了。」大家還沒走到津亭，雷電大作，大雨如瀉。霎時便平定下來，有一條大白龍出現在江心，頭和雲相連接，一頓飯的功夫才消失。那時玄宗非常喜歡仙術，刺史把這事詳細寫明稟報並把羅公遠送到京城。當時唐玄宗與張果、葉法善下棋。張、葉二人見了羅公遠大笑道：「小小村童，他怎知龍的事！」二人就各握了十幾個棋子，問道：「這手裏有什麼東西？」羅公遠說：「是空手，什麼也沒有！」等張開手一看，果然什麼也沒有。棋子都到了羅公遠那裏。二人這才感到很驚異。皇上讓羅公遠與張、葉二人平起平坐。劍南有一種果子，剛剛開始進貢，名叫「日熟子」。張果與葉法獸用法術運取，每天一過正午必然送到。那一天，天黑都沒送到。張、葉二人互相看着說：「是不是羅公遠乾的？」當時天很冷，大家圍着火爐。羅公遠笑。在火中平常立着一根筷子，到這時拔掉它，於是日熟子就送來了。葉法善盤問使者。使者說，要到京的時候，焰火連天，無路可過，剛纔火停了，才能過來。從此，衆人都敬佩他，服氣他。開元年間，八月十五的晚上，當時唐玄宗在宮中賞月，羅公遠奏道：「陛下想不想到月中看看呢？」於是就拿起手杖，向空中扔去。手杖變成大橋，橋的顏色像銀。羅公遠請玄宗一塊登上大橋，大約走了幾十裏，感到精光耀眼，寒氣侵人，就來到一個大城闕下。羅公遠說：「這就是月宮。」有幾百位仙女，都穿白絹寬袖衣服，在廣庭中跳舞。玄宗問道：「這是什麼樂曲？」羅公遠說：「是《霓裳羽衣曲》。」玄宗暗中記下那樂曲的聲調，於是就回來了。回頭看那橋，隨着腳步消逝。玄宗召來樂官，按照他記下來的聲調譜成了《霓裳羽衣曲》。當時爲惠妃尤其相信金剛三藏。玄宗來幸功德院，忽然因爲背發癢而感到難受。羅公遠折了一根竹枝，把它變成一個七寶如意送給玄宗，玄宗很高興，看着金剛三藏說：「你能達到這種程度嗎？」金剛三藏說：「這是幻化而已，我給陛下取真的來。」他就從袖子裏取出一個七寶如意交給皇上。羅公遠進獻的那個，當時就變成了竹枝。等到玄宗遊幸東洛，武惠妃同行，住在上陽宮麟趾殿。當時正要修殿，那院中有一根幾丈長大方梁，直徑六七尺。當時羅公遠、葉法善、金剛三藏，都侍候跟隨在左右。玄宗對葉法善說：「我正閒悶，可以試作一些小法術爲樂趣，你可以爲我舉起這根方木。」葉法善受皇命作法，方木一頭抬起來幾尺，而另一頭不起來。玄宗說：「你的神力，爲什麼喪失了呢？」葉法善說：「三藏讓金剛善神一起壓在一頭，所以抬不起來。」當時玄宗信奉道教，武惠妃信仰佛教，武惠妃很高興。三藏也暗自高興。只有羅公遠低頭露出一縷譏諷的微笑。玄宗對金剛三藏說：「你的神咒很有功力，葉法善比不上你，你能用咒語把葉法善弄到澡瓶裏去嗎？」三藏得到皇上的命令，放好了澡瓶，讓葉法善在座位上坐好，就開始念「法大佛頂真言」咒語，還沒念完一遍，葉法善的身體就慢慢靠近瓶子。不到兩三遍，葉法善的身體就舉到了瓶口。唸完咒語，葉法善輕輕地進到瓶中。玄宗很不高興，許久纔對三藏說：「你的功力，應該能自由自在。既然能讓他進去，還能讓他出來嗎？」三藏說：「這是我基本的法術。」於是就唸咒，念「佛頂真言」唸了好幾遍，都沒有把葉法善念出來。唐玄宗說：「我的法師，現在被三藏咒沒了，看不到了！」武惠妃和三藏大驚失色。唐玄宗對羅公遠說：「要怎麼辦才能讓葉法善回來呢？」羅公遠說：「葉法善離此不遠。」過了一會兒，高力士奏道：「葉尊師進來了！」唐玄宗大驚道：「銅瓶在這裏，他是從哪兒來的？」把葉法善領進來之後一問，葉法善回答說：「寧王請我喫飯，我如面奏，你一定不肯放我去。我剛在寧王家喫完飯而來，不因爲他一咒，我怎麼能去呢？」玄宗大笑，武惠妃和三藏都表示祝賀。然後讓葉法善設道家祕文。於是葉法善取三藏的金襴袈裟摺疊起來，把它用一個盆扣上。葉法善小步行走，叩動牙齒，繞盆三圈，說：「太上老君拽去！」盆下袈裟的絲線，隨着不同的顏色，各被拽得一堆一堆的。三藏說：「可惜這件金襴袈裟了，毀壞到這種程度！」玄宗說：「可以改正嗎？」葉法善說：「可以。」他又用盆扣上，唸咒道：「太上老君改正它！」打開一看，袈裟像原來一樣。葉法善又取三藏的鉢子，把它燒得通紅，用手捧着往三藏頭上戴，三藏失聲而逃。玄宗大笑。羅公遠說：「陛下以此爲樂，其實這是道術中末流的法術，葉法師何必顯示它！」玄宗說：「你不能爲我作一個法術，讓我高興高興嗎？」羅公遠說：「請再問問三藏的法術怎麼樣。」三藏說：「我把袈裟收放牢固，試讓羅公取，不能取走那就是羅公輸了；取走，則是我輸了。」於是皇上讓他們在道場院進行。三藏法壇燒香，親自在壇上作法，把袈裟存放在銀盒子裏，又安裝在幾層木匣子裏，每層都上了鎖，放在壇上。玄宗和武惠妃、葉法善，都看到裏面有一重菩薩，外面有一重金甲神人，再外面用一重金剛力士包圍着。賢才聖人比踵接肩，包圍得很嚴密。三藏看守在那裏，眼睛一時也不離開。羅公遠坐在繩牀上，談笑自若。玄宗和葉法善都看着他。幾頓飯的時間過去了，玄宗說：「爲什麼這麼慢呢？大概累了吧？」羅公遠說：「我鬥力，怎麼敢顯示自己能耐呢？只要陛下讓三藏打開看看就知道了。」玄宗讓三藏打開匣子取出袈裟。雖然仍舊鎖着，但是裏邊已經空了。玄宗大笑。羅公遠奏道：「請派人到我的院內，讓弟子開櫃拿來。」玄宗立即派中使去取。不一會兒袈裟取來。玄宗問這是怎麼回事，羅公遠說：「菩薩、力士，是聖賢中一般的；甲兵，諸神，是道術之中較小的，都有可以參與上界的功力，至於太古極真的奧妙，不是術士所能知道的。剛纔我讓玉清神女去取，那麼菩薩和金剛也看不到她的形跡，去取就像走在坦途上，能有什麼障礙呢？」玄宗非常高興，賞賜無數。而葉法善、三藏以後都很佩服羅公遠。當時玄宗要學隱遁之術，羅公遠回答說：「陛下玉書金格已經記錄在九清了，你是真人下凡，爲的是叫你保國安民。實在應該學習唐堯虞舜的無爲而治，繼承文帝景帝的儉樸節約作風，放棄寶劍不佩帶，放棄名馬不乘坐。怎麼可以憑着萬乘的尊位、四海的富貴，如此重要的宗廟，如此之大的社稷，而輕率地去循蹈小術，做遊戲玩耍的事呢？如果你學盡我的道術，必將揣着玉璽走進別人家，被困在平常人的服飾之中。」玄宗大怒，罵他。於是他就跑進殿柱子裏，數落玄宗的過錯。玄宗更怒，把殿柱打破，又換了一根柱子。他又進到柱腳石中。玄宗又下令換了柱腳石，把換下來的柱腳石打碎成幾十片，全都有羅公遠的形跡。玄宗向他道歉，才恢復正常。玄宗後來又硬要學隱形之術，勸阻不了，就只好教他。然而玄宗隱身，常有隱不盡的地方，或者露出裙帶來，或者露出形跡來。玄宗生氣，把羅公遠殺了。此後過了幾年，中使輔仙玉奉使進入蜀地，見到羅公遠在黑水的道路上。他披着雲霞縫補成的衣帔，拄着手杖慢慢行走。仙玉策馬追趕，常常只離他十幾步，卻不能追上他。仙玉喊道：「羅天師周遊四方，心滿意足，難道不記得在宮中相識的朋友嗎？」羅公遠這才站下回頭看着仙玉。仙玉下馬拜謁之後，二人一起走了幾里，官道旁邊有一條長長的溪流，溪旁有一塊巨石，二人一起渡過溪流，坐到巨石上。羅公遠對仙玉說：「我棲息在山野之中，把修煉本性當作主要任務。我從晉朝咸和年進入蜀地，在各大山之中訪師求教，長期隱藏姓名和蹤跡。聽說皇上喜歡道教崇尚玄學，我就捨棄了山間美景和行動自由的樂趣，冒着塵世間又腥又羶又臭的道路，將行跡混以雞鴨羣中，窺視小蟲子的處境。我之所以不知疲倦地這樣做，是想要用最崇高的道理，教導皇帝罷了。皇上把我迎到別殿，急忙向我索要靈藥。我告訴他，人間的腑臟，充滿葷血，『三田』還沒虛，『六氣』還沒潔，請等到以後再給，以十年爲期限。但是他不守信用，砍了我的腦袋，多麼可怕呀！然而就是得道成仙的人，我與道和氣混合在一起，怎麼能用世俗間的兵刃水火加害我呢？我只考慮到他畢竟是一代天子，又與我有一段舊交，想親自引度他。這眷眷之情，一直不能了卻。」於是，羅公遠從袖中取出一封書信，對仙玉說：「可以把這信交給皇上，就說我姓維，名厶遠，是靜真先生的弟子，皇上一定會明白的。」說完就離去。他還把蜀地的當歸讓仙玉捎給皇帝。於是他就不見了。輔仙玉回到京中，把信和東西全交給皇帝。玄宗看了信，惘然不樂。輔仙玉退出去，羅公遠已經來到，於是就領他去見皇上。玄宗說：「先生爲什麼要改換姓名呢？」羅公遠回答說：「陛下曾經砍去我的頭，所以才改。羅字去了頭，是維字；公字去了頭，是厶字；遠字去了頭，是遠字。」玄宗點頭承認了自己的過錯，希望原諒他的罪過。羅公遠高興地說：「開個玩笑而已！得道成仙的人，天塌地陷等自然災害尚且不怕，何況兵刃之類，怎麼能害了我呢？」改日，玄宗又向羅公遠請求長生不老之藥。羅公遠說：「經書裏有這內心的雜念，穿草衣喫樹葉，不是至高地位的人所能做到的。」於是他把八首《三峯歌》獻給唐玄宗。其大意是「玄素黃赤還嬰溯流」方面的事。唐玄宗按照要求去做，一年多以後，神情飄逸，精氣旺成，年齡更高了，精力卻不減。一年多以後，羅公遠離去，不知他去了什麼地方。天寶年末，玄宗幸遊蜀地避難，羅公遠又在劍門迎接皇駕，護送到成都，然後拂衣而去。等到玄宗從蜀地回京城，才明白他給自己送來蜀地當歸的意思。

僕僕先生

僕僕先生，不知何許人也，自雲姓僕名僕，莫知其所由來。家於光州樂安縣黃土山，凡三十餘年，精思餌杏丹，衣服飲食如常人，賣藥爲業。開元三年，前無棣縣令王滔寓居黃土山下，先生過之。滔命男弁爲主，善待之。先生因授以杏丹術。時弁舅吳明珪爲光州別駕，弁在珪舍。頃之，先生乘雲而度，人吏數萬皆睹之。弁乃仰告曰：「先生教弁丹術未成，奈何舍我而去。」時先生乘雲而度，已十五過矣，人莫測；及弁與言，觀者皆愕。或以告刺史李休光。休光召明珪而詰之曰：「子之甥乃與妖者友，子當執。」其舅因令弁往召之，弁至舍而先生至，具以狀白。先生曰：「餘道者，不欲與官人相遇。」弁曰：「彼致禮，便當化之；如妄動失節，當威之，使心伏於道。不亦可乎！」先生曰：「善」。乃詣休光府。休光踞見，且詬曰：「若仙當遂往矣；今去而復來，妖也。」先生曰：「麻姑、蔡經、王方平、孔申、二茅之屬，問道於餘，餘說之未畢，故止，非他也。」休光愈怒，叱左右執之。龍虎見於側，先生乘之而去，去地丈餘，玄雲四合，斯須雷電大至，碎庭槐十餘株，府舍皆震壞。觀者無不奔潰，休光懼而走，失頭巾。直吏收頭巾。引妻子跣出府，因徙宅焉。休光以狀聞。玄宗乃詔改樂安縣爲仙居縣，就先生所居舍置仙堂觀，以黃土村爲仙堂府，縣尉嚴正誨護營築焉，度王弁爲觀主，兼諫議大夫，號通真先生。弁因餌杏丹卻老，至大曆十四年，凡六十六歲，而狀可四十餘，筋力稱是。其後果州女子謝自然，白日上升。當自然學道時，神仙頻降，有姓崔者，亦云名崔，有姓杜者，亦云名杜，其諸姓亦爾，則與僕僕先生姓名相類矣。無乃神仙降於人間，不欲以姓名行於時俗乎。後有人於義陽郊行者，日暮不達前村，忽見道旁草舍，因往投宿。室中唯一老人，問客所以。答曰：「天陰日短，至此昏黑，欲求一宿。」老人云：「宿即不妨，但無食耳。」久之，客苦飢甚。老人與藥數丸，食之便飽。既明辭去，及其還也，忽見老人乘五色雲，去地數十丈。客便遽禮，望之漸遠。客至安陸，多爲人說之，縣官以爲惑衆，系而詰之。客雲：「實見神仙。」然無以自免，乃向空祝曰：「仙公何事見，今受不測之罪。」言訖，有五色雲自北方來，老人在雲中坐，客方見釋，縣官再拜。問其姓氏。老人曰：「僕僕野人也，有何姓名。」州司畫圖奏聞。敕令於草屋之所，立僕僕先生廟，今見在。（出《異聞集》及《廣異記》）

【譯文】

不知道僕僕先生是什麼地方人。他自己說姓僕名僕，沒有人知道他從哪裏來。他的家在光州樂安縣黃土山。他共用去三十多年的時間，精心研製出一種叫做「杏丹」的藥，自己食用。他穿衣喫飯與平常人一樣，以賣藥爲業。開元三年，以前的無棣縣縣令王滔住在黃土山下。僕僕先生從王家門前經過，王滔讓兒子王弁以主人的身份很好地款待了僕僕先生，僕僕先生就把杏丹術傳授給王弁。那時王弁的舅舅吳明珪是光州別駕，王弁住在吳明珪家裏。一會兒，僕僕先生乘着雲朵而過，官吏百姓上萬人都看到了。王弁仰臉對僕僕先生說：「先生教我杏丹術還沒有教成，爲什麼棄我而去呢？」那時僕僕先生乘着雲朵已經走過十五次了，人們沒有知道是怎麼回事的。等到王弁與他說話，見到的人都很驚愕，有人把這事報告給刺史李休光。李休光把吳明珪叫來問他說：「你的外甥居然和妖怪交朋友，你應該把他抓起來。」王弁的舅勇於是就讓王弁把僕僕先生找來。王弁去到僕僕先生家中時，僕僕先生也回到家中。王弁詳細地說明了事情的經過。僕僕先生說：「我是道人，不想和當官的接觸。」王弁說：「他們對你有禮貌，你就應該感化他們，他們如果失禮妄動，就應該給他們一點顏色看看，使他們對道家心服口服，不也很好嗎？」僕僕先生說：「也好。」於是就來到李休光府中。李休光沒有站起來接見他，而且還罵他說：「你如果是神仙應當立即就離去了，現在去而復返，一定是妖怪！」僕僕先生說：「麻姑、蔡經、王方平、孔申、二茅等人，都向我請教道術，我沒有講完，就住下了，不是因爲別的。」李休光更生氣，喝令左右把他拿下。這時候有龍虎出現在僕僕先生身邊，他騎上去就離地而去。離地一丈多高的時候，黑雲四起，頃刻間雷電大作，擊碎院子裏的十幾棵槐樹，房舍全都震壞，圍觀的人沒有不奔逃的。李休光嚇得逃跑，頭巾都跑丟了。他讓一個小官爲他收起頭巾，自己領着妻子兒女光着腳跑出府門。因此他搬家到別處去住了。李休光把這事兒寫成奏章報給皇上，唐玄宗就下令改稱樂安縣爲仙居縣，在僕僕先生住的地方建了仙堂觀，把黃土村改爲仙堂村，讓縣尉嚴正誨看護營地施工建築，讓王弁做仙堂觀觀主兼諫議大夫，名號叫通真先生。王弁因爲服用杏丹，推遲了衰老，到大曆十四年，他已經六十六歲，而形貌還像四十多歲，力氣也和四十多歲的人相當。這以後有一位叫謝自然的果州女子，白日裏昇天成仙。當年謝自然學習道術的時候，衆神仙頻頻下降。有一個姓崔的，也說名字叫崔；有一個姓杜的也說名字叫杜。其他各種姓氏的人也這樣，這就和僕僕先生的姓名類似了。莫非神仙來到人間，不想把姓名留傳在世俗間。後來有一個在義陽郊外走路的人，天晚了還沒走到前村，忽然見道旁有一所草房，就前去投宿。屋裏只有一位老人。老人問他來幹什麼，他說：「天陰，白天的時間又短，走到這兒天就黑了，想借住一宿。」老人說：「宿是可以的，只是沒有喫的東西。」過了挺長時間，這個投宿的客人餓得難受，老人就送給他幾丸藥，吃了就飽了，天亮後離去。等到他回來，忽然看到老人駕着五色的雲朵，離地幾十丈，他便急忙下拜行禮，望着老人漸漸飄遠。他來到安陸，多次向人們說起這事，縣官以爲他是謠言惑衆，把他捉去盤問。他說他確實是看過神仙。但是他沒有辦法解脫，他就向空中禱告說：「老神仙因爲什麼事讓我看見了，如今讓我受這意外的罪！」說完，有五色的雲朵從北方飄來，老人就坐在那雲中，他這才被釋放。縣官又向老人下拜，問老人的姓名。老人說：「我是僕僕野人，有什麼姓名！」州中有關部門畫圖把這事報到皇帝那裏，皇帝下令在那草屋的附近，建起了一座僕僕先生廟。這廟至今還在。

藍采和

藍采和，不知何許人也。常衣破藍衫，六銙黑木腰帶，闊三寸餘。一腳着靴，一腳跣行。夏則衫內加絮，冬則臥於雪中，氣出如蒸。每行歌於城市乞索，持大拍板，長三尺餘，常醉踏歌。老少皆隨看之。機捷諧謔，人問，應聲答之，笑皆絕倒。似狂非狂，行則振靴唱（唱原作言。據明抄本改。）踏歌：「踏歌藍采和，世界能幾何。紅顏一春樹，流年一擲梭。古人混混去不返，今人紛紛來更多。朝騎鸞鳳到碧落，暮見蒼田生白波。長景明暉在空際，金銀宮闕高嵯峨。」歌詞極多，率皆仙意，人莫之測。但以錢與之，以長繩穿，拖地行。或散失，亦不回顧。或見貧人，即與之，及與酒家。周遊天下，人有爲兒童時至及斑白見之，顏狀如故。後踏歌於濠梁間酒樓，乘醉，有云鶴笙簫聲，忽然輕舉於雲中，擲下靴衫腰帶拍板，冉冉而去。（出《續神仙傳》）

【譯文】

藍采和不知是什麼地方的人。他經常穿着一件破舊的藍色衣衫，腰帶帶上有六塊黑色的木質裝飾物，腰有三寸多寬。他一隻腳穿着靴子，另一隻腳光着走路。夏天，他就在單衣裏絮上棉絮；冬天，他就臥在雪地上，呼出的氣像蒸出的氣一樣。他經常在城市裏唱着歌乞討，拿着一副三尺多長的大拍板。常常是醉着踏歌。老老少少都跟在他後邊看，他機智敏捷，善於說些詼諧有趣的話。別人問他什麼，他應聲就答，逗得人們捧腹大笑。他似狂非狂，走路則踢踏着靴子唱踏歌：「踏歌藍采和，世界能幾何？紅顏一春樹，流年一擲梭。古人混混去不返，今人紛紛來更多。朝騎鸞鳳到碧落，暮見蒼田生白波。長景明暉在空際，金銀宮闕高嵯峨。」歌詞極多，大體都是看破紅塵的仙意，人不能明白它的意思。只要有人給他錢，他就用長繩穿起來，拖在地上走路，有時拖丟了，他也不回頭看；有的時候看到窮人，他就把錢送給人家，以及送給酒家。他周遊天下，有的人從兒童時直到老了都見過他，見他臉色形貌始終一個樣。後來他在濠梁間的一家酒樓上踏歌，趁着醉意，有云鶴笙簫的聲音傳來，他忽然輕輕抬身到雲中去，把靴子、衣衫、腰帶、拍板全扔下來，冉冉地升飄而去。

卷第二十三 神仙二十三

王遠知 益州老父 崔生 馮俊 呂生 張李二公

王遠知

道士王遠知，本琅琊人也。父曇選，除揚州刺史。遠知母，駕部郎中丁超女也。常夢彩雲靈鳳集其身上，因而有娠。又聞腹中聲。沙門寶誥對罷選曰：「生子當爲神仙宗伯。」遠知少聰敏，博綜羣書。初入茅山，師事陶弘景，傳其道法。及隋煬帝爲晉王，鎮揚州，起玉清玄壇，邀遠知主之，使王子相、柳顧言相次召之。遠知遂來謁見，斯須而鬚髮變白。晉王懼而遣之，少選又復其舊。唐高祖之龍潛，遠知嘗密陳符命。武德中，秦王世民與幕屬房玄齡微服以謁遠知，遠知迎謂曰：「此中有聖人，得非秦王乎？」太宗因以實告。遠知曰：「方作太平天子，願自愛也。」太宗登極，將加重位，固請歸山。貞觀九年，潤州茅山置太平觀，並度二七人，降璽書慰勉之。後謂弟子潘師正曰：「見仙格，以吾小時誤損一童子吻，不得白日昇天。今見召爲少室山伯，將行在即。」翌日，沐浴加冠衣，焚香而卒，年一百二十六歲。諡曰升玄先生雲。（出《談賓錄》）

【譯文】

道士王遠知，本是琅琊人。他的父親王曇選，任揚州刺史。他的母親，是駕部郎中丁超的女兒。他母親曾經夢見彩雲靈鳳集聚在她的身上，於是就懷了孕。她還聽到自己肚子裏有聲音。和尚寶誥對王曇選說：「你的這個兒子出生之後，將成爲受人推崇的神仙大師。」王遠知從小聰明機敏，博覽羣書。他當初進了茅山，從師陶弘景。繼承了陶弘景的道法。等到隋煬帝成爲晉王，鎮守揚州，建起一座玉清玄壇的時候，邀請王遠知做壇主，先後派王子相、柳顧言去請他。王遠知於是就來拜見隋煬帝。他的頭髮鬍鬚片刻之間變白了，隋煬帝害怕了，就把他打發回來。不久他便又和從前一樣了。唐高祖未稱帝時，王遠知曾經祕密地陳述他該當皇帝的祥瑞徵兆。武德年中，秦王李世民與自己的幕僚房玄齡裝扮成普通人來拜見王遠知。王遠知迎接的時候對他們說：「你們二人當中有一位聖人，大概是奏王吧？」唐太宗於是把實情告訴了他。王遠知說：「正要做太平天子，希望你自己愛護自己。」唐太宗登基以後，要封他大官，他堅決請求回山。貞觀九年，唐太宗讓他在潤州茅山建起一座太平觀，同時有十四人出家成爲他的弟子，唐太宗親自寫信安慰他，勉勵他。後來他對弟子潘師正說：「我見過仙人的法律條文，因爲我小時候誤傷了一個兒童的嘴脣，不能大白天昇天爲仙，現在被徵召爲少室山的長官，馬上就要出發。」第二天，他洗頭洗身，換了衣服帽子，焚香死去，享年一百二十六歲，諡號「升玄先生」。

益州老父

唐則天末年，益州有一老父，攜一藥壺於城中賣藥，得錢即轉濟貧乏。自常不食，時即飲淨水，如此經歲餘，百姓賴之。有疾得藥者，無不愈。時或自遊江岸，凝眸永日；又或登高引領，不語竟日。每遇有識者，必告之曰：「夫人一身，便如一國也。人之心即帝王也，傍列臟腑，即內輔也。外張九竅，則外臣也。故心有病則內外不可救之，又何異君亂於上，臣下不可正之哉！但凡欲身之無病，必須先正其心，不使亂求，不使狂思，不使嗜慾，不使迷惑，則心先無病。心先無病，則內輔之臟腑，雖有病不難療也；外之九竅，亦無由受病矣。況藥亦有君臣，有佐有使，苟或攻其病，君先臣次，然後用佐用使，自然合其宜。如以佐之藥用之以使，使之藥用之以佐，小不當其用，必自亂也，又何能攻人之病哉！此又象國家治人也。老夫用藥，常以此爲念。每遇人一身，君不君，臣不臣，使九竅之邪（邪原作斜。據《說郛》三三改），悉納其病，以至於良醫自逃，名藥不效，猶不知治身之病後時矣。悲夫！士君子記之。」忽一日獨詣錦川，解衣淨浴，探壺中，惟選一丸藥，自吞之，謂衆人曰：「老夫罪已滿矣，今卻歸島上。」俄化一白鶴飛去。衣與藥壺，並沒於水，永尋不見。（出《瀟湘錄》）

【譯文】

唐朝武則天當朝的末年，益州有一個老頭，帶着一把藥壺在城裏賣藥，賺了錢就用來救濟貧困的人，自己平常不喫東西，時常只喝一點清水。如此過了一年多，百姓們都很信賴他，凡是有病買到他的藥的，沒有治不好的。有時他獨自在江邊遊玩，久久地凝神遠望；又有時登高遠望，一整天不說一句話。每當遇到有認識的人，他一定告訴人家說：「人的整個身體，就像一個國家。人的心就是帝王；心旁邊排列的臟腑，就是宮內的輔臣；身體表面的九竅，就是宮外的臣子了。所以，心臟有了病，內外都不能救它，這又和國君在上面胡作非爲，臣下不能改正他有什麼兩樣呢？只要想讓身體沒有病，必須先正他的心，不使心有胡亂的追求，不使心有狂妄的思想，不使心有過分的慾望，不使心迷亂胡塗，那麼，心就要首先沒有病。心首先沒有病，那麼，作爲心臟的宮內輔臣的臟腑，即使有了病也不難醫治，體外的九竅，也就沒有得病的因素了。況且藥也有君臣之分，還有『佐』有『使』。如果要治病，先使用「君」，後使用「臣」，然後使用「佐」和「使」，自然是恰當的。如果把『佐』作用的藥當作『使』去使用，把『使』藥當『佐』去使用，一點不起作用，還必然會擾亂自己，又怎麼能治好人的病呢？這又像治理國家。我用藥，常常這樣考慮。常常遇到有人的全身，心起不到心的作用，臟腑起不到臟腑的作用，致使九竅全都不正，全都受病，以至於讓好醫生見了就嚇跑了，好藥也起不了作用，還不知道自己治病治晚了。可悲啊！士人君子們一定要記住！」忽然有一天，他獨自到錦川去，脫了衣服洗淨了身子，伸手到藥壺裏只選了一丸藥，自己吞了。他對衆人說：「我的罪期已經滿了，現在要回到島上去了。」頃刻間他變成一隻白鶴飛走，衣服和藥壺全都沉沒到水裏，人們尋找了很久也沒尋見。

崔生

進士崔偉，嘗遊青城山。乘驢歇鞍，收放無僕使。驢走，趁不及。約行二十餘里，至一洞口，已昏黑，驢復走入。崔生畏懼兼困，遂寢。及曉，覺洞中微明，遂入去。又十里，出洞門，望見草樹巖壑，悉非人間所有。金城絳闕，披甲者數百，見生呵問。答曰：「塵俗賤士，願謁仙翁。」守吏趨報，良久召見。一人居玉殿，披羽衣，身可長丈餘，鬢髮皓素，侍女滿側，皆有所執。延生上殿，與語甚喜。留宿，酒饌備極珍豐。明日謂生曰：「此非人世，乃仙府也。驢走益遠，予之奉邀。某惟一女，願事君子。此亦冥數前定，不可免也。」生拜謝，顧左右，令將青合來，取藥兩丸，與生服訖。覺腑臟清瑩，逡巡摩搔，皮若蟬蛻，視鏡，如嬰孩之貌。至夕，有霓旌羽蓋，仙樂步虛，與妻相見。真人空際，皆以崔郎爲戲。每朔望，仙伯乘鶴，上朝蕊宮，雲：「某階品尚以卑末，得在天真之列。」必與崔生別，翩翻於雲漢之內。歲餘，嬉遊佚樂無所比，因問曰：「某血屬要與一訣，非有戀著也，請略暫回。」仙翁曰：「不得淹留，譴罪極大。」與符一道，雲：「恐遭禍患，此可隱形；然慎不得遊宮禁中。」臨別，更與符一道雲：「甚急即開。」卻令取所乘驢付之。到京都，試往人家，皆不見，便入苑囿大內。會劍南進太真妃生日錦繡，乃竊其尤者以玩。上曰：「晝日賊無計至此。」乃召羅公遠作法訖，持朱書照之寢殿戶外，後果得，具本末。上不信，令笞死。忽記先翁臨行之符，遽發，公遠與捉者皆僵仆。良久能起，即啓玄宗曰：「此已居上界，殺之必不得；假使得之，臣輩便受禍，亦非國家之福。」玄宗乃釋之，親召與語曰：「汝莫妄居。」遂令百人具兵仗，同衛士同送，且覘其故。卻至洞口，復見金城絳闕。仙伯嚴侍衛，出門呼曰：「崔郎不記吾言，幾至顛躓。」崔生拜訖將前，送者亦欲隨至。仙翁以杖畫成澗，深闊各數丈。令召崔生妻至，擲一領巾過，作五色彩橋，遣生登，隨步即滅。既度，崔生回首曰：「即如此可以歸矣。」須臾雲霧四起，咫尺不見，唯聞鸞鶴笙歌之聲，半日方散。遙望，惟空山而已，不復有物也。（出《逸史》）

【譯文】

進士崔偉，曾經到青城山遊歷。他騎着驢，卸鞍休息，收驢放驢都沒有僕人看管。驢跑了，他去追趕那驢，追不上。大約走了二十多里，來到一個洞口，天已經昏黑，驢又跑進洞中，他又怕又困，就睡下了。等到天明，他覺得洞中略微明亮了。就走了進去，又走了十里，走出一個洞門，望見草、樹、岩石和溝壑，全不是人間所有的。有一座很堅固的城池，紅色城門，城門前有好幾百披甲的武士，見了崔生斥問道他是誰。他回答說：「我是塵俗間的普通百姓，想拜見這裏的仙翁。」守門的官吏跑進去報告，老半天才傳話召見他。玉殿上有一個人，穿羽毛衣服，身材有一丈多高，鬢髮雪白。兩邊站滿了侍女，侍女們手中都拿着什麼東西。崔生被請到殿上，那人和他交談得很高興，留他過夜，用極豐盛的飯菜美酒款待他。第二天，那人對崔生說：「這不是人間，是仙府。你的驢跑得更遠，是我特意用這來邀請你。我只有一個女兒，願意嫁給你爲妻。這也是命中註定的，不能避免。」崔生立即下拜。那人看了看左右，讓人拿來一個青盒子，取出兩丸藥來，讓崔生服下。崔生覺得腑臟清爽。過一會兒撓一下身上，發現自己的皮膚像蟬蛻一樣脫落下來。一照鏡子，見自己的容貌像嬰孩一般。到了晚上，在霓虹旌旗、羽毛車蓋的簇擁下，在悅耳的仙樂和仙人誦經的步虛聲中，與妻子相見。仙人們在空中都和崔郎開玩笑。每月的初一、十五，仙伯騎着仙鶴，到天上去朝拜蕊宮。仙伯對崔生說：「我的階級品位還很卑微，應該留在天上神仙的行列中。」一定要離開崔生，翩翩翻飛進雲漢之中。一年多以後，崔生的嬉遊玩樂是無比的，於是他問：「我有些親屬要告別一下，並不是有什麼留戀的，請允許我暫時回去幾天。仙翁說：「不能久留。不然，將受到重罰。」仙翁給他一道符，說：「怕你遇上禍患，這道符可以隱形，但是千萬不要到皇宮中去。」臨別的時候，仙翁又給他一道符，說：「特別危急的時候就打開它。」回頭讓人把崔生騎的驢交給他，崔生回到京都，試驗着走進人家，誰也看不見他。於是他就走入皇宮苑囿之中。正遇上劍南給楊貴妃生日進貢的錦繡，就偷了最好的玩賞。皇上說：「大白天賊是沒法進來的！」於是就讓羅公遠作道法然後拿着硃筆寫的符咒到寢殿門處照了一番，果然把他捉住了。他詳細地陳述了事情的本末，皇上不信，下令打死他。他忽然想起仙翁臨別的時候給他的那道符，急忙就把它打開。羅公遠和捉他的人都倒在地上，老半天才起來。羅公元對唐玄宗說：「這人已經是上界的仙人，殺他一定殺不得，假使殺了他，我們就要遭到災禍，而且這也不是國家的福氣。」唐玄宗於是就把崔生放了。親自召見他，對他說：「你不要隨便亂住。」於是就命令上百人拿着兵器，同衛士一起送他，而且偵察他究竟要到什麼地方去。他回到洞口，又是到那堅固的城池，紅色的城門。仙伯整肅着侍衛，出門叫道：「崔郎不記住我的話，差點栽了跟斗！」崔生下拜之後，要走上前去，送他的人們也想跟着他過去。仙翁在地上用手杖一畫，畫成一道深澗，有幾丈寬深，讓崔生的妻子出來，把一條領巾拋過來，化作一座五彩大橋，讓崔生上橋。崔生上橋之後，橋隨着他的腳步消失。過去之後，崔生回頭說：「就這樣了，大家可以回去了。」片刻之間，雲霧四起，咫尺之間就看不清東西，只能聽到鸞鶴笙歌的聲音，半天才散。遠遠一望，只是一座空山罷了，不再有什麼東西。

馮俊

唐貞元初，廣陵人馮俊，以傭工資生，多力而愚直，故易售。常遇一道士，於市買藥，置一囊，重百餘斤，募能獨負者，當倍酬其直。俊乃請行，至六合，約酬一千文，至彼取資。俊乃歸告其妻而後從之。道士雲：「從我行，不必直至六合，今欲從水路往彼，得舟且隨我舟行，亦不減汝直。」俊從之。遂入小舟，與俊並道士共載。出江口數里，道士曰：「無風，上水不可至，吾施小術。」令二人皆伏舟中。道士獨在船上，引帆持楫。二人在舟中，聞風浪聲，度其船如在空中，懼不敢動。數食頃，遂令開船。召出，至一處，平湖渺然，前對山嶺重疊。舟人久之方悟，乃是南湖廬山下星子灣也。道士上岸，令俊負藥。船人即付船價。舟人敬懼不受。道士曰：「知汝是潯陽人，要當時至，以此便相假，豈爲辭耶。」舟人遂拜受之而去，實江州人也。遂引俊負藥，於亂石間行五六里，將至山下，有一大石方數丈，道士以小石扣之數十下，大石分爲二，有一童出於石間，喜曰：「尊師歸也。」道士遂引俊入石穴，初甚峻；下十餘丈，旁行漸寬平；入數十步，其中洞明，有大石堂，道士數十，弈棋戲笑。見道士皆曰：「何晚也？」敕俊舍藥，命左右速遣來人歸。前道士命左右曰：「擔人甚飢，與之飯食。」遂於瓷甌盛胡麻飯與之食，又與一碗漿，甘滑如乳，不知何物也。道士遂送俊出，謂曰：「勞汝遠來，少有遺汝。」授與錢一千文，令繫腰下。「至家解觀之，自當有異耳。」又問家有幾口。雲：「妻兒五口。」授以丹藥可百餘粒。曰：「日食一粒。可百日不食。」俊辭曰：「此歸路遠，何由可知？」道士曰：「與汝圖之。」遂引行亂石間，見一石臥如虎狀，令俊騎上，以物蒙石頭，俊執其末，如執轡焉。誡令閉目，候足着地即開。俊如言騎石，道士以鞭鞭石，遂覺此石舉在空中而飛。時已向晚，如炊久，覺足躡地，開目，已在廣陵郭門矣。人家方始舉燭，比至舍，妻兒猶驚其速。遂解腰下，皆金錢也。自此不復爲人傭工，廣置田園，爲富民焉。里人皆疑爲盜也。後他處有盜發，里人意俊同之，遂執以詣府。時節使杜公亞重藥術，好奇說。聞俊言，遂命取其金丹。丹至亞手，如墜地焉而失之，兼言郭外所乘之石猶在，遂舍之。亞由是精意於道，頗好燒煉。竟無所成。俊後壽終。子孫至富焉。（出《原仙記》。明抄本作出《原化記》）

【譯文】

唐朝貞元初年，廣陵人馮俊，以出賣勞動力爲生。他力氣大，而且性情憨厚耿直，所以很容易找到活幹。他曾經遇見一位道士，在市場上買藥，放着一個口袋，有一百多斤重。道士要僱一個能自己背動這口袋的人，能成倍地給工錢。馮俊就要求前去。道士讓他送到六合縣，約好給工錢一千文，到那以後纔給錢。馮俊回家告訴妻子，然後就跟道士走。道士說：「跟着我走，不一定直接到六合縣。現在想從水路到那兒去，要是僱到船，你就跟我坐船去，也不減少你的工錢。馮俊聽從了，就登上一隻小船。小船載着馮俊和道士，駛出江口幾里，道士說：「沒有風，往上游去不能到達，我可以施一點小法術。」道士讓馮俊和船家兩個人都趴在船艙中，自己獨自在船上扯帆把槳。二人在船艙中，聽風浪聲，估計那船如同在空中飛行，嚇得不敢亂動。幾頓飯的工夫之後，就讓他們打開船艙，讓他們出來。來到一個地方，出現一片浩渺的湖面，面對一片重疊的山嶺。船家好長時間纔看明白，原來這是南湖廬山下星子灣。道士上了岸，讓馮俊揹着藥，自己給船家付船錢，船家又敬又怕不肯接受。道士說：「我知道你是潯陽人，要按時到達，就藉助你了，哪能推辭呢？」船家於是就行禮收下，然後離去。其實他正是江州人。道士就領着揹着藥的馮俊，在亂石之中走了五六里。要到山下的地方，有一塊幾丈見方的大石頭。道士又用一塊小石頭敲了幾十下，大石頭一分爲二，有一個小童從石間走出來，高興地說：「尊師回來啦！」道士就領着馮俊走進石洞。剛進去的時候很險峻，下去十丈多遠，往旁邊走，逐漸變得寬敞平坦。深入幾十步，其中有一個洞明亮，出現一個大石堂，堂中有幾十個道士，正下着棋說笑。道士們見道士進來，都說：「爲什麼晚了？」他們讓馮俊放下藥口袋，並讓左右趕快打發來人回去。先前那個道士說：「背藥的人餓得厲害，給他弄點飯喫！」於是有人從一個瓷盆裏盛胡麻飯給馮俊喫。又給他一碗漿汁，又甜又滑像乳汁，不知是什麼東西。道士就送馮俊出來，對他說：「有勞你大老遠給運來，給你的東西卻不多。」交給他一千文錢，叫他系在腰上，「到家解下來看看，自然會出現奇蹟。」道士又問馮俊家裏有幾口人，馮俊說妻子兒女共五口。道士送給他一百多粒丹藥，說：「一天喫一粒，可以一百天不喫飯。」馮俊告辭說：「這次回去道路很遠，憑什麼能知道道路呢？」道士說：「我給你想辦法。」於是就領着他走到亂石間。見到一塊石頭像一隻虎趴在那裏，道士讓馮俊騎上去，用東西把那石頭蒙上，讓馮俊抓住那東西的末端，就像拽着馬繮繩那樣。道士叫他把眼閉上，等到腳着地再睜開。馮俊像道士說得那樣騎到石頭上去，道士用鞭打那石頭，於是他就覺得石頭升到空中飛起來。時間已經到了傍晚，馮俊覺得像做了一頓飯的工夫，腳就踩到地上了。他睜開眼，見自己已經回到廣陵的城門了，住家的剛剛點起燈。等到了家，他的妻子兒女還驚訝他爲什麼如此迅速。於是他解下腰上繫着的一千文錢，一看，全變成金錢了。從此他不再出賣勞動力，大量購置田園，成爲富人。鄉里的人都以爲他是偷盜發家的，後來別的地方發生了失盜現象，鄉里人認爲馮俊是同夥，就把他綁起來送到官府。當時的節度使是杜公亞，他很重視道術，喜歡奇異的傳說，聽了馮俊的說明之後，就讓他把金丹拿來。金丹到了杜公亞手中時，就像掉到地裏似的消失了。馮俊還告訴杜公亞，城外他騎過的那塊石頭還在那裏。於是放了他。杜公亞從此對道術精心鑽研，非常喜歡煉丹，卻沒有什麼成就。馮俊後來壽終正寢，他的子孫特別富有。

呂生

虞鄉永樂等縣連接，其中道者往往而遇。有呂生者，居二邑間，爲童兒時，不欲聞食氣，因上山自劚黃精煮服之。十年之後，並餌生者，俗饌並不進。日覺輕健，耐風寒，行若飄風，見文字及人語更不忘。母令讀書，遂欲應明經。日念數卷，實非用功也，自不忘耳。後母逼令饗飯，不肯。與諸妹旦夕勸解，悉不從。因於酒中置豬脂，自捧以飲之曰：「我老矣。況酒道家不禁。」呂曰：「某自小不知味，實進不得。」乃逼於口鼻，噓吸之際，一物自口中落，長二寸餘。衆共視之，乃黃金人子也。呂生乃僵臥不起，惟言困憊。其妹以香湯洗之，結於呂衣帶中，移時方起。先是呂生年雖近六十，鬚髮漆黑，及是皓首。母始悔之，卻取金人，結處如舊，已不見之矣。呂生恨惋垂泣，再拜母出門去，雲往茅山，更無其蹤。（出《逸史》）

【譯文】

虞鄉、永樂等縣互相連接，這一帶常常遇見修道的人。有一個叫呂生的人，住在這兩個縣之間。他在小孩的時候，不想聞到飯食的氣味，於是就上山自己挖一些黃精煮着喫。十年之後，他喫的全部是生黃精，俗人的飯菜全都不喫。他一天天覺得自己體輕有力，不怕風寒，走起路來像在風中飄。他看見什麼文字以及聽人講過什麼話，就再也不忘。母親讓他讀書，於是他就想去參加明經考試。他一天念幾卷書，實在不是因爲用功，而是因爲讀了就不忘而已。後來，他的母親逼他喫飯，他不肯喫。母親就和他的妹妹們從早到晚地勸他，他全都不聽。於是母親就在酒中放了豬油，自己捧着給他喝，說：「我老了，何況道家也不禁止喝酒！」呂生說：「我從小不知道飯味，實在喫不下去。」於是母親就硬把酒飯送到他的口鼻之下，他一吸氣的時候，有一個東西從他口中落出來，二寸多長。衆人一看，原來是一個金子的小人兒。呂生便僵臥在那裏不起來了，只是說自己很睏乏，很疲憊。他妹妹用香湯把那金子的小人兒洗了洗，系在他的衣帶裏。過了些時候，他纔起來。原先，這呂生雖然年近六十，鬍鬚和頭髮卻是漆黑漆黑的。到現在卻是白頭了。母親這才後悔。她回頭來取那金子小人兒，系的地方如舊，金子小人兒卻不見了。呂生痛恨惋惜，一個勁地哭泣。他又拜了拜母親，出門而去，說是到茅山去，再也沒見到他的蹤跡。

張李二公

唐開元中，有張李二公，同志相與，於泰山學道。久之，李以皇枝，思仕宦，辭而歸。張曰：「人各有志，爲官其君志也，何怍焉？」天寶末，李仕至大理丞。屬安祿山之亂，攜其家累，自武關出而歸襄陽寓居。尋奉使至揚州，途覯張子，衣服澤弊，佯若自失。李氏有哀恤之意，求與同宿。張曰：「我主人頗有生計。」邀李同去，既至，門庭宏壯，賓從璀璨，狀若貴人。李甚愕之，曰：「焉得如此！」張戒無言，且爲所笑。既而極備珍膳。食畢，命諸雜伎女樂五人，悉持本樂，中有持箏者，酷似李之妻。李視之尤切，飲中而凝睇者數四。張問其故。李指箏者：「是似吾室，能不眷？」張笑曰：「天下有相似人。」及將散，張呼持箏婦，以林檎系裙帶上，然後使回去，謂李曰：「君欲幾多錢而遂其願。」李雲：「得三百千，當辦己事。」張有故席帽，謂李曰：「可持此詣藥鋪，問王老家，『張三令持此取三百千貫錢？彼當與君也。」遂各散去。明日，李至其門，亭館荒穢，扃鑰久閉，至復無有人行蹤。乃詢傍舍求張三。鄰人曰：「此劉道玄宅也，十餘年無居者。」李嘆訝良久，遂持帽詣王家求錢。王老令送帽問家人，審是張老帽否。其女（其女二字原在審字上，據陸其清抄本《廣異記》改）雲：「前所綴綠線猶在。」李問張是何人。王雲：「是五十年前來茯苓主顧。今有二千餘貫錢在藥行中。」李領錢而回，重求，終不見矣。尋還襄陽，試索其妻裙帶上，果得林檎，問其故。雲：「昨夕夢見五六人追，雲是張仙喚抽箏。臨別，以林檎系裙帶上。方知張亦得仙矣。（出《廣異記》）

【譯文】

唐朝開元年間，有張、李二公，志同道合，一起在泰山學道。過了好久，李公因爲是皇族，想憑此當大官，就告辭要回去。張公說：「人各有志，當官是你的志向，還有什麼慚愧的呢！」天寶末年，李公做官做到大理丞。趕上安祿山之亂，他攜帶着家眷，從武關出來，回到襄陽居住。不久他奉命出差來到揚州，在路上見到張公。張公的衣服油亮破舊，又裝出一副失意的樣子，李公有可憐他的想法，請他和自己同宿。張公說：「我的主人很有謀生的辦法。」他邀請李公和他一塊去。到了之後，見門庭宏大壯觀，僕從的穿戴光彩奪目，樣子很像富貴之人。李公非常驚訝地說：「怎麼能這樣呢？」張公警告他不要說話，不然將被人家笑話。然後準備了極豐盛的飯食款待他。喫完飯，又讓五位女雜伎樂工，全都拿出樂器奏樂。其中有一個拿着箏的，特別像李公的妻子，李公看得非常真切。喝酒的過程中，他多次凝目看她。張公問他爲什麼這樣。李公指着抱箏的女人說：「這個人像我的妻子，哪能不眷戀！」張公笑道：「天下相似的人有的是。」要解散的時候，張公喊來那抱箏的女人，把一枚花紅果系在她的裙帶上，然後讓她回去。張公對李公說：「你要有多少錢才能滿足呢？」李公說：「能得到三百千，就能把我自己的事情辦好。」張公有一頂舊席帽。他對李公說：「你可以拿着這頂帽子到藥鋪去，對王老家說：『張三讓我拿這頂帽子來取三百千貫錢。』他們就能給你。」於是各自散去。第二天，李公又到了張公邀他去的那家門前。亭館很荒蕪，門窗久閉，甚至再沒有人的行蹤。他就到旁邊的人家去打聽張三。鄰人說：「這是劉道玄的住宅，十多年沒人住了。李公驚歎了好久。於是他又拿着帽子到王家去要錢。王老讓人把帽子送到家裏去問問家人，查看一下是不是張老的帽子。王老的女兒說：「以前我在帽子上縫的綠線還在上面。」李公問張三是什麼人，王老說：「這是五十年前常來買賣茯苓的老主顧，現在還有兩千多貫錢存在藥鋪裏。」李公領到錢回去，重新去找張公，始終沒有再見到他。不久，李公回到襄陽，試探着在妻子的裙帶上尋找，果然找到了一枚花紅果。他問妻子這是怎麼回事，妻子說：「昨晚夢見五六個人追我，說是一位姓張的神仙叫我去撥箏。臨別的時候，他把一枚花紅果系在我的裙帶上。」李公這才知道張公已經成仙了。

卷第二十四 神仙二十四

許宣平 劉清真 張殖 蕭靜之 朱孺子

許宣平

許宣平，新安歙人也。唐睿宗景雲中，隱於城陽山南塢，結庵以居。不知其服餌，但見不食。顏色若四十許人，行如奔馬。時或負薪以賣，擔常掛一花瓠及曲竹杖，每醉騰騰拄之以歸。獨吟曰：「負薪朝出賣，沽酒日西歸。路人莫問歸何處，穿入白雲行翠微。」爾來三十餘年，或拯人懸危，或救人疾苦。城市人多訪之，不見，但覽庵壁題詩云：「隱居三十載，石室南山巔。靜夜玩明月，明朝飲碧泉。樵人歌壠上，谷鳥戲巖前。樂矣不知老，都忘甲子年。」好事者多詠其詩。有時行長安，於驛路洛陽同華間傳舍是處題之。天寶中，李白自翰林出，東遊經傳舍，覽詩吟之，嗟嘆曰：「此仙詩也。」及詰之於人，得宣平之實。白於是遊及新安，涉溪登山，累訪之不得。乃題其庵壁曰：我吟傳舍詩，來訪真人居。煙嶺迷高跡，雲林隔太虛。窺庭但蕭索，倚柱空躊躇。應化遼天鶴，歸當千歲餘。」是冬野火燎其庵，莫知宣平蹤跡。百餘年後，鹹通七年。郡人許明奴家有嫗。常逐伴入山採樵，獨於南山中見一人坐石上，方食桃，甚大。問嫗曰：「汝許明奴家人也？我明奴之祖宣平。」嫗言：「常聞已得仙矣！」曰：「汝歸，爲我語明奴，言我在此山中。與汝一桃食之，不可將出。山虎狼甚多，山神惜此桃。」嫗乃食桃，甚美，頃之而盡。宣平遣嫗隨樵人歸家言之，明奴之族甚異之，傳聞於郡人。其後嫗卻食，日漸童顏，輕健愈常。中和年已後，兵荒相繼，居人不安，明奴徙家避難，嫗入山不歸。今人採樵，或有見其嫗，身衣藤葉，行疾如飛。逐之，升林木而去。（出《續仙傳》）

【譯文】

許宣平是新安歙縣人。唐睿宗景雲年間，他隱居在城陽山的南塢，蓋了一所小草房居住。不知他在進行服食，只知他不喫飯。他的臉色像四十來歲的人，走起路來像奔跑的馬。他有時候擔着柴到城裏來賣，柴擔上常常掛着一隻花葫蘆和一根彎曲的竹杖，常常醉後騰騰地拄着竹杖回山，獨自吟唱道：「負薪朝出賣，沽酒日西歸。路人莫問歸何處，穿入白雲行翠微。」三十多年來，有時候他把人從危難中拯救出來，有時候他把人從疾病中救治出來，很多城裏人都去拜訪他。並不能見到他，只見到他住的小草房的牆壁上題詩說：「隱居三十載，石室南山巔。靜夜玩明月，明朝飲碧泉。樵人歌壠上，谷鳥戲巖前。樂矣不知老，都忘甲子年。」許多好事者都誦讀他的詩，使他的詩在長安盛行一時。在官道上從洛陽到同華之間的傳舍裏，到處題着他的詩。天寶年間，李白從翰林院出來，向東遊歷路過傳舍，看了他的詩吟詠之後，感嘆地說：「這是神仙的詩啊！」於是李白就向別人打聽這是誰寫的詩，知道了許宣平的情況。李白於是就到新安遊歷，越嶺翻山，多次求訪也沒有找到許宣平，就在他的小草房的牆壁上題詩道：「我吟傳舍詩，來訪真人居。煙嶺迷高跡，雲林隔太虛。窺庭但蕭索，倚柱空躊躇。應化遼天鶴，歸當千歲餘。」這年冬天，野火燒了這所小草房。不知道許宣平的行蹤。一百多年以後，鹹通七年，郡中人許明奴家有一位老婦人，曾經結伴進山打柴，獨自在南山中見到一個人坐在石頭上，正在喫桃。桃子很大。那人問老婦人說：「你是許明奴家的人吧？我是許明奴的祖先許宣平。」老婦人說她曾經聽說他已經成仙了，他說：「你回去，替我對許明奴說，我在這山裏頭。我給你一個桃喫，不能拿出去。這山裏虎狼很多，山神很珍惜這桃子。」老婦人就把桃子吃了。味道很美，不一會兒就喫光了。許宣平打發老婦人和打柴的人們一起回家說了此事。許明奴的家族非常驚異，全郡的人都傳聞此事。後來老婦人就不愛喫飯，一天天變得年輕，比平常輕捷健壯。中和年以後，連連發生兵亂，百姓不安。許明奴搬家避難，老婦人進山就不再回來。現在有人進山打柴，有見到那位老婦人的。她身穿藤葉，行走如飛。追趕她，她就升到林木之上離去。

劉清真

唐天寶中，有劉清真者，與其徒二十人於壽州作茶，人致一馱爲貨。至陳留遇賊，或有人導之令去魏郡，清真等復往。又遇一老僧，導往五臺。清真等畏其勞苦，五臺寺尚遠，因邀清真等還蘭若宿。清真等私議，疑老僧是文殊師利菩薩，乃隨僧還。行數里，方至蘭若。殿宇嚴淨，悉懷敬肅，僧爲說法，大啓方便。清真等併發心出家，隨其住持。積二十餘年，僧忽謂清真等曰：「有大魔起，汝輩必罹其患，宜先爲之防；不爾，則當敗人法事。」因令清真等長跪，僧乃含水遍噴，口誦密法。清真等悉變成石，心甚了悟，而不移動。須臾之間，代州吏卒數十人，詣臺有所收捕，至清真所居，但見荒草及石，乃各罷去。日晚，老僧又來，以水噀清真等成人，清真等悟其神靈，知遇菩薩，悉兢精進。後一月餘，僧雲：「今復將魔起，必大索汝，其如之何，吾欲遠送汝，汝俱往否？」清真等受教，僧悉令閉目，戒雲：「第一無竊視，敗若大事。但覺至地，即當開目。若至山中，見大樹，宜共庇之。樹有藥出，亦宜哺之。」遂各與藥一丸雲：「食此便不復飢，但當思惟聖道，爲出世津樑也。」言訖作禮，禮畢閉目，冉冉上升，身在虛空。可半日許，足遂至地。開目，見大山林。或遇樵者，問其地號，乃廬山也。行十餘里，見大藤樹，週迴可五六圍，翠陰蔽日。清真等喜雲：「大師所言奇樹，必是此也。」各薙草而坐。數日後，樹出白菌，鮮麗光澤，恆飄飄而動。衆相謂曰：「此即大師所云靈藥。」採共分食之。中有一人，紿而先食盡。徒侶莫不慍怒，詬責雲：「違我大師之教。」然業已如是，不能毆擊。久之，忽失所在，仰視在樹杪安坐。清真等復雲：「君以吞藥故能升高。」其人竟不下。經七日，通身生綠毛。忽有鶴翱翔其上。因謂十九人云：「我誠負汝，然今已得道，將舍汝，謁帝於此天之士。宜各自勉，以成至真耳。」清真等邀其下樹執別。仙者不顧，遂乘雲上升，久久方滅。清真等失藥，因各散還人間。中山張倫，親聞清真等說云然耳。（出《廣異記》）

【譯文】

唐代天寶年間，有一個叫劉清真的人，與他的同伴們共二十人在壽州作茶葉生意，每人趕着一匹馬馱着貨物到外地去賣，走到陳留遇賊寇，有人開導他們，讓他們去魏郡。劉清真等人又到魏州去。路上遇到一位老和尚，開導他們到五臺山去。清真等人怕勞苦，因爲此地離五臺山還很遠。於是老和尚請他們回到寺廟裏先住下。劉清真等人私下議論，懷疑老和尚是文殊師利菩薩，就跟着和尚回來，走了幾里，來到廟中。廟裏的殿宇莊嚴潔淨，他們都肅然起敬。老和尚爲他們說法，大講特講對各種程度不同的人，採取不同的教化方式，以讓他們形成信念。劉清真等人都有了出家的念頭，跟着老和尚住持在這廟裏，一共二十多年。老和尚忽然對劉清真等人說：「有一個大魔難出現，你們一定會遭到它的禍害，應該先爲你們預防一下。不然，就會敗壞人們的誦經、齋戒等佛事。」於是他讓劉清真等人跪下，他口中含着水逐個噴他們，口中還念着祕訣。劉清真等人全變成了石頭。他們心中什麼都明白，卻不能移動。不長時間，代州的幾十個吏卒，到五臺山寺廟去捕捉什麼人，走到劉清真等人住的地方，只見有荒草和石頭，就各自作罷離去。到傍晚，老和尚又來，用水把他們噴成人。劉清真等人這才知道他是神靈，才知道自己遇上了菩薩。他們全都爭先恐後地精心進取。一個多月以後，老和尚說：「現在又要有一個大魔難出現，一定會大力搜索你們，那該怎麼辦呢？我想把你們送到一個很遠的地方去，你們是不是都願意去？」劉清真等人都願意。老和尚讓他們全都閉上眼睛，警告說：「最重要的是不要偷看，敗壞了你們的大事。只要覺得到了地面，就可以睜開眼睛。如果到了山中，看到一棵大樹，應該共同在樹下躲避。樹上有藥長出來，也應該吃了它。」於是分別給他們每人一丸藥，說：「吃了這藥就不再知道飢餓，應該想只有聖道纔是超脫塵世的橋樑。」說完他們就行禮，行完禮就閉上眼睛。他們覺得自己在冉冉上升，身體飄在虛空之中。大約半天左右，腳就碰到地面。睜開眼，見到一片大山林。有人遇上砍柴的，問那地方的名稱，原來是廬山。走了十幾裏，看見一棵大藤樹，有五六圍粗，綠蔭遮蔽太陽。劉清真等高興地說：「大師說的那棵奇樹，一定是這棵樹！」各自拔草坐到樹下。幾天後，大樹上長出白菌。白菌很鮮麗，有光澤，總是輕飄飄地在動。衆人互相說：「這就是大師說的那靈藥，採下來咱們共同分着喫。」其中有一個人，欺騙了大家，自己先把那菌喫光了。夥伴們沒有不生氣的，斥罵道：「你違背了大師對我們的教導！」但是已經如此了，也不能打他。時間長了，那人忽然不見了。抬頭一看，他在樹梢上安安穩穩地坐着。劉清真等又說：「你因爲吞了藥，所以才能升高。」那人到底不肯下來。經過七天，那人通身長出綠毛，忽然有一隻仙鶴翱翔在他的頭上。於是他對十九個人說：「我實在是對不起大家，但是現在已經成仙了。將要離開大家，到天上去謁見玉帝。各位應該各自勤勉努力，成爲一個最好的神仙。」劉清真等請他下來與大家握手告別，他看也不看，就乘着雲朵上升，好長時間才消逝。劉清真等人因爲失去靈藥，就只好各自散開回到人間。中山的張倫，親自聽到劉清真等人說的這件事。

張殖

張殖，彭州導江人也。遇道士姜玄辨，以六丁驅役之術授之。大曆中，西川節度使崔寧，嘗有密切之事差人走馬入奏。發已三日，忽於案上文籍之中，見所奏表淨本猶在；其函中所封，乃表草耳。計人馬之力，不可復迫，憂惶不已，莫知其計。知殖術，召而語之。殖曰：「此易耳，不足憂也。」乃炷香一爐，以所寫淨表置香菸上，忽然飛去。食頃，得所封表草墜於殖前。及使回問之，並不覺。進表之時，封題印署如故。崔公深異之，禮敬殊常。問其所受道之由。雲：「某師姜玄辨，至德中，於九龍觀舍力焚香數歲，因拾得殘缺經四五紙，是太上役使六丁法，咒術備足，乃選深山幽谷無人跡處，依法作壇持咒，晝夜精勤。本經雲，一十四日，玄辨爲九日而應。忽有黑風暴雨，驚駭於人，視之雨下，而壇場不（不原作一，據明抄本改）溼。又有雷電霹靂，亦不爲驚懼。良久，見奇形異狀鬼神繞之，亦不爲畏。須臾，有鐵甲兵士數千，金甲兵士數千，瞰噪而下，亦不驚怖。久之，神兵行列，如有所候。即有天女，著繡履繡衣，大冠佩劍立，向玄辨曰：『既有呼召，有何所求。』玄辨以術數爲請。六丁兵仗，一時隱去。自此每日有一丁侍之。凡所徵求，無不立應，以術授殖。」謂曰：『術之與道，相須而行。道非術無以自致，術非道無以延長。若得術而不得道，亦如欲適萬里而足不行也。術者雖萬端隱見，未除死籙。固當棲心妙域，注念丹華，立功以助其外，煉魄以存其內，內外齊一，然後可適道，可以長存也。峨眉山中，神仙萬餘人，自皇人統領，置宮府，分曹屬，以度於人。吾與汝觀道之纖芥，未造其玄微。龍蛇之交，與汝入洞府，朝真師，庶可以講長生之旨也。』師玄辨隱去二十餘歲。此年龍蛇之交，當隨師登峨眉，入洞天，不久往矣。」是年大曆十二年丁巳，殖與玄辨隱去，不復見。（出《仙傳拾遺》）

【譯文】

張殖是彭州導江人。他遇到道士姜玄辨，姜玄辨就把「六丁驅役」的法術傳授給他。大曆年間，西川節度使崔寧，曾經有祕密緊急的事，派人騎馬奔京中奏報。出發已經三日，忽然在桌案上的文籍當中，見所奏報的奏章謄清本還在桌案上，那函中封的是奏章的草稿而已。估計一下人馬的速度，不可能再追上了。崔寧又愁又怕，坐臥不安，不知該怎麼辦。他知道張殖會法術，就把他找來對他講了。張殖說：「這很容易，不值得發愁。」於是他點燃一爐香，把謄清的奏章放在香菸上。奏章忽然飛去。一頓飯的時間，那所封的奏章草稿落到張殖面前。等到使者回來一問，使者並沒發覺，遞上奏章的時候，封函上的題字和印章和原來一樣。崔寧深感驚異，對張殖非常敬重。他問張殖是怎樣學會道術的。張殖說：「我的老師是姜玄辨。至德年間，老師姜玄辨在九龍觀下力氣燒了幾年香，因爲拾到四五頁殘缺的經書紙片，上面書寫的是太上的「役使六丁」法，咒語法術很完備。於是他就到深山幽谷中選了一個沒有人跡的地方，依照那上面敘述的方法制作法壇，拿着咒語，不分晝夜地精心研究，勤奮練習。本來經文上說要十四天才能見效，而老師姜玄辨作了九天就應驗了。忽然出現了黑風暴雨，令人害怕。一看，下雨了。但是壇場沒被澆溼。又有雷電霹靂，他也不驚慌。許久，便有奇形怪狀的鬼神圍繞着他，他也不害怕。一會兒，有幾千名鐵甲兵士，幾千名金甲兵士，向下看着，吵嚷着降落下來。他還是不怕。過了一會兒，神兵站成排，好像在等候什麼人。立即就有一位天女，穿着繡花鞋繡花衣，戴着高大的帽子，佩帶寶劍，站在那裏。她問姜玄辨說：『既然有招呼，你有什麼要求嗎？』姜玄辨便要求教他道術。這時再看，神兵、武器，一時全都隱去了。從此，每天只有一名兵丁侍候他，凡是有什麼要求，沒有不立刻答應的。後來他又把道術傳授給我。他對我說：『術和道，是相輔相成的。道沒有術不能自己成功；術沒有道不能維持長久；如果得術而不得道，也就像想要到達萬里之地而腳不走路。術，儘管它變化萬端，時隱時現，但是自己的名字還沒從死冊上除去，就一定要潛心到妙境中，一心想着煉丹，磨鍊功力作爲身外的輔助，修養心神作爲內因的保障，內外一致，然後可以得道，可以保持長久。峨眉山中，有一萬多名神人，自有天帝統領，還設置宮府，分立官署，用來超度人們。我和你見到的道術還是微不足道的，未到達那玄妙精微的境地。在龍年和蛇年交替的時候，我和你一塊入洞府，去拜見一位真正的仙師，可以給咱們講一講長生的要旨呢！』老師姜玄辨隱去二十多年。今年正是龍蛇交會的時候，應當跟着老師登峨眉山，進洞天。不久便要去了。」這一年是大曆十二年，丁巳歲，張殖和姜玄辨都隱去了，不再出現在人間。

蕭靜之

蘭陵蕭靜之，舉進士不第。性頗好道，委書策，絕粒煉氣，結廬漳水之上，十餘年而顏貌枯悴，齒髮凋落。一旦引鏡而怒，因遷居鄴下，逐市人求什一之利。數年而資用豐足，乃置地葺居。掘得一物，類人手，肥而且潤，其色微紅。嘆曰：「豈非太歲之神，將爲祟耶？」即烹而食之，美，既食盡。逾月而齒髮再生，力壯貌少，而莫知其由也。偶遊鄴都，值一道士，顧靜之駭而言曰：「子神氣若是，必嘗餌仙藥也。」求診其脈焉，乃曰：「子所食者肉芝也，生於地，類人手，肥潤而紅。得食者壽同龜鶴矣。然當深隱山林，更期至道，不可自混於臭濁之間。」靜之如其言，舍家雲水，竟不知所之。（出《神仙感遇傳》）

【譯文】

蘭陵的蕭靜之，參加進士考試沒有考中。他生性很喜歡道術，就扔掉了書本，不喫飯，專心煉氣。他在漳水邊上蓋了房子。煉了十幾年之後，他的容顏變得枯乾憔悴，牙齒和頭髮全都掉了。一天早晨他一照鏡子就生氣了。於是他遷居到鄴下，跟隨着商人們去求取那十分之一的小利，幾年就衣食豐足，喫穿不愁了。於是他就買地，蓋房子。蓋房子的時候，從地裏挖出來一種東西。那東西樣子像人手，肥胖而且光潤，顏色微紅。他嘆道：「難道這是太歲神？它要作祟嗎？」他就把那東西煮着吃了。味道很美。喫光之後，過了一個月，他的牙齒和頭髮又長出來了，力氣也壯了，相貌也年輕了。但他不知這是爲什麼。他偶然到鄴都一遊，遇上一位道士。道士看着他喫驚地說：「你的氣色這樣好，一定是曾經喫過仙藥！」道士給他摸了摸脈，就說：「你喫的是肉芝。肉芝這東西生在地下，像人手，肥實光潤而且發紅。能喫到肉芝的人，他就和龜、鶴那樣長壽了。但是應當隱居到深山老林之中，去修煉更高的道術，不能自己混雜在世俗的腥臭渾濁之間。」蕭靜之像道士說的那樣去做，舍家做了遊方道士，後來就不知他到哪兒去了。

朱孺子

朱孺子，永嘉安國人也。幼而事道士王玄真，居大箬巖。深慕仙道，常登山嶺，採黃精服餌。一日，就溪濯蔬，忽見岸側有二小花犬相趂。孺子異之，乃尋逐入枸杞叢下。歸語玄真，訝之。遂與孺子俱往伺之，復見二犬戲躍，逼之，又入枸杞下。玄真與孺子共尋掘，乃得二枸杞根，形狀如花犬，堅若石。洗挈歸以煮之。而孺子益薪看火，三日晝夜，不離竈側。試嘗汁味，取喫不已。及見根爛，告玄真來共取，始食之。俄傾而孺子忽飛昇在前峯上。玄真驚異久之。孺子謝別玄真，升雲而去。到（到原作別，據明抄本改）今俗呼其峯爲童子峯。玄真後餌其根盡。不知年壽，亦隱於巖之西陶山。有采捕者，時或見之。（出《續神仙傳》）

【譯文】

朱孺子是西晉懷帝永嘉時期安國人。他從小就侍奉道士王玄真，住在大箬巖。他很羨慕成仙得道，經常登上山嶺，採黃精服用。有一天，他在溪邊洗菜，忽然看見有兩隻小花狗互相追逐。他很驚奇，就去尋追，追到一叢枸杞下不見了。他回來告訴了王玄真。王玄真也感刻驚訝，就和朱孺子一塊去等候，又看見兩隻小花狗嬉戲跳躍。他們逼近小狗。小狗又跑進枸杞叢下不見了。王玄真和朱孺子共同尋找、挖掘，就挖到了兩根枸杞根。兩條根的樣子像花狗，堅硬如石。他們把它洗淨拿回來煮。朱孺子添柴看火，整整三個晝夜沒離開竈邊。他試嘗那湯汁的味道，不斷地嘗，不斷地喫。等到發現兩條根煮爛了，就告訴王玄真來一塊往外拿，然後開始喫。頃刻間朱孺子忽然飛昇到前面的山峯上。王玄真驚奇了老半天。朱孺子謝別了王玄真，升空駕雲而去。到現在當地人叫那山峯是童子峯。王玄真後來把那根吃了，不知他活了多大歲數，也隱居到大箬巖之西的陶山。有些採藥打獵的人，有時能見到他。

卷第二十五 神仙二十五

採藥民 元柳二公

採藥民

唐高宗顯慶中，有蜀郡青城民，不得姓名。嘗採藥於青城山下，遇一大薯藥，劚之深數丈，其根漸大如甕。此人劚之不已，漸深五六丈，而地陷不止，至十丈餘。此人墮中，無由而出。仰視穴口，大如星焉。分必死矣。忽旁見一穴，既入，稍大，漸漸匍匐，可數十步，前視，如有明狀。尋之而行，一里餘，此穴漸高。繞穴行可一里許，乃出一洞口。洞上有水，闊數十步。岸上見有數十人家村落，桑柘花物草木，如二三月中。有人，男女衣服，不似今人。耕夫釣童，往往相遇。一人驚問得來之由，遂告所以。乃將小舠子渡之。民告之曰：「不食已經三日矣。」遂食以胡麻飯柏子湯諸菹。止可數日，此民覺身漸輕。問其主人，此是何所，兼求還蜀之路。其人相與笑曰：「汝世人，不知此仙鏡。汝得至此，當是合有仙分。可且留此，吾當引汝謁玉皇。」又其中相呼雲：「明日上已也，可往朝謁。」遂將此人往。其民或乘雲氣，或駕龍鶴。此人亦在雲中徒步。須臾，至一城，皆金玉爲飾。其中宮闕，皆是金寶。諸人皆以次入謁。獨留此人於宮門外。門側有一大牛，赤色，形狀甚異，閉目吐涎沫。主人令此民禮拜其牛，求乞仙道。如牛吐寶物，即便吞之。此民如言拜乞。少頃，此牛吐一赤珠，大逾徑寸。民方欲捧接，忽有一赤衣童子拾之而去。民再求，得青珠，又爲青衣童子所取。又有黃者白者，皆有童子奪之。民遂急以手捧牛口，須臾得黑珠，遽自吞之。黑衣童子至，無所見而空去。主人遂引謁玉皇。玉皇居殿，如王者之像，侍者七人，冠劍列左右，玉女數百，侍衛殿庭。奇異花果，馨香非世所有。玉皇遂問民。具以實對，而民貪顧左右玉女。玉皇曰：「汝既悅此侍衛之美乎。」民俯伏請罪。玉皇曰：「汝但勤心妙道，自有此等；但汝修行未到，須有功用，不可輕致。」敕左右，以玉盤盛仙果，其果紺赤，絕大如拳，狀若世之林檎而芳香無比，以示民曰：「恣汝以手捧之（自其果紺赤起，至恣汝以手捧之止。原作示民曰：「恣汝以手拱之，所得之數也。其果紺赤，絕大如拳，狀若世之林檎而芳香無比，自手拱之。今據明抄本改），所得之數，即侍女之數也。自度盡拱可得十餘。遂以手捧之，唯得三枚而已。玉皇曰：「此汝分也。」初至未有位次。且令前主人領往彼處。敕令三女充侍，別給一屋居之。令諸道侶，導以修行。此人遂卻至前處，諸道流傳授真經，服藥用氣，洗滌塵念。而三侍女亦授以道術。後數朝謁，每見玉皇，必勉甚至意。其地草木，常如三月中，無榮落寒暑之變。度如人間，可一歲餘。民自謂仙道已成，忽中夜而嘆。左右問。曰：「吾今雖得道，本偶來此耳。來時妻產一女，才經數日，家貧，不知復如何，思往一省之。玉女曰：「君離世已久，妻子等已當亡，豈可復尋。蓋爲塵念未祛，至此誤想。」民曰：「今可一歲矣，妻亦當無恙，要明其事耳。」玉女遂以告諸鄰。諸鄰共嗟嘆之。復白玉皇。玉皇命遣歸。諸仙等於水上作歌樂飲饌以送之。其三玉女又與之別，各遺以黃金一鋌，曰：「恐至人世，歸求無得，以此爲費耳。」中女曰：「君至彼，倘無所見，思歸，吾有藥在金鋌中，取而吞之，可以歸矣。」小女謂曰：「恐君爲塵念侵，不復有仙，金中有藥，恐有（明抄本有作不）固耳。吾知君家已無處尋，唯舍東一擣練石尚在，吾已將藥置石下。如金中無，但取此服可矣。」言訖，見一羣鴻鵠，天際飛過。衆謂民曰：「汝見此否，但從之而去。」衆捧民舉之，民亦騰身而上，便至鵠羣，鵠亦不相驚擾，與飛空。回顧，猶見岸上人揮手相送，可百來人。乃至一城中，人物甚衆。問其地，乃臨海縣也，去蜀已甚遠矣。遂鬻其金資糧，經歲乃至蜀。時開元末年，問其家，無人知者。有一人年九十餘，雲：「吾祖父往年因採藥，不知所之，至今九十年矣。」乃民之孫也，相持而泣，雲：「姑叔父皆已亡矣，時所生女適人身死，其孫已年五十餘矣。」相尋故居，皆爲瓦礫荒榛，唯故砧尚在。民乃毀金求藥，將吞之，忽失藥所在。遂舉石，得一玉合，有金丹在焉。即吞之，而心中明瞭，卻記去路。此民雖仙洞得道，而本庸人，都不能詳問其事。時羅天師在蜀，見民說其去處。乃雲：「是第五洞寶仙九室之天。玉皇即天皇也。大牛乃馱龍也。所吐珠，赤者吞之，壽與天地齊；青者五萬歲；黃者三萬歲；白者一萬歲；黑者五千歲；此民吞黑者，雖不能學道，但於人世上亦得五千歲耳。玉皇前立七人，北斗七星也。」民得藥，服卻入山，不知所之，蓋去歸洞天矣。（出《原仙記》，明抄本作出《原化記》）

【譯文】

唐高宗顯慶年間，蜀郡青城有一個人，不知他叫什麼名字。這個人曾經在青城山下采藥，遇到一棵大薯藥，往下挖了幾丈深，發現它的根漸漸粗大，像甕那麼粗。這個人不停地往下挖，漸漸挖到五六丈深，土就不停地往下陷。到十丈深的時候，這個人掉到坑裏沒有辦法出來。他仰視洞口，只像星星那麼大。按理說他非死不可了。忽然他發現旁邊有一個洞，進去之後，見洞中逐漸寬敞。他漸漸地爬着往裏走，走了幾十步，往前看，好像有亮光。他尋那亮光往前走，走了一里左右，這個洞穴漸漸變高。在洞中又繞着走了一里多，就走出一個洞口。洞上邊有一條河，幾十步寬，岸上有一個幾十戶人家的村落。村落裏有花草樹木。景色像二三月的樣子。村裏有人，從男男女女的衣服上看，不像現在的人。耕地農夫和釣魚的兒童，常常相遇。有一個人喫驚地問他是怎麼來的。於是他就告訴了那人。那人就用一條小船把他渡了過去。他告訴那人，他已經三天沒喫東西了。那人就把胡麻飯、柏子湯以及各種醃菜給他喫。住了幾天，他覺得自己的身體漸漸地變輕，就問那人：「這是什麼地方？」他還向那人打聽回蜀郡的道路。那人對他笑笑說：「你是人世間的人，不知道這是仙境。你能到這個地方來，應當說這是該着與神仙有緣分，可以暫且留在這裏，我將領你去拜見玉皇。」村中又有人喊道：「明天是三月三，可以去拜謁玉皇。」於是那人帶着他前往。他或者乘駕着雲氣，或者乘駕着龍鶴。那個人也在雲中徒步走。不多時，來到一座城市，全都是用金玉裝飾的。其中的宮殿樓閣，全都是金銀珠寶。人們都按照一定的次序進去拜謁，唯獨把他留在宮門外。門邊有一頭赤紅色的大牛，形狀很奇特，正閉着眼睛吐涎沫。那人讓他去參拜這牛，乞求成仙之道，如果牛吐出什麼寶物，立即把它吞下。他就去拜牛。不一會兒，這牛吐出一顆赤色珠子，直徑超過一寸。他剛要去捧接，忽然有一個穿紅衣服的童子拾起寶珠就離開了。他再討要，得到一顆青色珍珠，又被一個穿青色衣服的童子取去。再討要，又有黃珍珠白珍珠，也都被童子奪去。他於是急忙用手捧住牛嘴，不一會兒接到一顆黑珠子，急忙吞了下去。黑衣童來到，沒見到什麼就空手回去了。那人於是就領他去拜見玉皇。玉皇坐在殿上，樣子像國王。七個侍衛佩劍站在左右。幾百名玉女，侍衛在庭院裏。庭院裏到處是奇花異果，那香氣是人間所沒有的。玉皇就問他話，他都如實地回答。他貪婪地顧盼左右的玉女，玉皇說：「你很喜歡這些侍衛的美女嗎？」他趴在地上請罪。玉皇說：「只要你勤奮地用心修道，自然會有這些。只是你的修行還不到家。你必須努力用功，不可能輕易就得到。」玉皇讓左右端來一玉盤仙果。那果青紅色，拳頭那麼大，樣子像人世間的花紅果，芳香無比。玉皇把仙果給他看，說道：「讓你隨便用手捧，捧幾個果，就給你幾個侍女。」他自己估計最多能捧起十幾個，就伸手去捧，只捧起三顆而已。玉皇說：「這就是你有緣分了。」因爲他是剛來，宮中沒有他的位置，暫時就讓他隨那人回到那人的村子，讓三名侍女侍奉他，另外給他一所房子居住。還讓同伴們幫他修行。於是他就跟着那人回到原處，道友們向他傳授真經，幫他服藥煉氣，洗滌塵俗之念。三名侍女也向他傳授道術。後來又多次拜見玉皇，每次見到玉皇，玉皇一定會勉力他全心全意地修行。那地方的草木，總像三月間，沒有榮枯寒暑的變化。估計就像人間過了一年多，他自己認爲仙道已成，忽然半夜裏嘆氣。左右問他爲什麼嘆氣，他說：「我現在雖然得道成仙，但是我本來是偶然來的，來的時候妻子生了一個女孩，才幾天我就離開了。我家裏窮，不知現在又怎樣了。我想回去看看。」玉女說：「你離開人世已經很久了，妻子等應該已經死去，哪能再找到！大概因爲你塵念未了，到現在還胡思亂想。」他說：「現在有一年了，妻子應該沒什麼變化，我只是想弄明白是怎麼回事罷了。」玉女於是告訴了鄰居們，鄰居們都感嘆。又告訴了玉皇，玉皇讓人送他回去。神仙們在水上作歌奏樂置辦宴席爲他送行。那三名玉女又和他告別，每人送給他一錠黃金，說：「恐怕到了人世間，回家什麼也找不到，用這些黃金作費用吧！」中玉女說：「你到了那裏，如果什麼也沒見到，想回來，我有藥放在金錠中，你取出來吞下去，就可以回來啦！」小玉女說：「怕你被塵念侵害，不再有仙氣，就在金錠裏預備了藥。又怕金錠中的藥會保存不住，我知道你家已無處可尋，只有屋東頭一塊槌衣石還在，我已經把藥放在那石頭下邊。如果不能從金錠中取藥，只要到石下取藥喫下也可以。」說完，有一羣鴻鵠從天際飛過，大夥對他說：「你看到這些鴻鵠了吧？只要跟着它們飛去，就可以回去。」衆人把他抬起來，他也騰身往上一躍，便來到鴻鵠羣中。鴻鵠也不害怕，和他共同飛在空中。他回頭看，還能望見岸上的人們揮手送他，有一百來人。於是他來到一座城中。城裏人很多。他一打聽，這地方是臨海縣，離蜀郡已經很遠了。於是就賣掉那金錠作盤纏，經過一年纔來到蜀地。那時是開元末年。他打聽他的家，沒有知道的。有一個九十多歲的人說：「我祖父往年因爲採藥，不知哪兒去了，到現在九十年了。」原來這是他的孫子。祖孫抱頭痛哭。孫子說：「姑、叔全都已經亡故了。他離家時生的那個女兒出嫁以後也死了，她的孫子都五十多歲了。」祖孫倆去尋找故居，見故居都成了瓦礫和荒草，只有舊時的槌衣石還在。於是他砸碎金錠找藥。要吃藥的時候，藥忽然不見了。於是把槌衣石抬起來，從石下取出一個玉盒，盒中有丹藥，他就把它吞下。他心裏很明白，還記得回去的路。他雖然在洞中成仙得道，但他本是平庸之人，卻不能詳細知道他成仙的事了。當時羅公遠在蜀地，他聽了這個人說的那去處，便說：「這是第五洞寶仙九室的天地。玉帝就是天皇。大牛就是馱龍。牛所吐的珠子，吞了紅色的，壽命與天地一樣；吞了青色的，能活五萬歲；黃的三萬歲；白的一萬歲；黑的五千歲。這個人吞了黑的，雖然不能學道術，但是在人世上也能活五千年了。玉皇跟前站着的七個人，是北斗七星。」這個人找到藥服下之後，就進了青城山，不知到哪兒去了。大概是回到洞天去了。

元柳二公

元和初，有元徹、柳實者，居於衡山。二公俱有從父爲官浙右。李庶人連累，各竄於歡、愛州。二公共結行李而往省焉。至於廉州合浦縣，登舟而欲越海，將抵交趾，艤舟於合浦岸。夜有村人饗神，簫鼓喧譁。舟人與二公僕吏齊往看焉。夜將午，俄颶風歘起，斷纜漂舟，入於大海，莫知所適。罥長鯨之鬐，搶巨鰲之背，浪浮雪嶠，日湧火輪。觸蛟室而梭停，撞蜃樓而瓦解。擺簸數四，幾欲傾沉，然後抵孤島而風止。二公愁悶而陟焉，見天王尊像，瑩然於嶺所，有金爐香燼，而別無一物。二公周覽之次，忽睹海面上有巨獸，出首四顧，若有察聽，牙森劍戟，目閃電光，良久而沒。逡巡，復有紫雲自海面湧出，漫衍數百步，中有五色大芙蓉，高百餘丈，葉葉而綻，內有帳幄，若繡綺錯雜，耀奪人眼。又見虹橋忽展，直抵於島上。俄有雙鬟侍女，捧玉合，持金爐，自蓮葉而來天尊所，易其殘燼，炷以異香。二公見之，前告叩頭，辭理哀酸，求返人世。雙鬟不答。二公請益良久。女曰：「子是何人，而遽至此。」二公具以實白之。女曰：「少頃有玉虛尊師當降此島，與南溟夫人會約。子但堅請之，將有所遂。」言訖，有道士乘白鹿，馭彩霞，直降於島上。二公並拜而泣告。尊師憫之曰：「子可隨此女而謁南溟夫人，當有歸期，可無礙矣。」尊師語雙鬟曰：「餘暫修真畢，當詣彼。」二子受教，至帳前行拜謁之禮。見一女未笄，衣五色文彩，皓玉凝肌，紅流膩豔，神澄沆瀣，氣肅滄溟。二子告以姓字。夫人哂之曰：「昔時天台有劉晨，今有柳實；昔有阮肇，今有元徹；昔時有劉阮，今有元柳：莫非天也。設二榻而坐。俄頃尊師至，夫人迎拜，遂還坐。有仙娥數輩，奏笙簧簫笛。旁列鸞鳳之歌舞，雅合節奏。二子恍惚。若夢於鈞天，即人世罕聞見矣。遂命飛觴。忽有玄鶴，銜彩牋自空而至曰：「安期生知尊師赴南溟會，暫請枉駕。」尊師讀之，謂玄鶴曰：「尋當至彼。」尊師語夫人曰：「與安期生間闊千年，不值南遊，無因訪話。」夫人遂促侍女進饌，玉器光潔。夫人對食，而二子不得餉。尊師曰：「二子雖未合餉，然爲求人間之食而餉之。」夫人曰：「然！」即別進饌，乃人間味也。尊師食畢，懷中出丹籙一卷而授夫人。夫人拜而受之，遂告去。回顧二子曰：「子有道骨，歸乃不難；然邂逅相遇，合有靈藥相貺。子但宿分自有師，吾不當爲子師耳。」二子拜。尊師遂去。俄海上有武夫，長數丈，衣金甲，仗劍而進曰：「奉使天真清道（道原作進，據陳校本改）不謹，法當顯戮，今已行刑。」遂趨而沒。夫人命侍女紫衣鳳冠者曰：「可送客去。而所乘者何？」侍女曰：「有百花橋可馭二子。」二子感謝拜別。夫人贈以玉壺一枚，高尺餘。夫人命筆題玉壺詩贈曰：「來從一葉舟中來，去向百花橋上去。若到人間扣玉壺。鴛鴦自解分明語。」俄有橋長數百步，欄檻之上，皆有異花。二子於花間潛窺，見千龍萬蛇，遽相交繞爲橋之柱。又見昔海上獸，已身首異處，浮於波上。二子因詰使者。使者曰：「此獸爲不知二君故也。」使者曰：「我不當爲使而送子，蓋有深意欲奉託，強爲此行。」遂襟帶間解一琥珀合子，中有物隱隱若蜘蛛形狀，謂二子曰：「吾輩水仙也。水仙陰也，而無男子。吾昔遇番禺少年，情之至而有子，未三歲，合棄之。夫人命與南嶽神爲子，其來久矣。聞南嶽回雁峯使者，有事於水府。返日，憑寄吾子所弄玉環往，而使者隱之，吾頗爲恨。望二君子爲持此合子至回雁峯下，訪使者廟而投之，當有異變。倘得玉環，爲送吾子。吾子亦自當有報效耳。慎勿啓之。」二子受之，謂使者曰：「夫人詩云：『若到人間扣玉壺，鴛鴦自解分明語。』何也？」曰：「子歸有事，但扣玉壺，當有鴛鴦應之，事無不從矣。」又曰：「玉虛尊師雲，吾輩自有師，師復是誰？」曰：「南嶽太極先生耳。當自遇之。」遂與使者告別。橋之盡所，即昔日合浦之維舟處，回視已無橋矣。二子詢之，時已一十二年。歡、愛二州親屬，已殞謝矣。問道將歸衡山，中途因餒而扣壺，遂有鴛鴦語曰：「若欲飲食，前行自遇耳。」俄而道左有盤饌豐備，二子食之。而數日不思他味。尋即達家。昔日童稚，已弱冠矣。然二子妻各謝世已三晝。家人輩悲喜不勝，曰：「人云郎君亡沒大海，服闋已九秋矣。」二子厭人世，體以清虛，睹妻子喪，不甚悲感，遂相與直抵回雁峯，訪使者廟，以合子投之。倏有黑龍長數丈，激風噴電，折樹揭屋，霹靂一聲而廟立碎。二子戰慄，不敢熟視。空中乃有擲玉環者。二子取之而送南嶽廟。及歸，有黃衣少年，持二金合子，各到二子家曰：「郎君令持此藥，曰還魂膏，而報二君子。家有斃者，雖一甲子，猶能塗頂而活。」受之而使者不見。二子遂以活妻室，後共尋雲水，訪太極先生，而曾無影響，悶卻歸。因大雪，見大。叟曰：「吾貯玉液者，亡來數十甲子。甚喜再見。」二子因隨詣祝融峯，自此而得道，不重見耳。（出《續仙傳》）

【譯文】

唐憲宗元和初年，元徹、柳實兩個人居住在衡山上。二人都有叔叔或大爺在浙東做官。他們都受到李庶人（李琦）的連累，各自流竄到歡州和愛州。元柳二人便打點了行李，到浙東去省親。走到廉州合浦縣，登上船想要過海，要到交趾去。船停在合浦的岸邊，夜裏聽到有村人祭神，鼓聲簫聲喧譁，擺船人和元柳二人以及其他僕從一齊去看。要到午夜的時候，突然起了大風，刮斷了纜繩，把船漂進大海，不知漂到了什麼地方。一會兒，船被掛到大鯨魚的鬐須上；一會兒，船又被撞到大烏龜的背上。大浪起伏，像波動的雪山；紅日湧動，像躍動的火球。觸到了居住在海底的蛟人的房屋，屋裏的織布梭停了；撞到了海市蜃樓，海市蜃樓便消散了。大船擺動顛簸多次，差一點兒就要沉沒，然後抵達一個孤島，而風也停了。元柳二人愁悶地登上去，見了一座天王尊像，閃着光亮立在一個高崗上，有金香爐和香灰，再沒有其它東西。二人向周圍巡視，忽然望見海面上有一個巨獸，探出頭來向四處看，好像在察看傾聽什麼。那獸的牙齒像林立的劍戟，眼睛閃着電光。許久，那獸沉下去了。不多時，又有紫雲從海面上湧出來，瀰漫了幾百步的地方。其中有一棵五色大芙蓉，高一百多尺，每片葉子都是綻開的。葉內有帳幔，像繡錦那樣豐富多采，耀眼奪目。又見到有一座虹橋忽然展開，直伸到島上來，不一會兒，有一位扎着雙鬟的侍女，捧着玉盒，拿着金爐，從蓮葉上來到立天尊像的地方，換掉那些香灰，燃上香。元柳二人見了，上前去叩頭，說得很可憐，求神仙幫他們返回人世間。雙鬟侍女沒有回答。二人又請求了好久。侍女說：「你們是什麼人？爲什麼忽然來到這裏？」二人詳細地把實情告訴了侍女。侍女說：「過一會兒有一位玉虛尊師降到這個島上，他是來與南溟夫人約會的，你們只要堅決地向他請求，就能行。」剛說完，有一位道士騎着一隻白鹿，駕着彩霞，直接降到島上。二人一齊上前參拜，哭着把事情說完，尊師可憐地說：「你二人可以跟着這位侍女去拜見南溟夫人，應有回去的時候，不會有什麼障礙。」尊師對扎雙鬟的侍女說：「我暫且在這裏修煉，完畢之後，也到那去。」元柳二人受到指教，來到帳前行拜謁之禮，見到一位沒有簪頭的女子。這女子穿着五色文采的衣服，肌膚潔白如玉，美豔無比。她的神氣，能讓流水澄清，能使大海肅靜。二人把姓名告訴了她。她取笑說：「以前天台山有一個叫劉晨的，現在有一個柳實；以前有一個叫阮肇的，如今有一個元徹；以前有『劉阮』，如今有『元柳』，莫非這是天意吧？」放了兩個坐榻讓二人坐下。不多時尊師也來了，夫人上前迎拜。然後就回到坐位上。有幾個仙女，奏響了笙、簧、簫、笛等樂器，旁邊排列着鸞鳳的歌舞，很合節奏。二人恍恍惚惚，像夢在中天。這是人世間很難聽到的音樂和歌舞。於是南溟夫人令人擺酒傳杯。忽然有一隻黑色仙鶴，銜着一封書信從空中扔下來。信上說：「安期生知道尊師到南溟相會，暫請您委屈自己來一趟。」尊師讀後，對黑鶴說：「我一會就到那去！」尊師對夫人說：「我和安期生闊別一千多年了，不遇上南遊，也沒有機會來訪問他。」夫人於是就催促侍女快把喫的東西端上來。端上來的食品盛在光潔的玉器裏。夫人與尊師相對着喫飯。但是元柳二人沒有得到喫的。尊師說：「這兩個人雖然不應讓他們和我們一起喫，但是應該找些人間的食物給他們喫。」夫人說：「說得是！」於是就另外給元柳二人端來了食物，是人間的味道。尊師喫完飯，從懷裏取出一卷紅色篆書交給夫人。夫人行禮接過來。於是尊師告辭要走。他回頭看看元柳二人說：「你們二人有道骨，回去是不難的，但是不期而遇，是應該有靈藥相贈的。你們由於有前緣，自然會有老師，我不適合作你們的老師罷了。」元柳二人一齊下拜。尊師於是離去。不一會兒，海上出現一位武夫。這武夫有幾丈高，穿着金甲，佩帶寶劍。他上前說：「奉使天真在路上警戒不謹慎，依法應該處決示衆，現在已經處決完了。」於是就快步沉沒下去。夫人對一個穿紫衣戴鳳冠的侍女說：「可以送兩位客人走了，可是讓他乘坐什麼東西呢？」侍女說：「有一座百花橋可以駕御他們兩個。」元柳二人表示感謝，行禮告別。夫人把一把玉壺贈給他們。壺高一尺多。夫人拿起筆來在壺上題詩相贈說：「來從一葉舟中來，去向百花橋上去。若到人間扣玉壺，鴛鴦自解分明語。」頃刻間，有一座幾百步長的橋出現在水面上，橋的欄杆上，全都是奇異的花草。元柳二人從花草間偷偷地窺視，見千萬條龍蛇，迅速地互相盤纏在一起成爲橋的柱子。又看見以前見到的那個海上巨獸，已被砍下腦袋，漂在水面上。元柳二人就問使者這是怎麼回事。使者說：「這獸是因爲不知道你們二人來了才被殺的。」使者又說：「我不應該作爲使者來送你們，是有一種深切的心意要拜託你們，就硬來了。」於是使者從襟帶之間解下一個琥珀盒子，盒子裏有一個隱隱約約像蜘蛛的東西。使者對二人說：「我們是水仙。水仙都是陰性的，沒有男的。我以前遇見一位番禺縣的青年，我們的感情極好，而且生了孩子。孩子長到三歲，應該扔掉，夫人讓送給南嶽神當兒子。這已經很久了。聽說，南嶽回雁峯的一個使者，有事到水府來，返回時，我求他把我兒子玩弄的一個玉環捎去，而他竟然把玉環昧下了。我很怨恨。希望你們二位替我拿着這個盒子到回雁峯下，打聽到使者廟，把這個盒子扔進去。扔進去之後，應該有一個不尋常的變化。如果找到了那玉環，請代我送給兒子。我兒子也自然會報答你們。千萬不可打開這盒子！」元柳二人接過盒子，問使者說：「夫人的詩說：『若到人間扣玉壺，鴛鴦自解分明語。』是什麼意思？」使者說：「你們回去之後，如果有事，只要敲一下玉壺，就會有一對鴛鴦答應，叫它們幹什麼沒有不順從的。」又說：「玉虛尊師說：我們自然會有老師，我們的老師又是誰呢？」使者說：「是南嶽的太極先生，你們會自己遇上的。」於是元柳二人與使者告別。橋的盡頭，就是以前在合浦縣海岸停船的地方。回頭一看，已經沒有橋了。二人一打聽，時間已經過去了十二年。歡州、愛州的親屬，已經死去了。他們打聽道路，回到衡山去，半路上因爲餓了就敲壺。於是就有鴛鴦說：「如果想得到飲食，往前走自然會遇上的。」一會兒，道邊有一桌豐盛的飯菜，二人便飽餐一頓。幾天裏，他們再也不想喫東西。不久便回到家中。以前的兒童，如今已經長成大人了。然而二人的妻子，分別死去已經三天了，家人們不勝悲喜，說：「人家說郎君死在大海里，服喪三年之後，又九年了。」元柳二人因爲體內清靜虛無，對人世已經厭倦，見了妻子的喪事，也不怎麼悲傷。於是他們一起來到回雁峯，打聽使者廟，把盒子扔了進去。倏地有一條几丈長的黑龍，激起大風，噴吐電光，折斷樹木，揭毀房屋，一聲霹靂，廟立刻就碎了。二人嚇得渾身戰慄，不敢睜眼看。空中果然有人將一隻玉環扔了下來。二人拾起玉環，送到南嶽廟。等到回到家裏的時候，有一個穿黃衣服的年輕人，拿着兩個金盒子，分別到二人的家裏說：「我家主人讓我拿着這藥，這藥叫還魂膏，是來報答二位君子的。家裏有死了的人，即使是六十年了，也可以把藥膏塗到頭頂上把他救活。」接下藥膏之後，使者就不見了。二人於是分別用藥膏救活了妻子。後來又一起雲遊尋找太極先生，都沒有找到太極先生的蹤影，就悶悶不樂地回來了。因爲下大雪，二人見一位老漢擔柴賣，很可憐老漢的衰弱和老邁，就把酒給老漢喝。看到柴擔上有「太極」字樣，二人便拜爲老師，把玉壺的事告訴了他。老漢說：「這是我用來裝酒的壺，丟了幾十個六十年了，又見到它很是高興。」元柳二人於是跟隨老漢到祝融峯去了。從此二人得道成仙，不再出現在人世間。

卷第二十六 神仙二十六

葉法善 邢和璞

葉法善

葉法善字道元，本出南陽葉邑，今居處州松陽縣。四代修道，皆以陰功密行及劾召之術救物濟人。母劉，因晝寐，夢流星入口，吞之乃孕，十五月而生。年七歲，溺於江中，三年不還。父母問其故，曰：「青童引我，飲以雲漿，故少留耳。」亦言青童引朝太上，太上頷而留之。弱冠身長九尺，額有二午。性淳和潔白，不茹葷辛。常獨處幽室，或遊林澤，或訪雲泉。自仙府歸還，已有役使之術矣，遂入居卯酉山。其門近山，巨石當路，每環回爲徑以避之。師投符起石，須臾飛去，路乃平坦。衆共驚異。常遊括蒼白馬山，石室內遇三神人，皆錦衣寶冠，謂師曰：「我奉太上命，以密旨告子。子本太極紫微左仙卿，以校錄不勤，謫於人世，速宜立功濟人，佐國功滿，當復舊任。以正一三五之法，令授於子。又勤行助化。宜勉之焉。」言訖而去。自是誅蕩精怪，掃馘兇妖，所在經行，以救人爲志。叔祖靖能，頗有神術，高宗時，入直翰林，爲國子祭酒。武后監國，南遷而終。初高宗徵師至京，拜上卿，不就，請度爲道士，出入禁門。乃欲告成中嶽，扈從者多疾，凡噀咒，病皆愈。二京受道籙者，文武中外男女弟子千餘人。所得金帛，並修宮觀，恤孤貧，無愛惜。久之，辭歸松陽，經過之地，救人無數。蜀川張尉之妻，死而復生，復爲夫婦。師識之曰：「屍媚之疾也，不速除之，張死矣。」師投符而化爲黑氣焉。相國姚崇已終之女，鍾念彌深，投符起之。錢塘江有巨蜃，時爲人害，淪溺舟楫，行旅苦之。投符江中，使神人斬之。除害殄兇，玄功遐被，各具本傳。於四海六合，名山洞天，鹹所周曆。師年十五，中毒殆死，見青童曰：「天台苗君，飛印相救。」於是獲蘇。又師青城山趙元陽，受遁甲。與嵩陽韋善俊傳八史，東入蒙山，神人授書。詣嵩山，神仙授劍。常行涉大水，忽沉波中，謂已溺死，七日復出，衣履不濡，雲：「暫與河伯遊蓬萊。」則天徵至神都，請於諸名嶽投奠龍璧。中宗復位，武三思尚秉國權。師以頻察襖祥，保護中宗相王及玄宗，爲三思所忌，竄於南海。廣州人庶，夙仰其名，北向候之。師乘白鹿，自海上而至，止於龍興新觀。遠近禮敬，舍施豐多，盡修觀宇焉。歲餘，入洪州西山，養神修道。景龍四年辛亥三月九日，括蒼三神人又降，傳太上之命：「汝當輔我睿宗及開元聖帝，未可隱跡山岩，以曠委任。」言訖而去。時二帝未立，而廟號年號，皆以先知。其年八月，果有詔徵入京。迨後平韋后，立相王睿宗，玄宗承祚繼統，師於上京，佐佑聖主。凡吉凶動靜，必予奏聞。會吐蕃遣使進寶函封，曰：「請陛下自開，無令他人知機密。」朝廷默然，唯法善曰：「此是兇函，請陛下勿開，宜令蕃使自開。」玄宗從之。及令蕃使自開，函中弩發，中番使死，果如法善言。俄授銀青光祿大夫鴻臚卿越國公景龍觀主。祖重，精於術數，明於考召，有功於江湖間，諡有道先生，自有傳。父慧明，贈歙州刺史。師請以松陽宅爲觀，賜號淳和，御製碑書額，以榮鄉里。明年正月二十七日，忽友雲鶴數百，行列北來，翔集故山，徘徊三日，瑞雲五色，覆其所居。是歲庚申六月三日甲申，告化於上都景龍觀。弟子既齊物、尹愔，睹真仙下降之事，祕而不言。二十一日。詔贈金紫光祿大夫越州都督。春秋百有七歲。所居院異香芬鬱，仙樂繽紛，有青煙直上燭天，竟日方滅。師請歸葬故鄉。敕度其侄潤州司馬仲容爲道士，與中使監護，葬於松陽。詔衢、婺、括三州助葬。供給（給原作終，據明抄本改）所須。發引日，敕官縞衣祖送於國門之外。開元初，正月望夜，玄宗移仗於上陽宮以觀燈。尚方匠毛順心，結構綵樓三十餘間，金翠珠玉，間廁其內。樓高百五十尺，微風所觸，鏘然成韻。以燈爲龍、鳳、螭、豹騰躑之狀，似非人力。玄宗見大悅，促召師觀於樓下，人莫知之。師曰：「燈影之盛，固無比矣；然西涼府今夕之燈，亦亞於此。」玄宗曰：「師頃嘗遊乎？」曰：「適自彼來，便蒙急召。」玄宗異其言，曰：「今欲一往，得乎？」曰：「此易耳。」於是令玄宗閉目，約曰：「必不得妄視，若誤有所視，必有非常驚駭。」如其言，閉目距躍，已在霄漢。俄而足已及地。曰：「可以觀矣。」既睹影燈，連亙數十里，車馬駢闐，士女紛委。玄宗稱其盛者久之，乃請回。復閉目騰空而上，頃之已在樓下，而歌舞之曲未終。玄宗於涼州，以鏤鐵如意質酒，翌日命中使，託以他事，使於涼州，因求如意以還，驗之非謬。又嘗因八月望夜，師與玄宗遊月宮，聆月中天樂。問其曲名，曰：「《紫雲曲》。」玄宗素曉音律，默記其聲，歸傳其音。名之曰《霓裳羽衣》。自月宮還，過潞州城上，俯視城郭悄然，而月光如晝。師因請玄宗以玉笛奏曲。時玉笛在寢殿中，師命人取，頃之而至。奏曲既，投金錢於城中而還。旬日，潞州奏八月望夜，有天樂臨城，兼獲金錢以進。玄宗累與近臣試師道術，不可殫盡，而所驗顯然，皆非幻妄，故特加禮敬。其餘追嶽神，致風雨，烹龍肉，祛妖僞，靈效之事，具在本傳，此不備錄。又燕國公張說，嘗詣觀謁，師命酒。說曰：「既無他客。」師曰：「此有曲處士者，久隱山林，性謹而訥，頗耽於酒，鍾石可也。」說請召之，斯須而至。其形不及三尺，而腰帶數圍，使坐於下，拜揖之禮，頗亦魯樸。酒至，杯盂皆盡，而神色不動。燕公將去。師忽奮劍叱麴生曰：「曾無高談廣論，唯沉湎於酒，亦何用哉！」因斬之，乃巨榼而已。嘗謂門人曰：「百六十年後，當有術過我者，來居卯酉山矣。初，師居四明之下，在天台之東，數年。忽於五月一日，有老叟詣門，號泣求救。門人謂其有疾也。師引而問之，曰：「某東海龍也。天帝所敕，主八海之寶，一千年一更其任，無過者超證仙品。某已九百七十年矣，微績垂成，有婆羅門逞其幻法，住於海峯，晝夜禁咒，積三十年矣。其法將成，海水如雲，卷在天半，五月五日，海將竭矣。統天鎮海之寶，上帝制靈之物，必爲幻僧所取。五日午時，乞賜丹符垂救。至期，師敕丹符，飛往救之，海水復舊。其僧愧恨，赴海而死。明日，龍輦寶貨珍奇以來報。師拒曰：「林野之中，棲神之所，不以珠璣寶貨爲用。」一無所受，因謂龍曰：「此崖石之上，去水且遠，但致一清泉，即爲惠也。」是夕，聞風雨之聲，及明，繞山麓四面，成一道石渠，泉水流注，經冬不竭。至今謂之天師渠。又一說雲，顯慶中，法善奉命修黃籙齋於天台山，道由廣陵，明晨將濟瓜州。，是日，江干渡人，艤舟而候，時方春暮，浦漵晴暖，忽有黃白二叟相謂曰：「乘間可以圍棋爲適乎。」即向空召冥兒。俄有丱童擘波而出，衣無沾溼。一叟曰：「挈棋局與席偕來。」須臾，丱童如命，設席沙上。對坐約曰：「賭勝者食明日北來道士。」因大笑而下子。良久，白衣叟曰：「卿北矣！幸無以味美見侵也？」曠望逡巡，徐步凌波，遠遠而沒。舟人知其將害法善也，惶惑不寧。及旦，則有內官馳馬前至，督各舟楫。舟人則以昨日之所見具列焉。內官驚駭不悅。法善尋續而來，內官復以舟人之辭以啓法善。法善微哂曰：「有是乎？幸無掛意。」時法善符術神驗，賢愚共知，然內官洎舟人從行之輩，憂軫靡遑。法善知之而促解纜，發岸咫尺，而暴風狂浪，天日昏晦。舟中之人，相顧失色。法善徐謂侍者曰：「取我黑符，投之鷁首。」既投而波流靜謐，有頃既濟。法善顧舟人曰：「爾可廣召宗侶，沿流十里間，或蘆洲菼渚，有巨鱗在焉，爾可取之，當大獲其資矣。」舟人承教，不數里，果有白魚長百尺許，週三十餘圍，僵暴沙上。就而視，腦有穴嵌然流膏。舟人因臠割載歸，左近村閭，食魚累月。（出《集異記》及《仙傳拾遺》）

【譯文】

葉法善，字道元，出生在南陽的葉邑，現在住在處州松陽縣。葉家四代修道，都憑着做好事積陰德以及揭發、尋找邪惡的法術救物濟人。他母親姓劉，因爲白天睡覺，夢見流星進入口中，吞下之後便懷了孕。懷孕十五個月才生下他。他七歲那年，淹死在江中，三年後回來。父母問他爲什麼去了這麼久，他說：「一個穿青衣服的童子領着我，給我雲漿喝，所以我就逗留了一會兒。」又說：「穿青衣服的童子領他去見太上，太上允許留他。」他成年之後身高九尺，額頭上有兩個「午」字。他的性情淳和，膚色潔白，不喫葷腥辛辣之物。他常常獨自處在幽室之中。或者雲遊林澤，或者尋訪雲泉。從仙府回來，他已經有役使鬼神的道術了。於是他住進卯酉山。他的家門離山很近，當路有一塊巨石，常常要繞着走避開它。他扔出一道符搬起那巨石，巨石頃刻間便飛走了。路就平坦了。衆人都感到驚奇。他曾經到括蒼白馬山遊覽，在一所石室內遇見過三位神人。三位神人都穿着錦衣，戴着寶冠。神人對葉法善說：「我奉太上的命令，把密旨告訴你。你本來是太極宮紫微殿左仙卿，因爲校錄不勤，被謫貶到人世上來。你應該趕快立功，濟世救人，輔佐國家，功滿之後，就會再恢復舊職。太上還讓我把『正一三五』的法術，傳授給你。你還要勤於修行，幫助衆生，好好地勉勵自己吧。」神人說完便離去了。從此，葉法善誅殺掃蕩精怪，斬殺兇妖。他所有的行爲，都是以救人爲目的。他的叔祖父葉靖能，很有神術，高宗的時候，在翰林院做官，是國子祭酒。武則天代理國政，把他貶到南方，死在那裏。當初高宗把葉法善徵召到京城，拜他做上卿，他不幹，請求引度他做道士，出入在禁宮內。等到中宗要去中嶽嵩山去祭天的時候，隨從們大多數都病了。經過他噴水唸咒治療，病都好了。二京之中接受道家符籙圖訣的，文的武的，宮內的宮外的，男的女的，共有弟子一千多人。他所得到的金銀絲帛，全都用來修宮觀，救濟孤寡窮人，不吝惜錢財。過了挺長時間，他告辭回到松陽縣。他經過的地方，有許多人得到救助。蜀川張尉的妻子，死而復生，又恢復了夫妻生活。葉法善識破了她的真相，說：「這是一種死屍媚病，不趕快除掉它，張尉也會死了。」他投出一道符，把她化成一股黑煙。相國姚崇的女兒已經死了，但是相國鍾愛、思念女兒的心情更強烈了，葉法善就投一道符把她救活了。錢塘江裏有一隻大蛤蜊，時常害人，把船弄翻，把人淹死，行旅之人都害怕。葉法善把符投到江中，讓神人把大蛤蜊斬了。他除害滅兇，修道的功夫遠近聞名。他的各種事跡都記載在他本人的傳裏。對四海六合的名山洞天他都遊歷過。葉法善十五歲那年，曾經中毒幾乎要死了。他見到一位穿青衣的童子，童子對他說：「天台山上的苗君，飛印救你。」於是他就復甦了。他又拜青城山的趙元陽爲師，學到了遁甲術。他向嵩陽的韋善俊學習《八史》。他東入蒙山，神人送給他天書。他到嵩山去，神仙送給他寶劍。他曾經在水面上行走，忽然沉到水中，人們以爲他被淹死了。七天之後他又出來了，衣服都沒溼。他說：「暫時和河伯遊了一趟蓬萊。」武則天把他召到京都，他請求在各大名山上投放龍璧。中宗復位以後，武三思還繼續掌權。葉法善因爲多次察覺襖祥，保護了中宗相王和玄宗，武三思十分忌恨，被流放到南海。廣州的百姓，一向仰慕他的名字，面向着北方等候着他。他騎着白鹿，從海上來到，住在龍興新觀。遠近的人們都來禮敬他，施捨的錢物極多。他把這些錢物全都用來修觀宇了。一年以後，他進到洪州的西山裏養神修道。景龍四年辛亥三月九日，括蒼山的三位神人又下來，傳達太上的命令：「你應當輔佐我們的睿宗皇帝和開元聖帝，不可隱居在山中而耽誤荒廢了對你的委任。」說完就離去了。當時這兩位皇帝還沒有登位，而他們的廟號年號，葉法善全都事先知道了。那年八月，果然有詔書召他回京。等到後來平定了韋皇后，相王李旦成爲睿宗皇帝。後來，玄宗繼承了帝位。葉法善在京城輔佐聖主。凡是吉凶動靜，他都能預先向皇上奏明。正趕上吐蕃國派使者來獻寶，寶被封在匣子裏。使者說：「請陛下自己開，不要讓別人知道其中的機密。」朝廷一片默然，只有葉法善說：「這是個兇匣子，請陛下不要開。應該讓吐蕃的來使自己開。」玄宗聽了他的話。等到讓蕃使自己打開，匣子裏的暗箭射出來，正好把番使射死了。果然像葉法善說的那樣。不久，皇帝封他爲銀青光祿大夫、鴻臚卿、越國公、景龍觀主。他的祖父葉重，術數很精到，善於考察吉凶，呼喚鬼神，在江湖之間很有功績，諡號叫「有道先生」，正史裏有傳。葉法善的父親叫葉慧明，皇帝曾經把歙州刺史的官職贈送給他。葉法善請求把松陽縣老家的宅子作爲道觀，皇帝贈號爲「淳和觀」，觀上有御製的碑書匾額，使葉家在鄉里之間更顯得光榮。第二年正月二十七日，忽然有幾百只雲鶴排成行列從北邊飛來，飛翔聚集在葉法善故居的山上。仙鶴徘徊了三天，五色的瑞雲覆蓋了他的住處。這一年庚申六月三日甲申時，他在京都景龍觀坐化。他的弟子既齊物、尹愔，見到了神仙下來的事，但是他們保密，不往外講。二十一日，皇帝下詔書，贈他金紫光祿大夫、越州都督的稱號。他活了一百零七歲。他所住的那個院子裏，異香濃郁，仙樂聲聲，有一股青煙直上，映照天空，整整一天才消失。葉法善死前曾請求歸葬故鄉。皇上下令把他的侄子——潤州司馬葉仲容引度爲道士，和中使一塊監護着他的靈柩，葬到松陽縣。並且詔令衢、婺、括三州協助操辦葬禮，供給所需要的錢物。出殯那天，皇上又敕令官吏們穿上白色喪服在國門外送靈。葉法善的事蹟很多。開元年初，正月十五夜裏，唐玄宗把儀仗移到上陽宮觀燈。尚方署的工匠毛順心，結構了三十多間綵樓，還放上金翠珠玉，樓高一百五十尺。微風吹來，鏘然有聲，很有韻味。用燈做成龍、鳳、螭、豹跳躍的樣子，好像不是人所能完成的。唐玄宗看了非常高興，派人把葉法善找來在樓下看，別人都不知道。葉法善說：「燈景的盛況，固然是無比的。但是西涼府今夜的燈，也僅次於這裏。」玄宗說：「法師剛纔曾經去過？」葉法善說：「我剛從那回來，就受到陛下的緊急召見。」玄宗對他的話感到奇怪，說道：「現在我也想去，行嗎？」葉法善說：「這很容易。」於是他讓玄宗閉上眼睛，約定說：「一定不要隨便亂看，如果誤看了什麼，一定會受到不尋常的驚嚇。玄宗照他說的那樣做，閉着眼睛用力一跳，已躍上高空。不一會兒就覺得腳已觸到地面。葉法善說：「可以睜眼看了！」只見燈火輝映，連綿幾十裏，有接連不斷的車馬，又有紛然衆多的士女。玄宗稱讚這裏的盛況，讚歎了好久。於是，葉法善就請他回去，又閉上眼睛騰空而上，一會兒便已經回到綵樓之下了。那支歌舞的曲子還沒有結束。玄宗到涼州的時候，用鏤鐵如意換了酒喝。第二天他派出一位中使，以辦別的事爲名到涼州去，找到了鏤鐵如意帶了回來，證明葉法善帶他去涼州的事不假。另外，又曾經在八月十五夜裏，葉法善和唐玄宗一塊到月宮去遊覽。玄宗聽了月中的天樂，打聽曲子叫什麼名，人家告訴他是《紫雲曲》。玄宗一向精通音樂，暗中記下它的聲調，回來寫出曲譜，起名《霓裳羽衣曲》。從月宮回來的時候，路過潞州城上，俯看城中一片寂靜，而月光照如白晝，葉法善就請玄宗用笛子演奏一支曲子。當時玉笛放在寢殿裏，葉法善派人去取，頃刻間就取回來了。奏完曲，把一枚金錢扔到城裏就回來。十天以後，潞州進奏章報告說，八月十五夜裏，有天樂降臨潞州城，而且還在城中拾到一枚金錢，現在把這枚金錢獻給皇上。唐玄宗屢次與近臣們試驗葉法善的道術，他的道術無窮無盡，而且所試驗的都很靈驗，都不是虛幻的。所以對他很尊敬。其餘諸如追趕嶽神、呼風喚雨、烹煮龍肉、剪除妖僞等靈驗之事，全都在他的傳記裏，這裏不作詳細記錄。另外，燕國公張說，曾經到觀中拜謁過葉法善。葉法善擺酒款待他，他說：「沒有別的客人……」葉法善說：「這地方有一位姓曲的處士，長期在山林裏隱居，性情謹慎，不善言談，很喜歡喝酒，能喝一鍾或者一石。」張說請葉法善把曲處士找來。他很快就把曲處士找來了。曲處士的身材不足三尺高，而腰帶卻有幾圍長。葉法善讓曲處士坐在下首。曲處士行揖拜之禮，顯得很粗魯。酒端上來之後，曲處士把杯裏的盂裏的全喝光了，神色卻仍然如故，一點沒變。燕國公要離開的時候，葉法善忽然挺着劍斥責曲處士說：「你居然什麼高談闊論也沒有，只知道喝酒，還有什麼用呢？」於是就斬殺了他。一看，原來這位曲處士是一個盛酒的器具變的。葉法善曾經對門人說：「一百六十年以後，能有一個道術比我強的人，到卯酉山來居住。」當初，葉法善住在四明山下。四明山在天台山之東。住了幾年，忽然在五月一日這一天，有一位老頭到門前，號哭着求救。門人以爲這老頭有病。葉法善拉着老頭問他怎麼了，老頭說：「我是東海的一條龍，天帝命令我主管八海的寶。職位一千年更換一次。這一十年中沒有過錯的，就能超度成仙了。我已經幹了九百七十年了，我的功業眼看就要成功。可是，有一位和尚顯示他的魔幻法術，住在海邊山峯上，晝夜唸咒，已經三十年了。他的法術將要煉成。煉成之後，海水將像雲一樣被捲到空中，五月五日海將枯乾，那麼，全天下的鎮海之寶，上帝號令神靈之物，一定會被幻術和尚得去。五月五日的正晌午時，請您賜一道丹符救救我。」到了五月五日，葉法善命令一道丹符飛到東海去救那龍。海水恢復原樣。那和尚又愧又恨，跳進大海自殺了。第二天，那龍用車拉着珍珠寶貝來報答葉法善。葉法善拒絕接受，說道：「山林曠野之中，是神仙的住所，不認爲珠璣寶貨有什麼大用。」他什麼也沒接受。於是他對龍說：「這裏的崖石之上，離水很遠，只要你在這上面留下一個清泉，就是對我的報答了。」這天晚上，人們聽到了風雨之聲。等到天明，人們出門一看，圍繞着山根，四面出現一道石渠，泉水流淌，經冬不幹。到現在這渠還叫天師渠。還有一個傳說，顯慶年間，葉法善奉命在天台山上修黃籙齋，道上經過廣陵，早晨將渡過瓜州。這一天，江岸上要渡江的人們，正坐在岸邊等候着開船的時刻。當時正是春暮，水邊又晴又暖。忽然有黃白兩個老頭互相說：「趁此機會可以下一盤棋，挺合適吧？」於是他們向着空中呼喚仙童。不一會兒，有一個仙童從江水裏出來，他的衣服居然沒有沾溼。一個老頭對仙童說：「把棋局和坐席一塊拿來！」一會兒，仙童遵命辦到，把棋局和坐席放到沙地上。兩個老頭相對而坐，約定說：「誰下勝了，誰就喫掉明天從北邊來的那個道士。」於是二人大笑着開始下棋。下了好長時間，白衣老頭說：「你敗了，希望你不要因爲那道士味道好就來搶！」兩個老頭向遠處望了一會兒，慢慢走在水面上，遠遠地消逝了。擺船人知道他們要害葉法善，惶惑不安。等到第二天早晨，就有宮中的官吏騎着馬來到，督促準備船隻，擺船人就把昨天見到的情形詳細向官吏述說了。那官吏又驚又怕不大高興。不多時葉法善也到了。那官吏又把擺船人說的話告訴了葉法善。葉法善微笑道：「有這樣的事嗎？請不要在意！」當時葉法善的符術和神一樣靈驗，無論賢者愚者全都知道。但是宮內的官吏、擺船人，以及其他隨從人員，憂痛惶急。葉法善知道大家的心情，就催促解纜開船。剛開船離岸不遠，暴風狂浪大作，天日昏暗。船裏的人面面相覷，大驚失色。葉法善慢吞吞對侍者說：「拿出我的黑符，扔到船頭上。」扔了黑符之後，江水立即風平浪靜。不多時到了對岸，葉法善看着擺船人說：「你可以多找一些同伴來，沿江十里之間，也許是長有水草的小島上，有大魚在那裏邊，你可以拿回去。能發一筆小財了！」擺船人按照葉法善教的去做，尋了不幾里，果然有一條長百尺左右，粗三十多圍的大魚，暴死在沙灘上。走近一看，魚頭上有一個洞往外流着腦汁。擺船人於是把大魚割成一塊一塊的肉載運回去。左右的村莊，全都吃了一個來月的魚。

邢和璞

邢先生名和璞。善方術，常攜竹算數計，算長六寸。人有請者，到則布算爲卦，縱橫佈列，動用算數百，布之滿牀。布數已，乃告家之休咎，言其人年命長短及官祿，如神。先生貌清羸，服氣，時餌少藥。人亦不詳所生。唐開元二十年至都，朝貴候之，其門如市。能增人算壽，又能活其死者。先生嘗至白馬坂下，過（「過」原作「遇」，據明抄本改。）友人。友人已死信宿，其母哭而求之。和璞乃出亡人置於牀，引其衾，解衣同寢。令閉戶，眠熟。良久起，具湯，而友人猶死。和璞長嘆曰：「大人與我約而妄，何也？」復令閉戶。又寢。俄而起曰：「活矣！」母入視之，其子已蘇矣。母問之。其子曰：「被籙在牢禁系，拷訊正苦，忽聞外曰：『王喚其（「其」原作「苦」，據明抄本改。）人。』官不肯曰：『訊未畢，不使去。』少頃，又驚走至者曰：『邢仙人自來喚其（「其」原作「苦」，據明抄本改。）人。』官吏出迎，再拜恐懼。遂令從仙人歸，故生。」又有納少妾，妾善歌舞而暴死者，請和璞活之。和璞墨書一符，使置妾臥處。俄而言曰：「墨符無益。」又朱書一符，覆命置於牀。俄而又曰：「此山神取之，可令追之。」又書一大符焚之。俄而妾活。言曰：「爲一胡神領從者數百人拘去，閉宮門，作樂酣飲。忽有排戶者曰：『五道大使呼歌者。』神不應。頃又曰：『羅大王使召歌者。』方駭。仍曰：『且留少時。』須臾，數百騎馳入宮中，大呼曰：『天帝詔，何敢輒取歌人。」令曳神下，杖一百，仍放歌人還。於是遂生。」和璞此事至多。後不知所適。（出《紀聞》）

【譯文】

邢先生的名字叫和璞。他善長方術，身邊常常帶有計數的竹籤。竹籤長六寸。如果有人請他算命，他來到便用竹籤擺成卦形，縱的橫的都有，一共要動用一百多根，擺滿一牀。擺完之後，就告訴人家是吉是兇，是福是禍，說出那人的年齡壽命大小以及官祿什麼的，說得極準，像神一般。邢先生面相清瘦。他食氣養身，有時候少喫一點藥。也不知他是什麼地方出生的。唐朝開元二十年他來到京都。朝中的權貴都去求他算命，要按先來後到的順序等候。他的門庭若市。他能算出人的壽命長短，幫人增壽。又能起死回生，把死人救活。有一次他到白馬坂去看望一個友人，那友人已經死去兩夜了，友人的母親哭着求他，他便把死人擡出來放在牀上，拽過友人的被子，脫了衣服和友人睡到一起。還讓人把門關上。熟睡了好久他纔起來。早已有人準備好了熱水，但是友人還是死的。邢和璞長嘆一聲說：「大人和我約好了卻又胡亂失約，爲什麼呢？」他又讓人關上門，又睡，不一會兒起來說：「活了！」友人母親進去一看，兒子已經甦醒了。母親問兒子是怎麼回事，兒子說：「我被關在陰間的牢房裏拷問得正苦的時候，忽聽外面喊道：『大王叫這個人！』負責拷問的官吏不肯，說：『審訊沒完，不能去！』過了一會兒，又有一個驚慌跑來的人說：『邢仙人親自來叫這個人！』那官吏出去迎接，連連下拜，很害怕的樣子。於是就讓我跟着邢仙人回來了。所以又活了。」另外，有一個人娶了一個年輕的小老婆，小老婆能歌善舞卻突然死了，這個人就請邢和璞救活他的小老婆。邢和璞用墨寫了一道符，讓他放在小老婆躺着的地方。過了片刻又說墨符沒用處，又用硃砂寫了一道符。又讓那人放到牀上。過了片刻又說：「她被山神捉去了，可以寫符追她！」於是又寫了一道大符燒了。不一會兒小老婆活了。她說道：「我被一個胡神領着幾百名隨從捉了去，關着宮門，讓我唱歌陪他暢飲。忽然有人推門進來說：『五道大使叫唱歌的女子回去！』胡神不答應。過了片刻又有人說：『羅大王派人來叫唱歌的女子！』胡神這才害怕，但他仍然說：『再少呆一會兒！』不一會兒，幾百名騎兵奔入宮中，大聲喊道：『天帝下詔，你膽敢擅自捉拿唱歌女子，』下令把他拉下來，打了一百大板，並命令放唱歌的女子回去！於是我就又活了。」邢和璞這類事極多。後來不知他到哪兒去了。

卷第二十七 神仙二十七

唐若山 司命君 玄真子 劉白雲

唐若山

唐若山，魯郡人也。唐先天中，歷官尚書郎，連典劇郡。開元中，出爲潤州，頗有惠政，遠近稱之。若山嘗好長生之道。弟若水，爲衡嶽道士，得胎元穀神之要。嘗徵入內殿，尋懇求歸山。詔許之。若山素好方術，所至之處，必會爐鼎之客，雖術用無取者，皆禮而接之。家財迨盡，俸祿所入，未嘗有餘。金石所費，不知紀極。晚歲尤篤志焉。潤之府庫官錢，亦以市藥。賓佐骨肉，每加切諫，若山俱不聽納。一日，有老叟，形容羸瘠，狀貌枯槁，詣款謁。自言有長生之道。見者皆笑其衰邁。若山見之，盡禮回敬，留止月餘。所論皆非丹石之要。若山博採方訣，歌誦圖記，無不研究。問叟所長，皆蔑如也。復好肥鮮美酒，珍饌品膳。雖瘦削老叟，而所食敵三四人。若山敬奉承事，曾無倦色。一夕，從容謂若山曰：「君家百口，所給常若不足。貴爲方伯，力尚多缺；一旦居閒，何以爲贍？況帑藏錢帛，頗有侵用。誠爲君憂之。」若山驚曰：「某理此且久，將有交代，亦常爲憂，而計無所出。若緣此受譴，固所甘心；但慮一家有凍餒之苦耳。」叟曰：「無多慮也。」促命酒，連舉數杯。若山飲酒素少，是日亦挹三四爵，殊不覺醉，心甚異之。是夜月甚明朗，徐步庭下，良久謂若山曰：「可命一僕，運鐺釜鐵器輩數事於藥室間，使僕布席壘爐。」曰：「鼎鐺之屬爲二聚，熾炭加之，烘然如窯，不可向視。」叟於腰間解小瓠，出二丹丸，各投其一，闔扉而出。謂若山曰：「子有道骨，法當度世，加以篤尚正直，性無忿恚。仙家尤重此行。吾太上真人也，遊觀人間，以度有心之士。憫子勤志，故來相度耳。吾所化黃白之物，一以留遺子孫，旁濟貧乏。一以支納帑藏，無貽後憂。便可命棹遊江，爲去世之計。翌日相待於中流也。」言訖，失其所在。若山凌晨開閱，所化之物，爛然照屋。復扃閉之，即與賓客三五人，整棹浮江，將遊金山寺。既及中流，江霧晦冥，咫尺不辨。若山獨見老叟，棹漁舟，直抵舫側，揖若山入漁舟中，超然而去。久之，風波稍定，昏霧開霽。已失若山矣。郡中几案間，得若山訣別之書指揮家事；又得遺表，因以奏聞。其大旨：以「世祿暫榮，浮生難保，惟登真脫屣，可以後天爲期。昔範丞相泛舟五湖，是知其主不堪同樂也；張留侯去師四皓，是畏其主不可久存也。二子之去，與臣不同。臣運屬休明，累叨榮爵，早悟升沉之理，深知止足之規，棲心玄關，偶得丹訣。黃金可作，信淮王之昔言；白日可廷，察真經之妙用。既得之矣，餘復何求。是用揮手紅塵，騰神碧海。扶桑在望，蓬島非遙。遐瞻帝閽，不勝犬馬戀主之至。」唐玄宗省表異之，遽命優恤其家。促召唐若水，與內臣齎詔，於江表海濱尋訪，杳無音塵矣。其後二十年，有若山舊吏自浙西奉使淮南，於魚市中見若山鬻魚於肆，混同常人。睨其吏而延之入陋巷中，縈迴數百步，乃及華第。止吏與食，哀其久貧，命市鐵二十梃，明日復與相遇，已化金矣，盡以遺之。吏姓劉，今劉子孫世居金陵，亦有修道者。又相國李紳，字公垂，常習業於華山，山齋糧盡，徒步出谷，求糧於遠方。迨暮方還，忽暴雨至，避於巨巖之下，雨之所沾若浼焉。既及巖下，見一道士，艤舟於石上，一村童擁楫而立，與之揖。道士笑曰：「公垂在此耶！」言語若深交，而素未相識。因問紳曰：「頗知唐若山乎？」對曰：「常覽國史，見若山得道之事，每景仰焉。」道士曰：「餘即若山也。將遊蓬萊，偶值江霧，維舟於此，與公垂曩昔之分，得暫相遇。詎忘之耶？」乃攜紳登舟。江霧已霽，山峯如晝，月光皎然。其舟凌空泛泛而行，俄頃已達蓬島。金樓玉堂，森列天表。神仙數人，皆舊友也。將留連之。中有一人曰：「公垂方欲佐國理務，數畢乃還耳。」紳亦務經濟之志，未欲棲止。衆仙覆命若山送歸華山。後果入相，連秉旌鉞。去世之後，亦將復登仙品矣。（出《仙傳拾遺》）

【譯文】

唐若山是魯郡人。唐玄宗先天年間，做過尚書郎，連續治理過大郡。開元年間，他出任潤州刺史，做了許多仁惠的政事，遠近都稱頌他。唐若山喜歡長生不老之道。他的弟弟唐若水是衡山的道士，懂得道家胎元、穀神等修煉要旨。他曾經應召進入皇宮，不久又懇求回山，皇帝下詔允許他回去。唐若山平常喜歡道教的方術。他走到哪裏，一定要會見一下那裏的煉丹人士。即使是道術上沒有可取之處的，他也全都以禮相待。他的家財幾乎用盡，他的俸祿收入，不曾有過剩餘。煉丹的費用，不計其數。到了晚年，他對長生之道更加篤誠。潤州府庫裏的公款，他也用來買藥煉丹。賓客僚屬和骨肉親人，常常懇切地勸他不要這樣，他全都不聽。一天，有一個瘦弱憔悴的老頭，來謁見，自己說有長生不老之道。見到的人都笑這老頭衰朽老邁。唐若山見了他卻非常尊敬，留他住了一個多月。老頭談論的，全都不是煉丹方面的事。唐若山廣泛蒐集祕方口訣，用歌訣和繪圖的形式記錄下來，十分用心研究。他問老頭善長什麼，老頭對這些煉丹之類的方術一概瞧不起，又喜歡魚肉美酒，美味飯食。雖然是一個很瘦削的老頭，而喫起飯來能趕上三四個人。唐若山敬奉他，爲他做事，竟絲毫沒有厭倦的表現。一天晚上，老頭從容地對唐若山說：「你家有一百來口人，資財的供應常常如此不足。你貴爲一方的長官，財力還差這麼多，一旦罷官閒居，憑什麼喫飯穿衣？何況府庫裏的銀兩錢帛，你也侵用了許多，我實在是爲你擔憂。」唐若山喫驚地說：「我治理這個州已經很久了，離任時必將有個交代。我也常常爲此發愁，但也想不出來好辦法。如果因此受懲罰，本來是自作自受心甘情願的，只是擔心一家人要有挨餓受凍之苦了。」老頭說：「不要多慮。」老頭催他快擺上酒來，連飲了幾杯。唐若山喝酒一向很少，這一天也幹了好幾杯。竟不覺得有醉意，心裏很是驚奇。這天夜裏月光很明亮，兩個人徐徐走到院子裏。許久，老頭對唐若山說：「可派一個僕人，把鍋等鐵器運到藥室裏去。」唐若山就派僕人在藥室佈置坐席，砌起爐竈。老頭又說：「鐵鍋之類分爲兩處，鍋底下放上燃燒的火炭，烘烤得鐵鍋就像磚窯，讓人不敢看它。這時老頭從腰間解下一個小葫蘆，從葫蘆裏取出兩丸丹藥，往兩口鐵鍋裏各扔了一丸。關門出來，老頭對唐若山說：「你有道骨，理應引渡你超脫人世，加上你誠實正直，生性不愛發怒，仙家特別器重這樣的品行。我是太上真人，到人間來遊觀，以便超渡那些有心之人。同情你又勤奮又有毅力，所以就來超渡你。我所變成的黃金白銀，一部分用來留給你的子孫，也可以救濟別的窮人；一部分用來支付你侵用的府庫裏的銀兩，不要留下後憂。這樣就可以駕船遊江——這是使你擺脫世俗的計策。明天我在江心等着你。」說完，老頭就忽然不見了。第二天早晨，唐若山打開藥室一看，昨天所化的東西，光燦燦地把屋子照得通亮。他又關上門，就和三五位賓客一起登船漂游在江面上，要到金山寺去遊覽。到了江心之後，江上的大霧很重，咫尺之間也看不清東西。只有唐若山看到了那位老頭。老頭駕着一條漁船，直接來到唐若山的船旁，請唐若山到漁船上去。於是唐若山超然而去。過了些時，風波稍微平靜下來，大霧散去，人們才發現唐若山不見了。在郡中的几案之間，得到了唐若山訣別的書信，那上面寫的全都是如何處理家事。又得到了一份奏章，人們就把奏章報送給皇上。奏章的大意是：「因爲世祿是暫時的榮華，世事不定，生命短暫，人生是沒有保障的，只有脫離世俗，成爲神仙，才長生不老。以前丞相范蠡駕船泛在五湖之間，是知道他的主子不能和他同樂；留侯張良學習『四皓』而隱去，是怕他的主子不能長久存在下去。這二人的離去，和我不一樣。我的運氣很好，趕上了清明盛世，連連受到皇上恩賜的爵位。早就悟到了升沉的道理，深深懂得止步的規矩。我潛心於入道之門，偶然得到了煉丹的祕訣，我相信淮南王以前說過的話，黃金是可以做出來的。察看真經的妙用，白日可以延長。明白了這種道理，其餘的還追求什麼呢？因此我揮手告別塵世，在大海里神遊，可望見扶桑，離蓬萊仙島也就不遠了。我遙望皇上的城門，心中不勝犬馬留戀主人的感情。」唐玄宗看了奏章感到奇怪，急忙下令豐厚地撫卹唐若山的家屬，催人把唐若水找來，讓唐若水和內臣們一起，拿着皇帝的詔令，在江邊海濱到處尋訪。但是杳無音信。此後二十年，有一個唐若山的舊部下從浙西奉使到淮南去，在魚市上見到唐若山在魚肆裏賣魚，和平常人一樣。唐若山見到了他的屬下，他把屬下請到了一條陋巷中，曲曲折折走了幾百步，來到一所漂亮的府第。他讓屬下在此休息，並給屬下飯喫。他可憐屬下長期受窮，讓屬下買了二十根鐵棒。第二天，屬下又遇到他，鐵就全都變成金子了。他把這些金子全贈給屬下。他的這個屬下姓劉。現在，姓劉的子孫世代居住在金陵，也有修道的。另外，相國李紳，字公垂，曾經在華山研習學業，糧食用盡了，就徒步走出山谷，到遠方尋糧食。天將黑的時候纔回來，忽然回來了暴風雨。他在一塊巨石下避雨。雨溼的地方像污泥。到了巖下之後，他見到一位道士。那道士的船停靠在石頭上，一位村童拿着槳立在船頭。李紳向道士一揖，道士笑道：「公垂在這裏嗎？」話說得像老朋友似的。但是他們從來不相識。於是道士問李紳：「你知道唐若山嗎？」李紳回答說：「我曾經在《國史》裏見過他得道成仙之事，常常景仰他。」道士說：「我就是唐若山。我要到蓬萊去遊覽，偶爾遇上江霧，把船停在這裏。我和你李公垂以前有過一段緣分，所以才能在這裏暫時相遇，難道你忘了嗎？」於是道士拉着李紳上船。這時候江霧已散去，山峯像白天一樣，月光皎潔明亮。那船在空中泛泛地行駛，不一會兒已經來到蓬萊島。金碧輝煌的樓堂殿閣，林立在天上。有幾位神仙都是老朋友，要留住他們。其中有一個神仙說：「李公垂正要輔佐國家參理政事，命中註定要做完這些事才能回來。」李紳也確有以經國濟民爲務的大志，不想留住這裏。衆神仙又讓唐若山把他送回華山。後來李紳果然做了宰相，連續多年執掌軍、政大權。去世之後，他也將登上仙品。

司命君

司命君者，常生於民間。幼小之時，與唐元瑰同學。元瑰雲：君家世奉道。晨夕香燭，持《高上消災經》、《老君枕中經》，累有祥異，奇香瑞雲，生於庭宇。母因夢天人滿空，皆長丈餘，麾旆旌蓋，蔭其居宅。有黃光照其身，若金色，因孕之而生。生即張目開口，若笑之容。幼而穎悟，誦習詩書，元瑰所不及。十五六歲，忽不知所之，蓋遊天下尋師訪道矣。不知師何人，得神仙之訣。寶應二年。元瑰爲御史，充河南道採訪使，至鄭州郊外，忽與君相見。君衣服襤褸，容貌憔悴。元瑰深憫之，與語敘舊。問其所學。曰：「相別之後，但修真而已。」邀元瑰過甚家，留騎從於旅次相候。君與元瑰同往，引入市側，門巷低小，從者一兩人。才入，外門便閉，從者不得入。第二門稍寬廣。又入一門，屋宇甚大。揖元瑰於門下。先入爲席，良久出迎。元瑰見其容狀偉爍，可年二十許，雲冠霞衣，左右玉童侍女三五十輩，皆非世所有。元瑰莫之測。相引升堂，所設饌食珍美，器皿瑰異，雖王者宴賜，亦所不及。徹饌命酒。君與妻同坐。乃曰：「不可令侍御獨坐。」即召一人，坐於元瑰之側。元瑰視之，乃其妻也。奏樂酣飲，既醉各散，終不及相問言情。遲明告別，君贈元瑰金尺玉鞭。出門行數里，因使人訪其處，無復蹤跡矣。及還京，問其妻「曾有異事乎？」具言：「某日昏然思睡，有黑衣人來，稱司命君召，某便隨去。既至司命宮中，見與君同飲。」所見歷然皆同，不謬。後十年。元瑰奉使江嶺，又於江西泊舟，見君在岸上。邀入一草堂，又到仙境。留連飲饌，但音樂侍衛，稍多於前，皆非舊人矣。及散，贈元瑰一飲器，如玉非玉，不言其名。自此敘別，不復再見。亦不知司命所主何事，所修何道，品位仙秩，定何高卑，復何姓字耳。一日，有胡商詣東都所居，謂元瑰曰：「宅中有奇寶之氣，願得一見。」元瑰以家物示之，皆非也。乃出司命所贈飲器與商。起敬而後跪接之，捧而頓首曰：「此天帝流華寶爵耳。致於日中，則白氣連天；承以玉盤，則紅光照宜。」即與元瑰就日試之，白氣如雲，鬱勃徑上，與天相接。日（明抄本「日」作「曰」）夜更試之，此不謬也。此寶太上西北庫中鎮中華二十四寶也。頃年已旋降。今此第二十二寶。亦不久留於人間。即當飛去。得此寶者。受福七世。敬之哉。元瑰以玉盤承之。夜視紅光滿室。（出《仙傳拾遺》）

【譯文】

司命君，常常生活在民間。他幼小的時候，與唐元瑰是同學。唐元瑰說：司命君家世世代代信奉道教，早上晚上要點香和蠟燭，念《高上消災經》和《老君枕中經》，經常有祥瑞的奇異景象出現，奇異的香氣和祥瑞的雲霞出現在庭院殿宇之間。他的母親由於夢見滿天空都是一丈多高的仙人，旌旗車蓋遮蔽了他們家的宅院，有一道黃色的光照在她身上，那光像金子的顏色，於是她懷了孕生下司命君。司命君生下來就睜着眼張着口，像要笑的樣子。他從小聰明穎悟，誦讀詩書，元瑰比不上他。他十五六歲的時候，忽然不知哪兒去了，大概是周遊天下尋師訪道去了。不知他的老師是誰。但他得到了成仙得道的祕訣。寶應二年，元瑰是御史，充當河南道的採訪使，來到鄭州的郊外，忽然與司命君相遇。司命君的衣服很破爛，臉色很憔悴。唐元瑰很可憐他，和他說話敘舊，問他學的是什麼學業。他說，相別之後，他只是修真養性而已。他請元瑰到他家裏去看看，把馬匹和隨從留在客棧裏等候。司命君陪元瑰一起前往。他把元瑰領到市區的一側，來到一戶低小的門前。隨從只有一兩個人。二人剛走進門，外邊的門便關上了，隨從不能進入。第二道門略加寬廣。又進了一門，是一所很大的屋子。司令君請元瑰先在門外稍候，自己先進去擺放坐席，老半天才出來迎接元瑰。元瑰發現司命君的容貌變得光彩煥發，能有二十來歲的樣子，頂雲冠披霞衣，左右兩邊的玉童侍女有三五十名，都不是人世間所能有的。元瑰不知這是怎麼回事。司命君把元瑰領到正堂，擺設上來的山珍海味和瑰麗奇異的器皿，即使是帝王家的宴席也是比不上的。飯飽之後開始飲酒。司命君與自己的妻子坐在一起，就說：「不能讓你自己獨坐。」就叫來一個坐在元瑰的身邊。元瑰一看，竟是自己的妻子。於是奏樂暢飲，大醉之後各自散去，到底沒來得及述說舊情。天將亮的時候告別，司命君送給元瑰一把金尺和一把玉鞭。出門走了幾里，元瑰就讓人打聽他來時的那個地方，那地方已經沒有蹤跡了。等到回到京城，他問妻子曾經有過異常的事嗎？妻子說：「有一天我昏沉沉地想睡覺，來了一個穿黑衣服的人，說司命君讓我去，我就跟着他去了。到了司命君宮中之後，是他和你一塊喝酒。」她所見到的，和元瑰見到的一樣。可見這件事是確實的。十年之後，元瑰奉命出使江嶺去，又在江西停船，看到司命君在岸上。司命君請他來到一所草堂，又來到了仙境，又留他喫飯，只是音樂侍衛人員略多於前一次，全都不是前一次的那些人。等到散了席，司命君贈給唐元瑰一件飲器。飲器的質地像玉卻不是玉。他也不說這東西叫什麼名。從此話別，再沒相見，也不知他主管的是什麼事，修的是什麼道。也不知他在仙界的品位高低，更不知他姓什麼叫什麼。有一天，一位胡商到東都元瑰的住所裏來，說：「你宅第中有奇寶的氣象，希望能讓我見識見識。」元瑰把家裏的東西拿出來給胡商看，全都不是。於是他把司命君贈他的飲器拿出來給胡商看。胡商肅然起敬，跪下之後才把飲器接過去，捧着飲器點頭說：「這是天帝的流華寶爵呀！放到日光下，就能白氣連天；放到盤子裏，就能紅光照室。」胡商立即就和元瑰就着日光試驗。白氣像雲那樣蒸蒸而上，與天連到一起。日夜交替着試驗，說明這不是假貨。胡商說：「這件寶物是太上西北庫中鎮中華二十四寶之一，近年來已降回到人間來。現在這寶物是第二十二寶，也不會在人間久留的，很快就該飛回去了。得到這個寶貝的人，七代受到福佑。一定要敬重它啊！」元瑰把它盛在玉盤裏，夜間一看，滿室都是紅光。

玄真子

玄真子姓張，名志和，會稽山陰人也。博學能文，擢進士第。善書（《雲笈七籤》一一三下「書」作「畫」。）。飲酒三鬥不醉。守真養氣，臥雪不寒，入水不濡。天下山水，皆所遊覽。魯國公顏真卿與之友善。真卿爲湖州刺史，與門客會飲，乃唱和爲漁父詞，其首唱即志和之詞，曰：「西塞山邊白鳥飛，桃花流水鱖魚肥。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真卿與陸鴻漸、徐士衡、李成矩共和二十五首，遞相誇賞，而志和命丹青剪素，寫景天（《雲笈七籤》一一三下「天」作「夾」。）詞，須臾五本。花木禽魚，山水景像，奇絕蹤跡，今古無倫。而真卿與諸客傳玩，歎服不已。其後真卿東遊平望驛，志和酒酣，爲水戲，鋪席於水上獨坐，飲酌笑詠。其席來去遲速，如刺舟聲。復有云鶴隨覆其上。真卿親賓參佐觀者，莫不驚異。尋於水上揮手，以謝真卿，上升而去。今猶有寶傳其畫在人間。（出《續仙傳》）

【譯文】

玄真子姓張，名志和，是會稽山陰人。他博學多才，寫一手好文章，考中了進士。善於書畫，喝三斗酒也不醉。他守本性養真氣，躺在雪地上不冷，跳到水裏去不沾溼。天下的山水，他全都遊覽過。魯國公顏真卿和他是好朋友。顏真卿在湖州任刺史時，他和門客們一起喝酒，就一唱一和地作《漁父》詞，那頭一首就是張志和的詞。詞是：「西塞山邊白鳥飛，桃花流水鱖魚肥。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顏真卿與陸鴻漸、徐士衡、李成矩，一共和了二十五首，互相傳遞着誇賞。張志和讓拿出來顏料和剪裁白絹，畫《景天》詞的詞意，不一會兒就畫出來五幅。花鳥魚蟲，山水景象，筆法奇絕，今古無比。顏真卿和客人們傳着玩賞，讚不絕口。後來顏真卿東遊平望驛，張志和喝酒喝到酣暢時，作水上游戲，把坐席鋪在水面上，獨自坐在上面飲笑吟唱。那坐席的來去快慢，就像撐船的聲音。接着又有云鶴跟隨在他的頭頂上。顏真卿等在岸上觀看的人們，沒有不驚異的。不多時，張志和在水上揮手，向顏真卿表示謝意，然後便上升飛去。至今民間還留傳着他的畫，被視爲珍寶。

劉白雲

劉白雲者，揚州江都人也。家富好義，有財帛，多以濟人。亦不知有陰功修行之事。忽在江都，遇一道士，自稱爲樂子長，家寓海陵。曰：「子有仙頔天骨，而流浪塵土中，何也？」因出袖中兩卷書與之。白雲捧書，開視篇目。方欲致謝，子長嘆曰：「子先得變化，而後受道。此前定也。」乃指摘次第教之。良久，失子長所在。依而行之，能役致風雨，變化萬物。乃於襄州隔江一小山上化兵士數千人，於其中結紫雲帳幄，天人侍衛，連月不散。節度使於頔疑其妖幻，使兵馬使李西華引兵攻之。帳幄侍衛漸高，弓矢不能及。判官竇處約曰：「此幻術也，穢之即散。」乃取屍穢焚於其下，果然兵衛散去。白雲乘馬與從者四十餘人，走於漢水之上，蹙波起塵，如履平地，追之不得。謂追者曰：「我劉白雲也。」後於江西湖南，人多見之，彌更少年潔白。時湖南刺史王遜好道，白雲時來郡中。忽一日別去，謂遜曰：「將往洪州，即與鍾陵相見。」一揖而行。初不曉其旨。辰發靈川，午時已在湘潭。人多識者，驗其所行，頃刻七百里矣。旬日，王遜果除洪州。到任後，白雲亦來相訪。復於江都值樂真人。曰：「爾周遊人間，固有年矣。金液九丹之經，太上所敕，令授於爾，可選名嶽福地煉而服之，千日之外，可以登雲天矣。」乾符中，猶在長安市賣藥，人有識之者，但不可親炙，無由師匠耳。（出《仙傳拾遺》）

【譯文】

劉白雲是揚州江都人。他家裏富足，喜歡伸張正義。他所有的財帛，大多用來救濟窮人。其實他並不知有陰德修行的事。忽然有一天他在江都遇見一位道士。道士自稱是「樂子長」，家住海陵。道士對他說：「你有仙風道骨，卻流落在塵世之中，爲什麼呢？」於是道士從袖中取出兩卷書交給他。他捧着書，翻開看那篇目，剛要致謝，樂子長嘆道：「你得先有所變，然後才能得道，這是前世定的。」於是樂子長就按照次序教他。過了好長時間，樂子長忽然不見了。他按照樂子長教的辦法去做，能役使風雨，變化萬物。於是他在襄州隔江的一個小山上變化出幾千名兵士來，在那裏結構了紫雲帳幄，由神仙侍衛，連月不散。節度使於頔懷疑這是妖幻，派兵馬使李西華領兵攻打，帳幄和侍衛漸漸升高，用弓箭都射不到。判官竇處約說：「這是幻術，用污穢的東西可以把它驅散。」於是取來屍體等穢物在那下邊燃燒。果然兵衛們散去了，劉白雲騎着馬和四十多名隨從，奔跑在河水之上，水波上踐起煙塵，就象奔跑在平地上，追也追不上。他對追的人說：「我是劉白雲。」後來在江西、湖南，很多人見過他，見他更年輕白淨了。當時湖南刺史王遜喜歡道術，劉白雲時常到郡中來。忽然有一天他告別離去，對王遜說：「我要到洪州去，咱們將在鍾陵相見。」說完他作了一揖便走了。起初王遜不明白他的意思。他辰時從靈川出發，午時已到了湘潭。很多人認識他，查驗一下他走的路，頃刻之間就是七百里了。十天之後，王遜果然改任洪州刺史。到任後，劉白雲也來拜訪。劉白雲又在江都遇到樂真人。樂真人說：「你周遊人間，本來有年頭了。金液九丹的經書，是太上賜給的，讓我交給你，你可以選一個名山福地把丹煉出來喫下去，一千天之後便可以昇天做神仙了。」乾符年間，劉白雲還在長安市上賣藥。有人認識他，但不能和他親熱，沒有機會向他學習。

卷第二十八 神仙二十八

郗鑑 僧契虛

郗鑑

滎陽鄭曙，著作郎鄭虔之弟也。博學多能，好奇任俠。嘗因會客，言及人間奇事。曙曰：「諸公頗讀《晉書》乎？見太尉郗鑑事蹟否？《晉書》雖言其人死，今則存。」坐客驚曰：「願聞其說。」曙曰：「某所善武威段揚，爲定襄令。揚有子曰恝，少好清虛慕道，不食酒肉。年十六，請於父曰：『願尋名山，訪異人求道。』揚許之，賜錢十萬，從其志。段子天寶五載，行過魏郡，舍於逆旅，逆旅有客焉，自駕一驢，市藥數十斤，皆養生辟穀之物也。而其藥有難求未備者，日日於市邸謁胡商覓之。恝視此客，七十餘矣，雪眉霜須，而貌如桃花，亦不食谷。恝知是道者，大喜，伺其休暇，市珍果美膳，藥食醇醪，薦之。客甚驚，謂恝曰：『吾山叟，市藥來此，不願世人知，子何得覺吾而致此耶？」恝曰：『某雖幼齡，性好虛靜，見翁所爲，必是道者，故願歡會。』客悅，爲飲至夕，因同宿。數日事畢將去，謂恝曰：『吾姓孟，名期思，居在恆山，於行唐縣西北九十里。子欲知吾名氏如此。恝又爲祖餞，叩頭誠祈，願至山中，諮受道要。叟曰：『若然者，觀子志堅，可與居矣；然山中居甚苦，須忍飢寒，故學道之人，多生退志；又山中有耆宿，當須啓白。子熟計之。』恝又固請。叟知其有志，乃謂之曰：『前至八月二十日，當赴行唐，可於西北行三十里，有一孤姥莊，莊內孤姥，甚是奇人。汝當謁之。因言行意，坐以須我。』恝再拜受約。至期而往，果得此孤莊。老姥出問之。恝具以告姥。姥撫背言曰：『小子年幼若此，而能好道，美哉！」因納其囊裝於櫃中，坐恝於堂前閣內。姥家甚富，給恝所須甚厚。居二十日而孟先生至，顧恝言曰：『本謂率語耳，寧期果來；然吾有事到恆州，汝且居此，數日當返。』如言卻到，又謂恝曰：『吾更啓白耆宿，當與君俱往，數日復來。』令姥盡收掌恝資裝，而使恝持隨身衣衾往。恝於是從先生入。初行三十里，大艱險，猶能踐履；又三十里，即手捫藤葛，足履嵌巖，魂竦汗出，而僅能至。其所居也，則東向南向，盡崇山巨石，林木森翠。北面差平，即諸陵嶺。西面懸下，層溪千仞，而有良田，山人頗種植。其中有瓦屋六間，前後數架。在其北，諸先生居之。東廂有廚竈，飛泉檐間落地，以代汲井。其北戶內，西二間爲一室，閉其門。東西間爲二室，有先生六人居之。其室前廡下，有數架書，三二千卷。谷千石，藥物至多，醇酒常有數石。恝既謁諸先生。先生告曰：『夫居山異於人間，亦大辛苦，須忍飢餒，食藥餌。能甘此，乃可居。子能之乎？」恝曰：『能。』於是留止。凡五日。孟先生曰：『今日盍謁老先生。』於是啓西室，室中有石堂。堂北開，直下臨眺川穀。而老先生據繩牀，北面而齋心焉。恝敬謁拜老先生，先生良久開目，謂孟叟曰：『是爾所言者耶？此兒佳矣。便與汝充弟子。』於是辭出，又閉戶。其庭前臨西澗，有松樹十株，皆長數仞。其下磐石，可坐百人，則於石中鐫局，諸先生休暇，常對棋而飲酒焉。恝爲侍者，睹先生棋，皆不工也，因教其形勢。諸先生曰：『汝亦曉棋，可坐。』因與諸叟對，叟皆不敵。於是老先生命開戶出，植杖臨崖而立。西望移時，因顧謂叟可對棋，孟期思曰：『諸人皆不敵此小子。』老先生笑，因坐召恝。『與爾對之。』既而先生棋少劣於頔。又微笑謂恝曰：『欲習何藝乎？』恝幼年，不識求方術，而但言願且受《周易》。老先生詔孟叟受之。老先生又歸室，閉其門。恝習《易》逾年而日曉。占候布卦，言事若神。恝在山四年，前後見老先生出戶，不過五六度。但於室內端坐繩牀，正心禪觀，動則三百二百日不出。老先生常不多開目，貌有童顏，體至肥充，都不復食。每出禪時，或飲少藥汁，亦不識其藥名。後老先生忽雲：『吾與南嶽諸葛仙家爲期，今到矣，須去。』恝在山久，忽思家，因請還家省覲，即卻還。孟先生怒曰：『歸即歸矣，何卻還之有！』因白老先生。先生讓孟叟曰：『知此人不終，何與來也？』於是使歸。歸後一歲，又卻尋諸先生，至則室屋如故，門戶封閉，遂無一人。下山問孤莊老姥。姥曰：『諸先生不來，尚（明抄本「尚」作「向」）一年矣。』恝因悔恨殆死。恝在山間，常問孟叟。『老先生何姓名？』叟取《晉書·郗鑑傳》令讀之，謂曰：『欲識老先生，即郗太尉也。』」（出《記聞》）

【譯文】

滎陽的鄭曙，是著作郎鄭虔的弟弟。他博學多能，好奇任俠，曾經因爲會客，談到了人間的一件奇事。鄭曙說：「各位讀過《晉書》吧？看見過太尉郗鑑的事蹟沒有？《晉書》上雖然說他死了，但他直到現在還活着。」座中的幾位客人驚奇地說：「請講講他的故事好嗎？」鄭曙說：「我有一位好朋友，是武威縣的段揚，他在定襄縣做縣令。段揚有個兒子叫段恝，從小喜歡清虛，羨慕道術，不喫酒肉。十六歲那年，他向父親請求說：『兒想尋遊名山大川，向世外高人請教道術。』段揚答應了他，給了他十萬錢，隨了他的心願。天寶五年的時候，段路過魏郡，住在客棧。客棧裏有一位客人，騎了一頭小驢，買了幾十斤藥，全是養生不喫穀物的那些東西。而那些難找還沒買全的藥，他天天都到市上向胡商尋覓。段恝見這客人已經七十多歲了，眉毛鬍鬚白得如霜似雪，但是他的臉色卻像桃花，也不喫穀物。段恝知道這是一位有道的人，非常高興，等候那人有了閒暇，就買些珍貴的果品和味美的食物，以及藥品美酒什麼的送給他。那客人很喫驚，對段恝說：『我是山裏的一個普通老頭，買藥來到這裏，不想讓世人知道，你爲什麼能發覺我而如此做呢？』段恝說：『我雖然年幼，但是我生性喜歡虛靜，見了你的所作所爲，知道您一定是個修道的人，所以願意和你交往聚會。』那客人很高興，和他一起喝酒。喝到晚上，又住到了一起。幾天後，事情辦完要離開了，老頭對段恝說：『我姓孟，名叫期思，住在恆山，在行唐縣西北九十里。你想要知道的我的名姓就是這樣。』段恝又爲他餞行，誠懇地叩頭請求，願意隨老頭到山中，向他請教道術。老頭說：『如果這樣，我見你志向挺堅強，可以和你同住。但是住在山裏是很苦的，必須忍受飢寒。所以學道的人，大多都知難而退了。另外山中有老師宿儒，我也得向他稟報，你好好想想。』段恝又堅決地請求。老頭知道他有志氣，就對他說：『等到八月二十日，你到行唐縣來吧。可以向西北走三十里，有一個孤姥莊，莊裏的孤姥，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奇人。你應該去拜見她，向她說明來意，住在那裏等我。』段恝連連下拜，接受約定。到了日期前往，果然找到了這個孤莊。一位老太太出來問他。他把來意詳細地告訴了她。老太太撫摸着他的後背說：『這小子這麼年輕，卻能喜歡道術，好啊！』於是把他的行李裝到櫃子裏，讓他坐在堂前的閣子裏。老太太家裏很富足，給段恝的用品很豐厚。他在此住了二十天，孟先生到了。孟先生看着段恝說道：『我本來是隨便一說的話，哪想到你果真如期來了。但是我有事要到恆州去，你暫且住在這裏，我幾天就能回來。』果然，孟先生像他說的那樣，到時候就回來了。又對段恝說：『我還要去向老師宿儒說明情況，然後帶你一塊去。』過幾天果然來了。孟先生讓老太太把段恝的行李全都保存起來，讓段恝只帶着隨身的衣服和被子前往。段於是跟着孟先生進山。開始走的三十里路，很艱險，但是還可以行走。又走了三十里，就要用手拽着藤蔓，用腳登着伸出來的岩石，嚇得心神惶悚，一身冷汗。勉強走到了老師宿儒住的地方。這住處的東面、南面，全是崇山巨石，林木森然蒼翠。北面比較平坦，接近諸陵嶺。西面陡懸向下，一層層山谷有千仞深，而且谷中有良田，一些山民正在耕種。其中有六間瓦房，分前後幾棟。那北面的，是諸先生的住所。東廂房是廚房，飛泉從檐間落，以代替井水。那北門之內，西面的兩間有一個屋室，關着門。東西間是兩個屋室，有六位先生住着。那屋前的廊屋裏，有幾書架的書，有兩三千卷。有穀物上千石，藥物極多，好酒常有幾石。段恝拜見諸位先生之後，先生們告訴他說：『住在深山老林和住在人世間不同，是很苦的，必須忍受飢餓，喫草藥。能甘心如此，纔可以居住，你能嗎？』段恝說：『我能！』於是留他住下了。五天後，孟先生說：『今天何不拜見拜見老先生！』於是打開了西屋。屋中有一個石堂，堂朝北開，可以直接向下眺望山谷河川。老先生坐在繩牀上，一副清心寡慾地樣子。段恝恭敬地拜謁老先生，老先生許久才睜眼看他。老先生對孟先生說：『這就是你說的那個人嗎？這小子不錯，就給你當弟子吧！』於是告辭出來，又關了門。那院子西面臨澗，有十棵松樹，卻有幾仞高。松下有一磐石，能坐一百人，就在這塊石頭上刻了棋局，先生們閒暇的時候，常在這上邊下棋、飲酒。段恝是侍者，站在那裏看先生們下棋。先生們的棋藝都不精，段恝就在一邊幫着支招兒。先生們說：『你也懂得下棋，可以坐下來下。』於是他就坐下來和幾個老頭下棋，幾個老頭全都下不過他。於是老先生讓人把門打開，拄着手杖臨崖而立，向西望了許久，回頭看着老頭們說可以下棋。孟奇思說：『人們都下不過這小子！』老先生笑了，於是坐下叫段恝過來下棋。開棋之後，老先生局勢比段的稍差一些，老先生又笑着對段說：『你想要學習什麼技藝呢？』段恝年幼，不懂得求方術，只說先學《周易》。老先生便讓孟先生教他《周易》。老先生又回到屋裏，關了門。段恝學《周易》超過一年，一天比一天明白，占卜算卦，說話如神。他在山上呆了四年，前後看見老先生出門來不過五六次。老先生只在屋裏端坐繩牀，正心參禪，經常三百天二百天不出屋。老先生平常睜眼的時候不多，有兒童那樣的容貌，身體肥胖，卻不喫東西。每次參禪完畢，他或許喝一點藥汁，也不知那藥是什麼名。後來老先生忽然說：『我和南嶽諸葛仙家約好期限，現在到了，必須離去。』段恝在山上住了很久，忽然想家，就請求回家看一看。馬上就回來。孟先生生氣地說：『回去就是回去了，還回來幹什麼！』於是向老先生報告了。老先生對孟先生說：『早知道這個人不能堅持到底，何必讓他來！』於是就讓段恝回去了。回來一年之後，又回去找那些老頭。到了之後，見屋室如舊，門窗關閉，卻不見有一個人。下山來問孤莊的老太太，老太太說：『先生們將一年沒來了。』段恝於是悔恨得要死。段在山上的時候，曾經向孟先生打聽老先生的姓名，孟先生取一本《晉書·郗鑑傳》讓他讀，對他說：『要知道老先生，他就是郗太尉！』」

僧契虛

有僧契虛者，本姑臧李氏子。其父爲御史於玄宗時。契虛自孩提好浮圖民法。年二十，髡髮衣褐，居長安佛寺中。及祿山破潼關，玄宗西幸蜀門，契虛遁入太白山，採柏葉而食之，自是絕粒。嘗一日，有道士喬君，貌清瘦，須鬢盡白，來詣契虛，謂契虛曰：「師神骨甚孤秀，後當遨遊仙都中矣。」契虛曰：「吾塵俗之人，安能詣仙都乎？」喬君曰：「仙都甚近，師可力去也。」契虛因請喬君導其徑。喬君曰：「師可備食於商山逆旅中，遇捀子（音奉，即荷竹橐而販也），即犒於商山而饋焉。或有問師所詣者，但言願遊稚川（「川」原作「用」，據黃刻本改。），當有捀子導師而去矣。」契虛聞其言，喜且甚。及祿山敗，上自蜀門還長安，天下無事。契虛即往商山，舍逆旅中。備甘潔，以伺捀子而饋焉。僅數月，遇捀子百餘，俱食畢而去。契虛意稍怠，且謂喬君見欺，將歸長安，既治裝。是夕，一捀子年甚少，謂契虛曰：「吾師安所詣乎？」契虛曰：「吾願遊稚川有年矣。」捀子驚曰：「稚川仙府也，吾師安得而至乎。」契虛對曰：「吾始自孩提好神仙，常遇至人，勸我遊稚川，路幾何耳？」捀子曰：「稚川甚近。師真能偕我而去乎？」契虛曰：「誠能遊稚川，死不悔。」於是捀子與契虛俱至藍田上，治具。其夕即登玉山。涉危險，逾巖巚，且八十里，至一洞，水出洞中。捀子與契虛共挈石填洞口，以壅其流。三日，洞水方絕。二人俱入洞中，昏晦不可辨。見一門在數十里外，遂望門而去。既出洞外，風日恬煦，山水清麗，真神仙都也。又行百餘里，登一高山。其山攢峯迥拔，石徑危峻。契虛眩惑不敢登。捀子曰：「仙都且近，何爲彷徨耶。」即挈手而去。既至山頂，其上坦平。下視川原，邈然不可見矣。又行百餘里，入一洞中。及出，見積水無窮，水中有石徑，橫尺餘，縱且百餘里。捀子引契虛躡石逕而去。至山下，前有巨木，煙影繁茂，高數千尋。捀子登木長嘯，久之，忽有秋風起於林杪。俄見巨繩系一行橐，自山頂而縋。捀子命契虛瞑目坐橐中，僅半日。捀子曰：「師可寤而視矣。」契虛既望，已在山頂，見有城邑宮闕，璣玉交映，在雲物之外。捀子指語：「此稚川也。」於是相與詣其所。見仙童百輩，羅列前後。有一仙人謂捀子曰：「此僧何爲者？豈非人間人乎。」捀子曰：「此僧常願遊稚川，故挈而至此。」已而至一殿上，有具簪冕者，貌甚偉，憑玉幾而坐。侍衛環列，呵禁極嚴。捀子命契虛謁拜，且曰：此「稚川真君也。」契虛拜，真君召契虛上，訊曰：「爾絕三彭之仇乎？」不能對。真君曰：「真不可留於此。」因命捀子登翠霞亭。其亭亙空，居檻雲矗。見一人袒而瞬目，髮長數十尺，凝膩黯黑，洞瑩心目。捀子謂契虛曰：「爾可謁而拜。」契虛既拜。且問「此人爲誰？何瞬目乎？」捀子曰：「此人楊外郎也。外郎隋氏宗室，爲外郎於南宮。屬隋末，天下分磔，兵甲大擾，因避地居山，今已得道。此非瞬目，乃徹視者。夫徹視者，寓目於人世耳。」契虛曰：「請寤其目。可乎？」捀子即面請外郎，忽寤而四視，其光益著，若日月之照。契虛悸然背汗，毛髮盡勁。又見一人臥石壁之下。捀子曰：「此人姓乙，支潤其名，亦人間之人，得道而至此。」已而捀子引契虛歸，其道途皆前時之涉歷。契虛因問巚子曰：「吾曏者謁見真君，真君問我『三彭之仇』，我不能對。曰：「彭者三尸之姓，常居人中，伺察其罪。每至庚申日，籍於上帝。故學仙者當先絕其三尸，如是則神仙可得；不然，雖苦其心無補也。」契虛悟其事，自是而歸，因廬於太白山，絕粒吸氣，未嘗以稚川之事語於人。貞元中，徙居華山下，有滎陽鄭紳、與吳興沈聿，俱自長安東出關，行至華山下，會天暮大雨，二人遂止。契虛以絕粒故，不致庖爨。鄭君異其不食，而骨狀豐秀，因徵其實。契虛乃以稚川之事告於鄭。鄭好奇者，既聞其事，且嘆且驚。及自關東回，重至契虛舍，其契虛已遁去，竟不知所在。鄭君常傳其事，謂之《稚川記》。（出《宣室志》）

【譯文】

有一個叫契虛的和尚，本是姑臧李家的兒子。他父親是唐玄宗時期的御史。契虛從孩提時代就喜歡佛教。二十歲的時候，他剃光了頭髮，穿上和尚的黑色短衣，住進長安的佛寺中。後來安祿山反叛攻破潼關，唐玄宗向西去到蜀地，契虛逃進太白山，採柏葉喫，從此就不再喫東西了。有一天，有一位面相清瘦，鬚髮皆白的道士喬君，來到契虛這裏，對契虛說：「你的骨相有仙氣，很是與衆不同，以後應該能遨遊在仙都之中了。」契虛說：「我是世間俗人，怎麼能到仙都去呢？」喬君說：「仙都離此很近，你可以努力爭取。」契虛就請喬君教給他道路的走法。喬君說：「你可以在商山的客棧裏準備好飯食，遇見揹着竹筐的商販，就在商山裏請他喫飯。他要是問你到哪去，你只要說想到稚川去遊覽，就會有商販告訴你怎麼去了。」契虛聽了喬君的話，非常高興。等到安祿山失敗，皇上從蜀地回到長安，天下太平無事，契虛就去到商山，住在客棧裏，備好了甜美潔淨的飯食，等待着商販的到來好請他喫。僅僅幾個月，就遇見商販一百多個，全都是喫完了就走。契虛心中有些懈怠了，以爲喬君欺騙了他，要回到長安去。準備好行裝的這天晚上，來了一個很年輕的商販，他對契虛說：「您要到哪兒去呢？」契虛說：「我想到稚川去已經有年頭了。」商販喫驚地說：「稚川是仙府啊，您怎麼能去得成呢？」契虛回答說：「我從小孩子時期就喜歡神仙，曾經遇到一位道德修養達到最高境界的人，他勸我到稚川去。路多遠呢？」商販說：「稚川非常近，你真能和我一塊去嗎？」契虛說：「如果確實能到稚川去，死了也不後悔。」於是商販和契虛一塊到了藍田，做好了準備，那天晚上就登上玉山。他們涉過危險，翻過岩石，走了將近八十里的時候，來到一個山洞。水從洞中流出來。商販和契虛一起搬石頭填洞口，堵那流水。三天之後，才把水堵住。二人一起進入洞中。洞中昏暗看不清東西。遠遠望見幾十里外有一個門，二人便向門走去。走出洞門之後，風和日麗，山青水秀，果真是神仙的都市。又走了一百多里，登上一座高山。這座山羣峯挺拔，石頭小道十分險峻。契虛眩暈迷惑不敢往上登。商販說：「仙都快到了，你怎麼又猶豫了呢？」於是他拽着契虛的手登上去。到了山頂之後，見那上面很平坦，往下望山川，遠遠地什麼也看不清了。又走了一百多里，走進一個洞中。等到從洞中出來，出現了一片無邊無際的積水。水上有一條石頭小路。小路一尺來寬，長有一百多里。商販領着契虛沿着石徑向前走，來到山下，前面有一棵大樹，枝葉繁茂，幾千尋高。商販爬到樹上大叫了半天，忽然樹梢上起了秋風，不一會兒見一根大繩子繫着一個行囊，從山頂上放下來。商販讓契虛閉上眼睛坐到囊中，只半天，商販說：「你可以睜眼看着啦！」契虛睜眼一看，已經來到山頂。他見到了城邑宮闕，金碧輝煌立在雲外。商販用手指着對他說：「這就是稚川。」於是二人共同到城中去，見前前後後有一百多位仙童。有一位仙人對商販說：「這個和尚是幹什麼的？難道他不是人間的人嗎？」商販說：「這個和尚常常想到稚川來，所以我就把他帶來了。」然後他們來到一個殿上。有一個戴簪花帽子的人，相貌堂堂，坐在玉幾的後面，侍衛們環繞在四周，保衛得很嚴。商販讓契虛上前拜見這人，說道：「這人是稚川真君。」契虛下拜，稚川真君叫他上殿去，問道：「你斷絕了三彭的搗亂了嗎？」契虛不能回答。真君說：「真不能留在這裏。」於是讓商販領契虛登翠霞亭。這亭子連接着天空，檐檻矗立在雲層之上。在這裏他們見到一個人，此人袒露着身體，而且還在那裏眨眼，頭髮有幾十尺長，身上細膩黝黑，心目卻透明瑩澈。商販對契虛說：「你可以上前拜見這個人。」契虛拜完了就問：「這個人是誰？他爲什麼總眨着眼睛？」商販說：「這人是楊外郎。他是隋朝皇族的宗室，在南宮做外郎，恰值隋末天下分裂，兵慌馬亂，於是他避處山中，現在已經得道成仙。他這不是眨眼睛，而是徹底地看東西。徹底地看，是把眼力放到人世間去了。」契虛說：「可以讓他睜開眼睛嗎？」商販當面請求楊外郎睜開眼睛。楊外郎忽然睜眼往四處一看，那目光更明亮，像日月的照射。契虛嚇得後背出汗，毛髮悚然。他們又看到一個人躺在石壁下。商販說：「這個人姓乙，支潤是他的名字。他也是人間的人，得道成仙而來到這裏。」然後商販領契虛回來，那道路全是剛纔走過的，契虛於是問商販道：「我剛纔去謁見真君，真君問我三彭之仇，我不能回答。什麼是三彭之仇呢？」商販說：「彭是三尸的姓。三尸平常在人的身體中，監視人的犯罪行爲，每到了庚申之時，就去向上帝述說人的罪過。所以學習成仙的人應當先斷絕他的三尸。這樣便可以得道成仙。不然，即使心志再堅定也是沒用的。」契虛明白了其中道理，從此回去了，就在太白山下上蓋了個草房，不喫糧食，只吸空氣，沒有把稚川的事告訴別人。貞元年間，他搬到華山下邊去住。有一個滎陽人鄭紳，和吳興人沈聿，一塊從長安向東出關，走到華山下，趕上天黑又下了大雨，兩個人便住了下來。契虛因爲不喫糧食的原因，沒有準備廚房爐竈什麼的。鄭紳對他不喫飯卻身體健壯感到奇怪，就問他是怎麼回事。契虛就把稚川的事告訴了鄭紳。鄭紳是個好奇的人，聽了這事以後，又是驚奇，又是嗟嘆，等到他從關東回來，重新來到契虛的住處。契虛已經走了，也不知他去到哪裏。鄭紳曾經把契虛的事寫成傳，叫作《稚川記》。

卷第二十九 神仙二十九

九天使者 十仙子 二十七仙 姚泓　李衛

公九天使者

唐開元中，玄宗夢神仙羽衛，千乘萬騎，集於空中。有一人朱衣金冠，乘車而下，謁帝曰：「我九天採訪，巡糾人間，欲於廬山西北，置一下宮，自有木石基址，但須工力而已。」帝即遣中使，詣山西北，果有基跡宛然。信宿，有巨木數千段，自然而至，非人所運。堂殿廊宇，隨類致木，皆得足用。或雲，此木昔九江王所採，擬作宮殿，沉在江州湓浦；至是神人運來，以供所用。廟西長廊，柱礎架虛，在巨澗之上。其下汨流奔響，泓窅不測，久歷年歲，曾無危墊。初作廟時，材木並至，一夕鉅萬，皆有水痕。門殿廊宇之基，自然化出，非人版築。常有五色神光，照燭廟所，常如晝日。揮斤運工，略無餘暇，人力忘倦，旬日告成。畢工之際，中使夢神人曰：「赭堊丹綠，廟北地中，尋之自得，勿須遠求。」於是訪之，採以充用，略無所缺。既而建昌渡有靈官五百餘人，若衣道士服者，皆言詣使者廟。今圖象存焉。初玄宗夢神人日，因召天台道士司馬承禎，以訪其事。承禎奏曰：「今名山嶽瀆血食之神，以主祭祠，太上慮其妄作威福，以害蒸黎，分命上真，監蒞川嶽，有五嶽真君焉。又青城丈人爲五嶽之長，潛山九天司命立九天生籍，廬山九天使者執三天之符，彈劾萬神，皆爲五嶽上司，盍各置廟，以齋食爲饗。」玄宗從之。是歲，五嶽三山，各置廟焉。（出《錄異記》）

【譯文】

唐朝開元年間，唐玄宗夢見了神仙的儀仗隊，千乘萬騎會集在空中。有一個人穿着紅色衣服，戴着金色帽子，從車上下來，拜見唐玄宗說：「我是九天的採訪使，到人間來巡察探訪，想要在廬山的西北面蓋一所下宮，木石基址已經有了，只是需要人力罷了。」唐玄宗就派中使到廬山西北去看，果然有基址在那裏。過了兩宿，又有幾千根大木頭自然地到來，不是什麼人所運來的。按照殿、堂、廊、宇的不同需要，分別弄來不同的木料，長短粗細都很適用。有人說，這些木頭是以前九江王採伐的，打算建造宮殿，沉沒在江州湓水岸邊，其實是神仙運來供使用的。廟西的長廊，柱子架在空中，在大山澗的上面，它下面有奔流轟響的河水，深不可測，已經好多年了，從來沒有危險發生。當初蓋廟的時候，木材是一齊來的，一天晚上就來了上萬根，根根都有水痕。門殿廊宇的基石，是自然變化出來的，並不是人築造的。曾經有五色的神光，照耀着要蓋廟的地方，常常像白天一樣。蓋廟的時候，人們揮斧做工，一點不閒着，卻誰也不疲倦，十來天就把廟蓋了起來。完工的時候，中使夢見一個神仙對他說：「赭堊、丹、綠各種顏料，廟北的地下就有，找一找就能找到，不必到很遠的地方去找。」於是中使派人尋找，挖回來使用，一點也不缺。後來建昌渡有五百多名仙官，好像穿着道士服的人，都說要到使者廟來。現在那圖像還存在。當初唐玄宗夢見神仙的那天，就找來了天台山的道士司馬承禎，向他打聽這事。司馬承禎奏道：「現在名山大川裏供奉的神，都是把他們當作一方之主來祭祠的。太上老君擔心他們作威作福而爲害黎民百姓，分別派來上界的仙人，到名川嶽監察他們。五嶽有真君在那裏，又有青城丈人爲五嶽之長。潛山的九天司命主管九天的生死簿籍；廬山九天使者執掌清微天、禹余天、大赤天等三天的令符，可彈劾所有的神仙。他們都是五嶽的上司。何不各爲他們蓋上廟，用齋食犒賞他們呢？」唐玄宗聽了他的話。這一年五嶽三山都蓋起了廟。

十仙子

唐玄宗嘗夢仙子十餘輩，御卿雲而下列於庭，各執樂曲而奏之，其度曲清哉，真仙府之音也。及樂闋，有一仙人前而言曰：「陛下知此樂乎？此神仙《紫雲曲》也。今願傳授陛下，爲聖唐正始音。與夫咸池大夏，固不同矣。」玄宗喜甚，即傳受焉。俄而寤，其餘響猶若在聽。玄宗遽命玉笛吹而習之，盡得其節奏；然嘿不泄。及曉，聽政於紫宸殿，宰臣姚崇、宋璟入，奏事於御前，玄宗俯若不聞。二相懼，又奏之。玄宗即起，卒不顧二相。二相益恐，趨出。時高力士侍於玄宗，即奏曰：「宰相請事，陛下宜面決可否。曏者崇、璟所言，皆軍國大政，而陛下卒不顧，豈二相有罪乎？」玄宗笑曰：「我昨夕夢仙人奏樂曰《紫雲曲》，因以授我，我失其節奏，由是嘿而習之，故不暇聽二相奏事。」即於衣中出玉笛，以示力士。是日力士至中書，以事語於二相。二相懼少解。曲後傳於樂府。（出《神仙感遇傳》，陳校本作出《宣室志》）

【譯文】

唐玄宗曾經夢見十多個仙子，駕着祥雲下到庭院裏站成一排，各拿着樂器演奏。那樂曲清越優美，真正是仙府裏的聲音。等到音樂停止，有一位仙人上前說道：「陛下知道這是什麼音樂嗎？這是神仙的《紫雲曲》，現在願意傳授給陛下，作爲大唐的標準的基本的音樂，和那《咸池》、《大廈》等樂曲就大大不同了。」唐玄宗特別高興，立即接受傳授。不一會兒，他醒了，那音樂的餘響還像在耳中。他急忙拿起玉笛吹奏演習，完全掌握了那樂曲的節奏，但是他默默地記在心裏，沒有向別人泄露。等到天亮，他在紫宸殿聽政，宰相姚崇、宋璟進來，向他奏報事情，他好像根本沒聽見。二宰相害怕了，又奏報一遍。玄宗就站了起來，但他到底沒理睬二相。二相更加害怕，急忙走出去。當時高力士侍立在玄宗身旁，立即奏道：「宰相請示事情，陛下應該當面決定，是否可行。方纔姚崇和宋璟說的，都是軍政大事，而你始終不理，難道二相有罪了嗎？」玄宗笑道：「我昨天夜裏夢見仙人奏樂，曲名叫《紫雲曲》，他們就把曲子傳授給我。我怕忘了它的節奏，因此默默地在心裏練習，所以顧不上聽二位國相奏事。」於是他從衣服裏取出玉笛來給高力士看。這一天高力士來到中書省，把事情對二相講了，二相的畏懼稍微消解了。這支曲子後來傳給了樂府。

二十七仙

唐開元中，玄宗皇帝晝景宴居，昏然思寐，夢二十七仙人云：「我等二十八宿也，一人寓直，在天不下。我等寄羅底間三年矣，與陛下鎮護國界，不令戎虜侵邊。衆仙每易形混跡遊處耳。」既寤，敕天下山川郡縣，有『羅底』字處訪之，竟不能得。他夕又夢雲：「有音樂處是也。」再（「再」字原缺，據明抄本、陳校本補。）詔訪焉。於寧州東南五里，有地名羅川，川上有縣，縣以川名。有羅州山，相傳有洞穴，而翳薈不通。樵牧者聞音樂之聲。詔使尋之，久而不見。忽有白兔出於林中，徑入崖下。尋所入而得嵌竇焉。石室寬博，中有石像二十七真，得之以進。乃於內殿設位，晨夕焚香，躬自瞻謁。命夾紵工作二十七像，送於本洞。於其處置通聖觀，改縣爲真寧以旌之。賜寶香及爐，爐今猶在。鄉里之人言：「昔年有底老者，不知所來，龐眉皓髮，異於他叟。或出或處，鄉俗鹹敬之。于山下賣酒，常有異人來飲。或藥童樵父，來往其家。一旦衆人謂底老曰：「加其醞，更一飲，不復來矣。」如其言，加釀以待焉。釀熟，羣仙果至，飲酣，居下者一人，與坐雲：「我請刻衆仙之形，以留於世。」乃取石二十七片。刻成二十七人。俄頃之間，備得衆仙真容，置於洞中，依飲時列坐。皆志仙之名氏於其背。安訖而散去。底老亦不復知所之。時人鹹謂仙舉也。底老者，疑其氐宿耳。後著作郎東門誥，爲贊序以紀之。（出《神仙感遇傳》）

【譯文】

唐朝開元年間，玄宗皇帝在白天宴居昏昏欲睡，夢見二十七位仙人對他說：「我們是天上的二十八宿，一個人因爲值班，在天上不能下來。我們寄住在羅底間三年了，一直給陛下鎮護國界，不讓外寇侵擾邊疆。衆神仙常常改換形貌混跡在人羣中到處遊玩。」醒了之後，他就下令全國，尋找那個叫「羅底」的地方，到底也沒找到。改天的夜裏又夢見二十八宿對他說，「羅底」在一個有音樂的地方。於是他就又下令尋找。在寧州東南五里的地方，有個地方叫羅川，川中有縣，縣是以川名命名的。還有個羅州山，相傳山中有洞穴，而且草木蔭翳不通，打柴的放牧的聽到裏邊有音樂之聲。唐玄宗下令派人尋找這個地方，找了很久也沒找到。忽然有一隻白兔從林中跑出來，直接跑進一座山崖下邊，尋找兔子跑入的地方找到了一個洞口。進洞一看，這是一個寬敞的石室，裏邊有二十七尊石像。於是就把這二十七尊石像運進宮中，在殿內爲它們設了位置，早晚燒香。皇帝還親自來瞻仰拜謁。皇帝又讓夾印花工仿製了二十七尊神像，送回原來的洞裏，在那地方蓋起了通聖觀，改羅川縣爲真寧縣，用來表彰這個地方。又賜了寶香和香爐，香爐至今還在。本地的人說，往年有一位底老人，不知他從什麼地方來。他眉毛花白，頭髮雪白，與其他老頭不同，有時外出，有時靜處，鄉里人都敬重他。他在山下賣酒，常常有些跟普通人不同的人來喝酒。有的藥童和樵夫，也來往於他家。一天早晨衆異人對他說：「加酒啊，再喝一回，以後不再來了！」像他們說的那樣，他加酒招待他們。酒燙好之後，羣仙果然來了。喝到酣暢的時候，在下邊的一個人來到座間說：「我要刻下衆仙人的像留於後世。」於是他取出二十七塊石片，刻成了二十七個人，頃刻之間，完全刻出了衆仙人的逼真容貌，放在洞中，按照喝酒時的座次排列，全都在後面記上他們的名字，安放完了便散去。底老也不知去了哪裏，當時人們都認爲他成仙飛昇了。底老，人們懷疑他是二十八宿中的氐宿，後來著作郎東門誥，寫了贊序記下了這件事。

姚泓

唐太宗年，有禪師行道精高，居於南嶽。忽一日。見一物人行而來，直至僧前，綠毛覆體。禪師懼，謂爲梟之屬也；細視面目，即如人也。僧乃問曰：「檀越爲山神耶？野獸耶？復乃何事而特至此？貧道禪居此地，不擾生靈，神有知，無相惱也。」良久，其物合掌而言曰：「今是何代？」僧曰：「大唐也？」又曰：「和尚知晉宋乎？自不知有姚泓乎？」僧曰：「知之。」物曰：「我即泓也。」僧曰：「吾覽晉史，言姚泓爲劉裕所執，遷姚宗於江南，而斬泓於建康市。據其所記，泓則死矣，何至今日子複稱爲姚泓耶！」泓曰：「當爾之時，我國實爲裕所滅，送我於建康市，以徇天下；奈何未及肆刑，我乃脫身逃匿。裕既求我不得，遂假一人貌類我者斬之，以立威聲，示其後耳。我則實泓之本身也。」僧因留坐，語之曰：「史之說豈虛言哉？泓笑曰：「和尚豈不聞漢有淮南王劉安乎，其實昇仙，而遷、固狀以叛逆伏誅。漢史之妄，豈復逾於後史耶？斯則史氏妄言之證也。我自逃竄山野，肆意遊行，福地靜廬，無不探討。既絕火食，遠陟此峯，樂道逍遙，唯餐松柏之葉。年深代久，遍身生此綠毛，已得長生不死之道矣。」僧又曰：「食松柏之葉，何至生毛若是乎？」泓曰：「昔秦宮人遭亂避世，入太華之峯，餌其松柏，歲祀浸久，體生碧毛尺餘。或逢世人，人自驚異，至今謂之毛女峯。且上人頗信古，豈不詳信之乎？」僧因問請須所食。泓言：「吾不食世間之味久矣，唯飲茶一甌。」仍爲僧陳晉宋歷代之事，如指諸掌。更有史氏闕而不書者，泓悉備言之。既而辭僧告去，竟不復見耳。（出《逸史》）

【譯文】

唐太宗的時候，有一位禪師的道術精明高超。他住在南嶽。忽然有一天，有一個東西像人那樣走來，直接來到他的面前。那東西一身綠毛遮蓋着身體，禪師有些害怕，以爲是梟一類動物。仔細看了看面目，那東西像人。禪師就問道：「施主是山神呢，還是野獸呢？你又是爲了何事來到這裏？貧僧住在此地，不打擾生靈，神有知，就不會惱恨我。」許久，那東西合掌說道：「現在是什麼朝代？」和尚說：「現在是唐朝。」那人又說：「和尚您知道晉朝和南北朝的宋嗎？從那時到現在是多少年了？」和尚說：「從晉朝到現在，將近四百年了。」那人就說：「和尚您博古知今，難道不知道有個姚泓嗎？」和尚說：「知道。」那人說：「我就是姚泓。」和尚說：「我看《晉史》，那上面說姚泓被劉裕捉住，把姚氏宗族遷移到江南，而在建康市上把姚泓斬了。根據這種記載，姚泓已經死了，爲什麼到了今天，你還說自己是姚泓呢？」姚泓說：「在那個時候，我國確實被劉裕所滅，把我送到建康市上，向天下示衆。他們哪知道未到行刑，我就逃跑藏起來了。劉裕既然找不到我，就找一個相貌像我的人殺掉，以保住自己的威名，給以後的人看罷了。我確實是姚泓本人。」和尚於是留他坐下，對他說：「史書上說的，難道是假話嗎？」姚泓笑道：「和尚你難道不知道漢朝有個淮南王劉安嗎？他其實已經飛昇成仙，而司馬遷和班固寫他叛逆被殺。漢史的荒謬之處，難道還能超過後來的史書嗎？這就是史學家說錯話的證據。我自從逃進山野，肆意地遊玩，福地靜廬，沒有不去探索的。斷絕煙火飯食之後，後來登上這座山峯，樂於修道，日日逍遙，只吃松柏樹的葉子。年長日久，遍身長出了綠毛，已經得到了長生不死的道術了。和尚又說：「喫松柏的葉子，怎麼至於長出這樣多的綠毛呢？」姚泓說：「以前秦朝宮中的一個女人遭到戰亂，避世逃進了太華山，喫那裏的松柏葉子，時間漸久，她身上長出了一尺多長的綠毛。有時候她遇上世人，人們自然都感到驚奇。那地方至今還叫毛女峯。況且上人你很相信古人，難道不相信這件事嗎？」和尚於是就問姚泓想要喫點什麼。姚泓說：「我不喫人世間的食物已經很久了。只喝了一杯茶。」他仍然給和尚講晉朝和南北朝宋的事，就像說着手掌紋那樣講得很清楚。還有一些史家缺漏沒寫的，他全都講得很詳細。然後他向和尚告別，以後就沒有再見到他。

李衛公

蘇州常熟縣元陽觀單尊師，法名以清。大曆中，常往嘉興。入船中，聞香氣頗甚，疑有異人。遍目舟中客，皆賈販之徒，唯船頭一人，顏色頗殊，旨趣恬靜。單君至中路，告船人，令易席座船頭，就與言也。既並席之後，香氣亦甚。單君因從容問之。答曰：「某本此地人也，少染大風，眉發皆落，自惡不已，遂私逃於深山，意任虎豹所食。數日，山路轉深，都無人跡。忽遇一老人問曰：『子何人也，遠入山谷。』某具述本意。老人哀之。視曰：『汝疾得吾，今能差矣。可隨吾行。』因隨老人行，入山十餘里，至一澗，過水十餘步，豁然廣闊，有草堂數間。老人曰：『汝未可便入，且於此堂中待一月日，後吾自來看汝。』因遺丸藥一裹，令服之。又云：『此堂中有黃精、百合、茯苓、薯蕷、棗、慄、蘇、蜜之類，恣汝所食。」某入堂居，老人遂行，更入深去。某服藥後，亦不飢渴，但覺身輕。如是凡經兩月日，老人方至。見其人笑曰：「爾尚在焉，不亦有心哉！汝疾已差，知乎？」曰：『不知。』老人曰：『於水照之。』鬢眉皆生矣，色倍少好。老人曰：『汝未合久居此。既服吾藥，不但祛疾，可長生人間矣。且修行道術，與汝二十年後爲期。』因令卻歸人間。臨別，某拜辭曰：『不審仙聖復何姓名，願垂告示。』老人曰：『子不聞唐初衛公李靖否！即吾身是也。』乃辭出山。今以所修恐未合聖旨，年限將及，再入山尋師耳。」單君因記其事，爲人說之。（出《原仙記》，明抄本作出《原化記》）

【譯文】

蘇州常熟縣元陽觀裏有一位單尊師，法名叫以清。大曆年間，有一次他到嘉興去，走進船中，聞到一股很大的香氣，懷疑船中有奇異的人。他把船中人逐個打量，見他們全都是商販之類的人物，只有船頭上的一個人，模樣很是與衆不同，性格很恬靜。單尊師走到半路上，告訴船家，把他的坐席換到船頭上去，想靠近那個人說話。二人的坐席靠近之後，單尊師聞到更大的香氣。單尊師於是從容地問那人。那人回答說：「我本來就是這地方人，小時候得上了麻瘋病，眉毛頭髮全掉了，自己也很厭惡自己，就私自逃進深山，打算是讓虎豹喫掉算了。走了幾天，山路漸漸轉深，全都沒有人跡了，忽然遇上一位老人問我說：『你是什麼人？爲什麼大老遠跑到山裏來？』我詳細地說明了本意。老人可憐地看着我說：『你的病遇上我，現在就可以好了。你可以跟着我走。』於是我跟着老人走。進山十幾裏，來到一處山澗。渡過澗水十幾步，山谷豁然廣闊了，出現了幾間草房。老人說：『你不能馬上就進去，暫且在這草房裏住上一個來月，以後我自然會來看你。』於是老人送給我一包丸藥，讓我服用。他又說：『這草房裏有黃精、百合、茯苓、薯蕷、棗、栗子、蘇子、蜂蜜等東西，你隨便喫。』我進屋住下，老人就走了，向更深的山中走去。我吃了藥之後，也不知飢渴。只覺得身體很輕。如此過了兩個來月，老人才來。他見了我便笑道：『你還在這兒呢？這不也是很有恆心嗎？你的病已經好了，知道嗎？』我說：『不知道。』老人說：『到水邊上照照！』我去一照，見頭髮眉毛全長出來了，顏色比小時候更好。老人說：『你不應該長住在這裏。吃了我的藥之後，不只治病，還能長生不老呢！你要好好修行道術，二十年之後再和你相見。』於是他讓我回到人間。臨別的時候，我拜辭說：『不知道老神仙的姓名，希望老神仙告訴我。』老人說：『你沒聽說唐朝初期的衛公李靖嗎？那就是我呀！』於是我辭別他出山而來。現在因爲我修行的恐怕不符合老神仙的旨意，年限要到了，再進山尋找老師罷了。」單尊師於是便記錄了此事，對人說起過這件事。

卷第三十 神仙三十

張果 翟乾祐 凡八兄

張果

張果者，隱於恆州條山，常往來汾晉間。時人傳有長年祕術。耆老雲：「爲兒童時見之，自言數百歲矣。」唐太宗、高宗累徵之，不起。則天召之出山，佯死於妒女廟前。時方盛熱，須臾臭爛生蟲。聞於則天，信其死矣。後有人於恆州山中復見之。果常乘一白驢，日行數萬裏，休則重疊之，其厚如紙，置於巾箱中；乘則以水噀之，還成驢矣。開元二十三年，玄宗遣通事舍人裴晤，馳驛於恆州迎之。果對晤氣絕而死。晤乃焚香啓請，宣天子求道之意。俄頃漸蘇。晤不敢逼，馳還奏之。乃命中書舍人徐嶠，齎璽書迎之。果隨嶠到東都，於集賢院安置。肩輿入宮，備加禮敬。玄宗因從容謂曰：「先生得道者也，何齒髮之衰耶？」果曰：「衰朽之歲，無道術可憑，故使之然，良足恥也；今若盡除，不猶愈乎。」因於御前拔去鬢髮，擊落牙齒，流血溢口。玄宗甚驚，謂曰：「先生休舍，少選晤語。」俄頃召之。青鬢皓齒，愈於壯年。一日，祕書監王迥質、太常少卿蕭華嘗同造焉。時玄宗欲令尚主，果未知之也，忽笑謂二人曰：「娶婦得公主，甚可畏也。」迥質與華相顧，未諭其言。俄頃有中使至，謂果曰：「上以玉真公主早歲好道，欲降於先生。」果大笑，竟不承詔。二人方悟向來之言。是時公卿多往候謁。或問以方外之事，皆詭對之。每雲：「餘是堯時丙子年人。」時莫能測也。又云：「堯時爲侍中。」善於胎息，累日不食，食時但進美酒及三黃丸。玄宗留之內殿，賜之酒。辭以山臣飲不過二升。有一弟子，飲可一斗。玄宗聞之喜，令召之。俄一小道士，自殿檐飛下，年可十六七，美姿容，旨趣雅淡。謁見上，言詞清爽，禮貌臻備。玄宗命坐。果曰：「弟子常侍立於側，未宜賜坐。」玄宗目之愈喜，遂賜之酒，飲及一斗，不辭。果辭曰：「不可更賜，過度必有所失，致龍顏一笑耳。」玄宗又逼賜之。酒忽從頂湧出，冠子落地，化爲一榼（明抄本「榼」下有「蓋」字）。玄宗及嬪御皆驚笑，視之，已失道士矣。但見一金榼在地，覆之，榼盛一斗。驗之，乃集賢院中榼也。累試仙術，不可窮紀。有師（「師」原作「歸」，據《新唐書·方技傳》改。）夜光者善視鬼，玄宗常召果坐於前，而敕夜光視之。夜光至御前奏曰：「不知張果安在乎，願視察也。」而果在御前久矣，夜光年不能見。又有邢和璞者，有算術。每視人，則布籌於前。未幾，已能詳其名氏、窮遠（明抄本、許刻本「遠」作「達」。）、善惡、夭壽。前後所計算千數，未常不析其苛細。玄宗奇之久矣，及命算果，則運籌移時，意竭神沮，終不能定其甲子。玄宗謂中貴人高力士曰：「我聞神仙之人，寒燠不能瘵其體，外物不能浼其中。今張果善算者莫得究其年，視鬼者莫得見其狀，神仙倏忽，豈非真者耶。然常聞謹斟飲之者死，若非仙人，必敗其質，可試以飲之。」會天大雪，寒甚，玄宗命進謹斟賜果。果遂舉飲，盡三卮，醺然有醉色，顧謂左右曰：「此酒非佳味也。」即偃而寢，食頃方寤。忽覽鏡視其齒，皆斑然焦黑。遽命侍童取鐵如意，擊其齒盡，隨收於衣帶中，徐解衣，出藥一貼，色微紅光瑩，果以傅諸齒穴中，已而又寢，久之忽寤，再引鏡自視，其齒已生矣，其堅然光白，愈於前也。玄宗方信其靈異，謂力士曰：「得非真仙乎。」遂下詔曰：「恆州張果先生，遊方之外者也，跡先高尚，心入窅冥。久混光塵，應召趙闕。莫知甲子之數，且謂羲皇上人。問以道樞，盡會宗極。今則將行朝禮，爰申寵命，可授銀青光祿大夫，仍賜號通玄先生。」未幾，玄宗狩於咸陽，獲一大鹿，稍異常者。庖人方饌，果見之曰：「此仙鹿也，已滿千歲。昔漢武元狩五年，臣曾侍從，畋於上林。時生獲此鹿，既而放之。」玄宗曰：「鹿多矣，時遷代變，豈不爲獵者所獲乎？」果曰：「武帝舍鹿之時，以銅牌志於左角下。」遂命驗之，果獲銅牌二寸許，但文字凋暗耳。玄宗又謂果曰：「元狩是何甲子？至此凡幾年矣？」果曰：「是歲癸亥，武帝始開昆明池；今甲戌歲，八百五十二年矣。」玄宗命太史氏校其長曆，略無差焉。玄宗愈奇之。時又有道士葉法善，亦多術。玄宗問曰：「果何人耶？」答曰：「臣知之；然臣言訖即死，故不敢言。若陛下免冠跣足救，臣即得活。」玄宗許之。法善曰：「此混沌初分白蝙蝠精。」言訖，七竅流血，僵仆於地。玄宗遽詣果所，免冠跣足，自稱其罪。果徐曰：「此兒多口過，不謫之，恐敗天地間事耳。」玄宗復哀請久之。果以水噀其面，法善即時復生。其後果陳老病，乞歸恆州。詔給驛送到恆州。天寶初，玄宗又遣徵召。果聞之，忽卒。弟子葬之。後發棺，空棺而已。（出《明皇雜錄》、《宣室志》、《續神仙傳》）

【譯文】

張果，隱居在恆州條山，經常往來於汾、晉之間。當時的人傳說他有長壽的祕術。老年人講：「我是兒童的時候見過他，他自己說已經幾百歲了。」唐太宗、唐高宗多次徵召他，他全不答應。武則天叫他出山，他裝死在妒女廟前。當時正是大熱天，屍體不一會兒便臭爛生蛆。武則天聽說之後，相信他死了。後來有人在恆州山中又見到了他。張果經常騎着一頭白驢，一天走幾萬裏。休息的時候就把驢疊起來，就像紙那麼厚，放到衣箱中。要騎的時候就用水噴一下，它就又變成活驢了。開元二十三年，唐玄宗派通事舍人裴晤騎馬到恆州迎接張果，張果在裴晤面前氣絕而死。裴晤就燒香請他起來，向他述說天子求道的誠意。不多時他漸漸醒了。裴晤不敢強迫他，馳馬回來向皇上報告。皇上就讓中書舍人徐嶠帶着皇帝蓋有玉璽圖章的信去迎接他。張果跟着徐嶠來到東都。徐嶠把他安置在集賢院，用轎子把他抬進宮中，對他非常尊敬。唐玄宗於是從容地對他說：「先生是成仙得道的人，爲什麼牙齒頭髮如此衰老呢？」張果說：「正是衰朽的年歲，沒什麼道術可以依靠，所以才這樣。這是很難看的。現在如果把它全去掉，不是更難看嗎？」於是他在皇帝面前拔掉鬢髮，打落牙齒，血從口中流出來。唐玄宗很喫驚，對他說：「先生先回屋休息休息，一會兒咱們再談。」過了一會兒召見他，他居然一頭黑髮，滿口白牙，比壯年人還年輕。有一天，祕書監王迥質、太常少卿蕭華，曾經同時造訪他。當時唐玄宗想讓他娶公主，他還不知道。他忽然笑着對二人說：「娶公主做老婆，很可怕呀！」王迥質和蕭華你看我，我看你，不明白他的話是什麼意思。不一會兒，有一位中使來到，對張果說：「皇上因爲玉真公主從小喜歡道教，想要把她嫁給你。」張果大笑，到底沒有接受詔令。王迥質和蕭華二人才明白他剛纔那話的意思。這時候許多公卿都來拜訪他，有的人向他打聽世外的事，他總是詭詐地回答，常常說：「我是堯帝時丙子年生的人。當時人無法推測。」又說：「堯帝時我是侍中。」張果善長胎息術，可以累日不喫東西。喫飯的時候只喝美酒，服三黃丸。唐玄宗把他留在內殿，賜他美酒，他推辭說自己連二升也喝不了。他有一個弟子，能喝一斗。唐玄宗聽說之後很高興，讓人把這個弟子叫來。不大一會兒，一個小道士從大殿的屋檐上飛下來，年紀有十六七歲，姿容美麗，情致雅淡，上前來拜謁皇上。小道士言詞清爽，很有禮貌。唐玄宗讓他坐，張果說：「我這弟子常常站在我的身邊，不應該賜他坐位。」唐玄宗看過之後，更加喜歡這位小道士，就賜酒給他。小道士喝夠一斗也沒有推辭，張果推辭說：「不能再賜了，喝多了一定會有過失的，那要讓皇上見笑了。」唐玄宗又硬逼小道士喝，酒忽然從小道士的頭頂上湧出來，帽子掉到地上，變成了一個酒盒子蓋兒。唐玄宗和嬪妃侍者都喫驚、大笑。一看，小道士已經不見了，只見一個金色酒盒子扣在地上。這個盒子正好是盛一斗的盒子。唐玄宗多次試驗張果的仙術，不能全部記下來。有一位叫夜光的法師善於查看鬼神。唐玄宗曾經把張果找來，讓張果坐在自己面前，而讓夜光法師看着張果。夜光來到唐玄宗面前奏道：「不知張果現在在哪，我願意去視察一番。」其實張果坐在皇帝面前好長時間了，夜光終於不能看見他。另外，有一個叫邢和璞的人，他有算命的法術。他每次給人算命，就把一些竹籤擺放在面前，不一會兒，已經能詳細地說出那人的姓名是什麼，是窮困還是顯達，是好還是壞，是短命還是長壽。他前後給一千多人算命，沒有不分析得很詳細的，唐玄宗感到驚奇已經好久了。等到唐玄宗讓他給張果算命，卻擺弄了老半天竹籤，意料枯竭，神色沮喪，到底不能確定張果的年齡。唐玄宗對中貴人高力士說：「我聽說成了神仙的人，寒冷和炎熱都不能使他的身體生病，外物不污染他的內心。現在的張果，善算的人算不出他的年齡，善視鬼神的看不到他的形貌。神仙的行動是極迅速的，莫非他就是真正的神仙吧？然而我聽說喝了謹斟酒的人會死。如果他不是神仙，喝了這酒就一定會敗壞了他的身體。可以讓他喝這酒試試。」趕上天下大雪，冷得很厲害，唐玄宗就讓人把謹斟酒拿進來賜給張果。張果舉杯就喝。喝了三杯之後，醉醺醺地看着左右說：「這酒不是好味！」於是他就倒在地上睡了。一頓飯的時間他才醒，忽然拿起鏡子看他的牙齒。他的牙齒全都變得斑駁焦黑。他急忙讓侍童取來鐵如意，把牙齒打掉，收放到衣袋裏。他慢慢地解開衣帶，取出一帖藥來。這藥顏色微紅，光亮晶瑩。張果把藥敷到牙牀上，接着再睡。睡一會兒忽然又醒，再拿鏡子自己看看，他的牙齒已經長出來了。這牙齒的堅硬光白，比以前還強。唐玄宗這才相信他的神奇，對高力士說：「大概他是真正的神仙吧？」於是唐玄宗下詔書說：「恆州張果先生，是雲遊世外的仙人。他的形跡先進高尚，他的心進入深遠的冥冥之中，長久地把光榮和塵濁同樣看待，應召進宮來。卻不知道他有多大歲數，自己說是在羲皇以前的人。向他請教道術，他的道術完全達到極高深完滿的程度。現在就要舉行朝禮，於是申明這加恩特賜的任命，授他『銀青光祿大夫』之職。還賜號『通玄先生』。」不久，唐玄宗到咸陽打獵，打到一頭大鹿。這頭鹿與平常的鹿略有不同。廚師正要殺此鹿做菜，張果看見了，便說：「這是一頭仙鹿，它已經活了一千多年。以前，漢武帝元狩五年的時候，我曾經跟從漢武帝在上林打獵，當時活捉了這頭鹿。然後又把它放了。」唐玄宗說：「鹿多了，時代又變換了，那頭鹿難道不能被獵人打去？」張果說：「漢武帝放鹿的時候，把一塊銅牌放在鹿的左角下爲記號。於是唐玄宗讓檢驗那鹿，果然找到一塊二寸長的銅牌，但文字已經殘損了。唐玄宗又對張果說：「元狩年是什麼年？到現在有多少年了？」張果說：「那一年是癸亥年，漢武帝開始開鑿昆明池。現在是甲戌年，已經八百五十二年了。」唐玄宗讓史官校對這段歷史，一點沒有差錯。唐玄宗更加驚奇。當時又有一個叫葉法善的道士，也善道術。唐玄宗問他道：「張果是什麼人？」他回答說：「我知道，但是我說完就得死，所以不敢說。如果陛下能脫去帽子，光着腳走路去救我，我就能活。」唐玄宗答應了他。葉法善說：「張果是混沌初分時的一隻白蝙蝠精。」說完，他七竅流血，僵臥在地上。唐玄宗急忙跑到張果那裏，脫去帽子和鞋子，自己說自己有罪。張果慢慢地說：「這小子口不嚴，不懲罰他，恐怕他壞了天地間的大事呢！」唐玄宗又哀求了好久，張果用水噴了葉法善的臉，葉法善當時就活了過來。這以後，張果多次說自己又老又病，請求回恆州去。唐玄宗派人把他送到恆州。天寶年初，唐玄宗又派人徵召張果，張果聽了之後，忽然死去。弟子們把他埋葬了。後來打開棺材一看，是一口空棺罷了。

翟乾祐

翟乾祐，雲安人也。龐眉廣顙，巨目方頤，身長六尺，手大尺餘，每揖人，手過胸前。常於黃鶴山師事來天師，盡得其道。能行氣丹篆，陸制虎豹，水伏蛟龍，臥常虛枕。往往言將來之事，言無不驗。因入夔州市，謂人曰：「今夜有八人過此，宜善待之。」是夕火燒百餘家。曉之者雲：「八人乃火字也。」每入山，羣虎隨之。曾於江上與十許人玩月。或問曰：「月中竟何所有？」乾祐笑曰：「可隨我手看之。」乃見月規半天，瓊樓金闕滿焉。良久乃隱。雲安井自大江溯別派，凡三十里。近井十五里，澄清如鏡，舟楫無虞。近江十五里，皆灘石險惡，難於沿溯。乾祐念商旅之勞，於漢城山上，結壇考召，追命羣龍，凡一十四處，皆化爲老人，應召而至。乾祐諭以灘波之險，害物勞人，使皆平之。一夕之間，風雷震擊，一十四里，盡爲平潭矣。唯一灘仍舊，龍亦不至。乾祐復嚴敕神吏追之。又三日，有一女子至焉。因責其不伏應召之意。女子曰：「某所以不來者，欲助天師廣濟物之功耳；且富商大賈，力皆有餘，而傭力負運者，力皆不足。雲安之貧民，自江口負財貨至近井潭，以給衣食者衆矣。今若輕舟利涉，平江無虞，即邑之貧民，無傭負之所，絕衣食之路，所困者多矣。餘寧險灘波以贍傭負，不可利舟楫以安富商。所（「所」原作「無」，據明抄本、陳校本改。）不至者，理在此也。」乾祐善其言，因使諸龍各復其故。風雷頃刻，而長灘如舊。唐天寶中，詔赴上京，恩遇隆厚。歲餘還故山，尋得道而去。先是，蜀有道士佯狂，俗號爲「灰袋」，即乾祐晚年弟子也。乾祐每戒其徒曰：「勿欺此人，吾所不及。」常大雪中，衣布裙，入青城山，暮投蘭若求僧寄宿。僧曰：「貧僧一衲而已，天寒，此恐不能相活。」道者但云：「容一牀足矣。至夜半，雪深風起。僧慮道者已死，就視之，去牀數尺，氣蒸如爐，流汗袒寢。僧始知其異人。未明，不辭而去。多住村落，每住人愈信之。曾病口瘡，不食數月，狀若將死。村人素神之，因爲設道齋，齋散，忽起就枕，謂衆人曰：「試窺吾口中，有何物也？」乃張口如箕，五臟悉露。同類驚異，作禮問之。唯曰：「此足惡！此足惡！」後不知所終。（出《酉陽雜俎》、《仙傳拾遺》）

【譯文】

翟乾祐是雲安人。他眉毛重額頭寬，眼睛大下巴方，身高六尺，手長超過一尺，每次向人作揖手都超過胸前。他曾經在黃鶴山拜來天師爲師，完全學到了來天師的道術。他會呼吸吐納之法，能書寫籙符，在陸地上能治服虎豹；在水裏邊能治服蛟龍。他躺臥的時候，往往頭不靠在枕頭上。他常常談論將來的事情，說的沒有不應驗的。他來到夔州市上，對人說：「今天夜裏有八人經過這裏，應該很好地對待他們。」這天夜裏火燒了一百多家。聰明的人說：「『八人』就是個『火』字。」他每次入山，都有一羣虎跟着他。他曾經在江上和十幾個人一起賞月，有人問道：「月亮裏到底有什麼呢？」翟乾祐笑道：「隨着我的手看看！」於是人們便看到月亮的圓形有半個天那麼大，那上面全是瓊樓玉閣，好久才隱去。雲安井是個邑鎮，坐落在長江的一個支流逆水而上三十里的地方。離井十五里這一段，江水像鏡子一樣清澈，行船的人不必擔心觸到暗礁。但是離江十五里的這一段，全都是險惡的灘石，很難沿這段小路上行。翟乾祐考慮到商旅的勞苦，就在漢城的山上，築了一個法壇，作法召喚，讓羣龍前來。一共十四個地方的龍，都變成老人來到這裏。翟乾祐就把灘石如何艱險，如何讓人勞苦對他們說明，讓他們全給弄平坦。一夜之間，風雷大作，有十四里水路全都變成平靜的潭水，只有一個險灘沒變，龍也沒到。翟乾祐又嚴厲地讓神吏去追查。又過了三天，來了一位女子。翟乾祐就責備她的不應召。女子說：「我之所以不來，是想要幫助天師您使您濟物的功勞更大些而已。那些大富商，個個都財力有餘。而那些出賣勞力搬運東西的人，財力都不足。雲安的貧民，從江口肩負着東西運到井潭，以此賺錢維持生活的人很多。現在如果有利於輕舟渡過。平江沒有任何危險，那麼這裏的貧民就沒有地方幫工賺錢，就斷了他們的衣食之路，發生困難的就多了。我寧肯讓險灘險浪養活出賣勞力搬運貨物的窮人，也不能讓它有利於船隻而保護富商。我之所以不來，道理就在這兒。」翟乾祐認爲她說得好，因此讓龍們各自回去又把險灘恢復成原樣。一陣風雷之後，長灘如舊了。唐朝天寶年間，皇帝詔令他到京城去。他受到皇上很隆重的接待，很優厚的待遇。一年多以後，他又回到了故山，不久便得道成仙，飛昇而去。在這以前，蜀地有一個裝瘋的道士，俗號叫「灰袋」，他就是翟乾祐晚年的弟子。翟乾祐常常警告其他弟子們說：「不要欺負這個人，他的本事是我所不及的。」瘋道士曾經在一個大雪天，穿布裙冒着風雪走進青城山，天黑的時候到廟上求和尚讓他住一宿，和尚說：「貧僧只有一件僧衣，天冷，此處恐怕不能保你活命。」瘋道士說：「能讓我有一張牀就足啦！」到了半夜，風大雪深，和尚擔心道士已經凍死了，過去一看，離牀幾尺就汽蒸如爐，瘋道士在牀上袒露着身子睡覺還淌汗。和尚這才知道道士是一位異人。天不亮他就不辭而別。他多半住在村落裏，每次住過人們就更相信他。他曾經生過口瘡，幾個月沒喫飯，那樣子就像馬上要死似的。村裏人一向認爲他是神，於是就爲他設了道家的齋供。供散，他忽然起來枕到枕頭上，對衆人說：「你們看看我口裏有什麼東西！」於是他就張開簸箕般的大口，五臟全都露了出來。人們大喫一驚，行禮問他這是怎麼回事，他只是說：「這些東西實在可惡！這些東西實在可惡！」後來不知他到底怎樣了。

凡八兄

凡八兄者，不知神籍之中何品位也。隋太子勇之孫，名德祖，仕唐爲尚輦奉御。性頗好道，以金丹延生爲務，爐鼎所費，家無餘財，宮散俸薄，往往缺於頔粥。稍有百金，即輸於炭藥之直矣。凡八兄忽詣其家，談玄虛，論方術。以爲金丹之制，不足爲勞，黃白變化，咳唾可致。德祖愈加尊敬。而凡之剛噪喧雜，嗜酒貪饕，殊不可耐；晝出夜還，不畏街禁；肥鮮醇酎，非時即須。德祖了諳其性，委曲預備，必副所求。由是淹留數月。一日，令德祖取鼎釜鉿鍥輩陳於藥房中，凡自擊碎之，壘鐵加炭，烈火以煅焉。投散藥十七匹馬於其上，反扃其室，背燈壁隅。乃與德祖庭中步月，中夜謂德祖曰：「我太極仙人也，以子棲心至道，抗節不回，故來相教耳。明月良夜，能遠遊乎？」德祖諾。遂相與出門，及反顧，扃鑰如舊。徐行若三二十里，路頗平，憩一山頂，德視覺倦。八兄曰：「此去長安千里矣。當甚勞乎！」德祖驚其且遠，亦以行倦爲對。八兄長笑一聲，逡巡，有白獸至焉，命德祖乘之，其行迅疾，漸覺彌遠。因問長安裏數。八兄曰：「此八萬裏矣。」德祖悄然。忽念未別家小。白獸屹然不行。八兄笑曰：「果有塵俗之念，去世未得如術。」遽命白獸送德祖詣雲宮，謁解空法師。俄頃已至。法師延坐，使青童以金丹飼之。德祖捧接，但見毒螫之物，不可取食；又以玉液飲之，復聞其臭，亦不可飲。法師令白獸送德祖還其家。凡八兄不復見矣。至其家，燈燭宛然，夜未央矣。明晨視其所化，黃白燦然。雖資貨有餘，而八兄仙儀，杳不可睹。一日，忽見凡八兄之僕，攜筐筥而過其門。問凡君所止。「在仙府矣。使我暫至人寰。若見奉御，亦令同來可也。」自是德祖隨凡君仙僕而去，不復還矣。（出《仙傳拾遺》）

【譯文】

凡八兄，不知在仙籍之中他是什麼品位。隋太子楊勇的孫子名叫楊德祖，在唐朝做官，是尚輦奉御。他很喜歡道教，把煉丹延壽作爲主要業務。煉丹的費用很大，致使他家裏沒有多餘的資財。宮中發放的俸祿很少，他常常喫不上飯。稍微有一點錢，他就用在買藥買炭的費用上了。凡八兄忽然來到他家，談論玄妙虛無的道理和方術。凡八兄認爲製作金丹，不怎麼費事；黃金白銀的變化，像咳嗽一聲或吐口唾沫那麼容易。楊德祖更加尊敬他。但是凡八兄剛烈急躁，說話喧譁，又嗜酒貪喫，令人極不可耐。他白天出去，夜裏回來，不怕街禁。魚肉美酒，他不一定什麼時候就需要。楊德祖熟悉他的性情，委曲地爲他預備了各種東西，一定滿足他的需求。由此，他逗留了幾個月。有一天，他讓楊德祖把鼎、鍋、鉿、鍥等鐵器弄到藥房裏來，他親自把這些東西打碎，把碎鐵壘起來加上炭，用烈火煅燒。並在上面投放了十匙的散藥，然後反關了門，把燈放在牆壁角。於是他就和楊德祖走在院子的月光下。半夜的時候，他對楊德祖說：「我是太極仙人，因爲你專心於道，堅持高尚的志節而永不回頭，所以我來教你。現在正是明月良夜，能跟我到遠處遊一遊嗎？」楊德祖答應了。於是二人一塊出了門。等到回頭一看，門上的鎖照常鎖着。慢慢走了大約二三十里，路很平。在一個山頂上休息。楊德祖覺得睏倦。凡八兄說：「從這到長安已經有一千里了，你覺得挺累嗎？」楊德祖喫驚離得遠，也把走得疲倦告訴了他。他大笑一聲。不一會兒，有一頭白獸來到，他讓楊德祖騎上去。白獸走得很快，漸漸覺得更遠了，就問離長安多遠了。凡八兄說：「這已經八萬裏啦！」楊德祖默然不語，忽然想到沒有和家小告別。白獸站在那裏不動了。凡八兄笑着說：「你果然還有塵俗雜念，我也不能用現在的法術，帶你成仙。」他就讓白獸送楊德祖到雲宮去，拜謁解空法師。片刻就到。解空法師請他們進屋坐下，讓一位青衣童子把一粒金丹給楊德祖喫。楊德祖捧接過來一看，只見這是一個用毒蟲做成的藥丸，不能喫。又給他酒，又聞到了它的臭味，也喝不下去。解空法師看到這種情形就讓白獸送楊德祖回自己家。凡八兄再也看不見了。到了家，燈燭還在燃燒，天還沒有亮。第二天早晨看那些化的東西，黃金白銀燦然發光。雖然不缺錢財了，但是凡八兄的仙人儀表卻杳不可見了。有一天他見到了凡八兄的僕人。那僕人帶着竹筐從他門前走過。他向僕人問凡八兄的住址，僕人說：「他已經在仙府了，讓我暫時到人間，如果遇到你，帶你同去也可以。」從此，楊德祖跟着凡八兄的僕人離去，不再回來了。

卷第三十一 神仙三十一

李遐周 許老翁 李珏 章全素

李遐周

李遐周者，頗有道術。唐開元中，嘗召入禁中。後求出住玄都觀。唐宰相李林甫嘗往謁之。遐周謂曰：「公存則家泰，歿則家亡。」林甫拜泣，求其救解。笑而不答，曰：「戲之耳。」天寶末，祿山豪橫跋扈，遠近憂之；而上意未寤。一旦遐周隱去，不知所之。但於其所居壁上，題詩數章，言祿山僭竊及幸蜀之事。時人莫曉，後方驗之。其末篇曰：「燕市人皆去，函關馬不歸。若逢山下鬼，環上系羅衣。」「燕市人皆去」，祿山悉幽薊之衆而起也。「函關馬不歸」者，哥舒翰潼關之敗，疋馬不還也。「若逢山下鬼」者，馬嵬蜀中驛名也。「環上系羅衣」者，貴妃小字玉環，馬嵬時，高力士以羅巾縊之也。其所先見，皆此類矣。（出《明皇雜錄》）

【譯文】

李遐周很有道術。唐代開元年間，他曾被召入宮中。後來他請求離開宮禁住進玄都觀。宰相李林甫曾經前去拜訪過他。他對李林甫說：「你在，你的家就安全；你亡，你的家也亡。」李林甫流淚叩拜，求他解救。李遐周笑而不答，只是說：「開句玩笑罷了。」天寶末年，安祿山豪橫跋扈，遠近都擔憂，但是皇上還沒有醒悟。有一天李遐周隱去，不知他到哪兒去了。他只在住處的牆上題了幾首詩，記的是安祿山想要竊國和唐玄宗將要到蜀地避難的事，當時的人誰也看不明白，後來才驗證了。其中最後一首是：「燕市人皆去，函關馬不歸。若逢山下鬼，環上系羅衣。」「燕市人皆去」，是說安祿山和幽州、薊州的衆將都起來造反；「函關馬不歸」，是說哥舒翰潼關兵敗，全軍覆沒，匹馬不還；「若逢山下鬼」，是說如果走到馬嵬坡這個地方；「環上系羅衣」，是說楊貴妃小字玉環，唐玄宗到蜀地避難，走到馬嵬坡，高力士用羅巾把她勒死。李遐周的先見之明，都和這事相類似。

許老翁

許老翁者，不知何許人也。隱於峨嵋山，不知年代。唐天寶中，益州士曹柳某妻李氏，容色絕代。時節度使章仇兼瓊，新得吐番安戎城，差柳送物至城所，三歲不復命。李在官舍，重門未啓，忽有裴兵曹詣門，雲是李之中表丈人。李雲：「無裴家親。」門不令啓，裴因言李小名，兼說其中外氏族。李方令開門致拜，因欲餐。裴人質甚雅，因問柳郎去幾時。答雲：「已三載矣！」裴雲：「三載義絕」，古人所言，今欲如何？且丈人與子，業因合爲伉儷，願無拒此。而竟爲裴丈所迷，似不由人可否也。裴兵曹者，亦既娶矣。而章仇公聞李姿美，欲窺覘之。乃令夫人特設筵會，屈府縣之妻，罔不畢集。唯李以夫婿在遠辭焉。章仇妻以須必見。乃雲：「但來，無苦推辭。」李懼責遂行。着黃羅銀泥裙，五暈羅銀泥衫子，單絲羅紅地銀泥帔子，蓋益都之盛服也。裴顧衣而嘆曰：「世間之服，華麗止此耳。」回謂小僕：「可歸開箱，取第三衣來。」李雲：「不與第一而與第三，何也。」裴曰：「第三已非人世所有矣。」須臾衣至，異香滿室。裴再眎，笑謂小僕曰：「衣服當須爾耶？若章仇何知，但恐許老翁知耳。」乃登車詣節度家，既入，夫人並座客，悉皆降階致禮。李既服天衣，貌更殊異。觀者愛之。坐定，夫人令白章仇曰：「士曹之妻，容飾絕代。」章仇徑來入院，戒衆勿起。見李服色，嘆息數四，乃借帔觀之，則知非人間物。試之水火，亦不焚污。因留詰之。李具陳本末。使人至裴居處，則不見矣。兼瓊乃易其衣而進，並奏許老翁之事。敕令以計須求許老。章仇意疑仙者往來，必在藥肆。因令藥師候其出處，居四日得之。初有小童詣肆市藥。藥師意是其徒，乃以惡藥與之。小童往而復來，且囑雲：「大人怒藥不佳，欲見捶撻。」因問：「大人爲誰？」童子云：「許老翁也。」藥師甚喜，引童白府。章仇令勁健百人，卒吏五十人，隨童詣山，且申敕令。山峯巉絕，衆莫能上。童乃自下大呼。須臾老翁出石壁上，問何故領爾許人來，童具白其事。老翁問童曷不來，童曷不來，（「童曷不來」四字，明抄本不重。）童遂冉冉躡虛而上。諸吏叩頭求哀雲：「大夫之暴，翁所知也。」老翁乃許行，謂諸吏曰：「君但返府，我隨至。」乃吏卒至府未久，而翁亦至焉。章仇見之，再拜俯伏。翁無敬色。因問娶李者是誰。翁曰：「此是上元夫人衣庫之官，俗情未盡耳。」章仇求老翁詣帝。許雲：「往亦不難。」乃與奏事者剋期至長安。先期而至。有詔引見。玄宗致禮甚恭。既坐，問雲：「庫官有罪，天上知否？翁雲：「已被流作人間一國主矣。」又問：「衣竟何如。」許雲：「設席施衣於清淨之所，當有人來取。」上敕人如其言。初不見人，但有旋風捲衣入雲，顧盼之間，亦失許翁所在矣。（出《仙傳拾遺》）

又一說雲：天寶中，有士人崔姓者，尉於巴蜀，才至成都而卒。時連帥章仇兼瓊，哀其妻少而無所投之，因於青城山下置一別墅。又以其色美，有聘納之意。計無所出，因謂其夫人曰：「貴爲諸侯妻，何不盛陳盤筵，邀召女客？五百里內，儘可迎致。」夫人甚悅。兼瓊因命衙官，遍報五百里內女郎，剋日會成都，意欲因會便留亡尉妻也，不謂已爲族舅盧生納之矣。盧舅密知兼瓊意，令尉妻辭疾不行。兼瓊大怒，促左右百騎往收捕。盧舅時方食，兵騎繞宅已合。盧談笑自若，殊不介懷。食訖，謂妻曰：「兼瓊意可知矣，夫人不可不行。少頃，即當送素色衣來，便可服之而往。」言訖，乘騾出門。兵騎前攬不得，徐徐而去，追不能及。俄使一小童捧箱，內有故青裙、白衫子、綠帔子、緋羅縠絹素，皆非世人所有。尉妻服之至成都。諸女郎皆先期而至。兼瓊覘於帷下，及尉妻入，光彩繞身，美色傍射，不可正視。坐者皆攝氣，不覺起拜。會訖歸，三日而卒。兼瓊大駭，具狀奏聞。玄宗問張果。果雲：「知之，不敢言。請問青城王老。」玄宗即詔兼瓊，求訪王老進之。兼瓊搜索青城山前後，並無此人。唯草市藥肆雲：「常有二人，日來賣藥，稱王老所使。」二人至，兼瓊即令衙官隨之，入山數里，至一草堂。王老皤然鬢髮，隱几危坐。衙官隨入，遂宣詔，兼致兼瓊意。王老曰：「此必多言小兒張果也。」因與兼瓊剋期到京師。令先發表，不肯乘傳。兼瓊從之。使才至銀臺，王老亦到。玄宗即召問之。時張果猶在玄宗側，見王老，惶恐再拜。王老叱果曰：「小子何不言之。又遣遠取吾來。」果言「小仙不敢，專候仙伯言耳。」王老乃奏曰：「盧二舅即太元夫人庫子。因假下游，以亡尉妻微有仙骨，故納爲媵。無何，盜太元夫人衣服與着，已受謫至重。今爲欝單天子矣。亡尉妻以衣太元夫人衣服，墮無間獄矣。」奏訖，苦不願留。玄宗命放還，後不知所在。（出《玄怪錄》）

【譯文】

不知道許老翁是什麼地方人。他隱居在峨嵋山，也不知那是什麼年代。唐朝天寶年間，益州的一個士曹柳某的妻子李氏，長得特別漂亮。當時節度使章仇兼瓊，新得了吐番的安戎城，派柳某到安戎城去送東西，三年沒有回來覆命。李氏住在官舍，足不出戶，沒有開過院門。忽然有一個姓裴的兵曹來到她家叫門，說是李氏的表叔。李氏說：「我家沒有姓裴的親戚。」她不讓給姓裴的開門。於是姓裴的就叫出了李氏的小名，同時說出她家內外氏族的姓名，李氏這才讓開門，並向姓裴的下拜。準備做飯給姓裴的喫。姓裴的很文雅，就問柳郎離家多久了。李氏回答說，已經三年了。姓裴的說：「三年，情義已經斷絕，這是古人說的。現在你打算怎麼辦呢？我和你，已經因此應該成爲夫妻了。希望你不要拒絕這件事。」李氏到底被姓裴的迷住了，這好像不是由人決定的。這位裴兵曹，就娶了她。而章仇兼瓊聽說李氏姿色美麗，想要見一見，就讓他的夫人特意操辦了一個宴會，所有府官縣官的妻子，全都來了，只有李氏因爲丈夫在遠地而推辭了。章仇兼瓊的妻子因爲必須見到李氏，便對李氏說：「你只管來，不要苦苦地推辭。」李氏怕受到責備，就去了。她穿的是黃羅銀泥裙、五暈羅銀泥衫子、單絲羅紅地銀泥帔肩，是益都最華麗的衣服。裴兵曹見了她的衣服嘆道：「人世間的衣服，華麗也只能到這種程度而已。」他回頭對僕人說：「你回去把我的衣箱打開，把第三套衣服拿來。」李氏說：「不給我第一套，而給我第三套，爲什麼？」裴兵曹說：「這第三套已經不是人間有的了。」不一會兒衣服取來了，滿屋飄着異香。裴兵曹又看了看，笑着對僕人說：「衣服應當如此吧？象章仇兼瓊這種人是不能知道什麼的，只怕許老翁知道而已。」於是李氏就登車來到節度使家。李氏進門之後，章仇夫人及所有的座中客人，全都走下臺階來行禮迎接。李氏穿了仙衣之後，容貌更加美得出衆，見到的人非常喜歡她。坐定之後，章仇夫人讓人向章仇兼瓊稟報說：「士曹的妻子已經來了，她的容貌服飾都是絕無僅有的。」章仇兼瓊直接走進院來，告訴大家不要站起來。他見到李氏的衣服顏色，再三地讚歎，就把李氏的披肩借來觀賞。一看就知道這不是人間的東西。把它放到水裏和火上試驗，也不着火也不污染。於是散席的時候就把李氏留下盤問。李氏詳細地陳述了事情的始末。章仇兼瓊派人去到裴兵曹的住處，裴兵曹卻不見了。章仇兼瓊就把李氏的衣服換下來，送到皇宮裏，並且向皇上奏報了許老翁的事。皇上下令讓他設法找到許老翁。章仇兼瓊想，仙人往來，一定在藥店，於是他就讓藥師等候着許老翁的出現。等了四天就等到了。一開始有一位小童到藥店來買藥，藥師認爲這是許老翁的弟子，就把一些不好的藥賣給他。小童去而復返，而且說：「我家大人見藥不好很生氣，想要打我。」於是問他家大人是誰，童子說：「是許老翁。」藥師非常高興，領着小童來向章仇兼瓊報告了。章仇兼瓊立刻派出一百名身體健壯的人，還有五十名兵士，跟着小童進山，要去傳達皇帝的詔令。山峯陡峭險絕，衆人沒有能上的。小童就在山下大聲喊。片刻間，老翁出現在石壁上，問爲什麼領來這麼多人。小童詳細地說明了事情的始末。老翁問小童爲什麼不上去，小童就冉冉地踩着空中而升上去。卒吏們叩頭哀求道：「我們大人的粗暴老翁是知道的。」老翁這才答應走一趟。老翁對卒吏們說：「你們只管先回府，我馬上就到！」等到吏卒們回到府中不一會兒，老翁也到了。章仇兼瓊見了老翁，連連下拜俯身恭伏。老翁臉上沒有敬色。於是章仇兼瓊問老翁：「那個娶李氏的人是誰？」老翁說：「那個人是上元夫人的衣庫官，俗情未了罷了。」章仇兼瓊求老翁到皇帝那去一趟，許老翁說：「去也不難。」於是他就和要到京城奏事的人約定了到達長安的日期。他提前到了長安。皇上下令讓人領他去見。唐玄宗對他很恭敬。坐下之後，唐玄宗問：「庫官有罪，天上知道不知道？」許老翁說：「已被流放到人間作了一國之主了。」又問：「那衣服究竟怎麼樣？」許老翁說：「在清靜的地方放下坐席，把那衣服放到坐席上，就會有人來取這衣服。」皇上下令按許老翁說的去做。起初不見有人來，只有旋風把衣服捲入雲中。大家顧盼的時候，許老翁也不見了。

另一種說法是，天寶年間，有一位姓崔的士人，到巴蜀去做縣尉，剛走到成都就死了。當時的觀察使章仇兼瓊可憐他的妻子年輕輕的沒地方去，就在青城山下爲她蓋了一所別墅。又因爲她姿色很美，有納她作妾的意思，但是想不出來好辦法，於是就對自己的夫人說：「你貴爲諸侯的妻子，爲什麼不操辦一個盛大的宴會，邀請女客來玩玩？五百里之內的女客，全可以請到。」夫人非常高興。章仇兼瓊於是就讓衙門裏的官吏，普遍通知五百里內的女郎，按照限定的日期到成都赴會，意思是想要趁宴會就把亡故縣尉的妻子留下。沒想到那女人已被族舅盧生娶了去。盧生暗中得知章仇兼瓊的意圖，讓縣尉的遺孀託病不去。章仇兼瓊非常生氣，派左右一百名騎兵去搜捕。當時盧生正在喫飯，騎兵已包圍了他的住宅。盧生談笑自如，很不在乎。喫完飯，他對妻子說：「章仇兼瓊的用意很清楚了。夫人不能不去。過一會兒，就會有人給你送素色衣服來，你就可以穿上那衣服去了。」說完，他騎上騾子出了門。兵騎們上前捉他也捉不住。他慢慢地前行，卻追不上他。不多時他讓一個小童捧來一個箱子，箱內有一件舊青裙，一件白衫子，一件綠帔子，全都是用極好的絲織品製成的，不是人世間所有的。縣尉的遺孀穿上這套衣服來到成都。其他女客們已經提前早到了。章仇兼瓊在帷下接見女客們。當走進縣尉的遺孀時，只見她光彩繞身，美色煥然，不能正面看她。在座的人都吸了一口氣，不知不覺地起來便拜。等到宴會結束回去，三天後她就死了。章仇兼瓊大喫一驚，寫奏章報告了皇帝。唐玄宗問張果，張果說：「我知道，但是我不敢說。請陛下問青城山的王老。」唐玄宗就下詔讓章仇兼瓊求訪王老送到宮裏來。章仇兼瓊搜索青城山的前後，並沒有王老這個人，只有草市上藥店的主人說，曾經有兩個人，有一天來賣藥，自稱是王老派來的。那兩個人又來，章仇兼瓊就讓衙中的官吏跟着他們去找王老。進山幾里，來到一所草堂。只見王老鬢髮雪白，靠着几案坐在那裏。官吏們跟着走進去，立即就宣讀了詔書，還傳達了章仇兼瓊的意思。王老說：「這一定是那個多嘴多舌的張果乾的！」於是他和章仇兼瓊約定日期到京城去。他讓章仇兼瓊先送去奏章，自己不肯乘坐驛站的馬車。章仇兼瓊聽從了他。使者剛到銀臺，王老也到了。唐玄宗立刻就召見他，向他請教。當時張果還在唐玄宗身邊。他見了王老惶恐地連連下拜。王老呵斥張果說：「你小子爲什麼不直接告訴他，還打發人大老遠把我找來！」張果說：「小仙不敢，專等着仙伯來說呢！」王老於是對唐玄宗說：「盧二舅就是太元夫人專門管庫的人，趁着假期下界來遊玩，因爲死亡縣尉的妻子有仙骨，所以納她爲妾。不久，他偷了太元夫人的衣服給她穿，已受到極重的懲罰，現在已經是欝單天子了。死亡縣尉的妻子因爲穿了太元夫人的衣服，被墮入無間獄了。」說完，他苦苦請求，不肯留下。唐玄宗下令放他回山，後來不知他到什麼地方去了。

李珏

李珏，廣陵江陽人也。世居城市，販糴自業。而珏性端謹，異於常輩。年十五時，父適他行，以珏專販事。人有糴者，與糴。珏即授以升斗，俾令自量。不計時之貴賤，一斗只求兩文利，以資父母。歲月既深，衣食甚豐。父怪而問之。具以實對。父曰：「吾之所業，同流中無不用出入升斗，出輕入重，以規厚利。雖官司以春秋較榷，終莫斷其弊。吾但以升斗出入皆用之，自以爲無偏久矣。汝今更出入任之自量，吾不可及也。然衣食豐給，豈非神明之助耶！」後父母歿，及珏年八十餘，不改其業。適李珏出相，節制淮南。珏以新節度使同姓名，極用自驚，乃改名寬。李珏下車後數月，修道齋次。夜夢入洞府中，見景色正春，煙花爛熳，翔鸞舞鶴，彩雲瑞霞，樓閣連延。珏獨步其下，見石壁光瑩，填金書字，列人姓名。似有李珏，字長二尺餘。珏視之極喜，自謂生於明代，久歷顯官，又升宰輔，能無功德及於天下。今洞府有名，我必仙人也。再三爲喜。方喜之際，有二仙童自石壁左右出。珏問：「此何所也？」曰：「華陽洞天。此姓名非相公也。」珏驚，復問：「非珏何人也？」仙童曰：「此相公江陽部民也。」珏及曉，歷記前事，益自驚歎，問於道士，無有知者。復思試召江陽官屬詰之。亦莫知也。乃令府城內求訪同姓名者。數日，軍營里巷相推。乃得李寬舊名珏。遂聞於珏。乃以車輿迎之，置於靜室，齋沐拜謁，謂爲道兄，一家敬事，朝夕參禮。李情景恬淡，道貌秀異，須長尺餘，皓然可愛。年六十時，曾有道士教其胎息，亦久不食。珏愈敬之。及月餘，乃問曰：「道兄平生得何道術？服煉何藥？珏曾夢入洞府，見石壁姓名，仙童所指，是以迎請師事，願以相授。寬辭以不知道術服煉之事。珏復虔拜，因問寬所修何術。寬辭以愚民不知所修，遂具販糴以對。珏再三審問，諮嗟曰：「此常人之難事，陰功不可及也。」復曰：「乃知世之動靜食息，莫不有報。苟積德，雖在貧賤，神明護解，名書仙籍，以警塵俗。」又問胎息不食之由。具以對。珏師其胎息，亦不食。寬年百餘歲，輕健異常。忽告子孫曰：「吾寄世多年，雖自養氣，亦無益汝輩。」一夕而卒。三日棺裂聲。視之，衣帶不解，如蟬蛻，已尸解矣。（出《續仙傳》）

【譯文】

李珏是廣陵江陽人。他家世代住在城裏，以販賣糧食爲職業。李珏的性情端莊謹慎，和一般人不一樣。他十五歲的時候，他父親到別的地方去了，把販賣糧食的事交給李珏專管。有人來買糧，李珏就把升和鬥交給人家，讓人家自己量，不按當時糧食的貴賤計價，一斗糧只賺兩文錢的利，用來資助父母。時間長了，他家的衣食卻很豐足。他的父親感到奇怪，就問他是怎麼回事，他全都如實告訴父親。父親說：「我做糧食生意的時候，同行中都是用升斗出入，出的時候用小鬥，入的時候用大斗，用來賺取大利。雖然有關官吏年年春秋兩季都要檢查較正升斗的準確，但是始終不能制止弊病。我只是用同一個升和鬥出入，時間已很久了，自以爲沒有什麼偏差了。你現在改爲出入自己量，我不如你。但是自己量還能衣食豐足，難道是神明幫助你嗎？」後來，他的父母都亡故了，直到他活到八十多歲，也沒改變他的職業。恰巧宰相李珏出京做淮南節度使，李珏因爲與新節度使重名，自己非常喫驚，就改名叫李寬。李珏到任後幾個月，修道施捨，做了不少善事。一天夜裏，他夢見自己進入一個洞府中，看見那裏面正是春天景色，煙花爛熳，鸞翔鶴舞，雲霞祥瑞，樓閣連綿。李珏獨自走在其中，見一塊石壁上光亮瑩瑩，上面書寫着金字，列着許多人名，其中好像有「李珏」二字。字長二尺多。李珏看了非常高興，自己以爲生在一個聖明的時代，長時期做過顯官，又升爲宰相，怎能對天下沒有功德。現在洞府中有名，自己肯定會成爲神仙。他再三地感到高興。正高興的時候，有兩個仙童從石壁左右走出來。李珏打聽這是什麼地方，二童子說：「這是華陽洞天。這裏的『李珏』不是你。」李珏一驚，又問：「不是我是誰呢？」仙童說：「這個人是江陽縣的百性。」李珏直到天亮，還清楚地記得夢中的事，更加驚歎不已。他去向道士打聽，道士們沒有知道的。又找江陽縣的官吏們詢問，也沒有知道的。於是他又讓人在府城內尋找同姓名的人。幾天之後，軍營街巷到處尋找，才知道李寬以前也叫李珏，就向李珏報告了。於是李珏就派車把李寬接來，安置在一個清靜的屋子裏，喫完齋飯，洗完澡，然後再拜謁，稱李寬爲道兄。李珏的全家都敬奉李寬，早晨晚上都參拜行禮。李寬的性情恬淡，道貌出衆，鬍鬚一尺多長，白白的，十分可愛。他六十歲的時候，曾經有一個道士教給他胎患之術，也很久沒有喫糧食了。李珏更加敬重他。等到一個月以後，李珏就問他：「道兄平常修得了什麼道術？服用什麼藥？我曾經作夢進入一個洞府，看到了石壁上有道兄的姓名，是仙童告訴了我，所以把您請來做我的老師，希望能把道術傳授給我。」李寬推辭說自己不知道道術服食煉丹的事。李珏又虔誠地參拜。接着就問李寬修習什麼道術。李寬推辭說自己是愚民，不知道修習什麼。於是他就把自己如何做糧食生意詳細地告訴了李珏。李珏仔細地問了多次，慨嘆說：「這是一般人難以做到的事。我的陰功不如你啊！」又說：「我這才知道，人世間的動、靜、食、息各個方面，全都有報應。一個人如果積德，儘管是貧賤之身，神明也保護他，也能名書仙籍，以警告塵世間的人們。」他還向李寬詢問修習胎息不喫飯的辦法，李寬詳細地告訴了他。他就向李寬學習胎息，也不喫飯。李寬活到一百多歲，身體非常輕健。他忽然告訴子孫們說：「我活在世上多年，雖然我自己修養真氣，對你們也沒有好處。」一天晚上他就死了。三天之後，他的棺材有裂開的聲音。一看，他的衣帶沒解，象蟬蛻一樣，已經脫離肉體飛昇成仙去了。

章全素

吳郡蔣生，好神仙。弱歲棄家，隱四明山下，嘗從道士學煉丹。遂葺爐鼎，爨薪鼓鞴，積十年；而煉丹卒不成。其後寓遊荊門，見有行乞於市者，膚甚頝，裸然而病，且寒噤不能語。生憐其窮困，解裘衣之，因命執侍左右。徵其家。對曰：「楚人章氏子，全素其名，家於南昌，有沃田數百畝。屬年飢，流徙荊江間，且十年矣。田歸於官，身病不能自振，幸君子憐而容焉。於是與蔣生同歸四明山下。而全素甚惰，常旦寐自逸。蔣生惡罵而捶者不可計。生有石硯在几上，忽一日，全素白蔣生曰：「先生好神仙者，學煉丹且久矣。夫仙丹食之，則骨化爲金，如是安有不長生耶？今先生神丹，能化石硯爲金乎？若然者，吾爲先生有道術士。」生自度不果，心甚慚；而以他詞拒之曰：「汝傭者，豈能知神仙事乎！若妄言，自速笞罵之辱。」全素笑而去。後月餘，全素於衣中出一瓢甚小，顧謂蔣生曰：「此瓢中有仙丹，能化石爲金。願得先生石硯，以一刀圭傅其上。可乎？」蔣生性輕果，且以爲誕妄，詬罵曰：「吾學煉丹十年矣，尚未能窮其妙；傭者何敢與吾喋喋議語耶！」全素佯懼不對。明日，蔣生獨行山水間，命全素守舍，於是鍵其門而去。至晚歸，則見全素已卒矣。生乃以簀蔽其屍，將命棺而瘞於野。及徹其簀，而全素屍已亡去，徒有冠帶衣履存焉。生大異，且以爲神仙得道者，即於几上視石硯，亦亡矣。生益異之。後一日，蔣生見藥鼎下有光。生曰：「豈非吾仙丹乎？」即於燼中探之，得石硯，其上寸餘，化爲紫金，光甚瑩徹。蓋全素仙丹之所化也。生始悟全素果仙人，獨恨不能識，益自慚恚。其後蔣生學煉丹卒不成，竟死於四明山。（出《宣室志》）

【譯文】

吳郡的蔣生，喜歡神仙。二十歲的時候離開家，隱居在四明山下。他曾經跟道士學習煉丹術。於是他就修爐竈，置鐵鍋，拉風箱，燒柴薪，一干就是十年。但是他沒有煉出丹來。後來他遷居到荊門，在市上看到一個要飯的。要飯的人膚色很憔悴，裸着身子，還有病，而且打着寒噤不能說話。蔣生可憐他窮困，脫下自己的衣服給他穿。於是蔣生讓他跟隨自己。他打聽這個人的家。要飯的回答說：「我是楚人，姓章，名全素，家住南昌，有幾百畝肥沃的田地，因爲連年鬧饑荒，流落在荊江之間，將近十年了。田產歸了官，身體有病不能自己救助，多虧您可憐我收留我。」於是章全素和蔣生一起回到四明山下。章全素很懶，常常早晨睡懶覺，貪圖安逸。爲這事，蔣生厭惡他，打罵他不知多少次。蔣生有一塊石硯放在几案上。忽然有一天，章全素對蔣生說：「先生是好神仙的人，學習煉丹已經很長時間了。吃了仙丹，就可以化骨爲金，這樣哪有不長生的呢？現在先生的神丹，能把這塊石硯變成金子嗎？如果能這樣，我才認爲先生是一位有道的術士。」蔣生自己估計辦不到，心裏很慚愧，卻用別的話拒絕他說：「你是一個僕人，哪能知道神仙的事呢？你要是胡說八道，可是自己來討打罵！」章全素笑着離開了。一個多月以後，章全素從衣服裏取出一個很小的瓢來，看着對蔣生說：「這個瓢裏有仙丹，能把石頭變成金子。我願意得到先生的石硯，把一刀圭的仙丹放在那上面，可以嗎？」將生生性輕率作判斷，以爲這是胡扯，就罵道：「我學煉丹十年了，還不能徹底弄清它的奧妙，你是一個僕人怎敢和我喋喋不休地大講特講呢？」章全素假裝害怕不回答。第二天，蔣生要到山水間獨自行走，讓章全素看家，於是就鎖上門走了。到了晚上回來，卻看到章全素已經死了。蔣生就用竹蓆蓋上他的屍體，要做棺材把他葬到野外。等到撤掉席子，發現章全素的屍體已經沒有了，只有帽子、衣服和鞋留在那裏。蔣生非常奇怪，以爲他是得道的神仙，立即回頭看几案上的石硯，也沒有了。蔣生更奇怪。一天之後，蔣生髮現藥鍋的下邊有光亮，便說：「難道是我的仙丹嗎？」他立即就到灰燼裏尋找，找到了石硯，石硯上一寸多的地方，變成了紫金，光亮非常瑩澈。大概是章全素的仙丹化的。蔣生這才明白，章全素果然是位仙人，只恨當初不認識他。蔣生更加慚愧，悔恨。這以後蔣生學煉丹到底沒成功，終於死在四明山。

卷第三十二 神仙三十二

王賈 顏真卿

王賈

婺州參軍王賈，本太原人，移家覃懷，而先人之壟，在於臨汝。賈少而聰穎，未嘗有過，沉靜少言。年十四，忽謂諸兄曰：「不出三日，家中當恐，且有大喪。」居二日，宅中火，延燒堂室，祖母年老震驚，自投於牀而卒。兄以賈言聞諸父，諸父訊賈。賈曰：「卜筮而知。」後又白諸父曰：「太行南，泌河灣澳內，有兩龍居之。欲識真龍，請同觀之。」諸父怒曰：「小子好詭言駭物，當笞之。」賈跪曰：「實有。」故請觀之。諸父怒曰：「小子好詭。」與同行。賈請具雨衣。於是至泌河浦深處。賈入水，以鞭畫之，水爲之分。下有大石，二龍盤繞之，一白一黑，各長數丈。見人沖天。諸父大驚，良久瞻視。賈曰：「既見矣，將復還。」因以鞭揮之，水合如舊。則雲霧晝昏，雷電且至。賈曰：「諸父駛去。」因馳，未裏餘，飛雨大注。方知非常人也。賈年十七，詣京舉孝廉，既擢第，乃娶清河崔氏。後選授婺州參軍，還過東都。賈母之表妹，死已經年，常於靈帳發言，處置家事。兒女僮妾，不敢爲非。每索飲食衣服，有不應求，即加笞罵。親戚鹹怪之。賈曰：「此必妖異。」因造姨宅，唁姨諸子。先是姨謂諸子曰：「明日王家外甥來，必莫令進，此小子大罪過人。」賈既至門，不得進。賈令召老蒼頭謂曰：「宅內言者，非汝主母，乃妖魅耳。汝但私語汝主，令引我入，當爲除去之。」家人素病之，乃潛言於諸郎。諸郎亦悟，邀賈入。賈拜吊已因向靈言曰：「聞姨亡來大有神，言語如舊，今故謁姨，何不與賈言也。」不應。賈又邀之曰：「今故來謁，姨若不言，終不去矣，當止於此。」魅知不免，乃帳中言曰：「甥比佳乎？何期別後，生死遂隔。汝不忘吾，猶能相訪，愧不可言。」因涕泣言語，皆姨平生聲也。諸子聞之號泣。姨令具饌，坐賈於前，命酒相對，殷勤不已。醉後，賈因請曰：「姨既神異，何不令賈見形！」姨曰：「幽明道殊，何要相見？」賈曰：「姨不能全出，請露半面。不然，呈一手一足，令賈見之。如不相示，亦終不去。」魅既被邀苦至，因見左手，於手指宛然，又姨之手也。諸子又號泣。賈因前執其手。姨驚呼諸子曰：「外甥無禮，何不舉手。」諸子未進，賈遂引其手，撲之於地，尚猶哀叫，撲之數四，即死，乃老狐也。形既見，體裸無毛。命火焚之，靈語遂絕。賈至婺州，以事到東陽。令有女，病魅數年，醫不能愈。令邀賈到宅，置茗饌而不敢有言。賈知之，謂令曰：「聞君有女病魅，當爲去之。」因爲桃符，令置所臥牀前。女見符泣而罵。須臾眠熟。有大狸腰斬，死於牀下，疾乃止。時杜暹爲婺州參軍，與賈同列，相得甚歡。與暹同部領，使於洛陽。過錢塘江，登羅剎山，觀浙江潮。謂暹曰：「大禹真聖者，當理水時，所有金櫃玉符，以鎮川瀆。若此杭州城不鎮壓，尋當陷矣。」暹曰：「何以知之。」賈曰：「此石下是。相與觀焉。」因令暹閉目，執其手，令暹跳下。暹忽閉目，已至水底。其空處如堂，有大石櫃，高丈餘，鎖之。賈手開其鎖，去其蓋，引暹手登之，因同入櫃中。又有金櫃，可高三尺，金鎖鎖之。賈曰：「玉符在中，然世人不合見。」暹觀之既已，又接其手，令騰出。暹距躍則至岸矣。既與暹交熟，乃告暹曰：「君有宰相祿，當自保愛。」因示其拜官曆任，及於年壽，周細語之。暹後遷拜，一如其說。既而至吳郡停船，而女子夭死，生五年矣。母撫之哀慟，而賈不哭。暹重賈，各見妻子，如一家。於是對其妻謂暹曰：「吾第三天人也，有罪，謫爲世人二十五年，今已滿矣。後日當行。此女亦非吾子也，所以早夭。妻崔氏亦非吾妻，即吉州別駕李乙妻也，緣時歲未到，乙未合妻。以世人亦合有室，故司命權以妻吾。吾今期盡，妻即當過李氏。李氏三品祿數任，生五子。世人不知，何爲妄哭？」妻久知其夫靈異，因輟哭請曰：「吾方年盛，君何忍見舍？且暑月在途，零丁如此，請送至洛，得遂棲息。行路之人，猶合矜愍；況室家之好。而忽遺棄耶？」賈笑而不答，因令造棺器，納亡女其中，置之船下。又囑暹以身後事曰：「吾卒後，爲素棺，漆其縫，將至先瑩，與女子皆袝於墓。殮後即發，使至宋州。崔氏伯任宋州別駕，當留其侄。聽之。至冬初，李乙必充計入京，與崔氏伯相見，即伯之故人，因求婚。崔別駕以侄妻之，事已定矣。」暹然之。其妻日夜涕泣，請其少留。終不答。至日沐浴，衣新衣。暮時召暹，相對言談。頃而臥，遂卒。暹哭之慟，爲制朋友之服，如其言殮之。行及宋州，崔別駕果留其侄。暹至臨汝，乃厚葬賈及其女。其冬，李乙至宋州，求婿其妻。崔別駕以妻之。暹後作相，歷中外，皆如其語。（出《紀聞》）

【譯文】

婺州參軍王賈本是太原人。他搬家住到覃懷，而他祖先的墳墓在臨安。王賈小時候很聰明，不曾有什麼過錯，性情沉靜，話語很少。十四歲那年，他忽然對哥哥說：「不出三天，家裏會發生一件很嚇人的事，而且還會發生喪事。」過了兩天，家裏起了火，延連燒了堂屋，他的祖母年老震驚，自己掉到牀下死了。他哥哥就把他的話告訴了他的父親和叔叔大爺們，父親和叔叔大爺們便問他是怎麼知道的，他說：「是占卜知道的。」後來他又告訴父親和叔叔大爺們說：「太行山南面，泌河的灣裏，有兩條龍住在裏邊，想要認識真龍，可以和我一塊去看。」父親和叔叔大爺們生氣地說：「你小子可真能胡說八道，得揍你了！」他跪下說：「確實有！」他堅決請求父親和叔叔大爺們去看。父親和叔叔大爺們生氣地說：「這小子真詭詐！」於是和他一塊去看。他讓大家都帶上雨衣。到了泌河岸邊深處，他走進水裏，用鞭子一畫，水就分開了。下面有一塊大石頭，兩條龍盤繞在那上面，一條白的，一條黑的，各都有幾丈長，見了人便沖天而去。父親及叔叔大爺們很驚訝，看了好久。王賈說：「已經看見了，應該回去了。」於是用鞭子一揮，水合恢復原來的樣子。這時候天卻陰了，響起了雷聲。王賈說：「父親和叔叔大爺們趕快離開吧！」於是大家就趕快飛奔。奔跑不到半里，大雨傾盆而下，這才知道王賈不是平常人。王賈十七歲的時候，進京參加舉人考試，考中之後，他娶了清河的崔氏爲妻。後來他被選授爲婺洲參軍，他回來的時候路過東都。他母親的表妹死了已經一年多，卻常常在靈帳裏講話，處理家務事。她的兒女和家中的僕人們，不敢不按她的要求去做。她常常索要飲食和衣服，有不應時送來的時候，她就大加打罵。親戚朋友們都感到奇怪。王賈說：「這一定是妖怪！」於是他來到姨家，向姨的兒子們表示弔唁。在這以前姨對兒子們說：「明天王家外甥到咱家來，一定不要讓他進來，這小子是個有大罪過的人。」王賈到了門前之後，不能進屋。王賈就對一位老奴僕說：「在宅子裏說話的那個人，不是你家主人的母親，是個妖怪罷了。你只要偷偷地告訴你家主人，讓我進去，我就能把妖怪除掉。」家人們平常被她弄得很難受，就偷偷告訴了各位兒子，兒子們也醒悟了，就讓王賈進來。王賈拜吊完了，就對着靈帳說：「聽說姨母死了之後很有神，說話和原先一樣，現在我特意來拜謁姨母，姨母爲什麼不和我說話呢？」靈帳裏沒有動靜。王賈又請求說：「我現在是特意來拜謁的，姨母要是不說話，我就不走了，在這裏住定了！」妖怪知道不能迴避，就在靈帳中說道：「外甥你近來好嗎？哪裏想到，分別之後，活人和死人就隔開了。你沒有忘了我，還能來看我，我感謝的心情簡直沒法表達。」於是她便哭泣着述說，那聲音全都是姨母的聲音。兒子們聽了也都哭起來。姨母讓準備飲食，讓王賈坐在前面，斟上酒與她相對而飲，不住地獻殷勤。喝醉之後，王賈就請求說：「姨母既然是神仙，爲什麼不讓我看看你的樣子呢？」姨母說：「陰間和陽間的道路不一樣，爲什麼要見我呢？」王賈說：「姨母不能露出全身，就請露出半張臉來；不然，露出一隻手一隻腳也可以，如果不讓我看看，我也是堅決不離開。」妖怪被逼得實在沒有辦法，就伸出了左手。手指和原先一樣，還是姨母的手。兒子們又是一陣號泣。王賈就上前握住那隻手。姨母驚叫道：「外甥如此不禮貌，你們爲什麼還不動手？」未等兒子們上前，王賈就用力一拉那手，她便撲倒在地上，還哀叫着。他撲打她幾次便把她打死了，原來是一隻老狐狸。它已經現了原形，渾身沒有毛。王賈讓人用火把它燒了，靈帳中的話語再也沒有了。王賈到了婺州，因事來到東陽縣。縣令有個女兒，她患了妖魅病多年了，怎麼治也治不好。縣令把王賈請到家中，擺上茶和飲食招待他，但是不敢明說。王賈知道，對縣令說：「聽說你有個女兒得了妖魅病，我應當爲你除掉它。」於是王賈爲他們做了桃符，讓他們把桃符放到女兒的牀前。女兒見了桃符又哭又罵，不大一會兒就睡熟了。有一隻大狸貓被攔腰斬斷，死在牀下，於是病就好了。當時杜暹是婺州參軍，和王賈的職位相同，交情很厚。王賈和杜暹一起到洛陽出差，路過錢塘江，登上羅剎山，觀覽浙江潮。王賈對杜暹說：「大禹是真正的聖人，當年他治水的時候，所有的金櫃玉符都用來鎮壓河川溝渠了。如果這杭州城不鎮壓，不久就得陷下去。」杜暹說：「你怎麼知道？」王賈說：「這石下就是，咱們一塊去看看。」於是他讓杜暹閉上眼睛，他拉着杜暹的手，讓杜暹跳下。杜暹剛閉上眼睛，就已經來到水底了。那空處就像一處堂屋，有一個大石櫃，高一丈還多，鎖着。王賈打開那鎖，去掉櫃蓋，拉着杜暹的手登上去，一同進到櫃子裏。櫃子裏又有一個金櫃，有三尺高，用金鎖鎖着。王賈說：「玉符在這裏邊，但是世上凡人不應該看見它。」杜暹看完之後，王賈又拉住他的手，讓他跳出來。杜暹一跳便來到岸上了。等到二人的交情深了，王賈就對杜暹說：「你有當宰相的福氣，應當自己保重，珍愛。」於是王賈把杜暹將來都能當什麼官，以及杜暹的壽命，詳細地告訴了杜暹。杜暹後來做官的情況，完全和他講的一樣。後來王賈來到吳郡停船，王賈的女兒夭亡了。僅五歲。作母親的撫摸着女兒悲傷地慟哭，但是王賈不哭。杜暹很敬重王賈，逐個地和他的妻子兒女相見，親如一家。於是王賈當着妻子的面對杜暹說：「我是第三重天上的人，因爲犯了罪，才被謫貶爲凡人二十五年。現在已期滿，後天就得走了。這個女孩也不是我的孩子，所以她早早就死了。妻子崔氏也不是我的妻子。她是吉州別駕李乙的妻子。因爲時候未到，李乙沒能娶她。因爲世人也應該有妻室，所以司命神暫且把她嫁給我爲妻。現在我在人間的期限已經到了，妻子應該歸還李乙。李乙有做三品大官的福氣，而且可以做好幾任，將有五個兒子。當然，世人是不知道這些的。那麼，爲什麼還要哭呢？」他的妻子早知丈夫神奇，就止住哭聲請求道：「我正年輕，你怎麼忍心拋棄我？況且大熱天走在路上，如此孤單！請把我送到洛陽，就能有地方住下歇息。走路的人還應該互相憐憫，何況是很好的夫妻呢？你爲什麼忽然就要遺棄我呢？」王賈笑而不答。於是他讓人做了棺材，把死了的女兒裝到棺材裏，放到船上，又把自己的身後事囑咐杜暹說：「我死後，做白色棺材，漆好中間的縫隙，送到祖先的塋地，和女兒埋到一個墳墓裏。裝入棺材就要出發。如果到了宋州，崔氏的伯父在宋州任別駕，應當留下他的侄女，要聽從他。到了冬初，李乙一定會因爲考覈官吏到京城來，和崔氏的伯父相見。他是崔氏伯父的老朋友，因而就會求婚。崔別駕把侄女嫁給李別駕爲妻，這事已經肯定了。」杜暹認爲只好這樣。王賈的妻子日夜哭泣，請求他多留些日子再走。他始終不答應。到了這一天，他洗頭洗身，換了新衣服。天將黑的時候，他把杜暹找來，面對面地交談。過了一會兒他就躺下，於是就死了。杜暹哭得很厲害，爲他穿了朋友的孝服，按照他的要求裝殮了他。走到宋州，崔別駕果然留他的侄女住下。杜暹來到臨安，就厚葬了王賈和他的女兒。那年冬天，李乙來到宋州，向崔別駕求婚，崔別駕就把侄女嫁給了他。杜暹後來作了宰相，他在京中京外做官的情形，全都像王賈預言的那樣。

顏真卿

顏真卿字清臣，琅琊臨沂人也，北齊黃門侍郎之推五代孫。幼而勤學，舉進士，累登甲科。真卿年十八九時，臥疾百餘日，醫不能愈。有道士過其家，自稱北山君，出丹砂粟許救之，頃刻即愈，謂之曰：「子有清簡之名，已志金臺，可以度世，上補仙宮，不宜自沉於名宦之海；若不能擺脫塵網，去世之日，可以爾之形煉神陰景，然後得道也。復以丹一粒授之，戒之曰：「抗節輔主，勤儉致身，百年外，吾期爾於伊洛之間矣。」真卿亦自負才器，將俟大用；而吟閱之暇，常留心仙道。既中科第，四命爲監察御史，充河西隴左軍城覆屯交兵使。五原有冤獄，久不決。真卿至，辨之。天時方旱，獄決乃雨，郡人呼爲御史雨。河東有鄭延祚者，母卒二十九年，殯於僧舍堙垣地。真卿劾奏之。兄弟三十年不齒，天下聳動。遷殿中侍御史武部員外。楊國忠怒其不附己，出爲平原太守。安祿山逆節頗著，真卿託以霖雨，修城浚壕，陰料丁壯，實儲廩。佯命文士泛舟，飲酒賦詩。祿山密偵之，以爲書生，不足虞也。無幾，祿山反，河朔盡陷，唯平原城有備焉，乃使司兵參軍馳奏。玄宗喜曰：「河北二十四郡，唯真卿一人而已。朕恨未識其形狀耳。」祿山既陷洛陽，殺留守李憕，以其首招降河北。真卿恐搖人心，殺其使者，乃謂諸將曰：「我識李憕，此首非真也。」久之爲冠飾，以草續支體，棺而葬之。祿山以兵守土門。真卿兄杲卿，爲常山太守，共破土門。十七郡同日歸順，推真卿爲帥，得兵二十萬，橫絕燕趙。詔加戶部侍郎平原太守。時清河郡客李萼，謁于軍前。真卿與之經略，共破祿山黨二萬餘人於堂邑。肅宗幸靈武，詔授工部尚書御史大夫。真卿間道朝於鳳翔，拜憲部尚書，尋加御史大夫。彈奏黜陟，朝綱大舉。連典蒲州、同州，皆有遺愛。爲御史唐實所構，宰臣所忌。貶饒州刺史。復拜升州浙西節度使，徵爲刑部尚書。又爲李輔國所譖，貶蓬州長史。代宗嗣位，拜利州刺史，入爲戶部侍郎，荊南節度使，尋除右丞，封魯郡公。宰相元載，私樹朋黨，懼朝臣言其長短，奏令百官凡欲論事，皆先白長官，長官白宰相，然後上聞。真卿奏疏極言之乃止。後因攝祭太廟，以祭器不修言於朝。元載以爲誹謗時政，貶硤州別駕，復爲撫州湖州刺史。元載伏誅，拜刑部尚書。代宗崩，爲禮儀使。又以高祖已下七聖，諡號繁多，上議請取初諡爲定，爲宰相楊炎所忌，不行。改太子少傅，潛奪其權。又改太子太師。時李希烈陷汝州，宰相盧杞，素忌其剛正，將中害之。奏以真卿重德，四方所瞻。使往諭希烈，可不血刃而平大寇矣。上從之。事行，朝野失色。李勉聞之，以爲失一國老，貽朝廷羞，密表請留。又遣人逆之於路，不及。既見希烈，方宣詔旨，希烈養子千餘人，雪刃爭前欲殺之。叢繞詬罵，神色不動。希烈以身蔽之，乃就館舍。希烈因宴其黨，召真卿坐觀之。使倡優讟朝政以爲戲。真卿怒曰：「相公人臣也，奈何使小輩如此。」遂起。希烈使人問儀制於真卿。答曰：「老夫耄矣，曾掌國禮，所記者諸侯朝覲禮耳。」其後，希烈使積薪庭中，以油沃之。令人謂曰：「不能屈節，當須自燒。」真卿投身赴火。其逆黨救之。真卿乃自作遺表、墓誌、祭文，示以必死。賊黨使縊之，興元元年八月三日也。年七十七。朝廷聞之，輟朝五日，諡文忠公。真卿四朝重德，正直敢言，老而彌壯。爲盧杞所排，身殃於賊，天下冤之。《別傳》雲，真卿將縊，解金帶以遺使者曰：「吾嘗修道，以形全爲先。」吾死之後，但割吾支節血，爲吾吭血，以紿之，則吾死無所恨矣。」縊者如其言。既死，復收瘞之。賊平，真卿家遷喪上京。啓殯視之，棺朽敗而屍形儼然，肌肉如生，手足柔軟，髭發青黑，握拳不開，爪透手背。遠近驚異焉。行及中路，旅櫬漸輕，後達葬所，空棺而已。《開天傳信記》詳而載焉。《別傳》又云，真卿將往蔡州，謂其子曰：「吾與元載俱服上藥，彼爲酒色所敗，故不及吾。此去蔡州，必爲逆賊所害，爾後可迎吾喪於華陰，開棺視之，必異於衆。」及是開棺，果睹其異。道士邢和璞曰：「此謂形仙者也。雖藏於鐵石之中，煉形數滿，自當擘裂飛去矣。」其後十餘年，顏氏之家，自雍遣家僕往鄭州，徵莊租，回及洛京，此僕偶到同德寺，見魯公衣長白衫，張蓋，在佛殿上坐。此僕遽欲近前拜之。公遂轉身去。仰觀佛壁，亦左右隨之。終不令僕見其面。乃下佛殿，出寺去。僕亦步隨之，徑歸城東北隅荒菜園中。有兩間破屋，門上懸箔子。公便揭箔而入。僕遂隔箔子唱喏。公曰：「何人？」僕對以名。公曰：「入來。」僕既入拜，輒擬哭。公遽止之。遂略問一二兒侄了。公探懷中，出金十兩付僕，以救家費，仍遣速去，「歸勿與人說。後家內闕，即再來。」僕還雍，其家大驚。貨其金，乃真金也。顏氏子便市鞍馬，與向僕疾來省覲，復至前處，但滿眼榛蕪，一無所有。時人皆稱魯公尸解得道焉。（出《仙傳拾遺》及《戎幕閒譚》、《玉堂閒話》）

【譯文】

顏真卿字清臣，是琅琊臨沂人。他是北齊時黃門侍郎顏之推的第五代孫子。他很小的時候就勤奮學習。他參加進士考試，多次都考及格了。他十八九歲的時候，躺在牀上病了一百多天，治也治不好。有一個道士從他家門前路過，自稱是北山君。北山君拿出幾顆米粒大小的丹砂來救他，他頃刻之間就痊癒了。道士對他說：「你有清正簡樸的美名，已經記在黃金臺上，可以度世成仙，到天上去做仙官，不應該自己沉淪在名宦的大海里。如果你不能擺脫塵世的大網，去世的那天，可以用你的形骸煉神陰景，然後得道成仙。」道士又交給他一粒丹藥，警告他說：「堅持節操輔佐君主，一定要勤儉，有獻身精神。一百年之後，我在伊水和洛水之間等你。」顏真卿也自負才氣，等待着自己被重用。他學習的餘暇，常常留心仙道。考中進士之後，多次被命爲監察御史，充當河西隴左軍城覆屯交兵使。五原縣有一起冤獄，久久不能判決。顏真卿來到五原，辨別這起冤案。當時天氣正旱，冤案解決之後天就下了雨，郡中人都稱這雨爲御史雨。河東有一個叫鄭延祚的人，他母親死了二十九年了，埋葬在寺廟外面的牆下，顏真卿向皇帝檢舉了鄭延祚的罪狀，鄭家兄弟三十年被人看不起。天下人都對他表示敬重。後來他被任命爲殿中侍御史武部員外，楊國忠恨他不附屬自己，把他弄出京城作了平原太守。安祿山叛逆大唐的野心很明顯，顏真卿以連連下雨爲藉口，修城牆，挖溝壕，暗中招兵買馬，儲備糧草，假意與文士泛舟水上，飲酒賦詩。安祿山祕密地偵察他，認爲他是一介書生，不足爲憂。不久，安祿山反了，黃河以北全部淪陷，只有平原城有所準備，派司兵參軍騎馬到京城報告。唐玄宗高興地說：「黃河以北二十四郡，只有顏真卿這麼一個有用的人罷了！我真恨自己不瞭解這個人。」安祿山攻下洛陽之後，殺了留守李憕，用李憕的首級在黃河以北招降其他唐將。顏真卿怕動搖人心，殺了安祿山派來的使者，對將領們說：「我認識李憕，這個首級不是真的。」過些時候他爲李憕弄來帽子、飾物，用草做一個假肢體，裝到棺材裏埋葬了。安祿山派兵守住土門。顏真卿的哥哥顏杲卿是常山太守，他和顏真卿共同攻破了土門，十七個郡同一天歸順了大唐，推舉顏真卿做元帥，得到軍隊二十萬人。他指揮部隊縱橫燕趙一帶。皇帝下詔書封他爲戶部侍郎平原太守。當時清河郡的李萼，在軍前拜謁，顏真卿與他共同謀劃，一起在堂邑打敗了安祿山的兩萬多人。唐肅宗在靈武時，下令封他爲工部尚書御史大夫。顏真卿走偏僻的小道到鳳翔朝見天子，天子又拜他爲憲部尚書，不久又加封御史大夫。他每每彈劾、稟奏，使不稱職的被貶，使有才幹的升職，使朝綱大振。他連年治理蒲州和同州，都有仁愛遺留於後世。後來他被御史唐實陷害，又受到宰相的忌妒，被貶爲饒州刺史，又被任命爲升州浙西節度使，徵召爲刑部尚書。後來又被李輔國誹謗，貶爲蓬州長史。唐代宗繼位，他被拜爲利州刺史，回京做了戶部侍郎、荊南節度使，不久又做了右丞相，封爲魯郡公。宰相元載，私立朋黨，他怕朝臣們揭發他的問題，就向皇帝奏請，文武百官凡是要向皇上彙報事情的，都要先向自己的長官說明，長官再向宰相說明，然後再奏明皇上。顏真卿上疏堅決反對元載的主張，元載纔沒有得逞。後來顏真卿主持祭太廟，在朝廷中談論祭器不完整不齊全，元載認爲這是誹謗朝政，貶他爲硤州別駕。後來又做了撫州湖州刺史。元載被誅殺之後，顏真卿又被拜爲刑部尚書。代宗駕崩的時候，顏真卿是禮儀使。又因爲唐高祖以下的七位皇帝，諡號繁多，他上疏議請取初諡的爲準，被宰相楊炎忌妒，沒被採納，改任他爲太子少傅，暗中奪了他的權。後來又改爲太子太師。當時李希烈攻破了汝州，宰相盧杞平常就忌恨顏真卿的剛正，要趁機陷害他，就上奏說顏真卿德高望重，四方敬仰，讓他去說服李希烈，可以不動刀槍不流血而平定強敵。皇上聽了盧杞的話，事情開始推行，朝野人士全部大驚失色。李勉聽說之後，認爲這是失去一位國老，給朝廷帶來恥辱，祕密地上奏章請求留下顏真卿。又派人到路上去截住顏真卿，沒有來得及。顏真卿見了李希烈之後，正宣讀詔書，李希烈的養子等一千多人亮出兵刃爭先恐後地要殺他，圍繞在四周罵他。他神色不動。李希烈用身體蔽護他，把他安置到館舍裏。李希烈宴請朋黨，讓顏真卿坐在那裏觀看。李希烈讓演唱藝人攻擊朝政當戲唱，顏真卿憤怒地說：「你也是人臣，怎麼能讓小輩們這樣！」於是他就站了起來。李希烈讓人向顏真卿問朝廷的禮儀制度，顏真卿回答說：「我老了，雖然曾經掌管過國禮，但是所記的都是諸侯朝覲的禮儀罷了。」後來，李希烈讓人在院子堆積了柴薪，澆上油，讓人對顏真卿說：「你不投降，就燒死你！」顏真卿自己跳到火裏去。那些叛賊把他救出來，顏真卿就自己作了和皇帝決別的奏章、墓誌銘和祭文，用來表示自己必死的決心。叛賊就把他吊死了。那天是興元元年八月三日，享年七十七歲。朝廷聽到這一消息之後，停止辦公五天，諡號文忠公。顏真卿是四朝元老，德高望重，正直敢言，老當益壯，被盧杞排擠，死在叛賊之手，是天下的奇冤。《別傳》說，顏真卿將要被吊死的時候，解下金帶送給使者說：「我曾經修煉過道術，以保全軀體爲重恨了。」來勒他的人按他的話做了，勒死之後又埋葬了他。叛賊被平定之後，顏真卿家把顏真卿遷葬上京，打開棺材一看，棺材朽爛了，但是他的軀體還是原來那樣，肌肉象活人，手腳很柔軟，鬍鬚頭髮青黑，拳握着，手指甲透過手背。遠近的人都感到驚奇。走在半路上，感到棺木越來越輕。後來到了下葬的地方，打開一看，是一口空棺而已。《開天傳信記》詳細地記載了這件事。《別傳》又說，顏真卿有一次要到蔡州去，對他兒子說：「我和元載都服用天藥，他的藥力被酒色破壞了，所以不如我。我這次去蔡州，一定會被逆賊殺害。你以後可以把我接回來埋葬到華陰。打開棺材看看，肯定與衆不同。」等到打開棺材一看，果然與衆不同。道士邢和璞說：「這就是我們平常所說的成仙啊！雖然藏在鐵石之中，但是修煉的時日已滿，自然會裂開而飛去。」十幾年之後，顏真卿家從雍州派一個僕人到鄭州去收租，回來的時候走到洛京，這個僕人偶然來到同德寺，見顏真卿穿着白色的長衫，開着傘，坐在佛殿上。這個僕人急忙上前，想要參拜。顏真卿卻轉身離開了。他仰着頭看佛寺的牆壁。僕人就或左或右地跟在他後邊，但他始終不讓僕人看到他的臉。過一會兒他就走下佛殿，出門而去。僕人也一步一步地跟着他。他徑直回到城東北角的荒菜園中。園中有兩間破屋，門上懸掛着簾子。顏真卿便挑簾走了進去。僕人就隔着簾子行禮，並出聲致敬。顏真卿說：「你是誰？」僕人說出了自己的名字。顏真卿說：「進來吧！」僕人進去之後，拜見完了就想哭，顏真卿急忙制止了他。於是顏真卿就大略問了問兒子侄兒的情況。他從懷中掏出十兩黃金交給僕人，讓僕人帶回去補助一下家用，還打發僕人趕快離開，囑咐他回去之後不要對別人講，以後家裏有困難，可以再來。僕人回到雍州，顏家全家大驚。去賣那黃金，竟然是真正的黃金。顏氏子孫便買了鞍馬，和那個僕人一起飛馳而來探望。又到了以前那個地方，卻只剩下了滿眼的榛蕪，其餘什麼也沒有。當時的人們都說顏真卿尸解成仙了。

卷第三十三 神仙三十三

韋弇 申元之 馬自然 張巨君

韋弇

韋弇字景照。開元中，舉進士下第，遊蜀。時將春暮，勝景尚多，與其友尋花訪異，日爲遊宴。忽一旦有請者曰：「郡南十里許，有鄭氏林亭，花卉方茂，有出塵之勝，願偕遊焉。」弇喜，遂與俱。果南十里，得鄭氏亭焉。端室巍巍，橫然四峙，山門花闢，曲徑煙矗。眙而望之，不暇他視，真塵外景也。俄而延弇升巨享之上。迴廊環構，飾以珠玉，殆非人世所有。即引見仙子十數，左右侍衛，華裾靚妝，亦非常世所睹。中有一人與弇語，弇遍拜且詰之。美人曰：「聞吾子西遊蜀都，歷訪佳景，春煦將盡，花卉芳妍，願聊奉一醉，無以延款爲疑也。」既坐，即張樂飲酒。其陳設餚膳，奇味珍果，既非世之所嘗；金石絲竹，雅音清唱，又非世之所聞。弇乘間問曰：「某自上國曆二京，至於帝宅尊嚴，侯家繁盛，莫不見之。今之所睹，故不可偕矣。然女郎何爲若此之貴耶？」美人曰：「餘非人間人，此蓋玉清仙府也。適欲奉召，假以鄭氏之亭耳。餘有新曲，名曰《紫雲》，今天子奉尚神仙之道，餘以此樂授於吾子，而貢於聖唐之君，以此相托，可乎。」弇曰：「某一儒生耳，在長安中。區區於九陌，以幹一名。望天子門不可見；又非知音者，若將貢新曲，固不可爲也。」美人曰：「君既不能，餘當寓夢而授於天子。然子已至此，亦道分使然，願以三寶爲贈。子其售之，可畢世之富也。」飲畢，命侍者出一杯，謂之碧瑤杯，光瑩洞徹。又出一枕，謂之紅蕤枕，似玉而慄，其文微紅，而光彩瑩朗。又出一紫玉函，似布，光彩甚於玉。俱授於頔。拜而謝之，即別去。行未及一里，回顧失向亭臺，但荒榛而已。遂挈寶入長安。明年復下第，東遊廣陵，胡商詣弇，以訪其寶。出而示之。胡人拜而言曰：「此玉清真人之寶，千萬年人無見者，信天下之奇貨矣。」以數十萬金易而求之。弇以大富，因築室江都，竟不求聞達，亦不知所終焉。後數年，玄宗夢神仙十餘人，持樂器集於庭，奏曲以授，請爲中原正始之音，曲名《紫雲》。既晨興，即以玉笛吹而習之，傳於樂府。此乃符籙之所遇，欲使弇上奏之曲也。（出《神仙感遇傳》）

【譯文】

韋弇，字景照。開元年間，他參加進士考試沒有考中，在蜀地遊覽。當時正是暮春的季節，勝景還挺多。他和朋友們尋花訪勝，天天在野外飲宴。忽然一天早晨有人來請他，說：「郡南十里左右，有一個鄭氏林亭，花草正茂盛，有超出塵世的美景，請和我一塊去遊一遊。」韋弇很高興，就和他一塊去了。果然，向南走了十里，看到鄭氏亭子。那亭子正屋很高，屋檐橫在空中，與四面對峙着。山門開在花叢之中，彎彎的小路，直直的炊煙，抬眼望去，無暇看別處，果真是塵世之外的美景。不一會兒請韋弇到巨亭上去。一看，彎曲的走廊環形的建築，用珠玉裝飾着，幾乎不是人間能有的。那人就領他去見十幾個仙女。站立在左右的侍衛，衣着華麗，妝扮漂亮，也不是人世間常可見到的。其中有一位美人和韋弇說話，韋弇逐個拜見她們，並且向她們問話。美人說：「聽說你向西遊覽了蜀都，觀賞了許多美景，春天的溫煦即將過去，花草吐芳爭妍，願意暫且陪你喝杯酒，希望你不要因盛情款待有什麼疑慮。」落座之後，就開始奏樂，喝酒。那餐桌上的佳餚美膳、奇味珍果，不是人間所能嚐到的；那美妙的音樂，也不是人間所能聽到的。韋弇找了一個機會問道：「我從京都經過二京，皇帝住宅的尊嚴，公侯之家的繁盛，我沒有沒見過的。但是現在所見到的，根本不能相提並論了，女郎爲什麼如此富貴呢？」美人說：「我不是人間的人。這裏是玉清仙府。剛纔想要叫你來，假說這裏是鄭氏之亭罷了。我有一支新樂曲，名叫《紫雲》。當今的天子崇尚神仙之道，我把這支樂曲教給你，你捎給唐朝天子，把這事託付給你，可以嗎？」韋弇說：「我是一個普通書生罷了，在長安城中，只是一個區區小人物站在大道上。以這樣的條件求取一點功名，望天子的門都不可能望見，又不是個懂音樂的，如果想把新樂曲送到宮中去，根本是做不到的。」美人說：「你既然辦不到，我會託夢傳授給天子。但是你既然來到這裏，這也是修道的緣分造成的，我願把三樣寶物送給你。你把這三樣東西賣了，可以過一輩子好日子。」喝完酒，美人讓侍者拿出來一隻杯子，叫做「碧瑤杯」。這杯子光亮晶瑩，玲瓏剔透。又拿出來一個枕頭，叫做「紅蕤枕」。這枕頭象玉的，卻是栗子色，它的花紋微紅。它也晶瑩明亮。又拿出來一個紫色的玉匣，象布，光彩比玉石還強。美人把三樣東西全交給韋弇。韋弇下拜表示謝意，就離開了。走了不到一里地，回頭一看，剛纔的亭臺全都不見了，只有荒草荊榛而已。於是韋弇拿着三樣寶貝回到長安。第二年，他又落第了，就向東到廣陵遊歷。一位胡商到韋弇這兒來，是來訪求那些寶貝的。韋弇拿出來給胡商看，胡人下拜說：「這是玉清真人的寶物，千百年來，沒有人看到，的確是天下的奇貨了！」胡人用幾十萬金買了去，韋弇因此成爲鉅富。於是他在江都蓋了房子，一直不再求取功名，也不知他到底如何了。幾年後，唐玄宗夢見十幾個仙女，拿着樂器會集在庭院裏，演奏一支樂曲，傳授給他，請求把這支曲子作爲中原最基本的音樂，曲名叫《紫雲》。早晨醒來之後，他用笛子吹奏練習，並傳授給樂府。這就是韋弇遇到的，要讓韋弇捎給皇上的那支曲子。

申元之

申元之，不知何許人也。遊歷名山，博採方術，有修真度世之志。開元中，徵至，止開元觀，恩渥愈厚。時又有邢和璞、羅公遠、葉法善、吳筠、尹愔、何思達、（明抄本「達」作「遠」）史崇、尹崇、祕希言，佐佑玄風，翼戴聖主。清淨無爲之教，昭灼萬寯。雖漢武、無魏之崇道，未足比方也。帝遊溫泉，幸東洛，元之常扈從焉。時善譚玄虛之旨，或留連論道，動移晷刻。惟貴妃與趙雲容宮嬪三五人，同侍宸御，得聆其事。命趙雲容侍茶藥。元之愍其恭恪。乘間乞藥，少希延生。元之曰：「我無所惜，但爾不久處世耳。」懇拜乞之不已，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況侍奉大仙，不得度世，如索手出於寶窟也。惟天師哀之。」元之念其志切，與絳雪丹一粒。曰：「汝服此丹，死必不壞。可大其棺，廣其穴，含以真玉，疏而有風，魂不蕩散，魄不清壞，百年後還得復生。此太陰煉形之道，即爲地仙。復百年，遷居洞天矣。」雲容從幸東都，病於蘭昌宮，貴妃憐之，因以此事白於貴妃。及卒後，宦者徐玄造如其所請而瘞之。元和末百年矣，容果再生。元之尚來往人間，自號田先生。識者雲：「元之魏時人，已數百歲矣。」（出《仙傳拾遺》）

【譯文】

不知道申元之是什麼地方人。他遊歷名山，博採方術，有修道成仙的志願。開元年間，皇帝把他徵召到京城，讓他住在開元觀，對他施恩更多了。當時又有邢和璞、羅公遠、葉法善、吳筠、尹愔、何思達、史崇、尹崇、祕希言等領導着道家的義理風尚，保衛擁戴着聖主。這一時期的道教，顯赫全天下，即使是漢武帝和後魏那樣的推崇道教，也不能與這時候相比。皇帝到溫泉遊覽，到東洛去遊玩，申元之常常隨從一塊去。那時他善於談論玄妙虛無的旨要，有時候談論起道教來就留連忘返，動不動就過了時辰。只有楊貴妃、趙雲容等三五個嬪妃，同時侍奉在皇帝身邊，能夠聽到他講的這些事。皇上讓趙雲容爲申元之侍奉茶和藥，申元之見她對自己很恭敬，很謹慎，就很可憐她。她趁機向申元之求藥，希望延長壽命。申元之說：「我沒有什麼捨不得的，只是你不能長久地活在世上了。」趙雲容一個勁地乞求，她說：「早晨聽講了道理，晚上死了也值得！況且我侍奉你這位大仙，不能度世成仙，就像空着手從寶窟裏走出來。希望天師可憐可憐我！」申元之念她心情迫切，給她一粒絳雪丸，對她說：「你吃了這粒丹藥，死後一定不會腐爛。可以做一口大棺材，挖一個大墓穴，口中銜一塊真玉，讓穴中寬敞而通風，這樣你的魂魄就不能蕩散潰壞。一百年之後你還能活，這是太陰煉形的道術，也就是地仙。再過一百年，就可以遷居洞天仙府了。」趙雲容陪伴皇帝到東都去，病在蘭昌宮。楊貴妃很可憐她，於是她就把這事告訴了楊貴妃。等到她死後，太監徐玄造按照她說的那樣埋葬了她。到元和末年滿一百年了，趙雲容果然又活了。申元之還往來於人間，自號田先生。認識他的人說，申元之是魏時的人，已經幾百歲了。

馬自然

馬湘字自然，杭州鹽官人也。世爲縣小吏，而湘獨好經史，攻文學，治道術。遍遊天下，後歸江南，而嘗醉於湖州，墜霅溪，經日方出，衣不沾溼，坐於水上而言曰：「適爲項羽相召飲酒，欲大醉，方返。」溪濱觀者如堵。酒氣猶沖人，狀若風狂。路人多隨看之。又時復以拳入鼻，及出拳，鼻如故。又指溪水令逆流食頃，指柳樹令隨溪水來去，指橋令斷復續。後遊常州，會唐宰相馬植謫官，量移常州刺史。素聞湘名，乃邀相見，延禮甚異之。植問曰：「幸與道兄同姓，欲爲兄弟，冀師道術可乎？」湘曰：「相公何望？」植曰：「扶風。」湘曰：「相公扶風，馬湘則風馬牛。但且相知，無徵同姓。」亦言與植風馬牛不相及也。植留之郡齋，益敬之。或飲食次，植請見小術。乃於席上，以瓷器盛土種瓜，須臾引蔓，生花結實。取食衆賓，皆稱香美，異於常瓜。又於遍身及襪上摸錢，所出錢不知多少，擲之皆青銅錢，撒投井中，呼之一一飛出。人有收取，頃之復失。又植言此城中鼠極多。湘書一符，令人帖於南壁下，以箸擊盤長嘯。鼠成羣而來，走就符下俯伏。湘乃呼鼠，有一大者近階前。湘曰：「汝毛蟲微物，天與粒食，何得穿牆穴屋，晝夜擾於相公；且以慈憫爲心，未能盡殺，汝宜便相率離此。」大鼠乃回，羣鼠皆前，若叩搕謝罪。遂作隊莫知其數，出城門去。自後城內更絕鼠。後南遊越州，經洞巖禪院。僧三百方齋，而湘與婺州永康縣牧馬巖道士王知微及弟子王延叟同行。僧見湘單僑箕踞而食，略無揖者。但資以飯，湘不食。促知微、延叟急食而去。僧齋未畢，乃出門。又促速行。到諸暨縣南店中，約去禪院七十餘里。深夜，聞尋道士聲。主人遽應，此有三人。外面極喜，請於主人，願見道士。及入，乃二僧但禮拜哀鳴雲：「禪僧不識道者，昨失迎奉，致貽譴責，三百僧到今下牀不得。某二僧主事不坐，所以得來。固乞舍之。」湘唯睡而不對。知微、延叟但笑之。僧愈哀乞。湘乃曰：「此後無以輕慢爲意。回去入門，坐僧當能下牀。」僧回果如其言。湘翌日又南行。時方春，見一家好菘菜，求之不能得。仍聞惡言。命延叟取紙筆。知微遂言：「求菜見阻，誠無訟理；況在道門，詎宜施之。」湘笑曰：「我非訟者也，作小戲耳。」於是延叟授紙筆。湘畫一白鷺，以水噀之，飛入菜畦中啄菜。其主趕起，又飛下再三。湘又畫一猧子，走趕捉白鷺，共踐其菜。一時碎盡止。其主見道士嘻笑，曾求菜致此。慮復爲他術，遂來哀乞。湘曰：「非求菜也，故相戲耳。」於是呼鷺及犬，皆飛走投入湘懷中。視菜如故，悉無所損。又南遊霍桐山，入長溪縣界，夜投旅舍宿。舍少而行旅已多。主人戲言「無宿處，道士能壁上睡，即相容。」已逼日暮，知微、延叟切於止宿。湘曰：「爾但於俗旅中睡，而湘躍身樑上。」以一腳掛梁倒睡。適主人夜起，燭火照見。大驚異。湘曰：「樑上猶能，壁上何難？」俄而入壁，久之不出。主人拜謝。移知微、延叟入家內淨處安宿。及旦，主人留連。忽失所在。知微、延叟前行數里，尋求已在路傍。自霍桐回永康縣東天寶觀駐泊。觀有大枯松，湘指之曰：「此松已三千餘年，即化爲石。」自後松果化爲石。忽大風雷震，石倒山側，作數截。會陽發自廣州節度責授婺州，發性尚奇異，乃徙兩截就郡齋，兩截致之龍興寺九松院。各高六七尺，徑三尺餘，其石松皮鱗皴，今猶存焉。或人有疾告者。湘無藥，但以竹柱杖打痛處；腹內及身上百病，以竹杖指之，口吹杖頭如雷鳴，便愈。有患腰腳駝曲，柱杖而來者，亦以竹柱杖打之，令放柱杖，應手便伸展。時有以財帛與湘者，推讓不受；固與之，復散與貧人。所遊行處，或宮觀巖洞，多題詩句。其登杭州秦望山詩曰：「太乙初分何處尋，空留歷數變人心。九天日月移朝暮，萬里山川換古今。風動水光吞遠嶠，雨添嵐氣沒高林。秦皇謾作驅山計，滄海茫茫轉更深。」復歸故鄉省兄。適兄出，嫂侄喜叔歸。湘告曰：「我與兄共此宅。歸來要明此地，我唯愛東園耳。」嫂異之曰：「小叔久離家。歸來兄猶未相面，何言分地。骨肉之情，必不忍如此。」駐留三日，嫂侄訝不食，但飲酒而已。待兄不歸，及夜遽卒。明日兄歸，問其故。妻子具以實對』兄感慟，乃曰：「弟學道多年，非歸要分宅，是歸託化於我，以絕思望耳。」乃棺斂。其夕棺訇然有聲，一家驚異，乃窀穸於園中。時大中十年也。明年，東川奏劍州梓桐縣道士馬自然，白日上升。湘於東川謂人曰：「我鹽官人也。」敕浙西道杭州覆視之，發冢視棺，乃一竹枝而已。（出《續仙傳》）

【譯文】

馬湘，字自然，是杭州鹽官人。他家世代是縣裏的小官吏，只有他喜歡經史，鑽研文學，研究道術。他遍遊天下，後來回到江南。他曾經在湖州因爲喝醉了掉到霅溪裏，經過一天之後纔出來，衣服卻沒溼。他坐在水面上說：「剛纔我被項羽叫去喝酒，要喝醉的時候纔回來。」溪邊圍觀的人像牆一樣。他的酒氣還衝人，他那樣子像瘋子一樣，走路的人多數都跟着看他。他又時不時地把拳頭探進鼻子裏，等到把拳頭拽出來，鼻子和原來一樣。他又指着溪水，讓水倒流了一頓飯的工夫。他指着一棵柳樹，讓柳樹隨着溪水流來流去。他指着橋，讓橋斷了再接上。後來他到常州遊覽，趕上唐朝宰相馬植貶官，遇赦移到常州做刺史。他平常聽到過馬自然的名聲，就邀請他相見。馬植迎接他的禮儀很不平常。馬植道：「我有幸和你同姓，想和你結爲兄弟，希望向你學習道術，可以嗎？」馬自然說：「相公希望學會什麼？」馬植說：「我想要駕風飛行。」馬自然說：「你想要駕風，我和你就風馬牛不相及了。只要互相瞭解，不是同姓也一樣。」意思是說和馬植是風馬牛不相及。馬植把馬自然留在郡守的書房中住下，對他更敬重了。有時候喫飯的時候，馬植就請他露一手看看，他就在坐席上，用瓷器裝上土種瓜。不一會兒，瓜就長出蔓來，開花結果。把這瓜拿給大家喫，大家都說味道香美，和平常的瓜不一樣。他又在全身和襪子上摸錢，摸出來的錢不知有多少。往地上一扔，全是青銅錢。他把這些錢扔到井裏，一聲呼喚，錢就一枚一枚地飛出來。有的人撿到那錢，不大一會兒就又失去了。另外，馬植說這城裏老鼠特別多，馬自然就寫了一道符，讓人貼在南牆下，用筷子敲着盤子大叫，老鼠就一羣一羣地走來，走到符下趴伏在那裏。馬自然就呼叫老鼠。有一隻大的走近臺階前面來，馬自然說：「你們是毛蟲一類的小動物，天給你們糧食喫，怎麼能穿牆打洞，晝夜打擾馬相公呢？暫且以慈悲爲懷，不想全殺掉你們，你們應該立即一起離開這裏！」大老鼠就退了回去。羣鼠都走上前來，好像來叩拜謝罪。於是，不計其數的老鼠站成隊出東門而去。從此以後，城裏再沒有老鼠了。後來馬自然到越州遊覽，經過洞巖禪院，三百名和尚正在喫飯。馬自然和婺州永康縣牧馬巖道士王知微及弟子王延叟一塊來的，和尚們見了馬自然，傲慢不敬地單腿跪在那裏喫飯，沒有一個相讓的，只給飯喫。馬自然不喫，他催促王知微和王延叟快喫完離開。這時候和尚們還沒有喫完。他就走出門來，又催促王知微和王延叟快走。三人來到諸暨縣南的客棧，大約離開禪院已經七十多里。深夜，聽到有人找道士的聲音，主人急忙答應：「這裏有三個道士。」外面的人很高興，向主人請求，要見一見三位道士。等到進屋一看，原來是兩個和尚。兩個和尚只顧禮拜哀告說：「禪院的和尚不認識道士，昨天沒有好好迎接，以致遭到了譴責，三百個和尚到現在還下不了牀。我們兩個是主事，當時沒有同他們坐在一起喫飯，所以能來。」兩個和尚堅決請求把那些和尚放了，馬自然只睡覺不回答。王知微、王延叟只是笑。和尚更加哀求。馬自然說：「以後不要有輕慢待人的念頭。你二人回去，一進門那些和尚就能下地了。」兩個和尚回去，果然像馬自然說的那樣。馬自然第二天又往南走，當時正是春天，看到一家有好菘菜，他向人家要人家沒給他，還對他說了一些不好聽的話。馬自然就讓王延叟取來紙筆。王知微就說：「跟人家要菜人家不給，實在沒有責備人家的道理。況且咱們身處道門，哪能用這樣的辦法！」馬自然笑着說：「我不是要責備他們，開個小玩笑罷了。」於是王延叟交給他紙筆，他畫了一隻白鷺，用水一噴，白鷺就飛進菜畦裏啄菜。菜園主人把白鷺趕跑，它又多次飛回來。馬自然又畫了一隻小狗，小狗跑着追趕捉拿那白鷺，共同踐踏那些菜，一時間全都踐踏碎了才停止。那菜主見道士們嘻笑，又是曾經來要過菜的，擔心他們還有別的道術，就走過來哀求。馬自然說：「不是要菜，故意開玩笑罷了。」於是他就呼叫那白鷺和小狗。白鷺和小狗都投入他的懷中。再看那菜，完全和原來一樣，一點也沒有損壞。後來他們又向南遊歷霍桐山，走進長溪縣界內，夜裏到旅店裏投宿。房間少，旅客多，店主人開玩笑說沒地方住了，如果道士能在牆上睡，就可以容納。天已迫近日暮，王知微、王延叟急於住宿，馬自然說：「只要你們能住下就行。」而馬自然跳到樑上去，把一隻腳掛在樑上，倒掛着睡。恰巧店主人夜裏起來，用燭火照見了他。店主人非常驚奇。馬自然說：「在樑上我都能睡，在牆上睡又有什麼難的！」說着，他走進牆壁裏，老半天不出來。店主人立即下拜道歉，把王知微和王延叟請進來安置在安靜乾淨的地方睡下。等到天亮，店主人捨不得離開他們。馬自然忽然不知哪兒去了，王知微、王延叟往前走了幾里，一尋找，他已經等在路邊了。他們從霍桐回到永康縣東天寶觀住下。觀中有一棵大枯松，馬自然指着枯松說：「這棵松已經三千多年，很快就要變成石頭。」後來，這棵松樹果然變成石頭。忽然來了一陣大風和雷電，把石頭震倒在山側，摔成幾截。趕上陽發從廣州節度使改任婺州，陽發很好奇，就運回郡守府第裏兩截，還有兩截弄到了龍興寺的九松院，各都有六七尺高，直徑三尺多。那石頭像松樹皮那樣布有鱗皺，至今還在那裏。有的病人來求馬自然治病，馬自然沒有藥，只用竹柺杖擊打痛處。腹內和身上的各種病，用竹子柺杖指着，用口吹柺杖的一頭，柺杖發出雷鳴般的響聲，病便治好了。有患腰腳陀曲的，拄着柺杖來求他，他也是用竹柺杖擊打。然後，讓人家放下柺杖，當時便把腰腳伸展開來。時常有人送財物給馬自然，他總是推讓，不肯接受。如果硬給他，他就把這些財物再散發給窮人。他所遊歷過的地方，或者是宮觀，或者是巖洞，他題了許多詩句。他的《登杭州秦望山》詩說：「太乙初分何處尋，空留歷數變人心。九天日月移朝暮，萬里山川換古今。風動水光吞遠嶠，雨添嵐氣沒高林。秦皇謾作驅山計，滄海茫茫轉更深。」後來馬自然又回故鄉探望他的哥哥，恰巧哥哥出門不在家，嫂子和侄兒見他回來很高興。他說：「我和哥哥共有這個宅院，我回來是要把我的想法說明白，我只喜歡東園而已。」嫂子奇怪地說：「你離家這麼久，回來還沒見到你哥的面，怎麼就說分家的事？骨肉親情是一定不會忍心這樣做的。」他在家住了三天，嫂子和侄兒都對他只喝酒不喫飯感到驚訝。等哥哥不回來，到了晚上他就突然死了。第二天，哥哥回來了，問他是怎麼死的，嫂子便詳細地告訴了哥哥。哥哥又感動又悲痛，就說：「弟弟學道多年，回來不是要分宅子，是回來假託死在我面前，來斷絕我對他的思念罷了！」於是就把馬自然的屍體裝進棺材。那天晚上，棺材訇然有聲，全家人都感到驚異，就連夜在園中挖了墓穴把他埋葬了。當時是大中十年。第二年，東川向皇帝奏報說，劍州梓桐縣道士馬自然，大白天上升成仙。馬自然在東川對人說：「我是鹽官人。」皇上下令讓浙西道的杭州府調查這件事情。杭州府派人挖開馬自然的墳墓，打開棺材一看，棺材裏竟然只有一根竹枝而已。

張巨君

張巨君者，不知何許人也。時有許季山，得病不愈，清齋祭泰山請命，晝夜祈訴。忽有神人來問曰：「汝是何人？何事苦告幽冥？天使我來問汝，可以實對。」季山曰：「僕是東南平輿許季山，抱病三年，不知罪之所在，故到靈山，請決死生。」神人曰：「我是仙人張巨君，吾有《易》道，可以知汝禍祟所從。」季山因再拜請曰：「幸神仙迂降，願垂告示。」巨君爲筮卦。遇震之恆。初九、六二、六三。三爻有變。巨君曰：「汝是無狀之人，病安得愈？」季山曰：「願爲發之。」巨君曰：「汝曾將客行，爲父報仇，於道殺客，納空井中，大石蓋其上。此人訴天府，以此病謫汝者。」季山曰：「實有此罪。」巨君曰：「何爾耶？」季山曰：「父昔爲人所搏，恥蒙此以終身。時與客報之未能，客欲告怨主，所以害之。」巨君曰：「冥理難欺，汝自勤修。吾還山請命。季山漸愈。巨君傳季山筮，季山遂善於《易》；但不知求巨君度世之方，惜哉！（出《洞仙傳》）

【譯文】

不知道張巨君是什麼地方人。當時有一個叫許季山的人，得了病治不好，就清心素食祭祀泰山請求指示，不分晝夜地禱告。忽然有一位神人來問道：「你是誰？爲什麼事情苦苦地告訴幽冥？天派我來問你，你可以如實地回答。」許季山說：「我是東南平輿的許季山，有病三年了也沒治好，不知犯了什麼罪，所以來到有神靈的泰山，請求決定我的死活。」神人說：「我是仙人張巨君。我明白《易經》卦理，可以知道你的禍祟是從哪裏來的。」許季山於是連連下拜請求說：「多虧神仙降臨，請告訴我好嗎？」張巨君爲許季山算卦，遇上「震」卦變成「恆」卦，「初九」、「六二」、「六三」三爻符號有變化。張巨君說：「你是一個無理的人，病怎麼能好！」許季山說：「請爲我說明。」張巨君說：「你曾經和一位客人一塊走路，爲父報仇，在道上把那客人殺了，扔在井裏，井口蓋了一塊大石頭。這個人上天府告了你，天府就用這病來懲罰你。」許季山說：「我確實有這樣的罪行。」張巨君說：「爲什麼這樣呢？」許季山說：「我父親以前被人欺負過，他終身以此爲恥辱。當時我要和那客人一塊報仇，客人不幹，還要告訴我的仇人，所以我就殺了他。」張巨君說：「幽冥間的情理是很難欺騙的，你要自己注意勤奮修煉，我回去替你求情。」許季山的病漸漸好了。張巨君把卜筮的技藝傳給許季山，許季山於是便懂得《易經》，只是沒有學到張巨君度世成仙的祕方，可惜啊！

卷第三十四 神仙三十四

裴氏子 崔煒

裴氏子

唐開元中，長安裴氏子，於延平門外莊居，兄弟三人未仕，以孝義聞，雖貧好施惠。常有一老父過之求漿，衣服顏色稍異。裴子待之甚謹，問其所事。雲：「以賣藥爲業。」問其族。曰：「不必言也。」因是往來憩宿於裴舍，積數年而無倦色。一日謂裴曰：「觀君兄弟至窶，而常能恭己不倦於客，君實長者，積德如是，必有大福。吾亦厚君之惠，今爲君致少財物，以備數年之儲。」裴敬謝之。老父遂命求炭數斤，坎地爲爐，熾火。少頃，命取小磚瓦如手指大者數枚，燒之，少頃皆赤，懷中取少藥投之，乃生紫煙，食頃變爲金矣，約重百兩，以授裴子，謂裴曰：「此價倍於常者，度君家事三年之蓄矣。吾自此去，候君家罄盡，當復來耳。」裴氏兄弟益敬老父，拜之。因問其居。曰：「後當相示焉，訣別而去。」裴氏乃貨其金而積糧。明年遇水旱，獨免其災。後三年，老父復至，又燒金以遺之。裴氏兄弟一人願從學。老父遂將西去，數里至大白山西巖下，一大盤石，左有石壁。老父以杖叩之，須臾開。乃一洞天。有黃冠及小童迎接。老父引裴生入洞。初覺暗黑，漸即明朗，乃見城郭人物，內有宮闕堂殿，如世之寺觀焉。道士玉童仙女無數，相迎入，盛歌樂。諸道士或琴棋諷誦言論。老父引裴氏禮謁，謂諸人曰：「此城中主人也。」遂留一宿，食以胡麻飯、麟脯、仙酒。裴告歸。相與訣別。老父復送出洞，遺以金寶遣之。謂裴曰：「君今未合久住，且歸。後二十年，天下當亂。此是太白左掩洞，君至此時，可還來此，吾當迎接。裴子拜別。比至安史亂，裴氏全家而去，隱於洞中數年。居處仙境，鹹受道術。亂定復出。兄弟數人，皆至大官；一家良賤，亦蒙壽考焉。（出《原化記》）

【譯文】

唐朝開元年間，長安有一個姓裴的，在延平門外居住。他兄弟三人都沒有做官，因爲孝順老人爲人仁義而遠近聞名。他家雖然貧困，但是喜歡施捨。有一回一個老頭路過他家要水喝。這老頭的衣服、面色與常人略有不同。姓裴的對他很恭敬，很周到。姓裴的問老人是幹什麼的，老人說自己以賣藥爲業。他又問老人的家族如何，老人說不必講了。因此，這位老人來來往往經常住在裴家，好幾年之後裴家也沒有厭煩的表示。有一天，老人對姓裴的說：「我見你家裏極其貧困簡陋，而對客人能長期不疲倦地恭敬、照顧，你實在是一位長者。你積德如此，一定會有大福的。我也受到你很多恩惠，現在給你弄一點財物來，用來作爲今後幾年的儲備。」姓裴的表示感謝。老頭於是讓人找來幾斤炭，在地上挖了個坑當爐竈，點上火。不一會兒，又讓人拿來幾塊手指大小的磚瓦，放在火裏燒。片刻之間全都燒紅。老人從懷裏取出一點藥來扔到裏邊，火上冒出來一股紫煙，一頓飯的時間磚塊就變成金子了。金子的重量大約有一百兩，老人全給了姓裴的。老人說：「這些金子的價格，是一般金子的一倍，估計夠你家花用三年了。我現在要離開這裏，等到你家的金子用光了，我再來。」姓裴的兄弟們更加敬重老人。他們拜他，問他住在哪裏。老人說：「以後我會讓你們知道的。」說完，老人就告別而去。姓裴的就賣了黃金，買了許多糧食積存起來。第二年遇上水災旱災，只有他家沒受到飢餓。三年後，老頭又來了，又燒了些金子送給他們。裴氏兄弟中有一個願意跟着老頭學道，老頭就領着他往西去了。走了幾里，來到太白山的西巖下。這裏有一塊大磐石，右邊有石壁，老頭用柺杖敲了敲。磐石立刻就移開了，原來這是一個洞口，有道士和小童出來迎接。老頭領姓裴的走進洞中，一開始覺得黑暗，漸漸地變得明亮，就看到了城郭和人物。這裏面有殿堂宮闕，和人世間的寺觀差不多。這裏邊的道士、玉童、仙女，不計其數。姓裴的被迎了進去，歌聲樂聲大作，道士們有的彈琴，有的下棋，有的讀書，有的談論。老頭領着姓裴的見禮，對人們說：「這是長安城中的主人。」於是就留姓裴的住了一宿，拿胡麻飯給他喫，拿麟脯給他喫，還給他酒喝。姓裴的要回家，大家和他告別。老頭把他送出洞來，送給他一些金銀珠寶讓他上路，對他說：「你現在不應該久住，暫且回去，二十年之後，天下將會大亂，這是太白山左掩洞，你到了那個時候，可以自來這裏，我會迎接你的。」姓裴的拜謝告別。等到了安史之亂，姓裴的全家都去了，隱居在洞中好幾年。住在仙境中，全都學到了道術。叛亂平定之後，他們又出來居住，兄弟幾人都做了大官。這一家人，不管主人與僕人，全都得到長壽。

崔煒

貞元中，有崔煒者，故監察向之子也。向有詩名於人間，終於南海從事。煒居南海，意豁然也，不事家產，多尚豪俠。不數年，財業殫盡，多棲止佛舍。時中元日，番禺人多陳設珍異於佛廟，集百戲於開元寺。煒因窺之，見乞食老嫗，因蹶而覆人之酒甕。當壚者毆之。計其直僅一緡耳，煒憐之，脫衣爲償其所直。嫗不謝而去。異日又來告煒曰：「謝子爲脫吾難。吾善灸贅疣。今有越井岡艾少許奉子，每遇疣贅，只一炷耳，不獨愈苦，兼獲美豔。煒笑而受之。嫗倏亦不見。後數日，因遊海光寺。遇老僧贅於耳。煒因出艾試灸之，而如其說。僧感之甚，謂煒曰：「貧道無以奉酬。但轉經以資郎君之福祐耳。此山下有一任翁者，藏鏹鉅萬，亦有斯疾，君子能療之，當有厚報。請爲書導之。」煒曰：「然。」任翁一聞喜躍，禮請甚謹。煒因出艾，一爇而愈。任翁告煒曰：「謝君子痊我所苦，無以厚酬，有錢十萬奉子。幸從容，無草草而去。」煒因留彼。煒善絲竹之妙，聞主人堂前彈琴聲，詰家童。對曰：「主人之愛女也。」因請其琴而彈之。女潛聽而有意焉。時任翁家事鬼曰獨腳神，每三歲必殺一人饗之。時已逼矣，求人不獲。任翁俄負心，召其子計之曰：「門下客既不來，（明抄本無「不來」二字。）無血屬，可以爲饗。吾聞大恩尚不報，況愈小疾耳。」遂令具神饌。夜將半，擬殺煒，已潛扃煒所處之室，而煒莫覺。女密知之，潛持刃於窗隙間，告煒曰：「吾家事鬼，今夜當殺汝而祭之。汝可持此破窗遁去；不然者，少頃死矣。此刃亦望持去，無相累也。」煒恐悸汗流，揮刃攜艾，斷窗欞躍出，拔鍵而走。任翁俄覺，率家童十餘輩，持刃秉炬追之六七里，幾及之。煒因迷道，失足墜於大枯井中。追者失蹤而返。煒雖墜井，爲槁葉所藉而無傷。及曉視之，乃一巨穴，深百餘丈，無計可出。四旁嵌空宛轉，可容千人。中有一白蛇盤屈，可長數丈。前有石臼，巖上有物滴下，如飴蜜，注臼中，蛇就飲之。煒察蛇有異，乃叩首祝之曰：「龍王，某不幸，墜於此，願王憫之，幸不相害。因飲其餘，亦不飢渴。細視蛇之脣吻，亦有疣焉。煒感蛇之見憫，欲爲灸之，奈無從得火。既久，有遙火飄入於穴。煒乃燃艾，啓蛇而灸之，是贅應手墜地。蛇之飲食久妨礙，及去，頗以爲便，遂吐徑寸珠酬煒。煒不受而啓蛇曰：「龍王能施雲雨，陰陽莫測，神變由心，行藏在己，必能有道，拯援沉淪，儻賜挈維，得還人世，則死生感激，銘在肌膚，但得一歸，不願懷寶。」蛇遂咽珠，蜿蜒將有所適。煒遂載拜，跨蛇而去，不由穴口，只於洞中行，可數十里。其中幽暗若漆，但蛇之光燭兩壁。時見繪畫古丈夫，鹹有冠帶。最後觸一石門，門有金獸齧環，洞然明朗。蛇低首不進，而卸下煒。煒將謂已達人世矣。入戶，但見一室，空闊可百餘步，穴之四壁，皆鐫爲房室，當中有錦繡幃帳數間，垂金泥紫，更飾以珠翠，炫晃如明星之連綴。帳前有金爐，爐上有蛟龍鸞鳳、龜蛇鸞雀，皆張口噴出香菸，芳芬蓊欝。傍有小池，砌以金壁，貯以水銀鳧鷖之類，皆琢以瓊瑤而泛之。四壁有牀，鹹飾以犀象，上有琴瑟笙篁、鼗鼓柷敔，不可勝記。煒細視，手澤尚新。煒乃恍然，莫測是何洞府也。良久，取琴試彈之，四壁戶牖鹹啓，有小青衣出而笑曰：「玉京子已送崔家郎君至矣。」遂卻走入。須臾，有四女，皆古環髻，曳霓裳之衣。謂煒曰：「何崔子擅入皇帝玄宮耶？」煒乃舍琴再拜。女亦酬拜。煒曰：「既是皇帝玄宮，皇帝何在？」曰：「暫赴祝融宴爾。」遂命煒就榻鼓琴。煒乃彈胡笳。女曰：「何曲也？」曰：「胡笳也。」曰：「何爲胡笳？吾不曉也。」煒曰：「漢蔡文姬，即中郎邕之女也，沒於胡中，及歸，感胡中故事，因撫琴而成斯弄，像胡中吹笳哀咽之韻。」女皆怡然曰：「大是新曲。」遂命酌醴傳觴。煒乃叩首，求歸之意頗切。女曰：「崔子既來，皆是宿分，何必匆遽，幸且淹駐。羊城使者少傾當來，可以隨往。」謂崔子曰：「皇帝已許田夫人奉箕帚，便可相見。」崔子莫測端倪，不敢應答。遂命侍女召田夫人。夫人不肯至，曰：「未奉皇帝詔，不敢見崔家郎也。」再命不至。謂煒曰：「田夫人淑德美麗，世無儔匹。願君子善奉之，亦宿業耳。夫人即齊王女也。」崔子曰：「齊王何人也？」女曰：「王諱橫，昔漢初亡齊而居海島者。」逡巡，有日影入照坐中。煒因舉首，上見一穴，隱隱然睹人間天漢耳。四女曰：「羊城使者至矣。」遂有一白羊，自空冉冉而下，須臾至座。背有一丈夫，衣冠儼然，執大筆，兼封一青竹簡，上有篆字，進於香几上。四女命侍女讀之曰：「廣州刺史徐紳死，安南都護趙昌充替。」女酌醴飲使者曰：「崔子欲歸番禺，願爲挈往。」使者唱喏，回謂煒曰：「他日須與使者易服緝宇，以相酹勞。」煒但唯唯。四女曰：「皇帝有敕，令與郎君國寶陽燧珠，將往至彼，當有胡人具十萬緍而易之。」遂命侍女開玉函，取珠授煒。煒載拜捧受。謂四女曰：「煒不曾朝謁皇帝，又非親族，何遽貺遺如是？」女曰：「郎君先人有詩于越臺，感悟徐紳，遂見修緝。皇帝媿之，亦有詩繼和。賚珠之意，已露詩中，不假僕說，郎君豈不曉耶？」煒曰：「不識皇帝何詩。」女命侍女書題於羊城使者筆管上雲：「千歲荒臺隳路隅，一煩太守重椒塗。感君拂拭意何極，報爾美婦與明珠。」煒曰：「皇帝原何姓字？」女曰：「已後當自知耳。」女謂煒曰：「中元日，須具美酒豐饌於廣州蒲澗寺靜室，吾輩當送田夫人往。」煒遂再拜告去，欲躡使者之羊背。女曰：「知有鮑姑艾，可留少許。」煒但留艾，即不知鮑姑是何人也，遂留之。瞬息而出穴，履於平地。遂失使者與羊所在。望星漢，時已五更矣。俄聞蒲澗寺鐘聲，遂抵寺。僧人以早糜見餉，遂歸廣州。崔子先有舍稅居，至日往舍詢之，曰：「已三年矣。」主人謂崔煒曰：「子何所適，而三秋不返？」煒不實告。開其戶，塵榻儼然。頗懷悽愴。問刺史，則徐紳果死而趙昌替矣。乃抵波斯邸，潛鬻是珠。有老胡人一見，遂匍匐禮手曰：「郎君的入南越王趙佗墓中來；不然者，不合得斯寶。」蓋趙佗以珠爲殉故也。崔子乃具實告，方知皇帝是趙佗，佗亦曾稱南越武帝故耳。遂具十萬緍易之。崔子請胡人曰：「何以辨之？」曰：「我大食國寶陽燧珠也。昔漢初，趙佗使異人梯山航海，盜歸番禺，今僅千載矣。我國有能玄象者，言來歲國寶當歸。故我王召我，具大舶重資，抵番禺而搜索。今日果有所獲矣。遂出玉液而洗之，光鑑一室。胡人遽泛舶歸大食去。煒得金，遂具家產；然訪羊城使者，竟無影響。後有事於城隍廟，忽見神像有類使者，又睹神筆上有細字，乃侍女所題也。方具酒脯而奠之，兼重粉績，及廣其宇。是知羊城即廣州城。廟有五羊焉，又徵任翁之室，則村老雲：「南越尉任囂之墓耳。」又登越王殿臺，睹先人詩云：越井岡頭松柏老，越王臺上生秋草。古墓多年無子孫，野人踏踐成官道。」兼越王繼和詩，蹤跡頗異，乃詢主者。主者曰：「徐大夫紳因登此臺，感崔侍御詩，故重粉飾臺殿，所以煥赫耳。」後將及中元日，遂豐潔香饌甘醴，留蒲澗寺僧室。夜將半，果四女伴田夫人至，容儀豔逸，言旨雅澹。四女與崔生進觴諧謔，將曉告去。崔子遂再拜訖，致書達于越王，卑辭厚禮，敬荷而已。遂與夫人歸室。煒詰夫人曰：「既是齊王女，何以配南越人？」夫人曰：「某國破家亡，遭越王所虜爲嬪御。王崩，因以爲殉。乃不知今是幾時也。看烹酈生，如昨日耳。每憶故事，輒一潸然。」煒問曰：「四女何人？」曰：「其二甌越王搖所獻，其二閩越王無諸所進，俱爲殉者。」又問曰：「昔四女雲鮑姑何人也。」曰：「鮑靚女，葛洪妻也。多行灸於南海。」煒方嘆駭昔日之嫗耳。又曰：「呼蛇爲玉京子何也？」曰：「昔安期生長跨斯龍而朝玉京，故號之玉京子。」煒因在穴飲龍餘沫，肌膚少嫩，筋力輕健。後居南海十餘載，遂散金破產，棲心道門，乃挈室往羅浮，訪鮑姑。後竟不知所適。（出《傳奇》）

【譯文】

唐德宗貞元年間，有一個叫崔煒的人，是以前的監察史崔向的兒子。崔向是個詩人，在世間挺有名氣，死在南海從事的任上。崔煒住在南海，性情豁達，不管理家產，很崇尚豪士俠客。不幾年，他家的財產全都用光，經常住在寺廟裏。當時正是七月十五日，番禺縣人大多都在廟裏陳設珍餚異味，在開元寺中同時集中許多人唱戲。崔煒於是就去看熱鬧。他看到一位要飯的老太太，因爲跌倒，碰倒了人家的酒缸。賣酒的打老太太。計算一下酒的價錢，僅僅一千錢而已。崔煒可憐那老太太，脫下衣服作價來替老太太賠還了。老太太沒有表示感謝就走了。另一天老太太來告訴崔煒說：「感謝你替我擺脫困難處境。我善於灸治腫瘤。現在我有一些越井岡的艾蒿送給你，每次遇上長腫瘤的人，只用象燈心那麼粗一小縷就可以治好。不光能給人治好病痛，還能使你得到美女爲妻。」崔煒笑着接了過來。老太太忽然就不見了。幾天後，因爲到海光寺遊覽，遇見一位老和尚耳朵上長了一個瘤，崔煒就拿出艾蒿來試着給他灸治。就象老太太說的那樣，只用了很少一點艾蒿就治好了。老和尚非常感激，對崔煒說：「貧僧沒有什麼酬謝你，只能唸經求神仙保佑你多福了。這山下有一個姓任的老頭，家裏非常有錢，他也有這種病。你要能給他治好，一定能有厚報，請讓我寫封信給你推薦一下。」崔煒說：「好。」姓任的老頭一聽說崔煒是來給他治病的，樂得直蹦高兒，對崔煒非常恭敬謹慎。崔煒就拿出艾蒿來，一點火就治好了。姓任的老頭對崔煒說：「感謝你治好了我的病痛，沒有什麼優厚的酬謝，只有十萬錢送給你，請從從容容地玩玩，不要急急忙忙地離去。」崔煒於是就留在那裏。崔煒善長音樂，聽到主人的堂前有彈琴的聲音，就問家童這是誰彈的。家童說是主人的女兒彈的。於是崔煒就把她的琴借來彈奏一番。那女子暗暗聽了崔煒的琴聲，就對他產生了愛慕之心。當時任老頭家裏供奉着一個叫獨腳神的鬼，每隔三年，必須殺一個人給這個鬼上供。時間已經迫近了，卻還沒找到一個可以殺的人。姓任的老頭突然負了心，叫來他的兒子覈計道：「門下這位客人和我們沒有血緣關係，可以殺他給鬼喫。我聽說大恩都可以不報，何況他只給我治好了一點小病。」於是任老頭下令給鬼準備飯食。快到半夜的時候，打算殺掉崔煒，任老頭暗中把崔煒那屋的門鎖了，而崔煒並沒發覺。任老頭的女兒暗中得知此事，悄悄地拿一把刀從窗縫遞給崔煒說：「我家供奉着一個鬼，今夜會殺你祭鬼的，你可以用這把刀打開窗子逃跑。不然，一會你就死了。這把刀你也拿走，不要連累了我。」崔煒嚇了一身冷汗，揮動着刀，帶着艾蒿，砍斷了窗欞跳了出去，拔開門閂就跑了。任老頭很快就發覺了，率領着十幾個家僮拿着刀槍舉着火把追出六七里，差不遠就要追上的時候，崔煒因爲迷失道路，一失腳掉進一口大枯井中。追趕的人因爲找不到崔煒的蹤跡，就回去了。崔煒雖然掉到井裏，但是掉在幹樹葉上，沒有受傷。等到天亮一看，是一個深坑，一百多丈深，沒法出去。坑的四邊空陷曲折，能裝下一千人。有一條几丈長的白蛇盤屈在那裏。前邊有一個石臼，岩石上有一種象糖稀和蜂蜜的東西滴下來，流進臼中。那蛇就把這些東西喝掉。崔煒見那蛇與衆不同，就叩頭禱告說：「龍王，我很不幸，掉到這裏邊來了，希望龍王可憐可憐我，不要害我。」於是他喝掉蛇喝剩下的那些，也就不覺得飢渴了。他仔細看那蛇的嘴脣上，也長了一個腫瘤。崔煒感激蛇可憐他，想要爲它灸治，怎奈沒地方弄火。過了一會兒，遠處有火飄到洞裏來。崔煒就用這火點燃了艾蒿，開始給蛇灸治。那腫瘤應手掉到地上。蛇的飲食，長期以來一直受到這腫瘤的妨礙，等到除去，飲食就方便多了。於是蛇就吐出一顆直徑一寸的大珍珠酬謝崔煒。崔煒沒有接受，他對蛇說：「龍王能呼風喚雨，天陰天晴別人沒法猜測。神色的變化由內心決定，行藏動靜全由自己說了算。你一定能有辦法援救危難之人。如果能救我回到人世，我就永生難忘，銘刻在肌膚上。只求能回去，不想要珠寶。」蛇就把珍珠嚥下去，蠕動身子，要到什麼地方去的樣子。崔煒就拜了拜，跨到蛇身上隨它而去。沒有經過洞口，只在洞中行走，走了幾十裏。洞裏頭漆黑一片，只有蛇身上的光亮照亮兩壁。當時能看清牆壁上畫着一位古代男子，帽子和衣帶全都有。最後觸到一個石門，門上有金獸咬着的門環，打開門之後很明亮。蛇低着頭不進去，它把崔煒卸了下來。崔煒以爲到達人世了，就走進門去。他看到一間屋，很空闊，有一百多步寬。洞的四壁，都鑿刻成一間一間的屋子，正中間的幾間裏有錦繡的帷帳，垂掛着金色的東西，紫色的牆壁，還用珠翠裝飾着，閃閃爍爍的，就象許多明亮的星星穿連在一起。帳前有一個香爐，香爐上有龍、鳳、龜、蛇、鳥雀等形象，都張着口噴出香菸來，芳香濃郁。傍邊有一個小水池，池壁是用金子砌的，池裏裝的是水銀和野鴨鷗鳥什麼的。野鴨和鷗鳥都是用美玉雕成浮在水銀上的。四壁下有牀，都飾有犀角象牙。牀上有琴瑟笙管鼗鼓柷敔等不可勝數的樂器。崔煒仔細一看，樂器上的手印還是新的。崔煒這才恍然大悟，不知道這是什麼仙人的洞府。過了好長一會兒，他拿過琴來試着彈奏，四壁的窗戶全都打開了。有一位小婢女走出來笑着說：「玉京子已經把崔家郎君送來了！」於是她就跑了回去。一會兒，有四位女子，全都梳着古人那樣的環髻，拖着霓裳那樣的衣服，來對崔煒說：「爲什麼崔公子擅自來到皇帝玄宮呢？」崔煒放下琴連連下拜。四位女子也還拜。崔煒說：「既然是皇帝的玄宮，皇帝在哪？」女子回答說：「皇帝參加祝融的婚禮去了。」於是她們讓崔煒坐在牀上彈琴，崔煒就彈了一曲《胡笳》。女子問：「這是什麼曲子？」崔煒說：「這是《胡笳》。」女子說：「什麼是《胡笳》？我們不懂。」崔煒說：「漢朝時，中郎將蔡邕的女兒蔡文姬流落在胡地，等到回來，她感嘆自己在胡地的故事，就彈琴奏出了這支曲子，象胡地吹笳那種哀怨幽咽的聲音。」四女子都高興地說：「這確實是一支新曲子。」於是就讓人擺下酒菜開始喝酒。崔煒就叩頭，懇切地要求回家。女子說：「崔公子既然來了，這都是前定的緣分，何必這麼匆忙！請暫且少住幾天，羊城使者不久就能來，你可以跟着他回去。」又對崔煒說：「皇帝已許田夫人作你的妻子，你這就可以見她。」崔煒不知是怎麼回事，不敢答應。於是就讓侍女把田夫人找來。田夫人不肯來，說：「沒有得到皇帝的詔令，不敢見崔家郎君。」第二次讓她來她也沒來，四位女子便對崔煒說：「田夫人又善良又美麗，舉世無雙，希望你好好待她。這也是前世定的。田夫人就是齊王的女兒。」崔煒說：「齊王是什麼人？」女子說：「齊王叫田橫，以前漢朝初年滅掉齊國他住到海島上去了。」過了一會兒，有日光照到座位中來，崔煒就抬頭一看，見上邊有一孔穴，隱隱約約能看見人間的天空了。四女子說：「羊城使者來了。」於是有一頭白羊，從空中慢慢地下來，一會兒就來到座間。羊背上有一位男子。這男子的衣服帽子很整齊。他拿着一支大筆，還有一封青色竹簡，上面寫着篆字。他把竹簡放到香几上。四女子讓一位侍女讀那竹簡：「廣州刺史徐紳死，安南都護趙昌接替。」女子一邊給使者斟酒一邊說：「崔公子要回番禺縣，請你給帶回去。」使者大聲答應下來。女子又回頭對崔煒說：「改日你要替使者更換衣服屋宇，用來酬謝他。」崔煒只是一個勁地答應。四女子說：「皇帝有詔令，讓把國寶陽燧珠給你。你拿到那裏之後，能有一個胡人拿十萬緍錢買它。」於是讓一位侍女打開一個玉匣，取出一顆珍珠交給崔煒。崔煒拜謝之後捧接過來。他對四女子說：「我不曾拜見過皇帝，又不是皇帝的親屬，爲什麼要贈給我如此貴重的禮物？」女子說：「你的先人在越臺上留有詩篇，那詩篇感悟了徐紳，徐紳就修繕了越臺。皇帝感動，也寫了相和的詩。贈給你珠子的意思，已顯露在詩裏。我們不告訴，你難道就不知道嗎？」崔煒說：「不知道皇帝寫的是什麼詩？」女子讓一位侍女在羊城使者的筆管上書題道：「千歲荒臺隳路隅，一煩太守重椒塗。感君拂拭意何極，報爾美婦與明珠。」崔煒說：「皇帝本來叫什麼？」女子說：「以後自然會知道的。」女子對崔煒說：「七月十五日，你要在廣州蒲澗寺僻靜的屋子裏，準備美酒和豐足的飯菜，我們將把田夫人送去。」崔煒就連連下拜告別。他剛想要騎到羊背上，女子說：「知道你有鮑姑的艾蒿，可以留下一點。」崔煒留下一些艾蒿，卻不知鮑姑是何人。瞬息之間就出了洞穴。兩腳剛踩到平地上，使者和羊就不見了。望星空河漢，這時已經是五更天了。立刻聽到蒲澗寺的鐘聲，他就來到寺中，寺裏的和尚把早晨的粥食給他吃了，於是他回到了廣州。崔煒以前租了一所房子住，到家的這天他去打聽，人家告訴他，他已經離家三年了。主人對崔煒說：「你到哪兒去了？爲什麼三年不回來？」崔煒沒有實說。打開門一看，積滿灰塵的牀榻還是老樣子。他心裏很悲愴。他打聽刺史的情況，果然是徐紳死了，由趙昌接替了。於是崔煒來到波斯客棧，偷偷地賣那顆珍珠。有一位老胡人一見了這顆珠子，立刻就匍匐在地上行禮說：「你顯然是進入南越王趙佗的墓中又出來的，不然，你不該得到這一寶貝。」因爲趙佗是用這顆珍珠陪葬的。崔煒就如實地告訴了他，這才知道皇帝是趙佗，因爲趙佗也曾經被稱爲南越武帝。於是老胡人用十萬緍錢把珍珠買了去。崔煒問胡人道：「你根據什麼認出它的？」胡人說：「這是我大食國的國寶陽燧珠。以前在漢朝初年，趙佗派一個有異才的人登山航海，把這顆珠子偷到番禺縣來，到現在已有一千年。我國有一個懂得天象的人說，來年國寶應當迴歸，所以我國國王把我找去，給我準備大船和大量資金，讓我到番禺來搜索此寶。今天果然得到了。」於是老胡人拿出玉液來把珍珠洗了洗，光照滿屋。胡人立即開船回大食國去了。崔煒得到錢，就置備了家產。然而他尋訪羊城使者卻沒有消息。後來他有事來到城隍廟，忽然發現有一個神像很像羊城使者，又見那神筆上有小字，原來是侍女題的，他這才準備了酒肉來祭奠。他又重新裝修和粉飾了神像，擴建了廟宇。這才知道羊城就是廣州城，廟裏有五隻羊。崔煒又尋找姓任的老頭住在哪裏，村裏的老人告訴他說，他所找的，只不過是南越尉任囂的墳墓罷了。他又登上越王的殿臺，看先人的詩。詩是這樣的：「越井岡頭松柏老，越王臺上生秋草。古墓多年無子孫，野人踏踐成官道。」又有越王的和詩，字跡很怪。他就向主管的人打聽。主管的人說：「徐紳大夫因爲登上此臺，被崔侍御的詩感動，所以重新粉飾了臺殿，使臺殿煥然一新。後來要到七月十五了，崔煒就準備了豐厚的又幹淨又香甜的飯食和美酒，留住在蒲澗寺的僧室裏。將到半夜的時候，果然四位女子伴着田夫人來了。田夫人容色美豔，言談文雅。四女子和崔煒飲酒說笑，天將亮時才告別。崔煒於是再拜謝之後，給越王寫了信，言辭很謙虛，禮物很豐厚，表示尊敬而已。於是就和田夫人回到屋裏。崔煒問田夫人說：「你既然是齊王的女兒，爲什麼要嫁給南越人？」夫人說：「我國破家亡，被越王擄去做了嬪妃。越王死了，就用我殉葬了。我竟然不知道現在是什麼時代。想田廣烹殺酈食其的情景，就像發生在昨天。每次想起往事，就淚流滿面。」崔煒問道：「那四位女子都是誰？」夫人說：「有兩個是甌越王搖獻來的，另兩人是閩越王無諸獻來的，都是殉葬的。」崔煒又問道：「以前四女子說的那位鮑姑是誰？」夫人說：「是鮑靚女，也就是葛洪的妻子。她在南海做了許多灸治病人的事。」崔煒這才驚歎昔日那個老太太。他又問：「爲什麼叫蛇是玉京子？」夫人說：「以前安期生經常騎着這條龍去朝見玉京，所以叫它玉京子。」崔煒因爲在洞中喝過龍的餘沫，肌膚顯得年輕細嫩，身體輕健有力，後來他在南海住了十幾年，就散放金銀破了家產，專心修道，竟帶着妻室到羅浮山去尋訪鮑姑。後來不知他究竟到哪兒去了。

卷第三十五 神仙三十五

成真人 柏葉仙人 齊映 王四郎　韋丹　馮大亮

成真人

成真人者，不知其名，亦不知所自。唐開元末，有中使自嶺外回，謁金天廟，奠祝既畢，戲問巫曰：「大王在否？」對曰：「不在。」中使訝其所答，乃詰之曰：「大王何往而云不在？」巫曰：「關外三十里迎成真人耳。」中使遽令人於關候之。有一道士，弊衣負布囊，自關外來。問之姓成，延於傳舍，問以所習，皆不對。以驛騎載之到京，館於私第，密以其事奏焉。玄宗大異之，召入內殿，館於蓬萊院，詔問道術及所修之事，皆拱默不能對，沉真樸略而已。半歲餘，懇求歸山。既無所訪問，亦聽其所適，自內殿挈布囊徐行而去。見者鹹笑焉。所司掃灑其居，改張幃幕，見壁上題曰：「蜀路南行，燕師北至。本擬白日昇天，且看黑龍飲渭。」其字刮洗愈明。以事上聞。上默然良久，頗亦追思之。其後祿山起燕，聖駕幸蜀，皆如其讖。（出《仙傳拾遺》）

【譯文】

有一位成真人，不知道他的真實姓名叫什麼，也不知道他是從哪裏來的。唐朝開元年末，有一位中使從嶺外回來，到金天廟拜謁，一切奠祝完畢之後，他和巫師開玩笑說：「大王在不在？」巫師說：「不在。」中使對她的回答感到奇怪，就問：「大王到哪去了，你說不在？」巫說：「到關外三十里的地方去迎接成真人了。」中使立刻派人到關前等候。有一個道士，穿着破衣服，揹着一個布口袋，從關外走來。一問道人姓成，就把他接進官家的客棧。問他修習的是什麼道術，他全都不回答。讓他騎着驛站的馬來到京城，住進中使自己的宅第裏。中使祕密地把道士的事奏明瞭皇帝。唐玄宗非常驚奇，把道士召入宮內，讓他住進蓬萊院。唐玄宗問他有什麼道術以及修習方面的事，他全都只拱手不作回答。他這是隱蔽真相，質樸不張揚罷了。半年多之後，他請求回山。既然不能從他那裏問出什麼，也就任他願意到什麼地方就到什麼地方去吧。他從內殿帶着布口袋慢慢地走去，見到的人全都笑他。負責灑掃的人收拾他住過的屋子，掛幃幕的時候，見牆壁上題寫道：「沿着蜀路往南走，燕地的軍隊從北面來。本打算白天就成仙飛去，暫且留下來看看黑龍喝渭水。」那些字經過刮洗更加清楚。把這事奏明皇上，皇上沉默了好久，認真地回憶往事，不解其意。後來安祿山從燕地起兵，皇帝去了蜀地，全都讓道士說中了。

柏葉仙人

柏葉仙人田鸞，家居長安。世有冠冕，至鸞家富。而兄弟五六人，皆年未至三十而夭。鸞年二十五，母憂甚，鸞亦自懼。常聞道者有長生術，遂入華山，求問真侶，心願懇至。至山下數十里，見黃冠自山而出，鸞遂禮謁，祈問隱訣。黃冠舉頭指柏樹示之曰：「此即長生藥也，何必深遠，但問志何如爾。」鸞遂披尋仙方。雲：「側柏服之久而不已，可以長生。」乃取柏葉曝乾，爲末服之，稍節葷味，心志專一，服可至六七十日，未有他益，但覺時時煩熱，而服終不輟。至二年餘，病熱，頭目如裂，舉身生瘡。其母泣曰：「本爲延年，今返爲藥所殺。」而鸞意終不捨，尚服之。至七八年，熱疾益甚，其身如火，人不可近，皆聞柏葉氣，諸瘡潰爛，黃水遍身如膠。母亦意其死。忽自雲：「體今小可，須一沐浴。」遂命置一斛溫水於室，數人舁臥斛中，自病來十餘日不寢，忽若思寢，乃令左右掩戶勿驚，遂於斛中寢，三日方悟，呼人起之，身上諸瘡，皆已掃去，光彩明白，眉須紺綠，頓覺耳目鮮明。自雲：「初寢，夢黃冠數人，持旌節導引，謁上清，遍禮古來列仙，皆相謂曰：『柏葉仙人來此？遂授以仙術，勒其名於玉牌金字，藏於上清。』謂曰：『且止於人世修行，後有位次，當相召也。』復引而歸。」鸞自此絕谷，並不思飲食，隱於嵩陽。至貞元中，已年百二十三歲矣，常有少容。忽告門人，無疾而終，顏色不改，蓋尸解也。臨終異香滿室，空中聞音樂聲，乃造青都。赴仙約耳。（出《化源記》，明抄本作出《原化記》）

【譯文】

柏葉仙人名叫田鸞，家住長安。他家世代做官，到有了田鸞的時候，家中很富。田鸞兄弟五六個，全都不到三十歲就早死了。田鸞二十五歲的時候，他母親非常憂愁，他自己也很害怕。他曾經聽說修道的人有長生不老的道術，於是他就進了華山。他打聽尋找仙人，心情十分誠懇。走到山下幾十裏的地方，遇見一位道士從山裏來，於是他就上前拜見，向道士打聽長生的祕訣。道士抬頭指着柏樹說：「這就是長生藥啊！何必到更深更遠的地方去！只問你自己意志如何罷了。」田鸞就進一步打聽仙藥的配方。道士說：「柏葉長期不間斷地服用，就能長生。」於是把柏葉曬乾，加工成粉末服用，逐漸控制喫魚肉，心志專一。田鸞服用了六七十天，沒有別的效果，只覺得時時煩躁發熱。但他堅持服用不間斷。到兩年多後，他就頭痛發燒，全身生瘡。他母親哭泣着說：「本來是爲了延壽，現在反倒被藥害死了。」但是田鸞堅決不放棄，還是照喫不誤。到了七八年，發燒的病更厲害了。他的身上就像着火一般，別人不能接近他。誰都能聞到他身上的一股柏葉的氣味。身上的瘡全都潰爛，黃水流遍全身，幹了像膠一樣。母親也認爲他要死了。忽然有一天他自己說：「身體今天像好一些，要洗個澡。」於是讓人在屋裏放了一大盆水，幾個人把他抬到大盆裏。從有病以來，他睡眠很少，現在他忽然想睡，於是就讓左右的人把門掩上，不要弄出聲響驚擾他，他就泡在盆裏睡着了。三天之後他才睡醒，喊人把他扶起來。他身上的那些瘡，一掃而光。精神煥發，皮膚白淨，眉毛鬍鬚也變得黑中透綠。他突然覺得耳目聰明。他說：「我睡的時候，夢見幾個道士拿着旌節帶領我去拜謁上清，見到自古以來所有的神仙，他們都互相說：「柏葉仙人到這兒來了！」於是就教給我仙術，把我的名字在玉牌上刻成金字，收藏在上清。他們對我說：你暫且在人世間修行，以後有了位置就叫你來。後來就又領我回來。」田鸞從此不再喫糧食，並不覺得飢渴。他隱居在嵩陽。到貞元年間，他已經一百二十三歲了，還總是很年輕的樣子。忽然有一天他告訴門人，沒病就死了，臉色沒變，大概是尸解了。他臨終的時候異香滿室，空中有音樂的聲音。這是他造訪青都，赴神仙的約會去了。

齊映

齊相公映，應進士舉，至省訪消息。歇禮部南院，遇雨未食，傍徨不知所之，徐步牆下。有一老人，白衣策杖，二小奴從，揖齊公曰：「日已高，公應未餐，某居處不遠，能暫往否。」映愧謝，相隨至門外。老人曰：「某先去，留一奴引郎君。」躍上白驢如飛。齊公乃行至西市北，入一靜坊新宅，門曲嚴潔。良久，老人復出。侍婢十餘，皆有所執。至中堂坐，華潔侈盛。良久，因鋪設於樓，酒饌豐異。逡巡，人報有送錢百千者。老人曰：「此是酒肆所入。某以一丸藥作一甕酒。」及晚請去。老人曰：「郎君有奇表，要作宰相耶？白日上升耶？」齊公思之良久，雲：「宰相。」老人笑曰：「明年必及第，此官一定。」贈帛數十疋，雲：「慎不得言於人。有暇即一來。」齊公拜謝。自後數往，皆有卹賚。至春果及第。同年見其車服修整，乘醉詰之。不覺盡言。偕二十餘人，期約俱詣就謁。老人聞之甚悔。至則以廢疾託謝不見，各奉一縑，獨召公入，責之曰：「爾何乃輕泄也？比者昇仙之事亦得，今不果矣。」公哀謝負罪，出門去。旬日復來，宅已貨訖，不知所詣。（出《逸史》）

【譯文】

有一位叫齊映的相公參加了進士考試，到省裏打聽消息，住在禮部的南院，遇上雨不能出去喫飯，心裏猶豫不決，不知到什麼地方去，就慢慢走在牆下。有一位老人，穿白色衣服，拄着柺杖，兩個小僕人跟在他身後。老人向齊映作揖說：「日頭已經升高，你大概還沒喫飯，我家離這不遠，你能到我那去嗎？」齊映道謝，跟着老人來到門外。老人說：「我先回去，留一個小僕人領着你。」說完，老人騎上一頭白驢，飛一樣馳去。齊映就走到西市北側，被領進一所清淨的新宅子。宅子的門庭曲折，整齊乾淨。等了好長時間，老人又走出來，並且有十幾位婢女跟隨。婢女們的手中都拿着東西。來到中堂落座，見中堂裏的擺設華麗潔淨，奢侈豐盛。過了一會兒，就在樓上鋪設坐席，擺上豐盛的美酒佳餚。正在這時，有人報告，說有一個人送來一百千錢。老人說：「這是酒肆送來的，我用一丸藥給他們做了一罈酒。」到了晚上，齊映請求回去。老人說：「你有奇特的儀表，你是要做宰相呢，還是做神仙呢？」齊映說：「我想做宰相。」老人笑着說：「明年你一定能考中，這個宰相你做定了。」臨走時老人贈給他幾十匹帛，對他說：「千萬不要對別人講這件事。有空閒就再來一坐。」齊映拜謝老人。後來他又來過幾次，每次都有饋贈。等到第二年春天，他果然考中了。他的同輩們見他車子衣服都很修整，趁他喝醉了問他，他不知不覺中全都講了出來。他和二十多人一塊兒，約好一起到老人那裏去拜謁。老人聽說了非常後悔。齊映領人來到，老人則託病不見他們，各贈他們一疋絹，只把齊映叫了進來，責備他說：「你爲什麼輕易地把事情泄露出去？最近昇天做神仙的事也可能獲得，現在不行了。」齊映哀痛地謝罪，出門而去。十天後他又來，老人已把房屋賣給別人，不知去到哪裏了。

王四郎

洛陽尉王琚。有孽侄小名四郎。孩提之歲，其母他適，因隨去。自後或十年五年至琚家，而王氏不復錄矣。唐元和中，琚因常調，自鄭入京，道出東都，方過天津橋。四郎忽於馬前跪拜，布衣草履，形貌山野。琚不識。因自言其名。琚哀愍久之。乃曰：「叔今赴選，費用固多，少物奉獻，以助其費。」即於懷中出金，可五兩許，色如雞冠。因曰：「此不可與常者等價也。到京，但於金市訪張蓬子付之，當得二百千。」琚異之，即謂曰：「爾頃在何處？今復何適？」對曰：「向居王屋山下洞，今將往峨嵋山。知叔到此，故候拜覲。」琚又曰：「爾今停泊在何處？」對曰：「中橋逆旅席氏之家。」時方小雨，會琚不齎雨衣，遽去曰：「吾即至爾居。」四郎又拜曰：「行李有期，恐不獲祗候。」琚逕歸，易服而往，則已行矣。因詢之席氏。乃曰：「妻妾四五人，皆有殊色；至於衣服鞍馬，華侈非常。其王處士肩輿先行，雲往劍南。」琚私奇之，然未信也。及至上都，時物翔貴，財用頗乏。因謂家奴吉兒曰：「爾將四郎所留者一訪之。」果有張蓬子。乃出金示之。蓬子驚喜，捧而叩顙曰：「何從得此？所要幾緍？」吉兒即曰：「二百千耳。」蓬子遂置酒食，宴吉兒，即依請而付。又曰：「若更有，可以再來。」吉兒以錢歸。琚大異之。明日自詣蓬子。蓬子曰：「此王四郎所貨化金也。西域商胡，專此伺買，且無定價，但四郎本約多少耳，逾則不必受也。」琚遂更不取焉。自後留心訪問，冀一會遇。終不復見之。（出《集異記》）

【譯文】

洛陽縣尉王琚，有個妾生的侄子，小名叫四郎。還是小孩子的時候，他母親改嫁他人，他就隨母親一塊去了。從此以後，王四郎或者十年或者五年到王琚家來一趟，王氏家族就不再把他看作本家成員。唐朝元和年間，王琚因爲工作變動，從鄭州到京城，從東都走出來，剛過了天津橋，王四郎忽然在馬前跪拜，穿着布衣草鞋，一副山野人的樣子。王琚不認識他，於是他自己說出了自己的名字。王琚哀嘆憐憫了半天。王四郎便說：「叔叔現在去赴選，所需費用很多。今獻上少許東西做你的花費。」於是他從懷裏取出一塊金子，大約有五兩，顏色象雞冠。他對王琚說：「這塊金子不能和常見的金子一樣價錢，到了京城，只要在金市上找到張蓬子交給他，能獲得二百千錢。」王琚感到驚異，就對他說：「你最近住在哪裏？現在又要到什麼地方去？」王四郎回答說：「以前住在王屋山下的一個洞中，現在要到峨嵋山去。知道叔叔到這裏來，所以等在這裏拜見。」王琚又說：「你現在住宿在什麼地方？」王四郎說：「在中橋姓席的客棧裏。」當時正下着小雨，趕上王琚沒帶雨衣，馬上就要離去，說道：「我這就到你住的地方去。」王四郎又拜謝說：「行旅是有期限的，恐怕不能單獨等你。」王琚徑直回去，換了衣服就來到席氏客棧，而王四郎已經走了。於是王琚就打聽席氏，席氏說：「王處士妻妾四五個，都有美色，至於衣服車馬，更是華侈非常。那王處士坐着轎子先走了，說是到劍南去。」王琚心裏奇怪，但是並沒相信。等到了上都，當時物價飛漲，費用很缺乏，於是對家僕吉兒說：「你去把四郎留的那塊金子拿去打聽打聽。」一打聽，果然有個張蓮子，吉兒就拿出金子來給他看。張蓮子又驚又喜捧着金子點頭說：「從哪弄來的？要多少錢？」吉兒就說：「只要二百千而已。」張蓬子就置辦酒食，宴請吉兒，並立即如數付了錢。又說：「如果還有，可以再拿來。」吉兒把錢帶回來，王琚非常驚奇。第二天他親自去見張蓬子。張蓬子說：「這是王四郎賣的變化出來的金子。西域的胡商，專門等着購買，而且沒有定價，只由王四郎原本約定多少就是多少，多給他就不一定接受了。」王琚於是再不要了。以後他留心訪問，希望再遇見王四郎，但是他終究沒有再見到。

韋丹

韋丹大夫及第後，歷任西臺御史。每常好道，未曾有遇。京國有道者，與丹交遊歲久，忽一日謂丹曰：「子好道心堅，大抵骨格不成。某不能盡知其事，可自往徐州問黑老耳。」丹乃求假出，往徐州。經數日，問之。皆雲無黑老。召一衙吏問之曰：「此州城有黑老，家在何處？」其吏曰：「此城郭內並無。去此五里瓜園中，有一人姓陳，黑瘦貧寒，爲人傭作，賃半間茅屋而住。此州人見其黑瘦，衆皆呼爲黑老。」韋公曰：「可爲某邀取來。」吏人至瓜園中喚之。黑老終不肯來。乃驅迫之至驛。韋公已具公服，在門首祗候。韋公一見，便再拜。黑老曰：「某傭作求食，不知有何罪，今被捉來，願得生回。又復怖畏驚恐，欲走出門，爲吏人等遮攔不放。自辰及酉，韋公禮貌益恭。黑老驚惶轉甚。略請上廳，終不能得。至二更來，方上階，不肯正坐。韋公再拜諮請，叩問不已。至三更，黑老忽然倒臥於牀上，鼻息如雷。韋公兢兢牀前而立，久，因困極，不覺兼公服亦倒臥在牀前地上睡。至五更，黑老起來，以手撫韋公背雲：「汝起汝起。汝似好道，吾亦愛之。大抵骨格不成就，且須向人間富貴。待合得時，吾當來迎汝；不然，恐汝失路耳。初秋日，可再來此，當爲汝盡話。」言訖，倏已不見。韋公卻歸。至立秋前一日晚，至徐州，黑老已辰時死矣。韋公惆悵，埋之而去。自後寂絕。二十年不知信息。韋公官江西觀察使，到郡二年，忽一日，有一叟謂閽人曰：「爾報公，可道黑老來也。」公聞之，倒屣相迎。公明日無疾，忽然卒。皆言黑老迎韋公上仙矣。（出《會昌解頤錄》）

【譯文】

韋丹大夫進士及第後，做過西臺御史。他平常喜歡道術，只是不曾遇到過神仙。京城裏有一位修道的，和韋丹交遊了一年多，有一天對韋丹說：「你喜歡道術的意志很堅定，大概是骨骼不行。我不能完全知道是怎麼回事，你可以自己到徐州去問一問黑老。」韋丹就請假出來，來到徐州。經過幾天，問誰誰都說沒有黑老。他找來一位衙吏問道：「這個州城裏有一個叫黑老的人，他家住在哪？」那個衙吏說：「這個城郭當中卻沒有。離這五里的瓜園，有一個人姓陳。這個人黑瘦，很窮，給人做工，租了半間草房居住。這個州里的人見他又黑又瘦，大家都叫他黑老。韋丹說：「你替我把他找來。」衙吏到瓜園叫黑老，黑老始終不肯來，衙吏就硬把他弄到驛站。韋丹已穿好官服，在門口專門等他。韋丹一見到黑老，就連連下拜。黑老說：「我給人做工掙飯喫，不知道有什麼罪，現在被捉來，希望能讓我活着回去。」黑老驚恐萬狀，想要跑出門去，被衙吏們攔住了。從辰時到酉時，韋丹對黑老更加恭敬。黑老更加驚懼。韋丹請黑老到大廳坐坐，始終沒成。到了二更天，黑老才走上臺階。他不肯坐在正座上。韋丹再三下拜，不停地請求、叩問。到了三更，黑老忽然倒在牀上，鼻息如雷地睡着了。韋丹小心謹慎地站在牀前，時間長了也太睏乏了，不知不覺穿着官服也倒在牀前的地上睡着了。到了五更天，黑老起來，用手撫摸着韋丹的後背說：「你起來，你起來。你好像好道，我也喜歡。大概是骨骼不成全你，暫且必須面對人間的富貴，等到應該得道的時候，我就來接你。不然，恐怕你迷失道路。初秋的時候，你可以再到這裏來，我就全都告訴你。」說完，倏地不見了。韋丹回來，到了立秋前一天的晚上又來到徐州。黑老已經在辰時的時候死了。韋公很惆悵，把他埋葬之後便走了。從此以後兩相寂絕，二十年不知音信。韋公任江西觀察使，到郡二年，忽然有一天，有一個老頭對守門人說：「你進去告訴韋公，就說黑老來了。」韋丹聽說之後，慌慌忙忙鞋都穿倒了就跑出來迎接。第二天，韋丹本來沒病卻忽然死了，人們都說黑老接韋丹上天做神仙去了。

馮大亮

馮大亮者，導江人也。家貧好道，亦無所修習。每道士方術之人過其門，必留連延接。唯一牛拽步磨以自給，一旦牛死，其妻對泣。嘆曰：「衣食所給，在此牛爾。牛既死矣，何以資口食乎？」慈母山道士，每過其家，即憩歇累日。是時道士復來，夫婦以此語之。道士曰：「皮角在乎？」曰：「在。」即取皮鸞綴如牛形，斫木爲腳，以繩系其口，驅之遂起，肥健如常。曰：「此牛不復飲食，但晝夜使之可也。慎勿解其口。爾以此牛拽磨，爲倍於常。」道士亦不復耒。數年盛暑，牛喘甚急。牧童憐之，因解其口。遽成皮骨而已。然其家已漸富，改置酒肆。常以奉道祈感遇仙人，仍力行救物，好賓客。有樵叟三五人，詣其家飲酒，常不言錢，禮而接之，雖數益敬。忽一人曰：「我輩八人，明日具來，共謀一醉，無以人多爲訝。」至時，樵叟八人偕至，客於袖中出柟木一枝，才五六寸，栽於庭中，便飲酒盡歡而去。曰：「勞置美酒，無以爲報。此樹徑尺，則家財百萬。此時可貢助天子，垂名國史。十年後，會於岷嶺巨人宮，當授以飛仙之道。」言訖而去。旬日而樹已凌空，高十餘丈，大已徑尺。其家金玉自至，寶貨自積，殷富彌甚。雖王孫、糜竺之家，不能及也。五年，玄宗幸蜀，大亮貢錢三十萬貫，以資國用。（出《仙傳拾遺》）

【譯文】

馮大亮是導江人。他家裏貧窮，喜歡道術，但他沒有修習什麼。每當有道士或有方術的人從他家門前路過，他一定會捨不得人家離開而迎接到自己家裏。他家只有一頭老牛用來拉磨賺錢維持生活。有一天牛死了，他的妻子對他哭泣，嘆道：「全家人的衣食供給，全憑這頭老牛，牛已經死了，靠什麼維持衣食呢？」慈母山上的一位道士，每次路過他家，就要在他家住上一些日子。這個時候道士又來了，夫妻二人就把牛死了的事告訴了道士。道士說：「牛皮和牛角還在嗎？」回答說還在。道士就把牛皮綁系成牛的形狀，砍四根木頭做牛腿，用繩子繫住它的嘴，一驅趕它就活起來，和往日一樣肥實健壯。道士說：「這頭牛不再喝水喫草料，只管讓它白天黑夜地幹活就行了。千萬不要解開它的口繩。你用這頭牛拉磨，它的力氣是一般牛的一倍。」道士也不再來了。幾年之後，一個盛夏的熱天裏，牛喘得很急，牧童可憐它，就解開了它的口繩，它立刻變成了一堆皮和骨頭。但是馮大亮家已經漸漸富起來，改磨房爲酒館兒。他常常憑此酒館兒奉行道教，祈求感遇仙人。還努力去做救人濟物的事，喜歡與賓客交遊。有三五個打柴的老頭，到他家裏來喝酒。他常常不談錢，以禮相待，雖然白喝了多次，他更加尊敬他們。忽然有一天一個人說：「我們八個人，明天全都來，在一塊喝個一醉方休。你不要因爲人多感到驚訝。」到了時候，八個砍柴的老頭一塊來了。有一人從袖子裏取出一棵小楠木，才五六寸高，栽在院子裏，然後就飲酒作樂。那人說：「有勞你爲我們置辦美酒，沒有什麼報答你，就爲你栽了這棵小樹。這棵樹長到徑尺粗的時候，你家就家財萬貫了。這時候，你可以進貢幫助天子，在國史上留名。十年後，咱們到岷嶺巨人宮相會，會教給你成仙的道術的。」說完他們就走了。十天之後，那棵小樹已經長入高天，十幾丈高，粗已夠徑尺，他家裏便金玉自己飛來，寶物自己堆積，非常富有，即使是卓王孫、糜竺這樣的大富人家，也不如他家。五年後，唐玄宗到蜀地避難，馮大亮貢獻三十萬貫錢，用來資助國家。

卷第三十六 神仙三十六

徐佐卿 拓跋大郎 魏方進弟 李清

徐佐卿

唐玄宗天寶十三載重陽日獵於沙苑。時雲間有孤鶴徊翔。玄宗親御弧矢中之。其鶴即帶箭徐墜，將及地丈許，欻然矯翼，西南而逝。萬衆極目，良久乃滅。益州城西十五里，有道觀焉。依山臨水，松桂深寂，道流非修習精愨者莫得而居之。觀之東廊第一院，尤爲幽寂。有自稱青城山道士徐佐卿者，清粹高古，一歲率三四至焉。觀之耆舊，因虛其院之正堂，以俟其來。而佐卿至則棲焉，或三五日，或旬朔，言歸青城。甚爲道流所傾仰。一日忽自外至，神彩不怡，謂院中人曰：「吾行山中，偶爲飛矢所加，尋已無恙矣；然此箭非人間所有，吾留之於壁，後年箭主到此，即宜付之，慎無墜失。」乃援毫記壁雲：「留箭之時，則十三載九月九日也。」及玄宗避亂幸蜀，暇日命駕行遊，偶至斯觀，樂其嘉境，因遍幸道室。既入此堂，忽睹其箭，命侍臣取而玩之，蓋御箭也。深異之，因詢觀之道士。具以實對。則視佐卿所題，乃前歲沙苑從田之箭也，佐卿蓋中箭孤鶴耳。究其題，乃沙苑翻飛，當日而集於斯歟。玄宗大奇之，因收其箭而寶焉。自後蜀人亦無復有遇佐卿者。（出《廣德神異錄》）

【譯文】

唐玄宗在天寶十三年重陽節那天到沙苑打獵，當時雲間有一隻孤鶴在來回飛翔。唐玄宗親自拉弓放箭把鶴射中了，那鶴就帶着箭慢慢地往下降落，離地還有一丈來高的時候，它突然一振翅膀，向西南飛去了。千萬人都一直望着它，好久好久才消逝。益州城西十五里，有一個道觀。這道觀依山傍水，松樹桂樹成片，山深林靜。道流之中，如果不是精心謹慎地進行修煉的人是不能住到這裏的。這個觀的東廊第一院，尤其幽靜。有一個自稱是青城山道士名字叫作徐佐卿的，樣子清純高古，一年大概能來好幾趟。觀中的老年人，因此總是空着那院的正堂，等着徐佐卿來。而徐佐卿一來就住在這裏，或三五日，或十天半月就走。他說回青城。道流中人都很仰慕他。有一天他忽然從外面走進來，神色不怎麼高興。他對院子裏的人說：「我在山裏走路，偶然被飛箭射中，不一會兒就沒事兒了。但是這箭不是普通人所有的。我把這支箭留在牆壁上，後年箭的主人到這裏來，就把箭交給他。一定不要弄丟了！」他還拿筆在牆壁上記道：「留箭的時候，是天寶十三年九月九日。」等到唐玄宗避難來到四川，閒暇之日坐着車遊玩，偶然來到這個觀，很喜歡這裏的佳境，就遍遊所有的道室。走進這個院的正堂之後，忽然看到了那支箭，讓侍臣拿過來玩賞。他一看這是一支御用的箭，非常驚奇，於是就詢問觀裏的道士，道士全都如實地回答了。唐玄宗就去看徐佐卿題的字，原來是前年在沙苑打獵射出的那支箭。徐佐卿大概是中箭的那隻孤鶴。細究那題字，是它在沙苑中箭之後翩翻飛翔，當日就飛到這裏了。唐玄宗非常驚奇，就收藏了那支箭，作爲一件寶物。以後蜀地人也沒有再遇到過徐佐卿的。

拓跋大郎

天寶中，有扶風令者，家本權貴，恃勢輕物，賓客寒素者無因趨謁。由是謗議盈路。時主簿李、尉裴者，好賓客。裴頗好道，亦常隱於名山，又好施與，時亦補令之闕。常因暇日，會宴邑中，客皆通貴，裴尉疾不赴。賓客方集，忽有一客，廣顙，長七尺餘，策杖攜帽，神色高古，謂謁者曰：「拓拔大郎要見府君。」謁者曰：「長官方食，不可通謁。請俟罷宴。」客怒曰：「是何小子，輒爾拒客，吾將自入。」謁者懼，走以白令。令不得已，命邀之升階。令意不悅，而客亦不平。既而宴會，率不謙讓。及終宴，皆不樂。客不揖去。令亦長揖而已。客色怒甚，流言而出。時李主簿疑爲異人。李歸，召裴尉而告之雲：「宴不樂，爲此客耳。觀其狀，恐是俠者，懼且爲害。吾當召而謝之。」遂與裴共俟，命吏邀客，客亦不讓而至。時已向夜，李見甚敬。裴尉見之，忽趨避他室。李揖客坐定，復起問裴。裴色兢懼甚，謂李曰：「此果異人，是峨嵋山人，道術至高者。曾師事數年，中路舍之而逃。今懼不可見。」李子因先爲裴請。裴即衣公服趨入，鞠躬載拜而謝罪。客顧之良久。李又爲言。方命坐。言議皆不相及。裴益敬肅，而李益加敬焉，兼言令之過。李爲辭謝再三。仍宿於李廳。李夙夜省問，已失所在，而門戶扃閉如故。益以奇之。比旦，吏人奔走報雲：「令忽中惡，氣將絕而心微暖。」諸寮相與省之，至食時而蘇。令乃召李主簿入見，叩頭謝之曰：「賴君免死耳。」李問故。雲：「昨晚客，蓋是神人。吾昨被錄去，見拓拔據胡牀坐，責吾之不接賓客。遂命折桑條鞭之，杖雖小而痛甚。吾無辭謝之，約鞭至數百。乃雲：『賴主簿言之，不然死矣，敕左右送歸，方得蘇耳。」舉示杖痕猶在也。命駕往縣北尋之。行三十里，果見大桑林，下有人馬跡甚多，地有折桑條十餘莖，血猶在地焉。令自是知懼。而拓拔從此不知所之。蓋神仙也。（出《原化記》）

【譯文】

天寶年間，有一個扶風縣的縣令，他出身於權貴家庭，依仗權勢輕視他人，貧寒的賓客就沒有機會去拜訪他，因此人們對他有許多抨擊和議論。當時有一個姓李的主簿和一個姓裴的縣尉，這兩個人都喜歡賓客。裴縣尉還喜歡道教，也曾經在名山裏隱居過，還好施捨，有時也彌補縣令的缺點。縣令曾經趁閒暇在城裏舉辦宴會，前來赴宴的賓客都與權貴有交往，裴縣尉因病沒有出席。賓客們剛到齊，忽然又來了一位客人。這位客人額頭挺寬，身高七尺有餘，拄着柺杖，託着帽子，神色清高古樸。他對負責通報的官吏說：「我是拓跋大郎，要見府君。」負責通報的官吏說：「長官們正在喫飯，不能通報，請等到宴會結束再通報。」來客生氣地說：「你是幹什麼的小子，竟敢如此拒絕客人？不通報我就自己闖進去！」負責通報的興，來客也不滿意。接着開始宴會，卻不禮讓來客。等到宴會結束，大家全都不樂。那客人不告辭就走了，縣令也僅僅作了一個長揖而已。客人的臉色非常憤怒，說着難聽的話走出去。當時李主簿懷疑這個人是個神異的人。李主簿回到家裏，把裴縣尉叫來對他說道：「宴會不歡而散，是因爲這個客人。看他那樣子，恐怕是個俠客。我擔心他將成爲一種危害，我們應該把他找來向他認錯。」於是李主簿和裴縣尉一起等候，派人去找那客人。那客人也不謙讓，就來了。當時已是傍晚。李主簿見了他，非常尊敬。而裴縣尉見了他，急忙躲到別的屋去了。李主簿揖請客人坐定之後，又去問裴縣尉。裴縣尉非常驚懼，對李主簿說：「這個人果然是神異之人。他是峨嵋山人，道術極高超。我曾拜他爲師多年，中途離開他逃跑了，現在只怕他不會見我。」於是李主簿先替裴縣尉向客人求情，裴縣尉就穿上官服走進去，鞠躬參拜而謝罪。那客人對着裴縣尉看了許久。李主簿又爲裴縣尉求情，客人這才讓裴縣尉坐下。言談議論過程中，客人根本沒提及裴縣尉逃跑的事，裴縣尉就更加肅然起敬。李主簿也更加尊敬他。又談到了縣令的過錯，李主簿再三替縣令認錯。客人宿在李主簿的廳堂裏。李主簿連夜去探望客人。客人已不外哪兒去了，但是門窗仍然是關着的。李主簿更加奇怪。到了早晨，有個官吏跑來報告說：「縣令忽然間得了惡病，氣要斷了而心還稍暖。僚屬們一塊去看望他。到了喫早飯的時候他甦醒了，就叫李主簿去見。李主簿去了。縣令向他叩頭致謝說：「全靠你救了我一命啊！」李主簿問原因，縣令說：「昨天那位客人，大概是一位神人。我昨晚被拘去，看見拓跋大郎坐在一把交椅上。他責備我不交接賓客，就讓人折桑樹枝打我，樹棍雖小卻非常疼痛。我無話可說。大約打到幾百下，才說：「靠李主簿爲你講情，不然就打死你！」於是讓人把我送回來，我這才醒了。」縣令抬起身子讓大家看，被抽打的傷痕還在呢。他讓人騎馬到縣北去尋找，走了三十里，果然看見一片大桑林，林下有很多人馬的足跡，地上有十幾根桑樹枝條，血跡也還留在地上。縣令從此知道害怕了。而拓跋從此不知哪兒去了。他大概是個神仙。

魏方進弟

唐御史大夫魏方進，有弟年十五餘，不能言，涕沫滿身。兄弟親戚皆目爲癡人，無爲恤養者。唯一姊憫憐之，給與衣食，令僕者與洗沐，略無倦色。一旦於門外曝日搔癢。其鄰里見朱衣使者，領數十騎至。問曰：「仙師何在。」遂走到見搔癢者，鞠躬趨前，俯伏稱謝。良久，忽高聲叱曰：「來何遲！勾當事了未？」曰：「有次第。」又曰：「何不速了卻？且去！」神彩洞徹，聲韻朗暢，都無癡疾之狀。朱衣輩既去，依前涕下至口，搔癢不已。其夜遂卒。魏公等雖驚其事，而不異其人，遂隨事瘞埋。唯姊悲慟有加，潛具葬禮。至小殮之日，乃以一黃繡披襖子，平日所惜者，密置棺中。後魏公從駕至馬嵬，其姊亦隨去，禁兵亂，誅楊國忠，魏公親也，與其族悉預禍焉。時其姊偶出在店外，聞難走，遺其男女三人，皆五六歲，已分爲俎醢矣，及明早軍發，試往店內尋之，殭屍相接，東北稍深一牀上，若有衣服，就視之，兒女三人，悉在其中，所覆乃是葬癡弟黃繡襖子也。悲感慟哭。母子相與入山，俱免於難。（出《逸史》）

【譯文】

唐朝御史大夫魏方進，有一個十五歲多一點的弟弟，不會說話，鼻涕唾沫滿身，兄弟親戚把他視爲傻子，沒有撫養他的，只有他的一個姐姐可憐他，供他喫穿，讓僕人給他洗衣服洗頭洗腳什麼的，一點沒有厭倦的表現。一天早晨，他在門外曬日頭搔癢癢，他的鄰居看見一個紅衣使者，領着好幾十騎馬的到來，問道：「仙師在哪？」於是紅衣使者走到他面前鞠躬，俯下身去稱謝。許久，他忽然高聲叱道：「爲什麼來晚了？事情辦完了嗎？」紅衣使者說：「還有一些未完。」他又說：「爲什麼不趕快了卻？去吧！」他神彩奕奕，通達事理，聲音爽朗通暢，完全沒有癡病的症狀。紅衣使者們走後，他又像先前那樣，鼻涕流到口邊，不停地搔癢了。那天夜裏他就死了。魏方進等人雖然對這件事感到喫驚，卻不認爲這個人是個異人，於是就草草裝殮。只有那位姐姐非常悲痛，偷偷地舉行了葬禮，到了入殮的時候，就把平常愛惜的一件黃色繡花披襖子偷偷地放到棺材裏。後來魏方進隨從皇帝來到馬嵬坡，他姐姐也一塊前去。禁兵叛亂，殺了楊國忠。楊國忠是魏方進的親戚。魏方進和他的家族全都遭到大禍。當時他的姐姐偶然走出店來，聽說發生了災難就逃跑了，丟下了三個兒女，都五六歲，估計是已被砍成肉醬了。等到第二天早晨軍隊出發了，她到店裏去尋找，見死屍滿地，東北角稍遠的一張牀上，好像有衣服，走近一看，她的那三個兒女全在牀上，蓋的竟是葬癡弟時裝進去的黃色繡花披襖子。她感動得放聲慟哭。於是母子四人一塊逃入深山，全部免除了災難。

李清

李清，北海人也。代傳染業。清少學道，多延齊魯之術士道流，必誠敬接奉之，終無所遇，而勤求之意彌切。家富於財，素爲州里之豪甿。子孫及內外姻族，近百數家，皆能遊手射利於益都。每清生日，則爭先饋遺，凡積百餘萬。清性仁儉，來則不拒，納亦不散。如此相因，填累藏舍。年六十九，生日前一旬，忽召姻族，大陳酒食，已而謂曰：「吾賴爾輩勤力無過，各能生活，以是吾獲優贍；然吾布衣蔬食，逾三十年矣，寧復有意於華侈哉！爾輩以吾老長行，每饋吾生日衣裝玩具，侈亦至矣；然吾自以久所得，緘之一室，曾未閱視，徒損爾之給用，資吾之糞土，竟何爲哉！幸天未錄吾魂氣，行將又及吾之生辰，吾固知爾輩又營續壽之禮，吾所以先期而會，蓋止爾之常態耳。」子孫皆曰：「續壽自遠有之，非此將何以展卑下孝敬之心？願無止絕，俾姻故之不安也。」清曰：「苟爾輩志不可奪，則從吾所欲而致之，可乎？」皆曰：「願聞尊旨。」清曰：「各能遺吾洪纖麻縻百尺，總而計之，是吾獲數千百丈矣，以此爲紹續吾壽，豈不延長哉！」皆曰：「謹奉教。然尊旨必有所以，卑小敢問。」清笑謂曰：「終亦須令爾輩知之。吾下界俗人，妄意求道，精神心力，夙夜勤勞，於今六十載矣，而曾無影響。吾年已老耄，朽蠹殆盡，自期筋骸不過三二年耳，欲乘視聽步履之尚能，將行早志。爾輩幸無吾阻。」先是，青州南十里有高山，俯壓郡城，峯頂中裂，豁爲關崖。州人家家坐對嵐岫，歸雲過鳥，歷歷盡見。按圖經云云門山，俗亦謂之劈山，而清蓄意多時。及是謂姻族曰：「雲門山神仙之窟宅也，吾將往焉。吾生日坐大竹蕢，以轆轤自縋而下，以纖縻爲媒焉；脫不可前，吾當急引其媒，而則出吾於媒末。設有所遇而能肆吾志，亦當復來歸。」子孫姻族泣諫曰：「冥寞深遠，不測紀極；況山精木魅，蛇虺怪物，何類不儲。忍以千金之身，自投於斯，豈久視永年之階乎！」清曰：「吾志也。汝輩必阻，則吾私行矣。是不獲行竹蕢洪縻之安也。」衆知不可回，則共治其事。及期而姻族鄉里，凡千百人，競齎酒饌。遲明，大會於山椒。清乃揮手辭謝而入焉。良久及地，其中極暗，仰視天才如手掌。捫四壁，止容兩席許。東南有穴，可俯僂而入。乃棄蕢遊焉。初甚狹細，前往則可伸腰。如此約行三十里，晃朗微明。俄及洞口，山川景象，雲煙草樹，宛非人世。曠望久之。惟東南十數里，隱映若有居人焉。因徐步詣之，至則陡絕一臺，基階極峻，而南向可以登陟。遂虔誠而上，頗懷恐懼。及至，窺其堂宇甚嚴，中有道士四五人。清於是扣門。俄有青童應門問焉。答曰：「青州染工李清。」青童如詞以報。清聞中堂曰：「李清伊來也？」乃令前。清惶怖趨拜。當軒一人遙語曰：「未宜來，何即遽至。」因令遍拜諸賢。其時日已午，忽有白髮翁自門而入，禮謁，啓曰：「蓬萊霞明觀丁尊師新到。衆聖令邀諸真登上清赴會。」於是列真偕行，謂清曰：「汝且居此。」臨出顧曰：「慎無開北扉。」清巡視院宇，兼啓東西門，情意飄飄然，自謂永棲真境。因至堂北，見北戶斜掩，偶出顧望。下爲青州，宛然在目，離思歸心，良久方已。悔恨思返，諸真則已還矣。其中相謂曰：「令其勿犯北門，竟爾自惑，信知仙界不可妄至也。因與瓶中酒一甌，其色濃白。既而謂曰：「汝可且歸。」清則叩頭求哀，又云：「無路卻返。」衆謂清曰：「會當至此，但時限未耳。汝無苦無途，但閉目，足至地則到鄉也。」清不得已，流涕辭行。或相謂曰：「既遣其歸，須令有以爲生。」清心恃豪富，訝此語爲不知己，一人顧清曰：「汝於堂內閣上，取一軸書去。清既得。謂清曰：「脫歸無倚，可以此書自給。」清遂閉目，覺身如飛鳥，但聞風水之聲相激。須臾履地。開目即青州之南門，其時才申末。城隍阡陌，彷佛如舊，至於屋室樹木，人民服用，已盡變改。獨行盡日，更無一人相識者。即詣故居，朝來之大宅宏門，改張新舊，曾無仿像。左側有業染者，因投詣與之語。其人稱姓李。自雲：「我本北海富家。」因指前筱涕，「此皆我祖先之故業。曾聞先祖於隋開皇四年生日自縋南山，不知所終，因是家道淪破。」清悒怏久之。乃換姓氏。寓遊城邑。因取所得書閱之，則療小兒諸疾方也。其年青州小兒癘疫，清之所醫，無不立愈。不旬月，財產復振。時高宗永徽元年，天下富庶，而北海往往有知清者，因是齊魯人從而學道術者凡百千輩。至五年，乃謝門徒雲：「吾往泰山觀封禪。」自此莫知所往。（出《集異記》）

【譯文】

李清是北海人。他家世代相傳以染布爲業。李清小時候喜歡學習道術，經常迎請齊魯一帶的術士道流，而且一定虔誠地接待。但是他始終沒有遇上真正的仙人。他勤苦求道的意志就更加堅定迫切。他家裏很有錢，一向是州里的豪富之家。他的子孫及內外親戚，將近一百多家，都能往來益都。經商賺錢。每當李清過生日，親戚們便爭先恐後地送禮。他共積累了一百多萬家當。李清性情仁厚儉樸，凡送禮來的全都不拒絕，收了禮也不輕易用掉。如此只進不出積累起來的東西把庫房裝得滿滿的。六十九歲生日的前十天，他忽然叫來所有親屬，大擺酒宴，然後對大家說：「\*\*你們勤奮努力沒有過錯，各自都能生活，因此我得到了優厚的供給。然而我穿布衣，喫菜食，已經三十多年了，難道我還能對豪華奢侈感興趣嗎？你們因爲我年紀大，是長輩，每當我過生日都送給我一些衣服玩物，已經十分奢侈了。但是我把長期以來得到的，封存在一個屋子裏，一直沒有仔細看，白白損耗了你們的資財，在我這裏有如糞土，究意是爲了什麼呢？有幸上天沒有把我的魂捉去，行將又來到我的生日了，我本來知道你們還得置辦爲我祝壽的禮物。我之所以提前把你們集合起來，就是要制止你們經常的作法而已。」子孫們都說：「祝壽的事自古就有，不這樣怎麼能展示兒孫們的孝敬之心？請不要禁止，杜絕，讓親屬們感到不安。」李清說：「如果你們的意志不可改變，那就按照我的想法去做，可以嗎？」兒孫們都說：「願意聆聽老人家的意旨。」李清說：「你們各自送給我一百尺大纖麻繩子，總的計算，這樣我就可以得到幾千幾百丈繩子了，用它來繼續我的壽命，難道不延長嗎？」兒孫們都說：「我們一定照辦。但是您老的這種意思一定有原因，可以問嗎？」李清對兒孫們說：「到底也要讓你們知道，我是下界的俗人，胡亂地追求道術，費盡精神心力，日夜地勤勞，到如今已經六十年了，卻沒有一點成就。我已經到了老年，朽壞損耗將盡，自己預想筋骨用不上二三年了。我想趁着眼睛、耳朵、腿腳還好使，實現我早年的願意。希望你們不要阻止我。」在這以前，青州南十里有一座高山。這山俯壓着郡城，峯頂從中間裂開，豁口成爲關崖。州里人家家坐對着峯巒霧氣、來往的雲和鳥，全都看得清清楚楚。察看《圖經》，叫它「雲門山」，一般人又叫它「劈山」。李清對此山很早就有想法，到這時他纔對親屬們講：「雲門山是神仙的洞府，我要到那兒去。我過生日那天，我坐在一個大竹筐裏，你們用轆轤把我放下去，就用那根大麻繩子作媒介。如果不能靠前，我就趕緊拉那繩子，你們就把我拽出來。假如能遇上仙人，能了卻我的心願，我也能再回來。」子孫親戚們哭着勸他說：「冥間寂寞而又深遠，極難預測，況且山精樹怪、牛鬼蛇神，什麼東西沒有？你怎麼忍心把千金的身子，自動投到那裏邊？這哪是長壽的辦法呢？」李清說：這是我的心願。如果你們一定要阻攔，那我就偷着走。這就不如用竹筐和大繩子那樣安全。」衆人知道他不能再回心轉意，就共同籌辦了這件事。到了他生日的那天，親屬鄰居千百人，爭搶着送來酒飯。天要亮的時候，大家全都匯聚在山陵上，李清就揮手走進竹筐。好久他纔到了地面上，那裏面很暗。抬頭看天，天只有手掌那麼大。用手摸一下四面的牆壁，大約只能容下兩張席子。東南方向有一個洞，可以彎着腰走進去。於是李清扔掉竹筐走了進去。剛進去的時候挺狹窄，再往前走就可以直起腰來。如此走了大約三十里，他望見了微弱的亮光。一會兒來到洞口，山川景像，雲煙草樹，好像不是人世間的風光。他眺望了好久，只有東南方向十幾裏的地方，隱隱約約好像有人居住。於是他就慢慢走過去。到那一看，卻是一個陡絕的臺子，臺階極險峻。從南面可以登上去，他就虔誠地一步一步走上去，心裏非常害怕。等到走到地方，見這裏的殿堂屋宇很整齊，其中有四五個道士。於是李清就敲門。不一會兒有一個青衣童子在門裏問是誰叫門，李清回答說：「我是青州的染工李清。」青衣童子就像他說的這樣回去稟報。李清聽到中堂有人說：「李清他來了？」於是就讓他上前去。李清惶恐地小步走上去參拜。當窗的一個人遠遠地說：「還不該來，爲什麼就急急忙忙地來了？」於是讓他逐個拜見仙人們。當時已經是正午，忽然有一個白髮老頭從門外走進來，見禮之後開始說：「蓬萊霞明觀丁尊師新來到這裏，衆上仙邀請大家到上清去赴會。」於是仙人們一塊往外走。有人對李清說：「你暫且住在這裏。」要出門的時候又回頭說：「千萬不要開北門。」李清在院裏屋裏巡視，又打開了東西門，心情很清爽，自以爲永遠住進了仙境。於是來到堂北，見北門斜掩着，偶然出去一望，見下面是青州，好像就在眼前。思念家鄉的心情，好久才平靜下來。他悔恨自己不該有想回家的念頭。這時候衆仙人已經回來了。其中有人互相說：「讓他不要開北門，他卻如此糊塗！可見仙界是不可隨便來的。」於是就把一個瓶子裏的酒倒一碗給他，酒的顏色很白。他喝完酒，人家對他說：「你可以暫且回去。」李清就叩頭哀求，還說：「沒有回去的路。」衆仙對他說：「你該當到這來，只是時限沒到而已。你不要怕沒有路，只要閉上眼睛，腳一落地就到家鄉了。」李清不得已，只好灑淚告別。有仙人互相說：「既然打發他回去，應該讓他有生活的辦法。」李清心裏依仗自己家裏有錢，驚訝這話是不瞭解自己。一人看着李清說：「你到堂內的閣子上，拿一軸書帶走吧。」李清拿到書之後，那人又對他說：「如果回去生活上沒有依靠，可以憑這軸書謀生。」李清於是閉上眼睛，覺得身子像鳥在飛，只聽到風聲水聲激盪，不一會兒就踩到了地面。睜眼一看，是青州的南門。當時只是申時的末了。城壕道路，彷彿和原來一樣。至於房屋樹木、人民的服用，已經完全改變了。他獨自走了一整天，還沒有一個認識的人。於是他就回到故屋去。早晨出來時的大宅院大門樓，完全變了樣子。左側有做染布生意的，他就過去和人家說話。那人自稱姓李，說：「我家本來是北海的一個富戶。」他指了指前後的街道，「這都是我祖先的舊業。聽說我爺爺在隋朝開皇四年過生日那天，自己用繩子下到南山下，不知到底哪兒去了。因此家境衰敗了。」李清悶悶不樂好長時間。於是他改換了姓名，流落在城中。他拿出那軸書來看，原來是治療小孩疾病的藥方。那一年青州的小孩長惡病，李清醫治的，沒有不立即就好的。不到十天半月，他的財產又興旺起來。當時是唐高宗永徽元年，天下富足。北海常常有認識李清的，因此齊魯一帶跟着李清學道術的有上百上千人。到了永徽五年，李清和門徒們告別說：「我要到泰山去看封禪。」從此就不知他到哪兒去了。

卷第三十七 神仙三十七

韋仙翁 楊越公弟 陽平謫仙 賣藥翁　嚴士則

韋仙翁

唐代宗皇帝大曆中，因晝寢，常夢一人謂曰：「西嶽太華山中，有皇帝壇，何不遣人求訪，封而拜之，當獲大福。」即日詔遣監察御史韋君，馳驛詣山尋訪。至山下，州縣陳設一店，具飯店中，所有行客，悉令移之。有一老翁謂店主曰：「韋侍御一餐即過，吾老病不能遠去，但於房中坐，得否？」店主從之。少頃韋君到店，良久，忽聞房中嗽聲。韋問「有何人在此」，遣人視之。乃曰：「有一老父。」韋君訪老父何姓。答曰：「姓韋。」韋君曰：「相與宗盟，合有繼敘。」邀與同席。老父因訪韋公祖父官諱；又訪高祖爲誰。韋君曰：「曾祖諱某，任某官。高祖奉道不仕，隋朝入此山中，不知所在。」老父喟然嘆曰：「吾即爾之高祖也。吾名集，有二子，爾即吾之小子曾孫也。豈知於此與爾相遇。韋君涕泣載拜。老父止之，謂曰：「爾祖母見在。爾有二祖姑，亦在山中。今遇寒食，故入郭，與渠輩求少脂粉耳。有一布幞，幞內有茯苓粉片，欲貨此市買。」問韋君：「爾令何之？」韋君曰：「奉敕於此山中求真壇。州縣及山中人，莫有知者。不審翁能知此處否？」老父曰：「蓮花中峯西南上，有一古壇，彷佛餘址。此當是也；但不定耳。」遂與韋君同宿。老父絕糧不食，但飲少酒及人蔘茯苓湯。明日，韋君將入山。老父曰：「吾與爾同去。」韋君乃以乘馬讓之。老父曰：「爾自騎，吾當杖策先去。」韋君乘馬奔馳，竟不能及，常在馬前三十步。至山足，道路險阻，馬不能進。韋君遂下，隨老父入谷。行不裏許，到室，見三嫗。老父曰：「此乃爾之祖母及爾之二祖姑也。」韋君悲涕載拜。祖母年可七八十，姑各四十餘，俱垂髮，皆以木葉爲衣。相見甚喜。謂曰：「年代遷變，一朝遂見玄孫。」欣慰久之，遂與老父上山訪壇，登攀險峻。韋君始不可堪，老父行步若飛，回顧韋君而笑。直至中峯西南隅，果有一罈，韋君灑掃拜謁，立標記而回。卻到老父石室，辭出谷。韋君曰：「到京奏報畢，當請假卻來請覲。」老父曰：「努力，好事君主。」韋君遂下山，返到闕庭，具以事奏。代宗嘆異，乃遣韋君齎手詔入山，令刺史以禮邀致。韋君到山中求覓，遂失舊路，數日尋訪不獲。訪山下故老，皆雲：「自少年已來，三二年則見此老父一到城郭，顏狀只如舊，不知其所居。」韋君望山慟哭而返。代宗悵恨，具以事蹟宣付史館。（出《異聞集》）

【譯文】

唐朝大曆年間，代宗皇帝在白天睡覺，夢見一個人對他說：「西嶽太華山中，有一個皇帝壇，你爲什麼不派人去尋訪，而祭它拜它呢？那樣就能得到極大的福廕。」代宗當天就派監察御史韋君，騎馬到太華山尋訪。韋君來到山下，州縣把山下一個客店擺設齊整，在店中準備了飯，其他客人全部被趕走。有一個老人對店主說：「韋侍御喫一頓飯就走，我又老又病不能遠去，我只在屋裏坐着不出來，可以嗎？」店主答應了他。不多時韋君來到店中。過了一會兒，忽然聽到屋裏有咳嗽的聲音，韋君便問有什麼人在這裏，並派人去看。看的人說：「有一個老人。」韋君就問老頭姓什麼。老頭說：「姓韋。」韋君說：「咱們是同一宗姓，應該敘一敘輩份繼承。」於是請老頭和自己同席而坐。老頭就問韋君的祖父叫什麼名字。又問他的高祖是誰。韋君說出祖父叫什麼名，做什麼官，又說高祖信奉道教不做官，隋朝時進到這山裏，不知哪兒去了。老頭感慨地嘆道：「我就是你的高祖。我叫韋集，有兩個兒子，你就是我小兒子的重孫子。哪知道能在這兒與你相遇！」韋君淚流滿面地跪拜。老頭制止他，對他說：「你奶奶還在，你有兩個姑奶奶也在山中，現在遇上寒食節，所以我就進城，給她們弄點脂粉。我這裏有一個布包，包裏有茯苓粉片，想賣了這些茯苓片再買脂粉。」老頭又問韋君：「你現在要到哪兒去？」韋君說：「我奉皇帝的詔令在這山裏找一個真壇，州縣和山裏的人沒有知道的，不知道您老人家是不是知道這個地方？」老頭說「蓮花中峯西南上邊，有一個古壇，好像是個遺址，這應當就是真壇，只是不一定罷了。」於是老頭和韋君住在一起。老頭不喫糧食，只喝少量的酒和人蔘茯苓湯。第二天，韋君要進山，老頭說「我和你一塊去。」韋君就要把馬讓給老頭騎。老頭說「你自己騎吧，我得拄着棍兒先走。」韋君騎着馬奔跑，竟追不上老頭，老頭總是在馬前三十步的地方。到了山腳下，道路險阻，馬不能行進了，韋君就下了馬，跟着老頭走進山谷。走了一里來地。來到一個屋裏，看見三個老太太。老頭說「這就是你的奶奶和你的兩個姑奶奶。」韋君灑淚跪拜。他的奶奶有七八十歲，姑奶奶各都四十多歲的樣子，都披散着頭髮，穿着用樹葉做的衣服。她們見了韋君非常高興，對他說「年代變遷了，到現在還見到了重孫子！」她們高興了許久。於是韋君與老頭上山訪真壇。攀登險山峻嶺，韋君幾乎支持不住，老頭卻行步如飛，老頭回頭看着韋君微笑。二人逕直來到中峯西南隅，果然有一個壇。韋君把壇灑掃一番，拜祭一番，立上標誌就回來了。回到老頭的石屋，告別走出山谷，韋君說「到京城奏報完了，我就請假回來看你，」老頭說：「你要努力，好好輔佐皇帝。」韋君就下了山，回到京城，詳細地向皇帝奏報。代宗驚異感嘆，就派韋君帶着他的親筆詔書入山，讓韋君按照禮儀把仙人請來。韋君到山裏尋找，就迷失了原來的道路，好幾天也沒有找到。訪問山下的老人，老人們都說：「從年輕的時候以來，每隔二三年就看到這個老頭進一趟城，相貌總是不變，不知他住在哪裏。」韋君望着山峯慟哭一場就回來了。代宗悵惘悔恨，讓史官把這件事詳細地記了下來。

楊越公弟

唐建中初。楚州司馬楊集，自京之任，至華陰宿。夜有老人，戴大帽，到店。就爐向火。楊君見其耆耄，因與酒食。問姓氏。曰：「姓楊。」又詰其祖先。雲：「越公最近。」楊公乃越侄孫，復重問。曰：「爲君所迫，我乃盡言。我是越公季弟也，遭兄亡命，遂遇道真。」集聞姓氏，再拜覆坐。曰：「吾亦知汝過此，故來相看。祖母與姑數人悉在，汝欲見否？吾先報去。」少頃復至。明旦，與楊君入山，約裏餘，有大澗，闊數丈。老父超然而越。回首謂楊君曰：「當止此。吾與汝喚阿婆去。」逡巡間，老母及女與六七人，繞巖而至。楊君望拜，隔水與語，皆嗟嘆，亦有泣者。良久曰：「且去。妨汝行役。」楊君乃拜。回數十步卻望，猶有揮袖者。明日復來，深水高峯。並不見矣。（出《逸史》）

【譯文】

唐德宗建中初年，楚州司馬楊集，從京城前往楚州上任，走到華陰住宿。夜裏有一個戴大帽子的老人來到店裏，湊近火爐烤火。楊集見他老邁，就送給他酒飯，問他的姓名。他說姓楊，就又問他的祖先是誰。他說：「我和楊越公最近。」楊集是楊越的叔伯孫子，就又繼續問。他說：「被你逼得沒法，我全告訴你吧！我是楊越的小弟弟，趕上哥哥遭難逃命，就遇上了仙人。」楊集聽說了姓名，連連下拜，又坐下來。老人說：「我也知道你從此路過，所以來看看你。你的奶奶和姑姑幾個人都在，你要見她們嗎？我先去告訴她們。」不一會兒他又回來了。第二天，他和楊集一塊入山。大約走了一里多，出現一條大山澗，有幾丈寬，老頭很輕鬆地就跨了過去，回頭對楊集說：「你先等在這兒，我給你喊你奶奶去。」不多時，一位老太太和女兒以及其他六七個人，從巖後繞過來。楊集望着她們下拜，隔着水和她們說話。大家都很慨嘆，也有哭泣的。好久她們才說：「走吧，別耽誤你趕路了！」楊集就再拜，往回走了幾十步再回頭望，看見還有人揮手致意。第二天他又來了，只有深水高峯，別的什麼都不見了。

陽平謫仙

陽平謫仙，不言姓氏。初，九隴人張守珪，仙君山有茶園。每歲召採茶人力百餘人，男女傭功者雜處園中。有一少年，自言無親族，賃爲摘茶，甚勤願了慧。守珪憐之，以爲義兒。又一女子，年二十，亦云無親族，願爲義兒之妻。孝義端恪。守珪甚善之。一旦山水泛溢，市井路隔，鹽酪既缺，守珪甚憂之。新婦曰：「此可買耳。」取錢出門十數步，置錢於樹下，以杖叩樹，得鹽酪而歸。後或有所需，但令叩樹取之，無不得者。其術夫亦能之。因與鄰婦十數人，於塴口市相遇，爲買酒一碗，與婦飲之，皆大醉，而碗中酒不減。遠近傳說，人皆異之。守珪問其術受於何人。少年曰：「我陽平洞中仙人耳。因有小過，謫於人間。不久當去。」守珪曰：「洞府大小與人間城闕相類否？」對曰：「二十四化，各有一大洞，或方千里、五百里、三百里。其中皆有日月飛精，謂之伏晨之根，下照洞中，與世間無異。其中皆有仙王仙官、卿相輔佐，如世之職司。有得道之人，及積功遷神返生之士，皆居其中，以爲民庶。每年三元大節，諸天各有上真，下游洞天，以觀其所爲善惡。人世生死興廢，水旱風雨，預關於洞中焉。龍神祠廟，血食之司，皆爲洞府所統。二十四化之外，青城、峨嵋、益登、慈母、繁陽、嶓冢，皆亦有洞，不在十大洞天三十六小洞天之數。洞中仙曹，如人間郡縣聚落耳，不可一一詳記也。旬日之間，忽失其夫婦。（出《仙傳拾遺》）

【譯文】

陽平謫仙，不說他姓什麼叫什麼。當初，九隴人張守珪在仙君山有一個茶園，每年都要僱用一百餘名採茶人，男男女女雜處在茶園裏。有一個年輕人，自己說沒有親族，僱來採茶，很肯幹也很聰明。張守珪很喜歡他，認他做了乾兒子。又有一位女子，二十歲，也說沒有親族，願意嫁給乾兒子爲妻。這女子孝順賢惠，張守珪對她很好。有一天山水氾濫，街市上道路被隔斷，食鹽、奶酪等喫的東西短缺；張守珪很擔心。新媳婦說：「這是能買到的。」她便拿着錢走出門十幾步，把錢放到樹下，用木棍敲樹，得到食鹽和奶酪拿回來。後來如果要用什麼，就讓她敲樹求取，沒有得不到的。她的這種道術，她丈夫也會。因爲他和十幾個鄰居的婦女在塴口的市場上相遇，他就買了一碗酒給婦女們喝，她們都喝得大醉，而碗裏的酒並沒減少。這件事遠近都在傳說，人們都感到驚奇。張守珪問乾兒子的道術是跟誰學的，年輕人說：「我是陽平洞中的仙人，因爲有一點小的過錯，被謫貶到人間來，不久就得回去。」張守珪說「洞府的大小，和人間的城郭差不多嗎？」年輕人回答說：「洞府有二十四種，各有一個大洞，或方圓一千里，或方圓五百里，或方圓三百里。其中都有日月那樣飛在空中的光華，叫作『伏晨之根』，向下照着洞中，和人世間沒什麼兩樣。洞中都有仙王仙官和輔佐的卿相，和人世間的官署職位一樣。有得道成仙的人，以及積功德昇天復生的人們，都居住在裏面，就是這裏的民衆。每年正月十五、七月十五、十月十五三大節日，各洞天都有上界的仙人下來，來觀察他們的所作所爲是善的還是惡的。人世的生死興廢和水旱風雨，事先就在洞中確定。龍神祠廟，祭祀的管理，都受洞府統管。二十四種之外，青城山、峨嵋山、益登山、慈母山、繁陽山、嶓冢山，也都有洞，不在十大洞天三十六小洞天數內。洞中的神仙官署，像人間的郡縣村落一樣，不能一一詳細記述。」十多天之後，忽然不見了這夫妻二人。

賣藥翁

賣藥翁，莫知其姓名。人或詰之，稱只此是真姓名。有童稚見之，逮之暮齒，復見，其顏狀不改。常提一大葫蘆賣藥，人告疾求藥，得錢不得錢，皆與之無阻，藥皆稱有效。或無疾戲而求藥者，得藥，尋必失之。由是人不敢妄求，敬如神明。常醉於城市間，得錢亦與貧人。或戲問之：「有大還丹賣否？」曰：「有，一粒一千貫錢。」人皆笑之以爲狂。多於城市笑罵人曰：「有錢不買藥喫，盡作土饅頭去！」人莫曉其意，益笑之。後於長安賣藥，方買藥者多，抖擻葫蘆已空，內只有一丸出，極大光明，安於掌中，謂人曰：「百餘年人間賣藥，過卻億兆之人，無一人肯把錢買藥喫，深可哀哉！今之自喫卻。」藥才入口，足下五色雲生，風起飄飄，飛騰而去。（出《續仙傳》）

【譯文】

有一個賣藥的老頭，不知道他的姓名。有人問他的姓名叫什麼，他說賣藥老頭就是他的真實姓名。有的人孩提時期見過他，到了老年又見到他，他的模樣還沒改變。他經常提着一隻大葫蘆賣藥。有人到他那兒討藥治病，給錢不給錢他都給藥，都說藥很有效。有的人沒有病開玩笑把藥拿去，過一會兒肯定丟失。因此人們不敢胡亂向他求藥，對他敬如神明。他常常喝醉在城市之中，得了錢也送給窮人。有的人和他開玩笑，問道：「你有大還丹賣嗎？」他說：「有。一粒一千貫錢。」人們都笑他，認爲他癲狂。他常常在城市裏笑罵別人說「有錢不買藥喫，都做土饅頭去！」人們沒有理解他的意思的，更笑他。後來他在長安賣藥，正有許多買藥的人，他抖了抖葫蘆說已經空了，裏面只有一丸倒出來。這丸藥極大，有亮光。他把這丸藥放在掌上，對人說：「我在人間賣藥一百多年，見過成億成兆的人，沒有一個人肯把錢買這藥喫，太可悲啦！現在我自己喫掉它吧！」藥剛入口，他腳下生出五色雲，飄飄然飛騰而去。

嚴士則

宋文宗末，（「文宗末」《劇談錄》作「大中末」，明抄本訛「太宗末」）建州刺史嚴士則，本穆宗朝爲尚衣奉御。頗好真道。因午日，於終南山採藥迷路，徘徊巖嶂之間。數日，所齎糧糗既盡，（「盡」字原缺，據明抄本補。）四望無居人，計其道路，去京不啻五六百里，然而林岫深僻，風景明麗。忽有茅屋數間，出於松竹之下。煙蘿四合，才通小徑。士則連扣其門，良久竟無出者。因窺籬隙內，見有一人，於石榻偃臥看書。士則推戶，直造其前。方乃攝衣而起。士則拜罷，自陳行止。因遣坐於盤石之上，亦問京華近事，復問天子嗣位幾年，雲：「自安史犯闕居此，迄至今日。」士則具陳奔馳陟歷，資糧已絕，迫於枵腹，請以飲饌救之。隱者曰：「自居山谷，且無煙爨，有一物可以療飢。念君遠來相過，自起於棟樑間。」脫紙囊，開啓，其中有百餘顆，如褊豆之形。俾於藥室取鐺，拾薪汲水，以一粒煮之良久，微有香氣，視之已如掌大。曰：「可以食矣。渴即取鐺中餘水飲之。」士則方啗其半，自覺豐飽。復曰：「汝得至此，當有宿分。自茲三十年間，無復飢渴。俗慮塵情，將澹泊也。他時位至方伯，當於羅浮相近。倘能脫去塵華，兼獲長生之道。辭家日久，可以還矣。」士則將欲告歸，且恐迷失道路。曰：「匆憂，去此三二里，與採薪者相值，可隨之而去。此至國門不遠。」既出，果有人採薪路側。因問隱者姓名，竟返山無所對。才經信宿，已及樊川村野。既還輦轂，不喜更嘗滋味，日覺氣壯神清，有驂鸞馭鶴之意。衣褐杖藜，多依巖岫。居B守盧僕射，耽味玄默，思睹異人。有道流具述其由，遂致之門下。及聞方伯之說，因以處士奏官。自梓州別駕，作牧建溪，時年已九十。到郡才週歲，即解印歸羅浮。及韋宙相公出鎮江南，使人訪之，猶在山谷。大中十四年，之任建安，路由江表。時蕭相公觀風浙右，於桂樓開宴召之，唯飲酒數杯，他無所食也。（出《劇談錄》）

【譯文】

唐文宗末年，建州刺史嚴士則，本是穆宗朝的尚衣奉御。他非常喜歡神仙道術。由於端午在終南山採藥迷了路，徘徊在岩石之間。幾天之後，帶來的乾糧喫光了，向四下望望沒有居民。估計那路程，離京城不少於五六百里。然而這裏的樹林、山峯幽靜。風景明麗。忽然有幾間茅屋出現在松竹之下，煙氣繞繞，藤蘿掩映，曲徑通幽。嚴士則連連敲門，敲了很久，竟然沒人出來。於是他從籬笆的空隙往院裏窺視，看到有一個人仰臥在石牀上看書。嚴士則推開院門，直接來到他的面前。那人這才整整衣服站起來。嚴士則行禮完畢，自己述說了事情的始末。於是那人讓他坐在一塊磐石上。那人也向他打聽京城裏的事。又問天子繼位幾年了。那人說，他從安史之亂到這裏，直到現在。嚴士則詳細陳述自己奔馳攀登的過程，說自己乾糧用盡，正在捱餓，希望能給一些喫的救助一下。那人說：「自從住進山谷，就沒有生過火、煮過飯，只有一種東西可以解餓。念你打老遠路過這裏不容易。」自己從棟樑之間去取。」拿出一個紙袋，打開，裏邊有一百多顆扁豆形狀的東西。他讓嚴士則到藥室拿來一個鍋，拾柴打水，把一粒放在鍋裏煮了好久，略有香味，一看，已經象手掌那樣大了。那人說：「可以吃了，渴了就喝鍋裏的湯。嚴士則剛吃了一半，自己覺得飽了。那人又說：「你能到這兒來，是由於緣分，從現在起，三十年內，你不會再覺得飢渴了。俗人的雜念塵世的感情。也將逐漸要淡泊。以後你的官位將到一方的長官，那地方離羅浮山不遠。如果你能擺脫塵世的榮華，還能獲得長生之道。你離開家已經很久了，可以回去了。」嚴士則想要告別回家，卻又怕迷失道路。那人說：「不要擔心，你離開這二三里，就能遇上打柴的，可以跟着他們回去。從這到京城不遠。」嚴士則出來之後，路邊果然有個打柴的，於是他就向打柴的打聽那個人的姓名，打柴的竟返回山中不作回答。嚴士則才經過兩宿，已經到了樊川的村野。回到天子身邊之後，他就不喜歡喫東西，一天比一天覺得氣壯神清，有駕馭鸞鶴的念頭。他穿短衣，掛着用藤莖做成的手杖，經常依傍在巖崖邊。他身爲守盧僕射，卻深入體味沉靜無爲，想見到神異之人。他向一位道士詳細述說了來由，道士就把他收歸門下做了弟子。等到聽說他還有做一方長官的說法，便把他以處士的身份奏報到宮中，於是他就又開始做官，從梓州別駕，做到建溪太守。當時他已經九十歲了。他做郡守才一週年，就辭官回到羅浮山。等到韋宙相公出任江南太守，派人訪他，他還在山谷中。宣宗皇帝大中十四年，嚴士則到建安上任時，路過江南，當時蕭相公正在浙東觀察民風，在桂樓設宴招待他，他只喝了幾杯酒，別的什麼也沒喫。

卷第三十八 神仙三十八

李泌

李泌

李泌字長源，趙郡中山人也。六代祖弼，唐太師。父承休，唐吳房令。休娶汝南周氏。

初，周氏尚幼，有異僧僧伽泗上來，見而奇之。且曰：「此女後當歸李氏，而生三子，其最小者，慎勿以紫衣衣之，當起家金紫，爲帝王師。」及周氏既娠泌，凡三週年，方寤而生。

泌生而發至於眉。先是周每產，必累日困憊，唯娩泌獨無恙，由是小字爲順。

泌幼而聰敏，書一覽必能誦，六七歲學屬文。

開元十六年，玄宗御樓大酺，夜於樓下置高坐，召三教講論。泌姑子員俶，年九歲，潛求姑備儒服，夜升高坐，詞辨鋒起，譚者皆屈。玄宗奇之，召入樓中，問姓名。乃曰：「半千之孫，宜其若是。」因問外更有奇童如兒者乎。對曰：「舅子順，年七歲，能賦敏捷。」問其宅居所在，命中人潛伺於門，抱之以入，戒勿令其家知。

玄宗方與張說觀棋，中人抱泌至。俶與劉晏，偕在帝側。及玄宗見泌，謂說曰：「後來者與前兒絕殊，儀狀真國器也。」說曰：「誠然。」遂命說試爲詩。即令詠方圓動靜。泌曰。願聞其狀。說應曰：「方如棋局，圓如棋子，動如棋生，靜如棋死。」說以其幼，仍教之曰：「但可以意虛作，不得更實道棋字。」泌曰：「隨意即甚易耳。」玄宗笑曰：「精神全大於身。」泌乃言曰：「方如行義，圓如用智，動如逞才，靜如遂意。」說因賀曰：「聖代嘉瑞也。」玄宗大悅，抱於懷，撫其頭，命果餌啗之。遂送忠王院，兩月方歸。仍賜衣物及綵數十。且諭其家曰：「年小，恐於兒有損，未能與官。當善視之，乃國器也。」

由是張說邀至其宅，命其子均、垍，相與若師友，情義甚狎。張九齡、賀知章、張庭珪、韋虛心，一見皆傾心愛重。賀知章嘗曰：「此捀子目如秋水，必當拜卿相。」張說曰：「昨者上欲官之。某言未可。蓋惜之，待其成器耳。」

當其爲兒童時，身輕，能於屏風上立，薰籠上行。道者雲：「年十五必白日昇天。」

父母保惜，親族憐愛，聞之，皆若有甚厄也。一旦空中有異香之氣，及音樂之聲，李公之血屬，必迎罵之。

至其年八月十五日，笙歌在室，時有彩雲掛於庭樹。李公之親愛，乃多搗蒜韭，至數斛，伺其異音奇香至，潛令人登屋，以巨杓颺濃蒜潑之，香樂遂散，自此更不復至。

後二年，賦長歌行曰：「天覆吾，地載吾，天地生吾有意無。不然絕粒昇天衢，不然鳴珂遊帝都。焉能不貴復不去，空作昂藏一丈夫。一丈夫兮一丈夫，平生志氣是良圖。請君看取百年事，業就扁舟泛五湖。」詩成，傳寫之者莫不稱賞。張九齡見，獨誡之曰：「早得美名，必有所折。宜自韜晦，斯盡善矣。藏器於身，古人所重，況童子耶！但當爲詩以賞風景，詠古賢，勿自揚己爲妙。」泌泣謝之。

爾後爲文，不復自言。九齡尤喜其有心，言前途不可量也。又嘗以直言矰諷九齡。九齡感之。遂呼爲小友。九齡出荊州，邀至郡經年，就於東都肄業。遂遊衡山、嵩山。因遇神仙桓真人、羨門子、安期先生降之。羽車幢節，流雲神光，照灼山谷，將曙乃去，仍授以長生羽化服餌之道。且戒之曰：「太上有命，以國祚中危，朝廷多難，宜以文武之道，佐佑人主，功及生靈，然後可登真脫屣耳。」自是多絕粒嚥氣，修黃光穀神之要。

及歸京師，寧王延於第。玉真公主以弟呼之，特加敬異。常賦詩，必播於王公樂章。及丁父憂，絕食柴毀。服闋，復遊嵩華終南，不顧名祿。

天寶十載，玄宗訪召入內，獻《明堂九鼎》議。應制作《皇唐聖祚》文，多講道談經。

肅宗爲太子，敕與太子諸王爲布衣交，爲楊國忠所忌，以其所作感遇詩，謗議時政，構而陷之，詔於蘄春郡安置。

天寶十二載，母周亡，歸家，太子諸王皆使弔祭。尋祿山陷潼關，玄宗肅宗分道巡狩，泌嘗竊賦詩，有匡復意。虢王巨爲河洛節度使，使人求泌於嵩少間。會肅宗手札至，虢王備車馬送至靈武。肅宗延於臥內，動靜顧問，規畫大計，遂復兩都。泌與上寢則對榻，出則聯鑣。

代宗時爲廣平王，領天下兵馬元帥，詔授侍謀軍國天下兵馬元帥府行軍長史、判行軍事，仍于禁中安置。崔圓、房琯自蜀至，冊肅宗爲皇帝，並賜泌手詔衣馬枕被等。

既立大功，而倖臣李輔國害其能，將不利之。因表乞遊衡嶽。優詔許之，給以三品祿俸。山居累年，夜爲寇所害，投之深谷中。及明，乃攀緣他徑而出。爲槁葉所藉，略無所損。

初，肅宗之在靈武也，常憂諸將李郭等，皆已爲三公宰相，崇重既極，慮收復後無以復爲賞也。泌對曰：「前代爵以報功，官以任能。自堯舜以至三代，皆所不易。今收復後，若賞以茅土，不過二三百戶一小州，豈難制乎？」肅宗曰：「甚善。」因曰：「若臣之所願，則特與他人異。」肅宗曰：「何也？」泌曰：「臣絕粒無家，祿位與茅土，皆非所欲。爲陛下帷幄運籌，收京師後，但枕天子膝睡一覺，使有司奏客星犯帝座，一動天文足矣。」肅宗大笑。

及南幸扶風，每頓，必令泌領元帥兵先發清行宮，收管鑰，奏報，然後肅宗至。至保定郡，泌稍懈，先於本院寐。肅宗來入院，不令人驚之，登牀，捧泌首置於膝。良久方覺。上曰：「天子膝已枕矣，克復之期，當在何時？可促償之。」泌遽起謝恩。肅宗持之不許。因對曰：「是行也，以臣觀之，假九廟之靈，乘一人之威，當如郡名，必保定矣。」

既達扶風，旬日而西域河隴之師皆會，江淮庸調亦相繼而至，肅宗大悅。又肅宗嘗夜坐，召穎王等三弟，同於地爐罽毯上食，以泌多絕粒，肅宗每自爲燒二梨以賜泌，時穎王持恩固求，肅宗不與，曰：「汝飽食肉，先生絕粒，何乃爭此耶！」穎王曰：「臣等試大家心，何乃偏耶！不然，三弟共乞一顆。」肅宗亦不許，別命他果以賜之。王等又曰：「臣等以大家自燒故乞，他果何用？」因曰：「先生恩渥如此，臣等請聯句，以爲他年故事。」

穎王曰：「先生年幾許，顏色似童兒。」

其次信王曰：「夜抱九仙骨，朝披一品衣。」

其次益王曰：「不食千鍾粟，唯餐兩顆梨。」

既而三王請成之。肅宗因曰：「天生此間氣，助我化無爲。」

泌起謝。肅宗又不許曰：汝之居山也，棲遁幽林，不交人事；居內也，密謀匡救，動合玄機，社稷之鎮也。泌恩渥隆異，故元載、輔國之輩，嫉之若仇。

代宗即位，累有頒鍚，中使旁午於道，別號天柱峯中嶽先生，賜朝天玉簡。已而徵入翰林。元載奏以朝散大夫檢校祕書少監，爲江西觀察判官。載伏誅，追復京師，又爲常袞所嫉，除楚州刺史。未行，改豐、朗二州團練使，兼御史中丞，又改授杭州，所至稱理。興元初，徵赴行在，遷左散騎常侍，尋除陝府長史，充（「充」原作「先」，據唐書一三○泌傳改。）陝虢防禦使。陳許戍卒三千，自京西逃歸，至陝州界，泌潛師險隘，盡破之。又開三門陸運一十八里，漕米無砥柱之患，大濟京師。二年六月。就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加崇文館大學士，修國史，封鄴侯。

時順宗在春宮，妃蕭氏母郜國公主，交通於外，上疑其有他志，連坐貶黜者數人，皇儲危懼，泌周旋陳奏，德宗意乃解，頗有讜正之風。

五年春，德宗以二月一日爲中和節，泌奏今有司上農書，獻穜稑之種，王公戚里上春服，士庶乃各相問訊，泌又作中和酒，祭勾芒神，以祈年穀，至今行之。泌曠達敏辨，好大言。自出入中禁，累爲權臣所擠，恆由智免，終以言論縱橫，上悟聖主，以躋相位。

是歲三月薨，贈太子太傅。

是月中使林遠，於藍關逆旅遇泌，單騎常服，言暫往衡山，話四朝之重遇，慘然久之而別。遠到長安，方聞其薨。德宗聞之，尤加愴異。曰：「先生自言，當匡佐四聖而復脫屣也，斯言驗矣。」

泌自丁家艱，無複名宦之冀，服氣修道，周遊名山，詣南嶽張先生受錄。德宗追諡張爲玄和先生。又與明瓚禪師遊，著《明心論》。明瓚釋徒謂之懶殘，泌嘗讀書衡嶽寺，異其所爲，曰：「非凡人也，聽其中宵梵唱，響徹山林。」

泌頗知音，能辯休慼，謂懶殘經音，先悽愴而後喜悅，必謫墜之人，時至將去矣。」候中夜，潛往謁之。懶殘命坐，撥火出芋以餡之。謂泌曰：「慎勿多言，領取十年宰相。」泌拜而退。

天寶八載，在表兄鄭叔則家，已絕粒多歲，身輕，能自屏風上，引指使氣，吹燭可滅。每導引，骨節皆珊然有聲，時人謂之鎖子骨。在鄭家時，忽兩日冥然，不知人事。既寤，見身自頂踊出三二寸，傍有靈仙，揮手動目，如相勉助者，如自足及頂。乃念言大事未畢，復有庭闈之戀，願終家事。於是在傍者皆見一人，儀狀甚巨，衣冠如帝王者，前有婦人，禮服而跪。如帝王者責曰：「情之未得，因欲令來，使勞靈仙之重。」跪者對曰：「不然，且教伊近天子。」於是遂寤。

後二歲，爲玄宗所召。後常有隱者八人，容服甚異，來過鄭家，數自言仙法嚴備，事無不至。臨去嘆曰：「俗緣竟未盡，可惜心與骨耳。」泌求隨去。曰：「不可！姑與他爲卻宰相耳。」出門不復見。因作八公詩敘之。復有隱者，攜一男六七歲來過，雲：「有故，須南行，旬月當還。緣此男有痢疾，既同是道者，願且寄之。」又留一函曰：「若疾不起，望以此瘞之。」既許，乃問男曰：「不驕留此得乎？」曰：「可。」遂去。泌求藥療之，終不愈。八九日而殂，即以函盛，瘞庭中薔薇架下。累月，其人竟不回，試發函視之。有一黑石，天然中方，上有字如錐畫雲：「神真煉形年未足，化爲我子功相續。丞相瘞之刻玄玉，仙路何長死何促。」

泌每訪隱選異，採怪木蟠枝，持以隱居，號曰養和，人至今效而爲之，乃作《養和篇》，以獻肅宗。泌去三四載，二聖登遐，代宗踐祚，乃詔追至闕，舍於蓬萊殿延喜閣。由給事以上及方鎮除降，（「降」字原缺，據明抄本補。）代宗必令商量。軍國大事，亦皆泌參決。因語及建寧王靈武之功，請加贈太子。代宗感悼久之，雲：「吾弟之功，非先生則世人不知，豈止贈太子也！」即敕於彭原迎喪，贈承天皇帝，葬齊陵。引至城門，奏以龍輀不動，代宗自蓬萊院謂曰：「吾弟似欲見先生。宜速往酹祝，兼宣朕意。且吾弟定策大功，追加大號。時人未知，可作一文，以傳不朽，用慰玄魂。」泌曰：「已發引矣。他文不及作，輓歌詞可乎？」代宗曰：「可。」即於御前制之，詞甚悽愴。代宗覽之而泣，命中人弛授挽者。泌至，宣代宗命祝酹，歌此二章。於是龍輴行疾如風，都人觀之，莫不感涕。

先是，建寧王倓，有艱難定策之功，於代宗爲弟。人或譖於肅宗雲：「有圖嗣害兄之心。」遂遇害。及肅宗追悟倓無罪，泌慮復及諸王，因事言曰：「昔高宗有子八人，皇祖睿宗最幼。武后生者，自爲行第，故皇祖第四。長曰孝敬皇帝，監國而仁明，爲武后所忌而鴆之。次曰雍王賢，爲太子，中宗、睿宗常所不安，晨夕憂懼，雖父母之前，無由敢言，乃作黃臺摘詞，令樂人歌之，欲微悟父母之意，冀天皇天后聞之。歌曰：「種瓜黃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令瓜稀。三摘猶尚可，四摘抱蔓歸。然太子竟亦流廢，終於黔州。建寧之事，已一摘矣，慎無再摘。」肅宗曰：「先生忠於宗社，憂朕家事，言皆爲國龜鏡，豈可暫離朕耶？」

時玄宗有誥，只要劍南一道自奉，未議北迴。泌請肅宗奉表，請歸東宮。次作功臣表，述馬嵬靈武之事，請上皇還京。初肅宗表至，玄宗徘徊表決。及功臣表至，乃大喜曰：「吾方得爲天子父。」下誥定行日，且曰：「必李泌也。」肅宗召泌，且泣且喜曰：「上皇已下詔還京，皆卿力也。」

又天寶末，員外郎竇庭芝分司洛邑，常敬事卜者葫蘆生。每言吉凶，無不中者。一旦凌晨，生至竇門，頗甚嗟嘆。庭芝請問，良久乃言：「君家大禍將成。」舉家啼泣，請問求生之路。生曰：「若非遇中黃君，但見鬼谷子，亦可無患矣。」生乃具述形貌服飾，仍戒以浹旬求之。於是與昆弟羣從奴僕，曉夕求訪，殆遍洛下。

時泌居於河清，因省親友，策蹇入洛，至中橋，遇京尹避道。所乘騾忽驚軼而走，徑入庭芝所居，與僕者共造其門。車馬羅列將出，忽見泌，皆驚愕而退。俄有人云：「分司竇員外宅，所失騾收在馬廄，請客入座，主人當願修謁。」泌不得已就其廳。庭芝即出，降階載拜。延接殷勤，遂至信宿。至於妻子，鹹備家人之禮。數日告去，贈遺殊厚。但云：「遭遇之辰，願以一家奉託。」

時泌居於河清，信使旁午於道。庭芝初與泌相值，葫蘆生適在其家，雲：「既遇斯人，無復憂矣。」及朱泚構逆，庭芝方廉察陝西，車駕出幸奉天，遂於賊庭歸款。鑾輿反正，德宗首令誅之。時泌自南嶽徵還行在，便爲宰相。因第臣僚罪狀，遂請庭芝減死。德宗意不解，雲：「卿以爲寧王姻懿耶？寧王以庭芝妹爲妃，以此論之，尤爲不可。然莫有他事，俾其全否。卿但言之。」於是具以前事聞。由是特原其罪。泌始奏，上密遣中使乘傳，於陝問之。庭芝錄奏其事。德宗曰：「言中黃君，蓋指朕耶？未知呼卿爲鬼谷子，何也？」或曰：「泌先塋在河清谷前鬼谷，恐以此言之也。」興元四年二月，德宗謂泌曰：「朕即位以來，宰相皆須姑息，不得與其較量理道。自用卿以來，方豁朕意，是乃天授卿於朕耳。雖夷吾騏驥，傅說霖雨，何可以及茲！」其軍謀相業，載如國史；事蹟終始，具鄴侯傳。泌有集二十卷，行於世。（出《鄴侯外傳》）

【譯文】

李泌，字長源，趙郡中山人。他的上六輩的祖父李弼，是唐朝的太師。他的父親李承休，是唐朝吳房縣的縣令。李承休娶汝南周氏爲妻。

當初，周氏還小，有一位名叫僧伽從泗水來的怪和尚見了她感到奇怪，並且說：「這女孩兒以後得嫁給姓李的，能生三個兒子，那個最小的千萬不要給他穿紫色衣服。這個孩子由金印紫綬起家，作帝王的老師。」等到周氏懷了李泌之後，懷胎三年，他才生了下來。

李泌生下來頭髮就長到眼眉。在這以前，周氏每次生孩子，必定一連多日睏乏疲憊，只有這次生李泌沒有毛病，因此他的小名叫「順」。

李泌從小就聰敏，書只看一遍就必定能背下來。他六七歲就學習寫文章。開元十六年，唐玄宗在御樓上大設酒宴，夜裏在樓下放了一個高高的座位，叫來三教九流登臺講演論辯。

李泌姑母的兒子員俶，那年九歲，偷偷求母親準備了儒生的衣服，趁夜登上高座，詞辯非常鋒利，演講的人都理屈詞窮。唐玄宗認爲他不一般，把他召入樓中，問清他的姓名之後便說：「原來是半千歲的孫子，應該如此。」於是唐玄宗就問宮外還有沒有象他這樣的奇童子，他回答說：「我舅舅的兒子李順，今年七歲，能賦詩，非常聰明。」唐玄宗問清李順家的住處，派宦官偷偷等候在門外，把他抱進宮來，警告說不要讓他家知道。

唐玄宗正在和張說下圍棋。宦官抱着李泌來到，員俶和劉宴都在皇帝身邊。等到唐玄宗見到李泌，對張說說：「後來這個小孩與前邊那個絕對不一樣，從他的儀表相貌看，可真是國家的棟樑之材啊！」張說說：「確實是這樣。」於是唐玄宗就讓張說試一下他作詩的程度如何。張說讓他詠方、圓、動、靜。李泌說：「請告訴我各是什麼樣子。」張說說：「方就是棋盤，圓就象棋子，動就象棋活了，靜就象棋死了。」張說因爲李泌年幼，就教他說：「只能按意思虛作，不能再實說出『棋』字來。」李泌說：「隨意作就太容易了。」唐玄宗笑道：「這孩子的聰明才智大於他的實際年齡。」李泌就說道：「方就象行義，圓就象用智，動就象逞才，靜就象遂意。」張說於是向唐玄宗祝賀說：「這是太平盛世的祥瑞之事啊！」唐玄宗非常高興，把李泌抱在懷裏，摸着他的頭，讓人拿果品給他喫。於是就把他送到忠王院，兩個月以後才讓他回家，還送給他衣物和幾十匹彩絲織品，並且告訴他家說：「孩子太小，怕有害於孩子，所以沒封他官。應該好好看待他，這是國家的棟樑之材。」

從此，張說把李泌請到自己家裏，讓兒子張均、張和他在一起，就象師友那樣，孩子們相處得非常親近。張九齡、賀知章、張庭珪、韋虛心等人，一見了李泌也都非常喜歡器重他。賀知章曾經說：「這小子目如秋水，將來一定能做卿相。」張說說：「昨天皇上想封他官，我說不行。這是愛護他，等他成器罷了。」

當初他是兒童的時候，身體很輕，能在屏風上站立，能在薰籠上行走。一個有道術的人說：「這孩子十五歲一定會大白天昇天做神仙。」父母保護他、喜愛他。親族喜歡他，聽說這樣都象對他有很大的危險，互相約定，如果有一天空中真出現奇異的香味和音樂聲，李泌的近親，一定要迎上去大罵一頓。

到了李泌十五歲那年的八月十五日，果然有笙歌響在室內，時時有彩雲掛在院子裏的樹上。李泌的親朋，就一齊搗蒜泥，搗了幾大桶，等到異音和奇香來到，暗中讓人登上屋頂，用大勺子揚灑蒜泥潑向那異音和奇香的來處，音樂和香味就散去。從此就不再來了。

二年以後，李泌賦《長歌行》一首，說道：「

天覆吾，地載吾，

天地生吾有意無？

不然絕粒昇天衢，

不然鳴柯遊帝都。

焉能不貴復不去，

空作昂藏一丈夫。

一丈夫兮一丈夫，

平生志氣是良圖。

請君看取百年事，

業就扁舟泛五湖。」

詩寫成之後，傳抄的人沒有不稱賞的。只有張九齡見了之後警告他說：「過早有了好名聲，一定會帶來損失，你應該自己注意隱藏才能，這才能盡善盡美。把本領隱藏起來，是古人很重視的，何況你還是個小孩子呢！你只應該作詩讚賞風景，詠歎古賢，不要自己表現自己纔好。」李泌感動得流淚表示感謝。後來再寫的文章，不再言及自己。

張九齡尤其喜歡李泌有心計，說他前途不可估量。他還曾經用忠直的話語規勸過張九齡。張九齡很感激他，於是就叫他是「小友」。張九齡出任荊州的時候，把他請到郡裏住了一年多。

他在東都學習的時候，遊歷了衡山和嵩山，於是遇見神仙桓真人、羨門子、安期先生降臨。羽毛製成的車簾和旌旗，流動的雲朵和神奇的光彩，照耀着山谷，天將亮的時候才散去。神仙們還教給他通過服用藥物而長生成仙的道術，並且警告他說：「太上有命令，因爲國家有危險，朝廷多難，你應該以文武之道輔佐皇帝，讓你的功德遍及天下民衆，然後就可以得道成仙了。」

從此，他經常只呼吸不喫糧食，修習黃光穀神的旨要。等到他回到京城，寧王把他迎接到王府，玉真公主叫他弟弟，對他格外敬重。他平常賦的詩，一定會被王公們配上樂章傳播。父親死了，他爲父親守孝，不喫食物骨瘦如柴。他守孝期滿就脫了孝服，又去嵩山、華山、終南山遊歷，根本不顧名聲和利祿。

天寶十年，唐玄宗把他尋訪到召入宮中，他獻上了《明堂九鼎》的奏議，應制作了《皇唐聖祚》的文章，經常講道談經。唐肅宗是太子的時候，皇上詔令李泌和太子及王子們是布衣之交，被楊國忠忌恨，以他所作的《感遇》詩是誹謗時政爲名設計陷害他，皇上詔令把他安置在蘄春郡。

天寶十二年，他母親周氏死了，他回到家裏，太子和王子們都派人去弔祭。不久安祿山攻破潼關，玄宗和肅宗分道出走，李泌曾經偷偷地作詩，有匡復國家的意思。虢王李巨是河洛節度使，他派人在嵩山少室找到李泌，趕上唐肅宗的手札送到，虢王備車馬把李泌送到靈武。唐肅宗把李泌迎到臥室內，向他詢問行止動靜，和他共同商討大計。於是收復了兩都。李泌與皇上，睡覺則牀對牀，出門則馬頭並着馬頭。

代宗時，封李泌爲廣平王，任天下兵馬元帥，並且授給他侍謀軍國天下兵馬元帥府行軍長史的頭銜，讓他決定軍事，仍然把他安置在宮中。崔圓、房琯從蜀地回來，傳達玄宗旨意冊立肅宗當皇帝，玄宗並把手詔、衣服、馬、枕、被等東西賜給李泌。

李泌確實立了大功，但覺察到寵臣李輔國忌妒他的才能，覺得將要對己不利，就上表請求到衡山遊歷。皇上優先下詔批准了，給他三品官的俸祿。他在山裏居住了好幾年。一天夜裏，他被賊寇加害，把他扔到深谷中。等到天亮，他就攀援別的路徑走出來了。他被枯葉墊着，沒受一點傷。

當初，肅宗在靈武的時候，曾經擔憂李郭等將軍們，他們都已經是三公宰相，已經尊崇敬重到了極點，擔心收復失地之後再沒有什麼高官可以給獎賞他們了。李泌回答說：「以前的朝代，用封爵來表揚有功的人，用封官來任用有能的人。從堯舜到夏商周三代，都是這樣做的。如果收復失地，可以賞給他們土地，也不過二三百戶的一個小州，難道這還不能控制嗎？」肅宗說：「很好。」於是李泌說：「至於我所希望的，就和別人不一樣。」肅宗說：「爲什麼呢？」李泌說：「我不喫糧食沒有家，對祿位和土地都沒有慾望。我爲陛下運籌帷幄，收復京城以後，只要能枕在天子的膝上睡一覺，讓欽天監來奏報客星侵犯帝座，能動一動天上星宿就滿足了。」肅宗大笑。

等到皇帝向南進入扶風，每次停頓，皇帝一定讓李泌率領部隊先出發。由李泌清理行宮，收拾管鍵鑰匙，奏報之後，肅宗纔到。走到保定郡，李泌稍有懈怠，事先在院子裏睡着了，肅宗來到，走進院子，不讓人驚動李泌。皇帝上牀，把李泌的頭捧到自己膝上。好長時間李泌才醒。

皇上說：「天子的膝你已經枕了，攻克敵營收復失地的日子在什麼時候？可以縮短時間酬報我。」李泌急忙起來謝恩。肅宗把着他，不讓他起來。於是李泌回答說：「這次行動，在我看來，憑藉着九廟的神靈，乘着陛下的威嚴，應該象這個郡的名稱，一定是保定了。」

到達扶風之後，十天之中，西域河隴的軍隊都會齊了，在江淮一帶徵調的人馬物品也都送到了，肅宗很高興。

另外，肅宗曾經在一個夜晚，叫來穎王等三個弟弟，一同在地爐地毯上進食。因爲李泌經常不喫糧食，肅宗常常親自燒兩個梨送給他。當時穎王依仗皇上對他好，硬要要那梨，肅宗不給，說：「你吃了一肚子肉，李先生不喫糧食，爲什麼爭這點東西？」穎王說：「我們試一試皇上的心，爲什麼偏向他？不然，我們三個共要一個梨也行。」肅宗也不答應，另外讓人拿來別的果品送給他們。三個弟弟又說：「我們因爲那梨是皇上親自燒的所以纔要，別的果品有什麼用？」接着又說：「李先生受到如此恩寵，請允許我們聯句，作爲以後的故事。」

穎王說： 「先生年幾許，顏色似童兒。」

其次信王說：「夜抱九仙骨，朝披一品衣。」

再次益王說：「不食千鍾粟，唯餐兩顆梨。」然後三個王子請皇上完成此詩。

肅宗便說： 「天生此間氣，助我化無爲。」

李泌站起來致謝。肅宗又不讓，說：「你住在山上，隱居在幽林之中，不參與人間的事；你住在宮內，祕密地謀劃救國大計，把握神妙的機宜，你是鎮守社稷的人。」

李泌受到的恩寵非常顯著，所以元載、李輔國等人嫉妒他就象仇恨敵人。唐代宗即位之後，對李泌也經常有賞賜，宮中派出的宦官在通向李泌家的道上，交錯紛繁地往來，另外稱他爲「天柱峯中嶽先生」，賜給他朝見天子的玉簡。然後又把他徵入翰林院。元載上奏，貶謫他爲朝散大夫檢校祕書少監，做江西觀察判官。元載被處死之後，李泌又被調回京城。後來他又受到常袞的嫉妒，任楚州剌史，還沒有出發，改任豐朗二州的團練使，兼任御史中丞。後來他又調到杭州做剌史。

他無論到哪裏爲官，政治都很清明。興元初年，調他回京到天子身傍任左散騎常侍，不久又被任命爲陝府長史，充任陝虢防禦史。陳、許的三千名戍卒從京西逃回，逃到陝州地界，李泌在險要處埋伏軍隊，把他們全都打敗。他又開設了三門峽十八里陸地運輸路線，使徵運官糧的事船不再有碰上礁石的憂患，極大地有利於京城。興元二年六月，他被任命爲中書傳郎平章事，加封崇文館大學士，編修國史，封爲鄴候。

當時順宗住在春宮，皇妃蕭氏的母親郜國公主和外官交往，皇上懷疑她有不軌的企圖，受她株連被罷官的好幾個人。皇太子也受到危機，十分害怕。李泌經過一番周旋，向皇上陳述利害，皇上纔打消廢太子的念頭。

李泌很有正直的作風。興元五年春天，德宗把二月一日定爲中和節。李泌上奏現在有關官署獻上一本農書，並且獻來優良的穜稑的種子。王公和皇帝外戚聚居的地方，人們都換上了春裝，士人和百姓就互相問候。李泌又製作了中和酒，祭祀勾芒神，用來祈求全年的豐收。這種祭神的活動至今還流傳。

李泌曠達機敏善辯，喜歡正大的言論。自從他在宮中做官，多次遭到權臣的排擠，他總是憑着自己的智慧免遭災禍。他終於因爲言論古今至理，感悟了聖主，得到了相位。

這年三月他死了，皇上追封他太子太傅的稱號。

這個月有個叫林遠的宮中使者，在藍關旅舍中遇見了李泌。李泌獨自騎馬，穿着平常的衣服，說暫時去衡山。他向林遠述說自己輔佐四代帝王所得到的重遇，慘慘地呆了許久才別去。林遠走了很遠的路回到長安，才聽說他已經死了。

德宗聽說之後，尤其感到悲傷和驚奇。德宗說：「李泌先生自己說，他得輔佐四個皇帝然後再登天作神仙，這話應驗了。

李泌在青年時，自從父母相繼去世，再也沒有去求取功名的願望，所以他服真氣，修道術，周遊名山大川。他到南嶽張先生那裏，被張先生收爲弟子。德宗追封張先生爲玄和先生。又和明瓚禪師交往。寫作了《明心論》，明瓚禪師佛教信徒都叫他懶殘！李泌曾在衡嶽寺讀書，對明瓚禪師的作品感到驚異，說：「這不是個一般人。」他聽明瓚禪師夜半唸經，響徹山林。李泌很懂音樂，能辨別聲音的喜慶和悲哀。他認爲明瓚禪師讀經的音調是先悲愴而後喜悅，一定是個從天宮謫貶下界的人，到時候就會離去的。等到半夜，他偷偷地去拜見明瓚禪師，懶殘讓他坐下，從火裏撥出燒熟的山芋給他喫。懶殘對李泌說：「千萬不要多說，你拿到了十年宰相。」李泌參拜後便退出來。

天寶八年，他在表哥鄭叔則家裏，已經多年不喫糧食，身體很輕，能站在屏風上，拉動手指用氣，可以吹滅燭火。每次作引導運氣，骨節都有珊珊的響聲，當時人們說他的骨頭是鎖子骨。

他在鄭家的時候，忽然有兩天不省人事了。等他醒來，自己說，看見自己的身體從頭頂跳出有二三寸，傍邊有一位仙人，揮着手，轉動着眼睛，好像在幫助他，又像在鼓勵他。等到腳也升到頭頂時，忽然想到並且說，我還有大事未了，還有家庭房闈的留戀，希望把這些事辦完。

這時在身傍又出現一個人，長得高大，穿戴像帝王，前面有個婦人，向他跪拜行禮，像帝王這個人責備說，李泌情緣未斷，就想接他昇天，還勞煩了靈仙。跪着的婦人說，要是這樣，還是先讓他給皇帝做事吧。然後我就醒轉來了。

兩年後，李泌果然被唐玄宗徵入宮中。李泌還住在鄭家時曾經有八個容顏服飾很奇特的隱士到鄭家來過，幾次說他們自己仙術齊備，沒有辦不到的事。他們臨走的時候嘆道：「你的俗緣竟然沒了，可惜你的心志和骨相了！」李泌要和他們一塊去，他們說不行。姑且給他一個做完宰相的時間罷。那八個人一出門就不見了。於是李泌作了《八公詩》記敘這件事。

又有一位隱士，帶來一個六七歲的小男孩，對他說：「我有事要到南方去，或十來天或一個月就能回來。因爲這男孩有痢疾，既然咱們是同道，我想把他寄放在你這裏。」隱士又留下一個匣子，說：「如果病治不好，希望你用這個匣子把他埋葬了吧。」李泌答應之後，隱士才問那男孩：「你留在這裏能行嗎？」男孩說：「能行。」於是隱士就走了。李泌找藥給男孩治病，始終沒治好，八九天之後男孩就死了。於是他就把男孩的屍體裝在匣子裏，埋在院子裏薔薇花架下。一個月過去了，那位隱士到底沒回來。李泌把匣子挖出來打開一看，裏邊有一顆黑石，天生的方形，上面有刀刻的字：「神真煉形年未足，化爲我子功相續。丞相瘞之刻玄玉，仙路何長死何促。」

李泌常常訪問隱士和神奇之人，採一些形狀奇怪的樹幹和蟠曲的樹枝，帶回自己的居處，管這叫做「養和」。人們至今還效仿他做的這種事情。當時他就寫了一篇《養和篇》，獻給了唐肅宗。

李泌離開朝廷三四年之後，二位皇帝先後死去，代宗即位，就又下詔把李泌調到京中，讓他住在蓬萊殿迎喜閣。從給事以上的官職及鎮守一方的官員的任免，代宗一定要與他商量。軍隊和國家的大事，也都讓李泌參加決斷。

由於說到建寧王在靈武立的功勞，李泌爲他請求加封爲太子，代宗感嘆悼念了好久，說：「我弟弟的功勞，不是先生你爲他請功，世人是不會知道的，哪裏僅僅加封爲太子呢？」於是代宗下令在彭原迎表，賜封號爲「承天皇帝」，把他葬在齊陵。

靈柩拉到城門的時候，有人來奏報說，拉靈柩的車不動了，代宗在蓬萊院對李泌說：「我弟弟好象要見見你，你應該趕快去祭奠禱告一番，並且說明我的旨意。而且，我弟弟立過大功，追封了大號，這時候人們還不知道，你可以作一篇文章，以便於永遠留傳，用來慰藉亡靈。」李泌說：「出殯的柩車已經出發，別的文章來不及作，作一首輓歌詞可以嗎？」代宗說：「可以。」於是他就在代宗面前作了輓歌詞，詞意很悲愴，代宗讀了便哭了，立即派宮裏人騎馬送給唱輓歌的人。李泌趕到，宣佈代宗讓他來祭奠，唱了這兩章輓歌，於是靈柩車快速如風地走動了。京里人見了，沒有不感動得落淚的。

當時的情形是這樣的：建寧王李憕，有艱難時刻制定決策的功勞。他是代宗的弟弟，有的人在肅宗面前說他的壞話，說他有奪皇位害兄長的念頭，於是就遇害了。等到肅宗發現李憕無罪，李泌擔心再殃及各王，就進言說：「以前高宗有八個兒子，皇祖睿宗最年幼，是武后生的，自己排行，所以皇祖排爲第四。老大是孝敬皇帝，監理國事，仁義聖明，被武后猜忌而毒死。老二是雍王李賢，他被立爲太子，中宗和睿宗常常不安，朝夕擔心害怕，儘管是在父母之前，也不敢直說，就作了《黃臺摘詞》，讓樂府的歌手唱，想要略微感悟父母的主意，希望天皇天后能聽到。那歌是：『種瓜黃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令瓜稀。三摘猶尚可，四摘抱蔓歸。』然而太子終究也被流放廢掉了，死在黔州。建寧的事，已經是『一摘』了，千萬不要再摘。」肅宗說：「先生忠於宗廟社稷，爲我的家事操心，你的話都可以作爲國家的借鑑，你一時也不該離開我！」

當時唐玄宗有命令，只要劍南這個地方來供養，沒談北迴京都的事。李泌請求肅宗給玄宗上表章請他回東宮，然後作了《功臣表》記述馬嵬坡和靈武的事，請太上皇回京。

起初，肅宗的表章送到，玄宗猶豫不決，等到《功臣表》送到，就非常高興地說：「我這才能做天子的父親。」玄宗下令定下起程的日期，而且說：「一定是李泌的主意。」肅宗把李泌找來，邊哭泣邊高興地說：「太上皇已經下令回京，這全都是你的作用啊！」

另外，天寶未年，員外郎竇庭芝分管洛邑。竇庭芝曾經對會占卜的人葫蘆生很敬重。葫蘆生常常談論吉凶，沒有說不準的。一天早晨，葫蘆生來到竇家門前，一個勁地慨嘆。竇庭芝問他嘆什麼，老半天他才說：「你家要有大禍！」竇家全家啼哭，問他有什麼求生的辦法。葫蘆生說：「如果不能遇上中黃君，只要能見到鬼谷子，也就可以沒有禍患了。」葫蘆生就詳細地描述鬼谷子的形貌和服飾，還警告他必須在十天內找到。於是竇庭芝和兄弟及奴僕們，不分晝夜地求訪，幾乎找遍了洛邑。

當時李泌住在河清，因爲探望親友，騎着騾子到洛邑去，走到中橋，遇到京城長官的車馬而回避，他騎的騾子忽然驚跑了，直接跑到了竇庭芝家裏。李泌和僕人一起來到竇家門前，竇家車馬羅列將要出門，忽然看到李泌，都驚愕地退了回去。不一會兒有人上前說：「我分管竇員外的外院，你丟失的騾子收在馬棚裏，請客人進來坐坐，主人應該是希望見到您的。」李泌不得已來到廳中。竇庭芝出來之後，站在階下參拜，接待得非常殷勤。於是住了兩宿。竇庭芝的妻子兒女全都以家人的禮節拜見李泌。

李泌住了幾天告別要走，竇家贈送的禮物非常豐厚，只是說：「在這遭遇大禍的時候，我把一家的安危託付給您了。」

當時李泌住在河清，使者往還不斷。竇庭芝當初和李泌相逢，葫蘆生正好在他家。葫蘆生說：「既然遇到這個人，就不用再擔心了。」等到朱泚叛亂，竇庭芝正在陝西任廉察使。皇帝到了奉天，於是竇庭芝就在賊兵的院子裏自首了。

皇帝撥亂反正之後，德宗首先下令殺竇庭芝。當時李泌從南嶽調回皇帝所在的地方，就做了宰相。李泌排列了犯罪僚屬的罪狀，就請求皇上不要殺竇庭芝。德宗心裏很不理解，說：「你是因爲他是寧王的親戚才替他求情的嗎？寧王娶竇庭芝的妹妹爲王妃。因爲這個原因爲他求情，更不可以。那莫非還有別的原因保全他的性命嗎？你只管說出來！」於是李泌詳細地把以前的事講給皇上聽，因此，特別原諒了竇庭芝的罪。李泌剛奏明的時候，皇上祕密派中使騎快馬到陝西去問，竇庭芝把那件事筆錄下來報給皇帝。德宗對李泌說：「葫蘆生說的中黃君，大概是我吧？不知叫你是鬼谷子是爲什麼？」有人說，李泌祖先的塋地在河清谷前的鬼谷，恐怕是因爲這才這樣稱呼他。

興元四年二月，德宗對李泌說：「我即位以來，宰相都須要我無原則地原諒寬容，不能和他們爭辯道理。自從任用了你，才讓我的心情開朗，這是天把你交給我的。即使管夷吾那樣的俊才，傅說那樣的好宰相，怎麼能比上你呢？」李泌的軍事謀略和爲相的業績，就象國史記載的那樣。事蹟的始終都記在《鄴侯傳》中。李泌有文集二十卷流傳在世上。

卷第三十九 神仙三十九

劉晏 崔希真 韋老師 麻陽村人　慈心仙人

劉晏

唐宰相劉晏，少好道術，精懇不倦，而無所遇。常聞異人多在市肆間，以其喧雜，可混跡也。後遊長安，遂至一藥鋪，偶問雲：常有三四老人，紗帽柱杖來取酒，飲訖即去，或兼覓藥看，亦不多買，其亦非凡俗者。劉公曰：「早晚當？」曰：「明日合來。」劉公平旦往，少頃果有道流三人到，引滿飲酒，談謔極歡，旁若無人。良久曰：「世間還有得似我輩否？」一人曰：「王十八。」遂去。自後每憶之，不可尋求。及作刺史，往南中，過衡山縣，時春初，風景和暖，喫冷淘一盤，香菜茵陳之類，甚爲芳潔。劉公異之，告郵史曰：「側近莫有衣冠居否？此菜何所得？」答曰：「縣有官園子王十八能種，所以館中常有此蔬菜。」劉公忽驚記所遇道者之說，乃曰：「園近遠，行去得否？曰：「即館後。」遂往。見王十八，衣犢鼻灌畦，狀貌山野，望劉公趨拜戰慄。漸與同坐，問其鄉里家屬。曰：「蓬飄不省，亦無親族。」劉公異疑之，命坐，索酒與飲。固不肯。卻歸，晏乃詣縣，自請同往南中。縣令都不喻，當時發遣。王十八亦不甚拒，破衣草履，登舟而行。劉公漸與之熟，令妻子見拜之，同坐茶飯。形容衣服，日益穢弊。家人並竊惡之。夫人曰：「豈茲有異，何爲如此？」劉公不懈。去所詣數百里，患痢，朝夕困極，舟船隘窄，不離劉公之所。左右掩鼻罷食，不勝其苦。劉公都無厭怠之色，但憂慘而已。勸就湯粥，數日遂斃。劉公嗟嘆涕泣，送終之禮，無不精備，乃葬於路隅。後一年，官替歸朝。至衡山縣，令郊迎，既坐曰：「使君所將園子，去尋卻回，乃應是不堪驅使。」劉公驚問何時歸。曰：「後月餘日即歸。雲：『奉處分放回。』」劉公大駭，當時步至園中，茅屋雖存，都無所睹。鄰人曰：「王十八昨暮去矣。」怨恨加甚，向屋再拜，泣涕而返。審其到縣之日，乃途中疾卒之辰也。遣人往發其墓，空存衣服而已。數月至京城，官居朝列，偶得重疾，將至屬纊。家人妻子，圍視號叫。俄聞叩門甚急，閽者走呼曰：「有人稱王十八，令報。」一家皆歡躍迎拜。王十八微笑而入其臥所。疾已不知人久矣。乃盡令去障蔽等及湯藥，自於腰間取一葫蘆開之，瀉出藥三丸，如小豆大，用葦筒引水半甌，灌而搖之。少頃腹中如雷鳴，逡巡開眼，蹶然而起，都不似先有疾狀。夫人曰：「王十八在此。」晏乃涕泗交下，牽衣再拜，若不勝情。妻女及僕使並泣。王十八悽然曰：「奉酬舊情，故來相救。此藥一九，可延十歲。至期某卻來自取。」啜茶一碗而去。劉公固請少淹留。不可。又欲與之金帛。復大笑。後劉公拜相，兼領鹽鐵，坐事貶忠州。三十年矣。一旦有疾。王十八復來曰：「要見相公。」劉公感嘆頗極，延入閣中，又懇求。王十八曰：「所疾即愈，且還其藥。」遂以鹽一兩，投水令飲。飲訖大吐，吐中有藥三丸，顏色與三十年前服者無異。王十八索香湯洗之。劉公堂侄，侍疾在側，遂攫其二丸吞之。王十八熟視笑曰：「汝有道氣，我固知爲汝掠也。」趨出而去，不復言別。劉公尋痊復。數月有詔至，乃卒。（出《逸史》）

【譯文】

唐朝宰相劉晏，年輕的時候喜歡道術，精心鑽研，堅持不懈，但是沒遇上仙人。他曾經聽說仙人大多在市場店鋪之間，因爲這種地方喧譁嘈雜，可以把行蹤混雜在常人之中。所來他來到長安，就走進一家藥鋪，偶然問起仙人的事。藥鋪主人說：「曾經有三四位老人，戴着紗帽，拄着柺杖，來買酒，喝完就走。有時候他們也要藥看看，也不多買。看樣子他們不是凡俗之人。」劉晏說：「他們什麼時候還能來？」回答說：「明天應該來。」第二天，劉晏天亮的時候就來到藥鋪，不多時果然有三個道士模樣的人來到藥鋪，把酒打滿就開始喝，又說又笑，極其歡欣，旁若無人。好久纔有人說：「世上還有像我們這樣悠閒自得的人嗎？」另一個人說：「還有王十八。」喝完他們就走了。從此之後，劉晏常常想起這件事，卻不能找到那些人。等到他做了刺史，至南方去上任，路過衡山縣，當時正是春初，風景和暖，便吃了一碗冷麪。冷麪裏的香菜、茵陳蒿等，味道很香而且乾淨。劉晏感到奇怪，就對郵史說：「附近莫非有士紳居住嗎？這菜是從哪兒弄來的？」回答說：「縣裏的菜園子裏有一個叫王十八的人善於種菜，所以旅館裏常常有這樣的菜。」劉晏忽然驚喜地想起所遇到的道士們所講過的話，就說：「菜園離這兒多遠？走着去可以嗎？」郵史說：「就在旅館後邊。」於是就前往，看到了王十八。王十八圍着圍裙正在澆菜，山野人的模樣。他見了劉晏小步走上來參拜，身上打着哆嗦。劉晏漸漸與他坐到一起。劉晏問他是什麼地方人，家裏有什麼人，他說他飄遊不定，也沒有親族。劉晏奇怪而懷疑，讓他坐下，要酒和他一起喝。他堅決不喝，退回去了。於是劉晏就到縣裏去，親自請求讓王十八和自己一起到南方去。縣令一點也不理解，當時就打發王十八上路。王十八也不怎麼拒絕，穿着破衣草鞋，上船就走。劉晏漸漸和王十八熟了，就讓妻子兒女拜見他，和他坐到一起喝茶用飯。王十八的臉和衣服，一天比一天髒，家裏人都暗暗地討厭他。夫人說：「這個人哪有神異之處？我們何必要如此！」劉晏堅持不懈。離要去的地方還有幾百裏，王十八得了痢疾，一天到晚極爲睏乏。船上的地方擁擠狹窄，他又不肯離開劉晏的身邊，左右的人都捂着鼻子喫不下飯去，不堪忍受。劉晏卻絲毫沒有厭倦的表現，只是憂愁悲痛而已。他親自勸王十八服藥喫粥。幾天之後，王十八就死了。劉晏又是嘆息又是哭泣，爲王十八送終的禮儀，沒有不完備的地方。就把他葬在路邊。一年後，劉晏因爲官職更替回朝，又回到衡山縣，縣令在郊外迎接他。塵好之後縣令說：「使君帶走的那個種菜的，去了不久又回來了，是他不聽使喚吧？」劉晏喫驚地問什麼時候回來的，縣令說：「走後一個多月就回來了，他說是你吩咐放回來的。」劉晏非常驚駭，當時就走到菜園裏來。茅屋雖然還在，卻沒有見到王十八。鄰人說，王十八昨天晚上走了。劉晏更加怨恨，對着茅屋連連下拜，哭着返回來。細推算王十八到縣的日期，正是王十八在途中病死的時候。劉晏派人去打開王十八的墳墓，空留有衣服罷了。劉晏幾個月以後回到京城，在朝中做官，偶然得了重病，快要斷氣了，全家人圍着哭叫。忽然聽到急促的敲門聲，看門的跑進來喊道：「有一個人自稱是王十八，讓我進來通報！」全家人都高興地跳起來迎接拜見王十八。王十八微笑着來到劉晏躺着的地方。劉晏已經病得好長時間不認人了。王十八就讓所有的蓋的擋的東西和湯藥全都拿走，自己從腰間取出一個葫蘆來打開，倒出來三丸小豆大小的藥來，用葦筒將半盆水和藥引灌進劉晏的口中，並搖動他的身體。過一會兒劉晏肚子裏有如雷鳴。再過一會兒他便睜開眼，急忙坐起來，完全不像原先有病的樣子。夫人說：「王十八在這裏！」劉晏便涕淚交流，扯起衣服再拜，不勝感激的樣子。妻子兒女及僕人也都哭了。王十八悽慘地說：「爲了報答舊情，所以來救你。這藥一丸可延壽十年，到時候我來自己拿。」王十八喝了一碗茶就要走，劉晏堅決請他再留一會兒，他不答應。又想要給他金帛，他又大笑，還是走了。後來劉晏做了宰相，兼管鹽鐵事務，受一件事情牽連被貶到忠州。三十年了，忽然一天又得了病。王十八又來說要見相公，劉晏非常感動。他把王十八迎進屋，又懇求。王十八說：「你的病馬上就好，暫且把那藥還回來。」於是他把一兩鹽扔到水裏讓劉晏喝。劉晏喝完了就大吐，吐出來三丸藥，藥的顏色和三十年前喫的時候沒什麼兩樣。王十八要來香湯把三丸藥洗了。劉晏的一個堂侄，此時正站在劉晏身邊，他就抓了兩丸吞下肚去。王十八仔細看了看他笑着說：「你有道氣，我本來知道能被你搶去。」王十八快步走出去，並沒有告別。劉晏不久就康復了。幾個月以後，皇帝下詔書又要起用劉晏，劉晏卻死了。

崔希真

大曆初，鍾陵客崔希真，家於郡西。善鼓琴，工繪事，好修養之術。二年十月初朔夜大雪，希真晨出門，見一老人，衣蓑戴笠，避雪門下。崔異之，請入。既去蓑笠，見神色毛骨，非常人也，益敬之。問曰：「家有大麥面，聊以充飯，叟能是乎？」老父曰：「大麥受四時氣，谷之善者也。能沃以豉汁，則彌佳。」崔因命家人具之。間又獻松花酒。老父曰：「花澀無味。某野人也，能令其醇美。」乃於懷中取一丸藥，色黃而堅。老人以石碎之，置於酒中，則頓甘美矣掛素上，如有所塗，瞬息而罷。崔少頃具饌獻，受而不辭。崔後入內，出已去矣。遂踐雪尋跡，數里至江，入蘆洲中，見一大船，船中數人，狀貌皆奇，而樵客在側。甚人顧笑曰：「葛三乃見逼於伊人。」回謂崔曰：「尊道嚴師之禮，不必然也。」崔拜而謝之。歸視幄中，得圖焉。有三人二樹一白鹿一藥笈，其二人蓋方外之狀，手執玄芝採藥者；一仙；樹似柏皆斷；笈爲風雨所敗。枯槁之狀，根相連屬，皆非常意所及。後將圖並丸藥，詣茅山，問李涵光天師。天師曰：「此真人葛洪第三子所畫也。」李君又曰：「寫神人形狀於朽木之下，意若得道者壽過鬆柏也。其藥乃千歲松膠也。」（出《原化記》）

【譯文】

唐代宗大曆初年，鍾陵郡西住着一位叫崔希真的人。他善於彈琴，精於繪畫，又喜歡修養道術。大曆二年十月初一夜裏下大雪。崔希真早晨出門，看見一位老人，穿着蓑衣，戴着斗笠，在門下避雪。崔希真感到奇怪，就請他進來。老人脫去蓑衣，摘下竹笠之後，看他的精神長相，不是個平常人。崔希真對老人更敬重了。他問老人說：「我家裏有大麥面，\*\*它當飯喫，你老人家能喫這種東西嗎？」老頭說：「大麥受四時之氣，是穀物之中較好的，能澆上一點豉汁，就更好。」崔希真就讓家人備飯。備飯其間又獻上松花酒。老頭說：「這種花酒澀而無味。我是個野人，能讓它變得醇美。」於是老人從懷裏取去一丸黃色的挺堅硬的藥來。用石頭把它搗碎，放到酒裏，酒就立時變得甜美了。老人又把幾丸送給崔希真。崔希真打聽這是什麼藥，老人笑而不答。崔希真進到屋裏，從窗子偷偷地看，見老頭在幃幄前掛的白絹上塗抹什麼，很快就結束了。崔希真不一會兒獻上飯食，老人沒有推辭就喫起來。崔希真後來又進到屋裏，再出來的時候老人已經走了。於是崔希真踏着雪尋找老人的蹤跡。走了幾里，來到江邊，走進長滿蘆葦的江渚中，看見一條大船，船上有幾個人，相貌都很奇特。那個打柴的就站在一邊。那人回頭笑着說：「葛三是被這個人逼住了！」又回身對崔希真說：「就是尊道嚴師的禮節，也不必這樣！」崔希真下拜致謝。他回去到幃幄中一看，得到一張圖。圖上有三個人、兩棵樹、一隻白鹿一個藥箱。其中兩個人是世外異人的樣子，手拿玄芝的採藥人。一位是仙人。畫上的樹象柏樹，枝幹全都折斷。藥箱被風雨吹打得樣子很枯槁。樹根連在一起。畫上的一切都不是平常可能想到的。後來他拿着圖和丸藥到茅山，向李涵光天師請教。天師說：「這是仙人葛洪的三兒子畫的。」李天師又說：「在朽木下畫神仙的形象，意思是，得道成仙的人，壽比松柏還長。那藥就是千年松的松膠。」

韋老師

嵩山道士韋老師者，性沉默少語，不知以何術得仙。常養一犬，多毛黃色，每以自隨。或獨坐山林，或宿雨雪中，或三日五日至嶽寺，求齋餘而食，人不能知也。唐開元末歲，牽犬至嶽寺求食，僧徒爭競怒，問何故復來。老師雲：「求食以與犬耳。」僧發怒慢罵，令奴盛殘食，與乞食老道士食。老師悉以與犬。僧之壯勇者，又慢罵，欲毆之。犬視僧色怒。老師撫其首。久之，衆僧稍引去。老師乃出，於殿前池上洗犬。俄有五色雲遍滿溪谷。僧駭視之，雲悉飛集池上。頃刻之間，其犬長數丈，成一大龍。老師亦自洗濯，服綃衣，騎龍坐定，五色雲捧足，冉冉昇天而去。僧寺作禮懺悔，已無及矣。（出《驚聽錄》）

【譯文】

嵩山道士韋老師，性情沉默，少言寡語，不知他憑着什麼樣的道術成了神仙。他曾經養了一隻狗，是黃色的，毛很多，常常讓它跟在身邊。他有時候獨自坐在山林裏，有時候宿在雨雪之中，有時候每隔三天五天就到嵩山上的寺裏去，要剩飯喫。人們不知道他的行蹤。唐玄宗開元末年，他牽着狗到山上的寺裏要飯喫，和尚們生氣地辱罵他，責問他爲什麼又來。韋老師說：「我要飯餵狗而已。」和尚讓奴僕盛剩飯給要飯的老道士喫。韋老師全餵了狗。有一個健壯膽大的和尚又大罵，想打韋老師。那狗見了和尚的表現也生氣了，韋老師撫摸它的頭安慰它，過了一會兒，和尚們漸漸走了，韋老師這才從寺裏出來，在殿前的水池裏洗那隻狗。頃刻間有五色雲佈滿山谷。和尚們喫驚地看着這些雲。雲彩全都飛來集中在水池之上。頃刻之間，那隻狗長成幾丈長，成爲一條大龍。韋老師也自己洗淨身體，穿綢子衣服，騎到龍背上坐好，五色雲捧着他們，慢慢地升到天上去了。僧寺裏舉行儀式表示懺悔，已經來不及了。

麻陽村人

辰州麻陽縣村人，有豬食禾，人怒，持弓矢伺之。後一日復出，人射中豬，豬走數里，入大門。門中見室宇壯麗，有一老人，雪髯持杖，青衣童子隨後，問人何得至此。人云「豬食禾，因射中之，隨逐而來。」老人云：「牽牛蹊人之田而奪之牛，不亦甚乎。」命一童子令與人酒飲。前行數十步，至大廳，見羣仙，羽衣烏幘，或樗蒲，或奕棋，或飲酒。童子至飲所。傳教雲：「公令與此人一杯酒。」飲畢不飢。又至一所，有數十牀，牀上各坐一人，持書，狀如聽講。久之卻至公所。公責守門童子曰：「何以開門，令豬得出入而不能知。」乃謂人曰：「此非真豬。君宜出去。」因命向童子送出。人問老翁爲誰。童子云：「此所謂河上公，上帝使爲諸仙講《易》耳。」又問君復是誰。童子云：「我王輔嗣也，受《易》已來，向五百歲，而未能通精義。故被罰守門。」人去後，童子蹴一大石遮門，遂不復見。（出《廣異記》）

【譯文】

辰州麻陽縣有一位村民，因爲有一頭豬吃了他家的莊稼，他很生氣，就拿着弓箭等在那裏。後來有一天豬又來了，這人射中了那豬。豬跑出幾里，走進一家大門。門裏的屋宇很壯麗。有一位老人迎出來。這老人的鬍鬚雪白，拄着柺杖，青衣童子跟在他身後。他問村民爲什麼能到這裏來。村民說，豬吃了他的莊稼，他射中了豬，追豬追到這裏來。老人說：「有人牽牛走路踩了地裏的禾苗，就把人家的牛搶去，這不是太過分了嗎？」老人讓一個童子給這個人酒喝。往前走了幾十步，來到一個大廳，看到一羣仙人。仙人們穿着羽毛衣服，戴着黑色頭巾。有的在玩牌，有的在下棋，有的在喝酒。童子走到喝酒的地方，說道：「老人讓給這個人一杯酒喝。」這個人喝了一杯酒之後，就不覺得餓了。又來到一個地方，有幾十張坐榻，每張坐榻上都坐着一個人，每人拿着書，樣子像在聽講。過了一會兒，又回到老人那地方。老人責備守門的童子說：「你爲什麼開門，讓豬跑進跑出還不知道？」於是對村民說：「這不是真豬，你應該出去了。」於是就讓童子把這個人送出去。這個人問那老頭是誰，童子說：「這是河上公，上帝派他來給神仙們講《易經》。」又問童子是誰，童子說：我叫王輔嗣，學習《易經》快五百年，而沒有能理解精通它的要義，所以被罰在這裏守門。這個人走後，童子踢一塊大石頭擋上門，就再也看不見豬來喫莊稼了。

慈心仙人

唐廣德二年，臨海縣賊袁晁，寇永嘉。其船遇風，東漂數千裏，遙望一山，青翠森然，有城壁，五色照曜。回舵就泊，見精舍，琉璃爲瓦，玳瑁爲牆。既入房廊，寂不見人。房中唯有胡子二十餘枚，器物悉是黃金，無諸雜類。又有衾茵，亦甚炳煥，多是異蜀重錦。又有金城一所，餘碎金成堆，不可勝數。賊等觀不見人，乃競取物。忽見婦人從金城出，可長六尺，身衣錦繡上服紫綃裙，謂賊曰：「汝非袁晃黨耶？何得至此？此器物須爾何與，輒敢取之！向見子，汝謂此爲狗乎？非也，是龍耳。汝等所將之物，吾誠不惜，但恐諸龍蓄怒，前引汝船，死在須臾耳！宜速還之。」賊等列拜，各送物歸本處。因問此是何處。婦人曰：「此是鏡湖山慈心仙人修道處。汝等無故與袁晁作賊，不出十日，當有大禍。宜深慎之。」賊黨因乞便風，還海岸。婦人回頭處分。尋而風起，羣賊拜別，因便揚帆。數日至臨海。船上沙塗不得下，爲官軍格死，唯婦人六七人獲存。浙東押衙謝詮之配得一婢，名曲葉，親說其事。（出《廣異記》）

【譯文】

唐代宗廣德二年，臨海縣有一個叫袁晁的賊寇去騷擾永嘉，他的船遇上大風，向東漂出幾千裏。遠遠望見一座山。山上的樹木青翠茂密，還有五色閃耀的城牆。他便把船停到山下。上山見到一所很精美的房舍，用琉璃做的瓦，用玳瑁砌的牆。走進房廊，很靜，看不到人，屋裏只有二十多隻小狗崽。器物全是用黃金製做的，沒有各種雜物。又有被褥，也很有光彩，大多是西蜀出產的貴重織錦。還有一所金子城，多餘的零碎金子一堆一堆的，數不勝數。賊人見屋裏沒人，就爭搶着拿東西。忽然發現一位婦人從金子城裏走出來。她能有六尺高，身上穿着錦繡上衣，紫色絲綢裙子。她對賊人們說：「你們不是袁晁的同夥嗎？怎麼能到這裏來？這些東西並不是留給你們的，你們就敢拿？剛纔見到的小狗，你們以爲是狗吧？不是的，那是龍啊！你們拿走的東西，我實在不珍惜，但是恐怕那些龍壓不住怒火，前去拉你們的船，你們就死在眼前了。你們應該馬上回去！」賊人們站成一排下拜，各把東西送回原處。於是就問這是什麼地方，婦人說：「這是鏡湖山慈心仙人修道的地方，你們無緣無故就跟着袁晁做賊，不出十天得有一場大禍，應該特別小心。」賊人們於是乞求婦人刮一陣順風，讓他們回到海岸。婦人回頭佈置一下，不一會兒就起了風。賊人們下拜告別，於是就揚帆起程，幾天就回到臨海縣。船被擱淺在泥沙之中走不脫，賊寇全被官兵打死了，只剩下六七個婦人活了下來。浙東縣押衙的謝詮之分配到一個奴婢，名字叫曲葉，是她親口講的這件事。

卷第四十 神仙四十

巴邛人 章仇兼瓊 石巨 李山人 陶尹二君　許碏　楊雲外　杜悰 南嶽真君

巴邛人

有巴邛人，不知姓。家有桔園，因霜後，諸桔盡收。餘有二大桔，如三四鬥盎。巴人異之，即令攀摘，輕重亦如常桔，剖開，每桔有二老叟，鬚眉皤然，肌體紅潤，皆相對象戲，身僅尺餘，談笑自若，剖開後，亦不驚怖，但與決賭。賭訖，叟曰：「君輸我海龍神第七女發十兩，智瓊額黃十二枚，紫絹帔一副，絳台山霞實散二庾，瀛洲玉塵九斛，阿母療髓凝酒四鍾，阿母女態盈娘子躋虛龍縞襪八兩，後日於王先生青城草堂還我耳。」又有一叟曰：「王先生許來，竟持不得。信中之樂，不減商山；但不得深根固蒂，爲摘下耳。」又一叟曰：「僕飢矣，須龍根脯食之。」即於袖中抽出一草根，方圓徑寸，形狀宛轉如龍，毫釐罔不周悉，因削食之，隨削隨滿。食訖，以水噀之，化爲一龍，四叟共乘之，足下泄泄雲起，須臾風雨晦冥，不知所在。巴人相傳雲：「百五十年已來如此，似在隋唐之間，但不知指的年號耳。」（出《玄怪錄》）

【譯文】

巴邛有一個人，不知姓什麼。他家有一座桔子園。下霜之後，許多桔子都收下來了。還剩下兩個很大的桔子，像能容三、四鬥那樣大的罐。巴邛人覺得這兩個桔子很奇怪，便讓人上去摘下來。它們的重量也和平常的桔子一樣。把桔子剖開，每個桔子裏都有兩個老頭兒，鬍鬚眉毛都是白色的，全身肌膚紅潤，都面對面下象棋，身高只有一尺多，侃侃而談，笑聲朗朗，神態自若。桔子剖開之後，他們也不驚慌，照樣和對方賭勝負。賭完之後，一個老頭兒說：「你輸給我海龍神第七個女兒的頭髮十兩、智瓊額黃十二枚、紫色絹披肩一副、絳台山的霞實散二庾（古代容量單位一庾爲十六鬥）、瀛洲的玉塵九斛（古代容量單位，十鬥爲一斛）、阿母療髓凝酒四盅、阿母女態盈娘子躋虛龍白襪八雙。後天在王先生青城草堂給我罷。」又有一個老頭兒說：「王先生答應來，終究等不及了。桔中的樂趣，與商山相比並不減色，只是不能深根固蒂，還是讓人家給摘下來了。」又一個老頭兒說：「我餓了，需要喫龍根脯了。」說完就在衣袖中抽出一個草根，大小一寸左右，形狀宛轉像龍一樣，頭尾具備絲毫不差。老頭兒就削着它喫，邊削邊長，完整如初。老頭喫完，口含清水噴它，就變成一條龍。四個老頭兒一起騎上，龍的爪下排出雲霧，片刻之間風雨茫茫，四個老頭兒和龍不知哪裏去了。一百五十年來巴人一直如此相傳。此事好像是在隋唐之間，但沒有指明具體年號。

章仇兼瓊

章仇兼瓊尚書鎮西川，常令左右搜訪道術士。有一鬻酒者，酒勝其黨，又不急於利，賒貸甚衆。每有紗帽藜杖四人來飲酒，皆至數鬥，積債十餘石，即並還之。談諧笑謔，酣暢而去。其話言愛說孫思邈。又云：「此小兒有何所會。」或報章仇公。乃遣親吏候其半醉，前拜言曰：「尚書令傳語：『某苦心修學，知仙官在此，欲候起居，不知俯賜許否。』」四人不顧，酣樂如舊。逡巡，問酒家曰：「適飲酒幾鬥？」曰：「一石。」皆拍掌笑：「太多。」言訖，不離席上，已不見矣。使者具報章仇公，公遂專令探伺。自後月餘不至。一日又來，章仇公遂潛駕往詣，從者三四人，公服至前，躍出載拜。公自稱姓名，相顧徐起，唯柴燼四枚，在於坐前。不復見矣。時玄宗好道，章仇公遂奏其事，詔召孫公問之。公曰：「此太白酒星耳，仙格絕高，每遊人間飲酒，處處皆至，尤樂蜀中。」自後更令尋訪，絕無蹤跡。（出《逸史》）

【譯文】

章仇兼瓊尚書鎮守西川，經常派他的手下人察訪道家術士。有一個賣酒的人，他的酒好，勝過他的同行。他又不着急用錢，所以賒欠他酒錢的人很多。經常有四個戴着紗帽拄着藜莖柺杖的人來飲酒。他們的酒量都多至幾鬥，積累的酒債達到十多石，就一起還給酒家。他們總是談笑詼諧風趣，飲至盡興而去。他們談話喜歡談論孫思邈，一再說這個小子會什麼？有人把此事報告給章仇公。章仇公就派他的親信役吏前去，等到他們四人喝到半醉，上前拜見說：「章仇尚書讓傳他的話：『我苦心修行學習，知道仙官在這裏，想在你們的身邊侍候起居，不知肯屈尊應允否？』」那四人聞而不顧，照樣盡興飲酒作樂。一會兒，他們問酒家說：「剛纔我們喝幾斗酒了？」酒家回答說：「一石了。」他們都拍掌大笑說：「太多了！」說完，沒見他們離開席位，已經不見了。章仇公派去的人把所見都報告給章仇公。章仇公於是派專人去打探他們的消息。從這以後，他們一個月沒來。有一天又來了。章仇公聽到報告後就祕密地親自前往，有三、四個人跟隨。穿着公服來到他們跟前，躍出參拜。章仇公說出自己姓名。那四人相互看了看慢慢地站起，人已不見，只有四根柴燼立在座位之前。從此以後，他們再不出現了。當時唐玄宗皇帝喜好道術，章仇公就向玄宗皇帝奏明瞭這件事。唐玄宗下詔召見孫公詢問此事。孫公說：「這是太白酒星，仙人品格極高，常常漫遊人間飲酒，各處都去，尤其喜歡蜀中。」從此以後唐玄宗皇帝更加派人四處尋訪，但卻沒有一點蹤跡。

石巨

石巨者，胡人也，居幽州。性好服食。大曆中，遇疾百餘日，形體羸瘦，而神氣不衰。忽謂其子曰：「河橋有卜人，可暫屈致問之。」子還雲：「初無卜人，但一老姥爾。」巨雲：「正此可召。」子延之至舍。巨臥堂前紙槅中。姥徑造巨所，言甚細密。鉅子在外聽之，不聞。良久姥去。後數日，旦有白鶴從空中下，穿巨紙槅，入巨所，和鳴食頃，俄升空中，化一白鶴飛去。鉅子往視之，不復見巨。子便隨鶴而去，至城東大墩上，見大白鶴數十，相隨上天，冉冉而滅。長史李懷仙，召其子問其事，具答云然。懷仙不信，謂其子曰：「此是妖訛事，必汝父得仙。吾境內苦旱，當爲致雨，不雨殺汝。」子歸，焚香上陳。懷仙使金參軍齎酒脯，至巨宅致祭。其日大雨，遠近皆足。懷仙以所求靈驗，乃於巨宅立廟，歲時享祀焉。（出《廣異記》）

【譯文】

石巨，是胡人，居住在幽州，喜好服食。唐代宗大曆年間，得病病了一百多天，身體雖然消瘦，但精神不減。一天，忽然對他的兒子說：「河橋有卜卦的人，可暫且委屈他，把他召來問一問。」他的兒子回來說：「並沒有什麼卜卦的人，只有一個年老的婦人而已。」石巨說：「正是這個人，可以呼喚來。」石巨的兒子邀請老婦人到家裏。石巨躺在正屋前的紙槅中，老婦人直接到石巨的住處去。同石巨說話的聲音很細很小。石巨的兒子在外面聽他們說話，但聽不見。過了好長時間，老婦人才離開。後幾天，早晨有一隻白鶴從空中下來，穿過石巨的紙槅，進入石巨的住處，和鳴了大約有一頓飯的工夫。過了一會兒，聲音升到空中，變成一隻白鶴飛走了。石巨的兒子去看他，不見石巨了。石巨的兒子便追隨白鶴而去。到了城東的大土堆上，看見幾十隻大白鶴，一個跟一個地飛上天，慢慢飛遠消失了。長史李懷仙，呼喚石巨的兒子，詢問那件事。石巨的兒子一五一十地回答了。但李懷仙不信，對他的兒子說：「這是妖訛之事，你父親如果真是得道成仙了，我們境內大旱，你父親就應該給我們送雨來，如果天不下雨就殺你。」石巨的兒子回來，焚香上告蒼天。李懷仙派金參軍拿着酒脯，到石巨的住宅來，進行祭祀。那天下了大雨，遠近的雨水都很充足。李懷仙因爲所求很靈驗，就在石巨的住宅立了廟，每年都按時節用酒食在那裏進行祭祀。

李山人

李中丞汶，在朝日，好術士。時李山人寓居門館，汶敬之。汶有子數人，其長曰元允，先與襄陽韋氏結婚，乃自京之襄陽，遠就嘉會。發後，山人白汶曰：「賢郎有厄，某能相救；只要少時不交人事，以圖靜處。」汶許之。山人別居，良久出曰：「賢郎厄已過；然所乘馬死，從者斃其一。身少見血，餘無大損。汶疑信半之，乃使人至襄州，沿路偵候。使回得信雲：「中道過大橋，橋壞，馬死奴斃。身爲橫木決破頤頜間，少許出血，尋即平復。」公嘆異之。後忽辭雲：「某久此爲客，將有沒化之期。」但益悵然。汶曰：「何忽若是？」曰：「運數且爾，亦當委順。」汶曰：「然可少留乎？」曰：「可。」汶固留之，月餘又云：「欲遂前期。」汶又留半月。曰：「此須去矣。」乃晨起，與汶訣別。其後諸相識人家，皆雲：「同日見李山人來告別。初別時曰：「某有少事，欲言之於第三郎君。」問何事。乃雲：「十五年後，於昆明池邊，見人家小兒頰有疵者，即某身也。」乃行。其後亦不知所之。（出《原化記》）

【譯文】

中丞李汶，在朝爲官的日子，喜愛術士。當時李山人寓居李汶門館，李汶很敬重他。李汶有好幾個兒子，他的長子名叫元允，先和襄陽韋氏定親，於是從京城到襄陽，離家遠行就婚。出發以後，李山人告訴李汶說：「你的兒子路途有災難，我能相救，只是暫時需要不與別人交際應酬，因此我希望能有一個清靜的環境。」李汶答應了他，李山人就另居別處。過了好長時間，李山人出來對李汶說：「你兒子的災難已經過去了，但是他所騎的馬死了，跟隨的僕人死了一個，他身上出了少許血。其餘沒有大的損失。」李汶對此半信半疑，就派人到襄州去，沿路探聽查訪驗證。使者獲得確實的消息回來說：「中途過大橋，橋壞了，公子騎的馬死了，跟隨的奴僕也死了一個，公子的面頰和下巴之間被橫木劃破，出了少量的血，不久就痊癒了。」李汶對此驚歎異常。後來李山人忽然向李汶辭別說：「我長久在這裏做門客，將要到歿化的期限了。」心裏非常難過。李汶說：「怎麼忽然至於這樣啊！」李山人說：「運數將是這樣，也委實應當順從。」李汶又說：「然而，還可以少留一段時間嗎？」李山人說：「可以。」李汶因此留下他。過了一個多月，李山人又說要實現前言。李汶又留了半個月。李山人說：「這回必須離開了。」於是他早晨起來，與李汶辭別。那以後許多與李山人相識的人家都說，同是那一天看見李山人來到自己家告別。李山人最初在李汶家告別時說：「我有點小事，要告訴給三公子。」問他是什麼事？卻說：「十五年後，在昆明池邊，看見人家小孩面頰有個小疤痕的，就是我的轉世之身。」說完就走了，以後也不知他到什麼地方去了。

陶尹二君

唐大中初，有陶太白、尹子虛老人，相契爲友。多遊嵩華二峯，採松脂茯苓爲業。二人因攜釀醞，陟芙蓉峯，尋異境，憩於大松林下，因傾壺飲，聞松稍有二人撫掌笑聲。二公起而問曰：「莫非神仙乎？豈不能下降而飲斯一爵！」笑者曰：「吾二人非山精木魅，僕是秦之役夫，彼即秦宮女子。聞君酒馨，頗思一醉。但形體改易，毛髮怪異，恐子悸慄，未能便降。子但安心徐待，吾當返穴易衣而至，幸無遽舍我去。」二公曰：「敬聞命矣。」遂久伺之。忽松下見一丈夫，古服儼雅；一女子，鬟髻綵衣。俱至。二公拜謁，忻然還坐。頃之，陶君啓神仙何代人，何以至此？既獲拜侍，願怯未悟。古丈夫曰：「餘秦之役夫也，家本秦人，及稍成童，值始皇帝好神仙術，求不死藥，因爲徐福所惑，搜童男童女千人，將之海島。餘爲童子，乃在其選，但見鯨濤蹙雪，蜃閣排空，石橋之柱欹危，蓬岫之煙杳渺，恐葬魚腹，猶貪雀生。於難厄之中，遂出奇計，因脫斯禍。歸而易姓業儒，不數年中，又遭始皇煨燼典墳，坑殺儒士，搢紳泣血，簪紱悲號。餘當此時，復是其數。時於危懼之中，又出奇計，乃脫斯苦。又改姓氏爲板築夫，又遭秦皇欻信妖妄，遂築長城，西起臨洮，東之海曲。隴雁悲晝，塞雲咽空。鄉關之思魂飄，砂磧之勞力竭。墮指傷骨，陷雪觸冰。餘爲役夫，覆在其數。遂於辛勤之中，又出奇計，得脫斯難。又改姓氏而業工，乃屬秦皇帝崩，穿鑿驪山，大修塋域，玉墀金砌，珠樹瓊枝，綺殿錦宮，雲樓霞閣。工人匠石，盡閉幽隧。念爲工匠，覆在數中，又出奇謀，得脫斯苦。凡四設權奇之計，俱脫大禍。知不遇世，遂逃此山，食松脂木實，乃得延齡耳。此毛女者，乃秦之宮人，同爲殉者。餘乃同與脫驪山之禍，共匿於此。不知於今經幾甲子耶？」二子曰：「秦於今世，繼正統者九代千餘年。興亡之事，不可歷數。」二公遂俱稽顙曰：「餘二小子，幸遇大仙。多劫因依，使今諧遇。金丹大藥，可得聞乎？朽骨腐肌，實翼庥蔭。」古丈夫曰：「餘本凡人，但能絕其世慮，因食木實，乃得凌虛。歲久日深，毛髮紺綠，不覺生之與死，俗之與仙。鳥獸爲鄰，猱狖同樂。飛騰自在，雲氣相隨。亡形得形，無性無情。不知金丹大藥爲何物也。」二公曰：「大仙食木實之法，可得聞乎？」曰：「餘初餌柏子，後食松脂，遍體瘡瘍，腸中痛楚。不及旬朔，肌膚瑩滑，毛髮澤潤。未經數年，凌虛若有梯，步險如履地。飄飄然順風而翔，皓皓然隨雲而升。漸混合虛無，潛孚造化。彼之與我，視無二物。凝神而神爽，養氣而氣清。保守胎根，含藏命帶。天地尚能覆載，雲氣尚能欝蒸，日月尚能晦明，川嶽尚能融結。即餘之體，莫能敗壞矣。」二公拜曰：「敬聞命矣。」飲將盡，古丈夫折松枝，叩玉壺而吟曰：「餌栢身輕疊嶂間，是非無意到塵寰。冠裳暫備論浮世，一餉雲遊碧落間。」毛女繼和曰：「誰知古是與今非，閒躡青霞遠翠微。簫管秦樓應寂寂，彩雲空惹薜蘿衣。」古丈夫曰：「吾與子邂逅相遇，那無戀戀耶？吾有萬歲松脂，千秋柏子少許，汝可各分餌之，亦應出世。」二公捧授拜荷，以酒吞之。二仙曰：「吾當去矣！善自道養，無令泄漏伐性，使神氣暴露於窟舍耳。」二公拜別，但覺超然，莫知其蹤去矣。旋見所衣之衣，因風化爲花片蝶翅而揚空中。陶尹二公，今巢居蓮花峯上，顏臉微紅，毛髮盡綠，言語而芳馨滿口，履步而塵埃去身。雲臺觀道士，往往遇之，亦時細話得道之來由爾。（出《傳奇》）

【譯文】

唐宣宗大中初年，有陶大白、尹子虛二位老人，相互之間情投意合，成爲要好朋友。他們多半是遊覽嵩山和華山，以採集松脂和茯苓爲業。他們攜帶着釀造的好酒，登芙蓉峯，尋找奇異的地方。他們在大松樹下休息，順便倒出酒壺中的酒開懷暢飲。忽然聽到松樹梢上有兩個人拍掌大笑。陶、尹二公站起身來發問說：「莫非你們是神仙嗎？能不能落下來飲一杯酒？」大笑的人說：「我們二人不是山精木怪。我是秦朝的役夫，她是秦朝宮中的宮女。聞到你們酒的香氣，很想一醉。只是因爲我們的形體改變，毛髮怪異，唯恐你們害怕，沒能隨便落下去。你們只需安心地稍等片刻，我們回洞換了衣服就來，希望不要急忙捨棄我們而去。」陶、尹二公說：「我們敬聽仙人之命。」於是長時間在那裏等待他們。忽然松樹下出現一個男子，身穿古服，莊重雅緻。一個女子，頭梳環形髮結，身着綵衣，一起來了。陶、尹二公起身參拜。他們愉快地圍坐在一塊兒。過了一會兒，陶公開口問二位神仙是什麼朝代人，因爲什麼到了這裏。既然我們能得到拜見、侍候神仙的機會，請幫我們弄通還未領悟的道理。古男子說：「我是秦朝的役夫，家本陝西人。等到漸漸長成兒童，碰上始皇帝好神仙術，尋找長生不死藥。因而被徐福迷惑，搜尋童男童女一千人，將送到海島上去。我是童子，是在挑選之列。只見海上鯨魚掀起驚濤駭浪，如同天降急促飛雪，海市蜃樓排在空中，猶如石橋的柱石傾倒，蓬萊峯巒的雲霧也變得虛無縹渺。由於害怕葬身魚腹，還貪戀人生，就在災難之中想出一條奇計，趁機逃脫了這場災禍。回來以後就更名改姓，從事儒業。不幾年，又遇到秦始皇焚燒典籍文獻，活埋殺害儒生。當時縉紳泣淚成血，簪紱哭天喊地。我正在這裏從事於儒業，又正好是那行列中的一個。當時在危險恐懼之中，又想出一條奇計，才逃脫了這場苦難。之後，我又更名改姓當築造泥牆的苦工。又遇上秦始皇帝忽然聽信妖言妄說，於是又修築長城，西起臨洮，東到海曲。當時的情景是：隴中鴻雁白晝悲鳴，邊塞愁雲密佈天空。近關思鄉之情使人魂魄飄散，沙漠的勞苦使人精疲力竭，毀落腳趾，損傷骨骼，趴冰臥雪，苦不堪言。我是役夫，又正好在這個行列之中，就在辛苦的勞役之中，我又想出一條奇計，才擺脫了這場災難。之後，我又改名換姓當工匠，卻跟着的是秦始皇帝死了，大興土木，穿鑿驪山，廣修墓地，玉鋪平地，金砌階臺，珍珠做樹，美玉爲枝，樓臺殿閣，豪華異常。而工人石匠，全都封閉在墓地下面幽冥般的通道之中。自己是個工匠，又在這個行列中，就又想出一個奇特的計謀，才擺脫了這場苦難。總共四次奇特的計謀，都逃脫了大禍。我知道生不遇世，於是逃到這座山，喫松脂和樹木果實，才得以延年益壽。這個姓毛的女子，是秦朝的宮女。和我一樣，是殉葬的人，我於是和她一起逃脫了驪山災禍，共同隱藏在這裏。不知到現在經過了多少甲子了。」陶、尹二人說：「秦到現在，繼承正統的有九個朝代，長達一千多年，其中興亡的事，數不勝數。」陶、尹二公於是都以額碰地參拜說：「我們兩個小子，有幸遇見大仙，屢經劫難，由此有了依託。既然讓我們融洽相遇，那金丹大藥之事，可以讓我們聽一聽嗎？我們是俗骨凡胎，老朽不堪，確實需要庇廕保護。」古男子說：「我本來是凡人，只是能夠斷絕那些世上的憂慮，因爲喫樹木的果實，才能夠高入天空。年深日久，毛髮由黑就成紅綠，不知道生和死、俗和仙，與鳥獸爲鄰，和猴子同樂，飛騰自由自在，雲氣相隨，失去形體還會得到形體，沒有性也沒有情，不知道金丹大藥是什麼東西。」陶、尹二公說：「大仙喫樹木果實的方法，可以讓我們聽一聽嗎？」古男子說：「我開始喫柏樹子，後來喫松脂，全身長滿了瘡瘍，腹中疼痛，不到一個月，皮膚明亮光滑了，毛髮油潤有了光澤。沒有經過幾年，升入高空就像有梯子一樣，走險路就像走平地一樣，輕飄飄的好像浮在空中順風飛翔，在廣闊無邊的天空中隨雲而升。漸漸混合虛無，潛伏造化。你和我，在我看來，不是兩個物體。集中精神就精神爽朗，靜心養氣就元氣清爽。保守住胎根，含藏住命帶，雖然天地還能夠覆載，雲氣還能夠欝蒸，日月還能夠晦明，川嶽還能夠融解。就是我的身體不能敗壞。」陶、尹二公拜謝說：「敬聽仙人之命。」酒將要喝完的時候，古男子折下一棵松枝，敲打玉壺並吟詩說：「喫柏子身體輕健，住在山巒疊嶂間，不願意招惹是非去到人世塵寰，暫時裝備衣冠論說空虛不實的塵世，一會兒還是遨遊在碧雲天。」毛氏女子接着和詩說：「誰能知道古今究竟誰是與誰非，閒暇腳踏青霞遠遊青翠掩映的深山，秦樓的簫管應該是寂靜無聲，彩雲白白地挑逗薜蘿衣衫。」古男子說：「我和你們邂逅相遇，那能不留戀呢？我有一點兒萬年的松脂和千年的柏子，你們可以各分一半把它吃了，你們也該走出塵世。」陶、尹二公拜謝雙手接過，用酒吞吃了。二位仙人說：「我們應當走了，你們要好好地自己修真養性，不要漏泄伐性，讓神氣暴露在窟舍。」陶、尹二公與二位仙人拜別，只覺得超然世外，不知他們的蹤跡到何處了，不久看他們所穿的衣服，被風一吹都變成了花片蝶翅，飛揚在空中。陶、尹二公，現在巢居在蓮花峯上，臉色微微發紅，毛髮全變成了綠色，說話滿口噴發芬芳的香氣，履步而塵土離開身體。雲臺觀的道士，經常遇見他們。他們也時常細緻地述說他們得道的原因。

許碏

許碏，自稱高陽人也。少爲進士，累舉不第。晚學道於王屋山，周遊五嶽名山洞府。後從峨眉山經兩京，復自襄汴，來抵江淮，茅山天台，四明仙都，委羽武夷，霍桐羅浮，無不遍歷。到處，皆於石崖峭壁人不及處題雲：「許碏自峨眉山尋偃月子到此。」睹筆蹤者，莫不嘆其神異，竟莫詳偃月子也。後多遊蘆江間，常醉吟曰：「閬苑花前是醉鄉，踏翻王母九霞觴。羣仙拍手嫌輕薄，謫向人間作酒狂。」好事者或詰之。曰：「我天仙也。方在崑崙就宴，失儀見謫。」人皆笑之，以爲風狂。後當春景，插花滿頭，把花作舞，上酒家樓醉歌，升雲飛去。（出《續神仙傳》）

【譯文】

許碏，自己說是高陽人。青年時期認真讀書爲進士作準備，但是屢次應舉不第。晚年在王屋山學道，周遊過五嶽名山洞府。後來從峨眉山經兩京，又由襄汴來到江淮，茅山、天台山、四明山、仙都山、委羽山、武夷山、霍桐山、羅浮山，沒有不遊遍的。所到之處，都在懸崖峭壁、人上不去的地方，題字說：許碏自峨眉山尋偃月子到此。目睹他筆跡的人，沒有不讚嘆他的神異的，但終究不知道偃月子是誰。許碏後來多半是漫遊在蘆江一帶。他經常酒醉吟詩說：「閬苑花前是醉鄉，踏翻王母九霞觴。羣仙拍手嫌輕薄，謫向人間作酒狂。」好事的人問他這首詩是什麼意思。他說：「我是天仙，方纔在崑崙山上參加宴會，因爲有失禮儀被貶謫下凡。」人們都笑他，認爲他是發狂說瘋話。後來正值春天景色，他滿頭插着鮮花，手握花束起舞，到酒家樓上去醉酒作歌，升上彩雲飛走了。

楊雲外

唐乾寧中，雲安縣漢城宮道士楊雲外，常以酒自晦，而行止異常。前進士錢若愚甚敬之。一旦齋沐詣其山觀，宿於道齋。翌日虔誠斂袵而白之曰：「師丈，小子凡鄙，神仙之事，雖聆其說，果有之乎？」楊曰：「有之，我即其人也。若示以飛空躡虛，履水蹈火，即日有千萬人就我，不亦煩褻乎！」因騰躍上升，冉冉在空中，良久而下。若愚稽顙，自是信有神仙矣。（出《北夢瑣言》）

【譯文】

唐昭宗乾寧年間，雲安縣漢城宮的道士楊雲外，經常用喝酒隱晦自己，然而言行舉止不同平常。前進士錢若愚非常敬重他。一天，錢若愚齋戒沐浴後到楊雲外的山觀，晚上住在道觀的齋房裏。第二天，整一整衣襟虔誠地對楊雲外說：「師丈，小子凡俗淺陋，關於神仙的事，雖然聆聽了他們的一些傳說，果真有這種事情嗎？」楊雲外回答說：「有這種事情，我就是傳說的那樣人。如果顯示出飛空躡虛、履水蹈火的本領，那樣就會每天有成千成萬的人靠近我，不是使人厭煩嗎？」說完，楊雲外就飛躍騰空，慢慢地在空中上升，很長時間纔下來。錢若愚以額碰地伏地叩拜，從這以後相信有神仙了。

杜悰

杜悰公悰，爲小兒時，常至昭應觀，與羣兒戲於野。忽有一道士，獨呼悰，以手摩挲曰：「郎君勤讀書，勿與諸兒戲。」指其觀曰：「吾居此，頗能相訪否？」既去。悰即詣之。但見荒涼，他無所有。獨一殿巍然存焉，內有老君像。初道士半面紫黑色，至是詳視其像，頗類向所見道士。乃半面爲漏雨所淋故也。（出《玉泉子》）

【譯文】

邠公杜悰，小時候，常到昭應觀，和很多兒童在觀外野地裏遊戲。忽然有一個道士，只招呼杜悰，用手撫摩他說：「公子應該勤奮讀書，不要和那些小孩子游戲。」道士又指着那座觀說：「我住在這，你能不能去看望我？」道士說完就離開了。杜悰馬上就到觀內去看望道士。進觀之後，只見一片荒涼，別的什麼都沒有。只有一座殿宇立在那裏，內有老君的塑像。方纔看見那個道士的半邊臉是紫黑色的。到這詳細看那老君塑像，很像方纔他看見的那個道士。是塑像的半邊臉被漏雨所淋的緣故。

南嶽真君

南嶽道士秦保言，勤於焚修。曾白真君雲：「上仙何以須紙錢？有所未諭。」既而夜夢真君曰：「紙錢即冥吏所藉，我又何須此。」由是嶽中益信重之。（出《北夢瑣言》）

【譯文】

南嶽衡山的道士秦保言，在焚香修行方面很勤奮。他曾經問真君說：「上仙因爲什麼需要紙錢呢？我有些不理解」不久秦保言夜裏夢見真君說：「紙錢就是冥府官吏要人進貢的，我又怎麼需要這個。」由於這個原因，南嶽山中更加相信敬重南嶽真君。

卷第四十一 神仙四十一

薛尊師 王老 黑叟 劉無名

薛尊師

薛尊師者，家世榮顯。則天末，兄弟數人。皆至二千石。身爲陽翟令。而數年間，兄弟淪喪都盡，遂精心歸道，棄官入山，妻兒悉棄。召同志者，唯有邑小胥唐臣願從之。杖策負囊，往嵩山口。忽遇一人。自山而出。自雲求道之人，姓陳。雲如近有仙境。薛遂求問其路。陳曰：「吾有小事詣都，約三日而回。回當奉導。君且於此相待。」薛與唐子止於路口。陳至期而至。陳曰：「但止於此，吾當入山求之。知所詣，即來相報。」期以五日，既而過期，十日不至。薛曰：「陳生豈相紿乎？吾當自往。」遂緣磴入谷三四十里。忽於路側見一死人，虎食其半，乃陳山人也。唐子謂尊師曰：「本入山爲求長生，今反爲虎狼之餐。陳山人尚如此，我獨何人？不如歸人世以終天年耳。」尊師曰：「吾聞嵩嶽本靈仙之地，豈爲此害？蓋陳山人所以激吾志也。汝歸，吾當終至。必也不幸而死，終無恨焉。」言訖直往，唐亦決意從之。夜即宿於石巖之下，晝則緣磴而行。數日，忽見一巖下，長松數百株，中有道士六人，如修藥之狀。薛遂頂禮求諸。道士曰：「吾雖至此，自服藥耳。亦無術可以授君。」俄睹一禪室中，有一老僧。又禮拜求問。僧亦無言。忽於僧牀下見藤蔓緣壁出戶。僧指蔓視。薛遂尋蔓出，具蔓傍巖壁不絕，經兩日猶未盡，忽至流泉。石室中有道士數人，圍棋飲酒，其陳山人亦在。笑謂薛曰：「何忽而至？子之志可教也。」遂指授道要。亦見俗人於此伐薪採藥不絕。問其所，雲「終南山紫閣峯下，去長安城七十里。」尊師道成後入京，居於昊天觀，玄風益振。時唐玄宗皇帝奉道，數召入內禮謁。開元末，時已百餘歲，忽告門人曰：「天帝召我爲八威觀主。」無病而坐亡，顏色不變。遂於本院中造塔，不塞塔戶。每至夜，輒召弟子唐君，告以修行之術。後以俗人禮謁煩雜，遂敕塞其塔戶。唐君後亦爲國師焉。（出《原化記》）

【譯文】

薛尊師，家世榮耀顯貴，武則天末年，他們兄弟幾人，俸祿都達到兩千石。他本身做陽翟縣令。但幾年之間，他的兄弟們，死的死，亡的亡，都沒了。於是他決心皈依道教。放棄官職進入深山，連妻子兒女都拋棄了。招集志趣相同的人，只有縣裏的低級小官吏唐臣，願意跟隨他。他們手持柺杖揹着行囊，向嵩山山口走去。路上忽然遇見一個人，從山裏面出來。這人自己說是求道的，姓陳，並說他知道附近有仙境。薛尊師就求問去仙境的道路。姓陳的人說：「我有小事到都城去，大約三天就回來了，回來後給你們作嚮導，你們暫且在這裏等候。」薛尊師和唐臣就停在路口。姓陳的人到約定的日子就回來了。說：「你們先停在這裏，我先進山尋找那個地方，知道了前往的地方，立刻回來相告。」當時約定以五天爲期限，可已經過了期限，十天還沒來。薛尊師說：「陳生難道是欺騙我們嗎？我應當自己去。」於是沿着石頭臺階進入山谷，大約走了有三四十里，忽然在路旁看見一個死人，已經被虎吃了一半，這個人正是陳山人。唐臣對薛尊師說：「本來入山是爲了尋求長生不死的，現在反倒成爲虎狼之食了。陳山人尚且如此，我們算什麼人呢？不如回到人世間而終天年罷了。」薛尊師說：「我聽說嵩山本是神靈仙人居住的地方，怎麼會受這種傷害。大概是陳山人用這個激勵我們的意志，你回去吧，我一定要堅持到底，倘若也是不幸而死，那死也不遺憾了。」說完一直往前走去。唐臣也決定跟他去。夜晚就宿在石壁下面，白天沿着石磴向上。過了幾天，忽然看見一面岩石下面，長了幾百株松樹，松林中有六個道士，象煉製藥材的樣子。薛尊師就叩拜請求各位道士。道士說：「我們雖然到了這裏，不過自己服藥罷了，也沒有什麼道術可以傳授給你們。」一會兒，看見一個禪室中有一個年老和尚。薛尊師又向和尚叩拜求教。和尚也不說話。忽然在和尚牀下出現一藤蔓沿着牆壁出了門，和尚指着藤蔓讓他們看，薛尊師於是尋找藤蔓的去向出了門。看見藤蔓靠着石壁連綿不斷，經過兩天還沒到盡頭。忽然遇到一個流泉，旁邊有一石室，石室中有幾個道士，一邊下棋一邊飲酒。那個陳山人也在。他笑着對薛尊師說：「爲什麼忽然到這裏來。你的志向堅定可以教育。」於是向薛尊師傳授道術要領。薛尊師也看見俗人在這裏砍柴採藥，絡繹不絕。問他們這是什麼地方，他們說：「這是終南山紫閣峯下，距離長安城七十里。」薛尊師學成道術之後進入京師，居住在昊天觀。從此京師道教更加振興了。當時唐玄宗皇帝信奉道教，幾次召薛尊師入內宮禮謁。開元末年，薛尊師當時已經一百多歲了。忽然告訴弟子說：「天帝召我去做八威觀主。」無病端坐死去，臉色不變。就在本院給他建造一墓塔，不砌死塔門，每到夜裏，就召見他的弟子唐臣，告訴他修行的道術。後來因爲俗人禮謁的太多，十分煩亂，就敕命關閉了他的塔門。唐臣後來也成爲國師了。

王老

有王老者，常於西京賣藥，累世見之。李司倉者，家在勝業裏，知是術士，心恆敬異，待之有加。故王老往來依止李氏，且十餘載。李後求隨入山，王亦相招。遂僕御數人，騎馬俱去。可行百餘里，峯巒高峭，攀藤緣樹，直上數里，非人跡所至。王雲：「與子偕行，猶恐不達神仙之境；非僕御所至，悉宜遣之。」李如其言，與王至峯頂。田疇平坦，藥畦石泉，佳景差次。須臾，又至林口，道士數人，來問王老，知邀嘉賓，故復相候。李隨至其居，茅屋竹亭，瀟灑可望。中有學生數十人，見李各來問其親戚，或不言。或惆悵者雲：「先生不在，今宜少留。具廚飯蔬菜，不異人間也。」爲李設食。經數日，有五色雲霞覆地，有三白鶴隨雲而下。於是書生各出，如迎候狀。有頃雲：「先生至。」見一老人，鬚髮鶴素，從雲際來。王老攜李迎拜道左。先生問王老：「何以將他人來此！諸生拜謁訖，各就房。李亦入一室。時頗炎熱，李出尋泉，將欲洗浴。行百餘步，至一石泉，見白鶴數十，從巖嶺下，來至石上，羅到成行。俄而奏樂，音響清亮，非人間所有。李卑伏聽其妙音。樂畢飛去。李還說其事。先生問得無犯仙官否？」答雲：「不敢。」先生謂李公曰：「君有官祿，未合住此；待仕官畢，方可來耳。」因命王老送李出，曰：「山中要牛兩頭，君可送至藤下。」李買牛送訖，遂無復見路耳。（出《廣異記》）

【譯文】

有個叫王老的人，常在西京賣藥，幾個世代的人都見到過他。有個叫李司倉的人，家住在勝業裏。他知道王老是個術士，心裏一直非常敬重他，招待他更加周到。所以王老來來往往就住在李家，將近十多年。李司倉後來請求隨他入山學道，王老也欣然相召。於是李司倉帶了幾個僕人，騎馬一起跟去了。大約走了一百多里，便無路可走，只是峯巒疊嶂，高峭入雲。他們攀藤爬樹，一直上了幾里，都不是人的蹤跡所能到的地方。王老說：「和你一塊走，恐怕還不能到達神仙住的地方，就更不是僕人所能到的了。應該全遣散他們，李司倉依照他的話做了，遣散了跟隨的僕人，和王老一起到了峯頂。峯頂地勢平坦，有藥畦和泉水，景色美好。不一會兒，又來到一樹林邊，有幾個道士來問候王老。知道你邀請嘉賓，所以在此相候。李司倉跟隨王老到他的住處，那裏是茅屋竹亭，瀟灑可望。裏面有學生幾十人，看見李司倉，各自來問他們的親戚，有的什麼也不說。有一個有些傷感的人說：「因爲先生不在，現在還要停留一些時候，在這等待。這裏準備着一般的飯菜，和人間沒有什麼不同。」給李司倉設置的飲食。經過幾天，有五色雲霞遮蓋大地，有三隻白鶴隨雲而下，於是書生各自出來，象迎候賓客的樣子。過了一會兒，有人說：「先生到了。」李司倉看見一位老人，鬚髮雪白，從雲彩的邊緣處走來。王老攜帶李司倉在道路左側迎拜。先生問王老，爲什麼帶別人來這裏。衆書生叩拜完畢，各自回房，李司倉也進了一室。當時天氣很炎熱，李司倉出來尋找泉水，想用泉水洗澡。走了一百多步，來到一個石泉，看見幾十隻白鶴從石峯上飛下來，來到石上，排列成行。一會兒，開始奏樂，樂聲清脆響亮，是人間所沒有的。李司倉低下身去伏在地上聽那奧妙的聲音。白鶴奏完樂都飛走了。李司倉返回來說那件事。先生問他有沒有觸犯仙官，李司倉回答說：「學生不敢。」先生對李公說：「你命裏有官祿，不應當住在這裏。等到仕宦生涯結束了，纔可以來。」說完，就命令王老送李司倉出來。王老對李司倉說：「山中要兩頭牛，你可以送到藤下。」李司倉買了牛送去，就再也不見他走過的路了。

黑叟

唐寶應中，越州觀察使皇甫政妻陸氏，有姿容而無子息。州有寺名寶林，中有魔母神堂，越中士女求男女者，必報驗焉。政暇日，率妻孥入寺，至魔母堂，捻香祝曰：「祈一男，請以俸錢百萬貫締構堂宇。」陸氏又曰：「儻遂所願，亦以脂粉錢百萬，別繪神仙。」既而寺中游，薄暮方還。兩月餘，妻孕，果生男。政大喜，構堂三間，窮極華麗。陸氏於寺門外築錢百萬，募畫工。自汴、滑、徐、泗、楊、潤、潭、洪及天下畫者，日有至焉。但以其償過多，皆不敢措手。忽一人不說姓名，稱劍南來，且言善畫，泊寺中月餘。一日視其堂壁，數點頭。主事僧曰：「何不速成其事耶？」其人笑曰：「請備燈油，將夜緝其事。」僧從其言。至平明，燦爛光明，儼然一壁。畫人已不見矣。政大設齋，富商來集。政又擇日，率軍吏州民，大陳伎樂。至午時，有一人形容醜黑，身長八尺，荷笠莎衣，荷鋤而至。閽者拒之，政令召入。直上魔母堂，舉手鋤以斸其面。壁乃頹。百萬之衆，鼎沸驚鬧，左右武士欲擒殺之，叟無怖色。政問之曰：「爾顛癎耶。」叟曰：「無。」爾善畫耶？」叟曰：「無。」曰：「緣何事而斸此也？」叟曰：「恨畫工之罔上也。夫人與上官舍二百萬，圖寫神仙，今比生人，尚不逮矣。」政怒而叱之。叟撫掌笑曰：「如其不信，田舍老妻，足爲驗耳。」政問曰：「爾妻何在。」叟曰：「住處過湖南三二里。」政令十人隨叟召之。叟自葦庵間，引一女子，年十五六，薄傅粉黛，服不甚奢，豔態媚人，光華動衆。頃刻之間，到寶林寺。百萬之衆，引頸駭觀，皆言所畫神母，果不及耳。引至階前，陸氏爲之失色。政曰：「爾一賤夫，乃蓄此婦，當進於天子。」叟曰：「待歸與田舍親訣別也。」政遣卒五十，侍女十人，同詣其家。至江欲渡，叟獨在小遊艇中，衛卒、侍女、叟妻同一大船，將過江，不覺叟妻於急流之處，忽然飛入遊艇中。人皆惶怖，疾棹趨之。夫妻已出，攜手而行。又追之，二人俱化爲白鶴，沖天而去。（出《會昌解頤》及《河東記》）

【譯文】

唐代宗寶應年間，越州觀察使皇甫政的妻子陸氏，容貌很美麗，但沒有兒子。越州里有一座寺院，名叫寶林寺，寺院裏有魔母神堂。越州城中的男男女女，凡是來許願祈求兒女的，必定是回報應驗。皇甫政在空閒的日子，領着妻子進入寶林寺，到魔母神堂，捻香祝禱說：「向魔母祈求一個男孩，果然如願，請神靈允許我用俸祿錢一百萬貫建造堂宇。」陸氏接着又說：「倘若遂了我們的心願，我也用脂粉一百萬貫，另畫神仙的像。」接着皇甫政夫婦在寺院四處遊覽，到了傍晚纔回家。過了兩個多月，皇甫政的妻子懷孕了，後來果然生了一個男孩。皇甫政大喜，建造了三間堂宇，極其富麗堂皇。他的妻子陸氏在寺院門外堆了一百萬貫錢，招募畫工。從汴、滑、徐、泗、楊、潤、潭、洪等地和全國各地的畫工，天天有來到的。只是因爲它的賞錢太多，都不敢着手。忽然有一個人不說姓名，自己說是從劍南來的，並說善於繪畫。要接手繪神仙像一事。他在寺院裏停留了一個多月，一天，他看着那堂宇的牆壁，不住的點頭。主事的和尚說：「你爲什麼不快點完成那件畫像的事情呢？」那人笑着對主事的和尚說：「請你給我準備燈油，我將要在夜裏聚集精力完成那件事情。」主事的和尚依從了他，按他的話做了。到天亮的時候，光明燦爛，整整齊齊畫滿了一牆壁。但是繪畫的人已經不見了。皇甫政大設齋祭，很多富商都聚集到這裏來。皇甫政又選擇了吉日，率領軍吏州民，大排歌舞、宴筵。到中午時，有一個容貌黑醜的人，身高八尺，揹着斗笠，穿着蓑衣，扛着鋤頭而來，看守大門的人拒絕他進門，但是皇甫政卻讓人招喚他進來。那人進入寺院後，直接上了魔母堂，舉起手中的鋤頭來斫那神像的臉面，牆壁都倒塌了。大家驚駭叫喊。周圍擔任護衛的武士，想要把他抓住殺了他，但是那黑醜的老頭兒毫無懼色。皇甫政問他說：「你是瘋顛嗎？」老頭兒說：「不是。」皇甫政又問：「你是善於繪畫嗎？」老頭兒又說：「不是。」皇甫政說：「那你爲什麼來斫這畫像呢？」老頭兒回答說：「可恨畫工矇蔽上官。夫人和上官施捨二百萬貫錢，描畫神仙。可是現在畫的和真人相比，根本比不了呢。」皇甫政大怒並呵斥他。老頭兒拍掌大笑說：「如果你不信，我在鄉間的老妻，足夠驗證的了。」皇甫政問他說：「你的妻子在什麼地方？」老頭兒說：「住處在過湖南二、三里的地方。」皇甫政派十個人跟着老頭兒去招呼老頭兒的妻子。老頭兒從葦庵裏引出一個女子，年紀有十五六歲的樣子，臉上略微化了點妝，衣着也不奢華，卻豔態媚人，光華動衆。不一會兒工夫，到了寶林寺。衆人都伸長脖子喫驚地觀看，都說所畫的神母像，果然是不如她。把她領到臺階前，陸氏見她美麗異常也大驚失色。皇甫政對老頭兒說：「你是一個地位卑微的人，卻蓄養了這樣一個美麗婦人，實在是不該的，應當把她進獻給天子。」老頭兒說：「等我們回去和鄉親告別一下再走吧。」皇甫政應允了，派士卒五十人、侍女十人，一起到他們家。到了江邊要過江，老頭兒單獨在小遊艇中，衛卒侍女和老頭的妻子同乘一大船。將要過江，不知不覺中老頭的妻子在急流處忽然飛入遊艇中。人們都驚惶恐怖起來，急忙划船去追趕他們，他們夫妻二人已經走出遊艇，上岸並肩攜手而行了。又追他們，二人都化爲白鶴，衝上天空遠飛而去。

劉無名

劉無名，成都人也。本蜀先主之後，居於蜀焉。生而聰悟。八九歲，道士過其家，見而嘆曰：「此兒若學道，當長生神仙矣。」自是好道探玄，不樂名利。弱冠，閱道經，學嚥氣朝拜，存真內修之術。常以庚申日守三尸，存神默咒，服黃精、白朮，志希延生。或見古方，言草木之藥，但愈疾微效，見火輒爲灰燼，自不能固，豈有延年之力哉。乃涉歷山川，訪師求道。數年入霧中山，嘗遇人教其服餌雄黃，三十餘年。一旦有二人，赤巾朱服，徑詣其室。劉問其何人也？何以及此？對曰：「我泰山直符，追攝子耳。不知子以何術，頂有黃光。至三日矣，冥期迫促，而無計近子，將恐陰符遣責，以稽延獲罪，故見形相問耳。」劉曰：「餘無他術，但冥心至道，不視聲利，靜處幽山，志希度世而已。」二使曰：「子之黃光，照灼於頂，迢高數丈，得非雄黃之功？然吾聞一陰一陽之謂道，一金一石之謂丹，子但服其石，未餌其金，但得其陽，未知其陰，將何以超生死之難，期升騰之道乎？其次廣施陰功，救人濟物，柔和雅靜，無慾無爲，至孝至忠，內修密行，功滿三千，然後黑籍落名，青華定籙。制御神鬼，驅駕雲龍，而上補仙官，永除地簡。九祖超煉，七玄生天。如此則不爲冥官所追捕耳。今子雖三尸已去，而積功未著，大限既盡，將及死期，豈可苟免也？」劉聞其語，心魂喪越，憂迫震懼，不知所爲。二使徐謂之曰：「岷峨青城，神仙之府，可以求詣真師，訪尋道要。我聞鉛汞朱髓，可致沖天，此非高真上仙，莫得修煉之旨。我爲子求姓名同，年壽盡者，以代於子。子勉而勤修，無至中怠也。」劉致謝二使。二使乃隱。劉如其言，入峨眉岷山，登陟峭險，探求洞穴，歷年不遇。復入青城山，北崖之下得一洞。行數里，忽覺平博，殆非人世。遇神仙居其間，雲青城真人。劉祈叩不已，具述所值鬼使追攝之由，願示道要，以拯拔沉淪，賜度生死之苦。真人指一巖室，使犧止其中，復令齋心七日，乃示其陽壚陰鼎，柔金煉化水玉之方，伏汞煉鉛朱髓之訣。謂之曰：「胡剛子、陰長生，皆得此道。」亦名金液九丹之經。丹分三品。以鉛爲君，以汞爲臣，八石爲使，黃芽爲苗。君臣相得，運火功全，七日爲輕汞，二七日變紫鋒，三七日五彩具，內赤外黃，狀如窗塵，復運火二年，日週六百，再經四時，重履長至，初則十月離其胞胎，已成初品。即能乾汞成銀，丸而服之，可以祛疾。三年之外，服者延年益算，發白反黑。三年之後，服之刀圭。遊散名山，周遊四海。初品，地仙服之半劑，變化萬端，坐在立亡，駕馭飛龍，白日昇天。大都此藥，經十六節，已爲中品。便能使人長生。藥成之日，五金八石，黃芽諸物，與君臣二藥，不相雜亂矣。千日功畢，名上品還丹。謹而藏之，勿示非人，世有其人，視彼形氣，功行合道，依法傳之。劉授丹訣，還於霧中山，築室修煉，三年乃成。開成二年，猶駐於蜀，自述無名傳，以示後人。入青城去。不知所終。（出《仙傳拾遺》）

【譯文】

劉無名，是成都人。原本三國時期西蜀先主劉備的後代，居住在四川。他生來就聰明穎悟。八九歲的時候，道士經過他的家，看見他就感嘆地說：「這個小孩如果學道術，能成爲長生神仙了。」從這以後劉無名喜好道術，研究玄理，不喜歡名利。二十歲左右的時候，閱讀道經，學習嚥氣朝拜、存真內修之術，常以庚申日守三尸神，保存精神默唸咒語，喫黃精白朮，志向是希望延長生命。有時看見古代藥方上說的草木之類的藥，只是治癒疾病有微效，遇見火就成灰燼。自己都不能穩固，怎麼能有延年益壽的力量呢？於是跋山涉水，遊歷名山大川，訪師求道。幾年後進入霧中山，曾經遇到一個人，叫他喫雄黃，達三十多年。一天有兩個包紅頭巾穿紅衣服的人，直闖進他的住室。劉無名問他們是什麼人？爲什麼到他這來？那兩個人回答說：「我們是泰山直符，追趕勾取你，但不知你用的什麼法術，頭頂上有黃光，我們到這裏三天了，陰曹地府的期限緊迫，然而沒有辦法靠近你，又害怕陰府怪罪譴責，因爲停留延誤期限要獲罪，所以現出身形向你詢問。」劉無名說：「我沒有別的法術，只是深入地靜心至道，不追求名聲利祿，安靜地置身深山，志向是希望度世罷了。」二位使者說：「你的黃光，照耀在頭頂上，高過幾丈，恐怕是雄黃的功用吧？然而我聽說一陰一陽謂之道，一金一石叫做丹。你只服那石，不喫那金，只能得到陽，卻不瞭解陰，又憑什麼超脫生死的難關，期望昇天飛騰的道術呢？其次，要廣泛地佈施陰功，挽救人，接濟人，溫和，雅靜，沒有情慾和貪心，盡孝盡忠，內心祕密修行，功德滿了三千，然後才能從黑籍中落去名字，定在青華名冊中。能控制神鬼，駕馭雲龍，補進天上仙官的行列，從陰曹地府的名冊中永遠除去名字。九祖超煉，七玄生天。象這樣就不會被冥官追捕了。現在你雖然三尸已去，但積功不顯著，壽數已經沒有了，將要到死期，怎麼可以苟且求免呢？」劉無名聽了他的話，喪魂落魄，震驚恐懼，不知所措。二位使者慢慢對他說：「岷山、峨眉山、青城山，都是神仙的洞府，可以到那裏去尋找真師，訪尋道術要領。我聽說鉛汞朱髓，可以沖天。不是高真上仙，不能得到修煉的真義。我給你尋找和你姓名相同、壽數已盡的人，用他來代替你。你要努辦勤奮修行，不要中途懈怠呀。」劉無名拜謝了二位使者，二位使者就隱去了身形不見了。劉無名按照他們的話，進入峨眉山、岷山，登攀險崖峭壁，探索尋找洞穴，經歷幾年也沒遇到。又進入青城山，在北崖的下面找到一個洞。進去後，走了幾里，忽然發覺平坦寬闊，大概不是人世，遇到神仙居住在那裏，說是青城真人。劉無名祈求叩拜不已，全部述說了被鬼使追攝的原由，希望青城真人指示道術要領，用它拯救靈魂，拔出沉淪，賜給超過生死之苦的辦法。青城真人指着一個岩石屋子，讓他在裏面居住休息。又讓他齋戒七天，整潔身心。之後，才告訴他陽壚陰鼎，柔金煉化水玉的方法，伏汞煉鉛朱髓的訣竅，並對他說：「胡剛子，陰長生，都得了這種道術。」還有一個名字，叫作金液九丹之經。丹分爲三品，用鉛做君，用汞做臣，八石做使者，黃芽做苗，君臣相投合，運用火候，功效完全了，七天成爲輕汞，十四天變成紫鋒，二十一天五彩具備，裏面紅外面黃，形狀象窗戶上懸掛的灰塵。再運用火二年，六百個整天，再經過四季，重履長至。開始是十月離開它的胞胎，已經成爲初品，馬上能幹汞成銀，做成丸喫它，可以除去疾病。三年以外，喫的人可以延年益壽，白髮可以變黑。三年之後，喫一刀圭，遊覽名山，雲遊四海。初品，地仙喫它半劑，變化萬端，坐着在立起就沒了，駕馭飛龍，白天飛昇。大都這種藥，經過十六個季節，已經成爲中品，就能使人長生。藥成的日子，五金八石，黃芽諸物，和君臣二藥，不相互混雜。一千天功畢，名字就叫上品還丹。要謹慎保存它，不要給人看。人世上，如果有那樣的人，看他形狀氣質和功德行爲都合乎道，就按照方法傳給他。劉無名接受煉丹訣竅，回到霧中山，築室修煉，三年就成功了。開成二年，劉無名還住在四川，自己陳述無名傳，用來給後人看。後來進入青城山，不知道他的終了。

卷第四十二 神仙四十二

賀知章 蕭穎士 李仙人 何諷 黃尊師　裴老　李虞　夏侯隱者 權同休

賀知章

賀知章，西京宣平坊有宅。對門有小板門，常見一老人乘驢出入其間。積五六年，視老人顏色衣服如故，亦不見家屬。詢問里巷，皆雲是西市賣錢貫王老，更無他業。察其非凡也，常因暇日造之。老人迎接甚恭謹，唯有童子爲所使耳。賀則問其業。老人隨意回答。因與往來，漸加禮敬，言論漸密，遂雲善黃白之術。賀素信重，願接事之。後與夫人持一明珠，自雲在鄉日得此珠，保惜多時，特上老人，求說道法。老人即以明珠付童子，令市餅來。童子以珠易得三十餘胡餅，遂延賀。賀私念寶珠特（明抄本「特」作「持」）以輕用，意甚不快。老人曰：「夫道者可以心得，豈在力爭；慳惜未止，術無由成。當須深山窮谷，勤求致之，非市朝所授也。」賀意頗悟，謝之而去。數日失老人所在。賀因求致仕，入道還鄉。（出《原化記》）

【譯文】

賀知章，在西京宣平坊有住宅。他家對門有一個小板門，經常看見有一個老人騎着驢在那兒出入。過了五、六年，再看那老人的臉色衣服象原來一樣，沒有變化。也看不到他的家屬。詢問巷中的鄰里，都說是西市賣穿錢繩索的王老，再沒有別的職業。經觀察，看出他是一個不平凡的人。賀知章經常在空閒日子到王老那裏去，老人迎接很恭敬謹慎。他只有一個使喚童子。賀知章就問他的職業，老人很隨便地回答。由於和他往來增多，逐漸地更加尊敬，言論也逐漸多起來，於是在言談中說了他善於修道煉丹之術。賀知章平素尊信道教，所以願意拜老人爲師。後來賀知章和夫人拿一顆明珠，自己說是在家鄉的時候得到的，珍藏了多年，特地敬獻給老人，請求老人給講授道法。老人接過之後就把明珠交給童子，讓他買餅來，童子用明珠換來三十多個燒餅，並請賀知章喫。賀知章自己心想，寶珠是特意送給老人的，可老人卻如此輕用。心裏很不愉快。老人已經察覺說：「道術可以心得，哪裏是在於力爭呢？慳惜之心不停止，道術沒有理由成功。應當到深山窮谷中，勤奮地、專心致志地探索尋取它，不是市朝所能傳授的。」賀知章聽了頗有心得，領悟了老人的意思，拜了老人就離開了。過了幾天，老人不見了。賀知章於是請求辭官，入道還鄉。

蕭穎士

功曹蕭穎士。常密遊。於陳留逆旅。方食之次，忽見老翁，須鬢皓然，眉目尤異。至門，目蕭久之，微有嘆息，又似相識。蕭疑其意，遂起揖問。老人曰：「觀郎君狀貌，有似一人，不覺愴然耳。」蕭問似何人。老人曰：「郎君一似齊鄱陽王。」王即蕭八代祖。遂驚問曰：「王即某八代祖，因何識之？」老人泣曰：「某姓左，昔爲都〔鄱〕陽書佐，偏蒙寵遇。遭李明之難，遂爾逃亡，苟免患耳。因入山修道，遂得度世。適驚郎君，乃不知是王孫也。」遂相與泣。蕭敬異之，問其年，乃三百二十七年矣。良久乃別。今在灊山，時出人間。後不知所之。（出《原化記》）

【譯文】

功曹蕭穎士，經常祕密遊覽。一次住在陳留的客店。他正在喫飯中間。忽然看見一個老頭兒，須鬢雪白，眉目尤其異常。他來到門口，看了蕭穎士很長時間，發出輕微的嘆息聲。又好象和蕭穎士相識。蕭穎士不知他是什麼意思，於是起身拱手相問。老人說：「我看公子的身形相貌，有些像一個人，不覺悲傷罷了。」蕭穎士問他象什麼人。老人說：「公子象齊鄱陽王。」齊鄱陽王就是蕭穎士的八代祖先。蕭穎士於是驚訝地問老人說：「齊鄱陽王就是我的八代祖先，你爲什麼會認識他？」老人哭泣着說：「我姓左，過去是鄱陽王書佐，備受寵信，各方面都蒙受禮遇。遭李明之難，我就逃走了。苟且偷生，免除了禍患，就進入深山修行道術。終於獲得出世。方纔看見公子感到喫驚，竟不知是齊鄱陽王的子孫。」於是他們相對而泣。蕭穎士對他很恭敬，也感到詫異。問他的年齡，竟然三百二十七歲了。過了好長時間他們才分別。老人現在住在灊山，時常出山到人世間。後來，不知他去什麼地方了。

李仙人

洛陽高五娘者，美於色，再嫁李仙人。李仙人即天上謫仙也，自與高氏結好，恆居洛陽，以黃白自業。高氏能傳其法。開元末，高李之睦，已五六載。後一夕五鼓後，聞空中呼李一聲。披衣出門，語畢，還謂高氏曰：「我天仙也。頃以微罪，譴在人間耳。今責盡，天上所由來喚。既不得住，多年繾綣，能不愴然。我去之後，君宜以黃白自給，慎勿傳人，不得爲人廣有點煉，非特損汝，亦恐尚不利前人。」言訖飛去。高氏初依其言。後賣銀居多，爲坊司所告。時河南少尹李齊知其事，釋而不問，密使人召之，前後爲燒十餘牀銀器。李以轉聞朝要。不一年，李及高皆卒。時人以爲天罰焉。（出《廣異記》）

【譯文】

洛陽高五娘，姿色很美，再婚嫁給了李仙人。李仙人是天上貶謫到人間的神仙，自從和高五娘結婚後，長期居住在洛陽，把鍊金的法術當作自己的職業。高五娘也學會了他的法術。唐玄宗開元末年，高五娘和李仙人結爲夫妻已經有五六年了。有一天晚上五鼓之後，聽空中呼喚李仙人一聲，李仙人穿上衣服出了門，和人說話。說完話，回來對高五娘說：「我是天上的神仙，以前因爲小的罪過，貶謫在人間了，現在對我的責罪已經完了。由於天上來喚我回去，已經不能再住下去了，多年夫妻和睦，難捨難分，能不悲傷嗎？我走了以後，你只適當煉製金銀自給自足即可，千萬謹慎，不可傳給別人。也不能給別人多煉，否則，不只是損害你自己，也恐怕會不利於別人。」李仙人說完就飛走了。高五娘最初還按照他的話做，但後來賣銀過多，被坊司告發。當時河南的少尹李齊知道了她的事，對高五娘不予追究就釋放了。過後，卻祕密地派人把高五娘招喚去。高五娘前前後後共給李齊燒了十多窯銀器。李齊把這事轉告當朝的顯要。不到一年，李齊和高五娘都死了。當時人們都認爲這是上天懲罰他們了。

何諷

唐建中末，書生何諷，嘗買得黃紙古書一卷，讀之。卷中得髮捲，規四寸，如環無端。諷因絕之，斷處兩頭滴水升餘，燒之作發氣。諷嘗言於道者，道者曰：「籲！君固俗骨，遇此不能羽化，命也。據仙經曰：「蠹魚三食神仙字，則化爲此物，名曰脈望；夜以矰映當天中星，星使立降。可求還丹，取此水和而服之，即時換骨上升。」因取古書閱之，數處蠹漏，尋義讀之，皆神仙字。諷方嘆伏。（出《原化記》）

【譯文】

唐德宗建中末年，書生何諷，曾經買到黃紙古書一卷。何諷讀它，在書中得到一個髮捲，圓四寸，象一個環沒有頭。何諷就隨意地弄斷了它，斷處兩頭滴出水有一升多。用火一燒它有頭髮的氣味。何諷曾經把這事告訴一個道人。道人說：「唉！你本來是俗骨凡胎，遇到此物不能飛昇成仙，這是命啊！據仙經說：『蠹魚幾次喫到書頁上印的神仙二字，就變化成爲這種東西，名叫脈望。』夜裏用這個東西矰映當天中星，星使立刻降臨，可以求得還丹，取你方纔弄斷『脈望』時流出的水調和之後服了，當時就能脫胎換骨，飛昇成仙。」何諷聽了之後，就取來古書查找，有幾處蛀蟲咬壞的地方，前後對照文義，都是「神仙」二字。何諷才讚許信服。

黃尊師

黃尊師居茅山，道術精妙。有販薪者，於巖洞間得古書十數紙，自謂仙書，因詣黃君，懇請師事。黃君納其書，不語，日遣斫柴五十束，稍遲並數不足，呵罵及棰擊之，亦無怨色。一日，可兩道士于山石上棋，看之不覺日暮，遂空返。黃生大怒罵叱，杖二十，問其故。乃具言之。曰：「深山無人，何處得有棋道士？果是謾語。」遂叩頭曰：「實，明日便捉來。」及去，又見棋次，乃佯前看，因而擒捉。二道士並局，騰於室中上高樹。唯得棋子數枚。道士笑謂曰：「傳語仙師，從與受卻法策。」因以棋子歸，悉言其事。黃公大笑，乃遣沐浴，盡傳法策。受訖辭去，不知其終。（出《逸史》）

【譯文】

黃尊師居住在茅山，道術精深玄妙。有一個賣柴的人，在巖洞中拾到古書十幾頁，自己認爲是仙書，於是送到黃尊師那裏去，懇切地請求拜黃尊師爲老師。黃尊師接受了他的書，但沒有說什麼。只是每天派他去砍柴五十捆，如果回來稍晚或數量不夠，就大聲喝罵還用棍子打他，但他也沒有怨恨的表情。有一天，他上山砍柴，看見兩個道士在山石上下圍棋。他只顧看他們下棋，不知不覺就天黑了，於是只得空手回來。黃尊師大怒，高聲叱罵，還打了他二十棍子。問他是什麼原因沒有砍柴，他就都如實說了。黃尊師說：「深山裏沒有人，那裏會有下棋的道士呢？果然是說的假話。」他就一邊叩頭一邊說：「我說的確實是真的，明天我就把那兩個道士捉回來。」等到第二天去了，又看見那兩個道士在那裏下棋，他就假裝上前去看下棋，趁機去擒捉。兩個道士拋棄了棋盤，飛騰到空中上了高樹。他只得到了幾枚棋子。兩個道士笑着對他說：「傳話給黃仙師，由他給你傳授法錄。」於是他拿着棋子回來，詳盡地說了他經歷過的事。黃尊師聽完大笑，就令他去沐浴更衣。向他傳授了所有的法錄，賣柴人學完了法錄就告別而去，不知道他以後怎麼樣了。

裴老

唐大曆中，有王員外好道術，雖居朝列，布衣山客，日與周旋。一旦道侶數人在廳事，王君方甚談諧拊掌，會除溷裴老，攜穢具至王君給使。因聞諸客言，竊笑之。王君僕使皆怪。少項，裴老受傭事畢，王君將登溷，遇於戶內。整衣，似有所白。因問何事。漸前曰：「員外大好道。」王驚曰「某實留心於此。」曰：「知員外酷好，然無所遇。適廳中兩客，大是凡流，但誑員外希酒食耳。」王君竦異良久。其妻呼罵曰：「身爲朝官，乃與此穢漢結交，遣人逐之。」王君曰：「天真道流，不擇所處。」裴老請去。王君懇邀從容。久方許諾。曰：「明日來得否？」曰：「不得，外後日來。」至期，王君潔淨別室以候。妻呼曰：「安有與除廁人親狎如此！」王君曰：「尚懼不肯顧我。」少頃至，布袍曳杖，頗有隱逸之風。王君坐語，茶酒更進。裴老清言間發，殊無荷穢之姿狀。曰：「員外非真好道，乃是愛藥耳。亦有少分。某既來，莫要爐火之驗否？」王君叩頭曰：「小生酷嗜，不敢便有祈請。」裴指鐵盒可二斤餘，曰：「員外剩取火至，以盒分兩片，置於其中，復以火覆之。」須臾色赤，裴老於布袍角解一小囊，取藥兩丸，如麻粟，除少炭，捻散盒上，卻堆火燒之。食頃，裴老曰：「成矣。」令王君僕使之壯者，以火箸持出，擲於地。逡巡，乃上上金盒矣，色如雞冠。王君降階再拜，叩頭陳謝。裴老曰：「此金一兩，敵常者三兩，然員外不用留，轉將佈施也。」別去曰：「從此亦無復來矣。」王君拜乞曰：「末學俗士，願瀝丹懇，須至仙伯山居中，具起居禮。」裴老曰：「何用此。」乃約更三日，於蘭陵坊西大菜園相覓。王君亦復及期往，至則果見小門，扣之，黃頭奴出問曰：「莫是王員外否？」遂將一胡牀來，令於中門外坐。少頃引入，有小堂甚清淨，裴老道服降階。侍女童十人，皆有姿色。延上勞問，風儀質狀，並與前時不同，若四十餘人矣。茶酒果實甚珍異，屋室嚴潔，服用精華。至晚王君去，裴老送出門。旬日復來，其宅已爲他人所賃，裴老不知所去也。（出《逸史》）

【譯文】

唐代宗大曆年間，有一個王員外喜好道術，雖然是個有身份地位的人，卻天天與布衣山客打交道。一天，道界的幾個夥伴在客廳議事，與王員外正在說笑拍掌大笑，恰巧清除廁所的裴老攜帶除廁器具到王員外這供派遣，順便聽到幾位客人的談話，裴老聽了之後，偷偷地笑話他們。王員外的僕役都很奇怪。不一會兒，裴老幹完了活，王員外將要上廁所，在門內與裴老相遇。王員外整理衣服，見裴老好像有什麼話要說，於是問裴老有什麼事。裴老慢慢地走上前說：「員外很喜好道術吧！」王員外驚訝地說：「我確實在這方面很留心。」裴老接着說：「我知道員外很愛好，但是沒有遇到所需要的人，剛纔客廳中的客人，大都是平凡之輩，只是誑騙員外希求點酒食罷了。」王員外聽後驚異很久，這時，他的妻子呼喚斥罵說：「身爲朝廷命官，竟然和這種幹髒活的人結交，快派人趕走他。」王員外回答說：「真人是不露相的。」裴老請求離去。王員外邀請的舉止行動非常懇切。裴老考慮了很長時間才許諾了。王員外說：「明天能來不？」裴老說：「不能，大後天來。」到約會那天，王員外在打掃潔淨的另外房屋裏等候裴老。他的妻子大聲呼喊說：「哪有和清廁所的人這樣親熱的！」王員外說：「我還怕他不肯探望我呢！」一會兒，裴老來了，身穿布袍，手持柺杖，很有隱士的風度。王員外請裴老坐下說話，茶酒交替進獻。裴老妙語連珠，一點不像掏糞的粗漢。裴老說：「員外不是真的愛好道術，僅僅是愛煉製丹藥罷了。也有少許。我既然來了，要不要驗證一下爐火燒煉的效果呢？」王員外叩頭說：「小生很喜歡，但不敢隨便就提出請求。」裴老指着大約有二斤的鐵盒說：「員外多取火到這兒。」裴老用鐵盒把火分成兩片，把盒放置在它的中間，再用火蓋上它。不一會兒，鐵盒燒成紅色，裴老在布袍一角解下來一個小口袋，從裏面取出兩粒藥丸，象麻籽一樣。除去了鐵盒上一些炭火，把藥丸捻碎撒在盒上。還堆上火燒它，大約過了一頓飯的工夫，裴老說：「成了。」讓王員外僕人中的有力氣的，用火筷子夾出，扔在地上。不一會，就變成最上等的金盒了，顏色象雞冠一樣。王員外下臺階再次叩拜，磕頭稱謝。裴老說：「這金子，一兩可抵上平常金子三兩。然而，員外不用留它，轉手把它佈施了吧！」裴老告別離去的時候說：「我從此也不再來了。」王員外叩拜乞求說：「末學俗士，情願獻出一片誠心，期待到仙伯居住的山中，才能早晚都能侍候。」裴老說：「怎麼用這樣呢？」於是約定再過三天，在蘭陵坊西大菜園後面去找他。王員外到期前往。到那果然看見一個小門，前去叩門，一個黃頭髮的僕人出來詢問說：「你是不是王員外？」當得知來人是王員外時，就拿一個能摺疊的坐椅來，讓他在中門外坐。過了一會兒，領王員外入內，內有小堂很清淨。裴老身穿道袍下階相迎，侍奉女童十人，都有姿色。裴老在筵上慰勞問候，風度儀容，氣質狀貌，和以前時顯然不同。好像是四十多歲人的樣子，所用的茶酒果實都很珍貴奇異，屋室整頓得很清潔，服飾用器精緻華麗。到了晚上王員外離去，裴老送出了門。過了十天，王員外又來了，裴老的那間住宅已被他人租賃，裴老也不知去什麼地方了。

李虞

信州李員外虞，嘗與秀才楊棱遊華山，窮搜巖谷。時李公未仕，及楊君俱有棲遁之志，每遇幽賞，即吟詠移時。俄至一小洞，巉高數尺，不三四步，甚高，路極平易。二人慾窮其跡，約行四五里，擬回又不可，且相勉而進。更二三里，稍明。少頃至洞口。時已申酉之際，川巖草樹，不似人間，亦有耕者。耕者睹二人頗有驚異，曰：「郎君何得到此？」乃具言之。更二里餘，有佛堂，數人方飲茶次。李公等因往求宿。內一人曰：』須報洞主。」逡巡見有紫衣，乘小馬，從者四五，呵路而至，拜起甚雅，曰：「得到此何也？」一個備述曰：「此處偏陋，請至某居處。」遂同步而往，到一府署，多竹堂，屋坐甚潔，人吏數十。因自言曰：「某姓杜，名子華，逢亂避世，遇仙侶，居此已數百年矣。」因止宿，飲饌皆甚精豐，內有駞芊，其狀如牛。晝夜論語，因問朝廷之事。留連累日，各遺銀器數事，遣使者導之而返。曰：「此可隱逸，頗能住否。」二子色難。子華笑，執手而別，且請無漏於人。後楊君復往尋其洞穴，不可見矣。楊君改名儉，官至御史，謫番禺而卒。李公終亦流蕩，真仙靈境，非所實好，不可依名而往之也。後君子誡之哉。（出《逸史》）

【譯文】

信州有一個員外，名叫李虞。他曾經和秀才楊棱遊覽華山，搜盡了山崖谷地。當時李虞還沒有入仕做官，他和楊棱都有隱居的志向。他們每次遇到在幽靜的地方遊覽欣賞，就作詩吟詠一會。不久，遇到一個小洞，高有幾尺，進洞不過三、四步，就很高了，但路很平容易走。李、楊二人想要考察完它。大約走了四、五里，打算回來又回不來，只得暫且相互勉勵往前行進。又走二、三里，稍微有些光亮了，不一會兒，到了洞的出口。這會兒，時間已經到了傍晚五時到六時的時候了。看這裏的山川草木，不象是人間。也有耕作的人，耕作的人看見李、楊二人很驚異地說：「公子怎麼能到這裏？」李、楊二人就說了進來的全部經過。他們又走了二里多路，看見有一座佛堂，佛堂裏有幾個人正在喝茶。李虞等趁機上前去求宿，其中有一個人說：「這需要報告給洞主。」不一會兒，看見有一個穿着紫色衣服的人，騎着一匹小馬，有四五個隨從僕役跟隨，開路而來。紫衣人舉止很文雅，他問屬下說：「他們能到這裏來，是爲什麼？」有一個人詳盡地述說了經過。紫衣人對李、楊二人說：「這裏偏僻簡陋，請到我的住處。」於是和李、楊二人一起前往，他們來到一座府第，多半都是竹屋堂舍。房屋坐席都很潔淨。吏役有幾十人。紫衣人自己介紹說：「我姓杜，名子華，遭遇戰亂，避開人世，遇到神仙，在這居住已經有幾百年了。」就留李、楊二人在這兒住宿，飲食都很精美豐厚。這裏面有駞芊，它的形狀象牛，子華和李、楊二人晝夜談論，順便也問問朝廷的事。李、楊二人在這裏流連多日，子華各贈送給他們幾件銀器，派使者導引他們返回。子華說：「這裏可以隱居，頗能住否？」李、楊二人面有難色。杜子華笑了，和李、楊二人握手告別，並且請他們不要把這裏泄漏給世人。後來楊棱又前去尋找那個洞穴卻不見了。楊棱後來改名儉，官至御使，貶謫到番禺，死在那裏。李虞最終也是四外流蕩。真仙靈境，如果不是實心實意地嚮往，可不要爲了空名貿然前去。以後人們應以此爲戒呵！

夏侯隱者

夏侯隱者，不知何許人也。大中末，遊茅山天台間，常攜布囊竹杖而已。飲食同常人，而獨居一室，不雜於衆。或露宿壇中，草間樹下，人窺覘之，但見雲氣蓊欝，不見其身。每遊三十五十里，登山渡水，而閉目善睡，同行者聞其鼻鼾之聲，而步不差跌，足無蹶礙，至所止即覺，時號作睡仙。後不知所終。（出《神仙拾遺傳》）

夏侯隱者，不知道是什麼地方人。唐宣宗大中末年，他漫遊在茅山和天台山之間，只不過是攜帶着布囊竹杖罷了。他的飲食也和平常人一樣，但卻獨自居住一室，不與衆人在一起雜處。他有時露宿在壇中，有時睡在草間樹下。人們窺視他，只見雲氣蓊鬱，不見他的身體。他每次遊覽常常都是三五十里，登山渡水，並且在行進中閉目睡覺，和他同行的人可以聽到他打鼾的聲音。然而他行進的步伐卻無差錯，腳也不會被絆。一到達目的地立即就醒，當時號稱睡仙。後來不知道他的下落。權同休 秀才權同休，元和中落第，旅遊蘇湖間。遇疾貧窘。走使者本村墅人，顧已一年  
矣。疾中思甘豆湯，令其市甘草。顧者久而不去，但具湯火來。秀才且意其怠於祗承，復見折樹枝盈握，仍再三搓之，微近火上，忽成甘草。秀才心大異之，且意必道者。良久，取粗沙數壞，挼捋已成豆矣。及湯成，與常無異。疾亦漸差。秀才謂曰：「予貧迫若此，無以寸進，因褫垢衣授之，可以此辦少酒肉。將會村老，丐少道路資也。」顧者微笑曰：「此固不足辦，某當營之。」乃斫一枯桑樹，成數筐扎，聚於盤上，噀之，遂成牛肉。復汲數瓶水，傾之，乃旨酒也。村老皆醉飽。獲束縑五十。秀才慚謝顧者曰：「某本驕稚，不識道者，今返請爲僕。」顧者曰：「予固異人，有少失，謫於下賤，合役於秀才，若限不足，復須力於他人，請秀才勿變常，庶卒某事也。」秀才雖諾之，每呼指，色上面慼慼不安。顧者乃辭曰：「秀才若此，果妨某事也。」因談秀才修短窮達之數，且言萬物皆可化者，唯淤泥中朱漆箸及發，藥力不能化。因不知所之。（出《酉陽雜俎》）

【譯文】

秀才權同休，唐元和年間落第，旅遊在蘇州和湖州之間。旅途中因爲生了疾病。生活貧窮窘困。在旅遊中供他支使的人是本村墅人，僱傭已經有一年多了。權同休在病中想喝甘豆湯，就讓他去買甘草。僱者呆了很久，卻不去買，只准備開水和火來。權秀才想他可能不願意侍候自己了。又見他折樹枝握滿一把，屢次反覆揉搓，稍微靠近火上，忽然變成了甘草。權秀才感到他很奇怪，認爲他一定是有道行的人。過了很久，又見他取來幾坯粗沙，揉搓整理之後已經成爲豆了。等到甘豆湯做成了，與平常的甘豆湯沒有什麼不同。病也漸漸好了。權秀才對僱者說：「我貧窮窘迫的象這個樣子，不能用什麼買一點東西了，只能脫下沾滿污垢的衣服賣了它，可用這點錢辦置少量的酒和肉，用它來會見村老，乞求一點旅途川資。」僱者微笑說：「這本來是微不足辦的事，我應該籌劃這件事情。」於是砍來一棵枯乾的桑樹枝，捆成幾把，集中在盤子上，用嘴把水噴在上面，就變成了牛肉。又從井裏打出幾瓶水來，把它倒出來，就成了甘美的酒了。村老都酒足飯飽。權秀才獲得了五十束細絹。權秀才慚愧地拜謝顧者說：「我實在驕傲幼稚，有眼無珠，沒看出你是位有道行的人，還用你作僕人，現在調過來，請求讓我做你的僕人。」僱者說：「我本來不是普通的人，因爲有一點過失，貶謫在下賤之列，應該被秀才役使。如果限定的勞役不夠，又需要到別人那裏去效力。所以請秀才不要改變往常的規矩，期望秀才幫助我結束我的事。僱者於是辭別說：「你秀才這個樣子，結果是妨礙了我的事。」順便談論了權秀才的長短窮達命運。並且說萬物都是可以變化的。唯有淤泥中朱漆筷子和頭髮，藥力不能化。以後就不知他到什麼地方了。

卷第四十三 神仙四十三

尹真人 盧山人 薛玄真 于濤

尹真人

犍爲郡東十餘里，有道觀在深巖中，石壁四壅，有顏道士居之。觀殿有石函，長三尺餘，其上鏨出鳥獸花卉，文理纖妙，鄰於鬼工。而緘鎖極固，泯然無毫縷之隙。里人相傳，雲是尹喜石函。真人事蹟，顯於紀傳詳矣。真人將上升，以石函付門弟子，約之曰：「此函中有符籙，慎不得啓之，必有大禍。」於是郡人盡敬之。大曆中，有青河崔君，爲犍爲守。崔君素以（「以」原作「有」，據明抄本改。）剛果自恃，既至郡，聞有尹真人函，笑謂屬官曰：「新垣平之詐見矣。」即詣之，且命破鎖。顏道士曰：「此尹真人石函，真人有遺教曰：『啓吾函者有大禍。』幸君侯無犯仙官之約。」崔君怒曰：「尹真人死千歲，安得獨有石函在乎？吾不信。」顏道士確其詞，而崔君固不從。於是命破其鎖。久之而堅然不可動。崔君怒，又以巨絙系函鼻，用數十牛拽其絙，鞭而驅之。僅半日，石函遂開。中有符籙數十軸，以黃縑爲幅，丹書其文，皆炳然如新。崔君既觀畢，顧謂顏道士曰：「吾曏者意函中有奇寶，故開而閱之；今徒有符籙而已。」於是令緘鎖如舊。既歸郡，是夕，令忽暴卒，後三日而悟。其官屬將吏輩，悉詣崔君問之、且訊焉。崔君曰：「吾甚憨，未嘗聞神仙事，前者偶開尹真人石函，果爲冥官追攝。初見一人，衣紫衣，至寢，謂吾曰：『我吏於冥司者也，今奉命召君。固不可拒，拒則禍益大矣，宜疾去。』吾始聞憂，欲以辭免。然不覺與使者俱出郡城，僅行五十里，至冥司。其官即故相呂公也。謂吾曰：『子何爲開尹真人石函乎？奉上帝命，且削君之祿壽，果如何哉！』已而召掾吏至，令按吾祿壽之籍。」掾吏白呂公曰：『崔君有官五任。有壽十七年。今奉上帝符，盡奪五任官，又削十五年壽。今獨有二年任矣。」於是聽崔君還。後二年果卒。（出《宣室志》）

【譯文】

犍爲郡東面十多里。有一座道觀，在深巖中，石壁四面堵塞，有顏道士居住在那裏。道觀的殿內有一個石匣子，長三尺多，它的上面雕刻出鳥獸花卉，條理纖細巧妙，近似於鬼斧神工，並且封鎖得非常堅固，沒有絲毫的縫隙。同裏的人相傳，說這是尹喜的石匣子。關於尹真人的事蹟，在他的傳記裏記錄得很詳盡。尹真人將要仙升的時候，把石匣子交付給本門弟子，並約束他們說：「這個匣子中有符籙，要慎重保管，不能打開它。否則，必有大禍。」於是郡裏的人都很尊敬它。唐代宗大曆年間，青河有一位崔君，做犍爲郡太守。崔向來就憑着自己的剛強果敢而有恃無恐。他到犍爲郡守後，聽說了有關尹真人的石匣子的事，就笑着對屬下官員說：「新垣平的騙局又出現了。」他立即到道觀去，並且命令打開鎖。顏道士對崔君說：「這是尹真人的石匣子，尹真人有遺留的教導說：『開我匣子的必有大禍。』希望君侯不要觸犯仙官的約束。」崔尹發怒說：「尹真人死了上千年了，怎麼能單獨有石匣子存在呢？我不相信。」顏道士說明確實有那些話。但是崔君堅決不聽從，於是命令破那石匣子的鎖，弄了好長時間，但很堅固，不可開啓。崔君大怒，又用粗繩索拴住石匣子的鼻孔，用幾十頭牛拽那繩索，用鞭子趕牛。將近半天的時間，石匣子終於開了。石匣中有符籙幾十軸，用黃色的細絹做幅。丹砂書寫的那些文字，顯明得像新的一樣。崔君全看完後，回過頭來對顏道士說：「我先前猜想石匣子有奇寶，所以要打開察看它，現在看，只是有符籙罷了。」於是命令封鎖如舊，立即回郡了。這天晚上，郡守突然死了，三天後醒過來。他手下的那些官屬將吏等，全到崔君家問候他，並且打聽是怎麼回事。崔尹說：「我很魯莽，未曾聽過神仙的事，前者偶然打開了尹真人的石匣子，果然被冥官追捕。起初我看見一個人，穿着紫色的衣服，到我的寢室，對我說：『我在冥司爲吏，現在奉命來招喚你，所以，不可以抗拒，如果抗拒，禍就更大了，應當快去。』我開始聽說很發愁，想要用推辭獲免，然而不知不覺地和使者一起出了郡城，走了將近五十里，到了冥司，那裏的官就是已故的相國呂公。呂公對我說：『你爲什麼要開尹真人的石匣子呢？奉上帝命令，將要削減你的祿和壽。』這可怎麼辦呢？」呂公旋即呼喚他的屬吏來，讓屬吏考察記載我的祿和壽數的簿冊。屬吏告訴呂公說：『崔君有官五任，有壽十七年，現在奉上帝的命符，全部奪去五任官，再削去十五年壽，現在唯有二年任了。』」於是判崔君還陽。二年後崔君果然死了。

盧山人 唐寶曆中，荊州盧山人，常販燒樸石灰，往來於白洑南草市。時時微露奇蹟，人不之測。賈人趙元卿好事，將從之遊。乃頻市其所貨，設果茗，訪其息利之術。盧覺，謂曰：「觀子意似不在所市，意何也？」趙乃言：「竊知長者埋形隱德，洞過蓍龜，願垂一言。」盧笑曰：「今日且驗，君主人午時有非常之禍。若信吾言，當免。子可告之。將午，當有匠者負囊而至，囊中有銀二兩餘，必非意相干也。可閉關，妻孥勿輕應對。及午，必極罵，須盡家臨水避之。若爾，徒費錢三千四百。」時趙停於百姓張家，即遽歸告之。張亦素神盧生，乃閉門伺之。欲午，果有人  
狀如盧所言，叩門求糴，怒其不應，因蹴其門。張重簀捍之。少頃聚人數百。張乃由後門，與妻子迴避。才差午，其人乃去，行數百步，忽蹶倒而死。其妻至，衆人具告其所爲，妻痛哭，乃適張家，誣其夫死有因。官不能評。衆具言張閉戶逃避之狀。理者謂張曰：「汝固無罪，可爲辦其送死。」張欣然從斷，其妻亦喜。及市槥僦舉，正當三千四百文。因是人赴之如市。盧意以爲煩，潛逝至復州界，維舟於陸奇秀才莊門。或語陸：「盧山人非常人也。」陸乃請之。陸時將入京投相知，因請決疑。盧曰：「君今年不動，憂旦夕禍作。君所居堂後，有錢一瓿，覆以板，非君有也。錢主今始三歲，君其勿用一錢，用必成禍。能從吾戒乎？」陸矍然謝之。及盧生去，水波未定。陸笑謂妻曰：「盧生言如是，吾更何求乎？」乃命家童掘地，未數尺，果遇板，徹之。有巨甕，散錢滿焉。陸喜甚，妻亦搬運，紉草貫之，將及一萬，兒女忽暴頭痛不可忍。陸曰：「豈盧生言將微乎？」因奔馬追及，謝違戒。盧生怒曰：「君用之，必禍骨肉。骨肉與利輕重，君自度也。」棹舟去之不顧。陸馳歸，醮而瘞焉，兒女乃愈。盧生到復州，又常與數人閒行，途遇六七人盛服，俱帶酒氣逆鼻。盧生忽叱之曰：「汝等所爲不悛，性命無幾。」其人悉羅拜塵中曰：「不敢不敢。」其侶訝之。盧曰：「此輩盡劫賊也。」其異如此。元卿言：「盧卿狀貌，老少不常。亦不常見其飲食。常語趙生曰：『世間刺客隱形者不少，道者得隱形術，能不試，二十年可以化形，名曰脫離，後二十年，名籍於地仙矣。』又言『刺客之死，屍亦不見。』所論多奇怪，蓋神仙之流也。」（出《酉陽雜俎》）

【譯文】

唐敬宗寶曆年間，荊州盧山人，經常販賣燒樸石灰，往來於白洑南草市，時常微微露出奇異的跡象。人們不能推測他。商人趙元卿好事，就要跟他交遊，於是就多次買他所賣的貨物，請他喝茶喫點心，以便調查他獲利的方法。盧山人發覺了趙元卿的意圖，就對他說：「我看你的意圖好像不是僅僅爲了我的貨物，那麼你的意圖是什麼呢？」趙元卿知道盧山人已經知道了自己的意圖，就坦白地說：「我瞭解長者隱藏的真實身份和品行、長者的明察超過占卜，願一聽長者垂訓。」盧山人笑着說：「今天將可驗證。你的房東午時有不尋常的災禍，假如相信我的話，必定能免。你可以告訴他，將近中午的時候，必定有一個工匠揹着口袋到來，口袋裏有銀子二兩多，必然出乎意料之外的相犯。可以閉門謝絕人事，妻子兒女不要輕意應付答對。到中午，那個人必然使勁大罵。需要全家到河邊去避開他。如果這樣，僅僅花費三千四百文錢就行了。」當時趙元卿寄住在平民張家。他立即回去告訴他，張也一向知道盧山人神奇，就閉門等候。將要到中午的時候，果然有一個樣子如盧山人所說的人，叩門要求買米，生氣他不答應，就踢他的門。張加上竹蓆封住門。不一會兒，聚集了幾百人。張就和妻子由後門出去躲避。剛剛過了中午，那個人就離去了，走了幾百步，忽然跌倒死了。死者的妻子來到這裏，衆人一五一十地告訴他在這裏的所作所爲。他的妻子痛哭，就到張家去，誣賴她丈夫死與張家有關，官府不能評判。衆人全面地向官府述說了張閉門逃避的情形。審理此案的官吏對張說：「你本來沒有什麼罪，但可以給他辦一辦送殯的事。」張欣然服從判決，那人的妻子也滿意。等到買了棺材、僱車運送、抬埋完畢，剛好花費了三千四百文。因爲這件事人們前去盧山人那求卜就如同市場一樣。盧山人很煩，就偷偷地離去，到了復州地界，系舟在陸奇秀才的莊門。有的人告訴陸秀才：「盧山人不是一個平常人。」陸秀才就去請教他。陸秀才當時將要入京去投奔朋友，於是請求他決定疑慮。盧山人說：「你今年不要行動，恐怕不久就會有災禍發作。你所居住的正屋後面，有錢一瓿，上面用板蓋着，這錢不是你的，錢主現在才三歲。你不要用他的一文錢，用了必然成禍，你能聽從我的告誡嗎？」陸秀才顯出左右驚顧的樣子，謝了盧山人。等到盧山人走了，船槳打擊的水波還未平靜。陸秀才就笑着對妻子說：「盧山人的話假如真這樣，我還再求什麼呢？」說完就命令家童掘地，沒有幾尺，果然遇到板，撤去板，有一個大缸，裝滿了散錢。陸秀才很歡喜，他的妻子也來搬運。搓草繩穿起來，將到一萬。他們的孩子突然頭痛不可忍受。陸秀才說：「難道是盧山人的話將要應驗嗎？」於是騎快馬追趕上盧山人，向他道歉，請求原諒自己的違戒。盧山人生氣說：「你用它，必然禍害你的兒女；兒女與利，哪個輕，哪個重，你自己揣度吧！」盧山人說完划船就走了，連頭都沒回。陸秀才飛快地跑回來，設壇祭祀並把錢重新埋起，小孩的病纔好了。盧山人到了復州，又曾經和幾個人在一起閒走，路上遇六七個人，衣冠穿戴整齊，全都帶着撲鼻的酒氣。盧山人忽然叱責他們說：「你們幾個堅持作惡，不肯改悔，生命沒有幾天了。那些人都四面圍繞着盧山人不停地下拜，並說：「不敢，不敢。」他的同行人對此很驚訝。盧山人說：「這一類人都是些盜賊啊。」盧山人的奇異神奇竟然如此。趙元卿對人說：「盧山人的身形相貌，老少不是固定的，或老或少，也不見他經常喫東西。盧山人經常對我說：『人世中刺客和隱蔽真形的人是不少的。道者獲得隱形術，能夠不用此術作惡的話，二十年可以變化形體，名叫脫離。之後二十年，名字就列在地仙的名冊裏了。』又說『刺客死了，也不見屍體。』他所談論的多半都是神奇怪異的，大概是神仙之流的吧！」

薛玄真

薛玄真者，唐給事中伯高之高祖也。少好道，不嗜名宦。遨遊雲泉，得長生之道。常於五嶺間棲憩，每遇人曰：「九疑五嶺，神仙之墟，山水幽奇，煙霞勝異。如陽朔之峯巒挺拔，博羅之洞府清虛，不可忘也。所以祝融棲神于衡阜，虞舜登仙於蒼梧，赫胥耀跡於潛峯。黃帝飛輪於鼎湖；其餘高真列仙，人臣輔相，騰翥逍遙者，無山無之。其故何哉？山幽而靈，水深而清，松竹交映，雲蘿杳冥，固非凡骨塵心之所愛也；況邃洞之中，別開天地，瓊膏滴乳，靈草秀芝，豈塵目能窺，凡屣可履也？得延年之道，而優遊其地，信爲樂哉。」真元末，鄭餘慶謫（「謫」字原缺，據明抄本補。）郴州長史，門吏有自遠省餘慶者，未至郴十餘里，店中駐歇，與玄真相遇，狀貌如二十三四，神彩俊邁，詞多稽古，時語及開元、麟德間事，有如目睹。又言明年二月，餘慶當復歸朝；餘言皆神異。問其姓氏，再三不答。懇詰之。雲：「某有志林泉，久棄鄉國，不欲骨肉知此行止。姓薛，名玄真。」門吏話於餘慶。令人訪尋，無復蹤跡。明年二月，餘慶徵還，及到長安，語及異事，給事中薛伯高流涕對曰：「某高祖，自左常侍棄官入道，隱終南，不知所終，是矣。」（出《仙傳拾遺》）

【譯文】

薛玄真，是唐朝給事中薛伯高的高祖，青年時期就愛好道術，不喜歡名聲仕宦，遨遊在雲泉之間，獲得了長生的道術，經常山嶺間居住休息。每逢遇到人就說：「九疑和五嶺是神仙的匯聚地，那裏山水幽雅奇特，雲霞優美奇異。象陽朔的峯巒那樣直立而高聳，象博羅的洞府那樣秀麗幽靜，讓人不可以忘懷。所以，祝融在衡阜棲神，虞舜在蒼梧登仙，赫胥在潛峯耀跡，黃帝在鼎湖飛輪。其餘的高真列仙，人臣輔相，飛騰的逍遙者，那個名山沒有他們呢？那原因是什麼呢？山幽而靈氣現，水深而清涼生，松樹竹林交相輝映，雲蘿杳冥，這本來不是凡骨塵心的凡人所喜愛的；何況深洞中，又是另一種天地，瓊膏滴乳，靈草秀芝，怎麼能是凡夫的眼睛可能窺視，凡夫的鞋可以踐踏的呢？獲得延年的道術，並且悠閒自得地遊覽那些地方，實在是個樂趣呀！」德宗真元末年鄭餘慶被貶謫到郴州作長史，他門下的官吏有從遠方來探望鄭餘慶的，還沒有到郴州，在離郴州十多里的店中住下歇息，與薛玄真相遇。薛玄真的身形相貌象二十三四歲的樣子，神采奕奕，才智出衆，詞多考古，經常說到開元、麟德年間的事，有如親眼所見一樣。又說明年二月，鄭餘慶應當官復原職回朝。其餘的話都神奇異常。問他的姓氏，三番五次，都不予回答。後來，懇切地追問他，他才說：「我有志於山林，拋棄家鄉、故國都已經很久了，不想讓子孫知道我在這裏的行止。我姓薛，名玄真。」門吏把所見告訴給鄭餘慶。鄭餘慶派人尋訪，不再有他的蹤跡了。明年二月，鄭餘慶應召還朝。到達長安，說到奇異的事，給事中薛伯高流涕對鄭餘慶說：「薛玄真是我的高祖，自左常侍，棄官入道，隱居終南山，不知道他的終了，看來你說的就是他了。」

于濤

于濤者。唐宰相琮之侄也。琮南遷，途經平望驛，維舟方食，有一叟自門而進，直抵廳側小閣子，以詣濤焉。叟之來也，驛吏疑從相國而行，不之問；相國疑是驛中人，又不之詰。既及濤所憩，濤問「叟何人也。」對曰：「曹老兒。」問其所來。對曰：「郎君極有好官職，此行不用憂。」濤方將遠陟，深抱憂慮，聞其言，欣然迎待，揖之即席。濤與表弟前祕書省薛校書俱與之語，問其所能。雲：「老叟無解，但見郎君此後官職高顯，不可一一敘之，請濡毫執筆，隨語記錄之也。」如是濤隨叟所授數章，詞多隱密，迨若謠讖；亦敘相國牽復之事。因問薛校書如何。叟曰：「千里之外，遇西則止。其有官職，雖非真刺史，亦作假郡守。」濤又問「某京中宅內事，可以知否？」叟俛首良久曰：「京宅甚安。今日堂前有某夫人、某尼。」賓客名字，一一審識。「某廊下有小童某，牽一銅龜子馳戲。」濤亦審其諦實，皆書於編上。荏苒所載，已是數幅。相顧笑語，即將昏瞑。濤因指薛芸香姬者。謂叟曰。「此人如何？」對曰：「極好，三千里外亦得好官。」濤初隨語書事，心志銳信；及聞此姬亦有好官，訝其疏誕，意亦中怠矣。時濤表弟杜孺休給事，刺湖州。寄箬下酒一壺，可五斗。因問叟頗好酒否。叟忻然爲請，即以銀盂授之，令自酌飲，頃之酒盡，已昏晦矣。遂以銀盂枕首而睡，時蚊蚋盛，無有近叟者。及旦失叟，唯銀盂在焉。方驚問訪求，莫知所止。人或雲：「此即曹休博士也。」曹休，魏之宗室，仕晉爲史官，齊梁間或處朝列，得神仙之道，多遊江湖間，往來賈販，常拯救人，以陰功及物。人多有見之，受其遺者。濤自後授泗州防禦使歙州刺史，佐淮南吳王楊公行密爲副使。相國尋亦北歸。薛校書佐江西賓幕，知袁州軍務。值用軍之際，挈家之閩，至一小邑，姬者俄以疾終。山中無求閟器之所，託一村翁。輟其壽官而瘞。斯棺裝漆金彩，頗甚珍華，既瘞之後，方驗得好棺之言。及京宅，是日賓客、小童牽銅龜遊戲之事，無不驗者。（出《神仙感應傳》）

【譯文】

于濤，是唐宰相於琮的侄兒。於琮南遷，中途經過平望驛站。拴上船，將要喫飯，有一個老頭兒從門進來，直接到達廳側小閣子，來到于濤那裏。老頭兒的到來，驛站的官吏懷疑他是跟隨相國來的，沒有問他；相國懷疑他是驛站中的人，也沒有問他。不一會兒，到了于濤休息的地方。于濤問老頭兒是什麼人。老頭兒回答說：「曹老兒。」問他從什麼地方來。他回答說：「公子有最好的官職，這次行動不用憂慮。」于濤正要遠行，懷有很深的憂慮，所以聽了老頭兒的話，很喜悅，對他迎接招待，拱手請他就坐入席。于濤和表弟前祕書省薛校書，都和他在一起談話，問他有什麼能力。他回答說：「我老頭子不懂得什麼，只見公子以後官職高貴顯榮，不可不一一地敘說。請握沾墨的筆，隨着我的話記錄一下吧。」這樣，于濤就隨着老頭兒所授給的記錄了幾篇，詞多半都很隱密，好象歌謠讖語。也說些相國受牽累和恢復的事。順便詢問薛校書怎麼樣。老頭兒說：「千里之外，遇到西就停止，那裏有你的官職。即使不是真刺史，也是假郡守。」于濤又問某氏京裏住宅內的事情，可以知道嗎？老兒低頭很久說：「京城裏的住宅很平安，今天正屋前有某夫人某尼姑。」賓客的名字，一一詳細知道，某廊下有一個小孩某某，牽一個銅龜子跑着遊戲。于濤也審察出那真實的，都寫在篇上，漸漸記載，已經是幾幅了，相互說笑，馬上就要傍晚天黑了。于濤順便指着薛芸香姬者，對老頭兒說：「這個人怎麼樣？」老頭兒回答說：「很好，三千里外也能得到好官。」于濤最初隨着老頭的話寫事，心裏很相信。等到聽說這個女人也有好官，驚奇他疏忽荒誕，心意也中間懈怠了。當時于濤表弟杜孺休給事，任湖州刺史，寄來箬下酒一罐，約有五斗。於是問老頭是不是喜好酒，老頭兒欣然請求。于濤就用銀盂裝酒給他，讓他自酌自飲。不一會兒，酒喝盡了。這時已經是昏黑的晚上了，於是老頭用銀盂當枕頭倒頭便睡。當時蚊子很多，卻沒有靠近老頭的。到第二天早晨，老頭兒失蹤了，只有銀盂在那裏。于濤驚駭不已，派人四處尋找，卻不知道老頭兒究竟到哪裏去了。人們有的說，這個老頭兒就是曹休博士。曹休是魏的宗室，仕晉以後作史官，齊梁時期還在朝列中。獲得神仙的道術之後，多半是遊蕩江湖，爲商賈，往來販賣，經常援助人，使人脫離災難或危險，用陰功及物，有很多人都見過他，受他的饋贈。于濤從這以後授泗州防禦使歙州刺史，輔佐淮南吳王楊行密作副使。相國不久也北歸。薛校書輔佐江西賓幕，主持袁州軍務，遇到用軍之際，帶領家屬到福建，在一個小鎮，姬者突然得病死了，山中找不到做棺材的店鋪，得求一個村翁的壽棺才埋葬了姬者，這棺材塗漆金彩，很是珍貴華麗。埋完了之後，方驗證了曹老兒所說的得一好棺之言。說到京宅這天賓客、小孩牽銅龜遊戲之事，沒有不應驗的。

卷第四十四 神仙四十四

田先生 穆將符 房建 蕭洞玄

田先生

田先生者，九華洞中大仙也。元和中，隱於饒州鄱亭村，作小學以教村童十數人，人不知其神仙矣。饒州牧齊推，嫁女與進士李生，數月而孕。李生赴舉長安，其孕婦將產於州之後堂，夢鬼神責其腥穢，斥逐之。推常不信鬼神，不敢言，未暇移居，既產爲鬼所惡害，耳鼻流血而卒，殯於官道側，以俟罷郡遷之北歸。明年，李生下第歸饒，日晚，於野中見其妻，訴以鬼神所害之事，乃曰：「可詣鄱亭村學中，告田先生，求其神力，或可再生耳。」李如其言，詣村學見先生，膝行而前，首體投地，哀告其事，願大仙哀而救之。先生初亦堅拒。李叩告不已，涕泗滂沱，自早及夜，終不就坐。學徒既散，先生曰：「誠懇如此，吾亦何所隱耶。但不早相告，屋舍已壞矣，誠爲作一處置。」即從捨出百餘步桑林中，夜已昏瞑，忽光明如晝，化爲大府崇門，儀衛森列。先生寶冠紫帔，據案而坐，擬於王者，乃傳聲呼地界。俄有十餘隊，各擁百餘騎，奔走而至，皆長丈餘。謁者呼名通入曰：「廬山江濱彭蠡等神到。」先生曰：「刺史女因產爲暴鬼所殺事，聞之何不申理？」對曰：「獄訟無主，未果發謫。今賊是鄱陽王吳芮，刺史宅是其所居，怒其生產腥穢，遂肆兇暴；尋又擒吳芮，牒天曹而誅戮之。勘雲：『李氏妻算命尚有三十二年，合生二男三女。』」先生曰：「屋舍已壞如何？」有一老吏曰：「昔東晉鄴下，有一人誤死，屋宅已壞，又合還生，與此事同。其時葛仙君斷令具魂爲身，與本無異，但壽盡之日無形爾。先生許之，即只追李妻魂魄，合爲一體，以神膠塗之，大王發遣卻生，即便生矣。」見有七八女人，與李妻相似，吏引而至，推而合之，有藥如稀餲，以塗其身。頃刻官吏皆散，李生及妻田先生在桑林間。李生夫妻懇謝之。先生曰：「但云自得再生，勿多言也。」遂失先生所在。李與妻還家。其後年壽所生男女，皆如所言。（出《仙傳拾遺》）

【譯文】

田先生，是九華洞中的大仙，唐憲宗元和年間，隱居在饒州鄱亭村，辦小學，教十幾個村中的小孩，人們都不知道他是神仙。饒州的州牧齊推，把女兒嫁給了進士李生，幾個月後就懷孕了。李生奔赴長安應試。那個孕婦將要在州衙的後堂生產，夜裏夢見鬼神責備她腥穢，並且斥責她，趕她搬走。因爲齊推平常不信鬼神，孕婦不敢說，沒有搬走，生產完了被惡鬼所害，耳鼻流血死去，埋葬在官道旁邊，以等待郡職滿期，把它遷回北方去。第二年，李生落第返回饒州，天晚了，在荒野中看見他的妻子，妻子向他訴說了被鬼神害死的事情經過，於是說：「可以到鄱亭村的村學中去，告訴田先生，請求他的神力，或許可以再生。」李生按照她的話做了，到村學中去見田先生，跪在地上爬到田先生跟前，五體投地，哀告他的妻子被害的事。希望大仙哀憐，並救一救他的妻子。田先生最初堅決拒絕，但是李生叩拜請求不止，眼淚鼻涕如同雨下，從早到晚始終不就坐。學生已經散了，田先生說：「你這麼誠懇，我又有什麼隱瞞的呢？只是沒有早點告訴我，你妻子的軀體已經壞了，確實得給它作一下處置。」說完，馬上從屋裏出來到一百多步以外的桑林中，天色已經昏暗，忽然光明得象白天一樣，變化成爲大府高門，儀仗侍衛森嚴排列，田先生寶冠紫帔，按照桌案而坐，類似於王者。於是傳聲招喚地界，一會兒，有十多隊人馬，各擁有一百多騎，奔跑而來，他們的身高都有一丈多。報告的人叫着自己名字通報進去說：「廬山江濱彭蠡等神到！」田先生問諸位神說：「刺史的女兒因爲生產被暴鬼所殺的事，聽說了爲什麼不替受屈的人申辯，以求昭雪。」回答說：「訴訟案件沒有主人，還沒有發落。現在已知賊是鄱陽王吳芮，刺史的住宅是他的居所，氣不過那個婦人生產腥穢，就施行兇暴。不久又擒住吳芮，上報天曹後就殺了他，判詞說，李生妻子壽命還有三十二年，應當生二男三女。」田先生說：「她的軀體已壞怎麼辦？」有一個老吏說：「過去東晉鄴下，有一個誤死，軀體已經壞了，又應當還生，與這件事相同。那時葛仙君判斷：使魂魄凝聚爲軀體，和原來沒有區別，只是壽盡再死去時屍體也同時消失。若田先生允許這樣做，馬上追索李妻魂魄，合成一體，用神膠塗抹，大王發放派遣她還生，立即就活了。」又看見有七八個女人，和李生妻子相似，由官吏領來，把他們推在一起，合爲一人。有藥象稀餲一樣，用它塗抹那個合成的軀體。不一會兒，官吏都散了。李生和他的妻子以及田先生都在桑林間。李生夫妻誠懇地拜謝田先生。田先生說：「你們只說自己獲得再生，不要多說別的。」隨後，田先生就消失了。李生和妻子還家。從那以後，李生妻子的年壽和所生男女，都象所說的那樣。

穆將符

穆將符者。唐給事中仁裕之侄也。幼而好學，不慕聲利，不矰世祿，而深入玄關，縱逸自放，不知師匠何人，已得吐納內修之道。好飲酒，高閒傲睨，人莫能測之。長安東市酒肆姚生，與其友善，時往來其家，則飲酒話道，彌日累夕。姚忽暴卒，舉家惶駭，使人奔訪將符。際夜方至，姚已奄然，無復喘息。將符方醉，其家人哀號告之。笑曰：「可救也，無遽憂怖。」遂解衣與姚同衾而臥。戒其家，令作人蔘湯稀粥以候之。勿得悲泣驚呼，待喚即應，滅燭而寢。悄然中夜，方命燭視之，姚已起坐矣。少以人蔘湯注之，良久，乃以粥助之。乃能言曰：「適爲黃衣使者三四人，以馬載去，西行甚速，道途矇昧，如微月之中。逡巡，有赤色光，如日出之狀，照其行路。」黃衣者促轡尤急，即聞傳呼雲：「太乙有敕，使天兵遣回。」乃顧見騎乘旌旗，森然成列。所乘馬及黃衣者，奔迸不知所之。別有朱衣一人，引而歸之。自是姚生平復如初。將符遁去，不知所適。羅浮軒轅先生，有道之士也。大中年，徵入關，至京，即使人訪之，將符以遁去。先生曰：「穆處士隱仙者也，名位列於九清之上矣。勿以其嗜酒昏醉爲短，真和光混俗爾。」淮浙間頗顯其異跡，接於聞見，若左元放、葛孝先之流也。（出《神仙拾遺》）

【譯文】

穆將符，是唐給事中仁裕的侄兒。幼年的時候，非常好學，不羨慕名聲和金錢，不謀求貴族世代享受奉祿，卻深入入道之門，自己恣縱放蕩，不知道他的師傅是什麼人。他已經獲得了吐納內修的道術。他喜好飲酒，高傲清閒，看不起一切，人們不能猜度他。長安東市酒鋪的姚生，和他友好親善，時常到他家裏來，就是飲酒談論道術，日積月累，經過了很長時間。有一天，姚生突然死了，全家惶恐驚駭，派人飛奔到穆家去找將符。接近夜晚的時候穆將符纔來到，姚生已經僵臥，不再喘氣。穆將符正在大醉，姚生家裏的人哀號告訴他姚生的死訊。穆將符笑着說：「可以救活，你們不要恐懼憂慮，於是解開衣服和姚生合蓋同一條被子躺在牀上。並告戒他的家人，讓他們作人蔘湯和稀粥等候，不得悲泣驚呼，等待呼喚立即答應。說完吹滅蠟燭就睡覺了。悄悄地一直到半夜，方纔讓他們點着蠟燭看姚生，見姚生已經起來坐着了。先給他灌了少量的人蔘湯，過了好久，這纔給他喝稀粥。這樣，姚生才能說話，他說：「剛纔被三四個黃衣使者用馬載去，往西走得很快，道路生疏昏暗，好象是在微弱的月光之中。不一會兒，有紅色的光出現，象日出的樣子，照他們走路。」黃衣使者急促地趕着馬，這時就聽傳呼說：「太乙有命令，讓天兵遣送回去。」就看見騎乘旌旗，威武森嚴，排列成行。我所乘坐的馬和黃衣使者，也不知道奔逃走散到什麼地方去了。另有一個穿着紅色衣服的人，引導我回來。」從這以後，姚生恢復如初，穆將符隱去，不知到什麼地方去了。羅浮軒轅先生，是個有道之士，大中年間，徵召入關，到了京城，就派人尋訪穆將符。穆將符因爲隱去了，沒有找到。軒轅先生說：「穆處士是一位隱仙，名位列在九清之上，不要認爲他好酒昏醉是短處，真是和光混俗而已。」淮、浙一帶流傳他的奇異事蹟。接觸到的所見所聞說明，他像左元放、葛孝先之流。

房建

清河公房建，居於含山郡，性尚奇，好玄元之教。常從道士授六甲符及九章真籙，積二十年。後南遊衡山，遇一道士，風骨明秀，與建語，述上清仙都及蓬萊方丈靈異之事，一一皆若涉歷。建奇之。後旬餘，建自衡山適南海。道士謂建曰：「吾嘗客於南海，迨今十年矣，將有寺官李侯者護其軍。李侯以玉簪遺我。我以簪賜君，君宜寶之。」建得其簪，喜且甚。因而別去。是歲秋，建至南海。嘗一日獨遊開元觀。觀之北軒，有磚塗爲真人狀者二焉，其位於東者左玄真人，及視左玄之狀，果衡山所遇道士也，奇而嘆者且久；及睹左玄之冠，已亡簪矣。時有觀居道士數輩在焉，建具以事言次，出玉簪示之。道士驚曰：「往歲有寺官李侯。護兵於南海。嘗以二玉簪飾左右真人，迨今且十年。其左玄之簪，亡之十年，今君所獲果是焉。」建奇之，因以玉簪歸道士。（出《宣室志》）

【譯文】

清河公房建，居住在含山郡，性情崇尚奇異，信奉道教。經常有道士授給他六甲符和九章真籙，累計有二十年。後來他往南去遊衡山，在那裏遇見一個道士，品格明朗出衆。他和房建談話，述說上清仙都和蓬萊方丈的靈驗奇異的事情，一一都象他親身經歷過一樣。房建感到這個道士很奇異。過了十多天，房建要從衡山到南海去。那個道士對房建說：「我曾經客居在南海，到現在已經十年了。當時有個寺官叫李侯的做南海護軍。李侯把玉簪贈送給我，我把這玉簪賞賜給你，你應當把它當作寶物。」房建得到那個玉簪，非常高興，於是就和道士告別去南海。這年的秋天，房建到了南海。曾有一天，房建獨自遊覽開元觀。觀的北邊長廊，有塗飾成真人形狀的兩個磚雕。那位於東側的是左玄真人。等到看左玄的形狀，果真就是在衡山所遇到的那個道士。房建驚奇讚歎了許久。等到看左玄的帽子，簪已經沒有了。當時有在觀里居住的道士幾人在那裏，房建一五一十地把衡山的事對他們說了，並把玉簪拿出來給他們看。道士們驚奇地說：「往年有寺官李侯，在南海做護軍，曾拿兩支玉簪裝飾左右真人，到現在快要十年了。那左玄的玉簪，丟失了也快十年了。現在你所獲得的玉簪果然是那個。」房建對此很奇怪，於是把玉簪歸還給道士了。

蕭洞玄

王屋靈都觀道士蕭洞玄，志心學煉神丹，積數年，卒無所就。無何，遇神人授以大還祕訣曰：「法盡此耳；然更須得一同心者，相爲表裏，然後可成。盍求諸乎？」洞玄遂周遊天下，歷五嶽四瀆，名山異境，都城聚落，人跡所輳，罔不畢至，經十餘年，不得其人。至貞元中，洞玄自浙東抵揚州，至庱亭埭，維舟於逆旅主人。於時舳艫萬艘，隘於河次。堰開爭路，上下衆船，相軋者移時，舟人盡力擠之。見一人船頓，蹙其右臂且折，觀者爲之寒慄，其人顏色不變，亦無呻吟之聲，徐歸船中，飲食自若。洞玄深嗟異之，私喜曰：「此豈非天佑我乎。」問其姓名，則曰終無爲，因與交結，話道欣然，遂不相舍，即俱之王屋。洞玄出還丹祕訣示之。無爲相與揣摩。更終二三年，修行備至。洞玄謁無爲曰：「將行道之夕，我當作法護持，君當謹守丹竈，但至五更無言，則攜手上升矣。」無爲曰：「我雖無他術，至於忍斷不言，君所知也。」遂十日設壇場，焚金爐，飾丹竈。洞玄繞壇行道步虛。無爲於藥竈前，端拱而坐，心誓死不言。一更後，忽見兩道士自天而降，謂無爲曰：「上帝使問爾，要成道否。」無爲不應。須臾，又見羣仙，自稱王喬、安期等。謂曰：「適來上帝使左右問爾所謂，何得不對？」無爲亦不言。有頃，見一女人，年可二八，容華端麗，音韻幽閒，綺羅繽紛，薰灼動地，盤旋良久，調戲無爲。無名亦不顧。俄然有虎狼猛獸十餘種類，哮叫騰擲，張口向無爲，無爲亦不動。有頃，見其祖考父母先亡眷屬等，並在其前，謂曰：「汝見我，何得無言？」無爲涕淚交下，而終不言。俄見一夜叉，身長三丈，目如電赩，口赤如血，朱發植竿，鋸牙鉤爪，直衝無爲。無爲不動。既而有黃衫人，領二手力至，謂無爲曰：「大王追，不願行，但言其故即免。」無爲不言。黃衫人即叱二手力可拽去。無名不得已而隨之。須臾至一府署，雲是平等王，南面憑几，威儀甚嚴，厲聲謂無爲曰：「爾未合至此，若能一言自辨，即放爾回。」無爲不對。平等王又令引向獄中，看諸受罪者，慘毒痛楚，萬狀千名。既回，仍謂之曰：「爾若不言，便入此中矣。」無爲心雖恐懼，終亦不言。平等王曰：「即令別受生，不得放歸本處。」無爲自此心迷，寂無所知，俄然復覺，其身託生於長安貴人王氏家。初在母胎，猶記宿誓不言；既生，相貌具足，唯不解啼。三日滿月，其家大會親賓，廣張聲樂，乳母抱兒出。衆中遞相憐撫。父母相謂曰：「我兒他日必是貴人。」因名曰貴郎。聰慧日甚，祗不解啼。才及三歲便行，弱不好弄，至五六歲，雖不能言，所爲雅有高致。十歲操筆，即成文章。動靜嬉遊，必盈紙墨。既及弱冠，儀形甚都，舉止雍雍，可爲人表；然自以喑瘂，不肯入仕。其家富比王室，金玉滿堂。婢妾歌鐘，極於奢侈。年二十六，父母爲之娶妻。妻亦豪家，又絕代姿容，工巧伎樂，無不妙絕。貴郎官名慎微，一生自矜快樂，娶妻一年，生一男，端敏惠黠，略無倫比。慎微愛念，復過常情。一旦妻及慎微，俱在春庭遊戲，庭中有盤石，可爲十人之坐，妻抱其子在上，忽謂慎微曰：「觀君於我，恩愛甚深，今日若不爲我發言，便當撲殺君兒。」慎微爭其子不勝，妻舉手向石撲之，腦髓迸出，慎微痛惜撫膺，不覺失聲驚駭，恍然而寤，則在丹竈之前。而向之盤石，乃丹竈也。時洞玄壇上法事方畢，天欲曉矣。俄聞無爲嘆息之聲，忽失丹竈所在，二人相與慟哭，即更煉心修行。後亦不知所終。（出《河東記》）

【譯文】

王屋山靈都觀道士蕭洞玄，立志學習燒煉神丹。累積幾年，最終沒有什麼成就。不久，遇到一個神人授給他大還祕訣說：「法術全部在這了。然而，再需得到一個志同道合的人，互爲表裏，然後纔可以成功，何不尋求呢？」蕭洞玄於是周遊天下，經過五嶽四瀆，名山異境，都城村落，凡是人跡所聚集的地方，沒有不到的。經過十多年，仍然沒有得到那個志同道合的人。到貞元年間，蕭洞玄從浙東到揚州去。走到庱亭埭，把船拴在旅館主人那裏。在當時是大船萬艘，停泊在狹窄的河道中，等待前行，攔河壩開放，船都爭路前行，上行和下行的衆船相互傾軋的，歷時不休，船家盡力擁擠前行。蕭洞玄看見一個人的船停頓下來，因爲船擠了他的右臂，已經骨折。觀看的人爲他不寒而慄，但那個人臉不變色，也沒有呻吟的聲音，慢慢回到船中，飲食自若。蕭洞玄覺得這個人很奇異，讚歎不已。私自高興地說：「這難道不是上天在扶助我嗎？」蕭洞玄問他姓名。他就說：「終無爲。」由此結識交往，談論道術投機，都很高興，誰也離不開誰了，就都到王屋山去。蕭洞玄取出還丹祕訣給終無爲看，終無爲與他相互揣摩，經過二三年，修行得很全面，可以說是無微不至。蕭洞玄告訴終無爲說：「將要行道的晚上，我掌管作法護持，你應當謹慎地守丹竈，只要到五更一直不說話，我們就攜手上升了。」終無爲說：「我雖然沒有別的道術，至於抑制，做到絕對不說話，這是你知道的，我能夠做到。」於是設十天壇場，點燃金爐，修整丹竈。行道那天晚上，蕭洞玄繞壇行道步虛；終無爲在藥竈前面，端正拱手坐着，心裏發誓，死也不說話。一更以後，忽然看見兩個道士從天而降，對終無爲說：「上帝派我們來問你，要不要成道？」終無爲不答應。過了一會兒，又看見一羣神仙來了，自稱是王喬、安期等，對終無爲說：「剛纔上帝派他的親近的人來，問你所要說的，你爲什麼不回答？」終無爲也不說。過了一會兒，看見一個女人，年齡約十六歲左右，容貌端正美麗，說話聲音幽雅嫺靜，衣服五彩繽紛，薰灼的香料味，感染周圍處所。她圍繞終無爲轉了很久，然後去調戲終無爲，終無爲也不看她。忽然有虎狼猛獸十餘種，奔騰咆哮，張着大口撲向終無爲，終無爲也不動。過了一會兒，看見他的祖父母等早已死去的親人，並排站在他的前面，對他說：「你看見我們，爲什麼不說話？」終無爲涕淚交流，但始終不說話。不久，見一個夜叉，身長三丈，目如閃電，口似血盆，紅髮直立，牙如鋸齒，手爪如鉤，一直衝向終無爲，終無爲不動。不久，有一個身穿黃衫的人，領兩個手力來到，對終無爲說：「大王追你，你如不願意走，只要說明其中的原因，就可以免。」終無爲不說話。穿黃衫的人就呼喝兩個手力將他拽去。終無爲不得已，只得跟隨他們走，不一會兒，到了一所官府衙門，說是平等王的府衙。平等王面南扶着桌案端坐，威儀甚嚴，厲聲對終無爲說：「你不應該到這裏，如果能夠說句話自己辨解，就放你回去。」終無爲不回答。平等王又命令人把終無爲領進獄中，看衆多的受罪的人，荼毒悽慘，苦不堪言，輾轉反側地折騰。看完了回來，仍舊對終無爲說：「你如果不說，便進入這些人當中去了。」終無爲心裏雖然很恐懼，但始終不說話。平等王說：「就讓他到別處託生，不能放歸本處。」終無爲從此心中迷惑，頭腦空廓一無所知。突然又醒悟了，他的身子已經託生在長安貴人姓王的家中。初在母腹的時候，還記得以前發誓不說話，既而出生了，五官相貌都很好，只是不會啼哭。三朝後滿月時，他家大會親友賓朋，大張旗鼓，製造聲勢。乳母抱着小兒出來，在衆人中相互傳遞，愛憐撫摸。父母相對說：「我兒他日一定是貴人。」於是名叫貴郎。貴郎一天比一天聰明有智慧，只是不會啼哭。到三歲纔會走，身體柔弱不願意玩耍。到五六歲，雖然不能說話，但行爲文雅高尚。十歲拿筆就能寫成文章，動靜嬉戲，都用筆墨來表達。等到了二十歲左右，儀表形體非常漂亮優美舉止雍容爾雅，可以作人的表帥。然而，自己認爲喑瘂，不肯進入仕途。他家的富有可以和王室相比，金玉滿堂，婢妾成羣，編鐘歌舞，極其奢華。貴郎二十六歲時，父母給他娶妻，妻子也是豪富之家的女兒，又有絕代姿容，女工技巧，音樂技藝，沒有一樣不奇妙高超。貴郎的大名叫慎微，一生莊重快樂，娶妻一年，生一男孩，端正聰明溫順機靈，大概沒有能和他匹敵的。慎微對孩子的愛惜惦念，超過常情。一天，妻子及慎微，都在春天的庭院中游戲，庭院中有一盤石，可以作爲十個人的座位，妻子抱着他的兒子在上面，忽然對慎微說：「看你對我，恩愛非常深，今天你如果不給我發話，就面對着摔死你的兒子。」慎微爭奪他的兒子沒有爭奪過來，妻子舉起他兒子向盤石摔去，腦漿迸裂。慎微悲痛婉惜，頓足拍胸，不覺失聲驚駭，恍然醒悟，是在丹竈的前面，他面向的盤石，就是丹竈。當時蕭洞玄壇上的法事將要完畢。天要亮了，俄而聽到終無爲的嘆息之聲，忽然失去了丹竈，二人一起大哭。馬上再煉心修行，後來，也不知所終。

卷第四十五 神仙四十五

賈耽 丁約 瞿道士 王卿 衡山隱者　梅真君

賈耽

唐相國賈耽，滑州節度使，常令造鹿皮衣一副，既成，選一矯捷官健，操書緘付之曰：「汝往某山中，但荊棘深處即行，覓張尊師送此書，任汝遠近。」使者受命，挈糧而去，甚惶惑。入山約行百餘里，荊棘深險，無不備歷。至一峯，半腰中石壁聳拔，見二道流棋次。使者遂拜道流曰：「賈相公使來。」開書大笑，遂作報書一曰：「傳語相公早歸，何故如此貪着富貴！」使者齎書而返。賈公極喜，厚賞之。亦不知其故也。又嘗令一健卒，入枯井中取文書，果得數軸，皆道書也。遂遣十餘人寫，才畢，有道士突入，呼賈公姓名叫罵曰：「爭敢偷書！」賈公遜謝。道士曰復持去。鄭州僕射陂東有一浮圖，乃遣使齎牒牒州，於此浮圖內取一白鴉，遂令掩之。果得，以籠送，亦不知何故。賈公謫仙，事甚衆，此三篇尤明顯者也。（出《逸史》）

【譯文】

唐朝的相國賈耽，在任滑州節度使的時候。曾經讓人做鹿皮衣服一套。不久，做成了，挑選一名行動輕捷的健兒。拿出一封已經封了口的書信交給他說：「你去某山中，只要荊棘很深的地方你就走，尋找張尊師送這封信，不管你走多遠。」使者接受了命令，提着乾糧走了，他心裏很疑惑害怕。進山後大約走了一百多里，荊棘深險，都經歷過了。最後來到一座山峯，半山腰石壁高聳挺拔，看見兩個道士正在下棋。使者就拜見道士說：「賈相公派我來送信。」道士打開信，看後大笑。於是作了一封答覆的書信，並說：「傳話給賈相公早歸，爲什麼還這樣貪戀富貴。」使者懷裏揣着書信返回。賈公非常高興，厚賞了使者，使者也不知道其中的緣故。賈公又曾經派一個健兒，下到枯井中取文書，果然得到了幾軸，都是道書。於是，派十多個人抄寫，剛剛完畢。有一個道士突然闖入，呼着賈公姓名叫罵說：「你怎麼敢偷書？」賈公謙遜地道歉。道士說：「再放回去。」鄭州僕射坡上有一座佛塔，賈公就派遣使者懷裏揣着公文通牒鄭州，在這座佛塔內取一個白鴉，取後把佛塔封閉。果然獲得了，用籠子送給賈公，也不知道是什麼緣故。賈公是被貶謫的仙人，他的事蹟很多，這三件事是尤其明顯的。

丁約

唐大曆中，有韋行式爲西州採訪使。有侄曰子威，年及弱冠，聰敏溫克，耽玩道書，溺惑神仙修煉之術。有步卒丁約者，執廝役於部下，周旋恪勤，未嘗少怠，子威頗私之。一日辭氣慘慄，雲欲他適。子威怒曰：「籍在軍中，焉容自便。」丁曰：「去計已果，不可留也；然某肅勤左右，二載於茲，未能忘情，思有以報。某非碌碌求食者，尚縈俗間耳。有藥一粒，願以贈別，此非能長生，限內無他恙矣。」因褫衣帶內，得藥類粟，以奉子威。又謂曰：「郎君道情深厚，不欺暗室，終當棄俗，尚隔兩塵。」子威曰：「何謂兩塵？」對曰：「儒謂之世，釋謂之劫，道謂之塵，善堅此心，亦復遐壽。五十年近京相遇，此際無相訝也。」言訖而出。子威驚愕，亟命追之，已不及矣。主將以逃亡上狀，請落兵籍。爾後子威行思坐念，留意尋訪，竟亡其蹤。後擢明經第，調數（「數」原作「素」，據明抄本改。）邑宰。及從心之歲，毛髮皆鶴，時元和十三年也。將還京輦，夕於驪山旅舍，聞通衢甚喧，詢其由，曰：「劉悟執逆賊李師道下將校至闕下。」步出視之，則兵仗嚴衛，桎梏累累。其中一人，乃丁約也。反接雙臂，長驅而西，齒髮強壯，無異昔日。子威大奇之。百千人中，驚認之際，丁已見矣。微笑遙謂曰：「尚記臨邛別否？一瞬五十年矣，幸今相見，請送至前驛。」須臾到滋水驛，則散縶於廊舍，開一竅以給食物。子威窺之，俄見脫置桎梏，覆之以席，躍自竇出，與子威攜手上旗亭，話闊別之恨，且嘆子威之衰耄。子威謂曰：「仙兄既有先見之明，聖朝奄宅天下，何爲私叛臣耶？」丁曰：「言之久矣，何逃哉！蜀國暌辭，豈不雲近京相遇，慎勿多訝乎？」又問曰：「果就刑否？」對曰：「道中有尸解、兵解、水解、火解，寔繁有徒。稽康、郭璞，皆受戕害；我以此委蛻耳。異韓彭與糞壤並也。某或思避，自此而逃，孰能追也？」他問不對，唯雲鬚筆。子威搜書囊而進。亦愧領之。威曰：「明晨法場寓目，豈蛻於此乎？」丁曰：「未也，夕當甚雨，不克行刑，兩晝雨止，國有小故。十九日天限方及。君於此時，幸一訪別。」言訖還館，復自穴入，荷校以坐。子威卻往溫泉，日已晡矣，風埃忽起，夜中果大雨澍。遲明，泥及骭，詔改日行刑。兩宿方霽，則王姬有薨於外館者，復三日不視朝。果至十九日，方獻廟巡廛，始行大戮。子威是日飯僕飽馬，吉旦往棘圍候焉。亭午間，方號令回，觀者不啻億兆衆矣，面語不辨，寸步相失，俘囚才至，丁已志焉，遙目子威，笑頷三四。及揮刃之際，子威獨見斷筆。霜鋒倏忽之次，丁因躍出，而廣衆之中，躡足以進，又登酒肆，其言如蜀。脫衣換觴，與威對飲。雲：「某自此遊適矣；勉於奉道，猶隔兩塵，當奉候於崑崙石室矣。」言訖。下旗亭，冉冉西去，數步而滅。（出《廣異記》）

【譯文】

唐大曆年間，常行式做西州採訪使。他有一個侄兒叫子威，年紀二十歲左右。聰明機敏，溫和謙敬。沉浸在觀賞道書上，沉溺着迷於神仙修煉之術。有一個叫丁約的步兵，在他的部下執勞役供使喚。丁約在子威周圍侍奉，謹慎勤勞，不曾有一點懈怠。所以子威很偏愛他。一天，丁約的言辭氣度悽慘悲傷，說要到別的地方去。子威怒道：「你是有軍籍的，怎麼能容你自己隨便。」丁約說：「我要離開這裏，打算已定，不可能留下我的，然而，我恭敬地在你左右待候你，至今已經二年了，不能忘了我們之間的感情，想有所報答。我可不是庸庸碌碌的乞求喫喝的人，還環繞在世俗中間。我有藥一粒，願意用它贈別。這藥不能長生，但吃了它，在壽命限定之內是不會有別的病的。」於是解下衣帶，從裏面拿出一粒藥，類似穀粒，把它進獻給子威。又對子威說：「公子的道義情理深厚，心地光明，暗中不做壞事，最終應當拋棄塵俗，但還要相隔兩塵。」子威說：「什麼叫兩塵？」丁約回答說：「儒教說它是世，佛教說它是劫，道教說它是塵，善於堅持向道意念也是可以長壽的，五十年後我們京城附近相遇。到那時候再見了我，不要驚訝。」說完就出去走了。子威驚愕，急忙命人去追趕他，已經追不上了。主將用逃亡之名向上級陳述，請求削去他的軍籍。這以後，子威對丁約是走路思考，坐下想念，留意尋訪，終究還是沒有他的蹤跡。後來子威考上明經，幾次調遷，做過幾個縣的縣令。等到了七十歲，眉毛頭髮都雪白了。當時是元和十三年，子威將要回京城，一天晚上，住在驪山的旅館中，聽到大街上非常喧譁，詢問店家是什麼原因。店家說：「劉悟捉拿逆賊李師道的部下將校送到朝廷去。子威走出店門，到街上去看。就見軍兵拿着武器防護森嚴。用鐐銬鎖着的罪犯連續不斷。其中有一個人，就是丁約，雙臂被反綁在背後，一直往西走去。丁約身體強壯，和過去相比，沒有什麼不同。子威對此感到太奇怪。就在子威千百人中，驚奇地看丁約的時候，丁約已經看見子威了。他微笑着向子威打招呼說：「還記得臨邛相別嗎？轉眼之間，五十年了，很幸運，我們今天能夠相見，請你送我到前面的驛站。」不一會兒，到了滋水驛站，就把丁約等分散拘禁在廂房的屋子裏，只開一個小洞，用它來給食物。子威窺視丁約，一會兒，看見丁約脫去腳鐐手銬，放在一邊，用席子蓋上它。從小洞跳出，和子威手拉手上了旗亭。敘說闊別的遺憾，並且嘆息子威的衰老。子威對丁約說：「仙兄既然有先見之明，聖朝覆蓋天下，爲什麼偏要投靠叛逆呢？」丁約說：「說它話就長了，我現在也不是要逃走。在四川告別時，難道不是說了在靠近京師的地方相遇，千萬不要驚奇嗎。」子威又問他說：「你果真打算服刑嗎？」丁約回答說：「道中有尸解、兵解、水解、火解，大有人在。稽康、郭璞，都受殺害，我用這個方法，也不過象蟬丟棄它所脫的皮罷了，不同於韓彭成爲糞土。我若想躲開，從這裏逃出去，誰能追上我呀！」子威再問別的，他不回答，只說他需要筆。子威從書袋中找出筆贈送給他，就遜謝着接受了。子威說：「明天早晨法場看你，難道你就在這脫掉肉體嗎？」丁約說：「不是。今天晚上必定下大雨，明天不能夠行刑。過了兩天大雨停止了，朝廷又有小的事故。十九那天上天規定的限期纔到，在這個時候，希望你去看望告別。」說完回到館舍，又從小洞進去，戴上刑具而坐。子威卻去溫泉，太陽西下，已經是下午三時至五時了。忽然颳起大風，塵土瀰漫天空，夜裏果然大雨如注。天快亮的時候，泥水淹到小腿。下詔改日行刑。待雨過天晴，本來可以行刑了，但又有一位王姬在外面死了，皇帝又三天不視朝。果然到十九那天皇帝才上朝巡鄽，批准執行死刑。子威這天讓僕人喫飽了飯，餵飽了馬，早早地去法場的外邊等候，正午的時候，號炮剛響，圍觀的人成千上萬，面對面說話辨不清，離得很近也會失散。俘虜的囚徒剛到，丁約已經有標記，在那裏遙望子威。笑着點三四次頭。等到劊子手揮刀砍殺的時候，子威只見砍斷了筆，在刀鋒閃爍之中，丁約就跳出來了，在廣大的衆人當中，抬腳往前走。他們又登上酒店，他的話還象在蜀一樣。脫掉衣服換來大杯，與子威相對暢飲。丁約說：「我從此就到處痛快地遊蕩了，望你勤勉奉道，再過兩世，我必定在崑崙石室等候你。」說完，下了旗亭，冉冉向西走去，走了不幾步就消逝了。

瞿道士

黃尊師修道於茅山，法籙絕高，靈應非一。弟子瞿道士，年少，不甚精懇，屢爲黃師所笞。草堂東有一小洞，高八尺，荒蔓矇蔽，似蛇虺所伏。一日瞿生又怠惰，爲師所棰，逡巡避杖，遂入此洞。黃公驚異，遣去草搜索，一無所有。食頃方出，持一棋子，曰：「適觀棋（棋原作秦，據明抄本改。）時，人留餐見遺，此秦人棋子也。」黃公方怪之，尚意其狐狸所魁，亦不甚信。茅山世傳仙府，學道者數百千，皆宗黃公，悉以爲德業階品，尋合上升。每至良辰，無不瞻望雲鶴。明年八月望夜，天氣晴肅，月光如晝；中宵雲霧大起，其雲五色，集於牖間，仙樂滿庭，復有步虛之聲。弟子皆以爲黃公上仙之期至矣，遽備香火。黃公沐浴朝服，以候真侶。將曉，氛煙漸散，見瞿生乘五色雲，自東方出在庭中，靈樂鸞鶴，瀰漫空際，於雲間再拜黃公曰：「尊師即當來，更務修造，亦不久矣。」復與諸徒訣別，乘風遂去，漸遠不見，隱隱猶聞衆樂之音。金陵父老，每傳此事。（出《逸史》）

【譯文】

黃尊師在茅山修道，法術符籙非常高超，求神問卜，十分靈驗的事不止一椿。有個徒弟瞿道士，年紀輕，不太精心誠懇，多次被黃尊師責罰。草堂東面有一個小洞，洞高八尺，荒蕪不堪，草蔓遮蔽，好像是毒蛇隱藏的地方。一天，瞿生又懶惰，被黃師用鞭子打了，爲了躲避捱打，就進了這個洞。黃師驚奇詫異，派人排除草蔓進去搜索，什麼也沒有看見。大約過了喫頓飯的工夫，瞿道士從裏面出來了，手裏拿着一個棋子，並說：「剛纔看下棋的時候，人家留我喫飯，贈送給我的，這是秦人的棋子。」黃公十分驚疑這件事，還懷疑他是被狐狸精迷住了，也不太信。世人傳說茅山是仙府，學道的人成百上千，都尊奉黃尊師，全都認爲黃尊師的德業階品很高，不久應當上天成仙。所以，每到良辰，沒有不抬頭遠望雲鶴的。下一年的八月十五日夜晚，天氣晴朗，月光如同白天；半夜雲霧大起，那雲是五色的，逐步集中在窗戶和門中間，仙樂充滿庭院，又有步虛之聲。弟子都認爲黃尊師昇仙的期限到了，急速準備香火。黃尊師沐浴，穿着上官服，來等候仙侶，將要天亮，霧煙漸漸散去。看見瞿道士乘五色雲，從東方出現在庭院中，靈樂鸞鶴瀰漫天空。瞿道士在雲間再拜黃公說：「尊師馬上應當來，再致力於修行造就，也不久了。」又和諸弟子告別，就乘風離去了，漸漸遠了，以至不見。但隱隱約約還能聽到各種音樂的聲音。金陵的父老鄉親，常常傳說這件事。

王卿

唐真元年中，郢中有酒肆王卿者，店近南郭，每至節日，常有一道士過之，飲訖出郭而去。如是數年。後因道士復來，卿遂結束潛行，尋之數里。道士顧見，大驚曰：「何來？」卿乃禮拜，願神人許爲僕使。道士固辭，卿固隨之。每過澗壑，或高闊丈餘，道士逾越，輕舉而過。卿輕踵之，亦能渡也。行數十里，一巖高百餘丈。道士騰身而起。卿不能登，遂哀求禮拜。道士自上謂曰：「汝何苦從我？自速歸；不爾，坐受困躓也。」卿曰：「前所渡險阻，皆賴尊師命；今卻歸無路，必死矣。願見救護。」道士垂手巖下，令卿舉手閉目，躍身翕飛，已至巖上。上則平曠煙景，不類人間。又從行十餘里，至道士舍。門庭整肅，止卿於舍外草間。謂曰：「汝且止此，吾爲汝送飯食。候便令汝得見天師。」卿潛草間。道士三日每送飯食，亦皆充足。後一日，忽見天師出門，杖策，道士四五人侍從。天師形狀瑰偉，眉目疏朗。道士私招卿，令於道左禮謁。天師驚曰：「汝何因得至此？」卿方謂說。諸道士曰：「此人謹厚，恐堪役使，可且令守竈。」天師令且收之，遂延卿入院，至廚下。見一大竈，下燃火，上有鐵筒，閉蓋數重。道士令卿守竈，專看之，不得妄視，令失墜。餘道士四人，或汲水採藥，蒸曝造食，以供天師。夜亦令卿臥廚下守火。經六七日，都不見人來看視釜中物者。後一日，卿無何竊開窺藥。忽見一白兔，從鐵筒中走出，騞然有聲。道士曰：「藥已失矣！」竟來窺看，惶懼失色。須臾，天師大怒曰：「何忽引俗人來，令失藥。」俄召前道士責辱，欲鞭之。道士叩頭，請卻擒覓。道士數人，於庭施香禹步。道士二人，變成白鶴，沖天而飛。食頃，鶴已擒得白兔來，令投釜中，固濟煉之。天師令速逐俗人遣歸。道士遂領出曰：「卿幾誤我，卿心未堅，可且歸去。」遂引送至高巖下，執手而別。「後二十年，於汾州市中相見耳。」卿復尋路歸，數日方至郭，已經年。遂爲道士。十餘年後，遊太原，竟不知當有所遇否。（出《原化記》）

【譯文】

唐貞元年間，郢中有一個酒店的主人叫王卿，他的酒店靠近南邊的外城。每逢到節日，經常有一個道士經過這裏，喝完酒出外城離開這裏。如此幾年，後來由於道士又來了，王卿就裝束打扮一下，偷偷地跟在道士後邊走了，走了幾里，道士回頭看見了王卿，很震驚地說：「你爲什麼來？」王卿於是行禮參拜，並表示希望道士能允許他當神仙的僕人。道士堅決推辭，王卿堅持跟隨他。每逢過山澗，有的高、寬一丈多，道士越過時，輕而一舉就過去了。王卿隨便跟隨它，也能渡過去。走幾十裏，遇到一個險峻的山崖，高有一百多丈，道士騰身而起上去了。王卿登不上去，於是行禮參拜，苦苦哀求。道士從上面對王卿說：「你何必這樣辛苦地跟隨我，你自己快回去。不這樣，即將遭受困厄。」王卿說：「以前所渡過的艱難險阻，都依靠尊師的命令，現在退回去沒有路可走，我必定得死了，希望神仙見死相救，予以保護。」道士把手伸到巖下，讓王卿舉起手，閉上眼睛。王卿只覺得身子跳起來一收縮，就飛到石崖上了。石崖上面平坦、空曠，一派煙水蒼茫的景色，不象是人世間。又跟道士走了十多里，來到道士的房舍，門庭整潔肅穆。道士讓王卿躲在房舍外的草叢間，並且對他說：「你暫且住在這，我給你送飯，等方便的時候，讓你見到天師。」王卿藏在草叢裏，道士每逢三天送一次飯食，也都充足。後來，有一天，忽然看見天師出門，手扶柺杖，有四五個道士跟從侍候。天師身體奇異雄偉眉毛疏展，雙目明朗。道士偷偷招呼王卿出來，讓他在道路旁邊禮拜謁見天師。天師喫驚地說：「你因爲什麼能到這裏來。」王卿說了。諸位道士說：「這個人謹慎厚道，恐怕能夠役使，可以暫且讓他守竈。」天師命令暫且收下他。於是引導王卿進入院內，來到廚下。王卿看見有一個大竈，竈下正燒着火，竈上面有一個鐵筒，閉封着掩蓋了好幾層。道士讓王卿守竈，專門看着它，不能胡亂看，使它失掉。其餘四個道士，有的打水採藥，有的蒸曬作飯，來供應天師。夜裏也讓王卿躺在廚下看守火。經過六七天，都不見人來看視釜中物。後來，有一天，王卿沒有什麼事，偷偷地開筒看藥。忽然看見一隻白兔，從鐵筒中跑出，有象刀劈開物的聲音。道士說：「藥已經失掉了。」其他的人都小心謹慎地來看，個個惶懼失色。不一會兒，天師大怒說：「爲什麼忽然引俗人來，讓他失掉了藥。」一會兒召見以前那個道士，責備辱罵，要用鞭子打他。道士叩頭，請求把藥尋找回來。幾個道士，在庭院中焚香禹步。兩個道士變成白鶴，沖天飛去，過了大約一頓飯的工夫，鶴已經擒獲白兔歸來，讓人把它投進釜中，堅持煉成它。天師命令快趕走俗人，派人送他回去。道士於是領着王卿出來說：「你幾乎誤了我，你的心沒有堅定，可以暫且回去。」就引送王卿到高巖下，拱手告別，並約定二十年後在汾州街市上相見。王卿又尋路回來，幾天後纔到外城。已經過了一年了。以後，王卿就當了道士。十多年以後，遊太原，竟不知他到底遇到了什麼沒有。

衡山隱者

衡山隱者，不知姓名。數因賣藥，往來嶽寺寄宿。或時四五日無所食，僧徒怪之。復賣藥至僧所。寺衆見不食，知是異人，敬接甚厚。會樂人將女詣寺，其女有色，衆欲取之。父母求五百千，莫不引退。隱者聞女嫁，邀僧往看，喜欲取之，仍將黃金兩挺，正二百兩，謂女父曰：「此金直七百貫，今亦不論。」付金畢將去，樂師時充官，便倉卒使別。隱者示其所居，雲：「去此四十餘里，但至山當知也。」女父母事畢憶女，乃往訪之。正見朱門崇麗，扣門，隱者與女俱出迎接。初至一食，便不復飢。留連五六日，亦不思食。父母將還，隱者以五色箱，盛黃金五挺贈送，謂父母曰：「此間深邃，不復人居，此後無煩更求也。」其後父母重往，但見山草，無復人居，方知神仙之窟。（出《廣異記》）

【譯文】

衡山隱者，人們都不知道他的姓名。因爲他多次賣藥，往來都在嶽寺住宿。有時他四五天也不喫什麼，寺裏的僧徒都覺得他很奇怪。後來他又賣藥到僧舍住宿，寺裏衆人見他仍不喫飯，知道他是一個異人。迎接很恭敬，也很看重。恰巧樂人帶領女兒也到嶽寺來，他的女兒很有姿色。不少人都想娶她爲妻子。他的父母要求得錢五百千。衆人聽了如此驚人的數目，沒有不自請退出的。衡山隱者聽說樂人的女兒要嫁人，便邀請僧人一同去看。衡山隱者看了很喜歡，要娶她。於是，送黃金兩根，正好是二百兩，並對女兒的父親說：「這些金子值七百貫，現在也不論多少了。」衡山隱者付完金子就要領着妻子離去，樂師當時充官，不能停留，便倉促分別了。衡山隱者告訴他的住處說：「離這四十多里，只要遇到山就必定知道了。」女兒的父母事畢，想念女兒，就前去看望她。正好看見紅漆大門高聳華麗，上前扣門，衡山隱者和女兒都出來迎接。開始到這裏吃了一頓飯，就不再餓了，留連了五六天，也不想喫飯。女兒的父母將要回去，衡山隱者用五色箱，盛黃金五根贈送，並對岳父母說：「這裏深沉，不適於人居住。從此以後，就不要再來了。」那以後女兒的父母又去了，只見山和草，不再有人居住。才知道這裏是神仙居住的洞穴。

梅真君

汝陰人崔景唐，家甚富。嘗有道士，自言姓梅，來訪崔。崔客之數月。景唐市得玉鞍，將之壽春，以獻節度使高審思，謂梅曰：「先生但居此，吾將詣壽春，旬月而還，使兒侄輩奉事，無所憂也。」梅曰：「吾乃壽春人也，將此訪一親知，比將還矣，君其先往也。久居於此，思有以奉報。君家有水銀乎？」曰：「有。」即以十兩奉之。梅乃置鼎中，以水銀煉之，少久即成白銀矣。因此與景唐曰：「以此爲路糧，君至壽春，可於城東訪吾家也。」即與景唐分路而去。景唐至壽春，即詣城東，訪梅氏。數日不得。村人皆曰：「此中無梅家，亦無爲道士者；唯淮南嶽廟中，有梅真君像。得非此耶？」如其言訪之，果梅真君矣。自後竟不復遇。（出《稽神錄》）

【譯文】

汝陰人崔景唐，家裏非常富有。曾經有一個道士，自己說姓梅，來拜訪崔景唐。崔景唐以客待他，長達幾個月。崔景唐買得一個玉鞍，將要到壽春去，把它獻給節度使高審思。他對梅君說：「先生只管在這住下去，我將要到壽春，十天半月就回來，讓兒侄輩來奉事，不要有什麼憂慮。」梅君說：「我是壽春人，到這裏來拜訪一個親友，也就要回去了。你先去吧！我長期居住在這兒，想有所進獻，以表報答。你家有水銀嗎？」崔景唐回答說：「有。」馬上就拿十兩來，雙手捧着送給梅君。梅君就放在鼎中，來煉這水銀。不久就成白銀了。於是把它送與崔景唐說：「用這些做路費。你到壽春，可在城東詢問我家。」完後，就與崔景君分路而行。崔景唐到壽春，就到城東尋訪梅氏家，尋訪了幾天也沒找到。村人都說：「這裏沒有梅家，也沒有當道士的，只有淮南嶽廟中，有梅真君像，能不能是這呢？」崔景唐按照村人的話去尋找，果然是梅真君。從這以後竟沒有再相遇。

卷第四十六 神仙四十六

白幽求 王太虛 王子芝 劉商

白幽求

唐真元十一年，秀才白幽求，頻年下第。其年失志，後乃從新羅王子過海，於大謝公島，夜遭風，與徒侶數十人爲風所飄，南馳兩日兩夜，不知幾千萬裏。風稍定，徐行，見有山林，乃整棹望之。及前到，山高萬仞，南面半腹，有城壁。臺閣門宇甚壯麗。維舟而升，至城一二里，皆龍虎列坐於道兩旁，見幽求，乃耽耽而視幽求。幽求進路甚恐懼，欲求從者。失聲彷徨，次於大樹。枝爲風相磨，如人言誦詩點。幽求諦聽之，乃曰：「玉幢亙碧虛，此乃真人居。徘徊仍未進，邪省猶難除。」幽求猶疑未敢前，俄有朱衣人自城門而出，傳敕曰：「西嶽真君來遊。」諸龍虎皆俯伏曰：「未到。」幽求因趨走前，見朱衣人不顧而入。幽求進退不得。左右諸龍虎時時目幽求，盤旋次。門中數十人出，龍虎奔走，人皆乘之下山。幽求亦隨之，至維舟處，諸騎龍虎人皆履海面而行。須臾沒於遠碧中。幽求未知所適。舟中具饌次。忽見從西旗節隊伍，僅千人；鸞鶴青鳥，飛引於路；騎龍控虎，乘龜乘魚。有乘朱鬣馬人，衣紫雲日月衣，上張翠蓋，如風而至。幽求但俯伏而已。乃入城門。幽求又隨覘之。諸龍虎等依前列位。與樹木花葯鳥雀等，皆應節盤迴如舞。幽求身亦不覺足之蹈之。食頃。朱衣人持一牒書，謂龍虎曰：「使水府真君。龍虎未前。」朱衣人乃顧幽求授牒。幽求未知所適。朱衣曰：「使水府。」以手指之。幽求隨指，而身如乘風，下山入海底。雖入水而不知爲水，朦朧如日中行。亦有樹木花卉，觸之珊珊然有聲。須臾至一城，宮室甚偉，門人驚顧，俯伏於路。俄而有數十人，皆龍頭鱗身，執旗仗，引幽求入水府。真君於殿下北面授符牒。拜起，乃出門，已有龍虎騎從。儼然遂行，瞬息到舊所。幽求至門，又不敢入。雖未食，亦不覺餒。少頃，有覓水府使者，幽求應唯而入，殿前拜，引於西廊下，接諸使下坐，飯食非人間之味。徐問諸使中：「此何處也？」對曰：「諸真君遊春臺也。主人是東嶽真君。春夏秋冬各有位，各在諸方，主人亦隨地分也。」其殿東廊下，列玉女數百人，奏樂。白鶴孔雀，皆舉翅動足，更應玄歌。日晚乃出殿。于山東西爲迎月殿，又有一宮觀望日。至申時，明月出矣。諸真君各爲迎月詩。其一真君詩曰：「日落煙水黯，驪珠色豈昏。寒光射萬里，霜縞遍千門。」又一真君詩曰：「玉魄東方開，嫦娥逐影來。洗心兼滌目，光影遊春臺。」又一真君詩曰：「清波滔碧烏，天藏黯黮連。二儀不辨處，忽吐清光圓。」又一真君詩曰：「烏沉海西岸，蟾吐天東頭。」忘下句，其餘詩並忘之矣。賦詩罷，一真君乃命夜戲。須臾，童兒玉女三十餘人，或坐空虛，或行海面，笙簫衆樂，更唱迭和，有唱步虛歌者，數十百輩。幽求記其一焉。詞曰：「鳳凰三十六，碧天高太清。元君夫人蹋雲語，冷風颯颯吹鵝笙。」至四更，有緋衣人走入，鞠躬屈膝白：「天欲曙。」唯而趨出。諸君命駕各辭。次日，昨朱衣人屈膝言曰：「白幽求已充水府使，有勞績。」諸真君議曰：「便與遊春臺灑掃。」幽求恓惶，拜乞卻歸故鄉。一真君曰：「卿在何處。」對曰：「在秦中。」又曰：「汝歸鄉何戀戀也？」幽求未答。又曰：「使隨吾來。」朱衣人指隨西嶽真君。諸真君亦各下山，並自有龍虎鸞鳳，朱鬣馬龜魚，幡節羽旄等。每真君有千餘人，履海面而行。幽求亦操舟隨西嶽真君後，自有便風，迅速如電。平明至一島，見真君上飛而去。幽求舟爲所限，乃離舟上島，目送真君，猶見旗節隱隱而漸沒。幽求方悔恨慟哭，而迢迤上島行，乃望有人煙，漸前就問，雲是明州，又卻喜歸舊國。幽求自是休糧，常服茯苓，好遊山水，多在五嶽，永絕宦情矣。（出《博異志》）

【譯文】

唐真元十一年，秀才白幽求，多年赴試不第。那年赴試又落了榜，後來就跟着新羅王子過海遊覽，在大謝公島，夜裏遇上大風，他和幾十個與自己情況類似的人一起被風飄走，他們所乘的船象駿馬疾行一樣，在海里走了兩天兩夜，也不知走了幾千裏還是幾萬裏。風稍穩定，船走得慢了，看見有山林，就調整船的航向，向那裏駛去。等到船到它的前面一看，山高萬仞，南面半山腰，有城牆，臺閣門宇都很壯觀華麗。白幽求拴好船往上攀登，在到達城還有一二里的地方，都有龍虎列隊坐在道的兩邊。看見白幽求，就全神貫注地看着白幽求。白幽求前進的道路令人恐懼，想要請求跟隨的人幫助，結果是脫口而出，但又盤旋不敢上前，在大樹下徘徊。樹枝被風吹動，相互磨擦發出的聲音，象人說話朗誦詩歌的聲音。白幽求仔細聽它說的是什麼。是說：「玉幢橫貫在淺藍色的空虛，這裏是仙人居住的地方，遊移不定仍舊不前進，不正當的內省還是難去掉。」白幽求聽了之後，還是猶疑不敢向前。一會兒，有一個穿紅衣服的人從城門出來，傳達命令說：「西嶽真君來遊覽。」衆龍虎都俯身伏在地上說：「還沒到。」白幽求趁機小步快跑向前，只見穿紅色衣服的人頭也不回就進去了。白幽求進退不得，左右衆龍虎又一刻不停地看着白幽求。白幽求正在徘徊，門裏出來幾十個人，龍虎奔跑，那些人都騎着它們下山去了。白幽求也跟着他們。到白幽求拴船的地方，那些騎龍虎的人都踩着海面往前走，不一會兒，消失在遠方碧綠的海面上。白幽求不知道到什麼地方去好。正在船中喫飯中間，忽然看見從西面來了一隊打旗幟和符節的隊伍，將近有一千人。在隊伍的前面，有鸞鶴青鳥飛行引路，這些人有的騎龍騎虎，有的駕龜駕魚，其中有一個人駕着紅鬣馬，穿紫雲日月衣，頭上張開着一頂青綠色的車蓋，象風一樣快的來到。白幽求只得俯身伏在地上，一動不敢動。來的大隊人馬進入城門，白幽求又跟在後面偷看他們。衆龍虎按照以前的位置列隊，和樹木花草鳥雀等一起，都和着拍節周旋進退，象舞蹈一樣。白幽求也身不由己地手舞足蹈起來。過了喫頓飯的工夫，紅衣人手拿着一公文，對龍虎說：「到水府真君那裏去。」龍虎沒有上前。紅衣人於是看着白幽求，示意他接受公文，白幽求不知到哪兒去。紅衣人說：「出使水府。」紅衣人用手指着前方，白幽求隨着紅衣人所指，身子象乘風一樣，下了山進入海底，雖然進入了水中，但卻感覺不到有水，朦朧之中好象是在白天行走，也有樹木花卉，碰它們發出佩玉之聲。一會兒，到了一座城，城裏宮室很雄偉。守城門的人喫驚地看着，然後俯身伏在路旁。不一會兒，有幾十個人，都是龍頭身上長滿了鱗，手裏持握着旗幟棍棒，引導白幽求進入水府。真君在大殿下面朝北接受符牒。白幽求參拜完起來，就出了門，這時已有龍虎可以乘騎，並有隨從跟着，莊重整齊地順利通行。眨眼之間來到原來的地方，白幽求到了門口，還不敢進去。他雖然沒喫什麼，但也不覺得飢餓。一會兒，有人尋找水府使者，白幽求一邊答應一邊走了進去，先到殿前參拜，後被引導到西廊下，接着衆使者之下就坐。所用飯食都不是人世間俗人飯食的味道。白幽求問衆使者中的人，這是什麼地方。回答說：「這是各位真君的遊春臺。主人是東嶽真君，春夏秋冬有彼此不同的位置，各自在他自己的方位，主人也各自隨着地方進行分配。」那殿東的廂房下，排列玉女幾百人。奏樂，白鶴孔雀抬起翅膀，挪動足爪，再應和深奧玄妙的歌曲，翩翩起舞，天晚了纔出殿，在山的東面和西面是迎月殿，還有一個宮觀是望日用的。到了申時明月出來了，各位真君各作迎月詩，其中一個真君的詩說：「日落了雲煙和水都變成了深黑色，驪珠的顏色是否會無光呢？寒冷的月光射出千萬裏，好似白霜遍及千家門。」又一個真君的詩說：「月光從東方開始升起，仙女嫦娥追逐影子來，柔媚的月光爽心又悅目，月光影子佈滿遊春臺。」又一個真君的詩說：「金烏落山清清的波濤成了青綠色，隱藏在深黑色中的天與它緊相連，在那天地分辨不清的地方，忽然吐出光芒明晰的圓月。」又一真君的詩接着說：「金烏沉入大海的西岸，蟾光從天的東頭吐出。」忘掉了詩的下一句，其餘的詩一起都忘掉了。賦詩結束，一個真君就命令表演夜戲。一會兒，童男玉女三十多人，有的坐空虛，有的走海面，笙簫管絃鳴，互相唱和。有唱步虛歌的，所有的不下幾十幾百人。白幽求記得其中有一首歌，歌詞說：「鳳凰三十六，碧天高太清，元君夫人踢雲語，冷風颯颯吹鵝笙。」到了四更天，有一個穿紅衣服的人走進來，鞠躬屈膝說：「天要亮了。」聽到真君的吩咐後，一邊答應一邊小步退出。衆真君命令起駕各自告別休息。第二天，昨日那個穿大紅衣服的人屈膝對衆真君說：「白幽求已經充當水府使，有功勞。」衆真君商議說：「就授予他遊春臺灑掃。」白幽求煩惱不安，叩拜乞求退歸故鄉。一個真君說：「你家在什麼地方？」白幽求回答說：「在陝中。」真君又說：「你要回歸故鄉有什麼戀戀不捨的呢？」白幽求沒有回答。真君又說：「讓他跟我來。」穿大紅衣服的人指着西嶽真君讓白幽求跟着西嶽真君走。衆真君也各自下山，並自己有龍虎鸞鳳、朱鬣馬龜魚和各種旗幟符節等。每個真君都有一千多人，踩着海面行走。白幽求也駕着船跟隨在西嶽真君後面，自然有便利的風，速度快如閃電。天大亮的時候，到了一個島嶼，只見西嶽真君飛上天走了，白幽求因爲受船限制，不能飛昇，於是，離開船上了島，目送西嶽真君，還可以隱隱約約看見旗幟符節直至漸漸沒了。白幽求方纔悔恨大哭，但已經晚了。因而只得沿着遙遠曲折的路往島上走。走了很長時間，纔看見有人煙，慢慢地走上前去詢問這是什麼地方，人家說是明州。白幽求又高興回到了故國。白幽求從這以後停止喫糧，經常喫茯苓，好遊山玩水，多半在五嶽活動，根本不再想做官了。

王太虛

東極真人王太虛，隱居王屋山中。鹹通壬辰年，王屋令王畭，夙志崇道，常念《黃庭經》。每欲自爲註解，而未了深玄之理，但日誦五六千遍。聞王屋小有洞天，神仙之府，求爲王屋令，欲結廬於其中，冀時得遊禮耳。罷官，乃絕粒嚥氣數月，稍覺神旺身輕。入洞屋，誓不復返。初行三二十里，或寬廣明朗，或幽暗泥黑。捫壁俯行，經三五日，忽坦然平闊，峭崖倚空，直拔萬仞，下有嵌室，可坐數百人，石牀案几，儼若有人居之。案上古經一軸，未敢遂取，稽首載拜言曰：「下土賤臣，形濁氣穢，輒慕長生之道，幸入洞天，仰窺靈府，是萬劫良會。今睹上天遺蹟，玉案玄經，不敢輒取，願真仙鑑祐，許塵目一披篇卷，則受罔極之恩。」良久叩頭，乞報應之兆。忽有一人坐於案側曰：「子其忘乎？緱氏仙裔，聿能好道，可以名列青簡矣。吾東極真人，子之同姓也。此《黃庭》寶經，吾之所注，使授於子。」復贈以桃，得數鬥。曰：「此食之者白日飛行，此核磨而服之，不唯愈疾，亦可延算。子雖有志，未可居此，二十年期於茲山矣。勉而勤之，得道也。」言訖，不復見。畭亦不敢久住，攜桃核與經而歸。磨服桃核，身康無疾，顏狀益少。人間因有傳寫東極真人所注《黃庭經》本矣。（出《仙傳拾遺》）

【譯文】

東極真人王太虛，隱居在王屋山中。唐懿宗鹹通壬辰年，王屋縣令王畭，平素的志向就崇尚道術，經常念《黃庭經》，常常想自己給《黃庭經》註解。然而，他並沒有瞭解《黃庭經》深奧玄妙的道理，只是天天背誦五六千遍而已。他聽說王屋山中的一些山洞中別有天地，是神仙所居住的洞府，就請求去做王屋的縣令，想要構屋住在他們當中，希望經常獲得觀光和禮敬。王畭被罷了官，於是絕粒嚥氣幾個月，稍微覺得精神旺盛，身體輕健，就進入了洞中，併發誓不再返回。最初走了二三十里，其中有的寬廣明朗，有的幽暗泥黑，摸着洞壁彎着腰走。經過三五天，忽然眼前展現出寬闊平坦的天地，懸崖峭壁插入天空，高高拔起，可達萬仞（古代長度單位，唐時六尺五寸爲一仞）。下面有一個象鑲在山石中的房屋，可以坐幾百人，石牀、書案、茶几，擺設得很整齊，好像有人居住似的。書案上有古經一軸，王畭沒有敢去拿，而是跪下、拱手、叩拜說：「下土的賤臣，形狀混濁，氣質污穢，但總是羨慕長生之道，非常幸運進入神仙的洞府，瞻仰神靈的府第，這是萬劫之中的良好機會。現在看見上天的遺蹟，玉石書案上的深奧玄妙的經書，不敢擅取。願意真仙教訓庇祐，允許俗眼翻閱經卷，就是受了久遠無窮的恩惠。」他長時間的叩頭，乞求報應的徵兆。忽然有一個人坐在書案的旁邊說：「你難道忘了嗎？緱氏的後裔，能夠愛好道術，可以名列青簡了。我是東極真人，你的同姓，這是《黃庭》寶經，我作的註解。現在就傳授給你，又贈給他桃子。王畭得了幾鬥。東極真人說：「這桃子，吃了它的人，白日可以飛行；這桃核，輾成粉末服用，不只能夠治好病，也可以延壽。你雖然有志向，但不可以居住在這。二十年後在這個山上相會吧。只在勤勉，會得道的。」說完，就不見了。王畭也不敢久住，攜帶着東極真人贈送的桃核和黃庭寶經回來。把桃核輾成粉末服用，身體健康，沒有疾病，臉和身形也越來越年輕。人世間於是就有傳寫東極真人所註解的《黃庭經》本了。

王子芝

王子芝字仙苗，白雲河南緱氏人。常遊京洛間。耆老雲：「五十年來見之，狀貌恆如四十許人，莫知其甲子也。好養氣而嗜酒。故蒲帥琅琊公重盈作鎮之初年，仙苗居於紫極宮，王令待之甚厚。又聞其嗜酒，日以三榼餉之。間日仙苗出，遇一樵者，荷擔於宮門，貌非常，意甚異焉。因市其薪，厚償厥直。樵者得金，亦不讓而去。子芝潛令人躡其後，以伺之。樵者徑趨酒肆，盡飲以歸。他日復來。子芝謂曰：「知子好酒，吾有中令所餉醇醪，償子薪價，可乎？」曰：「可。」乃飲之數盂，因謂子芝：「是酒佳矣。然殊不及解縣石氏之醞也。餘適自彼來，恨曏者無侶，不果盡於斯酌。」子芝因降階執手，與之擁爐。祈於樵者曰：「石氏芳醪可致否？」樵者頷之。因命丹筆，書一符，置於火上，煙未絕，有一小豎立於前。樵者敕之：「爾領尊師之僕，挈此二榼，但往石家取酒。吾待與尊師一醉。」時既昏夜，門已扃禁，小豎謂芝僕曰：「可閉其目。」因搭其頭，人與酒壺偕出自門隙，已及解縣，攜酒而還，因與子芝共傾焉。其甘醇郁烈，非世所儔。中宵，樵者謂子芝曰：「已醉矣。餘召一客伴子飲，可乎？」子芝曰：「諾。」復書一朱符，置火上，瞬息聞異香滿室，有一人來，堂堂美鬚眉，拖紫秉簡，揖樵者而坐。引滿兩巡，二壺且竭。樵者燒一鐵箸，以焌（「焌」原作「授」，明抄本作「焌」，今據《雲笈七籤》一一二改。）紫衣者，雲：「可去，時東方明矣。」遂各執別。樵者因謂子芝曰：「識向來人否？少頃，可造河瀆廟視之。」子芝送樵，者訖，因過廟所，睹夜來共飲者，乃神耳，鐵箸之驗宛然。趙鈞（「鈞」原作「君」，據《雲笈七籤》改。）郎中時在幕府，目驗此事。弘文館校書郎蘇悅亦寓於中條，甚熟蹤跡。其後子芝再遇樵仙，別傳修煉之訣，且爲地仙矣。（出《神仙感遇錄》）

【譯文】

王子芝，字仙苗，自己說是河南緱氏人。經常遊覽於京師和洛陽之間。年齡很老的老人說，五十多年來，看他總不見老，身形相貌總象四十歲左右的人，不知道他究竟有多大年歲。他喜好養氣並且喜歡酒。原來的蒲帥琅琊公重盈坐鎮的初年，王仙苗居住在紫極宮，縣令對他很看重，又聽說他喜歡酒，每天送給他三榼酒。有一天王仙苗外出，遇見一個樵夫，在紫極宮門前挑着擔子，相貌異常，覺得很奇怪。於是買了他的柴，厚償了木柴的價值，樵夫得到錢，也不推讓就走了。王子芝派人暗中跟隨在他的後面。樵夫直接快步走到酒店，開懷暢飲，盡興而歸。過了幾天又來了，王子芝對他說：「我知道你好酒，我有縣令送給的味道醇厚的酒，用酒抵柴價，可以嗎？」樵夫說：「可以。」樵夫僅僅飲了幾盂，就對王子芝說，這酒好啊！不過，還遠遠趕不上解縣石氏的酒，我剛纔從那來。遺憾的是剛纔沒有飲酒的伴侶，不能盡興地品嚐。王子芝於是降階握着樵夫的手，和他一起圍着溫酒的火爐飲酒。王子芝向樵夫乞求說：「石氏的美酒可以弄得來嗎？」樵夫點頭，就讓取丹砂硃筆，書寫一符，放在火上，煙還沒有斷絕，有一個小僮立在面前。樵夫囑咐他，你領着王尊師的僕人，提着這兩個榼，只往石家去取酒，我等待和王尊師盡興一醉。當時已經天黑了，門已經上了閂。小僮對王子芝的僕人說：「你可以閉上眼睛。」於是手搭他的頭，人和酒壺都從門隙出去，已經到了解縣，攜帶酒返類比的。半夜，樵夫對王子芝說：「我已經醉了。我招呼一個客人陪伴你喝酒，可以嗎？」王子芝說：「行。」樵夫又用丹砂硃筆寫了一道符，放在火上。眨眼之間，滿屋異香，隨後有一個人進來，儀表莊嚴大方，眉清目秀，鬚髯根根見肉，腰間下垂紫帶，手裏拿着書簡，向樵夫揖拜後就坐下了。舉飲滿杯的酒，酒過兩巡，兩個酒壺的酒快要沒了。樵夫燒了一根鐵筷子，烙了穿紫衣服的人一下說：「可以走了。」當時東方亮了，於是供手告別。樵夫就對王子芝說：「認識先前來的人嗎？一會兒，可以到河神廟去看一看。」王子芝送走樵夫，就到廟中，看見了夜裏來共同喝酒的人，竟然是廟中的神。鐵筷子的烙印依稀還在。趙均郎中時在幕府，親眼所見，可以驗證此事。弘文館校書郎蘇悅也寄寓於中條，非常熟悉事情的來龍去脈。那以後，王子芝再遇到樵仙，另外向王子芝傳授了修煉的祕訣，因而王子芝成爲地仙了。

劉商

劉商，彭城人也，家於長安。少好學強記，精思攻文，有胡笳十八拍，盛行於世，兒童婦女，鹹悉誦之。進士擢第，歷臺省爲郎。性耽道術，逢道士即師資之，煉丹服氣，靡不勤切。每嘆光陰甚促，筋骸漸衰，朝馳暮止，但自勞苦，浮榮世官，何益於己。古賢皆隳官以求道，多得度世。幸畢婚嫁，不爲俗累，豈劣於許遠遊哉。由是以病免官，道服東遊。入廣陵，於城街逢一道士，方賣藥，聚衆極多。所賣藥，人言頗有靈效。衆中見（「見」原作「間」，據明抄本改。）商，目之相異。乃罷藥，攜手登樓，以酒爲勸。道士所談，自秦漢歷代事，皆如目睹。商驚異，師敬之。復言神仙道術不可得也。及暮，商歸僑止。道士下樓，閃然不見。商益訝之。商翌日，又於城街訪之。道士仍賣藥，見商愈喜，復挈上酒樓，劇談勸醉，出一小藥囊贈商，並戲吟曰：「無事到揚州，相攜上酒樓。藥囊爲贈別，千載更何求。」商記其吟，暮乃別去。後商累尋之，不復見也。乃開囊視，重紙裹一葫蘆子，得九粒藥，如麻粟，依道士口訣吞之，頓覺神爽不飢，身輕醒然。過江遊茅山。久之，復往宜興張公洞。當遊之時，愛竃畫溪之景，遂於胡父渚葺居，隱於山中，近樵者猶見之。曰：（曰字原缺，據《雲笈七籤》一一三補。）「我劉郎中也。」而莫知所止。已爲地仙矣。（出《續仙傳》）

【譯文】

劉商，是彭城人，家在長安。青年時期很好學，並且善於記憶，精於思考，深入鑽研文學，有胡笳十八拍傳世，在世上盛行。兒童婦女，全都能詳盡地背誦它。劉商進士考試登第，選到臺省作郎官。但他的性情愛好道術而沉浸在其中，每逢遇見道士，就拜他做老師，並給予資助。自己煉丹服氣，沒有不努力和懇切的地方。常常嘆息光陰太短促，身體漸漸衰老。早晨開始就如車馬疾行，晚上方能停止，只是自己勞累辛苦，虛浮的榮耀和世間的官位，對自己有什麼好處呢？古代的賢人都棄官而去尋求道術，大多都能獲得出世。有幸已經完成了兒女的婚姻嫁娶，不再被世俗所累，難道比去各地方遠遊還不好嗎？由於這樣想，劉商就藉口有病請求辭官，穿上道服東遊，進入廣陵，在城內街市遇到一個道士，正在賣藥，聚集的人非常多。道士賣的藥，人們都說很有效。道士在衆人當中看見劉商，他看着劉商，覺得和常人不同，就停止賣藥，拉着劉商的手登上酒樓，對劉商殷勤勸酒，道士談的內容，是從秦漢以來歷代的事，談的非常逼真，都象親眼所見一樣。劉商很驚異，象對待老師那樣尊敬他。劉商又說了神仙道術很難學得。等到晚上，劉商到客店棲息。道士下樓，一閃就不見了。劉商更加驚奇。第二天，劉商又在城內街市上尋訪他。道士仍然賣藥，看見劉商越發高興，又領着劉商上了酒樓，高談勸酒，拿出一個小藥囊贈給劉商，並戲吟說：「無事到揚州，相攜上酒樓。藥囊爲贈別，千載更何求。」劉商記住了他的戲吟，天黑了才告別離去。以後，劉商屢次尋找道士，再也沒有見到，劉商就打開了藥囊看，裏面用多重紙包了一個小葫蘆，得到了九粒藥，象麻籽。劉商按照道士的口訣吞下了藥，立刻覺得精神清爽，也不飢餓，身體輕健，心裏清醒。過江遊茅山，過了好久，又去宜興張公洞。正當劉商遊張公洞的時候，喜愛竃畫溪的景色。就在胡父渚用茅草蓋屋居住，隱居在山中。附近的樵夫還看見過他，他說：「我是劉郎中。」然而，卻不知道他居住的地方。他已經成爲地仙了。

卷第四十七 神仙四十七

唐憲宗皇帝 李球 宋玄白 許棲巖 韋善俊

唐憲宗皇帝

唐憲宗好神仙不死之術。元和五年，內給事張惟則自新羅國回，雲：於海中泊山島間，忽聞雞犬鳴吠，似有煙火。遂乘月閒步，約及一二里，則見花木樓臺殿閣，金戶銀關。其中有數公子，戴章甫冠，衣紫霞衣。吟嘯自若。惟則如其異，遂請謁。公子曰：「汝何所從來？」惟則具言其故。公子曰：「唐皇帝乃吾友也。當汝旋去。願爲傳語。」俄而命一青衣，捧出金龜印，以授惟則，乃置之於寶匣。復謂惟則曰：「致意皇帝。」惟則遂持之還舟中，回顧舊路，悉無蹤跡。金龜印長五寸，上負黃金玉印，面方一寸八分，其篆曰：「鳳芝龍木，受命無疆」。惟則至京師，即具以事上進。憲宗曰：「朕前生豈非仙人乎？」乃覽金龜印，嘆異良久，但不能諭其文耳。因緘以紫泥玉鎖，置於帳內。其後往往見五色光，可長丈餘。是月，寢殿前連理樹上生靈芝二株，苑如龍鳳。憲宗因嘆曰：「鳳芝龍木，寧非此兆乎。」時又有處士伊祁玄解，縝發童顏，氣息香潔。常乘一黃牝馬，才三尺高，不啗芻粟，但飲醇酎，不施繮轡，惟以青氈籍其背。常遊歷青兗間。若與人款曲，話千百年事，皆如目擊。帝知其異人，遂令官詔入宮內，館於九華之室，設紫茭之席，飲龍膏之酒。紫茭席類茭葉，光軟香靜，夏涼冬溫。龍膏酒黑如純漆，飲之令人神爽。此本鳥弋山離國所獻也。鳥弋山離國，已見班固《西京傳》也。帝每日親自訪問，頗加敬仰。而玄解魯樸，未嘗閒人臣禮。帝因問之曰：「先生春秋高而顏色不老，何也？」玄解曰：「臣家於海上，種靈草食之，故得然也。」即於衣間出三等藥實，爲帝種於殿前。一曰雙麟芝，二曰六合葵，三曰萬根藤。雙麟芝色褐，一莖兩穗，穗形如麟，頭尾悉具，其中有子，如瑟瑟焉。六合葵色紅，而葉類於茂葵，始生六莖，其上合爲一株，共生十二葉，內出二十四花，花如桃花，而一朵千葉，一葉六影，其成實如相思子。萬根藤子，一子而生萬根，枝葉皆碧，鉤連盤屈，蔭一。其狀類芍藥，而蕊色殷紅，細如絲髮，可長五六寸。一朵之內，不啻千莖，亦謂之絳心藤。靈草既成，人乃莫見。而玄解請帝自採餌之，頗覺神驗，由是益加禮重焉。遇西域有進美玉者，一圓一方，徑各五寸，光彩凝冷，可鑑毛髮。時玄解方座於帝前，熟視之曰：「此一龍玉也，一虎玉也。」驚而問曰：「何謂龍虎玉也？」玄解曰：「圓者龍也，生於水中，爲龍所寶，若投之於水，必有霓虹出焉。方者虎也，生於巖谷，爲虎所寶，若以虎毛拂之，紫光迸逸，而百獸懾服。」帝異其言，遂令嘗之。各如所說。詢得玉之由。使人曰：「一自漁者得，一自獵者獲。」帝因命取龍虎二玉，以錦囊盛之於內府。玄解將還東海，亟請於帝。未許之。遇宮中刻木作海上三山，絲繪華麗，間以珠玉。帝元日與玄解觀之，帝指蓬萊曰：「若非上仙，朕無由得及是境。」玄解笑曰：「三島咫尺，誰曰難及？臣雖無能，試爲陛下一遊，以探物象妍醜。」即踊體於空中，漸覺微小，俄而入千金銀闕內左側，連聲呼之，竟不復有所見。帝追思嘆恨，近成羸疹。因號其山爲藏真島。每詰旦，於島前焚鳳腦香，以崇禮敬。後旬日，青州奏雲：「玄解乘黃牝馬過海矣。」

【譯文】

唐憲宗喜好神仙不死之術。元和五年，內給事張惟則從新羅國回來以後，說：在大海中，船停泊在一個海島，忽然聽見雞鳴狗吠的聲音，好象島上住有人家。他就乘着月光到島上去散步。大約走一二里，就見花草樹木。樓臺殿閣、銀門金戶，一片輝煌。裏面有幾個公子，戴着帶有花紋的大帽子，身上穿着紫色的色彩豔麗的衣服，吟詠歌嘯不拘束，神態自然。張惟則知道他們是異人，就請求相見。公子說：「你從什麼地方來？」張惟則說了他出使新羅國的事。公子說：「唐朝皇帝是我的朋友，你回去以後，希望替我傳話給唐皇帝。」一會兒，命令一個穿青衣服的人捧出金龜印，就把它放在寶匣裏，把寶匣交給張惟則。又對張惟則說：「請替我向唐皇帝致意。」張惟則於是捧着寶匣回返船中，回頭再看自己走過的舊路，沒有一點蹤跡。金龜印長五寸，龜的身上揹着黃金玉印，面方一寸八分。它上面的篆文是：「鳳芝龍木，受命無疆」。張惟則到了京師，就把全部事情上奏了，並進獻了金龜印。憲宗皇帝說：「我前生難道就是仙人麼？」等到看金龜印，驚奇讚歎了很長時間，然而，不能明白它的文字含意。之後就用紫泥玉鎖把它封閉起來，放置在帳內，那以後常常出現五色光，大約有一丈多長。這個月，寢殿前面的連理樹上生出靈芝二株，彷彿象龍鳳一樣。憲宗皇帝因此讚歎說：「鳳芝龍木，難道不就是這個徵兆麼？」當時又有一個處士伊祁玄解，頭髮稠密而黑，臉如童顏，呼吸時氣清香潔淨。經常騎着一匹黃色的母馬，纔有三尺高，不喫草和糧食，只喝醇酒，不用繮繩和轡頭，只用青氈墊在它的背上。經常在青州和兗州一帶遊覽。如果和別人交往，說千百年的事，都象親眼看見一樣。憲宗皇帝知道他是一個異人，於是就讓人祕密地把他詔入宮內，讓他住在非常華麗的房屋裏，設置紫茭做的席子，喝龍膏做的酒。紫茭席類似茭葉，光滑柔軟，舒適清潔，夏天涼爽，冬天溫暖。龍膏酒顏色黑如純漆，喝了它使人精神清爽。這酒本來是鳥弋山離國進獻的。鳥弋山離國，早已在班固的西京傳裏敘述過。憲宗皇帝每天都親自來訪問，對他敬重仰慕。但是玄解卻愚鈍淳樸，不懂得作人臣的禮節。憲宗皇帝問玄解說：「先生的年歲很高，但是臉色卻不老，這是爲什麼？」玄解說：「我的家在海上，種有靈草喫用，所以能夠這樣。」說完就在衣服袋裏取出三樣藥的種子，給憲宗皇帝種在殿前。第一種叫雙麟芝，第二種叫六合葵，第三種叫萬根藤。雙麟芝是褐色的，一根莖兩個穗，穗的形狀象麒麟，頭尾都齊全，它的中間有子，象碧珠一樣。六合葵是紅色的，葉子類似茂葵，開始生六個莖，到上面合成一株，共生十二個葉子，裏面長出二十四朵花，花如桃花，一朵花一千個花瓣，一個瓣有六個影，它的成熟的種子象相思子。萬根藤子，一子生萬根，枝葉都是青綠色，鉤連盤屈，遮蓋一畝地，它的形狀類似芍藥，花蕊的顏色殷紅，細如絲髮，約長五、六寸，一朵之內，不止千根，也叫它絳心藤。靈草已經成熟，人卻看不見。玄解請憲宗皇帝自己採它喫，喫後覺得很神驗。由於這樣，對玄解更加禮待了。正好遇到西域有人進獻美玉，美玉一圓一方，直徑各爲五寸，光彩聚集，可以照出毛髮的影。當時玄解正坐在憲宗皇帝身旁，仔細地看了美玉後說：「這兩塊玉，一塊是龍玉，一塊是虎玉。」憲宗皇帝驚訝地反問道：「什麼叫龍玉虎玉？」玄解說：「圓的是龍玉，生在水中，是龍的寶物，如果把它投在水中，必然有霓虹出現。方的是虎玉，生在巖谷中，是虎的寶物，如果用虎毛拂拭它，就會放出紫光，百獸看見都會畏懼屈服。」憲宗皇帝覺得他的話很奇異，於是就讓人試一試，果如玄解所說。詢問獲得玉的經由，使者說：「一塊從漁夫那裏獲得，一塊從獵人那裏獲得。憲宗皇帝於是命令把龍虎二玉用錦囊盛它們，放在內府。玄解要回東海，屢次向憲宗皇帝請求，憲宗皇帝沒有答應他。又遇到宮中用木頭雕刻海上三山，絲繡繪畫華麗，又鑲嵌珠玉。憲宗皇帝初一那一天和玄解觀看海上三山的木雕，憲宗皇帝指着蓬萊說：「如果不是上仙，我無從獲得到這樣境地。」玄解笑着說：「三島很近，誰說難到。我雖然沒有能力，願意試着替陛下一遊，來探尋物象的美醜。」說完馬上跳起身體在空中，逐漸微小，一會兒，進到木雕金銀闕內左側。憲宗皇帝連聲呼叫他，但再也看不見了。憲宗皇帝追思感嘆遺憾，竟然日漸瘦弱。就給那山取名叫藏真島。每日早晨，在島前焚鳳腦香，來表示崇拜禮敬。過了十天，青州奏報說，玄解騎黃牝馬過海了。

李球

李球者，燕人也。寶曆二年，與其友劉生遊五臺山。山有風穴，遊人稍或喧呼，及投物擊觸，即大風震發，揭屋拔木，必爲物害。故登山之時，互相戒敕不敢觸。球至穴口，戲投巨石於穴中。良久，石聲方絕，果有奔風迅發，有一木如柱，隨風飛出。球性軒悍，無所顧忌，遂力扳其木，卻墜入穴中。球爲木所載，亦不得出。良久至地，見一人形如獅子而人語，引球入洞中齋內，見二道士弈棋。道士見球喜，問球所修之道。球素不知通修行之事，默然無以爲對。二仙責引者曰：「吾至道之要，當授有骨相之士，習道之人；汝何妄引凡庸，入吾仙府耶？速引去之。」因以一杯水遺令飲，謂之曰：「汝雖凡流，得睹吾洞府，踐吾真境，將亦有少道分矣；所恨素不習道，不可語汝修行之要耳。但去，苟有希生之心，出世之志，他日可復來也。飲此神漿，亦延年壽矣。」球飲水拜謝訖，引者將球至向來洞側，示以別路曰：「此山道家紫府洞也。五峯之上，皆籍四海奇寶以鎮峯頂。亦如茅山洞，鎮以安息金墉城之寶。春山雜玉，環水香瓊，以固上真之宅。此山東峯有離嶽火球，西峯有麗農瑤室，南峯有洞光珠樹，北峯有玉澗瓊芝，中峯有自明之金、環光之壁。每積陰將散，久暑將雨，即衆寶交光，照灼巖嶺。春曉秋旦。則九色之氣屬天，光輝爍乎雲表。太帝命韓司少卿、東方君與紫府先生，統六年仙寮神王力士，以鎮於此，故謂神仙之府也。洞有三門，一徑西通崑崙，一徑出此巖之下，一向來風穴，是洞之端門也。皆有龍蛇守之。先生有敕曰：『有巨石投於洞門，中吾柱者，是世間將有得道之人，受事於此。』即使我引進。我亦久遠學道，當證仙品；而積功之外，口業不除，以宿功所蔭，得守此洞穴之口。後三百年，亦當超升矣。以口業之故，假此形耳。我守先生之命，適門投石中柱，依教引子，誠不知子戲投石耳。然數百年來，投石者少，亦未嘗中柱。神仙之宮，不易一至，子亦將有所得於玄妙之津矣。此有北巖之徑，可使子得速還人間。」因衣帶解藥三丸，貫一槁枝之末，謂球曰：「路側如見異物，以藥指之不爲害；此藥食之，可以無病。」球持此藥，行於洞中黑處，藥有光如火。數有巨蛇，張口向球，以藥指之，伏不敢動。因出洞門，門外古樹半朽，洞欲堙塞。球摧壤土朽樹，久方得出，已在寺門之外矣。先是，劉生既失球，子方執誣劉生，疑害其父，欲訟於官。寺有大齋，未得便去。既見球還，衆皆忻喜。具話所見之異。因以三丸藥，與劉及子各餌一丸。乾符中，進士司徒鐵與球相別三十年，別時球年六十，須已垂白，於河東見球，年九十餘，容狀如三十許人。話所遇之事，雲：「服藥至今，老而復壯，性不食。」其子亦如三十歲許，銳志修道。與其子入王屋山去。（出《仙傳拾遺》）

【譯文】

李球，是燕人。唐文宗寶曆二年，和他的朋友劉生遊覽五臺山。五臺山有一個風穴，遊人稍微有些喧譁呼叫和投物擊觸，就會大風驟起，掀走屋蓋。拔出大樹，必然造成破壞。所以人們登山的時候，總是互相囑咐告誡，都不敢去觸動它。李球到風穴口，持一種嬉戲的態度，把一塊大石頭扔進洞穴中。過了好長時間，石頭撞擊洞壁的聲音纔沒有了。果然有象駿馬奔馳似的大風非常迅速的迸發出來，有一根木頭象大柱一樣，隨着風飛出。李球的性情軒昂勇猛，什麼也不顧忌，於是用力扳住那根木頭，但是墜入了洞穴中。李球被木頭載着，也不能出來，過了好長時間，落到地上。看見一個人形狀象獅子，卻說人話，他領着李球進入洞中的書房裏。看見二個道士正在下棋，道士看見李球很高興，問李球修行的道術。李球平時不知道，也不瞭解有關修行的事，所以默默無言，不知怎樣回答。二位仙人責備那個引導李球的人說：「我的道術的精要，應當授予有骨相的有識之士和學習道術的人。你爲什麼胡亂引來凡俗的庸人，進入我仙府呀！快引導他出去。」順便把一杯水送給李球讓他喝，並對他說：「你雖然是凡俗之流，但能看我洞府，腳踩我真境，也就有一點道的情分了，所遺憾的是你平素不習道術，不可以告訴你修行的要領。不過，你可以暫且離開這裏。如果確有希生之心，出世之志，以後可以再來啊。喝了這神漿，也可以延年益壽。」李球喝完水，拜謝完畢，引者領李球到來的洞旁邊，指給他看另外的路說：「這山是道家的紫府洞，在五峯的上面，都蒐集來天下的奇寶，用來鎮峯頂。如象茅山洞，用安息國全墉城的寶物鎮它。春山雜玉，環水香瓊，來堅固上仙的住所。這山的東峯有離嶽火球，西峯有麗農瑤室，南峯有洞光珠樹，北峯有玉澗瓊芝，中峯有自明之金。環光的玉每到積陰將散，久熱將雨，就有衆寶交相發光，照耀巖嶺。春秋的早晨，就有九色的氣連接天，光輝閃爍雲霞之上。太帝命令韓司少卿，東方君和紫府先生，率領六年仙寮神王力士，在這鎮守。所以叫神仙之府。這洞有三個門：一個一直西通崑崙山，一個出口在這岩石下面，一個是向來風穴，來風穴是洞的正門，各門都有龍蛇把守。先生有命令說：『有大石頭投入洞門，擊中我柱的，是人世間將要獲得道術的人，在這裏接受道術。』如果碰到了就讓我引進。我也是學習了很長時間的道術，應當證驗夠不夠仙的等級。雖然積蓄很多功力，但口業還沒消除。由於素來就有的功業的庇廕，才能夠把守這洞穴的口。過了三百年，也應當超升了。由於口業的原故，借用這種形狀罷了。我遵守先生的命令，恰好有人投石擊中柱子，依照先生教導引進你，確實不知道你是嬉戲投石。然而幾百年來，投石頭的人很少，就是有，也沒有擊中柱子的。神仙的住宅，不容易來到，你將來也會有獲得道家玄妙源流的機會了。這裏有北巖的小路，可以使你能很快地回到人間。」說完就解開衣帶取出三丸藥，穿到一根枯乾的樹枝的梢上，又對李球說：「路旁如果看見有奇怪的東西，用藥指它就不會被傷害。這藥吃了它，可以沒有病。」李球手裏拿着這藥，走到洞中黑暗處，藥有光象火一樣；有幾條大蛇，張大口向着李球，李球用藥指它們，大蛇伏在地上不敢動。李球於是出了洞門，門外的古樹已經半朽，洞都要被塞住了。李球推開填塞洞的土和朽樹，很久纔出來，已在寺門的外面了。在這以前，劉生失掉了李球，李球的兒子正準備控告誣陷劉生，懷疑劉生害了他的父親，想要向官府訴訟，因爲寺裏有大齋，沒有能夠就去。既然李球回來了，大家都很高興。李球說了他所看見的奇怪的事。順便把三丸藥，分給劉生和自己的兒子，他們各喫一丸。僖宗乾符年間，進士司徒鐵與李球相別已三十多年，相別時李球六十歲，鬍鬚已經白了，垂在胸前。在河東看見李球，李球已經九十多歲了。可是容貌身形卻象三十幾歲的人。說起所遇到的奇事，說：「從服藥到現在，逐漸由老朽變成健壯，性情不喜歡喫東西。」他的兒子也象三十歲左右，決心修道。和他的兒子一起進入王屋山去了。

宋玄白

宋玄白，不知何許人也，爲道士。身長七尺餘，眉目如畫，端美肥白，且秀麗，人見皆愛之。有道術，多遊名山，自茅山出潤州希玄觀，復遊括蒼仙都。辟穀服氣，然嗜酒，或食彘肉五斤。以蒜韭一盆，手撮肉喫畢，即飲酒二斗，用一白梅。人有求得其一片蒜食之者，言不作蒜氣，味有加異，有終日在齒舌間香不歇。人間得蒜食者頗多，而畢身無病，壽皆八九十。玄白到處，住則以金帛求置三二美妾，行則舍之。人皆以爲有老彭補腦還元之術。又遊越州，適大旱，方暴尪禜龍以祈雨，涉旬，亢陽愈甚。玄白見之，以爲凡所降雨，須俟天命，非上奏無以致之。遂於所止玄真觀，焚香上祝。經夕大澍，雨告足，越人極神異之。復南遊到撫州，又逢天旱祈禱，有道士知玄白能致雨，州人請之。遽作術飛釘城隍神雙目。刺史韋德鄰。怪其貯婦女復釘城神，此類狂也，將加責辱。健步輩欲向之，手腳皆不能動，悉自仆倒，枷杖亦自摧折。玄白笑謂德鄰曰：「使君幹忤劉根，欲見誅罰祖禰耶？」德鄰方懼祈謝。須臾致雨，禮而遣之。其靈術屢施，不可備錄。後之南城縣，白日上升而去。（出《續神仙傳》）

【譯文】

宋玄白，不知道是什麼地方的人，做道士。身高七尺多，眉目象畫的一樣。相貌端正美麗，又胖又白，並且長得秀麗，人們見了他都很喜愛。宋玄白有道術，多遊名山，從茅山出來到潤州希玄觀。又遊括蒼仙都。宋玄白不喫五穀雜糧，服食日精月華，然而好酒，有時喫五斤豬肉，用蒜泥一盆，用手抓肉沾蒜泥喫，喫畢，馬上喝酒二斗，用一個白梅。人們當中有求得到他的一片蒜喫的人，說話不發出大蒜氣味，氣味有些更加異常，有整日在口裏香味不斷。人世間得到他蒜喫的人，就全身沒有病，壽命都是八九十歲。宋玄白所到的地方，如果住下，就用金帛尋找購置三二個美妾，走了，就拋棄她們，人們都認爲他有老聃、彭祖的補腦還元的法術。宋玄白又遊越州，恰好是天大旱，正在暴尪禜龍來祈雨，過了十天，陽光熾盛，愈來愈厲害，宋玄白見了，認爲凡是降雨，必須等待天帝的命令，不上奏給天帝就無法得到雨。於是在他所住的玄真觀，焚香向天帝祝願，結果下了一晚上大雨，雨水已告充足，越人認爲他非常神異。宋玄白又南遊到撫州，又遇上了天旱，人們祈禱下雨。有一個道士知道宋玄白能祈求到雨。州里的人請他，宋玄白急速作法術飛釘射了城隍神的雙目。撫州刺史韋德鄰，責怪他儲藏婦女，又釘了城隍神，簡直是發狂了。於是準備對宋玄白施加責罰處置，軍健們奔向宋玄白，但手腳卻不能動，全都自己仆倒在地，枷杖也自己折斷。宋玄白笑着對韋德鄰說：「使君幹予牴觸劉根，想要看誅殺祖禰嗎？」韋德鄰這才害怕，向宋玄白道歉，乞求他幫助。不一會兒，雨到了，韋德鄰對宋玄白以禮相待送走了他。宋玄白的神靈法術多次施行，不可能完備記載。後來，宋玄白到了南城縣，白天昇天而去。

許棲巖

許棲巖，岐陽人也。舉進士，習業於昊天觀。每晨夕，必瞻仰真像，朝祝靈仙，以希長生之福。時南康韋皋太尉鎮蜀，延接賓客，遠近慕義，遊蜀者甚多。巖將爲入蜀之計，欲市一馬而力不甚豐，自入西市訪之。有蕃人牽一馬，瘦削而價不高，因市之而歸。以其將遠涉道途，日加芻秣，而肌膚益削，疑其不達前所。試詣卜肆筮之，得乾卦九五，道流曰：「此龍馬也，宜善寶之。」洎登蜀道危棧，棲巖與馬，俱墜崖下，積葉承之，幸無所損。仰不見頂，四面路絕。計無所出，乃解鞍去衛，任馬所往。於槁葉中得慄如拳，棲巖食之，亦不飢矣。尋其崖下，見一洞穴，行而乘之，或下或高，約十餘里，忽爾及平川。花木秀異，池沼澄澈。有一道士臥於石上，二女侍之。巖進而求見，問二玉女，雲是太乙真君。巖即以行止告玉女。玉女憐之。白於真君。曰：「爾於人世。亦好道乎？」曰：「讀《莊》《老》《黃庭》而已。」曰：「三景之中，得何句也。」答曰：《老子》雲：「其精甚真。」《莊子》雲：「息之以踵。」《黃庭》雲：「但思以卻壽無窮。」笑曰：「去道近矣，可教也。」命坐，酌小杯以飲之曰：「此石髓也，嵇康不能得近，爾得之矣。」乃邀入別室。有道士，雲是穎陽尊師，爲真君布算，言今夕當東遊十萬裏。巖熟視之，乃卜馬道士也。是夕，巖與穎陽從太乙君登東海西龍山石橋之上，以赴羣真之會。座內仙容有東黃君，見棲巖喜曰：「許長史孫也，有仙相矣。」及明，復從太乙君歸太白洞中，居半月，思家求還。太乙曰：「汝飲石髓，已壽千歲，無輸泄，無荒淫，復此來再相見也。」以所乘馬送之。將行，謂曰：「此馬吾洞中龍也，以作怒傷稼，謫其負荷。子有仙骨，故得值之；不然，此太白洞天，瑤華上宮，何由而至也？到人間，放之渭曲，任其所適，勿復留之。既別，逡巡已達虢縣，則無復故居矣。問鄉人，年代已六十年。出洞時，二玉女託買虢縣田婆針。乃市之，杖繫馬鞍上，解鞍放之，任龍而去。棲巖幼在鄉里，已見田婆，至此惟田婆容狀如舊，蓋亦仙人也。棲巖大中末年，復入太白山去。（出《傳奇》）

【譯文】

許棲巖，是岐陽人。進士及第，在昊天觀學習功業。每天的早晨和晚上，必定恭敬地看着觀內神仙肖像，叩拜祝願神靈。希望求得長生的福分。當時南康的韋皋太尉鎮守四川。邀請接待賓客。遠近各方人士都很敬慕他的義氣，所以到四川遊覽的人很多。許棲巖也打算進四川。他想買一匹馬，然而財力不怎麼充足。他自己進西市查訪，看見有一個蕃人牽着一匹馬，長的瘦小單薄。但價錢不高，許棲巖就買了它拉了回來。因爲它將要長途跋涉，所以許棲巖每天都給它增加草料，但是它身上的肉卻更少了。許棲巖懷疑它到達不了前去的地方，就試着到卜卦的地方給它占卜了一卦，得到乾卦九五，是個上卦，卜卦的道士說：「這匹馬是龍馬，應該象對寶物那樣愛惜。」許棲巖進四川，登上入蜀棧道的時候，不小心，許棲巖和馬都摔到懸崖下面去了，由於有多年積累的落葉承受他們，很幸運沒有受到損害。但是，這裏仰視不見峯頂，四面又沒有路。想不出一點辦法。許棲巖就解下了馬鞍，卻掉轡頭，讓馬隨便走。他在枯乾的落葉中得到一個栗子，象拳頭那樣大，許棲巖吃了它，也不餓了。許棲巖在那崖下尋找，發現一個洞穴，進洞往前走，有時下坡，有時登高，大約走了十多里，忽然到了平川，這裏花草樹木茂盛奇異，池沼水清如鏡。有一個道士臥在石上，兩個玉女隨侍。許棲巖上前求見，詢問兩個玉女，道士是誰，玉女說是太乙真君。許棲巖就把自己所遭遇的事告訴了玉女，玉女憐憫他，把他的情況告訴給太乙真君。太乙真君問他說：「你在人世間，也很喜好道術嗎？」許棲巖回答說：「不敢說喜好，讀一讀《莊子》、《老子》和《黃庭經》罷了。」太乙真君發問說：「三種書當中，你對哪幾句有心得呢？」許棲巖回答說：「《老子》說，那精氣很真實；《莊子》說，呼吸用腳跟；《黃庭經》說，只想用它來延年益壽。」太乙真君笑着說：「你離道術很近了，可以教。」太乙真君命許棲巖坐下。用小杯斟酒給他喝，太乙真君說：「這是石髓，嵇康沒有機緣得到，你卻得到了。」於是邀請許棲巖進了另外的房屋，裏面有一個道士，說是穎陽尊師，給太乙真君排列算籌，進行推算，說今天晚上應當向東遊覽十萬裏。許棲巖仔細地看穎陽尊師，就是給馬卜卦的道士。這天晚上，許棲巖和穎陽尊師跟隨太乙真君，登上了東海西龍山的石橋，前去參加衆真君的集會。座內仙客中有東黃君，看見許棲巖高興地說：「許長史的孫子，有仙相啊！」到天亮，又跟隨太乙真君回到太白洞中。住了半個月，許棲巖想家要求回去。太乙真君說：「你喝了石髓已經可以長壽千年，不要泄漏，不要荒淫，再來到這裏，再相見吧。」用許棲巖騎的那匹馬送他，將要走，太乙真君說：「這匹馬是我洞中的龍，因爲發怒損傷了莊稼，貶謫他負重。你有仙骨，所以能遇到它。不然的話，這太白洞府，瑤華上宮，你憑什麼來到這裏。回到人間以後，把它放到渭河轉彎的地方，任憑它到什麼地方去，不要再留它。」說完就分別了。一會兒，已經到達虢縣，卻沒有他的故居了。問鄉里人，說已經過了六十年了。出太白洞的時候，二玉女託他買虢縣田婆針，於是買了田婆針，把它拴在馬鞍上，解下鞍放了馬，聽隨龍馬自己走了。許棲巖幼年在鄉里的時候，已經見過田婆，到現在鄉里只有田婆容貌身形象原來一樣，大概也是仙人。許棲巖在大中末年，又進太白山去了。

韋善俊

韋善俊者，京兆杜陵人也。訪道周遊，遍尋名嶽。遇神仙，授三皇檄召之文，得神化之道。或靜棲林野，或醉臥道途。常攜一犬，號之曰烏龍。所至之處，必分己食以飼之。太復病疥，毛盡禿落，無不嫌惡之。其兄爲僧，久居嵩寺，最爲長老。善俊將欲昇天，忽謂人曰：「我有少債未償耳。」遂入山見兄。衆僧以師長之弟，多年忽歸，彌加敬奉。每升堂齋食，即牽犬於其側，分食與之。衆既惡之，白於長老。長老怒，召而責之，笞擊十數，遣出寺。善俊禮謝曰：「某宿債已還，此去不復來矣。」更乞一浴，然後乃去。許之。及浴移時，牽犬而去。犬已長六七尺，行至殿前，犬化爲龍，長數十丈，善俊乘龍昇天。拿其殿角，蹤跡猶在。（出《仙傳拾遺》）

【譯文】

韋善俊，是京兆杜陵人。周遊各地訪道，尋遍了名山。遇到神仙，授予他三皇的徵召的文書，獲得了神仙變化的道術。韋善俊有時靜靜地棲息在山林荒野，有時喝醉了睡在道路上，他經常攜帶着一條狗，稱它「烏龍」。韋善俊不管到什麼地方，必定要把自己的食物分出來一部分餵狗。狗得了疥瘡病，毛都脫落了，很難看，人們見了沒有不厭惡的，韋善俊的哥哥做了和尚，久居在嵩山寺廟，功勞最高，成爲長老，韋善俊將要成仙昇天，忽然對別人說：「我有一點債沒有償還。」於是進入嵩山去見他的哥哥。衆和尚都因爲他是師長的弟弟，多年外出，忽然回來，所以更加尊敬，小心侍奉。每次登上殿堂喫齋，韋善俊就牽着狗在他旁邊，分一部分食物給狗喫。衆和尚都厭惡韋善俊，告訴給長老，長老大怒，招呼來善俊，叱責他，用藤條打了他十下，趕出寺廟。韋善俊行禮致謝說：「我過去的債已經還了。這回離去不再來了。」又乞求洗一次澡，然後就離去。長老答應了他，等到洗浴經過了一段時間，韋善俊牽着狗出來，狗已經長了六七尺，走到大殿前面，狗變化成爲龍，長几十丈，韋善俊騎上龍昇天了。龍住天上飛的時候，崩塌了那大殿的一角，痕跡至今還在。

卷第四十八 神仙四十八

李吉甫 李紳 白樂天 軒轅先生 李元　韋卿材

李吉甫

李太師吉甫，在淮南，州境廣疫。李公不飲酒，不聽樂。會有制使至，不得已而張筵，憂慘見色。醼合，謂諸客曰：「弊境疾厲，亡歿相踵，諸賢傑有何術可以見救？」下坐有一秀才起應曰：「某近離楚州，有王鍊師，自雲從太白山來，濟拔江淮疾病，休糧服氣，神骨甚清。得力者已衆。」李公大喜，延於上座，復問之。便令作書，並手札。遣人馬往迎。旬日至，館於州宅，稱弟子以祈之。王生曰：「相公但令於市內多聚龜殼大鑊巨甌，病者悉集，無慮不瘥。」李公遽遣備之。既得，王生往，令濃煎。重者恣飲之，輕者稍減，既汗皆愈。李公喜，既與之金帛，不受。不食，寡言。唯從事故山南節師相國王公起，王坐見，必坐笑以語，若舊相識。李公因令王公邀至宅宿，問其所欲，一言便行。深夜從容曰：「判官有仙骨，學道必白日上升。如何？」王公無言。良久曰：「此是塵俗態縈縛耳，若住人世，官職無不得者。」王公請以兄事之。又曰：「本師爲在白鹿，與判官亦當家。能與某同往一候謁否？」意復持疑。曰：「仙公何名？」曰：「師不敢言？」索筆書鶴字。王生從此不知所詣。王公果富貴。（出《逸史》）

【譯文】

李吉甫太師，在淮南的時候，所轄州的境內，疫病廣泛流行。李太師不喝酒，不聽音樂。碰上有制使到來，迫不得已擺設酒宴，但臉色憂慮悽慘。宴會的人全到齊了，李太師對各位客人說：「我們這個貧困的地方，疫病流行得很厲害，死亡的人一個接着一個。各位賢人異人，誰有什麼法術，可以相救？」下邊坐位上有一個秀才起身答應說：「我最近離開楚州，那裏有一個王鍊師，他自己說是從太白山來，幫助江淮拔掉清除疾病。他不喫糧食，服食日精月華，一身神仙氣質非常明晰。現在得益的人已經很多了。」李太師聽了很高興，把秀才邀請到上邊坐位。又仔細地向他詢問情況，之後就讓秀才寫封書信，加上自己的親筆信，派遣人馬前去迎接。過了十天，王鍊師就來到了，住在州的賓館裏。李太師自稱弟子，向他祈求。王鍊師說：「相公只讓人在街市裏面多聚集龜殼、大鍋、大盆。病人都集中來，就不用憂慮病不好。」李太師急忙派人準備。準備完了。王鍊師親自前去，讓濃煎，病重的人，儘量喝，病輕的人，稍減少一些。已經出汗，都痊癒了。李太師高興，就給王鍊師金帛，王鍊師不接受。王鍊師不喫東西，也很少說話。只有從奉事原來的山南節師相國王公開始，王公坐着會見，他必然陪坐說笑，象舊相識一樣親熱。李太師讓王公邀請他到家裏住，問他想要什麼，一句就行。深夜王鍊師從容地說：「判官有仙骨，學習道術必定會白天上升成仙，怎麼樣？」王公不說話。過了好長時間王鍊師說：「這是塵世俗態纏繞束縛的罷了。如果住在人世，官職沒有不能得到的。」王公請求憑兄長的身份奉事他。王鍊師又說：「本師志在白鹿深谷，和判官也應當是一家。能和我同去一次問候拜見嗎？王公的意思又持懷疑說：「仙公叫什麼名？」王鍊師說：「師不敢說名字。」求取毛筆寫了一個「鶴」字。從此不知王鍊師到什麼地方去了。王公果然富貴。

李紳

故淮海節度使李紳，少時與二友同止華陰西山舍。一夕，林叟有賽神者來邀，適有頭痃之疾，不往，二友赴焉。夜分雷雨甚，紳入止深室，忽聞堂前有人祈懇之聲，徐起窺簾，乃見一老叟，眉須皓然，坐東牀上，青童一人，執香爐，拱立於後。紳訝之，心知其異人也，具衫履出拜之。父曰：「年小識我乎？」曰：「小子未嘗拜睹。」老父曰：「我是唐若山也。亦聞吾名乎？」曰：「嘗於仙籍見之。」老父曰：「吾處北海久矣，今夕南海羣仙會羅浮山，將往焉。及此，遇華山龍鬥，散雨滿空。吾服藥者，不欲令沾服，故憩此耳。子非李紳乎？」對曰：「某姓李，不名紳。」叟曰。（「叟曰」二字原缺，據明抄本補。）「子合名紳，字公垂，在籍矣。能隨我一遊羅浮乎？」紳曰：「平生之願也。」老父喜。有頃，風雨霽，青童告可行。叟乃袖出一簡，若笏形，縱拽之，長丈餘，橫拽之，闊數尺，緣卷底坳，宛若舟形，父登居其前，令紳居其中，青童坐其後。叟戒紳曰：「速閉目，慎勿偷視。」紳則閉目，但覺風濤洶湧，似泛江海，逡巡舟止。叟曰：「開視可也。」已在一山前，樓殿參差，藹若天外，簫管之聲，寥亮雲中。端雅士十餘人，喜迎叟，指紳曰：「何人也？」叟曰：「李紳耳。」羣士曰：「異哉！公垂果能來。人世凡濁，苦海非淺，自非名系仙錄，何路得來？」叟令紳遍拜之。羣士曰：「子能我從乎？」紳曰：「紳未立家，不獲辭。恐若黃初平貽憂於兄弟。」未言間，羣士已知：「子念歸，不當入此居也。子雖仙錄有名，而俗塵尚重，此生猶沉幻界耳。美名崇官，外皆得之，守正修靜，來生既冠，遂居此矣。勉之勉之！」紳復遍拜叟歸。辭訖，遂合目。有一物若驢狀。近身乘之。又覺走於風濤之上。頃之，悶甚思見。其纔開目，以墮地而失所乘者。仰視星漢，近五更矣，似在華山北。徐行數里，逢旅舍，乃羅浮店也。去所止二十餘里。緩步而歸。明日，二友與僕伕方奔訪覓之，相逢大喜。問所往。詐雲：「夜獨居，偶爲妖狐所惑，隨造其居，將曙，悟而歸耳。」自是改名紳，字公垂。果登甲科翰苑，歷任郡守，兼將相之重。（出《續玄怪錄》）

【譯文】

原來的淮海節度使李紳。年輕的時候，和二個朋友一起居住在華陰西山的客舍裏。一天晚上，林叟有祭祀神靈的人來邀請。李紳恰好得了病，沒有去。他的兩個朋友應邀到那裏去了，半夜的時候，雷鳴電閃，雨下得非常大，李紳就搬進裏面的屋子棲息。忽然聽見前面正屋有人發出懇求的聲音，李紳慢慢起來，從簾的空隙往外看，卻看見一個老頭兒，眉毛鬍鬚雪白，坐在東面的牀上，一個青衣童子，手裏拿着香爐，拱手立在老頭兒後面。李紳很驚奇，心裏明白他是個異人。就穿好了衣服和鞋，出來拜見他。那個老人說：「年輕人，認識我嗎？」李紳說：「小子未曾拜見過。」老人說：「我是唐若山，你聽說過我的名字嗎？」李紳說：「曾經在神仙的名冊中見過你的名字。」老人說：「我在北海居住很長時間了，今天晚上，南海的羣仙在羅浮山集會，我將要到那裏去，走到這裏，遇到華山的龍爭鬥，散了滿天的雨。我是個吃藥的人，不想讓雨水浸溼了衣服，所以在這休息休息。你不是李紳嗎？」李紳說：「我姓李，但不叫紳。」老人說：「你應當名叫紳，表字公垂。已經在名冊上了。能跟隨我到羅浮山去一遊嗎？」李紳說：「這是我平生的願望。」老人很高興。過了一會兒，風雨停止了，青衣童子告訴老人可以走了。老人就從袖中拿出一個竹簡，形狀象笏板。往長拽它，長一丈多；往寬拽它，寬有幾尺。捲起邊緣，底部下窪，好象船的形狀。老人上去坐在它的前面，讓李紳坐在當中，青衣童子坐在它的後面。老人告誡李紳說：「快閉上眼睛，千萬不要偷看。」李紳就閉上眼睛，只覺得風聲呼嘯，波濤洶湧澎湃，好象江海氾濫一樣。不一會兒，船停止了。老人說：「可以睜開眼睛看了。」李紳一看，已經在一座山前了，這裏樓殿參差不齊，但錯落有致。雲氣異常，好象天外，簫管的聲音，響徹高遠的雲中，有十幾個端莊文雅的男子，高興地迎接老人。指着李紳說：「這位是什麼人？」老人說：「是李紳。」衆男子說：「奇怪啊！公垂果然能來。人世上凡俗污濁，苦海不淺，假如不是名列仙家行列裏面，什麼路能來。」老人讓李紳逐個拜見他們，衆男子說：「你能跟隨我們嗎？」李紳說：「紳沒有建立家室，不用告別，但恐怕象黃初平那樣遺留下憂慮給他的兄弟。」說話期間，衆男子已經知道了他的心意。對李紳說：「你想回去，不應當進入這裏居住，你雖然在仙錄上有名字，但凡俗塵心還重，這一生還要陷入幻界，美名崇官，表面都能得到它。要操守正直，善於安靜，來生弱冠，就居住在這了，努力吧！」李紳又逐個拜謝了衆男子和老人，準備迴歸。告辭完，就合上眼睛，有一物，形狀象驢，靠近他的身邊，李紳騎上它，又覺得象走在風中和波濤上。一會兒，感到很悶，想看一看，他的眼睛纔開，已經掉到了地上，因而失掉了所騎的東西。李紳仰視星辰，接近五更天了，好像是在華山北面，慢慢地走了幾里，遇到一個旅館，是羅浮店。離他居住的地方還有二十多里。邁着緩慢的步子往回走。第二天，他的兩個朋友和僕伕正在奔走尋找他，相逢很高興。朋友問他到什麼地方去了。他欺騙他們說：「夜裏獨居，偶然被妖狐迷惑，跟隨他到他的居所去，快要天亮了，醒悟過來，就回來了。」從這以後改名紳，表字公垂，果然榮登甲科翰苑，歷任郡守，兼將相的重任。

白樂天

唐會昌元年，李師稷中丞爲浙東觀察使。有商客遭風飄蕩，不知所止。月餘，至一大山。瑞雲奇花，白鶴異樹，盡非人間所睹。山側有人迎問曰：「安得至此？」具言之。令維舟上岸。雲：「須謁天師。」遂引至一處，若大寺觀，通一道（明抄本「道」下有「士」字）入。道士鬚眉悉白。侍衛數十。坐大殿上，與語曰：「汝中國人，茲地有緣方得一到，此蓬萊山也。既至，莫要看否？」遣左右引於宮內遊觀。玉臺翠樹，光彩奪目，院宇數十，皆有名號。至一院，扃鎖甚嚴，因窺之。衆花滿庭，堂有裀褥，焚香階下。客問之。答曰：「此是白樂天院，樂天在中國未來耳。」乃潛記之，遂別之歸。旬日至越，具白廉使。李公盡錄以報白公。先是，白公平生唯修上坐業，及覽李公所報，乃自爲詩二首，以記其事及答李浙東雲：「近有人從海上回，海山深處見樓臺。中有仙籠（明抄本「籠」作「龕」。）開一室，皆言此待樂天來。」又曰：「吾學空門不學仙，恐君此語是虛傳。海山不是吾歸處，歸即應歸兠率天。」然白公脫屣煙埃，投棄軒冕，與夫昧昧者固不同也，安知非謫仙哉！（出《逸史》）

【譯文】

唐會昌元年。李師稷中丞做浙東觀察使。有一商客在海上遇到暴風，船隨風飄蕩，不知道會停在哪裏。一個多月後，到了一座大山，那裏的瑞雲奇花，白鶴異樹，都不是在人間所能看到的，山旁邊有人迎着問他說：「你怎麼能夠到這？」商客把經過全說了。山裏人讓商客拴住船上岸，還說需要謁見天師。於是引導商客到一個地方，好像是一個大寺觀。通過一條道進去。裏面的大殿上坐着一個道士，道士的鬍鬚眉毛全白了。侍衛有幾十人。道士和商客說話，他說：「你是中國人，這地方和你有緣才能夠到此一遊，這是蓬萊山。既然到這裏來，要不要看一看？」道士派遣左右引導商客在宮內遊覽參觀。這裏玉臺翠樹，光彩奪目。裏面院宇幾十處，每處都有名字。來到一座院，門戶鎖的很嚴，就從縫隙往裏看，庭院長滿各種花草，正屋裏有墊子和褥子，臺階下焚着香。商客問這是什麼地方。回答說：「這是白樂天院。白樂天在中國沒有來。」於是祕密記下，便告別迴歸。過了十天到越，商客把所見所聞都告訴給觀察使，李公全都記錄下來，把它報給白公。先前，白公平生只學習佛學，等到看了李所報的事，就自己作詩二首，來記那些事和答浙東觀察使李師稷。詩的意思是：「最近有人從海上回來，在海中的山上深處看見樓臺。其中有神仙屋宇開了一室，都說這是等待白樂天來。」又一詩云：「我從來只學佛教不學仙，恐怕你記的這些話是虛傳。海中仙山不是我的歸處，歸就應歸彌勒佛的居所兜率天。」然而白公對塵世無所顧戀，拋棄軒車冕服有所不惜，和那些愚昧的人根本不同，怎麼知道他不是貶謫的神仙呢？

軒轅先生

羅浮先生軒轅集，年過數百，顏色不衰。立於牀前，則發垂至地；坐於暗室，則目光可長數尺。每採藥於深巖峻谷，則有毒龍猛虎護衛。或民傢俱齋飯邀之，雖一日百處，無不分體而至。若與人飲，即袖出一壺，才容三二升，縱賓客滿座，而傾之彌日不竭。或人命飲，則百鬥不醉。夜則垂髮於盆中，其酒瀝瀝而出，曲藥之香，輒無減耗。與獵人同羣，有非朋遊者，俄而見十數，儀貌無所間別。或飛朱篆於空中，則可屆千里，病者以布巾拭之，無不應手而愈。唐宣宗召入內廷，遇之甚厚。因問曰：「長生之道可致乎？」集曰：「輟聲色，去滋味，哀樂如一，德施無偏，自然與天地合德，日月齊明，致堯舜禹湯之道；而長生久視之術，何足難哉！」又問先生道孰愈於張果。曰：「臣不知其他，但少於果耳。」及退，上遣嬪御取金盆覆白鵲以嘗之。而集方休於所舍，忽謂其中貴人曰：「皇帝安能更令老夫射覆乎？」中貴皆不諭其言。於時宣宗召令速至。而才及玉階，謂曰：「盆下白鵲，宜早放之。」宣宗笑曰：「先生早已知矣！」座於御榻前。宣宗命宮中人傳湯茶。有笑集貌古布素者，而縝發朱脣，年始二八，須臾變成老嫗，雞皮鮐背，鬢髮如絲，於宣宗前涕泗交下。宣宗知宮人之過，遂令謝先生，而貌復故。宣宗因話京師無豆寇荔枝花。俄頃二花皆連葉，各近百數，鮮明芳潔，如才折下，更嘗賜柑子。曰：「臣山下者，有味逾於此。」宣宗曰：「朕無得矣。」集遂取御前碧玉甌，以寶盤覆之。俄而徹盤，即柑子至矣，芬馥滿殿，其狀甚大。宣宗食之，嘆其甘美無匹。更問曰：「朕得幾年作天子？」即把筆書曰：「四十年。」但十字跳腳。宣宗笑曰：「朕安敢望四十年乎？」及晏駕，乃十四（「十四」原作「四十」，據「杜陽新編）改。）年也。初辭歸山。自長安至江陵，於布囊中，探金錢以施貧者，約數十萬。中使從之，莫知其故。忽然亡其所在，使臣惶恐不自安。後數日，南海奏先生歸羅浮山矣。（出《杜陽篇》）

【譯文】

羅浮先生軒轅集，已經幾百歲了，但容貌並不衰老。立在牀前，頭髮就下垂到地。坐在昏暗的房屋裏，目光就可以射出幾尺。他經常在深山峻嶺中採藥，總有毒龍猛虎護衛他。有時老百姓家準備齋飯邀請他，雖然一天有百處之多，但是，他都用分身法分別前往，沒有不到的。如果給別人喝酒，就從袖子中取出一個小壺。好像才能容納二、三升酒。然而，即使賓客滿座，用它來倒酒，會整天不竭，只要倒就有。有時讓他喝酒，就是喝一百鬥也不會醉。夜裏就把頭髮下垂在盆中，那些酒就順着頭髮滴進盆裏，曲藥的香味，總是一毫不減。有時和獵人聚集在一起，其中有的遊覽者不是朋友。一會兒看見有十幾個人，儀表容貌沒有什麼區別。有時扔朱籙在空中飛，就可以飛到千里之外。用布巾擦拭病人，沒有不應手就好的。唐宣宗召見軒轅先生，把他請進宮內，給他的待遇很優厚。唐宣宗問他說：「長生的道術可以得到嗎？」軒轅集說：「廢止歌舞和女色，去掉食物的滋味，對待哀和樂象一件事，施捨恩惠不偏不倚，自然和天地會合恩德，日月齊明，到達堯、舜、禹、湯的治道。長生不老的方法，算得上什麼難呢？」唐宣宗又問軒轅先生的道術與張果老相比，誰能勝過誰。軒轅先生說：「我不知道其他人，只知道我比張果老少。」等軒轅先生退出去以後，皇上就派嬪御拿來金盆遮蓋白鵲來試軒轅先生。當時軒轅集正在他住的地方休息，忽然對那裏的太監說：「皇帝怎麼能再讓老夫射覆呢？」那些太監不明白他的話是什麼意思。在這時唐宣宗下詔讓軒轅集快去。軒轅集纔到玉階就對宣宗說：「盆下白鵲，應該早放它。」唐宣宗笑着說：「先生早已知道了。」軒轅集坐在皇帝的牀前。唐宣宗命令宮中人進茶水。有宮中人笑話軒轅集容貌古怪，衣着樸素。轉眼之間頭髮稠黑，紅嘴脣，年齡十六七的宮中人就變成老年婦女，皮膚粗糙。像雞皮一樣，駝背，鬢髮稀疏，在唐宣宗面前涕淚交流。唐宣宗知道這是宮中人的過錯，於是讓她拜求軒轅先生，她的面貌又象原來一樣了。唐宣宗順便說京師沒有豆寇荔枝花，一會兒，這兩種花都連接着葉子，花各近百朵，新鮮芬芳象才折下來的一樣。又賞賜柑子。軒轅先生對唐宣宗說：「我山下的，香味超過這個。」唐宣宗說：「我沒有得到呀！」軒轅集於是取來皇帝面前的碧玉甌，用寶盤蓋上它，一會兒，撤去寶盤，馬上柑子到了，香氣芬芳，充滿大殿，柑子的個頭兒很大。唐宣宗喫它，讚歎它甘甜味美，沒有能比得上它的。唐宣宗又問他說：「我能作幾年天子？」軒轅先生就拿過筆寫：「四十年。」但十字跳腳。唐宣宗笑着說：「我怎麼敢奢望四十年呢？」等到唐宣宗晏駕，是十四年。軒轅先生最初告辭歸山，從長安到江陵，在布囊中拿出金錢，用它佈施貧困的人，約有幾十萬錢，護送他的宦官跟隨着他，不知道是什麼原因，忽然，軒轅先生在他住的客舍丟失了，使臣惶恐不能自安。過了幾天，南海奏報軒轅先生返回羅浮山了。

李元

李元諫議，嘗隱於嵩山茅舍。冬寒，當戶熾火。有老人戴大帽子，直入炙腳，良久問李公曰：「頗能同去否？知君有志。」因自言：「某秦時閹人，避禍得道。」乃去帽，鬚髯偉甚，曰：「此皆山中所長也。」李公思之良久，乃答曰：「家事未了，更數日得否？」老人揭然而起曰：「公意如此！」遂出門徑去。李公牽衣媿謝，不可暫止，明日尋訪，悉無其跡。（出《逸史》）

【譯文】

諫議大夫李元。曾經隱居在嵩山的茅舍。因爲冬天寒冷。對着門生起旺火，有一個老人戴着大帽子，直接走進來烤腳，過了好長時間，老人問李元說：「能夠和我一起離開這裏嗎？知道你有志向。」於是老人自己介紹說：「我是秦時的宦官，因爲避禍獲得了道術。」於是摘去帽子，鬚髯飄灑，很雄偉。老人又說：「這些鬚髯都是在山中長出來的。」李元想了很久，這纔回答說：「我的家事還沒了，再過幾天可以不？」老人揭然而起說：「原來你的意思是這樣！」於是出門一直走了。李元牽着老人的衣服羞愧地再三道歉，但也不可以讓老人暫停。第二天，李元去尋找老人，沒有一點他的蹤跡。

韋卿材

盧元公奉道。暇日與賓友話言，必及神仙之事，雲，某有表弟韋卿材，大和中，選授江淮縣宰，赴任出京日，親朋相送，離灞滻時，已曛暮矣。行一二十里外，覺道路漸異，非常日經過之處。既望其中，有燈燭熒煌之狀，林木蔥倩，似非人間。頃之，有謁於馬前者，如州縣候吏，問韋曰：「自何至此？此非俗世。」俄傾，復有一人至，謂前謁者曰：「既至矣，則須速報上公。」韋問曰：「上公何品秩也？」吏亦不對，卻走而去。逡巡，遽聲連呼曰：「上公屆？」韋下馬，趨走入門。則峻宇雕牆，重廊複閣，侍衛嚴肅，擬於王侯。見一人年可四十歲，平上幘，衣素服，遙謂韋曰：「上階。」韋拜而上。命坐，慰勞久之，亦無餚酒湯果之設。徐謂韋曰：「某因世亂，百家相乣，竄避於此，衆推爲長，強謂上公。爾來數百年，亦無號令約束，但任之自然而已。公得至此，塵俗之幸也。不可久留，當宜速去。」命取絹十疋贈之。韋出門上馬，卻尋舊路，回望亦無所見矣。半夜朧月，信足而行，至明，則已在官路，逆旅暫歇。詢之於人，且無能知者。取絹視之，光白可鑑。韋遂裹卻入京，詣親友，具述其事，因以絹分親愛。韋雲：「約其處，乃在驪山藍田之間，蓋地仙也。」（出《尚書故實》）

【譯文】

盧元公信奉道術。空閒的日子和朋友談論，必定涉及有關神仙的事情。他說，我有一個表弟，叫韋卿材。大和年間，經選擇合格，授官江淮縣的縣令，赴任出京那天，親戚朋友都來相送。離開灞水滻河的時候，已經日落黃昏了。走了一二十里以外，覺得道路逐漸異常，不是往常日子經過的地方，再向前望，有燈光閃耀的樣子，林木青翠茂盛，好像不是人間。不久，有一個人在馬前拜見。象州、縣裏擔任偵察任務的官吏。他問韋卿材說：「從什麼地方到這裏？這不是俗世。」不一會兒，又有一個人來到，對先前那個拜見的人說：「既然到這了，就需要快報告給上公。」韋卿材問他們道：「上公是什麼品級呀？」官吏也不回答，退了幾步轉身跑着離去了。不一會兒，大聲連續呼喊說：「上公到！」韋卿材下了馬，小步跑着進了門，裏面卻是高大的房屋，刻畫的牆壁，一層一層的樓閣，曲徑迴廊侍衛森嚴肅穆，極似王侯。看見一個人，年齡約有四十歲，頭上戴着平常的頭巾，身上穿着樸素的衣服。在遠處對韋卿材說：「上到臺階上來。」韋卿材叩拜而上。命令他坐下，慰勞了很長時間，也沒有佳餚、美酒、茶水、果品之類的設置。上公慢慢地對韋卿材說：我因爲世道混亂，許多人家或家族，聚集起來，逃避在這裏，衆人推舉我爲長，強迫叫我「上公」。這幾百年來，也沒號令約束，僅僅是任其自然罷了。公能夠到這，是我們這塵俗之地的榮幸，這裏不可以久留。公應當快一點離開。上公命令手下人拿來十匹絹贈送給韋卿材。韋卿材出門上馬，去尋找舊路。回過頭來看，再也看不到所見的一切了。半夜，月光不明亮，韋卿材只能讓馬隨便走。到天明，就已經在大路上了。在旅館中暫時休息。向別人詢問昨天所見的事，沒有能夠知道的人。取出絹來看，光亮潔白，可以照影。韋卿材於是包裹着絹暫且入京，到親友家去，一五一十地述說了他遇到的那件事。順便把絹分別贈給自己親近喜愛的人。韋卿材說，約莫那個地方，是在驪山藍田之間，大概是地仙吧！

卷第四十九 神仙四十九

潘尊師 李賀 張及甫 鄭冊 陳惠虛　溫京兆

潘尊師

嵩山道士潘尊師名法正，蓋高道者也。唐開元中，謂弟子司馬鍊師曰：「陶弘景爲嵩山伯，於今百年矣。頃自上帝求替，帝令舉所知以代。弘景舉餘，文籍已定，吾行不得久住人間矣。」不數日，乃尸解而去。其後登封縣嵩陽觀西，有龍湫，居人張辿者，以陰器於湫上洗濯，俄爲人所攝。行可數里，至一甲第，門前悉是羣龍。入門十餘步，有大廳事，見法正當廳而坐。手持硃筆理書，問辿曰：「汝是觀側人，亦識我否？」曰：「識，是潘尊師。」法正問辿：「何以污羣龍室？」辿載拜謝罪。又問：「汝識司馬道士否？」辿曰：「識之。」法正雲：「今放汝還。」遂持几上白羽扇，謂辿曰：「爲我寄司馬道士，何不來而戀世間樂耶？」使人送辿出水上，辿見其屍臥在岸上，心惡之，奄然如夢，遂活。司馬道士見羽扇，悲涕曰：「此吾師平素所執，亡時以置棺中；今君持來，明吾師見在不虛也。」乃深入山，數年而卒。（出《廣異記》）

【譯文】

嵩山道士潘尊師，名字叫法正，是一個道術高超的人。唐開元年間，潘尊師對第子司馬鍊師說：「陶弘景是嵩山的首領，到現在一百年了。不久前自己向上帝請求派別人替換他。上帝讓他推薦他所知道的合適的人來代替他。陶弘景推薦了我，名冊已經定下來了。我將不能夠久住人間了。不幾天，就屍體分解離開人世了。」那以後，在登封縣嵩陽觀西邊，有一個水池，名叫「龍湫」附近有一個居民張辿因爲在龍湫上洗濯陰器，頃刻被人攝去，走了大約幾里，到一處貴顯的宅第，門前全是羣龍。進門十多步，有一個大廳堂，看見法正當廳坐着，手拿着丹砂紅筆整理文書。他問張辿說：「你是觀旁邊的人，也認識我嗎？」張辿說：「認識，是潘尊師。」法正問張辿說：「你因爲什麼玷污羣龍室？」張辿再三揖拜表示謝罪。法正又問張辿：「你認識司馬道士不？」張辿說：「認識他。」法正說：「現在放你回去。」於是拿起几上的白羽扇，對張辿說：「替我寄給司馬道士，問他爲什麼不來，卻留戀人間的樂趣。」法正派人把張辿送出水面。張辿看見他的屍體臥在岸的，心裏厭惡他。覺得象夢一樣，於是就活了。司馬道看見羽扇，悲涕說：「這是我師平常手裏拿的，死的時候把它放在棺中了，現在你把它拿來，證明我師現在還在，不是虛假的。」從此以後，司馬道士就進入深山，幾年後死了。

李賀

隴西李賀字長吉，唐鄭王之孫。稚而能文，尤善樂府詞句，意新語麗。當時工於詞者，莫敢與賀齒，由是名聞天下。以父名晉肅。子故不得舉進士。卒於太常官，年二十四。其先夫人鄭氏，念其子深，及賀卒，夫人哀不自解。一夕夢賀來，如平生時，白夫人曰：「某幸得爲夫人子，而夫人念某且深，故從小奉親命，能詩書，爲文章，所以然者，非止求一位而自飾也；且欲大門族，上報夫人恩。豈期一日死，不得奉晨夕之養，得非天哉！然某雖死，非死也，乃上帝命。」夫人訊其事。賀曰：「上帝神仙之居也，近者遷都於月圃，構新宮，命曰『白瑤』，以某榮於詞，故召某與文士數輩，共爲新宮記。帝又作凝虛殿，使某輩篡樂章。今爲神仙中人，甚樂，願夫人無以爲念。」既而告去。夫人寤，甚異其夢。自是哀少解。（出《宣室志》）

【譯文】

隴西李賀，表字長吉，是唐朝鄭王的孫子。李賀絕頂聰明，幼小的時候就能寫文章。尤其善長於樂府詩詞。他的樂府詩詞，內容新穎，語言華麗。當時擅於詩詞的人，沒有敢和李賀並列相比的，因此，李賀聞名全國。因爲父親名字晉肅，兒子因此不能考舉進士。死於太常官，年齡只有二十四歲。他的先夫人鄭氏，非常惦念他的兒子，等到李賀死了，夫人非常悲傷，自己不能排解。一天晚上，夢見李賀來了，象平常活着的時候一樣。告訴夫人說：「我很幸運能夠成爲夫人的兒子，夫人十分惦念我。所以從小遵從父母的命令，能夠讀書寫詩作文章。所以這樣，不只是爲了求得一個官位來自我修飾，並且要滿足大家族的願望，上報夫人的恩惠。哪裏料到一天死去，不能夠奉陪雙親，晨夕供養呢？豈不是天命嗎？但是，我雖然死了，其實不是死，是上帝的命令。」夫人訊問是怎麼回事。李賀說。「上帝神仙的住處，最近遷都到月圃，構造新的宮殿，命名叫作『白瑤』。因爲我辭藻華麗、豐富，所以召見我和文士多人。共同作《新宮記》。上帝又作凝虛殿，派我們編纂大型套曲。現在我是神仙中人，很快樂，希望夫人不要爲我惦念不已。」說完了，就告辭離開了。夫人醒過來，很奇怪她做的夢。從這以後，悲傷稍有排解。

張及甫

唐元和中，青州屬縣，有張及甫、陳幼霞同居爲學。一夜俱夢至一處，見道士數人，令及甫等書碑，題雲：「蒼龍溪主歐陽某撰太皇真訣。」字作篆文，稍異於常。及甫等記得四句云云：「昔乘魚車，今履瑞雲。躅空仰途，綺錯輪囷。」後題雲：「五雲書閣吏陳幼霞、張及甫。」至曉，二人共言，悉同。（出《逸史》）

【譯文】

唐朝元和年間，青州的屬縣，有張及甫和陳幼霞住在一起做學問。一天夜裏都夢見到一個地方，看見有道士幾個人，讓張及甫等寫碑文。題雲：「蒼龍溪主歐陽某撰太皇真訣。」字是作的篆文，稍微有些不同於平常。張及甫等人記得有四句說：「過去乘坐魚車，現在腳踩瑞雲。足跡在空中抬頭看道路，羅綺交錯屈曲高大。」後邊題雲：「五雲書閣吏陳幼霞、張及甫。到早晨，二人共同說此事，全都相同。

鄭冊

溫州刺史鄭冊，好黃老之術，常密爲之。因疾，自見女仙三百餘人。雲：「迎公。」乃命設饌，焚香禮拜。又邀兄冉，同於空中禮拜。少頃，命燭五炬引。兄冉與左右人皆無所見。明日天明。又陽（明抄本「陽」作「阥」，按「阥」即「陰」字。）官來催曰：「員外祿運見終，今請速登駕。」又命酒果祭之，雲：「員外授職，六月朔視事，至午時當奉迎。」先是，公與天台道士金柔爲方外之友。至其日食時，造省公。公說前事。即與柔共入淨堂中禮拜。又曰：「受牒身一道。」公空中引手接之。又自開封，以右手點筆空押之，自書六字。謂使者曰：「以有前約，的不逾時。」便言時至，揖金柔向按，不令閉卻四門。又催家人阿鹿下飯。先令作蒸餅。猶熱。唯六七牒脯及酒而已。遣兄冉出外。家人排牀七隻。雲：「六押衙來迎矣。」公命坐，如再三辭讓之狀。公跪拜再三，便低頭不起。家人走報兄冉及室人。少時而逝，形體柔軟，顏色不改。按《真誥》雲，其有陰德及好道信仙者，此例品格蓋多。睹鄭公潛化之跡，虛無之位，其昭昭乎。（出《原化記》）

【譯文】

溫州刺史鄭冊，喜好黃老的法術，經常祕密地作這種法術。於是得病了，他自己看見有三百多女仙，都說迎接鄭公。鄭冊就命令擺設食物，焚香大禮參拜。又邀請他的兄長鄭冉，一同向空中大禮參拜。過了一會兒，又命令點燃五個火把引路。他的兄長鄭冉和他手下的人都什麼也沒看見。第二天，天亮了，鄭冊又看見陽官來催促說：「員外的祿運已經沒有了，現在請員外快一點上車。」鄭冊又命令用酒和果品祭祀，還說：「員外受職，六月初一就職治事，到午時應當事奉迎接。」在這之前，鄭冊和天台山道士金柔成爲世外的朋友。到那天上午八九點鐘，到鄭冊那去看他。鄭冊述說了以前的事，之後就和金柔一起進入淨堂中大禮參拜。又說：「授予憑證公文一道。」鄭冊伸出手去向空中接，然後又自己打開，用右手點筆在空中籤字畫押，自己寫了六個字，對使者說：「因爲有前約，確實不能超過時辰。」說完就說時辰到了，揖請金柔向着各方巡視，不讓關閉四門。又催家人阿鹿做飯，先讓作蒸餅，還熱。只有六七碟乾肉、乾果和酒而已。讓他的兄長鄭冉到外面去，讓家人排擺七張牀。並說：「六押衙來迎接了。」鄭冊讓坐，象再三推辭謙讓的樣子。鄭冊再三跪拜，之後就低下頭去再不抬起來了。家人跑着去報告他的兄長鄭冉和家裏人。不長時間就死了，但身體柔軟，臉色不改。按照《真誥》上說，那些有陰德和好道信仙的人，這類情況很多。看鄭冊公潛化的蹤跡，虛無的方位，那不是非常的明顯嗎？

陳惠虛

陳惠虛者，江東人也。爲僧，居天台國清寺。曾與同侶遊山，戲過石橋。水峻苔滑，懸流萬仞，下不見底。衆皆股慄不行，惠虛獨超然而過。徑上石壁，至夕不回，羣侶皆捨去。惠虛至石壁外，微有小徑，稍稍平闊。遂及宮闕。花卉萬叢，不可目識。臺閣連雲十里許。見其門題額曰會真府，左門額曰金庭宮，右額曰桐柏，三門相向鼎峙，皆有金樓玉窗，高百丈。入其右內之西，又一高樓，黃門，題曰右弼宮，周顧數千間，屈曲相通。瑤階玉陛，流渠激水，處處華麗。殆欲忘歸。而了無人跡。又入一院，見青童五六人，相顧笑語而去。再三問之。應曰：「汝問張老。」須臾回顧，見一叟挾杖持花而來。訝曰：「汝凡俗人，何忽至此？」惠虛曰：「常聞過石橋即有羅漢寺，人世時聞鐘聲。故來尋訪，幹僧幸會，得至此境。不知羅漢何在？」張老曰：「此真仙之福庭，天帝之下府，號曰金庭不死之鄉，養真之靈境。週迴百六十里。神仙右弼桐柏上真王君主之。列仙三千人，仙王力士，天童玉女。各萬人。爲小都會之所。太上一年三降此宮，校定天下學道之人功行品第。神仙所都，非羅漢之所也。王君者，周靈王之子。瑤丘先生之弟子。位爲上真矣。」惠虛曰：「神仙可學之否？」張老曰：「積功累德，肉身昇天，在於立志堅久耳。汝得見此福庭，亦是有可學之望也。」又問曰：「學仙以何門而入？」張老曰：「內以保神煉氣，外以服餌丹華，變化爲仙，神丹之力也。汝不可久住。上真適遊東海，騎衛若還，恐有諮責。」因引之使出門，行十餘步，已在國清矣。惠虛自此慕道，好丹石，雖衣弊履穿，不以爲陋。聞有爐火方術之士，不遠而詣之。丹石所費，固亦多矣。晚居終南山捧日寺。年漸衰老，其心愈切，寢疾月餘，羸憊且甚。一旦暴雨後，有老叟負藥囊入寺，大呼曰：「賣大還丹！」繞廊數回。衆僧皆笑之，乃指病僧惠虛之門，謂老叟曰：「此叟頗好還丹，售之可也。」老叟欣然詣之。惠虛曰：「還丹知是靈藥，一劑幾錢？」叟曰：「隨力可致耳。」惠虛曰：「老病，沉困牀枕月餘。昨僧次到，自行不得，託鄰僧代齋。得貥錢少許，可致藥否？」叟取其錢，而留藥數丸，教其所服之法。惠虛便吞之。老叟乃去。衆僧相率來問。言已買得還丹，吞服之矣。頃間，久疾都愈，遙止衆僧曰：「勿前，覺有臭，吾疾愈矣，但要新衣一兩事耳。」跳身起牀，勢若飛躍。衆驚歎之。有新衣與之者，取而着焉。忽飛殿上，從容久之，揮手相別，冉冉昇天而去。時大中十二年戊寅歲。是年歸桐柏觀，與道流話得道之由。雲：「今在桐柏宮中，賣藥老叟，將是張老耳。」言訖隱去。（出《仙傳拾遺》）

【譯文】

陳惠虛，是江東人。做僧人，居住在天台山國清寺。曾經和同伴遊山，鬧着要過石橋。石橋水峻苔滑，懸流萬仞，深不見底。衆人看見都嚇得大腿打顫，沒人敢走。獨有惠虛很輕鬆地就過去了，取道上了石壁，到晚上也沒有回來，和他一起遊山的那些同伴只好捨棄他離去了。陳惠虛到石壁外面，發現有不太明顯的小路，往前走逐漸地平坦和寬闊，終於到了宮殿處。那裏花卉衆多，繁雜，數不勝數；樓臺殿閣連綿不斷，大約有十多里。陳惠虛看見那正門上題寫的牌匾叫作；「會真府」。左門的牌匾叫做：「金庭宮」。右門的牌匾上叫做：「桐柏」。三門相向如鼎足並峙，都有金漆門樓潔白窗子，高百餘丈。進入那右門，門內的西邊，又有一座高樓，黃門，題寫的牌匾叫做：「右弼宮」。向周圍看了看，有房子幾千間，由彎彎曲曲的甬道相連，臺階都是由玉石砌成的，水道里清流激湍，處處美麗而有光彩，幾乎就要讓人流連忘返了，但是，沒有一點人的蹤跡。又進了一座院子，看見有五六個青衣童子，相互看了看，邊笑邊說就離開了。陳惠虛再三問他們，他們答應說：「你去問張老。」一會兒，陳惠虛回過頭來看，看見一個老頭兒挾着柺杖拿着花走過來，這就是青衣童子說的張老。張老驚訝地說：「你是凡間俗人，怎麼忽然到這裏來了？」陳惠虛說：「經常聽說過了石橋就有羅漢寺，在人世時常聽到這裏的鐘聲，所以來尋訪，冒犯僧人，有幸相會，能夠到這地方來，不知道羅漢在什麼地方？」張老說：「這地方是真仙的幸福宮庭，天帝的下方府第，號稱『金庭不死之鄉』。是修養本性的好地方，周圍一百六十里。神仙右弼桐柏上真王君主宰這地方，這裏列仙有三千人，仙王力士、童男玉女，各有一萬人，是小都市的處所。太上在一年中三次降臨此宮，校定全天下學道的人的功德品行的等級。這裏是神仙的住所，不是羅漢的住所。王君，是周靈王的兒子，瑤丘先生的弟子，仙位是『上真』了。」陳惠虛說：「神仙可以學嗎？」張老說：「積累功德，肉身昇天，在於志向堅定持久罷了，你能夠見到這幸福宮庭，也是有可以學的希望的。」陳惠虛又問說：「學仙從什麼地方入門？」張老說；「內靠保神煉氣，外靠服喫丹藥。變化成仙，是神丹的力量。你不可以在這長時間停留，上真恰好遊東海，假如車騎衛隊回來，上真遇見了，恐怕要有詢問責備的。」說完，就領着他，讓他出門。走了十多步，已經在國清寺了。陳惠虛從這以後敬仰道術，愛好丹砂，雖然衣服損壞，鞋也破漏，但他不把這看做醜。只要聽說有爐火煉丹採藥的道士，就不怕路遠，到他那去，丹砂的費用，那也就多了。晚年居住終南山捧日寺，年齡漸大身體也衰老了，但他的心情更迫切了。他有病臥牀一個多月，瘦弱疲憊更厲害了。一天，暴雨之後，有一個老頭兒揹着藥囊進到寺裏來，大聲呼叫說：「賣大還丹！」繞着走廊轉了幾回。衆和尚都笑他，就指着有病的和尚陳惠虛的門，對老頭兒說：「這個老頭兒很愛好還丹，可以賣給他。」賣藥的老頭兒高興地到陳惠虛那去。陳惠虛說：「還丹，我知道這是好藥，一劑多少錢？」老頭兒說：「隨你的能力辦吧，表示一下就可以了。」陳惠虛說：「我老了，又有病，在牀上困了一個多月，昨天僧次到了，我自己行動不得，託鄰近的和尚代齋，得到一點兒襯錢，可以買到藥嗎？」老頭兒拿了他的錢，就留下了幾丸藥，教給他服用的方法。陳惠虛就把藥吞服了，老頭兒才離開。衆和尚一個接着一個來問，陳惠虛說已經買了還丹，把它吞服下去了。一會兒，很長時間的病都好了。陳惠虛在遠處阻止衆和尚說：「不要往前來，覺得有臭味，我的病好了，但是，要用一二件新的衣服。」說完，跳身起牀，架勢好像飛躍，衆和尚對他無不驚訝讚歎，有給他新衣服的，他拿過來穿上，忽然飛到殿堂的上面，但是，舉止行動很舒緩，揮手向衆和尚告別，冉冉昇天離開。當時是唐朝大中十二年戊寅年，這年回桐柏觀，和道士說獲得道術的緣由。還說：「現在桐柏宮中，賣藥的老頭兒，就是張老呀！」說完，隱去了。

溫京兆

溫璋，唐鹹通壬辰尹正天府。性黷貨，敢殺。人亦畏其嚴殘不犯。由是治有能名。舊制，京兆尹之出，靜通衢，閉里門，有笑其前道者，立杖殺之。是秋，溫公出自天街，將南抵五門。呵喝風生。有黃冠老而且傴，弊衣曳杖，將橫絕其間。騶人呵不能止。溫公命捽來，笞背二十。振袖而去，若無苦者。溫異之，呼老街吏，令潛而覘之，有何言。覆命黃冠扣之，既而跡之。迨暮過蘭陵裏，南入小巷，中有衡門，止處也。吏隨入關。有黃冠數人出謁甚謹，且曰：「真君何遲也？」答曰：「爲兇人所辱。可具湯水。」黃冠前引，雙鬟青童從而入，吏亦隨之。過數門，堂宇華麗，修竹夾道，擬王公之甲第。未及庭，真君顧曰：「何得有俗物氣。」黃冠爭出索之。吏無所隱，乃爲所錄，見真君。吏叩頭拜伏，具述溫意。真君盛怒曰：「酷吏不知禍將覆族，死且將至，猶敢肆毒於人。罪在無赦！」叱街吏令去。吏拜謝了，趨出。遂走詣府，請見溫，時則深夜矣。溫聞吏至，驚起，於便室召之。吏悉陳所見。溫大嗟惋。明日將暮，召吏引之。街鼓既絕，溫微服，與吏同詣黃冠所居。至明，吏款扉。應門者問誰。曰：「京兆溫尚書來謁真君。」既闢重閨，吏先入拜。仍白曰：「京兆君溫璋。」溫趨入拜。真君踞坐堂上，戴遠遊冠，衣九霞之衣，色貌甚峻。溫伏而敘曰：「某任惣浩穰，權唯震肅；若稍畏懦，則損威聲。昨日不謂凌迫大仙，自貽罪戾，故來首服，幸賜矜哀。」真君責曰：「君忍殺立名，專利不厭。禍將行及，猶逞兇威。」溫拜首求哀者數四，而真君終蓄怒不許。少頃，有黃冠自東序來，拱立於真君側，乃跪啓曰：尹雖得罪，亦天子亞卿；況真君洞其職所統，宜少降禮。」言訖，真君令黃冠揖溫升堂，別設小榻，令坐。命酒數行，而真君怒色不解。黃冠復答曰：「尹之忤犯，弘宥誠難；然則真君變服塵遊，俗士焉識。白龍魚服，見困豫且。審思之。」真君悄然。良久曰：「恕爾家族。此間亦非淹久之所。」溫遂起，於庭中拜謝而去，與街吏疾行至府，動曉鍾矣。雖語親近，亦祕不令言。明年同昌主薨，懿皇傷念不已，忿藥石之不徵也。醫韓宗紹等四家詔府窮竟，將誅之。而溫鬻獄緩刑，納宗紹等金帶及餘貨，凡數千萬，事覺，飲鴆而死。（出《三水小牘》）

【譯文】

溫璋，唐朝鹹通壬辰年任正天府府尹。溫璋的性格特點，是貪污財物，敢於殺害人。人們也畏懼他的嚴厲、殘酷，不敢犯罪，由於這樣，他獲得了治理有才能的名聲。舊的制度規定，京兆尹外出，要清掃四通八達的大道，要關閉鄉里的門。如果有在他前進的道路上喧譁大笑的人，立即用棍棒打死。這年秋天，溫公從天街出來，將要到達南面五門去，一路衙役大聲呵斥，猶如行雨生風。有一個戴黃色帽子的人，年老並且駝背，穿着破衣服，拖拉着柺杖，將要從他們中間橫穿過去，騎馬的侍從大聲喝斥，不能阻止。溫公命令手下人把他揪來，往背上打了二十竹板。黃冠老人揮動衣服袖子走了，好像沒有一點苦楚。溫公感到很奇怪，就呼喚來老的街巷小吏，讓他偷偷地偵察，聽黃冠老人說什麼。又命街巷小吏頭上扣上黃帽子，完了，就跟着他的蹤跡，到日落時，過蘭陵裏，向南入小衚衕，中間有衡門，這是黃冠老人居住的地方。小吏跟隨着進了門。這時有幾個戴黃帽子的人出來，很謹慎地拜見黃冠老人，並且說：「真君怎麼晚了呢？」真君回答說：「被兇惡的人侮辱了，可以準備一些熱水。」戴黃帽子的人在前引路，雙鬟青衣童子也跟隨在黃冠老人後面進去，街巷小吏也跟着進去。過了幾道門，裏面屋宇美麗而有光彩，修長的青竹夾路，彷彿王公大臣的住宅。還沒走到庭院，真君回過頭來說：「怎麼會有俗物的氣味？」戴黃帽子的人競出來搜索，街巷小吏沒有地方隱藏，就被他們逮住了。見到真君，街巷小吏，一五一十地述說了溫璋的意思。真君大怒說：「這個殘酷的官吏，不知道禍患將要使他的家族覆滅，他的死期馬上就要到了，還敢放肆地毒害人，罪在不赦！」真君大聲呵斥街巷小吏，讓他離開。街巷小吏拜謝完了，小步快走出了門，就跑到正天府去，請求見溫公。當時是深夜了，溫公聽說街巷小吏到來了，受到驚擾，急忙起了牀，在便室召見了他，街巷小吏詳盡地敘述了他所見到的一切，溫公大聲嗟嘆惋惜。第二天將要天黑的時候，溫公招呼來街巷小吏引路，街上的更鼓聲已經沒有了。溫公穿着平民的衣服，和街巷小吏一起到黃冠老人居住的地方去。看得十分清楚了，街巷小吏叩門。答應來開門的人問是誰。回答說：「京兆溫尚書來拜見真君。」不久，打開層層小門，街巷小吏先進去拜見，重複地向真君說：「京兆君溫璋求見。」溫公小步快進去拜見。真君踞傲坐在大堂上，戴着遠遊冠，穿着九霞衣，臉色容貌很嚴峻。溫公伏在地上敘述說：「我的責任是統領衆多的人口，使用權力只是震懾地方嚴肅綱紀，如果稍有恐懼懦弱，就會損害聲威。昨天沒想到凌辱迫害了大仙，自己留下罪過，所以來自首承當罪責，希望賞賜憐憫，給予同情。」真君斥責說：「你憑殘忍殺戮樹立名聲，獨佔利益不滿足，大禍將要到了，還逞兇威。」溫公再三再四地叩頭哀求，然而真君始終是滿含怒氣不答應。一會兒，有一個戴黃帽子的人從東屋來，拱手立在真君的旁邊，又跪下啓奏說：「正天府府尹雖然獲罪，亦是天子的高級官員，何況真君洞府還是在他的職務所管轄之內，應當稍微降低身分，給予禮遇。」說完，真君讓戴黃帽子的人揖請溫公上大堂，另外設置一個小的窄而低的牀，讓他坐，命令斟酒幾巡。但是真君的怒氣不化解。戴黃帽子的人又對真君說：「正天府府尹的忤逆冒犯之罪很大，想寬恕，那實在很難，然而，真君變化服裝在塵世中游覽，凡俗士人怎麼能認識？從前白龍不清冷之淵，化爲魚，尚且被漁人豫且射中眼睛，遭受困苦。請慎重思考。」真君悄悄地思索，過了好久，真君說：「饒恕你的家族。這裏也不是你長久停留的地方。」溫公於是起身，在庭院中拜謝真君後就離開了，和街巷小吏急速走到府衙，這時天亮的鐘聲響了。雖說親近之人，也保守祕密不讓說。第二年，同昌公主薨。懿皇感傷懷念不已，怨恨藥石的不應驗，醫師韓宗紹等四家，詔令正天府追究到底，將要殺他們。但是溫璋賣獄緩刑。溫璋接受韓宗紹等人的金帶和其它賄賂，總共有幾千萬。此事被發覺，溫璋喝毒酒死了。

卷第五十 神仙五十

嵩嶽嫁女 裴航

嵩嶽嫁女

三禮田璆者，甚有文，通熟羣書，與其友鄧韶博學相類。皆以人昧，不能彰其明。家於洛陽。元和癸巳歲，中秋望夕，攜觴晚出建春門，期望月於韶別墅。行二三里，遇韶，亦攜觴自東來。駐馬道周，未決所適。有二書生乘驄，復出建春門。揖璆、韶曰：「二君子挈榼，得非求今夕望月地乎？某弊莊，水竹臺榭，名聞洛下。東南去此三二里。倘能迂轡。冀展傾蓋之分耳。」璆、韶甚愜所望，乃從而往。問其姓氏，多他語對。行數里，桂輪已升。至一車門，始入甚荒涼，又行數百步，有異香迎前而來，則豁然真境矣。泉瀑交流，松桂夾道；奇花異草，照燭如晝；好鳥騰翥，和月闋。璆、韶請疾馬飛觴。書生曰：「足下榼中。厥味何如？」璆、韶曰：「乾和五酘，雖上清醍醐，計不加此味也。」書生曰：「某有瑞露之酒，釀於百花之中，不知與足下五酘熟愈耳。」謂小童曰：「折燭夜一花，傾與二君子嘗。」其花四出而深紅，圓如小瓶，徑三寸餘，綠葉形類杯，觸之有餘韻。小童折花至，於竹葉中凡飛數巡，其味甘香，不可比狀。飲訖，又東南行。數里至一門，書生揖二客下馬，觴以燭夜花中之餘，齎諸從者，飲一杯，皆大醉，各止於戶外。乃引客入，則有鸞鶴數十，騰舞來迎。步而前，花轉，酒味尤美。其百花皆芳香，壓枝於路傍。凡歷池館堂榭，率皆陳設盤筵，若有所待，但不留璆、韶坐。璆、韶飲多、行又甚倦，請暫憩盤筵。書生曰：「坐以何難？但不利於君耳。」璆、韶詰其由。曰：「今夕中天羣仙，會於茲嶽，籍君神魄，不雜腥羶。請以知禮導升降。此皆神仙位坐，不宜塵觸耳。」言訖，見直北花燭亙天，簫韶沸空，駐雲母雙車於金堤之上，設水晶方盤於瑤幄之內。羣仙方奏霓裳羽衣曲。書生前進，命璆、韶拜夫人。夫人褰帷笑曰：「下域之人，而能知禮，然服食之氣，猶然射人，不可近他貴婿。可各賜薰髓酒一杯。」璆、韶飲訖，覺肌膚溫潤，稍異常人，呼吸皆異香氣。夫人問左右：「誰人召來？」曰：「衛符卿、李八百。」夫人曰：「便令此二童接待。」於是二童引璆、韶於神仙之後縱目。璆問曰：「相者誰？」曰：「劉綱。」「侍者誰？」曰：「茅盈。」東鄰女彈箏擊築者誰？」曰：「麻姑、謝自然。」「幄中坐者誰？」曰：「西王母。」俄有一人駕鶴而來，王母曰：「久望。」有玉女問曰：「禮生來未？」於是引璆、韶進，立於碧玉堂下左。劉君笑曰：「適緣蓮花峯士奏章，事須決遣，尚多未來客，何言久望乎？」王母曰：「奏章事者。有何所爲？」曰：「浮樑縣令求延年矣。以其人因賄賂履官，以苛虐爲政，生情於案牘，忠恕之道蔑聞，唯錐於貨財，巧爲之計更作，自貽覆餗，以促餘齡。但以蓮花峯叟，狥從於人，奏章甚懇，特紆死限，量延五年。」璆問：「劉君誰？」曰：「漢朝天子。」續有一人，駕黃龍，戴黃旗，道以笙歌，從以嬪嫡，及瑤幄而下。王母復問曰：「李君來何遲？」曰：「爲敕龍神設水旱之計，作彌淮蔡，以殲妖逆。漢主曰：「奈百姓何？」曰：「上帝亦有此問，予一表斷其惑矣。」曰：「可得聞乎？」曰：「不能悉記，略舉大綱耳。其表雲：「某縣某，克構丕華，德洽兆庶，臨履深薄，匪敢怠荒，不勞師車。平中夏巴蜀之孽，不費天府。掃東吳上黨之妖，九有已見其廓蟻猶固其封疆。若遣時豐人安，是稔羣醜。但使年餓厲作，必搖人心。如此倒戈而攻，可以席捲。禍三州之逆黨，所損至微。安六合之疾祲，其利則厚。伏請神龍施水，厲鬼行災，由此天誅。以資戰力。」漢主曰：「表至嘉，弟既允許，可矣前賀誅鋤矣。」書生謂璆、韶：「此開元天寶太平之主也。」未頃，聞簫韶自空而來，執絳節者前唱言：「穆天子來，奏樂！」羣仙皆起，王母避位拜迎，二主降階，入幄環坐而飲。王母曰：「何不拉取老軒轅來？」曰：「他今夕主張月宮之宴，非不勤請耳。」王母又曰：「瑤池一別後，陵谷幾遷移，向來觀洛陽東城，已丘墟矣。定鼎門西路，忽焉復新市朝雲。名利如舊，可以悲嘆耳！」穆王把酒，請王母歌。以珊瑚鉤擊盤而歌曰：「勸君酒，爲君悲。」且吟曰：「自從頻見市朝改，無復瑤池晏樂心。」王母持杯，穆天子歌曰：「奉君酒，休嘆市朝非。早知無復瑤池興，悔駕驊騮草草歸。」歌竟，與王母話瑤池舊事。乃重歌一章雲：「八馬回乘汗漫風，猶思往事憩昭宮。晏移南圃情方洽，樂奏鈞天曲未終。斜漢露凝殘月冷，流霞杯泛曙光紅。崑崙回首不知處，疑是酒酣魂夢中。」王母酬穆天子歌曰：「一曲笙歌瑤水濱，曾留逸足駐徵輪。人間甲子周千歲，靈境杯觴初一巡。玉兔銀河終不夜，奇花好樹鎮長春。悄知碧海饒詞句，歌向俗流疑誤人。」酒至漢武帝，王母又歌曰：「珠露金風下界秋，漢家陵樹冷翛翛。當時不得仙桃力，尋作浮塵飄隴頭。」漢主上王母酒曰：「五十餘年四海清，自親丹竈得長生。若言盡是仙桃力，看取神仙簿上名。」帝把酒曰：「吾聞丁令威能歌。」命左右召來。令威至，帝又遣子晉吹笙以和，歌曰：「月照驪山露泣花，似悲仙帝早升遐。至今猶有長生鹿，時繞溫泉望翠華。」帝持杯久之。王母曰：「應須召葉靜能來，唱一曲當時事。」靜能續至，跪獻帝酒，復歌曰：「幽薊煙塵別九重，貴妃湯殿罷歌鐘。中宵扈從無全仗，大駕蒼黃髮六龍。妝匣尚留金翡翠，暖池猶浸玉芙蓉。荊榛一閉朝元路，唯有悲風吹晚松。」歌竟，帝悽慘良久。諸仙亦慘然。於是黃龍持杯，亦於車前再拜祝曰：「上清神女，玉京仙郎。樂此今夕，和鳴鳳凰。鳳凰和鳴，將翱將翔。與天齊休，慶流無央。」仙郎即以鮫綃五千疋，海人文錦三千端，琉璃琥珀器一百牀，明月驪珠各十斛，贈奏樂仙女。乃有四鶴立於車前，載仙郎並相者侍者，兼有寶花臺。俄進法膳，凡數十味，亦霑及璆、韶。璆、韶飲。有仙女捧玉箱，託紅箋筆硯而至。請催妝詩。於是劉綱詩曰：「玉爲質兮花爲顏，蟬爲鬢兮云爲鬟。何勞傅粉兮施渥丹，早出娉婷兮縹渺間。」於是茅盈詩云：「水晶帳開銀燭明，風搖珠珮連雲清。休勻紅粉飾花態，早駕雙鸞朝玉京。」巢父詩曰：「三星在天銀河回，人間曙色東方來。玉苗瓊蕊亦宜夜，莫使一花衝曉開。」詩既入，內有環珮聲。即有玉女數十，引仙郎入帳。召璆、韶行禮。禮畢，二書生復引璆、韶辭夫人。夫人曰：「非無至寶可以相贈，但爾力不任挈耳。」各賜延壽酒一杯，曰：「可增人間半甲子。」覆命衛符卿等引還人間，無使歸途寂寞。於是二童引璆、韶而去，折花傾酒，步步惜別。衛君謂璆、韶曰：「夫人白日上升，驂鸞駕鶴，在積習而已。未有積德累仁，抱才蘊學，卒不享爵祿者，吾未之信。倘吾子塵牢可逾，俗桎可脫，自今十五年後，待子於三十六峯，願珍重自愛。」復出來時車門，握手告別。別訖，行四五步，杳失所在，唯有嵩山。嵯峨倚天。得樵徑而歸。及還家，已歲餘。室人招魂葬於北邙之原，墳草宿矣。於是璆、韶棄家室，同入少室山。今不知所在。（出《纂異記》）

【譯文】

三禮田璆很有文采，精通羣書，學識淵博，與其友鄧韶相類似。都因爲人太老實，不能把優點顯示出來。他家住在洛陽，元和年間癸巳那一年中秋節的晚上，田璆攜帶酒具，傍晚從建春門出來，準備到鄧韶的別墅赴約賞月。走了二三里地，遇到了鄧韶，鄧韶也攜帶着酒具從東邊走來。兩個人在道邊停下馬，還沒有決定往哪裏去。這時又有兩個書生騎着青白色的馬，也從建春門出來。他們與田璆、鄧韶作揖見禮，然後說：「二位君子帶着酒具，莫非是尋找今天晚上賞月的地方嗎？我有個莊園，水竹臺榭在洛陽一帶是出名的，往東南走離這三二里地，倘能調轉馬頭，我希望能看到所仰慕的本分。」田璆、鄧韶對二位書生的邀請很滿意，就跟着他們前往。問二位書生的姓名，都被他們用別的話叉開。走了幾里地，月亮已經升起來，到了一小門。剛進去時覺得很荒涼，又走了幾百步，就有特別的香味迎面而來，真是到了仙境了。那裏泉瀑交流，松桂夾道；奇花異草，明燭照耀如同白晝；俊鳥騰飛，應和月上宮闋。田璆、鄧韶要求打馬快走以便傳杯痛飲，書生問道：「您的酒器中酒的味道怎麼樣？」田璆、鄧韶回答說：「我們帶的是乾和五酘。即便上清官的醍醐，估計也不比這種酒的味道好。」書生說：「我有瑞露酒，在百花之中釀成，不知與您的五酘哪個更好。」於是對小童說：「折一支燭夜花，倒給二位先生嚐嚐。」燭夜花每枝四朵，深紅色，花形圓如小瓶，直徑三寸多，綠葉形似酒杯，觸碰它還有餘香。小童把花折來，在竹葉中一共傳飲數巡。花汁味道又甜又香，不可比擬形容。喝完了，又往東南走，過了幾里來到一個門前，書生揖請二位客人下馬，又用酒杯裝上了燭夜花中剩下的瑞露酒，賞給從者每人一杯，都喝得大醉，各自停步於門外。於是領着二位客人入內，這時就有幾十只鸞鳥仙鶴騰舞着來迎接，邁步向前走，花更多了，酒味更美了。那裏的百花都散發着芳香，把花枝壓得低垂於路旁。凡是經過池館堂榭，全都陳設着盤筵，好象等待什麼人的樣子，只是不留田璆、鄧韶去坐。田璆、鄧韶喝多了，走得又很疲倦，要求到盤筵暫時小憩。書生說：「坐一坐又有何難？只不過對您不利罷了。」田璆、鄧韶訊問其中緣故。書生說：「今天晚上，天上羣仙在這座山嶽聚會，借您的神魂，不與腥羶相混雜，因爲您知禮儀請您引導升降。這都是羣仙的座位，塵世人不宜觸動啊。」說完，就看見正北花燭在天空綿亙不斷，仙樂使天空沸騰起來，在金堤之上停駐着雲母雙車，在瑤幄之內擺設着水晶方盤。羣仙正演奏着霓裳羽衣曲。書生向前走進，命田璆、鄧韶給夫人行禮，夫人掀開帷幕笑着說：「下界的人卻能懂得禮儀，然而衣服食物的氣味還是這樣射人，不可讓他們靠近貴婿。可以各賞他們薰髓酒一杯。」田璆、鄧韶喝完薰髓酒，覺得肌膚溫潤，漸漸與平常人不同，呼吸都有異香氣。夫人問身邊侍者：「是誰把他們召來的？」回答說：「衛符卿、李八百。」夫人說：「那就令這兩個童子接待。」於是二童把田璆、鄧韶領到神仙之後縱目觀看。田璆問童子說：「主持儀式的人是誰？」童子回答說：「劉綱。」田璆又問：「充當侍者的是誰？」回答說：「茅盈。」問：「東鄰彈箏擊築的女子是誰？」回答說：「麻姑、陶自然」。「帷幄之中坐着的人是誰？」回答說：「西王母。」不一會兒，有一人駕鶴而來，王母說：「久望。」有玉女問道：「贊禮的人來沒來？」於是把田璆、鄧韶領進去，站在碧玉堂下左邊。劉君笑着說：「剛纔由於蓮花峯士奏章的緣故，事情必須決斷處置，還有許多客人沒來，怎麼說久望呢？」王母說：「奏章言事的人所爲有什麼？」劉君說：「浮樑縣令祈求延長壽命。因爲他這個人憑賄賂當官，苛刻殘酷的辦法處理政務，在案牘上生私情，沒有忠恕之道，唯獨在財產上拚命鑽營，巧取豪奪的辦法層出不窮，自己給自己留下覆滅的結果，因而折損餘壽。但因蓮花峯叟屈從於人，奏章寫得很懇切，特意紆請將浮樑縣令的死限量延五年。」田璆問：「劉君是誰？」童子回答說：「是漢朝天子。」續後有一個人駕着黃龍，帶着黃色有鈴鐺的龍旗，以笙歌爲前導，以嬪嫡爲後隊，到瑤幄而下。王母又問道：「李君怎麼來遲了？」李君回答說：「因爲下令讓龍神安排水旱的計劃，興雨彌滿淮蔡，用以殲滅妖逆。」漢帝說：「對老百姓怎麼辦？」李君說：「上帝也有這個疑問，我一道表章就解決他的疑感了。」漢帝說：「可以讓我聽一聽你的表章內容嗎？」李君說：「不能全部記住，只略舉大綱吧。那道表章大意是：某縣某，克構丕華，德政通及千萬百姓，治理百姓履行職責，該深則深，該薄則薄，不敢怠誤荒廢，不必勞動雨師之車。平定中夏巴蜀的妖孽，不費天府。掃蕩東吳上黨的妖孽，已十有九成被廓清，只有一方還處在不祥的氛圍中，我認爲虺蜴肆毒痛於淮蔡，豺狼尚且對其口喙之物猜疑，螻蟻尚且鞏固其封疆。如果讓歲時豐收人心安定，這就養肥了羣醜。只要莊稼欠收災害發作，一定使人心搖動。如此老百姓就會倒戈而攻，可以席捲，禍及三州的逆黨，所受的損害也最小。安定天下疾苦的百姓，其利就厚。請龍神施水，厲鬼行災，由此天誅，以資戰力。」漢帝說：「表章很好，既已允許，可以提前祝賀誅除妖孽了。」書生告訴田璆、鄧韶：「這個人就是開元天寶年間太平天子（李隆基）。」不久，又聽到仙樂從空中傳來，手擎紅色符節的人在前面大聲說：「穆天子來了，奏樂！」羣仙都站起來，王母也離開座位拜迎，兩個皇帝也降階出迎，然後一起入帷幄之中環坐而飲。王母說：「爲何不把老軒轅拉來？」穆天子說：「他今天晚上主持月宮的宴席，不是不勤請啊。」王母又說：「瑤池一別之後，山谷幾經變遷移動，剛纔來時觀看洛陽東城，已變成土丘廢墟了。定鼎門西路，轉眼間又變爲新的市朝。而人們的名利思想還象舊時一樣，可悲可嘆哪！」穆王把酒，請王母唱歌。王母就用珊瑚鉤敲擊玉盤而唱道：「勸君酒，爲君悲。」又吟誦說：「自從頻見市朝改，無復瑤池晏樂心。」王母持杯，穆天子唱道：「奉君酒，休嘆市朝非。早知無復瑤池興，悔駕驊騮草草歸。」唱完以後，與王母談論瑤池會時的舊事。於是又重新歌唱一段：「八馬回乘汗漫風，猶思往事憩昭宮。晏移南圃情方洽，樂奏鈞天曲未終。斜漢露凝殘月冷，流霞杯泛曙光紅。崑崙回首不知處，疑是酒酣魂夢中。」王母酬答穆天子唱道：「一曲笙歌瑤水濱，曾留逸足駐徵輪。人間甲子周千歲，靈境杯觴初一巡。玉兔銀河終不夜，奇花好樹鎮長春。悄知碧海饒詞句，歌向俗流疑誤人。」輪到給漢武帝敬酒，王母又唱道：「珠露金風下界秋，漢家陵樹冷翛翛。當時不得仙桃力，尋作浮塵飄隴頭。」漢武帝給王母娘娘敬酒說：「五十餘年四海清，自親丹竈得長生。若言盡是仙桃力，看取神仙簿上名。」漢武帝又說：「我聽說丁令威能唱歌。」就命左右之人去把他召來。丁令威來到，漢武帝又派子晉吹笙來伴奏，丁令威唱道：「月照驪山露泣花，似悲仙帝早升遐。至今猶有長生鹿，時繞溫泉望翠華。」漢武帝持杯良久。王母娘娘說：「應該把葉靜能召來，讓他唱一曲時下的事。」續後葉靜能來到，跪着給唐玄宗敬酒，又唱道：「幽薊煙塵別九重，貴妃湯殿罷歌鐘。中宵扈從無全仗，大駕蒼黃髮六龍。妝匣尚留金翡翠，暖池猶浸玉芙蓉。荊榛一閉朝元路，唯有悲風吹晚松。」歌唱完了，唐玄宗悽慘良久，諸仙也覺得慘然。於是黃龍持杯，也在車前拜了又拜致祝詞說：「上清神女，玉京仙郎。樂此今夕，和鳴鳳凰。鳳凰和鳴，將翱將翔。與天齊休，慶流無央。」仙郎就用鮫綃五千疋，海人文錦三千端，琉璃琥珀器一百牀，明月驪珠各十斛，贈送給奏樂的仙女。於是就有四隻仙鶴立於車前，載着仙郎和相者侍者，兼有寶花臺。一會兒，進獻法膳，共幾十道美味佳餚，連田璆、鄧韶也借了光，田璆、鄧韶飲了酒。這時有仙女捧着玉箱，託着紅紙和筆硯而來，請寫催汝詩。於是劉綱作詩寫道：「玉爲質兮花爲顏，蟬爲鬢兮云爲鬟。何勞傅粉兮施渥丹，早出娉婷兮縹緲間。」於是茅盈作詩寫道：「水晶帳開銀燭明，風搖珠珮連雲清。休勻紅粉飾花態，早駕雙鸞朝玉京。」巢父作詩寫道：「三星在天銀河回，人間曙色東方來。玉苗瓊蕊亦宜夜，莫使一花衝曉開。」這些詩送進帷幄以後，就聽裏面有環珮響動的聲音。於是就有幾十位玉女引領仙郎入賬，召田璆、鄧韶去執行禮儀。禮儀完畢，兩個書生又領着田璆、鄧韶向夫人辭行，夫人說：「不是沒有最好的寶物可以贈送給你們，只不過你們沒有力量攜帶罷了。」於是各賞他們延壽酒一杯，說：「可以增添人間半甲子（三十年）的壽命。」又命衛符卿等領着他倆回人間，不要讓他們歸途寂寞。於是兩個童子領着田璆、鄧韶離去，一路上二童又折燭夜花給他倆倒瑞露酒，每走一步都戀戀不捨。衛符卿對田璆、鄧龍說：「夫人白晝昇天，讓鸞鳥仙鶴駕車，在於長期積習罷了。沒有積累仁德而又胸蘊才學，始終不能享受爵祿的人，我不相信這樣的事。倘若您能夠跳出塵緣的牢籠，能夠解脫世俗的桎梏，從現在開始十五年後，我在三十六峯等待您，希望您珍重自愛。」又從來時的東門出來，雙方握手告別。分別以後，走了四五步，仙童蹤跡皆無，唯有嵩山嵯峨倚天。他們找到一條砍柴人走出的小路，沿路回來。等到回到家裏，已過去一年多了。家裏人以爲他們死了，爲他們招魂下葬北邙山原野之中，墳上的草已經老了。於是田璆、鄧韶就拋棄家室，一同進入少室山，如今不知在哪裏。

裴航

唐長慶中，有裴航秀才，因下第遊於鄂渚，謁故舊友人崔相國。值相國贈錢二十萬，遠挈歸於京，因傭巨舟，載於湘漢。同載有樊夫人，乃國色也。言詞問接，帷帳暱洽。航雖親切，無計道達而會面焉。因賂侍妾嫋煙，而求達詩一章曰：「同爲胡越猶懷想。況遇天仙隔錦屏。倘若玉京朝會去，願隨鸞鶴入青雲。」詩往，久而無答。航數詰嫋煙，煙曰：「娘子見詩若不聞，如何？」航無計。因在道求名醞珍果而獻之。夫人乃使嫋煙召航相識。乃褰帷，而玉瑩光寒，花明麗景，雲低鬟鬢，月淡修眉，舉止煙霞外人，肯與塵俗爲偶。航再拜揖，聐聵良久之。夫人曰：「妾有夫在漢南，將欲棄官而幽棲巖谷，召某一訣耳，深哀草擾，慮不及期，豈更有情留盼他人？的不然耶，但喜與郎君同舟共濟，無以諧謔爲意耳。」航曰：「不敢。」飲訖而歸，操比冰霜，不可幹冒。夫人後使嫋煙持詩一章曰：「一飲瓊漿百感生，玄霜搗盡見雲英。藍橋便是神仙窟，何必崎嶇上玉清。」航覽之。空愧佩而已，然亦不能洞達詩之旨趣。後更不復見，但使嫋煙達寒暄而已。遂低襄漢，與使婢挈妝奩，不告辭而去，人不能知其所造。航遍求訪之。滅跡匿形，竟無蹤兆。遂飾妝歸輦下。經藍橋驛側近，因渴甚，遂下道求漿而飲。見茅屋三四間，低而復隘，有老嫗緝麻苧。航揖之求漿，嫗咄曰：「雲英擎一甌漿來，郎君要飲。」航訝之，憶樊夫人詩有云英之句，深不自會。俄於葦箔之下。出雙玉手捧瓷，航接飲之，真玉液也，但覺異香氤鬱，透於戶外。因還甌，遽揭箔。睹一女子，露裛瓊英，春融雪彩，臉欺膩玉，鬢若濃雲。嬌而掩面蔽身，雖紅蘭之隱幽谷，不足比其芳麗也。航驚怛，植足而不能去。因白嫗曰：「某僕馬甚飢，願憩於此，當厚答謝，幸無見阻。」嫗曰：「任郎君自便。」且遂飯僕秣馬。良久謂嫗曰：「向睹小娘子，豔麗驚人，姿容擢世，所以躊躕而不能適，願納厚禮而娶之，可乎？」嫗曰：「渠已許嫁一人，但時未就耳。我今老病，只有此女孫，昨有神仙，遺靈丹一刀圭，但須玉杵臼搗之百日，方可就吞，當得後天而老。君約取此女者，得玉杵臼，吾當與之也。其餘金帛，吾無用處耳。」航拜謝曰：「願以百日爲期。必攜杵臼而至，更無他許人。」嫗曰：「然。」航恨恨而去。及至京國，殊不以舉事爲意，但於坊曲鬧市喧衢，而高聲訪其玉杵臼，曾無影響。或遇朋友，若不相識，衆言爲狂人。數月餘日，或遇一貨玉老翁曰：「近得虢州藥鋪卞老書，雲有玉杵臼貨之，郎君懇求如此，此君吾當爲書導達。」航愧荷珍重，果獲杵臼。卞老曰：「非二百緡不可得。」航乃瀉囊，兼貨僕貨馬，方及其數。遂步驟獨挈而抵藍橋。昔日嫗大笑曰：「有如是信士乎？吾豈愛惜女子，而不酬其勞哉。」女亦微笑曰：「雖然，更爲吾搗藥百日，方議姻好。」嫗於襟帶間解藥，航即搗之，晝爲而夜息，夜則嫗收藥臼於內室。航又聞搗藥聲，因窺之，有玉兔持杵臼，而雪光輝室，可鑑毫芒，於是航之意愈堅。如此日足，嫗持而吞之曰：「吾當入洞而告姻戚，爲裴郎具帳幃。」遂挈女入山，謂航曰：「但少留此。」逡巡車馬僕隸，迎航而往。別見一大第連雲。珠扉晃日，內有帳幄屏幃，珠翠珍玩，莫不臻至，愈如貴戚家焉。仙童侍女，引航入帳就禮訖，航拜嫗，悲泣感荷。嫗曰：「裴郎自是清冷裴真人子孫，業當出世，不足深愧老嫗也！」及引見諸賓，多神仙中人也。後有仙女，鬟髻霓衣，雲是妻之姊耳。航拜訖，女曰：「裴郎不相識耶？」航曰：「昔非姻好，不醒拜侍。」女曰：「不憶鄂渚同舟回而抵湘漢乎？」航深驚怛，懇悃陳謝。後問左右，曰：「是小娘子之姊雲翹夫人。劉綱仙君之妻也，已是高真，爲玉皇之女吏。」嫗遂遣航將妻入玉峯洞中，瓊樓殊室而居之。餌以絳雪瓊英之丹。體性清虛，毛髮紺綠，神化自在，趨爲上仙。至太和中，友人盧顥，遇之於藍橋驛之西，因說得道之事。遂贈藍田美玉十斤，紫府雲丹一粒，敘語永日，使達書於親愛。盧顥稽顙曰：「兄既得道，如何乞一言而教授。」航曰：「老子曰，『虛其心，實其腹。』今之人，心愈實，何由得道之理。」盧子蒂懵然，而語之曰：「心多妄想，腹漏精溢，即虛實可知矣。凡人自有不死之術，還丹之方，但子未便可教。異日言之。」盧子知不可請，但終宴而去。後世人莫有遇者。（出《傳奇》）

【譯文】

唐朝長慶年間，有個秀才叫裴航，因科舉考試不中到鄂渚去漫遊，拜訪故舊友人崔相國。恰值崔相國贈給他二十萬錢，要長途攜帶回到京城，因而僱大船載到湘漢。同船有一個樊夫人，乃是國色天香的美人。言詞問答交接，隔着帷帳仍覺親近融洽。裴航雖感親切，但沒有辦法通達心意與她會面。於是他就賄賂樊夫人的侍妾嫋煙，求她送達一首詩：「同爲胡越猶懷想，況遇天仙隔錦屏。倘若玉京朝會去，願隨鸞鶴入青雲。」詩送去之後，很久沒有得到答覆，裴航多次訊問嫋煙，嫋煙說：「娘子看了詩如同沒看，怎麼辦？」裴航沒有辦法，於是在道途中搜求名醞珍果去送給她。樊夫人這纔派嫋煙去召裴航相見。到帳帷之後，覺得玉瑩光寒，花明麗景，樊夫人烏雲似的鬟鬢低垂，修眉如新月淡掃，其舉止就是煙霞以外的仙人，怎肯與塵俗之人爲偶？裴航再拜行禮，呆愣很久。樊夫人說：「我有丈夫在漢南，將要棄官而幽居深山，召我去一次訣別罷了。深以擔擾爲哀，擔心不能按期趕到，哪裏還有心情留意顧盼他人呢？確實不能這樣。只不過喜與郎君同舟共濟，不要把諧謔之意放在心上。」裴航說：「不敢。」在那裏喝了酒就回來了，知道樊夫人操守如冰霜，不可冒昧相求。後來，樊夫人讓嫋煙拿一首詩送給裴航，詩中說：「一飲瓊漿百感生，玄霜搗盡見雲英。藍橋便是神仙窟，何必崎嶇上玉清。」裴航看了這首詩，空懷感愧而已，然而也不能把詩中的旨趣全部理解透徹。後來更沒有重新見面，只是讓嫋煙表達寒暄而已。於是抵達襄漢，樊夫人與使婢帶着妝奩，沒有和裴航告辭就走了，沒人能知道她到哪裏去。裴航到處尋訪她，可是樊夫人隱跡匿形，意無蹤影。裴航也就整治行裝回京。經過藍橋驛附近，因爲口渴得很，就下道找水喝。看見三四間茅屋，低而又狹窄，有個老婦人在紡麻苧。裴航給她作揖討漿水，老婦人吆喝說：「雲英，擎一甌漿水來，郎君要喝。」裴航對這句話很驚訝，回想起樊夫人詩中有云英的句子，深感自己不能領會。不一會兒，在葦箔的下面伸出一雙白玉般的手，捧着一個瓷甌。裴航接過來喝水，覺得是真正的玉液，只覺得異香濃郁，透到門外。於是還回了瓷甌，突然揭開葦箔，看見一個女子，象露珠裹着的紅玉，象春風融化了的雪彩，臉勝膩玉，鬢如濃雲，嬌滴滴地掩面遮身，即使紅蘭隱於幽谷，也不能和她的美麗芳容相比。裴航呆了，腳象紮根了似的不能走開。於是他對老婦人說：「我的僕人和馬都餓了，希望在此休息，定當重重答謝，望您不要拒絕我們。」老婦人說：「任從郎君自便。」而且就讓其僕喫飯餵馬。過了很久，裴航對老婦人說：「剛纔看見小娘子，豔麗得使人喫驚，姿容超過當世之人，我所以徘徊不能離去，就是因爲希望納厚禮而娶她，可以嗎？」老婦人說：「她已應許嫁給一個人，只是時候沒到未能成就罷了。我現在年老多病，只有這個孫女，昨天有個神仙送給我靈丹一刀圭，但必須用玉杵臼搗之一百天，方能吞服，一定能比天老得還晚。您約定娶這個女孩的條件，就是得到玉杵臼，我一定把她給你。其餘金帛等物，我沒有用它之處。」裴航拜謝說：「我願意以百日爲期限。一定帶杵臼到來，再不要應許別人。」老婦人說：「就這樣吧！」裴航非常遺憾地離去，等到了京城，一點也不把科舉的事放在心上，只是到坊曲鬧市喧騰的街道去，高聲打聽那種玉杵臼，竟沒有一點影子和迴響。有時遇到朋友，好象不認識似的，大家都說他是狂人。數月餘日，偶然遇到一個賣玉的老頭說：「最近我接到了虢州藥鋪卞老的信，說是有玉杵臼要賣掉，郎君懇切尋求到這種程度，我當寫信指引你去。」裴航含羞地揹負珍重禮物，果然找到了杵臼。卞老說：「除非二百串錢不能得到杵臼。」裴航傾囊而出，加上賣僕人賣馬的錢，才湊足那個數目。於是獨自一人步行奔回抵達藍橋，昔日那個老婦人大笑着說：「有如此講信用的人嗎？我怎能愛惜孫女而不酬謝他的功勞呢？」女郎也微笑着說：「雖然這樣，然而還要爲我搗藥一百天，才能商議婚姻之好。」老婦人把藥從襟帶間解下來，裴航就開始搗藥，白天干活晚上休息，到晚上老婦人就把藥和杵臼收歸內室。裴航又聽到搗藥的聲音，就去偷看，看到有個白兔拿着杵臼，雪白的光芒輝映滿室，可以照出細毛和芒刺，於是裴航的意志更加堅定。就這樣日子夠了，老婦人拿藥吞了，說：「我當進洞去告訴親戚，爲裴郎準備帳帷。」就帶着女郎進了山，對裴航說：「你且留在這稍等。」頃刻車馬僕隸迎接裴航前去。又看到一個很大的府第一眼望不到頭，鑲珠的門扉在日光下閃動，裏面有帳幄屏帷及珠翠珍玩，沒有一件不盡善盡美，超過貴戚之家了。仙童侍女引導裴航入帳完成禮儀之後，裴航向老婦人下拜，感激涕零。老婦人說：「裴郎本來是清冷裴真人的子孫，業當出世，不當對老嫗深謝呀！」到了引見諸賓，多半是神仙中人。後有一個仙女，梳着鬟鬢穿着霓衣，說是妻子的姐姐。裴航拜完，仙女說：「裴郎不認識我了嗎？」裴航說：「從前不是姻親，想不起來在哪兒拜識。」仙女說：「不記得從鄂渚同船回到襄漢嗎？」裴航很驚訝，誠懇地表示了敬意。後來問左右的人，回答說：「這是小娘子的姐姐雲翹夫人，仙君劉綱的妻子，已經是真人，擔當玉皇大帝的女官。」老婦人就讓裴航領妻子進入玉峯洞中，到瓊樓殊室去居住。以絳雪瓊英之丹爲食。體性清虛，毛變得深青帶紅又轉綠，神化自在之境，超升爲上仙。到了太和年間，其友人盧顥在藍橋驛的西邊遇到他，於是說起得道之事。裴航就贈給盧顥藍田美玉十斤、紫府靈丹一粒，敘話一整天，讓盧顥到他親友那裏去送信。盧顥磕着頭說：「老兄已經得道，無論如何求您說一句話教我。」裴航說：「老子說『虛其心，實其腹』，現在的人，心越來越實怎能懂得道家之理。」盧子不明白，裴航就告訴他：「心多妄想，腹漏精溢，就可以知道虛實了。凡人各自有不死之木還丹之方，只是您未便可教，將來再說吧！」盧子知道不可能請求到，但還等宴席終了才離去。後世的人沒有遇見裴航的。

卷第五十一 神仙五十一

侯道華 宜君王老 陳師 陳金

侯道華

河中永樂縣道淨院，居蒲中之勝境，道士寓居，有以十數。唐文宗時，道士鄧太玄煉丹於藥院中。藥成，疑功未究，留貯院內，人共掌之。太玄死（死原作師。據明抄本改），門徒周悟仙主院事。時有蒲人侯道華，事悟仙以供給使。諸道士皆奴畜之，灑掃隸役，無所不爲，而道華愈欣然。又常好子史，手不釋卷，一覽必誦之於口。衆或問之，要此何爲，答曰：「天上無愚懵仙人。」鹹大笑之。蒲中多大棗，天下人傳，歲中不過一二無核者，道華比三年輒得啖之。一旦，道華執斧，科古松枝垂且盡，如削，院中人無喻其意。明日昧爽，衆晨起，道華房中亡所見。古松下施案，致一杯水，仍脫雙履案前，道華衣掛松上。院中視之，中留一首詩云：「帖裏大還丹，多年色不移。前宵盜喫卻，今日碧空飛。慚愧深珍重，珍重鄧天師。他年煉得藥，留着與內芝。吾師知此術，速煉莫爲遲。三清專相待，大羅的有期。」下列細字，稱去年七月一日，蒙韓君賜姓李名內芝，配住上清善進院，以次十數言。時唐大中五年五月二十一日，院中人方驗道華竊太玄藥仙去，因相率白節度使尚書鄭公光，按視蹤跡不誣，即以其事聞奏。詔齎絹五百匹，並賜御衣，修飾廊殿，賜名昇仙院。（出《宣室志》）

【譯文】

河中永樂縣道淨院，地處蒲中的勝境，有幾十個道士寓居那裏。唐文宗時，道士鄧太玄在藥院中煉丹。丹藥煉成，疑心功力不知究竟如何，就把它留在院內貯存起來，由道人共同掌管它。鄧太玄死後，他的門徒周悟仙主持院中事務。這時有蒲人侯道華侍奉周悟仙而供差使。衆道士都像役使奴僕似的役使他，灑水掃地奴隸般地役使，沒有什麼活不讓他幹，而侯道華更加高興。侯道華平常又喜好子、史諸書，手不釋卷，看過一遍一定誦之於口。衆道士有時問他看這些書幹什麼，他回答說：「天上沒有愚昧糊塗的仙人。」衆人都嘲笑他。蒲中大棗多，天下人傳說，每年當中不過有一兩顆無核的，侯道華三年中回回喫到。一天早晨，道華拿着斧子，把古松樹枝砍劈將盡，如刀削，院中人不明白他的意圖。第二天天還沒亮，衆道士凌晨起來，道華房中沒有見到人。發現古松樹下放着一張桌子，還有一杯水，一雙鞋仍放在桌子前面，道華的衣服掛在松樹上。院中人一看，當中還留有一首詩：「帖裏大還丹，多年色不移。前宵盜喫卻，今日碧空飛。慚愧深珍重，珍重鄧天師。他年煉得藥，留着與內芝。吾師知此術，速煉莫爲遲。三清專相待，大羅的有期。」下面還寫着小字，稱去年七月一日，蒙韓君給他賜姓李起名叫內芝，配住上清善進院，以下十幾句話。當時是唐朝大中五年五月二十一日，院中人方檢驗出侯道華偷吃了鄧太玄的丹藥而仙去，於是一起向節度使尚書鄭公光稟報，按臨現場視案蹤跡不假，就把這件事奏報皇帝。皇帝下詔賞絹五百匹，並賜爲御衣，修飾道院的廊殿，賜名的昇仙院。宜君王老 王老，坊州宜君縣人也。居於村墅，頗好道愛客，務行陰德爲意，其妻亦同心不倦。一旦有藍縷道士造其門，王老與其妻俱延禮之。居月餘，間日與王老言談杯酌，甚相歡狎。俄患遍身惡瘡，王老乃求醫藥看療，益切勤切，而瘡日甚。逮將逾年，道士謂王老曰：「此瘡不煩以凡藥相療，但得數斛酒浸之，自愈。」於是王老  
爲之精潔釀酒，及熟，道士言以大甕盛酒，「吾自加藥浸之。」遂入甕，三日方出，鬚髮俱黑，面顏復少年，肌若凝脂。王老闔家視之驚異。道士謂王老曰：「此酒可飲，能令人飛上天。」王老信之。初，甕酒五斛餘。及·３·太平廣記窺，二三鬥存耳，清冷香美異常。時方打麥，王老與妻子並打麥人共飲，皆大醉。道士亦飲，雲：「可上天去否？」王老願隨師所適。於是祥風忽起，彩雲如蒸，屋舍草樹，全家人物雞犬，一時飛去。空中猶聞打麥聲，數村人共觀望驚歎。唯貓棄而不去。風定，其傭打麥二人，乃遺在別村樹下，後亦不食，皆得長年。宜君縣西三十里。有昇仙村存焉。（出《續仙傳》）

【譯文】

王老，是坊州宜君縣人。住在農村田野的草房裏，很慕道好客，把致力於行陰德作爲宗旨，他的妻子也與他心意相同堅持不懈。一天，有個穿着破爛衣衫的道士登門拜坊，王老和他的妻子都很禮貌地招待這個道士。住了一個多月，閒暇的日子就和王老談天飲酒，互相都很歡喜親近。不久，道士遍體患了惡瘡。王老就求醫買藥給他治療，更加殷勤關切，然而道士的惡瘡卻一天比一天嚴重。等到將要過年，道士對王老說：「這種瘡不能用普通的藥治療，只要弄到幾斛（十鬥）酒浸泡它，自然會好。」於是王老爲他釀造精潔的酒，到酒熟時，道士說用大甕盛酒，「我自己加藥浸瘡。」道士就進了大甕，三天才出來，鬍子、頭髮全都變黑，容顏又變爲少年，肌膚像凝固的油脂一般細嫩。王老全家看到道士變得如此感到驚異。道士對王老說：「這酒可以喝，能讓人飛上天。」王老相信他的話。當初，甕中酒有五斛多，等到探視，只剩二三鬥了，酒味香美清冷異常。當時正打麥子，王老與妻子連同打麥子的人一起喝，都喝得大醉。道士也喝，又問：「願意上天去嗎？」王老願意隨法師去。於是忽起祥風，彩雲如熱氣上升，屋舍草樹，全家人、物、雞、犬，同時飛去。還能聽到空中打麥聲，幾個村人看到感到驚歎。只有貓被棄而沒飛去。風定了，那僱來打麥子的兩個人，被遺留在別的村子的樹下。這兩人後來也不食人間煙火，都得到長生。宜君縣西三十里，還有昇仙村留存在那裏。

陳師

豫章逆旅梅氏，頗濟惠行旅。僧道投止，皆不求直。恆有一道士，衣服藍縷，來止其家，梅厚待之。一日謂梅曰：「吾明日當設齋，從君求新瓷碗二十事，及七箸，君亦宜來會，可於天寶洞前訪陳師也。」梅許之，道士持碗渡江而去。梅翌日詣洞前，問其村人。莫知其處。久之將回，偶得一小逕，甚明淨。試尋之，果見一院。有青童應門，問之，乃陳之居也。入見道士，衣冠華楚，延與之坐。命具食，頃之食至，乃熟蒸一嬰兒，梅懼不食。良久又進食，乃蒸一犬子，梅亦不食。道士嘆息，命取昨所得碗贈客。視之，乃金碗也。謂梅曰：「子善人也，然不得仙。千歲人蔘枸杞，皆不肯食，乃分也。」謝而遣之。比不復見矣。（出《稽神錄》）

【譯文】

豫章旅館有個姓梅的，特別賙濟照顧旅客。和尚道士投宿，都不要錢，經常有一個道士，穿着破舊衣服，來他家投宿，梅老闆厚待他。有一天這個道士對梅老闆說：「我明天當設齋飯，向您借二十隻瓷碗和七雙筷子。您也應當來聚會，可在天寶洞前打聽陳師。」梅老闆答應了，道士拿着碗渡江而去。梅老闆第二天到了洞前，問那裏的村人，沒有人知道那個地方。很久沒找到，打算回去，偶然找到一條小路，很亮堂潔淨。試着尋訪陳師，果然見到一座院落。有個青衣童子應門，問他，原來這就是陳師的居所。進去見道士，道士衣帽華貴整潔，請梅老闆進來讓他坐。道士命人準備喫的，一會兒，喫的東西拿來了，原來是蒸熟了的一個嬰兒，梅老闆恐懼不喫。過了很久，又端進食物，乃是蒸熟的一個狗崽子，梅老闆也不喫。道士嘆息，命人拿來昨天所得的碗贈給客人。一看，原來是金碗。道士對梅老闆說：「您是善人哪，然而不能成仙。千年的人蔘枸杞都不肯喫，乃是緣分啊。」道士又向梅老闆致謝而打發他走了。從此，再沒有再見面。

陳金

陳金者，少爲軍士，隸江西節度使劉信。圍虔州，金私與其徒五人，發一大冢，開棺，見一白髯老人。面如生，通身白羅衣，衣皆如新。開棺即有白氣沖天，墓中有非常香氣。金獨視棺蓋上有物如粉，微作硫黃氣。金素聞棺中硫黃爲藥，即以衣襟掬取懷歸。墓中無他珍寶，即共掩塞之而出。既至營中，營中人皆驚雲：「今日那得有香氣？」金知硫黃之異，旦輒汲水服之，至盡。城平（平原作中。據明抄本改），入舍僧寺，偶與寺僧言之，僧曰：「此城中富人之遠祖也，子孫相傳，其祖好道，有異人教餌硫黃。雲數盡當死，死後三百年，墓當開，即解化之期也，今正三百年矣。」即相與複視之，棺中空，唯衣尚存，如蟬蛻之狀。金自是無病，今爲清海軍小將，年七十餘矣，形體枯瘦，輕健如故。（出《稽神錄》）

【譯文】

陳金年輕時當過軍士，隸屬於江西節度使劉信。圍困虔州時，陳金暗中與五個同夥掘開一座大墳，打開棺材，看見一個白鬍子老頭。這老頭面色如生，全身穿着白色絲綢衣服，衣服都像新的似的。他們打開棺材時就有白氣沖天，墓中有不同尋常的香氣。陳金一個人看見棺材蓋上有粉狀物，微微發出硫黃的氣味。陳金過去就聽說硫黃是藥，就捧着把它放在衣襟中揣回來。墓中沒有別的珍寶，他們就把棺材蓋上一起出去，又把掘開之處堵塞好。回到軍營以後，營中的人都驚訝地說：「今天哪裏來的香氣？」陳金知道硫黃奇異，天亮時就打水把硫黃粉喝了，到喝盡爲止。虔州城攻下後，陳金入城住在僧寺，偶然與寺僧說起這件事，和尚說：「這個墓中老人是城中富人的前代祖先，子孫相傳他們的祖先好道，有異人傳授他喫硫黃。他說壽數已盡該當死了，死後三百年，墓該當打開，那時就是他肉體凡胎化解之時。現在正好三百年了。」他們就一起去再看那座墳，發現棺中已空，只有衣服還在，好像蟬脫皮的樣子。陳金從此無病，現在當清海軍小將，七十多歲了，雖形體枯瘦，但輕捷健朗如故。

卷第五十二 神仙五十二

陳復休 殷天祥 閭丘子 張卓

陳復休

陳復休者，號陳七子。貞元中，來居褒城，耕農樵採，與常無異，如五十許人，多變化之術。褒人有好事少年，承奉之者五六人，常爲設酒食，以求學其術，勤勤不已。復休約之曰：「我出西郊，行及我者，授以術。」復休徐行，羣少年奔走追之，終不能及，遂止，無得其術者。後入市，衆復奉之不已，復休與出郊外，坐大樹下。語道未竟，忽然暴卒，須臾臭敗。衆皆驚走，莫敢回視。自此諸少年不敢幹之，常狂醉市中。褒帥李讜，怒而繫於獄中，欲加其罪。桎梏甚嚴，忽不食而死，尋即臭爛，蟲蛆流出。棄之（棄之二字原闕。據明抄本補）郊外。旋亦還家，覆在市中。讜時加禮異，爲築室於褒城江之南岸，遺與甚多，略無受者。河東柳公仲郢、相國周墀、燕國公高駢，擁旄三州，皆威望嚴重，而深加禮敬，書幣相屬，復休亦無所受。唯鶴氅布裘，受而貯之，亦未嘗衣着也。昌明令胡仿，常師事之，將赴任，留錢五千，爲復休市酒。笑而不取曰：「吾金玉甚多，恨不能用耳。」以鋤授仿，使之劚地，不二三寸，金玉錢貨。隨劚而出。曰：「人間之物，固若是矣，但世人賦分有定，不合多取。若吾用之，豈有限約乎？」仿之昌明，復休祖之於仙流江上，指砂中，令仿取酒器。仿攫砂數寸，得器皿五六事。飲酒畢，復埋砂中。又戲曰：「吾於砂中嘗藏果子，今亦應在。」又令取之，皆得。蜀相燕公，使人致書至褒城所居延召，復休同時離褒城，使人經旬方達，復休當日已至成都，而又有一復休與使者偕行，未嘗相舍。燕公詰於使者，益奇待之。常於巴南太守筵中，爲酒妓所侮，復休笑視其面，須臾妓者髯長數尺。泣訴於守，爲祈謝，復休咒酒一杯，使飲之，良久如舊。又有藥一丸，投水中，沉浮旋轉，任人指呼，變化隱顯。其類極多，不可備載。中和五（五字原闕。據明抄本、許刻本補。黃本作光啓元年）年，大駕還京，復休亦至闕下。田晉公軍容，問至京國幾年安寧，曰：「二十。」果自問後二十日，再幸陳倉。後於道中寄詩與田晉公曰：「夜坐空庭月色微，一樹寒梅發兩枝。」及駕至梁洋。邠帥朱玫立襄王監國，寒梅兩枝驗矣。自是衛駕詣都，多在西縣三泉褒斜以來屯駐。復休之術，素爲人所傳。俄爲人釘其手於柱上，尋有人救而拔之，竟亦無患。歲餘，卒於家，葬於江南山下。數月，好事者掘其墓，無復所有。見覆休在長安。駕駐華州，復休亦至興德府矣。（出《仙傳拾遺》）

【譯文】

陳復休，號陳七子。貞元年間，來到褒城居住。耕地打柴，與平常人沒有什麼不同。他像五十多歲的人，有很多變化的法術。褒城有喜歡多事的青年人，奉承陳復休的有五六人，他們常常爲陳復休安排酒食，以求學到他的法術，總是很殷勤。陳復休與他們約定說：「我出西郊，走路能趕上我的人，我就把法術教給他。」陳復休慢慢走，一羣年輕人奔跑着追趕他，始終沒能趕上，就停止了，所以沒有學到他的法術的人。後來陳復休進入街市，衆人又不停地討好他，陳復休與他們一起走到郊外，坐在大樹下。道術還沒傳完畢，陳復休忽然暴死，一會兒的工夫就發臭變壞了。大家都嚇跑了，沒有人敢回去看他。從此衆位年輕人都不敢求他。他還常常在市中飲得狂醉。褒帥李讜發怒把他關押在獄中，想要治他的罪。陳復休被刑具鎖得很嚴密，忽然不喫東西而死去，不久就臭爛了，蟲蛆隨膿血流出，就被棄於郊外。但不久陳復休又回到家裏，又在市中。李讜時時以特殊禮節相待，爲他在褒城江南岸修築房屋，送給他很多東西，陳復休一點也不收受。河東柳仲郢、相國崔墀、燕國公高駢，指揮三州，都有很高的威望，而對他深加禮敬，不斷給他寫信送禮，陳復休也是什麼也不接受。只接受了鶴氅布袍卻把它放在那裏，也不曾穿着。昌明縣令胡仿平常以師侍事奉他，將赴任，留下五千錢，爲陳復休買酒。陳復休笑而不取，他說：「我的金玉很多，遺憾的是不能用。」把鋤頭交給胡仿讓他刨地，不到二三寸，金玉錢貨就隨着鋤頭刨出。他說：「人間的東西，本來就像這樣遍地都有，只是世人天賦本分有一定，不該多取。如果我用錢財，難道有限度約束嗎？」胡仿去昌明，陳復休在仙流江上爲他餞行。陳復休手指沙中，讓胡仿取酒器。胡仿抓沙有幾寸深，找到五六件器皿。喝完酒，又把器皿埋在沙中。又戲謔地說：「我在沙中曾經藏着果子，現在也應當還在。」又讓胡仿取果子，都得到了。蜀相燕公派人送書信到褒城住所召請他，陳復休和使者同一天離開褒城，但使者十多天以後纔到，陳復休當天已經到了成都，而又拿出一個陳復休與使者一起走，不曾相舍。燕公盤問使者，更加以奇人對待陳復休。陳復休曾在巴南太守筵席中被酒妓所侮，陳復休笑着看酒妓的臉，不一會兒，酒妓的臉上就長出數尺長的鬍子。酒妓向太守哭訴，太守替酒妓道歉求情，陳復休拿來一杯酒唸了咒語，讓酒妓喝下去，很久，酒妓顏面如舊。又有一丸藥，投到水中，沉浮旋轉，任憑人們指揮呼叫，或隱或顯隨意變化。類似的法術極多，不能全記載下來。中和五年，皇帝回京，陳復休也來到京城。晉公田軍容問京國有幾年安寧，他說：「二十。」果然從問話後二十天，皇帝再次出行陳倉。後來在路途中，陳復休給田晉公寄詩說：「夜坐空庭月色微，一樹寒梅發兩枝。」等到皇帝到梁洋，邠帥朱玫立襄王監國，寒梅兩枝應驗了。自從護衛皇帝到都城，多半在西縣三泉褒斜附近駐紮。陳復休的法術，一向爲人所傳說。後來陳復休被人把手釘在柱子上，馬上就有人把釘子拔掉救他，竟沒有傷痕。一年以後，陳復休死在家裏，葬於江南山下。過了幾個月，好事的人掘開他的墓，什麼也沒有。有人看見陳復休在長安。皇帝車駕駐在華州，陳復休也到興德府了。

殷天祥

殷七七，名天祥，又名道筌，嘗自稱七七，俗多呼之，不知何所人也。遊行天下，人言久見之，不測其年壽。面光白，若四十許人，到處或易其姓名不定。曾於涇州賣藥，時靈臺蕃漢，疫癘俱甚，得藥者入口即愈，皆謂之神聖，得錢卻施於人。又嘗醉於城市間，周寶舊於長安識之。尋爲涇原節度，延之禮重，慕其道術房中之事。及寶移鎮浙西，數年後，七七忽到，復賣藥。寶聞之驚喜，召之，師敬益甚。每日醉歌曰：「彈琴碧玉調，藥煉白硃砂。解醞頃刻酒，能開非時花。」寶常試之，悉有驗。復求種瓜釣魚，若葛仙翁也。鶴林寺杜鵑，高丈餘，每春末花爛漫。寺僧相傳，言貞元中，有外國僧自天台來，盂中以藥養其根來種之，自後構飾，花院鎖閉。時或窺見三女子，紅裳豔麗，共遊樹下。人有輒採花枝者，必爲所祟，俗傳女子花神也。是以人共寶惜，故繁盛異於常花。其花欲開，探報分數，節使賓僚官屬，繼日賞玩。其後一城士女，四方之人，無不載酒樂遊縱。連春入夏，自旦及昏，閭里之間，殆於廢業。寶一日謂七七曰：「鶴林之花，天下奇絕。常聞能開非時花，此花可開否？」七七曰：「可也。」寶曰：「今重九將近，能副此日乎？」七七乃前二日往鶴林宿焉。中夜，女子來謂七七曰：「道者欲開此花耶？」七七乃問女子何人，深夜到此，女子曰：「妾爲上玄所命，下司此花。然此花在人間已逾百年，非久即歸閬苑去。今與道者共開之，非道者無以感妾。」於是女子瞥然不見。來日晨起，寺僧忽訝花漸折蕊。及九日，爛漫如春。乃以聞，寶與一城士庶驚異之，遊賞復如春間。數日，花俄不見，亦無落花在地。後七七偶到官僚家，適值賓會次，主與賓趨而迎奉之。有佐酒倡優，甚輕侮之。七七乃白主人：「欲以二慄爲令，可乎？」鹹喜，謂必有戲術，資於歡笑。乃以慄巡行，接者皆聞異香驚歎，唯佐酒笑七七者二人，作石綴於鼻，掣拽不落，但言穢氣不可堪。二人共起狂舞，花鈿委地，相次悲啼，粉黛交下，及優伶輩一時亂舞，鼓樂皆自作聲，頗合節奏，曲止而舞不已。一席之人，笑皆絕倒。久之，主人祈謝於七七。有頃，石自鼻落，復爲慄，嗅之異香，及花鈿粉黛悉如舊，略無所損，鹹敬事之。又七七酌水爲酒，削木爲脯，使人退行，指船即駐，呼鳥自墜，唾魚即活。撮土畫地，狀山川形勢，折茅聚蟻，變成城市。人有曾經行處，見之歷歷皆似，但少狹耳。凡諸術不可勝紀。後二十年，薛朗、劉浩亂。寶南奔杭州，而寶總成爲政，刑殺無辜。前上饒牧陳全裕經其境，構之以禍，盡赤其族。寶八十三，筋力尤壯，女妓百數，盡得七七之術。後爲無辜及全裕作厲，一旦忽殂。七七、劉浩軍變之時，甘露寺爲衆推落北岸，謂墜江死矣。其後人見在江西十餘年賣藥，入蜀，莫知所之。鶴林、犯兵火焚寺。樹失根株，信歸閬苑矣。（出《續仙傳》）

【譯文】

殷七七，名叫天祥，又名叫道筌，曾經自稱七七，俗人多數叫他七七，不知是哪裏人。他在全國到處走，有人說很久前見過他，估計不出他的年齡。他臉白有光，好像四十多歲的人。他每到一處有時更換姓名沒有一定。曾經在涇州賣藥，當時靈臺蕃漢瘟疫盛行，得到藥的人，藥入口病就好，都把殷七七稱作神聖，殷七七得到錢卻把它施捨給別人。又曾經醉於城市間。周寶過去在長安就認識他。不久，周寶作了涇原節度使，以重禮筵請殷七七，想學到他的道術房中之事。等到周寶奉調鎮守浙西，幾年後，殷七七忽然來到，還是賣藥。周寶聽說殷七七來到又驚又喜，召他前去，以師禮尊敬得更加隆重。殷七七每天醉了就唱道：「彈琴碧玉調，藥煉白硃砂。解醞頃刻酒，能開非時花。」周寶常讓他試驗，全都有靈驗。殷七七又請求種瓜釣魚，好像葛仙翁似的。鶴林寺的杜鵑樹，高一丈多，每到春末花開爛漫。寺裏的和尚互相傳說：貞元年間，有個外國和尚從天台來，盂鉢中用藥養着杜鵑花根來種它，自那以後遮蔽掩飾，花院上鎖緊閉。當時有人窺見三個女子，紅裳豔麗，一起在樹下漫步。有擅自採花折枝的人，一定被女子作怪致禍。俗人傳說女子是花神，所以人們共同像愛惜寶貝一樣愛惜杜鵑，因此繁盛超過普通花卉。杜鵑花要開時，周寶就派人探報分數，節度使衙門中的賓客幕僚和官屬，就連日觀賞。其後全城男女以及四方之人，無不載酒以縱情漫遊爲樂。連春入夏，從早到晚，里巷之間，近於荒廢正業。有一天，周寶對殷七七說：「鶴林寺的杜鵑花，天下奇絕。常聽您說能使不到時令的花開，這杜鵑花能開嗎？」殷七七說：「可以。」周寶說：「現在重九（九月初九）將近，能符合這一天嗎？」殷七七就提前兩天前往鶴林寺，住在那裏。中夜，有女子來對殷七七說：「道者要讓這杜鵑花開嗎？」殷七七就問女子是什麼人，深夜到這裏來，女子說：「我被上天所命，下界管理此花。然而此花在人間已超過百年，不久就讓它回閬苑去。現在爲有道者使它開花，不是有道者沒有誰能來感動我。」於是女子一瞬間就不見了。來日早晨起來，寺裏的和尚們一下子被花蕊初綻驚呆了。到初九那天，花開得爛漫如春。於是把這件事報告了周寶，周寶與全城官民都感到驚異，遊賞又如春天期間。幾天以後，花一下子都不見了，也沒有落花在地上。後來殷七七偶然到一官僚家，正趕上會聚賓客，主人和客人都跑來簇擁他。有勸酒的歌妓，對殷七七很輕視侮慢。殷七七就對主人說：「想要用兩個栗子作爲酒令，可以嗎？」大家都很歡喜，認爲一定有好玩的法術，有助於歡樂。於是用栗子傳巡，接到栗子的人都聞到異香而驚歎，唯有勸酒時譏笑殷七七的兩個人，接到栗子後，變作石子粘在鼻子上，拉扯不掉，只說污穢的氣味不可忍受。兩個人一同起來狂舞，花鈿首飾掉落地上，相次悲啼，臉上的胭粉顏料紛紛淌下來，正當優伶們一時亂舞，鼓樂都自動發聲，還很合乎節奏，曲子終了而舞仍舊不停，整個入席的人都笑得絕倒。過了一會兒，主人向殷七七道歉祈求。又過一會兒，石子從歌妓鼻子上掉落，又變爲栗子，嗅之有奇異的香味，至於花鈿首飾和粉黛又全都像原來那樣，毫無缺損，大家全都恭恭敬敬地侍奉他。殷七七又斟水變酒，削木變脯，讓人退着走，指船船就停，呼鳥鳥自墜，唾魚魚就活。撮土畫地，描繪出山川形勢，折茅聚蟻，變爲城市。人們有曾經去過的地方，見到殷七七的畫變成的城市，覺得歷歷在目全都很像，只不過稍微狹小罷了。所有各種法術不可勝記。以後二十年，薛明、劉浩作亂，周寶向南奔到杭州，而周寶總管軍務和政務，用刑殺死無罪的人。前任上饒州牧陳全裕經過周寶轄區，就羅網罪名殺害了他，把陳全裕全家老小全部殺光。周寶八十三歲時，筋力還很健壯，妻妾上百，他把殷七七的法術全學到了。後來因爲無辜而死的人以及陳全裕作祟，有一天周寶突然死了。殷七七在劉浩軍變的時候，在甘露寺被推落北崖，掉到江中死了。其後，有人看見他在江西十餘年賣藥，入蜀以後，沒有人知道他到哪裏去了。鶴林寺犯兵火被燒掉，杜鵑樹也失去了根株，真回閬苑了。

閭丘子

有滎陽鄭又玄，名家子也。居長安中，自小與鄰舍閭丘氏子，偕讀書於師氏。又玄性驕，率以門望清貴，而閭丘氏寒賤者，往往戲而罵之曰：「閭丘氏非吾類也，而我偕學於師氏，我雖不語，汝寧不愧於心乎？」閭丘子嘿然有慚色，後數歲，閭丘子病死。及十年，又玄以明經上第，其後調補參軍於唐安郡。既至官，郡守命假尉唐興。有同舍仇生者，大賈之子，年始冠，其家資產萬計。日與又玄會，又玄累受其金錢賂遺，常與宴遊。然仇生非士族，未嘗以禮貌接之。嘗一日，又玄置酒高會，而仇生不得預。及酒闌，有謂又玄者曰：「仇生與子同舍會宴，而仇生不得預，豈非有罪乎？」又玄慚，即召仇生。生至，又玄以卮飲之，生辭不能引滿，固謝。又玄怒罵曰：「汝市井之民，徒知錐刀爾，何爲僭居官秩邪？且吾與汝爲伍，實汝之幸，又何敢辭酒乎？」因振衣起，仇生羞且甚，俯而退，遂棄官閉門，不與人往來，經數月病卒。明年，鄭罷官，僑居濛陽郡佛寺。鄭常好黃老之道。時有吳道士者，以道藝聞，廬於蜀門山。又玄高其風，即驅而就謁，願爲門弟子。吳道士曰：「子既慕神仙，當且居山林，無爲汲汲於塵俗間。」又玄喜謝曰：「先生真有道者，某願爲隸於左右，其可乎？」道士許而留之。凡十五年，又玄志稍惰，吳道士曰：「子不能固其心，徒爲居山林中，無補矣。」又玄即辭去。宴遊濛陽郡久之。其後東入長安，次褒城，舍逆旅氏，遇一童兒十餘歲，貌甚秀。又玄與之語，其辨慧千轉萬化，又玄自謂不能及。已而謂又玄曰：「我與君故人有年矣，君省之乎？」又玄曰：「忘矣。」童兒曰：「吾嘗生閭丘氏之門，居長安中，與子偕學於師氏，子以我寒賤，且曰非吾類也。後又爲仇氏子，尉於唐興，與子同舍。子受我金錢賂遺甚多，然子未嘗以禮貌遇我，罵我市井之民。何吾子驕傲之甚邪。」又玄驚，因再拜謝曰：「誠吾之罪也。然子非聖人，安得知三生事乎？」童兒曰：「我太清真人。上帝以汝有道氣，故生我於人間，與汝爲友，將授真仙之訣，而汝以性驕傲，終不能得其道。籲，可悲乎！」言訖，忽亡所見。又玄既寤其事，甚慚恚，竟以憂卒。（出《宣寶誌》）

【譯文】

有個滎陽人鄭又玄，是名門家子弟，住在長安城中，從小和鄰舍閭丘氏的兒子一起在師氏那裏讀書。又玄性情驕傲，大抵因爲自己門第聲望清高尊貴，而閭丘氏貧寒低賤的緣故，往往戲耍而且嘲罵閭丘子說：「閭丘氏不是我的同類，而我和你一起向老師學習，我即便不說，你難道心裏不慚愧嗎？」閭丘子默然流露出慚愧的神色。過後幾年，閭丘子病死。過了幾年，鄭又玄以明經科考得中，其後調補到唐安郡任參軍。到官以後，郡守命他代理唐興縣尉。同舍有個仇生，是大商人兒子，年紀剛夠二十，他家的資產數用萬計。每天與又玄見面，又玄累次接受他贈送的金錢財物，常與他聚飲出遊。然而仇生不是士族子弟，所以鄭又玄也不曾禮貌與仇生交往。曾經有一天，又玄設酒席聚會高朋，而仇生沒得到邀請。等酒喝盡興，有人對又玄說：「仇生和您一起住一起宴會，而仇生沒能參與這次聚會，難道你沒有過失嗎？」又玄覺得慚愧，就去召仇生。仇生來了，又玄用大杯斟酒給仇生喝，仇生推辭說不能全飲，堅持辭謝。又玄發怒罵道：「你是個市井之民，只知錐子和刀罷了，爲什麼超越本分住在官舍呢？況且，我和你爲伍，實在是你的幸運，又怎麼敢辭酒呢？」於是振衣而起，仇生羞愧得很，低着頭退出去，立刻辭去官職關起門來，不與人往來，經過幾個月就病死了。第二年，鄭又玄罷了官，在濛陽郡的佛寺僑居。鄭又玄平素喜好黃老之道。當時有個吳道士，憑道藝出名，住在蜀門山。又玄認爲吳道士風格高尚，就騎馬跑去拜見，希望做吳道士的門下弟子。吳道士說：「您既然敬慕神仙，應當在山林里居住，不要在塵俗之中做僞詐之事。」又玄高高興興地拜謝說：「先生真是有道之人，我願在您左右作差使，那可以嗎？」道士答應了，就把他留下來。前後十五年，又玄學道的志向漸漸鬆懈下來。吳道士說：「你不能堅定學道之心，白白地住在山林之中，沒有什麼補益了。」又玄就告辭離去。在濛陽郡嬉遊很久，其後向東走去長安，途經褒城，住在旅館裏，遇到一個十多歲的小童，相貌很清秀。又玄跟小童說話，那個小童很有智慧和辯才，千轉萬化，又玄自己認爲不能趕上他。不久，小童對又玄說：「我和您是多年的老朋友了，您記得我嗎？」又玄說：「忘了。」小童說：「我曾經生於閭丘氏門中，住在長安，與您一起跟老師學習，您因爲我貧寒低賤，就說『不是我的同類』，後來，我又作仇家的兒子，在唐興縣作縣尉，與您住在同舍。您接受我金錢財物很多，然而您不曾以禮貌待我，罵我是市井之民。爲什麼您驕傲得如此過分呢？」又玄很驚訝，於是拜了兩拜道歉說：「這實在是我的罪過啊。然而您不是聖人，哪能知道三輩子的事情呢？」小童說：「我是太清真人。上帝因爲你有道氣，特意派我降生到人間，與你作朋友，將要傳授真仙的訣竅，但是你因爲性情驕傲，總不能得其道。唉，可悲呀！」說完話，小童忽然不見了。又玄明白了那些事以後，很慚愧怨恨自己，終於因爲憂愁而死。

張卓

張卓者，蜀人，唐開元中，明經及第，歸蜀覲省。唯有一驢，衣與書悉背在上，不暇乘，但驅而行。取便路，自斜谷中，數日，將至洋州，驢忽然奔擲入深箐中，尋之不得。天將暮，又無人家，欲宿林下，且懼狼虎。是夜月明，約行數十里，得大路。更三二里。見大宅，朱門西開。天既明，有山童自宅中出，卓問求水。童歸，逡巡見一人，朱冠高履，曳杖而出。卓趨而拜之，大仙曰：「觀子塵中之人，何爲至此？」卓具陳之。仙曰：「有緣耳。」乃命坐，賜杯水。香滑清冷，身覺輕健。又設美饌訖，就西院沐浴，以衣一箱衣之。仙曰：「子骨未成就，分當留此。某有一女，兼欲聘之。」卓起拜謝，是夕成禮。數日，卓忽思家，仙人與卓二朱符、二黑符：「一黑符可置於頭，入人家能隱形；一黑符可置左臂，千里之內，引手取之；一朱符可置舌上，有不可卻者，開口示之；一朱符可置左足，即能蹙地脈及拒非常。然勿恃靈符，自顛狂耳。」卓至京師，見一大宅，人馬駢闐，窮極華盛。卓入之，經數門，至廳事，見鋪陳羅列，賓客滿堂。又於帳內妝飾一女，年可十五六。卓領之，潛於中門。聞一宅切切之聲雲：「相公失小娘子。」具事聞奏，敕羅葉二師就宅尋之。葉公踏步叩齒，噴水化成一條黑氣，直至卓前，見一少年執女衣襟。右座一見怒極，令前擒之。卓因舉臂，如抵牆壁，終不能近。遽以狗馬血潑之，又以刀劍擊刺之，卓乃開口，鋒刃斷折。續又敕使宣雲，斷頸進上，卓聞而懼，因脫左鞋，伸足推之。右座及羅葉二師暨敕使，皆仰僕焉。葉公曰：「向來入門，見非常之氣，及其開口，果有太乙使者。相公但獲愛女，何苦相害。」卓因縱女，上使衛兵送歸舊山。仙人曳杖途中曰：「張郎不聽吾語。遽遭羅網也。」侍衛兵士尚隨之，仙人以拄杖畫地，化爲大江，波濤浩淼，闊三二里。妻以霞帔搭於水上，須臾化一飛橋，在半天之上。仙人前行，卓次之，妻又次之，三人登橋而過。隨步旋收，但見蒼山四合，削壁萬重，人皆遙禮。歸奏玄宗，俄發使就山祭醮之。因呼爲隔仙山，在洋州西六十里。至今存焉。（出《會昌解頤錄》）

【譯文】

張卓是蜀州人，唐朝開元年間以明經科考取進士，回蜀探親。他只有一頭驢，衣服和書籍都放在驢背上，沒有空閒可騎，只得趕着走。取便道從斜谷中走了幾天，將要到洋州，驢忽然狂奔進入竹林深處，找不到它。這時天色將晚，又沒有人家，張卓想睡在林子裏，又怕虎狼。這天夜晚月光明亮，大約走了幾十裏，找到了大路。再走三二里，看見一個大宅院，紅色的大門朝西開。天亮以後，有個小童從大宅出來，張卓就去討水喝。童子回去，一會兒，看見一個人戴着紅色帽子穿着高底鞋，拄着手杖出來。張卓快步上前向他行禮，大仙說：「我看你是塵世中的人，爲什麼到這裏來？」張卓就詳細地向他敘述了一遍經過。大仙說：「這是有緣啊！」就讓他坐下，給他一杯水。這水香滑清冷，張卓喝了，覺得身體輕健。又擺設美味讓他喫完，到西院去沐浴，拿一箱衣服讓他穿。大仙說：「你的仙骨沒有成，按緣分應當留在這裏。我有個女兒，打算把她許給你。」張卓起身拜謝，這天夜裏完成婚禮。過了幾天，張卓忽然想起家來。仙人給張卓兩道朱符兩道黑符：「一道黑符可以貼到頭上，進入人家能夠隱形；一道黑符可以貼在左臂上，千里以內的東西，可以伸手把它取來；一道朱符可以放在舌頭上，如果有不能打退的人，就張開口給他看；另一道朱符可貼在左足上，就能縮地脈以及抵拒不同尋常的人。但是不要依仗靈符，自己就顛狂起來呀！」張卓來到京城，看見一個大宅院，人馬駢盛。張卓進入大宅，經過好幾道門，到了廳堂，看見鋪陳羅列，滿堂賓客。又在帳子裏看到一個盛裝打扮的女郎，年紀約有十五六歲。張卓就領着她，潛藏在中門以內。這時，聽見整個宅子都嘈雜喧譁，說是相公丟失了小娘子，把這件事奏報皇帝，皇帝下令讓羅公遠、葉法善二位天師到宅尋找。葉天師踏步唸咒，噴水化成一條黑氣，直到張卓面前，看見一個年輕人拉着女郎的衣襟。相公一見大怒已極，命人上前捉拿他。張卓就舉起左臂，捉他的人好像被牆壁隔擋，始終不能靠近他。人們急忙用狗馬的血去潑他，又用刀劍去擊刺他。張卓就張開口，刀鋒劍刃被折斷。接着皇帝又命使者傳宣旨意，說要將人頭進獻皇上。張卓聽到就害怕了，於是脫下左腳上的鞋，伸出腳去推他們。相公以及羅葉二位天師，連同宣詔的使者，都仰面倒在地上。葉天師說：「剛纔來時我一進門，就見到一股不同尋常之氣，等到他張開口，果然有太乙真人的使者。相公只要找到愛女，何必苦苦害他。」張卓就放開女郎。皇上派衛兵把他送回原來的那座山。仙人曳杖在途中說：「張郎不聽我的話，馬上就遭受羅網了。」侍衛的兵士還跟着他，仙人就用拄着的柺杖在地上一畫，變成一條大江，波濤浩淼，有二三里地寬。張卓的妻子把霞帔搭在水上，片刻之間，就變成一座飛橋，在半天空上。仙人在前邊走，張卓跟着，他的妻子在後面，三個人登橋而過。空中飛橋隨着他們的腳步，走過之處馬上就收回。只見蒼莽羣山從四處圍合，萬重峭壁刀削一般，人們都遠遠地給他們行禮。衛士回去奏報唐玄宗，不久，唐玄宗打發使者到山裏祭祀他們。於是人們把這座山叫作隔仙山，在洋州西六十里，現在還在那裏。

卷第五十三 神仙五十三

麒麟客 王法進 維楊十友 金可記 楊真伯

麒麟客

麒麟客者，南陽張茂實客傭僕也。茂實家於華山下，唐大中初，偶遊洛中，假僕於南市，得一人焉。其名曰王夐，年可四十餘，傭作之直月五百。勤幹無私，出於深誠，苟有可爲，不待指使。茂實器之，易其名曰大曆，將倍其直，固辭，其家益憐之。居五年，計酬直盡。一旦辭茂實曰：「夐本居山，家業不薄。適與厄會，須傭作以禳之，固非無資而賣力者。今厄盡矣，請從此辭。」茂實不測其言，不敢留，聽之去。日暮，入白茂實曰：「感君恩宥，深欲奉報。夐家去此甚近，其中景趣，亦甚可觀，能相逐一遊乎。」茂實喜曰：「何幸，然不欲令家人知，潛一遊可乎？」夐曰：「甚易。」於是截竹杖長數尺，其上書符，授茂實曰：「君杖此入室，稱腹痛。左右人悉令取藥。去後，潛置竹於衾中，抽身出來可也。」茂實從之。夐喜曰：「君真可遊吾居者也。」相與南行一里餘，有黃頭執青麒麟一，赤文虎二，候於道左。茂實驚欲迴避，夐曰：「無苦，但前行。」既到前，夐乘麒麟，茂實與黃頭各乘一虎。茂實懼不敢近，曰：「夐相隨，請不須畏。且此物人間之極俊者，但試乘之。」遂憑而上，穩不可言。於是從之上仙掌峯。越壑凌山，舉意而過，殊不覺峻險。如到三更，計數百里矣。下一山，物衆鮮媚，松石可愛，樓臺宮觀，非世間所有。將及門，引者揖曰：「阿郎何（明抄本無何字）來？」紫衣吏數百人，羅拜道側。既入，青衣數十人，容色皆殊，衣服鮮華，不可名狀，各執樂器引拜。遂於中堂宴席畢，且命茂實坐。夐入更衣，返坐，衣裳冠冕，儀貌堂堂然，實真仙之風度也。其窗戶階闥，屏幃茵褥之盛，固非人世所有，歌鸞舞鳳，及諸聲樂，皆所未聞。情意高逸，不復思人寰之事，觀極。主人曰：「此乃仙居，非世人所到。以君宿緣，合一到此，故有逃厄之遇。仙俗路殊，塵靜難雜，君宜歸修其心，三五劫後，當復相見。夐比者塵緣將盡，上界有名，得遇太清真人，召入小有洞中，示以九天之樂，復令下指生死海波。」且曰：「樂雖難求，苦亦易遣。如爲山者，掬土增高，不掬則止，穿則陷。夫（夫原作天。據明抄本改）升高者，不上難而下易乎？」自是修習，經六七劫，乃證此身，回視委骸，積如山嶽。四（四原作曰。據明抄本改）大海水，半是吾宿世父母妻子別泣之淚。然念念修之，倏已一世。形骸雖遠，此不忘修致，其功即亦非遠。亦時有心遠氣清，一言而悟者。勉之！」遺金百鎰，爲營身之助，復乘麒麟，令黃頭執之，夐步送到家，家人方環泣。茂實投金於井中，夐抽去竹杖，令茂實潛臥衾中。夐曰：「我當至蓬萊謁大仙伯。明旦蓮花峯上，有彩雲車去，我之乘也。」遂揖而去，茂實忽呻吟，衆驚而問之，茂實給之曰：「初腹痛時，忽若有人見召，遂奄然耳，不知其多少時也。」家人曰：「取藥既回，呼之不應，已七日矣，唯心頭尚暖，故未斂也。」明日望之，蓮花峯上，果有彩雲。遂棄官遊名山。後歸，出井中金與眷屬，再出遊山，後不知所在也。（出《續玄怪錄》）

【譯文】

麟麒客，是南陽張茂實僱來的僕人。茂實家住在華山下，唐朝大中初年，偶然出遊到洛中，在南市僱僕人，找到一個人。他名叫王夐，年約四十多歲，傭作的工錢每月五百錢。這個人勤勞幹練沒有私心，異常忠誠，如果有可做的事，不等主人指使就幹了。茂實很器重他，給他改名叫大曆，打算加倍給他工錢，而王夐卻堅決推辭，因此茂實全家更加憐愛他。住了五年，估計酬勞相抵已盡。有一天，王夐向茂實告辭說：「我本來住在山裏，家業不薄。正趕上碰到厄運，必須傭作來消災，本不是無錢出賣力氣的人。現在厄運已盡了，請允許我從此告辭。」茂實猜不透他的話，不敢留他，聽憑他離去。天晚了，王夐又進去告訴茂實說：「感謝您待我寬容有恩，很想奉報，我家離這裏很近，其中景趣也很可一觀，能跟我去遊一次嗎？」茂實高興地說：「多麼幸運啊，可是我不想讓家裏人知道，悄悄地遊一趟，可以嗎？」王夐說：「這很容易。」於是截了一支幾尺長的竹杖，竹杖上畫了符，交給茂實，他說：「您拄着它進到屋裏，假稱肚子疼，讓左右的人全去取藥。他們走後，悄悄地把竹杖放在被子中，抽身出來就行了。」茂實聽從他的指教。王夐高興地說：「您真是可以到我的住處一遊的人啊。」一起向南走一里多路，有個黃頭仙童牽着一隻青麒麟、兩隻紅色花紋的老虎，在道旁等候。茂實害怕想要躲開，王夐說：「不要害怕，只管前行。」到跟前以後，王夐乘上麒麟，茂實與黃頭各騎一隻老虎。茂實害怕不敢靠近，王夐說：「我隨着你，請不必害怕。而且這東西是人間極出衆的動物，只管試着騎它。」茂實才靠着老虎跨上去，說不出的穩當。於是跟隨王夐上了仙掌峯。越溝壑凌高山，一轉兒就過去了，一點也不覺得險峻。好像到了三更天，估計走了幾百裏了。直到一座山，物華鮮媚，松石可愛，樓臺宮觀，不是人世間所能有的。將到門前，引導的人就來作揖說：「阿郎從哪裏來？」幾百個穿紫衣的官吏在道邊羅拜。進去以後，又有青衣幾十人，姿色都不一般，衣服鮮豔華貴，無法形容，各拿樂器引拜。就在中堂設宴喫完飯，又讓茂實坐着。王夐進內室更衣，又回來坐着，衣裳冠冕儀貌堂堂，實在是仙人的風度啊。那裏窗戶階闥，屏幃茵褥的繁盛，本來就不是人世所能有，歌鸞舞鳳及各種聲樂，都聞所未聞。這時，茂實情意高逸，不再去想人間的事，歡樂已極。主人說：「這就是仙人居住的地方，不是世人所能到處。憑您宿緣，應當到這裏一次，所以有逃避厄運時的際遇。但仙俗道路不同，塵世和靜修之人難以混雜，您應當回去修養慕道之心，三五劫後，當再相見。我近來塵緣將盡，上界有名，得遇太清真人，召我入小有洞中，以九天之樂指示我，又令我下指生死波瀾。」又說：「歡樂雖然難以尋求，痛苦也容易打發。像堆山似的，掬土山就增高，不掬山就停止，穿它就透。登高的人，不是上難下容易嗎？從此修習，經過六七劫，就能使此身證果，回頭去看看遺留的形骸，堆積如山。四大海水，有一半是我舊世父母妻子兒女離別悲泣的眼淚。然而我一心一意修道，轉眼已經一世。形骸雖遠，依然不忘修致，其功就不會遠。也時而有心遠氣清，一句話而悟道的人。你努力吧！」又送給茂實金百鎰，作爲營身的資助，又讓茂實乘着麒麟，令黃頭牽引，王夐步行送他回家。家裏的人正環繞哭泣。茂實把金子投到井中，王夐抽去竹杖，讓茂實悄悄躺進被子中。王夐說：「我該去蓬萊拜見大仙伯。明天早晨蓮花峯上有彩雲去，就是我的車子。」於是一揖而去。茂實忽然呻吟，大家驚異地問他，茂實騙他們說：「我剛肚子疼時，忽然好像有人召我，就只剩一口氣了，不知道多長時間了。」家人說：「我取藥回來以後，叫你你不答應，已經七天了，只是心頭還溫暖，所以沒有裴殮。」第二天，張茂實去觀望，蓮花峯上果然有彩雲，就棄官遊歷名山。後來回家，把井中的金子取出給了眷屬，再出去遊山，後來不知道他在哪裏。

王法進

王法進者，劍州臨津人也。幼而好道，家近古觀，雖無道士居之，其嬉戲未嘗輕侮於像設也。十餘歲，有女冠自劍州歷外邑，過其家，父母以其慕道，託女冠以保護之。與授正一延生小籙，名曰法進。而專勤香火，齋戒護持。亦茹柏絕粒，時有感降。時三川飢儉，斛斛翔貴，死者十五六，多采野葛山芋以充飢。忽三青童降於其庭，謂法進曰：「上帝以汝夙稟仙骨，歸心精誠，不忘於道，敕我迎汝受事於上京也。」不覺騰空。逕達大帝之所，命以玉杯霞漿賜之。徐謂曰：「人處三才之大，體天地之和，得人形，生中土，甚不易也。天運四時之氣，地稟五行之秀，生五穀百果，以養於人。而人不知天地養育之恩，輕棄五穀，厭舍絲麻，使耕農之夫，紡績之婦，身勤而不得飽，力竭而不禦寒，徒施甚勞。曾無愛惜者，斯固神明所責，天地不佑矣。近者地司嶽瀆所奏，以世人厭擲五穀，不貴衣食之本。我已敕太華之府，收五穀之神，所種不成，下民飢餓，因示罰責，以懲其心。然旋奉太上慈旨，以大道好生，務先救物。雖天地神明責之，愚民不知其過所自，固無懺請首原之路。汝當爲上宮侍童，入侍天府，今且令汝下歸於世，告喻下民，使其悔罪，寶愛農桑，此亦汝之陰功也。」命侍女以《靈寶清齋告謝天地儀》一軸付之，使傳行於世。曰：「令世人相率於幽山高靜之所，致齋悔謝，一年再爲之，則宿罪可除，谷父蠶母之神，爲致豐衍矣。龍虎之年，復當召汝。」即今清齋天公告謝之法是也。法進以天寶十二年壬辰，遂復昇天。（出《仙傳拾遺》）

【譯文】

王法進，是劍州臨津人，幼年就好道。他家靠近古觀，雖然沒有道士住在那裏，他遊戲的時候也不曾對神像輕視侮慢。十多歲時，有個女道士從劍州遊歷外縣，經過他家，父母因爲他慕道，託付女道士保護他。女道士授給他一本《正一延生小籙》，給他起名叫法進。讓他專心香火，齋戒護持。他也就只吃樹籽不喫飯，不時有感應降臨。當時三川歉收鬧饑荒，糧價飛漲。死的人佔十分之五六。多數人採集野葛根山芋來充飢。忽然三個青衣童子降臨到他家的院子裏，他們對法進說：「上帝因爲你早有仙骨，皈心精誠，不忘道德，命令我們迎接你到上天去接受差事。」法進不覺飛騰到空中，直達玉皇大帝的住所。大帝命人用玉杯盛霞漿賞給他喝。慢慢地對他說：「人處於天地人三才中最大的一方，體現天地之和諧。獲得人形，生於中土，是很不容易的。天催動春夏秋冬四時的氣候，地承受金木水火土五行的靈秀，生長五穀百果，未養育人。然而人不知天地養育之恩，輕易地拋棄五穀和絲麻，使種地的農夫，紡織的婦女，身體勤勞而不能喫飽，力量用盡而不能禦寒，白白地勞作，竟無人愛惜，這本來是神明要責罰的，天地也不保佑了。近來地司嶽瀆奏報，認爲世人厭棄五穀，不重視衣食的根本。我已下令太華之府，收回五穀之神，讓所種不收下民捱餓，藉此顯示責罰，來警誡人們的思想。然而不久奉太上慈旨，認爲大道愛好生靈，務必先救物。雖然天地神明責罰他們，但愚民不知他們的過錯從何而來，當然沒有懺請首原之路。你當入上宮作侍童，入天府侍奉，今天暫且命你下界回到人世，告誡下界之民，使他們悔罪，象珍寶似地愛惜農桑，這也是你的陰功啊。」又命侍女拿來《靈寶清齋告謝天地儀》一軸交付給他，使他傳行於世。又說：「令世人都到深山高處清靜之所，設齋悔謝，一年做兩次，那麼舊罪可除，谷父蠶母這些神，就會爲他們送來豐裕了。龍虎之年，我當再召你。」如今清齋向天公告謝的做法就是這樣來的。法進於天寶十二年壬辰終於又升到天上。

維楊十友

維楊十友者，皆家產粗豐，守分知足，不幹祿位，不貪貨財，慕玄知道者也。相約爲友，若兄弟焉。時海內大安，民人胥悅，遽以酒食爲娛，自樂其志。始於一家，周於十室，率以爲常。忽有一老叟，衣服滓弊，氣貌羸弱，似貧窶不足之士也。亦着麻衣，預十人末（預十人末原作領十人來。據明抄本改），以造其會。衆既適情，亦皆憫之，不加斥逐。醉飽自去，莫知所之。一旦言於衆曰：「餘力困之士也，幸衆人許陪坐末，不以爲責。今十人置宴，皆得預之。席既周畢，亦願力爲一會，以答厚恩。約以他日，願得同往。」至期，十友如其言，相率以待。凌晨，貧叟果至，相引徐步，詣東塘郊外。不覺爲遠。草莽中茆屋兩三間，傾側欲摧，引入其下。有丐者數輩在焉，皆是蓬髮鶉衣，形狀穢陋。叟至，丐者相顧而起，牆立以俟其命。叟令掃除舍下，陳列蘧蒢，布以菅席，相邀環坐。日既旰矣，鹹有飢色。久之，各以醯鹽竹箸，置於客前，逡巡，數輩共舉一巨板如案，長四五尺，設於席中，以油帕幕之。十友相顧，謂必濟飢，甚以爲喜。既撒油帕。氣燑燑然尚未可辨，久而視之，乃是蒸一童兒。可十數歲，已糜爛矣，耳目手足，半已墮落。叟揖讓勸勉，使衆就食，衆深嫌之，多託以飫飽，亦有忿恚逃去，都無肯食者。叟縱餐啖，似有盈味。食之不盡，郎命諸丐擎去，令盡食之。因謂諸人曰：「此所食者，千歲人蔘也，頗甚難求，不可一遇。吾得此物，感諸公延遇之恩，聊欲相報。且食之者，白日昇天，身爲上仙。衆既不食，其命也夫。」衆驚異，悔謝未及。叟促問諸丐，令食訖即來。俄而丐者化爲青童玉女，幡蓋導從，與叟一時昇天。十友刳心追求。更莫能見。（出《神仙感遇傳》）

【譯文】

維楊十友，都是家產較豐，安份知足，不求官祿，不貪錢財，仰慕清靜知道道義的人。他們相互作爲朋友，像兄弟一樣。當時國內很安定，老百姓都安居樂業，他們就用酒飯娛樂，自己爲自己的志趣而高興。從一家開始遍及十家，都把這當作常事。忽然有一個老頭，衣服又髒又破，從外表看很瘦弱，好象是個貧寒不豐足的人。他也穿着麻衣，跟隨十人之末，來到他們聚會的地方。大家既然心情舒暢，也都憐憫這個老頭，不趕他走。老頭喫飽喝足自己走開，沒有人知道他到哪裏去。一天，他向大家說：「我是個能力缺乏的人，幸而大家允許我在末座相陪，不責怪我。如今你們十人設宴，我都得到參與。宴席已經輪流完畢，我也願意盡力準備一次宴會，用來答謝你們的厚恩。以另外的日子相約，希望大家能夠一同前去。」到了約定的日期，十友依老頭所說的話，一起等待。凌晨，窮老頭果然來了，領着他們慢慢走，來到東塘郊外，不覺很遠。荒野中有兩三間茅屋，歪斜得要倒，老頭就把他們領到茅屋之下。已有幾個乞丐在屋裏，都是披散着頭髮穿着補了又補的破衣，樣子骯髒醜陋。老頭到了，乞丐互相看了看就起來了，象一面牆似地站着等老頭吩咐。老頭令他們打掃屋子，鋪上柴草，展開草蓆，邀請他們圍成一圈坐下。天已經晚了，大家都有飢餓的神色，過了很久，分別拿醯鹽竹筷，放到客人面前，一會兒，幾個乞丐共同抬着象案子似的一塊大板，板長四五尺，擺在草蓆中央，用油漬漬的布把它蓋上。十友互相看看，以爲一定能解飢了，爲此很高興。油布撤去以後，熱氣騰騰地還不能看清，看了很久，原來是一個蒸熟了的小孩，大約十多歲，已經稀爛了，耳目手足，一半已經脫落。老頭揖讓勸勉，讓大家去喫，大家都很怨恨他，多數假裝說不餓，也有人生氣逃去，都不肯喫。老頭就放開量大喫起來，直到喫得好象有要流出的樣子。老頭沒有吃盡，就讓衆乞丐拿走，讓他們喫光。於是老頭纔對衆人說：「這次所喫的東西，是千年的人蔘啊，很難找到，不能遇到一次。我得到這個東西，爲衆位筵請相待之恩所感，姑且想用它相報。而且喫到它的人，能白日上天，身爲上仙。大家既然不喫，大概是命運吧！」大家都很驚異，後悔道歉不及。老頭催促詢問衆丐，讓他們喫完就來。不一會兒，乞丐們變成了金童玉女，旗幡傘蓋前導後從，與老頭一起同時昇天。十友挖空心思去追尋，再也沒能見到老頭。

金可記

金可記，新羅人也，賓貢進士。性沉靜好道，不尚華侈，或服氣煉形，自以爲樂。博學強記，屬文清麗。美姿容，舉動言談，迥有中華之風。俄擢第，於終南山子午谷養居，懷隱逸之趣。手植奇花異果極多，常焚香靜坐，若有思念。又誦《道德》及諸仙經不輟。後三年，思歸本國，航海而去。復來，衣道服，卻入終南。務行陰德，人有所求，初無阻拒，精勤爲爭，人不可偕也。唐大中十一年十二月，忽上表言：「臣奉玉皇詔，爲英文臺侍郎，明年二月二十五日當上升。」時宣宗極以爲異，遣中使徵入內，固辭不就。又求玉皇詔辭，以爲別仙所掌，不留人間，遂賜宮女四人，香藥金彩，又遣中使二人，專伏侍者。可記獨居靜室，宮女中使，多不接近。每夜，聞室內常有客談笑聲，中使窺竊之，但見仙官仙女，各坐龍鳳之上，儼然相對，復有侍衛非少。而宮女中使，不敢輒驚。二月二十五日，春景妍媚，花卉爛漫，果有五雲唳鶴，翔鸞白鵠，笙簫金石，羽蓋瓊輪，幡幢滿空。仙伏極衆，昇天而去。朝列士庶，觀者填隘山谷，莫不瞻禮嘆異。（出《續仙傳》）

【譯文】

金可記，是新羅國人，賓貢進士。他性情沉靜喜好道術，不崇尚奢華，有時服氣煉形，自己以此爲樂。他又學問廣博記憶力強，寫文章風格清麗。他的相貌也很美，舉動言談，顯然有中華之風。後來考中進士，到終南山子午谷蓋草房居住，懷有隱退安逸的志趣。他親手栽植的奇花異果很多，經常焚香靜坐，若有所思，又誦讀《道德經》及各種仙經不停。以後三年，想回歸本國，就航海而去。重新回來，穿着道士衣服，進入終南山。他致力於行陰德，人們有求他之處，向來不拒絕推阻，精心勤懇辦事，別人不可同他相比。唐朝大中十一年十二月，忽然上表章說：「我奉玉皇詔旨，擔任英文臺侍郎，明年二月二十五日當昇天。」當時唐宣宗覺得這事極奇異，派宮中使者徵召他入宮，他堅決推辭不來。又向他要玉皇詔書辭句，他用被別的仙人所掌管，沒留在人間來回答，唐宣宗就賞給他四名宮女，以及香、藥、金、緞，又派宮中使者二人，專門服侍他。金可記獨自住在靜室，宮女和中使，他多不接近。每天夜裏，都聽到室內有客人的談笑聲，中使就偷偷地去窺視，只見仙官仙女，各自坐在龍鳳之上，莊重地相對，還有不少侍衛。而宮女中使都不敢擅自驚動他們。二月二十五日，春光明媚景色豔麗，花卉爛漫，果然有五彩祥雲仙鶴啼鳴，鳳凰白鵠在飛翔，笙簫金石，羽蓋瓊輪，旗幡招展，遮滿天空。仙伏極多，金可記昇天而去。朝中大臣以及士人百姓，觀看的人堵塞了山谷，沒有人不瞻仰禮拜歎服驚異。

楊真伯

弘農楊真伯，幼有文，性耽玩書史，以至忘寢食。父母不能禁止，時或奪其脂燭，匿其詩書，真伯頗以爲患，遂逃過洪饒間，於精舍空院，肄習半年餘。中秋夜，習讀次，可二更已來，忽有人扣學窗牖間，真伯淫於典籍不知也。俄然有人啓扉而入，乃一雙鬟青衣，言曰：「女郎久棲幽隱，服氣茹芝，多往來洞庭雲水間。知君子近至此，又骨氣清淨，志操堅白，願盡款曲。」真伯殊不應，青衣自反。三更後，聞戶外珩璜環珮之聲，異香芳馥，俄而青衣報女郎且至，年可二八，冠碧雲鳳翼冠，衣紫雲霞日月衣，精光射人。逡巡就坐，真伯殊不顧問一言。久之，於真伯案取硯，青衣薦箋，女郎書札數行，腆然而去。真伯因起，乃視其所留詩曰：「君子竟執逆，無由達誠素。明月海上山，秋風獨歸去？」其後亦不知女郎是何人也。豈非洞庭諸仙乎，觀其詩思，豈人間之言歟？（出《博異志》）

【譯文】

弘農楊真伯，小時候就有文才，每每沉溺書史，以至忘記睡覺和喫飯。父母也不能禁止他，有時奪去燈油蠟燭，把他的詩書藏起來，真伯以此爲憂，就來到洪饒一帶，在學舍裏學習半年多。中秋之夜，真伯正在讀書，大約二更已過，忽然有人敲他的窗戶，由於真伯沉迷於書籍之中沒有聽到。突然有人推門而入，乃是一個梳着雙鬟的使婢，她說：「女郎很久住在幽深隱祕之地，喝仙氣喫靈芝，常常往來於洞庭雲水之間。知道君子最近來到這裏，又骨氣清淨，志堅操白，願盡殷勤的心意。」真伯絲毫不應，婢女自己回去了。三更後，聽到門外有珩璜環珮的聲音，聞到芳馥的異香。一會兒，婢女稟報說女郎將到。那女郎年約十六歲，頭上戴着碧雲鳳翼冠，身上穿着紫雲霞日月衣，光彩照人。女郎遲遲疑疑地坐下，真伯根本不回頭，一句話也不問。過了很久，女郎在真伯書案上取了硯臺，婢女獻上紙，女郎寫了幾行詩，着愧地離去。真伯於是起來，纔看到她所留下的詩：「君子竟執逆，無由達誠素。明月海上山，秋風獨歸去。」也不知女郎是什麼人？難道是洞庭諸仙嗎？觀看她詩句的意思，難道是人間的言語嗎？

卷第五十四 神仙五十四

韓愈外甥 劉盧鈞 薛逢 費冠卿 沈彬

韓愈外甥

唐吏部侍郎韓愈外甥，忘其名姓，幼而落柘，不讀書，好飲酒。弱冠，往洛下省骨肉，乃慕雲水不歸。僅二十年，杳絕音信。元和中，忽歸長安，知識闒茸，衣服滓弊，行止乖角。吏部以久不相見，容而恕之。一見之後，令於學院中與諸表話論，不近詩書，殊若土偶，唯與小臧賭博。或廄中醉臥三日五日，或出宿於外，吏部懼其犯禁陷法，時或勖之。暇日偶見，問其所長。雲：「善卓錢鍋子。」試令爲之，植一鐵條尺餘，百步內卓三百六十錢。一一穿之，無差失者。書亦旋有詞句，以資笑樂。又於五十步內，雙鉤草「天下太平」字，點畫極工。又能於爐中累三十斤炭，支三日火，火勢常熾，日滿乃消。吏部甚奇之，問其修道，則玄機清話，該博真理，神仙中事，無不詳究。因說小伎，雲能染花，紅者可使碧，或一朵具五色，皆可致之。是年秋，與吏部後堂前染白牡丹一叢，雲：「來春必作含棱碧色，內合有金含棱紅間暈者，四面各合有一朵五色者。自劚其根下置藥，而後栽培之，俟春爲驗。無何潛去，不知所之。是歲，上迎佛骨於鳳翔，御樓觀之，一城之人，忘業廢食。吏部上表直諫，忤旨，出爲潮州刺史。至商山，泥滑雪深，頗懷鬱郁。忽見是甥迎馬首而立。拜起勞問，挾鐙接轡，意甚殷勤。至翌日雪霽，送至鄧州，乃白吏部曰：「某師在此。不得遠去。將入玄扈倚帝峯矣。」吏部驚異其言，問其師，即洪崖先生也。東園公方使柔金水玉，作九華丹，火候精微，難於暫舍。吏部加敬曰：「神仙可致乎？至道可求乎？」曰：「得之在心，失之亦心。校功銓善，黜陟之嚴，仿王禁也。某他日復當起居，請從此逝。」吏部爲五十六字詩以別之曰：「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陽路八千。本爲聖朝除弊事，豈將衰朽惜殘年！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知汝遠來應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與詩訖，揮涕而別，行入林谷，其速如飛。明年春，牡丹花開，數朵花色，一如其說。但每一葉花中，有楷書十四字曰：「雲橫秦嶺家何處，雪擁藍關馬不前。」書勢精能，人工所不及。非神仙得道，立見先知。何以及於此也？或雲，其後吏部復見之，亦得其月華度世之道。而跡未顯爾。（出《仙傳拾遺》）

【譯文】

唐代吏部侍郎韓愈的外甥，忘了他的姓名。他小時候就放縱不羈，不讀書，好飲酒。二十歲左右，去洛陽探望親人，竟然羨慕修道生活而不回來。將近二十年，音信斷絕一點消息也沒有。元和年間，忽然回到長安，知識蕪雜，衣服髒破，行爲怪僻。韓愈因爲很久沒有見到他，就容忍寬恕他。見一面之後，讓他在韓愈家裏的學館中和表兄弟學習談論。他不接觸詩書，很象個泥塑人，只和小奴賭博。有時在馬廄中醉臥三天五天，有時出去到外面住宿。韓愈怕他違犯禁今陷入法網，就時常勉勵他。閒暇的日子偶然見到，問他擅長什麼，他說善於穿銅線串子。試着讓他做這個遊戲，他就把一根鐵條插在地上，露出一尺多長，在百步以內，穿三百六十個銅錢，一個一個都穿過鐵條，沒有偏差失誤的。寫的文章也很快有了詞句，以供笑談取樂。還在五十步內，用雙鉤草書「天下太平」幾個字，一點一畫極有功力。又能在爐子中積累三十斤炭，支持三天火，火勢一直熾烈，日期滿了才消失。韓愈認爲他很出衆，問他修道之事，他就明晰地講解玄機。包羅廣泛的真理，神仙中的事情，他無不詳究。談到小的技巧，他說能染花，紅的可以使它變綠，或一朵花具備五種顏色，都能辦到。這一年秋天，在韓愈後堂前染白牡丹一叢，他說來年春天一定變作綠色，花瓣中還帶有條棱。裏面該有金黃和含棱紅色間雜的，四面應該有一朵五色的。他自己把白牡丹根下掘開，放上藥，而後栽培它，等到春天作驗證。不久，他悄悄地走了，不知到哪裏去了。這一年，皇上到鳳翔迎佛骨，御樓觀看，全城的人都忘了正業顧不得喫飯，韓愈上表章直言勸諫，觸犯皇帝意見，降職出京做潮州刺史。到商山，道上泥滑雪深，心情特別鬱悶。忽然看見這個外甥迎着馬頭站着，跪拜起來慰問，扶着馬鐙，接過馬繮，意態特別殷勤。到了第二天雪後天晴，送到鄧州，才告訴韓愈說：「我的師父在這裏，不能遠去，將入玄境扈倚帝峯了。」韓愈聽了他的話感到驚異，問他的師父，就是洪崖先生。東園公正讓他熔化金玉，作九華丹，火候精微，難以暫時離開。韓愈更加敬佩地問：「成爲神仙可以嗎？修仙的道理能夠尋求嗎？」他說：「得到它在於心，失去它也在於心。積點功德稱量善舉，降職與提升，其嚴格的程度和皇法是相仿的。我將來再去問候起居，請允許我從此離去吧！」韓愈寫了五十六個字的詩來與他告別，詩寫道：「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陽路八千。本爲聖朝除弊事，豈將衰朽惜殘年。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知汝遠來應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把詩給他以後，揮淚而別。他走進森林峽谷，其快如飛。第二年春天，牡丹花開，數一數花的朵數以及花的顏色，完全如他所說的那樣，只是每一葉花中，還有十四個楷書字：「雲橫秦嶺家何處，雪擁藍關馬不前。」字的筆勢精能，人工所不及。如果不是憑藉仙術，立刻能察知未來，怎麼能達到這種境界呢？有人說，那以後韓愈又見到了他的外甥，也得到了他的道家修煉之法，只是仙蹟不夠明顯罷了。

劉潛 

劉潛，小字宜哥，唐宰相瞻之兄也。家貧好道，嘗有道士經其家，見潛異之，乃問知道否？曰：「知之，某性饒俗氣，業應未淨，遽可強學邪。」道士曰：「能相師乎？」 潛曰：「何敢。」於是師事之。道士命潛曰：「山棲求道，無必裹巾。」 潛遂丫髻布衣，隨道士入羅浮山。初，潛與瞻俱讀書爲文，而性唯高尚，瞻性慕榮達。潛嘗謂瞻曰：「鄙必不第，則逸于山野。爾得第，則勞於塵俗，竟不及於鄙也。然慎於富貴，四十年後，當驗矣。」瞻曰：「神仙遐遠難求，秦皇漢武，非不區區也。廊廟咫尺易致，馬周、張嘉貞，可以繼踵矣。」自後潛愈思於道，乃隱於羅浮。瞻進士登科，屢歷清顯，及升輔相，頗著燮調之稱。俄謫日南，行次廣州朝臺，泊舟江濱。忽有丫角布衣少年，衝暴雨而來，衣履不溼。雲欲見瞻，左右皆訝，乃詰之。「但言宜哥來也。」以白，瞻問形狀，具以對。瞻驚歎，乃迎入見之。潛顏貌可二十來，瞻以皤然衰朽，方爲逐臣，悲喜不勝，潛復勉之曰：「與餘爲兄弟，手足所痛，潛日之言，今四十年矣。」瞻亦感嘆。謂潛曰：「可復修之否？」 潛曰：「身邀榮寵，職和陰陽，用心動靜，能無損乎？自非茅家阿兄，已昇天仙，詎能救爾。今唯來相別，非來相救也。」於是同舟行，別話平生隔闊之事，一夕失潛所在。今羅浮山中，時有見者。瞻遂南適，歿於貶所矣。（出《續仙傳》）

【譯文】

劉潛，小名叫宜哥，是唐朝宰相劉瞻的哥哥。劉潛家裏貧寒，而他喜歡道術。曾經有個道士經過他家，見到劉潛認爲他與衆不同，就問他知曉道家之術嗎？他說：「知道。我的本性多俗氣，罪孽可能未淨，可以強學嗎？」道士說：「能互相學習嗎？」劉潛說：「怎麼敢。」於是象侍奉老師那樣事奉道士。道士命令劉潛說：「到山上住着尋求道術，不必裹着頭巾。」劉潛就將頭髮梳成丫髻穿着布做的衣服，跟着道士進了羅浮山。當初，劉潛與劉瞻都讀書做文章，而劉潛性情只喜高尚，劉瞻性情卻是羨慕榮華髮達。劉潛曾經對劉瞻說：「我一定不能考中，就到山野隱逸。你科舉考中，卻在塵俗中勞碌，終究趕不上我。然而你在富貴時要謹慎，四十年以後，就能驗證了。」劉瞻說：「神仙遙遠難以尋求，秦始皇和漢武帝，不是也不得志。位列朝廷去做官如近在咫尺容易辦到，象馬周、張嘉貞，我可以跟上他們的腳步了。」從那以後，劉潛在道術上更加精心思考，就到羅浮山隱居。劉瞻進士及第，屢次歷任清高顯赫的官職，直到升爲宰相，很以謹慎著稱。後來被貶到日南，途中停留在廣州朝臺，把船泊在江邊。這時，忽然有個頭梳丫角身穿布衣的年輕人，冒着暴雨到來，而衣服和鞋子都沒有溼。他說要見劉瞻，劉瞻手下的人都很驚訝，就盤問他。他告訴他們說：「你們只說宜哥來了。」手下人把這話報告了劉瞻，劉瞻問那個人的形象狀態，手下人詳細地回答了。劉瞻又驚訝又感嘆，就把劉潛迎接進去向他拜見。劉潛從面貌看大約二十來歲，劉瞻卻已是白髮衰朽之年，正做被流放之臣。劉瞻悲喜不自勝，劉潛又勸勉他說：「我和你是兄弟，手足所痛，往昔說的話，如今四十年了。」劉瞻也很感嘆，就問劉潛說：「我可以重新去修道嗎？」劉潛說：「你身邀榮寵，職掌調和陰陽，無論動和靜都用心，能夠無損嗎？自然不會因爲你家哥哥已昇天仙就能救你。今天只來向你告別，不是來救你。」於是同船而行，另外談一些平生相隔闊別的事情。一天晚上，劉潛突然不見了。現在羅浮山中，時而有人見到他。劉瞻就向南而去，死在被貶的地方。

盧鈞

唐相國盧公鈞，進士射策爲尚書郎，以疾出爲均州刺史。到郡疾稍加，羸瘠，不耐見人，常於郡後山齋養性獨處。左右接待，亦皆遠去，非公呼召，莫敢前也。忽一人衣飾弊故，逾垣而入，雲，姓王。問其所自，雲，山中來。公笑而謂之曰：「即王山人也，此來何以相教。」王曰：「公之貴，位極人臣，而壽不永，災運方深，由是有沉綿之疾，故相救耳。」山齋無水，公欲召人取湯茶之屬，王止之，以腰巾蘸於井中，鮮丹一粒，捩腰巾之水以咽丹，與之約曰：「此後五日，疾當愈矣，康愈倍常。後二年，當有大厄。勤立陰功，救人憫物爲意，此時當再相遇，在夏之初也。」自是盧公疾愈，旬日平復。明年解印還京，署鹽鐵判官。夏四月，於務本東門道左，忽見山人，尋至盧宅，喜而言曰：「君今年第二限終。爲災極重也，以君爲郡，去年雪冤獄，活三人之命，災已息矣。今此月內，三五日小不康而已，固無憂也。」翌日，山人使二僕持錢十千，於狗脊坡分施貧病而已。自此復去，雲：「二十三年五月五日午時，可令一道士於萬山頂相候。此時君節制漢土，當有月華相授，勿衍期也。」自是公揚歷清切，便蕃貴盛。後出鎮漢南之明年，已二十三年矣，及期，命道士牛知微，五日午時登萬山之頂。山人在焉，以金丹二，便知微吞之，謂曰：「子有道氣而寡陰功，未契道品，更宜勤修也。」以金丹十粒，令授於公。曰：「當享上壽，無忘修煉。世限既畢，佇還蓬宮耳！」與知微揖別，忽不復見。其後知微年八十餘，狀貌常如三十許。盧公年九十，耳目聰明，氣力不衰。既終之後，異香盈室矣。（出《神仙感遇傳》）

【譯文】

唐朝丞相盧鈞，由射策（主考者寫出試題，寫在簡冊上，分甲乙科，列置案上，應試者隨意取答，主考者按題目難易和所答內容定優劣，上者爲甲，次者爲乙。）中進士而被授爲尚書郎，帶病出任均州刺史。到郡以後病情加重，瘦得很厲害，不耐煩見人，常常在郡後山齋養性獨居。他手下侍奉的人員，也都離得遠遠的，不是盧公召呼，沒有人敢到他面前。忽然有一個人穿着打扮又破又舊，從牆外跳進來，自己說姓王。盧鈞問他從哪裏來，他說從山中來。盧鈞笑着對他說：「你就是王山人了，這次來用什麼指教我呢？」王山人說：「您的祿位高，地位居於人臣的頂點，然而壽命不長，災運正深，因此有久治不愈的疾病，所以來救你。」山齋沒有水，盧鈞想要喚人送湯茶之類，王山人阻止他，用腰帶到井中蘸水，拿出仙丹一粒，擰出腰帶中的水，讓盧鈞把藥嚥下去，與盧鈞約定說：「此後五天，病該好了，康健超過平常一倍。二年後，當有大厄運。你應勤立陰功，以救人憫物爲念，那時當再相遇，時間在初夏。」從此盧鈞病好了，十來天就康復了。第二年解職回京，暫任鹽鐵判官。夏季四月，在務本東門道旁，忽然見到王山人，隨即到盧家，高興地說：「您今年第二次壽限過去了。本來爲災很重，因爲你治理均州，去年昭雪冤獄，救活三個人的性命，所以災已平息了。現在這個月內，有三五天小病而已，當然不必憂慮了。」第二天，王山人讓兩個僕人拿着十千錢，到狗脊坡分發施捨給貧窮有病的人。從此又離去，說：「二十三年五月五日午時，可令一個道士到萬山頂上等我。這時你鎮守漢中，當有月華交給你，不要誤期呀！」從此盧鈞步步高昇職近帝居，富貴極盛。後來出鎮漢南的第二年，已經是二十三年了，到了約定的日期，盧鈞就令道士牛知微，在五日午時登上萬山之頂。王山人已在那裏，拿二粒金丹，叫牛知微把它吞服下去，對他說：「你有道氣而缺少陰功，不合道品，應該勤修。」又拿十粒金丹，讓牛知微給盧鈞。說：「能享長壽，不要忘記修煉。塵世期限完畢以後，等他回蓬萊仙宮吧！」王山人與牛知微一揖告別，忽然再也看不到他了。其後牛知微八十多歲，樣子常象三十多歲。盧鈞年紀九十歲了，耳不聾眼不花，氣力沒有衰退。他死了以後，奇異的香氣充滿了屋子。

薛逢

河東薛逢，鹹通中爲綿州刺史。歲餘，夢入洞府，餚饌甚多而不睹人物，亦不敢饗之，乃出門。有人謂曰：「此天倉也。」及明話於賓友，或曰：「州界有昌明縣，有天倉洞，中自然飲食，往往遊雲水者得而食之。」即使道士孫靈諷與親吏訪焉。入洞可十許裏，猶須執炬，十里外漸明朗。又三五里，豁然與人世無異。崖室極廣，可容千人。其下平整，有石牀羅列，上飲食名品極多，皆若新熟，軟美甘香，靈諷拜而食之。又別開三五所，請以奉薛公爲信。及稟出洞門，形狀宛然，皆化爲石矣。洞中左右，散面溲麪，堆鹽積豉，不知紀極。又行一二里，溪水迅急，既闊且深。隔溪見山川居第歷歷然，不敢渡而止，近岸砂中，有履跡往來，皆二三尺，才知有人行處。薛公聞之，嘆異靈勝，而莫窮其所以也。餘按《輿地志》雲：少室山有自然五穀甘果，神芝仙藥。周太子晉學道上仙，有九十年資糧，留于山中。少室在嵩山西十七里，從東南上四十里，爲下定思，又上十里爲上定思，十里中有大石門，爲中定思。自中定思西出，至崖頭，下有石室，中有水，多白石英。室內有自然經書，自然飲食。與此無異，又天台山東有洞，入十餘里，有居人市肆，多賣飲食。乾符中，有遊僧入洞，經歷市中，飢甚，聞食香，買蒸啖之。同行一僧，服氣不食飯。行十餘里，出洞門，已在青州牟平縣，而食僧俄變爲石。以此言之，王烈石髓，張華龍膏，得食之者，亦須累積陰功。天挺仙骨，然可上登仙品。若常人啖之，必化而爲石矣。（出《神仙感遇傳》）

【譯文】

河東薛逢，在鹹通年間擔任綿州刺史。一年以後，夢入洞府，美味菜餚很多卻看不到人，他也不敢喫，就走出洞門。有人對他說：「這是天倉。」到天亮向賓朋敘述夢境，有人說：「綿州界內有個昌明縣，昌明縣有個天倉洞，洞中有自來就有的飲食，雲遊的人往往能夠喫到它。」薛逢就派道士孫靈諷與他自己的心腹到那裏去訪察。進洞約有十餘里，還必須拿着蠟燭，十里外漸漸明朗。又走三五里，就亮亮堂堂與人世沒有差異了。那裏的崖室極其寬廣，可以容納上千人。崖室下面平整，羅列着石牀，石牀上飲食名品極多，都象剛剛做熟一般，軟美甜香，孫靈諷行過禮就喫。又另外打開三五個地方，又把洞中食物奉送給薛逢作爲憑證。到拿出洞門時，那些食物的形狀還象原來一樣，但都變成石頭了。洞中兩旁，散放着麪粉和泡過的麪粉，堆積着食鹽和豆子，不知終局。又走了一二里，溪水湍急，又寬又深。隔溪看見山川住宅都清清楚楚的，他們不敢渡過就停下來。靠近溪岸的沙子中，有來來往往鞋印的痕跡，鞋印都長二三尺，才知道這裏也有人行走的地方。薛逢聞聽這些情況，以爲靈勝而嘆異，卻沒有什麼辦法窮究它爲什麼會是那樣。我查考《輿地志》記載：少室山有天然的五穀、甜果以及靈芝仙藥。周太子晉向上仙學道，把九十年資糧留在山中。少室山在嵩山西十七里，從東南上四十里，是下定思，又上十里是上定思，十里當中有個大石門，是中定思。從中定思往西走，到崖頭，下面有個石室，石室中有水，還有很多白石英。室內有原來就有的經書和飲食之物，與天倉洞無異。還有天台山的東側也有洞，進去十多里，有居民、集市和店鋪，店鋪大多賣飲食。乾符年間，有云遊和尚進入洞中，經過市中，餓得很，又聞到食物的香味，就買來吃了。同行的一個和尚，只是服氣而不喫飯。他們又走十幾裏，出了洞門，已在青州牟平縣，而吃了東西的和尚不一會兒就變成了石頭。根據這種情況來說，王烈的石髓，張華的龍膏，能夠喫它的人，也必須是積累陰功。天挺仙骨，然可上登仙品的人才行，如果普通人吃了它，一定變化成石頭了。

費冠卿

費冠卿，池州人也。進士擢第，將歸故鄉，別相國鄭公餘慶。公素與秋浦劉令友善，喜費之行，託以寓書焉。手札盈幅，緘以授費，戒之曰：「劉令久在名場，所以不登甲乙之選者，以其褊率，不拘於時。舍科甲而就卑宦，可善遇之也。」費因請公略批行止書末，貴其因所慰薦，稍垂青眼。公然之，發函批數行，復緘如初。費至秋浦，先投刺於劉，劉閱刺，委諸案上，略不顧盼。費悚立俟命，久而無報，疑其不可也，即以相國書授閽者。劉發緘覽畢，慢罵曰：「鄭某老漢，用此書何爲？」劈而棄之，費愈懼，排闥而入，趨拜於前，劉忽閔然顧之，揖坐與語。日暮矣，劉促令排店，費曰：「日已昏黑，或得逆旅之舍，亦不及矣。乞於廳廡之下，席地一宵，明日徐詣店所。」即自解囊裝，舒氈席於地，劉即拂衣而入。良久出曰：「此非待賓之所，有閣子中。」既而閒門，鎖系甚嚴。費莫知所以，據榻而息。是夕月明，於門竅中窺其外，悄然無聲，見劉令自持篲畚，掃除堂之內外。庭廡陛壁，靡不周悉。費異其事，危坐屏息，不寐而伺焉。將及一更，忽有異香之氣，郁烈殊常，非人世所有。良久，劉執版恭立於庭，似有所候。香氣彌甚，即見雲冠紫衣仙人，長八九尺，數十人擁從而至。劉再拜稽首，此仙人直詣堂中，劉立侍其側。俄有筵席羅列，餚饌奇果，香聞閣下。費聞之，已覺氣清神爽，須臾奏樂飲酒。令劉令布席於地，亦侍飲焉。樂之音調，亦非人間之曲。仙人忽問劉曰：「得鄭某信否？」對曰：「得信甚安。」頃之又問：「得鄭某書否。」對曰：「費冠卿先輩自長安來，得書。」笑曰：「費冠卿且喜及第也，今在此邪？」對曰：「在。」仙人曰：「吾未合與之相見，且與一杯酒。但向道果早行，即得相見矣。」即命劉酌酒一杯，送閣子中。費窺見劉自呷酒半杯，即以階上盆中水投杯中，疑而未飲。仙人忽下階，與徒從乘雲而去。劉拜辭嗚咽，仙人戒曰：「爾見鄭某，但令修行，即當相見也。」既去，劉即詣閣中，是酒猶在，驚曰：此酒萬劫不可一遇，何不飲也。」引而飲之，費力爭，得一兩呷，劉即與冠卿爲修道之友，卜居九華山。以左拾遺徵，竟不起。鄭相國尋亦去世，劉費頗祕其事，不知所降是何真仙也。（出《神仙感遇傳》）

【譯文】

費冠卿是池州人，進士及第後，將要回故鄉，臨行向相國鄭餘慶告別。鄭相國一向與秋浦縣劉縣令友好，費冠卿此行他很高興，託費冠卿捎書信給他。親手書寫滿滿一張紙，封上以後交給費冠卿，告訴他說：「劉縣令久在名場，之所以沒有考中進士的原因，就是因爲他偏激直率，不被時俗所容。他捨棄科甲而就任卑微的官職，你應該好好對待他。」費冠卿趁機請相國在信的末尾略批幾句關於他的品行的話，以相國所薦這個因由爲貴，對他能稍加照顧。相國認爲可以，就打開信函批了幾行，又加封如初。費冠卿到了秋浦，先向劉縣令投進名片，劉縣令閱過名片就丟到桌子上，根本不回話。費冠卿在外悚立等候消息，很久也沒有回覆，就懷疑劉縣令不許可，就把鄭相國的書信交給守門人。劉縣令打開信函看完，謾罵說：「鄭某老漢，用這封信幹什麼？」就把信扯碎扔掉了，費冠卿更加疑懼，就推開大門進去，快步向前施禮，劉縣令忽然憐憫地看看他，揖讓他坐下說話。天色晚了，劉縣令催他去找店房，費冠卿說：「天已昏黑，或許來不及找到旅舍了。我請求在廳廡之下，在地上睡一夜，明天慢慢找旅店。」就自己解開行囊，把氈子打開鋪在地上，劉縣令當即拂衣而入。過了很久，劉縣令出來說：「這裏不是待客的地方，有個閣子可住。」然後關了門，鎖閉很嚴。費冠卿不知這樣做的原因，就靠在牀上歇息。這天晚上月光明亮，費冠卿從門縫中往外探看，外面靜悄悄地沒有聲息，看見劉縣令親自拿着掃帚簸箕，掃除大堂內外。庭院走廊臺階牆壁，無不全都掃遍。費冠卿覺得這事奇異，就端坐着屏住呼吸，不睡覺等着。快到一更天，忽然有奇異的香氣，濃烈得不同平常，不是人世所有的。很久，劉縣令拿着手板恭恭敬敬的站在院子裏，好象等待什麼人。這時香氣更濃烈了，就看見戴着雲冠穿着紫衣的仙人，有八九尺高，由幾十人簇擁跟隨而來。劉縣令拜了兩拜又行稽首禮，這個仙人直到堂中，劉縣令站在他身旁站着陪着。不一會兒，有筵席擺設出來，美味佳餚和奇異水果的香氣一直傳到閣下。費冠卿聞到香氣，已經覺得神清氣爽，一會兒，堂中又奏樂飲酒。仙人讓劉縣令在地上鋪上席子，也陪着飲酒。樂曲的音調，也不是人間之曲。仙人忽然問劉縣令說：「接到鄭某的信了嗎？」劉縣令回答說：「接到信很安心。」過一會兒，仙人又問：「接到鄭某的信了嗎？」劉縣令回答說：「費冠卿先輩從長安來，接到信了。」仙人笑着說：「費冠卿且喜及第了，現在在這裏嗎？」劉縣令回答說：「在。」仙人說：「我不該和他相見，且給他一杯酒。只要嚮往道術及早修行，就能相見了。」就讓劉縣令斟酒一杯，送到閣子中。費冠卿窺見劉縣令自己把酒喝了半杯，立即拿臺階上盆子裏的水倒進杯中，他就起疑心而沒喝。仙人忽然下了臺階，與隨從的人們乘雲而去，劉縣令下拜辭別嗚嗚咽咽，仙人告訴他說：「你見到鄭某，只讓他修行，就能相見了。」仙人走後，劉縣令就到閣子中，看到酒還在，喫驚地說：「這種酒萬劫（佛家稱天地形成至毀滅爲一劫）都不能遇到一次，爲什麼不喝呢？」就把酒拿過來喝，費冠卿盡力去爭，喝到了一兩口，劉縣令就與費冠卿作了修道之友，選擇九華山居住。朝廷以左拾遺徵召，也沒有赴任。鄭相國不久也去世了。劉費二人對那些事很保密，人們不知道那次降臨的是什麼真仙。

沈彬

吳興沈彬，少而好道，及致仕歸高安，恆以朝修服餌爲事。嘗遊鬱木洞觀，忽聞空中樂聲，仰視雲際，見女仙數十，冉冉而下，逕之觀中，遍至像前焚香，良久乃去。彬匿室中不敢出，既去，入殿祝之，几案上皆有遺香。彬悉取置爐中。已而自悔曰：「吾平生好道，今見神仙而不能禮謁，得仙香而不能食之，是其無分歟？」初，彬恆誡其子云：「吾所居堂中，正是吉地，即葬之。」及卒，如其言。掘地得自然磚壙，製作甚精，磚上皆作吳興字。彬年八十餘年。後豫章有漁視雲，頗類於彬。謂漁人曰：「此非爾所宜來，速出猶可。」漁人遽出登岸，雲入水已三日矣。故老有知者雲：「此即西仙天寶洞之南門也。」（出《稽神錄》）

【譯文】

吳興人沈彬，年輕的時候就喜歡道術，等到辭官告老還鄉回到高安，總把朝修服食藥餌當作大事。他曾經遊歷鬱木洞觀，忽然聽到空中有樂曲聲，仰視雲端，看見幾十位女仙冉冉而下，徑直到觀中，逐個到神像前焚香，很久才離去。沈彬藏在室內不敢出來，女仙走後，他進殿禱告，看到几案之上有仙人遺留的香料製品。沈彬把它全部拿放置香爐中。不久，他自己後悔地說：「我平生好道，今天見到了神仙卻不能盡禮拜見，得到仙香卻未能喫它，這是我沒有緣分嗎？」當初沈彬經常告誡他的兒子說：「我所居住的堂中，正是吉地，我死之後就葬在這裏。」等到他死後，他的兒子就按他說的去辦。把地掘開發現一個原來就有的磚壙，製作很精美，磚上都制有吳興字。沈彬八十多歲逝世。後來豫章有個打魚的人，把生米投到潭中捕魚，不知不覺地走遠了，忽然進入一個石門，光線明朗，走了幾百步，看見一個白鬍子老頭，仔細一看他，很象沈彬。老頭對打魚的人說：「這裏不是你所應該來的地方，趕快出去還可以。」打魚的人急忙奔出登上岸，別人說他入水已經三天了。過去老輩人有知道情況的人說：「這就是西仙天寶洞的南門啊。」

卷第五十五 神仙五十五

寒山子 軒轅彌明 蔡少霞 鄭居中 伊用昌

寒山子

寒山子者，不知其名氏。大曆中，隱居天台翠屏山。其山深邃，當暑有雪，亦名寒巖，因自號寒山子。好爲詩，每得一篇一句，輒題於樹間石上。有好事者，隨而錄之，凡三百餘首，多述山林幽隱之興，或譏諷時態，能警勵流俗。桐柏徵君徐靈府，序而集之，分爲三卷，行於人間。十餘年忽不復見，鹹通十二年，毗陵道士李褐，性褊急，好凌侮人。忽有貧士詣褐乞食，褐不之與，加以叱責。貧者唯唯而去。數日，有白馬從白衣者六七人詣褐，褐禮接之。因問褐曰：「頗相記乎？」褐視其狀貌，乃前之貧士也。逡巡欲謝之，慚未發言。忽語褐曰：「子修道未知其門，而好凌人侮俗，何道可冀？子頗知有寒山子邪？」答曰：「知。」曰：「即吾是矣。吾始謂汝可教，今不可也。修生之道，除嗜去欲，嗇神抱和，所以無累也；內抑其心，外檢其身，所以無過也；先人後己，知柔守謙，所以安身也；善推於人，不善歸諸身，所以積德也；功不在小，立之無怠，過不在大，去而不貳，所以積功也。然後內行充而外丹至，可以冀道於彷彿耳。子之三毒未剪，以冠簪爲飾，可謂虎豹之鞟，而犬豕之質也。」出門乘馬而去，竟不復見。（出《仙傳拾遺》）

【譯文】

寒山子這個人，不知道他的名姓。大曆年間，隱居在天台縣翠屏山。那裏山很深邃，正當暑天還有雪，因此也叫寒巖，隱居者於是自己起個號，叫寒山子。寒山子喜好作詩，每得一篇一句，就題寫在樹間石頭上。有好事的人隨即把它記錄下來，共三百多首，多數是敘述他幽隱的雅興，有的是譏諷世態，能警醒勸戒世俗之人。桐柏徵君徐靈府，把這些詩蒐集起來並且作了序，分爲三卷，流傳於人間。十餘年後，寒山子忽然不再出現。鹹通十二年，有個昆陵道士叫李褐，性情偏激急躁，喜好凌辱別人。忽然有個貧士拜見李褐討喫的，李褐不給他，又加以叱責，貧士唯唯而去。幾天以後，有人騎着白馬帶着六七個白衣人來拜訪李褐，李褐以禮接待他們。來客就問李褐：「還記得我嗎？」李褐看看他的形體相貌，乃是前些天來過的貧士。他遲遲疑疑地想要向客人道歉，但心裏慚愧沒說出來。來客忽然對李褐說：「你修道還不知道它的門路，而又喜歡凌辱俗人，什麼道能有指望？你略知有寒山子嗎？」李褐說：「知道。」來客說：「就是我呀。我當初認爲你可以傳授，現在知道不可。修生之道，除去嗜好和慾念，嗇神抱和，所以沒有牽累之事；對內抑制自己的私心，在外檢點自己本身，所以沒有過錯；先人後己，懂得柔和安守謙讓，是用來安身的辦法；好事推給別人，不好的事歸於自身，是用來積德的辦法；功不在大，立之不懈，過不在小，改掉它不遲疑，是用來積功的辦法。這樣做了以後，內心修行充實而又外有丹藥到來，所期望的道就在彷彿之間。你的三毒沒有翦除，雖然用冠簪作爲裝飾，可以說是虎狼之皮而豬狗之質。」出門乘馬而去，終於沒再見到他。

軒轅彌明

軒轅彌明者，不知何許人。在衡湘間來往九十餘年，善捕逐鬼物，能囚拘蛟螭虎豹，人莫知其壽。進士劉師服，常於湘南遇之。元和七年壬辰十二月四日，將自衡山遊太白，還（明抄本還作過。）京師，與師服相值，師服招其止宿。有校書郎侯喜，新有詩名，擁爐夜坐，與劉說詩。彌明在其側，貌極醜，白鬢黑麪，長頸而高結喉。中又作楚語，喜視之若無人。彌明忽掀衣張眉，指爐中古鼎謂喜曰：「子云能詩，與我賦此乎！」師服以衡湘舊識，見其老貌，頗敬之，不知其有文也，聞此說大喜，即援筆而題其首兩句曰：「巧匠琢山骨，刳中事煎烹。」次傳喜與。喜踊躍而綴其下曰：「外苞乾蘚文，中有暗浪驚。」題訖吟之。彌明啞然笑曰：「子詩如是而已乎？」即袖手竦肩，倚北牆坐，謂劉曰：「吾不解世俗書，子爲吾書之。」因高吟曰：「龍頭縮菌蠢，豕腹脹彭亨。」初不似經意，詩旨有似訊喜。二子相顧愧駭，然欲以多窮之，即賦兩句以援喜曰：「大若烈士膽，圓如戴馬纓。」喜又成兩句曰：「在冷足自安，遭焚意彌貞。」彌明又令師服書曰：「秋瓜來落蒂，凍芋強抽萌。」師服又吟曰：「磨礱去圭角，浮潤著光精。」訖，又授喜。喜思益苦，務欲壓彌明，每營度欲出口吻，吟聲益悲，操筆欲書，將下復止，亦竟不能奇。曰：「旁有雙耳穿，上爲孤髻撐。」吟竟，彌明曰：「時於蚯蚓竅，微作蒼蠅聲。」其不用意如初，所言益奇，不可附說，語皆侵二子。夜將闌，二子起謝曰：「尊師非常人也，某等伏矣，願爲弟子，不敢更詩。」彌明奮曰：「不然。此章不可以不成也。」謂劉曰：「把筆把筆，吾與汝就之。」即又連唱曰：「何當出灰燭灺，無計離瓶罌。謬居鼎鼐間，長使水火爭。形模婦女笑，度量兒童輕。徒爾堅貞性，不過升合盛。寧依暖熱敝，不與寒冷並。忽罹翻溢愆，實負任使誠。陋質荷斟酌，狹中愧提擎。豈能道仙藥，但未污羊羹。區區徒自效，瑣瑣安足呈。難比俎豆用，不爲手所隥。願君勿嘲誚，此物方施行。」師服書訖，即使讀之，畢。謂二子曰：「此皆不足與語，此寧爲文耶？吾就子所能而作耳，非吾之所學於師而能者也。吾所能者，子皆不足以聞也，豈獨文乎哉。吾閉口矣。」二子大懼，皆起立牀下，拜曰：「不敢他有問也，願一言而已，先生稱『吾不解人間書。』敢問解何書，請聞此而已？」累問不應，二子不自得，即退就坐。彌明倚牆睡，鼻息如雷鳴，二子但恐失色。不敢喘息。斯須，曙鼓鼕鼕。二子亦困，遂坐睡，及覺驚顧，已失彌明所在。問童奴，曰：「天且明，道士起出門，若將便旋然，久不返，覓之已不見矣。」二子驚惋自責，因攜詩詣昌黎韓愈：「問此何人也？」愈曰：「餘聞有隱君子彌明，豈其人耶。」遂爲石鼎聯句序，行於代焉。（出《仙傳拾遺》）

【譯文】

軒轅彌明，不知是哪裏人，在衡湘一帶來來往往九十多年，善於捕捉驅逐鬼物，能夠拘住囚禁蛟螭虎豹，沒有人知道他的年齡。進士劉師服，常在湘南遇到他。元和七年壬辰十二月四日，將從衡山去遊太白，回京城時，與劉師服相遇，師服招他一起歇宿。有個校書郎叫侯喜，剛有詩名，夜裏圍着爐子坐着，與劉師服談論詩。彌明在他的身邊，相貌極醜，白鬢角黑臉孔，脖子長而喉結又突出，又說楚方言，侯喜把他在身邊看作沒有這個人一樣。彌明忽然掀起衣襟揚起眉毛，指着爐子中的古鼎對侯喜說：「你說能作詩，和我一起吟詠這個吧！」劉師服因爲他是衡湘舊相識，看他年老的樣子，很尊重他，卻不知道他有文學才能，聽到這句話很高興，拿起筆來題寫了詩的頭兩句：「巧匠琢山骨，刳中事煎烹。」按次序把筆傳給侯喜。侯喜踊躍地在劉師服詩句下接着寫道：「外苞乾蘚文，中有暗浪驚。」題寫完了又把它吟誦一遍。彌明啞然失笑說：「你的詩如此而已嗎？」就袖着手聳聳肩，倚着北牆坐着，對劉師服說：「我不明白世俗上的字，你替我寫。」於是高聲吟誦道：「龍頭縮菌蠢，豕腹脹彭亨。」開始不象有意的，詩的意思有點象譏諷侯喜。兩個人互相看了看，慚愧而又驚駭，然而又想靠多寫來難倒他，就賦寫兩句又交給侯喜，寫得是「大若烈士膽，圓如戴馬纓。」侯喜又寫成兩句是「在冷足自安，遭焚意彌貞。」彌明又讓師服替他寫道：「秋瓜未落蒂，凍芋強抽萌。」師服又吟詠說：「磨礱去圭角，浮潤著光精。」寫完，又交給侯喜。侯喜思索得更苦，一心要壓倒彌明，每當思考着要說出句，吟聲就更悲，拿起筆來想寫，將下筆又停下來，也到底沒能寫出奇句。寫得是「旁有雙耳穿，上爲孤髻撐。」吟誦完畢，彌明吟道：「時於蚯蚓竅，微作蒼蠅聲。」他象開頭那樣不用意，但說出的詩更奇，不能曲解，語句都是譏諷兩個文人的。夜將殘，兩個人起身辭謝說：「大師不是平常人，我們都服了，願作您的弟子，不敢再寫詩了。」彌明大聲說：「不能這樣。這首詩不能不寫成。」對劉師服說：「拿筆拿筆，我給你寫成它。」就又連聲吟唱道：「何當出灰灺，無計離瓶罌。謬居鼎鼐間，長使水火爭。形模婦女笑，度量兒童輕。徒爾堅貞性，不過升合盛。寧依暖熱敝，不與寒涼並。忽罹翻溢愆，實負任使誠。陋質荷斟酌，狹中愧提擎。豈能道仙藥，但未污羊羹。區區徒自效，瑣瑣安足呈。難比俎豆用，不爲手所隥。願君勿嘲誚，此物方施行。」師服寫完，彌明就讓他把詩讀一遍。讀完，彌明對二人說：「這都不值得跟你們說，這難道算做文章嗎？我是就你們所能而作罷了，不是我向師父學到而能做的。我能做到的，你們都不能聽到，難道唯獨寫文章嗎？我閒口了。」二人自覺沒趣，都起來到牀下站着，下拜說：「我們不敢問別的，希望問一句就行了，先生聲稱『我不明白人間的書』冒昧相問您明白什麼書，請讓我們聽聽這個答案吧。」他們問了幾次也沒見彌明答應，二人不自得，就退回去坐下，彌明倚着牆已經睡着了，鼾聲如雷鳴。二人只是恐懼失色，不敢喘息。過了一會兒，聽到更鼓咚咚報曉，兩個人也困了，就坐着睡了。等到醒來喫驚四顧，已失去彌明的蹤影。問童奴，童奴說：「天快亮的時候，道士起來出了門，好象打算馬上回來的樣子，很久沒回來，尋找他已經不見了。」兩個人驚疑惋惜而又自責，就帶着詩去拜見昌黎韓愈。他們問韓愈：「這是什麼人呢？」韓愈說：「我聽說有個隱居的君子叫彌明，難道是那個人嗎？」於是給石鼎連句寫了序，在代州流傳。

蔡少霞

蔡少霞者，陳留人也。性情恬和，幼而奉道。早歲明經得第，選蘄州參軍。秩滿，漂寓江浙間。久之，再授兗州泗水丞。遂於縣東二十里買山築室，爲終焉之計。居處深僻，俯瞰龜蒙，水石雲霞，境象殊勝。少霞世累早絕，尤諧夙尚。偶一日沿溪獨行，忽得美蔭，因憩焉，神思昏然，不覺成寐。因爲褐衣鹿幘之人夢中召去，隨之遠遊，乃至城廓一所。碧天虛曠，瑞日瞳矓，人俗潔淨，卉木鮮茂。少霞舉目移足，惶惑不寧，即被導之令前。經歷門堂，深邃莫測，遙見玉人當軒獨立，少霞遽脩敬謁。玉人謂曰：「愍子虔心，今宜領事。」少霞靡知所謂，復爲鹿幘人引至東廊，止於石碑之側。謂少霞曰：「召君書此，賀遇良因。」少霞素不工書，即極辭讓。鹿幘人曰：「但按文而錄，胡乃拒違。」俄有二童，自北而來，一捧牙箱，內有兩幅紫絹文書，一齋筆硯。即付少霞，凝神搦管，頃刻而畢，因覽讀之，已記於心矣。題雲：「蒼龍溪新宮銘，紫陽真人山玄卿撰。良常西麓，源澤東泄。新宮宏宏，崇軒轘轘。雕珉盤礎，鏤檀楝臬。碧瓦鱗差，瑤瑎昉截。閣凝瑞霞，樓橫祥霓。騶虞巡徼，昌明捧閡。珠樹矰連，玉泉矩泄。靈飈遐集，聖日俯晰。太上游詣，無極便闕。百神守護，諸真班列。仙翁鵠立，道師水潔。飲玉成漿，饌瓊爲屑。桂旗不動，蘭幄互設。妙樂兢奏，流鈴間發。天簌虛徐，風簫泠澈。鳳歌諧律，鶴舞會節。三變玄雲，九成絳雪。易遷徒語，童初詎說。」方更周視，遂爲鹿幘人促之，忽遽而返，醒然遂寤。急命紙筆，登即紀錄。自是兗豫好奇之人，多詣少霞，謁訪其事。有鄭還古者，爲立傳焉。且少霞乃孝廉一叟耳，固知其不妄矣。（出《集異記》）

【譯文】

蔡少霞是陳留縣人。他性情恬靜溫和，幼年時候就信奉道教。早年明經及第，選爲蘄州參軍。任職期滿，就漂泊江蘇浙江一帶。過了很久，再次授職爲兗州泗水縣丞。他就在縣城東二十里買山蓋房，做着老的打算。住處幽深偏僻，俯瞰龜蒙，水石雲霞，環境景象很美。少霞在世上的牽累早就沒有了，尤其與早年的崇尚相諧。偶然有一天，他沿着溪水獨自行走，忽然找到幽美的林蔭，就在那裏休息，神思昏然，不知不覺睡着了。於是被一個身穿褐衣頭戴鹿皮頭中的人從夢中召去，就隨着他遠遊，來到一座城廓。那裏碧天虛曠，瑞日瞳矓，人俗潔淨，花木鮮茂。少霞抬頭邁步，惶恐迷惑心緒不寧，就被人領着讓他往前走。經過大門殿堂，那裏深邃莫測，遠遠地看見一個美人對着門獨自站在那裏，少霞馬上恭恭敬敬地拜見。美人對他說：「我哀憐你虔誠的心，今天應該讓你知道點事。」少霞不知道她說的是什麼，又被戴鹿皮頭巾的人帶到東邊廊下，在一塊石碑的旁邊停下來。戴鹿皮巾的人對他說：「召你來寫這個碑文，慶賀遇到好緣分。」少霞一向不善於寫字，就極力推辭謙讓。戴鹿皮巾的人說：「只是按照文章抄錄，爲什麼竟然拒絕躲避？」不一會兒，有兩個小童從北而走來，一個捧着牙箱，裏邊有兩幅紫絹文書，一個捧着筆硯。二童就把文書和筆硯交給少霞，少霞聚精會神握着筆管，頃刻就寫完了，就此看看讀讀，已經記在心裏了。題寫的內容是：「蒼龍溪新宮銘，紫陽真人山玄卿撰。良常西麓，源澤東泄。新宮宏宏，崇軒轘轘。雕珉盤礎，鏤檀楝臬。碧瓦鱗差，瑤瑎昉截。閣凝瑞霞，樓橫祥霓。騶虞巡徼，昌明捧閡。朱樹矰連，玉泉矩泄。靈飈遐集，聖日俯晰。太上游詣，無極便闕，百神守護，諸真班列。仙翁鵠立，道師水潔。飲玉成漿，饌瓊爲屑。桂旗不動，蘭幄互設。妙樂兢奏，流鈴間發。天籟虛徐，風簫泠澈。鳳歌諧律，鶴舞會節。三變玄雲，九成絳雪。易遷徒語，童初詎說。」少霞正要再從頭到尾看一遍，就被戴鹿皮頭巾的人催促而走，一會兒就回來了，清清楚楚地就醒了。他急忙拿出紙筆，立刻記錄。從此，兗豫二州好奇的人，都到少霞家裏拜訪那件事。有個鄭還古，爲此立了傳。況且蔡少霞乃是孝廉，一個老年人，固然知道這件事不虛妄了。

鄭居中

鄭舍人居中，高雅之士，好道術。常遇張山人者，多同遊處，人但呼爲小張山人，亦不知其所能也。居襄漢間，除中書舍人，不就。開成二年春，往東洛嵩嶽，攜家僮三四人，與僧登歷，無所不到，數月淹止。日晚至一處，林泉秀潔，愛甚忘返。會院僧不在，張燭熱火將宿，遣僕者求之，兼取筆，似欲爲詩者。操筆之次，燈滅火盡。一僮在側，聞鄭公僕地之聲。喉中氣粗，有光如雞子，繞頸而出。遽吹薪明之，已不救矣。紙上有四字雲：「香火願畢。」畢字僅不成。後居山者及獵人時見之，衣服如遊涉之狀。當應是張生潛出言其終竟之日，鄭公舍家以避耳，若此豈非達命者歟？（出《逸史》）

【譯文】

舍人鄭居中，是個高雅之士，他喜歡道術，平常遇到張山人，多同他交遊相處，人們只叫他爲小張山人，也不知道他能做什麼。他住在襄漢一帶，授與他中書舍人的官職，他也不去就任。開成二年春，前往東洛嵩山，帶着三四個家僮，與和尚一起登山遊歷，沒有地方不到，幾個月後才停止，滯留在那裏。有一天晚上，他來到一個地方，那裏山林秀美泉水潔淨，他很喜愛那裏忘了返回。正趕上院裏的和尚不在，掌燭點火將要歇宿，他就派僕人去尋找，正取筆，好象打算寫詩似的。鄭居中拿筆之時，燈滅火燼。一個僮僕在他旁邊，聽到鄭公倒地的聲音。咽喉中氣息很粗，有雞子大的一束光亮，從他的脖子裏環繞而出。僮僕急忙吹着薪柴去照他，已經沒法救了。紙上有四個字寫道：「香火願畢」。畢字幾乎沒寫成。後來在山裏住的人及獵人有時見到他，衣服象是出遊跋涉的樣子。應當是張生悄悄，說出他性命終止的日期，鄭公捨棄家業而躲避，如果是這樣，鄭居中豈不是達命的人嗎？

伊用昌

熊皦補闕說：頃年，有伊用昌者，不知何許人也。其妻甚少，有殊色，音律女工之事，皆曲盡其妙。夫雖飢寒丐食，終無愧意。或有豪富子弟，以言笑戲調，常有不可犯之色。其夫能飲，多狂逸，時人皆呼爲伊風子。多遊江左廬陵宜春等諸郡，出語輕忽，多爲衆所擊。愛作《望江南》詞，夫妻唱和。或宿於古寺廢廟間，遇物即有所詠，其詞皆有旨。熊只記得詠鼓詞雲：「江南鼓，梭肚兩頭欒。釘着不知侵骨髓，打來只是沒心肝。空腹被人漫。」餘多不記。江南有芒草，貧民採之織屨。緣地上卑溼，此草耐水，而貧民多着之。伊風子至茶陵縣門，大題雲：「茶陵一道好長街，兩畔栽柳不栽槐。夜後不聞更漏鼓，只聽錘芒織草鞋。」時縣官及胥吏大爲不可，遭衆人亂毆，逐出界。江南人呼輕薄之詞爲覆窠，其妻告曰：「常言小處不要覆窠，而君須要覆窠之。譬如騎惡馬，落馬足穿鐙，非理傷墮一等。君不用苦之。」如是夫妻俱有輕薄之態。天祐癸酉年，夫妻至撫州南城縣所，有村民斃一犢。夫妻丐得牛肉一二十觔，於鄉校內烹炙，一夕俱食盡。至明，夫妻爲肉所脹，俱死於鄉校內。縣鎮吏民，以蘆蓆裹屍，於縣南路左百餘步而瘞之。其鎮將姓丁，是江西廉使劉公親隨，一年後得替歸府，劉公已薨。忽一旦於北市棚下，見伊風子夫妻，唱望江南詞乞錢。既相見甚喜，便敘舊事。執丁手上酒樓，三人共飲數郖。丁大醉而睡，伊風子遂索筆題酒樓壁雲：「此生生在此生先，何事從玄不復玄。已在淮南雞犬後，而今便到玉皇前。」題畢，夫妻連臂高唱而出城，遂渡江至遊帷觀，題真君殿後，其御雲：「定億萬兆恆沙軍國主南方赤龍神王伊用昌。」詞雲：「日日祥雲瑞氣連，應儂家作大神仙。筆頭灑起風雷力，劍下驅馳造化權。更與戎夷添禮樂，永教胡虜絕烽煙。列仙功業只如此，直上三清第一天。」題罷，連臂入西山。時人皆見躡虛而行，自此更不復出。其丁將於酒樓上醉醒，懷內得紫金一十兩。其金並送在淮海南城縣。後人開其墓，只見蘆蓆兩領，裹爛牛肉十餘觔，臭不可近，餘更無別物。熊言六七歲時，猶記識伊風子。或着道服，稱伊尊師。熊嘗於頂上患一癰癤，疼痛不可忍。伊尊師含三口水，噀其癰便潰，並不爲患。至今尚有痕在。熊言親睹其事，非謬說也。（出《玉堂閒話》）

【譯文】

補闕（官名）熊皦說，前幾年，有個伊用昌，不知是哪裏人。他的妻子很年輕，也很漂亮，音律和針線活這類事情，都能工盡其妙。她的丈夫雖然又飢又餓去討飯，卻始終沒有愧意。有時候，有些富家子弟用言談笑語調戲她，常表現出不可侵犯的臉色。她的丈夫能喝酒，經常發狂奔跑，當時的人都叫他伊瘋子。這個伊瘋子經常遊歷江東廬陵宜春等各郡，說出話來輕薄不注意，經常被衆人毆打。愛作《望江南》詞，夫妻唱和。有時在古寺廢廟裏住宿。遇到東西就有所詠，那些詞都有些味道。熊皦只記得詠鼓詞是這樣寫的：「江南鼓，梭肚兩頭欒。釘着不知侵骨髓，打來只是沒心肝。空腹被人漫。」其餘的詞多不記得。江南有一種芒草，貧民把它採來織草鞋。由於土地低溼，這種草耐水，因而貧民大多穿它。伊瘋子來到茶陵縣大門，大筆一揮寫道：「茶陵一道好長街，兩畔栽柳不栽槐。夜夜不聞更漏鼓，只聽錘芒織草鞋。」當時縣官及胥吏大爲不滿，伊瘋子遭到衆人亂打，被逐出界。江南人把輕薄之詞叫做覆窠，他的妻子就告訴他說：「常說小地方不要覆窠（詞），而你卻一定要覆窠（詞）之。譬如騎劣馬，人落下馬來，腳還穿在馬鐙裏。非理傷墮相等。您不必爲此苦惱，如此夫妻都表現出不屑之態。天祐年間歲當癸酉，夫妻來到撫州南城縣地界。有個村民殺死一頭小牛，他們夫妻討來牛肉一二十斤，在鄉校內又煮又烤，一個晚上就喫光了。到天亮的時候，夫妻被牛肉所脹，都死在鄉校內。縣鎮的官吏和百姓，用蘆蓆把他們的屍體裹上，埋在縣城南邊路旁一百多步的地方。那裏鎮守的將領姓丁，是江西廉使劉公的親信隨從，一年後得到替換回到廉使衙門時，劉公已死了。忽然有一天，姓丁的在北市棚子下，看到了伊瘋子夫妻，正在唱望江南詞討錢。他們相見以後很高興，便說起過去的事。伊瘋子拉着丁鎮將的手上了酒樓，三個人一共飲了幾斗酒。丁大醉而睡，伊瘋子就要來筆在酒樓牆壁上題詩，他寫的是：「此生生在此生先，何事從玄不復玄。已在淮南雞犬後，而今便到玉皇前。」題寫完畢，夫妻二人拉着手高唱着出了城，於是渡江到了遊帷觀，在真君殿後題字，其頭銜如下：「定億萬兆恆沙軍國主南方赤龍神王伊用昌。」其詞是：「日日祥雲瑞氣連，應儂家作大神仙。筆頭灑起風雷力，劍下驅馳造化權。更與戎夷添禮樂，永教胡虜絕烽煙。列仙功業只如此，直上三清第一天。」題寫完畢，夫妻倆又拉着手進入西山。當時人們都看見他們踏空而行，從此再也沒有重新出現。那個丁將在酒樓上從醉中醒來，在懷內摸到紫金一十兩。就把那些金子都送到淮海南城縣。後人掘開他們夫妻的墳墓，只見到兩領蘆蓆、十多斤爛牛肉，已發臭不可靠近，其餘再也沒有別的東西了。熊皦說他六七歲的時候，還記得伊瘋子，有時穿着道家服裝，稱作伊尊師。熊皦在頭頂上生了一塊癰癤，疼痛得不能忍受。伊尊師含了三口水噴在患處，那個癰癤就潰落了，並不覺得痛苦，至今頭上還有疤痕存在。熊皦說他親眼見到那些事，不是荒謬的傳說。

卷第五十六 女仙一

西王母 上元夫人 雲華夫人 玄天二女

西王母

西王母者，九靈太妙龜山金母也，一號太虛九光龜臺金母元君。乃西華之至妙，洞陰之極尊。在昔道氣凝寂，湛體無爲，將欲啓迪玄功，化生萬物。先以東華至真之氣，化而生木公。木公生於碧海之上，芬靈之墟，以主陽和之氣。理於東方，亦號曰東王公焉。又以西華至妙之氣，化而生金母。金母生於神州伊川，厥姓侯氏，生而飛翔，以主元，毓神玄奧。於聅莽之中，分大道醇精之氣，結氣成形。與東王公共理二氣，而育養天地，陶鈞萬物矣。柔順之本，爲極陰之元，位配西方，母養羣品。天上天下，三界十方，女子之登仙者得道者，鹹所隸焉。所居宮闕，在龜山春山西那之都，崑崙之圃。閬風之苑。有城千里、玉樓十二，瓊華之闕、光碧之堂、九層玄室、紫翠丹房。左帶瑤池、右環翠水。其山之下，弱水九重。洪濤萬丈。非飈車羽輪，不可到也。所謂玉闕暨天，綠臺承霄。青琳之宇，朱紫之房，連琳彩帳，明月四朗。戴華勝，佩虎章，左侍仙女，右侍羽童。寶蓋沓映，羽摻蔭庭。軒砌之下，植以白環之樹，丹剛之林，空青萬條，瑤幹千尋，無風而神籟自韻，琅琅然皆九奏八會之音也。神州在崑崙之東南，故爾雅雲：「西王母目下是矣。」又云：「王母蓬髮，戴華勝。虎齒善嘯者，此乃王母之使，金方白虎之神，非王母之真形也。元始天王授以方天元統龜山九光之籙，使制召萬靈，統括真聖，監盟證信，總諸天之羽儀。天尊上聖，朝晏之會，考校之所，王母皆臨訣焉。上清寶經，三洞玉書，凡有授度，鹹所關預也。黃帝討蚩尤之暴，威所未禁，而蚩尤幻變多方，徵風召雨，吹煙噴霧，師衆大迷。帝歸息太山之阿，昏然憂寢。王母遣使者，被玄狐之裘，以符授帝曰：「太一在前，天一在後，得之者勝，戰則克矣。」符廣三寸，長一尺，青瑩如玉，丹血爲文。佩符既畢，王母乃命一婦人，人首鳥身，謂帝曰：「我九天玄女也。」授帝以三宮五意陰陽之略，太一遁甲六壬步鬥之術，陰符之機，靈寶五符五勝之文。遂克蚩尤於中冀，剪神農之後，誅榆罔於阪泉，天下大定，都於上谷之涿鹿。又數年，王母遣使白虎之神，乘白鹿，集於帝庭，授以地圖。其後虞舜攝位，王母遣使授舜白玉環。舜即位，又授益地圖，遂廣黃帝之九州爲十有二州。王母又遣使獻舜白玉琯，吹之以和八風。《尚書》帝驗期曰：「王母之國在西荒也。」昔茅盈字叔申；王褒字子登；張道陵字輔漢，洎九聖七真，凡得道授書者，皆朝王母於昆陵之闕焉。時叔申、道陵侍太上道君，乘九蓋之車，控飛虯之軌，越積石之峯，濟弱流之津，浮白水，凌黑波，顧盼倏忽，詣王母於闕下。子登清齋三月，王母授以《瓊華寶曜七晨素經》。茅君從西城王君詣白玉龜臺，朝謁王母，求長生之道。曰：「盈以不肖之軀，慕龍鳳之年，欲以朝菌之脆，求積朔之期。」王母愍其勤志，告之曰：「吾昔師元始天王及皇天扶桑帝君，授我以玉佩金璫二景纏煉之道，上行太極，下造十方，溉月咀日入天門，名曰玄真之經。今以授爾，宜勤修焉。因敕西城王君，一一解釋以授焉。又周穆王時，命八駿與七華之士，使造父爲御，西登崑崙，而賓於王母。穆王持白珪重錦，以爲王母壽，本具周穆王傳。至漢武帝元封元年七月七日夜，降於漢宮。語在漢武帝傳內，此不復載焉。（出《集仙錄》）

【譯文】

西王母，就是九靈太妙龜山金母，還有一個號是太虛九光龜臺金母之君。她是西華的至妙，洞陰的極尊。在從前道氣沉寂，湛體無爲，將要啓迪玄功，使萬物滋生。就先用東華至真之氣，變化而生木公。木公生於碧海之上芳靈的土山，而主管陽和之氣。管理東方，也稱爲東王公。又用西華至妙之氣，變化而生金母。金母在神州伊川誕生，她姓侯，生來就能飛翔，而主宰本源，養育玄奧神靈。在迷茫之中分出大道醇精之氣，使氣聚結成形。西王母與東王公共同調和二氣，而育養天地造就萬物。柔順的根本也就是極陰的初始，位配西方，生養衆類。天上天下，三界十方，凡女子登仙得道的人，都隸屬西王母管轄。她所居住的宮闕，在龜山春山西那之都，崑崙之圃，閬風之苑。有城千里、十二座玉樓，以及瓊華之闕、光碧之堂、九層玄室和紫翠丹房。左邊瑤池如帶，右邊翠水環繞。那座山下，弱水九重，洪濤萬丈。如果不乘飈車羽輪，就不可能到達。這就是所說的玉闕直至上天，綠臺承接霄漢。那芒玉般的屋檐，朱紫色的房屋，連着青碧色的彩帳，明月照耀四方。戴着華美的首飾，佩着虎形花紋，左邊站着仙女，右邊站着羽童。衆多寶飾車蓋互相映照，仙女拿的羽扇遮住了庭院。欄於臺階之下，種着白環樹，形成丹剛之林，空中青枝萬條，美玉般的樹幹高達千尋（一尋爲八尺），無風而如神簫自然成韻，響亮的聲音都是九奏八會之音。神州在崑崙的東南，所以《爾雅》上說：「西王母眼皮底下就是。」又說：王母蓬鬆着頭髮，戴着華美的首飾。長着虎牙善於長嘯的，這是王母的使者，西方白虎神，不是王母的真形。元始天王給她方天元統龜山九光的道家祕文，讓她控制召集各種生靈，統領真人聖人，監督盟誓驗證憑證，總管天下羽儀。天尊上聖，朝宴之會，考校之所，王母都能來去那裏。上清的寶經，三洞的玉書，凡授教度引之事，全是她所關涉參與的範圍。黃帝征討殘暴的蚩尤，威力不能禁錮他，而且蚩尤又會多方幻變，徵風召雨，吹煙噴霧，因而黃帝的軍隊大受迷惑。黃帝回到太山休息迷迷糊糊地憂慮着躺着。王母派使者披着黑色狐皮大衣，把一張符交給黃帝，這個使者說：「太一在前，天一在後，得到它的人就能勝利，作戰就能打敗敵人了。」符寬三寸，長一尺，青光晶瑩象玉一樣，用丹血寫的字。黃帝把符佩帶完以後，王母就命一個婦人，這個婦人長着人的腦袋鳥的身子，她對黃帝說：「我是九天玄女呀。」她又把三宮五意陰之略，太一遁甲六壬步鬥之術，陰符之機，以及靈寶五符五勝之文，全都傳給黃帝。黃帝就在冀中戰勝了蚩尤，剪除了神農之後，又在阪泉殺了榆罔，天下大定，在上谷的涿鹿建都。又過了幾年，王母又派白虎神爲使者，乘着白鹿，停留在黃帝的庭院中，授給他地圖。其後虞舜代理國政，王母又派使者授給舜白玉環。舜即位，王母又給他增加地圖，於是舜比黃帝時的九州擴大到十二州。王母又派使者獻給舜白玉珪，吹它而和八風，《尚書》帝驗期說：「王母之國在西方。」從前，有個茅盈，字叫叔申；有個王褒，字叫子登；有個張道陵，字叫輔漢，及九聖七真，凡是得道授書的，都到崑崙山宮闕去朝拜王母。當時叔申、道陵侍奉太上道君，乘着九蓋之車，駕馭着無角龍，越過積石的山峯，渡過微微細流的河津，浮於白水，凌於黑波，轉眼之間來到宮闕之下，拜見王母。王子登吃了三個月清齋，王母授給他《瓊華寶曜七晨素經》。茅盈從西城王君那裏來到白玉龜臺，朝拜西王母，求長生之道。他說：「我以不肖的軀體，渴求龍鳳之壽，想要憑藉朝菌般脆弱的身體，求得積日累日之期。王母可憐他爲志向而努力，告訴他說：「我從前的老師元始天王以及扶桑帝君，把《玉佩金璫二景纏煉之道》傳授給我，上行太極，下到十方，喝月嚼日入天門，名叫玄真之經。現在我把它傳授給你，你應當勤修它。於是命令王城王君，一一解釋而傳授給茅盈。還有周穆王時，命八駿與七華之士，讓造父當車伕，向西登上崑崙，而在王母那裏作客。周穆王拿出白珪和重錦，用它給王母作壽禮。這事在周穆王傳中有敘述。到了漢武帝元封元年七月七日夜，王母又降於漢宮。記載在漢武帝傳內，這裏就不重複記載它了。

上元夫人

上元夫人，道君弟子也。亦玄古以來得道，總統真籍，亞於龜臺金母。新降之處多使侍女相聞，己爲賓侶焉。漢孝武皇帝好神仙之道，禱醮名山，以求靈應。元封元年辛未七月七日夜，二唱之後，西王母降於漢宮。帝迎拜稽首，侍立久之。王母呼帝令坐，食（食字原闕。據明抄本、許刻本補。）以天廚，筵宴粗悉，命駕將去。帝下席叩頭，請留殷勤，王母復坐。乃命侍女郭密香，邀夫人同宴於漢宮。語在漢武帝傳中。其後漢宣帝地節四年乙卯，咸陽茅盈字叔申，受黃金九錫之命，爲東嶽上卿司命真君太元真人。是時五帝君授冊既畢，各升天而去。茅君之師乃總真王君，西靈王母與夫人，降於句曲之山金壇之陵華陽天宮，以宴茅君焉。時茅君中君名固，字季佛，小君名衷，字思和，王母王君授以靈訣，亦受錫命紫素之冊，固爲定錄君，衷爲保命君，亦侍貞會。王君告二君曰：「夫人乃三天真皇之母，上元之高尊。統領十方玉女之籍，汝可自陳。」二君下席再拜，求乞長生之要。夫人憫其勤志，命侍女宋闢非出紫錦之囊，開綠金之笈，以《三元流珠經》、《丹景道精經》、《隱地八術經》、《太極緣景經》凡四部，以授二君。王母復敕侍女李方明，出丹瑤之函，披雲殊之笈，出《玉佩金瑞（明抄本作璫）經》、《太霄隱書經》、《洞飛二景內書》，傳司命君。各授書畢，王母與夫人告去，千乘萬騎，升還太空矣。（出《漢武內傳》）

【譯文】

上元夫人，是道君的弟子。她也是上古以來得道，總領真籍，僅次於龜臺金母。她所降臨之處，經常派使女去告訴，自己到那裏作客。漢孝武皇帝愛好神仙之道，到名山祭祀祈禱以求靈應。元封元年即辛未年七月七日夜裏，二更之後，西王母降臨到漢宮。漢武帝迎接拜見行了稽首禮，在王母身旁站了很久。王母喚漢武帝讓他坐下，把天廚食品賞給他喫，筵席安排粗略齊全，王母讓備車將要回去。漢武帝離席叩頭，誠懇地請她留下。王母又坐了下來。於是王母就命侍女郭密香，邀請上元夫人同宴於漢宮。這事記載在漢武帝傳中。其後，漢宣帝地節四年乙卯，咸陽有個茅盈字叫叔申，受到皇帝黃金九錫（帝王尊禮大臣所用的九種物品）之命，作了東嶽上卿、司命真君、太元真人。這時五位帝君授給文書完畢，各自昇天而去。茅盈之師就是總真王君。西王母與夫人，降臨於勾曲山金壇陵上的華陽天宮，來與茅盈聚會。當時茅盈的中君名固，字季佛，小君名衷，字思和，王母王君授給靈訣，也受賜命紫素之冊，茅固爲定錄君，茅衷爲保命君，也在宴會作陪。王君告訴二人說：「夫人乃是三天真皇之母，上元的高尊。統領十方玉女的名籍，你們可以自己陳請。」「二人離席拜了又拜，討求長生不老的要訣。夫人被他們殷勤之志所感動，就命侍女宋闢非拿出紫錦囊，打開綠金書箱，把《三元流珠經》、《丹景道精經》、《隱地八術經》、《太極緣景經》共四部書，給了二人。王母又命侍女李方明，拿出丹瓊匣子，打開雲珠書籍，拿出《玉佩金瑞經》、《太霄隱書經》、《洞飛二景內書》，傳司命君。各授書完畢，王母與夫人告辭離去，帶着千車萬馬昇天返回太空。

雲華夫人

雲華夫人，王母第二十三女，太真王夫人之妹也。名瑤姬，受徊風混合萬景煉神飛化之道。嘗東海遊還，過江上，有巫山焉，峯巖挺拔，林壑幽麗，巨石如壇，留連久之。時大禹理水，駐山下。大風卒至，崖振谷隕不可制。因與夫人相值，拜而求助。即敕侍女，授禹策召鬼神之書，因命其神狂章、虞餘、黃魔、大翳、庚辰、童律等，助禹斫石疏波，決塞導厄，以循其流。禹拜而謝焉。禹嘗詣之，崇轘之巔，顧盼之際，化而爲石；或倏然飛騰，散爲輕雲，油然而止，聚爲夕雨；或化游龍，或爲翔鶴，千態萬狀，不可親也。禹疑其狡獪怪誕，非真仙也，問諸童律。律曰：「天地之本者道也，運道之用者聖也，聖之品次，真人仙人也。其有稟氣成真，不修而得道者，木公、金母是也。蓋二氣之祖宗、陰陽之原本、仙真之主宰、造化之元光。雲華夫人，金母之女也。昔師三元道君，受上清寶經，受書於紫清闕下，爲雲華上宮夫人。主領教童真之士，理在玉英之臺，隱見變化，蓋其常也。亦由凝氣成真，與道合體，非寓胎稟化之形，是西華少陰之氣也。且氣之彌綸天地，經營動植，大包造化，細入毫髮。在人爲人，在物爲物，豈止於雲雨龍鶴，飛鴻騰鳳哉？」禹然之，後往詣焉，忽見雲樓玉臺，瑤宮瓊闕森然，既靈官侍衛，不可名識。獅子抱關，天馬啓塗，毒龍電獸，八威備軒，夫人宴坐於瑤臺之上。禹稽首問道，召禹使前而言曰：「夫聖匠肇興，剖大混之一樸，發爲億萬之體。發大蘊之一苞，散爲無窮之物。故步三光而立乎晷景，封九域而制乎邦國，刻漏以分晝夜，寒暑以成歲紀，兌離以正方位，山川以分陰陽，城廓以聚民，器械以衛衆，輿服以表貴賤，禾黍以備兇歉。凡此之制，上稟乎星辰，而取法乎神真，以養有形之物也。是故日月有幽明，生殺有寒暑，雷震有出入之期，風雨有動靜之常。清氣浮乎上，而濁衆散於下。廢興之數，治亂之運，賢愚之質，善惡之性，剛柔之氣，壽夭之命，貴賤之位，尊卑之敘，吉凶之感，窮達之期，此皆稟之於道，懸之於天，而聖人爲紀也。性發乎天而命成乎人。立之者天，行之者道。道存則有，道去則非。道無物不可存也，非修不可致也。玄老有言，致虛極，守靜篤，萬物將自復。復謂歸於道而常存也。道之用也，變化萬端而不足其一，是故天參玄玄，地參混黃，人蔘道德。去此之外，非道也哉。長久之要者，天保其玄，地守其物，人養其氣，所以全也。則我命在我，非天地殺之，鬼神害之，失道而自逝也。志乎哉，勤乎哉，子之功及於物矣，勤逮於民矣，善格乎天矣，而未聞至道之要也。吾昔於紫清之闕受書，寶而勤之，我師三元道君曰，上真內經，天真所寶，封之金臺。佩入太微，則雲輪上往，神武抱關，振衣瑤房，遨宴希林，左招仙公，右棲白山，而下眄太空。泛乎天津，則乘雲騁龍，遊此名山，則真人詣房，萬人奉衛，山精伺迎。動有八景玉輪，靜則宴處金堂。亦謂之「太上玉佩金璫」之妙文也。汝將欲越巨海而無飈輪，渡飛沙而無雲軒，陟阨塗而無所舉，涉泥波而無所乘，陸則困於遠絕，水則懼於漂淪，將欲以導百穀而浚萬川也。危乎悠哉，太上愍汝之至，亦將授以靈寶真文，陸策虎豹，水制蛟龍，斷馘千邪，檢馭羣兇，以成汝之功也。其在乎陽明之天也。吾所授寶書，亦可以出入水火，嘯叱幽冥，收束虎豹，呼召六丁，隱瀹八地，顛倒五星，久視存身，與天相傾也。」因命侍女陵容華出丹玉之笈，開上清寶文以授，禹拜受而去，又得庚辰、虞餘之助，遂能導波決川，以成其功，奠五嶽，別九州，而天錫玄珪，以爲紫庭真人。其後楚大夫宋玉，以其事言於襄王，王不能訪道要以求長生，築臺於高唐之館，作陽臺之宮以祀之，宋玉作神仙賦以寓情，荒淫穢蕪。高真上仙，豈可誣而降之也？有祠在山下，世謂之大仙，隔岸有神女之石，即所化也。復有石天尊神女壇，側有竹，垂之若篲。有稿葉飛物着壇上者，竹則因風掃之，終瑩潔不爲所污。楚人世祀焉。（出《集仙錄》）

【譯文】

雲華夫人，是王母第二十三個女兒，太真王夫人的妹妹，名叫瑤姬。她接受的是「徊風混合萬景煉神飛化」的道術。曾經從東海雲遊歸來，經過長江之上，岸上有座巫山，那裏峯巖挺拔，林壑幽美，巨石如壇，她在那裏滯留很久。當時大禹治水，駐紮在山下。狂風突然刮來，崖谷震動山石滾落不可控制。因爲與夫人相遇，大禹就拜見她向她求助。夫人就令侍女把用符策召鬼神的書交給他，同時命令狂章、虞餘、黃魔、大翳，庚辰、童律等諸神，幫助大禹鑿開山石疏通江水，把堵塞之處挖開，以順通江流。禹下拜向她道謝。大禹曾到崇山峻嶺之頂去拜訪她，夫人在轉眼之間就能變成石頭，或突然飛騰在空中散爲輕雲，油然而止，凝聚成夕雨，有時變成游龍。有時化爲翔鶴，狀態萬千，不可親近。禹懷疑她狡猾奸詐離奇古怪不是真仙，就向童律詢問。童律說：「天地的根本是道，運用道的人是聖，聖的品級，依次是真人仙人。其中有承氣成真不修行而得道的。木公、金母就是這樣的人。原來是二氣的祖宗、陰陽的源本、仙真的主宰、造化元光。雲華夫人是金母的女兒，從前以三元道君爲師，接受上清寶經，在紫清闕下接受寶書，封爲雲華上宮夫人。她主管教化童真之士，在玉英臺理事。時隱時現而變化，原來是她的常態。她也是由氣凝聚成的真人，與道合爲一體，不是稟承凡胎肉體而化成之形，是西華少陰之氣。而且氣瀰漫天空淹沒大地，謀劃營造動物植物，廣泛包羅自然，細到毫毛頭髮。與人一起她就變成人，與物一起她就變作物，哪止於雲雨龍鶴飛雁騰鳳呢？」大禹認爲他說得對，後來去拜見她，突然現出雲樓玉臺，瑤宮瓊闕森然，又有靈官侍衛，不可指稱記識。獅子守着關隘，天馬在道路上啓行，毒龍電獸，八方備爲乘軒，夫人安坐於瑤臺之上。禹行了稽首禮請教道術，夫人召禹讓他坐下，說：「聖匠初興，剖開廣大混沌之一樸，發散爲億萬之體。揭開蘊積廣大之一苞，散佈爲無窮之物。又使日月星運行而確立時間，封九州之域而控制邦國，刻記漏壺而分晝夜，用寒暑來紀年，用兌離來正方位，用山川來分陰陽，用城廓來聚集百姓，用器械來保衛大衆，用車馬服飾來表示貴賤，用五穀來備荒年，所有這些制度，都是稟承於星辰，而取法於神仙其人，來養育有形之物啊。因此，日月有暗有明，生殺有寒有暑，雷震有開始和結束之期，風雨有動和靜的規律。清氣在上飄浮，而濁衆散處於下。興與廢的氣數，治與亂的命運，賢與愚的資質，善與惡的本性，剛與柔的氣質，長壽與短命的命運，貴與賤的地位，尊與卑的次序，吉與兇的感應，不得志與得志的期限，這都稟承於道，掌握在天，而由聖人管理它。本性出於上天，命運多在於人爲。本性形成於天，而處世要合於道義。道義存在則可，違背道義則不可，道義無處不在，無物不存，但需要一定的修養之功，才能達到。玄天老人說過，致虛到極點，守靜到至誠，萬物將自行恢復。恢復指的是迴歸於道而常存。道的運用，變化萬端而不夠其一，所以天參悟玄玄，地參悟混黃，人蔘悟道德。除此之外，就不是道了。長久的要點是，天保護它的玄，地保護它的物，人保護他的氣，這就是用來保全的辦法。那麼，我的命運在於我，不是天地殺我，鬼神害我，失去道就失去了自己。立志了，勤修了，您的功德達到物了，勤達到百姓了，善達到天了，然而沒有聽到至道的要訣。我從前在紫清之闕得到書，以之爲寶而勤修，我的老師三元道君說，上真的內經，是天真當作寶貝的東西，把它封存在金臺。帶它進入太微，就有云輪往上升，神武把關，在瑤房整飾衣裝，去遨遊希世之林，左招仙公，右臥白山，而向下斜視太空。在天河泛舟之後，就乘雲跨龍游此名山，那麼真人就登門拜訪，萬人都來侍奉護衛，山精也來伺候逢迎。動的時候有八景玉輪之車，靜的時候就安處於金堂。這也稱之爲「太上玉佩金璫」之妙文。你將要越過大海而沒有飈輪，要渡過飛沙而沒有云軒，登險途而沒有輿車，涉泥波而沒有船可乘，在陸上就會困於遠方絕地。在水中就恐怕會漂泊沉淪，將要疏導百穀萬川，危難長遠啊。太上很憐惜你，也將把靈寶真文傳給你，在陸地驅逐虎豹，在水中制服蛟龍，斬斷千邪，約束駕馭羣兇，用以成就你的功業。它在於陽明之天。我所傳授的寶書，也可以出入水火，震攝幽寞，收束虎豹，呼召六丁，使八地隱淪，使五星顛倒，久視存身，與天相傾。」於是令侍女陵谷華拿出丹玉書箱，打開它拿出上清寶文交給他，禹拜謝受書而去，又得到庚辰、虞餘的幫助，能夠疏導波濤掘開河川，而成就治水之功，祭奠五嶽，告別九州，天賜玄圭，用他作紫庭真人。那以後楚大夫宋玉，把這件事說給襄王聽，襄王不能訪求道家之要訣而求得長生，就於高唐之館築壇臺，作陽臺之宮來祭祀她，宋玉作《神仙賦》來寄託心情，荒淫穢蕪。高真上仙，怎麼可以捏造事實而使她們降臨呢？有個祠廟在山下，世人稱之爲大仙，隔岸有塊神女石，就是雲華夫人所化。還有石天尊神女壇，旁邊有竹子，葉子垂下象掃帚。有紫葉飛物落在壇上，竹子就憑風掃掉它，神女壇始終光淨不被落物所污，楚人世代祭祀她。

玄天二女

燕昭王即位二年，廣延國來獻善舞者二人，一名旋波，一名提謨。並玉質凝膚，體輕氣馥，綽約而窈窕，絕古無倫。或行無影跡，或積年不飢。昭王處以單綃華幄，飲以瓀珉之膏，飴以丹泉之粟。王登崇霞臺，乃召二人來側。時香風歘起，徘徊翔舞，殆不自支，王以纓縷拂之，二人皆舞。容冶妖麗，靡於翔鸞，而歌聲輕颺。乃使女伶代唱，其曲清響流韻，雖飄梁動塵，未足加焉。其舞一名縈塵，言其體輕，與塵相亂；次曰集羽，言其婉轉，若羽毛之從風也；末曰旋懷，言其支體緬曼，若入懷袖也。乃設麟文之席，散華蕪之香。香出波弋國，浸地則土石皆香；着朽木腐草，莫不蔚茂；以薰枯骨，則肌肉皆生。以屑鋪地，厚四五尺，使二人舞其上，彌日無跡，體輕故也。時有白鸞孤翔，銜千莖穟，穟於空中，自生花實，落地即生根葉，一歲百獲，一莖滿車，故曰盈車嘉穟。麟文者，錯雜衆寶以爲席也，皆爲雲霞麟鳳之狀，昭王復以衣袖麾之，舞者皆止，昭王知爲神異，處於崇霞之臺，設枕蓆以寢宴，遣人以衛之。王好神仙之術，故玄天之女，託形作二人。昭王之末，莫知所在，或遊於江漢。或在伊洛之濱，遍行天下，乍近乍遠也。（出《王子年拾遺》）

【譯文】

燕昭王登上王位的第二年，廣延國來進獻兩個善於跳舞的人，一個名叫旋波，一個名叫提謨。這兩個人都細皮嫩肉，體態輕盈，氣息芳香，姿態柔美而又賢淑美貌，風華絕代無與倫比。兩個女子有時走路既無身影也無足跡，有時常年不飢。昭王用單薄的絲綢製成華麗的篷帳給她們住，拿似玉的美石之膏給她們喝，拿丹泉的粟米給她們喫。昭王登上崇霞臺，就召二人來陪伴。這時香風吹起，徘徊飛舞，幾乎不能自支，昭王用纓縷拂了一下，二女就都跳起舞來。她們容顏妖豔嫵媚，華麗勝於翔鸞，而且歌聲輕颺。昭王就讓女伶代唱，那個曲調清脆響亮，和諧的聲音如潺潺流水，即使用繞樑驚塵來比擬，也不能算過分。她們的舞蹈，一個節目叫縈塵，指的是她們的體質輕，可與飛塵相混；其次叫作集羽，指的是她們的舞姿婉轉，象羽毛隨風飄動；最後一個舞蹈名叫旋懷，指的是她們的肢體細美，好象能攬入懷中裝進袖內。昭王於是擺設麟文之席，散發華蕪之香。這種香出自波弋國，滴落地上，土石都香；灑到朽木腐草之上，草木無不茂盛，用它來薰枯骨，肌肉就都生長出來。就用碎末鋪地，厚四五尺，讓二人在上面跳舞，跳了一整天，地上也沒有痕跡，這是因爲她們體輕的緣故啊。這時有隻白鸞孤飛，銜着千莖嘉禾，嘉禾在空中自動開花結果實，落到地上就生出根和葉子，一年收穫百次，一根莖就裝滿一車，所以叫做盈車嘉穗。麟文，就是把衆多寶貝錯雜起來用它作成席，都形成雲霞麟鳳的形狀，昭王又把衣袖揮動了一下，跳舞的人都停止下來，昭王知道兩個女子是神異之人，就讓她們住在崇霞臺，安設枕蓆來睡覺宴樂，並派人守衛她們。昭王喜好神仙之術，所以玄天二女託形化作二人。昭王末年，沒有人知道這兩個女子在哪裏，她們有時在江漢一帶，有時在伊洛之濱，走遍了天下，有時走得近，有時走得遠。

卷第五十七 女仙二

太真夫人 萼綠華

太真夫人

太真夫人，王母之小女也。年可十六七，名婉，字羅敷，遂事玄都太真王。有子爲三天太上府司直，主總乣天曹之違錯，比地上之卿佐。年少好遊逸，委官廢事，有司奏劾，以不親局察，降主事東嶽，退真王之編，司鬼神之師，五百年一代其職。夫人因來視之，勵其使修守政事，以補其過。過臨淄縣，小吏和君賢，爲賊所傷，殆死，夫人見愍，問之，君賢以實對。夫人曰：「汝所傷乃重刃關於肺腑，五臟泄漏，血凝絳府，氣激傷外，此將死之厄也，不可復生，如何？」君賢知是神人，扣頭求哀，夫人於肘後筒中，出藥一丸，大如小豆，即令服之。登時而愈，血絕創合，無復慘痛。君賢再拜跪曰：「家財不足，不知何以奉答恩施，唯當自展駑力，以報所受耳。」夫人曰：「汝必欲謝我，亦可隨去否？」君賢乃易姓名，自號馬明生，隨夫人執役。夫人還入東嶽岱宗山峭壁石室之中，上下懸絕，重巖深隱。去地千餘丈，石室中有金牀玉幾，珍物奇瑋，人跡所不能至，明生初但欲學授金創方。既見神仙來往，及知有不死之道，旦夕供給掃灑，不敢懈倦。夫人亦以鬼怪虎狼及眩惑衆變試之，明生神情澄正，終不恐懼。又使明生他行別宿，因以好女戲調親接之，明生心堅靜固，無邪念。夫人他行去，十日五日一還，或一月二十日，輒見有仙人賓客，乘龍驎，駕虎豹往來，或有拜謁者，真仙彌日盈坐。客到，輒令明生出外別室中。或立致精細廚食，殽果香酒奇漿，不可名目。或呼坐，與之同飲食。又聞空中有琴瑟之音，歌聲宛妙。夫人亦時自彈琴，有一弦而五音並奏，高朗響激，聞於數里，衆鳥皆聚集於岫室之間，徘徊飛翔，驅之不去。殆天人之樂，自然之妙也。夫人棲止，常與明生同石室中而異榻，幽寂之所唯二人。或行去，亦不道所往，但見常有一白龍來迎，夫人即着雲光繡袍，乘龍而去。袍上專是明月珠綴衣領，帶玉珮，戴金華太玄之冠，亦不見有從者，既還，龍即自去。所居石室玉牀之上，有紫錦被褥，紫羅帳。帳中服玩，瑰金函玉，玄黃羅列，非世所有，不能一一知其名也。有兩卷素書，題曰《九天太上道經》。明生亦不敢發視其文，唯供灑掃，守巖室而已。如此五年，愈加勤肅，夫人嘆而謂之曰：「汝真可教，必能得道者也。以子俗人，而不淫不慢，恭仰靈氣，終莫之廢。雖欲求死，焉可得乎？」因以姓氏本末告之曰：「我久在人間，今奉天皇命，又按太上召，不復得停，念汝專謹，故以相語，欲教汝長生之方，延年之術。而我所受，服以太和自然龍胎之醴，適可授三天真人。不可以教始學，固非汝所得聞，縱或聞之，亦不能用以持身也。有安期先生燒金液丹法，其方祕要，立可得用，是元君太乙之道，白日昇天者矣。明日安期當來，吾將以汝付囑焉，汝相稍久，其術必傳。」明日安期先生果至，乘駿驎，着朱衣遠遊冠，帶玉佩及虎頭般革囊，視之年可二十許，潔白嚴整，從可六七仙人，皆執節奉衛。見夫人拜揖甚敬，自稱下官。須臾設酒果廚膳，飲宴半日許。安期自說：「昔與夫人遊安息國西海際，食棗異美，此間棗殊不及也。憶此未久，已二千年矣。」夫人云：「吾昔與君共食一棗，乃不盡。此間小棗，那可比耶？」安期曰：「下官先日往九河，見司陰與西漢夫人共遊，見問以陽九百六之期，聖主受命之劫，下官答以幼稚，未識運厄之紀，別當諮太真王夫人。今既賜坐，願請此數。」夫人曰：「期運漫汗，非君所能卒知。夫天地有大陽九大百六，小陽九小百六。天厄謂之陽九，地虧謂之百六。此二災是天地之否泰陰陽，九地之孛蝕也。大期九千九百年，小期三千三十年。而此運所鍾，聖人所不能禳，今大厄猶未，然唐世是小陽九之始，計訖來甲申歲，百六將會矣。爾時道德方隆，兇惡頓肆。聖君受命，乃在壬辰，無復千年，亦尋至也。西漢夫人俱已經見，所以相問，當是相試耳。然復是司陰君所局。夫陽九者，天旱海消而陸自憔。百六者，海竭而陵自填，四海水減，滄溟成山。連城之鯨，萬丈之鮫，不達期運之度，唯叩天而索水，詞訟紛紜，佈於上府。三天煩於省察，司命亦疲於按對。九河之口，是赤水之所衝，其深難測，今已漸枯。入氣蒸于山澤，流沙塵於原口。於是四海俱會，羣龍鼓舞，爾乃須甲申之年，將飛洪倒流。今水毋上天門而告期，積石開萬泉而通路，飛陰風以撓蒼生，注玄流以布遐邇，洋溢在數年之中，漫衍終九載之暮。既得道之真，體靈合妙。至其時也，但當騰虛空而盼山陂。遊浮嶽而視廣川，乘玄鴻以湊州城，御虯輦而邁景雲耳，咄嗟之間，忽焉便適，可以翔身娛目，豈足經意乎？當今日且論酒事，何用此爲也？」因指明生向安期曰：「此子有心向慕，殆可教訓。昔遇因緣，遂來見隨。雖質穢未靈，而淫慾已消，今未可授玄和太真之道，且欲令就君受金液丹方。君可得爾，便宜將去。夫流俗之人，心肺單危，經胃內薄，血津疲嬴，肝（肝原作用。據明抄本改）膂不注其眼，脣口不辨其機。蓋大慈而不合夫（夫原作天。據明抄本改）人慾，奔走而不及靈飛，適宜慰撫，以成其志。不可試以仙變八威也，切勿刻令其失正矣。」安期曰：「諾。但恐道淺術薄，不足以訓授耳。下官昔受此方於漢成丈人，此則先師之成法，實不敢倉卒而傳，要當令在二千年之內，必使其窺天路矣。下官往與女郎俱會玄丘，觀九陔之壘硌，望弱水而東流，賜酣玄碧之香酒，不覺高卑而詠，同當開尊及靈籙，偶見玉胎瓊膏之方，服之刀圭，立登雲天，解形萬變，上爲真皇。此術徑妙，蓋約於金液之華，又速於霜雪九轉之鋒。今非敢有譏，舍近而從遠，棄徑而追，實思聞神方之品第，願知真仙之高尊，苟卑降有時，非所宜論，瓊腴之方，必是侍者未可得用邪？」夫人曰：「君未知乎？此是天皇之靈方，乃天真所宜用，非俗流下屍所能窺窬也。仙方凡有九品，一名太和自然龍胎之醴，二名玉胎瓊液之膏，三名飛丹紫華流精，四名朱光雲碧之腴，五名九種紅華神丹，六名太清金液之華，七名九轉霜雪之丹，八名九鼎雲英，九名雲光石流飛丹，此皆九轉之次第也。得仙者亦有九品，第一上仙，號天九真王；第二次仙，號三天真王；第三號太上真人；第四號飛天真人；第五號靈仙；第六號真人；第七號靈人；第八號飛仙；第九號仙人。此九仙之品第也。各有差降，不可超學。彼知金液，已爲過矣，至於玉皇之所餌，非淺學所宜聞。君雖得道，而久在世上，囂濁染於正氣，塵垢鼓於三一，猶未可登三天而朝太上，邁扶桑而謁太真。玉胎之方，尚未可諭，何況下才，而令聞其篇目耶？」安期有慚色，退席曰：「下官實不如靈藥之妙，品殊乃爾，信駭聽矣。」因自陳曰：「下官曾聞女郎有《九天太真道經》。清虛鏡無，鑑朗玄冥，誠非下才可得仰瞻，然受遇彌久，接引每重，不自省量，希乞教訓，不審其書可得見乎？如暫睹盻太真，則魚目易質矣。」夫人哂爾而笑，良久曰：「太上道殊，真府遐邈，將非下才可得交關。君但當弘今之功，無代非分之勞矣。我正爾暫北到玄洲，東詣方丈，漱龍胎於玄都之宮，試玉女於衆仙之堂。天事靡鹽，將俟事暇，相示以太上真經也。君能勤正一於太清，役恆華而命四瀆，然後尋我於三天之丘，見索於鍾山王屋，則真書可得而授焉。如其不然，無爲屈逸駿而步滄津，損舟楫而濟溟海矣。如向所論陽九百六，應期輒降，夫安危無專，否泰有對，超然遠鑑，悵懷感慨。亢極之災，可避而不可禳。明期運所鍾，聖主不能知，是以伯陽棄周，關令悟其國弊。天人之事，彰於品物。君何爲杳杳久爲地仙乎？孰若先覺以高飛，超風塵而自潔，避甲申於玄塗。並真靈而齊列乎？言爲爾盡，君將勖之。」安期長跪曰：「今日受教，輒奉修焉。」夫人語明生曰：「吾不得復停，汝隨此君去，勿憂念也，我亦時當往視汝，因以五言詩二篇贈之，可以相勖。」明生流涕而辭，乃隨安期負笈入女兒山，夫人乘龍而去。後明生隨師周遊青城廬潛，凡二十年。乃受金液之方，煉而昇天。（出《神仙傳》）

【譯文】

太真夫人，是王母的小女兒，年紀大約十六七歲，名叫婉，字叫羅敷，遂壽事玄都太真王。她有個兒子是三天太上府的司直，主管天曹違錯的總糾察，類似地上的卿佐。他年少喜好遊樂，託付的官員荒廢政事，有司上奏章彈劾，因爲不親自參與糾察，把他降職到東嶽任主事，退出真王的編制，掌管鬼神之師，五百年替換一次職務。夫人因此來看他，鼓勵他勤奮治理奉行政事，來彌補他的過失。經過臨淄縣，有個小吏叫和君賢，被賊所傷，將要死了，夫人見到了可憐他，就問他，君賢按實回答。夫人說：「你受的傷是重刃刺肺腑，五臟泄漏，心臟的血凝固了，又氣激於傷外，這是將死的災難啊，不可能復生了，怎麼辦呢？」君賢知道她是神仙，就叩頭哀求，夫人就從肘後竹筒中拿出一丸藥，象小豆粒那麼大，就讓他把它吞服下去，和君賢立刻就痊癒了，血不流了，傷口也合上了，也不再有慘痛的感覺了。君賢拜了兩拜跪下說：「我的家財不夠，不知道該用什麼來報答你所施給我的恩情，只應當施展自己駑鈍之力，來報答受到的好處了。」夫人說：「你一定要感謝我的話，可以隨我去嗎？「君賢就改名換姓，自稱馬明生，隨夫人差遣。夫人回來，進入東嶽岱宗山峭壁上的石室之中，上下隔絕，在重重岩石深處隱居。這裏離地面一千多丈，石室中有金牀玉幾和奇瑰的珍寶，人跡不能到達這個地方，馬明生最初只想學習傳授金創藥方。見到神仙來往之後，以及知道有不死的道術，就起早貪黑供給役使灑掃庭院，不敢鬆懈倦怠。夫人也用鬼神虎豹以及使人眼花迷惑的衆多變化試探他，明生神情清正，始終不害怕。夫人又讓明生另找地方住宿，藉此用美女調戲親近他，明生心堅意固靜默待之，沒有邪念。夫人到別處去，十天或五天回來一次，有時一個月或二十天回來一次。明生往往看到有仙人賓客，乘着龍驎，駕着虎豹來來往往，有時還有拜見的人，真仙整日滿坐。客人一到，夫人就讓明生出去到外邊別的屋子中。或者立刻弄來精細飲食、菜餚、鮮果、香酒、奇漿，都不能說出它們的名目。有時也喚他坐下，跟他們一起同飲同食。又聽到空中有琴瑟的聲音，歌聲婉轉絕妙。夫人有時也自己彈琴，有一根弦而能同時奏出五個音，聲音高朗音響激越，傳到幾里，衆鳥都聚集到洞室之間，徘徊飛翔，驅之不去。大概夫人的樂趣，是自然之妙吧。夫人歇宿時，常與明生在同一間石室中，而睡在不同的牀上。幽暗寂靜的地方，只有他們兩個人。有時，夫人遠行而去，也不告訴明生她去哪裏，只見有一條白龍來迎接，夫人就穿上雲光繡袍，乘龍而去。袍子上是明月珠點綴衣領，身上帶着玉佩，頭上戴着金華太玄冠，也不見有跟隨的人，回來以後，龍就自己飛去。所住石室的玉牀之上，有紫色錦緞的被褥、紫色的綾羅帳子。帳中服飾和觀賞物，珍奇的金成匣的玉，五光十色地擺着，都不是人世所有，也不能一一知道它們的名稱。還有兩卷白絹寫成的書，題名叫《九天太上道經》，明生也不敢打開看那經文，只任灑掃之職，看守石室而已。如此五年，明生更加勤勞恭敬，夫人讚歎地對他說：「你真可教，是個一定能夠得道的人。憑你個俗人，而能沒有淫慾不懈怠，恭敬景仰靈氣，始終沒有荒廢它。這樣，即使想要求死，怎麼能辦得到呢？」於是把自己的姓氏本末告訴明生，她說：「我長久在人間，現在奉天皇的命令，又按照太上之召，不再能停留在此了，念你專心謹慎，所以把這話告訴你，想要教給你長生不老的方法，延長壽命的道術。而我接受的方術，是飲用太和自然龍胎醴，纔可以授爲三天真人。不可用它教初學的人，當然不是你所能夠聽到的。即使聽到它，也不能用它來養身。有個安期先生燒金液丹法，那個方祕密要領，立即可以得到運用，這是元君太乙之道，白日昇天的法術。明天安期該當來，我將把你託付給他，你跟隨他稍久，他的法術一定傳給你。」第二天，安期先生果然到來，乘着駿驎，穿着硃紅衣服，戴着遠遊冠，腰掛玉佩以及虎頭般革囊，看他的年齡大約二十多歲，潔白嚴整，大約有六七個仙人隨着他，都拿着符節奉衛着。安期先生看見夫人，下拜作揖很恭敬，自稱下官。不一會兒，擺上酒果飯菜，飲宴半日有餘。安期自己說：「從前與夫人遊安息國西海邊，喫的棗味道很美，這裏的棗很不及它。回想此事不久，已經二千年了。」夫人說：「我從前與您共同喫一個棗，竟然喫不完。這裏的小棗，哪能比呢？」安期說：「下官前些天去九河，見到司陰與西漢夫人共遊，他們拿陽九百六之期問我，又問我聖主受命的劫數，下官因幼稚，不知道運厄的年代，該另外向太真王夫人請教來回答。今天夫人既然賜坐，願請教這些運數。」夫人說：「期運廣泛，不是您倉猝之間能夠知道的。天地有大陽九大百六，小陽九小百六。天災叫做陽九，地虧叫做百六。這兩災是天地使陰陽由順變逆，九地受到損害。大期九千九百年，小期三千三十年，而此運所當，聖人也不能消除災殃，如今大災還沒有，然而唐代是小陽九的開始，計算將來甲申年，百六將逢了。這時道德正興盛，兇惡停止放縱。聖君受命，就在壬辰，不用再到千年，也不久就到了。西漢夫人全部已經見到，所以問你，該當是試試你罷了。然而這是司陰君所限。陽九，天旱海消而陸地自行枯乾。百六，海盡而陵自增，四海之水減少，滄海變成高山。連城的鯨魚，萬丈的蛟龍，不通期運的限度，只有叩頭請天而討水，訴訟紛紜，遍佈於天府。三天被省視察而發煩，司命也對按驗覈對而感到疲倦。九河之口，是赤水所衝，它的深度難以測量，如今已經漸漸乾枯。入氣在山澤蒸騰，流沙在原口成塵。於是四海都會合起來，羣龍鼓舞，這就等甲申年將飛洪倒流。現在水毋上天門去告求期限，積石開萬泉來通路，飛陰風而阻撓蒼生，灌下玄流而遍佈遠近，洋溢在數年之中，長流到九載之後。得到道家真傳之後，肉體與靈性合妙。到那時，只當在虛空騰雲而望山坡。漫遊五嶽而視廣寬山川，乘天鴻而趨州城，駕虯輦而追趕浮雲，咄嗟之間，不知不覺就到了，可以展身娛目，怎麼能夠經意呢？當今之日且論酒事，說這些幹什麼？」於是指馬明生向安期說：「這個人有心向慕，大概可以教誨。從前遇到一個因由，就來隨着我。雖然素質不潔沒有靈性，而淫慾已經消除，現在不可傳授玄和太真之道，將要讓他跟您學習金液丹方。您同意這樣做，就應當領他去。流俗之人，心肺簞危，經胃內薄，血液疲弱，肝脊不入其眼，脣口不辨其機。大概是太慈悲不合乎人慾，奔走而不如靈飛，適宜撫慰，以完成他的志向。不可用仙變八威試他，切勿太苛刻令他失其正道。」安期說：「好吧。只恐怕我的道淺術薄，不夠用來教誨傳授罷了。下官從前從漢成丈人那裏接受此方，這就是先師的成法，實在不敢倉猝傳授，要承命在二千年之內，一定使他窺見天路。下官往日與女郎在玄丘一起相會，觀九陔之阻礙，望弱水向東流，賜給玄碧酣香之酒，不覺高低而吟詠，一起打開尊笈靈籙，偶然看到玉胎瓊膏之方，服用一刀圭，立刻登上雲天，解脫形體而千變萬化，上天做真皇。此術直達妙境，大概比金液之華簡要，又比霜雪九轉之鋒快速。今天不是我有所譏諷，舍近而從遠，棄簡而追煩，實在想聽聽神方的品級次第，希望知道真仙的高尚尊貴，如果下降有時，不宜議論，那瓊腴之方，一定是煉者不可能使用嗎？」夫人說：「您不知道嗎？這是天皇的靈方，乃是天真所適宜使用的，不是俗流下屍所能窺視的。仙方共有九個品級，一品名叫《太和自然龍胎之醴》，二品名叫《玉胎瓊液之膏》，三品名叫《飛丹紫華流精》，四品名叫《朱光雲碧之腴》，五品名叫《九種紅華神丹》，六品名叫《太清金液之華》，七品名叫《九轉霜雪之丹》，八品名叫《九鼎雲英》，九品名叫《雲光石流飛丹》，這都是九轉的次第。得仙者也有九品，第一上仙，號稱天九真王；第二次仙，號稱三天真王；第三號稱太上真人；第四號稱飛天真人；第五號稱靈仙；第六號稱真人；第七號稱靈人；第八號稱飛仙；第九號稱仙人。這是九仙的品級次第。品級之間各有差降，不可越品超學。他知道金液，已經是過分了，至於玉皇喫的丹藥，不是學淺之人所應該聽到的。您雖然得道，而長久在人世上，喧鬧的濁塵傳染到正氣，塵垢超過三分之一，還不可登上三天而朝拜太上，過扶桑而拜見太真。玉胎之方尚且不可知道，何況低下之才，而讓他聽到那些篇目嗎？」安期有慚愧的神色，就離席說：「下官實在不瞭解靈藥之妙，品級差別如此，的確駭人聽聞。」趁便自己陳請說：「下官曾經聽說女郎有《九天太真道經》，清虛鏡無，照亮天地，實在不是下愚之纔可以得到瞻仰的，然而受您接待很久，交往很深，我不自量力，乞請教誨，不知道那書可以讓我見到嗎？如果暫看一下太真經，那麼魚目就變珍珠了。」夫人微微而笑，很久才說：「太上的道不同，真府遙遠，將不是下品之纔可以得到的。您只應當弘揚現在的功德，不要非分地代勞了。我正要暫時向北到玄洲去，向東拜訪方丈山，到玄都宮漱龍胎，到衆仙堂試玉女。天上的事不停，將要等到事情辦完有閒暇，再把太上真經拿給你看吧。您能夠對太清勤正專一，役你恆華山而使江、淮、河、濟聽命，然後到三天之丘尋我，到鐘山王屋山找我，真書就可以得到傳授了。如果不是這樣，就不要枉屈逸駿而渡滄河，損失舟楫而過大河了。如剛纔所談陽九百六，到期就令降臨，安與危不會專於其一，兇與吉也有對應，超然遠鑑，悵懷感慨。極大的災禍，可以躲避而不可以消除。明白了期運所當之時，聖主不能使人知，因此伯陽棄周，關令醒悟他的國家將敗。天人的事情，在品物上顯示出來。您爲什麼昏昏然長久做地仙呢？哪如先覺而高飛，跳出風塵而自潔，到玄途避甲申，與真人靈人而並列呢？話爲你說盡了，您勉力而爲吧。」安期跪直身子，說：「今天受到教誨，就遵奉修行。」夫人告訴馬明生說：「我不能再停留了，你隨此君去，不要憂慮思念，我也會抽時間去看你。就把兩篇五言詩贈給你吧，可以相勉。」明生流着淚告辭了，就隨着安期先生揹着書箱進了女兒山，夫人乘龍而去。後來馬明生隨着師父周遊青城廬潛，總共二十年，就得到了金液之方，修煉而昇天。

萼綠華

萼綠華者，女仙也。年可二十許，上下青衣，顏色絕整。以晉穆帝昇平三年己未十一月十日夜降於羊權家。自雲是南山人，不知何仙也。自此一月輒六過其家。權字道學，即晉簡文黃門郎羊欣祖也。權及欣，皆潛修道要，耽玄味真。綠華雲：「我本姓楊。」又云是九嶷山中得道羅鬱也，宿命時，曾爲其師母毒殺乳婦玄洲。以先罪未滅，故暫謫降臭濁，以償其過。贈權詩一篇，併火浣布手巾一，金玉條脫各一枚。條脫似指環而大，異常精好。謂權曰：「慎無泄我下降之事，泄之則彼此獲罪。」因曰：「修道之士，視錦繡如弊帛，視爵位如過客，視金玉如礫石。無思無慮，無事無爲。行人所不能行，學人所不能學，勤人所不能勤，得人所不能得，何者？世人行嗜慾，我行介獨；世人行俗務，我學恬淡；世人勤聲利，我勤內行；世人得老死，我得長生。故我行之已九百歲矣。」授權尸解藥，亦隱景化形而去，今在湘東山中。（出《真誥》）

【譯文】

萼綠華是個女仙，年紀大約二十多歲，穿着一套青衣，顏色很整齊。在晉穆帝昇平三年已未十一月十日夜裏，她降臨到羊權的家中。她自己說是南山人，羊權不知她是什麼仙。自從這次以後，一個月內就六次到羊權家。羊權字叫道學，就是晉簡文帝時黃門郎羊欣的祖先。羊權及羊欣，都潛心修煉道家精要，沉溺於玄真修仙之學。綠華說：「我本來姓楊。」又說是九嶷山中得道的羅鬱，前世的時候，曾經爲她的師母毒死乳婦在玄洲。因爲前罪浸有消除，所以暫時貶降到下界，來補償她的過錯。她贈給羊權詩一篇，還有一條石棉布的手巾、金玉手鐲各一枚。手鐲似指環，而比指環大，異常精美。她對羊權說：「千萬不要泄露我下凡的事，泄露了彼此就都得獲罪。」又趁便說：「修道的人，把錦繡看得象破布一樣，把爵位看得和過客一樣，把金玉看得與沙石一樣。不思不想，沒有事情也不幹什麼。做的是人所不能做的事，學的是人所不能學的東西，努力的是人所不能努力的方面，得到的是人所不能得到的好處。爲什麼呢？世上的人做嗜慾的事，我做孤獨寡慾的事；世人忙於俗務，我學的是恬靜淡泊；世人努力追求的是聲名利祿，我努力的是內心修行；世人得到的是衰老死亡，我得到的是長生不老。所以我修行已經九百年了。」她傳授給羊權尸解的藥，羊權也隱影化形而去，如今在湘東的大山之中。

卷第五十八 女仙三

魏夫人

魏夫人

魏夫人者，任城人也。晉司徒劇陽文康公舒之女，名華存，字賢安。幼而好道，靜默恭謹。讀莊老，三傳五經百氏，無不該覽。志慕神仙，味真耽玄。欲求衝舉。常服胡麻散茯苓丸，吐納氣液，攝生夷靜。親戚往來，一無關見，常欲別居閒處，父母不許。

年二十四，強適太保掾南陽劉文，字幼彥。生二子，長曰璞，次曰瑕。幼彥後爲修武令。夫人心期幽靈，精誠彌篤。二子粗立，乃離隔宇室。齋於別寢。

將逾三月，忽有太極真人安度明、東華大神、方諸青童、扶桑碧阿陽穀神王、景林真人、小有仙女、清虛真人王褒來降。

裒謂夫人曰：「聞子密緯真氣，注心三清，勤苦至矣。扶桑大帝君敕我授子神真之道。」

青童君曰：「清虛天王，即汝之師也。」

度明曰：「子苦心求道，道今來矣。」

景林真人曰：「虛皇鑑爾勤感，太極已注子之仙名於玉札矣。子其勖哉！」

青童君又曰：「子不更聞上道內法（法字原闕。據明抄本補）晨景玉經者，仙道無緣得成。後日當會暘滌山中，爾謹密之。」

王君乃命侍女華散條、李明兌等，便披雲蘊，開玉笈，出《太上寶文》、《八十隱書》、《大洞真絲》、《靈書八道》、《紫度炎光》、《石精金馬》、《神真虎文》、《高仙羽玄》等經，凡三十一卷。即手授夫人焉。

王君因告曰：「我昔於此學道，遇南極夫人、西城王君，授我寶經三十一卷，行之以成真人，位爲小有洞天仙王。令所授者即南極元君、西城王君之本文也。此山洞臺，乃清虛之別宮耳。」

於是王君起立北向，執書而祝曰：「太上三元、九星高真、虛微入道，上清玉晨，褒爲太帝所敕，使教於魏華存。是月丹良，吉日戊申，謹按寶書。《神金虎文》、《大洞真經》、《八素玉篇》合三十一卷，是褒昔精思於陽明西山，受真人太師紫元夫人書也。華存當謹按明法，以成至真，誦修虛道，長爲飛仙。有泄我書，族及一門，身爲下鬼，塞諸河源，九天有命，敢告華存。」

祝畢，王君又曰：「我受祕訣於紫元君，言聽教於師雲，此篇當傳諸真人，不但我得而已，子今獲之，太帝命焉。此書自我當七人得之。以白玉爲簡，青玉爲字，至華存則爲四矣。」

於是景林又授夫人《黃庭內景經》，令晝夜存念。讀之萬遍後，乃能洞觀鬼神，安適六府，調和三魂五臟，主華色，反嬰孩，乃不死之道也。於是四真吟唱，各命玉女，彈琴擊鐘吹簫，合節而發歌，歌畢，王君乃解摘經中所修之節度，及寶經之指歸，行事之口訣諸要備訖，徐乃別去。

是時太極真人命北寒玉女宋聯涓，彈九氣之璈，青童命東華玉女煙景珠，擊西盈之鐘，暘谷神王命神林玉女賈屈廷，吹鳳唳之簫，青虛真人命飛玄玉女鮮于虛，拊九合玉節。太極真人發排空之歌，青童吟太霞之曲，神王諷晨啓文章，清虛詠駕飈之詞，既散後，諸真元君，日夕來降，雖幼彥隔壁，寂然莫如。

其後幼彥物故，值天下荒亂，夫人撫養內外，旁救窮乏。亦爲真仙默示其兆，知中原將亂，攜二子渡江。璞爲庾亮司馬，又爲溫太真司馬，後至安成太守。瑕爲陶太尉侃從事中郎將。夫人自洛邑達江南，盜寇之中，凡所過處，神明保佑，常果元吉。二子位既成立，夫人因得冥心齋靜，累感真靈，修真之益，與日俱進。

凡住世八十三年，以晉成帝咸和九年，歲在甲午，王君復與青童、東華君來降，授夫人成藥二劑，一曰遷神白騎神散，一曰石精金光化形靈丸。使頓服之，稱疾不行。凡七日，太乙玄仙遣飈車來迎，夫人乃託劍化形而去，徑入陽洛山中，明日，青童君、太極四真人、清虛王君，令夫人清齋五百日，讀《大洞真經》，並分別真經要祕，道陵天師又授《明威章奏》、《存祝吏兵符籙之訣》。衆真各摽至訓，三日而去。道陵所以遍教委曲者，以夫人在世當爲女官祭酒，領職理民故也。

夫人誦經萬遍，積十六年，顏如少女，於是龜山九虛太真金母、金闕聖君、南極元君，共迎夫人白日昇天。北詣上清宮玉闕之下。太微帝君、中央黃老君、三素高元君、太上玉晨太道君、太素三元君、扶桑太帝君、金闕後聖君，各令使者致命，授《天人玉札金文》，位爲紫虛元君，領上真司命南嶽夫人，比秩仙公，使治天台大霍山洞臺中，主下訓奉道，教授當爲仙者。男曰真人，女曰元君。夫人受錫事畢，王母及金闕聖君、南極元君各去。使夫人於王屋小有天中，更齋戒二月畢，九微元君、龜山王母、三元夫人衆諸真仙，並降於小有清虛上（上字下雲笈七籤九六有宮絳房之中時夫人與王君爲賓主焉設瓊酥玉酒金觴二十二字）。四奏，各命侍女陳鈞成之曲，九靈合節，八音靈際，王母擊節而歌，三元夫人彈雲璈而答歌，餘真各歌，須臾司命神仙諸隸屬，及南嶽迎官並至。虎旗龍輦，激耀百里中，王母諸真，乃共與夫人東南而行，俱詣天台霍山臺，又便道過句由金壇茅叔申，宴會二日二夕，共適於霍山。夫人安駕玉宇，然後各別。

初，王君告夫人曰：「學者當去疾除病。」因授甘草谷仙方，夫人服之。夫人能隸書小有王君並傳，事甚詳悉，又述《黃庭內景注》，敘青精脻飯方。後屢降茅山。子璞後至侍中，夫人令璞傳法於司徒琅邪王舍人楊羲，護軍長史許穆。穆子玉斧，並皆昇仙。陶貞白真誥所呼南真，即夫人也。

以晉興寧三年乙丑，降楊家，謂楊君曰：「修道之士，不欲見血肉，見雖避之，不如不見。」又云：「向過東海中，波聲如雷。」又云：「裴清靈真人錦囊中有《寶神經》，昔從紫微夫人所受，吾亦有是西宮定本，即是玄圃北壇西瑤之上臺，天真珍文盡藏其中也。」因授書雲：「若夫仰擲雲輪，總轡太空，手攜宵煙，足陟王庭。身升帝闕，披寶喻吸青，論九玄之逸度，沉萬椿之長生，真言玄朗，高譚玉清。今則回靈塵矣，訓我弟子，周目五濁，勞神臭腥。子所營者道，研詠者妙。道妙既得，吾子加之，慮斯蕩散，念且慎之。」仍雲：「河東桐柏山之西頭，適崩二百餘丈，吾昨與茅權申詣清虛宮，授真仙之籍，得失之事。頓落四十七人，覆上者三人耳。固當洗心虛邁，勤注理盡，心殫意竭，如履冰火，久久如此，仙道亦不隱矣。但在莊敬丹到，而絕淫色之念也。若抱淫慾之心，行上真之道者，清宮所落，皆此輩也。豈止落名生籍，方將被考於三官也。勉之慎之。宗道者貴無邪，棲真者安恬愉，至寂非引順之主，淡然非教授之匠，故當困煩以領無耳。爲道者精則可矣，有精而不勤，能而不專，無益也。要在吝心消豁，穢念疾開，可以數看東山，勤望三秀，差復益耳。言者性命之全敗，信者得失之關籥。張良三期，可謂篤道而明心矣。」又曰：「得道去世，或顯或隱。託體遺蹟者，道之隱也。昔有再酣瓊液而叩棺，一服刀圭而屍爛。鹿皮公吞玉華而流蟲出戶；賈季子咽金液而臭聞百里；黃帝火九鼎於荊山，尚有喬嶺之墓；李玉（明抄本李作季。酉陽雜俎二作季主）服雲散以潛升，猶頭足異處；墨狄飲虹丹以沒水；寧生服石腦而赴火；務光翦薤以入清冷之泉；柏成納氣而腸胃三腐。如此之比，不可勝紀。微乎得道，趣舍之跡，固無常矣。」

保命君曰：「所謂尸解者，假形而示死，非真死也。」南真曰：「人死必視其形，如生人者，尸解也。足不青、皮不皺者，亦尸解也。目不落光，（明抄本作目光不落）無異生人者，尸解也。發盡落而失形骨者，尸解也。白日尸解，自是仙矣。若非尸解之例，死經太陰，暫過三官者，肉脫脈散，血沉灰爛，而五臟自生，骨如玉，七魄營侍，三魂守宅者，或三十年、二十年、十年、三年，當血肉再生，復質成形，必勝於昔日未死之容者，此名煉形。太陰易貌，三官之仙也。」

天帝雲：「太陰煉身形，勝服九轉丹。形容端且嚴，面色似靈雲，上登太極闕，受書爲真人。」是也。若暫遊太陰者，太一守屍，三魂營骨，七魄侍肉，胎靈錄氣，皆數滿再生而飛天。其用他藥尸解，非是靈丸者，即不得返故鄉。三官執之也，其死而更生者，未殮而失其屍，有形皮存而無者，有衣結不解，衣存而形去者，有發脫而形飛者，有頭斷已死，乃從一旁出者，皆尸解也。白日解者爲上；夜半解者爲下；向晚向暮去者，爲地下主者。此得道之差降也。夫人之修道，或災逼禍生，形壞氣亡者，似由多言而守一，多端而期苟免也。是以層巢頹枝而墜落，百勝失於一敗，惜乎。通仙之才，安可爲二豎子而致斃耶？智以無涯傷性，心以欲惡蕩真，豈若守根靜中，犧研三神，彌貫萬物，而洞玄鏡寂，混然與泥丸爲一，而內外均福也。真人歸心於一，任於永信。心歸則正，神和信順，利真之兆，自然之感。無假兩際也，若外見察觀之氣，內有慍結之哂，有如此者，我見其敗，未見其立。地下主者，乃下道之文官。地下鬼師，乃下道之武官。文解一百四年一進，武解倍之。世人勤心於嗜慾，兼味於清正，華目以隨世。畏死而希仙者，皆多武解，屍之最下也。」

夫人與衆真吟詩曰：「玄感妙象外，和聲自相招。靈雲鬱紫晨，蘭風扇綠軺。上真宴瓊臺，邈爲地仙標。所期貴遠邁，故能秀穎翹。玩彼八素翰，道成初不遼。人事胡可預，使爾形氣消。」夫人既遊江南，遂於撫州並山立靜室，又於臨汝水西置壇宇。歲久蕪梗，蹤跡殆平。有女道士黃靈徽，年邁八十，貌若嬰孺。號爲花姑，特加修飾，累有靈應。夫人亦寓夢以示之，後亦昇天。玄宗教道士蔡偉編入後仙傳。大曆三年戊申，魯國公顏真卿重加修葺，立碑以紀其事焉。（出《集仙錄》及《本傳》）

【譯文】

魏夫人是任城人，是晉朝司徒劇陽文康公魏舒的女兒，名叫華存，字叫賢安。她幼年時就好道，性情沉靜恭謹。讀《老子》、《莊子》以及三傳五經百家著作，無不貫通。立志嚮慕神仙，沉溺玄真修仙之道，想要求得飛騰。常常服食胡麻散茯苓丸，吐的父母不答應。

二十四歲那年，勉強把她嫁給太保掾即南陽的劉文，劉文字叫幼彥。他們生下兩個兒子，長子叫劉璞，次子叫劉瑕。劉幼彥後來做修武縣令。夫人心期於幽靈，精誠更加深厚。兩個兒子剛立事，她就隔離開屋室，另寢齋戒。

將過三個月，忽然有太極真人安度明、東華大神、方諸青童、扶桑碧阿陽穀神王、景林真人、小有仙女、清虛真人王裒來降臨。

王裒對夫人說：「聽說你密修真氣，專心於三清，勤苦到極點了。扶桑大帝君令我傳你神真之道。」

青童君說：「清虛天王就是你的老師。」

度明說：「你苦心求道，道今天來了。」

景林真人說：「虛皇鑑於你辛苦勤奮，太極已經把你的仙名登記在玉札上了。你勉力做吧！」

青童君又說：「你不再瞭解上道內法晨景玉經的話，仙道就無緣得到成功。後天當在暘滌山中相會，你謹守這個祕密。」

王君就命侍女華散條、李明兌等，拉開雲蘊打開玉箱，拿出《太上寶文》、《八素隱書》、《大洞真經》、《靈書八道》、《紫度炎光》、《石精金馬》、《神真虎文》、《高仙羽玄》等經，共三十一卷，並親手交給夫人。

王君趁此告訴她說：「我從前在這裏學道。遇見南極夫人、西城王君，交給我寶經三十一卷，按它奉行而成爲真人，職位是小有洞天仙王。令我所傳授的經文就是南極之君、西城王君的原文。這座山的洞臺，乃是清虛的別宮。」

於是王君起立面向北，拿看書而祈禱說：「太上三元、九星高真、虛微入道、上清玉晨，我被太帝所命，使我教授魏華存。這個月很好，吉日在戊申，謹按寶書《神金虎文》、《大洞真經》、《八素玉篇》共三十一卷，這是我從前在陽明西山精心思考，接受真人太師紫元夫人的書。華存應當謹按明法，以成爲至真，誦修虛道，長做飛仙。如有泄露我書，滿門族滅，身爲下鬼，把他堵塞到河的源頭，九天有令，敢告華存。」

祈禱完畢，王君又說：「我從紫元君那裏接受祕訣，從老師那裏聽到教誨說，此篇該當把它傳給真人，不只我得到而已，你今天獲得它，是大帝的命令。此書從我開始應當七個人得到它。此書用白玉爲簡，用青玉爲字，至華存就是四個人了。」

於是景林又交給夫人《黃庭內景經》，令夫人晝夜誦唸。把它讀過萬遍以後，就能洞察鬼神，使六腑安適，調和三魂五臟，主華色，返回嬰孩那樣，乃是不死的法術。於是四真吟唱，各命玉女彈琴擊鐘吹簫，合着節拍而歌唱，歌唱完畢，王君就解釋指明經中所修的控制辦法，以及寶經的內容，行事的口訣等諸要點，詳細講完以後，才慢慢地告別離去。

這時，太極真人命北寒玉女宋聯涓彈奏九氣之璈，青童命東華玉女煙景珠敲擊西盈之鐘，暘谷神王命神林玉女賈屈庭吹風唳之簫，青虛真人命飛玄玉女鮮于虛拍九合玉節。太極真人唱排空之歌，青童吟太霞之曲，神三誦晨啓之章，清虛詠駕飈之詞，散去以後，諸真元君白天晚上都降臨她家，幼彥雖然住在隔壁，卻靜悄悄地什麼也不知道。

其後幼彥死了，正值天下荒亂，夫人除了撫養全家內外，還救助貧乏的窮人。又因爲真仙默默暗示給她徵兆，夫人知道中原將亂，就帶領二子渡過長江。劉璞做庾亮的司馬，又任溫太真的司馬，後來做到安成太守。劉瑕做太尉陶侃的從事中郎將。夫人從洛陽到江南，在盜賊之中，凡所經過之處，都有神明保佑，常實現元吉。兩個兒子地位已經成就，夫人因而得到專心齋戒靜修，累次有真靈感應，修行真道的好處，也與日俱增。

夫人在世八十三年，在晉成帝咸和九年，歲在甲午那年，王君又與青童、東華君來降臨，交給夫人兩劑成藥，一種叫遷神白騎神散，一種叫石精金光化形靈丸。讓她立刻喝下去，稱疾不走。一共七天，太乙玄仙派飈車來迎接，夫人就以劍爲假託化形而去，直入陽洛山中，第二天，青童君、太極四真人，清虛王君令夫人請齋五百天，讀《大洞真經》，同時分辨真經重要祕訣。道陵真君又給她《明威章奏》、《存祝吏兵符籙之訣》。衆真人各自標註重訓，三天後才離去。道陵天師之所以遍教她事情的底細和原委，是因爲夫人在世應當做女官祭酒，領職治理百姓的緣故。

夫人誦經萬遍，累計十六年，容顏象少女一樣，於是龜山九虛太真金母、金闕聖君、南極元君共迎夫人白日昇天，向北到上清宮玉闕之下。太微帝君、中央黃老君、三素高元君、太上玉晨太道君、太素三元君、扶桑太帝君、金闕後聖君各令使者傳達命令，授給夫人《天人玉札金文》，進位爲紫虛元君，領上真司命南嶽夫人之職，品級比照仙公，使她以天台大霍山洞臺中爲治所，主管下訓奉道，教授應當成仙的人。男的叫做真人，女的叫做元君。夫人受敕封完畢，王母及金闕聖君、南極元君各自離去。

讓夫人在王屋小有天中再齋戒兩個月完畢，九微元君、龜山王母、三元夫人衆位真仙，同時降臨小有天清虛之上。樂曲四奏，衆真仙各命侍女展示鈞天成曲，九靈合拍，八音靈際，王母打着拍子唱歌，三元夫人彈着雲璈答歌，其餘真仙也各自唱了歌，不一會兒，司命神仙的衆隸山屬，以及南嶽迎接的官員同時來到。龍旗龍輦，光彩鮮明照耀百里之中，王母等衆真人，就共同與夫人向東南而行，一起到天台霍山臺，又順便在途中拜訪句由金壇茅叔申，宴會二天二夜，共同前往霍山。夫人平安抵達玉室之後，衆真人各自離去。

當初，王君告訴夫人說：「學道的人應當除去疾病。」於是傳給她甘草各仙方，夫人服食了。夫人能用隸書寫小有王君及傳，記事很詳細全面，又記述了《黃庭內經》的註釋，敘述了青精脻飯方。後來她屢次降臨茅山。她的兒子劉璞後來官至侍中，夫人命劉璞把法術傳給司徒琅琊王的舍人楊羲，護軍長史許穆。許穆的兒子許玉斧，也都同時昇仙。陶貞白的真誥中所稱的南真，就是魏夫人。

在晉朝興寧三年乙丑，夫人降臨楊家，對楊君說：「修道的人不想見到血肉，見到了雖然避開它，不如不見。」又說：「剛纔經過東海中，聽到波聲如雷。」又說「裴清靈真人的錦囊中有《寶神經》，是他從前從紫微夫人那裏接受過來的，我也有這書的西宮定本，就在玄圃北壇西瑤的上臺，天真珍文全部收藏在其中。」

於是授給楊君說：「至於那仰擲雲輪，馳馬於太空，手拿宵煙，足登王庭。身升帝宮，披寶衣吸青雲，論九玄的逸變，沉萬椿的長生，真言玄朗，高談玉潔。如今則回靈於塵世，訓導我的弟子，環視五濁，勞神於腥臭。你所謀求的是道，所研詠的是妙。道和妙得到之後，你的道行就增加了，憂慮就蕩散了，意念將慎重了。」又說：「河東桐柏山的西頭，剛纔崩塌二百多丈，我昨天與茅叔申去請虛宮，傳真仙的名籍和得失的事情。一下子掉下去四十七個人，上來的僅三個人。本來應當洗心虛邁，盡力注理竭盡心意，象履冰蹈火那樣，長久如此，仙道就不隱晦了。只在莊敬丹到，就斷絕色慾的念頭。如果抱着淫慾的想法，去修行上真之道，清宮掉落下去的，都是這一類人。那只是從生籍中除名，將被三官考究。努力謹慎去做吧。以道爲宗的人貴在沒有邪念，成爲真仙的人安於恬靜愉快。靜寂到極點並非引導和順的主旨，淡然也不是教授的造詣，所以應當用困煩來引領虛無。學道的人心誠就可以了，有誠心而不努力，有能力而不專一，這也是無益的。要在貪心消除，雜念速散，可以數看東山，勤望三秀，尚還有益。說的人性命的全與壞，是信的人得失的關鍵。張良三次約定日期，可以說是誠心於道而表明心意了。」又說：「得道離開人世，有的明顯有的隱蔽。假託肉體留下痕跡的人，這是隱蔽得道。從前有人喝兩次瓊液就進了棺材，服一劑藥就成了爛屍。鹿皮公吞服玉華就有蛆蟲從體內流出；賈季子嚥下金液屍臭傳到百里；黃帝在荊山火燒九鼎之軀，尚有喬嶺之墓；李玉服食雲散而悄悄成仙，還頭足異處；墨狄喝了虹丹而投水；寧生服石腦而赴火；務光翦薤跳進清冷之泉；柏成納氣而腸胃三腐。如此之類，不可勝記。隱祕地得道，捨棄的跡象，本來沒有一定。」

保命君說：「所謂尸解，就是假作死的形象給人看，不是真死。」

南真說：「人死了一定要看看他的形體，象活人一樣的，就是尸解。足不青、皮不皺的，也是尸解。目光不落，與生人無異的，是尸解。頭髮脫落而形體飛了的，是尸解。白天尸解，自然是成仙了。如果不是尸解之例，死後經過太陰暫過三官的，肉落脈散，血沉灰爛，而五臟自生，骨頭象玉，七魄守侍，三魂守墓的，有的三十年、二十年、十年、三年，當血肉再生，恢復原來形體，一定勝過從前未死時的容顏，這就叫做煉形。經過太陰改換面貌，就是三官之仙。」

天帝說：「太陰煉身形，勝服九轉丹。形容端且嚴，面色似靈雲，上登太極闕，受書爲真人。」說的就是這種情形。如果是暫遊太陰的，就由太一守屍，三魂造骨，七魄生肉，胎靈制氣，都會數滿重生而飛天。那些用其它藥尸解，不是喫靈丸的，就不能返回故鄉，三官捉拿他，那些死了又活過來的，沒有殯殮而失其屍體，有形皮存在而又沒了的，有衣釦沒解衣在而形去了的，有頭髮脫落而形體飛了的，有頭斷已死，而人又從別處出現的，這都是尸解。白天尸解的爲上；半夜尸解的爲下；將暮將晚仙去的，爲地下主宰者。這是得道的差異。人們修行道術，有的災逼禍生，形體破壞氣息沒有了的，似乎由於多言而固執，多事而期望僥倖啊。因此，正如在禿枝上壘層巢而掉落下來，百勝失於一敗，可惜呀。通仙之才，怎麼可以被兩個童子就弄死了呢？智因爲沒有邊際而傷性，心因爲好惡而蕩真，哪如保守根本靜下心來，棲研三神，全部貫通萬物，而洞察玄寂，與泥丸混然合爲一體，而內外都獲得好處。真人把心思歸於一處，保持永久誠信。心歸則正，神和信順，這是利真的徵兆，自然的感應。不要兩邊虛假，如果外現察觀之氣，而內心又有喜怒鬱結，有這種情形的，我預見他一定失敗，看不到他成功。地下的主宰者，乃是下品得道者中的文官。地下鬼師，乃是下品得道者中的武官。文解一百零四年一進，武解時間是文解的一倍。世人專心於嗜好慾望，再加上昏亂而不清正，花了眼而隨世。怕死而希望成仙的人，多數都是武解，這是尸解中最下等的了。」

夫人與衆真人吟詩說：「玄感妙象外，和聲自相招。靈雲鬱紫晨，蘭鳳扇綠軺。上真宴瓊臺，邈爲地仙標。所期貴遠邁，故能秀穎翹。玩彼八素翰，道成初不遼。人事胡可預，使爾形氣消。」

夫人遊江南之後，就在撫州並山立靜室，又在臨汝水西設置壇宇。後來年久荒蕪，蹤跡幾乎消失了。

有個女道士叫黃靈微，年紀很大，已經八十歲了，但貌似嬰孩。她的道號叫做花姑，她特意把魏夫人的靜室、壇宇加以修飾，累次都有靈驗。魏夫人也借夢境指示她，後來她也升了天。唐玄宗命道士蔡偉把她編入後仙傳。大曆三年戊申，魯國公顏真卿把魏夫人修道處重新加以修繕，立碑來紀念其事。

卷第五十九 女仙四

明星玉女 昌容 園客妻 太玄女 西河少女　梁玉清　江妃　毛女 秦宮人　鉤翼夫人　南陽公主　程偉妻 梁母　董永妻　酒母　女兒

明星玉女

明星玉女者，居華山。服玉漿，白日昇天。山頂石龜，其廣數畝，高三仞。其側有梯磴，遠皆見。玉女祠前有五石臼，號曰玉女洗頭盆。其中水色，碧綠澄澈，雨不加溢，旱不減耗。祠內有玉石馬一匹焉。（出《集仙錄》）

【譯文】

明星玉女住在華山，服食玉漿而白日昇天。山頂上有個石龜，有幾畝地那麼大的範圍，高二丈四。石龜的側面有梯磴，從遠處都能看見。玉女祠的前面有五個石臼，稱作玉女洗頭盆。石臼中水色碧綠，也很清澈，下雨時不增多溢出，天旱時也不減少。祠內有一匹玉石馬在那裏。

昌容

昌容者，商王女也，修道於常山，食蓬虆根二百餘年，顏如二十許。能致紫草，鬻與染工，得錢以與貧病者，往來城市，世世見之。遠近之人，奉事者千餘家，竟不知其所修之道。常行日中，不見其影。或雲：「昌容能煉形者也。」忽沖天而去。（出女仙傳）

【譯文】

昌容是商王的女兒，在常山修道，吃了二百多年蓬虆根，容顏還象二十多歲似的。她能弄到紫草賣給染工，得到錢就送給貧窮有病的人，往來城市買東西，幾代人都見到過她。遠近的人敬奉她的有一千多家，人們竟然不知道她所修之道。她常在日光下行走，人們卻看不見她有影子。有人說：「昌容是能煉形的神仙。」後來，她忽然沖天而去。

園客妻

園客妻，神女也。園客者，濟陰人也，美姿貌而良，邑人多欲以女妻之，客終不娶。常種五色香草，積數十年，服食其實。忽有五色蛾集香草上。客收而存之以布。生華蠶焉。至蠶出時，有一女自來助客養蠶，亦以香草飼之。蠶壯，得繭百三十枚。繭大如甕，每一繭，繰六七日乃盡。繰訖，此女與園客俱去，濟陰今有華蠶祠焉。（出《女仙傳》）

【譯文】

園客的妻子是個神女。園客是濟陰縣人，相貌漂亮人又好，縣裏很多人想把女兒給他做妻子，園客始終不娶。他經常種五色香草，一直種了幾十年，喫的是香草的果實。一天，忽然有五色蛾落在香草上。園客就把五色蛾收集起來，又用布給五色蛾墊上。五色蛾就在布墊上生出華蠶。到蠶出的時候，有一個女子自己來幫助園客養蠶，也用香草飼養它。蠶長大了，收穫了一百三十枚蠶繭。蠶繭象甕那麼大，每一個蠶繭抽繅絲六七天才抽完。繅絲全部抽完以後，這個女子與園客一起走了。濟陰縣如今還有華蠶祠。

太玄女

太玄女，姓顓，名和，少喪父。或相其母子，皆曰不壽。惻然以爲憂。常曰：「人之處世，一失不可復生。況聞壽限之促，非修道不可以延生也。」遂行訪明師，洗心求道，得王子之術。行之累年，遂能入水不濡。盛雪寒時，單衣冰上，而顏色不變，身體溫暖，可至積日。又能徙官府宮殿城市屋宅於他處，視之無異，指之即失其所在，門戶櫝櫃有關鑰者，指之即開，指山山摧，指樹樹拆，更指之，即復如故。將弟子行山間，日暮，以杖叩石，即開門戶。入其中，屋宇牀褥幃帳，廩供酒食如常。雖行萬里，所在常爾。能令小物忽大如屋，大物忽小如毫芒。或吐火張天，噓之即滅。又能坐炎火之中，衣履不燃。須臾之間，或化老翁，或爲小兒，或爲車馬，無所不爲。行三十六術甚效，起死回生，救人無數。不知其何所服食，亦無得其術者。顏色益少，鬢髮如鴉。忽白日昇天而去。（出《女仙傳》）

【譯文】

太玄女姓顓名和，小時候就失去了父親。有人給她母子相面，都說她不能長壽，她悲悲切切地因爲這事而發愁。她常說：「人活在世上，一旦失去就不能復生。何況聽說壽限短促，不修行不可長生啊。」於是她就走訪明師，洗心求道，學到了王子之術。修行了幾年，就能進到水中而不沾溼。下大雪寒冷時，她穿着單衣站在冰上，而臉色不變，身體溫暖，可以堅持到幾天。又能把官府、宮殿、屋宅移到別處，看起來與原來無異，用手一指就又都消失了。門戶箱櫃有鎖頭的，她用手一指就開。指山山崩，指樹樹倒，再指一指它，就又恢復如舊。領着弟子在山裏走，日落的時候，她用手杖敲一敲石頭，石頭就打開門戶。進到裏面，屋舍牀褥幃帳，貯存的糧米酒食象平常一樣。即使行走萬里，所到之處總是這樣。她還能讓小的東西忽然間變得象房子那麼大，讓大的東西忽然間變得象細毛和芒刺那麼小。有時吐出火來瀰漫天空，吹一口氣它就滅了。她還能坐在烈火之中，而衣服不燃燒。能在一會兒工夫，或變成老翁，或變成小孩，或變成車馬，沒有什麼東西不能變。她施行三十六樣法術都很靈，起死回生，救人無數。但人們不知道她服食什麼東西，也沒有學到她的法術的人。她的容顏越來越年輕，鬢髮烏黑。有一天，她忽然白日昇天而去。

西河少女

西河少女者，神仙伯山甫外甥也。山甫雍州人，入華山學道，精思服食，時還鄉里省親族。二百餘年，容狀益少。入人家，即知其家先世已來善惡功過，有如目擊。又知將來吉凶，言無不效。見其外甥女年少多病，與之藥。女服藥時，年已七十，稍稍還少，色如嬰兒。漢遣使行經西河，於城東見一女子，笞一老翁。頭白如雪，跪而受杖。使者怪而問之，女子答曰：「此是妾兒也。昔妾舅伯山甫，得神仙之道，隱居華山中。憫妾多病，以神藥授妾，漸復少壯。今此兒，妾令服藥不肯，致此衰老，行不及妾，妾恚之，故因杖耳。」使者問女及兒年各幾許，女子答雲：「妾年一百三十歲，兒年七十一矣。」此女亦入華山而去。（出《女仙傳》）

【譯文】

西河少女，是神仙伯山甫的外甥女。伯山甫是雍州人，進入華山修道，精心思道服食仙藥，有時回到家鄉故里探望親戚族人。二百多年了，伯山甫的容貌狀態越來越年輕。他走進別人家裏，就知道那家先代以來的善惡功過，就象親眼見到一般。又知道將來的吉凶，他說的話無不靈驗。看他的外甥女年少多病，就給她藥喫。他的外甥女服藥時，已經七十歲了，吃藥後漸漸返回少年，臉色象嬰兒。漢朝派使者行經西河，在城東看到一個女子正打一個老翁。這個老翁頭白如雪，跪在地上接受杖打。使者覺得奇怪就問那女子，女子回答說：「這是我的兒子。從前，我的舅舅伯山甫得了神仙之道，隱居在華山中。他可憐我多病，就拿神藥給我，我吃了藥就漸漸恢復少壯。如今這個兒子，我讓他服藥他不肯，以致這般衰老，走路追不上我，我生他的氣，所以就杖打他。」使者問女子和兒子年齡各多少，女子回答說：「我一百三十歲，兒子七十一歲。」這個女子也入華山而去。

梁玉清

《東方朔內傳》雲，秦並六國，太白星竊織女侍兒梁玉清、衛承莊，逃入衛城少仙洞，四十六日不出。天帝怒，命五嶽搜捕焉。太白歸位，衛承莊逃焉。梁玉清有子名休，玉清謫於北斗下。常春，其子乃配於河伯，驂乘行雨。子休每至少仙洞，恥其母淫奔之所，輒回馭，故此地常少雨焉。（出《獨異志》）

【譯文】

《東方朔內傳》記載，秦始皇吞併六國的時候，太白星把織女的侍女梁玉清和衛承莊拐走，逃進衛城的少仙洞，四十六天不出來。天帝大怒，命令五嶽之神搜捕他們。太白星被抓回去，衛承莊逃跑了。梁玉清有個兒子名叫休，玉清被貶到北斗下。每年當春，梁玉清的兒子就分配給河伯，駕車行雨。梁玉清的兒子休每次到少仙洞，就因爲那裏是他母親淫奔的地方，而覺得羞恥，就把雨車趕回，所以這個地方常常少雨。

江妃

鄭交甫常遊漢江，見二女，皆麗服華裝，佩兩明珠，大如雞卵。交甫見而悅之，不知其神人也。謂其僕曰：「我欲下請其佩。」僕曰：「此間之人，皆習於辭，不得恐罹悔焉。」交甫不聽，遂下與之言曰：「二女勞矣。」二女答曰：「客子有勞，妾何勞之有？」交甫曰：「桔是橙也，我盛之以笥，令附漢水，將流而下，我遵其旁搴之，知吾爲不遜也，願請子佩。」二女曰：「桔是橙也，盛之以莒，令附漢水，將流而下，我遵其旁，卷其芝而茹之。」手解佩以與交甫，交甫受而懷之。即趨而去，行數十步，視懷空無珠，二女忽不見。《詩》雲：「漢有遊女，不可求思。」言其以禮自防，人莫敢犯，況神仙之變化乎？（出《列仙傳》）

【譯文】

鄭交甫曾經在漢江遊玩時見到兩個女子，她們都穿着華麗的服裝，佩戴着兩個像雞蛋那麼大的明珠。交甫看到了很喜歡，不知道她們是神仙，就對他的僕人說：「我想要下去討求她們佩戴的珠子。」僕人說：「這裏的人都善於辭令，得不到，恐怕還會沮喪後悔。」交甫不聽，就下去跟她們說：「二位女子辛苦了。」二女回答說：「旅居異地的人辛苦，我們有什麼辛苦？」交甫說：「桔子就是橙子，我用方筐盛着它，令它浮在漢水上，將順流而下。我沿着它的旁邊提取它，知道我是不辭讓的，想請求您佩戴的東西。」二女說：「桔子是橙子，用圓筐盛之，令它浮於漢水，順流而下，我在它的旁邊，卷其芝而喫之。」親手解下佩珠把它交給了交甫。交甫接過珠子就揣在懷中。快步離開以後，走了幾十步，看到懷中已空，明珠沒有了，二女也忽然不見了。《詩經》上說：「漢有遊女，不可求思。」說的是她們以禮自防，沒有人敢冒犯，何況是神仙變化的呢？

毛女

毛女（女原作氏。據明抄本改），字玉姜，在華陰山中。山客獵師，世世見之。形體生毛，自言秦始皇宮人也。秦亡，流亡入山，道士教食松葉，遂不飢寒，身輕如此。至西漢時，已百七十餘年矣。（出《列仙傳》）

【譯文】

毛女叫玉姜，住在華陰山中。進山之客和獵師，一代代人都見過她。她遍體生毛，自己說是秦始皇的宮女。秦朝滅亡時逃亡進山，道士教給她喫松樹葉，於是不飢寒，身輕如此。到西漢時，已經一百七十多年了。

秦宮人

漢成帝時，獵者於終南山中見一人，無衣服，身生黑毛。獵人慾取之，而其人逾坑越谷，有如飛騰，不可追及。於是乃密伺其所在，合圍而得之。問之；言：「我本秦之宮人，聞關東賊至，秦王出降，宮室燒燔，驚走入山。飢無所餐，當餓死，有一老翁，教我食松葉松實。當時苦澀，後稍便之，遂不飢渴，冬不寒，夏不熱。」計此女定是秦王子嬰宮人，至成帝時，一百許歲，獵人將歸，以穀食之。初時聞谷臭，嘔吐，累日乃安。如是一年許，身毛稍脫落，轉老而死。向使不爲人所得，便成仙人也。（出《抱朴子》）

【譯文】

漢成帝時，打獵的人在終南山中見到一個人。這個人沒有衣服，身上生着黑毛。獵人想要抓住她，而那個人跳過坑越過山谷，像飛騰一般，不能追到。於是獵人就在暗中窺伺她所在之處，合圍抓到她。並問她，她說：「我本來是秦朝的宮女，聽說函谷關以東的賊兵來到，秦王出城投降，宮室被燒，就逃走進了山。餓了沒有東西喫，要餓死了，有一個老翁教我喫松葉松果。當時喫後覺得苦澀，後來漸漸適應了，就不飢渴了，冬天不覺得冷，夏天不覺得熱。」估計這個女子一定是秦王子嬰的宮女，到漢成帝時，一百多歲了，獵人就把她領回去，拿五穀給她喫。開始時她聞到穀子覺得臭而嘔吐，過了些日子就適應了。如此一年多，女子身上的毛漸漸脫落，轉眼變老而死。先前假使不被人所獲，就成爲仙人了。

鉤翼夫人

鉤翼夫人，齊人也，姓趙，少好清淨。病臥六年，右手卷，飲食少。漢武帝時，望氣者雲東北有貴人氣，推而得之，召到。姿色甚偉，武帝發其手而得玉鉤，手得展。幸之，生昭帝。武帝尋害之，殯屍不冷而香。一月後，昭帝即位，更葬之，棺空，但有絲履，故名其宮曰鉤翼，後避諱改爲弋。（出《列仙傳》）

【譯文】

鉤翼夫人是齊人，姓趙，小時候就喜好清淨。她有病臥牀六年，右手卷曲，飲食少。漢武帝時，望氣的人說東北方有貴人氣，經推算而找到她，召她進宮。她的姿色很美，漢武帝扒開她的右手而得到玉鉤，手能伸開了。漢武帝寵幸她，生下昭帝。武帝后來殺害了她，殯殮時，她的屍體不冷而香。一個月後，昭帝即位，爲她改葬，棺中已空，只有絲鞋，所以給她的宮命名爲鉤翼，後來避諱改爲弋。

南陽公主

漢南陽公主，出降王鹹。屬王莽秉政，公主夙慕空虛，崇尚至道。每追文景之爲理世，又知武帝之世，累降神仙，謂鹹曰：「國危世亂，非女子可以扶持。但當自保恬和，退身修道，稍遠囂競，必可延生。若碌碌隨時進退，恐不可免於支離之苦，奔迫之患也。」鹹曰黽俯世祿，未從其言。公主遂於華山結廬，棲止歲餘。精思苦切，真靈感應，遂舍廬室而去。人或見之，徐徐絕壑，秉雲氣冉冉而去。鹹入山追之，越巨壑，升層巔，涕泗追望，漠然無跡。忽於嶺上見遺朱履一雙，前而取之，已化爲石。因謂爲公主峯，潘安仁爲記，行於世。（出《集仙錄》）

【譯文】

漢朝的南陽公主，下嫁給王鹹。王鹹的族人王莽掌管政務。公主早就仰慕空虛，崇尚至道。常常追念文帝、景帝治理的盛世，又知道武帝那一代，屢有神仙降臨，就對王鹹說：「國家危機，時代混亂，不是女子可以扶持的。只應自保安然平和，退身修道，與喧鬧紛爭稍遠，一定可以延年。如果平庸無能地隨着時勢進退，恐怕不能免除流離之苦和奔波之患。」王鹹說他盡力爲朝廷俸祿勤勞，沒有聽從她的話。公主就在華山蓋了草房，住了一年多。由於她精思苦修，就有真靈感應，終於捨棄屋室而去。有的人看到她在絕壁上慢慢地乘着雲氣冉冉而去。王鹹入山去追她，越過大溝，登上一層層山巔，涕淚交流地追望，但四處寂靜無聲也無公主的蹤跡。忽而在嶺上見到公主遺留的一雙紅鞋，就上前去取它，紅鞋已經變成石頭了。於是稱那裏爲公主峯。潘安仁爲此事寫了傳記，流傳在世上。

程偉妻

漢期門郎程偉妻，得道者也。能通神變化，偉不甚異之。偉當從駕出行，而服飾不備，甚以爲憂。妻曰：「止闕衣耳，何愁之甚耶？」即致兩匹縑，忽然自至。偉亦好黃白之術，煉時即不成，妻乃出囊中藥少許，以器盛水銀，投藥而煎之，須臾成銀矣。偉欲從之受方。終不能得。雲，偉骨相不應得。逼之不已，妻遂蹶然而死。尸解而去。（出《集仙錄》）

【譯文】

漢代期門郎程偉的妻子，是個得道的人。她能通神變化，程偉也不太覺得稀奇。有一次，程偉跟着皇帝出行，而服飾沒有準備，很爲此事憂愁。他的妻子說：「只不過缺少衣服而已，何必愁得那麼厲害呢？」就弄來兩匹雙絲細絹，這兩匹絹是忽然自己來的。程偉也喜好燒煉丹藥點化金銀的法術，煉時沒有成功，他的妻子就從囊中拿出一點點藥，用容器盛裝水銀，把藥投進去煎熬，不一會兒就變成銀子了。程偉想要跟她學習這個法術，始終沒能辦到。他的妻子說，從程偉的骨相看，他不應該得到點金術。程偉不停地逼迫她，她就急遽而死，尸解而去。

梁母

梁母者，盱眙人也，寡居無子，舍逆旅於平原亭。客來投憩，鹹若還家。客還錢多少，未嘗有言。客住經月，亦無所厭。自家衣食之外，所得施之貧寒。常有少年住經日，舉動異常，臨去曰：「我東海小童也。」母亦不知小童何人也。宋元徽四年丙辰，馬耳山道士徐道盛暫至蒙陰，於蜂城西遇一青牛車，車自行。（行雲笈七籤一一五作住）見一童呼爲徐道士前，道盛行進，去車三步許止。又見二童子，年並十二三許，齊着黃衣，絳裹頭上髻，容服端整，世所無也。車中人遣一童子傳語曰：「我平原客舍梁母也，今被太上召還，應過蓬萊尋子喬，經太山考召，意欲相見，果得子來。靈轡飄飄，崗嶮巇（崗嶮巇原作玄綱陰。據云笈七籤改），津驛有限，日程三千（日程三千原作三日程三字。據云笈七籤改）。侍對在近，我心憂勞，便當乘煙三清，此三子見送到玄都國。汝爲我謝東方諸清信士女，太平在近，十有餘一，好相開度，過此憂危。」舉手謝雲：「太平相見。」馳車騰逝，極目乃沒。道盛還逆旅訪之，正樑母度世日相見也。（出《集仙錄》）

【譯文】

梁母是盱眙人，寡居沒有兒子，在平原亭開個客店。客人來投宿休息，全像回到家裏一樣。客人給錢多少，她也從不說什麼。客人住幾個月，她也沒有什麼厭煩的表示。掙到的錢，除了自家衣食之外，就把它施捨給貧寒的人。曾有個年輕人在這住了幾天，這個年輕人舉動異常，臨走時說：「我是東海小童。」梁母也不知道小童是什麼人。宋元徽四年丙辰，馬耳山道士徐道盛臨時到蒙陰去，在蜂城西遇見一輛青牛拉的車，牛車自己往前走。這時只見一個小童召呼徐道士前去，徐道盛就往前走，離車三步左右站住了。又看到兩個童子，年齡都在十二三歲左右，都穿着黃色衣服，用大紅色的布帛裹着頭上髮髻，而容貌端莊服飾整齊，是人世上沒有的。車裏的人派一個小童傳話說：「我是平原客舍的梁母，如今被太上道君召回，應當經過蓬萊尋訪子喬，經泰山考召，意欲相見，果得子來。靈轡飄飄，山脊上艱險崎嶇，渡口和驛站有限，每日行程三千。陪同尊長回答應對就在近日，我的心裏很憂傷，就得乘煙霞上三清，這三個童子送我到玄都國。你替我向東方各位清信士女辭謝。太平就在近期，十一年後，好度引你，度過這個危難之憂。」梁母又舉手告辭說：「太平時再相見。」就驅車騰飛而去，極力望去就沒影了。徐道盛回到平原旅舍打聽梁母，正是梁母脫離塵世的那天見到她的。

董永妻

董永父亡，無以葬，乃自賣爲奴。主知其賢，與錢千萬遣之。永行三年喪畢，欲還詣主，供其奴職。道逢一婦人曰：「願爲子妻。」遂與之俱。主謂永曰：「以錢丐君矣。」永曰：「蒙君之恩，父喪收藏，永雖小人。必欲服勤致力，以報厚德。」主曰：「婦人何能？」永曰：「能織。」主曰：「必爾者，但令君婦爲我織縑百匹。」於是永妻爲主人家織，十日而百匹具焉。（出《搜神記》）

【譯文】

董永的父親死了，沒有錢安葬，董永就自賣爲奴。主人知道他品德好，給他一千萬錢打發他走了。董永行三年喪禮守孝完畢，就想回到主人那裏，奉行他的奴隸職責。在路上，董永遇到一個女子，這個女子對他說：「願意做您的妻子。」就與董永一起到主人家。主人說：「我把錢給你了。」董永說：「我承蒙您的恩德，父親死了使他的屍骨得到收藏，我董永即使是小人，也一定要承擔勞役盡我之力，用來報答您的厚德。」主人問：「這個女子能做什麼？」董永說：「能紡織。」主人說：「你一定要這樣做的話，只要讓你的妻子給我織一百匹雙絲細絹就行了。」於是董永的妻子就給主人家織布，十天就把一百匹雙絲細絹全部織成了。

酒母

酒母，闕下酒婦。遇師呼於老者，不知何許人也。年五十餘，雲已數百歲。酒婦異之，每加禮敬。忽來謂婦曰：「急裝束，與汝共應中陵王去。」是夜果有異人來，持二茅狗，一與於老，一與酒婦，俱令騎之，乃龍也。相隨上華陰山上，常大呼雲：「於老酒母在此。」（出《女仙傳》）

【譯文】

酒母，是都城裏賣酒的女子。遇到一個師父叫於老，不知是哪裏人。這個於老五十多歲，他自己說已經幾百歲了。賣酒的女子覺得他是個奇人，常常加禮恭敬。有一天，於老忽然來對女子說：「趕快打扮，我和你一起接應中陵王去。」這天晚上果然有異人到來，那個人牽着兩隻茅狗，一隻給了於老，一隻給了賣酒的女子，讓他們全都騎上，茅狗原來是龍。他們就隨着那個異人上了華陰山。山上有人常常大聲呼喊着說：「於老酒母在此。」

女幾

女幾者，陳市上酒婦也，作酒常美。仙人過其家飲酒，即以素書五卷質酒錢。幾開視之，乃仙方養性長生之術也。幾私寫其要訣，依而修之。三年，顏色更少，如二十許人。數歲，質酒仙人復來，笑謂之曰：「盜道無師，有翅不飛。」女幾隨仙人去，居山歷年，人常見之。其後不知所適，今所居即女幾山也。（出《女仙傳》）

【譯文】

女幾是陳市上造酒的女子，她造的酒很是美味。有一次，仙人路過她家飲酒，就用素書五卷抵押酒錢。女幾打開書一看，原來是仙方養性長生的法術。她就偷偷地把書中的要訣寫下來，依照它修煉。三年時間，女幾的容顏更年輕了。像二十歲左右的人。幾年後，抵押酒錢的那個仙人又來了，他笑着對女幾說：「偷來的道沒有老師，有翅膀也不能飛。」女幾就跟着仙人走了，在山上住了許多年，人們常常見到她。其後不知道她到哪裏去了，如今，她居住過的山就是女幾山。

卷第六十 女仙五

麻姑 玄俗妻 陽都女 孫夫人 樊夫人　東陵聖母　郝姑　張玉蘭

麻姑

漢孝桓帝時，神仙王遠，字方平，降於蔡經家。將至一時頃，聞金鼓簫管人馬之聲，及舉家皆見，王方平戴遠遊冠，着朱衣，虎頭鞶囊，五色之綬，帶劍，少須，黃色，中形人也。乘羽車，駕五龍，龍各異色，麾節幡旗，前後導從，威儀奕奕，如大將軍。鼓吹皆乘麟，從天而下，懸集於庭，從官皆長丈餘，不從道行。既至，從官皆隱，不知所在，唯見方平，與經父母兄弟相見。獨坐久之，即令人相訪（明抄本訪下有麻姑二字）。經家亦不知麻姑何人也。言曰：「王方平敬報姑，餘久不在人間，今集在此，想姑能暫來語乎？」有頃，使者還。不見其使，但聞其語云：「麻姑再拜，不見忽已五百餘年，尊卑有敘，脩敬無階，煩信來，承在彼。登山顛倒（按：本書卷七王遠條。登山顛倒應作食頃即到）而先受命，當按行蓬萊，今便暫往。如是當還，還便親覲，願來（明抄本來作未）即去。」如此兩時間，麻姑至矣。來時亦先聞人馬簫鼓聲。既至，從官半於方平。麻姑至，蔡經亦舉家見之。是好女子，年十八九許，於頂中作髻，餘發垂至腰。其衣有文章，而非錦綺，光彩耀目，不可名狀。入拜方平，方平爲之起立。坐定，召進行廚，皆金盤玉杯，餚膳多是諸花果，而香氣達於內外。擘脯行之，如柏靈（集仙錄四靈作炙。按柏當作貊。貊炙、見幹寶搜神記），雲是麟脯也。麻姑自說雲：「接侍以來，已見東海三爲桑田。向到蓬萊，水又淺於往者會時略半也。豈將復還爲陵陸乎？」方平笑曰：「聖人皆言海中復揚塵也。」姑欲見蔡經母及婦侄，時弟婦新產數十日，麻姑望見乃知之，曰：噫！且止勿前。」即求少許米，得米便撒之擲地，視其米，皆成真珠矣。方平笑曰：「麻姑年少，吾老矣，了不喜復作此狡獪變化也。」方平語經家人曰：「吾欲賜汝輩酒。此酒乃出天廚，其味醇醲，非世人所宜飲，飲之或能爛腸。今當以水和之，汝輩勿怪也。」乃以一升酒，合水一斗攪之，賜經家飲一升許。良久酒盡，方平語左右曰：「不足遠取也，以千錢與餘杭姥相聞，求其沽酒。」須臾信還，得一油囊酒，五斗許。信傳餘杭姥答言：「恐地上酒不中尊飲耳。」又麻姑鳥爪，蔡經見之，心中念言：「背大癢時，得此爪以爬背，當佳。」方平已知經心中所念，即使人牽經鞭之。謂曰：「麻姑神人也，汝何思謂爪可以爬背耶？」但見鞭着經背，亦不見有人持鞭者。方平告經曰：「吾鞭不可妄得也。」是日，又以一符傳授蔡經鄰人陳尉，能檄召鬼魔，救人治疾。蔡經亦得解蛻之道，如蛻蟬耳，經常從王君遊山海。或暫歸家，王君亦有書與陳尉，多是篆文，或真書字，廓落而大，陳尉世世寶之。宴畢，方平、麻姑命駕昇天而去，簫鼓道從如初焉。（出《神仙傳》）

【譯文】

漢孝桓帝時，神仙王遠字方平，降臨到蔡經家。將要來到還有一會兒的時候，聽到金鼓簫管人馬的聲音，蔡經及全家人都看見王遠戴着遠遊冠，穿着紅色衣服，腰掛虎頭鞶囊，佩着五色綬帶，帶着劍，鬍鬚少而黃，是個中等身形的人。他乘着有羽毛的車，駕着五條龍，龍的顏色各異，旗幡招展，前導後從，威儀鮮明，像個大將軍。吹鼓手都乘坐麒麟，他們從天而下，在蔡經家的院子上空懸空聚集，跟從的官員都一丈多高，不從道上走。到了以後，跟從的官員都隱去，不知在哪，只見到王遠與蔡經的父母兄弟相見。王遠獨坐很久，就令人去拜訪麻姑，蔡經家裏的人也不知麻姑是什麼人。王遠教使者說：「王方平敬告麻姑，我很久不在人間，今天在此停留，想必麻姑能暫來敘話嗎？」過了一會兒，使者回來了。人們看不見使者，只聽他報告說：「麻姑再拜，一晃已經五百多年沒有見面了，但尊卑有序，敬奉沒有機會，麻煩你派使者，很快來到我這裏。我先已受命，說巡查蓬萊，現在就暫去，如此當回還，回來後就親自去拜見。」如此兩個時辰，麻姑來了。來時人們也是先聽到人馬簫鼓的聲音。到達以後，看到她的隨從官員比王遠少一半。麻姑到時，蔡經全家也都看到了。是個美貌女子，年紀在十八九歲左右，在頭頂當中梳了一個髮髻，其餘的頭髮都垂到腰際。她的衣服有花紋，卻不是錦緞，光彩耀眼，不可用語言形容。麻姑進去拜見王遠，王遠也爲她起立。坐下以後，王遠召人端進飲食，都是金盤玉杯，飯菜多半是各種花果，香氣傳到室內外。切開乾肉傳給大家喫，覺得這乾肉像是炙烤過的貊脯，仙人說是麒麟脯。麻姑說道：「我從認識您以來，已經看到東海三次變爲桑田了。剛纔到蓬萊，海水又比往昔聚會時淺得幾乎有一半了。難道將要再還回變作山陵陸地嗎？」王遠笑着說：「聖人都說海中又要塵吐飛揚了。」麻姑想要見一見蔡經的母親和婦人侄女，當時蔡經的弟婦剛生孩子幾十天，麻姑望見就知道了，她說：「唉！暫且停步不必前來。」就要了一點點米，麻姑接到米就把它撒擲到地上，一看那些米，全變成珍珠了。王遠笑着說：「麻姑依舊年輕，我老了。一點也不喜歡再做這種狡猾欺詐的變化了。」王遠告訴蔡經的家人說：「我想要賞給你們這些人酒喝。這種酒乃是天廚釀出，它的味道醇醲，不適宜世人飲用，喝了它或許爛腸。今天得用水調和它，你們不要責怪。」就拿一升酒兌入一斗水攪拌了以後，賜給蔡經家人每人喝了一升左右。過了很久，酒喝光了，王遠告訴左右的人說：「不值得到遠處去取，拿一千個大錢給餘杭姥，告訴她求她打酒。」不一會兒，使者回來了，買到一油囊酒，有五斗左右。信使轉述餘杭姥的答話說：「只恐怕地上的酒不適合您喝。」另外，麻姑有鳥爪被蔡經看到了，他就在心裏默唸說：「脊背大癢時，能得此爪來抓癢，該很舒服。」王遠已經知道蔡經心中想什麼，就派人把蔡經拉走用鞭子抽打。對他說：「麻姑是神人，你怎麼想用麻姑的爪可以抓癢呢？」只見鞭子落在蔡經的背上，也不見有拿鞭子的人。王遠告訴蔡經說：「我的鞭打也不是隨便可以得到的。」這一天，王遠又把一張符傳授給蔡經的鄰人陳尉，這張符能檄召鬼魔，救人治病。蔡經也獲得瞭解蛻之道，像蟬蛻那樣，經常跟隨王君遊山海。有時偶爾回家，王君也有信捎給陳尉，多是篆文，有的是楷書字，字寫得鬆散而且大，陳尉家裏世世代代把它當作寶貝。那次宴會完畢，王遠、麻姑命駕昇天而去，簫鼓導從像當初來時一樣。

玄俗妻

河間王女者，玄俗妻也。玄俗得神仙之道，住河間已數百年。鄉人言常見之，日中無影。唯餌巴豆雲母，亦賣之於都市，七丸一錢，可愈百病。河間王有病，買服之，下蛇十餘頭。問其藥意，答言：「王之所以病，乃六世餘殃所致，非王所招也，王嘗放乳鹿，即麟母也。仁心感天，固當遇我耳。」王家老舍人云：「嘗見父母說，玄俗日中無影。」王召而視之果驗。王女幼絕葷血。潔淨好道。王以此女妻之。居數年，與女俱入常山，時有見者。（出《女仙傳》）

【譯文】

河間王的女兒，是玄俗的妻子。玄俗獲得神仙之道，住在河間已經幾百年了。鄉人說常常見到他，在太陽底下沒有影子。只吃巴豆雲母，也到都市去賣它，七丸藥一個錢，可以治癒百病。河間王有病，買他的藥吃了，打下十多條蛇。河間王問他用藥意圖，他回答說：「大王有病的原因，乃是六世餘殃造成的，不是大王招來的。大王曾經釋放一頭哺乳期的母鹿，這母鹿就是麒麟之母。你的仁慈之心感動了天，本來應當遇到我。」王家一個老舍人說：「曾聽父母說過，玄俗在日光中沒有影子。」河間王就把玄俗召來，一看果然如此。河間王的女兒小時候就斷了葷腥，清淨好道。河間王就把這個女兒嫁給了玄俗。住了幾年後，玄俗與河間王的女兒一起進了常山，時而有人看到他們。

陽都女

陽都女，陽都市酒家女也。生有異相，眉連，耳細長。衆以爲異，疑其天人也。時有黑山仙人犢子者，鄴人也。常居黑山，採松子茯苓餌之，已數百年，莫知其姓名。常乘犢，時人號爲犢子。時壯時老，時丑時美。來往陽都，酒家女悅之，遂相奉侍。一旦女隨犢子出取桃，一宿而返，得桃甚多，連葉甘美，異於常桃。邑人俟其去時，既出門，二人共牽犢耳而走，其速如飛，人不能追。如是且還，覆在市中數十年，夫婦俱去。後有見在潘山之下，冬賣桃棗焉。（出《墉城集仙錄》）

【譯文】

陽都女，是陽都市中賣酒人家的女兒。她生得有異相：兩眉相連，耳朵細長。衆人因此覺得奇異，疑心她是天人。當時有個黑山仙人叫做犢子的，是鄴縣人。常住在黑山，採松子、茯苓用它當食物，已經幾百年了，沒有人知道他的姓名。因爲他經常騎着牛犢，當時的人稱他爲犢子。這個犢子有時強壯有時衰老，有時醜陋有時漂亮。來往陽都，酒家女喜歡他，就奉侍他。有一天，酒家女隨着犢子外出去取桃，過了一夜回來，得桃很多，連葉子都很甜美，與普通的桃不同。縣裏的人等着他出去的時候去看，出門以後，兩個人共同牽着牛的耳朵走，其快如飛，人們不能追上。如此又回來，又在市中住了幾十年，後來夫妻一起走了。此後有人在潘山之下看到他們，冬天在那裏賣桃賣棗。

孫夫人

孫夫人，三天法師張道陵之妻也。同隱龍虎山，修三元默朝之道積年，累有感應。時天師得黃帝龍虎中丹之術，丹成服之，能分形散影，坐在立亡。天師自鄱（鄱原作潘。據墉城集仙錄改），陽入嵩高山，得隱書《制命之術》，能策召鬼神。時海內紛擾，在位多危。又大道凋喪，不足以拯危佐世。年五十方修道。及丹成，又二十餘年。既術用精妙，遂入蜀，遊諸名山，率身行教。夫人棲真江表，道化甚行。以漢桓帝（按桓帝疑當作衝帝）永嘉元年乙酉到蜀，居陽平化，鍊金液還丹。依太乙無君所授黃帝之法，積年丹成，變形飛化，無所不能。以桓帝永壽二年丙申，九月九日，與天師於閬中雲臺化，白日昇天，位至上真東嶽夫人。子衡，字靈真，繼志修煉，世號嗣師，以靈帝光和二年，歲在己未，正月二十三日，於陽平化，白日昇天。孫魯，守公期，世號嗣師，當漢祚陵夷，中土紛亂，爲梁益二州牧，鎮南將軍，理於漢中。魏祖行靈帝之命，就加爵秩。旋以劉璋失蜀，蜀先主舉兵，公期託化歸真，隱影而去。初，夫人居化中，遠近欽奉，禮謁如市。遂于山趾化一泉，使禮奉之人，以其水盥沐，然後方詣道靜。號曰解穢水，至今在焉。山有三重，以象三境。其前有白陽池，即太上老君遊宴之所，後有登真洞，與青城、峨眉、青衣山、西玄山洞府相通，故爲二十四化之首也。（出《女仙傳》）

【譯文】

孫夫人，是三天法師張道陵的妻子。夫妻共同隱居在龍虎山，修行三元默朝之道多年，屢有感應。當時張天師得到了黃帝龍虎中丹之術，丹煉成喝了，能夠分形散影，坐在那立時無影。天師從鄱陽進入嵩高山，得到隱書《制命之術》，能用柺杖召鬼神。當時國內紛擾。當官的危機很多。又加上大道淪喪，不能拯救危難幫助世人。年已五十纔去修行道術。等到丹煉成了，又過去二十多年。法術運用精妙以後，就入蜀遊歷各名山，率身行教。夫人住在江東修真養性，道化甚行。在漢桓帝永嘉元年乙酉到蜀，在陽平化居住，鍊金液還丹。依照太乙元君所傳授黃帝之法，過了幾年丹煉成了，變形飛化無所不能。在桓帝永壽二年丙申九月九日，與天師在閬中的雲臺成仙，白日昇天，位至上真東嶽夫人。他們的兒子張衡字靈真，繼承他們的志向修煉，世人稱他爲嗣師，在靈帝光和二年，歲在己未，正月二十三日，於陽平成仙，白日昇天。他們的孫子張魯字公期，世人稱他爲嗣師，正當漢朝國運衰頹，中原紛亂，他擔任梁州、益州兩州長官、鎮南將軍，在漢中治理軍政。曹操發佈靈帝的命令，又給他加爵進俸。不久，因爲劉璋丟失了蜀，劉備起兵，張魯託形死亡歸真，隱影而去。當初，夫人居於化中，遠近之人都恭敬信奉她，禮拜的人像趕集市一般。夫人就在山腳下點化一泉，使以禮敬奉她的人，用泉水洗浴，然後纔去入道靜修。那處泉水稱作解穢水，至今還在那裏。山有三層，以象徵三境。山前有白陽池，就是太上老君遊宴之處，山後有登真洞，與青城、峨眉、青衣山、西玄山洞府相通，所以成爲二十四化之首。

樊夫人

樊夫人者，劉綱妻也。綱仕爲上虞令，有道術，能檄召鬼神，禁制變化之事。亦潛修密證，人莫能知。爲理尚清靜簡易，而政令宣行，民受其惠，無水旱疫毒鷙暴之傷，歲歲大豐。暇日，常與夫人較其術用。俱坐堂上，綱作火燒客碓屋，從東起，夫人禁之即滅。庭中兩株桃，夫妻各咒一株，使相鬥擊。良久，綱所咒者不如（如原作知。據明抄本改），數走出籬外。綱唾盤中，即成鯉魚。夫人唾盤中成獺，食魚。綱與夫人入四明山，路阻虎，綱禁之，虎伏不敢動，適欲往，虎即滅之。夫人徑前，虎即面向地，不敢仰視，夫人以繩系虎於牀腳下。綱每共試術，事事不勝。將昇天，縣廳側先有大皂莢樹，綱升樹數丈，方能飛舉。夫人平坐，冉冉如雲氣之升，同升天而去。後至唐貞元中，湘潭有一媼，不雲姓字，但稱湘媼。常居止人舍，十有餘載矣，常以丹篆文字救疾於閭里，莫不響應。鄉人敬之，爲結構（構字下原有御名二字。原爲宋代避高宗名諱而注。今刪）華屋數間而奉媼。媼曰：「不然，但土木其宇，是所願也。」媼鬢翠如雲，肥潔如雪。策杖曳履，日可數百里。忽遇里人女，名曰逍遙。年二八，豔美，攜筐採菊。遇媼瞪視，足不能移。媼目之曰：「汝乃愛我，而同之所止否？」逍遙然擲筐，斂衽稱弟子，從媼歸室。父母奔追及，以杖擊之，叱而返舍。逍遙操益堅，竊索自縊，親黨敦喻其父母，請縱之。度不可制，遂舍之。復詣媼，但帚塵易水，焚香讀道經而已。後月餘，媼白鄉人曰：「果暫之羅浮，扃其戶，慎勿開也。」鄉人問逍遙何之，曰：「前往。」如是三稔，人但於戶外窺見，小松迸筍而叢生階砌。及媼歸，召鄉人同開鎖，見逍遙懵坐於室，貌若平日，唯蒲履爲竹稍串於棟宇間。媼遂以杖叩地曰：「吾至，汝可覺。」逍遙如寐醒，方起，將欲拜，忽遺左足，如刖於地。媼遽令無動，拾足勘膝，噀之以水，乃如故。鄉人大駭，敬之如神，相率數百里皆歸之。媼貌甚閒暇，不喜人之多相識。忽告鄉人曰：「吾欲往洞庭救百餘人性命，誰有心爲我設船一隻？一兩日可同觀之。」有里人張拱家富，請具舟楫，自駕而送之。欲至洞庭前一日，有大風濤，蹙一巨舟，沒於君山島上而碎。載數十家，近百餘人，然不至損，未有舟楫來救，各星居於島上。忽有一白鼉，長丈餘，遊於沙上。數十人攔之撾殺，分食其肉。明日，有城如雪，圍繞島上，人家莫能辨。其城漸窄狹束，島上人忙怖號叫，囊橐皆爲齏粉，束其人爲簇。其廣不三數丈，又不可攀援，勢已緊急。岳陽之人，亦遙睹雪城，莫能曉也。時媼舟已至岸，媼遂登島，攘劍步罡，噀水飛劍而刺之，白城一聲如霹靂，城遂崩。乃一大白鼉，長十餘丈，蜿蜒而斃，劍立其胸。遂救百餘人之性命，不然，頃刻即拘束爲血肉矣。島上之人，感號泣禮謝。命拱之舟返湘潭，拱不忍便去。忽有道士與媼相遇曰：「樊姑爾許時何處來？」甚相慰悅。拱詰之，道士曰：「劉綱真君之妻，樊夫人也。」後人方知媼即樊夫人也。拱遂歸湘潭。後媼與逍遙一時返真。（出《女仙傳》）

【譯文】

樊夫人是劉綱的妻子。劉綱做上虞縣令，有道術，能傳檄召鬼神，以及禁制變化一類事。他也是悄悄地修行祕密地學成的，沒有人能知道。辦理政事崇尚清靜簡易，而政令發佈施行，老百姓就受到他的恩惠，沒有水旱疫毒猛獸傷害，年年大豐收。閒暇的日子，與夫人較量他們的法術效用。一起坐在堂上，劉綱作火燒磨房，火從東起，夫人禁咒火就滅了。院子中有兩株桃樹，夫妻各自念動咒語催動，使兩棵樹互相鬥擊。過了很久，劉綱驅動的樹失敗了，幾步走出籬笆外。劉綱向盤子中唾一口唾沫，就變成了鯉魚。夫人向盤子中唾一口唾沫，變成了水獺，去喫魚。劉綱與夫人進入四明山，路被虎堵住，劉綱禁咒它，虎就趴着不敢動，剛要走，虎就要喫掉他。夫人徑直住前走，虎就面向地，不敢仰視，夫人用繩索把虎拴在牀腳下。劉綱每次和夫人共同試法術，總是不勝。將要騰空乘雲而行，縣衙正廳旁邊從前有棵大皂莢樹，劉綱升上樹幾丈高，才能飛起來。夫人平靜地坐着，冉冉如雲氣升起，一同昇天而去。後來到了唐朝貞元年間，湘潭縣有個老太太，不說姓名，只稱湘媼。平常在人家的房舍居住，已十多年了。常常用丹砂寫篆字在閭里治病救人，沒有不靈驗的。鄉人敬重她，給她蓋幾間華美的房屋奉養她。老太太說：「不要這樣，只要有個土木房屋，這就是我的願望。」老太太鬢髮如雲，肥潔如雪。拄着柺杖趿着鞋，每天可走幾百裏。忽然有一天，遇見一個鄉下女子，名叫逍遙。十六歲，長得很豔麗，拿着筐採菊花。她遇到這個老太太就瞪着眼睛看，腳不能移動。老太太看着她說：「你是喜歡我，可以同我一起到我住的地方嗎？」逍遙高興得把筐扔了，給老太太行禮自稱弟子，跟老太太回家。她的父母奔跑着追上她，用棒子打她，吆喝着把她領回家。逍遙的志向更加堅定，就偷了一根繩子自己上吊，親戚鄉鄰誠懇地開導她的父母，請求他們讓逍遙願意幹什麼就幹什麼。她的父母估計不能制止，就放了她。逍遙又到老太太那裏去了，只是掃地打水燒香讀道經而已。一個多月後，老太太告訴鄉人說：「我暫時到羅浮山去，把門鎖上了，你們千萬不要開。」鄉人問逍遙將要到哪去，老太太說：「前往。」如此三年，人們只從門外看見，老太太房舍階下、牆邊小松竹筍叢生。等到老太太回來，她就召集鄉人一同開鎖，看見逍遙在室內迷迷糊糊地坐着，容貌像平時一樣，只有草鞋被竹梢串到房樑上。老太太就用柺杖敲敲地，說：「我回來了，你可以醒了。」逍遙像睡覺醒來，剛起身，將要下拜，忽然左腳掉了，像砍落在地上。老太太急忙令逍遙不要動，她撿起腳對正膝蓋安上，用水噴噴它，右腿竟然如故。鄉人大喫一驚，像敬神似的敬畏她，人們接連不斷地從幾百裏外來拜服她。老太太的神情很閒適，不喜歡相識人多。有一天，老太太忽然告訴鄉人說：「我要前往洞庭洞去救一百多人的性命，誰有心意爲我準備一隻船？一兩天可以共同去觀看。」有個村民張拱家裏很富裕，請求讓他準備船隻，自己駕船去送她。要到洞庭的前一天，有大風大浪，拍擊一隻大船，沉沒在君山島上碎裂了。船上載着幾十家一百多人卻沒有損傷，但也沒有船來救，他們各自散居在島上。忽然有一條揚子鱷，有一丈多長，游到沙灘上。幾十個人攔住它把它打死，把它的肉分着吃了。第二天，有像雪似的一座白城圍繞島上，人們沒有誰能辨識。那座城逐漸變窄把人夾住，島上的人恐怖地哭叫，行裝都碎爲粉末，那些人也都被捆成一簇。那裏面不到幾丈寬，又不能攀援，形勢已經緊急了。岳陽城裏的人也遙遙望見雪城，但沒有人能明白這是怎麼回事。這時，老太太的船已經到岸，老太太就登上君山島，舉起劍踏着罡步，噴一口法水飛快出劍去刺它，白城發出一聲如霹靂，城就崩塌了。原來是一隻大揚子鱷，長十多丈，蜿蜒而死，劍立在它的胸上。終於救了一百多人的性命，否則，頃刻之間這些人就被拘束成爲血肉了。島上的人都放聲哭泣着向老太太行禮道謝。老太太命張拱的船返回湘潭，張拱不忍馬上離開。這時忽然有個道士與老太太相遇，這個道士說：「樊姑這些時何處來？」互相都很感慰喜悅。張拱訊問道士，道士說：「這位老太太就是劉綱真君的妻子樊夫人。」人們才知道湘媼就是樊夫人。張拱就回到了湘潭。後來老太太與逍遙同時返回仙境。

東陵聖母

東陵聖母，廣陵海陵人也，適杜氏，師劉綱學道，能易形變化，隱見無方。杜不信道，常怒之。聖母理疾救人，或有所詣，杜恚之愈甚，訟之官，雲：「聖母奸妖，不理家務。」官收聖母付獄。頃之，已從獄窗中飛去，衆望見之，轉高入雲中，留所着履一雙在窗下。於是遠近立廟祠之，民所奉事，禱之立效。常有一青鳥在祭所，人有失物者，乞問所在，青鳥即飛集盜物人之上。路不拾遺，歲月稍久，亦不復爾。至今海陵縣中不得爲奸盜之事。大者即風波沒溺，虎狼殺之，小者即復病也。（出《女仙傳》）

【譯文】

東陵聖母，是廣陵府海陵縣人，嫁給姓杜的，拜劉綱爲師學道，能夠易形變化，時隱時現沒有定準。她的丈夫不信道，常常因此生她的氣。聖母治病救人，有時前往有病的人家，她的丈夫氣憤得更加厲害，把她告到官府，理由是：「聖母是邪惡僞詐的妖人，不理家務。」官府就把聖母抓起來投進監獄。不久，聖母已經從監獄的天窗中飛出去，衆人都望見她越來越高直入雲中，只留下她所穿的一雙鞋在窗下。於是遠近的人蓋廟宇祭祀她，老百姓求告的事，向她禱告立刻見效。經常有一隻青色的鳥在祭祀的地方，有人丟失了東西，向她乞問在哪裏，青鳥就飛去落在偷東西那個人的頭上，因此，那裏路不拾遺。歲月稍長，也就不再這樣了。至今海陵縣人不得做奸盜之事。如果做了，罪過大的，不是被風浪吞沒淹死，就是被虎狼喫掉，罪過小的就一再生病。

郝姑

郝姑祠在莫州莫縣西北四十五里。俗傳雲，郝姑字女君。本太原人，後居此邑。魏青龍年中，與鄰女十人，於漚洟匯水邊挑蔬。忽有三青衣童子，至女君前雲：「東海公娶女君爲婦。」言訖，敷茵褥於水上，行坐往來，有若陸地。其青衣童子便在侍側，流流而下。鄰女走告之，家人往看，莫能得也。女君遙語云：「幸得爲水仙，願勿憂怖。」仍言每至四月，送刀魚爲信。自古至今，每年四月內，多有刀魚上來。鄉人每到四月祈禱，州縣長更若謁此祠，先拜然後得入。於祠前忽生青石一所，縱橫可三尺餘，高二尺餘，有舊題雲：「此是姑夫上馬石」至今存焉。（出《莫州圖經》）

【譯文】

郝姑祠在莫州莫縣西北四十五里。民間傳說，郝姑小字女君。本來是太原人，後來住在這個縣。魏青龍年間，郝姑與鄰女十人，在漚洟泄水邊挑菜。忽然有三個青衣童子來到女君面前，說：「東海公娶女君爲媳婦。」說完，就把墊子、褥子鋪在水上，或行或坐來來往往，就像陸地一般。那青衣童子就在女君旁邊陪着，沿流而下。鄰女跑回去告訴女君的家裏，她家裏人前去察看，沒有辦法能夠找到她。女仙從遠處告訴家人說：「我有幸能夠成爲水仙，希望不要憂愁害怕。」還說每到四月，就送刀魚作爲憑證。從古到今，每年四月裏多有刀魚上來。鄉人每到四月就向她祈禱。州縣官吏如果到祠裏去，要先行拜見之禮然後才能進去。在郝姑祠前不知何時出現一塊青白石，長寬約三尺多，高二尺多，有舊題詞是：「此是姑夫上馬石」，至今還在那裏。

張玉蘭

張玉蘭者，天師之孫，靈真之女也。幼而潔素，不茹葷血。年十七歲，夢赤光自天而下，光中金字篆文，繚繞數十尺，隨光入其口中，覺不自安，因遂有孕。母氏責之，終不言所夢，唯侍婢知之。一旦謂侍婢曰：「吾不能忍恥而生，死而剖腹，以明我心。」其夕無疾而終。侍婢以白其事，母不欲違，冀雪其疑。忽有一物如蓮花，自疈其腹而出。開其中，得素書《本際經》十卷，素長二丈許。幅六七寸。文明甚妙，將非人功。玉蘭死旬月，常有異香。乃傳寫其經而葬玉蘭。百餘日，大風雷雨，天地晦瞑，失經，其玉蘭所在墳壙自開，棺蓋飛在巨木之上，視之，空棺而已。今墓在益州，溫江縣女郎觀是也。三月九日是玉蘭飛昇之日，至今鄉里常設齋祭之。靈真即天師之子，名衡，號曰嗣師。自漢靈帝光和二年己未正月二十三日，於陽平化白日昇天。玉蘭產經得道，當在靈真上升之後，三國紛兢之時也。（出《傳仙錄》）

【譯文】

張玉蘭是天師的孫女，靈真的女兒。她小時候就喜歡潔素，不喫葷血。十七歲那年，她夢見紅光從天而降，紅光中有金字篆文，繚繞幾十尺，隨着紅光進入她的口中。玉蘭自己覺得不安，於是就有了身孕。母親責問她，她始終沒說夢中事，這事唯有她的丫環知道。有一天，她對丫環說：「我不能忍受恥辱而活着，死了就剖腹，來表明我的心。」那天晚上，玉蘭無病而死。丫環把這事告訴了玉蘭的母親，母親不想違背玉女的遺囑，也希望洗雪心中之疑。這時，忽然有一個東西像蓮花似的，自己從玉蘭腹中破腹而出。打開那件東西，得到白絹金字寫的《本際經》十卷，白色生絹長二丈左右，幅寬六七寸，文字鮮明很美，不是人工寫成。玉蘭死後旬月，經常有異香。於是傳寫那些經書，又安葬了玉蘭。一百多天過去了，有一天忽然颳起大風響起炸雷下起大雨，天昏地暗，《本際經》不見了，玉蘭所在的墳壙自開，棺蓋飛在大樹之上，人們一看，只是空棺而已。如今墓在益州，溫江縣女郎觀就是。三月九日是玉蘭昇天的日子，至今鄉里的人還常常設齋祭祀她。靈真就是天師的兒子，名叫張衡，人稱爲嗣師。從漢靈帝光和二年己未正月二十三日，在陽平化白日昇天。玉蘭產生出經書而得道，當在靈真飛昇之後，三國紛爭之時。

卷第六十一 女仙六

王妙想 成公智瓊 龐女 褒女 李真多　班孟　天台二女

王妙想

王妙想，蒼梧女道士也。辟穀服氣，住黃庭觀邊之水旁。朝謁精誠，想念丹府，由是感通。每至月旦，常有光景雲物之異，重嶂幽壑，人所罕到。妙想未嘗言之於人。如是歲餘，朔旦忽有音樂，遙在半空，虛徐不下，稍久散去。又歲餘，忽有靈香郁烈，祥雲滿庭，天樂之音，震動林壑，光燭壇殿，如十日之明。空中作金碧之色，烜爚亂眼，不可相視。須臾，千乘萬騎，懸空而下，皆乘麒麟鳳凰、龍鶴天馬。人物儀衛數千，人皆長丈餘，持戈戟兵杖，旌幡幢蓋。良久，乃鶴蓋鳳車，導九龍之輦，下降壇前。有一人羽衣寶冠，佩劍曳履，升殿而坐，身有五色光赫然，羣仙擁從亦數百人。妙想即往視謁。大仙謂妙想曰：「吾乃帝舜耳。昔勞厭萬國，養道此山。每欲誘教後進，使世人知道無不可教授者。且大道在於內，不在於外；道在身，不在他人。《玄經》所謂修之於身，其德乃具。此蓋修之自己，證仙成真，非他人所能致也。吾睹地司奏，汝於此山三十餘歲，始終如一，守道不邪，存念貞神，遵稟玄戒，汝亦至矣。若無所成證，此乃道之棄人也。《玄經》雲：『常善救物，而無棄物。』道之布惠周普，念物物皆欲成之，人人皆欲度之。但是世人福果單微，道氣浮淺，不能精專於道，既有所修，又不勤久，道氣來應，而己中怠，是人自棄道，非道之棄人也。汝精誠一至，將以百生千生。望於所誠，不怠不退，深可悲憫。吾昔遇太上老君，示以《道德真經》，理國理身，度人行教，此亦可以亙天地、塞圪坤、通九天、貫萬物、爲行化之要、修證之本，不可譬論而言也。吾常銘之於心，布之與物，弘化濟俗，不敢斯須輒有怠替。至今稟奉師匠，終劫之寶也。但世俗浮詐迷妄者多，嗤謙光之人，以爲懦怯；輕退身之道，以爲迂劣；笑絕聖棄智之旨，以爲荒唐；鄙絕仁棄義之詞，以爲勁捷。此蓋迷俗之不知也。玄聖之意，將欲還淳復樸、崇道黜邪。斜徑既除，至道自顯；淳樸已立，澆兢自祛。此則裁製之義無所施，兼愛之慈無所措，昭灼之聖無所用，機譎之智無所行。天下混然，歸乎大順，此玄聖之大旨也。奈何世俗浮僞，人奔奢巧，帝王不得以靜理，則萬緒交馳矣；道化不得以坦行，則百家紛競矣。故曰：人之自迷，其日固久。若洗心潔己，獨善其身，能以至道爲師資，長生爲歸趣，亦難得其人也。吾以汝修學勤篤，暫來省視。爾天骨宿稟，復何疑乎？汝必得之也。吾昔於民間，年尚衝幼，忽感太上大道君降於曲室之中，教以修身之道，理國之要，使吾瞑目安坐，冉冉乘空，至南方之國曰揚州。上直牛鬥，下瞰淮澤，入十龍之門，泛昭回之河，瓠瓜之津，得水源號方山，四面各闊千里。中有玉城瑤闕，雲九疑之山。山有九峯，峯有一水，九江分流其下，以注六合，週而復始，溯上於此，以灌天河，故九水源出此山也。上下流注，周於四海，使我導九州、開八域，而歸功此山。山有三宮，一名天帝宮，二名紫微宮，三名清源宮。吾以歷數既往，歸理此山，上居紫微，下鎮於此。常以久視無爲之道，分命仙官，下教於人。夫諸天上聖，高真大仙，憫劫歷不常，代運流轉，陰陽倚伏，生死推遷。俄爾之間，人及陽九百六之會，孜孜下教，此救於人，愈切於世人之求道也。世人求道，若存若亡，繫念存心，百萬中無一人勤久者。天真憫俗，常在人間，隱景化形，隨方開悟，而千萬人中無一人可教者。古有言曰：『修道如初，得道有餘。』多是初勤中惰，前功並棄耳。道豈負於人哉？汝布宣我意，廣令開曉也。此山九峯者，皆有宮室，命真官主之。其下有寶玉五金、靈芝神草、三天所鎮之藥、太上所藏之經，或在石室洞臺、雲崖嵌谷。故亦有靈司主掌，巨虯猛獸，螣蛇毒龍，以爲備衛。一曰長安峯，二曰萬年峯，三曰宗正峯，四曰大理峯，五曰天寶峯，六曰廣得峯，七曰宜春峯，八曰宜城峯，九曰行化峯，下有宮闕，各爲理所。九水者，一曰銀花水，二曰復淑水，三曰巢水，四曰許泉，五曰歸水，六曰沙水，七曰金花水，八曰永安水，九曰晉水。此九水支流四海，周灌無窮。山中異獸珍禽，無所不有，無毒螫鷙玃之物，可以度世，可以養生，可以修道，可以登真也。汝居山以來，未嘗遊覽四表，拂衣塵外，遐眺空碧，俯睇岑巒，固不可得而知也。吾爲汝導之，得不勉之、修之，佇駕景策空，然後倒景而研其本末也。」於是命侍臣，以《道德》二經及駐景靈丸授之而去。如是一年或三五年降於黃庭觀。十年後，妙想白日昇天。茲山以舜修道之所，故曰道州營道縣。（出《集仙錄》）

【譯文】

王妙想是蒼梧女道士。不喫五穀，駕馭氣息，住在黃庭觀旁的水邊。她精誠朝拜，想念丹府，因此感通。每到月初一，常有奇異的光影雲物和重嶂幽谷出現，人很少到那樣的地方，妙想也不曾把她見到的情景告訴別人。如此一年多，有一個月初一的那天，忽然有音樂在遙遠的半空中，虛幻輕漫而不下，時間稍長就散去了。又過了一年多，忽然靈香濃郁而又強烈，祥雲彌滿庭院，天樂的聲音震動山林深谷，光照壇殿，象十個太陽那麼明亮，空中呈現金碧的顏色，令人眼花繚亂不敢看。不一會兒，千乘萬騎從懸空下來，都騎着麒麟、鳳凰以及龍鶴、天馬。儀仗隊和護衛的有幾千人，人都一丈多高，拿着戈戟兵杖，飄揚着旗幡傘蓋。過了很久，纔有鶴蓋鳳車引導着九龍輦車，下降到壇前。有一個人穿着羽衣，戴着寶冠，佩着劍，拖着鞋，升殿坐下。他的身上赫然有五色光芒，簇擁隨從的羣仙也有幾百人。妙想就去拜見。大仙對妙想說：「我就是舜帝。從前因理國勞倦，在這座山養生修道，總想誘導教化後進之人，使世人知道沒有不可教化的人。而且大道在於內，不在於外；道在自身，不在他人。《玄經》所說的修之於身，他的道德就是具備了，這指的是修道在於自己，證仙成真不是他人所能辦到的。我看了地司的奏章，你在此山三十多年，始終如一，守德不邪，心想貞神，遵承道戒，你也心誠到極點了。如果不能證仙成真，這就是天道棄人了。《玄經》上說，常做善事，救助萬物，便沒有棄物。天道周全普遍地佈下恩惠，是考慮到每個物都想使它成就，每個人都想把他度引。只是世人福果單微，道氣浮淺，不能精專於道。既有修行，又不勤奮持久，道氣沒有靈應，而自己心中已倦怠，這是人自己棄道，不是道棄人啊。你精誠一到，將會生百生千寄希望於所誠，不息不退，很值得同情。我從前遇到太上老君，他把《道德真經》拿給我看，治國治身，度引別人施行教化，這也可以用來聯結天地、堵塞乾坤、溝通九天、貫穿萬物，作爲施行教化的要旨、修仙證果的根本，不可譬論而談。我常常把它銘記在心，傳佈於物，弘揚道義，救助世俗，不敢片刻鬆懈倦怠，至今稟承師訓，當作終劫之寶。但世俗中浮詐迷妄的人多，譏笑謙和的人，把他當作怯懦；輕視退身之道，把它當作迂劣；嘲笑絕聖棄智的宗旨，把這看作荒唐；鄙視絕仁棄義的言詞，以爲勁捷。是因爲被俗念所迷卻不知道啊。玄聖的心意，將宴恢復淳樸，尊崇玄道，斥逐邪惡。邪惡除去以後，至道自然顯現；淳樸確立以後，浮薄紛爭的風氣自退。這樣，就使正義制裁沒有地方施行，兼愛的慈心無處放矢，昭灼的聖明無處用，機敏之智無處行。天下混然一體趨奔歸於大順，這就是玄聖的最大願望。可惜世俗膚淺僞詐，人們趨奔奢侈和虛僞，帝王不能安心治國，就會萬緒交馳；道化不能順利施行，就會百家紛爭。所以說這是人們自迷。其時日本來很久了，如果洗心革面，獨善其身，能用至道作師表，以長生爲最終志趣，很難找到這樣的人了。我因爲你修學道術，辛勤誠懇，暫來察看。你的仙骨早就具備了，還遲疑什麼呢？你一定能得道啊。我從前在民間，年紀還小，忽然感應太上道君，降臨到我的曲室之中，教給我修身之道、治國的策略，讓我閉目安坐，冉冉升空，到了南方之國叫作揚州。向上直達鬥牛，向下俯瞰淮澤。進入十龍門，渡過昭回河、瓠瓜津，找到水源叫作方山，四面各寬千里，當中有玉城瑤宮，這裏叫九嶷山。九嶷山有九座山峯，每峯有一河，九江分別流於其下，而注入六合，週而復始，逆流而上到這裏，以灌天河。所以九水從此山發源流出，上下流淌灌注，遍及四海，使我導九州開八域而歸功此山。山有三宮，第一宮名叫天帝宮，第二宮名叫紫微宮，第三宮名叫清源宮。我根據歷數前去以後，回來治理此山，在上住在紫微宮，向下鎮守在這裏。常久視無爲之道，分別派遣仙官到下界去教化人。那諸天的上聖、高真、大仙，因爲劫歷不常、代運流轉、陰陽倚伏、生死推移而生憐憫之心。轉眼之間，人就到了陽九百六的期限。勤勤懇懇地下世行教以救人，更加對世人求道感到迫切。世人求道之心若有若無，繫念存想在心的，百萬人當中沒有一人能勤修長久的。天上真仙憐憫俗人，常在人間隱影化形，隨處使人開化覺悟，而千萬人當中沒有一個可教的人。古來有句話說：『修道如初，得道有餘。』多數人是起始勤懇，中途怠惰，前功盡棄了。難道是天道對不起人嗎？你傳播宣揚我的意見，廣泛地讓人們明白。此山九峯都有宮室，命真官主管它們。下面有寶玉五金、靈芝神草、三天所保護的仙藥，以及太上老君所收藏的經文。有的在石室洞臺，有的在雲崖峭谷。所以也有靈司主管，並讓巨虯猛獸、螣蛇毒龍防備護衛。九座山峯是：第一峯叫作長安峯，第二峯叫作萬年峯，第三峯叫作宗正峯，第四峯叫作大理峯，第五峯叫作天寶峯，第六峯叫作廣得峯，第七峯叫作宜春峯，第八峯叫作宜城峯，第九峯叫作行化峯。下有宮闕，各作爲治所。九水是：第一水叫作銀花水，第二水叫作復淑水，第三水叫作巢水，第四水叫作許泉，第五水叫作歸水，第六水叫作沙水，第七水叫作金花水，第八水叫作永安水，第九水叫作晉水。這九水支流四海，周圍灌溉無窮。山中珍禽異獸無所不有，沒有毒螫鷙玃之物，可以在此度世，可以在此養生，可以在此修煉道術，可以在此成仙登真。你住在山上以來，不曾遊覽山的四外、脫離於塵世之外，遠眺碧空，俯視山巒，本來不可能知道這些。我爲你指點它，能不勉力修行嗎？我等待你能駕影策空，然後反過來研究它的本末了。」於是命侍臣把《道德》二經以及駐景靈丸傳給妙想而去。此後一年或三五年，舜帝就降臨黃庭觀一次。十年後，妙想白日昇天。這座山因爲是舜修道的地方，所以叫作道州營道縣。

成公智瓊

魏濟北郡從事椽弦超，字義起。以嘉平中夕獨宿，夢有神女來從之，自稱天上玉女，東郡人，姓成公，字智瓊，早失父母。上帝哀其孤苦，令得下嫁。超當其夢也，精爽感悟，美其非常人之容，覺而欽想。如此三四夕。一旦顯然來，駕輜軿車，從八婢。服羅綺之衣，姿顏容色，狀若飛仙。自言年七十，視之如十五六。車上有壺榼，清白琉璃，飲啗奇異，饌具醴酒，與超共飲食。謂超曰：「我天上玉女，見遣下嫁，故來從君。蓋宿時感運，宜爲夫婦，不能有益，亦不能爲損。然常可得駕輕車肥馬，飲食常可得遠味異膳，繒素可得充用不乏。然我神人，不能爲君生子，亦無妒忌之性，不害君婚姻之義。」遂爲夫婦。贈詩一篇曰：「飄搖浮勃逢，敖曹雲石滋。芝英不須潤，至德與時期。神仙豈虛降？應運來相之。納我榮五族，逆我致禍災。」此其詩之大較，其文二百餘言，不能悉舉。又著《易》七卷，有卦有象，以彖爲屬。故其文言，既有義理，又可以佔吉凶，猶楊子之《太玄》，薛氏之《中經》也。超皆能通其旨意，用之占候。經七八年，父母爲超取婦之後，分日而燕，分夕而寢，夜來晨去，倏忽若飛，唯超見之，他人不見也。每超當有行來（來原作永，據明抄本改），智瓊已嚴駕於門。百里不移兩時，千里不過半日。超後爲濟北王門下掾，文欽作亂，魏明帝東征，諸王見移於鄴宮，宮屬亦隨監國西徙。鄴下狹窄，四吏共一小屋。超獨臥，智瓊常得往來。同室之人，頗疑非常。智瓊止能隱其形，不能藏其聲；且芬香之氣，達於室宇，遂爲伴吏所疑。後超嘗使至京師，空手入市。智瓊給其五匣弱緋、五端絪貯。采色光澤，非鄴市所有。同房吏問意狀，超性疏辭拙，遂具言之。吏以白監國，委曲問之，亦恐天下有此妖幻。不咎責也。後夕歸，玉女己求去，曰：「我神仙人也，雖與君交，不願人知。而君性疏漏，我今本末已露，不復與君通接。積年交結，恩義不輕，一旦分別，豈不愴恨？勢不得不爾，各自努力矣。」呼侍御下酒啗，發簏，取織成裙衫兩襠遺超，又贈詩一首，把臂告辭，涕零溜漓，肅然升車，去若飛流。超憂感積日，殆至委頓。去後積五年，超奉郡使至洛，到濟北魚山下，陌上西行。遙望曲道頭，有一馬車，似智瓊。驅馳前至，視之果是，遂披帷相見，悲喜交至，授綏同乘至洛，克復舊好。至太康中猶在，但不日月往來。三月三日，五月五日，七月七日，九月九日，月旦十五。每來，來輒經宿而去。張茂先爲之賦《神女》。其序曰：「世之言神仙者多矣，然未之或驗。如弦氏之歸，則近信而有徵者。」甘露中，河濟間往來京師者，頗說其事，聞之常以鬼魅之妖耳。及遊東上，論者洋洋，異人同辭，猶以流俗小人，好傳浮僞之事，直謂訛謠，未遑考覈。會見濟北劉長史，其人明察清信之士也。親見義起，受其所言，讀其文章，見其衣服贈遺之物，自非義起凡下陋才所能構合也。又推問左右知識之者，雲：「當神女之來，鹹聞香薰之氣、言語之聲。」此即非義起淫惑夢想明矣。又人見義起強甚，雨行大澤中而不沾濡，益怪之。鬼魅之近人也，無不羸病損瘦。今義起平安無恙，而與神人飲燕寢處，縱情兼欲，豈不異哉！（出《集仙錄》）

【譯文】

魏時，濟北郡從事椽弦超，字義起，在嘉平年間有一天晚上獨宿，夢見有個神女來侍從他。神女自稱是天上玉女，東郡人，姓成公，字智瓊，早年失去父母。上帝因爲她孤苦無依而哀憐她，令她下界嫁人。弦超正當做這個夢的時候，精神爽快，感覺靈悟，覺得神女的姿容不是平常人所能有的那麼美，醒來的時候他就懷着敬意想念她。一連三四個晚上都是如此。有一天，智瓊真真切切地來了，駕着上有帷蓋四周有帷幕的車子，隨從八個婢女。穿着羅綺製作的衣服，容顏姿色象飛仙的樣子。她自己說七十歲了，可是看起來就象十五六歲。車上有盛放酒壺的盒子，潔白琉璃，有各種喫的喝的等奇異食品，還有餐具和美酒。來到以後，她就與弦超共飲共食。她對弦超說：「我是天上的玉女，被遣下嫁，所以來依從您。原因是前世時感運相通，應該做夫婦。我對您雖然不能有益，也不會造成損害。但卻能使您經常能夠駕輕車乘肥馬，飲食經常可以得到遠方的風味和奇異的食品，絲綢錦緞可以得到充足的使用而不缺乏。然而我是神人，不能給您生孩子，也沒有妒忌的性情，不妨害您的婚姻之事。」於是，他們結爲夫婦。智瓊贈給弦超一首詩：「飄遙浮勃蓬，敖曹雲石滋。芝英不須潤，至德與時期，神仙豈虛降？應運來相之。納我榮五族，逆我致禍災。」這是那首詩的大意。全文二百多字，不能全部列舉。智瓊又著闡發《易經》的書七卷，有卦有象，以彖爲屬。所以從其文意來看，既有義理，又可以占卜吉凶，如同楊雄的《太玄經》和薛氏的《中經》。弦超對它的意旨都能通曉，運用它占卜。經過七八年。弦超的父親給弦超娶妻之後，他們就分日宴樂，分夕而共寢。智瓊夜間來早晨去，迅捷如飛，只有弦超能看見她，別人都看不見她。每當弦超要遠行時，智瓊就已經把車馬行裝安排得整整齊齊等在門前，走百里路不超過兩個時辰，走千里路不超過半天。弦超後來做濟北王的門下掾，那時文欽作亂，魏明帝東征，諸王被遷移到鄴宮，各王宮的屬吏也隨着監國的王爺西遷。鄴下狹窄，四個吏員同位一間屋子。弦超獨臥時，智瓊照常能夠往來，同室的人都懷疑弦超不正常。智瓊只能把自己的身形隱匿起來，但是不能把聲音也藏起來、而且芳香的氣味，彌滿屋室，終於被同室相伴的吏員所懷疑。後來弦超曾經被派到京師去，他空手進入集市，智瓊給他五匣弱紅顏料、五塊做褥子的麻布，而且彩色光澤，都不是鄴城集市所有的。同房吏盤問他這是怎麼回事，弦超性格疏朗，不善言辭，就詳詳細細地向他們說了。同室小吏把這些情況向監國王爺報告了，監國向他訊問了事情的底細和原委，也恐怕天下有這種妖幻，就沒有責怪他。後來，弦超晚上回來，玉女自己請求離去，她說：「我是神仙，雖然與您結交，不願讓別人知道。而您的性格粗而不細，我今天底細已經暴露，不能再與您通情接觸了。多年交往，結下情誼，恩義不輕，一旦分別，哪能不悲傷遺憾？但情勢如此，不得不這樣啊，我們各自努力吧！」智瓊喚侍御的人擺下酒飯，又打開柳條箱子，拿出織成的裙衫和兩條褲子留給弦超。又贈詩一首，握着弦超的手臂告辭，眼淚流淌下來，然後表情嚴肅地登上車，象飛逝的流水一般離去了。弦超多少天來憂傷感念，幾乎到了萎靡不振的地步。智瓊去後五年，弦超奉郡裏的差使到洛陽去，走到濟北魚山下，在小路上向西走，遠遠地望見曲洛道旁有一輛馬車，認出是智瓊，他就打馬向前跑。到跟前一看果然是智瓊，於是就掀起帷布相見，兩個人悲喜交加，智瓊讓他上車拉住繩索，同車到洛陽。他們又重修舊好，到太康年間還在。但是並不天天往來，只在三月三日、五月五日、七月七日、九月九日和每月初一、十五見面。智瓊每次到來，往往經宿而還。張茂先爲她寫了《神女賦》，其序文說：「世上談論神仙的人很多，然而沒有人驗證它，如弦超之妻的到來，就是近於事實而有驗證的例子。甘露年間，河濟一帶往來京城的人都傳說這件事，聽到的人常常認爲智瓊是鬼魅一類的妖孽。等到遊歷東方，談論的人滔滔不絕，不同的人說的卻都一樣。還有人認爲流俗小人好傳虛浮僞詐之事，徑直說是訛傳的謠言，未及考覈。及會見濟北劉長史，他這個人是個明察有信之士，他親自見過弦超，聽絃超親口說過，讀過智瓊的文章，見過那些衣服等智瓊贈送的物件，自然不是弦超這種平凡低下、才疏學淺的人所能編造的。又推究查問左右知道這件事的人，他們說當神女來時，全都聞到了薰香的氣味，聽到了言語之聲，這就明顯地證明不是弦超因爲夢想而造成的淫惑了。又有人見到弦超很強壯，在雨中行經大澤而不沾溼，就更加覺得奇怪。鬼魅接近人，無不使人身體羸弱生病受損而消瘦。如今弦超平安無恙，而與神人飲宴同寢相處，縱情恣欲，難道不奇異嗎？

龐女

龐女者，幼而不食，常慕清虛，每雲：「我當昇天，不願住世。」父母以爲戲言耳。因行經東武山下，忽見神仙飛空而來，自南向北，將逾千里。女即端立，不敢前進。仙人亦至山頂不散，即便化出金城玉樓、璚宮珠殿，彌滿山頂。有一人自山而下，身光五色，來至女前，召女升宮闕之內。衆仙羅列，儀仗肅然。謂曰：「汝有骨籙，當爲上真。太上命我授汝以靈寶赤書五篇真文，按而行之，飛昇有期矣。昔阿丘曾皇妃，皆奉行於此，證位高真，可不勤耶？」既受真文，羣仙亦隱。十年之後，白日昇天。其所遇天真處東武山者，即今庚除化也。其後道士張方，亦居此山，於石室中棲止。常有赤虎來往室外，方不爲懼，亦得道昇天。龐女一本作逄字。（出《集仙錄》）

【譯文】

龐女小時候就不喫東西，總是仰慕清虛之道，經常說：「我應當昇天，不願意住在人世。」她的父母把這話當作戲言而已。因爲出行經過東武山下，忽然看到神仙從空中飛騰而來，從南向北，將超過千里。龐女就端端正正地站着，不敢往前走。仙人也到了山頂，他們並不散去，立即就變幻出金城玉闕、璚宮珠殿，彌滿山頂。有一個人從山上下來，身上發出仗十分恭敬。仙人對她說：「你有仙骨，還登記在冊，應當成爲天上上真。太上老君命我傳授給你靈寶赤書五篇真文，按照它修行，飛昇就指日可期了。從前阿丘曾皇妃，都是遵奉這些寶書符籙進行修行，得以證位高真。你既然想飛昇成仙，能不勤修苦煉嗎？」龐女接受真文後，羣仙也都隱去。十年之後，龐女白日昇天。她遇到天真的地方東武山，就是現在的庚除化這個地方。後來有個道士叫張方，也住在這座山，在石室中歇宿，常常有紅毛老虎在室外來來往往。張方沒有被老虎嚇倒，也得道昇天。龐女在別的版本中龐字寫成逄字。

褒女

褒女者，漢中人也。褒君之後，因以爲姓。居漢、淝二水之間。幼而好道，衝靜無營。既笄，浣紗於濜水上，雲雨晦冥，若有所感而孕。父母責之，憂患而疾。臨終謂其母曰：「死後見葬，願以牛車載送西山之上。」言訖而終。父母置之車中，未及駕牛，其車自行，逾淝、漢二水，橫流而渡，直上濜口平元山項。平元即濜口化也。家人追之，但見五雲如蓋，天樂駭空，幢節導從，見女昇天而去。及視車中，空棺而已。邑人立祠祭之，水旱祈禱俱驗。今濜口山頂有雙轍跡猶存。其後陳世安亦於此山得道，白日昇天。（出《集仙錄》）

【譯文】

褒女是漢中人，因爲是褒君的後代，就以褒爲姓，住在漢水、淝水二水之間。她小時候就好道，淡泊清靜，到了盤發插笄的年齡後，常在濜水上學浣紗。有一天，忽然天地昏暗雲集雨落，褒女似有所感而懷了孕。她的父母責怪她，她憂愁痛苦，就生了病。臨終時對她的父母說：「死後葬我的時候，希望你們用牛車送到西山上。」說完就死了。她的父母把她的屍體裝到車上，還沒有來得及套上牛，那輛車就自己走了，越過漢水和淝水，橫流而渡，徑直登上了濜口平元山頂。平元山就是濜口化。家裏的人追車時，只見五彩祥雲如車蓋，天樂驚空，旌旗儀仗前導後從，見到  
褒女昇天而去。等到再看車中，只剩空棺而已。鄉里人建立祠廟祭祀她，水災旱災時向她祈禱，都有靈驗。現在濜口山頂上車轍的痕跡還存在。其後張世安也在這座山得道，白日昇天。

李真多

李真多，神仙李脫妹也。脫居蜀金堂山龍橋峯下修道，蜀人歷代見之。約其往來八百餘年，因號曰李八百焉。初以周穆王時，居來廣漢棲玄山，合九華丹成，雲遊五嶽十洞，二百餘年。於海上遇飛陽君，授水木之道，還歸此山，煉藥成。又去數百年，或隱或顯，遊於市朝，又登龍橋峯，作九鼎金丹。丹成已八百年。三於此山學道，故世人號此山爲三學山，亦號爲賢山，蓋因八百爲號。丹成試之，抹於崖石上，頑石化玉，光彩瑩潤。試藥處於今猶在。人或鑿崖取之，即風雷爲變。真多隨兄修道，居綿竹。今有真多古蹟猶在。或來往浮山之側，今號真多化，即古浮山化也。亦如地肺得水而浮，真多幼挺仙姿，耽尚玄理。八百授其朝元默貞之要，行之數百年，狀如二十許人耳，神氣莊肅，風骨英偉，異於弱女之態。人或見之，不敢正視。其後太上老君與玄古三師降而度之，授以飛昇之道，先於八百白日昇天。化側有潭，其水常赤，乃古之神仙煉丹砂之泉。浮山亦名萬安山，上有二師井，飲之愈疾。今以真多之名，故爲真多化也。八百又於什邡仙居山，三月八日白日昇天。（出《集仙錄》）

【譯文】

李真多，是神仙李脫的妹妹。李脫在西蜀金堂山龍橋峯下修煉道術。蜀人歷代都見到過他，大約他往來八百多年了，因此稱他爲李八百。當初在周穆王時，來到廣漢棲玄山上居住，煉製九華丹成功以後，雲遊五嶽十洞二百多年。在海上遇到飛陽君，教給他水木之道，也就回歸此山。藥煉成以後，又離去幾百年。有時隱形，有時顯現，遊歷於市朝之中。又登上龍橋峯，製作九鼎金丹，丹煉成已經八百年了。他三次在此山修煉道術，所以世人稱此山爲三學山，也稱爲賢山，大概是因爲李八百取的號。丹煉成了要試一試它，李八百就把丹藥抹在崖石上，頑石變成了美玉，光彩晶瑩潤潔。試藥處至今還存在。有的人鑿崖取玉，則風雷爲之變色。李真多隨着哥哥修煉道術，住在綿竹中。現在真多古蹟還在。她有時往來於浮山之側，現在稱作真多化，就是古代的浮山化，有如地肺到了水面就上浮。李真多小時候就生成仙姿，沉迷崇尚玄理。李八百教給她朝元默貞的要訣，她修行了幾百年，樣子就象二十歲左右的人。神情端莊，氣概嚴肅，風骨英武雄偉，不同於弱女之態，人們有時見到她，都不敢正眼去看。其後太上老君與玄古三師降臨度引她，教給她飛昇之道，她就先於李八百而白日昇天。真多化的旁邊有潭，那裏的水總是紅色的，原來是古代的神仙煉丹砂的泉源。浮山又名萬安山，山上有二師井，飲井水可以治癒疾病。現在用真多的名字，所以稱爲真多化。李八百又到什邡仙居山修煉，三月八日白日昇天。

班孟

班孟者，不知何許人也。或雲女子也。能飛行經日，又能坐空虛中與人語，又能入地中，初去時沒足至胸，漸入，但餘冠幘，良久而盡沒不見。以指刺地，即成井可吸。吹人屋上瓦，瓦飛入人家間。桑果數千株，孟皆拔聚之成一，積如山；如此十餘日，吹之各還其故處如常。又能含墨一口中，舒紙着前，嚼墨噴之，皆成文字，竟紙，各有意義。服酒丹，年四百歲更少。入大治山中。（出《神仙傳》）

【譯文】

班孟，不知是哪裏人，有人說她是女子。她能在空中飛幾天，又以坐在虛空之中與人說話，還能鑽入地下。剛進去時，從腳開始埋沒，一直到胸部埋沒，都是漸漸地進入地下，只剩帽子頭巾沒有進去，過了很久，就全部沒入而不見了。她用手指刺地，就能成井可以汲水。吹人家屋子上的瓦，瓦就飛入人家家裏。幾千棵桑果樹，班孟全部把它們抓出來聚攏成一堆，堆積得象山似的；這樣放着十幾天了，她吹一口氣，這幾千棵桑果樹就各自回到原來的地方，象平常時一樣。又能在口中含一口墨，把紙放在面前舒展開，她嚼墨一噴，都成爲文字，寫滿了紙，各有意義。她食酒和丹藥，年紀四百歲反而更年輕了。後來進入大治山中。

天台二女

劉晨、阮肇，入天台採藥，遠不得返，經十三日飢。遙望山上有桃樹子熟，遂躋險援葛至其下，啗數枚，飢止體充。欲下山，以杯取水，見蕪菁葉流下，甚鮮妍。復有一杯流下，有胡麻飯焉。乃相謂曰：「此近人矣。」遂渡山。出一大溪，溪邊有二女子，色甚美，見二人持杯，便笑曰：「劉、阮二郎捉向杯來。」劉、阮驚。二女遂忻然如舊相識，曰：「來何晚耶？」因邀還家。南東二璧（南東二璧原作雨璧東壁，據明抄本改。黃本作西璧東璧）各有絳羅帳，帳角懸鈴，上有金銀交錯。各有數侍婢使令。其饌有胡麻飯、山羊脯、牛肉，甚美。食畢行酒。俄有羣女持桃子，笑曰：「賀汝婿來。」酒酣作樂。夜後各就一帳宿，婉態殊絕。至十日求還，苦留半年，氣候草木，常是春時，百鳥啼鳴，更懷鄉。歸思甚苦。女遂相送，指示還路。鄉邑零落，已十世矣。（出《神仙記》。明抄本作出《搜神記》。）

【譯文】

劉晨和阮肇，進入天台山去採藥，因爲路遠不能回家，已經餓了十三天了。遠遠地望見山上有桃樹，樹上的桃子熟了，就躋身險境抓着葛藤到了桃樹底下。他們吃了幾個桃子，覺得不餓了，身體充實了，想要下山。用杯取水時，看見有蕪菁葉流下來，很鮮豔。又有一個杯子流下來，裏面還有胡麻飯。於是兩人互相安慰說：「這裏離人家近了。」就越過山，出現一條大溪，溪邊有兩個女子，姿色很美。她們看見二人拿着杯子，就笑着說：「劉、阮二位郎君拿回剛纔的杯子來了。」劉晨、阮肇都很驚訝。兩個女郎就高高興興地如舊相識一般，跟他們說：「怎麼來晚了呢？」便邀請劉晨、阮肇跟她們回家。南邊東邊兩壁各有大紅色的羅織牀帳，帳角上懸着金鈴。上面有用金銀雕嵌的綜橫交錯的花紋圖案交錯。兩個女郎各有幾個侍奉的婢女使喚。喫的東西有胡麻飯、羊脯、牛肉，味道很美。喫完飯又喝酒。忽然有一羣女子拿着桃子，笑着說：「祝賀你們女婿到來！」酒喝到盡興時就奏樂。晚上，劉晨與阮肇各到一個女郎的牀帳裏去睡覺，女郎嬌婉的情態特別美妙。住了十天，兩人請求回家，二女又苦苦留住了半年。從氣候、草木情形看，當是春天的時節，百鳥啼鳴，使他們更懷鄉思，思歸更苦。女郎就送他們，指點回去的道路讓他們看清。他們回鄉以後，看到鄉邑已經零落，才知道已經過了十代了。

卷第六十二 女仙七

魯妙典 諶母 盱母 杜蘭香 白水素女　蔡女仙　蓬球 紫雲觀女道士　秦時婦人　何二孃

魯妙典

魯妙典者，九嶷山女官也。生即敏慧高潔，不食葷飲酒。十餘歲，即謂其母曰：「旦夕聞食物臭濁，往往鼻腦疼痛，願求不食。」舉家憐之。復知服氣餌藥之法。居十年，常悒悒不樂。因謂母曰：「人之上壽，不過百二十年，哀樂日以相害；況女子之身，豈可復埋沒貞性，混於凡俗乎？」有麓牀道士過之，授以大洞《黃庭經》，謂曰：「《黃庭經》，扶桑大帝君宮中金書，誦詠萬遍者，得爲神仙；但在勞心不倦耳。《經》雲：『詠之萬遍升三天，千災已消百病痊。不憚虎狼之兇殘，亦已卻老年永延。』居山獨處，詠之一遍，如與十人爲侶，輒無怖畏。何者？此經召集身中諸神，澄正神氣。神氣正則外邪不能幹，諸神集則怖畏不能及。若形全神集，氣正心清，則徹見千里之外，纖毫無隱矣。所患人不能知，知之而不能修，修之而不能精，精之而不能久。中道而喪，自棄前功，不惟有玄科之責，亦將洗盪生死，苦報無窮也。」妙典奉戒受《經》，入九嶷山，巖棲靜默。累有魔試，而貞介不撓。積十餘年，有神人語之曰：「此山大舜所理，天地之總司、九州之宗主地。古有高道之士，作三處麓牀，可以棲庇風雨，宅形念貞。歲月即久，旋皆朽敗。今爲制之，可以遂性宴息也。」又十年，真仙下降，授以靈藥，白日昇天。初，妙典居山，峯上無水。神人化一石盆，大三尺，長四尺，盆中常自然有水，用之不竭。又有大鐵臼，亦神人所送，不知何用。今並在上。仙壇石上，宛然有仙人履跡；及（及原作各。據明抄本改）古鏡一面，大三尺；鍾一口，形如偃月。皆神人送來，並妙典昇天所留之物，今在無爲觀。（出《集仙錄》）

【譯文】

魯妙典是九嶷山的女仙官。生來就聰明敏捷，氣質高雅，喜歡潔淨，不喫葷腥不喝酒。十多歲時，就對她的母親說：「從早到晚聞到食物的氣味就覺得臭濁，往往聞到腦袋都疼痛，希望不要讓我喫飯。」全家人對她都很憐惜。後來又學會煉氣吃藥的法術。過了十年，她常常悶悶不樂，就對她母親說：「人的最高壽命，不過一百二十歲，喜怒哀樂每天都來傷害它；又何況是女子之身，哪能再埋沒貞性，混同於凡夫俗子呢？」有個竹麓道士拜訪她，把大洞《黃庭外》傳授給她，對她說：「《黃庭經》是扶桑大帝君宮中的金書，誦讀一萬遍的人，能夠成爲神仙；只在於勞心不倦而已。經書上說，把它讀了上萬遍，就可以升上三天，千災已消病痊癒，不怕虎狼兇狠殘暴，又已經推遲衰老，壽命永延。住在山上獨自修煉，把它讀上一遍，如同與十個人爲伴，就沒有恐怖畏懼。什麼原因呢？這是道經把你身中的衆神召集起來，澄清端正了神氣。神氣端正了，外部的邪惡就不能干擾；衆神集中了，恐怖就不能到達你的身邊。如果形全神集、氣正心清，就可以清楚地看見千里之外的東西，連纖細的毫毛也不能隱匿了。所擔心的是人不能夠懂得，懂得了而不能修煉，修煉了而不能精通，精通了而不能長久。半途而廢，自己拋棄前功，不僅將遭到玄法的責罰，又將使生命流蕩，痛苦的報應無窮。」妙典遵奉玄戒接受了經書，就進入九嶷山，在岩石上居住，靜修默煉。屢次有妖魔前來試探，而妙典道念堅貞，不爲所撓。這樣生活了達十多年，有個神人告訴她說：「這座山系大舜管轄，是天地的總司九州的宗主。古時候有個道高之人，製作了三處竹牀，可以歇宿遮避風雨，保護形體、堅定道念。歲月長久竹牀也都朽爛破碎了。現在我給你製作它，可以遂心安閒歇息。又過了十年，真仙降臨下來，交給她靈藥，她就白日昇天了。當初，妙典到山上去住，山峯頂上沒有水，神仙就點化一個石頭盆。這石盆大三尺，長四尺，盆中常常自然有水，用之不竭。又有一個大鐵臼，也是神仙送給她的，不知幹什麼用。如今，這兩件東西都在山峯上。仙壇的石頭上，清清楚楚地有仙人的鞋印；還有一面古鏡，大三尺；有一口鐘，形狀象仰臥的月牙。這些都是神仙送來的。上述神品與妙真昇天所留之物，如今存在無爲觀。

諶母

嬰母者，姓諶氏，字曰嬰，不知何許人也。西晉之時，丹陽郡黃堂觀居焉，潛修至道。時人自童幼逮衰老見之，顏狀無改。衆號爲嬰母。因入吳市，見一童子，年可十四五。前拜於母雲：「合爲母兒。」母曰：「年少自何而來？拜吾爲母，既非其類，不合大道。」童子乃去。月餘，又吳市逢有三歲孩子，悲啼呼叫。倏遇諶母，執母衣裾曰：「我母何來？」母哀而收育之，逾於所生。既長，明穎孝敬，異於常人。冠歲以來，風神挺邁，所居常有異雲氣，光景彷彿，時說蓬萊閬苑之事。母異之，謂曰：「吾與汝暫此相因。汝以何爲號也？」子曰：「昔蒙天真盟授靈章，錫以名品，約爲孝道明王。今宜稱而呼之矣。」遂告母修真之訣曰：「每須高處玄臺，疏絕異黨，修閒丘阜，餌順陽和，靜夷玄圃，委鑑前非。無英公子、黃老《玉書》、大洞《真經》、豁落七元、太上隱言之道可致。晏息以流霞之障，睠眄乎文昌之臺，得此道者，九鳳齊唱，天籍駭虛，竦身御節，入景浮空，龍車虎旗，遊遍八方矣。母宜寶之。」一旦，孝道明王漠然隱去，母密修道法，積數十年，人莫知也。其後吳猛、許遜自高陽南遊，詣母，請傳所得之道，因盟而授之，孝道之法，遂行江表。閒日每告二子曰：「世雲昔爲遜師。今玉皇譜之中，猛爲御史，而遜爲高明大使，總領仙籍五品已遷。又所主十二辰，配十二國之分野。遜領玄枵之野，於辰爲子；猛統星紀之邦，於辰爲醜。許當居吳之上，以從仙階之等降也。」又數年，有云龍之駕，千乘萬騎來迎，諶母白日昇天。今洪州高安縣東四十里，有黃堂壇靜，即許君立祠朝拜聖母之所。其昇天事蹟，在丹陽郡中，後避唐宣宗廟諱，鍾陵祠號爲諶母。其孝道之法，與靈寶小異。豫章人世世行之。（出墉城《集仙錄》）

【譯文】

嬰母姓諶，字叫嬰，不知道是哪裏人。西晉的時候，在丹陽郡黃堂觀居住，當時的人自從幼年、壯年一直到衰老都見到她，而她的容顏、狀態卻沒有改變。衆人稱她爲嬰母。有一次，她進吳市買東西，見到一個小孩，年齡大約十四五歲。這個小孩走到諶母面前下拜，說：「我應當作您的兒子。」諶母說：「年少之人，從什麼地方來，拜我爲母親，既然不是同類，不合乎大道。」那個小孩就走了。一個多月以後，諶母又在吳市遇到了一個三歲孩子，這小孩兒又呼又叫，哭得很悲傷。突然遇到諶母，就拉住諶母的衣襟，說：「我母親從哪來？」諶母可憐他，就收養撫育他，超過對自己親生兒子。這個小孩長大以後，既聰明又孝敬，與平常人不同。成年以後，風度神情極其豪邁，他居住的地方常常有特殊的雲氣，只是光影不真切。他還常說些蓬萊閬苑的事情。諶母覺得他很奇異，就對他說：「我和你暫時在這裏互相依靠，你用什麼作爲稱號呢？」那個孩子說：「從前承蒙天真讓我盟誓，傳授給我靈章，賜給我名號品級，稱我爲孝道明王，如今應當用這個名號稱呼我。」於是告訴諶母修真的訣竅，他說：「總須處於高高的玄臺之上，與同我們不同道的人疏遠斷絕關係，到山丘上去修閒，引順陽和，在玄圃平和靜修，明辨以前的錯誤並引以鑑，這樣，無英公子、黃老《玉書》、大洞《真經》、豁落七元、大上隱玄之道就可以得到。晚上睡覺用流霞作屏障，眷顧着文昌之臺。獲得這種道的人，能讓九鳳齊唱，天籍駭虛，聳身奉節，入景浮空，駕龍車擎虎旗而通遊八方了。您應該珍惜它。」有一天，孝道明王無聲無息地隱身而去，諶母祕密地按道法修行，堅持了幾十年，沒有人知道這件事。其後吳猛、許遜從高陽向南雲遊，拜訪了諶母，請諶母把所得之道傳給他們，於是盟誓之後就傳給他們，孝道之行便在江東傳播開來。諶母閒暇的時候經常告訴兩個人說：「世雲從前是許遜的老師，現在玉皇的玄譜中，吳猛爲御史，而許遜爲高明大使，總領仙籍在五品以下的。又主管十二時辰，分配十二國的分野。許遜分領玄枵之野，以辰爲子；吳猛統領星紀之邦，以辰爲醜。許遜應當位居吳猛之上，以順應仙階的等級差別。」又過了幾年，有云龍車駕、千乘萬騎來迎諶母，諶母遂白日昇天。如今洪州高安縣東四十里，有座黃堂觀，就是許遜立祠朝拜聖母的地方。她昇天的事蹟，在丹陽郡中流傳。後來爲了避唐宣宗的廟諱，鍾陵祠稱爲諶母祠。其孝道之法，與靈寶略有差異，豫章的人世世代代修行它。

盱母

盱母者，豫章人也。外混世俗，而內修真要。常雲：「我千年之前，曾居西山，世累稍息，當歸真於彼。」其子名烈，字道微。少喪父，事母以孝聞。家貧，而營侍甘旨，未嘗有闕，鄉里推之。西晉武帝時，同郡吳猛、許遜，精修通感，道化宣行。居洪崖山，築壇立靜。猛既去世，遜即以寶符、真籙拯俗救民。遠近宗之。遜仕B州爲記室，後每朔望還家朝拜。人或見其乘龍，往來徑速，如咫尺耳。盱君淳篤忠厚，遜委用之，即與母結草於遜宅東北八十餘步，旦夕侍奉，謹願恭肅，未嘗有怠。母常于山下采擷花果，以奉許君。君惜其誠志，常欲拯度之。元康（康原作慶，據墉城《集仙錄》改）二年壬子八月十五日，太上命玉真上公崔文子、太玄真鄉瑕丘仲，冊命徵拜許君爲九州都仙大使高明主者，白日昇天。許謂道微及母曰：「我承太帝之命，不得久留。汝可後隨仙輿，期於異日。母子悲不自勝，再拜告請，願侍雲輦。君許之，即賜靈藥服之，躬稟真訣，於是午時從許君昇天。今壇井存焉。鄉人不敢華繕，蓋盱君母子儉約故也。世號爲盱母井焉。（出《集仙錄》）

【譯文】

盱母是豫章人。她在外表上混同於世俗之人，而在內心裏卻在修習玄真要訣。她常說：「我在一千年前曾住在西山，世上的牽累稍稍停止，應該在那裏迴歸真境。」她的兒子叫盱烈，字道微。道微小時候失去了父親，奉侍母親，以孝順出名。他家裏貧窮，然而他置辦的侍奉母親的香甜食品，從不曾有過短缺。鄉里之人很推重他。西晉武帝時，與她同郡的吳猛、許遜精誠修煉，感動上天，道化盛行。住在洪崖山，築造玄壇，設立靜室。吳猛去世之後，許遜就用寶符、真籙拯救世俗的百姓，遠近的人都很尊崇他。許遜做官任某州的記室。後來每當舊曆初一和十五，他便回家朝拜。有人看見他乘着龍，往來徑直迅速，象近在咫尺一般。盱君淳樸誠信忠厚，許遜僱用他，他就與母親一起在許遜宅院東北八十餘步的地方居住以報恩，從早到晚侍奉着，神情鄭重，態度恭敬嚴肅，不曾有過倦怠。盱母還經常在山下采摘花果，用來奉送許遜。許遜憐惜她誠懇的心志，常常想拯救度引她。元康二年壬子八月十五日，太上老君命玉真上公崔文子、太玄真鄉瑕丘仲，憑冊書下令徵召許君，拜爲九州都仙大使高明主者，白日昇天。許遜對道微及盱母說：「我奉太帝的命令，不能久留。你們可以隨仙輿之後，期待將來成仙。」母子悲傷得不能自禁，拜了又拜，哀告請求，願隨許遜而去侍奉於雲輦左右。許遜答應了他們母子的請求，就賜給他們靈藥讓他們服下，親自傳授真訣，於是在午時跟着許遜昇天而去。如今壇井還在，鄉人不敢修繕得太華麗，原因是盱君母子儉樸的緣故。世人稱壇井爲盱母井。

杜蘭香

杜蘭香者，有漁父於湘江洞庭之岸，聞兒啼聲，四顧無人，惟三歲女子在岸側，漁父憐而舉之。十餘歲，天姿奇偉，靈顏姝瑩，迨天人也。忽有青童靈人，自空而下，來集其家，攜女而去。臨昇天，謂其父曰：「我仙女杜蘭香也，有過謫於人間。玄期有限，今去矣。」自後時亦還家。其後於洞庭包山降張碩家，蓋修道者也。蘭香降之三年，授以舉形飛化之道，碩亦得仙。初降時，留玉簡、玉唾盂、紅火浣布，以爲登真之信焉。又一夕，命侍女齎黃麟羽帔、絳履玄冠、鶴氅之服、丹玉珮揮劍，以授於碩，曰：「此上仙之所服，非洞天之所有也。」不知張碩仙官定何班品。漁父亦老，因益少，往往不食。亦學道江湖，不知所之。（出墉城《集仙錄》）

【譯文】

有個打魚的人在湘江洞庭的岸邊，聽見小孩啼哭的聲音，四下看一下沒有發現別人，只有個三歲小女孩在岸邊。打魚的人很可憐這個小孩，就把她抱走了。小女孩長到十多歲時，天姿奇偉，容顏豔麗，光彩照人，趕上仙女了。有一天，突然有個青童靈人從空中下來，降臨到她的家裏，帶着她離去。就要昇天的時候，小女孩對她的養父說：「我是仙女杜蘭香，因爲犯了錯誤被貶到人間。天上的日期是有嚴格限制的，今天我就要回去了。」自從昇天以後，有時她也回家。其後，她又在洞庭包山降臨到張碩的家中，因爲張碩也是個修道的人。杜蘭香降臨張碩家三年。教給張碩舉形飛化的道術，張碩也獲得成仙的機會。杜蘭香剛降臨張家的時候，留下玉簡、玉唾盂、紅火浣布，用這些仙器仙物作爲她登上真仙的證據。又有一天晚上，蘭香命侍女拿着黃麟羽毛的帔肩、大紅色的鞋、黑色的帽子、鶴羽的大氅和飾有丹玉璫珮的寶劍，把它們送給張碩，說：「這都是上仙穿戴的東西，不是人間洞天所有之物。」不知道張碩成仙后仙官定爲什麼班次、什麼品級。打魚的人也老了，因爲杜蘭香的緣故，卻越來越年輕了，往往不喫東西，後也學道江湖。後來不知到哪兒去了。

白水素女

謝端，晉安侯官人也。少喪父母，無有親屬，爲鄰人所養。至年十七八，恭謹自守，不履非法，始出作居。未有妻，鄉人共憫念之，規爲娶婦，未得。端夜臥早起，躬耕力作，不捨晝夜。後於邑下得一大螺，如三升壺。以爲異物，取以歸，貯甕中畜之。十數日，端每早至野，還，見其戶中有飯飲湯火，如有人爲者。端謂是鄰人爲之惠也。數日如此，端便往謝鄰人。鄰人皆曰：「吾初不爲是，何見謝也？」端又以爲鄰人不喻其意，然數爾不止。後更實問，鄰人笑曰：「卿以自取婦，密着室中飲爨，而言吾爲人飲耶！」端默然，心疑不知其故。後方以雞初鳴出去，平早潛歸，於籬外竊窺其家，見一少女從甕中出，至竈下燃火。端便入門，取徑造甕所視螺，但見殼（殼原作女，據明抄本改）。仍到竈下問之曰：「新婦從何所來，而相爲炊？」女人惶惑，欲還甕中，不能得，答曰：「我天漢中白水素女也。天帝哀卿少孤，恭慎自守，故使我權相爲守舍炊烹。十年之中，使卿居富得婦，自當還去。而卿無故竊相同掩，吾形已見，不宜復留，當相委去。雖爾後自當少差，勤于田作，漁採治生。留此殼去，以貯米穀，常可不乏。」端請留，終不肯。時天忽風雨，翕然而去。端爲立神座，時節祭祀，居常饒足，不致大富耳。於是鄉人以女妻端。端後仕至令長雲。今道中素女是也。（出《搜神記》）

【譯文】

謝端，是晉代福建省侯官縣人。他小時候就父母雙亡，又沒有親屬，被鄰人所撫養。到十七八歲的時候，他恭順謹慎自守，不涉足非法的事。開始自己出去生活。他沒有妻子，鄉人們都可憐他、惦念他，共同謀劃給他娶媳婦，卻一直沒有找到。謝端晚睡早起，種田十分賣力，不分晝夜去勞作。後來，他在城下發現一個大螺，象三升的壺那麼大，覺得是個稀奇的東西，就把它拿回家去，放到甕中養着它。一連十幾天，謝端每天起來到野外種田，回來的時候，就看見自己家中有喫的有喝的有湯有水，好象是有人特意給他做的。謝端認爲這是鄰人幫他做的好事。幾天都是這樣，謝端就去向鄰人道謝，鄰人都說：「我們當初幫你做的不是爲了這個，何必感謝我們呢？」謝端又覺得鄰人不明白他的意思，然而屢次這樣做個不停。後來謝端就把實話告訴他們，問他們是誰幫他做的。鄰人笑着說：「你自己已經娶了媳婦，藏在屋裏給你做飯，怎麼反而說我們給你做的飯？」謝端沒話可說，心裏懷疑，卻不知其中緣故。後來他在雞剛叫的時候出去，天亮時悄悄地回來，在籬笆外偷偷地窺視自己的家，看見一個年輕女子從甕中出來，到竈下去點火。謝端就進了門，直奔放甕的地方去看那個大田螺，卻只看見田螺的殼。他就又到竈下問那個女子說：「你從什麼地方來？爲什麼給我做飯呢？」那個女子很惶惑，想要回到甕中去，卻沒能回去，只好回答說：「我是天河中的白水素女。天帝可憐你年少孤單，能以恭敬謹順的態度自守，所以派我暫且給你看守房舍，做飯做菜。十年之內，使你家中富裕，等你找到媳婦時，我自當回去。而你無故偷着看我，把我擋住。我的身形已經暴露，不宜再留下，你應當放我回去。雖然你今後自己做飯，情況稍差一些，但你勤於耕田勞作，打漁採藥，可以維持生活。我這個殼給你留下，用它貯存米穀，可以經常不缺糧食。」謝端請她留下，她始終不肯。這時，天上忽然颳起風，下起雨，白水素女忽然身形一收就離去了。謝端爲她立了神位，逢年過節祭祀她，家裏常常豐足，只不過不致大富而已。於是鄉人裏便有把女兒嫁給謝端。謝端後來做了官，官至縣令、郡守。現在道教中的素女就是白水素女。

蔡女仙

蔡女仙者，襄陽人也。幼而巧慧，善刺繡，鄰里稱之。忽有老父詣其門，請繡鳳。眼，畢功之日，自當指點。既而繡成，五彩光煥。老父觀之，指視安眼。俄而功畢，雙鳳騰躍飛舞。老父與仙女各乘一鳳，昇天而去。時降於襄陽南山林木之上，時人名爲鳳林山。後於其地置鳳林關，南山側有鳳台。敕於其宅置靜貞觀，有女仙真像存焉。雲晉時人也。（出《仙傳拾遺》）

【譯文】

蔡女仙是襄陽人，小時候就心靈手巧，善長刺繡，鄰里之人都誇獎她。有一天，忽然有個老頭到她家拜訪，請她繡鳳。約定：鳳凰的眼睛，等完工的那天，老頭自己來指點。不久，鳳凰繡成了，五彩繽紛，光芒閃耀。老頭前來觀看她繡的鳳凰，指點她給鳳凰安上眼睛。不一會兒，繡工完畢，一雙鳳凰騰躍飛舞，老頭就與仙女各乘一隻鳳凰，昇天而去。曾經降落到襄陽南山林子的樹上，當時的人便將那座山命名爲鳳林山。後來在那個地方設置了鳳林關，南山旁邊還有鳳台。朝廷詔令在女仙之宅建立了靜貞觀，有女仙畫像保存在那裏。有人說蔡女仙是晉朝時候的人。

蓬球

貝丘西有玉女山。傳雲，晉太始中，北海蓬球，字伯堅，入山伐木，忽覺異香，遂溯風尋至北山。廓然宮殿盤鬱，樓臺博敞。球入門窺之，見五株玉樹；復稍前，有四婦人，端妙絕世，共彈棋於堂上。見球俱驚起，謂球曰：「蓬君何故得來？」球曰：「尋香而至。」遂復還戲。一小者便上樓彈琴，留戲者呼之曰：「元暉何爲獨升樓？」球樹下立，覺少飢，乃以舌舐葉上垂露。俄然有一女乘鶴而至，迎恚（恚，原作惠。據明抄本改）曰：「玉華，汝等何故有此俗人？王母即令王方平行諸仙室。」球慎而出門，回顧，忽然不見。至家乃是建平中，其舊居閭舍，皆爲墟矣。（出《酉陽雜俎》）

【譯文】

貝丘的西邊有個玉女山。人們傳說，晉朝太始年間，北海有個姓蓬名球字伯堅的人，進山去砍伐木材，忽然聞到一股奇異的香味，他就迎着風尋到了北山。一看那裏廣闊無邊，宮殿曲折幽深，樓臺又大又敞亮。蓬球就進門偷偷地去看，首先看到的是五棵玉樹；再稍稍往前走，又看見了四個女子，這四個女子端莊秀美，都是世上所沒有的美貌女子，她們正一起在堂上玩彈棋。看到蓬球，她們都驚訝地站起來，問蓬球說：「蓬君什麼緣故能來到這裏？」蓬球回答說：「我是隨着香氣尋找到這裏來的。」四個女子就又回去玩。一會兒，一個小一點的女子就上樓去彈琴，留下繼續玩的女子就呼喚她說：「元暉，你爲什麼獨自上樓？」這時，蓬球在樹下站着，覺得稍微有點餓了，就用舌頭舐樹葉上將要滴下的露珠。忽然有一個女子乘着鶴來到了，衝着她們氣憤地說：「玉華！你們爲什麼留下這麼個俗人？王母娘娘命令王方平到各仙室巡行了。」蓬球害怕了，就溜出大門。回頭一看，忽然宮殿、仙女都不見了。他回到家裏時，竟然，已是幾十年後的建平年間，他過去居住的房屋和鄰里房舍，早都變爲廢墟了。

紫雲觀女道士

唐開元二十四年春二月，駕在東京，以李適之爲河南尹。其日大風，有女冠乘風而至玉貞觀，集於鐘樓，人觀者如堵。以聞於尹。尹率略人也，怒其聚衆，袒而笞之。至十，而乘風者即不哀祈，亦無傷損，顏色不變。於是適之大駭，方禮請奏聞。教召入內殿，訪其故，乃蒲州紫雲觀女道士也，辟穀久，輕身，因風遂飛至此。玄宗大加敬畏，錫金帛，送還蒲州。數年後，又因大風，遂飛去不返。（出《紀聞》）

【譯文】

唐朝開元二十四年春二月，唐玄宗在東京洛陽，用李適之作河南府尹。李適之到任後，有一天颳起了大風，有個女道士乘着風來到玉貞觀，落在鐘樓上，引得觀看的人象一堵牆似的。有人就把這事報告給府尹。府尹是個直率粗略的人，因爲那個女道士使觀衆堆集起來而發怒，就把她的衣服扒下打板子。打到十下，乘風而來的那個女道士即不哀告，也沒有傷損，面色不變。於是李適之大喫一驚，才以禮相請，並把這事上奏給皇帝。皇帝下詔書召女道士入內殿，詢問她原故。原來她是蒲州紫雲觀女道士，由於辟穀時間長久，身體很輕，憑藉風力就飛到這裏。玄宗對她大加敬畏，賜給她金帛，把她送回到蒲州。幾年以後，又因爲颳大風，這個女道士終於飛去沒有回來。

秦時婦人

唐開元中，代州都督以五臺多客僧，恐妖僞事起，非有住持者，悉逐之。客僧懼逐，多權竄山谷。有法朗者，深入雁門山。幽澗之中有石洞，容人出入。朗多齎乾糧，欲住此山，遂尋洞入。數百步漸闊，至平地，涉流水，渡一岸，日月甚明。更行二里，至草屋中，有婦人，並衣草葉，容色端麗。見僧懼愕，問雲：「汝乃何人？」僧曰：「我人也。」婦人笑雲：「寧有人形骸如此？」僧曰：「我事佛。佛須擯落形骸，故爾。」因問：「佛是何者？」僧具言之。相顧笑曰：「語甚有理。」復問：「宗旨如何？」僧爲講《金剛經》。稱善數四。僧因問：「此處是何世界？」婦人云：「我自秦人，隨蒙恬築長城。恬多使婦人，我等不勝其弊，逃竄至此。初食草根，得以不死。此來亦不知年歲，不復至人間。」遂留僧，以草根哺之，澀不可食。僧住此四十餘日，暫辭，出人間求食。及至代州，備糧更去，則迷不知其所矣。（出《廣異記》）

【譯文】

唐朝開元年間，代州都督因爲五臺山客僧多，恐怕妖僞之事發生，就下令把沒有度牒的和尚，全部趕走。客僧害怕被驅逐，大多暫時逃避到山谷中去。有個叫法朗的和尚，逃進雁門山深處。雁門山深澗當中有個石洞，能容納人出進。法朗就多帶乾糧，想要住在這座山裏，於是他就尋找洞口進去了。走了幾百步之後，那裏漸漸空闊了。到了平地，踏過流水，渡過到另一岸，那裏太陽、月亮都很明亮。又走了二里，到一個草屋中，草屋中有女人，穿着草葉，但容顏端莊秀麗。她看見和尚，害怕而又驚訝，就問和尚說：「你是什麼人？」和尚說：「我是人啊！」女人笑着說：「難道有這樣形骸的人嗎？」和尚說：「我奉事佛，佛必須貶降形骸，所以這樣。」她又順便問：「佛是幹什麼的？」法朗就詳細地說給她聽。女人們互相看了看，笑着說：「他的話很有道理。」又問：「佛教的宗旨如何？」法朗就給她們講解《金剛經》。她們聽了再三再四稱讚叫好。法朗就問她們：「這個地方是個什麼樣的世界？」女人說：「我們本來是秦時人，隨着蒙恬修築長城。蒙恬多使用婦女，我們忍受不了那樣的折磨，就逃避到這裏。當初喫草根，得以不死。來到這裏也不知道年歲，也沒有再到人間。」於是她們就把法朗留下，用草根養活他。草根澀，根本不能喫。法朗在這裏住了四十多天，就暫時告辭出去，到人間去尋找糧食。等到他到了代州，準備好糧食再去時，卻迷失了道路，不知道那個地方在哪兒了。

何二孃

廣州有何二孃者，以織鞋子爲業，年二十，與母居。素不修仙術，忽謂母曰：「住此悶，意欲行遊。」後一日便飛去，上羅浮山寺。山僧問其來由，答雲：「願事和尚。」自爾恆留居止。初不飲食，每爲寺衆採山果充齋，亦不知其所取。羅浮山北是循州，去南海四百里。循州山寺有楊梅樹，大數十圍。何氏每採其實，及齋而返。後循州山寺僧至羅浮山，說雲：「某月日有仙女來採楊梅。」驗之，果是何氏所採之日也。由此遠近知其得仙。後乃不復居寺，或旬月則一來耳。唐開元中，敕令黃門使往廣州，求何氏，得之，與使俱入京。中途，黃門使悅其色，意欲挑之而未言。忽雲：「中使有如此心，不可留矣。」言畢，踊身而去，不知所之。其後絕跡不至人間矣。（出《廣異記》）

【譯文】

廣州有個叫做何二孃的姑娘，以做鞋子爲業，年紀二十歲，與她母親一起居住。她一向不修仙術，有一天，忽然對她母親說：「住在這裏心裏悶得慌，我心想出行雲遊。」後來有一天她就飛走了，上了羅浮山的僧寺。山上的和尚問她來這裏的緣由，她回答說：「我願意侍奉和尚。」從這以後，她就長期留在這裏居住。開始不喫不喝，經常給寺裏的衆僧採摘山果充作齋飯，和尚們也不知她是從哪裏弄來的。羅浮山的北面是循州，離南海四百里。循州的山寺中有楊梅樹，有幾十人合抱那麼粗大，何氏經常採摘它的果實，到喫齋時就返回了。後來，循州山寺裏的和尚到了羅浮山，對這裏的人說，某月某日有個仙女來寺裏採摘楊梅。羅浮山寺裏的和尚驗證這件事，那天果然是何氏採摘楊梅的日子。由於這個原因，遠近的人都知道何氏得道成仙了。何氏後來就不再住在寺裏，有時或十天或一月來一次而已。唐朝開元年間，唐玄宗詔派黃門使前往廣州尋找何氏，把她找到了，她與使者一起進京。半路上，黃門使喜歡她的姿色，心裏想要挑逗她而沒有說出來。何二孃忽然說：「中使有如此邪心，我不可逗留了。」說完，她就騰躍而去，不知到哪裏去了。其後她的蹤跡再也沒有來到人間了。

卷第六十三 女仙八

玉女 邊洞玄 崔書生 驪山姥 黃觀福

玉女

唐開元中，華山雲臺觀有婢玉女，年四十五，大疾，遍身潰爛臭穢。觀中人懼其污染，即共送于山澗幽僻之處。玉女痛楚呻吟。忽有道士過前，遙擲青草三四株，其草如菜，謂之曰：「勉食此，不久當愈。」玉女即茹之。自是疾漸痊，不旬日復舊。初忘飲食，惟恣遊覽，但意中飄搖，不喜人間，及觀之前後左右亦不願過。此觀中人謂其消散久矣，亦無復有訪之者。玉女周旋山中，酌泉水、食木實而已。後於巖下。忽逢前，道士謂曰：「汝疾即瘥，不用更在人間。雲臺觀西二里有石池，汝可日至辰時，投以小石，當有水芝一本自出，汝可掇之而食，久久當自有益。」玉女即依其教，自後筋骸輕健，翱翔自若，雖屢爲觀中之人逢見，亦不知爲玉女耳。如此數十年，髮長六七尺，體生綠毛，面如白花。往往山中人過之，則叩頭遙禮而已。大曆中，有書生班行達者，性氣粗疏，誹毀釋、道，爲學於觀西序。而玉女日日往來石池，因以爲常。行達伺候窺覘，又熟見投石採芝，時節有準。於一日，稍先至池上，及其玉女投小石、水芝果出，行達乃搴取。玉女遠在山岩，或棲樹杪，即在採去，則呼嘆而還。明日，行達復如此。積旬之外，玉女稍稍與行達爭先，步武相接。歘然遽捉其發，而玉女騰去不得，因以勇力挈其膚體，仍加逼迫。玉女號呼求救，誓死不從，而氣力困憊，終爲行達所辱。扃之一室，翌日行達就觀，乃見皤然一媼，尪瘵異常，起止殊艱，視聽甚昧。行達驚異，遽召觀中人，細話其事，即共伺問玉女，玉女備述始終。觀中人固有聞知其故者，計其年蓋百有餘矣。衆哀之，因共放去，不經月而歿。（出《集異記》）

【譯文】

唐朝開元年間，華山雲臺觀有個婢女叫作玉女，四十五歲那年得了一場大病，遍身潰爛，又臭又髒。觀中的人害怕她傳染，就共同把她送到山澗旁幽深僻靜的地方。玉女痛楚呻吟。忽然有個道士從她前面走過，遠遠地扔給她三、四棵青草，那草像菜似的。道士對她說：「你儘量把這草喫下去，不久病就能痊癒。」玉女就把那幾株青草吃了。從此玉女的疾病漸漸好轉，不到十天就恢復舊日的狀態。開始她忘記喫飯喝水，只想隨意遊覽，但心中飄忽不定，不喜歡人間，連雲臺觀的前後左右也不願經過。這些觀中人認爲玉女消失很久了，也不再有尋訪她的人。玉女就在山中往來周遊，渴了喝泉水，餓了就喫樹籽、花果。後來在山岩下，忽然又遇到先前那個道士，道士對她說：「你的病已經好了，不用再留在人間。雲臺觀往西走二里有個石池，你可以每天到辰時，把小石子投進去，會有一棵水芝自己出來，你可把它拿來喫，時間長久了，自然會有好處。」玉女就依照道士的指教去做。從這以後，玉女筋骨輕健，翱翔自如，雖然屢次被觀中人碰見，但誰也認不出她就是玉女了。就這樣過了幾十年，玉女頭髮有六七尺長，身體上生出綠毛，面容卻象一朵白色的花。山裏的人遇見她，往往離着很遠就叩頭行禮。大曆年間，有個叫作班行達的書生，此人性情粗俗，常常誹謗詆譭佛、道二教，在雲臺觀西廂房讀書。而玉女每天都要往來石池，自己就把這事看作平常了。而班行達則伺機等着偷看，又見慣了玉女投石採芝，時節都很準確。有一天，班行達稍稍趕在玉女先頭到達石池之上，等到那個玉女投出小石頭的時候，水芝果然出來了，班行達竟把水芝奪去。玉女遠在山岩之上，有時停留在樹梢上，既然水芝已被別人採去，玉女就只能嘆息而還了。第二天，班行達還是這樣幹。差不多十天以後，玉女稍稍與班行達爭先，腳步相接。班行達突然就把玉女的頭髮抓住了，使玉女無法騰躍而去，班行達趁此機會憑勇力抓摸玉女的膚體，頻加逼迫。玉女哭着喊着呼救，誓死不從，但是氣力不足，終於被班行達所污辱。班行達把她捉回，鎖在一間屋子裏。第二天，班行達到那屋裏一看，竟然看到一個白髮蒼蒼的老太太，瘦病異常，起坐都很艱難，視物不清，聽話不明。班行達很驚訝，也覺得奇怪，急忙把觀中人召來，詳細地告訴她們事情的經過，於是，大家一起探問玉女，玉女就把她的遭遇從頭到尾詳細地敘述了一遍。觀中人本來就有聽說並知道的人，估計玉女的年齡大概有一百多歲了。大家可憐她，就共同商量這件事情放她離去，後來不到一個月，玉女就死了。

邊洞玄

唐開元末，冀州棗強縣女道士邊洞玄，學道服餌四十年，年八十四歲。忽有老人，持一器湯餅，來詣洞玄曰：「吾是三山仙人，以汝得道，故來相取。此湯餅是玉英之粉，神仙所貴，頃來得道者多服之。爾但服無疑，後七日必當羽化。」洞玄食畢，老人曰：「吾今先行，汝後來也。」言訖不見。後日，洞玄忽覺身輕，齒髮盡換，謂弟子曰：「上清見召，不久當往。顧念汝等。能不恨恨？善修吾道，無爲樂人間事，爲土棺散魂耳。」滿七日。弟子等晨往問訊動止，已見紫雲昏凝，遍滿庭戶；又聞空中有數人語，乃不敢入，悉止門外。須臾門開，洞玄乃乘紫雲，竦身空中立，去地百餘尺，與諸弟子及法侶等辭訣。時刺史源復，與官吏、百姓等數萬人，皆遙瞻禮。有頃日出，紫氣化爲五色雲，洞玄冉冉而上，久之方滅。（出《廣異記》）

【譯文】

唐代開元末年，冀州棗強縣有個女道士叫做邊洞玄，學道及服仙藥四十年。她八十四歲那年，忽然有一個老人拿着一食器湯餅，來拜訪洞玄，他說：「我是三山仙人，因爲你有道，特意來接取你。這個湯餅是玉英之粉所制，爲神仙所珍視，近來得道的人多數都喫它。你儘管服食，不要懷疑，此後七天一定能羽化成仙。」洞玄喫完，老人說：「我現在先走了，你隨後來吧！」說完就不見了。過了兩天，洞玄忽然覺得身體輕了，牙齒和頭髮全換了，她就對弟子說：「上清召我去，不久就能前往。但惦念你們這些弟子，能不遺憾嗎？你們要好好修行我道，不要津津樂道人間之事，那隻能變爲土棺中的散魂而已。」滿了七天，弟子等凌晨前往問訊洞玄、探詢行止時，已經看見紫雲深濃凝聚又聽到空中有幾個人說話，就不敢進去，全都站在門外。不一會兒，門開了，洞玄就乘着紫雲，聳身在空中站立，離地一百多尺，與衆弟子以及法侶等人告辭訣別。當時刺史源復與官吏百姓等數萬人，都遠遠地瞻仰禮拜。隔了一會兒，太陽出來了，紫氣變爲五色祥雲，洞玄冉冉上升，紫氣很久才消失。

崔書生

唐開元天寶中，有崔書生，於東州邏谷口居，好植名花。暮春之中，英蕊芬鬱，遠聞百步。書生每初晨，必盥（盥原作與，據明抄本改）漱看之。忽有一女，自西乘馬而來，青衣老少數人隨後。女有殊色，所乘駿馬極佳。崔生未及細視，則已過矣。明日又過，崔生乃於花下，先致酒茗樽杓，鋪陳茵席，乃迎馬首拜曰：「某性好花木，此園無非手植。今正值香茂，頗堪流眄。女郎頻日而過，計僕馭當疲。敢具單醪，以俟憩息。」女不顧而過。其後青衣曰：「但具酒饌，何憂不至？」女顧叱曰：「何故輕與人言！」崔生明日又先及，鞭馬隨之，到別墅之前，又下馬，拜請良久。一老青衣謂女曰：「馬大疲，暫歇無爽。」因自控馬，至當寢下。老青衣謂崔生曰：「君即未（未原作求，據明抄本改）婚，予爲媒妁可乎？」崔生大悅，載拜跪請。青衣曰：「事亦必定。後十五六日，大是吉辰，君於此時，但具婚禮所要，並於此備酒餚。今小娘子阿姊在邏谷中，有小疾，故日往看省。向某去後，便當諮啓，期到皆至此矣。」於是俱行，崔生在後，即依言營備吉日所要。至期，女及娣皆到。其姊亦儀質極麗，送留女歸於崔生。崔生母在故居，殊不知崔生納室。崔生以不告而娶，但啓以婢媵。母見新婦之姿甚美。經月餘，忽有人送食於女，甘香殊異。後崔生覺母慈顏衰悴，因伏問幾下。母曰：「有汝一子，冀得求全。今汝所納新婦，妖媚無雙，吾於土塑圖畫之中，未曾見此。必是狐魅之輩，傷害於汝，故致吾憂。」崔生入室，見女淚涕交下曰：「本侍箕帚，望以終天；不知尊夫人待以狐魅輩，明晨即別。」崔生亦揮涕不能言。明日，女車騎復至，女乘一馬，崔生亦乘一馬從送之。入邏谷三十里，山間有一川，川中有異花珍果，不可言紀；館宇屋室，侈於王者。青衣百許迎稱曰：「無行崔郎，何必將來？」於是捧入，留崔生於門外。未幾，一青衣女傳姊言曰：「崔郎遺（遺原作遣，據明抄本改）行，太夫人疑阻，事宜便絕，不合相見；然小妹曾奉周旋。亦當奉屈。」俄而召崔生入，責誚再三，詞辨清婉。崔生但拜伏受譴而已，後遂坐於中寢對食。食訖命酒，召女樂洽奏，鏗鏘萬變。樂闋，其姊謂女曰：「須令崔郎卻回，汝有何物贈送？」女遂袖中取白玉盒子遺崔生，生亦留別，於是各嗚咽而出門。至邏谷口回望，千巖萬壑，無有遠路。因慟哭歸家，常持玉盒子，鬱鬱不樂。忽有胡僧扣門求食曰：「君有至寶，乞相示也。」崔生曰：「某貧士，何有是請？」僧曰：「君豈不有異人奉贈乎？貧道望氣知之。」崔生試出玉盒子示僧。僧起，請以百萬市之，遂往。崔生問僧曰：「女郎誰耶？」曰。：「君所納妻，西王母第三女，玉卮娘子也。姊亦負美名於仙都，況復人間！所惜君納之不得久遠，若住得一年，君舉家不死矣！」（出《玄怪錄》）

【譯文】

唐代開元天寶年間，有個姓崔的書生，在東州邏谷口居住，好種名花。每到暮春季節，花蕊芬鬱，遠在百步之外就可以聞到花香。書生每天早晨剛起來，都是先洗漱，然後便去看花。有一天，忽然有一個女子，從西邊乘馬而來，穿青衣的老少幾個婢女跟隨在她的後邊。這女子姿色極美，所乘的駿馬也極佳。崔生還沒來得及細看，女郎就已經過去了。第二天女郎又從這裏經過，崔生就在花下先擺上酒茶和酒杯茶杯，鋪上草墊子，在墊上又鋪上席子，就去迎着女郎的馬首參拜說：「我生來喜好花木，這個園子裏的花沒有不是我親手栽植的。如今正趕上花香濃郁，頗值得您流連一顧。女郎這幾天頻繁從這裏經過，估計僕人和馬匹都會疲勞。我斗膽準備薄酒，來等您歇息。」女郎連看也沒看就過去了。她身後的青衣婢女說：「只管準備酒菜宴席，何愁不來？」女郎回頭呵叱婢女說：「爲什麼輕易與別人說話！」崔生第二天又先到了，揚鞭策馬隨在女郎後邊，到了一座別墅的前面，崔生又下了馬，下拜請求了很久。一個青衣老婢女對女郎說：「馬太疲乏了。暫且歇一歇也不會有什麼差錯。」於是女郎自己控制着馬，到對着寢室的門前下來。老婢女對崔生說：「您即然沒有結婚，我給你做媒妁可以嗎？」崔生高興極了，又拜又跪地請求幫忙。老婢女說：「這件婚事必定成功。過後十五六日，是個大吉之辰，您到這個時候，只管置辦婚禮所必需的東西，並在這裏備辦酒餚。如今小娘子的姐姐在邏谷中，有點小病，所以天天去探看。你走之後，就會提出請求建議，日期到了的時候我們都到這裏了。」於是一起走，崔生在後。崔生回去，就依照老婢女所說的那樣，置辦準備吉日所必需的物品。到了約定的日子，女郎和她的姐姐都到了。她的姐姐的儀表氣質也極其俏麗，就把女郎送來留給崔生。崔生的母親還在故居居住，一點兒也不知道崔生娶媳婦的消息。崔生因爲沒有稟告母親而私下娶妻，就向母親假言，她是一位侍奉自己的婢妾。他母親看到了新娘子也覺得她姿色很美。經過一個多月了，有一天，忽然有人給女郎送來食品，那食品又甜又香，很是奇異。後來崔生覺得母親衰老憔悴，於是跪伏在几案之下給母親問安。他的母親說：「我只有你這一個兒子，希望能夠求得保全。如今你所娶的新媳婦，妖媚無雙，我在土塑的圖畫當中，也不曾見到過這樣的美貌女子，一定是狐狸精一類的東西，恐怕對你有傷害，所以造成我的憂慮。」崔生回到自己內室，見到女郎涕淚交流，女郎說：「我侍奉你，給你作妻子，指望終老天年；沒想到老夫人用對待狐狸精的態度對待我。我明天早晨就告別。」崔生也淚流滿面，說不出話來。第二天，女郎的車馬又來了，女郎騎一匹馬，崔生也乘一匹馬跟着去送她。進入邏谷三十里，山間有一片平地，田野之中有異花珍果，不能用語言描繪，館宇屋室比王公的府第還奢華。青衣僕人上百人迎着女郎下拜，說：「這無行的崔郎，何必領來！」於是簇擁着女郎把她捧了進去，而把崔生留在門外。不一會兒，一個青衣婢女傳達女郎姐姐的話說：「崔郎缺乏德行，太夫人疑心阻撓，婚事應該立即斷絕，本不該見他；但小妹曾奉侍過他，爲他周旋，也當奉屈而入吧！」不久，有人召崔生進去，女郎姐姐又把崔生責備了再三，清晰婉轉，很有口才。崔生只能拜伏在地，接受譴責而已。後來就坐在寢室中對面喫飯。喫完飯命擺酒，召女樂演奏，樂曲鏗鏘萬變。樂曲停下了，女郎的姐姐對女郎說：「該讓崔郎回去了，你有什麼物品贈送給他？」女郎就從袖子中取出一個白玉盒子贈給崔生，崔生也留下東西告別，於是各自嗚咽着分手，崔生就出了門。到了邏谷口回頭一望，千山萬壑，看不到自己剛纔走過的路。於是崔生痛哭着回到家裏，從此，他經常拿着玉盒子鬱鬱不樂。忽然有個胡僧敲門找飯喫，他說：「您有最有價值的寶物，請讓我看看。」崔生說：「我是個貧士，你怎麼會有這種請求？」胡僧說：「您難道沒有異人贈送的東西嗎？貧道一望氣，便知道有這個寶物。」崔生抱着試探的心理拿出玉盒子給胡僧看。胡僧站起身來，請求用一百萬兩銀子購買它。買到後就想走開。崔生問那個胡僧：「那位女郎是誰呀？」胡僧說：「您所娶的妻子，是西王母的第三個女兒玉卮娘子。她的姐姐在仙界也負有美名，何況在人間呢？所可惜的是您娶了她時間不長，如果能同住上一年，您的全家就都可以不死了！」

驪山姥

驪山姥，不知何代人也。李筌好神仙之道，常歷名山，博採方術。至嵩山虎口岩石室中，得黃帝《陰符》本，絹素書，緘之甚密。題雲：「大魏真君二年七月七日，道士寇謙之藏之名山，用傳同好。」以糜爛，筌抄讀數千遍，竟不曉其義理。因入秦，至驪山下，逢一老母，鬢髻當頂，餘發半垂，弊衣扶杖，神狀甚異。路旁見遺火燒樹，因自言曰：「火生於木，禍發必克。」筌聞之驚，前問曰：「此黃帝《陰符》祕文，母何得而言之？」母曰：「吾受此符，已三元六週甲子矣。三元一週，計一百八十年，六週共計一千八十年矣（「一千八十年矣」原作「一千八年」。據陳校本改）。少年從何而知？」筌稽首載拜，具告得符之所，因請問玄義。使筌正立，嚮明視之曰：「受此符者，當須名列仙籍，骨相應仙，而後可以語至道之幽妙，啓玄關之鎖鑰耳。不然者，反受其咎也。少年顴骨貫於生門，命輪齊於日角，血脈未減，心影不偏，性賢而好法，神勇而樂智，真吾弟子也！然四十五歲，當有大厄。」因出丹書符一通，貫於杖端，令荃跪而吞之。曰：「天地相保。」於是命坐，爲說《陰符》之義曰：「陰符者，上清所祕，玄臺所尊，理國則太平，理身則得道。非獨機權制勝之用，乃至道之要樞，豈人間常典耶？昔雖有（明抄本「雖有」作「蚩尤」。）暴橫，黃帝舉賢用能，誅強伐叛，以佐神農之理。三年百戰，而功用未成。齋心告天，罪己請命。九靈金母命蒙狐之使，授以玉符，然後能通天達誠，感動天帝。命玄女教其兵機，賜帝九天六甲兵信之符，此書乃行於世。凡三百餘言，一百言演道，一百言演法，一百言演術。上有神仙抱一之道，中有富國安民之法，下有強兵戰勝之術。皆出自天機，合乎神智。觀其精妙，則黃庭八景，不足以爲玄；察其至要，則經傳子史，不足以爲文；較其巧智，則孫吳韓白，不足以爲奇。一名黃帝天機之書。非奇人不可妄傳，九竅四肢不具、慳貪愚癡、驕奢淫佚者，必不可使聞之。凡傳同好，當齋而傳之。有本者爲師，受書者爲弟子。不得以富貴爲重、貧賤爲輕，違之者奪紀二十。每年七月七日寫一本，藏名山石巖中，得加算。本命日誦七遍，益心機，加年壽，出三尸，下九蟲，祕而重之，當傳同好耳。此書至人學之得其道，賢人學之得其法，凡人學之得其殃，職（明抄本、陳校本「職」作「識」）分不同也。經言君子得之固躬，小人得之輕命，蓋泄天機也。泄天機者沉三劫，得不戒哉！」言訖，謂筌曰：「日已晡矣，吾有麥飯，相與爲食。」袖中出一瓠，命筌於谷中取水。既滿，瓠忽重百餘斤，力不能制而沉泉中。卻至樹下，失姥所在，惟於石上留麥飯數升。悵望至夕，不復見姥，筌食麥飯。自此不食，因絕粒（粒字原闕，據明抄本、許刻本補）求道，注《陰符》，述二十四機，著《太白陰經》，述《中臺志閫外春秋》。以行於世。仕爲荊南節度副使仙州刺史。（出《集仙傳》）

【譯文】

驪山姥，不知道是哪個朝代的人。李筌喜好神仙之道，經常遊歷名山，廣泛採集方術，在嵩山虎口岩石室中，得到了黃帝《陰符》本絹素書。素書封固得很嚴密。上面有題字，內容是：大魏真君二年七月七日，道士寇謙之把它藏在名山，用它傳給愛好相同的人。因書已糜爛，李筌將書抄下來，並讀了幾千遍，但始終不明白《陰符》的義理。因爲到陝西去，走到驪山腳下，遇到一個老媽媽，這個老\*\*\*髮髻從鬢邊梳到頭頂，其餘的頭髮半垂，穿着破衣服，拄着柺杖，神情狀態很不一般。老媽媽看到路旁有遺火燒樹，就自言自語地說：「火生於木，禍發必克。」李筌聽到這話很驚訝，就上前問她：「這是黃帝《陰符》中的祕言，老媽媽怎麼能說出它呢？」老媽媽說：「我接受這個符，已經三元六週甲子了。三元一週，共計一百八十年，六週共計一千零八十年了。年輕人，你從哪裏得知《陰符》呢？」李筌行過稽首禮又行拜禮，就詳細地告訴老媽媽得符的地方，趁便請問《陰符》的玄義。老媽媽讓李筌正面站立，向着亮處把他看了看，說：「接受這個符的人，該當名列仙籍，骨相應當成仙，然後可以告訴他至道的幽深奧妙，付與他開啓玄關之鎖的鑰匙。如果不是這樣的人，反而會受到責罰。年輕人的顴骨通到生門，命輪與月角相齊，血脈未滅，心影不偏，本性賢德而又喜好法術，精神旺盛而又喜歡動腦子，真是我的弟子啊！然而四十五歲時，你當有場大難。」於是拿出硃砂寫了一道符，串在柺杖尖上，令李筌跪着把它吞下去。說：「天地保佑你。」於是命季筌坐下，給他解說《陰符》的意義，她說：「陰符是上清祕密保存而又爲玄臺所尊崇的道經，用它治國，國家就太平；用它治理自身，自身就能得道。不僅僅用於機變權謀以制勝，乃是至道的核心要訣，哪裏是人間的一般典籍呢？從前雖有橫暴，黃帝推舉任用賢能的人，誅伐強暴叛逆，來幫助神農治國。三年作戰一百次，而功用仍沒有完成。他就誠心齋戒，稟告上天，歸罪自己，請求天命。九靈金母命蒙狐使者授給黃帝玉符，然後就通天達誠，感動天帝。天帝又命玄女教給他兵機，賜給黃帝九天六甲兵信之符，這本書纔在世上流行。《陰符》總共三百多字，一百字解說道，一百字解說法，一百字解說術。上有神仙抱一之道，中有富國安民之法，下有強兵戰勝之術。這都出自天機，合乎神智。觀看了它的精妙，黃庭八景就不以爲玄；洞察它的至要，經傳子史就不足以稱爲文章；考較它的巧智，孫吳韓白等人都不足以稱作奇人。這書還有一名，叫《黃帝天機之書》，不是奇人不可隨便傳授。九竅四肢不全，或慳貧愚癡、驕奢淫逸的人，一定不能讓他們知道它。凡是傳給愛好相同的人，應當齋戒之後傳給他，有本的人是師父，受書的人是弟子。不能把富貴看得很重，把貧賤看得很輕，違背它的人則被奪去二十年壽命。每年七月七日寫一本，藏在名山石巖中，就能得到增加壽算，本命日讀七遍，可以有益於心機、增加壽命、跳出三尸、使九蟲降服。保守祕密而珍重它，並且只能傳給愛好相同的人。這本書至人學它可以得其道，賢人學它可以得其法，凡人學它則會得到懲罰，這是因爲人的職分不同啊。經上說君子得到它可以固身，小人得到它可以喪失性命，原因是小人泄露天機。泄露天機的人要沉淪三劫，能不警惕嗎？」說完這些道理，又對李筌說：「已經到喫飯的時候了，我有麥飯，一起喫飯吧！」又從袖子裏拿出一個瓢，令李筌到山谷中去取水。瓢裏的水滿了以後，瓢忽然有一百多斤重，李筌的力氣小，不能控制，瓢就沉到泉水中了。李筌回到樹下時，驪山老媽媽已經不見了，只是在石頭上留着幾升麥飯。李筌惆悵地等到晚上，也沒有再見到驪山老姥。李筌吃了麥飯以後，從此不再喫飯，就絕食求道，註解《陰符》，陳述二十四機，著《太白陰經》，又寫下了《中臺志閫外春秋》，在世上流行。李筌後來做了官，任荊南節度副使、仙州刺吏。

黃觀福

黃觀福者，雅州百丈縣民之女也。幼不茹葷血，好清靜，家貧無香，以柏葉、柏子焚之。每凝然靜坐，無所營爲，經日不倦。或食柏葉，飲水自給，不嗜五穀。父母憐之，率任其意。既笄欲嫁之，忽謂父母曰：「門前水中極有異物。」女常時多與父母說奇事先兆，往往信驗。聞之，因以爲然，隨往看之。水果來洶湧，乃自投水中，良久不出。漉之，得一古木天尊像，金彩已駁，狀貌與女無異。水即澄靜。便以木像置路上，號泣而歸。其母時來視之，憶念不已。忽有彩雲仙樂，引衛甚多，與女子三人，下其庭中，謂父母曰：「女本上清仙人也，有小過，謫在人間。年限既畢，復歸天上，無至憂念也。同來三人，一是玉皇侍女，一是天帝侍辰女，一是上清侍書。此去不復來矣。今來此地，疾疫死者甚多，以金遺父母，使移家益州，以避凶歲。」即留金數餅，昇天而去。父母如其言，移家蜀郡。其歲疫毒，黎雅尤甚，十喪三四，即唐麟德年也。今俗呼爲黃冠佛，蓋以不識天尊道像，仍是相傳語訛，以黃冠福爲黃冠佛也。（出《集仙傳》）

【譯文】

黃觀福，是雅州百丈縣一個普通百姓家的女兒。她小時候就不喫葷腥之物，喜好清靜。她的家裏沒有香，她就用柏葉、柏子當香燒。她還經常凝神靜坐，什麼事情也不做，靜坐幾天不倦怠。有時喫柏葉、飲水來供給自己，不愛喫五穀。她的父母憐愛她，就全由她的性子。成年以後，父母想讓她出嫁，她忽然對父母說：「門前水中有極靈異之物。」女兒平時經常與父母說一些奇事的先兆，往往真實，得到驗證，所以聽了她這句話，就以爲真是這樣，就隨着她前去看靈物。這時河水果然來勢洶湧，黃觀福就自己投進河水中，很久她也沒出來。人們去撈她，只打撈到一尊古木天尊像，像上的金彩已經掉落斑駁，像的狀貌與黃觀福無異，這時河水也澄清安靜了。她的父母就把木像放在道路上，哭泣着回家了。她的母親時常來看她，憶念不已。有一天，忽然有彩雲仙樂，黃觀福引領很多護衛，與三個女子從空中下降到黃家院子裏。黃觀福對她的父母說：「女人本來是上清的仙人，因爲有小過錯，被貶到人間。現在年限已畢，又回到天上。你們不要太憂愁想念了。同來的三個人，一位是玉皇的侍女，一位是天帝的侍辰女，一位是上清的侍書。這次離去就不再回來了。近來這個地方疾疫死人很多，我把金子留給父母，讓你們把家遷移到益州，用以躲避凶年。」於是她就留下幾塊金子，昇天而去。父母按照她的話去做，把家搬到蜀郡。那一年疫毒在黎、雅二州尤其嚴重，十個人中就死三四個，這就是唐代麟德年間的事。如今世俗之人把她稱作黃冠佛，原因是不認識天尊的道像，乃是相傳時言語訛誤，把黃冠福當作黃冠佛了。

卷第六十四 女仙九

楊正見 董上仙 張連翹 張鎬妻 太陰夫人

楊正見

楊正見者，眉州通義縣民楊寵女也。幼兒聰悟仁憫，雅尚清虛。既笄，父母娉同郡王生。王亦鉅富，好賓客。一旦，舅姑會親故，市魚，使王見爲膾。賓客博戲於廳中，日昃而盤食未備。正見憐魚之生，盆中戲弄之，竟不忍殺。既晡矣，舅姑促責食遲，正見懼，竄於鄰里，但行野徑中，已數十里，不覺疲倦。見夾道花木，異於人世。至一山舍，有女冠在焉，具以其由白之。女冠曰：「子有憫人好生之心，可以教也。」因留止焉。山舍在蒲江縣主簿化側，其居無水，常使正見汲澗泉。女冠素不食，爲正見故，時出山外求糧，以贍之，如此數年。正見恭慎勤恪，執弟子之禮，未嘗虧怠。忽於汲泉之所，有一小兒，潔白可愛，才及年餘，見人喜且笑。正見抱而撫憐之，以爲常矣，由此汲水歸遲者數四。女冠疑怪而問之，正見以事白。女冠曰：「若復見，必抱兒徑來，吾欲一見耳。」自是月餘，正見汲泉，此兒復出，因抱之而歸。漸近家，兒已僵矣，視之尤如草樹之根，重數斤。女冠見而識之，乃茯苓也，命潔甑以蒸之。會山中糧盡，女冠出山求糧，給正見一日食、柴三小束，諭之曰：「甑中之物，但盡此三束柴，止火可也，勿輒視之。」女冠出山，期一夕而回。此夕大風雨，山水溢，道阻，十日不歸。正見食盡飢甚，聞甑中物香，因竊食之，數日俱盡，女冠方歸。聞之嘆曰：「神仙固當有定分！向不遇雨水壞道，汝豈得盡食靈藥乎？吾師常雲：『此山有人形茯苓，得食之者白日昇天。』吾伺之二十年矣。汝今遇而食之，真得道者也。」自此正見容狀益異，光彩射人，常有衆仙降其室，與之論真宮仙府之事。歲餘，白日昇天，即開元二十一年壬申十一月三日也。常謂其師曰：「得食靈藥，即日便合登仙；所以遲迴者，幼年之時，見父母揀稅錢輸官，有明淨圓好者，竊藏二錢玩之。以此爲隱藏官錢過，罰居人間更一年耳。」其昇天處，即今邛州蒲江縣主簿化也，有汲水之處存焉。昔廣漢主簿王興，上升於此。（出《集仙錄》）

【譯文】

楊正見，是眉州通義縣百姓楊寵的女兒。她小時候就聰明穎悟富有仁慈憐憫之心，崇尚清虛之道。成年以後，父母把她嫁給了同郡的王生。王生家也是個鉅富，喜好賓客。有一天早晨，正見的公婆聚會親朋故友，買來了魚，叫正見做成魚膾。賓客在廳堂上賭博遊戲，太陽已經西斜了，菜還沒有做好。因爲正見愛惜活魚，把它放在盆中撥弄着玩，一直不忍心殺它。已經到快喫晚飯的時候了，公婆着急，就催促她快做，責備她做得太遲。正見害怕了，就逃到鄰居家，又從鄰居家裏逃到野外，只管在野外小道中一直走。已經走了幾十裏了，不覺有些疲倦。這時看到路兩邊花草樹木，與人世間的不同。她就來到了山中一座房舍，有個女道士在裏邊，楊正見就把她逃出的根由告訴了女道士。女道士說：「你有憫人好生的善心，是可教之人。」就留下她讓她住在那裏。那座山舍在蒲江縣主簿化的附近，她們的住處沒有水，女道士常常派正見到山澗中的泉眼去打水。女道士平時不喫飯，爲了正見的緣故，有時出去到山外討要糧食，來供養正見，這樣過了幾年。正見恭順謹慎，勤快而守規矩，按弟子的禮節去做，不曾有虧禮節，也不曾懈怠。有一天，正見打水時，忽然在打水的泉眼那個地方看見一個小孩，這小孩潔白可愛，剛到一歲多點，見到人又是喜又是笑。正見抱起他撫弄愛惜，時間久了，楊正也就習以爲常。由於這個原因，正見打水回去晚了的時候已經不知多少次了。女道士覺得可疑奇怪，就問正見，正見就把遇到小孩的事稟告了女道士。女道士說：「你如果再見到，一定要抱那小孩徑直回來，我想要看一看。」從這以後一個多月了，正見到泉中打水時，那個小孩又出現了，她就把小孩抱起來往回走。快到家的時候，小孩已經僵死了，看看他很象樹的根，有幾斤重。女道士見到了就認出它，原來是個茯苓，就讓正見洗淨飯鍋去蒸它。這時，正趕上山裏的糧食喫光了，女道士就出山去討米，留給正見一天的食品和三小捆柴，教導她說：「飯鍋的那件東西，只要把三小捆柴燒盡，停下火就可以了，不要着急看它。」女道士出山，約定過一個晚上就回來。沒想到這天晚上颳大風下大雨，山水漫流，道路受阻，女道士十天也沒回來。正見飯喫光了，餓得很，聞到飯鍋中那個東西很香，就偷着喫它，幾天就全吃盡了，這時女道士纔回來。女道士聽說這個情況，嘆息着說：「誰能成仙，本來應該是命裏註定的，假使不是遇到雨水把道沖壞，你怎麼能夠把靈藥全部喫淨呢？我的師父常說，這山裏有人形的茯苓，喫到它的人可以白日昇天，我等它二十年了。你如今遇到了把它吃了，你真是得道的人啊！」從此，正見的容顏、狀態越來越奇異，光彩射人，還常有衆仙人降臨她的住室，跟她談論真宮天府的事情。一年多，正見就白日昇天，時間就是開元二十一年壬申十一月三日。她曾經對她的師父說：「得到靈藥吃了，本來當日就該登上仙位。我所以遲迴的原因，是由於我幼年的時候，看見父母揀點稅錢送往官府。其中有明亮乾淨又圓的好錢就我就偷着藏起兩個銅錢留着它玩。因爲這個隱藏官錢的過錯，罰我再在人間多住一年。」她昇天的地方，就是現在邛州蒲江縣主簿化，那裏還有汲水處存在。從前，廣漢主簿王興就是在這裏昇天的。

董上仙

董上仙，遂州方義女也。年十七，神姿豔冶，寡於飲膳，好靜守和，不離於世。鄉里以其容德，皆謂之上仙之人，故號曰「上仙」。忽一旦紫雲垂布，並天樂下於其庭，青童子二人，引之昇天。父母素愚，號哭呼之不已。去地數十丈，復下還家，紫雲青童，旋不復見。居數月，又昇天如初。父母又號泣，良久復下。唐開元中，天子好尚神仙，聞其事，詔使徵入長安。月餘，乞還鄉里，許之。中使送還家。百餘日復昇天，父母又哭之。因蛻其皮於地，乃飛去。皮如其形，衣結不解，若蟬蛻耳。遂漆而留之，詔置上仙、唐興兩觀於其居外。今在州北十餘里，涪江之濱焉。（出《集仙錄》）

【譯文】

董上仙，是遂州方義縣的女子。年方十七歲，生得神姿豔麗妖冶，很少喫飯飲水，喜好清靜保持和諧，不疏遠世人。家鄉鄰里的人們根據她的容貌和品德，都說她是上仙之人，所以稱作上仙。有一天，忽然紫雲低沉密佈，連同天上的仙樂一起降到她家院子裏，兩個青衣童子領着她升上天。她的父母一向愚昧，號哭呼喚女兒，一直不停止。這時上仙已離地幾十丈了，又下來回到家裏，紫雲和青衣童子立刻就不見了。住了幾個月，上仙又像當初那樣升上天，父母又號哭，過了很久，上仙又下來了。唐朝開元年間，天子喜好崇尚神仙，聞聽這件事，就下詔書派使者徵召上仙入長安。過了一個多月，上仙請求回家鄉故里，皇帝答應了她，派宮中使者把她送回家。一百多天以後，上仙又昇天，父母又哭泣，上仙就把皮蛻到地上才飛去。皮跟她的形體一樣，衣服的扣子沒有解開，像蟬脫殼似的，她的父母就將她的衣服加上一道透明漆保留起來。皇帝下令在上仙居住之處設置上仙、唐興兩座道觀。這兩座道觀如今在州北十多里，涪江之濱。

張連翹

黃梅縣女道士張連翹者，年八九歲。常持瓶汲水，忽見井中有蓮花如小盤，漸漸出井口。往取便縮，不取又出。如是數四，遂入井。家人怪久不回，往視，見連翹立井水上。及出，忽得笑疾。問其故，雲有人自後以手觸其腋，癢不可忍。父母以爲鬼魅所加，中夜潛移之舅族，方不笑。頃之，又還其家，雲飢，求食，日食數鬥米飯，雖夜置菹餚於臥所，覺即食之。如是六七日，乃聞食臭，自爾不復食，歲時或進三四顆棗，父母因命出家爲道士。年十八，晝日於觀中獨坐，見天上墜兩錢，連翹起就拾之。鄰家婦人乃推籬倒，亦爭拾，連翹以身據錢上。又與黃藥三丸，遽起取之。婦人擘手，奪一丸去，因吞二丸，俄而皆死。連翹頃之醒，便覺力強神清，倍於常日。其婦人吞一丸，經日方蘇，飲食如故。天寶末，連翹在觀，忽悲思父母，如有所適之意。百姓邑官，皆見五色雲擁一寶輿，自天而下。人謂連翹已去，爭來看視。連翹初無所覺，雲亦消散。諭者雲：「人衆故不去。」連翹至今猶在，兩肋相合，形體枯悴，而無所食矣。（出《廣異記》）

【譯文】

黃梅縣女道士張連翹這個人，在八九歲的時候，經常拿着瓶子到井中去打水。有一天，她忽然看到井中有蓮花，像小盤子那麼大，漸漸升出井口。伸手去摘它，它就縮回去，不去取它，它又出來。象這樣出出縮縮多少次，連翹就跳進井中。家裏人因爲連翹時間長了沒回去，覺得奇怪，就到井臺去看，見連翹站在井水之上。等到出來，連翹忽然得了笑疾。問她原因，她說有人從她身後用手撓她腋窩，癢得忍不住。父母以爲是鬼魅所施加的，就在半夜悄悄地把連翹送到她舅舅家，連翹這纔不笑了。過了一些日子，連翹又回到自己家裏，說是餓了要喫的，每天能喫幾鬥米的飯，即使在夜裏也要在她睡覺的地方放上喫的，醒來就喫。象這樣一直過了六七天，竟然聞到食物的味道就覺得臭，從此不再喫飯，過年過節時偶爾喫三四顆棗，父母就讓她出家當道士。十八歲那年，大白天在觀中獨坐，看見天上掉下來兩個錢，連翹就起身去拾它。鄰居的女人竟然把籬笆推倒，也來爭着拾錢，連翹就把身體壓在錢上。天上又掉下三丸黃藥，連翹急忙取藥。那個女人扒開連翹的手，奪去了一丸，連翹就把兩丸藥吞下。不一會兒，兩個人都死了。連翹過一陣就醒來了，就覺得力氣強大，精神清爽，比平常強一倍。那個女人吞了一丸，經過一整天才甦醒，飲食還象過去一樣。天寶末年，連翹在道觀裏，忽然想念父母而悲傷，好象有要到哪兒去的意思。這天，百姓和縣官都看見五色雲擁着一輛寶車從天上下來，人們認爲連翹已經走了，都爭着來看。連翹根本沒有覺察什麼，雲也消散了。明白的人說：「因爲看的人多，所以她沒去。」連翹至今還在，兩肋相合，形體枯乾憔悴，什麼東西也不喫。

張鎬妻

張鎬，南陽人也。少爲業勤苦，隱王屋山，未嘗釋卷。山下有酒家，鎬執卷詣之，飲二三杯而歸。一日，見美婦人在酒家，揖之與語，命以同飲。欣然無拒色，詞旨明辨，容狀佳麗。既晚告去，鎬深念之，通夕不寐。未明，復往伺之。已在酒家矣。復召與飲，微詞調之。婦人曰：「君非常人，願有所託，能終身，即所願也。」鎬許諾，與之歸，山居十年。而鎬勤於《墳》、《典》，意漸疏薄，時或忿恚。婦人曰：「君情若此，我不可久住。但得鯉魚脂一斗合藥，即是矣。」鎬未測所用，力求以授之。婦以鯉魚脂投井中，身亦隨下。須臾。乘一鯉自井躍出，凌空欲去，謂鎬曰：「吾比待子立功立事，同升太清。今既如斯，固子之簿福也。他日守位不終，悔亦何及！」鎬拜謝悔過。於是乘魚昇天而去。鎬後出山，歷官位至宰輔。爲河南都統，常心念不終之言，每自咎責。後貶辰州司戶，復徵用薨，時年方六十。每話於賓友，終身爲恨矣。（出《神仙感遇傳》）

【譯文】

張鎬是南陽人，年輕時從事學業很勤奮辛苦。到王屋山隱居，從不曾放下手中的書。山中有個酒家，張鎬常常拿着書到酒家去，喝二三杯就回來，有一天，他看見一個美婦人在酒家，就過去一揖見禮，與她交談，邀請那美婦人一起飲酒。那女子欣然同意，沒有拒絕，而且能言善辨，容顏情態都很出衆。天色已經很晚了，那女子告辭離去，張鎬卻深深想念她，整個一夜都沒有睡着覺。天還沒有亮，就又去酒家等她，而那女子已經在酒家了。張鎬又召她與自己同飲，用婉轉巧妙的言詞與她調情。女子說：「您不是一般人，我也願意有所寄託，能夠和您終身相伴，就是我的願望。」張鎬答應了，就帶她一起回家，在山中居住了十年。而張鎬努力於《三墳》、《五典》，研究學問，感情逐漸疏遠淡薄了，有時還生氣發脾氣。那個女子說：「您的感情如果這樣，我不可能長久住下去了。只要能得到一斗鯉魚脂配藥，我就滿足了。」張鎬猜不出要鯉魚脂有什麼用，於是盡力找來鯉魚脂給了她。那女子把鯉魚脂投到井中，自己也隨着跳下去。不一會兒，女子乘着鯉魚從井中飛躍而出。凌空欲去時，對張鎬說：「我本打算等您立了功、成就了事業，一同升上太清成仙。今既如此，是您的福薄啊。將來，你連自己通過努力而獲得的地位也保不住，後悔又怎麼來得及呢？」張鎬下拜道歉，爲自己的過失後悔。於是那女子乘魚昇天而去了。張鎬後來出山，做官位至宰相。他在任河南都統時，常常在心中思考那女子關於守位不終的話，往往自咎自責。後來，他被貶爲辰州司戶，重新徵用時，他就死了。當時年紀剛六十歲。生前，他經常與賓朋說起舊事，終身覺得遺憾。

太陰夫人

盧杞少時，窮居東都，於廢宅內賃舍。鄰有麻氏嫗孤獨。杞遇暴疾，臥月餘，麻婆來作羹粥。疾愈後，晚從外歸，見金犢車子在麻婆門外。盧公驚異，窺之，見一女年十四五，真神人！明日潛訪麻婆，麻婆曰：「莫要作婚姻否？試與商量。」杞曰：「某貧賤，焉敢輙有此意？」麻曰：「亦何妨！」既夜，麻婆曰：「事諧矣。請齋三日，會於城東廢觀。」既至，見古木荒草，久無人居，逡巡。雷電風雨暴起，化出樓臺，金殿玉帳，景物華麗。有輜軿降空，即前時女子也。與杞相見曰：「某即天人，奉上帝命，遣人間自求匹偶耳。君有仙相，故遣麻婆傳意。更七日清齋，當再奉見。」女子呼麻婆，付兩丸藥。須臾雷電黑雲，女子已不見，古木荒草如舊。麻婆與杞歸，清齋七日，斸地種藥，才種已蔓生；未頃刻，二葫蘆生於蔓上，漸大如兩斛甕。麻婆以刀刳其中，麻婆與杞各處其一，仍令具油衣三領。風雷忽起，騰上碧霄，滿耳只聞波濤之聲。久之覺寒，令着油衫，如在冰雪中，復令着至三重，甚暖。麻婆曰：「去洛已八萬裏。」長久，葫蘆止息，遂見宮闕樓臺，皆以水晶爲牆垣，被甲伏戈者數百人。麻婆引杞入見。紫殿從女百人，命杞坐，具酒饌。麻婆屏立於諸衛下。女子謂杞：「君合得三事，任取一事：常留此宮，壽與天畢；次爲地仙，常居人間，時得至此；下爲中國宰相。」杞曰：「在此處實爲上願。」女子喜曰：「此水晶宮也。某爲太陰夫人，仙格已高。足下便是白日昇天。然須定，不得改移，以致相累也。」乃齎青紙爲表，當庭拜奏，曰：「須啓上帝。」少頃，聞東北間聲雲：「上帝使至！」太陰夫人與諸仙趨降。俄有情節香幡，引朱衣少年立階下。朱衣宣帝命曰：「盧杞，得太陰夫人狀雲，欲住水晶宮。如何？」杞無言。夫人但令疾應，又無言。夫人及左右大懼，馳入，取鮫綃五匹，以賂使者，欲其稽緩。食頃間又問：「盧杞！欲水晶宮住？作地仙？及人間宰相？此度須決。（決原作快，據明抄本改）」杞大呼曰：「人間宰相！」朱衣趨去。太陰夫人失色曰：「此麻婆之過。速領回！」推入葫蘆。又聞風水之聲，卻至故居，塵榻宛然。時已夜半，葫蘆與麻婆並不見矣。（出《逸史》）

【譯文】

盧杞年輕時家裏很窮，住在東都洛陽，在一所廢宅內租賃房舍。鄰居有個姓麻的老太婆，孤身獨住。有一次，盧杞遭遇暴病，躺了一個多月，麻婆來給他作湯作粥。病好以後，有一天晚上，盧杞從外邊回來，看見一輛金犢車子停在麻婆門外。盧杞很驚奇，就偷偷地去看，見到一個女郎，年紀有十四五歲，真是神人啊！第二天，盧杞悄悄問麻婆，麻婆說：「莫非要作婚姻嗎？我與她商量一下試試。」盧杞說：「我家裏貧窮，又沒有地位，哪敢突然有這個想法？」麻婆說：「這又何妨！」已經到晚上了，麻婆說：「事情成功了。請你齋戒三天，在城東的廢棄道觀裏相會。」齋戒三天後，盧杞到廢觀以後，看到的是古樹荒草，這裏很久沒有人住了，他就遲遲疑疑地不敢向前。這時，雷電風雨突然而起，變化出樓臺，金殿玉帳，景物華麗。有一輛有帷蓋帷幕的車子從空中降落下來，車上坐的就是前些日子的那個女郎。女郎與盧杞相見，她說：「我就是天人，奉上帝之命，打發我到人間自己找配偶。您有仙相，所以我派麻婆傳遞心意。再請齋戒七天，當再見面。」女郎呼喚麻婆，給了兩丸藥。不一會兒，雷電黑雲又起，女郎已經不見了，古樹荒草還和原來一樣。麻婆與盧杞回去，齋戒七天，刨地種藥。才下種，已經生出蔓；不一會兒，兩個葫蘆從蔓上生出，逐漸變大，像裝兩斗酒的大甕那麼大。麻婆用刀把葫蘆裏面的東西刨出來，麻婆就與盧杞各坐一個葫蘆，又讓盧杞準備三件油衣。這時忽然起了風雷，兩人乘坐葫蘆騰空而起，直到碧空雲霄之中，滿耳只聽見波濤的聲音。時間長了，覺得寒冷，麻婆就讓盧杞穿上油衫，盧杞感到如在冰雪之中。麻婆又讓他穿到三層，這回覺得很暖和了。麻婆說：「離洛陽已經八萬裏了。」又過很長時間，葫蘆停下來，就見到了宮闕樓臺，都是用水晶造的牆垣，披着甲衣拿着戈矛的衛兵有幾百人。麻婆領着盧杞進見。紫色的宮殿之上，幾百個女子隨着那女郎出來，女郎命盧杞坐下，又命準備酒筵。麻婆身子筆直地站在衆侍衛之下。女郎對盧杞說：「您能夠從三件事中任意選取一件事：永遠留在這座宮裏，壽命與天同在；其次是作地仙，常住人間，有時也能到這裏；最下是作人間宰相。」盧杞說：「能夠留在此處，實在是我的最大願望。」女郎高興地說：「這是水晶宮啊！我是太陰夫人，仙格已經很高。您留在這裏，便是白日昇天了。然而必須確定，不能改變，以免連累我。」女郎就拿出青紙寫表章，當庭拜奏，她說：「必須呈報上帝。」過了一會兒，聽到東北一帶有人大聲說：「上帝使者到！」太陰夫人與衆仙趕快降階相迎。一會兒，出現了幢節香幡，引導着一個穿大紅衣服的年輕人立於階下。穿紅衣那人傳達上帝的命令說：「盧杞！看到了太陰夫人的奏摺，說你願意住在水晶宮。你打算如何？」盧杞不說話。太陰夫人令他快答應，可是盧杞還是不說話。夫人與左右仙官都很害怕，趕快跑進宮，取出五匹鮫綃，用它賄賂使者，想讓他延緩一下。大約有喫頓飯的時間，天使又問：「盧杞！你想要住在水晶宮，還是作地仙，或者回到人間當宰人失色說：「這是麻婆的過錯。趕快把他領回去！」就把他們推入葫蘆。盧杞又聽到風和雨的聲音，不一會兒，便回到過去住的地方，滿是灰塵的牀榻還是原樣。這時已經半夜了，葫蘆和麻婆同時不見了。

卷第六十五 女仙十

姚氏三子 趙旭 虞卿女子 蕭氏乳母

姚氏三子

唐御史姚生，罷官，居於蒲之左邑。有子一人、外甥二人，各一姓，年皆及壯，而頑駑不肖。姚之子稍長於二生。姚惜其不學，日以誨責，而怠遊不悛。遂於條山之陽，結茅以居之，冀絕外事，得專藝學。林壑重深，囂塵不到。將遣之日，姚誡之曰：「每季一試汝之所能，學有不進，必檟楚及汝！汝其勉焉。」及到山中，二子曾不開卷。但樸斫塗墍爲務。居數月，其長謂二人曰：「試期至矣，汝曹都不省書，吾爲汝懼。」二子曾不介意，其長攻書甚勤。忽一夕，子夜臨燭，憑几披書之次，覺所衣之裘，後裾爲物所牽，襟領漸下。亦不之異，徐引而襲焉。俄而復爾，如是數四。遂回視之，見一小豚，籍裘而伏，色甚潔白，光潤如玉。因以壓書界方擊之，豚聲駭而走。遽呼二子秉燭，索於堂中。牖戶其密，周視無隙，而莫知豚所往。明日，有蒼頭騎扣門，搢笏而入，謂三人曰：「夫人問訊，昨夜小兒無知，誤入君衣裙，殊以爲慚；然君擊之過傷。今則平矣，君勿爲慮。」三人俱遜詞謝之，相視莫測其故。少頃，向來騎僮復至，兼抱持所傷之兒，並乳褓數人，衣襦皆綺絝，精麗非尋常所見。復傳夫人語云：「小兒無恙，故以相示。」逼而觀之，自眉至鼻端，如丹縷焉，則界方棱所擊之跡也。三子愈恐。使者及乳褓，皆甘言慰安之，又云：「少頃夫人自來。」言訖而去。三子悉欲潛去避之，惶惑未決。有蒼頭及紫衣宮監數十奔波而至，前施屏幃，茵席炳煥，香氣殊異。旋見一油壁車，青牛丹轂，其疾如風，寶馬數百，前後導從，及門下車。則夫人也。三子趨出拜，夫人微笑曰：「不意小兒至此，君昨所傷，亦不至甚，恐爲君憂，故來相慰耳。」夫人年可三十餘，風姿閒整，俯仰如神，亦不知何人也。問三子曰：「有家室未？」（未原作來，據黃本改）三子皆以未對。曰：「吾有三女，殊姿淑德，可以配三君子。」三子拜謝。夫人因留不去，爲三子各創一院，指顧之間，畫堂延閣，造次而具。翌日，有輜軿車至焉，賓從粲麗，逾於戚里。車服炫晃，流光照地，香滿山谷。三女自車而下，皆年十七八。夫人引三女升堂，又延三子就座。酒餚珍備，果實豐衍，非常世所有，多未之識。三子殊不自意。夫人指三女曰：「各以配君。」三子避席拜謝。復有送女數十，若神仙焉。是夕合巹，夫人謂三子曰：「人之所重者生也，所欲者貴也。但百日不泄於人，令君長生度世，位極人臣。」三子復拜謝，但以愚昧扞格爲憂。夫人曰：「君勿憂，斯易耳。」乃敕地上主者，令召孔宣父。須臾，孔子具冠劍而至。夫人臨階，宣父拜謁甚恭。夫人端立，微勞問之，謂曰：「吾三婿欲學，君其引之。」宣父乃命三子，指六籍篇目以示之，莫不了然解悟、大義悉通，鹹若素習。既而宣父謝去。夫人又命周尚父，示以玄女符玉璜祕訣，三子又得之無遺。復坐與言，則皆文武全才，學究天人之際矣。三子相視，自覺風度夷曠，神用開朗，悉將相之具矣。其後姚使家僮饋糧，至則大駭而走。姚問其故，具對以屋宇帷帳之盛、人物豔麗之多。姚驚謂所親曰：「是必山鬼山魅也。」促召三子。三子將行，夫人戒之曰：「慎勿泄露，縱加楚撻，亦勿言之。」三子至，姚亦訝其神氣秀髮，佔對閒雅。姚曰：「三子驟爾，皆有鬼物憑焉。」苦問其故，不言，遂鞭之數十。不勝其痛，具道本末，姚乃幽之別所。姚素館一碩儒，因召而與語。儒者驚曰：「大異大異！君何用責三子乎？向使三子不泄其事，則必爲公相，貴極人臣。今泄之，其命也夫！」姚問其故，而云：「吾見織女、婺女、須女星皆無光，是三女星降下人間，將福三子。今泄天機，三子免禍幸矣。」其夜，儒者引姚視三星，星無光。姚乃釋三子，遣之歸山，至則三女邈然如不相識。夫人讓之曰：「子不用吾言，既泄天機，當於此訣。」因以湯飲三子。既飲，則昏頑如舊，一無所知。儒謂姚曰：「三女星猶在人間，亦不遠此地分。」密謂所親言其處，或雲河東張嘉真家。其後將相三代矣。（出《神仙感遇傳》）

【譯文】

唐朝有一位御史姚生，罷官以後住在蒲州東面的一座小城。有一個兒子、兩個外甥，兩個外甥各姓一個姓。年齡都到了壯年，卻頑劣不成才。姚生的兒子比其餘二生年齡稍大。姚生痛惜他們不學習，天天教誨責備，而他們照舊懶散遊蕩不肯改過。於是姚生就在條山之南，蓋上幾間茅屋，讓他們住在那裏，指望禁絕外事，能專心鑽研學問。林壑重疊幽深，喧鬧塵俗之事無法打擾。將要打發他們去時，姚生警告他們說：「我每個季度考一次你們的才能，如果學習沒有長進，一定打你們，你們勤勉努力吧！」等到來到山中，兩個小一點的連書本也不打開，只是把砍樹皮塗塗屋頂當正經事幹。住了幾個月，那個大的對兩個小的說：「考試的期限到了，你們還不看書，我都替你們害怕。」那兩個小一點的也沒在乎，那個年長一點的讀書很勤奮。有一天晚上，他半夜到燈燭前，伏在几案上翻閱書的時候，忽然覺得所穿的皮衣後襟被什麼東西拉扯，襟和領漸漸往下脫落。他也不覺得這事奇怪，慢慢拉過來又穿上了。不一會兒，又是這樣，如此多次。他就回頭去看看，看到一隻小豬，在他的皮衣上趴着。小豬顏色潔白，光澤滋潤如玉一般。他就用壓書的界方去打它，小豬驚叫一聲就跑了。他就急忙喊叫那兩個年輕人拿着燈燭，在堂中搜尋。可是，雖然門窗很嚴密，查看四周也沒有縫隙，卻不知道小豬哪兒去了。第二天，有個僕人打扮騎馬的人來敲門，把笏板插在腰帶上進入室內，對三個人說：「夫人向三位公子問訊：昨天晚上小兒無知，誤入您的衣裙，很覺得慚愧。然而您把他打得過分，使他受傷了。不過現在已經平復了，您們不要爲此事憂慮。」三個人都用謙遜的言詞向他道歉。三個人互相看了看，誰也猜不透其中緣故。隔了一會兒，剛纔來的那個騎馬的僕人又來了，同時還抱着受傷的小孩，連同奶媽子、保姆幾個人，所穿的衣服都是綾羅綢緞，其精美華麗不是尋常能見到的。他們又傳達夫人的話說：「小兒無恙，所以把他抱來給你們看看。」他們三人走近一看，那小孩自眉頭到鼻端，象紅線似的有一道傷痕，是界方的棱打上去的痕跡。三個人更加恐慌了，使者及乳母保姆都用好語安慰他們。又說：「待一會兒夫人親自來。」說完就走了。三個人全都想要偷偷逃走去躲避一下，驚慌遲疑，一時沒有決定下來。這時，有奴僕宮監幾十人奔波而至，上前放下屏風帷帳，鋪設草墊蘆蓆，光彩鮮明，香氣特異。頃刻又看到一輛油壁車，青色的牛拉着硃紅色的車，其快如風，幾百匹寶馬，有的在前引導，有的在後邊跟隨，到門口下車。車上的人原來就是夫人。三個年輕人急忙快步走出參拜，夫人微笑着說：「沒料到小兒到這裏來玩，被您昨天所傷，也不太嚴重，恐怕爲您增憂，所以來慰問你們。」夫人的年紀大約有三十多歲，風姿嫺雅整肅，一舉一動很像神仙，也不知是什麼人。夫人問三個年輕人：「你們有沒有媳婦啊？」三個人都回答沒有。夫人說：「我有三個女兒，姿容很美，又德性賢淑，可以匹配三位君子。」三人下拜道謝。夫人就留下來沒走，爲三個年輕人各創設一所院落，彈指之間，畫堂長閣，先後都安排好了。第二天，有用篷帳裝飾的車子來到了，賓客隨從都明豔美麗，是三個年輕人親戚鄰里遠所不及，車馬服飾光芒閃耀，流動的光輝照亮大地，香滿山谷。這時，三個女郎從車上走下來，年齡都在十七八歲。夫人領着三個女兒登上殿堂，又請三位年輕人就座。美酒佳餚珍奇之物齊備，果實豐足盛多，都不是平時世上所有，多數都不認識是什麼，三位年輕人自己完全沒想到會有這種意想不到的事情。夫人指着三個女郎說：「我把她們分別許配給你們。」三位年輕人趕忙離席下拜道謝。又有陪送的女子幾十人，都神仙似的。當天晚上舉行婚禮，夫人對三位年輕人說：「人們最重視的東西是生命，最想得到的東西是富貴。只要你們一百天之內不向外人泄露此事，你們就會長生度世、位極人臣。」三個年輕人又下拜道謝，只是因爲自己愚昧與人家相比格格不入，而感到憂愁。夫人說：「你們不要憂愁，這事容易。」於是令主管人間之事的人前來，讓他召請孔宣父。一會兒，孔子戴冠佩劍到來。夫人走到臺階前，孔子很恭敬地參見。夫人端然站立，稍微慰問他幾句，然後對他說：「我的三個女婿想讀書學習，你好好引導他們。」孔子就命三位年輕人坐好，指點《詩經》、《尚書》、《禮記》、《易經》和《春秋》等六經篇目給他們看。這三個人全都清清楚楚地理解領悟了，大義也全都精通了，全都象是從前學習過似的。不久，孔子告辭離去。夫人又命周尚父，把九天玄女的兵、符、玉、六壬、遁甲等祕訣指點給他們，三個人又沒有遺漏地全學會了。再坐下與他們談話時，他們就都達到了文武全才，學到天人的地步了。三個人互相看了看，自己也覺得風度怡曠，神用開爽，全都是將相的才能了。其後姚生派家僮去給他們送糧，到這一看，大吃了一驚就走了。姚生訊問其中的緣故，僕人就把那裏屋宇帷帳之盛、豔麗人物之多這些情況，詳詳細細地回覆一遍。姚生驚異地對他親近的人說：「這一定是山鬼迷惑了他們。」就趕快召回三個年輕人。三人將要走的時候，夫人告誡他們說：「千萬不要泄露，縱使棍棒交加，也不要說出這裏的祕密。」三位年輕人到家了，姚生也爲他們神氣秀髮、佔對嫺雅而驚訝。姚生說：「你們三人突然這樣，都有鬼物附體。」苦苦追問其中緣故，三個人都不說。於是姚生就用鞭子抽打他們，打到幾十下，他們忍不住疼痛，就說出全部事情的來龍去脈，姚生就把他們軟禁在別的地方。姚生設館一向接納一位大學者，就把這個大學者召來跟他說了。大學者驚奇地說：「太不一般，太不一般了！您哪能責罰三位年輕人呢？剛纔假使三子不泄露那些事情，就一定成爲公侯將相而貴極人臣。如今泄露了，大概也是命裏註定吧！」姚生問他其中的緣故，他說：「我看到織女、婺女、須女三星全都無光，是三女星下凡降到了人間，將給三個年輕人帶來福份。如今泄露了天機，三位年輕人如免禍就很幸運了！」那天夜裏，大學者導引姚生觀看三星，三星無光。姚生就放出三個孩子，打發他們回到山裏去。他們到了，三個女子卻像不認識他們似地疏遠他們。夫人責備他們說：「你們不聽我的話，既然泄露了天機，就當從此訣別。」於是拿湯水給三位年輕人喝。喝完以後，他們就象過去一樣糊塗愚昧，一無所知。大學者對姚生說：「三個女星還在人間，離此地也不遠。」他還祕密地對親近的人說三星所在之處，推測說，大約在河東張嘉真家。後來，張家三代人都做了將相了。

趙旭

天水趙旭，少孤介好學，有姿貌，善清言，習黃老之道。家於廣陵，嘗獨茸幽居，唯二奴侍側。嘗夢一女子，衣青衣，挑笑牖間。及覺而異之，因祝曰：「是何靈異？願覿仙姿，幸賜神契。」夜半，忽聞窗外切切笑聲。旭知真神，複視之。乃言曰：吾上界仙女也。聞君累德清素，幸因寤寐，願託清風。」她驚喜，整衣而起曰：「襄王巫山之夢，洞簫秦女之契，乃今知之。」靈鑑忽臨，忻歡交集，乃回燈拂席以延之。忽有清香滿室，有一女，年可十四五，容範曠代，衣六銖霧綃之衣，躡五色連文之履，開簾而入。旭載拜。女笑曰：「吾天上的青童，久居清禁。幽懷阻曠，位居末品，時有世念，帝罰我人間隨所感配。以君氣質虛爽，體洞玄默，幸託清音，願諧神韻。」旭曰：「蜉蝣之質，假息刻漏，不意高真俯垂濟度，豈敢妄興俗懷？」女乃笑曰：「君宿世有道，骨法應仙，然已名在金格，相當與吹洞簫於紅樓之上，撫雲璈於碧落之中。」乃延坐，話玉皇內景之事。夜鼓，乃令施寢具。旭貧無可施。女笑曰：「無煩仙郎。」乃命備寢內。須臾霧暗，食頃方妝，其室中施設珍奇，非所知也。遂攜手於內，其瑰姿發越，希世罕傳。夜深，忽聞外一女呼：「青夫人。」旭駭而問之，答曰：「同宮女子相尋爾，勿應。」乃扣柱歌曰：「月霧飄遙星漢斜，獨行窈窕浮雲車。仙郎獨邀青童君，結情羅帳連心花。……」歌甚長，旭唯記兩韻。謂青童君曰：「可延入否？」答曰：「此女多言，慮泄吾事於上界耳。」旭曰：「設琴瑟者，由人調之，何患乎！」乃起迎之。見一神女在空中，去地丈餘許，侍女六七人，建九明蟠龍之蓋，戴金精舞鳳之冠，長裙曳風，璀璨心目。旭載拜邀之；乃下曰：「吾嫦娥女也。聞君與青君集會，故捕逃耳。」便入室。青君笑曰：「卿何以知吾處也？答曰：「佳期不相告，誰過耶？」相與笑樂。旭喜悅不知所栽，既同歡洽。將曉，侍女進曰：「雞鳴矣，巡人案之。」女曰：「命車。」答曰：「備矣。」約以後期，答曰：「慎勿言之世人，吾不相棄也。」及出戶，有五雲車二乘，浮於空中。遂各登車訣別，靈風颯然，凌虛而上，極目乃滅。旭不自意如此，喜悅交甚、但灑掃、焚名香、絕人事以待之。隔數夕復來，來時皆先有清風肅然，異香從之，其所從仙女益多，歡娛日洽。爲旭致行廚珍膳，皆不可識，甘美殊常。每一食，經旬不飢，但覺體氣衝爽。旭因求長生久視之道，密受隱訣。其大抵如《抱朴子·內篇》修行，旭亦精誠感通。又爲旭致天樂，有仙妓飛奏檐楹而不下，謂旭曰：「君未列仙品，不合正御，故不下也。」其樂唯笙簫琴瑟，略同人間，其餘並不能識，聲韻清鏘。奏訖而云霧霏然，已不見矣。又爲旭致珍寶奇麗之物，乃曰：「此物不合令世人見，吾以卿宿世當仙，得肆所欲。然仙道密妙，與世殊途，君若泄之，吾不得來也。」旭言誓重疊。後歲餘，旭奴盜琉璃珠鬻於市，適值胡人，捧而禮之，酬價百萬。奴驚不伏，胡人逼之而相擊。官勘之，奴悉陳狀。旭都未知。其夜女至，愴然無容曰：「奴泄吾事，當逝矣。」旭方知失奴，而悲不自勝。女曰：「甚知君心，然事亦不合長與君往來，運數然耳。自此訣別，努力修持，當速相見也。其大要以心死可以身生，保精可以致神。」遂留《仙樞龍席隱訣》五篇，內多隱語，亦指驗於旭，旭洞曉之。將旦而去，旭悲哽執手。女曰：「悲自何來？」旭曰：「在心所牽耳。」女曰：「身爲心牽，鬼道至矣。」言訖，竦身而上，忽不見，室中簾帷器具悉無矣。旭恍然自失。其後寤寐，彷彿猶尚往來。旭大曆初，猶在淮泗，或有人於益州見之，短小美容範，多在市肆商貨，故時人莫得辨也。《仙樞遙》五篇，篇後有旭紀事，詞甚詳悉。（出《通幽記》）

【譯文】

天水的趙旭，年輕時耿介方正，愛好學習，相貌出衆，善於清談，熟習黃老之道。他家住廣陵，曾經單獨修繕一處隱密的居室，只有兩個僕人在身邊服侍。他曾經在夢中見到一個女子，穿着青衣，在窗前與他調笑。待到醒來覺得這個夢稀奇，於是他就禱告說：「您究竟是什麼靈異？願一睹仙姿，希望恩賜神約。」半夜的時候，忽然聽到窗外有細聲細氣的笑聲。趙旭知道她是神人，就又禱告。女子才說道：「我是上界的仙女啊。聽說你道德清雅，有幸在夢寐中相識，願將終身託付給品行如同清風一般高雅的您。」趙旭又驚又喜，就整理一下衣服站起身說：「襄王在巫山幽會神女之夢，秦女與弄玉洞簫之約，我今天才算懂得了。」靈仙忽然光臨，趙旭歡欣交集，於是他就把燈點亮，拂拭乾淨牀蓆來延請仙女。忽然清香滿室，有一個女郎，年約十四五歲，容顏世上無匹，穿着又輕又薄的六銖霧紗衣服，着五色連紋的鞋子，掀開門簾進來。趙旭拜了又拜。女郎笑着說：「我是天上的青童，久居上清宮禁，幽情阻絕，位居最末品級，時常有世俗之念，於是天帝罰我到人間隨我的心願婚配。因爲你氣質清爽，體察熟知玄默，有幸託身於你這位知音，願與你神韻和諧。」趙旭說：「我只不過是蜉蝣之質，借刻漏之時而喘息，沒料到高真之仙俯垂下界救度我，哪敢妄自興起世俗的情懷？」女郎就笑着說：「你前世有道，骨法應當成仙，已經名在金格，適合與您吹洞簫於紅樓之上，撫雲璈於碧落之中。」於是請趙旭坐下，跟他敘說玉皇內景的一些事情。夜鼓已報更次，女郎就讓趙旭鋪設就寢用具。趙旭貧窮沒有什麼可鋪墊。女郎笑着說：「不必麻煩仙郎了。」就命仙僕備辦寢室內的用具，不一會兒，室內暗下來了，一頓飯的時間霧氣漸收，其室內施設的珍奇之物，趙旭都不知是什麼。於是攜手入內，她瑰姿綽約，稀世罕見。夜深了，忽然聽到窗外一個女子呼：「喚青夫人！」趙旭驚駭地問身邊的仙女，仙女回答說：「是我同宮的女子尋找我，不要答應。」於是外面仙女敲着柱子唱道：「月露飄遙星漢斜，獨行窈窕浮雲車。仙郎獨邀青童君，結情羅帳連心花……」歌很長，趙旭只記住兩韻。趙旭對青童君說：「可以請她進來嗎？」青童君回答說：「這個女子多言多語，擔心她把我們的事泄露到上界去呀。」趙旭說：「擺設琴瑟，由人撥動它。擔憂什麼呢？」就起身去迎接她。見到一位神女在空中，離地一丈多，侍女六七個人，樹起九明蟠龍的傘蓋，戴着金精舞鳳冠，長長的衣裙在風中搖曳，使人心中覺得光彩鮮明。趙旭拜了又拜，誠摯地邀請她，她才從空中下來，說：「我是嫦娥女呀，聽說你和青童君聚會，我特意來捕捉逃犯的。」說着就進了屋。青童君笑着說：「你怎麼知道我的去處呢？」嫦娥女回答說：「佳期不告訴我，這是誰的過錯呀？」她們就一起說笑快樂。趙旭高興得忘乎所以，盡情地同她們歡樂親近。天快亮的時候，侍女進諫說：「雞叫了，再不走的話，巡邏的人該盤察我們了。」女郎說：「備車！」回答說：「已經準備好了。」趙旭要女郎約定後會之期，女郎回答說：「你千萬不要向世上的人說起這件事，我不會拋棄你。」等到出了門，已有兩輛五雲車浮在空中，於是兩個仙女各自登車告別。她們仙風颯爽，凌空向上，趙旭放眼望去，一直望到沒有影子。趙旭自己沒有料到會有如此好事，高興得很，只管灑掃庭室、焚燒名香、斷絕與別人往來而等待仙女的再次到來。隔了幾個夜晚仙女又來了，來的時候都先有清風肅然吹來，奇異的香氣隨着她們，她所帶領的仙女更多了。他們在一起歡樂，一天比一天親近融洽。女郎又爲趙旭招來廚子做出珍奇的飯菜，趙旭都不能夠認識，味道甘美異常，每喫一頓就幾十天不餓，只覺得身體充實，精神清爽。趙旭又趁便請求長生不老之道，女郎就偷偷地教給他祕訣，其方法大體上如《抱朴子·內篇》那樣修行，趙旭也精誠地感悟了。女郎又爲趙旭招來天樂，仙妓在房屋的檐柱飄飛演奏而不下來，她對趙旭說：「您還沒有列入仙人的品級，不適合正式享用天樂，所以就不下去了。」她們的樂器，唯有笙簫琴瑟略微與人間的相同，其餘的樂器趙旭都不認識。樂曲的聲韻清晰而有節奏，演奏完畢就雲霧飄揚，已經不見了。女郎又爲趙旭弄來珍寶奇麗之物，就說：「這些東西不應該讓世俗之人看見，我因爲你前世該當成仙，所以我可以儘量滿足你的慾望。然而仙道神祕絕妙，與世俗途徑不同。你如果把它泄露了，我就不能來了。」趙旭再三再四地發了許多誓。後來過了一年多，趙旭的奴僕盜去琉璃珠拿到集市去賣，恰好遇到一個胡人，這個胡人捧着琉璃珠向他行禮，願以百萬價錢購買它。那個奴僕很驚訝，知道琉璃珠是奇寶，就不同意這個價錢。胡人逼迫他，就互相打起來了。官府審問那個奴僕，奴僕就把詳細情狀全都供述了出來，而趙旭一點都不知道。那天夜裏女郎來了，悽悽慘慘地失去了往日的笑容，她說：「你的奴僕把我們的事情泄露了，我該走了。」趙旭這才知道丟了一個奴僕。因爲女郎要走，就悲痛得自己控制不了自己。女郎說：「我很瞭解您的心情，然而事理上，也不適合跟您永遠來往，這是運數如此而已。從此訣別，您努力修行持道，很快就可以相見了。修行的最大要領是心死可以身生，保精可以致神。」於是留下《仙樞龍席隱訣》五篇，篇中隱語較多，女郎又對趙旭加以指點、驗證，趙旭很快就完全明白了。快到天亮的時候，女郎要走了，趙旭悲切地哽咽着抓住女郎的手。女郎問他：「你悲從何來？」趙旭說：「在心所牽啊！」女郎說：「身被心牽，鬼道到了。」說完，聳身而上，忽然間就不見了，趙旭屋裏的簾帷器具也全都沒有了。趙旭精神恍惚地自感失落。其後在寤寐之間，彷彿還與女郎往來。趙旭在唐代大曆初年還在淮泗一帶，偶爾有人在益州見到過他，矮小的身材，俊美的相貌，經常在集市店鋪中賣貨，所以當時人沒有誰能認出他。《仙樞》五篇，篇後有關於趙旭的紀事，記敘得很詳細全面。

虞卿女子

唐貞元初，虞卿里人女，年十餘歲，臨井治魚。魚跳墮井，逐之，亦墮其內。有老父接抱，入旁空百十步，見堂宇，甚妍潔明敞。老姥居中坐，左右極多。父曰：「汝可拜呼阿姑。」留連數日，珍食甘果，都不欲歸。姥曰：「翁母意汝，不可留也。」老父捧至井上，贈金錢二枚。父母見，驚往接之。女乃瞑目拳手，疾呼索二盤。及至，嫌腥，令以灰洗，乃瀉錢各於一盤，遂復舊。自此不食，唯飲湯茶。數日，嫌居處臭穢，請就觀中修行。歲餘，有過客避暑於院門，因而熟寐，忽夢金甲朱戈者叱曰：「仙官在此，安敢衝突？」驚覺流汗而走。後不知所云。（出《逸史》）

【譯文】

唐代貞元初年，虞卿縣普通百姓的一個女兒，年齡有十多歲，在井邊洗魚。魚跳出來掉落井中，小女孩去追魚，也落到井中。井中有個老頭接着小女孩把她抱住，進到井壁旁邊空處一百多步，看見了堂屋，那裏很美，潔淨明亮又寬敞。有個老太太在正中間坐着，左右侍候的人很多。老頭告訴小女孩說：「你可以參拜，叫她阿姑。」小女孩留連了幾天，喫的是珍奇的飯菜、甘甜的果品，小女孩都不想回家去了。老太太說：「你的父母想你，你不能再逗留了。」老頭把她捧着送到井上，又贈給她兩枚金錢。父母看見了女兒，驚喜地跑去接她。小女孩就閉着眼睛把手握成拳頭，大聲喊着要兩個盤子來。等到把盤子拿來了，她又嫌盤子腥，讓用草灰洗，這才把錢放到盤子中，每個錢放到一個盤子中。於是小女孩鬆了手睜開了眼睛，跟原來一樣。但她從此不喫飯菜，只喝茶和湯水。過了幾天，又嫌住處污穢，請求到道觀中去修行。一年多了，有個過往的客人在道觀的院門口乘涼，順便就睡熟了，忽然夢見披着金甲拿着朱戈的人吆喝他說：「仙官在此，你怎麼敢衝撞？」那個過客驚醒了，嚇出一身汗，慌忙離開這裏。後來不知那女子到哪裏去了。

蕭氏乳母

蕭氏乳母，自言初生遭荒亂，父母度其必不全，遂將往南山，盛於被中，棄於石上，衆跡罕及。俄有遇難者數人，見而憐之，相與（與字原闕，據明抄本補）將歸土龕下，以泉水浸松葉點其口。數日，益康強。歲餘能言，不復食餘物，但食松柏耳。口鼻拂拂有毛出。至五六歲，覺身輕騰空，可及丈餘。有少異兒，或三或五，引與遊戲，不知所從。肘腋間亦漸出綠毛，近尺餘，身稍能飛，與異兒羣遊海上，至王母宮，聽天樂，食靈果。然每月一到所養翁母家，或以名花雜藥獻之。後十年，賊平，本父母來山中，將求其餘骨葬之，見其所養者，具言始末。涕泣。累夕伺之，期得一見。頃之遂至，坐檐上，不肯下。父望之悲泣。所養者謂曰：「此是汝真父母，何不一下來看也？」掉頭不答，飛空而去。父母回及家，憶之不已。及買果慄，揭糧復往，以俟其來。數日又至，遣所養姥招之，遂自空際而下。父母走前抱之，號泣良久，喻以歸還。曰：「某在此甚樂，不願歸也。」父母以所持果飼之，逡巡，異兒等十數至，息於檐樹，呼曰：「同遊去，天宮正作樂。」乃出。將奮身，復墮於地。諸兒齊聲曰：食俗物矣，苦哉！」遂散。父母挈之以歸，嫁爲人妻，生子二人，又屬飢儉，乃爲乳母。（出《逸史》）

【譯文】

蕭氏乳母自己說她剛生下時遭遇荒亂，父母估計她的命一定不能保全，就把她帶到南山，用被子包着棄在石頭上。那裏人跡很少到達。忽然遇到幾個逃難的人，看到她覺得很可憐，就共同把她帶回土龕下，用泉水浸泡松葉點到她的口中。幾天以後，她越來越健康強壯。一年多就能說話了，從此不再喫東西，只吃松柏而已。口角鼻端不時有毛長出來。到了五六歲的時候，覺得身體輕健，能騰空而起，可以達到一丈多高。有一些年少奇異的小孩，有時三人有時五人，領着她跟她作遊戲，不知從哪裏來的。她的肘腋間又漸漸生出綠毛，有一尺多長，身子稍稍能飛起來，與那些奇異的孩子成羣地到海上去遊玩，來到了王母娘娘的宮殿，聽天上的音樂，喫仙人用的果子。然而每個月她都要到她的養父母家裏去一次，有時把名花和雜藥獻給他們。十年以後，叛亂被平定，她的親生父母來到山中，打算尋找她的骨骸爲她安葬。他們見到了女兒的養父母，養父母詳細地敘說了事情的來龍去脈，他們都哭了。他的親生父母一連幾個夜晚等着她，指望見她一面。不久，她就來了，坐在屋檐上不肯下來。她的父親望着她流下悲傷的眼淚。她的養父母說：「這是你的親生父母，爲什麼不下來看一看呢？」她轉過頭去不回答，飛到空中離去了。她的父母回到家裏，不斷地思念她，就買了水果栗子，挑着糧食又去了，等待她到來。幾天以後，她又來了，父母讓她的養母招呼她，她就從空中下來了。她的父母走上前去抱住她，哭泣了很久，告訴她要把她領回去。她說：「我在這裏很快樂，不願意回去。」父母把從家裏帶來的水果給她喫。不一會兒，十幾個奇兒來了，停留在檐前樹上，招呼她說：「一同玩去，天宮正在奏樂。」她就出去，剛要騰起身來，又掉落到地上，衆奇兒齊聲說：「你喫俗物了！苦啊！」說完就散去了。父母把她領回家去，嫁給別人作妻子，生下兩個孩子，又接連遇到饑荒年月，家裏很貧窮，就給人做了奶媽了。

卷第六十六 女仙十一

謝自然 盧眉娘

謝自然 謝自然者，其先兗州人。父寰，居果州南充，舉孝廉，鄉里器重。建中初，刺史李端，以試祕書省校書表爲從事。母胥氏，亦邑中右族。自然性穎異，不食葷血。年七歲，母令隨尼越惠，經年以疾歸。又令隨尼日朗，十月求還。常所言多道家事，詞氣高異。其家在大方山下，頂有古像老君。自然因拜禮，不願卻下。母從之，乃徙居山頂，自此常誦《道德經》、《黃庭》內篇。年十四，其年九月，因食新稻米飯，雲：「盡是蛆蟲。」自此絕粒。數取皂莢煎湯服之，即吐痢困劇，腹中諸蟲悉出，體輕目明。其蟲大小赤白，狀類頗多。自此猶食柏葉，日進一枝，七年  
之後，柏亦不食；九年之外，乃不飲水。貞元三年三月，於開元觀詣絕粒道士程太虛，受五千文《紫靈寶籙》。六年四月，刺史韓佾至郡，疑其妄，延入州北堂東閣，閉之累月，方率長幼，開鑰出之，膚體宛然，聲氣朗暢，佾即使女自明師事焉。先是，父寰旅（旅原作旋，據明抄本改）遊多年，及歸，見自然修道不食，以爲妖妄，曰：「我家世儒風，五常之外，非先王之法，何得有此妖惑？」因鎖閉堂中四十餘日，益加爽秀，寰方驚駭焉。七年九月，韓佾輿於大方山，置壇，請程太虛具《三洞籙》。十一月，徙自然居於州郭。貞雲九年，刺史李堅至，自然告雲：「居城郭非便，願依泉石。」堅即築室於金泉山，移自然居之。山有石嵌竇，水灌其口中，可澡飾形神，揮斥氛澤。自然初駐山，有一人年可四十，自稱頭陀，衣服形貌，不類緇流，雲：「速訪真人。」合門皆拒之，雲：「此無真人。」頭陀但笑耳。舉家拜之，獨不受自然拜。施錢二百，竟亦不受；乃施手巾一條，受之，雲：「後會日當以此相示。」須臾出門，不知何在。久之，當午有一大蛇，圍三尺，長丈餘，有兩小白角，以頭枕房門，吐氣滿室。斯須雲霧四合，及霧散，蛇亦不見。自然所居室，唯容一牀，四邊才通人行。白蛇去後，常有十餘小蛇，或大如臂，或大於股，旦夕在牀左右。或黑或白，或吐氣，或有聲，各各盤結，不相毒螫。又有兩虎，出入必從，人至則隱伏不見。家犬吠虎凡八年，自遷居郭中，犬留方山（山原作出，據明抄本改），上升之後，犬不知何在。自然之室，父母亦不敢同坐其牀，或輒詣其中，必有變異，自是呼爲仙女之室。常晝夜獨居，深山窮谷，無所畏怖。亦云：「誤踏蛇背，其冷如冰；虎在前後。異常腥臭。」兼言常有天使八人侍側。二童子青衣戴冠，八使衣黃，又二天神衛其門屏。如今壁畫諸神，手持槍鉅，每行止，則諸使及神驅斥侍衛。又云：「某山神姓陳名壽，魏晉時人。」並說真人位高，仙人位卑，言己將授東極真人之任。貞元十年三月三日，移入金泉道場。其日雲物明媚，異於常景。自然雲：「此日天真羣仙皆會。」金泉林中長有鹿，未嘗避人。士女雖衆，亦馴擾。明日，上仙送白鞍一具，縷以寶鈿。上仙曰：「以此遺之，其地可安居也。」五月八日，金母元君命盧使降之，從午止亥；六月二十日聞使，從午至戌；七月一日，崔、張二使，從寅至午。多說神仙官府之事，言上界好弈棋，多音樂，語笑率論至道玄妙之理。又云：「此山千百蛇蟲，悉驅向西矣，盡以龍鎮其山。」道場中常有二虎五麒麟兩青鸞，或前或後，或飛或鳴。麟如馬形，五色有角，紫麟，鬃尾白者常在前，舉尾苕帚（帚字原闕，據明抄本補）。七月十一日，上仙杜使降石壇上，以符一道，丸如藥丸，使自然服之。十五日，可焚香五爐於壇上，五爐於室中，至時真人每來。十五日五更，有青衣七人，內一人稱中華，雲：「食時上真至。」良久盧使至，雲：「金母來。」須臾，金母降於庭，自然拜禮。母曰：「別汝兩劫矣！」自將几案陳設，珍奇溢目。命自然坐。初，盧使侍立，久，亦令坐。盧雲：「暫詣紫極宮。」看中元道場，官吏士庶鹹在。逡巡盧使來雲：「此一時全勝以前齋。」問其故，雲：「此度不燒乳頭香，乳頭香天真惡之。唯可燒和香耳。」七日，崔、張二使至，問自然：「能就長林居否？」答雲：「不能。」二使色似不悅。二十二日午前，金母復降雲：「爲不肯居長林，被貶一階。」長林仙宮也。戌時金母去，崔使方雲：「上界最尊金母。」賜藥一器，色黃白，味甘。自然餌不盡，卻將去。又將衣一副，朱碧綠色相間，外素，內有文，其衣縹緲，執之不着手。且卻將去，「已後即取汝來。」又將桃一枝，大於臂，上有三十桃，碧色，大如碗。雲：「此猶是小者。」是日金母乘鸞，侍者悉乘龍及鶴，五色雲霧，浮泛其下。金母雲：「便向州中過羣仙。」後去，望之皆在雲中。其日州中馬坊廚戟門皆報雲：「長虹入州。」翌日李堅問於自然，方驗之。紫極宮亦報虹入，遠近共見。八月九日、十日、十一日，羣仙日來，傳金母敕，速令披髮四十日。金母當自來。所降使或言姓崔名某（某字原闕，據黃本補），將一板，闊二尺，長五尺，其上有九色。每羣仙欲至，牆壁間悉熒煌似鏡，羣仙亦各自有几案隨從。自然每披髮，則黃雲繚繞其身。又有七人，黃衣戴冠，侍於左右。自八月十九日已後，日誦《黃庭經》十遍。誦時有二童子侍立，丹一遍即抄錄，至十遍，童子一人便將向上界去。九月一日，羣仙又至，將桃一枝，大如鬥，半赤半黃半紅，雲：「鄉里甚足此果。」割一臠食，餘則侍者卻收。九月五日，金母又至，持三道符，令吞之，不令着水，服之覺身心殊勝。金母雲：「更一來則不來矣。」又指旁側一仙雲：「此即汝同類也。」十五日平明，一仙使至，不言姓名，將三道符，傳金母敕，盡令服之。又將桃六臠令食；食三臠，又將去。其使至暮方還。十月十一日，入靜室之際，有仙人來召，即乘麒麟昇天。將天衣來迎，自然所着衣留在繩牀上，卻回，着舊衣，置天衣於鶴背將去。雲：「去時乘麟，回時乘鶴也。」十九日，盧仙使來，自辰至未方去。每天使降時，鸞鶴千萬，衆仙畢集。位高者乘鸞，次乘麒麟，次乘龍。鸞鶴每翅各大丈餘。近有大鳥下長安，鸞之大小，幾欲相類，但毛彩異耳。言下長安者名曰天雀，亦曰神雀，每降則國家當有大福。二十五日。滿身毛髮孔中出血，沾漬衣裳。皆作通帔山水橫紋。就溪洗濁，轉更分明，向日看似金色，手觸之如金聲。二十六日、二十七日，東嶽夫人並來，勸令沐浴，兼用香湯，不得令有乳頭香。又云：「天上自有神，非鬼神之神。上界無削髮之人，若得道後，悉皆戴冠，功德則一。凡齋食，切忌嘗之，尤宜潔淨，器皿亦爾。上天諸神，每齋即降而視之，深惡不精潔，不唯無福，亦當獲罪。」李堅常與夫人於几上誦經，先讀外篇，次讀內篇，內即《魏夫人傳》中本也。大都精思講讀者得福，粗行者招罪立驗。自然絕粒，凡一十三年。晝夜寐，兩膝上忽有印形，小於人間官印，四坎若有古篆六字，粲如白玉。今年正月，其印移在兩膝內，並膝則兩印相合，分毫無差。又有神力，日行二千里，或至千里，人莫知之。冥夜深室，纖微無不洞鑑。又不衣綿纊，寒不近火，暑不搖扇。人問吉凶善惡，無不知者。性嚴重深密，事不出口，雖父母亦不得知。以李堅崇尚至道，稍稍言及，雲：「天上亦欲遣世間奉道人和之，俾其尊明道教。」又言：「凡禮尊像，四拜爲重，三拜爲輕。」又居金泉道場，每靜坐則羣鹿必至。又云：「凡人能清靜一室，焚香諷《黃庭》、《道德經》，或一遍，或七遍，全勝佈施修齋。凡誦經在精心。不在遍數多。事之人，中路而退，所損尤多，不如元不會者。慎之慎之！人命至重，多殺人則損年夭壽，來往之報，永無休止矣。」又每行常聞天樂，皆先唱《步虛詞》，多止三首，第一篇、第五篇、第八篇。《步虛》訖，即奏樂，先撫雲璈。雲璈形圓似鏡，有弦。凡傳道法，必須至信之人。《魏夫人傳》中，切約不許傳教，但令祕密，亦恐乖於折中。夫藥力只可益壽，若昇天駕景，全在修道服藥。修道事頗不同，服柏便可絕粒。若山谷難求側柏，只尋常柏葉，但不近丘墓，便可服之，石上者尤好。曝幹者難將息，旋採旋食，尚有津潤，易清益人。大都柏葉、茯苓、枸杞、胡麻，俱能常年久視，可試驗。修道要山林靜居，不宜俯近村柵。若城郭不可，以其葷腥，靈仙不降，與道背矣。煉藥飲水，宜用泉水，尤惡井水，仍須遠家及血屬，慮有恩情忽起，即非修持之行。凡食米體重，食麥體輕。辟穀入山，須依衆方，除三蟲伏屍。凡服氣，先調氣，次閉氣，出入不由口鼻，令滿身自由，則生死不能侵矣。是年九月，霖雨甚，自然自金泉往南山省程君，凌晨到山，衣履不溼。詰之，雲：「旦離金泉耳。」程君甚異之。十一月九日，詣州與季堅別，雲：「中旬的去矣。」亦不更入靜室。二十日辰時，於金泉道場白日昇天，士女數千人，鹹共瞻仰。祖母周氏、母胥氏、妹自柔、弟子李生，聞其訣別之語曰：「勤修至道。」須臾五色雲遮亙一川，天樂異香，散漫彌久。所着衣冠簪帔一十事，脫留小繩牀上，結系如舊。刺史李堅表聞，論褒美之。李堅述《金泉道場碑》，立本末爲傳，雲：「天上有白玉堂，老君居之。殿壁上高列真仙之名，如人間壁記。時有朱書注其下雲：『降世爲帝王』或爲『宰輔』者。」又自然當昇天時，有堂內東壁上書記五十二字，雲：「寄語主人及諸眷屬：但當全身，莫生悲苦，自可勤修功德。並諸善心，修立福田，清齋念道，百劫之後，冀有善緣，早會清原之鄉，即與相見。」其書跡存焉。（出《集仙錄》）

【譯文】

謝自然這個人，她的先輩是兗州人。父親謝寰住在果州南充，被舉爲孝廉，爲鄉里所器重。建中初年，刺史李端以試祕書省校書表奏他爲從事。母親胥氏也是邑中豪門望族之女。謝自然生來聰明異常，不喫葷血之物。七歲時，母親令她跟隨尼姑越惠，過了一年，因病回到家裏。又讓她跟隨尼姑日朗，十個月方要求回家。平常所談論的多是道家之事，言詞氣質高雅。她家在大方山下，山頂有古像老君，自然就去拜見行禮，不願回家下山。母親聽從她，她就遷居山頂，自此經常誦讀《道德經》、《黃庭內篇》。十四歲那年九月，因爲喫新稻米飯，她說盡是蛆蟲，自此一粒糧食也不喫。多次拿皂莢煎湯喝，就連吐帶瀉勞倦得很嚴重，腹中各種蟲子全部打下，覺得身輕眼亮了。那些蟲子，大的小的紅的白的，形狀種類很多。從此她只吃柏葉，每天喫一枝柏樹枝。七年之後，柏葉也不吃了；九年之後，又不喝水了。貞元三年三月，到開元觀拜訪絕粒道士程太虛，接受了長達五千字的《紫靈寶籙》。貞元六年四月，刺史韓佾來此上任，懷疑她不喫人間煙火是假的，就延請她進入州北堂的東閣，把她關閉在裏面幾個月，方率領老少家人開鎖把她放出來。她的體膚還和過去一樣，說話時聲朗氣暢。韓佾就讓女兒自明拜謝自然爲師。在這之前，她的父親謝寰旅遊多年，等到回家時，看到自然修行道術不喫飯，認爲是妖妄。他說：「我家世代儒風，除三綱五常之外，皆非先王之法，怎麼能有這種妖孽迷惑人？」於是，把謝自然鎖閉堂中四十多天，而謝自然卻更加清爽秀氣了，謝寰這才感到驚駭。貞元七年九月，韓佾乘車到大方山，設置壇臺，請程太虛準備《三洞籙》。十一月，把謝自然移居到州郡的外城。貞元九年，刺史李堅到任，自然稟告說：「我住在城裏不方便，願依傍山石林泉。」李堅就在金泉山修建屋舍，讓謝自然遷移過去居住。金泉山有個石嵌竇，水灌到洞口中，可以洗形飾神，使氣質光澤奔放。謝自然剛住進山裏，有一個人年約四十歲，自稱頭陀，從衣服形貌上看不象僧人。他說：「我請拜訪真人。」自然全家都拒絕他，說：「這裏沒有真人。」頭陀只是笑。全家給他下拜，他唯獨不接受自然的拜禮。施捨給他二百個錢，竟也不接受，於是舍他一條手巾，他接受了，說：「以後會面時當用這條毛巾作標誌。」不一會兒，頭陀出門，不知哪裏去了。過了很久，正當中午，有一條大蛇，有三尺粗，一丈多長，長着兩隻小白角，用頭枕着謝自然家的房門，吐出的氣充滿了室內，剎時雲霧四合。等到霧散，蛇也不見了。謝自然所住的屋子，只能容納一張牀，四邊只能讓人走過去。白蛇離去以後，經常有十幾條小蛇，有的如胳膊粗，有的如大腿那麼粗，從早到晚在牀的左右，有的黑，有的白，有的吐氣，有的作聲，各自盤成一團，也不毒害人。又有兩隻虎，謝自然出入時一定相隨，別人到來，它們就隱伏不現，她家養的犬，吠虎共計八年，自從遷居城郭之中，犬留在方山，謝自然成仙上天以後，犬不知哪裏去了。在謝自然的住室裏，父母也不敢共坐她的牀。有時突然到她室內，必有變異之事。從此人稱自然的居室爲仙女之室。謝自修總是晝夜獨居，在深山窮谷之中，她什麼也不害怕。又說：「誤踏蛇背，其冷如冰；虎在前後，異常腥臭。」還說常有八個天使在她身邊陪着，兩個童子青衣戴冠，八個天使都穿黃衣，又有兩個天神在她門口把守，日夜護衛她。象今日壁畫上的諸神，手拿槍和鉅，每當她行走或停歇，那麼諸使和神就充當驅斥妖邪護衛侍奉之職。又說某山神姓陳名壽，是魏晉時人。並說真人的地位高，仙人的地位低，說自己將授任爲東極真人。貞元十年三月三日，謝自然移入金泉道場，那天雲物明媚，與平常景物不同。謝自然說這日天上的真人和羣仙都聚會。金泉林子中嘗有鹿，不曾躲避人，士女雖然多，它們也溫順地與人相處。第二天，上仙送來一副白鞍，用寶鈿穿結裝飾。上仙說：「把這個東西送給你，那個地方可以安居了。」五月八日，金母元君命盧使降臨，從午時起到亥時止；六月二十日聞使降臨，從午時起到戌時止；七月一日崔、張二使降臨，從寅時起到午時止。多半敘說神仙官符之事，說上界喜歡下棋，好音樂。言談話語，大都談論至道玄妙之理。又說：「這座山千百蛇蟲，全部被驅逐向西去了，完全用龍來鎮守此山。」道場中經常有兩隻虎、五隻麒麟和兩隻青鸞，或前或後，或飛或鳴。麟象馬形，五色有角。紫麒麟白鬃白尾的常在前，舉起尾巴當笤帚。七月十一日，上仙杜使降臨石壇上，把一道符丸成像藥丸似的，讓謝自然把它吞服下去。十五日，可以燒香，五爐香放在壇上，五爐香置於室內，到時候真人們到來。十五日五更，有青衣七個人，其中一人叫作中華，說：「喫飯的時間上真到來。」過了很一會兒，盧使來了，他說：「金母來了！」不一會兒，金母降臨到庭院中，謝自然跪拜行禮。金母說：「跟你分別兩劫了。」自己帶來的几案，擺設珍奇之物，讓人目不暇接。金母命謝自然坐下，先前那個盧使站立時間很久了，金母也讓他坐下。盧使說：「我暫時到禁極宮去一下。」看看中元道場，官吏士庶都在。不一會兒，盧使回來說：「這一次的供品全勝過以前的齋供。」問他緣故，他說：「這回沒有燒乳頭香，乳頭香天上真人討厭它，只可以燒和香而已。」七日，崔、張二使到來，問謝自然：「能到長林去住嗎？」謝自然回答說：「不能。」兩個使者臉色好象不高興。二十二日午前，金母又一次降臨，她說：「因爲你不肯到長林去住，被貶降一級。長林是仙宮啊！」戌時金母離去，崔使者才說：「上界最尊重金母。」賜給謝自然一器皿藥，顏色黃白，味甜。謝自然沒有吃盡，剩下的便拿回去了。又取出一套衣服，硃色碧色綠色相混雜，外層白色，內有花紋。那衣服似有若無，拿着它好象沒放在手上；卻又帶回去了，說：「以後就接你來。」又一枝叉，比胳膊還粗，上面有三十個桃子，綠色，象碗那麼大。說：「這還是小的。」這天金母乘坐鸞鳥，傳從的仙人全乘坐龍和鶴，五色的霧在他們下邊浮動。金母說：「順便向州中去拜訪羣仙。」後來離去，想見他們全在雲中。那天州中馬坊廚和戟門都報告說：「長虹進入州城。」第二天，李堅向謝自然訊問，才驗證了這回事。紫極宮也報告說長虹進入，遠近的人全都見到了。八月九日、十日、十一日，羣仙每天都來，傳金母的命令：「趕快讓謝自然披髮四十天，金母當親自到來。」所降臨的使者有人說姓崔名某，拿一塊板，二尺寬，五尺長，板上面有九種顏色。每當羣仙要來的時候，謝自然住室的牆壁間就熒光閃耀象鏡子似的。羣仙也各自帶有几案和隨從。謝自然每次披髮時，就有黃雲在她身邊繚繞。又有七個人，穿着黃衣，戴着道冠，在左右陪侍。從八月十九日以後，每天誦讀《黃庭經》十遍，誦讀時有兩個童子侍立着，用硃紅顏色塗飾一遍就抄錄，到十遍，一個童子便把它拿到上界去。九月一日，羣仙又來了，帶着一個桃枝，像鬥那麼大，半紅半黃半粉紅，說：「鄉里之人對此果很滿足。」割一小塊吃了，其餘的就由侍從的人收回了。九月五日，金母又來了，拿三道符，令謝自然把它吞下去，不讓用水，服下以後覺得身心很舒服。金母說：「我再來一次就不來了。」又指着旁邊的一個仙人說：「這個人就是你的同類啊。」十五日天大亮時，一位仙使來到了，他不說姓名，拿着三道符，傳達金母的命令，讓謝自然把它全服下去，又拿六小塊桃令她喫；謝自然吃了三小塊，餘下的又拿走了。那個使者到日落時纔回去。十月十一日，謝自然進入靜室之時，有仙人來招，她就乘坐麒麟上了天。仙人帶天衣來迎接，將謝自然所穿的衣服留在繩牀上，回來以後，又穿上舊衣，把天衣放到鶴背上帶回去。說：「去的時候乘麒麟，回來的時候乘的是鶴啊。」十九日，盧仙使到來，從辰時到未時才離去。每當天上使者降臨時，就有千萬鸞鶴飛來，羣仙全部聚會。地位高的仙人乘鸞鳥，其次乘麒麟，再次乘龍。鸞和鶴的翅膀各大一丈多。近來有個大鳥落到長安，鸞鳥的大小，幾乎與它相似，只是毛的色彩不同而已。據說落到長安的大鳥名叫天雀，也叫神雀。每次降臨，國家就該當有大福。二十五日，謝自然滿身的毛髮孔中都流出了血，沾染了衣服，都形成通帔背山水橫紋。把它拿到溪水中洗去污濁之處，其橫紋反而更加分明，對着陽光看，像是金色，用手去觸摸它，發出像金屬的聲音。二十六日、二十七日，東嶽夫人也一起來了，勸謝自然洗浴，並須用香湯，湯裏不能有乳頭香。又說：「天上謝自然有神，但不是鬼神的神。上界沒有把頭髮剃掉的人，如果得道後，全都戴道冠，功德就會有一樣的。凡是齋供的食物，切忌去嘗它，更應潔淨，器皿也是這樣。上天的衆神，每當齋供時就降臨凡世來察看，最討厭不精不潔。如果不精不潔，不但得不到保佑，反而會受到處罰。」李堅常與夫人在几案上誦經，先讀外篇，次讀內篇，內篇就是《魏夫人傳》的本子。大都是精思講讀的人得到保佑，粗疏修行的人招到處罰並立刻得到驗證。謝自然一粒糧食也不喫，已經堅持十三年了，晝夜都睡覺，兩個膝蓋上忽然出現了印的形痕，比人間的官印小，四框內空隙中好象有六個古篆字，象白玉那樣明亮。今年正月，那個印痕移到兩膝內，把兩膝並上，兩印就合到一起，分毫無差。謝自然又有了神力，每天走二千里，有時走一千里，卻沒有人知道她走了。在漆黑的夜晚幽暗的室內，細微的小事她無不洞察如鏡。又不穿絲棉，冷了不靠近火，暑天不搖扇。人們問她吉凶善惡之事，沒有她不知道的。她性情嚴肅，以深守祕密爲重，事情不說出口，即使父母也不讓他們知道。因爲李堅崇尚至道，才稍稍對他說一點。她說：「天上的仙人也想要使人世間信奉道教的人知道，使他們尊崇道教並使道教更加彰明。」又說凡是給尊像行禮，以四拜爲重，以三拜爲輕。又居住在金泉道場，每當她靜坐的時候，羣鹿就一定到來。她又說：「凡是人們能夠在一間清淨的屋子裏，燒香誦讀《黃庭》、《道德經》，或一遍，或七遍，全勝過佈施修齋。凡是誦經，全在精心，不在遍數多。奉道之人，中途而退，受到的損失更多，不如原來就不會的人，千萬謹慎啊！人的生命最重要，多殺人就會折損年壽，一來一往的報復，就永遠沒有休止了。」謝自然每次出行，經常聽到天上的音樂，都是先唱《步虛詞》，最多隻唱三首，第一篇、第五篇、第八篇。唱完了《步虛詞》，就奏樂，先撫雲璈，雲璈的形狀是圓的，象鏡子似的，有弦。凡是傳授道法，必須是最誠實的人，《魏夫人傳》中嚴格約束不許傳教，只能祕密進行，也是害怕有背於折中。仙藥的力量只能增加壽命，至於昇天駕影，全在於修道服藥。修道的情形很不同，服食柏葉就能不喫一粒糧食，如果山谷中難以找到傾斜的柏樹，只有尋常的柏葉，只要不靠近墳墓就可以服食，生長在岩石上的更好。曬乾了的難將息，一邊採一邊喫，柏葉還有汁液，容易使人清爽獲益，大體上說，柏葉、茯苓、枸杞、胡麻，都能常年見到，可以試驗。修道要在山林中靜靜地居住，山下不宜鄰近村寨，至於城郭就更不可以了。因爲那種地方有葷腥，靈仙不降臨，與道相背了。煉藥用水，應當用山泉之水，最討厭井水，還必須離家和血緣之親遠一些，否則，思想中忽然產生恩情之念，就不符合修行持道的行爲。凡是喫米的人身體就重，喫麥粉的人身體就輕。不喫糧米進入深山的，必須依照衆方，除去三蟲伏屍。凡是煉氣，首先是調氣，其次是閉氣，氣的進出不通過口鼻，令全身自由行氣，生死就不能侵害了。這年九月，陰雨連綿，謝自然從金泉前往南山探望程君，凌晨到達，而衣服和鞋子卻沒有沾溼。程君問她，說：「我是早晨離開金泉的呀！」程君覺得這事很奇怪。十一月九日，謝自然到州里去向李堅告別，她說：「我中旬一定走了。」也不再進入靜室。二十日辰時，謝自然在金泉道場白日昇天。幾千士女全都一起瞻仰。她的祖母氏、母親胥氏、妹妹自柔、弟子李生，聽到了她訣別的話語：「你們要勤懇地修行至道。」不一會兒，五色雲綿延遮蔽了整個山川，天上的仙樂和奇異的香氣散佈瀰漫了很久。謝自然平時所穿戴的衣冠簪帔十件，都脫下留在小繩牀上，系的結釦像原來一樣。刺史李堅上表把這事奏聞皇帝，皇帝下詔書褒揚讚美了她。李堅在金泉道場立了碑，並敘說爲謝自然得道昇天的原委：「天上有座白玉殿堂，老君住在那裏，殿堂的牆壁上高高地排列着真人仙人的名字，像人間的壁記一樣，不時有硃筆在仙人名字下注上：『降世爲帝王』或『爲宰輔』一類的話。」還有，謝自然昇天的時候，堂內東牆上書寫有五十二個字：「寄語主人，及諸眷屬，但當全身，莫生悲苦。自可勤修功德，並諸善心，修立福田，清齋念道，百劫之後，冀有善緣，早會清原之鄉，即與相見。」那些字跡還保存在那裏。

盧眉娘

唐永真年，南海貢奇女盧眉娘，年十四歲。眉娘生，眉如線且長，故有是名。本北祖帝師之裔，自大定（定字明抄本作足）中流落嶺表。後漢盧景裕、景祚、景宣、景融，兄弟四人，皆爲皇王之師，因號帝師。眉娘幼而慧悟，工巧無比，能於一尺絹上，繡《法華經》七卷，字之大小，不逾粟粒，而點畫分明，細如毛髮，其品題章句，無不具矣。更善作飛仙蓋，以絲一鉤，分爲三段，染成五色，結爲金蓋五重。其中有十洲三島、天人玉女、臺殿麟鳳之像，而持幢捧節童子，亦不啻千數。其蓋闊一丈，種無三兩，煎靈香膏傳之，則堅硬不斷。唐順宗皇帝嘉其工，謂之神姑，因令止於宮中。每日止飲酒二三合。至元和中，憲宗嘉其聰慧而又奇巧，遂賜金鳳環，以束其腕。眉娘不願在禁中，遂度爲道士，放歸南海，仍賜號曰逍遙。及後神遷，香氣滿堂，弟子將葬，舉棺覺輕，即撤其蓋，帷見之舊履而已。後人見往往乘紫雲遊於海上。羅浮處士李象先作《羅逍遙傳》，而象先之名無聞，故不爲時人傳焉。（出《杜陽雜編》）

【譯文】

唐代永真年間，南海進貢一位奇女叫作盧眉娘，十四歲。眉娘生下時，眉如線而且長，所以纔有這個名字。她本來是北祖帝王老師的後代，自大定年間流落到嶺南。後漢盧景裕、景祚、景富、景融兄弟四人，都是帝王的老師，因此被稱爲帝師。眉娘小時候就很聰明，精巧無比。能在一尺長的絹上，繡出七卷《法華經》。字的大小，不超過小米粒，而一點一畫都很分明，細得像毛髮，其中品評之詞和句讀符號無不齊備。她更善於製作飛仙蓋，用一鉤絲線，分成三段，染成五種顏色，繡成五層金蓋，其中有十洲三島、天人玉女、臺殿麟鳳的繡像。而且擎旗捧着旌節的童子，也不下於千人。那飛仙蓋寬有一丈，重量不到三兩；把靈藥煎成膏塗上去，就堅硬不折。唐順宗皇帝讚許她手藝精巧，把她稱作神姑，就讓她留在宮中，她每天只飲二三合的酒。到了元和年間，唐憲宗讚許她聰慧而又奇巧，就賜給她金鳳環，把它戴在手腕上。眉娘不願意住在宮禁之中，就度引爲道士，放她回南海，又賜給她名號叫作逍遙。等到後來她成仙走後，香氣滿室，弟子將要爲她安葬，抬起棺材覺得很輕，就打開棺蓋，只見到一雙舊鞋而已。後來有人看見她經常乘着紫雲遊於海上。羅浮山處士李象先寫了《羅逍遙傳》，然而李象先的名字沒人聽說過，所以這篇傳記也就沒有被當時的人流傳。

卷第六十七 女仙十二

崔少玄 妙女 吳清妻

崔少玄

崔少玄者，唐汾州刺史崔恭之小女也。其母夢神人，衣綃衣。駕紅龍，持紫函，受於碧雲之際，乃孕，十四月而生少玄。既生而異香襲人，端麗殊絕，紺發覆目，耳及頤，右手有文曰盧自列妻。」後十八年歸於盧陲，陲小字自列。歲餘，陲從事閩中，道過建溪，遠望武夷山，忽見碧雲自東峯來，中有神人，翠冠緋裳，告陲曰：「玉華君在乎！」陲怪其言曰：「誰爲玉華君？」曰：「君妻即玉華君也。」因是反告之。妻曰：「扶桑夫人、紫霄元君果來迎我！事已明矣，難復隱諱。」遂整衣出見神人。對語久之，然夫人之音，陲莫能辨，逡巡揖而退。陲拜而問之。曰：「少玄雖胎育之人，非陰騭所積。昔居無慾天，爲玉皇左侍書，諡曰玉華君，主下界三十六洞學道之流。每至秋分日，即持簿書來訪志道之士。嘗貶落，所犯爲與同宮四人，退居靜室，嗟嘆其事，恍惚如有欲想。太上責之，謫居人世，爲君之妻，二十三年矣。又遇紫霄元君已前至此，今不復近附於君矣。」至閩中，日獨居靜室。陲既駭異，不敢輒踐其間。往往有女真，或二或四。衣長綃衣，作古鬟髻，周身光明，燭耀如晝，來詣其室，升堂連榻，笑語通夕。陲至而看之，亦皆天人語言，不可明辨。試問之，曰：「神仙祕密，難復漏泄，沉累至重，不可不隱。」陲守其言誡，亦常隱諱。洎陲罷府，恭又解印綬，得家於洛陽。陲以妻之誓，不敢陳泄於恭。後二年，謂陲曰：「少玄之父，壽算止於二月十七日。某雖神仙中人，生於人世，爲有撫養之恩，若不救之，枉其報矣。」乃請其父曰：「大人之命，將極於二月十七日。少玄受劬勞之恩，不可不護。」遂發絳箱，取扶桑大帝金書《黃庭》、《內景》之書，致於其父曰：「大人之壽，常數極矣，若非此書，不可救免。今將授父，可讀萬遍，以延一紀。」乃令恭沐浴南向而跪，少玄當幾，授以功章，寫於青紙，封以素函，奏之上帝。又召南鬥注生真君，附奏上帝。須臾，有三朱衣人自空而來，跪少玄前，進脯羞，吸酒三爵，手持功章而去。恭大異之，私訊於陲，陲諱之。經月餘，遵命陲語曰：「玉清真侶，將雪予於太上，今復召爲玉皇左侍書玉華君，主化元精氣，施布仙品。將欲反神，還於無形，復侍玉皇，歸彼玉清。君莫泄是言，遺予父母之念，又以救父之事，泄露神仙之術，不可久留。人世之情，畢於此矣。」陲跪其前，嗚呼流涕曰：「下界蟻蝨，黷污仙上，永淪穢濁，不得升舉。乞賜指喻，以救沉痼，久永不忘其恩。」少玄曰：「予留詩一首以遺子。予上界天人之書，皆雲龍之篆，下界見之，或損或益，亦無會者，予當執管記之。」其詞曰：「得之一元，匪受自天。太老之真，無上之仙。光含影藏，形於自然。真安匪求，神之久留。淑美其真，體性剛柔。丹霄碧虛，上聖之儔。百歲之後，空餘墳丘。」陲載拜受其辭，晦其義理，跪請講貫，以爲指明。少玄曰：「君之於道，猶未熟習。上仙之韻，昭明有時，至景申年中，遇琅琊先生能達。其時與君開釋，方見天路。未間但當保之。」言畢而卒。九日葬，舉棺如空。發櫬視之，留衣而蛻。處室十八，居閩三，歸洛二，在人間二十三年。後陲與恭皆保其詩，遇儒道適達者示之，竟不能會。至景申年中，九疑道士王方古，其先琅琊人也。遊華嶽回，道次於陝郊，時陲亦客於其郡，因詩酒夜話，論及神仙之事，時會中皆貴道尚德，各徵其異。殿中侍御史郭固、左拾遺齊推、右司馬韋宗卿、王建皆與崔恭有舊，因審少玄之事於陲。陲出涕泣，恨其妻所留之詩絕無會者。方古請其辭，吟詠須臾，即得其旨，嘆曰：「太無之化，金華大仙，亦有傳於後學哉！」時坐客聳聽其辭，句句解釋，流如貫珠，凡數千言，方盡其意。因命陲執筆，盡書先生之辭，目曰《少玄玄珠心鏡》。好道之士，家多藏之。（出《少玄本傳》）

【譯文】

崔少玄，是唐代汾州刺史崔恭的小女兒。她的母親夢見神人，穿着絲綢衣服，駕着紅色的龍，拿着紫色的匣子，在碧雲邊際把它交給了其母，其母就懷了孕，十四個月生下少玄。少玄出生後異香襲人，容顏端莊秀麗，世上所少有，天青色的頭髮蓋住了眼睛，耳垂上的玉墜拂到雙頰，右手有字，寫的是「盧自列妻」。十八年後，少玄嫁給了盧陲，盧陲小字叫自列。結婚一年多，盧陲到閩中任從事，途中經過建溪，遠望武夷山。這時，忽然看到一片碧雲從東邊山峯飄過來，雲中有位神人，戴着翠綠色的帽子，穿着大紅色的衣服，向盧陲問：「玉華君來了嗎？」盧陲覺得這話問得奇怪，就反問道：「誰是玉華君？」神人說：「您的妻子就是玉華君。」後來盧陲回去告訴了妻子，他的妻子說：「扶桑夫人、紫霄元君果然來迎接我。事情已經公開了，難再隱瞞。」於是整衣出去會見神人。互相談了很久，但都是天人的語音，盧陲沒有辦法辨清她們說些什麼，呆了一會兒就作個揖退回去了。盧陲給他妻子下拜，詢問她，她說：「少玄雖然是通過孃胎養育的人，但並非父母陰德所積。從前，我位居無慾無爲玉皇左侍書，稱號是玉華君，掌管下界三十六洞學道之流。每到秋分那天，就拿着簿書來尋訪有志學道的人。我曾經被貶降，犯的過失是與同宮的四個人，在退居靜室時，對尋訪學道之人發感慨，恍惚間像是有什麼慾念。太上老君責罰我，把我貶居人間作您的妻子。二十三年過去了，又遇到紫霄元君已前來這裏，現在不能再對您親近依附了。」到了閩中時，少玄每天獨自在靜室居住。盧陲感到驚奇，也不敢輕易地跨入她的房間。常常有女真人到來，有時兩位，有時四位，穿着長長的生絲細綢衣服，梳着古式鬟髻，全身閃着光芒，照耀如同白晝，到少玄靜室拜訪。她們登堂入室，牀榻相連，通宵說說笑笑。盧陲去看看，她們都說些天人的語言，不能聽明白。試着問少玄，少玄說：「神仙的祕密，難再泄露，沉累太重，不可不隱。」盧陲謹守妻子的告誡，也常常隱諱其事。等到盧陲罷官，其父崔恭又解下官綬，得以在洛陽安家。盧陲因爲妻子的誓言，也不敢向崔恭陳說泄露其事。二年後，少玄對盧陲說：「少玄的父親，壽數在二月十七日終止。我雖然是神仙中的人，但生在人世，因爲有撫養之恩，如果不救他，就屈枉了我的報答之心了。」於是對她的父親說：「大人的生命將在二月十七日終止，少玄受到您辛勞養育的恩惠，不能不保護您。」就打開深紅色的箱子，拿出扶桑大帝金書《黃庭》、《內景》之書，送給她的父親，說：「大人的壽命，正常的壽數已到終極了，如果沒有這本書，不能救您免死。今天我將它交給您，可以讀一萬遍，用來延長十二年的壽命。」於是讓崔恭沐浴之後面朝南跪着，少玄對着几案，授以功章，寫在青紙上，用素函封固，向上帝奏報。又召來南鬥注生真君，讓他附奏上帝。不一會兒，有三個穿大紅衣服的人從空中降下來，跪在少玄面前，進獻精美的食品，喝了三杯酒，手拿功章而去。崔恭覺得這事太奇異了，就偷偷地向盧陲詢問，盧陲不告訴他。經過一個多月，少玄把盧陲叫來告訴他說：「玉清宮中我的那些真人夥伴，將在太上老君處替我洗雪。現在再召我去作玉皇左侍書玉華君，主管化元精氣，並施布仙品。我將要返回爲神，還於無形，再去侍奉玉皇，回到玉清。您不要泄露我這些話，給我父母留下遺念。又因爲救父之事，泄露了神仙之術，所以不能久留了。人世的情誼，從此結束了。」盧陲跪在她的面前，感愧地流着眼淚說：「我只不過是下界的蟻蝨一類小人物，褻瀆玷污了上仙，將永遠沉淪於濁穢之世，不能飛舉昇天。我請您明白地賜教，來救我經久難愈之病，我永久不忘您的大恩。」少玄說：「我留詩一首，把它留贈給您。我們上界天人的文字，都是雲龍篆字，下界的人見到它，或損或益，也沒有領會它的，我當拿筆把它記錄下來。」她留下的詞句是：「得之一元，匪受自天。太上之真，無上之仙。光含影藏，形於自然。真安匪求，神之久留。淑美其真，體性剛柔。丹霄碧虛，上聖之儔。百歲之後，空餘墳丘。」盧陲拜了又拜，接過了她的題辭，但不明白詞句的內容，就跪下請求她講解貫通，來爲他指明。少玄說：「您對於道還沒有熟習，上仙的詩句，昭明須有一定時間。到了景申年間，遇到琅琊先生，他能通曉其意，那時給您解開疑團，才能見到天路。沒明白之前這段時間，您只應保藏它。」話說完，少玄就死了。過了九日安葬時，抬起棺材好象是空棺，就打開棺材察看，才發現少玄只留下衣服，象蟬蛻皮那樣走了。少玄在孃家住了十八年，在閩中住了三年，回到洛陽二年，在人間二十三年。後來，盧陲和崔恭都保藏她留下的詩，遇到儒家道家估計應當通曉的人就拿給他們看，但一直沒人明白。到了景申年間，有個九疑道士叫王方古，他的祖先是琅琊人。他遊華山回來，途中在陝郡停留，當時盧陲也在陝郡路過，因爲談詩飲酒晚上聊天，談論到神仙的事。當時聚會中的人都重道崇德，各自搜求那些奇異的事。殿中侍御史郭固、左拾遺齊推、右司馬韋宗卿、王建都與崔恭有舊交，就向盧陲細問少玄的事情。盧陲掉下了眼淚，爲他的妻子所留的詩根本沒人明白而感到憾恨。王方古請他把那詩句拿出來，吟詠了一會兒，就懂得了那首詩的意思。他嘆息說：「太無之化，金華大仙，也有傳給後學的嗎？」這時座中之客都敬聽其辭，王方古一句一句地解釋，流暢得像穿珠一般，一共說了幾千言，才盡解其意。於是命盧陲執筆，把王先生解釋的話全部寫下來，題目叫作《少玄玄珠心鏡》。好道之人，家裏大都收藏它。

妙女

唐貞元元年五月，宣州旌德縣崔氏婢，名妙女，年可十三四。夕汲庭中，忽見一僧，以錫杖連擊三下，驚怖而倒，便言心痛。須臾迷亂，鍼灸莫能知。數日稍間，而吐痢不息。及瘥，不復食，食輒嘔吐，唯餌蜀葵花及鹽茶。既而清瘦爽徹，顏色鮮華，方說初迷亂之際，見一人引乘白霧，至一處，宮殿甚嚴，悉如釋門西方部。其中天仙，多是妙女之族。言本是提頭賴吒天王小女，爲泄天門間事，故謫墮人間，已兩生矣。賴吒王姓韋名寬，弟大，號上尊。夫人姓李，號善倫。東王公是其季父，名括，第八。妙女自稱小娘，言父與姻族同遊世間尋索，今於此方得見。前所見僧打腰上，慾女吐瀉藏中穢惡俗氣，然後得昇天。天上居處華盛，各有姻戚及奴婢，與人間不殊。所使奴名羣角，婢名金霄、偏條（條字原闕，據明鈔本補）、鳳樓。其前生有一子，名遙，見並依然相識。昨來之日，於金橋上與兒別，賦詩，唯記兩句曰：「手攀橋柱立，滴淚天河滿。」時自吟詠，悲不自勝。如此五六日病臥，敘先世事。一旦，忽言上尊及阿母並諸天仙及僕隸等，悉來參謝，即託靈而言曰：「小女愚昧，落在人間，久蒙存恤，相媿無極。」其家初甚驚惶，良久乃相與問答，仙者悉憑之敘言。又曰：「暫借小女子之宅，與世人言語。」其上尊語，即是丈夫聲氣；善倫阿母語，即是婦人聲，各變其語。如此或來或往，日月漸久，談諧戲謔，一如平人。每來即香氣滿室，有時酒氣，有時蓮花香氣。後妙女本狀如故。忽一日，妙女吟唱。是時晴朗，空中忽有片雲如席，徘徊其上。俄而云中有笙聲，聲調清鏘。舉家仰聽，感動精神。妙女呼大郎復唱，其聲轉厲。妙女謳歌，神色自若，音韻奇妙清暢不可言。又曲名《桑柳條》。又言阿母適在雲中。如此竟日方散。旬時，忽言：「家中二人慾有腫疾，吾代其患之。」數日後，妙女果背上肋下，各染一腫，並大如杯，楚痛異常。經日，其主母見此痛苦，令求免之，妙女遂冥冥如臥。忽語令添香，於鐘樓上呼天仙懺念，其聲清亮，悉與西方相應。如此移時，醒悟腫消，須臾平復。後有一婢卒染病甚困，妙女曰：「我爲爾白大郎請兵救。」女即如睡狀。須臾卻醒，言兵已到，急令灑掃，添香靜室，遂起支分兵馬，匹配幾人於某處檢校，幾人於病人身上束縛邪鬼。其婢即瘥如故，言見兵馬形像，如壁畫神王，頭上着胡帽子，悉金鈿也。其家小女子見，良久乃滅。大將軍姓許名光，小將曰陳萬。每呼之驅使，部位甚多，來往如風雨聲。更旬時，忽言織女欲嫁，須往看之。又睡醒而說：「婚嫁禮一如人間。」言女名垂陵子，嫁薛氏，事多不備紀。其家常令妙女繡，忽言個要暫去，請婢鳳樓代繡，如此竟日，便作鳳樓姿容。精神時異，繡作巧妙，疾倍常時，而不與人言，時時俛首笑。久之言卻回，即複本態，無鳳樓狀也。言大郎欲與僧伽和尚來看娘子，即掃室添香，煎茶待之。須臾遂至，傳語問訊，妙女忽笑曰：「大郎何爲與上人相撲？」此時舉傢俱聞牀上踏蹴聲甚厲，良久乃去。有時言向西方飲去，回遂吐酒，竟日醉臥。一夕，言將娘子一魂小娘子一魂遊看去，使與善倫友言笑。是夕，娘子等並夢向一處，與衆人遊樂。妙女至天明，便問小娘子夢中事，一一皆同。如此月餘絕食。忽一日悲咽而言：「大郎阿母喚某歸。」甚悽愴。苦言：「久在世間，戀慕娘子，不忍捨去。」如此數日涕泣。又言：「不合與世人往來，汝意須住，如之奈何？」便向空中辭別，詞頗鄭重，從此漸無言語。告娘子曰：「某相戀不去，既在人間，還須飲食，但與某一紅衫子着，及瀉藥。」如言與之，逐漸飲食。雖時說未來事，皆無應。其有繁細，不能具錄。其家紀事狀盡如此，不知其婢後復如何。（出《通幽記》）

【譯文】

唐代貞元元年五月，宣州旌德縣姓崔人家的婢女名叫妙女，年約十三四歲。晚上在院子裏打水，忽然看到一個和尚，這個和尚用錫杖一連打了她三下。妙女驚恐而倒，就說心痛，不一會兒就昏迷過去了，鍼灸也沒有辦法使她產生知覺。過了幾天略強些，又上吐下瀉不止。等到病癒以後，妙女就不再喫飯了，吃了就嘔吐，只吃蜀葵花和鹽茶。不久她清瘦開朗，臉色鮮豔美麗，才說起剛昏迷的時候，看見一個人領着她乘着白霧到了一個地方，那裏宮殿很整齊，完全像釋門西方部。其中的天仙，大多是妙女的族人。妙女說自己本來是提頭賴吒天王的小女兒，因爲泄露了天門裏的事，所以把她貶降到人間，已經兩次投生了。賴吒王姓韋名寬，級別高，號稱上尊。夫人姓李號善倫。東王公是他的叔叔，名叫括，是老八。妙女自稱小娘，說她的父親與親族一同到人世周遊來尋找她，如今在這裏才把她找到。先前看到的那個和尚，打她的腰上是想讓妙女吐瀉腹中污穢的俗氣，然後能夠昇天。天上的住處華麗繁盛，各有姻親和奴婢，與人間沒有什麼不同。她所使用的奴僕名叫羣角，婢女名叫金霄、偏條和鳳樓。她前世生有一個兒子，名叫遙，見到了互相依然認識。昨天來的時候，在金橋上與兒子告別，賦了詩，只記得兩句：「手攀橋柱立，滴淚天河滿。」有時她自己吟詠，悲傷得自己不能控制自己。這樣五六天她就病倒了，敘說前世的事。有一天，她忽然說上尊與她母親同諸天仙以及僕隸等人，全來參見感謝妙女的主人。就附妙女之體說：「小女愚昧，落在人間，蒙你們照顧，無限慚愧。」崔家之人開始時很驚慌，過了很久，纔跟他們回答。仙人們都依憑妙女之口敘說，又說：「暫借小女子之宅，與世人言語。」那位上尊的話語，就是男人的聲音氣概；善倫阿母說話，就是女人的聲音，他們的語音各有變化。如此或來或往，漸漸時間長了，仙人們和崔家的人融洽交談開玩笑，全像平常人一樣。仙人每次到來就香氣滿室，有時有酒氣，有時有蓮花香氣。後來妙女恢復本來的狀態，和過去一樣，忽然有一天，妙女吟唱起來，這時天氣晴朗，空中忽然有像席子那麼大的一片雲彩，徘徊在她家上空。不一會兒，雲中傳來了吹笙的聲音，聲調清晰而有節奏，崔家全家人都仰面傾聽，精神很憾慨。妙女呼喚大郎再唱，那歌聲變得更響亮了。妙女也唱歌，神色自若，音韻奇妙清晰流暢得無法說出。又一曲名叫《桑柳條》。又說她母親剛纔在雲中。如此一整天才散去。過了十來天，妙女忽然說：「崔氏家中兩個人將要有腫疾，我替他們患病。」幾天後，妙女果然在背上和肋下各患一腫塊，都像杯口那麼大，痛楚異常。幾天過去了，她的女主人看她這般痛苦，讓她請求免除此疫。妙女就迷迷糊糊地躺着，忽然告訴讓人添香，在鐘樓上招呼天仙懺念，其聲音清晰響亮，完全與西方相應。這樣過了一陣子，妙女清醒了，腫塊也消除了，不一會兒恢復到平時那樣。後來，有一個婢女突然得病很嚴重，妙女說：「我爲你告大郎請求救兵。」妙女就像睡着了的樣子，不一會兒醒過來，說救兵已經到了，趕快令人灑掃，添香靜室。就起身支派分配兵馬，分配幾個人到某處檢查，幾個人在病人身上捆綁邪鬼，那個婢女就病癒如故了。她說看到兵馬的形象，象壁畫上的神王，頭上戴着胡人的帽子，全都戴着金玉製成的花首飾。崔家的小女孩也見到了，很久才消失。大將軍姓許名光，小將叫陳萬，常喊他們供驅使，部屬很多，來往如風雨的聲音。又過十多天的時候，妙女忽然說織女的女兒要出嫁了，必須去看看她。又睡下，醒來說：「天上的婚嫁禮儀全如人間一般。」妙女說女子名叫垂陵子，嫁給薛家，事情很多不能全部記下。崔家曾讓妙女繡花，她忽然說要暫時離去，請她的婢女鳳樓代替她刺繡。如此不過日，就現出鳳樓的姿容，精神也不同，而繡工巧妙，速度超過平時一倍，又不跟人言語，時時低着頭微笑。過了很久，妙女說她回來了，就恢復了本來的樣子，沒有鳳樓的姿態了。她說大郎要和僧伽和尚來看望娘子，就打掃屋子添上香，煎茶等着他們。不一會兒，他們就到了，向主人傳語問訊。妙女忽然笑着說：「大郎爲什麼跟上人摔跤？」這時全家人都聽到牀上踢踏的聲音很大，很久，他們才離去。妙女有時說到西方飲酒去，回來就吐酒，整天醉臥。有一天晚上，妙女說要領着娘子的一個魂和小娘子的一個魂遊樂去，讓她們與善倫友好談笑。這天晚上，娘子等人一同做夢到一個地方，與衆人遊樂。妙女到天亮時就問娘子夢中事，結果一件一件全相同。如此一個多月後，妙女絕食了。有一天，忽然悲傷嗚咽着說：「大郎、阿母喚我回去。」她很悲慼，苦苦說明在人間久了，留戀仰慕娘子，不忍離去。如此數日，她一直流淚哭泣。又說：「不該與世人來往，你的意思要我一定住下去，這事該怎麼辦呢？」她就向空中辭別，言詞很鄭重。從此以後，妙女漸漸沒有言語了。她告訴娘子說：「我留戀你不離去，既然在人間，還得飲食，只請給我一件紅衫子穿，再給我瀉藥。」娘子按照她所說的給了她，妙女就逐漸能夠喫飯飲水，雖然有時說起未來的事，也都不靈驗了。其中有很多細節，不能全部記錄了。崔家所紀此事的情形全都如此，不知那個婢女後來又怎樣了。

吳清妻

唐元和十二年，虢州湖城小里正吳清，妻楊氏，號監真。居天仙鄉車谷村。因頭疼，乃不食。自春及夏，每靜坐入定，皆數日。村鄰等就看，三度見，得藥共二十一丸，以水下；玉液漿兩碗，令煎茶飲。四月十五日夜，更焚香端坐，忽不見。十七日，縣令自焚香祝請。其夜四更，牛驢驚，見牆上棘中衫子；逡巡，牛屋上見楊氏裸坐，衣服在前，肌肉極冷。扶至院，與村舍焚香聲磬，至辰時方醒。稱十四日午時，見仙鶴語云：「洗頭。」十五日沐浴，五更，有女冠二人並鶴（鶴原作龍，據明抄本改）駕五色雲來，乃乘鶴去。到仙方臺，見道士雲：「華山有同行伴五人，煎茶湯相待。」汴州姓呂，名德真；同州姓張，名仙真；益州姓馬，名辨真；宋州姓王，名信真。又到海東山頭樹木多處，及吐番界山上，五人皆相隨。卻至仙方臺，見仙骨，有尊師雲：「此楊家三代仙骨。」令禮拜。卻請歸雲：「有父在年老。」遂還。有一女冠乘鶴送來。雲：「得受仙詩一首，又詩四。」並書於後雲：「道啓真心覺漸清，天教絕粒應精誠。雲外仙歌笙管合，花間風引步虛聲。」其二曰：「心清境靜聞妙香，憶昔期（心清等十字原闕，據黃本補）君隱處當。一星蓮花山頭飯，黃精仙人掌上經。」其三曰：「飛鳥莫到人莫攀，一隱十年不下山。袖中短書誰爲達？華山道士賣藥還。」其四曰：「日落焚香坐醮（醮原作醒，據明抄本改）壇，庭花露溼漸更闌。淨水仙童調玉液，春霄羽客化金丹。」其五曰：「攝念精思引彩霞，焚香虛室對煙花。道合雲霄遊紫府，湛然真境瑞皇家。」（出《逸史》）

【譯文】

唐代元和十二年，虢州湖城小里正吳清的妻子楊氏號監真，住在天仙鄉車谷村。因爲頭疼，竟然不喫飯。從春到夏，每次靜坐入定都是幾天。村裏鄰人等到她家去看，三次見到她，得藥共二十一丸，用水服下；玉液漿兩碗，讓他們煎茶喝。四月十五日夜，吳清妻又焚香端坐，忽然不見了。十七日，縣令親自焚香禱告請求，那天晚上四更時，牛驢受驚，只見牆上荊棘中有衫子。不一會兒，在牛屋上發現楊氏光着身子坐着，衣服放在前面，肌肉很冷。大家把她扶到院子裏，在村舍燒香敲磬，到辰時她才醒過來。她說十四日午時看見仙鶴告訴她說：「洗頭。」十五日她就洗頭洗身子，五更的時候，有兩個女道士乘鶴駕着五彩雲來，她就乘鶴一起去了。到了仙方臺，看見一個道士，道士說：「華山有五個同行的夥伴，煎好茶水等待你。」汴州的姓呂名德真，同州的姓張名仙真，益州的姓馬名辨真，宋州的姓王名仙真。又到了海東山頭樹木多處，以及吐番界山上，五個人都跟着。回到仙方臺，見到仙骨，有個尊師說：「這是楊家三代仙骨。」讓他們行禮下拜。退下之後，楊氏就請求回家，她說：「有父健在，已年老。」就回來了。有一個女道士送她回來。她又說：「我得到一首受仙詩，還有四首詩。」並把這五首詩都寫在後邊：「道啓真心覺漸清，天教絕粒應精誠。雲外仙歌笙管合，花間風引步虛聲。」第二首詩是：「心清境靜聞妙香，憶昔期君隱處當。一星蓮花山頭飯，黃精仙人掌上經。」第三首詩是：「飛鳥莫到人莫攀，一隱十年不下山。袖中短書誰爲達？華山道士賣藥還。」第四首詩是：「日落焚香坐醮壇，庭花露溼漸更闌。淨水仙童調玉液，春霄羽客化金丹。」第五首是：「攝念精思引彩霞，焚香虛室對煙花。道合雲霄遊紫府，湛然真境瑞皇家。」

卷第六十八 女仙十三

郭翰 楊敬真 封陟

郭翰

太原郭翰，少簡貴，有清標。姿度美秀，善談論，工草隸。早孤獨處，當盛暑，乘月臥庭中。時有清風，稍聞香氣漸濃。翰甚怪之，仰視空中，見有人冉冉而下，直至翰前，乃一少女也。明豔絕代，光彩溢目，衣玄綃之衣，曳霜羅之帔，戴翠翹鳳凰之冠，躡瓊文九章之履。侍女二人，皆有殊色，感蕩心神。翰整衣巾，下牀拜謁曰：「不意尊靈迥降，願垂德音。」女微笑曰：「吾天上織女也。久無主對，而佳期阻曠，幽態盈懷。上帝賜命遊人間，仰慕清風，願託神契。」翰曰：「非敢望也，益深所感。」女爲敕侍婢淨掃室中，張霜霧丹縠之幃，施水晶玉華之簟，轉會風之扇，宛若清秋。乃攜手登堂，解衣共臥。其襯體輕紅綃衣，似小香囊，氣盈一室。有同心龍腦之枕，覆雙縷鴛文之衾。柔肌膩體，深情密態，妍豔無匹。欲曉辭去，麪粉如故。爲試拭之，乃本質也。翰送出戶，凌雲而去。自後夜夜皆來，情好轉切。翰戲之曰：「牽郎何在？那敢獨行？」對曰：「陰陽變化，關渠何事？且河漢隔絕，無可復知；縱復知之；不足爲慮。」因撫翰心前曰：「世人不明瞻矚耳。」翰又曰：「卿已託靈辰象，辰象之門，可得聞乎？」對曰：「人間觀之，只見是星，其中自有宮室居處，羣仙皆遊觀焉。萬物之精，各有象在天，成形在地。下人之變，必形於上也。吾今觀之，皆了了自識。」因爲翰指列宿分位，盡詳紀度。時人不悟者，翰遂洞知之。後將至七夕，忽不復來，經數夕方至。翰問曰：「相見樂乎？」笑而對曰：「天上那比人間？正以感運當爾，非有他故也，君無相忌。」問曰：「卿來何遲？」答曰：「人中五日，彼一夕也。」又爲翰致天廚，悉非世物。徐視其衣，並無縫。翰問之，謂翰曰：「天衣本非針線爲也。」每去，輒以衣服自隨。經一年，忽於一夕，顏色悽惻，涕流交下，執翰手曰：「帝命有程，便可永訣。」遂嗚咽不自勝。翰驚惋曰：「尚餘幾日在？」對曰：「只今夕耳。」遂悲泣，徹曉不眠。及旦，撫抱爲別，以七寶碗一留贈，言明年某日，當有書相問。翰答以玉環一雙，便履空而去，回顧招手，良久方滅。翰思之成疾，未嘗暫忘。明年至期，果使前者侍女。將書函致。翰遂開封，以青縑爲紙，鉛丹爲字，言詞清麗，情念重疊。書末有詩二首，詩曰：「河漢雖雲闊，三秋尚有期。情人終已矣，良會更何時？」又曰：「朱閣臨清漢，瓊宮御紫房。佳期情在此，只是斷人腸。」翰以香箋答書，意甚慊切。並有酬贈詩二首，詩曰：「人世將天上，由來不可期。誰知一」自此而絕。是年，太史奏織女星無光。翰思不已，凡人間麗色，不復措意。復以繼嗣，大義須婚，強娶程氏女，所不稱意，復以無嗣，遂成反目。翰後官至侍御史而卒。（出《靈怪集》）

【譯文】

太原郭翰，年輕時傲視權貴，有清正的名聲，儀表氣度秀美，極善言談，擅長草書隸書。他早年失去雙親，自己獨自居住。時當盛暑，他乘着月色在庭院中高臥。這時，有一股清風襲來，稍稍聞到香氣，這香氣越來越濃郁。郭翰覺得這事很奇怪，就仰視空中，看見有人冉冉而下，一直到郭翰面前，原來是一個年輕女子。這女子生得明豔絕代，光彩溢目。她穿着黑色薄綢衣服，拖着白色的羅紗帔肩，戴着翠翹鳳凰的帽子，足登瓊文九章之鞋。隨行兩名侍女，都有超凡的姿色。郭翰心神感蕩，整理衣巾，下牀跪拜參見，說：「沒料到尊貴的靈仙突然降臨，願您賜下恩德之音。」女子微微一笑，說：「我是天上的織女呀。很久沒有夫主相對，佳期阻絕，幽幽閨愁充滿了胸懷，上帝恩賜，命我到人間一遊。我仰慕你清高的風度，願託身於你。」郭翰說：「我不敢指望這樣，這使我感懷更深了。」織女命令侍婢淨掃房間，展開霜霧丹縠的幃帳，放下水晶玉華的墊席，轉動會生風的扇子，宛如清爽的秋天。他們就手拉手地進了內室，解衣共臥。織女貼身的輕紅薄綢內衣，像個小香囊，香氣散滿整個臥室。牀上有同心龍腦的枕頭，蓋着雙縷線帶有鴛鴦圖案的被子。女郎柔嫩的肌膚、滑膩的身體、深切的情意、親切的嬌態，容貌俏麗無人能夠匹敵。天快亮了，女郎告辭離去時，臉上的脂粉如故。郭翰給她試着擦拭一下，原來就是她的本色。郭翰把她送出門，女郎凌雲而去。自此以後，女郎夜夜都來，感情更加密切。郭翰與她開玩笑說：「牽牛郎在哪裏？你怎麼敢獨自出門。」女郎回答說：「陰陽變化，關他什麼事？而且銀河隔絕，沒有可能知道。縱然他知道了這件事，也不值得爲此憂慮。」於是她撫摸着郭翰的胸前，說：「世人看得不明白而已。」郭翰又說：「您已經託靈於星象，星象的門路，可以說給我聽聽嗎？」女郎回答說：「人家觀看星象，只見到它們是星，其中自有宮室住處，羣仙在那裏也都遊覽觀看。萬物之精，各有星象在天上，而成形在地上。下界人的變化，必然在天上表現出來。我現在觀看星象，都清清楚楚地認識。」於是就給郭翰指點衆星宿的分佈方位，把天上的法紀制度詳盡地介紹給郭翰，因此，當時人們不明白的事情，郭翰竟然透徹地瞭解它們。後來將要到七月七日的晚上了，女郎忽然不再來了，經過幾個晚上纔來。郭翰問她說：「相見歡樂嗎？」女郎笑着回答說：「天上哪能比上人間？正因爲感運應當這樣，沒有別的緣故啊，您不要忌妒。」郭翰向她說：「您來得怎麼這麼晚呢？」女郎回答說：「人世中的五天，是那裏的一夜呀。」女郎又爲郭翰招來了天廚，全不是人世上的東西。郭翰慢慢地看出她的衣服全都沒有縫。郭翰問她這件事的原因，女郎就對郭翰說：「天上的衣服本來就不是用針線做的呀。」女郎每都自己隨身帶着衣服。經過一年，忽然在一天夜裏，女郎臉色悽慘悲痛，涕淚交下，握住郭翰的手說：「上帝的命令有定限，現在就該永別了！」說完就嗚咽，不能自勝。郭翰驚訝而又惋惜地說：「還剩幾天？」女郎回答說：「只剩今天晚上了。」他們就悲傷得落淚，一直到天亮也沒有睡覺。等到天亮時，女郎愛撫擁抱着郭翰告別，拿七寶碗一隻留下贈給他，說是明年的某日，當有信問候。郭翰用一雙玉環作爲贈答，女郎就踏空而去，回頭招手，很久才消失。郭翰想她想成了病，一刻也不曾忘記。第二年到了約定的日期，女郎果然派以前來過的侍女，帶着書函而來。郭翰打開函封，信裏用青色雙線生絹作紙，用鉛丹寫的字，言詞清麗，情意纏綿。信的末尾有詩二首，詩寫的是：「河漢雖雲闊，三秋尚有期。情人終已矣，良會更何時？」又一首寫的是：「朱閣臨清漢，瓊宮御紫房。佳期情在此，只是斷人腸。」郭翰用香箋寫答書，詞意很慊切，並且有酬贈詩二首。詩中寫道：「人世將天上，由來不可期。誰知一回顧，交作兩相思。」另一首寫道：「贈枕猶香澤，啼衣尚淚痕。玉顏霄漢裏，空有往來痕。」從此就斷絕了音訊。這一年，太史奏報皇上說織女星無光。郭翰思念不已，所有人間麗色，他全都不再留意。後來因爲必須繼承宗嗣，勉強娶了程家的女兒，很不稱心，又因爲沒有兒子，就反目爲仇。郭翰後來做官做到侍御史方纔死。

楊敬真

楊敬真，虢州閿鄉縣長壽鄉天仙村田家女也。年十八，嫁同村王清。其夫家貧力田，楊氏婦道甚謹，夫族目之勤力新婦。性沉靜，不好戲笑，有暇必灑掃靜室，閉門閒居，雖鄰婦狎之，終不相往來。生三男一女，年二十四歲。元和十二年五月十二日夜，告其夫曰：妾神識頗不安，惡聞人言，當於靜室寧之，君宜與兒女暫居異室。」夫許之。楊氏遂沐浴，著新衣，焚香閉戶而坐。及明，訝其起遲，開門視之，衣服委地牀上，若蟬蛻然，身已去矣，但覺異香滿屋。其夫驚以告其父母，共嘆之。數人來曰：「昨夜方半，有天樂從西而來，似若雲中。下於君家，奏樂久之，稍稍上去。合村皆聽之，君家聞否？」而異香酷烈，遍數十里。村吏以告縣令李邯，遣吏民遠近尋逐，皆無蹤跡。因令不動其衣，閉其戶，以棘環之，冀其或來也，至十八日夜五更，村人復聞雲中仙樂異香從東來，復下王家宅，作樂久之而去。王氏亦無聞者。及明來視，其門棘封如故，房中彷彿若有人聲。遽（遽原作處，據明抄本改）走告縣令李邯，親率僧道官吏，共開其門，則婦宛在牀矣。但覺面目光芒，有非常之色。邯問曰：「向何所去？今何所來？」對曰：「昨十五日夜初，有仙騎來曰：『夫人當上仙，雲鶴即到，宜靜室以伺之。』至三更，有仙樂彩仗，霓旌絳節，鸞鶴紛紜，五雲來降，入於房中。報者前曰（前曰原作曰前，據明抄本改）『夫人準籍合仙，仙師使使者來迎，將會於西嶽。』於是彩童二人捧玉箱，箱中有奇服，非綺非羅，制若道衣之衣，珍華香潔，不可名狀。遂衣之畢，樂作三闕。青衣引白鶴曰：『宜乘此。』初尚懼其危，試乘之，穩不可言。飛起而五雲捧出，彩仗前引，至於華山玉臺峯。峯上有磐石，已有四女先在被焉。一人云姓馬，宋州人；一人姓徐，幽州人；一人姓郭，荊州人；一人姓夏，青州人。皆其夜成仙，同會於此。旁一小仙曰：『並舍虛幻，得證真仙，今當定名，宜有真字。』於是馬曰信真，徐曰湛真，郭曰修真，夏曰守真。其時五雲參差，遍覆崖谷，妙樂羅列，間作於前。五人相慶曰：『同生濁界，並是凡身，一旦修然，遂與塵隔。今夕何夕，歡會於斯，宜各賦詩，以道其意。』信真詩曰：『幾劫澄煩慮，思今身僅成。誓將雲外隱，不向世間存。』湛真詩曰：『綽約離塵世，從容上太清。雲衣無綻日，鶴駕沒遙程。』修真詩曰：『華嶽無三尺，東瀛僅一杯。入雲騎綵鳳，歌舞上蓬萊。』守真詩曰：『共作雲山侶，俱辭世界塵。靜思前日事，拋卻幾年身。』敬真亦詩曰：『人世徒紛擾，其生似夢華。誰言今夕裏，俯首視雲霞。』既而雕盤珍果，名不可知。妙樂鏗鍠，響動崖谷。俄而執節者曰：『宜往蓬萊，謁大仙伯。」五真曰：『大仙伯爲誰？」曰：『茅君也。』妓樂鸞鶴，復前引東去。倏然間已到蓬萊，其宮皆金銀，花木樓殿，皆非人間之製作。大仙伯居金闕玉堂中，侍衛甚嚴。見五真喜曰：『來何晚耶？』飲以玉杯，賜以金簡、鳳文之衣、玉華之冠，配居蓬萊華院。四人者出，敬真獨前曰：『王父年高，無人侍養，請回侍其殘年。王父去世，然後從命，誠不忍得樂而忘王父也。惟仙伯哀之。』仙伯曰：『汝村一千年方出一仙人，汝當其會，無自墜其道。』因敕四真送至其家，故得還也。」邯問昔何修習，曰：「村婦何以知？但性本虛靜，閒即凝神而坐，不復俗慮得入胸中耳。此性也，非（非字原闕，據明抄本、許本、黃本補）學也。」又問要去可否，曰：「本無道術，何以能去？雲鶴乘迎即去，不來亦無術可召。」於是遂謝絕其夫，服黃冠。邯以狀聞州，州聞廉使。時崔從按察陝輔，延之，舍於陝州紫極宮，請王父於別室，人不得升其階，惟廉使從事及夫人得之，瞻拜者才及階而已，亦不得升。廉使以聞，唐憲宗召見，舍於內殿。或道而無以對，罷之。今在陝州，終歲不食，食時啗果實，試飲酒二三杯，絕無所食，但容色轉芳嫩耳。（出《續玄怪錄》）

【譯文】

楊敬真，是虢州閿鄉縣長壽鄉天仙村種田人家的女兒。十八歲那年，嫁給同村的王清。她的丈夫家裏貧窮而努力種田，楊氏也很嚴守婦道，丈夫家族的人都把她看作勤勞盡力的新媳婦。她性格沉靜，不喜歡與人說笑戲耍，有閒暇一定灑掃，把住宅收拾得乾乾淨淨，然後在靜室中閉門閒居，雖然鄰婦親近她，她始終不與她們往來。她一共生了三個兒子一個女兒，時年二十四歲。元和十二年五月二十二日晚上，她告訴她的丈夫說：「我的神智很不安，討厭聽到別人說話，應當在靜室使自己平靜一下，您應當和兒女暫時到別的屋裏去住。」丈夫答應了她。楊氏就洗了澡，穿上新衣服，燒上香關上門坐着。等到天亮的時候，家人因她起得晚而驚訝，就打開門去看她，只見衣服掉在地上，象蟬蛻皮似的，人已經離去了，只覺得滿室異香。她的丈夫驚慌地把這事告訴了她的父母，大家都爲這事嘆息。這時，有幾個人來說：「昨天晚上剛到半夜，有天上的音樂從西邊過來，好像在雲中。下到您家，奏樂很久，才漸漸上去了。全村人都聽到了天樂，您家聽到沒有？」又因爲異香太濃烈，遍佈幾十裏，村中小吏就把這事報告給縣令李邯。李邯派官吏、百姓遠近各處去追尋，卻沒有發現蹤跡。縣令就下令不準動她的衣裳，把她的房門緊閉，用刺棘圍上，希望她或許回來。到十八日夜裏五更天，村子裏的人又聽到雲中仙樂，聞到異香從東邊過來，又下到王家宅院裏，奏樂很久而去。王家又沒有人聽到。等到天亮時來看，那房門用刺棘封閉如故，而房中彷彿好像有人聲。村民立刻跑去報告縣令，縣令親自率領和尚道士和官吏，一起打開她的房門，發現楊氏仍然在牀上，只是覺得她面目光芒，有不同尋常的臉色。李邯問她說：「先前到哪裏去了？今天又從哪裏來？」楊氏回答說：「昨天十五日夜初，有仙人騎馬來說：『夫人該成上仙，雲鶴立刻就到。應該在靜室等候。』到了三更，有仙樂和色彩鮮明的儀仗，五色繽紛的旗子，大紅色的符節，鸞鶴紛紜，乘着五色祥雲降下，進到房中。報信的那個人上前說：『夫人準籍應當成仙，仙師派使者來迎接，將到西嶽聚會。』於是兩個綵衣童子捧着玉箱，箱子中有奇異的服裝，不是綺也不是羅，製作得像道人的衣服，珍貴華麗而又香又潔淨，不能說出什麼樣子。等把衣服穿完了，仙樂奏了三曲，青衣人牽來白鶴說：『你應該騎這隻鶴。』剛開始害怕騎它危險，試着騎它，穩當得沒法說。飛起來就有五色雲湧出去，彩仗在前面引路，到了華山雲臺峯。峯上有磐石，已經有四個女子先在那裏了。一個人說姓馬，是宋州人，一個人姓徐是幽州人，一個人姓郭是荊州人，一個姓夏是青州人，都在那天夜裏成仙，一同在這裏聚會。旁有一位小仙說：「並舍虛幻，得證真仙，如今應當定名，名中應有個『真』字。於是姓馬的叫信真，姓徐的叫湛真，姓郭的叫修真，姓夏的叫守真。那時五雲參差，遮蔽了整個山崖和溝谷，奇妙的樂器排列出來，一一在面前演奏。五個人互相祝賀說：『我們同生在污濁的下界，都是凡身，一旦自由自在地成了仙，就與塵世隔絕了。今夕何夕，歡會在此，應該各自賦詩，用以表達此刻的心意』。信真的詩是：『幾劫澄煩慮，思今身僅成。誓將雲外隱，不向世間存。』湛真的詩是：『綽約離塵世，從容上太清。雲衣無綻日，鶴駕沒遙程。』修真的詩是：『華嶽無三尺，東瀛僅一杯。入雲騎綵鳳，歌舞上蓬萊。』守真的詩是：『共作雲山侶，俱辭世界塵。靜思前日事，拋卻幾年身。』敬真也作詩說：『人世徒紛擾，其生似夢華。誰言今夕裏，俛首視雲霞。』接着就端來了雕盤珍果，名都叫不上來，美妙的音樂悠揚鐘鼓鏗鏘，響亮的聲音震動了山崖幽谷。不一會兒，持符節的人說：『應該前往蓬萊，參拜大仙伯。』五真問他：『大仙伯是誰？』他說：『是茅君。』於是妓樂鸞鶴又在前引路向東而去，轉眼間已經到了蓬萊。那裏的宮殿全是金銀造的，花木樓臺都不是人間所能製作。大仙伯住在金闕玉堂中，侍衛很嚴。見到五真，大仙伯高興地說：『來得怎麼這麼晚啊？』讓她們用玉杯飲酒，賞賜她們金簡、鳳紋衣服、玉華冠，分配她們住在蓬萊華院。那四個女子出去了，敬真獨自上前說：『我公公年齡已高，沒有人侍奉贍養，請讓我回去侍奉他的殘年，公公去世以後，然後從命。我實在不忍心得到歡樂而忘記王家公公啊。只請仙伯可憐他。』仙伯說：『你們村子一千年纔出一個仙人，你正趕上這個機會，不要自墜其道。』就下令四真把我送到家，所以我能回來。」李邯問她：「你從前修習什麼？」她說：「村婦哪裏知道？只是性格本來喜歡虛靜，閒着的時候就是凝神而坐，不再有俗念能入胸中而已。這是性情呀，不是學來的。」李邯又問她：「你如果再要離去，能辦到嗎？」她說：「我本來沒有道術，靠什麼能離去？雲鶴來迎接就能去，不來我也沒有法術把它招來。」從此，她就和她的丈夫分居，戴上了道冠。李邯把這些情況報告了州里，州里又報告給廉使。當時崔從按察陝輔，把楊敬真請了去，安排她到陝州紫極宮住，請王家之父到別的住室，別人不得登上她住處的臺階，只有廉使從事和夫人能夠進入，瞻仰拜見的人才到臺階而已，也不能登堂入室。廉使把這件事奏聞皇上，唐憲宗就召見了楊敬真，讓她住在內殿。試與她論道，而楊敬真不懂，沒有話回答，唐憲宗就放她回去了。如今還在陝州，常年不喫飯，喫東西時也就喫點果實，或飲二三杯酒，根本不喫糧食，容顏反而變得芳嫩了。

封陟

寶曆中，有封陟孝廉者，居於少室。貌態潔朗，性頗貞端。志在典墳，僻於林藪，探義而星歸腐草，閱經而月墜幽窗，兀兀孜孜，俾夜作晝，無非搜索隱奧，未嘗暫縱揭時日也。書堂之畔，景象可窺，泉石清寒，桂蘭雅淡，戲猱每竊其庭果，唳鶴頻棲於澗松。虛籟時吟，纖埃晝閴。煙鎖簹篁之翠節，露滋躑躅之紅葩。薜蔓衣垣，苔茸毯砌。時夜將午，忽飄異香酷烈，漸佈於庭際。俄有輜軿自空而降，畫輪軋軋，直湊檐楹。見一仙姝，侍從華麗，玉珮敲磬，羅裙曳雲，體欺皓雪之容光，臉奪芙蕖之豔冶，正容斂衽而揖陟曰：「某籍本上仙，謫居下界，或遊人間五嶽，或止海面三峯。月到瑤階，愁莫聽其鳳管；蟲吟粉壁，恨不寐於鴦衾。燕浪語而徘徊，鸞虛歌而縹緲。寶瑟休泛，虯觥懶斟。紅杏豔枝，激含嚬於綺殿；碧桃芳萼，引凝睇於瓊樓。既厭曉妝，漸融春思。伏見郎君坤儀浚潔，襟量端明，學聚流螢，文含隱豹。所以慕其真樸，愛以孤標，特謁光容，願持箕帚。又不知郎君雅旨如何？」陟攝衣朗燭，正色而坐，言曰：「某家本貞廉，性唯孤介。貪古人之糟粕，究前聖之指歸，編柳苦辛，燃粕幽暗，布被糲食，燒蒿茹藜。但自固窮，終不斯濫，必不敢當神仙降顧。斷意如此，幸早回車。」姝曰：「某乍造門牆，未申懇迫，輒有一詩奉留，後七日更來。」詩曰：「謫居蓬島別瑤池，春媚煙花有所思。爲愛君心能潔白，願操箕帚奉屏幃。」陟覽之若不聞。雲軿既去，窗戶遺芳，然陟心中不可轉也。後七日夜，姝又至，騎從如前時，麗容潔服，豔媚巧言。入白陟曰：「某以業緣遽縈，魔障剡起。蓬山瀛島，繡帳錦宮，恨起紅茵，愁生翠被。難窺舞蝶於芳草，每妒流鶯於綺叢，靡不雙飛，俱能對跱，自矜孤寢，轉懵空閨。秋卻銀缸，但凝眸於片月；春尋瓊圃；空抒思於殘花。所以激切前時，布露丹懇，幸垂採納，無阻精誠，又不知郎君意竟如何？」陟又正色而言曰：「某身居山藪，志已顓蒙，不識鉛華，豈知女色？幸垂速去，無相見尤。」姝曰：「願不貯其深疑，幸望容其陋質，輒更有詩一章，後七日復來。」詩曰：「弄玉有夫皆得道，劉剛兼室盡登仙。君能仔細窺朝露，須逐雲車拜洞天。」陟覽又不回意。後七日夜，姝又至，態柔容冶，靚衣明眸。又言曰：「逝波難駐，西日易頹，花木不停，薤露非久，輕漚泛水，只得逡巡，微燭當風，莫過瞬息，虛爭意氣，能得幾時？恃頑韶顏，須臾槁木。所以君夸容鬢，尚未凋零，固止綺羅，貪窮典籍。及其衰老，何以任持？我有還丹，頗能駐命，許其依託，必寫襟懷。能遣君壽例三松，瞳方兩目，仙山靈府，任意追遊。莫種槿花，使朝晨而騁豔；休敲石火，尚昏黑而流光。」陟乃怒目而言曰：「我居書齋，不欺暗室。下惠學證，叔子爲師。是何妖精，苦相凌遍？心如鐵石，無更多言。倘若遲迴，必當窘辱。」侍衛諫曰：「小娘子回車。此木偶人，不足與語；況窮薄當爲下鬼，豈神仙配偶耶？」姝長吁曰：「我所以懇懇者，爲是青牛道士的苗裔；況此時一失，又須曠居六百年，不是細事。於戲此子，大是忍人。」又留詩曰：「蕭郎不顧鳳樓人，雲澀回車淚臉新。愁想蓬瀛歸去路，難窺舊苑碧桃春。」輜軿出戶，珠翠響空，泠泠簫笙，杳杳雲露。然陟意不易。後三年，陟染疾而終，爲太山所追，束以大鎖，使者驅之，欲至幽府。忽遇神仙騎從，清道甚嚴。使者躬身於路左曰：「上元夫人遊太山耳。」俄有仙騎，召使者與囚俱來。陟至彼仰窺，乃昔日求偶仙姝也，但左右彈指悲嗟。仙姝遂索追狀曰：「不能於此人無情。」遂索大筆判曰：「封陟往雖執迷，操惟堅潔，實由樸戇，難責風情。宜更延一紀。」左右令陟跪謝，使者遂解去鐵鎖也。仙官已釋，則幽府無敢追攝。使者卻引歸，良久蘇息。後追悔昔日之事，慟哭自咎而已。（出《傳奇》）

【譯文】

寶曆年間，有個叫作封陟的孝廉，住在少室山。他生得儀表堂堂，性格操守很堅定端方。他立志研究古籍，在林泉之處尋找僻幽之所。探究文義，直到星落於腐草；閱讀經書，不顧月墜幽窗。孜孜不倦，夜以繼日，無不搜求隱奧，不曾放鬆片刻時間。書堂附近，景象可觀，泉清石寒，桂淡蘭雅，淘氣的猴子常竊其庭院之果，鳴叫的野鶴頻頻棲息于山澗松間，時時發出吟嘯之聲。纖埃晝闃，煙霧鎖住叢竹的翠節，露珠滋潤緩緩開放的紅花。薜荔的枝蔓遮蔽了牆垣，苔蘚柔密叢生，像毯子似的鋪在地上。這時將到午夜，忽然飄來極其濃烈的異香，漸漸佈滿了庭院，突然有一輛婦女乘坐的帶帷的車子從空中降落下來，畫輪軋軋作響，一直接近到檐柱。只見一位仙女，帶着華麗的侍從，玉珮撞擊有聲，羅裙飄飄從雲中降出。她的肌體勝過皓雪那麼潔白，她的容顏勝過荷花那麼嬌豔。仙女正容斂衽給封陟作了一揖，對封陟說：「我的名籍本來是上仙，貶居到下界，有時到人間五嶽雲遊，有時到海面三峯歇息。月光照到瑤宮的臺階，愁得沒有心思聽那風簫之管；聽蟲吟於粉牆，恨不能在鴛鴦被中成眠。聞燕子的浪語而徘徊，聽鸞鳥的歌聲而縹渺，使我寶瑟停奏，美酒懶斟。紅杏在枝頭豔麗地開放，激起我綺殿含顰；碧桃綻出芳香的花蕾，引起我瓊樓凝眸。已經厭倦了曉妝，又漸漸萌動了春情。再看看郎君您，儀容俊秀、氣度不凡，刻苦治學，才華四溢，所以仰慕您的純真樸實，愛您的不隨流俗的風格，特來拜見您的尊容，願託身侍奉，不知郎君雅意如何？」封陟整理一下衣服把燈燭弄亮，正色而坐，說：「我家本來清正廉潔，我的性情耿直方正，貪戀古人的糟粕，探究前輩聖人的宗旨，苦讀經書，燃粕幽間。蓋布被喫粗糧，燒野蒿喫野菜，只是自己守貧，終不爲濫，實在不敢當神仙的眷顧。決意如此，希望您及早回車。」仙女說：「我初到您的家裏，未能申明懇切之意，這裏有詩一首奉留，七日後我再來。」詩中寫道：「謫居蓬島別瑤池，春媚煙花有所思。爲愛君心能潔白，願操箕帚奉屏幃。」封陟看完之後像沒看一樣。雲車去後，門窗留下芳香，然而封陟心意不可轉變。七天後的夜裏，仙女又來了，車騎隨從如上次來時一樣。仙女容顏豔麗，服飾整潔，姿態豔媚，言語巧妙。她進入房中告訴封陟說：「我因爲孽緣突然纏繞，魔障銳起，在蓬萊山，在東瀛島。繡帳錦宮，紅茵生恨，翠被生愁。見雙蝶在芳草之中飛舞而難過，看流鶯在樹叢啼叫而每生妒意。鳥蟲都無不雙飛，全能成對，自憐孤寢，空閨中茫然輾轉。秋回銀缸，只對明月而凝眸；春到瓊圃，空對殘花而抒懷。所以前次來時心情激切，流露至誠之意，希望您能接納，不拒絕我的精誠之心。又不知郎君的心意終究如何？」封陟又現出嚴肅的面孔，說：「我身居山林，心志已經愚昧，不識鉛粉銀華，哪裏懂得女色？希望您趕快回去，不要打擾我。」仙女說：「願您不要心存疑慮，希望容留我醜陋之質。這裏還有詩一章，七天後我再來。」詩中寫的是：「弄玉有夫皆得道，劉剛兼室盡登仙。君能仔細窺朝露，須逐雲車拜洞天。」封陟看完後還沒回心轉意。七天後的夜裏，仙女又來了，態度溫柔，姿容俏麗，穿着精心打扮的衣服，明眸蘊含深情，又對封陟說：「逝去的流水難以停駐，偏西的太陽容易墜落，花草樹木不會停止生長，草薤上的露水也不會留得很久，輕漚的浮水，也只能停留片刻，微弱的燈燭迎風，不過瞬息即滅，虛爭意氣，能得幾時？依仗完美的容顏，不久就變得槁木一般。所以您誇耀容鬢尚未凋零，堅決拒絕少女之愛，迷戀研究典籍，等到您衰老的時候，靠什麼堅持下去呢？我有還春丹，頗能使人青春常駐，答應讓我依託，必能使您滿足心願。我能讓您壽列三松，瞳方兩目，仙山靈府任意追遊。不要去種槿花，它只在早晨才呈現自己的豔麗；不必敲石火，它不過是昏黑中的一線流光。」封陟於是怒目而說：「我住在書齋，又沒做虧心事，柳下惠可以作證，叔子可以爲師。你是什麼妖精，苦苦欺凌逼迫我？我心如鐵石，你不用再多說，倘若遲迴，必當窘辱。」侍衛勸仙女說：「小娘子坐車回去吧，這是個木偶人，不值得跟他說；何況他窮困刻薄只能當作下等鬼了，哪裏是神仙的配偶呢？」仙女長嘆說：「我所以誠懇待他的原因，是因爲他是青牛道士的後裔；況且這個時機一旦失去，又須曠居六百年，不是小事。嗚呼！這個人是個心太狠的人。」又留下一首詩，詩中寫道：「蕭郎不顧鳳樓人，雲澀回車淚臉新。愁想蓬瀛歸去路，難窺舊苑碧桃春。」帶帷幕的車子出了門，珠翠在空中作響，簫笙輕妙，雲路杳杳。然而封陟的心意還是不改。三年後，封陟得病而死。被太山之神所追，用大鎖束縛住，使者驅趕着他，欲到地府中去，忽然遇到神仙的騎馬隨從，清道開路很嚴格。使者躬身到路旁說：「上元夫人遊太山了。」不一會兒，有個仙人的騎從，來招使者與囚犯一起過來。封陟到那裏仰面偷看，原來上元夫人就是昔日求婚的仙女，於是不禁左右彈指悲嘆。仙女就把追狀要來，說：「不能對這個人無情。」又要來大筆判道：「封陟往昔雖然執迷不悟，但操守堅定高潔，實在由於樸實厚道，難用風情責備他。應該再延長壽命十二年。」仙女左右的人令封陟跪下道謝，使者就解開繩索。仙官既然已經放了他，地府也就沒敢再來追捕。使者又把他送回家，過了很久，封陟甦醒過來。後來追悔從前的事情，只有痛哭自責而已。

卷第六十九 女仙十四

玉蕊院女仙 馬士良 張雲容 韋蒙妻 慈恩塔院女仙

玉蕊院女仙

長安安業唐昌觀，舊有玉蕊花。其花每發，若瓊林瑤樹。唐元和中，春物方盛，車馬尋玩者相繼。忽一日，有女子年可十七八，衣綠繡衣，垂雙髻，無簪珥之飾，容色婉娩，迥出於衆。從以二女冠、三小僕，皆草髻黃衫，端麗無比。既而下馬，以白角扇障面，直造花所，異香芬馥，聞於數十步外。觀者疑出自宮掖，莫敢逼而視之。佇立良久，令女僕取花數枝而出。將乘馬，顧謂黃衫者曰：「曩有玉峯之期，自此行矣。」時觀者如堵，鹹覺煙飛鶴唳，景物輝煥。舉轡百餘步，有輕風擁塵，隨之而去。須臾塵滅，望之已在半空，方悟神仙之遊。餘香不散者經月餘。時嚴休復、元稹、劉禹錫、白居易俱作玉蕊院真人降詩。嚴休復詩曰：「終日齋心禱玉宸，魂銷眼冷未逢真。不如一樹瓊瑤蕊，笑對藏花洞里人。」又曰：「香車潛下玉龜山，塵世何由睹蕣顏。惟有無情枝上雪，好風吹綴綠玉鬟。」元稹詩云：「弄玉潛過玉樹時，不教青鳥出花枝。的應未有諸人覺，只是嚴郎自得知。」劉禹錫詩云：「玉女來看玉樹花，異香先引七香車。攀枝弄雪時回首，驚怪人間日易斜。」又曰：「雪蕊瓊葩滿院春，羽林輕步不生塵。君王簾下徒相問，長伴吹簫別有人。」白居易詩云：「瀛女偷乘鳳下時，洞中暫歇弄瓊枝。不緣啼鳥春饒舌，青瑣仙郎可得知。」（出《劇談錄》）

【譯文】

長安安業唐昌觀，舊時有玉蕊花。那花每當開放的時候，就好像瓊林瑤樹一般。唐代元和年間，春天萬花正盛，乘車騎馬踏青遊玩的人接連不斷。忽然有一天，有個女子年約十七八歲，穿着綠色繡花衣裳，垂着雙髻，沒戴簪珥一類的首飾，臉色柔順，特別出衆。跟隨她的有兩個女道士和三個小僕人，都留着草髻穿着黃衫，無比端莊秀麗。不久，女郎下了馬，用白角扇遮住面容，直接到養花的地方，異香濃郁，傳到幾十步外。觀看的人疑心她們出自宮廷，所以沒有人敢逼近去看她們。女郎佇立了很久，令女僕摘取幾枝花就出來了。將要乘馬的時候，女郎回頭對穿黃衫的人說：「從前有玉峯之約，從這裏前往吧。」當時觀看的人象一堵牆一樣，全都覺得煙飛鶴唳，景物放射光彩。女郎騎上馬剛走一百多步，有股輕輕的風吹起塵土隨之而去。不一會兒，塵土消失了，望見她們已經在半空中了，這才醒悟是神仙出遊。仙女所留下的餘香經久不散，一直經過一個多月才消失。當時嚴休復、元稹、劉禹錫、白居易都作了玉蕊院真人降臨的詩。嚴休復的詩是：「終日齋心禱玉宸，魂銷眼冷未逢真。不如一樹瓊瑤蕊，笑對藏花洞里人。」又有一首是：「香車潛下玉龜山，塵世何由睹蕣顏。惟有無情枝上雪，好風吹綴綠玉鬟。」元稹的詩是：「弄玉潛過玉樹時，不教青鳥出花枝。的應未有諸人覺，只是嚴郎自得知。」劉禹錫的詩是：「玉女來看玉樹花，異香先引七香車。攀枝弄雪時回首，驚怪人間日易斜。」又一首是：「雪蕊瓊葩滿院春，羽林輕步不生塵。君王簾下徒相問，長伴吹簫別有人。」白居易的詩是：「瀛女偷乘鳳下時，洞中暫歇弄瓊枝。不緣啼鳥春饒舌，青瑣仙郎可得知。」

馬士良

唐元和初，萬年縣有（有字明抄本作所由二字）馬士良者，犯事。時進士王爽爲京尹，執法嚴酷，欲殺之。士良乃亡命入南山，至炭谷湫岸，潛於大柳樹下。才曉，見五色雲下一仙女於水濱，有金槌玉板，連扣數下，青蓮湧出，每蕊旋（蕊旋原作葉施，據明抄本改）開。仙女取擘三四枚食之，乃乘雲去。士良見金槌玉板尚在，躍下扣之。少頃復出，士良盡食之十數枚，頓覺身輕，即能飛舉。遂捫蘿尋曏者五色雲所。俄見大殿崇宮，食蓮女子與羣仙處於中。覩之大驚，趨下，以其竹杖連擊，墜於洪崖澗邊。澗水清潔，因憊熟睡。及覺，見雙鬟小女磨刀，謂曰：「君盜靈藥，奉命來取君命。」士良大懼，俯伏求救解之。答曰：「此應難免，唯有神液，可以救君。君當以我爲妻。」遂去。逡巡持一小碧甌，內有飯白色，士良盡食，復寢。須臾起，雙鬟曰：「藥已成矣。」以示之，七顆光瑩，如空青色。士良喜嘆。看其腹有似紅線處，乃刀痕也。女以藥摩之，隨手不見。戒曰：「但自修學，慎勿語人。倘漏泄，腹瘡必裂。」遂同住於湫側。又曰：「我穀神之女也，守護上仙靈藥，故得救君耳。」至會昌初，往往人見。漁者（漁者二字原闕。據明抄本補）於炭谷湫捕魚不獲，投一帖子，必隨斤兩數而得。（出《逸史》）

【譯文】

唐代元和初年，萬年縣有個馬士良犯了法。當時進士王爽擔任京兆尹，他執法嚴酷，打算殺掉馬士良。馬士良就逃命進了南山，到了炭谷湫岸，藏在一棵大柳樹下。天剛亮的時候，他看見從五色雲中下來一個仙女落到水邊，拿出金槌和玉板，連敲了幾下，水裏就有青蓮冒出來，每朵花蕾都忽然開了。仙女就把蓮花摘下來三四枚吃了，然後就乘着雲彩走了。馬士良看到金槌玉板還在那裏，就跳下去也敲了幾下。不一會兒，青蓮又從水下冒出來，馬士良就把十幾枚蓮花全吃了。喫過以後，馬士良立刻覺得身體輕了，就能飛騰起來。於是他就抓着藤蘿尋找剛纔出現五色雲的地方。猛然看見一座高大的宮殿，喫蓮花的那個女子和羣仙都在裏邊。仙人看見上來一個凡人，都大喫一驚，趕快走下殿來，用竹杖接連來打馬士良。馬士良掉下去，摔在洪崖澗邊。澗水很清潔，馬士良因爲太疲乏就熟睡過去。等他醒來的時候，看到一個梳着雙鬟的小女子一邊磨刀一邊對他說：「你偷盜靈藥，我奉命來取您的性命。」馬士良嚇壞了，趴伏在地請求解救他。小姑娘回答說：「要您的命這事理應難免，只有神液可以救您，但是您得讓我作您的妻子。」馬士良同意了，小姑娘就走了。不一會兒，小姑娘拿來一個小綠盆，裏面有白色的飯，馬士良把飯全喫光了，又睡下了。不久，馬士良起來了，雙鬟小姑娘說：「藥已經做成了。」就把藥拿給他看，共有七丸藥，閃着天青色的光澤，馬士良高興地讚歎。馬士良看到自己肚子上有象紅線似的地方，原來是刀痕，小姑娘用藥摩擦那刀痕。刀痕隨手就不見了。小姑娘告誡馬士良說：「你自己只管修行學道，千萬不要把這事告訴別人。倘若泄露了，肚子上的刀痕一定要裂開。」於是他們一起住在水池旁邊。小姑娘又說：「我是穀神的女兒，給上仙守護靈藥，所以能救您呀。」到會昌初年的時候，人們還常常看見他們。打漁的人在炭谷湫捕魚，如果沒有捕到，投進一張帖子，漁人一定會得到按照帖子上要求的斤兩數量的魚。

張雲容

薛昭者，唐元和末爲平陸尉。以氣義自負，常慕郭代公、李北海之爲人。因夜值宿，囚有爲母復仇殺人者，與金而逸之。故縣聞於廉使，廉使奏之，坐謫爲民於海東。敕下之日，不問家產，但荷銀鐺而去。有客田山叟者，或雲數百歲矣。素與昭洽，乃齎酒攔道而飲餞之。謂昭曰：「君義士也，脫人之禍而自當之，真荊、聶之儔也！吾請從子。」昭不許，固請乃許之。至三鄉夜，山叟脫衣貰酒，大醉，屏左右謂昭曰：「可遁矣。」與之攜手出東郊，贈藥一粒曰：「非唯去疾，兼能絕谷。」又約曰：「此去但遇道北有林藪繁翳處，可且暫匿，不獨逃難，當獲美姝。」昭辭行，過蘭昌宮，古木修竹，四舍其所。昭逾垣而入，追者但東西奔走，莫能知蹤矣。昭潛於古殿之西間，及夜，風清月皎，見階前有三美女，笑語而至，揖讓升於花茵，以犀杯酌酒而進之。居首女子酹之曰：「吉利吉利，好人相逢，惡人相避。」其次曰：「良宵宴會，雖有好人，豈易逢耶？昭居窗隙間聞之，又志田生之言，遂跳出曰：「適聞夫人云，好人豈易逢耶？」昭雖不才，願備好人之數。」三女愕然良久，曰：「君是何人，而匿於此？」昭具以實對，乃設座於茵之南。昭詢其姓字，長曰云容，張氏；次曰鳳台，蕭氏；次曰蘭翹，劉氏。飲將酣，蘭翹命骰子，謂二女曰：「今夕佳賓相會，須有匹偶，請擲骰子，遇採強者，得薦枕蓆。」乃遍擲，雲容採勝。翹遂命薛郎近雲容姊坐，又持雙杯而獻曰：「真所謂合巹矣！」昭拜謝之。遂問：「夫人何許人？何以至此？」容曰：「某乃開元中楊貴妃之侍兒也。妃甚愛惜，常令獨舞《霓裳》於繡嶺宮。妃贈我詩曰：「『羅袖動香香不已，紅蕖嫋嫋秋煙裏。輕雲嶺上乍搖風，嫩柳池邊初拂水。』詩成，明皇吟詠久之，亦有繼和，但不記耳。遂贈雙金扼臂，因此寵幸愈於羣輩。此時多遇帝與申天師談道，予獨與貴妃得竊聽，亦數侍天師茶藥，頗獲天師憫之。因閒處，叩頭乞藥。師雲：『吾不惜，但汝無分，不久處世。如何？』我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天師乃與絳雪丹一粒曰：『汝但服之，雖死不壞。但能大其棺、廣其穴、含以真玉、疏而有風，使魂不蕩空，魄不沉寂。有物拘制，陶出陰陽，後百年，得遇生人交精之氣，或再生，便爲地仙耳。』我沒蘭昌之時，具以白貴妃。貴妃恤之，命中貴人陳玄造受其事。送終之器，皆得如約。今已百年矣。仙師之兆，莫非今宵良會乎！此乃宿分，非偶然耳。」。昭因詰申天師之貌，乃田山叟之魁梧也。昭大驚曰：「山叟即天師明矣！不然，何以委曲使予符曩日之事哉？」又問蘭、鳳二子。容曰：「亦當時宮人有容者，爲九仙媛所忌，毒而死之。藏吾穴側，與之交遊，非一朝一夕耳。」鳳台請擊席而歌，送昭、容酒歌曰：「臉花不綻幾含幽，今夕陽春獨換秋。我守孤燈無白日，寒雲隴上更添愁。」蘭翹和口：「幽谷啼鶯整羽翰，犀沉玉冷自長嘆。月華不忍扃泉戶，露滴松枝一夜寒。」雲容和曰：「韶光不見分成塵，曾餌金丹忽有神。不意薛生攜舊律，獨開幽谷一枝春。」昭亦和曰：「誤入宮垣漏網人，月華靜洗玉階塵。自疑飛到蓬萊頂，瓊豔三枝半夜春。」詩畢，旋聞雞鳴。三人曰：「可歸室矣。」昭持其衣，超然而去。初覺門戶至微，及經閾，亦無所妨。蘭、鳳亦告辭而他往矣。但燈燭熒熒，侍婢凝立，帳帷彩繡，如貴戚家焉。遂同寢處，昭甚慰喜。如此數夕，但不知昏旦。容曰：「吾體已蘇矣，但衣服破故，更得新衣，則可起矣。今有金扼臂，君可持往近縣易衣服。」昭懼不敢去，曰：「恐爲州邑所執。」容曰：「無憚，但將我白綃去，有急即蒙首，人無能見矣。」昭然之，遂出三鄉貨之。市其衣服，夜至穴，則容已迎門而笑。引入曰：「但啓櫬，當自起矣。」昭如其言，果見容體已生。及回顧帷帳，但一大穴，多冥器服玩金玉。唯取寶器而出，遂與容同歸金陵幽棲。至今見在，容鬢不衰，豈非俱餌天師之靈藥耳？申師名元也。（出《傳奇》）

【譯文】

薛昭在唐朝元和末年當平陸縣尉。以義氣自負，平時景仰郭代公、李北海的爲人。因爲夜裏值宿，囚犯中有個爲母親報仇而殺了人的，薛昭就給他銀錢把他放跑了。因此縣裏向廉使報告，廉使又向皇上奏本，薛昭被治罪貶到海東爲民。聖旨降下的那天，薛昭不顧家產，只扛着一隻銀鍋就走了。有個叫作田山叟的客人，有人說他已幾百歲了。他一向與薛昭關係很好，就帶着酒在道上攔住薛昭請，他喝酒爲他送行。田山叟對薛昭說：「您是個義士啊！爲別人解脫禍患而自己承擔罪名，真是荊軻、聶政一類的人物啊！請讓我跟着您。」薛昭不同意，田山叟一再請求，薛昭才答應了。到了三鄉那天夜晚，田山叟脫下衣服作抵押賒來了酒，喝得大醉，就把左右的人支開，對薛昭說：「你可以逃跑了。」就與薛昭拉着手出了東郊，又贈給薛昭一粒藥，說：「這藥不僅能去病，吃了它還能不喫糧食。」又約定說：「從這裏走只要遇到道北有樹林、草木叢生繁茂能遮蔽住人的地方，就可以暫時隱藏在那裏，不僅能逃避災難，還能獲得美人。」薛昭告辭走後，路過蘭昌宮，那裏有古老的大樹、高高的竹子，從四面圍住了那個地方。薛昭就跳牆進去，追捕他的人儘管東奔西走，也沒能找到他的蹤影。薛昭藏在古殿的西間，到了夜晚，風清月明，看見臺階前有三個美女，說說笑笑地來了，互相作揖，謙讓着上了花茵之上，用犀牛角的杯子斟酒喝。居於首位的女子把酒灑在地上禱告說：「吉利吉利，好人相逢，惡人想避。」挨着她的那個女子說：「美好的夜晚歡樂的聚會，雖然有好人，哪裏容易相逢啊？」薛昭從窗戶縫裏聽到了這些話，又記住了田山叟關於得到美女的預言，就跳出來說：「剛纔聽夫人說，『好人哪裏容易相逢啊』，我薛昭雖然不成才，願充好人之數。」三個美女驚訝了很久，才說：「您是什麼人，卻隱藏在這裏？」薛昭就把實情全對她們說了，女子就在花茵的南邊給薛昭擺設了座位。薛昭詢問她們的名字，她們告訴了他，大一點的叫雲容姓張，其次叫鳳台姓蕭，再次叫蘭翹姓劉。酒喝得將盡興的時候，蘭翹命人拿骰子，對另兩個美女說：「今天晚上佳賓相會，必須有所匹配，請擲骰子，遇到彩頭強的，才能侍寢。」於是三人都擲一遍，雲容的彩頭贏了。蘭翹就命薛昭靠近雲容姐坐着，又拿雙杯給他們敬酒說：「這是所說的交杯酒啊！」薛昭向她們稱謝，趁便問：「夫人是哪裏人？因爲什麼到這裏？」雲容說：「我本是開元年間楊貴妃的侍兒。貴妃很愛惜我，常讓我在繡嶺宮獨自跳《霓裳舞》。貴妃贈我一首詩，詩中說：『羅袖動香香不已，紅蕖嫋嫋秋煙裏。輕雲嶺上乍搖風，嫩柳池邊初拂水。』詩寫成後，唐明皇吟詠了很久，也有繼和的詩，只是我沒記住罷了。還賜給我雙金扼臂，因此寵幸超過那羣同輩之人。那時經常遇到皇帝與申天師談論學道的事，唯獨我和貴妃有機會偷聽；又多次侍奉天師喫茶吃藥，很得天師憐惜。有一次，趁空閒之時，我向天師叩頭討藥。天師說：『我不是捨不得給你藥，只是你沒有緣分，不能久在人世，怎麼辦呢？』我說：『早晨獲知了道理，晚上就死也可以了。』天師就給我一粒絳雪丹，說：你只要吃了它，即使死了身體也不能壞。只要能把棺材做得大一些，墓穴寬一些，把真玉含在嘴裏，墳土疏鬆而有風，就可以使魂不能飄到空中，魄也不沉寂。有物拘制，陶出陰陽，一百年後，遇到活人，得到交配的精氣，可能重新活過來，就成爲地仙了。』我在蘭昌將死的時候，把天師的這些話全告訴了貴妃。貴妃體恤我，命中貴人陳玄造辦理安葬的事。送終的器具，全都像約定的那樣辦到了，到現在已經一百年了。仙師所說的預兆，莫非在今宵良會嗎？這就是宿緣啊，不是偶然的呀！」薛昭就問她申天師的相貌，原來就是魁梧的田山叟。薛昭大驚說：「山叟就是天師，這是明擺着的了！不然，爲什麼設法讓我符合昔日的事情呢？」薛昭又訊問蘭翹和鳳台兩個人的情況，雲容說：「她們也是當時宮中有姿色的宮女，被九仙媛所忌恨，把她們毒死了，安葬在我的墳旁。我跟她們交遊，不是一朝一夕了。」鳳台要求擊席唱歌，送給薛昭、雲容酒歌，歌詞是：「臉花不綻幾含幽，今夕陽春獨換秋。我守孤燈無白日，寒雲隴上更添愁。」蘭翹的和詩是：「幽谷啼鶯整羽翰，犀沉玉冷自長嘆。月華不忍扃泉戶，露滴松枝一夜寒。」雲容的和詩是：「韶光不見分成塵，曾餌金丹忽有神。不意薛生攜舊律，獨開幽谷一枝春。」薛昭也和詩說：「誤入宮垣漏網人，月華靜洗玉階塵。自疑飛到蓬萊頂，瓊豔三枝半夜春。」賦詩完畢，便聽到雞叫，三個女子說：「可以歸室了。」薛昭就抓着雲容的衣服，飄然而行。開始覺得門戶太小，等到經過門檻，卻沒有什麼妨礙。蘭翹、鳳台也告辭，到別的地方去了。只見燈燭發出微弱的光，侍婢凝神站着，帳帷都是繡花的絲綢，像貴戚家裏一樣。他們就同寢同處，薛昭覺得特別快慰喜悅。如此過了幾個夜晚，只是不知天黑天亮。雲容說：「我的肉體已經復甦了，只是衣服破舊，再得到新衣服，就可以起來了。今有金扼臂，您可以拿着到附近縣裏去換些衣服。」薛昭害怕不敢去，說：「我怕被州縣抓去。」雲容說：「不必害怕，只要拿着我的白綃去，有急難就用它蒙上頭，就沒有人能看見你了。」薛昭答應了這件事，就到三鄉去賣金扼臂，買來雲容需要的衣服，夜裏回到墓穴，雲容正迎着門笑呢。把他領進去，說：「只要打開棺材，我就能自己起來了。」薛昭按她所說的去做，果然看到雲容的肉體已經活了。等到回頭再看帷帳，只見到一個大墳墓，有許多冥器和服飾金玉。他們只取了寶器就出去了，薛昭就與雲容一起回到金陵悄悄住下來，至今還在，從面容和頭髮看，都沒有衰老，難道不是因爲都吃了天仙的靈藥嗎？申天師名叫申元。

韋蒙妻

韋蒙妻許氏，居東京翊善裏。自雲：「許氏世有神仙，皆上爲高真，受天帝重任。」性潔淨，熟《詩》、《禮》二經，事舅姑以孝聞。蒙爲尚書郎，早夭。許舅姑亦亡，唯一女，年十二歲，甚聰慧，已能記《易》及《詩》。忽無疾而卒。許甚憐之，不忍遠葬，殯於堂側。居數月，聞女於殯宮中語。許與侍婢總笄，發棺視之，已生矣。言初卒之狀雲：「忽見二青衣童子，可年十二三，持一紅幡來庭中，呼某名曰：『韋小真，天上召汝。」於是引之昇天。可半日到天上，見宮闕崇麗，天人皆錦繡毛羽五色之衣，金冠玉笏。亦多玉童玉女，皆珠玉五色之衣。花木如琉璃寶玉之形，風動，有聲如樂曲，鏗鏘和雅。既到宮中，見韓君司命曰：『汝九世祖有功於國，有惠及人。近已擢爲地下主者，即遷地仙之品。汝母心於至道，合陟仙階，即令延汝于丹陵之闕。汝祖考三世，皆已生天矣。』遂使二童送歸。母便可齋沐，太乙使者即當至矣。」許持《妙真經》，往往感致異香。及殊常光色。衆共異之。已十餘年矣，及小真歸後三日，果有仙樂之聲下其庭中。許與小真、總笄一時昇天，有龍虎兵騎三十餘人導從而去。乃長慶之年辛丑歲也。（出《仙傳拾遺》）

【譯文】

韋蒙的妻子許氏，住在東京翊善裏。她自己說：「老許家每代都有神仙，都成爲上天高真，受到天帝重任。」她性喜潔淨，熟習《詩》、《禮》二經。服侍公婆以孝順聞名。韋蒙任尚書郎，早年死去。許氏的公婆也死了。只有一個女兒，年齡十二歲，非常聰明有智慧，已經能誦記《易經》以及《詩經》。女兒忽然沒有病就死了。許氏很愛她，不忍心把她葬到遠處去，就殯殮在住室旁邊。過了幾個月了，忽然聽到女兒在棺材中說話。許氏就和侍婢總笄打開棺材看，女兒已經活了。她敘說剛死的情況說：「忽然看到兩個青衣童子，年紀大約有十二三歲，拿着一個紅幡來到院子中，喊着我的名說：『韋小真，天上召你。』於是領着我上天。大約半天功夫到了天上，就看見宮闕又高大又壯麗，天上的人都穿着用大綵線繡的羽毛五色衣服，戴着金冠拿着玉簡板。還有很多玉童玉女，也都穿着珠玉五色的衣服。花木象琉璃寶玉的形狀，風一吹動，就發出象樂曲一樣的聲音，鏗鏘和諧雅緻。到宮中以後，見到韓君司命，他說：『你的九世祖先對國家有功，對人民有恩惠，最近已經提拔爲地下的主宰者，立即升遷爲地仙的品級。你母親心在至道，應當登上仙階，就請你到丹陵之闕。你祖上三代，都已經昇天了。』就派兩個童子把我送回來了。母親現在齋戒沐浴，太乙使者就該到了。」許氏平時修行《妙真經》，往往感應招來異香，以及不同尋常的光色。大家都覺得這事奇異，已經十多年了。等到小真回來後三天，果然有仙樂的聲音降到她家的庭院中，許氏與小真、總笄同時昇天，有龍虎騎兵三十多人在前面開路引導而去。這事發生在長慶元年辛丑歲。

慈恩塔院女仙

唐太和二年，長安城南韋曲慈恩寺塔院，月夕，忽見一美婦人，從三四青衣來，繞佛塔言笑，甚有風味。回顧侍婢曰：「白院主，借筆硯來。」乃於北廊柱上題詩曰：「黃子陂頭好月明，忘卻華筵到曉行。煙收山低翠黛橫，折得荷花贈遠生。」題訖，院主執燭將視之，悉變爲白鶴，沖天而去。書跡至今尚存。（出《河東記》）

【譯文】

唐朝太和二年，在長安城南韋曲的慈恩寺塔院，一天晚上，皓月當空，忽然出現一位美貌婦人，領着三四個青衣婢女，繞着佛塔說說笑笑，很有風趣。美婦人回頭對侍婢說：「告訴院主，借筆硯來。」借來筆硯後，美婦人就在北邊走廊的柱子上題了一首詩，詩中寫道：「黃子陂頭好月明，忘卻華筵到曉行。煙收山低翠黛橫，折得荷花贈遠生。」題寫完畢，院主拿着燈燭將要看看那詩句，這時，美婦人與侍婢全都變成了白鶴沖天而去。廊柱上的字跡至今尚存。

卷第七十 女仙十五

許飛瓊 裴玄靜 戚玄符 徐仙姑 緱仙姑　王氏女　薛玄同　戚逍遙　茶姥　張建章　周寶

許飛瓊

唐開成初，進士許瀍遊河中，忽得大病，不知人事，親友數人。環坐守之，至三日，蹶然而起，取筆大書於壁曰：「曉入瑤臺露氣清，坐中唯有許飛瓊。塵心未盡俗緣在，十里下山空月明。」書畢復寐。及明日，又驚起，取筆改其第二句曰「天風飛下步虛聲」。書訖，兀然如醉，不復寐矣。良久，漸言曰：「昨夢到瑤臺，有仙女三百餘人，皆處大屋。內一人云是許飛瓊，遣賦詩。及成，又令改曰：『不欲世間人知有我也。』既畢，甚被賞嘆，令諸仙皆和，曰：『君終至此，且歸。』若有人導引者，遂得回耳。」（出《逸史》）

【譯文】

唐朝開成初年，有個進士叫許瀍到河中游學，忽然得了一場大病，不省人事。他的幾位親友圍坐着，守護着他。到了第三天，許瀍突然站起身來，取筆在牆壁上飛快地寫道：「曉入瑤臺露氣清，坐中唯有許飛瓊。塵心未盡俗緣在，十里下山空月明。」寫完，許瀍又倒下睡着了。到了第二天，他又慌忙起來，取筆把牆上詩的第二句改爲「天風飛下步虛聲」。寫完，渾然無知地像醉了似的，不再睡覺了。過了很久，他才漸漸能說話了，他說：「我昨天在夢中到了瑤臺，那裏有仙女三百多人，都住在大屋子裏。其中有個人自己說是許飛瓊，讓我賦詩。等詩寫成了，她又叫我改，她說：『不想讓世上的人知道有我。』詩改完，很受讚賞，並令衆仙依韻和詩。許飛瓊說：『您就到此結束吧，暫且回去吧！』就好象有人引導似的，終於回來了。」

裴玄靜

裴玄靜，緱氏縣令升之女，鄠縣尉李言妻也。幼而聰慧，母教以詩書，皆誦之不忘。及笄，以婦功容自飾。而好道，請於父母，置一靜室披戴。父母亦好道，許之。日以香火瞻禮道像，女使侍之，必逐於外。獨居，別有女伴言笑。父母看之，復不見人，詰之不言。潔思閒淡，雖骨肉常見，亦執禮，曾無慢容。及年二十，父母欲歸於李言。聞之，固不可，唯願入道，以求度世。父母抑之曰：「女生有歸是禮，婦時不可失，禮不可虧。倘入道不果，是無所歸也。南嶽魏夫人亦從人育嗣，後爲上仙。」遂適李言，婦禮臻備。未一月，告於李言：「以素修道，神人不許爲君妻，請絕之。」李言亦慕道，從而許焉。乃獨居靜室焚修。夜中聞言笑聲，李言稍疑，未之敢驚，潛壁隙窺之。見光明滿室，異香芬馥。有二女子，年十七八，鳳髻霓衣，姿態婉麗。侍女數人，皆雲髻綃服，綽約在側。玄靜與二女子言談。李言異之而退。及旦問於玄靜，答曰：「有之，此崑崙仙侶相省。上仙已知君窺，以術止之，而君未覺。更來慎勿窺也，恐君爲仙官所責。然玄靜與君宿緣甚薄，非久在人間之道。念君後嗣未立，候上仙來，當爲言之。」後一夕，有天女降李言之室。經年，復降，送一兒與李言：「此君之子也，玄靜即當去矣。」後三日，有五雲盤旋，仙女奏樂，白鳳載玄靜昇天，向西北而去。時大中八年八月十八日，在溫縣供道村李氏別業。（出《續仙傳》）

【譯文】

裴玄靜，是緱氏縣令裴升的女兒，鄠縣縣尉李言的妻子。玄靜小時就很聰明伶俐，母親教她詩書，她都能背誦下來不忘記。到了十五歲的時候，就以婦功、婦容的標準要求自己。她又好道，就向父母請求，給她設置一間靜室讓她修道。她的父母也好修道，就答應了她的要求。她就每天燒香瞻仰禮拜道像，婢女服侍她，她便把婢女趕出去。她獨居一室，另有女伴和她一起說說笑笑。父母去看她的女伴，又看不到人，問她，她又不說。她思慮純靜，閒適淡泊，雖然骨肉之親常見，也還是恭守禮節，一點也沒有輕慢的表示。到了二十歲那年，父母要把她嫁給李言。她聽說這件事，堅決不同意，只願意入道，以求度世。父母勸解她說：「女孩子生來就是要嫁人的，這是平常的道理。出嫁的時機不可錯過，禮節不可虧缺。倘若你入道沒有得到正果，這就沒有歸宿了。南嶽魏夫人也嫁過人生過孩子，後來成爲上仙。」玄靜聽了父母的勸告，就嫁給了李言，執守婦禮很周到。可是沒到一個月，她就告訴李言：「因爲我一向修道，神人不允許我做您的妻子，請終止這種關係。」李言也慕道，就聽從她的話答應了。玄靜就在靜室獨自居住燒香修行。夜間聽到玄靜屋裏有說笑的聲音，李言稍稍產生了疑心，沒敢驚動玄靜她們，就悄悄地從牆縫偷看。看到玄靜屋子裏滿屋光明，聞到濃郁的異香。又看到有兩個女子，年齡有十七八歲，梳着鳳髻，穿着霓裳，姿態嫵媚俏麗。還有幾個侍女，都留着雲髻，穿着綃衣，姿態柔美地站在旁邊。玄靜則與兩個女子談論着。李言覺得這事奇怪，就回去了。等到天亮向玄靜詢問，玄靜回答說：「有這回事，這是崑崙山的仙侶來看望我。上仙已經知道您偷看了，用法術禁止您，而您沒覺察出來。再來的時候千萬不要再偷看了，恐怕您被仙官責罰。但我與您宿緣很薄，不是久在人間之道。念您還沒有後代，等上仙到來時，我能替您說說。」後來的一天晚上，有個仙女降臨到李言的臥室。過一年多，那個仙女又降臨了，把一個小孩送給了李言，說：「這是您的兒子啊，玄靜就該走了。」三天後，有五彩祥雲在李家上空盤旋，仙女奏着天樂，鳳凰馱着玄靜升了天，向西北方向而去。這時是大中八年八月十八日，地點在溫縣供道村李家置買的田莊。

戚玄符

戚玄符者，冀州民妻也。三歲得疾而卒。父母號慟方甚，有道士過其門曰：「此可救也。」抱出示之曰：「此必爲神仙，適是氣厥耳。」衣帶中解黑符以救之，良久遂活。父母致謝，道士曰：「我北嶽真君也。此女可名玄符，後得昇天之道。」言訖不見。遂以爲名。及爲民妻，而舅姑嚴酷，侍奉益謹。常謂諸女曰：「我得人身，生中國，尚爲女子，此亦所闕也。父母早喪，唯舅姑爲尊耳，雖被棰楚，亦無所怨。」夜有神仙降之，授以靈藥。不知其所修何道，大中十年丙子八月十日升天。（出墉城《集仙錄》）

【譯文】

戚玄符是冀州一個平民的妻子。她三歲的時候，曾經得病而死。正當她的父母痛哭喊叫得最傷心的時候，有個道士經過她家門前，道士說：「這個小孩可以救活。」她的父母就把她抱出來給道士看，道士說：「這個小孩將來一定做神仙。剛纔是呼吸沒有舒展罷了。」就從衣帶中解下一張黑符用來救她，過了一陣子，小女孩就活了。她的父母向道士致謝，道士說：「我是北嶽真君啊。這個小女孩可以起名叫玄符，後來得昇天之道。」說完就不見了。父母就用玄符給小女孩作名字。等到玄符作了平民的妻子，而公婆對她又很嚴酷，她侍奉得更加謹慎。她經常對諸女說：「我得爲人身，生在中國，尚且當了女子，這是我的缺憾啊。我的父母早亡，只有公婆作爲尊長了，雖然我被毆打，也沒有什麼怨恨。」有一天夜裏，有個神仙降臨她家，拿靈藥給她。不知道她修的是什麼道，在大中十年丙子八月十日升了天。

徐仙姑

徐仙姑者，北齊僕射徐之才女也，不如其師。已數百歲，狀貌常如二十四五歲耳。善禁咒之術，獨遊海內，名山勝境，無不周遍。多宿巖麓林窟之中，亦寓止僧院。忽爲豪僧十輩，微詞所嘲，姑罵之。羣僧激怒，欲以力制，詞色愈悖。姑笑曰：「我女子也，而能棄家雲水，不避蛟龍虎狼，豈懼汝鼠輩乎？」即解衣而臥，遽撤其燭。僧喜，以爲得志。遲明，姑理策出山，諸僧一夕皆僵立屍坐，若被拘縛，口噤不能言。姑去數里，僧乃如故。來往江表，吳人見之四十餘年，顏色如舊。其行若飛，所至之處，人畏敬若神明矣，無敢戲侮者。鹹通初，謂剡縣白鶴觀道士陶蕢雲曰：「我先君仕北齊，以方術聞名，陰功及物，今亦得道。故我爲福所及，亦延年長生耳。」以此推之，即之才女也。（出墉城《集仙靈》）

【譯文】

徐仙姑是北齊僕射徐之才的女兒，不知道她的老師是誰。已經幾百歲了，姿態面貌總象二十四五歲似的。她擅長禁咒的方術，常單獨一人云遊四方，名山勝境無不普遍周遊。經常睡在巖洞或山林之中，也在和尚住的寺院住宿。有一次，她忽然被十來個強橫粗野的和尚隱晦地嘲諷，仙姑就罵了他們。這羣和尚被激怒了，想要用武力制服她，言詞表情更下流了。仙姑笑着說：「我是個女子，能棄家而云遊天下，不避蛟龍虎狼，難道還怕你們這些鼠輩嗎？」就脫了衣服躺下，立刻把燈吹滅了。和尚高興了，以爲能滿足心願了。黎明的時候，仙姑衣着整齊出山了，那些和尚整整一夜都象殭屍似的，有的站着有的坐着，好象被拘住綁上了一樣，嘴裏也說不出話來，仙姑走出幾里了，這些和尚才恢復原狀。仙姑來往江東，吳人看過她四十多年，年年容顏依舊。她走路象飛一樣，所到之處，人們敬畏她如同敬畏神明一樣，沒有人敢戲弄侮辱她。鹹通初年，她對剡縣白鶴觀道士陶蕢雲說：「我的先父在北齊做官，憑方術出名，陰功施及於物，現在又得道了，所以我被福分所連帶，也延年長生了。」根據這話推測，她就是徐之才的女兒。

緱仙姑

緱仙姑，長沙人也。入道，居衡山，年八十餘，容色甚少。於魏夫人仙壇精修香火，十餘年，孑然無侶。壇側多虎，遊者須結隊執兵而入，姑隱其間，曾無怖畏。數年後，有一青鳥，形如鳩鴿，紅頂長尾，飛來所居，自語云：「我南嶽夫人使也。以姑修道精苦，獨棲窮林，命我爲伴。」他日又言：「西王母姓緱，乃姑之祖也。聞姑修道勤至，將有真官降而授道，但時未至耳，宜勉於修勵也。」每有人遊山，必青鳥先言其姓字。又曰：「河南緱氏，乃王母修道之故山也。」又一日，青鳥飛來曰：「今夕有暴客，無害，勿以爲怖也。」其夕，果有十餘僧來毀魏夫人仙壇，乃一大石，方可丈餘，其下空浮，寄他石之上，每一人推之則搖動，人多則屹然而震。是夕，羣僧持火挺刃，將害仙姑。入其室，姑在牀上而僧不見。僧既出門，即摧壞仙壇，轟然有聲，山震谷裂。謂已顛墜矣，而終不能動，僧相率奔走。及明，有遠村至者雲：「十僧中有九僧爲虎所食，其一不共推，故免。」歲餘，青鳥語姑遷居他所，因徙居湖南，鳥亦隨之而往。人未嘗會其語。鄭畋（畋原作略，據明抄本改。下同）自承旨學士左遷梧州，師事於姑。姑謂畋曰：「此後四海多難，人間不可久居，吾將隱九疑矣。」一旦遂去。（出墉城《集仙錄》）

【譯文】

緱仙姑是長沙人，入道以後住在衡山，年齡八十多歲了，容顏還很年輕。在魏夫人仙壇精修香火，十多年了，一直孤孤單單地沒有伴侶。仙壇附近有很多虎，遊山的人必須成羣結隊、拿着武器纔敢進入，而仙姑在那裏隱居，卻一點兒都不害怕。幾年以後，有一隻青鳥，形狀象斑鳩和鴿子似的，紅頭頂長尾巴，飛到仙姑的住處來，自語說：「我是南嶽夫人的使者，因爲仙姑修道精誠辛苦，獨自住在窮林，命我給你作伴。」過了幾天，青鳥又說：「西王母姓緱，乃是你的祖先。她聽說你修道努力極了，將派真官降臨向你傳道，你應當更加努力修行啊。」每當有人遊山時，青鳥一定先說出遊山人的姓名。它又說：「河南緱氏，乃是王母修道時住過的山。」又有一天，青鳥飛來說：「今天晚上有強暴之客，不要緊，不要因爲這事害怕。」那天夜裏，果然有十多個和尚來毀壞魏夫人的仙壇。仙壇本是一塊大石頭，方圓大約一丈開外，它下面空浮，架放在別的石頭上。每當一個人推它，它就搖動，許多人推它，它就屹然震動。這天晚上，一羣和尚拿着火把舉着刀，打算殺害仙姑。他們進入仙姑室內時，仙姑躺在牀上而和尚們卻看不見。和尚們出門以後，就去摧毀仙壇，發出轟轟隆隆的聲音，山震谷裂。和尚們認爲仙壇已經掉下山崖了，細看卻沒能使它移動，和尚們慌忙一起逃走了。到天亮以後，有從遠處村子裏來的人說：「十個和尚中有九個和尚被虎吃了，其中一個和尚沒和大家一起去推仙壇，所以倖免。」又過了一年多，青鳥告訴仙姑遷移到別處去居住，於是仙姑就移居湖南，鳥也隨着她前去，人們都沒有能聽懂鳥語的。鄭畋從承旨學士降職到梧州，象尊敬老師那樣尊敬仙姑。仙姑對鄭畋說：「此後國家多難，人間不可久住了，我將到九嶷山去隱居了。」一天早晨，仙姑已經離去了。

王氏女

王氏女者，徽之侄也。父隨兄入關，徽之時在翰林，王氏與所生母劉及嫡母裴寓居常州義興縣湖洑渚桂巖山，與洞靈觀相近。王氏自幼不食酒肉，攻詞翰，善琴，好無爲清靜之道。及長，誓志不嫁。常持大洞三十九章道德章句，戶室之中，時有異香氣。父母敬異之。一旦小疾，裴與劉於洞靈觀修齋祈福，是日稍愈，亦同詣洞靈佛像前。焚香祈祝。及曉歸，坐於門右片石之上，題絕句曰：「玩水登山無足時，諸仙頻下聽吟詩。此心不戀居人世，唯見天邊雙鶴飛。」此夕奄然而終。及明，有二鶴棲於庭樹，有仙樂盈室，覺有異香。遠近驚異，共奔看之。鄰人以是白於湖洑鎮吏詳驗，鶴已飛去，因囚所報者。裴及劉焚香告之曰：「汝若得道，卻爲降鶴，以雪鄰人，勿使其濫獲罪也。」良久，雙鶴降於庭，旬日又降。葬於桂巖之下，棺輕，但聞香氣異常。發棺視之。止衣舄而已。今以桂巖所居爲道室。即乾符元年也。（出墉城《集仙錄》）

【譯文】

王氏女，是王徽之的侄女。她的父親隨兄入關，徽之當時爲翰林，王氏與她的生母劉氏以及嫡母裴氏，寄居在常州義興縣湖洑渚桂巖山，與洞靈觀離得很近。王氏從小不喫酒肉，鑽研詞章，擅長彈琴，喜好清淨無爲之道。等到長大時，她矢志不嫁。經常誦讀大洞三十九章《道德》章句，其室內時常有異香氣味。她的父母認爲她不一般而敬重她。有一天，她得了小病，裴氏和劉氏到洞靈觀設齋祈求保佑，這天她的病稍見好轉，也一同到洞靈觀佛象前燒香禱告。到天亮回來後，她坐在門右邊一塊石頭上，題寫一首絕句：「玩水登山無足時，諸仙頻下聽吟詩。此心不戀居人世，唯見天邊雙鶴飛。」這天晚上，王氏女忽然死了。到天亮的時候，有兩隻鶴在她家院子裏的樹上停歇，有仙樂充滿了她的住室，還覺得有奇異的香氣。遠近的人都感到這事驚異，就一起跑去看。她的鄰人把這件事情稟報給湖洑鎮吏，請他詳細查驗。鎮吏到時，鶴已經飛去，鎮吏就把報事的那個鄰人囚禁起來。裴氏和劉氏燒香向她禱告說：「你如果得道成仙，再爲我們降下仙鶴，來洗刷鄰人的冤枉，不要使他因舉報不實而獲罪了。」過了很久，有雙鶴落到院子裏，十來天后雙鶴又飛落到她家院子中。家裏把她葬在桂巖之下，人們覺得棺材輕，只聞到香氣不同尋常，就打開棺材看，發現棺材中只有衣服鞋子而已。現已把她在桂巖所住的屋子改作道室。王氏女得道的時間爲乾符元年。

薛玄同

薛氏者，河中少尹馮徽妻也，自號玄同。適馮徽，二十年乃言素志，稱疾獨處，焚香誦《黃庭經》，日二三遍。又十三年，夜有青衣玉女二人降其室，將至，有光如月，照其庭廡，香風颯然。時秋初，殘暑方甚，而清涼虛爽，飄若洞中。二女告曰：「紫虛元君主領南方，下校文籍，命諸真大仙，於六合之內，名山大川，有志道者，必降而教之。玄同善功，地司累奏，簡在紫虛之府；況聞女子立志，君尤嘉之，即日將親降於此。」如此凡五夕，皆焚香嚴盛，以候元君。鹹通十五年七月十四日，元君與侍女羣真二十七人降於其室，玄同拜迎於門。元君憩坐良久，示以《黃庭》澄神存修之旨，賜九華丹一粒，使八年後吞之，「當遣玉女飈車，迎汝於嵩嶽矣。」言訖散去。玄同自是冥心靜神，往往不食，雖真仙降眄，光景燭空，靈風異香，雲璈鈞樂，奏於其室，馮徽亦不知也，常復毀笑。及黃巢犯關，馮與玄同寓晉陵。中和元年十月，舟行至瀆口，欲抵別墅，忽見河濱有朱紫官吏及戈甲武士，立而序列，若迎候狀。所在寇盜，舟人見之，驚愕不進。玄同曰：「無懼也。」即移舟及之，官吏皆拜。玄同曰：「未也，猶在春中，但去，無速也。」遂各散去。同舟者莫測之。明年二月，玄同沐浴，餌紫靈所賜之丹，二仙女亦密降其室。十四日，稱疾而卒，有仙鶴三十六隻，翔集庭宇。形質柔緩，狀若生人，額中有白光一點，良久化爲紫氣。沐浴之際，玄發重生，立長數寸。十五日夜，雲彩滿空，忽爾雷電，棺蓋飛在庭中，失屍所在，空衣而已。異香羣鶴，浹旬不休。時僖宗在蜀，浙西節度使周寶表其事，詔付史官。（出墉城《集仙錄》）

【譯文】

薛氏，是河中府少尹馮徽的妻子，自己取號叫玄同。嫁給馮徽二十年後才說出她平素的志向，假託有病自己獨居，燒香誦讀《黃庭經》，每天誦讀兩三遍。又過了十三年，一天夜裏，有兩位穿青衣的玉女降臨她的室內。她們將要到達時，有光亮象月光似的照耀她家的院庭和房屋，香風習習。當時是初秋，殘暑正熱得厲害，而玄同住室卻清涼虛爽，令人覺得飄逸灑脫，好象在洞府之中。兩位玉女告訴玄同說：「紫虛元君主管南方，到下界考覈文籍，下令諸位真人和大仙，在天地四方之內、名山大川之中，凡發現有立志學道的人，一定要降臨去教他。玄同積善的功德，地司已屢次陳奏，文書現存紫虛之府；況且聽說女子立志爲道，紫虛元君更加嘉許你，最近幾天內將要親自降臨到這裏。」如此一共五個晚上，玄同都燒香，恭敬隆重地等候紫虛元君。鹹通十五年七月十四日，紫虛元君與侍女羣真二十七人，降臨到玄同的靜室，玄同在門前叩拜迎接。紫虛元君坐下休息了很久，把《黃庭》澄神存修的旨要指點給玄同，賜給她一粒九華丹，讓她八年後吞服，「到時候就會派玉女飈車，接你到嵩嶽去了。」說完衆仙散去。玄同從此潛心苦思，安定精神，往往不喫飯。雖然真人仙人降臨眷顧，光影照亮天空，靈風送來異香，雲璈天樂在玄同的靜室演奏，馮徽也不知道，平常還是對玄同譏笑。等到黃巢進犯關中，馮徽與玄同寄居晉陵。中和元年十月，乘船走到瀆口，將要抵達別墅時，忽然看到河邊有些穿着朱衣紫衣的官吏、持戈披甲的武士，站在岸邊有秩序地排列着，好象迎候什麼人的樣子。所在之處的寇盜和船伕見到這個情景，都很驚訝愕然，不敢往前走。玄同說：「不要害怕。」就將船划過去到達迎候處，官吏都拜見玄同。玄同說：「沒到時間，還在春天裏，你們儘管去吧，不要太匆忙。」那些迎候的官吏就各自散去了。同船的人沒有人能猜測出玄同說的是什麼。第二年的二月，玄同洗了澡，吃了紫虛元君所賜給的丹藥，兩位仙女又祕密地降臨她的靜室。十四日，玄同假稱得病而死。這時，有三十六隻仙鶴飛翔而來，落在她家的院子裏。玄同身體柔軟，狀態象活人一樣，只是她的額中有白光一點，過了一會兒，白色光點變成了紫氣。她洗澡的時候，黑髮重新長出來，立時就長了幾寸長。十五日夜間，雲彩滿空，忽然間電閃雷鳴，玄同的棺蓋飛在空中，屍體失去，不知在哪裏，棺材中只剩下空衣而已。那餘留下的奇異的香氣以及一羣仙鶴，整整一旬還沒散去。當時唐僖宗在蜀州，浙西節度使周寶表奏其事，唐僖宗下詔把這件事交付史官記載。

戚逍遙

戚逍遙，冀州南宮人也。父以教授自資。逍遙十餘歲，好道清淡，不爲兒戲。父母亦好道，常行陰德。父以《女誡》授逍遙，逍遙曰：「此常人之事耳。」遂取老子仙經誦之。年二十餘，適同邑蒯潯。舅姑酷，責之以蠶農怠情。而逍遙旦夕以齋潔修行爲事，殊不以生計在心，蒯潯亦屢責之。逍遙白舅姑，請返於父母。及父母家亦逼迫，終以不能爲塵俗事，願獨居小室修道，以資舅姑。蒯潯及舅姑俱疑，乃棄之於室。而逍遙但以香水爲資，絕食靜想，自歌曰：「笑看滄海欲成塵，王母花前別衆真。千歲卻歸天上去，一心珍重世間人。」蒯氏及鄰里悉以爲妖。夜聞室內有人語聲，及曉，見逍遙獨坐，亦不驚。又三日晨起，舉家聞屋裂聲如雷，但見所服衣履在室內，仰視半天，有云霧鸞鶴，復有仙樂香軿，彩仗羅列，逍遙與仙衆俱在雲中，歷歷聞分別言語。蒯潯馳報逍遙父母，到猶見之。郭邑之人，鹹奔觀望，無不驚歎。（出《續仙傳》）

【譯文】

戚逍遙，是冀州南宮縣人。她的父親靠教書來養活自己一家人。逍遙十多歲時就好道，喜歡清靜淡泊，不做兒戲。她的父母也好道，經常做些積陰德的事。父親把《女誡》這本書交給逍遙，逍遙說：「這只是平常人讀的。」就拿來《老子道德經》讀。二十歲那年，逍遙嫁給同縣的蒯潯。她的公公、婆婆很殘暴，常常用養蠶種田鬆懈懶惰作爲理由責罰她。而逍遙從早到晚把齋戒潔身修行當事做，一點兒也不把日常生計放在心上，蒯潯也屢次責備她。逍遙稟告公婆，請求把她送回父母家裏。回到父母家，她的父母也逼迫她。她終究認爲自己不能做塵世的俗事，願意獨自住在小屋子裏修道，來幫助公婆。蒯潯和公婆都懷疑她，就把她遺棄在空室之中。而逍遙只憑香火清水作爲資本，絕食靜想。自己作了一首歌：「笑看滄海欲成塵，王母花前別衆真。千歲卻歸天上去，一心珍重世間人。」老蒯家和他們的鄰里之人，都把逍遙看作妖孽。他們在晚上聽到逍遙室內有人說話的聲音，到天亮後卻只見逍遙獨自坐着，他們也不驚訝。又過了三天，早晨起來時，全家人聽到房屋破裂的聲音，象打雷一樣，就跑去看，只見到逍遙所穿的衣服和鞋子在室內，他們仰視天空，看見半天空中有云霧鸞鳥和仙鶴，還有仙樂和女子乘坐的帶帷幕的香車，色彩鮮明的儀仗羅列着，逍遙和衆仙都在雲霧中，清清楚楚地聽到她告別的話。蒯潯騎馬飛報逍遙的父母，逍遙的父母來到後還能見到逍遙昇天的情景。城裏城外的人都跑來觀望，沒有人不驚異感嘆。

茶姥

廣陵茶姥，不知姓氏鄉里。常如七十歲人，而輕健有力，耳聰目明，髮鬢滋黑。耆舊相傳雲：晉之南渡後，見之數百年，顏狀不改。每旦，將一器茶賣於市，市人爭買。自旦至暮，而器中茶常如新熟，未嘗減少。吏系之於獄，姥持所賣茶器，自牖中飛去。（出《墉城集仙錄》）

廣陵有個賣茶的老太太，不知道她姓什麼，也不知道她是哪裏的人。她永遠象七十歲的人，但身體輕捷，健壯有力，耳不聾眼不花，鬢髮濃黑。年高望重的人互相傳說，從晉元帝南渡以後就看見她，已經幾百年了，而她的容顏狀態沒有改變。每天早晨，她就拿着一器皿茶到集市上去賣，集市上的人都爭着買。從日出到日落，賣了一整天了，而她器皿中的茶總是象剛熟一樣，也不曾減少。胥吏把她抓去關押在監獄中，老太太拿着她賣茶的器具，自窗戶中飛走了。

張建章

張建章爲幽州行軍司馬。先好經史，聚書至萬卷。所居有書樓，但以披閱清淨爲事。曾齎府帥命往渤海，遇風波泊舟，忽有青衣泛一葉舟而至，謂建章曰：「奉大仙命請大夫。」建章應之。至一大島，見樓臺巋然，中有女仙處之，侍翼甚盛，器食皆建章故鄉之常味也。食畢告退，女仙謂建章曰：「子不欺暗室，所謂君子也。勿患風濤之苦，吾令此青衣往來導之。」及還，風波寂然，往來皆無所懼。及回至西岸，經太宗徵遼碑，半沒水中。建章以帛裹面摸而讀之，不失一字。其篤學如此，薊門之人，皆能說之。（出《北夢瑣言》）

【譯文】

張建章擔任幽州行軍司馬，廣學經史，積聚的書籍達到一萬卷。他的住處有座藏書樓，他就只管把翻閱書籍、潔淨書樓當大事。曾經有一次，他帶着府帥的命令前往渤海，途中遇到風浪，把船停泊下來。這時，忽然有一個穿青衣的人划着一葉小舟來到他的面前，對建章說：「我奉大仙的命令來請大夫。」建章答應前往。來到一個大島上，看到那裏樓臺高大，當中有女仙住在那裏，侍衛輔佐的人很多。招待建章喫飯，器物中的食品都是建章故鄉常見的風味。喫完飯告退，女仙對建章說：「您不做虧心之事，真是一位君子。你不必擔憂風濤之苦，我命令這個青衣僕人往返引導你。」等到回船時，風平浪靜，往來都沒有什麼可擔心的。等到他回到西岸，經過太宗徵遼碑，看到碑已埋沒到水中一半了。建章就用絲綢蒙面，用來摸着碑文把它讀下來，沒漏掉一個字。他好學到這種程度，薊門的人都能說出他的事蹟。

周寶

周寶爲浙西節度使，治城隍，至鶴林門得古冢，棺櫝將腐。發之，有一女子面如生，鉛粉衣服皆不敗。掌役者以告，寶親視之，或曰：「此當時是嘗餌靈藥，待時而發，發則解化之期矣。」寶即命改葬之，具車輿聲樂以送。寶與僚屬登城望之。行數里，有紫雲覆輀車之上。衆鹹見一女子，出自車中，坐於紫雲，冉冉而上，久之乃沒。開棺則空矣。（出《稽神錄》）

【譯文】

周寶做浙西節度使時，有一次修城隍廟，在鶴林門到發掘一座古墓，棺材都快要腐爛了。把它打開，看到裏面有一個女子，面色如生，鉛粉和衣服都沒有壞。掌管勞役的人把這情況報告了周寶，周寶親自來察看，有人說：「這個女子當時曾經喫過靈藥，等待到時發掘，發掘之日就是她尸解仙化的日期了。」周寶就下令爲那個女子改葬，安排車輛聲樂去送她，周寶與他的同僚和下屬官員登上城樓觀望送葬的隊伍。只見那些人走出幾里地時，有一片紫色雲氣覆蓋在靈車上，大家全都見到一個女子從車中出來，坐在紫色雲氣之上冉冉上升，很久才消失。打開棺材一看已經空了。

# 太平廣記之道術方士卷（第71-80卷）

李昉 等編著

道術方士卷目錄

卷第七十一 道術一 趙高 董仲君 葛玄 竇玄德

卷第七十二 道術二 張山人 王夐 陸生 輔神通 孫甑生　葉靜能　袁隱居

騾鞭客 許君　杜巫

卷第七十三 道術三 周賢者 王常 葉虛中 鄭君 程逸人　李處士　駱玄素

趙操 崔玄亮

卷第七十四 道術四 俞叟 陳季卿 陳生 張定 石旻　唐武宗朝術士

卷第七十五 道術五 楊居士 張士平 馮漸 潘老人 王先生　周生　韓志和

張辭 崔言

卷第七十六 方士一 子韋 趙廓 樊英 楊由 介象　郭璞　庾詵　張子信

管輅　籌禪師　李淳風　袁天綱 安祿山術士　桑道茂

鄉校叟 相骨人 田良逸蔣含弘

卷第七十七 方士二 杜生 泓師 羅思遠 張景藏 葉法善　錢知微　胡蘆生

卷第七十八 方士三 李秀才 王山人 王瓊 王固 符契元　白皎　賈耽　

茅安道 駱山人　石旻

卷第七十九 方士四 慈恩僧 朱悅 王生 賈籠 軒轅集　杜可筠　許建宗

向隱 趙尊師　權師

卷第八十方士五 周隱克 張士政 陳休復 費雞師 嶽麓僧　強紳　

彭釘筋 崔無斁 蜀士　陳岷　鄭山古　馬處謙 趙聖人

黃萬戶 何奎 孫雄 李漢雄

卷第七十一 道術一

趙高 董仲君 葛玄 竇玄德

趙高

秦王子嬰，常寢於望夷宮。夜夢有人，身長十丈，鬢髮絕偉，納玉舄而乘丹車，駕朱馬，至宮門雲：「欲見秦王嬰。」閽者許進焉。子嬰乃與之言。謂嬰曰：「予是天使也，從沙丘來。天下將亂，當有欲誅暴者，翌日乃起。」子嬰既疑趙高，因囚高於咸陽獄。納高於井中，七日不死；更以鑊煮之，亦七日不沸。戮之。子嬰問獄吏曰：「高其神乎？」獄吏曰：「初囚高之時，見高懷有一青丸，大如雀卵。時方士說雲：『趙高先世受韓衆丹法。受此丹者，冬日坐於冰，夏日臥於爐上，不覺寒熱也。』」及高戮，子嬰棄屍於九逵之路，泣哭者千家。鹹見一青雀從高屍中出，直飛入雲。九轉之驗，信於是乎！（出王子年《拾遺記》）

【譯文】

秦王子嬰曾經在望夷宮睡覺。有一天夜裏，他夢見有個人，身高十丈，鬢髮極長，穿着白色雙底鞋，乘着硃紅色的車子，駕着大紅色的馬，到宮門說：「我想要見見秦王子嬰。」守門人同意他進宮，子嬰就與那個人談話。那個人對子嬰說：「我是天使啊，從沙丘來。天下將亂，當有打算誅殺暴君的人，明日就起事了。」子嬰已經懷疑趙高，就把趙高囚禁在咸陽監獄。把趙高放進井裏，七天沒有死；又用鐵鍋煮他，又是七天鍋裏的水不開。於是就把他殺了。子嬰問獄吏說：「趙高難道是神嗎？」獄吏說：「剛囚禁趙高的時候，看見趙高懷裏有一個青色的藥丸，像雀卵那麼大。當時方士說：『趙高前世學過韓衆的丹法。接受這種丹藥的人，冬天坐在冰上，夏天躺在爐子上，都不覺得寒冷或炎熱。』」等到趙高被殺，子嬰把趙高的屍體拋到九逵之路，哭着爲趙高送終的人有上千家。人們忽然看見一隻青雀從趙高的屍體中飛出，一直飛入雲彩裏。九轉仙丹的靈驗，果真到這種地步嗎？

董仲君

漢武帝嬖李夫人。及夫人死後，帝欲見之，乃詔董仲君，與之語曰：「朕思李氏，其可得見乎？」仲君曰：「可遠見而不可同於帷席。」帝曰：「一見足矣，可致之。」仲君曰：「黑河之北，有對野之都也。出潛英之石，其色青，質輕如毛羽，寒盛則石溫，夏盛則石冷。刻之爲人像，神語不異真人。使此石像往，則夫人至矣。此石人能傳譯人語，有聲無氣，故知神異也。」帝曰：「此石可得乎？」仲君曰：「願得樓船百艘，巨力千人。」能浮水登木者，皆使明於道術，齎不死之藥，乃至海。經十年而還，昔之去人，或升雲不歸，或託形假死，獲反者四五人，得此石。即令工人，依先圖刻作李夫人形。俄而成，置於輕紗幕中，婉若生時。帝大悅，問仲君曰：「可得近乎？」仲君曰：「譬如中宵忽夢，而晝可得親近乎？此石毒，特宜近望，不可迫也。勿輕萬乘之尊，惑此精魅也。」帝乃從其諫。見夫人畢，仲君使人舂此石人爲九段，不復思夢，乃築夢靈臺，時祀之。（出王子年《拾遺記》）

【譯文】

漢武帝寵幸李夫人。及李夫人死後，漢武帝想要見到她，就下詔把董仲君找來，告訴他說：「我想念李氏，還可以見得到她嗎？」仲君說：「可以從遠處看而不可在同一帷席上。」漢武帝說：「見一面就滿足了。請你把她招來。」仲君說：「黑河的北面，有個對野之都，那裏出產一種隱含花紋的石頭。那種石頭顏色是青的，質地輕得像羽毛，嚴寒時石頭就溫熱，酷暑時石頭就寒冷。用它雕刻成人像，神態和言語跟真的人沒有差別。讓這石像前去，夫人就來了。這種石頭能夠傳遞翻譯人的語言，有聲音沒有氣息，所以知道它神奇啊。」漢武帝說：「這種石頭能得到嗎？」仲君說：「希望您給我一百艘樓船，一千個大力士。」漢武帝滿足這些條件，選派能浮水能上樹的人，董仲君都讓他們掌握道術，帶着不死之藥，這纔到達了昏暗的海上。經過十年後回來時，從前去的那些人，有的昇天不歸，有的託形假死，能夠返還的僅有四五人，纔得到這種石頭。董仲君就令工匠依照先前畫的圖樣，刻成李夫人的形像。不久，石像刻成了，放到輕紗帷幕之中，容貌象李夫人活着的時候一樣。漢武帝非常高興，問仲君說：「我能離她近點嗎？」仲君說：「譬如在半夜時忽然做個夢，而在白天能與夢中人親近嗎？這種石頭有毒，只適宜在近處望，不可靠近啊。您不要輕視自己的萬乘之尊，被這個精魅所迷惑。」漢武帝就聽從了他的勸諫。見夫人完畢，董仲君就派人把這個石人搗爲九段，使漢武帝不再思念夢境，就修築了夢靈臺，按時祭祀她。

葛玄

葛玄，字孝先，從左元放受《九丹金液仙經》，未及合作，常服餌術。尤長於治病，鬼魅皆見形，或遣或殺。能絕谷，連年不飢；能積薪烈火而坐其上，薪盡而衣冠不灼。飲酒一斛，便入深泉澗中臥，酒解乃出，身不濡溼。玄備覽《五經》，又好談論。好事少年數十人，從玄遊學。嘗船行，見器中藏書札符數十枚，因問：「此符之驗，能爲何事？可得見否？」玄曰：「符亦何所爲乎？」即取一符投江中，流而下。玄曰：「何如？」客曰：「吾投之亦能爾。」玄又取一符投江中（自「流而下」至「投江中」句，原闕，據明抄本補），逆流而上。曰：「何如？」客曰：「異矣！」又取一符投江中，停立不動。須臾下符上、上符下，三符合一處，玄乃取之。又江邊有一洗衣女，玄謂諸少年曰：「吾爲卿等走此女，何如？」客曰：「善。」乃投一符於水中，女便驚走，數里許不止。玄曰：「可以使止矣。」復以一符投水中，女即止還。人問女：「何怖而走？」答曰：「吾自不知何故也。」玄常過主人，主人病，祭祀道精。精（精字原闕，據明抄本補）人使玄飲酒，精人言語不遜。玄大怒曰：「奸鬼敢爾！」敕五伯曳精人，縛柱鞭脊。即見如有人牽精人出者，至庭抱柱，解衣投地，但聞鞭聲，血出流漓，精人故作鬼語乞命。玄曰：「赦汝死罪。汝能令生人病癒否？」精人曰：「能。」玄曰：「與汝三日期，病者不愈，當治汝。」精人乃見放。玄嘗行過廟，此神常使往來之人，未至百步，乃下騎乘。中有大樹數十株，上有衆鳥，莫敢犯之。玄乘車過，不下，須臾有大風回逐玄車，塵埃漫天，從者皆辟易。玄乃大怒曰：「小邪敢爾！」即舉手止風，風便止。玄還，以符投廟中，樹上鳥皆墮地而死。後數日，廟樹盛夏皆枯，尋廟屋火起，焚燒悉盡。玄見買魚者在水邊，玄謂魚主曰：「欲煩此魚至何伯處，可乎？」魚人曰：「魚已死矣，何能爲？」玄曰：「無苦也。」乃以魚與玄。玄以丹書紙納魚腹，擲魚水中。俄頃，魚還躍上岸，吐墨書青色，如大葉而飛去。玄常有賓後來者，出迎之，座上又有一玄，與客語，迎送亦然。時天寒，玄謂客曰：「貧居，不能人人得爐火，請作火，共使得暖。」玄因張口吐氣，赫然火出，須臾滿屋，客盡得如在日中，亦不甚熱。諸書生請玄作可以戲者。玄時患熱，方仰臥，使人以粉粉身，未及結衣。答曰：「熱甚，不能起作戲。」玄因徐徐以腹揩屋棟數十過，還復牀上，及下，冉冉如雲氣。腹粉着屋棟，連日猶在。玄方與客對食，食畢漱口，口中飯盡成大蜂數百頭，飛行作聲。良久張口，羣蜂還飛入舞，皆應弦節如人；玄止之即止。玄冬中能爲客設生瓜，夏致冰雪。又能取數十錢，使人散投井中，玄徐徐以器於上呼錢出，於是一一飛從井中出，悉入器中。玄爲客致酒，無人傳杯，杯自至人前，或飲不盡，杯亦不去。畫流水，即爲逆流十丈餘。於時有一道士，頗能治病，從中國來，欺人，言我數百歲。玄知其誑，後會衆坐。玄謂所親曰：「欲知此公年否？」所親曰：「善。」忽有人從天上下，舉座矚目。良久集地，着朱衣進賢冠，入至此道士前曰：「天帝詔問公之定年幾許，而欺誑百姓！」道士大怖，下牀長跪，答曰：「無狀，實年七十三。」玄因撫手大笑。忽然失朱衣所在，道士大慚，遂不知所之。吳大帝請玄相見，欲加榮位，玄不聽，求去不得，以客待之。常共遊宴，坐上見道間人民請雨，帝曰：「百姓請雨，安可得乎？」玄曰：「易得耳。」即便書符著社中，一時之間，天地晦冥，大雨流注，中庭可平地水尺餘。帝曰：「水寧可使有魚乎？」玄曰：「可。」復書符水中。須臾，有大魚百許頭，亦各長一二尺，走水中。帝曰：「可食乎？」玄曰：「可。」遂使取治之，乃真魚也。常從帝行舟，遇大風，百官船無大小多濡沒，玄船亦淪失所在。帝嘆曰：「葛公有道，亦不能免此乎！」乃登四望山，使人船鉤，船沒已經宿，忽見玄從水上來。既至，尚有酒色。謝帝曰：「昨因侍從，而伍子胥見強牽過，卒不得捨去。煩勞至尊，暴露水次。」玄每行，卒逢所親，要於道間樹下，折草刺樹，以杯器盛之，汁流如泉，杯滿即止。飲之，皆如好酒。又取土石草木以下酒，入口皆是鹿脯。其所刺樹，以杯承之，杯至即汁出，杯滿即止。他人取之，終不爲出也。或有請玄，玄意不欲往，主人強之，不得已隨去。行數百步，玄腹痛，止而臥地，須臾死，舉頭頭斷，舉四肢四肢斷；更臭爛蟲生，不可復近。請之者遽走告玄家，更見玄故在堂上。此人亦不敢言之，走還向玄死處，已失玄屍所在。與人俱行，能令去地三四尺，仍並而步。又玄遊會稽，有賈人從中國過神廟，廟神使主簿教語賈人曰：「欲附一封書與葛公，可爲致之。」主簿因以函書擲賈人船頭，如釘着，不可取。及達會稽，即以報玄。玄自取之，即得。語弟子張大言曰：「吾爲天子所逼留，不遑作大藥，今當尸解，八月十三日日中時當發。」至期，玄衣冠入室，臥而氣絕，其色不變。弟子燒香守之三日，夜半忽大風起，髮屋折木，聲如雷，炬滅。良久風止，忽失玄所在，但見委衣牀上，帶無解者。旦問鄰家，鄰家人言了無大風，風止止一宅，籬落樹木，皆敗拆也。（出《神仙傳》）

【譯文】

葛玄字孝先，從左元放那裏接受《九丹金液仙經》，沒來得及合成製作丹藥，經常服食蒼朮，他更擅長於治邪病。鬼魅都現形，有的放走，有的殺掉。能夠一粒糧食不喫，而連續幾年不餓。能把薪柴堆積起來點着火坐在火焰上面，薪柴燒光了而他的衣帽卻沒燒着。有時喝一斛酒，就進入深泉澗中去躺着，酒勁過去纔出來，而身上竟沒有沾溼。葛玄通覽《五經》，又喜好談論，幾十個好勝的年輕人跟隨他遊學。曾經有一次乘船，那些年輕人看到他的器具中藏着書寫的札符有幾十枚，就問他：「這些符靈驗嗎？能做什麼事？可以讓我們見識見識嗎？」葛玄說：「符又能幹什麼呢？」就取出一道符投到江中，符順着江水就流下去了。葛玄問：「怎麼樣？」從學少年說：「我把它投下去也能這樣。」葛玄又取出一道符投進江中，符逆着水流往上走。葛玄說：「怎麼樣？」從學少年說：「奇怪了。」葛玄又取出一道符投進江中，這道符在江中停立不動。不一會兒，往下流去的那道符往上游漂來，逆流而上的那道符又往下游漂去，三道符匯合在一處，葛玄就把這些符取回來。還有一件事：江邊有個洗衣服的女子，葛玄對那些年輕人說：「我讓你們這些人看這個女子跑，怎麼樣？」從學少年們說：「好！」葛玄就把一道符投進水中，那個女子就驚慌地走了，走了幾里左右還沒有停下來。葛玄說：「可以讓她停止了。」又拿一道符投到水中，那個女子就停下，又回來了。人們問那女子爲什麼嚇跑了，她回答：「我自己也不知道是什麼緣故。」葛玄曾經以客人的身份去拜訪主人，那個主人病了，祭祀道精。巫師讓葛玄飲酒時。巫師出言不遜，葛玄大怒說：「奸鬼怎敢這樣！」就敕令五伯把巫師拖出去，綁在柱子上鞭打脊背。人們就看到好像有人牽着巫師出去似的，那個巫師到了院子裏抱住柱子，把衣服脫下扔到地上，人們只聽見鞭子聲，看到巫師血流淋漓。巫師故作鬼語乞求饒命，葛玄說：「赦免你的死罪，你能讓主人的病好嗎？」巫師說：「能。」葛玄說：「給你三天期限，得病的人沒好，定當懲治你。」巫師才被釋放。葛玄曾經在一座廟前走過，這個廟裏的神常常使過往行人走不到百步，就下馬下車。廟中有幾十棵大樹，上邊有一羣鳥，沒有人敢觸犯它們。葛玄坐着車過去，沒有下車。不一會兒，有大風颳來，往回驅逐葛玄的車，颳起的塵埃瀰漫了天空，跟隨葛玄的人都被驚退。葛玄於是大怒，說：「小小妖邪怎敢如此！」就舉起手製止風，風就停息了。葛玄回來，把符投進廟中，大樹上的那些鳥全都掉到地上死了。過後幾天，廟裏的樹在盛夏時卻乾枯了，不久，廟屋起了火，把廟全都燒光了。葛玄看見一個買魚的人在水邊，葛玄就對魚的主人說：「我想要麻煩這條魚到河伯那裏去一趟，可以嗎？」魚的主人說：「魚已經死了，怎麼能去得了？」葛玄說：「沒有關係。」魚的主人就把魚給了葛玄，葛玄就把丹書之紙放到魚肚子裏，把魚扔到水中。不一會兒，魚回來跳上岸，吐出墨書，青色，像大樹葉子似地飛走了。葛玄經常在有賓客後來時，出去迎接他，而座位上又有一個葛玄與客人說話，迎送都這樣。當時天氣寒冷，葛玄對客人說：「我住在這裏很窮，不能讓你們人人都烤上爐火，請允許我作火，讓你們都得到溫暖。」葛玄就張口吐氣，火苗就忽忽地從他口中噴出來了，一會兒就充滿了屋子，客人全像在陽光之中，也不太熱。衆書生請求葛玄做可以玩耍的法術，葛玄這時嫌熱正仰臥着，讓人用粉搽身子，沒來得及穿上衣服，就回答說：「熱得很，不能起來做遊戲。」葛玄於是徐徐地用肚子把屋樑搽了幾十遍，又回到牀上。等他下來後，冉冉如雲氣似的，肚子上的粉貼在屋樑上了。一連幾天還在。葛玄正與客人對面坐着喫飯，喫完了漱口，口中的飯全變成了大蜂子，有幾百只，飛行時發出聲音來。過了很久，葛玄張開口，羣蜂又飛回他的口中，葛玄咀嚼它，仍然是飯。葛玄用手拍牀，蝦蟆及各種蟲子、飛鳥、燕子、麻雀、魚、鱉之類就都出現了，葛玄就讓它們跳舞，都能像人那樣隨着節拍跳，葛玄讓它們停下來就停下來。葛玄在冬天的時候能給客人擺設剛摘下的瓜，夏天能弄來冰雪。又能拿出幾十個銅錢，讓人散亂地投到井中，葛玄慢慢地把器具放在井上呼喚那些銅錢出來，於是那些銅錢就一個一個地從井中飛出來，全落進器具中。葛玄爲客人弄來了酒，沒有人傳送酒杯，杯子就自己到人面前，有人喝不盡，杯子也不離去。他在流水上畫一下，就成了十丈左右的逆流。當時有一個道士很能治病，從中原來，騙人說自己有幾百歲了。葛玄知道這個道士說謊，後來趕上一次衆人在座，葛玄對他親近的人說：「你們想知道這位先生的年齡嗎？」親近的人說：「好。」忽然有人從天上下來，在座的所有的人都注視着，過了好一會兒，那個人落到地上，穿的是大紅色衣服，戴的緇布儒冠。進室就到了這個道士的面前，說：「天帝下詔問你的準確年齡是多少，而你竟然欺騙百姓。」道士非常慌恐，下牀跪得直挺挺地，回答說：「我太不象話了，實際年齡七十三歲。」葛玄於是拍手大笑，穿紅衣服的人也忽然不見了。那個道士非常羞愧，就不知跑哪去了。吳大帝請葛玄相見，打算加封他榮耀的官位，葛玄沒有聽從，請求離去又不成，吳大帝就用客禮招待他，經常共同遊樂。有一次，吳大帝因見道間人民求雨，便對葛玄說：「百姓求雨，怎麼能得到呢？」葛玄說：「容易辦到。」就立即畫了一張符放到社廟中，一時之間，天昏地暗，大雨傾注，院子中平地水深一尺多。吳大帝問他說：「這些水裏能夠使它有魚嗎？」葛玄說：「可以。」又畫一張符投進水中。不一會兒，有大魚一百多條，又各長一二尺，遊入水中。吳大帝又問：「這些魚可以喫嗎？」葛玄說：「可以。」就派人把魚抓去烹炙宰殺，原來是真魚。有一次，葛玄曾隨吳大帝乘船走，遇到了大風，百官的船無論大小都沉沒了，葛玄的船也淹沒不知哪裏去了。吳大帝嘆息說：「葛公是有法術的人，也不能避免這場災難啊？」就登上四望山，派人駕船去撈，船沉沒已經過了一夜，忽然看到葛玄從水上而來，到吳大帝面前以後，臉上還帶着酒氣，向吳大帝道歉說：「昨天因爲陪同跟隨您，而被伍子胥看見，強行把我拉過去，倉卒間沒能掙脫，使您煩勞，在水邊耽擱一夜。葛玄每次出門，突然遇到親近的人，就邀請到道邊樹下，用折斷的草去刺樹，用杯子接着，汁水就像泉水一樣流下來，到杯滿爲止。把它喝下去，都像好酒一樣。又取來土石草木用來下酒，喫到口中都是鹿脯。他所刺過的樹，用杯子又去接汁水，杯子一到汁水就流出來，杯子滿了就停止，如果別人去接它，卻始終不流汁水。有一次，有人請葛玄，葛玄心裏不想去，主人勉強他，不得已跟着去了。走了幾百步時，葛玄肚子痛，停下來就倒在地上，不一會兒就死了。抬一抬他的頭，頭就斷了；舉一舉他的四肢，四肢就斷了，還腐爛生了蟲子，不可再靠近。請他的人急忙跑到葛玄家裏去報信，又見到葛玄仍舊在堂上。這個人也不敢說葛玄死了這件事，跑回剛纔葛玄死去的地方，已經不知葛玄的屍體哪裏去了。葛玄與別人一起走時，能令這個人和自己離開地面三四尺，仍然一起往前走。又有一次，葛玄去遊會稽，有個商人從中原來時路過一座神廟，廟神使主簿叫他告訴商人說：「想要順便捎去一封信給葛公，你可以替我送給他。」主簿就把書函拋擲到商人的船頭上，好像用釘子釘着似的，拿不下來。等到那商人到達了會稽時，就把這事報告了葛玄，葛玄自己去取，就把信函取回來了。葛玄告訴弟子張大言說：「我被天子逼迫留在這裏，來不及製作靈藥了，如今當尸解，八月十三日中午時該當出發。」到了日期，葛玄把衣服帽子都穿戴好就進了室內，倒下就斷了氣，而他的臉色沒有變化。弟子燒香守了他三天，一天夜半時分，忽然颳起大風，掀開了屋頂吹折了樹，聲音如雷，火燭熄滅。過了好一會兒，大風方纔止住，忽然葛玄的屍體不見了，只看到他的衣服扔在牀上，帶子都沒有解開。早晨去問鄰近人家，鄰家人都說根本沒有大風。起風和風止都只在一個院子裏，籬笆都刮落到樹木上，都折壞了。

竇玄德

竇玄德，河南人也。貞觀中，任都水使者，時年五十七，奉使江西。發路上船，有一人附載。竇公每食餘，恆啗附載者，如是數日，欲至揚州，附載辭去。公問曰：「何速？」答曰：「某是司命使者，因竇都水往揚州，司命遣某追之。」公曰：「都水即是某也，何不早言？」答曰：「某雖追公，公命合終於此地，此行未至，不可漏泄，可以隨公至此。在路蒙公餘食，常愧於懷，意望免公此難，以報長者深惠。」公曰：「可禳否？」答曰：「彼聞道士王知遠乎？」公曰：「聞之。」使者曰：「今見居揚州府。幽冥間事甚機密，幸勿泄之。但某在船日，恆賴公賜食，懷愧甚深。今不拯（拯原作極，據明抄本改）公，遂成負德。王尊師行業幽顯，衆共尊敬。其所施爲，人天欽尚。與人章醮，有厄難者，天曹皆救。公可屈節諮請，得度斯難。明晚當奉報滅否。」公既奉敕，初到揚州，長史已下諸官皆來迎。公未論事，但問官僚，見王尊師乎。於時諸官，莫測其意，催遣迎之。須臾，王尊師至，屏左右具陳情事。師曰：「比內修行正法，至於祭醮之業，皆所不爲。公銜命既重，勉勵爲作，法之效驗，未敢懸知。」於是命侍童寫章，登壇拜奏。明晚，使者來報公曰：「不免矣。」公又求哀甚切。使者曰：「事已如此，更令奏之，明晚當報。仍買好白紙作錢，於淨處諮白天曹吏，使即燒卻；若不燒，還不得用。不爾，曹司稽留，行更得罪。」公然之，又白師，師甚不悅。公曰：「惟命是遵，願垂拯濟。」師哀之，又奏。明晚使者來，還報雲：「不免。」公苦問其故，初不肯言，後俯首答曰：「道家章奏，猶人間上章表耳。前上之章，有字失體；次上之章，復草書『仍乞』二字。表奏人主，猶須整肅，況天尊大道，其可忽諸？所上之章，鹹被棄擲，既不聞徹，有何濟乎？」公又重使令其請託，兼具以事白師。師甚悅雲：「審爾乎！比竊疑章表符奏，繆妄而已。如公所言，驗若是乎！」乃於壇上取所奏之章，見字誤書草，一如公言。師雲：「今奏之章，貧道自寫。」再三合格，如法奏之。明旦使者報公雲：「事已諧矣。」師曰：「此更延十二年。」公謂親表曰：「比見道家法，未嘗信之。今蒙濟拔，其驗如茲。從今以往，請終身事之。」便就清都觀尹尊師受法籙，舉家奉道。春秋六十九而卒。（出《玄門靈妙記》）

【譯文】

竇玄德是河南人，貞觀年間任都水使者，當時他五十七歲，奉命出使江西。啓程上船的時候，有一個人捎帶搭乘，竇玄德每當喫罷飯之後，就總是讓搭乘的那個人喫，幾天都是這樣。將要到揚州時，搭乘的那個人告辭離去。竇玄德就問他：「你爲什麼這麼快就走呢？」那個人回答說：「我是司命使者，因爲竇都水前往揚州，司命派我追他性命。」竇玄德說：「都水就是我呀，你爲什麼不早說？」那個人回答說：「我雖然追您，但您的生命應當在此地終結。還沒到地方，不可泄露，我所以隨您到此地。在路上承蒙您一路賞賜給我飯喫，常懷慚愧之意，心中希望免除您的這個災難，來報答長者深厚的恩惠。」竇玄德說：「可以消災嗎？」那人回答說：「您以前聽說過道士王知遠嗎？」竇玄德說：「聽說過這個人。」使者說：「他現在住在揚州府。陰間的事情很機密，希望您不要泄露，只是我在船上的日子，總是仰賴您賜給食品，懷愧很深，如果不救您，就成了忘恩之人。王尊師道行極深，大家都尊敬他，他所做的事情，人天都很欽佩。他給人上表祈禱，有災難的人，天曹都援救。您可以虔誠地與他商議，向他請求解救，方能渡過這場災難。明天晚上我會奉報此難消除沒有。」竇玄德系尊奉皇命而來，初次到揚州，長史以下各級官吏都來迎接他。他沒有談論政事，只問官員僚屬見到王尊師沒有。當時各級官員沒有人能猜透他的心意便催促派人去迎接王尊師。不一會兒，王尊師來到了，竇玄德就屏退左右的人，把請求解救的事情詳細陳述一遍。王尊師說：「近年內我修行正法，至於關涉祭祀祈禱的事情，我都不做。您既然擔負重大的使命，我就勉爲您施爲，但是效驗，我還不能預先知道。」於是王尊師就令侍童寫陳奏文書，登壇跪拜上奏。第二天晚上，那個司命使者來報告竇玄德說：「不能免除災難。」竇玄德又非常懇切地哀求他，使者說：「事情已經這樣了，再求王尊師向天曹奏報一次，我明晚會報告您結果的。再買好白紙作紙錢，在潔淨的地方向天曹官吏稟報求請，讓人立即把紙錢燒掉；如果不燒掉，還不管用。不這樣的話，天曹官署拖延不辦，您將更要獲罪了。」竇玄德覺得這話很對，又稟告王尊師，王尊師很不高興。竇玄德說：「我完全遵從您的吩咐了，望您施恩拯救我吧。」王尊師覺得他很可憐，又奏報天曹。第二天晚上使者到來，回報說：「還是沒有免除。」竇玄德苦苦追問其中的緣故。使者最初不肯說，後來低頭回答說：「道家表章上奏，如同人間上奏表章一樣。前一次上奏的表章，有的字寫錯了；第二次上奏的表章，又把『仍乞』二字寫得潦草。上表向人間之主陳奏，尚且須工整嚴肅，何況向天尊大道陳奏，哪裏可以疏忽呢？前兩次上奏的表章，全都被扔到一邊去了，既然不能使天尊聽到，有什麼作用呢？」竇玄德又重新求請王尊師讓他請託天曹，同時把前前後後的事情都向他說明了，王尊師很高興地說：「確實如此嗎？近來我心裏懷疑章表符奏，只不過是虛妄的事情，如您所說的，靈驗真的如此嗎？」王尊師就到壇上取過前兩次上奏的表章，看到文字錯誤、書寫潦草，全像竇玄德說的那樣。王尊師說：「這次上奏的表章，貧道自己來寫。」寫完後再三檢查確實合格了，按道家之法把表章奏報上去。第二天早晨，那個使者就來向竇玄德報信說：「事情已經成功了。」王尊師說：「這次又延長十二年壽命。」竇玄德對他的家裏人和親戚說：「我每次看到道家法術，都不曾相信它，如今承蒙道術救拔，方知如此靈驗。從今以後，請讓我終身奉道。」就到清都觀尹尊師那裏接受了法籙，全家信道。竇玄德活到六十九歲才死。

卷第七十二 道術二

張山人 王夐 陸生 輔神通 孫甑生　葉靜能　袁隱居　騾鞭客 許君　杜巫

張山人

唐曹王貶衡州。時有張山人，技術之士。王常出獵，因得羣鹿十餘頭，困已合，計必擒獲，無何失之，不知其處，召山人問之。山人曰：「此是術者所隱。」遂索水，以刀湯禁之。少頃，於水中見一道士，長才及寸，負囊拄杖，敝敝而行。衆人視之，無不見者。山人乃取布針，就水中刺道士左足，遂見跛足而行。即告曰：「此人易追，止十餘里。」遂命走向北逐之，十餘里，果見道士跛足行行，與水中見者狀貌同，遂以王命邀之。道士笑而來。山人曰：「不可責怒，但以禮求請之。」道士至，王問鹿何在。曰：「鹿在矣。向見諸鹿無故即死，故哀之，所以禁隱；亦不敢放，今在山側耳。」王遣左右視之，諸鹿隱於小坡而不動。王問其患足之由，曰：「行數里，忽患之。」王召山人，與之相視，乃舊識焉，其足尋亦平復。乃是郴州連山觀侯生，即從容遣之。未期，有一客過郴州，寄宿此觀，縛馬於觀門，糞污頗甚，觀主見而責之。客大怒，詬罵道士而去。未十日，客忽遇張山人。山人謂曰：「君方有大厄，蓋有所犯觸。」客即說前日與道士爭罵之由。山人曰：「此異人也，爲君致禍，卻速往辭謝之。增強走去不然，不可脫也。此爲震厄。君今夕所至，當截一柏木，長與身齊，致所臥處，以衣衾蓋之；身別處一屋，以棗木作釘子七枝，釘地依北斗狀，仍建辰位，身居第二星下伏，當免矣。」客大驚，登時即回，求得柏木，來郴州，宿于山館，如言設法。半夜，忽大風雨，雷電震於前屋，須臾電光直入所止。客伏於星下，不敢動。電入屋數四，如有搜獲之狀，不得而止。比明前視，柏木已爲粉矣。客益懼，奔謝觀主，哀求生命，久而方解。謂客曰：「人不可輕也。毒蛇之輩，尚能害人，豈合無狀相仵乎！今已舍子矣。」客首罪而去，遂求張山人，厚報之也。（出《原化記》）

【譯文】

唐朝時曹王被貶到衡州。當時有個張山人，是個會法術的人。曹王經常出去打獵，有一次，因爲找到了有十幾頭鹿的鹿羣，已經合圍了，估計一定擒獲，但沒過多久鹿不見了，不知它們隱藏的地方，於是就把張山人找來問他。張山人說：「這是會法術的人把它們隱藏起來了。」於是張山人要來了水，用刀湯禁咒。過了一會兒，在水中出現了一個道士，身高才到一寸，揹着個口袋，拄着個棍子，穿着破爛衣服正在行走。衆人往水中一看，全都看到了那個道士。張山人就取出一根做衣服用的針，伸進水中刺那個道士的左腳，於是人們就看到那個道士一瘸一拐地走。張山人就告訴曹王說：「這個人容易追趕，只有十多里地。」曹王就命人向北跑着去追趕道士。追了十幾裏地，果然看見一個道士正一瘸一拐地走，與水中看見的那個道士的姿態相貌相同，就用曹王的命令邀請他，道士笑着跟來。張山人對曹王說：「不可發怒責備他，只可按禮節向他求請。」道士來到了，曹王問他鹿在哪裏。道士說：「鹿還在。剛纔看到那些鹿將無故而死，所以可憐它們，用咒語把它們隱藏起來；也沒敢放掉，它們在山的側面呢。」曹王派左右的人去看那些鹿，那些鹿隱藏在一個小坡上不動。曹王問那個道士腿腳不好的原因，道士說：「我走了幾里地，忽然間腳就出毛病了。」曹王把張山人叫來，讓他與道士相見，原來他們是舊相識，道士的腳不久也就好了。原來他是郴州連山觀的侯生，曹王也就心平氣和地讓他走了。沒過多久，有一個客人經過郴州，到連山觀借宿，把馬拴在觀門前，馬糞把門前弄得很髒，觀主看見了就責備那個客人。客人大怒，把道士大罵一通就走了。不到十天，那個客人遇到了張山人。張山人對他說：「您正有大難，原因是您觸犯了什麼人。」那個客人就說出前些日子與道士爭執辱罵的情由。張山人說：「這個人是個異人，爲您帶來禍患，回去趕快向他用好話道歉，不然的話，您的災難就不能解脫了。這是雷災。您今天晚上之處，截取一段柏木，與您的身高一樣長，放到您睡覺的地方，用衣被把它蓋上；再用棗木製作七根釘子，依照北斗七星的形狀釘到地上，設立辰星的位置，您的身子在第二星的下面趴伏着，就能避免了。」那個客人大喫一驚，立刻往回走，找到了柏木，來到郴州，住在山上的旅館裏。半夜的時候，忽然颳起大風下了大雨，雷電在前屋震響，不一會兒，電光直入客人所伏之處。客人趴在星下，一動也不敢動。雷電再三再四地進入屋內，好像有所搜索擒獲的樣子，沒有擊到也就停止了。等天亮到前屋一看，柏木已經變成粉末了。客人更加害怕，趕快跑去向觀主道歉，哀求饒他活命，哀求了很久才緩解。觀主對那個客人說：「人不可以輕薄呀。毒蛇之輩，尚且能夠害人，難道應該無禮觸犯我嗎？現在我已經饒了你了。」那個客人叩頭謝罪之後才離去，然後就去找張山人，重重地報答他。

王旻

太和先生王旻，得道者也。常遊名山五嶽，貌如三十餘人。其父亦道成，有姑亦得道，道高於父。旻常言：「姑年七百歲矣。」有人知其姑者，常在衡嶽，或往來天台羅浮，貌如童嬰。其行比陳夏姬，唯以房中術致不死，所在夫婿甚衆。天寶初，有薦旻者，詔徵之，至則於內道場安置。學通內外，長於佛教。帝與貴妃楊氏旦夕禮謁，拜於牀下，訪以道術，旻隨事教之。然大約在於修身儉約，慈心爲本，以帝不好釋典，旻每以釋教引之，廣陳報應，以開其志。帝亦雅信之。旻雖長於服餌，而常飲酒不止，其飲必小爵，移晷乃盡一杯，而與人言談，隨機應對，亦神者也。人退皆得所未得。其服飾隨四時變改。或食鯽魚，每飯稻米，然不過多，至蔥韭葷辛之物、鹹酢非養生者，未嘗食也。好勸人食蘆菔根葉，雲：「久食功多力甚，養生之物也。」人有傳世世見之，而貌皆如故，蓋及千歲矣，在京多年。天寶六年，南嶽道者李遐周，恐其戀京不出，乃宣言曰：「吾將爲帝師，授以祕篆。」帝因令所在求之。七年冬而遐周至，與旻相見，請曰：「王生戀世樂，不能出耶？可以行矣。」於是勸旻令出。旻乃請於高密牢山合煉，玄宗許之，因改牢山爲輔唐山，許瀍居之。旻嘗言：張果天仙也，在人間三千年矣；姜撫地仙也，壽九十三矣。撫好殺生命，以折己壽，是仙家所忌，此人終不能白日昇天矣。」（出《紀聞》）

【譯文】

太和先生王旻是個得道之人，經常到名山五嶽去雲遊，面貌像是三十多歲的人。他的父親修道也成功了，有個姑姑也得道成仙了，道行比他父親還高。王旻常說：「我姑姑年齡已經七百歲了。」有人知道他的姑姑，經常在南嶽衡山，有時往來於天台山和羅浮山，面貌像兒童似的。她的品行與陳夏姬相近，全憑房中術以致不死，所到之處夫婿很多。天寶初年，有人舉薦王旻，唐玄宗下令徵召他，到京之後就把他安置到內道場。他的學問精通內外，對佛教有專長。唐玄宗與楊貴妃早晚以禮見他，拜倒在他的牀下，詢問他道術，王旻隨着所遇之事指點他們。然而大約在於他修身儉樸，以發善心爲根本，因爲唐玄宗不喜歡佛家經典，王旻常常拿佛教引導他，廣泛陳述輪迴報應之效，以開啓皇帝的心志。皇帝也常常相信他的話。王旻雖然擅長服食藥餌，卻常常喝酒喝個不停。他喝酒時必用小杯，日影移動了才把一杯酒喝盡。而與人談論，能隨機應變地回答問題，也夠神的了。人們退去時都得到了從未得到的收穫。他的服飾隨着四時的變化而改變。有時喫鯽魚，經常喫稻米飯，但喫得不多，至於大蔥、韭菜、葷腥辛辣的東西，鹹的酸的不能保養身體的東西，他從來不喫。他喜歡勸別人喫蘆根、蘿蔔一類根狀菜，他說：「常喫功效多，體力強壯，是養生之物。」有人傳說世世代代見到過他，而他的面貌總是沒有變化，大概快到一千歲，在京城已有許多年了。天寶六年，南嶽有個道士叫李遐周，恐怕他留戀京城不出來，就揚言說：「我將要當皇帝的老師，把祕笈授給他。」皇帝就令他所在之處的官員尋找他。天寶七年的冬天，李遐周到了京城，與王旻相見，請求說：「王生留戀世俗之樂不能出京嗎？可以走了。」於是勸說王旻讓他出京。王旻這才請求到高密的牢山去合藥煉丹，玄宗答應了他，就把牢山改名爲輔唐山，特許王旻住在那裏。王旻曾經說過：「張果是天仙，在人間三千年了，姜撫是地仙，壽數九十三歲了。姜撫好殺生命，而損折了自己的壽命，這是仙家忌諱的事，因此這個人最終不能白日昇天啊。」

陸生

唐開元中，有吳人陸生，貢明經舉在京。貧無僕從，常早就識（就識原作欲試，據明鈔本改），自駕其驢。驢忽驚躍，斷繮而走。生追之，出啓夏門。直至終南山下，見一徑，登山，甚熟。此驢直上，生隨之上，五六里至一處，甚平曠，有人家，門庭整肅。生窺之，見茅齋前有葡萄架，其驢系在樹下。生遂叩門。良久，見一老人開門，延生入，顏色甚異，頗脩敬焉。遂命生曰：「坐。」生求驢而歸。主人曰：「郎君止爲驢乎？得至此，幸會也。某故取驢以召君，君且少留，當自悟矣。」又延客入宅，見華堂邃宇，林亭池沼，蓋仙境也。留一宿，饋以珍味，飲酒歡樂，聲技皆仙者。生心自驚駭，未測其故。明日將辭，主人曰：「此實洞府。以君有道，吾是以相召。」指左右童隸數人曰：「此人本皆城市屠沽，皆吾所教，道成者能興雲致雨，坐在立亡，浮游世間，人不能識。君當處此，而壽與天地長久，豈若人間浮榮盅菌之輩！子願之乎？」生拜謝曰：「敬授教。」老人曰：「授學師資之禮，合獻一女。度君無因而得，今授君一術求之。」遂令取一青竹，度如人長，授之曰：「君持此入城，城中朝官，五品以上、三品以下家人，見之，投竹於彼，而取其女來。但心存吾約，無慮也；然慎勿入權貴家，力或能相制伏。」生遂持杖入城。生不知公卿第宅，已入數家，皆無女，而人亦無見其形者。誤入戶部王侍郎宅，復入閣，正見一女臨鏡晨妝。生投杖於牀，攜女而去。比下階顧，見竹已化作女形，僵臥在牀。一家驚呼雲：「小娘子卒亡！」生將女去，會侍郎下朝，時權要謁請盈街，宅門重邃，不得出，隱於中門側。王聞女亡，入宅省視，左右奔走不絕。須臾，公卿以下，皆至門矣。時葉天師在朝，奔遣邀屈。生隱於戶下半日矣。少頃，葉天師至，診視之曰：「此非鬼魅，乃道術者爲之爾。」遂取水噴咒死女，立變爲竹。又曰：「此亦不遠，搜尚在。」遂持刀禁咒，繞宅尋索，果於門側得生。生既被擒，遂被枷鎖捶拷，訊其妖狀，生遂述其本情。就南山同取老人，遂令錮項。領從人至山下，往時小徑，都已無矣。所司益以爲幻妄，將領生歸。生向山慟哭曰：「老人豈殺我耶！」舉頭望見一徑，見老人杖策而下，至山足，府吏即欲前逼。老人以杖畫地，遂成一水，闊丈餘。生叩頭哀求，老人曰：「吾去日語汝，勿入權貴家。故違我命，患自掇也；然亦不可不救爾。」從人驚視之次，老人取水一口噀之，黑霧數里，白晝如暝，人不相見。食頃而散，已失陸生所在，而枷鎖委地，山上小徑與水，皆不見矣。（出《原化記》）

【譯文】

唐朝開元年間，有個吳郡人陸生，被舉薦爲貢生參加明經科考試，住在京城。因爲家貧沒有僕人隨從，曾經在早晨去找熟識的人，自己騎着毛驢走。那頭驢突然受驚跳起來，掙斷繮繩就跑了。陸生追趕毛驢，出了啓夏門，一直追到終南山下，看到一條小道，登上山，覺得這裏很熟悉。這頭驢徑直上去，陸生也跟着驢上去。走了五六里，來到了一個地方，很平坦空闊，有個人家，門庭整齊嚴肅。陸生偷偷往院裏看，看到茅草房前面有個葡萄架，他的驢就拴在樹下。陸生就敲門。過了很久，看到一個老人來開門。老人請陸生進去，臉色很不一般。陸生對他很恭敬，老人就命令陸生說：「你坐下。」陸生請求把驢給他好回去。主人說：「郎君僅僅爲驢纔來的嗎？能到這裏，是幸會呀！我是故意取驢而把你召來，你姑且稍留，自己就會醒悟了。」老人又把陸生請入宅院，只見廳堂華麗，屋宇深邃，園林亭臺池沼俱全，原來是仙境呀！老人留陸生住了一夜，拿珍奇的美味給他喫，一起飲酒歡樂，唱歌表演的都是仙人。陸生自己心裏驚異，猜不出其中緣故。第二天將要告辭時，主人說：「這裏實在是洞府，因爲你有道，我因此把你召來。」又指着左右幾個僕隸說：「這些人本來都是城裏集市中賣肉賣酒的人，都是我教出來的。道修成了的人能興雲佈雨，坐時還在，站起來就沒影了。在人世間漫遊，沒有人能認出他們。你應當住在這裏，壽命會與天地一樣長久，哪裏像人間那些只知道追求瞬間的榮華富貴、生命卻短暫得如同菌蟲之輩呢！你願意住在這裏嗎？」陸生下拜道謝說：「我恭聽您的指教。」老人說：「按照尊重老師的禮節，你應該獻給我一個女子。估計你沒有機會得到，現在我教給你一個法術去找她。」就讓人拿來一根青竹子，量一量和人一般長，就把它交給陸生，說：「您拿這根青竹進城去，城中朝廷官員，五品以上、三品以下家裏的人，見到姑娘，把竹杖放在那裏，便可把那個姑娘領來。只要心裏記住我約定的話，就不必顧慮。但是千萬不要進入權貴人家，他們或許有力量能制服你。」陸生就拿着竹杖進了城。陸生也不知道哪是公卿府第宅院，已經進了幾家，都沒有姑娘，而人們也沒有見到他的形影。後來陸生誤入戶部王侍郎的宅院，又進入閨閣，正看到了一個女郎對着鏡子梳妝，陸生就把竹杖扔到牀上。拉着女郎就走。待到下臺階時回頭一看，只見那竹杖已經變成了女郎的形體，僵臥在牀上，全家人驚呼着說：「小娘子突然死了！」陸生領着女郎走，正趕上王侍郎下朝，這時權貴要人拜請的人擠滿了大街。王侍郎宅門重疊深邃，陸生沒能出去，就隱藏在中門附近。王侍郎聽說女兒死了，進宅去看，左右的人奔走不絕，不一會兒，公卿以下的官員都到了王家大門了。當時葉天師在朝中，王侍郎速派人邀他屈駕光臨，陸生隱藏在門樓下已經半天了。時過不久，葉天師來了，爲王侍郎女兒診視之後，說：「這不是鬼魅乾的，乃是有道術的人做的把戲。」於是取水噴咒死去的女郎，女郎立刻變成竹杖。葉天師又說：「此人還未走遠，搜一下還在。」於是拿着刀念起禁咒，繞着宅院搜索，果然在門旁找到了陸生。陸生被擒以後，就披枷帶鎖遭到拷打，審問他妖術情況，陸生就原原本本地把事情經過敘述了一遍。葉天師讓他帶路一起到南山去捉拿老人，就令人鎖住陸生的脖子，領着從人到了山下。這時，往時的小路，都已經沒有了。主管此事的官吏更加認爲陸生不老實。打算把陸生領回去。陸生對着南山痛哭着說：「老人難道眼看着我被殺嗎？」說完這話，抬頭就望見了一條小路，看到老人拄着柺杖走下山來，到了山腳下，官吏就想要往前逼近。老人用柺杖往地上一畫，就變成了一條河，有一丈多寬。陸生磕着頭哀求老人。老人說：「我在你去的時候就告訴你，不要進入權貴人家，你故意違揹我的命令，禍患是你自取的；但是也不能不救你。」正當跟來的那些人驚異地看着的時候，老人取來水喝了一口噴過去，出現黑霧有幾里地一片大，白天像夜晚一樣，人們互相看不見。喫頓飯的工夫霧散了，衆人已經找不到陸生在哪裏，而枷鎖扔在地上，山上的小路和麪前的河也都不見了。

輔神通

道士輔神通者，家在蜀州，幼而狐貧，恆爲人牧牛以自給。神通牧所，恆見一道士往來，因爾致敬相識。數載，道士謂神通曰：「能爲弟子否？」答曰：「甚快。」乃引神通入水中，謂通曰：「我入之時，汝宜隨之，無憚爲也。」既入，使至其居所，屋宇嚴潔，有藥囊丹竈，牀下悉大還丹。遂使神通看火，兼教黃白之術。經三年，神通已年二十餘，思憶人間，會道士不在，乃盜還丹，別貯一處。道士歸，問其丹何在，神通便推不見。道士嘆息曰：「吾欲授汝道要，汝今若是，曷足授？我雖備解諸法，然無益長生也。」引至他道逐去。便出，神通甚悅，崎嶇洞穴，以藥自資，七十餘日，方至人間。其後厭世事，追思道士，聞其往來在蜀州開元觀，遂請配度，隸名於是。其後聞道士至，往候後，輒雲已出。如是數十度，終不得見。神通私以金百斤與房中奴，令道士來可馳報。奴得金後，頻來報，更不得見。蜀州刺史奏神通曉黃白，玄宗試之皆驗。每先以土鍋煮水銀，隨帝所請，以少藥投之，應手而變。帝求得其術，會祿山之亂，乃止。（出《廣異記》）

【譯文】

道士輔神通，家住蜀州，小時候失去父母，生活很貧窮，經常給人放牛來養活自己。神通放牛的地方，經常看到一個道士往來，因生出敬意，認識了那個道士。幾年以後，道士對神通說：「你願作爲我的弟子嗎？」神通回答說：「很高興。」道士就領着神通進入水中，對神通說：「我進去的時候，你應當跟隨我，不要害怕。」進去之後，道士讓神通到他居住的地方，那裏屋宇嚴整潔淨，有藥囊和煉丹的爐竈，牀下全是大還丹。道士就讓神通看守燒火，並教給他點石成金之術。經過三年，神通已經二十多歲了，就有些想念人間。有一次，恰逢道士不在，神通就偷了大還丹，把它隱藏在另外一個地方。道士回來以後，問他丹藥在哪裏，神通就推脫說沒看見。道士嘆息說：「我本打算教給你道家要訣，你今天這樣，怎麼能教你？我雖然全面瞭解各種法術，然而對長生卻沒有益處啊。」說完就把神通領到別的路上把他趕走了。神通出了洞府，覺得很高興，洞穴崎嶇難走，神通就憑藥來資助體力，走了七十多天，纔到人間。其後，神通厭倦世俗之事，追念道士，聽說他往來於蜀州開元觀，就請求出家修行，名籍隸屬於開元觀。從那以後，聽說那個道士來了，就去等候，常常去晚，他一去人家就說那道士已經出去了。這樣去了幾十次，總也沒能見到。神通用金子一百斤買通道觀房中的奴僕，讓他們在道士來時趕快報告他。從那個奴僕得到金子後，頻繁來報告，但神通再也沒能見到那道士。蜀州刺史向皇帝陳奏說神通懂得點金術，唐玄宗讓他試驗，都很靈。每次試驗他都先用土鍋煮上水銀，隨着唐玄宗要求的數量，把少量的藥投進鍋裏，銀子就應手變成了。唐玄宗想求得這個點金術，正趕上安祿山叛亂，就中止了。

孫甑生

唐天寶中，有孫甑生者，深於道術。玄宗召至京師。甑生善輳石累卵，折草爲人馬，乘之東西馳走。太真妃特樂其術，數召入宮試之。及祿山之亂，不知所亡。（出《明皇雜錄》）

【譯文】

唐朝天寶年間，有個叫孫甑生的人，對道術造詣很深，唐玄宗就把他徵召到京城。甑生擅長把石頭像車輻條那樣聚集起來，把雞蛋一個接一個迭起來，把草折斷變成人馬，人可以乘那個馬東奔西跑。楊貴妃非常喜歡他的法術，屢次把他召進宮中試驗法術。到安祿山叛亂的時候，這個孫甑生不知跑哪兒去了。

葉靜能

唐汝陽王好飲，終日不亂，客有至者，莫不留連旦夕。時術士葉靜能常過焉，王強之酒，不可，曰：「某有一生徒，酒量可爲王飲客矣。然雖侏儒，亦有過人者。明日使謁王，王試與之言也。」明旦，有投刺曰：「道士常持蒲。」王引入，長二尺。既坐，談胚渾至道，次三皇五帝、歷代興亡、天時人事、經傳子史，歷歷如指諸掌焉。王旻口不能對。既而以王意未洽，更諮話淺近諧戲之事，王則歡然。謂曰：「觀師風度，亦常飲酒乎？」持蒲曰：「唯所命耳。」王即令左右行酒。已數巡，持蒲曰：「此不足爲飲也，請移大器中，與王自挹而飲之，量止則已，不亦樂乎！」王又如其言，命醇酹數石，置大斛中，以巨觥取而飲之。王飲中醺然，而持蒲固不擾，風韻轉高。良久，忽謂王曰：「某止此一杯，醉矣。」王曰：「觀師量殊未可足，請更進之。」持蒲曰：「王不知度量有限乎？何必見強。」乃復盡一杯，忽倒，視之，則一大酒榼，受五斗焉。（出《河東記》）

【譯文】

唐朝汝陽王喜好飲酒，喝一整天也不醉，有到王府來的客人，無不從早留到晚。當時有個術士叫葉靜能，常常到王府拜訪，汝陽王逼他喝酒，他不喝，說：「我有一個門徒，酒量極大，可以做大王的飲客。然而雖說他是個侏儒，也有過人之處。明天讓他來拜見大王，大王試着與他談談。」第二天早晨，有人投進名片，上寫「道士常持蒲」。汝陽王讓他進來，一看這道士才二尺高。坐下以後，談論深切至道，接着又談三皇五帝、歷代興亡、天時人事、經傳子史，清清楚楚，瞭如指掌，汝陽王張口結舌不能應付。不久，小道士因爲王爺的意思談不攏，就更換話題，談論一些淺近的幽默戲耍的故事，汝陽王就高興起來了。汝陽王對小道士說：「我觀看法師的風度，也常飲酒嗎？」常持蒲說：「只聽你的吩咐了。」汝陽王就令左右的人行酒。已酒過數巡，持蒲說：「這樣喝不夠勁，請把酒移到大器皿中，我和大王自己舀着喝，量盡爲止，不是太快樂了嗎！」汝陽王便按照他所說的那樣，命人搬出幾石醇厚的美酒，倒進大斛中，用巨杯取酒來喝。汝陽王喝酒中間就醉醺醺的了，而常持蒲安然不亂，容顏姿態更顯得高昂。又喝了很久，常持蒲忽然對汝陽王說：「我只喝這一杯了，我醉了。」汝陽王說：「我看你的酒量根本還沒有喝足，請你再喝幾杯。」常持蒲說：「大王不知道度量有限嗎？何必勉強我。」於是又喝盡一杯，忽然倒下了，再看那小道士，原來是一個大酒桶，裏面裝了五斗酒了。

袁隱居

貞元中，有袁隱居者，家於湘楚間，善《陰陽佔訣歌》一百二十章。時故相國李公吉甫，自尚書郎謫官東南。一日，隱居來謁公。公久聞其名，即延與語。公命算己之祿仕，隱居曰：「公之祿真將相也！公之壽九十三矣。」李公曰：「吾之先未嘗有及七十者，吾何敢望九十三乎？」隱居曰：「運算舉數，乃九十三耳。」其後李公果相憲宗皇帝，節制淮南，再入相而薨，年五十六，時元和九年十月三日也。校其年月日，亦符九十三之數，豈非懸解之妙乎？隱居著《陽陰占訣歌》，李公序其首。（出《宣室志》）

【譯文】

貞元年間，有個叫袁隱居的人，家住在湘楚一帶，擅長《陰陽佔訣歌》一百二十章。當時故相國李吉甫。從尚書郎貶到東南做官。有一天，袁隱居來拜見李吉甫，李吉甫久聞袁隱居的名聲，就請他進來與他談話。李吉甫叫他給自己算算官職運數，袁隱居說：「您的官運真是可以做到將相啊，您的壽數是九十三。」李吉甫說：「我的先輩不曾有活到七十歲的，我怎麼敢指望活到九十三呢？」袁隱居說：「我按運數佔算出的命數，就是九十三歲。」後來李吉甫果然做了唐憲宗的相國，鎮守淮南，再次入朝拜相而死，年齡五十六，時間是元和九年十月三日，把它的年、月、日數字連在一起，也符合九十三這個數字，難道不是懸解的巧妙嗎？袁隱居著《陰陽佔訣歌》，李吉甫曾在卷首爲它作序。

騾鞭客

茅山黃尊師，法籙甚高。於茅山側，修起天尊殿，講說教化，日有數千人。時講筵初合，忽有一人排闥叫呼，相貌粗黑，言辭鄙陋，腰插騾鞭，如隨商客騾馱者。罵曰：「道士，汝正熟睡邪！聚衆作何物？不向深山學修道，還敢謾語邪！」黃尊師不測，下講筵遜詞。衆人悉懼，不敢牴牾。良久，詞色稍和，曰：「豈不是修一殿，卻用幾錢？」曰：「要五千貫。」曰：「盡搬破甑釜及雜鐵來。」約八九百斤，掘地爲爐，以火銷之。探懷中取葫蘆，瀉出兩丸藥，以物攪之。少頃去火，已成上銀。曰：「此合得萬餘貫，修觀計用有餘。講（講原作攪，據明抄本改）則所獲無多，但罷之。」黃生與徒弟皆相謝。問其所欲，笑出門去，不知所之。後十餘年，黃生奉詔赴京，忽於長街西，見插騾鞭者，肩一幞子，隨騎驢老人行，全無茅山氣色。黃生欲趨揖。乃搖手，指乘驢者，復連叩頭。黃生但遙榼禮而已。老人發白如絲，顏若十四五女子也。（出《逸史》）

【譯文】

茅山黃尊師道術很高，在茅山旁邊修建天尊殿，講說道義，教化百姓，每天都有幾千人聽講。有一天，講席剛剛開始，忽然有一個人推開門大喊大叫。這個人相貌粗黑，說話粗野，腰上插着趕騾的鞭子，好象是跟隨經商的老客趕騾子馱貨物的人。他罵罵咧咧地說：「道士！你睡糊塗了嗎？把衆人聚集起來想幹什麼？你不去深山修學道術，還敢用謊話騙人嗎？」黃尊師猜不出他是什麼人，就從講席上下來向他說些恭順的話，衆人也都害怕他，不敢頂撞他。過了一會兒，那個人臉色言辭稍稍緩和，問黃尊師：「你難道不是想修一座殿嗎？要用多少錢？」黃尊師說：「需早五千貫。」那個人說：「你們把破鍋和雜鐵全都搬來！」黃尊師照辦了，大約有八九百斤鐵，就在地上掘坑當爐子，用火把鐵熔化了。那個人從懷中拿出一個葫蘆，倒出兩丸藥，放到鐵水中，用棍子攪拌。過一陣兒，把爐火撤去，鐵已經變成上好的銀子。那個人說：「這些銀子摺合能有一萬多貫錢，修個道觀估計用不盡。講道所獲不多，就免了吧！」黃生與徒弟都向他道謝。問他想要什麼，騾鞭客笑着出門而去，不知到哪裏去了。十幾年後，黃生奉聖旨進京，忽然在長街西面見到了腰插騾鞭的那個人，肩上搭着一條幞頭，跟着一個騎驢的老人走，完全沒有在茅山時那種神色氣概。黃生想要過去給他作揖，他就擺擺手，指一指騎驢的老人，又連連叩頭。黃生只能在遠處行禮而已。那個騎驢老人頭髮白得如蠶絲，容顏卻像十四五歲的少女似的。

許君

仙人許君，君世之時，嘗因修觀，動用既畢，欲刻石記之。因得古碑，文字勅保缺，不可識，因劃去舊文，刊勒記。自是恍惚不安，暇日徐步庭砌，聞空中言曰：許君許君，速詣水官求救，不然，即有不測之釁。」許愕然異之，又聞其事，杳不復答。乃焚香虔祀，願示求救之由。良久，復語曰：「所刻碑舊文雖已磨沒，而此時爲文之人。見詣水官相訟，雲：『奪我之名，顯己之名。』由此水官將有執對之命，速宜求之。」許君乃訝得舊文，立石刊紀。一夕，夢神人相謝：「再顯名氏，無以相報，請作水陸大醮，普告山水萬靈，得三官舉名，可以證道。」許君依教修之，遂成道果。自此水陸醮法，傳於人間。（出《錄異記》）

【譯文】

仙人許君在君臨人世的時候，曾經因爲修建臺觀，竣工以後，想要刻石碑來記載這件事。得到一塊古碑，那上面的文字磨損缺漏，不能再識別，就把舊文削去，在上面刻上新的碑文。自從這樣做了以後，許君覺得心裏憂惚不安，閒暇的時候在院子裏漫步，聽到空中有人說：「許君許君！趕快到水官那裏去求救，不然的話，就有估計不到的事端。」許君愕然覺得這事奇異，又問怎麼回事，空中靜悄悄地沒人再回答。他就焚香虔誠地祭祀，希望天上的人指點他求救的緣由。過了很久，天上的人告訴他說：「你刊刻的那塊石碑雖然原來的文字已經磨滅了，而先前寫碑文的人，現在到水官那裏控告你，說：『換去我的名字，顯示自己的名字。』由於這個原因，水官將有對質的命令，你應當趕快去求他。」許君就請人找到舊文，立碑刊刻紀念。一天夜裏，夢見神人來感謝他，說：「你使我的姓名再次顯揚，我沒有什麼用來報答，請你作水陸大祭，普告山水萬靈，得到三官舉薦姓名，可以成仙得道。」許君依照神的教導修行，終於成就道果。從此修水陸道場來祭祀的方法傳到了人間。

杜巫

杜巫尚書年少未達時，曾於長白山遇道士，貽丹一丸，即令服訖，不欲食，容色悅懌，輕健無疾。後任商州刺史，自以既登太守，班位已崇，而不食，恐驚於衆，於是欲去其丹，遇客無不問其法。歲餘，有道士至，甚年少，巫詢之。道士教以食豬肉，仍喫血。巫從之食喫。道士命挲羅。須臾，巫吐痰涎至多，有一塊物如慄。道士取之，甚堅固。道士剖之，若新膠之未乾者，丹在中。道士取以洗之，置於手中，其色綠瑩。巫曰：「將來，吾自收之，暮年服也。」道士不與曰：「長白吾師曰：『杜巫悔服吾丹，今願出之。汝可教之，收藥歸也。』今我奉師之命，欲去其神物，今既去矣，而又擬留至耄年，縱收得，亦不能用也。自宜息心。」遂吞之而去。巫後五十餘年，罄產燒藥，竟不成。（出《玄怪錄》）

【譯文】

尚書杜巫在年輕沒做官的時候，曾經在長白山遇到一個道士，給他一丸丹藥，立即讓他喫下去，從此杜巫不想喫飯，臉色和悅，身體輕靈矯健沒有疾病。後來他擔任商州刺史，自己認爲既然登上太守官位，品級已高，不喫飯，怕大家驚怪，於是想要把丹藥除去，遇到客人時，總是詢問除丹之法。一年多以後，有個道士來到了，很年輕，杜巫向他詢問除丹之法。那個道士教給他讓他喫豬肉喝豬血，杜巫聽從他的指教喫豬肉喝豬血。道士命他按摩腹部。不一會兒，杜巫吐出很多痰涎，當中有一塊東西像栗子似的。道士把那個東西拿去，那個東西很堅固，道士把它剖開，好象沒幹的新膠一樣，丹藥就在其中。道士把丹藥拿出來洗淨，放在手中，丹藥的顏色綠而發光。杜巫說：「拿來吧，我自己收着它，等晚年時服用。」道士不給他，說：「長白山我的師父說：『杜巫後悔吃了我的丹藥，現在願意把它取出來。你可以去指點他，把藥收回來。』今天我是奉師父的命令，你想要除去那個神物，現在已經去掉了，卻又打算留到晚年，即使你收得此藥，也不能用了，自應打消這個念頭。」於是把丹藥吞下去就走了。後來五十多年，杜巫賣盡家產燒煉丹藥，終究沒有煉成。

卷第七十三 道術三

周賢者 王常 葉虛中 鄭君 程逸人　李處士　駱玄素　趙操 崔玄亮

周賢者

唐則天朝，相國裴炎第四弟爲虢州司戶。虢州有周賢者，居深山，不詳其所自。與司戶善，謂曰：「公兄爲相甚善，然不出三年，當身戮家破，宗族皆誅，可不懼乎！」司戶具悉其行事，知非常人也，乃涕泣而請救。周生曰：「事猶未萌，有得脫理。急至都，以吾言告兄，求取黃金五十鎰將來，吾於弘農山中，爲作章醮，可以移禍殃矣。」司戶於是取急還都，謁兄河東侯炎。炎爲人睦親，於友悌甚至，每兄弟自遠來，則同臥談笑，雖彌歷旬日，不歸內寢焉。司戶夜中，以周賢語告之，且求其金。炎不信神鬼，至於邪俗鎮厭，常呵怒之。聞弟言，大怒曰：「汝何不知大方，而隨俗幻惑！此愚輩何解，而欲以金與之？且世間巫覡，好託鬼神，取人財物，吾見之常切齒。今汝何故忽有此言？靜而思之，深令人恨。」司戶泣曰：「周賢者，識非俗幻，每見發言，未嘗不中。兄爲宰相，家計溫足，何惜少金？不會轉災爲祥也。」炎滋怒不應。司戶知兄志不可奪，惆悵辭歸弘農。時河東侯初立則天爲皇后，專朝擅權，自謂有泰山之安，故不信周言，而卻怒恨。及歲餘，天皇崩，天后漸親朝政，忌害大臣，嫌隙屢構。乃思周賢者語，即令人至弘農，召司戶至都。炎饋具黃金，令求賢者於弘農諸山中，盡不得。尋至南陽、襄陽、江陵山中，乃得之，告以兄言。賢者因與還弘農，謂司戶曰：「往年禍害未成，故可壇場致請。今災祥已構，不久滅門，何求之有？且吾前月中至洛，見裴令被戮，系其首於右足下。事已如此，且無免勢，君勿更言。且吾與司戶相知日久，不可令君與兄同禍，可求百兩金，與君一房章醮請帝，可以得免。若言裴令，終無益也。」司戶即市金與賢者，入弘農山中設壇場，奏章請命。法事畢，仍藏金于山中，謂司戶曰：「君一房免禍矣。然急去官，移家襄陽。」司戶即遷家襄陽。月餘而染風疾，十月而裴令下獄極刑，兄弟子侄皆從。而司戶風疾，在襄州，有司奏請誅之。天后曰：「既染風疾，死在旦夕，不須問，此一房特宜免死。」由是得免。初河東侯遇害之夕，而犬咬其首曳焉。及明，守者求得之，因以發系其首於左足下，竟如初言。（出《紀聞》）

【譯文】

唐朝武則天當政時，相國裴炎的第四個弟弟任虢州司戶。虢州有個周賢者，住在深山中，不知道他是從哪裏來的，與裴司戶關係很好。他對司戶說：「您的兄長做宰相很好，但是不出三年，一定家破人亡，宗族之人全都被殺，你不畏懼嗎？」司戶完全瞭解他的行事，知道他不是平常的人，就流着眼淚向他請求救助。周生說：「事情還沒有萌發，有能夠解脫的道理。您趕快到都城去，把我的話告訴您的哥哥，要他拿出黃金五十鎰。你把它帶回來，我在弘農山中，爲他作奏報天帝的表章替他祭祀，可以把災禍避開了。」司戶於是找件急事回到都城，拜見兄長河東侯裴炎。裴炎爲人很好，對親人和睦，對朋友對兄弟友愛很周到，每當兄弟從遠方來，他就與兄弟同牀談笑，即使滿旬歷日，他也不回內室去睡。司戶在半夜時，把周賢者的話告訴了裴炎，又向他要金子。裴炎不相信鬼神，至於世俗驅邪鎮魔一類事，他聽到就呵叱生氣。聽到弟弟的話，裴炎大怒，說：「你爲什麼不懂得大學問，卻隨着世俗被虛幻之事所迷惑？這些愚昧之輩明白什麼，卻想要拿金子給他？況且世上的行巫術的人，喜好假託鬼神，騙取人家錢財，我見到這種事總是切齒痛恨，你今天爲什麼忽然說出這種話？冷靜地想一想，很令人憎恨。」司戶哭泣着說：「周賢者的見識不是世俗虛幻的那種人可比，我每次看到他說出的話不沒有不應驗的。兄長當宰相，家計豐足，爲什麼吝惜少量金子不讓他把災禍轉爲吉祥呢？」裴炎更加發怒不答應。司戶知道哥哥的意志不可改變，就憂愁地回到弘農。當時河東侯裴炎剛奏請立武則天爲皇后，專權把持朝政，自己認爲地位有如泰山一般安穩，所以不相信周賢者的話，卻反而發怒痛恨。一年多以後，唐高宗死了，武則天皇后漸漸親自處理朝政，忌恨殺害大臣，與裴炎已屢次構成嫌隙。這時，裴炎纔想起周賢者的話，就派人到弘農去，把司戶召到京城。裴炎準備黃金贈給他，讓他求周賢者。司戶到弘農諸山中去尋找周賢者，全找遍了也沒找到，又尋到南陽、襄陽、江陵山中，才把周賢者找到，把哥哥的話告訴他。周賢者就與司戶一起回到弘農，對司戶說：「往年禍害還沒有釀成，所以可以設壇場送達請求。現在災難的徵兆已經構成，不久將要族滅滿門，還有什麼請求的必要呢？而且我上個月裏到洛陽，看到裴相國被殺戮，把他的腦袋拴在右足下。事已經如此，沒有免除的情勢。您不必再說了。我和司戶互相瞭解日子已經很久了，我不能讓您和您的哥哥一同遭到禍患，您可以拿出一百兩黃金，我給您這一房人上表章祭祀向上帝請求，可以靠這個辦法得到赦免。若說裴相國，到底沒有辦法了。」司戶就拿來黃金給了周賢者，周賢者進入弘農山中設了壇場，上表章爲司戶請命。法事完畢，又把金子藏在山中，對司戶說：「您這一房人免禍了。然而必須趕快放棄官職，把家搬到襄陽。」司戶就把家遷移到襄陽。一個多月以後，司戶染上了風疾，十個月後，裴相國就被投進監獄處了極刑，兄弟子侄都與他一起受戮。而司戶因爲患了風疾，住在襄陽，主管官員奏本請求殺掉他。武則天說：「既然他染了風疾，死在旦夕，就不必追究了，這一房人特准免死。」這樣，司戶一房得到免禍。當初，河東侯裴炎遇害那天的晚上，一隻狗把他的腦袋拽走了。到天亮後，守護的人把他的腦袋找到了，就用他的頭髮把他的頭拴在他的右足下，完全像周賢者當初說的那樣。

王常

王常者，洛陽人，負氣尚義，見人不平，必手刃之；見人飢寒，至於解衣推食，略無難色。至德二年，常於終南山遊，遇風雨，宿於中山。夜將半，雨晴雲飛，月朗風恬。常慨然四望而嘆曰：「我欲平天下亂，無一人之柄以佐我，無尺土之封以資我。我欲救天下之飢寒，而又衣食亦不自充。天地神祗福善，故不足信。」言訖，有一神人自空而下，謂常曰：「爾何此言？」常按劍沉吟良久，乃對曰：「我言者，平生之志也。是何神聖，降臨此間？」神人曰：「我有術，黃金可成，水銀可死。雖不足平禍亂，亦可少濟人之飢飢。爾能授術於我，以救世人寒乎？」常曰：「我聞此術是神仙之術，空有其名，未之見也。況載籍之內，備敘秦皇漢武好此道，終無成，但爲千載之譏誚。」神人曰：「秦皇、漢武，帝王也。帝王處救人之位，自有救人之術而不行，反求神仙之術則非。爾無救人之位，欲救天下之人，固可行此術。」常曰：「黃金成，水銀死，真有之乎？」神人曰：「勿疑，有之哉。夫黃金生於山石，其始也是山石之精，而千年爲水銀；水銀受太陰之氣，固流蕩而不凝定。微遇純陽之氣合，則化黃金於倏忽也。今若以水銀欲化成黃金，必須在山即化，不在山即不化。但遇純陰之石，氣合即化也。我有書，君受之勿疑。」常乃再拜神人。神人於袖中取一卷書授常，常跪受訖。神人戒之曰：「讀此書，盡了黃白之道，異日當卻付一人。勿輕授，勿終祕，勿授之以貴人；勿授之以道流僧徒，彼皆少有救人之術；勿授之以不義之輩，彼必不以飢寒爲念。黃金成，濟人之外，勿奢逸。珍重我術，珍重我言；如不然，天奪爾算。」常又再拜曰：「神人今授我聖術，固終身無忘也。但乞示我是何神聖，使我知大惠之處。」神仙曰：「我山神也。昔有道人藏此書於我山，今遇爾義烈之人，是以付爾。」言訖而滅。常得此書讀之，遂成其術。爾後多遊歷天下，以黃金賑濟之絕。（出《奇事記》）

【譯文】

王常是洛陽人，憑藉意氣崇尚正義，看到別人有不平之事，一定要親手殺掉壞人；看到別人飢餓寒冷，甚至於把自己的衣服脫下，把自己的糧食拿去送給他們，一點也沒有爲難的神色。至德二年，他曾經到終南山去旅遊，遇到風雨，就住在山中。快到半夜的時候，雨過天晴，雲彩飄移，月色明亮，風已平靜。王常感慨地四處望望，嘆息着說：「我想要平定天下的禍亂，卻沒有一個人一件武器來輔佐我，沒有一尺一寸的土地來資助我；我想要拯救天下挨餓受凍的人，而自己的衣食又不充足。天地神靈保佑行善事的人，還是不能相信啊。」說完，有一個神人從空中下來，對王常說：「您怎麼說出這樣的話來？」王常按着劍柄沉思了很久，纔回答說：「我說的話，是我平生的志向啊！你是什麼神聖，降臨到這裏？」神人說：「我有方術，可以變成黃金，雖然不能平定禍亂，也可以稍微救濟人們的飢寒。你能向我學習仙術，去救濟世人的飢寒嗎？」王常說：「我聽說這個方術是神仙之術，空聞其名，沒有見到這樣的方術啊。何況書籍記載的內容之中，詳細敘述了秦始皇、漢武帝喜好這個方術，始終也沒有成功，只爲人們留下千載譏笑的話柄。」神人說：「秦始皇、漢武帝是帝王啊，帝王處在救人的地位上，自己有救人的辦法而不施行，反而去尋找神仙的方術，這就不對了。你沒有救人的地位，卻想要救助天下的人，當然可以施行這個方術了。」王常說：「黃金成，水銀死，真有這樣的事嗎？」神人說：「你不要懷疑，有這回事。黃金從山石中生成，它當初也是山石的精華，經過一千年變成水銀；水銀接受了太陰之氣，本來流動而不凝固，如果遇到純陽之氣與它匯合，那麼在轉眼之間它就變成黃金了。現在如果想把水銀變成黃金，必須在山上煉化，在山就能煉化，不在山就不能煉化。只要遇到純陽的石頭，陰陽二氣匯合，就煉化了。我有書，你把它拿去，不要懷疑。」王常就向神人拜了兩拜。神人從袖子中拿出一卷書交給了王常，王常跪着接過來後，神人又告誡他說：「讀了這卷書，就完全明白了點石成金之術。將來應當再交給另一個人，但不要輕易傳授，不要一直保密，不要把它傳授給地位高的人，也不要把它傳授給道流僧徒，因爲他們都略有救人的辦法。更不要把它傳授給不義之徒，他們必然不把別人的飢寒放在心上。黃金煉成以後，除去救濟窮人之外，不要貪圖奢侈淫逸。珍重我的方術，珍重我的話，如果不這樣做，天將奪你的壽命。」王常又拜了兩拜說：「神人今天傳給我神聖的方術，我當然終身不能忘記。只請您告訴我您是什麼神聖，使我知道這個大恩的來處。」神仙說：「我是山神啊。從前有個道人把這卷書藏在我的山中，今天遇到你這個義烈的人，所以給了你。」說完，神人就不見了。王常得到這卷書，把它讀通了，終於學成了那個方術，從此以後他經常遊歷天下，拿黃金去賑濟貧困的人。

葉虛中

唐貞元初，丹陽令王瓊，三年調集，皆黜落，甚惋憤。乃齋宿於茅山道士葉虛中，求奏章以問吉凶。虛中年九十餘，強爲奏之。其章隨香菸飛上，縹緲不見。食頃復墮地，有朱書批其末雲：「受金百兩，折祿三年；枉殺二人，死後處分。」後一年，瓊果得暴疾終。（出《獨異志》）

【譯文】

唐朝貞元初年，丹陽縣令王瓊，三年謀取調升，年年都被駁回，因此很遺憾也很氣憤。於是他就到茅山道士葉虛中那裏齋戒住宿，求葉虛中寫表章奏報天帝來詢問吉凶。葉虛中已九十多歲了，勉強替他奏報。那表章隨着香菸飛上天，若有若無地就不見了。大約過了一頓飯的時間，那表章又掉到地上，有紅筆在表章末尾寫上：「接受百兩黃金，折損俸祿三年；冤枉殺死兩人，死後再加處分。」一年後，王瓊果然得了暴病而死。

鄭君

唐貞元末，鄭君知鹽鐵信州院，常有頑夫，不察所從來，每於人吏處恐脅茶酒。鄭君擒至笞脊，方庭煉礦次，計銀數萬兩。杖訖曳去，色返揚揚，呼曰：「且看此物得成否！」果竟不變。鄭君怒，枷送鹽鐵使江西李公，公即棒殺之。旬日又至，復於爐處言曰：「看更得成就否！」亦如前。鄭公令捉倒，先折腳笞死，沃以豕血，埋獄中。明旦，擺撥復自門來至。使等驚異，皆迎接。曰：「我本與汝作戲，礦但重煉，無慮也。」乃去。鄭君視於瘞所，悉已無矣，銀併成就，從不復見矣。（出《逸史》）

【譯文】

唐朝貞元末年，鄭君主持鹽鐵信州院時，經常有一個蠻橫的人，不知道從哪裏來的，經常到衆人和官吏住處威脅他們要茶要酒。鄭君下令把他擒來用板子打他脊背。當時院子裏正在煉礦，估計有幾萬兩銀子。打完把那個人拖走，可是那個人臉色反而揚揚得意，喊着說：「且看這東西能煉成嗎？」那些礦石煉完果然全無變化。鄭君大怒，又把那個人套上枷索送到鹽鐵使江西李公那裏去，李公就下令用棒子把他打死。可是過了十來天，那個人又來了，又到爐旁去說：「看看還能煉成不能？」結果又像前一次那樣沒煉成。鄭公又下令把他捉住按倒，先把腳折斷，再用板子把他打死，並且又用豬血澆他，把他埋在獄中。第二天早晨，那個人又大搖大擺地從大門走來。官吏人等都很驚奇，都去迎接他。那個人說：「我本來是與你們開玩笑，礦只管重煉，不用擔心了。」說完就走了。鄭君到埋他的地方去看，什麼也沒有了，同時銀子也煉成了，那個人從此沒有再出現。

程逸人

上黨有程逸人者，有符術。劉悟爲澤潞節度，臨沼縣民蕭季平，家甚富，忽一日無疾暴卒。逸人嘗受平厚惠，聞其死，即馳往視之，語其子云：「爾父未當死，蓋爲山神所召，治之尚可活。」於是朱書一符，向空擲之。僅食頃，季平果蘇。其子問父向安適乎，季平曰：「我今日方起，忽見一綠衣人云，霍山神召我，由是與使者俱行。約五十餘里，適遇丈夫朱衣，仗劍怒目，從空而至。謂我曰：『程斬邪召汝，汝可即去。』於是綠衣者馳走，若有懼。朱衣人牽我復偕來，有頃，忽覺醒然。」其家驚異，因質問逸人曰：「所謂程斬邪者誰邪？」逸人曰：「吾學於師氏歸氏龍虎斬邪符籙。」因解所佩籙囊以示之，人方信其不誣。逸人後遊閩越，竟不知所在。（出《宣室志》）

【譯文】

上黨有個叫程逸人的人，有符術。劉悟任澤潞節度時，臨治縣有個平民叫蕭季平，家裏很富有，忽然有一天無病暴死。逸人嘗受過蕭季平厚恩，聽說他死了，就跑去看他，對他的兒子說：「你的父親不應當死，大概是被山神召去了，給他治一治還可以活過來。」於是他就用硃筆畫了一道符，向空中把它扔出去。僅僅過了一頓飯時間，蕭季平果然甦醒了。他的兒子問父親剛纔到哪去了，蕭季平說：「我今天剛起來，忽然看見一個穿綠衣的人，他說霍山神召我，我就跟使者一起走了。大約走了五十多里，剛好遇到一位穿硃紅衣服的男子，仗劍怒目從空中來到。他對我說：『程斬邪召你，你可以立即去。』於是穿綠衣的人急忙走了，好像有所畏懼似的。那個穿硃紅衣服的人拉着我又一起回來，隔了一會兒，忽然驚覺，就甦醒了。」他家裏的人覺得驚異，就詢問程逸人說：「所說的程斬邪這個人是誰呀？」程逸人說：「我從師氏歸氏那裏學到了龍虎斬邪符籙。」說着就解下所佩帶的符囊給他們看，人們才相信他的話不假。程逸人後來遊歷閩越一帶，不知哪裏去了。

李處士

李文公翱，自文昌宮出刺合肥郡。公性褊直方正，未嘗信巫覡之事。郡客李處士者，自雲能通神人之言，言事頗中，合郡肅敬，如事神明。公下車旬月，乃投刺候謁，禮容甚倨。公謂曰：「仲尼大聖也，而云未知生焉知死。子能賢於宣文邪？」生曰：「不然，獨不見阮生著《無鬼論》，精辨宏贍，人不能屈，果至見鬼乎？且公骨肉間，旦夕當有遘疾沉困者，苟晏安鴆毒則已，或（或原作成，據《唐闕史》改）五常粗備，漬（漬原作請，據《唐闕史》改）以七情，孰忍視溺而不援哉？」公愈怒，立命械繫之。夫人背疽，明日內潰，果不食昏暝，百刻不糝。遍召醫藥，曾無少瘳。愛女十人，既笄未嫁，環牀呱呱而泣，自歸咎於文公之桎梏李生也。公以鴛鴦義重，息裔情牽，不得已，解縲紲而祈叩之。則曰：「若手翰一文，俟夜當祈之，宜留墨篆同焚，當可脫免。」仍誡曰：慎勿箋易鉛槧，他無所須矣。」公竟受教。即自草祝語，潔手書之。公性褊且疑，數紙皆誤，不能爽約，則又再書。炬灺更深，疲於毫硯。剋意一幅，繕札稍嚴，而官位之中，竟箋一字。既逾時刻，遂並符以焚。焚畢，呻吟頓減，合室相慶。黎明，李生候謁。公深德之。生曰：「禍則見免，猶謂遲遲。誡公無得漏略，何爲復注一字？」公曰：「無之。」生曰：「祝詞在斯。」因探懷以出示，則昨夕所燼之文也。公驚愕慚赧，避席而拜，酬之厚幣。竟無所取，旬日告別，不知所往。疾亦漸間。（出《唐闕史》）

【譯文】

文公李翱，從文昌宮出任合肥刺史。他性情狹隘，耿直方正，從來不相信女巫男巫所做的事。合肥郡有個外鄉人叫李處士，自己說能通神人的言語，他說的事很準，全郡的人對他肅然起敬，像信奉神明一樣信奉他。李翱上任快到一個月了，這個李處士才投進名刺等候進見，李翱禮節表情很傲慢。對他說：「孔仲尼是大聖人，卻說不知生死，你能比孔子強嗎？」李處士說：「不是這樣，你難道沒見到阮生寫作《無鬼論》，言辭精闢，氣勢宏大，內容豐富，人們駁不倒他，最終結果見到鬼這件事嗎？而且你的親人中間，最近當有得病沉重的人，如果你安於親人被毒害就罷了，如果稍微具備五常之念，沾着七情，誰能忍心看着淹死而不伸手援救呢？」李翱更加憤怒，立即下令用刑具把李處士鎖住關押起來。這時李翱的夫人背上生個毒瘡，第二天裏面就潰爛了，竟然不喫東西，昏昏沉沉地閉着眼睛，一連幾天連米湯都沒喝。到處問醫買藥，一點也沒見好轉。愛女十個人，已經到結婚的年齡卻還沒有出嫁，繞着牀大聲哭泣，開始埋怨李翱關押李生。李翱因爲夫妻情義深重，子女感情牽動，不得已，就給李處士解開繩索向他磕頭祈請。李處士說：「如果你親手寫一篇文章，等到夜間當爲你祈禱，應當把我留下的符一同燒掉，一定能夠解脫免災。」又告誡他說：「千萬不要在書札上添字改字，其它就不必準備什麼了。」李翱完全按他指點的去作，就自己起草禱告的話，洗淨了手去寫。李翱性情狹隘又多疑，寫了幾張紙都有錯誤，不能失約，就又重新寫，點着蠟燭寫到更深，被累得疲倦不堪。精心寫成一幅，書札繕寫得比較嚴整，但寫自己官位幾個字中竟漏掉一字，在旁邊補上。約定的時刻已經超過了，就連信札和符籙一起燒了。燒完以後，夫人呻吟的聲音頓時減少了，全家人互相慶賀。黎明時，李生等候拜見，李翱非常感激他。李生說：「禍患算是被免除了，不過還是遲緩了。我告誡您不能漏字，爲什麼又補註一個字？」李翱說：「沒有這回事。」李生說：「祈禱的詞句在這裏。」就從懷爭掏出給他看，正是昨天燒成灰的文字。李翱又驚愕又羞慚，就離開座席向李生下拜，用厚禮報答他。李生什麼也不要，過了十來天，李生告別，不知到哪裏去了。夫人的病也漸漸痊癒了。

駱玄素

趙州昭慶民駱玄素者，爲小吏，得罪於縣令，遂遁跡而去。令怒，分捕甚急，遂匿身山谷中。忽遇老翁，衣褐衣，質狀凡陋，策杖立於長松之下。召玄素訊之曰：「爾安得至此耶？」玄素對：「得罪於縣令，遁逃至此，幸翁見容。」翁引玄素入深山，僅行十餘里，至一巖穴，見二茅齋東西相向，前臨積水，珍木奇花，羅列左右。有侍童一人，年甚少，總角衣短褐，白衣緯帶革舄，居於西齋。其東齋有藥竈，命玄素候火。老翁自稱東真君，命玄素以東真呼之。東真以藥十餘粒，令玄素餌之，且曰：「可以治飢矣。」自是玄素絕粒。僅歲餘，授符術及吸氣之法，盡得其妙。一日，又謂玄素曰：「子可歸矣。」既而送玄素至縣南數十里，執手而別。自此以符術行裏中。常有孕婦，過期不產。玄素以符一道，令餌之，其夕即產，於兒手中得所吞之符。其他神效，不可具述。其後玄素犯法，刺史杖殺之。凡月餘，其屍如生，曾無委壞之色，蓋餌靈藥所致。於是里人收瘞之。時寶曆元年夏月也。（出《宣室志》）

【譯文】

趙州昭慶縣民有個叫駱玄素的人，擔當小吏時得罪了縣令，就逃遁而去。縣令發怒，派人分頭捕獲很緊急，駱玄素就藏身於山谷之中。有一天，他忽然遇到一個老翁，穿着粗麻衣服，資質一般，樣子醜陋，拄着柺杖站在高高的松樹下。他把玄素叫過來問他說：「你怎麼能到這裏來呢？」玄素回答說：「我得罪了縣令，逃遁到這裏，希望老人家容留我。」老頭就把玄素領進深山，大約走了十多里，到了一個巖洞，看到兩座茅屋東西相對，前面池水，珍奇的花木排列在左右。有一個侍童，年齡很小，把頭髮束成髻，穿着麻布短衣，白色的衣服束着腰帶，穿着獸皮製做的鞋，住在西邊的房屋。那東邊的房屋有煉藥的爐竈，老頭就讓玄素在那裏守火。老頭自稱東真君，讓玄素稱呼他東真。東真把十幾粒藥拿出來給玄素，讓玄素把它服下，又說：「這藥可以治療飢餓。」從此玄素不喫一粒糧食。將近一年多，老頭又傳授給玄素符術和呼氣之法，玄素完全掌握了其中奧妙。有一天，老頭又對玄素說：「你可以回去了。」然後就把玄素送到縣南幾十裏的地方，握手告別。從此玄素就在鄉里之中行符術。曾經有一個孕婦，過了產期而沒有生下孩子，玄素把一道符給她，讓她吞服下去，當天夜裏就生了，在孩子手中找到了產婦吞下的那道符。其他神效的事情，不能詳細記述。後來玄素犯了法，刺史用杖把他打死，共計一個多月，他的屍體還像活着時一樣，一點也沒有朽敗的樣子，原因是服食靈藥造成的。於是鄉里的人替他收屍，把他埋葬了。當時是寶曆元年夏天。

趙操

趙操者，唐相國憬之孽子也，性疏狂不慎。相國屢加教戒，終莫改悔。有過懼罪，因盜小吏之驢，攜私錢二緍，竄於旗亭下。不日錢盡，遂南出啓夏門，恣意縱驢，從其所往。俄屆南山，漸入深遠，猿鳥一徑，非畜乘所歷。操即系驢山木，躋攀獨往。行可二十里，忽遇人居，因即款門。既入，有二白髮叟謂操曰：「汝既至，可以少留。」操顧其室內，妻妾孤幼，不異俗世。操端無所執，但恣遊山水，而甚安焉。月餘，二叟謂操曰：「勞汝入都，爲吾市山中所要。」操則應命。二叟曰：「汝所乘驢，貨之可得五千，汝用此，依吾所約買之而還。」操因曰：「操大人方爲國相，今者入京，懼其收維。且驢非己畜，何容便貨？況縶之山門，今已一月，其存亡不可知也。」二叟曰：「第依吾教，勿過憂苦。」操即出山，宛見其驢尚在。還乘之而馳，足力甚壯。貨之，果得五千。因探懷中二叟所示之書，惟買水銀耳。操即爲交易，薄晚而歸，終暝遂及二叟之舍。二叟即以雜藥燒煉，俄而化爲黃金。因以此術示之於操。自爾半年，二叟徐謂操曰：「汝可歸寧，三年之後，當與汝會於茅廬。」操願留不獲，於是辭訣。及家，相國薨再宿矣。操過小祥，則又入山，歧路木石，峯巒樹木，皆非向之所經也，操亟返，服闋，因告別昆仲，遊於江湖，至今無羈於世。從學道者甚衆，操終無傳焉。（出《集異記》）

【譯文】

趙操是唐朝相國趙憬的孽子，性情粗野，放蕩不羈，相國屢次加以教訓，他也始終沒有悔改的表現。有一次，他犯了過失，害怕治罪，就偷了小吏的一頭驢，攜帶二千文私房錢，逃到旗亭之下。不幾天錢花光了，就向南走出了啓夏門，任意驅趕毛驢，聽從毛驢往前走。時間不久到了南山，越走越深，越走越遠，只剩下一條只有猴子和飛鳥才能過去的小路，不能乘驢過去。趙操就把驢拴在山下樹上，獨自往上攀登。大約走了二十里，忽然遇到有人居住的房舍，趙操就去敲門。進屋以後，有兩位白髮老頭對他說：「你既然來了，可以稍作停留。」趙操向那屋裏一看，妻妾兒女都有，跟俗世沒有什麼不同。趙操由於沒事可做，就只管遊山玩水，而覺得在這裏很安閒。一個多月後，兩個老頭對他說：「勞駕你進一趟都城，爲我們買些山裏需要的東西。」趙操就答應了。兩個老頭又說：「你所騎來的那頭驢，把它賣掉可以得到五千錢，你用這些錢，依照我們約定的把東西買回來。」趙操就向他們說：「我父親正擔當相國，現在我進京去，擔心他把我抓回去。而且那頭毛驢也不是我自己的牲畜，怎能容我隨便賣掉，何況把它系在山下，如今已一個月了，那頭驢是死是活還不知道呢。」兩個老頭說：「你儘管按我們說的話去做，不必過於憂愁苦惱。」趙操就出了山，看見那頭驢還在，就又騎上它跑起來，那頭驢的腳力很強壯。趙操把它賣掉，果然得到了五千錢，就從懷中掏出老頭交給他的購貨單，原來只買水銀而已。趙操替他們買了水銀，傍晚時往回走，天完全黑下來時就回到了兩個老頭的住處。兩個老頭就用雜藥燒煉水銀，不一會兒，水銀就變成了黃金。於是兩個老頭就把這個方術傳授給了趙操。從這以後半年過去了，兩個老頭慢慢地對趙操說：「你可以回家了。三年之後，該與你在茅廬相會。」趙操願意留下來，老頭沒有同意，於是告別而去。趙操到家時，相國已經死去兩天兩夜了。趙操等小祭過後，就又進了山。可是遇到歧路木石，峯巒樹木，都不是以前經過的那樣了。趙操急忙返回家。守喪完畢，就告別兄弟，遊歷江湖。到現在也沒有在世上停留。跟他學道的人很多，趙操始終沒傳授他們。

崔玄亮

唐太和中，崔玄亮爲湖州牧。嘗有僧道閒，善藥術。崔曾求之。僧曰：「此術不難求，但利於此者，必及陰譴。可令君侯一見耳。」乃遣崔市汞一斤，入瓦鍋，納一紫丸，蓋以方瓦，疊灰埋鍋，備而焰起。謂崔曰：「只成銀，無以取信。公宜虔心想一物，則自成矣。」食頃，僧夾鍋於水盆中，笑曰：「公想何物？」崔曰：「想我之形。」僧取以示之，若範金焉，眉目中笏，悉具之矣。此則神仙之術，不可厚誣，但罕遇其流，有自言者，皆妄焉耳。（出Ｐ唐年補錄））

【譯文】

唐代太和年間，崔玄亮擔住湖州刺史時，曾經有個叫道閒的和尚，善長煉藥方術。崔玄亮曾經向他請求學習。和尚說：「這個方術不難探求，只不過靠這個方術獲取好處的人，一定會遭到責罰的。不過可以讓您看一看。」就讓崔玄亮買來一斤水銀，把它倒入瓦鍋內，放進一顆紫色藥丸，用方瓦把鍋蓋上，又堆聚木炭把鍋埋起來。準備好了火就燃起來了。和尚對崔玄亮說：「如果只煉成銀子，還不能取信。你可以誠心誠意地想一件東西，就自然形成了。」喫頓飯的時間，和尚把鍋夾起來放在水盆中，笑着說：「您想的是什麼東西？」崔玄亮說：「想我自己的形像。」和尚就從鍋中取出一件東西給他看，好象用金子做的模型似的，眉毛、眼睛、頭巾、笏板，崔玄亮的特徵都具備了。這就是神仙的方術，無可厚非，只是很少遇到神仙一類的人，有自我標榜是神仙的人，大都是虛妄的。

卷第七十四 道術四

俞叟 陳季卿 陳生 張定 石旻　唐武宗朝術士

俞叟

尚書王公潛節度荊南時，有呂氏子，衣敝舉策，有飢寒之色，投刺來謁。公不爲禮。甚怏怏，因寓於逆旅。月餘，窮乏益甚，遂鬻所乘驢於荊州市。有市門監俞叟者。召呂生而語，且問其所由。呂生曰：「吾家於渭北，家貧親老，無以給旨甘之養。府帥公吾之重表丈也，吾不遠而來，冀哀吾貧而周之。入謁而公不一顧，豈非命也？」叟曰：「某雖貧，無資食以周吾子之急。然曏者見吾子有飢寒色，甚不平。今夕爲吾子具食，幸宿我宇下。』生無以辭焉。」呂生許諾。於是延入一室，湫隘卑陋，摧檐壞垣，無牀榻茵褥。致敝席於地，與呂生坐，語久命食，以陶器進脫粟飯而已。食訖，夜既深，謂呂生曰：「吾早年好道，常隱居四明山，從道士學卻老之術，有志未就，自晦跡於此，僅十年，而荊人未有知者。以吾子困於羈旅，得無動於心耶？今夕爲吾子設一小術，以致歸路裹糧之費，不亦可乎？」呂生雖疑誕妄，然甚覺其異。叟因取一缶合於地，僅食頃，舉而視之，見一人長五寸許，紫綬金腰帶，俯而拱焉。俞叟指曰：「此乃尚書王公之魂也。」呂生熟視其狀貌，果類王公，心默而異之。因戒曰：呂乃汝之表侄也，家苦貧，無以給旦夕之贍，故自渭北不遠而來。汝宜厚給館穀，盡親親之道。汝何自矜，曾不一顧，豈人心哉！今不罪汝，宜厚貲之，無使爲留滯之客。」紫衣僂而揖，若受教之狀。叟又曰：「呂生無僕馬，可致一匹一僕，縑二百匹，以遺之。」紫衣又僂而揖。於是卻以缶合於上，有頃再啓之，已無見矣。明旦，天將曉，叟謂呂生曰：「子可疾去，王公旦夕召子矣。」及歸逆旅，王公果使召之，方見且謝曰：「吾子不遠見訪，屬軍府務殷，未果一日接言，深用爲愧，幸吾子察之。」是日始館呂生驛亭，與宴遊累日。呂生告去，王公贈僕馬及縑二百。呂生益奇之，然不敢言。及歸渭北，後數年。因與友人數輩會宿，語及靈怪，始以其事說於人也。（出《宣室志》）

【譯文】

尚書王潛在任荊南節度使時，有個姓呂的小夥子，穿着破衣，騎着毛驢，面帶飢寒之色，遞進名刺來拜見王潛。王潛很不禮貌地待他。呂生心裏不痛快，就住在旅館裏。過了一個多月，呂生的窮困程度更加嚴重，就到荊州集市去賣他所騎的那頭驢。有個市門監俞叟，把呂生叫過來跟他說話，又問他來這裏有什麼事。呂生說：「我家住在渭北，家裏貧窮，父母年老，我沒有什麼好喫的東西供養老人。」府帥公是我的重表伯父，我不怕路遠而來拜訪他，指望他可憐我家貧寒能賙濟我。可是我進去拜見他時，他不理睬我，這難道不是命運嗎？」俞叟說：「我雖然貧窮，沒有錢糧來賙濟你的急難，然而剛纔看到你面帶飢寒之色，覺得很不公平。今天晚上我爲你準備一頓飯，希望你住在我的家裏。」呂生沒話推辭，就答應了。於是俞叟把他領進一個房間，那裏低矮簡陋，房檐和牆壁都壞了，沒有牀榻，也沒有草墊和褥子也就是用陶器盛來脫了皮的粟米飯而已。喫完飯以後，夜已經很深了，俞叟對呂生說：「我早年喜好道術，曾經隱居在四明山，跟着道士學習防止衰老的方術，有志向卻沒成功，自己就隱匿形跡來到這裏，將近十年了，而荊州沒有知道我底細的人。因爲你被困在旅館裏，我能無動於心嗎？今天夜裏替你安排一個小小法術，用它幫你弄到回去的路費，不也是可以的嗎？」呂生雖然懷疑這可能是荒誕虛妄的事情，然而也覺得這事很奇異。俞叟就拿出一個瓦器放在地上，將近喫頓飯的時間，把那個瓦器拿起來一看，看到裏面有一個身高五寸左右的小人，繫着紫色的綬帶金色的腰帶，低着頭拱着手。俞叟指着那個小人對呂生說：「這就是尚書王公的魂靈啊。」呂生仔細地觀看那個小人的狀態和相貌，果然很像王潛，心裏默默地覺得奇怪。俞叟就告誡那個小人說：「呂生本來是你的表侄，家裏爲貧所苦，沒有力量供養父母，特意從渭北不怕遙遠來找你。你應當優厚待他，安排住處，供給糧米，盡到關心親戚的責任。你爲什麼這麼倨傲，竟不看顧一下？難道沒有人心嗎？今天我不責罰你，你應當多多資助他，不要使他再作滯留之客了。」那個穿紫衣的人躬身作揖，好像接受教訓的樣子。俞叟又說：「呂生沒有僕人和馬匹，可以送給他一匹馬一個僕人，再拿二百匹雙絲細絹贈送給他。」穿紫衣的人又躬身作揖。於是俞叟又把瓦器放回地上，過了一會兒，再掀起那個瓦器，那個小人已不見了。第二天早晨，天快亮的時候，俞叟對呂生說：「你應當趕快回去，王公很快就會召你去了。」等到呂生回到旅館後，王公果然派人召他，他就隨着差人去了。剛一見面，王公就道歉說：「你不怕路途遙遠來拜訪我，我管理的軍府事務太多，沒能抽出時間接待你，好好談談，因此很慚愧，希望你能體諒。」當天就安排呂生到驛亭去住，又與他遊樂了幾天。呂生告辭要走，王公贈給他僕人馬匹和二百匹雙絲細絹。呂生更加覺得這事奇異，但不敢說，等回到渭北幾年後，因爲與幾位友人相聚住在一起，談到靈怪之事，他才把那件事說給別人聽。

陳季卿

陳季卿者，家於江南。辭家十年，舉進士，志不能無成歸，羈棲輦下，鬻書判給衣食。常訪僧於青龍寺，遇僧他適，因息於暖閣中，以待僧還。有終南山翁，亦伺僧歸，方擁爐而坐，揖季卿就爐。坐久，謂季卿曰：「日已晡矣，得無餒乎？」季卿曰：「實飢矣，僧且不在，爲之奈何？」翁乃於肘後解一小囊，出藥方寸，止煎一杯，與季卿曰：「粗可療飢矣。」季卿啜訖，充然暢適，飢寒之苦，洗然而愈。東壁有《寰瀛圖》，季卿乃尋江南路，因長嘆曰：「得自謂泛於河，遊於洛，泳於淮，濟於江，達於家，亦不悔無成而歸。」翁笑曰：「此不難致。」乃命僧童折階前一竹葉，作葉舟，置圖中渭水之上，曰：「公但注目於此舟，則如公向來所願耳。然至家，慎勿久留。」季卿熟視久之，稍覺渭水波浪，一葉漸大，席帆既張，恍然若登舟。始自渭及河，維舟於禪窟蘭若，題詩於南楹雲：「霜鐘鳴時夕風急，亂鴉又望寒林集。此時輟掉悲且吟，獨向蓮花一峯立。」明日，次潼關，登岸，題句於關門東普通院門雲：「度關悲失志，萬緒亂心機。下坂馬無力，掃門塵滿衣。計謀多不就，心口自相違。已作羞歸計，還勝羞不歸。」自陝東，凡所經歷，一如前願。旬餘至家，妻子兄弟，拜迎於門。夕（夕原作側，據明抄本改）有《江亭晚望》詩，題於書齋雲：「立向江亭滿目愁，十年前事信悠悠。田園已逐浮雲散，鄉里半隨逝水流。川上莫逢諸釣叟，浦邊難得舊沙鷗。不緣齒髮未遲暮，今對遠山堪白頭。」此夕謂其妻曰：「吾試期近，不可久留，即當進掉。」乃吟一章別其妻雲：「月斜寒露白，此夕去留心。酒至添愁飲，詩成和淚吟。離歌棲鳳管，別鶴怨瑤琴。明夜相思處，秋風吹半衾。」將登舟，又留一章別諸兄弟雲：「謀身非不早，其奈命來遲。舊友皆霄漢，此身猶路歧。北風微雪後，晚景有云時。惆悵清江上，區區趁試期。」一更後。復登葉舟，泛江而逝。兄弟妻屬，慟哭於濱，謂其鬼物矣。一葉漾漾，遵舊途至於渭濱，乃賃乘，復遊青龍寺，宛然見山翁擁褐而坐。季卿謝曰：「歸則歸矣，得非夢乎？」翁笑曰：「後六十日方自知。」而日將晚，僧尚不至。翁去，季卿還主人。後二月，季卿之妻子，齎金帛，自江南來，謂季卿厭世矣，故來訪之。妻曰：「某月某日歸，是夕作詩於西齋，並留別二章。」始知非夢。明年春，季卿下第東歸，至禪窟及關門蘭若，見所題兩篇，翰墨尚新。後年季卿成名，遂絕粒，入終南山去。（出《慕異記》）

【譯文】

陳季卿家住江南，離開家裏已經十年了，去考進士，立志考不中不回家。因爲一直沒考中，就滯留在京城，靠賣字維持衣食。他經常到青龍寺去拜訪和尚，有一次，因爲和尚外出，他就在暖閣中休息，等着和尚回來。有個終南山的老頭，也等候和尚回來，正在爐旁坐着，他就揖讓陳季卿到爐旁來。坐了很久了，那個老頭對陳季卿說：「太陽已經偏西了，你大概餓了吧？」陳季卿說：「真的有些餓了，可是和尚又不在，怎麼辦呢？」老頭就從肘後解下一個小口袋，拿出一寸見方的一塊藥，只煎了一杯，把它給了陳季卿，說：「用它大約可以解除飢餓了。」陳季卿喝完以後，覺得肚裏飽飽的，心情也舒暢了，飢寒的痛苦全消失了。暖閣東邊牆上有一幅《寰瀛圖》，季卿就去尋找江南之路，不覺長嘆說：「能夠從渭水泛舟到黃河，到洛陽一遊，到淮河游泳，渡過長江，回到家裏，也就不爲沒有成就功名而還家感到後悔了。」老頭笑着說：「這不難辦到。」就命僧童到階前去折一片竹葉，做成葉舟，把它放到圖中渭水之上，說：「您只要把目光集中在這隻小船上，就能使你剛纔所說的話如願了；不過到了家裏，千萬不要久留。」陳季卿盯着那葉小舟注視了很久，漸漸覺得渭水起了波浪，一片竹葉也漸漸變大，像席子似的船帆已經張開，恍恍惚惚好像登上了船。開始從渭水到了黃河，把船系在禪窟寺廟下，在南邊柱子上題詩，寫的是：「霜鐘鳴時夕風急，亂鴉又望寒林集。此時輟棹悲且吟，獨向蓮花一峯立。」第二天，到潼關停留，上了岸，在關門東普通院門題句，寫的是：「度關悲失志，萬緒亂心機。下坂馬無力，掃門塵滿衣。計謀多不就，心口自相違。已作羞歸計，還勝羞不歸。」從陝西向東行，凡所經歷之外，完全像他以前希望的那樣。十幾天到了家，他的妻子兄弟在門前拜迎。晚上又寫了《江亭晚望》詩，題寫在書齋，那首詩是：「立向江亭滿目愁，十年前事信悠悠。田園已逐浮雲散，鄉里半隨逝水流。川上莫逢諸釣叟，浦邊難得舊沙鷗。不緣齒髮未遲暮，吟對遠山堪白頭。」這天晚上對他的妻子說：「我試期臨近，不能久留，應該登舟而去了。」於是又吟詩一章贈別他的妻子，這首詩寫的是：「月斜寒露白，此夕去留心。酒至添愁飲，詩成和淚吟。離歌棲鳳管，別鶴怨瑤琴。明夜相思處，秋風吹半衾。」將要登舟時，又留下一首詩贈別衆兄弟，詩中寫道：「謀身非不早，其奈命來遲。舊友皆霄漢，此身猶路歧。北風微雪後，晚景有云時。惆悵清江上，區區趁試期。」一更以後，陳季卿又登上了竹葉舟，在長江之上泛舟消失了。他的兄弟妻子等人在江邊痛哭，認爲他成鬼物了。他憑藉一葉小舟飄飄蕩蕩，循着舊路又回到渭水之濱。上岸以後，他租了一匹馬，又來遊青龍寺，清清楚楚地看到終南山那個老頭依然圍着粗麻衣坐着。陳季卿就向老頭道謝說：「我回是回去了。莫非是夢嗎？」老頭笑着說：「六十天後你自己就知道了。」這時天色將晚，和尚還沒有回來，老頭就走了，陳季卿也回到了旅館。兩個月後，陳季卿的妻子帶着金銀和布帛從江南到來，說是季卿已經厭世了，特意來尋訪他。他的妻子說：「某月某日回家，那天晚上在西齋作了詩，同時還有兩首留別詩。」陳季卿這才知道他回家不是夢。第二年春天，陳季卿落榜向東回家去，到禪窟和潼關東門寺廟，看到自己所題寫的兩首詩筆墨還是新的。後來陳季卿考中，功成名就，便不再喫一粒糧食，入終南山而去。

陳生

茅山陳生者，休糧服氣，所居草堂數間，偶至延陵，到傭作坊，求人負擔藥物，卻歸山居。以價賤（賤原作錢，據明抄本改），多不肯。有一夫壯力，然神少，頗若癡者，疥瘡滿身，前拜曰：「去得。」遂令挈囊而從行，其直多少，亦不問也。既至，因願留採薪，都不計其價。與陳生約：日五束。陳曰：「吾辟穀，無飯與餐。」答曰：「某是貧窮人，何處得食？但斸草根餐，亦可矣」遂每日斫柴十束，五束留於房內自燒，五束供陳生。會山有衣冠家妻患齒，詣陳生覓藥，其家日求之，又令小婢送梨餅子之類。陳生休糧，果食亦不食也，每至，則被傭者接而食之。仍笑謂曰：「明日更送來，我當有藥。」如此者數四。一日，傭者並送柴十束，納陳生處，爲兩日用。夜後遂扃門熾火，攜一小鍋入。陳生密窺之，見於葫蘆中瀉水銀數合，煎之。攪如稀餳，投一丸藥，乃爲金矣。傭者拈兩丸，以紙裹置懷中，餘作一金餅，密齎出門去。明日日高起，求藥者已至，乃持丸者付之。令患齒者含之。一丸未半，乃平復矣，痛止，第出蟲數十。陳生伺傭者出，於房內搜而觀之，得書二卷，不喻其旨，遂藏之。傭者至，大怒，罵陳生。生不敢隱，卻還之。曰：「某今去矣。」遂出門，入水沐浴，乃變爲美少年，無復瘡疥也。拜訖，跳入深澗中，遂不知所之。（出《逸史》）

【譯文】

茅山的陳生，停止喫糧而練氣，居住的地方有幾間草堂。有一次，他偶然到延陵去，到出賣勞力的作坊找人幫他背藥物，返回山中住處。因爲工錢低，多數人都不肯。有一個人力氣大，然而智力不足，有點像癡呆的人，全身生滿了疥瘡，上前行禮說：「我可以去。」陳生就叫他拿着口袋跟着走，做活的工錢多少，那個人也不問。到了茅山陳生居處以後，那個人就想要留下來砍柴，完全不計較價錢，他與陳生約定，每天砍五捆柴，陳生說：「我不喫糧食，沒有飯給你喫。」那個人回答說：「我是個貧窮的人，在什麼地方能喫到飯？只要挖草根喫，也就可以了。」於是他每天砍十捆柴，五捆留在房內自己燒，五捆供陳生用。恰逢山下有個士宦人家的妻子患了牙痛，拜訪陳生尋覓藥物，那家人天天來請求，又派小丫環送梨果餅子之類的食品。陳生不喫糧食，果食也不喫，每次送來東西，就被僱來的那個人接過去吃了。那個人還笑着對人家說：「明天再送來，我一定有藥。」如此情形已有多次了。有一天，僱來的那個人一起送來十捆柴，放到陳生的住處，作爲兩天的用柴。天黑以後，那個人把門鎖上，在裏面點火，拿一個小鍋出來。陳生偷偷地去看他幹什麼，看到他從葫蘆中倒出幾盒的水銀，煎熬起來，攪拌得像稀飯，又投進一丸藥，水銀就變成金子了。那個人把它搓成兩個丸，用紙包上放到懷裏，剩下的做成金餅，悄悄地把它帶着走出門去。第二天，太陽昇起很高了，求藥的人來到以後，那個人就把搓成的丸交給來人，叫患牙痛的人含着它。那個牙痛患者含了一丸，還沒用到一半時就康復了，疼痛停止了，只是打出幾十條小蟲。陳生等那個僱來的人外出，在他的房間裏搜尋觀察，找到了兩卷書，看不明白書上的意思，就把它藏起來。僱來的那個人回來後，發現書不見了，很生氣，就罵陳生。陳生不敢隱瞞，就把書又還給了他。那個人說：「我今天走了。」就出了門，跳入水裏洗個澡，竟然變成了美少年，再也沒有疥瘡了。拜別之後，跳進深澗中，最終不知道他到哪裏去了。

張定

張定者，廣陵人也，童幼入學。天寒月曉，起早，街中無人。獨行百餘步，有一道士行甚急，顧見之，立而言曰：「此可教也。」因問：「汝何所好？」答曰：「好長命耳。」道流曰：「不難致。汝有仙骨，求道必成。且教汝變化之術，勿泄於人。十年外，吾自迎汝。」因以口訣教之。定謹訥小心，於家甚孝。亦曾私爲此木，召鬼神、化人物，無不能者。與父母往連水省親，至縣，有音樂戲劇，衆皆觀之，定獨不往。父母曰：「此戲甚盛，親表皆去，汝何獨不看邪？」對曰：「恐尊長要看，兒不得去。」父母欲往，定曰：「此有（有原作又，據明抄本改）青州大設，可亦看也。」即提一水瓶，可受二斗以來，空中無物。置於庭中，禹步繞三二匝，乃傾於庭院內，見人無數，皆長六七寸。官僚將吏、士女、看人，喧闐滿庭。即見無比設廳戲場，局筵隊仗，音樂百戲，樓閣車棚，無不精審。如此宴設一日，父母與看之。至夕，復側瓶於庭，人物車馬，千羣萬隊，邐迤俱入瓶內。父母取瓶視之。亦復無一物。又能自以刀劍剪割手足，刳剔五臟，分掛四壁。良久，自復其身，晏然無苦。每見圖障屏風，有人物音樂者，以手指之，皆能飛走歌舞，言笑趨動，與真無異。父母問其從何學之，曰：「我師姓藥，海陵山神仙也。已錫昇天之道，約在十年，今七年矣。」辭家入天柱潛山，臨去白父母曰：「若有意念，兒自歸來，無深慮也。」如是父母念之，即便還家，尋復飛去。一日謂父母曰：「十六年後，廣陵爲瓦礫矣。可移家海州，以就福地。」留丹二粒與父母，曰：「服之百餘年無疾。」自此不復歸。父母服丹，神氣輕爽，飲食嗜好，倍於少壯者。遂移居海州。乾符中，父母猶在。（出《仙傳拾遺》）

【譯文】

張定是廣陵人，少年入學。有一天他起得很早，天氣很冷，一輪曉月掛在天邊，街上沒有人。張定獨自走了一百多步，有一個道士走得很急。那個道士回頭看見了他，就站住對他說：「你這個人可以教啊。」就問他：「你喜歡的事情是什麼？」他回答說：「喜歡長生不老。」道士說：「這不難辦到，你有仙骨，探求道術一定能成功。我暫且教給你變化的法術，不要泄露給別人。十年後，我親自接你。」於是把口訣教給了他。張定謹慎小心，不喜歡說話，在家裏很孝順，也曾偷偷地練習這個法術，召鬼神、變人物，沒有不能變的。有一次，他與父母一起去連水縣探親，到縣以後，有音樂戲劇，大家都去觀看，唯獨張定不去。父母對他說：「這個戲很熱鬧，親戚裏外的人都去，爲什麼唯獨你不去看呢？」張定回答說：「恐怕尊長要去，兒不能去。」父母要去，張定說：「這裏有青州大戲，也可以看看。」就提着一個水瓶，可以裝二斗以上，中間空空的沒有東西。把它放在院子裏，像巫師道士作法邁步繞着水瓶走了二三圈，就把水瓶放倒在院子裏。這時，出現了無數的人，都六七寸高，有官僚、將吏、士女和觀看的人，滿院子一片喧鬧。馬上又出現了無法比擬的設廳戲場：隊仗、樓閣車棚、音樂百戲，無不精密周詳。這樣安樂地擺佈了一天，父母與他一起觀看。到天黑時，又把水瓶放倒在院子裏，人物車馬、千羣萬隊曲折連綿地都進到瓶內。父母把瓶拿起來看，瓶中又是空無一物。張定又能用刀劍剪割自己的手腳，剜出五臟，分掛在四面牆壁上，過了很久，自己又恢復身體原狀，安適地沒有痛苦。每當他看到圖障屏風，有人物音樂的，就用手去指點它們，都能飛走歌舞、說笑跑動，跟真的沒有不同。父母問他從哪裏學來這套法術，他說：「我的師父姓藥，是海陵山的神仙。已經教我學會升天之道，約定在十年，現在已經七年了。」於是與家裏人告別入天柱山隱居，臨走時告訴父母說：「如果你們心裏想念我，兒自會回來，不要太憂慮了。」這樣，每當父母想念他的時候，他就回到家裏來，不久又飛去。有一天，他對父母說：「十六年後，廣陵將變成廢墟了，可以把家搬到海州，而到福地去。」又留下兩粒丹藥給父母，說：「把這丹藥服下，可以一百多年沒有疾病。」從這次走後，他再也沒有回家。他的父母吃了丹藥，神清氣爽，飲食嗜好，比年輕力壯的人強一倍，於是就把家搬到了海州。乾符年間，他的父母還活着。

石旻

有石旻者，不知何許人也。浪跡江湖之間，有年數矣。道術玄妙，殆不可測。長慶中，客於宛陵郡。有雷氏子，常爲宣城部將。一日，與友人數輩會飲於郡南別墅，旻亦在座。其家僮網得一魚，長數尺，致於舍。是日，雷生與客俱深醉。諸客盡去，獨旻宿雷氏別墅。時夏暑方甚，及明日視其魚，已敗爛不可食矣。家僮將棄之，旻謂之曰：「此魚雖敗，吾有良藥，尚可活之，安可棄耶？」雷生笑曰：「先生妄矣！誠有良劑，安能活此魚耶？」曰：「吾子幸觀之。」於是衣中出一小囊，囊有藥數粒，投於敗魚之上。僅食頃，其魚鮮潤如初，俄搖鬣振鱗，若在洪流中。雷生驚異，再拜謝曰：「先生之術，可謂神矣！某輩塵俗聾瞽，望先生高蹤，若井鮒與雲禽，焉得而爲伍乎？」先是雷生有症疾積年，既而求旻衣中之丹餌，欲冀瘳其久苦。旻不可，且曰：「吾之丹至清至廉，爾曹俗人，嗜好無節。臟腑之內，腥羶委集。設使以吾丹餌求置其中，則臟腑之氣與藥相攻，若水火之交戰，寧有全人乎？慎不可食。」旻又言：「神仙不難得，但塵俗多累，若檻猿籠鳥，徒有騫翔超騰之心，安可致乎？」會昌中，卒於吳郡也。（出《宣室志》）

【譯文】

有個叫石旻的人，不知道是哪裏人，在江湖之中到處漂泊行止不定，已有很多年了。他道術玄妙，幾乎沒人能想象得出來。長慶年間，到宛陵郡作客。有個姓雷的男子，曾經做過宣城部將。有一天，他與幾位朋友在郡南的別墅中聚會飲酒，石旻也在座。雷家的僕人用網打到了一條魚，有幾尺長，送到別墅來。這一天，雷生與客人都醉得很厲害。衆位客人都走了，唯有石旻住在雷家的別墅中。時當盛夏，熱得很，到第二天看看那條魚，已經腐敗臭爛不能吃了。雷家僕人將要把這條魚扔掉，石旻對他說：「這條魚雖然壞了，我有好藥，還可以讓它活過來。」雷生笑着說：「先生隨便亂說，縱有好藥，怎麼能把這條腐爛的魚救活呢？」石旻說：「希望您看看怎麼救吧！」於是從衣服中拿出一個小口袋，口袋中有幾粒藥，他就把藥倒到那爛魚身上。不過喫頓飯的時間，那條魚就像當初一樣新鮮溼潤，不一會兒，就搖鰭振鱗，好像在洪流中游動。雷生對此很驚奇，對石旻拜了兩拜遜謝說：「先生的法術，可以說是神了！我們這些塵俗中的聾子瞎子，仰望先生高大的形象，如同井裏的蝦蟆與雲中飛禽相比一樣，哪裏能與我們爲伍呢？」在這之前，雷生得了腹中結塊的病已經多年了，於是雷生就向石旻討求他衣袋中的丹藥，一心指望減少長久的痛苦。石旻不同意，並且說：「我的丹藥最清最廉，你們這些世俗之人嗜好沒有節制，臟腑之內魚、肉堆集。假使把我的丹藥要去喫到肚子中，那麼臟腑中的污氣與藥力相攻，如同水火交戰，難道還有完整的人嗎？千萬不能喫。」石旻又說：「神仙不難修成，只是塵俗牽累太多，像檻中猿、籠中鳥一樣，空有飛翔跳躍的想法，哪能辦到呢？」直到會昌年間，石旻才死於吳郡。

唐武宗朝術士

唐武宗皇帝，好神仙異術。海內道流方士，多至輦下。趙歸真探賾玄機，以制鉛汞，見之者無不竦敬。請于禁中築望仙台，高百尺，以爲驂鸞馭鶴，可刻期而往。常雲飛煉須得生銀。詔使於樂平山收採，既而大役工徒，所出者皆頑石礦，無從而得。歸真乃齋醮數朝，以御札致於巖穴。俄有老人杖策向至曰：「山川寶物，蓋爲有道而出；況明主以修真爲念，是何感應不臻？尊師無復懷憂，明當從請。」語罷而出，莫知所之。是夕有聲如雷，山礦豁開數十丈，銀液坌然而湧，與入用之數相符。禁中修煉至多，外人少知其術。復金陵人許元長、王瓊者，顯書符幻變，近於役使鬼神。會昌中，召至京國，出入宮闈。武皇謂之曰：「吾聞先朝有明崇儼，善於符籙，常取羅浮柑子，以資御果，萬里往來，止於旬日。我師得不建先朝之術，比美崇儼乎！」（建字疑是逮字之訛，按《劇談錄》下此句作「我雖聖德不逮先朝，卿之術豈便劣於崇儼」）元長起謝曰：「臣之受法，未臻玄妙。若涉越山海，恐誣聖德；但千里之間，可不日而至。」武宗曰：「東都常進石榴，時已熟矣。卿是今夕當致十顆。」元長奉詔而出。及旦，寢殿始開，以金盤貯石榴，置於御榻。俄有中使進奏，亦以所失之數上聞。靈驗變通，皆此類也。王瓊妙於祝物，無所不能。方冬，以藥封桃杏數株，一夕繁英盡發，芳芬穠豔，月餘方謝。及武皇厭代，歸真與瓊俱竄逐嶺表，唯元長逸去，莫知所在。（出《列仙譚錄》。明抄本作出《列仙傳》。按見《劇談錄》卷下）

【譯文】

唐武宗皇帝喜好神仙奇異的法術，因此全國範圍內的道流和方士，來到京城的人很多。趙歸真探究道家奧妙的玄機，來製取鉛汞，見到他的人無不敬畏。他又請求皇帝在宮禁之中修築望仙台，高百尺，認爲這樣可以駕鸞馭鶴，約定日期而前往上清。他常說：飛煉必須得到生銀。皇帝就下令派人到樂平山開採收集，不久又大規模地役使勞工，但開採出來的都是質地粗劣的石頭礦石，生銀無從而得。趙歸真就齋戒祭祀了幾天，把皇帝的書札送到巖洞。忽然有個老人拄着柺杖來到說：「山川寶物，爲有道之人而出現；何況聖明的君主把修行道術作爲自己的意念，這怎麼能感應不到呢？尊師不要再擔憂了，明天一定遵從你們的請求。」說完就出去了，沒有人知道他到哪兒去了。這天晚上，有像打雷一樣的聲音，山上的礦敞開幾十丈，銀液就噴湧出來，與進獻給皇帝使用的數量相符合。宮中修煉的人很多，外邊的人很少知道那些法術。還有金陵人許元長、王瓊，善於畫符變化，近於役使鬼神。會昌年間，皇帝下令把他們召到京城，讓他們出入宮廷。唐武宗對他們說：「我聽說前朝有個明崇儼，善於使用符籙，常取羅浮山的柑子，來貢奉皇帝喫的水果。萬里路程，一去一回，僅僅用了十來天。我師的法術難道比不上先朝的法術，你們不能與明崇儼比美嗎？」許元長起身辭謝說：「臣接受法術，還沒有達到玄妙的境界，如跋山涉海，恐怕欺騙聖德；但千里之間，我可以不到一天就到達。」武宗說：「東都洛陽經常進貢石榴，現在已經熟了。你今天晚上一定弄來十顆。」許元長奉聖旨出去。到天亮的時候，皇帝的寢殿剛開門，他就用金盤盛着石榴，放到御榻之上。不一會兒，宮中使者進殿向皇帝奏報，又把丟失的石榴數量報告皇帝。法術的靈驗變通，都是這一類。王瓊善於禁咒東西，無所不能。正在冬季，他把藥埋在幾株桃樹、杏樹之下，一天夜裏，許許多多的花全都開放，芬香濃烈而又鮮豔，一個多月花才凋謝。到唐武宗駕崩後，趙歸真與王瓊全被驅逐流放到嶺南，只有許元長逃跑了，誰也不知道他到哪兒去了。

卷第七十五 道術五

楊居士 張士平 馮漸 潘老人 王先生　周生　韓志和　張辭 崔言

楊居士

海南（明抄本海南作南海）郡有楊居士，亡其名，以居士自目，往往遊南海枝郡，常寄食於人，亦不知其所止。謂人曰：「我有奇術，汝輩庸人，固不得而識矣。」後常至郡，會太守好奇者，聞居士來，甚喜，且厚其禮，命飲之。每宴遊，未嘗不首召居士，居士亦以此自負。一日使酒忤太守，太守不能容。後又會宴於郡室，閱妓樂，而居士不得預。時有數客，亦不在太守召中，因謂居士曰：「先生嘗自負有奇術，某曏者仰望之不暇。一日遇先生於此，誠幸矣。雖然，今聞太守大宴客郡齋，而先生不得預其問，即不能設一奇術以動之乎？必先生果無奇術耶。」居士笑曰：「此末術耳，君試觀我。我爲君召其妓，可以佐酒。」皆曰：「願爲之。」居士因命具酒，使諸客環席而坐，又命小童閉西廡空室，久之乃啓之。有三四美人自廡下來，裝飾華煥，攜樂而至。居士曰：「某之術何如？」諸客人大異之，殆不可測。乃命列坐，奏樂且歌。客或訊其術，居士但笑而不答，時昏晦。至夜分，居士謂諸妓曰：「可歸矣。」於是皆起，入西廡下空室中。客相目駭嘆，然尚疑其鬼物妖惑。明日，有郡中吏曰：「太守昨夕宴郡閣，妓樂列坐，無何皆仆地，瞬息暴風起，飄其樂器而去。迨至夜分，諸妓方寤，樂器亦歸於舊所。太守質問衆妓，皆雲黑無所見，竟不窮其由。」諸客皆大驚，因盡以事對，或告於太守。太守嘆異，即謝而遣之，不敢留於郡中。時開成初也。（出《宣室志》）

【譯文】

海南郡有個楊居士，忘了他的名字，總用居士來標榜自己，經常到南海郡各地遊歷，而且經常在別人家食宿，也不知道他住在哪裏。他對別人說：「我有出奇的法術，你們這些平庸的人當然不能知道了。」後來他常常到郡裏去，恰好太守喜歡奇人，聽說居士來了，很高興，並且以厚禮待他，請他喝酒。每次宴會或出遊，總是第一個就把居士召來，楊居士也因爲這種待遇而感到自己了不起。有一天，楊居士藉着酒勁衝撞了太守，太守不能容忍。後來太守又在郡衙室內舉行宴會，看歌妓表演音樂，而楊居士沒能參加。這時有幾個人也是太守的常客，這次也不在太守邀請的客人之內，於是他們就對楊居士說：「先生曾經自負有奇術，我們一直很敬佩先生，只是沒有機會與您相會，今日在這裏遇到你，實在幸運啊。雖然這樣，然而今天聽說太守在郡齋大宴賓客，而先生沒能參與其中，你就不能施一奇術來擾亂他們嗎？一定是先生果真沒有奇術啊。」楊居士笑着說：「這只不過是微不足道的法術而已，你們看我作法。我爲你們把他的歌妓召來，可以讓她們助酒興。」大家都說：「希望你施展法術。」楊居士就命人擺設酒席，讓衆客圍着筵席坐下，又讓小童把西廂房的空屋子關閉起來，過了很久才把門打開。就看見有三四個美貌女子從西廂下走來，她們打扮華麗光彩照人，帶着樂器來到了。楊居士說：「我的法術怎麼樣？」衆客人都覺得這事非常奇異，疑惑不解猜不出。楊居士就命美人排好坐下，一邊奏樂一邊唱歌。有的客人訊問他的法術，楊居士只是笑而不回答，這時天已昏黑。到了半夜，楊居士對那些歌妓說：「你們可以回去了。」於是那些歌妓都站起身來，走進西廂空屋子裏。衆客面面相覷而驚歎，可是還懷疑她們是鬼物迷惑人。第二天，郡衙中有個吏員說：「太守昨晚在郡閣設宴，歌妓拿着樂器都坐好了，不久都倒在地上，轉眼之間暴風就刮起來，那些樂器被颳得飄飄而去。將近到半夜時候，衆歌妓才醒過來，樂器也回到了原來的地方。太守質問那些歌妓，她們都說漆黑什麼也沒看見，終究沒弄清什麼原因。」衆客都大喫一驚，就把事情經過全都告訴了那個郡吏，又向太守報告了此事。太守驚歎居士法術奇異，就向居士道歉打發他走了，不敢把他留在郡中。那時是開成初年。

張士平

唐壽州刺史張士平，中年以來，夫婦俱患瞽疾，歷求方術，不能致。遂退居別墅，杜門自責。唯禱醮星辰，以祈神之佑。年久，家業漸虛，精誠不退。元和七年壬辰，八月十七日，有書生詣門請謁，家人曰：「主公夫婦抱疾，不接賓客久矣。」書生曰：「吾雖書生，亦攻醫術。聞使君有疾，故來此耳。」家人入白士平，士平忻然曰：「久病不接賓客，脫有方藥，願垂相救。」書生曰：「但一見使君，自有良藥。」士平聞之，扶疾相見，謂使君曰：「此疾不假藥餌，明日倩丁夫十人，鍬鍤之屬，爲開一井，眼當自然立愈。」如其言而備焉，書生即選聖地，自晨穿井，至夕見水，士平眼疾頓輕，及得新水洗目，即時明淨，平復如初，十年之疾，一旦豁然。夫妻感而謝之，厚遺金帛。書生曰：「吾非世間人，太白星官也。以子抱疾數年，不忘於道，精心禱醮，上感星辰。五帝星君使我降受此術，以祛重疾，答子修奉之心。金帛之遺，非吾所要也。因留此法，令轉教世人，以救疾苦，用增陰德。其要以子午之年五月戌酉、十一月卯辰爲吉，醜未之年六月戌亥、十一月辰巳；寅申之年七月亥子、正月巳午；卯酉之年八月子醜、二月午未；辰戌之年九月申未、三月寅醜；巳亥之年十月申酉、四月寅卯。取其方位年月日時，即爲福地，浚井及泉，必有良效矣。」士平再拜受之。言訖，昇天而去。（出《神仙感遇傳》）

【譯文】

唐朝壽州刺史張士平，從中年以後，夫妻倆都患眼病雙目失明，到處尋求方術，也沒能找到，就退職到別墅居住。他謝絕一切賓客檢查自己的過失，只設祭壇向星辰禱告，來祈請神仙保佑。年頭多了，家業漸漸空虛了，但他的精誠之心仍然不減。元和七年壬辰八月十七日，有個書生登門請求拜見，家人說：「我家主人夫婦患病，很久不接待賓客了。」那個書生說：「我雖然是個書生，但也研究醫術。聽說使君有病，特意來到這裏。」家人進去稟報士平，士平高興地說：「我久病不接待賓客，如果他有方術和丹藥，希望他垂憐相救。」家人告訴了書生，書生說：「只要我見一見使君，自然有好藥。」士平聞聽這話，就帶病去見書生，書生對使君說：「這個病不必用藥物，明天請派十名勞工，準備鍬一類的工具，爲你開一口井，眼睛自然應該立刻就好。」張士平就按書生說的準備好了，書生就選擇好地方，從早晨開始打井，到晚上見到水，士平的眼病頓時減輕了，等到拿來井中新水用它洗眼睛，士平的眼睛當時就看清了，康復得像當初一樣，十年的疾病，一下子好利索了。夫妻感動得向書生道謝，厚贈他金銀布帛。書生說：「我不是世上的人，是太白星官。因爲你患病幾年，不忘於道，精心誠意設壇祭祀祈禱，感動了上天的星辰。五帝星君讓我下界傳你這個方術，來解除你沉重的疾病，酬答你修道敬奉的心。你贈送的金帛，不是我需要的東西。就把這個方術留下，讓你轉交世人，用以救助疾苦之人，用以增添你的陰德。它的要旨在子午年五月戌酉、十一月卯辰爲吉，醜未年六月戌亥、十一月辰巳爲吉，寅申年七月亥子、正月巳午爲吉，卯酉年八月子醜，二月午未爲吉，辰戌年九月申未，三月寅醜爲吉，已亥年十月申酉、四月寅卯爲吉，取其方位年月日時就是福地，掘井挖到泉水，一定有好的效果。」士平拜了又拜接受了這個方術。太白星官說完之後，就升空而去。

馮漸

河東馮漸，名家子。以明經入仕，性與俗背，後棄官隱居伊水上。有道士李君以道術聞，尤善視鬼，朝士皆慕其能。李君後退歸汝穎，適遇漸於伊洛間，知漸有奇術，甚重之。大曆中，有博陵崔公者，與李君爲僚，甚善。李君寓書於崔曰：「當今制鬼，無過漸耳。」是時朝士鹹知漸有神術數，往往道其名。別後長安中人率以漸字題其門者，蓋用此也。（出《宣室志》）

【譯文】

河東有個馮漸，是名門子弟。憑明經及第進入仕途，因爲他的性格與世俗格格不入，後來就放棄官職到伊水上隱居。有個道士叫李君憑道術出名，尤其善於察看鬼物，朝中士大夫都敬慕他的才能。李君後來從京城回到汝穎，恰好在伊水與洛陽之間遇到了馮漸，知道馮漸有奇術，很敬重他。大曆年間，博陵有個崔相公，與李君是同僚，關係很好。李君寄信給崔相公說：「當今能制服鬼的人，沒有超過馮漸的。」這時朝中士大夫全都知道馮漸有神奇的法術，常常稱道他的名字。馮漸告別出京後，長安城中的人都把漸字寫在他們的門上，就是因爲這個原因。

潘老人

嵩山少林寺，元和中，常因風歇，有一老人杖策扣門求宿。寺人以關門訖，更不可開，乃指寺外空室二間，請自止宿。亦無牀蓆，老人即入屋。二更後，僧人因起，忽見寺門外大明，怪而視之，見老人所宿屋內，設茵褥翠幕，異常華盛。又見陳到餚饌，老人飲啖自若，左右亦無僕從。訝其所以，又不敢開門省問，俱衆伺之。至五更後，老人睡起，自盥洗訖，懷中取一葫蘆子，大如拳，遂取牀蓆帳幕，凡是用度，悉納其中，無所不受。收訖，以葫蘆子內懷中，空屋如故。寺僧駭異，開門相與謁問，老人辭謝而已。僧固留之住，問其姓名，雲姓潘氏，從南嶽北遊太原。其後時有見者。（出《原化記》）

【譯文】

嵩山少林寺，在元和年間，曾經因爲大風剛停，有一個老人拄着柺杖敲門請求寄宿。寺裏的僧人用已經關上大門爲理由，再也不肯開，就指點寺外兩間空屋子，請老人自行歇宿。空室中也沒有牀和席子，老人就進了那個空屋。二更以後，僧人因爲起夜，忽然發現寺門外非常亮，覺得奇怪就去看，看見老人所住的那個屋子裏，擺設着墊子、褥子和翠綠色的帳幕，異常豪華豐美；又看到陳列着菜餚食品，老人安然地自己在那裏又喫又喝，左右也沒有僕人隨從。僧人由於老人的神祕而感到驚訝，又不敢開門去探訊，大家就一起等着看。到了五更以後，老人睡醒起來，自己洗漱完畢，就從懷中取出一個小葫蘆，像拳頭那麼大，就把牀、席、帳幕，以及所有用具用品，全都裝在小葫蘆裏，沒有裝不下的東西。裝完東西，老頭又把葫蘆放到懷裏，空屋子還像原來一樣。寺裏的僧人覺得驚異，打開門一起去拜見老人詢問他，老人用言辭謝絕而已。僧人堅決留老人住下，問他的姓名，他說姓潘，從南嶽來，往北走去遊太原。那以後時而有人看到這個老頭。

王先生

有王先生者，家於烏江上，隱其跡，由是里人不能辨，或以爲妖妄。一日裏中火起，延燒廬舍，生即往視之，厲聲呼曰：「火且止！火且止！」於是火滅，里人始奇之。長慶中，有弘農楊晦之，自長安東遊吳楚，行至烏江，聞先生高躅，就門往謁。先生戴玄綃巾，衣褐衣，隱几而坐，風骨清美。晦之再拜備禮，先生拱揖而已，命晦之坐其側。其議論玄暢，迥出意表，晦之愈健慕，於是留宿。是日乃八月十二日也。先生召其女七娘者，乃一老嫗也，年七十餘，發盡白，扶杖而來。先生謂晦之曰：「此我女也，惰而不好道，今且老矣。」既而謂七娘曰：「汝爲吾刻紙狀今夕之月，置於室東垣上。」有頃，七娘以紙月施於垣上，夕有奇光自發，洞照一室，纖毫盡辨，晦之驚歎不測。及曉將去，先生以杖擊之畢，俄有塵起，天地盡晦。久之塵斂，視其庭，則懸崖峻險，山谷重疊，前有積石盡目，晦之悸然背汗，毛髮豎立。先生曰：「陵谷速遷，吾子安所歸乎？」晦之益恐，灑泣言曰：「誠不知一旦有桑田之變，豈仙都瞬息，而塵世已千歲乎？」先生笑曰：「子無懼也，所以爲娛耳。」於是持篲掃其庭，又有塵起，有頃塵斂，門庭如舊。晦之喜，即馳馬而去。（出《宣室志》）

一說：唐長慶初，山人楊隱之在郴州，常尋訪道者。有唐居士，土人謂百歲人，楊謁之，因留楊宿。及夜，呼其女曰：「可將一個弦月子來。」其女遂帖月於壁上，如片紙耳。唐即起祝之曰：「今夕有客，可賜光明。」言訖，室朗若張燭。（出《酉陽雜俎》）

【譯文】

有個王先生，家住在烏江上游，平常隱藏自己的形蹤，因此村裏人不能分辨，有人把他看作妖妄之人。有一天，村子裏起了大火，蔓延燒燬房舍，王先生就去看火，他厲聲喊着說：「大火快停下來！大火快停下來！」於是火熄滅了，村民們這才知道他是奇人。長慶年間，有個弘農人楊晦之。從長安向東去遊吳楚，走到烏江，聽說王先生行跡高緲，就登門去拜訪。王先生戴着黑色生絲頭巾，穿着黑黃色的衣服，在几案後面坐着，仙風道骨清秀俊美。楊晦之對他拜了兩拜禮節周到，而先生僅拱手一揖而已，叫晦之坐在他身旁。他的議論深奧曉暢，遠超出意料之外，晦之更  
加強烈地敬慕他，於是留住在那裏，這天乃是八月十二日。王先生把他的女兒叫作七娘的叫來，原來是一個老太太，七十多歲了，頭髮全白了，扶着柺杖來到。王先生對楊晦之說：「這是我的女兒，懶惰而不好道，現在將要老了。」接着對七娘說：「你替我用紙剪一個月亮，像今晚月亮的樣子，把它貼到屋裏東牆之上。」過了一會兒，七娘把紙貼到牆上，晚上紙月亮上就有奇異的光自行發出，清清楚楚地照亮全室，連細小的毫毛都能分辨出來，晦之驚歎不已，猜測不出怎麼回事。等天亮時將要離去，王先生用杖敲擊完畢，忽然有塵土飛起，天地全都暗下來。過了很久，塵土消失了，再看那院子裏，就變成了險峻的懸崖，前面積石滿眼可見，晦之心驚膽顫背上出來汗，頭髮都豎了起來。王先生說：「高山深巖迅速變遷，你回到哪裏去呢？」晦之更加恐慌，掉下眼淚說：「實在不知道一旦發生滄海桑田這種變化，難道仙都的一瞬間，世塵就已過了千年嗎？」先生笑着說：「你不必擔心，這是我用來娛樂的法術而已。」於是拿掃把把院子掃一下，又有塵土飛起，過了一會兒，灰塵消失了，門庭如故。楊晦之很高興，就揚鞭打馬而去。

另外有個說法：唐朝長慶初年，隱居修行者楊隱之在彬州，經常尋訪有道之人。有個唐居士，當地人說他有一百歲了，楊隱之去拜訪他，他就留楊隱之過夜。到夜裏，唐居士把女兒叫出來對她說：「你可以拿弦一月亮來。」他的女兒就把月亮貼在牆上，好像一片紙似的。唐居士起身向月禱告說：「今天晚上有客人，請賜給光明。」說完，室內明亮像點上蠟燭一樣。

周生

唐太和中，有周生者，廬於洞庭山，時以道術濟吳楚，人多敬之。後將抵洛谷之間，途次廣陵，舍佛寺中，會有三四客皆來。時方中秋，其夕霽月澄瑩，且吟且望。有說開元時明皇帝遊月宮事，因相與嘆曰：「吾輩塵人，固不得至其所矣，奈何？」周生笑曰：「某常學於師，亦得焉，且能挈月至之懷袂，子信乎？」或患其妄，或喜其奇，生曰：「吾不爲明，則妄矣。」因命虛一室，翳四垣，不使有纖隙。又命以箸數百，呼其僮，繩而架之。且告客曰：「我將梯此取月去，聞呼可來觀。」乃閉戶久之，數客步庭中，且伺焉。忽覺天地曛晦，仰而視之，即又無纖雲。俄聞生呼曰：「某至矣。」因開其室，生曰：「月在某衣中耳，請客觀焉。」因以舉之。其衣中出月寸許，忽一室盡明，寒逼肌骨。生曰：「子不信我，今信乎？」客再拜謝之，願收其光。因又閉戶，其外尚昏晦。食頃方如初。（出《宣室志》）

【譯文】

唐朝太和年間，有個周生在洞庭山蓋房居住，時常用道術救濟吳楚貧民，人們普遍敬重他。後來他將要抵達洛谷一帶，途中在廣陵臨時停留，住在佛寺中，恰逢還有三四個遊客來了。這時正當中秋，那天晚上天氣晴朗月色明亮，他們一邊吟詩一邊望月。有人說起開元年間唐玄宗遊月宮故事，於是一起嘆息說：「我們這些塵俗之人，本來不能到那個地方，怎麼辦呢？」周生笑着說：「我曾經向老師學習過，也學到了那個方術，而且能把月亮拿下來放到懷中或袖子裏，你們相信嗎？」有人擔心他說謊，有人喜歡他離奇，周生說：「我如不爲你們弄明白，就成了說謊了。」於是命人空出一個屋子，把四面牆遮住，不讓它有一點小縫。又命人拿來幾百雙筷子，叫他的僕人用繩子把它們捆束起來。周生就告訴那幾個遊客說：「我將要登上這個筷子做的梯子取月亮去，你們聽到我呼喚可以來看。」就關上門很久，幾個遊客在庭中散步，一邊等着周生。忽然覺得天昏地暗，仰臉一看，卻又沒有絲毫雲彩。不一會兒，聽到周生呼喊說：「我回來了。」於是把空室的門打開，周生說：「月亮在我的衣服中，請客人們觀看。」就把衣服掀起來。那衣服中露出一寸多月亮，忽然滿室全亮了，寒光浸人肌骨。周生說：「你們不相信我，現在相信了吧？」那幾個遊客拜了又拜，向他表示感謝，希望他把月光收回去。於是又關上門，室外還昏黑一片，過了一會兒，月光又和當初一樣。

韓志和

韓志和者，本倭國人也，中國爲飛龍衛士。善雕木爲鸞鶴鳥鵲之形，置機捩於腹中，發之則飛高三二百尺，數百步外方始卻下。又作龍牀爲御榻，足一履之，則鱗鬣爪角皆動，夭矯如生。又於唐憲皇前，出蠅虎子五六十頭，分立隊，令舞梁州曲，皆中曲度；致詞時，殷殷有聲，曲畢則累累而退，若有尊卑等級焉。帝大悅，賜金帛加等，志和一出宮門，盡施散他人。後忽失之。（出《仙傳拾遺》）

【譯文】

韓志和本來是日本人，在中國當飛龍衛士。他善於把木頭雕刻成鸞鶴鳥鵲的形狀，把機關放到它們的肚子裏，發動機關，它們就飛到二三百尺的高空，飛到幾百步外才又下來。他又製作龍牀御榻，腳一踩上去，龍的鱗須爪角全都會動，捲曲而有氣勢，像活的一樣。他又在唐憲宗面前放出五六十頭蠅虎子，把它們分開站成隊，讓它們按梁州曲跳舞，完全符合曲子的節拍，唱到詞的時候，殷殷有聲，曲子唱完就一個接一個地退下去，好像有尊卑等級似的。唐憲宗很高興，重賞他金錢和絲綢，志和一出宮門，就全把它施捨給別人。後來忽然不知他哪裏去了。

張辭 鹹通初，有進士張辭，下第後，多遊淮海間，頗有道術。常養氣絕粒，好酒耽棋。鄙人以爐火藥術爲事，一旦睹之，乃大哂，命筆題其壁雲：「爭那金烏何，頭上飛不住。紅爐漫燒藥，玉顏安可駐。今年花發枝，明年葉落樹。不如且飲酒，朝暮復朝暮。」人鹹異之。性不喜裝飾，多歷旗亭，好酒故也。或人召飲，若合意，則索紙剪蛺蝶二三十枚，以氣吹之，成列而飛，如此累刻，以指收之，俄皆在手。見者求之，即以他事爲阻。嘗遊監城，多爲酒困，非類輩欲乘其酒而試之，相競較力。邑令偶見，系之。既醒，乃課述德陳情詩二律以獻令，令乃立釋之。所記一篇  
雲：「門風常有蕙蘭馨，鼎族家傳霸國名。容貌靜懸秋月彩，文章高振海濤聲。訟堂無事調琴軫，郡閣何妨醉玉觥。今日東漸（音尖）橋下水，一條從此鎮常清。」自後邑宰多張之才，次求其道，日夕延接，欲傳其術。張以明府勳貴家流，年少而宰劇邑，多聲色狗馬之求，未暇志味玄奧，因贈詩以開其意雲：「何用梯媒向外求，長生只合內中修。莫言大道人難得，自是行心不到頭。」他日將欲離去，乃書琴堂而別。後人多雲江南上升。初去日，乘酒醉，因求片楮，剪二鶴於廳前，以水噀之，俄而翔翥。乃曰：「汝可先去，吾即後來。」時邑令亦醉，不暇拘留，張遂得去。其所題雲：「張辭張辭自不會，天下經書在腹內。身即騰騰處世間，心即逍遙出天外。」至今爲江淮好事者所說。（出《桂苑業談》）

【譯文】

鹹通初年，有個進士叫張辭，考試下第，以後經常到淮海一帶去遊歷，很有道術，平時養氣，不喫五穀，喜歡飲酒迷戀下棋。有個住在郊野的人把修煉丹藥當作大事，有一天被張辭看到了，就把那人大大譏笑了一番，他提筆在人家牆壁上題了一首詩說：「爭那金烏何，頭上飛不住。紅爐漫燒藥，玉顏安可駐。今年花發枝，明年葉落樹。不如且飲酒，朝暮復朝暮。」人們都覺得這事奇異。張辭本性不喜歡打扮自己，常光顧酒肆這是因爲他好酒的緣故。有人請他飲酒，如果他滿意，就用紙剪二三十枚蝴蝶，用氣一吹，這些蝴蝶就成排地飛，這樣過了很長時間，他就用手指去把它們回收回來，不一會兒都收在手上。見到這個法術的人請求向他學習，他就用別的事推辭。他曾經遊過監城，多次被酒醉倒。一夥行爲不端的人想趁他酒醉去試他，互相爭着與他較量力氣。縣令偶然看見了，就把張辭等都抓起來。張辭酒醒以後，就以述德陳情爲內容寫了二首詩去獻給縣令，縣令就立刻把他釋放了。所記得的一篇是這樣寫的：「門風常有蕙蘭馨，鼎族家傳霸國名。容貌靜懸秋月彩，文章高振海濤聲。訟堂無事調琴軫，郡閣何妨醉玉觥。今日東漸橋下水，一條從此鎮常清。」從此以後，縣令很讚賞張辭的才華，接着又請求向他學道，早晨晚上還筵請招待他，想要讓他傳法術。張辭認爲縣令是貴家子弟，年紀輕輕就做大縣縣令，經常追求聲色狗馬，顧不上刻苦鑽研道家奧妙，於是贈詩來開啓他的志趣，詩中寫道：「何用梯媒向外求，長生只合內中修。莫言大道人難得，自是行心不到頭。」後來將要離去，就在琴堂書寫一首詩來告別。後人普遍傳說張辭在江南飛昇成仙。張辭當初離去那天，乘着酒醉就要了一張紙，在廳前剪了兩隻鶴，用水噴了它們，不一會兒鶴就飛起來。張辭就對鶴說：「你們可以先走，我隨後就來。」當時縣令也喝醉了，來不及約束留下他，張辭終於能夠離去。他所題寫的詩是：「張辭張辭自不會，天下經書在腹內。身即騰騰處世間，心即逍遙出天外。」這事至今還被江淮一帶好事的人所傳說。

崔言

崔言者，隸職於左親騎軍。一旦得疾而目昏暗，咫尺不辨人物，眉發自落，鼻樑崩倒，肌膚生瘡如疥。皆目爲惡疾，勢不可救。因爲駱穀子午歸寨使，遇一道流，自谷中出，不言姓名，受其方曰：「皂莢刺採一二升，燒之爲灰。大黃九蒸九曝，杵之爲末。食上，濃煎大黃湯，以末七調而服之。」旬日，鬚髮再生，肌膚充潤，所疾頓愈，眼明倍於尋常。道流傳此方訖，卻入山去。不知所之。（出《神仙感遇傳》）

【譯文】

崔言在左親騎軍中任職。有一天得了病，就眼前發黑，咫尺之間的人和物都分辨不清，眉毛和頭髮自行脫落，鼻樑塌陷。皮膚上生出像疥似的瘡。人們都把這病看作不治之症，看情勢不能救活了。因爲崔言擔任駱子午谷的歸寨使，遇見一個道士從谷中出來，不說姓名，傳給崔言一個藥方，他說：「採一二升皂莢刺，把它燒成灰。把大黃蒸九次再曬乾九次，然後把它搗成細末。飯前將皂莢刺灰、大黃末用匙調入大黃湯中，一齊服下。」十天左右，崔言的鬍子頭髮又重新長出來，肌膚充實有了光澤，所患疾病頓時痊癒了，眼睛比平時加倍明亮。那個道士傳完這個藥方以後就回到山裏去，不知到什麼地方去了。

卷第七十六 方士一

子韋 趙廓 樊英 楊由 介象　郭璞　庾詵　張子信 管輅　籌禪師

李淳風 袁天綱 安祿山術士　桑道茂　鄉校叟　相骨人 田良逸蔣含弘

子韋

子韋，宋景公之史。當景公之世，有善星文者，許以上大夫位，處於層樓延閣之上，以望氣象，設以珍食，施以珍衣。食則有渠餐之鳧，煎以桂醴，叢庭之鴳，承以蜜渠，淇漳之醴（《拾遺記》三醴作鱧），脯以青茄。九江之珠穟。爨以蘭蘇，華清夏結。鹿以纖縞（華清井水之澄華也），饔人視時而扣鍾，伺食而擊磬（言每食輒擊鐘磬也）。懸四時之衣，春夏以金玉爲飾，秋冬以翡翠爲溫。燒異香於壇臺之上。忽有野人被草笈，扣關而進曰：「聞君愛陰陽五行玄象經緯之祕，請見。」景公延之崇堂。語則及未來之兆，次及已往之事，萬不失一。夜則觀星望氣，晝則執算披圖，不服寶衣，不甘奇食。景公謝曰：「今宋國喪亂，微君何以輔之？」野人曰：「德之不均，亂將及矣，修德以乘仁，則天應之祥，人仰其化。」景公服其言，賜姓曰子氏，名之曰韋也。錄曰，宋子韋世司天部，妙觀星律。抑亦梓慎、裨竈之徒也。景公待之若神，禮以上列，服以絕世之衣。膳以殊方之味，雖復三清天廚之旨，華蕤龍袞之服，斯固爲陋矣。春秋生以賜姓，亦緣事顯族，乃號爲司星氏。至國之末，著陰陽之書，其事出班固藝文志也。（出《王子年拾遺記》）

【譯文】

子韋是宋景公的史官。景公在位的時候，凡有擅長天文星相之道的方士，就封他上大夫的官位，讓他住在樓閣上觀察天文氣象，供給他美食佳餚和珍奇服裝。喫的有桂花美酒烹製的水鳥，用淇漳名酒和蜜汁甘露泡製的山禽，荷粳製作的果脯，九江出產的精米。製作這些東西時，燒的是香草，用的水則是用精緻的絲帶從清華井中汲取的精華。進餐時，有人在一旁敲打着鐘磬等樂器，演奏出美妙動聽的樂曲。旁邊掛着可供四季穿着的華貴衣服，春裝與夏裝上鑲金嵌玉，秋裝與冬裝上則點綴着珍奇的翡翠羽毛。在觀察天象的壇臺上還點燃起奇異的香燭。有一天，忽見一個山野之人，身披蓑衣，敲開大門走了進來，對宋景公說：「聽說您對陰陽五行天文地理之類的奧祕很感興趣，今日特來拜見。」景公將他請到高堂之上。此人在談話中既能預見未來，又能推知往事，所言極爲準確。他在夜晚觀察星相天氣的變化，白天則拿着曆書分析、推算，既不穿戴華貴的衣服，也不食用珍奇的食物。景公十分感激，說：「當今宋國面臨禍亂之苦，請問您將如何輔佐我？」此人說：「德政推行得不普遍、不均衡，禍亂就會降臨，如能遍行德政，實行仁義之舉，就能天下祥和，黎民受到教化。」景公佩服他的言論，便賜給他姓氏爲「子」，起了個名字叫「韋」。據史料記載，子韋在宋國世代掌管天文星相方面的工作，出色地觀察星相變化的規律。他大概也是梓慎與裨竈的徒弟。景公奉他如神明，以上禮相待，供給他世上稀有的衣服和飲食。這衣服與飲食之珍貴，就連天上的神仙所喫的東西與公卿帝王的禮服也顯得遜色。春秋願存活氏族就賜姓，也因善觀星相天文成爲顯赫的家族，被稱爲專管星相天文的人。宋國末年，他撰寫了有關陰陽五行的著作。上述關於子韋的事情，出自班固的《藝文志》。

趙廓

武昌趙廓，齊人也。學道於吳永石公，三年，廓求歸，公曰：「子道未備，安可歸哉？」乃遣之。及齊行極，方止息，同息吏以爲法犯者，將收之。廓走百餘步，變爲青鹿。吏逐之。遂走入曲巷中。倦甚，乃蹲憩之。吏見而又逐之，復變爲白虎，急奔，見聚糞，入其中，變爲鼠。吏悟曰：「此人能變，斯必是也。」遂取鼠縛之，則廓形復焉，遂以付獄。法應棄市，永石公聞之，嘆曰：「吾之咎也。」乃往見齊王曰：「吾聞大國有囚，能變形者。」王乃召廓，勒兵圍之。廓按前化爲鼠，公從坐翻然爲老鴟，攫鼠而去，遂飛入雲中。（出《列仙傳》）

【譯文】

現住武昌的趙廓，是齊國人。他跟吳國人永石先生學習道術，學滿三年時，趙廓要求回齊，先生不滿地說：「你的道術還沒有全部學到手，怎麼可以回去呢？」說完，便將他打發走了。趙廓來到齊地，走累了便停下休息，一位同他在一起休息的官吏以爲他是個罪犯，要捉拿他。趙廓跑出百餘步遠，搖身一變成爲一隻青鹿。官吏緊緊追逐。趙廓跑進一條彎彎曲曲的衚衕，因爲太疲倦就蹲下來休息。官吏見狀又追了上來。趙廓搖身一變又成爲一隻白虎，急忙奔逃。前面有一個糞堆，他便鑽了進去，立即變成一隻老鼠。官吏頓然明白過來，自語道：「這個人是會變的，這隻老鼠一定就是他！」他把老鼠捉住，用繩子縛了。趙廓此時也恢復了原形，官吏就將他捉進了監牢。按照律令，趙廓當判爲暴屍街頭。永石先生聽到消息後嘆道：「這是我的過錯呀！」他便急忙去見齊王，見到齊王后說：「聽說貴國有一個囚徒，就是能變形的那個，我要見見他。」齊王派人將趙廓帶出牢房，並令兵士將他團團圍住。趙廓按照前面的方法變化爲一隻老鼠，永石先生便從自己的座位上翻然變爲一隻老鷹，捉住老鼠就跑，展開雙翅飛入雲端。

樊英

漢樊英，善圖緯，洞達幽微。永太中，見帝。因向西南噀之，詔問其故，對曰：「成都今日火。」後蜀郡言火災，正符其日。又云，時有雨從東北來，故火不大爲害。英嘗忽被髮拔刀，斫擊舍中，妻怪問其故，英曰：「郗生遇賊。」郗生者名巡，是英弟子，時遠行。後還說，於道中逢賊，賴一被髮老人相救，故得全免。永建時，殿上鍾自鳴，帝甚憂之，公卿莫能解，乃問英，英曰：「蜀岷山崩，母崩子故鳴。非聖朝災也。」尋奏蜀山崩。（出《英別傳》）

【譯文】

漢代有個叫樊英的，通曉陰陽地理，熟知其中的奧妙。永太年間他拜見了皇帝。樊英喝口水衝西南方向噴去，皇帝問他爲什麼這樣做，他說：「因爲西南方向的成都今天有火災。」後來蜀郡太守報告那裏發生過火災，他所說的日期與樊英噴水的日期正好符合。他還說，當時有雨水從東北方面襲來，所以火災並沒有造成多大的傷害。樊英曾經突然披散着頭髮，拿起刀在家裏亂砍，妻子莫名其妙，問他爲啥這樣，樊英說：「郗在道上遇着賊了！」郗的名字叫巡，郗巡是樊英的弟子，當時正外出遠行。他回來後跟人們說，他在途中遇上了賊，幸虧有一位披散着頭髮的老人相救，所以沒發生任何危險。永建年間，宮殿上有一架鐘沒人敲擊就自己發響，皇帝對此甚爲疑慮，公卿大臣們誰也不能解釋，於是便詢問樊英，樊英說：「蜀岷一帶發生山崩了，母親崩所以兒子鳴。這不是當今聖朝要有什麼災禍。」時隔不久，果然有人向朝報告了蜀地山崩的消息。

楊由

後漢楊由，善占候，郡文學掾。曾從人飲。敕御者曰：「酒若三行，便宜嚴駕。」既而趨去。後主人舍，忽有鬥相殺者。或問何以先知之，由曰：「曏者社木上鳩鬥。此鬥兵之象也。」其言多類此。（出《後漢書》）

【譯文】

後漢時的楊由，能根據自然現象占卜吉凶預測未來。擔任郡屬文學掾職務。有一次，跟着別人出去喝酒，他命令趕車人道：「酒過三巡時，一定把車馬準備停當。」等到酒過三巡時他乘車跑了。他走了之後，主人家裏忽然有人互相砍殺起來。有人問他爲什麼能夠預先知道這件事，楊由說：「事前有鳩鳥在社祠前的樹上打架，這是要發生械鬥的預兆。」他的話大都與此類似。

介象 吳介象字元則。與吳王論膾，何者最美，象曰：「海中鯔魚爲上。請於殿前作方坎，汲水滿之。」象垂綸於坎中，食頃，得鯔魚，作膾。（出《建康實錄》）

【譯文】

吳國人介象，字元則。一日，他與國王討論切碎的魚肉中以哪一種味道最好，介象說：「海里的鯔魚是無與倫比的，請您在宮殿前面挖一個方形的坑，再灌滿水。」國王便令人挖坑灌水。介象將一根絲線垂釣於坑中，約一頓飯的時間，便釣得一條大鯔魚，於是將魚切碎爲膾。

郭璞

晉陳述字嗣祖，有美名，爲大將軍掾，甚見愛重。及亡，郭璞往哭之，甚哀，乃呼曰：「嗣祖，焉知非福。」俄而大將軍作亂，如其言。（出《世說新語》）

【譯文】

晉代有個叫陳述的，字嗣祖，很有名氣，在大將軍屬下任職，頗受喜愛和器重。他死後，郭璞前去哭喪，哭得十分哀傷，並呼叫說：「嗣祖啊，你這一死，怎知不是逃避禍亂的福份呢！」不久，大將軍果然起兵作亂，正如郭璞所說的那樣。

庾詵

齊新野庾詵，少孤，以讀書自業，玄象算數，皆所妙絕。武獻公蕭穎胄疾篤，謂詵曰：「推其歷數，當無辜否？」答曰：「鎮星在襄陽，荊州自少福，明府歸終於亂代。齊名伊霍，足貴子孫。有何恨哉。」公曰：「君得之矣。但昏主狂虐，人思堯舜。恨不見清廓天下，息馬華山也。」歔欷而終。果如其言。穎胄，赤斧之子。（出《談藪》）

【譯文】

北齊新野人庾詵，自幼父母雙亡，以勤奮讀書當作自己的職業，對於玄學、天文、數算等學問，都有很深的造詣。武獻公蕭穎胄病危之際，對庾詵說：「按照曆法推算，我該沒有什麼罪過吧？」庾詵答道：「因爲有鎮星出現在襄陽，荊州的福祥之氣自然較少，您將在禍亂年代歸終。但您可與伊霍齊名，富貴足以衍及子孫。您還有什麼值得遺憾的呢！」武獻公說：「您說的很有道理，但是當今昏暴的君主狂妄暴虐，黎民思念堯舜之治。我所遺憾的是不能親眼看到天下太平、黎民安息的局面啊！」說完，感慨長嘆而逝。事實果然跟庾詵說的一樣。蕭穎胄，乃是赤斧的兒子。

張子信

齊琅琊王儼殺和士開也。武衛奚永洛與河內人張子信對坐，忽有鵲鳴，鬥於庭而墮焉。子信曰：「鵲聲不善，向夕若有風從西南來，歷樹間，拂堂角。必有口舌事。今夜若有人相召，慎不得往。」子信既去，果有風至，儼使召永洛，且雲敕喚。永洛欲赴，其妻勸令勿出。因稱馬墜折腰，遂免於難。（出《三國典略》）

【譯文】

齊國的琅琊王，名儼，是他殺害了和士開這個人。一天武衛奚永洛正與河內人張子信對坐面談，庭院裏樹上忽有烏鵲叫喚，而且邊叫邊鬥，終於掉在地上。子信說：「烏鵲的叫聲不是吉祥之兆。傍晚如果有風從西南刮來，掠過樹梢，吹拂房檐，那就必定會有關於口舌的事，今晚上如果有人來召喚你，千萬當心不要跟他去。」子信離開永洛家後，果然颳起了風，琅琊王派人來召喚永洛，來人還說是皇帝有令叫他即刻就去。永洛打算跟來人去，妻子便在一旁勸說他千萬不可出門。永洛於是謊稱從馬上跌落腰部受傷，不能前去赴命。結果逃避了這場災難。

管輅

魏管輅曾至郭恩家，忽有飛鳩來止樑上，鳴甚悲切。輅雲：「當有客從東來相探候，攜豕及酒，因有小故耳。」至晚，一如其言。恩令節酒慎燔。既而射鷂作食，箭發從籬間，誤中數歲女子，流血驚怖。（出《魏志》）

【譯文】

魏人管輅有一天來到郭恩家，忽見一隻鳩鳥飛來停留在房樑上，發出悲悲切切的叫聲。管輅便說：「今天定會有客人從東方前來探望您。並且帶着豬肉與酒，因爲您家裏要發生點事故。」到了晚上，真像管輅說的那樣，郭恩家裏來了一位住在東面的客人。郭恩便令斟酒炒菜，以禮相待。然後，他彎弓搭箭要射幾隻雀鷹下飯，箭從籬牆中射出去，卻射中了一個幾歲的女孩，女孩流血不止，神情驚慌恐懼。這就像管輅所說的，真的出了事故。

籌禪師

隋煬帝宴祕書少監諸葛穎於觀文殿，帝分御杯以賜穎。乃曰：「朕昔有籌禪師，爲之合諸藥，總納一竹筒藥內，取以帽簪插筒藥中，七日乃拔取。以對賓客飲酒，杯至，取簪以畫酒，中斷。飲一邊盡，一邊尚滿，以勸賓客，觀者皆以爲大聖稀有之事。」（出《大業拾遺》）

【譯文】

有一天，隋煬帝在觀文殿宴請祕書少監諸葛穎，他將御用的酒杯分出一隻送給諸葛穎。然後講了一個關於籌禪師的故事。隋煬帝說：「過去我有個籌禪師，他爲我把幾種藥材混合在一起，一塊兒裝進一支竹筒裏，將帽上的簪子拿來插在竹筒中，過了七天便拔出來。我拿這支簪子跟賓客一起喝酒，一杯酒端上來，我便用簪子在酒中一劃，杯裏的酒便從中間分開。我將一邊的酒喝乾，另一邊的酒仍然滿滿的，便將它拿來勸賓客喝。看到這種場面的人，都說這是大聖皇朝稀有的奇事。」

李淳風

唐太史李淳風，校新曆，太陽合朔，當蝕既，於佔不吉。太宗不悅曰：「日或不食，卿將何以自處？」曰：「如有不蝕，臣請死之。」及期，帝候於庭，謂淳風曰：「吾放汝與妻子別之。」對曰：「尚早。」刻日指影於壁：「至此則蝕。」如言而蝕。不差毫髮。太史與張率同侍帝，更有暴風自南至。李以爲南五里當有哭者，張以爲有音樂。左右馳馬觀之，則遇送葬者。有鼓吹。又嘗奏曰：「北斗七星當化爲人，明日至西市飲酒，宜令候取。」太宗從之，乃使人往候。有婆羅門僧七人。入自金光門，至西市酒肆，登樓，命取酒一石。持碗飲之，須臾酒盡，復添一石。使者登樓，宣敕曰：「今請師等至宮。」胡僧相顧而笑曰：「必李淳風小兒言我也。」因謂曰：「待窮此酒，與子偕行。」飲畢下樓，使者先下，回顧已失胡僧。因奏聞，太宗異焉。初僧飲酒，未入其直，及收具，於座下得錢二千。（出《國史異纂》及《紀聞》）

【譯文】

唐朝有個太史叫李淳風，有一次，他在校對新歲曆書時，發現朔日（初一）將出現日蝕，這是不吉祥的預兆。太宗很不高興，說：「日蝕如不出現，那時看你如何處置自己？」李淳風說：「如果沒有日蝕，我甘願受死。」到了那天，皇帝便來到庭院等候看結果，並對李淳風說：「我暫且放你回家一趟，好與老婆孩子告別。」淳風說：「現在還不到時候。」說着便在牆上劃了一條標記：「等到日光照到這裏時，日蝕就會出現。」日蝕果然出現了，跟他說的時間絲毫不差。李淳風與張率都在皇帝身邊服侍，又有一次，一陣暴風從南面刮來，李淳風認爲在南面五里遠的地方一定有人在哭，張率則認爲那裏一定有音樂聲。皇帝身邊的人便騎馬跑去查看，結果碰上一支哭着送葬隊伍，隊伍裏面又有吹鼓手奏着哀樂。李淳風有一次奏稟皇帝說：「七個北斗星要變成人，明天將去西市喝酒。可以派人守候在那裏，將他們抓獲。」太宗相信了他的話，便派人前去守候。見有七個婆羅門僧人從金光門進城，到了西市酒樓，上了樓，向店主人要了一石酒，端起碗來就喝，時間不長便把一石酒喝光了，於是又添了一石。皇帝派來的使者走上樓來，宣讀了皇帝的詔書，說：「現在請各位大師到皇宮去一趟。」僧人互相看了看，然後笑道：「一定是李淳風這小子說我們什麼了。於是便對使者說：「等把酒喝完了，我們跟你一塊兒走。」喝完酒後他們便要下樓，使者在前面帶路先下去了，當使者回頭看他們幾個時，僧人已蹤影全無。使者回去將以上情形如實奏稟皇上，太宗聽後甚爲驚異。當初僧人喝酒時，並未交酒錢，但當店主收拾器具時，在僧人的座位下面竟發現有錢兩千。

袁天綱

唐則天之在襁褓也，益州人袁天綱能相。士彠令相妻楊氏，天綱曰：「夫人當生貴子。」乃盡召其子相之。謂元慶、元爽曰：「可至刺史，終亦屯否。」見韓國夫人曰：「此女大貴，不利其夫。」則天時在懷抱，衣男子衣服，乳母抱至。天綱舉目一視，大驚曰：「龍睛鳳頸，貴之極也。若是女，當爲天下主。」（出《感定錄》）

【譯文】

在武則天還是個喫奶的嬰兒時，有一個益州人叫袁天綱，會相面。則天的父親武士彠讓袁天綱給妻子楊氏相面，天綱說：「夫人一定生貴子。」於是便將他的兒子都叫到跟前讓袁天綱一個一個地相。袁天綱對元慶、元爽說：「二位公子的官職能升到刺史，後來的結局將會艱難。」袁天綱看見韓國夫人便說：「這位女孩將來一定大爲顯貴，但對她丈夫不利。」則天當時正抱在懷裏，穿着男孩子的衣服，奶媽把她也抱來了。袁天綱抬眼一看，大爲喫驚，說：「這個孩子長了龍的眼睛和鳳的脖子，富貴極了。如果是個女的，將來一定成爲天下之君主。」

安祿山術士

唐安祿山多置道術人，謂術士曰：「我對天子亦無恐懼，唯見李相則神機悚戰，即李林甫。」術士曰：「公有陰兵五百人，皆銅頭鐵額，常在左右，何得畏李相公。」又謂祿山曰：「吾安得見之？」祿山因表請宴宰相，令術士於簾下窺之。驚曰：「吾初見報相公來，有雙鬟二青衣，捧香爐先入，僕射侍衛銅頭鐵額之類。皆穿屋逾垣而走。某亦不知其故。當是仙官暫謫居人間也。」（出《逸史》）

【譯文】

唐代，安祿山大量收羅通曉道術的人，對手下的術士說：「我連皇帝都不懼怕，唯獨見到李林甫丞相卻心驚膽戰。」術士說：「您私下養了五百名兵士，個個銅頭鐵臂，經常守衛在您的左右，怎麼能怕他李相公呢！」又向祿山說：「我怎樣才能見到他？」祿山便向他表明要宴請宰相，讓術士在簾子外面偷偷觀看。術士看到李相公後，十分驚訝，對祿山說：「我剛聽見傳報相公到來，便有兩名青衣女子手捧香爐先走進門來，接着是僕射侍衛，個個銅頭鐵臂，都能穿屋越牆而行。我也不知其緣故，大概是仙官暫時被貶來到人間吧。」

桑道茂

唐盛唐令李鵬遇（遇原作通，據北夢瑣言改）桑道茂。曰：「長官（官原作安，據明抄本改）只此一邑而已，賢郎二人，大者位極人臣，次者殆於數鎮，子孫百世。」後如其言。長子石，出入將相，子孫二世及第。至次子福，歷七鎮，終於使相。凡八男，三人及第至尚書給諫郡牧，諸孫皆朱紫。建中元年，道茂請城奉天爲王者居。列象龜別，內分六街，德宗素神道茂言，遂命京尹嚴郢發衆數千，與六軍士雜往城之。時屬盛夏，而土功大起，人不知其故。至播遷都彼，乃驗。朱泚之亂，德宗幸奉天，時沿邊藩鎮，皆已舉兵扈蹕。泚自率兇渠，直至城下。有西明寺僧，陷在賊中，性甚機巧，教造攻城雲梯，高九十餘尺，上施板屋樓櫓，可以下瞰城中。渾瑊、李晟奏曰：「賊鋒既盛，雲梯甚壯，若縱近城，恐不能御。及其尚遠，請以銳兵挫之。」遂率王師五千，列陣而出，於時束蘊居後，約戰酣而燎。風勢不便，火莫能舉。二公酹酒祝詞曰：「賊泚包藏禍心，竊弄凶德，敢以狂孽，來犯乘輿。今擁衆脅君，將逼城壘。某等誓輸忠節，志殄妖氛。若社稷再安，威靈未泯，當使雲梯就爇，逆黨冰銷。於是詞情慷慨，人百其勇。俄而風勢遽回，鼓譟而進，火烈風猛，煙埃漲天，梯燼賊奔。德宗御城樓以觀，中外鹹稱萬歲。及克京國，二公勳積爲首，寵錫茅土。匡扶社稷，終始一致。李西平有子四人，皆分節制，忠崇榮顯。初。晟於左賁效職，久未遷超。聞桑道茂善相，齎絹一匹，凌晨而往，時傾信者甚衆，造詣多不即見之。聞李在門，親自迎接，施設淆醴，情意甚專。既而謂曰：「他日建立勳庸，貴甚無比。或事權在手，當以性命爲託。」李莫測其言。但慚唯而已。請回所貺縑，換李公身上汗衫，仍請於衿上書名，雲他日見此相憶。及泚叛，道茂陷賊庭，既克京師，從亂者悉皆就戮。時李受命斬決，道茂將欲就刑，請致詞，遂以汗衫爲請。李公奏以非罪，特原之。司徒杜佑曾爲楊炎判官，故盧杞見忌，欲出之，杜見道茂曰：「年內出官，則福壽無疆。」既而自某官，九十餘日出爲某官，官名遺忘，福壽果然。（出《劇談錄》）

【譯文】

唐代盛唐縣令李鵬，一天遇着桑道茂。桑道茂說：「您只掌管一個縣而已，您的兩個兒子，長者將來位及人臣，次者將來也鎮守數處，子孫相衍，富貴百年。」後來果然像他說的那樣，長子李石，兼備文武之才，子孫兩代科舉考試均中選。次子李福，鎮守過七個地方，後來終於當了使相，八個兒子有三個考試中選，官至尚書給諫郡牧。孫子們也都是五品三品以上的大官。建中元年，道茂請求在奉天修城供君王居住。列象龜別，內分六街，德宗一向把道茂的話奉爲神明，便命令京尹嚴郢發派勞工數千，跟六軍士卒一起去築城。時值盛夏，大興土木，人們都不知道其中幸的原故。等到遷都到那裏時，才知修築奉天城的用處。朱泚作亂時，德宗幸駕奉天，當時沿邊各個藩鎮，都已派兵保護皇帝的車駕，朱泚率領兇賊直到城下。有個西明寺的和尚陷入賊陣之中，他心性機巧，叫人制造攻城的雲梯，梯高九十多尺，上搭板屋樓欄，可以向下鳥瞰城中的情況。渾瑊、李晟奏稟皇上說：「賊兵來勢兇猛，攻城雲梯十分堅固，如果放縱他們靠近城邊，恐怕無法抵禦。在他們離的還遠的時候，請派精銳部隊挫敗他們。」於是，率領王師五千人馬，列陣出城，同時捆好亂麻放在後面，當戰鬥激烈時點火燃燒。因風勢不利，沒能點起火來。瑊、晟二公灑酒祭奠口唸禱詞道：「逆賊朱泚包藏禍心，竊國弄權行兇傷德，致以狂孽之徒。來犯皇帝的車駕。如今擁衆脅迫君主，即將逼近城壘。我等宣誓盡忠盡節，立志掃除妖氛。如果社稷再安，威靈未泯，當使雲梯着火，逆黨冰消。禱詞如此激情慷慨，將士增加了百倍的勇氣。風勢立即迴轉，王師鼓譟而進，火烈風猛，煙塵沖天，雲梯化爲灰燼，賊兵紛紛潰逃。德宗登上城樓觀看，城內城外山呼萬歲。等到收復京城後，渾、李二公勳積卓著，居於首位，皇帝恩寵，封賜王侯。他們爲了匡扶社稷，效忠盡職，始終如一。李西平有四個兒子，也都分別指揮管轄一部分軍隊，忠勇崇高榮耀顯赫。當初，李晟任職於左賁，很長時間未能升遷。聽說桑道茂會相面，攜帶絲絹一匹，凌晨就去求見他，當時相信他的人特別多，去拜見的人多數不能當即見到他。他聽說李晟在門口求見，便親自出門迎接，並在家裏擺上酒菜，殷勤接待。過了一會兒便對李說：「他日您將建樹功勳，富貴無與倫比。有件事情的大權掌握在您手裏，我當以自己的性命相托。」李晟猜不透他話裏的意思，只好慚愧地點頭稱是而已。桑道茂請他收回所送的絲絹，要換取李公身上的汗衫，但只請他在汗衫上寫下自己的名字，並說他日見此時可以互相回憶起今天的事來。等到朱泚叛亂，道茂陷落在逆賊的院子裏，後來收復了京師，跟從作亂的人一律就地殺戮。當時李晟受命掌管斬決一事，道茂將要赴刑，請求跟李晟說幾句話，於是提起了李晟汗衫的事。李公以無罪的名義奏明皇上，道茂得到了特殊寬赦。司徒杜佑曾經是楊炎的判官，所以盧杞忌恨他，他想出走，杜見到道茂後，道茂對他說：「年內出官，則福壽無疆。」後來，杜開始做某某官，九十餘日出爲某某官。官名遺忘了，他的福與壽果如道茂所言。

鄉校叟

唐宰相竇易直，初名祕，家貧，就鄉校授業。而叟有道術，人不之知。一日向暮，風雪暴至。學徒歸不得，宿於漏屋下。寒爭附火，惟竇寢於側。夜分，叟自扶竇起曰：「竇祕，君後爲人臣，貴壽之機，勉勵自愛也。」及德宗幸奉天，方舉進士，亦隨駕而西，乘蹇驢至開遠，人稠路隘。城扉將闔，公懼勢不可進。忽一人叱驢，兼捶其後，得疾馳而出。顧見二黑衣卒，呼曰：「秀才已後莫忘閭情。」及升朝，訪得其子，提挈於吏中甚達。（出《因話錄》）

【譯文】

唐朝宰相竇易直，原名叫祕，家境貧寒，在鄉校讀書。鄉校裏有個打更的老頭，他有道術，別人都不知。一天傍晚，風雪暴至，學生們不能回家，便住宿在破漏的屋子裏。因爲天冷，大家都爭着往火堆旁邊擠，唯獨竇祕睡在一邊。夜深時，老頭親自將竇扶起來說：「竇祕，你以後定爲大官，富貴長壽之極，你要勤奮刻苦，自重自愛。」等到德宗幸駕奉天時，竇剛舉爲進士，也隨駕西遷，他坐一頭跛驢來到開遠，因爲人多路窄，城門又要關閉，竇公害怕這種情況下勢必進不了城。忽然有人大聲喝叱他的驢，同時捶打驢的後背，驢便飛奔而出了人羣。回頭看見兩個穿黑衣服士卒，向他高聲呼叫道：「請秀才往後不要忘記在鄉下時的情分。」等他升爲朝廷宰相後，打聽到了這兩個當年救他於危難的士卒，對他倆大力提拔。

相骨人

唐貞元末，有相骨山人，瞽雙目。人求相，以手捫之，必知貴賤。房次卿方勇於趨進，率先訪之，及出戶時，後謁者盈巷。睹次卿已出，迎問之曰：「如何？」答曰：「不足言，不足言，且道個瘦長杜秀才位極人臣，何必更雲。」或有退者。後杜循果帶相印鎮西蜀也。（出《嘉語錄》）

【譯文】

唐朝貞元末年，有個能看骨相的人，雙目失明。有人求他相骨時，他用手摸摸你，必知你或貴或賤。有個叫房次卿的正努力上進以求顯達，便第一個去拜訪相骨人，等他相完走出門來時，後到的人已經排滿了整條衚衕。人們看見次卿已經出來了，就迎上去問他道：「怎麼樣了？」他答道：「不值得說，不值得說，他說有個疲長的杜秀才位極人臣，何必再說別人？」有人聽後就回去不再讓他相了。後來，杜循果然帶着相印去鎮守西蜀去了。

田良逸蔣含弘

唐元和初，南嶽道士田良逸、蔣含弘，皆道業絕高，遠近欽敬。時號田蔣君。以虛無爲心，和煦待物。不事浮飾，而天格清峻，人見者褊吝盡去。侍郎呂渭、楊憑。相繼廉問湖南，皆北面師事。潭州大旱，祈雨不獲，或請邀致。楊曰：「田先生豈爲人祈雨者耶？」不得已迎之。先生蓬首弊服，欣然就車，到郡亦終無言，即日雨降，所居嶽觀，建黃籙壇場。法具已陳列而天陰晦，弟子請祈晴，田亦無言，岸幘垂髮而坐。及行齋，左右代整冠履，扶升壇，天即開霽。常有村姥，持碧綃襦以奉，對衆便服之，坐者竊笑，不以介意。楊常迎至潭州。田方跣足，使至，乘小舟便行，侍者以履襪追及於衙門，即坐階砌着襪，傍若無人。楊再拜，亦不止之。時喜飲酒。而言不及吉凶是非。及楊自京尹謫臨賀尉，使候田，遺銀器，受之，便悉付門人作法會。使還曰：「報汝阿郎，勿深憂也，未幾量移杭州長史。」未嘗幹人，人至亦不逆，性不多記人官位姓第。與呂渭分最深，後郎中呂溫刺衡州，因來謁之，左右先告以使君是侍郎之子，及溫入，下牀拊其背曰：「你是呂渭兒子耶。」溫泫然降階，田亦不止。其真樸如此。母爲喜王寺尼，尼衆皆呼先生爲師。常日負薪兩束奉母，或有故不及往，即弟子代送之。或傳寺尼早起見一虎在田媼門外走，因以告媼。曰：「止應是小師使送柴來，不足畏也。」蔣君混元之器，雖不及田，而修持趣尚，亦相類。兄事于田，號爲莫逆。蔣始善符術，自晦其道，人莫之知。後居九真觀，曾命弟子至縣市齋物，不及期還，詰其故，雲于山口見一巨獸當路，良久不去，以故遲滯。蔣曰：「我在此庇伊已多時，何敢如是？」即以一符置所見處。明日，獸踣符下。蔣聞之曰：「我本以符卻之，使其不來，豈知不能自脫。既以害物，安用術爲？」取符本焚之，自此絕不復留意。有歐陽平者。行業亦高，又兄事蔣，于田君即鄰入室。平一夕夢三金爐自天而下。若有所召。既寤，譖告人曰。二先生不久去矣，我繼之。」俄而田蛻去，蔣次之，平亦逝（逝原作遊，據因話錄四改）。桐柏山陳寡言、徐靈府、馮雲翼三人，皆田之弟子，衡山周混沌，蔣之門人。陳徐在東南，品第比田蔣，而馮在歐陽之列。周自幼入道，利（因話錄四利作科）法清嚴，今爲南嶽首冠。（出《因話錄》）

【譯文】

唐朝元和初年，南嶽道士田良逸和蔣含弘都道業絕高，遠近敬佩，時人合稱他們爲田蔣君。他們以清靜虛無爲心境，和煦待物。不事浮飾，天性高潔峻朗，見到他們的人自己的偏狹吝嗇之心即被盪滌淨盡。侍郎呂渭、楊憑，相繼到湖南查訪，都把他當老師對待。潭州大旱，祈雨又不得，有人便請求邀請田蔣。楊憑說：「田先生難道是給人家祈雨的人麼？」出於不得已，只好去迎楊先生，先生蓬頭舊衣，欣然上車，到了潭州郡後也一直不說話，當天雨就降下來了，他所居住的嶽觀，建造了黃籙壇場。法具已陳列好了，正要作法場，天空卻陰暗起來，弟子請他祈求天晴，田也是不說話，頭巾掀在一邊，披散着頭髮坐在那裏。等到齋戒時，身邊的人替他整理好鞋帽，扶他登壇，天空即刻變晴了。時常有農村老婦拿來綠色絲織短衣送給他，他便當着衆人的面穿上，在坐的人見狀都忍不住偷偷地笑，他也不介意。楊憑常常派人迎接他到潭州去。田正光着腳，使者一到，他登上小船就走，侍童便提着鞋襪追到衙門，田接過來坐在臺階上就穿襪子，旁若無人。楊憑一再禮拜，他也不制止。他喜歡喝酒，根本不提吉凶是非的事。楊憑自京尹貶謫臨賀尉，派使者看望田良逸，贈他以銀器，他毫不推讓就收下，然後全部送給門人作法會時用。使者要往回走，他說：「告訴你家少爺，不要太憂傷了，估計等不多久就會移遷杭州長史。」田方逸從不干涉別人，別人到了也不反對，生性不大在意別人的官位姓氏和門第。他與呂渭的情分最深，後來郎中呂溫爲衡州刺史，因故特來拜訪他，身邊的人先告訴他來訪者是侍郎呂渭的兒子，等呂溫進門後，他下牀拍着呂溫的後背說：「你是呂渭的兒子呀。」呂溫含着眼淚走下臺階向他告辭，田也不挽留他。田就是這樣直樸單純自然。田的母親是喜王寺的僧尼，衆僧尼都稱呼田先生爲師傅。田常常是每天背兩捆柴禾送給母親，有時因故來不及去，就讓弟子代爲送去。傳說寺尼早上起來看見一隻老虎在田的母親門前走，便去告訴她老人家。田老太太說：「那隻能是小師傅的使者給我送柴來，用不着害怕。」蔣混元之才器雖然趕不上田，但是修善操持志趣崇尚，也與他相似。他以兄長事于田，稱爲莫逆之交。蔣原來善長符籙之術，因爲他隱藏自己的道術，所以別人都不知道。後來居住九真觀，曾命弟子到縣城買齋物，弟子沒有及時返回，蔣盤問原因，弟子說在山口見一隻巨獸擋道，好長時間沒有離去，所以回來晚了。蔣說：「我在這裏庇護它已經多時，它怎麼敢於這樣做？」便把一張符放在弟子所見有巨獸的那個地方。第二天，那個巨獸竟倒斃在符下。蔣聽說之後說：「我本想用符把它趕跑，使它不要再來，哪裏知道它竟不能逃脫。既然符術可以傷害生物，這法術還有何用？」他取出一本符來點火燒了，從此之後他絕不再留心於此道。有個叫歐陽平的，道業也很高，他又以蔣爲兄長，對於田君就算是剛剛接近入室。歐陽平在一天晚上夢見三隻金爐從天而降，好像要召見什麼。醒來後，偷偷地告訴別人說：「兩位先生不久就要離開人世了，我也要接着離去。」很快，田即死去，蔣次之，歐陽平也逝去了。桐柏山的陳寡言、徐靈府、馮雲翼三個人，都是田良逸的弟子，衡山的周混沌，是蔣含弘的門人。陳與徐在東南一帶，品位名聲可與田蔣比，而馮雲翼應在歐陽平之列。周混沌自幼入道，利法清嚴，如今是南嶽的魁首。

卷第七十七 方士二

杜生 泓 師 羅思遠 張景藏 葉法善　錢知微　胡蘆生

杜生

唐先天中，許州杜生善卜筮，言走失官祿，皆驗如神。有亡奴者，造杜問之，生曰：「汝但尋驛路歸，道逢驛使有好鞭者，叩頭乞之，彼若不與，以情告雲，杜生教乞，如是必得。」如其言，果遇驛使，以杜生語告乞鞭。其使異之曰：「鞭吾不惜，然無以撾馬，汝可道左折一枝見代，予與汝鞭。」遂往折之，乃見亡奴伏於樹下，擒之。問其故，奴曰：「適循道走，遙見郎，故潛於斯。」復有亡奴者見杜生，生曰：「歸取五百錢，於官道候之，見進鷂子使過，求買其一，必得奴矣。」如言候之，俄有鷂子使至。告以情，求市其一。使者異之，以副鷂子與焉。將至手，鷂忽飛集於灌莽，乃往取，如果伏在其下，遂執之。言人祿位中者至多，茲不縷述。（出《紀聞》）

【譯文】

唐玄宗先天年間，許州有個杜生長於算卦，凡有求他找人找東西或預測官位利祿的，他的話無不句句應驗。有一個跑了家奴的人去求杜生，杜生說：「你只撿大道往回走，碰見愛好馬鞭的信差就求他把馬鞭給你，他若不肯給，你就把詳情告訴他，說是杜生讓你向他要的，照這樣說的去辦，定能得到你的僕人。」這個人果然碰到一位信差，並按杜生的話向他乞求鞭子。那位信差驚異地說：「鞭子可以不要，但沒有東西打馬不行，你可去路邊折根樹枝拿來給我，我就把馬鞭給你。」此人便去路邊折樹枝，不料逃跑的僕人正躲在樹下，便將其抓獲。問他爲什麼躲在此處，僕人說：「剛纔我沿着大道走，遠遠地看見了你，所以藏到這裏。」又有一個跑了家奴的人去求杜生，杜生說：「你回去取五百個錢，在官道上等候，看見向朝廷進獻鷂子的差役路過，就求他賣給你一隻，這樣就能得到你的家奴。」此人照杜生的話守候在道旁，轉眼之間便有個送鷂子的差役走過來。此人告訴他事情的原委，懇求賣給他一隻鷂子。差役十分驚異，挑了一隻不太好的給他。剛要拿到手時，鷂子忽然飛走。落在一叢灌木之中，此人便趕過去捉拿，不料逃跑的家奴正藏在灌木下邊，於是將他捉住。杜生關於別人名利地位的話，應驗的也特別多，這裏就不一一敘述了。

泓師

唐張敬之在則天朝，每思唐德，謂子冠宗曰：「吾今佩服，乃莽朝服耳。」累官至春官侍郎，當入三品，其子將道由歷於天官。有僧泓師善陰陽算術，與敬之有舊，謂敬之曰：「侍郎無煩求三品。」敬之曰：「弟子無所求，此兒子意耳。」敬之弟訥之爲司禮博士，時有疾，甚危殆。指訥之曰：「八郎得三品。」敬之曰：「憂其疾亟，豈望三品也。」曰：「八朗今日如臨萬仞淵，必不墜矣。」皆如其言。泓復與張燕公說置買永樂東南第一宅。有求土者，戒之曰：「此宅西北隅最是王地，慎勿於此取土。」越月，泓又至，謂燕公：「此宅氣候忽然索漠甚，必恐有取土於西北隅者。」公與泓偕行，至宅西北隅，果有取土處三數坑，皆深丈餘。泓大驚曰：「禍事，令公富貴止於一身而已，更二十年外，請郎君皆不得天年。」燕公大駭曰：「填之可乎？」泓曰：「客土無氣，與地脈不相連，今總填之，亦猶人有瘡痏，縱以他肉補之，終無益。」燕公子均，垍皆爲祿山委任，授賊大官，克復後，三司定罪。肅宗時以減死論，太上皇召肅宗謂曰：「張均弟兄皆與逆賊作權要官，就中張垍更與賊毀阿奴家事，犬彘之不若也，其罪無赦。」肅宗下殿叩頭再拜曰：「臣比在東宮，被人誣譖，三度合死，皆張說保護，得全首領，以至今日。張說兩男一度合死，臣不能力爭，脫死者有知。臣將何面目見張說於地下。」嗚咽俯伏。太上皇命左右曰，扶皇帝起，乃曰：「與阿奴處置。張垍宜長流遠惡處，竟終於嶺表。張均宜棄市，更不要苦救這個也。」肅宗掩泣奉詔，故均遇害。皆如其言。（出《大唐新語》及《戎幕閒談》）

【譯文】

唐朝張敬之在武則天當政的時候，每每思念李唐的德政，跟兒子冠宗說：「我現在穿戴的，是王莽執政時的衣服。」他多年爲官直到春官侍郎職位，理當列入三品，兒子便向吏部天官陳述列入三品的理由。有僧人泓師，長於陰陽曆算之術，與張敬之有舊交情，他跟張敬之說：「侍郎您用不着再去要求列入三品。」敬之說：「這不是我的要求，是我兒子的意思。」敬之的弟弟納之是司禮博士，當時有病，十分危險。泓師指着納之說：「八郎能得到三品的職銜。」敬之說：「正爲他的病擔憂呢，哪敢盼望進入三品啊！」泓師說：「八郎今天如臨萬丈深淵，肯定落不下去！」事實確如泓師所說的那樣。還有一次，泓師幫張燕公購置了永樂宮東南的一座住宅。有人來挖土，泓師勸誡道：「這座住宅西北角處的土最好，千萬別在這裏挖土。」過了一個月，泓師又來到這裏，對張燕說：「這座住宅的氣象忽然寂寥得很，一定有人在西北角處挖土了。」張燕與泓師一起走到西北角，果然發現被挖了幾個坑，個個一丈多深。泓師大驚道：「這是災禍。您的富貴只您一人有份，二十年後，您的兒女都不得善終。」張燕十分驚恐，說：「把坑填平可以嗎？」泓師道：「別處的土沒有元氣，填上也與地脈不能連通，都填平了，也如人的身上生了瘡癤一樣，縱使用他人的肉補上去，也無補益。」張燕的兒子張均、張垍都被逆賊安祿山任爲大官，安祿山叛亂被平息後，兩人都由三司定了罪。肅宗以免除死刑論處，太上皇召見肅宗對他說：「張均兄弟夥同逆賊作亂謀反，其中張垍更與安祿山破壞你的家事，豬狗不如也，其罪斷不能赦免。」肅宗走下殿來連連叩頭爲之求情，說：「我在東宮時，被人誣陷，三次當死，都受張說（張燕）保護才保住了性命。如今張說兩個兒子只有一次當死的罪名，我卻不能爲他力爭，將來我還有何臉面在黃泉之下去見張說。」說完，匍匐在地嗚咽哭泣。太上皇命左右將皇帝扶起來，便說：「這兩個人交給你處置，張垍應當長期流放到邊遠險惡的地方，叫他老死在嶺南；張均應當暴屍街頭，再不要苦苦求救這個人了。」肅宗只好掩面哭泣着接受了太上皇的詔命，所以只弟倆都被殺了。這些情況都如當年泓師所說的那樣。

羅思遠

唐羅思遠多祕異術，最善隱形。明皇樂隱形之法，就思遠勤求而學之。思遠雖傳授，不盡其要。帝每與思遠同爲之，則隱沒人不能知。若自試，則或餘衣帶，或露幞頭腳，宮中人每知帝所在也。帝多方賜賚，或懼以死，而求之，終不盡傳。帝怒，命力士裹以油袱，置於油榨下，壓殺而埋瘞之。不旬日，有中官自蜀道回，逢思遠於路。乘驢而笑謂使者曰：「上之爲戲，一何虐也。」（出《開天傳記》）

【譯文】

唐代羅思遠精通多種特異法術，最擅長的是隱形術。明皇對隱形法很感興趣，便跟思遠勤奮學習。思遠雖然向唐明皇傳授，卻不把要領全部教給他。皇帝跟思遠一起作法時，隱形之後沒有人能夠知道他在哪裏；如果單獨練習，則不是把衣帶留在原處就是露出頭巾的邊角，宮裏的人每次都知道皇帝所在的地方。皇帝多次變換方式送禮，或者以死恫嚇，百般相求，思遠最終也沒有將法術全部傳給他。皇帝發怒了，命令力士用油包把他包起來，放在榨油機下面，將他壓死後埋了起來。不到十天，有一位宮中的官差從四川回來，路上遇見思遠。思遠坐在驢上笑着向這位官差說：「皇上跟我開玩笑，未免開得太殘酷了。」

張景藏

中書令河東公裴光庭，開元中居相位。張景藏能言休咎。一日，忽詣公，以一幅紙大書檯字授公，公曰：「餘見居臺司，此何意也？」數日，貶台州刺使。（出《尚書故實》）

【譯文】

河東人中書令裴光庭，開元年間官居宰相職位。有個叫張景藏的人，能夠預卜吉凶禍福。有一天，張景藏突然來到裴公面前，在一張紙上寫了個很大的「臺」字遞給裴公，裴公說：「我現在居於臺司之位，你這是什麼意思？」過了幾天，裴宰相便被貶爲台州刺使。

葉法善

唐玄宗於正月望夜，上陽宮大陳影燈，設庭燎，自禁門望殿門，皆設蠟炬，連屬不絕，洞照宮室，熒煌如晝。時尚方都匠毛順心多巧思，結構繒採，爲燈樓二十間，高百五十尺，懸以珠玉金銀，每微風一至，鏘然成韻，仍以燈爲龍鳳虎豹騰躍之狀，似非人力。有道士葉法善在聖真觀，上促命召來。既至，潛引法善觀於樓下，人莫知者。法善謂上曰：「影燈之盛，天下固無與比，惟涼州信爲亞匹。」上曰：「師頃嘗遊乎？」法善曰：「適自彼來，便蒙召。」上異其言，曰：「今欲一往，得否？」法善曰：「此易耳。」於是令上閉目，約曰：「必不得妄視，若有所視，必當驚駭。」上依其言，閉目距躍，身在霄漢，已而足及地。法善曰：「可以觀覽。」既視，燈燭連亙十數里，車馬駢闐，士女紛雜，上稱其善。久之，法善曰：「觀覽畢，可回矣。」復閉目，與法善騰虛而上，俄頃還故處，而樓下歌吹猶來終。法善至西涼州，將鐵如意質酒肆。異日，上命中官託以他事使涼州，因求如意以還。法善又嘗引上游於月宮，因聆其天樂，上自曉音律，默記其曲，而歸傳之，遂爲霓裳羽衣曲。法善生隋大業丙子，終於開元壬申，凡一百七十年矣。寧州有人，臥疾連年，求法善飛符以制之。令於居宅井南七步掘約五尺許，得一古曲幾，几上有十八字歌曰：「歲年永悲，羽翼殆歸。哀哉罹殃苦，令我不得飛。」疾者遂愈。案孔懌會稽記雲，葛玄得仙后，幾遂化爲三足獸。至今上虞人往往于山中見此案几，蓋欲飛騰之兆也。《金陵六朝記》曰：「吳帝赤烏七年八月十七日，葛玄於方山上得道，白日昇天。至今有煮藥鐺，山有洗藥池，見在。又白仲都，葛玄弟子，亦白日昇天。至今祠壇見在白都山下。又姚光亦葛玄弟子，自言得爲火仙，吳大帝積薪焚之，光安坐火中，手閱素書一卷。法善盡傳符籙，尤能厭鬼神。先是高宗曾檢校諸術士黃白之法，遂出九十餘人，曾於東都凌空觀設壇醮，士女往觀之，俄有數十人自投火中，人大驚，師曰：「皆鬼魅，吾法攝之也。」卒諡越國公。（出《廣德神異錄》）

【譯文】

唐玄宗在正月十五日夜晚，於上陽宮內大擺彩燈，庭院裏也點起火，自禁門到殿門都點起蠟燭，連綿不斷，光照宮室，燈火輝煌如同白天。時尚方都匠毛順心多巧思，利用綵綢打結，做成燈樓二十間，樓高一百五十尺，上面懸掛金銀珠玉等物，微風吹來，鏗鏘悅耳，又以燈光照射，呈現出龍鳳虎豹飛騰跳躍的形狀，這些奇幻多彩的景觀，好像並非人力所爲。道士葉法善正在聖真觀中，皇上催促命人將他召來。法善來到後，玄宗便悄悄帶領他到樓下觀看，周圍的人誰也不知道。法善對皇上說：「彩燈之盛，天下無比，只有涼州可以排在第二位。」皇上說：「法師剛纔曾去遊覽過嗎？」法善說：「剛剛從那裏來，便蒙皇上召見。」皇上聽了他的話甚爲驚異，說：「我現在想去看看，辦得到麼？」法善說：「這很容易。」於是讓皇上閉上眼睛，約法道：「一定不要擅自偷看，如果看到什麼，肯定使你驚怕。」皇上依照他的話，閉上兩眼一跳，身體便飛入雲霄，過了一會兒又兩腳落地。法善說：「可以睜眼觀看了。」放眼看去，只見燈燭連綿十幾裏，車馬擁擠，男女紛雜，皇上連連稱讚。看了很長時間，法師便說：「觀看完畢，可以回去了。」於是又閉上眼睛，與法善一起騰空而飛，不一會兒就返回原處，此時樓下的歌唱聲和樂器聲還沒有結束。法善到西涼州，將自己的鐵如意抵押在酒店之中。又一天，皇上命中官借辦理別的事情爲由出使涼州，順便取回如意還給法善。法善還曾領着皇上去月宮遊覽，從而聆聽到天上的音樂，皇上本來通曉音律，便默記天樂曲譜，回來予以傳播，於是成爲霓裳羽衣曲。法善生於隋代大業丙子年，死於唐代開元壬甲年，壽高一百七十歲。寧州有個人連年臥病不起，請法善利用飛符給他治療。法善讓他在住宅水井南面七步處挖五尺左右深，此人照法善說的去做，得到一個古曲幾，几上有一首八字歌：「歲年永悲，羽翼殆歸。哀哉罹殃苦，令我不得飛。」那個臥病不起的人便痊癒了。據孔懌《會稽記》說，葛玄成仙后，這隻小几便化爲三腳獸。直至今天，上虞這個地方的人，往往把在山中見到這一案几，看做要飛黃騰達的預兆。《金陵六朝記》記載：吳帝赤烏七年八月十七日，葛玄在方山上得道，白天昇天。時至今天，仍有葛玄煉丹修道時煮藥用的鍋，山上還有洗藥的水池子。又載：白仲都，是葛玄的弟子，也於白天昇天。至今尚有當年仲都修道時的祠壇在白都山下面。又載：姚光也是葛玄的弟子，他自己說得爲火仙，吳大帝堆積柴草燒他，姚光安然坐在火中，手捧無字書一卷閱讀。法善盡傳符籙，尤其能夠降伏鬼神。在這之前，唐高宗曾檢驗各位術士的煉丹之法，於是來了九十餘人，他們在東都凌空觀設壇打醮，許多男女前往觀看，立刻有數十人自投入火中，人們大爲喫驚，法善法師說：「這些都是鬼魅，是我施法攝他們來的。」法善死後，諡號越國公。

錢知微

唐天寶末。術土錢知微嘗至洛，居（明抄本居作陽）天津橋賣卜，雲，一卦帛十匹。歷旬，人皆不詣之。一日，有貴公子意其必異，命取帛如數卜焉，錢命蓍而卦成。曰：「予筮可期一生，君何戲焉？」其人曰：「卜事甚切，先生豈誤乎？」錢請爲韻語曰：「兩頭點土，中心虛懸，人足踏跋，不肯下錢。」其人本意賣天津橋紿之。其精如此。（出《酉陽雜俎》）

【譯文】

唐朝天寶末年，術士錢知微曾到洛陽，在天津橋頭算卦掙錢，標價爲一卦十匹布。過了十天也沒有人到他那裏求卦。這一天，有位貴公子心想此人必有特異之處，便叫人拿來十匹布去找他算卦。錢知微搖動卦籤，卦象立即呈現出來，他說：「我的卦可以預測一輩子的吉凶，您爲什麼當兒戲呢？」這位公子說：「我問卜的事情非常緊要，先生難道有懷疑嗎？」錢知微同意給他算卦。便唸了幾句順口溜：「兩頭點土，中心虛懸，人足踏跋，不肯下錢。」還四句卦文所指的顯然是關於橋和賣橋的事。這位公子來問卦的本意，就是想以賣天津橋來騙騙他，試試他。錢知微的卜術就是如此精明。

胡蘆生

唐劉闢初登第，詣卜者胡蘆生筮卦以質官祿。生雙瞽，卦成，謂闢曰：「自此二十年，祿在西南，然不得善終。」闢留束素與之。釋褐，從韋皋於西川。至御史大夫軍司馬。既二十年，韋病，命闢入奏，請益東川，如開元初之制。詔未允，闢乃微服單騎復詣胡蘆生筮之。生揲蓍成卦，謂闢曰：「吾二十年前，嘗爲一人卜，乃得無妄之隨。今復前卦，得非曩賢乎？」闢聞之，即依阿唯諾。生曰：「若審其人，禍將至矣。」闢甚不信，乃歸蜀。果叛，憲宗皇帝擒戮之。宰相李蕃嘗漂寓東洛，妻即庶子崔謙女。年近三十，未有名宦。多寄託崔氏，待之亦不甚盡禮。時胡蘆生在中橋，李患足瘡，欲挈家居揚州，甚悶，與崔氏兄弟同往候之。生好飲酒。詣者必攜一壺。李與崔各攜酒。賚錢三鍰往焉。生方箕踞在幕屋，倚蒲團，已半酣矣。崔兄弟先至，生不爲之起，但伸手請坐而已，曰：「須臾當有貴人來。」顧小童曰，掃地，方畢。李生至級下，蘆生笑迎，執手而入曰：「郎君貴人也，何問？」李公曰：「某且老矣，復病，又欲以家往數千裏外，何有如此貴人也」曰：「更遠亦可，公在兩紗籠中，豈畏此厄。」李公詢紗籠之由，終不復言。遂往揚州，居參佐橋，而李公閒談寡合。居之左近有高員外，素相善。時李疾不出，高已來謁。至晚，又報高至，李甚怪。及見雲：「朝來看公歸，到家困甚就寢，夢有人召出城，荊棘中行，見舊使莊客，亡已十數年矣。」謂某曰：「員外不合至此，爲物所誘，且須臾急返，某送員外去。」遂即引至城門。某謂曰：「汝安得在此？」曰：『爲陰吏，蒙差當直李三郎。』某曰：「何李三郎也？」曰：「住參佐橋。知員外與三郎往還，故此祗候。」某曰：「李三郎安得如此？」曰：「是紗籠中人。」詰之不肯言，因雲飢甚，員外能賜少酒飯錢銀否，此城不敢入，請於城外致之。某曰：「就李三郎宅得否？」其人驚曰：「若如此。是殺某也。」遂覺。特奉報此好消息。」李公笑而謝之，心異紗籠之說。後數年，張建封鎮徐州，奏李爲巡官校書郎。會有新羅僧能相人，言張公不得爲宰相，甚不快，因令使院看諸判官有得爲宰相，否。及至曰，並無。張尤不快，曰：「某妙擇賓僚，豈無一人至相座者。」因更問曰：「莫有判官未入院否？」報李巡官，便令促召至。僧降階迎，謂張公曰：「判官是紗籠中人，僕射不及。」張大喜，因問紗籠事。曰：「宰相冥司必潛以紗籠護之，恐爲異物所擾，餘官不得也。」方悟蘆生及高公所說，李公竟爲相。滎陽鄭子，步貧窶，有才學不遇，時年近四十，將獻書策求祿仕。鄭遂造之，請佔後事。謂鄭曰：「此卦大吉，七日內婚祿皆達。」鄭既欲幹祿求婚，皆被擯斥，以卜者謬己。即告雲：「吾將死矣，請審之。」胡蘆生曰：「豈欺誑言哉，必無致疑也。」鄭自度無因而致，請其由。生曰：「君明日晚，自乘驢出永通門，信驢而行，不用將從者隨，二十里內，的見其驗。」鄭依言，明日，信驢行十七八里，因倦下驢。驢忽驚走，南去至疾，鄭逐一里餘，驢入一莊中，頃聞莊內叫呼雲：「驢踏破醬甕。」牽驢索主，忽見鄭求驢，其家奴僕訴詈，鄭子巽謝之。良久，日向暮，聞門內語云：「莫辱衣冠。」即主人母也，遂問姓名，鄭具對，因敘家族，乃鄭之五從姑也，遂留宿。傳語更無大子弟，姑即自出見郎君。延鄭廳內，須臾，列燈火，備酒饌。夫人年五十餘，鄭拜謁，敘寒暄，兼言驢事，慚謝姑曰：「小子隔闊，都不知聞，不因今日，何由相見。」遂與款洽，詢問中外，無不識者，遂問婚姻，鄭雲，未婚。初姑似喜，少頃慘容曰：「姑事韋家，不幸，兒女幼小，偏露，一子才十餘歲，一女去年事鄭郎。選授江陰尉，將赴任，至此身亡。女子孤弱，更無所依。郎即未宦，若能就此親，便赴官任，即亦姑之幸也。」鄭私喜，又思卜者之神，遂謝諾之。姑曰：「赴官須及程限，五日內須成親，郎君行李，一切我備。」果不出七日，婚宦兩全。鄭厚謝蘆生，攜妻赴任。（出《原化記》）

【譯文】

唐代劉闢剛剛考試及第，就到算命先生胡蘆生那裏占卜官祿的事。蘆生雙目失明，卦成後，對闢說：「自今以後二十年間，你的官祿在西南方向，但是結局不好。」闢留下一捆絲布給他。劉闢脫去布衣穿上官服，跟隨韋皋到了西川。官至御史大夫軍司馬。過了二十年，韋皋患病，派劉闢入朝奏稟，請求將東川納入西川管轄。就像開元初年之制那樣。皇帝沒有批准。劉闢身穿便衣一個人騎馬又到胡蘆生那裏算卦。蘆生搖箋成卦，對闢說：「我在二十年前曾給一個人算過一卦，乃得無妄之卦，今天又出現了以前那一卦，莫非您就是過去那個人麼？」劉闢聽了，只好支支吾吾稱是。蘆生說：「如果真是那個人，大禍就要臨頭了！」劉闢一點兒也不相信，就又返回四川。後來果然叛亂，憲宗皇帝將他擒獲殺了。宰相李蕃曾經漂泊流浪住在東洛，妻子是庶子崔謙的女兒。李蕃年近三十仍未得到官位。主要靠崔家養活，崔家對他也不大以禮相待。當時，胡蘆生住在中橋，李蕃腳上生瘡，要攜帶家眷去揚州居住，心情十分沉重，便與崔家兄弟同去訪問蘆生。蘆生愛喝酒，找他算卦的人必須帶上一壺，李蕃與崔氏兄弟各自帶着酒還有三鍰錢去見他。生方箕踞在幕屋，倚着蒲團，已經半醉了。崔氏兄弟先到。生並不起來行禮，只是伸伸手讓他們坐下而已，他說：「馬上就有貴人到來。」便招呼小童掃地，剛打掃完畢。李生到了階下，蘆生笑着下階迎接，拉着他的手進屋，說：「您是貴人啊，有什麼要問我的？」李說：「我已經老了，又有病，還要帶着家眷往數千裏以外的地方去，哪裏有這樣的貴人呀！」蘆生說：「再遠也行，您在兩個紗籠之中，難道還怕這點兒厄運。」李生詢問「紗籠」是怎麼回事，蘆生一直不再開口。李生便去了揚州，居在參佐橋。李生寡言少語，很少與人交往。附近有個高員外，一向跟他不錯。當時李生有病在家，高員外已來看望過。到了晚上，家人又報員外到，李很奇怪。見面後高說：「早上來過我就回去了，到家感到睏倦便睡了一覺，夢見有人召我出城，走在荊棘叢中，看見過去使喚的莊客，他已死了十幾年了，跟我說：『員外不該到此，可能被什麼引誘來的，要馬上返回去，我送你走。』他便領我到了城門。我問他：『你怎麼在這裏呢？』『我在陰間當差，蒙差當值李三郎。』『哪個李三郎？』『住在參佐橋。我知道員外跟三郎有交往，因此前來恭候。』『李三郎怎麼能夠這樣？』『他是紗籠裏的人。』我繼續追問，他不告訴我，便說：『實在餓得慌，員外能不能賞給我點兒酒飯錢？這座城我不敢進，請在城外給我。』我說：『去李三郎家行不行？』他十分驚慌，說：『要這樣，等於殺了我。』這時，我便醒了。現在特來向您報告這個好消息。」李生笑着向他道謝，心想紗籠之說實在奇異。幾年後，張建被封鎮守徐州，奏報李蕃爲巡官校書郎。有個新羅僧人會相面，說張公不能當宰相，張公聽了很不愉快，便叫他到官署裏看看各位判官之中有能當宰相的沒有，他來說：「並沒有。」張公更加不愉快，說：「我很會選拔官吏，難道他們中沒有一個將來能升爲宰相的？」於是又問：「莫不是還有判官沒進院的？」下人報告說李巡官未入院，張便令人快把他召來。李巡官到來時，僧人下階迎接，對張公說：「這位判官是紗籠裏面的人，僕射也趕不上他。」張公大喜，便問他關於紗籠的事。僧人說：「宰相之官在陰司中定有紗籠暗中保護着，以防異物侵擾；其他官員都沒有這種待遇。」李生這才明白以前蘆生和高員外所說的紗籠是怎麼回事。李蕃後來果然當了宰相。滎陽有個姓鄭的，自幼貧寒，懷才不遇，快到四十歲了，要向朝廷寫信申請官位。聽說蘆生神算，便登門拜訪，請他預卜後事。蘆生對鄭說：「你卜的卦大吉大利，七天之內，你的婚姻和官祿向題都能如願以償。」鄭因過去求官求婚都被拒斥，便認爲算卦人在騙他。他把這些經歷和想法告訴蘆生後說：「我眼看就要死了，請您仔細想想，跟我說實話吧！」胡蘆生說：「我說的絕不是欺卜之談，你千萬不要懷疑呀。」鄭覺得沒有因由能得到這樣的機遇，便問他自己該怎麼辦。蘆生說：「明天晚上，你一個人騎驢出永通門，不要侍從等人跟着，出門之後讓驢子隨便走，二十里以內，我前面的話就會得到驗證。」鄭照蘆生的話第二天騎驢出城門，走了十七八里，因爲疲倦便下了驢。驢突然驚跑，飛快往南而去，鄭追趕了一里多，驢進了一個村莊，頓時聽到莊主叫喊道：「驢踏破醬缸了！」有人牽驢尋找主人，忽然看見鄭正在找驢，被那家的奴僕好一頓訓斥，鄭生恭恭敬敬表示道歉。過了很長時間，太陽快要落山了，聽到大門裏面有人說：「不要污辱那個有身份的衣冠之士。」說話的就是這家主人的母親，她問鄭生姓氏名字。鄭生一一回答，接着敘述了家族，她乃是鄭生的五堂姑，於是就留鄭生住下。僕人傳話告訴鄭生，因爲家裏沒有成年的男子，堂姑將親自出面見他。鄭生被請到客廳內，不一會兒，點燈燭，擺酒菜。夫人五十多歲，鄭生上前施禮拜見，寒暄之後，又談到驢的事，鄭生慚愧地向姑母道歉說：「小侄兒與姑母長期分離，音信全無，若不是今天這件事，不知有啥機會能見到您。」姑母聽了跟他很親近。詢問家裏家外的事，他沒有不知道的，又問及他的婚姻情況，鄭說尚未婚娶。開始姑母好像很高興，不一會兒便面帶愁容說：「姑母嫁給韋家，命運不好，兒女年幼，孩子的父親死了，一個兒子才十幾歲，一個女兒去年嫁給鄭郎。選授江南尉之職，正要赴任，走到這裏就死了。女兒孤單軟弱，又沒有依託。你正好沒有官位，若能成就這件親事，便可前去赴任。這也是姑姑值得慶幸的事。」鄭生聽了暗暗歡喜，又想起那個算卦人的神奇，於是向姑母道謝，接受了她的要求。姑母說：「上任必須要遵守期限，五天之內必須完婚，你的行李用品，全部由我準備。」果然不出七天，婚姻與官祿都有了圓滿的結果。鄭生以厚禮謝過蘆生，然後帶上妻子上任去了。

卷第七十八 方士三

李秀才 王山人 王瓊 王固 符契元　白皎　賈耽　茅安道 駱山人　石旻

李秀才

唐虞部郎中陸紹，元和中，嘗謁表兄於定水寺。因爲院僧具蜜餌時果，鄰院僧亦陸所熟也，遂令左右邀之，良久，僧與李秀才偕至。環坐笑語頗劇。院僧顧弟子煮新茗，巡將匝而不及李。陸不平曰：「茶初未及李秀才何也？」僧笑曰：「如此秀才，亦要知茶味，且以餘荼飲之。」鄰院僧曰：「秀才乃術士，座主不可輕言。」其僧又言：「不逞之子弟，何所憚！」秀才忽怒曰：「我與上人，素未相識，焉知予不逞徒也？」僧復大言：「望酒旗玩變場者，豈有佳者乎？」李乃白座客：「某不免對貴客作造次矣。」因奉手袖中，據兩膝，叱其僧曰：「麄行阿師，爭敢輒無禮，拄杖何在，可擊之。」僧房門後有筇杖子，忽跳出，連擊其僧。時衆亦爲蔽護，杖伺人隙捷中，若有物執持也。李復叱曰：「捉此僧向牆。」僧乃負牆拱手，色青短氣，唯言乞命。李又曰：「阿師可下階。」僧又趨下，自投無數，衂鼻敗顙不已。衆爲請之，李徐曰：「緣對衣冠，不能殺此爲累。」因揖客而去。僧半日方能言，如中惡狀，竟不之測矣。（出《酉陽雜俎》）

【譯文】

唐朝虞部郎中陸紹，元和中業，曾去定水寺看望表兄，因爲常常給院內僧人帶去甜食與新鮮水果，鄰院的僧人也跟陸紹熟識，他便叫身邊的人邀請他們過來。過了一會兒，鄰院的僧人與李秀才一起來到。大家圍坐一起，歡聲笑語十分熱鬧。主人吩咐弟子煮新茶，茶水斟了快到一圈獨獨沒輪到李秀才，陸紹不平地說：「茶水頭一遍沒輪到李秀才，這是爲什麼？」僧人笑着說：「這樣一個秀才，也要品嚐茶的味道！等着把喝剩的茶給他喝吧。」鄰院僧人說：「秀才是一個術士，主人不可輕慢。」那個僧人又說：「不逞之徒，有何可怕的！」秀才忽然憤怒地說：「我與上人素不相識，怎麼知道我是不逞之徒？」僧人仍出狂言道：「奔酒而玩反覆的人，哪裏會有好東西？」秀才便對同座客人說：「我不免要對貴賓失禮了。」說完，袖起兩手。放在膝上，呵斥那個僧人道：「好個粗野的師傅，竟敢如此無禮。柺杖在哪裏？你給我狠狠地揍他！」僧房門後有根竹棍子，忽然跳出來，連連打那個僧人。這時，大家都上去掩護他，竹杖便尋找人縫過去打他，好像有什麼東西操縱一樣。李秀才又喝斥道：「捉住此僧推到牆那邊！」僧人便揹着牆拱起手，臉色青黑，呼吸短促，頻頻乞求饒命。李又說道：「那個師傅可以下階去。」僧人便跌跌撞撞下階，自己上上下下跌了無數遍，鼻臉破傷出血不止。衆人爲他求情。李秀才慢慢說道：「看在各位面上，我不殺他，以免連累大家。」說完，向客人施禮，然後揚長而去。那位僧人半天才說出話來，好像中了邪一樣，不知後來結局怎麼樣。

王山人 唐太尉衛公李德裕爲幷州從事，到任未旬月，有王山人詣門請謁。與之及席，乃曰：「某善按冥數。」初未之奇。因請虛正寢，備几案紙筆香水而已，令重簾靜伺之。生與之偕坐於西廡下。頃之，王生曰：「可驗之矣。」紙上書八字甚大，且有楷注，曰：「位極人臣，壽六十四。」生遽請歸，竟亦不知所去。及會昌朝，三策至一品，薨於海南，果符王生所按之年。（出《松窗錄》）

【譯文】

唐代太尉李德裕任幷州從事時，任職不到十個月，有個王山人登門求見。跟他一起落座後，王便說：「我能預見未來的事。」李開始並不以爲奇。王便請他假做睡好了，準備下桌案紙筆香水之類，叫人放下簾子靜靜地等候。王與他一起坐在正房對面西側的小房子裏。不一會兒，王說：「可以驗證一下了。」只見紙上寫着八個大字，而且有正規的註釋，八個字是：「位極人臣，壽六十四。」王山人立即要求回去，不知到底上哪裏去了。到了會昌年間，李公三次受封，官至一品，最後死於海南，果然符合王所算的歲數。

王瓊

唐元和中，江淮術士王瓊嘗在段君秀家。令坐客取一瓦子，畫作龜甲，懷之一食頃，取出乃一龜。放於庭中，循垣而行，經宿卻成瓦子。又取花含，默封於密器中，一夕開花。（出《酉陽雜俎》）

【譯文】

唐朝元和年間，江淮術士王瓊曾住在段君秀家。一次，他令坐在身邊的一位客人取一瓦片，畫成烏龜甲殼，放在懷裏約一頓飯的時間，取出來乃是一隻活烏龜。放在庭院裏，它便順着牆腳爬行，過一宿卻又變成瓦片。又拿一枝花蕾，密封在容器之中，一天時間便開了花。

王固

唐於頔在襄州，嘗有山人王固謁見。頔性快，見其拜伏遲鈍，不甚禮之。別日遊宴，復不得預。王殊怏怏。因至使院，造判官曾叔政。頗禮接之，王謂曾曰：「予以相公好奇，故不遠而來，今實乖望。予有一藝，自古無者，今將歸，且荷公之厚，聊爲一設。」遂詣曾所居，懷中出竹一節及小鼓，規才運（明抄本規作視，運作過）寸。良久，去竹之塞，折枝擊鼓。筒中有蠅虎子數十枚，列行而出，分爲二隊，如對陣勢，擊鼓或三或五，隨鼓音變陣，天衡地軸，魚麗鶴列，無不備也，進退離附，人所不及。凡變陣數十，復作隊入筒中。曾睹之大駭，乃言于于公（於公二字原闕，據《酉陽雜俎五》補）。王已潛去，於悔恨，令物色求之，不獲。（出《酉陽雜俎》）

【譯文】

唐代於頔住在襄州，曾有山人王固求見。頔性格爽快，見王固跪拜時動作遲滯呆笨，便對他不怎麼以禮相待。改日要與別人遊玩歡宴，沒有預先邀請王固。王固很是生氣，便到官署去見判官曾叔政，曾接待他十分講究禮節。王對曾說：我因相公愛好奇異之物，所以遠道而來，實在有違於您的重望。我有一種技藝，自古以來沒有人會。現在我就要回去了，承蒙您對我的厚愛，特爲您表演一番。」於是來到曾的住處，從懷裏掏一節竹子和一面鼓。規才動了一寸，過了好長時間，取出竹管的塞子，折根木棒敲起了鼓。只見幾十個蠅虎從竹筒裏列隊而出，排成兩行，宛如兩軍相對的陣勢。擊鼓三下或五下，蠅虎隨着鼓聲變化隊列，天衡地軸，魚麗鶴列，各種陣勢無不具備，而且或進或退，或離或攏，變化多端又井然有序，實在是人所不及也。一共變了幾十個陣勢，又排隊進入竹筒裏面。曾叔政看了十分驚訝，便將見到的情形說給於頔聽。王固已經悄悄離去，於頔很是悔恨，派人各處尋找，沒有找到王固。

符契元

唐上都昊天觀道士符契元，閩人也，德行法術，爲時所重。長慶初，中夏，晨告門人曰：「吾習靜片時，慎無喧動。」乃扃戶晝寢。既而道流四人，邀延出門。心欲有詣，身即輒至，離鄉三十餘年，因思一到，俄造其居。室宇摧落，園圃荒蕪，舊識故人，孑遺殆盡。時果未熟，乃有鄰里小兒，攀緣採摘，契元護惜咄叱，曾無應者，契元愈怒。傍道流止之曰：「熟與未熟，同歸摘拾，何苦掛意也。」又曾居條山煉藥，乃亦思一遊，忽已至矣。恣意歷覽，遍窮巖谷。道流曰：「日色晚，可歸矣。」因同行入京。道上忽逢鳴騶，導引甚盛。契元遽即避路，道流曰：「陽官不宜避陰官，但遵路而行。」須臾，前導數輩，望契元即狼狽奔迸。及官至，諦視之，乃僕射馬驄，時方爲刑部尚書。素善契元，馬亦無恙。與契元晤，心獨異之。日已夕矣，遲明，即詣開化坊訪馬，而與兵部韓侍郎對弈，因留連竟日。而旁察辭氣神色，曾無少異，私怪其故。有頃，聞中疾，不旬日而歿。又給事李忠敏雲，此是陶天活，有道術者，中朝奉道者多歸之。天活本安南人，非閩人也，能於入靜日，多神遊諸嶽。馬公事人皆知之。（出《集異》）

【譯文】

唐朝上都昊天觀裏有個道士叫符契元，是閩地人，他的德行和法術都爲當時人所看重。長慶初年五月，他早晨告訴守門人說：「我習慣靜養一會兒，小心不要吵鬧。」於是關上門窗白天睡覺。一會兒，有四個道士邀請他出了門。他心裏想去什麼地方，身體就立即到什麼地方。離開家鄉三十多年了，想回去一趟，於是立即到了他家。只見房屋殘破，園田荒蕪，熟人一個也沒有了。樹上的果子還沒成熟，鄰里小孩就爬上去採摘，契元護惜果子，大聲驅趕小孩，但是誰也不聽，契元更爲惱火。旁邊有個道士制止他說：「熟的也好，不熟的也好，早晚都要摘的，何苦放在心上呢！」契元曾在條山上煉過藥，便想前去一遊，忽的一下便到了。他盡情遊歷觀覽，遍及高山深谷。道士說：「天色已晚，應該回去了。」便跟他同行入京。路上忽然聽到趕馬人的吆喝聲，好像有許多人馬。契元迅即閃開路，道士說：「陽間的官不應躲避陰間的官，只管沿着路走就行。」不一會兒，趕馬的前導數人，看到契元便狼狽逃散。等後面的官人到跟前時，仔細一看，原來是僕射馬驄，這時剛剛擔任刑部尚書。他一向跟契元友善，他的身體也沒有病。看到契元時便上前相見，契元在心裏覺得很奇怪。這時天已傍晚了，第二天沒等天亮，契元就去開化坊看望馬驄，馬正與兵部韓侍郎下棋，便在那裏逗留了一天。他在一旁觀察其語氣神色，並無少許特異之處，私下甚覺奇怪。過了一段時間，聽說他中了病，不到十天就死了。又據給事李忠敏說，此人是陶天活，是個有道術的人，中朝奉道者多歸之。天活本是安南人，不是閩地人，能在入靜的時候神遊各處山嶽。馬公的事情，人們都知道。

白皎

河陽從事樊宗仁，長慶中，客遊鄂渚，因抵江陵，途中頗爲駕舟子王升所侮。宗仁方舉進士，力不能制，每優容之。至江陵，具以事訴於在任，因得重笞之。宗仁以他舟上峽，發荊不旬日，而所乘之舟，泛然失纜，篙櫓皆不能制。舟人曰：「此舟已爲仇人之所禁矣，昨水行豈常有所忤哉，今無術以進，不五百里，當歷石灘，險阻艱難，一江之最。計其奸心，度我船適至，則必觸碎沉溺。不如先備焉。」宗仁方與僕登岸，以巨索縶舟，循岸隨之而行。翌日至灘所。船果奔駭狂觸，恣縱升沉，須臾瓦解。賴其有索，人雖無傷，物則蕩盡。峽路深僻，上下數百里，皆無居人，宗仁即與僕輩陰於林下，糧餼什具，絕無所有，羈危辛苦，憂悶備至。雖發人告於土官，去二日不見返。飢餒逮絕。其夜，因積薪起火，宗仁洎童僕皆環火假寤。夜深忽寢。見山獠五人列坐，態貌殊異，皆挾利兵，瞻顧睢盱，言語兇謾。假令揮刃，則宗仁輩束手延頸矣。睹其勢逼，因大語曰：「爾輩家業，應此山中，吾不幸舟船破碎，萬物俱沒，涸然古岸，俟爲豺狼之餌。爾輩圓首橫目，曾不傷急，而乃瞷然笑侮，幸人危禍，一至此哉。吾今絕糧，已逾日矣，爾家近者，可遽歸營飲食，以濟吾之將死也。」山獠相視，遂令二人起，未曉，負米肉鹽酪而至。宗仁賴之以候回信。因示舟破之由，山獠曰：「峽中行此術者甚衆，而遇此難者亦多。然他人或有以解，唯王升者犯之，非沒溺不已，則不知果是此子否。南山白皎者，法術通神，可以延之，遣召行禁。我知皎處，試爲一請。」宗仁因懇祈之，山獠一人遂行。明日，皎果至，黃冠野服，杖策躡履，姿狀山野。禽獸爲祖。宗仁則又示以窮寓之端。皎笑日：「瑣事耳，爲君召而斬之。」因薙草剪木，規地爲壇，仍列刀水，而膠立中央。夜闌月曉，水碧山青，杉桂朦朧，溪聲悄然，時聞皎引氣呼叫召王升，發聲清長，激響遼絕，達曙無至者。宗仁私語僕使曰：「豈七百里王升而可一息致哉？」皎又詢宗仁曰：「物沉舟碎，果如所言，莫不自爲風水所害耶？」宗仁暨舟子又實告。皎曰：「果如是，王升安所逃形哉？」又謂宗仁所使曰：「然請郎君三代名諱，方審其術耳。」僕人告之。皎遂入深遠，別建壇墠，暮夜而再召之，長呼之聲，又若昨夕。良久，山中忽有應皎者，咽絕，因風始聞。久乃至皎處，則王升之魄也。皎於是責其奸蠹，數以罪狀。升求衷俯狀，稽顙流血。皎謂宗仁曰：「已得甘伏，可以行戮矣。」宗仁曰：「原其姦凶尤甚，實爲難恕，便行誅斬，則又不可，宜加以他苦焉。皎乃斥王升曰：「全爾腰領，當百日血痢而死。」升號泣而去。皎告辭，宗仁解衣以贈皎，皎笑而不受。有頃，舟船至，宗仁得進發江陵。詢訪王升，是其日皎召致之夕，在家染血痢，十旬而死。（出《異聞集》）

【譯文】

河陽從事樊宗仁，長慶中年，在鄂渚遊覽，因爲要去江陵，途中大受船伕王升的侮辱。宗仁剛剛舉爲進士，沒有能力制服他，只好總是寬容他。到江陵後，就把這件事告訴了在任的官員，王升受到重重的鞭笞。宗仁用別的船上三峽，從荊州出發不到十天，所乘的就船失去了纜繩，篙杆和槳櫓都不能控制。船伕說：「這隻船已被仇人施了法術了，要不，昨天在水上哪能總出故障呢？現在無法往前走了，不到五百米處要經過石灘，其艱難險阻爲一江之最。估計仇人的險惡用心在此，揣度我們的船到那裏時，必然觸礁船碎沉水。我們還是預先有所準備爲好。」宗仁便跟僕人下船上岸，用一條大繩子索着船，沿岸順流而行。第二天到了石灘的地方，船隻果然顛簸衝撞，恣意升沉，很快就破碎了。因爲有那條大繩子，人員幸無傷亡；但是船上的物品卻蕩然無存。峽岸上的道路幽深偏僻，上下數百里沒有人煙，宗仁只好與僕從們暫蔽於林蔭之下，喫的用的一無所有，險惡勞累，憂悶備至。派人報告當地官員，去了兩天仍未返回來。飢餓困頓，已臨絕境。那天夜裏，堆柴升火，宗仁與僮僕都圍着火堆和衣而睡。夜深時他猛然醒來，看見五個山裏的獵人坐在那裏，相貌特異，都拿着利器，瞪着眼睛張望，言語魯莽。假如他們揮刀上來，宗仁他們則只有束手等死而已。宗仁見他們要到跟前來，便高聲說道：「你們的家業該就在這山裏，我不幸船隻破碎，全部物品都沉沒了，困在岸上，等着豺狼來收拾我們。你們圓頭橫目，亦不爲我們難受着急，而且公然笑侮，幸災樂禍以至如此。我現在斷糧已經一天多了，你們家住附近的可趕快回去做飯，拿來救救我們這些快死的人。」他們互相看了看，便叫二人起來回去做飯，不到天亮就帶着米肉鹽酪之類回來了。宗仁借這些東西維持生命，以等待回信。他向他們說明船撞碎的原由，山獠說：「在峽裏行此術的人很多，所以遭遇此難的也很多。但是，別人施行此術或者還能解除，唯獨王升施行此術時，非沉船不可。不知究竟是不是這小子乾的。南山上有個叫白皎的人，法術通神，可以請他來，遣召行禁。我知道皎的住處，替你們請請看看。」宗仁誠懇地相求於他，那個山獠就去了。第二天，白皎果然來到，他頭戴黃冠身穿野服，手拄柺杖腳穿草鞋，一副山野之人的姿態相貌，禽獸是他的祖宗。宗仁又將這次歷險遭困的緣由跟他說了一遍。皎笑道：「小事一件。我替你把他召來殺了。」他清除草木，劃地爲壇，擺上刀和水，自己站在中間。夜深月明，水碧山青，樹影朦朧，溪水潺潺，不斷聽到皎在引氣呼叫召唉王升的聲音，發聲清晰悠長，迴音遼遠飄渺，遠達曙光到不了的地方。宗仁悄悄對僕使說：「難道七百里遠的王升，這一聲叫喚就能傳到他那裏嗎？」皎又詢問宗仁：「物沉船破，真如你說的那樣？莫不是因爲風大浪急纔出了事麼？」宗仁與船伕又把真實經過告訴了他。皎說：「果真如此，王升怎麼能跑沒影了呢？」又對宗仁的手下人說：「既然這樣，請把主人三代的名字告訴我，我才能推斷王升用的是什麼法術。」僕人便如實告訴了他。皎到山林深遠處另建了一個壇臺，晚上再召呼王升，長呼的聲音跟昨天一樣。過了很長時間，山裏面忽然有人應答王皎，嗚咽之聲低微，藉着風才能聽到。很久。這個人便來王皎面前，原來是王升的魂魄。王皎斥責他姦凶狠毒，歷數他的罪狀。王升跪在地上叩頭求饒，臉都叩破了流出血來。王皎對宗仁說：「他已甘願服罪，可以把他殺死了。」宗仁說：「論他的奸詐兇殘之嚴重，實在難以寬恕，要是施行斬殺，則不可以，應該給他增加別的痛苦。」王皎便喝叱王升道：「保全你的軀體，要你身染血痢，百日而死。」王升哭泣着去了。王皎告辭，宗仁脫下自己的衣服贈送王皎，皎笑而不受。過了一會兒，船隻到了，宗仁乘船進發江陵。打聽王升的下落，王升就在被皎召去的那天在家裏染上了血痢，一百天就死了。

賈耽

唐宰相賈耽秉政，直道事君，有未萌之禍，必能制除。至於陰陽時象緯，無不洞曉。有村人失牛，詣桑國師卜之，卦成，國師謂曰：「爾之牛，是賈相國偷將置於中帽笥中。爾但候朝時突前告之。」叟乃如其言所請。公詰之，具以卜者語告公，公於馬上笑，爲發巾笥。取式盤，據鞍運轉以視之，良久，謂失牛者曰：「相公不偷爾牛，要相公知牛去處，但可於安國觀三門後大槐樹之梢鵲巢探取之。」村叟逕詣三門上，見槐樹杪果有鵲巢，都無所獲，乃下樹。低頭見失牛在樹根，系之食草，草次是盜牛者家。（出《芝田錄》）

【譯文】

唐朝宰相賈耽執政期間，以忠直磊落態度輔佐皇上，凡有尚未萌發的災福，定能根治消除。至於陰陽星相占卜之類，他也無不通曉。有個農民丟失了一頭牛，到桑國師那裏占卜，卦成之後，桑國師對他說：「你的牛，是賈相國偷了去放在巾帽盒裏了。你只要等候上朝時突然到他面前將此事告訴他就行。」這個老農就按國師的話去見相國。相國盤問他，便將算卦人的話告訴了他，相國在馬上大笑，爲他打開巾盒，取出式盤，在馬鞍上運轉給他看，過了一段時間，對丟牛的說：「我沒偷你的牛，要想知道牛的去處，只要在安國觀三門後面大槐樹梢上的鵲窩去取就行。」老農徑直來到三門，見槐樹梢上果然有鵲巢。爬上去一看，毫無所獲，便從樹上下來。低頭一看，丟失的那頭牛正在樹根下，用繩拴着喫草，草的旁邊就是偷牛人的家。

茅安道

唐茅安道，廬山道士，能書符役鬼，幻化無端，從學者常數百人。曾授二弟子以隱形洞視之術，有頃，二子皆以歸養爲請。安道遣之。仍謂曰：「吾術傳示，盡資爾學道之用。即不得盜情而炫其術也。苟違吾教，吾能令爾之術，臨事不驗耳。」二子授命而去。時韓晉公滉在潤州，深嫉此輩。二子徑往修謁，意者脫爲晉公不禮，則當遁形而去。及召入，不敬，二子因弛慢縱誕，攝衣登階。韓大怒，即命吏卒縛之，於是二子乃行其術，而法果無驗，皆被擒縛。將加誅戮，二子曰：「我初不敢若是，蓋師之見誤也。」韓將並絕其源，即謂曰：「爾但致爾師之姓名居處，吾或釋汝之死。」二子方欲陳述，而安道已在門矣。卒報公，公大喜，謂得悉加戮焉。遽令召入，安道龐眉美髯，姿狀高古。公望見，不覺離席，延之對坐。安道曰：「聞弟子二人愚騃，幹冒尊嚴。今者命之短長，懸於指顧，然我請詰而愧之，然後俟公之行刑也。」公即臨以兵刀，械繫甚堅，召致階下，二子叩頭求哀。安道語公之左右曰：「請水一器。」公恐其得水遁術，因不與之。安道欣然，遽就公之硯水飲之，而噀二子。當時化爲雙黑鼠，亂走於庭前。安道奮迅，忽變爲巨鳶，每足攫一鼠，衝飛而去。晉公驚駭良久，終無奈何。（出《集異記》）

【譯文】

唐朝有個茅安道，是廬山的道士，能寫符降鬼，又能變化成各種形態，跟他學習的有幾百個人。他曾經教兩個弟子隱形和透視的法術，教了一段時間，兩個弟子都以回去撫養老人爲由請求回家。安道打發他們上路，但仍對他們說：「我教給你們的法術，只供你們學道之用，不要爲了取得名聲而炫耀你們的法術。如果違揹我的教誨，我能叫你們的法術遇事不得靈驗。」兩人領命而去。那時，韓晉公滉居潤州，深惡懂得法術的這些人。這兩個人直接去從從容容地拜見晉公，心裏想，如果晉公不以禮相待，那就遁形而去。等把兩人召進去時，晉公毫不客氣，兩人就傲慢隨便，提着衣服走上臺階，並不下跪行禮。韓晉公大怒，立即命令吏卒把他倆捆綁起來，兩人見狀便要施行法術逃脫，但法術果然不靈驗，兩人都被捉住綁起來了。晉公要把他倆殺死，兩人便說：「我們本來不敢這樣，這都是我們師父的錯誤啊！」晉公要把傳授法術的人也殺絕，便對他倆說：「你們只要將師父的姓名和住處告訴我，我就可能免除你們的死刑。」兩人剛要說，安道已來到門前。吏卒向晉公傳報，晉公大喜，心裏說，現在可以把他們統統殺掉了。立即令人把安道召進來，只見安道有兩道寬寬的眉毛和漂亮的鬍鬚，姿態神氣高遠古奧。晉公看後，不由自主地離開座席，請他與自己對面而坐。安道說：「聽說我的兩個弟子愚昧無知，冒犯了您的尊嚴。現在他倆的死活，掌握在您的手中。但我想責難羞愧他們，然後等您施行刑罰。」晉公便令兵士舉着兵器圍了上來，將其捆綁得很緊，那兩個人被召到階下時，頻頻叩頭哀求。安道對晉公身邊的人說：「請給我一杯水。」晉公害怕他施行水遁之術，堅決不給他。安道並不在乎，當即把晉公硯石的水喝了一口，然後噴向那兩個弟子。兩個弟子當時就化爲兩隻黑老鼠，在庭前亂跑。安道動作迅速，忽然變成一隻大鷹，一腳抓一隻老鼠，沖天飛去。晉公喫驚地看了好長時間，始終無可奈何。

駱山人

唐田弘正之領鎮州，三軍殺之而立王廷湊。即王武侯之（北夢瑣言侯作俊，之下有支字）屬也，廷湊生於別墅。嘗有鳩數十。朝集庭樹，暮集檐下，有里人駱德播異之。及長駢脅，喜陰符鬼谷之書，歷軍職，得士心。曾使河陽，回在中路，以酒困寢於路隅，忽有一人荷策而過，熟視之曰：「貴當列土，非常人也。」僕者寤。以告廷湊。馳數里及之，致敬而問，自雲濟源駱山人也，向見君鼻中之氣，左如龍而右如虎，二氣交王，應在今秋，子孫相繼。滿一百年。又云，家之庭合有大樹，樹及於堂，是其兆也。是年果爲三軍扶立。後歸別墅，而庭樹婆娑，暗庇舍矣。墅有飛龍山神，廷湊往祭之，將及祠百步，有人具冠冕，恭要於中路，廷湊及入廟，神像已側坐。因而面東。廟宇至今尚存。廷湊清儉公正，勤於朝廷，惠于軍民。子孫世嗣爲鎮帥。至朱梁時，王鎔封趙王，爲部將張文禮滅之。（出《北夢瑣言》）

【譯文】

唐代田弘正統領鎮州時，被三軍殺死而擁立王廷湊。王廷湊是王武侯的後代，他生於別墅之中。曾有幾十個斑鳩早晨停留在院裏樹上，傍晚則棲息在房檐下面，村人駱德便當作異聞到處傳佈。長大之後，肋骨緊緊地聯在一起，喜愛《陰符》、《鬼谷》之類的書籍，在軍隊裏任職，深得士卒之心。一次出使河陽，返回途中因爲酒喝多了睡倒在路旁，忽有一個手拿馬鞭的人從他身邊走過，仔細看了看他說道：「此人大富大貴，當被封疆列土，絕非尋常之人。」僕人是醒着的，便把這件事告訴了廷湊。廷湊策馬跑了幾里路追上這個人，向他表示敬意之後便詢問剛纔的事情，此人自稱濟源駱山人，說：「剛纔見您鼻孔裏的氣息，左面如龍右面如虎，二氣相交爲王，應驗的日子就在今秋。以後將由子孫代代相繼，一直延續一百年。」又說：「您家的院裏當有大樹，樹冠籠罩到正面的房子，這就是你家富貴的兆頭。」這一年果然被三軍扶立。後來他回到別墅，見庭院裏樹木參天。蔥蘢茂盛，樹蔭籠罩着房舍。別墅中有飛龍山神，廷湊前去祭祀，走到離祠廟百步遠時，有人冠冕整齊地恭候在路上迎接，筵請廷湊進入廟時，神像已經面東側坐。這座廟宇至今尚存。廷湊爲官清廉儉樸公正，勤政於朝廷，施惠于軍民。他的子孫世代相繼爲鎮州統帥。到朱氏建立的後梁時，王鎔被封爲趙王，後爲部將張文禮滅掉。

石旻

唐石旻有奇術，在揚州。段成式數年，不隔旬必與之相見。至開成初，在城親故間，往往說石旻術不可測。盛傳寶曆中，石隨尚書錢徽至湖州學院，子弟皆在，時暑月，獵者進一兔，錢命作湯。方共食，旻笑曰：「可留兔皮，聊志一事。」遂釘皮於地，壘墼塗之，上朱書一符，獨言曰：「恨校遲，恨校遲。」錢氏兄弟詰之，石曰：「欲共請君共記卯年也。」至太和九年，錢可復鳳翔遇害。歲在乙卯也。（出《集異記》，按見《酉陽雜俎》五）

【譯文】

唐代石旻有奇異之術，住在揚州。段成式一連數年，隔不上十天必定與他相見。到了開成初年，在城裏的親友故舊之間，都說石旻的法術妙不可測。盛傳寶曆年間，石旻隨同尚書錢徽到湖州學院，學生都在，當時是暑季，獵人進獻了一隻兔子，錢徽令人把它做成湯。大家剛要坐下來一塊兒喫，石旻笑着說：「可把兔子皮留下來，用它標記一件事。」他便把兔子皮釘在地上，塗抹好了，在上面用硃砂寫了一道符，咒語只有一句話：「恨校遲，恨校遲。」錢氏兄弟問他是什麼意思，石旻說：「想與各位共同記着卯年。」到了太和九年，錢徽便在鳳翔遇害，這一年正是乙卯年。

卷第七十九 方士四

慈恩僧 朱悅 王生 賈籠 軒轅集　杜可筠　許建宗　向隱 趙尊師　權師

慈恩僧

唐王蒙與趙憬布衣之舊，知其吏才。及趙入相，自前吉州新淦令來謁，大喜，給恤甚厚。時憲府官頗闕，德宗每難其授，而趙將（將字據明抄本加）授之。一日偶詣慈恩，氣色僧佔之曰：「觀君色，殊無喜兆。他年當得一年邊上御史矣。」蒙大笑而歸。翌日，趙乘間奏御史府殊闕人，就中監察尤爲急要，欲擇三數人。德宗曰：「非不欲補此官，須得孤直茂實者充，料卿只應取輕薄後生中朝子弟耳，不如不置。」趙曰：「臣之愚見，正如聖慮，欲於錄事參軍縣令中求。」上大喜曰：「如此即是朕意，卿有人未。」遂舉二人。既出，逢裴延齡，時以度支次對。曰：「相公奏何事稱意，喜色充溢。」趙不之對，延齡慍詈而去雲：「看此老兵所爲得行否。」奏事畢，因問趙憬向論請何事。上曰：「趙憬極公心。」因說御史事。延齡曰：「此大不可，陛下何故信之。且趙憬身爲宰相，豈諳（諳原作請，據許本改）州縣官績效，向二人又（《因話錄》六又下有不字）爲人所稱說，憬何由自知之，必私也，陛下但詰其所自，即知矣。」他日果問雲：「卿何以知此二人？」曰：「一是故人，一與臣微親，知之。」上無言。他日延齡入，上曰：「趙憬所請，果如卿料。」遂寢行。蒙卻歸故林，而趙薨於相位。後數年，邊帥奏爲從事，得假御史焉。（出《因話錄》）

【譯文】

唐朝王蒙與趙憬在爲官以前就相識，知道趙憬有做官的才能。等到趙憬入朝當了宰相，王蒙以吉州新淦縣令的身份來拜見趙憬，趙憬大喜，贈給他豐厚的禮物。當時，憲府的官員有不少空額，德宗皇帝每因找不到合適人選感到很難委任，趙憬想要委任幾個。有一天，王蒙偶然來到慈恩這裏，善觀氣色的僧人慈恩爲他占卜道：「察看您的氣色，實在沒有可喜的兆頭。以後您能得到個任期一年的邊鎮御史職位而已。」王蒙大笑着回去了。第二天，趙憬找機會奏稟皇上御史府非常缺人，其中監察官尤爲急需，自己想挑選幾個人。德宗說：「不是我不想補任這些官位，應當挑選耿直誠實的人來擔任纔是。料你只會挑選輕薄的年輕人和朝廷裏的子弟，這樣還不如空着。」趙憬說：「我的觀點與皇上的考慮完全一致，我打算在錄事參軍和縣令當中挑選。」皇上大喜道：「這麼辦，正合我的心意。不知你物色好人選沒有。」趙憬便舉出兩個人來。出來之後，遇見裴延齡，裴當時擔任度支次對。裴延齡說：「相公奏報了什麼稱心滿意的事情，這麼滿臉喜色？」趙憬沒有回答他，延齡生氣地嘟嘟噥噥走了，說：「看這個老兵的事情能不能辦成！」要奏明皇上的事情說完之後，延齡便問趙憬剛纔談論請示什麼事情了。皇上說：「趙憬完全是出以公心。」便說了關於補任御史的事。延齡說：「這件事萬萬不可，皇上憑什麼相信他？而且，趙憬身爲朝廷宰相，怎麼能瞭解州縣官員的政績如何，這兩個人過去又爲人們所議論，趙憬根據什麼說自己瞭解他們，其中必有私情，皇上只要盤問一下他的理由是什麼，就知道了。」又一天，皇上果然問道：「你怎麼知道這兩個人的情況呢？」趙憬說：「一個是過去的熟人，一個與我稍微有點親故，所以瞭解他們。」皇上沒說什麼。又有一天延齡入朝，皇上說：「趙憬請示的那件事，果然像你預料的那樣。」於是，這件事便沒能實行。王蒙告別趙憬返回原地，趙憬死在宰相位上。過了幾年，邊鎮統帥奏報朝廷王蒙任爲從事，王蒙便得到一個掛名的御史職銜。

朱悅

唐鄂州十將陳士明，幼而俊健，常鬥雞爲事。多畜於家，始雛，知其後之勇怯，聞其鳴必辨其毛色。時裏有道者朱翁悅，得縮地術。居於鄂。築室穿池，環布果藥，手種松桂，皆成十圍。而未嘗遊於城市。與士明近鄰爲佑，因與之遊。而士明褻狎於翁，多失敬。翁曰：「爾孺子無賴，以吾爲東家丘，吾戲試爾可否？」士明之居相去三二百步，翁以酒飲之，使其歸取雞鬥。自辰而還，至酉不達家，度其所行，逾五十里，及顧視，不越百步。士明亟返，拜翁求恕，翁笑曰：「孺子更侮於我乎？」士明雲：「適於中途已疲，詎敢復爾。」因垂涕，翁乃釋之。後敬事翁之禮與童孫齒焉。士明至元和中，戍於巴丘，遂別朱翁。（出《廣德神異記》）

【譯文】

唐朝鄂州十將陳士明，年幼時英俊健壯，常常鬥雞玩。他在家裏養了許多雞，還是雞雛的時候，他就他知道以後哪隻勇敢哪隻怯弱，聽到雞叫聲就能判斷那隻雞的毛是什麼顏色。當時，村裏有個老道叫朱悅，學得縮地術，也居住鄂州。在他蓋的房子和池塘四周圍統着果樹和藥用植物，親手栽植的松樹和桂樹都有十抱粗了，他卻從未到城裏遊玩過。他與陳士明是近鄰，這一天便與士明一起進城遊玩。士明對他很不尊重，動不動就耍弄他。朱老翁說：「你小子真無賴，因爲我是你東邊的鄰居，我開個玩笑考考你可以嗎？」士明居住的地方離這裏二三百步遠，朱翁給他弄酒喝了，讓他回去拿雞來鬥。早上辰時他就回去了，到酉時還沒到家，估計他走的路已超過五十里了，但等回頭看時，卻不過一百步遠。士明急忙返回來，拜倒在朱翁面前求饒，翁笑着說：「小子還侮辱我不？」士明說：「剛纔在途中我已很累了，哪敢再那樣？」說着流起淚來，朱翁便放了他。以後，士明恭恭敬敬地對待朱翁，其禮節之周到就像小孫子一樣。元和中年，士明應徵去巴丘戍衛，纔跟朱翁告別。

王生

唐韓晉公滉鎮潤州，以京師米貴，進一百萬石，且請敕陸路觀察節度使發遣。時宰相以爲鹽鐵使進奉，不合更煩累沿路州縣，帝又難違滉請，遂下兩省議。左補闕穆質曰：「鹽鐵使自有官使勾當進奉，不合更煩累沿路州縣。爲節度使亂打殺二十萬人猶得，何惜差一進奉官。」坐中人密聞，滉遂令軍吏李棲華就諫院詰穆公。滉雲不曾相負，何得如此。即到京與公廷辯。遂離鎮，過汴州，挾劉玄佐俱行，勢傾中外。穆懼不自得，潛衣白衫，詣興趙王生卜，與之束素，王謝曰：「勞致重幣，爲公夜蓍佔之。」穆乃留韓年命並自留年命。明日，令妹夫裴往請卦，王謂裴曰：「此中一人，年命大盛，其間威勢盛於王者，是誰。其次一命，與前相刻太甚，頗有相危害意。然前人必不見明年三月。卦今已是十一月，縱相害，事亦不成。」韓十一月入京，穆曰：「韓爪距如此，犯著即碎，如何過得數月。」又質王生，終雲不畏。韓至京，威勢愈盛，日以橘木棒殺人，判桉郎官每候見皆奔走，公卿欲謁，逡巡莫敢進。穆愈懼，乃歷謁韓諸子皋、羣等求解，皆莫敢爲出言者。時滉命三省官集中書視事，人皆謂與廷辯，或勸穆稱疾，穆懷懼不決。及衆官畢至，乃曰：「前日除張嚴常州刺史，昨日又除常州刺史。緣張嚴曾犯贓，所以除替。恐公等不諭，告公等知。」諸人皆賀穆，非是廷辯。無何穆有事見滉，未及通。聞閣中有大聲曰：「穆質爭敢如此。」贊者不覺走出，以告質，質懼。明日，度支員外齊抗五更走馬謂質曰：「公以左降邵州邵陽尉，公好去。」無言握手留贈，促騎而去。質又令裴問王生，生曰：「韓命祿已絕，不過後日。明日且有國故，可萬全無失矣。」至日晚，內宣出，王薨輟朝，明日製書不下。後日韓入班倒，牀舁出，遂卒。時朝廷中有惡韓而好穆者，遂不放穆敕下，並以邵陽書與穆。（出《異聞集》）

【譯文】

唐代，晉公韓滉鎮守潤州，因爲京都米價昂貴，便進奉一百萬石，亦請皇上命令陸路觀察節度使押運。當時宰相認爲鹽鐵使進奉物品，不宜另外煩累沿路各個州縣，皇帝又難以違背韓滉的請求，便將此事交給兩省議決。左補闕穆質說：「鹽鐵使自己有官使辦理進奉的事，不應再煩累沿途各個州縣。身爲節度使隨意打殺二十萬人都辦得到，爲何捨不得派一名進奉官？」坐中有人將穆的話祕密告訴了韓滉，滉便令軍吏李棲華到諫院責問穆公。滉說過去不曾有負於穆質，憑什麼這樣做？自己要馬上進京與穆公進行廷辯。於是離鎮守的地方，經過汴州，挾持着劉玄佐一塊兒去，勢傾朝廷內外。穆質害怕得不得了，偷偷穿上白衫到興趙求王生占卜，他給王生一捆絲布，王生稱謝道：「勞您送我這麼重的報酬，我要當夜就給您占卦。」穆質使留下韓滉和自己的生辰年歲。第二天，讓妹夫裴前去請卦，王生對裴說：「這裏面的一個人，命相特別旺盛，一生中的威勢勝過爲王的，這個人是誰？另外一個人的命相，與前面那個人相剋得太厲害，大有互相危害的意思。但前面那個人必定到不了明年三月。卦上的日子是今年十一月，縱然相害，事情也辦不成。」韓滉於十一月入京，穆質說：「韓的勢力如此之大，碰着他就立即粉身碎骨，怎麼能拖過好幾個月？」他又去問王生，王生一直告訴他不要畏懼。韓滉到京城後，威勢更盛，天天用橘木棒打死人，判案的官員一見到他就都逃跑，公卿大臣們本想去拜見他，也猶豫遲疑不敢登門。穆質更加恐懼，便多次拜見韓滉的兒子韓皋、韓羣等請求和解，但他們誰也不敢爲此事出面講情。當時韓滉命令三省官員集合到中書省辦公，人們都說韓滉要與穆質進行廷辯，有人勸說穆質稱病不要出面，穆質心存疑慮拿不定主意。等官員們都到了，韓滉便說：「前天我解除了張嚴的常州刺史職務，昨天又解除了一個常州刺史的職務。因爲張嚴曾經犯過貧贓的罪，所以撤換他。恐怕你們不知道，今天特意告訴你們。」大家都因這次亦不是廷辯而向穆質表示祝賀。沒過多久，穆質有事必須去見韓滉，沒等到通報便聽閣中有人大聲說：「穆質膽敢如此！」一位贊官不覺走了出來，把剛纔的事告訴了穆質，穆聽了十分害怕。第二天，度支員外齊抗深夜騎馬來對穆說：「您已降職爲邵州的邵陽尉，只管好好地去吧。」兩人沒說什麼便握手告別，策馬而去。穆質又叫夫裴去問王生，王生說：「韓滉的壽命和官運已經完了，不超過後天。明天且有國家的大變故。現在您可萬全無失了。」到了晚上，宮內宣佈出來：帝王逝世，停止朝拜。第二天，穆質降職的文書沒有下達。第三天，韓滉入朝倒在班內，用牀抬了出來，於是就死了。當時朝廷中有厭惡韓滉而喜歡穆質的人，便不將穆質貶官的命令發下來，亦把邵陽書給了穆質。

賈籠

穆質初應舉，試畢，與楊憑數人會。穆策雲：「防賢甚於防奸。」楊曰：「公不得矣，今天子方禮賢，豈有防賢甚於防奸。」穆曰：「果如此是矣。」遂出謁鮮于弁，弁待穆甚厚。食未竟，僕報雲：「尊師來。」弁奔走具靴笏，遂命徹食。及至，一眇道士爾。質怒弁相待之薄，且來者是眇道士，不爲禮，安坐如故。良久，道士謂質曰：「豈非供奉官耶？」曰：「非也。」又問莫曾上封事進書策求名否，質曰：「見應制，已過試。」道士曰：「面色大喜。兼合官在清近。是月十五日午後，當知之矣，策是第三等，官是左補闕。故先奉白。」質辭去。至十五日，方過午，聞扣門聲即甚厲，遣人應問。曰：「五郎拜左補闕。」當時不先唱第三等便兼官，一時拜耳，故有此報。後鮮于弁詣質，質怒前不爲畢饌，不與見。弁復來，質見之，乃曰：「前者賈籠也，言事如神，不得不往謁之。」質遂與弁俱往。籠謂質曰：「後三月至九月，勿食羊肉，當得兵部員外郎，知制誥。」德宗嘗賞質曰：「每愛卿對揚，言事多有行者。」質已貯不次之望，意甚薄知制誥，仍私謂人曰：「人生自有，豈有不喫羊肉便得知制誥，此誠道士妖言也。」遂依前食羊。至四月，給事趙憬忽召質雲：「同尋一異人。」及到，即前眇道士也。趙致敬如弟子禮，致謝而坐。道士謂質曰：「前者勿令食羊肉，至九月得制誥，何不相取信，今否矣，莫更有災否，曰，有厄。」質曰：「莫至不全乎？」曰：「初意過於不全，緣識聖上，得免死矣。」質曰：「何計可免？」曰：「今無計矣。」質又問：「若遷貶，幾時得歸？」曰：「少是十五年。補闕卻回，貧道不見。」執手而別，遂不復言。無何，宰相李泌奏，穆質、盧景亮於大會中。皆自言頻有章奏諫。曰（明抄本無曰字）國有善，即言自己出；有惡事，即言苦諫，上不納；此足以惑衆，合以大不敬論，請付京兆府決殺。德宗曰：「景亮不知，穆質曾識，不用如此。」又進決六十，流崖州，上御筆書令與一官，遂遠貶。後至十五年，憲宗方徵入。賈籠即賈直言之父也。（出《異聞集》）

【譯文】

穆質初應舉，考試結束，與楊憑等數人相會。穆在策論中說：「防賢甚於防奸。」楊憑說：「你說得不對，當今天子正在禮待賢士，怎麼說防賢甚於防奸呢。」穆說：「果然這樣那就對了。」他們便出去謁見鮮于弁，鮮于弁待穆甚厚。飯還沒喫完，僕人報告說：「尊師來了。」弁急忙跑去穿上朝靴帶好笏板，然後命人撤掉飯菜。來人進屋後，原來是一個瞎老道而已。穆很惱火鮮于弁待他禮薄，而且來的又是個瞎道士，所以不向來人行禮，依然安坐不動。過了一會兒，道士對穆說：「您難道不是喫奉祿的官人嗎？」答道：「不是。」又問他曾經上封事進書策而求官祿沒有，穆說：「現正在應制，已經通過考試。」道士說：「你的臉色上有大喜。及第的同時，還要在天子身邊爲官。本月十五日午後，你就知道了，策論是第三等，官位是左補缺，所以我先告訴你。」穆質告辭走了。到了十五日，剛過午，聽見敲門聲很響很急，打發人前去應對，報說：「五郎官拜左補缺。」當時，不先唱報「第三等」就是同時任了官職，要一塊兒拜接喜報，所以纔有剛纔那樣的報法。後來鮮于弁來見穆質，穆生氣那天沒讓他喫完飯，不與他見面。弁又來，質見了他，弁說：「前幾天那個道士就是賈籠，他料事如神，我們應該去拜見他。」質便與弁一塊兒去拜見。賈籠對穆質說：「後三月至九月，不要喫羊肉，你能得坐兵部員外郎職位，又有知制誥的官銜。」德宗皇帝曾經賞識穆質，說：「每愛卿對策，所說的事情多有可行的。」穆質已存在更大的希望，內心很看輕知制誥，私下裏對人說：「一個人該做什麼官天生就有這個運氣，哪有不喫羊肉便得知制誥的道理。這純粹是道士的妖言呀！」於是他又像過去一樣喫起羊肉來。到了四月，給事趙憬忽然召見穆質說：「咱倆共同去找一個異人。」到那裏一看，就是以前見過的那個瞎子道士。趙憬像弟子一樣致敬行禮，致謝之後方纔落座。道士對穆質說：「以前不讓你喫羊肉，到九月能得制誥。爲什麼不講信用？如今不同了，莫不是還有災禍嗎？對了，你有厄運！」穆質說：「不至於有生命危險吧？」道士說：「本來很危險，因爲你認識皇上，才能免除一死呵！」穆質問道：「有什麼辦法可以避免？」答：「如今無計可施了。」質又問：「若遭貶遷，多長時間能夠回來？」道士說：「最少是十五年。補缺要回去，貧道不能看見。」於是與他握手告別，不再說什麼。沒過多久，宰相李泌奏稱：穆質和盧景亮在大會中，都說自己不斷有章奏進諫，國家有善政，他們就說是自己出的主意；有壞事就說是他們苦諫皇上不採納；這種做法定以迷惑衆人，應當以大不敬論處，請交給京兆府裁決斬殺。德宗說：「盧景亮我不瞭解，穆質我曾經相識，不要這樣對待他。」又進言打杖六十，流放崖州。皇上御筆親書命令給他一個官銜。於是把穆質往邊遠地方貶遷了。後來，到了十五年，憲宗皇帝才把他徵召入宮。賈籠就是賈直言的父親。

軒轅集

唐宣宗晚歲，酷好長年術。廣州監軍吳德鄘離京日，病足頗甚。及罷，已三載矣，而疾已平。宣宗詰之，且言羅浮山人軒轅集醫之。遂驛詔赴京，既至，館山亭院。後放歸，拜朝散大夫廣州司馬，堅不受。臨別，宣宗問理天下當得幾年，集曰。五十年。宣宗大悅，及至晏駕，春秋五十。（出《感定錄》）

【譯文】

唐宣宗晚年，酷愛長壽之術。廣州監軍吳德鄘離京赴任的時候，腳患病，病得很重。等到任滿卸職時，已經三年了，腳的病也已經徹底好了。宣宗盤問他，他說是羅浮山人軒轅集給他醫治的。皇上便通過驛使傳詔令軒轅集赴京，到京後，軒轅集住在山亭院。後來皇上放他回去，授職朝散大夫廣州司馬，軒轅集堅決不接受。臨別時，宣宗問他按理天下能有幾年，軒轅集說：「五十年。」宣宗大悅。到他死亡時，整好是五十個春秋。

杜可筠

唐僖宗末，廣陵貧人杜可筠年四十餘，好飲不食，多雲絕粒。每酒肆巡座求飲，亦不見醉。人有憐與之酒，又終不多飲，三兩杯即止。有樂生旗亭在街西，常許或陰雨往他所不及，即約詣此，率以爲常。一旦大雪，詣樂求飲，值典事者白樂雲：「既已齧損，即須據物賠前人。」樂不喜其說，杜問曰：「何故？」樂曰：「有人將衣服換酒，收藏不謹，致爲鼠齧。」杜曰：「此間屋院幾何？」曰，若干。杜曰：「弱年曾記得一符，甚能卻鼠，即不如今有驗否，請以試之，或有徵，當可盡此室宇，永無鼠矣。」樂得符，依法焚之，自此遂絕鼠跡。杜屬秦彥、畢師鐸重圍際，容貌不改，皆爲絕糧故也。後孫儒渡江，乃寓毗陵。犯夜禁，爲刃死，傳其劍解矣。（出《桂苑叢談》）

【譯文】

唐朝僖宗末年，廣陵有個窮漢子叫杜可筠，四十多歲了，愛喝酒不喫飯，許多人都說他是粒米不沾。他常常在酒店裏挨個座位要酒喝，也不見他醉。有人同情他，送給他酒，又捨不得多喝，每次三兩杯而已。樂生在街西開了個酒亭，常讓他陰雨天沒處去時就到他那裏去，這已經是常事了。有一天下大雪，杜可筠又到樂生那裏要酒喝，趕上一個做典當工作的人對樂生說：「既然已經咬壞了，就應根據物的價錢賠償那個人。」樂生不高興他這麼說，杜可筠問道：「什麼原因？」樂生說：「有人拿衣服換酒，因爲收藏不謹慎，被老鼠咬破了。」杜說：「這裏有幾間房子多大的院落？」樂生說有許多。杜說：「小時候曾記得一個符，很能除去老鼠，不知道現在有沒有靈驗，請你替我試試看，或許能成，那就可以使這座宅院乾乾淨淨，永無老鼠。」樂生拿到符後，照法焚燒了，從此絕了鼠跡。杜可筠屬秦彥、畢師鐸在重圍中死，容貌不改變，都是因爲鼠不食的緣故。原來孫儒過了江，他便住在毗陵，因爲違犯了宵禁的規定，被用刀殺死了，傳說殺他的那把劍也分解了。

許建宗

唐濟陰郡東北六里左山龍興古寺前，路西第一院井，其水至深，人不可食，腥穢甚，色如血。鄭還古（明抄本鄭還古三字下有太和初與許建宗同寓佐山僅月餘聞此井建宗謂還古二十二字）曰：「可以同詣之。」及窺其井，曰：「某與回此水味何如？」還古及院僧曰：「幸甚。」遂命朱甌紙筆，書符置井中，更無他法。遂宿此院，二更後，院風雨黯黑。還古於牖中窺之，電光間，有一力夫，自以約索於井中，如有所釣，凡電三發光，洎四電光則失之矣。及旦，建宗封其井。三日後，甘美異於諸水，至今不變。還古意建宗得道者，遂求之，雲：「某非道者，偶得符術。」求終不獲。後去太山，不知所在。（出《傳異記》）

【譯文】

唐代，在濟陰郡東北方向六里左山龍興古寺的前面，路西邊第一個院有一口井，裏面的水特別深，人不能喫，又腥又臭，顏色如血。鄭還古跟許建宗說：「我們一塊兒去看看。」許建宗探身察看那口井，說：「我給你們恢復這井水的味道怎麼樣？」鄭還古與院裏的僧人說：「太好了。」便叫人拿來硃砂鉢子和紙筆，寫了一道符放進井裏，亦沒有再用別的方法。之後，他們就在這個院裏住宿，二更天后，院裏風雨交加，漆黑一團。鄭還古從窗縫裏往外瞧，看到電光之中有一健壯男子，自己把釣魚用的繩子放進井裏，好像有什麼東西要釣，一連發了三道電光，到第四道電光時這個人就不見了。等到天亮，建宗把這口井蓋嚴了。三天後，井水甘美異常，其他水都比不上，至今仍未改變。鄭還古認爲許建宗是得了道術的人，便去求他，建宗說：「我不是道士，偶爾得到點符術而已。」還古的請求始終沒得到什麼。建宗後來到太山去了，不知具體住在什麼地方。

向隱

唐天覆中，成汭鎮江陵，監軍使張特進元隨溫克修司藥庫，在坊郭稅舍止焉。張之門人向隱北鄰，隱攻歷算，仍精射覆，無不中也。一日，白張曰：「特進副監小判官已下，皆帶災色，何也？」張曰：「人之年運不同，豈有一時受災，吾不信矣。」於時城中多犬吠，隱謂克修曰：「司馬元戎，某年失守，此地化爲丘墟，子其志之。」他日復謂克修曰：「此地更變，且無定主。五年後，東北上有人，依稀國親，一鎮此邦，二十年不動，子志之。」他日又曰：「東北來者二十年後，更有一人五行不管，此程更遠，但請記之。」溫以爲憑虛，殊不介意。復謂溫曰：「子他時婚娶無男，但生一隊女也。到老卻作醫人。」後果密敕誅北司，張特進與副監小判官同日就戮，方驗其事。成汭鄂渚失律不還，江陵爲朗（朗原作郎，據明抄本改。）人雷滿所據，襄州舉軍（軍原作君。據許本改。）奪之。以趙匡明爲留後。大梁伐（伐原作代，據許本改）裹州。匡明棄城自固，爲梁將賀環所據。而威望不著，朗（朗原作郎，據明抄本改）蠻侵凌。不敢出城，自固而已。梁主署武信王高季昌自穎州刺史爲荊南兵馬留後。下車日，擁數騎至沙頭，朗（朗原作郎。據明抄本改）軍懾懼，稍稍而退。先是武信王賜姓朱，後複本姓。果符國親之說。克修失主，流落渚宮，收得名方，仍善修合，賣藥自給，亦便行醫。娶婦後，唯生數女。盡如向言。唐明宗天成二年丁亥，天軍圍江陵，軍府懷憂，溫克修上城白文獻王，具道此，文獻未之全信。溫以前事累驗，必不我欺。俄而朝廷抽軍。來年，武信薨，凡二十一年。而文獻嗣位，亦二十一年，迨至南平王。即此程更遠，果在茲乎。（出《北夢瑣言》）

【譯文】

唐朝天覆中年，成汭鎮守江陵，監軍使張特進與元隨溫克修看管藥庫，在坊邊租房暫住。張特進的門人向隱住在他的北鄰，向隱鑽研歷算，還精於射覆遊戲，沒有投不中的時候。一天，向隱對張特進說：「特進和副監小判官以下，個個面帶災難的氣色，這是怎麼回事呢？」張說：「每個人的命運各有不同，哪有同一時間受災的道理，我不相信。」這時，城裏有許多狗叫的聲音。向隱對溫克修說：「司馬元戎，某年失守，這個地方就化爲廢墟。你可要記着這件事。」另一天又對克修說：「此地要變更主人，又沒有固定的主人。五年後，東北方面有人，好像是位國親，一度鎮守這塊地方，二十年內不變。你記着這件事。」一天又對克修說：「東北來的那個人鎮守二十年後，接替他的一個人不相信陰陽五行。這段時間更長。請把這些記着。」溫克修以爲這些語全無實際憑據，根本不放在心上。向隱還對他說：「你以後結婚娶妻不生男孩，只生一羣女孩子。到年老時你卻從醫。」後來，朝廷果然密令誅東北司，張特進與副監小判官同一天被殺，這才應驗了那件事。成汭在鄂渚失利沒有回來，江陵被朗州人雷滿佔領，襄州又發兵奪了回來，用趙匡明爲留後。大梁派兵攻打襄州，趙匡明放棄城池保存自己，襄州被梁將賀環據守。但他的威望不高，朗州蠻人侵凌時，他不敢出城，只能固守。大梁君主命武信王高季昌從穎州刺史改爲荊南兵馬留後。高季昌下車後，帶領數人騎馬來到沙頭，朗軍望而生畏，慢慢撤退。在這之前，武信王曾被梁主賜姓朱，後來又恢復了本來的姓。果然符合向隱所謂「國親」的說法。溫克修失去主人後流落在渚宮，收集到許多有名的藥方，精心整理修補，靠賣藥維持生活，順便行醫看病。娶了老婆後，只生了幾個女孩。上述情況都跟向隱當初所說的一樣。唐明宗天成二年，天子的軍隊圍攻江陵，軍府擔憂，溫克修上城把前面自己的經歷都告訴了文獻王，文獻王並未完全相信這些。溫克修以爲前面經過的事屢屢應驗，必定不是欺人之談。不久，朝廷抽調軍隊，放棄了對江陵的圍攻。第二年，武信王高季昌去世，在位一共二十一年。文獻繼承其位，也統治了二十一年，直到南平王。向隱所說的「這段時間更長」，果然如此。

趙尊師

趙尊師者，本遂州人，飛符救人疾病，於鄉里間年深矣。又善役使山魈，令挈書囊席帽，故所居前後百里內，絕有妖怪鬼物爲人患者。有民阮瓊女，爲精怪所惑，每臨夜別梳妝，似有所伺，必迎接忻喜，言笑自若。召人醫療，即先知姓名。瓊乃奔請尊師救解，趙曰：「不勞親去，但將吾符貼於戶牖間，自有所驗。」乃白絹朱書大符與之。瓊貼於戶，至一更，聞有巨物中擊之聲，如冰墜地，遂攢燭照之，乃一巨鼉，宛轉在地，逡巡而死，符即不見，女乃醒然自悟，驚駭涕泣。瓊遂碎鼉之首，棄於壑間，卻詣尊師，備陳其事。趙慰勞之，又與小符，令女吞之。自後無恙。大符即歸於案上。（出《野人閒話》）

【譯文】

趙尊師本是遂州人，能用飛符給人治病，在鄉村住了多年了。又善於驅使山鬼，令其給自己提着書袋席帽，所以在他住處周圍一百里之內，絕對沒有妖怪鬼魅傷害人的事。居民阮瓊的女兒爲精怪所迷惑，每到夜晚就特別梳妝打扮一番，好像等待什麼人，必定有人來迎接賀喜，又說又笑，坦然自得。請人到家給她治療，她就先知道人家的姓名。阮瓊便趕來請趙尊師解救，趙說：「用不着我親自去，只要把我的符貼在門窗上，自會靈驗。」他便在白絹上用紅筆寫了一道大符給阮瓊。瓊回去後將符貼在門上，到一更天，聽到有大的物體撞擊之聲，像大冰塊落地一樣，他便舉着蠟燭去照，原來是一隻大鼉在地上翻滾，折騰一會兒就死了，貼在門上的符也立即不見了，女兒也像睡醒一樣明白過來，嚇得直哭。阮瓊把鼉的腦袋砸碎，將它扔進了溝壑，然後去見趙尊師，向他講述了事情的經過。趙對他表示祝賀與慰問，又給他一道小符，讓他叫女兒吞下去，此後就不會有什麼病災了。這時，大符已經飛回來落在桌子上。

權師

唐長道縣山野間，有巫曰權師，善死卜。至於邪魅鬼怪，隱狀逃亡，地祕山藏，生期死限，罔不預知之。或人請命，則焚香呼請神，僵仆於茵褥上，奄然而逝，移時方喘息，瞑目而言其事。奏師之親曰郭九舅，豪俠強梁，積金甚廣，妻臥病數年，將不濟。召令卜之。閉目而言曰：「君堂屋後有伏屍，其數九。遂令斸之，依其尺寸，獲之不差其一，旋遣去除之。妻立愈，贈錢百萬，卻而不受，強之，方受一二萬，雲神不令多取。又一日，臥於民家，瞑目輪十指雲：「算天下死簿，數其遐邇州縣死數甚多，次及本州村鄉，亦十餘人合死者，內有豪士張夫子名行儒與焉。」人有急告行儒者，聞而懼，遂命之至。謂張曰：「可以奉爲，牒閻罪山（明抄本罪作羅，又山字疑誤，當是出字）免之。」於是閉目，於紙上書之，半如篆籀，祝焚之。既訖，張以含胎馬奔奉之，巫曰：「神只許其母，子即奉還。」以俟異日，所言本州十餘人算盡者，應期而歿，惟張行儒免之。及牝誕駒，遂還其主。其牝呼爲和尚，雲：「此馬曾爲僧不了，有是報。」自爾爲人廷算者不少，爲人掘取地下隱伏者亦多，言人算盡者，不差晷刻。以至其家大富，取民家牛馬資財，遍山盈室。（出《玉堂閒話》）

【譯文】

唐朝，在長道縣的山野裏，有個巫師叫權師，善於死卜。至於邪魔鬼怪，隱藏的逃亡的，地下的祕密山裏寶藏，以及人的生死期限等，沒有他不能預先知道的。有人請他佔命，他點上香呼請神靈，直挺挺地倒在草地上，氣息奄奄而死去，過了一會兒才又喘氣，閉着眼睛便告訴你要問的事。這個人奏報權師說他的親戚叫郭九舅，爲人豪俠強梁，家裏有許多錢，妻子臥病多年，眼看沒有救了，叫您給算一算。權師閉着眼說：「這個人堂屋後面埋有死屍，共有九具。於是令人去掘，按他說的尺寸，一點兒不差地都找到了，緊接着又派人去將屍體除掉了。他的妻子便立即痊癒了，主人贈錢百萬，權師推卻不受，硬要給他，他才只收了一二萬，並說神靈不讓多拿。又一天，權師躺在一個村民家裏，閉着眼睛轉動十個手指說：「算計天下死人的賬簿，數着附近州縣死人的數目最多，其次是本州的村鄉，也有十多個該要死的人，其中有豪士張夫子名叫行儒的。」有人急忙去告訴了張行儒，張行儒聽了非常恐懼，便叫權師去。權師對張說：「我可以爲您效勞，寫個通牒請閻王爺把您免了。」於是閉上眼睛，在紙上寫，寫的字一半像篆文籀文。寫完後，禱告着燒化了。結束後，張行儒將一匹懷胎的奔馬奉還給他，權師說：「神只許其母，馬仔很快就奉還給您。」過了幾天，權師所說本州十多個壽命已經完了的人，都應期限而死了，唯獨張行儒沒有死。等到牝馬生下小駒，便送還給了主人。那匹牝馬他呼喚爲「和尚」，說：「這匹馬曾經爲僧不終，所以有此報應。」從那時起，權師在家裏給人家算卦的時候不少，替人家挖取地下隱藏物的時候也很多，說誰尋命已盡的，保證不差一時半刻。這樣以來，他家裏大大地富了起來，從人家掙來的牛羊資財，放了滿山堆了滿屋。

卷第八十 方士五

周隱克 張士政 陳休復 費雞師 嶽麓僧　強紳　彭釘筋　崔無斁 蜀士　陳岷　鄭山古　馬處謙 趙聖人　黃萬戶　何奎　孫雄 李漢雄

周隱克

周隱克，有術數，將相大僚鹹敬如神明，宰相李宗閔修弟子禮，手狀皆云然。前宰相段文昌鎮淮南，染疾，曰：「尊師去年雲我有疾，須臥六日。」段公與賓客博戲飲茶，周生連喫數碗，段起旋溺不已。良久，驚語尊師曰：「乞且放，虛憊交下不自持。」笑曰。與相公爲戲也，蓋飲茶慵起，遣段公代之。」（出《逸史》）

【譯文】

唐代有個道士叫周隱克，掌握道術和歷算，將相大臣都對他敬若神明，宰相李宗閔對他行弟子之禮，行禮恭敬，連手也不放下。前宰相段文昌鎮守淮南，得了病，說：「尊師去年就說我要得病，須要臥牀休息六天。」段相公跟賓客們賭誰能喝茶，周隱克一口氣喝了好多碗，段公便起牀沒完沒了地去撒尿。過了好長時間，段公才明白過來，喫驚地對尊師說：「求您暫且放了我吧，我現在已經是虛弱疲憊交加，不能支持了。」周隱克笑着說：「跟相公開開玩笑。因爲喝多了茶又懶得起來，便讓相公替代我。」

張士政

唐王潛在荊州，百姓張士政善治傷折。有軍人損脛，求張治之。張飲以一藥酒，破肉，取碎骨一片，大如兩指，塗膏封之，數日如舊。經二年餘，脛忽痛，復問於張。張曰：「前君所出骨寒則痛，可遽覓也。」果獲於牀下，令以湯洗，貯於絮中，其痛即愈。王子弟與之狎，嘗祈其戲術。張取草一掬，再三揉之，悉成燈蛾飛去。又畫一婦女於壁，酌滿杯飲之，酒無遺滴。逡巡，畫婦人面赤半日許。其術終不傳人。（出《逸史》）

【譯文】

唐代，王潛駐紮在荊州，一個老百姓叫張士政，善治外傷骨折。有個軍人腿部骨折，去求張士政醫治。張先給他一種藥酒喝了，然後剖開肉，取出碎骨頭一片，像兩個手指那麼大，便將刀口塗上藥膏封好。幾天之後，傷腿就復原了，長得跟原來一樣。過了兩年多，這條腿忽然痛起來，這位軍人又去問張士政。張說：「這是因爲從前給你取出來的那塊骨頭寒冷所以你的腿就疼痛，可去立即找到它。」果然在牀下找到了那塊骨頭，叫他用熱水洗了洗，藏在棉絮裏面，這個人的腿痛便立即痊癒了。王潛的子弟們常跟張士政鬧着玩，曾求他表演遊戲的法術。張士政拿來一把草，用手反覆揉搓，就都變成小燈蛾飛去了。他又畫一個女人在牆上，倒一杯酒給她喝，酒喝得一滴也不剩。過了一會兒，畫的女人便面紅耳赤了半天。張士政的法術始終不傳授給別人。

陳休復

唐李當鎮興元，褒城縣處士陳休復號陳七子，狎於博徒，行止非常。李以其妖誕械之，而市井中又有一休復。無何殞於狴牢，遽都腐敗，所司收而瘞之。爾後宛在褒城，李驚異不敢復問。一旦愛女暴亡，妻追悼成疾，無能療者。幕客白曰：「陳處士真道者，必有少君之術，能祈之乎？」李然之，因敬而延召，陳曰：「此小事爾。」於初夜，帷裳設燈炬，畫作一門，請夫人下簾屏氣。至夜分，亡者自畫門入堂中，行數遭，夫人愊憶，失聲而哭，亡魂倏然滅矣，然後戒勉，令其抑割。李由是敬之。（出《北夢瑣言》）

【譯文】

唐朝，李當鎮守興元時，褒城縣有個處士叫陳休復，人稱陳七子，整日跟賭徒們廝混，行爲舉止很不規矩。李當因爲他妖里妖氣荒誕不經給他帶上枷鎖關了起來，大街上卻又出現一個陳休復。關着的這個陳休覆沒有多久就死在監牢裏，很快就腐爛了，看守的人收拾他的屍首埋掉了。以後，陳休復仍然活動在褒城，李當十分驚異，不敢再問這件事。一日，李當的愛女突然死了，妻子也同思念痛悼女兒而傷心過度得了病，沒有人能治。有個幕客跟李當說：「陳處士是個真正得道的人，一定有治療夫人的法術，能去請他嗎？」李當同意去請，便把陳休復恭恭敬敬地請了來，陳說：「此乃小事一件而已。」入夜，在帷幛裏面點上燈，在帷幛上面畫了一個門，讓夫人放下牀頭的簾子平心靜氣地躺下。到了半夜，死亡的女兒便從畫的那個門口進入堂屋，在裏面走了幾圈，夫人憂傷鬱結，放聲大哭，亡魂一下子就不見了，然後，好一番勸戒勉勵，讓她不要思念女兒。夫人的病從此就好了。李當因爲這件事很敬重陳休復。

費雞師

唐蜀有費雞師，目赤無黑睛，本濮人，段成式長慶初見之，已年七十餘。或爲人解疾，必用一雞，設祭於庭，又取江石如雞卵，令疾者握之，乃踏步作氣噓叱，雞旋轉而死，石亦四破。成式舊家人永安初不信。嘗謂曰：「爾有大厄。」因丸符逼令吞之，復去其左足鞋及襪，符展在足心矣。又謂奴滄海：「爾將病。」令袒而負戶，以筆再三畫於外，大言曰：「過過。」墨跡遂透著背焉。（出《酉陽雜俎》）

【譯文】

唐代，四川有個費雞師，兩眼通紅沒有黑眼珠，本來是濮地人，段成式在長慶第一次見到他時，已經七十多歲了。有時給別人治病，必定用一隻雞放在院裏供起來，又從江裏面拿塊鵝卵石讓病人握在手裏，他則踏步運氣作聲，那隻雞撲騰掙扎而死，病人握住的石頭也碎成四塊。段成式的舊家人永安開始時並不相信。費雞師曾對永安說：「你有大難。」於是將一道符做成丸狀逼迫他吞下去，又脫掉他左腳上的鞋和襪子，便見那道符已張貼在他的腳心上了。費雞師又對家奴滄海說：「你要生病。」便令他光着膀子靠門站立，費用毛筆在門的另一面畫來畫去，大聲說道：「過！過！」墨跡便透到滄海的背上。

嶽麓僧

唐廣南節度下元隨軍將鍾大夫，忘其名，晚年流落，旅寓陵州，多止佛寺。仁壽縣主簿歐陽衎愍其衰老，常延待之，三伏間患腹疾，臥於歐陽舍，逾月不食。慮其旦夕溘然，欲陳牒州衙，希取鍾公一狀，以明行止。鍾曰：「病即病矣，死即未也。既此奉煩，何妨申報。」於是聞官。爾後疾愈，孫光憲時爲郡倅，鍾惠然來訪，因問所苦之由，乃曰：「曾在湘潭，遇干戈不進，與同行商人數輩就嶽麓寺設齋，寺僧有新合知命丹者，且雲：『服此藥後，要退，即飲海藻湯，或大期將至，即肋下微痛，此丹自下，便須指揮家事，以俟終矣。』遂各與一緡，吞一丸。他日入蜀，至樂溫縣，遇同服丹者商人，寄寓樂溫，得與話舊，且說所服之效。無何，此公來報肋下痛，不日其藥果下。急區分家事，後凡二十日卒。某方神其藥，用海藻湯下之，香水洗沐，卻吞之。昨來所苦，藥且未下，所以知未死。」兼出藥相示。然鍾公面色紅潤，強飲啗，似得藥力也，他日不知其所終，以其知命有驗，故記之焉。（出《北夢瑣言》）

【譯文】

唐朝廣南節度使的下屬元隨軍將鍾大夫，忘記他叫什麼名了，晚年流落，旅居在陵州，大多數時日住在佛寺裏。仁壽縣的主簿歐陽衎可憐他年老體弱，經常筵請招待他，鍾大夫在三伏天壞肚子，躺在歐陽的家裏，一個多月不喫東西。歐陽擔心他馬上就會嚥氣，想陳報州衙，希望得到鍾公的一份自述狀，以表明他的經歷行止。鍾說：「病了就是病了，死卻還沒死成。這件事既然又要麻煩你，那就由你直接申報吧。」於是，歐陽就把鍾公病重的事報告了官府。後來鐘的病痊癒了，當時孫光憲任郡守的副職，鍾善意地去訪問他，問他爲何如此苦惱，孫便說：「我曾經在湘潭，遇上打仗不能前進，與同行的幾個商人到嶽麓寺祭奠，寺僧有新制的知命丹，並對我們說：『喫下這知命丹之後，要想把它打掉，就服用海藻湯，或者到壽命完結時，感覺肋下微微作痛，此丹就會自行排泄下來，那就必須趕緊安排家事，等着嚥氣。』我們每人給了他一千文錢，吞了一丸。日後進入蜀地，到了樂溫縣，遇到一塊兒服丹的商人也住在樂溫，便與他話舊，而且談到服丹的功效。沒過多久，這個人來報告說肋下痛，不幾天那吞下去的知命丹果然排泄下來了。他急忙安排了家事，二十天後死了。我正感到此藥神奇，用海藻湯把它打下來，用香水洗滌乾淨，再吞下去。前幾天所以苦惱，因爲藥還沒有自己下來，所以知道沒到死的日子。」他同時拿山藥來給鍾公看。但鍾公面色紅潤，勉強喝了藥，好像得到藥力一樣，日後不知他的結局如何，因爲這知命丹的功效很靈驗，所以記在這裏。

強紳

唐鳳州東谷有山人強紳，妙於三戒，尤精雲氣。屬王氏初並秦鳳，張黃於通衢，強公指而謂孫光憲曰：「更十年，天子數員。」又曰：「並汾而來悠悠，梁蜀後何爲哉。」於時蜀兵初攻岐山，謂其旦夕屠之。強曰：「秦王久思妄動，非四海之主，雖然，死於牖下，乃其分也。蜀人終不能克秦，而秦川亦成丘墟矣。」爾後大滷與王鳳翔不羈，秦王令終，王氏絕祚，果葉強生言。有鹿盧蹺術。自雲老夫耄矣，無人可傳，其書藏在深穩處古杉樹中。因與孫光憲偕詣，開樹皮，髮蠟緘，取出一通絹書，選吉辰以授，爲強嫗止之。謂孫少年矣，慮致發狂，俾服膺三年，方議可否。（出《北夢瑣言》）

【譯文】

唐代，鳳州東谷有個山人叫強紳，妙於三戒之道，尤精雲氣之術。時值王氏剛剛兼併秦鳳之地，正在大街上張揚，強紳指着他們跟孫光憲說：「再過十年就會出現好幾個天子。」又說：「吞併汾地以來這麼長時間了，在蜀地建立梁國後還做些什麼呢。」當時蜀兵開始攻打歧山，自稱旦夕之間就會蕩平秦地。強紳說：「秦王早就想妄動，要除掉各方的霸主，但他卻死在牖下，這是他命中註定的。蜀人最後攻不下秦地，而秦川也要變成荒丘的。」後來，大滷與王鳳翔不受約束，秦王的法令行不通，王氏也丟了王位，果然應了強紳的話。有一種鹿盧蹺術，強紳自稱年老無人可傳，把那本書藏在了深山隱蔽處的古杉樹裏。他與孫光憲一起到了那裏，剝開樹皮和蠟封，取出一冊絹子書，選擇吉日良辰要向他傳授，被強紳的老伴制止了。她說孫光憲太年輕了，擔心他會因爲掌握此術之後發狂，等他服務三年之後，才能考慮是否可以向他傳授。

彭釘筋

唐彭濮間。有相者彭克明。號彭釘筋。言事多驗。人以其必中。是有釘筋之名。九隴村民唐氏子。家富穀食。彭謂曰。唐郎即世。不掛一縷。唐氏曰。我家粗有田隴。衣食且豐。可能裸露而終哉。後一日。江水泛漲。潭上有一兔。在水中央。唐謂必致之。乃脫衣泅水。無何爲泛波漂沒而卒。所謂一縷不掛也。其他皆此類。繁而不載。（出《北夢瑣言》）

【譯文】

唐朝，在彭濮一帶，有個相命人叫彭克明，綽號彭釘筋。他說的事情多數應驗，人們由於他說的話差不多句句準確，所以才送他一個「釘筋」的綽號。九隴村民唐氏的兒子，家裏富足有的是糧食，彭對唐氏說：「您的兒子死的時候一絲不掛。」唐氏說：「我家有許多田畝，衣食也很豐裕，他怎麼能光着身子離開人世呢？！」後來有一天，江水氾濫，水潭裏漂着一隻兔子，正在水的中央，唐氏的兒子以爲一定能捉到它，便脫掉衣服泅水游過去，不一會兒便被氾濫的江水沖走淹死了。正所謂一絲不掛而身亡。關於彭釘筋的事情都與這件事類似，就不一件件地記載了。

崔無斁

僞王蜀先主時，有道士李皓，亦唐之宗室，生於徐州，而遊三蜀。詞辯敏捷，粗有文章。因棲陽平化，爲妖人扶持，上有紫氣，乃聚衆舉事而敗，妖輩星散，而皓獨罹其禍。先是李皓有書，召玉局仙楊德輝赴齋。有老道士崔無斁自言患聾，有道而託算術，往往預知吉凶。楊德輝問曰：「將欲北行，如何？」令崔書地作字，乃書北千兩割字，崔公以千插北成乖字，曰：「去即乖覺。」楊坐不果去，而皓齋日就擒，道士多罹其禍。楊之倖免，由崔之力也。（出《北夢瑣言》）

【譯文】

僞王蜀先主時，有個道士李皓，也是唐朝皇帝的宗室，生於徐州而遊於三蜀。他口齒伶俐。能言善辯，而且略有文彩。棲陽平化爲妖人扶持，上有紫氣，他便聚衆起兵作亂，結果失敗了，妖人們紛紛逃散，而李皓卻身歷其禍。事先，李皓曾經寫信召集玉局仙楊德輝等人前來參加齋會。有位老道士崔無斁自稱耳聾不去赴會，他是道業很深的人，憑藉算術往往預知吉凶。楊德輝問道：「我要到北面去，吉凶如何？」他讓崔無斁在地上寫字，崔便寫了「北」和「千」兩個分割開的字，然後把「千」字插入「北」字中間成了個「乖」字，說：「去了一定要乖覺，要見機行事。」楊德輝果然沒有去。李皓在齋會的那一天被擒，別的趕會道士也經歷了這場禍事。楊德輝能夠倖免於難，是由於崔無斁的幫助。

蜀士

僞王蜀有王氏子承協，幼承蔭，有文武才，性聰明，通於音律。門下常養一術士，潛授戰陣之法，人莫知之。術士襤褸弊衣，亦不受承協之資鏹。承協後因蜀主講武於星宿山下，忽於主前呈一鐵槍，重三十餘斤，請試之。由是介馬盤槍，星飛電轉。萬人觀之，鹹服其神異。及入城，又請盤城門下鐵關，五十餘斤，兩人舁致馬上，當街馳之，亦如電閃。大賞之，擢爲龍捷指揮使。其諸家兵法，三令五甲，懸之口吻。以其年幼，終不付大兵柄。奇異之術，信而有之。（出《王氏見聞錄》）

【譯文】

僞王蜀有王氏子承協，自幼承襲受封，兼有文武之才，天資聰明，通曉音律。他在門下長期供養着一個術士，暗中教授他戰陣之法，人們都不知道。這位術士衣衫襤褸，也不接受承協送給他的錢財。承協後來因爲蜀主在星山下講武，突然在主前呈上一杆鐵槍，重三十餘斤，請求試練一下。於是，承協便勒馬輪槍，星飛電轉，神出鬼沒。萬人看了他的表演，人人佩服其武藝神奇。等到進了城門，又讓他揮舞城門下的鐵門栓，門栓重約五十多斤，兩個人抬到馬上之後，承協就在大街上勒馬飛舞起來，依然星飛電轉，神出鬼沒。蜀主大爲賞識，頒以重獎，並任命他爲龍捷指揮使。至於諸家兵法，無論三令五甲，他都能口若懸河地熟練背誦。因爲他年幼，所以沒有交給他大的兵權。其他的奇異法術，相信他也能通曉。

陳岷

後唐莊宗世子魏王繼岌伐蜀，回軍在道，而有鄴都之變。莊宗與劉後命內臣張漢賓齎急詔，所在催魏王歸闕。張漢賓乘驛，倍道急行，至興元西縣逢魏王，宣傳詔旨。王以本軍方討漢州，康延孝相次繼來，欲候之出山，以陳凱歌。漢賓督之。有軍謀陳岷，比事梁，與漢賓熟，密問張曰：「天子改換，且是何人？」張色莊曰：「我當面奉宣詔魏王，況大軍在行，談何容易。」陳岷曰：「久忝知聞，故敢諮問。兩日來有一信風，新人已即位矣，復何形跡？」張乃說：「來時聞李嗣元過河，未知近事。」岷曰：「魏王且請盤桓，以觀其勢，未可前邁。」張以莊宗命嚴，不敢遷延，督令進發。魏王至渭南遇害。（出《王氏見聞錄》）

【譯文】

後唐莊宗的嫡長子魏王繼岌討伐蜀地，在回軍途中發生了鄴都之變。莊宗與劉後命令內臣張漢賓帶着急詔，到魏王所在的地方催他回朝。張漢賓乘着驛馬，加速急行，到興元西縣碰到魏王，向他宣讀了皇帝的詔旨。魏王說自己正在率軍討伐漢州，康延孝接着也要到來，要等他出山之後，再回朝報告勝利的消息。張漢賓督促他趕快回朝。有個軍謀陳岷正在勾結投降大梁，他與漢賓熟識，所以密問張漢賓道：「天子已經改換，新登基的天子是誰？」張漢賓神色莊嚴地說：「我奉皇命當面宣詔要魏王回京，況且大軍正在行進之中，要想事梁，談何容易！」陳岷說：「因爲過去與您熟識，所以纔敢向您打聽情況。這兩天有一股信風，我知道新人已經即位了。另外還有什麼情況？」張漢賓便說：「來的時候聽說李嗣元已經過了河，近幾天的事情我就不知道了。」陳岷說：「應當請魏王原地不動，以觀形勢的變化。不可往前開進。」張漢賓因爲莊宗皇帝的命令極嚴，不敢拖延，所以督令魏王立即進發。魏王到渭南時遇害。

鄭山古

僞蜀王先主時，有軍校黃承真就糧於廣漢綿竹縣，遇一叟曰鄭山古，謂黃曰：「此國於五行中少金氣，有剝金之號，曰金煬鬼。此年蜀宮大火，至甲申、乙酉，則殺人無數，我授汝祕術，詣朝堂陳之。儻行吾教以禳鎮，庶幾減於殺伐。救活之功，道家所重，延生試於我而取之。然三陳此術，如不允行，則止亦不免。蓋泄於陰機也，子能從我乎？」黃亦好奇，乃曰：「苟稟至言，死生以之。」乃齎祕文詣蜀。三上不達，乃嘔血而死。其大火與乙酉亡國殺戮之事果驗。孫光憲與承真相識，竊得窺其祕緯，題雲黃帝陰符，與今陰符不同，凡五六千言。黃雲受於鄭叟，一畫一點，皆以五行屬配，通暢亹亹。實奇書也。然漢代數賢（賢原作言，據明抄本改）生於綿竹。妙於讖記之學，所云鄭叟，豈黃扶之流乎。（出《北夢瑣言》）

【譯文】

僞蜀先主時，有個軍校叫黃承真催運糧食到了廣漢綿竹縣，遇見一個老頭叫鄭山古，對黃承真說：「這個國家在五行之中缺少金氣，有個剝金名稱，叫金煬鬼。今年蜀國王宮要起大火，到甲申年和乙酉年則有無數人被殺害，我教給你祕密的法術，到朝上去陳述。倘若施行我教的法術除禍鎮災，可能會免除殺伐的災難。救人活命的功勞本是道家所看重的，請您爲了我而這麼辦。但是，如果再三陳述我教您的法術，他們仍然不允許施行，那就算了。災禍不能免除。那也是暗中註定的機運呀！您能按我說的去辦嗎？」黃承真也好奇，便說：「如果讓我說心裏話，那就是：爲了此事，生死不懼。」他便帶有祕密文書到了蜀國。幾次呈報都沒有送到國王那裏，黃承真便吐血而死。結果，宮中起火與乙酉亡國殺戮的事情應驗發生。孫光憲跟黃承真互相認識，當初他曾偷看到那件祕術的大概，裏面寫道：黃帝的陰符，與現在的陰符不同，共有五六千字。黃承真說這份祕術是一位鄭翁交給他的，上面的一畫一點，全用陰陽五行對應搭配。通暢流利，實在是一部奇書啊！但是，漢代許多賢能之人生於綿竹，精通讖記這門學問，黃承真所說的鄭老翁，莫不是黃扶之流嗎？

馬處謙

僞王蜀葉逢，少明悟，以詞筆求知，常與孫光憲偕詣術士馬處謙，問命通塞。馬曰：「四十已後，方可圖之，未間，苟或先得，於壽不永。」於時州府交闢，以多故參差，不成其事。後充湖南通判官。未除官之前，夢見乘船赴任，江上候吏，旁午而至，迎入石窟。覺後，話於廣成先生杜光庭次，忽報敕下，授檢校水部員外郎。廣成曰：「昨宵之夢，豈小川之謂乎？」自是解維，覆舟於犍爲郡青衣灘而死，即處謙之生知。葉逢之兇夢，何其效哉。光憲自蜀沿流，一夕夢葉生雲：「子於青衣亦不得免。」覺而異之，泊發嘉州，取陽山路，乘小舟以避青衣之險。無何篙折，爲泛流吸入青衣，幸而獲濟。豈鬼神尚能相戲哉。（出《北夢瑣言》）

【譯文】

僞王蜀時有個葉逢，少年聰明，以詩詞文章知名，常常跟孫光憲一起拜見術士馬處謙，卜問命運通達與否。馬處謙說：「四十歲以後，你纔能有官運；不到時候，如果先得到官位，你的壽命就不長。」當時，州府交闢，因爲種種原因耽誤了，升官的事情沒有辦成。後來充任湖南的通判官。未封官之前，他夢見乘船赴任，在江上等候差吏，快到中午時便到了，把他迎接到一個石洞裏去。睡醒以後，他在杜廣成家裏說起此事，忽然傳報皇帝的敕命傳下來了，封他爲檢校水部員外郎。廣成說：「昨天晚上的夢，指的豈不是小川嗎？」葉逢於是解維發船，登程赴任，走到犍爲羣青衣灘時，船翻身亡，這就是馬處謙原先的預見。葉逢那天晚上做的兇夢，何其見效！孫光憲從四川沿着長江順流而下，一天夜間夢見葉生說：「你在青衣灘也不能倖免。」睡醒之後非常驚異，他停下船來不再沿江直奔嘉州，而取道陽山旱路，然後換乘小船避開青衣灘之險阻。無奈船篙斷了，被激盪的水流吸進青衣灘，幸而又被救了出來。難道鬼神也能互相開玩笑嗎？

趙聖人

僞蜀有趙溫圭，善袁許術，占人災祥，無不神中，蜀謂之趙聖人。武將王暉事蜀先主，累有軍功。爲性兇悍，至後主時，爲一二貴人擠抑，久沈下位，王深銜之。嘗一日，於朝門逢趙公，見之驚愕，乃屏人告之曰：「今日見君面有殺氣，懷兵刃，欲行陰謀。但君將來當爲三任郡守，一任節制，自是晚達，不宜害人，以取殃禍。王大駭，乃於懷中控一匕首擲於地，泣而言曰：「今日比欲刺殺此子，便自引決，不期逢君爲開釋，請從此而止。」勤勤拜謝而退。王尋爲郡，遷秦州節度。蜀亡，老於咸陽。宰相範質親見（見字原闕，據明抄本補）王，話其事。（出《玉堂閒話》）

【譯文】

僞蜀有個趙溫圭，擅長袁許的法術，給別人占卜吉祥災禍，無不神算妙中，蜀人稱他爲趙聖人。武將王暉在蜀國先主手下效力時，戰功累累。他爲人性格魯莽兇悍，到了後主執政時，被一兩個權貴的大臣排擠壓抑，長時間沉沒在低下的職位上，懷恨在心。曾經有一天，他在朝門下面遇見趙公，趙公看見他十分驚愕，便屏退左右告訴他說：「今天看見你面帶殺氣，懷裏藏着刀想暗算別人。但是，你將來會成爲三任郡守，一任節制，只是晚一些罷了，不宜害人而招致災禍。」王暉十分喫驚，便從懷裏掏出一柄匕首扔在地上，哭泣着說：「今天本想刺殺這小子，然後引頸自殺，不料遇到你爲我開導解釋，我從此以後再不這麼蠻幹了。」說完，頻頻拜謝，向趙公告辭。王暉很快就當了郡守，又遷升爲秦州節度使。僞蜀滅亡後，他老死於咸陽。宰相範質親眼看見過王暉，王暉跟他說了自己經歷的這些事情。

黃萬戶

僞王蜀時，巫山高唐觀道士黃萬戶。本巴東萬戶村民，學白虎七變術，又云學六丁法於道士張君。常持一鐵鞭療疾，不以財物介懷，然好與鄉人爭訟，州縣不之重也。或州刺史文思輅亦有戲術，曾剪紙魚投於盆內而活，萬戶投符化獺而食之。其鐵鞭爲文思輅收之，歸至涪州亡其鞭，而卻歸黃矣。有楊希古，欲傳其術，坐未安，忽雲，子家中已有喪穢，不果傳，俄得家訃母亡。又蜀先主召入宮，列示諸子，俾認儲後，萬戶乃指後主。其術他皆仿此。唯一女爲巫山民妻，有男傳授祕訣，將卒，戒（戒字原闕，據明抄本補）家人勿殮，經七八日再活，不久卻殞也。青城縣舊有馬和尚，宴坐三十五年，道德甚高。萬戶將卒，謂家人曰：「青城馬和尚來，我遂長逝也。」是年，馬師亦遷化。（出《北夢瑣言》）

【譯文】

僞王蜀時，巫山高唐觀有個道士叫黃萬戶。黃萬戶本是巴東萬戶村民，學過白虎七變術，又說跟道士張君學過六丁法。他常常拿着一條鐵鞭給別人治病，從不把財物放在心上，然而好與鄉鄰們打官司，所以州衙縣府並不看重他。戎州刺史文思輅也掌握遊戲的法術，他曾剪了紙魚放到盆裏就變成活魚，黃萬戶則把一道符投進去化成一隻獺把魚吃了。黃的鐵鞭被文思輅收了去，往回走到涪州時鐵鞭又丟了，結果卻回到了黃萬戶的手裏。有個叫楊希古的，想請黃向他傳授法術，還沒坐好黃忽然說：「你家裏出喪事了。」結果沒向他傳授，很快他就得到母親死亡的訃告。還有一次蜀國先主召黃萬戶入宮，先主將自己的兒子一個個介紹給他，讓他認認誰是將來王位的繼承人，黃便指定是後主。有關他的法術如何靈驗的其他事情，都與這幾件事相彷彿。他只有一個女兒，是巫山一個平民的妻子。有個男兒，向他傳授祕訣，說將來自己死了時，要戲誡家人不要入殮，過七八天就能復活，但這個男兒不久就死了。青城縣過去有個馬和尚，靜坐了三十五年，道德非常高。萬戶要死時對家人說：「青城馬和尚要來，我要與世長辭了。」在萬戶長辭的這一年，馬和尚也去世了。

何奎

僞王蜀時，閬州人何奎，不知何術，而言事甚效，既非卜相，人號何見鬼，蜀之近貴鹹神之。鬻銀肆有患白癲者，傳於兩世矣，何見之謂曰：「爾所苦，我知之矣，我爲嫁聘，少鐶釧釵篦之屬，爾能致之乎，即所苦立愈矣。」癩者欣然許之，因謂曰：「爾家必有他人舊功德，或供養之具在焉，亡者之魂所依，故遣爲此崇，但去之必瘳也。」患者歸視功德堂內，本無他物，忖思久之，老母曰：「佛前紗窗，乃重圍時他人之物，曾取而置之，得非此乎？」遽徹去，仍修齋懺，疾遂痊。竟受其鐶釧之贈。何生未遇，不汲汲於官宦，末年祈於大官，自布衣除興元小尹，金紫，兼妻邑號，子亦賜緋，不之任，便歸閬州而卒，顯知死期也。雖術數通神，而名器逾分，識者知後主政悉此類也。（出《北夢瑣言》）

【譯文】

僞王蜀時，閬州有個人叫何奎，他不懂什麼法術，但說什麼事情卻非常準確，又不是占卜相面之類，人們都叫他何見鬼，蜀之近貴都把他當作神奇的人物看待。一家銀店有患白癜風的，已經流傳了兩代了，何奎見到他時對他說：「你的苦處我知道，我因爲嫁娶的事正缺少鐶釧釵篦之類的首飾和化妝用品，你能送給我這些東西嗎？如果能辦到，你的苦處就立即痊癒。」那個患癲癇病的人欣然答應了他，何奎便跟他說：「你家裏肯定有別人以前供佛的事，有供奉用具留在那裏，死人的魂靈便依附在它上面，所以用它來作祟害人，只要把它除去，必定消除病患。」患者回家仔細察看供佛的殿堂，並沒發現什麼東西，想了很久，他老母親便說：「佛像前面的紗窗，原來是重圍時別人的東西，我過去拿來放在那裏的，莫非就是這件東西？」於是立即把它撤掉，仍舊修齋打懺供佛，患者的病便痊癒了。何奎也終於接受了這個人耳環手鐲之類的贈品。何奎年輕時沒有做官的機遇，他也不亟亟於官宦之途，晚年才祈求於大官，從平民百姓封爲興元縣是小尹，授三五品以上的職銜，他的妻子也被封地封號，兒子也授予五品以上的職銜，他並沒去上任，便回到閬州死在故鄉，顯然，他是預先就知道自己的死期的。他雖然法術通神，但晚年的名位已經超過了他的福分。識者知道蜀後主的爲政就與這事類似。

孫雄

嘉州夾江縣人孫雄，號孫卯齋，其言事亦何奎之流。僞蜀主歸命時，內官宋愈昭將軍數員。舊與孫相善，亦神其術。將赴洛都，鹹問將來升沈。孫俯首曰：「諸官記之，此去無災無福，但行及野狐泉已來稅駕處，曰孫雄非聖人耶，此際新舊使頭皆不見矣。」諸官鹹疑之。爾後量其行邁，合在鹹京左右，後主罹僞詔之禍，莊宗遇鄴都之變，所謂新舊使頭皆不得見之驗也。（出《北夢瑣言》）

【譯文】

孫雄是嘉州夾江縣人，字號爲孫卯齋，他的料事如神也屬於何奎之流。僞蜀主歸順唐朝時，有位內官宋愈將此事透露給幾員將軍。這幾個人過去都跟孫雄很友善，也神奇於他的術數。他們要去洛陽，便都去詢問孫雄將來的升沉如何。孫雄俯首道：「各位官人記着我說的話，這次你們去洛陽，無災禍也無福氣，但是走到野狐泉已到了歇駕住宿之處，你們會說孫雄並非聖人呀，這個時候，新舊使頭都見不到了。」各位官員都很懷疑。後來，他們估量了自己的行程，當時正在鹹京前後，而那個時間正好是蜀後主因爲背叛朝廷自立爲王而遭禍，唐莊宗皇帝又遇上鄴都兵變，所謂「新舊使頭皆不得見」正好應驗了。

李漢雄

李漢雄者，嘗爲欽州刺史，罷郡，居池州。善風角推步之奇術，自言當以兵死。天祐丙子歲，遊浙西，始入府而嘆曰：「府中氣候甚惡，當有兵亂，期不遠矣。吾必速回。」既見，府公厚待之，留旬日，未得遽去。一日晚出逆旅，四顧而嘆曰：「禍在明日，吾不可留。」翌日晨，入府辭，坐客位中，良久曰：「禍即今至，速出猶或可。」遂出至府門，遇軍將周交作亂，遂遇殺害於門下。（出《稽神錄》）

【譯文】

李漢雄曾經擔任欽州刺使，免除郡守官職後居住在池州。他擅長風角推步的奇異法術，自己說將來一定死在兵器之下。唐昭宗天佑丙子年，李漢雄旅遊到了浙西，他剛走進府衙時就驚歎道：「府內氣氛太惡劣，肯定要出現兵亂，爲期不遠了，我必須迅速回避。」見到府公後，主人以厚禮招待他，留他住了十天，所以沒能立即離開這裏。一天晚上，他走出客店，向周圍看了看嘆道：「災禍就在明天，我不能再留在這裏。」第二天早上，他到府內辭行，在客人的位置上坐了好長時間後便說：「災禍馬上就要到來，迅速出去或許還可避過。」說完往外走，到府門時遇到軍將周交作亂，便被殺害於府衙門前。

# 太平廣記之異人異僧釋證卷（第81-101卷）

異人異僧釋證卷目錄

卷第八十一 異人一 韓稚 幸靈 趙逸 梁四公

卷第八十二 異人二 陸法和 王梵志 王守一 李子牟 呂翁　管子文

袁嘉祚 鄭相如

卷第八十三 異人三 續生 張佐 陸鴻漸 賈耽 治針道士　貞元末布衣

柳成 蘇州義師　吳堪

卷第八十四 異人四 苗晉卿 義寧坊狂人 張儼 奚樂山 王居士　俞叟

衡嶽道人 李業 石旻　管涔山隱者　宋師儒 會昌狂士

唐慶 盧鈞

卷第八十五 異人五 趙知微 擊竹子 張浚 金州道人 李生　徐明府

華陰店嫗 李客 蜀城賣藥人　劉處士　張武　茅山道士

逆旅客　教坊樂人子　蔣舜卿趙知微 九華山道士

卷第八十六 異人六 黃萬祐 任三郎 黃齊 王處回 天自在　掩耳道士

抱龍道士 何昭翰 盧延貴 杜魯賓 建州狂僧 劉甲

盧嬰　趙燕奴

卷第八十七 異僧一 釋摩騰 竺法蘭 康僧會 支遁釋摩騰

卷第八十八 異僧二 佛圖澄

卷第八十九 異僧三 釋道安 鳩摩羅什 法郎 李恆沙門

卷第九十異僧四 杯渡 釋寶誌

卷第九十一 異僧五 永那跋摩 法度 通公 阿專師 阿禿師　稠禪師

釋知苑 法喜 法琳　徐敬業　駱賓王永那跋摩

卷第九十二 異僧六 玄奘 萬回 一行 無畏 明達師　惠照

卷第九十三 異僧七 宣律師

卷第九十四 異僧八 華嚴和尚 唐休璟門僧 儀光禪師 玄覽　法將

卷第九十五 異僧九 洪昉禪師 相衛間僧 道林 淨滿　法通

卷第九十六 異僧十 僧伽大師 迴向寺狂僧 懶殘 韋皋 釋道欽　辛七師

嘉州僧 金剛仙 鴟鳩和尚

卷第九十七 異僧十一秀禪師 義福 神鼎 廣陵大師 和和　空如禪師　僧些

阿足師 鑑師　從諫

卷第九十八 異僧十二李德裕 齊州僧 抱玉師 束草師 惠寬　素和尚　懷信

佛陀薩 興元上座 趙蕾 懷浚 智者禪師　法本

卷第九十九 釋證一 僧惠祥 阿育王像 王淮之 惠凝 靈隱寺　侯慶

大業客僧 蛤像 光明寺 十光佛 李大安 韋知十

劉公信妻

卷第一百釋證二 長樂村聖僧 屈突仲任 婺州金剛 菩提寺豬　李思元

僧齊之 張無是 張應 道嚴

卷第一百一 釋證三 邢曹進 韋氏子 僵僧 雞卵 許文度 玄法寺 商居士

黃山瑞像 馬子云 雲花寺觀音 李舟 惠原 延州婦人

鎮州鐵塔 渭濱釣者

卷第八十一 異人一

韓稚 幸靈 趙逸 梁四公

韓稚

漢惠帝時，天下太平，干戈偃息，遠國殊鄉，重譯來貢。時有道士韓稚者，終之裔也，越海而來，雲是東海神君之使，聞聖德洽於區宇，故悅服而來庭。時東極扶桑之外，有泥離國，亦來朝於漢。其人長四尺，兩角如蜼，牙出於脣，自腰已下有垂毛自蔽，居於深穴，其壽不可測也，帝雲：「方士韓稚解絕國言，問人壽幾何，經見幾代之事。」答雲：「五運相因，遞生遞死，如飛塵細雨，存歿不可論算。」問女媧已前可問乎，對曰：「蛇身已上，八風均，四時序。不以威悅，攪乎精運。」又問燧人以前，答曰：「自鑽火變腥以來，父老而慈，子壽而孝。犧軒以往，屑屑焉以相誅滅，浮靡囂薄，淫於禮，亂於樂，世欲澆僞，淳風墜矣。」稚具以聞，帝曰：「悠哉杳昧，非通神達理者難可語乎斯道矣。」稚亦以斯而退，莫之所知。（出《王子年拾遺記》）

【譯文】

漢惠帝在位時，戰爭平息，天下太平，遠方的國家和偏僻的地域，紛紛前來朝貢。當時有個道士叫韓稚的，是終的後代，他越海而來，自稱是東海神君的使者，聽說漢皇帝的聖明德政遍施於環宇，所以心悅誠服而前來朝拜。同時，在東面很遠處扶桑以外的地方。有個泥離國，亦派人來向漢帝朝拜。那人身長四尺，頭上有兩個角像蠶繭形狀，長長的牙齒露在嘴脣外面，從腰部往下生着長長的毛遮蔽着，住在深洞裏，沒法推算他到底有多大歲數，惠帝說：「方士韓稚懂得遠方國家的語言，問問這個人有多大歲數，經歷過幾代的事情。」這個人答道：「五運相因，不斷地生不斷地死，就像飛塵細雨一樣，活着多少代死了多少代是無法計算的。」問他女媧以前的事知道與否，他說：「在蛇身人以前，八方的風就有規律地吹着，四個季節就有序地變化着。人們不分強弱，能夠掌握萬物運行的精要而生存着。」又問他燧人氏以前的事情，答道：「自從鑽木取火改變腥羶以來，父輩年老而慈祥，子輩年壯而孝敬。自從犧軒氏以後，就有各種原因頻繁地互相殺伐，虛華不實，囂鬧澆薄，淫於禮儀，亂於音樂，世俗澆離虛僞，淳樸自然之風氣喪失了。」韓稚把這個人說的話全部告訴了皇帝，皇帝說：「混沌矇昧的年代實在長遠呀，除非通神達理的人是很難跟他講清這些道理的呀！」韓稚也因此而告退，不知他到哪裏去了。

幸靈

晉幸靈者，豫章建昌人也，立性少言。與人羣居，被人侵辱，而無慍色，邑里皆號爲癡，父兄亦以爲癡。常使守稻，有牛食稻，靈見而不驅，待牛去，乃整理其殘亂者。父見而怒之，靈曰：「夫萬物生天地之間，各得其意，牛方食禾，奈何驅之？」父愈怒曰：「即如汝言，複用理壞者何爲？」靈曰：「此稻又得終其性矣。」時順陽樊長賓爲建昌令，發百姓作官船，令人作楫一雙。靈作訖而未輸，俄而被人竊。竊者心痛欲死，靈曰：「爾無竊吾楫子乎？」竊者不應，須臾甚痛。靈曰：「爾不以情告我者死。」竊者急，乃首應。靈於是以水飲之，病乃愈。船成，以數十人引一艘，不動。靈助之，船乃行。從此人皆畏之，或稱其神。有龔仲儒女，病積年，氣息才屬，靈以水噀之，應時大愈。又呂猗母黃氏，痿庳一十餘年，靈去黃氏數尺而坐，瞑目寂然，有頃，謂猗曰：「扶夫人起。」猗曰：「得疾累年，不可卒起。」靈曰：「試扶起。」於是兩人扶以立，又令去扶人，即能自行，乃留水一器而飲之。高悝家內有鬼怪言語，器物自行，大以巫祝厭之，而不能絕。靈至門，見符甚多，曰：「以邪救邪，豈得已乎？」並使焚之，其鬼怪遂絕。從爾已後，百姓奔赴如雲。靈救愈者，多不敢（明抄本敢作受）報謝。立性至柔，見人即先拜，輒自稱名。凡草木之夭傷于山林者必起埋（明抄本起埋作理起）之，器物傾覆於途路者必舉正之。（出《豫章記》）

【譯文】

晉代有個叫幸靈的，是豫章建昌縣人，生性寡言少語。與大家在一起時，被別人侮辱了也不生氣，同村人都稱他傻子，父親和哥哥也認爲他癡呆。家裏人常常讓他看守稻田，有牛喫稻子，他看見了也不驅趕，等牛走了之後，就去整理被踐踏亂了的稻子。父親見了很生氣，幸靈卻說：「萬物生長於天地之間，各得其意，牛剛纔喫莊稼，憑什麼去趕它？」父親憤怒地說：「即使像你說的那樣，還用去整理被踏壞的稻子幹啥？」幸靈說：「這踏壞的稻子也應該終其性命呀，怎麼能見它們受傷而不管呢？」當時，順陽人樊長賓是建昌縣令，他徵發百姓製作官船，命令每人做一雙船槳。靈做完了後還沒送交上去，很快就被人偷走了。偷的人心痛得要死，靈說：「你沒偷我的槳嗎？」偷的人沒回答，頓時痛得更厲害了。靈說：「你不把實情告訴我，就會死的。」偷的人着急了，便點頭承認。靈於是拿水來給他喝，他的病便好了。船造成後，用十個人拉一艘，船不動；靈伸手相助，船這才往前走。從此，別人都對他表示敬畏，有人稱他是神仙。龔仲儒的女兒病了多年了，奄奄一息；靈拿水來噴她，結果立時大愈。呂猗的母親黃氏，癱瘓了十多年了，靈在離黃氏幾尺遠處坐着，閉上兩眼寂然無聲，過了一會兒，對呂猗說：「把夫人扶起來。」呂猗說：「得病多年了，不能馬上起來。」靈說：「試着扶起來看看。」於是兩人扶她站起來了，靈又讓扶她的人離開，於是便能自己走路，靈又給他們留下一杯水讓病人喝。高悝家裏有鬼怪說話，屋裏的器物自己走路，他用巫術大加鎮壓也不見效。幸靈來到他門前看見有許多符，說：「以邪救邪，哪能根絕呢。」叫他把符統統燒了，家裏的鬼怪便絕跡了。從那以後，百姓們便如雲湧一般跑到幸靈家裏求他，經他救愈的人多數都不敢報答致謝。幸靈生性特別柔順和氣，見到人就首先行禮，動輒自報姓名。凡有草木夭損受傷于山林的，他見了一定扶起或掩埋好；凡有器物翻倒於路途上的他見了一定去扶正它們。

趙逸

後魏崇義裏有杜子休宅，地形顯敞，門臨御路。時有隱士趙逸者，雲是晉武時人，晉朝舊事，多所記錄。正光初，來至京師，見子休宅，嘆息曰：「此是晉朝太康寺也。」時人未之信，問其由，答曰：「龍驤將軍王浚平吳後，立此寺，本有三層浮圖，用磚爲之。」指子休園曰：「此是故處。」子休掘而驗之，果得磚數萬，並有石銘雲：「晉太康六年，歲次乙巳，九月甲戌朔，八日辛巳，儀同三司襄陽侯王浚敬造。」時園中果菜豐蔚，林木扶疏，乃服逸言，號爲聖人。子休遂拾宅爲靈應寺，所得之磚，造三層浮圖，好事者問晉朝京師何如今日，逸曰：「晉朝民少於今日，王侯帝宅與今日相似。」又云：「自永嘉以來，二百餘年，建國稱王者，十有六君，吾皆遊其都鄙，目見其事。國滅之後，觀其史書，皆非實錄，莫不推過於人，引善自向。符生雖好勇嗜酒，亦仁而不殺，觀其治典，未爲兇暴。及詳其史，天下之惡皆歸焉。苻堅自是賢主，賊君取位，妄書生惡，凡諸史官，皆此類也。人皆貴遠賤近，以爲信然。當今之人，亦生愚死智，惑已甚矣。」問其故。逸曰：「生時中庸之人耳，及其死也，碑文墓誌，莫不窮天地之大德，生民之能事。爲君共堯舜連衡，爲臣與伊尹等跡，牧民之官，浮虎慕其清塵，執法之吏，埋輪謝其梗直。所謂生爲盜蹠，死爲夷齊，妄言傷正，華詞損實。」當時作文之士，慚逸此言，步兵校尉李登問曰：「太尉府前磚浮圖，形制甚古，未知何年所造。」逸雲：「晉義熙十二年，劉裕伐姚泓軍人聽作。」汝南王聞而異之，因問何所服餌以致延年。逸雲：「吾不閒養生，自然長壽。郭璞常爲吾筮雲，壽年五百歲，今始餘半。」帝給步挽車一乘，遊於市裏，所經之處，多說舊跡，三年已後遁去，莫知所在。（出《洛陽伽藍記》）

【譯文】

後魏時，崇義裏有一座杜子休的宅院，地形顯耀敞亮，門前面臨官道。當時有個叫趙逸的隱士，說是晉武帝時候的人，有關晉朝時代的舊事，他大部分都記得。後魏（即北魏）正光初年他來到京都，看見杜子休的宅院後嘆息道：「這是晉朝當年的太康寺呀！」當時人們都不相信，問他原因，答道：「當年龍驤將軍王浚平定吳國後，建立了這座寺，本來有三層佛塔，用磚砌的。」他指着子休的園子說：「這就是原來的地址。」子休掘土檢驗他說的話，果然挖得幾萬塊磚，並有塊石頭上刻着銘文道：「晉太康六年，歲次乙巳，九月甲戌朔，八月辛巳，儀同三司襄陽侯王浚敬造。」當時園子裏的果樹和蔬菜長得豐茂旺盛，更有林木蔥蘢，人們便信服了趙逸的話，稱他爲聖人。杜子休也施捨出自己的宅院作爲靈應寺，挖得的磚用來建造三層佛塔，好事的人問趙逸晉朝時的京都與現在對比到底怎麼樣，趙逸說「晉朝時居民比現在少，王侯們的宅第與現在相似。」又說：「自從永嘉年以來，二百餘年間，建國稱王者共有十六個君主，我都遊歷過京都的附近，親眼看見其中的事情。每個國家興亡之後，看看他們的史書，都不是據實記錄，沒有人不是將過失推卸給別人，把好事引到自己身上。苻生雖然好勇嗜酒。但也懂得仁政而不輕易殺人，看着治理國家的政策法律，並不敢兇暴。但在詳細記載他的史書裏天下所有的壞事都歸在他身上。苻堅自然是賢明的君主，但他竊取君位，隨意杜撰，枉加惡名，所有史官都是這種類型。人們都尊貴遠的而賤視近的，以爲史官的話都是真實的。當今之人也是以爲活着的就愚蠢，死了的纔是聰明人，實在是被迷惑得太厲害了。」有人問他爲什麼會是這樣，趙逸說：「一個人活着的時候，儘管不過是中庸之輩而已，但在他死了以後，在他的碑文墓誌裏面，無不蒐羅盡天地之間的大德和活着的人所能辦到的好事。這個人是君主，則說他能與堯舜抗衡；這個人是大臣，就說他與伊尹有同等的政績；凡是管理臣民的行政官員，就說他像浮虎一樣令人慕其清塵；凡是執法的官員，就說他有埋輪大志令人稱謝他的耿直。所謂活着時是大賊盜蹠，死後就誇稱爲聖賢伯夷叔齊所有這些，統統是運用虛妄之言中傷正氣，藉助華麗辭令損害事實。」當時舞文弄墨的文士，個個愧聞趙逸的這一番言論，有個武官步兵校尉李登問道：「太尉府前磚砌的佛塔，形式甚爲古老，不知是何年建造的。」趙逸說：「那是東晉義熙十二年時，劉裕討伐姚泓的軍人建造的。」汝南王聽了趙逸上面的話以後，非常驚異，便問他服用了什麼長生不老藥，才使他如此長壽。趙逸說：「我不懂得什麼善生之道，而是自然長壽。郭璞當年爲我占卦說，我的壽長爲五百年，現在開始還剩下一半。」皇帝給了他人力拉的車一輛，他周遊市區，所到之處，大都能說出舊跡，三年之後，他隱遁而去，沒人知道他在什麼地方。

梁四公

梁天監中，有罣闖（上音攜，下琛去）顬傑（上萬，下傑）、麩黅（上蜀，下湍）、仉腎（上掌，下覩）四公謁武帝，帝見之甚悅，因命沈隱侯約作覆，將與百僚共射之。時太史適獲一鼠，約匣而緘之以獻。帝筮之遇蹇（艮下，坎上）之噬嗑（震下，離上）。帝佔成，羣臣受命獻卦者八人，有命待成俱出，帝佔決，置諸青蒲，申命闖公揲蓍，對曰：「聖人布卦，其象吉（明抄本吉作告）矣，依象辯物，何取異之，請從帝命卦。」時八月庚子日巳時，闖公奏請沈約舉帝卦上一蓍以授臣，既撰佔成，置於青蒲而退。讀帝佔曰：「先蹇後噬嗑是其時，內艮外坎是其象。坎爲盜，其鼠也。居蹇之時，動其見嗑，其拘繫矣。噬嗑六爻，四無咎，一利艱貞，非盜之事，上九荷校滅耳兇，是因盜獲戾，必死鼠也。」羣臣蹈舞呼萬歲。帝自矜其中，頗有喜色。次讀八臣佔詞，或辯於色，或推於氣，或取於象，或演於爻，或依鳥獸龜龍，陰陽飛伏，其文雖玄遠，然皆無中者。末啓闖公佔曰：「時日王相，必生鼠矣。且陰陽晦而入文明，從靜止而之震動，失其性必就擒矣。金盛之月，制之必金。子爲鼠，辰與艮合體，坎爲盜，又爲隱伏，隱伏爲盜，是必生鼠也。金數於四，其鼠必四。離爲文明，南方之卦，日中則昃。況陰類乎。晉之繇日，死如棄如，實其事也，日斂必死。」既見生鼠，百僚失色，而尤闖公曰：「佔辭有四，今者唯一，何也？」公曰：「請剖之。」帝性不好殺，自恨不中。及至日昃，鼠且死矣，因令剖之，果妊三子。是日，帝移四公於五明殿西閣，示更親近，其實囚之，唯朔望伏臘，得於義賢堂見諸學士。然有軍國疑議，莫不參預焉，大同中，盤盤國、丹丹國、扶昌國、高昌國遣使獻方物，帝命有司設充庭法駕，雅樂九闋，百僚具朝服如元正之儀。帝問四公：「異國來廷，爵命高下，欲以上公秩加之。」黅公曰：「成王太平，周公輔政，越裳氏重譯來貢，不聞爵命及之。春秋邾楚之君，爵不加子。設使其君躬聘，依禮經，位止子男。若加以上公，恐非稽古。」帝固謂黅公更詳定之。俄屬暴風如旋輪，曳帝裙帶，帝又問其事，公曰：「明日亦未果，請他日議之。」帝不懌，學士羣誹之。向夕，帝女墜閣而死，禮竟不行。後詰之，對曰：「旋風襲衣，愛子暴殞。更何疑焉。」

高昌國遣使貢鹽二顆，顆如大斗，狀白似玉。幹蒲桃、刺蜜、凍酒、白麥面。王公士庶皆不之識。帝以其自萬里絕域而來獻，數年方達。文字言語，與梁國略同。經三日，朝廷無祗對者，帝命傑公迓之。謂其使曰：「鹽一顆是南燒羊山月望收之者，一是北燒羊山非月望收之者。蒲桃七是洿林，三是無半。凍酒非八風谷所凍者，又以高寧酒和之。刺蜜是鹽城所生，非南平城者。白麥面是宕昌者，非昌壘真物。」使者具陳實情，面爲經年色敗，至宕昌貿易填之。其年風災，蒲桃刺蜜不熟，故駁雜。鹽及凍酒，奉王急命，故非時爾。因又向紫鹽醫珀，雲自中路，遭北涼所奪  
，不敢言之。帝問傑公羣物之異，對曰：「南燒羊山鹽文理粗，北燒羊山鹽文理密。月望收之者，明徹如冰，以氈橐煮之可驗。蒲桃洿林者皮薄味美，無半者皮厚味苦。酒是八風谷凍成者，終年不壞，今臭其氣酸，洿林酒滑而色淺，故云然。南平城羊刺無葉，其蜜色明白而味甘，鹽城羊刺葉大，其蜜色青而味薄。昌壘白麥面烹之將熟，潔白如新，今面如泥且爛。由是知蜜麥之僞耳。交河之間平磧中，掘深數尺，有末鹽，如紅如紫，色鮮味甘，食之止痛。更深一丈，下有瑿珀，黑逾純漆，或大如車輪，末而服之，攻婦人小腸症瘕諸疾。彼國珍異，必當致貢，是以知之。

傑公嘗與諸儒語及方域雲：「東至扶桑，扶桑之蠶長七尺，圍七寸，色如金，四時不死。五月八日嘔黃絲，佈於條枝，而不爲繭。脆如綖，燒扶桑木灰汁煮之，其絲堅韌，四絲爲系，足勝一鈞。蠶卵大如燕雀卵，產於扶桑下。齎卵至句麗國，蠶變小，如中國蠶耳。其王宮內有水精城，可方一里，天未曉而明如晝，城忽不見，其月便蝕。西至西海，海中有島，方二百里，島上有大林，林皆寶樹，中有萬餘家，其人皆巧，能造寶器，所謂拂林國也。島西北有坑，盤坳深千餘尺，以肉投之，鳥銜寶出，大者重五斤，彼雲是色界天王之寶藏。四海西北，無慮萬里，有女國，以蛇爲夫，男則爲蛇，不噬人而穴處。女爲臣妾官長，而居宮室。俗無書契，而信呪詛，直者無他，曲者立死。神道設教，人莫敢犯。南至火洲之南，炎崑山之上，其土人食蝑蟹髯蛇以闢熱毒。洲中有火木，其皮可以爲布，炎丘有火鼠，其毛可以爲褐，皆焚之不灼，污以火浣。北至黑谷之北，有山極峻造天，四時冰雪，意燭龍所居。晝無日，北向更明。夜直上觀北極。西有酒泉，其水味如酒，飲之醉人。北有漆海，毛羽染之皆黑，西有乳海，其水白滑如乳。三海間方七百里，水土肥沃，大鴨生駿馬，大鳥生人，男死女活，鳥自銜其女，飛行哺之，銜不勝則負之，女能跬步，則爲酋豪所養。女皆殊麗，美而少壽，爲人姬媵，未三十而死。有兔大如馬，毛潔白，長尺餘，有貂大如狼，毛純黑，亦長尺餘，服之禦寒。」朝廷聞其言，拊掌笑謔，以爲誑妄，曰。鄒衍九州、王嘉拾遺之談耳。司徒左長史王筠難之曰：「書傳所載，女國之東，蠶崖之西，狗國之南，羌夷之別種，一女爲君，無夫蛇之理，與公說不同，何也？」公曰：「以今所知，女國有六，何者，北海之東，方夷之北，有女國，天女下降爲其君，國中有男女，如他恆俗。西南夷板楯之西，有女國，其女悍而男恭，女爲人君，以貴男爲夫，置男爲妾媵，多者百人，少者匹夫，昆明東南，絕徼之外，有女國，以猿爲夫，生男類父，而入山谷，晝伏夜游，生女則巢居穴處。南海東南有女國，舉國惟以鬼爲夫，夫致飲食禽獸以養之。勃律山之西，有女國，方百里，山出石虺之水，女子浴之而有孕，其女舉國無夫，並蛇六矣。昔狗國之南有女國，當漢章帝時，其國王死，妻代知國，近百年，時稱女國，後子孫還爲君。若犬夫猿夫鬼夫水之國，博知者已知之矣，故略而不論。」俄而扶桑國使使貢方物，有黃絲三百斤，即扶桑蠶所吐，扶桑灰汁所煮之絲也。帝有金爐，重五十斤，系六絲以懸爐，絲有餘力。又貢觀日玉，大如鏡，方園尺餘，明徹如琉璃，映日以觀、見日中宮殿，皎然分明。帝令傑公與使者論其風俗土地物產，城邑山川，並訪往昔存亡。又識使者祖父伯叔兄弟，使者流涕拜首，具言情實。間歲，南海商人齎火浣布三端，帝以雜布積之。令傑公以他事召，至於市所，傑公遙識曰：「此火浣布也，二是緝木皮所作，一是續鼠毛所作。」以詰商人，具如傑公所說。因問木鼠之異，公曰：「木堅毛柔，是何別也。以陽燧火山陰拓木爇之，木皮改常。」試之果驗。明年冬，扶南大舶從西天竺國來，賣碧玻黎鏡，面廣一尺五寸，重四十斤，內外皎潔，置五色物於其上，嚮明視之，不見其質。問其價，約錢百萬貫文，帝令有司算之，傾府庫償之不足。其商人言，此色界天王有福樂事，天澍大雨，衆寶如山，納之山藏，取之難得，以大獸肉投之藏中，肉爛粘寶，一鳥銜出，而即此寶焉，舉國不識，無敢酬其價者。以示傑公，公曰：「上界之寶信矣。昔波羅尼斯國王有大福，得獲二寶鏡，鏡光所照，大者三十里，小者十里。至玄孫福盡，天火燒宮，大鏡光明，能御災火，不至焚爇。小鏡光微，爲火所害，雖光彩昧暗，尚能闢諸毒物。方園百步，蓋此鏡也。時王賣得金二千餘斤，遂入商人之手，后王福薄，失其大寶，收奪此鏡，卻入王宮。此王十世孫失道，國人將謀害之，此鏡又出，當是大臣所得，其應入於商賈。其價千金，傾竭府庫不足也。」因命傑公與之論鏡，由是信伏。更問此是瑞寶，王令貨賣，即應大秦波羅奈國失羅國諸大國王大臣所取，汝輩胡客，何由得之，必是盜竊至此耳。胡客逡巡未對，俄而其國遣使追訪至梁，雲其鏡爲盜所竊，果如其言。後有魏使頻至，亦言黑貂白兔鴨馬女國，往往入京，梁朝卿士，始信傑公周遊六合，出入百代，言不虛說，皆爲美談，故其多聞強識，博物辯惑。雖仲尼之詳大骨，子產之說臺駘，亦不是過矣。後魏天平之歲，當大同之際，彼此俗阜時康，賢才鼎盛。其朝廷專對，稱人物士流。及應對禮賓，則腎公獨預之爲問答，皆得先鳴。所以出使外郊，宴會賓客，使彼落其術內，動挫詞鋒，機不虛發，舉無遺策，腎公之力也。魏興和二年，遣崔敏、陽休之來聘。敏字長謙，清河東武城人，博學贍文，當朝第一，與太原王延業齊名，加以天文律歷醫方藥品卜筮（筮字原作論，據明抄本改）。既至。帝選碩學沙門十人於御對百僚與之談論，多屈于敏，帝賜敏書五百餘卷，他物倍之。四公進曰：「崔敏學問疏淺，不足上軫沖襟，命臣腎敵之，必死。」帝從之。初江東論學，有十二沙門論，以條疏徵核，有中觀論，以乘寄蕭然，言名理者。宗仰其術。北（北原作比，據明抄本、許本、黃本改）朝有如實論，質定宗禮，有回諍論，藉機破義。敏總南北二業皆精，又桑門所專，唯在釋氏。若儒之與道，蔽於未聞。敏兼三教而擅之，頗有德色。腎公嘗於五天竺國以梵語精理問論中分別論、大無畏論、因明論。皆窮理盡妙。腎公貌寢形陋，而聲氣清暢。敏既頻勝羣僧，而乃傲形於物。其日，帝於諍居殿命腎公與敏談論至苦，三光四氣，五行十二支，十干八宿，風雲氣候，金丹玉液，藥性針道，六性五蘊，陰陽曆數，韞略機權，飛伏孤虛，鬼神情狀，始自經史，終於老釋，凡十餘日。辯揚六藝百氏，與敏互爲主客，立談絕倒，觀者莫不盈量忘歸。然敏詞氣既（既原作事，據明抄本改）沮於頔。不自得，因而成病，輿疾北歸，未達中路而卒。（出《梁四公記》）

【譯文】

南朝梁武帝天監年間，罣闖、顬傑、麩黅與仉腎等四公前來拜見武帝，武帝見了他們四人十分高興，便命沈隱侯沈約作復，要與羣臣共同射覆。當時太史剛剛捉一隻老鼠，沈約便將這隻老鼠裝在匣子裏封好當作覆呈給了武帝。武帝占卦佔到了蹇（艮下，坎上）之噬嗑（震下，離上）。武帝佔成後，命令羣臣中的八個人佔，讓他們佔成後一塊兒拿出來，武帝佔定之後，將蓍草放在青蒲墊子上，又命闖公給他揲其餘的蓍草，闖公說：「聖人設卦，卦象本身已經告訴了。要依照卦象辨別事物，但是如何選取蹇與噬嗑這兩個不同的卦象呢？請允許我也隨從皇上占卦。」這時正  
當八月庚子日巳時，闖公奏請武帝讓沈約把武帝卦上的一支蓍草交給自己，佔完之後，把蓍草放在青蒲墊子上就退回到原處。闖公看着武帝佔的卦說：「先蹇後噬嗑這說的是時間，內艮外坎這說的是蹇卦的卦象。坎爲盜，盜是老鼠。處在蹇的時間，動輒見嗑，鼠被拘囚了。噬嗑六爻之中，有四爻的爻辭無咎；有一爻的爻辭占斷爲利艱貞，這五爻說的事都與盜沒有關係；還有一爻就是上九，其爻辭是荷校滅耳，意思是戴上了很重枷鎖，其占斷是兇，這是因爲盜竊而招致了刑罰，這老鼠一定是死的。」羣臣手舞足蹈高呼萬歲，武帝也因自己射中了而洋洋得意，臉上顯出得意的表情。接着又看那八位大臣的佔辭，有的辨於顏色，有的推斷於氣，有的取於象，有的演於爻，有的依據於鳥獸龜龍之陰陽飛伏，他們的卦辭儘管文理玄妙幽遠，然而都沒有射中的。最後看到闖公佔的卦辭說：「這個時間是屬王侯將相的時間，這是吉辰，這老鼠一定是活的。但是陰陽晦而文明將入，從靜止而到震動，老鼠因失其屬性必然被捉住了。八月爲金，是金盛的月份，要克它也必須是金。子爲鼠，時辰與艮卦正好合體，坎爲盜，又爲隱伏，隱伏也爲盜，這老鼠肯定是活老鼠。金在五行之中位於第四，這老鼠必定四隻。離爲文明，這是南方的卦，太陽到了中午之後就要偏西，何況老鼠是陰類呢。晉卦的卦辭講的就是日，晉爲進，指的是日進，太陽進去之後，就是死了，沒有了，其實說的就是這件事，太陽落下去老鼠必定就會死的。」文武百官聽說是活老鼠後，大驚失色，於是責怪闖公道：「你佔的卦辭說有四隻老鼠，現在匣子裏裝的只有一隻，這是怎麼回事？」闖公說：「請把這隻老鼠剖開。」武帝稟性不好殺生，又遺憾自己沒射對。到了太陽偏西時，那隻老鼠眼看就要死了，這才令人將它剖開，果然發現大老鼠肚子裏還懷着三隻小老鼠。這一天，武帝令四公搬到了五明殿西樓閣，表示與他們更爲親近，其實是將他們拘禁在這裏了，只有每月的初一、十五以及伏臘等祭祀之日，他們才能到義賢堂與學生們見面。當然了，凡有關於軍國大事的疑難問題進行議決時，他們也都參與。大同年間，盤盤國、丹丹國、扶昌國、高昌國派遣使者前來貢獻地方特產，武帝令主管人員設置庭內法駕，排演雅樂九闕，文武百官都穿上服朝，就像正月祭典一樣，上朝接待外賓。武帝詢問四公道：「異國的使臣前來朝拜，接待人員是講究爵位高低的，我想以上公之爵位加給接待人員。」黅公說：「成王時代天下太平，周公輔佐朝政，越裳重譯前來周朝獻貢，沒聽說加給誰什麼爵位。春秋時期的邾楚君，連子爵都沒有加給。假若有人親自接待外賓，依照《禮》的規定，爵位也只能是子或男。如果加給上公爵位，恐怕不符合先例。」武帝堅持讓黅公重新考慮一下再作決定。不一會兒颳起了旋風，旋風吹扯武帝的裙帶，武帝又問這是怎麼回事，黅公說：「明天也不能驗證，請於他日議論。」武帝不高興，學士們也非難他。到了晚上，武帝的女兒墜樓身亡，黅公在第二天也沒去行弔喪之禮。事後武帝追問他，他說：「旋風吹你的衣服，就證明你的愛女要暴亡，這還有什麼疑問的呢？」

高昌國派來的使臣貢獻給朝廷兩大粒鹹鹽，每粒都有鬥一般大，形狀潔白如玉。還有幹葡萄、刺蜜、凍酒、白麥麪粉等。王公  
大臣與士庶百姓都不認識這些東西。武帝認爲使臣是從萬里之外的遠地方前來貢獻這些東西的，經過許多年纔到達這裏。他們的文字和語言與梁國大致相同。過了三天，朝廷無人能夠與他交談，武帝便令傑公去接待他。傑公對那位使者說：「這兩顆鹹鹽其中一顆是在南燒羊山於某個月的十五日收取的，一顆是在北燒羊山於某個月十五日以外的日子收取的。葡萄的十分之七產於頔林，十分之三出產於無半。凍酒不是八風谷凍制的，且又摻和進去一些高寧產的酒。刺蜜是鹽城產的，不是南平城的產品。麪粉是宕昌麪粉，不是昌壘的真貨。」使者把真實情況講述了出來，他說麪粉原是昌壘的真貨，因爲貯存五年變了質，所以到宕昌換了那裏的麪粉來充填。那年鬧風災，葡萄與刺蜜成熟得不好，所以貨色混雜。鹽與凍酒，因爲接到了國王的緊急命令，所以來不及弄到真貨。傑公又問他怎麼沒有帶來紫鹽與藥用琥珀，使者說在來的途中，被北涼人掠奪去了，沒有敢告訴你們。武帝詢問這些東西有什麼特異之處，傑公答道：「南燒羊山的鹽粒文理粗，北燒羊山的鹽文理細密。十五日那天收的鹽明徹如冰，用氈袋子加水一煮就可以檢驗出來。洿林的葡萄皮薄味美，無半產的葡萄皮厚味苦。酒如果是八風谷凍制的，就會終年不變質；如今送來的這酒則已經變質，有一種酸味；洿林產的酒滑膩而顏色清淺。所以我才這麼說。南平城的羊刺樹沒有葉，結的刺蜜果顏色白淨明亮而味道甘甜；鹽城的羊刺樹有大葉子，結的刺蜜果顏色發青而味道淡薄。昌壘產的白麪粉蒸到快熟時，潔白新鮮；如今看到的白麪粉蒸到快熟時，則像泥一樣又粘又稀。由此可以辨認刺蜜與麪粉是假冒的。交河中間的沙灘裏，往下挖幾尺深，有粉末狀的鹽，顏色紫紅，色彩鮮豔，味道甘美，吃了能夠止痛。再往下挖到一丈深，就有藥用琥珀，顏色比漆還黑，有的像車輪那樣大，研成粉末服下去，能治婦人小腸瘀結等疾病。這是那個國家最珍奇的產物，是當然的貢品，因此知道他們肯定帶了這兩樣東西。

傑公曾經跟儒生們談到周圍四方的地理情況道：「東方到扶桑。扶桑的蠶有七八尺長，七寸粗，金黃色，一年四季不死。五月八日吐黃色絲，蠶絲分佈在枝條上，而不結繭。蠶絲像帽子上的裝飾物那樣脆弱，用扶桑木燃燒後的灰和在水裏煮過後，蠶絲就變得堅韌了，用四根細絲辮成的細繩，足能提動一鈞重的東西。蠶的卵像燕省卵那樣大，產在扶桑樹下面。把這樣的蠶卵帶到句麗國去，生出的蠶就變小了，就像中國的蠶那麼大。扶桑國的王宮裏有座水晶城，方圓一里，天不亮水晶城就像白天一樣明亮，如果水晶城偶爾不見了，就會出現月蝕。向西而至西海，海中有島，方圓二百里，上面有大片的樹林，樹林裏生長的全是寶貴的樹木。島上住着萬餘戶人家，那裏的人都很手巧，能夠製造寶器，這就是所說的拂林國。海島的西北部有個大坑，大坑曲曲彎彎地有一千多尺深，扔下一塊肉去，就有鳥銜着寶石飛出來，大的寶石有五斤重，那個地方的人說這是色界天王的寶藏。四（應是西）海的西北方，大約一萬里處，有個女兒國，女人把蛇當做丈夫，男人則是蛇，不咬人，住在洞穴裏。女人在這個國家當官爲臣，住在宮殿裏。這裏的習俗是沒有文書契約，而是相信詛咒，坦率正直的人沒有什麼，不忠誠不公正的人立即就死。神道立下的教誨，誰也不敢違犯。南方至火洲之南。在炎崑山上，當地人喫蝑蟹與髯蛇來預防熱毒。在火洲之中有火樹，樹皮可以做布，炎丘有火老鼠，鼠毛可以做衣服，這樣的布與衣服都是用火燒不焦，玷污之後用火來洗滌。北方至黑谷以北，那裏的山特別高大，頂到了天，一年四季都是冰雪覆蓋，意思是用冰雪的光亮來照亮龍居住的地方。白天沒有太陽，北面更比南面更亮。夜間在正上方能看到北斗星。西邊有酒泉，泉水的味道像酒一樣，喝了能使人醉；北邊有漆海，毛髮與羽毛在海水裏染過後都成爲黑色；西（應是南）邊有乳海，海水白色滑膩就像乳汁一樣。在這三個海之間方圓七百里的地方，水土肥沃，大鴨子生駿馬，大鳥生人；鳥生的人男的都死女的能活，鳥銜着它生的女人在飛翔中餵養，銜不動了就用背馱着，女人能走路了，則被首領養育着。女人都是美女，相貌美麗而壽命短，給人作妻妾，不到三十歲就死了。有兔大如馬，兔毛潔白，毛長一尺多，有貂大如狼，毛色純黑，毛長也是一尺多長。毛皮穿在身上能禦寒。」滿朝文武及在座的儒生聽了他這番議論，都拍着巴掌直笑，以爲他這是信口雌黃，說這純屬「鄒衍九州與王嘉拾遺一類的談論而已」。司徒左長史王筠提出質疑道：「在《漢書》與《左傳》中記載着，女兒國的東面，蠶崖以西，狗國以南，有羌夷族的一個分支，那裏由一個女人作君主，但沒有把蛇作丈夫的道理，與您說的根本不同，這是爲什麼呢？」傑公說：「根據現在所知道的情況，女兒國有六個。哪六個呢？北海東面與方夷北面有一個女兒國；天女下凡作她們的君主，國內有男有女，生活習俗與其他國家一樣；西南少數民族聚居的板楯以西有個女兒國，那裏的女人悍勇而男人恭順，女人爲國君，把尊貴的男人作爲丈夫，宮中蓄養男人當做侍妾嬪妃，多的時候有上百人，少的時候只有自己匹配的丈夫；昆明之南的邊境以外有個女兒國，女人以猿爲丈夫，生下男孩像父親，生下來之後就進入山谷；晝伏夜出，生下的女孩則住在草窩裏和洞穴裏；南海的東南面有個女兒國，整個國家的女人都以鬼爲丈夫，丈夫捕到禽獸作飲食供養她們；勃律山的西面有個女兒國，方圓一百里，山裏流出一條臺虺河，女人在河水裏洗浴之後就懷孕，全國的女人都沒有丈夫；加上原先說的那個以蛇爲丈夫的女兒國，總共是六個。從前狗國以南那個女兒國，在漢章帝時，國王死了，國王的妻子代替丈夫管理國家，歷時近百年，當時稱爲女兒國，後來國王的子孫又重新做了君主。諸如以狗爲丈夫、以猿爲丈夫、以鬼爲丈夫以及在河裏洗澡懷孕的這幾個女兒國，知識豐富的人都已經熟知，所以原先我便略而不論。」不久，扶桑國也緊接着派遣使臣來梁國貢獻地方物產，有黃絲三百斤，就是扶桑蠶吐出來後又用扶桑木灰加水煮過的那種蠶絲。武帝有一隻金香爐，重五十斤，將六根蠶絲辮在一起用來掛這隻香爐，絲的承受能力綽綽有餘。扶桑使臣還貢獻了觀日玉，玉大如化妝鏡，方圓一尺多，明徹如琉璃，用它映着太陽觀看，太陽裏面的宮殿看得明白清楚。武帝令傑公與扶桑使臣談論他們的風俗地理物產，以及城鎮鄉村山脈河流等情況，並且問及他們歷史上的興亡變遷過程。使者提到自己的祖父叔叔大爺與兄弟時，傑公與武帝都認識，使者便感動得流着眼淚叩頭跪拜，一一介紹了本國的真實情況。隔了一年，南海的商人帶來三端（六丈爲一端）火洗布，武帝以爲他是帶的普通雜布來賣的。因爲別的事情，武帝令傑公去召喚這位南海商人，傑公到了他經商的地方，遠遠地就認出來了，說：「這是火洗布，其中兩端是用樹皮織造的，一端是用鼠毛織造的。」走到跟前向商人一打聽，果然與傑公說的一樣。於是問他樹皮織的與鼠毛織的有什麼不同，傑公說：「樹皮織的質地堅硬，鼠毛織的質地柔軟，這就是它們的區別。如果用陽燧火山陰面的柘樹一燒，樹皮織的火洗布就會變形。」試驗了一下，果然如他所說。第二年冬天，扶南國的一艘大船從西天竺國駛來，出售玻璃鏡，鏡面一尺五寸，重四十斤，正反兩面都皎潔透亮，把五色物體放在鏡子上面，天亮時一看，鏡子上的東西就看不見了。有人問這面鏡子要多少價錢，那人說要一百萬貫錢左右，武帝令有關人員覈算了一下，府庫裏的所有錢都拿出來也不夠這面鏡子的價錢。那位商人說，這面鏡子是色界天王做了功德方面的事，天降大雨。衆寶如山，天王便收存起來放在山上的庫府裏面，別人很難拿出來，用大塊的獸肉扔到庫府之中，肉腐爛後沾住寶物，一隻大鳥銜着飛了出來，銜出來的就是這面寶鏡，舉國上下都不認識這面寶鏡，無人能夠拿得出這個價錢的。把這面鏡子拿給傑公看，傑公說：「這是天上的寶物，確實不假。從前波羅尼斯國王有大功德，能夠得到兩面寶鏡，鏡的亮光照到的距離，大鏡是三十里，小鏡是十里。到了他的玄孫功德盡了，天火焚燒了宮殿，大寶鏡的光明能夠抵禦火災，不至於被焚燒；小寶鏡的光明微弱，被火燒了，雖然光彩黯淡了，仍能在方圓一百步之內，抵禦毒物的侵害，那面小寶鏡就是這面鏡子。當時國王賣得金兩千餘斤，寶鏡便到了商人手裏，後來國王功德極少，大寶鏡失去了、便把這面小寶鏡收奪了回去，又藏在王宮裏。這位國王的第十世孫子無道，國內衆人要殺害他，這面寶鏡又出了王宮，大概被大臣得到了，那就會進入商人的手裏。它的價值是千兩黃金，把全部府庫的儲存拿出來也不夠。」武帝便命傑公與這位商人談論這面鏡子的出處、特點等，商人由此非常信服。傑公又問商人：「此乃稀世國寶，國王如果同意出賣，就應該是大秦的波羅奈國失掉給的羅國的大國王與大臣所有，你乃一位別國的客人，怎麼能夠有這面寶鏡呢？一定是盜竊到這裏來的吧。」這位商人半天也回答不上來，不久，那個國家便派人追查到梁國，說他們那面寶鏡被盜竊走了，果然像傑公說的一樣。後來有北魏的使者經常來到梁朝，也說到大如狼的黑貂、大如馬的白兔、大鴨生駿馬、大鳥生人的那個國家，常常有人來到京都，梁朝的公卿士人，開始相信傑公周遊天地四方，出入於歷朝百代，話不虛說，全是美談。所以他能如此多聞強識，博物辨惑。雖然孔仲尼能夠評批骨，子產能夠說駿馬騎，也不能超過異人傑公。東魏天平之年，正當梁朝大同年間，彼此雙方民俗淳厚時世康平，賢能之才濟濟。他們在朝廷上討論時世，評說人物士流。等到接待應對賓客時，則由腎公單獨參與，在與賓客的交談與應答中，每次都能得先聲佔上風。讓他出使外交，宴會賓客，能使對方落入自己的計謀之內，動即挫傷對方的詞鋒，戰機絕不虛發，從無漏洞和失策，這些全賴腎公之力。東魏興和二年（公元５３９年），派遣崔敏與陽休之前來訪問梁朝。崔敏字長謙，清河東武城人，學識淵博又極富文才，是當世第一，與太原著名學者王延業齊名，加以天文歷算、醫療藥物、占卜命卦等等學問，他樣樣精通。梁武帝選拔了十名學識豐富的高僧跟文武百官一起，在朝廷上與崔敏談論，多數都談不過他，武帝賞賜崔敏五百多卷書，還有兩倍於書的其他禮物。四公對武帝進言道：「崔敏學識疏淺，不足夠做上乘之人，命臣仉腎與他交戰，他肯定被戰死。」武帝聽從了他們的意見。當年江東的論辯學問，有十二沙門論，以條理清晰邏輯嚴謹著稱，有中觀論，以長於表達寄託與描述著稱，談論名理者師法他們的論辯技巧；北朝則有如實論，長於質定宗禮，有回諍論，善長藉機破義。崔敏總其南北兩方的論辯之學，都能精通，又在沙門專門研究過佛教。有的儒家學者對於道教道學往往缺乏瞭解。崔敏則同時對於儒、釋、道三家都很擅長，頗有得意之色。腎公曾於五天竺國通過梵語精心研究過問論中的分別論、大無畏論、因明論，對這些學問都能透徹地理解其理論與奧妙。腎公的形貌萎枯縮瘦，而說話的聲音口氣卻清亮流暢。崔敏因爲曾經屢次戰勝各位高僧，於是恃才傲物。那天，武帝在淨居殿爲腎公與崔敏準備了論壇，兩人理論得口乾舌燥，十分疲勞。談論範圍極其廣泛，三光四氣、五行十二支、十干八宿、風雲氣候、金丹玉液、藥性針道、六性五蘊、陰陽曆算、韜略機權、飛伏孤虛、鬼神情狀等各門各類無所不及，起自經史，終於老釋，連續十餘天，辯論闡揚六藝百家之學，腎公與崔敏互爲主客，立論奇妙令人歎絕傾倒，旁觀者無不自始至終聽完他們的全部發言，常常忘記了回家。然而崔敏的詞氣既已不及腎公，所以不能順心自得因而釀成疾病，乘車急忙北歸魏國，沒有走到中途就死了。

卷第八十二 異人二

陸法和 王梵志 王守一 李子牟 呂翁　管子文　袁嘉祚　鄭相如

陸法和

陸法和隱於江陵百里洲。衣食居處，與沙門同，自號居士，不至城廓，容色常定，人莫測也。侯景始降於梁，法和謂南郡朱元英曰：「貧道應共檀越擊侯景，爲國立效。」元英問擊之何也，法和曰：「正自如此。」及景渡江，法和時在清溪山，元英往問之曰：「侯景今圖城，其事云何？」法和曰：「宜待熟時，不撩自落。檀越但待侯景熟，何勞問也。」因問克不，乃曰：「亦克，亦不克。」景遣將任約，衆號五萬，伐湘東王於江陵。兵將逼，法和乃出詣湘東雲：「自有兵馬（馬原作書，據明抄本改），乞徵任約。」召諸蠻弟子八百人，在江津，二日便發，王遣胡僧袩（許刻本袩作祐），領千餘人與之同行。法和登艦大笑曰：「無量兵馬。」江陵多神祠，人俗常所祈禱，自法和軍出，無復一驗，人以爲諸神皆從行故也。至赤洲湖，與任約相對。法和乘輕舟，不介冑，沿流而下，去約軍一里。乃遠謂將士曰：「觀彼龍睡不動，吾軍之龍甚自踊躍，即攻之。」縱火舫於前，而逆風不便，法和執白羽扇以麾風。風勢即反，約衆皆見梁兵步於水上，於是大潰，皆投水。約逃竄不知所之。法和曰：「明日午時當得。」及期未得。人問之，法和曰：「吾前於此洲水乾時，建一剎，語檀越等，此雖爲剎，實是賊摽，今何不白摽下求賊也。」如其言，果見任約在水中，抱剎柱頭，纔出鼻，遂擒之。約言求就師目前死，法和曰：「檀越有相，必不死，且於王有緣，決無他慮，王於後微得檀越力。」果釋，用爲郡守。及（及原作又，據明抄本改）西軍（軍字原無，據明抄本補）圍江陵，約以兵赴救，力戰焉。法和既平任約，乃還謂湘東王曰：「侯景自然平矣。一無可慮。」蜀賊將至，法和乃請守巫峽待之，乃總諸軍而往。先運石以填江，三日，水遂分流，橫之以鐵鏁。蕭紀果遣蜀將渡峽口，勢蹙，進退不可。王琳與法和經略，一戰而殲之。山中多毒蟲猛獸，法和授其禁戒，不復噬螫。所近江湖，必於岸側結草，雲此處放生，漁者皆無得。時將兵，猶禁諸軍漁捕，有竊爲者，中夜猛獸必來欲噬之，有弟子戲截蛇頭，來詣法和，法和曰：「汝何意殺蛇？」因指以示之，弟子乃見蛇頭齚袴襠而不落。又有人以牛試刀，一下而頭斷，來詣法和，法和曰：「有一斷頭牛，就卿徵命殊急，若不爲作功德，一月內報至。」其人不信，數日果死。其言多驗。元帝以法和爲郢州刺史，法和不稱臣，其啓文印名上自稱居士。後乃自稱司徒，帝謂僕射王褒曰：「我來未嘗有意用陸爲三公，而自稱何也？」褒曰：「彼即以道術自命，容是先知。」帝曰：「法和功業稍重。」遂就拜爲司徒。後大聚兵艦，欲襲襄陽而入武關，帝使止之，法和乃盡致其兵，謂使者曰：「法和求道之人，尚不希釋梵天王，豈窺人主之位，但與主有香火因緣救援耳。今既被疑，是業定不可改也。」於是設供養，具大包薄餅。及西魏舉兵，法和赴江陵，帝使人逆之曰：「此自能破賊，但鎮郢州，不須動也。」法和乃還州，堊其城門，着粗白布衫布袴，邪中，大繩束腰，坐葦蓆，終日乃脫之。及聞梁滅，復取前凶服，着之受吊，梁人西入魏，果見包餅焉。（出《渚宮舊事》）

【譯文】

陸法和隱居在江陵的百里洲。衣食住行等生活方式都與出家修道的人相同，自稱居士，不到城市裏去，面容神色總是一個樣兒，毫無喜怒哀樂的變化，誰也猜不透他的心理活動和感情變化。侯景剛剛投降了梁國，法和對南郡朱元英說：「貧道我應當與施主共同打擊侯景，爲國效力。」元英問他打擊侯景幹什麼，法和說：「正該這樣做。」等到侯景過江的時候，法和正住在清溪山，元英前去問他道：「侯景現在要攻城，這件事應當怎樣對待？」法和說：「應當等到時機成熟的時候，他會不打自敗。施主只管等待侯景給予一個好機會，您不必問我。」元英又問他能不能攻下來，他說：「也可能攻下來，也可能攻不下來。」侯景派遣部將任約率領五萬人馬，進軍江陵討伐湘東王。當任約的軍隊逼近江陵時，法和出山去見湘東王說：「我自有兵馬，今向您請命出戰任約。」他召集了各處蠻夷弟子八百人駐紮在江津，兩天之後便出發了，湘東王派遣胡僧袩帶領一千餘人與法和同行。法和登上兵船大笑說：「我們有無數的人馬。」江陵一帶有很多神殿寺廟，當地人的風俗是經常到這些地方祈禱，自從法和的軍隊出發之後，人們再不去寺廟祈禱了，因爲他們都以爲各位神靈都跟從法和出兵打仗去了。法和的軍隊到了赤洲湖，與任約的軍隊形成對峙。法和乘坐輕便小船，不披戴盔甲，沿流而下，到離任約軍隊一里遠的地方。便遠遠地對將士們說：「看到對方的龍旗像睡了一樣並不飄動，而我軍的龍旗則揮舞踊躍的時候，要立即發起進攻。」法和的軍隊起動大船衝在前面，因爲逆風不便於行動，法和便手持白色羽毛扇子指揮風向。風向頓時反移過來，任約的部下都看見梁國的戰士正佈置在水上。見到大船順風衝來，立即潰敗，紛紛跳進水裏。任約逃竄了，不知逃到了什麼地方。法和說：「明日中午時就能抓到他。」第二天中午並沒有抓到任約。人們便問法和。他說：「我以前在這個洲裏水乾的時候修建了一座佛塔，我對施主們說，這雖是一座佛塔，實際上是個賊摽（按：與前面法和所說的：「宜待熟時，不撩自落」對照，「摽」即《詩·召南·摽有梅》中的「摽梅」，指梅子熟了之後自然落下來。表示瓜熟蒂落的意思。當然也可單就字面理解爲「標誌」的「標」）。現在何不現成地去摽下抓賊呢。」像他說的一樣，果然看見任約正在水裏抱住塔柱的頂端，剛剛露出鼻孔，有人便上去捉住了他。任約請求讓他死在法和大師面前，法和說：「施主面有吉相，肯定不會死的，而且與湘王有緣分，請不要有任何顧慮，湘東王以後還要稍稍藉助施主的力量呢。」任約果然被釋放了，湘東王用他當了郡守。待西軍圍江陵時，任約出兵援救，與敵軍奮力作戰。法和平息了任約的軍隊後，便回報湘東王說：「侯景自然而然就會平息的。用不着有半點憂慮。」蜀賊快要攻上來了，法和又請命鎮守巫峽等待賊軍。他統領各路軍隊前往巫峽，先運石頭填到江裏，三天之後江水便爲石頭堵截分散流淌，他們又在水上拉上了鐵鎖鏈。蕭紀果然命令蜀將率軍渡過峽口，但形勢險阻，陷於進退兩難的境地。王琳與法和運籌謀略，一戰而殲滅了他們。巫峽附近的山裏有許多毒蟲猛獸，法和教給將士如何防範，他們便不再遭受咬傷中螫的痛苦。他讓兵士在江湖岸邊駐紮，說這裏能夠避免殺害生靈，有人想要撲殺生靈也得不到它們。他又告誡將士禁止隨意撲殺，如有偷着撲殺的，半夜猛獸必來咬他喫他。有個弟子砍掉蛇的腦袋玩耍，召來見法和時，法和說：「你爲什麼殺蛇？」說着指給這個人看，這個人便見蛇的腦袋咬住自己的褲襠不放。又有個人拿牛試刀的鋒利與否，一刀下去牛頭被砍斷了，來見法和時，法和說：「有一頭斷了腦袋的牛，十分着急地向你索求它的命。你如果不爲它作功德祈禱謝罪，一月之內必有報應降臨。」那個人不相信，幾天之後果然死了。法和的話，大多數應驗了。元帝任命法和爲郢州刺史，法和並不在皇帝面前稱臣，在他的公文和印鑑上他自稱居士。後來又自稱司徒，元帝跟僕射王褒說：「我從未有意任用陸法和爲三公，他卻以三公自稱，這是怎麼回事？」王褒說：「他既然以道術自命，可能這是他的先見。」元帝說：「法和的功業確實比較重。」於是就拜他爲司徒。之後，他大量聚集兵船，準備襲擊襄陽而挺進武關。元帝派人制止他，法和便把全部兵權交出來，對使者說：「法和是求道的人，對佛道天王尚不希求，豈能把人主的位子放在眼裏，我只因與君主有香火的緣分纔來援救他罷了。現在既然被他懷疑，這番功業是肯定成就不了了。」於是，他就擺上供品，都是薄薄的大蒸餅。等到西魏舉兵討伐梁國時，法和急忙趕赴江陵，元帝派人擋住他說：「這次自能破賊，你只要鎮守郢州就行，不用你出動了。」法和便返回郢州，用白色堊粉塗刷城門，身穿白色粗布大衫和褲子，斜繫着頭巾，腰上束着大麻繩，坐在葦蓆上，過了整整一天才脫掉這身打扮，後來聽說梁國滅亡了，他又把前面穿過的那套凶服拿出來穿上，接受人們的弔喪。梁人進入西魏時，果然看到當初法和所擺放的大包餅。

王梵志

王梵志，衛州黎陽人也。黎陽城東十五里，有王德祖，當隋文帝時，家有林檎樹，生癭大如鬥，經三年朽爛，德祖見之，乃剖其皮，遂見一孩兒抱胎，而德祖收養之。至七歲，能語，曰：「誰人育我，復何姓名？」德祖具以實語之，因名曰林木梵天（明抄本因名曰林木梵天句作因曰雙木曰梵名曰梵天），後改曰梵志。曰王家育我，可姓王也。梵志乃作詩示人，甚有羲旨。（出史遺，明抄本作出《逸史》）

【譯文】

王梵志是衛州黎陽人。在黎陽城東面十五里處有個人叫王德祖，隋文帝在位時，他家裏有棵林檎樹，樹上生了個斗大的瘤子，過了三年腐爛了，德祖看見後便剖開這個瘤子的外皮，看到裏面有個胎兒，便把他收養了起來。這個小孩長到七歲時，會說話了，他說：「誰生養了我，叫什麼名字？」德祖便將他的身世如實跟他說了，於是起名叫林木梵天，後來改叫梵志。他說：「王家養育了我，我就姓王吧。」梵志作詩給別人看，詩寫得很有義理和旨趣。

王守一

唐貞觀初，洛城有一布衣，自稱終南山人，姓王名守一，常負一大壺賣藥。人有求買之不得者，病必死，或急趁無疾人授與之者，其人旬日後必染沉痛也。柳信者，世居洛陽，家累千金，唯有一子。既冠後，忽於眉頭上生一肉塊。歷使療之，不能除去，及聞此布衣，遂躬自禱請，既至其家，乃出其子以示之。布衣先焚香，命酒脯，猶若祭祝，後方於壺中探一丸藥，嚼傅肉塊，復請具樽俎。須臾間，肉塊破，有小蛇一條突出在地，約長五寸，五色爛然，漸漸長及一丈已來。其布衣乃盡飲其酒，叱蛇一聲，其蛇騰起，雲霧昏暗。布衣忻然乘蛇而去，不知所在。（出《大唐奇事》）

【譯文】

唐朝貞觀初年，洛陽城有個平民百姓叫王守一，自稱是終南山人，經常揹着個大壺賣藥，有人求他買藥買不到的，必然病重而死；如果他急忙趕着沒病的人送給他藥，這人十天後必定染上重病。有個叫柳信的，祖祖輩輩住在洛陽，他家有萬貫財產，卻只有一個兒子。兒子成年後，忽然在眉頭生出個肉塊。多次讓人治療，肉塊也不能除掉，聽說有這麼個王守一，他便親自登門祈求，請到家裏後，便叫出兒子讓他看。王守一先點上香，叫人擺上酒餚果脯，就像祭奠什麼一樣，然後才從藥壺裏取出一丸藥。用嘴嚼一嚼攤敷在肉塊上，又叫擺上酒肉筵席。不多時，肉塊破了，有一條小蛇露出來掉在地上，長約五寸，五彩斑斕，漸漸長到一丈左右長。王守一把筵席上擺的酒喝光了，對着蛇呵叱一聲，那條蛇便騰空躍起，頓見雲露繚繞天色昏暗。王守一忻然自得地騎着蛇飛去，不知飛到了什麼地方。

李子牟

李子牟者，唐蔡王第七子也，風儀爽秀，才調高雅，性閒音律，尤善吹笛，天下莫比其能。江陵舊俗，孟春望夕，尚列影燈。其時士女緣江，軿闐縱觀。子牟客遊荊門，適逢其會，因謂朋從曰：「吾吹笛一曲，能令萬衆寂爾無譁。」於是同遊贊成其事。子牟即登樓，臨軒回（明抄本回作獨）奏，清聲一發，百戲皆停，行人駐愁（明抄本愁作足），坐者起聽，曲罷良久，衆聲復喧。而子牟恃能，意氣自若，忽有白臾，自樓下小舟行吟而至，狀貌古峭，辭韻清越，子牟洎坐客，爭前致敬。臾謂子牟曰：「曏者吹笛，豈非王孫乎？天格絕高，惜者樂器常常耳。」子牟則曰：「僕之此笛，乃先帝所賜也，神鬼異物，則僕不知，音樂之中，此爲至寶，平生視僅過萬數，方僕所有，皆莫能知（明抄本能知作之比），而臾以爲常常，豈有說乎？」臾曰：「吾少而習焉，老猶未倦，如君所有，非吾敢知，王孫以爲不然，當爲一試。」子牟以授之，而臾引氣發聲，聲成而笛裂。四座駭愕，莫測其人，子牟因叩顙求哀，希逢珍異。臾對曰：「吾之所貯，君莫能吹。」即令小僮，自舟齎至，子牟就視，乃白玉耳，臾付子牟，令其發調，氣力殆盡，纖響無聞，子牟彌不自寧，虔恭備極。臾乃授之微弄，座客心骨冷然。臾曰：「吾愍子志尚，試爲一奏。」清音激越，遐韻泛溢。五音六律，所不能偕，曲未終，風濤噴騰，雲雨昏晦，少頃開霽，則不知臾之所在矣。（出《集異記》）

【譯文】

李子牟是唐朝蔡王的第七個兒子，他的風度儀表清爽俊秀，才調高雅，愛好音樂精通音律，尤其善於吹笛子，天下沒有能趕上他的。江陵一帶的舊俗，每逢正月十五日夜晚，江邊掛起一排排的彩燈。兩岸擠滿了前來觀燈的男男女女和他們乘坐的彩車。子牟客遊於荊門，正趕上這個熱鬧的場面，便對同遊的朋友說：「我吹奏一支笛子曲，能叫萬人寂靜無聲。」同遊者深表贊成。子牟便登上樓去臨窗獨奏，清脆悅耳的笛聲一響，各種喧聲吵語立即停止，行人止住腳步，坐者站立起來，全都沉浸在他的笛聲之中，一曲吹罷很久，各種聲音才又恢復了喧譁。而子牟也因很相信自己的才能，神氣悠然自得，忽然有個白髮白鬚的老頭兒從樓下小船上邊行邊吟來到面前，他相貌古樸嚴峻，話音清亮激越，子牟及在座的客人爭着上前致敬。老翁對子牟說：「剛纔吹笛子的莫不是王孫麼？格調實在絕高，可惜的是樂器太平常了。」子牟則說：「我的這支笛子乃是先帝所賜給的，神鬼所有的奇異之物我不知道是什麼樣子，但我知道這支笛子在樂器之中算是至寶，有生以來我所見到的樂器僅僅超過一萬種，但沒有什麼能比上這支笛子的。而你卻認爲這很平常，莫非有什麼說道呢？」老翁說：「我從小就學習吹笛子，老了仍沒有倦怠。像您所用的這支笛子，不是我敢於知道的，王孫如以爲不是這樣，應當讓我爲您試一試。」子牟把笛子遞給他，老翁引氣發聲，聲音剛剛吹出來笛子便破裂了。周圍的人見了十分驚訝，猜不透他是什麼人，子牟也急忙叩頭哀求，希望能見到珍貴奇異的笛子，老翁對他說：「我所保存的笛子您都不能吹。」便令小僮從船裏拿了來，子牟上去一看，乃是一支白玉笛子。老翁交給子牟，叫他吹出聲調，他用盡氣力吹出的聲音卻纖弱細小得聽不到，子牟更加心情不寧靜，虔誠恭敬到了極點。老翁接過笛子輕輕吹弄，在座的人便感到透心徹骨的寒冷。老翁說：「我同情您的志趣和愛好，現在爲您試着吹奏一下。」只聽到清亮的笛音激昂騰越，餘韻飛揚充溢。爲普通的五音六律所不能比擬，一曲未終，只見風濤噴騰，雲而迅至，天空昏暗，轉眼之間雲散天晴，這位吹笛子的老翁卻不知去了什麼地方。

呂翁

開元十九年，道者呂翁，經邯鄲道上邸舍中，設榻施席，擔（明抄本擔作解）囊而坐。俄有邑中少年盧生，衣短裘，乘青駒，將適於田，亦止邸中，與翁接席。言笑殊暢，久之，盧生顧其衣袋弊褻，乃嘆曰：「大丈夫生世不諧，而因如是乎。」翁曰：「觀子膚極腧，體胖無恙，談諧方適；而嘆其困者，何也？」生曰：「吾此苟生耳，何適之爲。」翁曰：「此而不適，而何爲適？」生曰：「當建功樹名，出將入相，列鼎而食，選聲而聽，使族益茂而家用肥，然後可以言其適。吾志於學而遊於藝，自惟當年，朱紫可拾，今已過壯室，猶勤田畆。非困而何？」言訖，目昏思寐，是時主人蒸黃粱爲饌，翁乃探囊中枕以授之曰：「子枕此，當令子榮適如志。」其枕瓷而竅其兩端，生俯首枕之，寐中，見其竅大而明朗可處，舉身而入，遂至其家。娶清河崔氏女，女容甚麗而產甚殷。由是衣裘服御，日已華侈，明年，舉進士，登甲科，解褐授校書郎，應制舉，授渭南縣尉，遷監察御史起居舍人，爲制誥。三年即真。出典同州，尋轉陝州。生好土功，自陝西開河八十里以濟不通。邦人賴之，立碑頌德。遷汴洲嶺南道採記使，入京爲京兆尹。是時神武皇帝方事夷秋，吐蕃新諾羅、龍莽布攻陷爪沙，節度使王君夐新被敘投河隍戰恐（明抄本新被敘投河隍戰恐八字作與之戰於河隍敗績），帝思將帥之任，遂除生御史中丞河西隴右節度使，大破戎虜七千級，開地九百里，築三大城以防要害，北邊賴之，以石徵功焉，歸朝策勳，恩禮極崇，轉御史大夫吏部侍郎。物望清重，羣情翕習，大爲當時宰相所忌，以飛語中之，貶端州刺史，三年徵還，除戶部尚書。未幾，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蕭令嵩、裴侍中光庭同掌大政，十年，嘉謀密命，一日三接，獻替啓沃，號爲賢相。同列者害之，遂誣與邊將交結，所圖不軌，下獄，府吏引徒至其門，追之甚急，生惶駭不測。注其妻子曰：「吾家本山東，良田數頃，足以禦寒餒，何苦求祿，而今及此，思復衣短裘，乘青駒，行邯鄲道中，不可得也。」引刀欲自裁，其妻救之得免。共罪者皆死，生獨有中人保護，得減死論，出授歡牧。數歲，帝知其冤，復起爲中書令，封趙國公，恩旨殊渥，備極一時。生有五子。僔、倜，儉、位、倚。僔爲考功員外，儉爲侍御史，位爲太常丞，季子倚最賢。年二十四，爲右補闕。其姻媾皆天下望族。有孫十餘人，凡兩竄嶺表，再登臺鉉，出入中外。迴翔臺閣，三十餘年間，崇盛赫奕，一時無比。末節頗奢蕩，好逸樂，後庭聲色皆第一。前後賜良田甲第，佳人名馬，不可勝數。後年漸老，屢乞骸骨，不許，及病，中人候望，接踵於路，名醫上藥畢至焉。將終，上疏曰：「臣本山東書生，以田圃爲娛，偶逢聖運，得到官序。過蒙榮獎，特受鴻私，出擁旄鉞，入升鼎輔，周旋中外，綿歷歲年，有忝恩造，無裨聖化。負乘致寇，履薄戰竟，日極一日，不知老之將至。今年逾八十，位歷三公，鐘漏並歇，筋骸俱弊，彌留沉困，殆將溘盡。顧無誠效，上答休明，空負深恩。永辭聖代，無任感戀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詔曰：「卿以俊德，作餘元輔，出雄藩坦，入贊緝熙，昇平二紀，實卿是賴。比因疾累，日謂痊除，豈遽沉頓，良深憫默，今遣驃騎大將軍高力士就第候省，其勉加鍼灸，爲餘自愛，燕冀無妄，期丁有喜。」其夕卒。盧生欠伸而寤。見方偃於邸中，顧呂翁在傍，主人蒸黃粱尚未熟，觸類如故，蹶然而興曰：「豈其夢寐耶。」翁笑謂曰：「人世之事，亦猶是矣。」生然之（明抄本然之作默然）。良久謝曰：「夫寵辱之數，得喪之理，生死之情，盡知之矣。此先生所以窒吾欲也，敢不受教。」再拜而去。（出《異聞集》）

【譯文】

開元十九年，道家呂翁經過邯鄲道上的一個客店，設牀鋪席解開包袱坐下來休息。一會兒來了個縣邑里的少年盧生，他身穿短襖，騎一匹青馬，要到鄉下田莊去，也是路過客店住宿休息的，與呂翁的鋪位緊挨着。他口若懸河，談笑自如，說笑了一陣之後，看看自己的衣着打扮，覺得有些破舊寒酸，嘆道：「大丈夫生在世上不順利，而困頓潦倒到這步！」呂翁說：「看你膚色舒展滋潤，體魄肥壯強健，言談詼諧舒暢；你卻慨嘆自己困頓，這是爲什麼？」盧生說：「我這不過是苟且活着罷了，有什麼舒適可言呢！」呂翁說：「像你這樣都不感到舒適，怎樣才叫舒適呢？」盧生道：「應當建功立業名聲四揚，出爲將帥入爲宰相，列鼎而食，選聲而聽，使氏族更加興旺發達而家用更爲豐盛富裕，然後纔可以談舒適。我本有志於經學而遍習六藝。自應在年富力強時就可得到高官厚祿，無奈如今已經過了壯年卻仍然奔波于田畝之間。這不是困頓又是什麼？」說完，兩眼朦朧，昏昏欲睡，這時店主人已蒸上黃粱要做飯，呂翁便從自己包裹裏拿出一個枕頭遞給他，說：「你枕上它，就可以叫你如願以償地得到榮華舒適。」那個枕頭是瓷的，兩端有孔洞，盧生接過來倒頭便睡，很快就進入了夢鄉。睡夢中，他見枕頭兩端的孔洞大而明朗可以進人，便抬起身來走了進去，於是到了自己的家。他娶了清河崔氏的女兒爲妻，其妻姿容十分美麗，又能一個接着一個地給他頻頻生孩子。從此，衣着車騎日益奢華，第二年便舉進士登甲科，脫掉布衣換上官服授爲校書郎，應制舉又授渭南縣尉，遷任監察御史起居舍人兼制誥銜。三年後即爲實職。出典同州，又轉陝州。盧生喜好在土地上作功夫，於是自陝西開通黃河，引水八十里用來接濟水利不通的地方，當地居民由此獲益不淺，便爲他立碑頌德歌功。之後遷任汴州嶺南道採記使，又入京都爲京兆尹。這時神武皇帝正在用心對付夷狄、吐蕃的新諾羅與龍莽布發兵攻陷爪沙，節度使王君夐跟他們在河隍交戰失敗，皇帝正想任命新的將帥，便封盧生爲御史中丞河西隴右節度使，他統兵大破戎虜七千，開拓疆土九百里，在要害處建起三座大城樓，北部邊境的居民得以休養生息，便爲他刻石記功，回到朝廷後記功行賞，皇帝以恩禮相待，任命他爲御史大夫吏部侍郎。他在朝廷中位顯權重名望高，是文武羣臣矚目的核心人物，大爲當時宰相所忌恨，便以流言蜚語中傷他，結果被貶爲端州刺史，三年後又被召回朝廷，任爲戶部尚書，沒過多久又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蕭令嵩，裴光庭共同執掌國家大政，十年間，他參與了大政方針及機密命令的策劃制定工作，一日三接旨，十分操勞，號稱賢相，同輩中有人要害他，誣告他與邊鎮守將互相勾結圖謀不軌，結果他被關進監獄，衙役領着人到他門前，追究盤問逼得很緊，他懼怕有什麼不測之災禍就要臨頭。哭着對妻說：「我家本住山東，有良田數頃，不愁溫飽，何苦自尋煩惱偏去追求高官厚祿，如今落到這個地步，再想過那種穿短襖騎青馬走在邯鄲道上的自在日子，已經得不到了。」說完，抽刀要自殺，幸被老婆搶救自殺未遂。與他一起犯罪的人都被處死了，唯獨盧生有人保護得以免除死刑，授銜歡牧，逐出朝廷。數年之後，皇帝知道他冤枉，又起任他爲中書令，封爲趙國公，皇恩極重，爲一時之最。他有五個兒子：僔、倜、儉、位、倚，僔爲考功員外，儉爲侍御史，位爲太常丞，小兒子倚最爲賢能，年僅二十四，爲右補闕。他們的老丈人家也都是天下有名的望族。盧生有孫子十餘人，三十多年以來，盧生兩次遠放嶺南又重登宰相職位，出入於朝廷內外，迴翔於臺閣之間，高官厚祿，恩崇顯赫，一時無比。生活末節也十分奢侈放蕩，他喜歡玩樂，家裏的歌伎女色都是第一流的。前後兩次由皇帝賜給他的良田甲第、美人名馬等，不計其數。後期年紀漸漸老了，他屢次請求告老還鄉，均未應允，到有病的時候，前來看望問候的人絡繹不絕，站滿了門前的道路，名醫紛紛登門診治，名貴藥品應有盡有。臨終之前，盧生給皇帝上書道：「臣本是山東一介書生，以管理園爲樂業，偶逢聖朝時運，得列官宦之序。過蒙聖上榮寵獎掖，特受吾皇鴻恩偏愛，出爲將帥得擁重兵，入登相位榮升首輔，周旋於朝廷內外，連綿而歷歲年。深感有愧於恩造而無益於聖化；唯恐因負乘而致寇，終日如履薄冰戰戰兢兢，如此日甚一日，不覺老之將至。今已年過八十，官位歷任過三公，鐘漏都到了停歇之時了，精疲力盡，彌留沉困，殆將溘盡。顧無誠效以上答休明，空負深恩而永辭聖代，無住感念留戀之至。此謹奉表稱謝以聞。」皇帝傳下詔書說：「卿以俊才賢德爲我的重要輔佐，出師稱雄於藩國，旦入朝相贊於緝熙，我朝二世昇平。實賴愛卿之力。在你疾病繞身之後，天天聽說即將痊癒，不料突然如此沉重，我心深感同情憐憫，今特派遣大將軍高力士前往府上慰問，你要勉加鍼灸，爲我而自愛，願我的希望不會落空，盼望你的喜訊！」那天晚上就死了。盧生翻了翻身就醒過來了，發現自己正躺在客店裏，又看到呂翁也在自己身邊，店主人蒸着的黃粱米飯尚未做熟呢，用手觸摸周圍的東西時也都依然如故，這才頓然醒悟道：「這不是做了一場夢麼！」呂翁笑着說：「人世間的事．也跟你夢裏的情況一個樣呀！」盧生點頭稱是。他沉思好長時間之後，向呂翁致謝道：「人生在世，寵辱之際遇，得失之道理，生死之感情，通過這場夢，我算全都知道了。這就是先生不讓我胡思亂想的原因，晚生豈敢不接受您的教誨！」說罷，再拜而去。

管子文

李林甫爲相初年，有一布衣詣謁之，閽吏謂曰：「朝廷新命相國，大僚尚未敢及門，何布衣容易謁之耶。」布衣執刺，待於路旁，高聲自稱曰：「業八體書生管子文，欲見相國伸一言。」林甫召之於賓館，至夜靜，月下揖之。生曰：「僕實老於書藝，亦自少遊圖籍之圃，嘗竊見古昔興亡，明主賢臣之事，故願謁公，以伸一言。」林甫曰：「僕偶各位於輔弼，實非才器，已恐不勝大任，福過禍隨也。君幸辱玉趾，敢授教於君，君其無惜藥石之言，以惠鄙人。」生曰：「古人不容易而談者，蓋知談之易聽之難也。必能少覽容易之言，而不容易而聽，則涓塵皆可以裨海嶽也。況聖哲雲：『一言可以興邦，一言可以喪邦。』公若聞一言即欲奉而行之，臨一事即悉心狥意，如此，則雖日納獻言之士，亦無益也。」林甫乃容恭意謹而言曰：「君但一言教僕，僕當書紳而永爲箴誡。」生曰：「君聞美言必喜，聞惡言必怒。僕以美言譽君，則無裨君之事。以惡言諷君，既犯君之顏色，既犯君之顏色，君復怒我。即不得盡伸惡言矣。美言狥而損，惡言直而益。君當悉察之。容我之言，勿復加怒。」林甫不覺膝席而聽。生曰：「君爲相，相天子也，相天子，安宗社保國也。宗社安。萬國寧，則天子無事。天子無事，則君之無事。設或天下有一人失所，即罪在天子，罪在天子，焉用君相。夫爲相之道，不必獨任天下事，當舉文治天下之民，舉武定天下之亂，則仁人撫疲瘵，用義士和鬥戰。自修節儉，以諷上，以化下，自守忠貞，以事主，以律人，固不暇躬勤庶政也。庶政得人即治，苟不得人，雖才如伊呂，亦不治。噫，相公慎之。」林甫聽之駭然，遽起拜謝之。生又曰：「公知斯運之通塞耶。」林甫曰：「君當儘教我，我當終身不忘。」生曰：「夫治生亂，亂生治，今古不能易也。我國家自革隋亂而治，至於今日，亂將生矣。君其記之。」林甫又拜謝。至曙，欲聞於上，縻從一爵祿，令左右潛守之。堅求退曰：「我本柢欲達一言於公，今得竭愚悃，而又辱見納，又何用阻野人之歸也。」林甫堅留之不得，遂去。林甫令人暗逐之，生至南山中一石洞，其人尋亦入石洞，遽不見生。唯有故舊大筆一。其人攜以白林甫，林甫以其筆置於書閣，焚香拜祝。其夕，筆忽化爲一五色禽飛去。不知所之。（出《大唐奇事》）

【譯文】

李林甫剛當宰相的頭一年，有一個未入仕途的書生登門拜見他，守門人對這位書生說：「朝廷新任命的相國公，連文武大臣都還沒敢登門，你一個平民百姓要見此談何容易啊！」書生拿着名帖站在路旁等待，高聲自報來意說：「專修八體書法的書生管子文，要見相國公申述一句話。」林甫把他召到賓館裏，到夜深人靜時，在月光下面召見了他。書生說：「我其實熟悉的是書法藝術，但因自小漫遊在圖書典籍堆裏，也曾涉及古往歷代的興亡和明君賢臣的事情，所以願意拜見相國公，向您申述一句話。」林甫說：「老臣偶然列入宰相之位，實在不是我的才器夠當宰相的資格，我曾深恐不能勝此大任，擔心福過頭了災禍就會跟隨而來。有幸見到您不辭勞苦前來賜教，我纔敢向您請教，您儘管不惜以藥石之言賜恩於我這鄙薄之人。」管生說：「古人之所以認爲不容易與別人說話，是因爲他們知道說話容易而聽話難呀。必能少聽容易聽的話，而選擇不容易聽的話而聽之，才能使輕如灰塵的話也可以對重如海嶽的事都有所裨益。況且聖哲早已說過：『一言可以興邦，一言可以喪邦。』相國公如果每聽到一句話就想去奉行，每面臨一件事情就全心全意地去對待；那麼，雖然天天接納向您進獻意見的人士，也是無補於事的。」聽到這裏，林甫變得神情恭順態度莊重起來，說：「請您只將一句話賜教於我，我當寫在外衣的大帶子上永遠作爲自己的信條和警誡之言。」管生說：「您聽到好聽的話必然歡喜，聽到不好聽的話必定生氣。我用好聽的話誇您，對您的事情則毫無裨益；用不好聽的話諷勸您，必然使您臉上不光彩；既然使您臉上不光彩，您更生我的氣。這就不能盡說不好聽的話了。美言曲折而有損害，惡言直率而有裨益，您要仔細觀察分析之。既然讓我說話，就請不要生我的氣。」林甫不知不覺地雙膝抵席洗耳恭聽。管生說：「您爲宰相，相的是天子；相天子就是安頓宗社保護國家；宗社安定萬國寧靜，天子便沒有事情；天子無事，您就無事。假設天下有一個人不能得其所，其罪過就在於天子；罪過即在天子，還用您去相他幹什麼？爲相之道就在於不必獨任天下事，應當推舉通曉文治的人去管理天下之民，推舉通曉武略的人去平定天下之亂，仁德之人能夠體恤和解除天下的痛苦，義勇之士能夠和解與平息天下的爭鬥。您只管自修節儉，以節儉諷勸皇上，用以教化百姓；只要自守忠貞，用以服務於君主，用以要求於別人，這樣，您就沒有時間去親自管理行政事務了。行政庶務只要選好恰當的人才他就管理好，如果沒有合適的人才，您就是才如伊呂，自己也管不過來，管不到好處。好了，相國您要好好想想我說的這些。」林甫聽了這些話，很是驚訝，立即起來拜謝管生。管生又說：「您知道時運之通與塞的變化規律吧。」林甫說：「您應當全都教給我，我一定終生不忘。」管生說：「治生亂，亂生治，這是古往今來不變的規律。那大唐國家通過革除隋朝的動亂走上了安定的局面，到了今天，動亂將要發生了。您可一定要記住這件事啊！」林甫又一次拜謝他。到天亮時，李林甫想把這次與管生的談話奏稟皇上，封給管生一個爵位，便讓左右的暗中看守着他。他卻非要回去不行，說：「我本來只是想送一句話給您，現在已將愚思竭誠奉告，而又蒙您屈尊接見和採納，怎麼還不讓我回去呀。」林甫強留不得，他便走了。林甫派人暗中跟着他，管生走進南山之中的一個石洞裏，跟他的人待了一會兒也進了石洞，管生突然不見了，只有他過去用過的一支大毛筆。這個人便帶着這支毛筆回去，把經過情況報告給李林甫，林甫把這支毛筆放在書房裏，點上香叩拜禱告。當天夜晚，那支毛筆忽然化爲一隻五彩斑斕的禽鳥飛走了，不知飛到了什麼地方。

袁嘉祚

唐寧王傅袁嘉祚，爲人正直不阿，能行大節，犯顏悟主，雖死不避。後爲鹽州刺史，以清白尤異升聞。時岑羲、蕭至忠爲相，授嘉祚開州刺史，嘉祚恨之，頻言其屈。二相大怒，詬（詬原作詭，據明抄本改）嘉祚曰：「愚夫，叱令去。」嘉祚方惆悵，飲馬於義井，有一人背井坐，以水濯手，故濺水。數驚嘉祚馬，嘉祚忿之，罵曰：「臭卒伍，何事驚馬。」其人顧嘉祚曰：「眼看使於蠮蠛國，未知死所，何怒我焉。」嘉祚思其言不能解，異之。明覆至朝，果爲二相所召，迎謂曰：「知公跡素高，要公銜朝命充使。今以公爲衛尉少卿，往蠮蠛國報聘，可乎？」嘉祚辭以不才，二相日行文下。嘉祚大恐，行至義井，復遇昨驚馬人，謂嘉祚曰：「昨（昨原作視，據明抄本改）宰相欲令使遠國，信乎。」嘉祚下馬拜之，異人曰：「公無憂也，且止不行。其二相頭已懸槍刃矣，焉能怒公。」言畢不知所之。間一日，二相皆誅，果如異人言矣。其蠮蠛國在大秦國西數千裏，自古未嘗通，二相死，嘉祚竟不去。

【譯文】

唐寧王的師傅袁嘉祚，爲人正直不阿，能夠奉行大節，敢於直言犯上，雖死也不迴避。後來成爲鹽州刺使，因出奇的清白而聞名。當時，岑羲與蕭至忠當宰相，任命嘉祚爲開州刺史，嘉祚非常恨他們，一再聲明自己委屈。二相大爲惱怒，辱罵嘉祚說：「純粹是個笨蛋，把他趕出朝廷！」嘉祚正惆悵生氣，一天他去義井飲馬，有個人背對井坐着，用水洗手，故意濺起水來幾次驚嚇嘉祚的馬。嘉祚氣壞了，罵道：「臭當兵的，爲什麼驚嚇我的馬！」那人看了看嘉祚說：「眼看你就要出使去蠮蠛國，不知道將來死在什麼地方，還對我發火呢！」嘉祚想來想去感到他的話不能理解，對此大爲驚異。第二天嘉祚又上了朝，果然被兩個宰相所召見，二相迎士前來對他說：「我們知道您的行爲功績向來很高，所以讓您帶上朝廷的使命去充當使節。現在以您爲衛尉少卿，前往蠮蠛國報到上任，可以嗎？」嘉祚以自己沒有能力爲由極力推辭，兩位宰相便在當天下達了行文命令。嘉祚非常恐懼，他走到義井，又遇見昨天驚嚇他馬的那個人，那人對嘉祚說：「昨天我就知道宰相要命令你出使遙遠的國家，果然如此吧？」嘉祚下馬向他行禮，這個異人說：「您不用擔憂，只管拖着不上路就是了。那兩個宰相的腦袋已經懸掛在槍刃上了，哪裏還能對您發火呢？」說完，便不知去向了。隔了一天，兩個宰相都被殺死了，果然像那個異人所說的一樣。那個蠮蠛國遠在大秦國以西數千裏，自古以來未曾溝通過，兩個宰相既然死了，嘉祚也就一直沒有去。

鄭相如

鄭虔工詩嗜酒，性甚閒放。玄宗愛其曠達，欲致之郎署，又以其不事事，故特置廣文館，命虔爲博士，名籍甚著。門庭車馬，無非才俊。有鄭相如者，滄州人，應進士舉入京，聞虔重名，以宗姓因謁，虔因之敘叔侄，見其老倒，未甚敬之，後數日謁，虔獨與坐，問其藝業，相如笑謂虔曰：「叔未知相如，應以凡人遇，然人未易知。既見問，敢不盡其詞，相如若在孔門，當處四科，猶居遊、夏之右，若叔在孔門，不得列爲四科。今生不遇時而應此常調，但銷聲晦跡而已。」虔聞之甚驚，請窮其說。相如曰：「孔子稱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之也，今相如亦知之。然國家至開元三十年，當改年號，後十五年，當有難。天下至此，兵革興焉，賊臣篡位。當此時，叔應授僞官，列在朝省，仍爲其累。願守臣節，可以免焉。此後蒼生塗炭未已。相如今年進士及第，五選得授衢州信安尉，至三考，死於衢州。官祿如此，不可強致也。」其年果進士及第，辭虔歸鄉，及期而選，見虔京師，爲吏部一注信安尉，相如有喜色，於是辭虔赴任。初一考，問衢州考吏曰：「鄭相如何。」曰：「甚善。」問其政，曰：「如古人。」二考又考之，曰，無恙。三考又問之，考吏曰：「相如校考後，暴疾不起。」虔甚驚歎，方思其言。又天寶十五年，祿山反，遣兵入京城，收諸官吏赴洛陽。虔時爲著作郎，抑授水部郎中。及克復，貶衢州司戶，至任而終。竟一如相如之言也。（原缺出處，明抄本作出《廣異記》）

【譯文】

鄭虔工於詩而嗜於酒，性格非常閒散豪放。唐玄宗喜愛他的曠達，想讓他到官署裏作郎中主持一個部門的工作，又因他不善於管理事務，所以就把他安置在廣文館，授給他博士銜，他的名聲和職銜十分昭著。門庭上來往出入的車馬，座上客都是當時的才子學者。有個叫鄭相如的，是滄州人，參加選拔進士的考試來到京城，聽說鄭虔的赫赫大名，便以同宗同姓的名義去拜見他，鄭虔因此與他以叔侄相稱，見他老氣橫秋，並不怎麼敬重他。過了幾天相如又來拜見鄭虔，鄭虔一個人與他對坐，問他學的是哪門學問，相如笑着對他說：「叔並不瞭解相如，故用平常眼光看待我；然而，一個人確實不容易被別人瞭解。既然問我，怎敢不把話說透徹呢？相如如果是孔門弟子，就該處在四科之列，居於遊、夏之上；如果叔是孔門弟子，就不能列入四科。我現在是因爲生不逢時才應付這種科舉考試的流行方式，爲的是讓自己的真相銷聲匿跡而已。」鄭虔聽了非常驚異，便請他繼續說下去。相如說：「孔子自稱有誰繼承周朝大業，即使一百年後的事他也知道；如今相如也知道這件事情。我看大唐國家到開元三十年就會改變年號，再往後十五年，國家當有災難，至此，天下戰爭興起，賊臣篡奪皇位。到那時，叔就會被任爲叛賊政權的官員，排列在朝廷省署之中，後來仍然爲此事受到拖累，儘管您願意恪守爲臣的節操，得以免除重罰。從今以後，黎民百姓將無休止地遭受塗炭踐踏。相如今年能夠考中進士，五選被授爲衢州信安尉，到了三考，死於衢州。官祿命中就是這樣，不能強求呀！」那年相如果然考中了進士，辭別鄭虔返回故鄉，到了考期時又參加選拔，在京師見到鄭虔，在吏部註冊爲信安尉，相如面帶喜色，於是辭別鄭虔前去赴任。第一考時，鄭虔詢問衢州考官道：「鄭相如怎麼樣？」答道：「非常好。」問其政績，答道：「跟古人一樣。」第二考時又參加了，說是身體尚好，第三考時鄭虔又打聽他的情況，考官說：「相如考試之後，暴病不起。」鄭虔大爲驚歎，於是想起相如原先說的話。天寶十五年安祿山造反，派兵進入京城，收羅朝廷官吏送到了洛陽。鄭虔當時是著作郎，被強行授予水部郎中職位。安史之亂被平定之後，鄭虔被貶爲衢州司戶，到了任上就死了。這些情況竟然都像相如原先所說的一樣。

卷第八十三 異人三

續生 張佐 陸鴻漸 賈耽 治針道士　貞元末布衣　柳成 蘇州義師　吳堪

續生

濮陽郡有續生者，莫知其來，身長七八尺，肥黑剪髮，留二三寸，不着褌褲，破衫齊膝而已。人遺財帛，轉施貧窮，每四月八日。市場戲處，皆有續生。郡人張孝恭不信，自在戲場，對一續生，又遣奴子往諸處看驗，奴子來報，場場悉有。以此異之。天旱，續生入興泥塗，偃展久之，必雨。土人謂之豬龍。市內有大坑，水潦停注，常有羣豬止息其間，續生向夕來臥。冬月飛霜着體，睡覺則汗氣衝發。無何。夜中有人見北市竈火洞赤，徑往視之，有一蟒蛇，身在竈裏，首出在竈外，大於豬頭，並有兩耳。伺之平曉，乃是續生，拂灰而去，後不知所之。（出廣《古今五行記》）

【譯文】

濮陽郡有個叫續生的，沒人知道他是從哪裏來的，身長七八尺，又黑又胖，留着二三寸長的頭髮，連開襠褲子都不穿，一件破衣衫垂到膝蓋而已。別人送給他財物衣服，他轉而送給貧窮的人。每逢四月八日，市場上的所有遊戲之處，都有續生在那裏。郡中有個叫張孝恭的人，不相信會是真的，便自己坐在一個戲場裏面對着一個續生，又派僕人往各處去察看，僕人回來向地報告說場場都有個續生。由此便以爲續生確實是個奇異的人。天旱的時候。續生鑽到泥土裏，綣縮伸展一陣子，肯定就下雨，當地人稱他爲豬龍。市內有個大坑，水流到這裏就不再往外淌了，常有一羣羣的豬躺在裏面休息，續生到了夜晚也來躺着。冬天時，雪花落在他的身上，就被他睡覺時的汗氣融化蒸發了。沒過多久，夜間有人看見北市場火光通紅，走到跟前一看，見一條大蟒，身子在竈中腦袋在竈外，腦袋跟豬頭一般大，並且長着兩個耳朵。等到天亮一看，原來是續生，只見他拂去身上的灰就出來了，後來，不知續生到什麼地方去了。

張佐

開元中，前進士張佐常爲叔父言，少年南次鄠杜，郊行，見有老父，乘青驢。四足白，腰背鹿革囊，顏甚悅懌，旨趣非凡。始自斜逕合路。佐甚異之。試問所從來，叟但笑而不答。至再三。叟忽怒叱曰：「年少子乃敢相逼。吾豈盜賊椎埋者耶，何必知從來？」佐遜謝曰：「嚮慕先生高躅，願從事左右耳，何賜深責？」叟曰：「吾無術教子，但壽永者，子當嗤吾潦倒耳。」遂復乘促走，佐亦撲馬趁之，俱至逆旅，叟枕鹿囊，寢未熟，佐乃疲，貰白酒將飲，試就請曰：「單瓢期先生共之。」叟跳起曰：「此正吾之所好，何子解吾意耶。」飲訖，佐見翁色悅，徐請曰：「小生寡昧。願先生賜言，以廣聞見，他非所敢望也。」叟曰：「吾之所見，梁隋陳唐耳，賢愚治亂，國史已具，然請以身所異者語子。吾宇文周時居歧，扶風人也，姓申名宗，慕齊神武，因改宗爲觀。十八，從燕公子謹徵梁元帝於荊州，州陷，大將軍旋，夢青衣二人謂餘曰：「呂走天年，人向主，壽不千。」吾乃詣占夢者於江陵市，占夢者謂餘曰：「呂走回字也，人向主住字也，豈子住乃壽也。」時留兵屯江陵。吾遂陳情於校尉拓跋烈，許之，因卻詣占夢者曰：「住即可矣。壽有術乎？」佔者曰：「汝前生梓潼薛君胄也，好服術蕊散。多尋異書。日誦黃老一百紙，徙居鶴鳴山下，草堂三間，戶外駢植花竹。泉石縈繞。八月十五日，長嘯獨飲，因酣暢。大言曰：「薛君胄疏澹若此，豈無異人降止（止原作旨，據明抄本改）。」忽覺兩耳中有車馬聲。因頹然思寢。頭才至席。遂有小車，朱輪青蓋，駕赤犢，出耳中，各高三二寸，亦不覺出耳之難，車有二童，綠幘青帔，亦長二三寸。憑軾呼御者，踏輪扶下，而謂君胄曰：「吾自兜玄國來，向聞長嘯月下，韻甚清激，私心奉慕，願接清論。」君胄大駭曰：「君適出吾耳，何謂兜玄國來？」二童子曰：「兜玄國在吾耳中，君耳安能處我？」君胄曰：「君長二三寸，豈復耳有國土，儻若有之，國人當盡焦螟耳？」二童曰：「。胡爲其然，吾國與汝國無異。不信，請（請原作盡，據明抄本改）從吾遊，或能便留，則君離生死苦矣。」一童因傾耳示君胄，君胄覘之，乃別有天地，花卉繁茂，甍棟連接。清泉縈繞，巖岫杳冥。因捫耳投之。已至一都會，城池樓堞，窮極壯麗。君胄彷徨，未知所之，顧見向之二童，已在其側，謂君胄曰：「此國大小於君國，既至此，盍從吾謁蒙玄真伯。蒙玄真伯居大殿，牆垣階陛，盡飾以金碧，垂翠簾帷幔。中間獨坐。真伯身衣雲霞日月之衣，冠通冠，垂旒，皆與身等。玉童四人，立侍左右，一執白拂，一執犀如意。二人既入，拱手不敢仰視，有高冠長裾緣綠衣人，宣青紙製曰：「肇分太素，國既有億。爾淪下土，賤卑萬品，聿臻於如此，實由冥合，況爾清乃躬誠，葉於真宰，大官厚爵，俾宜享之，可爲主籙大夫。」君胄拜舞出門，即有黃帔三四人，引至一曹署。其中文簿，多所不識，每月亦無請受，但意有所念，左右必先知，當便供給。因暇登樓遠望，忽有歸思，賦詩曰：「風軟景和煦，異香馥林塘。登高一長望，信美非吾鄉。」因以詩示二童子，童子怒曰：「吾以君質性衝寂，引至吾國，鄙俗餘態，果乃未去。鄉有何憶耶？」遂疾逐君胄，如陷落地，仰視，乃自童子耳中落，已在舊去處。隨視童子，亦不復見。因問諸鄰人，雲失君胄已七八年矣，君胄在彼如數月，未幾而君胄卒。生於君家，即今身也。」佔者又云：「吾前生乃出耳中童子，以汝前生好道，以得到兜玄國，然俗態未盡，不可長生，然汝自此壽千年矣。吾受汝符，即歸。」因吐朱絹尺餘，令吞之，佔者遂復童子形而滅。自是不復有疾，周行天下名山，迨茲向二百餘歲。然吾（吾原作無，據明抄本改。）所見異事甚多，並記在鹿革中。」因啓囊，出二軸書甚大，字頗細，佐不能讀，請叟自宣，略述十餘事，其半昭然可記。其夕將佐略寢，及覺已失叟。後數日。有人於灰谷湫見之，叟曰：「爲我致意於張君。」佐遽尋之，已不復見。（《出玄怪錄》）

【譯文】

開元中年，前科進士張佐，常跟叔父講述那個自己親見親聞的故事。

張佐少年時旅居南方鄠杜，一次在郊外走路，看到一個老頭兒，騎着四蹄雪白的青驢，揹着鹿皮包，和顏悅色，旨趣非凡。剛從小路走上大道，張佐對他頗爲驚異，試探着問他是從什麼地方來的，老頭兒聽了只是笑而不答。張佐再三詢問，老頭兒突然憤怒地呵叱道：「好你個少年小子，竟敢如此相逼！我難道是死了椎埋起來的盜賊不成，有什麼必要知道我是從哪裏來的？」張佐謙遜地致禮說：「只因一向仰慕先生的行跡高超，甘願在您身邊服務而已，爲什麼如此嚴厲地責備我呢？」老頭兒說：「老朽並無什麼法術可以教給你，我只是個長壽的人，你恐怕是在嘲笑我年邁潦倒罷。」說完又騎上驢急急奔去，張佐也跳上馬去追趕他，兩人都到客店裏住下來，老頭兒枕着鹿皮包還沒睡熟，張佐因疲勞賒了白酒要喝，便試探着邀請老頭兒說：「就用這一隻瓢請先生與我共飲。」老頭兒跳起來說：「這正是我的愛好。你怎麼如此瞭解我的心意呢！」酒喝完後，張佐見老翁滿臉喜悅，便小聲請求道：「小生愚昧寡聞，願聽先生賜言以廣見聞，不敢有什麼別的非份之想。」老頭兒說：「我所見到的，不外是梁隋陳唐幾代的事情罷了，其中的賢愚和治亂，在國史書上都已記載；我只把與史書不同的親身經歷講給你聽聽吧。我在宇文周時居住於岐地，是扶風人，姓申名宗，因仰慕齊代神武而改宗爲觀。十八歲時跟從燕公子謹到荊州去征伐梁元帝，荊州攻陷後大將軍凱旋而回，我與部隊留守在江陵。有一天，夢見穿着青衣的兩個人對我說：『呂走天年，人向主，壽不千。』我便到江陵市去找占夢的，占夢的對我說：『「呂走」，「回」字也；「人向主」，「往」字也。豈不是說你回家居住便能長壽嗎？』當時留下的兵駐紮在江陵，我便向校尉拓跋烈陳情返鄉，被批准了。我又到占夢的那裏去告別說：『回家去住已經可以了，要想長壽還有什麼方法呢？』占夢的說：『你的前身是梓潼的薛君胄，好服用道術煉製的藥散，多尋奇異之書，日誦黃老一百頁，遷居於鶴鳴山下，有草堂三間，門外遍植奇花修竹，有泉水與山石。縈繞在其中，有一年的八月十五日，一個人坐在那裏長嘯獨飲，喝到酣暢時高聲喊道：「薛君胄疏淡若此，難道沒有異人降臨到我的面前！」忽然覺得兩隻耳朵裏有車馬的聲音，於是頹然想睡。腦袋剛剛沾席，便見眼前出現了小車，紅色車輪青色車蓋，前面駕着紅色的牛犢，小車從自己的耳朵裏出來，各高兩三寸，也不覺得從耳朵裏出來時怎麼困難，車上有兩個小童，綠頭巾青披肩，也是長兩三寸，依着車上的欄杆呼喚車伕，踏着車輪扶下車後對君胄說：「我們從兜玄國來，以前聽到您長嘯於月下，聲韻十分清徹激越，內心深表敬慕，很願接受您的清高之論。」君胄大驚道：「你們剛纔從我的耳朵裏出來。怎麼說是從兜玄國來呢。」二童子說：「兜玄國是在我們的耳朵裏面，您的耳朵裏哪能住下我們？」君胄說：「你們的身長只有二三寸，哪能再在耳朵裏有國土。就算有的話，那麼國人也該都是乾巴小蟲罷了。二童說：「怎麼能那個樣？我們國家與你的國家並無不同。如果不信就請跟着我們去看看，有可能就留在那裏，那您脫離了生死之苦了。」一個小童便側過耳朵來讓君胄觀看，君胄往裏面一瞧，但見別有天地，花卉繁密茂盛，瓦屋一棟接着一棟，清泉盤旋縈繞，山崖高聳入雲。於是摁下自己的兩耳走了進去，很快便來到一個都會，只見城池樓閣，無比壯觀華麗。君胄正彷徨於街頭，不知道該往哪裏走，在向周圍張望時看見原先見過的那兩個小童已經站在自己身邊，小童對君胄說：「這個國家與你的國家相比，到底哪個大哪個小？既然到了這裏，何不跟我們去拜見蒙玄真伯。」蒙玄真伯居住在一座大宮殿裏，牆壁與臺階都裝飾得金碧輝煌，室內掛着翠簾帷帳。蒙玄真伯端坐在正殿中央，身穿繡滿雲霞日月的錦繡衣服，頭上戴着通天冠，冠上下垂的流蘇可與身體等長。四個玉童侍立在真伯左右，一對手執白拂塵，一對手執犀角如意。小童與君胄走進大殿之後，個個拱手行禮不敢抬頭仰視，一個頭頂高帽身穿長裙圍着綠衣服的人走上前來，高聲宣讀青紙文書道：「肇分太素，國既有億。爾淪於下土，賤卑萬品，聿臻於如此，實由冥合，況爾清乃躬誠，葉於真宰，大官厚爵，俾宜享之，可爲主籙大夫。」君胄起舞拜謝，然後走出門來，門外有身着黃帔的三四人給他引路，領到一處官署。這裏面的文牘簿冊他大都不能認識，每月也沒有人前來請示和領受什麼，但只要他心裏想的東西，沒等自己開口吩咐，身邊的侍從便預先知道，當即奉獻上來滿足他的需求。一日閒暇無事，他便登樓遠望，忽然產生了迴歸故鄉的念頭，提筆賦詩道：「風軟景和煦，異香馥林塘。登高一長望，信美非吾鄉。」寫成後送給兩個童子傳閱，不料童子憤怒地說：「原以爲你性情沖淡平靜，所以引渡到我們國家，沒想到你的鄙俗餘態，至今仍未除去。故鄉有什麼值得懷念的呢？「說完急忙馳逐君胄。君胄覺得好似從什麼地方落到了地上，抬頭一看，原來是從童子的耳朵裏掉落下來，依然回到了舊地方。回頭再看童子時，已經蹤影全無。詢問各位鄰居，都說君胄已失蹤七八年了，而君胄在那邊僅僅住了幾個月，沒過多久君胄便去世了。後來又出生在君家，也就是現在的他。」占夢的又說：『我的前身就是從耳朵裏出來的那個童子，因爲你的前身愛好道術，所以能到兜玄國去，但因你俗態尚未脫盡，不可長生不老；然而自此以後你可長壽一千年。我交給你符籙之後，立即回去。』說完。從嘴裏吐出一尺多長的紅絹子，令我吞下，占夢的隨即恢復童子原形而幻滅了。從此之後我再不生病，周遊了天下的名山，至今已經活了二百餘歲，見到的奇異事情非常多，都記載在鹿皮包裏呢。」說着，老頭兒就去打開鹿皮包，取出特別大的兩軸書，字極細小，張佐不能認讀，便請老頭兒自己宣講，老頭兒約略講述了十餘件事，其中一半明瞭可記。那天夜晚張佐聽完老頭兒講的故事之後，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醒來一看，老頭兒已失蹤了。過了幾天，有人在灰谷湫看見過他，他說：「替我向張佐致意。」張佐聽說後，急忙去找他，但已在也看不到他了。

陸鴻漸

竟陵僧有於水邊得嬰兒者，育爲弟子，稍長，自筮得蹇之漸，繇曰：「鴻漸於陸，其羽可用爲儀。」乃姓陸，字鴻漸，名羽。羽有文學，多意思，狀一物，莫不盡其妙，茶術最著。鞏縣陶者多爲瓷偶人，號陸鴻漸，買十器，得一鴻漸。市人沽茗不利，輒灌注之。羽於江湖稱竟陵子，於南越稱桑苧公。貞元末卒。（出《國史補》）

【譯文】

竟陵有個和尚在河邊拾到一個嬰兒，把他收養起來作爲自己的弟子，稍稍長大之後自己占卜得卦「蹇之漸」，卜詞是「鴻漸於陸，其羽可用爲儀。」於是確定姓陸，字鴻漸，名羽。陸羽頗具文學天賦，思想很活躍，每描述一件事物，無不淋漓盡致地表達出它的微妙之處，尤其精通茶術。鞏縣的陶瓷匠人大都會製作瓷人玩偶，他們就把瓷人稱爲陸鴻漸，每買十件陶器就可以得到一個鴻慚，人們感到買了來裝茶不吉利，所以都把買到的鴻慚裝滿了水。陸羽在江湖上號稱竟陵子，在南越則稱他爲桑苧公，他死於貞元末年。

賈耽

賈耽相公鎮滑臺日，有部民家富於財，而父偶得疾，身體漸瘦。糜粥不通，日飲鮮血半升而已。其家憂懼，乃多出金帛募善醫者，自兩京及山東諸道醫人，無不至者，雖接待豐厚，率皆以無效而旋。後有人自劍南來，診候旬日，亦不識其狀，乃謂其子曰：「某之醫，家傳三世矣，凡見人之疾，則必究其源。今觀叟則惘然無知，豈某之藝未至，而叟天降之災乎？」然某聞府帥博學多能，蓋異人也。至於卜筮醫藥，罔不精妙，子能捐五十千乎？」其子曰：「何用？」曰：「將以遺御吏，候公之出，以車載叟於馬前，使見之，儻有言，則某得施其力矣。」子如其言，公果出行香，見之注視，將有言。爲監軍使白事，不覺馬首已過。醫人遂辭去。其父後語子曰。吾之疾是必死之徵，今頗煩躁，若厭人語，爾可載吾城外有山水處置之，三日一來省吾。如死則葬之於彼。」其子不獲已，載去。得一盤石近池，置之，悲泣而歸。其父忽見一黃犬來池中，出沒數四，狀如沐浴。既去，其水即香，叟渴欲飲，而氣喘力微，乃肘行而前，既飲，則覺四體稍輕，飲之不已，既能坐，子驚喜，乃覆載歸家。則能飲食，不旬日而愈。他日，賈帥復出，至前所置車處，問曰：「前度病人在否，吏報今已平得。公曰：「人病固有不可識者。此人是蝨症，世間無藥可療，須得千年木梳燒灰服之，不然，即飲黃龍浴水，此外無可治也，不知何因而愈。」遣吏問之，叟具以對。公曰：「此人天與其疾，而自致其藥，命矣夫。」時人聞之，鹹服公之博識，則醫工所謂異人者信矣。（出《會昌解頤》）

【譯文】

賈耽相公鎮守滑臺的時候，有個人家裏有很多財富，而老父親偶然得了病，老頭兒的身體逐漸消瘦，水米不進，只靠每天喝半升鮮血維持生命而已。家裏人憂慮害怕，便出高價招聘看病的，從東西兩個京城到山東各道的醫生沒有不來的，但是，儘管他給予醫生以豐厚的待遇。醫生卻都因診治無效而告退。後來有個從劍南來的人，診斷觀察了十來天也不能識別是什麼症狀，便對患者的兒子說：「我的醫術已經家傳三代了，凡是給人看病，必定追究清楚患病的根源。這次觀察老頭兒的病則什麼也看不明白；是我的醫術不到家。還是老人的病屬於天降的災難呢？我聽說本府統帥博學多能，他是個異人呵！至於卜卦相命行醫問藥等等學問，沒有他不精通的。你能捐錢五十千嗎？」老頭兒的兒子說：「幹什麼用？」這位醫生說：「用來送給御史。等到相公出門時，你用車子載着老人到他的馬前面，使他能看見，如果他能對老人的病說點什麼，我就可以施展我的能力了。」老頭兒的兒子照他的話辦了，相公果然出門燒香祭廟，看到老頭兒時注視了一看，剛要說什麼，恰好監軍使報告事情，不知不覺間相公的馬就走過去了。這位醫生也只好告辭而去。老頭兒後來對兒子說：「我的病是死症，現在心裏很煩躁，好像厭煩聽人說話，你可把我載到城外有山有水的地方，把我安置在那裏，三天去看我一次。如果死了，就安葬在那個地方。」他兒子不得已，只好把他載了去，我找到一塊靠近水池的大石頭，就把老頭兒安置下來，悲痛哭泣着回了家。老頭兒忽然看見一隻黃毛狗來到水池中，幾齣幾沒，好像在洗澡的樣子。黃毛狗走了之後，池水就有了香味，老頭兒口渴了想去喝，但因氣力弱站不起來，只好用兩肘支地爬行到池邊，喝了幾口之後便覺得四肢漸漸輕鬆起來，於是堅持天天飲用，兒子見他能夠坐起來了，驚喜不已，於是又把他載回家裏。回家之後就能正常飲食了，不到十天便已痊癒。過了幾天，賈耽元帥又出來了，走到原先放車子的地方便問道：「上次在這裏看到的那個病人還在不在？」身邊的人告訴他那個人現在已經康復了。相公說：「人的疾病確實有不可識別的。這個人患的是蝨症，世上沒有藥能治，必須用千年的木梳燒成灰服下去，不然，就得飲用黃龍洗澡的水；此外無法可治。不知他是怎麼治癒的。」派人去詢問，老頭兒便將詳細情形告訴了他。相公說道：「這個人是天降疾病給他，而他自己又碰到了那種藥。這就是命運呀！」當時的人聽了，都佩服相公的學識博廣，原先那位醫生說他是異人，真是名副其實呀。

治針道士

德宗時，有朝士墜馬傷足，國醫爲針腿，去針，有氣如煙出，夕漸困憊，將至不救，國醫惶懼。有道士詣門雲：「某合治得。」視針處，責國醫曰：「公何容易，死生之穴，乃在分毫，人血脈相通如江河，鍼灸在思其要津。公亦好手，但誤中孔穴。」乃令舁牀就前，於左腿氣滿處下針曰：「此針下，彼針跳出，當至於檐板。」言訖，遂針入寸餘，舊穴針拂然躍至檐板，氣出之所，泯然而合，疾者當時平愈。朝士與國醫拜謝。以金帛贈遺，道士不受，啜茶一甌而去，竟不知所之矣（出《逸史》）

【譯文】

德宗在位的時候，有位朝廷官員從馬上跌下來傷了腳，國醫爲他鍼灸，針紮下去見有氣體像煙一樣冒了出來，到晚上他就漸漸睏乏昏迷起來，眼看就要嚥氣，國醫驚慌恐懼。有一位道士走進門來說：「我正好能治。」他看了看扎針的地方，責備國醫道：「您把這事看得太容易了！死穴與活穴只差分毫，人的血脈就像江河一樣互相聯通，鍼灸時要仔細準確地辨認其要害部位。您也是鍼灸好手，但是扎錯了穴位。」便叫人把病牀抬到跟前，在病人左腿氣體飽滿的地方下針道：「這一針下去，那根針就跳出來，能跳到天棚板。」說完，針已下去一寸多，舊穴位的那根針一下子跳到天棚板，出氣的那個地方自然地合上了，患者當時就恢復了健康。他與國醫向道士頻頻致謝。患者贈送金銀絲帛，道士不收，喝了一杯茶就走了，不知到底去了什麼地方。

貞元末布衣

貞元末，有布衣，於長安中游酒肆，吟詠以求酒飲，至夜，多酣醉而歸，旅舍人或以爲狂。寄寓半載，時當素秋，風肅氣爽，萬木凋落，長空寥廓，塞雁連聲。布衣忽慨然而四望，淚下沾襟，一老叟怪而問之，布衣曰：「我來天地間一百三十之春秋也，每見春日煦，春風和，花卉芳菲，鸚歌蝶舞，則不覺喜且樂，及至此秋也，未嘗不傷而悲之也。非悲秋也，悲人之生也。韶年即宛若春，及老耄即如秋。」因朗吟曰：「陽春時節天地和，萬物芳盛人如何。素秋時節天地肅，榮秀叢林立衰促。有同人世當少年，壯心儀貌皆儼然。一旦形羸又發白。舊遊空使淚連連。」老叟聞吟是詩，亦泣下沾襟。布衣又吟曰：「有形皆朽孰不知，休吟春景與秋時。爭如且醉長安酒，榮華零悴總奚爲。」老叟乃歡笑，與布衣攜手同醉於肆。後數日，不知所在，人有於西蜀江邊見之者。（出《瀟湘錄》）

【譯文】

貞元末年，有個平民書生在長安城裏逛酒店，靠着吟詠詩歌跟人家要酒喝，到了夜晚，常常大醉而歸，旅店裏的人有的以爲他是個瘋子。他已在這裏寄住了半年了，時令正是深秋，風肅氣爽，萬木凋落，長空寥廓，塞雁連聲。這位平民書生忽發感慨，四顧周圍一片秋色，不覺淚下沾襟。一個老頭兒見他這副模樣兒，很覺奇怪，問他何以如此。他說：「我來到天地間一百三十個春秋了，每見春日和煦春風柔和，花草芳香鶯歌燕舞時，就不自覺地歡喜快樂起來。等到這樣的秋天來臨時，又未曾不感到傷懷與悲哀。令我悲傷的，不是秋色而是人生呀。青春年華就好像明媚的春天，老態龍鍾的暮年則如脫盡芳華的秋天。」說到這裏，他便朗聲吟道：「陽春時節天氣和，萬物芳盡人如何。素秋時節天地肅，榮秀叢林立衰促。有同人世當少年，壯心儀貌皆儼然。一里形羸又發白，舊遊空使淚連連。」老頭兒聽他吟完這首詩後，自己也不覺淚下沾襟。這位平民書生又吟道：「有形皆朽孰不知，休吟春景與秋時。爭如且醉長安酒，榮華零悴總奚爲。」老頭兒聽罷這一首便開懷大笑起來，與書生手拉手來到酒店，一塊兒醉在那裏。過了幾天，這位平民書生不知到哪裏去了，有人曾在西蜀的江邊看見過他。

柳城

貞元末，開州軍將冉從長輕財好士，儒生道者多依之。有畫人寧採，圖爲竹林會，甚工。坐客郭萱、柳城二秀才。每以氣相軋，柳忽眄圖，謂主人曰：「此畫巧於體勢，失於意趣，今欲爲公設薄伎，不施五色，令其精彩殊勝，如何。」冉驚曰：「素不知秀才此藝。然不假五色，其理安在？」柳嘆曰。我當出入畫中治之。」萱抵掌曰：「君欲紿三尺童子乎？」柳因要其賭，郭請以五千抵負，冉亦爲保。柳乃騰身赴圖而滅，坐客大駭。圖表於壁，衆摸索不獲。久之，柳忽語曰：「郭子信未？」聲若出畫中也。食頃，瞥自圖上墜下，指阮籍像曰：「工夫祗及此。」衆視之，。覺阮籍圖像獨異，脣若方嘯，寧採睹之，不復認。冉意其得道，與郭俱謝之。數日竟他去。宋存壽處士在冉家時，目擊其事。（出《酉陽雜俎》）

【譯文】

貞元末年，開州軍將冉從長不重財物而喜愛有知識有本領的人，有許多儒家弟子和道家先生紛紛去投靠他。有位畫師叫寧採，畫了一幅《竹林會》，很有功夫。坐客之中有兩個秀才郭萱和柳城，兩人總是互不服氣而互相爭強，柳城忽然看了看《竹林會》，然後對主人說：「這幅畫巧於體裁姿勢，失於意趣，我現在爲您表演一個小小的技巧，不使用五色就讓畫裏的人神采更好。怎麼樣？」冉公驚奇地說：「從來不知道秀才有這種技藝。但不用五色就能作畫，哪有這種道理？」柳城嘆道：「我要出入於這幅畫中來做給您看。」郭萱拍着他的手掌說：「你想欺騙三尺高的小孩子嗎？」柳城便請他與自己賭勝負，郭萱表示自己輸了可以五千錢相抵，冉公也願爲他們作保。講好之後，柳城便飛起身體奔向圖畫，然後不見了，坐客們大驚，圖畫仍然貼在牆上，大家去摸索了半天什麼也沒找到。過了好長時間，柳城忽然說起話來：「郭萱，你到底相信不相信？」聲音好像從畫裏出來的。又過了一頓飯的工夫，忽然看到柳城從畫上掉了下來，指着阮籍的圖像說：「我剛纔的功夫只涉及到他。」衆人一看，都感到阮籍的圖像跟別的相比已經變了樣兒，嘴脣好像要大叫的樣子，寧採仔細看了看，也認不出原來的樣子了。冉公認爲柳城是得了道的人，便與郭萱都向他致謝。過了幾天，柳城終於辭別冉公而去了別處。宋存壽處士住在冉公家裏的時候，親眼看到了上邊發生的事情。

蘇州義師

蘇州貞元中，有義師狀如風狂。有百姓起店十餘間，義師忽運斤壞其檐。禁之不止。主人素知其神。禮曰：「弟子活計賴此。」顧曰：「爾惜乎。」乃擲斤於地而去。其夜市火，唯義師所壞檐屋數間存焉。常止於廢寺殿中，無冬夏常積火，燒（明抄本燒作壞）幡木像悉火之。好活燒鯉魚，不具湯而食。垢面不洗，洗之輒雨，其中以爲雨候。將死，飲灰汁數斛，乃唸佛坐，不復飲食，百姓日觀之，坐七日而死。時盛暑，色不變，支不摧。（出《酉陽雜俎》）

【譯文】

貞元年間，蘇州有一位義師，模樣兒就像個瘋子。有一家百姓蓋起店房十餘間，義師忽然掄起斧子砍壞店的房檐，有人上去阻攔也擋不住。主人一向知道他有神力，向他施禮道：「弟子的生活全靠這幾間店房呢。」義師看了看他，說：「你感到惋惜嗎？」便把斧子扔到地上走了。那天夜裏市內起了火，只有被義師砍壞房檐的那幾間屋子沒被火燒壞而保存了下來。義師經常住在殘破寺廟的神殿裏，無論冬天與夏天殿堂裏總點着火，供神用的紙幡和木像他都拿來當柴燒。他喜歡火燒活鯉魚，一點湯也不填就喫。臉髒了也不洗，一洗臉就下雨，他洗不洗臉就成爲下雨與否的天氣預報。臨死前，他喝了幾杯灰漿，便坐下來唸佛，再也不進飲食，當地百姓天天去看他，坐了七天就死了。當時正值炎熱的暑季，但他死後，顏色毫無變化，肢體也不倒塌。

吳堪

常州義興縣，有鰥夫吳堪，少孤無兄弟，爲縣吏，性恭順。其家臨荊溪，常於門前，以物遮護溪水，不曾穢污。每縣歸，則臨水看玩，敬而愛之。積數年，忽於水濱得一白螺，遂拾歸，以水養。自縣歸，見家中飲食已備，乃食之，如是十餘日。然堪爲鄰母哀其寡獨，故爲之執爨，乃卑謝鄰母。母曰：「何必辭，君近得佳麗修事，何謝老身。」堪曰：「無。」因問其母，。母曰：「子每入縣後，便見一女子，可十七八，容顏端麗，衣服輕豔，具饌訖，即卻入房。」堪意疑白螺所爲，乃密言於母曰：「堪明日當稱入縣，請於母家自隙窺之。可乎？」母曰：「可。」明旦詐出，乃見女自堪房出，入廚理爨。堪自門而入，其女遂歸房不得，堪拜之，女曰：「天知君敬護泉源，力勤小職，哀君鰥獨，敕餘以奉媲，幸君垂悉，無致疑阻。」堪敬而謝之。自此彌將敬洽。閭里傳之，頗增駭異。時縣宰豪士聞堪美妻，因欲圖之。堪爲吏恭謹，不犯答責。宰謂堪曰：「君熟於吏能久矣，今要暇蟆毛及鬼臂二物，晚衙須納，不應此物，罪責非輕。」堪唯而走出，度人間無此物，求不可得，顏色慘沮，歸述於妻，乃曰：「吾今夕殞矣。」妻笑曰：「君憂餘物，不敢聞命，二物之求，妾能致矣。」堪聞言。憂色稍解，妻曰：「辭出取之。少頃而到。堪得以納令，令視二物，微笑曰：「且出。」然終欲害之。後一日。又召堪曰：「我要蝸鬥一枚，君宜速覓此，若不至，禍在君矣。」堪承命奔歸，又以告妻，妻曰：「吾家有之，取不難也。」乃爲取之，良久，牽一獸至，大如犬，狀亦類之，曰：「此蝸鬥也。」堪曰：「何能。」妻曰：「能食火，奇（奇原作其，據明抄本改）獸也，君速送。」堪將此獸上宰，宰見之怒曰：「吾索蝸鬥，此乃犬也。」又曰：「必何所能？」曰：「食火。其糞火。」宰遂索炭燒之，遣食，食訖，糞之於地，皆火也。宰怒曰。用此物奚爲。」令除火埽糞，方欲害堪，吏以物及糞，應手洞然，火飈暴起，焚爇牆宇，煙焰四合，彌亙城門，宰身及一家，皆爲煨燼，乃失吳堪及妻。其縣遂遷於西數步，今之城是也。（出《原化記》）

【譯文】

常州義興縣有個鰥夫吳堪，少年喪父又無兄弟，在縣衙當小官吏，爲人性情恭順。他家面臨荊溪，他常常在門前用什麼東西遮護着溪水，使這裏的溪水從不污染。每當他從縣衙回來，就到溪水邊看着玩兒，對待溪水敬而愛之。過了幾年，他忽然從水邊拾到一隻白螺，便帶回家裏用水養起來。他從縣裏回來，見家裏已經備好了飲食，於是坐下便喫，這樣過了十多天。但吳堪以爲是鄰居大媽可憐他是個單身漢，特意爲他燒火做飯，便客客氣氣地感謝鄰居大媽。大媽說：「用不着說這些話，你近日得到一個好女子爲你收拾家務，爲什麼來謝我？」吳堪說：「沒有的事。」又問大媽到底是怎麼回事，大媽說：「你每天進了縣衙後，便見一個女子，有十七八歲，模樣兒端莊秀麗，穿戴輕快鮮豔，飯菜都做好了就退到臥房裏去。」吳堪心裏懷疑是那隻白螺乾的，便偷着對大媽說：「我明天照常說要去縣裏，請讓我在大媽家裏從空隙中偷着看看到底是怎麼回事，可以嗎？」大媽說：「可以。」第二天早上吳堪詐稱出門上班去了，便見一個女子從他臥房裏出來，進入廚房料理做飯的事。吳堪突然從門口闖入，那個女子想回房去已來不及，吳堪對她行禮，女子說，「上天知道你敬重保護泉源、殷勤對待小小的職務，可你鰥夫孤獨，叫我來作你的伴侶侍奉你，望你能夠理解，不要有什麼懷疑。」吳堪恭敬地表示感謝。自此之後，兩人相處得更爲融洽，互敬互愛。鄉里人將此事互相傳告，頗感驚異。這時，縣宰與豪士聽說吳堪有個漂亮妻子，便想弄到自己的手裏。吳堪爲吏謙恭勤謹，犯不着被打被罵，縣宰對吳堪說：「你早就熟悉自己的職能了，今天我向你要兩件東西：蛤蟆毛和鬼的胳膊，限你晚上回衙交納。不答應交納此物，罪責不輕。」吳堪順從地接受了任務後走出大門，心想人間並無此物，根本求不到。他神情沮喪，回家把這件事告訴了妻子，然後嘆道：「我今天晚上就要死了！」妻子笑着說：「你爲別的東西而犯愁，我不敢聽你的命令。要求這兩件東西，我能給你弄到。」吳堪聽了，憂鬱的神情稍稍寬解。妻子說：「我現在就此與你告辭出去取這兩件東西。」不大一會兒她就取回來了。吳堪得到手後就拿回去交給縣令，縣令看這兩件東西，微笑道：「你且出去吧。」這一次雖然沒有難倒他，但縣令終歸要加害於他的。過了一天，又召見吳堪說：「我跟你要蝸鬥一枚，你要速速找到此物，如果找不到，當心災禍落到你的頭上呵！」吳堪秉承命令急忙跑回家，又把此事告訴了妻子。妻子說：「這件東西我家裏有，取來並不難。」說完就去給他取去。過了好久，牽回來一隻獸，大小像只狗，形狀也與狗類似，妻子說：「這就是蝸鬥。」吳堪說：「能做什麼？」妻子答道：「能喫火。這是一隻奇獸，你趕快送了去。」吳堪把此獸奉送給縣宰，縣宰見到此獸憤怒地說：「我跟你要的是蝸鬥，這乃是一隻狗！」又說：「要它幹什麼？」答道：「喫火。屙的糞便也是火。」縣宰便要木炭點着火，讓那隻獸去喫，喫完之後屙在地上，都是火。縣宰惱怒道：「用這東西做什麼！」並命令清除火堆打掃糞便，正要加害吳堪，差吏拿着器具走近糞堆，一動手就出現了孔洞，火與風暴起，燒着了牆壁和房子，濃煙與火焰從四面合攏過來，堵塞了城門，縣宰本人及其全家都化爲灰燼，吳堪及其妻子也走失了。這個縣城的地址便往西邊遷移了許多步，如今的縣城就是遷移之後新建的。

卷第八十四 異人四

苗晉卿 義寧坊狂人 張儼 奚樂山 王居士　俞叟　衡嶽道人　李業 石旻　

管涔山隱者 宋師儒 會昌狂士　唐慶　盧鈞

苗晉卿

苗晉卿困於名場。一年似得，復落第。春景暄妍，策蹇衛出都門，貰酒一壺，籍草而坐，酣醉而寐。久之既覺，有老父坐其傍。因揖敘，以餘杯飲老父。愧謝曰：「郎君縈悒耶？」寧要知前事耶？」晉卿曰：「某應舉已久，有一第分乎？」曰：「大有事。但更問。」苗曰：「某困於窮，然愛一郡，寧可及乎？」曰：「更向上。」。廉察乎？」曰：「更向上。」苗公乘酒，猛問曰：「將相乎？」曰：「更向上。」苗公怒，全不信，因肆言曰：「將相更向上，作天子乎？」老父曰：「天子真者即不得，假者即得。」苗都以爲怪誕，揖之而去。後果爲將相。德宗升遐，攝冢宰三日。（出《幽閒鼓吹》）

【譯文】

苗晉卿在科舉考試方面很不順利，這一年眼看要考中了，結果還是落了榜。時值陽光和煦春色明麗的好日子，他騎着瘦弱的毛驢走出京都大門，賒了一壺酒坐在草地上喝起來，喝得大醉便睡在那裏。過了好長時間醒來一看，有個老大爺正坐在自己身旁，便拱手施禮邀他與自己敘談敘談，剩下的酒也送給老大爺喝了。老大爺深表歉意和感謝。他說：「您心裏很鬱悶吧，想知道以後前程的事嗎？」晉卿說：「我參加科舉考試已有好多年了，不知有沒有考中一次的份兒。」老大爺說：「大有其事，您還想知道什麼？」晉卿說：「我很窮，然而很想作一郡之首，能辦到嗎？」老人說：「比這還要高。」「廉察使嗎？」「比這還要高。」晉卿藉着酒勁兒猛然問道：「作將相嗎？」老人仍然說：「比這還要高。」苗晉卿氣壞了，根本不相信他的話是真的，便放肆地說：「你說我比將相還要高，難道能作天子不成！」老人說：「真的天子你作不成，假的，還是可以作幾天的。」苗晉卿以爲這些話全是無稽之談，便向老人拱拱手就走了。後來他果然爲將爲相。德宗逝世後，曾經兼任過衆官之首的冢宰。

義寧坊狂人

元和初，上都義寧坊有婦人風狂，俗呼爲五娘。常止宿於永穆牆下。時中使茹大夫使於金陵。金陵有狂者，衆名之信夫。或歌或哭，往往驗未來事。盛暑擁絮，未嘗沾汗；冱寒袒露，體無斁圻。中使將返，信夫忽扣馬曰：「我有妹五娘在城，今有少信，必爲我達也。」中使素知其異，欣然許之。乃探懷中一袱，納中使靴中。仍曰：「謂語五娘，無事速歸也。」中使至長樂坡，五娘已至。攔馬笑曰：「我兄有信，大夫可見還。」中史遽取信授之。五娘因發袱，有衣三事，乃衣之而舞，大笑而歸，復至牆下。一夕而死，其坊率錢葬之。經年，有人自江南來，言信夫與五娘同日死矣。（出《酉陽雜俎》）

【譯文】

元和初年，上部義寧坊有個婦人瘋瘋癲癲的，大家都叫她「五娘」。她經常住宿在永穆牆下。當時中使茹大夫到金陵去巡察，金陵有個瘋子，大家叫他「信夫」，他每次唱歌或者哭泣往往預示着未來要發生什麼事情。盛夏酷暑他蓋着棉被也不出汗，嚴寒冰凍季節，他光着身子也不抽筋或者畏縮。中使要返回京都時，信夫忽然拉住他的馬說：「我有個妹妹叫五娘，住在京城，現在有件小小的信物，你一定要替我送給她呀！」中使一向知道他與正常人不同，欣然答應了他。他便從懷裏掏出一個包，塞進中使的靴子筒裏，又說：「你跟五娘說，沒事就快回來吧。」中使走到長樂坡時，五娘已經來到這裏，攔住他的馬笑着說：「我哥哥託你捎的信，大夫可以交給我了。」中使立刻取出信交給了她。五娘打開包袱，有衣服三件，便穿在身上跳起舞來，大笑着回到了原來的牆下面。過了一宿五娘就死了，街坊們紛紛出錢把她安葬了。一年之後，有人從江南來到京都，說信夫與五娘是同一天死的。

張儼

元和末，鹽城腳力張儼遞牒入京，至宋州，遇一人，因求爲伴。其人朝宿鄭州，因謂張曰：「君受我料理，可倍行數百。」乃掘二小坑，深五六寸，令張背立，垂踵坑口。針其兩足，張初不知痛，又自膝下至骭，再三捋之，黑血滿坑中。張大覺舉足輕捷，才午至汴。復要於陝州宿，張辭力不能。又曰：「君可暫卸膝蓋骨，且無所苦，當行八百。」張懼辭之。其人辦不強，乃曰：「我有事，須暮及陝。」遂去。行如飛，頃刻不見。（出《酉陽雜俎》）

【譯文】

元和末年，鹽城有個腳伕叫張儼，往京城傳遞文書。走到宋州遇到一個人，便求他與自己作伴兒。那個人要到鄭州去住宿，便對張儼說：「你聽我安排，一天可以多走幾百里路。」於是挖了兩個小坑，有五六寸深，叫張儼背向小坑站着，腳後跟懸在坑口，用針扎他的兩隻腳，張儼開始並不知道痛，那個人又從他膝蓋下面順着小腿再三地捋，直到黑色的血液淌滿了土坑。張儼覺得兩隻腳特別輕快，走起路來輕捷如飛，天剛晌午他們便到了汴京。那個人又說要到陝州去住宿，張儼說自己體力不行，趕不到陝州。那個人又說：「你可以暫時把膝蓋骨卸下來，並沒什麼痛苦，這樣就能日行八百里。」張儼害怕，便拒絕了。那人也不勉強他，便說：「我有事，必須在天黑之前趕到陝州。」說完便上路了，走得像飛一樣快，頃刻之間就看不到了。

奚樂山

上都通化門長店，多是車工之所居也。廣備其財，募人集車，輪轅輻轂，皆有定價。每治片輞，通鑿三竅，懸錢百文。雖敏手健力器用利銳者，日止一二而已。有奚樂山也，攜持斧鑿，詣門自售。視操度繩墨頗精，徐謂主人：「幸分別輞材，某當併力。」主人訝其貪功，笑指一室曰：「此有六百片，可（可原作甘，據明抄本改）任意施爲。」樂山曰：「或欲通宵，請具燈燭。」主人謂其連夜，當倍常功，固不能多辦矣，所請皆依。樂山乃閉戶屏人，丁丁不輟，及曉，啓主人曰：「並已畢矣，願受六十緡而去也。」主人洎鄰里大奇之。則視所爲精妙，錙銖無失，衆共驚駭。即付其錢，樂山謝辭而去。主人密候所之。其時嚴雪累日，都下薪米翔貴。樂山遂以所得。遍散於寒乞貧窶不能自振之徒，俄頃而盡。遂南出都城，不復得而見矣。（出《集異記》）

【譯文】

上都通化門的長店，多數是車工活集中的地方，店主們準備了大量的資金，招募工匠製作各種車上的零件，車輪車轅車輻車轂等，每樣都有一定的價錢。製作一片車輞，在上面鑿通三個孔，規定工錢一百文。有力氣的快手，工具又鋒利，一天也只能做一兩片。有個叫奚樂山的人，揹着斧子鑿子之類，登門來賣手工，他見這裏劃線用的繩墨標尺之類用具非常精良，便不慌不忙地對店主人說：「希望你把做輞的材料都挑出來，我要一氣做完。」主人見他如此貪功非常驚訝，笑着指指一間房子說：「這裏面有六百片輞的材料，你可以隨意施展你的本領。」樂山說：「可能要打通宵，請準備一下燈火蠟燭。」主人聽說他連夜幹活，一天就相當兩天的工夫，不能按通常天數計算準備那麼多的燈油蠟燭。就給他準備了一些照明用的蠟燭。樂山關上房門不讓別人打擾，一個人在屋裏叮叮噹噹不住手地幹了起來，到天亮時，告訴主人說：「全部做完了，我願意收你六十緡錢就走。」主人及鄰里們大爲驚奇。檢視一下他乾的活，件件都那麼精細，沒有一點微小的差錯，大家都驚呆了。主人立即付給了他錢，樂山辭謝而去。主人偷偷觀察他的去向。當時天氣嚴寒，連日下雪，京都之內燒柴和糧米價格飛漲，樂山便將自己剛剛得到的工錢，分送給那些在大冷天裏沿街乞討苦苦掙扎的窮苦人，六十緡錢很快就分光了。他從南門走出京都，再也看不到他了。

王居士

有常樂王居士者，耄年鶴髮，精彩不衰。常持珠誦佛，施藥里巷。家屬十餘口，豐儉適中。一日遊終南山之靈應臺，臺有觀音殿基。詢其僧。則曰：「樑棟欒櫨，悉已具矣，屬山路險峻，輦負上下，大役工徒，非三百緡不可集事。」居士許諾，期旬曰齎鏹而至。入京，乃託於人曰：「有富室危病，醫藥不救者，某能活之。得三百千，則成南山佛屋矣。」果有延壽坊鬻金銀珠玉者，女歲十五，遘病甚危，衆醫拱手不能措，願以其價療之。居士則設盟於箋，期之必效。且曰：「滯工役已久，今留神丹，不足多慮，某先馳此鏹付所主僧。冀獲雙濟。」鬻金者亦奉釋教，因許之。留丹於小壺中，齎緡而往。涉旬無耗，女則物化。其家始營哀具，居士杖策而回。乃詬罵。因拘將送於邑。居士（居士原作且，據明抄本改）曰：「某苟大妄，安敢復來？請入戶視之。」則僵絕久矣。乃命密一室，焚槐柳之潤者，湧煙於其間，人不可邇。中平一榻，藉屍其上，褫藥數粒，雜置於頂鼻中。又以銅器貯溫水，置於心上，則謹戶屏衆伺之。及曉煙盡，薰黔其室，居士染指於水曰：「尚可救。」亟命取乳，碎丹數粒，滴於脣吻，俄頃流入口中。喜曰：「無憂矣。」則以纖纊蒙其鼻，復以溫水置於心。及夜，又執燭以俟，銅壺下漏數刻，鼻纊微噓。又數刻，心水微灩。則以前藥復滴於鼻，須臾忽嚏，黎明胎息續矣。一家驚異。愧謝王生。生乃更留藥而去，或許再來，竟不復至。後移家他適。不知所從。女適人，育數子而卒。（出《闕史》）

【譯文】

王居士是個無憂無慮樂觀通達的人，七八十歲的高齡，滿頭白髮，仍然神采奕奕。他經常手拿串珠口誦佛經，沿街串巷地施捨藥物。家裏有十餘口人，不太富裕也不太貧窮，屬於中等人家。一天，他到終南山遊覽靈應臺，靈應臺有一座觀音殿的基礎，他詢問這裏的僧人，僧人說是樑棟欒櫨之類的材料都已備齊了，因爲這裏山路很險峻，推車挑擔上上下下地很費人力，沒有三百緡錢是建不起來的。居士向他許下諾言，第十天就把錢串帶來。居士來到京城裏，託付別人說：「如果有富貴人家得了嚴重疾病，醫藥救治不了的，我能把他治活。他們給我三百緡錢，我就可以成全終南山的觀音殿了。」果然有家在延壽坊賣金銀珠寶的，有個女兒十五歲，得上一種病十分危險，請來的醫生都拱手告辭表示不能治，他願意花三百緡的價錢讓居士給女兒治療。居士在紙箋上立下保證，說到期一定兌現，並且說：「觀音殿工程已經停工多日了，我把神丹留在這裏，你不要多慮。我先趕快把這些錢送給那裏的主持僧人，這樣可以兩面都不耽誤。」這位賣金銀的也信奉佛教，便同意了。居士把神丹留在小壺裏，帶上錢串就去了。過了十天也沒有居士的消息，那個生病的女兒卻死了。她家裏剛把喪事安頓好，居士拄着柺杖回來了。主人見了厲聲痛罵，要把他抓起來送到衙門。居士說：「我要是欺騙你們，哪裏還敢再回來？請讓我進門看看。」進屋一看，已經僵死好長時間了。他便叫人封閉一間屋子，焚燒鮮潤的槐樹和柳樹枝條，在屋裏放煙，任何人都不要靠近，屋子中間放一張牀，讓死屍躺在上面，將福藥數粒雜亂地放在死人頭頂和鼻孔裏，又用銅器裝上溫水放在心窩處。然後關緊門窗屏退衆人，靜靜地守候着。到天亮時煙已沒了，屋內被薰得黑黑的，居士摸了摸牆上的菸灰，又把手指伸到水裏，說：「還可以救活。」急忙命人取來乳汁，把幾粒神丹弄碎放在裏面，然後滴在死者嘴脣上。乳汁很快流進死者的嘴裏，居士高興地說：「不用擔憂了。」又將細棉絮蒙在她的鼻子上，換了溫水放在心窩處。到晚上，又端着蠟燭守候着，鐘漏滴過幾刻後就見鼻子上的細棉絮被噓氣微微吹動，又過了幾刻，心窩上放的水也發生了輕微的波動。居士又將前面用的那種藥滴在鼻子上。沒多久，忽然見她打起噴嚏來。黎明時，心臟終於恢復了跳動，全家人無不又驚又喜，慚愧地向王居士表示衷心感謝。居士又給他們留了藥物就走了，可能還答應過再來，但一直沒有再來過。後來他搬家到別處去了，也不知到底去了什麼地方。這個活過來的女子嫁了人，生了幾個兒子之後去世了。

俞叟

江陵尹王潛有吏才，所在致理，但薄於義。在江陵日，有京兆呂氏子，以飢寒遠謁潛，潛不爲禮。月餘在逆旅，未果還。有市門監俞叟者，見呂生往來有不足色，召而問之。呂曰：「我居渭北。貧苦未達，無以奉親。府帥王公，中表丈也。以親舊自遠而來，雖入謁，未嘗一問，亦命之所致耶。」叟曰：「我亦困者，無以周吾子之急，今夕可泊我宇下，展宿食之敬。呂諾之。既延入，摧簾破牖，致席於地，坐語且久，所食陶器脫粟而已。叟曰：「吾嘗學道於四明山，偶晦於此。適聞王公忘舊，甚訝之。因覆一缶於地。俄頃，乃舉以視之，有一紫衣人，長五寸許。叟指之謂呂曰：「此王公也。呂熟視，酷類焉。叟因戒曰：「呂生爾之中表侄也，以旨甘無朝夕之給，自輦下千里而至。爾宜厚其館穀，當金帛爲贈，何恃貴忘故之如是耶？」紫衣者卑揖，若受教之狀，遂不復見。及旦，叟促呂歸其逆旅。潛召呂館之，宴語累日。將戒途，助以僕馬橐裝甚厚。（出《補錄記傳》）

【譯文】

江陵府尹王潛有當官的才能，所管轄的工作條條有理，但爲人不重情義。他在江陵的時候，有個京兆地區呂某的兒子，因爲迫於飢寒遠道來見王潛，王潛沒有以禮相待。呂生在旅店裏住了一個多月，回不去了。有個看守城門的俞老頭兒，看見呂生出來進去臉色蠟黃肌瘦，招呼到跟前詢問他。呂生說：「我家住在渭北，家裏窮，又沒有出路，無以奉養雙親。本府元帥王相公是我的中表叔伯。靠着這層舊關係我才遠道而來，我雖然進府拜見他，但他從未過問過我。這也是我命運不好，才落到這個地步呵！」老頭兒說：「我也是個窮人，沒什麼東西來救濟你的急難，今晚上你就住在我家，讓我提供食宿以表達對你的敬意。」呂生接受了他的請求。被領到他家後，看到的是殘損的房檐和破舊的門窗，他們在地上擺席，對坐談了很久，喫的是粗米飯，用的是泥盆泥碗。老頭兒說：「我曾在四明山學過道，暫時在這裏藏身。剛纔聽說王相公不念舊情義，叫我很驚訝。」說完，便把一隻缸扣在地上，不一會兒又把缸拿了起來，只見缸底下有一個穿着紫色衣服的人，身長五寸左右。老頭兒指着這個人對呂生說：「這就是王潛。」呂生仔細看了看，果然特別相像。老頭兒告誡這個人說：「呂生是你的中表侄兒，因爲吃了上頓沒下頓，才從京都不遠千里來到這裏，你應該供給他優厚的食宿，應該送給他錢財。爲什麼仰仗着自己富貴就不念舊的情義呢！」紫衣人謙卑地做揖致禮，就像接受了教訓的樣子，然後就不見了。第二天早上，老頭兒督促呂生回到他的客店。王潛召見呂生把他安置在客館裏，跟他宴筵說話，一連好多天。呂生要登程回家，王潛送給他道上騎的馬，侍候他的僕人，行李包也給裝滿貴重的東西。

衡嶽道人

衡嶽西原，近朱陵洞，其山險絕，多大木猛獸。人到者率迷路，或遇巨蛇不得進。長慶中，有頭陀悟空，常裹糧持錫，夜入山林，越屍侵虎，初無所懼。至朱陵原，遊覽累日，捫蘿垂踵，無幽不跡。因是趼拆，憩於巖下，長吁曰：「飢渴如此，不遇主人。」忽見前巖有道士坐繩牀，僧詣之，不動。遂責其無賓主意，復告以飢困。道士欻起。指石地曰：「此有米及钁。」劚石深數寸，令僧探之，得陳米鬥餘，即置於釜。承瀑水，敲火煮飯，觀僧食一口未盡。辭以未熟，道士笑曰：「君餐止此，可謂薄食，我當畢之。」遂喫硬飯。又曰：「我爲客設戲。」乃處木嫋枝，投蓋危石，猿懸鳥跂，真捷閃目，有頃，又旋繞繩牀，蓬轉甚急，但睹衣色成規，倏忽失所。僧尋路歸寺，數月不復飢渴。（出《酉陽雜俎》）

【譯文】

衡山西面原野附近有個朱陵洞，這裏山勢險峻奇絕，有許多大樹和猛獸，人到了這裏都會迷路，或者遇上巨大的蟒蛇擋住道路而不能前進。長慶年間，有個僧人悟空，經常帶着乾糧拿着錫杖，在夜間進入山林。越過死人的屍體侵擾兇猛的老虎，開始時毫無懼怕。到了朱陵原，遊覽了好幾天，他攀援藤蘿飛越溝壑，幽深僻靜的地方都有他的足跡。因爲腳底生繭開裂，便在岩石下面休息。他長嘆道：「如此又餓又渴，卻見不到此地的主人！」忽見前面山崖上有個道士坐在繩子編織的牀上，僧人悟空到了他跟前，他也不動一動。僧人責備他未盡賓主之禮，又告訴他自己又餓又累。道士忽然起身，指着地上的石頭說：「這裏有米和鍋。」在石頭上挖了幾寸深，叫僧人伸進手去，拿到一斗多陳米，立即將米放在鍋裏，接了瀑布的水，敲石取火煮飯。道士見僧人一口飯沒全嚥下去，就說飯沒熟，不吃了，笑道：「你這頓飯就喫到這裏爲止，這叫少喫多得胃；我應當把其餘的飯全吃了。」說完便去喫那硬梆梆的飯。道士又說：「我爲客人表演一個遊戲。」說完，便坐到柔軟的樹枝上盪來盪去，就像從高處拋下來的石頭，又像懸掛着的猿猴，跳來跳去的山鳥，靈巧輕捷，令人看了眼花繚亂。過了一會兒，又去旋轉那個繩子牀，像轉篷一樣急速地轉動着，只看到很有規則地排列成各種衣服的花色，根本看不出就是原來那個繩子牀。突然之間，什麼也不見了。僧人尋找道路走出山林回到了寺廟，此後一連幾個月不再感到飢餓和口渴。

李業

李業舉進士，因下第，過陝虢山路，值暴雷雨，投村舍避之。鄰里甚遠，村家只有一小童看舍，業牽驢拴於檐下。左軍李生與行官楊鎮亦投舍中，李有一馬。相與入止舍內。及稍霽，已暮矣。小童曰：「阿翁即欲歸，不喜見賓客，可去矣。」業謂曰：「此去人家極遠，日勢已晚，固不可前去也。」臾老翁歸，見客欣然。異禮延接。留止宿。既曉懇留。欲備饌。業愧謝再三。因言曰：「孫子云阿翁不愛賓客，某又疑夜前去不得，甚憂怪及。不意過禮周旋，何以當此？」翁曰：「某家貧，無以佇賓，慚於接客，非不好客也。然三人皆節度使，何敢不祗奉耶？」業曰：「三人之中，一人行官耳，言之過矣。」翁曰：「行官領節鉞在兵馬使之前，秀才節制在兵馬使之後。然秀才五節鉞，勉自愛也。」既數年不第，業從戎幕矣。明年，楊鎮爲仇士良開府擢用，累職至軍使，除涇州節度使。李與鎮同時爲軍使，領邠州節度。業以黨頊功除振武邠涇，凡五鎮旌鉞。一如老翁之言。（出《錄異記》）

【譯文】

李業參加選拔進士的考試，沒有考中，往回走的時候路過陝虢一帶的山路，正趕上暴風雷雨，便到附近的村舍去躲避。這裏的人家相互離得很遠，這家只有一個小孩在家看門，李業把驢拴在了房檐下。左軍李生與行官楊鎮也爲避雨來到這一家，李有一匹馬。三人一塊兒進屋休息，等到天氣稍微轉晴時，已經黑天了。小孩說：「爺爺馬上就要回家了，他不喜歡接待客人，你們還是走吧！」李業對他說：「天色已經很晚，所以不能往前走了。」過了一會兒老爺爺回來了，見到客人很高興，以特殊的禮節接待他們，留他們在家住宿。第二天早上，又誠懇地挽留他們，還要準備飯。李業再三表示歉意和感謝，便說：「你孫子說爺爺不喜歡客人，我又擔心夜晚不能再往前走。留下後，很怕您怪罪，不料您竟以這麼重的禮節爲我們忙碌，我們有什麼資格擔得起這樣？」爺爺說：「我家貧窮，沒有條件接納客人。我是不好意思接待客人，並非不喜歡客人。但是你們三位都是節度使，我哪敢不恭恭敬敬地侍奉呢？」李業說：「我們三人之中，只且一個人是個行官而已，您說錯了！」老爺爺說：「行官管領節鎮在兵馬使之職以前，秀才你當節度使管領節鎮則在兵馬使之職以後，但你能統轄五個節鎮，你要自勉自愛呀！」李業既然多年應舉沒有考中，便從戎作了幕僚。第二年，楊鎮被仇士良開府提拔使用，逐級提拔直到軍使，授爲涇州節度使；李業與楊鎮同時爲軍使，管領邠州的節度。李業後來因黨頊之功被任命爲邠涇振武節度使，管轄五個重鎮的軍務。這些都跟當年那位老頭子所說的一致。

石旻

會昌中，有石旻者，蘊至術。嘗遊宛陵，宿雷氏林亭。時雷之家僮網獲一巨魚，以雷宴客醉臥，未及啓之。值天方蒸暑，及明日，其魚已敗，將棄去。旻曰：「吾有藥，可令活，何棄之有？」雷則請焉。旻遂以藥一粒，投魚口中。俄而鱗尾皆動。鮮潤如故。雷大奇之，因拜請延年之餌。旻曰：「吾之藥。至清至潔。爾曹嗜慾無節，臟腑之內，諸穢委集。若遽食之，若水火相攻，安能全其人乎？但神仙可學，人自多累。如籠禽檻猿，徒有騫翔騰躍之志，安可致焉！」（出《補錄記傳》）

【譯文】

唐代會昌年間，有個叫石旻的人，身懷絕技。他曾經到宛陵去旅遊，住在雷林亭家裏。當時雷的家僮用網捕獲一條大魚，因爲雷宴請客人喝醉後睡着了，所以沒有來得及收拾。正趕上是炎熱的暑季，第二天那條魚就腐敗了。要拿出去扔掉時，石旻說：「我有藥可以使它活過來，爲什麼要扔掉呢？」雷便請他處置。石旻將一粒藥丸放進魚嘴裏，不一會兒就見魚鱗和魚尾都在活動，那條魚變得跟原來一樣新鮮滋潤。雷大爲驚奇，便向石旻請求延年益壽的藥物。石旻說：「我的藥是極爲清潔乾淨的，你們的嗜好慾望毫無節制，五臟六腑之內什麼污穢東西都有，如果驟然間喫下我的藥，就像水與火互相攻克一樣，哪能保全人的身體呢？求仙長壽雖然可以學，但是人的自身有太多的累贅；正像樊籠裏面的鳥和猴子一樣，空有飛翔騰躍的願望，可又怎麼能實現呢！」

管涔山隱者

李德裕嘗雲：三遇異人，非卜祝之流，皆遁世者也。初掌記北門，有管涔山隱者，謂德裕曰：「君明年當在人君左右爲文翰之職，然須值少主，德裕聞之愕眙，灑然變色。隱者似悔失言，避席求去。德裕問曰：「何爲而事少主？」。對曰：「君與少主已有累世因緣，是以言之。」德裕其年秋登朝。至明年正月，穆宗篡緒，召入禁苑。及爲（原無爲字，據明抄本補）中丞。有閩中隱者叩門請見。德裕下榻與語曰：「時事非久，公不早去，冬必作相，禍將至矣。若亟請居外，代公者受患。公後十年，終當作相，自西而入。」是秋出鎮吳門，經歲入覲，尋又杖鉞南燕。秋暮，有邑子於生引鄴郡道士而至，才升賓階，未及命席，謂德裕曰：「公當授西南節制，孟冬望舒前，符節至矣。」三者皆與言協，不差歲月。自憲闈竟十年居相，由西蜀而入。代德裕執憲者，俄亦竄逐。唯再調南服，未嘗有前知之士，爲德裕言之。豈禍患不可前告，神道所祕，莫得預聞乎？（出《窮愁志》）

【譯文】

李德裕曾經說過：他三次遇到異人，這三個異人並非卜卦算命的，都是遁世的隱士。他當初掌管北門時，有個管涔山的隱士對他說：「你明年要在君主身邊擔任文祕職務，但是必須爲少主服務。」德裕聽了驚得目瞪口呆，頓時改變了臉色。隱士好像後悔自己剛纔失言，離開座位要走。德裕問道：「爲什麼必須侍奉少主？」答道：「你與少主已有幾代因緣，所以我這麼說。」德裕在那年秋季被召入朝廷，到第二年正月，穆宗篡奪皇位，召他入皇宮。到他任中丞時，有一位閩中的隱士叩門求見，德裕下牀相見，隱士對他說：「眼前的局面不會長久。你如果不盡早離開這裏，冬季必定作宰相，但要有災禍降臨呀！如果趕緊請求去外地任職，代替你的人就會受害。十年之後，你會當上宰相的，而且是從西面進京入宮的。」這一年秋季德裕出京鎮守吳門，過了一年入朝拜見皇上，接着又被派到南燕鎮守。秋末，縣邑里有個於生領着一位鄴郡的道士來見德裕，才走上賓客的位置，沒等到讓座就對德裕說：「你要被任命爲西南節制。十月十五日之前，西南邊關的符節就能送到。」以上三個異人說的事情歷來都與他們的預言相吻合，連時間都沒有出入。自從憲宗在宮闈被禁，過了十年德裕官居相位，而且是由西蜀入京入宮的。代替德裕執政的人，很快就被放逐了。只有後來德裕又調出朝廷到了南邊，未曾有先知道的人對他預先說過。莫非屬於災禍患難的事情不可提前告訴本人，這是神靈道家的祕密，不能預先知聞嗎？

宋師儒

宋師儒者，累爲鹽鐵小職，預知吉凶之事。淮南王太尉璠甚重之。時淮南有僧常監者，言事亦有中。常監在從事院話道，師儒續入，常監甚輕之，微不爲禮。師儒不樂曰：「和尚有重厄，厄在歲盡。常監瞋目曰：「有何事？」莫相恐嚇，某還自辨東西，師儒曰：「和尚厄且至，但記取去歲數日莫出城，莫騎駿馬子。」常監勃然而去。後數月，從事鄭侍御新買一駿馬，甚豪駿，將迎常監。常監曰：「此非宋師儒之言駿馬子，且要騎來。」未行數里，下橋，會有負巨竹束者，擲之於地，正當馬前，驚走入隘巷中。常監身曳於地，足懸於鐙，行數里，人方救得。腦破，血流被體，食頃不知人事，牀舁歸寺。太尉及從事召宋君曰：「此可免乎？」曰：「彼院竹林中，有物未去，須慎空隙之所。」常監飲藥酒，服地黃太多，因腹疾，夜起如廁。弟子不知，被一黑物推之，陷於廁中。叫呼良久，弟子方來。自頸已下，悉被沾污，時正寒，淋洗凍凜，又少頃不知人事。王太尉與從事速召宋君，大是奇事。「今復得免否？」曰：「須得鄰近有僧暴卒者，方可。」王公專令人伺之。其西屋老僧疾困而斃。王公曰：「此免矣。曰。須得強壯無疾者，此不得免。」數日，有少僧剃頭，傷刀中風，一疾而卒。宋君曰：「此則無事也。」王公益待以厚禮，常監因與宋君親善。（出《逸史》）

【譯文】

宋師儒多年擔任鹽鐵事務方面的小職務，能夠預知吉凶之類的事情。淮南王璠非常器重他。當時淮南有個和尚叫常監，談論未來的事情也能說中。常監在從事院講道，師儒是後去的，常監很看不起他，對他有點不大禮貌。師儒不高興，說：「和尚有重大災難，災難就在年末。」常監瞪大兩眼說：「有啥事？不要恐嚇我，我還能夠自己辨認東西南北！」師儒說：「你肯定有災難，而且快要降臨了。你只要記住春節前的幾天不要出城，不要騎駿馬。」常監氣沖沖地走了。過了幾個月，從事鄭侍御新買了一匹駿馬，非常剽悍暴烈；要用這匹馬迎接常監。常監說：「這不是宋師儒所說的那駿馬吧，我偏要騎。」沒走上幾里路便要下橋，恰巧有人揹着一大捆竹子走過來，突然把竹子扔在地上，正好就扔在馬的跟前。馬受驚後跑進一條狹窄的衚衕，常監的身子拖在地上，一腳掛在馬鐙裏，拖出幾里遠才被救下來。腦袋破了血流了遍身，不一會兒又不省人事了，被用牀擡回了寺廟。太尉與從事召見宋師儒，說：「這回他的災難可以免除了吧。」師儒說：「在他們寺院的竹林裏，有個什麼東西沒有除去，他必須小心留神空隙的地方。」常監飲用藥酒，服用的地黃太多了，所以肚子壞了。夜間起來上廁所，弟子不知道，被一個黑乎乎的東西推進大便坑裏，他呼叫了半天，弟子纔去把他救上來。從脖子往下全被弄髒了，當時正是寒冷季節，淋洗的時候凍壞了，又有一陣子不省人事。王太尉與從事急忙召見宋師儒，對他料事如神深表佩服和驚奇，又問道：「今天又出了這樁事，他的災難能不能免除？」師儒說：「必須得有個鄰近的和尚突然死去了，他的災難才能免除。」王太尉專門令人注意這件事。常監西屋的一個老和尚病重而死，王太尉說：「這回常監的災難可以免除了！」師儒說：「必須是身體強壯沒有疾病的。這一個不算數。」過了幾天，有一個年輕的和尚在剃頭時，被刀割傷中了風，一下子死去了。宋師儒說：「這一回就沒有事了。」從此，王太尉更加以厚禮相待於宋師儒，常監也因此跟他親近友好了。

會昌狂士

會昌開成中，含元殿換一柱，敕右軍採造，選其材合尺度者。軍司下週至山場，彌年未構，懸重賞。有工人貪賞，窮幽捫險，人跡不到，猛獸成羣。遇一巨材，徑將袤丈，其長百餘尺，正中其選。伐之倒，以俟三伏潦水澗流，方及谷口，千百夫運曳，始及砥平之處。兩軍相賀奏聞矣。淨材以俟有司選日之際，欻有一狂士，狀若術人，繞材太息惋諮，唧唧聲甚厲。守衛者叱責，欲縻之。其人略無所懼。俄頃，主者執之，聞於君（明抄本君作軍）主，中外異之。聽其所說：「須當中鋸解，至二尺見驗矣。解一尺八寸，但訝霏色紅殷，至二寸血流矣。急命千百人推曳渭流聽下。其人云：「深山大澤。實生龍蛇。此材中是巨蟒，更十年，當出樹杪而去。未聞長養於中，若爲殿柱，十年後，必載此殿而之他國。籲可畏也。」言訖，失人所在。（出《芝田錄》）

【譯文】

在唐朝的會昌與開成年間，含元殿要更換一根主柱，皇上命令右軍負責採伐和製作，要選擇合乎尺寸的木材，軍司們下到周至一帶的山場，整整一年也沒采伐到這樣的樹，便懸重賞廣泛徵求。有個人貪圖重賞。不惜探幽歷險，在人跡不到猛獸成羣的地方遇到了一棵大樹，有將近一丈粗，長有一百餘尺，正符合要求。先把它砍倒，等到三伏天山洪爆發時才被水衝到山谷出口處，又由成百上千個人牽拉到河牀平坦的地方。兩岸的軍人爲終於成功地找到並運下這棵大樹而歡呼慶賀，並且奏稟皇上。在鋸掉椏杈加工成材以備主管人員挑選的時候，突然來了一個狂士，狀貌好像個懂得法術的人，他繞着大樹嘆息感慨，嘟嘟噥噥地沒完沒了，守衛人員厲聲呵叱並想用繩子綁他，他卻一點兒也不懼怕，過了一會兒，這裏的頭頭兒便把他抓起來，報告了皇上。朝廷內外的人無不感到驚異。據他所說，這棵樹必須從中間鋸開，鋸到二尺深時他的話就會應驗。當鋸到一尺八寸深時，令人驚訝地發現，飛出來的木屑竟是深紅色的。再往下鋸二寸，便見流出來的全是血了。於是，急忙命令千百個人推到渭水裏面，任它順水漂去。那個狂人說：「在深山大澤裏面確實生長着龍和蛇，這棵樹是生長着的一條巨蟒，再過十年它就會從樹梢飛出去，沒聽說長久養活在這裏面的；如果拿它來作殿堂的柱子。十年之後，它必定會馱載着這座殿堂飛到別的地方去。好傢伙！多麼可怕呀！」說完，此人就閃身不見了。

唐慶

壽州唐慶中丞棲泊京都，偶僱得月作人，頗極專謹，常不言錢。冬首暴處雪中。親從外至，見臥雪中，呼起，雪厚數寸，都無寒色，與唐君話。深異之。唐後爲摧鹽使，過河中，乃別歸。唐曰：「汝極勤勞，吾方請厚俸，得以報爾。」又懇請，唐固留不許。行至蒲津，酒醉，與人相毆，節帥令嚴，決脊二十。唐君救免不得，無緒便發，厚恤酒肉。纔出城乃至，唐曰：「汝爭得來？」曰：「來別中丞。」唐令袒背視之。並無傷處，驚甚。因語雪臥之事。遂下馬與語曰：「某所不欲經河中過者，爲有此報。今已償了，別中丞去。與錢絹皆不受，置於地，再拜而逝。（出《逸史》）

【譯文】

壽州的唐慶中丞住在京都，偶而僱傭到一個打短工的人，十分勤勞用心，從來不提錢的事，冬天把腦袋露在風雪之中也不怕冷。唐慶有一次從外面回來，親眼看見他躺在積雪之中，便招呼他起來，地下的雪有幾寸厚，他卻一點兒也看不出冷的樣子，照常與唐君說話。唐慶對此深感驚異。唐慶後來當了摧鹽使，要經過河中，此人便要告辭回家。唐說：「你一向很勤勞，我正要給你優厚的報酬，藉以報答你。」此人又向唐慶懇求，唐則堅決挽留，沒有允許。走到蒲津時，此人喝醉了酒與別人打架，督辦鹽運的節帥律令極爲嚴格，決定打他二十大板。唐君乾着急，卻不能救他免於遭打。再沒有發生什麼事情便出發了，唐慶給了他很多的酒和肉，以表示安慰和撫卹。剛出城門他又來見唐君，唐君說：「你怎麼又來了？」他說：「我來跟您辭別。」唐君讓他露出後背仔細一看。並無任何傷痕。非常驚訝。於是又說起那次躺在雪裏的事，此人便下馬告訴唐君說：「我之所以不願意經過河中，就是因爲我知道你要報答我。如今你已經償還給我了，現在可以允許我走了吧。」唐君送給他錢和絲絹他都不要，把這些東西放在地上，頻頻施禮而去。

盧鈞

盧相國鈞初及第，頗窘於牽（明抄本牽作曰）費。俄有一僕，願爲月傭，服飾鮮潔，謹幹不與常等。睹鈞之乏，往往有所資。時俯及關（關原作開，據唐摭言改）宴，鈞未辦醵卒，撓形於色。於是僕輒請罪，鈞具以實告。對曰：「極細事耳。幾郎可以處分，最先合勾當何事？」鈞初疑其妄，既而將覘之，紿而命之曰：「爾若有技，吾當主宴。第一要一大第，爲備宴之地。次即徐圖。」其僕唯然而去，頃刻乃回。白鈞曰：「已稅得宅矣，請幾郎檢校。翌日，鈞強爲觀之，既而朱門甲第，擬於宮禁。鈞不覺忻然。又曰：「會宴處即大如法，此尤不易張陳。」對曰：「第請選日啓聞，待郎（明抄本待郎作若其，唐摭言待作侍）張陳，某請專掌。」鈞始慮其爲非，反覆詰問，但微笑不對。或意其非常人，亦不固於猜疑。暨宴除之日，鈞止於是，俄睹幕帟茵毯，華煥無比，此外松竹花卉皆稱是。鈞之醵率畢至，由是公卿間靡不洿詫。詰朝，其僕請假給還諸色假借什物，因之一去不返。始去旬日，鈞異其事，馳往舊遊訪之。則向之花竹，一無所有，但頹垣壞棟而已。議者以鈞之仁感通神明，故爲曲贊一春之盛，而成終身之美也。（出《摭言史》）

【譯文】

相國盧鈞當年剛剛及第的時候，對繁瑣的交際活動很不會應酬。沒過多久，有一個人願意給他當傭工，服飾之鮮豔整潔與勤勞幹練都與一般僕人不同。他見盧鈞應酬無方，常常對他給以幫助，一到了設大宴時，都因忙碌、草率，無法籌辦，急得抓耳撓腮，僕人見狀便向他請罪，並問何事如此犯難。盧鈞把實際情況都跟他說了，他說：「這是件很容易的小事情。你可以擔當辦理此事，最先應該做什麼事務？」盧鈞開始懷疑他說大話，後來則想考驗、觀察一下再說，便騙他道：「你若有辦法，我就當主宴。首先要有一處大的房舍，作爲置備酒宴的場所。其他事情都在其次，可以慢慢想辦法。」僕人應諾之後就走了，過了不長時間他就回來了，跟盧鈞說：「房子已經借到了，請郎官去檢閱一下。」第二天，盧鈞勉強地去看房子，到那裏一看，竟是一所朱漆大門的華貴宅第，可與宮苑比擬。盧鈞非常高興，又說：「宴會的處所這樣符合標準，這就更加不容易佈置。」僕人說：「請把選好的開宴日期告訴我，我可以幫助你佈置，我也可以請求由我專門掌管這件事。」盧鈞開始懷疑他說的不是真話，反覆盤問，他只微笑並不回答；盧鈞心想他一定不是個尋常人，也就不再猜疑了。到了宴會前的那天，盧鈞就住在這所房子裏，一會兒便看到窗簾帷幕座墊地毯之類一應俱全，華麗無比；此外，松竹花卉等裝點物品，也都擺放佈置得各得其所，開宴那天，盧鈞邀請的賓客全都到了，因此，在公卿大臣們中間，無不誇說這次宴會操辦得成功，場面佈置得華麗、考究，並對這些表示驚詫。宴會的第二天早晨，僕人向盧鈞請假，去退還所借的各種用具物品，藉機一去不回。到了第十天，盧釣對此事感到奇怪，急忙到舉辦宴會的舊地方去訪問那個僕人。但是原先的花竹已經一無所有，只有一堆殘破的牆壁和斷折的房梁而已。議論這件事的人以爲是盧鈞的仁厚感動了神明，是神明在暗地裏幫助他成全了這次盛會，而這件事便成就了他終生的美名！

卷第八十五 異人五

趙知微 擊竹子 張浚 金州道人 李生　徐明府　華陰店嫗　李客 蜀城賣藥人

劉處士 張武 茅山道士 逆旅客　教坊樂人子　蔣舜卿趙知微 九華山道士

趙知微

趙知微乃皇甫玄真之師，少有凌雲之志，入茲山，結廬於鳳皇嶺前，諷誦道書，煉志幽寂，蕙蘭以爲服，松柏以爲糧。趙數十年，遂臻玄牝。由是好奇之士，多從之。玄真即申弟子禮，殷勤執敬，亦十五年。至鹹通辛卯歲，知微以山中煉丹須西土藥者，乃使玄真來京師，寓於玉芝觀之上清院。皇甫枚時居蘭陵裏第，日與相從，因詢趙君事業。玄真曰：「自吾師得道，人不見其惰容。常雲：『分杯結霧之術，化竹釣鯔之方，吾久得之，固恥爲耳。』去歲中秋，自朔霖霪，至於望夕。玄真謂同門生曰：「堪惜良宵而值苦雨。」語頃。趙君忽命侍童曰：「可備酒果。」遂遍召諸生謂曰：「能昇天柱峯玩月否？」諸生雖唯應，而竊議以爲濃陰駚雨如斯，若果行，將有墊巾角折屐齒之事。少頃，趙君曳杖而出，諸生景從。既闢荊扉，而長天廓清，皓月如晝，捫蘿援筱，及峯之巔。趙君處玄豹之茵，諸生藉芳草列侍。俄舉卮酒，詠郭景純遊仙詩數篇。諸生有清嘯者、步虛者、鼓琴者，以至寒蟾隱於遠岑，方歸山舍。既各就榻，而悽風飛雨宛然，衆方服其奇致。玄真棋格無敵，黃白朮復得其要妙，壬辰歲春三月歸九華，後亦不更至京洛。（出《三水小牘》）

【譯文】

九華山道士趙知微是皇甫玄真的師傅。他年輕時懷有凌雲之志，進了這座山，住在鳳凰嶺前面，整日誦讀道家的書籍，鍛鍊自己的心志使其變得幽遠靜寂，以蕙蘭作衣服，以松柏作糧食。趙知微就這樣苦修數十年，終於達到了道家的最高境界，像微妙的母體一樣，能夠包容萬物生殖萬物。於是，天下許多好奇的人，都去跟他學道。玄真就是他的弟子，他在趙知微身邊殷勤服侍，恭恭敬敬地學習，長達十五之久。到鹹通十二年，趙知微因爲山裏煉丹須用西方的藥，便派遣玄真來到京師。玄真在京師住在玉芝觀的上清院，皇甫枚當時住在蘭陵裏面的房子裏，天天與玄真來往，他便打聽起趙知微在事業上的情況。玄真說：「自從我師傅得了道，誰也看不見他臉上有睏倦的神情。他常說：『分杯結霧之術，化竹釣鯔之方，我早就掌握了，只是不屑去幹這些玩藝兒罷了。』去年八月，從初一開始下大雨，直下到十五那天夜晚。我對師兄們說：『可惜中秋良宵偏偏苦雨下個沒完。』我說完了不一會兒，師傅忽然吩咐侍童準備酒果，又把我們都召到面前，問道：『能不能登上天柱峯去賞月亮？』大家雖然都答應說『能』，私下裏卻在議論，以爲如此天黑下雨，真要走路，肯定有跌跤折斷草鞋的事。不一會兒，師傅便拄着柺杖出門了，大家只好緊跟在後面。大家開開院門走出去後，天空豁然晴朗，明月高照，亮如白晝。我們牽蘿援藤，穿行叢林山道，終於登上天柱峯頂。師傅坐在玄色豹皮的墊子上，各位弟子分列兩旁坐在芳草地上，一會兒，大家舉起酒杯，一面飲酒一面吟誦郭景純的幾篇遊仙詩。弟子們有的清音繚繞對空長嘯，有的步虛踏峯，有的鼓琴奏樂，直至月亮隱沒在遠山後面，大家才返回住地的山舍。等一個個全都上牀之後，外面立即風雨交加，跟我們出發之前一模一樣，大家這才敬服師傅的奇妙道術真已登峯造極。」玄真的棋藝沒有敵手，煉丹術也深得其精要奧妙。他於壬辰春季三月回到九華山，以後再也沒有到京師洛陽去。

擊竹子

擊竹子不言姓名，亦不知何許人，年可三十餘。在成都酒肆中，以手持二竹節相擊，鏗然鳴響，有聲可聽，以唱歌應和，乞丐於人，宛然詞旨皆合道意。得錢多飲酒，人莫識之。如此則十餘年矣。一旦，自詣東市賣生藥黃氏子家，從容謂曰：「餘知長者好道，復多氣義，有日矣。今欲將誠素奉訖，得否？」黃氏子曰：「君有事，但得言之。」擊竹子謂曰：「我乞丐之人也，在北門外七里亭橋下盤泊。今病甚，多恐不濟。若終焉之後，敢望特與燒爇。今自齎錢兩貫文，買買柴用。慎勿觸我之心肝，是所託也。陰騭自有相報。」因留其錢，黃氏自不取，則固留而去，黃氏子翌曰至橋下。果見擊竹子臥於蒹葭之上。見黃氏子來，忻然感謝。徐曰：「餘疾不起。」復與黃氏子金二斤，又曰：「昨言不用令人觸我心肝則幸也，珍重且辭。」言訖而逝。黃氏子亦憫然出涕，太息者久之。遂令人易衣服，備棺斂，將出於郊野，堆積柴炭，祭而焚之。即聞異香馥郁，林鳥鳴叫。至晚，只餘其心，終不燃終，復又其大如鬥。黃氏子收以歸城。速語令人以杖觸之，或聞炮烈，其聲如雷，人馬皆駭。逡巡。有人長尺餘，自煙焰中出，乃擊竹子也。手擊其竹，嘹然有聲。杳杳而上。黃氏子悔過作禮，衆人皆嘆奇異。於戲！得非不觸其心。覆在人間乎？觸其心，便可上賓乎？復欲於黃氏子顯其蛻化乎？始知成都乃神仙所聚之處，如擊竹子者，亦以多矣。大凡不可以貧賤行乞之士而輕易者焉。（出《野人閒話》）

【譯文】

有個敲竹子的，自己不說姓名，別人也不知道他是個什麼人，年齡大約有三十出頭兒。他在成都的酒店裏手拿兩節竹子互相敲擊，發生鏗鏘動聽的聲音，嘴裏唱着歌互相應和，向人家乞討，好像歌詞的含義都合乎道家的意義，乞討到的錢多數用來買酒喝了。沒有認識他到底是個什麼樣的人，就這樣已經有十多年了。有一天，他自己到東市場賣藥材的老黃家，從容地對他說：「很長時間以來，我就知道您喜愛道家的思想，又頗重義氣。今天我想把自己的一樁心願告訴您，不知可以不？」老黃說：「你若有事，只管說。」敲竹子的說：「我是個討飯的，在北門外七里亭橋下落腳。現在病得很厲害，大概治不好了。如果我死在那裏，萬望您費心把我的屍體燒了。現在我帶來的兩貫錢，留作買柴用的。火化的時候，當心不要碰壞我的心肝。這就是我對您的拜託，到了陰間自有相報。」說完便留下他的錢，老黃自然是不能收的，但他一定要留下，然後才走了。老黃第二天來到橋下，果然看見那個敲竹子的躺在蘆葦上，他見老黃來了高興地表示感謝，慢慢地說：「我已經病得起不來了。」又遞給老黃二斤金子，說：「昨天說不要叫人碰我的心肝，能做到這一點，我就高興了。你多多保重吧。」說完就去世了。老黃也傷心地流了淚，嘆息了好長時間，然後令人換衣服、備棺材、入斂，抬到郊外堆好木柴木炭，祭奠之後點火焚化。一股奇異的香味濃郁撲鼻，招引得林中的禽鳥叫個不停。燒到晚上，只剩下心臟一直燒不化，而且又膨脹得像鬥那樣大。老黃收拾起來要回城。急忙叫人用棍子去碰那個心臟，有人聽到像炮火爆炸一樣，發生雷鳴般的聲響，人聽了害怕馬聽了受驚。過了一會兒，有個身高一尺多的人從煙火裏走了出來，原來就是那個敲竹子的，他敲着手裏的竹子，發出響亮的聲音，飄飄然飛上天空，老黃悔過，忙叩頭行禮；衆人無不驚歎，個個深感奇異。嗚呼！如果當初不去碰他的心臟，他能還人間嗎？碰了他的心臟，他就可以昇天成爲天上的客人嗎？還是他要通過老黃來顯示和實現自己蛻化昇天的願望呢？通過這件事，我們才知道，成都乃是神仙集中的地方。像這個敲竹子一樣的人，實在多得很，人們不應該因爲他們貧賤，是乞討的，而去輕視他們呵！

張浚

黃巢犯闕，僖宗幸蜀。張浚白身未有名第，時在河中永樂莊居。裏有一道人，或麻衣，或羽帔，不可親狎。一日張在村路中行。後有喚：「張三十四郎，駕前待爾破賊。」回顧，乃是此道人。浚曰：「一布衣爾，何階緣而能破賊乎？」道者勉其入蜀，時浚母有疾，未果南行。道者乃遺兩粒丹曰：「服此可十年無恙。」浚得藥奉親，所疾痊復。後歷登臺輔，道者亦不復見。破賊之說，何其驗哉。（出《北夢瑣言》）

【譯文】

黃巢起事的時候，唐僖宗逃難到了西蜀。張浚當時是個沒有及第沒有官位的平民，家住河中永樂莊。村裏有個道人，無論是身穿麻布衣服的平民百姓，還是身着羽冠霞帔的誥命大員，都不敢侮辱他。一天，張浚在村裏路上行走，背後有人招呼：「張三十四郎，皇上那邊等你去破賊寇呢！」回頭一看，原來是那個道人。張浚說：「我只是一個平民百姓，憑着什麼去破賊呢？」道人勸他去西蜀，當時張浚的母親正有病，所以沒有去成，道士送給他兩粒丹藥，說：「吃了這兩粒藥，可以保證十年之內不生病。」張浚得了藥拿去送給母親喫，母親吃了以後立即痊癒了。後來張浚官運亨通，得坐高位，這個道人再也沒有見到。當時這位道人的破賊之說，是多麼靈驗呵！

金州道人

金統水在金州。巢寇犯闕之年，有崔某爲安康守，大駕已幸岷峨。惟金州地僻，戶口晏如。忽有一道人詣崔言事曰：「方今中原版蕩，乘輿播遷，宗社陵夷，鞠爲茂草，使君豈無心殄寇乎？」崔曰：「泰山既頹，一木搘之可乎？」客曰：「不然，所言殄者，不必以劍戟爭鋒，力戰原野。」崔曰：「公將如何？」客曰：「使君境內有黃巢谷統水，知之乎？」曰：「不知，請詢其州人。」州人曰：「有之。」客曰：「巢賊稟此而生，請使君差丁役，齎畚鍤，同往掘之，必有所得。」乃去州數百里，深山中果有此名號者。客遂令尋源而劚之，仍使斷其山岡，窮其泉源。泉源中有一窟，窟中有一黃腰人，既逼之，遂舉身自撲，呦然而卒。穴中又獲寶劍一。客又曰：「吾爲天下破賊訖。」崔遂西向進劍及黃腰，未逾劍利，聞巢賊已平，大駕復國矣。（出《王氏見聞錄》）

【譯文】

金統河在金州境內。黃巢的軍隊進犯京城的那一年，有個姓崔的鎮守安康，皇帝避難到了四川的岷山峨嵋山一帶。金州地處偏僻，人口稀少。忽然有個道人找到這個姓崔的告訴他一件事，說：「眼下中原地區動盪不定，皇上的車駕已經遷移，祖宗社稷遭受踐踏，成爲荒草。您難道沒想到去平滅賊寇嗎？」崔說：「泰山都倒了，一根柱子能頂起來嗎？」道人說：「不是這個意思。我所說的平滅賊寇，不一定就是持刀拿槍去爭高低，與敵人征戰在疆場上。」崔說：「那你將要我怎樣呢？」道人說：「你管轄的地區內有一條黃巢谷金統河，知道嗎？「崔說：「不知道。」詢問金州人，金州人說有這麼條金統河。道人說：「黃巢逆賊因爲有了它才能活。請你差遣勞力，帶上土籃鍬鎬，一塊兒去把它挖了，肯定會有收穫。」他們帶着人到了離金州城幾百裏的地方，在深山溝裏果然有一條叫金統河的，道人便讓大家尋找源頭動手挖掘，挖斷山樑一直挖到泉源，在泉源中發現有一個洞，洞裏有一個黃腰的人，當人們靠近他時，他就自己縱身撲倒在地，叫了一聲就死了。在洞穴裏還找到一把寶劍。道人說：「我爲天下破除賊寇的工作，現在已經結束了。」崔於是向着峨嵋方向進獻寶劍及黃腰人，還沒走到劍利便聽到黃巢賊寇已經平息，皇上已經恢復了天下。

李生

中和末。有明經李生應舉如長安，途遇道士同行宿，數日，言意相得。入關相別，因言黃白之術。道士曰：「點化之事，神仙淺術也。但世人多貪，將以濟其侈，故仙道祕之。夫至道不煩，仙方簡易，今人或貴重其藥，艱難其事，皆非也。吾觀子性靜而寡慾，似可教者。今以方授子，趣以濟乏絕而已。如遂能不仕，亦當不匱衣食。如得祿，則勿復爲，爲之則貪也，仙道所不許也。」因手疏方授之而別。方常藥草數種而已。每遇乏絕，依方爲之，無不成者。後及第，歷州縣官，時時爲之，所得轉少。及爲南昌令，復爲之，絕不成矣。從子智修爲沙門，李以數丸與之，智修後遊鍾離，止賣藥家。燒銀得二十兩，以易衣。時劉仁軌爲刺史，方好其事，爲人所告，遁而獲免。（出《稽神錄》）

【譯文】

唐朝中和末年，有個李生要到西安去參加明經科目的科舉考試，途中遇見一個道士與他一同趕路一起住宿，相處多日，兩人說得很投機。入關相別時，因爲談到煉丹術，道士說：「煉丹一事在神仙看來很淺顯的技術；但世上的多數人很貪婪，用它來滿足過分的慾望；所以成仙得道的人便對此嚴守祕密。實上，最高的道術並不煩瑣，神仙的妙方最爲簡易，當今人們不是以爲煉丹所用的藥多麼貴重，就是把煉丹技術看得如何艱難，都是不對的。我看你的性情恬談寡慾，好像是可以教授的人，現將方法教授給你，聊以此方解救睏乏絕望而已。如果不能及第享受官祿時，靠了此方也不會挨凍受餓。如能得到官位利祿，那就不要再使用此方，再用就是貪婪，這是爲仙之道所不允許的。」道士在手上將祕方一條條註明教授給他，然後分手告別。藥方裏面只有幾種平平常常的藥草而已。每當陷入睏乏絕望的時候，李生按照此方配製，沒有不成功的時候。後來考試及第，歷任州縣官吏，李生時常運用此方，但是所得甚微。等他做了南昌縣令時，又運用此方，那就絕無成果了。李的侄兒智修是個出家修道的，李生曾把幾丸仙丹給他，智修後來雲遊到鍾離，住在賣藥的家裏，他把這幾粒仙丹燒化之後得到二十兩銀子，用這銀子換了幾件衣服。當時劉仁軌當刺史，正喜好煉丹這件事，被人告發了，後因潛逃才未被捉到。

徐明府

金鄉徐明府者，隱而有道術，人莫能測。河南劉崇遠，崇龜從弟也，有妹爲尼，居楚州。常有一客尼寓宿，忽病勞，瘦甚且死。其姊省之，衆共見病者身中有氣如飛蟲，入其姊衣中，遂不見。病者死，姊亦病。俄而劉氏舉院皆病，病者輒死。劉氏既函崇遠求於明府。徐曰：「爾有別業在金陵，可致金陵絹一匹，吾爲爾療之。」如言送絹訖。翌曰，劉氏夢一道士執簡而至，以簡遍撫其身，身中白氣騰上如炊。既寤，遂輕爽能食，異於常日。頃之，徐封絹而至，曰：「置絹席下，寢其上即差矣。」如其言遂愈。已而視其絹，乃畫一持簡道士，如所夢者。（出《稽神錄》）

【譯文】

金鄉有個徐明府，有道術但不顯露，別人都不知道他的底細。河南的劉崇遠，是崇龜的堂弟，有個姐姐出家爲尼，住在楚州，有個外地的尼姑經常在這裏住宿，忽然患了癆病，非常消瘦，快要死了。劉崇遠的姐姐去看望她，大家都看到病人體內有一縷氣體像飛蟲一樣，鑽進劉崇遠姐姐的衣服裏便不見了。病人死了，劉的姐姐也病了，不久劉氏全家都病了，得上病的就死。劉氏寫信給崇遠讓他去求徐明府，徐明府說：「你有座別墅在金陵，可以送給我金陵的系娟一匹，我給你治療。」崇遠照他說的送完了絲絹。第二天，劉氏夢見一個道士拿着書簡來到面前，道士用書簡在她全身上撫弄，她的體內有一股白氣往上升騰，好像縷縷炊煙。醒來之後便覺得輕鬆清爽，能喫飯了，與往日大爲不同。沒多久，徐明府派人送來的絲絹就到了，說：「把絲絹放在牀蓆下面，睡在上面病就會減輕。」劉氏按他的話辦。疾病果然痊癒。病好後看看那塊絲絹。上面畫的是一個手裏拿着書簡的道士，就象夢裏看見的那個道士一樣。

華陰店嫗

楊彥伯，廬陵新淦人也，童子及第，天覆辛酉歲，赴選，至華陰，舍於逆旅。時京國多難，朝無親識，選事不能如期，意甚憂悶。會豫章邸吏姓楊，鄉里舊知，同宿於是，因教己雲：「凡行旅至此，未嘗不禱金天，必獲夢寐之報。縱無夢，則此店之嫗亦能知方來事，苟獲一言，亦可矣。」彥伯因留一日，精意以祠之，爾夕竟無夢。既曙，店嫗方迎送他客，又無所言。彥伯愈怏怏，將行，復失其所着鞋，詰責童僕甚喧。既即路，嫗乃從而呼之曰：「少年何其喧耶？」彥伯因具道其事。嫗曰：「嘻，此即神告也。夫將行而失其鞋，是事皆不諧矣，非徒如此而已也。京國將有亂，當不可復振，君當百艱備歷，然無憂也。子之爵祿皆在江淮，官當至門下侍郎。」彥伯因思之，江淮安得有門下侍郎。遂行至長安，適會大駕西幸，隨至岐隴。梁寇圍城三年，彥伯辛苦備至。駕既出城。彥伯逃還吉州。刺史彭珍厚遇之，累攝縣邑。僞吳平江西，復見選用，登朝至戶部侍郎，會臨軒策命齊王，彥伯攝門下侍郎行事。既受命，思店嫗之言，大不悅，數月遂卒。（出《稽神錄》）

【譯文】

楊彥伯是廬陵新淦人，少年中舉，唐朝天覆辛酉年赴京參加選拔進士的考試，到華陰後住在客店裏。當時京城多災多難，皇帝不能親自管理朝政，考試的事情不按期舉行，彥伯心裏頗爲憂悶。恰好有個豫章府的差役，姓楊，是彥伯過去就認識的老鄉，也在這家客店住宿。他便教給彥伯說：「凡屬行旅之人到了這裏，沒有不祭祀古帝金天氏的，祭奠之後必能得到一個夢，暗示給你吉凶福禍；即使沒有夢，這家客店的老闆娘也能知道未來的事，如能從她那裏得到一句話，也可以。」彥伯又在客店留了一天，誠心誠意地做了祭祀，但那天晚上竟然沒有夢。天亮後，老闆娘正忙着迎送其他客人，又沒對他說什麼話，彥伯的心情便更加深重起來。正要起程，又丟失了穿的鞋，便大聲吵着責問書童僕人。上路後，老闆娘便跟在後面喊他道：「年輕人，你爲什麼事情這樣吵鬧？」彥伯便把自己的事情都告訴了她。老闆娘說：「噢，這就是神靈在告誡你呀。大凡要走路而丟失了自己的鞋，就是諸事都不順利。不只是這樣，京城裏面將要發生禍亂，一定不能重新振興，你會歷經千難萬險。然而不必擔憂，你的官爵利祿之分都在江淮，官位會升到門下侍郎。」彥伯心想，江淮哪會有什麼門下侍郎，於是登程到了長安。正趕上皇帝避亂而遷，他隨着到了岐隴。梁軍圍城三年之久，彥伯備嘗艱難困苦。皇帝出城之後，彥伯逃回了吉州。判史彭珍給予他優厚的待遇，讓他長期充任縣令。僞吳國統治江西后，彥伯又被選用，進入朝廷當了戶部侍郎，在臨軒策命齊王時，彥伯擔任門下侍郎行事。受命任職之後，彥伯回想起當年那位老闆娘所說的話，極不愉快，幾個月之後便死了。

李客

李客者，不言其名，常披蓑戴笠，系一布囊，在城中賣殺鼠藥，以一木鼠記。或有人買藥，即曰：「此不惟殺鼠，兼能療人衆病。但將伴餐之，即愈。」人惡其鼠藥，少有服餌者。有百姓張贊，賣書爲業。父年七十餘，久患風疾。一日因鼠齧其文字數卷，贊甚怒，買藥將以飼鼠。贊未寢，燈下見大鼠數頭出，爭食之，贊言必中其毒。倏忽俄見皆有羽翼，望門飛出。贊深異之。因就李客語之。客曰：「應不是鼠，汝勿誕言。」贊更求藥，言已盡矣。從此遁去。其父取鼠殘食之，頓覺四體能屈伸，下牀履步如舊日。（出《野人閒話》）

【譯文】

有個姓李的流浪人，從不說自己叫什麼名字，經常身披蓑衣頭戴草帽腰裏拴着個布口袋，在城裏賣滅鼠藥。如有人來買藥，他就說：「此藥不僅能殺死老鼠，同時還能治療人的百病。只要將它跟飯一起喫下去，就能藥到病除。」人們嫌惡它是耗子藥，很少有人服用的。有個老百姓叫張贊，以賣書爲業，父親七十多歲了，久患風溼病。一天，因爲老鼠啃壞了幾卷書，張贊氣壞了，就去買藥來喂老鼠，張贊沒有睡覺，在燈光下看見幾只大老鼠從洞裏鑽出來，爭着去喫，張贊心說這幾隻老鼠肯定中毒，轉眼之間便見它們都生出翅膀，朝着門口飛出去了。張贊對此非常驚異，便去跟姓李的賣鼠藥的說了這件事，李說：「該不是老鼠，你不要胡說。」張贊還要跟他買藥，他說已經賣完了。此人從此就不見了，張讚的父親把老鼠喫剩的藥拿來吃了，頓覺四肢能夠屈伸，像得病之前那樣下牀走路了。

蜀城賣藥人

前蜀嘉王頃爲親王（明抄本親王作親藩）鎮使，理廨署（署原作置，據明抄本改）得一鐵鏡，下有篆書十二（按篆文列十三字，二字當是三字）字，人莫能識。命工磨拭，光可鑑物，掛於臺上。百里之內並見。復照見市內有一人弄刀槍賣藥，遂喚問此人。雲：「只賣藥，不弄刀槍。」嘉王曰：「吾有鐵鏡，照見爾。」賣藥者遂不諱，仍請鏡看。以手臂破肚，內鏡於肚中，足不著地，冉冉升空而去。竟不知何所人。其篆列之如左（篆字略）。（出《玉溪編事》）

【譯文】

前蜀的嘉王頃做親王鎮使，在整理官署時得到一面鐵鏡子，下邊寫着十三個篆字沒有人能認識。讓工人磨擦乾淨後，光亮得可以照見東西，把它掛在高臺上，一百里之內都能照見。在鐵鏡子裏照見市內有個人正在舞弄刀槍賣藥，便把此召喚到面前盤問，這個人說他只是賣藥，沒有玩弄刀槍。嘉王說：「我有鐵鏡子，照見你了。」賣藥人於是不再隱諱。他向嘉王要鏡子看看，鏡子遞給他後，他用手掌劈開自己的肚子，便把鏡子放進肚子裏去，腳不着地，冉冉升起，在天空中飄飄然飛走了。誰也不知道他究竟是什麼地方的人。

劉處士

張易在洛陽，遇處士劉某，頗有奇術。易恆與之遊。劉嘗賣銀與市中人，欠其值。劉從易往索之，市人既不酬值，且大罵劉。劉歸，謂易曰：「彼愚人不識理於是，吾當小懲之。不爾，必將爲土地神靈之所重譴也。」既夜，滅燭就寢。劉牀前熾炭燒藥。易寐未熟。暗中見一人，就爐吹火。火光中識其面，乃向之市人也，迨曙不復見。易後求之，問市人，雲：「一夕夢人召去，逼使吹火，氣殆不續，既寤，脣腫氣乏，旬日乃愈。劉恆爲河南尹張全義所禮，會與梁太祖食，思魚鱠。全義曰：「吾有客，能立致之。」即召劉。劉使掘小坎，汲水滿之，垂釣良久，即獲魚數頭。梁祖大怒曰：「妖妄之甚者也。」即杖背二十，械繫於獄，翌日將殺之，其夕亡去。劉友人爲登封令，其日至縣，謂令曰：「吾有難，從此逝矣。」遂去，不知所之。（出《稽神錄》）

【譯文】

張易在洛陽遇到個處士劉某，劉處士頗有奇異的法術，張易總跟他一起遊玩。劉處士曾經賣銀子給一個人，這人欠他的錢，劉與張易去跟他要，這個市民既不還錢，還破口大罵劉處士。劉處士回來後對張易說：「那個笨蛋如此不懂道理，我應當小小地懲罰他一下，不然的話，必將受到本地神靈嚴重的譴責。」到了夜晚。劉與張易吹滅蠟燭上牀就寢，在劉的牀前燒着紅紅的炭火在熬藥，張易沒有睡熟，黑暗中他見有一人對着爐子吹火，藉着火光能識別這個人的面孔，乃是原先欠錢不還的那個人，到天亮時這個人就不再見了。張易後來找到了這個人，說起那件事，他回答說：「一天晚上夢見被人召喚了去，逼着讓我吹火，氣用完了，再也上不來氣，醒過來之後，嘴脣腫脹氣力貧乏。過了十天才痊癒了。」劉處士經常受到河南尹張全義的禮遇，有一次，劉正在張全義處作客，趕上張全義與梁太祖一起就餐。他們想喫魚肉，張全義說：「我有位客人，他能馬上弄到。」就把劉處士招呼了去。劉讓人掘了個小坑，提水把坑灌滿，自己垂線在坑內釣了一會兒，便得到幾條魚。梁太祖大怒道：「你這種妖術太狂妄了！」當即在劉的背上打了二十棍子，又帶上枷鎖關在牢獄裏。第二天就要把他殺掉，他卻在當天夜裏逃走了。劉處士有個朋友是登封縣令，那天他來到縣裏，對縣令說，「我現在有災難，從現在開始我要消失了。」說完便走了，不知去了什麼地方。

張武

張武者，始爲廬江道中一鎮副將，頗以拯濟行旅爲事。嘗有老僧過其所。武謂之曰：「師年老，前店尚遠，今夕止吾廬中可乎？」僧忻然。其鎮將聞之怒曰：「今南北交戰，間諜如林，知此僧爲何人，而敢留之也。」僧乃求去。武曰：「吾業已留師，行又益晚，但宿無苦也。」武室中唯有一牀，即以奉其僧，己即席地而寢。盥濯之備，皆自具焉。夜數起視之。至五更，僧乃起而嘆息，謂武曰：「少年乃能如是耶。吾有藥，贈子十丸，每正旦吞一丸，可延十年之壽，善自愛。」珍重而去，出門忽不見。武今爲常州團練副使，有識者計其年已百歲，常自稱七十，輕健如故。（出《稽神錄》）

【譯文】

張武原先是廬江道中一個鎮的副將，他把幫助出門在外的行旅之人看成一件大事。曾經有個老和尚路過他那裏，張武對他說：「師傅年紀大了，前面的客店離這裏還很遠，今晚上就住在我屋裏可以嗎？」和尚很高興。這個鎮的鎮將聽說後氣憤地說：「當今南北交戰，到外都是間諜。你知道這個和尚是什麼人，竟敢把他留下！」和尚請求離去，張武說：「我現在已經留下了師傅，要走又太晚了。只管睡在這裏，不要苦惱。」張武臥室裏只有一張牀，便把這張牀讓給和尚，自己就睡在屋地上。洗漱用具，自己都有。夜間幾次起來看他。到五更時，和尚便起來在那裏嘆息，他對張武說：「年輕輕的就能這個樣子，實在難得。我有藥，贈給你十丸，每年正月初一吞一丸，可以延長十年的壽命。你要好好地愛護自己。」道一聲珍重便走了，出了房門忽然不見了。張武現在是常州團練副使。有認識他的人計算他的歲數已有百歲了，他常常自稱是七十歲，仍然跟過去一樣輕捷矯健。

茅山道士

茅山道士陳某，壬子歲遊海陵，宿於逆旅。雨雪方甚，有同宿者，身衣單葛，欲與同寢。而嫌其垢弊，乃曰：「寒雪如此，何以過夜？」答曰：「君但臥，無以見憂。」既皆就寢，陳竊視之。見懷中出三角碎瓦數片，煉條貫之，燒於燈上。俄而火熾，一室皆暖，陳去衣被乃得寢。未明而行，竟不復也。（出《稽神錄》）

【譯文】

茅山道士陳某，在壬子年雲遊海陵時，有一天住宿在客店裏。天正下大雪，有個與他住在一起的人身上還穿着單衣，想與陳某在一塊兒睡，陳某嫌他身上太髒太破。便說：「天這麼冷，又下大雪，怎麼熬過這一夜呢？」答道：「您只管躺下，用不着擔憂。」兩人都睡下之後，陳某偷偷地看那個人，見他從懷裏掏出幾片三角形碎瓦片，瓦片用鏈子串着，他拿到燈上燒烤。一會兒火便燃燒得很旺，整個屋裏都暖和和的，陳某掀掉身上的衣被才能入睡。沒到天亮這個人就走了，一直沒有回來。

逆旅客

大梁逆旅中有客，不知所從來。恆賣皂莢百莖於市，其莢豐大，有異於常。日獲百錢，輒飲而去。有好事者知其非常人，乃與同店而宿。及夜，穴壁窺之。方見鋤治牀前數尺之地甚熟，既而出皂莢實數枚種之。少頃即生，時窺之，轉復滋長，向曙則已垂實矣。即自採掇，伐去其樹，銼而焚之。及明攜之而去。自是遂出，莫知所之。（出《稽神錄》）

【譯文】

大梁的一家客店裏住着一個客人，不知道是從什麼地方來的。天天在市場上出賣皂莢百莖，他的皂莢特別豐滿肥大，跟平常皂莢不一樣。他一天賣得一百個錢，買了酒喝完就走。有個好奇的人知道他不是尋常人，便跟他到同一個客店裏住宿，到了夜晚，在牆上掏了個小洞偷偷地觀察他。只見他把牀前幾尺見方的地方用鋤頭整治得鬆鬆散散，然後拿出幾顆皂莢種子種在土裏，不大一會兒就生長出皂莢小苗，他不斷地在觀察這幼苗，幼苗迅速生長，天亮時就已掛滿了果實。他立即動手採摘，把皂莢樹伐倒，劈碎燒了。到天亮便帶上皂莢出了門。從此他就走了，沒有人知道他去什麼地方。

教坊樂人子

教坊樂人有兒年十餘歲，恆病，黃瘦尤甚。忽遇一道士於路，謂之曰：「汝病食症耳，吾能療之。」因袖中出藥數丸使吞之。既而複視袖中曰：「嘻，誤矣。此辟穀藥也。自此當不食。然病亦瘳矣。爾必欲食，嘗取少木耳食之。吾他日復以食症藥遺爾也。」遂去。兒歸一二月，病癒。然其父母恆以不食爲憂，竟逼使餌木耳，遂飯噉如故。已而自悔曰：「我餌仙藥而不自知。道士許我復送藥來，會當再見乎？」因白父母，求遍歷名山，尋訪道士。母不許，其父許之曰：「向使不愈，今亦死矣。既志堅如此，或當有分也。」遂遣之，今不知所在。（出《稽神錄》）

【譯文】

有個教坊的樂人，他有個兒子十多歲了，總鬧病，自來就長得又黃又瘦，得病以後就更厲害了。有一天，他忽然在路上碰見一個道士，這位道士對他說：「你的病屬於食症，我能給你治。」便從袖筒裏拿出幾丸藥叫他吞了下去。然後，又看了看袖筒裏說：「嗬！弄錯了。給你喫的是辟穀藥，從現在開始你應當不再喫飯，但你的病也會痊癒的。你肯定想喫飯，那就嘗取少許木耳當飯喫。我改日再來送給你治食症的藥。」說完就走了。兒子回家後一兩天，病就痊癒了。但他的父母總是爲他不喫飯而擔憂，後來終於逼着他喫木耳，於是又跟從前一樣地喫起飯來。過了一段時間，兒子自己悔悟道：「我吃了仙藥自己還不知道。道士答應我還送藥來，能夠再見到他嗎？」想到這裏，便跟父母表示，自己要遍求名山，去尋訪那位道士。母親不允許，父親同意他這樣做，說：「原先如果病治不好，到現在也死了。既然志向如此堅定，或許是有緣分吧！」於是，就把兒子打發走了。如今不知道教坊樂人的這個兒子在什麼地方。

蔣舜卿

光州檢田官蔣舜卿行山中，見一人方採林檎一二枚，與之食，因爾不飢。家人以爲得鬼食，不治將病。求醫甚切，而不能愈。後聞壽春有叟善醫，乃往訪之。始行一日，宿一所旅店，有老父問以所患，具告之。父曰：「吾能救之，無煩遠行也。」出藥方寸七服之，此二林檎如新。父收之去，舜卿之飲食如常。既歸，他日復訪之。店與老父，俱不見矣。（出《稽神錄》）

【譯文】

光州有個檢田官叫蔣舜卿，他在山裏走路碰見一個人剛摘了一兩個林檎果，給他吃了。從此他就不思飲食。家裏人以爲他是吃了鬼給的食物，不趕緊治療就會得病。儘管急着找醫生治療，但是一直治不好。後來聽說在壽春有個老頭兒醫道高明，蔣舜卿就去拜訪他，剛走了一天，晚上住宿在一家旅店裏，有個老大爺問他患的是什麼病，舜卿把病情告訴了他。老大爺說：「我能救你，用不着走那麼遠。」他拿出個一寸七的藥方讓舜卿服了下去，兩個林檎果便吐了出來，就跟新鮮的一樣。老人將這兩個林檎果收了起來，舜卿的飲食又恢復原狀。舜卿回家之後，過了幾天又去看望老人，旅店與老大爺都不見了。

卷第八十六 異人六

黃萬祐 任三郎 黃齊 王處回 天自在　掩耳道士　抱龍道士　何昭翰　盧延貴　

杜魯賓 建州狂僧 劉甲 盧嬰　趙燕奴

黃萬祐

黃萬祐修道於黔南無人之境，累世常在。每三二十年一出成都賣藥，言人災禍無不神驗。蜀王建迎入宮，盡禮事之。問其服食，皆祕而不言。曰：「吾非神仙，亦非服餌之士。但虛心養氣，仁其行，鮮其過而已。」問其齒，則曰：「吾只記夜郎侯王蜀之歲，蠶叢氏都郫之年，時被請出。爾後烏兔交馳，花開木落，竟不記其甲子矣。」忽一日，南望嘉州曰：「犍爲之地，何其炎炎，請遣人赴之。」如其言，使至嘉州，市肆已爲瓦礫矣。後堅辭歸山，建泣留不住，問其後事，皆不言之。既去，於所居壁間見題處曰：「莫交牽動青豬足，動即炎炎不可撲。鷙獸不欲兩頭黃，黃即其年天下哭。」智者不能詳之。至乙亥年，起師東取秦鳳諸州。報捷之際，宮內延火，應是珍寶帑藏，併爲煨燼矣。乃知太歲乙亥，是爲青豬，爲焚爇之明也。後三年，歲在戊寅土而建殂。方知寅爲鷙獸，干與納音俱是土，土黃色，是以言鷙獸兩頭黃。此言不差毫髮。（出《錄異記》。明抄本作《野人閒話》）

【譯文】

黃萬祐在黔南沒有人煙的地方修道，經過幾代人了，他一直在那個地方。每隔二三十年出來一次，到成都去賣藥。他談論別人的災禍，沒有一次不是神奇般的應驗。蜀國王建把他迎接進宮，盡一切禮節來對待他。問他服用的是什麼長壽藥物，他嚴守祕密不跟人說，他說：「我不是神仙，也不是靠了服用什麼藥物；只是虛心寡慾地養氣，端正自己的行爲，少做過分的事而已。」問他多大歲數了，他則說：「我只記得夜郎侯做蜀國國王的時候，蠶叢氏以郫爲京都的那些年，時常被請出來。從那以後，太陽與月亮交替出現，花開了葉落了，到底有多少年也記不得了。」忽然有一天，他朝南而遠望着嘉州說：「犍爲那個地方，大火燒得好凶呵，請派人趕去救滅！」照他說的派人到了嘉州，市場已經變成一片瓦礫。後來他硬要告辭回山，王建哭着挽留也留不住，問他以後的事，他什麼也不說。走了之後，在他住處的牆上發現有個地方題着下面幾句：「莫交牽動青豬足，動即炎炎不可撲。鷙獸不欲兩頭黃，黃即其年天下哭。」有學問的人也不能評細弄懂其中的含義。到了乙亥年，蜀國興兵東伐，攻佔了秦鳳各個州。正在報捷慶祝勝利的時候，宮內起了火，一應珍寶錢財等收藏的物品，統統化爲灰燼了。這才知道太歲乙亥之年是青豬年，是起火焚燒的日期。過了三年，歲在戊寅，王建逝世。這才知道寅爲鷙獸，於與納音都是土，土是黃色的，所以說鷙獸兩頭黃。黃萬祐的這些預言，與後來發生的事情對比，分毫不差。

任三郎

鳳州賓祐王鄑員外，時在相國滿存幕中籌畫，賓佐最爲相善。有客任三郎者在焉，府中僚屬鹹與之相識，而獨親於王。居無何。忽謂王曰：「或有小失意，即吾子之福也。」又旬月，王忽失主公意，因稱疾百餘日。主公致於度外，音問杳絕。任亦時來，一日謂王曰：「此地將受災，官街大樹自枯。事將逼矣，葉墮之時，事行也。速求尋醫，以脫此禍」王以主公之怒未息，深以爲不可。任曰：「但三貢啓事，必有指揮。」如其言，數日內三貢啓。乞於關隴已來尋醫。果使人傳旨相勉，遽以出院例錢匹緞相遺，倍厚於常。王乃入謝，留宴，又遺採纈錦誘之物及其家。不旬，即促行北去。滿相於郊外宴餞。臨歧之際，僅二百餘人。五六日至吳山縣僦居，又十日至鳳州。人言已軍變矣，滿公歸褒中。同院皆死於難，王獨免其禍。又其年至長安開化坊西北角酒肆中，復見任公。問其所舍，再往謁之，失其所在矣。（出《錄異記》）

【譯文】

鳳州賓祐王鄑員外，當時在相國滿存的府中做事，幕僚們跟他處得最好。有個門客任三郎也在相國府，府中幕僚們都跟他相識，但他只親近王鄑。過不多久，任三郎忽然跟王鄑說：「你可能要發生失意的事，這就是你的福分呀！」又過了一個月，王鄑忽然使主公滿相國不滿意他，他便請了病假一百餘天，沒到相府上班。滿相國已把此事放在度外，也不追問他的消息。任三郎仍然常到他這裏來，一天，他對王鄑說：「此地要遭受災難，大街上的大樹要自行乾枯。禍事快要發生了，落葉的時候，就要出事。快去請求相國找人醫治，以解除這場災禍。」王鄑以爲相國的氣還沒消，這時去跟他說此事太不合適。任三郎說：「這次是三貢起事，一定有人指揮。」果然像他說的，幾天之內三貢便起事了。求於關隴，已來尋救治之方。皇上果然派人傳旨表揚他，相國立即拿出院中的錢和幾匹綢緞來贈給他，比平常加倍厚待他。他到相府道謝，相國留他設宴招待，又贈各種珍貴的絲織品給他家裏。不到十天，就催他立即起程往北方去，滿相國在郊外設宴親自爲他餞行。分手的時候，送行的有二百人之多。走了五六天來到吳山縣，租房子住了下來，又走了十天到達鳳州。人們都說已經發生軍變了，滿相國已經回到褒中老家。與王鄑同院的人都死於禍亂，只有王鄑一人免受其難。那一年他來到長安開化坊西北角的一家酒店裏，又見到了任三郎。王鄑打聽了他的住處，再去拜訪他時，已不知道他到哪裏去了。

黃齊

黃齊者，蜀之偏裨也。常好道，行陰功有歲年矣。於朝天嶺遇一老人，髭發皎白，顏色瓔孺，肌膚如玉。與之語曰：「子既好道，五年之後，當有大厄，吾必相救。勉思陰德，無退前志。」其後齊下峽，舟船覆溺，至灘上，如有人相拯。得及於岸，視之，乃前所遇老人也，尋失所在。自是往往見之。忽於什邡縣市中相見，召齊過其所居。出北郭外，行榿林中，可三二里，即到其家。山川林木，境趣幽勝。留止一宿，及明，相送出門，已在後城山內，去縣七十餘里。既歸，亦話於人。（出《錄異記》）

【譯文】

黃齊是蜀國的一員偏將，愛好道家學說，善積陰德已有多年了。他在朝天嶺上遇見一個老人，此人鬚髮雪白，臉色卻像小孩一樣鮮豔紅潤，肌膚白嫩光滑如玉。他對黃齊說：「你既然愛好道家的思想，五年之後，你會有難，到時候我一定救你。你要時時善積陰德，不要改變原來的志向。」後來，黃齊沿江路過巫峽，船翻了掉到水裏，被水衝到石灘上時，好像有人相救一樣，很順利地到了岸邊。黃齊上岸後回頭一看，救自己上岸的正是過去遇見的那個老人。轉眼之間，老人就在原地不見了。從此之後，黃齊常常見到他。有一天，兩人偶然間在什邡縣城裏相見了，老人招呼黃齊到自己住的地方去。出北門到了郊外，穿過一片榿木林，走了約二三里便到了老人的家。只見此處山川秀麗，林木成蔭，環境幽靜別緻。老人留他在家裏住了一宿，天亮後送他走出家門，剛走出老人的家門，卻已站在縣城後山裏了，這裏離縣城有七十多里遠。黃齊回去之後，也把自己的這次見聞告訴給別人。

王處回

王侍中處回常於私第延接布素之士。一旦有道士，龐眉大鼻，布衣襤褸，山童從後，擎柱杖藥囊而已，造詣王公。於竹葉上大書「道士王挑杖奉謁。」王公素重士，得以相見，因從容致酒。觀其談論，清風颯然。處回曰：「弟子有志清閒，願於青城山下致小道院，以適閒性。」道士曰：「未也。」因於山童處取劍，細點階前土廣尺餘，囊中取花子二粒種子，令以盆覆於上。逡巡去盆，花已生矣，漸漸長大，頗長五尺已來，層層有花，爛然可愛者兩苗。尊師曰：「聊以寓目適性，此則仙家旌節花也。」命食不餐，唯飲數杯而退。曰：「珍重，善爲保愛。」言訖而去，出門不知所之。后王公果除二節鎮，方致仕。自後往往有人收得其花種。（出《野人閒話》）

【譯文】

侍中王處回常常在自己家裏迎送和接待一些沒有官祿的人士。一天，有一位道士到他家拜訪，這位道士寬眉毛大鼻子，穿着破舊的布衣服，背後跟着個小童，拿的不外是柱杖藥口袋之類，他在竹葉上寫道：「道士王挑杖前來拜見！」王處回素來看重士人，便立即與道士相見，客客氣氣地敬酒。看到這個道士的言談是那樣清爽灑脫，王處回說：「弟子有志於清閒，願在青城山下修造一座小小的道院，住在那裏修心養性，以滿足自己喜歡過清閒自在生活的心願。」道士說：「不要這樣做。」他便從小童手裏取過寶劍，仔細地指點院階前面一尺多見方的土地，從口袋裏取出兩粒花籽種下去，叫人用盆扣上。過了一會兒，把盆拿走後，花已經長出來了，只見它漸漸長大，足有五尺來高，每層葉子上都開出花朵，其中有兩朵燦爛奪目，格外可愛。這位道士說：「這是仙家的旌節花，它可供你寓目適性。」王處回命人給道士擺上酒飯，他不喫飯，只喝了幾杯酒就退席，說：「請你珍重，善自保全愛護自己。」說完就走了，出了門不知去了什麼地方。後來王處回果然被任爲兩個節鎮的節度使，開始在仕途上努力。自此之後，常常有人收得那枝「旌節花」的花種。

天自在

利州市廛中，有一人，披髮跣足，衣短布襦。與人語，多說天上事。或遇紙筆，則欣然畫樓臺人物，執持樂器，或雲龍鸞鳳之像。夜則宿神廟中。人謂之天自在。州之南有市，人甚闐咽。一夕火起，煙焰亙天。天自在於廟中獨語曰：「此方人爲惡日久，天將殺之。」遂以手探階前石盆中水，望空澆灑。逡巡有異氣自廟門出，變爲大雨，盡滅其火。掌廟者往往與人說之，天自在遂潛遁去。其後居人果爲大火漂盪，始信前言有徵。（出《野人閒話》）

【譯文】

在利州的市區內有一個人，整天披頭散髮赤着腳，穿着短布衣。跟人說話時說的多是天上的事，有時碰到紙和筆，他就高高興興地畫上樓臺宮闕，裏面的人物都拿着樂器；或者畫上雲霧中的龍以及鸞鳥鳳凰之類的圖像。夜晚他睡在神廟裏。人們都稱他爲天自在。利州的南邊有個市場，人聲鼎沸。有一天晚上市場裏起了火，濃煙與火焰直衝天空。天自在在廟裏自言自語道：「這個地方的人長期爲非作歹，老天將要殺滅他們。」說完就把手伸進階前石頭盆的水裏面，捧起水來往天空澆灑，立刻有一股特殊的氣體從廟門飛了出去，變成瓢潑大雨，把正在熊熊燃燒的大火全部澆滅了。事後，掌管這座神廟的人，常跟別人講起這天晚上他在廟裏看到的種種事情，於是，天自在便悄悄地逃走了。後來，這裏的居民果然被一場大火燒得空蕩蕩的。由此才相信天自在原先說的話是驗證的。

掩耳道士

利州南門外，乃商賈交易之所。一旦有道士，羽衣襤褸。來於稠人中，賣葫蘆子種。雲：「一二年間，甚有用處。每一苗只生一顆，盤地而成。」兼以白土畫樣於地以示人，其模甚大。逾時竟無買者，皆雲：「狂人不足可聽。」道士又以兩手掩耳急走，言「風水之聲何太甚耶？」巷陌孩童，競相隨而笑侮之，時呼爲掩耳道士。至來年秋，嘉陵江水，一夕泛漲，漂數百家。水方渺瀰，衆人遙見道士在水上，坐一大瓢，出手掩耳，大叫水聲風聲何太甚耶？」泛泛而去，莫知所之。（出《野人閒話》）

【譯文】

利州南門外是個貿易市場。一天，有一個衣衫襤褸的道士，來到人多的地方出賣葫蘆苗。嘴裏喊着：「一二年間，甚有用處。每棵苗只結一隻葫蘆。藤蔓盤在地上就成。不用打架子。」一邊喊一邊用白堊土塊在地上畫樣子給人看，葫蘆的模樣特別大。過了好長時間，一直沒人買，人們都說：「這是個瘋子，他的話不能聽。」道士又用兩手捂着耳朵急急忙忙地跑，邊跑邊說：「風聲和水聲怎麼響得這麼厲害呀！」正在路上和衚衕裏玩的孩子，都跟在後面嘻嘻哈哈地起鬨耍笑他，當時人們都稱呼他爲掩耳道士。到了第二年秋天，嘉陵江的水在一天夜晚突然猛漲，江水漫過堤岸，淹沒了幾百戶人家。大水瀰漫，汪洋浩渺，人們遠遠地望見道士正在水上，他坐着一隻大瓢，伸出兩手捂住耳朵，大聲喊着：「水聲和風聲怎麼響得這麼厲害呀！」只見他在水上漂漂盪蕩地遠去了，誰也不知道他去了什麼地方。

抱龍道士

灌口白沙有太山府君廟。每至春三月，蜀人多往設齋，乃至諸州醫卜之人，亦嘗集會。時有一人，鶉衣百結，顏貌憔悴，亦往廟所。衆人輕之。行次江際，衆人憩於樹蔭，貧士亦坐石上。逡巡謂人曰：「此水中有一龍睡。」衆不之應。旁有一叟曰：「何得見？」貧士曰：「我則見。」衆曰：「我等要見如何？」貧士曰：「亦不難。」遂解衣入水，抱一睡龍出，腥穢頗甚，深閉兩目，而爪牙鱗角悉備。雲霧旋合，風起水湧。衆皆驚走遙禮，謂之聖人。遂卻沉龍於水底，自掛鶉衣而行。謂衆人曰：「諸人皆以醫卜爲業，救人疾急，知人吉凶，亦近於道也。切不得見貧素之士便輕侮之。」衆人慚謝而已。復同行十里，瞥然不見。（出《野人閒話》）

【譯文】

在灌口白沙那個地方，有一座太山府君廟。每逢春天三月時，蜀人大都前去燒香祭奠，至於各個州的看病的、算命的，也曾到廟上去集會。當時有一個人，穿着打了許多補釘的破衣服，容貌憔悴，也在往廟那邊走。衆人都沒把他放在眼裏。他走到江邊時，衆人正在樹蔭下休息，這位貧士也在石頭上坐下。坐了一會兒，他對別人說：「這條江裏有條龍在睡覺。」大家都不理睬他。旁邊有個老頭兒說：「怎麼見得？」貧士說：「我見過。」大家說：「我們要見一見，怎麼樣？」貧士說：「也不難。」他脫掉外衣跳進水裏，抱着一條睡着的龍出來了，腥味特別大，那條龍深深地閉着兩眼，龍爪龍牙龍鱗龍尾全都完好，雲霧頓時聚攏上來，颳起了風，江水在翻騰。衆人都喫驚地跑出很遠，遠遠地向這位貧士行禮，說他是聖人。貧士放下懷裏的睡龍把它沉入水底，撿起地上的衣服搭在肩上就走，對着衆人說：「你們各位都以看病占卜爲職業，專門救活別人的病痛，預知別人的吉凶禍福，差不多也是在行道。千萬不要見到貧寒素談的人就輕視侮辱他們！」衆人聽了，只有慚愧和稱謝而已。大家又跟他一起走了十餘里路，一眨眼他就不見了。

何昭翰

僞蜀度支員外郎何昭（原昭下有曰字，據明抄本刪）翰，嘗從知於黔南。暇日。因閒步野徑，於水際見釣者，謂翰曰：「子何（何原作可，據明抄本改）判官乎？」曰：「然。」曰：「我則野人張涉也。餘比與子交知久矣，子今忘我也。」翰懵然不醒，因籍草坐。謂翰曰：「子有數任官，然終於青城縣令。我則住青城山也，待君官滿，與君同歸山中，今不及到君公署也。」遂辭而去。翰深志之。後累歷官，及出爲青城縣令，有憂色。釣者亦常來往，何甚重之。一旦大軍到城，劫賊四起，釣者與翰相攜入山，何之骨肉盡在城內。賊衆入縣，言殺縣令，臠而食之。賊首之子自號小將軍，其日尋覓不見。細視縣宰之首，即小將軍之首也。賊於是自相殘害，莫知縣令所之。後有人入山，見何與張同行。何因寄語妻子曰：「吾本不死，卻歸舊山。爾等善爲生計，無相追憶也。」自此人不復見，莫知所之。（出《野人閒話》）

【譯文】

僞蜀王朝的度支員外郎何昭翰，曾經跟隨別人在黔南當判官。空閒時到野外散步，在河邊看見一個釣魚的，這個人對何昭翰說：「你是何判官嗎？」「是。」「我是山野之人張涉。我過去與你交往了很長時間呢，你現在忘記我了。」何昭翰懵懵懂懂沒弄明白，便在草地上坐下來，他又對何說：「你有好幾任官職，但最終是做到青城縣令。我則住在青城山裏，等你的官期滿了時，我與你一起回山裏，今天來不及到你官署裏去了。」說完便告辭走了。何昭翰對這件事印象特別深。後來他接連做了幾任官員，等出任青城縣令時，心裏頗爲憂慮。那個釣魚的也常來常往，何昭翰對他非常尊重。一天，大軍壓城，賊寇四起，釣魚人與何昭翰結伴逃到青城山中，何的家屬全都留在城裏。賊寇進入縣城之後，揚言要殺死縣令，剁成肉醬喫。賊寇首領的兒子自稱小將軍，那一天突然失蹤了。細看畫像上縣令的腦袋，就是小將軍的腦袋，於是，賊寇便互相殘殺起來，誰也不知道縣令究竟在什麼地方。後來有人進山，看見何昭翰與張涉在一起走路，何便託他捎信告訴家屬，說：「我並沒有死，已經逃回原來的山裏，你們要好好過日子，不要想念我。」從此，人們再也沒看見他，不知他到哪裏去了。

盧延貴

盧延貴者，爲宣州安仁場官，赴職中途阻風，泊大江次數日。因登岸閒步，不覺行遠，遙望大樹下若有屋室。稍近，見室中一物，若人若獸。見人即行起而來，延貴懼而卻走。此物連呼：「無懼，吾乃人也。」即往就之，狀貌奇偉，裸袒而通身有毛，長數寸。自言商賈也，頃歲泛舟，至此遇風，舉家沒溺。而身獨得就岸，數日食草根，飲澗水，因得不死。歲餘，身乃生毛。自爾乃不飲不食，自傷孤獨，無復世念。結廬於此，已十餘年矣。因問獨居於此，得無虎豹之害乎？答曰：「吾已能騰空上下，虎豹無奈何也。」延貴留久之，又問有所須乎？對曰：「亦有之。每浴於溪中，恆患身下不速幹，得數尺布爲巾，乃佳也。又得小刀，以掘藥物，益善。君能致之耶？」延貴延之至船，固不肯。乃送巾與刀而去。罷任，復尋之，遂迷失路。後無有遇之者。（出《稽神錄》）

【譯文】

盧延貴被任命爲宣州安仁場官員，在上任的途中遇上了大風，把船停泊在大江裏住了幾天。閒暇無事便登岸散步，不知不覺間走出去很遠。遙望前面大樹底下有一所房子，走近一看，見屋裏有個東西，像人又像野獸，見了人便朝你走來。盧延貴非常害怕，急急忙忙逃走，他卻連連呼籲：「不要害怕，我是個人！」延貴走到他跟前，見他生得高大奇異，裸露着身子，遍身有毛，毛長有好幾寸。他自己說是做買賣的，近幾年行船，走到這裏遇上了大風，全家都沉沒到水裏去了，只剩下自己活着上了岸，天天喫草根，喝山溝裏的水，這才活了下來，過了一年多身上就長出了毛。從那以後便不喫不喝，因爲太孤獨而傷心難受，再沒有回到世上去的念頭，就在這個地方安家住了下來，至今已經十多年了。」延貴問他一個人住在這裏，難道沒有虎豹等猛獸來侵害嗎。他答道：「我已經能夠飛上飛下地騰空飛越，虎豹之類對我沒有辦法了。」延貴在那裏呆了很長時間，又問他有沒有需要的東西。他說：「也有。我在溪水裏洗澡的時候，總因爲洗完後身上不能很快乾燥而犯愁，如果能有幾尺布做浴巾，那就好了。再有一把小刀，用來採掘藥物，那更好。您能送給我這兩樣東西嗎？」延貴要領他到自己船上去，他說啥也不肯。延貴只好給他送去浴巾和小刀，然後就走了。卸任之後，盧延貴又去找那個人，結果迷失了路，後來沒人再碰見過那個人。

杜魯賓

建康人杜魯賓，以賣藥爲事。嘗有客自稱豫章人，恆來市藥，未嘗還值，魯賓善待之。一日復至，市藥甚多，曰：「吾欠君藥錢多矣，今更從君求此。吾將還西，天（明抄本天作大）市版木。比及再求，（明抄本求作來）足以並酬君矣。」杜許之。既去，久之乃還，贈杜山桃木十條，委之而去，莫知所之。杜得之，不以介意，轉移親友，所存三條。偶命工人剖之，其中得小鐵杵臼一具，高可五六寸，臼有八足，間作獸頭，製作精巧，不類人力。杜亦凡人，不知所用，竟爲人取，今失所在。杜又常治舍，有賣土者，自言金壇縣人，來往甚數，杜亦厚資給之。治舍畢，賣土者將去，留方尺之土曰：「以比爲別。」遂去不復來。其土堅緻，有異於常。杜置藥肆中，不以爲貴。數年，杜之居爲火所焚，屋壞土裂。視之，有小赤蛇在其隙中，剖之，蛇縈繞一白石龜，大可三二寸。蛇去龜存，至今寶於杜氏。（出《稽神錄》）

【譯文】

建康有個人叫杜魯賓，以賣藥爲業。曾有個顧客自稱是豫章人，常來買藥，沒給過錢，魯賓對他很友善。一天，他又來了，要買很多藥，說：「我欠你的藥錢已經很多了，今天還要從你這裏拿藥。我要回到西邊去，上天蒙許買賣版木。等我再回來時，我就有足夠的錢一起還給你了。」魯賓答應了他。他走了以後，很長時間纔回來，送給魯賓十根山桃木，放在地上就走了，也不知去了什麼地方。杜魯賓得到這十根山桃木，並沒有放在心上，又轉手給了親友，自己還剩下三根。有一天，他偶而讓工人把山桃木劈開。竟然在裏面得到一套鐵製的小杵臼，杵長約有五六寸。臼的下面有八隻腳，每隔一隻做成獸頭的形狀，做工精巧，好像不是人力所能幹的。杜魯賓也是一個世俗的凡人，不知道這東西有什麼用途，後來被別人拿走了，現在已不知道失落在什麼地方。杜魯賓又經常修理房子，有個賣土料的，自己說是金壇縣人，與杜來往很頻繁，杜魯賓也給了他很多錢。房子蓋完了，賣土的要走，他留給杜魯賓一尺見方的一塊白土，說了聲：「以此贈別。」便走了，再也沒有回來。這塊白土質地堅硬細密，跟普通的白土不一樣。杜把它放在藥店裏，並不把它當作什麼貴重東西看待。過了幾年，杜魯賓家的房子被火燒了，房屋燒壞了，這塊白土也被燒裂了。仔細一看，在土的裂縫裏有一條紅色小蛇，把土剖開後，發現小蛇纏繞着一隻白色的石頭龜，有二三寸大。蛇沒有了，石龜仍然存在，至今還珍藏在杜氏家裏。

建州狂僧

建州有僧不知其名，常如狂人。其所言動，多有徵驗。邵武縣前臨溪，有大磐石，去水猶百步。一日忽以墨畫其石之半，因坐石上，持竿爲釣魚之狀。明日山水大發，適至其墨畫而退。癸卯歲。盡砍去臨路樹枝之向南者。人問之，曰：「免礙旗幡。」又曰：「要歸一邊。」及吳師之入，皆行其下。又城外僧寺，大署其壁，某等若干人處書之。及軍至城下，分據僧寺，以爲柵所，安置人數，一無所差。其僧竟爲軍士所殺。初王氏之季，閩建多難，民不聊生。或問狂僧曰：「時世何時當安？」答曰：「儂去即安矣。」及其既死，閩嶺克平，皆如其言。（出《稽神錄》）

【譯文】

建州有個僧人，不知道他的名字是什麼。他經常跟瘋子一樣。他說的話，他的行動，多數爲後來的事實所驗證。邵武縣城前面靠近一條河，有塊大磐石距離河水有一百步遠，一天，這個僧人忽然用墨水在磐石一半高的地方畫了一道橫線，他則坐在石頭頂上，拿着魚竿做出釣魚的樣子。第二天山洪暴發，河水正好漲到他畫的墨水橫線那裏就退了。癸卯年狂僧將路旁向南伸出的樹枝都砍掉了，人們問他爲什麼這樣，他說：「免得這些樹枝阻礙旌旗幡仗通過。」又說：「路過這裏時，要靠一邊走。」等到吳國軍隊進入建州時，果然都從被他砍掉樹枝的樹下走過。他還在城外寺廟的牆上，到處寫下「某等若干人住在這裏」的題字。軍隊來城下時，用柵欄將寺廟分成幾部分，安排住人；在這裏安置的人數，與狂僧在牆上題的數字，果然一點兒也不差。後來這個狂僧竟被兵士殺害了。以前，在王氏統治閩地的後期，閩建地區多有災難，民不聊生，有人問狂僧道：「什麼時候局勢能夠安定呢？」他答道：「我死了以後局勢就安定了。」等他死了之後，閩嶺一帶克復平定，都跟他說的一樣。

劉申

有人姓劉，在朱方，不得共語。若與之言，人必遭禍難，或本身死疾。唯一士謂無此理，偶值人有屯塞耳。劉聞之，忻然而往，自說被謗，君能見明。答雲：「世人雷同，何足恤。」須臾火發，資畜服玩蕩盡。於是舉世號爲鵂鶹。脫遇諸塗，皆閒車走馬，掩目奔避。劉亦杜門自守。歲時一出，則人驚散，過於見鬼。（出《異苑》）

【譯文】

有個人姓劉，住在朱方。他不能跟別人說話，如果跟誰說話，這個人肯定要遭受災禍，或者他本人得病死掉。偏有一個人說斷無這種道理，那是正趕上這個人有厄運堵滯就是了。劉申聽說後，高高興興地去找他，說是自己被別人誹謗，只有您的見解高明。他答道：「世上的人都這個樣，用不着憂慮。」不一會兒便起了火，他的全部積蓄衣物古玩等燒得蕩然無存。從此，舉世都稱劉申爲大不吉祥的鵂鶹。人們如果在道上碰見他，都丟下車馬捂起耳朵拼命逃避。劉申自己也關起門來守在家裏。一年之中偶爾出來一次，人們見了立即驚慌逃散，比看見鬼還要害怕。

盧嬰

淮南有居客盧嬰者，氣質文學，俱爲郡中絕。人悉以盧三郎呼之。但甚奇蹇，若在羣聚中，主人必有橫禍，或小兒墮井，幼女入火。既久有驗，人皆捐之。時元伯和爲郡守，始至，愛其材氣，特開中堂設宴。衆客鹹集，食畢。伯和戲問左右曰：「小兒墮井乎？」曰：「否。」「小女入火乎？」曰：「否。」伯和謂坐客曰：「衆君不勝故也。」頃之合飲，羣客相目惴惴然。是日，軍吏圍宅，擒伯和棄市。時節度使陳少遊，甚異之，復見其才貌。謂曰：「此人一舉，非摩天不盡其才。」即厚以金帛寵薦之。行至潼關，西望煙塵，有東馳者曰：「朱泚作亂，上幸奉天縣矣。」（出《獨異志》）

【譯文】

淮南郡住着一個叫盧嬰的人，他的氣質和文學才能，都是郡中絕無僅有的，人們都叫他盧三郎。但他的命運極不順利，總與災難連在一起。如果與衆人相聚時，主人必有飛來之禍，不是小兒掉在井裏，就是幼女困在火中。既然長時期應驗，人們就都捐棄他。當時元伯和爲該郡的太守，他剛來到這裏時，因爲喜愛盧嬰的才氣，特地打開正廳的中間設宴招待客人。各位客人都來了，喫完點心之後，伯元跟自己手下人開玩笑道：「我的小兒子掉到井裏去了嗎？」「沒有。」「我的小女兒走進火坑裏去了嗎？」「沒有。」伯和對在座的客人說：「你們怕這怕那，不敢與他接近，那是你們的命運敵不過的緣故呵！」過了一會兒，大家一起飲酒，客人們互相看了看，一個個心裏惴惴不安。這一天，軍隊包圍了郡守的住宅，抓住伯和後將他暴屍街頭。陳少遊聽說後對盧嬰這個人十分驚異，後又親眼看到他的才貌，對別人說：「此人一旦被推舉，非直到最高位置不能充分發揮他的才能。」便給他許多錢財並極力推寵舉薦他。節度使陳少遊走到潼關時，遙望西方煙塵滾滾，有騎馬往東跑的人說：「朱泚起兵叛亂了，皇上出奔奉天縣了。」

趙燕奴

趙燕奴者，合州石鏡人也，居大雲寺地中。初其母孕，數月產一虎，棄於江中；復孕，數月產一巨鱉，又棄之；又孕，數月產一夜叉，長尺餘，棄之；復孕，數月而產燕奴，眉目耳鼻口一一皆具，自項已下，其身如斷瓠。亦有肩脾，兩手足各長數寸，無肘臂腕掌，於圓肉上各生六指，才寸餘，爪甲亦具。其下布兩足，一二寸，亦皆六指。既產，不忍棄之。及長，只長二尺寸。善入水，能乘舟，性甚狡慧，詞喙辯給，頗好殺戮，以捕魚宰豚爲業。每鬥船驅儺，及歌竹枝詞較勝，必爲首冠。市肆交易，必爲牙保。常發髡緇衣，民間呼爲趙師。晚歲但禿頭白衫而已。或拜跪跳躍，倒踣於地，形裸露，人多笑之。或乘驢遠適。只使人持之，橫臥鞍中，若衣囊焉。有二妻一女，衣食豐足。或擊室家，力不可制。乾德初，年僅六十，腰腹數圍，面目如常人無異。其女右手無名指，長七八寸，亦異於人。（出《錄異記》）

【譯文】

趙燕奴是合州石鏡縣人，居住在大雲寺地方。當年，他母親懷孕後，過了幾個月生下一隻虎，扔在江裏了；第二次懷孕幾個月後生下了一隻大王八，又扔了；第三次懷孕幾個月後生了一個夜叉，一寸來長，又扔掉了；第四次懷孕，幾個月後生下燕奴。燕奴剛出生時，眉毛眼睛耳朵鼻子和嘴樣樣都有，從脖往下，身子就像一截切斷的冬瓜。也有肩膀，兩隻手臂各有幾寸長，分不出大臂小臂臂肘手腕手掌來，只是在兩塊圓圓的肉上各生出六個指頭，才一寸多長，都有指甲。身子下邊有兩隻腳，一二寸長，也都是六個腳趾。母親覺得既然生下來了，就不忍心再把他扔了。等他長大後，身高只有二尺多點兒，擅長游泳，能擺船，生性十分刁滑聰明，能言善辯，很喜屠宰動物，以捕魚和殺豬爲職業。每逢賽船驅儺以及民歌比賽等較量勝負的民間活動，他肯定是冠軍得主。在市場店鋪的交易中，他總充當掮客和保人的角色。因爲他常常剃光頭髮，穿着黑色的衣服，所以當地人都稱呼他趙師父。到了晚年，他仍然是禿頭，只是黑衣服改換了白大衫。有時候他在跪拜跳躍時跌倒地上，下身就裸露在外面，旁邊的人見了就笑話他。有時候騎着毛驢走遠路，他只讓別人牽着驢，自己則橫躺在鞍子上，好像一個衣服包搭在驢背上。他有兩個老婆一個女兒，過着豐衣足食的日子。他有時候打老婆，力氣很大，難以抵制。乾德初年，燕奴只有六十歲，腰粗有幾抱，面目與一般人沒有不同之處，並無衰老的標誌。他那個女兒的右手，無名指有七八寸長，也跟別人大爲不同。

卷第八十七 異僧一

釋摩騰 竺法蘭 康僧會 支遁釋摩騰

釋摩騰

釋摩騰。本中天竺人也，美風儀，解大小乘徑，常遊化爲狂（明抄本狂作任）。昔經往天竺附庸小國，講金光明經，會敵國侵境，騰惟曰：「經雲：『能說此法，爲地神所護，使所居安樂。』今鋒鏑方始，會是爲益乎？』」乃誓以罄身，躬往和勸，遂二國交歡，由是顯譽。逮漢永平中，明帝夜夢金人飛空而至。乃大集羣臣以佔所夢，通事（明抄本事作人）傅毅奏曰：「臣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夢，將必是乎。」帝以爲然。即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使往天竺，尋訪佛法。愔等於彼，遇見摩騰，要還漢地。騰誓志弘通，不憚疲苦，冒涉流沙，至乎雒邑。明帝甚加賞接，於城西門外立精舍以處之。漢地有沙門之始也。但大法初傳，人未皈信，故蘊其深解，無所宣述。後少時，卒於洛陽。有記雲：騰譯四十二章經一卷，初緘在蘭臺石室第十四間中。騰所住處，今洛陽城西雍門外白馬寺是也。相傳雲。外夷國王嘗毀破諸寺，唯招提寺未及毀壞，夜有一白馬繞塔悲鳴。即以啓王，王即停壞諸寺。因改招提以爲白馬，故諸寺立名，多取則焉。（出《高僧傳》）

【譯文】

釋摩騰本是中天竺人，儀表漂亮，通曉大乘與小乘的經義，經常到各地遊化。他曾遊化到天竺的附屬小國，在那裏宣講《金光明經》，時值敵國侵犯這個小國的邊境，摩騰便說：「佛經說：『能夠宣講佛教的教義，就能受到地方神靈的保護，使人們安居樂業，如今戰爭興起，做它是最有益的麼？」便決心以自己的全部精力，親自到對方勸和，終於使這兩個國家成爲友鄰，摩騰也由此得到很高的聲譽。到漢朝永平年間，漢明帝夜晚夢見有個金人從天上飛到他面前，第二天便召集羣臣，破釋這個夢的含義。負責外交事務的通事傅毅啓奏道：「我聽說西域有一位神，名字叫佛。陛下所夢到的那個金人，想必就是他了。」明帝認爲他說得很對，立即派遣郎中蔡愔與博士弟子秦景等人出使印度，尋訪佛法。蔡愔等到印度後，遇見了摩騰，邀請他到漢邦。摩騰立志宏揚佛教，不怕疲勞辛苦，經過流沙荒野，長途跋涉來到洛陽。明帝盛情接待了他，在洛陽城西門外建築精舍（即白馬寺）讓他住在裏面。這是中國有出家修道的人的開始。因爲是佛教剛剛傳播，人們都不信奉，摩騰只好將自己對佛教的深刻理解蘊藏在心裏，沒有地方宣講。過了不久，他便死在洛陽。有關他的傳記說，摩騰用漢語翻譯了一卷《四十二章經》，原先藏在蘭臺石室的第十四間裏面；他住的地方，就是現在洛陽城西雍門外的白馬寺。據說，異族國王曾經要毀壞所有的寺廟，招提寺還沒有來得及毀壞的時候，夜間有一匹白馬繞着寺塔轉來轉去，發出悲慘的嘶叫聲；有人把這件事稟報了國王，國王便停止了毀壞各個寺廟的行動。因此，招提寺改名爲白馬寺，其他各寺取名時，多數效仿白馬寺。

竺法蘭

竺法蘭，中天竺人也。自言誦經論數萬章，爲天竺學者之師。時蔡愔既至彼國，蘭與摩騰共契遊化，遂相隨而來。會彼學徒留礙，蘭乃間行而至之。既達洛陽，與騰同止。少（止少原作步，據《高僧傳》改）時便善漢言，愔於西域獲經，即爲翻譯。所謂十地斷結、佛本生（生原作僧，據《高僧傳》改）、法誨藏、佛本行、四十二章等五部。會移都寇亂，四部失本，不傳江左。唯四十二章經今見在，可二千餘言。漢地見存諸經，唯此爲始也。愔又於西域得畫釋迦倚像，是優田王旃檀像師第四作。既至洛陽。明帝即令畫工圖寫置清涼臺中，及顯節陵（陵原作林，據高僧傳改）上，舊像今不復存焉。又昔漢武穿昆明池底，得黑灰，問東方朔，朔雲：「可問西域梵人。」後法蘭既至，衆人追問之。蘭雲：「世界終盡，劫火洞燒，此灰是也。」朔言有徵，信者甚衆。蘭後卒於洛陽，春秋六十餘矣。（出《高僧傳》）

【譯文】

竺法蘭是中印度人，自己說誦讀經書幾萬章，他是印度許多學者的師傅。當時漢朝使者蔡愔已經到了他們國家，法蘭與摩騰共同決定遊化四方，便一塊兒跟隨漢朝使者來中國，因爲他的學生不讓他來，他便祕密起程來到中國。到達洛陽後，與摩騰住在一起。年輕的時候他就通曉漢語，蔡愔從西域帶來許多經書，他就動手翻譯。他翻譯的經書有《十地斷結經》、《佛本生經》、《法海藏經》、《佛本行經》、《四十二章經》等五部。在都城遷移與賊寇作亂的時候，有四部丟失，未見在江東流傳。唯獨《四十二章經》至今仍在，約有兩千餘字，是中國現存的經書中最早的一部漢譯佛教經典。蔡愔還從西域帶回一幅釋迦牟尼倚坐着的畫像，是優田王旃檀像師第四所繪，畫像帶到洛陽後，漢明帝便讓畫師摹仿製作，安置在清涼臺裏和顯節陵上，舊有的畫像已經不存在了。過去漢武帝在昆明湖底得到了黑灰，問東方朔，東方朔說可以詢問西域佛教徒。後來法蘭僧人來到洛陽，人們都追問他，法蘭說：「在世界的盡頭，被劫火燒穿了，這黑灰就是被燒穿處的灰燼。」東方朔當年所說的話被驗證了，相信的人特別多。法蘭後來死在洛陽，享年六十餘歲。

康僧會

康僧會，其先康居國人，世居天竺，其父因商賈移於交趾。會年十餘歲，二親並亡，以至性奉孝。服畢出家，厲行甚峻。爲人弘雅有識量，篤志好學，明解三藏，博覽六經，天文圖緯，多所綜涉，辨於樞機，頗屬文翰。時孫權已制江右，而佛教未行。先有優婆塞支謙字恭明，一名越，本月支人，來遊漢境。初漢桓靈之世，有支讖譯（譯原作悔，據明抄本改）出衆經。有支亮，字絕明，亮學於讖。謙又受業於亮。博覽經籍，莫不諳究，世間伎藝，多所綜習，遍學異書，通六國語。其爲人細長黑瘦，眼多白而睛黃。時人爲之語曰：「支郎眼中黃，形軀雖細是智囊。」漢未遇亂，避地於吳。孫權聞其才慧，召見之日，拜爲博士，使輔導東宮。與韋曜諸人共盡匡益，但生自外域，故吳志不載。謙以大教雖行，而經多梵文，未盡翻譯，己妙善方言，方欲集衆本，譯爲漢文。從吳黃武元年至建興中，所出維摩、大般若、泥洹、法句、瑞應、本起等四十九經。曲得聖儀。辭旨文雅。又依無量壽中本起，制菩薩連句梵唄三契，並注了本先死經等。皆行於世。時吳地初染大法。風化未全。僧會欲使道振江左，興立圖寺，乃杖錫東遊。以吳赤烏十年。初達建業，營立茅茨，沒像行道。時吳國以初見沙門服形，末及其道，疑爲矯異。有司奏曰：「有異人入境，自稱沙門，容服非恆。事應察檢。」權曰：「昔漢明夢神，號稱爲佛。彼之所事，豈其遺風耶？」即召會詰問：「有何靈驗？」會曰：「如來遷跡，忽逾千載，遺骨舍利，神曜無方。昔阿育王起塔，及八萬四千。夫塔寺之興，以表遺化也。」權以爲夸誕，乃謂會曰：「若能得舍利，當爲造搭，苟其虛妄，國有常刑。」會請期七日。乃謂其屬曰：「法之興廢，在此一舉，今不至誠，後將何及。」乃共潔齋淨室，以銅瓶加幾，燒香禮請。七日期畢，寂然無應。求申二七，亦復如之。權曰：「此欺誑，」將欲加罪。會更請三七日，權又特聽。會請法侶曰：「宣尼有言：『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法雲應降，而吾等無感，何假王憲？當以誓死爲期耳。」三七日暮，猶無所見，莫不震懼。既入五更，忽聞瓶中鏗然有聲，會自往視，果獲舍利。明旦，權自手執瓶，瀉於銅盤。舍利所衝，盤即破碎。權大肅然驚起，而曰：「希有之瑞也。」會進而言曰：「舍利威神，豈直光相而已。乃卻燒之火不能焚，金剛之杵不能碎。」權命令試之。會更誓曰：「法雲方被，蒼生仰澤，願更垂神蹟，以廣示威靈。」乃置舍利於鐵砧鎚上，使力者擊之，於是砧鎚俱陷，舍利無損。權大嗟伏，即爲建塔。以始有佛寺，故號建初寺，因名其地爲陁裏。由是江左大法遂興。至孫皓即位，法令苛虐，廢棄淫祠，及佛寺並欲毀壞。皓曰：「此又何由而興？若其義教貞正，與聖典相應者，當存奉其道。如其無實，皆悉焚之。」諸臣僉曰：「佛之威力，不同於神。康會感瑞，大皇創寺。今若輕毀，恐貽後悔。」皓遣張昱詣寺詰會。昱雅有才辯，難問縱橫。會應機騁辭，文理鋒出。自旦之夕，昱不能屈。既退，會送於門。時寺側有淫祠在，昱曰：「玄化既敷，此輩何故近而不革？」會曰：「震霆破山，聾者不聞，非音之細。苟在理通，則萬里懸應，如其阻塞，則肝膽楚越。」昱還，嘆會材明，非臣所測，願天鑑察之。皓大集朝賢，以車馬迎會。會既坐，皓問曰：「佛教所明，善惡報應，何者是耶？」會對曰：「夫明主以孝慈訓世，則赤鳥翔而老人見；仁德育物，則體泉湧而嘉苗出。善既有瑞，惡亦如之。故爲惡於隱，鬼得而誅之，爲惡於顯，人得而誅之。易稱『積善餘慶』，詩詠『求福不回』。雖儒典之格言，即佛教之明訓。」皓曰：「若然，則周孔已明，何用佛教？」會曰：「周孔所言，略示近跡，至於釋教，則備極幽微。故行惡則有地獄長苦，修善則有天宮永樂。舉茲以明勸沮，不亦大哉？」皓當時無以折其言。皓雖聞正法，而昏暴之性，不勝其虐。後使宿衛兵入後宮治園，於地得一金像，高數尺，呈皓。皓使著不淨處，以穢汁灌之，共諸羣臣，笑以爲樂。俄爾之間，舉身大腥，陰處尤痛，叫呼徹天。大史佔言：「犯大神所爲。」即祈祝諸廟求福，命綵女即迎像置殿上，香湯洗數十遍，燒香懺悔。皓叩頭於地，自陳罪狀。有頃痛間。遣使至寺，請會說法。會即隨入，皓具問罪福之由。會爲敷折，辭甚精要。皓先有才解，忻然大悅，因求看沙門戒。會以戒文禁祕，不可輕宣，乃取本業百三十五願，分作二百五十事，行住坐臥，皆願衆生。皓見慈願廣普，益增善意，即就會受五戒，旬日疾瘳。乃於會所住，更加修飾，宣示宗室，莫不畢奉。會在吳朝，亟說正法，以皓性兇粗，不及妙義，唯敘報應近事，以開其心。會於建初寺譯出衆經，所謂阿難念彌陀經（陀經二字原本無，據高僧傳補）、鏡而王察微王梵皇經等，又出小品及六度集雜譬喻等經。並妙得經體，文義允正。又傳泥洹唄聲，清摩哀亮，一代模式。又注安般守意法竟道樹等三經。並制經序，辭趣雅俊，義旨微密。並見行於世。吳天紀四年四月，皓降晉（晉原作旨，據明抄本改）。九月，會遘疾而終。是歲晉武太康元年也。至晉成帝咸和中，蘇峻作亂，焚會所建塔，司空何充復更修造。平西將軍趙誘世不奉法，傲蔑三寶，入此寺，謂諸道人曰：「久聞此塔屢放光明，虛誕不經。所謂能信，若必目睹，所不能耳。」言竟，塔即出五色光，照耀堂剎。誘肅然毛豎，由此信敬。於寺東更立小塔。遠由大聖神感，近亦康會之力也，故圖寫厥像，傳之於今爾。（出《高僧傳》）

【譯文】

康僧會，祖先是康居國人，世居天竺，父親因爲經商移居交趾。十餘歲時，父母雙亡，他以至誠的孝心侍奉父母，服孝期滿後就出了家。修道期間，他嚴格遵守教規。爲人寬容大量而有見識。他勤備好學，通曉三藏，博覽六經，對於天文地理他也能在總體上有所涉獵，他對所有佛教的教義能把握精神實質，他還有很好的文字功底。他到吳地的時候，孫權已經控制了江東，但那個地方佛教尚未廣泛流行。在這之前，有個僧人支謙曾在這裏傳播過佛教。優婆塞支謙，字恭明，一名越，本是月支人，後來到了中國。當初，在漢桓帝、漢靈帝的時候，支讖翻譯出許多佛經；支亮，字絕明，就學於支讖；支謙又受業於支亮。支謙博覽佛教經籍，無不有着深刻的研究；對於世間種種技藝，他也多有學習；他大量閱讀各種奇異的書籍，通曉六國語言。他長得細長黑瘦，眼白特別多而眼珠呈黃色，當時人們爲他編了一句話：「支郎眼中黃，形軀雖細是智囊。」漢朝末年發生戰亂時，支謙躲避動亂而到了吳地。孫權聽說他聰明有才，在召見的那天封他爲博士，讓他輔導太子。他與韋曜等幾個人在輔佐東吳政權方面共同盡了力，作出了不小的貢獻，只因他是在外國出生的，所以在吳國的志書上未被記載。支謙認爲佛教雖然已經流傳開來，但經書多是用梵文寫的，尚未全部譯成漢文，而自己又熟悉幾個地方的語言，於是就想收集各種佛經著作，譯成漢文。從吳國黃武元年開始，到建興年間爲止，譯出了《維摩經》、《大般若經》、《泥洹經》、《法句經》、《瑞應本起經》等四十九種經書。他譯的書，能夠委婉圓滿地傳達原著的丰采，文辭旨趣流暢典雅。他還依據《無量壽經》、《中本起經》，創作了《贊菩薩連句梵唄》三契；並且註譯了《本先死經》等。這些譯著都流行在世上。當時吳地剛剛開始傳播佛法，影響並不普遍，康僧會想使佛教振興於江東，要在那裏興建浮圖寺廟，便帶百錫杖東遊。吳國赤烏十年他第一次到達建業，他在那裏營建茅屋，擺設佛像開始行道。當時，吳國人因爲初次看見沙門的服裝打扮，又不太瞭解佛教的道理，都懷疑他是個異端。有人奏稟孫權道：「有個異人進入我們吳國境內，他自稱是沙門，模樣兒服飾都與常人不同。這件事應該認真調查。」孫權說：「以前漢明帝夢見一位神，號稱爲佛。你說的那個人所做的事，莫不是佛的遺風吧。」他立即召見僧會，問他道：「你所行的道，有什麼靈驗？」僧會說：「如來遷跡已過千年，但其遺骨舍利永遠光照無極，從前阿育王建立寺塔多達八萬四千，而塔寺的興旺正表明佛祖的影響之大。」孫權以爲這是誇飾之辭、無稽之談，便對僧會說：「如能得到舍利，我就爲你建塔，如果以謊言騙人，小心國法制裁。」僧會要求給他七天期限，回去後便對從屬們說：「佛法的興與廢，在此一舉，現在如不至誠祭佛，將來後悔不及。」他們共同把齋房打掃得乾乾淨淨，把銅瓶供在香案上，然後燒香施禮，虔誠地祈禱佛祖顯靈。七天的期限滿了，仍然毫無響應。請求延期到二七，也如前七天一個樣。孫權說：「這是在以謊言騙人，我要加罪懲罰的。」僧會請求再延到三七，孫權又特別應充了。僧會請來法侶對他們說：「孔子說過：『文王死了，文王的精神就不存在了嗎？』法雲理應降臨的，是我們沒有感悟到，怎樣才能得到王法的寬容呢？我們必須誓死也不超過這個期限呵！」三七最後一天的傍晚，仍是什麼也沒見到，一個個無不震驚恐懼。到了半夜，忽然聽到銅瓶裏鏗然有聲，僧會親自走過去一看，果然得到了舍利。第二天一早，孫權親手拿着瓶子往銅盤上傾倒時，在舍利的衝擊下，銅盤即刻破碎了。孫權肅然驚起，說道：「其是稀世之寶啊！」僧會走到跟前說：「舍利的神威止於表面形相而已！拿了去燒煉，烈火不能燒化它，金剛石不能把它搗碎。」孫權命人試驗試驗，僧會祝願道：「法雲剛纔覆蓋天下，蒼生仰仗恩澤，願您再降奇蹟，更多地顯示您的威靈。」說完便把舍利放在鐵砧子上，讓有力氣的人全力去砸，結果鐵砧與鐵錘都陷下去一個坑，舍利卻絲毫無損。孫權大爲歎服，同意立即建塔。塔建成後，東吳開始有了佛寺，所以給這座塔起名叫建初寺，那個地方起名爲陁裏。從此，佛教便在江東興起來了。到了孫皓即位之後，法令苛刻暴虐，要廢除一切朝廷規定正式祭典之外的祠廟，連佛寺都要一起毀壞。孫皓說：「佛寺有什麼理由讓它存在？如果他們的教義是教化人們忠貞正直，與儒家經典一致，那就讓他所奉行自己的教義；如果不是這樣，那就統統燒掉！」大臣們提醒他說：「佛的威力與神仙不一樣。康僧會當年感化降下舍利瑞寶，大皇才創建了佛寺。現在如果輕易毀壞，恐怕招致後悔。」孫皓派遣張昱到寺廟去詰難僧會。張昱極有辯才，他在僧會面前辯難詰問，議論縱橫，提出種種難題。僧會針對對方提出的問題，旁徵博引，展開議論；條理十分清晰嚴密，文辭犀利流暢。從早晨一直爭論到晚上，張昱未能使對方屈服。張昱告退，僧會送他出門，當時佛寺旁邊仍有淫祠沒有廢除，張昱說：「佛門教化既已鋪開，這些人爲什麼離得這近而沒受沐染？」僧會說：「炸雷能把山劈開，但是聾子卻聽不着，這不是因爲雷的聲音太細小，如果道理通順，就是遠在萬里之外也能響應，如果阻塞不通順，人們寧可受苦刑乃至死掉。」張昱回去後，讚歎僧會才氣高，極聰明，出於自己的預料，讓孫皓再考察考察。孫皓集合起朝中的賢能之士，用車馬把僧會接了來。僧會坐下後，孫皓問道：「佛教宣傳的是善惡報應，什麼是善惡報應呢？」僧會答道：「賢明的君主以孝慈訓育天下，於是瑞鳥飛翔而老人健在；以仁德化育萬物，則甘美的泉水噴湧而出。善行既然有祥瑞呈現，惡行也是如此。所以，做惡隱蔽的，鬼得到後就把他殺了，做惡顯露的，人得到就把他殺了，易經說『積善餘慶』，詩經唱道『求福不回』，這爲是儒學經典上的格言，它也是佛教的訓辭。」孫皓說：「如果是這樣，那麼周孔已經說得很明白了，還要佛教做什麼？」僧會說：「孔子的話，僅向世人揭示了眼前的物象，指出了實用的行爲規則；至於佛教，則講到極爲幽深長遠的人生意義和極微妙的現象。所以佛教認爲，行惡則有下地獄忍受長久的痛苦，修善則有昇天宮享受永久的快樂。用這樣的道理來勸世，不是更好嗎？」孫皓當時沒有什麼更好的道理來反駁他的話。孫皓雖然聽到了對他宣示的佛法，但他的昏暴性情並未因此而改變。後來，他讓衛兵到後宮收拾花園，在地下挖到一尊金身佛像，像高好幾尺，衛兵拿去呈獻給孫皓，孫皓讓人放到骯髒的廁所裏去，用糞湯往上面澆灌，他與大臣們在一旁看着嘻笑取樂。頃刻之間，孫皓全身腫痛，大小便處尤爲嚴重，痛得他呼天叫地，太史占卜道：「這是冒犯大神而招致的災禍。」立即到各個寺廟去祈禱許願以求保佑，並讓宮女馬上迎取金身佛像供在殿堂上，用香水洗了幾十遍，然後燒香懺悔，孫皓跪在地下連連叩頭，自己陳述罪狀，乞求神靈寬餚。不一會兒，身上的痛疼便減輕了。孫皓派人到了寺廟，請求僧會給他講授佛經。僧會跟着使者入宮後，孫皓向他詢問獲罪和賜福的原因。僧會爲他敷衍折扣，說得簡要含蓄，孫皓因剛剛經歷過所以聽得很明白。他很高興又很佩服，便向僧會要求看看《沙門戒》。僧會因爲戒文屬於祕籍，不能輕易給別人看，便選取本業一百二十五願部分給他看，這一部分又分作二百五十事，包括行住坐臥各個方面，皆願哺育衆生。孫皓看到慈願如此廣泛普遍，更增加了修善的想法，便到僧會那裏去接受五戒，十天之後疾病就痊癒了。此後，孫皓便將在僧會住處的見聞經歷大加修飾，講給宗室家人聽，他們也都信奉了佛教。僧會在東吳朝廷裏努力宣講佛法，因爲孫皓性情兇蠻粗鹵，不能領悟深幽微妙的教義，只好跟他講述關於因果報應的眼前事例，藉以開導他的心竅。僧會在建初寺裏翻譯出多種經書，諸如《阿難念彌陀經》、鏡而王察微王梵皇經等，還有小品及《六度集》、《雜譬喻經》等。譯文的體制頗具經文體式的妙處，文辭的意義也允貼準確。又有《泥洹唄聲》傳世，音律清峻哀婉宏亮，成爲當時的模式。他註釋的經書有《安般守意》、《法鏡》、《道樹》等三種。他還爲經書作序，語言典雅雋永，義旨微妙嚴密。這些經書都曾流傳於世。東吳天紀四年四月孫皓投降晉朝，九月，僧會染病去世，這一年也是晉朝太康元年。到了東晉成帝咸和中期，蘇峻作亂時，燒燬了僧會所建的佛塔，後來司空何充又予以重新修造。平西將軍趙誘從不信奉佛教，蔑視佛、法、僧三寶。他闖入這座廟寺對各位道人說：「久聞此塔屢放光明，實屬謊誕不經。所謂可信，就必經能讓人親眼目睹，這是你們所不能做到的。」說完，此塔頓時射出五色光芒，照耀着整個殿堂及佛寺。趙誘見狀，驚得毛髮都豎立起來，不覺肅然而生敬意。從此，他開始虔誠地信奉佛教，並在這座佛寺的東面又建立了小塔。趙誘的轉變以及前述種種事例，從遠處說是由於佛祖神威的感化，從近處說，也是僧會長期傳教佈道的結果，所以有人畫了他的圖像，一直流傳到今天。

支遁

支遁字道林，本性關氏，陳留人。或雲，河東林慮人。幼有神理，聰明秀徹。晉時初至京師。太原王濛甚重之，曰：「造微之功，不減輔嗣。」陳郡（郡原作羣，據高僧傳改）殷融嘗與衛玠交，謂其神情雋徹，後進莫有繼之者。及見遁嘆息，以爲重見若人。家世事佛，早悟非常之理。隱居餘杭山，沉思道行之品，委曲惠印之經，卓焉獨拔，得自天心。年二十五出家，每至講肄，善標宗會，而章句或有所遺，時爲守文者所陋。謝安聞而喜之曰：「乃比古人之相馬也，略其玄黃而取其駿也。」時謝安殷浩等，並一代名流，皆著塵外之狎。遁嘗在白馬寺，與劉系之等談莊子逍遙雲，「各適性以爲逍遙。」（遙字下八字據高僧傳補）遁曰：「不然，夫桀、蹠以殘害爲性，若適性爲得者，彼亦逍遙矣。」爲是退而注逍遙篇，羣儒舊學，莫不嘆伏。後還吳，住支硎山寺。晚欲入剡，謝安在吳，與遁書曰：「思君日積，計辰傾遲。知欲還剡自治，甚以悵然。人生如寄耳。頃風流得意之事，殆爲都盡。終日慼慼，觸事惆悵。唯遲君卒，以晤言消之，一日當千載耳。此多山水，山縣閒靜，差可養疾。事不異剡，而醫藥不同。必思此緣，副其積想也。」王羲之時在會稽，素聞遁名，未之信。謂人曰：「一狂僧耳，何足言。」後遁既還剡，經遊於郡，王故迓遁，觀其風力。既至，王謂遁曰：「逍遙篇可聞乎？」遁乃作數千言，揭新理，才藻警絕。王遂披襟解帶，留連不能去，仍請住靈嘉寺，意存相近。俄又投跡剡山，於沃州小嶺，立寺行道。僧衆百餘，常隨稟學。時或有隨者，遁乃著座右銘以勖之。時論以遁才堪經贊，而潔己拔俗，有違兼濟之道。遁乃作釋曚論。晚過石城山，又立棲光寺。宴坐山門，遊心禪苑，木餐澗飲，浪志無生。乃註安般四禪諸經，及即色遊玄論。遁淹留建業，涉將三載。乃還東山，上書告辭，優詔許之。資給發遣，事事豐厚。一時名流，並餞離於徵虜亭。時蔡子叔前至，近遁而坐，謝萬石後至，值蔡暫起，謝便移就其處。蔡還，復欲據謝坐地，謝不以介意。其爲時賢所慕如此。既而收跡剡山，畢命林澤。人嘗有遺遁馬者，遁受而養之。時或有譏之者，遁曰：愛其神駿，聊復畜耳。」後有餉鶴者，遁曰：「爾沖天之物，寧爲耳目之玩乎？」遂放之。遁幼時，嘗與師共論物類，謂雞卵生用，未足爲殺。師不能屈，師尋亡，忽見形，投卵於地，殼破雛行，頃之俱滅。遁乃感悟，由是蔬食終身。遁先經餘姚塢山中住，至於晚年，猶還塢中。或問其意，答雲：「謝安石昔數來見，輒移旬日。今觸情舉目，莫不興想。」後病甚，移還塢中，以晉太和元年閏四月四日終於所住，春秋五十有三，即窆於塢中，厥冢存焉。或雲終剡，未詳。郗起爲之序傳，袁宏爲之銘贊，周雲寶爲之作誄焉。（出《高僧傳》）

【譯文】

支遁，字道林，本姓關，陳留人。亦說河東林慮人。自幼天資聰明，稟性秀徹。晉時初到京都建業，就受到王濛與殷融的賞識，太原王濛說他的功底與造詣不亞於輔嗣，陳郡殷融驚訝其神情雋逸酷似衛玠。支遁的家庭世代奉佛，耳濡目染使他早早就領悟了許多佛理。後來隱居餘杭山，他沉思道行的深奧，深究佛教之經典，對佛法有了深刻的感悟和獨到的理解。他二十五歲時出家。每到講說佛經時，他善於闡明和標舉內在精神，而不拘於個別旁句，因而常常被拘守文句的人所非議。謝安聽說之後，非常喜歡他這種講法，他說：「這好比古人之相馬，應先略其皮毛之玄黃而取其精神之神駿。」當時謝安、殷浩等人都是一代名流。是超脫塵俗的名士。

支遁曾經在白馬寺與劉系之等人談論過《莊子》的《逍遙遊》，《逍遙遊》說：「各適其性即爲逍遙。」支遁說：「不對。夏舛與盜蹠以殘害爲其性，如若運其性就能逍遙，那麼他們也能逍遙了。」爲此，他特意利用時間註釋了《逍遙遊》，飽讀經書的文人學者對他的見解無不歎服。後來，他回到了吳地，住在支硎山寺。晚年他想去剡地，當時謝安在吳地，給支遁寫信說：「思君之情日積，時間過得太慢。知道你要回剡自治，心情十分惘悵。人生是如此孤獨。當年相聚時的風流得意，頃刻之間都已消逝。如今終日慼慼，觸事傷懷。只盼君能速速前來，以當面交談消解愁苦，一日可以抵得上千載！此處多有山水，山區的縣城十分幽靜，你可以來這裏養病。這裏雖與剡地無異，但是兩地的醫藥不同。望你不要錯過機會，以上意見供你深思。」王羲之當時在會稽，素聞支遁之名，但不相信他有什麼才學，他對別人說：「一個狂僧而已，有啥值得稱道的！」後來支遁回到了剡地，直接去會稽遊覽，王羲之特意去迎接，藉機考驗他的水平。見面之後，王羲之問支遁道：「《逍遙遊》這篇文章你可聽說過嗎？」支遁當即發表了幾千言的長篇議論，闡述了獨到新穎的見解，才華橫溢，辭語驚絕。王羲之聽後寬衣解帶放下了驕矜的架勢，並且留連盤桓捨不得離去，還請支遁住在靈嘉寺，存心與支遁親近。支遁很快就投跡到剡山，在一片沃土的小山嶺上立寺行道，有僧衆一百多人經常跟他學習佛法，支遁爲許多弟子撰寫了座右銘，用來勉力他們。當時的輿論認爲，支遁的才學足可以輔佐朝廷，他卻潔身自好超塵脫俗，這就有違於「兼濟天下」之道。支遁於是撰寫了《釋曚論》。晚年路過石城山時，又建立了棲光寺。他整日宴坐于山門，遊心於禪學，以草木爲食山泉爲飲，放懷於塵寰之外。他註釋了《安般》、《四禪》等各種經書，還撰寫了《即色遊玄論》等著作。支遁曾應晉帝之請，在京都建業滯留了將近三年。後來他要返回東山，上書晉帝告辭，得到了晉帝的特許。晉帝爲送他回山，給了他優厚的饋贈和照顧。當時的許多名流，都到徵虜亭爲他餞行，蔡子叔來得早，坐到了支遁跟前，謝萬石是後來的，便趁蔡子叔暫起之機；移到蔡的座位上去年，等到蔡子叔返回來時，又把謝萬石趕出了座位，而謝毫不介意。支遁爲時賢名流所仰慕，竟然到了這種程度。這次離開建業之後，他便收跡於剡山，畢其命於林澤。有人曾贈給支遁一匹好馬，支遁便接受並養了起來，當時有人譏笑他，他說：「我因愛其神駿，所以就養了起來。」後來，又有人送給他一隻仙鶴，支遁說：「此乃沖天翱翔之物豈能供人悅目賞玩呢？」於是把仙鶴放了。支遁年幼時，曾與師父在一起辯論事物，他說生喫雞蛋算不上是殺生，師父一時說服不了他，師父突然不見了，轉眼之間師父現了形，只見他把一隻雞蛋扔在地上，蛋殼破碎而走出來一隻雞雛。頃刻之間蛋殼與雞雛又都消失了。支遁於是感悟了，從此他就只吃蔬菜而不沾腥味，終生如此。支遁原先曾在餘姚塢山中住過，到晚年時，還要回到塢中，有人問他爲什麼要回去，他說道：「謝安石從前幾次來這裏相見，一住就是十多天。如今見物生情，無不勾起往事的懷念。」後來支遁病重，遷回了餘姚塢，於晉太和元年閏四月四日死在他住處，享年五十三歲，遺體埋葬在塢中，墳墓現在仍然保存在那裏。也有人說他死於剡地，不知有什麼依據。支遁去世後，郗超爲他撰寫了詳傳，袁宏爲他作銘，周云爲他作誄，稱讚他的德行，寄託對他的哀思。

卷第八十八 異僧二

佛圖澄

佛圖澄

佛圖澄者，西域人也。本姓帛氏。少出家。清真幼學，誦經數百萬言。以晉懷帝永嘉四年來適洛陽，志弘大法。善念神咒，能役使鬼物。以麻油雜菸灰塗掌，千里外事，皆徹見掌中，如對面焉，亦能令潔齋者見。又叫聽鈴音以言事，無不效驗。欲於洛陽立寺，值劉曜寇斥洛臺，帝京擾亂，澄立寺之志遂不果。乃潛身革野，以觀世變。時石勒屯兵葛陂，專以殺戮爲威，沙門遇害者甚衆。澄憫念蒼生，欲以道化勒，於是杖策到軍門。勒大將郭黑略素奉法，澄即投止略家。略從受五戒，崇弟子之禮。略後從勒征伐，輒預克勝負，勒疑而問曰：「孤不覺卿有出衆智謀，而每知行軍吉凶，何也？」略曰：將軍天挺神武，幽靈所助。有一沙門，術智非常，雲將軍當略有區夏。己應爲師，臣前後所白，皆其言也。」勒喜曰：「天賜也。」召澄問曰：「佛道有何靈驗？」澄知勒不達深理，正可以道術爲教，因言曰：「至道雖遠，亦可以近事爲證。」即取器盛水，燒香咒之。須臾生青蓮華，光色曜日。勒由此信伏。澄因諫曰：「夫王者德化洽於宇內則四靈表瑞，政弊道消則彗孛見於上。恆象著見，體咎隨行。斯乃古今之常理，天人之明戒。」勒甚悅之。凡應被誅殘蒙其益者，十有八九，於是中州之胡，皆願奉佛。時有痼疾，世莫能知者，澄爲醫療，應時瘳損。陰施默益者，不可勝記。勒自葛陂還河北，過坊頭，人夜欲斫營，澄語黑略曰：「須臾賊至，可令公知。」果如其言，有備故不敗。勒欲試澄，夜冠冑衣甲執刃而坐，遣人告澄雲：「夜來不知大將軍所在。」使人始至，未及有言，澄逆問曰：「平居無寇，何故夜嚴？」勒益敬之。勒後因忿，欲害諸道士，並欲苦澄。澄乃避至黑略舍，語弟子曰：「若將軍使至，問吾所在者，報雲不知所之。」使人尋至，覓澄不得，使還報勒。勒驚曰：「吾有惡意向聖人，聖人舍我去矣。」通夜不寢，思欲見澄。澄知勒意悔，明旦造勒，勒曰：「昨夜何行？」澄曰：「公有怒心，昨故權避；公今改意，是以敢來。」勒大笑曰：「道人謬耳。」襄國城塹水源，在城西北五里，其水源暴竭。勒問澄：「何以致水？」澄曰：「今當敕龍取水。」勒字世龍，謂澄嘲己，答曰：「正以龍不能致水，故相問耳？」澄曰：「此誠言，非戲也。水泉之源，必有神龍居之，往以敕語告之，水必可得。」乃與弟子法首等數人，至故泉源上。其源故處，久已乾燥，坼如車轍。從者心疑致水難得。澄坐繩牀，燒安息香，咒愿數百言。如此三日，水泫然微流，有一小龍，長五六寸許，隨水來出。諸道士竟往視之，澄曰：「龍有毒，勿臨其上。」有頃，水大至，隍塹皆滿。澄閒坐嘆曰：「後二日，當有一小人驚動此下。」即而襄國人薛合，有二子，既小且驕，輕侮鮮卑奴。奴忿，抽刃刺殺其弟，執兄於室，以刀擬心，若人入屋，便欲加手，謂薛合曰：「送我還國，我活汝兒。不然，共死於此。」內外驚愕，莫敢往觀。勒乃自往視之，謂薛合曰：「送奴以全卿子，誠爲善事。此法一開，方爲後害，卿且寬情，國有常憲。」命人取奴，奴遂殺兒而死。鮮卑段末波攻勒，其衆甚盛。勒懼問澄，澄曰：「昨日寺鈴嗚雲，明旦食時，當擒段末波。」與勒登城望波軍，不見前後，失色曰：「豈可獲。是公安我辭耳。」更遣夔安問澄，澄曰：「已獲波矣。」時城北伏兵出，遇波執之。澄勸勒宥波，遣還本國，勒從之，卒獲其用。時劉載已死，載從弟曜篡襲僞立，稱元光初。光初八年，曜遣從弟中山王嶽將兵攻勒，勒遣石虎率步騎拒之，大戰洛西，嶽敗，保石樑塢，虎堅柵守之。澄與弟子自官寺至中寺，始入寺門，嘆曰：「劉嶽可憫！」弟子法祚問其故，澄曰：「昨亥時嶽已被執。」果如所言。光初十一年，曜自率兵攻洛陽，勒欲自往拒曜，內外僚佐，無不畢諫，勒以訪澄。澄曰：「相輪鈴音雲：『秀支替戾岡，僕谷劬禿當』，此羯語也。秀支替戾岡出也，『僕谷』劉曜胡位，劬禿當捉也，此言軍出捉得曜也。」時徐光聞澄此言苦勸。勒乃留長子石弘，共澄以鎮襄國，自率中軍步騎直指洛城。兩軍才交，曜軍大潰，曜馬沒水中，石堪生擒之送勒。澄時以物塗掌觀之，見有大衆，中縛一人，朱絲約其肘。因以告弘。當爾之時，正生擒曜也。時平之後，勒乃僭稱趙天王行皇帝事，改元建平，是歲晉成皇帝咸和五年也。勒登位已後，事澄益篤。時石蔥叛，其年，澄戒勒曰：「今年蔥中有蟲，食必害人，可令百姓無食蔥也。」勒頒告境內，慎無食蔥。到八月，石蔥果走。勒益加尊重，有事必諮而後行，號大和尚。石虎有子名斌，後勒以爲子，勒愛之甚重。忽暴病而亡，已涉二日。勒曰：「朕聞虢太子死，扁鵲能生。大和尚國之神人，可急往告，必能致福。」澄乃取楊枝咒之，須臾能起，有頃平復。由是勒諸稚子多在佛寺中養之。每至四月八日，勒躬自詣寺，觀佛像而發願。至建平四年四月，天靜無風，而塔上一鈴獨鳴。澄謂衆曰：「鈴音雲：『國有大喪，不出今年矣。』」是歲七月勒死。太子弘襲位。少時，虎廢弘自立，遷都於鄴，改元建武。傾心事澄，又至於勒。乃下書曰：「和尚國之大寶，榮爵不加，高祿不受，榮祿匪頒，何以旌德。從此已往，宜衣以綾錦，乘以雕輦。朝會之日，和尚升殿，常侍已下，悉助舉舁，太子諸公，扶輦而上。主者唱大和尚，衆座皆起，以彰其尊。」又敕僞司空李農旦夕親問，太子諸公，五日一朝，表朕敬焉。澄時止鄴城內中寺，遣弟子法常北至襄國，弟子法佐從襄國還，相遇，在梁塞城下共宿。對車夜談，言及和尚，比旦各去。法佐至，始入覲澄。澄逆笑曰：「昨夜爾與法常交車共說汝師耶。先民有言：『不曰敬乎？幽而不改；不曰慎乎？獨而不怠。』幽獨者敬慎之本，而不識乎？」佐愕然愧懺。於是國人每共相語曰：「莫起噁心。和尚知汝。」及澄之所在，無敢向其方面涕唾便利者。時太子石邃有二子在襄國，澄語邃曰：「小阿彌比當得疾，可往迎之。」邃即馳信往視，果已得疾。太醫殷騰及外國道士自言能治，澄告弟子法常曰：「正使聖人復出，不愈此疾，況此等乎？」後三日果死。石邃荒酒，將圖爲逆，謂內豎曰：「和尚神通，儻發吾謀，明日來者，當先除之。」澄月望將入覲虎，謂弟子僧會曰：「昨夜天神呼我曰：『明日若入，還勿過人。』我儻有所過，汝當止我。」澄常入，必過邃。知澄入，要候甚苦。澄將上南臺，僧會引衣，澄曰：「事不得止。」坐未安，便起，邃固留不住，所謀遂止。還寺嘆曰：「太子作亂，其形將成。」欲言難言，欲忍難忍，乃因事從容箴虎，虎終不解。俄而事發，方悟澄言。後郭黑略將兵徵長安北山羗，墮羗伏中。時澄在堂上座，弟子法常在側，澄忽慘然改容曰：「郭公陷狄。」令衆生咒愿，澄又自咒愿，須臾更白：「若東南出者活，餘向則困。」復更咒愿，有頃曰：「脫矣。」後月餘日，黑略還說，隨羗圍中東南走，馬乏，正遇帳下人推馬與之，曰：「公乘此，小人乘公馬，濟與不濟，任命也。」略得其馬，故獲免。推驗日期，正是澄咒愿時也。僞大司馬燕公石斌，虎以爲幽州牧，鎮有羣兇湊聚，因以肆暴。澄戒虎曰：「天神昨夜言：『疾牧馬還。至秋，齊當癱爛。』」虎不解此語，即敕諸處牧馬送還。其秋，有人譖斌於虎，虎召斌，鞭之三百，殺其所生齊氏。虎彎弓捻矢，自視行斌罰。罰輕，虎乃手殺五百人。澄諫曰：「心不可縱，死不可生。禮不親殺，以傷恩也。何有天子親行罰乎？」虎乃止。後晉軍出淮泗，隴北瓦城皆被侵逼，三方告急，人情危擾，虎乃瞋曰：「吾之奉佛，而更致外寇，佛無神矣。」澄明旦早入，虎以事問澄，因讓虎曰：「王過世經爲大商主，至罽賓寺，嘗供大會，中有六十羅漢，吾此身亦預斯會。時得道人謂吾曰，此主人命盡，當更化身，後晉王地。今王爲王，豈非福耶？疆場軍寇，國之常耳，何爲怨謗三寶，夜興毒念乎？」虎乃信悟，跪而謝焉。虎常問澄：「佛法不殺，朕爲天下之主，非刑殺無以肅清海內，既違戒殺生，雖復事佛，誰獲福耶？」澄曰：「帝王事佛，當在體恭心順，顯揚三寶。不爲暴虐，不害無辜。至於兇暴無賴，非化所遷，有罪不得不殺，有惡不得不刑，但當殺可殺，當刑可刑耳。若暴虐恣意，殺害非罪，雖復輕刑事法，無解殃禍。願陛下省欲興慈，廣及一切，則佛教永隆，福祚方遠。」虎雖不能盡從，而爲益不少。虎尚書張離、張良，家富事佛，各起大塔。澄謂曰：「事佛在於清靜無慾，慈矜爲心。檀越雖儀奉大法，而貪吝未已，遊獵無度，積聚不窮，方受玩世之罪，何福報之可希耶？」離等後並被戮滅。時又久旱，自正月至六月。虎遣太子詣臨漳西釜口祈雨，久而不降。虎令澄自行，即有白龍二頭降於祠所，其日大雨，方數千裏，其年大收。戎貊之徒，先不識法，聞澄神驗，皆遙向禮拜，並不言而化焉。澄常遣弟子向西城中市香，即行。澄告餘弟子，掌中見買香弟子在某處被劫，垂死。因燒香咒愿，遙救護之。弟子後還，雲某月某日某處，爲賊所劫，垂當見殺，忽聞香氣，賊無故自驚曰：「救兵已至。」棄之而走虎於臨漳修治舊塔，少承露盤，澄曰：「臨緇城內有古阿育王塔，地中有承露盤及佛像，其上林木茂盛，可掘取之。」即畫圖與使，依言掘取，果得盤像。虎每欲伐燕，澄諫曰：「燕國運未終，卒難可克。」屢行敗績，方信澄戒。澄道化即行，以人多奉佛，皆營造塔廟，相競出家，真僞混淆，多生愆過。虎下書問中書曰：「佛號世尊，國家所奉。里閭小人無爵秩者，爲應得事佛與不？又沙門皆應高潔貞正，行能精進，然後可爲道士。今沙門甚衆，或有奸宄避役，多非其人。卿可同議。」僞中書著作郎王度奏曰：「夫王者郊祀（祀原作視，據明抄本改）天地，祭奉百神，載在祀典，禮有常饗。佛出西域，外國之神，功不施民，非天子諸華所應祠奉。往者漢明感夢，初傳其道，唯聽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漢人皆不得出家。魏承漢（原本漢下有後字。據高僧傳刪）制，亦循前軌。今大趙受命，率由舊章。華戎制異。人神流別，外不同內，饗祭殊禮。荒下服禮，不宜雜錯。國家可斷趙人，悉不聽詣寺燒香禮拜，以尊典禮。其百辟卿士，下逮衆隸，例皆禁之。其有犯者，與淫祀同罪。趙人爲沙門者，還從四民之服。」僞中書令王波同度所奏。虎下書曰：「度議雲：『佛是外國之神，非天子諸華所可宜奉。』

朕生自邊壤，忝當期運，君臨諸夏（夏原作下，據明抄本改）。至於饗禮，應兼從本俗。佛是戎神，正所應奉。夫制由上行，永世作則，苟事克無虧，何拘前代。其夷趙百蠻，有餘其淫禮樂事佛者，悉聽爲道。」於是慢戒之徒，因之以厲。黃河中舊不生黿，忽得一以獻虎，澄見而嘆曰：「桓溫其入河不久。」溫字元子。後果如言也。時魏縣有一流民，莫識氏族，恆著麻襦布裳，在魏縣市中乞丐，時人謂之麻襦。言語卓越，狀如狂病，乞得米穀不食，輒散置大路，雲飼天馬。趙興太守藉拔收送詣虎。先是澄謂虎曰：「國東二百里某月某日當送一非常人，勿殺之也。」如期果至。虎與共語，了無異言，唯道「陛下當終一柱殿下。」虎不解此語，令送以詣澄。麻襦謂澄曰：「昔在元和中會，奄至今日。有戎受玄命，絕歷終有期。金離銷於壤，邊荒不能尊。驅除靈期跡，莫已已之懿。裔苗葉繁，其來方積，休期如何斯？永以嘆之！」澄曰：「天回運極，否將不支。九木水爲難，無可以術學。玄哲雖存世，莫能基必馥（高僧傳馥作穨）久遊閻浮利，擾擾多此患。行登凌雲宇，會於虛遊間。」澄與麻襦，講語終日，人莫能解。有竊聽者，唯得此數言，推計似如論數百年事。虎遣馬驛送還本縣，既出城外，辭能步行，雲：「我當有所過，未便得發。至合口橋，可留見待。」使如言馳去，未至合口，而麻襦已在橋上。考其行步，有若飛也。澄有弟子道進，學通內外，爲虎所重。嘗言及隱士，虎謂進曰：「有楊軻者，朕之民也，徵之十餘年，不恭王命，故往省視。傲然而臥。雖不得君臨萬邦，乘輿所向，天沸地湧。雖不能令木石屈膝，何匹夫而長慠耶？昔太公之齊，先誅華士。太公賢哲，豈其謬乎？」進對曰：「昔舜優蒲衣，禹造伯成，魏飾幹木，漢美周黨，管寧不應曹氏，皇甫不屈晉世，二聖四君，共嘉其節，將欲激厲貪竟，以峻清風。願陛下遵舜、禹之德，勿效太公用刑。君舉必書，豈可令趙史遂無隱遁之傳乎？」虎悅其言，即遣軻還其所止，遣十家供給之。進還，具以白澄，澄睆然笑曰：「汝言善也，但軻命有所縣矣！」後秦州兵亂，軻弟子以牛負軻西奔，戍軍追擒，併爲所害。虎嘗晝寢，夢見羣羊負魚，從東北來。寤已訪澄，澄曰：「不祥也。鮮卑其有中原乎？」慕容氏後果都之。澄嘗與虎共處中堂，澄忽驚曰：「幽州當火災。」仍取酒灑之，久而笑曰：「救已得矣。」虎遣驗幽州，雲：「爾日火從四門起，西南有黑雲來，驟雨滅之，雨亦頗有酒氣。」至虎建武十四年七月，石宣、石韜將圖相殺。宣時到寺，與澄同坐。浮圖一鈴獨鳴，澄謂宣曰：「解鈴音乎？鈴雲：『鬍子（子原作於，據高僧傳改）洛度。』」宣變色曰：「是何言與？」澄謬曰：「老胡爲道，不能山居無言，重茵美服，豈非洛度乎？」石韜後至，澄熟視良久，韜懼而問澄，澄曰：「怪公血臭，故相視耳。」至八月，澄使弟子十人齋於別室，澄時暫入東閣。虎與後杜氏問訊，澄曰：「脅下有賊，不出十日，自佛圖從西，北殿以東，當有流血。慎勿東行走。」杜後曰：「和尚耄耶，何處有賊？」澄即易語云：「六情所受，皆悉是賊。老自應耄，但使少者不暋。」遂便寓言，不復章的。後二日，宣果遣人害韜於佛寺中，欲因虎臨喪，仍行大逆。虎以澄先戒，故獲免。及宣事發被收，澄諫虎曰：「既是陛下之子，何爲重禍耶？陛下若忍怒加慈者，尚可六十餘歲。如必誅之，宣當爲彗星，下掃鄴宮也。」虎不從，以鐵鏁穿宣領，牽上薪積而焚之，收其官屬三百餘人，皆車裂支解，投之漳河。澄乃敕弟子罷別室（室原作空，據明抄本改）齋也。後月餘日，有一妖馬，耄尾皆有燒狀，入中陽門，出顯陽門，東首東宮，皆不得入，走向東北，俄爾不見。澄聞而嘆曰：「災其及矣。」至十一月，虎大饗羣臣於太武前殿，澄吟曰：「殿乎殿乎，棘子成林，將壞人衣。」虎令發殿石下視之，有棘生焉。澄還寺，視佛像曰：「悵恨不得莊嚴。」獨語曰：「得三年乎？」自答「不得不得。」又曰：「得二年、一年、百日、一月乎？」自答「不得」乃無復言，還房，謂弟子法祚曰：「戊申歲禍亂漸萌，己酉石氏當滅。吾及其未亂，先從化矣。」既遣人與虎辭曰：「物理必遷，身命非保，貧道焰幻之軀，化期已及。既荷恩殊重，故逆以仰聞。」虎愴然曰：「不聞和尚有疾，乃忽爾告終。」即自出至寺而慰諭焉。澄謂虎曰：「出入生死，道之常也。修短分定，非所能言。夫道重行全，德貴無怠，苟業操無虧，雖亡若在。違而獲延，非其所願。今意未盡者，以國家心存佛理，奉法無吝。興起寺廟，崇顯莊麗。稱斯德也，宜享休祉。而佈政猛烈，刑酷罪（原本無罪字，據明抄本補）濫，顯違（違原作爲，據明抄本改）聖典，幽背法戒，以不自懲革。終無佛祐。若降心易慮，惠此下民，則國祚延長，道俗慶賴。畢命就盡，沒無遺恨。」虎悲動嗚咽，知其必逝，即爲鑿壙營墳。至十二月八日，卒於鄴宮寺，是歲晉穆帝永和四年也。士庶悲哀，號赴傾國。春秋一百一十七歲矣。仍窆於臨漳西紫陌，即虎所創冢也。俄而梁犢作亂，明年虎死，冉閔篡戮，石種都盡。閔小字棘奴，澄先所謂棘子成林者也。澄左乳旁先有一孔，圍四五寸，通徹腹內，有時光從中出，或以絮塞孔，夜欲讀書，輒拔絮，則一室洞明。又齋日輒至水邊，引腸洗之，還復內中。澄身長八尺，風姿甚美，妙解深經，旁通世論。講說之日，正標宗致，使始末文（明抄本始末文三字作如來之）言，昭然可了。加復慈洽蒼生，拯救危苦，二石兇強，虐害非道，若不以與澄同日，熟可言哉。但百姓蒙益，日用而不知耳。佛天（高僧傳天作調）、須菩提等數十名僧，出自天竺、康居，不遠數萬之路，足涉流沙，詣澄受訓。樊淝釋道安、中山竺法雅，並跨越關河，聽澄講說。皆妙達精理，研測幽微。澄自說生處去鄴九萬餘里，棄家入道一百九年，酒不逾齒。過中不食，非戒不履，無慾無求。受業追隨，常有數百，前後門徒，幾且一萬。所歷州郡，興立佛寺八百九十三所，弘法之盛，莫與先矣。初虎殮澄以生時錫杖及鉢內棺中，後冉閔篡位，開棺唯得鉢杖，不得見屍。或言澄死之日，有人見澄於流沙。虎疑其不死，因發墓開棺視之，唯見一石，虎曰：「石者朕也，師葬我而去矣。」未幾虎死。後慕容雋都鄴，處石虎宮中，每夢見虎齧其臂，意謂石虎爲崇。乃募覓虎屍，於東明館掘得之，屍僵不毀。雋蹹之罵曰：「死胡敢怖生天子！汝作宮殿成，而爲汝兒所圖，況復他耶。」鞭撻毀辱，投之漳河。屍倚橋柱不移，秦將王猛乃收而葬之。麻襦所言一柱殿也。後符堅徵鄴，雋子蹹爲堅大將郭神虎所執，實先夢虎之驗也。田融趙（趙原作起。據高僧傳改。）記雲：「澄未亡數年，自營冢壙。」澄既（既原作記。據明抄本改。）知冢必開，又屍不在中，何容預作？恐融之謬矣。澄或言佛圖澄，或言佛屠澄，皆取梵音之不同耳。（出《高僧傳》）

【譯文】

佛澄圖是西域人。本姓帛氏。少年出家。自幼清真務學，能誦經書數百萬言。晉懷帝永嘉四年來到洛陽。他志宏大法，善念神咒，能役使鬼神。他把麻油的菸灰塗在手掌上，能從掌中看見千里之外的事物，就像看見對面的事物一樣清楚，他也能讓潔齋者看見。他根據佛塔上的鈴聲預言吉凶福禍，沒有不應驗的。他本想在洛陽建立寺院，正值劉曜攻陷洛陽，京都擾亂，建立寺院的志願未能實現，於是潛居草野，觀察世事的變化。當時石勒屯兵於葛陂，隨意殺害無辜，佛門弟子也有許多遇害。佛圖澄憫念蒼生，想以佛道感化石勒，於是杖策來到軍門。石勒的大將郭黑略是信奉佛教的，佛圖澄便住到他那裏。郭黑略跟他接受了五戒，拜他爲師父。後來郭隨石勒征戰時，佛圖澄就爲他預卜勝負，石勒驚疑地問郭：「我怎麼不知道你竟有這麼出衆的智謀，每次出兵你都能預知吉凶，這是怎麼回事？」郭說：「您天賦神威，爲神靈所輔助。有一個沙門、法術、智慧非同尋常，說您略有君臨諸夏的機緣。我已拜他爲師，我所告訴您關於吉凶的話，都是他說的呀。」石勒高興地說：「真是天賜我也！」他召見佛圖澄問道：「佛道有什麼靈驗？」佛圖澄知道石勒不懂深奧的道理正適合通過道術教化他，所以說：「真正的佛道雖然很深遠，但也可以以近事爲證。」他當場拿來一個容器盛上水，然後燒香唸咒。容器內頓見生出一枝水凌凌的蓮花，鮮豔耀眼。石勒由此表示信服。佛圖澄接着勸諫說：「爲王者以德化遍施宇內則四方獻出靈物表示祥瑞，人政治乃弊道消則乖象叢生，自然現象的呈現，伴隨而來的是人間的吉凶福禍；這是古往今來的常理，天與人的明鑑。」石勒聽了心悅誠服。此後，凡屬應被殺害的人，十有八九因佛圖澄的勸諫而免於被害，中國境內的胡人於是都願意奉佛。當時，凡有痼疾而爲世人所不瞭解的，佛圖澄爲他們治療就能應時而愈。他默然施恩於人，使其受益的，不可勝記。石勒從葛陂回河北時路過坊頭，有人想乘夜間劫營，佛圖澄對郭黑略說：「一會兒賊寇就要來到，你可去通知主公。」果如其言，因爲預先有了防備，所以沒有喫敗仗。石勒想考一考佛圖澄，一天夜晚，他頂盔掛甲執利刃坐在那裏，卻讓人去告訴佛圖澄自己不知哪裏去了，去的人沒等開口，佛圖澄反而衝他問道：「明明平安無事，主公今晚爲什麼全身披掛？」石勒對他更爲敬佩了。後來石勒爲一件事非常惱火，便想加害各位道士，並想叫佛圖澄喫點苦頭，澄便躲到郭黑略家裏，告訴弟子說：「如果主公派人來問我在什麼地方，就說我不知道哪裏去了。」派的人很快就來了，沒找到沸圖澄，回去報告了石勒。石勒驚訝地說：「我對聖人有惡意，聖人舍我而去了！」因爲很想見到澄，他一宿沒睡着，澄知道石勒心裏後悔，第二天早上去見石勒，石勒說：「昨天夜晚去哪裏了？」澄說：「因爲您惱怒，昨晚上暫時躲起來了；您現在已經回心轉意，所以敢來見您。」石勒大笑道，「你想錯了！」襄國護城河的水源，在城西北五里處，水源突然枯竭了，石勒問澄用什麼方法弄到水，澄說：「如今應當讓龍取水。」石勒的字是「世龍」，他以爲澄在嘲笑自己，便說：「正因爲我這條龍不能取水，所以才問你呀。」澄說：「我說的是實話，不是開玩笑。水泉的源頭，定有神龍住在那裏，去用咒語告訴它，水一定能得到。」他與弟子法首等數人來到了水源處，那裏早已乾裂得開着一條條像車轍般的口子，同去的人都對取水沒有信心。佛圖澄坐在繩牀上，點燃安息香，口誦咒語數百言。這樣連續三天，出現了潺潺細流，還有一條小龍，長約五六寸，也隨着水出來了。各位道士搶着去看，澄說：「龍有毒，不要靠近它。」過了一會兒，水流變得特別大，壕溝與護城河全都灌滿了。佛圖澄閒坐着嘆息道：「過兩天，會有一個小人驚動這裏。」後來，襄國有個叫薛合的，他有兩個兒子長得既小又驕橫，哥倆兒侮辱一個鮮卑奴，鮮卑奴火了，抽刀刺死弟弟，抓着哥哥進了一間房子，用刀逼着他的胸口，如有人進屋就下手，對薛合說：「送我回國，我就放你兒子，不然，我們倆一塊兒死在這裏！」家裏家外的人都驚呆了，誰也不敢到跟前去看。石勒一人走到跟前看了看，對薛合說：「送回鮮卑奴以保全你的兒子，實在是件好事。但開了這個先例，就會造成後患，你且放寬心，國家是有固定的法令的。」他命令人抓那個鮮卑奴、鮮卑奴便殺了薛合的兒子，自己也死了。鮮卑奴段末波出兵攻石勒，來勢兇猛，石勒驚懼，去問佛圖澄。澄說：「昨天寺廟上的鈴聲告訴我，明天早上喫飯的時候，就能擒獲段末波。」他與石勒登城遙望段末波的軍隊，前不見頭後不見尾，石勒大驚失色，說：「怎麼能夠捉到他呢！這是你安慰我的話罷了。」他又讓夔安去問澄，澄說：「已經捉到段末波了。」當時城北的伏兵出動後，遇上段末波就把他抓住了。澄勸石勒寬宥段末波，遣還回國，石勒聽從了，使他的計謀得用。當時劉載已死，堂弟劉曜篡襲帝位，年號稱爲「光初」。光初八年，劉曜派堂弟中山王嶽帶兵攻石勒，石勒派石虎率領部隊迎擊，兩軍大戰於洛西，劉嶽兵敗，石樑塢保住了，石虎關緊城門固守石樑塢。佛圖澄與弟子從官寺來到中寺，剛踏進寺門他就嘆道：「劉嶽可憐！」弟子法祚問他何故，澄說：「昨日亥時劉嶽已被抓獲。」果然跟他說的一樣。光初十一年劉曜親自率兵攻打洛陽，石勒想親自領兵前去拒敵，部屬們都勸他不要去，石勒問佛圖澄，澄說：「寺廟裏的鈴聲說：『秀支替戾岡，僕谷劬禿當。』這是一句羯語。『秀支替戾岡』是個『出』字，『僕谷』是劉曜的胡位，『劬禿當』是個『捉』字，這句羯語是說，軍隊出擊能捉到劉曜。」徐光聽到佛圖澄的這番話後也來苦勸。石勒留下長子石弘，與佛圖澄共同鎮守襄國，自己率領中軍人馬直指洛陽。兩軍剛剛交戰，劉曜的軍隊就潰敗了，劉曜的馬沒入水中，石堪將他生擒了，送到石勒面前。澄當時以菸灰塗在手掌上觀看洛陽的戰況，見在大羣人馬中捆縛着一個人，用紅色繩索從背後栓着他的雙肘。澄把看到的這一場面告訴了石弘。這個時候，正是石堪生擒劉曜的時候。時局平定之後，石勒自立爲帝，號稱趙天王，改年號爲建平，這一年是晉成帝咸和五年（公元３３０年）。石勒登位之後，對待佛圖澄更加器重。當時石蔥反叛，澄告誠石勒說：「今年蔥中有蟲子，喫蔥對人有害，要叫百姓別喫蔥。」石勒佈告境內，千萬不要喫蔥。到了八月，石蔥果然逃走了。石勒更加尊重佛圖澄，有事必先徵求他的意見，然後再行動，尊稱他爲「大和尚」。石虎有個兒子叫石斌，後來石勒把他當作自己的兒子，非常喜愛他。石斌突然暴病身亡，已經兩天了，石勒說：「我聽說虢國太子死後，扁鵲能讓他復生。大和尚是我們國家的神人，趕快去告訴他，他定能招來福音。」澄拿來楊樹枝條，口誦神咒，石斌頓時坐了起來，過了一段時間便恢復健康了。從此，石勒的小兒子多在佛寺裏寄養着，每年四月八日，石勒親自到佛寺，對着佛像禱告許願。建平四年四月的一天，天靜無風，佛塔上的一隻銅鈴卻獨自響了起來，佛圖澄對大家說：「鈴的聲音告訴我們：不出今年，國家要有大的喪事。」這年七月，石勒去世。太子石弘繼承皇位，不久，石虎廢除石弘，自立爲帝，遷都於鄴，改元建武，石虎敬奉佛圖澄比石勒還重，他宣佈：和尚乃國之大寶，榮爵他不要加，高祿他不接受，不給他榮和祿，還用什麼方式來表彰他的仁德呢。從此以後，應當讓他穿綾錦，乘寶車。朝會之日，和尚升殿時，常侍以下都要幫助抬舉，太子諸公要扶着他的車上朝。領班的喊聲『大和尚到』，在座者都要起立。要通過上述方示表示對他的尊重。他又頒佈命令說，司空李農每天早晚要親自登門問候，太子諸公五天一次前往朝謁，以表達我對他的敬意。佛圖澄當時住在鄴城內的中寺，他派弟子法常北至襄國，而弟子法佐正從襄國回鄴城，兩人途中相遇，一塊在梁塞城下住宿。兩人對車夜談，談話中說到和尚，天亮後各自上路。法佐回到鄴城後首先入見佛圖澄，澄衝着他笑道：「昨夜你與法常交車共談你師父了吧！先人曾說過：『不曰敬乎？幽而不改；不曰慎乎？獨而不怠。』幽獨者爲敬慎之本。難道你們不懂得這個道理嗎？」法佐聽了十分驚訝，同時感到慚愧和悔恨。從此，國人每每互相告訴對方說：「不要有什麼壞心思，和尚會知道你的。」在佛圖澄所在的地方，沒有人敢朝那個方向吐唾沫甩鼻涕和大小便的。太子石邃有兩個兒子住在襄國，一天，佛圖澄對石邃說：「你的小兒子現在有病了，應該去接回來。」石邃立即派親信騎馬跑去看望，兒子果然得了病。太醫殷騰與外國道士都說自己能治，佛圖澄告訴弟子法常說：「縱使聖人復出，也不能治癒這種病，何況是他們這幾個人呢。」過了三天果然死了，石邃沉溺於酗酒，要圖謀反叛，對宮內太監說：「和尚有神通，倘或發覺我的計劃，明天來時就先除掉他。」這個月十五日佛圖澄要入朝見石虎，他跟弟子僧會說：「昨夜天神招呼我說：『明日如果入朝，見完主公之後就回來，不要探望別人。』如果我要去探望，你就要制止我。」澄平常入朝時，一定要去探望石邃，石邃知道他今天要入朝，等候他等得很苦，澄要上南臺看望石邃時，僧會拉他的衣服制止，澄說：「按常禮必須打打招呼，現在你不能制止我。」當上南臺還沒等坐穩，就起身告辭了，石邃極力挽留也沒留住，原來的預謀只好作罷。澄回到寺院後嘆道：「看樣子，太子肯定要作亂。」他想告訴石虎又難於開口，想忍着不說又忍不住，便藉着別的事情很委婉地提示石虎，石虎卻一直沒有明白他的示意，不久，事情暴露了，石虎才明白澄的意思。後來，郭黑略領兵征伐長安北部山中的羗人，陷入羗兵的埋伏中。此時澄正在佛堂上打坐，弟子法常在他身邊，澄忽然臉色悽慘地說：「郭公陷入狄兵的包圍了！」他令弟子們爲郭禱告，自己也口誦咒語，一會兒又說：「如果從東南方向突圍就能逃命，其他方向都不成。」說完之後又唸咒語，過了一陣他說：「逃脫了！」一個月後的一天，郭黑略回來說，陷入羗兵包圍後他跟着人羣往東南方向跑，馬跑累了，正遇一個手下人推過一匹馬給他，說：「您乘這匹馬，我騎您的，能不能逃脫，只能由命。」郭黑略得到了那匹馬，所以才能逃脫。推算時間，這正是佛圖澄爲他念咒的時候。石虎任命大司馬燕公石斌爲幽州牧，鎮上有許多兇徒聚結在一起，肆意妄爲驕橫殘暴，澄告誡石虎說：「天神昨夜說：『疾牧馬還。至秋，齊當癱爛。』」石虎不理解這句話，便令各處將牧馬送回來。那年秋天，有人向石虎告發石斌，石虎召回石斌，決定打他三百鞭子，殺死他所生的齊氏。石斌受罰時，石虎彎弓捻箭親自監督。罰的輕了，石虎便親手殺死五百人。澄勸石虎說：「禍心不可縱容，當死者不可使其活。但是禮不親殺，以免傷了恩情。哪有天子親手執行刑罰的呢？」石虎於是罷手。後來，晉軍從淮河出擊。隴北瓦城都受到侵凌，三方告急，人心惶惶，石虎生氣地說：「我現在奉佛，反而招致更多的外寇侵凌，佛實在沒有神威呀！」第二天早上佛圖澄入朝時，石虎以此事問澄，澄責備石虎說：「你上一生曾經是個大商人，到了罽的寺院，曾給寺院的大會提供經費，那次大會中有六十個羅漢，我此身也參加了這個大會，當時有個得了道的人告訴我說，這個大會的主人壽命已經完了，他要轉化成另一個人。他死後安葬在你們墓地裏。現在你已當了國王，這豈不是福分嗎？打仗禦寇，這是國家的常事，爲什麼要抱怨、毀謗佛法，夜興毒念呢？」石虎聽信了他的話，省悟了，跪在地上謝罪。石虎時常問澄：「佛法不殺生，我爲天下之主不用刑罰殺人無法肅清天下，既然違戒殺生，即使又來信奉佛教，誰還能夠得到佛主的保祐呢？」澄說：「帝王奉佛，應當是心地虔誠地顯揚佛法，不爲暴虐之事，不殺無辜之人。至於兇徒無賴，並非教化所能改變，有罪不得不殺，有惡不得不刑，如若暴虐恣意，妄殺無罪者，即使再去減刑罰，信奉佛法，也不能免除災禍。願陛下省欲興慈，廣及一切。如此，則佛教永隆，福運久遠。」石虎對這些意見雖不能全部採納，但這些話對他還是很有教益的。石虎的尚書張離、張良，家裏極奢華但都供奉佛教，各自建立起大的佛塔。佛圖澄對他們說：「事佛在於清靜無慾，以慈悲爲懷，施主雖然供奉佛法，卻又貪婪無厭，遊獵無度，積聚無窮；如今正受玩世之罪，請問有何福報可求？」張離等人後來都被殺掉了。有一年久旱不雨，從正月一直到六月。石虎派遣太子到臨漳西釜口祈雨，很長時間沒有求下雨來。石虎又令佛圖澄自行祈雨，當即有兩條白龍降臨他祈雨的廟祠，那天大雨普降，方圓幾千裏解除了旱情，這一年獲得了大豐收。許多落後民族，原不懂佛法，後聞澄如此神驗，便都遙向禮拜，澄並未對他們宣講佛法而用具體行動感化了他們。澄常常派弟子到西域去買香，有一次，買香的正在道上，澄對其餘弟子說，他在手掌上看見這個買香的弟子在某處被搶劫，面臨死的危險。他便燒香唸咒祝願，遠遠地救護他。這個弟子回來後，說某月某日於某處被賊所搶，眼看要被殺死，忽然聞到一股香氣，盜賊無故自驚道：「救兵來了！」扔下他就跑了。石虎在臨漳維修舊的佛塔，缺少露盤，佛圖澄說：「臨緇城內有座古阿育王塔，地下埋有承露盤和佛像，上面生有茂盛的林木，可以去挖取。」他畫了一張位置圖給使者，石虎派人按照他說的地方和畫的位置圖去挖，果然挖到了佛像和承露盤。石虎幾次想征伐燕國，澄規勸道：「燕國的氣運未終，很難攻克。」石虎屢攻不克，連喫敗仗，才相信澄的規勸。佛圖澄的道化既已普遍傳揚，信佛的人越來越多，到處建造寺塔，人們競相出家，結果真僞混亂，多生弊端。石虎下書給中書說：「佛號世尊，乃國家所信奉。至於閭里小人沒有爵位官職的，應當奉佛與否？沙門皆應高潔純正，才能精誠進取，然後可成爲道士。如今沙門甚衆，其中或有犯法作亂而逃避刑役之徒，多非真心奉佛之人。此事你可共我一起議之。」中書著作郎王度奏道：「爲王者祭祀天地，供奉門神，自古如此，但據祀典記載，祭祀都有固定的禮儀。佛出自西域，是外國之神，不適於我國人民，不是天子與華夏人應供奉的。過去漢朝明帝感夢，開始傳佈佛道，當時只讓西域人在都邑建立佛寺，以奉其神，漢人皆不得出家。魏承漢制，也遵循舊規。如今大趙受命立國，一律遵照舊章行事。華與戎異制，人神也都不同，祭祀的禮儀差別更大。荒下服禮，不應當錯雜不一。國家可以明令趙國人，一律不許到佛寺去燒香禮拜，以維護舊有典禮的規定。上自公卿士人下至皁隸平民，一律禁止奉佛。如有犯者，與私立淫祠同罪。趙國人已經出家成爲沙門的，要恢復士、農、工、商原來的身份。」中書王波同意王度的意見。石虎下書說：「王度議稱：『佛是外國之神，非天子諸華所可宜奉。』朕生於邊境地區，有幸遇上時運，得以君臨諸夏。至於祭奉佛教的禮儀，應當兼顧我們原來的習俗。佛是西域之神，正好是應當信奉的。制度禮儀由上層人頒行，成爲永久的規則，只要於事無害，何必拘守前代的規定。趙國各族萬姓，有舍其亂雜禮儀而願意奉佛者，悉聽其自由選擇。」於是，不能嚴守佛教戒規的人，越來越多，越來越隨便。黃河裏面原來不生長黿（龜類），一天突然抓到一隻，獻給了石虎，佛圖澄看見後嘆息道：「桓溫這個人才入河不長時間。」恆溫的字爲「元子」。後來得知果然像澄所說的一樣。當時魏縣有一個流浪漢，不知他是什麼氏族，總穿着麻布衣裳，在魏縣市場上乞討，時人稱他爲麻衣。他言語非凡，狀如瘋狂，討得乾糧不喫，動不動就撒在大道上，說是喂天馬。趙興太守藉拔將他收留後送給了石虎。在這之前，佛圖澄曾對石虎說過：「國都東面二百里處在某月某日會送給你一個非常的人，不要殺他。」到這一天果然送來了。石虎與他談話，他只是反覆說「陛下當死於一柱殿下」，其他話一句沒有。石虎不懂這句話是什麼意思，讓人把他送到佛圖澄那裏。麻衣對澄說：「從前在元和年間相會，忽而到了今天，有戌受玄命，絕歷經有期。金離銷於壤，邊荒不能尊。驅除靈期跡，莫已已之懿。後代繁盛，綿延不斷，到底何時終了呢？只好歌詠以表感慨！」佛圖澄道：「天回運轉無終期，天地不交將不支。枯木太多水難養，術數學問皆無濟。縱使玄聖猶存世，也無起死回生力。久游塵世間，擾擾多此患，所幸即將登天宇，屆時會於虛遊間。」澄與麻衣一直講到天黑，別人不知道他們講了些什麼，有偷聽的人也只記得上面幾句，推想起來，他們似乎在談論幾百年前的事。石虎派馬通過驛道把麻衣送還本縣，剛出城門，他就下馬說能步行，並說：「我要去拜訪一個人，不能馬上就走，到了合口橋時，你可以在那裏等着我。」使者遵從他的話，自己上馬飛馳而去。沒等使者到合口，麻衣已經站在橋上。算算他走路的速度，就像飛一樣，佛圖澄有個弟子叫道進，學問貫通中外，爲石虎所看重。有一次談到隱士，石虎對道進說：「有個叫楊軻的，是朕國內的一個百姓，徵調十餘年，他一直不從王命，所以親自去探望。他則傲然而出，連君臣禮都不行。朕雖未能君臨萬邦，但大駕所到之處，無不天沸地湧。朕雖不能令木石屈膝，但他一介匹夫，爲什麼總是這麼傲慢呢？從前太公到齊國，先殺華而不實之士，太公是賢能之人，難道他這麼做不對嗎？」道進說：「從前舜帝禮讓於浦衣，禹帝造訪於伯成，魏國誇飾段士木，漢代讚美周黨，管寧不應於曹氏，皇甫不屈於晉進。兩位聖賢與四位君子，他們的節操都應受到嘉許，以此遊厲貪競之人，藉以端正清明之風。願陛下遵從舜、禹之仁德，不要效法太公濫用刑罰。您的舉措行爲將來必然記載於史冊，難道能讓趙國的史書上竟無隱遁之士的傳記嗎？」石虎對他的話十分悅服，立即派人送楊軻回到原來的住處，並派十戶人家供給他衣食，道進回去把此事告訴了佛圖澄，澄開朗地笑道：「你的話很好。但是楊軻的生命危險呀！」後來秦州發生戰亂，楊軻的弟子用牛馱着他往西逃奔，被守兵追上擒獲，一起被殺害了。石虎曾在白天睡覺時，夢見一羣羊馱着魚從東北方向走來。醒後訪向佛圖澄，澄說：「這個夢不吉祥。鮮卑有人要統治中原嗎？」慕容氏後來果然建都於中原。佛圖澄有一次與石虎共同坐在正廳中間，澄忽然驚道：「幽州起火了！」他拿酒來潑灑出去，過了一會兒又笑道：「已經救下來了！」石虎派人去幽州檢查，回來說：「那天大火從四門燒起來，驟然降雨把大火澆滅了，雨水有一股很濃的酒氣。」建武十四年（公元３４８年）七月，石宣與石韜要互相殘殺。一天，石宣來到佛寺，與佛圖澄坐在一起，寺塔上有一銅鈴獨自響了起來，澄對石宣說：「能聽懂鈴音嗎？鈴音在說：『鬍子洛度。』」石宣臉色大變，說：「這話說的是什麼？」澄撒謊道：「我這個老胡人身爲道士，不能像山居之人那樣不說話，又受到這麼優厚的待遇，難道這不是洛度嗎？」石韜後來到了佛圖澄那裏，澄盯着他看了好久，石韜感到恐懼，便問澄，澄說：「我奇怪你身上有血腥味，所以直瞅你。」八月的一天，佛圖澄讓弟子十人在另一間屋裏去做齋事，自己暫時進了東閣，石虎與杜後前來問訊，澄說：「你身邊有賊，不出十天，在我的西南與北殿的東面，會有人流血，你千萬不要往東面去。」杜後說：「和尚老胡塗了！哪裏來的賊呢。」澄立即改變口吻說：「人所有的六情，都是賊。老的自然難免，只要少的不糊塗就行。」他借題暗示，不願直說。過了兩天，石宣果然派人在佛寺裏殺害了石韜，想借石虎前去弔喪之機，行刺大王，石虎因爲佛圖澄預先有勸誡，所以得免。石宣的事情敗露了，被收入監，澄勸諫石虎道：「既然是陛下的兒子，爲什麼要加給他重刑呢。陛下如果忍怒而施以慈悲，王位可延至六十餘歲，如果定要殺了他，石宣會成爲掃帚星，下掃鄴宮的。」石虎沒有聽從他的勸告，用鐵鎖鏈拴着石宣的頭，牽到柴堆上點火燒了，又將其官屬三百餘人抓來，全部車裂分屍，扔到漳河裏。佛圖澄便令弟子停止在另一件屋裏的齋事。一個月後的一天，有一匹妖馬，鬃毛與馬尾都有被燒的痕跡，進中陽門，出顯陽門，頭衝着東宮，哪裏也進不去，向東北方向跑了，眨眼之間就不見了。佛圖澄聽說這件事情後，嘆道：「災難到來了！」十一月，石虎大宴羣臣於太武前殿，佛圖澄吟唱道：「殿乎殿乎，棘子成林，將壞人衣！」石虎令人欣開殿前石頭一看，見有棘子生在石下，佛圖澄回到寺院，看着佛像說：「很遺憾，沒有能夠維護佛祖的莊嚴。」又自語道：「還能有三年嗎？」「不能，不能。」「有二年、一年、一百天、一個月嗎？」「都不能。」於是不再說話。默默走回自己房裏，對弟子法祚說：「戊申年禍亂興起，己酉年石氏就會滅亡，我要在末亂之前，先從化（死）了。」他即刻派人給石虎送去辭別信，信中寫道：「萬物之理在於變遷，自身生命不能永保。貧道焰幻之軀，從化之期已到。既往蒙恩殊重，故特奉告。」石虎悲傷地說：「沒聽說和尚有病，怎麼突然告終。」他立即出宮親自到寺院慰問佛圖澄。澄對石虎說：「出入生死乃道之常也，壽長壽短皆由命定，不是誰能說了算的。道重於行爲圓滿，德貴在永無懈怠，如能做到事業操守無虧於廣道無損於德，雖死猶存。違背這些而去延長壽命，非我所願。如今意有未盡的是，國家心存佛理而全力奉法，興起的寺廟崇顯莊麗，堪稱德政，應享神祐；然而，施政苛刻，刑酷罪濫，顯然有違於聖典有背於法戒，如不自省而革除，終當無佛保祐。若能改變心思，施惠於民，國運得以延長，道與俗皆固有了依賴而慶賀；貧道命盡壽終，死無遺恨！」石虎悲慟嗚咽，知其必逝，立即爲他挖壙營造墳穴。十二月八日，佛圖澄逝世於鄴宮寺，這一年是晉穆帝永和四年（公元３４８年），享年一百一十七歲。士人黎庶無不悲哀，傾國哭赴喪。遺體葬於臨漳西紫山間，就是石虎爲他修造的墳地。不久梁犢作亂，第二年石虎死了，冉閔篡位殺戮，石氏一家全被殺盡。閔的乳名叫「棘奴」，佛圖澄原先所說的「棘子成林」，指的就是他。佛圖澄左乳房旁邊原先有個小孔，周長約有四五寸，直通胸腔，時常有光亮從裏面透出來。他有時候用棉絮將小孔堵塞上，夜晚要讀書時，就把棉絮掏出來，滿屋通明，每逢齋戒之日，他就到水邊將腸子從這個小孔裏引出來清洗，洗完後再放回去。佛圖澄身高八尺，風姿甚美，妙解深奧的經書，兼通治世之論。每逢講經的時候，他能正確闡明教義的宗旨和細微的意思，使經典的古奧原文明確清晰易懂。他能以慈悲大度的襟懷對待蒼生，竭誠拯救世人的危難困苦。石勒、石虎兇暴強橫，動不動虐害無辜，殘忍無道；若不是與佛圖澄生活在同一時日，誰能勸說了他們兩個啊！然而百姓每天都在蒙恩受益，卻不知道是澄勸導二石的結果呢。佛調、須菩提等數十位名僧，出自天竺、康居，不遠數萬裏，足涉流沙荒野，前來從澄受學。樊淝的釋道安、中山的竺法雅等本土名僧，也跋山涉水來聽他講道。他們都能通經明理，研究教義幽微之處。佛圖澄自己說他出生的地方離鄴城九萬餘里，他棄家入道一百零九年，平生酒不入口，過了中午不食，不符合戒規的不做，無慾無求。跟他受業的弟子常有數百名之多，前後門徒幾近一萬，他所經歷的州郡，興立佛寺多達八百九十三所，他弘揚佛法的盛況，沒有人比得上。當初，石虎把佛圖澄生前的錫杖及鉢盂裝殮在棺材裏面，後來冉閔篡位，開棺時只見有錫杖和鉢子，沒有見到屍體。有人說，佛圖澄死的那天，有人在流沙上看見過他。石虎懷疑他沒有死，便打開墳墓和棺材看一看，棺材裏只見到一塊石頭，石虎說：「石頭就是我呀，大師埋葬了我而他卻走了。」沒過多久石虎就死了。後來慕容雋建都於鄴城，住在原先石虎的宮裏，每每夢見老虎咬他的胳膊，心裏說，一定是石虎作祟，便找人尋找石虎的屍體。後來在東明館掘到了，屍體僵硬沒有腐敗。慕容雋踢着屍體罵道：「死胡人竟要嚇唬活天子！你把宮殿建成後連你兒子都要圖謀，更何況其他人呢！」他把石虎的屍體鞭打毀辱夠了，又讓人扔進了漳河。屍體倚着橋柱不動地方，秦將王猛便將他收起來安葬了。這橋柱，就是當年那個叫「麻衣」的人所說的「一柱殿」。後來符堅攻大鄴城，慕容焦的兒子慕容暐，被符堅的大將郭神虎抓獲，這纔是慕容雋原先夢見虎的真實驗證。田融在《趙記》中說：「澄在未死之前數年，自己營造墳壙。」澄既知道墳墓一定被掘開，他的屍體又不在裏面，爲什麼還要預先營造呢？恐怕是田融搞錯了吧。澄，有人寫作佛圖澄，有人寫作佛屠澄，都是因爲根據梵文音譯時出現的不同而已。

卷第八十九 異僧三

釋道安 鳩摩羅什 法郎 李恆沙門

釋道安

釋道安姓魏氏，常山扶柳人也。家世爲儒，早失覆蔭，爲外兄孔氏所養。年七歲，讀書再覽能誦，鄉鄰嗟異。至年十二出家，神性聰敏，而形貌甚陋，不爲師之所重。數歲之後，方啓師求經，與辯意經一卷，可五千言。安齎經入田，因休息就覽。暮歸，以經還師，更求餘者。師曰：「昨經未讀，今復求耶？」答曰：「即以闇誦。」師雖異之，而未言也，復與成具光明經一卷，不減一萬言。齎之如初，暮復還師。師執覆之。不差一字。師大驚嗟，敬而異之。後爲受具戒（原作戒具，據明抄本改），恣其遊學。至鄴，遇佛圖澄，因事澄爲師。及石氏將亂，與弟子惠遠等四百餘人渡河南遊，夜行值雷雨，乘電光而進。前行得人家，見門裏有一馬樁，樁之間懸一馬兜，可容一斛。安使呼林百升，百升謂是神人，厚相賞接。既而弟子問何以知其姓字，安曰：「兩木爲林，兜容百升也。」既達襄陽，復宣佛法。時襄陽習鑿齒鋒辯天逸，籠罩當時。其先藉安高名，及聞安至，即往修造。既坐，稱言：「四海習鑿齒，」安曰：「彌天釋道安。」時人以爲名答。時苻堅素聞安名，每雲：「襄陽有釋道安，是神器，方欲致之，以輔朕躬。」後遣苻平南攻襄陽，安與朱序，俱獲于堅。堅謂僕射權翼曰：「朕以十萬之師取襄陽，唯得一人半。」翼曰：「誰耶？」堅曰：「安公一人，習鑿齒半人也。」既至，住長安五重寺。初堅承石氏之亂，至是戶民殷富，四方略定。唯建業一隅，未能克伏。每與侍臣談語，未嘗不欲平一江左。堅弟平陽公融及朝臣石越、原紹等，並切諫，終不能回。衆以安爲堅所信敬，乃共請曰：「主上將有事東南，公何能不爲蒼生致一言耶？」會堅出東苑，命安外輦同載。僕射權翼諫曰：「臣聞天子法駕，侍中陪乘。道安毀形，寧可參廁？」堅勃然作色曰：「安公道德可尊，朕以天下不易，輿輦之榮，未稱其德。」即勑僕射扶安登輦。俄爾顧謂安曰：「朕將與公南遊吳越，整六師而巡狩，陟會稽以觀滄海，不亦樂乎？」安對曰：「陛下應天御世，有八州之富，居中土而制四海，宜棲神無爲，與堯舜比隆。今欲以百萬之師，求厥田下之土，且東南一隅，地卑氣厲，禹遊而止，舜狩而殂，秦王適而不歸。以貧道觀之，非愚心所同也。平陽公懿戚，石越重臣，謂並不可，猶尚見距。貧道輕淺，言必不允。既荷厚遇，故盡丹誠耳。」堅曰：「非爲地不廣，民不足治也。將簡天心，明大運所在耳。順時巡狩，亦著前典。若如師言，則先帝王無省方之文乎？」安曰：「若鑾駕必動，可先幸洛陽，抗威蓄銳，傳檄江南，如其不伏，伐之未晚。」堅不從，遣平陽公融等精銳二十五萬爲前鋒，堅躬率步騎六十萬，至須城。晉遣徵虜將軍謝石、徐州刺史謝玄距之。堅前軍大潰於八公山，晉軍遂北三十餘里，堅單騎而遁，如所諫焉。安註諸經，恐不合理，乃誓曰：「若所說不甚遠（遠原作道，據明抄本改）理，願見瑞相。」乃夢見道人，頭白眉長，語安雲：「君所註經，殊合道理。我不得入泥洹，住在西域，當相助通，可時時設食。」後十（十原作日，據高僧傳改）誦律至，遠公乃知和尚所夢賓頭盧也。後至秦建元二十一年正月二十七日，忽有異僧，形甚庸陋，來寺寄宿。寺房既窄，處之講堂。時維那值殿，夜見此僧，從窗而出入，遽以白安。安驚起禮訊，問其來意？答雲：「特相爲來。」安曰：「自惟罪深，詎可度脫。」答雲：「甚可以度耳。」安請問來生所生之處，彼乃以手虛撥天之西北，即見雲開，備睹兜率妙勝之極。安至其年二月八日忽告衆曰：「吾當去矣。」是日齋畢，無疾而卒，葬城內五級寺中。是歲晉太元元年也。（出《高僧傳》）

【譯文】

釋道安本姓魏，常山扶柳（今河北冀縣）人，家裏世代都是讀書人，早年父母雙亡，自小由外兄孔氏撫養，七歲開始讀書，能夠過目不忘，立即背誦，爲鄰人讚歎稱奇。十二歲剃度出家，雖然神性聰敏，但因形貌又黑又醜，不爲師父所看重，幾年之後纔開始要經書學習，師父給一卷《辯意經》，約五千餘字。道安帶上經書下地幹活，休息的時候就看經書。晚上收工回來，把經書退還師父，再借別的經書看。師父說：「昨天給你的那本經書還沒讀完。怎麼又要別的呢？」道安答道：「昨天那書已能默誦了。」師父對此雖然感到驚異，但也沒說什麼，又給他一卷《成具光明經》不少於一萬字。他拿到手後，還像讀上一本一樣。第二天晚上收工回來又還給師父。師父拿着經書讓他背誦，結果一字不差。師父甚爲驚訝，敬重他的才華，改變了原來對他的態度。後來爲他受具足戒，還特意允許他可以任意出外遊學。道安到了鄴都，遇見佛圖澄，便師事佛圖澄。後來石氏政權要發生內亂，道安與弟子惠遠等四百餘人，渡過黃河南下，一天晚上趕路時遇上了雷雨，他們藉着閃電的光亮行進。走着走着，面前出現了一戶人家，只見大門裏面有個栓馬樁，兩樁之間掛着個馬兜，能盛一斛（一百升爲一斛）東西。道安讓別人呼喚林百升，林百升說道安是個神人，所以厚禮接待了他們。後來弟子問他怎麼能知道那個人的姓名，道安說：「因爲那兩根樁二木爲『林』字，那個馬兜可以盛下『百升』。」到達襄陽後，道安就在那裏宣講佛法。當時襄陽有個習鑿齒，能言善辯，名噪一時。原先他是因道安而使自己出了名，聽說道安到了襄陽，便去拜訪他。敘座之後，習鑿齒自己炫耀說：「四海習鑿齒」，意思是說，自己的名聲搖揚四海之間；道安則說：「彌天釋道安」意思是說，普天之下無人不知道釋道安的名字。這次對話在當時很有名氣，尤其是道安的對答，成爲一時的名對。符堅素聞釋道安的名氣，常跟人說道：「襄陽有個釋道安，是神才，正想把他召致來，讓他輔佐我。」後來他派符平南下攻打襄陽，道安與朱序都被抓獲送給了符堅。符堅對僕射權翼說：「朕以十萬大軍攻取襄陽，只爲得到一個半人。」權翼問道：「這一個半人是誰？」符堅說：「道安是一個人，習鑿齒是半個人。」道安到了長後，住在長安五重寺。符堅當初接受了石氏的混亂江山。到現在已經人口興旺生活富裕。周圍邦國基本被平定。唯獨建業一方面，未能克服。他常與大臣們談論，時時刻刻都想平息江東一帶。符堅的弟弟平陽公符融與朝廷大臣石越、原紹等，一起懇切地勸阻他，但他一直不能改變自己的主意。他們以爲道安是符堅最爲信服敬重的人，便共同請求他道：「我主要向東南出兵，您怎麼能不爲了蒼生而勸他一句呢！」正趕上符堅從東苑裏出來，命道安坐在自己車的一邊。僕射權翼勸諫道：「臣聞天子的車駕，只能由侍中陪坐。道安剃度毀形，哪能坐在您旁邊。」符堅厲聲斥道：「道安公的道德令人尊重，朕以天下都換不過他，讓他與我同車的榮譽，也不能與他的道德相稱。」當即敕令僕射扶着道安上車。不一會兒，符堅看着道安對他說：「朕將要與你南遊吳越，統領六軍南下巡視，登上會稽以觀滄海，不也是件很愜意的事嗎？」道安說：「陛下順應天命而管領天下，今有八州之多的疆土，居於中原而統治四方，應當息神無元爲而休養生息，與堯舜二世比賽昌盛。現在想以百萬之師，要爭奪的不過是那塊不毛之地，況且這東南一帶地處偏僻氣候惡劣，大軍行動極爲不利，當年禹帝巡遊到那裏就不能前進，舜帝巡狩死在那裏，秦王到了那裏也沒有回來。以貧道之見，不同意出兵吳越。平陽公是至親，吳越是重臣，他們一致說不可以，尚且被拒絕，貧道如此輕淺，我的話肯定不能應允；但因既蒙陛下厚遇，所以理當竭盡赤誠而已。」符堅說：「不是因爲地盤不大，人口不多，不足以治理。爲的是要擴大天意的影響，彰明天運無處不在罷了。朕應天時而巡狩四方，也符合前人的法則。如果像大師所說的那樣。那麼先前的帝王豈不沒有視察四方的舉動和文字記載了嗎？」道安說：「如果鑾駕一定要出巡，可以先到洛陽，在那裏抗禦強敵的威脅，積蓄自己的力量，向江南下一道征討的文書，如果他們不順服，然後興兵討伐也不算晚。」符堅沒有聽從。派遣平陽公符融等精銳部隊二十五萬爲前鋒，符堅親率步騎六十萬，揮師南下，到了須城。東晉派遣徵虜將軍謝石、徐州刺史謝玄統兵迎戰。符堅的前鋒部隊大敗於八公山，晉軍便向北推進了三十餘里，符堅單人獨騎落荒而逃，正像道安所勸諫他說的那樣。道安註釋了許多佛經，唯恐自己的註解不合於教義，便發誓說：「如果所說的與佛理相差不大，祈願佛祖顯示吉祥之象。」於是夢見一位道人，滿頭白髮，長長的眉毛，告訴道安：「你所註釋的經書，非常符合佛理。我不能入泥淖世俗，住在西域會幫助你通達的，你可時時擺設供食。」後十誦律至，遠公乃知和尚所夢賓的頭顱了。到了前秦建元二十一年，正月二十七日，忽然有個異僧，形貌很髒很醜，來到寺廟寄宿。因爲寺房狹窄，便把他安置在講經堂上。當時維那值班守殿，夜裏看見此僧從窗口出入，立即報告了道安。道安慌忙起牀，按照禮節去詢問他，問及他的來意時，答道：「特意爲你而來。」道安說：「自覺罪孽深重，怎麼可以度脫。」答道：「完全可以超度了。」道安請問來生生在什麼地方，他便用手在空中撥了撥西北方向的天，頓見那邊雲霧散開，清清楚楚地看見兜率妙勝之極。道安於這年二月八日突然告訴大家說：「我要離去了！」這一天齋戒完畢後，他沒有任何疾病就去世了，安葬在城內五極寺中。這一年是晉太元元年。

鳩摩羅什

鳩摩羅什，此雲童壽，天竺人也。善經律論，化行於西域。及東遊龜茲，龜茲王爲造金獅子座一處之。時苻堅僭號關中，有外國前部王及龜茲王弟並來朝堅。堅引見，二王說堅雲：「西域多產珍奇，請兵往定。以求內附。」至堅建元十三年正月，太史奏雲：「有星見外國分野，當有大德智人入輔中國。」堅曰「朕聞西戎有鳩摩羅什，襄陽有沙門道安，將非此耶？」即遣使求之。至十七年二月。鄯善上前部王等又說堅請兵西伐。十八年九月，堅遣驍將呂光、凌江將軍姜飛將前部王及車師王等率兵七萬西伐龜茲。臨發，堅餞光於建章，謂光曰：「夫帝王應天而治，以子愛蒼生爲本，豈貪其地而伐之，正以懷遠之人故也。朕聞西域有鳩摩羅什，深解法相，善閒陰陽，爲後學之宗。朕甚思之。賢哲者，國之大寶，若克龜茲，即馳驛送什。」光軍未至，什謂龜茲王白純曰：「國運衰矣，尚有勁敵從東方來，宜恭承之，勿抗其鋒。」純不從而戰，光遂破龜茲，殺純，立純弟震爲主。光既獲什，未測其智量，見年齒尚少，及以凡人戲之，強妻以龜茲王女。什拒而不受，辭甚苦至。光曰。道士之操。不逾先父。何所因辭。乃飲以醇酒。同閉密室。什被逼既至，遂虧其節。或令騎牛及乘惡馬，欲使墮落。什常懷忍辱，曾無異色，光慚愧而已。光還中路，置軍于山下，將士已休。什曰：「不可在此，必見狼狽，宜徙軍隴上。」光不納。至夜，果有大雨，洪潦暴起，水深數丈，死者數千。光始密而異之。什謂光曰：「此兇亡之地，不宜淹留，推遷揆數，應速言歸，中路必有福土可居。」光從之。至涼州，聞苻堅已爲姚萇所害，光三軍縞素，大臨城南。於是竊號關外，年稱太安。太安二年正月，姑臧大風。什曰：「不祥之風，當有奸叛，然不勞自定也。」俄爾梁謙、彭晃相系而反，尋亦殄滅。至光龍飛二年，張掖臨松盧水胡沮渠男成及從弟蒙遜反，推建康太守段業爲主。遣庶子秦州刺史太原公纂，率衆五萬討之。時論謂業等烏合，纂有威聲，勢必全克。光以訪什，什曰：「觀察此行，未見其利。」既而纂敗績於合黎。俄有郭黁作亂，纂委大軍輕還，爲黁聽敗，僅以身免。光中書監張資，文翰溫雅。光甚器之。資病，光博營救療。有外國道人羅叉，雲能差資疾，光喜，給賜甚重。什知叉誑詐，告資曰：「叉不能爲，徒煩費耳。冥運雖隱，可以事試也。」乃以五色絲作繩，結之，燒爲灰末投水中，灰若出水還成繩者，病不可愈。須臾，灰聚浮出，復繩本形。既叉治無效，少日資亡。頃之，光又卒，子紹襲位。數日，光庶子纂殺紹自立，稱元咸寧。咸寧二年，豬生子，一身三頭，龍出東箱井中，到殿前蟠臥，比旦失之。纂以爲美瑞，號大殿爲龍翔殿。俄而有黑龍升於當陽九宮門，纂改爲龍興門。什奏曰：「此日潛龍出遊，豕妖來異。龍者陰類，出入有時，而今屢見，則爲災眚。必有下人謀上之變，宜克己修德，以答天戒。」纂不納，與什博戲，殺棋曰：「斫胡奴頭。」什曰：「不能斫胡奴頭，胡奴將砟人頭。」此言有旨，而纂終不悟也。光弟保，有子名超，超小字胡奴。後果殺纂斬首，立其兄隆爲主，時人方驗什之言也。什住涼積年，呂光父子既不弘道教，故蘊其深解，無所宣化。苻堅已亡，竟不相見。及姚萇僭有關中，亦挹其高名，虛心要請。呂以什智計多解，恐爲姚謀，不許東入。及萇卒，子興襲位，復遣敦請。興弘始三年三月，有樹連理，生於廟庭逍遙園，蔥變爲菃，以爲美瑞，謂智人應入。至五月，興遣隴西公碩德西伐呂隆，隆軍大破。至九月，隆上表歸降，方得迎什入關，以其年十二月二十日至於長安。興待以國師之禮，甚見優寵。自大法東被，始於漢明，涉歷魏晉，經論漸多，而支竺所出，多滯文格義。興少崇三寶，銳志講集，什既至止，仍請入西明閣及逍遙園譯出衆經。什既率多諳誦，無不究盡，轉能漢言，音譯流便。既覽舊經，義多紕僻，皆由先度失旨，不與梵本相應。於是興使沙門僧栔、僧遷、法欽、道流、道恆、道標、僧睿、僧肇等八百餘人，諮受什旨。更令出大品。什持梵本，興執舊經，以相讎校。其新文異舊者，義皆圓通，衆心愜伏，莫不欣贊。什爲人神情鑑徹，傲岸出羣，應機領會，鮮有其匹。且篤性仁厚，泛愛爲心，虛己善誘，終日無倦。姚興常謂什曰：「大師聰明超悟，天下莫二。若一旦後世，何可使法種無嗣？」遂以妓女十人，逼令受之。自爾已來，不住僧坊，別立廨舍，供給豐盈。每至講說。常先自說譬，譬如臭泥中生蓮華，但採蓮花，勿取臭泥也。什初在龜茲，從卑摩羅叉律師受律。卑摩後入關中，什聞至欣然，師敬盡禮。卑摩未知被逼之事，因問什曰：「汝於漢地，大有重緣，受法弟子，可有幾人。」什答雲：「漢境經律未備，新經及諸論等，多是什所傳出。三千徒衆，皆從什受法。但什累業障深，故不受師敬耳。」又杯渡比丘在彭城，聞什在長安，乃嘆曰：「吾與此子戲，別三百餘年，杳然未期。遲有遇於來生耳。」什未終少日，覺四大不愈，乃口出三番神咒，令外國弟子誦之以自救，未及致力，轉覺危殆，於是力疾。與衆僧告別曰：「因法相遇，殊未盡心。方復後世，惻愴何言。自以闇昧，謬充傳譚。凡所出經論三百餘卷，唯十誦一部，未及刪繁。存其本旨，必無差失。願凡所宣譚，傳流後世，鹹共弘通。今於衆前，發誠實誓：「若所傳無謬者，當使焚身之後，舌不焦爛。」以僞秦弘始十一年八月二十日卒於長安，是歲晉義熙五年也。即於逍遙園依外國法以火焚屍，薪滅形碎，唯舌不灰耳。（出《高僧傳》）

【譯文】

鳩摩羅什，意譯爲童壽，天竺人，通曉經、律、論三藏佛典，遊化於西域，東遊龜茲時，龜茲王爲他建造金獅子一座安置他。當時符堅統治關中。有外國前部王與龜茲王弟一起朝見符堅。符堅召見他們，二王說符堅道：「西域多有珍奇特產，請出兵征伐，讓其歸附。」符堅建元十三年，正月，太史奏道：「有一個星座在外國邊界出現，要有大德賢能的人物前來輔助中國。」符堅說：「朕聽說西域有個鳩摩羅什，襄陽有個沙門道安，莫不就是他麼，立即派使去求他。」到了建元十七年二月，鄯善國原先那個前部王等人又來遊說符堅，請他出兵西伐。十八年九月，符堅派遣驍將呂光、凌江將軍姜飛，由前部王與車師王等陪同，領兵七萬西征龜茲。出發前，符堅於建章爲呂光餞行，他對呂光說：「帝王順應天命而治天下，要以慈愛蒼生爲根本，豈能爲了貪佔其土地而攻伐他們；正是因爲懷念遠方山人的緣故。朕聽說西域有個人叫鳩摩羅什，精通佛家教義，善長陰陽之學，成爲後學者的楷模。膚非常思念他。賢哲之人是國家的珍寶，如果攻克龜茲，要立即把鳩摩羅什送回來。」呂光的軍隊還沒到達龜茲時，鳩摩羅什就對龜茲國王白純說：「國家的氣運已經衰微了，又有強敵從東方打來，應當恭順地服從他們，不要與其交鋒。」白純不聽他的勸告，出兵與呂光交戰，呂光攻破龜茲，殺死白純，他的弟弟白震爲龜茲國王。呂光得到鳩摩羅什後，不知道他有多大的才學，見他年紀尚輕，便以常人對待，並且戲弄他，強迫他與龜茲王女兒結婚。鳩摩羅什極力拒絕，向呂光苦苦哀求，呂光卻說：「道士的操行，不過像你父親而已，爲什麼要拒絕。」呂光讓他喝了美酒，與妻子關到一間房子裏。什被逼着與妻子同房之後，便損失了自己的操守。呂光還讓他騎牛或騎沒有馴服的馬，想要他摔下來出醜。什忍受這些屈辱，毫無怨怒之色，呂光只好感到慚愧。呂光在返回關中的途中，把軍隊安置在山下，將士們已經休息了，什說：「不應住在這個地方，住在這裏會有危險的，應該把軍隊轉移到平坦的地方去。」呂光沒有采納他的意見。到了夜間，果然下起了大雨，山洪暴發，水漲數丈，淹死了幾千人。由此，呂光才暗暗佩服他是個不尋常的人。什對光說：「這個兇險的地方，不易於久留，推究起來，應該趕緊往回走，去關中的路上肯定有好地方可以住下。」呂光聽從了他的話。部隊行進到涼州，聽說符堅已被姚萇殺害，呂光三軍都穿上了孝服，兵臨城南。呂光於是佔領涼州，自立爲涼主，年號稱爲太安。太安二年正月，姑臧颳起了狂風，什說：「這是不祥之風，會有奸賊叛亂，然而不用出兵叛敵就會自動平息的。」不久，梁謙與彭晃接連謀反，很快就被撲滅了。到了呂涼龍飛二年，張掖臨松盧水的胡人渠男成及其從弟沮渠蒙遜反叛，推舉建康太守段業爲國主。呂光派遣庶子秦州刺史太原公呂纂，率兵五萬前去討伐。當時人們都評論說，段業的人馬乃是烏合之衆，呂纂又素有聲威，此次征討，必獲全勝。呂光爲此事去問鳩摩羅什，什說：「我看這次行動，不會勝利。」後來呂纂敗於合黎。不久又有郭黁作亂，呂纂輕率地讓大軍往回行進，果被郭黁打敗，只有他一人逃了回來。呂光的中書監張資，很有文才，爲人溫文爾雅。很受呂光器重。張資病了，呂光不惜代價多方營救治療。有個外國人叫羅叉，說能治好張資的病，呂光非常高興，送給他很多東西。鳩摩羅什知道羅叉在撒謊騙人，告訴張資說：「羅叉根本不能治你的病，白白浪費而已。壽命長短雖然看不出來，但可用一件事來試驗你的病能不能治好。」他以五色絲線搓成繩，打成結，燒成灰末扔在水裏，說如果灰末從水裏浮出來還原繩，病不能治癒。不一會兒，只見灰末聚攏在一起浮出水面，又變成了繩的原形。既然羅叉治療無效，沒過幾天張資就死了。不久，呂光又死了，兒子呂紹承襲其位。過了幾天，呂光的庶子呂纂殺死呂紹，自立爲王，年號稱爲咸寧。咸寧二年，有口豬生的崽一隻身子上長着三個腦袋，一隻龍從東箱井中飛出，飛到宮殿前面蟠臥起來，第二天早上又不見了，呂纂以爲這是吉祥之兆，命名大殿爲龍翔殿。沒過多久，又有一條黑龍飛到當陽九宮門上，呂纂改名爲龍興門。鳩摩羅什奏道：「這幾天潛藏着的龍飛了出來，豬妖也生下來奇異之物。龍屬於陰類，並不輕易出動。如今連續出現，說明要有災禍降臨，肯定有人犯上作亂。應當剋制自己，廣施仁德，藉以報答上天的驚戒。」呂纂沒有采納他的建議。他與鳩摩羅什打賭，賭注是：我要砍掉胡奴的頭。鳩摩羅什說：「不能砍掉胡奴的頭，胡奴反要砍掉別人的頭。」這句話是有所指的，而呂纂始終不明白。呂光的弟弟呂保，有個兒子叫呂超，小名叫胡奴。胡奴後來果然殺死呂纂砍下了他頭，立他的哥哥呂隆爲涼王，這時人們才驗證了鳩摩羅什打賭時所說的那句話。鳩摩羅什在涼地住了多年，因爲呂光父子從不弘揚佛教，他只蘊藏起自己對佛理的深刻見解，沒有機會進行宣化。符堅雖然深慕其名。但他死了，一直沒有見到他。姚萇在長安稱帝之後，也仰慕鳩摩羅什的高名，曾經虛心邀請；而呂光父子因爲羅什足智多能，怕他爲姚萇出謀旬策，不放他東行。到了姚萇逝世，其子姚興繼位之後，又曾派人敦請。姚興弘始三年三月，皇宮院內的逍遙園長了一棵連理樹，蔥變爲菃，人們都說這是吉祥之兆，要有才智之人應召入關。五月，姚興派遣隴西公碩德西征討伐呂隆，呂隆的軍隊被打敗。到了九月，呂降上表歸降，羅什才被迎接入關，於十二月二十日來到長安。姚興以國師之禮待他，羅什備受尊寵。自從佛教東傳以來，從漢明帝開始，歷經魏晉，流傳在中國的經書日漸增多，但這些經書是用印度梵文寫成的，艱澀難懂。姚興年輕時就推崇佛教經典，有志於收羅通曉經典的進行講解，羅什既已來到長安住下，便請他在西明閣與逍遙園開始翻譯各種經書。這些經書羅什過去大都熟讀過，深刻而全面地研究過其中的含義，後又熟練地掌握了漢語，翻譯起來流暢輕便。他發現原來的譯本文義有許多乖訛之處，都出自當時譯者在理解上存在的偏差，與梵文原著不相符合。姚興於是讓沙門學者僧契、僧遷、法欽、道流、道恆、道標、僧睿、僧肇等八百餘人，都來請教，接受羅什的見解，共同從事翻譯工作。又讓他們重新譯出《大品》經。羅什手持梵文原著，姚興拿着舊譯的經書，互相對照校訂。新的譯文與舊譯不同的地方，都比原譯文意義圓滿通達，衆人讀了無不稱心佩服、大爲欣賞。鳩摩羅什爲人神情開朗，秉性坦率。對於佛理能夠應機領會，卓有見地，很少有人比得上他，他對人坦誠熱情，忠厚仁慈，心存博愛情懷。他虛懷若谷，循循善誘，終日不倦。姚興常跟羅什說：「大師聰明超悟，天下第一。一旦百年之後，怎能使法種沒有後代？」便給他舞女十人，強令他接受。從那之後，羅什不再住在僧舍，另外有了住宅，日常供給十分豐盈。每到講說教義的時候。常常以自身作譬喻，譬如臭泥中生蓮花，但採蓮花之高潔，勿取臭泥之污濁。羅什當初在龜茲時，跟從卑摩羅叉律師學習音律，卑摩後來也來到長安，羅什聽說後非常高興，對他極盡師敬之禮。卑摩不知道被逼接受舞女的事，僅問羅什道：「你在漢地，極有緣分，跟你受法的弟子，能有多少人？」羅什答道：「漢地經律尚未完備，新譯的經書與許多論著，多是我所出的。三千徒弟，都跟我學習佛法。但我守戒奉佛的功業經常受到深重的障礙，所以得不到他們對師父的敬重。」還有，僧人杯度住在彭城，聽說羅什在長安，便嘆道：「要跟這小子開開玩笑，縱使三百多年見不着他，來生總有遇見他的時候。」羅什在臨終的前幾天，感到身體不舒服，便口出三番神咒，讓外國弟子唸誦，藉此救治自己，沒等咒語生效，又覺生命危殆，於是來了重病。他與衆僧告別道：「因緣佛法與諸位相遇，深感情念未盡，現在又要離去，悲痛傷感之懷難以表達。以我之愚昧不明，謬充傳譯之任。所出經論三百餘卷，只有《十誦》一部，未及刪訂，薄耵其本來旨意，必定沒有差失。願我平生所宣講的教義，能夠流傳於世，與大家共同弘揚、研討佛法。今於衆位面前，我發誠實之誓：如果所傳經義無謬誤者，當使焚身之後舌不焦爛。」弘始十一年八月二十日，鳩摩羅什逝世於長安，這年是東晉義熙五年。逝世後就在逍遙園依照西域習俗予以火化，柴火熄滅後形體粉碎，唯獨舌頭沒有變成灰燼。

法朗

晉沙門康法朗學於中山。永嘉中，與一比丘西入天竺。行過流沙千有餘裏，見道邊敗壞佛圖，無復堂殿，蓬蒿沒人。法朗等下拜瞻禮，見有二僧，各居其旁。一人讀經，一人患痢，穢污盈房。其讀經者，了不營視。朗等惻然興念，留爲煮粥，掃除浣濯。至六日，病者稍困，注痢如泉。朗等共料理之。其夜，朗等並謂病者必不起，至明晨往視之，容色光悅，病狀頓除。然屋中穢物，皆是華馨。朗等乃悟是得道之士以試人也。病者曰：「隔房比丘，是我和尚，久得道惠，可往禮覲。」法朗等先嫌讀經沙門無慈愛心，聞已，乃作禮悔過。讀經者曰：「諸（諸原作請，據陳校本改）君誠契並至，同當入道。朗公宿學業淺，此世未得願也。」謂朗伴雲：「惠若植根深，當現世得願。」因而留之。法朗後還山中，爲大法師，道俗宗之。（出《冥祥記》）

【譯文】

晉代有個佛教僧侶康法朗，修學佛道於中山。永嘉年間，與一個出家的僧人一起西遊去印度，通過大沙漠後又走了一千餘里，見道旁有一座破敗的寺廟，殿堂已經沒有了，雜草有一人高。法朗等人走下路來前去拜謁，見有兩個僧人分別坐在一旁，一人正在讀經書，一人患了痢疾，滿屋子都是糞便，那個讀經書的人都不聞不問。法朗等人出於憐憫之心，留下來爲那個病人煮粥喫，併爲他打掃洗涮。到第六天，病人有些睏乏，痢瀉不止，法朗等人一塊兒收拾料理。這天夜晚，法朗等人都說病人恐怕好不了了，第二天早上去看他，只見他容光煥發，病狀全沒了，但是屋裏的糞便全變成了香花。法朗等人這才省悟，此人明明是個得道之士，原來那副樣子是用來試驗他們的。病人說：「隔壁房裏那個僧人，是我師父。他已久得道惠，你們可去見禮。」法朗等人原先嫌惡那人讀經的僧人毫無慈愛之心，聽了這番話後，便向他賠禮道歉。讀經和尚說：「諸位信守契約同時來到這裏，都應當得道。但法朗平日學業尚成，今生不能如願了。」對法朗的那個同伴說：「你的佛心植根很深，現世即可如願。」於是把他留了下來。法朗後來返回山中，是一位大法師，許多佛教徒，無論是出家的還是從俗的，都尊他爲宗師。

李恆沙門

晉李恆字元文，譙國人。少時，有一沙門造恆謂曰：「君福報對至，而復對來隨之。君能守貧修道，不仕宦者，福增對滅。君其勉之。」恆性躁，又寒門，但問仕宦當何所至，了不尋究修道意也。沙門與一卷經，恆不肯取，固問榮途貴賤何如。沙門曰：「當帶金紫，極於三郡。若能於一郡止者，亦爲善道。」恆曰：「且當富貴，何顧後患。」因留宿。恆夜起。見沙門身滿一牀，入呼家人窺視。復變爲大鳥跱屋樑上，天曉而形如舊。恆送出門，忽不復見。知是神人，因此事佛，而亦不能精至。後爲西陽、江夏、廬江太守，加龍驤將軍。太興中，預錢鳳之亂，被誅。（出《法苑珠林》）

【譯文】

晉代有個李恆，字元文，譙國（今安徽亳縣）人。年輕時，有一個出家和尚到他家裏去跟他說：「你有祥福與喜報雙雙到來，接受還會在祥福與喜報雙雙跟着到來。你若能甘心貧寒而專心修學佛道，不走仕宦之路，祥福就會增加而喜極則雙雙消滅。你可要好自爲之呀！」李恆生性急躁，又加出身貧寒之家，只關心仁宦之途會官至什麼級別，毫無研究修學佛道的興趣。和尚送給他一卷經書，李恆不願意去接，非要詢問榮祿之途能不能當上顯貴的官職。和尚說：「能當上五品以上的大官，最高可到三郡之守。如能當了一郡之守就停止，也可以很好地修學於佛道。」李恆說：「只要眼前能夠富貴，誰還顧慮以後的福禍。」這天晚上，便留和尚住在家裏。李恆夜問起來時，看見和尚一個人躺了滿滿的一牀，進屋招呼家人來看時，又見變成一隻大鳥蹲大房樑上，天亮時他又恢復了原來的樣子。李恆剛送他出門，眨眼之間他就再也看不到了，可知這是個神人。此後，李恆即使仍然供佛，也不能專心致志。後來他曾爲西陽、江夏、廬江三郡的太守。又加封爲龍驤將軍。太興年間，因爲參預錢鳳之亂，被殺掉了。

卷第九十 異僧四

杯渡 釋寶誌

杯渡

杯渡者，不知姓名，常乘木杯渡水，因而爲號。初在冀州，不修細行，神力卓越，世莫測其由。嘗於北方，寄宿一家，家有一金像，渡竊而將去。家主覺而追之，見渡徐行，走馬逐之不及。至於孟津河，浮木杯於水，憑之渡河，不假風掉，輕疾如飛，俄而渡岸，達於京師。見時可年四十許，帶索襤褸，殆不蔽身。言語出沒，喜怒不均。或剖冰扣凍而洗浴，或著履上山，或徒行於市。唯荷一蘆圌子，更無餘物。嘗往延賢寺法意道人處，意以別房待之。後欲往瓜步，至（至原作江，據明抄本改）於江側，就航人告渡，不肯載之。復累足杯中，顧眄言詠，杯自然流，直渡北岸。向廣陵，遇村舍、李家八關齋，先不相識。乃直入齋堂而坐，置圌於中庭。衆以其形陋，無恭敬之心。李見蘆圌當道，欲移置牆邊。數人舉不能動。渡食竟，提之而去，笑曰：「四天王李家。」於時有一豎子，窺其圌中，有四小兒，並長數寸，面目端正，衣裳鮮潔。於是追覓，不知所在。後三日，乃見在西界蒙龍樹下坐，李禮拜請還家，日日供養。渡不甚持齋，飲酒噉肉，至於辛膾，與俗不殊。百姓奉上，或受不受。沛國劉興伯爲袞州刺史，遣使要之。負圌而來。興伯使人舉視，十餘人不勝，伯自看，唯見一敗衲及一木杯。後李家復得二十餘日，清旦忽雲：「欲得一袈裟，中時令辦。」李即經營，至中未成。渡雲暫出，至暝不返。合境聞有異香，疑之爲怪。處處覓渡，乃見在北巖下，敷敗袈裟於地，臥之而死。頭前腳後，背生蓮華，極鮮香，一夕而萎。邑共殯葬之。後日有人從北來雲「見渡負蘆圌，行向彭城。」乃共開棺，唯見敗衣。既至彭城，遇有白衣黃欣，深信佛法，見渡禮拜，請還家。至貧，但有麥飯而已，渡食之怡然。止得半年，忽語欣雲：「可覓蘆圌三十六枚，吾須用之。」答雲：「此間止可有十枚，貧無以買，恐不盡辦。」渡曰：「汝但檢覓，宅中應有。」欣即窮檢。果得三十六枚，列之庭中。雖有其數，亦多破敗。命欣次第孰視，皆已新完。渡密封之，因語欣令開，乃見錢帛皆滿，可堪百許萬。識者謂杯渡分身他土，所得親施，回以施欣。欣受之，皆爲功德。經一年許，渡辭出，欣爲辦糧食。明晨，見糧食皆存，不知渡所在。經一月許，復至京師。時潮溝有朱文殊者，少奉佛法。渡多來其家，文殊謂渡雲：「弟子脫捨身沒後，願見救濟，脫在好處，願爲法侶。」渡不答。文殊喜，佛法默默，已爲許矣。後東遊入吳郡，路見釣魚師，因就乞魚。魚師施一餧者。渡手弄反覆，還投水，遊活而去。又見網（網原作往，據明抄本改）師，更從乞魚。網師瞋罵不與，渡乃拾取兩石子擲水中。俄而有兩水牛鬥其網中，網碎敗，不復見牛，渡亦已隱。行至松江，乃仰蓋於水中，乘而渡岸。經涉會稽剡縣，登天台山。數月而返京師。少時，遊止無定，請召或往不往。時南州有陳家，頗有衣食，渡往其家，甚見迎奉。聞都下復有一杯渡，陳父子五人，鹹不信，故下都（都原作鄉，據明抄本改）看之，果於其家杯渡形相一種。陳設一合蜜姜，及刀子陸香（高僧傳子下有薰字，香下有手中二字）等，伺渡。渡即食蜜姜都盡，餘物宛在膝前。其父子五人，恐是其家杯渡，即留二弟停都守視，餘三人還家。見杯渡如舊，膝前亦有香刀子等，但不噉蜜姜爲異爾。乃語陳雲：「刀子鈍，可爲磨之。」二弟還都，雲：「杯渡已移靈鷲寺。」其家忽求黃紙兩幅，作書不成字，合同其背。陳問上人作何券書，渡不答，竟莫測其然。時吳部民朱靈期使高麗還，值風，舶飄經九日，至一洲邊。洲上有山，山甚高大，入山採薪，見有人於路，靈期乃將數人隨路告乞。行千餘里，聞磬聲香菸，於是共稱佛禮拜。須臾，見一寺甚光麗，多是七寶莊嚴，又見十餘石人，乃共禮拜。還反行少許，聞唱道聲，還往更看，猶是石人。靈期等相謂：「此是聖僧，吾等罪人，不能得見。」因共竭誠懺悔。更往，乃見真人，爲期等設食，食味是菜，而香美不同。衆食竟，共叩頭禮拜，乞速還至鄉。有一僧雲：「此間去都乃二十餘萬里，但令至心，不憂不速也。」因問期雲：「識杯渡道人不。」答言甚識。因指北壁，有一壺，掛錫杖及鉢，雲：「此是杯渡住處，今因君以鉢與之。」並作書著函中，別有一青竹杖，謂期言：「但擲此杖置舫前水中，閉目靜坐，不假勞力，必令速至。」於是辭別，令一沙彌送至門上，語曰：「此道去，行七里至船，不須從先路去也。」如言西轉，行七里許，至船。即具如所示，唯聞舫從山頂樹木上過，都不見水，經三日，至石頭淮而住，亦不復見竹杖所在。舫入淮，至朱雀，乃見杯渡騎大航蘭，以捶捶之曰：「馬何不行？」觀者甚多。靈期等在舫，遙禮之。渡乃自下舫，取書並鉢，開書視之，字無人識者。渡大笑曰：「使我還耶。」取鉢擲雲中，還接之曰：「我不見此鉢，四千年矣。」渡多在延賢寺法意處，時世以此鉢異物，竟往觀之。一說雲：靈期舫漂至一窮山，遇見一僧來，雲是渡弟子，昔持師鉢而死冶城寺，今因君以鉢還師，但令一人擎鉢舫前，自安隱至也。期如所教，果獲全濟。至南州杯渡，期當騎蘭之日。爾日早出，至晚不還，陳氏明但見門扇上有青書六字雲：「福經門，靈人降。」字勁可識，其家杯渡遂絕跡矣。都下杯渡往來山邑，多行神咒。時庾常婢偷物而叛，四追不擒，乃問渡，雲：「已死，在城江邊空冢中。」往看果如所言。孔寧子時以黃門侍郎在家患痢，遣信請渡，咒竟雲：「難差，見有四鬼，皆被傷截。」寧子泣曰：「昔孫恩作亂，家爲軍人所破，二親及叔，皆被痛酷。」寧子果死。又有齊諧妻胡母氏病，衆治不愈，被請僧設齋。坐有僧，勸迎杯渡。渡既至，一咒，病者即愈。齊諧伏事爲師，因爲作傳，記其從來神異，不可備紀。元嘉三年九月，辭諧入東，留一萬錢物寄諧，請爲營齋，於是別去。行至赤山湖，患痢而死。諧即爲營齋，並接屍還，葬建康覆舟山。至四年，有吳（吳原作五，據明抄本改）興邵信者，甚奉法，遇傷寒病，無人敢看，乃悲注念觀音。忽見一僧來，雲是杯渡弟子，語云：「莫憂，家師尋來相看。」答雲：「渡久已死，何容得來？」道人云：「來複何難。」便衣帶頭出一合許散，與服之，病即差。又有杜僧哀者，住在南岡下，昔經伏事杯渡。幾病甚篤，乃思念，恨不得渡與念神咒。明日，忽見渡來，言語如常，即爲咒，病者便愈。至五年三月，渡復來齊諧家。呂道惠、聞人（人原作而，據高僧傳改）怛之、杜天期、水丘熙等並見，皆大驚，即起禮拜。渡語衆人，言年當大凶，可勤修福業。法意道人甚有德，可往就之。修立故寺，以禳災禍也。須臾，門上有一僧喚，渡便辭去，雲：「貧道當向交廣之間，不復來也。」齊諧等拜送殷勤，於是絕跡。頃世亦言時有見者。（出《高僧傳》）

【譯文】

杯渡這個人，不知他姓啥名啥，因爲他常常憑藉一隻大木製杯子渡河，所以都稱他爲杯渡。當初他住在冀州，行爲舉止不拘細節，有着超凡的神力，誰也不知他是什麼地方來的。他曾在北方寄宿在一戶人家，這家有座金身佛像，杯渡偷到手後要帶着出走。主人發覺後便去追他。見他走得很慢，但是馬跑得再快也追上他。到了孟津河時，杯渡把木杯漂在河水上，自己就憑着杯子過河，用不着風帆與船槳之類，行駛起來卻輕快如飛，不大一會兒就到了對岸，來到了京都。當時他有四十來歲，穿得破破爛爛，真可謂衣不蔽體。言談舉止，喜怒無常。有時鑿開冰凍用冰水洗澡，有時穿着草鞋爬山，或者赤着兩腳逛鬧市。他除了帶着那個蘆草囤子外，身上別無他物。他曾到延賢寺法意道人那裏居住過，法意把他安置在另外一間寺房內，後來他要去瓜步，到了江邊，跟船伕說自己要渡江，船伕不願意讓他上船，他只好又將雙腳放在木杯裏，顧盼自如談笑風生，杯子自然地向前飄行，直到對岸。登岸之後向廣陵走去，路上遇到姓李的村舍，李家設八關齋，杯渡過去並不認識李家，他進院之後直奔齋堂裏面坐下，把那個蘆革囤子放在院子中間。大家都因爲他形貌難看，都無恭敬之心。李見蘆草囤子擋道，欲移到牆腳下，但是好幾個人都拿不起來，杯渡喫完飯之後，提起來就走，而且笑着說：「四天王李家！」這時有個僕人瞧見囤子裏有四個小孩，都是幾寸高，生得面目端正，衣服鮮豔潔淨。於是就追了出去，但不知到了何處。第四天，見他坐在西邊的蒙龍樹下，李便客客氣氣地把他請到家裏，天天供給他好喫的，杯渡不太講究戒規，喝酒喫肉，以至於率辛辣腥葷，都跟平常人沒有什麼區別。百姓將這些東西送給他，願意要就要，不想要就不要。沛郡人劉興伯是袞州刺史，派人邀請杯渡，杯渡帶着蘆草囤子就來了。劉興伯派遣的那個人仰着臉看，見杯渡比十多個人疊在一起還要高，劉興伯自己看時，則只看到一件破僧衣與一隻木杯。後來李家又請他回去住了二十多天，一天早上他忽然說起，想要一件袈裟，並要他們中午時必須辦到。李即令人趕緊操辦，到了中午也沒辦成。杯渡說要暫時出去一會兒，結果到了晚上也沒回來。到處都聞到有一股奇異的香味，人們懷疑杯渡在作怪。四處尋找他，只見在北面山岩下面，他身上蓋着破袈裟，躺在那裏死了。在他的頭前腳後以及背上，生着蓮花，極爲鮮豔、芬芳，經過一晚上又枯萎了。村裏的人一起把他殯葬了。第三天，有人從北邊回來說，他看見杯渡揹着蘆草囤子，正往彭城走。大家去打開棺材一看，只見到裏面有杯渡穿的那件破衣服，杯渡到了彭城後，見到一個叫黃欣的平民百姓，黃欣虔誠地信奉佛教，他向杯渡行禮拜見，請他到了自己家裏。他家極窮，只有餬口的米飯而已，但杯渡喫起來很坦然、很有滋味。住了半年後，杯渡忽然對黃欣說：「你去找三十六隻蘆草囤子，我要使用。」黃欣答道：「我家裏能有十來只，又沒錢去買，恐怕弄不到這麼多。」杯渡說：「你只管去找一找，把家裏有的都拿出來。」黃欣便去到處搜拾，果然找到了三十六隻，都擺在院子裏。數量雖然不少，只是大都破敗了。杯渡讓他挨個看一看，一個個全已變成了新的。杯渡將囤子一個個地封閉好，然後告訴黃欣去打開，便見裏面都裝滿了錢與綢緞，能值一百來萬。一個有見識的人說，這是杯渡使用分身法，到別地方化緣得來的，又轉手送給了黃欣。黃欣接受了這些東西，都捐給了寺廟。過了一年多，杯渡向黃欣辭行，黃欣便爲他準備了乾糧。第二天早晨，見乾糧都放在那裏，杯渡卻不知哪裏去了。過了一個來月，杯渡又到了京都。當時潮溝有個叫朱文殊的，年紀輕輕信奉佛教，杯渡經常來到他家。文殊對杯渡說：「弟子死了之後，願您能夠救濟我的靈魂，如果脫生在好地方，來生我願成爲一個僧侶。」杯渡沒吱聲。文殊很高興，以爲佛法使其沉默，就是已經應允了。杯渡後來東遊到了吳郡，路上遇見個釣魚的，便向他要魚。釣魚的給了他一條臭爛魚，杯渡放在手上弄了幾下，又把它放在水裏，這條魚便搖頭擺尾地遊走了。又看見一個用網打魚的，又去跟他要魚。打魚的罵了一頓不給他，杯渡便撿起兩塊石子扔到河裏，立即有兩頭水牛在那個人的魚網裏頂起架來，網碎了，水牛不見了，杯渡也已經不見蹤影。杯渡走到松江，便仰臥在水上，漂流到了對岸。路過會稽剡縣，登上了天台山。幾個月之後又返回了京都。不久，他又到處雲遊，去什麼地方，住在哪裏，都不一定。有人邀請他時，或者去或者不去，也不一定。當時南州有一家姓陳的，衣食豐足，杯渡到了他家，很受歡迎與優待。聽說京都城裏也有一個杯渡，陳家父子五人都不相信，便到京都去看個究竟，果然看到城裏那個與自己家裏的杯渡一模一樣。陳家父子買了一盒蜜姜給城裏這個杯渡喫，還給他準備了刀子與陸香之類，只見他把蜜姜全喫光了，其餘的東西仍然放在面前，父子五人懷疑他就是自己家裏那個杯渡，便留下其中兄弟二人住在京都守視這個杯渡，其餘三人立即趕回了家，見家裏的杯渡還與過去一樣，並且面前也有陸香與刀子等，不同的地方只是他還沒有喫蜜姜。他對陳氏說：「刀子太鈍了，給我磨一磨。」留在京都的哥兒倆回來說，城裏那個杯渡已遷移到靈鷲寺去了。家裏這個杯渡忽然要了兩張黃紙，在上面寫了些不成文字的東西，將兩張黃紙的背面合在了一起。陳氏問他寫的是什麼文章，杯渡沒有回答，一直不知他這是什麼意思。當時吳王的部屬朱靈期出使高麗回國，途中遇上大風，航船漂盪了九天，到了一個島邊，島上有山，山非常高大，朱靈期等上山撿柴，見路上有人家，他便領着大家沿路乞討。走了一千多里遠；聽到鐘磬敲的聲音，又見香菸繚繞，於是都說有佛寺在此，要去禮拜。不一會兒，便見有座寺廟出現在眼前，寺廟輝煌壯麗，多由金銀瑪瑙等七寶鑲嵌而成，極爲莊嚴，又見寺廟前面有十多個石人，他們都進行了禮拜。往回去不多遠，聽到誦經的聲音，回去一看，誦經的好像就是那幾個石人。朱靈期等互相說：「這一定是得道的僧人，我們是有罪的人，所以看不見他們。」於是便竭誠地懺悔了一番。再往前走便見到了真的人，他們爲朱靈期等準備好了飯，喫起來味道就是普通的菜，但比普通的菜香美多了。大家喫完了，都叩頭禮拜，請求幫他們儘快返回故土。有一個僧人說：「這個地方距離京都有二十多萬裏，但是隻要心誠，就不愁不能迅速回去。」他問朱靈期：「認不認識杯渡道人？」答道：「非常熟識。」他便指着北牆———那裏有一把壺，掛着錫杖與鉢子——說：「這是杯渡住的地方，現在託你把鉢子帶給他。」他還寫了封信裝在信封裏，另外還有支青竹杖，一併交給朱靈期，對他說：「只要把這支青竹杖扔進船前面的水裏，閉上眼睛靜靜地坐着，不用費力就能叫你們很快到家。」於是辭別，叫一個小和尚送他們到門口，告訴說：「沿着這條道走七里就能到你們停船的地方，不用從原先的路回去了。」照他的話往西轉，走了七里左右便到了船上。又按他的要求一一照辦後，只聽到船從山頂樹上飛過的聲音，根本聽不到水的響聲，經過三天，到了石頭淮便停了下來，那支竹杖也不見了。船入了淮河，行駛到朱雀，便見杯渡騎着大航蘭，用木棰敲着它說：「馬兒呀，你爲什麼不走！」圍在岸上看熱鬧的人非常多。朱靈期等人站在船上遠遠地向他行禮，杯渡便自行下到船舵，來拿書信和鉢子。他打開信來看，上面的字沒有人認識。杯渡大笑道：「讓我回去呢！」他拿起鉢子拋向天空，又伸手將它接住，說：「我不見此鉢已有四千年了！」杯渡經常住在延賢寺法意那裏，當對人們以爲這隻鉢子是奇異之物，都爭着去看。還有一種說法是，朱靈期的船漂到一座窮山下面，遇見一位僧人走來，自稱是杯渡的弟子，從前拿着師父的鉢子死在冶城寺裏，如今託你（靈期）把鉢子送還師父，只要叫一個人擎着鉢子坐在船的前面，就能安安穩穩到家。朱靈期照他說的辦，果然全船人都安全地回來了，船至南州看到杯渡時，正趕上他騎蘭的那天。那天早上杯渡從陳家出來，直到晚上也沒回去，第二天天亮，陳氏只見門上寫着六個黑體字：「福徑門，靈人降。」筆體蒼勁有力，可以認定是杯渡寫的。陳家那個杯渡於是絕跡了。京都那個杯渡往來於深山與城邑之間，經常唸誦神咒。當時庾家一個長年丫環偷了東西逃跑了，四處抓不到，便去詢問杯渡，杯渡說：「此人已經死了，在城外江邊的一座空墳裏。」到那個地方一看，果然跟他說一樣。孔寧子當時是黃門侍郎，因患痢疾朵在家裏，他派人請杯渡治病，杯渡唸完咒語後說：「很難治癒。現在有四個鬼纏着你，都是被砍殘了的。」孔寧子哭泣着說：「當初孫思作亂，他家被軍人攻破，父母及叔叔都被砍死。」孔寧子果然死了。又有個叫齊諧的，妻子胡氏的母親病了，許多人治療都沒治好，他便請僧人唸經還願，其中一個僧人勸他去請杯渡，杯渡請來後，唸了一遍神咒，病人立即痊癒了。齊諧把他當師父服侍，於是爲他作傳，傳記中寫他始終這麼神奇，具體事例無法一件件都寫進去。元嘉三年九月，杯渡辭別齊諧要去江東，留下一萬錢的東西放在齊諧家，請他爲自己營選房子，於是就走了。去到赤山湖時，因患痢疾而死了。齊諧立即爲他造好了齋堂，並把他的屍體接回來，安葬在建康覆舟山上。到了元嘉四年，有個吳興人叫邵信的，虔誠地信奉佛教，他染上了傷寒病，沒有人敢給他看病，他便悲泣着唸叨觀音菩薩。忽然看見有個僧人走來，說是杯渡的弟子，跟他說：「不要憂慮，我師父一會兒就來給你看。」邵信答道：「杯渡早已死了，怎麼能夠來呢！」僧人說：「他要來，又有什麼難的。」便從衣帶的一端取出一盒左右的藥面，給他服了下去，頓時病就好了。又有個叫杜僧哀的人，住在南崗下面，過去長經服待過杯渡。他兒子現在病得很厲害，思念起杯渡來，遣杯渡不能來爲他兒子念神咒。第二天，突然看見杯渡來了，說話跟從前一個樣兒，當即給他念起了咒語，病重的兒子便痊癒了。到了元嘉五年三月，杯渡又來到齊諧家，呂道惠、聞人恆之、杜天期、水丘熙等一起見到了他，都很驚訝，急忙站起來向他行禮。杯渡告訴衆人，說年內會有大災禍，要殷勤奉佛與積功德。法意道人很有德性，可以去找他。修善原來的舊寺廟，以求免除災禍。不一會兒，門口有個僧人召喚他，杯渡便告辭而去，臨行時說：「貧道將要去交廣之間，不再來了。」齊諧等人頻頻致禮，依依送別，杯渡從此絕跡。不久，世間也有傳說時常有人看見他的。

釋寶誌

釋寶誌本姓朱，金城人。少出家，止江東道林寺，修習禪業。至宋大始初，忽如僻異，居止無定，飲食無時，髮長數寸，常跣行街巷。執一錫杖，杖頭掛剪刀及鏡，或掛一兩匹帛。齊建元中，稍見異跡，數日不食。亦無飢容；與人言，始苦難曉，後皆效驗；時或賦詩，言如讖記。江東士庶皆共事之。齊武帝謂其惑衆，收駐建康。既旦，人見其入市，還檢獄中，志猶在焉。志語獄吏：「門外有兩輿食來，金鉢盛飯，汝可取之。」既而齊文惠太子、竟陵王子良並送食餉志，果如其言。建康令呂文顯以事聞，武帝即迎入宮，居之後堂，一時屏除內宴，志亦隨衆出。既而景陽山上，猶有一志，與七僧具。帝怒，遣推檢其所。關（明抄本關作閣）吏啓雲：志久出在（在原作有，據高僧傳改）省，方以墨塗其身。」時僧正法獻欲以一衣遺志，遣使於龍光罽賓二寺求之，並雲昨宿且去。又至其常所造侯伯家尋之，伯雲：「志昨在此行道，旦眠未覺。」使還以告，獻方知其分身三處宿焉。志常盛冬袒（冬袒原作束祖，據高僧傳改）行。沙門寶亮欲以衲衣遺之，未及發言，志忽來引衲而去。後假齊武帝神力，使見高帝於地下，常受錐刀之苦，帝自是永廢錐刀。武帝又常於華林園召志，志忽著三重布帽以見。俄而武帝崩，文惠太子及豫章王相繼而薨。永明中，常住東宮後堂。一旦平明，從門出入，忽雲：「門上血污衣。」褰衣走過。及鬱林見害，車載出此，帝頸血流於門限。齊衛尉胡諧疾，請志，志註疏雲明日，竟不往。是日諧亡，載屍還宅。志曰：「明日屍出也。」齊太尉司馬殷齊之隨陳顯達鎮江州，辭志，志畫紙作樹，樹上有鳥，語云：「急時可登此。」後顯達逆節，留齊之鎮州。及敗，齊之叛入廬山，追騎將及。齊之見林中有一樹，樹上有鳥，如志所畫，悟而登之，鳥竟不飛。追者見鳥，謂無人而反。卒以見免。齊屯騎桑偃將欲謀反，往詣（原無詣字，據明抄本補）志。遙見而走，大呼雲：「圍臺城，欲反逆，斫頭破腹。」後有旬事發，偃叛往朱方，爲人所得，果斫頭破腹。梁鄱陽忠烈王，嘗屈志至第，忽令覓荊子甚急，既得，安於門上，莫測所以。少時王出爲荊州刺史。其預鑑之明，此類非一。志多往來興皇、淨名兩寺。及梁武即位，下詔曰：「志公跡均塵垢，神遊冥漠，水火不能焦濡，蛇虎不能侵懼。語其佛理，則聲聞無上；談其隱淪，則道行高著。豈得以俗士凡情，空相拘制，何其鄙陋，一至於此。自今行來，隨意出入，勿得復禁。」志自是多出入禁中，長於臺城。對梁武帝喫鱠，昭明諸王子皆侍側，食訖，武帝曰：「朕不知味二十餘年矣。師何謂爾？」志公乃吐出小魚，依依鱗尾，武帝深異之。如今秣陵尚有膾殘魚也。天監五年冬旱，雩祭備至，而未降雨。忽上啓雲：「志病不差，就官乞活，若不啓白官，應得鞭杖。願於華光殿講勝鬢經請雨。」梁武即使沙門法雲講勝鬘竟，夜更大雨。志又云：「須一盆水，加刀其上。」俄而天雨大降，高下皆足。梁武嘗問志雲：「弟子煩惑未除，何以治之？」答雲：「十二。」識（識原作讖，據明抄本改）者以爲十二因緣，治惑藥也。又問十二之（文原作之，據明抄本改）旨？答雲：「在書字時節刻漏中。」識者以爲書之在十二時中。又問弟子何時得靜心修習？答雲：「安樂（樂原作藥，據明抄本改）禁。」識者以爲禁者止也，至安樂（樂原作藥，據明抄本改），時乃止（原無止字，據高僧傳補）耳。後法雲於華林講法華經，至假使黑風，（假使黑風原作假使風墨，據法華經改）志忽問之有無。答雲：「世諦（諦原作帝，據明抄本改）故有，第一義則無也。」志往復三四番，便笑雲：「若體是假有，此亦不可解，難可解。」其辭旨隱沒，類皆如此，有陳徵虜者，舉家事志甚篤。志嘗爲其見真形，光相如菩薩像焉。志知名顯奇，四十餘載，士女供事者，不可勝數。然好用小便濯發，俗僧暗有譏笑者。志亦知衆僧多不斷酒肉。譏之者飲酒食豬肚，志勃然謂曰：「汝笑我以溺洗頭，汝何爲食盛糞袋？」譏者懼而慚服。晉安王蕭綱初生日，梁武遣使問志，志合掌雲：「皇子誕育幸甚，然冤家亦生。」於後推尋歷數。與侯景同年月日而生也。會稽臨海寺有大德，常聞揚州都下有志公，語言顛狂，放縱自在。僧雲：「必是狐狸之魅也。願向都下，覓獵犬以逐之。」於是輕船入海，趨浦口。欲西上，忽大風所飄，意謂東南，六七日始到一島中。望見金裝浮圖，幹雲秀出，遂尋徑而往。至一寺，院宇精麗，花卉芳菲，有五六僧，皆可年三十，美容色，並著員緋袈裟，倚仗於門樹下言語。僧雲：「欲向都下，爲風飄蕩，不知上人此處何州國？今四望環海，恐本鄉不可復見。」答曰：「必欲向揚州，即時便到。今附書到鐘山寺西行南頭第二房，覓黃頭付之。」僧因閉目坐船，風聲定開眼，如言奄至西岸。入數十里，至都。徑往鐘山寺訪問，都無有黃頭者。僧具說委曲，報雲：「西行南頭第二房，乃風病道人志公。雖言配在此寺，在都下聚樂（樂原作藥，據明抄本改）處，百日不一度來。房空無人也。」問答之間，不覺志公已在寺廚上，乘醉索食。人以齋過日晚，未與間。便奮身惡罵。寺僧試遣沙彌繞廚側，漫叫黃頭。志公忽雲：「阿誰喚我。」即逐沙彌來到僧處。謂曰：汝許將獵狗捉我，何爲空來？」僧知是非常人，頂禮懺悔，授書與之。志公看書雲：「方丈道人喚我，不久亦當自還。」志公遂屈指雲：「某月日去。」便不復共此僧語。衆但記某月日。至天監十三年冬，於臺城後堂謂人曰：「菩薩將去。」未及旬日，無疾而終。屍體香軟，形貌熙悅。臨亡，燃一燭以付後閣金人吳慶。慶即啓聞，梁武嘆曰：「大師不復留。以燭者，將以後事屬我乎？」因厚加殯送，葬於鐘山獨龍之阜。仍於墓所立開善寺，敕陸倕制銘於冢內，王筠勒碑文於寺門。傳其遺像，處處存焉。初志顯跡之始，年可無五六十許，而終亦不老，人誠莫測其年。有餘捷道者，居於京師九日臺北，自言是志外舅弟，小志四年。計志亡時，應年九十七矣。又後魏有沙門寶公者，不知何處人也，形貌寢陋，心識通達，過去未來，預睹三世。發言似讖，不可得解。事過之後，始驗其實，胡太后問以世事，寶公把粟與雞，喚朱朱，時人莫解。建義元年，後爲爾朱榮所害，始驗其言。時有洛陽人趙法和，請佔早晚當有爵，寶公曰：「大竹箭，不須羽。東廂屋，急手作。」時人不曉其意。經月餘，法和父亡。大竹箭者，苴杖；東廂屋者，倚廬。初造十二辰歌，終其言也。此寶公與江南者，未委是一人也兩人也。（出《高僧傳》及《洛陽伽藍記》）

【譯文】

釋寶誌俗姓朱，金城人。少年出家。住江東道林寺，修習禪學。到了南朝宋太始初年，忽然像入了魔一樣，居止無定處，飲食無定時，蓄起頭髮長有幾寸，常常赤着腳在大街小巷裏走路。拿着一根錫杖，杖頭上掛着剪刀與鏡子，或者掛着一兩片絲布。南齊建元年間，逐漸顯示出奇異之處。一連幾天不喫飯，也沒飢餓的表情；跟別人說的話，人們開始很難理解其含義，後來則都被事實所驗證；時常作詩，但語言像讖言咒語一樣。江東的人士與俗民百姓都對他禮敬。齊武帝說他迷惑羣衆，將他收監於建康。第二天，有人見他在市區內遊逛，回到監獄裏一看，寶誌卻仍然在牢房裏，寶誌對獄卒說：「門外有兩駕車子給我送飯來了，用金鉢子裝着飯，你可去給我拿來。」說完，只見齊王的文惠太子、竟陵王子良一塊兒來給寶誌送飯，果然像他所說的，建康縣令呂文顯將此事奏聞武帝，武帝便把寶誌接到了宮裏，讓他住在皇宮後院的廳房裏，這裏暫時停止了內部宴樂活動，寶誌也可以像別人一樣隨意出入。後來，景陽山上還有個寶誌，與七個僧人在一起。武帝大怒，派人去檢查寶誌的住處，守門人報告說，寶誌出門好長時間了，在省，正以黑墨塗抹他的身上。當時僧正法獻打算贈給寶誌一件衣服，便派人到龍光寺和罽賓寺找他，兩個寺廟的人都說他昨晚上住宿在寺裏，剛剛走了。又到他常去的侯伯家尋找，侯伯說：「寶誌昨天在這裏行道，早上睡眠還沒醒呢。」此人回去把打聽到的情況告訴了法獻，法獻才知道寶誌昨晚上分身在三處住宿。寶誌常常在隆冬數九光着身子走路，出家道人寶亮想要送給他一件和尚穿的衣服，沒等開口，寶誌突然到來，伸手拿過那件衣服就走了。後來，寶誌假齊武帝以神力，讓他在地下見到了父王齊高帝，讓他在地下備嘗錐扎刀割之苦，漢帝從此永遠廢除了錐刀之苦刑。武帝又常在華林園召寶誌，寶誌帶着三層布帽來見。不久武帝死，文惠太子及豫章王相繼死去。永明年間，寶誌經常住在東宮的後廳。一天黎明，他從大門出入時，忽然說道：「門檻上的血能弄髒衣服。」於是提着衣服跨了過去。等到鬱林事變皇帝被害時，車駕載着人從這裏出去，皇帝脖子上的血流到門檻上許多。南齊衛尉胡諧患了病，派人請寶誌，寶誌解釋說：「明天」，結果沒有去。這天胡諧死了，用車載着屍體回了家，寶誌說：「我說的明天，是指明天屍體被載着出去。」南齊太尉司馬殷齊之跟隨陳顯達去鎮守江州，臨行前向寶誌辭別，寶誌在紙上畫了棵樹，樹上有鳥，告訴他說：「急難之時可以登上這棵樹。」後來顯達背叛朝廷，留下齊之鎮守江州，叛亂失敗後，齊之叛逃進了廬山。有人騎馬追了上來，眼看就要追到跟前了，齊之見林中有一棵樹，樹上有鳥，跟寶誌所畫的一樣。他頓時省悟過來，急忙爬到了樹上，樹上的鳥一直沒有飛走。追的人看到樹上有鳥，便以爲樹上不會有人，於是回去了。結果，齊之就這樣逃脫了。南文屯騎桑偃想要謀反朝廷，他去看望寶誌，寶誌遠遠地看見他就跑了，邊跑邊大喊道：「要圍臺城，想反叛，砍頭破肚。」過了十來天叛亂終於發生，桑偃叛逃去了朱方，被人捉住，果然被砍頭破肚。南梁鄱陽忠烈王曾經硬把寶誌弄到自己的府第，寶誌突然急急忙忙地讓人尋找荊子，找到之後，他放在了門上，誰也不知道這是什麼意思。不久，忠烈王出任爲荊州刺史。寶誌的先見之明，像這次一樣的，並非一次兩次。寶誌平常大都住在興皇與淨名這兩座寺院裏，梁武帝即位後頒下詔書說：「寶誌公雖然身處世俗凡塵之中，卻能神遊於幽遠無極之境，水火不能使其焦溼，蛇虎不能使其懼怕。論其佛理造詣則聲譽無比，論其隱居韜晦之志則道行高絕。豈得以對待俗士凡情之舉，白白將他拘束限制，愚蠢鄙陋，竟至如此！從今以後，準其自由出入，不得再行限制。」寶誌自此常常出入於皇宮，經常出現在臺城裏。他與梁武帝對面坐在一起喫魚肉，昭明等各位王子都侍立在旁邊。喫完之後，武帝說：「我有二十多年吃不出魚的味道來了。師父有何高見？」寶誌便從嘴裏吐出一條小魚，魚鱗魚尾都完好清晰，武帝見了深感驚異。如今在秣陵仍有一條切剩的魚。天監五年冬，天大旱，各種祀祭方式都用到了，也沒求下雨來。寶誌忽然啓奏皇帝道：「我現在患病未愈。我來告訴官府求雨活命的辦法。如果不來告訴官府，就應受到懲罰。希望在華光殿宣講《勝鬢經》求雨。」梁武帝立即讓僧人法雲宣講了《勝鬢經》，夜間便下起了大雨。寶誌又說：「須用一盆水，上面放一把刀。」一會兒大雨普降，高處與低窪處都澆得透透的窈武帝曾經詢問寶誌道：「弟子的煩憂困惑尚未解除，用什麼辦法根治呢？」答道：「十二。」明白人以爲他說的是「十二因緣」是根治困惑的良藥。又問他「十二」的含義是什麼，答道：「在書字時節刻漏中。」明白人以爲他說的是「寫在十二個時辰之中」。又問他「弟子什麼時候能夠靜心修習」，他答道：「安樂禁。」明白人以爲，「禁」者「止」也，到了「安樂」的時候，就可以停止了。後來，法雲在華林寺講說《法華經》，講到「假使黑風」處，寶誌突然問他「有」與「無」的問題。法雲答道：「世俗之諦自然是『有』（即存在），第一義的真諦則爲『無』（即一切皆空）。」寶誌與他往復幾次進行辯難，然後笑道：「若說體相是假有，這也不可解悟，很難解悟。所謂『假使黑風』，辭旨實屬隱晦。其他地方也都與此類似。」有個叫陳徵虜的，全家人都對寶誌十分熱情，寶誌曾爲他顯示過自己的真面目，形相光澤像菩薩的塑像一樣。寶誌在世上出名顯奇共四十多年，崇敬信奉他的男男女女不計其數，但他喜歡用小便洗濯頭髮，俗衆與僧人暗中都有譏笑他的。寶誌也知道許多僧人仍然喝酒喫肉，當譏笑他的人自己卻喝酒喫豬肚時，寶誌憤怒地質問他們道：「你們譏笑我用尿洗頭，那你們爲什麼喫裝豬糞的袋子呢？」譏笑他的人懼怕他，並且自感慚愧而佩服他了。晉安王蕭綱剛出生的時候，梁武帝（蕭衍）派人詢問寶誌，寶誌合起兩隻手掌來說：「皇子誕生了，好得很！然而冤家也出世了。」後來推算年月日，蕭綱與侯景是同年同月同日生的。會稽臨海寺有個高僧，常常聽人說揚州城裏有個寶誌，語言顛狂，放縱自在，這位高僧說：「一定是狐狸的鬼魅。我要到揚州都城去，找一隻獵狗把他趕跑。」他乘上快船下海，直奔浦口。正要沿着長江往西行駛時，小船忽然被大風鼓盪起來，他心裏知道是在往東南方向漂盪，過了六七天才漂到一座海島上。遠遠望見前面有一座用金箔裝飾的寺塔，高聳入雲，他便順着跑去。走到寺廟前一看，只見庭院與廟宇精美壯麗，到處是芳香的鮮花，有五六個僧人，都有三十來歲，個個容貌秀美，都穿着圓領喬色袈裟，正依在門前樹枝下談話。高僧說：「我要到揚州都城去，被大風飄蕩到此處，不知你們這裏是什麼州什麼國。如今四面環海，恐怕再也見不到自己的故鄉了。」那幾個答道：「真要去揚州，即刻便能到。現在有封信託你捎到鐘山寺西排南頭第二間僧房，送給一個黃頭髮的人。」高僧便閉上兩眼坐在船上，等風聲休止時睜開眼一看，果然像那幾個僧人所說的，不知不覺間便到了西海岸。往裏行駛幾十裏，來到揚州。他徑直去鐘山寺訪向，都說沒有黃頭髮的。他把事情的原委說了一遍，有人報告說：「西排南頭第二間房子，住的是瘋子道人寶誌。他雖說分配在這座寺院，但總在都城的熱鬧地方，一百天也不回來一趟。那間房子空無一人。」正在他問答的時候，誰也沒發覺寶誌已經來到寺廟的廚房裏。他在外面喝醉了，回來要飯喫。別人因爲已經開過飯，太晚了，沒有給他，他就跳起來惡罵。這邊的僧人聽說後，打發小和尚繞到廚房旁邊，隨便地喊着「黃頭髮」。寶誌聽到後忽然說：「誰在叫我？」即追小和尚來到僧人跟前，對他說：「你發誓要找獵狗捉我，爲什麼空手來了？」高僧知道他不是尋常人對他行禮表示懺悔，把書信交給了他。寶誌看完書信說：「方丈道人召喚我，不用多久我也該自行回去。」寶誌屈指一算，又說某月某日就去，便不再與這位高僧說話。衆人只記得他說的某月某日。天監十三年冬天，寶誌在臺城後面堂裏對別人說：「菩薩要走了。」不到十天，他就無病而死。屍體柔軟兼有香味，容貌自然和悅。臨死前，他點上一支蠟燭，交給了後屋的守門人吳慶，吳慶立即奏稟了皇帝，梁武帝嘆道：「大師不再留在人間了。給你『燭』的用意，是要你把後事『囑』與我啊！」於是厚加殯葬。遺體安葬在鐘山獨龍崗上，仍在墓地建立開善寺，敕令陸倕在墳前製作墓誌銘，王筠在寺門內刻寫碑文，並在各處傳佈其遺像。寶誌開始顯露神奇形跡時，約有五六十歲，直到臨終也不見衰老，實在看不出究竟有多大年紀。有個叫餘捷的道人，住在京都九日臺的北面，自稱是寶誌的姑舅表弟，比寶誌小四歲，推算起來。寶誌死時該有九十七歲了。後魏也有個稱作寶公的僧人，不知老家是什麼地方的，相貌很醜陋，知識極通達，能通曉過去和預見未來三代的事。說的話像讖言符咒，無法理解，事後則被證明句句屬實。胡太后問他世事的結局怎樣，寶公抓一把米給雞，嘴裏發出「朱朱」的喚雞聲，當時人們都不解其意。到了建義元年（公元５２８年），胡太后被爾朱榮殺害，這才驗證了「朱朱」是有所指的。當時有個洛陽人叫趙法和，請寶公占卜什麼時候能有爵位，寶公說：「大竹箭，不用羽，東廂屋，急手作。」當時誰也不懂是什麼意思。過了一個多月，趙法和的父親死了，所謂「大竹箭」者，是指服父喪所用的粗竹杖，「東廂屋」者，是在中門東側搭制的守喪的房子。當初寶公所作的十二字歌訣，都被說中了。這個寶公與江南那個寶誌公，尚未查明是一個人還是兩個人。

卷第九十一 異僧五

永那跋摩 法度 通公 阿專師 阿禿師　稠禪師　釋知苑　法喜 法琳　徐敬業

駱賓王

永那跋摩

永那跋摩者，西域僧也。宋元嘉中，東遊渡江，居於金陵祗園寺。宋文帝常謂之曰：「弟子恆願持齋，不殺生命，以身徇物，不獲其志。法師不遠萬里，來化此國，將何以教之？」對曰：「道在心，不在事；法由己，非由人。且帝王與凡庶，所修亦有殊矣。若凡庶者，身賤名微，德不及遠，其教不出於門庭，其言不行於僕妾。若不苦身刻己，行善持誡，將何以用其心哉？帝王以四海爲家，萬民爲子，出一嘉言，則士庶鹹悅，布一善政，則人神以和。刑清則不夭其命，役簡則無勞其力。然後辨鐘律，正時令。鐘律辨則風雨調，號令時則寒暑節。如此則持齋亦已大矣，不殺亦已衆矣。安在乎缺一時之膳，全一禽之命，然後乃爲弘濟也。」文帝撫幾嗟嘆，稱善者良久。乃曰：「俗人迷於遠理，沙門滯於近教；迷遠理者謂爲虛說，滯近教者拘戀章句。如法師者，真所謂開悟明達，可以言天人之際矣。（出《劇談錄》）

【譯文】

永那跋摩是個西域的僧人，劉宋元嘉年間，東遊過江，住在金陵祗園寺中。宋文帝經常對他說：「弟子我很願意遵守佛教戒律，不殺生靈，以身從物；然而一直不能如願。法師您不怕萬里之遙，前來我國遊化，您將怎樣教導我呢？」永那跋摩答道：「是否遵奉教規，貴在心地虔誠，不在具體做什麼事情；辦法在於自己領會，不在別人如何勸導。況且帝王與平民庶人修道的方式與要求是不一樣的。凡屬平民庶人，由於身份卑賤名聲微小，影響範圍也就有限，他們的教化只限於自己一家之內，他們的言論又不被僕婢與妻妾採納；這樣一來，他們如不能嚴格要求自己，行善事而守戒觀，信奉佛教的心願還有什麼方式來實現呢？帝王則以四海爲家，以萬民爲子，每說一句有利於衆生的話，天下百姓都感到高興，每頒行一項有益於社會的政令，就會得到衆人與神靈的擁護。刑罰清明瞭就能使百姓不會無辜喪生，徭役減輕了就能使百姓不會勞累無度。這樣就能分辨鐘律，端正時令；鐘律分清了就能風調雨順，號令適時就能寒暑有節。如能做到這樣，就是最大的遵守戒律了，不被殺害的生命也已經相當多了。那能在乎少喫一兩頓齋飯與能否保全一隻禽鳥的生命呢，這是普濟衆生之舉呀！」文帝以手拍案，連連讚歎稱好。於是說道：「一般人迷信於佛教的深遠道理，僧人們則滯留於眼前的說教；迷信於深遠道理的人實際是迷信空洞的理論，滯留於眼前說教的人則僅僅拘泥於佛經的個別章句。象法師您這樣的見解，真稱得上是理解透徹、融會貫通，可以與您談論天與人之間的種種事情了」

法度

釋法度，黃龍人也。南齊初，遊於金陵。高士齊郡名僧紹，隱居琅琊之攝山，挹度清真，待以師友。及亡，舍所居山爲棲霞寺。先是有道士欲以寺地爲觀，住者輒死。後爲寺，猶多恐懼。自度居之，羣妖皆息。經歲餘，忽聞人馬鼓角之聲，俄見一人投刺於度曰：「靳尚。」度命前之。尚形甚閒雅，羽衛亦衆。致敬畢，乃言：「弟子主有此山，七百餘年矣。神道有法，物不得幹。前後棲託，或非真實。故死病繼之，亦其命也。法師道德所歸，謹舍以奉給，並願受五戒，永結來緣。」度曰：「人神道殊，無容相屈，且檀越血食世祀，此最五戒所禁。」尚曰：「若備門庭，輒先去殺。」於是辭去。明旦，一人送錢一萬，並香燭等，疏雲：「弟子靳尚奉供。」至其月十五日，度爲設會，尚又來，同衆禮拜行道，受戒而去。既而攝山廟巫夢神告曰：「吾已受戒於度法師矣，今後祠祭者勿得殺戮。」由是廟中薦獻菜飯而已。（出《歙州圖經》）

【譯文】

佛教僧侶法度，黃龍人。南齊初年，雲遊於金陵。高士齊。郡名僧紹，隱居於琅琊的攝山，敬慕法度清明真純，以師友相待。他死的時候，將自己居住的攝山上的宅院。施捨出來作爲棲霞寺院。在這之前，有個道士想把寺院的地方作爲道觀，結果是誰住在這裏誰就死。後來這個地方作爲佛寺，仍有許多令人恐懼的現象發生。自從法度住在這裏之後，各種妖怪都平息了。過了一年多，忽然聽到人馬鼓角之聲，頓見一人跑過來投名片請謁見在法度面前，自稱：「靳尚」。法度叫他靠近些。靳尚的相貌非常閒雅，隨從的人也很多。他向法度致敬之後，便說道：「我們佔有此山七百多年了，神仙道士有法術，他物不能侵犯。至於前一輩與後一輩互相轉換託生的事，恐怕不是真實的，所以死於疾病的人相繼出現，這也是他們的命運該當如此，法師您乃是道德所歸，現僅以此山奉送給您。並且，我本人願意接受佛教五戒。與佛教永結未來之緣。」法度說：「人與神仙所信奉的道理不一樣，不能委屈哪一方服從對方，況且施主您是講究以血肉食品當作祭禮的，這是佛門五戒之中最爲禁忌的。」靳尚說：「如有祭品設在門前，我就首先去掉殺牲之物。」於是告辭而去。第二天，有個人送來一萬個錢，還有香燭之類，上面註明：「弟子靳尚奉供。」到了這個月的十五日那天，法度爲他舉辦法會，靳尚來到後，與衆僧一起禮拜行道，受完齋戒就走了。後來攝山廟裏的巫師夢見神仙告訴他說：「我已經在法度法師門下受戒了，今後祭祀時不要殺戮生靈了。」從此，攝山廟裏的祭品只有菜蔬飯食之類，再無腥葷之物。

通公

梁末有通公道人者，不知其姓氏。居處無常。所語狂譎，然必有應驗。飲酒食肉，遊行民間。侯景甚信之。揚州未陷之日，多拾無數死魚頭，積於西明門外，又拔青草荊棘栽市裏。及侯景渡江，先屠東門（明抄本門作府），一城盡斃。置其首於西明門外，爲京觀焉。市井破落，所在荒蕪。通公言說得失，於景不便。景惡之，又憚非常人，不敢加害。私遣小將於子悅將武士四人往候之。景謂子悅雲：「若知殺，則勿害；不知則密捉之。」子悅立四人於門外，獨入見。通脫衣燎火，逆謂子悅曰：「汝來殺我，我是何人？汝敢輒殺。」子悅作禮拜雲：「不敢。」於是馳往報景。景禮拜謝之，卒不敢害。景後因宴召僧通，僧通取肉捏鹽，以進於景。問曰：「好否？」景曰：「大咸。」僧通曰：「不鹹則爛。」及景死數日。衆以鹽五石置腹中，送屍於建康市。百姓爭屠膾羹，食之皆盡。後竟不知所去。（出《廣古今五行記》）

【譯文】

揚州有個通公道人，不知他姓什麼。沒有固定的居住場所。說話顛狂怪誕，然而肯定能應驗。既飲酒又喫肉，整天在民間遊蕩。侯景非常信服他。揚州未被侯景攻陷時，他就拾了無數死魚頭，堆放在西明門外，又拔了許多青草與荊棘栽在市區內。侯景渡過長江後，首先屠殺了東門，後來全城都被殺光了。並把砍下的頭顱堆置在西明門外，當作景觀。揚州城內市區破落，一片荒蕪。通公訴說這件事的得失，對侯景不利。侯景恨他，又懼於他不是平常人，不敢加害於他，於是暗中派了一員小將於子悅帶領四名武士去監視他。侯景對於子悅說：「他若知道是去殺他，就不要殺害他；如果不知道，就偷偷地捉住他。」於子悅讓四名武士守候在門外，自己進去見通公。通公脫下衣服正在烤火，他衝着於子悅說：「你是來殺我的。我是何許人？你竟敢殺我！」於子悅急忙施禮拜道：「不敢！」於是跑回去報告了侯景。侯景只好向他賠禮道歉，一直不敢害他。侯景後來在宴會上召見通公，通公夾起一塊肉捏上一把鹽，送給侯景，問道：「好不好喫？」侯景說：「太鹹了！」通公則說：「不鹹就會腐爛。」等到侯景死後幾天，衆人將許多鹽放在他的肚子裏，把屍體送到建康市內，百姓爭着割肉片作湯喫，把他的屍體全喫光了。後來通公不知到什麼地方去了。

阿專師

侯景爲定州刺史之日，有僧不知氏族，名阿專師。多在州市，聞人有會社齋供嫁娶喪葬之席，或少年放鷹走狗追隨宴集之處，未嘗不在其間。鬥爭喧囂，亦曲助朋黨。如此多年。後正月十五日夜，觸他長幼坐席，惡口聚罵。主人慾打死之，市道之徒救解將去。其家兄弟明旦撲覓，正見阿專師騎一破牆上坐，嘻笑謂之曰：「汝等此間何厭賤我？我舍汝去。」撲者奮杖欲擲，前人復遮約。阿專師復雲：「定厭賤我。我去。」以杖擊牆，口唱叱叱。所騎之牆一堵，忽然升上，可數十仞。舉手謝鄉里曰：「好住。」百姓見者，無不禮拜悔咎。須臾，映雲而滅。可經一年，聞在長安，還如舊態。於後不如所終。（出《廣古今五行記》）

【譯文】

侯景作定州刺史的時候，有個僧人，不知他姓什麼，名叫阿專師，多數時間都在定州市區內活動。凡是聽到有什麼集會、祭典、婚喪、嫁娶之類的宴席，或者是年輕人狐朋狗黨所聚樂喫喝的場合，沒有他不在場的。在打架鬥毆爭強起鬨的場面，他也總是幫助同夥推波助瀾。就這樣過了許多年。在後來有一年的正月十五日夜晚，在一個聚會中，有人冒犯了他的長幼座次，他立即潑口大罵，聚衆起鬨。主人想要打死他，後被那幫市井無賴之徒把他救走了。主人家的哥幾個第二天仍不罷休，到處找他抓他，後來見他正在一堵破牆上，嘻皮笑臉地對他們說：「你們這夥兒人爲什麼這麼煩惡我？我不搭理你們還不行嗎？我走！」抓他的人舉起木棍就要往他身上扔，站在前面的人急忙上去阻擋拉勸。阿專師又說：「既然真的這麼煩惡我，我走就是了。」他以木棍敲着破牆，口中嘖嘖有聲，像在唸誦什麼，只見這堵牆忽然往上升了起來，升到幾十丈高。阿專師舉起手來向鄉親致謝道：「各位保重！」在場的百姓無不向他行禮，深表對不住他。轉瞬之間，只見雲朵一閃，他就不見蹤影了。大約一年之後，聽說阿專師在長安，還和原來一個樣子。再往後就不知其結局如何了。

阿禿師

北齊初，幷州阿禿師者，亦不知鄉土姓名所出。爾朱未滅之前，已在晉陽，遊諸郡邑，不居寺舍，出入民間。語譎必有徵驗。每行市裏，人衆圍繞之，因大呼，以手指胸曰：「憐你百姓無所知，不識幷州阿禿師。」人遂以此名焉。齊神武遷鄴之後，以晉陽兵馬之地，王業所基，常鎮守幷州。時來鄴下，所有軍國大事，未出惟幄者，禿師先於人衆間泄露。末年，執置城內，遣人防守，不聽輒出，若其越逸，罪及門司。當日幷州時三門，各有一禿師盪出，遍執不能禁。未幾，有人從北州來雲：「禿師四月八日於雁門郡市捨命郭下。大家以香花送之，埋於城外。」幷州人怪笑此語，謂之曰：「禿師四月八日從汾橋過，東出，一腳有鞋，一腳徒跣，但不知入何巷坊。人皆見之。何雲雁門死也。」此人復往北州，報語鄉邑。衆共開冢看之，唯有一隻鞋耳。後還遊幷州。齊神武以制約不從，浪語不出，慮動民庶，遂以妖惑戮之。沙門無發，以繩鉤首。伏法之日，舉州民衆。詣寺觀之。禿師含笑，更無言語。刑後六七日，有人從河西部落來雲：道逢禿師，形狀如故，但揹負一繩，籠禿師頭（頭原作欲，據明抄本改）。與語不應，急走西去。（出《廣古今五行記》）

【譯文】

北齊初年，幷州有個阿禿師，也不知道他藉貫何地姓啥名啥。爾朱氏未滅之前，他就已經在晉陽。整天在郡城與鄉鎮間遊蕩，不在寺廟裏居住，總與平常人混在一起。說話怪誕但很有靈驗。當他在街上走的時候，總有許多人圍着他看熱鬧，他就大聲呼叫，用手指着胸脯說道：「怪你百姓無所知，不識幷州阿禿師。」於是，人們便叫他「阿禿師」。北齊神武皇帝遷都鄴城之後，因爲晉陽是屯集兵馬的軍事重地，又是開創基業的地方，所以經常在幷州鎮守，又時時來到鄴都主持朝政。所有的軍國大事，沒等運籌決策者公佈，禿師就先在民間傳揚起來。不到一年，禿師就被抓進城裏，派人看管起來。如不聽從看管再出城門，就等於逃跑，要向看守城門的人問罪。當時幷州有三座城門，每座城門都有一個禿師同時溜了出去，派人到處捉拿，也限制不住他。不久，有人從北州來說：「禿師四月八日那天在雁門郡市內跳樓自殺了，大家用香花給他送殯，埋葬在城外。」幷州人聽了都感到可笑，便對這個人說：「禿師四月八日那天從汾水橋上走過，往東去了，一隻腳穿着鞋，一隻腳光着，只是不知他進了哪條衚衕哪家店鋪就是了。當時很多人都看見他了。你怎麼說他在雁門死了呢。」此人返回北州把這些話告訴了鄉親們，大家一起去挖開墳墓查看，見裏面只有一隻鞋而已。事後，禿師還在幷州到處遊逛。北齊神武皇帝因爲制約不住他，流言不斷出現，擔心民情浮動，便以妖言惑衆的罪名殺害他。他是和尚沒有頭髮，便用繩索套住腦袋。問斬的那天，全州的民衆都到寺廟去看熱鬧，只見禿師臉上帶笑，一句話也不說。刑後六七天，有人從河西夷人部落那裏來說，在道上遇見了禿師，還是原來那個樣子，只是後背上栓着一條繩索，套着禿師的光頭，與他說話他也不應答，急急忙忙地往西走去。

稠禪師

北齊稠禪師，鄴人也。初落髮爲沙彌，時輩甚衆。每休暇，常角力騰趠爲戲，而禪師以劣弱見凌。紿侮毆擊者相繼，禪師羞之，乃入殿中閉戶，抱金剛足而誓曰：「我以羸弱，爲等類輕負。爲辱已甚，不如死也。汝以力聞，當佑我。我捧汝足七日，不與我力，必死於此，無還志。」約既畢，因至心祈之。初一兩夕恆爾，念益固。至六日將曙，金剛形見，手執大鉢，滿中盛筋。謂稠曰：「小子欲力乎？」曰：「欲。」「念至乎？」曰：「至。」能食筋乎？」曰：「不能。」神曰：「何故？」稠曰：「出家人斷肉故耳？」神因操鉢舉匕，以筋視之，禪師未敢食。乃怖以金剛杵，稠懼遂食。斯須入口，神曰：「汝已多力，然善持教，勉旃。」神去且曉，乃還所居。諸同列問曰：「豎子頃何至？」稠不答。須臾，於堂中會食，食畢，請同列又戲毆。禪師曰：「吾有力，恐不堪於汝。」同列試引其臂，筋骨強勁，殆非人也。方驚疑，禪師曰：「吾爲汝試。」因入殿中，橫蹋壁行，自西至東，凡數百步。又躍首至於梁數四，乃引重千鈞。其拳捷驍武，動駭物聽。先輕侮者，俯伏流汗，莫敢仰視。禪師後證果，居於林慮山。入山數千裏，構精廬殿堂，窮極土木。諸僧從其禪者，常數千人。齊文宣帝怒其聚衆，因領驍勇數萬騎，躬自往討，將加白刃焉。禪師是日，領僧徒谷口迎候。文宣問曰：「師何遽此來。稠曰。陛下將殺貧道。恐山中血污伽藍。故至谷口受戮。文宣大驚。降駕禮謁，請許其悔過。禪師亦無言。文宣命設饌，施畢請曰：「聞師金剛處祈得力，今欲見師效少力，可乎？」稠曰：「昔力者，人力耳。今爲陛下見神力，欲見之乎？」文宣曰：「請與同行寓目。」先是禪師造寺，諸方施木數千根，臥在谷口。禪師咒之，諸木起空中，自相搏擊，聲若雷霆，鬥觸摧拆，繽紛如雨。文宣大懼，從官散走。文宣叩頭請止之，因敕禪師度人造寺，無得禁止。後於幷州營幢子，未成遘病，臨終嘆曰：「夫生死者，人之大分。如來尚所未免。但功德未成，以此爲恨耳。死後願爲大力長者，繼成此功。」言終而化。至後三十年，隋帝過幷州，見此寺，心中渙然記憶，有似舊修行處，頂禮恭敬，無所不爲。處分幷州，大興營葺，其寺遂成。時人謂帝爲大力長者雲。（出《紀聞》及《朝野僉載》）

【譯文】

北齊年間有個稠禪師，是鄴城人。當初落髮爲僧時，同輩的和尚非常多，每到閒暇時間，常在一起摔跤跳越比力氣玩，而禪師因爲身弱無力每每受到同夥的欺侮。等到侮辱與毆打沒完沒了地向他襲來時，禪師羞惱之至，便躲進殿堂裏關上門來，抱着金剛塑像的腳發誓道：「我因瘦弱而被同伴瞧不起，受盡他們的欺侮，不如死了的好。你以強壯有力聞名，應當保護我。我要連續七天捧着你的腳，如不給我力氣，一定死在這裏，決不反悔！」立誓完畢，便以至誠的心思向金剛祈禱。頭兩天與平常一樣，毫無效應，但他的信念更加堅定。到第六天黎明前夕，金剛顯現了原形，手裏端着大鉢子，滿滿盛着肉筋，對禪師說：「小夥子想有力氣嗎？」「想！」「心誠嗎？」「誠！」「能喫肉筋嗎？」「不能。」「爲什麼？」「因爲出家杜絕喫肉呀。」金剛神便一手端鉢一手舉着匕首讓禪師看，禪師仍然沒敢喫。金剛神又舉起金剛杵威嚇他，稠禪師恐懼了，不得不喫。剛喫下一會兒，金剛神便說：「你已很有力氣了，但要好好信奉佛法，你要善自爲之。」金剛神離去，天也亮了，禪師便回到自己的住處。各個同伴詢問他道：「你小子這些天到哪裏去了？」稠禪師沒有回答。不一會兒，他們都去食堂一起喫飯，喫完飯，同伴們又打鬧着玩，禪師說：「我有力氣，恐怕你們不能再忍受。」同伴不大相信，拉着他的胳臂一試，發現他的筋骨強勁有力，根本不是平常人可以比的，這才感到驚疑。禪師說：「我給你們試試看。」於是來到大殿裏面。只見他橫臥在牆上往前爬行，自西往東，爬行了幾百步遠。他又連續幾次跳起來用腦袋掛在房樑上，能提千鈞重的東西。他的拳腳迅疾敏捷，雄武有力，令人見了神驚膽戰。過去輕視、欺侮過他的人，汗流浹背地匍匐在地上，不敢抬眼看他。禪師後來參悟得道，住在林慮山。他在距離山口幾千裏處建造精緻的寺舍殿堂，募集了大量的土石木材。跟他修習禪理的僧徒，多達幾千人。北齊文宣帝因爲聚集了這麼多人而十分惱怒，便統領幾萬精銳人馬，御駕親征，想要殺掉他。這一天，禪師帶領僧徒來到山口迎候，文宣帝問他：「法師爲何突然來到這裏？」禪師說：「陛下要殺貧道，我怕在山裏流血會沾污僧院，所以來到山口聽憑殺戮。」文宣帝大驚，下車施禮拜見，請求他允許自己悔過，禪師也沒說什麼。文宣帝命人安排飯菜，喫過飯後，向禪師請求道：「聽說法師在金剛神那裏祈求得到了大力氣，今天想開開眼界，請法師略爲施展一下，可以嗎？」禪師說：「當年我所有的力氣，只是人力而已；今天要爲陛下顯顯神力，樂意看嗎？」文宣帝道：「請讓我們飽飽眼福。」在這之前，禪師建造佛寺，各處施捨了木材幾千根，正堆放在山口，如今禪師口誦咒語，便見根根木材騰空而起，互相撞擊之聲宛如雷霆轟鳴，碰撞碎了的木塊像雨點一樣紛紛降落。文宣帝大爲驚惶，隨從的官員四散奔逃，文宣帝叩頭請求停止，於是敕令禪師指揮人建造寺院，不許任何人阻止。後來禪師在幷州監督製造石刻的經幢，沒等峻工就病倒了，臨終前嘆道：「生死本屬命中有定，如來佛尚且不免一死。只是建造寺廟的功德尚未完成，以此爲憾而已。死後願成爲大力長者，繼續完成此項功業。」說完就去世了。過了三十年，隋朝皇帝路過幷州，見到這座寺廟，心中恍惚回憶起了什麼，好像這是他過去修行的地方，於是頂禮膜拜，恭敬得無所不至。他立即傳旨於幷州府衙，令其全力營造修繕，這座寺廟於是建成。當時人們都說隋帝就是大力長者。

釋知苑

唐幽州沙門知苑，精練有學識。隋大業中，發心造石室一切經藏，以備法戒。既而於幽州西山鑿巖爲石室，即摩四壁而以寫經。又取方石，別更摩寫，藏諸室內。每一室滿，即以石塞門，溶鐵固之。時隋煬帝幸涿郡，內史侍郎蕭瑀，皇后弟也，性篤信佛法。以其事白後，後施絹千匹，瑀施絹五百匹。朝野聞之，爭共舍施，故苑得成功。苑常以役匠既多，道俗奔湊，欲與巖前造木佛堂並食堂。寐而念木瓦難辦，恐繁經費，未能起作。忽一夜暴雷震電，明旦既晴，乃見山下有大木松柏數千萬，爲水所漂，積於道次。道俗驚駭，不知來處。於是遠近歎服。苑乃使匠擇取其木，餘皆分與邑里。邑里喜悅而助造堂宇，頃之畢成。如其志焉。苑所造石經，已滿七室。以貞觀十三年卒。弟子繼其功焉。（出《冥報錄》）

【譯文】

唐代幽州有個僧人叫知苑，精誠幹練又有學識。隋煬帝大業年間，他就立下誓願，修造石屋收藏所有佛經，防備佛法戒絕。從此便在幽州西山上開鑿巖石爲石室，鑿成之後就磨平四壁用以刻寫經文。又取方形石板磨平後刻上另外的經文，存放在石室中。每當一間石室放滿後，就用石塊堵塞門口，再熔化鐵水澆灌封閉起來。當時隋煬帝幸駕涿郡，內史侍郎蕭瑀是皇后的弟弟，生性篤誠，信奉佛教。他把知苑鑿石室藏佛經的事跟皇后說了，蕭後施捨了一千匹絲絹，蕭瑀也施捨絲絹五百匹。朝廷內外聽說之後，爭先恐後都來施捨。所以成全了知苑的功德。知苑常常因爲工匠這麼多，僧人與俗衆混雜在一起，感到很不方便。就想在山岩石室的前面，建造供僧人住的木製佛堂與供俗衆工匠用的木製食堂。晚上睡下時盤算起來，感到所需大量木石難以辦到，恐怕要耗費太多的經費。所以沒有動工。一天夜裏突然電閃雷鳴，第二天早上天晴之後，便見山下有成千上萬根粗大的松柏樹幹被山洪漂盪下來，堆積在道路兩旁。僧人與工匠們都驚呆了。不知道是從哪裏漂來的，遠近各處的人們也都紛紛歎服。知苑便叫工匠從中挑選出合用的木材，其餘的都分給附近的鄉親。鄉里人十分歡喜，便來幫助建造佛殿和食堂，沒過多少日子就全部建成了。終於實現了知苑的心願。知苑刻造的石頭經文已經裝滿了七間石室，他於貞觀十三年去世，弟子們繼承了他的功業。

法喜

隋煬帝時，南海郡送一僧，名法喜。帝令宮內安置。於時內造一堂新成，師忽升堂觀看，因驚走下階，回顧雲：「幾壓殺我。」其日中夜，天大雨，堂崩，壓殺數十人。其後又於宮內環走，索羊頭。帝聞而惡之，以爲狂言，命鎖著一室。數日，三衛於市見師，還奏雲：「法喜在市內慢行。」敕責所司，檢驗所禁之處，門鎖如舊。守者亦云：「師在室內。」於是開戶入室，見袈裟覆一叢白骨，鎖在項骨之上。以狀奏聞。敕遣長史王恆驗之，皆然。帝由是始信非常人也，敕令勿驚動。至日暮，師還室內，或語或笑。守門者奏聞，敕所司脫鎖，放師出外，隨意所適。有時一日之中，凡數十處齋供，師皆赴會，在在見之，其間亦飲酒噉肉。俄而見身有疾，常臥牀，去薦席，令人於牀下鋪炭火，甚熱。數日而命終，火炙半身，皆焦爛，葬於香山寺。至大業四年，南海郡奏雲：「法喜見還在郡。」敕開棺視之，則無所有。（出《拾遺記》，明抄本作出《大業拾遺記》）

【譯文】

隋煬帝在位的時候，南海郡守送給他一個僧人，名字叫法喜，他讓安置在皇宮內。這時宮內剛剛建好一座殿堂，法喜忽然要到裏面去觀看，進去一看，驚慌地跑下門前的臺階，回過頭去看了看說：「差一點壓死我。」當天半夜下起了大雨，殿堂崩塌了，壓死幾十個人。之後，他又在宮內轉圈跑，跟人索求羊的腦袋。隋煬帝聽說後非常厭惡他，以爲他是在說瘋話，命人把他鎖在一間屋子裏。幾天之後，宮內三衛在市區內見到了法喜，回去報告皇帝說：「法喜正在市內漫步。」皇帝責令主管人員檢驗關他的那間房子。門上鎖頭依然如故，看守人員也說：「法喜在屋裏。」於是開門進屋，只看見一件袈裟蓋着一堆骨頭，有把鎖頭掛在脛椎骨上。把這些情況報告了皇帝，皇帝又派長史王恆前來檢驗，檢驗結果與報告的完全一樣。皇帝這才相信法喜並非尋常人，敕令不要驚動他。到了傍晚，法喜回到鎖他的那間屋子裏，又說又笑的。守門人把這事奏報了皇帝，皇帝命令主管人員去掉了鎖頭，放法喜出來，讓他隨意到自己要去的地方。有時候，在一天之內有幾十個地方同時設齋擺供，法喜處處赴會，這幾十處都見他在那裏喝酒喫肉。不久，他身患疾病，經常躺在牀上，去掉鋪在牀上的草蓆，讓人在牀下鋪上炭火，非常烤人。過了幾天他就死了，炭火烘烤的那半邊身子都焦爛了，被安葬在香山寺。到了大業四年（公元６０８年），南海郡守奏稟隋煬帝道：「法喜現已回到南郡。」皇帝命人開棺檢查，發現棺內並無法喜的屍體。

法琳

唐武德中，終南山宣律師修持戒律，感天人韋將軍等十二人自天而降，旁加衛護。內有南天王子張垍，常侍於律師。時法琳道人飲酒食肉，不擇交遊，至有妻子。律師在城內，法琳過之，律師不禮焉。天王子謂律師曰：「自以爲何如人？」律師曰：「吾頗聖也。」王子曰：「師未聖，四果人耳，法琳道人即是聖人。」律師曰：「彼破戒如此，安得爲聖？」王子曰：「彼菩薩地位，非師所知。然彼更來，師其善待之。」律師乃改觀。後法琳醉，猝造律師，直坐其牀，吐於牀下，臭穢雖甚，律師不敢嫌之。因以手攫造功德錢，納之袖中徑去，便將沽酒市肉。錢盡復取，律師見即與之。後唐高祖納道士言，將滅佛法。法琳與諸道士競論，道士慚服。又犯高祖龍顏，固爭佛法。佛法得全，琳之力也。佛經護法菩薩，其琳之謂乎。（出《感通記》）

【譯文】

唐高祖武德年間，終南山的宣律師修習佛法嚴守戒律，感動了天上的韋將軍等十二人自天而降，衛護在他的身旁。其中有南天王子張垍經常侍立在律師身邊。當時法琳道人既喝酒又喫肉，交遊也不擇對象和場合，甚至有老婆孩子。律師住在城裏，法琳去看望他，律師並不以禮相待。南天王子對律師說：「你自己認爲是怎樣的人？」律師說：「我是聖人。」王子說：「師父還不算聖人。只是遵奉佛教四諦修行達到『寂天爲樂』境界的人而已，法琳道人才稱得上是聖人。」律師說：「他這樣破壞戒律，怎麼能稱得上是聖人。」王子說：「他的菩薩地位，不是師父所能理解的；但他再來的時候，師父一定要善待他。」律師於是改變了對他的看法。後來法琳喝醉了酒，突然來到律師住處，進門就坐到律師的牀上，嘔吐在牀前，氣味非常難聞，但律師不敢嫌惡他。他又自己伸手抓了一把施主捐贈的功德錢，放在袖筒裏就走了。出門就用這些錢買酒買肉，花完了再來拿，律師見了就給他。後來，唐高祖採納一個道士（傅奕）的進言，要廢除佛教。法琳與各位道士展開辯論，這位攻擊佛教的道士終於服輸。法琳又冒犯唐高祖的龍顏，爲維護佛法據理力爭。佛法得以保全，主要靠了法琳的力爭。佛經上說的護法菩薩，指的不就是法琳這樣的人嗎？

徐敬業

唐則天朝，徐敬業揚州作亂，則天討之，軍敗而遁。敬業竟養一人，貌類於己，而寵遇之。及敬業敗，擒得所養者，斬其元以爲敬業。而敬業實隱大孤山，與同伴數十人結廬不通人事。乃削髮爲僧，其侶亦多削髮。天寶初，有老僧法名住括，年九十餘，與弟子至南嶽衡山寺訪諸僧而居之，月餘。忽集諸僧徒，懺悔殺人罪咎。僧徒異之。老僧曰：「汝頗聞有徐敬業乎？則吾身也。吾兵敗，入於大孤山，精勤修道。今命將終，故來此寺，令世人知吾已證第四果矣。」因自言死期。果如期而卒。遂葬于衡山。（出《紀聞》）

【譯文】

唐代武則天臨朝執政的時候，徐敬業在揚州反叛，則天派兵討伐，徐敬業兵敗潛逃。他平日收養了一個人，相貌酷似自己，因而待他很好。等到敬業兵敗的時候，官兵抓獲了這個人，把他當作敬業斬了。而敬業本人實際上已經隱藏到了大孤山。他與同伴數十人住在山裏，與世隔絕。敬業本人削髮爲僧，同伴也多數出了家，天寶初年，有一老僧法號叫住括，九十多歲，與弟子們到南獄衡山寺廟去訪問各位僧人，在那裏住了一個多月。有一天，他突然集合起各位僧徒，在他們面前懺悔自己殺人的罪過。僧徒們非常驚異，這位老僧說：「你們都聽說有個徐敬業吧，我就是他！當年我因兵敗逃進大孤山，精心修習佛道。如今即將命終。所以來到貴寺，要讓世人知道我已參悟佛教的四諦了。」於是他自己說出了死亡的日期。果然到那天就死了。便安葬在衡山。

駱賓王

唐考工員外郎宋之問以事累貶黜，後放還，至江南。遊靈隱寺，夜月極明，長廊行吟，且爲詩曰：「鷲嶺鬱苕嶢龍宮鎖寂寥。」第一聯搜奇覃思，終不如意。有老僧點長命燈，坐大禪牀，問曰：「少年夜久不寐，而吟諷甚苦，何耶？」之問答曰：「弟子業詩，適遇欲題此寺，而興思不屬。」僧曰：「試吟上聯。」即吟與之，再三吟諷，因曰：「何不雲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之問愕然，訝其道麗。又續終篇曰：「桂子月中落，天香雲外飄。捫蘿登塔遠，刳木取泉遙。霜薄花更發，冰輕葉未凋。待入天台路，看餘度石橋。」僧所贈句，乃爲一篇之警策。遲明更訪之，則不復見矣。寺僧有知者曰：「此駱賓王也。」之向詰之，答曰：「當徐敬業之敗，與賓王俱逃，捕之不獲。將帥慮失大魁，得不測罪，時死者數萬人，因求類二人者函首以獻。後雖知不死，不敢捕送，故敬業得爲衡山僧，年九十餘乃卒。賓王亦落髮，遍遊名山，至靈隱，以週歲卒。當時雖敗，且以興復唐朝爲名，故人多獲脫之。（出《本事詩》）

【譯文】

唐代考工員外郎宋之問，因事屢次被貶，後來流放到江南，流放途中來到靈隱寺遊覽。這天夜晚明月當空，他在長廊上漫步吟詩，挖空心思地作出了第一聯：「鷲嶺鬱苕嶢，龍宮鎖寂寥。」又總感到不如意。寺內有個老僧點着長命燈，坐在大禪牀上，問道：「年輕人深夜不睡覺，卻在這裏苦苦吟詩，到底爲什麼？」宋之問答道：「弟子修業於詩學，剛纔我想賦詩以題此寺，無奈興思不來，苦吟不得佳句。」老僧道：「請你試吟上聯。」宋之問即吟誦第一聯給他聽，他聽了後，反覆吟唱了幾遍，便說：「爲何不用『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這兩句呢？」宋之問十分驚訝，驚訝於這兩句詩的遒勁壯麗。他又接着把這首詩吟到終篇：「桂子月中落，天香雲外飄。捫蘿登塔遠，刳木取泉遙。霜薄花更發，冰輕葉未凋。待入天台路，看餘度石橋。」老僧所贈的詩句，是全篇中最精闢的地方。第二天，宋之問再去拜訪他時，再也見不到了。寺中的僧人有知道底細的人說：「這位老僧就是駱賓王。」宋之問繼續盤問他，答道：「當年徐敬業兵敗後，與駱賓王都潛逃了，沒有抓到他們。將帥們顧慮漏掉了大頭目，會落大罪名。爲了找與他倆相貌相似的人，砍下頭來裝在盒裏呈送朝廷，當時死了幾萬人。後來雖然知道他倆沒有死，也不敢再抓捕送給朝廷。」因爲這樣，所以徐敬業能夠成爲衡山的僧人，九十多歲才死的。駱賓王當年也落髮爲僧，遍遊各處名山。後來到了靈隱寺，一年之後就死了。當年他們雖然失敗了，但因興復唐朝爲名，所以人們多半俘獲後又開脫了他們。

卷第九十二 異僧六

玄奘 萬回 一行 無畏 明達師　惠照

玄奘

沙門玄奘俗姓陳，偃師縣人也。幼聰慧，有操行。唐武德初，往西域取經，行至罽賓國，道險，虎豹不可過。奘不知爲計，乃鎖房門而坐。至夕開門，見一老僧，頭面瘡痍，身體膿血，牀上獨坐，莫知來由。奘乃禮拜勤求。僧口授多心經一卷，令奘誦之。遂得山川平易，道路開闢，虎豹藏形，魔鬼潛跡。遂至佛國，取經六百餘部而歸。其多心經至今誦之。初奘將往西域，於靈巖寺見有松一樹，奘立於庭。以手摩其枝曰：「吾西去求佛教，汝可西長；若吾歸，即卻東回。使吾弟子知之。」及去，其枝年年西指，約長數丈。一年忽東回，門人弟子曰：「教主歸矣！」乃而迎之。奘果還。至今衆謂此松爲摩頂松。（出《獨異志》及《唐新語》）

【譯文】

僧人玄奘俗姓陳，偃師縣人。自幼聰明智慧，有志向肯喫苦。唐高祖武德初年，前往西域取經，走到罽賓國時，因爲道路險峻，又有虎豹出沒，無法通過。玄奘想不出什麼好辦法，便鎖上房門在屋裏靜坐。到了晚上開門時，見有一個老僧，滿臉瘡痍、渾身是膿血，一個人坐在牀上，不知是從哪裏來的。玄奘施禮拜見，苦苦懇求他幫助自己通過險途。老僧向他口頭傳授《多心經》一卷，又讓玄奘自己吟誦一遍。於是頓見山川平展，道路開闊，虎豹匿跡，魔鬼潛藏。玄奘便平安到達了佛教勝地天竺國，取回經書六百多部。那一卷《多心經》，他至今仍能吟誦。當初玄奘要去西域的時候，在靈隱寺看見有一鬆樹，他站在庭院裏用手撫摩這棵松樹的樹枝，說：「我去西方求取佛法，你可以朝着西面生長，如果我往回來，你就掉轉方向往東生長，以便使我的弟子們知道我的行蹤。」等玄奘西去的時候，這棵松樹的枝條年年指向西方，長約幾丈。有一年，忽然轉向東方，玄奘的門徒弟子們說：「教主回來了！」便去西方迎接他。玄奘果然返回了大唐。直到今天，人們都叫這棵松樹爲摩頂松。

萬回

萬回師，閿鄉人也，俗姓張氏。初母祈於觀音像而因娠回。回生而愚，八九歲乃能語。父母亦以豚犬畜之。年長，父令耕田，回耕田，直去不顧，口但連稱平等。因耕一壟，耕數十里，遇溝坑乃止。其父怒而擊之，回曰：「彼此總耕，何須異相。」乃止擊而罷耕。回兄戍役於安西，音問隔絕。父母謂其死矣，日夕涕泣而憂思焉。回顧父母感念之甚，忽跪而言曰：「涕泣豈非憂兄耶。」父母且疑且信，曰：「然。」回曰：「詳思我兄所要者，衣裘糗糧中履之屬，請悉備焉，某將往之。」忽一日，朝齎所備而往，夕返其家。告父母曰：「兄平善矣。」視之，乃兄跡也，一家異之。弘農抵安西，蓋萬餘里。以其萬里回，故號曰萬回也。先是玄奘法師向佛國取經，見佛龕題柱曰：「菩薩萬回，謫向閿鄉地教化。」奘師馳驛至閿鄉縣，問此有萬回師無，令呼之，萬回至，奘師禮之，施三衣瓶鉢而去。後則天追入內，語事多驗。時張易之大起第宅，萬回常指曰：「將作。」人莫之悟。及易之伏誅，以其宅爲將作監。常謂韋庶人及安樂公主曰：「三郎斫汝頭。」韋庶人以中宗第三，恐帝生變，遂鴆之，不悟爲玄宗所誅也。又睿宗在藩邸時，或遊行人間，萬回於聚落街衢中高聲曰：「天子來。」或曰：「聖人來。」其處信宿間，睿宗必經過徘徊也。惠莊太子，即睿宗第二子也，初則天曾以示萬回。萬回曰：「此兒是西域大樹精，養之宜兄弟。」後生申王，儀形瑰偉，善於飲啖。景龍中，時時出入，士庶貴賤。竟來禮拜。萬回披錦袍，或笑罵，或擊鼓，然後隨事爲驗。太平公主爲造宅於己宅之右。景雲中，卒於此宅。臨終大呼。遣求本鄉河水。弟子徒侶覓無。萬回曰：「堂前是河水。」衆於階下掘井，忽河水湧出。飲竟而終。此坊井水，至今甘美。（出《談賓錄》及《西京記》）

【譯文】

萬回法師是閿鄉縣人，俗姓張。當初，母親因爲向觀音像祈禱才懷了他。萬回生下來就愚笨，八九歲時纔會說話。父母也把他當作小豬小狗養活着。年令大了，父親叫他耕田，萬回耕田時一直往前走，不知道往回返，嘴裏只是連連說「平等」。所以，耕一壟能耕出去幾十裏遠，直到遇上溝坎坑穴才停住。父親氣得直打他，萬回說：「不管哪裏都得耕，爲什麼還要分彼此。」父親只好停止打他，也不再讓他耕田了。萬回的哥哥在安西當兵服役，一點音訊也沒有。父母以爲他死了，白天黑夜哭哭啼啼地思念他。萬回看到父母思念得這麼厲害，忽然跪在地上說：「你們整天哭哭啼啼的，莫不是爲哥哥擔憂吧！」父母見他如此懂事，有點半信半疑，便說：「正是。」萬回說：「細想我哥哥所需要的東西，不外是衣服乾糧鞋帽之類，請你們都準備好了。我要給他送去。」忽然有一天，他早上帶着準備好的東西出發，晚上就返回了家，告訴父母說：「哥哥平平安安的，各方面都很好！」仔細看看他，竟與哥哥一模一樣兒，全家人都感到驚異。從他家弘農村到安西，有一萬多里遠，因爲他能日行萬里遠又返回來，所以稱他爲「萬回」。在這之前，玄奘法師去西域佛國取經時，見一佛龕的柱子題道：「菩薩萬回，謫往閿鄉地方教化。」玄奘法師騎着驛馬跑到閿鄉縣。打聽此地有沒有萬回法師，叫人去招呼他。萬回來到後，玄奘法師給他施禮、送給他僧衣僧瓶僧鉢三件東西就走了。後來武則天進入大內，萬回說的事情多數被驗證。當時張易之大規模興建宅院，萬回常常指着他說：「將作。」人們都不明白是什麼意思。等到張易之被殺害時，就用他新建的宅第當「將作」監牢。萬回常常對韋庶人與安樂公主說：「三郎砍你們的頭。」韋庶人以爲唐中宗排行第三，害怕皇帝變心，便用毒藥殺死了中宗，她不知道要爲玄宗所殺。睿宗當年駐守藩鎮時，有一次在人羣中走路，萬回則在擁擠的街道上高聲喊道：「天子來了！聖人來了！」其所暫住之處，是睿宗來回的必經之地。惠莊太子，也就是睿宗的第二個兒子，當初武則天曾把他領給萬回看，萬回說：「這個兒子是西域的大樹精，應該象兄弟一樣養育他。後來生下了申王，儀表魁偉、善於飲酒喫肉。景龍年間，萬回時常出入於宮廷，達官貴人與平民百姓爭相向他禮拜。他身披錦繡長袍，有時候笑罵，有時候擊鼓，但這些舉動與言論，後來都被事實驗證是有寓意的。太平公主在自己的住宅右邊，專門爲他建造了房子。景雲年間，萬回就死在這座房子裏。臨終時他大聲喊叫，讓人去取家鄉的河水。弟子門徒們沒有找到，萬回說：「房前就是河水。」衆人在門前階下掘井，只見河水突然湧了出來。弟子取水給他，他喝完就死了。這口井裏的水，至今還是甜美的。

一行

僧一行姓張氏，鉅鹿人，本名遂。唐玄宗既召見，謂曰：「卿何能？」對曰：「唯善記覽。」玄宗因詔掖庭，取宮人籍以示之。周覽既畢，覆其本，記念精熟，如素所習。讀數幅之後，玄宗不覺降御榻，爲之作禮，呼爲聖人。先是一行既從釋氏，師事普寂於嵩山。師嘗設食於寺，大會羣僧及沙門。居數百里者，皆如期而至，且聚千餘人。時有盧鴻者，道高學富，隱於嵩山。因請鴻爲文，讚歎其會。至日，鴻持其文至寺，其師授之，致於几案上。鍾梵既作，鴻請普寂曰：「某爲文數千言，況其字僻而言怪。盍於羣僧中選其聰悟者，鴻當親爲傳授。」乃令召一行。既至，伸紙微笑，止於一覽，復致於几上。鴻輕其疏脫而竊怪之。俄而羣僧會於堂，一行攘袂而進，抗音興裁，一無遺忘。鴻驚愕久之，謀寂曰：「非君所能教導也，當縱其遊學。」一行因窮大衍，自此訪求師資，不遠數千裏。嘗至天台國清寺，見一院，古松數十步，門有流水。一行立於門屏間，聞院中僧於庭布算，其聲簌簌。既而謂其徒曰：「今日當有弟子求吾算法，已合到門，豈無人導達耶？」既除一算，又謂曰：「門前水合卻西流，弟子當至。」一行承言而入，稽首請法。盡授其術焉。而門水舊東流，忽改爲西流矣。邢和璞嘗謂尹愔曰：「一行其聖人乎？漢之洛下閎造歷雲：『後八百歲，當差一日，則有聖人定之。』今年期畢矣，而一行造大衍曆，正在差謬。則洛下閎之言信矣。」一行又嘗詣道士尹崇借楊雄太玄經，數日，復詣崇還其書。崇曰：「此書意旨深遠，吾尋之積年，尚不能曉。吾子試更研求，何遽見還也？」一行曰：「究其義矣。」因出所撰大衍玄圖及義訣一卷以示崇，崇大嗟伏。謂人曰：「此後生顏子也。」初一行幼時家貧，鄰有王姥，前後濟之約數十萬，一行常思報之。至開元中，一行承玄宗敬遇，言無不可。未幾，會王姥兒犯殺人，獄未具。姥詣一行求救，一行曰：「姥要金帛，當十倍酬也。君上執法，難以情求。如何？」王姥戟手大罵曰：「何用識此僧？！」一行從而謝之，終不顧。一行心計渾天寺中工役數百，乃命空其室內，徙一大甕於中央。密選常住奴二人，授以布囊，謂曰：「某坊某角有廢園，汝向中潛伺，從午至昏，當有物入來，其數七者，可盡掩之。失一則杖汝。」如言而往。至酉後，果有羣豕至，悉獲而歸。一行大喜，令置甕中，覆以木蓋，封以六一泥，朱題梵字數十。其徒莫測。詰朝，中使叩門急召。至便殿。玄宗迎問曰：「太史奏，『昨夜北斗不見』，是何祥也？師有以禳之乎？」一行曰：「後魏時失熒惑。至今帝車不見，古所無者？天將大警於陛下也。夫匹婦匹夫，不得其所，則殞霜赤旱。盛德所感，乃能退舍。感之切者，其在葬枯出系乎。釋門以瞋心壞一切喜（陳校喜作善），慈心降一切魔。如臣曲見，莫若大赦天下？」玄宗從之。又其夕，太史奏北斗一星見。凡七日而復。至開元末，裴寬爲河南尹，深信釋氏，師事普寂禪師，日夕造焉。居一日，寬詣寂，寂雲：「方有少事，未暇款語，且請遲迴休憩也。」寬乃屏息，止於空室，見寂潔滌正堂，焚香端坐。坐未久，忽聞扣門，連雲「天師一行和尚至矣」。一行入，詣寂作禮，禮訖，附耳密語，其貌絕恭。寂但領雲，無不可者。語訖禮，禮訖又語，如是者三。寂唯雲：「是、是。」無不可者。一行語訖，降階入南室，自闔其戶。寂乃徐命弟子云：「遣鍾！一行和尚滅度矣。」左右疾走視之，一如其言。滅度後，寬乃服衷絰葬之，自（明抄本、陳校本自作日）徒步出城送之。（出《開天傳信記》及《明皇雜錄》、《酉陽雜俎》）

【譯文】

僧人一行俗姓張。鉅鹿人，本名遂。唐玄宗召見後，問他道：「你有什麼特長？」答道：「只是善於記憶看過的東西。」玄宗便詔令掖庭取出宮內人員的名冊給他看。看完一頁後，合上簿冊，記憶複述十分熟練，就象平日就熟識一樣。就這樣讀了幾頁之後，玄宗不禁走下御座，向他施禮，稱他是聖人。在這之前，一行就已信奉佛教，在嵩山跟隨普寂師父修習。師父曾經在寺院內準備下食品，與各位僧人聚會。周圍幾百裏內的僧人，都如期而至，聚集了有一千多人。當時有個叫盧鴻的，道業高超學識淵博，隱居在嵩山。普寂便請他寫篇文章，詠贊這次盛會。到了這一天，盧鴻拿着這篇文章來到寺院，普寂師父接過來後，放到案子上。鐘聲敲響了香也點燃了，盧鴻請求普寂道：「我寫的這篇文章長達數千言，況且用字生僻而語句怪奇。何不在羣僧之中挑選一名聰明穎悟的，我要親自向他傳授一遍。」普寂便讓人召喚一行。一行走過來，伸開紙微笑着，只看了一遍，又把文章放到了案子上。盧鴻看不起他這種輕率態度，暗暗責怪他。不一會兒，羣僧集會於佛堂，一行撩起衣襟走了進來，神情自若地背誦着這篇文章。聲調抑揚頓挫，一個字也沒有遺忘。盧鴻驚愕了很久，對普寂說：「他不是你所能教導的人，應當讓他隨意到各地遊學。」一行爲了寫出《大衍曆》，從此到處訪問老師和搜求資料，走了幾千里路。他常來到天台國清寺，見有一個院落，長着古松數十棵，門前有流水。一行站在門內屏風牆外，聽到院內正有個僧人在運算，運算聲簌簌作響。接着對他徒弟說：「今天應當有個弟子向我學習算法。他已該到門口了，怎麼沒人領進來呢？」說完，便去掉了一個算碼。又對徒弟說：「門前的流水，算起來該往西流了，這位弟子應當到了。」一行接着他的話就走了進來，跪拜叩頭向他請教算法。此僧便將算術全部教授給了他。門前的流水原來是往東流的，突然改爲往西流了。邢和璞曾經對尹愔說：「一行真是一位聖人嗎？漢朝洛陽人閎製作的歷書說：『往後八百年，理當少一天，這要有位聖人來確定。』到今年，八百年的期限已經完了，而一行製作的《大衍曆》，正好推算出差一天。可見洛人閎的話是可信的啊！」一行還曾去道士尹崇那裏借過揚雄的《太弦經》，幾天之後，又去尹崇那裏還這本書，尹崇說：「此書含義太深遠，我研究了多年，尚不能通曉。你應嘗試作進一步的研究，怎麼這麼快就還回來了呢？」一行說：「弄明白其中的意義就行了。」他便拿出自己撰寫的《大衍玄圖》與《義訣》一卷來給尹崇看，尹崇大爲歎服。他對別人說：「這個年輕人簡直就是『復聖』顏回呀！」一行年幼時，家境貧寒，鄰居中有個王姥姥，前後共接濟他家約幾十萬個錢，一行常常想着報答她。到了開元年間，一行受到玄宗的寵遇，他要求什麼，皇帝沒有不滿足他的。沒過多久，趕上王姥姥的兒子犯了殺人罪，關在獄中尚未判刑。王姥姥找到一行求他救兒子，一行說：「姥姥若跟我要錢，我會以十倍的錢送給您。皇上執法嚴明，難以向他求情。您看怎麼辦？」王姥姥用手指點着池的腦門子大罵道：「認識你這個和尚有什麼用！？」一行向她謝罪後，再也不管了。一行在心裏盤算，渾元寺裏的工人有幾百名，於是叫他們空出一間房子，把一隻大缸搬到中間，又暗中挑選了兩名常住在這裏的僕人，每人送給一個布口袋，叮囑道：「某某角落有個荒廢的園子，你們到裏面藏起來等着，從中午到黃昏，會有東西進去，數量是七個，你們要全部抓住。漏掉一個就打你們棍子。」兩人照他說的去了。到了五點以後，果然有一羣豬進了園子，兩人全都抓回來了。一行十分高興，讓他們把豬放在缸裏，扣上木蓋，用六一散合泥封好，又用紅筆題上幾十個梵文字。門徒們不知他要幹什麼。早晨，中使叩門急忙宣召。來到便殿後，玄宗迎着他問道：「太史奏稱，昨夜北斗星沒有出現。這是什麼徵兆？法師有辦法消除災禍嗎？「一行說：「後魏時失沒過火星。如今帝車（北斗星）不見了，這是自古以來所沒有的現象，上天要大大地惇告陛下呀！如果天下的男男女女不能得其所，就會發生早霜與大旱。只有以盛德來感化，才能使災禍退讓。最有力的感化，大概是埋葬已經枯死的屍體而放出正被拘囚的人犯吧。佛門以爲怒心會毀壞一切好事，慈心能降服一切邪魔。若依我的意見，不如大赦天下。」玄宗聽從了他的建議。又一天晚上，太史奏稟有一顆北斗星出現了。一連經過七天，七顆北斗星便全部恢復了。到了開元末年，裴寬爲河南府尹、他篤信佛教，以師父之禮對待普寂禪師，白天晚上都去拜訪他。有一天，裴寬又到了普寂處，普寂說：「我正有件小事，無暇與你漫談，暫請在此休息一下。」裴寬悄悄地來到一間空房子，見普寂清洗完正面殿堂，點上香，端坐在那裏。沒坐多久，突然聽到敲門聲，連聲說道「天師一行和尚到了」。一行走了進來，到普寂跟前行禮，行完禮之後，貼近普寂的耳朵悄悄說話，樣子極其恭敬。普寂只是接受，毫無不同意的表示。密語完了又行禮，行禮完了又密語，如此反覆多次，普寂只說「是、是」。沒有不應允的。一行說完後，走下臺階，進了南屋，自己把門關好。普寂便徐徐吩咐弟子道：「放鍾！一行和尚滅度（死）了！」身邊的人急忙跑過去查看，果然象普寂法師說的一樣。一行死後，裴寬披麻帶孝，徒步送葬出城。

無畏

唐無畏三藏初自天竺至，所司引謁於玄宗。玄宗見而敬信焉，因謂三藏曰：「師不遠而來，故倦矣。欲於何方休息耶？」三藏進曰：「臣在天竺，常時聞大唐西明寺宣律師持律第一，願往依止焉。」玄宗可之。宣律禁戒堅苦，焚修精潔。三藏飲酒食肉，言行粗易。往往乘醉喧競，穢污絪席，宣律頗不能甘之。忽中夜，宣律捫蝨，將投於地。三藏半醉，連聲呼曰：「律師律師，撲死佛子耶。」宣律方知其異人也，整衣作禮而師事焉。宣律精苦之甚，常夜後行道，臨階墜墮忽覺有人捧承其足。宣顧視之，乃一少年也。宣遽問：「弟子何人？中夜在此。」少年曰：「某非常人，即毗沙門天王子那吒太子也。以護法之故，擁護和尚，時已久矣。」宣律曰：「貧道修行，無事煩太子。太子威神自在，西域有可以作佛事者，願太子致之。」太子曰：「某有佛牙，寶事雖久，然頭目猶舍，敢不奉獻。」宣律得之，即今崇聖寺佛牙是也。（出《開天傳信記》）

【譯文】

唐玄宗時，無畏三藏剛剛從天竺來到大唐，主管人員領他去拜見玄宗皇帝。玄宗見到後，很尊重他，便對三藏說：「法師不遠萬里而來，所以很疲倦了。你打算在哪裏休息呢？」三藏說：「我在天竺時，常常聽說大唐西明寺的宣律師持戒最嚴，無與倫比。我願去跟他住在一起。」玄宗答允了他的要求。宣律禁戒極嚴極苦，對焚香修業等佛事活動精誠專心。無畏三藏則飲酒喫肉，言行粗率。他常常喝醉了酒吵鬧喧譁，嘔吐弄髒了牀鋪，宣律很難忍受。有一天深夜，宣律摸捉到蝨子正要往地下扔，三藏半醉半醒地連聲叫道：「律師律師，你撲死我了。」宣律由此才知道他不是平常人，於是穿好衣服，恭恭敬敬施禮，拜他爲師。宣律刻苦修練，常常在夜深時修行，站到臺階前往下摔落。他正往下摔落的時候，忽然感到有人接住了他的雙腳。回頭一看，原來是一位少年，宣律急忙問他是什麼人，爲何深夜到此，少年說：「我不是平常人，而是毗沙門天王的兒子那吒太子。爲了保護佛法，特來擁護和尚您，已經來了好長時間了。」宣律說：「貧道在此修行，沒有什麼事情需要麻煩太子。太子即然如此有威神，西域有許多需要你作的佛事，希望太子去那裏發揮自己的神威。」太子說：「我有佛牙，雖然珍藏很久了，但是我連頭目都捨得，我怎敢不奉獻給您呢！」宣律收下了。這就是如今崇聖寺裏的那隻佛牙。

明達師

明達師者，不知其所自，於閿鄉縣住萬回故寺，往來過客，皆謁明達，以問休咎。明達不答，但見其旨趣而已。曾有人謁明達，問曰：「欲至京謁親，親安否？」明達授以竹杖。至京而親亡。又有謁達者，達取寺家馬，令乘之，使南北馳驟而去。其人至京，授採訪判官，乘驛無所不至。又有謁達者，達以所持杖，畫地爲堆阜，以杖撞築地爲坑。其人不曉，至京，背發腫，割之，血流殆死。李林甫爲黃門侍郎，扈從西還，謁達，加秤於其肩。至京而作相。李雍門爲湖城令，達忽請其小馬，雍門不與。間一日，乘馬將出，馬忽庭中人立，雍門墜馬死。如此頗衆。達又常當寺門北望，言曰：「此川中兵馬何多？」又長嘆曰：「此中觸處總是軍隊。」及後哥舒翰擁兵潼關，拒逆胡，關下閿鄉，盡爲戰場矣。（出《紀聞錄》）

【譯文】

明達法師不知來自什麼地方，現住閿鄉縣、萬回過去住過的那座寺廟。路過這裏的行人都去拜訪明達，向他問卜吉凶。明達並不答話，只能看到他有所表示就是了。曾經有個人拜訪明達。問道：「我想要去京城看望父母，不知雙親平安與否。」明達遞給他一支竹杖。他到京城時父母都死了。又有個拜訪明達的，明達牽來寺廟裏的馬讓他騎上，自南往北奔馳而去。這個人到京城後，被授爲採訪判官，整年騎着驛馬到處奔波。還有個拜訪明達的，明達用手裏的錫杖在地上畫了個土堆，又用錫杖在地上挖了個坑，這個人不懂是什麼意思。他到京城後，背部腫起個大瘤子，割掉後，身上的血流盡了，於是死了。李林甫爲黃門侍部時，侍從皇帝往西而返回京城，途中拜訪明達，明達將一杆秤放在他的肩上。回到京城後，他被拜爲宰相。李雍門爲湖城縣令時，有一天，明達突然跟他要他那匹兒馬，雍門不給他。隔了一天，雍門騎上馬要出去，這匹馬在院子裏突然像人一樣直立起來，雍門被摔了下來，當場死亡。諸如此類的事情，非常之多。有一段時間，明達時常站在寺廟門口向北張望，自言自語道：「此處平川上怎麼有這麼多兵馬。」又長嘆道：「這個地方處處都是軍隊？」到後來哥舒翰屯兵潼關，以抗拒胡兵的侵凌，潼關附近的閿鄉到處都成了戰場。

惠照

唐元和中，武陵郡開元寺有僧惠照，貌衰體羸。好言人之休慼而皆中。性介獨，不與羣狎，常閉關自處，左右無侍童。每乞食於里人。里人有年八十餘者雲：「照師居此六十載，其容狀無少異幹昔時，但不知其甲子？」後有陳廣者，由孝廉科爲武陵官。廣好浮圖氏，一日因謁寺。盡訪羣僧，至惠照室。見廣，且悲且喜曰：「陳君何來之晚耶？」廣愕然。自以爲平生不識照。則謂曰：「未嘗與師遊，何見訝來之晚乎？」照曰：「此非立可盡言，當與子一夕靜語耳。」廣異之。後一日，仍詣照宿，因請其事。照乃曰：「我劉氏子，彭城人。宋孝文帝之玄孫也。曾祖鄱陽王休業，祖士弘，並詳於史氏。先人以文學自負，爲齊竟陵王子良所知。子良招召賢俊文學之士，而先人預焉。後仕齊梁之間，爲會稽令。吾生於梁普通七年夏五月，年三十，方仕於陳。至宣帝時，爲卑官，不爲人知。與吳興沈彥文爲詩酒之交。後長沙王叔堅與始興王叔陵皆廣聚賓客，大爲聲勢，各恃權寵，有不平心。吾與彥文俱在長沙之門下。及叔陵被誅，吾與彥文懼長沙之不免，則禍且相及，因偕遁去，隱於山林。用橡慄食，衣一短褐，雖寒暑不更。一日，有老僧至吾所居曰：「子骨甚奇，當無疾耳。彥文亦拜請其藥。僧曰：『子無劉君之壽，奈何？雖餌吾藥，亦無補耳。』遂告去。將別，又謂我曰：『塵俗以名利相勝，竟何有哉？唯釋氏可以舍此矣。』吾敬佩其語，自是不知人事，凡十五年。又與彥文俱至建業，時陳氏已亡。宮闕盡廢，臺城牢落，荊榛蔽路，景陽結綺，空基尚存，衣冠文物，闃無所觀。故老相遇，捧袂而泣曰：「後主驕淫，爲隋氏所滅，良可悲乎！」吾且泣不能已。又問後主及陳氏諸王，皆入長安。即與彥文挈一囊，乞食於路，以至關中。吾長沙之故客也，恩遇甚厚。聞其遷於瓜州，則又徑往就謁。長沙少長綺絝，而又早貴，雖流放之際，尚不事生業。時方與沈妃酣飲，吾與彥文再拜於前，長沙悲慟久之，灑泣而起，乃謂吾曰：「一日家國淪亡，骨肉播遷，豈非天耶？」吾自是留瓜州數年。而長沙殂，又數年，彥文亦亡。吾因髡髮爲僧，遁跡會稽山佛寺，凡二十年。時已百歲矣，雖容狀枯瘠，而筋力不衰，尚日行百里，因與一僧同至長安。時唐帝有天下，建號武德，凡六年矣。吾自此，或居京洛，或遊江左，至於三蜀五嶺，無不往焉。迨今二百九十年矣，雖烈寒盛暑，未嘗有微恙。貞元末，於此寺嘗夢一丈夫，衣冠甚偉，視之乃長沙王也。吾迎延坐，話舊傷感如平生。而謂吾曰：「後十年，我之六世孫廣，當官於此郡，師其念之。」吾因問曰：「王今何爲？」曰：「冥官甚尊。」既而泣曰：「師存而我已六世矣，悲夫！」吾既覺，因紀君之名於經笥中。至去歲凡十年，乃以君之名氏，訪於郡人，尚訝君之未至。昨因乞食裏中，遇邑吏訪之，果得焉。及君之來，又依然長沙之貌，然自夢及今，十一年矣，故訝君之晚也。」已而悲惋，泣下數行，因出經笥示之。廣乃再拜，願執履錫爲門弟子。照曰：「君且去，翌日當再來。」廣受教而還。明日至居，而照已遁去，莫知其適。時元和十一年。至大和初，廣爲巴州掾，於蜀道忽逢照。驚喜再拜曰：「願棄官，從吾師爲物外之遊。」照許之。其夕偕舍於逆旅氏，天未曉，廣起而照已去矣。自是竟不知所往。然照自梁普通七年生，按梁史，普通七年，歲在丙午，至唐元和十年乙未，凡二百九十年。則與照言果符矣。愚常以梁陳二史校其所說，頗有同者，由是益信其不誣矣。（出《宣室至》）

【譯文】

唐憲宗元和年間，武陵郡的開元寺有個僧人法號惠照，看起來已經衰老了，身體也很瘦弱。他好預言人的吉凶福禍，而且都能說中。性格狷介孤獨，從不跟許多人在一起說笑，常常關着門獨自一人呆在屋裏，周圍也沒有侍童陪伴。他總跟鄉下人討飯喫。有個八十多歲的鄉下人說：「惠照法師住在這雖六十年了，他的容貌跟從前沒有一點兒不同。只是不知他到底有多大歲數。」後來，有個叫陳廣的，從孝廉舉爲武陵的官吏。此人愛好佛教，有一天便來寺廟拜謁。他遍訪了各位僧人，最後來到惠照的房間。惠照見到陳廣後，又悲又喜地說：「陳君爲什麼這麼晚纔來呢？」陳廣十分驚訝，因爲自己從不認識惠照。他問惠照道：「從未與法師交往過，法師爲何驚訝我來晚了呢？」惠照說：「這件事不是馬上就能說清楚的，應當與你詳細地談一宿的。」陳廣覺得奇怪，過了一天，他又來到惠照住宿的地方，向他請教這件事。惠照於是講道：「我是劉氏的後代，彭城人。是劉宋孝文帝的玄孫。曾祖父是鄱陽王劉休業，祖父是劉士弘。他們都精通《史記》。先輩們因有文學才能而負有盛名，爲南齊竟陵王子良所熟識，子良招納優秀的文學人才，先輩們也都參預了。後來又在齊梁兩朝時作官；作過會稽縣令。我出生於梁朝普通七年（公元５２６年）夏季五月。三十歲開始在南陳求官，到陳宣帝時，作過小官，不爲人知道。我跟吳興的沈彥文是詩酒之交。後來長沙王陳叔堅與始興王陳叔陵都廣泛召集賓客，非常有聲勢。賓客們依仗自己受到權貴的寵愛，互相之間不服氣。我與沈彥文都在長沙王的門下。等到興王陳叔陵被殺害後，我與沈彥文擔心長沙王也不能倖免，那就會殃及我們，於是一起潛逃了。我們躲在山林裏，用橡慄充飢，穿一件短上衣，無論隆冬盛夏也沒有其他衣服可以更換。有一天，一個老僧來到我們住的地方對我說：『你的骨相很奇特，不會患病的。』沈彥文也向他施禮、求藥，老僧說：『你沒有劉君那樣長的壽命。有什麼法子呢！即使吃了我的藥，對你也沒有補益呀。』說完就告辭走了，臨走時又對我說：『塵世間因名利爭強好勝，到頭來能得到什麼呢？只有佛教徒能不追求功名利祿呀！』我很敬佩他說的話，從此，一連十五年不問世事。後來又與沈彥文一起到了建業，當時陳王朝已經滅亡。宮闕殘廢，臺城冷落，荊棘叢生，景陽宮也掛滿了蛛網，只有空蕩蕩的房子還存在，至於衣冠文物之類，全都蕩然無存。老朋友偶而相遇時，扯起衣襟直抹眼淚，哽咽着說：『陳後主驕奢淫逸，終於爲隋文帝所滅，實在可悲啊！』我更是止不住地抽泣。我又詢問陳後主與陳氏諸王的下落，得知他們都進了長安。我與沈彥文提着一個布口袋，沿路乞討，終於到了關中，我是長沙王原來的賓客，他對我恩遇十分深厚。聽說他遷移到瓜州去了，就又趕到那裏去拜見他。長沙王從小到大都過的是豪華日子，而且又很早就封爲王爺而顯貴起來；所以，如今雖在流放之中，仍然不能營生。當時他正與沈妃暢飲，我與沈彥文再次拜倒在他面前時，長沙王悲痛地哭了好長時間，然後灑淚而起，對我說：『一日之內家國淪亡，骨肉離散，難道這不是天命麼？』從此我便留在瓜州住了幾年。長沙王死了幾年後，沈彥文也死了。於是，我落髮爲僧，遁跡於會稽山佛寺中，在那裏共住了二十年。我那時已經一百歲了，雖然容貌乾枯瘦削，但筋骨強健體力不衰，尚能日行萬里，便與一位僧人一起到了長安。當時唐朝皇帝佔有天下，建立年號爲武德，共有六年。從此之後，我或者住在京都洛陽，或者雲遊長江兩岸，就連三蜀五嶺，也沒有我不去的地方。如今我已二百九十歲了，平生屢經嚴寒酷暑，從未有過小小的疾病。貞元末年，我在這座寺廟裏曾夢見一個偉丈夫，他衣冠楚楚，仔細一看，原來是長沙王。我把他接進屋請他坐下，談起往事來他非常傷感，就象他在世時那樣。他對我說：『十年後，我的六世孫陳廣，會到此郡爲官，法師一定要好好記着這件事。』我便問他道：『王爺現在幹什麼？』答道：『在陰間作官，官位很高。』然後哭泣着說：『法師仍然健在，而我已六世爲人了！實在令人悲傷啊！』夢醒之後，我便記下你的名字，放在經書箱子裏。到去年，已經過了整整十年，我便以你的姓名，打聽郡裏的人，聽說你沒來到我還很驚訝，昨天因爲去鄉里討飯，遇見一位官吏，便向他打聽，終於打聽到你來了。等到你來我這裏時，見你很象長沙王的相貌，然而從那次作夢到今天，已是十一年了，所以驚訝你來得晚。」惠照講完後，百感交集，老淚縱橫。他拿出經書箱子裏記下的陳廣的姓名給陳廣看，陳廣便再三施禮膜拜，立志奉佛，甘作惠照的門徒弟子。惠照說：「你暫且回去，明天再來。」陳廣接受他的教誨回去了。第二天他又來到惠照的住處，而惠照已經躲走了，不知他去了哪裏。當時是元和十一年。到大和初年，陳廣任巴州掾，在蜀道上突然碰見惠照。陳廣又驚喜，再三禮拜道：「我願棄官不做，跟從師父去作超然物外的雲遊。」惠照答允了他。那天晚上，他倆一起住在客店裏，天還沒亮，陳廣起牀時惠照已經走了。從此，一直不知他到什麼地方去了。然而，惠照自梁普通七年出生，查對南梁歷史，普通七年是丙午年；至唐憲宗元和十年乙末，計二百九十年；這與惠照自己說的歲數，果然相符。筆者常常用南梁和南陳兩朝的歷史，校對惠照所說的內容，發現頗有相同之外，由此更加相信他的話不是欺人之談。

卷第九十三 異僧七

宣律師

宣律師

大唐乾封二年春二月，西明寺道律師逐靜在京師城南故淨業寺修道。律師積德高遠，抱素日久。忽有一人來至律師所，致敬申禮。具敘暄涼，律師問曰：「檀越何處？姓字誰耶？」答曰：「弟子姓王名璠，是大吳之蘭臺臣也。會師初至建業，孫主即未許之，令感希有之瑞，爲立非常之廟。於時天地神祗，鹹加靈被，於三七曰，遂感舍利。吳王手執銅瓶，傾銅盤內，舍利所衝，盤即破裂。乃至火燒錘試，俱不能損。闞澤、張昱之徒，亦是天人護助，入其身中，令其神爽通敏，答對諧允。今業在天，弘護佛法爲事。弟子是南方天王韋將軍下之使者。將軍事物極多，擁護三洲之佛法，有鬥爭凌危之事，無不躬往，和喻令解。今附和南，天欲即至，前事擁鬧，不久當至，具令弟子等共師言。」不久復有人來，雲姓羅氏，是蜀人也。言作蜀音，廣說律相。初相見時，如俗禮儀，敘述緣由，多有次第，遂用忽忘。次又一人，雲姓費氏，禮敬如前。雲：「弟子迦葉佛時，生在初天，在韋將軍下。諸天貪慾所醉，弟子以宿願力，不交天欲，清靜梵行，偏敬毗尼。韋將軍童真梵行，不受天欲。一王之下，有八將軍、四王、三十二將。週四天下，往還護助諸出家人。四天下中，北天一洲，少有佛法。餘三天下，佛法大弘。然出家之人，多犯禁戒，少有如法。東西天下，人少黠慧，煩惱難化。南方一洲，雖多犯罪，化令從善，心易調伏。佛臨涅槃，親受付囑，並令守護，不使魔嬈。若不守護，如是破戒，誰有行我之法教者。故佛垂誡，不敢不行。雖見毀禁，愍而護之。見行一善，萬過不咎，事等忘瑕，不存往失。且人中臭氣，上薰空界四十萬裏，諸天清淨，無不厭之。但以受佛付囑，令護佛法。尚與人同止，諸天不敢不來。韋將軍三十二將之中，最存弘護。多有魔子魔女，輕弄比丘，道力微者，併爲惑亂。將軍棲遑奔至，應機除剪。故有事至，須往四王所時，王見皆起。爲韋將軍修童真行護正法故。弟子性樂戒律，如來一代所制毗尼，並在座中聽受戒法。」因問律中諸隱文義，無不決滯。然此東華三寶，素有山海水石，往往多現，但謂其靈而敬之。顧訪失由，莫知投詣。遂因此緣，隨而諮請。且沈冥之相，以理括之，未曾持觀，不可以語也。宣師又以感通記問天人云：「益州成都多寶石佛者，何代時像，從地湧出。」答曰：「蜀都元基青城山上，今之成都，大海之地。昔迦葉佛時，有人於西洱河造之，擬多寶佛全身相也，在西洱河鷲山寺。有成都人往彼興易，請像將還，至今多寶寺處，爲海神蹋船所沒。初取像人見海神於岸上游，謂是山鬼，遂即殺之。因爾神瞋覆沒，人像俱溺，同在一船。其多寶舊在鷲頭山寺，古基尚在，仍有一塔，常有光明。令向彼土，道由郎州過，大小不算，三千餘里，方達西洱河。河大闊，或百里，或五百里。中有山洲，亦有古寺，經像尚存，而無僧住。經同此文，時聞鐘聲。百姓殷實，每年二時，供養古塔。塔如戒壇，三重石砌，上有覆釜。其數極多，彼土諸人，但言神冢。每發光明，人以蔬食祭之，求其福祚也。其地西北去西州二千餘里。問去天竺非遠，往往有至彼者。自下云云至晉時，有僧於此地。見土墳隨出隨除，怪不可平。後見拆開，深怪其爾。乃深掘丈餘，獲像及人骨在船。其髏骨肘脛，悉皆粗大數倍，過於今人。即迦葉佛時，閻浮人壽二萬歲時人也。今時劫減，命促人小，固其常然，不可怪也。初出之時，牽曳難得。弟子化爲老人，指撝方便，須臾至周，滅法暫隱。到隋重興，更復出之。蜀人但知其靈從地而出，亦不測其根源。見其花趺有多寶字，因遂名焉，又名多寶寺。」又問：「多寶字是其隸書，出於亡秦之代。如何迦葉佛時，已有神州書耶？」答曰：「亡秦李斯隸書，此乃近代遠承。隸書之興，興於古佛之世。見今南洲四面千有餘洲，莊嚴閻浮，一方百有餘國，文字言音，同今唐國。但以海路遼遠，動數十萬裏，重譯莫傳，故使此方封守株柱，不足怪也。師不聞乎？梁顧野王，太學之大博也，周訪字源，出沒不定，故玉篇序雲：「有開春申君墓得其銘文，皆是隸字。』檢春申是周武（明抄本無周武二字）六國同時，隸文則非吞併之日也。此國篆隸諸書，尚有茫昧，寧知迦葉佛時之事。決非其耳目之所聞見也。」又問：「今西京城西高四土臺，俗諺雲：是蒼頡造書檯。如何雲隸書字古時已有？」答曰：「蒼頡於此臺上，增土造臺，觀鳥跡者，非無其事。且蒼頡之傳，此土罕知其源。或雲黃帝之臣，或雲古帝王也。鳥跡之書時變，一途今所絕有。無益之言，不勞述也。」又有天人，姓陸名玄暢，來謁律師雲：「弟子是周穆王時，生在初天，本是迦葉佛時天，爲通化故，周時暫現。所問高四土臺者，其本迦葉佛於此第三會，說法度人。至穆王時，文殊、目連來化，穆王從之，即列子所謂化人者是也。化人示穆王雲：『高四臺是迦葉佛說法處。』因造三會道場。至秦穆公時，扶風獲一石佛，穆公不識，棄馬坊中，穢污此像。護像神瞋，令公染疾。公又夢遊上帝，極被責疏。覺問侍臣由余，便答雲：『臣聞周穆王時，有化人來此土，雲是佛神。穆王信之，於終南山造中天台，高千餘尺，基址見在。又於蒼頡臺造神廟，名三會道場。公今所患，殆非佛爲之耶？』公聞大怖，語由余曰：『吾近獲一石人，衣冠非今所制，棄之馬坊。得非此是佛神耶？』由余聞，往視之，對曰：『此真佛神也。』公取像澡浴，安清淨處，像遂放光。公又怖，謂神瞋也，宰三牲以祭之。諸善神等，擎棄遠處。公又大怖，以問由余。答曰：『臣聞佛清淨，不進酒肉，愛重物命。如護一子，所有供養，燒香而已，所可祭祀，餅果之屬。』公大悅。欲造佛像，絕於工人。又問由余，答曰：『昔穆王造寺之側，應有工匠。』遂於高四臺南村內，得一老人，娃王名安，年百八十。自雲曾於三會道場見人造之，臣今年老，無力能作。所住村北，有兄弟四人，曾於道場內爲諸匠執作，請追共造。依言作之，成一銅像。相好圓備，公悅，大賞賚之。彼人得財，並造功德，於土臺上造重閣，高三百尺。時人號之高四臺，或曰高四樓。其人姓高，大者名四；或曰，兄弟四人同立故也。或取大兄名以目之，故有高四之名，至今稱也。」又問：「目連舍利弗，佛在已終，如何重見？」答曰：「同名六人，此目連非大目連也。到宇文周時，文殊師利化爲梵僧，來遊此土，雲欲禮拜迦葉佛說法處，並往文殊所住之處，名清涼山。遍問道俗，無有知者。時有智猛法師，年始十八，反問梵僧：『何因知有二聖餘跡？』答曰：『在秦都城南二十里，有蒼頡造書檯，即其地也。』又云：『在沙河南五十里，青山北四十里，即其處也。』又問『沙河』、『青山』是何語，答曰：『渭水終南山也。』此僧便從渭水直南而步，遂得高四臺，便雲此是古佛說法處也。於時智猛法師，隨往禮拜。不久失梵僧所在。智猛長大，具爲太常韋卿說之，請其臺處，依本置寺，遂奏周主，名三會寺。至隋大業，廢入大寺。因被廢毀，配入菩提。今京城東市西平康坊南門東菩提寺西堂佛首，即是三會寺佛。釋迦如來得度大迦葉後，十二年中，來至此臺，其下見有迦葉佛舍利。周穆王遊大夏，佛告彼土見有古塔，可返禮事。王問何方，佛答在鄗京之東南也。西天竺國具有別傳，雲歲長年，是師子國僧，年九十九夏，是三果阿那含人，聞斯勝蹟，躬至禮拜。又奏請欲往北岱清涼山文殊師利菩薩坐處。皇帝聞喜，敕給驛馬內使及弟子官佐二十餘人，在處供給。諸官人弟子等，並乘官馬。唯長年一人，少小已來，精誠苦行，不乘雜畜。即到岱州清涼山，即便肘行膝步而上，至中臺佛堂，即是文殊廟堂。從下至上，可行三十餘里，山石勁利，入肉到骨，無血乳出。至於七日，五體投地，布面在土，不起不食。七日滿已，忽起，踊躍指揮，四方上下空界，具見文殊師利菩薩聖僧羅漢。從者道俗數十人，有見不見。復有一蟒蛇，身長數里，從北而來，直上長年，長年見喜。銜師腳過，變爲僧形。諸人懼怕，皆悉四散，唯長年一人，心不驚動。種種靈應，不可具述。」律師又問天人曰：「自昔相傳，文殊在清涼山，領五百仙人說法。經中明文殊是久住娑婆世界菩薩。娑婆則大千總號，如何偏在此方？」答曰：「文殊是諸佛之元帥，隨緣利見，應變不同。大士大功，非人境界，不勞評泊，但知仰信。多在清涼山五臺之中，今屬北岱州西，見有五臺縣清涼府。皇唐已來，有僧名解脫，在巖窟亡來三十餘年，身肉不壞，似如入滅盡定。復有一尼，亦入定不動。各經多年。聖蹟迦藍。菩薩聖僧，仙人仙花，屢屢人見。具在別篇，豈得不信。」又問：「今五臺山中臺之東南三十里，見有大孚靈鷲寺，兩堂隔澗猶存。南有花園，可二頃許，四時發彩，色類不同，四周樹圍。人移（移原作侈，據法苑珠林二二改）花栽（栽原作伏，據法苑珠林二二改）別處種植，皆悉不生。唯在園內，方得久榮（榮原作營，據法苑珠林二二改），人究年月，莫知來由，或雲漢明所立，或雲魏孝文帝栽植。古老相傳，互說不同，如何爲實？」答曰：「但是二帝所作。昔周穆之時，已有佛法，此山靈異，文殊所居。周穆於中造寺供養。及阿育王，亦依置塔。漢明之初，摩騰法師是阿羅漢天眼，亦見有塔，請帝立寺。其山形像似靈鷲山，名曰大孚，孚者信也。帝深信佛法，立寺勸人。元魏孝文，北臺不遠，常來禮謁，見人馬行跡，石上分明，其事可驗。豈唯五臺獨驗，今終南、太白、太華、五嶽名山。皆有聖人爲住持佛法，令法久住。有人設供，感訃徵應。事在別篇，不煩此術也。」又問：「今涼州西番（音盤）和縣山裂像，出何代造耶？」答雲。迦葉佛時，有利賓菩薩，見此山人，不信業報，以殺害爲事，於時住處有數萬家，無重佛法者。菩薩救之，爲立迦藍，大梵天王手造像身，初成以後，菩薩神力能令如真佛不異。遊步說法，教化諸人。雖蒙此道，猶故不信。於時菩薩示行怖畏，手擎大石，可於聚落，欲下壓之。菩薩揚威勸化，諸人便欻迴心，敬信於佛。所有殺具，變成蓮花，隨處街巷，華如種植。瑞像方攝神力，菩薩又勸諸清信士，令造七寺。南北一百四十里，東西八十里，彌山亙谷，處處僧坊佛殿。營造經十三年，方得成就。同時出家者，有二萬人，在七寺住。經三百年，彼諸人等，現業力大，昔所造惡，當世輕受，不入地獄。前所害者，在惡趣中，又發惡願，彼害我者，及未成聖，我當害之；若不加害，惡業便盡，我無以報。共吐大火，焚燒寺舍，及彼聚落，一時焚蕩。縱盜得活，又以大水漂溺殺之，無一得存。時彼山神，寺未破前，收取此像，遠在空中；寺破已後，下內石室，安置供養。年月既久，石生室滅，至劉薩訶師禮山，逆示像出。其薩訶者，前身元是利賓菩薩。身首別處，更在別篇也。」又問：「江表龍光瑞像，人傳羅什將來，有言扶南所得，如何爲定？」答曰：「此非羅什所得，斯乃宋孝武帝徵扶南獲之。昔佛滅後三百年中，北天竺大阿羅漢優婆質那，以神力加工匠，後三百年中，鑿大石山，安置佛窟，從上至下，凡有五重，高三百餘尺。請彌勒菩薩指揮，作檀室處之。玄奘師傳雲，百餘尺；聖蹟記雲，高八丈。足趺八尺，六齋日常放光明。其初作時，羅漢將工人上天，三往方成。第二頭牛頭旃檀，第三金，第四玉，第五銅像。凡夫今見，止在下重，上四重閉。石窟映徹，見人臟腑。第六百年，有佛柰遮阿羅漢，生已母亡。後生扶南國，念母重恩，從上重中，取小檀像，令母供養。母終，生揚州，出家，住新興寺，獲得三果。宋孝武徵扶南，獲此像來都，亦是羅漢神力。母今見在，時往羅浮天台西方諸處。昔法盛曇無謁者，再往西方。有傳五卷。略述此緣。何忽雲羅什法師揹負而來耶？」宣律師因問：「什師一代所翻之經，人多偏樂，受持轉盛，何耶？」答曰：「其人聰明，善解大乘，已下諸人同時翻譯者並雋。又一代之寶也，絕後光前，仰之所不及。故其所譯，以悟達爲先，得佛遺寄之意也。」又問：「俗中常論被秦姚與抑破重戒，云何得佛意耶？」答曰：「此非悠悠凡所籌度，何須評論。什師德行在三賢，所在通化，那繁補闕，隨機而作。故大論一部，十分略九。自餘經論，例此可知。冥祥感應，歷代彌新，深會聖旨，罕逢難遇，又蒙文殊指受，令其刪定，特異恆倫。豈以別室見譏，頓亡玄致者也。」又問：「邡州顯際寺山出石像者，何代所立？」答曰：「像是秦穆公所造。像元出處，是周穆王造寺處也。佛去世後，育王第四女，又造像塔，於此供養。於時此寺有一二三果人住中，秦相由余常所奉敬。往者迦葉佛時，亦於此立寺，是彼沙彌顯際造也。仍將本名，以顯寺額。」又問：「金玉華宮南檀台山上，有磚塔，面別四十步，下層極壯，四面石龕，傍有碎磚，又有三十餘窯磚，古老莫知何代，然每聞鐘聲？」答曰：「此穆王寺也，名曰靈山。至育王時，敕山神於此造塔。西晉末亂，五胡控權。劉曜京都長安，數夢此山佛見，在磚塔中坐。語曜曰：『汝少飲酒，莫耽色慾，黜去邪佞，進用忠良。』曜不能從，後於洛陽，酒醉落馬，爲石勒所擒。初曜因夢所悟，令人尋山訪之，遂見此像，坐小磚塔，與夢符同。便毀小塔，更造大者，高一十九級，並造寺宇。極存壯麗，寺名法燈，度三百僧住之。曜沒趙後，寺有四十三人，修得三果。山神於今塔後又造一寺，供三果僧。神往太白，採取芝草，供養聖僧，皆獲延齡。寺今現在，凡人不見。所聞鐘聲，即是寺鐘也。其塔本基，雖因劉曜，仍是穆王立寺之處也，又是迦葉如來之古寺也。至貞觀年，於玉華北慈烏川山上，常見羣鹿來集其所，逐去還來。有人異之，於鹿集處，掘深一丈，獲一石像，長一丈許，見今供養。」又問：「荊州前大明寺旃檀像者，雲是優填王所造，依傳從彼摸來，將至梁朝。今京師復有，何者是本？」答曰：「大明是本像。梁高既崩，像來荊渚。至元帝承聖三年，周平梁後，收薄國寶，皆入北周。其檀像者，有僧珍師藏隱房內，多以財物贈遺使人，像遂得停。至隋開皇九年，文帝遺使人柳顧言往迎，寺僧又求像，令鎮荊楚。顧是鄉人，從之。令別刻檀，將往恭旨。當時訪匠，得一婆羅門僧，名真達，爲造。即今西京大興善寺像是也，亦甚靈異。本像在荊州，僧以漆布幔之。相好不及真者。大明本是古佛住處，靈像不肯北遷故也。近有長沙義法師，天人冥贊，遂悟開發，別除漆布，真容重顯，大動信心。披覿靈儀，令檀所作，本無補接，光趺殊異，象牙雕刻，卒非人工所成。興善像身，一一乖本。」又問：「涪州相思寺側，多有古蹟，篆銘勒之，不識其緣。此事云何？答曰：「此迦葉佛時，有山神姓羅，名子明，蜀人也。舊是持戒比丘，生憎破戒者，發諸惡願：令我死後，作大惡鬼，啖破戒人。因願受身，作此山神。多有眷屬，所主土地，東西五千餘里，南北二千餘里。年啖萬人已上。此神本僧爲迦葉佛兄，後爲弟子，彼佛憐愍，故來教化，種種神變，然使調伏，與受五戒，隨識宿命，因不啖人。恐後心變，故佛留跡。育王於上起塔，在山頂。神便藏於石中。塔是白玉所作。其神現在，其郭下寺塔，育王所立。見付囑儀中。」又問：「南海循州北山興寧縣界靈龕寺，多有靈蹟，何也？」答曰：「此乃文殊聖者弟子，爲此山神，多造惡業。文殊愍之，便來教化。遂識宿命，請爲留跡，我常禮事，得離諸惡。文殊爲現，今者是也。於貞觀三年，山神命終，生兜率天。別有一鬼，來居此地，即舊神親家也。大造諸惡，生天舊神憐之，下請文殊，爲現小跡。以化後神，又從正法。故今此山，大小跡現，莫匪有由焉。見付囑儀。」又問：「沁州北山石窟佛，常有光明。此像出來久近耶？」答曰：「此窟迦葉佛釋迦佛二時備有，往昔周穆王弟子造迦葉佛像也。」又問：「渭南終南二山，有佛面山、七佛澗者。」答曰：「此事同於前。南山庫谷天藏，是迦葉佛自手所造之藏也。今現有十三緣覺，在谷內住。」又問此土常傳有佛，是殷時、周昭、莊王等造，互說不同，如何取定？」答曰：「皆有所以。弟子夏桀時生天，具見佛之垂化。且佛有三身，法報二身，則非凡見，並化登地以上。唯有化身，被該三千，百億釋迦，隨人所感。前後不定，或在殷末，或在魯莊，俱在大千之中。前後鹹傳一化，感見隨機，前後何定。若據法報，常自湛然，不足嘆也。」又問：「漢地所見諸瑞像，多傳育王第四女所造，其爭幽冥，難得其實，此事云何？」答曰：「此實不疑，爲育王第四女。厥貌非妍，久而未出，常恨其醜，乃圖佛形相，還如自身，成已發願。佛之相好，挺異於人如何同我之形儀也。以此苦邀，彌經年月，後感佛現，忽異本形。父具問之，述其所願。今北山玉華、荊州長沙、楊都高悝、及京城崇敬寺像，並是育王第四女造。或有書其光趺，依梵本書。漢人讀者，罕識其文。育王因將此像，令諸鬼神，隨緣所感，流傳開悟。今睹像面，莫非女形。其崇敬寺地，本是戰場。西晉將末，有五胡大起，兵戈相殺，此地特多地下人骨，今掘猶得。所殺無辜，殘害酷濫，故諸神鬼，攜以鎮之。令諸冤魂，得生善念。周朝滅法，神亦徙之。隋祖載（法苑珠林二二載作再）隆，佛還重起。」又問：「幽冥所感，俗中常有。神去形朽，如何重來，或經七日多日，如生不異？」答曰：「人稟七識，各有神（神原作人據法苑珠林二二改）。心識爲主，主雖前去，餘神守護，不足怪也。如五戒中，一戒五神，五戒便有二十五神，戒破五神去，餘者仍在。如大僧受戒，戒有二百五十神，亦戒戒之中，感得二百五十，防衛比丘。若毀一重戒，但二百五十神去，餘者恆隨。」律師又問天人曰：「其蜀地簡（簡原作蘭，據道宣律師感通錄改）州三學山寺，空燈常照，因何而有？」答曰：「山有菩薩寺，迦葉佛正法時初立，有歡喜王菩薩造之。寺名法燈。自彼至今，常明室表。有小菩薩三百人，斷粒遐齡，常住此山。此燈又是山神李特，續後供養，故至正月，處處燃燈，以供佛寺云爾。」（出《法苑珠林》）

【譯文】

唐高宗乾封二年春季二月，西明寺律師逐靜在京都城南原淨業寺修習佛道。逐靜律師積德高遠，久持道心。一天，忽有一人來到律師的住處。施禮致敬，相互道過寒暄之後，律師問道：「施主家住何處？尊姓貴名是什麼？」此人答道：「弟子姓王名璠，是大吳國時蘭臺的臣民。康僧會法師當初來到建業，國主孫權沒有立即允許他傳教，令其感召希世之珍寶，爲他建立非常之寺廟。當時天地諸神都以威靈相助，康僧會法師在三七那一天，便感召得到了佛祖遺骨舍利。吳王手拿銅瓶傾倒在盤內，盤子被舍利所衝擊，當即破碎。又用火燒錘擊，都不能使舍利受損。闞澤、張昱等人，也因得到天人保佑與幫助，天人進入他們的身體，才使其神思敏捷清爽，能夠對答流暢允妥。如今我們已昇天，以弘揚保護佛法爲職事。弟子是南天王韋將軍屬下的使者。將軍的事務極多，他要擁護三洲的佛法，凡是各處出現爭鬥、危機的事情，將軍無不親自前往，進行曉喻調解。如今南洲剛剛平復和解，天王就想立即到此，只因事情繁雜有所耽誤，不久就會到來的，天王讓弟子等人先與律師談談。」不久又有一人到來，自稱姓羅，是蜀地人。說話全是蜀地口音，大談佛教的律相之法。初見面時，禮儀如同俗衆，講述起佛法之緣由來則極有見地，於是讓人忘了他原先的俗態。接着又來了一個人，說是姓費，禮儀方方也如羅氏一樣。他說：「弟子在迦葉佛時生於第一層天，在韋將軍屬下供職。天下諸人多爲貪慾迷醉，弟子憑藉自己的宿願，不惑於貪慾，以清靜爲本，奉行佛法，尤敬重佛藏中的戒律。韋將軍以童真之心奉事佛法，不受貪慾之煩擾。天王之下有八將軍、四王、三十二將，共同管理四方天下，往返保護，扶助所有的出家人。四方天下之中，北方天下佛法流佈不廣，影響較小；其餘三方天下佛法弘揚廣大，影響比較普遍，然而出家之人多數違犯禁戒，嚴格恪守戒律的人爲數較少。東方天下與西方天下，人們不那麼精明聰慧，自身的煩惱也就難於遷化。南方天下的人，雖然多有犯罪行爲，但是隻要認真感化令其從善，他們那精明靈活的心性比較容易馴服。釋迦佛祖在臨近涅槃昇天之際，諄諄囑咐弟子門徒，並令其謹慎守護佛法，不讓妖魔鬼怪侵擾。如不嚴加守護，如此違戒犯規，哪裏還有人奉行我佛之法教的。所以，佛祖的諄諄教誨與至誠告誡，我輩不敢不奉行。戒律雖然受到一些破壞，我們仍要以慈悲爲懷，盡力去保護出家之人。只要他們修行善事，過去的各種過錯都可以不咎，善事多了就會忘記過去的污點，不必記取以往的過失。況且人世中的臭氣，上薰空界四十萬裏，諸位天人心境清淨，對此臭氣無不厭惡。但因受到佛祖的囑咐，令其盡心守護佛法，何況天人尚與世人共同棲止於同一個天下，所以諸位天人不敢不來到天下。韋將軍是三十二名天將之中，最有弘揚守護佛法之誠意的。世間有許多魔男魔女，輕侮戲弄出家人，出家人中的道力微弱者，都受到他們的迷惑攏亂。一有這類事情發現，韋將軍便急忙奔波而到，應該適時地將他們剪除掉。所以只要韋將軍有事要辦，需要到四位天王住處時，天王見了都起來迎接。這都是因爲韋將軍能以童真之心修行，又能精誠守護佛法的緣故。弟子稟性喜愛戒律，如來佛祖一代所創制的律藏經典，我都在講堂上聆聽接受過。」律師便向他詢問律典中諸多文字隱晦處的含義，費天人無不給以決滯釋疑。然而東方華土對待佛法的態度，往往就像一向對待肉眼能夠看得見的山海水石一樣，只是認爲佛法靈驗、實用所以纔去敬奉它。這樣來看待和探求佛法佛理就失去了它的根由，不能領悟它的深層底蘊。又因這樣的緣故，伴隨而來的現象就是多爲實用目的而去諮詢祈請佛教。而佛法本身是對三界萬物之中深邃玄幽之相，通過法理予以概括，這是肉眼凡胎無法看得見的，也是不能用語言具體明確的加以宣示與指述的。宣律師又將《感通記》中記載的內容來詢向費天人道：「益州成都的多寶石像，是什麼時代的佛像？」費天人答道：「蜀都的原址在青城山上，現在的成都當時還是一片汪洋大海。遠在迦葉佛（釋迦牟尼十六弟子之一）時代，有人在西洱河摹擬多寶佛全身形相製造了多寶佛石像，放在西洱河鷲頭山寺廟裏，後來有個成都人到西洱河去興易，帶着這座石佛像往回走，走到現在的多寶寺那個地方，被海神踩翻了船而沉沒了。因爲當初那個取像的成都人，看見海神在岸上游逛，以爲是山鬼，便把海神殺了，所以惹怒了海神，如今海神便把他的船掀翻了，結果是在同一條船上的人與佛像都沉到了水底。那尊多寶佛石像原先所在的鷲頭山寺廟，舊廟遺址仍然存在，仍有一座寺塔，寺塔經常放射出亮光。假如要到那個地方去，就需路過郎州，大道與小路都放在內，須走三千多里路才能到達西洱河。西洱河特別寬，有的地方寬一百里，有的地方則寬達五百里。河的中間有山島，島上有古廟，寺廟裏仍有經書與佛像存在，但沒有僧人居住。經書的文學與我們看到的一樣，寺廟內還時常聽到有鐘聲響，當地的百姓都比較富足，每年四、八兩月，他們都按時去古塔供奉祭奠。寺塔好像受戒時的壇臺，由三層石塊砌成，塔頂覆蓋着鉛盆。這種寺塔，那個地方極多，當地人稱爲神冢。每當寺塔發射亮光時，人們使用素食菜果等祭祀，祈求神靈賜福、保佑。這個地方往西北走距離西州兩千餘里。距天竺國不太遠。過去常常有人到過那個地方。再往後說就說到晉代了，晉時有個僧人在這個地方，看見地上有一座土墳，他平掉之後緊接着還冒出來，隨平隨冒，他奇怪土墳平不掉，後來便被他挖開了。挖開之後又奇怪怎麼那樣深，於是繼續往下挖。掘到一丈多深時，掘出了佛像、人骨與船。骨頭架子上的肘骨與脛骨特別粗大，相當於現在人的幾倍，這是迦葉佛時代，壽命長達兩萬歲的閆浮人，如今時劫減少，人的壽命短促了形體也短小了，這是正常現象，不足爲怪。那位僧人挖得石像之後，因爲拖不動；便化成一位老人，指揮調遣起來就比較方便了，不大一會兒就安排妥當了，把石像暫時埋藏了起來，到了隋朝又重新發掘了出來，石像於是又出現在世上。蜀地人只知道這座神像是從地下發掘出來的，但並不瞭解它的根源是怎麼回事。他們見石像腳背上刻有『多寶』二字，於是就稱它爲多寶石像，又稱安置石像的廟爲多寶寺。」宣律師又問到，「石像上刻的『多寶』二字屬於隸書，隸書出於秦代。怎麼在迦葉佛時代就已有了神州的隸書呢？」費天人答道：「秦代李斯的隸書，原是近代對遠古時代的繼承，隸書的興起出現於古佛時代。現今南土四周有一千多個海島，莊嚴閻浮，那裏有一百多個國家，他們的文字語言都與大唐國相同，只因海路遙遠，動輒幾十萬裏，得不到轉譯傳播，致使你們這個地方封閉自守，這也是不足爲怪的。律師沒有聽說過嗎？梁朝的顧野王是太學之中學識最爲淵博的人，他四處考察文字的起源，也沒找到確切的答案，所以在《玉篇》序中說：『有人打開春申君的墳墓得到他的銘文，銘文全是隸書體文字。』查春申君是東周列國時代的人，可見隸書非秦國吞併六國之後纔出現的。六國時代到底是篆書還是隸書，尚且不可測度，怎麼能知道迦葉佛時代的事呢。所以，隸書到底起源於何時，絕不是單憑耳聞目睹的現象就能斷定的。」宣律師又問道：「現在長安城西的高四土臺，俗稱蒼頡造字臺。怎麼說是隸書字在遠古時代就已經有了呢？」費天人答道：「蒼頡在這裏堆土爲臺以觀察鳥的足跡，這件事不是沒有。但關於蒼頡其人，人們很少知道他的來源，有人說他是黃帝的臣民，有人說他是古代帝王。鳥跡之書時時都在衍變，一成不變的事現在絕對沒有。這是無須分辯的，用不着多費否舌。」又有個天人，姓陸名玄暢，前來拜見律師道：「弟子是周穆王時生在初天的，本是迦葉佛時代的天人，爲了開導教化世人的緣故，周穆王時暫時現身。你所問的高四臺，它本是迦葉佛在這裏舉行第三次法會，講說佛法度脫人的地方，到了周穆王時，文殊與目連前來教化，穆王聽從他們教化，他們就是列子所說的「化人」。化人告訴周穆王說：『高四臺是迦葉佛講說佛法的地方。』穆王便在那裏修造了三會道場。到了秦穆公時，扶風得到了一尊石雕佛像，穆公不認識，便扔到了馬棚裏，佛像身上弄得非常髒。佛神生氣了，便讓穆公得了病，穆公又夢遊見到天帝，受到嚴厲的責罰。夢醒後詢問侍臣由余，由余便答道：『臣聞周穆王時，有兩個化人來到這片國土，說是佛神。』周穆王非常信奉他們，在終南山上修造了中天台，高一千多尺，中天台的遺址現在仍然保留着，又在蒼頡臺上建造了神廟，叫作三會道場。您現在的災禍，全是因爲不尊敬佛神而招致的。」素穆公聽了大爲恐懼，對由余說：『我最近得到一尊石雕人像，石像的穿戴不是現在人服飾的款式，我把它扔到馬棚裏了。莫非這就是佛神嗎？」由余聽了，前往馬棚裏一看，對穆公說：『這尊石像真的是佛神。』穆公把石像拿回來清洗乾淨，安放在十分清淨的地方，佛像便放射出光芒，穆公又恐懼了。以爲佛神放光是在生氣，便宰豬殺羊擺供祭祀。不料善神們把這些牛羊等肉統統拿到遠處扔了。穆公更加恐懼了，便問由余這是怎麼回事。由余答道：『我聽說佛家素淨，不喫酒肉，爲的是愛惜生物的性命。如果得到一個佛像，供奉的時候只要燒香就行，用來祭祀的供品也都是素食果蔬之類。』穆公聽了大爲高興。他要製作佛像，苦於沒有工匠，又詢問由余怎麼辦，由余答道：『在從前周穆王修造寺廟的附近，應當有工匠。』於是，便在高四臺南面的村莊裏找到一位老人，此人姓王名安，已經一百八十歲了，王安說他曾在三會道場看見過別人製造佛像，但現在自己已經老了，無力製作；在自己村莊的北邊有兄弟四人，當年曾在道場內當工匠親手製作過佛像，可以找他們四人一起製造。秦穆公便照着王安的話辦了，找到這兄弟四人，製成一尊銅佛像，銅像的形相端莊豐滿，穆公十分滿意，大加賞賜四位工匠。工匠們得到賞賜的錢財後，都用來修造了功德，在蒼頡土臺上修建了幾層樓閣，樓閣高達三百尺，當時人們稱它爲高四臺，有的叫它高四樓。這兄弟四人姓高，老大叫高四，所以樓閣起名高四臺或高曰樓；也有人說，用『高四』給樓臺命名，是因爲樓臺本爲高氏四人共同建造的。總之。高四臺的名字與建造人有關，現在人們仍然叫它這個名字。」宣律師又問陸玄暢天人；釋迦牟尼十大弟子中的目連與舍利弗，；這兩位佛子早已不在人世，爲什麼後來又出現了呢？天人答道：「跟他們同名的有六個人，這個目連不是原先那個大目連。到了北朝宇文周時，文殊師利佛化爲佛僧，來到北地遊化，說要到迦葉佛講說佛法的地方去禮拜，還要到文殊住過的地方去。這個地方就是清涼山（即五臺山）。他遍訪僧人與俗衆，沒有人知道這些事情。當時有個智猛法師，年僅十八歲，他反問這位佛僧：『你根據什麼知道有兩位先聖的餘跡？』佛僧答道：『在秦國都城南面二十里處有座蒼頡造字臺，那就是當年迦葉先聖講說佛法的地方。』他又說：『在沙河以南五十里，青山以北四十里，就是那個地方。』智猛法師又問他『沙河』、『青山』指的是什麼地方，佛僧答道：『指的是渭水與終南山。』這位佛僧便從渭水出發一直往南走去，於是找到了高四臺，便說這就是當年迦葉佛講說佛法的地方。當時智猛法師也跟着他到那裏去禮拜先聖餘跡。不久，這位佛僧便不見了。智猛長大後，把這件事跟太常韋卿說了，請他在高四臺這個地方，依照原樣建立了寺廟，寺廟建成後便奏報了北周皇帝，命名爲三會寺。到了隋煬帝大業年間，廢除了三會寺。因爲寺廟被廢棄，裏面的佛像便配置在菩提寺內。如今京城東市區西平康街南門東邊菩提寺西殿的佛首，就是當年三會寺內的佛像。釋迦如來佛祖得度大迦葉之後，第十二年，大迦葉來到這座高四臺，臺下現有迦葉佛的遺骨舍利。周穆王遊於大夏時，佛告訴他你們那個地方現有古塔，可以回去到那裏禮拜供奉。周穆王問古塔在什麼地方，佛說在都城鄗京的東南方。據西天竺國的圖書資料記載，說這年有個師子國僧人叫長年，現年九十九歲，是三果阿那含人，聽說鄗京東南有古塔，他便親自到那裏禮拜。他又奏請皇帝。要到北岱清涼山文殊師利佛安放的地方去。皇帝聽了非常高興，賜給他宮內用的驛馬以及弟子官佐二十餘人，供他使用。出發之後，各位官人弟子都騎着官馬，唯獨長年一人徒步走路，因他從小到今，一直堅持修練苦行，從來不騎牲畜。到了岱州清涼山後，長年使用雙肘雙膝着地，肘行膝步而上，直至中臺佛堂，也就是文殊師利菩薩廟堂。從下面到佛堂這樣跪行了三十多里，沿途山石鋒利，刺破了肌肉直到骨頭，竟沒有血漿流出來。到了第七天，累得趴倒在地上，面頰貼着泥土，爬不起來，也不進飲食。這樣整整七天期滿之後，忽然從地上站了起來，歡蹦跳躍，神揚氣爽，只覺得四面八方上下空間，處處都能看見文殊師利菩薩與聖僧羅漢。跟從他的幾十名僧人俗衆，有的也能看見，有的則什麼也看不到。又有一條身長几裏的巨蛇從北面爬來，直接撲向長年，長年見了非常喜歡。巨蛇用嘴含過法師的腳之後，立即變成僧人的形狀。衆人見了十分懼怕，紛紛四散奔逃，唯獨長年一人，心不驚動神情坦然。種種靈驗報應的事情，還有很多，不能一一細述。」宣律師又問天人道：「自古以來代代相傳，文殊曾在清涼山上統領五百名仙人講說佛法。經書裏明文記載着文殊是長久住在娑婆世界的菩薩。娑婆世界則是大千世界的總稱，爲什麼他偏偏只在清涼山這個地方呢？天人答道：「文殊師利佛是諸佛的元帥，隨處都能見到，因緣變化不同。此乃大士大功，並非常人之境界，不必在此評斷，只管信仰就是了。雖然如此，文殊多數情況下還是住在清涼山的五臺之中，此地現屬北岱州西部，設有五臺縣清涼府。唐朝以來，有位僧人名叫解脫，他在巖窟死亡三十多年了，遺體一直沒有腐敗，就象園寂入定的一樣。又有一位僧尼，也是入定不動。他們的遺體都經過了許多年沒有敗壞。聖蹟與寺院，菩薩與聖僧，仙人與仙花，屢次出現在人的面前。所有過些，都在別處有所記載，怎能叫人不相信呢。」律師又問天人道：「現在五臺山中臺的東南三十里處，有一座大孚靈鷲寺，兩座殿堂隔河相望，至今猶在；寺院南面有花園，佔地面積兩頃左右，一年四季都開花，只是顏色種類不同，花園四周有綠樹環繞。人們將裏面的花草移到別處栽種時，都不能成活，只有在這個花園裏生長，才能永久繁榮。人們追究這座寺廟建於何年何月時，都沒有考證出準確年代，有人說寺廟是漢明帝時建立的，有人說花草是魏孝文帝時栽植的。自古以來代代相傳，各種說法互不相同，到底哪種說法是真實的呢？」天人答道：「確實是兩位帝王建造的。從前，在周穆王時，就已有了佛教，這座山特別靈明神異，是文殊居住的地方，周穆王在這座山裏修造了寺廟，供奉佛法。到阿育王時，也依舊例設置了寺塔。漢明帝初年，摩騰法師是阿羅漢天眼，也看見這裏有寺塔，便請明帝在這裏建立寺廟。這座山的形狀象靈鷲山，名字叫大孚，「孚」就是「信」的意思。明帝深信佛法，便在這裏建立寺廟勸導世人。元魏孝文帝的都城在離五臺山北臺不遠的地方，所以常常來這裏禮拜供奉，現在石頭上清晰地看到有人馬走過的痕跡，就是這件事情的證明。豈止五臺山有靈驗，如今終南、太白、太華等五嶽名山，都有聖僧名僧住在那裏主持講說佛法，以圖佛法久存。這些地方也都有人前去設供祭祀，都能感應靈驗。所有這些事情，別處都有記載，此不贅述。」律師又問天人現在涼州西番和縣斷裂的佛像，是什麼年代製造出來的，天人答道：「迦葉佛時代，有個利賓菩薩，看到這座山裏的人不相信因果報應，以殺害生靈爲能事，當時住在這裏的有幾萬戶人家，沒有一個敬重佛教的。菩薩爲了救拔他們，便爲他們在這裏建立了寺院，大梵天王親手製造了利賓佛像，佛像製成後，菩薩的神力能使它與真佛設有不同。菩薩到處遊化，講說佛法，教化每個人。人們雖然蒙受佛教的教化，卻仍然不信奉佛法。這時，菩薩便施行了恐怖方法，讓佛像手舉着大石頭，石頭可以驟然落下來，要壓住下邊的人。由於菩薩顯揚神威以示勸化，人們便忽然迴心轉念，開始敬信佛法。所有殺害生靈的器具，於是變成了蓮花，蓮花開滿了各處的大街小巷，就象種植的一樣。佛像剛剛收斂了神力，菩薩又勸說那些清真的信徒，讓他們修造七座寺廟。要在南北一百四十里、東西八十里的範圍之內，漫山遍谷，處處都有僧舍佛殿。營造過程長達十三年之久，才得以全部建成。同時出家修道的，多達兩萬人，他們都住在這七座寺院裏。經過三百年的長期修練，這些人的道業法力都大了，從前所做的惡行，當世減輕了罪過，不再被打入地獄。從前被他們殺害的，在惡趣之中又發下惡願：那些殺害我們的人，乘其未能成佛的時候，我們應當把他們害了；如不加害於他們，他們的罪櫱便會消除，我們就沒有理由和辦法予以報復了。於是，他們便一起口吐大火，焚燒了寺院僧舍，直到那些人聚居的地方被大火洗動一空爲止，縱使有人苟活於火災、又以大水淹沒溺死，結果是沒有一人能夠倖存。當時那個地方的山神，在寺廟尚未倒塌之前，收取了利賓菩薩的神像，運到很遠的空中；寺廟破毀之後，山神又把菩薩的佛像安置在地下石室中供奉。後來年頭太多了，石像仍然存在而石室卻已不見了。等到劉薩訶法師前去拜山時，石像便從地下冒了出來。那個薩訶法師的前身，原是利賓菩薩，利賓菩薩的石像已經身首異處。這都記載在別處了。」律師又問他江南龍光寺的珍貴佛像，人們傳說是西域僧人羅什帶來的，也有人說是從扶南國得來的，哪種說法是正確的？天人答道：「這尊佛像不是羅什帶來的，而是南朝宋孝武帝徵扶南時獲得的。昔日佛祖去世三百年時，北天竺的大阿羅漢優婆質那，將神靈之力施加給工匠，工匠在以後的三百年間，開鑿大石山，安置佛窟，從上到下共有五層，高三百餘尺。請來彌勒菩薩指揮安排，製作檀室放在那裏，玄奘法師的《傳》說，檀室高一百餘尺，《聖蹟記》則說，高八丈，腳背爲八尺，在六齋日經常放射光芒。當初製作的時候，羅漢將工人送到天空，如此送上三次才製作成功。佛窟的第二層安放的是牛頭旃檀，第三層安放的是金像，第四層是玉像，第五層是銅像。普通人現在看見的，只是最下邊的第五層，上面四層都關閉着。整個石窟光閃閃的，能夠照徹人的肺腑。石窟建成後的第六百年，有位佛奈遮阿羅漢，他剛生下來母親就死了。他又出生在扶南國，因爲念及母親生育自己的重恩，便從石窟最上面的一層拿了一個小檀像，讓母親供奉。母親死後轉生到揚州，長大後出了家，住在新興寺，證得三果。宋孝武帝徵扶南時，得到了這尊小檀像帶回了京都。也是借了奈遮阿羅漢的神力、母親如今仍然健在，時常到羅浮天台等西方各個地方去，從前那裏的法盛曇沒有人去拜謁，母親去的地方還要往西。這件事情的前因後果，有《傳》五卷略加論述，怎麼忽然說什麼這尊檀像是羅什背到這裏來的呢？宣律師於是問道：「羅什法師一代人翻譯的佛經，人們大都偏愛，所以從那之後，修習佛法的情況開始興盛起來。這是什麼原因呢？」天人答道：「鳩摩羅什這個人聰明智慧，善於理解大乘教義，在他主持下一起參與翻譯的人也都是佛教界的俊才。羅什是那個時代的珍寶，是空前絕後的人，使人望塵莫及。所以他所翻譯的佛經，以領悟和傳達佛法的教義爲主，是最接近佛祖遺著之真義的。」律師又問道：「通常都說羅什法師被秦人姚興逼迫，破除了佛教嚴格的戒律；怎麼說他是最得佛祖遺教之真義的呢？天人答道：「這個問題不是芸芸凡衆所能理解的，無須多加評論。羅什法師的德行在於佛事三賢，宗旨之所在是感通教化衆生，哪能糾纏和拘泥於小節的缺失，應當隨因機緣而行事。所以經他譯釋的《大智度論》這部經書，十分省略爲九分，其餘的經論如何，道過這個例子就可以推知。對於佛法教義的沉思感悟，理解越來越新，象他那樣能夠深刻領會先聖的旨意，實在很少見到。他又蒙受文殊的指點傳授，讓他刪定譯釋的經論，所以大大超過普通人的翻譯。對他這樣的人。怎能因爲他被逼收納妻室而加以譏笑，從而一筆勾銷他深刻的造詣和卓著的建樹呢。」律師又問在邡州顯際寺山上出現的石像是什麼時代建造的，天人答道：「石像秦穆公時製造的，石像原先出現的地點是周穆王建造寺廟的地方。佛祖去世之後，阿育王的第四個女兒又建造了佛像和寺塔，在這裏供奉，這時在這座寺廟裏住着一至三個得到證果的僧人。秦穆公的宰相由余常常到這裏供奉。在從前迦葉佛時代，也在這裏建立過寺廟，是那個沙彌顯際所建造的。後來這座寺廟仍採用本來的名字，匾額上題的是『顯際寺』。律師又問金玉華宮南面檀台山上有座磚砌的古塔，塔的四面各爲四十步寬，底層極爲雄壯，四面都有石龕，石龕旁邊有小塊的磚，又有三十餘塊窯磚。塔的形狀十分古老，不知是什麼時代建造的，然而塔內常常聽列有鐘聲。天人答道：「這是周穆王時的寺廟，名字叫靈山。到阿育王時，敕令山神在這裏建造了一座塔。西晉末年出現動亂局面，五胡亂華控制政權，劉曜建都於長安。他幾次夢到在這座山上看見有佛坐在塔裏，佛對劉曜說：「你要少喝酒，不要沉醉於色慾，要罷黜奸邪運用忠良。劉曜不聽佛的勸告，後來在洛陽酒醉落馬，被石勒擒獲了。當初，劉曜被夢境所提示，派人尋訪這座山，果然見到這裏有個佛像坐在小磚塔裏，與他夢中見到的完全一致。他便令人毀掉小塔，重新建造了大磚塔，塔高一十九級，同時還建造了寺廟，寺廟極爲壯麗，寺廟的名字是法燈寺，引度了三百名僧人住在寺內。劉曜滅亡於石趙之後，法燈寺內有四十三位僧人修練證得三果，山神在現今的大塔後面又建造了一座寺廟，用以供養這些證得三果的高僧。山神到太白山上採取靈芝卓，供養這些聖僧，這些聖僧便得到了長壽。這座寺廟現今仍在，但是凡人看不見。現在常常聽到的鐘聲，就是這座寺廟裏的鐘聲。磚塔本來的基礎，雖然經過劉曜的翻新改建，但仍是周穆王時建寺廟的地方，又是迦葉如來時代古寺的舊址。到了唐太宗貞觀年間，在玉華宮北面慈烏川山上，經常見到一羣鹿集在一個地方，把它們趕跑後還返回來，有人感到奇怪，便在這個地方往地下挖，掘到一丈深時得到了一尊石像，身高一丈左右。這尊石雕佛像現今還供養在寺廟裏。」律師又問荊州前大明寺內的旃檀佛像，據說是優填王所製造的，被依傳從那裏來帶到了梁朝；如今京城長安又有一個這樣的檀木佛像；這兩個之中哪個是本像？天人答道：「大明寺裏的那個是本像，梁高滅亡後，佛像來到了荊州。梁元帝承聖三年於北周平掉南梁朝後，把國寶都收集到北周，當時那尊檀像被一住僧珍法師隱藏在房內，贈給前來收集國寶的使者許多財物，檀像便保留了下來。到了隋文帝開皇九年，文帝派遣使者柳顧前往荊州迎請檀像，寺僧又懇求留下檀像讓其守護荊楚之地，柳顧是這個地方的人，所以聽從了寺僧的請求。他令人另外刻制一尊檀像，拿去向皇帝覆命。當時訪求匠人時找到一位婆羅門僧人，名字叫真達，是真達爲他刻造了檀像。這尊檀像就是如今長安大興善寺中的那尊檀像，也很靈異。本像在荊州，由僧人用漆布幔帳遮蓋着。佛像的仿製品，製作的形相無論怎麼好，也不如本像。大明寺本是古佛的住處，所以有靈氣的檀像不願遷移到北方。近來有一位長沙寺的義法師，在天人的點化之下開發覺悟了，於是除去了遮在檀像上的漆布幔帳，使檀像的真面目重新顯示了出來，大大感動了信徒的心懷。揭去帳幔後重新看到了佛像風采，發現檀像的製作本無沾補銜接之處，光着的腳背尤其爲特異，就像象牙雕刻的一樣，絕對不象人工製作的。而興善寺的檀像軀體，處處都與本像不同。」律師又問他涪州相思寺旁邊，有很多古蹟，上面有用篆字刻寫的銘文，認不出是什麼意思。這件事怎麼解釋呢？天人答道：「這是迦葉佛時代的事。當時有個山神姓羅，名叫子明，蜀地人。這位山神過去是個受戒的僧人，平生憎恨破壞戒規的人，發下惡願說：我死之後一定要化爲大惡鬼，喫掉這些破除戒規的人。這一惡願便兌現在他身上，他死後成了這裏的山神。山神下面有許多部屬，他所管轄的地方，東西長達五千餘里，南北也有兩千多里。他與部屬每年喫掉萬人以上。這位山神轉世之前的那位僧人本是迦葉佛的兄長，後來迦葉佛憐憫這位本是自己大哥的弟子，便來教化他，運用了種種神變之法終於使他服從，給他受了五戒，接着他便認識了宿命，於是不再喫人了。恐怕他以後變心，迦葉佛便留下了這些佛跡。阿育王在這些佛跡上建起了寺塔，寺塔坐落在山頂上。山神便藏在山頂上的石頭裏。塔是白玉石徹成的。這位山神現在仍在，他住的地方下面的那座石塔，是阿育王建立的。在囑咐的文章中可以見到。」宣律師又問他南海循州北山興寧縣邊界處的靈龕寺，有很多佛靈的神蹟，這是怎回事？天人答道：「這些神蹟都是文殊所留下的。文殊先聖有個弟子在這裏做山神，作了很多惡業，文殊憐憫他便來對他施行教化，他便認識了宿命，請文殊先聖爲他留下神蹟，自己好常常禮拜，從而脫離惡業。文殊就爲他顯現了神蹟，如今見到的神蹟就是這樣來的。在唐太宗貞觀三年山神命終，託生於兜率天。另有一個山鬼來到此地居住，這個山鬼就是原來那山神的親家。他又大作惡業。生在兜率天的那位原山神憐惜他，便下來請文殊爲他顯現小的神蹟，用以教化後來的山神，文殊又照過去那樣爲他顯現了小的神蹟。所以如今在這座山上顯現的神蹟，沒有不是有來由的。在囑咐的文字中可見。」律師又問沁州北山石窟裏的佛像常常放出光芒，這裏的佛像是什麼時代製造出來的？天人答道：「這座石窟在迦葉佛與釋迦牟尼佛兩個時代都有，你說的佛像是從前穆王弟子所製造的迦葉佛的佛像。」律師又問他渭南山與終南山上的佛面山、七佛澗是什麼時代出現的，天人答道：「這件事與前面那件事相同，南山上的庫谷天藏是迦葉佛親手所造的庫藏。現有十三位緣覺住在谷內。」律師又問他此地有許多佛像，傳說是殷周時代昭王、莊王等製造的，說法不一，如何確定？天人答道：「這些說法都有依據。弟子夏桀時有了天，都受到佛的教化。況且佛有三身，其中法，報二身，平常人看不見，但這二身也都化登在地上；獨有化身，替身該有三千，有百億個釋迦牟尼佛，隨着人的感悟時時都可以見到，或先或後時間不確定，或者在殷末見到，或者在魯莊公時見到。這百億個釋迦佛的化身都在大千世界之中，時間先後成爲一統，人們隨着不同的機緣隨時都可能感悟而見到，到底是先還是後怎麼能夠確定呢！假若依據法、報二身，這個問題就更爲清楚了。這是不足驚歎的。」律師又問天人道：「漢地所見到的許多佛像，常常傳說是阿育王的第四個女兒所製造的，這些說法的依據都不明確，很難得出可靠的結論，這件事情怎麼解釋呢？」天人答道：「這是事實，不用懷疑。因爲阿育王的第四個女兒相貌不揚，很長時間嫁不出去。她常常報怨自己太醜，便畫佛的形相，希望自身也能有佛的相貌。佛像畫成後又發願道：『佛的相貌這麼好，超出於常人，怎麼能同我的相貌相比呢！』從此之後她苦苦祈求，經過許多年月後，終於感應到佛形出現，她自己的形貌驟然改變了。父親問她是怎麼回事，她便告訴了發願祈求的經過。如今北山玉華寺，荊州長沙寺，楊都高悝寺以及京城長安崇敬寺內的佛像，都是阿育王第四個女兒所造的。有一幅畫像畫着她光着腳背，靠着一本梵文書。漢人讀者，很少有認識梵文的。阿育王便把這幅畫像，讓鬼神們隨緣感悟，到處流傳以開悟他們。如今看到的佛像面部，沒有不是女性的臉型的。崇敬寺那個地方本來是戰場，西晉末年有五胡亂華，互相以刀兵格殺，這個地方地下有許多人的骨頭，現在還能挖到。所殺的都是無幸，生靈遭塗炭，所以鬼神們帶來佛像鎮壓冤魂，讓冤魂們能夠產生善良的心願。北周朝滅絕佛法時，神靈也遷移了，隋祖楊堅時佛教中興，佛像又返回來了。」律師又問人死之後仍有感應的事在平常人中也常發生，神魂走了形體爛了，爲什麼還能活轉來，有的過了七天甚至許多天，還與活着時一個樣，這是什麼原因？天人答道：「人有七識（即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意識、末那識等），每一識都有神守護，其中以心識爲主，主雖然走了，其餘各神仍在守護着，這是不足怪的。比如五戒之中，每戒有五神，五戒便有二十五神，一戒破了五神便走了，其餘二十神仍然存在。又如大僧受戒，一戒有二百五十神，也在每戒之中都感到有二百五十神在防衛着僧人。如果破了一重戒，那就只有二百五十神失去，其餘諸神仍然跟隨着僧人。」宣律又問天人道：「在蜀地簡州三學山寺內，有空燈常照，這空燈因何而有？」天人答道：「三學山上有一座菩薩廟，這是迦葉佛正法時剛建立的，由歡喜王菩薩建造。寺廟的名字叫法燈。從那時到現在，一直有燈光照到室外。有小菩薩三百人，絕食長壽，常住於此山。此燈又是後來山神李特繼續供奉的，所以每年到了正月，處處燃起燈燭，說這是供奉佛寺的。

卷第九十四 異僧八

華嚴和尚 唐休璟門僧 儀光禪師 玄覽　法將

華嚴和尚

華嚴和尚學於神秀。禪宗（宗原作師，據陳校本改）謂之北祖，常在洛都天宮寺，弟子三百餘人。每日堂食，和尚嚴整，瓶鉢必須齊集。有弟子，夏臘道業，高出流輩，而性頗褊躁。時因臥疾，不隨衆赴會。一沙彌瓶鉢未足，來詣此僧，頂禮雲：「欲上堂，無鉢如何？暫借，明日當自置之。」僧不與曰：「吾鉢已受持數十年，借汝必恐損之。」沙彌懇告曰：「上堂食頃而歸，豈便毀損。」至於再三，僧乃借之曰：「吾愛鉢如命，必若有損，同殺我也。」沙彌得鉢，捧持兢懼。食畢將歸，僧已催之。沙彌持鉢下堂，不意磚破蹴倒，遂碎之。少頃，僧又催之。既懼，遂至僧所，作禮承過，且千百拜。僧大叫曰：「汝殺我也。」怒罵至甚，因之病亟，一夕而卒。爾後經時，和尚於嵩山嶽寺與弟子百餘人，方講華嚴經，沙彌亦在聽會。忽聞寺外山谷，若風雨聲。和尚遂招此沙彌，令於己背後立。須臾，見一大蛇，長八九丈，大四五圍，直入寺來。怒目張口。左右皆欲奔走，和尚戒之不令動。蛇漸至講堂，升階睥睨，若有所求。和尚以錫杖止之，雲：「住。」蛇欲至坐。，俯首閉目。和尚誡之，以錫杖扣其首曰：「既明所業，今當迴向三寶。」令諸僧爲之齊聲唸佛，與受三歸五戒，此蛇宛轉而出。時亡僧弟子已有登會者，和尚召謂曰：「此蛇汝之師也。修行累年，合證果之位，爲臨終之時，惜一鉢破，怒此沙彌，遂作一蟒蛇。適此來者，欲殺此沙彌。更若殺之，當墮大地獄，無出期也。賴吾止之，與受禁戒，今當舍此身矣，汝往尋之。」弟子受命而出。蛇行所過，草木開靡，如車路焉。行四十五里，至深谷間，此蛇自以其首叩石而死矣。歸白和尚曰：「此蛇今已受生，在裴郎中宅作女。亦甚聰慧，年十八當亡。即卻爲男，然後出家修道。裴郎中即我門徒，汝可入城，爲吾省問之。其女今已欲生，而甚艱難，汝可救之。」時裴寬爲兵部郎中，即和尚門人也。弟子受命入城，遙指裴家，遇裴請假在宅，遂令報雲：「華嚴和尚傳語。」郎中出見，神色甚憂。僧問其故，雲妻欲產，已六七日，燈燭相守，甚危困矣。僧曰：「我能救之。」遂令於堂門之外，淨設牀蓆。僧入焚香擊磬，呼和尚者三，其夫人安然而產一女。後果年十八歲而卒。（出《原化記》）

【譯文】

華嚴和尚就學於神秀。禪宗稱神秀爲北派的創始人，他常常住在洛陽天宮寺，有弟子三百餘人。每天在食堂集體開飯時，和尚總是非常嚴整，瓶與鉢齊備。有個弟子，道業高於同輩，而性情偏狹急躁。當時因爲有病臥在牀上，所以不能與大家一起聚會。一個沙彌的瓶鉢不全，來到此僧跟前，頂禮道：「我沒有鉢，如何是好，只好向您暫借，明天我就去置辦。」此僧不借給他，說：「我的鉢子已經用幾十年了，借給你害怕打壞了。」沙彌懇求道：「上飯堂喫飯用不多久就回來，哪能就毀壞了。」這樣懇求了好幾遍，此僧便借給了他，但對他說：「我愛鉢如命，如若真的有所損壞，就跟殺了我一樣啊！」沙彌借到了鉢子，戰戰兢兢地捧在手裏。喫完飯正要往回走，那個僧人已經在催促他了。沙彌拿着鉢子從食堂臺階上往下走，不料被破磚拌倒，鉢子便被摔碎了。不一會兒，僧人又催促他，他感到恐懼，便到僧人那裏，向他行禮承認罪過，而且千拜萬拜。僧人大叫道：「你殺了我了！」接着是大發雷霆地叫罵。因爲這件事，他的病情極度惡化，過了一宿就死了。這以後，經過了一段時間，華嚴和尚在嵩山嶽寺給一百多個弟子講《華嚴經》，那個沙彌也在聽講。忽然聽到寺外山谷中傳來類似颳風下雨的聲音，和尚便召喚這個沙彌，讓他站到自己的背後。不一會兒，見一條大蛇，八九丈長，四五圍粗，直接來到寺裏，瞪着憤怒的眼睛，張開血盆大口。周圍的人都要逃奔，和尚禁止他們，不許亂動。大蛇慢慢爬到講堂，爬上臺階後左右環顧，好象要尋找什麼。和尚用錫杖擋住它，說道：「停下！」蛇正要爬到座位上去，這時便低下頭閉上眼睛。和尚要訓誡它，用錫杖敲着它的頭說：「既然明白所業，如今就該回向三寶。」他讓衆僧爲它齊聲唸佛，又給它受了三歸五戒，這條蛇便彎彎曲曲地出去了。當時那位亡僧的弟子也有前來聽講的，和尚召呼到面前，對他說道：「這條蛇就是你師父。他修行了多年，該當證果的份兒了，因爲臨終的時候痛惜一隻鉢子壞了，就對這個沙彌大發怒氣，於是成了一條蟒蛇。到這裏來的目的，是想殺死這個沙彌。如果真把沙彌殺了，他就該墮入大地獄，永無出來的時候了。虧我制止了，給他受了禁戒，如今他能脫去蟒蛇的身形了。你去找找他。」弟子接受命令出去了。蛇所走過的地方，草本都倒在一邊，趟開一條道就像車子走過的路一樣。蛇行了四十五里，到了深深的山谷裏，便自己往石頭上撞腦袋，直到撞死。弟子們回來告訴了和尚，和尚說：「此蛇現在已經投生，投生到裴郎中家作他女兒。這個女兒也十分聰慧，十八歲就該死亡。然後又轉而投生爲男的，長大之後出家修道。裴郎中是我的門徒，你可以進城去，替我探望他。他女兒現在正往下生，但是很難產，你可以救救她。」這時裴寬爲兵部郎中，是和尚的門生。弟子受命入城後，遠遠地就看見了裴家，正趕上裴寬請假在家，弟子便讓人報告說：「華嚴和尚捎話來了！」郎中出門與弟子相見。他神色非常憂慮，弟子問他什麼緣故，他說妻子要生產，已經六七天了，天天晚上點着燈守着她，看樣子非常危險。弟子說：「我能救。」於是令人在臥室門外，擺上潔淨的牀蓆。弟子進去焚香敲磬，連呼三聲「和尚」，裴寬的夫人即安然地生下一個女孩。這個女孩後來果然十八歲就死了。

唐休璟門僧

唐中宗時，唐公休璟爲相。嘗有一僧，發言多中，好爲厭勝之術。休璟甚敬之。一日，僧來謂休璟曰：「相國將有大禍，且不遠數月，然可以禳去。」休璟懼甚，即拜之。僧曰：「某無他術，但奉一計耳，願聽之。」休璟曰：「幸吾師教焉。」僧曰：「且天下郡守，非相國命之乎？」曰：「然。」僧曰：「相國當於卑冗官中，訪一孤寒家貧有才幹者，使爲曹州刺史。其深感相國恩，而可以指蹤也。既得之，願以報某。」休璟且喜且謝，遂訪於親友。張君者，家甚貧，爲京卑官。即日拜贊善大夫，又旬日，用爲曹州刺史。既而召僧謂曰：「已從師之計，得張某矣。然則可教乎？」僧曰：「張君赴郡之時，當令求二犬，高數尺而神俊者。」休璟唯之。已而張君荷唐公特達之恩，然莫喻其旨，及將赴郡，告辭於休璟，既而謝之曰：「某名跡幽昧，才識疏淺。相國拔此沈滯，牧守大郡，由擔石之儲，獲二千石之祿。自涸轍而泛東溟，出窮谷而陟層霄，德固厚矣，然而感恩之外，竊所憂惕者，未知相國之旨何哉？」休璟曰：「用君之才耳，非他也。然常聞貴郡多善犬，願得神俊非常者二焉。」張君曰：「謹奉教。」既至郡，數日，乃悉召郡吏，告之曰：「吾受丞相唐公深恩，拔於不次，得守大郡。今唐公求二良犬，可致之乎？」有一吏前曰：「某家育一犬，質狀異常，願獻之。」張大喜，即獻焉。既至，其犬高數尺而肥，其臆廣尺餘，神俊異常，而又馴擾。張君曰：「相國所求者二也，如何？」吏白曰：「郡內唯有此，他皆常也。然郡南十里某村某民家，其亦有一焉。民極惜之，非君侯親往，不可取之。」張君即命駕，齎厚值而訪之，果得焉。其狀與吏所獻者無異，而神彩過之。張君甚喜，即召親吏，以二犬獻休璟。休璟大悅，且奇其狀，以爲未常見。遂召僧視之，僧曰：「善育之，脫相君之禍者，二犬耳。」後旬日，其僧又至，謂休璟曰：「事在今夕，願相君嚴爲之備。」休璟即留僧宿。是夜，休璟坐於堂之前軒，命左右十餘人，執弧矢立於榻之隅。其僧與休璟共處一榻。至夜分，僧笑曰：「相君之禍免矣，可以就寢。」休璟大喜，且謝之，遂撤左右，與僧寢焉。迨曉，僧呼休璟曰：「可起矣。」休璟即起，謂僧曰：「禍誠免矣，然二犬安所用乎？」僧曰：「俱往觀焉。」乃與休璟偕尋其跡，至後園中，見一人仆地而卒矣，視其頸有血，蓋爲物噬者。又見二犬在大木下，仰視之，見一人袒而匿其上。休璟驚且詰曰：「汝爲誰？」其人泣而指死者曰：「某與彼，俱賊也。昨夕偕來，且將致害相國。蓋遇此二犬，環而且吠，彼遂爲噬而死。某懼，因匿身於此，伺其他去，將逃焉。迨曉終不去，今即甘死於是矣。」休璟即召左右，令縛之。曰：「此罪固當死，然非其心也，蓋受制於人耳。願釋之。」休璟命解縛，其賊拜泣而去。休璟謝其僧曰：「賴吾師，不然，死於二人之手。」僧曰：「此蓋相國之福也，豈所能爲哉？」休璟有表弟盧軫，在荊門，有術士告之：「君將有災戾，當求一善禳厭者爲，庶可矣。」軫素知其僧，因致書於休璟，請求之。僧即以書付休璟曰：「事在其中耳。」及書達荊州，而軫已卒。其家開視其書，徒見一幅之紙，並無有文字焉。休璟益奇之。後數年，其僧遁去，竟不知其所適。（出《宣室記》）

【譯文】

唐中宗在位時，唐休璟爲宰相。他有個僧人，說什麼事情多數能言中，擅長於降服鬼魔賊盜的方術。休璟對他很敬重。一天。僧人來對休璟說：「相國將要遭受大災禍，而且就在不遠的數月之內。然而可以驅除。」休璟非常恐慌，於是求他相救。僧人說：「我沒有別的辦法，只能獻你一條計策而已，請你按計而行。」休璟忙道：「全仗師父教誨！」僧人說：「如今天下的郡守，不都是相國任命的嗎？」「是的。」「相國應當在那些小官裏面，訪求一個無依無靠、家境貧寒、又有才幹的人，讓他作曹州刺史。他一定深感相國的恩德，於是就可以指示他辦什麼事情。等你找到這個人後，請來告訴我。」休璟又高興又表示感謝，於是遍訪各位親友，終於打聽到一個姓張的，家境十分貧寒，現正在京城充任小官吏。當天就拜他爲贊善大夫。又過了十天。便任命他爲曹州刺史。然後召見門僧對他說：「我已遵從師父之計，找到一個姓張的了。下一步該怎麼辦，你可以教給我嗎？」門僧說：「張君到曹州郡赴任的時候，應當叫他弄到兩隻狗，要有幾尺高而且是矯健兇猛的。」休璟點頭應允。事後，張君蒙受相國特意提拔之恩，卻又不明白他的用意，等到要去赴任的時候，便向休璟辭行，同時致謝道：「我的名聲和身分低微，不爲人知，才識又十分粗淺。相國把我從默默無聞中提拔起來，讓我爲大郡之守，由石米之俸而得二千石之祿。這等於涸轍之魚遊進了東海，出窮谷而登雲霄，相國的恩德實在太深厚了。然而感恩之外，我所憂慮與擔心的是，不知相國這麼做的意圖是什麼。」休璟道：「爲了發揮你的才幹而已，別無他意。然而常常聽說貴郡有許多良犬，我想要弄到兩隻驕健兇猛不同於平常的。」張君說：「一定遵囑照辦！」他到曹州郡後，過了幾天，便召集全郡的差吏，對他們說：「我受唐丞相深厚的恩德，從不知名的位置提拔了上來，作了大郡的太守。如今唐相國跟我要兩隻良犬，能弄到嗎？」有個差吏說：「我家裏養了一隻狗，品種、長相跟普通狗不同，願意獻出來。」張君非常高興，他便把狗獻出來了。狗被送到後，只見它有幾尺高而且很肥壯，胸脯有一尺多寬，神俊非凡，而且很有訓練。張君說：「相國跟我要的是兩隻，那一隻怎麼辦呢？」差吏告訴他說：「郡城裏面只有這一隻，其他的都是普通狗。但在郡城南面十里處有個村莊的一戶人家，也有這麼一隻。那家人特別愛惜那隻狗，除非老爺親自去，否則是要不來的。」張君立即命令備車，帶着很多東西去訪問那戶人家，終於弄到了那隻狗。這隻狗的形狀與差使所獻的那隻沒有兩樣，但神采超過那隻。張君非常滿意，立即派一位親近差使把兩隻狗獻給了休璟。休璟十分高興，並且驚奇於這兩隻狗的形狀，認爲是輕易看不到的，於是召來門僧觀看。門僧說：「要好好地養着它們，能夠解救相國災禍的，只有這兩隻狗。」過了十天，門僧又來了，對休璟說：「事情就在今夜，請相國嚴加防範。」休璟便留下門僧住宿。這天夜晚，休璟坐在臥室前面的窗下，命令十餘名親兵拿着弓箭侍立在臥榻四周，門僧與休璟在一張牀上。到了半夜，門僧笑着說：「相國的災禍已經免除了，可以上牀睡覺了。「休璟大喜，並向門僧致謝，於是撤走了親兵，與門僧上牀就寢。到天亮時，門僧招呼休璟道：「可以起牀了！」休璟立即起了牀，跟門僧說：「災禍確實是免除了，然而那兩隻狗有什麼用處呢？」門僧說：「我們一起看看去。」說完便與休璟共同去察看蹤跡。走到後園裏，見一個人趴在地上死了，發現他的脖子上有血，可能是被什麼東西咬的。又見那兩隻狗正在一棵大樹底下，仰着頭往上看，只見一人明晃晃地躲在樹上。休璟驚奇地盤問道：「你是誰？」那人哭泣着指指地上那個死了的說：「我與他都是賊，昨晚上一起到這裏來，想要殺害相國，碰上這兩隻狗，圍着我們直叫喚，結果他被咬死了，我怕也被咬死，所以躲到了這裏，本想等它們走了就逃跑，直到天亮它們也沒走，現在只好死在這裏了。」休璟立即喚來親兵把他綁了。門僧勸道：「他的罪過自然應當處死，但這並非出自他的心願，肯定是受別人指使而乾的，請把他放了吧。」休璟命人解開了繩索，那個賊叩頭致謝，哭哭啼啼地走了。休璟感謝門僧說：「幸虧師父相救，不然，我就死在這兩個人的手下了。」門僧說：「這全是相國的福份呀，哪是我所能夠救得了呢。」休璟有個表弟叫盧軫，住在荊門，有位術士告訴他：「你要有災難，應當求一位擅長禳厭之術的人給你驅除，可能會有救的。」盧軫早就知道表哥家裏有這麼個僧人，便給休璟寫信，請他求求這個僧人。門僧便把一封信交給休璟，對他說：「你所求的事，就在這裏面。」等這封信送到荊州時，盧軫已經死了。他家裏的人打開這封信看時，只見有一張白紙，紙上並沒有文字。休璟更加以爲門僧是位奇人。過了幾年，這位僧人隱遁而去，不知他究竟去了什麼地方。

儀光禪師

長安青龍寺儀光禪師，本唐室之族也。父瑯琊王，與越王起兵，伐天后，不克而死。天后誅其族無遺。惟禪師方在襁褓，乳母抱而逃之。其後數歲，天后聞瑯琊王有子在人間，購之愈急。乳母將至岐州界中，鬻女工以自給。時禪師年已八歲矣，聰慧出類，狀貌不凡。乳母恐以貌取而敗，大憂之。乃求錢爲造衣服，又置錢二百於腰下，於桑野中，具告以其本末。泣而謂曰：「吾養汝已八年矣，亡命無所不至。今汝已長，而天后之敕訪不止，恐事泄之後，汝與吾俱死。今汝聰穎過人，可以自立，吾亦從此逝矣。」乳母因與流涕而決，禪師亦號慟不自勝，方知其所出。乳母既去，師莫知其所之。乃行至逆旅，與諸兒戲。有郡守夫人者，之夫任處，方息於逆旅，見禪師與諸兒戲，狀貌異於人，因憐之。召而謂曰：「郎家何在？而獨行在此耶？」師僞答曰：「莊臨於此，有時而戲。」夫人食之，又賜錢五百。師雖幼而有識，恐人取其錢，乃盡解衣，置之於腰下。時日已晚，乃尋小徑，將投村野。遇一老僧獨行，而呼師曰：「小子，汝今一身，家已破滅，將何所適？」禪師驚愕佇立，老僧又曰：「出家閒曠，且無憂畏，小子汝欲之乎？」師曰：「是所願也。」老僧因攜其手，至桑陰下，令禮十方諸佛已，因削其發。又解衣裝，出袈裟，令服之。大小稱其體，因教其披著之法。禪師既披法服，執持收掩，有如舊僧焉。老僧喜曰：「此習性使之然。」其僧將行，因指東北曰：「去此數里有伽藍，汝直詣彼，謁寺主雲，我使爾爲其弟子也。」言畢，老僧已亡矣。方知是聖像也。師如言趣寺，寺主駭其所以，因留之。向十年，禪師已洞曉經律，定於禪寂。遇唐室中興，求瑯琊王后，師方謂寺僧言之，寺僧大駭。因出詣岐州李使君，師從父也，見之悲喜。閔舍之於家，欲以狀聞，師固請不可。使君有女，年與禪師侔，見禪師悅之，願致款曲，師不許。月餘，會使君夫人出，女盛服多將使者來逼之。師固拒萬端，終不肯。師紿曰，身不潔淨，沐浴待命。女許諾，方令沐湯。師候女出，因之噤門。女還排戶，不果入。自牖窺之，師方持削髮刀，顧而言曰：「以有此根，故爲欲逼，今既除此，何逼之爲。」女懼，止之不可。遂斷其根，棄於地，而師亦氣絕。戶既閉，不可開，女惶惑不知所出。俄而府君夫人到，女言其情。使君令破戶，師已復甦。命良醫至，以火燒地既赤，苦酒沃之，坐師於燃地，傅以膏，數月疾愈。使君奏禪師是瑯琊王子。有敕，命驛置至京，引見慰問，賞賜優給，復以爲王。禪師曰：「父母非命，鄙身殘毀，今還俗爲王，不願也。」中宗降敕，令禪師廣領徒衆，尋山置蘭若，恣聽之。禪師性好終南山，因居於興法寺。又於諸谷口，造禪庵蘭若凡數處，或入山數十里。從者僧俗常數千人，迎候瞻侍，甚於卿相。禪師既證道果，常先言將來事，是以人益歸之。開元二十三年六月二十三日，無疾而終。先告弟子以修身護戒之事，言甚切至。因臥，頭指北方，足指南方，以手承頭，右肋在下，遂亡。遺命葬於少陵原之南面，鑿原爲室而封之。柩將發，異香芬馥，狀貌一如生焉。車出城門，忽有白鶴數百，鳴舞於空中，五色彩雲，徘徊覆車，而行數十里。所封之處，遂建天寶寺，弟子輩留而守之。（出《紀聞》）

【譯文】

長安青龍寺的儀光禪師，本是唐朝皇室的成員。其父瑯琊王與越王起兵，討伐則天皇后，未能成功而死亡。則天皇后誅滅其全家，不允許遺漏一個。唯獨禪師當時正在襁褓之中，奶媽抱着他跑掉了。事後幾年，則天皇后聽說瑯琊王有個兒子還活在人間，懸賞捉拿，十分緊急。奶媽把他帶到岐州境內，靠賣女工維持生活。當時禪師已經八歲了，天資聰明，出類拔萃，相貌也非常出衆。奶媽深恐因爲相貌特出而敗露。非常擔憂，便弄錢給他做了套新衣服，又在他腰下放二百個錢，帶他到荒郊野外去，把事情的真實經過都告訴了他。奶媽一面抽泣一面對他說：「我已養活你八年了，爲了逃命無所不至。如今你已長大，而則天皇后又不住地下令打聽你的下落，我怕事情泄露之後，你與我都得死。如今你聰明過人，可以自立了，我也要從此消聲匿跡了。」奶媽便與他流着眼淚告別了，禪師也號啕大哭悲痛不已。剛剛知道自己的出身，奶媽就離去了，禪師不知道自己該往何處去。他信步而行。到了一家客店，便與小孩們一起玩了起來。有位郡守的夫人要到丈夫任職的地方去，正在這家客店休息，看到禪師與幾個小孩玩，見他相貌不同於常人，便很喜歡他。夫人招呼他到面前，對他說：「你家住在什麼地方？怎麼一個人走到這裏來了呢？」禪師撒謊答道：「我們村莊離這裏很近，時常來這裏玩。」夫人給他東西喫又送給他五百個錢。禪師雖然年幼卻很有見識，害怕別人拿他的錢，便把衣服解開，都放在腰下了。天已經晚了，他就沿着小路往前走，想找個村莊投宿。走着走着，遇見一位老僧一個人趕路。老僧招呼禪師道：「小子，你現在隻身一人，家已經破滅了，要到什麼地方去？」禪師喫驚地站下了，老僧又說：「出家爲僧悠閒自在，無憂無慮又無所畏懼。小子，你想出家嗎？」禪師說：「這正是我的心願。」老僧便拉着他的手，到了一棵桑樹下面，令他向十方諸佛行完了禮，剃光了他頭髮。老僧又解開自己的衣服包，取出一領袈裟讓他穿上，見大小正好合體，於是又教給他穿着的方法。只見禪師執持收掩、熟練自如，有如老僧人一般。老僧十分歡喜，說：「這是你的習性使你能夠這樣的。」老僧要走，便指着東北方向說：「離此數里有座寺院，你可直接到那裏去謁見寺主，就說我讓你給他當弟子的。」說完，老僧已經不見了。這才知道老僧原來是佛聖的化形。禪師照他說的到了寺院，寺主聽了他來歷十分驚訝，於是收留了他。不足十年，禪師便已通曉了佛教的經律，能夠定於禪寂。李唐皇室中興後，到處尋求瑯琊的後代，禪師這纔將自己的身世告訴了同寺的僧人，僧人們聽了大爲震驚。禪師離開寺院到了岐州李使君處，把他當作伯父叔父李太守見到他又悲又喜。便讓他住在自己家裏，太守要把他的情況奏聞皇上，禪師堅決不同意。太守有個女兒，年齡與禪師相同，見到禪師後非常喜歡他，願意向他表白心情，禪師沒有答應。一個多月後，趕上使君夫人外出，女兒便盛妝打扮，打發許多人來逼迫禪師就範。禪師萬般推辭，始終不肯。後來他謊稱身上不乾淨，等沐浴完了再從命。女兒同意了他謊言，就讓他去沐浴。禪師等女兒出去之後，便在屋裏把門插死了。女兒回來推門，結果沒有推開，進不去。從窗戶上窺視時。見禪師手裏拿着削髮刀，回頭看着她說：「只爲有此禍根，招來慾火相逼，如今除掉這個禍根，還逼我作啥。」女兒見此十分恐懼，又制止不了他。禪師於是斷其根，棄之於地，而禪師也休克過去了。門已關得緊緊的，打不開，女兒惶惑不知所措。一會兒，太守夫人回來了，女兒對她講述了詳情。太守命人搗碎了房門，禪師已經甦醒過來。太守又命人請來了良醫。醫生用火把地燒紅了，澆上了苦酒，把禪師坐在燃燒着的地上，然後給他敷上了藥膏。幾個月之後痊癒了，使君便奏稟皇上禪師是瑯琊王的兒子。皇上敕命將禪師通過驛站送到京都，到了京都即被引見慰問，賞賜給他優厚的待遇，又讓他當了王爺。禪師說：「父母死於非命，自己的身體已經殘毀，如今還俗爲王，不合自己的心願。」中宗皇帝於是降旨，數令禪師廣收門徒，選擇名山建造寺廟，所有這些事宜都要聽從禪師的意願。禪師生性喜愛終南山，於是住進了興法寺。又在各個谷口建造尼庵寺廟許多處，有的則建造在幾十裏的深山裏，跟從禪師的僧人與俗衆常常多達幾千人，其迎候瞻侍之盛況，超過公卿將相。禪師既已證果得道，常常預言未來的事情，人們因此更樂於歸順於他。開元二十三年六月二十三日，禪師無病而死。死前他告誡弟子們關於刻苦修身與維護戒規的事宜，言辭十分懇切。說完之後便躺倒了，頭向北方，腳向南方，以手託着腦袋，身體右側朝下，躺好之後就死了。他留下遺囑，讓把他安葬在少陵原的南面。要在少陵原上挖成墓穴，將遺體封閉在裏面。送葬的那天，靈柩要出發時，他的遺體散發出濃郁的芳香，相貌與活着的時候一模一樣。靈車出城門後，突然有幾百只白鶴，在空中起舞悲鳴，五顏六色的彩雲飄來飄去地遮扶着靈車，這樣走了幾十裏。就在封存禪師遺體的墓地旁邊，建造了一座天寶寺，弟子們住在那裏守護着他。

玄覽

唐大曆末，禪師玄覽住荊州陟屺寺。道高有風韻，人不可得而親。張璪常畫古松於齋壁，符載贊之。衛象詩之，亦一時三絕也。悉加堊焉。人問其故，曰：「無事疥吾壁也。」僧那即其甥，爲寺之患，發瓦探鷇，壞牆燻鼠。覽未嘗責之。有弟子義詮，布衣一食。覽亦不稱之。或有怪之，乃題詩於竹上曰：「欲知吾道廓，不與物情違。大海從魚躍，長空任鳥飛。」忽一夕，有一梵僧，排戶而進曰：「和尚速作道場。」覽言：有爲之事，吾未常作。」僧熟視而出，反手闔戶，門扃如舊。覽笑謂左右曰：「吾將歸矣。」遂遽浴訖，隱几而化。（出《酉陽雜俎》）

【譯文】

唐朝大曆末年，禪師玄覽住在荊州的陟屺寺。道業高又有風韻，人們很難跟他親近。爲了讚揚他的道業和人品，在他住處的牆上，有張垍畫的古松，符載撰寫的贊文，還有衛象題寫的詩。這三樣東西也算是一時的三絕。玄覽卻把他們統統塗掉了。別人問他爲什麼要塗掉，他說：「他們這是無緣無故使我牆上生疥瘡。」僧那是他的外甥，是寺廟裏的一個禍患，不是揭開房瓦掏家雀，就是刨牆挖洞燻老鼠。但是玄覽卻從不責備他。有個弟子叫義詮，穿的是布製衣衫，一天只吃一頓飯，嚴守教規，刻苦修練。玄覽對他從不稱讚。有人責怪他，他便在竹竿上題詩道：「欲知吾道廓，不與物情違。大海縱魚躍，長空任鳥飛。」一天晚上突然來了個梵僧，推門進屋道：「和尚，速速去作道場！」玄覽說：「凡屬有所作爲的事情，我是輕易不做的。」這位僧人打量他一番就出去了，他反手帶上了房門，但門內的插關卻跟原來插的一樣。玄覽對身邊的人說：「我要回去（死）了。」於是急忙洗浴完畢，倚着几案死了。

法將

長安有講涅槃經僧曰法將，聰明多識，聲名籍甚。所在日講，僧徒歸之如市。法將僧到襄陽。襄陽有客僧，不持僧法，飲酒食肉，體貌至肥，所與交。不擇人。僧徒鄙之。見法將至，衆僧迎而重之，居處精華，盡心接待。客僧忽持斗酒及一蒸狘來造法將。法將方與道俗正開義理，共志心聽之。客僧逕持酒餚，謂法將曰：「講說勞苦，且止說經，與我共此酒肉。」法將驚懼，但爲推讓。客僧因坐門下，以手擘狘襄而餐之，舉酒滿引而飲之。斯須，酒肉皆盡，因登其牀且寢。既夕，講經僧方誦涅經，醉僧起曰：「善哉妙誦，然我亦嘗誦之。」因取少草，布西牆下，露坐草中，因講涅槃經，言詞明白，落落可聽。講僧因輟誦聽之，每至義理深微，常不能解處，聞醉僧誦過經，心自開解。比天方曙，遂終涅槃經四十卷。法將生平所疑，一朝散釋都盡。法將方慶希有，布座禮之，比及舉頭，醉僧已滅。諸處尋訪，不知所之。（出《紀聞》）

【譯文】

長安有個講《涅槃經》的僧人叫法將，天資聰明，學識廣博，名聲很大。他每天講經的時候，僧徒們紛紛前來聽講，就像趕集那樣人多。法將到了襄陽。襄陽有一個客僧，不守佛教的戒規，又喝酒又喫肉，身體很肥胖，與人交際也不選擇對象，什麼人都跟他來往。僧徒們都很鄙視他。法將到來時，衆僧隆重歡迎，安排給他最好的住處，熱誠地接待他。有一天，客僧拿着一斗酒與一隻蒸熟的小豬，突然闖到法將面前。法將正在給僧人及幾個沒有出家的教徒講解佛教義理，大家在專心致志地聽講。客僧明晃晃的舉着酒與菜餚，對法將說：「講說得太勞累了，暫且停止說經。與我來共同飲酒喫肉。」法將又驚又怕，一個勁兒地往外推。客僧便坐在門外臺階下面，用手撕開小豬吃了起來，舉起滿滿的酒杯就喝。不大一會兒，酒與肉全部幹進去了。然後爬上他的牀就睡着了。到了晚上，法將正在唸誦《涅槃經》，喝醉了的客僧起牀說：「善哉善哉！實在是美妙的唸誦！然而當年我也曾這麼唸誦過。」他拿一把乾草，鋪在西面牆根下，露天坐在乾草上，也講說起《涅槃經》來，言詞流暢明白，聽得清清楚楚。法將於是停止了唸誦，用心聽他講說，每到義理深奧微妙、自己過去不能理解的地方，聽了他的講說之後，心中頓然領悟。到天剛亮的時候，客僧講誦完了《涅槃經》四十卷。法將平時感到疑難的地方，一下子都解釋清楚了。法將正要讓座行禮，祝賀他稀世少有的本領，但等他抬起頭來時，客僧已經無影無蹤了。他四處尋訪，不知道他去了什麼地方。

卷第九十五 異僧九

洪昉禪師 相衛間僧 道林 淨滿　法通

洪昉禪師

陝州洪昉，本京兆人。幼而出家，遂證道果。志在禪寂，而亦以講經爲事，門人常數百。一日，昉夜初獨坐，有四人來前曰：「鬼王今爲小女疾止造齋，請師臨赴。」昉曰：「吾人汝鬼，何以能至？」四人曰：「闍梨但行，弟子能致之。」昉從之。四人乘馬，人持繩牀一足，遂北行。可數百里，至一山，山腹有小朱門。四人請昉閉目，未食頃，人曰：「開之。」已到王庭矣。其宮闕室屋，崇峻非常，侍衛嚴飾，頗侔人主。鬼王具冠衣，降階迎禮。王曰：「小女久疾，今幸而痊。欲造小福，修一齋，是以請師臨顧。齋畢，自令侍送無慮。」於是請入宮中。其齋場嚴飾華麗，僧且萬人，佛像至多，一如人間事。昉仰視空中，不見白日，如人間重陰狀。須臾，王夫人後宮數百人，皆出禮謁。王女年十四五，貌獨病色，昉爲贊禮願畢。見諸人持千餘牙盤食到，以次佈於僧前。坐昉於大牀，別置名饌，饌甚香潔。昉且欲食之，鬼王白曰：「師若常住此，當餐鬼食；不敢留師，請不食。」昉懼而止。齋畢，餘食猶數百盤。昉見侍衛臣吏向千人，皆有欲食之色，昉請王賜之餘食。王曰：「促持去，賜之。」諸官拜謝，相顧喜笑，口開達於兩耳。王因跪曰：「師既惠顧，無他供養，有絹五百匹奉師，請爲受八關齋戒。」師曰：「鬼絹紙也，吾不用之。」王曰：「自有人絹奉師。」因爲受八關齋戒。戒畢，王又令前四人者，依前送之。昉忽開目，已到所居，天猶未曙。門人但爲入禪，不覺所適。昉忽開目，命火照牀前，五百絹在焉。弟子問之，乃言其故。昉既禪行素高，聲價日盛，頃到鬼所，但神往耳，其形不動。未幾晨坐，有一天人，其質殊麗，拜謁請曰：「南天王提頭賴吒，請師至天供養。」昉許之。因敷天衣坐昉，二人執衣，舉而騰空，斯須已到。南天王領侍從，曲躬禮拜曰：「師道行高遠，諸天願睹師講誦，是以輒請師。」因置高座坐肪。其道場崇麗，殆非人間，過百千倍。天人皆長大，身有光明。其殿堂樹木，皆是七寶，盡有光彩，奪人目睛。昉初到天，形質猶人也，見天王之後，身自長大，與天人等。設諸珍饌，皆自然味，甘美非常。食畢，王因請入宮，更設供具，談話款至，其侍衛天官兼鬼神甚衆。後忽言曰：「弟子欲至三十三天議事，請師且少留。」又戒左右曰：「師欲遊覽，所在聽之，但莫使到後園。」再三言而去。去後，昉唸曰：「後園有何利，而不欲吾到之。」伺無人之際，竊至後園。其園甚大，泉流池沼，樹林花葯，處處皆有，非人間所見。漸漸深入，遙聞大聲呻（呻原作叫，據明抄本改）叫，不可忍聽。遂到其旁，見大銅柱，徑數百尺，高千丈，柱有穿孔，左右傍達。或有銀鐺鎖其項，或穿其胸骨者，至有數萬頭，皆夜叉也。鋸牙鉤爪，身倍於天人。見禪師至，叩頭言曰：「我以食人故，爲天王所鎖。今乞免我。我若得脫，但人間求他食，必不敢食人爲害。」爲飢渴所逼，發此言時，口中火出。問其鎖早晚，或雲毗婆師屍佛出世時，動則數千萬年。亦有三五輩老者，志誠懇。僧許解其縛而遽還。斯須王至，先問：「師頗遊後園乎？」左右曰：「否。」王乃喜，坐定。昉曰：「適到後園，見鎖衆生數萬，彼何過乎？」王曰：「師果遊後園。然小慈是大慈之賊，師不須問。」昉又固問，王曰：「此諸惡鬼，常害於人，唯食人肉。非諸天防護，世人已爲此鬼食盡。此皆大惡鬼，不可以禮待，故鎖之。」昉曰：「適見三五輩老者，發言頗誠，言但於人間求他食。請免之。若此曾不食人，餘者亦（亦下原有不字，據明抄本刪）可舍也？」王曰：「此鬼言不可信。」昉固請。王目左右，命解老者三五人來。俄而解至，叩頭言曰：「蒙恩釋放，年已老矣。今得去，必不敢擾人。」王曰：「以禪師故，放汝到人間。若更食人，此度重來，當令若死。」皆曰：「不敢。」於是釋去。未久，忽見王庭前有神至，自稱山嶽川瀆之神。被甲，面金色，奔波而言曰：「不知何處，忽有四五夜叉到人間，殺人食甚衆。不可制，故白之。」王謂昉曰：「弟子言何如？適語師，小慈是大慈之賊。此等惡鬼，言寧可保。』王語諸神曰：「促擒之。」俄而諸神執夜叉到。王怒：「何違所請？」命斬其手足，以鐵鎖貫腦，曳去而鎖之。昉乃請還，又令前二人送至寺。寺已失昉二七日，而在天猶如少頃。昉於陝城中，選空曠地造龍光寺，又建病坊，常養病者數百人。寺極崇麗，遠近道俗，歸者如雲。則爲釋提柏國（明抄本柏國作恆因）所請矣。昉晨方漱，有夜叉至其前，左肩頭負五色毯而言曰：「帝釋（帝釋原本作釋迦，據許本改）天王，請師講大涅槃徑。」昉默然還座，夜叉遂挈繩牀，置於左膊曰：「請師合目。」因舉其左手，而伸其右足，曰：「請師開目。」視之，已到善法堂。禪師既到天堂，天光眩目，開不能得。天帝曰：「師念彌勒佛。」昉遽念之，於是目開不眩。而人身卑小，仰視天形，不見其際。天帝又曰：「禪師又念彌勒佛，身形當大。」如言念之，三念而身三長，遂與天等。天帝與諸天禮敬言曰：「弟子聞師善講大涅槃經，爲日久矣。今諸死欽仰，敬設道場，故請大師講經聽受。」昉曰：「此事誠不爲勞，然病坊之中，病者數百，待昉爲命。常行乞以給之，今若流連講經，人間動涉年月，恐病人餒死。今也固辭。」天帝曰：「道場已成，斯願已久，固請大師勿爲辭也。」昉不可。忽空中有大天人，身又數倍於釋，天帝敬起迎之。大天人言曰：「大梵天王有敕。」天帝憮然曰：「本欲留師講經，今梵天有敕不許。然師已至，豈不能暫開經卷，少講經旨，令天人信受。」昉許之。於是置食，食器皆七寶，飲食香美，精妙倍常。禪師食（食原作日，據陳校本改）已，身諸毛孔，皆出異光，毛孔之中，盡能觀見諸物。方悟天身騰妙也。既登高座，敷以天衣，昉遂登座。其善法堂中，諸天數百千萬，兼四天王，各領徒衆，同會聽法。階下左右，則有龍王夜叉諸鬼神非人等，皆合掌而聽。昉因開涅槃經首，講一紙餘。言辭典暢，備宣宗旨。天帝大稱讚功德。開經畢，又令前夜叉送至本寺。弟子失昉，已二十七日矣。按佛經，善法堂在歡喜園，天帝都會。天王之正殿也。其堂七寶所作，四壁皆白銀。階下泉池交注，流渠映帶。其果木（明抄本，陳校本果木作渠水）皆與樹行相直，寶樹花果，亦皆奇異。所有物類，皆非世人所識。昉略言其梗概，階下寶樹，行必相直，每相表裏，必有一泉。夤緣枝間，自葉流下，水如乳色，味佳於乳，下注樹根，灑入渠中。諸天人飲樹本中泉，其溜下者。衆鳥同飲。以黃金爲地，地生軟草，其軟如綿。天人足履之，沒至足，舉後其地自平。其鳥數百千，色各無定相。入七寶林，即同其樹色。其天中物皆自然化生，若念食時，七寶器盛食即至。若念衣時，寶衣亦至。無日月光，一天人身光，逾於日月。須至遠處，飛空而行，如念即到。肪既睹其異，備言其見，乃請畫圖爲屏風，凡二十四扇。觀者驚駭。昉初到寺，毛孔之中，盡能見物。既而弟子進食，食訖，毛孔皆閉如初。乃知人食天食，精粗之分如此。昉即盡出天中之相，人以爲妖。時則天在位，爲人告之。則天命取其屏，兼徵昉。昉既至，則天問之而不罪也，留昉宮中。則天手自造食，大申供養。留數月。則天謂昉曰：「禪師遂無一言教弟子乎？」昉不得已，言曰：「貧道唯願陛下無多殺戮，大損果報。其言唯此。」則天信受之，因賜墨敕：「昉所行之處，修造功德，無（無原本作吾既二字，據陳校本改）得遏止。」昉年過下壽，如入禪定，遂卒於陝中焉。（出《紀聞》）

【譯文】

陝州洪昉禪師本是京兆人。自幼出家。後來證果得道。志在靜坐參禪，也以講經爲業，門人弟子常常多達幾百人。一天晚上，洪昉正在獨坐，有四個人來到他面前說：「鬼王的女兒久病初愈，如今爲此設齋，特請法師赴會。」洪昉說：「我是人你們是鬼，怎樣才能到那裏呢？」四個人說：「無論何地只管走，弟子自能讓你到達那裏。」洪昉答應子。這四個人騎着馬，每人扯着繩牀的一角，便往北走，走了能有幾百裏，到了一座大山，山腰有個紅漆小門。四人請洪昉閉上眼睛，不到喫一頓飯的功夫，四人讓把眼睜開，這時已到了鬼王的庭院。只見宮闕房舍都非常高大，鬼王身邊的侍從們排列得整整齊齊，跟人間的國主很相近。鬼王衣冠楚楚，降階施禮迎接。鬼王說：「小女久病今幸好痊癒，我想作件小小的祝福，設了一個齋場，因此請法師前來光顧。齋事結束後，自會令侍從送你回去，請不要擔心。」說完便請洪昉進入宮中。齋場佈置得很華麗，有上萬名僧人，佛像也很多，全跟人間的事一樣。洪昉仰視空中，看不見明亮的太陽，就像人間陰天一樣。不一會，鬼王夫人領着後宮幾百人，都出來施禮謁見。鬼王的女兒有十四五歲，臉帶病色，相貌獨特，洪昉爲她主持了贊禮祝願儀式。儀式結束後，只見許多人端着千餘盤食品上來，依次排在僧人面前。洪昉坐在一張大牀上，另外爲他準備了美味佳饌，這些食物散發着陣陣清香，洪昉正要食用時，鬼王告訴他說：「法師如若長時間住在這裏，就當喫鬼的食物；因爲不敢久留法師，所以請不要喫這些東西。」洪昉害怕，於是沒有喫。喫完齋飯後，剩下的食物仍有幾百盤，洪昉看到侍衛的臣吏有近千人，個個都有想喫這些東西的神情，便請求鬼王把這些喫剩的食物賜給他們。鬼王說道：「快拿過去，賜給他們！」官吏們個個禮拜致謝，相視大笑起來，嘴巴裂到了耳朵。鬼王跪在洪昉面前道：「法師既然光顧，別無他物孝敬，會有絲絹五百匹奉上，請法師爲我受八關齋戒。」洪昉禪師說：「鬼的絲絹就是紙，我沒有用處。」鬼王說：「自當有人間的絲絹奉送禪師。」洪昉給他受了八關齋戒。齋戒結束後，鬼王又令原是那四個人，依照原先的方式送回洪昉，洪昉突然睜開眼睛時，已經回到了自己的住處。此時天還未亮，門人們只顧參禪入定，沒有發覺禪師上哪裏去了。洪昉坐在那裏，突然睜開眼睛，命人用火照照牀前，有五百匹絲絹放在那裏。弟子問他是怎麼回事，他便講述了事情的原委。洪昉在參禪悟道方面，道行一向很高，名聲日益傳揚，剛纔鬼的世界，只是精神去了那裏，身體並未動地方。不久，他正在晨坐的時候，有一位天人姿質特別美麗，前來拜謁請求道：「南天王提頭賴吒請禪師到天宮去奉善。」洪昉答應了他的請求。於是鋪下一件天衣讓洪昉坐在上面，兩人扯着天衣騰空而起，不一會兒就到了。南天王率領着侍從們迎了上來，彎腰行禮參拜道：「禪師道行高遠，天人們都願親眼看看師父講誦經文的情況，因此就把師父請來了。」於是在高處設置了座位，請洪昉坐在上面。只見道場高大壯麗，絕非人間的道場可比，超過人間的百倍千倍。天人個個又長又大，身上閃閃放光。殿堂的房木也都鑲嵌着金銀瑪瑙等七寶，道法閃爍着光彩，輝煌燦爛耀眼奪目。洪昉初到天宮時，形體還與人一樣，見過天王之後，身體便自行長大，與天人一樣了。這裏陳列的珍奇寶物都是天然產品，味道甘美，不同尋常，喫罷飯後，天王請洪昉入宮，另外又準備了食品，兩人邊喫邊談，十分融洽，旁邊有很多侍衛天官兼鬼神。後來天王忽然記起了什麼似地，對洪昉說：「弟子要去三十三重天議事，請師父在此稍候。」又叮囑身邊的人說：「禪師想出去遊覽的話所有地方都可以去，只有後園切莫讓他去。」再三叮嚀之後去了。天王走後，洪昉心裏想道：「後園裏有什麼利害，怎麼不要我去呢？」他乘身邊沒有人的時候，偷偷地來到了後園。後園的面積特別大，隨處都有流泉、池塘、花木、藥材與樹林之類，是人間所見不到的。洪昉漸漸走進園的深處，聽見遠處有很大的呻吟聲，聲音淒厲，令人不忍。見有一根巨大的銅柱矗立在那裏，柱的直經有幾百尺，柱高有一千丈，上面有許多孔眼，左右貫通。有的用鐵鎖鎖着脖子，有的用鐵鎖栓着胸骨，能有幾萬頭，都是夜叉。個個長有鉤爪鋸牙，身高有天人的兩倍。看那禪師走到面前，便向他叩頭乞求道：「我因爲喫人的緣故，被天王鎖在這裏。如果乞求赦免我。我若能夠被釋放出去，只在人間尋求別的食物，絕不敢再去喫人爲害。」因爲受到飢渴的逼迫，說這些話的時候，嘴裏直冒火焰。問他們什麼時候被鎖在這裏的時，有的說是毗婆師屍佛出世的時候，差不多都有幾千萬年了。也有三五個老者，態度十分誠懇。洪盼禪師答應幫他們解脫束縛，然後就急忙回去了。剛回到原處不一會兒，天王就來到了，天王先向左右道：「禪師是不是到後園遊覽了一番？」左右答道：「沒有！」天王十分滿意地坐下了，洪盼說：「剛纔到了後園，看見鎖着幾萬條生命，他們有什麼罪過呢？」天王說：「禪師果然遊覽了後園。然而，小慈悲是大慈悲的賊患。師父不用多問。」洪盼偏又非問不可，天王便說：「這是一羣惡鬼，常常傷害人類，他們專門喫人肉。如果不是各位天神嚴加防護，世上的人早被這羣惡鬼喫光了。這些東西都是大大的惡鬼，不能對他們講禮貌講仁慈，所以把他們鎖了起來。」洪昉說：「剛纔見到三五個老者，說話很誠懇。他們說今後只在人間尋求別的東西喫。請天王赦免他們幾個。如果這幾個不再喫人了，其餘的也可以釋放。」天王說：「這些鬼說的話，根本不能相信！」洪昉一再請求，天王看了看左右，命他們把那三五個老者帶來。不一會兒就帶到了，這幾個老者連忙叩頭髮誓道：「蒙恩釋放，年已老矣。如今能夠回到人間去，絕對不敢侵害人類。」天王說：「因爲禪師相求的緣故，現在放你們回到人間。如若再喫人，下次被抓來，就該讓你們死！」他們都說：「不敢，於是放了出去。不久，忽見天王院裏來了一位神仙，自稱是山嶽川流之神。他身披盔甲，面色金黃，風塵僕僕地說道：「不知是什麼地方，突然有四五個夜叉到了人間，殺死許多人吃了。沒法制服他們，所以特來報告。」天王對洪昉說：「我說的那些話怎麼樣？適才我對師父說，小慈悲是大慈悲的賊。這些惡鬼的誓言，怎麼能靠得住呢！」天王對諸位神仙說：「快去捉住他們！」不一會兒，諸位神仙抓着夜叉來到了。天王憤怒地吼道：「爲何違揹你們的誓言？命人砍掉他們的手腳，用鐵鏈子穿透他們的腦袋，拖下去鎖了起來。洪昉請求返回自己的住處，天王又命令先前那兩位天人送他到了寺廟。寺裏已失去洪昉十四天了，但在天上好像不大一會兒，洪昉在陝州城內選擇空曠地方建造了龍光寺，又建了病房，常常有幾百個病人在這生活。寺廟建造得高大壯麗，四處的僧人與俗衆象雲湧一船聚集到這裏。洪昉又受到釋提柏國的邀請。那天早晨，洪昉正在洗漱時，有個夜叉來到面前，左肩上披着五色的毛毯，他說：「皇帝釋天王請禪師去講《大涅槃經》。」洪昉靜靜地回到座位，夜叉提起繩牀放在左胳膊上，說了聲：「請禪師閉上眼睛。」然後舉起了左手，又伸了伸右腳，便道：「請禪師睜開眼睛。」洪昉睜開眼一看，已經到了善法堂。只因天光耀眼奪目，眼睛睜不開。天帝說：「請禪師誦彌勒佛。」洪急忙念叼了兩遍，於是再睜眼睛時就不覺得眩耀了。但他長的是人的體形，所以很矮小，仰視天的形狀時，看不到天的頂端。天帝又說道：「禪師再念彌勒佛，體形就會變大。」洪昉照他的話念了三遍，身體長了三下，便與天人一樣高了。天帝與諸位天人向他施禮致敬，說道：「弟子聽說禪師擅長講說《大涅磐經》，爲時已經很長了。各位天人對你非常欽敬仰慕，今天特爲你設了道場，無論如何也要請大師講經給我們聽。」洪昉說：「這件事情算不了什麼。然而在病房裏有幾百個病人，等着我去救命呢。我常常討飯供他們喫，現在如果就在這裏講經，在人間動輒跨年過月，恐怕病人會餓死的。所以，講經的事，今天斷斷不能。」天帝說：「道場已經準備好了，這是我們長期以來的願望，請大師千萬不要推辭。」洪昉沒有答應。空中忽然出現一個大天人，身體又幾倍於釋天王，天帝恭恭敬敬地迎接他。大天人說道：「大梵天王有令。」天帝不高興地說：「本想留下禪師講經，現在梵天王有令不許。然而禪師已經到了這裏，難道就不能暫時打開經卷，給我少講一會兒經義，讓各位天人信奉貴教嗎？」洪昉答應了他的請求。於是擺上了飯食，食器全是金銀瑪瑙等七寶製成，各種飯食也都味香色美，比通常的東西精妙幾倍。禪師喫完之後，身上的各個毛孔都放射出奇異的光彩，從毛孔裏面都能看見各樣物件。他這才領悟天人的身體所以能夠騰空的奧妙，有人登上高座，在上面鋪了件天衣，洪昉於是坐了上去。在善法堂裏有成百上千萬天人，還有四大天王都率領自己的徒衆一起赴會聆聽講法。門外左右兩側，則有龍王、夜叉等各類鬼神非人之輩，也都雙手合什靜靜地聽講。洪昉打開《涅槃經》的卷首，講了一頁多點兒。他言辭典雅流暢，深入細緻地宣講了經文的義理宗旨。天帝極力稱讚他的功德。講經結束後，天王又令先前那個夜叉把他送回原來的寺院。寺院裏弟子，已經二十七天不見洪昉了。據佛教經書的記載，善法堂座落在歡喜園裏，這是天王的正殿。殿堂爲金銀瑪瑙等七寶所建成，四面牆壁全是白銀。殿堂門外，泉水與池塘交相灌注，溪流象一條條閃光的絲帶，果樹與一排排其他的樹木互相併列在一起，這些寶樹的花與果也都非常奇異。這裏所有的東西，都是世人所不認識的。洪昉向人們簡略地講述了所見所聞的梗概，他說，在殿堂門外的寶樹，一行行的都很整齊，高處的一行與低處的一行互爲表裏每行中間必有一條泉水，泉水沿着樹枝從樹葉上流下來，其水呈乳白色，味道勝過乳汁；從樹葉流下的泉水澆注到樹根，然後濺灑在下面的水渠裏面。天人們喝的是高處樹林裏的泉水，流到下面的水供給衆鳥同飲。這裏以黃金鋪地，地上生長柔軟的細草，草坪柔如海綿，天人走路時，腳踏下去能沒到腳背，抬起腳時又自動恢復了原先的平坦。這裏有各種禽幾百幾千，鳥的顏色不固定，飛過七寶林時就呈現跟那裏的樹木相同的顏色。這裏的各種事物，都是順其自然而或者化滅或者發生，心裏想喫什麼時，七寶器具盛着食品就來到面前；心裏想穿衣服時，各種寶衣也會出現在面前。這裏沒有日月之光只有天人身上發出的光，這種光比日月之光還亮。需要到遠處去時候，騰空而行，想到哪裏就立即來到哪裏。總而言之，這裏的一切，都與人間大不相同。洪昉既然親眼目睹了這些奇異現象，他便詳細描述了自己的見聞，請人畫成圖畫，製作了屏風，共制屏風二十四扇。看到圖畫的人，都非常驚訝。洪昉剛回到寺院時，從毛孔裏面能看到的所有物件，原來弟子端來飯菜讓他喫，喫完之後，毛孔都關閉了，跟原先一樣。他這才知道，人喫的東西與天人的東西，精粗之分竟然如此之大。洪昉把天上的種種情況都傳揚出去之後，許多人以爲他是妖怪。當時武則天在位，被人告到她那裏。武則天命人收取了他的屏風，並要把洪昉帶到朝廷。洪昉進宮後，武則天詢問了事情的真相，沒有怪罪他，還把他留在了宮裏。武則天親手給他做喫的，極力表白供養他的誠意。一連留了幾個月，武則天對洪昉說：「禪師就這樣不說一句話來教誨弟子嗎？」洪昉不得已，便說道：「貧道但願陛下不要多所殺戮，大肆殺戮則必得報應。我要說的就是這一點。」武則天承認了他說的話，於是賜給他一道敕令，上面寫道：「洪昉所到之處，要好好修造寺廟任何人不能阻止。」洪昉的年齡太大了，就像入禪定一般，於是死在陝州。

相衛間僧

相衛間有僧，自少博習經論，善講說。每有講筵，自謂超絕，然而聽者稀少，財利寡薄。如此積年，其僧不憤。遂將經論，遍歷名山，以訪知者，後至衡嶽寺，憩泊月餘，常於寺閒齋獨坐，尋繹經論。又自咎曰：「所曉義理，無乃乖於聖意乎？」沉思之次，忽舉頭見一老僧，杖錫而入曰：「師習讀何經論？窮究何義理？」僧疑是異人，乃述其由，兼自咎曰：「儻遇知者，分別此事，即鉗口結舌，不復開演耳。」老僧笑曰：「師識至廣，豈不知此義，『大聖猶不能度無緣之人。』況其初心乎？」師只是與衆僧無緣耳。」僧曰：「若然者，豈終世如此乎？」老僧曰：「吾試爲爾結緣。」因問師今有幾許貲糧，僧曰：「自徂南縣，歷行萬里，糧食所費，皆以竭矣。今惟大衣七條而已。」老僧曰：「只此可矣。可賣之，以所得直皆作麋餅油食之物。」僧如言作之，約數千人食。遂相與攜至平野之中，散掇，梵香長跪，咒曰：「今日食我施者，願當來之世，與我爲弟子。我當教之，得至善提。」言訖，鳥雀亂下啄食，地上螻蟻，復不知數。老僧謂曰：「爾後二十年，方可歸開法席。今且周遊，未用講說也。」言訖而此僧如言，後二十年，卻歸河北開講。聽徒動千萬人，皆年二十已下，老壯者十無一二。（出《原化記》）

【譯文】

相衛間有個僧人，自小廣習經論，善於講經說道。每次登堂講說經論時，自以爲學識高超，然而聽者廖廖無幾，收入十分微薄。這種狀況有好幾年了，此僧心裏很爲不平，於是帶着經論遍遊各處名山，以圖訪求知音。後來到了衡嶽寺，在那裏住了一個多月，這段時間他常在寺內一間空閒的屋子裏獨坐，通過校注經論，他自責道：「自己所掌握的義理，莫不是有背於佛經的本意嗎？」沉思之餘，忽然抬頭看見一位老僧，拄着錫杖走了進來。老僧問道：「師父所習讀的是什麼經論？探究的是什麼義理？他懷疑老僧是位異人，便對他講述了事情的原委，同時自責道：「倘若遇上個明白人，告訴我這件事情的是非，寧可鉗口結舌，不再講說了，自己也心甘心服。」老僧笑着說：「師父的知識非常淵博，難道不知，大聖猶不能超度無緣之人』這一道理嗎？何況那些剛開始參悟的人呢。師父只是與衆僧沒有緣分罷了。」相衛間的僧人說：「如果像你說的這樣，我豈不是終生都這個樣子嗎？」老僧說：「我試着爲你結結因緣看看。」於是又問他眼下還有多少錢糧，這位僧人說：「我從徂南縣出發以來，歷行一萬里路，糧食與費用都消耗完了，眼下只有大褂七件而已。」老僧說：「只要這些就可以了。你可把它賣了。把得到的錢都用來做成米麪餅子以及油食之類。」僧人照他說的辦了，置辦了約夠幾千個人喫的食物。兩人把這些食物帶到田野裏去，撒在了地上，然後，這位僧人焚香長跪，嘴裏祈願道：「今日喫我施捨的食物的，願你們來世給我當弟子。我會好好教化你們，使你們個個得道，能夠達到豁然開悟的徹悟境界。」祝頌完畢後，鳥雀紛紛飛下來啄食，地上的螻蟻更不知其數。老僧對他說：「再過二十年後，你纔可以回去開席講法。如今暫且到各處周遊，不用講說佛經。」說完之後，這位僧人遵照老僧的話先去周遊各地，二十年之後，才又回到河北開席講說經論。前來聽講的門徒，動則成千上萬，年齡大都在二十歲以下，老年與壯年不到十分之一二。

道林

唐調露年中，桂州人薛甲常供一僧。法號道林，道德甚高，瞻敬尤切。如是供給，十有餘年。忽一旦辭去，雲：「貧道在此撓瀆多年，更無所酬。今有舊經一函，且寄宅中。一週年不回，即可開展。」經歲餘，開鎖，見有金數千兩。後賣一半，買地造菩提寺，並建道林真身。供養至今，像儀見存。薛甲今見有孫禹賓，在桂林效職。（出《桂林風土記》）

【譯文】

唐高宗調露年間，桂州人薛甲經常供養着一個僧人。這個僧人法號道林，道業與德行都很高，薛甲對他倍加奉敬。就這樣供養了十多年，忽然有一天他要告辭，說：「貧道在此叨擾多年，我又無所酬謝。現有舊經書一匣，暫且寄放在你家裏，如果我一週年不回來，就可以把它打開。」過了一年多，薛甲打開經書匣一看，見有黃金千兩。後來賣掉了一半，買地建造一座菩提寺，並且建造了道林的真身塑像，就在寺廟裏供養。時至今日，這尊塑像的風儀依然存在。薛甲現在有一個孫子薛禹賓，正在桂林供職。

淨滿

則天朝，恆州鹿泉寺僧淨滿有高行，衆僧嫉之。乃密畫女人居高樓，而淨滿引弓射之狀，藏於經笥。令其弟詣闕告之。則天大怒，命御史裴懷古推案，便行誅戮。懷古執之不屈，李昭德進曰：「懷古推事疏略，請令重推。」懷古厲聲而言曰：「陛下法無親疏，當與天下畫一，奈何使臣誅無辜之人，以希聖旨。向使淨滿有不臣之狀，臣復何顏能寬之乎？臣守平典，庶無冤濫，死不恨矣！」則天意乃解。懷古後副閻知微和親於突厥。突厥（突厥二字原缺。據陳校補。）立知微爲南面可汗，而入寇趙定，懷古因得逃歸。素羸弱，不堪奔馳，乃懇誠告天，願投死南土，力倦而寢。夢一僧如淨滿者，引之曰：「可從此路出。」覺而從之，果獲全。人以爲忠恕之報。（出《大唐新語》）

【譯文】

武則天臨朝執政時，恆州鹿泉寺有個僧人叫淨滿，他有很高的道行，受到其他僧人的嫉妒。有人偷偷地畫了張畫，藏在他的經書夾裏，畫的內容是有個女人坐在高樓上，而淨滿則在一旁彎弓搭箭要射這個女人。然後又讓他弟弟到皇宮裏去告發。則天女皇得知之後大爲惱怒，命令御史斐懷古審辦此案，要對淨滿施行殺戮。裴懷古堅持明斷，沒有屈從女皇的意旨，李昭德則進言說：「懷古審理得太粗率，請令人重新審辦此案。」懷古厲聲說道：「陛下執法不論親疏，應當對天下人一視同仁，爲什麼讓我誅殺無辜之人，以迎合聖上的旨意？倘使淨滿有犯上之罪狀，我又怎麼好意思寬恕他呢？臣願堅持公平判決，儘量減少冤案，爲此寧死不悔！」則天女皇於是解除了原先的旨意。裴懷古後來以副職陪同閻知微去突厥和親，突厥封閻知微爲南面可汗，讓他帶兵入侵趙國，戰事平定後，裴懷古才伺機逃了回來。在往回逃的途中，由於他平日身體虛弱，經不住奔馳顛波，便向蒼天誠懇禱告，誓願投死在大唐國土。在他精疲力盡朦朧入睡的時候，夢見一個像淨滿的僧人，指引他說：「可以從這條路逃出去。」懷古睡醒之後，按照僧人指引的路走，果然安全逃了回來。人們認爲這是忠恕所得的報應。

法通

長安懿德禪院者，唐中宗爲懿德太子追福，改名加飾焉。禪院內有大石臼，重五百斤。隋末，雩縣沙門法通自南莊致於此寺。法通自少出家，初極尪劣，同侶輕之，乃發憤乞願壯健。晝寢樹下，忽口中涎沫流出三升，其母驚遽呼覺。法通雲：「忽夢有人遺三馱筋，使我啖之，適啖一馱筋，遽覺，便壯健。」試舉大石臼，不以爲困。有寺僧行戡，本稱有力。通於是遂乃竊其所服之袈裟，舉堂柱而壓之。行戡見而驚異，盡力莫能取。通徐舉柱而取，衆大駭之。通力兼百人，時鹹服之，以爲神助焉。（出《西京記》）

【譯文】

長安的懿德禪院，是唐中宗爲給懿德太子追祀天福，改名裝飾而成。禪院內有個大石臼，有五百斤重，是隋末雩縣沙門法通，從南莊運到這座寺廟的。法通從年輕時就出了家。當初，他長得極瘦弱，同伴們都瞧不起他，於是他就發憤祈求，盼望自己壯健起來。一天，他大白天睡在樹下，忽然從嘴裏流出了三升涎沫。他母親喫驚地慌忙把他喊醒，法通說：「我剛纔忽然夢見有人給我三塊駱駝筋肉讓我喫，剛剛吃了一塊，馬上就醒了，醒後便感到壯健了。」他試着舉起了大石臼，一點兒也不困難。寺廟裏有個僧人叫行戡，自稱很有力氣。法通這時便偷了他穿的袈裟，舉起殿堂上的柱子壓在了下面，行戡見了十分驚異，用盡全身力量也取不出來。法通輕輕舉起柱子就取出來了，衆人見了大爲震驚。法通的力氣抵得上一百個人，當時人們都很佩服他，認爲是神靈在幫助他。

卷第九十六 異僧十

僧伽大師 迴向寺狂僧 懶殘 韋皋 釋道欽　辛七師　嘉州僧　金剛仙　鴟鳩和尚

僧伽大師

僧伽大師，西域人也，俗姓何氏。唐龍朔初來遊北土，隸名於楚州龍興寺。後與泗州臨淮縣信義坊乞地施標，將建伽藍。於其標下，掘得古香積寺銘記，並金像一軀，上有普照王佛字，遂建寺焉。唐景龍二年，中宗皇帝遣使迎師，入內道場，尊爲國師。尋出居薦福寺。常獨處一室。而其頂有一穴，恆以絮塞之，夜則去絮。香從頂穴中出，煙氣滿房，非常芬馥。及曉，香還入頂穴中，又以絮塞之。師常濯足，人取其水飲之，病疾皆愈。一日，中宗於內殿語師曰：「京畿無雨，已是數月，願師慈悲，解朕憂迫。」師乃將瓶水泛灑，俄頃陰雲驟起，甘雨大降。中宗大喜，詔賜所修寺額，以臨淮寺爲名。師請以普照王字（明抄本、陳校本字作寺）爲名，蓋欲依金像上字也。中宗以照字是天后廟諱。乃改爲普光王寺，仍御筆親書其額以賜焉。至景龍四年三月二日，於長安薦福寺端坐而終。中宗即令於薦福寺起塔，漆身供養。俄而大風歘起，臭氣遍滿於長安。中宗問曰：「是何祥也？」近臣奏曰：「僧伽大師化緣在臨淮，恐是欲歸彼處，故現此變也。。中宗默然心許，其臭頓息。頃刻之間，奇香郁烈。即以其年五月，送至臨淮，起塔供養，即今塔是也。後中宗問萬回師曰：「僧伽大師何人耶？」萬回曰：「是觀音化身也。如法華經普門品雲：『應以比丘、比丘尼等身得度者。即皆見之而爲說法。』此即是也。」先是師初至長安，萬回禮謁甚恭，師拍其首曰：「小子何故久留？可以行矣。」及師遷化後，不數月，萬回亦卒。師平生化現事蹟甚多，具在本傳，此聊記其始終矣。（出《本傳》及《紀聞錄》）

【譯文】

僧伽大師，西域人，俗姓何。唐高宗初年來到北方遊化，隸屬於楚州龍興寺。後來在泗州臨淮縣信義坊乞得一方土地，埋設了界標，要在這裏建造寺院。在埋設界標時，掘得古代的香積寺銘記，還有金像一尊，佛像上有「普照王佛」幾個字，於是就在這個地方建了一座佛寺。唐中宗景龍二年，中宗皇帝派遣使臣迎接大師進入宮內的道場，尊他爲國師。不久，離開皇宮住在薦福寺。他常常獨處一室。他的頭頂上有一個洞穴，平日用棉絮堵塞着，夜間則拿掉棉絮。香菸從洞穴中冒了出來，煙氣彌滿全室，非常芳香。等到天亮時，香菸又回到洞穴裏去，他便又用棉絮堵塞上。僧伽大師經常洗腳，人若取其洗腳水喝下去，多麼難治的疾病都能痊癒。一天，中宗皇帝在內殿對大師說：「方圓千里內已經幾個月沒下雨了，願大師發發慈悲，解除我的憂慮。」大師便將銅瓶裏的水播灑在空中，頃刻間陰雲驟然密集，下起了甘霖大雨。中宗皇帝十分高興，特頒詔令賜給他所修建的寺廟一塊匾額，命名該寺爲臨淮寺。大師請求用「普照王」幾個字爲該寺命名，這是想依照金身佛像上的那幾個字。中宗皇帝以爲「照」字是則天皇后的廟諱，便改爲「普光王寺」，仍然御筆親書其匾額，拿來賜給他。到景龍四年三月二日，僧伽大師在長安薦福寺內端坐而終。中宗皇帝即令在薦福寺修起一座佛塔，漆身供養。不多時，突然颳了陣兒大風，臭氣瀰漫了整個長安，中宗問道：「這是什麼預兆？」身邊大臣奏道：「僧伽大師是在臨淮化緣修建的寺廟，恐怕他是想回到那裏去，所以纔出現這種變故。」中宗皇帝在心裏默默地同意了，那種臭氣便頓時消失了，頃刻之間，空氣中散發出濃郁而奇異的香味。就在這年五月，僧伽大師的遺骨送到了臨淮，在那裏修起寺塔供養。這就是現在的那座塔。後來中宗皇帝問萬回法師道：「僧伽大師是怎樣的人？」萬回法師說：「大師是觀音的化身。像《法華經》中普門品所說：應以比丘、比丘尼等身得度者，即皆見之而爲說法，他就是這樣的人。」在這之前，僧伽大師初到長安時，萬回對他非常禮貌非常恭敬，大師拍着萬回的頭說：「小子，爲何久留此地？可以去了。」等到大師去世後，沒過幾個月，萬回法師也去世了。僧伽大師平生化現的事非常多，都記載在《本傳》裏，這裏只是粗略記述一下他的始終罷了。

迴向寺狂僧

唐玄宗開元末夢人云：「將手中五百條，袈裟五百領，於迴向寺佈施。」及覺，問左右，並雲無。乃遣募緇徒道高者，令尋訪。有一狂僧，本無住著，人亦不知其所來，自出應召曰：「某知迴向寺處。」問要幾人，曰：「但得齎持所物！」及名香一斤，即可去。」授之，其僧徑入終南。行兩日，至極深峻處，都無所見。忽遇一碾石，驚曰：「此地人跡不到，何有此物！」乃於其上，焚所攜香，禮祝哀祈，自午至夕。良久，谷中霧起，咫尺不辨。近來漸散，當半崖，有朱柱粉壁，玲瓏如畫。少頃轉分明，見一寺若在雲間，三門鉅額，諦視之，乃迴向也，僧喜甚，攀陟遂到。時已黃昏，聞鐘磬及禮佛之聲。守門者詰其所從來，遂引入。見一老僧曰：「唐皇帝萬福。」令與人相隨，歷房散手巾等。唯餘一分，一房但空榻者，亦無人也。又具言之，僧笑令坐，顧侍者曰：「彼房取尺八來。」乃玉尺八也。僧曰：「汝見彼胡僧否？」曰：「見。」僧曰：「此是權代汝主也。國內當亂，人死無數。此名磨滅王。其一室是汝主房也，汝主在寺，以愛吹尺八，謫在人間。此常吹者也。今限已滿，即卻歸矣。」明日，遣就坐齋，齋訖曰：「汝當回，可將此玉尺八付與汝主。並手巾袈裟令自收也。」狂僧膜拜而回，童子送出。才數步，又云霧四合，及散，則不復見寺所在矣。乃持手巾尺八，進於玄宗。及召見，具述本末。玄宗大感悅，持尺八吹之，宛是先所御者。後二十餘年，遂有安祿山之亂，其狂僧所見胡僧，即祿山也。（出《逸史》）

【譯文】

唐玄宗在開元末年夢見有人對他說：「請你拿着手巾五百條，袈裟五百領，到迴向寺裏去佈施。」醒後，問身邊人迴向寺在什麼地方，都說沒有這麼個迴向寺。他就派人召募道行高深的僧人，讓他去尋訪迴向寺。有個狂僧，本來就沒有固定的住處，別人也不知道他是從什麼地方來的，他自己出面應召道：「我知道迴向寺在哪裏。」問他需要幾個人，他說：「只要拿到該帶的東西及名香一斤，馬上就可以去。」把這些東西送給他後，這位狂僧就一直進了終南山。走了兩天，來到深山極爲險峻的地方，什麼也沒見到。忽見前面出現了一盤石頭碾子，他喫驚地說：「此處人跡不到，怎麼能有這種東西呢！」他便在碾子上點燃了帶來的名香，從中午到晚上，不住地禮拜禱告苦苦哀求。過了很長時間，山谷裏升起了濃霧，咫尺之間都辨不清物體。後來漸漸散開，在半山腰處見有紅柱子白牆，玲瓏精緻宛如圖畫。過了片刻又變得清晰起來，分明看見有一座寺廟象在雲間，三個大門上都有巨大的匾額，仔細一看，匾額上寫的原來是「迴向」二字。狂僧非常高興，急忙往上攀登，不一會兒就到了。正是黃昏時刻，寺內傳來鐘磬敲擊聲與僧衆唸佛的聲音。守門人盤問過從什麼地方來的後，便領他走了進去。有一個老僧先對他說聲「唐皇帝萬福」，又讓他跟在別人後面，到各個房間散發手巾等物。每樣東西都只剩下一份，有間房子只有空牀，也沒有人。狂僧把這些情況又說了一遍，老僧笑着讓他坐下，對侍者說：「到那間房子裏把笛子拿來。」拿來一看，原是一支玉笛。老僧問道：「你見過那個胡僧沒有？」答道：「見過。」老僧說：「這支玉笛是暫且代替你的君主的。國內要有災亂，有無數人要死掉。這支玉笛名字叫做磨滅王。那間空閒房子是你君主的房間，你君主在寺裏時，因爲愛吹笛子，後來被貶到人間。這就是他常吹的那支笛子。如今期限已經滿了，馬上歸還他吧。」第二天，讓他就坐在這裏喫飯，喫完之後對他說：「該回去了，可以把這支玉笛交給你君主。還有他這份手巾與袈裟，也讓他自己收存着。」狂僧施禮告辭，童子把他送了出來。才走了幾步，又見雲霧從四面聚攏起來，等到雲霧散開時，再也看不見迴向寺在什麼地方了。狂僧帶着手巾與笛子等，進宮獻給玄宗，玄宗召見時，他講述了事情的全部過程。玄宗聽了大爲感慨，拿起笛子吹了起來，好象他先前吹過這支笛子一樣。過了二十多年，便出現了安祿山之亂，狂僧所見過的那個「胡僧」，就是安祿山。

懶殘

懶殘者，唐天寶初衡嶽寺執役僧也。退食，即收所餘而食，性懶而食殘，故號懶殘也。晝專一寺之工，夜止羣牛之下，曾無倦色，已二十年矣。時鄴侯李泌寺中讀書，察懶殘所爲曰：「非凡物也。」聽其中宵梵唱，響徹山林。李公情頗知音，能辨休慼。謂懶殘經音悽惋而後喜悅，必謫墮之人。時將去矣，候中夜，李公潛往謁焉，望席門通名而拜。懶殘大詬，仰空而唾曰：「是將賊我。」李公愈加敬謹，惟拜而已。懶殘正撥牛糞火，出芋啗之。良久乃曰：「可以席地。」取所啗芋之半以授焉，李公捧承，盡食而謝。謂李公曰：「慎勿多言，領取十年宰相。」公又拜而退。居一月，刺史祭嶽，修道甚嚴。忽中夜風雷，而一峯頹下，其緣山磴道，爲大石所欄。乃以十牛康絆以挽之，又以數百人鼓譟以推之，力竭而愈固。更無他途，可以修事。懶殘曰：「不假人力，我試去之。」衆皆大笑，以爲狂人。懶殘曰：「何必見嗤？試可乃已。」寺僧笑而許之。遂履石而動，忽轉盤而下，聲若雷震。山路既開，衆僧皆羅拜，一郡皆呼至聖，刺史奉之如神。懶殘悄然，乃懷去意。寺外虎豹，忽爾成羣，日有殺傷，無由禁止。懶殘曰：「授我棰，爲爾盡驅除。」衆皆曰：「大石猶可推，虎豹當易制。」遂與之荊梃。皆躡而觀之。纔出門，見一虎銜之而去。懶殘既去之後，虎豹亦絕蹤跡。後李公果十年爲相也。（出《甘澤謠》）

【譯文】

懶殘是唐代天寶初年在衡嶽寺幹雜役的僧人，別人喫完飯走了，他就收拾剩飯殘湯喫，因爲生性懶惰又撿殘飯喫，所以稱他爲懶殘。他白天負責全寺的雜活，夜晚休息在牛羣裏面，從無疲勞厭倦的表示，已經有二十年了。當時鄴侯李泌在寺中讀書，他留心觀察懶殘的所作所爲，說：「這不是一個平凡人物。」聽到懶殘夜間吟誦佛曲。聲音響徹山林，李泌在內心便產生共鳴，能從他的吟唱中分辨出喜怒哀樂之情。以爲懶殘的吟唱是輕音悽惋後又轉爲喜悅，以爲他一定是個被貶謫到人間的神人。當李泌要離開寺廟的時候，便在一個夜深人靜的時刻悄悄地去拜訪他。李泌對着草棚門口通報自己的姓名，施禮參拜，懶殘大肆辱罵，仰着臉對空中吐了口唾沫，說道：「這是要把我當賊捉。」李公更加尊敬他，只是一個勁兒地行禮。懶殘正在翻弄牛糞燒着的火堆，從裏面取出山芋來喫。過了好長時間便說：「可以坐在地上。」他拿自己喫剩的半塊山芋遞給李公，李公用雙手捧着接過來，把它喫得乾乾淨淨，然後表示感謝。懶殘對李公說：「千萬不要多說話。你能當十年宰相。」李公站起來施禮告退。過了一個月，刺史要到衡嶽寺祭佛，他修行佛道十分認真。這天半夜突然風雷大作，一座山峯塌了下來，那條上山的石磴小路被大石頭攔住了。刺史讓人用十頭牛套上繩索拉，又讓幾百個人喊着號子推，用盡全部力氣，但這塊巨石卻更加牢固了。又沒有其他道路可以上山祭佛。懶殘說：「不用人力，我去試試把這塊石頭弄走。」衆人聽了大笑起來，以爲他是個瘋子。懶殘說：「爲什麼要嗤笑我呢？我只是要試試行不行而已。」寺廟的僧人笑了笑便同意了。懶殘在石頭上踩了一下，巨石便活動起來，突然像圓盤一樣滾了下去。發出雷鳴般的巨響，山路便打開了。衆僧列隊參拜，全郡皆呼「至聖」，刺史也將懶殘奉若神明。懶殘悄然不語，心裏盤算着要離開此地而去。寺廟外面，突然虎豹成羣，每天都有人被傷害，沒有辦法禁止。懶殘說：「給我根木棍，我爲你們把虎豹全部趕跑。」衆人都說：「大石頭都能推走，虎豹一定更容易制服。」便給他一根荊木棍子。衆人都躡手躡腳地躲在一旁觀看，見他剛出大門就被一隻老虎叼走了。懶殘被叼走之後，虎豹也就沒有蹤跡了。後來李泌果然當了十年宰相。

韋皋

唐故劍南節度使太尉兼中書令韋皋既生一月，其家召羣僧會食。有一胡僧，貌甚陋，不召而至。韋氏家童鹹怒之，以弊席坐於庭中。既食，韋氏命乳母出嬰兒，請羣僧祝其壽。胡僧忽自升階，謂嬰兒曰：「別久無恙乎？」嬰兒若有喜色，衆皆異之。韋氏先君曰：「此子生才一月，吾師何故言別久耶？」胡僧曰：「此非檀越之所知也。」韋氏固問之，胡僧曰：「此子乃諸葛武侯之後身耳。武侯當東漢之季，爲蜀丞相，蜀人受其賜且久。今降生於世，將爲蜀門帥，且受蜀人之福。吾往歲在劍門，與此子友善。今聞降於韋氏，吾固不遠而來。」韋氏異其言，因以武侯字之。後韋氏自少金吾節制劍南軍，累遷太尉兼中書令。在蜀十八年，果契胡僧之語也。（出《宣室志》）

【譯文】

唐朝原先有個劍南節度使太尉兼中書令叫韋皋。他剛出生一個月時，家裏召集羣僧會餐，以示慶賀。有個異族僧人，相貌特別醜陋，沒有召呼他自己就來了。韋家的僕人都很生他的氣。讓他坐在院裏的破席上。喫完飯後，韋家讓奶媽抱出嬰兒來，請羣僧爲他祝福。那位胡僧忽然走上臺階來，對嬰兒說道：「分別已久，你可好嗎？」嬰兒的臉上似乎有很高興的神情，衆人見了都很驚異。韋皋父親說：「這個小兒降生才一個月，師父怎麼說分別很久了呢？」胡僧道：「這不是施主所能知道的。」姓韋的一再追問他，胡僧便說：「這個小兒乃是諸葛武侯的後身呀！武侯生當東漢末年，是西蜀的丞相，蜀人長久受到他的恩惠。如今他又降生在世上，將來要爲蜀門之統帥，而且受到蜀人的祝福。我從前住在劍門，與這個小兒很友好，如今聽說他降生在老韋家，所以我纔不遠而來。」韋家聽了他的話都感到很奇異，於是便以「武侯」做韋皋的字號。後來韋皋年輕時就執掌帥印統制劍南守軍，官位晉升爲太尉兼中書令。在蜀地任職十八年，果然與胡僧的話相符。

釋道欽

釋道欽住陘山。有問道者，率爾而對，皆造宗極。劉忠州晏常乞心偈，令執爐而聽，再三稱「諸惡莫作。衆善奉行。」晏曰：「此三尺童子皆知之。」欽曰：「三尺童子皆知之，百歲老人行不得。」至今以爲名理。又梁元帝雜傳雲，晉惠末，洛中沙門耆域，葢得道者。長安人與域食於長安寺，流沙人與域食於石人前，數萬裏同日而見。沙門竺法行嘗稽首乞言，域升高座曰：「守口攝意，心莫犯戒。」竺語曰：「得道者當授所未聽，今有八歲沙彌，亦以誦之。」域笑曰：「八歲而至百歲誦不能行。」（明抄本至作致，酉陽雜俎續四作八歲而致誦百歲不能行）。」嗟乎！人皆敬得道者，不知行即自得。（出《酉陽雜俎》）

【譯文】

釋道欽住在陘山，有人問他如何修道時，他就立即給予簡潔明瞭的答覆，這些答覆都涉及佛法的深刻道理。忠州郡守劉晏常向他乞教關於心靈脩養方面的告誡。道欽讓他手執香爐悉心敬聽，再三宣稱「各種惡事不要做，許多善德要奉行」。劉晏說：「這是三尺高的小孩子都知道的話。」道欽說：「三尺童子皆知之，百歲老人做不來。」這句話至今已成爲至理名言。又據《梁元帝雜傳》記載，晉惠帝末年洛陽有個出家人叫耆域，肯定是個得道的。長安人與耆域在長安寺裏一起喫飯時，西域流沙人卻與耆域一起在石人面前喫飯，相隔數萬裏，他能同時在兩個地方出現。僧人竺法行曾向他跪拜叩頭乞求贈言，耆域登上講壇說道：「守口攝意，心莫犯戒。」竺法行說：「得道的人應當教給別人沒有聽到過的話，你說的這些就連當今八歲的小沙彌，也能背誦出來。」耆域笑道：「八歲就能說，但到百歲也做不來。」嗚乎！世人都敬佩得道者，卻不知只要身體力行，就能自然得道。

辛七師

辛七師，陝人，辛其姓也。始爲兒時，甚謹肅，未嘗以狎弄爲事，其父母異而憐之。十歲好浮圖氏法，日閱佛書，自能辨梵音，不由師教。其後父爲陝郡守。先是郡南有瓦窯七所。及父卒，辛七哀毀甚。一日，發狂遁去。其家僮跡其所往，至郡南，見辛七在一瓦窯中端坐，身有奇光，粲然若鍊金色。家僮驚異，次至一窯，又見一辛七在焉，歷七窯，俱有一辛七在中。由是呼爲辛七師。（出《宣室志》）

【譯文】

辛七師，陝州人，辛是他的姓氏。當初他是個小孩子時，就很拘謹端莊，從不淘氣頑皮，父母都覺得奇怪，都很疼愛他。十歲開始，他喜佛法，天天閱讀佛教經書，自己能認識梵文，不用老師教他。後來父親作了陝州郡守。原先在郡城南面就有七口瓦窯。父親死去的時候，辛七極爲悲哀感傷，有一天，他瘋瘋顛顛地逃跑了。他家的僮僕沿着他的蹤跡追尋他，到了郡城南面，只見辛七端端正正地坐在一口瓦窯裏，身上有奇異的光芒，就像冶煉金子時的顏色一樣，光輝燦爛。這個家僮到相鄰的瓦窯一看，又看見一個辛七端坐那裏，一連看了七口瓦窯，裏面都有個辛七端坐着。從此，人們便叫他「辛七師」。

嘉州僧

利州廣福禪院，則故戎帥張處釗所創。因請長老靈貴主掌，以安僧衆，經數年矣。靈貴好燒煉，忽一日，取衆僧小便以大鑊煉而成霜，穢惡之氣，充滿衢路。冀其少在院內。不旬日，其僧盡將簿歷錢物，就方丈納之，雲：「緣有小事，暫出近地。」遂欲辭去。其夜，於堂內本位跏趺，奄然而逝。衆僧皆訝其無疾，告行常儀。堂內有僧遷化，即例破柴五十束，必普請衆僧，人擎一支，送至郊外，壘而爲棚，焚燒訖。即歸院集衆，以其所有衣鉢，盡歸衆用，以爲常例。其日（日原作名曰，據陳校本改）坐亡僧於柴棚之上，維那十念訖。將欲下火。其僧忽然驚起，謂維那曰：「有米錢二貫文，在監（明抄本監作藍）行者處。」又合掌謂衆僧曰：「來去是常。謝諸人遠來相送。」瞑目斂手，端然不動。右脅火燃，即成灰燼。衆感驚駭。是知園明真往，死而不亡，或來或去，得火自在者，信有之矣。（出《野人閒話》）

【譯文】

利州有座廣福禪院，是過去邊關統帥張處劍所創建的，禪院建成後，請來方丈靈貴做主持，以安僧衆之心，已經好多年了。靈貴喜好燒煉之事，忽然有一天，他將衆僧撒的尿放在大鍋裏熬成了霜，惡臭的氣味瀰漫在各處。殿堂上有個僧人，原是從嘉州來的，對靈貴熬尿的行爲似乎不大滿意，嘴裏直嘟噥。靈貴也覺察到了，便打發他出去收購衆僧喫的糧食，希望他少在院內待著。不到十天，這位嘉州僧人便將全部帳簿與錢物等，交給方丈收下了。然後跟方丈說：「因爲有點小事，暫時離開這裏。」於是就想辭去。這天夜裏，他在殿堂內自己位子上端坐入定。寂然長逝。衆僧都爲他無病而死感到驚訝，立即報告方丈，方丈通知按通常儀式處理。凡是禪堂裏有僧人死了，都破費五十捆木柴，請衆僧每人手擎一枝，送到郊外壘成柴棚，焚燒完畢後回院集合，以死者所有的衣鉢，全歸衆人使用，這是禪院的常例。這一天，當把亡僧坐在柴棚上時，維那僧照例口誦咒文，十念結束後，剛要點火，亡僧突然驚起，對維那僧說：「有米錢二百文，在監行者那裏。」又雙掌合攏對衆僧說道：「生來死去本是常事，謝謝諸位前來相送！」說完之後，閉上兩眼收回雙手，端坐不動。右脅下被火燃着了，一會兒即化爲灰燼。衆僧見了無不震驚。由此而知，所謂：「園明真經，死而不已；或來或去，得火自在」的人，確實是有的。

金剛仙

唐開成中，有僧金剛仙者，西域人也，居於清遠峽山寺。能梵音，彈舌搖錫而咒物，物無不應。善囚拘鬼魅，束縛蛟螭，動錫杖一聲，召雷立震。是日峽山寺有李樸者，持斧翦巨木，刳而爲舟。忽登山，見一磐石，上有穴，睹一大蜘蛛，足廣尺餘，四馳（馳原作蛇，據明抄本、陳校本改）齧卉窒其穴而去。俄聞林木有聲，暴猛吼驟，工人懼而緣木伺之。果睹雙（雙原作枳，據下文改）首之虺，長可數十丈，屈曲蹙怒。環其蛛穴。東西其首。俄而躍西之首，吸穴之卉團而飛去，穎脫俱盡，後回東之首，大劃其目，大呀其口，吸其蜘蛛。蜘蛛馳出，以足擒穴之口，翹屈毒，丹然若火，焌虺之咽喉，去虺之目。虺懵然而復甦，舉首又吸之，蛛不見。更毒虺，虺遂倒於石而殞。蛛躍出，緣虺之腹，咀內齒折二頭，俱出絲而囊之，躍入穴去。樸訝之，返峽山寺，語金剛仙。仙乃祈樸驗穴。振環杖而咒之，蛛即出於僧前，儼若神聽。及引錫觸之，蛛乃殂於穴側。及夜，金剛仙夢見老人，捧匹帛而前曰：「我即蛛也，復能織耳。」禮金剛仙曰：「願爲福田之衣。」語畢遂亡。僧及覺，布已在側，其精妙奇巧，非世繭絲之所能制也。僧乃制而爲衣，塵垢不觸。後數年，僧往番禺，泛舶歸天竺。乃於峽山金鎖潭畔，搖錫大呼而咒水。俄而水闢見底矣。以澡瓶張之，有一泥鰍魚，可長三寸許，躍入瓶中。語衆僧曰：「此龍矣。吾將至海門，以藥煮爲膏，塗足，則渡海若履坦途。」是夜，有白衣叟挈轉關榼，詣寺家人傅經曰：「知金剛仙好酒。此榼一邊美醞，一邊毒醪，其榼即晉帝曾用鴆牛將軍者也。今有黃金百兩奉公。爲持此酒，毒其僧也。是僧無何取吾子，欲爲膏，恨伊之深，痛貫骨髓，但無計而奈何。」傅經喜，受金與酒，得轉關之法，詣金剛仙。仙持杯向口次，忽有數歲（數歲二字原缺，據陳校本補）小兒躍出，就手覆之曰：「酒是龍所將來而毒師耳。」僧大駭，詰傅經。傅經遂不敢隱。僧乃問小兒曰：「爾何人而相救耶？」小兒曰。吾昔日之蛛也。今已離其惡業，而託生爲人，七稔矣。吾之魂稍靈於常人，知師有難，故飛魂奉救。」言訖而沒。衆僧憐之，共禮金剛仙，求舍其龍子。僧不得已而縱之。後仙果泛舶歸天竺矣。（出《傳奇》）

【譯文】

唐朝開元年間，有個叫金剛仙的僧人，是西域人，住在清遠峽山寺裏。能說梵語，懂梵文。鼓動舌頭搖動錫杖詛咒什麼物時，該特無不有所響應。他善於捉拿妖魔鬼怪，搖動錫杖一響，就能召來雷電霹靂。這一天，峽山寺有個叫李樸的，他拿着斧頭上山砍伐大樹，回來好刮削加工成木船。剛登上山頂，見有一座大石頭，上面有個洞，只見一隻大蜘蛛，腳有一尺多寬，它咬碎花卉草木堵塞在洞裏就走了。一會兒又聽到樹林裏傳來狂暴猛烈的吼叫聲，李樸害怕了，急忙爬到樹上窺察動靜。果然看見有一條雙頭大毒蛇，長有幾十丈，氣沖沖地爬了過來，團團圍住蜘蛛洞，兩隻腦袋分列洞口東西兩側。一會兒翹起西側的腦袋，把洞裏的草團吸得乾乾淨淨，然後又掉轉東側的腦袋，噔大眼睛，張開大口，去吸洞裏的蜘蛛。蜘蛛跑了出來，用腳按住洞口，翹起毒須，噴射出火苗一樣的毒汁，燒壞了毒蛇的咽喉，直射毒蛇的眼睛。毒蛇昏迷後又甦醒過來，舉起腦袋又要吸，但是看不見蜘蛛在哪裏。蜘蛛更爲兇猛地向蛇噴射毒汁，毒蛇便側在石頭上死掉了。蜘蛛跳了出來，沿着蛇的腹部爬來爬去，把裏面的兩顆牙齒折成兩截，都用吐出的絲線裹了起來，便跳到洞裏去了。李樸看了這場惡戰，心中十分驚訝，返回峽山寺後，他告訴了金剛仙。金剛仙請求李樸帶他去察看蜘蛛洞。他將錫杖環繞洞口振動了一下，嘴裏念着咒語，蜘蛛立即出現在他的眼前，簡直是神聽。金剛仙用錫杖碰了碰蜘蛛，蜘蛛便死在了洞口旁邊。這天夜間，金剛仙夢見一個老人，捧着一匹絲布來到他面前說：「我就是那隻蜘蛛，還能織布。」向金剛仙行了個禮又說：「這匹布送給你，供你製作福田之衣。」說完就不見了。金剛仙醒來時，絲布已放在身邊，織工精妙奇巧，不是世人用蠶絲所能織出來的。金剛仙用來做成了衣服，衣服上一點灰塵也不沾。過了幾年，金剛仙要去番禺，從那裏乘船返回天竺國。他便在金鎖潭岸邊搖動錫杖大聲詛咒潭水，潭水立即分開現出潭底，他將洗淨的瓶子口對準潭底，只見一隻三寸左右長的泥鰍跳進了瓶子裏。金剛仙對衆僧說：「這是一條龍。我要到海門去用藥把它熬成膏，然後塗在腳上，渡海的時候就可以象走平道一樣了。」這天夜裏，有個白衣服老頭提着一隻裝有轉動機關的酒壺，找到峽山寺看家人傅經說：「我知道金剛仙好喝酒，這隻酒壺裏一邊裝着美釀，一邊裝的是毒藥酒，這隻酒壺就是當年晉代皇帝用來毒死牛將軍的那一隻。現有一百兩黃金送給你。爲的是要你拿着這壺酒去毒死金剛仙。他無緣無故抓走了我兒子要去熬成藥膏，我對他恨入骨髓，但又沒有別的辦法對付他。」傅經很高興，接過了黃金與酒壺，學會了轉換機關的操作方法，便去見金剛仙。金剛仙端起酒杯剛湊到嘴邊，突然有個幾歲的小孩跳了出來，用手捂住酒杯說：「這裏面的酒是龍拿來要毒死師父的。」金剛仙大爲喫驚。質問傅經時，傅經不敢隱瞞，只好照實講了出來。金剛仙便問小孩道：「你是誰？怎麼來救我呢？」小孩說：「我是當年的那隻蜘蛛。我已脫離了那種作惡的勾當，託生成人，現在已經七年了。我的魂魄比普通人稍稍靈一些，知道師父有難，所以魂魄飛來相救。」說完就沒了。衆僧深感憐惜，一起向金剛仙行禮，請求放了那隻龍的兒子，金剛仙沒有辦法，只好把它放了。後來，金剛仙果然乘船返回了天竺國。

鴟鳩和尚

鄧州有老僧日食鴟鳩，僧俗共非之，老僧終無所避。當饌之際，貧士求餐，分其二足而食。食訖，僧盥漱，雙鳩從口而出。一則能行，一則匍匐在地。貧士驚怪，亦吐其飯，其鳩二腳亦生。僧後不食此味，都（云溪友議都作睹）驗。衆加敬之。號曰南陽鴟鳩和尚也。（出《云溪友議》）

【譯文】

鄧州有個老和尚天天喫貓頭鷹，無論出家人還是老百姓都對他有非議，老和尚卻一直不改。有一天，他正做好了在喫的時候，一個窮漢向他乞討，他便分給他兩隻腳喫，喫完之後，和尚去洗漱，兩隻貓頭鷹從嘴裏竄了出來。一隻能走路，一隻因爲沒有腳而臥在地上。窮漢見了非常驚奇，也把喫的飯吐出來了。那隻貓頭鷹的兩隻爪子便也長了出來。老和尚後來不喫這種野味了。而且，凡是肉食，他都已戒絕，於是，衆人對他更加敬重。他的稱號是「南陽鴟鳩和尚」。

卷第九十七 異僧十一

秀禪師 義福 神鼎 廣陵大師 和和　空如禪師　僧些　阿足師 鑑師　從諫

秀禪師

洛都天宮寺有秀禪師者，俗姓李，汴州陳留人。習禪精苦。初至荊州，後移此寺。深爲武太后所敬禮。玄鑑默識，中若符契。長安中入京，住資聖寺。忽戒禪院弟子滅燈燭，弟子留長明燈，亦令滅之。因說：「火災難測，不可不備。嘗有寺家不備火燭，佛殿被災；又有一寺鐘樓遭火，一寺經藏焚爇，殊可痛惜。」寺衆不知其意。至夜失火，果焚佛殿鐘樓，及經藏三所。唐玄宗在藩時，常與諸王俱詣作禮，留施一笛。玄宗出後，秀召弟子曰：「謹掌此，後有要時，當獻上也。」及玄宗登極，達摩等方悟其言，取笛以進。秀師年百歲，卒於此寺，瘞於龍門山，道俗奔赴數千人，燕國公張說爲其碑文。（出《西京記》）

【譯文】

洛陽天宮寺內有個秀禪師，俗姓李，汴州陳留縣人。他刻苦修習禪宗。以前曾到過荊州，後來移住天宮寺。深受武后則天的敬重和禮遇。他在暝暝中感悟到的東西，常常與事實相符，就像符籙一般。武周長安中年進入京都洛陽時，住在資聖寺內。一天，他忽然告誡禪院弟子熄滅所有燈燭，弟子留下長明燈，他也讓熄掉。於是，他向弟子們講道：「火災難測，不可不備。曾有家寺院因爲不防備火燭，佛殿遭了火災；還有一座寺院鐘樓遭了火災，全寺院收藏的經籍都被焚燒了，實在令人痛惜。」全院衆僧都不知道他這樣做的意圖是什麼。到了夜晚，院內失火，果然燒燬了佛殿與鐘樓，還有三所藏經樓也被燒了。唐玄宗爲王時，常與各位王爺到寺院禮拜秀禪師，還留下了一支笛子放在寺院裏。玄宗離開寺院時，秀禪師召集弟子說道：「好好保管這支笛子，以後他有要的時候，就獻給他。」等到玄宗即位後，弟子達摩等人才明白秀禪師這番話是有預見之明的，便拿着這支笛子進獻給了玄宗皇帝。秀禪師一百歲時死於這座寺內，埋葬在龍門山，前來奔喪的僧人與老百姓多達幾千人，燕國公張說爲他撰寫了碑文。

義福

唐開元中，有僧義福者，上黨人也。梵行精修，相好端潔，縉紳士庶，翕然歸依。嘗從駕往東都，所歷郡縣，人皆傾向，擅施鉅萬，皆委之而去。忽一旦，召其學徒，告己將終。兵部侍郡張均、中書侍郎嚴挺之、刑部侍郎房琯、禮部侍郎韋陟，常所禮謁。是日亦同造焉。義福乃升座。爲門徒演法。乃曰：「吾沒於是日，當以訣別耳。」久之，張謂房曰：「某宿歲餌金丹，爾來未嘗臨喪。」言訖，張遂潛去。義福忽謂房曰：「某與張公遊有數年矣，張有非常之咎，名節皆虧。向來若終法會，足以免難，惜哉！」乃攜房之手曰：「必爲中興名臣，公其勉之。」言訖而終。及祿山之亂，張均陷賊庭，授僞署。房琯贊兩朝，竟立大節。（出《明皇雜錄》）

【譯文】

唐玄宗開元中業，有個僧人叫義福，是上黨人。他精心修習佛道，爲人端莊高潔，無論公卿大臣還是庶民百姓，都樂於跟他學道。他曾跟從皇帝去東都洛陽，沿途經過的郡縣，人人都仰慕嚮往他，專門給他的施捨就多達數萬，他都沒有接受就走了。忽有一天早上，他召集自己的門徒，告訴他們說自己即將逝世。兵部侍郎張均、中書侍郎嚴挺之、刑部侍郎房琯、禮部侍郎韋陟等，平日常來拜訪他，這天他們也都來了。義福像往常一樣準時登上講壇，給門徒們講說佛法。他說道：「我要在今天死去，要跟諸位訣別了。」過了好長時間，張均對房琯說：「我常年服用長生不老的金丹，從未參加過別人的喪禮。」說完，張均便偷偷地溜走了。義福突然間對房琯說：「我與張公交遊多年了。張均有非同尋常的災難，要在名譽與節操方面都蒙受損害。如若他能一直堅持到法會的終了，那就足能免除其災難。實在可惜呀！」他握着房琯的手說：「您一定會成爲唐朝中興的名臣。您要善自爲之！」說完就死了。等到安祿山謀反篡位時，張均爲叛賊抓獲，在安祿山臨時朝庭內被授爲重要官職，果然氣節名節皆虧。房琯則在平定叛亂，唐朝中興之後，再次襄贊皇朝，最終保持了大節。

神鼎

唐神鼎師不肯剃頭，食醬一郖。每巡門乞物，得粗布破衣亦著，得細錦羅綺亦著。於利真師座前聽，問真師曰：「萬物定否？」真曰：「定。」鼎曰：「闍梨言若定，何因高岸爲谷，深谷爲陵；有死即生，有生即死；萬物相糾，六道輪迴；何得爲定耶？」真曰：「萬物不定。」鼎曰：「若不定，何不喚天爲地，喚地爲天；喚月爲星，喚星爲月；何得爲不定？」真無以應之。時張文成見之，謂曰：「觀法師即是菩薩行人也。」鼎曰：「菩薩得之不喜，失之不悲；打之不怒，罵之不嗔；此乃菩薩行也。鼎今乞得即喜，不得即悲；打之即怒，罵之即嗔；以此論之，去菩薩遠矣。」（出《朝野僉載》）

【譯文】

唐代有個神鼎法師，不願意剃頭，能喫一斗醬。沿門乞討的時候，討得粗布破衣他就穿在身上，討得綾羅錦緞他也穿在身上。在利真法師的講座前面聽講佛法時，他向利真師道：「世間萬物有定還是不定？」利真說：「有定。」神鼎說：「如按禪師所說的萬物有定，爲什麼高岸能變成河谷，深谷能變成山嶺，有的死了又生了，有的生了又死了呢？萬物相因，六道循環，怎麼能說是有定呢？」利真說：「萬物不定。」神鼎說：「如果是不定，爲什麼不把天叫做地，把地叫做天，把月亮叫做星星，把星星叫做月亮呢？怎麼能說是不定呢？」利真無言以對。張文成看到神鼎時，對他說：「我看法師的行爲就跟菩薩一樣。」神鼎說：「菩薩的態度是，得到什麼不歡喜，失掉什麼不悲哀，有人打他他不怒，有人罵他他不惱；這纔是菩薩的行爲呢。我神鼎是乞得東西就高興，乞不到時就悲傷，有人打我我就怒，有人罵我我就惱；由此而論，我的行爲距離菩薩還遠着呢！」

廣陵大師

唐貞元中，有一僧客於廣陵，亡其名，自號大師。廣陵人因以大師呼之。大師質甚陋，好以酒肉爲食，常以穗裘，盛暑不脫，由是蚤蟣聚其上。僑居孝感寺，獨止一室，每夕闔扉而寢，率爲常矣。性狂悖，好屠犬彘，日與廣陵少年鬥毆，或醉臥道傍。廣陵人俱（俱原作懼，據明抄本、陳校本改）以此惡之。有一少年，以力聞。常一日，少年與人對博。大師大怒。以手擊其博局盡碎。少年曰：「呆兒，何敢逆壯士耶？」大師且罵而唾其面，於是與少年鬥擊，而觀者千數。少年卒不勝，竟遁去。自是廣陵人謂大師有神力，大師亦自負其力，往往剽奪市中金錢衣物。市人皆憚其勇，莫敢拒。後有老僧召大師至曰：「僧當死心奉戒。奈何食酒食，殺犬彘，剽奪市人錢物，又與少年同毆擊，豈僧人之道耶？一旦吏執以聞官，汝不羞天耶？」大師怒罵曰：「蠅蚋徒嗜羶腥耳，安能如龍鶴之心哉？然則吾道亦非汝所知也。且我清其中而混其外者，豈若汝齪齪無大度乎？」老僧卒不能屈其詞。後一日，大師自外來歸，既入室，閉戶。有於門隙視者，大師坐於席，有奇光，自眉端發，晃然照一室。觀者奇之，具告羣僧。羣僧來，見大師眉端之光相，指語曰：「吾聞佛之眉有白毫相光，今大師有之，果佛矣。」遂相率而拜。至明日清旦，羣僧俱集於庭，候謁廣陵大師。比及開戶，而廣陵大師已亡去矣。羣僧益異其事，因號大師爲大師佛焉。（出《宣室志》）

【譯文】

唐德宗貞元年間，有個僧人客居於廣陵，忘了叫什麼名字，自號爲「大師」，廣陵人因此就叫他大師。大師爲人粗野，喜歡喝酒喫肉，總穿着一件破爛棉袍，盛暑季節也不脫掉，上面生滿了跳蚤蝨子。他客居在廣陵的孝感寺，自己住在一間屋裏，每到天黑就關門睡覺，已經習以爲常了。他性格狂暴蠻橫，喜歡殺狗宰豬，天天與廣陵的年輕人打架鬥毆，有時喝醉了就躺在道旁。廣陵人因此而厭惡他。有個小夥子以力氣大聞名，這一天，他與別人賭博，大師突然無名火起，用手把賭局砸了粉碎。小夥子說道：「呆子！你怎麼敢惹我堂堂壯士呢？」大師邊罵邊唾他的臉，於是兩個人打在了一起，數以千計的人都來圍觀。那個大力士小夥子最後沒有打贏，結果逃跑了。從此，廣陵人都說大師有神力，大師本人也以力大而自負。他常常在市場上搶奪金錢衣物，商人都怕他兇猛，誰也不敢抗拒。後來有個老僧把大師叫到跟前說：「出家爲僧就應死守戒規。你怎麼喝酒喫肉、殺狗宰豬、搶奪市人錢物，又與年輕人打架鬥毆呢？難道這些是僧人應有的行爲嗎？一旦被差吏抓去告官，你不感到是天大的羞恥嗎？」大師憤怒地罵道：「蒼蠅蚊子自然喜歡腥臭的東西，哪能與清高的龍鶴相比呢！然而我所信奉的道理，也是你所不能瞭解的，況且我是清清白白而外表混濁的人，哪像你一樣內心骯髒胸懷狹窄呢！」老僧終於沒能說服他，後來有一天，大師從外面回來進屋之後關上了房門。有人從門縫裏看他，只見大師坐在牀上，眉端發出奇異的光芒，明晃晃地照遍全屋。看的人非常驚奇，便去告訴了羣僧，羣僧都來了，看到大師眉端的光相後，有人指着說：「我聽說佛的眉端就有白光，現在大師也有這樣的光，可見他果然成佛了。」於是大家紛紛禮拜。到了第二天清晨，羣僧都集會在院子裏，等候拜謁廣陵大師，等到開門請他時，廣陵大師已經不見了。羣僧對此事更爲驚異，於是稱大師爲「大師佛」。

和和

唐代國公主適滎陽鄭萬鈞，數年無子。時有僧和和者，如狂如愚，衆號爲聖。言事多中。住大安寺，修營殿閣。和和常至公主家，萬鈞請曰：「吾無嗣，願得一子，惟師降恩，可得乎？」師曰：「遺我三千疋絹，主當誕兩男。」鈞如言施之。和和取絹付寺，雲修功德。乃謂鈞曰：「主有娠矣，吾令二天人下，爲公主作兒。」又曰：「公主腹小，能並娠二男乎？吾當使同年而前後耳。」公主遂娠，年初歲終，各誕一子。長曰潛耀。少曰晦明。皆美丈夫，博通有識焉。（出《紀聞錄》）

【譯文】

唐朝代國公主嫁給了滎陽鄭萬鈞，婚後多年沒生兒子。當時有個僧人叫和和，既像瘋子又像傻子，大家稱他爲聖人。他預言吉凶禍福時，多數能夠說中。他住在大安寺，寺內正在修造殿閣。和和常到公主家，萬鈞對他請求道：「我沒有後代，想得到一個兒子，請求師父降恩於我，可以嗎？」和和說：「給我三千匹絲絹，公主能生兩個男孩。」萬鈞照他說的施捨了三千疋絲絹。和和將絲絹交給寺院，說是修造殿閣用的。他又對萬鈞說：「公主有孕了，我令兩位天人下來，給公主作兒子。公主肚子小，能同時懷下兩個男孩嗎？我要使這兩個男孩雖然生在同一年，但要一個在前一個在後。」公主真的懷了孕，在年初與歲末各生了一個男孩。這兩個男孩，大的叫潛耀，小的叫晦明。長大之後，都是美男子。而且學識淵博。

空如禪師

空如禪師者，不知何許人也。少慕修道，父母抑婚，以刀割其勢，乃止。後成丁，徵庸課，遂以麻蠟裹臂，以火爇之，成廢疾。入陸渾山，坐蘭若。虎不暴。山中偶見野豬與虎鬥，以藜杖揮之曰：「檀越不須相爭。」即分散。人皆敬之，無敢騃者。（出《朝野僉載》）

空如禪師不知屬於哪種類型的人。年輕時羨慕出家修道，父母逼他成婚時，他要用刀子割掉小便，父母只好作罷。後來成爲人丁，政府徵他服勞役，他便用麻繩塗上蠟纏在胳臂上，用火燒成殘廢，於是進了陸渾山，坐在寺廟裏。老虎在他面前也會變得很馴良，毫不兇暴。山中偶然遇見野豬與老虎搏鬥時，他用手杖驅趕道：「施主不必相爭。」雙方便乖乖地散開。人們都很敬重他，沒人敢對他有所輕慢。僧 些 唐貞元初，荊州有狂僧，些其名者，善歌河滿子。常遇伍伯乘醉，於途中辱之，令歌。僧即發聲，其詞皆陳伍伯從前隱慝也。伍伯驚而自悔。（出《酉陽雜俎》）

【譯文】

唐德宗貞元初年，荊州有個狂僧，他的名字叫些，善於唱《河滿子》歌。僧些有一次在路上遇見過喝醉的陳伍伯，伍伯借酒壯膽，侮辱僧些，強要他唱歌。僧些只好開口唱了起來，歌詞全是陳述伍伯從前的隱私與不爲人知的邪惡念頭。伍伯聽了又驚又怕，後悔不該侮辱他。

阿足師

阿足師者，莫知其所來，形質癡濁，神情不慧，時有所言，靡不先覺。居雖無定，多寓閿鄉。憧憧往來，爭路禮謁。山嶽檀施，曾不顧瞻。人或憂或疾，獲其指南者，其驗神速。時陝州有富室張臻者，財積鉅萬，止有一男。年可十七，生而愚騃，既攣手足，復懵語言，惟嗜飲食，口如溪壑。父母鐘愛，盡力事之，迎醫求藥。不遠千里。十數年後，家業殆盡。或有謂曰：「阿足賢聖，見世諸佛，何不投告，希其痊除。」臻與其妻，來抵閿鄉，叩頭抆淚，求其拯濟。阿足久之謂臻曰：「汝冤未散，尚須十年。愍汝勤虔，爲汝除去。」即令選日，於河上致齋，廣召衆多，同觀度脫。仍令齎致其男，亦赴道場。時衆謂神通，而觀者如堵。跂竦之際，阿足則指壯力者三四人，扶拽其人，投之河流。臻洎舉會之人，莫測其爲。阿足顧謂臻曰：「爲汝除災矣。」久之，其子忽於下流十數步外，立於水面。戟手於其父母曰：「與汝冤仇，宿世緣業。賴逢聖者，遽此解揮。儻或不然，未有畢日。」挺身高呼，都不愚癡。須臾沉水，不知所適。（出《集異記》）

【譯文】

不知道阿足師是從什麼地方來的，看他那副神志不清的樣子，還有那滿臉的傻氣，但只要他開口說點什麼，無不屬於先知先覺。他雖然居無定所，但多半住在閿鄉。門前人來人往，爭先恐後地拜訪他；山裏的大寺名僧，施主們卻懶得光顧。人們或有憂慮或有疾病，只要得到他的指點，無不立即應驗。當時陝州有個富戶叫張臻，家有財產一萬萬，可惜只有一廢物兒子。兒子現在十七歲了，生下來就愚呆。不但手腳痙攣，而且不會說話，一天到晚只知道喫，肚子永遠填不滿。父母十分疼愛，盡心盡力服侍，到處求醫求藥，不惜奔波千里。折騰了十幾年後，家產耗費殆盡。有人對老兩口說：「阿足是當今的聖人，現世的菩薩，爲什麼不去求求他，他會給你們解除痛苦的。」老兩口來到閿鄉，磕頭作揖，擦眼抹淚，苦苦哀求阿足相救。阿足想了半天，便對張臻說：「你身上的冤魂還沒有散去，還得十年才能了結。可憐你如此殷勤、虔誠，我馬上就爲你消除災難。」阿足讓他們選定日子，在河岸上擺下道場，儘量多召集些人來，共同觀賞度脫冤魂的情景，並讓他把兒子也帶到道場。到了那一天，衆人都以爲阿足要大顯神通，所以觀看如雲，圍得像一堵密不透風的牆一樣。正當大家踮腳伸脖子之際，阿足點出三四個壯漢，連拖帶拽就把張臻的兒子扔進了河裏。張臻與所有赴會的人，都猜不透阿足要幹什麼，阿足看着張臻對他說道：「我爲你除去災禍了！」過了好長時間，張臻兒子突然在下游十幾步遠的地方，站在水面上，用手指着他父母說：「我與你們的冤仇，是前生結下的因緣。幸遇聖人給我們當即解脫。倘若不然，永無終日。」他挺身高呼的樣了，一點也不呆癡。轉眼之間他又沉入水底，不知到哪裏去了。

鑑師

唐元和初，有長樂馮生者，家於吳，以明經調選於天官氏，是歲見黜於有司，因僑居長安中。有老僧鑑其名者，一日來詣，謂生：「汝吾姓也。」因相與往來，近歲餘。及馮尉於東越，既治裝，鑑師負笈來，告去。馮問曰：「師去安所詣乎？」鑑師曰：「我廬於靈巖寺之西廡下且久，其後遊長安中，至今十年矣。幸得與子相遇。今將歸故居，故來告別。然吾子尉於東越，道出靈巖寺下，當宜一訪我也。」生諾曰：「謹受教。」後數月，馮生自長安之任，至靈巖寺門，立馬望曰：「豈非鑑師所居寺乎？」即入而詣焉。時有一僧在庭，生問曰：「不知鑑師廬安在，吾將詣之。」僧曰：「吾曹數輩，獨無鑑其名者。」生始疑異，默而計曰：「鑑師信士，豈欺我耶？」於是獨遊寺庭，行至西廡下，忽見有羣僧畫像，其一人狀同鑑師。生大驚曰：「鑑師果異人也！且能神降於我。」因慨然泣下者久之。視其題曰：「馮氏子，吳郡人也。年十歲，學浮圖法，以道行聞，卒年七十八。」馮閱其題，益異之。（出《宣室志》）

【譯文】

唐憲宗元和初年，吳郡長樂縣馮生原以明經科考入吏部供職，這年被上司免除了官職，暫時客居在長安。有位老僧名字叫鑑，有一天來到馮生住處，對馮生說：「你與我是一個姓。」於是兩人互相來往了一年多的時間，交情甚密。等到馮生治辦好行裝，要到東越出任都尉時，鑑法師揹着書箱來向他辭行，馮生問道：「法師要去什麼地方呢？」鑑法師說：「我住的小屋在靈巖寺西廊下面，在那裏住了很久了，後來才雲遊到長安城裏，到現在已經十年了。值得慶幸的是，在長安認識了你。如今我要返回故居，所以來向你告別。然而你要去東越作都尉，正好路過靈巖寺山下，可以去訪問我一下的。」馮生應諾道：「一定遵囑前去拜訪。」過了幾個月，馮生自長安出前往東越赴任，走到靈巖寺門前，勒馬站定望了望說：「這不是鑑法師住的寺院嗎？」他立即下馬走了進去。這時正有一個僧人在庭院裏，馮生問他道：「不知鑑師住的小屋在什麼地方，我想到那裏去看看。」僧人說：「我們這裏有好多法師，獨獨沒有名字叫鑑的。」馮生開始有些懷疑，心裏合計道：「鑑法師乃是講究信用的人，哪能騙我呢。」於是一個人在寺院內遊覽起來。走到西廊下面時，忽然看見有許多僧人的畫像，其中一人的形狀與鑑法師一樣，馮生大爲驚奇地說：「鑑法師果然是個異人！而且能神奇地降臨到我的面前。」於是慨然淚下，心情久久不能平靜。馮生仔細看了看畫像下面的題辭只見下面寫道：「此人姓馮，吳郡人，十歲始學佛法，以道行高深聞名於世，終年七十八歲。」馮生看完題辭，更覺鑑法師神奇。

從諫

東都敬愛寺北禪院大德從諫，姓張氏，南陽人。徙居廣陵，爲土著姓。身長八尺，眉目魁奇。越壯室之年，忽頓悟真理，遂舍妻子從披削焉。於是研精禪觀，心境明白，不逾十載，耆年宿德。皆所推服。及來洛，遂止敬愛寺。年德併成，緇黃所宗。每赴供，皆與賓頭盧尊者對食，其爲人天欽奉若此。唐武宗嗣歷，改元會昌，愛馭鳳驂鶴之儀，薄點墨降龍之教，乃下郡國，毀塔廟，令沙門復初。諫公乃烏帽麻衣，潛於皇甫枚之溫泉別業。後岡上喬木駢鬱，巨石砥平。諫公夏日，常於中入寂，或補毳事。忽一日，頹雲駃雨，霆擊石傍大檀。雨至，諸兄走往林中，諫公恬然趺坐，若無所聞者。諸兄致問，徐曰：「惡畜生而已。」至大中初，宣宗復興內教，諫公歸東都故居。其子自廣陵來觀，適與遇於院門，威貌崇嚴，不復可識。乃拜而問從諫大德所居，諫公指曰：「近東頭。」其子既去。遂闔門不出。其割裂愛網（網原作剛，據明抄本改）又如此。鹹通丙戌歲夏五月。忽遍詣所信向家，皆謂曰：「善建福業。貧道秋初當遠行，故相別耳。」至秋七月朔，清旦，盥手焚香，念慈氏如來，遂右脅而臥。呼門人玄章等戒曰：「人生難得，惡道易淪，唯有歸命釋尊，勵精梵行。龍花會上，當復相逢。生也有涯，與爾少別。」是日無疾奄化，年有八十餘矣。玄章等奉遺旨，送屍於建春門外屍陁林中，施諸鳥獸。三日複視之，肌貌如生，無物敢近。遂覆以餅餌。經宿，有狼狐跡，唯啗餅餌，而豐膚宛然。乃依天竺法闍維訖，收餘燼，起白塔於道傍，春秋奉香火之薦焉。（出《三水小牘》）

【譯文】

洛陽敬愛寺北禪院的高僧從諫，本姓張，南陽人，遷居廣陵後，改爲土著人的姓。身長八尺，相貌魁梧。過了壯年期以後，忽然頓悟真理，於是拋棄老婆孩子出家削髮爲僧。他精心研習禪觀，心境瞭然明白，修行了不超過十年，許多資深德高的高僧大德，都對他深表推崇和佩服。等他來到洛陽後，便住在了敬愛寺。他的資歷與道德都已達到成熟階段，成爲佛僧與道人的宗師，每次赴會時，都與賓頭盧尊者坐在一起喫飯，他是如此的受人欽敬與供奉。唐武宗繼位後，改元會昌，他喜愛成仙長壽之道而鄙薄佛教，於是下令各處毀壞寺廟，讓僧人回鄉返俗。諫公便頭戴黑布帽身穿麻布衣，潛藏到皇甫枚之溫泉別墅裏。後山上林木參天，巨石平坦，諫公於炎熱的盛夏常常在這裏端坐入定，求學道事。有一天，濃雲驟雨突然湧了上來，雷電轟擊着石旁邊的大檀樹。暴雨到來時，一起修練的各位兄弟紛紛跑進樹林躲避，諫公則靜靜地盤腿坐在原處，好像沒有聽到什麼動靜一樣，兄弟們問他爲什麼這樣，諫公從容答道：「只因厭惡那幫畜生而已。」唐宣家大中初年，佛教復興，諫公又回到洛陽故居。他的兒子有一天從廣陵來看望他，正巧在寺院門口與他相遇，兒子長得高大魁偉，有些認不出來了。兒子向他施禮，問他從諫高僧住在什麼地方，從諫用手指了指說道：「就在那邊的東頭。」兒子去了之後，他回到自己屋裏關上房門再也不出來。這就是這樣的割裂情網斷絕塵緣！懿宗鹹通丙戊年夏季五月，從諫老家的人突然普遍地收到他所寫的信，他在這些信裏都是告訴家裏人說：「要好好供奉佛教，積善修德。貧道秋初要遠行，所以寫信與你們告別。」到了秋季七月初一日清晨，從諫洗完手點上香，反覆唸誦我佛如來，然後右側向下躺在牀上，招呼門徒玄章等來到面前，告誡他們道：「人生多難，世道險惡，稍有不慎，極易沉淪；唯有歸依佛法，精誠守戒修行，方能救拔超脫。來日龍花會上，還能與諸位相逢。人之生命有限，我今與你們暫別。」過一天，從諫無病而亡，享年八十餘歲。玄章等人遵照師父遺囑，把他的屍體送到建春門外停放屍體的山林裏，奉獻給飢餓的鳥獸。第三天再去看時，肌體的樣子與活的時候相同，沒有鳥獸敢於靠近，於是在屍體上蓋了一層乾糧食物。過了一宿，見有豺狼狐狸之類獸曾經光顧的痕跡，但它們只吃掉了乾糧食物，屍體的肌膚仍然完好無損。玄章等人便依照天竺的辦法將遺體火化完了，收藏起骨灰在道旁建起一座白塔，將骨灰存放在塔內，年年供奉香火。

卷第九十八 異僧十二

李德裕 齊州僧 抱玉師 束草師 惠寬　素和尚　懷信　佛陀薩　興元上座　趙蕾　

懷浚 智者禪師　法本

李德裕

唐相國李德裕爲太子少保分司東都，嘗召一僧，問己之休咎。僧曰：「非立可知。願結壇設佛像。」僧居其中，凡三日。謂公曰：「公災戾未已，當萬里南去耳。」公大怒，叱之。明日，又召其僧問焉，慮所見未仔細，請更觀之。即又結壇三日，告公曰：「南行之期，不旬月矣。不可逃。」公益不樂，且曰：「然則吾師何以明其不妄耶？」僧曰：「願陳目前事爲驗，庶表某之不誣也。」公曰：「果有說也。」即指其地曰：「此下有石函，請發之。」即命窮其下數尺，果得石函，啓之亦無睹焉。公異而稍信之，因問：「南去誠不免矣？然乃遂不還乎？」僧曰：「當還耳。」公訊其事，對曰：「相國平生當食萬羊，今食九千五百矣。所以當還者，未盡五百羊耳。」公慘然而嘆曰：「吾師果至人。且我元和十三年，爲丞相張公從事於北都，嘗夢行於晉山，見山上盡目皆羊，有牧者十數，迎拜我。我因問牧者，牧者曰：『此侍御平生所食羊。』吾嘗記此夢，不泄於人。今者果如師之說耶，乃知陰騭固不誣也。」後旬日，振武節度使米暨遣使致書於公，且饋五百羊。公大驚，即召告其事。僧嘆曰：「萬羊將滿，公其不還乎！」公曰：「吾不食之，亦可免耶。」曰：「羊至此，已爲相國所有。」公戚然。旬日，貶潮州司馬，連貶涯州司戶。竟沒於荒裔也。（出《宣室志》）

【譯文】

唐朝宰相李德裕在任太子少保分管東都洛陽時。曾經召見一位僧人，讓他占卜自身吉凶。僧人說：「這不是馬上就能知道的。我要設立祭壇和佛像，才能觀察出來。」祭壇設好後，僧人居於其中，一共過了三天，他對李公說：「你的災難還沒有結束，你要到萬里之遙的南方去。」李公大怒，大聲地呵叱了他一頓。第二天，他又召見這位僧人問卜，對他說：「我擔心你昨天看得不仔細，今天請你重新觀察一下。」於是又設祭壇觀察了三天，僧人告訴李公道：「你離南行的日期，不足一個月了。這是逃脫不了的。」李公更爲不高興，並且質問道：「然而，師父怎麼能夠證明你說的話不是隨便胡說的呢？」僧人說：「我可以說件眼前的事作爲驗證，略微表示一下我的話絕非欺人之談。」李公說：「你果然有說詞呀！」僧人當即指着一個地方說：「這下面有隻石盒子，請你挖開看看。」李公立即命人往下挖了幾尺深，果然挖出一隻石盒子，打開盒子什麼也沒看見。李公有些驚異，對他的話有點相信了，於是便問道：「到南方去看來確定是免不了的事了，然而去了之後就回不來嗎？」僧人說：「能回來的。」李公詢問他這是怎麼回事，僧人對他說：「相國平生應當喫一萬隻羊，現在吃了九千五百隻了。說你能夠回來的理由，就是因爲還差五百隻羊而已。」相國傷心地嘆道：「師父果然是個了不起的人呀！我在元和十三年，在北都爲張丞相從事時，曾夢到正在晉山走路，看見山上滿眼都是羊，有十幾個牧羊人迎着我施禮，我就詢問他們，牧羊人說：『我們在這裏放牧的，就是您平生所喫的羊』我過去一直記着這個夢，沒有向別人透露過。今天果然像師父說的一樣呀。由此便知陰德之事確實不是騙人的。」過了十天，振武節度使米暨派人給相國送書信，並且贈給他五百隻羊。李相國大爲喫驚，立即召見僧人告訴了他這件事。僧人嘆道：「一萬隻羊要夠數了，相國公南行可要回不來了！」李相國說：「我不食這些羊，也是可以避免的嘛。」僧人說：「羊即到這裏，就已爲相國所有。」李相國非常愁悶。第十天，李相國被貶爲潮州司馬。接着又貶爲崖州司戶。最終死在荒涼的邊遠地區。

齊州僧

史論在齊州時，出獵至一縣界。憩蘭若中，覺桃香異常，訪其僧。僧不及隱。言近有一人，施二桃，因從經案下取出，獻論。大如飯碗。論時飢，盡食之。核大如雞卵。論因詰其所自，僧笑曰：「向實謬言之。此桃去此十餘里，道路危險。貧道偶行腳見之，覺異，因掇數枚。」論曰：「願去騎從，與和尚偕往。」僧不得已，導論出荒榛中。經五里許，抵一水。僧曰：「恐中丞不能渡此。」論志訣往，乃依僧解衣，載之而浮。登岸，又經西北，涉二水，上山越澗，數里至一處。奇泉怪石，非人境也。有桃數百株，枝幹掃地，高二三尺，其香破鼻。論與僧各食一串，腹飽矣。論解衣，將盡力包之。僧曰：「此域靈境，不可多取。貧道常聽長老說：「昔有人亦嘗至此，懷五六枚，迷不得出！」論亦疑僧（僧原作生，據明抄本改）非常，取兩顆而返。僧切戒論不言。論至州，使召僧，僧已逝矣。（出《酉陽雜俎》）

【譯文】

史論在齊州的時候，出外打獵走到一個縣的邊界。他在一座寺廟裏歇息，聞到一股非常香的桃子味，便問這裏的僧人。僧人來不及隱瞞。就說附近有個人施捨給他兩枚桃子，於是便從經案下面拿出來獻給了史論。桃子大如飯碗。史論當時餓了，把桃子全吃了。桃核像雞蛋那樣大。喫完之後，史論詳細盤問桃子的來歷，僧人笑着說：「剛纔我說的，其實是假話。這桃子離此地十多里遠，道路又很危險。貧道偶然間走到那裏看見了，覺得奇異，於是摘了幾個。」史論說：「我願扔下馬與隨從人員，跟和尚一起去。」僧人不得已，只好帶他去。他們穿過灌木叢，走了五里左右，到了一條河邊，僧人說：「史中丞恐怕不能渡過這條河。」史論堅決要過，便依照僧人的樣子脫掉衣服，用手舉着衣服遊了過去。上岸後，又經西北方向，涉過兩條河，爬山越澗，走了好幾裏，來到一個地方，只見到處是奇泉怪石，與人間大不一樣。這裏有幾百棵桃樹，枝條垂到地上，樹高只有二三尺，散發着沖鼻的香味。史論與僧人各吃了一串，肚子便飽了。史論脫下衣服，想盡量多包幾個，僧人說：「這個地方是仙境，不可多拿。貧道常聽方丈說，過去有人也曾到過這裏，帶了五六枚桃子，結果迷路出不去了。」史論也懷疑僧人不是尋常人，只拿了兩顆就往回走。僧人極力勸誡史論，回去之後不要跟任何人說起此事。史論回到齊州後，派人去叫僧人來，僧人卻已經消失了。

抱玉師

抱玉師以道行聞，居長安中，師而事者千數。每夕獨處一室，闔戶撤燭。嘗有僧於門隙視之，見有慶雲自口中出。後年九十卒，時方大暑，而其屍無萎敗。唐宰相第五琦與師善，及卒，來治喪。將以香乳灌其口，已而有祥光自口出，晃然四照。公甚奇之。或曰。佛有慶祥光，今抱玉師有之，真佛矣。（出《宣室志》）

【譯文】

抱玉禪師以道行高深聞名於世，住在長安城內，拜他爲師的門人弟子數以千計。每天夜晚他獨處一室，關着門窗不點燈燭。曾有個僧人從門縫裏去看他，見有一片祥雲從他的嘴裏飄了出來。抱玉師後來在九十歲時去世，當時正是盛夏酷暑，但他的屍體一點也不腐敗。唐朝宰相府中的第五琦與抱玉師關係密切，抱玉師去世時第五琦前來弔喪。他用香奶汁往抱玉師的嘴裏灌，灌完之後，見有祥光從嘴裏射出來，明晃晃地照射着四面。第五琦非常驚奇。有人說，佛的嘴裏就有祥慶之光，如今抱玉師也有這種光，可見他是真佛。

束草師

長安平康坊菩提寺，先有僧，不言姓名，常負束藁，坐臥于于寺西廊下，不肯住院，經數年。寺綱維或勸其住房。曰：「爾厭我耶？」其夕，遂以束藁焚身。至明，唯灰燼耳，無血菺之臭。衆方知爲異人，遂塑灰爲僧於佛殿上。世號爲束草師。（出《酉陽雜俎》）

【譯文】

長安平康坊菩提寺裏，原先有個僧人，自己從來不說姓名，常常揹着一捆川芎，整天呆在寺廟西面的廊檐下，不願住在寺院裏，就這樣一連過了好幾年。寺院裏有個管事的和尚勸他到僧房裏去住，他卻說：「你們這樣厭惡我嗎？」那天夜晚，他便用那捆川芎把自己燒化了，到天亮時，只剩下一堆灰燼，沒有半點血腥味。衆人這才知道他是個異人，便用他燒剩的灰塑了他的像，供在佛殿上。世人稱他爲束草師。

惠寬

綿州靜慧寺僧惠寬，先時年六歲，隨父設黃籙齋。衆禮石天尊像。惠寬時在，不肯禮，曰：「禮則石像遂倒，不勝致也。」既禮而天尊像果倒，腰已折矣。後出家在寺。寺近池，人多撲魚爲業。惠寬與受戒，且曰：「爾輩不當以此爲給，吾能令汝所得，不失於舊。」因指其池畔，盡生菌蕈。魚人採之，省力得利。後人呼爲和尚蕈也。（出《成都記》）

【譯文】

綿州靜慧寺僧人惠寬，當年他僅六歲的時候，跟隨父親擺設道教的齋場。人們信奉道教，都給天尊的石像施禮。惠寬當時在場，卻不肯施禮，他說：「我若施禮，石像就會倒了，弄得不可收拾。」他施禮之後，天尊的石像果然倒下，腰已經摔折了。惠寬後來出家住進了寺院。寺院附近有個池塘，許多人在池塘捕魚爲業。惠寬給他們講解佛教戒規，讓他們受戒，不要殺生，並且說：「你們不要以捕魚的收入維持生活，我能讓你們所得的收入不低於捕魚。」於是用手指了指池畔，池畔頓時生滿了香菇。漁民都去採磨菇，與捕魚相比，即省力氣又能多賣錢，後來，人們稱這種蘑爲和尚蘑。

素和尚

長安興善寺素和尚院庭有青桐數株，皆素之手植。唐元和中，卿相多遊此院。桐至夏有汗，污人衣如輠脂，不可浣。昭國鄭相，嘗與丞郎數人避暑，惡其汗，渭素曰：「弟子爲和尚伐此桐，各植一鬆也。」及暮，素戲祝樹曰：「我種汝二十餘年，汝以汗爲人所惡，來歲若復有汗，我必薪之。」自是無汗矣。素公不出院，轉法華經三萬七千部。夜常有狼子聽經。齋時，有烏鵲就案（酉陽雜俎續五案作掌）取食。長慶初，有僧玄幽題此院詩云：「三萬華經三十春，半生不蹋院門塵。」當時以爲佳句也。（出《酉陽雜俎》）

【譯文】

長安興善寺素和尚的庭院裏有幾棵青桐樹，都是素和尚親手栽植的。唐憲宗元和年間，朝廷的卿相們經常到這座院裏遊覽。青桐樹每到夏天就往外淌汗，沾到人的衣服上就像車上的潤滑油一樣，沒法洗掉，昭國鄭相曾與丞郎數人來這裏避暑，因爲厭惡青桐樹上的汗，便對素和尚說：「弟子給和尚把這幾棵青桐伐掉算了，伐一棵青桐就給你栽一棵松樹。」到天黑時，素和尚開玩笑對青桐樹說：「我種了你二十多年了，你因爲流汗被別人所厭惡。明年如果再有汗，我一定把你當木柴燒。」從此之後，這幾棵青桐樹就不再淌汗了。素和尚從不出院門，整年坐在屋裏抄經書，共抄寫《法華經》三萬七千部。夜裏經常有狼來聽他讀經。喫飯時常有烏鴉與喜鵲飛到桌子上啄取食物。唐穆宗長慶初年，有位僧人玄幽給這個庭院題的詩道：「三萬華經三十春，半生不踏院門塵。」當時的人認爲這兩句詩是佳句。

懷信

揚州西靈塔，中國之尤峻峙者。唐武宗末，拆寺之前一年，有淮南詞客劉隱之薄遊明州。夢中如泛海，見塔東渡海。時見門僧懷信居塔三層，憑欄與隱之言曰：「暫送塔過東海，旬日而還。」數日，隱之歸揚州，即訪懷信。信曰：「記海上相見時否？」隱之瞭然省記。數夕後，天火焚塔俱盡，白雨如瀉，旁有草堂，一無所損。（出《獨異志》）

【譯文】

揚州的西靈塔是中國最高的佛塔。唐武宗末年，在拆毀寺廟的頭一年，淮南有個詞客劉隱之，到明州去旅遊，夢到自己好像在漂洋過海，看見西靈塔正在泛海東渡。同時看到守護寺塔大門的僧人懷信正在第三層塔上，靠着塔上的欄杆與劉隱之說道：「我現在暫時護送寺塔渡過東海，十天後再返回來。」過了幾天，劉隱之從明州回到揚州，立即去訪問懷信。懷信說：「你還記得在海上與你相見時的情況不？」劉隱之豁然想了起來。幾天之後，突然起火把塔燒光了，塔上的白灰以及瓦礫像大雨一樣落下來，塔旁的草房卻一點也沒有損壞。

佛陀薩

有佛陀薩者，其籍編於岐陽法門寺。自言姓佛氏，陀薩其名也。常獨行岐隴間，衣黃持錫。年雖老，然其貌類童騃。好揚言於衢中，或詬辱羣僧。僧皆怒焉。其資膳裘紵，俱乞於里人。里人憐其愚，厚與衣食，以故資用獨饒於羣僧。陀薩亦轉均於裏中窮餓者焉，里人益憐其心。開成五年夏六月，陀薩召裏中民告曰：「我今夕死矣，汝爲吾塔瘞其屍。」果端坐而卒。於是裏中之人，建塔於岐陽之西岡上，漆其屍而瘞焉。後月餘，或視其首，發僅寸餘，弟子即剃去。已而又生，里人大異，遂扃其戶，竟不開焉。（出《宣室志》）

【譯文】

有個叫佛陀薩的僧人，他的名籍編在岐陽法門寺。他自己說是姓佛，陀薩是他的名字。他常常一個人在岐陽的鄉村行乞，穿的是道教徒常穿的黃衣服，手裏拿着佛僧離不了的錫杖。年紀雖然老了，然而相貌就像不懂事的孩子一樣。他喜歡在大庭廣衆之中大聲說話，或者辱罵其他僧人。僧人對他又氣又恨。他的喫喝穿戴都是跟鄉里人乞討來的。鄉里人可憐他愚呆，格外多給他衣食，所以他的費用比其他僧人都富裕。佛陀薩也把自己寬裕的東西勻給鄉里的窮苦人，鄉里人於是更喜愛他的善良心腸。開成五年夏季六月，陀薩召集起鄉里人，告訴他們說：「我今晚上就要死了，你們要爲我建一座塔，把我的屍體葬在裏面。」到了晚上，他果然端坐着死去了。鄉里人於是在岐陽的西山崗建起佛塔，把他的遺體安葬在裏面。一個多月之後，有人看到他的頭髮長出一寸多長，弟子們便去剃掉了。剃完之後又長了出來，鄉里人大爲驚異，便把塔門鎖住了，再也打不開。

興元上座

興元縣西墅有蘭若，上座僧常飲酒食肉，羣輩皆效焉。一旦多作大餅，招羣徒衆，入屍陁林。以餅裹腐屍肉而食，數啖不已。衆僧掩鼻而走。上座曰：「汝等能食此肉，方可食諸肉。」自此緇徒因成精進也。（出《云溪友議》）

【譯文】

興元縣西郊有座寺廟，上座僧人常常喝酒喫肉，下面的許多僧人都跟着效仿。有一天早上寺廟裏做了許多大餅，上座僧人招呼着一羣門徒，走進了專門停放屍體的山林。他用大餅包着腐屍的肉喫，一塊一塊地喫起來沒完。僧人們一個個捂起鼻子就跑。上座僧卻說：「你們只有能喫此肉，才能喫其他的肉。」從此以後，佛教徒因爲能喫此物更修行精深了。

趙蕃

唐國子祭酒趙蕃，大和七年爲南宮郎。忽一日，有僧乞食於門且謂，其家僮曰：「吾願見趙公。可乎？」家僮告蕃，蕃即命延入與坐。僧乃曰：「君將有憂，然亦可禳去。」蕃即拜而祈之。僧曰：「遺我裁刀一千五百、庶可脫君之禍。不然，未旬日，當爲東南一郡耳。」蕃許之，約來日就送焉，且訪其名暨所居。僧曰：「吾居青龍寺，法安其名也。」言已遂去。明日，蕃即辦送之。使者至寺，以物色訪羣僧，僧皆不類。且詢法安師所止，周遍院宇，無影響蹤跡。後數日，蕃出爲袁州刺史。（出《宣室志》）

【譯文】

唐朝國子祭酒趙蕃，文宗大和七年時任南宮郎。一天，忽然有個僧人到他門前討飯，並且對僮僕說：「我要見見你家趙公。可以嗎？」僮僕報告了趙蕃，趙蕃就讓把僧人領進屋，又讓他坐下。僧人說：「你要面臨憂患，但這憂患也是可以消除的。」趙蕃急忙施禮祈求消除之法，僧人說：「送給我一千五百把剪刀，說不上就能解除你的禍患。不然，你要離開朝廷而去東南一個郡任職。」趙蕃答應了他，約定明天把剪刀送去，並且詢問僧人的名字與住所，僧人說：「我住在青龍寺，法安是我的名字。」說完他就走了。第二天，趙蕃就備齊了剪刀派人給送去。使者到了青龍寺時，根據相貌在僧人羣裏查找法安，僧人們一個個都不像。他便詢問法安師父在什麼地方。全寺廟都找遍了，也沒見到法安的音訊和蹤跡。過了幾天，趙蕃離開京城出任袁州刺史。

懷浚

秭歸郡草聖僧懷浚者，不知何處人。唐乾寧初到彼，知來藏往，皆有神驗。愛草書，或經、或釋、或老，至於歌詩鄙瑣之言，靡不集其筆端。與之語，即阿唯而已，里人以神聖待之。刺史於公以其惑衆，系而詰之。乃以詩代通狀曰：「家在閩川西復西，其中歲歲有鶯啼。如今不在鶯啼處，鶯在舊時啼處啼。」又詰之，復有詩曰：「家住閩川東復東，其中歲歲有花紅。而今不在花紅處，花在舊時紅處紅。」郡牧異而釋之。詳其詩意，似在海中，得非杯渡之流乎？行旅經過，必維舟而禮謁，告其吉凶，唯書三五行，終不明言，事往果驗。荊南大校周崇賓謁之，書字遺之曰：「付皇都勘。」爾後入貢，因王師南討，遂縶於南府，竟就戮也。押衙孫道能謁之，書字曰：「付竹林寺。」其年物故，營葬乃古竹林寺基也。皇甫鉉知州，乃畫一人荷校，一女子在旁。後爲娶民家女遭訟，錮身入府。波斯穆昭嗣幼好藥術，隨其父謁之，乃畫一道士乘雲把胡盧，書雲：「指揮使高牒衙推。」穆生後以醫藥有效，南平王高從誨與巾裹，攝府衙推。王師伐荊州，師寄南平王詩云：「馬頭漸入揚州路。親眷應須洗眼看。」是歲輸誠淮海，獲解重圍。其他不可殫記。或一日，題庭前芭蕉葉上雲：「今日還債。幸州縣無更勘窮。」來日爲人所害，屍首宛然，刺史高公爲之荼毗之。（出《北夢瑣言》）

【譯文】

秭歸郡草聖僧人懷浚，不知是什麼地方人，唐昭宗乾寧初年到了秭歸。他能預測未來的事情，每次都像神靈一樣準確。愛好草書，對於儒教、佛教、道教等思想學說，乃至於詩歌、筆記、小說等文字，無不廣泛涉獵，都能駕馭運用。別人跟他說話時，他只是哼哼哈哈而已。鄉里人都把他當做神人聖人看待。秭歸刺史於公以「惑衆」之罪名把他綁了去審問，他用詩歌代替狀子道：「家在閩川西復西，其中歲歲有鶯啼。如今不在鶯啼處，鶯在舊時啼處啼。」又一次審問他，他又用詩回答道：「家住閩川東復東，其中歲歲有花紅。而今不在紅花處，花在舊時紅處紅。」郡守以爲他是異人，就把他釋放了。推究他的那兩首詩的含義。似乎說的是在海中的事，懷浚莫非是杯渡之流嗎？過路的行人在路過此地時，必定泊船停車前去訪問他。他在告訴人家吉凶之事時，只寫幾句文字，一直不明說。事過之後，往往都能應驗。荊南大校尉周崇賓訪向他時，他寫了幾個字送給他，這幾個字是：「付皇都勘」。爾後氏入朝進貢，因爲朝廷軍隊南下討伐，周崇賓被拘囚在南府，終於被殺死了。押衙孫道能訪向他時，他寫的幾個字是：「付竹林寺」。這年孫道能死了，安葬的地點就是過去一座竹林寺的舊址。皇甫鉉知州訪問他時，他畫了一個人帶着枷，有一女子在旁邊。後來皇甫鉉因爲娶了民家女子一事吃了官司，被關押在官府裏。波斯人穆昭嗣年幼時愛好製藥的技術，跟着父親去訪問懷浚時，懷浚畫了一個道士手把胡盧坐在雲端，並在畫上題字道：「指揮使高牒衙推。」穆昭嗣後來因爲藥做得好，很有療效，南平王高從海給一套官服，讓他統攝府內衙推。南平王出師討伐荊州時，懷浚師寄給南平王兩句詩：「馬頭漸入揚州路，親眷應須洗眼前。」這一年南平王輸誠於淮海，才得以解脫了重圍。類似的例子很多，其他的就不能一件件都寫在這裏了。有一天，懷浚在院子內的芭蕉葉上題寫道：「今日還債。」因爲州縣之中沒有比他更貧窮的，所以當天並沒人殺害他。後來有一天被人害死了，屍體就象活着時一樣，表情很自然，刺史高公將他遺體火化了。

智者禪師

唐越州山陰縣有智禪師。院內有池，恆贖生以放之。有一鼉，長三尺，恆食其魚。禪師患之，取鼉送向禹王廟前池中。至夜還來。禪師咒之曰：「汝勿食我魚，即從汝在此。」鼉於是出外放糞，皆是青泥。禪師每至池上，喚鼉即出，於師前伏地。經數十年，漸長七八尺。禪師亡後，鼉亦不復見。（出《朝野僉載》）

【譯文】

唐代，越州山陰縣有個智禪師。寺廟院裏有個池塘，他經常贖回被人撲撈的生物放到池塘裏。池塘裏有一隻大鱷魚，有三尺長，總喫池塘裏的魚。禪師把它當作禍患，便把它送到禹王廟前面的池塘裏去了。到了夜晚，這隻大鱷魚又自己回來了。禪師對它詛咒道：「你不喫我的魚，就隨你呆在這裏。」從此，鱷魚到池塘外面排糞時，排出的全是黑泥。禪師到池邊一召喚它就爬上來，趴在禪師面前。過了幾十年，這隻鱷魚慢慢長到七八尺長。禪師去世後，鱷魚也看不到了。

法本

晉天福中，考功員外趙洙言：近日有僧自相州來。雲：「貧道於襄州禪院內與一僧名法本同過夏，朝昏共處，心地相洽。法本常言曰：『貧道於相州西山中住持竹林寺，寺前有石柱。他日有暇，請必相訪。』」其僧追念此言，因往彼尋訪。洎至山下村中，投一蘭若寄宿。問其村僧曰，此去竹林寺近遠。僧乃遙指孤峯之側曰：「彼處是也。古老相傳，昔聖賢所居之地。今則但有名存焉，故無院舍。」僧疑之，詰朝而往。既至竹林叢中，果有石柱，罔然不知其涯涘。當法本臨別雲：「但扣其柱，即見其人。」其僧乃以小杖扣柱數聲。乃風雨四起，咫尺莫窺。俄然耳目豁開，樓臺對峙，身在山門之下。逡巡，法本自內而出，見之甚喜，問南中之舊事。乃引其僧，度重門，升祕殿，參其尊宿。尊宿問其故，法本雲：「早年相州同過夏，期此相訪，故及山門也。」尊宿曰：「可飯後請出，在此無座位。」食畢，法本送至山門相別。既而天地昏暗，不知所進。頃之，宛在竹叢中石柱之側，餘並莫睹。即知聖賢之在世，隱顯難涯，豈金粟如來獨能化見者乎。（出《玉堂閒話》）

【譯文】

晉朝天福年間，考功員外趙洙說，近日有個僧人從相州來到京城，對他說：「貧道在襄州禪院裏與一個叫法本的僧人一起避暑，朝夕共處，情投意合。法本經常說：『貧道在相州西山中住持竹林寺，寺前有石柱。他日有閒暇時，請你一定去訪向我。』」這位僧人一直惦記着法本的話，便去相州尋訪法本。他到了相州西山下的村莊，在一座寺廟裏寄宿。他問村裏的僧人，去竹林寺還有多遠。村中僧人指着遠處孤峯的側面說：「那個地方就是竹林寺。自古以來代代相傳，說那個地方是從前聖賢所居之地。但是現在只保留下竹林寺的名稱，並沒有寺院房舍。」這位僧人表示懷疑，第二天一早就朝那裏走去。走到竹林叢中，果然看到有石柱，但除了石柱之外，再也看不到可供找尋的標誌。他想起法本臨別時說過，只要敲上石柱就能見到他本人，於是就用手中的小錫杖敲了石柱幾下。頓時風雨四起，眼前漆黑一團，咫尺之內都看不見東西。眨眼之間又豁然開朗，耳目爲之一新，只見樓臺雙雙聳立，自己就站在寺廟的山門跟前。不大一會兒，法本從寺內走了出來，兩人相見十分高興，又問起當初在襄州相處時的往事，然後就領着這位僧人穿過重門，走上祕殿，參見法本的老前輩。老前輩詢問法本爲什麼領進這位僧人來，法本說：「早年在相州一起避暑時，約他來此訪問我，所以他纔來到山門下的。」老人家說：「請他喫過飯後就出去吧。在這裏沒有他的座位。」喫完飯後，法本送他到山門。於是兩人相別。他與法本剛剛分手，就見眼前天昏地暗，不知該往哪裏走。轉眼之間，他已站在竹林叢中石柱旁邊，剛纔看到的一切全不見了。由此可知，古代聖賢在世間是存在的，只不過他們的存在或隱或顯很難辨清而已；豈止像金粟如來等能夠化身而出現在世上呢！

卷第九十九 釋證一

僧惠祥 阿育王像 王淮之 惠凝 靈隱寺　侯慶　大業客僧　蛤像　光明寺　十光佛　李大安　韋知十 劉公信妻

僧惠祥

東晉義熙初，金陵長幹寺僧惠祥與法向連堂而居。夜四更中，惠祥遙喚向暫來。嚮往視祥，祥仰眠，交手胸（胸原作腦，據明抄本改）上。雲：「可解我手足繩。」向曰：「並無繩也。」惠祥因得轉動，雲：「適有人衆縛我手足，鞭棰交下，問何故齧蝨，又語祥雲：『若更不止，當入於兩山間磕之。』」祥自後戒於齧蝨焉。（出《三教珠英》）

【譯文】

東晉義熙初年。金陵長幹寺的兩個和尚惠祥與法向，住的房子緊挨着。一天夜裏四更時分，惠祥隔牆遠遠地呼喚法向過來一下，法向便過來看惠祥，見他仰臥而睡，兩手交叉着放在胸上，說：「給我解開手腳上的繩索。」法向說：「你的手腳上並沒有繩索呀。」惠祥於是能夠轉動身子了，他說：剛纔有許多人捆住我的手腳，鞭子棍子一塊打，問我爲什麼咬蝨子，還對我說：『如果再不停止咬蝨子，就把你放在兩座山中間，讓山磕碰你。』」打這以後，惠祥戒絕了咬蝨子的習慣。

阿育王像

長沙寺有阿育王像，相傳是阿育王女所造。太元中，夜浮至江津，漁人見異光如晝，而諸寺以千人迎之，嶷然不動。長沙寺翼法師者，操行精苦，乃率十僧，至誠祈啓，即使就輦。至齊末，像常夜行，不知者以槊刺之，作銅聲而倒。每南朝大事及災役，必先流汗數日。自像教以來，最爲靈應也。（出《渚宮遺事》）

【譯文】

長沙寺裏有一尊阿育王的塑像，相傳是阿育王的女兒塑的。東晉太元年間，塑像在夜晚漂游到了江津，漁民看見塑像放射着奇異的光芒，照得周圍跟白天一樣明亮，各個寺院集合了上千人前來迎接，但是塑像挺立不動。長沙寺的翼法師一向修行精苦，他率領十位僧人極爲虔誠地祈請佛像啓程，佛像便很快上了車。到了南齊末年，阿育王的塑像常常在夜間行走，不知這是阿育王的人便用槊去刺它，塑像發出銅器撞擊的聲音，倒在地上。每當南朝有什麼大事與災患發生時，阿育王塑像必定流幾天汗。自從供奉佛像以來，這些事情最爲靈驗。

王淮之

宋王淮之字元曾，琅琊人也。世尚儒業，不信佛法。常謂身神俱滅，寧有三世耶？元嘉中，爲丹陽令。十年，得病絕氣，少時還復暫蘇。時建康令賀道力省疾，適會下牀。淮之語道力曰：「始知釋教不虛，人死神存，信有徵矣。」道力曰：「明府生平置論不爾，今何見而乃異之耶？」淮之斂眉答雲：「神實不盡，佛教不得不信。」語訖而終。（出《冥祥記》）

【譯文】

劉宋南朝有個叫王淮之的，字元會，琅琊人。他向來崇尚儒家學說，不相信佛教，常說精神與肉體一樣都會死滅，哪有靈魂能夠不斷託生再世的道理呢？元嘉年間，王淮之爲丹陽縣令，元嘉十年時，他因患病而氣絕身亡，不大一會兒又暫時甦醒過來了。當時，建康縣令賀道力前來看望他的病情，正趕上王淮之甦醒過來在下牀，王淮之告訴賀道力說：「我現在開始知道，佛教的道理不是虛假的，佛教認爲人死了之後精神仍然存在，確實是有驗證的。」賀道力說：「你一向不相信佛教，今天怎麼見你大不一樣了呢？」淮之莊重地說：「精神確實是不會死滅的，佛教不能不相信。」說完就死了。

惠凝

元魏時，洛中崇真寺有比丘惠凝死七日還活。雲：「閻羅王檢閱，以錯名放免。」惠凝具說過去之事，有比丘五人同閱。一比丘雲寶明寺智聖，以坐禪苦行，得昇天堂。有一比丘是般若寺道品，以誦涅槃經四十卷。亦昇天堂。有一比丘雲是融覺寺曇謨最，講涅槃、華嚴，領衆千人。閻羅王曰：「講經者，心懷彼我，以驕凌物，比丘中第一粗行。今唯試坐禪誦經，不問講經。」其曇謨最曰：「貧身立道已來，唯好講經，實不諳誦。」閻羅王令付司，即有青衣十人，送曇謨最向西北門，屋舍皆黑，似非好處。有一比丘雲是禪林寺道弘，自雲：「教化四輩檀越，造一切經人中像十軀。」閻羅王曰：「沙門之體，必須攝心守道，志在禪誦。不幹世事，不作有爲。雖造作經像，正欲得他人財物，既得財物，貪心既起（明抄本、陳校本既起作即起，下又有既懷貪心四字）。便是三毒不出，具足煩惱。」亦付司，仍與曇謨最同入黑門。有一比丘雲是靈覺寺寶明，自雲：「出家之先，常（常原作帝，據明抄本、陳校本改）作隴西太守。造靈覺寺成，即棄官入道。雖不禪誦，禮拜不缺。」閻羅王曰：「卿作太守之日，曲理枉法，劫奪民財，假作此寺，非卿之力，何勞說此。」亦付青衣送入黑門。時魏太后聞之，遣黃門侍郎徐紇依惠凝所說即訪寶明等寺。城東有寶明寺、城中有般若寺、城西有融覺、禪林、靈覺等三寺。並問智聖、道品、曇謨最、道弘、寶明等，皆實有之。即請坐禪僧一百人。常在殿中供養之。詔不聽持經像在巷路乞索。若私用財物造經像者任意。惠凝亦入白鹿山，隱居修道。自此以後，京邑之比丘皆事禪誦，不復以講經爲意。（出《洛陽記》）

【譯文】

元氏當朝的西魏時，洛陽城裏崇真寺有個和尚惠凝，死了七天後又活過來了。他說：「閻王爺檢閱時，因爲弄錯了名字又把我放回來了。」惠凝詳細地講述了過去七天內，閻王爺檢閱的一些情況，主要是同他一起受檢閱的五個和尚的情況，一個和尚是寶明寺的智聖，因爲坐禪悟道，刻苦修行，升入了天堂。第二個是般若寺的道品，因能背誦《涅槃經》四十卷，也升了天堂。第三個是融覺寺的曇謨最，能講《涅槃經》、《華嚴經》，聽衆上千人。閻羅王說：「講經的人心裏總想着別人如何不及我，以傲氣對待萬物，這是和尚中最沒出息的行當。我現在只看你能不能坐禪誦經，不管你會不會講經。」那個曇謨最說道：「貧僧行道以來，只喜歡講經，實在不熟悉誦經。」閻羅王命人把他押解給看管人員，立即上來十個黑衣人，把曇謨最押送着向西北邊的房門走去，只見那邊的房子裏黑洞洞的，似乎不是個好地方。第四個和尚是禪林寺的道弘，自稱教化了四代施主，製作了十尊佛像。閻羅王說：「出家之人必須專心守道，一心一意坐禪誦經，不管世人之事，不做有爲之事。你雖然製造了佛像，但這正是想得到他人財物；既然得到了財物，就會產生貪心，有了貪心就是沒有除去三毒，沒除去三毒就仍有全部煩惱。」他也被送給了看管人員，與曇謨最進了相同的黑房子。第五個和尚是靈覺寺的寶明，他自己說，出家之前曾作過隴西郡太守，建造了靈覺寺，然後棄官出家修道，雖不坐禪誦經，卻能按時禮拜。閻羅王說：「你做太守的時候，違背情理，貪贓枉法，假借修造寺廟爲名，大肆搜刮民脂民膏，這座寺廟的建成絕不是你的功勞，用不着自我表功。」也把他支給黑衣人押進了黑房子。魏太后聽到惠凝講述的這些情形之後，派遣黃門侍郎徐訖去查訪寶明等寺，查訪的結果是，城東有寶明寺，城中有般若寺，城西有融覺寺、禪林寺和靈覺寺；智聖、道品、曇謨最、道弘、寶明等，確有其人。魏太后便請了一百個坐禪誦經的和尚，長期供養在皇宮裏。同時頒佈了命令，不許拿着佛像沿街乞討，如果有人用私有財產制造佛像可以自行其便，惠凝也進了白鹿山，隱居修道。自此之後，京城一帶的和尚都專心於坐禪誦經，無意從事講經佈道的活動。

靈隱寺

高齊初，沙門寶公者，嵩山高棲士也。且從林慮向白鹿山，因迷失道。日將禺中，忽聞鐘聲。尋向而進，巖岫重阻，登陟而趨，乃見一寺。獨據深林，山門正南，赫奕輝煥。前至門所，看額靈隱寺。門外五六犬，其犬如牛，白毛黑喙，或踊或臥，回眸眄寶。寶怖將返，須臾，見胡僧外來。寶喚不應，亦不回顧，直入門內。犬亦隨之。良久，寶見人漸次入門，屋宇四周，門房並閉。進至講堂，唯見牀榻高座儼然，寶入西南隅牀上坐。久之，忽聞東間有聲，仰視，見開孔如井大，比丘前後從孔飛下，遂至五六十人。依位坐乞，自相借問，今日齋時，何處食來。或言豫章、成都、長安、隴右、薊北、嶺南、五天竺等，無處不至，動即千萬餘里。末後一僧從空而下。諸人競問：「來何太遲？」答曰：「今日相州城東彼岸寺鑑禪師講會，各各居義。有一後生聰俊，難問詞音鋒起，殊爲可觀。不覺遂晚。」寶本事鑑爲和尚，既聞此語，望得參話，因整衣而起，白諸僧曰：「鑑是寶和尚。」諸僧直視寶。頃之，已失靈隱寺所在矣。寶但獨坐於柞木之上，一無所見，唯睹巖谷。禽鳥翔集喧亂。及出山，以問於尚統法師。法師曰：「此寺石趙時佛圖澄法師所造者，年歲久遠，賢聖居之、非凡所住、或沉或隱、遷徙無定。今山行者，猶聞鐘聲焉。（出《侯君素旌異記》）

【譯文】

北齊初年。嵩山高士沙門寶公在由林慮去白鹿山時，迷了路。太陽快當中午了，忽然聽到遠處傳來了鐘聲。他循着鐘聲前進，翻山越嶺，見一座寺廟坐落在樹林的深處，山門正對南方，金碧輝煌。他走到山門跟前一看，門上的匾額寫的是「靈隱寺」三個大字。門外有五六隻狗，都像牛一樣大，一律是白毛黑嘴巴，有的竄蹦跳躍，有的趴在地上一動不動，但都盯着寶公。寶公嚇得正要往回走，轉眼之間便見一位外籍和尚走來。寶公上前打招呼，他卻既不應聲也不回頭看一眼，直奔大門而入。那六隻狗也都跟在他後邊。過了一會兒，寶公看見有人陸陸續續地進了門，殿堂四周的門房都關閉了。寶公進了講堂，只見牀榻與高座擺放得整整齊齊，他到西南角的牀上坐了下來。過了好長時間，忽聽東邊有聲音，抬頭一看，只見房頂上開着一個井口大的窟窿，許多和尚一個接一個地從那裏飛了下來，總共有五六十人。大家依次坐定之後，便互相打聽起來，打聽今天在什麼地方喫的飯，有說在豫章的，有說在成都的，有說在長安的，有說在隴右的，還有說在薊北、嶺南乃至五天竺的，說什麼地方的都有，每個地方都離這裏成千上萬裏。最後面一個和尚從空中下來時，其他人爭着問他爲什麼來得這麼晚，他說：「在今天相州城東彼岸寺中鑑禪師的講會上，一個個各抒己見，有個後生聰明英俊，接連不斷地提問和辯難。那種場面實在可觀。不知不覺之間我就來晚了。」寶公本是鑑禪師的門徒，聽了這些話後，就想過去搭話，於是整了整衣服站起來，告訴那些和尚道：「鑑禪師是寶的師父。」那些和尚直打量寶。頃刻之間，整個靈隱寺就消失了，只剩下寶公一個人坐在柞木上，除了山谷與翻飛喧叫的禽鳥之外，他什麼也看不到了。寶公出了山後，把這件事告訴了尚統法師，並問他這是怎麼回事，法師說：「這座寺廟是石趙時佛圖澄法師建造的，距離現在好多年了，古代聖賢們住在這裏面，這不是個平常的地方，它有時沉沒有時隱蔽，經常遷移變化。現在從那座山上走的人，還能聽到鐘聲。

侯慶

宋南陽人侯慶有銅像一軀，可高尺餘。慶有牛一頭，擬貨爲金色，遇有急事，遂以牛與他用之。經二年，慶妻馬氏忽夢此像謂之曰：「卿夫婦負我金色，久而不償。今取卿兒醜多，以充金色。」馬氏寤覺而心不安。至曉，醜多得病而亡。慶年五十餘，唯有一子，悲哀之聲，感於行路。醜多亡日，像忽自有金色，光照四鄰，鄰里之內，鹹聞香氣。道俗長幼，皆來觀矚焉。（出《法苑珠林》）

【譯文】

劉宋王朝時，南陽人侯慶有一尊銅佛像，有一尺多高。侯慶有一頭牛，他打算把牛賣掉買回金粉給銅像塗上，因爲遇上有急事，就把牛充作其他用項了。過了兩年，侯慶的妻子馬氏忽然夢見家裏這尊銅像對她說：「你們夫婦兩個欠我金粉，很長時間了，還沒償還。如今我要拿走你的兒子醜多，用他充作金粉。」馬氏醒了後心裏感到不安。天亮時，兒子醜多得病死了。侯慶現年五十多歲，只有醜多一個兒子，夫婦兩人哭得十分傷心，他們的哭聲感動了過路行人。醜多死的那天，銅像突然間自行塗上了金粉，金光燦爛光照四鄰，鄰里之間還都聞到一股特別的香氣。於是，無論僧人俗衆、男女老幼，都來觀看這尊銅像。

大業客僧

隋大業中，有客僧行至泰山廟求寄宿。廟令曰：「此無別舍，唯神廟廡下可宿，然而來此寄宿者輒死。」僧曰：「無苦也。」不得已從之，爲設牀於廡下。僧至夜，端坐誦經。可一更，聞屋中環佩聲。須臾神出，爲僧禮拜。僧曰：「聞此宿者多死，豈檀越害之耶？願見護之。」神曰：「遇死者將至，聞弟子聲，因自懼死，非殺之也。願師無慮。」僧因延坐談說，如食頃時，因問神曰：「聞世人傳說雲：『泰山治鬼，寧有之耶。』」神曰：「弟子薄福有之，豈欲見先亡者乎？」僧曰：「有兩同學僧先死，願見之。」神問其名，曰：「一人已生人間，一人在獄罪重，不可喚來，師就見可也。」僧聞甚悅，因起出。不遠而至一所，見獄火光焰甚盛。神將僧入一院，遙見一人，在火中號呼，不能言，形變不復可識，而血肉焦臭，令人傷心。師不欲歷觀，愍然求出。俄而至廟，又與神坐，因問：「欲救同學，有得理耶？」神曰：「可，能有爲寫法華經者，便應得脫。」既而將曙，神辭僧入堂。旦而廟令視僧不死，怪異之。僧因爲說。仍即時爲寫法華經一部。經既成，莊嚴畢，又將經就廟宿。其夜神出如初，歡喜禮拜，慰問來意。以事告之。神曰：「弟子知之。師爲寫經，始書題目，彼以脫免，令出生在人間也。然此處不潔，不可安經，願師還爲彼送向在寺中。」言語久之，將曉，辭訣而去。（出《冥報記》）

【譯文】

隋煬帝大業年間，有位客僧走到泰山廟時，因爲天色已晚，便請求留在廟裏住宿。管廟的說：「此處沒有別的房子，只有神廟下面的廊房可以住宿；但是以前凡是來這裏住宿的就死在裏而。」客僧說：「我不在乎這些。」管廟的沒有辦法，只好順從他，便在廊房裏爲他放了一張牀。到了夜晚，客僧在牀上端坐誦經。一更左右，他聽到屋裏有女人走路時腳環手鐲之類撞擊聲。不大一會兒，神靈出現了，對着客僧施禮參拜。客僧說：「聽說在這裏住宿的大都死在這裏，莫不是施主害死的嗎？請你保護我。」神靈說：「遇上那些死了的到這裏時，他們聽到我走路的響聲，就自己害怕而死，並非弟子殺死了他們。請師父不要擔心。」客僧便讓神靈坐下談話。談了有一頓飯的功夫時，僧人詢問神靈道：「我聽世人傳說，泰山廟是看管鬼的，真有這回事嗎？」神靈說：「弟子少有福分，我是管鬼的。難道你想見見先死的鬼魂嗎？」僧人說道：「有兩個一起學習的僧人先死了，我想見見他們。」神靈打聽了這兩個僧人的名字，然後說：「他們兩個，一人已經轉生到人間，另一人因爲罪惡深重被關在地獄裏，不能把他叫到這裏來，師父可以到那裏去見他。」僧人聽了非常高興，便站起身來往外走。沒走多遠就來到一個地方，只見地獄裏烈火熊熊。神靈把僧人領進一個院落，遠遠地見有一人正在烈火中呼號，他不能說話、形體也變得認不出來了，血肉被火燒焦了，放出刺鼻的血腥味，令人見了傷心。僧人不想繼續看下去，他很難過，便要求出去。不一會兒就回到廟裏，又與神靈坐了下來，便問有沒有辦法搭救他，神靈說：「可以搭救，有人能爲他抄寫一部《法華經》，他就會得到解脫。」這時已經快天亮了，神靈辭別僧人進了廟堂。天亮之後，管廟的看見客僧沒有死，非常驚訝，僧人便把夜裏看到的情況跟他講了。回去之後僧人立即爲自己的同學抄寫了一部《法華經》。抄完後，整理裝訂完畢，他又帶上經書到泰山廟投宿。這天夜裏，神靈象上次一樣出來了，歡歡喜喜地給僧人行禮，並問他這次的來意。僧人告訴神靈，自己帶來了抄好的《法華經》，神靈說：「這我知道了。師父爲同學抄寫經書，剛開始題目時，他就被解脫了，我已令他出生在人間了。然而，這個地方不潔淨，不能存放經書，請師父替他送到他原先所在的寺廟裏去。」兩人又說了好長時間，快天亮時，神靈告辭而去。

蛤像

隋帝嗜蛤，所食必兼蛤味，逾數千萬矣。忽有一蛤，椎擊如舊，帝異之，安置几上。乙夜有光，及明，肉自脫，中有一佛二菩薩像。帝悲悔，誓不食蛤。（出《酉陽雜俎》）

一說，唐文宗皇帝好食蛤蜊。一日，左右方盈盤而進，中有劈之不（原無不字，據陳校補）裂者。文宗疑其異，即焚香祝之。俄頃之間，其蛤自開，中有二人，形貌端秀，體質悉備，螺髻瓔珞，足履菡萏，謂之菩薩。文宗遂置金粟檀香合，以玉屑覆之，賜興善寺，令致敬禮。至會昌中，毀佛像，遂不知所在。（出《杜陽雜編》）

【譯文】

隋煬帝喜歡喫蛤蜊，每頓飯都得有蛤蜊肉，吃了超過一萬隻了。突然遇上一隻蛤蜊，無論怎麼敲打都開不了，皇帝很奇怪，把它放到了桌子上。不料這隻蛤蜊到了夜晚便閃閃放光，到天亮時，肉就自行脫露，裏面有一個佛像兩個菩薩像。皇帝很痛悔，立誓再不喫蛤蜊。

還有一種說法，說的是唐文宗皇帝愛喫蛤蜊。一天，身邊人正端上滿滿的一盤，其中有一隻劈不開的，文宗皇帝懷疑它是神奇之物，立即焚香祭奠。不一會兒，這隻蛤蜊自行張開了，裏面有兩個小人，相貌端正清秀，胳膊腿全有，髮髻上戴着瓔珞髮夾，兩腳踏在荷花上，人們說這是菩薩。文宗皇帝便把它放在鑲着金邊的檀香盒裏，又蓋上一層玉石粉，賜給興善寺，讓他們禮拜供奉。唐武宗會昌年間，大肆毀壞佛像，這兩個菩薩像便不知下落了。

光明寺

洛陽宜壽裏有苞信縣令段暉宅，地下常聞鐘聲，時見五色光明，照於堂宇。暉甚異之，遂掘地，得金像一軀，可高三尺，並有二菩薩，趺上銘雲：「晉泰始二年五月十五日侍中中書監荀勖造。」暉遂舍宅爲光明寺。鹹雲，此是荀勖故宅。其後盜者欲竊此像，像與菩薩，合聲喝賊。盜者驚怖，即時殞倒。衆僧聞像叫聲，遂擒之。（出《洛陽伽藍記》）

【譯文】

洛陽宜壽裏有一座苞信縣令段暉的宅第，地下常常聽到有鐘聲，時常看見五顏六色的光線照射在房子上。段暉感到奇怪，便往地下挖掘，結果挖到一尊金身佛像，有三尺來高；同時還有兩尊菩薩像，腳背上有一段銘文：「晉泰始二年五月十五日，侍中中書監荀勖製造。」段暉便把這座宅院施捨出來作了光明寺，大家都說這是荀勖原來的宅院。後來，有個竊賊要盜竊這尊佛像，這尊佛像與菩薩像齊喊「捉賊」，竊賊當時就被嚇倒了。衆僧聽到佛像的叫聲，便趕來把竊賊抓獲了。

十光佛

福寺西北隅有隋朝佛堂，其壁有畫十光佛者，筆勢甚妙，爲天下之摽冠。有識者雲，此國手蔡生之跡也。蔡生隋朝以善畫聞，初建堂宇既成，有僧以百金募善畫者，得蔡生。既畫，謂人曰：「吾平生所畫多矣，獨今日下筆，若有鬼神翼而成者。」由是長安中盡傳其名。貞觀初，寺僧以此堂年月稍久，慮一旦有摧圯，遂召數工，及土木之費，且欲新其制。忽一日，羣僧齋於寺庭，既坐，有僧十人，俱白皙清瘦，貌甚古，相次而來，列於席。食畢偕起，入佛堂中，羣僧亦繼其後。俄而十人忽亡所見，羣僧相顧驚歎者久之。因視北壁十光佛，見其風度，與曏者十人果同。自是僧不敢毀其堂，且用旌十光之易也。（出《宣室志》）

【譯文】

福興寺院西北角上有一座隋代建造的佛殿，牆壁上畫着十光佛的像，畫工精妙，天下第一。內行人說，這是國手蔡生的手筆。蔡生在隋代以擅長畫畫聞名，這座佛殿剛建成時，有個僧人以百兩黃金的報酬召募善於畫畫的人，結果挑中了蔡生。他畫完十光佛畫像後對人們說：「我平生所畫的畫非常之多，獨有這一次與過去不同，下筆的時候就像有鬼差神使一樣，很輕鬆地就畫成了。」從此之後，他的名聲傳遍了京都長安。唐太宗貞觀初年，寺院的僧人因爲這座佛殿建的時間比較長，擔心一朝倒塌，便召募了幾個工匠，籌集了土木材料，想把它修復一下。突然有一天，正當寺內僧衆坐在院裏要開飯時，有十個生得白皙清瘦裝扮古樸的僧人，依次走來，坐到飯桌前面。喫完之後又一塊兒站起來走進了佛殿，本寺的僧衆也跟在他們後面往佛殿走，轉眼之間這十個僧人不見了，跟在後面的羣僧互相看了看，個個都驚歎不已。羣僧又看了看北牆上的十光佛畫像，發現畫像的神彩風度與剛纔那十個人果然相同。從此，寺院的僧人不敢去毀壞這座佛殿，就用它來紀念十光佛能從畫像變成活人這件事。

李大安

唐隴西李大安，工部尚書大亮之兄也。武德中，大亮任越州總管，大安自京往省之。大亮遣奴婢數人從兄歸，至谷州鹿橋，宿於逆旅。其奴有謀殺大安者，候大安眠熟，夜已過半，奴以小劍刺大安項，洞之，刃著於牀。奴因不拔而逃。大安驚覺，呼奴，其不叛者奴婢欲拔刃，大安曰：「拔刃便死。可先取紙筆作書。」書畢，縣官亦至，因爲拔刃，洗瘡加藥，大安遂絕。忽如夢者，見一物長尺餘。闊厚四五寸，形似豬肉，去地二尺許，從戶入。來至牀前，其中有語曰：「急還我豬肉。」大安曰：「我不食豬肉。緣何負汝耶？」聞戶外有言曰：「錯也。」此物即還從戶出。大安仍見庭前有池水，清淺可愛，池西岸上，有金像，可高五寸。須臾漸大，俄化爲僧，披袈裟甚新淨，語大安曰：「被傷耶，我今爲汝痛將去，汝當平復。還家唸佛修善也。」因以手摩大安頸瘡而去。大安視其形狀，見僧有紅繒補袈裟，可方寸許，甚分明。既而大安覺，遂蘇，而瘡亦不復痛，能起坐食。數十日，京宅子弟迎至家。家人親故來視，大安爲說被傷由狀及見像之事。有一婢在旁聞說，因言大安之初行也，安妻使婢請匠工爲造一佛，初成，以彩畫其衣，有一點朱污像之背上。當令工去之，不肯，今仍在，形狀如郎君所說。大安因與妻及家人共起觀相，乃同所見無異，其背點朱，宛然補處。於是嘆異，信知聖教不虛，遂加崇信焉。（出《冥報記》）

【譯文】

唐代隴西人李大安，是工部尚書李大亮的哥哥。唐高祖武德年間，大亮出任越州總管，大安從京城前去看望他，大亮派了幾個奴婢跟隨哥哥往回走。走到谷州鹿橋時，他們在一家客店住了下來。有個僕人要謀殺大安，等到下半夜大安睡熟時，他用一把小劍往大安的脖子上刺去，劍尖穿透過去，扎到牀上，他沒有拔劍就跑了。大安驚醒後呼喚奴婢，那幾個沒有叛變他的僕人急忙跑來要去拔劍，大安說：「拔出來我就得死，先把紙筆拿來，我要寫遺書。」遺書寫完後，縣衙的官吏也來到了，這纔給他拔去劍，清洗傷口，敷了藥，大安此時也氣絕身亡。他感到自己忽然間像在睡夢中，他看一個一尺多長、四五寸寬、四五寸厚的東西，形狀像一塊豬肉，離地面二尺左右，從門口飛了進來。來到牀前後，裏面發出說話的聲音道：「趕快還我豬肉！」大安說：「我不喫豬肉，怎麼能欠你豬肉喫。」門外有人說：「錯了。」這個東西便仍然從門口飛了出去。大安看到院子裏有一池塘水，池水清淺可愛，池塘西邊岸上有一尊金身佛像，有五寸高。眨眼之間，佛像慢慢長大，頓時化作一位僧人，披的袈裟又新鮮又潔淨，他對大安說：「你受傷了吧，我現在把你的傷痛除了去，你就會恢復建康。要回家好好唸佛修善呀！」於是便用手撫摸一下大安脖子上的傷口，然後就走了。大安仔細看了看他的模樣，只見僧人的袈裟上有一塊一寸見方的紅綢布補釘，十分鮮明顯眼。後來大安的夢醒了，人也甦醒過來了，而且傷口也不再疼痛了，能夠坐起來喫飯了。過了幾十天，京城家裏來人把他接回了家。家裏人與親朋好友都來看望，大安把自己受傷的情況以及夢中看到佛像的經過講給大家聽。有個女僕聽了之後，便對大安說，在他剛剛出門之後，他妻子讓婢女請工匠製作了一尊佛像，佛像做成後，在用油彩畫衣服時，有一點紅色染污了佛像的後背，讓工匠除掉，工匠沒幹，這點紅色至今仍留在佛像背上，大小形狀與大安說的夢中僧人後背上的紅補釘一模一樣。大安聽了之後，便與家人一起去看佛像，只見佛像的相貌與自己所見的僧人毫無差別，背上的紅點也極像那位僧人袈裟上的補釘。大安驚歎不已，確信佛教絕不欺人，從而更加推崇與信奉。

韋知十

唐右金吾衛曹京兆韋知十於永徽中煮一羊腳，半日猶生。知十怒。家人曰：「用柴十倍於常，不知何意如此？」知十更命重煮，還復如故。乃命割之，其中遂得一銅像，長徑寸焉，光明照灼，相好成就。其家自此放生，不敢食酒肉。（出《冥報記》）

【譯文】

唐高宗永徽年間，右金吾衛曹京兆韋知十煮一隻羊腿。煮了半天還是生的。韋知十很惱火。家裏的僕人說：「燒的柴禾有平時的十倍，不知這是怎麼事？」知十又讓他重新煮，結果還是如此。知十便讓割開，裏邊割出來一尊銅佛像，有一寸長，閃閃發光，佛像製作得極好。從此之後，韋知十家裏再也不殺生了，也不敢喝酒喫肉了。

劉公信妻

唐龍朔三年。長安城內通軌坊三衛劉公信妻陳氏，母先亡，陳因患暴死。見人將入地獄，備見諸苦，不可具述。末後見一地獄，石門牢固，有兩大鬼，形容偉壯，守門左右，怒目瞋陳曰：「汝是何人到此。」見石門忽開，亡母在中受苦，不可具述。受苦稍歇，母子近門相見。母語女言：「汝還努力爲吾寫經。」女雲：「娘欲寫何經？」母曰：「爲吾寫法華經。」言訖，石門便閉。陳還得蘇，具向夫說。即憑妹夫趙師子欲寫法華經。其師子舊解寫經，有一經生，將一部新寫法華經未裝潢者轉向趙師子處質錢，且雲經主姓範，師子許。乃與婦（婦原作父。據下文義改。）兄雲：「今既待（待原作得。據法範珠林五七改。）經，在家幸有此一部法華，兄贖取此經可否？」陳夫從之，裝潢既訖，授與其妻，在家爲母供養。後夢見母從女索經，雲：「吾先遣汝爲吾寫一部法華，何因迄今不得？」女報母言：「已爲（爲原作得。據明抄本、陳校本改。）娘贖得一部法華，見裝潢了，在家供養。」母語女言：「止爲此經，吾轉受苦，冥道中獄卒打吾脊破，汝看吾身瘡，獄官語云：『汝何因取他范家經將爲己經？汝有何福？大是罪過。』」女見母說如此，更爲母引寫法華。其經未了，女夢中復見母來催經，即見一僧，手捉一卷法華，語母雲：「汝女已爲汝寫經第一卷了，功德已成，何須急急。」後寫經成，母來報女：「因汝爲吾寫經，今已得出冥途，好處受生。得汝恩力，故來報汝。汝當好住，善爲婦禮，信心爲本。」言訖，悲淚共別。後問前贖法華經主，果是姓苑。（出《法苑珠林》）

【譯文】

唐高宗龍朔之年。長安城內通軌坊三衛劉公信的妻子陳氏，母親早死了，陳氏因患暴病也死了。陳氏死了之後，被人帶到地獄，親眼看到了那裏的種種苦難，那些苦難的具體情況是沒法說清楚的。最後見到的一個地獄，石門非常牢固，有兩個大鬼守在左右兩側，鬼的身體高大健壯，瞪着兩眼怒視陳氏道：「你是什麼人？到這裏幹什麼？」陳氏看見石門大開，亡母正在裏面受苦，苦難的慘狀實在沒法說。亡母在受苦稍稍間斷時，急忙來到門前與陳氏相見。母親對女兒說：「你回去之後要努力爲我寫經書。」女兒說：「娘要寫什麼經書？」母親說：「爲我寫《法華經》。」說完之後，地獄的石門便關閉了。陳氏回到家後又活過來了。她把在地獄見到的情況告訴了丈夫，丈夫便去託妹夫趙師子給寫《法華經》。那個趙師子從前懂得寫經，有個寫經的人帶着一部新寫的《法華經》，還沒有裝潢，就轉手給趙師子頂錢用，經書的主人姓範；趙師子同意了。然後，趙師子便對大舅哥說：「現在既然等經書用，家裏正好有這麼一部《法華經》，大哥把這部經書贖出來行不行？」陳氏丈夫聽從了他的意見，把經書贖出來裝潢完畢後交給妻子，妻子陳氏便在家裏替他母親供奉起來。後來陳氏又夢見母親向她要經書，母親說：「先前我叫你爲我抄寫一部《法華經》，爲什麼至今還沒辦到？」女兒告訴母親說：「女兒已爲娘贖得一部《法華經》，現裝潢了在家供着呢。」母親告訴女兒說：「就爲了這部經，我反倒受了苦，陰間的獄卒把我的後背都打破了，你看看我身上的傷，地獄裏的官兒對我說：『你爲什麼拿人家范家的經當作自己的經？你有什麼功德，這是大罪過！』」女兒夢見母親這麼說，便爲母親另外抄寫《法華經》。經還沒有抄寫完，女兒又夢見母親向她催要，這時便見一個和尚手拿着一卷《法華經》，對母親說：「你女兒已爲你寫完第一卷《法華經》了，功德已經完成，爲什麼要這麼着急。」後來經書寫成了，母親前來報告女兒道：「因爲你爲我寫了經書，現在我已經脫離了陰間，託生到一個好地方。因爲得到了你的恩德和幫助，所以特來告訴你。你要好好過日子，盡好婦道之禮，要以心誠爲本。」說完，母女兩人悲痛哭泣，揮淚告別。後來一打聽，以前贖買的那本《法華經》，主人果然是姓範。

卷第一百 釋證二

長樂村聖僧 屈突仲任 婺州金剛 菩提寺豬　李思元　僧齊之　張無是　張應　道嚴

長樂村聖僧

開元二十二年，京城東長樂村有人家，素敬佛教，常給僧食。忽於途中得一僧座具，既無所歸，至家則寶之。後因設齋以爲聖僧座。齋畢衆散，忽有一僧扣門請餐。主人曰：「師何由知弟子造齋而來此也？」僧曰：「適到滻水，見一老師坐水濱，洗一座具，口仍怒曰：「『請我過齋，施錢半於衆僧，污我座具，苦老身自浣之。』吾前禮謁，老僧不止。因問之曰：『老闍梨何處齋來？何爲自浣？』僧具言其由，兼示其家所在，故吾此來。」主人大驚，延僧進戶。先是聖僧座，座上有羹汁翻污處。主人乃告僧曰：「吾家貧，卒辦此齋，施錢少，故衆僧皆三十，佛與聖僧各半之。不意聖僧親臨，而又污其座具。愚戇盲冥，心既差別，又不謹慎於進退，皆是吾之過也。」（出《紀聞》）

【譯文】

唐玄宗開元二十二年。京城東面長樂村有一戶人家，一向敬奉佛教，常常給僧人飯喫。他偶然間在道上撿到一件僧人的座具，既然找不到失主，他便拿回家裏保存了起來。後來因爲請僧人喫飯，他便拿出來讓一位聖僧坐着。喫完飯後，大家都散了，突然有個僧人敲門要飯喫，主人說：「師父怎麼知道弟子今天準備了齋飯就來了呢？」僧人說：「剛纔走到滻水，見一位老師父坐在水邊洗一件座具，嘴裏還氣哼哼地說：『請我去喫飯，施捨給衆僧才半串錢，又玷污了我的座具，害得我自己來洗刷。』我走上前去施禮拜見，老僧仍然洗他的座具說他的氣話，根本不理我。我便問他道：『老禪師到什麼地方去喫飯了？爲什麼自己洗呢？』老僧跟我講述了事情的經過，同時告訴了你家的地址，所以我就來了。」主人聽了大爲驚訝，把這位僧人領進了屋裏。原先聖僧坐的座位上，有菜湯灑在上邊弄髒的地方。主人便告訴僧人說：「我家貧窮，倉促之間操辦這次齋飯，施捨的錢少，所以衆僧都是每人三十文，佛與聖僧各半串。想不到聖僧親臨我家，而又弄污了他的座具。我既頭腦呆笨，又沒有謹慎地應酬。這些都是我的過錯啊！」

屈突仲任

同官令虞鹹頗知名。開元二十三年春往溫縣，道左有小草堂，有人居其中，刺臂血朱和用寫一切經。其人年且六十，色黃而羸瘠，而書經已數百卷。人有訪者，必丐焉。或問其所從，亦有助焉。其人曰：「吾姓屈突氏，名仲任。即仲將、季將兄弟也。父亦典邵，莊在溫，唯有仲任一子，憐念其少，恣其所爲。性不好書，唯以樗蒲弋獵爲事。父卒時，家僮數十人，資數百萬，莊第甚衆。而仲任縱賞好色，荒飲博戲，賣易且盡。數年後，唯溫縣莊存焉。即貨易田疇，拆賣屋宇，又已盡矣，唯莊內一堂巋然。僕妾皆盡，家貧無計。乃於堂內掘地埋數甕，貯牛馬等肉。仲任多力，有僮名莫賀咄，亦力敵十夫。每昏後。與僮行盜牛馬，盜處必五十里外。遇牛即執其兩角，翻負於背，遇馬驢皆繩蓄其頸，亦翻負之。至家投於地，皆死。乃皮剝之，皮骨納之堂後大坑，或焚之，肉則貯於地甕。晝日，令僮於城市貨之，易米而食。如此者又十餘年。以其盜處遠，故無人疑者。仲任性好殺，所居弓箭羅網叉彈滿屋焉，殺害飛走，不可勝數，目之所見，無得全者。乃至得刺蝟，赤以泥裹而燒之，且熟，除去其泥，而蝟皮與刺，皆隨泥而脫矣，則取肉而食之。其所殘酷，皆此類也。後莫賀咄病死，月餘，仲任暴卒，而心下暖。其乳母老矣，猶在，守之未瘞。而仲任復甦，言曰：「初見捕去，與奴對事，至一大院，廳事十餘間，有判官六人，每人據二間。仲任所對最西頭，判官不在，立仲任於堂下。有頃判官至，乃其姑夫鄆州司馬張安也。見仲任驚，而引之登階。謂曰：「郎在世爲惡無比，其所殺害千萬頭，今忽此來，何方相拔？」仲任大懼，叩頭哀祈。判官曰：「待與諸判官議之。」乃謂諸判官曰：「僕之妻侄屈突仲任造罪無數，今召入對事。其人年命亦未盡，欲放之去，恐被殺者不肯。欲開一路放生，可乎？」諸官曰：「召明法者問之？」則有明法者來，碧衣跼蹐。判官問曰：「欲出一罪人，有路乎？」因以具告。明法者曰：「唯有一路可出，然得殺者肯。若不肯，亦無益？」官曰：「若何？」明法者曰：「此諸物類，爲仲任所殺，皆償其身命，然後託生。合召出來，當誘之曰：『屈突仲任今到，汝食啗畢，即託生。羊更爲羊，馬亦爲馬，汝餘業未盡，還受畜生身。使仲任爲人，還依舊食汝。汝之業報，無窮已也。今令仲任略還，令爲汝追福，使汝各舍畜生業，俱得人身，更不爲人殺害，豈不佳哉？』諸畜聞得人身必喜，如此乃可放。若不肯，更無餘路。」乃鎖仲任於廳事前房中，召仲任所殺生類到。判官庭中，地可百畝。仲任所殺生命，填塞皆滿。牛馬驢騾豬羊獐鹿雉兔，乃至刺蝟飛鳥，凡數萬頭。皆曰；「召我何爲？」判官曰：「仲任已到。」物類皆咆哮大怒，騰振蹴踏之而言曰：「巨盜盍還吾債。」方忿怒時，諸豬羊身長大，與馬牛比，牛馬亦大倍於常。判官乃使明法入曉諭。畜聞得人身，皆喜，形復如故。於是盡驅入諸畜，乃出仲任。有獄卒二人，手執皮袋兼祕木至，則納仲任於袋中，以木祕之，仲任身血，皆於袋諸孔中流出灑地。卒祕木以仲任血，遂遍流廳前。須臾，血深至階，可有三尺。然後兼袋投仲任房中，又扃鎖之。乃召諸畜等，皆怒曰：「逆賊殺我身，今飲汝血。」於是兼飛鳥等，盡食其血。血既盡，皆共舐之，庭中土見乃止。當飲血時，畜生盛怒，身皆長大數倍，仍罵不止。既食已，明法又告：「汝已得債，今放屈突仲任歸，令爲汝追福，令汝爲人身也。」諸畜皆喜，各複本形而去。判官然後令袋內出仲任，身則如故。判官謂曰：「既見報應，努力修福。若刺血寫一切經，此罪當盡。不然更來，永無相出望。」仲任蘇，乃堅行其志焉。（出《經聞》）

【譯文】

同官縣令虞鹹頗有名氣。唐玄宗開元二十三年春天他去溫縣時，看到道旁有一座小草房，裏面住有一個人，此人刺破胳臂取出血來與硃砂和在一起，用來抄寫「一切經」（即佛教經書的全部著作，亦稱「大藏經」）。此人將近六十歲了，臉色枯黃，身體瘦弱，已經抄寫了幾百卷佛經了。凡有向他訪求的人，他都給他一卷。有的向他求幫忙，他也肯幫助。這個說：「我姓屈突，名叫仲任。」他就是仲將、季將的兄弟。父親也曾任過郡守，老家在溫縣，只有仲任一個兒子，憐念他年輕，任其所爲，不加任何管束。仲任生性不喜歡讀書，整天只知道賭博遊樂打獵。父親去世時，家裏有僮僕數十人，資產幾百萬，田莊宅第許多處。而仲任生性放蕩好色，整日喫喝玩樂，幾年之後便把家產變賣完了，只剩下老家溫縣的那一處田莊。他便又賣田產又拆房子，結果這所田莊也折騰光了，只有莊內的一座房子還沒有拆掉。僮僕妻妾卻已散盡，家庭生活貧窮，又沒有謀生之計，他便在這座房子裏挖開地面，埋藏下幾隻缸，用來貯存牛馬等肉。仲任很有力氣，有個僕人叫莫賀咄，力氣也能抵得上十個人。每天黃昏之後，他就與這個僮僕到五十里外的地方去偷牛偷馬。遇到牛時就抓住兩隻牛角翻手背到背上，遇到馬或驢時，就用繩子套住脖子，也翻手揹着。到了家裏往地上一扔，牛與馬驢全都死了。於是就開始剝皮，皮與骨頭卻扔進房後的大坑裏，或者乾脆燒掉，肉則裝在地下的缸裏。到了白天，就讓僮僕背到城裏市場上賣掉，買回米來做飯喫，就這樣又過了十幾年。因爲他們偷盜的地方離家裏很遠，所以沒有人懷疑他們。仲任生性好殺，他住的地方滿屋子都是弓箭、羅網、叉子、彈弓之類。經他手殺害的飛禽走獸不計其數，凡是讓他看見的，無一能夠逃脫。就連刺蝟他也用泥裹起來放在火裏燒，燒熟之後剝掉泥，刺蝟的皮也就隨着泥而脫落，於是就撕開喫肉。他殘害生靈的情形，都跟這個例子相似。後來莫賀咄病死了，一個多月之後，屈突仲任也暴亡，但他的胸口還熱乎。仲任的乳母已經老了，還健在，她就守着仲任的屍體，沒有埋掉。後來仲任又甦醒過來了，於是講述了在陰曹地府的經歷。他剛被抓到陰間時，與僮僕一塊兒受審訊，到了一個大院裏，有十幾間公堂，六個判官，每個判官佔據兩間。仲任受審的那間公堂在最西頭。剛進去時判官不在，他就站在公堂下面，過了一會兒判官來了，原來是他姑夫鄆州司馬張安。張安見是仲任，大爲喫驚。把他領上臺階，對他說：「侄兒在世間作惡太多，沒人比得過你，你所殺害的生命有千萬條。如今突然來到這裏，有什麼辦法救你出去呢？」仲任聽了十分害怕，連忙跪下叩頭哀求，張安說：「待我與各位判官商量商量看。」張安便對各位判官說：「我的妻侄屈突仲任作了無數罪孽，現被召進來審判。他的壽命還沒有完。我想放他出去，又怕被他殺害的冤魂不同意。我想開一條生路放他走，可以嗎？」各位判官都說：「叫明法來問問他。」明法被找來了，他穿着窄小的綠色衣服，神態畏縮不安。判官問道：「想放一個罪人出去，有路嗎？」於是就把仲任的情況告訴了他。明法說：「只有一條路可以出去，但是必須得被殺害的那些鬼魂同意。如果它們不同意，那就沒法放生。」判官說：「那怎麼辦呢？」明法說：「這些東西都是被仲任殺害的，都要償還它們生命，讓它們去託生。應當把它們召喚出來，勸誘它們說：『屈突仲任現已來到這裏，你們如果立即把他吃了，就可以馬上去託生，因爲你們的餘業尚未完了，所以還得託生爲畜生，倘若仲任託生爲人，還是依舊要喫你們。你們之間的冤孽推來推去，永遠沒有窮期。現在暫且讓仲任活着回去，令他爲你們趕修功德，使你們個個捨去畜生之業，都能託生爲人，再不被殺害了，豈不是好事麼？』這些畜類聽說能夠託生爲人肯定會高興，這樣便可以放生仲任。如果它們還不同意，別無其它門路。」判官便把仲任鎖在公堂前面的房子裏，召喚被他殺害的冤魂到院子裏，判官站在院子的中央。院子極大，佔地百畝，被仲任殺害的冤魂擠得滿滿的，牛馬驢騾豬羊狍鹿野雉兔子，還有刺蝟飛鳥等，應有盡有，總計幾萬頭。它們齊聲喊道：「召喚我們來幹什麼？」判官說：「屈突仲任已經來到這裏……」院子裏立即騷動起來，冤魂們個個咆哮大怒，蹦跳頓足地齊聲喊道：「大強盜爲什麼不償還我們血債！」正在憤怒的時候，只見那些豬羊的身體頓時漲大起來，一個個都像牛馬一般大；而那些牛馬也漲到平常的兩倍大。判官便讓明法進來向它們陳述得失利害，極力勸導。畜生們聽說能夠託生爲人，一個個歡喜雀躍，火滅氣消之後，氣漲的身體又恢復了原形。於是便把它們全都趕回了各自的地方。仲任被放了出來，有兩個獄卒手拿着皮袋與圓木棒走來，把仲任裝在袋裏，用木棒打，仲任身上的血從袋子的孔隙中流了出來，灑在地上。直到木棒子沾滿了血，這纔不再打了，這時血已流遍公堂下面。不一會兒，血便漲到了臺階，足有三尺深。然後，連袋子一起把仲任扔進了房子裏，又把房門鎖上。獄卒又去召喚那些畜生，畜生們憤怒地說：「逆賊殺死了我們，如今我們要喝你的血。」於是走獸與飛禽們都去喫仲任的血，喫完了之後又一塊兒用舌頭去舔，直到院子露出地面爲止。當它們在喝血的時候，由於非常憤怒，畜生的身體都漲大了幾倍。血喫完了之後，明法又來告訴它們說：「你們已經得到血債了，現在放屈突仲任回去，叫他爲你們去修功德，讓你們託生爲人。」畜生們皆大歡喜，各各恢復了原形就回去了。然後，判官張安叫人把仲任從袋子裏放出來，只見仲任的身體依然如故。張安對他說：「既然受到了報應，回去之後就要努力修造功德。如能刺破身上的血，用來抄寫『一切經』，你的罪過就能贖完。不然，如果再被捉來，那就永無救出去的希望了。」屈突仲任活過來之後，便堅定不移地履行着自己的誓願，孜孜不倦地刺臂出血抄寫「一切經」。

婺州金剛

婺州開元寺門有二金剛，世稱其神，鳥雀不敢近。疾病祈禱者累有驗，往來致敬。開元中，州判司於寺門樓上宴會，衆人皆言金剛在此，不可。一人曰：「土耳，何能爲？」乃以酒肉內口。須臾，樓上雲昏電掣，既風且雷，酒肉飛揚，衆人危懼。獨污金剛者，曳出樓外數十丈而震死。（出《廣異記》）

【譯文】

婺州開元寺的門樓內有兩尊金剛塑像，世人都說它們特別神靈，烏雀不敢靠近。有病的人向它們祈禱時，屢屢應驗，前來敬奉與祈禱的人整天絡繹不絕。唐玄宗開元年間，婺州判司在開元寺門樓上舉行宴會，衆人都說這個地方有金剛神像，不應在這裏舉辦宴會。有個人卻說：「那不過是一堆泥而已，有什麼了不起的！」說完便將酒肉往金剛神像的嘴裏塞。不大一會兒，樓上烏雲密佈電光閃閃，狂風挾着雷鳴襲了上來，桌上的酒肉亂飛。衆人見狀十分恐懼，但是獨有那個污辱金剛神像的人，被風扯到樓外數十丈處，遭受雷擊而死了。

菩提寺豬

唐開元十八年。京菩提寺有長生豬，體柔肥碩，在寺十餘年。其歲豬死。僧焚之，火既燼，灰中得舍利百餘粒。（出《紀聞》）

【譯文】

唐玄宗開元十八年。京都菩提寺裏有一口長生不老豬，體態柔軟肥大，在寺里長了十餘年了。這一年，這口豬死了。僧人把它用火燒了，火熄滅後，灰裏找到一百多粒閃閃發光的遺骨。

李思元

唐天寶五載夏五月中，左清道率府府史李思元暴卒。卒後心暖，家不敢殯。積二十一日，夜中而才蘇。即言曰：「有人相送來，且作三十人供。」又曰：「要萬貫錢與送來人。」思元父爲署令，其家頗富，因命具饌，且鑿紙爲錢。饌熟，令堂前布三十僧供。思元白曰：「蒙恩相送，薄饌單蔬，不足以辱大德。」須臾若食畢，因令焚五千張紙錢於庭中。又令具二人食，置酒肉，思元向席曰：「蒙恩釋放，但懷厚惠。」又令焚五千張紙錢畢，然後偃臥。至天曉，漸平和。乃言曰：「被捕至一處，官不在，有兩吏存焉，一曰馮江靜，一曰李海朝。與思元同召者三人，兩吏曰：「能遺我錢五百萬，當舍汝。」二人不對，思元獨許之，吏喜。俄官至，謂三人曰：「要使典二人，三人內辦之。」官因領思元等至王所。城門數重，防衛甚備，見王居有高樓十間，當王所居三間高大，盡垂簾。思元至，未進，見有一人，金章紫授，形狀甚貴，令投刺謁王。王召見，思元隨而進至樓下，王命卻簾，召貴人登樓。貴人自階陛方登，王見起，延至簾下。貴人拜，王答拜，謂貴人曰：「今既來此，即須置對，不審在生有何善事？」貴人曰：「無。」王曰：「在生數十年，既無善事，又不忠孝，今當奈何？」因嚬蹙曰：「可取所司處分。」貴人辭下，未數級，忽有大黑風到簾前，直吹貴人將去。遙見貴人在黑風中，吹其身忽長數丈，而狀隳壞，或大或小，漸漸遠去，便失所在。王見佇立，謂階下人曰：「此是業風，吹此人入地獄矣。」官因白思元等，王曰：「可捻籌定之。」因簾下投三疋絹下，令三人開之。二人開絹，皆有當使字，唯思元絹開無有。王曰：「留二人，舍思元。」思元出殿門，門西牆有門東向，門外衆僧數百，持幡花迎思元，雲：「菩薩要見。」思元入院，院內地皆於清池，院內堂閣皆七寶，堂內有僧，衣金縷袈裟，坐寶牀。思元之禮謁也，左右曰：「此地藏菩薩也。」思元乃跪。諸僧皆爲讚歎聲，思元聞之泣下。菩薩告衆曰：「汝見此人下淚乎？此人去亦不久，聞昔之梵音，故流涕耳。」謂曰：「汝見此間事，到人間一一話之，當令世人聞之，改心修善。汝此生無雜行，常正念，可復來此。」因令諸僧送歸。思元初蘇，具三十人食，別具二人肉食，皆有贈益，由此也。思元活七日，又設大齋畢，思元又死。至曉蘇雲：「向又爲菩薩所召，怒思元曰：『吾令汝具宣報應事，何不言之？』將杖之，思元哀請乃放。」思元素不食酒肉，及得再生，遂乃潔淨長齋，而其家盡不過中食。而思元每人集處，必具言冥中事，人皆化之焉。（出《紀聞》）

【譯文】

唐玄宗天寶五年夏季五月間。左清道率府府史李思元突然病故。死後胸口仍然熱乎，家裏人沒敢殯葬。停放了二十一天，半夜裏甦醒了。剛剛甦醒就對別人說：「有人把我送回來的，快準備三十個人的供品。」又說：「還要一萬貫錢，送給送我回來的人。」思元的父親當署令，家裏很富裕，便令人準備飯菜，而且把紙裁成錢。飯菜做好後，令人在房前擺上供給三十個僧人享用的飯菜，思元口中念道：「承蒙各位相送，謹備簡單的飯菜，不足以供奉各位高僧大德。」不一會兒，就像喫完飯了一樣，於是令人在院裏燒了五千張紙錢。然後又準備了兩個人的飯，擺上了酒肉，思元對着酒桌說：「承蒙釋放之恩，永記大恩大德。」說完又讓人燒了五千張紙錢。之後，思元便躺下休息。到天亮時，身體已經逐漸平復，於是講迷了死後在陰間的經歷。剛開始，他被抓到一個地方，這裏的官兒沒在，只有兩個吏卒守在那裏，一個人叫馮江靜，一個叫李海朝。與思元一起抓來的還有兩個人。兩個吏卒對他們三人說：「誰能贈給我們五百文錢，我們就放了誰。」那兩人沒有回答，只有思元自己答應給他們五百文錢，吏卒非常高興。不一會兒，當官兒的來了。對他們三人說：「要用兩個典吏，從你們三人裏面挑。」當官兒的便領着思元等三人來到閻羅王住的地方。只見這裏有好幾道城門，防衛十分嚴密，閻羅王住在一座十間的高樓上，其中他本人所住三間最爲高大，門窗都掛着簾子。思元等人來到這裏後，還沒有進去，便見一人佩戴着金章綬帶，樣子極高貴，也被傳令去謁去閻羅王。閻羅王要召見他們了，思元跟在貴人後面進來到了樓下，閻羅王命人捲起門簾，召喚貴人上樓，貴人剛登上樓梯，閻羅王看見後就站了起來，把他請到簾子下面，貴人施禮參拜，閻羅王回禮致謝，然後對貴人說：「現在既然來到這裏，就須接受審問。不知你生前有什麼功德之事？」貴人答道：「沒有。」閻羅王說：「有生數十年，既無功德之事，又不忠簾孝，如今應當怎麼辦呢？」於是緊鎖着眉頭道：「送給主管人員去處分！」貴人告辭退下，沒等走下幾級階梯，突然一陣黑風颳來，一下子就把貴人捲走了，遠遠望去，見貴人在黑風的吹拂中身體忽然長大到幾丈長，好像被撕碎了，被撕成大小不同的幾部分，漸漸刮遠了，什麼也看不到了。閻羅王一直站在樓上觀看，對樓下的人說：「這是妖風，把這個人刮進地獄去了。」當官兒的告訴他，思元等人已在此等候多時，閻羅王說：「可以抓鬮決定。」於是從簾子下面扔下三塊絹布包，叫他們三人各撿一塊打開。那兩人打開自己撿到的布包一看，上面都有「當使」二字，唯獨思元的布包上沒有字。閻羅王說：「留下這兩個人。」沒有要思元。思元走出殿門，在殿門西面的牆上有個向東開的門，門外有幾百個僧人，手裏拿着旗幡迎接思元，說：「菩薩邀請你進去相見。」思元走到院內，只見院內的地面全在清清的池水上面，院內的樓閣房舍全是金銀珍珠瑪瑙等七寶鑲嵌而成，殿堂裏面有個僧人，穿的是金羅袈裟，坐在寶牀上。思元上前施禮拜見，身邊的人說：「這是地藏菩薩。」思元於是跪拜。各位僧人齊聲頌讚，思元聽了感動得流下淚來。菩薩告訴衆僧道：「你們看見此人流淚了吧？這個人離開人間時間不長，所以聽到原先熟悉的佛教頌讚之聲，就流下了眼淚。」菩薩對思元說：「你看到這裏的事，回到人間後要一一向人們講述，要讓世人知道之後，改邪歸正，好好行善。你這一生沒有淫亂殺生的行爲，以後要經常端正自己的信念，你還可以來到這裏的。」說完便令僧人們把他送回了人間。思元當初甦醒過來時，準備了三十人的素食，又單獨準備了兩個人的肉食，對三十個僧人與兩個吏卒都給了五千紙錢，就是因爲有這段經歷。思元復活後的第七大，又準備了大型的祭典，祭典結束後他又死了。天亮時復甦過來說，他又被地藏菩薩召了去，生氣地對他說：「我讓你回去宣傳報應的事，爲什麼不宣講？」菩薩要打棍以示懲罰，經他苦苦哀求才又放他回來了。思元一向不喫酒肉，這次死而復生之後，乾脆不沾腥葷，永遠喫素，他全家人也都中午後忌食。而思元每當有人聚集在一起的時候，就必定向人講述陰間如何報應的事，人們都被他感化了。

僧齊之

勝業寺僧齊之好交遊貴人，頗曉醫術，而行多雜。天寶五載五月中病卒，二日而蘇。因移居東禪定寺，院中建一堂，極華飾，長座橫列等身像七軀。自此絕交遊，精持戒。自言曰：「初死見錄至鬼王庭，見一段肉，臭爛在地。王因問曰：「汝出家人，何因殺人？」齊之不知所對。王曰：「汝何故杖殺寺家婢？」齊之方悟。先是寺中小僧何馬師與寺中青衣通，青衣後有異志，馬師怒之，因構青衣於寺主。其青衣，不臧之人也，寺主亦素怨之，因衆僧堂食未散，召青衣對衆。且棰殺之。齊之諫寺主曰：「出家之人，護身口意，戒律之制，造次不可違，而況集衆殺乎？」馬師贊寺主。寺主大怒，不納齊之，遂棰樸交至，死於堂下。故齊之悟王之問，乃言曰：「殺人者寺主，得罪者馬師，今何爲見問？」王前臭肉，忽有聲曰：「齊之殺我。」王怒曰：「婢何不起而臥言？」臭肉忽起爲人，則所殺青衣。與齊之辯對數反，乃言曰：「當死時，楚痛悶亂，但聞旁有勸殺之聲，疑是齊之，所以訴之。」王曰：「追寺主。」階吏曰：「福多不可追。」曰：「追馬師。」吏曰：「馬師命未盡。」王曰：「且收青衣，放齊之。」初齊之入，見王座有一僧一馬。及門，僧亦出，齊之禮謁。僧曰：「吾地藏菩薩也。汝緣福少，命且盡。所以獨追。今可堅持僧戒，舍汝俗事，住閒靜寺，造等身像七軀。如不能得錢，彩畫亦得。」齊之既蘇，遂乃從其言焉。（出《紀聞》）

【譯文】

勝業寺僧人齊之喜歡與顯貴的人物交往，很懂得醫術，但行爲舉止隨便，不大守戒規。唐玄宗天寶五年五月中旬病故，兩天後又復活了。復活之後使移居於東邊的禪定寺，在寺院中修建了一間極爲華麗的廟堂，堂內橫排陳列着七座等身大的佛像。從此之後停止了一切交際活動。精誠恪守戒律。他自己說，當初死過去的時候，被送到了鬼王的法庭，見有一塊臭爛肉在地上，鬼王便問他道：「你是出家人，爲什麼殺人？」齊之莫名其妙，無言以對。鬼王說：「你爲什麼打殺了寺廟上的女僕？」齊之這才明白是怎麼回事。在這之前，寺廟裏的小和尚何馬師與廟上的女僕私通，女僕後來變了心，何馬師對她心懷怨恨，便向寺主誣陷她。這個女僕本不是清白之人，寺主平日也很恨她，便乘衆僧集體喫飯還沒散的時候，把女僕找來，當着大家的面用竹條抽她。齊之勸說寺主道：「出家之人，在行爲、說話、意志方面，卻要遵守戒律，切切不可違背；況且又是當着衆僧大開殺戒呢？」何馬師則極力稱讚、慫恿寺主的打人行爲。寺主十分惱火，根本不採納齊之的勸告，連抽帶打，女僕便被活活打死在院子裏。因爲有這件事，所以齊之明白了鬼王的問話，齊之便說道：「殺人者是寺主，得罪她的是何馬師，現在爲什麼問罪於我？」鬼王前面的那塊臭肉忽然發出聲音來：「是齊之殺了我。」鬼王憤怒地喝道：「奴婢爲什麼不識長輩，而要躺在那裏說話呢？」臭肉突然站了起來變成一個人，正是被打死的那個女僕。女僕與齊之你來我往地辯論了幾個回合，後來便說：「當我快被打死的時候，神經迷亂，只聽到旁邊有慫恿寺主打死我的聲音，懷疑是齊之，所以告了他。」鬼王說：「追拿寺主！」階下差吏說道：「寺主做的功德很多，不能捉拿。」鬼王說：「追拿何馬師！」差吏說道：「何馬師的壽命未盡。」鬼王使說：「暫且收下女僕，釋放齊之。」齊之剛進來時，看見鬼王座旁有一個僧人一匹馬，現被釋放走到門口時，僧人也出來了，齊之便上前施禮拜見。僧人說道：「我是地藏菩薩。你因爲功德做得少，壽命又盡了，所以獨獨把你追拿來了。如今回去之後，可要堅守僧人戒律，丟掉你與塵俗交往的那些事，住在閒靜的寺院裏，另造等身佛像七尊。如果不能弄到錢，用彩筆畫七幅佛像也可以。」齊之復活之後。便遵從菩薩的告誡住到了禪定寺。

張無是

唐天寶十二載冬，有司戈張無是居在佈政坊。因行街中，夜鼓絕門閉，遂趨橋下而蜷。夜半，忽有數十騎至橋，駐馬言：「使乙至佈政坊，將馬一乘往取十餘人。」其二人，一則無是妻，一則同曲富叟王翁。無是聞之大驚。俄而取者至雲：「諸人盡得，唯無是妻誦金剛經，善神護之，故不得。」因喝所得人名，皆應曰：「唯。」無是亦識王翁，應聲答曰畢，俄而鼓動。無是歸家，見其妻猶誦經坐待。無是既至，妻曰：「汝常不外宿，吾恐汝犯夜，故誦經不眠相待。」天曉，聞南鄰哭聲，無是問之，則王翁死矣。無是大懼，因以具告其妻，妻亦大懼。因移出宅，謁名僧，發誓願長齋，日則誦經四十九遍。由是得免。（出《紀聞》）

【譯文】

唐玄宗天寶十二年冬天。有個司戈張無是居住在佈政坊。一天晚上，他正走在大街上時，最後一遍鼓聲敲完之後，大門都關閉了，他便悄悄溜到橋下蜷縮起來。半夜時，突然聽到有幾十人騎馬來到橋上。勒住馬說道：「某某去佈政坊，帶上一匹馬到那裏把這十幾個人拿來。」十幾個人中有兩人，一個是張無是的妻子，一個則是張無是同一街的富翁王老頭。張無是聽了大喫一驚。不一會兒，那個去抓人的回來報告說：「幾個人都抓到了，唯獨張無是妻子正在誦唸《金剛經》，有神靈保護她，所以沒抓到。」於是吆喝着抓來的人名，一個個都應一聲「是」。張無是也認識王老頭，聽到他也被抓來了。點名與應答結束之後，不一會兒便響起了解除夜禁的鼓聲。張無是回到家裏，見妻子仍然唸誦佛經，坐着等他。無是既已到家，妻子便說：「你平常不在外面住宿，我怕你違犯夜禁被治罪，所以唸經祈求保佑，等了你一宿沒有睡覺。」天亮之後，聽到南面鄰居的哭聲，無是一打聽，原來是王老頭死了。無是非常恐懼，便把夜裏在橋下聽到的事情告訴了妻子，妻子聽了也非常恐懼害怕。他們便從家裏搬走了，去拜訪了一位名僧，發下誓願永遠守齋，每天誦經四十九遍。於是，張無是的妻子便沒有被鬼抓走。

張應

歷陽張應本是魔家，娶佛家女爲婦。妻病困，爲魔事不差。妻曰：「我本佛家女，乞爲佛事。」應便往精舍中見竺曇鎧，鎧曰：「佛普濟衆生，但當一心受持耳。曇鎧明當往其家。」其夜，應夢見一人，長一丈四五尺，於南面趨走入門，曰：『此家乃爾不淨。』夢中見鎧，隨此人後而白曰：『此處如欲發意，未可以一二責之。』應眠覺，遂把火作高座。鎧明日食時往應家，高座已成，夫妻受戒，病亦尋瘥。鹹康二年，應病甚，遣人呼鎧，連不在。應死得蘇，說時（說時原作時說，據明抄本改）有數人，以鐵鉤鉤將北下一板岸，岸下見鑊湯、刀山、劍樹、楚毒之具。應忘曇鎧字，但喚「和尚救我」，語（原無語字，據明抄本補）鉤將去人曰：「我是佛子。」人曰：「汝和尚字何等？」應忘其字，但喚佛而已。俄轉近鑊湯，有一人長一丈四五尺，捉金杵欲撞。應走，人怖散去。長人將應歸曰：「汝命盡，不得復生。與汝三日中，期誦三偈。取和尚字還。當令汝生（本書卷一一三張應條，當令汝生下有三日當覆命過即生天矣十字）。遂推應著門內，便活。後三日復死。（出《神鬼傳》）

【譯文】

歷陽的張應本是巫道之人，娶了佛教信徒人家的女兒爲媳婦。妻子患病時，張應運用巫術治療。病情絲毫不見好轉。妻子說：「我本是佛教信徒人家的女兒，求你替我利用佛教的辦法治一治。」張應便到寺院裏拜見竺曇鎧，曇鎧說：「佛家是普濟衆生的，但應專心供奉纔是。明天我會去你家的。」當天夜裏，張應夢見一個人，身長一丈四五尺，從南面慢慢走進了門，說：「這個家裏如此地不乾淨！」夢中見曇鎧跟隨這個巨人身後，對張應說：「這個地方有向誠之心，不可能用一兩處小錯責怪他了。」張應睡醒之後，便點火照明趕緊製作高臺。曇鎧第二天喫早飯時來到張應家，高臺已經作成，夫妻二人便由曇鎧受了戒。受戒之後，妻子的病很快就好了。晉成帝鹹康二年。張應病重，派人招呼曇鎧，去了幾次曇鎧都不在。張應死而復活之後，說當時有幾個人用鐵鉤子鉤着他，往北走，從一陡岸上下去，岸下見有沸湯、刀山、劍樹、棍棒之類的殘酷刑具。張應當時忘記了曇鎧的字號，只是呼喚爲：「和尚救我」，對鉤他走的人說：「我是佛教弟子。」那人問他道：「你師父的字號是什麼？」張應忘記了師父的字號，只是一個勁兒地喊「佛」而已。不一會兒便把他推到大鍋的沸水跟前，有一個身長一丈四五尺的巨人走來，手持鐵棍就要往大鍋上撞去，張應離開了，抓他來的那些人都嚇得四散逃跑了。巨人把張應帶回來說：「你的壽命已經完了，不能再復活。給你三天期限，你要念誦三段偈語話，拿到你師父的字號回來，就會讓你託生。」說完便把張應推到了門內。張應於是得以復活。三天之後他又死了。

道嚴

有嚴師者，居於成都實歷寺（明抄本實歷作寶應）。唐開元十四年五月二十一日，於佛殿前軒，燃長明燈，忽見一巨手，在殿西軒。道嚴悸且甚，俯而不動。久之，忽聞空中語云：「無懼無懼，吾善神也，且不敢害師之一毫。何俯而不動耶？」道嚴既聞，懼少解，因問曰：「檀越爲何人（明抄本人作佛）？匿其軀而見其手乎？」已而聞空中對曰：「天命我護佛寺之地。以世人好唾佛祠地，我即以背接之，受其唾。由是背有瘡，漬吾肌且甚，願以膏油傅其上。可乎？」道嚴遂以清油置巨手中，其手即引去。道嚴乃請曰：「吾今願見檀越之形，使畫工寫於屋壁，且書其事以表之，冀世人無敢唾佛祠之地者。」神曰：「吾貌甚陋，師見之，無得慄然耶？」道嚴曰：「檀越但見其身，勿我阻也。」見西軒下有一神，質甚異，豐首巨準，嚴目呀口，體狀魁碩，長數丈。道嚴一見，背汗如沃。其神即隱去。於是具以神狀告畫工，命圖於西軒之壁。（出《宣室志》）

【譯文】

有個嚴法師，住在成都的寶曆寺。唐玄宗開元十四年五月二十一日，他在佛殿前面平臺上點燃長明燈時，忽然看見一隻巨大的手掌出現在西面平臺上。道嚴驚嚇得心直跳，趴在牆上一動不動。過了一會兒，突然聽到空中說道：「不要害怕，不要害怕，我是善良的神，絕對不敢傷害法師一絲一毫的。爲什麼趴着不敢動彈呢？」道嚴聽到這麼說，驚怕稍稍減輕了些，便問道：「施主你是什麼人？爲什麼隱藏着身體而只看見你的手呢？」問完之後便聽空中答道：「上天派我來保護佛寺之地。因爲世人好往佛祠之地吐唾沫，因此背上生了瘡，嚴重地腐蝕着我的肌膚。請給我些膏油塗抹一下，可以嗎？」道嚴便把清油放在巨大的手掌上，那隻巨手立即抽了回去。道嚴請求道：「我現在希望能夠看施主的形貌，以便讓畫工把你的形象畫在牆壁上，而且記上這件事，用以表彰於世人，希望世人再不敢往佛廟的地方吐唾沫。」神說：「我的形貌特別醜陋，法師見了之後，不能受驚嗎？」道嚴說：「施主只管顯現自己的身形，不要管我。」只見西面平臺下邊有一個神靈，形體十分奇異，肥大的腦袋，又高又寬的鼻樑，雙目圓睜，裂着大嘴，軀幹高大魁梧，身長好幾丈。道嚴一見，嚇得汗流浹背。那位神靈很快就隱身而去。於是，道嚴便把神靈的形狀詳細地告訴了畫匠，讓他畫在佛殿西面平臺的牆壁上。

卷第一百一 釋證三

邢曹進 韋氏子 僵僧 雞卵 許文度 玄法寺 商居士 黃山瑞像 馬子云 雲花寺觀音 李舟 惠原 延州婦人 鎮州鐵塔 渭濱釣者

邢曹進

唐故贈工部尚書邢曹進，至德已來，河朔之健將也。守職魏郡，因爲田承嗣所縻。曾因討叛，飛矢中肩，左右與之拔箭，而鏃留於骨，微露其末焉。即以鐵鉗，遣有力者拔而出之，其鏃堅然不可動。曹進痛楚，計無所施。妻孥輩但爲廣修佛事，用希慈蔭。不數日，則以索縛身於牀，覆命出之，而特牢如故。曹進呻吟忍耐，俟死而已。忽因晝寢，夢一胡僧立於庭中，曹進則以所苦訴之。胡僧久而謂曰：「能以米汁注於其中，當自愈矣。」及寤，言於醫工。醫工曰：「米汁即泔，豈宜漬瘡哉！」遂令廣詢於人，莫有諭者。明日，忽有胡僧詣門乞食，因遽召入。而曹進中堂遙見，乃昨之所夢者也，即延之附近，告以危苦。胡僧曰：「何不灌以寒食餳？當知其神驗也。」曹進遂悟，餳爲米汁。況所見覆肖夢中，則取之，如法以點，應手清涼，頓減痠疼。其夜，其瘡稍癢，即令如前鑷之。鉗才及瞼，鏃已突然而出。後傅藥，不旬日而瘥矣。籲，西方聖人，恩祐顯灼，乃若此之明徵乎。（出《集異記》）

【譯文】

唐代死後追封爲工部尚書職位的邢曹進，肅宗至德年間以來，就是黃河以北的最強健有力的將領。那時他在魏郡任職。不知什麼因由曾被田承嗣拘禁過。他在一次討伐叛賊的戰事裏被一支箭射中肩膀。他左右的人急忙給他拔箭，可是箭頭卻留在了骨頭裏，稍微露出一點末端，只好用鐵鉗子夾，特意找來有力氣的人用力拔。可是那個箭頭堅固得拔不動。曹進痛疼難忍，又想不出什麼辦法來。他妻兒等多做佛事，希望佛來保佑他。過了幾天之後，就用繩索把他綁在牀上，再讓人給拔箭頭。可箭頭還象當初一樣牢固，絲毫不動。曹進每天呻吟忍耐，只有等死了。忽然有一天白天睡覺，夢見一個胡僧站在院子當中。曹進就把自己所受的痛苦全告訴了他。胡僧聽了以後過了好一會兒纔對他說：「你可以用米湯往傷口上灌注，一定會好的。」等醒來就對醫生說了這個夢。醫生說：「米湯就是淘米水，怎麼能用它來灌注瘡傷啊？」於是派人四處打聽，沒有誰能明白這事的。第二天，忽然有一個胡僧來到門上討飯，曹進馬上讓他進來。曹進在中堂遠遠地看上去，他就是昨天在夢中所見到的那個胡僧。曹進就請他到跟前來，把自己的痛苦實話告訴他。胡僧說：「爲什麼不用冷米湯灌注傷處，這樣照做之後纔會知道它效果如神。」曹進這才恍然大悟，湯就是米汁啊。況且剛纔所見到的又完全符合夢中的情景。因此就拿米湯來按照胡僧指點的辦法去灌傷處。剛一洗過，果然就有清涼的感覺，米湯灌到傷口處，立刻感到痠疼減輕不少。這天夜裏他的傷口處就有些發癢。曹進就叫人象先前那樣用鉗子拔箭，鉗子才舉到眼前，箭頭就突然出來了。然後敷上藥，不到十天傷口就全好了。哎！西方的聖人啊！他的恩惠庇佑這樣顯著，這不就是最好的應驗明證嗎？

韋氏子

韋氏子有服儒而任於唐元和朝者，自幼宗儒，非儒不言，故以釋氏爲胡法，非中國宜興。有二女，長適相里氏，幼適胡氏。長夫執外舅之論，次夫則反之，常敬佛奉教，攻習其文字。其有不譯之字讀宜梵音者，則屈舌效之，久而益篤。及韋氏子寢疾，命其子曰：「我儒家之人，非先王之教不服。吾今死矣，慎勿爲俗態，鑄釋飯僧，祈祐於胡神，負吾平生之心。」其子從之。既除服而胡氏妻死，兇問到相里氏，以其婦臥疾，未果訃之。俄而疾殆，其家泣而環之，且屬纊焉。欻若鬼神扶持，驟能起坐，呼其婦曰：「妾季妹死已數月，何不相告？」因泣下嗚咽，其夫紿之曰：「安得此事？賢妹微恙，近聞平復，荒惑之見，未可憑也。勿遽惆悵，今疾甚，且須將息。」又泣曰：「妾妹在此，自言今年十月死，甚有所見，命吾弟兄來，將傳示之。昨到地府西曹之中，聞高墉之內，冤楚叫悔之聲，若先君聲焉。觀其上則火光迸出，焰若風雷。求入禮覲，不可，因遙哭呼之。先君隨聲叫曰：『吾以平生謗佛，受苦彌切，無曉無夜，略無憩時，此中刑名，言說不及。惟有罄家迴向，冥（明抄本「冥」作「竭」。）資撰福，可求萬一。輪劫而受，難希降減。但百刻之中，一刻暫息，亦可略舒氣耳。』妹雖宿罪不輕，以夫家積善，不墮地獄，即當上生天宮也。妾以君心若先君，亦當受數百年之責，然委形之後，且當神化爲烏。再七飯僧之時，可以來此。」其夫泣曰：「洪爐變化，物固有之。雀爲蛤，蛇爲雉，雉爲鴿，鳩爲鷹，田鼠爲鴽，腐草爲螢，人爲虎、爲猨、爲魚、爲鱉之類，史傳不絕。爲烏之說，豈敢深訝！然烏羣之來，數皆數十，何以認君之身而加敬乎？」曰：「尾底毛白者妾也。爲妾謝世人，爲不善者，明則有人誅，暗則有鬼誅，絲毫不差。因其所迷，隨迷受化，不見天寶之人多而今人寡乎！蓋爲善者少，爲惡者多。是以一廁之內，蟲豸萬計；一磚之下，螻蟻千萬。而昔之名城大邑，曠蕩無人；美地平原，目斷草莽，得非其驗乎！多謝世人，勉植善業。」言訖復臥，其夕遂卒。其爲婦也，奉上敬，事夫順，爲長慈，處下謙，故合門憐之，憫其芳年而變異物。無幼無長，泣以俟烏。及期，烏來者數十，唯一止於庭樹低枝，窺其姑之戶，悲鳴屈曲。若有所訴者，少長觀之，莫不嗚咽，徐驗其尾，果有二毛，白如霜雪。姑引其手而祝之曰：「吾新婦之將亡也，言當化爲烏而尾白。若真吾婦也，飛止吾手。」言畢，其烏飛來，馴狎就食，若素養者，食畢而去。自是日來求食，人皆知之。數月之後，烏亦不來。（出《續玄怪錄》）

【譯文】

有個信奉儒家的姓韋的人，在唐憲宗元和年間任職。他從小效法儒家，不是儒家倡導的話不說。所以把佛教看作外夷的學說在中國不應當提倡。他有兩個女兒。長女嫁給相里氏。幼女嫁給胡氏。他的大女婿堅持韋氏子的學說，二女婿就正好相反，敬重佛教。胡氏用心研究它的文字，如果遇到不能翻譯的，而應當讀梵語的字，就捲起舌頭模仿着念。時間長了，就更忠實地信奉佛教了。等到韋氏子有重病臥牀時，他把兒子叫到跟前說：「我是儒家的人，凡不是先王的教導我都不能服從。我現在快死了，千萬不能成爲世俗那樣的情形，修佛像、請和尚喫齋，在佛的面前請求保祐，辜負了我一生的心願。」他的兒子聽從了他的話。脫掉了孝服不久，胡氏的妻子就死了。凶信通知到相里氏家，因他的妻子有病臥牀，就沒有把妹妹的死信告訴她。不久他妻子的病情越加危重，他家裏人都圍着哭泣。婦人就要停牀了，忽然像被鬼神扶持着一樣冷不丁地坐了起來，呼喊着她的丈夫說：「我的小妹，已經死了幾個月了，爲什麼不告訴我呢？」於是哭個不停。她丈夫哄騙她說：「怎麼會有這樣的事？賢妹只是有點小病，最近聽說已經好了。你這是恍惚時看見的，沒有一點憑證，千萬不要特別難過。現在你病很重，特別需要好好養病纔是。」相里氏的妻子不聽丈夫勸慰，又哭泣着說：「我妹妹就在這裏，她自己說是今年十月死的。並且在陰間看見了很多事情。快叫我的弟兄們來，我要親自說給他們聽。妹妹對我說昨天到了陰曹地府的西曹，聽見高牆裏有冤屈痛楚叫悔的聲音，很象先父的聲音。看那上面有火光迸出，火焰像風雷似的。請求進入裏面觀看，又不準進去。只好老遠哭喊他。先父隨着聲音叫說：『我因爲一生誹謗佛教，在這裏受罪很深，沒白天沒黑夜，一點休息的工夫都沒有，這裏的刑罰名稱說不完。唯有傾家蕩產，用家中全部的錢財修福，可能萬一獲救。輪迴的劫難很難減免，只是一百刻當中，能有一刻暫時休息也可略微喘口氣了。你雖然前世的罪過不輕，因爲丈夫積善，不會墮落到地獄去，就要上升天堂了。』我因爲你的思想像我死去的父親，不尊佛教，也應受幾百年的罪了。我死了之後會化爲烏鴉。等二七祭祀齋僧時可以來這裏。」相里聽後哭着說：「水火變化，事物本來就有的。雀變爲蛤、蛇變爲雉、雉變爲鴿、鳩變爲鷹、田鼠變爲駑、腐草爲熒、人變爲虎、爲猨、爲魚、爲鱉之類，歷史延傳不絕。變爲烏鴉的說法，怎麼敢不信呢？可是烏鴉成羣飛來，一羣都有幾十只，怎麼能認識哪隻是你的化身來加倍尊敬呢？」他妻子回答說：「尾巴下面長着白毛的就是我。替我告訴世上的人，做壞事的人，活着有人責罰，死了有鬼責罰，絲毫不會錯。根據他的迷惑、迷惑多少來決定對他的懲罰。你沒看到天寶年間的人多，而現在的人少嗎？大概做善事的人少，做惡事的人多。因此一廁之內蟲蛆上萬，一磚之下，螻蟻千萬。而從前的名城大邑，空曠無人，美地平原、看到的盡是草莽。難道這不是應驗嗎？告訴世人吧，盡力做好事。」說完又躺在牀上，那天晚上就死了。她做爲媳婦，對公婆敬奉，待丈夫順從，做長輩慈祥，對下人謙和，所以全家人都哀憐她，爲她這麼年輕就變成異物而憐惜，無論年老年小的都哭着等烏鴉來。等到了二七那天，果然飛來幾十只烏鴉。其中有一隻落在庭院當中大樹最低的樹枝上，看着婆婆的門，悲切地連聲叫着。好像在訴說什麼。老老小小的都看着沒有不哭的。過了一會兒想起驗證它的尾巴，果然有兩根白毛，白得像霜雪一樣。婆婆伸出她的手來祝禱說：「我的媳婦臨死時說，她會變成烏鴉，尾巴上長着白毛，如果你就是我媳婦，就快飛到我手上吧。」說完，那烏鴉就飛到她婆婆手上，很溫馴地喫食，就象平時家養的一樣。喫完就飛走了。從這天起天天來求食，附近的人都知道這件事。幾個月之後，烏鴉就不再來了。

僵僧

唐元和十三年，鄭滑節度使司空薛平、陳許節度使李光顏並準詔各就統所部兵自衛入討東平，抵濮陽南七里，駐軍焉。居人盡散，而村內有窣堵波者，中有僵僧，瞪目而坐，佛衣在身。以物觸之，登時塵散。衆爭集視，填咽累日。有許卒郝義曰：「焉有此事？」因此刀刺其心，如棖上壤。義下塔不三四步，捧心大叫，一聲而絕。李公遂令標蕝其事，瘞於其下。明日，陳卒毛清曰：「豈有此乎？昨者郝義因偶會耳。」即以刀環築去二齒。清下塔不三四步，捧頤大叫，一聲而絕。李公又令標其事，瘞於其下。自是無敢犯者。而軍人祈福乞靈，香火大集，往環三四里，人稠不得入焉。軍人以錢帛衣裝檀施，環一二里而滿焉。司空薛公因令軍卒之戰傷瘡重者，許其落籍居。不旬日，則又從軍東入，而所聚之財，爲盜賊挈去，則無怪矣。至今刀瘡齒缺，分明猶在。（出《集異記》）

【譯文】

唐代元和十三年，鄭滑節度使司空薛平、陳許節度使李光顏一齊被皇帝下詔准許，各自統帥所領的軍隊自衛（河南淇縣附近）去討伐東平。抵達濮陽南七里，駐紮在那裏。居民全都走散，而村內有一座佛塔，塔中有一位僵死的和尚，瞪着眼睛坐着，佛衣穿在身上。用東西去觸動他，立刻象塵土一樣散落。大家爭着圍觀，多日來擠得滿滿的。有一個許州士卒郝義說：「哪裏有這等事？」於是用力去刺他的心，就象觸動上面的土壤。郝義走下塔不到三四步，就捧着心大叫一聲而氣絕。李公於是命人爲這件事表記，埋在塔的下面。第二天，陳州士卒毛清說：「怎麼能有這樣的事？昨天郝義的死只是因爲趕巧罷了。」用刀從僵僧嘴裏敲掉二顆牙齒。毛清走下塔不到三四步遠，也捂着臉面大叫一聲而氣絕。李公又讓人爲這件事表記，埋在塔的下面。從此再也沒有敢去冒犯他的了。而駐紮在這裏的人祈求神靈降福保佑，香火不斷，周圍三四里遠的範圍內，進香的人羣擁擠不堪。駐紮在這裏的軍人又把錢帛、衣裝等送去，周圍一二里也擠滿了。司空薛公因此讓軍隊戰傷嚴重的士兵，答應他們在那裏居住下來。不到十日，他們就又跟從軍隊東進，而所聚的財物，被盜賊帶走，那也是沒有什麼奇怪的了。至今僵僧的刀傷缺齒，分明還在。

雞卵

唐敬宗皇帝御歷，以天下無事。視政之餘，因廣浮屠教，由是長安中緇徒益多。及文宗嗣位，親閱萬機，思除其害於人者。曾顧左右曰：「自吾爲天子，未能有補於人，今天下幸無兵革，吾將盡除害物者，使億兆之民，指今日爲堯、舜之世足矣。有不能補化而蠹於物者，但言之。」左右或對曰：「獨浮屠氏不能有補於大化，而蠹於物亦甚，可以斥去。」於是文宗病之。始命有司，詔中外罷緇徒說佛書義，又有請斥其不修教者。詔命將行，會尚食廚吏修御膳，以鼎烹雞卵。方燃火於其下，忽聞鼎中有聲極微如人言者。迫而聽之，乃羣卵呼觀世音菩薩也，聲甚悽咽，似有所訴。尚食吏異之，具其事上聞。文宗命左右驗之，如尚食所奏。文帝嘆曰：「吾不知浮屠氏之力乃如是耶！」翌日，敕尚食吏無以雞卵爲膳。因頒詔郡國，各於精舍塑觀世音菩薩像。（出《宣室志》）

【譯文】

唐敬宗皇帝臨朝，認爲天下太平，處理政事之餘，而推廣佛教，因此長安城中和尚很多。等到文宗繼位，親自處理日常政事，想清除那些害人弊端。曾對左右的人說：「自從我做了天子，沒有做出對人民有利的事業，現在天下幸而沒有戰爭，我將盡力除掉害人的東西，使億萬人民，把今天看成是堯、舜的時代也就夠了。有不利於教化而貪於物欲的，只管說出來。」左右有的人回答說：「唯獨佛教不能有利於聖朝的教化，而危害於事物更嚴重，可以除掉它。」於是文宗很討厭佛教，下命有司，詔內外取締和尚們講說佛法，又有除掉那些不聽從教化的人。詔命將下，趕上御廚給皇帝準備飯，用鍋烹雞蛋。正在鍋底下點燃了火，忽然聽到鍋裏有很小的象人說話的聲音，逼近細聽，是那些煮在鍋裏的雞蛋在呼喚觀世音菩薩。聲音非常悽慘哽咽，像是有什麼訴說的。御廚們感到奇怪，就把這件事告訴了皇帝。文宗命左右的人驗證，真像御廚們所說的。文帝嘆息曰：「我不知佛的威力卻是有這樣大。」第二天。下命御廚不要用雞蛋做飯。於是頒佈詔書於郡國：各個在廟宇裏塑造觀世音菩薩像。

許文度

高（「高」本作「岐」，據明抄本改。）陽許文度，唐太和中僑居岐陽郡，後以病熱，近月餘。一日臥於榻若沉醉狀，後數日始寤。初文度夢有衣黃袍數輩與俱行田野，四望間，迥然無雞犬聲，且不知幾百裏。其時天景曛晦，愁思如結。有黃袍者謂文度曰：「子無苦，夫壽之與夭，固有涯矣，雖聖人安能逃其數。」文度忽悟身已死，恐甚。又行十餘里，至一水，盡目無際，波若黑色，杳不知其深淺。黃衣人俱履水而去，獨文度懼不敢涉。已而有二金人，皆長五寸餘，奇光皎然，自水上來，黃衣者望見金人，沮色震慄，即辟易馳去，不敢偷視。二金人謂文度曰：「汝何爲來地府中？我今挈汝歸生途，慎無恐。」文度懼稍解，因再拜謝之，於是金人與文度偕行數十里，俄望見里門，喜不勝。忽聞有厲聲呼文度者，文度悸而醒，見妻子方泣於前，且奇且嘆，而羸憊不能運支體，故未暇語其事。後旬日，疾少間，策而步於庭。忽見二金人皆長五寸餘，在佛舍下，即昔時夢中所見者。視其儀狀，無毫縷之異，心益奇之，始以其事告於妻。妻曰：「昨者以君病且亟，妾憂不解。然常聞釋氏有救苦之力，由是棄資玩，鑄二金人之像，每清旦，常具食祭之。自是君之苦亦瘳除，蓋其力也。」文度感二金人報效之速，不食生牢，常閱佛書，因盡窮其指歸焉。（出《宣室志》）

【譯文】

高陽許文度，唐太和年中僑居岐陽郡。以後因爲有病發燒，將近一個月。一天躺在牀上好象昏昏沉沉的樣子。以後幾天才醒過來。當初文度夢見有穿黃袍的許多人和他一起走在田野裏。四下裏連雞犬的聲音也聽不到，且不知走了幾百裏，那時天氣昏晦，憂愁不解。有穿黃袍的人對文度說：「你不要痛苦，人壽命的長短，本來是有定數的。即使是聖人也不能逃脫的？」文度忽然感到自身已死，很害怕，又走了十多里，到了一條河邊。一望無際。水色漆黑不知它的深淺。黃衣人都一起涉水而過。唯獨文度恐懼而不敢過。過了一會有二個金人，都是五寸多高，閃着潔白奇異的光，從水上走來。穿黃袍的人們看見金人，面色驚恐，立即躲避而迅速離去。不敢偷看。二個金人對文度說：「你爲什麼來到陰曹地府？我現在領你回到陽世間去。小心不要害怕。」文度稍微平靜了些，於是一再行禮道謝。這時，金人領着文度走了幾十裏，不一會看見家門，高興得不得了。忽然聽到有大聲呼喊文度的名字，文度驚悸而醒，看見他的妻子正在面前哭泣，他又奇怪又嘆息，並且疲憊不堪不能活動肢體，所以沒有來得及說那件事。過了十幾天，病稍強了，他想着在院子裏走，忽然看見二個金人皆是高五寸多，在佛龕下，就是先前夢中所看見的那兩個人。看見他們儀表的樣子，跟夢中的沒有絲毫的不同，心裏更加感到奇怪。他才把那夢中的事告訴了妻子，妻子說：「前些日子因爲您病情嚴重，我憂愁得不能解脫，然而常聽說佛祖有救苦救難的神力，因此我就賣掉了家中的財物，鑄造了兩個金人。每天清晨，我常準備飯菜祭祀他們，從這以後您的病痛也就消除了，大概是他們顯靈了。」文度感謝兩個金人報效得這樣快，所以不殺生不喫葷，常常唸佛經，因此也就深刻地理解了佛教的真義。

玄法寺

長安安邑坊玄法寺者，本里人張頻宅也。頻嘗供養一僧，念法華經爲業，積十餘年。張門人譖僧通其婢，因以他事殺之。僧死後，合宅常聞經聲不絕。張尋知其冤，慚悔不及，因舍宅爲寺。（出《酉陽雜俎》）

【譯文】

長安安邑坊有個玄法寺，本是此地人張頻的住宅。張頻曾經供養一個和尚，他把念法華經做爲職業，累積十多年。張家的人誣陷這個和尚和張的婢女通姦，張因此借其它的罪名殺了和尚。和尚死後，整個住宅常聽到唸經的聲音不斷。張不久知道和尚是冤枉的，慚愧悔恨已來不及，因此把住宅施捨出去做了寺院。

商居士

有商居士者，三河縣人。年七歲，能通佛氏書，里人異之。後廬於三河縣西田中，有佛書數百編，手卷目閱，未嘗廢一日。從而師者百輩，往往獨遊城邑，偕其行者。聞居士每運支體，壠然若戛玉之音，聽者奇之。或曰：「居士之骨。真鎖骨也，夫鎖骨連絡如蔓。故動搖之體，則有清越之聲，固其然矣。昔聞佛氏書言，佛身有舍利骨，菩薩之身有鎖骨，今商居士者，豈非菩薩乎！然葷俗之人，固不可辨也。」居士後年九十餘，一日，湯沐具冠帶，悉召門弟子會食，因告之曰：「吾年九十矣，今旦暮且死，汝當以火燼吾屍，慎無逆吾旨。」門弟子泣曰：「謹聽命。」是夕坐而卒。後三日，門弟子焚居士於野，及視其骨，果鎖骨也，支體連貫，若紉綴之狀，風一拂則纖韻徐引。於是里人競施金錢，建一塔，以居士鎖骨瘞於塔中。（出《宣室志》）

【譯文】

有個商居士（在家修行的人），是三河縣人。七歲就能通曉佛經，城裏人認爲他不一般。後來住在三河縣西田中，有佛經數百部，整天手不離卷地看，不曾荒廢一天。拜他爲師的有百餘人。他常常獨自在城裏遊逛。有時同他一起走的人，聽到居士每運動肢體時，象敲打玉器的聲音，聽到的人認爲奇怪。有人說居士的骨頭真是鎖鏈合一起的，那鎖骨連結着好象藤蔓，所以動搖身體時，就有清脆的聲音傳出，就是這個緣故。從前聽佛經上說：「佛身有舍利骨，菩薩之身有鎖骨。」今商居士難道不是菩薩嗎？然而一般的世俗之人，確實不能辨別啊。居士以後活了九十多歲。一天，居士用熱水洗澡、穿好了衣服戴好了帽子，把門下弟子全召來集會喫飯，於是告訴他們說：「我九十多歲了，早晚將死，你們應當把我的屍體火化，千萬不要違揹我的意思。」門下弟子哭着說：「一定照辦。」這天晚上居士坐着死了。三天後，門下弟子在荒野燒了居士的屍體，等看那骨頭，果然是鎖骨。肢體連貫，象用針縫紉連結的形狀。風一吹拂就慢慢發出細小而和諧的聲音。於是城裏人都爭着拿錢，建築了一個塔，把居士的鎖骨埋葬在塔裏。

黃山瑞像

魯郡任城野黃山瑞像，蓋生於石，狀如胚混焉。昔有采梠者，山中見像，因往祈禱，如願必得，由是遠近觀者數千人。知盜官恐有奸起，因命石工破山石，輦瑞像，致之邑中大寺門樓下。於是邑人於寺建大齋，凡會數千人。齋畢衆散，日方午，忽然大風，黑雲覆寺，雲中火起，電擊門樓，飛雨河注。邑人驚曰：「門樓災矣。」先是僧造門樓，高百餘尺，未施丹雘，而樓勢東傾，以大木撐之，及雨止，樓已正矣。蓋鬼神以像故，而共扶持焉。（出《紀聞》）

【譯文】

魯郡任城野外的黃山瑞像，是在山石上自然形成的，形狀象胚胎模糊不清。從前有個伐木人在山上看見了瑞像，於是上前祈禱，結果心願都達到了。因此遠近觀看瑞像的有數千人。地方上管理捕捉盜賊的官恐怕有壞人乘機活動，因此命令石工砸碎山石把瑞像載運到城中大寺門樓下，城裏人在寺門下舉行了大齋典禮，到會的有好幾千人。大齋完畢，人們離去，天正中午，忽然颳起大風。黑雲覆蓋寺院上空，雲中帶着閃電，電衝擊門樓，飛雨傾注到河裏，城裏人害怕說：「門樓遭災了。」先前和尚造門樓，高百餘尺，還未等刷上紅漆，門樓已經向東傾斜，只好用大木頭支撐着。等雨停止，樓已正了。大蓋鬼神是因瑞像的原因，而來扶持它吧。

馬子云

涇縣尉馬子云，爲人數奇，以孝廉三任爲涇縣尉，皆數月丁憂而去。在官日，充本郡租綱赴京。途由淮水，遇風船溺，凡沉官米萬斛，由是大被拘繫。子云在系，乃專心念佛，凡經五年。後遇赦得出，因逃於南陵山寺中，常一食齋。天寶十年，卒於涇縣。先謂人曰：「吾爲人坎坷，遂精持內教。今西方業成，當往生安樂世界爾。」明日沐浴，衣新衣，端坐合掌。俄而異香滿戶，子云喜曰：「化佛來矣，且迎吾行。」言訖而歿。（出《紀聞》）

【譯文】

涇縣尉馬子云，一生的遭遇十分奇特，他以孝廉的資格三次出任涇縣尉，頭兩次，都是在任才幾個月就因爲父母喪事而告假回家。第三次在任又被派押送租米去京城。途經淮水遇大風船沉了，損失了官米上萬斛，因爲這個判罪入獄。子云在獄中，專心念佛，總共被押了五年。後來遇赦出來。於是躲到南陵山的廟裏，喫齋修行。天寶十年時，死在涇縣。先前對人說：「一生非常坎坷。就用功鑽研佛教，現在佛教修業已經完成，應當去安樂世界了。」第二天洗了澡，穿上新衣服，端坐着兩手相合，不一會屋裏充滿了奇異的香味。子云高興地說：「化佛來了，要接我去了。」說完就死了。

雲花寺觀音

長安雲花寺有觀音堂，在寺西北隅。大中末，百姓屈巖患瘡且死，夢一菩薩摩其瘡曰：「我在雲花寺。」巖驚覺汗流，數日而愈。因詣寺尋檢，至聖畫堂，見菩薩，一如其睹。傾城百姓瞻禮。巖遂立社，建堂移之。（出《酉陽雜俎》）

【譯文】

長安雲花寺有個觀音堂。在寺的西北角。唐宣宗大中末年，百姓屈巖得了瘡快要死了，夢見一個菩薩撫摸他的瘡說：「我在雲花寺。」屈巖驚醒，出了一身汗，不幾天瘡就全好了。於是他到了雲花寺尋找查看。到了聖畫堂，看見了一個菩薩，象夢中見到的一樣。全城的百姓都來拜這菩薩。屈巖於是選了祭祀的地方，建築了祠堂把菩薩搬了過來。

李舟

唐虔州刺史李舟與妹書曰：「釋迦生中國，設教如周孔；周孔生西方，設教如釋迦。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登；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識者以爲知言。（出《國史補》）

【譯文】

唐虔州刺史李舟在給妹妹的信中說：「如果釋迦牟尼生於中國，設教就會象春秋戰國時的孔子；如果春秋戰國時的孔子生在西方，也會設教象釋迦牟尼。天堂沒有就罷了，有就有君子去登；地獄沒有就罷了，有就有小人去下。」有見識的人認爲這話是有道理的。

惠原

沙門惠原，本姓春氏，義陽人也，少以弓弩爲業。至武陵山，射一孕鹿。將死能言曰：「吾先身只殺汝，汝今遂並殺害我母子，既是緣對，應爲汝死。」復向言曰：「吾尋當成佛也。汝可行善，生生代代，勿復結冤。」惠原即悟前緣，遂落髮於鹿死之處，而置迦藍，名耆闍窟山寺。王融別傳，言惠死後十年，有人於武當山下見之。（出《朗州圖經》）

【譯文】

出家人惠原，俗家姓春，是義陽人。年少以用弓箭狩獵爲職業。一次到武陵山，射中了一隻孕鹿。鹿快要死了，開口講了話：「我前生只殺了你一個。你今世一下子殺害了我母子，既然是前生的冤孽，應當死在你的手裏」。又向他說：「我很快就要成佛了，你也應該多做好事，咱們世世代代，不要再結冤仇。」惠原就明白了前緣。於是就在鹿死的地方削髮爲僧，並且在那裏修了廟，取名耆闍窟山寺。王融的別傳中，記載惠原死後十年，有人在武當山下看見他。

延州婦人

昔延州有婦女，白皙頗有姿貌，年可二十四五。孤行城市，年少之子，悉與之遊，狎暱薦枕，一無所卻。數年而歿，州人莫不悲惜，共醵喪具爲之葬焉，以其無家，瘞於道左。大曆中，忽有胡僧自西域來，見墓，遂趺（明抄本「趺」作「敷」。）坐具，敬禮焚香，圍繞讚歎。數日，人見謂曰：「此一淫縱女子，人盡夫也，以其無屬，故瘞於此，和尚何敬耶？」僧曰：「非檀越所知，斯乃大聖，慈悲喜捨，世俗之慾，無不徇焉。此即鎖骨菩薩，順緣已盡，聖者雲耳。不信即啓以驗之。」衆人即開墓，視遍身之骨，鉤結皆如鎖狀，果如僧言。州人異之，爲設大齋，起塔焉。（出《續玄怪錄》）

【譯文】

以前延州有一個婦女，長得白靜而又有幾分美貌，年齡在二十四五歲左右，獨自往來於城中。年輕的男子，都爭着與她交遊，跟她親熱，甚至要她陪着睡覺也不拒絕。幾年後死了。跟她親近過的人沒有不悲痛惋惜的，共同湊錢辦喪埋葬她。因爲她沒有家。就埋在道邊。大曆年中，忽然有個胡僧從西域來，看見墳墓，於是就跪下，擺設香案，焚香敬拜，圍繞着讚歎。幾日後，看見的人對他說：「這是一淫蕩女子，所有的男人都是她的丈夫。因她沒有家，所以埋在這裏，和尚爲什麼要敬重她呢？」和尚說：「並不是施主所能知道的，這是一個大聖。慈悲施捨，世俗的願望，她沒有不曲意順從的。這就是鎖骨菩薩，在塵世間的事情已經做完了，所以她是聖者。不信就打開棺材看一看。」衆人於是就掘墓開棺，看她全身的骨頭，鉤結的都象鎖狀，果真象和尚說的那樣。州人感到奇異，爲她設大齋，修了塔。

鎮州鐵塔

唐天祐中，太原僧惠照因夢鎮州南三十里廢相國寺中埋鐵塔，特往訪之。至界上，爲元戎王中令鎔所知，延在衙署供養。衙將任友義慮是鄰道諜人，或致不測，懇要詰而逐之。元戎始疑，惠具以尋塔爲對。遽差於府南三十里訪之，果得相國寺古墓，掘其殿砌之前，得鐵塔，上刻三千人姓名，悉是見在常山將校親軍，唯任友義一人無名，乃知冥數前定。刻斯塔者，何神異哉。（出《北夢瑣言》）

【譯文】

唐昭宗天祐年間，太原和尚惠照因爲夢見鎮州南三十里廢相國寺中埋一鐵塔，特意前去探訪。到了州界上，被元戎王中令鎔知道了，請在署衙裏供養。衙內的將領任友義想到這也許是鄰州派來的探子，或者會有什麼不測的事情發生，懇切要求審問並驅逐他。元戎也有點犯疑，惠照具實說了尋找塔的事。元戎就立刻派人到府南三十里去訪查，果然找到了相國寺的古墓。在墓殿臺階前面挖掘，找到了鐵塔。上面刻了三千人的姓名，都是在常山將校親軍中的人，唯獨沒有任友義的名字。才知道是前世所定。刻這個塔的人，是何等神異啊！

渭濱釣者

清渭之濱，民家之子，有好垂釣者。不農不商，以香餌爲業，自壯及中年，所取不知其紀極。仍得任公子之術，多以油煎燕肉置於纖鉤，其取鮮鱗如寄之於潭瀨，其家數口衣食，綸竿是賴。忽一日，垂釣於大涯硤，竟日無所得。將及日晏，忽引其獨繭，頗訝沉重。迤邐挽之，獲一銅佛像。既悶甚，擲之於潭心，遂移釣於別浦，亦無所得。移時，又牽出一銅佛。於是折其竿，斷其綸，終身不復其業。（出《玉堂閒話》）

【譯文】

清澈渭水的邊上，有一個平常百姓家的兒子，喜歡釣魚。不事農不從商，以用香餌垂釣爲職業，從壯年到中年，釣到的魚不知有多少了。他掌握了任公子配製魚餌的方法，用油把燕子肉煎了掛在釣鉤上來釣魚。這種釣法就像把魚保存在自家的池塘隨用隨取一樣容易，他家幾口人的生活，全依賴於這個釣魚竿了。有一天，他在大涯硤釣魚，整日無所收穫，天色將晚。拉起魚竿只感到拉不動，他很驚訝，慢慢地拉起，釣起一個銅佛像，感到納悶。又把它扔回水潭。於是又到別的河裏去釣魚，也沒有收穫。又釣出一個銅佛像。在這時他折斷了他的魚竿扯斷了魚弦終身不再釣魚。

# 太平廣記之報應徵應卷（第102-145卷）

李昉 等編著

報應徵應卷目錄

卷第一百二 報應一（金剛經）盧景裕 趙文若 趙文昌 新繁縣書生 蒯武安

睦彥通 杜之亮 慕容文策 柳儉　蕭瑀　趙文信　劉弼

袁志通 韋克勤 沈嘉會 陸懷素

卷第一百三 報應二（金剛經）司馬喬卿 孫壽 李觀 豆盧夫人 尼修行

陳文達 高紙 白仁皙 竇德玄 宋義倫　李岡　王陁

王令望 陳惠妻 何澋 張玄素 李丘一

卷第一百四 報應三（金剛經）於昶 裴宣禮 吳思玄 銀山老人 崔文簡　姚待

呂文展 長安縣繫囚 李虛 盧氏 陳利賓 王宏 田氏

卷第一百五 報應四（金剛經）李惟燕 孫明 三刀師 宋參軍 劉鴻漸　張嘉猷

魏恂 杜思訥 龍興寺主 陳哲 豐州烽子 張鎰 崔寧

卷第一百六 報應五（金剛經）太原孝廉 李廷光 陸康成 薛嚴 任自信

段文昌 劉逸淮 孫鹹 僧智燈　王氏　左營伍伯　宋衎

陳昭

卷第一百七 報應六（金剛經）王忠幹 王偁 李元一 魚萬盈 於李回　強伯達

僧惟恭 王淝 董進朝　康仲戚　吳可久　開行立

僧法正　沙彌道蔭　何老　勾龍義 趙安

卷第一百八 報應七（金剛經）何軫 王殷 王翰 寧勉 倪勤 高涉 張政

李琚 巴南宰 元初 兗州軍將 楊復恭弟　蔡州行者

販海客

卷第一百九 報應八（法華經）沙門靜生 釋曇邃 釋慧慶 費氏 趙泰　釋慧進

沙門法尚 釋弘明 釋志湛　五侯寺僧　釋智聰

曇韻禪師 李山龍　蘇長　尼法信　李氏 徹師

悟真寺僧 釋道俗 史阿誓 石壁寺僧

卷第一百一十 報應九（觀音經）竇傅 周璫 竺法義 王珉妻 竺長舒　潘道秀

欒荀 張崇 釋開達　竺法純　釋道泰　郭宣 呂竦

徐榮 劉度 南宮子敖 徐義　畢覽　釋法智　孫道德

張興　曇無竭　車母　釋曇穎 邢懷明　王球

卷第一百一十一 報應十（觀音經） 竺惠慶 卞悅之 張暢 王玄謨 釋道冏　

伏萬壽 彭子喬 釋慧和 齊建安王 毛德祖 李儒俊

沈甲 張達　孫敬德　高荀　史雋 東山沙彌　徐善才

杜智楷 張氏 許儼　僧道憲　成珪　王琦

卷第一百一十二 報應十一（崇經像）史世光 董吉 宋吏國 張元 釋智興　董雄

孟知儉 崔善衝 唐晏　張御史　李昕　牛騰 李元平

長沙人 乾符僧

卷第一百一十三 報應十二（崇經像）張應 釋道安 周閔 王懿 謝敷　僧法洪

劉式之 劉齡 陳安居　馬處伯

卷第一百一十四 報應十三（崇經像）費崇先 魏世子 何曇遠 陳秀遠 葛濟之

董青建 齊竟陵王 張逸 釋僧護　僧澄空　釋慧侃

釋道積 釋法誠

卷第一百一十五 報應十四（崇經像）張法義 王弘之 崔義起妻 襄陽老姥 普賢社

李治 王乙 鉗耳含光 席豫　裴休　牙將子

卷第一百一十六 報應十五（崇經像）謝晦 尼智通 王襲之 周宗 沈僧復　僧道志

唐文伯 崔平業 王鎮惡　郭祖深　衛元宗　姜勝生

傅奕　幷州人　薛孤訓　巂州縣令 丁零　唐武宗

王義逸 贅肉 西明寺　明相寺　僧義孚　開照寺盜

僧紹明　潼江軍

卷第一百一十七 報應十六（陰德）孫叔敖 崔敬嗣 裴度 劉軻 劉弘敬　蕭倣

孫泰 李質 範明府　程彥賓

卷第一百一十八 報應十七（異類）漢武帝 東方朔 毛寶 孔愉 宗叔林　桓邈

劉樞 蔡喜夫 劉沼 劉之亨 嚴泰 程靈銑 韋丹

熊慎 王行思 陳弘泰

卷第一百一十九 報應十八（冤報）杜伯 公孫聖一作勝 燕臣莊子儀 遊敦　王宏

宋皇后 徐光 王陵　夏侯玄　金玄　經曠　萬默 曲儉

太樂伎 鄧琬 孔基 曇摩懺　支法存　張超　袁粲幼子

庾宏奴　魏輝俊　真子融

卷第一百二十報應十九（冤報）梁武帝 張裨 羊道生 釋僧越 江陵 士大夫

徐鐵臼 蕭續 樂蓋卿 康季孫 張絢 楊思達 弘氏

朱貞 北齊 文宣帝　梁武帝　韋戴　隋庶人勇

京兆獄卒 邛人

卷第一百二十一 報應二十（冤報）杜通達 邢文宗 長孫無忌 婁師德 王瑱　江融

李昭德 弓嗣業 周興 魚思咺 索元禮 張楚金

崔日知 蘇頲 李之 唐王皇后 楊慎矜 師夜光 崔尉子

卷第一百二十二 報應二十一（冤報）陳義郎 達奚珣 華陽李尉 段秀實 馬奉忠　

鄆卒 樂生 宋申錫 蜀營典

卷第一百二十三 報應二十二（冤報）胡激 秦匡謀 韋判官 楊收 宋柔　王表　

乾寧宰相

卷第一百二十四 報應二十三（冤報）王簡易 樊光 李彥光 侯溫 沈申　法曹吏

劉存 袁州錄事 劉璠　吳景　高安村小兒　陳勳 鍾遵

韋處士 張進 郝溥 裴垣　蘇鐸　趙安

卷第一百二十五 報應二十四（冤報）榼頭師 唐紹 李生 盧叔倫女 崔無隱

卷第一百二十六 報應二十五 程普 羊聃 劉毅 張和思 梁元帝 竇軌 武攸寧

崔進思 祁萬壽 郭霸 曹惟思　邢璹　萬國俊　王瑤

陳峴 蕭懷武 李龜禎 陳潔

卷第一百二十七 報應二十六 蘇娥 涪令妻 諸葛元崇 呂慶祖 元徽 李義琰

岐州寺主 館陶主簿 僧曇暢 午橋氏　盧叔敏　鄭生

卷第一百二十八 報應二十七 公孫綽 王安國 尼妙寂 李文敏 樊宗諒 滎陽氏

卷第一百二十九 報應二十八（婢妾） 王濟婢 王範妾 宋宮人 金荊 杜嶷妾

後周女子 張公瑾妾 範略婢 胡亮妾 梁仁裕婢　

張景先婢 李訓妾 花嚴 晉陽人妾

卷第一百三十 報應二十九（婢妾） 竇凝妾 嚴武盜妾 綠翹 馬全節婢 魯思郾女

鄂州小將 金卮

卷第一百三十一 報應三十（殺生） 田倉 臨海人 陳甲 麻姑 謝盛 李嬰 許憲

益州人 章安人 元稚宗 王曇略 廣州人　東興人

陳莽 沛國人 齊朝請 伍寺之 蘇巷 阮倪 邵文立

梁元帝 望蔡令 僧曇歡 釋僧羣 竺法惠 冀州小兒

卷第一百三十二 報應三十一（殺生）王將軍 姜略 賀悅 李壽 方山開 王遵

李知禮 陸孝政 果毅 劉摩兒 店婦　屠人　劉知元

季全聞 當塗民 張縱

卷第一百三十三 報應三十二（殺生）朱化 李詹 王公直 黃敏 陳君棱 王洞微

孫季貞 崔道紀 何澤 嶽州人 徐可範 建業婦人

廣陵男子 何馬子 章邵 韓立善 僧修準 宇文氏

李貞 僧秀榮　毋乾昭　李紹

卷第一百三十四 報應三十三（宿業畜生） 竹永通 宜城民 韋慶植 趙太 李信

謝氏 王珍 王會師 解奉先 童安玗 劉自然　李明府

劉鑰匙 上公 施汴 公乘通 僧審言

卷第一百三十五 徵應一（帝王休徵）帝堯 周武王 越王 臨洮長人 漢高祖 陸賈

漢元后 後漢章帝 吳大帝 魏明帝　晉司馬氏　白燕

晉武帝 晉惠帝 晉元帝 蜀李雄 宋高祖 宋孝武帝

宋明帝　齊太祖　北齊神武　後周太祖　陳高祖　隋文帝

隋煬帝 唐高祖 唐太宗 唐齊王元吉　唐中宗　唐相王

潞州別駕 金蝸牛

卷第一百三十六 徵應二（帝王休徵）唐玄宗 叱金像 天寶符 蜀當歸 萬里橋

唐肅宗 唐武宗 唐宣宗 迎光王 唐懿宗　唐僖宗

李邰 後唐太祖 後唐明宗 潞王 晉高祖 僞蜀主舅

卷第一百三十七 徵應三（人臣休徵）呂望 仲尼 文翁 董仲舒 何比干 五鹿充宗

王溥 應樞 袁安 陳仲舉 張承　張氏　司馬休之

杜慈 武士彠 張文成 上官昭容 崔行功 李正己

李揆　賈隱林　張子良　鄭絪

卷第一百三十八 徵應四（人臣休徵）裴度 段文昌 李逢吉 牛僧孺 王智興 牛師

杜中立 李蠙 馬植 高駢 孔溫裕　孫偓　李全忠

侯弘實 戴思遠 張籛 齊州民 朱慶源

卷第一百三十九 徵應五（邦國咎徵）池陽小人 背明鳥 王琬 張聘 張林 東瀛公

長廣人 黃丘村 韓僧真 洛陽金像　梁武帝　惠炤師

周靖帝 蘇氏 突厥首領 陳後主 渭南人 貓鬼 長星

大烏 蝦蟆 幽州人 默啜 張易之 孫儉 太白晝見

卷第一百四十徵應六（邦國咎徵）大星 火災 水災 僧一行 汪鳳 僧普滿

秦城芭蕉 睿陵僧 興聖觀 駱駝杖

卷第一百四十一 徵應七（人臣咎徵）孔子 蕭士義 王導 謝安 庾亮 王仲文

諸葛侃 劉波 鄭微 周超 謝南康　傅亮　王徽之

劉興道 郭仲產 沈慶之

卷第一百四十二 徵應八（人臣咎徵）劉德願 李鎮 柳元景 向玄季 滕景直 王晏

留寵 爾朱世隆 劉敏 李廣　王氏　張雕虎　強練

李密 張鷟 唐望之

卷第一百四十三 徵應九（人臣咎徵）徐慶 周仁軌 徐敬業 杜景佺 黑齒 常之

顧琮 路敬淳 張易之 鄭蜀賓　劉希夷　崔玄暐

宋善威 李處鑑 曲先衝 呂崇粹 源乾曜 毋旻

楊慎矜 王儦 崔曙 元載 彭偃 劉淝 韓滉 嚴震

李德裕 李師道　韋溫

卷第一百四十四 徵應十（人臣咎徵）呂羣 朱克融 王涯 溫造 李宗閔 柳公濟

王涯 王潛 韓約 王氏 王哲 杜牧　盧獻卿　盧駢

封望卿 崔彥曾 崔雍 龐從

卷第一百四十五 徵應十一（人臣咎徵）李鈞 高駢 鉅鹿守 陝師 嚴遵美 成汭

劉知俊 田頵 桑維翰 鍾傅 頓金　湖南馬氏　王慎辭

安守範

卷第一百二 報應一（金剛經）

盧景裕 趙文若 趙文昌 新繁縣書生 蒯武安 睦彥通 杜之亮 慕容文策 柳儉　蕭瑀　趙文信　劉弼　袁志通　韋克勤　沈嘉會　陸懷素

盧景裕

後魏盧景裕字仲儒，節閔初，爲國子博士，信釋氏，注《周易》、《論語》。從兄神禮，據鄉人反叛，逼其同力以應西魏，系晉陽獄。至心念金剛經，枷鎖自脫。齊神武作相，特見原宥。（出《報應記》）

【譯文】

後魏盧景裕字仲儒，節閔帝初年，做國子博士，信奉佛教，解釋周易、論語。跟着他的兄長拜神。因爲鄉人反叛，逼迫他一起去對付西魏，後被捕押在晉陽監獄。他誠心念金剛經。結果枷鎖自己脫落。齊神武作宰相，特意地寬恕了他。

趙文若

隋趙文若，開皇初病亡。經七日，家人初欲斂，忽縮一腳，遂停。既蘇雲：被一人來追，即隨行，入一宮城。見王曰：「卿在生有何功德？」答雲：「唯持金剛經。」王曰：「此最第一。卿算雖盡，以持經之故，更爲申延。」又曰：「諸罪中，殺生甚重。卿以豬羊充飽，如何？」即遣使領文若至受苦之處。北行可三二里，至高牆下，有穴，才容身。從此穴出，登一高阜，四望遙闊，見一城極高峻，煙火接天，黑氣溢地。又聞楚痛哀叫之聲不忍聽，乃掩蔽耳目，叩頭求出。仍覺心破，口中出血，使者引回見王曰：「卿既啖肉，不可空回。」即索長釘五枚，釘頭及手足疼楚。從此專持經，更不食肉。後因公事至驛，忽夢一青衣女子求哀。試問驛吏曰：「有何物食。」報雲：「見備一羊，甚肥嫩。」詰之，雲：「青牸也。」文若曰：「我不喫肉。」遂贖放之。（出《報應記》）

【譯文】

隋朝的趙文若，在文帝開皇初年病亡。停了七天，家人才欲入殮。忽然文若腿收縮了一下，就停了下來。甦醒之後說：他被一個人追捕，就跟着他走，進入一座宮城。看見一個君王問他：「你在人間有什麼功德？」答道：「就是念金剛經。」君王說：「這是最主要的，你的壽命雖然已盡了，因爲你念金剛經的緣故，我再爲你延長壽命。」又說：「許多罪中，數殺生爲最嚴重。你用豬羊來填飽肚子，難道不是大罪嗎？」於是就派使者領文若到受苦的地方。向北走了三二里路，到了高牆的下面，有一個洞穴，僅容納一人，跟着從這個洞出去，又登上一個高坡，四下遠望，看見一座極高峻的城，那裏煙火連天。黑氣佈滿地面。又聽到悽楚痛苦的哀叫聲，不忍再聽。於是就捂着眼睛，堵着耳朵。叩頭而請求出去。他仍感到心痛，口中吐出鮮血。使者領着他回去見君王，王說：「你既然殺生喫肉，不可以不受懲罰就回去。」於是就拿出五枚長釘，釘在頭、手和腳上，痛疼難忍。文若復活後從此專心念經，更不喫肉。後因公事到驛站，忽然夢見一青衣女子向他哀求。他問驛吏道：「你們給我準備了什麼喫的？」回答說：「準備了一隻羊，很肥嫩。」文若追問，驛吏說：「是一隻青色的母羊。」文若說：「我不喫肉。」於是贖回了羊放了它。

趙文昌

隋開皇十一年，大府寺丞趙文昌忽暴卒，唯心上微暖，家人不敢斂。後復活，說雲：吾初死，有人引至閻羅王所，王問曰：「汝一生已來，作何福業？」昌答雲：「家貧，無力可營功德，唯專心持誦金剛般若經。」王聞語，合掌低首，贊言：「善哉！汝既持般若，功德甚大。」王即使人引文昌，向經藏內取金剛般若經。文昌向西行五六里，見數十間屋，甚華麗，其中經典遍滿，金軸寶帙，莊飾精好。文昌合掌閉目，信手抽取一卷開看，乃是金剛般若。文昌捧至王所，令一人執卷在西，文昌東立，面經讀誦，一字不遺。王大歡喜，即放昌還家。令引文昌從南門出，至門首，見周武帝在門側房內，著三重鉗鎖，喚昌雲：「汝是我本國人，暫來至此，要與汝語。」文昌即拜之，帝曰：「汝識我否？」文昌答雲：「臣昔宿衛陛下。」武帝雲：「卿既是我舊臣，今還家，爲吾向隋皇帝說。吾諸罪並欲辯了，唯滅佛法罪重，未可得免。望與吾營少功德，冀茲福祐，得離地獄。」昌受辭而行。及出南門，見一大糞坑中，有人頭髮上出。昌問之，引人答雲：「此是秦將白起，寄禁於此，罪尤未了。」昌至家得活，遂以其事上奏。帝令天下出口錢爲周武帝轉金剛般若經，設大供三日，仍錄事狀，入於隋史。（出《法苑珠林》）

【譯文】

隋朝開皇十一年，大府寺丞趙文昌忽然暴死，唯獨心上稍微溫暖。家人不敢入殮，之後又活了。說：「我當初死時，有人領我到了閻羅王的住處。閻王問我：「你一生來，作了什麼福事？」答道：「家裏貧窮，無有能力可以建立功德。只是專心致志地念金剛般若經。」閻王聽了這些話，合掌低頭，讚揚說：「很好。你已念般若經，功德很大。」閻王就派人領文昌，向經藏內取出金剛般若經。文昌向西走了五六里，看見幾十間房子，非常華麗。房子裏經典很多，金軸寶套，裝飾非常好。文昌合掌閉眼，隨手抽出一卷打開看，乃是金剛般若經。文昌捧到閻王的住處，讓一個人拿卷在西面，文昌站在東面，面向經書誦讀，一字不漏。閻王非常高興，就放文昌回家。令讓文昌從南門出去。到了門口，看見周武帝在門側的房內。被鎖着三重鉗鎖，叫文昌說：「你是我本國的人，暫時來到這裏，我要和你說話。」文昌立即拜見。武帝說：「你認識我嗎？」文昌答道：「我過去當過陛下的侍衛。」武帝說：「你既是我過去的臣子，現在回家，替我向隋皇帝說明，我許多罪過都能辯解明白，唯獨消滅佛法的罪重，不能夠赦免，望隋帝給我建立小小的功德。希望通過這些善事保祐，使我能夠離開地獄。」文昌接受囑託而走。等到走出南門，看見一個大糞坑中，有一個人的頭髮浮在上面，文昌問引路的人，答道：這是秦國大將白起，被囚禁在這裏，罪惡未了。文昌到家後才復活。就把這些事奏於皇上，皇帝命令天下的人按人丁出錢爲周武帝轉金剛般若經。設立三日的大祭，並記錄下了這些事，寫入隋史之中。

新繁縣書生

益州新繁縣西四十里王李村，隋時有書生，姓苟氏，善王書而不顯跡，人莫能知之。嘗於村東空（「空」原作「室」，據明抄本改。）中四面書金剛般若經，數日便了，雲：「此經擬諸天讀誦。」人初不之覺也。後值雷雨，牧牛小兒於書經處立，而不沾溼，其地乾燥，可有丈餘，及暗，村人怪之。爾後每雨，小兒常集其中，衣服不溼。唐武德中，有異僧語村人曰：「此地空中有金剛般若經，諸天於上設寶蓋覆之，不可輕犯。」自爾於四周設欄楯，以阻人畜履踐。每至齋日，村人四遠就設佛供。常聞天樂，聲震寥泬，繁會盈耳。（出《三寶感通記》）

【譯文】

益州新繁縣西四十里王李村，隋朝時有個書生，姓苟，擅長王羲之的書法而不去顯露，因此沒有人知道他有這個本事。曾在村東頭野外的空間四面凌空虛寫金剛般若經。幾天就寫完了。他說，這是寫給天上的神仙來唸的。當初人都不知道這件事。後來正趕上雷雨天，放牛的小孩在寫着經書的地方站着，卻不沾溼衣服，腳下也是乾爽的，可能有一丈方圓。等到黑天，村人感到奇怪。之後每當下雨，小孩常常聚集在那裏，衣服不溼。唐高祖武德年間，有一個外地來的和尚告訴村裏人說：「這個地方空中有金剛般若經，諸天神在上面設寶蓋覆蓋着它。不可以輕易冒犯。」從此就在這地方周圍設置欄杆。來阻止人畜的踐踏。每當到了齋戒日，村人從四面八方趕來設供祭佛，能常常聽到天空中有音樂聲。聲音震動蒼天，響而震耳。

蒯武安

隋蒯武安，蔡州人，有巨力，善弓矢，常射大蟲。會嵩山南爲暴甚，往射之。漸至深山，忽有異物如野人，手開大蟲皮，冐武安身上，因推落澗下。及起，已爲大蟲矣。惶怖震駭，莫知所爲，忽聞鐘聲，知是僧居，往求救。果見一僧念金剛經，即閉目俯伏。其僧以手摩頭，忽爆作巨聲，頭已破矣，武安乃從中出，即具述前事。又撫其背，隨手而開，既出，全身衣服盡在，有少大蟲毛，蓋先灸瘡之所粘也。從此遂出家，專持金剛經。（出《報應記》）

【譯文】

隋朝蒯武安，是蔡州人。他臂力過人，擅長射箭，常常射老虎。正趕上老虎在嵩山以南行兇，前去射虎。快到深山時，忽然有一個怪物象野人一樣。用手撕開老虎的皮，罩在武安的身上，又把他推下深澗。等到他起來，已經變成老虎了。他非常驚慌害怕，不知道怎麼辦。忽然聽到鐘聲，知道是和尚住的地方，就去求救。果真看見一和尚在唸金剛經，他就閉着眼睛趴在那裏。那個和尚用手摸他的頭，忽聽一響巨響，頭已破了，武安才從中露出，就把前面的事全告訴和尚。和尚又撫摸他的脊背，便隨手而開，武安才完全露出來了，全身的衣服都在，只是有些老虎的毛，大概是先前長瘡的地方粘的毛。從這以後他便出家，專心念金剛經。

睦彥通

睦彥通隋人，精持金剛經，日課十遍。李密盜起，彥通宰武牢，邑人慾殺之，以應義旗。彥通先知之，遂投城下，賊拔刀以逐之。前至深澗，迫急躍入，如有人接右臂，置磐石上，都無傷處。空中有言曰：「汝爲念經所致，因得還家。」所接之臂，有奇香之氣，累日不滅。後位至方伯，九十餘終。（出《報應記》）

【譯文】

睦彥通是隋朝人，虔誠地念誦金剛經，每天學習十遍之多。當時李密造反，彥通守衛武牢關。城裏的人慾殺他，來響應義軍。彥通事先知道了這件事。急忙出城。賊衆拔刀來追趕他。到了深澗前，被迫急忙跳入澗中，他感到好象有人拉住他的右臂，把他放在磐石上。他一點也沒有受傷。天空上有人說：「你因爲念經才能得救，得以回家去。」他被拉住的那個右臂，有奇異的香氣，多日不消散。以後爵位到方伯，九十多歲才死。

杜之亮

隋杜之亮，仁壽中爲漢王諒府參軍。後諒於幷州舉兵反，敗，亮與僚屬皆繫獄。亮惶懼，日夜涕泣。忽夜夢一僧曰：「汝但唸誦金剛經，即此厄可度。」至曉，即取經，專誠習念。及主者並引就戮，亮身在其中，唱者皆死，唯無亮姓名。主典之者皆坐罰，俄而會赦得免。顯慶中，卒於黃州刺史。（出《報應記》）

【譯文】

隋朝杜之亮，文帝仁壽年間做了漢王諒的參軍。後來諒舉兵在幷州謀反，失敗。亮和他的同僚等都被抓進監獄裏，亮惶慌害怕，整天的哭泣流淚。忽然夜裏夢見一個和尚說：「你只要唸誦金剛經，就可免除這種厄運。」到了天亮，亮就拿來經書，專心致志誦讀學習。等到和首犯準備受刑時，亮也在當中。點到名的都處死，唯獨沒有唸到亮的姓名免去了一死。主持典刑的人都被罰，後來趕上大赦又把杜之亮放了出來。到了唐高宗顯慶年間，在黃州刺史的任上才死去。

慕容文策

慕容文策隋人，常持金剛經，不喫酒肉。大業七年暴卒，三日復活，雲：「初見二鬼，把文牒，追至一城門，顧極嚴峻。入行四五里，見有宮殿羽衛，王當殿坐，僧道四夷，不可勝數。使者入見，文策最在後，一一問在生作善作惡，東西令立。乃唱策名，問曰：「作何善？」對曰：「小來持金剛經。」王聞，合掌嘆曰：「功德甚大，且放還。」忽見二僧，執火引策。即捉袈裟角問之，僧雲：「緣公持經，故來相衛，可隨燭行。」遂出城門，僧曰：「汝知地獄處否？」指一大城門曰：「此是也。」策不忍看，求速去。二僧即領至道，有一橫垣塞路，僧以錫扣之，即開，雲：「可從此去。」遂活。（出《報應記》）

【譯文】

慕容文策是隋朝人，常常念金剛經，不喫酒肉，隋煬帝大業七年突然死去了。三天後又活了過來。說：「當初看見兩個鬼，手拿文書，捉他到一城門，看管他們都非常嚴厲，入城走了四五里路，看見有一座宮殿有兵把守着，閻王正坐在大殿當中。和尚、道人等衆人物很多，數也數不過來。使者進入拜見，文策跟在最後。閻王一個一個問拘來的人生前作的善惡等事，然後叫他們站在東西兩邊。這時才喊到文策的名字，問他說：「你做了哪些好事？」文策回答說：「我從小就唸金剛經。」閻王聽後，拍手稱讚說：「功德很大，暫且放你回去。」忽然看見兩個和尚，舉着火把領着文策。文策就抓住和尚衣角問他。和尚說：「因你念經，因此來護衛你。可隨着火把走。」就出了城門。和尚說：「你知道地獄在哪裏嗎？」然後指着一個大城門說：「這就是。」文策不忍看，請求快離開。兩個和尚就領他到了路上，有一堵牆堵住了去路。和尚就用錫杖敲打牆，牆就打開了。和尚說：「可以從這裏出去。」於是文策又復活了。

柳儉

唐邢州司馬柳儉，隋大業十年任岐州岐陽宮監。義寧元年，坐誣枉系大理寺。儉至心誦金剛般若經，有兩紙未通，不覺眠睡。夢一婆羅門僧報雲：「檀越宜誦經令遍，即應得出。」儉忽寤，勤誦不懈經二日，忽有敕喚，就朝堂放免。又儉別時，夜誦經至三更，忽聞有異香，散漫滿宅，至曉不絕，蓋感應所致也。儉至終，計誦經得五千餘遍。（出《法苑珠林》）

【譯文】

唐代邢州司馬柳儉，隋煬帝大業十年時曾任岐州岐陽宮監。隋恭帝義寧元年，冤枉他犯了誣告罪而被押在大理寺。柳儉虔心誦讀金剛般若經，有兩頁沒有讀完，不知不覺睡着了。夢見一個印度和尚告訴他說：「施主誦讀經書應當從頭到尾讀完，就能夠得到釋放。」柳儉醒來，勤奮不懈地誦經。又過了兩天，忽然又有令下，就在朝堂上放了他。柳儉在離別時，當夜誦讀經書到三更時分。忽然聞到有奇異的香味，充滿牢房，一直到早晨也不斷，大概是感動上天所造成的。柳儉一直到死，共誦讀經書五千多遍。

蕭瑀

蕭瑀，梁武帝玄孫，梁王巋之子。梁滅入隋，仕至中書令，封宋國公。女煬帝皇后，篤信佛法，常持金剛經。議伐高麗，不合旨，上大怒。與賀若弼、高潁同禁，欲置於法。瑀就其所，八日念金剛經七百遍，明日，桎梏忽自脫。守者失色，復爲著。至殿前，獨宥瑀，二人即重罰。因著《般若經靈驗一十八條》，乃造寶塔貯經，檀香爲之，高三尺。感一鍮石像，忽在庭中，奉安塔中，獲舍利百粒。貞觀十一年，見普賢菩薩，冉冉向西而去。（出《報應記》）

【譯文】

蕭瑀，是梁武帝的重孫子，梁王巋的兒子。梁滅亡後歸順隋朝，官到中書令，封爲宋國公。他的女兒是隋煬帝的皇后，他誠篤信奉佛法，常常唸誦金剛經。因商議討伐高麗，不附合皇帝的旨意，皇上大怒，和賀若弼、高潁一起被囚禁，想要置之於法。蕭瑀在監牢中。八天念金剛經七百遍。第二天，枷鎖忽然自己脫落，看守的人大驚失色，又給他帶上，等到了金殿上，唯獨寬恕了蕭瑀，那兩個人就受了重罰。於是蕭瑀寫了《般若經靈驗一十八條》，還建寶塔貯藏經書。塔用檀香木造成，高三尺。感召來一黃銅佛像，落在院子裏，把這佛像也安放在塔中，獲得佛骨一百粒。唐太宗貞觀十一年，看見了普賢菩薩，從塔中出來慢慢地向西而去。

趙文信

唐遂州人趙文信，貞觀元年暴死，三日後還蘇。自說雲：初死時，被人遮擁驅逐，同伴十人，相隨至閻羅王所。其中有一僧，王先問雲：「師在世修何功德？」師答雲：「道徒自（明抄本「道徒自」三字作「貧道從」。）生以來，唯誦金剛般若經。」王聞此語，忽即驚起，合掌贊言：「善哉善哉！師審誦般若，當得昇天，何因錯來至此？」言未訖，忽有天衣來下，引師上天去。王復喚遂州人前曰：「汝在生有何功德？」其人報言：「臣一生以來，不讀佛經，唯好庾信文章集。」王言：「庾信是大罪人，見此受苦，汝見庾信，頗識否？」答雲：「雖讀渠文章，然不識其人。」王即令引出庾信，乃見是龜身，王又令引去，少時復作人來，語云：「我爲生時好作文章，妄引佛經，雜揉俗書，又誹謗佛法，謂言不及孔老之教，今受罪報龜身，苦也。」此人活已，具述其事，遂州人多好捕獵，及聞所說，共相鑑戒，永斷殺業，各發誠心，受持般若，迄今不絕。（出《法苑珠林》）

【譯文】

唐朝遂州人趙文信。貞觀元年忽然暴死，三天後復甦。自己說：「當初死的時候，被人簇擁着驅趕着，與同伴十人，相隨來到了閻羅王的地府。其中有一個和尚，閻王先問道：「師傅在世修行什麼功德？」和尚答道：「貧僧出生以來，專一誦讀金剛般若經。」閻王聽到這些話，忽然驚起。拍手讚道：「太好了，太好了！師傅認真誦讀般若經，應當昇天，爲什麼錯走到這裏來？」話沒說完，忽然有天衣使者下來，接引和尚上天去了。閻王又叫遂州人上前說：「你在人世有什麼功德？」趙文信答道：「我一生不讀佛經，只喜好庾信文章集。」閻王說：「庾信是個大罪人。現正在這裏受苦，你看見庾信，能認識嗎？」回答說：「雖然讀他的文章，然而不認識這個人。」閻王就叫人領出庾信。纔看見是個烏龜的身子。閻王又叫領回去。不一會又變作人來，說道：「我是活着的時候喜好作文章。亂引佛經，雜揉世俗的書，又誹謗佛法。說佛教趕不上儒教和道教，現在受罪報爲龜身，很苦。」文信復活之後，把所遭遇的全部講述出來。遂州人很喜歡打獵，等到聽說之後，互相爲鑑，永遠斷絕殺生的事。各發誠心，信佛誦讀般若經，到現在也不停止。

劉弼

唐劉弼，貞觀元年任江南縣尉。忽一日，有烏於房前樹上鳴。土人云：「是烏所止爲不祥。」弼聞之恐懼，思欲修崇功德，不知何者爲勝。夜夢一僧，偏贊金剛般若經，令誦百遍。及寤，依命即誦至百遍。忽有大風，從東北來，拔此樹，隔舍遙擲巷外，其拔處土坎，縱廣一丈五尺。察暴風來處，小枝纖葉，並隨風回靡，風止還起如故。乃知經力不可思議。（出《法苑珠林》）

【譯文】

唐代劉弼，貞觀元年任江南縣尉。忽然有一天，有隻烏鴉在房前的樹上鳴叫。當地人說：「這烏鴉停落的地方是不吉祥的。」劉弼聽說恐懼害怕，想要建立功德，不知道做什麼最好。一夜夢見一個和尚，只是讚頌金剛般若經。讓他誦讀一百遍。等到劉弼醒來，按照和尚的話就誦讀到一百遍。忽然颳起大風，從東北來。拔掉了這棵樹，隔着房舍遠遠扔到村外。那個拔掉樹的地方的土坎，長寬一丈五尺。看那風暴來的地方，小枝細葉，一起隨着風飄舞，風停止之後復原象當初那樣，才知道經書的力量是不可思議的。

袁志通

唐袁志通，天水人，常持金剛經。年二十，被驅爲軍士，敗走巖嶮，經日不得食。而覺二童子，持滿盂飯來與之。志通拜，忽然不見，既食訖，累日不飢。後得還鄉，貞觀八年病死，兩日即蘇，曰：「被人領見王，王問在生善業，答雲：『常持金剛經。』王甚喜曰：『且令送出。』遂活。」（出《報應記》）

【譯文】

唐朝袁志通，是天水人，常常念金剛經，年齡二十歲。被抓去做了軍士，失敗逃跑到山岩險峻處，整天沒有喫東西。卻看見了二位童子，拿着滿滿的一碗飯來給他，志通拜謝，忽然間二童子不見了，就吃了飯，結果幾天也不餓。以後回到家鄉。貞觀八年病死，兩天後就復甦說：「被人領着拜見閻王，閻王問在人世做的好事，我答道：『常念金剛經』。閻王很高興地稱許我，並且下令送回去，於是我就活了。」

韋克勤

唐韋克勤少持金剛經，爲中郎將，從軍伐遼，沒高麗。貞觀中，太宗徵遼，克勤少持金剛經，望見官軍，乃夜出投之。暗不知路，乃至心念經，俄見炬火前導，克勤隨火而去，遂達漢軍。（出《報應記》）

【譯文】

唐韋克勤從少年開始念金剛經，長大後做了中郎將，從軍攻打遼國，失散在高麗。貞觀年間，太宗徵遼，克勤看見了官軍，就連夜出城投奔漢軍。天黑看不見去路，於是誠心念經，不一會看見火炬在前引導，克勤便跟着火炬而走，終於到達漢軍。

沈嘉會

唐沈嘉會，貞觀中任校書郎，以事配蘭州。思歸甚切，每旦夕，常東向拜太山，願得生還，積二百餘日。永徽六年十月三日夜，見二童子，儀服甚秀，雲是太山府君之子，府君愧公朝夕拜禮，故遣奉迎。嘉會雲：「太山三千餘里，何能可去？」童子曰：「先生閉目，勿憂道遠。」即依其言，瞬息之間便到，宮殿宏麗，童子引入謁拜。府君即延入曲室，對坐談笑，無所不知，謂嘉會曰：「人之爲惡，若不爲人誅，死後必爲鬼得而治，無有徼倖而免者也。若日持金剛經一遍，即萬罪皆滅，鬼官不能拘矣。」又云：「前府君有過，天曹黜之。某姓劉。」嘉會亦不敢問其他也。嘗與嘉會雙陸，兼設酒餚。嘉會起，於小廳東見姑臧令慕容仁軌執笏端坐，雲：「府君帖追到此，已六十日，未蒙處分。」嘉會坐啓府君，便令召仁軌入，謂曰：「公縣下有婦人阿趙，被縣尉無狀拷殺，阿趙來訴，遂誤追公。」庭前有盆水，府君令洗面，仍遣一小兒送歸。嘉會亦辭。復令二男送。凡在太山二十八日，家人但覺其精神昏昧，既還如舊。嘉會話仁軌於衆，長史趙持滿令人驗之，無不同。自此常持金剛經，遇赦得歸。（出《報應記》）

【譯文】

唐朝沈嘉會，貞觀年間任校書郎。因犯罪發配蘭州。思歸的心切。每天的早晚，常常向東拜泰山，願能活着回去，一直過了二百多天。永徽六年十月三日夜，夢見二個童子，儀表服飾很美，說是泰山府君的兒子。說：「府君感謝你早晚禮拜，所以派遣我們來迎接你。」嘉會說：「泰山三千多里，怎麼能去呢？」二童子說：「先生閉上眼睛，不要擔心路遠。」嘉會就按他倆說的那樣，一會的功夫就到了。宮殿宏偉華麗，童子領他進入拜見府君，府君就延請他進入密室，對面坐着談笑，府君學識淵博沒有不知道的事。對嘉會說：「人做惡，如果不被人殺，死後也一定會得到鬼的懲治，沒有能僥倖而赦免的。如果每天能念金剛經一遍，所有的罪過就都沒有了，鬼就不能拘捕你了。」又說：「先前的府君有罪，天曹把他罷免了。我本人姓劉。」嘉會也不敢再問其他的事。曾和嘉會打雙陸，並且擺設酒宴。嘉會站起來，在小廳的東面看見姑臧縣令慕容仁軌捧着笏板端坐在那裏，說：「府君用帖子拘拿我到這裏，已經六十天了，還未處理。」嘉會回來坐下後稟告府君。府君就叫仁軌進來，對他說：「你的縣裏有個女人叫阿趙，被縣尉毫無理由地拷打致死，阿趙到陰司告狀，就錯把你拘來了。」院子裏有一盆水，府君讓仁軌洗了臉，叫一個童子送仁軌回去。嘉會也就告辭，又令二個童子送他。一共在泰山二十八天。同伴們只覺得他的精神恍惚。甦醒之後和先前一樣。嘉會把仁軌的事告訴大家，長史趙持滿讓人驗證，果然是這樣。從此嘉會每天念金剛經，後來遇赦回鄉。

陸懷素

唐吳郡陸懷素，貞觀二十年失火，屋宇焚燒，並從煙滅，惟金剛般若波羅密經獨存。函及標軸亦盡，惟經字竟如故。聞者莫不驚歎。懷素即高陽許仁則妻之兄也，仁則當時目睹，常與人言之。（出《冥報記》）

【譯文】

唐朝吳郡的陸懷素，他家在貞觀二十年失火。房屋被燒燬，一齊化爲灰燼。只有金剛般若波羅密經沒有被燒掉。裝經的匣子和裝經的軸也都燒完了。唯獨經字卻象先前一樣。聽到的人沒有不驚訝歎服的。懷素就是高陽縣許仁則的妻子的哥哥，許仁則當時親眼看見，常常說給別人聽。

卷第一百三 報應二（金剛經）

司馬喬卿 孫壽 李觀 豆盧夫人 尼修行 陳文達 高紙 白仁皙 竇德玄 宋義倫　李岡　王陁　王令望　陳惠妻　何澋　張玄素　李丘一

司馬喬卿

唐大理司直河內司馬喬卿，天性純謹，有志行。永徽中，爲揚州司戶曹。丁母憂，居喪毀瘠骨立，刺血寫金剛般若經二卷。未幾，於廬側生芝草二莖，九日長尺有八寸，綠莖朱蓋，日瀝汁一升食之，味甘如蜜，取而復生。喬卿同寮數人並目睹其事。（出《法苑珠林》）

【譯文】

唐代大理寺直河內司馬喬卿，本性純厚謹慎，有志氣有品德。唐高宗永徽年間，做了揚州司戶曹。他的母親死了，他爲母親守孝，悲傷憂愁，瘦得皮包骨頭。爲了超度母親，他刺出鮮血寫了金剛般若經兩卷。不久，在他爲母親守墳所搭蓋的草房旁邊生長出兩棵靈芝草來。九天長了一尺八寸，綠莖紅頂，每天流出汁液一升，喝下去，味道象蜜那樣甜，今天取了，明天又生出來。喬卿的同事幾個人都親眼看到了這件事。

孫壽

唐顯慶中，平州人孫壽於海濱遊獵，遇野火，草木蕩盡。唯有一叢茂草，獨不焚，疑草中有伏獸。遂燭之以火，竟不爇。壽甚怪之，入草中窺視，乃獲一函金剛般若經，其傍又有一死僧，顏色不變。火不延燎，蓋由此也。始知經像非凡所測，孫壽親自說之。（出《法苑珠林》）

【譯文】

唐高宗顯慶年間，平州人孫壽在海邊打獵，遇到野火，草樹全被燒盡，只有一處草叢茂盛，卻不被燒燬。他便疑心草中趴着的是野獸，就用火點着它，竟然點不着。孫壽感到很奇怪，進入草叢中窺探。找到了一卷金剛般若經，它的旁邊又有一個死了的和尚。面色不變，火燒不到他，大概是因爲有這卷金剛般若經了。才知道這經的法力不是凡人所能猜測到的。孫壽親自說了這件事。

李觀

唐隴西李觀，顯慶中寓止滎陽。丁父憂，乃刺血寫《金剛般若心經》、《隨願往生經》各一卷，自後院中恆有異香，非常馥烈，鄰側亦常聞之，無不稱歎。中山郎徐（明抄本「徐」作「餘」。）令過鄭州，見彼親友，具陳其事。（出《法苑珠林》）

【譯文】

唐朝隴西的李觀，高宗顯慶年間住在滎陽。他的父親死了，他在守孝期間刺血寫《金剛般若心經》、《隨願往生經》各一卷。從此庭院之中總是有一股奇異的香味，香氣非常濃，連鄰居也常常能聞到，沒有不稱讚的。中山郎徐令過鄭州，去看望那裏的親友，就都把這件事告訴了他。

豆盧夫人

唐陳國竇公夫人豆盧氏，芮公寬之姊也。夫人信罪福，常誦金剛般若經，未盡卷一紙許，忽頭痛，至夜愈甚。夫人自念，倘死遂不得終經，欲起誦之。令婢然燭，而火悉已滅，婢空還，夫人深益嘆恨。忽見廚中有燭炬，漸升堂陛，直入臥內，去地三尺許，而無人執，光明若晝。夫人驚喜，取經誦之。有頃，家人鑽燧得火，燭光即滅。自此日誦五遍，以爲常法。後芮公將死，夫人往視，公謂夫人曰：「吾姊以誦經之福，當壽萬歲，生好處也。」夫人年至八十，無疾而終。（出《法苑珠林》）

【譯文】

唐朝陳國公竇夫人豆盧氏是芮寬的姐姐。夫人信奉佛教的罪福觀，常常誦讀金剛般若經。有一回差一頁沒讀完一卷，忽然頭痛，到了夜裏越發痛的厲害了。夫人自己想道，倘若死了就不能唸完經書了，於是又要起來誦讀，讓婢女點燃蠟燭。可是火全都熄滅了。婢女空手回來，夫人更加悔恨嘆息。忽然看見廚房中有火炬，慢慢地升入堂階，一直到了後屋內，離地有三尺左右，可是沒有人拿着，光明得象白晝一樣。夫人驚喜，又拿出經書念起來。過了一會，家裏的人打着了火，於是燭光就滅了。從這開始，夫人每天吟誦經五遍，習以爲常。以後芮公將要死了，夫人去探望，芮公對夫人說：「我姐姐因爲念經得來的福，應當活百歲，託生在好的地方。」夫人年齡到八十歲，沒有什麼疾病而去世。

尼修行

唐龍朔元年，洛州景福寺比丘尼修行房中。有侍童伍五娘，死後，修行爲五娘立靈座。經月餘日，其姊及弟於夜中，忽聞靈座上呻吟。其弟初甚恐懼，後乃問之，答曰：「我生時於寺中食肉，坐此大苦痛。我體上有瘡，恐污牀蓆，汝可多將灰置牀上也。」弟依其言，置灰後，看牀上大有膿血。又語弟曰：「姊患不能縫衣，汝太藍縷，宜將布來，我爲汝作衫及襪。」弟置佈於靈牀上，經宿即成。又語其姊曰：「兒小時染患，遂殺一螃蟹，取汁塗瘡得差，今入刀林地獄，肉中見有折刀七枚，願姊慈憫，爲作功德救助之。姊煎迫，卒難濟辦，但隨身衣服，無益死者，今並未壞，請以用之。」姊未報間，乃曰：「兒自取去。」良久又曰：「衣服以來，見在牀上。」其姊試往觀之，乃所斂之服也，遂送淨土寺寶獻師處，憑寫金剛般若經。每寫一卷了，即報雲：「已出一刀。」凡寫七捲了，乃雲：「七刀並得出訖，今蒙福業助。即往託生。」與姊及弟，哭別而去。吳興沈玄法說，淨土寺僧智整所說亦同。（出《冥報記》）

【譯文】

唐高宗龍朔元年，洛州景福寺尼姑修行的房中，有一個侍女伍五娘，死了之後，修行爲五娘立個靈位。經過一個多月，她的姐姐及弟弟在夜裏，忽然聽到靈位上有呻吟的聲音。她的弟弟起初很害怕，後來才問它，答道：「我活着的時候在寺中偷着喫過肉，犯了這等大罪而遭受痛苦的拆磨。我身上有瘡，恐怕污染了牀。你可以多把灰放在牀上。」弟弟按照她的話做，放上灰後，再看牀上有很多的膿血。她又告訴弟弟說：「姐姐擔心你不能縫衣服，你穿得太破了，把布拿來，我給你作件衣服和襪子。」弟弟把布放在靈牀上。過了一宿就做成了。又對她的姐姐說：「我小的時候染上了病，就殺一隻螃蟹，取它的汁塗在瘡上就病癒了。現在我已入刀林地獄。肉體中看見有七把斷刀。願姐姐大發慈善憐憫之心，爲我修功德救助於我。姐姐很困難，的確很難辦成，我的隨身衣服，對於已經死去的人已經沒有什麼用處了，現在也並沒有破，用這些東西來做功德吧。」沒等姐姐答話。又說：「我自己去拿。」過了一會又說：「衣服已拿來了，在牀上。」她的姐姐往牀上看，的確是給她入殮時穿的衣服。於是就把它送到淨土寺寶獻禪師那裏。憑着這個去寫金剛般若經。每寫完一卷，就報告說：已經拔出一把刀了。一共寫了七卷。她才說：「七把刀都被拔出來了。現在承蒙所修功德的幫助，我就要去託生了。」於是她和姐弟灑淚而別。這件事是吳興沈玄法說的，和淨土寺的和尚智整所說的一樣。

陳文達

唐陳文達，梓州郪縣人。常持金剛經，願與亡父母念八萬四千卷，多有祥瑞。爲人轉經，患難皆免。銅山縣人陳約曾爲冥司所追，見地下築臺，問之，雲：「此是般若臺，待陳文達。」其爲冥司所敬如此。（出《法苑珠林》）

【譯文】

唐朝陳文達，是梓州郪縣人，常念金剛經許願給死去的父母念八萬四千卷，有很多吉祥的兆頭。給別人唸經，災禍都能免除。銅山縣人陳約曾被冥司拘魂，看見地下築起一臺，一問，說：「這是般若臺，等待陳文達來唸經的。」他爲冥司尊敬到如此程度。

高紙

高紙，隋僕射潁之孫也。唐龍朔二年，出長安順義門，忽逢二人乘馬，曰：「王喚。」紙不肯從去，亦不知其鬼使，策馬避之，又被驅擁。紙有兄，是化度寺僧。欲往寺內，至寺門，鬼遮不令入。紙乃毆鬼一拳。鬼怒，即拽落馬，曰：「此漢大凶粗。」身遂在地，因便昏絕。寺僧即令舁入兄院，明旦乃蘇，雲：初隨二使見王，王曰：「汝未合來，汝曾毀謗佛法，旦令生受其罪。」令左右拔其舌，以犁耕之，都無所傷。王問本吏曰：「彼有何福德如此？」曰：「曾念金剛經。」王稱善，即令放還。因與客語。言次忽悶倒，如吞物狀，嚥下有白脈一道，流入腹中，如此三度。人問之。曰：「少年盜食寺家果子，冥司罰令吞鐵丸。」後仕爲翊衛，專以唸經爲事。（出《報應記》）

【譯文】

高紙，是隋朝僕射潁的孫子。唐高宗龍朔二年，從長安順義門走出，忽然碰着兩個騎馬的人說：「大王叫你。」高紙不肯跟着他走，也不知道他們是鬼使，打馬躲開了他們，又被驅趕着。高紙有個哥哥是化度寺的和尚，想要去寺內找他。到了寺廟門口，鬼擋住門不讓他進去，高紙就打了鬼一拳，鬼發怒了，就把他拽落馬下說：「這個漢子是最野蠻粗魯的人。」紙倒在地上，昏死過去。寺廟的和尚把他抬到他哥哥的院內。第二天甦醒過來後，說：起初跟着兩個使者來見閻王，閻王說：「你本來不應該現在來。但你曾毀謗佛法，暫且讓你活着受罪。」於是就叫左右的人割掉他的舌頭，用犁耕他的身，卻沒有使他受到傷害。閻王問本吏說：「他有什麼福德能夠這樣？」回答說：「曾經念過金剛經。」閻王稱讚好，就令放他還生。說到這裏又和其他客人談話，正說着話忽然昏倒，象吞嚥東西的樣子。咽喉下面一道白線，流進腹中，象這樣三次。客人問他，他說：「少年時曾盜竊寺廟裏的果子喫，冥司懲罰讓他吞鐵丸子。」以後他出仕做了翊衛，每天專心念經。

白仁皙

唐白仁皙，龍朔中爲虢州朱陽尉，差運米遼東。過海遇風，四望昏黑，仁皙憂懼，急念金剛經，得三百遍。忽如夢寐，見一梵僧，謂曰：「汝念真經，故來救汝。」須臾風定，八十餘人俱濟。（出《報應記》）

【譯文】

唐代的白仁皙，龍朔年中做虢州朱陽尉。被派往遼東運糧，過海時遇到大風，四下看一片昏暗，仁皙憂慮害怕，急忙念金剛經，唸了三百遍。忽然象睡夢一樣，看見一個梵僧，對他說：「你念真經，所以前來救你。」不一會風停浪靜，八十多人全都渡過了海。

竇德玄

竇德玄，麟德中爲卿，奉使揚州。渡淮，船已離岸數十步，見岸上有一人，形容憔悴，擎一小袱坐於地。德玄曰：「日將暮，更無船渡。」即令載之。中流覺其有飢色，又與飯，乃濟。及德玄上馬去，其人即隨行，已數里。德玄怪之，乃問曰：「今欲何去？」答曰：「某非人，乃鬼使也。今往揚州，追竇大使。」曰：「大使何名？」雲：「名德玄。」德玄驚懼，下馬拜曰：「某即其人也。」涕泗請計，鬼曰：「甚愧公容載，復又賜食，且放，公急念金剛經一千遍，當來相報。至月餘，經數足，其鬼果來，雲：「經已足，保無他慮，然亦終須相隨見王。」德玄於是就枕而絕，一宿乃蘇。雲：初隨使者入一宮城，使者曰：「公且住，我當先白王。」使者乃入。於屏障後，聞王遙語曰：「你與他作計，漏泄吾事，遂受仗三十。」使者卻出，袒以示公曰：「喫杖了也。」德玄再三愧謝，遂引入。見一著紫衣人，下階相揖，雲：「公大有功德，尚未合來，請公還。」出墮坑中，於是得活。其使者續至，雲：「飢未食，及乞錢財。」並與之，問其將來官爵，曰：「熟記取，從此改殿中監，次大司憲，次太子中允，次同元太常伯，次左相，年至六十四。」言訖辭去，曰：「更不復得來矣。」後皆如其言。（出《報應記》）

【譯文】

竇德玄，唐高宗麟德年中做卿相，奉命出使揚州。渡過淮河，船已離岸幾十步遠了，看見岸上有一個人，面容憔悴。捧着一個小包袱坐在地上。德玄說：「天色已晚了，又沒有船過河。」就讓他坐上了船。船行到江中覺得他象是很餓的樣子，又給他飯喫，才渡過去。等到德玄上馬離開，那個人就跟着走，已走了幾里路，德玄感到很奇怪，就問道：「現在你要到哪裏去？」他回答說：「我不是人，是鬼使。現在去揚州，拘拿竇大使。」德玄又問：「大使叫什麼名字？」說：「名德玄。」德玄驚恐，下馬跪拜說：「我就是那個人。」流着眼淚請求他想辦法。鬼說：「你載我過河我很感謝，再賜給我飯喫，我暫且放了你，你趕快念金剛經一千遍，我會再來見你。」過了一個多月，經數也念夠了，那個鬼果然來了，並說：「經已念夠了，保證你沒事了。然而總是要隨我去見一見閻王。」德玄於是躺在枕頭上氣絕了，一宿才甦醒過來。說當初隨着使者進入一座宮城，使者說：「你暫且呆在這，我當先稟告閻王。」使者就進去了。他立於屏障後面，聽到閻王遠遠地說：「你和他合謀定計，泄露了我的事。應打三十棍。」使者退出。解開上衣告訴德玄說：「已打了三十棍了。」德玄再三愧謝。於是引着他進去，看見一個穿着紫色衣服的人，走下臺階作揖說道：「你有很大的功德，還不應當來，請你回去。」德玄出去後掉進坑中，又復活了。那個使者又跟着到了，並且說：「餓了，還未喫東西，還要點錢做路費。」德玄都滿足了他。德玄問他將來的官爵，使者說：「仔細記住，從這以後改做殿中監，其次是大司憲，再次是太子中允，再次是司元太常伯，再次是左相，年齡到六十四歲。」說完告辭而去，並且說：「再也不能來了。」以後德玄做官確實象他所說的那樣。

宋義倫

唐宋義倫，麟德中爲虢王府典籤。暴卒，三日方蘇，雲：被追見王，王曰：「君曾殺狗兔鴿，今被論，君算合盡，然適見君師主雲：君持金剛經，不惟滅罪，更合延年？我今放君，君能不喫酒肉，持念尊經否？」義倫拜謝曰：「能。」又見殿內牀上，有一僧年可五六十，披衲，義倫即拜禮，僧曰：「吾是汝師，故相救，可依王語。」義倫曰：「諾。」王令隨使者往看地獄。初入一處，見大鑊行列，其下燃火，鑊中煮人，痛苦之聲，莫不酸惻。更入一處，鐵牀甚闊，人臥其上，燒炙焦黑，形容不辨。西顧有三人，枯黑佇立，頗似婦人，向義倫叩頭雲：「不得食喫，已數百年。」倫答曰：「我亦自無，何可與汝！」更入一獄，向使者雲：「時熱，恐家人見斂。」遂去。西南行數十步，後呼雲：「無文書，恐門司不放出。」遂得朱書三行，字並不識。門司果問，看了放出，乃蘇。（出《報應記》）

【譯文】

唐代宋義倫，麟德年間做虢王府的典籤，忽然死去了，三天後才甦醒。他說到他被拘魂見到閻王，閻王說：「你曾經殺狗、兔、鴿，現在被人控告，你的壽命已到頭了，然而恰好遇見你的師傅說，你念金剛經，不只是免罪，更應延長壽命，我現在放你生還。你能不能做到不喫酒肉，每天唸經？」義倫拜謝說：「能。」又看見殿內牀上，有一個和尚年紀有五六十歲，披着和尚的衣服。義倫就給他行禮。和尚說：「我是你的師傅，所以來救你，可照閻王的話去做。」義倫說：「是。」閻王命他隨着使者去看地獄。剛到一處，看見有一排大鍋，鍋下點火。鍋中煮着人，痛苦的聲音，聽了沒有不心酸的。再到一處，鐵牀很寬，人躺在牀上，燒烤得焦黑，形體面容已不能分辨。向西看有三個人，乾枯黑瘦的站在那，很象是婦人。向義倫磕頭說：「得不到喫的，已經幾百年了。」義倫答道：「我自己也沒有，拿什麼給你？」再到一處地獄義倫對使者說：「天氣熱，恐怕家人把我裝了棺材。」於是鬼使就叫他走，向西南走了幾十步，後面呼喊道：「沒有文書，恐怕看門人不會放你出去！」於是得到紅字三行，字一個也不認識。門司果然查問，看了才放他出去。他就活轉來了。

李岡

唐兵部尚書李岡得疾暴卒，唯心上暖。三日復甦，雲，見一人引見大將軍，蒙令坐。索案看，雲：「錯追公。」有頃，獄卒擎一盤來，中置鐵丸數枚。復舁一鐺放庭中，鐺下自然火出，鐺中銅汁湧沸。煮鐵丸，赤如火，獄卒進盤。將軍以讓岡，岡懼雲飽。將軍吞之，既入口，舉身洞然；又飲銅汁，身遂火起。俯仰之際，吞併盡，良久復如故。岡乃前問之，答雲：「地下更無他饌，唯有此物，即吸食之。若或不餐，須臾即爲猛火所焚，苦甚於此。唯與寫佛經十部，轉金剛經千卷，公亦不來，吾又離此。」岡既復生，一依所約，深加敬異。（出《報應記》）

【譯文】

唐朝兵部尚書李岡得病突然死去，只是心頭還溫熱，三天後又復活了。他說看見一個人領着他見大將軍，承蒙讓他坐下，並拿出案卷來看說，「錯拘了李公」。過了一會，獄卒拿一盤來，盤中放幾粒鐵丸，又擡出一平鍋放在院子裏。鍋下自然冒出火來。鍋中的銅汁沸騰，煮着鐵丸，紅的象火一樣，獄卒送盤到將軍前，將軍讓李岡喫，李岡懼怕受害，只說喫飽了，將軍就吞了鐵丸。丸已入口，全身便出現許多洞，又飲了銅汁，全身便起火，俯仰之際便一起吞進去了。過了好久又象先前一樣。李岡才上前問他，他答道：「地下再沒有別的喫的，唯有這種東西，只好喫它了，如若不喫，一會就會被猛火燒燬，將比這還要苦。你只給寫佛經十部，轉金剛經一千卷。你也不會到這裏來，我又能離開這裏。」李岡就復活了，一一按將軍說的去辦了，更加敬重他了。

王陁

唐王陁爲鷹揚府果毅，因病遂斷葷肉，發心誦金剛經，日五遍。後染瘴疾，見羣鬼來，陁即急唸經。鬼聞便退，遙曰：「王令追汝，且止誦經。」陁即爲歇，鬼悉向前，陁乃昏迷欲絕。須臾又見一鬼來雲：「唸經人，王令權放六月。」既寤，遂一心持誦，晝夜不息。六月雖過，鬼亦不來，夜聞空中有聲呼曰：「汝以持經功德，當壽九十矣。」竟如其言。（出《報應記》）

【譯文】

唐代王陁做鷹揚府果毅，因爲有病而斷絕喫葷肉，發自內心誦讀金剛經，每日五遍。以後又染上了瘴病，看見一羣鬼來，王陁就急忙唸經。鬼聽見後就退了回去，遠遠地說：「閻王令我們拘你，暫且別唸經。」王陁就停止了，鬼全都向前來，王陁於是昏迷要死。不一會又看見一個鬼來說：「唸經人，閻王命令暫且放你六個月。」王陁醒來之後，就一心念經。晝夜不停，六個月雖然過去了，鬼也沒有來。夜裏聽到空中有呼叫聲說：「你因爲念經有功德，應當活九十歲了。」後來真象他說的那樣。

王令望

唐王令望少持金剛經。還邛州臨溪，路極險阻，忽遇猛獸，振怖非常。急念真經，猛獸熟視，曳尾而去，流涎滿地。曾任安州判司，過揚子江，夜風暴起，租船數百艘，相接盡沒，唯令望船獨全。後終亳州譙令。（出《報應記》）

【譯文】

唐朝王令望從小念金剛經。有一年回邛州臨溪，道路非常險阻。忽然遇到猛獸，他非常恐怖，急忙念真經，猛虎仔細看看他，便擺着尾巴走了，流出的口水滿地都是。他曾在安州做判司，過揚子江。夜裏風暴突起，租船幾百艘，相繼覆沒，唯有令望的船隻獨存。以後做亳州譙令而死。

陳惠妻

唐陳惠妻王氏初未嫁，表兄褚敬欲婚王氏，父母不許。敬詛曰：「若不嫁我，我作鬼，必相致。」後歸於惠。惠爲陵州仁壽尉，敬陰恚之。卒後，王夢敬，旋覺有娠，經十七月不產。王氏憂懼，乃發心持金剛經，晝夜不歇。敬永絕交，鬼胎亦銷，從此日持七遍。（出《報應記》）

【譯文】

唐朝陳惠的妻子王氏未出嫁時，表兄褚敬想和王氏通婚，父母不答應。褚敬詛咒說：「如果不嫁給我，我作了鬼，一定娶你。」後來王氏嫁給陳惠。陳惠做了陵州仁壽尉。褚敬背後卻恨他。死了之後，王氏夢見褚敬，不久就覺得有了身孕，過了十七個月不生。王氏憂愁害怕，於是決心念金剛經，晝夜不停，褚敬便永遠不再來見王氏。鬼胎也就消失了。從此王氏每天念七遍經。

何澋

唐何澋，天授初任懷州武德令，常持金剛經。至河陽，水漲橋倒，日已夕，人爭上船，岸遠未達，欲沒。澋懼，且急唸經，須臾近岸，遇懸蘆，攀緣得出。餘溺死八十餘人。（出《報應記》）

【譯文】

唐朝何澋，武后天授初年任懷州武德縣令。常念金剛經。到河陽去，水漲橋倒，天色已晚，人都爭着上船，船離岸遠還沒到達，就要覆沒。何澋害怕，連忙唸經。不一會接近岸邊，遇到了一個懸着的蘆草，攀緣而得救，其餘的八十多人都淹死了。

張玄素

唐張玄素，洛陽人，少持金剛經。天授初，任黃梅宰，家有厄難，應念而消。年七十遘疾，忽有花蓋垂空，遂澡浴，與家人訣別，奄然而卒。（出《報應記》）

【譯文】

唐朝張玄素是洛陽人，從小念金剛經。天授初年，任黃梅縣令。家中遇到橫禍，就唸經而災禍消失。活到七十歲得了病，忽然有一個花蓋從空中垂下，於是洗澡，和家人訣別，就安安靜靜地死了。

李丘一

唐李丘一好鷹狗畋獵。通天元年，任揚州高郵丞。忽一旦暴死，見兩人來追，一人自雲姓段。時同被追者百餘人，男皆著枷，女即反縛。丘一被鎖前驅，行可十餘里，見大槐樹數十，下有馬槽，段雲：「五道大神每巡察人間罪福，於此歇馬。」丘一方知身死。至王門，段指一胥雲：「此人姓焦名策，是公本頭。」遂被領見。王曰：「汝安忍無親，好殺他命，以爲己樂。」須臾，即見所殺禽獸皆爲人語云：「乞早處分。」焦策進雲：「丘一未合死。」王曰：「曾作何功德？」雲：「唯曾造金剛經一卷。」王即合掌雲：「冥間號金剛經最上功德，君能書寫，其福不小。」即令焦策領向經藏，令驗。至一寶殿，衆經充滿，丘一試抽一卷，果是所造之經。既回見王，知造有實，乃召所殺生類，令懇陳謝，許造功德。丘一依王命，願寫金剛經一百卷，衆歡喜盡散。王曰：「放去。」焦策領出城門，雲：「盡力如此，豈不相報。」丘一許錢三百千，不受，雲：「與造經二十部。」至一坑，策推之，遂活。身在棺中，惟聞哭聲，已三日矣，驚呼人至，破棺乃起。旬日，寫經二十卷了，焦策來謝，致辭而去。尋百卷亦畢。揚州刺史奏其事，敕加丘一五品，仍充嘉州招討使。（出《報應記》）

【譯文】

唐朝李丘一喜好用鷹狗打獵。武后萬歲通天元年，任揚州高郵丞，忽然一天早上死去了。他看見兩個人來拘他。其中一人自己說姓段。當時一齊被拘的有一百多人，男的都帶枷鎖，女的就被反綁着。丘一被鎖着走在前面。走了十多里，看見幾十棵大槐樹。下面有馬槽子。段說：「五道大神每次巡察人間的禍福，都在這裏餵馬。」丘一才知道自己已死。到了閻王殿大門，段指着一個小官說：「這個人姓焦叫焦策，他知道你的一切表現。」於是被領見。閻王說：「你怎麼能六親不認，喜好殺生，來做爲自己的樂事？」不一會，就看見他所殺的禽獸都象人那樣說話：「請求早早處分他。」焦策上前說：「丘一不應當死。」閻王問：「他曾作了什麼功德？」回答說：「曾寫金剛經一卷。」閻王拍手說：「冥間稱金剛經爲最高的功德，你能書寫，你的功德不小。」就令焦策領他到經藏處，令驗證。於是就到了一座寶殿，裝滿了許多經書。丘一試着抽出一卷，果然是自己所寫的經書。回去報告給閻王之後，知道確有實事，就叫出所殺的生靈，令他懇切地一一謝罪，答應建立功德。丘一聽從了閻王的話。願意寫金剛經一百卷。衆生靈高興地都散去了。閻王說：「放他回去。」焦策領他走出城門，說：「我如此盡力，你難道不報答嗎？」丘一答應給錢三百千，焦策不接受，說：「給我寫經二十部。」到了一個土坑，策推他，於是丘一活了，身在棺材中，只聽到哭聲，已經死了三天了。丘一大聲叫人，打開棺材他就活轉來了。十天，他寫經書二十卷了。焦策來感謝他，表示謝意走了。一百卷也寫完了。揚州刺史向皇帝奏報這件事。皇帝下令加封丘一五品官，充當嘉州招討使。

卷第一百四 報應三（金剛經）

於昶 裴宣禮 吳思玄 銀山老人 崔文簡　姚待　呂文展　長安縣繫囚　李虛　盧氏　陳利賓　王宏 田氏

於昶

唐於昶，天后朝任幷州錄事參軍。每至一更後，即喘息流汗，二更後愈。妻柳氏將召醫工，昶密曰：「自無他苦，但晝決曹務，夜判冥司，事力不任身。」每知有災咎，即陰爲之備，都不形言，凡六年。後丁母艱，持金剛經，更不復爲冥吏，因極言此功德力，令子孫諷轉。後爲慶州司馬，年八十四，將終，忽聞異香，非代所有，謂左右曰：「有聖人迎我往西方。」言訖而沒。（出《報應記》）

【譯文】

唐朝的於昶，天后朝時任幷州錄事參軍。每當到了一更之後，就喘息流汗；二更後就好了。他的妻子柳氏要找個醫生，於昶卻神祕地說：「我並沒有更多的苦痛。只是白天做官府的事，晚上做冥司的事，有些力不勝任罷了。」每當知道有災害和過失，就暗中事先做準備，表面上都不說，一共過了六年。以後他的母親死去了，他開始念金剛經，再不去做冥司的官吏了。極力地說這是功德的力量。並讓他的子孫誦讀經書。以後做了慶州司馬，年齡八十四歲，將要死，忽然聞到奇異的香味，並不是平時有過的。他對左右的人說：「有聖人迎接我到西方去。」說完就死了。

裴宣禮

唐裴宣禮。天后朝爲地官侍郎，常持金剛經。坐事被系，宣禮憂迫，唯至心念經，枷鎖一旦自脫。推官親訪之，遂得雪免。御史任植同禁，亦唸經獲免。（出《報應記》）

【譯文】

唐朝的裴宣禮，天后朝時做了地官侍郎。常念金剛經，犯了罪被抓入獄，宣禮憂愁急迫，只誠心念經。一天枷鎖自己脫落。推官親自來問他，得到免罪。御史任植也一起被監禁，也因念金剛經而獲免。

吳思玄

唐吳思玄，天后朝爲太學博士，信釋氏。持金剛經日兩遍，多有靈應。後稍怠，日夜一遍。BBB思玄在京病，有巫褚細兒言事如神，星下祈禱。思玄往就見，細兒驚曰：「公有何術，鬼見皆走？」思玄私負於渭橋見一老人，年八十餘，著粗服，問之，曰：「爲所生母服。」思玄怪之，答曰：「母年四十三時，有異僧教雲：『汝欲長壽否？但念金剛經。』母即發心，日念兩遍，終一百七。姨及鄰母誦之，並過百歲。今遵母業。已九十矣。」（出《報應記》）

【譯文】

唐代吳思玄，天后朝中做了太學博士，信佛教，每天念兩遍金剛經。很有靈驗。後來，他就鬆懈了，每天每夜只念一遍。BBB思玄病在京城，有一個巫婆叫褚細兒的料事如神，她正在星下祈禱時。思玄去看她，細兒驚訝地說：「你有什麼本領，鬼看見你都逃走了？」思玄私下猜度，知道這是金剛經的威力，便加倍努力，每天念五遍。他哥哥病了，治療無效。思玄誠心念經，三天後哥哥的病好了。思玄曾在渭橋上看見一個老人。年齡八十多歲。穿着粗麻布的衣服，就問他，他回答說：「是爲我的生母穿孝服。」思玄感到很奇怪。他回答說，「母親在四十三歲的時候，有一個怪和尚教導說：『你想長壽嗎？只要念金剛經。』母親就下決心，每天唸經兩遍。死時已經一百○七歲了。姨母及鄰家的老婆婆誦讀真經，也都活到百歲，現在我仍繼承母親的遺業，已經活了九十歲了。

銀山老人

饒州銀山，採戶逾萬，並是草屋。延和中火發，萬室皆盡，唯一家居中，火獨不及。時本州楊體幾自問老人，老人對曰：「家事佛持金剛經。」（出《報應記》）

【譯文】

饒州銀山，採礦的人家超過一萬戶，並且住的都是草房。唐睿宗延和年間起火。一萬家都被燒燬，只有一家住在中間，火唯獨不燒他家。當時本州的楊體幾自己去問老人，老人回答說：「家裏信佛念金剛經。」

崔文簡

唐崔文簡，先天中任坊州司馬。屬吐蕃奄至州城，同被驅掠，鎖械甚嚴。至心念經，三日，鎖忽自開。虜疑有奸，棰撻，具以實對。問曰：「汝有何術？」答雲：「念金剛經。」復令鎖之，念未終又解。衆皆嘆異，遂送出境。（出《報應記》）

【譯文】

唐朝崔文簡，唐玄宗先天年中任坊州司馬，原附屬於唐朝的吐蕃人掩襲州城，一起被俘虜。用枷鎖緊緊地鎖上。崔文簡誠心念經，三天後，枷鎖忽然自己開了。抓的人疑心他有詐，就用棍子拷打他。他把情況如實說了，又問他：「你有什麼本領？」回答說：「念金剛經。」於是又叫人再給他鎖上讓他念，結果經未唸完，枷鎖又自己開了。大家都非常驚異，於是就釋放他，送他出境。

姚待

唐姚待，梓州人，常持金剛經，併爲母造一百部。忽有鹿馴戲，見人不驚，犬亦不吠，逡巡自去。有人宰羊，呼待同食，食了即死。使者引去，見一城門上有額，遂令入見王。王呼何得食肉，待雲：「雖則食肉，比元持經。」王稱善，曰：「既能持經，何不斷肉？」遂得生，爲母寫經。有屠兒李回奴請一卷，焚香供養。回奴死後，有人見於冥間，枷鎖自脫，亦生善道。（出《報應記》）

【譯文】

唐朝人姚待，是梓州人。常常念金剛經。併爲他的母親寫了一百部。忽然有一隻鹿玩耍嬉戲，看見人也不驚慌。狗也不叫，徘徊而去。有一個人殺羊，叫姚待一起喫，吃了之後姚待就死了。見一使者引他進去，看見一城門上有匾額，就讓他進入拜見閻王。閻王大聲吆喝爲什麼要喫肉。姚待說：「雖然喫肉，我原來還是念經的。」閻王稱好說：「既然能唸經，爲什麼不戒掉肉呢？」於是他又復生，繼續爲母親寫經書。有一個屠夫叫李回奴的請去一卷，燒香供奉，回奴死後，有人在冥間看見他，枷鎖是自己脫落的，也託生到好去處了。

呂文展

唐呂文展，開元三年任閬中縣丞，雅好佛經，尤專心持誦金剛經，至三萬餘遍，靈應奇異。年既衰暮，三牙並落，唸經懇請，牙生如舊。在閬中時，屬亢旱，刺史劉浚令祈雨，僅得一遍，遂獲沛然。又若霖潦，別駕使祈晴，應時便霽。前後證驗非一，不能遍舉。（出《報應記》）

【譯文】

唐朝的呂文展，開元三年任閬中縣丞。愛好佛經。更專心誦讀金剛經，達三萬多遍，特別有靈驗。年齡已經老了，三顆牙一齊脫落。就唸真經懇切請求。結果牙長得象以前一樣。在閬中時，連年大旱，刺吏劉浚命令祈雨，他只念了一遍經書，就下了大雨。又一次苦於雨大水澇，別駕讓他祈求天晴，結果立刻便雨停天晴，前後驗證了不只一次，不能一一列舉。

長安縣繫囚

唐長安縣死囚，入獄後四十餘日，誦金剛經不輟口。臨決脫枷，枷頭放光，長數十丈，照耀一縣。縣令奏聞，玄宗遂釋其罪。（出《廣異記》）

【譯文】

唐朝長安縣犯死罪的囚犯，入獄後四十多天，誦金剛經而不停口，等臨到處決時枷鎖自己脫落，枷鎖頭放出光，長達幾十丈，照耀着整個縣城。縣令上奏皇上，玄宗就下令免除他的刑罰。

李虛

唐開元十五年，有敕天下村坊佛堂；小者並拆除，功德移入側近佛寺；堂大者，皆令閉封。天下不信之徒，並望風毀拆，雖大屋大像，亦殘毀之。敕到豫州，新息令李虛嗜酒倔強，行事違戾，方醉而州符至，仍限三日報。虛見大怒，便約胥正，界內毀拆者死。於是一界並全。虛爲人，好殺愎戾，行必違道，當時非惜佛宇也，但以忿限故全之，全之亦不以介意。歲餘，虛病，數日死。時正暑月，隔宿即斂。明日將殯，母與子繞棺哭之。夜久哭止，聞棺中若指爪戛棺聲。初疑鼠，未之悟也。斯須增甚，妻子驚走。母獨不去，命開棺。左右曰：「暑月恐壞。」母怒，促開之，而虛生矣。身頗瘡爛，於是浴而將養之，月餘平復。虛曰：初爲兩卒拘至王前，王不在，見階前典吏，乃新息吏也，亡經年矣。見虛拜問曰：「長官何得來？」虛曰：「適被錄而至。」吏曰：「長官平生，唯以殺害爲心，不知罪福，今當受報，將若之何！」虛聞懼，請救之。吏曰：「去歲拆佛堂，長官界內獨全，此功德彌大。長官雖死，亦不合此間追攝。少間王問，更勿多言，但以此對。」虛方憶之，頃王坐。主者引虛見王，王曰：「索李明府善惡簿來。」即有人持一通案至，大合抱，有二青衣童子亦隧文案。王命啓牘唱罪，階吏讀曰：「專好割羊腳。」吏曰：「合杖一百，仍割其身肉百斤。」王曰：「可令割其肉。」虛曰：「去歲有敕拆佛堂，毀佛像，虛界內獨存之，此功德可折罪否？」王驚曰：「審有此否？」吏曰：「無」。新息吏進曰：「有福簿在天堂，可檢之。」王曰：「促檢，」殿前垣南有樓數間，吏登樓檢之，未至。有二僧來至殿前，王問師何所有，一答曰：「常誦金剛經。」一曰：「常讀金剛經。」王起合掌曰：「請法師登階。」王座之後，有二高座，右金左銀，王請誦者坐金座，讀者坐銀座。坐訖開經，王合掌聽之。誦讀將畢，忽有五色雲至金座前，紫雲至銀座前，二僧乘雲飛去，空中遂滅。王謂階下人曰：「見二僧乎？皆生天矣！」於是吏檢善簿至，唯一紙，因讀曰：「去歲敕拆佛堂，新息一縣獨全，合折一生中罪，延年三十，仍生善道。」言畢，罪簿軸中火出，焚燒之盡。王曰：「放李明府歸。」仍敕兩吏送出城南門，見夾道並高樓大屋，男女雜坐，樂飲笙歌。虛好絲竹，見而悅之。兩吏謂曰：「急過此無顧，顧當有損。」虛見飲處，意不能忍行，佇立觀之。店中人呼曰：「來」。吏曰：「此非善處，既不相取信，可任去。」虛未悟，至飲處，人皆起，就坐，奏絲竹，酒至，虛酬酢畢，將飲之，乃一杯糞汁也，臭穢特甚。虛不肯飲，即有牛頭獄卒，出於牀下，以叉刺之，洞胸，虛遽連飲數杯，乃出。吏引虛南，入荒田小徑中，遙見一燈炯然，燈旁有大坑，昏黑不見底，二吏推墮之，遂蘇。李虛素性兇頑，不知罪福，而被酒違戾，以全佛堂，明非己之本心也。然猶身得生天，火焚罪簿，獲福若此，非爲善之報乎！與夫日夜精勤，孜孜爲善，既持僧律，常行佛言，而不離生死，未之有也。（出《紀聞》）

【譯文】

唐玄宗開元十五年，皇帝下令天下的村坊佛堂：小的全部拆除，功德移記到附近的佛寺裏。佛堂大的，都令其關閉。天下不信佛的人，都聞風而動紛紛拆毀佛堂，即使是大廟和大佛像，也被拆毀。命令到了豫州，新息縣令李虛嗜好喝酒性格倔強。做事暴戾，正喝醉酒而州符送到了，仍然限三天執行上報。李虛看見大怒。就告訴手下官吏，界內有敢拆毀佛堂的人處死。因此一縣之內的佛堂保全無損。李虛爲人，好殺而剛愎暴戾，做事一定違背常理。當時並不是可惜佛宇的損害，只是因爲限期太短而忿怒，就偏偏保全它。保全了佛宇，也不把它放在心上。過了一年多，李虛病了，幾天後死了。當時正趕上是暑天，隔一天就入殮了，第二天將要出殯，母親和兒子圍着棺材哭他，夜深哭聲停止了，聽到棺材裏象指爪敲打棺材的聲音。起初疑心是老鼠，沒有注意。不一會聲音更強，妻子驚慌而跑，唯獨母親不走，叫打開棺材，左右的人說：「暑天恐怕屍已爛。」母親發怒，催促打開棺材，而李虛復活了。身上好象長了很多爛瘡，於是洗了澡並且好好地調養。一個多月才恢復起來。李虛說：當初被兩個士兵抓到閻王面前。閻王不在，去見階前的典使，原來是新息縣的官吏。死了近一年了，看見李虛拜見並問他：「你怎麼來的？」李虛說：「剛被招來的。」官吏說：「長官平生，只是以殺人害人爲快，不知道是不是可負罪乞福？今天應當受到報應，這可怎麼辦？」李虛聽到後感到害怕，請求救他，官吏說：「去年拆佛堂，唯獨長官你的界內的佛堂保全了，這個功德最大，你雖然死了，也不應由這裏來拘你。過了一會閻王審問時，不要多說別的，只是講這件事。」李虛正想怎麼說時，一會閻王坐下，主管的人領李虛見閻王，王說：「拿李明府的善惡簿子來！」就有一個人拿一通卷案，有一大抱。又有二個青衣童子跟隨着。王命他們打開文案念罪。階吏讀到：「專門好割羊腳。」吏說：「應打一百棍，並割掉他身上的肉一百斤。」王說：「可以開始割他的肉。」李虛說：「去年有聖旨要拆毀佛堂，毀掉佛像。我的界內的佛堂獨自保存下來，這個功德可以減輕罪過嗎？」王驚訝問道：「確有此事麼？」官吏說：「沒有記載。」新息縣的官吏上前說：「有福簿在天堂，可以驗證一下。」王說：「趕快驗證！」殿前牆南有幾間樓房，官吏上樓去驗證，還沒有回來。這時有二個和尚來到殿前，王問師傅有什麼功德，其中一個答道：「常誦金剛經。」一個說：「常讀金剛經。」王站起拍着手說：「請法師上來！」王的座位之後，又有二個高座，右邊的是金的，左邊的是銀的。王請能誦金剛經的坐金座，讀經的坐銀座。坐下之後打開經書，王合掌而聽，誦讀將要完了，忽然有五色祥雲到金座前，紫色祥雲到銀座前。二位和尚乘雲飛走，在空中消失了。王對階下的人說：「看見兩個和尚了嗎？都昇天了。」這時官吏檢驗善事簿回來了，只有一張紙，於是讀到：「去年下令拆毀佛堂，唯獨新息一縣保全了佛堂，應免去一生中的罪，延長壽命三十年，然後託生在好地方。」唸完，罪簿軸中出火。把它燒盡。王說：「放李明府回去。」仍下令讓兩個官吏把他送出城南門。看見一夾道及高樓大屋，男女圍坐，玩樂喝酒吹笙唱歌，李虛喜愛絲竹樂，看見了很高興。兩個官吏對他說：「快過去此地，不要去管他們，管他們就要受害。」李虛看見喝酒處，說什麼也走不動了，站在那觀看。店中的人招呼道：「請進來！」官吏說：「這可不是個好地方，既然你不相信，隨你去吧。」李虛沒有明白，到了飲酒處人都站起來。李虛便坐下，彈奏絲竹，酒拿來了，李虛回敬完畢，將要飲酒，卻是一杯糞汁，特別臭。李虛不肯喝，就有牛頭卒從牀底下出來，用叉刺他。在他的胸上刺一個窟窿。李虛立刻連喝幾杯，纔出來。官吏領着李虛向南，進入荒野小道上，遠遠地看見有一盞燈亮着，燈旁有一個大坑。昏暗不見底。二個官吏推落他，於是李虛甦醒了。李虛一向性格兇狠頑固，不知罪福，而喝酒違法，保全了佛堂，本不是他自己的本意，然而還得到復生，火燒他的罪簿，得到這樣的福，難道不是行善的報應嗎？那麼，日夜精心勤奮，孜孜不倦地做善事，既按和尚的戒律約束自己，又常常按佛祖的教導做事的人就必然會脫離生死，超然物外的。

盧氏

唐開元中，有盧氏者，寄住滑州。晝日閒坐廳事，見二黃衫人入門，盧問爲誰，答曰：「是里正，奉帖追公。」盧甚愕然，問何故相追，因求帖觀，見封上作衛縣字，遂開，文字錯謬，不復似人書，怪而詰焉。吏言奉命相追，不知何故。俄見馬已備在階下，不得已上馬去。顧見其屍，坐在牀上，心甚惡之。倉卒之際，不知是死，又見馬出不由門，皆行牆上，乃驚愕下泣，方知必死，恨不得與母妹等別。行可數十里，到一城，城甚壯麗。問此何城，吏言乃王國，即追君所司。入城後，吏欲將盧見王。經一院過，問此何院，吏曰：「是御史大夫院。」因問院大夫何姓名，雲：「姓李名某。」盧驚喜，白吏曰：「此我表兄。」令吏通刺，須臾便出，相見甚喜，具言平昔，延入坐語。大夫謂曰：「弟之念誦，功德甚多，良由金剛經是聖教之骨髓，乃深不可思議功德者也。」盧初入院中，見數十人，皆是衣冠。其後太半系在網中，或無衣，或露頂。盧問：「此悉何人？」雲是陽地衣冠，網中悉緣罪重，弟若能爲一說法，見之者悉得昇天。遂命取高座，令盧升座誦金剛般若波羅密經，網中人已有出頭者。至半之後，皆出地上，或褒衣大袖，或乘車御雲。誦既終，往生都盡。及入謁見，王呼爲法師，致敬甚厚。王雲：「君大不可思議，算又不盡，嘆唸誦之功。」尋令向吏送之回。既至舍，見家人披頭哭泣，屍臥地上，心甚惻然。俄有一婢從庭前入堂，吏令隨上階，及前，魂神忽已入體，因此遂活。（出《廣異記》）

【譯文】

唐玄宗開元年間，有一個姓盧的，寄住在滑州。白天閒坐在廳堂中，看見二個穿黃衫的人進來。盧問是誰。答：「是里正，奉命拘你。」盧非常驚恐，問什麼原因來拘他，向他要帖子看。看見封上寫衛縣的字樣，就打開，上面的文字錯得很多，又不象是人寫的。奇怪地問他。吏說奉命拘你，不知道是什麼原因。不一會看見馬已經在臺階下了，盧不得已上了馬，回頭看見他的屍體，坐在牀上。心裏非常厭惡。急忙之際，不知道是死了，又看見馬不從門走，都從牆上走，於是驚懼而淚下，才知道一定是死了，悔恨沒有和母親妹妹們告別。走了幾十裏，到了一座城，城非常壯麗。問這是什麼城，吏說是王國，就是主管拘你的。進入城後，吏想要讓盧去見閻王，從一個院子經過。問這是什麼院。吏說：「這是御史大夫院」。又問院大夫的姓名，告訴他姓李名某。盧氏驚喜，告訴官吏說：「這是我的表兄。」讓官吏通報一下。不一會就出來了，兩個人相見以後很高興，都訴說着生平的事。又請他進去坐下談話。大夫對他說：「你念誦經書，功德很大。因爲金剛經是佛教的精髓，是高深而不可思議的功德。」盧氏初到院中，看見幾十個人，都是穿衣戴帽的，他們的後面的人多半被扣在網中，有的沒有穿衣，有的露出頭頂。盧氏問：「這些都是什麼人？」說是陽世間人，有財產、有地位的。網中的都是因爲罪重。你如果能爲他們念一遍經。聽到的人都能昇天。於是叫拿出一個高座，讓盧氏升坐吟誦金剛般若波羅密經。網中的人已經有露出頭來的，唸到一半之後，都從地上起來。有的肥衣大袖，有的乘車駕雲，等吟誦完了，投生的人都散盡了。等進入拜見閻王，閻王稱呼他法師，表示深厚的敬意。王說：「你太不可思議了。你的壽命又不盡，感嘆唸經的功勞。」下令讓官吏送他回去。回到家裏之後，看見家人披頭哭泣，屍體躺在地上。心裏非常悲傷。忽然有一個婢女從院子前進入廳堂。官吏讓他隨着上了臺階，到了跟前，魂魄忽然就進入屍體中，因此盧氏便復活了。

陳利賓

陳利賓者，會稽人，弱冠明經擢第。善屬文，詩入《金門集》，（「入金門集」四字據明抄本補。）釋褐長城尉。少誦金剛經，每至厄難，多獲其助。開元中，賓自會稽江，行之東陽，會天久雨，江水瀰漫，賓與其徒二十餘船同發，乘風掛帆。須臾，天色昧暗，風勢益壯，至界石竇上，水擁（原本此處空一格，據明抄本補「擁」字。）閼衆流而下，波濤衝擊，勢不得泊。其前輩二十餘舟，皆至竇口而敗。舟人懼，利賓忙遽誦金剛經，至衆流所，忽有一物，狀如赤龍，橫出扶舟，因得上。議者爲誦經之功。（出《廣異記》）

【譯文】

陳利賓是會稽人，不到二十歲時通經書選入科第，擅長寫文章，詩編入《金門集》。任長城尉的官。他從小讀金剛經，每當遇到危險困難，多次得到幫助。開元年間，利賓從會稽江坐船，走到東陽，正趕上下了好幾天的雨，江水瀰漫。利賓和他的旅伴二十多隻船一齊出發，乘風掛帆。不一會，天色昏暗，風勢更猛，行到界石竇，江水擁着這些船隻順流而下，波濤衝擊，船無法靠岸，在他前面的二十多條船，都衝到竇口沉沒了，利賓船上的擺船人嚇壞了，利賓急忙吟誦金剛經。到了前面那些船沉沒的地方，忽然有一個東西，形狀象一條赤龍，橫出水面扶着船，船順利地通過了。大家議論說這是吟誦金剛經的功勞。

王宏

王宏者，少以漁獵爲事。唐天寶中，嘗放鷹逐兔，走入穴。宏隨探之，得金剛般若經一卷，自此遂不獵雲。（出《廣異記》）

【譯文】

王宏，年少以打獵爲生。唐代天寶年間，曾經放鷹去追兔，兔跑入一洞穴。王宏進洞去找，得到了一卷金剛般若經，從此就不再打獵了。

田氏

易州參軍田氏，性好畋獵，恆養鷹犬爲事。唐天寶初，易州放鷹，於叢林棘上見一卷書，取視之，乃金剛經也。自爾發心持誦，數年，已誦二千餘遍，然畋獵亦不輟。後遇疾，暴卒數日，被追至地府，見諸鳥獸，週迴數畝，從己徵命。頃之，隨到見王，問罪何多也，田無以對。王令所由領往推問。其徒十人，至吏局，吏令啓口，以一丸藥擲口中，便成烈火遍身。須臾灰滅，俄覆成人，如是六七輩。至田氏，累三丸而不見火狀，吏乃怪之。復引見王，具以實白，王問在生作何福業，田氏雲：「初以畋獵爲事。王重問，雲：「在生之時，於易州棘上得金剛經，持誦已二千餘遍。」王雲：「正此滅一切罪。」命左右檢田氏福簿，還白如言。王自令田氏誦經，才三紙，回視庭中禽獸，並不復見。誦畢，王稱美之，雲：「誦二千遍，延十五年壽。」遂得放還。（出《廣異記》）

【譯文】

易州參軍田氏，本\*\*好打獵。長期飼養鷹狗爲業。唐朝天寶年初，在易州放鷹，在叢林的荊棘上看見一卷書。拿起來一看，是金剛經。從這開始發自內心地誦讀，幾年後已誦二千多遍了。然而打獵的事也未停止。以後得了病，突然死了幾天。被拘到地府中，看見許多的鳥獸，幾畝地大的一大片，向着他討命。不一會，跟着見到了閻王，問罪有多少，田氏沒有什麼辯解的，閻王就命令領的人帶去審問。他的徒弟十人，到了官吏的地方，官吏命他們開口，把一丸藥送到口中，就變成烈火燒遍全身。不一會成了一堆灰，一會又變成人。象這樣六七個人。等到田氏，連給他喫三丸藥而不見火發，官吏更感到奇怪，又領他去見閻王。把實情全部稟告。王問田氏在世作了什麼福事。田氏說：「起初以打獵爲生。」王又問，回答說：「在世時，在易州荊棘上得到金剛經，吟誦已經二千多遍了。」閻王說：「正是這個才滅掉了你的一切罪過。」於是命左右檢查田氏的福簿。查後和說一樣。閻王就命田氏誦讀經書，纔讀了三頁，再環視院子中的禽獸，都不見了。讀完後，閻王稱讚他說：「背誦二千遍，延長壽命十五年。」於是田氏被放回去復生了。

卷第一百五 報應四（金剛經）

李惟燕 孫明 三刀師 宋參軍 劉鴻漸　張嘉猷　魏恂　杜思訥　龍興寺主　陳哲　豐州烽子　張鎰 崔寧

李惟燕

建德縣令李惟燕，少持金剛經。唐天寶末，惟燕爲餘姚郡參軍。秩滿北歸，過五丈店，屬上虞江埭塘破，水竭。時中夜晦暝，四回無人，此路舊多劫盜。惟燕舟中有吳綾數百匹，懼爲賊所取，因持一劍，至船前誦經。三更後，見堤上兩炬火，自遠而至。惟燕疑是村人衛己，火去船百步，便卻復回，心頗異之。愈益厲聲誦經，亦竊自思雲：火之所爲，得非金剛經力乎！時塘水竭而塘外水滿，惟燕便心念：塘破當得水助。半夕之後，忽聞船頭有流水聲，驚雲：「塘闊數丈，何由得破？」久之，稍覺船浮，及明，河水已滿。對船所一孔，大數尺，乃知誦金剛經之助雲。惟燕弟惟玉見任虔州別駕，見其兄誦經有功，因效之。後泛舟出峽，水急櫓折，船將欲敗，乃力唸經。忽見一櫓隨流而下，遂獲濟。其族人亦常誦金剛經。遇安祿山之亂，伏於荒草，賊將至，思得一鞋以走，俄有物落其背，驚視。乃新鞋也。（出《廣異記》）

【譯文】

建德縣縣令李惟燕，年少讀金剛經。唐朝天寶末年，惟燕做餘姚郡的參軍。滿了十年而回，過五丈店，到了上虞江，壩塘損壞，水流乾了。當時正是半夜，天色昏暗，四處無人。這條路過去多有盜賊。惟燕的船上有吳地的綾幾百匹，害怕被賊搶走，於是就拿着一短劍，到船的前面吟誦真經，三更以後，看見堤壩上有兩支火炬，從遠處來。惟燕疑心是村裏自衛的人，火炬離船有百步遠，便退了回去。惟燕心裏很疑惑，更加大聲地誦經。也私下裏暗想：火的出現，難道是金剛經的威力嗎？當時壩塘中的水已流盡而塘外的水滿，惟燕便在心裏盼着壩塘破了，應當得到水來救助。半夜之後，忽然聽到船頭有流水聲，他驚訝地說：「壩塘寬有幾丈，從什麼地方破的呢？」過了很久，覺得船稍微浮起來了。等到天亮，河水已經滿了。正對着停船處地方有一個大孔，有幾尺之大。才知道是金剛經的幫助。惟燕的弟弟惟玉任虔州別駕。看見他的哥哥吟誦經書有功，於是也效法他。以後他乘船出峽，水急而櫓斷，船將要遇難。於是全力唸經。忽然看見一櫓隨水而來。於是船得救了。他的親人也常常誦讀金剛經。結果遇到安祿山的叛亂，躲到荒草中。賊寇將要到了，他想得到一雙鞋好逃走，不一會就有一個東西落在他的背上，他驚訝地看，原來是一雙新鞋子。

孫明

唐孫明者，鄭州陽武人也，世貧賤，爲盧氏莊客，善持金剛經，日誦二十遍，經二十年。自初持經，便絕葷血。後正念誦次，忽見二吏來追，明意將是縣吏，便縣去。行可五六里，至一府門，門人云：「王已出巡。」吏因閉明於空室中，其室從廣五六十間，蓋若陰雲。經七日，王方至，吏引明入府。王問：「汝有何福？答雲：「持金剛經已二十年。」王言此大福也，顧謂左右曰：「昨得只洹家牒，論功也。」令吏送還舍。其家殯明已畢，神雖復體，家人不之知也。會獵者從殯宮過，聞號呼之聲。投其家人，因爾得活矣。天寶末，明活已六七年，甚無恙也。（出《廣異記》）

【譯文】

唐代孫明是鄭州陽武縣人。世代貧賤，做了盧氏的莊客，善學金剛經，每天吟誦二十遍，過了二十年。從開始唸經，就斷絕葷肉。後來，正念誦經書時，忽然看見兩個官吏來拘捕。孫明認爲是縣吏，便跟着去了。走了有五六里路，到了一個府門。門人說：「王已經出巡去了。」官吏於是把孫明關在一個空屋子裏。那個屋子寬敞足有五六十間。大概象陰雲一樣。又過了七天。王纔回來，官吏領孫明入府見王，王問：「你有什麼福事？」回答到：「念金剛經已經二十年了。」王說這是大福事。回頭告訴左右的人說：「昨天得到只洹家的帖子，說孫明唸誦經書勤懇，請求延長壽命二十年，才知道修道是不可思議的，延長的壽命二十年，以此來補償你的功德。」就叫官吏把他送回家去。他家人已把孫明出殯完了。神魂雖然又歸復他的身體，可家人不知道這件事。正趕上打獵的人從他的墳前過，聽見哭喊的聲音，報告了他的家人，因而才得活。天寶末年，孫明已活了六七年了，一點病也沒有。

三刀師

唐三刀師者，俗姓張，名伯英，乾元中，爲壽州健兒。性至孝，以其父在潁州，乃盜官馬往以迎省。至淮陰，爲守遏者所得，刺史崔昭令出城腰斬。時屠劊號「能行刀」，再斬，初不傷損；乃換利刀，罄力砍，不損如故。劊者驚曰：「我用刀砍，至其身則手懦，不知何也？」遽白之，昭問所以，答曰：「昔年十五，曾絕葷血，誦金剛經十餘年。自胡亂以來，身在軍中，不復唸誦。昨因被不測罪，唯志心唸經爾。」昭嘆息舍之，遂削髮出家，着大鐵鈴乞食，修千人齋供，一日便辨。時人呼爲三刀師，謂是起敬菩薩。（出《廣異記》）

【譯文】

唐朝的三刀師，俗姓張，名叫伯英。乾元年中，是壽州的強壯少年，本性是非常孝順，因他的父親在潁州，於是他偷了官馬去探望父親。到了淮陰，被守門人阻止抓到了他，刺史崔昭令推出城斬首。當時行刑的人稱「能行刀」。開斬，起初三刀師沒有損傷。又用盡力量砍，還是象先前那樣沒有損傷。行刑的人驚訝地說：「我用刀砍，刀落到他的身上就感到手沒有勁，不知道是什麼原因？」便急忙告訴崔昭，崔昭問他原因。三刀師回答：「過去十五歲時，我曾斷絕葷肉，誦讀了十多年的金剛經。從胡人作亂以來，我在軍中，不再誦讀。昨天因遭到不幸的罪過，所以只一心念經罷了。」崔昭嘆息，放了他。於是三刀師就削髮爲僧，搖大鐵鈴化齋，募化一千人的齋供，一日之內就變了，當時的人就稱他爲三刀師，說這是起敬菩薩。

宋參軍

唐坊州宋參軍少持金剛經，及之官，權於司士宅住。舊知宅兇，每夕恆誦經。忽見婦人立於戶外，良久，宋問：「汝非鬼耶？」曰：「然。」又問：「幽明理殊，當不宜見，得非有枉屈之事乎？」婦人便悲泣曰：「然。」言身是前司士之婦，司士奉使，其弟見逼，拒而不從，因此被殺，以氈裹屍，投於堂西北角溷廁中，不勝穢積。人來多欲陳訴，俗人怯懦，見形必懼，所以幽憤不達。兇惡驟聞，執事以持念爲功，當亦大庇含識，眷言枉穢，豈不憫之。」宋雲：「己初官位卑，不能獨救，翌日，必爲上白府君。」其鬼乃去。及明具白，掘地及溷，不獲其屍。宋誦經，婦人又至，問何以不獲，答雲：「西北只校一尺，明當求之，以終惠也。」依言及獲之，氈內但餘骨在，再爲洗濯，移於別所。其夕又來拜謝，歡喜詣曰：「垂庇過深，難以上答，雖在冥昧，亦有所通。君有二子，大者難養，小者必能有後，且有榮位。」兼言宋後數改（明抄本改作「政」。）官祿，又云：「大愧使君，不知何以報答。，」宋見府君，具敘所記。府君令問，己更何官。至夕，婦人又至，因傳使君意，雲：「一月改官，然不稱意，當遷桂州別駕。」宋具白，其事皆有驗。初，宋問身既爲人所殺，何以不報。雲：「前人今尚爲官，命未合死，所以未復雲也。」（出《廣異記》）

【譯文】

唐代坊州宋參軍年少讀金剛經，等到做了官，暫且住在司士的房子裏。先前就知道房子出凶事。每天晚上總是誦讀金剛經。忽然看見一個婦人站在門外，很久，宋問她：「你不是鬼嗎？」回答到：「是鬼。」又問：「陰間陽間的理是不同的，你不應當來看我，難道你有冤枉的事嗎？」婦人便悲痛地說：「是的。」說她的前身是司士的妻子，司士奉命出差，他的弟弟想姦污她，她拒絕而不從，所以才被殺死，用氈子裹着屍體，投到堂西北角的廁所裏，說不盡的骯髒。我對世人訴說，大家都膽小軟弱。看見我一定害怕，這就是我幽怨憤懣不能上達的原因。突然知道了這兇惡的事，希你爲我念經立功，應當保護弱小。眷屬都說冤枉了，難道我不可憐嗎？」宋說：「我初爲官位低不能獨自救你，明天我一定爲你上奏府君。」那個鬼才走了。等到宋把事情都上奏於府君後，就挖地到廁所，不見那裏的屍體。宋又誦經，婦人又到了，問她爲什麼找不到屍體，婦人答到：「往西北方向只進一尺，就應當找到了，這是你對我的大恩惠。」宋按她的話做。於是找到了她的屍體。氈內只有餘骨，又爲她清洗，移葬別的地方。那天晚上婦人又來拜謝，高興地對他說：「你的護愛太深，難以報答，即使是在冥昧處，也有所相通。你有兩個兒子，大的難以養活，小的一定能有後代，並且有地位。」又說到宋以後幾年的執政官祿。又說：「實在對不起使君，不知道用什麼來報答他。」宋見府君，把她所說的都告訴了府君，府君讓問，自己能換什麼官職。到了晚上，婦人又到了。宋又傳達使君的意思。婦人說：「一月改官，然而不如意，應當遷做桂州別駕。」宋都告訴了府君，那些事也都有驗證。當初，宋問他被人所殺之後，爲什麼不報仇，她說：「他現在還做官，命還不當死，所以沒有去報復他。」

劉鴻漸

劉鴻漸者，御史大夫展之族子。唐乾元初，遇亂南徙，有僧令誦金剛經，鴻漸日誦經。至上元年，客於壽春。一日出門，忽見二吏雲：「奉太尉牒令追。」鴻漸雲：「初不識太尉，何以見命？」意欲抗拒。二吏忽爾直前拖曳，鴻漸請著衫，吏不肯放，牽行未久，倏過淮，至一村。須臾，持大麻衫及腰帶令鴻漸著，笑雲：「真醋大衫也」。因而向北行，路漸梗澀。前至大城，入城有府舍，甚嚴麗。忽見向勸讀經之僧從署中出，僧後童子識鴻漸，經至其所，問十六郎何以至此，因走白和尚雲：「劉十六郎適爲吏追，以誦經功德，豈不往彼救之。」鴻漸尋至僧所，虔禮求救，僧曰：「弟子行無苦。」須臾，吏引鴻漸入詣廳事。案後有五色浮圖，高三四尺，迴旋轉動。未及考問，僧已入門，浮圖變成美丈夫，年三十許，雲是中丞，降階接僧。問和尚何以復來，僧雲：「劉鴻漸是己弟子，持金剛經，功力甚至，其算又未盡，宜見釋也。王曰：「若持金剛經，當願聞耳。」因令跪誦，鴻漸誦兩紙訖，忽然遺忘。廳西有人，手持金鉤龍頭幡，幡上碧字，書金剛經，佈於鴻漸前，令分明誦經畢，都不見人，但餘堂宇闃寂。因爾出門，唯見追吏，忽有物狀如兩日，來擊鴻漸。鴻漸惶懼奔走，忽見道傍有水，鴻漸欲止而飲之。追吏雲：「此是人膏，澄久上清耳，其下悉是餘皮爛肉，飲之不得還矣。」須臾至舍，見骸形臥在牀上，心頗惆悵。鬼自後推之，冥然如入房戶，遂活。鬼得錢乃去也。（出《廣異記》）

【譯文】

劉鴻漸，是御史大夫展氏家族的兒子。唐朝乾元年初，遇戰亂而南遷。有個和尚讓他念金剛經。鴻漸每天唸誦經書。到了上元年間，客居於壽春。一天出門，忽然看見兩個官吏說：「奉太尉的命令，緝拿你！」鴻漸說：「當初我不認識太尉，憑什麼有這樣的命令？」想要抗拒，兩個官吏忽然一直上前去拽他，鴻漸請求去穿衣衫，官吏不肯放他，拉着他走了不久，很快地過了淮河，到了一個村子。不一會，拿了一件大麻衫和腰帶讓鴻漸穿。並笑着說：「真是措大的衣衫。」於是就向北走。路漸漸堵塞，前面到了一座大城，進入城內有府衙，很莊嚴美麗。忽然看見先前勸他讀經的和尚從裏面走出來。和尚後面的童子認識鴻漸。一直到了劉的住處。問十六郎爲什麼到了這裏，於是跑去告訴和尚說：「劉十六郎正在被官吏追拿，他誦讀經書有功德，難道你不去救他嗎？」鴻漸找到了和尚的住處，虔誠地以禮求救。和尚說：「弟子走吧，沒有什麼痛苦。」不一會，官吏領着鴻漸進到廳事，几案後五顏六色的浮圖，高三四尺，迴環轉動。還沒來得及拷問劉，和尚已經入門了。浮圖就變成了美男子，年齡三十左右說是中丞。走下臺階迎接和尚。問和尚爲什麼又回來了，和尚說：「劉鴻漸是自己的弟子，念金剛經，功力很大。他的壽命又沒盡，應當被釋放。」王說：「如果讀金剛經，願意聽一聽。」於是就叫他跪誦。鴻漸才誦讀完兩頁，忽然遺忘了。廳西有人，手拿金鉤龍頭幡，幡上寫着碧綠色的字，寫的是金剛經，放在鴻漸前面，讓他分別當衆誦讀完，再沒有看見人，只留下寂靜的堂宇。於是就出門去。只看見追拿的官吏，忽然有個東西形狀象兩個太陽，來打鴻漸，鴻漸驚慌奔走。忽然看見道傍有水，鴻漸想要停下來喝水。追拿的官吏說：「這是人膏。沉澱久了上面很清罷了，那下面都是漚爛的肉和皮，飲了就不能回去了。」一會劉便到了家，看見他的形體躺在牀上，心裏感到很惆悵。鬼從後面推他，忽然象進入房門一樣，於是就復活了。鬼得到了錢就走了。

張嘉猷

廣陵張嘉猷者，唐寶應初爲明州司馬，遇疾卒，載喪還家，葬於廣陵南郭門外。永泰初，其故人有勞氏者，行至郭南，坐浮圖下，忽見猷乘白馬自南來。見勞下馬，相尉如平生，然不脫席帽，低頭而語。勞問冥中有何罪福，猷雲：「罪福昭然，莫不隨所爲而得。但我素持金剛經，今得無累，亦當別有所適，在旬月間耳。卿還，爲白家兄，令爲轉金剛經一千遍，何故將我香爐盛諸惡物？卿家亦有兩卷經，幸爲轉誦，增己之福。」言訖，遂訣而去。勞昏昧，久之方寤雲。（出《廣異記》）

【譯文】

廣陵的張嘉猷，唐朝寶應年初做明州司馬，得病死了。運他的屍體回家，葬在廣陵南城門外。永泰年初，他的老朋友有一個叫勞氏的走到城南，坐在和尚旁邊，忽然看張嘉猷乘着白馬從南面來。看見勞氏便下馬，象平常那樣互相慰問，然而不脫席帽，低着頭說話。勞氏問在冥間有什麼罪福。猷說：「罪福是很明顯的，沒有不隨着你的所做所爲而得到的，只是我一向念金剛經，才能沒有被牽累，今天將另有所去，只是在十天到一月間罷了。你回去，替我告訴哥哥，讓他爲我寫金剛經一千遍。爲什麼將我的香爐裏盛上許多的髒物？你家也有兩卷經書。望能習誦，增加自己的福事。」說完，就訣別而去。勞氏昏迷，很久才醒過來。

魏恂

唐魏恂，左庶子尚德之子，持金剛經。神功初，爲監門衛大將軍。時京有蔡策者，暴亡，數日方蘇。自雲：「初至冥司，怪以追人不得，將撻其使者。使者雲：『將軍魏恂持金剛經，善神擁護，追之不得。』即別遣使復追，須臾還報並同。冥官曰：『且罷追。』」恂聞，尤加精進。（出《廣異記》）

【譯文】

唐代的魏恂，是左虛子尚德的兒子，念金剛經。神功初年，做了監門衛大將軍。當時京城有個蔡策，突然死了，幾天才甦醒過來。自己說：「剛到冥司，責怪因追拿不到人，要打鬼使。」使者說：『將軍魏恂念金剛經，善神保護着他，就抓不到他。』就又派另一個使者再去追拿，不一會回來報告的和前一個相同。冥官說：『暫且停止追拿。』」恂聽說之後，更加精心念經。

杜思訥

唐潞州銅鍉縣人杜思訥，以持金剛經力，疾病得愈。每至持經之日，必覿神光。（出《廣異記》）

【譯文】

唐朝潞州銅鍉縣人杜思訥，憑念金剛經的神力，病重也能痊癒，每當到了唸經的日子，就一定看見神光。

龍興寺主

唐原州龍興寺，因大齋會，寺主會僧。夏臘既高，是爲宿德，坐麗賓頭下。有小僧者，自外後至，以無坐所。唯寺主下曠一位，小僧欲坐，寺主輒叱之，如是數次。小僧恐齋失時，竟來就坐。寺主怒甚，倚柱而坐，以掌摑之。方欲舉手，大袖爲柱所壓，不得下，合掌驚駭。小僧慚沮，不齋而還房。衆議恐是小僧道德所致，寺主遂與寺衆同往禮敬。小僧惶懼，自言初無道行，不敢濫受大德禮數，逡巡走去。因問平生作何行業，雲：「二十年唯持金剛經。」衆皆讚歎，謂是金剛護持之力，便於柱所焚香頂禮，咒雲：「若是金剛神力，當還此衣。」於是隨手而出也。（出《廣異記》）

【譯文】

唐朝原州龍興寺，因爲齋戒大會，寺主會集衆僧。年高德劭。最有功德，坐在麗賓座下。有一個小和尚，從外面來遲了因爲沒有坐的地方，只有寺主下面空了一個位。小和尚欲坐，寺主總是呵叱他。象這樣幾次叱責他。小和尚怕誤了齋戒的時辰，一直走過來坐下。寺主很生氣，倚着柱子而坐，用手掌去打他。正要舉手，大袖子卻被柱子壓住，拿不下來，合掌驚訝。小和尚漸愧沮喪，不齋戒而回房去了。大家議論，恐怕是小和尚的道德造成，寺主就和寺僧們一同去禮拜。小和尚驚慌害怕，自己說起初沒有行什麼道，不敢濫受這麼多的大禮，徘徊地走了。於是就問他一生作了什麼事？他說：「二十年來只念金剛經。」大家都讚歎說這是金剛經護衛的力量。就在柱子上焚香禮拜。唸咒語：「如果是金剛經的神力，應當送還這件衣服。」於是隨手就扯出壓在柱下的衣服。

陳哲 唐臨安陳哲者，家住餘杭，精一練行，持金剛經。廣德初，武康草賊朱潭寇餘杭，哲富於財，將搬移產避之。尋而賊至，哲謂是官軍，問賊今近遠。羣賊大怒曰：「何物老狗，敢辱我！」爭以劍刺之。每下一劍，則有五色圓光經五六尺以蔽哲身，刺不能中。賊驚歎，謂是聖人，莫不慚悔，舍之而去。（出《廣異記》）

【譯文】

唐代臨安的陳哲，家住餘杭，精通一種行業，念金剛經。廣德初年，武康的草賊入侵餘杭，哲富而有財產，將要搬走財產躲避草賊。正在尋找藏處而草賊就到了。哲認爲是官軍，就問賊現在離的遠近。羣賊大怒說：「你這老狗是什麼東西，竟敢侮辱我？！」爭着用劍刺他，每當刺下一劍，就有五色的圓光直徑有五六尺來遮蔽陳哲的身子，不能刺中。羣賊驚歎，說他是聖人，沒有不慚愧後悔的，就放了他而走了。

豐州烽子

唐永泰初，豐州烽子暮出，爲党項縛入西蕃養馬。蕃王令穴肩骨，貫以皮索，以馬數萬蹄配之。經半歲，馬息一倍，蕃王賞以羊革數百。因轉近牙帳，贊普子愛其了事，遂令執纛左右，有剩肉餘酪與之。又居半年，因與酪肉，悲泣不食。贊普問之，雲有老母，頻夜夢見。贊普頗仁，聞之悵然，夜召帳中語云：「蕃法嚴，無放還例。我與爾馬有力者兩匹，於某道縱爾歸，無言我也。」烽子得馬極騁，俱乏死，遂晝潛夜走。數日後，爲刺傷足，倒磧中，忽風吹物窸窣過其前，因攬之裹足。有頃，不復痛，試起，步走如故，經宿方及豐州界。歸家，其母尚存，悲喜曰：「自失爾，我唯念剛經，寢食不廢，以祈見爾，今果其誓。」因取經，縫斷，亡數幅，不知其由。子因道磧中傷足事，母令解足視之，裹瘡乃數幅經也，其瘡亦愈。（出《酉陽雜俎》）

【譯文】

唐永泰初年，豐州烽子晚上出去，被党項人抓到西蕃養馬。蕃王叫人在他的肩骨裏穿上皮繩，並把幾百匹馬歸他餵養，結果半年後，馬繁殖了一倍，蕃王就賞給他幾百羊皮。於是他又轉到近邊的牙帳來，贊普的兒子看他做事勤快，就命他在左右執旗，有剩肉餘酪就給他喫。又過了半年，又給他剩肉和餘酪，他悲傷不喫。贊普問他，他說家有老母，幾夜夢見她。贊普很仁義，聽他說了之後也很惆悵。夜裏把他叫到帳中說：「蕃王的法嚴，沒有放回去的先例，我給你兩匹有力的馬，你從某某道走放你回去。不要說是我給的。」烽子得了馬就急速奔馳逃走。馬都疲乏累死。於是晝夜潛逃。幾天後，被刺傷了腳，倒在沙漠中。忽然風吹一個東西窸窣的響着掠過他的面前，他抓到後裹上了腳。過了一會。他不再感到疼痛，試着起來，走路又象先前一樣。經過了一宿纔到豐州界，回到家裏。他的母親還在，悲喜地說：「自從失掉你後，我只念金剛經。白天黑夜的都不停來祈求見到你，現在果然應驗了。」於是就拿出經書，書線斷了，少了數幅經，不知道什麼原因。他的兒子把在沙漠中傷了腳的事說一遍後，母親讓他解開腳看，原來包着腳的是數頁經。他的傷也好了。

張鎰

唐丞相張鎰，父齊丘，酷信釋氏。每旦更新衣，執經於像前，念金剛經十五遍，積數十年不懈。永泰初，爲朔方節度使。衙內有小將負罪，懼事露，乃扇動軍人數百，定謀反叛。齊丘因衙退，於小廣閒行，忽有兵數十，露刃走入。齊丘左右唯奴僕，遽奔宅門，過小廳數步，回顧，又無人，疑是鬼物。將及宅，其妻女奴婢復叫呼出門，雲：「有兩甲士，身出廳屋上。」時衙隊軍健聞變，持兵亂入，至小廳前，見十餘人，仡然庭中，垂手張口，投兵於地，衆遂擒縛。五六人喑不能言，餘者具首雲：「欲上廳，忽見二甲士長數丈，瞋目叱之，初如中惡。」齊丘聞之，因斷酒肉。（出《酉陽雜俎》）

【譯文】

唐代丞相張鎰，父親叫齊丘，特別信奉釋氏。每天早晨穿上新衣服，拿着經書在像前，念金剛經十五遍，堅持不懈幾十年。永泰年初，做了北方的節度使。衙門內有一個小將犯了罪，怕事情敗露。於是就煽動幾百個軍人，商定要謀反。齊丘退出衙門，在小廳裏閒走，忽然有幾十個兵士，亮出兵刃走進去。齊丘的左右只有奴僕，急忙奔向房門，走過小廳幾步，回頭看，又沒有人，疑心是鬼，等到了房裏，他的妻子女兒、奴婢又叫喊着衝出門來，說：「有兩個甲士，從廳屋上出來。」當時衙內的軍健聽說兵變，帶兵器闖入，走到小廳前，看見十幾個人，站在院子裏，垂手而張口，把兵器扔在地下，大家就把他們擒住了。有五六個人不能說出話來。其餘的人都自首說：「欲要上廳，忽然看見兩個甲士幾丈高，瞪着眼睛叱責。起初就象中毒一樣。」齊丘聽說之後，於是斷絕了酒肉。

崔寧

唐崔寧，大曆初鎮西蜀。時會楊林反，健兒張國英與戰，射中腹，鏃沒不出。醫曰：「一夕必死。」家人將備葬具，與同伍泣別。國英常持金剛經。至夜。夢胡僧與一丸藥。至旦，瀉箭鏃出。瘡便合瘥。（出《報應記》）

【譯文】

唐朝的崔寧，大曆年初鎮守西蜀。當時正趕上楊林謀反。健兒張國英和他交戰，射中了腹部。箭頭射進去拿不出來，醫生說：「一晚之後必定死。」家人將準備棺材，他和他同伍的人訣別。國英常常念金剛經，到了夜裏，夢見胡僧給他一丸藥。到了早晨，箭頭就瀉出來，傷口便癒合了。

卷第一百六 報應五（金剛經）

太原孝廉 李廷光 陸康成 薛嚴 任自信　段文昌　劉逸淮　孫鹹 僧智燈　王氏　左營伍伯　宋衎 陳昭

太原孝廉

唐大曆中，太原偷馬賊誣一孝廉同情，拷掠旬日，苦極強服。推吏疑其冤，未具獄。其人唯念金剛經，其聲哀切，晝夜不絕。一日，有竹兩節墜獄中，轉止其前，他囚爭取之。獄卒意藏刃，破視，內有字兩行雲：「法尚應舍，何況非法。」書跡甚工，賊首悲悔，具承以舊嫌之故誣之地。（出《酉陽雜俎》）

【譯文】

唐代大曆年間，太原盜馬賊誣衊孝廉和他們是同夥，孝廉被拷打了十天。因熬不過刑訊的痛苦而屈打成招，但是審案的官員疑心他是冤枉的，沒給他戴刑具。這個人只一心念金剛經，他的聲音哀切，晝夜不停。一天，有兩節竹子落在獄中，轉動着止在這位孝廉前面，其他囚犯爭着去拿。獄卒怕裏邊藏着兵刃，破開看，內有兩行字是：「犯法的尚且饒恕，何況他並沒犯法。」字寫得很工整。賊首悲痛後悔，全都承認因以前跟他有嫌隙的緣故而誣陷他。

李廷光

唐李廷光者，爲德州司馬，敬佛，不茹葷血。常持金剛經，每唸經時，即有圓光在前。用心苦至，則光漸大；少懷懈惰，則光漸小暗。因此砥勵，轉加精進。

【譯文】

唐代李廷光，做德州司馬。敬信佛教，不喫葷，常常念金剛經。每當唸經的時候，就有一個圓光在前面，專心致志，光就越來越大，稍有懈怠，光就暗而小。因此更加勉勵自己，越發努力唸經。

陸康成

唐陸康成嘗任京兆府法曹掾，不避強御。公退，忽見亡故吏抱案數百紙請押，問曰：「公已去世，何得來？」曰：「此幽府文簿。」康成視之，但有人姓名，略無他事。吏曰：「皆來年兵刃死者。」問曰：「得無我乎，有則檢示。」吏曰：「有。」因大駭曰：「君既舊吏，得無情耶！」曰：「故我來啓明公耳，唯金剛經可託。」即允之，乃遂讀金剛經，日數十遍。明年，朱衎果反，署爲御史，康成叱泚曰：「賊臣敢幹國士！」泚震怒，命數百騎環而射之。康成默唸金剛經，矢無傷者。泚曰：「儒以忠信爲甲冑，信矣。」乃捨去。康成遂入隱於終南山，竟不復仕。（出《報應記》）

【譯文】

唐朝陸康成曾任京兆府的法曹椽，就是達官顯貴犯了法他也秉公處置。有一天，陸公回家，忽然看見已死亡的下屬拿着幾百張案卷請他簽押。問道：「你已經去世了，爲什麼能到這裏來？」說：「這是陰曹的文簿。」康成一看，只見有人的姓名，沒有記載其他的事。官吏說：「都是在來年死於兵災的。」陸公問：「難道有我嗎？有就拿出來給我看。」官吏說：「有。」於是陸公大驚說：「你既然過去是我的老部下，難道不顧私情嗎？」回答說：「所以我來稟告你了，只有金剛經可以依託。」就答應了他。於是陸公就讀金剛經，每天讀幾十遍。第二年，朱泚果然謀反，命陸公做御史，康成叱責朱泚說：「賊臣竟敢污辱國士？！」朱泚震怒，命幾百騎兵圍了陸公，用箭射他。康成就默唸金剛經，結果，箭都沒有傷着他。朱泚說：「儒者以忠信做爲自己的甲冑，確實呀。」於是放他走了，康成於是隱居於南山，竟然不再出來做官。

薛嚴

唐薛嚴，忠州司馬，蔬食長齋，日念金剛經三十遍。至七十二將終，見幢蓋音樂來迎。其妻崔氏，即御史安儼之姑也，屬纊次，見嚴隨幢蓋冉冉昇天而去，呼之不顧，一家皆聞有異香之氣。（出《報應記》）

【譯文】

唐朝的薛嚴，做忠州司馬，長期喫素食，每天念金剛經三十遍。到七十二歲將要死時，看見有傘蓋音樂來迎接他。他的妻子崔氏，就是御史安儼的姑母。薛嚴臨死時，她看見薛嚴在傘蓋的遮護下冉冉昇天而去，喊他也不回頭，一家人都聞到有特殊的香氣。

任自信

任自信，嘉州人，唐貞元十五年，曾往湖南，常持金剛經，潔白無點。於洞庭湖中，有異物如雲冒舟上，俄頃而散，舟中遂失自信，不知所在。久之，乃凌波而出。雲至龍宮，謁龍王，四五人命升殿念金剛經，與珠寶數十事。二僧相送出宮，一僧憑附少信，至衡嶽觀音臺紹真師付之，雲是汝和尚送來，令轉金剛經。至南嶽訪僧，果見，雲和尚滅度已五六年矣。（出《報應記》）

【譯文】

任自信，是嘉州人，唐貞元十五年，曾前往湖南，常常念金剛經，潔白而沒有污點。在洞庭湖上，有一個奇異的東西象雲一樣冒出到了船上，不一會就散了，舟上就消失了他，不知他到哪裏去了。很久，才從水中出來。說他到了龍宮，拜見龍王，四五個人命他進殿念金剛經，給他幾十件珠寶。二個和尚送他出宮，一個讓他帶信，到衡嶽觀音臺紹真師那裏，說是你和尚送來的。並讓他念金剛經。到了南嶽訪問一下高僧，果然看見，並說那個和尚死了已經五六年了。

段文昌

唐貞元十七年，段文昌自蘄入蜀，應南康王韋皋辟命。洎韋之暮年，爲賊闢，（「闢」原作「嬖」，據《酉陽雜俎》續七改，）讒構，遂攝尉靈池縣。韋尋卒，賊闢知留後，文昌舊與闢不合，聞之連夜離縣。至城東門，闢尋有帖，不令諸縣官離縣，其夕陰風，及返，出郭二里，見火兩炬夾道，百步爲導。初意縣吏迎候，怪其不前，高下遠近不差，欲及縣郭方滅。及問縣吏，尚未知府帖也。時文昌念金剛經已五六年，數無虛日，信乎志誠必感，有感必應。向之道左右，乃經所著跡也。后辟逆節漸露，詔以袁滋爲節度使。文昌從弟少從軍，知左營事，懼及禍，與監軍定計，以蠟丸帛書通謀於袁。事旋發，悉爲魚肉，賊謂文昌知其謀於一時。文昌唸經夜久，不覺困寐，門戶悉閉。忽聞開戶而入言「不畏」者再三，若物投案，暴然有聲。驚起之際，音尤在耳，顧視左右，吏僕皆睡。俾燭樺四索，初無所見，向之門扃，已開闢矣。文昌受持此經十餘萬遍，徵應孔著。（出《酉陽雜俎》）

【譯文】

唐朝貞元十七年。段文昌從蘄入蜀，接受南康王韋皋的命令。等到韋皋晚年時，被賊人闢進讒言構陷，就派他管理靈池縣。韋皋不久就死了。賊闢知道他留下後人，因文昌過去與闢不合，聽到之後就連夜逃離縣城，到了城的東門，賊闢有書信命令，不準各位縣官離開縣城。那天晚上陰風四起，等到返回，走出外城二里遠看見兩支火炬夾道，百步內爲導引。起初認爲是縣吏迎候，責怪他們不前去迎接。高低遠近不齊，要到縣城時才滅，等問縣吏，還不知道有府帖。當時文昌念金剛經已五六年了，從沒有虛度的日子。確信忠心守志一定感化，有感化就一定有報應。先前走過的道路的左右，都是經書所保祐的結果。以後闢的叛逆行爲逐漸敗露，下詔以袁滋爲節度使。文昌的堂弟年少從軍，知道要壞事，害怕被牽連，就和監軍定計，用蠟丸在布帛上將此事密告於袁。事情接着就暴露了，結果都被抓獲。賊闢認爲文昌知道他們的計謀。文昌唸經夜久，不覺睏乏而睡。門窗關好，忽然聽到開門而進來再三說不怕的，好象有東西投到桌案上，叭叭有聲音。當他驚起之際，聲音就在耳邊。看左右的人，官吏、僕人都在睡覺，拿着火四下尋找，起初什麼也沒看見，走向門口，門已開了。文昌受到讀這個經書十多萬遍的恩惠。正應當有這一些明顯的徵兆啊。

劉逸淮

唐劉逸淮在汴時，韓弘爲右廂虞侯，王某爲左廂虞侯。與弘相善。或謂二人取軍情，將不利於劉。劉大怒，召俱詰之。弘即劉之甥，因控地叩首大言，劉意稍解。王某年老股戰，不能自辯，劉叱令拉坐，仗三十。時新造赤棒，頭徑數寸，固以筋漆，立之不僕，數五六當死矣。韓意其必死，及昏，造其家，怪無哭聲。又謂其不敢哭，訪兵門卒，即雲：「大使無恙。」弘素與熟，遂至臥內，問之，雲：「我讀金剛經四十年矣，今方得力。記初被坐時，見巨手如箕。翕然遮背。」因袒示韓，都無撻痕。韓舊不好釋氏，由此始與僧往來，日自寫十紙。及貴，計數百軸矣。後在中書，盛暑，有諫官因事見謁，韓方洽汗寫經，諫官怪問之，韓乃具道王某事。（出《因話錄》）

【譯文】

唐朝劉逸淮在汴京時，韓弘爲右廂虞侯，王某爲左廂虞侯。和韓弘很好。有的人告訴劉說他二人竊取軍情，將對劉不利。劉便大怒，召集來責備他倆。弘是劉的外甥，於是跪在地上磕頭說盡好話，劉的怒氣稍平。王某年老大腿發抖，不能自己申辯。劉叱責並令拉他在地，打三十棒。當時新制的紅棒，棒頭直徑幾寸，用筋漆固定的，立在地上不倒，打了五六棒就應當死了。韓弘認爲他一定會死。等到他昏死過去，抬到他的家中。對他家沒有哭聲而感到奇怪，又認爲他們不敢哭。詢問門口的把守人員，都說：「大使安全無恙。」韓弘一向和他家熟悉，就一直到了他的臥室內。問他，王某說：「我讀金剛經四十年了，現在纔得到了幫助。記得當初被拉在地上時，看見巨大的手象簸箕一樣張開遮住脊背。並露出前胸給韓弘看。都沒有打傷的痕跡。韓過去不好讀佛經，從此才和和尚往來，每天自己寫十頁。等到他顯貴時，計算已寫了幾百捲了。以後韓在房中寫書，正趕上盛夏，有一個諫官因事來拜見韓，看見韓正大汗淋漓地寫經書。諫官奇怪並問他。韓就把王某的事全部告訴了他。

孫鹹

唐梁崇義在襄州，未（「未」原作「末」，據明抄本、許本改。）阻兵時，有小將孫鹹暴卒，信宿卻蘇。言至一處如王者所居，儀衛甚嚴，有吏引一僧對事，僧法號懷秀，亡已經年。在生極犯戒，及入冥，無善可錄，乃紿雲：「我常囑孫鹹寫法華經。」敕鹹被追對。初鹹不省，僧固執之，經時不決。忽見沙門曰：「地藏語云，若弟子招承，亦自獲祐。鹹乃依言，因得無事。又說對勘時，見一戎王，衛者數百，自外來。冥王降階，齊級升殿。坐未久，乃大風捲去。又見一人，被考覆罪福，此人常持金剛經，又好食肉，左邊有經數千軸，右邊積肉成山，以肉多，將入重論。俄經堆中有火一星，飛向肉山，頃刻銷盡，此人遂履空而去。鹹問地藏：「向來外國王風吹何處？」地藏王雲：「彼王當入無間，向來風即業風也。」因引鹹看地獄。及門，煙焰煽赫，聲若風雷，懼不敢視。臨視鑊湯，跳沫滴落左股，痛入心髓。地藏令一吏送歸，不許漏泄冥事。及回如夢，妻兒環泣，已一日矣。遂破家寫經，因請出家，夢中所滴處成瘡，終身不差。（出《酉陽雜俎》）

【譯文】

唐朝梁崇義在襄州，並未被兵事所阻時。有個小將孫鹹突然死了，過了一宿卻甦醒過來。說他到了一個地方，象大王居住的地方，守衛得很嚴。有一個官吏領一和尚對訊。和尚法號懷秀，死了已有一年了。在世時經常犯戒，等到到了冥間。沒有什麼善事可記的。於是他欺騙說：「我常常叫孫鹹寫法華經。」有令追捕孫鹹來覈對，起初孫鹹不知何事，和尚堅持不放過他。好久也不能結案。忽然看見沙門說：「地藏說，如果弟子招認，也可以獲釋。」孫鹹就依照他的話做了，因此太平無事。又說到覈對的時候，看見一戒王，有幾百守衛的人，從外面進來。冥王下階，一齊升殿。坐了不久，就有大風颳去。又看見一個人，被審查罪福之事，這個人常念金剛經，又好喫肉，左邊有經書幾千卷，右邊堆積的肉成山，因爲肉多，將要被重罰。不一會經書中有一火星，飛到肉山上去，頃刻間肉山盡光。這個人便騰空而去。孫鹹問地藏剛纔來的外國王風吹到哪裏去了，地藏王說，他應當進入陰間，剛纔的風就是陰間的孽風。於是領孫鹹看地獄。到了門口，煙焰四起，聲如風雷。恐懼而不敢看。靠近去看湯鑊，飛沫滴落在左大腿上，痛疼入心。地藏叫一官吏送他回去，不許泄露冥間的事。等到回家如夢初醒，妻子圍着哭泣，已死一天了。於是賣掉全部家產寫經，請求出家。夢中所滴的地方成了瘡，終身不好。

僧智燈

唐貞元中，荊州天崇寺僧智燈，常持金剛經。遇疾死，弟子啓手猶熱，不即入木。經七日卻活，雲：初見冥中若王者，以唸經故，合掌降階。因問訊曰：「更容上人十年在世，勉出生死。」又問人間衆僧中後食薏苡仁及藥食，此大違本教。燈報雲：「律中有開遮條如何？」雲：「此後人加之，非佛意也。」今荊州僧衆中後（原無「後」字，據明抄本補。）無有飲藥者。（出《酉陽雜俎》）

【譯文】

唐朝貞元年中，荊州天崇寺的和尚智燈，常念金剛經。遇病而死，他的弟子用手摸身體還溫熱，就沒有裝入棺材。過了七天就活了。他說：起初看見冥間的象王的人，因爲念金剛經的緣故，合掌下階，於是安慰說：「再容上人在世十年，免除生死。」又問到人間衆和尚中喫薏苡仁及藥食，這些都大大地違背了本教的規矩。智燈說：「法中有開遮寬赦的麼？」回答說：「這是後人加的，並不是佛教的本意。」現在荊州許多和尚中，再也沒有吃藥的了。

王氏

公安潺陵村百姓王從貴妹未嫁，常持金剛經。唐貞元中，忽暴病卒。埋已三日，其家覆墓，聞冢中呻吟，遂發視之，果有氣。舁歸，數日能言，雲：「初至冥間，冥吏以持經功德放還。」王從貴能治木，嘗於公安靈化寺起造，其寺僧曙中嘗見從貴說雲。（出《酉陽雜俎》）

【譯文】

公安潺陵村百姓王從貴的妹妹沒有出嫁，常常念金剛經。唐貞元年中，忽然暴病而死。已埋葬了三天。他的家人去下葬，聽到墳中有呻吟的聲音，於是就挖開墳看，果然還有氣。擡回家後，幾天就能說話。她說：「剛到冥間，冥吏因她唸經的功德放她回來。」王從貴能夠做木活兒，曾在公安靈化寺開始造寺廟。那裏的和尚在天亮時聽他說此事的。

左營伍伯

唐南康王韋皋鎮蜀時，有左營伍伯，於西山行營，與同火卒學念金剛經。性頑，初一日才得題目。其夜堡外拾薪，爲蕃騎縛去。行百餘里乃止。天未明，遂踣之於地，以發系橛，覆以馳罽。寢（「寢」原作「寤」，據明抄本改。）其上。此人唯唸經題，忽見金一鋌，放光止於前。試舉首動身，所縛悉脫，遂潛起，逐金鋌走。計行未得十餘里，遲明，不覺已至家，家在府東市。妻兒初疑其鬼。具陳來由。到家五六日，行營將方申其逃。初韋不信，以逃日與至家日不差，始免之。（出《酉陽雜俎》）

【譯文】

唐朝南康王韋皋鎮守蜀地時，有一個左營伍伯。在西山行營，和同火卒學念金剛經。他的性情頑劣，第一天只學得題目，當天夜裏，在營外撿柴草，被吐蕃的騎兵抓去。走了一百多里才停下來。天還沒亮，就倒在地上，把頭髮系在木橛上，又用駝氈蓋在地上，就睡在那上面。這個人只念經的題目，忽然看見一鋌黃金，放光並在前面停下來。他便試着抬頭動身，結果所綁的都脫落了。於是就偷偷起身，跟着金鋌走，估計走了不到十多里，天還不亮，不知不覺已到家了，家在府東市。妻兒起初疑心他是鬼。他就把經過都說了，到家五六天，行營的將官正要在稟告他的逃跑，起初韋不相信。結果從他逃走之日和他到家的日子一點不差，才免了他的罪。

宋衎

宋衎，江淮人，應明經舉。元和初，至河陰縣，因疾病廢業，爲鹽鐵院書手，月錢兩千，娶妻安居，不議他業。年餘，有爲米綱過三門者，因不識字，請衎同去，通管簿書，月給錢八千文。衎謂妻曰：「今數月不得八千，苟一月而致，極爲利也。」妻楊氏甚賢，勸不令往，曰：「三門舟路，頗爲險惡，身或驚危，利亦何救？」衎不納，遂去。至其所，果遇暴風所擊，彼羣船盡沒。唯衎入水，扔得粟藁一束，漸漂近岸，浮藁以出，乃活，餘數十人皆不救。因抱藁以謝曰：「吾之微命，爾所賜也，誓存沒不相舍。」遂抱藁疾行數里，有孤姥鬻茶之所，茅舍兩間，遂詣宿焉，具以事白。姥憫之，乃爲設粥。及明旦，於屋南曝衣，解其藁以曬，於藁中得一竹筒。開之，乃金剛經也。尋以訊姥，且不知其詳，姥曰：「是汝妻自汝來後，蓬頭禮念，寫經誠切，故能救汝。」衎感泣請歸，姥指東南一徑曰：「但尋此去，校二百里，可以後日到家也。」與米二升，拜謝遂發，果二日達河陰，見妻愧謝。楊媛驚問曰：「何以知之？」盡述根本。楊氏怪之，衎乃出經，楊媛涕泣，拜禮頂戴。衎曰：「用何以爲記？」曰：「寫時，執筆者誤羅漢字，空維上無四，遂詣護國寺禪和尚處請添。和尚年老眼昏，筆點過濃，字皆昏黑。但十日來，不知其所在。」驗之，果如其說。衎更嗚咽拜其妻，每日焚香禮經於淨室，乃謂楊媛曰：「河濱之姥，不可忘也。」遣使封茶及絹與之。使至，其居及人皆不見。詰於牧豎，曰：「比水漲無涯際，何有人鬻茶？」復雲：「路亦並無，乃神化也。」數歲，相國鄭公絪爲東都留守，乃召衎及楊媛往，問其本末。並令將經來，與其男武職，食月給五千。因求其經，至今爲鄭氏所尊奉。故嶽州刺史丞相弘農公因睹其事，遂敘之，名曰「楊媛徵驗」。（出《報應記》）

【譯文】

宋衎，是江淮人，中明經舉人。元和初年，到了河陰縣，因病而荒廢了學業，做鹽鐵院的祕書，每月兩千錢，娶妻安居樂業。不考慮其他的行業。一年多，有運米進京路過三門的，因爲不識字，就請宋衎一齊去。主管記帳，每月給八千文。宋衎對妻子說：「而今幾個月得不到八千，假如一個月可得，是很有利可圖的。」他的妻子楊氏很賢惠，勸他不要去，說：「三門是水路，非常險惡，人身遇到危險，利有什麼用呢？」宋衎不聽，就去了。到了那個地方，果然遇到風暴襲擊，那些船都沉沒了。只有宋衎進到水裏，摸着一捆粟藁，漸漸漂近岸邊。浮藁靠岸，於是得救。其餘幾十人都沒得救。他抱着藁而拜謝道：「我這小命，是你賜給的，一定要保存，決不拋棄。」於是抱着藁快走了幾里，到一個老婦人賣茶的地方，有兩間茅草房，就到那裏去住，並把經歷的事告訴她。老婦人同情他，於是爲他準備了粥飯，等到第二天早晨。在屋南面曬衣服，解開藁來曬，在藁中得到一個竹筒，打開，卻是金剛經。過了一會就問老婦人，也不知道那裏的詳細情況。老婦人說：「這是你的妻子從你出來之後，蓬頭禮念，寫經的心懇切，所以能救你。」衎感動流淚請求回去，老婦人指着東南一條道說：「只從這走，走二百里，後天就可以到家了。」並給他二升米。衎便拜謝出發。果然二天到達河陰。看見妻子慚愧謝罪。楊媛驚訝地問：「你怎麼知道的？」衎便從頭說起，楊氏感到奇怪。衎就拿出經書，楊媛哭泣。頂禮膜拜。衎說：「用什麼做記號呢？」說：「寫的時候，執筆的人誤用羅漢字，空維上沒有四，就到護國寺禪和尚那裏請添上，和尚年老眼花，筆點很重，字跡都昏黑。只是十天來，不知道它那裏去了。」拿出來驗證，果然象她說的那樣。衎更加嗚咽拜謝他的妻子。於是每天焚香在靜室裏拜經，並對楊媛說：「河濱的老婦人，不可以忘了。」就派人拿茶和絹送給她。使者到了，那個房子和人都不見了，向牧童打聽，說：「已到了水漲無邊的時候，哪裏有人賣茶？」並且說：「並沒有什麼路，是神的點化。」幾年後，相國鄭公因做東都留守，才召回衎和楊媛，問他們的經歷，並讓他把書拿來。給他兒子武官職位，每月給他五千錢，並向他索取那個經書。至今被鄭氏所供奉。嶽州刺史丞相弘農公因目睹了這一事，纔講敘這件事。取名爲「楊媛徵驗」。

陳昭

唐元和初，漢州孔目典陳昭，因患病，見一人著黃衣至牀前雲：「趙判官喚爾。」昭問所因，雲：「至自冥間，劉闢與竇懸對事，要召爲證。」昭即留坐，逡巡又一人手持一物如球胞，前吏怪其遲，答曰：「只緣此，候屠行開。」因笑謂昭曰：「君勿懼，取生人氣，須得豬胞，君可面東側臥。」昭依其言，不覺已隨二吏行，路甚平。可十里餘，至一城，大如府城，甲士守門。及入，見一人怒容可駭，即趙判官也，語云：「劉闢敗東川，竇懸捕牛四十七頭，送梓州，稱準劉闢判殺。闢又云：『先無牒』。君爲孔目典，合知事實。」未及對，隔壁聞竇懸呼：「陳昭何在？」及問兄弟妻子存亡。昭即欲參見，冥吏雲：「竇使君形容極惡，不欲相見。」昭乃具說殺牛實奉劉尚書委曲，非牒也，紙是麻，見在漢州萊私房架上。即令吏領昭至漢州取之，門館扃鎖，乃於節竅中出入。委曲至，闢乃無言。趙語昭：「爾自有一過知否？竇懸所殺牛，爾取一牛頭。」昭未及答，趙曰：「此不同人間，不可假也。」須臾，見一卒挈牛頭而至，昭即恐懼求救。趙令檢格，合決一百，考五十日。因謂昭曰：「爾有何功德？」昭即自陳：「曾設若干齋，畫佛像。」趙雲：「此來生福耳。」昭又言：「曾於表兄家讀金剛經。」趙曰：「可合掌請。」昭如言。有傾。見黃袱箱經自天而下，住昭前，昭取視之，即表兄所借本也，褾有燒處尚在。又合掌，其經即滅。趙曰：「此足以免。」便放回。令昭往一司。曰生錄，按檢出修短。吏報雲：「昭本名釗，是金旁刀，至某年改爲昭，更得十八年。」昭聞惆悵。趙笑曰：「十八年大得作樂事，何不悅乎！」乃令吏送昭，到半道，見一馬當路，吏雲：「此爾本屬，可乘此。」即騎乃活，死半日矣。（出《酉陽雜俎》）

【譯文】

唐元和年初，漢州孔目典陳昭，因得病看見一個穿黃衣的人到了牀前說：「趙判官叫你。」昭問原因，答道：「到了冥間劉闢與竇懸對事，要召你爲證。」昭即留他坐下。徘徊之際來一人手拿一物象球胞，前來的官吏怪他來晚了。答道：「只因爲這個，等屠戶開門。」於是笑着對昭說：「你不要害怕，取生人氣，須用豬胞。你可面向東側趴下。」昭按他的話做，不知不覺已經隨着兩個官吏走了，路很平，走了十多里，到了一城。大得象府城。甲士守門，等到進去，看見一個人怒色嚇人，就是趙判官。說道：「劉闢在東州吃了敗仗，竇懸捕牛四十七頭，送往梓州，說是劉闢批准宰殺。劉闢又說：事先沒有命令。你做爲孔目典，應當知道事實經過。」還沒有來得及對證，聽到隔壁的竇懸喊：「陳昭在哪裏？」並問他兄弟妻子存亡的事，昭就想見他。冥吏說：「竇懸形體面容很醜，不想讓你相見。」昭就都說了殺牛的事，確是奉劉尚書的命令，沒有文牒，紙是麻的，在漢州某某私房的架上。於是就派官吏領昭至漢州去取，門館上鎖，就在節竅中出入，委曲到了，闢無言可對。趙對昭說：「你自己也有一個過失知道嗎？竇懸所殺的是牛，你取走一牛頭」。昭沒來得及回答，趙說：「這裏不同於人間，不可做假。」不一會，看見一個士兵帶着牛頭到來。昭立刻恐懼求救。趙命檢驗規定，應判打一百杖，考五十天。於是對昭說：「你有什麼功德？」昭就自己陳述：「曾設了若干齋戒，畫佛象。」趙說：「這是來生的福罷了。」昭又說：「曾在表兄家讀金剛經。」趙說：「可合掌請經。」昭按他的話做，過了一會，見黃袱箱經從天而降，落在昭前，昭取而看，就是表兄所借的那本，邊上有燒的地方還在。又合掌請，那個經書就沒了。趙說：「這足以赦免了你。」便放他回去。令昭去一司，說他的福祿，拿出來看他壽命的長短，官吏說：「昭本名釗。是金旁刀。到了某年改爲昭，再得十八年的壽命。」昭聽到以後很惆悵。趙笑着說：「十八年可大作樂事，爲什麼不高興呢？」於是讓官吏送昭。到了半路，看見一匹馬擋在路上，官吏說：「這本屬於你，可乘上這匹馬走。」於是騎上馬就復活了。他已死半天了。

卷第一百七 報應六（金剛經）

王忠幹 王偁 李元一 魚萬盈 於李回　強伯達　僧惟恭　王淝 董進朝　康仲戚　吳可久　開行立 僧法正　沙彌道蔭　何老　勾龍義 趙安

王忠幹

唐大（「大」原作「元」，按舊唐書討李同在文宗大和間，「元」當是「大」字之誤。）和三年，李同捷阻兵滄（原本「滄」下有州字，據明抄本刪。）景，帝命李祐統齊德軍討之。初圍德州城，城堅不拔。翌日又攻之，自卯至未，傷十八九，竟不能拔。時有齊州衙內八將官健兒王忠幹，博野縣人，長念金剛經，積二十餘年，日數不缺。其日，忠幹上飛梯，將及堞，身中箭如蝟，爲卯木擊落。同火卒曳出羊馬城外，置之水濠裏岸。祐以暮夜，命抽軍，其時城上矢下如雨，同火忙，忘取忠乾屍。忠幹即死，如夢，至荒野，遇大河，欲渡無因，仰天哭。忽聞人語聲，忠幹見一人，長丈餘，疑其神人，因求指營路。其人云：「爾莫怕，我令爾可得渡此河。」忠幹拜之，才頭低未舉，神人把腰，擲之空中，久方著地。忽如夢覺，聞賊城上交二更。初不記過水，亦不知瘡，抬手捫面，血塗眉睫，方知傷損。乃舉身強行，百餘步卻倒，復見向人持刀叱曰：「起起！」忠幹驚懼，走一里餘，坐歇，方聞本軍喝號聲，遂及本營。訪同火卒，方如其身死水濠岸裏，即是夢中所過的河也。（出《酉陽雜俎》）

【譯文】

唐朝元和三年，李同捷在滄州景州一帶阻止兵進。皇帝命李祐統帥齊德軍討伐他。起初圍德州城，城堅固不能拿下。第二天又攻打，從卯時到未時，共傷了十八九個人，竟然不能攻下。當時在齊州衙內有個八將官健兒王忠幹，是博野縣人，常念金剛經，一共二十多年，一天也不缺。有一天，忠幹上飛梯，將要到城牆上，身上中箭象刺蝟一樣，被雷木擊落。同夥兵卒把他拉到羊馬城外，把他放在水濠岸裏。李祐見天黑了，於是命撤軍。當時城上箭如雨下，同夥忙亂之中，忘記帶走忠乾的屍體。忠幹已經死了，就象做夢一樣，到了荒野。遇見一大河，欲要過去又沒有憑藉的東西，就仰天大哭。忽然聽到人說話聲，忠幹看見一人，一丈多高。忠幹疑心他是神人，因此向他請求指條通向軍營的路。那個人說：「你不要害怕，我可讓你渡過這條河。」忠幹拜謝他，才低頭還沒抬起來，神人便摟住他的腰，把他扔到空中，很久才落地。忽然象夢醒了一樣，聽到賊城上打二更。起初不記得自己過河，也不知道是受傷。抬手摸臉，滿臉是血，才知道受了傷，於是站起來強走，走了一百多步就又摔倒了，又看見先前的那個人拿着刀呵叱道：「起來，起來！」忠幹驚慌害怕，走了一里多路。坐下來休息，正聽到本軍的號令聲，於是就到了本營。問同夥兵卒，才知道自己死在水濠岸裏，就是夢中所過的河。

王偁

王偁家於晉州，性頑鄙。唐元和四年，其家疾疫，亡者十八九，唯偁偶免。方疾，食狗肉，目遂盲，不知醫藥，唯禱鬼神，數年無報。忽有一異僧請飯，謂曰：「吾師之文，有金剛經，能排衆苦，報應神速，居士能受之乎？」偁辭愚，又無目，固不可記。僧勸寫之。偁從其言，得七卷，請僧誦之。數日，夢前僧持刀決其目，乃驚寤，覺有所見，久而遍明，數月如舊。偁終身轉經不替。（出《報應記》）

【譯文】

王偁家住在晉州，爲人固執粗俗。唐元和四年，他家人得了瘟疫，死了十八九個人，唯獨王偁得免。他正得病，吃了狗肉眼睛就失明瞭，不知道求醫用藥，只是祈禱鬼神，幾年也沒有報應。忽然有一個奇怪的和尚前來化齋，對他說：「我師傅有金剛經，能排除衆人的苦難，報應很快，你能念嗎？」王偁言稱自己笨，又眼瞎，一定記不住。和尚勸他寫下來，王偁聽從了他的話，寫了七卷，請和尚吟誦。幾天後，夢見和尚手拿刀子挖他的眼睛，才驚醒過來，覺得有點能看見了，過了很久眼睛全看見了，幾個月之後就和原先的一樣。王偁便終身撰寫經書不停。

李元一

李元一，唐元和五年任饒州司馬。有女居別院，中宵忽見神人，驚悸而卒，顏色不改。其夫嚴訥自秦來，至蒼湖，恍惚見其妻行水上而至。訥驚問之，妻泣曰：「某已亡矣，今鬼也。」訥駭異之。曰：「近此雁浦村，有嚴夫子，教衆學，彼有奇術，公往懇請哀救，某庶得復生矣。」訥後果見嚴夫子，拜謁泣訴，盡啓根本。嚴初甚怒：「郎君風疾，何乃見凌！」訥又拜悲泣，久乃方許，曰：「殺夫人者，王將軍也。葬在此堂內西北柱下，可爲寫金剛經，令僧轉讀，於其所祠焉，小娘子必當還也。」訥拜謝，疾往郡城。明日到，具白元一，寫經，速令讀之。七遍，女乃開目，久之能言，愧謝其夫曰：「茲堂某柱下，有王將軍枯骨，抱一短劍，爲改葬之，劍請使留，以報公德。」發之果驗，遂改瘞，留其劍。元一因寫經數百卷，以施冥寞。（出《報應記》）

【譯文】

李元一，唐代元和五年任饒州司馬。有一個女兒住在另一個院中。半夜中忽然看見神人，驚嚇而死，她的顏色並不改變。她的丈夫嚴訥從秦來，到達蒼湖。恍恍惚惚地看見他的妻子從水上走過來。嚴訥驚訝地問。他的妻子哭泣着說：「我已經死了。今天成了鬼了。」嚴訥驚訝而奇怪。他的妻子又說：「離這不遠有個雁浦村。有一個嚴夫子。教了許多學生，他有奇術。你去懇請哀救，我差不多能夠復活。」嚴訥以後果然見到了嚴夫子。拜見哭泣地把事情的始末完全告訴了他。嚴夫子起初很生氣：「你妻是不是得上急病，怎麼來欺負我？」嚴訥又哭泣又拜請，很久，嚴夫子才答應了，說：「殺死你夫人的是王將軍，他葬在這廳堂內西北的柱子下，你可以寫金剛經。讓和尚爲她誦讀，就在那被害處供奉，你的娘子一定能復活。」嚴訥拜謝，快速地去了郡城。第二天就把這些事告訴了元一。於是元一去寫經書，並讓和尚誦讀了七遍經書。他的女兒才睜開眼睛，過了很久才能說話。她慚愧地感謝丈夫說：「在這廳堂某某柱子下，有王將軍的屍骨，抱着一隻短劍。改換一個地方埋葬他，把他的劍留下，來報答您的恩德。」挖開後果然如說的那樣。於是改葬王將軍，留下他的劍。元一於是寫經書幾百卷，以報答冥間的恩德。

魚萬盈

魚萬盈，京兆市井粗猛之人。唐元和七年，其所居宅有大毒蛇，其家見者皆驚怖。萬盈怒，一旦持巨棒，伺其出，擊殺之，烹炙以食，因得疾，臟腑痛楚，遂卒，心尚微暖。七日後蘇，雲：初見冥使三四人追去，行暗中十餘里，見一人獨行，其光繞身，四照數尺，口唸經。隨走就其光，問姓字，雲：「我姓趙名某，常念金剛經者，汝但莫離我。」使者不敢進，漸失所在。久之，至其家，萬盈拜謝曰：「向不遇至人，定不回矣。」其人授以金剛經，念得遂還。及再生，持本重念，更無遺缺，所疾亦失。因斷酒肉，不復殺害，日唸經五十遍。（出《報應記》）

【譯文】

魚萬盈，是京兆市井中的粗野之人。唐朝元和七年。他所住的房子有大毒蛇，他的家人看見都驚恐害怕。萬盈發怒，一天拿着一根大棒，等蛇出來，就把它打死了，並且烹烤而食因此得了病，五臟六腑疼痛難忍，於是就死了。但心還是暖熱的，七天後才復甦。他說：「剛看到冥間的使者三四個人追出去，在黑暗中走了十多里，看見一個人獨自行走，光圍繞着他的周身，四下裏照出去幾尺，嘴裏念着經。就藉着光跟着他走。問他姓名，他說：「我姓趙名某，常念金剛經的人，你只是別離開我。」使者就不敢靠近，漸漸地不見了。過了很久，便到了他家，萬盈拜謝說：「先前不遇到你，一定不能回來了。」那個人送給他金剛經，唸完後就復活了。再生後，拿着經書念，更不敢有一點馬虎遺漏，所得的病也沒了。萬盈於是斷絕酒肉，不再殺生，每天念五十遍經。

於李回

於李回舉進士，唐元和八年，下第將歸。有僧勸曰：「郎君欲速及第，何不讀金剛經？」遂日念數十遍。至王橋宿，因步月，有一美女與言，遂被誘去。十餘里至一村舍，戲笑甚喧，引入升堂，見五六人皆女郎。李回慮是精怪，乃陰唸經，忽有異光自口出，羣女震駭奔走。但聞腥穢之氣，蓋狐狸所定，榛棘滿目，李回茫然，不知所適。俄有白犬，色逾霜雪，似導李回前行，口中有光，復照路，逡巡達本所。後至數萬遍。（出《報應記》）

【譯文】

於李回考進士，唐朝元和八年，應舉落第而回。有一次和尚說：「你想很快地中舉，爲什麼不讀金剛經呢？」於是李回便每日念幾十遍。有一次去王橋住下，在月下散步，忽然有一個美女和他說話，他便被誘騙而去，走了十多里路到了一個村舍，戲笑聲很大，美女把他領進正堂，看見五六個人都是女郎。李回想到這是妖精，就暗中唸經。忽然有一道異光從口中射出，羣怪驚駭而逃走。只聞到了腥穢的氣味，這大概是狐狸的住所。李回一看，到處是荊棘，李回茫然不知所措。不一會，有一隻白色的狗，顏色比霜雪更白，好象引着李回往前走，口中也有光，又照着前面的路，曲折地到達他住的原處。以後他念經達到幾萬遍。

強伯達

唐強伯達，元和九年，家於房州，世傳惡疾，子孫少小，便患風癩之病，二百年矣。伯達才冠便患，囑於父兄：「疾必不起，慮貽後患，請送山中。」父兄裹糧送之巖下，泣涕而去。絕食無幾，忽有僧過，傷之曰：「汝可念金剛經內一四句偈，或脫斯苦。」伯達既念，數日不絕。方晝，有虎來，伯達懼甚，但瞑目至誠念偈。虎乃遍舐其瘡，唯覺涼冷，如傅上藥，了無他苦，良久自看，其瘡悉已幹合。明旦，僧復至，伯達具說。僧即于山邊，拾青草一握以授，曰：「可以洗瘡，但歸家，煎此以浴。」乃嗚咽拜謝。僧撫背而別。及到家，父母大驚異，因啓本末。浴訖。身體鮮白。都無瘡疾。從此相傳之疾遂止，念偈終身。（出《報應記》）

【譯文】

唐朝元和九年，強伯達家住在房州，祖傳的疾病，子孫後代，都患風癩病，已二百年了。伯達剛到二十歲就患了這種病，對他的父兄說：「病一定不能好，擔心的是留下後患，請把我送到山裏去。」父兄帶着糧食把他送到岩石下，灑淚而別。伯達絕食不久，就有一個和尚路過這裏，同情他說：「你可以念金剛經裏一個四句的偈語，也許能擺脫這種苦痛。」伯達就唸經，幾天不停。一天白天，有老虎來，伯達非常恐懼，只是閉着眼睛一心念經，老虎就舐遍了他全身的瘡。他只覺得涼冷，象敷上了藥一樣，他一點也沒有痛苦，過了好一會他自己一看，身上瘡全都已癒合。第二天早晨，和尚又到了，伯達都告訴了他，和尚就在山邊，拾來一把青草給他說：「可以用它洗浴，只管回家，把這草煮了之後洗浴。」伯達流淚拜謝。和尚撫摸着他的後背而走。他到家中，父母非常驚異，於是他把經過說了一遍。用草液洗完，身體便變得白淨，都沒有瘡病了。從此祖傳的病就沒有了，伯達便終身唸經。

僧惟恭

唐荊州法性寺僧惟恭，三十餘年念金剛經，日五十遍，不拘僧儀。好酒，多是非，爲衆僧所惡。遇病且死，同寺有僧靈巋。其跡類惟恭，爲一寺二害。因他故出，去寺一里，逢五六人，年少甚都，衣服鮮潔，各執樂器，如龜茲部，問靈巋：「惟恭上人何在？」靈巋即語其處所，疑寺中有供也。及晚回，入寺聞鐘聲，惟恭已死。因說向來所見。其日，合寺聞絲竹聲，竟無樂人入寺。當時名僧雲：「惟恭蓋承經之力，生不動國，（「國」原作「罔」，據明抄本改。）亦以其跡勉靈巋也。」靈巋感悟，折節緇門。（出《酉陽雜俎》）

【譯文】

唐朝荊州法性寺和尚惟恭，念金剛經三十多年，每天念五十遍。不受和尚的規矩所拘泥，好喝酒、搬弄是非，被衆僧厭惡。得了病並且死了。同寺的和尚靈巋，他的行爲很象惟恭，是一寺中的二害。因別的原因出去，到了另一個寺裏，遇到五六個人，都很年輕，衣服新鮮而乾淨。各自拿着樂器，象龜茲國人一樣。問來，進入寺中聽到鐘聲，惟恭已死了。於是訴說了他先前的所見所聞。那天，整個寺中都聽到絲竹的聲音，竟然沒有奏樂的人進入寺內。當時的名僧說：「惟恭大概託經書的力量，生不動國死後也是用他的表現來勸勉靈巋的。」靈巋受感動終於明白了，終守佛們。

王淝

唐元和中，嚴司空綬在江陵時，岑陽鎮將王淝，常持金剛經。因使歸州勘事，回至吒灘，船破，五人同溺。淝初入水，若有人授竹一竿，隨波出沒，至下牢鎮，著岸不死。視手中物，乃金剛經也。吒灘至於下牢鎮三百餘里。（出《酉陽雜俎》）

【譯文】

唐朝元和年中，嚴司空在江陵做官，岑陽鎮將王淝，常念金剛經。因被派他回州辦理公事，回來到吒灘，船破了，五人一齊落入水中。王淝剛入水，就好象有人給他一根竹竿，隨波而出沒，一直到下牢鎮，靠岸免死。看手中拿的東西，原來是金剛經。吒灘到下牢鎮有三百多里路。

董進朝

董進朝，唐元和中入軍，時宿直城東樓上。一夕月明，忽見四人著黃從東來，聚立城下，說己姓名，狀若追捕。因相語曰：「董進朝常持金剛經，以一分功德祝庇冥司，我輩蒙惠，如何殺之？須枉命相待。若此人他去，我等無所賴矣。」其一人云：「董進朝對門有一人，同年同姓，壽根相埒，可以代矣。」因忽不見，進朝驚異之。及明，聞對門哭聲，問其故，死者父母雲：「子昨宵暴卒。」進朝感泣說之，因爲殯葬，供養其母。後出家，法名慧通，住興元寺。（出《報應記》）

【譯文】

董進朝，唐朝元和年中參軍，當時住在城東門樓上。一天晚上月明，忽然看見四個穿着黃衣服的人從東面來，都站在城下，說自己的姓名，好象要追捕他。他們商議說：「董進朝常念金剛經，用一分的功德祝福庇祐冥司，我等蒙受他的恩惠，怎麼能殺他呢？必須枉命來等待他，如果這個人走去其他地方，我們就沒有什麼可抓的了。」其中的一個人說：「董進朝對門有一個人和他同年同姓，壽命相近，可以代替他。」於是忽然就不見了這些人。進朝驚異，到天亮，聽到對門的哭聲，問他原因，死者的父母說：「兒子昨天清早突然死去了。」進朝感動地流淚說了，併爲他殯葬，供養他的母親。以後他便出家，法名叫慧通，住在興元寺。

康仲戚

康仲戚，唐元和十一年往海東，數歲不歸。其母唯一子，日久憶念。有僧乞食，母具語之。僧曰：「但持金剛經，兒疾回矣。」母不識字，令寫得經，乃鑿屋柱以陷之，加漆其上，晨暮敬禮。一夕，雷霆大震，拔此柱去。月餘，兒果還，以錦囊盛巨木以至家，入拜跪母。母問之，仲戚曰：「海中遇風，舟破墜水，忽有雷震，投此木于波上，某因就浮之，得至岸。某命是其所與，敢不尊敬！」母驚曰：「必吾藏經之柱。」即破柱得經，母子常同誦唸。（出《報應記》）

【譯文】

康仲戚，唐朝元和十一年去海東，幾年不回來，他的母親只有他這一個兒子，時間長了非常想念，有一個和尚前來化齋，母親對他說了。和尚說：「只要念金剛經，你的兒子很快就會回來了。」他的母親不識字，叫別人寫了很多經書，就鑿開屋子的柱子放在那裏，在柱子上塗上油漆，早晚敬禮。一天晚上，雷霆大震，這個柱子就被拔走了，一個多月，她的兒子果然回來了。用錦囊盛着巨大的木回到家裏，入房跪拜母親，母親問他，仲戚說：「大海上遇到狂風，船破落入水中，忽然有雷霆震動，把這塊木扔到水上，我就靠着它浮在水上，才能夠到達岸邊。我的命就是它所給的，怎敢不尊敬它。」母親驚奇地說：「一定是我藏經的柱子。」於是打開柱子找到了經書，母子倆常常一起誦唸。

吳可久

吳可久，越人，唐元和十五年居長安，奉摩尼教。妻王氏，亦從之。歲餘，妻暴亡，經三載，見夢其夫曰：「某坐邪見爲蛇，在皇子陂浮圖下，明旦當死，願爲請僧，就彼轉金剛經，冀免他苦。」夢中不信，叱之。妻怒，唾其面。驚覺，面腫痛不可忍。妻復夢於夫之兄曰：「園中取龍舌草，搗傅立愈。」兄寤走取，授其弟，尋愈。詰旦，兄弟同往，請僧轉金剛經。俄有大蛇從塔中出，舉首遍視，經終而斃。可久歸佛，常持此經。（出《報應記》）

【譯文】

吳可久是越地的人，唐朝元和十五年住在長安，信奉摩尼教。他的妻子王氏，也跟從他信教。一年多，他的妻子突然死去了，過了三年，託夢給她的丈夫說：「我犯了罪才被變成蛇，在皇子陂浮圖下，明天將死，希你爲我向和尚請求，就在那念金剛經，希望能免除別的苦難。」因夢中是不可信的，所以丈夫叱責她，妻子發怒，唾他的臉。不久驚醒，臉腫痛不能忍。妻子又託夢給他丈夫的哥哥說：「園中取龍舌草，搗亂敷在上面就立刻好了。」他哥哥醒來急忙去園中取來，送給弟弟，不久弟弟臉消了腫。第二天一早，兄弟倆一起前往，請和尚念金剛經。忽然有條大蛇從塔中出來，抬頭四處觀看。經唸完了它就死了。可久歸於佛門，常念這個經書。

開行立

唐開行立，陝州人，不識字。長慶初，常持金剛經一卷隨身，到處焚香拜禮。忽馱貨出同州，遇十餘賊，行立棄貨而逃。不五六十斤，賊舉之，竟不能動。相視驚異，追行立，問之。對曰：「中有金剛經，恐是神力。」賊發囊，果有經焉，卻與百餘千。請其去，誓不作賊，受持終身。（出《報應記》）

【譯文】

唐朝開行立是陝州人，不識字。長慶年初常把一卷金剛經隨身攜帶，每到一處便焚香禮拜。忽然一次馱着貨物出同州，遇到十幾個賊，行立便丟下貨物逃走。貨物不到五六十斤，賊拿它，竟然拿不動。彼此驚異，追上行立，問他，回答說：「當中有金剛經，恐怕是神的力量。」賊便打開貨物，果然有經書。就給他幾百上千錢，請去經書，發誓不再作賊，終身唸經。

僧法正

唐江陵開元寺般若院僧法正，日持金剛經三七遍。長慶初，得病卒。至冥司，見若王者，問師生平作何功德。答曰：「常念金剛經。」乃揖上殿，登繡座，唸經七遍。侍衛悉合掌，階下考掠論對，皆停息而聽。念畢，遣一吏引還，王下階送曰：「上人更得三十年在人間，忽廢讀誦。」因隨吏行數十里，至一大坑，吏因臨坑，自後推之，若隕空焉。死已七日，惟面不冷。荊州僧常靖親見其事。（出《酉陽雜俎》）

【譯文】

唐朝江陵開元寺般若院的和尚法正，每天念金剛經三到七遍。長慶年初，得病而死。到了冥司，看見一個象大王的人，問：「師傅平生有什麼功德？」回答說：「常念金剛經。」於是請上殿，登上繡座，念七遍經。侍衛都合掌，階下的考問對答都停下來聽，唸完，就派一官吏領他回去。大王下階送他說：「你還能在人間活三十年，不要荒廢了讀誦的機會。」於是法正就跟着官吏走了幾十裏，到了一個大坑。官吏於是對着坑從他背後推他。他好象落到空中一樣。已經死了七天了，只是面容不冷。荊州和尚常靖親眼看見這件事。

沙彌道蔭

唐石首縣，有沙彌道蔭，常念金剛經。長慶初，因他出夜歸，中路忽遇虎，吼擲而前。沙彌知不免，乃閉目坐，默唸金剛經，心期救護。虎遂伏草守之。及曙，村中人來往，虎乃去。視其蹲處，涎流於地。（出《酉陽雜俎》）

【譯文】

唐朝石首縣，有一個沙彌道蔭，常念《金剛經》。長慶年初，因爲到別處，夜裏纔回來，半路上忽然遇見老虎，吼叫地奔到他跟前。沙彌知道不能免死，就閉目靜坐，默唸金剛經，心裏期望救護。老虎就趴在草邊守着他，等到天亮了，村中人來來往往，老虎才走了，看虎蹲坐的地方，滿地都是虎流的口水。

何老

何老，鄂州人，常爲商，專誦金剛經．唐長慶中，因傭人負貨，夜憩于山路，忽困寐，爲傭者剄其首，投於澗中．取貨而趨市，方鬻，見何老來，惶駭甚。何曰：「我得誦經之力，誓不言於人。」遂相與爲僧。（出《報應記》）

【譯文】

何老是鄂州人，常常行商，專誦讀金剛經。唐朝長慶年中，僱用傭人背貨，夜裏在山路上休息，忽然睏乏而睡，被傭人砍了他的頭，投到深澗裏。拿了貨而快速到了集市。正要賣掉，看見何老走來，非常害怕。何老說：「我得到誦讀金剛經的幫助，發誓不和別人說。」於是就一同做了和尚。

勾龍義

勾龍義，間州俚（「俚」原本作「裏」。據明抄本改。「間」疑「簡」字之誤。）人。唐長慶中，於郪縣傭力自給。常以邑人有疾，往省之，見寫金剛經，龍義無故譭棄而止絕之。歸即喑啞，醫不能愈，頑囂無識，亦竟不悔。僅五六年，忽聞鄰人有念是經者，惕然自責曰：「我前謗真經，得此啞病。今若悔謝，終身敬奉，卻能言否。」自後每聞唸經，即倚壁專心而聽之，月餘，疑如念得。數日，偶行入寺，逢一老僧，禮之。僧問何事，遂指口中啞。僧遂以刀割舌下，便能語。因與唸經。正如鄰人之聲。久而訪僧，都不復見。壁畫須菩提，指曰：「此是也。」乃寫經，畫須菩提像，終身禮拜。（出《報應記》）

【譯文】

勾龍義是簡州里人，唐朝長慶年中，在郪縣靠出賣勞力而自給。曾因鄉人有病，前去探望，看見他寫金剛經。龍義無緣無故地毀掉，不讓他寫。回家後就啞了，治了也不好。他固執傲慢沒有見識，終竟不悔改。僅僅五六年，忽然聽到鄰居有人念金剛經的。猛然省悟，自責道：「我以前毀謗真經，才得了這種啞病，今天如果悔改謝罪，終身敬奉真經，能不能說話呢？」從此後每當聽到唸經，就倚着牆壁專心聽經。一個多月，疑心自己象能夠唸經一樣，幾天後，偶然進入寺廟，碰着一個老和尚，施禮，和尚問他何事，他就指着口中告訴和尚他說不出話。和尚就用刀割他的舌頭下面，就能說話了。也和和尚一起唸經，正象鄰居的聲音。過了很久想拜訪和尚，都沒有看見。牆壁上畫着須菩提，指着說：「這就是那個和尚。」於是他就寫經，畫須菩提的像，終身禮拜。

趙安

趙安，成都人，唐大和四年，常持金剛經，日十遍。會蠻寇退歸，安於道中見軍器，輒收置於家，爲仇者所告。吏捕至門，涕泣禮經而去。爲獄吏所掠，遂自誣服，罪將科斷。到節帥廳，枷杻自解。乃詰之，安曰：「某不爲盜，皆得之巷陌，每讀金剛經，恐是其力。」節帥叱之不信。及過次，忽於安名下書一放字，後即雲餘並準法，竟不知何意也。及還，洗浴禮經，開匣視之，其經揉裂折軸，若壯夫之拉也。妻曰：「某忽聞匣中有聲，如有斫撲。」乃安被考訊之時，無差失也。（出《報應記》）

【譯文】

趙安，是成都人，唐朝大和四年，常念金剛經，每天十遍。正趕上蠻寇退歸，在路上看見了軍隊的兵器，就收到家中，被仇人所誣告。官吏到他家去逮捕他，他灑淚拜經而別，又被獄吏所打，就被冤枉而認供，將判定他有罪。到了節帥大堂上，枷鎖自然脫落。於是就責問他，趙安說：「我不是盜賊，這些都是在巷道里撿來的，常常讀金剛經，恐怕是它的神力吧？」節帥叱責他並不相信，等到點到了趙安的時候，忽然就在趙安的名字下面寫着一個「放」字，以後就都說其餘的一併按法處理，竟然不知道是什麼用意。等他被放回來，洗了澡，對着經書禮拜，打開匣子看，那個經書已皺裂斷軸就象是被大力士拉扯過似的。他的妻子說：「我忽然聽到匣子裏有聲音，就象有砍撲的聲音。」正是趙安被拷打審訊的時候，絲毫也沒有差錯。

卷第一百八 報應七（金剛經）

何軫 王殷 王翰 寧勉 倪勤 高涉 張政 李琚 巴南宰 元初 兗州軍將 楊復恭弟　蔡州行者　販海客

何軫

何軫以鬻販爲業。妻劉氏，少斷酒肉，常持金剛經。先焚香像前，願年止四十五，臨終心不亂，先知死日。至唐大和四年冬，四十五矣，悉舍資裝供僧，欲入歲，遍別親故。何軫以爲病魅，不信。至歲除日，請僧授入關，沐浴更衣，獨處一室，趺坐高聲唸經，及辨色悄然。兒女排室看之，已卒，頂熱灼手。軫以僧禮塔葬，在荊州北部。（出《酉陽雜俎》）

【譯文】

何軫以買賣爲業。妻子劉氏，年少斷絕酒肉，常念金剛經。先在像前焚香禮拜，希望能活到四十五歲。臨終時心不亂，事先知道自己的死日。到唐朝大和四年冬天，已四十五歲了，盡舍錢財來置供品供奉和尚，快過年的時候，就與所有親友告別。何軫認爲她得病見鬼，不相信。到了大年除夕，請和尚來，沐浴更衣，獨自住在一個房子裏，坐下高聲唸經，等到聲音漸漸沒有了，兒女打開屋子看她，已經死了，頭熱得燙手。何軫用和尚的禮節把她葬在塔中，在荊州城北。

王殷

蜀左營卒王殷，常讀金剛經，不茹葷飲酒。爲賞設庫子，前後爲人誤累，合死者數四，皆非意得免。至唐大和四年，郭釗鎮蜀。郭性嚴急。小不如意皆死。王殷因呈錦纈，郭嫌其惡弱，令袒背，將斃之。郭有蕃狗，隨郭臥起，非使宅人，逢之輒噬。忽吠聲，立抱王殷之背，驅逐不去。郭異之，怒遂解。（出《酉陽雜俎》）

【譯文】

蜀左營卒王殷，常讀金剛經。不喫葷不飲酒。他做賞設庫子，先後被人牽連，當死過多少回了，都意外得到免除。到了唐朝大和四年，郭釗鎮守蜀地，郭釗性格急躁嚴厲，稍有不如意的就都處死。王殷因爲呈獻錦纈，而郭釗嫌質劣貨差，令他露出後背，要打死他。郭釗有一個外來狗，跟着郭釗，形影不離，不是這宅院裏的人，碰到就咬。狗忽大叫，立即抱住王殷的後背，怎麼也趕不下來。郭釗感到奇怪，怒氣也就隨着消了。

王翰

唐大和五年，漢州什邡縣百姓王翰，常在市日逐小利。忽暴卒，經三日卻活，雲：冥中有十六人同被追，十五人散配他處，翰獨至一司。見一青衫少年，稱是己侄，爲冥官廳子，遂引見推典。又云是己兄，貌皆不類。其兄語云：「有冤牛一頭，訴爾燒畬，枉燒殺之，又曾賣竹與殺狗人作箜篌，殺狗二頭，狗亦訴爾。爾今名未注死籍，尤可以免，爲作功德。」翰欲爲設齋，及寫《法華經》、《金光明經》，皆曰：「不可」。乃請曰：「持金剛經七遍與之」。其兄喜曰：「足矣。」及活，遂舍業出家。（出《酉陽雜俎》）

【譯文】

唐朝大和五年，漢州什邡縣百姓王翰，常在集市，每日獲些小利。忽然暴死，過了三天又活了。他說：在冥司中看見有十六個人一齊被拘捕，十五個人散配到其他地方，唯獨自己到了一司。看見一個穿青衫的少年，聲稱是自己的侄，做了冥官廳子，於是就領他去見推典。又說是自己的哥哥，容貌都不象他。他的哥哥告訴他說：「有一頭冤枉的牛，控訴你燒荒，燒死了它。又曾把竹子賣給殺狗的人作箜篌。殺死了兩隻狗，狗也控訴你。現在你的名字還沒有注入死冊，罪可以赦免，替他們作些功德的事」。於是翰想爲他們設齋，以及給寫《法華經》、《金光明經》，都說：「不可以。」就請求他給他們念七遍金剛經。他的哥哥高興地說：「夠了。」等到他復活，就棄家而出家了。

寧勉

寧勉者，雲中人，年少有勇氣，善騎射，能以力格猛獸，不用兵仗。北都守健其勇，署爲衙將，後以兵四千軍于飛狐城。時薊門帥驕悍，棄天子法，反書聞闕下。唐文宗皇帝，詔北都守攻其南。詔未至，而薊門兵夜伐飛狐，鉦鼓震地，飛狐人洶然不自安，謂寧勉曰：「薊兵豪健不可敵，今且至矣，其勢甚急，願空其邑以遁去。不然，旦暮拔吾城，吾不忍父子兄弟盡血賊刃下，悔寧可及。雖天子神武，安能雪吾冤乎？幸熟計之。」勉自度兵少，固不能折薊師之鋒，將聽邑人語，慮得罪於天子；欲堅壁自守，又慮一邑之人悉屠於賊手。憂既甚而策未決，忽有諜者告曰：「賊盡潰矣！有棄甲在城下，願取之。」勉即登城坦望，時月明朗，見賊兵馳走，顛躓者不可數，若有大兵擊其後。勉大喜，開邑門，縱兵逐之，生擒數十人，得遺甲甚多。先是勉好浮圖氏，常閱佛書金剛經，既敗薊師，擒其虜以訊焉。虜曰：「向夕望見城上有巨人數四，長二丈餘，雄俊可懼，怒目呿吻，袒蕩執劍。薊人見之，慘然汗慄，即走避。又安有鬥心乎！」勉悟巨人乃金剛也，益自奇之。勉官御史中丞，後爲清塞副使。（出《宣室志》）

【譯文】

寧勉是雲中人，年少而有勇，善於騎射，能不用武器憑自己的力量格鬥猛獸。北都守賞識他的勇猛，讓他做了衙將。以後他統兵四千多人駐紮在飛狐城。當時薊門統帥驕慢悍勇，違背天子的法令，謀反的消息傳到了宮中，唐文宗皇帝下詔北都守從南邊攻打他們。詔書還沒到。而薊門的兵夜間就夜攻飛狐城。鉦鼓驚天動地。飛狐城中的人驚慌不安，對寧勉說：「薊兵豪健，不可抵擋，現在已經到了，形勢緊急，願意放棄城而逃走。不然的話，早晚要攻下這座城，我們不能忍心看着父子兄弟都慘死在敵人的刀下，雖有皇上的神威，也無法雪我們的仇冤。希好好想想。」寧勉考慮自己兵少，本來敵不過薊兵想聽城裏人的話，又怕皇帝降罪；又想靠着堅固的城牆自守，但又擔心一城的人都被賊寇所殺。憂心忡忡不能決斷。忽然有探子來報：「賊寇完全潰敗了，有丟棄的鎧甲在城下，願拿來。」寧勉便登上城樓觀看，當時明月當空，看見賊兵敗退逃走傷殘腿腳的不可數。就象有大兵攻擊他們的後面。寧勉很高興，打開城門，放兵追他們，活捉了幾十人，得到了很多丟掉的鎧甲。以前寧勉喜歡浮圖和尚，常常閱讀佛書金剛經。打敗了薊軍後，捉住了俘虜審問他。俘虜說：「前天晚上看見城上有四個巨人，二丈多高，雄俊可怕，怒目張嘴，袒胸拿劍，薊兵看見，驚恐害怕，就都逃跑了，哪有攻城的心思呢？」寧勉明白了巨人就是金剛。自己也更感到奇怪。寧勉官到御史中丞，後做了清塞副使。

倪勤

倪勤，梓州人，唐大和五年，以武略稱，因典涪州興教倉，素持金剛經。倉有廳事面江，甚爲勝概，乃設佛像，而讀經其中。六月九日，江水大漲，惟不至此廳下，勤讀誦益勵。洎水退，周視數里，室屋盡溺，唯此廳略不沾漬，倉亦無傷。人皆禮敬。（出《報應記》）

【譯文】

倪勤是梓州人。唐朝大和五年，以雄才大略聞名。因此主管涪州興教倉，一向念金剛經。教倉有廳堂臨江，景色非常美麗。就在那裏設了佛像，並且在那裏讀經書。六月九日，江水猛漲，唯獨漲不到這個廳下，於是更加勤勉地讀經，等到水退以後，環視周圍幾里，房屋都被淹沒倒塌。只有這個廳一點也不沾溼，教倉也沒有損傷，人都來禮拜。

高涉

唐大和七年冬，給事中李石爲太原行軍司馬，孔目高涉因宿使院。咚咚鼓起時，詣鄰房，忽遇一人，長六尺餘，呼曰：「行軍喚爾。」涉遂行。行稍遲，其人自後拓之。不覺向北，約行數十里，至野外，漸入一谷底，後上一山，至頂四望，邑屋盡在眼下。至一曹司所，追者呼雲：「追高涉到。」其中人多朱綠，當按者似崔行信郎中，判雲：「付司對。」復至一處，數百人露坐，與豬羊雜處。領至一人前，乃涉妹婿杜則也，逆謂涉曰：「君初得書手時，作新人局，遣某買羊四口，記得否？今被相責，意甚苦毒。」涉遽雲：「爾時只使市肉，非羊也。」則遂無言，因見羊人立齧則，逡巡被領他去。倏忽又見一處，露架方梁，樑上釘大鐵環，有數百人，皆持刀，以繩系人頭，牽入環中，刳剔之。涉懼走出，但念金剛經。倏忽，逢舊相識楊演雲：「李說尚書時，杖殺賊李英道爲劫賊事，已於諸處受生三十年，今卻訴前事，君常記得否？」涉辭己年幼，不省。又遇舊典段怡，先與涉爲義兄弟，逢涉雲：「弟先念金剛經，莫廢忘否？向來所見，未是極苦處，勉樹善業，今得還，亦經之力。」因送至家，如夢，死已經宿，向拓處數日青腫。（出《酉陽雜俎》）

【譯文】

唐朝大和七年冬，給事中李石做了太原行軍司馬。孔目高涉於是住在使院。聽到咚咚的鼓擊聲時，就到鄰房去，忽然遇見一人，高六尺多。喊道：「行軍叫你！」高涉就跟着去，走得稍慢，那個人從後面擊打他，不知不覺朝北走了大約幾十裏，到了野外，逐漸進入一個深谷，然同登上一座山，到山頂上四望，城市房子都在眼下。又到了一曹司，追的人喊道：「高涉已抓到！」其中的人很多都是穿紅掛綠的，當中坐着的人象崔行信郎中，評判道：「交付有司對質！」又到了一處，幾百人坐在露天裏，和豬羊在一起。把他領到一人面前，原來是高涉的妹夫杜則。不滿地對高涉說：「你當初剛拿到經書時，作了新人的時候，派我買四隻羊，還記得嗎？現在我被責備，痛苦難奈。」高涉急忙說：「我當時只讓你買肉，不是羊。」杜則無言對答。就看見羊人站在那咬杜則。正徘徊之際，又被領到別處去。忽然又見一處，方樑上露出一個架子，架子上釘着大鐵環，有幾百個人，手都拿着刀，用繩索綁着人頭，牽人到鐵環中，刳剔人頭。高涉驚慌而走出去。只是念金剛經。忽然碰到老相識楊演說：「李說做尚書時，打死賊人李英道，以及做劫賊的事，已經在這些地方受了三十年的罪，現在再和你談談以前的事，你記得嗎？」高涉推辭自己年幼，不懂事。又遇舊友段怡，先和高涉結爲義兄弟，對高涉說：「弟先念金剛經，千萬不要荒廢，別忘記了。先前所看見的，不是最苦的地方，勸勉你多做好事，今天能夠回去，也是經書的力量。」於是送他回家。他象做夢一樣，死了已經一宿了，先前被打的地方几天來都是青腫的。

張政

張政。邛州人。唐開成三年七月十五日暴亡。初見四人來捉，行半日，至大江，甚闊，度深三尺許，細看盡是膿血，便小聲念金剛經。使者色變。入城，見胡僧長八尺餘，罵使者曰：「何不依帖？亂捉平人。」盡皆驚拜。及領見王，僧與對坐，曰：「張政是某本宗弟子，被妄領來。」王曰：「待略勘問。」僧色怒，王判放去。見使者四人，皆著大枷。僧自領政出城，不見所渡之水。僧曰：吾是汝所宗和尚，汝識我否？我是須菩提。」乃知是持經之力，再三拜禮。僧曰：「弟子閤眼。」僧以仗一擊，不覺失聲，乃活。死已三日，唯心上暖。（出《報應記》）

【譯文】

張政是邛州人，唐朝開成三年七月十五日，突然死去。當初看見四個人來捉他，走了半天到了一條大江邊，江很寬，大約三尺深。仔細一看都是膿血，便小聲念金剛經。使者變了臉色。入城後，看見胡僧高八尺多，罵使者說：「爲什麼不按帖抓人，亂抓平民？」使者都驚慌而拜，等到領他去見閻王，和尚和王對坐，說：「張政是我本家的弟子，被亂抓來的。」閻王說：「等我稍加審問。」和尚發怒。閻王便判放他回去，看見四個使者，都帶上枷鎖。和僧領着張政出城。看不到所渡的河水。和尚說：「我是你所習佛宗的和尚，你認識我嗎？我是須菩提。」張政才知道是誦讀經書的力量，再三拜謝和尚。和尚說：「弟子閉上眼睛。」和尚用杖打他一下，不覺地叫出聲來，才活了。他已經死了三天了，只是心口上還是溫熱的。

李琚

唐李琚，成都人。大中九年四月十六日忽患疫疾，恍惚之際，見一人自稱「行病鬼王」。罵琚雲：「抵犯我多，未領汝去。（「去」原本作「雲」，據明抄本改。）明日復共三女人同來，速設酒食，皆我妻也。」琚亦酬酢曰：「汝何得三妻？」但聞呵叱啾啷，不睹人也。卻四度來，至二十一日辭去，琚亦拜送。卻回，便覺身輕，於佛堂作禮，將喫粥。卻行次，忽被風吹去，住足不得，乃至一大山，見江海無涯，人畜隨琚立岸邊，不知所向。良久，有黃衫人問曰：「公是何人？隨我來。」才四五步，已見江山甚遠。又問：「作何善事？若無，適已於水上作豬羊等也，細說恐王問。」琚雲：「在成都府，曾率百餘家於淨衆寺造西方功德一堵，爲大聖慈寺寫大藏經，已得五百餘卷，兼慶讚了。」使者引去。約五十里，見一大城，入門數里，見殿上僧長六七尺，語王雲：「此人志心造善，無有欺諂。」王詰黃衫人，如何處得文帖，追平人來。答雲：「山下見領來，無帖追。」王雲：「急送去。」便見所作功德在殿上，碑記分明，石壁造廣利方在後。使者領去，又入一院，令坐，向琚說：「緣漢州刺史韋某亡，欲令某作刺史。」琚都不諭。六七日已來放歸，凡過十二處，皆雲王院，悉有侍衛，總雲與寫一卷金剛經。遂到家，使人臨別執手，亦曰：「乞一卷金剛經。」便覺頭痛，至一塔下，聞人云：「我是道安和尚，作病卓頭兩下，願得爾道心堅固。」遂醒，見觀音菩薩現頭邊立笑，自此頓寤。妻兒環哭雲：「沒已七日，唯心上暖。」寫經與所許者，自誦不怠。（出《報應記》）

【譯文】

唐朝李琚，是成都人。大中九年四月十六日忽然患疾病，恍惚之際，看見一個人自稱是「行病鬼王」，罵李琚道：「你觸犯我太多，沒領你去。明天和三個女人一起來，趕快擺上酒席，三個人都是我的妻子。」李琚也應酬道：「你怎麼能有三個妻子？」只聽到呵叱啾唧的聲音，看不見人，又來了四回。到了二十一日鬼王告辭。李琚也拜送。回來時，便覺身輕。在佛堂作禮，將要喫粥，後退幾步停下，忽然被風吹去站不住腳，於是到了一座大山旁，看見一片江海。人畜隨着李琚站在岸邊，不知去哪裏。好久有一個穿黃衫的人問道：「你是什麼人？跟我來。」琚才走了四五歲，就看見江山已離得很遠了。又問他：「作了什麼好事？如果沒有做過，剛纔在水上就變作豬羊了。你仔細說說，恐怕一會大王會問。」李琚說：「在成都府，曾率百餘家在淨衆寺建造西方功德碑一座，爲大聖慈寺寫大藏經。已經得到五百多卷。又曾做過贊禮。使者便引着他，大約走了五十里，看見一座大城，進門幾里，看見殿上有一個高六七尺的和尚，告訴王說：「這個人一心作善事，無有欺騙。」王責備黃衫的人，在什麼地方拿到的文帖，追捕平民來。回答道：「從山下領來的，沒有追帖。」王說：「趕快送回去！」於是就在殿上看見自己所做的功德，碑記十分明確，在石壁後面記載着所建造的許多善事，使者便領着去了。又到一院，讓他坐下。向李琚說，因漢州刺史韋某死了，欲叫你作刺史。李琚都不答應，六七天才來放他回去。一共走過了十二個地方，都說是王院，都有侍衛，答應說給他們寫一卷金剛經。於是就到了家，使者臨別拉着李琚的手，又說：「求得一卷金剛經。」就覺得頭痛，到了一塔下，聽到有人說：「我是道安和尚，朝頭上敲兩下，希望你的道心堅定。」於是李琚醒來，看見觀音菩薩出現在頭邊站着笑，這才立刻清醒了。妻兒圍着他哭，說他已死了七天了，只是心口上還溫熱。從此他給那些答應過的人寫經，並不懈怠地誦讀。

巴南宰

巴南宰韋氏，常念金剛經。唐光化中，至泥溪，遇一女人，著緋衣，挈二子偕行，同登山嶺。行人相駐叫噪，見是赤狸大蟲三子母也。逡巡，與韋分路而去，韋終不覺，是持經之力也。（出《述異記》。明抄本出《北夢瑣言》）

【譯文】

巴南宰韋氏，常念金剛經，唐朝光化年中，到泥溪，遇到一個女人，穿着紅衣，領着兩個兒子一起走，他們同登一山嶺。走路人都停下來喊叫，原來是看見了赤狸大蟲母子三人。在他們身邊徘徊一陣後，就和韋氏分路而走。韋氏始終不知道，是誦金剛經的力量使他免禍。

元初

唐元初，九江人，販薪於市。年七十，常持金剛經。晚歸江北，中流風浪大起，同涉得俱沒，唯初浮於水上，即漂南岸。羣舟泊者，悉是大商，見初背上光高數尺，意其貴人。既得活，爭以衣服遺之，及更召以與飯，語漸熟，乃知村叟。因詰光所自，雲：「某讀金剛經五十年矣，在背者經也。」前後厄難，無不獲免，知是經之力也。（出《報應記》）

【譯文】

唐元初是九江人，在市上賣柴爲生。年紀七十，常念金剛經。晚上回江北，在江中大風颳起，同過江的人都淹死了，只有元初浮在水面上，漂到了南岸。那些停在岸邊的船上的人都是大商人，看見元初背上有幾尺高的光，認爲他是貴人，才能夠得生，都爭着送給他衣服，輪番請他喫飯。說話時間長了也都熟悉了，才知道他是村中一老頭。於是問他光是從哪裏來的，他說：「我讀金剛經已五十年了。在背上的光是經。」他前後的噩運，沒有不獲免的，知道都是經書的力量。

兗州軍將

乾符中，兗州節度使崔尚書，法令嚴峻。嘗有一軍將衙參不到，崔大怒，令就衙門處斬。其軍將就戮後，顏色不變，衆鹹懼之。是夜三更歸家，妻子驚駭，謂是鬼物。軍將曰：「初遭決斬時，一如醉睡，無諸痛苦。中夜，覺身倒街中，因爾還家。」妻子罔知其由。明旦入謝，崔驚曰：「爾有何幻術能致？」軍將雲：「素無幻術，自少讀金剛經，日三遍，昨日誦經，所以過期。」崔問記得斬時否，雲：「初領到戟門外，便如沉醉，都不記斬時。」崔又問所讀經何在，雲：在家鎖函子內。」及取到，鎖如故。毀鎖，見經已爲兩斷。崔大驚自悔，慰安軍將，仍賜衣一襲，命寫金剛經一百卷供養。今兗州延壽寺門外。蓋軍將衙門就法並斬斷經之像，至今尚存。（出《報應記》）

【譯文】

乾符年中，兗州節度使崔尚書，法令很嚴峻。曾有一軍將沒按時到衙，崔便大怒，就令在衙門處斬首。那個軍將被斬首之後，顏色不變，大家都感到害怕。這天夜裏三更時，軍將便回家了。妻兒驚慌害怕，說是鬼。軍將說：「當初遭斬時，就象醉酒入睡一樣，沒有任何痛苦。半夜，覺得身子倒在街道上，因而就回家來了。」妻子不知道什麼緣由，第二天早晨去謝崔。崔驚訝地說：「爾有什麼幻術能這樣？」軍將說：「一向沒有什麼幻術，從小讀金剛經。每天三遍，昨天誦經，才誤了佔卯的時間。」崔問還記得斬首的情景嗎，說：「剛領到戟門外，便象沉醉了一樣，記不住斬首的情景了。」崔又問讀的經書在哪裏。他說：「在家，鎖在匣了裏。」等到去取來，鎖象原來一樣。毀壞鎖頭，看見經書已斷爲兩截。崔驚異又後悔，安慰軍將，並賞給他一套衣服。命他寫金剛經一百卷供奉。現在兗州延壽寺門外，軍將衙門被殺以及斬斷經書的像，至今還存在。

楊復恭弟

唐內臣姓楊，忘其名，復恭之弟也。陷秦宗權、鹿晏洪、劉臣容賊內，二十餘年，但讀金剛經，雖在城中，未嘗廢。會宗權男爲襄陽節度使，楊爲監軍使，楊因人心危懼，遂誘麾下交趙德言攻殺宗權男，發表舉德言爲節度使。由是軍府稍定，民復舊業矣。楊於課誦之功，益加精勵。嘗就牙門外柳樹下，焚香課誦之次，欻有金字金剛經一卷，自空中飛下，楊拜捧而立，震駭心目：「得非信受精虔，獲此善報也！」故陷於賊黨二十年間，終能梟巨盜，立殊勳，克保福祿者，蓋佛之冥祐也。（出《報應記》）

【譯文】

唐朝的內臣姓楊，忘記了他的名，是楊復恭的弟弟。陷落入賊人秦宗權、鹿晏洪、劉巨容之手。只是念金剛經，雖然在城中，也不曾荒廢。正趕上宗權的兒子做襄陽節度使，楊做監軍使。楊因爲人心危懼，就誘使部下趙德言攻殺宗權的兒子，上表推舉德言爲節度使。從這以後軍府稍微平定，百姓們又重操舊業。楊在誦讀經書上非常下功夫，也更加精心勤勉。曾在牙門外柳樹下，焚香而誦讀經書，忽然有金字的金剛經，從空中落下來。楊拜捧經而站着看，心裏很激動：「莫非是信經受經的心虔誠，才得這種善報麼！」因此陷入賊黨二十年間，最終能斬殺巨盜首領，建立了特別的功勳，保住福祿，大概是佛在暗中護持吧。

蔡州行者

唐宋汶牧黃州日，秦宗權阻命作亂，將欲大掠四境。蔡州有念金剛經行者，郡人鹹敬之，宗權差爲細作，令入黃州探事。行者至黃州，未逾旬，爲人告敗。宋汶大怒，令于軍門集衆決殺。忽報有加官使到，將校等上言，方聞喜慶，不欲遽行殺戮，由是但令禁錮。逾月，使臣不到，又命行刑。出狴牢次，報使入境，復且停止。使已發，引出就刑，值大將入衙，見之，遽白於宋曰：「黃州士馬精強，城壘嚴峻，何懼奸賊窺覘？細作本非惡黨，受制於人，將軍曲貸性命，足示寬恕。」汶然之，命髡髮負鉗，緣化財物，造開元新寺。寺宇將就之一夜，夢八金剛告日：「負鉗僧苦行如此，締構既終，盍釋其鉗，以旌善類。」汶覺大異之，遂令釋鉗，待以殊禮。自後一州悉呼爲金剛和尚。（出《報應記》）

【譯文】

唐朝宋汶治理黃州的時候，秦宗權違命作亂，將要四處掠奪。蔡州有一個念金剛經的人，郡中的人都很敬重他。宗權就派他爲探子，叫他到黃州刺探。這個人到了黃州，不過十天，被人告發。宋汶大怒，令在軍門前集衆而殺他。忽然報告加官的使者到了，將校等上前慶祝，正在喜慶時，不想立即殺他。因此只命人禁錮起來。又過了一個月，使臣仍沒到，又下令行刑。等把那個人押出監牢後，又報使者已經入境，又暫且停止行刑。使者走了之後，又拉出去行刑，正趕上大將進入衙內，看見了，急忙對宋汶說：「黃州的兵馬精強，城壁壘森嚴，何懼奸賊的窺探？這個探子本不是惡人，是被別人牽制，將軍暫饒他一命，以示寬恕。」宋汶認爲這話有理。就命令剃了他的頭髮揹着鐵鉗，叫他去化緣財物，爲建造開元新寺。寺廟建成的那一夜。宋汶夢見八位金剛告訴他說：「背鉗的和尚如此痛苦，寺廟已經建成，爲什麼不放開他的鐵鉗，來發揚他的善行。」宋汶醒後非常驚奇，於是就下令放開鐵鉗，用重禮待他。從此以後，一州的人都叫他爲金剛和尚。

販海客

唐有一富商，恆誦金剛經，每以經卷自隨。嘗賈販外國，夕宿於海島，衆商利其財，共殺之。盛以大籠，加巨石，並經沉於海。平明，衆商船發。而夜來所治之島，乃是僧院，其院僧每夕，則聞人念金剛經聲，深在海底。僧大異之，因命善泅者沉於水訪之，見一老人在籠中讀經，乃牽挽而上。僧問其故，雲：「被殺，沉於海，不知是籠中，忽覺身處宮殿，常有人送飲食，安樂自在也。」衆僧聞之，悉普加讚歎，蓋金剛經之靈驗。遂投僧削髮，出家於島院。（出《報應記》）

【譯文】

唐朝有一個富商，堅持不懈地讀金剛經。經書總是帶在身邊。曾在國外做買賣，晚上住在一個海島上，衆商人貪圖他的財物，一齊殺了他，把他放在大籠子裏，壓上大石頭，連經書一起都沉到海底。第二天天剛亮。衆商的船開走了。而夜間所住的島，原來有個僧院，那個寺院中的和尚每天晚上都聽到有念金剛經的聲音，深在海底，和尚們非常喫驚，就派會潛水的人沉入海底查看，看見一個老人在籠中唸經，就把籠子拉上來。和尚問他原因，他說：「被殺死了沉在海底，不知道是籠子，忽然覺得身處宮殿，常有人送飯，安樂自在。」衆僧聽到後，都非常讚歎，大概是金剛經的神力。於是他便削髮爲僧，出家在島院。

卷第一百九 報應八（法華經）

沙門靜生 釋曇邃 釋慧慶 費氏 趙泰　釋慧進　沙門法尚　釋弘明 釋志湛　五侯寺僧　釋智聰　曇韻禪師 李山龍　蘇長　尼法信　李氏 徹師　悟真寺僧　釋道俗　史阿誓 石壁寺僧

沙門靜生

西晉蜀郡沙門靜生，出家以苦行致稱，爲蜀三賢寺主，誦法華經。每誦經時，常感虎來蹲前聽，誦訖乃去。又恆見左右有四人爲侍。年雖衰老，而精勤彌勵，遂終其業雲。（出《法苑珠林》）

【譯文】

西晉時蜀郡的沙門靜生，出家後以苦行著稱，做了蜀地的三賢寺主，誦讀法華經。每當誦經時，常感動老虎前來傾聽，等讀完之後才走。又常常看見左右四個人侍候着他。年紀雖然衰老了，但更加努力精心讀經書。一直到死。

釋曇邃

晉有釋曇邃，未詳何許人。少出家，止河陰白馬寺。蔬食布衣，誦法華經，又釋達經旨，亦爲人解說。常於夜中，忽聞扣戶雲：「欲請法師九旬說法。」邃不許。固清，乃赴之。而猶是睡中，覺己身已在白馬島神祠中，並一弟子，日日密往，餘無知者。後寺僧經祠前過，見有兩高座，邃在北，弟子在南，如有講說聲。又聞有奇香之氣，於是道俗共傳神異。至夏竟（「竟」原作「覺」，據明抄本改。）神送白馬一疋，白羊五頭，絹九十疋。咒愿畢，於是遂絕。（出《法苑珠林》）

【譯文】

晉代有個和尚曇邃，不知道他是哪裏人，年少出家，住河陰的白馬寺。喫粗糧穿布衣，誦讀法華經，又能解釋領會經書的宗旨，也常爲別人講解。忽然在夜裏聽到敲門的聲音說：「要請法師去講經九十天。」曇邃不答應。堅決請求，就跟他去了。而還象是在睡夢中，覺得自己身在白馬島神祠中，並且有一個弟子，每天都和他一起前往，其餘沒有人知道。後寺的和尚從祠前走過看見有兩個高座，邃坐在北面，弟子坐在南面，就象有講說經書的聲音。又聞到有奇香的氣味，於是道俗的人們都作爲神異事傳說。一直到了夏天，神送給他白馬一匹，白羊五頭，絹九十匹，祝願完畢，一切都消失了。

釋慧慶

宋釋慧慶，廣陵人，出家止廬山寺。學通經律，清潔有戒行，誦法華經十地思、益維摩，每夜吟誦，常聞空中有彈指讚歎之聲。曾於大雷遇風濤，船將覆沒，慶惟誦經不輟。覺船在浪中，如有人牽之，倏忽至岸。於是篤勵，彌復精勤矣。（出《法苑珠林》）

【譯文】

宋朝的釋慧慶，是廣陵人，出家在廬山寺。精通經書，清正廉潔而遵守佛教的戒律，誦讀法華經中的十地思、益維摩，常常聽到空中有彈指讚歎的聲音。曾在大雷雨天遇到風暴，船將要覆滅，慧慶只是讀經不止，就覺得船好象是在浪中，有人拉着似的，很快地到了岸。於是讀經也就更加精心勤勉了。

費氏

宋羅璵妻費氏者，寧蜀人，父悅爲寧州刺史。費少而敬信，誦法華經數年，勤至不倦。後得病，忽苦心痛，闔門惶懼，屬纊待時。費心念：我誦經勤苦，宜有善祐，庶不遂致死也。既而睡臥，食頃而寤，乃夢見佛於窗中援手，以摩其心，應時都愈。一堂男女婢僕，悉睹金光，亦聞香氣。璵從妹於時省疾牀前，亦具聞見。於是大興信悟，虔戒至終，每以此端進化子侄焉。（出《迷異記》。《法苑珠林》九五作出《冥祥記》。）

【譯文】

宋朝的羅璵的妻子費氏，寧蜀人，她的父親做了寧州刺史。費氏年少就敬信誦讀法華經，幾年勤奮不倦。後來得了病，忽然感到心痛，全家人都非常害怕，只等嚥氣下葬。費氏心念：我誦讀經書勤奮，應當有保祐，大概不至於馬上就死吧。接着就入睡了，一頓飯的工夫她醒了。夢中看見佛在窗中過來拉她的手，撫摸她的心。過了一會就不疼了。一屋子裏的男女婢僕，都看見了金光，也聞到了香味。羅璵的堂妹在牀前探望她的時候，也都看見和聞到。於是就大興信悟，虔誠也守戒規到最後，也常常用這些來教化他們的子侄等人。

趙泰

趙泰字文和，清河貝丘人。公府闢不就，精進典籍，鄉黨稱名，年三十五。宋（《辨正論》八注引「宋」作「晉」。）太始五年七月十三日夜半，忽心痛而死，心上微暖。身體屈伸。停屍十日，氣從咽喉如雷鳴，眼開，索水飲，飲訖便起。說初死時，有二人乘黃馬，從兵二人，但言捉將去。二人扶兩腋東行，不知幾里，便見大城，如錫鐵崔嵬。從城西門入，見官府舍，有二重黑門，數十梁瓦屋，男女當五六十。主吏著皁單衫，將泰名在第三十。須臾將入，府君西坐，斷勘姓名。復將南入黑門，一人絳衣，坐大屋下，以次呼名前，問生時所行事，有何罪過；行功德，作何善行。言者各各不同。主者言：「許汝等辭。恆遣六師督錄使者，常在人間，疏記人所作善惡，以相檢校。人死有三惡道，殺生禱祠最重。奉佛持五戒十善，慈心佈施，生在福舍，安穩無爲。」泰答一無所爲，上不犯惡。斷問都竟，使爲水官監作吏，將千餘人，接沙著岸上，晝夜勤苦啼泣，悔言生時不作善，今墮在此處。後轉水官都督，總知諸獄事，給馬，東到地獄按行。復到泥犁地獄，男子六千人，有火樹，縱廣五十餘步，高千丈，四邊皆有劍，樹上然火，其下十十五五，墮火劍上，貫其身體。雲：「此人咒詛罵詈，奪人財物，假傷良善。」泰見父母及一弟，在此獄中涕泣。見二人齎文書來，敕獄吏，言有三人，其家事佛，爲有寺中懸幡蓋燒香，轉法華經咒愿，救解生時罪過。出就福舍，已見自然衣服，往詣一門，雲開光大舍，有三重黑門，皆白壁赤柱，此三人即入門。見大殿，珍寶耀日，堂前有二獅子並伏，負（「負」原作「象」，據明抄本改。）一金玉牀，雲名獅子之座。見一大人，身可長丈餘，姿顏金色，項有日光，坐此牀上。沙門立侍甚衆，四坐名真人菩薩，見泰山府君來作禮。泰問吏何人，吏曰：「此名佛，天上天下度人之師。」便聞佛言：「今欲度此惡道中及諸地獄人皆令出。」應時雲有萬九千人，一時得出，地獄即空。（「空」原作「時」，據明抄本改。）見呼十人，當上生天，有車馬迎之，升虛空而去。復見一城，雲：「縱廣二百餘里，名爲受變形城。」雲：「生來不聞道法，而地獄考治已畢者，當於此城，受更變報。」入北門，見數千百土屋，中央有大瓦屋，廣五十餘步。下有五百餘吏，對錄人名，作善惡事狀，受是變身形之路，從其所趨去。殺者雲當作蜉蝣蟲，朝生夕死；若爲人，常短命。偷盜者作豬羊身，屠肉償人。淫逸者作鵠鶩蛇身。惡舌者作鴟鴸鵂鶹，惡聲，人聞皆咒令死。抵債者爲驢馬牛魚鱉之屬。大屋下有地房北向，一戶南向，呼從北戶，又出南戶者，皆變身形作鳥獸。又見一城，縱廣百里，其瓦屋安居快樂，雲：「生時不作惡，亦不爲善，當在鬼趣千歲，得出爲人。又見一城，廣有五千餘步，名爲地中。罰謫者，不堪苦痛，（《辨正記》八注「不堪苦痛」下有「歸家索代家爲解謫皆在此城中」十三字。）男女五六萬，皆裸形無服，飢困相扶，見泰叩頭啼哭。泰按行畢還，主者問：「地獄如法否？卿無罪，故相挽爲水官都督。不爾，與獄中人無異。」泰問人生何以爲樂，主者言：「唯奉佛弟子，精進不犯禁戒爲樂耳。」又問：「未奉佛時，罪過山積；今奉佛法，其過得除否？」曰：「皆除。」主者又召都錄使者，問趙泰何故死來。使開滕檢年紀之籍，雲：「有算三十年，橫爲惡鬼所取，今遣還家。」由是大小發意奉佛，爲祖及弟，懸幡葢，誦法華經作福也。（出《幽冥錄》）

【譯文】

趙泰字文和，清河貝丘人。官府徵召不去就職。精心鑽研典籍，在鄉黨中聞名，年齡三十五歲。太始五年七月十三日半夜，忽然心痛而死，心上稍溫，身體能屈能伸，屍體放了十天突然喘氣聲象雷鳴一樣從咽喉中發出。眼睛睜開，要水喝，喝完就起來了。他說他剛死的時候，有兩個乘黃馬的人，兩個兵士跟着，只是說要抓他去。兩個人就扶着趙泰的胳膊向東走，不知走了幾里，便看見一座大城。城高大雄偉莊嚴。從城的西門進去。看見官府的房舍，有兩重黑門，幾十間房屋。男女有五六十人。主官穿着黑色的單衣，把趙泰的名排在第三十上。等一會被叫進去。官員面向西坐着，覈對姓名。又從南面進入黑門。一人穿着深紅色的衣服，坐在大堂下，按順序喊名，問活着時幹過什麼，有什麼罪過，建立那些功德，作了哪些好事。說的人各個都說的不同。主管說允許你們陳述。往常派六師督錄使者，在人間，記載各自所作的善行惡事，來檢查驗證。人死有三條險惡的路，以殺生酬神祭祀最重。應當對信佛遵守僧之五戒十善者，廣發善心，生在福中，安穩而無爲。趙泰答道自己一點也沒做什麼惡事。訊問完之後，就讓他做水官監作吏，統帥一千多人，往江岸上運沙築堤，他們整天勞苦而悲傷。後悔自己在世時沒做善事，現在落到這種地步。以後又轉爲水官都督，總管牢獄中的事，送給他一匹馬，到東面地獄去巡視。又到泥犁地獄，有男子六千多人，有火樹，周圍五十多步，高千丈，四邊都有劍，樹上着火，從頂上落下一十一五的人落到火劍上，穿透了他的身體。並說：「這些人咒罵犯罪，搶奪別人的財物，傷害良善。」趙泰看見父母和一個弟弟也在這獄中哭泣，又看見兩個人拿來文書，下令給獄吏，說有三個人，他家供佛，因在寺中懸掛旗子虔誠燒香，念法華經的咒語，免除他們生時的罪過。就走出福舍，已看見還是穿着平常的衣服，又到了一門，據說是開光大殿，有三重黑門，都是白壁紅柱。這三個人就進去了。看見一大殿，珍寶映日，堂前有兩個獅子，並排趴在那駝着金玉牀，說是叫獅子之座。又看見一個大人身高一丈多，滿面金色，脖子上有日光，坐在這個牀上。站立侍候的和尚很多，周圍的人叫他真人菩薩。看到泰山府君來拜禮，趙泰問官吏他是什麼人，官吏說：「這是名佛，天上天下解救人的法師。」於是就聽到佛說：「現在想要度這些惡道上的人和那些地獄的人都出去。」時辰一到，就有一萬九千多人，一下子出去了，地獄便空了。又看見喊十個人，應當升上天，有車馬迎接他們，於是他們升空而去。又看見一城，吏說：周圍有二百多里，名叫受變形城。」又說：「從來不學道法，而地獄考查已經完畢的人，應當到這座城，重新聽從安排。於是進入北門，看見幾千幾百間土房子，中間有個大瓦房，寬五十多步。下面有五百多個官吏，對錄人名，作好事壞事的情況。擺在面前的是變身形的路。於是就跟着他去的地方走。殺人的說是當做蜉蝣蟲，早上生晚上死。若變成人，常常是短命的。偷盜的變作豬羊，殺了肉讓人嘗。淫逸的人變作鵠鶩蛇身。壞人的人變作鴟鴸、鵂鶹，討厭它們的聲音，人聽到都詛咒讓它們死。抵債的作驢馬牛魚鱉之類。大屋子下面有地房朝向北面，一門朝南。叫他跟着從北門進去，又從南門走出來的，都變身形爲鳥獸。又看見一城，縱橫百里，那裏居的人安居樂業，說：「在世時不作惡事，也不做好事，應當在鬼住的地方度過一千年，才能出去變成人。又看見一城，寬有五千餘步，名叫地中，懲罰被貶謫的人，不能忍受痛苦。男女有五六萬，都是裸體沒有穿衣服。飢餓睏乏互相攙扶，看見趙泰叩頭啼哭。趙泰巡查完畢回來。主管的人問：「地獄的法律如何，你沒罪，所以讓你作水官都督，不然就和獄中的人沒有什麼不同的。」趙泰問人在世上以什麼爲樂事呢？主管的人說：「唯獨信奉佛教做佛的弟子。精心念經不違犯佛教的禁戒爲樂事。」又問：「沒奉佛教時，罪惡如山；現在信奉佛法，他的罪過能解除嗎？」回答說：「都能解除。」主管的人又召都錄使者，問趙泰什麼原因死的。使者打開滕檢年紀的冊子，說：「算壽命還有三十年，意外地被惡鬼所纏，現在打發他回家。」從此大大小小都發誓信奉佛教，從祖輩到子弟，都懸掛幡葢，誦讀法華經作福事。

釋慧進

前齊永明中，楊都高座寺釋慧進者，少雄勇遊俠。年四十，忽悟非常，因出家，蔬食布衣，誓誦法華，用心勞苦，執卷便病。乃發願造百部以悔先障，始聚得一千六百文。賊來索物，進示經錢，賊慚而退。爾後遂成百部，故病亦愈。誦經既廣，情願又滿，回此誦業，願生安養。聞空中告曰：「法願已足，必得往生。」無病而卒，八十餘矣。（出《祥異記》。明抄本作出《冥異記》，按見《冥祥記》。）

【譯文】

前齊永明年中，楊都高座寺的和尚慧進，年少英勇有義俠精神。年紀四十歲時，忽然間明白過來，於是就出家。食粗糧穿布衣，發誓誦讀法華經，用心苦誦，積勞成病。發誓要造百部經書來贖先前的罪孽，開始攢了一千六百文，賊來搶財物，慧進向賊說這是買經書的錢，賊慚愧而退。以後就造成了一百部經書，因此病也就好了。經書讀得多，又滿足了自己的心願，從此一心誦經，願平生安樂。忽聽空中告訴他說：「法願已足，一定能夠延壽。」一直活到八十多歲無病而死。

沙門法尚

齊武帝時，東山人握（「握」疑是「掘」。）土見一物，狀如兩脣，其中舌，鮮紅赤色。以事奏聞，帝問道俗。沙門法尚曰：「此持法華者亡相不壞也。誦滿千遍，其驗徵矣。」乃集持法華者，圍繞誦經，才發聲，其脣舌一時鼓動。見者毛豎，以事奏聞。詔石函緘之。（出梁《高僧傳》。《法苑珠林》三五、八五兩引俱作出《旌異記》，此北齊事，不當見梁《高僧傳》）

【譯文】

齊武帝時，東山人挖土看見一個東西，形狀象兩個嘴脣，中間有舌頭，顏色鮮紅。皇帝聞奏問道俗兩界。和尚法尚說：「這是念法華經的人死亡之後不腐壞。誦完一千遍後，它的靈驗必顯。」於是就召集念法華經的人，圍繞着它誦讀經書，才發聲，該脣舌一齊鼓動。看到的人驚得毛髮豎立。又把此景上奏。於是下詔書用石匣子封上它。

釋弘明

齊釋弘明，會稽山陰人也。少出家，貞苦有戒節，止山陰雲門寺。誦法華，習禪定，精勤禮懺，六時不輟。每旦則水瓶自滿實，感諸天童子，以爲給使也。每明坐禪，虎常伏於室內。（出《法苑珠林》）

【譯文】

南齊時和尚弘明，是會稽山陰人。少年出家，貞忠喫苦守戒律，在山陰雲門寺。每天誦讀法華經，學習佛法，精心勤懇讀誦，整日不停。每天早晨水瓶自然而滿，感動了天童子給做的。每天天亮坐禪，老虎常常趴在室內。

釋志湛

後魏末，齊州釋志湛者，住太山北邃谷中銜草寺。省事少言，人鳥不亂，恆誦法華。將終時，神僧寶誌謂梁武帝曰：「北方銜草寺須陁洹聖僧，今日滅度。」湛之亡也。無惱而化。兩手各舒一指，有梵僧雲：「斯初果人也。」還葬山中。後發看之，唯舌如故。衆爲立塔表焉。（出《法苑珠林》）

【譯文】

後魏末期，齊州的和尚志湛，住在泰山北邊深谷的銜草寺中。通情達理，少言寡語，四面太平，常年誦讀法華經。將死的時候，神僧寶誌對梁武帝說：「北方銜草寺須陁洹聖僧，今日滅度了。」釋志湛死時，沒有煩惱而終，兩手各伸着一指。有一個梵僧說：「這是初果人。」埋葬在山中，以後挖掘出來一看，只有舌頭象以前一樣。大家爲他立了塔讚頌他的功德。

五侯寺僧

後魏范陽五侯寺僧，失其名，誦法華爲常業。初死，權殮堤下，後改葬，骸骨並枯，唯舌不壞。雍州有僧誦法華，隱白鹿山，感一童子供給。及死，置屍巖下，餘骸並枯，唯舌不朽。（出《法苑珠林》）

【譯文】

後魏范陽五侯寺和尚，不知他的姓名，以誦法華經爲常業。當初死的時候，暫時埋在堤下，後改葬，發現屍骨已枯萎，唯獨舌頭不壞。雍州有個和尚誦讀法華經，隱居於白鹿山中，感動了一個童子每天給他送衣服。一直到死他的屍體放在岩石下，屍骨都已枯乾，只是舌頭不爛。

釋智聰

唐潤州攝山棲霞寺釋智聰，嘗住揚州安樂寺。大業之亂，思歸無計，隱江荻中，誦法華經，七日不食。恆有虎繞之，聰曰：「吾命須臾，卿須可食。」虎忽發言曰：「造天立地，無有此理。」（「理」原作「禮」，據明抄本改。）忽有一老翁，榜舟而至，翁曰：「師欲渡江至棲霞寺，可即上船。」四虎一時淚流，聰曰：「爾與我有緣也。」於是挾四虎利涉，既達南岸，船及老人，不知所在。聰領四虎往棲霞舍利塔西，經行坐禪，衆徒八十，鹹不出院，若有所事，一虎入寺鳴號，以爲恆式。聰至貞觀中遷化，年九十九矣。（出唐《高僧傳》）

【譯文】

唐朝潤州攝山棲霞寺和尚智聰，曾經住在揚州的安業寺。大業之亂時，沒有辦法回老家。暫隱居在江邊蘆荻中，誦讀法華經，七天不喫不喝。常常有老虎圍繞着他。智聰說：「我的命快完了，你不久就可以喫我的肉了。」老虎忽然說到：「天地間沒有這個道理。」忽然有一個老翁，划着船過來，老翁說：「你想渡江至棲霞寺，就可以上船了。」四隻虎一起流淚。智聰說：「你們和我有緣。」於是帶上四隻虎奮力涉渡，到達南岸時，船和老人都不知去處。智聰領着四虎去棲霞寺舍利塔西，坐禪唸經。弟子八十人都不出院門，如果有事，一隻虎就進入寺內鳴叫，形成規律。智聰到貞觀年中死去，年齡九十九歲。

曇韻禪師

唐曇韻禪師，定州人。隋末喪亂，隱於離石北山。常誦法華，欲寫其經，無人同志，如此積年。忽有書生來詣之，仍以寫經爲請。禪師大歡喜，清旦食訖，澡浴，著淨衣，入淨室，受八戒，口含旃檀，燒香懸幡，寂然抄寫，至暮方出。明覆如初，曾不告倦。及繕寫畢，乃至裝褫，一如正法。書生告去，送至門，忽失所在。禪師持誦，曾無暫廢。後遭胡賊，倉卒逃避，方箱盛其經，置高巖上。經年賊敗，乃尋經，於巖下獲之。中箱糜爛，應手灰滅，撥朽見經，如舊鮮好。（出《法苑珠林》）

【譯文】

唐朝曇韻神師是定州人。隋末戰亂，隱居在離石北山。常誦法華經，想要寫下那些經，沒有人和他一起做，如此多年。忽然有個書生來拜見他，竟然請求爲他寫經。禪師非常高興，書生清晨喫完飯，洗了澡，穿上淨衣，入淨室，受八戒，口含着旃檀，燒香掛幡，寂寂地抄寫，到了晚上纔出來。第二天又是那樣，不知疲倦，等到寫完，才脫去衣服。一切都很符合法規。書生告辭而去，送到門口，忽然不見了。禪師誦讀經書，絲毫不廢。以後僧遭到胡賊的劫難，倉猝逃避，箱子裏裝着那個經書，就把它放在高巖上。過一年後賊敗退，於是尋找經書，在岩石下找到了。巾箱已腐爛，用手一碰便變成灰，撥開灰看見經書，象先前一樣完好。

李山龍

唐李山龍，馮翊人，左監門校尉。武德中，暴亡而心不冷，家人未忍殯殮。至七日而蘇。自說雲：當死時，見被收錄，至一官署，甚廣大。庭前有數千囚人，枷鎖杻械，皆北面立。吏將山龍至庭，廳上大官坐高牀，侍衛如王者，尋呼山龍至階。王問汝平生作何福業，山龍對曰：「鄉人每設齋，恆請施物助之。」王曰：「汝身作何善業？」山龍曰：「誦法華經，日兩卷。」王曰：「大善，可升階來。」北間有高座，王曰：「可升座誦經。」王即起立，山龍坐訖，王乃向之而坐。山龍開經曰：「妙法蓮華經序品第一。」王曰：「請法師下。」山龍復立階下，顧庭前囚，已盡去矣。王曰：「君誦經之福，非唯自利，衆因聞經，皆已獲免，豈不善哉！今放君還。」謂吏曰：「可將此人歷觀諸獄。」吏即引東行百餘步，見一鐵城，甚廣大，城旁多小窗，見諸男女，從地飛入窗中，即不復出。山龍怪問之，吏曰：「此是大地獄，中有分隔，罪計各隨本業，赴獄受罪耳。」山龍聞之悲懼，稱南無佛，請吏求出院。見有大鑊，火猛湯沸，旁有二人坐臥。山龍問之，二人曰：「我罪報入此鑊湯，蒙賢者稱南無佛，故獄中諸罪人，皆得一日休息疲睡耳。」山龍又稱南無佛。吏謂山龍曰：「官府數移改，今王放君去，可白王請抄。若不爾，恐他官不知，更復追錄。」山龍即謁王請抄，王書一行字付吏，曰：「爲取五道等署。」吏受命，將山龍更歷兩曹，各廳事侍衛亦如此，吏皆請其官署，各書一行訖，付山龍。出門，有三人謂之曰：「王放君去，各希多少見遺。」吏謂山龍曰：「彼三人者，是前收錄使人。一人以赤繩縛君者，一人以棒擊君頭者，一人以袋吸君氣者，今見君還，故來求乞。」山龍惶懼謝曰：「愚不識公，請至家備物，但不知何處送之。」三人曰：「於水邊古樹下燒之。」山龍諾。吏送歸家，見親眷哀哭，經營殯具，山龍至屍旁即蘇，曰：「以紙錢束帛並酒食，自於水邊燒之。」忽見三人來謝曰：「愧君不失信，重相贈遺。」言畢不見。（出《冥報記》）

【譯文】

唐代的李山龍是馮翊人，爲左監門校尉。武德年中，突然死去而心還不涼。家裏人不忍心入殮。到了七天而甦醒過來。自己說，他剛死的時候，看見被收錄到一個官署。官署很寬大，庭前有幾千個囚犯，都帶着枷鎖刑械，都面向北立着。官吏將山龍帶到庭前。廳上的高座上坐着一個大官，侍衛大王的人，喊山龍到階前。王問：「你生平作過什麼福事？」山龍回答說：「鄉人每當設齋時，我常常把禮物送去資助他們。」王說：「你自己做了哪些好事？」山龍曰；「誦讀法華經，每天兩卷。」大王說：「太好了，可以讓他到階上來。」北面有一個高座，王說：「可登座誦經。」王就立即站起，山龍坐下，王就對着他而坐下。山龍打開經書念道：「妙法蓮華經序品第一。」王說：「請法師下去。」山龍又站在階下。看庭前的囚犯，早已沒有了。王說：「你誦讀經書的福氣，並不是只對你自己有利。那些人因爲聽到唸經，都已獲免了，難道不是好事嗎？今天放你回去。」王對官吏說：「可領這個人去看看各處地獄。」官吏就領山龍向東走了一百多步，看見一座鐵城，很寬大。城旁邊有許多小窗，看見許多男女從地上飛進窗中，就不再出來了。山龍奇怪地問吏，官吏說：「這是大地獄。中間都分隔開，定的罪都根據各自不同的表現，到地獄受罪罷了。」山龍聽說之後感到悲痛害怕，口誦「南無佛」，請求走出去，又看見有一大鍋，火猛湯沸。旁邊坐臥着兩個人，山龍問他們。二人說：「我們的罪是入這湯鑊之刑。承蒙你誦『南無佛』。所以獄中所有的罪人，都能得到一天的休息睡覺罷了。」山龍又誦「南無佛」，官吏對山龍說：「官府多次移改，今天放你回去，可請求大王給寫『符』字。如果不這樣，恐怕其他的官也不知道，再被追錄。」山龍就拜見大王請求寫字。大王寫了一行字交給官吏說：「讓他去五道等署。」官吏領命。帶山龍再看兩個曹衙。各個廳事侍衛也都這樣，官吏都請他們的官署，各寫完一行給山龍。走出門去，看見有三個人對他說：「大王放你回去，我們都希望你多少能贈送點東西。」官吏對山龍說：「那三個人是先前收錄你的使者，一個人用紅繩綁你的；一個人是用棒子打你頭的；一個人是用口袋裝你的氣的。現在看見你要回去，特意來請求你。」山龍驚慌拜謝說：「我不認識你們，請讓我到家之後給你們準備禮物，只是不知往何處送呢？」三個人說：「送到水邊古樹下燒了它。」山龍答應了。官吏便送他回家，看見親屬慟哭。準備棺材，山龍到了屍體旁便甦醒了說：「用紙錢捆着布帛和酒飯，到水邊燒了。」忽然看見三個人來謝道：「感謝你不失信，贈送這麼多的禮物。」說完就不見了。

蘇長

蘇長，武德中，爲巴州刺史。赴任，至嘉陵江，風浪覆舟，溺其家六十餘人。唯一妾常讀法華經，水入船中，妾頭戴經函，誓與俱溺，隨波氾濫。頃之著岸。逐經函而出，開視其經，了無溼污。獨存其命。（出《法苑珠林》）

【譯文】

蘇長，武德年間做了巴州刺史。赴任，到嘉陵江，風浪暴起全船覆滅，淹死他家六十多口人。唯獨他的一妾常讀法華經，水入到船中，妾頭戴經函，決心和它一起淹死。隨水漂流，不一會就靠了岸，隨着經匣子上岸，打開匣子一看，經書一點沒有溼。那些人中，只有她保全了性命。

尼法信

唐武德時，河東有練行尼法信，常讀法華經。訪工書者一人，數倍酬直，特爲淨室，令寫此經。一起一浴，然香更衣，仍於寫經之室，鑿壁通，加一竹筒，令寫經人每欲出息，徑含竹筒，吐氣壁外。寫經七卷，八年乃畢，供養殷重，盡其恭敬。龍門僧法端嘗集大衆講法華經，以此尼經本精定，遣入請之，尼固辭不許。法端責讓之，尼不得已，乃自送付。法端等開讀，唯見黃紙，了無文字。更開餘卷，悉皆如此。法端等慚懼，即送還尼。尼悲泣受，以香水洗函，沐浴頂戴，繞佛行道，七日夜不暫休息。既而開視，文字如初。故知抄寫深加潔淨，比來無驗，只爲不勤敬也。（出《冥報記》）

【譯文】

唐朝武德年間，河東有個練行尼名法信，常常誦讀法華經。她求訪了一個擅長寫字的人，加數倍的酬謝價值，並特意爲他準備了一淨室，讓他寫這部經書。每天起來，沐浴更衣，點燃香燭就在寫經的室內。又在牆上鑿開一孔，加上一個竹筒，讓寫經的人每次想要呼吸，就對準竹筒，出氣於牆外，一共寫了七卷，八年才寫完。法信對他侍候周到殷勤，對他畢恭畢敬。龍門僧法端嘗召集衆僧講法華經，也因此尼經本爲典範，就去請借，尼堅持不答應。法端責備她，尼法信不得已，才自己送去。法端等人打開經書，只看黃紙，無一文字。再打開其它的經卷，全都一樣。法端等感到慚愧害怕，立即送給尼法信。她非常悲痛地接受了，並用香水洗匣子，沐浴更衣，圍着經書行道，七天七夜不休息一下。等打開一看，文字和先前一樣。所以知道抄寫經書深加潔淨，法端拿去沒有靈驗，只是因爲不勤奮又不恭敬的原因。

李氏

唐冀州封丘縣，有老母姓李，年七十，無子孤老，唯有奴婢兩人。家（原無「家」字，據《法苑珠林》九四引補。）鎮沽酒，添灰少量，分毫經紀。貞觀年中，因病死，經兩日，兇器已具，但以心上少溫，及蘇說雲：初有兩人，並著赤衣，門前召出，雲有上符遣追，便即隨去。行至一城，有若州郭，引到側院，見一官人，衣冠大袖，憑案而坐，左右甚多，階下大有著枷鎖人，防守如生。官府者遣問老母：「何因行濫沽酒，多取他物？擬作法華經，已向十年，何爲不造？」老母具言：「酒使婢作，量亦是婢。經已付錢一千文與隱師。」即遣追婢，須臾婢至，即笞四十放還。遣問隱師，報雲是實。乃語老母雲：「放汝七日去，經了當來，得生善處，遂爾得活。」勘校老母初死之時，婢得惡逆，久而始蘇，腹皆青腫，蓋是四十杖跡。隱禪師者，本是客僧，配寺頓丘，年向六七十，自從出家，即頭陀乞食，常一食齋，未嘗暫輟，遠近大德，並皆敬慕。老母病死之夜，隱師夢有赤衣人來問，夢中答雲：「造經是實。」老母乃屈鄉閭眷屬及隱禪師行道，顧諸（原本空一格，據明抄本補「諸」字。）經生，衆手寫經了，正當七日。還見往者二人來前，母曰：「使人已來，並皆好住。」聲絕即死。隱師見存，道俗欽敬。（出《冥祥記》）

【譯文】

唐朝冀州的封丘縣，有一個老母姓李，年紀七十，孤苦一人，只有兩個奴婢。家在鎮上賣酒，酒中摻假，付酒量又少，分毫都不相讓。在貞觀年中，因病而死。過了兩天，埋葬她的器具已準備好了，只因她的心口稍微溫熱，未曾入斂。等到她甦醒過來後說：當初有兩個人，都穿着紅衣服，在門前叫她出去，說有上符派遣追拿，就跟着他們去了。到了一座城，很象州城。引她到側院，看見一官人，穿着寬衣大袖，憑着几案而坐着，他手下人很多。階下有很多帶枷鎖的人，防守得很嚴。官府的人責問老母：「爲什麼行騙賣酒，奪取別人許多的財物？打算寫法華經，已十年了，爲什麼不寫。」老母就說：「酒讓奴婢作，量也是讓奴婢量。寫經的錢已付了一千給了隱師了。」就派人追拿奴婢，不一會奴婢帶到，就打四十杖放回。又派人問隱師。回答說：「都是實情。」於是對老母說：「放你七日先回去，經寫完了再來，因爲你有善念，才能得活」。驗證一下老母剛死的時候，奴婢得了重病，很久才甦醒過來，腹部都青腫，大概是打了四十棒的痕跡。那個隱禪師，本來是客僧，住在頓丘寺，年紀近六七十歲，自從出家後，就定齋唸佛，行腳乞食，不曾停止，是遠近聞名的有功德的人，大家都很敬重他。老母病死的那個夜晚，隱師夢見有個穿紅衣的人來問，夢中他答道：「造經書是事實。」老母就召集鄉間親屬以及隱禪師行道，看着各經生寫經書。正好是七天，又看見來過的兩個人，老母便說：「使者來了，你等好好活着。」聲斷而死。隱師等還活着，道俗都很欽敬他。

徹師

唐絳州南孤山隱泉寺沙門徹禪師，曾行，遇癩人在穴中。徹師引出山中，爲鑿穴給食，唸誦法華經。素不識字，加又頑鄙，句句授之，終不辭倦。誦經向半，夢有教者，後稍聰悟，已得五六卷。瘡漸覺愈，一部了，鬚眉平復，容色如故。經雲：「病之良藥。」斯言驗矣。（出《冥報拾遺》）

【譯文】

唐朝絳州南孤山隱泉寺和尚徹禪師，曾出行，遇見一個生癩的人在洞穴中。徹師把他領出山中，也鑿了個山洞給他送喫的，常常念法華經。癩人一向不識字，又加上性格固執孤僻，徹禪便一句一句地教他，始終堅持不懈。誦讀經書將近一半時，便夢有教他的人。以後漸漸地聰明起來，已學了五六捲了。瘡也漸漸感到好了，一部經書讀完了，鬚眉都恢復原來的樣子，面容臉色都和原來一樣。經中說：「經是有病的良藥。」這話真靈驗啊。

悟真寺僧

唐貞觀中，有王順山悟真寺僧，夜如藍溪。忽聞有誦法華經者。其聲纖遠。時星月回臨，四望數十里，闃然無睹。其僧慘然有懼，及至寺，且白其事於羣僧。明夕，俱於藍溪聽之，乃聞經聲自地中發，於是以標表其所。明日窮表下，得一顱骨，在積壤中，其骨槁然，獨脣吻與舌，鮮而且潤，遂持歸寺，乃以石函置於千佛殿西軒下。自是每夕，常有誦法華經聲在石函中，長安士女，觀者千數。後新羅僧客於寺，僅歲餘，一日寺僧盡下山，獨新羅僧在，遂竊石函而去。寺僧跡其往，已歸海東矣，時開元末年也。（出《宣室志》）

【譯文】

唐朝貞觀年中，有個王順山悟真寺和尚。有一天夜裏到藍溪去，忽然聽到有誦讀法華經的，那個聲音很細很遠。當時的星月已沒了，四下裏望，寂靜而看不清。那個和尚悽慘而恐懼，等到了寺內，就把這些事告訴了和尚們。第二天晚上，都在藍溪聽誦經聲，於是就聽到讀經的聲音從地中發出。於是就在那個地方做上標記，第二天一早挖開地表層，下面有一顱骨，埋在土中，他的骨頭已枯乾了，唯獨脣與舌鮮紅而滋潤，於是就拿回寺中，用石匣子裝上放在千佛殿的西殿下。從此每天晚上，總有誦讀法華經的聲音從石匣中發出。長安的男女，來看的人以千數。後來新羅和尚客居於寺，過了一年多，一天寺裏的和尚都下山去了，只有新羅和尚在寺，就偷走了石匣子。寺裏和尚們追查他的行蹤，他已回海東去了。當時是開元末年。

釋道俗

唐釋道俗者，不測所由，止醴泉山原，誦法華經爲業，乃至遍數千。貞觀中，因疾將終，告友人慧廓禪師曰：「此雖誦經，意望有驗。吾死之後，當以十年爲限，試發視之。若舌朽滅，知誦無功，若舌如初，爲起一塔，庶生俗信。」言訖而終。至十一年，依言發之，身肉都盡，唯舌不朽。一縣士女，鹹共讚歎，乃函盛舌本，起塔於甘谷岸上。（出《法苑珠林》）

【譯文】

唐朝和尚道俗，不知道他是從哪裏來的，住在醴泉山原，以誦讀法華經爲業，竟達到幾千遍。貞觀年中，因病將死，告訴他的友人慧廓禪師說：「雖然如此誦讀經書，也只希望能有效驗。我死之後，應當以十年爲限，挖開墳墓看，如果舌已朽爛，那是我誦經無功；如果舌和先前一樣，爲我建立一塔，這也是我一生的信念。」說完就死了。到了第十一年，按他的話挖開他的墳看，身體的肌肉都已爛盡，只有舌頭不爛。一縣的男女，都來觀看讚歎。於是就用匣子把舌頭裝上，在甘谷岸上築起一塔。

史阿誓

唐郊南福水之陰有史村，史阿誓者，誦法華經，職充令史，往還步涉，未嘗乘騎，以依經雲，「哀愍一切」故也。病終本邑，香氣充村，道俗驚怪，而莫測其緣。終後十年，其妻死，乃發冢合葬。見其舌根，如本生肉，斯誠轉誦法華經之靈驗也。（出《法苑珠林》）

【譯文】

唐朝郊南福水的北面有個史村，有個叫史阿誓的，誦讀法華經，做了令史，來回走步，從不乘車騎馬。都按經書說的那樣，是致哀憐憫一切的緣故。病死在本地。香氣充滿了全村，道俗之人都很驚訝，而不知道什麼原因。死後十年，他的妻子死了。就挖開墳墓合葬。看見他的舌頭象生前那樣。這的確是誦讀法華經的靈驗。

石壁寺僧

唐幷州石壁寺，有一老僧，禪誦爲業，精進練行。貞觀末，有鵒巢其房楹上，哺養二雛。法師每有餘食，恆就巢哺之。鵒雛後雖漸長，羽翼未成，因學飛，俱墜地死，僧收瘞之。經旬後，僧夜夢二小兒曰：某等爲先有小罪，遂受鵒身，比來日聞法師誦法華，既聞妙法，得受人身，兒等今於此寺側十餘里某村姓名家，託生爲男，十月之外，當即誕育。僧乃依期往視之，見此家婦，果同時誕育二子。因爲作滿月，僧呼爲鵒兒，並應之曰：「唯」。（出《冥報拾遺》）

【譯文】

唐朝幷州石壁寺。有一個老和尚，以禪誦爲職業，精心修煉。貞觀年中，有一個八哥在他的房檐下築巢，哺養了兩隻雛。法師每當有剩餘的飯，總是送到巢穴裏餵它們，八哥的雛鳥雖然漸漸地長大，但羽翼還沒長成。因而學飛時，都落地而死。和尚收埋了它們。十天後，和尚夢見兩個小孩說：「我等因爲先前犯了小罪，就受到變鵒（即八哥）的懲罰，等來到這裏聽到法師誦讀法華經，已聽到了妙法，所以又能夠變爲人身，我們現在已投生在寺側十幾裏某村某姓家，託生爲男兒，十個月之後，就應當出生。」和尚便按期去看，這家的婦女，果然同時生育兩個男孩。於是爲他們作滿月。和尚就叫它們爲鵒兒，他們並答應：「是」。

卷第一百一十 報應九（觀音經）

竇傅 周璫 竺法義 王珉妻 竺長舒　潘道秀　欒荀　張崇 釋開達　竺法純　釋道泰　郭宣 呂竦　徐榮　劉度　南宮子敖 徐義　畢覽　釋法智　孫道德 張興　曇無竭　車母　釋曇穎 邢懷明　王球

竇傅

晉竇傅者，河內人。永和中，幷州刺史高昌、冀州刺史呂護各權部曲，相與不和。傅爲昌所用，作官長。護遣騎抄擊，爲所俘執，同伴六七人，共系一獄，鎖械甚嚴，剋日當殺之。沙門支遁山時在護營中，先與傅相識，聞其執厄，（「厄」原作「尼」。據明抄本、許本改。）山至獄所候視之，隔戶共語。傅謂山曰：「今困厄，命在漏刻，何方得相救？」山曰：「若能至心歸請，必有感應。」傅先亦頗聞觀世音，及得山語，遂專心屬念，晝夜三日，至誠自歸。觀其鎖械，如覺緩解，有異於常。聊試推蕩，摧然離體，傅乃復致心曰：「今蒙哀祐，已令桎梏自解，而同伴尚多，無心獨去，觀世音神力普濟，當令俱免。」言畢，復牽挽餘人，皆以次解落，若有割剔之者。遂開戶走出，於警徼之間，莫有覺者，便逾城逕去。行四五里，天明，不敢復進，共逃隱一林中。須臾，護覺失囚，人馬絡繹，四出尋捕，焚草踐林，無不遍至。唯傅所隱一畝許地，終無至者，遂得免還。鄉里敬信異常，咸信奉佛法，遁山後過江，爲謝居士敷具說其事焉。（出《真傅拾遺》。明抄本作出《冥祥記》）

【譯文】

晉朝的竇傅，是河內人。永和年中，幷州刺史高昌，冀州刺史呂護，各個都掌握軍隊，相互之間不和。竇傅被高昌所用，作官長。呂護派騎兵抄擊，竇傅被俘，同伴六七個人，一同被抓到監獄中，帶上枷鎖看管甚嚴，等到了時候就殺死他們。僧人支遁山當時在呂護營中，先和竇傅相識。聽說他被俘將死，遁山到獄中去看望他。隔着門說話。竇傅對遁山說：「現在被囚禁，命在旦夕，什麼人能相救呢？」遁山說：「如果能虔誠地請求皈依佛法，就一定有感應。」竇傅先前也聽說過觀世音，等聽遁山的一番話，就專心誦唸。三天三夜，誠心誠意自然向佛。再看他的鎖枷，象感覺有緩解似的，和平常不同，就試着活動活動，刑具一下子離開身體。竇傅又誠心地說：「今天承蒙你可憐庇祐，已讓枷鎖自開。而我的同伴很多，我無心獨自離去。觀世音神力普渡，應當讓他們都免難。」說完。又拉其他的人，其他的人都先後解落枷鎖，就象有人割掉了似的，於是開門逃走。在巡邏人之間，沒有人察覺，就越城而去，走了四五里，天亮了，不敢再走了，就隱蔽在一個樹林中。不一會，呂護髮覺囚犯逃走，大隊人馬去追，四處收捕，燒草毀林，沒有搜查不到的地方，唯獨竇傅所隱藏的一畝左右的地方，始終沒有人到，才能脫險而回。鄉里的人都異常地敬信，都非常信奉佛法。遁山以後過江，爲了感謝遁山竇敷把這些事到處傳揚。

周璫

晉周璫，會稽剡人也，家世奉法。璫年十六。便蔬食誦經，正月長齋竟，延僧設八關齋，及請其師竺佛密、支法階，佛密令持小品，齋轉讀。三日僧赴齋，忘持小品。至中食畢，欲讀經，方憶，甚惆悵。璫家在坂怡村，去寺三十里，無人遣取。至人定燒香畢，本家恨不得經，密益踧躇。有頃，聞叩門者，言送小品經。璫愕然心喜，開門，見一年少，著單衣夾，先所不識，又非時人，疑其神異，便長跪受經。要使前坐，年少不肯進，曰：「斯夜當來聽經。」比出不復見，香氣滿宅，既而視之，乃是密經也，道俗驚喜。密經先在廚中，緘鑰甚謹，還視其鑰，儼然如故。於是村中十餘家，鹹皆奉佛。璫遂出家，字曇嶷，諷誦衆經二十萬言。（出《冥祥記》）

【譯文】

晉朝周璫，會稽剡人，家中世代奉法。璫年紀十六歲，就喫素誦經。正月長齋完畢，便請和尚設八關齋，又請他的師傅竺佛密、支法階。佛密讓他拿着小品經，齋戒時誦讀。三天後和尚赴齋，忘記了帶小品經。到了中午喫完齋飯，想要讀經，他纔想起來，非常惆悵。璫家在坂怡村，距離寺廟三十里，無人去取。等到人們燒香完畢後。恨自家不能唸經，佛密更加不安。過了一會，聽到有人敲門，說是送小品經的。周璫驚訝心喜，開門，看見一個少年，穿着單衣服，是先前所不認識的，又不是當時的人，疑心他是神靈。便長跪接受經書，邀請讓他入座。少年不肯進來，說：「這一夜應當來聽經書。」等他出來後就不見了，而香氣滿屋，接着一看，原來是密經，道俗都很驚喜。密經先前在櫥中，鎖得很嚴。回去看那個鎖，依然如故。於是村中的十幾家，都信奉佛教。周璫於是出家，字爲曇嶷，誦讀經書二十多萬言。

竺法義

晉興寧中，沙門竺法義，山居好善，住在始寧保山。後得病積時，攻治備至，而了不損，日就綿篤。遂不復自治，唯歸誠觀世音，如此數日。晝眠，夢見一道人來候其病，因爲治之，刳出腸胃，湔洗臟腑，見有結聚不淨物甚多。洗濯畢，還納之，語義曰：「汝病已除。」夢覺，衆患豁然，尋得復常業。故其經雲：「或現沙門梵志之象。」意者義公夢其是乎！義以太原七年亡，宋尚書令傅亮撰其事蹟。亮自雲：「其先君與義遊，義每說其事，輒凜然增肅焉。」（出《述異記》。《法苑珠林》十七、九五兩引作出《冥祥記》）

【譯文】

晉朝的興寧年中，僧人竺興義，住在山裏常做好事，住在始寧保山。以後得了病經很長時間百般治療，始終不愈，一天一天更加嚴重，於是不再治病了，只誠心地拜求觀世音，象這樣過了幾天。一天白天睡着了，在夢中看到一位道人來看病，並給他治，先掏出他的腸胃，清洗五臟六腑，看見有很多不乾淨的東西，洗完後，又收回原處，並告訴他說：「你的病已除掉。」夢醒後，所有的病一下子好了，不久又恢復了他的常業。所以經書說：「有時會出現沙門梵志的跡象。」象義公的夢就可以證明吧！法義在太原七年死去。宋尚書叫傅亮爲他的事蹟作傳。亮自己說，他的過世的父親曾和法義交遊，法義每當說到這件事，總是肅然起敬的樣子。

王珉妻

晉琅琊王珉，其妻無子，嘗祈觀世音雲乞兒。珉後路行，逢一胡僧，意甚悅之。僧曰：「我死，當爲君作子。」少時道人果亡，而珉妻有孕，及生能語，即解西域十六國梵音，大聰明，有器度，即晉尚書王洪明身也。故小名阿練，敘前生時，事事有驗。（出《辨證論》）

【譯文】

晉朝琅琊的王珉，他的妻子沒有孩子，曾祈禱觀世音菩薩讓他有個兒子。以後王珉行在路上，遇到了一個胡僧，對他很喜歡。和尚說：「我死了，當做你的兒子。」不一會道人果然死了。而王珉的妻子有了身孕。等生下來就會說話，又會西域十六國的梵語，非常聰明，又有氣度。就是原來晉朝的尚書王洪明。所以小名又叫阿練，敘述他的前生時，事事都應驗。

竺長舒

晉有竺長舒者，本天竺人，專心誦觀音經爲業。後居吳中，於邑內遭火，屋宇連棟，薨檐相繼，火至（「火至」二字原本無，據明抄本補。）皆焚。長舒家正住下，分意燒燬，一心念觀世音。欲至舒家，風回火滅，合縣驚異之。時有惡少，。訝其靈應，到後夜風急，少年以火投屋，四投皆滅。少年嗟感，至明，乃叩頭首過。舒雲：「我無神力，常以誦觀世音爲業，每有事，恆得脫免。」（出《辨正論》）

【譯文】

晉朝有個竺長舒，原是天竺人，一心以讀觀世音經爲業。以後住在吳中，城內遭火災，房屋接連，屋檐相接，火到之處全都燒燬。長舒家正住在下風口，估計要被燒燬，他一心念觀世音經。火快到舒家，忽然風轉火滅，全縣都異常驚訝。當時有個品質惡劣的少年，對他的靈驗很驚訝，到後半夜，風急，把火投向長舒的房子上，投四次都滅了。少年感嘆不止，到了天亮，便磕頭認過。長舒說：「我沒有什麼神力，常常以誦觀世音經爲業，每當有事，總得到脫免。」

潘道秀

潘道秀，吳郡人，年二十餘，嘗隨軍北征。既而軍小失利，秀竄逸被掠，經數處作奴，俘虜異域，欲歸無因。少信佛法，恆至心念觀世音，每夢寐，輒見像，後既南奔，迷不知道，於窮山中，忽睹真形，如今行像，因作禮怡然。不覺安行，乃得還路，遂歸本土。後精進彌篤。（出《冥祥記》）

【譯文】

潘道秀，是吳郡人，年齡二十多歲，曾經隨軍北征。不久，因軍隊小失利，道秀逃跑而被俘，經過幾個地方作奴僕，在域外作俘虜，想回去又沒有辦法。年少時信守佛法，常年誠懇地念觀世音經。每當入夢，總是於是他便高興地施禮。不知不覺平安前行，就走上歸路，迴歸本土。以後他更精心讀經，信奉更誠。

欒荀

晉欒荀，不知何許人也。少奉法，嘗作富平令。先從徵盧循，值小失利，船舫遭火垂盡，賊亦交逼，正在中江，風浪駭目，荀恐怖分盡，尤念觀世音。俄見江中有一人，挺然孤立，腰與水齊。荀心知唸經有感，便投水就之，體既浮湧，腳似履地，俄而天軍遣船迎接敗者，於是遂得濟。（出《冥祥記》）

【譯文】

晉朝的欒荀，不知是哪裏的人，少年信佛法。曾經做富平令，先前跟着廬循出征，正趕上有個小小的失利，船遭火而沉沒，賊人也逼近，又正在江心，風浪驚人，欒荀嚇得要死，可還誦唸觀世音經。忽然看見江中有一人，挺身屹立，腰和水齊。欒荀知道是念經有效，就投水奔去。投水後身體就浮上來，腳就象踩着地一樣。一會兒天軍派船救迎敗者，於是欒荀便得救。

張崇

晉張崇者，京兆杜陵人也。年少奉法，太元中，苻堅既敗，長安百姓千有餘家，南走歸晉，爲鎮戎所拘，謂爲遊寇。崇與同等五人，手足杻械置坑中，埋築（「築」原作「禁」，據明抄本改。）至腰，各相去二十步，明日將馳馬射之。崇慮望窮盡，唯潔心念觀世音。夜中械忽自破，因得脫走，路經一寺，乃複稱觀世音名，至心禮拜。以一石置前，發誓願雲：「今欲過江東，訴辭晉帝，理此冤魂，救其妻息，心願獲果，此石當分爲二。」崇拜，石即破焉。崇至京師，發白虎樽，具列冤狀，帝乃加宥。已爲人所略賣者，皆贖爲編戶。智生道人目所親見其事者。（出《法苑珠林》）

【譯文】

晉朝的張崇，是京兆杜陵人，年少信奉佛法。太元年間，苻堅已敗，長安有一千多家的百姓，南逃歸晉，被鎮戎所扣，稱他們是遊寇。張崇和他的五個同事，都被帶上手銬、腳鐐推到坑中，已埋到腰部，各自相距二十步遠，準備第二天騎馬射死他們。張崇已經絕望，只淨心念觀世音經。夜裏刑械忽然自己脫落，因而得以脫逃。路過一寺，又稱誦觀世音的名，並誠心禮拜，用一塊石頭放在面前，發誓願說：「現在想要過江東去，向晉帝傾訴，處理這個冤案，救他的妻子兒女，如心願有結果，這塊石頭就應當分爲兩瓣。」張崇拜謝。石頭就破爲二塊。張崇到了京城，執虎樽（晉設能獻直言者發白虎樽飲酒）全部訴說冤情，皇帝就寬恕了他。那些已經被變賣的人，都贖回爲他編了戶。智生道人親眼目睹了這件事。

釋開達

晉沙門釋開達，隆安二年，登隴採甘草，爲羗所執。時年大飢，羗胡相啖，乃置達柵中，將食之。先在柵中十有餘人，羗日夕烹菹，唯達尚存。自達被執，便潛誦觀世音經，不懈於心。及明日，當見啖，其晨始曙，忽有大虎，遙逼羣羗，奮怒號吼，羗各駭怖迸走，虎乃前噬柵木，得成小缺，可容人過，已而徐去。達初見虎噬柵，謂必見害。柵既穿不入，心疑其異，謂是觀世音力，計諸羗未及，便即穿柵逃走，夜行晝伏，遂得免脫。（出《法苑珠林》）

【譯文】

晉朝有個和尚叫開達，隆安二年，登隴山去採甘草，被羗族所抓。當時正是饑荒年，羗地人喫人，就抓開達放在柵欄中，將要喫他。在柵欄中一共有十多個人，羗人每天晚上烹煮，只有開達還留着。自從開達被俘，便暗中誦讀觀世音經，從不懈怠。等到明天，應當被喫。那天早晨剛亮，忽然有隻大虎，遠遠逼着一羣羗人，奮怒吼叫，羗人各自都驚恐而逃。老虎就上前咬柵木，咬成小缺口，可以容下一人通過，不久虎慢慢離去，開達纔看見老虎咬的柵欄時，認爲一定是要喫自己，柵欄咬破了又不進去，心裏感到十分驚異，認爲是觀世音經的神力。估計那些羗人還沒回來，便穿過柵欄逃去。夜行白天躲藏，於是脫險。

竺法純

晉沙門竺法純，山陰顯義寺主也。元興中，起寺買材，路經湖道，材主是婦人，與同船俱行。既入湖，日暮暴風，波浪如山，船小水入，又與婦人俱行，命在瞬息，乃一心誦觀世音經。時既入夜，行旅已絕，俄有大船流至，純即乘度之，而此小船應時淪沒。大舟隨波鼓盪，俄得達岸也。（出《法苑珠林》）

【譯文】

晉朝和尚竺法純，是山陰顯義寺的寺主。元興年間，買木材築寺，路過湖道。木材的主人是婦女，和他同一船走。已經入湖，天色漸晚暴風突起，波浪如山，船小被水又濺進來，又和婦人一起走，性命就在瞬息之間，於是法純一心誦讀觀世音經。當時已經深夜，沿途已沒有行旅之人了。忽然有一條大船到，法純就乘上大船。而這個小船立刻就沉沒了。大船隨波逐浪任其飄蕩不一會就到達了岸邊。

釋道泰

晉沙門釋道泰，常山衡唐精舍僧。義熙中，嘗夢人云：「君命當終六七。」泰年至四十二，遇篤疾，慮必不濟，悉以衣鉢之資，厚爲福施。又歸誠唸誦觀世音，晝夜四日，勤心不替。時所坐牀前垂帷，忽於帷下見人跨戶而入，足趺金色，光明照屋。泰乃搴帷遽視，奄然而滅。驚欣交萃，因大流汗，胸體即輕，所患平差。（出《法苑珠林》）

【譯文】

晉朝有個和尚叫釋道泰，是常山衡唐精舍的和尚。義熙年中，曾夢見一個人說：「你命當六七年（即四十二歲）終。」道泰年到四十二歲時，得了重病，他想到一定不會好了，所以就把衣鉢等全部資財，作爲很豐厚的福施捨給別人，回來虔誠一心念誦觀世音經，四天四夜，勤心不止。當時他所坐的牀前掛着垂幕，忽然在幕下看見一個人跨門而進，腳背金色，光明照亮屋內。道泰便牽開帷幕惶恐地看，忽然沒有了。道泰驚喜交加，於是滿身流汗，身體便感到輕鬆，所得的病也轉好。

郭宣

晉義熙十一年，太原郭宣、蜀郡文處茂，先與梁州刺史楊收敬爲友。收敬有罪下獄，宣與處茂同被桎梏，念觀世音。十日後，夜夢一菩薩慰諭之，告以大命無憂。俄而鎖械自脫，及曉還著，如是復解，二人遂發願：若得免罪，各出錢十萬上明西寺作功德。少日俱免，宣依願送錢向寺，處茂違誓不送。及盧循舉兵，茂於香浦爲流失所中，未死之間曰：「我有大罪。」語訖而死。（出《辨正論》）

【譯文】

晉朝義熙十一年，太原的郭宣，蜀郡的文處茂，先與梁州刺史楊收敬爲朋友。楊收敬有罪下獄，郭宣和處茂同被關押戴上腳鐐手銬，念觀世音經。十天後，夜裏夢見一個菩薩慰問他，並告訴他們生命無憂。不一會枷鎖自己脫落，到天亮又給鎖上，後來還是象那樣脫落。於是二人發願：如果能免除此罪，他們各出十萬錢到明西寺作功德。不幾天就被免了罪。郭宣就按照誓願送錢給明西寺。處茂則違誓不送。等到廬循舉兵，處茂在香浦被流箭射中，未死之時說：「我有大罪」。說完就死去了。

呂竦

晉呂竦字茂高，兗州人也。寓居始豐縣，其南溪，流急岸峭，回曲如縈，又多大石，白日行者，尤懷危懼。竦自說：其父嘗行溪中，去家十餘里，日向暮，大風雨，晦暝如漆，不復知東西，自分覆溺，唯歸心觀世音，且誦且念。須臾，有火光來岸，如人捉炬者，照見溪中了了，徑得歸家。火常在前後，去船十餘步。竦後與郗嘉賓周旋，郗所傳說。（出《法苑珠林》）

【譯文】

晉朝的呂竦字茂高，是兗州人，住在始豐縣。它南邊的溪水，岸陡流急，回曲縈繞，又有許多大石頭。白天走在這裏，都恐懼萬分。竦自己說，他的父親曾在水中走，離家十多里路，一天傍晚，大風大雨，漆黑一片，辨別不出東西南北，覺得要淹死，就只一心念觀世音經，邊誦邊念。不一會，就有火光從岸上來，象人舉着火炬一樣，照得溪中很清楚，纔得到回家。火常在他的前後，離船十多步。以後呂竦和郗嘉賓在一起共事，是郗所傳說的。

徐榮

晉有徐榮者，琅琊人也。嘗至東陽，還經定山，舟人不慣，誤墮洄洑中，垂欲沉沒，榮無復計，唯至心呼觀世音名。須臾間，如有數十人齊力引舡者，踊出洄洑中，沿江而下。日已暮，天大昏暗，風雨甚駛，不知所向，而湧浪轉盛，榮誦經不輟，忽望見山頭有火焰赫奕，回舟趨之，徑得達岸，既至，即不復見。明旦，問浦中人：「昨夜山上是何火？」衆愕然曰：「風雨如此，豈有火耶？」乃知佛力冥祐矣。榮後爲會稽府督護，謝敷嘗聞榮說。時與榮同船者沙門支道蘊，謹篤士也，亦具其事，爲傅亮言之，與榮所說同。（出《法苑珠林》）

【譯文】

晉朝有個叫徐榮的是琅琊人。曾到東陽去回來，經過定山。行船上的人不熟練，誤落入漩渦中，就要沉沒，徐榮再也沒有什麼計出，只是誠心呼喚觀世音的名字。不一會，象有幾十個人一齊用力拉船，跳出漩渦，順江而下。天色已晚，天氣非常昏暗，風雨更急，不知去向，而波浪更加洶湧。徐榮誦經不停，忽然看見山頭有火焰顯耀盛大，調回船頭朝那個方向走，一直到達岸邊，已經到岸，就再也見不到了。第二天早晨，問浦中的人：「昨天夜裏山上是什麼火？」大家驚訝地說：「象這麼大的風雨，怎麼能有火呢？」才知道是佛力暗中庇祐。徐榮以後做會稽府督護，謝敷曾聽徐榮說。當時和徐榮同船的人僧人支道蘊，是謹慎忠厚的人，也詳知這些事，對傅亮說過，和與徐榮所說的一樣。

劉度

劉度，平原聊城人也。鄉里千餘家，並奉大法，造立形像，供養僧尼。值虜主木末之時，此縣常有逋逃。末大怒，欲盡滅一城，衆皆兇懼，分必殄盡。度乃虔誠率衆，歸命觀世音。頃之，末見物從空下，繞其屋柱，驚視，乃觀世音經。末大歡喜，因省刑戮，於是此城即得免害。（出《冥祥記》）

【譯文】

劉度，是平原聊城人。鄉里一千多家，都信奉大法，建造佛像，供養僧尼。正當虜主木末時，這個縣常常有逃跑的人。木末便大怒，想殺掉一城的人。大家都非常害怕，估計當被滅絕。劉度便虔誠帶領大家，向觀世音求救。不一會，木末看見一個東西從空中落下，圍繞他的屋前柱子轉，驚訝地看，原來是觀世音經。木末非常高興，於是免去了刑戮，這座城裏的人也都得以倖免。

南宮子敖

南宮子敖，始平人也。戍新平城，爲狒狒虜兒長樂公所破，合城數千人皆被誅害。子敖雖分必死，而猶至心念觀世音。既而次至子敖，羣刃交下，或高或僻，持刀之人忽疲懈，四支不隨，爾時長樂公親自臨刑，驚問之。子敖聊爾答雲：「能作馬鞍。」乃令原釋。子敖亦不知所以作此言時。後遂得遁逸，乃造一觀音小像，貯以香函，行則頂戴。（出《冥祥記》）

【譯文】

南宮子敖是始平人，戍守新平城，被狒狒虜兒長樂公攻破，全城幾千人都被殺害。子敖雖然想到必死無疑，但還是誠心念觀世音經。不久輪到子敖，大刀一齊落下，有高的也有低的，拿刀的人忽然感到疲憊不堪，四肢不能動彈。當時長樂公親臨刑場，驚訝地問。子敖姑且答道：「能作馬鞍。」於是釋放了他。子敖也不知道回答這句話是幹什麼。以後就逃跑了，於是他造了一個小觀音像，用香匣子裝着，出門就頂戴奉侍終不捨離。

徐義

苻秦徐義，高陸人，爲尚書，少奉佛法。時兵革蜂起，賊獲義，將加害，乃埋其兩足，編髮於樹。至夜，義專念觀世音，有頃，忽夢人謂之曰：「今事亟矣，何暇眠乎！」義便驚起，見防守者，並疲而寢，乃試自奮動，手發既解，足亦得脫，而遁百餘步，隱草中，便聞追者交馳，秉炬無見者。迨明賊散，義歸投鄴寺，遂得免焉。（出《冥祥記》）

【譯文】

苻秦徐義是高陸人，做了尚書，從小奉佛法。當時兵革蜂起，賊人抓住了徐義，將要加害於他，於是就埋住了他的兩腳，把頭髮綁在樹上。到了夜裏，徐義便專心念觀世音經，一會兒，忽然夢見一個人對他說：「現在事情緊急你還有閒心睡覺！」徐義便驚起，看防守的人都疲憊而入睡。於是就自動活動，把手和頭髮都解開了，腳也拔出來了，逃了一百多步，藏在草中，便聽到追的人來來往往，拿着火把沒有發現他。等到天亮賊人走了，徐義才投奔鄴寺去了，於是得以倖免。

畢覽

苻秦畢覽，東平人，少奉法，隨慕容垂北征，沒虜，單馬逃竄。虜騎追將及，覽至心誦唸觀世音，既得免脫。入山，迷惑失道，又專心持念。中夜見一道人，法服持錫，示以途徑，安然至家。（出《冥祥記》）

【譯文】

苻秦時畢覽是東平人。年少信奉佛法，跟着慕容垂北征，被俘，單馬而逃竄。看敵人騎馬將要追上他，畢覽誠心誦唸觀世音經，就得以脫免。進入山中，又迷了路，又專心念經。則看見一個道人，穿着法衣拿着錫杖，給他指出去路，畢覽便安全到達家中。

釋法智

沙門釋法智，爲白衣時，嘗獨行至大澤中。忽遇猛火，四方俱起，走路已絕，便至心禮誦觀世音。俄而火過，一澤之草，無有遺莖者，唯法智所容身處不燒，始乃敬奉大法。後爲姚興將，從徵索虜，軍退失馬，落在圍裏，乃隱溝邊叢棘中，得蔽頭，復念觀世音，心甚勤至。隔溝人遙喚後軍，指令殺之，而軍過搜覓，輒無見者，遂得免。後徑出家。（出《冥祥記》）

【譯文】

出家僧人法智，爲平民時，曾經獨自走在大澤中，忽然遇到猛火，四方燒起，走投無路，便誠心誦唸觀世音經，不一會火燒過了，一澤之草，沒有一點保留的，只有法智所藏的地方一點也沒燒着，於是他開始更加敬奉大法。後來做了姚興的將官。從徵追趕敵人，退軍時落馬，落在包圍中，於是他便隱藏在溝旁的荊棘裏才遮住了頭，又念觀世音經，心更加忠誠。隔溝人遠遠地喊後軍。讓他們殺死他，而後軍過來搜索，都沒有看見他，於是獲救。以後他便出家。

孫道德

宋孫道德，益州人也。奉道祭酒，年過五十，未有子息，居近精舍。景平中，沙門謂道德曰：「必願有兒，當至心禮誦觀世音經，此可冀也。」德遂罷不事道，丹心投誠，歸誦觀世音。少日之中，而有夢應，婦即有孕，產男。（出《冥祥記》）

【譯文】

宋朝的孫道德，是益州人，信奉道教，任主管。年齡已過五十歲，還沒有子女，居在精舍附近。景平年中，僧人對道德說：「你一定希望有兒子，就應當誠心禮念觀世音經，這樣纔可以有希望。」道德就不去事道，而誠心誠意去唸觀世音經。幾日之中，有夢應驗，婦人即有了身孕，後生下一男。

張興

宋張興，新興人，頗信佛法，常從沙門僧融、曇翼時受八戒。元嘉初，興嘗爲劫賊所引，逃避。妻繫獄，掠笞積日。時縣失火，出囚路側，會融、翼同行，偶經囚邊，妻驚呼：「闍梨何不賜救？」融曰：「貧道力弱，不能救如何？唯宜勸念觀世音，庶獲免耳。」妻便晝夜祈念，經十日許，夜夢一沙門以足躡之曰：「咄咄，可起。」妻即驚起，鉗鎖桎梏俱解，然閉戶警防，無由得出，慮有覺者，乃卻自械。又夢曏者沙門曰：「戶已開矣。」妻覺而馳出，守備俱寢，安步而逸。暗行數里，卒值一人，妻懼躄地，已而相訊，乃其夫也。相見悲喜，夜投僧翼，翼匿之，獲免焉。（出《冥祥記》）

【譯文】

南朝宋時的張興是新興人，很信奉佛法，曾跟着僧人僧融、曇翼同時受八齋戒。元嘉年初，張興嘗被劫賊所牽連逃跑躲避。妻子被抓進監獄，幾天來嚴刑拷打。當時縣裏失火，就把囚徒放在路邊，正趕上僧融、曇翼路過，偶然經過囚徒處。張興的妻子驚呼：「闍梨爲何不救救我！」融說：「我力量單弱，不能救你怎麼辦呢？只應勤念觀世音經。大概能獲免罷。」他的妻子便晝夜唸經祈禱，過了十天左右，夜裏夢見一個僧人用腳踢她說：「喂！喂！可以起來了。」妻子驚起，鉗枷鎖都解開了，然而關着門又有防守，沒有辦法出去。怕有人覺察，於是自己卸下刑具。又夢見先前的僧人說：「門已經開了。」他的妻子便醒來快跑，守備的人都睡了，她便順當地逃出。暗行幾里，偶然碰到一個人，她驚怕地仆倒在地上，過了一會又互相問，才知道是她的丈夫。相見後悲喜交加，連夜投奔僧翼，翼把他們藏了起來，才獲免了。

曇無竭

宋元嘉初，有黃龍沙門曇無竭者，誦觀世音經，淨修苦行。與徒屬二十五人，往尋佛國，備經艱險。既達天竺舍衛，路逢山象一羣，竭齎經誦唸，稱名「歸命」。有獅子從林中出，象驚奔走，後有野牛一羣，鳴吼而來，將欲加害。竭又如初歸命，有大鷲飛來，牛便驚散，遂得免。（出《法苑珠林》）

【譯文】

南朝劉宋元嘉年初。有個黃龍僧人曇無竭，誦讀觀世音經，淨修苦行。和他的徒弟們二十五人，去尋找佛國，經歷了許多艱難險阻，終於到達了天竺國舍衛。在路上碰到一羣山象，他抱着經誦唸，呼喚救命。有一個獅子從樹林中出來，大象驚慌逃走，後來有一羣野牛，吼叫而來，將要加害於他們，無竭又象起初那樣唸經求救，又有大鷲飛來，野牛便驚散，才得以脫免。

車母

車母者，遭宋廬陵王青泥之難，爲虜所得。在賊營中。其母先來奉佛，即然七燈於佛前，夜精心念觀世音，願子得脫。如是經年，其子忽叛還，七日七夜獨行，自南走，常值天陰，不知東西，遙見有七段火光，望火而走，似村欲投，終不可至。如是七夕，不覺到家，見其母猶在佛前伏地，又見七燈，因乃發悟。母子共談，知是佛力，自後懇禱，專行慈悲。（出《宣驗記》）

【譯文】

車母，遭南朝宋時廬陵王青泥之難，被俘在賊營中。他的母親從來供佛，就在佛前點燃了七盞燈，整夜精心念觀世音經，願兒子能脫險。象這樣整一年，她的兒子忽然逃走，獨自走了七天七夜，向南走，常趕上天陰，就不知道東西。遠遠看見有七段火光，望見火而跟着走，好象是村子想要去投宿，卻始終不能到達。象這樣又經七個晚上不知不覺就到家了。看見他的母親還在佛前跪在地上，又看見七盞燈，他才明白過來。母子共談，知道是佛的力量，從此更加誠懇禱告，專門行善。

釋曇穎

宋長幹寺有釋曇穎，會稽人，少出家，謹於戒行，誦經十餘萬言，止長幹寺。善巧宣唱，天然獨絕。穎常患癬疾，積治不除。房內恆供養一觀世音像，晨夕禮拜，求差此疾。異時，忽見一蛇，緣壁上屋。須臾，有一鼠子，從屋墜地，涎液沐身，狀如已死。穎候以活，即取竹刮除涎液，又聞蛇所吞鼠，能療瘡疾，即取涎以傅癬上。所傅既遍，鼠亦還活。信宿之間，瘡疾頓盡，方悟蛇之與鼠，皆是祈請所致。於是王所重，名播遐邇，後卒所在，年八十一。（出《高僧傳》）

【譯文】

宋朝長幹寺有個和尚曇穎，是會稽人，少年出家。謹守戒行，誦讀經書十多萬言，後到長幹寺。善於宣唱，天下獨一無二。曇穎常年患癬病久治不愈。房內常常供奉一位觀世音像，早晚禮拜，請求治好這個病。不長時間，忽然看見一條蛇，沿着牆壁爬上屋頂。不一會，又有一個老鼠，從屋頂落地，涎液滿身，象是已死了。曇穎等它活，就拿竹刮掉它身上的涎液，又聽說蛇所吞喫的老鼠，能治療瘡病，就取涎液上到癬上，都上遍了，老鼠也就活了，兩夜之間瘡病都好了。才明白蛇與鼠，都是自己祈禱請求的東西。因此被君王所器重，遠近聞名，後壽終正寢。享年八十一歲。

邢懷明

宋邢懷明，河間人，爲大將軍參軍。嘗隨南郡太守朱循之北伐，同見陷沒，伺候間隙，俱遁南歸。夜行晝伏，三日，猶懼追捕，乃遣人前覘虜候，數日不還。一夕，將雨陰暗，所遣人將曉忽至，乃驚曰：「向遙見火光甚明，故來投之，那得至而反暗。」循等驚愕。懷明先奉法，自出徵，恆頂戴觀世音經，誦讀不廢。夕亦闇誦，鹹疑是經神力，遂得脫免。居於京師，忽有沙門詣懷明雲：「貧道見此巷中及君家有血氣，宜移避。」語畢去。懷明追而目之，出門便不見，意甚惡之。經二旬，鄰人張景秀，傷父及殺妻，懷明以爲血氣之徵，庶得無事。時與劉斌、劉敬文同在一巷，其年並以劉湛之黨，被誅夷。（出《法苑珠林》）

【譯文】

南朝宋時的邢懷明，是河間人，做了大將軍的參軍，曾隨同南郡太守朱循之去北伐，一同陷入敵手。他們找個了時機，一起逃走南歸。夜裏行走白天躲藏，三天還怕來追捕，於是就派人前去窺探虜候情況，幾天不回。一天夜裏，陰暗將要下雨。所派的人將要天亮時忽然回來了，驚訝地說：「先前遠遠地看見火光很明，所以就一直奔來，結果到了跟前火光反而暗了。」朱循之等非常驚愕。懷明先前信佛，自從出征，總是帶着觀世音經，誦讀不停。那天晚上也暗中誦讀。都疑心是誦經的神力，於是能夠走脫。他住在京城，忽然有個出家僧人對懷明說：「我看見這個巷子中及你家有血氣，應當躲避。」說完就走了。懷明追出看他，他出門便不見了，心裏很討厭。過了二十天，鄰居張景秀，傷害了他的父親並殺死了他的妻子。懷明認爲這正是血氣證明，希望自己相安無事。當時和劉斌、劉敬文同住在一個巷子裏，那一年因爲是劉湛的同黨，一起被殺害。

王球

宋王球字叔達，太原人，爲涪陵太守。以元嘉元年，於郡失守，系在刑獄，防鎖堅固。球先精進，用心尤至。獄中百餘人，並多飢餓，球每食，皆分施之，日自持齋，至心念觀世音。夜夢升高座，見一沙門，以一卷經與之，題名《光明按行品》。並諸菩薩名。球得而披讀，忘第一菩薩名，第二觀音，第三大勢至。又見一車輪，沙門曰：「此五道門也。」既覺，鎖皆斷脫。球心知神力，彌增專志，因自釘治其鎖。經三日而被原宥。（出《法苑珠林》）

【譯文】

南朝宋時的王球字叔達，是太原人，做涪陵太守。在元嘉元年，由於郡失守，被抓入獄，看守得很嚴。王球先前精心求進，用心更加忠誠。獄中有一百多人，很多人捱餓，王球每當喫飯，都分別施捨給他們，每天堅持齋戒，誠心念觀世音經。夜裏夢見升上一個高座，看見一僧人，把一卷經書送給他。題名《光明按行品》，並且寫着許多菩薩的名字。王球翻閱誦讀，忘記了第一菩薩的名字，第二是觀音，第三是大勢至。又看見一個車輪，僧人說：「這是五道門。」等醒後鎖都斷而脫落，球知道這是神力，更增加專心的志向，從而自己釘好原鎖。第三天就被赦了。

卷第一百一十一 報應十（觀音經）

竺惠慶 卞悅之 張暢 王玄謨 釋道冏　伏萬壽　彭子喬　釋慧和　 齊建安王　毛德祖　李儒俊　沈甲 張達　孫敬德　高荀　史雋 東山沙彌　徐善才　杜智楷　張氏 許儼　僧道憲　成珪　王琦

竺惠慶

宋沙門竺惠慶，廣陵人也，經行修明。元嘉十二年，荊揚大水，惠慶將入廬山。船至江而暴風忽起，同旅已得依浦，唯惠慶舫漂揚中江。風疾浪湧，唯待淪覆。惠慶正心端意，誦觀世音經。洲際之人，望見其舫，迎飆截流，如有數十人牽挽之者，徑到其岸，一舫全濟。（出《法苑珠林》）

【譯文】

南朝宋時僧人竺惠慶是廣陵人，明經而修行。元嘉十二年，荊揚發大水，惠慶將要入廬山，船到江中暴風忽起，他的同旅已經靠岸了，只有惠慶的船漂揚江中，風急浪湧，只等沉沒。惠慶正心正意，誦唸觀世音經。岸邊的人，看見他的船。迎着暴風堵住急流，象有幾十個人拉着似的，一直到岸邊，一船的人全得救。

卞悅之 宋居士卞悅之，濟陰人也。作朝請，居在潮溝。行年五十，未有子息。婦爲取妾，復積載不孕。將祈求繼嗣，發願誦觀音經千遍。其數垂竟，妾即有娠，遂生一男。時即元嘉十四年也。（出《冥祥記》）

【譯文】

南朝宋時的居士卞悅之，是濟陰人，住在潮溝。年已五十歲，沒有子女。婦人爲他娶了妾，還是多年不孕，爲求子嗣。發願念觀世音經一千遍。等一千遍將唸完，他的妾就有了身孕，於是就生下一男。當時是元嘉十四年。

張暢

宋張暢，常奉持觀音。南譙之構逆也，暢不從，王欲害之。夜夢觀世音曰：「汝不可殺暢！」遂不敢害。及王敗，暢繫獄，誦觀世音經千遍，鎖寸寸斷，獄司易之復斷。吏白曰（吏白曰明抄本作少日。）：「釋之。」（出《談藪》）

【譯文】

南朝宋時的張暢，常年供奉觀世音。張暢不聽從南譙的圖謀叛逆。王想害他。夜裏他夢見觀世音說：「你不可以殺張暢。」於是不敢害暢。等到王敗了，張暢被捕入獄，誦一千遍觀世音經，鎖便一寸寸地斷了。獄司給他換了又斷。獄吏說：「放了他。」

王玄謨

宋太原王玄謨，爽邁不羣。北征失律，軍法當死。夢人謂之曰：「汝誦觀世音千遍，可得免禍。」謨曰：「命懸旦夕，千遍何可得？」乃授雲：「觀世音，南無佛，與佛有因，與佛有緣，佛法相緣，常樂我情，朝念觀世音，暮念觀世音，念念從心起，唸佛不離心。」既而誦滿千遍。將就戮，將軍沈慶之諫，遂免。歷位尚書金紫豫州刺史。（原缺出處。明抄本作出《談藪》）

【譯文】

南朝劉宋太原的王玄謨，爽直豪邁而不合羣。北征失利。按軍法當處死。夢中看見一個人對他說：「你誦一千遍觀世音經，可以免禍。」玄謨說：「命在旦夕，怎能念上千遍呢？」於是夢中人教他誦唸：「觀世音，南無佛，與佛有因，與佛有緣，佛法相緣，常樂我情。朝念觀世音，暮念觀世音。句句從心念，佛經不離心。」不久就唸完了一千遍。將要被殺，將軍沈慶之勸諫，才獲免。歷任尚書金紫豫州刺史。

釋道冏

姚秦沙門釋道冏，弘始十八年，師道懿遣至河南霍山採鍾乳，與同道道朗等四人共行。持炬深穴，入且三里，遇一深流，橫木而過。冏最先濟，後輩墜水而死。時火又滅，冥然昏暗。冏生念已盡，慟哭而已，猶固一心呼觀世音，誓願若蒙出路，供百人會，表報威神。經一宿而見小光炯然，狀若螢火，倏忽之間，穴中盡明。於是見路，得出巖下。由此信悟彌深，屢睹靈異。元嘉十九年，臨川王作鎮廣陵，請冏供養。其年九月，於西齋中作十日觀世音齋。已得九日，夜四更盡，衆僧皆眠，冏起禮拜謝，欲坐禪，忽見四壁有無數沙門，悉半身出見。一佛螺髻，分明瞭了。有一長人，著平上幘，布褲褶，手把長刀，貌極雄異，捻香授道冏。道冏時不肯受，壁中沙門語云：「冏公可爲受香，以覆護主人。」俄而霍然，無所復見。當此之時，都不見衆會諸僧，唯睹置釋迦文行像而已。（出《法苑珠林》）

【譯文】

姚秦僧人釋道冏，弘始十八年，師道懿派他到河南霍山去採鍾乳，和同道道朗等四個人一同前往。拿着火把進入深洞，入洞走了三里，遇到一條深水流，靠一橫木渡水。道冏先渡過去了，後面的人都落水而死。當時火又熄滅了。漆黑一片。道冏已沒有活着的念頭，只是痛哭，但還是堅持呼喚觀世音，許願如果能承蒙給予出路，將供奉百人的祭祀，來報達神的威力。過了一宿忽然看見一個小光炯然，其形象螢火，傾刻之間，洞穴中都明亮起來，於是看見了路，才走出巖下。從此他信悟更深，多次目睹這樣的靈異。元嘉十九年，臨川王鎮守廣陵，請道冏在府裏供事。那年的九月，在西齋中作十天觀世音齋，已經過了九天，夜裏過了四更天，衆僧們都熟睡了，道冏起身施禮拜謝，剛要坐禪，忽然看見四下裏有無數個僧人，都出現了半身。一個佛梳螺旋形的髮髻，十分分明。有一個高個子，戴着頭巾，穿着布褲子，手拿一把長刀。相貌非常雄偉而奇異，捻着香給道冏，道冏當時不肯接受。四邊的僧人說道：「道冏可以接受香，來保護主人。」不一會兒，什麼再也看不見，當這個時候，也看不見聚會的衆僧，只看見放着的釋迦文行的像罷了。

伏萬壽

伏萬壽，平昌人。宋元嘉十九年在廣陵爲衛府參軍，乞假返州。四更初，涉江，長波安流，至中而風起如箭，時又夜，莫知所向。萬壽光奉法，唯一心歸命觀世音，念無間。倏爾與船中數人，同睹北岸有光，狀如村火，喜曰：「此必是陽火也。」回船趨之，未旦而至，問彼人，皆雲：「昨夜無燃火者。」於是方悟神力焉。（出《法苑珠林》）

【譯文】

伏萬壽，是平昌人。南朝劉宋元嘉十九年在廣陵做衛府參軍，請假回州里。四更初過江，波平浪靜，等到到了江中風如箭起，當時又是深夜，不知去向。萬壽先信奉佛法，把唯一的希望歸於觀世音經，不停止地念。很快地和船上的幾個人，都看見北岸上有光亮，象是村火，高興地說：「這一定是人間的煙火。」於是調回船頭奔去，不到天亮就到了。問那地方的人，他們都說昨天夜裏沒有點燃火光的。於是才明白了是神的力量。彭子喬 宋彭子喬者，益陽縣人也。任本郡主薄，事太守沈文龍。建元元年，以罪被系。子喬少年嚐出家，還俗後，常誦觀世音經。時文龍盛怒，  
防械稍急，必欲殺之。子喬憂懼，無復餘計，唯至誠誦經，至百餘遍，疲而晝寢。同系者有十許人，亦俱睡。有湘西縣吏杜道榮，亦系在獄，乍寐乍寤，不甚得熟。忽有雙白鶴集子喬屏風上。有頃，一鶴下至子喬邊，時復覺如美麗人。道榮起，見子喬雙械脫在腳外，而械痕猶在焉。道榮驚視，子喬亦寤，共視械諮嗟，問道榮曰：「有所夢不。」答曰：「不夢。」道榮以所見說之，子喬雖知必己，尚慮獄家疑其欲叛，乃取械著之。經四五日而蒙釋放。（出《法苑珠林》）

【譯文】

南朝劉宋的彭子喬是益陽縣人。任本郡的主薄，給太守沈文龍辦事。建元元年，因罪而被抓。子喬年少時曾經出家，還俗後，常唸誦觀世音經。當時文龍很生氣，給他帶的刑具也越來越緊，一定要殺死他。子喬憂懼，再也沒有別的辦法。只是誠心念經，唸到一百多遍，因疲勞白天就睡着了。一同被抓的人有十幾個，也都一起入睡。有一個湘西的縣吏杜道榮，也被押在獄中，忽睡忽醒，睡得不很熟，忽見有一雙白鶴落在子喬的屏風上。過了一會兒，一隻鶴下到子喬旁邊，當時又覺得它象是個很美麗的人。道榮起身，看見子喬的雙鐐脫落在腳下，而刑械的痕跡還在。道榮驚訝地看着，子喬也醒了，共同看着刑械驚歎，問道榮道：「是不是在作夢？」回答說：「沒作夢。」道榮把所看見的告訴他。子喬雖然知道究竟，卻怕看守疑惑他想叛逃，他就又拿出刑械自己戴上。經了四五天而被釋放。

釋慧和

宋慧和沙門者，京師衆造寺僧也。元（《法苑珠林》二七引元作義，義嘉劉宋晉安王起兵時所建年號。見《宋書鄧琬傳》。）嘉之難，和猶爲白衣，屬劉胡部下。胡常遣將士數十人作諜東，和亦預行，行至鵲渚，而值臺軍西上，諜衆離散，各逃草澤。和得竄，下至新林，見野老衣服縷弊，和乃以貌整褲褶易其衣，提籃負擔，若類田人。時諸遊軍捕此散諜，視和形色，疑而問之。和答對謬略。因被笞掠，登時見斬。和自散走，便恆誦唸觀世音經，至將斬時，祈懇彌至。既而軍人揮刃屢跌，三舉三折，並驚而釋之。和於是出家，遂成精業。（出《法苑珠林》）

【譯文】

南朝宋時的慧和僧人，是京城衆造寺的和尚。元嘉年間劫難時，慧和還是平民，屬劉胡的部下。劉胡常派將士幾十人作間諜，慧和也準備去，走到鵲渚，正趕上臺軍西上。衆間諜都離散了，各自逃到草澤中。慧和得以逃竄，到了新林，看見一個野老衣服襤縷，慧和就用自己看去還算齊整的衣褲換了他的衣服，提着籃子挑着擔子。好象種田的人一樣。當時那些遊軍在這裏追捕散離的那些間諜，看慧和的體型和麪色，疑惑地查問他，慧和答對不上，於是就被拷打，立刻要被斬首。慧和自從走散後，便堅持誦讀觀世音經，到了將要斬首的時候，祈禱的更加誠摯。軍人揮刀砍他時屢次跌倒，三次舉刀三次刀折，非常驚訝地放了他。慧和於是出家，終於成就了他的修業。

齊建安王

齊建安王患瘡，念觀音不息，夜夢見觀音，手爲傅藥，明旦瘡愈也。（出《感應傳》）

【譯文】

齊朝建安王患了瘡病，念觀世音經不止，夜裏夢見觀世音。親手爲他傅藥，第二天早晨瘡就痊癒了。

毛德祖

滎陽人毛德祖，初投江南，偷道而過。道逢虜騎所追，伏在路側蓬蒿，半身猶露，分意受死。閤家念觀世音，俄然雲起雨注，得免死也。（出《辨正論》）

【譯文】

滎陽人毛德祖，當初投奔江南，偷路而過。道上正遇上敵人的騎兵追趕，就趴在路邊的蓬蒿中，半截身子還露在外面，只等受死。當初全家念觀世音經，突然天陰下起大雨來，他才能夠免於死亡。

李儒俊

隊主李儒俊鎮虎牢，爲魏虜所圍，危急欲降。夜逾城出，見賊縱橫並臥，儒俊乃一心念觀世音，便過賊處，趨空澤。賊即隨來，儒俊便入草，未及藏伏，賊掩至。儒俊驚恐，一心專念觀音經，忽得馬馳去，因此遂得脫。（出《辨正論》）

【譯文】

隊主李儒俊鎮守虎牢關，被魏兵所圍，十分危急，打算投降。李儒俊便連夜從城牆逃出，看見賊兵橫躺豎臥，就一心念觀世音經，便穿過賊兵處，到達空澤地。賊兵就着來了，儒俊便躲入草中，沒等到藏好，賊兵趕到了。儒俊便驚慌害怕，一心專念觀世音經，忽然得到一匹馬奔馳而去，因此得以脫險。

沈甲

吳郡人沈甲，被系處死。臨刑市中日，誦觀音名號，心口不息，刀刃自斷，因而被放。一雲，吳人陸暉繫獄分死。乃令家人造觀音像，冀得免死。臨刑三刀，其刀皆折。官問之故，答雲：「恐是觀音慈力。」及看像項上，乃有三刀痕現，因奏獲免。（出《宣驗記》）

【譯文】

吳郡人沈甲，被抓將要處死，在市中臨刑時，誦讀觀音名號，心口不停。刀刃便自斷了。因而被釋放。又有人說：吳郡人陸暉被抓入監獄等死，就讓家人造觀音像。希望能夠免死。臨刑時用了三把刀，刀都斷了。官吏問他原因，答道：「恐怕是觀音的慈悲之力。」等到看觀音像的脖子上有三刀的痕跡。於是上奏赦免了他。

張達

張達有罪繫獄，分當受死。乃專念觀世音，鎖械自脫，因遂獲免，終身齋戒。（出《張氏傳》）

【譯文】

張達有罪被捕入獄，理當受死。於是他就專心念觀世音經，而鎖械自己脫落，因而就得以獲免，此後他便終身齋戒。

孫敬德

東魏孫敬德，天平中，定州募士。奉釋教，嘗造觀音像，自加禮敬。後爲劫賊所引，不勝拷楚，忽夢一沙門，令誦救生觀世音千遍。執縛臨刑，誦唸數滿，刀自折爲三段，膚頸不傷。三易其刀，終折如故。所司以狀奏聞，丞相高歡表請免死。及歸，睹其家觀音像，項有刃跡三。敕寫其經佈於世，今謂「高王觀世音經」。自晉、宋、梁、陳、秦、趙國，觀音、地藏、彌勒、彌陀，稱名唸誦，得救者不可勝紀。（出《冥祥記》）

【譯文】

東魏的孫敬德，天平年中，是定州的募士。信奉佛教，曾經造觀音像。自己更加禮敬觀音。以後被劫賊強牽挽，受不住拷打痛苦，忽然夢見一個僧人讓他誦觀世音經一千遍來求救。被押赴刑場，臨刑誦唸完千遍，刑刀自己斷爲三截，而皮膚和脖子都沒有傷。三次換刀，始終象先前那樣斷爲三截。主管就以狀奏，丞相高歡奏表請求免死。等到回家，看他家觀世音的像，脖子上有三個刀痕。皇上詔令讓他寫經書流傳世間。今天叫做《高王觀世音經》。在晉、宋、梁、陳、秦、趙國、觀音、地藏、彌勒、彌陀，提名便能唸誦，得救的人不可勝數。

高荀

滎陽高荀，年已五十。爲殺人被收，鎖頓地牢，分意必死，同牢人云：「努力共念觀音。」荀雲：「我罪至重，甘心受誣，何由可免。」同禁勸之，因（因原作日。據明抄本改。）始發心，誓當舍惡行善，專念觀音，不離造次，若得免脫，願起五層浮圖，捨身作奴，供養衆僧。旬日用心，鉗鎖自解。監司驚懼，語荀雲：「若佛神憐汝，斬應不死。」臨刑之日，舉刀刃斷，奏得原免。（出《宣驗記》）

【譯文】

滎陽的高荀，年紀五十歲。因爲殺人被收監，鎖進地牢，估計必死。同牢的人說：「努力共同念觀世音經。」高荀說：「我罪最重，甘心受刑，怎麼可以免罪呢？」同囚禁的人勸他，因此才動心，併發誓要去惡行善，專心念觀世音經，不再魯莽，如果能夠免罪，願造五層浮圖，捨身作奴，供養衆僧。用心讀經十天，鉗鎖自然開解，監司驚懼，對高荀說：「如果神佛同情你，斬首時當不死。」臨刑的那一天，舉刀刀便折斷，監司啓奏後得以赦免。

史雋

史雋有學識，奉道而慢佛，常語人云：「佛是小神，不足事也。」每見尊像，恆輕誚之。後因病腳攣，種種祈福，都無效驗。其友人趙文謂曰：「經道福中第一，可試造觀音像。」雋以病急，如言鑄像。像成，夢觀音。果得差。（出《宣驗記》）

【譯文】

史雋有學識，信奉道教而輕視佛教，常對人說：「佛是小神，不足以供奉。」每當看見佛像，總是輕視地譏誚他。以後因爲得了腳痙攣病，各種各樣的祈求護佑，都毫無效果。他的朋友趙文對他說：「讀經信教是得到護佑的第一位，你可以試着造一個觀世音像。」史雋因病重，就象朋友說的那樣鑄了觀世音像。像鑄成了，夢見觀世音，果然病就好了。

東山沙彌

隋開皇初，有揚州僧，忘其本名，誦通涅槃，自矜爲業。岐州東山下村中沙彌，誦觀世音經。二俱暴死，同至閻羅王所。乃處沙彌金高座，甚敬之。處涅槃僧銀高座，敬心稍惰。僧情大恨，問沙彌住處。既蘇，從南來至岐州，訪得沙彌，具問所由。沙彌雲：「每誦觀音，於別所衣淨衣，燒名香咒愿，然後乃誦，斯法不怠，更無他術。」謝曰：「吾罪深矣。所誦涅槃。威儀不整。身口不淨。於今驗矣。」（出《法苑珠林》）

【譯文】

隋朝開皇年初，揚州有個和尚，忘了他的原名，誦讀精通涅躄經，引以爲自豪並作爲自己的職業。岐州東山下村中的沙彌，誦讀觀世音經。兩個人一起暴死，一同到閻羅王那裏。於是對待沙彌是讓他坐在金高座，非常敬重他，對待涅槃僧則是讓坐在銀高座，對他的敬重就稍微差一些。涅槃僧非常憤恨，問明沙彌的住處。已經復甦後，就從南來到岐州，找到了沙彌，問他原因。沙彌說：「每次誦觀音經，在另外的地方穿着淨衣，點上名香祝願，然後再誦經。堅持不懈，再也沒有別的本領。」涅槃僧謝罪說：「我的罪太深了，所誦的涅槃經，沒有隆重的儀式，也不淨口淨身，如今才驗證了」。

徐善才

唐武德中，醴泉縣人徐善才，常修齋戒，誦觀世音經，逾千遍。曾往京城延興寺，修營功德。及還家，道逢胡賊。賊所掠漢人千百，將向洪崖，次第殺之。善才知不免，唯至心念觀音經。當殺之時，了不自覺，至初夜方悟，身在深澗樹枝上，去岸三百餘尺。以手摩項，覺微痛而無傷。漸下樹。循澗南行，可五六十里，天漸曉，去賊已遠，得官路，遂還家。琬法師嘗說此事。（出《法苑珠林》）

【譯文】

唐朝武德年中，醴泉縣人徐善才，常常修行齋戒，誦讀觀世音經，超千遍。曾去京城延興寺，修建功德。等到回來，道上遇到胡賊，賊人所抓漢人成千上百，將要推向洪崖，一個一個殺掉。善才知道不能脫免，只誠心念觀世音經。當殺他時，突然失去知覺，一直到初夜才醒，身子掛在深澗的樹枝上，離崖岸三百多尺。用手去摸脖子，覺得稍有疼痛而沒有損傷。慢慢地下樹，沿着山澗往南走，走了五六十里，天漸漸亮了，離賊已遠，找到了官路，於是回家，琬法師曾經說這件事。

杜智楷

杜智楷，曹州離狐人。少好釋典，不仕不娶，被僧衣，隱居太山，以讀誦爲事。唐貞觀二十一年，于山中還，忽患疾垂死，以袈裟覆體，昏然如夢。見老母（原本無母字。據明抄本補）及美女十數屢來相擾，智楷端然不動。漸相逼斥，並雲：「輿智楷擲置北澗裏。」遂總近前，同執捉，有攬著袈裟者。忽齊聲唸佛，卻後懺悔，請爲造阿彌陀佛，誦觀音菩薩三十餘遍。少間，遂覺體上大汗，即愈。離狐今濟陰也。（出《法苑珠林》）

【譯文】

杜智楷是曹州離狐人。年少喜好經典，不求仕途不娶妻，穿着僧衣，隱居在泰山，以誦讀經書爲業。唐朝貞觀二十一年，從山中回來忽然患病將死，用袈裟蓋着身體。昏然象作夢一樣。看見老母和十幾個美女多次來打擾，智楷端坐不動心，逐漸相逼呵叱，並說：「把智楷扔到北澗裏去。」於是都走近前來，一起捉他，有的抓住他穿的袈裟。忽然一齊唸佛，後退並懺悔，請求給她們造阿彌陀佛，誦觀世音經三十多遍。不一會，智楷就感到身體出了一身大汗，就好了。離狐是現在的濟陰。

張氏

陳玄範妻張氏，精心奉佛，恆願自作一金像，終身供養。有願莫從，專心日久，忽有觀世音金像，連光五尺，現高座上。衆嘆其精感所致。（出《辯正論》）

【譯文】

陳玄範的妻子張氏，精心奉佛。常願自作一個金像，終身供養它。這個願望沒能實現，張氏仍久持這種心願，忽然有一個觀世音的金像，發出五尺多的毫光，出現在高座上。大家讚歎說是她的誠心感動的結果。

許儼

唐龍朔麟德中，京師永興坊許儼，取魚爲業。後患疾，冥然若死，身赤如火，痛似火炙，自雲：「但見火車來燒身，官府責取魚多，遣生受罪。」已經數日，乍生乍死。親戚勸作功德，遂造觀音像兩軀，仍令閤家不食酒肉，病遂差。（出《法苑珠林》）

【譯文】

唐朝龍朔麟德中，京城永興坊的許儼，以打魚爲業。以後得病，迷迷糊糊象死了一樣，身上紅得象火，疼痛的象火烤的一樣。他自己說：「只看見火車來燒身，官府責怪打的魚太多，讓自己活受罪。」過了幾天了，半死半活的。親戚們勸他作功德，於是造了兩尊觀世音像。並讓全家不喫酒肉，病就好了。

僧道憲

唐聖善寺僧道憲，俗姓元氏。開元中，住持於江州大雲寺，法侶稱之。時刺史元某，欲畫觀世音七鋪，以憲練行，委之勾當。憲令畫工持齋潔己，諸彩色悉以乳頭香代膠，備極清淨。元深嘉之。事畢，往預寧斫排，造文殊堂。排成將還，忽然墮水，江流湍急，同侶求拯無由。憲墮水之際，便思念觀世音。見水底有異光，久而視之，見所畫七菩薩，立在左右，謂憲曰：「爾但念南無菩薩。」憲行李如晝。猶知在水底，懼未免死，乃思計雲：念阿彌陀佛。又念阿彌佛，其七菩薩並來捧足，將至水上，衣服無所污染，與排相隨，俱行四十餘里。憲天寶初滅度，今江州大雲寺七菩薩見在，兼畫落水事雲耳。（出《廣異記》）

【譯文】

唐朝聖善寺和尚道憲，俗姓元。開元年中，江州大雲寺任住持，很受衆僧稱頌。當時的刺史元某，想要畫七張觀世音像，因道憲修練有成，委託他去主管。道憲便讓畫工齋戒潔身，各種彩色都用乳頭香代膠，準備的非常潔淨。元某很讚許他。畫完後，去預寧砍木做排，建造文殊堂。排砍成將要運回，忽然全排的人都落入水中，江流湍急，同伴無處求救。道憲落水之時，便想念觀世音經。只見水底下有奇異的光，過了很久再看它，是他所畫的七位菩薩，站在左右，對道憲說：「你只念南無菩薩。」道憲往來就象白天一樣知道在水底，害怕不能免死，於是想出一計：念阿彌陀佛。於是又念阿彌佛，結果那七個菩薩一起來抬着他的腳，將他送到水上。衣服也沒溼，和排一起行了四十多里。通憲天寶年初死，現在江州大雲寺的七菩薩象還在，又畫了道憲落水的事。

成珪

成珪者，唐天寶初，爲長沙尉。部送河南橋木，始至揚州，累遭風水，遺失差衆。揚州所司謂珪盜賣其木，拷掠行夫，不勝楚痛，妄雲破用。揚州轉帖潭府，時班景倩爲潭府，嚴察之吏也。長沙府別將錢堂（明抄本堂作「唐」。）揚覲利其使，與景倩左右構成。景倩使覲來收珪等。覲至揚州，以小枷枷珪，陸路遞行。至寧江，方入船，乃以連鎖鎖枷，附於船梁，四面悉皆釘塞，唯開小孔，出入飯食等。珪意若至潭府必死，發揚州，便心念救苦觀世音菩薩。恆一日一食，或時不食，但飲水清齋。經十餘日，至滁口，夕暮之際，唸誦懇至。其枷及鎖，忽然開解，形體蕭然，無所累著。伺夜深，舟人盡臥，珪乃拆所釘。拔除出船背。至覲房上，呼曰：「楊覲，汝如我何！」覲初驚起，問何得至此。珪曰：「當葬江魚腹中，豈與汝輩成功耶？」因決意赴水。初至潭底，須臾遇一浮木，中有豎枝，珪騎木抱，得至水面。中夜黑暗，四顧茫然，木既至潭底，又復浮出。珪意至心念觀世音，乃漂然。忽爾翻轉，隨水中木而行。知已至岸，便蘆中潛伏。又江邊多猛獸，往來顧視，亦不相害。至明，投近村，村中爲珪裝束，送至滁州。州官寮嘆美，爲市驢馬糧食等，珪便入京，於御史臺申理。初楊覲既失珪，一時潰散，覲因此亦出家焉。（出《卓異記》，明抄本作出《廣異記》）

【譯文】

唐朝天寶年初，成珪作了長沙尉，負責送橋木到河南，剛到揚州，多次遭到風雨，丟失了許多的橋木。揚州有司認爲成珪盜賣了橋木，就嚴刑拷打運夫，運夫受不了酷刑，就屈招了。揚州有司上報潭府，當時班景倩掌管潭府，爲嚴察官。長沙府的別將錢堂、楊覲認爲有利可圖，就和景倩左右的人一起陷害成珪。景倩派楊覲來收捉成珪等人。覲到了揚州，用小枷鎖成珪，從陸路走。到了寧江，才上船，又用鏈鎖鎖枷，把他鎖在船樑上，四面都釘死，只打一個小孔，送飯食用。成珪認爲如果到了潭府也一定死的，從揚州出發時，便誠心念救苦救難的觀世音菩薩，常常一天喫一頓飯，有時一頓也不喫，只喝清水齋戒。過了十多天，到了滁口，正當傍晚之時，成珪唸經更加懇切，那個枷和鎖，忽然解開了，身體輕鬆，沒有什麼累贅。等到夜深了，船上的人都睡了，成珪就拆掉釘子，從船上跳到船頂。到了楊覲的房上，喊道：「楊覲，你能把我怎麼樣！」楊覲驚起，問他怎麼到這裏來的。成珪說：「我要葬到江中魚腹，怎麼能讓你們成功呢？」因此決心跳水。成珪剛到潭底，不一會就遇到一塊浮木，當中有個豎的枝，珪就騎在木頭上抱着枝子，浮到水面上。半夜黑暗，四顧茫然，木已到了潭底又浮上水面。成珪更誠心念觀世音經，於是就漂流而下，忽然又翻轉，隨着水中的木而行，知道已經到岸，便潛伏在蘆葦中。江邊又多有猛獸，往來看他，也都不傷害他。到了天亮，投進附近的村子，村中人爲成珪換上衣服，送他到滁州。州官驚歎他的美德，替他買驢馬糧食等，成珪便到了京城，向御史臺申訴。當初楊覲已失去了成珪，一時潰散。他也因此出家了。

王琦

唐王琦，太原人也」居滎陽，自童孺不茹葷血。大曆初，爲衢州司戶，性好常持誦觀音經。自少及長，數患重病，其於唸誦，無不差愈。（原本愈字下「復唸誦無不差愈」六字，據明抄本刪。）唸誦之時，必有異類譎詭之狀，來相觸惱，以琦心正不能幹。初琦年九歲時，患病五六日，因不能言。忽聞門外一人呼名雲：「我來追汝！」因便隨去。行五十里許，至一府舍，舍中官長大驚雲：「何以誤將此小兒來？即宜遣還。」旁人云：「凡召人來，不合放去，當合作使，方可去爾。」官雲：「有狗合死。」令琦取狗，訴幼小，不任獨行。官令與使者同去。中路，使者授一丸與琦，狀如球子，令琦擊狗家門。狗出，乃以擲之，狗吞丸立死。官雲：「使畢可還。」後又遇病，忽覺四支內有八十二人，眉眼口鼻，各有所守。其有臂腳內者，往來攻其血肉，每至腕節之間，必有相沖擊，病悶不可忍。琦問：「汝輩欲殺我耶？」答雲：「爲君理病，何殺之有！」琦言：「若理病，當致盛饌哺爾。」鬼等大喜叫肉中。翌日爲設食，食畢皆去，所病亦愈。琦先畜一淨刀子，長尺餘，每唸誦即持之。及患天行，恆置刀牀頭，以自衛護。後疾甚，暗中乃力起，念觀世音菩薩。暗忽如晝，見刀刃向上，有僧來，與琦偶坐，問琦此是何刀。琦雲：「是殺魔刀。」僧遂奄減。俄有鐵鎚空中下，擊刀，累擊二百餘下，錘悉破碎，而刀不損。又見大鐵鎚水罐可受二百餘石，覆向下，有二大人執杵旁，問琦：「君識此否？」琦答雲：「不識。」人云：「此鐵鎚獄也。」琦雲：「正要此獄禁魔鬼。」言畢並滅。又見牀舁珍饌，可百牀，從門而出。又見數百人，皆炫服，列在宅中，因見其亡父，手持一刀，怒雲：「無屋處汝！」其人一時潰散，頃之疾愈。乾元中，在江陵，又疾篤，復至心念觀音。遙見數百鬼，乘船而至，遠來飢餓，就琦求食。遂令家人造食，施於庭中，羣鬼列坐。琦口中有二鬼躍出，就坐食訖，初雲未了。琦雲：「非要衣耶？」鬼言正爾。乃令家人造紙衣數十對，又爲緋綠等衫，庭中焚之，鬼著而散，疾亦尋愈。永泰中，又病篤，乃於燈下，澄心誦多心經。忽有一聲如鳥飛，從坐處肉中浸淫向上，因爾口呿不得合，心念此必有魔相惱，乃益澄定，須臾如故。復見牀前死屍腫脹，有蛇大如甕，兼諸鬼，多是先識死人，撩亂爍己。琦閉目，至心誦經二十四遍，寂然而滅。至三十九遍，懈而獲寐，翌日復愈。又其妻李氏，曾遇疾疫癘。琦燈下至心爲誦多心經，得四五句。忽見燈下有三人頭，中間一頭，是李氏近死之婢。便聞李氏口中作噫聲，因自扶坐，李瞪目不能言，但以手指東西及上下，狀如見物。琦令奴以長刀，隨李所指斬之，久乃寤雲：「王三郎耶。」蓋以弟呼琦。琦問所指云何，李雲：「見窗中一人，鼻長數尺；復見牀前二物，狀如駱駝；又見屋上悉張朱簾幕，皆被奴刀斫獲斷破，一時消散。琦卻誦經四十九遍，李氏尋愈也。（出《廣異記》）

【譯文】

唐朝的王琦是太原人，住在滎陽，從小就不喫葷腥。大曆年初，做了衢州司戶，僻性常常好誦讀觀音經。從小到大，多次患重病，由於他誦讀經書，沒有不好的。唸經的時候，一定會有個離奇古怪的東西，來相干擾，因爲王琦的心正而不能干擾。當初琦九歲那年，患病五、六天，因而不能說話，忽然門外有一個人喊他的名字說：「我來追你！」於是就跟着那人去了。走了五十里左右，到了一個府門，府內的官長大驚說：「爲什麼錯帶這個小孩來！應當送他回去。」旁邊的人說：「凡是召來的人，不應當放回去，應當讓他與使者合作，纔可放他回去。」官長說：「有隻狗當死。」讓王琦取狗。王琦懇求說還幼小，不能獨自行動。官吏令琦與使者一同去。半路上，使者給王琦一個丸子，形狀象球，讓琦擊狗家的門。狗出來了，就把丸扔給它，狗吞吃了丸立刻死了。官長說：「使命完成可以回去了。」王琦後來又得病，忽然覺得四肢內有八十二個人，他們有的有眉眼，有的有口鼻，其中長着臂腳的，來來往往攻擊他的血肉，每當到腕節之間，就相互衝擊，病痛不可忍耐。王琦問：「你們是想殺死我嗎？」回答說：「給你治病，怎麼能說是殺你呢？」王琦說：「如果是治病，我當準備豐盛的飲食招待你們。」鬼等在肉中高興地喜叫。第二天給他們做好了喫的東西，他們喫完後就都走了，王琦的病也就好了。王琦先前準備了一把淨刀子，一尺多長，每次唸誦經書就拿着它。等到天行之患時，常把刀放在牀頭，用來護衛自己。以後病重，於是暗中用力起身念觀世音菩薩，黑暗中忽然象白天一樣，看見刀刃向上，有和尚來，和王琦對坐，問琦這是什麼刀，琦答：「是殺魔鬼的刀」和尚就不見了。又見有鐵鎚從空中落下，擊刀，連擊二百多下，鎚全都破碎，而刀卻不損壞。又看見大鐵鎚水罐可承受二百多石，向下壓來，又有二個大人拿着杵在旁邊，問琦：「你認識這個嗎？」琦答道：「不認識」那個人說：「這是鐵鎚獄。」琦說：「正要這個獄來禁錮魔鬼」說完兩個人都不見了。又看見牀上放着珍異的饌食，有一百牀。從門口出去，又看見幾百人，全穿着耀眼的衣服，排列在宅子中。又看見了他死去的父親，手拿着一把刀，發怒說：「沒有你們居的地方。」那些人都一時潰散，不一會他的病也好了。乾元年中，在江陵，又病重，他又誠心念觀世音經，遠遠地看見幾百個鬼，乘着船到了，遠來而飢餓，向王琦討飯，於是王琦就讓家人做飯，在院子中施捨給他們，一羣鬼並列坐着。王琦的口中有兩個鬼跳出來，坐下喫完，還說沒完。王琦問：「莫非是要衣服嗎？」鬼說正是，於是又令家人造幾十對紙衣，又做了紅綠等色的衣衫，在院子中焚燒，鬼穿上就走了。他的病也很快的好了。永泰年中，病又重，就在燈下，清心誦讀多心經。忽然有一聲象鳥飛一樣，從他坐的地方的肉裏慢慢向上，因而他的嘴張開而不能合上，心想這一定是有魔鬼干擾，於是更加定心念經，不一會又象先前一樣了。又看見牀前的死屍腫脹，有的蛇大如甕，加上許多鬼，許多是先前認識的死人，撩亂地閃爍。王琦閉上眼睛，誠心誦經二十四遍，寂靜而滅，誦到三十九遍，懈怠而入睡，第二天就好了。又有他的妻子李氏，曾經得了瘟疫病，王琦在燈下誠心爲她唸誦多心經，唸了四五句，忽然看見燈下有三個人頭，中間的一個頭，是李氏最近死的婢女，就聽見李氏口中發出嘆息的聲音，於是自己坐起，李氏便瞪着眼睛不能說話。只是用手指着上下左右，就好象看見什麼東西似的。王琦叫奴僕用長刀，隨着李氏的指點斬殺，過了很久她才醒過來說是王三郎。是作爲弟弟而喊琦。琦問她所指的是什麼，李氏說：「看見窗中有一人，鼻子長几尺；又看見牀前兩個東西，形狀象駱駝；又看見屋子上都鋪着紅色的簾幕，都被奴僕用刀砍破，一時消散了。琦又誦唸經四十九遍，李氏的病得到康復。

卷第一百一十二 報應十一（崇經像）

史世光 董吉 宋吏國 張元 釋智興　董雄　孟知儉　崔善衝 唐晏　張御史　李昕　牛騰 李元平　長沙人　乾符僧

史世光

晉史世光，襄陽人。咸和八年，死於武昌，七日，沙門支法山轉小品，疲而微臥，聞靈座上如有人聲。史家有婢字張信，見世光在靈座，著衣具如平日，語信雲：「我本應墮獄中，支和尚爲我轉經，曇護、曇堅迎我上第七梵天快樂處矣。」護、堅並是山之沙彌已亡者也。後支法山復往，爲轉大品，又來在座。世光生時，以二幡供養，時在寺中，乃呼張信持幡送我。信曰：「諾。」便絕死。將信持幡，俱西北飛上一青山，如琉璃色。到山頂，望見天門，世光乃自持幡，遣信令還。與一青香，如巴豆，曰：「以上支和尚。」信未還，便遙見世光直入天門。信複道而還，倏忽乃活，亦不復見手中香也，幡亦在故寺中。世光與信去時，其家有六歲兒見之，指語祖母曰：「阿爺飛上天，婆爲見否？」世光後復與天人十餘，俱還其家，徘徊而去。每來必見簪帢，去必露髻，信問之，答曰：「天上有冠，不著此也。」後乃著（「此也後乃著」五字據《法苑珠林》五補。）天冠與羣天人鼓琴行歌，徑上母堂，信問何用屢來，曰：「我來，欲使汝輩知罪福也，亦兼娛樂阿母。」琴音清妙，不類凡聲，家人悉聞之，然其聲如隔壁障，不得親察也，唯信聞之獨分明焉。有頃去，信自送，見世光入一黑門，尋即出來，謂信曰：「舅在此日見搒撻，楚痛難勝，省視還也，舅坐犯殺罪，故受此報。可告舅母，會僧轉經，當稍免脫。」舅即輕（「輕」字據明抄本補。）車將軍。（出《冥祥記》）

【譯文】

晉朝的史世光是襄陽人。咸和八年，在武昌死去，七天後，沙門支法山轉讀小品般若經，疲勞而剛躺下，就聽見靈座上有人的聲音。史家的婢女張信，看見世光在靈座上，穿的衣服都和平時的一樣，對張信說：「我本應當下地獄，支和尚爲我轉讀佛經，曇護、曇堅接我到第七梵天快樂處了。」護、堅都是山上的已死沙彌。以後支法山又去，爲世光詠誦大品般若經，世光又來在靈座上。世光活着的時候，用兩幡供奉，當時在寺中，就呼喚張信拿幡送我。張信說：「是。」說完就死了。張信拿着幡，一齊向西北飛上一座青山，象琉璃色。到了山頂，看見天門，世光於是自己拿着幡，讓張信回去，給他一青香，象巴豆一樣，說：「把這個給支和尚。」張信還沒回去，就遠遠看見世光一直進入天門。張信又從原道返回。一會兒就復活了，再也看不見手中的香了，幡還在原來的寺中。世光與張信去的時候，他家有個六歲的兒童看見了他們，指着告訴祖母說：「阿爺飛上天去了，婆婆看見了沒有？」世光又和天上的十幾個人，一齊回到他家，徘徊而去，每次來一定看見插簪戴帽，去時一定露出髮髻。張信問他，答道：「天上有帽子，不戴這個。」然後就戴着天冠和一羣天上人彈琴作歌，一直登上他母親住的屋子。張信問他爲什麼多次回來。世光說：「我來，是想使你們知道罪福，也使我母親快樂。」琴音清妙，不象凡間的聲音，家人都能聽到，然而那個琴聲象在隔壁似的，不能親眼看到，只有張信聽到的十分分明。過了一會離去了，張信自送，看見世光進入一個黑門，不一會就出來了，對張信說：「舅舅在這裏每天被拷打，痛苦難忍，我才省視回來，舅舅犯的殺人的罪，所以受到這種報應。可告訴舅母，請和尚爲他誦經，能稍加免脫。」其舅就是輕車將軍。

董吉

董吉，於潛人也，奉法三世，至吉尤精進，恆齋戒誦首楞嚴經。村中有病，輒請吉誦經，所救多愈。同縣何晃亦奉法，卒得山毒之病困，（困原作「因」，據明抄本改。）晃兄惶遽，馳往請吉。董何二舍，相去六七十里，復隔大溪，五月中大雨，晃兄初渡時，水尚未至，吉與期設中食後，比往而山水暴漲不復可涉，吉不能泅，遲迴嘆息良久。吉既信直，必欲赴期，乃測然發心，自誓曰：「吾救人苦急，不計軀命，冀如來大士，當照乃誠。」便脫衣，以囊經戴置頭上，徑入水中，量其深淺，乃應至吉頸，及渡，才至膝耳。既得上岸，失囊經，甚悲恨，尋至晃家，三禮懺悔，流涕自責，俯仰之間，便見經囊在高座上，吉悲喜取看，浥浥如有溼氣，開囊視經，尚燥如故。於是村人一時奉法。吉家西北，有山高險，中多妖魅，犯害居民。吉以經戒之力，欲降伏之。于山際四五畝地，手伐林木，構造小屋，安設高座，轉首楞嚴經百餘日，寂然無妖，民害稍止。後有數人至，與吉言語良久。吉思惟非於潛人，窮山幽絕，何因而來，疑是鬼神，乃謂之曰：「諸君得無是此中鬼耶？」答曰：「是也。聞君德行清肅，故來相觀，並請一事，想必見聽。吾世有此山，遊居所託，君既來止，慮相犯冒，恆懷不安。今欲更作界分，當殺樹爲斷。」吉曰：「僕貪此寂靜，讀誦經典，不相干犯，方喜爲此，願見祐助。」鬼答曰：「亦復憑君，不侵克也。」言畢而去。經宿，所芟地四際之外，樹皆枯死，如焚焉。（出《冥祥記》）

【譯文】

董吉是於潛人，三代信奉佛法，到了吉則更加精心勤奮，常常齋戒誦讀首楞嚴經。村中有病人，總是請吉誦經，大多能痊癒。同縣人何晃也信奉佛法，最後得了山毒病而痛苦。何晃的哥哥惶恐，急忙去請吉。董、何兩家相距六七十里，又隔着大河。五月中下大雨，晃兄剛渡河時，山水還沒有到，吉答應他吃了午飯後再走，等到去而山水暴漲不可以過去，吉不能泅渡，遲疑嘆息了好久。吉守信正直，一定要按時到達，於是心裏推測，而發誓說：「吾救人的苦痛，不考慮我的生命了，希如來大士，普照我的誠心。」於是脫掉衣服，用口袋裝着經書頂在頭上，一直入水中。根據水的深淺，應當到吉的脖子，等到渡水，纔到膝蓋罷了。已經上了岸，丟了經書，他非常悲恨，不一會到了晃家，施三禮表懺悔，流淚而自責。俯仰之間，就看見經袋子在高座上，吉悲喜交加取來看，香氣嫋嫋的象有溼氣，打開口袋看經書，還是象以前那樣的幹整。於是村中人一時都信奉佛法。吉家的西北，有座高險的山，山中有許多妖魅，侵害居民。吉用經戒的力量，想要降服它們。在山邊的四五畝地上，親手砍伐林木，建造小屋，安設高座，詠誦首楞嚴經一百多天，寂靜而無妖，民害稍止。以後有幾個人到來，和吉攀談很久，吉想並不是於潛人，山窮而幽絕，是從那裏來的呢？疑心他們是鬼神，就對他們說：「你們難道是這裏的鬼嗎？」答道：「是的。聽說您的德行潔廉，所以前來相見，並請求一事，想要聽聽你的意見。吾們世代住在這山裏，是遊居之地，你已來這裏，怕要冒犯，我們總是懷着不安的心理。現在想要劃個界限，應當砍樹爲定。」吉說：「我喜歡這個地方寂靜，誦讀典經，不相干擾，正高興想這樣做呢，願你等庇祐幫助。」鬼答道：「聽憑你的安排，我們再不侵擾了。」說完而去。過了一宿，所割的地四周之外，樹木都枯死，象焚燒過一樣。

宋吏國

宋有一國，與羅剎相近。羅剎數入境，食人無度。王與羅剎約言：自今已後，國中人家，各專一日，當分送往，忽復枉殺。有奉佛家，惟有一子，始年十歲，次當充行。舍別之際，父母哀號，便至心念佛，以佛威神力故，大鬼不得近。明日，見子尚在，歡喜同歸。於茲遂絕，國人賴焉。（出《幽明錄》）

【譯文】

南朝宋時有一國，和羅剎鄰近，羅剎多次入境，喫人無數，國王與羅剎相約說：從今以後，國中的人家，每天有一家給你送人，不要再來枉殺。有一個奉佛的人家，只有一個兒子，才十歲，輪到應該送去。離別之時，父母哀哭，便誠心念佛。因爲佛神的威力的原因，大鬼不敢靠近。第二天，看見兒子還在，高興地和他一齊回家。從此鬼便滅絕，國人有了依賴。

張元

後周張元字孝始，河北萬城人也。年十六，其祖喪明三載，元懼憂泣，晝夜經行，以祈福祐。復讀《藥師經》雲：「盲者得視之言。」遂請七僧，燃七層燈，七晝夜轉讀《藥師經》。每日行道祝曰：「元爲孫不孝，使祖喪明，今以燈光，並施法界，乞祖目見明，元求代暗。」如此辛勤，至七日。其夜，夢有一翁，以金篦療其祖目，謂元曰：「勿憂悲也，三日後，祖目必瘥。」元於夢中喜踊，驚覺，乃遍告家人。三日。祖目果瘥。（出《法苑珠林》）

【譯文】

後周張元字孝始，是河北萬城人，年齡十六歲。他的祖父失明三年，張元憂愁哭泣，晝夜唸經，來祈祐降福，又讀《藥師經》中說「失明者能復明」的經句，就請七個和尚，點燃七層燈，七天七夜誦讀《藥師經》。每天行道後祝願說：「我爲孫不孝，使祖父失明，現在用燈光，一齊獻給法界，乞求祖父眼睛能夠看見，我願請求代替祖父失明。」象這樣辛勤，到了第七天，那天的夜裏，夢見一個老翁，用金篦治療祖父的眼睛，並對張元說：「不要悲傷，三天後，你祖父的眼睛一定能好。」張元在夢中高興的跳了起來，於是驚醒，就都告訴了家人。三天後，祖父的眼睛果然好了。

釋智興

唐京師大莊嚴寺釋智興，洛州人也。勵行堅明，依首律師，誦經持律，不輟昏曉。至大業五年仲冬，次當維那鳴鐘。同寺僧名三果者，有兄從煬帝南幸江都，中路身亡。初無兇告，通夢於妻曰：「吾行達彭城，不幸病死，生無善行，今墮地獄，備經五苦。賴今月初十日，禪定寺僧智興鳴鐘發響，聲振地獄，同受苦者，一時脫解，今生樂處。思報其恩，汝可具絹十匹奉之，並陳意殷勤。」及寤說之，人無信者。尋復夢如初，後十餘日，兇問與夢符同。乃以絹奉興，合寺大德至，鹹問興曰：「何緣鳴鐘，乃感斯應？」興曰：「餘無他術，見佛法藏傳雲：『罽膩吒王受苦，由鳴鐘得停；及增一阿含經，鳴鐘作福。」敬遵此事，勵力行之。嚴冬登樓，風切皮肉，露手鳴椎，掌中破裂，不以爲苦。鳴鐘之始，先發善願，諸賢聖同入道場，同受法食。願諸惡趣，聞此鐘聲，俱時離苦，速得解脫。如斯願行，察志常奉修，故致茲通感焉。」（出《異苑》，明抄本作出《高僧傳》）

【譯文】

唐朝京城大莊嚴寺的釋智興。是洛州人。行爲端方而堅毅，尊崇師傅引導不分早晚地誦讀經書堅守律法，到大業五年的仲冬，輪到智興敲鐘。同寺的和尚名三果，有個哥哥跟隨煬帝南到江都，半路而死。當初沒有人報信，託夢給他的妻子說：「我走到彭城，不幸病死。在世沒做善事，已落入地獄，準備經受五苦。幸好這月的初十，禪定寺的和尚智興敲鐘發響，聲振地獄，同時受苦的人，一時都解脫了，今脫生於樂地，我想要報答他的恩德，你可準備十匹絹送給他，並向他表示致謝之意。」他的妻子醒來說這件事，沒有人相信，不久又做了這樣的夢，後十幾天，凶信和夢相同，於是就把絹送給了智興。整個寺裏都蒙受了功德，和尚們都問興說：「什麼原因敲鐘能有這樣的報應？」智興說：「我沒有什麼本領，見佛法藏傳中說：罽膩吒王受苦，從鳴鐘得到停止；增一阿含經，鳴鐘可以造福。我謹遵從這些事，努力實行它。嚴冬登樓，寒風浸入皮肉，露出手來拿椎，掌中破裂，不認爲是苦。敲鐘之初，先發下善願：各位賢聖一齊入道場，一同受用法食，願凡處在險惡之中的，聽到這個鐘聲，一齊都脫離痛苦，快得到解脫。這樣許願奉行，常志奉修佛法，纔有這樣的感應啊。」

董雄

唐董雄，河南人。貞觀中，爲太理丞。幼奉佛法，蔬食多年。因非累與同列李敬玄、王忻俱維縶。雄專念普門品，日三十遍，鎖忽夜解落，雄驚告忻、玄。忻視其鎖，堅全在地，而鉤連不開，相離數尺，即告守者。御史張守一宿直，命吏燭之而甚怪，重鎖封記而去。雄但誦經不輟，至五更，又解落有聲，雄復告忻、玄等。至明，守一視之，封題如故，而鎖自相離。敬玄素不信佛法，其妻讀經，常謂曰：「何爲胡神所媚而讀此書耶？」及見雄此事，乃深悟不信之咎，方知佛大聖也。時忻亦誦八菩薩名，滿三萬遍，晝鎖解落，視之如雄無異，不久俱免。（出《法苑珠林》）

【譯文】

唐朝的董雄，是河南人。貞觀年中，做太理丞。年幼奉佛法，喫素多年。因犯罪而連累了同行的李敬玄，王忻一起被囚禁。董雄專心念普門品，每天三十遍，鎖忽然在夜裏解落，董雄驚訝地告訴李敬玄、王忻。敬玄看他的鎖完整在地上，而鉤鏈卻不開。相距幾尺，於是就告訴看守的人。御史張守一值夜班，命獄吏給他照亮看到後也感到很奇怪，又重新鎖上並封記好而走了。董雄只是誦經不停，到了五更天時，又有解落的聲音。雄又告訴玄、忻等人。到了天亮，張守一一看，封記如原來一樣，而鎖卻自己脫離。敬玄一向不信佛法，他的妻子讀經書，常對她說：「爲什麼被胡神所述而讀這樣的書呢？」等到看見董雄這件事，才深感不信神的錯誤，才知道佛是大聖人。當時忻也誦讀八個菩薩的名字，念滿三萬遍。白天鎖便解脫，看看和董雄的沒有什麼不同，不久就都得到赦免了。

孟知儉

唐孟知儉，幷州人。少時病，忽亡，見衙府，如平生時，不知其死。逢故人爲吏，謂曰：「因何得來？」具報之，乃知是冥途。吏爲檢尋曰：「君平生無修福處，何以得還？」儉曰：「一生誦多心經及高王經，雖不記數，亦三四萬遍。」重檢獲之，遂還。吏問欲知官乎，曰：「甚要。」遂以簿示之，雲：「孟知儉合運出身，爲曹州參軍，轉鄧州司倉。」即掩卻不許看。遂至荒榛，入一黑坑，遂活，不知運是何事。尋有敕募運糧，因放選，授曹州參軍。乃悟曰：「此州吾不見，小書耳。」滿授登州司倉，去任又選，唱晉州判司，未過而卒。（出《朝野僉載》）

【譯文】

唐朝孟知儉，是幷州人。年少有病時，忽然死去，看見一個衙府，象生時一樣，不知道他已死了。遇到一個老朋友做官，問他說：「爲什麼來這裏？」官都告訴了他，才知道是陰間。官吏替知儉查檢說道：「你平生沒有修福之處，怎麼能回去呢？」知儉說：「一生誦讀多心經及高王經。雖然記不住遍數，也有三四萬遍了。」又重新檢驗果真如此，於是放他回去。官吏問他想知道官運嗎，他說：「很想知道。」於是就拿出簿子給他看，說：「孟知儉合運出身，做曹州參軍，轉爲登州司倉。」就合上不再讓他看。於是送他到荒野，掉進了黑坑，於是孟知儉便復活了。他不知道命運是怎麼回事。不久有令召集運糧。因而選人，中選後知儉被授予曹州參軍。他才明白過來說：「這個州我不去，是個小差事罷了。」又授給他登州司倉，他離任後又叫他做晉州判司，沒去而死。

崔善衝 崔善衝，先初任梓州桐山丞，巂州刺史李知古奏充判官。諸蠻叛，殺知古，善衝等二十餘人奔走，擬投昆明，夜不知道，衝專念尊經。俄見炬火在前，衆便隨之，至曉火滅，乃達昆明。（出《報應記》）

【譯文】

崔善衝，起初任梓州桐山縣丞，巂州刺史李知古上奏使他當了判官。各蠻人謀反，殺了知古。善衝等二十多人逃走，商量投奔昆明。夜裏不知道路，善衝就一心念佛經。忽然看見火炬在前面，大家便跟隨着火炬，到了早晨，火炬滅了，於是就到達了昆明。

唐晏

唐晏，梓州人，持經日七遍。唐開元初，避事晉州安嶽縣。與人有隙，讒於使君劉肱，肱令人捉晏。夜夢一胡僧雲：「急去。」驚起便走，至遂州方義縣。肱使奄至，奔走無路，遂一心念經。捕者交橫，並無見者，由是獲免。（出《報應記》）

【譯文】

唐晏是梓州人，堅持唸經每天七遍。唐朝開元年初，在晉州安嶽縣避事，和別人有隔閡，那人就向使君劉肱進讒言，劉肱派人捉拿唐晏。晏夜夢見一個胡僧說：「快走！」於是驚起便走，一直到了遂州方義縣，劉肱派的人趕到，晏走投無路，就一心念經。追捕的人來來往往，並沒有發現他，因此才獲免。張御史 張某，唐天寶中爲御史判官，奉使淮南推覆。將渡淮，有黃衫人自後奔走來渡，謂有急事，特駐舟。洎至，乃雲：「附載渡淮耳。」御船者欲毆擊之，兼責讓，何以欲濟而輒停留判官。某雲：「無擊。」反責所由雲：「載一百姓渡淮，亦何苦也？」親以餘食哺之  
，其人甚愧恧。既濟，與某分路。須臾，至前驛，已在門所。某意是囑請，心甚嫌之，謂曰：「吾適渡汝，何爲復至？可即遽去。」雲：「己實非人，欲與判官議事，非左右所聞。」因屏左右雲：「奉命取君，合淮中溺死，適承一饌，固不忘。已蒙厚恩，只可一日停留耳！」某求還至舍，有所遺囑。鬼雲：「一日之外，不敢違也，我雖爲使，然在地下，職類人間裏尹坊胥爾。」某欲前請救，鬼雲：「人鬼異路，無宜相逼，恐不免耳。」某遙拜，鬼雲：「能一日之內，轉千卷續命經，當得延壽。」言訖出去，至門又回，謂雲：「識續命經否？」某初未了知。鬼雲：「即人間金剛經也。」某雲：「今日已晚，何由轉得千卷經？」鬼雲：「但是人轉則可。」某乃大呼傳舍中及他百姓等數十人同轉，至明日晚，終千遍訖。鬼又至雲：「判官已免，會須暫謁地府。」衆人皆見黃衫吏與某相隨出門。既見王，具言千遍續命經足，得延壽命。取檢雲：「與所誦實同。」因合掌雲：「若爾，尤當更得十載壽。」便放重生，至門前，所追吏雲：「坐追判官遲迴，今已遇捶。」乃袒示之，願乞少錢。某雲：「我貧士，且在逆旅，多恐不辦。」鬼雲：「唯二百千。」某雲：「若是紙錢，當奉五百貫。」鬼雲：「感君厚意，但我德素薄，何由受汝許錢，二百千正可。」某雲：「今我亦鬼耳，夜還逆旅，未易辦得。」鬼雲：「判官但心念，令妻子還我，自當得之。」某遂心念甚至。鬼雲：「已領訖。」須臾復至，雲：「夫人慾與，阿奶不肯。」又令某心念阿奶，須臾曰：「得矣。」某因冥然如落深坑，因此遂活。求假還家，具說其事，妻雲：「是夕夢君已死，求二百千紙錢，欲便市造。阿奶故云：『夢中事何足信。』其夕，阿奶又夢。」因得十年後卒也。（出《廣異記》）

【譯文】

張某，唐朝天寶年中做御史判官，奉使去淮南做推覆，將要渡淮河。有一個穿黃衫的人從後面趕來渡淮，說是有急事，特爲停船，等到了船上，卻說：「只不過附帶着載我渡淮河罷了。」駕船的人想要打他，並且責怪他爲什麼你想渡淮而耽擱了判官的時間。」張某說：「不要打他！」反而責怪船伕說：「帶一個百姓過河，有什麼苦呢？」並親自給他送飯喫。那個人深感慚愧。已經過了淮河，和張某分路，不一會，到了前面的驛站，他已在門前了。張某認爲是又有囑託或請求，心裏很討厭他，對他說：「我剛纔把你渡過河，爲什麼又回來，可以馬上就走。」他回答說：「我其實不是人，我想和判官商議一件事，不讓左右的人聽。」於是張某屏退左右的人，他說：「我奉命來捉你，應在淮河中淹死你，承蒙你給我飯喫，本不應忘，已蒙受了你的厚恩，只可以讓你多活一天罷了。」張某請回到住處，準備遺囑。鬼說：「一天之外，我不敢違命，我雖然是使者，然而在地下的職務就象人間裏的尹坊胥罷了。」張某想上前求救，鬼說：「人鬼不同路，不應相逼，恐怕不能免了。」張某遠遠拜謝。鬼說：「你能在一天之內，詠誦一千卷續命經，就能延壽。」說完便出去。到了門口又回來對他說：「知道續命經嗎？」張某正不知道，鬼說：「就是人間的金剛經。」某說：「今天已晚了，怎麼能誦讀得千卷經？」鬼說：「凡是人誦讀就可以。」張某於是呼喊傳舍中及其他百姓等十人一同誦經，到第二天晚上，終於完成了一千遍。鬼又到了並說：「判官已免死了，還須和我暫且到地府走一趟。」大家都看見黃衫吏和張某相隨出門，等拜見了閻王，就把誦一千遍續命經的事告訴了閻王，理應延長壽命。左右取簿檢驗說：「他說的屬實。」於是閻王合掌說：「象你這樣，更應當延壽十年。」就放他復生。至了門前，所追他的鬼吏說：「我犯了追判官晚回的錯，現在已被捶打。」於是露出臉給他看，願向他要點錢。張某說：「我是貧窮的人，並且在旅館，多要恐怕不方便。」鬼說：「只要二百千。」某說：「若是紙錢，可以給五百貫。」鬼說：「感謝你的厚意，只是我的功德一向很少，怎麼能接受你的錢呢？二百千正好。」張某說：「今天我也是鬼了，夜裏回旅館，不易辦到。」鬼說：「判官只要心裏想，讓妻子還給我，自然得到。」張某就非常誠心那樣想讓妻子還鬼債。鬼說：「已領到了。」不一會又回來說：「夫人想給，老太太不肯。」又讓張某誠心讓老太太還債。不一會鬼又說：「得到了。」張某因此默然如落深坑一樣，因此得活。就請假回家，把這些事都說了。他的妻子說：「這天晚上我夢見你已死，就求二百千紙錢。想要造好送去，老太太說：『夢中的事不足信！』那天晚上，她也做了個夢。」張某又過了十年之後才死。

李昕

唐李昕者，善持千手千眼咒，有人患瘧鬼，昕乃咒之。其鬼見形謂人曰：「我本欲大困辱君，爲懼李十四郎，不敢復往。」十四郎即昕也。昕家在東郡，客遊河南，其妹染疾死。數日蘇，說雲：「初被數人領入墳墓間，復有數十人，欲相凌辱。其中一人忽雲：『此李十四郎妹也，汝輩欲何之？今李十四郎已還，不久至舍。彼善人也，如聞吾等取其妹，必以神咒相困辱，不如早送還之。』」乃相與送女至舍。女活後，昕亦到舍也。（出《廣異記》）

【譯文】

唐朝的李昕，善念千手千眼咒，有人得了瘧鬼病。李昕就爲他念咒。那個鬼現人形對該人說：「我本想困擾你，因爲害怕李十四郎，不敢再去。」十四郎就是李昕。李昕家在東郡，客遊於河南，他的妹妹染病而死，幾天後復甦。她說：「當初被幾個人領入墳墓裏，又有幾十個人，想要凌辱她，其中一個人忽然說：『這是李十四郎的妹妹，你們打算怎麼處置她？現在李十四郎已經回來了，不久就要到家，那是個大善人，如果聽說我們搶了他的妹妹，一定用神咒來困擾我們，不如早點把她送回去。』」於是他們就把她送回了家。她復活後，李昕也到了家。

牛騰

唐牛騰字思遠，唐朝散大夫郟城令，棄官從好，精心釋教，從其志者終身，常慕陶潛五柳先生之號，故自稱布衣公子，即侍中中書令河東侯炎之甥也。侯姓裴氏，未弱冠，明經擢第。再選右衛騎曹參軍。公子沉靜寡言，少挺異操，河東侯器其賢，朝廷政事皆訪之。公子清儉自守，德業過人，故王勃等四人，皆出其門下。年壯而河東侯遇害，公子謫爲牂牁建安丞。將行，時中丞崔察用事，貶官皆辭之。素有嫌者，或留之，誅殛甚衆。時天后方任酷吏，而崔察先與河東侯不協，陷之。公子將見崔察，懼不知所爲。忽衢中遇一人，形甚瑰偉，黃衣盛服，乃問公子：「欲過中丞，得無懼死乎？」公子驚曰：「然。」又曰：「公有犀角刀子乎？」曰：「有。」異人曰：「公有刀子甚善。授公以神咒，見中丞時，但俯伏掐訣，（言帶犀角刀子，掐手訣，乃可以誦咒。其訣，左手中指第三節橫文，以大指爪掐之。）而密誦咒七遍，當有所見，可以無患矣。咒曰：『吉中吉，迦戍律，提中有律，陁阿婆迦呵。』」公子俯而誦之，既得，仰視異人亡矣，大異之。即見察，同過三十餘人，公子名當二十。前十九人，各呼名過，素有郤，察則留處絞斬者，且半焉。次至公子，如其言誦咒，察久不言。仰視之，見一神人，長丈餘，儀質非常，出自西階，直至察前，右拉其肩，左捩其首，面正當背。而諸人但見崔察低頭不言，手註定字而已。公子遂得脫，比至屏回顧，見神人釋察而亡矣。公子至牂牁，素秉誠信，篤敬佛道，雖已婚宦，如戒僧焉。口不妄談，目不妄視，言無僞，行無頗，以是夷獠漸漬其化，遂大布釋教於牂牁中。常攝郡長吏，置道場數處。居三年而莊州獠反，轉入牂牁，郡人背殺長吏以應之，建安大豪起兵相應，乃劫公子坐於樹下，將加戮焉。忽有夷人，持刀斬守者頭，乃詈曰：「縣丞至惠，汝何忍害若人？」因置公子於籠中，令力者負而走，於是兼以孥免。事解後，郡以狀聞，詔書還公事，許其還歸。後宰數邑，皆計日受俸，其清無以加，亦天性也。後棄官，精內教，甚有感焉。（出《紀聞》）

【譯文】

唐朝牛騰字思遠，是唐朝的散大夫，爲郟城縣令，棄官從善，精心奉釋教，終身實踐自己的志向，常常羨慕五柳先生陶潛的稱號，所以自己稱爲布被推選爲右衛騎曹參軍。公子沉默寡言，年少操行超羣，河東侯很器重他的賢能，朝中政事都找他商量。公子清廉自守，德才過人。所以王勃等四人，都出自他的門下。河東侯年壯遇害，公子被貶做牂牁建安丞，將要去，當時中丞崔察當權，貶官都得向他告辭，一向有仇的，被留下，殺死的也很多。當時天后正信任酷吏，而崔察以前和河東侯不合才陷害他。公子將要見崔察，又害怕而不知所措。忽然路上遇見一人，身材魁梧，穿着華麗的黃衣服，問公子：「想到中丞那去，難道不害怕死嗎？」公子驚奇地說：「害怕。」又問他：「你有犀角刀嗎？」公子答道：「有。」那個怪人說：「公子有刀子就很好，我授你神咒語，見中丞時，只俯身掐手訣而密密誦咒語七遍，應當有所見，就沒有什麼憂慮了。咒語是：吉中吉，迦戌律，提中有律，陁阿婆迦呵。」公子俯身而誦唸，已經學會了，抬頭看那怪人不見了。感到非常奇怪。於是就去見崔察。同去的三十多人，公子的名字是第二十，前面十九個人名字都喊過了，一向都有隔閡，崔察留下絞斬的，將近一半。輪到公子，公子就象那個怪人說的那樣誦咒語，崔察久不開口。抬頭看，見一神人，一丈多高，儀表氣質非凡，從西階中出來，一直來到崔察前，右手抓住他的肩，左手扭着他的頭，面正對着他的後背。而許多人只看見崔察低頭不語，手停着不動罷了。公子於是得以解脫，等到到了屏風後回頭看，看見神人放了崔察而不見了。公子到了牂牁。一向堅守誠信，更加敬重佛道。雖然已婚爲官，也象守戒規的和尚一樣。口不亂說，目不亂視，言不虛假，行不偏頗，因此夷獠也漸漸地受到他的教化，於是在牂牁中大興釋教，常常振攝郡中長吏。在幾處設置道場。住了三年而莊州夷獠謀反，進入牂牁，郡中人暗殺長史來響應，建安的豪族大戶也起兵相應，於是抓了公子在樹下，要殺他。忽然有夷人，拿着刀斬了看守的頭，罵道：「縣丞如此恩惠，你怎麼忍心殺這樣的人！」於是把公子放在籠子中，讓有力氣的人揹着走，並又赦免了他的妻子兒女。事平息後，郡司把情況上報，詔書下，允許他還歸。以後掌管數城，都是按日受祿，他的清廉沒有再能比過他的了，這也是他的天性。以後棄官，精心向佛教，也非常有感慨。

李元平

唐李元平，故睦州刺史伯誠之子，大曆五年，客於東陽寺中。讀書歲餘，薄暮，見一女子，紅裙繍襦，容色美麗，娥冶自若，領數青衣，來入僧院，元平悅之，而窺見青衣，問其所適及姓氏。青衣怒曰：「誰家兒郎，遽此相逼；俱爲士類。不合形跡也。」元平拜求請見，不許。須臾，女自出院四顧，忽見元平，有如舊識。元平非意所望，延入，問其行李。女曰：「亦欲見君，以論宿昔之事，請君無疑嫌也。」既相悅。經七日，女曰：「我非人，頃者大人曾任江州刺史，君前身爲門吏長直，君雖貧賤，而容色可悅。我是一小女子，獨處幽房，時不自思量，與君戲調，蓋因緣之故，有此私情。才過十旬，君隨物故。餘雖不哭，殆不勝情，便潛以硃筆塗君左股，將以爲志。常持千眼千手咒，每焚香發願，各生富貴之家，相慕願爲夫婦，請君驗之。」元平乃自視，實如其言。及曉將別，謂元平曰：「託生時至，不可久留，後身之父，見任刺史。我年十六，君即爲縣令，此時正當與君爲夫婦未間，倖存思戀，慎勿婚也。然天命已定，君雖別娶。故不可得。」悲泣而去，他年果爲夫婦。（出《異物志》）

【譯文】

唐朝李元平，是先前睦州刺史伯誠的兒子，大曆五年，客居於東陽寺中。讀書一年多，一天將黑天，看見一個女子，穿着紅裙繡短襖，容色美麗，妖豔自若，帶着幾個丫環，來到僧院。元平很高興，偷着去見一個丫環，問她的婆家及姓名。丫環發怒說：「誰家男兒，到此相逼，都是讀書人，不合你的身份。」元平拜謝求見，不答應。不一會，那個女子從院中出來四下裏看，忽然看見元平，有如舊相識一樣。元平也喜出望外，就請她進來，問她從哪裏來。女子說：「我也想見你，來談談以前的事，請你不要懷疑。」於是都很高興。過了七天，女子說：「我不是凡人，以前的大人任江州刺史，你的前身做門吏長直，你雖貧賤，而容貌可親，我是一個小女子，獨自處在閨房。當時自己沒想到和你戲耍，大概是因緣份的緣故，有這種私情，才過百日，你就死了。我雖然不哭，幾乎不能控制自己的感情，就暗中用紅筆塗在你的左大腿上，將把它做爲記號，常常念千眼千手咒，每次焚香發誓願，各個都生在富貴之家，相愛願爲夫婦，請你驗證。」元平於是自己一看，的確象她說的那樣。等到天亮將要分別，對元平說：「託生的時候到了，我不可以久留。託身後的父親現任刺史。我年十六歲，你就做了縣令，這時正當我和你結爲夫婦的時間，希望你能想念着我，切記不要婚配。然而天命已定，你既然另娶，就不可得。」悲傷而去。幾年後果真他倆結爲夫婦。

長沙人

唐長沙人姓吳，徵蠻卒夫也，平生以捕獵漁釣爲業。常得白龜，羹而食之，乃遍身患瘡，悉皆潰爛，痛苦號叫，斯須不可忍，眉鬢手足指皆墮落，未即死。遂乞於安南市中，有僧見而哀之，謂曰：「爾可迴心念大悲真言，吾當口授，若能精進，必獲善報。」卒依其言受之，一心念誦，後瘡痍漸復，手足指皆生，以至平愈。遂削髮爲僧，號智益，於伏波將軍舊宅基建立精舍。住持泉州開元寺。通慧大德楚彤親識智益，常語之。（出《報應錄》）

【譯文】

唐朝長沙人姓吳，是徵蠻的兵卒。平生以打獵捕魚爲業，曾捕得白龜，煮而吃了它，於是全身得了瘡病，都已經潰爛，痛苦嚎叫，一會也不能忍耐，眉、頭髮，手指腳指全都脫落，但沒有立刻死去。於是就在安南集市中乞討，有一個和尚看見並同情他，對他說：「你可回去念大悲真經，我當教與你，如果能精心勤奮，一定能有善報。」他終於按他的話去學了，一心念誦，以後瘡病逐漸好了，手腳指也長出來了，以至於康復。於是就削髮爲僧，號智益，在伏波將軍的舊房處建立了教徒習教的精舍。在泉州開元寺當長老。通慧大德楚彤親自結識了智益，常常聽他說。

乾符僧

唐乾符中，有僧忘其名號，恆以課誦爲業，未常暫廢。因下峽，泊舟白帝城。夜深羣動息，持念之際，忽覺有腥穢之氣，見水面有一人，漸逼船來。僧問之，曰：「某非人也，姓許名道坤，唐初爲夔牧，以貪殘暴虐，歿受業報，爲灩澦堆龍王三千年，於今二百四十年矣。適聞師持課，大有利益，故來遜謝耳。」僧問曰：「峽路險惡，多覆溺之患，盍敕諸龍而禁戢之，可乎？」曰：「此類實煩，皆業感所作，非常力而能制也。」僧甚異之，將復問，忽失所在。（出《報應錄》）

【譯文】

唐朝乾符年中，有個和尚忘記了他的名號，常以唸經爲業。一點也沒有間斷荒廢。因爲下峽去，停船在白帝城。夜深了，大家都入睡了，他念經之時，忽然覺得有腥穢的氣味，看見水面上有一個人，漸漸朝船逼近。和尚問他，他說：「我不是人，姓許名道坤，唐初時爲夔州牧，因爲貪婪暴虐，死後已受到報應，爲灩澦堆的龍王三千年，如今已二百四十年了。剛纔聽到師傅唸經，對我有很大的好處，所以前來道謝罷了。」和尚問道：「峽路險惡，多有翻船淹死人的禍患，爲什麼不下令各龍而禁止它們，可以嗎？」回答說：「這類事的確麻煩，都是功業所感召的結果，並不是一般的力量所能制服的。」和尚感到很奇怪，將要再問，忽然就不見了。

卷第一百一十三 報應十二（崇經像）

張應 釋道安 周閔 王懿 謝敷　僧法洪　劉式之　劉齡 陳安居　馬處伯

張應

晉張應，歷陽人，本事俗神，鼓舞淫祀。咸和八年，移居蕪湖。妻得病，應請禱備至，財產略盡。妻法家弟子也，謂曰：「今病日困，求鬼無益，乞作佛事。」應許之，往精舍中，見竺曇鎧，謂曰：「佛如愈病之藥，見藥不服，雖事無益。」應許當事佛，曇謂期明日當往。應歸，夜夢見人長丈餘，從南來，入門曰：「此家何乃爾不淨？」見曇鎧隨後曰：「始欲發意，未可責之。」應眠覺，便秉火作高座及鬼子母座。曇鎧明往，應說其夢，遂受五戒，屏除神影，大設福供。妻病有間，尋即痊癒。鹹康二年，應至馬溝市鹽，還泊蕪湖，夜宿，夢見三人，以鉤釣之，應曰：「我佛弟子。」牽終不置，曰：「奴判走多時。」應恐，謂曰：「放我，當與君一升酒。」釣人乃放之，謂應曰：「但畏後人復取汝耳。」眠竟，腹泄痢，達家大困。應曰：（自「但畏」起十九字據明抄本補。）「曇鎧闊絕已久。」病甚，遣請之，適值不在，應尋氣絕，數日而蘇。說有數人，以鉤釣之將北去，下一坂岸，盛有鑊湯刀劍楚毒之具，應悟是地獄，欲呼師名，忘曇鎧字，但喚「和尚救我」，亦時喚佛。有頃，一人從西方，長丈餘，執金杵欲撞，釣人皆怖散。長人引應去，謂曰：「汝命盡，不復久生，可暫還家，頌唄三偈，並取和尚名字，三日當覆命過，即生天矣。」應即復甦，三日之中，持齋頌唄，遣人將疏取曇鎧名。至日食畢，禮佛讚唄，與家人辭別，澡沐冠帶，如睡而亡。（出《法苑珠林》）

【譯文】

晉朝的張應，是歷陽人。原來信奉俗神，大力祭祀。咸和八年，移居於蕪湖。他的妻子得病，張應請求祈禱備至，財產都用盡。妻子是法家的弟子，對他說：「今日病重，求鬼也沒有什麼益處，求作佛事。」張應答應了他。到寺院裏，看見竺曇鎧，對他說：「佛就象治病的藥一樣，看見藥不喫，既使做也沒有好處。」張應答應事佛，曇鎧相約明日前去。張應回去，夜裏夢見一個人一丈多高，從南面來，進入門內說：「你家爲什麼這樣不潔淨？」只見曇鎧跟着後面說：「纔開始想要潔淨，不可責怪他。」張應睡醒了，便拿着火炬到高座以及鬼子母座。第二天曇鎧來，張應給他說夢。於是受五戒，拆除神影，大設福供。他的妻子的病過了一段時間後，就全都好了。鹹康二年，張應到馬溝去買鹽，回來停泊在蕪湖。夜裏夢見三個人，用鉤釣他，張應說：「我是佛家弟子。」那幾個人拉着始終不放，並說：「已經判定並奔走了好多時候了。張應害怕，對他們說：「放開我，當給你一升酒。」釣的人就放了他，並對張應說：「只是怕後人再來抓你罷了。」張應睡醒了腹痛泄痢，到家後更重，張應說：「曇鎧已闊別很久了。」病重，就派人去請他，正趕上他不在，張應不久氣絕，幾日後復甦。說有幾個人，用鉤釣他向北去，走下一個山坡，設有鑊湯刀劍楚毒的刑具。張應明白是地獄，就想喊師傅的名字、忘記了曇鎧名，只是喊「和尚救我」，也時常喊佛。過了一會，一個人從西方來，一丈多高，拿着金杵想要撞，釣人都害怕走散，長人領着張應離去，對他說：「你的壽命已盡了，不能再活多久了，你可暫且回家，頌唱三個唱詞，並取個和尚的名字，三天後命就當盡了，就昇天了。」張應就復甦了，三天之中，他持齋頌唱，派人焚化祝告文並取用曇鎧。到了這一天喫完飯，對佛禮拜贊唱，又和家人辭別，沐浴更衣，象睡覺一樣地死了。

釋道安

東晉恆山沙門釋道安者，經石趙之亂，避地於襄陽。註般若道行密跡諸經析。（「析」原作「祈」，據明抄本改。）疑甄解二十餘卷，恐不合理，乃誓曰：「若所說不違理者，當見瑞相。」乃夢見一道人，頭白眉長，語安曰：「君所注經，殊合道理，我不得入泥洹，住在西域，當相助弘道，可時設食也。」後遠公雲：「昔和尚所夢，乃是賓頭盧也。」於是立座享之，遂成永則。（出《法苑珠林》）

【譯文】

東晉恆山沙門的和尚道安，經過了石趙的戰亂，躲避於襄陽。注析般若道行密跡各經，解釋疑問二十多卷，害怕不合情理，於是發誓說：「如果說的不違背情理，應當看到佛像。」於是就夢見一個道人，白頭髮長眉毛，對道安說：「你所註釋的經書，非常合於道理。我避免了進入迷途，我住在西域，就當資助弘道，可時常設齋食。」後遠公說：「和尚夢見的就是賓頭盧。」於是就立了牌座供奉他，就成了永遠的規則。

周閔

周閔，汝南人，晉護軍，世奉佛法。蘇峻之亂，邑人皆東西播遷，閔家有大品一部，以半幅八丈素，反覆書之，又有他經數部，大品亦雜在其中。既當避難單行，不能得盡持去，尤惜大品，不知在何部中，倉卒而去，徘徊嘆惋。不覺大品忽自出外，閔驚喜持去，周氏遂世寶之。至今尚在。一說雲，周嵩婦胡母氏有素書大品，其素廣五寸，而大品一部盡在焉。又並有舍利，銀罌置之，並緘於深篋中。永嘉之亂，胡母氏時避兵南奔，經及舍利自出篋外，因求懷之，以渡江東。又嘗遇火，不暇取經，及屋盡火滅，得之於灰燼之下，儼然如故。會稽王道子就嵩曾孫雲求以供養，後常暫在新渚寺。劉敬叔雲：「曾親見此經，字如麻子，點畫分明，新渚寺今天安是也，此經蓋得道僧慧則所寫也。」或雲：「嘗在簡靖，道尼轉誦。」（出《冥祥記》）

【譯文】

周閔是汝南人，晉朝時任護軍，一生奉佛法。蘇峻的戰亂，城邑人都東西遷移。閔家有一部大品般若經，用半幅八丈白布，反覆寫着，又有其他經書幾部，大品也夾在當中。馬上就要避難而獨行，不能夠完全拿走它們。尤其惋惜的是大品，不知道在哪部經中，匆忙而去，來回行走嘆息。不知不覺大品忽然自己出來。周閔驚喜地拿着走了。周家也世代把它當作寶物，至今還在。另一個說法是周嵩婦胡母氏有白布寫着大品，那個白布寬五寸，而一部大品都寫在上面。又同時兼有舍利，銀瓶放在那裏，並且封閉在深箱子中。永嘉之亂時，胡母氏當時避兵亂南逃，經書及舍利自然跳出箱子外面，於是找到了並揣着它，及渡過江東。又曾經遇到火災，沒來得及取經書。等屋裏的火全滅了，在灰燼下找到了經書，還和原來的一樣。會稽的王道子靠周嵩的曾孫雲求來供奉，以後常常暫住在新渚寺，劉敬叔說：「曾親眼看見這經書，字象麻子一樣。點畫分明。新渚寺現在的天安就是，這部經書大概是得道僧慧則所寫的。」有的說：「曾經在簡靖那，道尼轉誦。」

王懿

晉王懿字仲德，太原人，爲車騎將軍，世信佛法。父黃，爲中山太守，爲丁岑所害。懿與兄侍母南歸，登涉飢疲，絕糧無計，唯歸心三寶。忽見一童子牽青牛，見懿等各與一飯，因忽不見。時積雨大水，懿前望浩然，莫知揭厲。俄有一白狼馴繞其前，過水復返，似欲引導，如此者三。於是隨狼行，水才至膝，得路歸朝。後自五兵尚書爲徐州刺史，嘗欲設齋，宿昔灑掃，盛列香花經像。忽聞法堂有經唄聲，清婉流暢，懿遽往視，見五沙門在佛座前，神儀偉異，懿心甚欽敬。沙門顧盼依然，瞻禮未竟，皆竦身飛空而去，親賓見者，倍增信悟。（出《法苑珠林》）

【譯文】

晉朝王懿字仲德，是太原人，做車騎將軍，一生信奉佛法。父親，做中山太守，被丁岑所陷害。王懿和他的哥哥侍奉母親南歸，登岸跋涉後飢餓疲勞，沒有糧食毫無辦法。他只是誠心依靠佛、法、僧。忽然看見一個童子牽着一頭青牛，看見王懿等各給他們飯喫，又忽然不見了。當時暴雨大水，王懿前望茫然，不知如何對待這場災患。不一會就有一隻白狼馴順地圍繞在他面前，過水後又返回來，好象要做引導似的。象這樣三遍，於是就跟着狼走，水纔到膝蓋，得路回朝。以後從五兵尚書轉爲徐州刺史，曾經想要設齋，當夜便清掃，擺上香花經像。忽然聽到法堂上有誦經的聲音，清婉流暢。王懿急忙去看，看見五個僧人在佛座前，神態儀表偉異。王懿心裏非常欽敬，僧人顧盼依舊，看到施禮未完，都竦身而飛上天去，親戚、賓客看見的人，更加相信醒悟了。

謝敷

謝敷字慶緒，會稽山陰人，鎮軍將軍輶之兄子也。少有高操，隱於東山，篤信大法，精勤不倦。手寫首楞嚴經，嘗置都下白馬寺中，寺爲鄰火所延，什物餘經，併成煨燼，而此經止燒紙頭界畫外而已，文字悉存，無所毀失。敷死時，友人疑其得道，及聞此經，彌加驚異。（出《法苑珠林》）

【譯文】

謝敷字慶緒，是會稽山陰人，是鎮軍將軍輶的哥哥的兒子。年少有高潔的情操，隱居於東山，非常忠信大法，精勤不倦。親手寫首楞嚴經，曾經放在白馬寺中，寺被鄰居的火所延燒，東西和其他的經書，都燒爲灰燼，而只有這部經書只燒了紙頭界畫的外面而已，文字全都存在，沒有什麼毀壞。謝敷死的時候，他的朋友疑心他已得道，等到聽說這部經書的來歷，就更加驚異了。

僧法洪

晉世沙門僧法洪在瓦官寺。義熙二十年，時官禁鎔鑄，洪元發心鑄丈六金像，私鑄竟，猶在模，所司知覺，收洪楚械。洪念觀音，每日百遍，忽夢所鑄金像往獄，手摩頭曰：「無慮。」其像胸前方一尺許，銅色燋沸。當洪禁日，國家牛馬不肯入欄，時以爲怪。旬日有赦，洪得免，像即破模而自現也。（出《辨正論》）

【譯文】

晉朝僧人法洪住在瓦官寺，義熙十二年，當時官府禁止鎔鑄，法洪本想鑄造六丈高的金像。私下裏鑄成了，還在模子中，所主管的人發覺，就抓法洪帶上刑械。法洪念觀音經。每天念一百遍，忽然夢見所鑄的金像到了獄中，手摩着他的頭說：「不要憂慮。」他的金像的胸前一尺左右，銅色燒焦而滾沸。當法洪關押的日子裏，國家的牛馬不肯入欄。當時都認爲很奇怪。十天後有赦命，法洪才獲免，銅像也就破模而自己出來了。

劉式之

彭城劉式之，常供養一金像，無故失去，不知所在。式之夙夜思愆自責，至念冥通，經百日後，其像忽然自現本座，神光照室。全家驚喜，倍加傾心。（出《辯正論》）

【譯文】

彭城的劉式之，常常供養一金像，無緣無故失去了金像，不知在哪裏。式之整夜思罪而自責，誠摯的念頭通神，過了一百天後，那個金像忽然自己出現在座上，神光照滿全屋。全家人都非常驚喜，更加倍精心供奉。

劉齡

宋劉齡，不知何許人，居晉陵東路城村，頗奉佛法，於宅中立精舍，時設齋。元嘉九年三月二十七日，父暴亡，時巫祝並雲：「家當更有三人喪亡。」鄰家有事道祭酒魏巨，常爲章符誑誘村裏，語齡曰：「君家喪禍未已，由奉不明神也。若改事大道，必蒙福佑。不改意者，將滅其門。」齡遂敬延祭酒，罷不奉法。巨雲：「宜焚經像，災乃當除耳。」遂爇精舍，炎熾移日，唯屋而已，經像幡座，儼然如故。像於中夜，大放赤光，其時諸祭酒有二十許人，有懼靈驗密委去者。巨等師徒意猶不止，被髮禹步，執（「執」原作「報」，據明抄本改。）持刀索，雲：「斥佛還故國，不得留中夏爲民害也。」齡於其處，如有人毆打，頓僕於地，家人扶起，方餘氣息，遂痿躄不能行。魏巨體內發疽，日出血三升，不一月苦死。自外同伴，並患癩疾，鄰人東安太守水立和，傳於東陽，時多見者。（出《法苑珠林》）

【譯文】

宋朝劉齡，不知哪裏的人，居在晉陵東路城村，非常信奉佛法。在宅院裏立了一個做佛事的房屋，當時設了齋戒。元嘉九年三月二十七日。父親暴死，當時的巫祝都說：「家裏當還有三個人將死亡。」鄰居家有一個信道教的祭酒叫魏巨的。常常用章符在村裏行騙。他告訴劉齡說：「你家的喪禍還沒完，是因信奉了不明之神，如果改成事奉大道，一定能蒙福庇佑，不改的話，將滅他的滿門。」於是劉齡就敬請祭酒，停止不奉佛法。魏巨說：「應當焚燒經像，災禍才當消除了。於是就點燃了佛事舍，火焰旺盛燒了一天，只是燒燬了屋子而已，經像和幡座，依然如故。佛像在夜裏，大放紅光，當時各位祭酒有二十多，有的害怕他的靈驗而偷偷地溜走了的。魏巨等師徒執意不停，披髮移步，執拿刀繩說：「你這佛還回你原來的地方去！不能留在中夏成爲禍害！」劉齡在那個地方，就象有人毆打他，立刻趴在地上，家人扶他，纔出了一口氣，於是就萎縮不能行走。魏巨也體內生了毒瘡，每天出三升的血，不到一個月便痛死。以外的同伴，也都患了癩病。鄰人東安太守水立和，在東陽傳播，當時有很多人親眼看到。

陳安居

宋陳安居，襄陽縣人也。伯父少事巫俗，鼓舞祭祀，神像盈宅。父獨敬信釋法，恆自齋戒。世父無子，以安居紹焉。安居雖即伯舍，而理行精至，廢絕淫祀。忽得病發狂，則爲謌神之曲，迷悶邪僻，如此彌歲，而執心愈固，常誓曰：「若我所執之志，偶當虧奪者，必先自臠截四體，乃就其事。」家人並見（「見」字原缺，空一格，據明抄本補。）之，安居不聽。經三年，病發死，但心下微暖，家不敢殮。至七日夜，守者覺屍足間，如有風來，飄動衣衾，蘇而有聲。家人初懼屍蹶，皆走避之。既而稍能轉動，仍求水漿。家人喜，問從何來，安居具說所經。初見有人若使者，侍從數十人，呼去。從者欲縛之，使者曰：「此人有福，未可縛也。」行可百餘里，至一城府，屋宇甚整，使者將至府所，如局司之處。俄有人授紙筆，令安居曰：「可疏二十四通死名。」安居如言疏名成數通。有一人從內出，揚聲大呼曰：「安（「安」字原缺，據《法苑珠林》六二補。）居可入。（「入」原作「人」，據《法苑珠林》六二改。）既入（「入」原作「義」。據明抄本改），稱（原本「稱」字下有「安」字，繫上句居字上字誤植，今刪。）有教付刺奸。獄吏兩人，一雲：「與大械。」一雲：「此人頗有福，只可三尺械。」議論不決，乃共視文書，久之，遂與三尺械。少頃，見一貴人，翼從數十，形貌都雅，謂安居曰：「汝那得來？」安居具陳所由。貴人曰：「汝伯有罪，但宜錄治，以先殖小福，故今得擊散乃敢告訴。吾與汝父幼少有舊，見汝依然，可隨我共（「今得」下二十二字據明抄本補。）遊觀也。」獄吏不肯釋械，曰：「府君無教，不敢專輒。」貴人曰：「但付我，不使走逸也。」乃釋之。貴人將安居遍至諸地獄，備見若楚，略與經文相符。遊歷未竟，有傳教來雲：「府君喚安居。」安居惶懼，求救於貴人。貴人曰：「汝自無罪，但以實對，必無憂也。」安居至門，見有桎梏者數百，一時俱進，安居在第三。至階下，一人冠冕立於囚前，讀罪簿。其第一措行，昔者娶妻之始，夫婦爲誓，有子無子，終不相棄。而其人本是祭酒，嘗亦奉道供化，徒衆中得一女弟子，因而奸之，遂棄本妻，妻嘗訴冤。府君曰：「汝夫婦違誓，大義不終，罪一也；師資義著在三，而奸之，是父子相淫，無以異也，付法局詳刑。」次讀第二女人辭牒，忘其姓名，雲：家在南陽冠軍縣黃水裏，家安爨器於竈口，而此婦眠嬰兒於竈上，匍匐走行，糞污爨器中。此婦還見，即請謝神祗，盥洗精潔。而其舅每罵此婦，言無有天道鬼神，致此惡婦，得行污穢。司命聞知，故錄送之。府君曰：「眠竈非過，小兒無知，又且已請謝神，是無罪矣。舅罵無道，誣謗幽靈，可錄之來，須臾而至。次到安居，階下人具讀明牒，爲伯所訴。府君曰：「此人事佛，大德人也。其伯殺害無辜，訾誑百姓，罪宜窮治，以其有小福，故未加之罪耳，今復謗訴無辜，敕催錄取來。」已而府君遣安居還：若可去，善成勝業，可壽九十三，努力勉之，勿復更來。將離府，局司雲：「君可拔卻死名。」於是安居以次抽名既畢，而至向遊貴人所。貴人亦至雲：「知汝無他罪得還，甚善，力修功德，身福微，不辨生天，受報於此，輔佐府君，亦優遊富貴，神道之美。吾家在宛，姓某名某，君還爲吾致意，尊奉法戒，勿犯偏禁，可具以所見示語之也。」乃以三人力士送安居，出門數百步，傳教送符與安居，謂曰：「君可持此符，經關戍次，以示之，勿輒偷過，偷過有罪謫也。若有水礙，可以此符投水中，即得過矣。」安居受符而歸，行久之，阻大江不得渡，安居依言投符，矇然如眩，乃是其家庭中也。正聞家中號慟，所送三人，勒還就身，安居聞其身臭穢，曰：「吾不復能歸。」此人乃強排之，僕於屍腳上。安居既愈，欲驗黃水婦人，特往冠軍縣尋問，果有此婦。相見依然，如有舊識，雲：「已死得生，舅即以其日亡。」說所聞見，與安居悉同。安居果壽九十三也。（出《法苑珠林》）

【譯文】

宋朝陳安居，是襄陽縣人，伯父年少事奉巫俗。鼓舞祭祀，神像滿屋。他的父親獨敬信釋法。常常自己齋戒。伯父沒有兒子，把安居做爲繼承人。安居雖然住在伯父家，而言行謹慎，廢絕一切非禮祭祀。忽然得病發狂。就唱神之曲子，迷悶而不正常，象這樣整一年，而思想更加固執，常常發誓說：「如果我堅持的志向被奪去時，我一定先截斷四肢，才能辦到。」家人都勸他。安居不聽，過了三年，發病而死，只是心口處還暖熱，家人不敢入殮他。到了第七天的夜裏，守候的人發覺屍體的腳間，像有風吹來，飄動衣被，便甦醒而有聲，家人起初害怕屍體起屍，都逃跑躲避，過了一會他稍能轉動，並要水漿。家人高興，問他從什麼地方來。安居把經過都跟他們說了。起初看見有人像使者，侍從幾十人，喊他去。跟從的人想綁他，使者說：「這個人有福，不可以綁他。」走了約一百多里路，到了一個城府，房屋很整齊。使者將要到府所，象局司那個地方。不一會有人拿來紙筆，對安居說：「可以寫出二十四死名。安居就象他說的供寫出通死名來。有一個人從裏面出來。高聲呼喊到：「安居可以進來！」安居就進去，稱有令剷除奸惡。獄吏兩人，一個說：「給他一個大的刑械，」一個說：「這個人很有福，只可給他三尺的刑械。」議論不決，就共同看文書，很久纔給他三尺刑械。不一會，又見一貴人，跟從的人幾十個，形貌都很文雅，對安居說：「你從哪裏來。」安居把緣由告訴了他們。貴人說：「你的伯父有罪，應當治罪，因爲他有點小福分，今天打散纔敢告訴你。我和你的父親幼少有交情，看見你也是這樣，可跟我共同參觀。獄吏不肯去掉刑械，說：「府君不讓，不敢專行」。貴人說：「只交給我，不會給他逃走。」於是就卸下刑械，貴人帶安居走遍了所有的地獄，全都看見了他們的苦楚，大致和經文說的相符。遊覽未完，傳來命令說：「府君叫安居。」安居恐慌害怕，向貴人求救。貴人說：「你本來沒罪，只要以實相對，一定沒有憂慮。」安居進了門，看見戴刑具者幾百人，一時都進來。安居在第三位，到了階下，一個人帶着冠冕站在囚徒前，讀有罪的簿子。第一個人的罪錯，過去剛娶妻的時候，夫婦發誓，有子無子，始終不相背棄，而他本是祭酒，也曾奉道供化，在衆徒中得到了一個女弟子，因而強姦了她，就拋棄了原妻，他的妻子曾經訴冤。府君說：「你們夫婦違背誓言，大義沒有到最後，是一罪。師徒之義很重，卻姦污了她。就是和犯了父子相淫罪，沒有什麼不同的，交給法局詳審量刑。」其次讀第二個女人的辭狀，忘了她的姓名，說，家在南陽冠軍縣黃水裏，家裏安焦尾琴於竈口，而這個婦女讓嬰兒睡在竈上，嬰兒匍匐爬行，糞便污染到焦尾琴裏，這個婦人回來看見就請求神祗謝罪，並且澆水清洗乾淨。而她的公公常罵這個婦人，說沒有天地鬼神，使這個有罪惡的女人，才做出這樣污穢的事。司命聽說後，就要把她送來了。府君說：「睡在竈上沒有過錯，小孩無知，並且她又向神請了罪，也就沒有罪了。公公罵無道，誣謗幽靈，可以把他抓來。」不一會把他抓來了。再輪到安居了，階下的人讀憑證，爲他的伯父申訴。府君說：「這個人奉佛事，是個有功德的人。他的伯父殺害無辜，欺騙百姓，應當治罪，又因他有小的福事，所以沒有給他加罪，現在又誹謗無辜。趕快抓他來。」然後府君打發安居回去並說，如可以回去後，善成正業，可延壽到九十三歲。努力勤勉，不要再來了。安居將要離府，局司說，你可拿掉你的死名。」於是安居按順序抽完自己的死名，而到了同遊的貴人的住處，貴人也到了，說：「知道你沒有別的罪讓你回去，很好。你力修功德。我自身福小，不能生在天上，在這裏受報應，輔佐府君，也悠閒富貴，是神道之美。吾家在宛，姓某名某，你回去之後替我致意，讓家人尊奉法戒，不要犯偏禁之事，可把你所看到的說給他們聽。」於是用三個力士送安居，出了門幾百步，傳教送符給安居，對他說：「你可拿着這符，路過關卡，把符給他們看，就不用總是偷過，偷過有罪被貶謫。如果有水當路，可以把這符扔到水中，就能夠過去了。」安居拿着符而歸了，走了很久，被大江所阻而不能過，安居就按他說的話扔符，什麼也不見只覺一陣暈眩，睜開眼一看是到了他家的院子中。正聽見家人哭悲，所送他的三個人，命他附身還生。安居聞到他的屍身上有臭穢味說：「吾不能再回來了。」那人就強行推他，倒在屍體的腳上，安居即復活了。他想驗證一下黃水婦人的事，就特意去冠軍縣尋問，果然有這個婦女，相見後還是那樣，象舊相識似的說：「已死而復生，公公也就在那一天死了，所見所聞，和安居相同。安居果然壽到九十三歲。

馬處伯

宋馬處伯，巴西閬中人也。少信佛法，嘗作宣漢縣令。元嘉十二年，七月夜，夢見天際有三人，長二丈餘，姿容嚴厲，（「厲」明抄本作「麗」。）臨雲下觀，諸天妓樂，盈於空中，告曰：「汝厄在荊楚，戊寅之年，八月四日。若處山澤，其禍克消。人中齋戒，亦可獲免。若過此期，當悟道也。」時俯見相識楊暹等八人，並着鎖械。又見道士胡遼，半身出空，天際人皆記八人命盡年月，唯語遼曰：「若能修立功德，猶可延長也。」暹等皆如期而亡。遼益懼，奉法山居，勤勵彌至。處伯後爲梁州西曹掾，州將蕭思話也。蕭轉南蠻，覆命爲行參軍，處伯思荊楚之言，心甚懼，求蕭解職，將適衡山，蕭苦不許。十三年即戊寅歲也，六月末得病，至八月危篤。其日黃昏後，忽朗然徹視，遙見西方有三人行，長可二丈。前一人衣袷垂鬢，項有光，後二人姿質金耀，儀相端備，列於空中，去地數仞，處伯委悉詳視，猶是前所夢者也。頃之不見，餘芳移時方歇，同居小大，皆聞香氣，因而流汗，病即小差。處伯所居頗卑陋，於時自覺處在殿堂，廊壁煥耀，皆是珍寶，俄即所患平復。（出《冥祥記》）

【譯文】

宋朝馬處伯，是巴西閬中人，少年信奉佛法，曾作宣漢縣縣令。元嘉十二年、七月的一夜，夢見天際有三個人，兩丈多高，姿容嚴厲，臨雲下看，諸天上的伎女之樂，佈滿空中，告訴處伯說：「你的噩運在荊楚，戊寅之年八月四日。如果處在山水邊，那個災禍就可消逝；人中齋戒，也可以獲免。如果過了這個時期，就能通道。」當時低頭看見相識的楊暹等八個人都被鎖着刑械，又看見道士胡遼，半身出空中。天際人都記着八個人命盡的年月，只對胡遼說：「你如果能修建功德，還可延長壽命。」暹等人都按期而死了，胡遼更加害怕，居住在山上奉法，更加勤奮誠至。處伯以後爲梁州西曹掾，州將蕭思說他將轉到南蠻任職，被任命爲行參軍。處伯想天際人說到荊楚之禍，心裏非常害怕，請求蕭解除職務，將要到衡山去，蕭苦苦不應。十三年即戊寅年，六月得病，到了八月病更重，那天的黃昏後，忽然眼前豁然開朗，遠遠的看見西方有三個人，可有二丈高。前一個人穿着長衣垂髮，脖子上有光。後兩個人姿態氣質金光耀眼，儀表容貌端正，站在空中，距地有幾丈。處伯仔細地看，還是前次所夢見的人，一會就不見了。留下的芳香走的時候才停止，在一起住的老小，都聞到了香氣。處伯因而流汗，病也就稍好了些。處伯所居的地方很簡陋，當時自己覺得象處在殿堂一樣，廊壁生輝，都是珍寶。不一會所得的病就全好了。

卷第一百一十四 報應十三（崇經像）

費崇先 魏世子 何曇遠 陳秀遠 葛濟之　董青建　齊竟陵王　張逸 釋僧護　僧澄空　釋慧侃　釋道積 釋法誠

費崇先

宋費崇先，吳興人，少信佛法，精勤。泰始三年，受菩薩戒，寄齋於謝慧遠家，二十四日，晝夜不懈。每聽經，常以鵲尾香爐置膝前，初齋三夕，見一人，容服不凡，徑來舉爐去。崇先視膝前，爐猶在，方悟神異。自惟衣裳新濯，了無不淨，唯坐側有唾壺，既撤去壺。即復見此人還爐於前，未至席，猶見二爐，既至即合爲一，然則此神人所提者，蓋爐影耳。崇先又嘗聞人說，福遠寺有欽尼者，精勤得道，欣然願見，未及得往，屬意甚至，常齋於他家，中夜，忽見一尼，容儀端儼，著赭布袈裟，正立齋席之前，食頃而滅。崇先及見此尼，狀貌被服，即前夜所睹者也。（出《法苑珠林》）

【譯文】

宋朝費崇先是吳興人，少年信奉佛法，精心勤奮，泰始三年，接受菩薩的戒規，在謝慧遠家寄齋，二十四天晝夜堅持不懈。每次聽經，常把鵲尾香爐放在膝蓋前。剛齋戒了三天，晚上，看見一個人，面容衣服不一般，一直來拿香爐而去。崇先看膝前，香爐還在，才明白是神。自己的衣裳是新洗的，沒有一點不乾淨的，只有坐側有個唾壺，於是就撤去唾壺。又看見這個人送回香爐於面前，還沒到座位時，還看見兩個香爐，已到時就合爲一個了。那麼神人所提的香爐，大概是香爐的影子吧。崇先又曾聽人說。福遠有叫欽尼的，精心勤勉而得道，高興地願去見她。還沒來得及去，這種想法非常誠懇，就常常在他家設齋。忽然看見一個尼姑，容貌儀表端正莊嚴，穿着赭色布的袈裟，正站在齋席前，一頓飯的工夫不見了。崇先此後見到這個尼姑，狀貌打扮，就是前天夜裏所看見的人。

魏世子

宋魏世子，梁郡人，奉佛精進，兒女尊修，唯婦迷執不信。女年十四，病死，七日而蘇，雲：「可安施高座，並無量壽經。」世子即爲具設經座，女雖持齋戒，未常看經，今即升座，誦聲清利。下啓父言：「兒死便往無量國，見父兄及己三人，池中已有芙蓉大花，後當化生其中。唯母獨無。不勝此苦，故歸啓報。」語竟，復絕。母於是敬信法教。（出《冥祥記》）

【譯文】

宋朝的魏世子是梁郡人，精心勤奮奉佛，兒女也敬奉佛法，只有妻子執意不信。女兒年齡十四歲，病死，七天後而復甦說：「可以安設一個高座，並供放上無量壽經。」世子就爲她準備了經和高座。他的女兒雖然持齋，而不常常看經，現在就升上高座，高聲誦經。開導他的父親說：「我死了後就去了無量國，看見父兄和自己三個人，池中已有芙蓉大花，以後當化生在那當中。唯獨母親沒有，受不了這般痛苦，所以回來稟報。」說完，又死去。於是她的母親也敬信佛法。

何曇遠

何曇遠，廬江人，父萬壽，御史中丞。曇遠奉法持菩薩戒，年十八，丁父艱。哀毀成疾，殆將滅性，號踊之外，歸心淨土，庶祈感應。時請僧數人，曇遠向僧舍懺悔宿業，終無感徵。僧舍每加獎勵，不令懈怠。爾後因夜轉經竟，衆僧已眠，曇遠忽自歌誦，僧舍驚而問之。曇遠曰：「見佛身黃金色，光焰丈餘，幡花翼從，充滿虛空，佛自西至，呼令速去。」曇遠素羸弱少力，此夕壯厲悅懌，便於閤中取香著手中，並以園花散空。母曰：「汝今若去，不念吾耶？」曇遠無所言而頓臥，宿信家中，聞此靈異，亦皆欣肅，不甚悲懼。曇遠至五更，忽然而終，宅中芬馨數日。（出《冥祥記》）

【譯文】

何曇遠是廬江人，父萬壽是御史中丞。曇遠信奉佛法持菩薩戒，年齡十八歲，遇到父親去逝，悲痛成病，將要死去。曇遠號啕之外，歸心於淨土，希冀祈求而得感應。當時請了幾個和尚，曇遠向僧舍懺悔過去的事業，始終沒有感動的驗證。僧舍每次加以獎勵，讓他不要懈怠。以後有一夜誦完經，衆和尚已睡了，曇遠忽然自己吟誦。僧舍驚而問他，曇遠說：「看見佛身是黃金色，火焰一丈多，幡花也象翅膀一樣跟從他，充滿了空中，佛從西面到來，叫他快去。」曇遠一向體弱無力，而這天晚上感到格外的健壯高興，便在盒中拿出香在手中，並把園中的花撒向空中。他的母親說：「你如今如果走了，不想念我嗎？」曇遠無所言而立刻臥倒，平常就取信於家中，聽到這靈驗的事而感到奇異，也都欣喜肅然。不十分悲傷害怕。曇遠到了五更天，忽然而死，房子的芬香一直數天不散。

陳秀遠

宋陳秀遠，潁川人，嘗爲湘州西曹，客居臨湘縣。少信奉三寶，年過耳順，篤業不衰。元徽二年七月中，宴臥未寐，嘆念萬品死生，流轉無定，惟已將從何來，一心祈念，冀通感夢，時夕結陰，室無燈燭。有頃，見枕邊如螢火者，明照流飛，俄而一室盡明，連空如晝，秀遠遽興，合掌喘息。見庭中四五丈上，有一橋閣，危欄彩檻，立於空中。秀遠了不覺升之，坐於橋側，見橋上士女往還，衣裝不異世人。末有一嫗，年可三十，青襖白裳，行至秀遠而立。有頃，又一婦人純衣白布，偏環髻，持香花前，語秀遠曰：「汝前身即我也，以此花供養佛故，得轉身作汝。」復指青白嫗曰：「此即復是我前身也。」言殫而去，後指者亦漸隱。秀遠忽不覺還下之時，光亦尋滅。（出《冥祥記》）

【譯文】

宋朝的陳秀遠是潁川人，曾經做湘州西曹，客居於臨湘縣，年少信奉三寶，年齡已過五十歲，忠守信奉而不減。元徽二年七月間，閒居臥榻而未入睡，嘆念萬般死生，輪迴不定，到底將憑那些，一心祈念，希望能感動託夢。當晚天陰，室內沒有燈燭，過了一會，看見枕邊就象螢光蟲一樣的東西，發光飛旋，一會整個屋子都通明，連空中也象白晝。秀遠非常高興，合掌喘息，只見在院子中四五丈之上，有一橋閣，高欄彩檻，立在空中。秀遠一點也不覺得就升上去，坐在橋側，看見橋上的男女往來，衣裝和世人的不兩樣。最後有一婦人，年齡可有三十歲，青襖白衣，走到秀遠前而站住，過了一會又有一個婦人穿着白布衣服，扎着環形髮髻，拿着香花在前，告訴秀遠說：「你的前身就是我，用這個花來供養佛的原因，才能輪迴轉世變作你。」又指着青襖白衣的婦人說：「這就是我的前身。」說完而去。後指的那個人也逐漸消失了。秀遠不知不覺地回到原地時，光也都滅了。

葛濟之

葛濟之，句容人，稚川之後。妻同郡紀氏，體貌閒雅，有婦德。濟之世事神仙，紀亦慕而心樂佛法，常存誠不替。忽一旦方織，俄覺雲日開朗，空中清明，因投梭仰望四表，見西方有如來真形及寶蓋幢幡映天，心獨喜曰：經說無量壽（「壽」原本作「受」，據許本改。）者，即應此耶。便頭面作禮，乃引濟之，亦登時見半身及諸幡蓋，俄而隱沒。於是雲日鮮華，五色燭耀，鄉里備睹，移時方歇焉。（出《冥祥記》）

【譯文】

葛濟之是句容人，葛稚川的後代，他的妻子是同郡的紀氏，體貌文雅，有婦人之德。濟之一世信奉神仙，紀氏也敬慕而更樂佛法。經常守誠而不廢。忽然一天正在織布，不一會就覺得天氣晴朗，空氣清新，於是就放下梭子仰望四方，看見西方有如來的真身以及寶蓋幢幡滿天，心裏特別高興地說：「經中提到無量壽佛，就應當是他了。」便迎頭作禮，就祈求引。這時立刻就出現瞭如來的半身和各個幡蓋。不一會就不見了。於是雲日鮮豔，五色照耀。鄉里的人都看見了，一直到他走的時候才停止。

董青建

齊董青建者，不知何許人。父字賢明，建元初，爲越騎校尉。初建母宋氏，孕建時，夢有人語云：「爾必生男，體上當有青志，可名爲青建。」及生如言，即名焉。有容止，美言笑，性理寬和，家人未嘗睹其慍色，見者鹹異之。至年十四而州闢主簿。建元初，皇儲鎮樊漢，爲水曹參軍，二年七月十六日寢疾，自雲：「不振濟。」至十八日，臨盡起坐，謂母曰：「罪盡福至，緣累永絕，願母自愛。不須憂念。」因失聲大哭，聲盡而絕。將殯葬喪齋前，其夜靈語云：「生死道乖，勿安齋前，自當有造像道人來迎喪者。」明日，果有道人來，名曇順，即依靈語，向曇順說之。曇順曰：「貧道住在南林寺，造丈八像垂成，賢子乃有此感應，寺西有少空地，可得安葬也。」遂葬寺邊。三日，其母將親表十許人，墓東見建如生，雲：「願母割哀還去，建今還在寺住。」母即止哭而還，舉家菜食長齋。至閏月十一日，賢明夢見建雲：「願父暫出東齋。」賢明便香湯自浴，齋戒出東齋。至十四夜，於明中聞建喚聲，驚起，見建在齋前如生時。父問汝住在何處，建雲：「從亡來，住在練神宮中，滿百日，當得生忉利天，建不忍見父母兄弟哭泣傷慟，三七日禮諸佛菩薩，請四天王，故得暫還。願父母從今已後，勿復啼哭祭祠。阿母已發願求見建，不久當命終，即共建同生一處。父壽可得七十三，命終後，當三年受罪報，勤苦行道，可得免脫。」問曰：「汝從夜中來，那得有光明？」建曰：「今與菩薩諸天同下，此其身光耳。」又問曰：「汝天上識誰？」建曰：「見王車騎、張吳興、外祖宋西河。」建曰：「非但此一門中生，從四十七年以來，至七死七生，已得四道果。先發七願，願生人間，故歷生死，從今永畢，得離七苦。建臨盡時，見七處生死，所以大哭者，與七家分別也。」問雲：「汝皆生誰家？」建曰：「生江吏部、（「部」原作「用」，據《法苑珠林》五二改。）羊廣州、張吳興、王車騎、蕭吳興、梁給事、董越騎等家，唯此間生十七年，餘處止三五年耳。自今已後，毒厲歲多，宜勤修功德，建見世人死，多墮三塗，生天者少。勤精進，可得免度，發願生天，亦得相見，行脫差異，無相值期。」又問雲：「汝母憂憶汝垂死，可令見汝否？」建曰：「不須相見，益懷煎苦耳，但依向言說之。諸天已去，不容久住。」慘有悲色，忽然不見。去後竹林左右猶有香氣，家人亦並聞餘香焉。建雲所生七家：江概、羊希、張永、王玄宋（「宋」字疑是衍文。）謨、蕭惠明、梁季文也。賢明遂以出家，名法藏。（出《法苑珠林》）

【譯文】

齊朝的董青建，不知是什麼地方的人，父叫賢明，建元年初，做越騎校尉。起初青建的母親宋氏，懷着青建時，夢見有人告訴她說：「你一定生男孩，身上有青痣，可取名爲青建。」等生下來果真象說的那樣，就取了名。舉止言談文雅，性情寬厚溫和，家人從未看見他的怒色。看見的人都感到他與衆不同，到了十四歲而做州闢主薄。建元年初，皇儲鎮守樊漢，他做了水曹參軍。第二年七月十六日得了病，自己說：「不用救治。」到了十八日，臨死時坐起對他的母親說：「罪盡了福就來了，我們的緣份永遠斷絕了，願母親自愛，不必憂愁思念。」於是失聲痛哭，聲斷氣絕。將要把他殯葬在喪齋前。那天夜裏他在靈柩裏說：「生死是兩條道，不要安葬在齋前，自當有個建佛像的道人來迎接我。」第二天，果然有個道人來，名叫曇順，即按靈柩的話，對曇順說了。曇順說：「貧道住在南林寺，建了丈八像剛建成，賢子卻有這樣的感應，寺西面有一點空地，可以安葬他。」於是就把青建葬在寺邊。三天後，他的母親領親屬十多個人。在墓的東邊看見青建象活着的一樣，說：「願母親不要悲哀，還是回去，青建現在還在寺中住。」母親就止住了哭聲而回，全家喫素而長久齋戒，到了閏月十一日，父賢明又夢見青建說：「願父親暫且到東齋。」賢明便香湯沐浴，出東齋齋戒，到了十四的夜裏，在光明中聽見青建的叫喊聲，驚起，看見青建在齋前象生前一樣。父問：「你住在什麼地方？」建答：「從死中回來。住在練神宮中，已滿了百日應當從憂愁中解脫而昇天。建不忍見父母兄弟哭泣悲傷。三七日禮拜各位佛菩薩，請四天王，所以能夠暫時回來。願父母從今以後，不要再啼哭於祭祠了。阿母已發下誓願要見我，不久當命絕，就和我同在一起了。父壽可得七十三年，命終後，應當受三年的罪，父要勤苦行道，就可解脫。」父問：「你從黑夜中來，哪裏來的光明。」青建說：「今天和菩薩諸天人同來。這是他們身上的光罷了。」又問到：「你天上認識誰？」青建說：「看見王車騎，張吳興。外祖宋西河。」青建說：「不只是從這一家中生，從四十七年以來，到七處死七處生。已經得到四道的成果了。先發七願，願生在人間，所以經歷了生死，從今後永遠完結。雖然得到七次苦痛，我臨死時，就看見七處生與死。所以大哭的原因，是和七家分別了。」問道：「你都出生在誰家？」青建說：「生在江吏部，羊廣州，張吳興，王車騎，蕭吳興，梁給事，董越騎等家。只在這裏活了十七年。在別處只生活三、五年罷了。從今以後，嚴酷的歲月很多，應當勤心修建功德。我看見世人死了，許多墮入三塗，生天的人少。勤勉精進，就可以免度。發誓願昇天，也能相見，只是去和來是不一樣的，不能互相約定日期。」又問到：「你母親憂愁想你而欲死，可讓她見見你？」建說：「不必相見，更加使她傷感痛苦罷了，只按先前說的那樣。諸天人已去，不容我久留。」悲慘而傷感，忽然不見了。去了之後竹林左右還有香氣。家人也都聞到了香氣。青建說所生的七家中江概、羊希、張永、王玄宋漠、蕭惠明、梁季文家。賢明也就出家了，名叫法藏。

齊竟陵王

齊竟陵王，崇信內典，得熱病，夜中垂死。夢見金像，手灌神湯，因遂平復。（出《辨正論》）

【譯文】

齊朝竟陵王，崇信內典，得了熱病，夜裏將死。夢見了金像，手端神湯喂他，於是病就好了。

張逸

張逸爲事至死，預造金像，朝夕祈命。臨刑，刀折而項不傷。官問故，答曰：「唯以禮像爲業。」其像項有二刀痕如血，因得免死。（出《感應傳》）

【譯文】

張逸犯罪將死，先造了一個金像，早晚祈求請命。臨刑時，刀砍而脖子不傷。官吏問原因。回答說：「只是因爲禮拜神像緣故。」那個神像脖子上有兩個刀痕象有血一樣，因而得免死。

釋僧護

高齊時，有釋僧護，守道直心，不求慧業，願造丈八石像，鹹怪其言。後於寺北谷中，見一臥石，可長丈八，乃顧匠營造。向經一週，面腹粗了，而背著地，以六具拗舉之。始初不動，經夜至旦，忽然自翻，即就營造，移置佛堂。晉州陷日，像汗流地，周兵入齊，燒諸佛寺，此像獨不變色。又欲倒之，大牛六十頭挽不動。忽有異僧，以瓦木土墼壘而圍之，尋失僧所在。像後降夢信心者曰：「吾患指痛。」其人寤而視焉，乃木傷其二指也。遂即補之。開皇十年，盜像幡蓋者，夢丈八人入室責之，賊大怖悔而謝焉。其像見在。（出《法苑珠林》）

【譯文】

高齊時，有個釋僧護，正心守道。不求功業。願造八丈大的石像。大家都對他的話感到奇怪。以後在寺北深谷中，看見一個臥石，長可八丈。於是叫工匠建造，經過了一週，臉面和身體的大概都造出來了，而後揹着地，用六具拗舉它，起初舉不動。過了一夜到天亮忽然自己翻了身，就接着建造，移到佛堂。晉州淪陷之日，像汗流滿地。周兵入齊，焚燒了許多佛寺，唯獨這個石像不變色。又想弄倒它，用六十頭大牛拉不動。忽然有個奇異的和尚，用瓦木土坯壘而圍上了它，不一會和尚不知何處去了。石像以後託夢給誠信忠心的人說：「我的手指痛。」那個人醒了而去看，是木擊傷了他的二指。於是就立刻補上了。開皇十年，盜像幡蓋的人，夢見八丈高的人進入屋內責問他，賊非常害怕後悔而拜謝。那個像現在還在。

僧澄空

隋開皇中，僧澄空，年甫二十，誓願於晉陽汾西鑄鐵像，高七十尺焉。鳩集金炭，經求用度，週二十年，物力乃辦。於是造報遐邇，大集賢愚，然後選日而寫像焉。及煙焰滅息，啓爐之後，其像無成。澄空即深自咎責，稽首懺悔，復堅前約，再謀鑄造。精勤艱苦，又三十年，事費復備，則又複寫像焉。及啓鑄，其像又復無成，澄空於是呼天求哀，叩頭請罪，大加貶挫，深自勤勵。又二十年，功力復集，然後選日，複寫像焉。及期，澄空乃身登爐巔，百尺懸絕，揚聲謂觀者曰：「吾少發誓願，鑄寫大佛，今虛費積年，如或踵前，吾亦無面見大衆也。吾今俟其啓爐，欲於金液而捨命焉，一以謝俧於諸佛，一以表誠於衆善。倘大像圓滿，後五十年，吾當爲建重閣耳。」時觀者萬衆，號泣諫止，而澄空殊不聽覽。俄而金液注射，赫耀踊躍，澄空於是揮手辭謝，投身如飛鳥而入焉。及開爐，鐵像莊嚴端妙，毫髮皆備。自是幷州之人，因起閣以覆之，而佛身洪大，功用極廣，自非殊力，無由而致。唐開元初，李皓爲太原軍節度使，出遊，因仰像嘆曰：「如此好相，而爲風日所侵，痛哉！」即施錢百萬緡，週歲之內，而重閣成就，至今北都謂之平等閣者是也。計僧死像成日至皓，正五十年矣。以佛法推之，則皓也得非澄空之後身歟。（出《集異記》）

【譯文】

隋開皇年中，和尚澄空，年齡才二十歲。誓願在晉陽汾西鑄一個鐵像，高七十尺，籌集金炭，籌備費用，準備了二十年，準備好了，於是向遠近廣告要建造，大集賢人，然後選好日子造像。等到煙焰滅息了，開爐之後，那個像沒有鑄成。澄空就深深地自責，磕頭懺悔，又堅守前面的誓約，再商量鑄造，他精心勤懇不畏艱苦，又三十年，用費又準備齊了，則又造像，等到打開爐，那個鑄像又沒有成功。澄空於是呼天求地，叩頭請罪，更加受到貶挫。而自己更加勤勉，又過了二十年，又準備了齊備，然後又選日子，再造佛像，等到到了日期，澄空就隻身登上爐頂，百尺高絕之處，揚聲對觀看的人說：「吾年少發誓願，鑄造大佛，今已荒廢多年，如果今天和以前一樣，我也沒臉面見大衆了。我今天等着開爐，想要捨命於金液之中，一是來謝罪於各個神佛，一是向大家的好心表示誠心的感謝。如果大像圓滿鑄成，以後五十年，我當爲它修建重閣。」當時圍觀的人上萬，都號哭勸止他，而澄空不聽，不一會金液注射，強光閃爍，澄空於是揮手辭謝，象飛鳥一樣跳進去了。等到開爐，鐵像莊嚴端妙，眉發齊備。從此幷州人準備爲他築起閣子，而佛身洪大，功用也極廣，不是有特殊功力，不能建造。唐朝開元初年。李皓爲太原軍節度使。出遊，因而仰視鐵像而嘆息說：「象這樣的好相貌，而被風日侵蝕，痛心啊！」於是就出百萬串錢，一年之內，而重閣建成，至今北都稱它是平等閣的就是。從僧死像成日一直到李皓正好五十年，用佛法推論，那麼李皓難道是澄空的後身啦！

釋慧侃

隋蔣州大歸善寺釋慧侃，曲阿人也，靈通幽顯，世莫識之。而翹敬尊像，事同真佛，每見立像，不敢輒坐，勸人造像，唯作坐者。後往嶺南，修禪法，大有悟解。住棲霞時，嘗往揚都湯偲法師，偲異禮接之。將還山，偲請現神力。侃即從窗中出臂，解齊熙寺佛殿上額，因語偲雲：「世人無遠識，見多驚異，故吾所不爲耳。」大業元年，終於大歸善寺。初侃終日，以三衣還衆僧：「吾今死去，徒衆好住。」便還房內。大衆驚起追之，乃見房中白骨一具，跏坐牀上，就而撼之，鏘然不散。（出《法苑珠林》）

【譯文】

隋朝蔣州大歸善寺釋慧侃，是曲阿人。通神靈而顯鬼神，世人沒有不認識他的。而仰敬尊像，敬事如同真佛一樣，每次看見立像，總是不敢一坐，並勸別人建造佛像，只要作坐像。後去嶺南，修行禪法，大有提高。住在棲霞時，曾經去揚都拜見湯偲法師，偲法師用特殊的禮儀接待了他。將要回山，偲法師請他現神力，慧偲就從窗中伸出胳膊，解開齊熙寺佛殿上額。於是告訴偲法師說：「世人沒有遠見卓識，看見了都驚異，所以我不去做了。」大業元年，死在大歸善寺。當初慧侃死之前，把三衣還給衆僧說：「我將要死去，你們要好好活着。」便回房內。大家驚起而追趕他，就看見房中一具白骨，盤坐牀上，上前搖動他，鏘然而不散動。

釋道積

唐蒲州普濟寺釋道積，河東安邑縣人也。博通經教，洞明玄旨，河東英俊，莫與同風。先是沙門寶澄於普濟寺創營大像百丈，功願未終而卒。耆艾請積繼之，積受衆勤請，廣行緣化，槐檀十遷，而大像成就，道俗慶賴，感徹人天。初積受請之夕，夢二獅子於大像側，連吐明珠，相續不絕，既寤嘆曰：「獸王自在，則表法流無滯，寶珠自湧，又喻檀施不窮。冥（「冥」原作「宜」，據《法苑珠林》六三改。）運潛符，徵效斯在。」即命工匠，圖所夢於彌勒大像前，今猶存焉。其寺在蒲坂之陽，高爽華敞，東臨州里，南望河山。像設三層，巖廊四合，上方下院，赫奕相臨，園磑田蔬，周環俯就，佛事隆盛，鹹積之功焉。（出《法苑珠林》）

【譯文】

唐朝蒲州普濟寺的釋道積，是河東安邑縣人。精通經教，領會玄旨，河東的才子，沒有人能與他相比。先前是僧人寶澄在普濟寺創建百丈的大像，功願沒完成而死。耆艾請求道積繼續他的事業，道積接受大家懇切的請求，廣泛化緣，收集了上千的槐木和檀木，而大像建成，道家俗衆共同慶賀，感動了人天。當初道積接受請求的那天晚上，夢見了兩個獅子在大像側，連吐明珠，相接不斷。於是醒了感嘆說：「獸王自在，那麼標誌着法流沒有停止，自湧寶珠，又象徵着檀主們施捨不斷。是冥間暗送徵兆，驗證成效就在這裏。」就讓工匠，在彌勒大像前畫上自己所夢見的，現在還保存着。那個寺在蒲坂的南面，高大寬敞，東面臨州里，南面望着河山。像設三層，四下巖廊，上院下院。交相輝映，善男信女送來的果品，環繞周圍，佛事隆重，都是道積的功勞。

釋法誠

終南山悟真寺釋法誠，雍州萬年縣人，事沙門僧和爲師。和亦鄉族之所推奉，曾有人慾害和，夜詣門，見房內猛火，騰焰升帳，遂即追悔。誠奉佩訓勖，常誦法華，翹心奉行，朝夕無懈。夢感普賢，勸書大教，既悟，即入淨行道。重村工匠，令書八部般若，香臺寶軸，莊嚴成就。又於寺南橫嶺，造華嚴堂，鑿山堙塹，列棟連甍，前對重巒，右臨斜谷，吐納雲霧，下瞰煙虹，實奇觀也。弘文館學士張孝靜者，善於書翰，誠乃請孝靜寫藏經，齋潔勤拳。大致感應，靈禽異獸，馴擾精廬。貞觀十四年，忽謂侍者曰：「諸行無常，法緣有竭，九品往生，斯言驗矣。吾今去世，汝無憂惱。」言畢，口光燭於楹，奄然而化。（出《高僧傳》）

【譯文】

終南山悟真寺的和尚法誠，是雍州萬年縣人，拜僧人和爲師，和也受到鄉族人的推崇。曾經有人想要害和，夜裏進門，看見房內大火，煙騰昇入帳中，然後就後悔了。法誠心敬奉佩訓的勉勵。常常誦讀法華經，忠心奉行，早晚不懈怠。感動了普賢，夢見勸他寫大教，醒來後，就誠心行道，大請工匠，讓他寫八部般若經，築香臺寶軸，莊嚴而成。又在寺南的橫嶺上，建造了華嚴堂，鑿山堵澗，列棟連脊，前對重巒，右臨斜谷。雲霧繚繞，下視煙虹，的確是奇景。弘文館學士張孝靜，善於書寫，法誠就請孝靜寫藏經，齋戒潔淨勤奮懇切，大受感應，靈禽異獸在精舍周圍十分馴服。貞觀十四年，忽然對侍者說：「各種行爲無定，法緣有盡，九品往生這話靈驗了。我現在去逝，你不要憂愁煩惱。」說完，口中發光照在柱子上，默默而死。

卷第一百一十五 報應十四（崇經像）

張法義 王弘之 崔義起妻 襄陽老姥 普賢社　李治　王乙　鉗耳含光 席豫　裴休　牙將子

張法義

唐張法義，華州鄭縣人。年少貧野，不修禮度。貞觀十一年，入華山伐樹，見一僧坐巖穴中，法義就與語，晦冥不歸。僧因設松柏末，以供食之，謂法義曰：「貧道久不欲外人知，檀越出，慎勿言相見，因爲說俗人多罪累，死皆惡道，志心懺悔，可以滅之。」乃令淨浴，被僧衣，爲懺悔，旦而別去。十九年，法義病卒，埋於野外，貧無棺槨，以薪木瘞之而蘇，自推木出歸家。家人驚愕，法義自說，初有兩人來取，乘空行，至官府，入門，又巡巷南行十許裏，左右皆有官曹，門閭相對，不可勝數。法義至一曹院，見官人遙責使者曰：「是華州張法義也，本限三日至，何因乃淹七日？」使者雲：「義家狗惡，兼有祝師，祝師見打甚苦，袒衣而背青腫。」官曰：「稽限過多，各與杖二十。」言訖，杖亦畢，血流灑地。官曰：「將法義過錄事。」錄事署發文書，令送付判官。召主典，取法義前案，簿盈一牀。主典對法義前披檢雲：其簿多先朱勾畢，有未勾者則錄之，曰：貞觀十一年，法義父使刈禾，法義反顧張目，私罵父，不孝，合杖八十。始錄一條，即見昔巖穴中僧來。判官起迎，問何事，僧曰：「張法義是貧道弟子，其罪盡懺悔滅除訖，天曹案中已勾畢，今枉追來，不合死。」主典雲：「經懺悔者，此案勾了。至如張目罵父，雖蒙懺悔，事未勾了。」僧曰：「若不如此，當取案勘之，應有福利，仰判官。」令典將法義過王宮，殿宇宏壯，侍衛數十人，僧亦隨至王所。王起迎僧，王曰：「師當直來耶？」答曰：「未當次直。有弟子張法義被錄來，此人宿罪，並貧道勾訖，未合死。」主典又以張目視父事過王，王曰：「張目懺悔，此不合免。然師爲來請，到放七日。」法義白僧曰：「日既不多，後來恐不見師，請即往隨師。」師曰：「七日七年也，可早去。」法義固請隨，僧因請王筆，書法義掌中作一字，又請王印印之，曰：「可急去還家，憑作福報，後來不見我，宜以掌印呈王，王自放汝也。」法義乃辭出，僧令送出。至其家。內至黑，義不敢入。使者去之，遂活。覺在土中，甚輕薄，以手推排得出。因入山，就僧修福，義掌中所印處，文不可識，然皆爲瘡，終莫能愈，至今尚存焉。（出《法苑珠林》）

【譯文】

唐朝的張法義，是華州鄭縣人，年少貧窮粗野，不修禮教。貞觀十一年，入華山砍柴。看見一個和尚坐在巖邊的洞穴中，法義靠近和他說話。不覺天黑不能回。和尚於是擺設松柏末，來讓他喫，並對法義說：「貧道很久不想讓外人知道，你出去，不要和別人說和我相見，因爲說俗人的事有很多受連累，死後都是受罪的道，誠心懺悔，還可以減輕。」於是就讓他淨浴，穿僧衣，做懺悔，第二天告別離去。過了十九年，法義病死，埋在野外，家貧無有棺槨，就用薪柴掩埋了他。而後他甦醒，自己推開薪柴回家。家人驚恐，法義自己說，當初有兩個人來捉他，跟他們乘空而去，到了官府入門，又向巷南走了十多里，左右都有官曹，門閭相對，不可勝數。法義到了一個曹院，看見官人遠遠責備使者說：「這個華州的張法義，本限三日帶到，爲什麼卻延到了七天？」使者說：「法義家的狗厲害，並有祝師，被祝師打得很苦。」脫上衣露後背青腫處給官曹看，官說：「延限過長，各打他們二十棍。」說完，也打完了棍子，血流滿地。官說：「把法義帶去錄事。」錄事署發了文書，讓送到判官那去，叫主典，拿法義以前的案簿，案簿擺滿了一牀。主典對法義以前的檢驗，說：「他的案簿許多先前用紅筆勾掉。有未勾者就記載下來：貞觀十一年，法義的父親讓他割禾，法義反而瞪着眼看着父親，私下罵他的父親，不孝，應打八十棍。」才錄完一條，就看見先前巖洞中的和尚來了。判官起而迎接，問有什麼事。和尚說：「張法義是我的弟子，他的罪都懺悔後而減除了，天曹案中已勾掉了，今天錯抓來，不應當死。」主典說：「經過懺悔的人，這個案已勾掉了，至於象瞪眼罵父的罪，雖然承蒙懺悔，事不能勾掉。」和尚說：「如果這樣的話，當拿案簿來覈對，應該有福利的事，就依賴於判官了。」就讓主典帶法義去王宮，殿堂宏大壯觀，侍衛幾十人，和尚也跟着到了王的住處。王起迎接和尚，王說：「你是值事嗎。」回答說：「不是。有弟子張法義被抓來。這個人過去的罪，我已給他勾掉了，不應死。」主典又以瞪眼看父的事告王，王說：「瞪眼已懺悔而這個罪不應免。然他師來替他請求，可以放回七天。」法義對和尚說：「日子既然不多，以後恐怕也見不到師傅了，我請求跟着師傅去。」師傅說：「七日就是七年，可以早早回去。」法義堅持請求跟隨，和尚於是向王借過筆，在法義的掌中寫一字，又請王印印上說：「可快回家去，憑着這個做福事報答，後來看不見我，用掌中的印呈給王，王自然會放你。」法義於是告辭離去，和尚令送出去他。到了他家，屋裏很黑，法義不敢進去，使者離開了他，他便復活了，覺得象是在土中，並且很輕很薄，就用手推動纔出來。因而入山，找僧修福。法義掌中所印的地方，字不認識，然而都變成了瘡。始終不能治癒，至今還存在。

王弘之

唐王弘之，貞觀中爲沁州和川令。有女適博陵崔軌，於和川病卒。經數十日，其家忽於夜中聞崔語，初時傾家驚恐，其後乃以爲常。雲：「軌是女婿，雖不合於妻家立靈，然而苦無所依，但爲置立也。」妻從其請，朝夕置食，不許置肉，唯要素食。恆勸禮佛，又具說地獄中事，雲：「人一生恆不免殺生及不孝，自餘之罪，蓋亦小耳。」又云：「軌雖無罪，然大資福助，爲軌數設齋供，並寫法華、金剛、觀音等經，各三兩部，自茲已後，即不復來。」王家一依其言，寫經設供。軌忽更來愧謝，因雲：「今即取別。」舉家哭而送之。軌有遺腹之子，已年四五六歲，軌雲：「此子必有名官，願善養育。」自此不復來矣。（出《法苑珠林》）

【譯文】

唐朝王弘之，貞觀年中做沁川和川令，有女嫁給博陵的崔軌，軌在和川病死。過了幾十天，他家忽然在夜裏聽到崔軌說話，當初全家驚恐，以後就習以爲常了。崔軌說：「我是你家女婿，雖然不應在妻家給我立靈位，然而苦於我無依無靠，就給我立個靈位吧。」軌妻聽從了他的請求。早晚置放祭品。不準放肉食，只要放素食，並且常勸她禮佛。軌又都說出在地獄中的事。說：「人一生常常不免要殺生或不孝，其餘的罪，大概都是小罪罷了。」又說：「我雖然無事，然而要幫助我多做福事。爲軌多次設齋供奉，並寫法華、金剛、觀音等經各三兩部。從這以後，就不再來了。」王家一一按他說的話，寫經設供。軌忽然又來愧謝，因而說：「現在就來告別。」全家哭着送他。軌有個遺腹子，已年四五六歲了，軌道：「這個孩子一定會作大官，願好好養育他。」從此之後他就再也不回來了。

崔義起妻

唐司元少常伯崔義起，妻蕭氏，父文鏗，少不食葷茹酒肉。蕭氏以龍塑三年五月亡，其家爲修初七齋。僧方食，其婢素玉忽雲：「夫人來語某曰：生時聞佛經說地獄，今身當之，苦不可言。賴男女等與我追福，蒙放暫歸。」即向諸僧懺悔，欲去又云：「我至二十日更來，將素玉看受罪。」即如期，素玉便昏絕，三日乃蘇，雲：「初隨夫人到一大城中，有一別院，夫人所住，亦兼有湯鑊鐵牀來至，夫人尋被燒煮，酷毒難說。其夫人父文鏗忽乘雲在空呼曰：『早放素玉回。』語素玉女曰：『我女生時不受戒，故恣行貪嫉，汝歸，令崔郎多造功德，爲拔此厄。』又見一婆羅門僧從空中下，作梵語，教素玉念金剛、法華、藥師經各一遍，令去。既活。並不遺忘。」有梵僧聽之，雲：「素玉所傳，如同西國語，與中國異也。」（出《報應記》）

【譯文】

唐朝司元少常伯崔義起，妻蕭氏，父文鏗年少不喫葷不喫酒肉。蕭氏在龍朔三年五月死去，他家爲她修了初七的齋日。和尚正喫齋飯，她的婢女素玉忽然說：「夫人來告訴我說：『活着的時候聽佛經說地獄，現在親身體驗，痛苦不可說，靠你們大家爲我造福，承蒙暫且放我回來。」就來向各位和尚懺悔。想要去又說：「我到二十日再來，帶素玉去見所受的罪。」到期，素玉氣絕，三天後才甦醒說：「起初隨着夫人到了一座大城中，有一別院，是夫人住處。也兼有湯鑊、鐵牀在，夫人一會被燒煮，殘酷的難以訴說。夫人的父親文鏗忽然乘着雲在空中喊道：『早點放素玉回去。』並告訴素玉說：『我女兒活着的時候不受戒，所以恣行無忌，你回去叫崔郎多建造功德，替她拔掉這種厄難。』又看見一婆羅門僧從空中下來，作梵語，教素玉念金剛、法華、藥師經各一遍。讓她離去，於是素玉就復活了，並沒有遺忘。」有一個僧人聽到了說：「素玉所傳誦的，如同西國語，與中國的是不同的。

襄陽老姥

唐神龍年中，襄陽將鑄佛像，有一老姥至貧，營求助施，卒不能（「能」原作「成」。據明抄本改。）得。姥有一錢，則爲女時母所賜也，寶之六十餘年。及鑄像時，姥持所有，因發重願，投之爐中。及破爐出像，姥所施錢，著佛胸臆，因磨錯去之。一夕，錢又如故，僧徒驚異，錢至今存焉。乃知至誠發心，必有誠應，姥心至誠，故諸佛感之，令後人生希有此事也。（出《紀聞》）

【譯文】

唐朝神龍年中，襄陽將要鑄一佛像，有一個老婦人非常貧困，向大家求助出錢，而始終不能得到。老婦人有一錢，則是做女兒時母親賜給她的，六十多年來把它當作寶物，等到鑄像的時候，老婦人拿着她僅有的一錢，就發了重願之後投入到爐中。等到破爐出像時，老婦人所投的錢，正貼在佛像的胸前，於是就把它磨掉了，過了一天晚上，錢又象原來那樣在胸前。僧徒驚異，錢至今還存在。才知是誠心發願，一定會有誠摯的報應。老婦人的心非常誠摯，所以感動了許多佛，讓後人希冀有這樣的事。

普賢社

開元初，同州界有數百家，爲東西普賢邑社，造普賢菩薩像，而每日設齋。東社邑家青衣，以齋日生子於其齋次，名之曰普賢。年至十八，任爲愚豎，廝役之事，蓋所備嘗，後因設齋之日，此豎忽推普賢身像而坐其處。邑老觀者，鹹用怒焉，既加詬罵，又苦鞭撻。普賢笑曰：「吾以汝志心，故生此中。汝見真普賢不能加敬，而求此土像何益？」於是忽變其質爲普賢菩薩身，身黃金色，乘六牙像，空中飛去，放大光明，天花采雲，五色相映，於是遂滅。邑老方悟賢聖，大用驚慚。其西社爲普賢邑齋者，僧徒方集，忽有婦人，懷妊垂產，雲：「見欲生子。」因入菩薩堂中，人呵怒之，不可禁止。因產一男子，於座之前，既初產生，甚爲污穢，諸人不可提挈出，深用詬辱。忽失婦人所在，男變爲普賢菩薩，光明照燭，相好端麗，其所污穢，皆成香花，於是乘象騰空，稍稍而滅。諸父老自恨愚闇，不識普賢，刺眇其目者十餘人。由是言之，菩薩變觀。豈凡人能識。（出《紀聞》）

【譯文】

開元初年，同州界有幾百戶人家，分爲東西普賢邑社，建造了普賢菩薩像，而每天設齋戒。東社邑家的青衣，把齋戒日子生的兒子放在齋案旁，給他取名叫普賢。年齡到了十八歲，任性而愚俗，勞累的事，都被嚐遍。後因設齋戒的日子，這個小子忽然推倒普賢身像而自己坐在那個地方。邑老看到了，都非常生氣，咒罵他，又鞭打他。普賢笑着說：「我因你們的誠心，所以出生在這裏，你們看見真普賢不能更加敬拜，而拜求這個土像有什麼好處？」於是忽然變自身爲普賢菩薩身，身上黃金色，乘着六牙象，飛向空中去了，放出巨大的光明，天上花象彩雲，五色相映，於是就熄滅了。邑老才明白是賢聖，都非常驚訝慚愧。那個西社爲普賢邑齋戒的，僧徒正集聚。忽然有一婦人，懷孕臨產，說要生孩子。於是就進入菩薩堂內，人呵怒她，不能阻止，於是在靈座的前面，生下一男孩。既是剛剛生出，非常污穢，人人都不可以抱出來，更用詬語侮辱她。忽然婦人不見了，男孩變成爲普賢菩薩，光明照耀，貌相端正美麗，他的那些污穢之處，都變成香花。於是乘象騰空而去，漸漸而熄滅。各位父老自恨愚昧，不識普賢。刺瞎自己眼睛的十幾個人。因此說：菩薩的變化，凡人怎麼能識別呢？

李洽

山人李洽，自都入京，行至灞上，逢吏持帖，雲：「追洽。」洽視帖，文字錯亂，不可復識，謂吏曰：「帖書乃以狼籍。」吏曰：「此是閻羅王帖。」洽聞之悲泣，請吏暫還，與家人別。吏與偕行過市，見諸肆中饋饌，吏視之久。洽問：「君欲食乎？」曰：「然。」乃將錢一千，隨其所欲即買。止（「止」原作「正」，據明抄本改。）得一味（「味」原作「牀」，據明抄大改。），與吏食畢，甚悅，謂洽曰：「今可速寫金光明經，或當得免。洽至家寫經畢，（「畢」字原本無，據明抄本補。）別家人，與（「與」原作「畢」，據明抄本改。）吏去。行數十里，至城，壁宇峻嚴，因問此爲何城，吏雲：「安祿山作亂，所司恐賊越逸，故作此城以遇之。」又問城主爲誰，曰：「是鄔元昌。」洽素與城主有故，請爲通之。元昌召入，相見悲喜。須臾，有兵馬數十萬，至城而過，元昌留洽坐，出門迎候，久之乃回。洽問此兵云何，曰：「閻羅王往西京大安國寺也。」既至寺，登百尺高座，王將簿閱雲：「此人新造金光明經，遂得延算，故未合死。」元昌歎羨良久，令人送回，因此得活。（出《廣異記》）

【譯文】

山人李洽，從都市入京城，來到灞上，正遇官吏拿帖說：「追李洽。」李洽看見帖子，文字錯亂，不能辨認，對官吏說：「帖子寫得很亂。」官吏說：「這是閻羅王的帖子。」李洽聽到後悲傷流淚，請求官吏暫且回去，待和家人告別。官吏和他一起走過街市，看見許多酒肆中食物，官吏看了很久。李洽問：「你想喫嗎？」回答說：「是的。」李洽就拿出一千錢，任他去買，只買一樣東西喫，喫完後他很高興，對李洽說：「現在可以速去寫金光明經，或許能夠獲免」。李洽到家後寫完經書，告別家人，和官吏一起走了。走了幾十裏，到了一城內，城宇峻嚴，於是問這是什麼城，官吏說：「安祿山作亂，所主管的人害怕賊人逃跑。所以造了這座城來阻止他。」又問城主是誰？回答說：「是鄔元昌。」李洽一向與城主有老交情。請求爲他通報一聲，元昌召喚他進來。相見悲喜交加。不一會，有兵馬幾十萬過城。元昌留李洽暫坐，出門去迎候，很久纔回來。李洽問這些兵是幹什麼。回答說：「閻羅王往西京大安國寺去。」已經到了寺裏，登上百尺的高座，閻王把生死簿閱完後說：「這個人新造了金光明經，就能延長壽命，所以不當死。」元昌嘆息羨慕了好久，令人送回。因此李洽才復活了。

王乙

王乙者，自少恆持如意輪咒。開元初，徒侶三人，將適北河。有船伕求載乙等，不甚論錢直，雲：「正爾自行，故不計價。」乙初不欲去，謂其徒曰：「彼賤其價，是誘我也，得非苞藏禍心乎！」舡人云：「所得資者，只以供酒肉之資，但因長者，得不滯行李爾。」其徒信之，乃渡。仍市酒共飲，頻舉酒屬乙，乙屢聞空中言勿飲，心愈驚駭。因是有所疑。酒雖入口者，亦潛吐出，由是獨得不醉。洎夜秉燭，其徒悉已大鼾。乙慮有非道，默坐唸咒。忽見舡人，持一大斧，刀長五六寸，從水倉中入，斷二奴頭，又斬二伴。次當至乙，乙伏地受死，其燭忽爾遂滅。乙被斫三斧，背後有門，久已釘塞，忽有二人，從門扶乙投水。岸下水深，又投於岸，血雖被體，而不甚痛。行十餘里，至一草舍，揚聲雲：「被賊劫。」舍中人收乙入房，以爲拒閉。及報縣，吏人引乙至劫所，見岸高數十丈，方知神咒（原本「咒」下有「明」字，據明抄本刪。）之力。後五六日，汴州獲賊，問所以，雲：「燭光忽暗，便失王乙，不知所之。」一瘡雖破，而不損骨，尋而平愈如故，此持如意輪咒之功也。（出《廣異記》）

【譯文】

王乙，從小常常堅持念如意輪咒。開元初年，徒弟三人，將要到黃河以北去，有個船伕要載運王乙等，不很講錢的多少，說：「正是你們自己要去，所以不計較價錢。」王乙起初不想過，對他的徒弟說：「他不講價錢，是想引誘我，難道是包藏禍心嗎？」船上的人說：「所得到的錢只是用來供給酒肉的錢，因爲是長者，更不該阻隔了。」他的徒弟相信了他，於是上船買了酒和他共飲。船伕頻頻舉酒敬王乙，王乙多次聽到空中說「不要飲酒」，心更加驚慌害怕，因此也就有所疑心，酒雖然進入嘴裏，也暗中吐出來了，因此唯獨他不醉。到了夜裏點上蠟燭，他的徒弟都已酣睡，王乙想到會有不測，就默坐唸咒。忽見船上的人，拿着一把大斧子，刀長五六寸，從水倉中出來，砍斷二個奴僕的頭，又斬了兩個同伴，接着就輪到王乙，王乙趴在地上等死，那個蠟燭忽然就滅了。王乙被砍三斧，背後有門，早已釘死了，忽然有兩個人，從門進來扶着王乙投入水中，岸下水深，又把他投到岸邊，雖然全身是血，卻不很疼痛。走了十多里，到了一草屋，大聲說被賊劫了。房中的人收乙進屋，把他關了起來，就報告到縣裏。官人帶王乙到被劫之處，看見岸高几十丈，才知道是神咒的力量。以後五六天，汴州抓到了賊，問緣由，賊說：「當時燭光忽然暗了，便不見了王乙，不知去處。王乙雖然被砍破創口，卻不損害骨頭，不久就好了，象以前一樣。這是持念如意輪咒的功勞。

鉗耳含光

竺山縣丞鉗耳含光者，其妻陸氏，死經半歲。含光秩滿，從家居竺山寺，有大墩，暇日登望。忽於墩側見陸氏，相見悲喜，問其死事，便爾北望，見一大城，雲：「所居在此。」邀含光同去，入城，城中屋宇壯麗，與人間不殊。傍有一院，院內西行，有房數十間，陸氏處第三房。夫婦之情，不異平素，衣玩服具亦爾。久之日暮，謂含光曰：「地府嚴切，君宜且還，後日可領兒子等來，欲有所囑，明日不煩來也。」及翌日，含光又往，陸氏見之驚愕曰：「戒卿勿來，何得復至？」頃之，有緋衣吏，侍從數十人來入院。陸氏令含光入牀下，垂氈至地以障之，戒使勿視，恐主客有犯。俄聞外呼陸四娘，陸氏走出。含光初甚怖懼，後稍竊視，院中都有二十八婦人，緋衣各令解髻兩兩結，投釜中，冤楚之聲，聞乎數里，火滅乃去。陸氏徑走入房，含光見入，接手牀上，良久悶絕。既寤，含光問：「平生齋菜誦經唸佛，何以更受此苦？」答雲：「昔欲終時，有僧見詣，令寫金光明經，當時許之，病亟草草，遂忘遺囑，坐是受妄語報，罹此酷刑。所欲見兒子者，正爲造金光明經。今君已見，無煩兒子也。」含光還家，乃具向諸子說其事，悲泣終夕。及明往視，已不復見，但荒草耳。遂貨家產，得五百千，刺史已下，各有資助，滿二千貫文。乃令長子載往五臺寫經，至山中，遍歷諸臺，未有定居。尋而又上臺，山路之半，遇一老僧。謂之曰：「寫經救母，何爾遲迴？留錢於臺，宜速還寫金剛經也。」言訖不見，其子知是文殊菩薩，留錢而還。乃至舍寫經畢，上墩，又見地獄，因爾直入。遇閉門，乃扣之，門內問是誰，鉗耳贊府即雲「是我」。（明抄本無「誰」字「我」字，即作「耶」。）久之，有婦人出曰：「貴閣令相謝，寫經之力，已得託生人間，千萬珍重。」含光乃問：「夫人何故居此？」答雲：「罪狀頗同，故覆在此爾。」（出《廣異記》）

【譯文】

竺山縣縣丞鉗耳含光的妻子陸氏，死後過了半年，含光的任期也到期，從家出來住在竺山寺裏，有一個大土墩，閒暇的日子就去登望。忽然在墩子側看見了陸氏，夫妻相見悲喜交加，問她死後的事，便讓他向北看，看見一座大城說：「就住在這裏。」並邀含光一同去。入城，城中房屋壯麗，和人間的不兩樣。旁邊有一院，院內向西走，有幾十間房子，陸氏住在第三間。夫婦之情，和平常一樣，衣物也都和以前一樣。過了很久天晚了，對含光說：「地府很嚴，你應當暫且回去了，後天可領着兒子來，想有所囑咐，明天別再來了。」等到第二天，含光又來了，陸氏看見驚懼地說：「告訴你不要來了，爲什麼又來了。」過了一會，就有穿紅衣的官吏，跟從幾十個人來到院內，陸氏叫含光藏到牀下，垂氈到地來擋住他，告訴他不要看，恐怕主人客人有所冒犯。不一會聽到外面喊陸四娘，陸氏走了出去。含光起初很害怕，後漸漸偷看，院中有二十八個婦人，紅衣吏各讓她們解開發髻兩兩相結，投到釜中，冤枉痛楚之聲，幾里外都能聽到，火滅才離去。陸氏一直走進房內，含光見她進來，接手拉到牀上，好久不出聲，終於明白過來，含光問：「平生齋戒喫素誦經唸佛，爲什麼還受這樣的苦？」答道：「先前將死的時候，有和尚到我那見我，令我寫金光明經。當時答應了他，病急匆忙，就忘了他的囑咐，犯了這個罪而受的報應，遭受這種酷刑，所說的想兒子，正是想爲我造金光明經。現在你已看到了，就不要麻煩兒子了。」含光回家，就把這些事都向兒子們說了，悲傷了一個晚上，等到第二天再要去看，已經再也看不見了，只看見了荒草罷了。於是就賣家產，得到了五百千。從刺史以下，各有資助，計有二千貫文，令長子帶着去五臺寫經。到了山中，找遍各臺沒有定居的地方，不久又上臺，半山路上遇到一個老僧，對他說：「寫經救母，爲什麼這麼遲纔來，把錢留在臺上，應快回去寫金剛經。」說完就不見了，他的兒子知道是文殊菩薩，就留下錢而回來了。到家寫經，寫完後，登上土墩，又看見地獄，因而一直進去，遇着關的門，就敲門，門內問是誰？鉗耳贊府就說「是我」，很久，有婦人出來說：「貴閣讓我來感謝你們寫經的功力，她已託生人間了，讓你們千萬珍重。」含光又問：「夫人什麼原因住在這裏？」答道：「罪狀相同，所以還在這裏。」

席豫

唐開元初，席豫以監察御史，按覆河西。去河西兩驛，下食，求羊肝不得，撻主驛吏。外白「肝至」，見肝在（「見」原作「問」。據明抄本改。）王，王曰：「殺生有道，何故生取其肝，獨能忍乎？」豫雲：「初雖求肝，肝至見動，實不敢食。」言訖，見一小佛從雲飛下，王起頂禮。佛言如豫所陳。王謂羊曰：「他不食汝肝，今欲如何！」尋放豫還也。（出《廣異記》）

【譯文】

唐朝開元年初，席豫以監察御史的身份去河西按查。到了河西兩個驛站，準備喫飯，找不到羊肝，就鞭打驛吏，外面說肝已到了。席豫看見肝在盤子中搖動不停，皺眉好久，讓拿下去，於是拿來一匹絹，爲羊鑄佛。半天左右，席豫忽然死去。隨從官吏去見王，王問：「殺生自然有道，爲什麼要活取它的肝，怎麼能忍心呢？」席豫說：「當初雖然要肝，但肝到了卻看見它搖動，實在不敢喫它。」說完，就看見一個小佛從雲中飛下來，王起身禮拜，佛說的和席豫所說的一樣。王對羊說：「他不喫你的肝，現在想要怎麼辦？」不久也就放席豫還生了。

裴休

唐開成元年，宰相裴休，留心釋氏，精於禪律。師圭峯密禪師。得達摩頓間密師注法界觀禪詮，皆相國撰文序。常被毳衲，於歌妓院中，持鉢乞食，自言曰：「不爲俗情所染，可以說法爲人。」每自發願，願世世爲國王，弘護佛法。後於闐國王生一子，手文中有裴休二字，聞於中朝。其子弟請迎之，彼國不允而止。（出《北夢瑣言》）

【譯文】

唐朝開成元年，宰相裴休，信奉佛教，精通禪律，拜圭峯密禪師爲師，得到了達摩頓間密師法界觀禪的詮釋，都是相國撰寫的文序，裴休曾經披着細毛的衲衣，到歌妓院中，拿着鉢化齋，自己說：「不被世俗之情所污染，可以給人說法。」常常自己發願：願世世代代爲國王，護佑佛法。後來于闐國國王生了一個兒了，手中有裴休二字。消息傳到中朝，他的子弟想迎接他回來，那個國家不准許並制止了他們。

牙將子

唐東蜀大聖院有木像，制度瑰異，耆老相傳雲：頃自荊湘溯流而上，歷歸峽等郡，郡人具舟揖取之，縴夫牽挽，不至岸。至渝，州人焚香祈請，應聲而往。郡守及百姓，遂構大聖院安置之。東川有牙將者，其子常喑，忽一日畫地，告其父曰：「某宿障深重，被茲業病，聞大聖院神通，欲捨身出家，依止供養，冀消除罪根耳。」父許之，由是虔潔焚修，夙夜無怠，經數載，倏爾能言，抗音清辯，超於羣輩。復有跛童子者，睹茲奇異，發願於大聖院終身苦行，懺悔求福，未逾期歲，忽能起行，筋骨自伸，步驟無礙。事悉具本院碑，殿有東廡，見有喑僧跛童子二畫像並存焉。（出《報應錄》）

【譯文】

唐朝東蜀大聖院內有木象，製做的瑰麗奇異，耆老相傳說是不久前從荊湘逆流而上，經過歸峽等郡，郡中人都準備船去迎取，縴夫牽拉也不到岸。一直到了渝州。州人焚香祈求，於是就應聲而去，郡守及百姓們，就造了大聖院安置了它。東川有個牙將，他的兒子常常不能出聲，忽然一天畫地，告訴他父親說：「我積惡很深，得上了這種病，聽說大聖院神通，想捨身出家，到那去供養，希望能消除這個罪根啊！」父親答應了他。從此他便虔誠潔淨焚香修行，整夜不怠，過了幾年，忽然能說話了，聲音清晰，超出於同輩人。又有個跛腳的兒童，親眼目睹這件奇異的事，發願要在大聖院終身苦行，懺悔求福，結果未過一年，忽然能站起行走，筋骨自然伸曲，走路的步伐一點也沒有妨礙。這些事都記在本院的碑上，殿有東廡，啞和尚和跛童子兩個的畫像都還保存着。

卷第一百一十六 報應十五（崇經像）

謝晦 尼智通 王襲之 周宗 沈僧復　僧道志　唐文伯　崔平業 王鎮惡　郭祖深　衛元宗　姜勝生 傅奕　幷州人　薛孤訓　巂州縣令 丁零　唐武宗　王義逸　贅肉 西明寺　明相寺　僧義孚　開照寺盜 僧紹明　潼江軍

謝晦 宋尚書謝晦爲荊州刺史，謂塔寺不宜在人間，當移之郭外，乃自率部下至新寺門，遣隊士八十，持刀斧，毀壞浮圖，尊像縱橫，瓦木傾墜。俄而云霧暗天，風塵勃起，晦冥即怖走，隊人驚散，莫知所以。晦等夜夢，鹹見沙門，飛騰空中，光明顯赫。又見二人，形悉丈餘，容姿甚偉，厲聲嗔曰：「所行反道，尋當自知。其後，隊人滿（明抄本「滿」作「史」雙字）身著癩疾，經時而死。餘人並犯法就終，謝晦連年患瘠病，後因謀叛，閤家被誅，皆非命而卒。（出《辨正論》）

【譯文】

宋朝尚書謝晦任荊州刺史。他聲言塔寺不應該建在城裏，應該移到城外去。於是就親自率領部下來到新寺門，派了八十個士兵，拿着刀斧，砍的砍，刨的刨，毀壞了佛象，佛神的塑像也都橫躺豎臥，房倒屋塌瓦掉木倒。不一會兒，雲霧遮天蔽日，大風吹起煙塵。謝晦一看這樣昏暗嚇得跑了，士兵也都驚懼四散逃跑，不知道是什麼原因。謝晦等人在夜晚都作了夢，都看見和尚在空中飛騰。發出耀眼的光亮。又看見兩個一丈多高的人，容顏姿態都很奇偉，瞪着眼睛大聲斥責說：「你們的所作所爲背叛了仁道。不久自己就會明白。」這以後那些士兵滿身生癩，不幾天就死了。其餘的人相繼犯法被處死。謝晦一連幾年脊背生瘡。後來因爲他謀反全家都被殺了。這些人都不是正常死亡的。

尼智通

宋尼智通，京師簡靜尼也，年貌殊少，信道不篤。元嘉九年，師死罷道，嫁爲魏郡梁甫妾，生一男，年七歲，家甚貧窮，無以爲衣。智通爲尼時，有數卷素無量壽法華等經，悉練搗之，以衣其兒。居一年而得病，恍惚驚悸，肌體壞爛，狀若火瘡，有細白蟲，日去升餘，慘痛煩毒，晝夜號叫。常聞空中語云：「壞經爲衣，得此報也。」旬餘而死。（出《冥祥記》）

【譯文】

南北朝時，南宋有個尼姑叫智通，是京城簡靜庵的尼姑，年少貌美，但信道不忠。元嘉九年，因爲她師傅死了她也就不信道了，還俗嫁給魏郡的梁甫作妾。生了一個男孩，已經七歲了。她們家一貧如洗，連衣服都穿不上。智通當尼姑時有幾卷用白絹寫的《無量壽》《法華》等經書，她就拿來拆散漂洗，然後給孩子做了衣服。一年以後得了病，神志不清，害怕心跳，肌膚壞爛，好象生了火瘡，長了很多細白蟲，每天都能撥除一升多，疼痛難忍煩躁不安，晝夜號叫，經常聽到空中有人說：「毀了經書做衣服，應該得到這樣的報應啊。」十多天就死了。

王襲之

宋吳興太守琅琊王襲之，有學問，愛老莊而不信佛，唯事宰殺。初爲晉西省郎中，性好賓客，於內省前養一雙鵝，甚愛玩之。夜忽夢鵝口（「口」原本作「曰」，據明抄本改。）銜一卷經，可十紙許，取看皆說罪福之事，明旦果見，乃是佛經。因是不敢宰殺，篤信過人。（出《辨正論》）

【譯文】

宋朝的吳興太守王襲之是琅琊人，博學多聞，信奉道教而不信佛教，專能宰殺家禽牲畜。當初任晉西省郎中，性好客，在府內養了一對鵝，特別喜歡這對鵝。有一天忽然夢到鵝口中銜着一卷經書，約有十多頁，拿來看那裏面都說的是罪和福一類的事。第二天早晨果然發現了經書，原來是佛經。從此以後再也不敢宰殺了，一心一意信佛超過了別的人。

周宗

周宗者，廣陵郡人也。宋元嘉七年，隨到彥之北伐。王師失利，與同邑六人逃竄。間行於彭城北，遇一空寺，無有僧徒，中有形像，以水晶爲相，因共竊取之，乃出村貸食。其一人羸病，等輩皆輕之，獨不得分與。既而各還家，三四年中，宗等五人，相繼病癩而死。不得分者獨獲免。（出《冥祥記》）

【譯文】

周宗是廣陵郡人。宋朝元嘉七年，隨從到彥之北伐，結果官軍大敗。周宗就和六個同鄉逃跑了，從小路跑到彭城以北，碰到一個空寺院，連一個僧徒也沒有。但寺裏有個佛像，是用水晶雕刻成的。他們幾個人就一塊兒把水晶塑像偷走了，出村後換了食物。結果其中一個人瘦弱有病，其他人都輕視他，沒有分給食物。後來就各自回家了。三四年的時間內，周宗等五個人都相繼生了癩瘡死去，只有那個沒分到食物的沒死。

沈僧復

宋吳興沈僧復，大明末，本土饑荒，逐食至山陽。晝入村野乞食，夜還寄寓寺舍左右。時山陽諸小形銅像甚衆，僧復與其鄉里數人，積漸竊取，遂囊篋數四悉滿，復因將還家，共鑄爲錢。事既發覺，執送出都，入舡便雲：「見人以火燒之。」晝夜叫呼，自稱楚毒不可忍，未及刑坐而死，舉體皆拆裂，狀如火燒。吳郡朱亨，親識僧復。具見其事。（出《冥祥記》）

【譯文】

宋朝吳興的沈僧復，在大明末年，因爲當地鬧饑荒，一路討飯來到山陽。白天他就到村子裏去討飯，天黑就回來寄住在寺院左右。那時山陽冬寺院裏的各種小銅佛像非常多。沈僧復就和同鄉的幾個人一天天偷來很多。於是把幾個箱子口袋都裝滿了。僧復就把這些銅像帶回家，與同鄉一起鑄造銅錢。事情立即就被發覺了，被抓獲解往京都，上了船就說「有人用火燒我。」他便白天晚上大呼大叫，自己就痛苦得不能忍受，還沒有受到刑罰就死了，死的時候全身都破裂，好象火燒的一樣。吳郡的朱亨認識僧復，這些事他都親眼看見了。

僧道志

宋沙門僧道志者，北多寶僧也。嘗爲衆僧令知殿塔，自竊幡蓋等寶飾。所取甚衆，後遂偷像眉間珠相，既而開穿垣壁，若外盜者，故僧衆不能覺也。積旬餘而得病，便見異人，以戈矛刺之，時來時去，輒驚叫，應聲流血。初猶日中一兩如此，其後病甚，刺者稍數，瘡痍變遍體，呻呼不能聲。同寺僧衆，頗疑其有罪，欲爲懺謝。始問，猶諱而不言。將盡二三日，乃具自陳列，泣涕請救曰：「吾愚悖不通，謂無幽途，失意作罪，招此殃酷，生受楚拷，死嬰刀鑊，已糜之身，唯垂哀恕，今無復餘物，唯衣被氈履，或足充一會。」並頻請願，具爲懺悔者。偷像相珠有二枚，一枚已屬嫗人，不可復得；一以質錢，在陳昭家，令贖取。道志既死，諸僧合集，贖得相珠，並設齋懺。初工人復相珠時，展轉回趣，終不安合，衆僧復爲禮拜燒香，乃得著焉。年餘，而同學等於昏夜間，聞空中有語，詳聽即道志聲也。自說雲：「自死已來，備嬰痛毒，方累年劫，未有出期。賴蒙衆僧哀憐救護，贖像相珠，故苦酷之中，時有間息，感恩無已，故暫來稱謝。」言此而已，聞其語時，腥腐臭氣，苦痛難過。言終久之，乃稍歇。（出《冥祥記》）

【譯文】

宋朝有個和尚叫道志，是北多寶的和尚。他在當僧人時奉命看守佛殿佛塔，當看守時獨自盜了幡簾幃蓋等寶飾，偷了很多，後來就偷佛像眼眉中間的珠子，接着又把牆壁扒開，造成象外人偷出似的現場，所以衆僧人也沒有發覺。過了十多天道志就得了病，看見一個不平常的人用槍矛刺他，有時來有時走，他驚駭大叫，隨着叫聲而流血。最初還是一天裏有一兩次這種情況，到後來病就加重了，刺他的人來的次數也稍有增加，他的滿身都變成了瘡傷，直到連呻吟的力氣也沒有了。同寺的僧人們都懷疑他犯了罪，想要讓他懺悔。開始問他的時候，他還隱諱不說，又過了二三天，才把他作的事全都說出來，哭着請求救命說：「我愚蠢糊塗不通事理，以爲沒有冥間幽途，一念之差犯了罪，招來這樣慘酷的殃禍。活着受嚴厲地拷打，死了要受刀割或在大鍋裏煮。現在全身都爛了，只求可憐我饒恕我。現在我也沒有別的東西。只有衣服，被褥、帽子和鞋了，這些東西變賣了也許能夠一次佛會的費用。」道志一再請願，這些東西都拿出來作懺悔。又說：偷佛像上的珠子有二枚，一枚已經換給了一個婦人，不可能再找回來了，另一枚換了錢，在陳昭家。讓他們贖回。道志死後，僧人們集資。贖回那一枚塑像上的珠子，並擺了齋爲道志懺悔。剛開始工匠往佛像上裝珠子時，翻來覆去怎樣也安不上。僧人們又給佛像作禮拜燒香，纔算安上了。一年多以後，道志的師兄師弟們經常在昏暗的夜間聽到空中有說話的聲音。仔細聽才聽出是道志的聲音。道志自己說：「自從死了以來，各種苦都受遍了，將要有很長時間，沒有擺脫的日期，全靠衆僧可憐救助。贖回佛珠。所以，在特別痛苦之中，也稍有停息的時候，感恩不盡，才特意來致謝。」說到這兒就不說了。當聽他說話的時候。聞到一種腥臭腐爛的氣味，讓人難以忍受。說完過很長時間稍稍好一些了。

唐文伯

宋唐文伯，東海贛榆人也。弟好蒲博，家資都盡。村中有寺，經過人或以錢上佛，弟屢竊取。後病癩，卜者雲：「祟由盜佛錢。」父怒曰：「佛是何神，乃令我兒致此！吾當試更虜奪，若復能病，可也。」前縣令何欣之婦，上織成寶蓋帶四枚，乃盜取爲腰帶。不百日，復得惡病。發瘡之始，起腰帶處。（出《冥祥記》）

【譯文】

宋朝的唐文伯是東海贛榆人，他的弟弟好以子、馬、五木等博具而賭，把家產都輸光了。他住的村子裏有座寺院、經過這裏的人有的就拿錢敬獻給佛像。他的弟弟多次竊取這些錢。後來得了病生癩瘡。給他算命的人說：「這個災禍是由於他偷了佛的錢。」他父親氣憤地說：「這個佛是什麼神？就讓我的兒子得了這樣的病，我再拿些別的東西試試，如果也能得病，我就信。」前任縣令何欣的媳婦織成四條佛的寶蓋帶子敬獻給佛。他就偷來作腰帶。還不到一百天，他又得了惡病，開始生瘡，是從腰帶那個地方生的。

崔平業

梁人崔平業者，善弓馬，爲武士監軍。一生以偷佛熔銅爲業，賣銅以供酒肉，心無慚懼。年五十，妻子兄弟並死，業一身忽病目障，飢寒並至，餓死。（出《辨正論》）

【譯文】

南北朝梁人崔平業。善於騎馬射箭，當了武士監軍。他一輩子以偷佛像熔化成銅爲職業，賣了銅買酒肉，心裏不覺得慚愧也不害怕。五十歲那年，妻和孩子兄弟們一起死了。他孤身一人忽然又得了病眼睛瞎了，這樣飢寒一同來到，餓死了。

王鎮惡

梁人進（《辨正論》注八「進」作「道」）士王鎮惡，有學問而無善心，出言多所非毀，亦爲時人所嫌。輕慢佛法，見僧必侮誚。後以教學爲業，時有鹿溪寺僧法滿寄銅鐘一口於其學內，未取之間，鎮惡盜以鑄錢。後與僧法滿對誓，經年重病，而舌彎縮，口不得言。既知負誓，乃舍資鑄鐘贖罪。至死，口不得言。（出《王氏戒》）

【譯文】

梁人王鎮惡是進士，有學問卻沒有善良的心，經常惡語傷人，當時人們都嫌棄他。他還輕慢佛法，看見僧人就一定要侮辱耍笑一番。後來他以教學爲職業，當時鹿溪寺有個法滿和尚在他的學校裏寄存了一口銅鐘，還沒取走的時候，鎮惡就偷着熔化鑄成銅錢。後來他和法滿和尚發誓說根本沒動那口鐘。過了一年就得了重病，舌頭彎曲萎縮，不能說話。他自己知道是違了誓，於是拿出錢財鑄鐘贖罪，到死的時候還是不能說話。

郭祖深

梁人郭祖深，上樑武一十八條事，請廢郭內小寺及無業僧尼，梁武不納。後夢見神唾之，遂病癩，雖悔不差。（出《辨正論》）

【譯文】

梁人郭祖深，曾上奏梁武帝十八件事，其中有一條要廢掉城郭內的一個小寺院和那些無業的僧尼。梁武帝沒有采納他的意見。後來他夢見神唾斥他，於是得了癩瘡病，雖然後悔但也沒有好。

衛元宗

衛元宗毀法之後，身著熱風，委頓而死。（出《辨正論》）

【譯文】

衛元宗毀掉佛法以後，得了一種熱風發燒的病，最後枯瘦困頓而死。

姜勝生

冀州故觀城人姜勝生，唐武德末年，忽遇惡疾，遂入蒙山醫療，積年不損。後始還家，身體瘡爛，手足指落。夜眠，忽夢見一白石像，可長三尺許，謂之曰：「但爲我續手，令爾即差。」至旦，忽憶於武德初年，在黍地裏打雀，於故村佛室中，取維摩經裂破，用系杖頭嚇雀。有人見者雲：「盜裂經大罪。」勝生反更惡罵，遂入堂中，打白石像右手落，夢中所見，宛然舊像。遂往佛前，頭面作禮，盡心悔過。顧匠續其像手，造經四十卷，營一精舍。一年之內，病得痊，鄉人號爲聖像。（出《冥報記》，明抄本作出《冥報拾遺記》）

【譯文】

冀州故觀城人姜勝生，在唐朝武德末年忽然得了很重的病，於是就去蒙山找人治療。治了幾年也不見效，後來纔回家，身體生瘡潰爛，手指和腳指都掉了。晚上睡覺，忽然夢見一個白色石像，估計能有三尺多高，那石像對他說：「只要給我續上手，我就讓你的病好。」到天亮葉，忽然回憶起來在武德初年，有一次他在苞米地裏打麻雀，直追到原來村子裏的佛室裏，他拿起維摩經撕破用來系在棍子頭上嚇唬麻雀。有看見他這樣做的人說：「偷撕經書是很大的罪。」勝生不但不聽反而惡語罵人，又進到佛堂裏把白色石佛像的右手打掉了。勝生夢中見到的佛像，很象當年那座舊佛像。於是就到佛像前，面對佛像磕頭作禮，一心一意悔過。又僱了工匠給佛像續上右手，造了經書四十卷，還另建了一座做佛寺的房子，一年之內病就全好了。鄉里的人都稱佛像爲聖像。

傅奕

唐太史令傅奕，本太原人，隋末，徙至扶風。少好博學，善天文歷數，聰辯，能劇談。自武德貞觀中，嘗爲太史令，性不信佛法，每輕僧尼，至以後像爲磚瓦之用。貞觀十四年秋，暴病卒。初奕與同伴傅仁均、薛頤，併爲太史令，頤先負仁均錢五千，未償而仁均死，後頤夢見仁均，言語如平常。頤因問曰：「先所負錢，當付誰人？」仁均曰：「可以付泥犁人。」問是誰，答曰：「太史令傅奕是也。」既而寤。是日夜，少府監馮長命又夢己在一處，多見先亡人，長命問經文說罪福之報，未知審定有否，答曰：「皆悉有之。」又問如傅奕者，生平不信，死受何報，答曰：「罪福定有，然傅奕已配越州爲泥犁矣。」（出《地獄苦記》）

【譯文】

唐朝的太史令傅奕。本來是太原人。隋朝末年。搬到扶風。他少年時就愛好廣泛，學識淵博善於天文曆法和算數。聰慧有辯才，還能談很難的問題。從武德貞觀年，曾任太史令。他生性不信佛法。經常輕視僧尼，以致用石佛象當磚瓦用。貞觀十四年秋天，突然得急病死了。當初他和同伴傅仁均、薛頤，同作太史令。薛頤以前欠傅仁均五千錢，還沒償還仁均就死了。後來薛頤作夢夢見了仁均，說話就象平時說話那樣，薛頤就趁機問仁均：「以前我欠你的錢應該還給誰呢？」仁均回答說：「可以給地獄裏的人。」薛頤追問是誰。仁均答：「就是太史令傅奕。」然後就醒了。也就在那天晚上，少府監馮長命夢到自己在一個地方，見到了很多先死了的人，長命就問經文裏論的罪福等報應，不知審定沒有。回答說：「全都有。又問：「象傅奕那樣，一生也不信佛法，死了受什麼報應？」回答說：「罪和福一定有報應，然而傅奕已經發配到越州成了地獄裏的人了。」

幷州人

幷州有人解畫，曾陷北虜，突厥可汗遣畫佛像。此人時偷彩色，恐被搜獲，紙裹塞鼻中，鼻中血出數升。此人後爲僧，唐貞觀中，于山東住寺，漸漸患鼻。二三年，後鼻中生肉，甚大如桃，膿血狼藉，痠痛不已。後請僧靈顗懺悔，病亦不愈，十年始亡。靈顗嘗住慈恩寺，說其事。（出《廣古今五行記》）

【譯文】

幷州有個人會畫畫，曾經被突厥人抓去作了俘虜。突厥的可汗派他畫佛像。這個人有時偷顏料。怕被搜查出來，就用紙裹着塞到鼻子裏，鼻子裏淌血能有幾升那麼多。這個人後來當了和尚。唐朝貞觀年間，在山東住於寺院裏，慢慢得了鼻病，二三年以後鼻中生出肉，像桃一樣大，流膿淌水，不停地痛疼。後來他請靈顗和尚爲他作懺悔，但病也不見好。十年以後才死。靈顗曾在慈恩寺住過，說了他的事。

薛孤訓

唐貞觀二十年，徵龜茲。有薛孤訓者，爲行軍倉曹。軍及屠龜茲後，乃於精舍剝佛面金，旬日之間，眉毛盡落。還至伊州，乃於佛前悔過，以所得金皆爲造功德。未幾，眉毛復生。（出《冥祥記》）

【譯文】

唐朝貞觀二十年，征討龜茲。有個叫薛孤訓的人，是軍營裏管倉庫的官。軍隊佔領了龜茲以後，他在一所佛堂裏剝掉了佛面上的金子。十多天的時間，他的眉毛全掉了。回到伊州，他就在佛前悔過。把所剝下來的金子全都拿出來作了功德。不久，他的眉毛又長出來了。

巂州縣令

唐貞觀中，有人任巂州一縣令，往高昌，於寺得一真珠像。至京師，諸大寺欲與千貫錢買之，不肯，遂毀破，賣得一千三百貫。後月餘患腫，寤寐之間，見一僧雲：「何因毀壞尊像？」遂遣人拔其舌，長尺餘，苦痛呻吟，數日而死。德安縣令薛逵備知此事。（出《冥祥記》，明抄本作出《廣古今五行記》）

【譯文】

唐貞觀年間，有一個人任巂州縣令。有一次，他去高昌的時候，在寺廟裏得到一個純珍珠的佛像。到了京城，各大寺院要給他一千貫錢買去。他不肯。於是毀壞了它，賣了一千三百貫。一個多月後全身發腫。睡覺的時候看見一個和尚說：「爲什麼毀壞尊像？」於是就派人拔他的舌頭，拔出一尺多長，他苦痛地呻吟。只幾天就死了。德安縣令薛逵全都知道這件事。

丁零

相州鄴城中，有丈六銅立像一軀。賊丁零者，志性兇悖，無有信心，乃彎弓射像，箭中像面，血下交流，雖加瑩飾，血痕猶在。又選五百力士，令挽仆地，消鑄爲銅，擬充器用。乃口發大聲，響烈雷震，力士亡魂喪膽，人皆仆地，迷悶宛轉，怖不能起。由是賊侶慚惶，歸信者衆。丁零後時著疾，被誅乃死。（出《宣驗記》）

【譯文】

相州鄴城的城裏，有座一丈六尺多高銅鑄的立佛像。賊人丁零，生性兇殘背逆，沒有信佛的心，他拉弓搭箭射銅像，箭正中銅像的面上，立刻流出很多血，雖然加以掩蓋修飾、血的痕跡還是不掉。丁零又選派了五百個力士，讓他們拉拽讓銅像倒在地上，打算熔化爲銅。好作別的東西用。那銅像發出很大的聲音，聲音象炸雷一樣。力士們喪魂落魄。膽子也沒了，都倒在地上，迷迷糊糊天旋地轉。嚇得不能起來。於是賊人們慚愧惶恐，信佛的人很多了。丁零後來得了病。被殺而死。

唐武宗

長安城北有古冢，高十數丈，傳雲周穆王陵也。唐會昌六年，正月十五日，有人夜行至陵下，聞人語於林間，意其盜也，因匿於草莽中伺焉。俄有人自空而來，朱衣執版，宣曰：「冢尉何在？」二吏出曰：「在位。」因曰：「錄西海君使者，何時當至？」吏曰：「計程十八日方來。」朱衣曰：「何稽？」對曰：「李某（武宗名）坐毀聖教，減一紀算，當與西海君同日錄其魂。」忽有賈客鈴聲自東來，朱衣與二吏俱不復見。後數月，帝果晏駕。帝英毅有斷，勤於庶政，至如迎貴主以破羌族，復內地而殲狡穴，武功震耀，肅憲之次也。然金人之教，不可厚誣，則秦時焚書坑儒，後華山中有告祖龍之死者，事不謬矣。（出《傳神錄》，明抄本作出《傳記補錄》）

【譯文】

長安城北有座古墳，高有十幾丈。傳說是周穆王的陵墓。唐朝會昌六年，正月十五那天，有一個人晚上走到陵墓下邊，聽到樹林裏有人說話，他心裏想一定是盜賊，就在草叢裏藏起來等着看。不一會兒發現有人從天空中下來。穿着紅衣服拿着笏板。大聲說：「墳官在哪裏？」有兩個官吏出來說：「在這裏！」紅衣人就說：「去逮西海君王的使者。什麼時候應該到？」官吏說：「算一下路程十八日那天才能來。」朱衣人說：「因爲什麼事？」回答說：「武宗在位毀罵聖教，按減十二年算，應該和西海君王同一天收他的魂魄。」這時忽然聽到有商客的馬鈴聲從東邊傳來，朱衣人和二官吏都不見了。幾個月後，武宗皇帝果然死了。武宗英明決斷，勤勉治國。能迎接友好鄰國的君主打敗了羌族，又在內地殲滅了山賊強盜的巢穴，武功赫赫。僅次於肅宗憲宗了。然而佛的教義是不能詆譭誣衊的。那樣就好象秦朝時的焚書坑儒了，後來華山中有人報告說祖龍死了，看來這事一點兒也不假呀。

王義逸

唐會昌中，有王義逸者，護鳳翔軍，值武宗斥毀佛剎。義逸以家財易諸瓦木，取其精者，遂大營市邸，並治其第，爲岐下之甲焉。居三年，一日有小吏入告，有不便事，且泣曰：「某適方就室假寐，有紫衣人招入一朱戶，則類將軍之第也。見絲竹綺羅，賓客列坐滿堂，獨無將軍。紫衣人指階下一徑曰：『此路可見公主人。』因北趨，見荊棘滿地，其路纔可容人，步至低屋，排戶而入，見將軍臥於牀上，系其手足，有人持火至，方爇其發，因出涕而言曰：『吾不幸，生好賈販僧寺材礎，以貪其利，今繫於此，後三日當死。君歸爲我告其家，速毀邸第，以歸佛寺，不可輒留。既而焰熾，不能盡言，」義逸怒而叱之。明日，果腦發癰，三日而卒。（出《傳記附錄》，明抄本作出《傳記補錄》）

【譯文】

唐朝會昌年間，有個王義逸，作鳳翔將軍。正趕上武宗拆毀佛堂寶剎，義逸用家裏的財物換回寺院的磚瓦木料，選用其中精美的，於是大量建造房屋，並修建了他的宅第，可以說是岐山下數第一了。住了三年。一天，有個小官吏進來報告，說有不便直說的事，然後小聲哭着說，「我剛纔在牀上閉着眼躺着，看到有一個紫衣人招我進入一個大紅門裏，那院落也很象將軍你的府第。只見奏樂的跳舞的，賓客排坐滿堂，只單獨沒有將軍，紫衣人指着臺階下面的一個小道說：『從這條路可以看見你的主人』。於是我就向北走，只見荊棘遍地荒涼冷落，那小路才能通過一個人。走到一個低矮的房屋前。過了一排門進去。見將軍躺在牀上，捆綁着手腳，有人拿着火來了。正要燒頭髮，你就大哭說：『我太不幸了，活着時候好販賣僧寺的建築材料，貪圖錢財，現在被綁在這裏，三天後就該死了，你回去替我告訴家裏的人，趕快毀掉那些房屋宅第，把那些材料都還給佛寺，一點兒也不要留。』接着火燒得更旺了，不能說完全。」義逸聽後氣憤地呵斥他。第二天，果然腦後生了毒瘡。三天就死了。

贅肉 釋氏因果，時有報應。近歲有一男子，既貧且賤，於上吻忽生一片贅肉，如展兩手許大，下覆其口，形狀醜異，殆不可言。其人每飢渴，則揭贅肉以就飲啜，頗甚苦楚。或問其所因。則曰：「少年無賴，曾在軍伍，常於佛寺安下，同火共刲一羊，分得少肉，旁有一佛像，上吻間可置之，不數日嬰疾，遂生此贅肉焉。」（出《玉堂閒話》）

【譯文】

佛家講因果，總有報應的時候。近年有一個男子，貧窮而且下賤。在上脣上邊突然間長出一片多餘的肉，好象展開的兩支手那麼大，下面可以蓋住他的嘴，形狀醜怪的樣子實在說不出來。這個人每次餓了或者渴了，就須揭開那片多餘的肉才能喫喝。簡直太痛苦了。有人問他這是什麼原因。他說：「我少年時刁鑽，不講道理，遊手好閒，曾當過兵，常常在佛寺安營住下，與同夥一起割一隻羊。分到一些肉，旁邊有一尊佛像，上脣那個空間可以放些肉，我就放在那上面了。不過幾天就得了病，於是就生長了這片多餘的肉。

西明寺

長安城西明寺鐘，寇亂之後，緇徒流離，闃其寺者數年。有貧民利其銅，袖錘鏨往竊鑿之，日獲一二斤，鬻於闤闠。如是經年，人皆知之，官吏不禁。後其家忽失所在，市銅者亦訝其不來。後官欲徙其鍾於別寺，見寺鐘平墮在閣上，及僕之，見盜鐘者抱錘鏨，儼然坐於其間，既已乾枯矣。（出《玉堂閒話》）

【譯文】

長安城西明寺有口大鐘，賊寇作亂之後。僧徒流離四散，西明寺空無一人，斷香火有幾年時間了。有個貧民看那口鐘的銅有利，就在衣袖裏藏着錘和鏨到西明寺偷偷地鑿銅，一天可鑿下一二斤，然後就到集市上去賣。象這樣也有一年多了，人們都知道，官吏也不管。後來他們家忽然就不知哪裏去了，買銅的人也怪他怎麼不來賣銅了呢？以後官府想把那口鐘搬到別的寺院裏，看那鍾平墮在樓上，等把它放倒，只見盜銅的人抱着錘和鏨，分明地坐在裏面，已經乾枯了。

明相寺 鳳州城南有明相寺，佛數尊，皆飾以金焉。亂罹之後，有貧民刮金，鬻而自給，迨至時寧，金彩已盡。於是遍身生癬，癢不可忍，常須以物自刮，皮盡至肉，肉盡至骨而死焉。毀佛之咎，昭報如此。（出《冥祥記》）

【譯文】

鳳州城南邊有座明相寺，寺裏有幾尊佛像，都用金子裝飾着。遭亂以後，有個貧民去刮金子，賣了來供給自己的生活。等到社會安定了，佛像的金彩也都刮光了。於是這個人遍身生皮癬，癢得不能忍受，常常須用東西自己往下刮，皮都刮光了還是癢，直到把肉也刮掉到了骨頭而死了。毀佛的罪過，遭到如此的報應。

僧義孚

僧義孚，青社人，解琴。寓於江陵龍興寺，行止詭譎。府主優容之，俾齎錢帛，詣西川寫藏經。或有人偷竊社戶所造藏經出貨，義孚以廉價贖之，其羨財遂爲所有。一旦發覺，賣經者斃於枯木下。此僧雖免罪，未久得疾，兩脣反引，有以驢口，其熱痛不可忍也，人皆畏見，苦楚備極而死。同寺有數輩，販鬻經像，懼而舍財，修功德，以孚爲鑑戒。（出《冥報記》，明抄本作出《北夢瑣言》。）

【譯文】

和尚義孚，青社人，會彈琴。居住在江陵龍興寺，這個人行動詭異多變，寺主優待他而收容了他，讓他帶着錢財到西川抄寫藏經。有的人偷竊廟堂所造的藏經出賣，義孚就用廉價收買來，剩餘的錢就自己留下了。終於被發覺了，賣經的人死在枯樹下。義孚雖然被免罪，不久就得了病，兩個嘴脣翻長，好象驢的嘴。並且發熱疼痛不能忍受，人們都怕看他，最後受盡痛苦而死了。同寺的和尚中有些人曾販賣過經書和佛像，也害怕了，立刻拿出錢物，建立功德，拿義孚作誡鑑。

開照寺盜

僞蜀金堂縣三學山開照寺，夜羣寇入寺，劫掠緇徒罄盡。寺元有釋迦藕絲袈裟，爲千載之異物也，賊曹分取，與其妻拆而易之。夫妻當時，手指節節墮落，須鬢俱墜，尋事敗。戮於市。（出《儆戒錄》）

【譯文】

前蜀金堂縣三學山有個開照寺。夜間一羣賊寇進入寺裏搶光了僧徒的財物。寺裏原來有一件釋迦的藕絲袈裟，是千年珍奇寶物，賊官分取到手後，與他的妻子拆開賣了。立刻夫妻的手指一節一節地掉了，頭髮和鬍鬚也全掉了。不久事情被破獲，在市井中被殺死。

僧紹明

僞蜀大慈寺賜紫慈昭大師紹明，主持文殊閣，常教化錢物，稱供養菩薩聖像。積有星歲，所獲太半入己。後染病，恆見火燒頂至足，週而復始，不勝其苦。悔過懺謝，唱施衣，竟不獲免。（出《儆戒錄》）

【譯文】

前蜀大慈寺御賜紫慈昭大師紹明，作文殊閣主持。他常常叫僧徒化齋收取錢物。說是供養菩薩聖像用，過了些年，所獲得的錢物多半都裝入了私囊。後來生了病，總看見大火從頭頂燒到腳底，燒完又燒，一再重複。紹明忍受不了這樣的痛苦，在菩薩像前拜謝懺悔，大量施捨衣物，但還是不能免除痛苦。

潼江軍

僞蜀潼江，起軍攻取閬州，兵火燒劫，閭里蕩盡。佛寺有大鐘在地，有一卒運大石擊鐘，令碎而鬻之。鍾破裂流迸，正中卒脛，雙摺而死。（出《儆戒錄》）

【譯文】

前蜀的潼江，發兵攻打閬州，兵士們燒殺搶掠，街巷裏都被掃蕩一空。佛寺地上有一口大鐘。有一個兵士搬來一塊大石頭砸鍾，砸碎後要賣掉，鐘被砸碎四散迸裂，其中的一塊碎片正打在兵的小腿上，兩條腿都折斷然後死了。

卷第一百一十七 報應十六（陰德）

孫叔敖 崔敬嗣 裴度 劉軻 劉弘敬　蕭倣　孫泰　李質 範明府　程彥賓

孫叔敖

楚孫叔敖爲兒，出遊還，憂而不食。母問其故，泣曰：「見兩頭蛇，恐死。」母曰：「今蛇安在？」曰：「敖聞見兩頭蛇者死，恐後人又見，殺而埋之矣。」母曰：「無憂矣！聞有陰德，天報之福。」（出《賈子》）

【譯文】

楚國的孫叔敖還是小孩時，出外遊玩回到家，憂愁悶鬱不喫飯。母親問他是什麼原因，他哭着說：「我看見了兩個頭的蛇，恐怕要死了。」母親說：「現在蛇在哪兒」。孫叔敖說：「我聽說看見兩頭蛇的人會死，害怕以後別人也看見它，就打死埋了。」母親說：「不要憂愁了，我聽說有陰德的人，上天會報答他福的。」

崔敬嗣

唐崔敬嗣爲房州刺史，中宗安置在房州，官吏多無禮。敬嗣獨申禮敬，供給豐贍，中宗常德之。及登位，有益州長史崔敬嗣。既同名姓，每進擬官。皆御筆超拜之者數四，後引與語，知誤。訪敬嗣已卒，遣安石授其子注官，後官至顯達，其孫即光遠也。（出《譚賓錄》）

【譯文】

唐朝崔敬嗣任房州刺史。當時中宗被貶謫到房州，官吏中很多人都對他沒禮貌，唯獨敬嗣表現有禮有敬，並供給豐富的供養。中宗很感激他。到中宗登上皇位，有個益州長史也叫崔敬嗣，同姓而又同名。每次要提升官員，御筆都要跳過那些多次參拜的官員而批註崔敬嗣，後來找他來說話，才知錯了。等訪問敬嗣已經死了。派安石給敬嗣的兒子授官並給予註冊，後來作了高官，他的孫子就是崔光遠。

裴度

唐中書令晉國公裴度，質狀眇小，相不入貴，屢屈名場，頗亦自惑。會有相工在洛中，大爲縉紳所神。公特造之，問命，相工曰：「郎君形神，稍異於人，不入相。若不至貴，即當餓死。今則殊未見貴處，可別日垂訪，爲君細看。」公然之。他日出遊香山寺，徘徊於廊廡間，忽見一素衣婦人，致緹褶於僧伽欄楯之上，祈祝良久，瞻拜而去。少頃，度方見緹褶在舊處，知其遺忘也，又料追付不及，遂收取，以待婦人再至，日暮竟不至，度挈歸逆旅。詰旦，復攜往，寺門始闢，睹昨日婦人，疾趨而至，憮聲惋嘆，若有非橫。度從而問之，婦人曰：「阿父無罪被系，昨貴人假得玉帶二犀帶一，直千餘緡，以賂津要，不幸失去於此。今老父不測之禍，無所逃矣。」度憮然，復細詰其物色，因而授之。婦人拜泣，請留其一，度笑而遣之。尋詣昔相者，相者審度，聲色頓異，驚歎曰：「此必有陰德及物，前途萬里，非某所知也。」度因以前事告之。度果位極人臣。（出《摭言》）

【譯文】

唐朝中書令晉國公裴度，長得又瘦又小，他的相貌不夠貴重，多次在功名場上受挫。他自己也很疑惑。正好有個相面的人在洛中，很被士大夫官員們所稱推崇。裴度特意拜訪了他。問命，相面的人說：「郎君你的相貌神采。同一般人稍有不同，如果不作達官貴人，就會餓死。現在還看不出來貴處，可再過些天來訪，我給你仔細看看。」裴度答應了。有一天他出去遊覽香山寺。徘徊在走廊和側房之間。忽然看見一個穿素色衣服的婦女，把一件丹黃色貼身單衣放在寺廟的欄杆上，祈禱祝願很長時間。瞻仰拜謝之後走了。過了一會兒，裴度纔看見那件單衣還放在原處，知道是那個婦女遺忘了，又考慮追上送給她已經來不及了，於是就收起來，等待那婦女再返回來還給她。太陽已經落山了還不見來，裴度就帶着回到旅館。第二天早晨，又帶着那件衣服去了，寺門剛開。看到昨天那個婦女急急忙忙跑來，茫然失措，又惋惜長嘆的樣子，好象有什麼意外的災禍。裴度就跟上去問她出了什麼事。那婦女說：「我的父親沒有罪被拘押起來，昨天有個貴人給我二條玉帶，一條犀牛帶，價值一千多串錢，打算用它來賄賂主管的人，不幸丟失了，這樣我老父親就要大禍臨頭了。」裴度很愛憐她，又仔細地追問那東西的顏色，都說對了，然後就還給她，那婦女哭着拜謝，請裴度留下一條，裴度笑着打發了她。不久他又到以前相面的人那裏，相面的人仔細審看之後，聲音和臉色都變了，驚歎說：「這種相一定是有陰德到了你的身，前途不可限量，這不是我所能知道的。」裴度就把前幾天的事告訴了他。裴度後來果然作了高官。

劉軻

唐侍御劉軻者，韶右人也。幼之羅浮九疑，讀黃老書，欲學輕舉之道。又於曹溪探釋氏關戒，遂被僧服，故釋名海納。北之筠川方山等寺，又居廬嶽東林寺，習南山鈔及百法論，鹹得宗旨焉。獨處一室，數夢一人衣短褐曰：「我書生也，頃因遊學，逝於此室，以主寺僧不聞郡邑，乃瘞於牖下，而屍骸侷促。死者從真，何以安也，君能遷葬，必有酬謝。」乃訪於緇屬，果然。劉解所著之衣，覆其骸骼。具棺改窆於虎溪之上。是夜夢書生來謝，將三雞子，勸軻立食之，軻嚼一而吞其二焉。後乃精於儒學，而善屬文章，因策名第，歷任史館。欲書夢中之事，不可自爲傳記，吏部侍郎韓愈素知焉，曰：「待余余暇，當爲一文贊焉。」愈左遷，其文不就也。（出《云溪友議》）

【譯文】

唐朝的侍御劉軻是韶右人，幼年時代到羅浮九疑山讀黃老的書。想學成仙之道，又在曹溪探究佛家的關戒，於是又穿了僧衣，所以給他起了個法號叫海納。往北去過筠川方山等寺，又定居在廬山東林寺，學習《南山鈔》以及《百法論》，把宗旨全都得到了。他住在一間臥室，多次夢到一個穿短粗布衣服的人說：「我是個書生，以前因爲遊學，死在這間屋子裏，因爲主寺僧人不知道我家住哪裏，就埋在窗下了，然而屍骸所處地方狹小，我又想從宗，怎麼能安心呢？您如果能給我遷到別的地方埋葬，我一定會有酬謝。」於是劉軻就訪問僧人們，果然有這麼回事。劉軻脫下自己穿的衣服，覆蓋在那書生的骸骨上，又備了棺材改葬在虎溪山上。當天夜裏夢到書生前來致謝。拿了三個雞蛋，勸劉軻立刻喫下去，劉軻細嚼一個吞下兩個。後來對儒學研究很精到、又很會寫文章，因爲應舉考試而名列前茅中第，歷任史館。他要把夢中的事寫出來，又不好自己爲自己寫傳，吏部侍郎韓愈一向知道這些事。說：「等我有空餘時間，當寫一篇文章稱讚他。」韓愈後來被貶職，要寫的文章也沒寫成。

劉弘敬

唐彭城劉弘敬，字元溥。世居淮淝間，資財數百萬，常修德不耀，人莫知之。家雖富，利人之財不及怨，施人之惠不望報。長慶初，有善相人，於壽春道逢元溥曰：「噫，君子且止，吾有告也。」元溥乃延入館而訊焉，曰：「君財甚豐矣。然更二三年，大期將至，如何？」元溥涕泗曰：「夫壽夭者天也，先生其奈我何！」相人曰「夫相不及德，德不及度量，君雖不壽，而德且厚，至於度量尤寬，且告後事。但二三年之期，勤修令德，冀或延之。夫一德可以消百災，猶享爵祿，而況於壽乎，勉而圖之，吾三載當復此來。」言訖而去，元溥流涕送之，乃爲身後之計，有女將適，抵維揚，求女奴資行，用錢八十萬，得四人焉。內一人方蘭蓀者，有殊色，而風骨姿態，殊不類賤流，元溥詰其情，久而乃對曰：「賤妾死罪，無復敢言。」主君既深訝之，何敢潛隱。某代爲名家，家本河洛，先父以卑官淮西，不幸遭吳寇跋扈，因緣姓與國（「國」原作「寇」，據明抄本改。）同，疑爲近屬，身委鋒刃，家仍沒官，以此湮沈，無處告訴，其諸骨肉，寇平之後，悉被官軍收勍爲俘，不可復知矣。賤妾一身再易其主，今及此焉，元溥太息久之，乃言曰：「夫履雖新不加於首，冠雖舊不踐於地，雖家族喪亡，且衣冠之女，而又抱冤如此，三尺童子，猶能發憤，況丈夫耶！今我若不振雪爾冤，是爲神明之誅焉。」因問其親戚，知其外氏劉也。遂焚其券，收爲甥，以家財五十萬，先其女而嫁之。長慶二年，春三月辛卯，蘭蓀既歸，元溥夢見一人，被青衣秉簡，望塵而拜，迫之潸然曰：「餘則蘭蓀之父也。感君之恩，何以報之，某聞陰德所以動天地也，今君壽限將盡，餘當爲君請於上帝，故奉告。」言訖乃去。後三日，元溥復夢蘭蓀之父立於庭，紫衣象簡，侍衛甚嚴，前謝元溥曰：「餘不佞，幸得請君於帝，帝許我延君壽二十五載，而富及三代，子孫無復後禍。其所殘害吾家者，悉獲案理之，存者禍身，沒者子孫受釁，帝又憫餘之冤，署以重職，獲主山川於淮海之間。」因嗚咽再拜而去，詰旦，元溥依依，未所甚信。後三年，果相者復至，迎而賀元溥曰：「君壽延矣！且君自眉至發而視之。」元溥側冠露額，曰：「噫，有陰德上動於天者。自今後二十五載，慶及三代。」元溥始以蘭蓀之父爲告，相者曰：「昔韓子陰存趙氏，太史公以韓氏十世而位至王侯者，有陰德故也。況蘭蓀之家無後矣，蘭蓀之身賤隸矣，如是而能不顧多財之與殊色，而恤其孤，豈不謂陰德之厚哉。（出《陰德傳》）

【譯文】

唐朝彭城有個人叫劉弘敬，字元溥。世世代代居住在淮河淝水之間。家有資財數百萬，常積德而不誇耀，人們都不知道他。他家雖然很富，取利於別人的財富，也使他不怨恨。他拿出錢財幫助別人，施給別人恩惠並不希望有所報答。長慶年間，有個很會相面的人，在壽春路上碰到元溥說：「噫！先生先停一下，我有話告訴你。」元溥就請他進入一館所問他有什麼話。」那相面人說：「您財產很豐厚啊！然而二三年以後，你的壽數就要沒了。怎麼辦？」元溥大哭說：「夭折短命是天意，先生您對我有什麼辦法？」相面人說：「相好，不如德高，德高不如度量大。你雖然壽不長，但德很高厚，至於度量就更寬大了，我暫且告訴你後事。在二三年之間，多積您的功德，或許有希望延長壽命。一德可以消百災，還可以享受爵祿，何況壽命呢？希望你努力作，我三年以後還會再來。」說完就走了。元溥流着眼淚送別了他。於是又作了身後的打算。他有一個女兒將要出嫁，抵達維揚後，要找幾個女奴陪行。花了八十萬錢得到四個人。其中有一個人叫方蘭蓀，美麗非凡，而且那風骨姿態很不象平常家庭出身的人。元溥就追問她的情況。遲延很長時間纔回答說：「賤妾有死罪，不敢說。主人家既然深感驚訝，我怎麼還敢隱瞞呢。我家世代爲名家，家本來在河洛，先父在淮西作小官，不幸遭受吳寇專橫暴戾，因我們的姓與皇上的姓相同，懷疑是近親戚屬，身死賊寇刀下，家產也被沒收，因此埋沒，無處告狀申訴，其他的親屬也在賊寇被平亂之後強收爲俘，再也沒有音訊了。我幾次更換主人，現在到了這個地方。」元溥聽完嘆息很久，才說：「鞋雖然是新的但不能放在頭上，帽子即使是舊的也不能踩在腳下，你雖然家族喪亡，但你是名家的後代，又有這樣的冤恨，三尺的兒童還知道發憤，況且丈夫呢？今天我如果不能挽救你並昭雪你的冤恨，就是神明也會殺我呀！」就又問她的親戚的情況，知道她的外祖父姓劉。馬上就把賣身契燒了並收她爲外甥女，用五十萬家財，在他自己女兒以前讓她出嫁了。長慶二年三月辛卯，蘭蓀已經出嫁，元溥夢見一人，披着青衣手裏拿着象簡，跪在地上參拜，急促而流着眼淚說：「我就是蘭蓀的父親，感謝您的恩德，怎麼才能報答呢？我曾聽說陰德是能夠感動天地的，現在您的壽限將要結束，我應該到上帝那裏給你請求，所以來奉告。」說完走了，過了三天，元溥又夢到蘭蓀的父親站在庭堂前穿着紫衣拿着象簡，又有很多跟着他的侍衛，上前感謝元溥說：「我沒有什麼才智，有幸能夠在上帝那裏爲你請求，上帝准許我延長你二十五年的壽命，而富達三代，子孫再也沒有後禍。那些殘害我們家的賊寇，全都抓獲歸案審理。現在活着的要有災禍到身，已經死的要讓子孫受連累。上帝又憐憫我的冤仇，批准我任重要職務，將掌管淮海之間的山川。」然後就嗚咽着一再拜謝走了。第二天，元溥還很留戀，也沒有深信。三年後，以前那個相面人果然來了，迎着他就祝賀元溥說：「您的壽命延長了，再讓我看看眼眉到頭髮之間。」元溥就把帽子旁側露出額頭。相面人一看說：「噫！你有陰德感動了上天，從今後壽命延長二十五年，富貴達到三代。」元溥才把蘭蓀的父親說的話告訴他。相面的說：「過去韓子積陰德保護了趙氏，太史公認爲韓氏十代都能官位達到三侯，是有陰德的緣故。況且蘭蓀的家裏沒有後代了，蘭蓀已身爲卑賤的奴隸了，象這樣你都能不顧花費很多錢財，也不貪她的美麗姿色，反而能撫卹她這個孤兒，難道這不是很厚的陰德嗎？」

蕭倣

唐丞相蘭陵公蕭倣，清譽儉德，時所推伏。嘗統戎於番禺，有酌泉投香之譽，以是夷估幅湊，至於長安寶貨藥肆，咸豐衍於南方之物，由此人情歸美。僖宗誕聖於壬午，龍飛於癸巳，皇算十有二載矣。思命耆德，佐佑大化，乃自奉常卿起爲上相，時年八十有三。居臺席數載，汲引才俊，導暢皇慈，儉德既彰，澆風少革，及薨於位，上甚追悼，而廢常朝者三日。冊贈之禮，有加等焉。議者曰：高位重祿，苟有其分，陰靈必助其壽考。不然，安有過懸車之歲，而命相之主始生也。太公晚年七十而遇文王，今逾釣渭之年一紀。則知榮辱之分，豈偶然哉。（出《唐厥史》）

【譯文】

唐朝的丞相蘭陵公蕭倣，有清世廉潔的美譽，被當時的人看作榜樣。曾經統帥軍隊駐守於番禺，又有百事主動助人的美名。因爲這樣，外地的商人全都聚會而來，以至長安的買賣藥店，都增加了很多南方的物品。可見人情嚮往善美。僖宗在壬午年登上皇位，於癸巳年逝世，在位十二年。提倡廣施德政教化，於蕭倣從常卿起升爲上相，當時已經八十三歲了。蕭倣作丞相數載，招賢納士，提拔賢明的人才，使皇帝的恩慈能夠暢通無阻，節儉的品德得到發揚，輕薄的民尚也有改革。等到他死在位上，皇上特別追悼，停止上朝三天，冊封贈送的財物和禮節都有加等。有人議論說：高位厚祿，都有一定的名分，陰靈一定會助他長壽。不然的話，怎麼能有已過懸車之年，而命相的君主纔出來了呢？姜太公晚年七十多才遇到文王，現在他超過太公垂釣渭水時年紀十二歲才遇明主，這就可以知道榮辱的本分，絕不是偶然的。

孫泰

唐孫泰，山陽人，少師皇甫穎，守操頗有古賢之風。泰妻即姨女也。先是，姨老。以二女爲託曰：「其長者損一目，汝可娶其女弟。」姨卒，泰娶其姊，（「姊」原作「娣」，據唐摭言改。）或詰之，泰曰：「其人有廢疾，非泰何適？」衆皆伏泰之義。嘗于都市，遇鐵燈臺市之，而命磨洗，即銀也，泰亟往還之。中和中，將家於義興，置一別墅，用緡二百千。既半授之矣，泰遊吳興郡，約回日當詣所止。居兩月，泰回，倚舟墅前，復以餘資授之，俾其人他徙。於時睹一老嫗，長慟數聲，泰驚悸，召詰之，嫗曰：「老婦嘗迨事舅姑於此，子孫不肖，爲他人所有，故悲耳。」泰憮然久之，因始曰：「吾適得京書，已別除官，固不可駐此也，所居且命爾子掌之。」言訖，解維而逝，不復返矣。子展，進士及第，入梁爲省郎。（出《摭言》）

【譯文】

唐朝的孫泰是山陽人，少年時代從師皇甫穎，操守很有古代賢人的風格。泰的妻子就是他姨的女兒，這以前他姨臨死時把兩個女兒託付給他說：「我的大女兒壞了一隻眼睛，你可以娶她妹妹爲媳婦。」等他姨死了，泰就娶了她的姐姐。有人問他，他說：「她是個殘疾人，不嫁給我誰更合適呢？」大家都很佩服孫泰講義氣。有一次到城裏的集市上碰上有個賣鐵燈臺的，他就買了，回來讓別人擦洗，原來是銀的，孫泰急忙還給他。中和年間，打算把家搬到義興，買了一所別墅，用了二百千緡錢，先付給了一半的錢。孫泰到吳興郡遊覽，約定回來時再搬進去。兩個月後，孫泰回來把船靠在別墅前，又把另一半錢也付給了賣房子的人，使他們搬到別處去。這時他看見一個老年婦人痛哭，孫泰驚訝又害怕心跳，招呼過來盤問她爲什麼這樣哭。老年婦人說：「我在這裏爲公婆盡了孝，但是子孫不爭氣，把房子賣給別人了，所以才這樣悲傷。」孫泰悵然失意了好半天，然後欺哄她說：「我剛接列京城來的信，已經提升到別的地方當官，所以不能住在這地方了，這所住房還是讓你兒子掌管吧。」說完，解開船纜就走了，再也沒回來。孫泰的兒子孫展，進士及第，入梁爲省郎。

李質

唐鹹通中，吉州牙將李質，得疾將死忽夢入冥。見主吏曰：「嚐出七人性命，合延十四年。」吏執簿書，以取上命。久之，出謂質曰：「事畢矣。」遂命使者領送還家，至一高山，推落乃寤。質潛志其事，自是疾漸平愈，後果十四年而終。（出《報應錄》）

【譯文】

唐朝鹹通年間，吉州的牙將李質得了病快要死了，忽然作夢去了冥府，見那主管官說：「你曾經救了七個人的命，應該延長十四年的壽命。」小吏拿文書去請上命。過了半天，出來對李質說：「事情辦完了。」馬上命令使者領着李質送他回家。他們走到一座高山上，那使者把他推下山去。他就嚇醒了。李質暗暗牢記着這件事。從這以後病漸漸好轉直到痊癒。後來果然又活了十四年才死。

範明府

唐範明府者，忘其名，頗曉術數。選授江南一縣宰，自課其命雲：「來年秋，祿壽俱盡。」將出京，又訪於日者，日者曰：「子來年七月數盡，胡爲遠官哉？」範曰：「某固知之，一女未嫁，利薄俸以資遣耳。」及之任，買得一婢子，因詰其姓氏，婢子曰「姓張，父嘗爲某堰官，兵寇之亂，略賣至此。」範驚起，問其父名，乃倣昔之交契也。謂其妻曰：「某女不憂不嫁，悉以女妝奩，擇邑客謹善者配之。」秩滿歸京，日者大駭曰：「子前何相紿之甚！算子祿壽俱盡，今乃無恙，非甲子差繆，即當有陰德爲報耳！」範曰：「俱無之。」日者詰問不已，範以嫁女僕事告之。日者曰：「此即是矣。子之福壽，未可量也。」後歷官數任而終。（出《報應錄》）

【譯文】

唐朝範明府有個人，忘了他叫什麼名。他比較會算卦，被選授到江南一個縣去當縣宰。自己算了一卦說：來年秋天，官祿和壽命就都到了盡頭，準備出京上任時又去拜訪了占卜的人，占卜的人說：「你來年七月壽數已盡怎麼還去遠地作官呢？」他說：「我本來也知道壽數將盡，但有一個女兒還沒有出嫁，我想賺點錢給她出嫁罷了。」然後就上任去了。到任後買了一個婢女，盤問她的姓氏。婢女說：「姓張，我父親曾當作堰官，因爲兵寇作亂，被賣到這個地方。」他驚訝地站起來，又問她父親的名字，原來是過去的老朋友。就對他的妻子說：「我的女兒不愁不能出嫁，先把她的嫁妝拿出來，在城裏找一個謹慎善良的人給你的女兒婚配。」任職十年期滿回到京城，那個占卜的人嚇了一跳說：「你以前怎麼騙我騙得那麼厲害，算你的官祿和壽命全都沒有了，現還一點兒事也沒有。莫非天干地支有了錯誤？還是有陰德報應？」範說：「都沒有。」占卜的人一再追問不停，範才把嫁女僕的事告訴他。占卜的人說：「這就對了，你的福壽不可限量了。」後來他作了幾任官才死。

程彥賓

僞蜀羅城使程彥賓，臨淄人也。攻取遂寧，躬率百夫，直冒矢石。城破。獲處女三人，蔚有姿容，彥賓以別室處之。浹旬間，父母持金請贖，公還金歸女，告以全人，父母泣而謝曰：「願公早建旄節。」彥賓笑而答曰：「吾所願壽終時無病耳。」後年逾耳順。果無疾而終。（出《儆戒錄》）

【譯文】

前蜀羅城使程彥賓是臨淄人，攻佔遂寧時，他親自率領一百多個士兵，冒着滾木流箭把城攻破了，俘獲了三名處女。這三個處女姿容都很美麗，彥賓把她們安排在一間屋裏住，十天之內。後來她們的父母帶着錢請求贖回他們的女兒。彥賓不要金錢而歸還了他們的女兒，並告訴他們這三個人還都是處女。父母們哭着拜謝說：「但願你早日建功高升。」彥賓笑着回答說：「我的願望是死的時候沒有什麼病罷了。」後來年紀過了六十，果然無病而死。

卷第一百一十八 報應十七（異類）

漢武帝 東方朔 毛寶 孔愉 宗叔林　桓邈　劉樞　蔡喜夫　劉沼　劉之亨　嚴泰　程靈銑 韋丹　熊慎　王行思　陳弘泰

漢武帝

昆明池，漢武帝鑿之，習水戰。中有靈沼神池，雲：堯時洪水，停船此池，池通白鹿原，人釣魚於原，綸絕而去。魚夢於武帝，求去其鉤。明日，帝遊戲於池，見大魚銜索，曰：「豈非昨所夢乎？」取魚去鉤而放之，帝后得明珠。（出《三秦記》）

【譯文】

昆明池是漢武帝令人開鑿出來的，爲了演習水戰。其中有個靈沼池。據傳說，堯帝時鬧洪水，堯帝在這個池裏停過船，池水直通白鹿原，有人在白鹿原釣魚，魚絃斷了魚跑了。魚託夢給漢武帝，請求他把魚鉤拿下來。第二天，漢武帝在靈沼池遊玩，看見一條大魚含着繩索。自言自語說：「難道是昨天夢到的那條魚嗎？」於是抓住魚把魚鉤拿下來放了。漢武帝后來得到一顆夜明珠。

東方朔

漢武帝宴於未央，方啖黍臛，忽聞人語云：「老臣冒死自訴。」不見其形。尋覓良久，樑上見一老翁，長八九寸，面目赬皺，鬚髮皓白，拄杖僂步，篤老之極。帝問曰：「叟姓字何？居在何處？何所病苦？而來訴朕？」翁緣柱而下，放杖稽首，嘿而不言。因仰頭視屋。俯指帝腳，忽然不見。帝駭愕，不知何等，乃曰：「東方朔必識之。」於是召方朔以告，朔曰：「其名爲藻，水木之精，夏巢幽林，冬潛深河，陛下頃日，頻興造宮室，新伐其居，故來訴耳。仰頭看屋，而復俯指陛下腳者，足也。願陛下宮室足於此。」帝感之，既而息役。幸瓠子河，聞水底有絃歌聲，前樑上翁及年少數人，絳衣素帶，纓佩甚鮮，皆長八九寸，有一人長尺餘，凌波而出，衣不沾濡，或有挾樂器者，帝方食，爲之輟膳，命列坐於食案前。帝問曰：「聞水底奏樂，爲是君耶？」老翁對曰：「老臣前昧死歸訴，幸蒙陛下天地之施，即息斧斤，得全其居，不勝歡喜。故私相慶樂耳。」帝曰：「可得奏樂否？」曰：「故齎樂來，安敢不奏。」其最長人便弦而歌，歌曰：「天地德兮垂至仁，愍幽魄兮停斧斤，保窟宅兮庇微身，願天子兮壽萬春。」歌聲小大，無異於人，清徹繞越樑棟。又二人鳴管撫節，調契聲諧。帝歡悅，舉觴並勸曰：「不德不足當雅貺。」老翁等並起拜受爵，各飲數升不醉，獻帝一紫螺殼，中有物，狀如牛脂。帝問曰：「朕暗無以識此物。」曰：「東方生知之耳。」帝曰：「可更以珍異見貽。」老翁顧命取洞穴之寶，一人受命，下沒淵底，倏忽還到，得一大珠，經數寸，明耀絕世，帝甚愛玩。翁等忽然而隱，帝問朔：「紫螺殼中何物？」朔曰：「是蛟龍髓，以傅面，令人好顏色。又女子在孕，產之必易。」會後宮產難者，試之，殊有神效。帝以脂塗面，便悅澤。又曰：「何以此珠名洞穴珠？」朔曰：「河底有一穴，深數百丈，中有赤蚌，蚌生珠，故以名焉。」帝既深嘆此事，又服朔之奇識。（出《幽明錄》）

【譯文】

漢武帝在未央宮設宴。正要喫飯菜，忽然聽到有人說：「老臣冒死前來自訴。」但見不到人形，找了好半天，纔在房樑上看見一個老翁，身子只有八九寸長，紅色面龐皺紋很多，鬚髮都是銀白的，拄着柺杖佝僂着腰走路，實在太老了。武帝問：「老人姓什麼，怎麼稱呼，家在哪裏？有什麼病苦對我說呢？」老翁順着柱子下來，放下柺杖磕頭，只是嘆氣而不說話。然後仰起頭看屋，又俯下身子指武帝的腳，忽然間就不見了。武帝又驚訝又奇怪，不知怎麼回事。然後說：「東方朔一定知道。」於是召來東方朔把剛纔的事告訴了他。東方朔說：「他的名叫藻，是水木的精華，夏天住在幽深的山林，冬天潛藏在深河裏，陛下您連日頻繁地興造宮室，斬伐了他的居所，所以纔來訴說。仰頭看屋，又俯身指腳，足的意思。希望陛下興建的宮室到這就足了。」武帝很感動，然後就停工了。武帝到瓠子河，聽到水底下有奏樂唱歌的聲音。前面那個在樑上的老翁和很多少年人，穿着絳色的衣服扎着素帶，帶子和佩環都很新鮮漂亮。身長也都八九寸，有一個一尺多長的人，衝擊了波浪出來，衣服也沒有沾溼，還有攜帶樂器的。武帝正要喫飯，看他們來了也就不吃了，讓他們排列坐在飯桌前。武帝問：「我聽到水底奏樂，是你們嗎？」老翁回答說：「老臣前次冒死去訴說，幸虧蒙受了陛下施給天地那麼大的恩惠，立刻停止修建宮室，使我們居住的地方保存下來，我們特別高興，所以私下慶賀就是了。」武帝說：「可以演奏給我聽聽嗎？」回答說：「所以我們帶樂器來了，怎麼敢不演奏呢？」那個最長的人便彈弦而唱，歌詞是：「天地的德啊垂降了大仁，憐憫幽魂啊停了斧錘；保住了窟宅啊庇佑了微身，祝願天子啊壽命萬年。」歌聲的大小和人沒有什麼區別。清澈悅耳的歌聲繞梁越棟。又有兩個人吹着簫笛，聲調默契和諧。武帝又高興又愉快，舉起酒杯並勸說：「我沒有什麼仁德不值你們這樣稱讚。」老翁等人全都起來行禮接過酒杯，各飲幾升酒也不醉，獻給武帝一個紫色的海螺殼，裏面有東西，好象牛油。武帝問：「我太糊塗不認識這種東西。」他們說：「東方先生知道。」武帝說：「可以再拿來奇珍異寶我看看嗎？」老翁回頭命令去拿洞穴之寶。一個人接受命令，下去沒於淵底，一轉眼又回來了，拿來一顆大珍珠，直徑有幾寸，光明閃耀舉世無雙，武帝很愛惜拿過來賞玩。老翁等人忽然隱去。武帝問東方朔，紫螺殼中是什麼東西。東方朔說：「是蛟龍的骨髓，用來塗臉，可以使人的臉色好看。還有，如果女子懷孕，用了它產小兒會很容易。」以後宮中有難產的，試驗一下，非常有神效。武帝用那油塗面，臉面就細膩滑潤又有光澤。武帝又說：「爲什麼這珍珠叫洞穴珠呢？」東方朔說：「河底下有一個洞穴，幾百尺深，穴洞中有一個紅色的蚌，蚌產珍珠，所以用這個名。」武帝既深深感嘆這件事，又佩服東方朔學問的奇異。

毛寶

晉鹹康中，豫州刺史毛寶戍邾城。有一軍人，於武昌市買得一白龜，長四五寸，置甕中養之，漸大，放江中。後邾城遭石氏敗，赴江者莫不沉溺，所養人被甲入水中，覺如墮一石上。須臾視之。乃是先放白龜，既得至岸，回顧而去。（出《幽明錄》）

【譯文】

晉鹹康年間，豫州刺史毛寶駐守邾城。有一個當兵的，在武昌集市上買回來一隻白龜。長四五寸，放到大缸裏養着，漸漸長大了，就把它放回江裏去。後來邾城遭到石氏進攻而敗，逃到江裏去的人沒有不淹死的。那個養龜的人披着鎧甲也跳到江裏，覺得好象落到一塊石頭上，過了一會兒一看，原來是以前放到江裏的白龜，靠它就上了對岸，回頭看那龜已經走了。

孔愉

孔愉嘗至吳興餘不亭，見人籠龜於路，愉買而放之。至水，反顧視愉。及封此亭侯而鑄印，龜首回屈，三鑄不正，有似昔龜之顧，靈德感應如此。愉悟，乃取而佩焉。（出《會稽先賢傳》）

【譯文】

孔愉曾經到過吳興餘不亭，見有一個人在路上用籠子裝着龜，孔愉就買下來放了它，到水裏時那龜回頭看孔愉。等到孔愉被封爲亭侯鑄印的時候，龜頭總是往回彎，鑄了三次都不正，好象以前放那個龜回頭的模樣。孔愉終於明白了這是靈德感應到這地步，就拿來那鑄印帶上了。

宗叔林

晉陽守宗叔林，得十頭龜，付廚曰：「每日以二頭作赬。」其夜夢十丈夫，皁衣袴褶，扣頭求哀。明夜，復夢八人求命，方悟，乃放之。後夢八人來謝。（出《夢雋》）

【譯文】

晉陽太守宗叔林。得到十頭龜。他交給廚師說：「每天用兩頭作肉羹。」當天夜晚夢到十個男人，穿着黑衣褲褂，磕頭哀求饒命。第二天晚上又夢見八個人請求饒命。宗叔林這才明白了。於是放了剩下的八個龜。後來又夢見八個人來拜謝。

桓邈

桓邈爲汝南，郡人齎四烏鴨作禮。大兒夢四烏衣人請命，覺，忽見鴨將殺，遂救之，買肉以代。還夢四人來謝而去。（出《夢雋》）

【譯文】

桓邈任汝南郡守。郡裏有人帶來四隻烏鴨作禮物，桓邈的大兒子夢見四個烏衣人請求救命。醒了，忽然看見四隻鴨將被殺死，馬上救了它們，買肉代替。又夢到四人來拜謝然後走了。

劉樞

宋文帝元嘉三年春，彭城劉樞，字正一，自江陵歸鄂下，宿上明洲。時夜月微明，吟宴次，忽二人扣舟，高呼正一，雲：「我自鄂下來，要見正一。」樞引首望之，於岸下見二人，各長五尺餘，容貌華飾皆白服，便出與語。乃語樞曰：「久欲奉謁，今會良時。」樞曰：「卿自鄂下來，有何相謂？」一人曰：「聞君儒者也，故修謁耳。」遂與同宴。夜闌，二人俱醉，於飲處便臥。樞甚異之，及左右，皆相目不敢言，乃以被覆之。及明尚寢，欲喚，因舉被，見二魚各長五六尺，眼雖動而甚困矣，不敢殺，乃舁致江中。是夕，樞夢二人衣白衣，各執一珠，放樞臥前，不語而去。及曉。枕前二珠各徑寸，乃是雙白魚也。（出《三吳記》）

【譯文】

宋文帝元嘉三年春天，彭城的劉樞，字正一，從江陵回到鄂下，在上明洲留宿，那時夜晚的月亮剛剛升起來，他吟宴了一回，忽聽有二人敲舟，高喊正一，說：「我們從鄂下來。要見正一。」劉樞抬頭望去，見有兩個人在岸上，各身長五尺多，容貌俊美裝飾華麗，都穿白色衣服。劉樞就出來和他們說話。那二人對劉樞說：「早就想來拜見你，今天正好是美景良時。」劉樞說：「你們從鄂下來，有什麼見教？」一人說：「聽說你是很有學問的人，所以要拜見你。」於是共同飲宴。夜深了，那二人都醉了，就在喝酒的地方躺下。劉樞很覺奇怪，看看左右的人，都相互使眼色而不敢說話。就用被給那二人蓋上。到天亮了還睡着，劉樞想喚醒他們，把被掀起來，見有兩條魚各長五六尺，眼睛雖然動彈但還是顯得很困。劉樞不敢殺魚，就抬起來放回江中。這天晚上，劉樞夢到二人穿着白衣服。每人拿一顆珍珠，放在劉樞的牀前，沒有說話就走了。等到天亮，枕前發現兩顆珠各有一寸直徑，這是雙白魚呀。

蔡喜夫

宋景平中，東陽大水，永康蔡喜夫，避住南壟。夜有大鼠，浮水而來，伏喜夫奴牀角，奴愍而不犯，每以飯與之。水勢既退，喜夫得返故居，鼠以前腳捧青囊，囊有三寸許珠，留置奴牀前，啾啾狀如欲語也。（出《異苑》）

【譯文】

宋朝景平年間，東陽發大水。永康人蔡喜夫在南壟避水。夜間有個大鼠浮水過來，趴伏在喜夫奴僕的牀角處，僕奴憐憫它沒有動它。每次喫飯都給它些喫。水勢退下去以後，喜夫能返回故居了。那鼠用前腳捧着個青色的袋子，袋子裏有個三寸直徑大小的珍珠，留放在奴僕的牀前。發出啾啾的聲音好象人說話似的。

劉沼

秣陵令中山劉沼，梁天監三年，爲建康監。與門生作食次，竈裏得一龜，長尺許，在灰中，了不以燔炙爲弊，劉爲設齋會，放之於婁湖，劉俄遷秣陵令。（出《續異記》）

【譯文】

秣陵縣令中山人劉沼，在梁天監三年，作建康監。在家裏同門生作飯時，在鍋竈裏得到一隻龜。長有一尺左右，趴在灰中，好像不把被燒烤放在心上。於是劉沼爲龜擺設了齋會，把龜放到婁湖裏。劉沼不久就升遷爲秣陵縣令。

劉之亨

梁劉之亨仕南郡，嘗夢二人姓李，詣之亨乞命，之亨不解其意。既明，有人遺生鯉兩頭，之亨曰：「必夢中所感。」乃放之。其夕夢二人謝恩雲：「當令君延一算。」（出《渚宮舊事》）

【譯文】

梁劉之亨在南郡作官。曾夢到兩個姓李的人，在劉之亨面前請求饒命。之亨不明白是什麼意思。天明後，有人贈送給之亨兩頭生鯉。之亨說：「一定是夢中有所感應。」就放了兩頭鯉魚。那天晚上夢到二人來謝恩並說：「應當使君延長一算。」

嚴泰

陳宣帝時，揚州人嚴泰，江行逢漁舟。問之，雲：「有龜五十頭。」泰用錢五千贖放之，（「放之」原作「之放」，據明抄本改。）行數十步，漁舟乃覆。其夕，有烏衣五十人，扣泰門，謂其父母曰：「賢郎附錢五千，可領之，緡皆濡溼。」父母雖受錢，怪其無由。及泰歸問，乃說贖龜之異。因以其居爲寺，里人號曰嚴法寺。（出《獨異志》）

【譯文】

陳宣帝時，揚州有個人叫嚴泰，他乘船在江中航行正碰上打漁的船，就問打到什麼了，船上的漁人回答說：「有五十頭龜。」嚴泰就用五千錢買下龜然後放了。剛離開那漁船幾十步遠，那漁船就翻了。當天晚上，有五十個穿黑衣服的人敲嚴泰家的門，對嚴泰的父母說：「您的兒子付出了五千錢，現在可以拿回去了。」串錢的絲繩還是溼的。嚴泰的父母雖然接受了錢，但奇怪的是沒有緣由。等到嚴泰回來問他，他就說了花錢贖龜等奇事。後來就用他的家作了寺院。鄰里稱爲嚴法寺。

程靈銑

歙州歙縣黃墩湖，其湖有蜃，（蛟蜃之蜃也）。常爲呂湖蜃所鬥，湖之近村有程靈銑者，卓越不羈，好勇而善射。夢蜃化爲道士，告之曰：「吾甚爲呂湖蜃所厄，明日又來，君能助吾，必厚報。」靈銑遂問：「何以自別？」道人曰：「束白練者吾也。」既異之，明日與村人少年，鼓譟與湖邊，須臾，波濤湧激，聲若雷霆，見二牛相馳，其一甚困，而腹肚皆白。靈銑彎弓射之，正中後蜃，俄而水變爲血，不知所之，其傷蜃遂歸呂湖，未到而斃，後人名其死處爲蜃灘，呂湖亦從此漸漲塞，今才餘尋丈之廣。居歲餘，靈銑偶出，有一道人詣其母求食，食訖曰：「勞母設食，無以報之，今貧窶到此，當爲求善墓地。使母隨行上山，以白石識其地。」曰：「葬此可以暴貴矣，尋而靈銑還。」母語之，靈銑馳求之，了無所見。遂遷葬於其所，後侯景作亂，率郡鄉萬餘衆，保據新安，遂隨陳武帝平賊，累有奇功，軍中謂之程虎。及陳武受梁禪，靈銑以佐命功臣，與周文昱、侯安都爲三傑，如漢之蕭張焉，後官止丹陽尹，按靈銑宅湖東二里，宅南有楮樹，其大數十圍，樹有靈，今村人數有祈禱，其祝辭號爲「千年樹」。其墓在湖西北黃牢山下，故檢校刑部郎中程皓，即其後也。（出《歙州圖經》）

【譯文】

歙州歙縣有個黃墩湖，這湖裏有蜃，常常被呂湖的蜃鬥敗。靠近黃墩湖邊有個村子。村中有個叫程靈銑的人，卓越不受約束，勇敢又善於射箭。他夢見蜃變成道士，告訴靈銑說：「我被呂湖的蜃害苦了，明天還要來，你能幫助我，我一定重重報答你。」靈銑就問：「怎麼識別你們呢？」道人說：「扎着白帶子的是我。」靈銑很奇怪。第二天和村中的少年們在湖邊玩，不一會兒，湖面波濤洶湧，聲若雷霆，看見兩頭牛互相追趕搏鬥，其中一個顯然很困頓了，它的肚腹處是白色的，靈銑這時彎弓搭箭射去，正中後一個蜃，立刻，水變成了血，不知道都哪裏去了，那個受傷的蜃就回歸呂湖，但是，還沒走到就死了。後來人們給那蜃死的地方起名叫蜃灘。呂湖也從此被堵塞了，現在才剩下一丈多寬。住了一年多，靈銑有一次偶爾外出，有一個道人到他母親那裏討飯，喫完飯說：「麻煩你給我準備飯喫，沒有什麼作報答，現在貧窮到這種地步，我只能給你們找個好墓地了。」讓靈銑母親隨着他走上山，用白石在地只作了個記號。說：「墓葬在這個地方可以大貴呀！」。不多時間，靈銑就回來了。母親就告訴他剛纔的事，靈銑就跑出去找，連影兒也沒有。於是就把祖墳遷到作了記號的地方。後來侯景叛亂，靈銑率領郡中鄉親一萬多人，保衛了新安，又隨陳武帝掃平賊寇，多次建立奇功、軍中的人都稱他「程虎」。等到陳武帝作皇帝，靈銑憑伏輔佐皇帝是有功之臣，同周文昱、侯安都併爲三傑，好比是漢朝的蕭何、張良。以後官升到丹陽尹爲止，靈銑建宅在湖東二里的地方，宅南邊有棵楮樹，很大，有幾十圍那麼粗。這棵楮樹很有靈驗。現在村裏有很多人到那裏祈禱，他們的祝辭中都稱這棵樹叫千年樹。靈銑的墓在黃墩湖西北黃牢山下。已故的檢校刑部郎中程皓就是他的後人。

韋丹

唐江西觀察史韋丹，年近四十，舉五經未得。嘗乘蹇驢，至洛陽中橋，見漁者得一黿，長數尺，置於橋上，呼呻餘喘，須臾將死。羣萃觀者，皆欲買而烹之，丹獨憫然，問其直幾何，漁曰：「得二千則鬻之。」是時天正寒，韋衫襖褲。無可當者，乃以所乘劣衛易之。既獲，遂放於水中，徒行而去。時有胡蘆先生，不知何所從來，行止迂怪，佔事如神。後數日，韋因問命，胡蘆先生倒屣迎門，欣然謂韋曰：「翹望數日，何來晚也。」韋曰：「此來求謁。」先生曰：「我友人元長史。談君美不容口，誠託求識君子，便可偕行。」韋良久思量，知聞間無此官族，因曰：「先生誤，但爲某決窮途。」胡蘆曰：「我焉知，君之福壽，非我所知。元公即吾師也，往當自詳之。」相與策杖至通利坊，靜曲幽巷，見一小門，胡蘆光生即扣之。食頃，而有應門者開門延入，數十步，復入一板門，又十餘步，乃見大門，制度宏麗，擬於公侯之家。復有丫鬟數人，皆及妹美，先出迎客，陳設鮮華，異香滿室。俄而有一老人，鬚眉皓然，身長七尺，褐裘韋帶，從二青衣而出。自稱曰：「元濬之。」向韋盡禮先拜。韋驚，急趨拜曰：「某貧賤小生，不意丈人過垂採錄，韋未喻。」老人曰：「老夫將死之命，爲君所生，恩德如此，豈容酬報。仁者固不以此爲心，然受恩者思欲殺身報效耳。」韋乃矍然，知其黿也，然終不顯言之，遂具珍羞，流連竟日，既暮，韋將辭歸，老人即於懷中出一通文字，授韋曰：「知君要問命，故輒於天曹，錄得一生官祿行止所在，聊以爲報，凡有無，皆君之命也，所貴先知耳。」又謂胡蘆先生曰：「幸借吾五十千文，以充韋君改一乘，早決西行，是所願也。」韋再拜而去。明日，胡蘆先生載五十緡至逆旅中，賴以救濟。其文書具言：明年五月及第；又某年平判入登科，受咸陽尉；又明年登朝，作某官。如是歷官一十七政，皆有年月日。最後年遷江西觀察使，至御史大夫，到後三年，廳前皂莢樹花開，當有遷改北歸矣，其後遂無所言。韋常寶持之。自五經及第後，至江西觀察使。每授一官，日月無所差異。洪州使廳前，有皂莢樹一株，歲月頗久，其俗相傳，此樹有花，地主大憂。元和八年，韋在位，一旦樹忽生花，韋遂去官，至中路而卒，初韋遇元長史也，頗怪異之。後每過東路，即於舊居尋訪不獲。問於胡蘆先生，先生曰：「彼神龍也，處化無常，安可尋也？」韋曰：「若然者，安有中橋之患？」胡蘆曰：「迍難困厄，凡人之與聖人，神龍之於蛆蠕；皆一時不免也，又何得異焉？」（出《河東記》）

【譯文】

唐朝江西觀察使韋丹，年近四十科舉不中。曾騎着跛驢到洛陽中橋。正好看見打漁的人捉到一隻大黿，有幾尺長，放在橋上，那隻黿只有微弱地喘息呼吸，不一會兒就會死。很多人聚集圍觀，都要買了回去作菜喫，唯獨韋丹憐憫它。問漁人黿值多少錢。漁人說：「給我二千錢我就賣給你。」當時天氣寒冷，韋丹只有隨身的衣褲，沒有什麼可當的。就用他騎的驢換了那隻龜，得到它以後馬上就放到水裏去了。韋丹只好徒步而去。那時有個胡蘆先生不知道他從什麼地方來，行動遲緩奇怪。但他會占卜，料事如神。過了幾天，韋丹去算命，胡蘆先生倒穿着鞋在門前迎接，很高興地對韋丹說：「翹首而望好幾天了，爲什麼來得這麼晚？」韋丹說：「我這次來拜見你，是求你給我算命。」胡蘆先生說：「我的朋友元長史，提起你的美德來不容我插嘴。他誠懇地託我認識你，咱們一塊兒去吧。」韋丹思慮了半天，在自己知道的人裏面，從來也沒有聽說過有這麼一個官。因此他就說：「先生錯了，只給我算算命運就行了。」胡蘆先生說：「我哪裏知道？您的福壽不是我所能知道的，元公就是我的師傅，去了當然就能知道詳情。」韋丹就和胡蘆先生柱着柺杖到通利坊去，道路曲折，街巷幽靜，見到一個小門，胡蘆先生就敲門。喫一頓飯的工夫，有人答應，開門請他們進去。走了幾十步，又進了一個板門，再走十多步，纔看見大門。建築宏偉壯麗，是模仿公侯的家院建造的。然後又有幾個丫鬟，都美麗非凡。她們先出來迎客，客廳陳設新鮮華麗，異香滿室。不一會兒，有一個老人，鬚眉銀白，身長七尺，粗布大衣，奇特的帶子。隨兩個青衣出來，自稱叫元濬之。向韋丹大禮先拜。韋丹很驚慌。急忙向前拜禮說：「我是個貧賤的書生，沒想到老人過於看重，我到現在也不明白。」老人說：「老夫就要死去的命。被君所救。這麼大的恩德，難道還不應該酬謝報答嗎？講仁義的人不把這事放在心上。然而受恩的人就想要用死來報效了。」韋丹一下子明白了，知道他就是黿，然而始終沒有明白地說出來。於是老人準備了珍奇的飯菜，流連了一整天，到了傍晚，韋丹要告辭回去，老人就從懷裏拿出一卷文字，送給韋丹說：「我知道你要問命運如何，所以我到天曹去記錄了你一生的官祿和行止的地方，就算是報答吧！這裏的有和無，都是你的命運決定的，貴在預先知道就是了。」又對胡蘆先生說：「最好借給我五千文錢，用來給韋君改換一個坐騎，早日決定西行是我的願望啊。」韋丹拜了兩拜而去。第二天，胡蘆先生裝了五十緡錢來到旅館，作爲救濟。那捲文書上寫着，明年五月中舉，又某年平判進入登科之列、受咸陽縣尉。又過一年進朝廷，作某官，象這樣歷任官十七次，都有年月，最後調任江西觀察使，官銜到御史大夫。到最後三年，廳前的皂莢樹開花，應當是調任改官北歸了，以後再就沒有寫什麼了。韋丹平常象寶貝一樣帶着它。自從科舉考中後，一直到江西任觀察使，每次被授一官，日月時間沒有差錯。洪州刺史廳堂前面，有一株皂莢樹，年深日久了。民間傳說：此樹開花，地主大憂。」元和第八年，韋丹在位，有一天早晨皂莢樹忽然開花了，韋丹於是辭去官職，在回家的中途就死了。當初韋丹遇到元長史，很覺怪異，以後每次經過東路，就到舊居去尋訪，但總也尋訪不到。到胡蘆先生那兒去問，先生說：「那是神龍呀，變化無常，怎麼能找到呢？」韋丹說：「如果是那樣，怎麼能有中橋之禍呢？」胡蘆先生說：「遭遇困難險惡，凡人和聖人，神龍和最小的動物，都是不能避免的，又有什麼奇怪的呢？」

熊慎

唐豫章民有熊慎者，其父以販魚爲業，嘗載魚宿於江滸。聞船內千百念經佛聲，驚而察之，乃船中諸魚也。遂嘆異而悉取放之，不復以漁爲業。後鬻薪於石頭，窮苦至甚，嘗暮宿於江上。忽見沙中光焰高尺餘，就掘之，得黃金數斤。明日，齎詣都市貨之。市人云：「此所謂紫磨金也。」酬緡數十萬，熊氏由此殖產鉅富，子孫於今存焉。（出《報應錄》）

【譯文】

唐朝豫章有個叫熊慎的平民，他的父親以販賣魚爲職業，曾經裝載着魚在江邊住宿，聽到船倉裏有唸佛經的聲音，吃了一驚，到處察看，原來是船中的那些魚。長嘆着，「太奇怪了。」然後就全都放了，從此不再販魚了。後來在南京賣燒柴，生活非常窮苦。有一天晚上睡在船上，忽然見岸上的沙灘裏發出一尺多高的光焰，就挖發光的地方，挖出來幾斤黃金。第二天，到都市去買，市上的人說：「這就是所說的紫磨金。給了數十萬緡的酬金，熊家從此發展成爲鉅富。熊家的子孫現在還在那裏。

王行思

僞蜀渠陽隣山，有富民王行思，嘗養一馬，甚愛之，芻粟喂飼，倍於他馬。一日因乘往本郡，遇夏潦暴漲，舟子先渡馬，回舟以迎王氏。至中流，風起船覆，其馬自岸奔入駭浪，接其主。蒼茫之間，遽免沉溺。（出《儆戒錄》）

【譯文】

前蜀渠陽隣山，有一個富家百姓王行思。曾經養了一匹馬，特別愛護它，馬小的時候就用精飼料餵養，超過其它馬的一倍。一天，騎着那匹馬到郡中去，正遇到江水突然上漲。撐船的人先把馬渡過去，回來再渡王氏過江，到江中間時大風掀起波浪把船掀翻了。那匹馬從岸上奔跑到大浪中接它的主人，在蒼茫的大波浪中，立刻免於沉溺。

陳弘泰

僞蜀廣都縣百姓陳弘泰者，家富於財。嘗有人假貸錢一萬，弘泰徵之甚急。人曰：「請無慮，吾先養蝦蟆萬餘頭，貨之，足以奉償。」泰聞之惻然，已其債，仍別與錢十千，令悉放蝦蟆於江中。經月餘，泰因夜歸，馬驚不進，前有物光明，視之，乃金蝦蟆也。（出《儆戒錄》）

【譯文】

前蜀廣都縣百姓陳弘泰，家裏很有錢。曾有人向他借錢一萬。弘泰追要很急。那人說：「請不要擔心，吾以前養了萬餘頭蝦蟆，我賣了以後完全可以償還你。」陳弘泰聽了以後有了惻隱之心，免了債，另外給那人十千錢，讓人把蝦蟆全都放到江裏去。經過一個多月，一次陳弘泰晚上回家，騎的馬受驚不肯前進，原來是前面有發光的東西。仔細一看，是金蝦蟆。

卷第一百一十九 報應十八（冤報）

杜伯 公孫聖一作勝 燕臣莊子儀 遊敦　王宏　宋皇后　徐光 王陵　夏侯玄　金玄　經曠　萬默 曲儉　太樂伎　鄧琬　孔基 曇摩懺　支法存　張超　袁粲幼子 庾宏奴　魏輝俊　真子融

杜伯

杜伯名曰恆，入爲周大夫。宣王之妾曰女鳩，欲通之，杜伯不可。女鳩訴之宣王曰：「竊與妾交。」宣王信之，囚杜伯於焦，使薛甫與司空錡殺杜伯，其友左儒九諫而王不聽。杜伯既死，爲人見王曰：「恆之罪何哉？」王召祝，而以杜伯語告，祝曰：「始殺杜伯，誰與王謀之？」王曰：「司空錡也。」祝曰：「何以不殺錡以謝之？」宣王乃殺錡，使祝以謝之。伯猶爲人而至，言其無罪。司空又爲人而至曰：「臣何罪之有？」宣王告皇甫曰：「祝也爲我謀而殺人，吾殺者又皆爲人而見訴，奈何？」皇甫曰：「殺祝以謝，可也。」宣王乃殺祝以兼謝焉，又無益，皆爲人而至，祝亦曰：「我焉知之，奈何以此爲罪而殺臣也？」後三年，宣王遊圃田，從人滿野。日中，見杜伯乘白馬素車，司空錡爲左，祝爲右，朱冠起於道左，執朱弓彤矢，射王中心，折脊，伏於弓衣而死。（出《還冤記》）

【譯文】

杜伯又名叫恆，爲周大夫。宣王的妾叫女鳩，想要同杜伯私通，杜伯沒有答應。女鳩懷恨在心，有一天告訴宣王說：「杜伯偷偷地想和我交歡。」宣王就相信了，把杜伯囚禁在焦地。派薛甫和司空錡殺掉杜伯。杜伯的朋友左儒九次勸諫宣王的話告訴了他。祝說：「開始殺杜伯時，是誰給你出的主意？」宣王說：「是司空錡。」祝說：「爲什麼不殺掉司空錡表示道歉呢？」宣王就又殺了司空錡。可杜伯還是變成人來，說他沒有罪。司空錡也變成人來說：「臣有什麼罪？」宣王把這事又告訴了皇甫，說祝給我出主意讓我殺人。我殺的人又都變成人來向我訴冤，怎麼辦呢？皇甫說：「只好殺了祝來道歉，就可以了。」宣王就殺了祝向前二人道歉，還是沒有用，他們又都變成人來找宣王，祝還說：「我怎麼知道以前的事，爲什麼又以這些罪名殺我？」三年以後，宣王到野外遊獵，跟從的人遍佈山野，中午時分，只見杜伯乘着白馬拉着白色的車，司空錡護左，祝護右，戴着紅帽子從道邊奔馳而來，他拿着紅弓搭紅箭，正好射中宣王心窩，脊樑都射斷了，撲伏在箭囊上死了。

公孫聖

吳王夫差，殺其臣公孫聖而不以罪。後越伐吳，王敗走，謂太宰嚭曰：「吾前殺公孫聖，投於胥山之下，今道由之。吾上畏蒼天，下慚於地，吾舉足而不能進，心不忍往。子試唱於前，若聖猶在，當有應聲。」嚭乃登餘杭之山，呼之曰：「公孫聖！」聖即從上應曰：「在。」三呼而三應。吳王大懼，仰天嘆曰：「蒼天乎，寡人豈可復歸乎！」吳王遂死不返。（出《還冤記》）

【譯文】

吳王夫差無緣無故殺掉了他的大臣公孫聖。後來越國討伐吳國，吳王敗逃。他對太宰嚭說：「我以前殺了公孫聖，並把他扔到胥山下，現在我們必須經過那裏。我對上害怕蒼天，對下又有愧於土地，我抬腳不能前進，實在是不忍心往前走。你可以在前面招呼一下，如果公孫聖還在，就會有答應的聲音。」太宰嚭就登上餘杭山，在山上大呼：「公孫聖！」公孫聖就在上面答應說：「在！」三呼三應，吳王非常害怕，仰天長嘆說：「蒼天啊！我難道還能夠再回去嗎？」吳王以後死了也沒有再返回。

燕臣莊子儀

燕臣莊子儀，無罪而簡公殺之，子儀曰：「死者無知則已』若其有知，不出三年，當使君見之。」明年，簡公將祀於祖澤。燕之有祖澤。猶宋之有桑林，國之太祀也，男女觀之。子儀起於道左，荷朱杖擊公。公死於車上。（出《還冤記》）

【譯文】

燕國大臣莊子儀，沒有犯罪而被簡公殺了。子儀臨死時說：「死了若是沒知覺也就罷了，若是有知覺，不超過三年，就會讓你看見我。」第二年，簡公將要到祖澤去祭祀，燕國有祖澤，就象宋國有桑林一樣，很出名，是國家的大祭祀活動。男男女女都來觀看。這時子儀從道旁衝出來，手裏拿着紅木杖打簡公，簡公死在車上。

遊敦

遊敦，字幼齊，漢世爲羽林中郎將。先與司隸校尉胡軫有隙，遂誣敦殺之。敦死月餘，軫病，目睛遂（遂字下十三字據明抄本補。）脫，但言伏罪，遊幼齊將鬼來，於是遂死。（出《還冤記》）

【譯文】

遊敦，字幼齊。漢朝世代爲羽林中郎將。以前同司隸校尉胡軫有些矛盾。於是就誣陷遊敦並把他殺了。遊敦死了一個多月以後。胡軫就得了病，眼珠都掉了，只說他有罪。說是遊幼齊領着鬼來了。於是胡軫死。

王宏

漢王宏，字長文，爲扶風太守，與司徒王允俱爲李耒等所害。宏素與司隸校尉胡伸不相能，伸因就獄竟其事，宏臨死嘆曰：「胡伸小子，勿樂人之禍，禍必及汝。」伸後病，頭不得舉，眼若睡，見宏來，以大杖擊之，數日死，（出《還冤記》）。

【譯文】

漢朝的王宏，字長文。任扶鳳太守。他和司徒王允同被李耒等人陷害。王宏平素與司隸校尉胡伸不對付，胡伸因此就進監獄陷害他，王宏臨死時感嘆地說：「胡伸你這個小子，不要看到別人有禍你就高興，早晚禍要降到你頭上。」胡伸後來病了，頭抬不起來，眼睛睜不開，象睡覺一樣。他看見王宏進來，用大木棍打他，幾天時間就死了。

宋皇后

漢靈帝宋皇后，無寵而居正位，後宮幸姬，衆共譖毀。初，中常侍王甫枉誅渤海王悝及妃，妃即後之姑也。甫恐後怒，乃與大中大夫程何，共誣後執左道咒詛。靈帝信之，收後璽綬。後自致暴室，以憂死，父及兄弟俱被誅。諸常侍大小黃門在省署者，皆憐宋氏無罪。帝后夢見桓帝曰：「宋皇后何罪過？而聽用邪嬖，使絕其命。」昔渤海王悝，既已自貶，又受誅斃。今宋後及悝，皆訴於天，上帝震怒，罪在難救。」夢殊明察，帝既覺而懼，以事問羽林左監許永：「此爲何祥？其可禳乎？」永對以宋後及渤海無辜之狀，並請改葬，以安冤魂，還宋家之徙，復渤海之封，以消災咎。帝弗能用，尋亦崩焉。（出《還冤記》）

【譯文】

漢靈帝宋皇后，不受寵幸卻居正位，後宮的姬妾們都誹謗誣陷她。當初，中常侍王甫詆譭渤海王悝和王妃，使他們冤屈地被殺害，王妃就是皇后的姑母。王甫恐怕皇后生氣報復，就和大中大夫程何共同誣陷皇后，說皇后用左道旁門等不正手段詛咒靈帝。靈帝相信了，收回皇后的玉璽和綬帶。皇后自從到了冷宮，因爲整天憂鬱愁苦而死。皇后的父親以及兄弟全部被殺，各個常侍大小黃門在省署的人，都可憐宋皇后無罪。靈帝后來夢見桓帝。桓帝說：「宋皇后有什麼罪過？你聽信任用奸邪的大臣和嬖姬，使宋皇后絕命，以前渤海王悝，既然已經自貶了，但還是被殺死了。現在宋皇后和悝都到天帝那兒告你，天帝非常氣憤，你的罪過太大很難救你。」夢中情景歷歷在目，靈帝醒了以後很害怕。把這件事說給羽林左監許永，問他這是什麼徵兆，可以祭祀消災嗎？許永就把宋後和渤海王無罪的情況說給他聽，並且請求改葬，使冤魂安寧，找回宋家外逃的人，恢復渤海王的封號，用來消除災禍的根源。靈帝並沒有採納他的意見，不久就駕崩了。

徐光

徐光在吳，常行術市裏間。種梨桔棗慄，立得食，而市肆賣者，皆已耗矣。凡言水旱甚驗，常過大將軍孫綝門，褰衣而趨，左右唾踐。或問其故，答曰：「流血臭腥不可耐。」綝聞而殺之。斬其首無血。及綝廢幼帝，更立景帝，將拜陵，上車，車爲之傾。因顧見徐光在松柏樹上，附手指揮，嗤笑之。綝問侍從，無見者。綝惡之，俄而景帝誅綝。（出《還冤記》）。

【譯文】

徐光在吳國，常常在集市和街巷裏施展法術。種梨桔棗慄，馬上就可以喫到。而集市和店鋪裏那些賣這些東西的都有損耗。凡是他所說的洪水和乾旱等事都很靈驗。他曾在大將軍孫綝門前經過。撩起衣服往前走，並且左右唾棄不已。有人問這是爲什麼，他說：「到處流血臭腥實在讓人受不了。」孫綝聽說後把他殺了，砍了他的頭卻不出血。等到孫綝廢掉幼帝，改立景帝。將要去拜陵墓，他上了車。車就翻了。孫綝回頭一看，只見徐光站在松柏樹上附手指揮，並且嘲笑他。孫綝問左右侍從的人，都說沒看見，孫綝很討厭這件事。不久，景帝殺了孫綝。

王陵

司馬宣王功業日隆，又誅魏大將軍曹爽，篡奪之跡稍彰。王陵時爲揚州刺史，以魏帝制於強臣，不堪爲主，楚王彪年長而有才，欲迎立之。兗州刺史董莘，以陵陰謀告宣王。宣王自將中軍討陵，卒至，陵自知勢窮。乃單舸出迎。宣王遂送陵還京師，至項城，過賈逵廟側，陵呼曰：「賈梁道，吾固盡心於魏之社稷，唯爾有神知之。」陵遂飲藥酒死，三族皆誅。其年，宣帝有病，白日見逵來，並陵爲祟，因呼陵字曰：「彥雲緩我！」宣王身亦有打處，少時遂卒。（出《還冤記》）

【譯文】

司馬宣王的功業一天一天興隆，又殺了魏國的大將軍曹爽，篡權奪位的跡象日益明顯。王陵當時任揚州刺史，因魏帝被強臣所制，是扶不起來的天子，沒有能力當魏主。楚王彪年紀大又有才能，王陵就想迎他立他爲魏主。兗州刺史董莘把王陵的計劃告訴了宣王，宣王親自率領軍隊討伐王陵，王陵自己知道形勢不可挽救了，就自己駕着小船迎接宣王。宣王就押送王陵回京師。到項城時，經過賈逵廟旁邊，王陵大聲呼叫說：「賈梁道，我本來是盡心盡力爲國家着想的，只有你的神靈知道這些事。」王陵於是就喝藥酒死了，王陵的三族都被殺死。那一年，宣帝得了病，大白天就看見賈逵來到，和王陵一起爲祟。宣王就招呼王陵的字說：「彥雲饒了我吧！」宣王的身上也有被打的地方，不長時間就死了。

夏侯玄

魏夏侯玄，字太初，以當時才望，爲司馬景王所忌而殺之。玄宗族爲之設祭，見玄來靈座，脫頭置其旁，悉斂果肉食物以納頭，既而還自安頸而言曰：「吾得訴於上帝矣，司馬子元無嗣也。」既而景王薨，遂無子。文王封次子攸爲齊王，繼景王后，攸薨。攸子冏嗣立，又被殺。及永嘉之亂，有巫見宣王泣雲：「我國傾覆，正由曹爽、夏侯玄二人，訴冤得申故也。」（出《還冤記》）

【譯文】

魏國的夏侯玄，字太初。憑當時的才能和名望，被司馬景王所忌妒而殺了。夏侯玄的親屬同族們給他祭奠。見到夏侯玄來到靈墓前，把頭摘下來放在一邊，把果肉食物都收起來裝到頭裏，又自己把頭安在頸上，然後說：「我將到上帝那裏去控訴，司馬子元沒有後代了。」接着景王就死了。因爲他沒有兒子，文王封他的次子攸爲齊王，繼承景王，攸也死了。攸的兒子冏立爲王，又被殺了。等到永嘉之亂時，有個巫人看見宣王哭着說：「我們國家滅亡，正是由於曹爽、夏侯玄兩個人，是他們訴冤得到申張的緣故。」

金玄

晉明帝殺力士金玄，謂持刀者曰：「我頭多筋，斫之必令即斷，吾將報汝。」刀者不能留意，遂斫數瘡，然後絕。後見玄絳冠朱服，赤弓彤矢，射持刀者，呼雲：「金玄緩我！」少時而死。（出《還冤記》）

【譯文】

晉明帝殺力士金玄。金玄對持刀殺他的人說：「我的頭上筋多，你砍的時候一定要立刻讓頭斷，我將報答你。」持刀的人並沒有留心，結果砍了很多創口然後頭才掉下來死了。後來持刀的人見到金玄穿着絳色帽紅色褲子，紅弓紅箭，射持刀人，持刀人大呼：「金玄饒了我！」不一會兒就死了。

經曠

河間國兵張粗、經曠，二人相與諧善。晉太元十四年五月五日，共升鍾嶺，坐于山椒。粗酒酣失性，拔刀斬曠。曠託夢於母，自說爲粗所殺，屍在澗間，脫裳覆腹，尋覓之時，必難可得，當令裳飛起此處也。明晨追捕，一如所言。粗知事露，將謀叛逸，出門，見曠手執雙刀，來擬其面，遂不得去。母遂報官，粗伏辜。（出《還冤記》）

【譯文】

河間國兵士張粗、經曠兩個人友善。晉朝太元十四年五月五日那天，二人共登鍾嶺坐在山巔。張粗喝酒多了失了本性，拔刀殺了經曠。經曠託夢給母親，自己說：「被張粗殺了，屍體在山澗裏，被脫掉了衣裳蓋在肚子上，你們尋找的時候一定很困難，我就讓衣裳在那地方飛起來。」第二天派人追捕，全都象經曠說的一樣。張粗知道事情敗露，想要逃避，他剛一出門，看見經曠手拿雙刀，比劃着要殺張粗，張粗就不敢動了。經曠母親立刻報告了官府。張粗伏了罪。

萬默

晉山陰縣令石密，先經爲御史，枉奏殺句容令萬默。密尋白日見默來，殺密死。（出《還冤記》）

【譯文】

晉山陰縣令石密，以前曾當過御史，因歪曲事實使句容縣令萬默被殺。石密不久就看見萬默大白天找他來，最後把石密殺死了。

曲儉

前涼張天錫元年，西域校尉張頎殺曲儉。儉臨死，具言取之。後頎後見白狗，以刀斫之，不中，頎便倒地不起。左右見儉在旁，遂暴卒。（出《還冤記》）

【譯文】

前涼張天錫元年，西域校尉張頎殺了曲儉。曲儉臨死的時候就對張頎說我早晚要報復，取你的頭。後來張頎發現他身後有隻白狗跟着，他就用刀砍那隻狗，沒有砍中，張頎卻倒在地上爬不起來。左右隨從都看見曲儉在他身旁。於是張頎突然死了。

太樂伎

宋元嘉中，李龍等夜行掠劫。於時丹陽陶繼之爲秣陵縣令，令人密尋捕，遂擒龍等，引人是太樂伎。劫發之夜，此伎與同伴往就人宿，共奏音聲。陶不詳審，爲作款引，隨例申上。而所宿主人及賓客，並相明證。陶知枉濫，但以文書已行，不欲自爲通塞，並諸劫十人，於郡門斬之。此伎聲價藝態，又殊辨慧，將死之日曰：「我雖賤隸，少懷慕善，未嘗爲非，實不作劫。陶令已當具知，枉見殺害。若無鬼則已。有鬼必自陳訴。」因彈琵琶，歌數曲而就死。衆知其枉，莫不隕泣。經月餘，陶遂夢伎來至案前雲：「昔枉見殺，實所不忿，訴天得理，今故取君。」便跳入陶口，乃落腹中。陶即驚寤，俄而倒，狀若風癲，良久甦醒。有時而發，發即夭矯，頭乃著背，四日而亡。亡後家便貧瘁，二兒早死，餘有一孫，窮寒路次。（出《還冤記》）

【譯文】

宋朝元嘉年間，李龍等人在夜間搶劫掠奪。當時正是丹陽人陶繼之任秣陵縣令，他命人祕密尋查追蹤，不久就擒獲了李龍等人。引導的人是太樂伎。李龍等人作案那天夜裏，太樂伎和同伴們去別人家住宿，一起奏樂歌唱，結果也被抓去了。陶繼之沒有認真審理，給他判了個是這夥強盜引導的不真實罪狀，隨着李龍等人一起上報了。儘管太樂伎所住宿的房主和賓客們都證明太樂伎沒有參加，也沒有起作用。後來陶縣令也知道自己冤枉了太樂伎，上報材料不真實。但是上報的文書已經發走了，他又不想自找麻煩，怕對自己不利，就將錯就錯了，太樂伎和李龍等十名搶劫犯被判在郡門斬首。太樂伎的聲調姿態都很出衆，又才華過人。他將要被處死那天說：「我雖是個貧賤的下等人，但是少年時心裏就羨慕善良的人，從來沒作過壞事。我實在沒有參與搶劫，陶縣令已經全都知道了。現在我冤枉也被殺害，如果沒有鬼也就罷了，如果有鬼我一定要到天府去告狀。」然後彈着琵琶，唱了幾首歌被處死了。大家都知道他太冤枉，沒有不掉眼淚的。經過一個多月，陶縣令就夢到太樂伎來到他的桌案前說：「過去我冤枉被殺，實在是氣不忿呀，現在我告到天帝那已經得理，所以今天來殺你。」說完便跳到陶繼之的嘴裏，然後就落到肚子裏，陶繼之立刻嚇醒了。不一會倒在地上，象得了瘋癲病一樣，很長時間才甦醒，不一定什麼時候發病，發病時身子不是後倒就是前傾，頭可以挨着後背，四天就死了。他死以後家裏變窮了，兩個兒子也死得早，還剩下個孫子，窮得在路邊受凍。

鄧琬

宋泰始元年，江州刺史鄧琬，立晉安王子勳爲帝，作亂。初南郡太守張悅得罪，鎖歸揚都，及湓口，琬赦之，以爲冠軍將軍，共綱紀軍事，袁顗既敗，張悅懼誅，乃稱暴疾，伏甲而召鄧琬。既至，謂之曰：「卿首唱此禍，今事急矣，計將安出？」琬曰：「斬晉安王以待王師，或可以免。」悅怒曰：「卿始此禍，而欲賣罪少帝乎？」命斬於牀前，並殺其子，以琬頭降。至五年，悅臥疾，見琬爲厲，遂死。（出《還冤記》）

【譯文】

宋朝泰始元年，江州刺史鄧琬立晉安王的兒子勳作皇帝，於是發動了叛亂。當初南郡太守張悅犯了罪，戴上枷鎖押回揚都，到了湓口，鄧琬放了他，任命他作冠軍將軍，共同管理軍中大事，袁顗遭到慘敗以後，張悅害怕被殺，謊說自己得了急病，埋伏了甲兵召鄧琬來，鄧琬來到，張悅對他說：「你提出立勳作皇帝造成了這樣的災禍，現在事情非常緊迫了，有什麼計策呢？」鄧琬說：「殺了晉安王等官兵到來，也許可以免災。」張悅氣憤地說：「你引來的災禍，怎麼想嫁禍給少帝嗎？」命令左右的衛士把鄧琬殺死在牀前，並且殺了鄧琬的兒子。用鄧琬的頭作了投降的獻禮。到第五年，張悅臥病在牀，看見鄧琬變作厲鬼，隨即張悅就死了。

孔基

會稽孔基勤學有志操，族人孔敞使其二子從基爲師。而敞子並兇狠，趨向不軌，基屢言於敞，此兒常有忿志。敞尋喪亡，服制既除，基以宿舊，乃齎羊酒往看二子。二子猶懷宿怨，潛遣奴路側殺基。奴還未至，乃見基來，張目攘袂，厲聲言曰：「奸醜小豎，人面獸心，吾蒙顧存昔，敦舊（《法苑珠林》九一「舊」作「戢」，敦煌卷子本《還冤記》亦作「戢」）平生，有何怨惡，候道見害，反天忘父，人神不容，要當斷汝家種。從此之後，數日見形孔氏。無幾，大兒向廁，忽便絕倒，絡繹往看，已斃於地。次者尋復病疽而死，卒致兄弟無後。（出《還冤記》）

【譯文】

會稽的孔基勤學而且品行高潔，同族人孔敞就讓他的兩個兒子拜他爲師，跟着他學習。但孔敞的兩個兒子都很兇狠，行動不軌。孔基多次向孔敞提到這些事，這兩個兒子有怨恨在心。孔敞不久就死了。等到孝服除去之後，孔基以老朋友的身份，帶着羊肉好酒來看望孔敞的兩個兒子。可這二兒子還懷着舊怨，偷偷地派奴僕在路上殺了孔基。奴僕們還沒有到家，就見孔基走過來，瞪着眼睛挽起袖子，厲聲說：「奸醜的小子，人面獸心。我不忘同你父親的老交情，我平生厚道，有什麼怨恨，派人等在路上害我，違背天理忘掉了你父親，人和神都不會寬容你，該斷了你家的後代。」從此以後好多天都顯形於孔家。不久，大兒子上廁所，忽然昏過去倒在地上，人來人往地先後來看，早已經死在地上了。次子不久又得了惡瘡病死了。終於導致兄弟都沒有後人。

曇摩懺

沮渠蒙遜時，沙門曇摩懺者，博達多識，爲蒙遜之所信重，魏氏遣李順拜蒙遜爲涼王，乃求曇摩懺，蒙遜怯而不與。曇摩懺意欲入魏，屢從蒙遜請行，蒙遜怒殺之。既而左右當白日中，見曇摩懺以劍擊蒙遜，因以疾而死。（出《還冤記》）

【譯文】

沮渠蒙遜時，有個和尚曇摩懺，博學多識，被蒙遜所信用。魏國派李順拜蒙遜爲涼王，趁機要求曇摩懺去魏國。蒙遜怕曇摩懺到魏對自己不利而不放行。曇摩懺很想去魏，多次跟蒙遜請求放他走。蒙遜很生氣就把他殺了。不久蒙遜左右的侍從們在大白天就看見曇摩懺用劍刺蒙遜。蒙遜因此得病而死。

支法存

支法存者，本自胡人，生長廣州，妙善醫術，遂成鉅富。有八九尺毾毲。百種形象，光彩曜目。又有沉香八尺板牀，居常芬馥。王譚爲廣州刺史，大兒劭之，屢求二物，法存不與。王因狀法存豪縱，殺而籍沒家財焉。死後，形見於府內，輒打閣下鼓，似若稱冤，如此經月。王尋得病，恆見法存守之，少時遂亡。劭之比至揚都，又死焉。（出《還冤記》）

【譯文】

支法存本來是胡人，生長在廣州，醫術高明，很快就成了鉅富。家裏有八九尺長的毛毯，上面織成各種圖形，光彩奪目，還有一張八尺長的沉香木板牀，居室芳香四溢格外芬馥。王譚任廣州刺史，他的大兒子邵之多次向支法存索要這兩件東西，法存不給。王邵之因此就誣告法存豪橫放縱，殺了法存並沒收家財。法存死後，他的形體卻經常在刺史府內出現，一出現就打閣下的大鼓，好象要叫冤，如此經過一個月，王譚不久就得了病，常常看見法存守着他，沒幾天就死了。邵之緊接着回到揚都，也死了。

張超

高平金鄉張超，先與同縣翟願不和。願以宋元嘉中，爲方輿令，忽爲人所殺。鹹疑是超。超後除金鄉縣令，解職還家，入山伐材。翟兄子銅烏，執弓持矢，並齎酒禮，就山饋之。斟酌已畢，銅烏曰：「明府昔害我叔，無緣同戴天日。」即引弓射之，超乃死。銅烏其夜見超雲：「我不殺汝叔，橫見殘害。今已上訴，故來相報。」引刀刺之，吐血而死。（出《還冤記》）

【譯文】

高平金鄉縣的張超，以前和同縣的翟願不和。翟願在宋元嘉年間任方輿縣令，忽然被人殺害，都懷疑是張超所殺。張超後來解除了金鄉縣令的職務回到家裏，上山伐木。翟願哥哥的兒子叫銅烏，這天帶着弓和箭，並攜着酒等禮品，在山上贈給張超，二人在山上喫喝完畢。銅烏說：「明府您過去殺害了我叔叔，現在我們無緣同戴天日。」說完就拉弓射死張超。銅烏在當天晚上看見張超說：「我沒有殺你叔，卻兇狼地被殘殺，現在我已經上告到天帝，所以來報仇。」拔出刀刺銅烏，銅烏吐血而死。

袁粲幼子

齊高祖欲禪，宋尚書令袁粲舉兵不從，被害。其幼子，乳母潛將投粲門生狄靈慶，靈慶殺之。經年，忽見兒騎狗戲如常，後復有一狗，走入靈慶家。遇靈慶，便噬殺之，其妻子並死於狗。（出《古今記》）

【譯文】

齊高祖想要出家。宋尚書令袁粲起兵不從，結果被害。袁粲的小兒子被乳母偷着帶走，投奔袁粲的門生狄靈慶那裏。靈慶卻把孩子殺了。一年後，狄靈慶忽然看見袁粲的幼子騎着狗玩，象往常一樣，他的後面還有一條狗走進靈慶的家。遇到靈慶，便咬死了狄靈慶。狄靈慶的妻子和兒子一起也被狗咬死。

庾宏奴

庾宏爲竟陵王府佐，家在江陵。宏令奴無患者，載米餉家。未達三里，遭劫被殺。屍流泊查口村，時岸旁有文欣者，母病。醫雲：「須得髑髏屑服之，即差。」欣重賞募索。有鄰婦楊氏見無患屍，因斷頭與欣。欣燒之，欲去皮肉，經三日夜不焦，眼角張轉。欣雖異之，猶惜不棄，因刮耳頰骨，與母服之。即覺骨停喉中，經七日而卒。尋而楊氏得疾，通身洪腫，形如牛馬，見無患頭來罵雲：「善惡之報，其能免乎？」楊氏以語兒，言終而卒。（出《幽明錄》）

【譯文】

庾宏是竟陵王府的輔佐，家住在江陵。有一天，庾宏讓奴僕無患裝了一車米送回家去，還沒走出三里路，遭到強盜搶劫被殺害。無患的屍首漂流到查口村。那時在岸邊住戶中有個叫文欣的人，他母親有病，醫生說必須用髑髏的骨屑作藥喫，喫後立刻就能好。文欣於是懸重賞求索。這時鄰居有個姓楊的婦女，看見了無患的屍體，就砍斷了頭送給文欣。文欣得到頭後就用火燒，想去掉皮肉。燒烤了三天三夜也不枯焦，眼睛還能睜開轉動，文欣雖然很奇怪，但還是覺得來之不易不捨得扔掉。後來刮下耳頰骨給母親服下，他母親立刻覺得有骨頭卡在喉嚨裏，經過七天就死了。不久楊氏婦人也得了病，通身腫脹，形狀象牛馬一樣。她看見無患的頭來找她罵她：「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你能免了嗎？」楊氏婦人把事情經過告訴了他兒子。話剛說完就死了。

魏輝俊

北齊陽翟太守張善，苛酷貪叨，惡聲流佈。蘭臺遣御史魏輝俊，就郡治之，贓賄狼籍，罪當合死。善於獄中，使人通訴，反誣輝俊爲納民財，枉見推縛。文宣帝大怒，以爲法司阿曲，必須窮正，令尚書令左丞盧斐複驗之。斐遂希旨，成輝俊罪狀，奏報，於州斬決。輝俊遺語令史曰：「我之情理，是君所見，今日之事，可復如之。當辦紙百番，筆二管，墨一綻，以隨吾屍，若有靈祗，必望報盧。」令史哀悼，爲之殯斂，並備紙筆。十五日，善得病，唯雲叩頭，旬日而死。才兩月，盧斐坐譏駁魏使，爲魏收奏，文宣帝鴆殺之。（出《還冤記》）

【譯文】

北齊的陽翟太守張善，苛薄殘酷而又貪婪，他的壞名聲流傳很廣，蘭臺遣御史魏輝俊到郡上治理，發現張善貪贓枉法的事情很多，論罪該死。於是就把張善押到獄中。但張善買通了上下，反過來誣陷輝俊爲了收刮民財才把張善押進獄中。文宣帝很氣憤。認爲法紀被歪曲了，必須撥亂反正，派尚書令左丞盧斐複查這個案子。盧斐就接受了皇上的旨意，構成了輝俊的罪狀後上奏。然後文宣帝下旨在州府處斬。輝俊對令史留下遺言說：「我的情況你都看得清清楚楚，現在這件事，又能怎樣呢，你給我準備一百番紙，二管筆，一錠墨，讓我帶在身上隨着我屍體，如果天地真有神靈，我一定要報復盧斐。」令使也很哀悼，給他收屍安葬並備了紙筆等。十五天以後，張善得了病，只說磕頭，沒出十天就死了。才過了兩個月，盧斐出使魏國犯了譏駁犯上的罪，被魏國收押並奏明齊國，文宣帝用毒酒殺了他。

真子融

真子融，北齊世嘗爲井陘關收租使，髒貨甚，爲人所糾。齊主欲以行法。意在窮治，乃付幷州城局參軍崔法瑗，與中書舍人蔡暉，共拷其獄。然子融罪皆在赦前，法瑗等觀望上意，抑爲赦後。子融臨刑之際，怨訴百端，既不得理，乃曰：「若使此等平直，是無天道。」後十五日，法瑗無病死。經一年許，蔡暉患病，膚肉爛墮都盡，苦楚日加，方死。（出《還冤記》）

【譯文】

真子融在北齊時曾任井陘關收租使，贓款贓物很多，被人控告追究。齊王想要嚴肅法紀，予以根治。就交給幷州城局參軍法瑗和中書舍人蔡暉其同審理此案追查真子融的罪狀，然而審理之後發現真子觸犯的罪都是在齊王發整頓綱紀的赦令以前乾的。法瑗等人看齊王的用意很明顯，就決定改爲赦令下達以後。子融臨到被殺的時候百般訴冤，還是沒有理會。真子融就說：「如果讓這些人這樣下去，怎能有事非曲直，真是沒有公道。」過了十五天，法瑗沒有得病就死了。經過一年多的時間，蔡暉得了病，皮膚和肉都爛掉了，痛苦一天比一天嚴重，遭了很長時間的罪才死。

卷第一百二十 報應十九（冤報）

梁武帝 張裨 羊道生 釋僧越 江陵 士大夫　徐鐵臼　蕭續　樂蓋卿　康季孫　張絢　楊思達　弘氏　朱貞　北齊 文宣帝　梁武帝　韋戴　隋庶人勇　京兆獄卒　邛人

梁武帝

梁武帝蕭衍殺南齊主東昏侯，以取其位，誅殺甚衆。東昏死之日，侯景生焉。後景亂梁，破建業，武帝禁而餓終，簡文幽而壓死，誅樑子弟，略無孑遺。時人謂景是東昏侯之後身也。（出《朝野僉載》）

【譯文】

梁武帝蕭衍殺了齊主東昏侯，取代他的王位。被殺死的人很多。東昏侯死的那一天，侯景出生了。後來侯景在梁作亂，攻佔建業，武帝被囚禁餓死。簡文幽禁被壓死，梁武帝的宗族子弟幾乎無人倖免。當時的人都說侯景是東昏侯的後身。

張裨

下邳張裨者，家世冠族，末葉衰微。有孫女，殊有姿貌，鄰人慾聘爲妾，裨以舊門之後而不許。鄰人忿之，乃焚其屋，裨遂燒死。其息邦，先行不在，後還，亦知情狀，而畏鄰人之勢，又貪其財而不言，嫁女與之。後經一年，邦夢見裨曰：「汝爲兒子，逆天不孝，棄親就怨，潛同兇黨。」便捉邦頭，以手中桃杖刺之。邦因病兩宿，嘔血而死。邦死日，鄰人又見裨排門戶直入，張目攘袂曰：「君恃勢縱惡，酷暴之甚，枉見殺害。我已上訴，事獲申雪，卻後數日，令君知之。」鄰人得病，尋亦隕歿。（出《還冤記》）

【譯文】

下邳的張裨，是名門大家的出身，到後來家業破落衰敗了。他有一個孫女，姿容美麗出衆。有個鄰居想聘他這個孫女爲妾。但張裨認爲自己是名門大家之後沒有同意。鄰居很怨忿，就放火燒了張裨的房子，張裨被燒死了。他的兒子叫邦的在這以前不在家，回來以後也瞭解了這些情況，但他懼怕鄰居的勢力，又貪圖他的錢財，而沒有說什麼。然後就把女兒嫁過去了。經一年以後，張邦夢見張裨說：「你是我的兒子，大逆不孝，拋棄親屬靠近仇敵，暗地同兇惡的人勾連。」說着便抓住邦的頭，用手拿桃木棍刺他。邦因此病了兩夜，嘔吐鮮血而死。張邦死那天，鄰居又看見張裨推門直入他家，瞪着眼睛挽起袖子說：「你憑藉着財勢放縱作惡，殘酷兇暴到了極點，我冤枉地被你殺害，現在我已經上訴了，事情獲得申張昭雪，過幾天以後就會讓你知道。」鄰居得了病，不久也死了。

羊道生

梁太山羊道生，爲邵陵王中兵參軍。其兄海珍，任溠州刺史。道生乞假省之，臨別，兄於近路設頓，祖送道生。道生見縛一人於樹，就視，乃故舊部曲也。見道生涕泣哀訴雲：「溠州欲賜殺，乞求救濟。」道生問：「汝何罪。」答雲：「失意逃叛。」道生便曰：「此最可忿。」即下馬，以佩刀刳其眼睛吞之，部曲呼天大哭。須臾海珍來。又囑兄決斬。道生良久，方覺眼睛在喉內，噎不下。索酒咽之，頓盡數杯，終不能去。轉覺脹塞，遂不成咽而別。在路數日死，當時莫不以爲有天道焉。（出《還冤記》）

【譯文】

梁太山人羊道生，任邵陵王中兵參軍，他的兄長海珍任溠州刺史。道生請假前往探親。當羊道生要返回臨別那天，他的哥哥在近路設下止宿之所，祭奠路神給他餞行。這時道生看見樹上綁着一個人，走近一看，原來是他家過去的家僕。家僕見是道生就哭着告訴道生：「溠州刺史想要殺我，請求你救我。」道生問：「你是什麼罪？」回答說：「不如意想逃跑。」道生便說：「這種事最可恨！」然後就下了馬，用帶的佩刀剜下他的眼睛吞了下去。家僕疼得呼天喚地大哭。不一會兒海珍來了。道生又叫海珍殺了他。過了半天，道生才覺得眼睛還在喉嚨裏，噎住咽不下去，他就要酒喝往下嚥，一氣喝了幾杯酒最終還是沒嚥下去。馬上又覺得堵脹得慌。於是咽不成。而與兄分別了，在路上只幾天就死了，當時沒有人不認爲這是有天理存在。

釋僧越

梁東徐州刺史張皋，僕射永之孫也。嘗因敗入北，有一土民，與皋盟誓，將送還南。土民遂即出家，法名僧越，皋供養之。及在東徐，且隨至任，恃其勳舊，頗以言語忤皋。皋怒，遣兩門生，夜往殺之。爾後忽夢見僧越，雲：「來報怨。」少時出射，而箭栝傷指，纔可見血，不以爲事。後因破梨，梨汁浸漬，乃加膿爛。停十許日，膊上無故復生一瘡，膿血與指相通，月餘而死。（出《還冤記》）

【譯文】

梁東徐州刺史張皋是僕射張永的孫子。曾因打了敗仗跑到北方。有一個當地的百姓，他同張皋結盟發誓，一定想辦法把張皋送回南方。這個人以後當了和尚，法號叫僧越。張皋就供養他。等後來到了東徐，他也就跟張皋去了任所，僧越依仗他是故舊有功勞，竟以言語衝撞張皋，張皋很生氣，就派了兩個門生在夜間殺了僧越。之後張皋忽然夢見僧越，僧越說：「我來報仇。」不久張皋出外射獵，箭尾扣弦處傷了手指，剛剛能看出有血。張皋不認爲是什麼事。後來因爲切梨，梨汁浸入傷口，使手指出膿潰爛。過了十多天，胳膊上無故又長出一個瘡，流膿出血和手指相通，一個多月就死了。

江陵士大夫

江陵陷時，有關內人梁元暉，俘獲一士大夫，姓劉。此人先遭侯景喪亂，失其家口，唯餘小男，始數歲，躬自擔負，又值雪泥，不能前進。梁元暉監領入關，逼令棄兒。劉甚愛惜，以死爲請。遂強奪取，擲之雪中，杖棰交下，驅蹙使去。劉乃步步回顧，號叫斷絕，辛苦頓斃，加以悲傷，數日而死。死後，元暉日見劉伸手索兒，因此得病。雖復悔謝，來殊不已，元暉載病到家而卒。（出《還冤記》）

【譯文】

江陵淪陷的時候，有一個關內人叫梁元暉，他俘獲了一個士大夫，姓劉。這個人先遭到侯景喪亂，失去了家口，身邊只剩下一個小男孩，才幾歲。他熱誠地揹着孩子，當時趕上大雪，難再往前走。梁元暉負責押着他們入關，就逼迫他把孩子扔下，可是劉又非常疼愛捨不得丟下，就請求梁元暉寧可自己死了也要留下孩子。梁元暉哪裏肯聽，就強奪下孩子扔到雪裏。又棍棒交加，驅趕劉快點走。劉就一步一回頭，又哭又號差點斷了氣。一路上辛苦困頓再加上悲傷，幾天就死了。死後，元暉天天都看見劉伸手向他要兒子。因此得了病，雖然他多次表示後悔道歉，但劉還是總來不停。元暉帶着病到家就死了。

徐鐵臼

東海徐甲，前妻許氏，生一男，名鐵臼。而許氏亡，甲改娶陳氏，兇虐之甚，欲殺前妻之子。陳氏產一男，生而祝之曰：「汝若不除鐵臼，非吾子也。」因名之爲鐵杵，欲以搗臼也。於是捶打鐵臼，備諸毒苦，飢不給食，寒不加絮。甲性闇弱，又多不在舍，後妻得意行其酷暴。鐵臼竟以凍餓甚，被杖死，時年十六。亡後旬餘，鬼忽還家，登陳氏牀曰：「我鐵臼也，實無罪，橫見殘害，我母訴怨於天，得天曹符，來雪我冤，當令鐵杵疾病，與我遭苦時同，將去自有期日，我今停此待之。」聲如生時，家人不見其形，皆聞其語，恆在屋樑上住。陳氏跪謝，頻爲設奠，鬼雲：「不須如此，餓我令死，豈是一餐所能酬謝？」陳氏夜中竊語道之，鬼應聲雲：「何故道我？今當斷汝屋棟。」便聞鋸聲，屑亦隨落，拉然有聲響，如棟實崩。舉家走出，炳燭照之，亦無異。又罵鐵杵曰：「殺我，安坐宅上爲快耶？當燒汝屋。」即見火然，煙爛火盛，內外狼籍，俄而自滅，茅茨儼然，不見虧損。日日罵詈，時復謳歌，歌雲：「桃李花，嚴霜落奈何。桃李子，嚴霜落早已。」聲甚傷悽，似是自悼不得成長也。於是鐵杵六歲，鬼至，病體痛腹大，上氣妨食。鬼屢打之，打處青黶，月餘而死，鬼便寂然。（出《還冤記》）

【譯文】

東海人徐甲，前妻許氏，生一男孩，取名鐵臼。然而不久許氏就死了。甲又娶了陳氏。兇狠殘暴得很。想殺前妻的孩子。陳氏後來生了一個男孩。剛生下來就祝願說：「你若不除掉鐵臼，就不是我的兒子。」因此她給孩子取名叫鐵杵。想要用鐵杵搗鐵臼。於是她常常捶打鐵臼。用盡了各種辦法讓鐵臼受苦。餓了不給喫的，冷了不加棉的。徐甲生性糊塗軟弱，又多半時間不在家。後老婆實行殘酷兇暴的行動更加得意。鐵臼竟然因爲凍餓得太厲害，被用木棍打死。那年才十六歲。死後十多天，鐵臼變鬼忽然回家，登上陳氏的牀說：「我是鐵臼，我實在沒有什麼過錯，無故被你殘害。我的母親上天訴冤，得到天官的命令，來洗刷我的冤仇。該當讓鐵杵得病，和我遭受的痛苦一樣，我自有要走的時候，但我現在要住在這兒等待，說話的聲音和活着的時候一樣。家裏的人看不見鐵臼的形體，但都能聽到他說話。他總在屋樑上住。陳氏跪着道歉，一次又一次地擺設祭奠。鬼說：「不用這樣，餓我讓我死，怎麼是一頓飯就能酬謝得了的呢？」陳氏在半夜時私語提起這些事，鬼就應聲說：「爲什麼說我，我現在要鋸斷你的屋棟。」接着就聽到鋸聲，木屑也隨着落下來，嘩啦一聲響，就好象屋棟真的崩塌了一樣。全家嚇得都跑出來，拿來蠟燭照着一看，沒有一點異樣。鬼又罵鐵杵說：「殺了我，你安安穩穩地坐在屋子裏高興了嗎？我該燒你的屋子。」接着就見火燃起來，火越燒越大。內外一片混亂，不一會兒又自己滅了。茅草還同以前一樣，不見一點減少損壞。鬼每天都責罵，有時又唱歌，歌詞是「桃李花，嚴霜落下來怎麼辦；桃李子，嚴霜落下來早死。」聲音非常悲傷淒涼，好象是自己哀悼自己得不到成長。那時鐵杵六歲，鬼來時，他就有病，肚子大，喘不上氣來喫不下飯。鬼還經常打他，被打的地方就有青印，一個多月就死了。鬼也從此就安靜了。

蕭續

梁廬陵王蕭續，爲荊州刺史。時有武寧太守張延康，甚便弓馬，頗爲人伏。代下將還，王要伏（「要伏」二字據明抄本補。）事，延康意貪進上，辭不肯留。王遂尋延康爲郡時罪，鎖系在獄，發使啓申，意望朝廷委州行決。梁主素識延康，兼疑王啓不實，乃敕送都。王既懷恨，又懼延康申雪，翻覆獲罪，乃未宣敕，使獄卒說延康曰：「如聞王欲見殺，君何不拔身還都自理，若能去，當爲方便。」延康然之，遂夜逃。王遣遊軍設伏，刺延康於城下，乃表叛獄格戰而死。又有支江令吳某，將還揚州，被王要結，亦不肯住，遂使人於道擊殺之，舉家數十口，並從沉溺。後數年得疾，王日夜常見張吳二人，王但曰：「寬我寬我。」少時而薨。（出《還冤記》）

【譯文】

梁廬陵王蕭續任荊州刺史，那時有武寧太守張延康，很擅長騎馬射箭，別人都很佩服，調令下達將要還京。廬陵王要他爲自己辦事，但延康心裏想要進京更上一級官職，辭別蕭續不肯留下。蕭續就收集延康在任郡太守期間的罪過，押進監獄，派使者啓奏申報，想讓朝廷下令在州郡處決延康。梁王平素很瞭解延康，再加上懷疑廬陵王訴奏不真實，就下敕令送到京都來。廬陵王既懷恨延康，又害怕延康申訴之後得到昭雪，翻案後自己獲罪。於是沒有宣讀敕令，派獄卒勸說延康：「如果知道王爺要殺害你，爲什麼不脫身到京申理？如果能去的話，我該爲你找方便。」延康認爲獄卒說得有理，於是在夜間逃跑了。廬陵王派了遊軍在路上設下埋伏，在城下把延康刺死。然後上表奏延康從獄中逃跑後格鬥而死。還有個枝江縣令吳某，將要回到揚州，也被廬陵王要求留下，但吳某也不肯留，廬陵就派人在道上襲擊殺死了他，全家幾十口也一起被沉到江裏淹死。幾年以後廬陵王得了病，他日夜常常見到張、吳二人，他只是說：「饒了我，饒了我。」不久就死了。

樂蓋卿

廬陵王在荊州時，嘗遣從事量括民田，南陽樂蓋卿，亦充一使。公府舍人韋破虜，發遣誡敕，失王本意。及蓋卿還，以數誤得罪，破虜惶懼，不敢引愆，但誑蓋雲：「自爲分雪，無勞訴也。」數日之間。遂斬於市，蓋卿號叫，無由自陳，唯語人以紙筆隨殮。死後少日，破虜在槽上看牛，忽見蓋卿挈頭而入，持一碗蒜齋與之。破虜驚呼奔走，不獲已而服之，因得病，未幾卒。（出《還冤記》）

【譯文】

廬陵王在荊州作刺史時，曾派手下的人丈量收括民田，南陽人樂蓋卿也參與了這件事。公府的舍人官韋破虜曾發出告誡敕令，這個事違背了廬陵王的本來用意。等到蓋卿回到荊州，因爲數目不對得了罪。破虜這時也很惶恐懼怕，不敢承認自己的罪過，但是卻欺騙蓋卿說：「我自然要想辦法幫助你洗清罪名，不用上訴了。」幾天以後，樂蓋卿就在街市上被斬首，蓋卿號叫，但沒有什麼辦法再陳述，只告訴別人把紙和筆隨身收殮。死後不多日子，有一天，破虜在牛槽邊看牛，忽然看見蓋卿帶着自己的頭走進來，拿着一碗搗碎的蒜給他，破虜見是蓋卿驚叫奔逃，但沒有跑出去卻已經把蒜喫下去了，因此破虜得了病，不長時間就死了。

康季孫

康季孫性好殺，滋味漁獵故恆事。奴婢愆罪，亦或死之。常病篤，夢人謂曰：「若能斷殺，此病當差，不爾必病。」即於夢中，誓不復殺。驚悟戰悸，汗流浹體，病亦漸瘳。後數年，三門生竊其兩妾以叛，追獲之，即並毆殺。其夕，復夢見前人來曰：「何故負信，此人罪不至死，私家不合擅殺，今改亦無濟理。」迨明嘔血，數日而卒。（出《還冤記》）

【譯文】

康季孫生性好殺，爲了喫得有滋味打魚狩獵是常事，奴婢們有了過錯，也有時要處死。他經常病得很重，夢見有人對他說：「你如果不再殺生，這種病就能好，不然的話一定會死。」就在夢中，康季孫發誓再也不殺生了。驚醒後還渾身顫抖，心跳不止，直淌冷汗，但卻日見好轉。幾年以後，三個門生和他的兩個妾私奔了，他把他們追了回來，立刻一塊兒打死了。當天夜間，又夢見前次夢中的人來到說：「你爲什麼失信？這些人的罪過不應該死，再說你私設公堂殺人也不合法，現在你改也無濟於事了。」到天亮就嘔吐鮮血，幾天就死了。

張絢

梁武昌太守張絢，嘗乘船行，有一部曲，役力小不如意，絢便躬捶之，杖下臂折，無復活狀，絢遂推江中。須臾，見此人從水而出，對絢撫手曰：「罪不當死，官枉見殺，今來相報。」即跳入絢口，因得病，少日而殂。（出《還冤記》）

【譯文】

梁武昌太守張絢，有一天外出乘船，有一個僕人，力氣太小使他不大滿意，張絢就親自打他，一棍子下去把僕人的胳膊打折了，看情形也不能好了，張絢就把他推入江裏。不一會兒，看到這個人從水裏出來，對絢拍着手說：「我的過錯是不該死的，你殘酷地把我殺了，現在我來報仇。」立刻就跳到張絢的嘴裏，因此張絢得了病，沒幾天就死了。

楊思達

梁楊思達爲西陽郡守，值侯景亂，時復旱歉。饑民盜田中麥。思達遣一部曲守視，所得盜者，輒截手腕，凡戮十餘人。部曲後生一男，自然無手。（出《還冤記》）

【譯文】

梁楊思達任西陽郡太守。正趕上侯景作亂，又加上旱災欠收。饑民就偷盜田裏的麥子。楊思達派一個家兵去看守。他抓到偷麥子的人就截斷人家的手腕，一共截了十多個人。這個家兵後來生一個男孩，天生就沒有手。

弘氏

梁武帝欲爲文皇帝陵上起寺，未有佳材，宣意有司，使加採訪。先有曲阿人姓弘，家甚富厚，乃共親族，多齎財貨，往湘州治生。經年營得一筏，可長千步，材木壯麗，世所稀有。還至南津，南津校尉孟少卿，希朝廷旨，乃加繩墨。弘氏所賣衣裳繒綵，猶有殘餘，誣以涉道劫掠所得，並造作過制，非商賈所宜，結正處死，沒入其財充寺用，奏遂施行。弘氏臨刑之日，敕其妻子，可以黃紙筆墨置棺中，死而有如，必當陳訴，又書少卿姓名數十吞之。經月，少卿端坐，便見弘來，初猶避捍，後乃款服，但言乞恩，嘔血而死。凡諸獄官及主書舍人，預此獄事署奏者，以次殂歿，未及一年，零落皆盡。其寺營構始訖，天火燒之，略無纖芥，所埋柱木，亦入地成灰。（出《還冤記》）

【譯文】

梁武帝想在文皇帝的陵墓上修建寺廟，沒找到好的木材，他就宣詔有司，讓他們加緊採訪。這之前有個曲阿人姓弘，家中很富有，就和他的親族人攜帶了很多財貨到湘州作買賣。經過一年多營造了一排木筏，總長有一千多步，都是上好的木材，又粗又好，是世上少有的。做生意回到南津，南津校尉孟少卿看他的木筏很好，就對照皇上的旨意加以丈量。當時弘氏賣的衣服布疋綢緞等還剩了一些，孟少卿就誣陷他這些財物是攔路搶劫所得到的，並說他的木筏太大，不是商人所應該有的。斷定案情應該處死，沒收他的財物充公修寺廟用。上奏以後立即施行。弘氏臨刑那天，告訴他的妻和子，可以把黃紙和筆墨放到棺材裏，死後如果有知，一定上天陳訴。又寫了數十張少卿姓名吞下去。經過一個月，少卿在室內端坐，就看見弘氏來到，開始時少卿還很強硬躲避他，後來就懇切服從了，只是說饒命請求恩典。嘔吐鮮血而死。那些獄官以及主書舍人，還有那些對這個案子簽名上奏的人，都一個接一個死去。沒到一年，這些人都死光了，那座寺廟剛剛完工，就遭天火燒了，連一點兒殘餘都沒有，埋在地下的木柱子也入地成灰了。

朱貞

梁秣陵令朱貞，以罪下獄，廷尉虞獻者覆其事，結正入重。貞遣相知謂獻曰：「我罪當死，不敢祈恩，但猶冀主上萬一弘宥我。明日即是國家忌曰，乞得過此奏聞，可乎？」獻答曰：「此於理無爽，何謂不然，謹聞命矣，而朱事先明日奏來。」獻便遇客共飲，頗醉，遂忘抽文書。旦日，家人合束，內衣箱中，獻復不記。比至帝前，頓束香案上，次第披之，方見此事。勢不可隱，便爾上聞，武帝以爲合死，付外詳決。貞聞之，大恨曰：「虞小子，欺罔將死之人，鬼若無知，固同灰土；倘有識，誓必報之。」於市始當命絕，而獻已見其來。自爾之後，時時恆見，獻甚惡之。又夢乘車在山下行，貞于山上推石壓之。居月餘，獻除曲阿令，拜之明日。詣謝張門下。其婦平常，（「平常」二字原書缺，據明抄本補。）於宅暴卒，獻狼狽而還，入室哭婦。舉頭見貞在樑上，獻曰：「朱秣陵在此，我婦豈得不死！」於時屋無故忽崩，獻及男女婢使十餘人，一時並命。虞騭是其宗室，助喪事，見獻如是，走下堂避之，僅乃得免。（出《還冤記》）

【譯文】

梁秣陵縣令朱貞因爲犯罪押在獄中。廷尉虞獻掩蓋了他的事，結案改判重刑。朱貞就讓他的好朋友對虞獻說：「我的罪過應該判死罪，不敢祈求恩典，但還是希望皇上萬一寬大原諒我。明天是國家的忌日，請求你不要奏聞我的事，可以嗎？」虞獻回答說：「這件事從道理上說沒什麼問題，怎麼能說不行呢？我只好聽你的話了，你的事一定要在早一天奏明皇上。」虞獻便同客人喝酒，喝醉了，就忘了把文書抽出來。第二天，家人收拾文書，都放在衣箱裏了，虞獻也沒想起來。等他來到皇帝面前，把那些文書都放到皇帝的書案上，皇帝挨着翻閱，才見到朱貞的案卷也在裏面，但他看形勢是不能隱瞞了，就向皇上說了。武帝認爲應該判死罪，就給外面下公文處決。朱貞聽說這件事後，非常憤恨，說：「姓虞的小子，你欺騙我這個要死的人，鬼若是無知，本來同灰土一樣，如果有知，我發誓一定報仇！」朱貞在街市上剛剛命絕，而虞獻已經見他來了。自這以後，時時常見朱貞來，虞獻很討厭他。又作夢夢見自己乘車在山下走，朱貞在山上推石頭壓他。過了一個多月以後，虞獻被解除廷尉之職改任曲阿縣令，第二天去到謝張門下拜別，虞獻的婦人在家好好的，突然暴死了，虞獻很狼狽地回家了，進屋子就哭他的婦人，抬頭看見朱貞在房樑上。他就說：「朱秣陵在這裏，我的婦人還能不死？」正在這時房屋忽然無故崩塌，虞獻以及男僕女婢十多個人同時喪命。虞騭是虞獻的親戚，來幫助料理喪事，見虞獻這種樣子，跑到堂下躲起來了，只有他得免於死。

北齊文宣帝

北齊文宣高洋既死，太子嗣位，年號乾明。文宣母弟常山王演，在幷州，權勢甚重。因文宣山陵，留爲錄尚書事，王遂怒，潛生異計。上省之日，內外官僚，皆來奔集，即收縛乾明腹心尚書令楊遵彥等五人，皆爲事狀，奏斬之。尋廢乾明而自立，是爲孝昭帝。後在幷州，望氣者奏鄴中有天子氣。平秦王高歸彥，勸殺乾明，遂錄向幷州，盡殺之。其年，孝昭數見文宣作諸妖怪，就其索兒，備爲厭禳，終不能遣而死。（出《還冤記》）

【譯文】

北齊文宣帝高洋死了，太子繼位，年號改爲乾明。文宣帝的母弟常山王演，在幷州，權勢很大。因爲文宣的陵是山陵，乾明留下任命爲錄尚書事，常山王很氣憤，暗暗策劃了一個計策。進京省親那天，宮內外的大臣官僚都進京集聚，常山王趁機收綁了乾明皇帝的親信，其中有尚書令楊遵彥等五人。都給他們編造了罪名，奏明皇帝斬首。不久又廢掉了乾明帝自立爲皇帝，就是孝昭皇帝。後來在幷州，望天象的人說在鄴中有天子氣，平秦王高歸彥勸孝昭帝殺乾明。於是就讓高歸彥到幷州，把乾明一家都殺了。就在那一年，孝昭帝多次看見文宣帝變成各種妖怪到他面前要兒子，孝昭帝各種祈禱祭祀的方法都用盡了，最終還是沒有使文宣帝走去而死。

梁武帝

陳霸先初立梁元帝第九子晉安王爲主，而輔戴之。會稽虞涉本梁武世爲中書舍人尚書右丞，於時夢見梁武帝謂涉曰：「卿是我舊左右，可語陳公，篡殺於公不利。」事甚分明，涉即未見篡殺形跡，不敢言之，數日，復夢如此，並語涉曰：「卿若不傳意，卿亦不佳。」涉雖嗟惋，決無言理。少時之間，太史啓雲：「殿有急兵。」霸先曰：「急兵正是我耳。」倉卒遣亂兵害少主而自立。爾後涉便得病，又夢梁武曰：「卿不爲我語，致令禍及，卿與陳主，尋當知也。」涉方封啓報夢之由。陳主爲人，甚信鬼物，聞此大驚，遣輿迎涉，面相詢訪，乃尤涉曰：「卿那不道奇事？」六七日涉死，尋有韋戴之事。（出《還冤記》）

【譯文】

陳霸先開始時立梁元帝第九子晉安王爲帝，輔佐並擁戴他。會稽的虞涉原來是梁武帝那時的中書舍人尚書右丞。當時夢見梁武帝對虞涉說：「你是我的老大臣，可以告訴陳公，篡權殺帝對他不利，這件事是很明白的。」但虞涉沒有看出篡權殺帝的跡象，不敢對陳霸先說。幾天以後，又作了這樣的夢，帝又對虞涉說：「卿如果不傳達我的意見，對卿也不好。」虞涉雖然嘆息不止，但考慮還是沒有說的道理，不長時間，太史來報告說：「殿外有支軍隊急速開來。」霸先說：「那支軍隊是我派來的。」倉猝之間霸先派亂兵殺了少帝自立爲帝。這以後虞涉就得了病，又夢到梁武帝說：「你不給我傳話，導致災禍的到來，你和陳主，不久就會明白的。」虞涉這時才肯起來報告夢中的緣由。陳主這個人，平生非常相信鬼神，聽到這件事以後很喫驚，派了車迎接虞涉，當面詢問，然後埋怨虞涉說：「你怎麼不說這種奇事？」六七天的時間虞涉就死了。不久又出現了韋戴的事。

韋戴

陳武帝霸先既害梁大司空王僧辯，次討諸將。義興太守韋戴，黃門郎放之第四子也，爲王公固守。陳主頻遣攻圍，不克。後重徵之，誘說戴曰：「王公親黨，皆已殄滅，此一孤城，何所希冀？過爾相拒耶？若能見降，不失富貴。」戴曰：「士感知己，本爲王公抗禦大軍，致成仇敵。今亦承明公盡定江左，窮城自守，必無路活。但鋒刃屢交。殺傷過甚，軍人忿怨，恐不見全。老母在堂，彌懼禍及，所以苟延日月，未能束手耳。必有誓約，不敢久勞神武。」乃遣刑白馬爲盟，戴遂開門，陳主亦寬信還揚都。後陳主即位，遣戴從徵，以小遲晚，因宿憾斬之，尋於大殿視事，便見戴來，驚走入內。移坐光嚴殿，戴又逐入，顧訪左右，皆無所見，因此得病死。（出《還冤記》）

【譯文】

陳武帝陳霸先殺害了梁大司空王僧辯以後，接着就征討他部下將領。義興太守韋戴是黃門郎韋放的第四個兒子。他爲王僧辯固守。陳霸先頻繁派兵圍攻，還是攻打不下。後來又重兵征討，並誘說韋戴：「王公的親信黨羽，都已經被殲滅，只剩你這一座孤城，還有什麼希望，爲什麼要過分抗拒呢？如果你能投降，我不讓你失去富貴。」韋戴說：「士爲知己死，本來我是爲王公抗禦大軍，致使我們成了仇敵，現在承明公您已經平定了長江下游一帶，我們這座孤城自己防守，一定是沒有活路了，但刀槍多次相交，殺傷人數太多，軍中的人也都有怨忿情緒，害怕不能保全自身。我的老母親在家裏更是害怕大禍降臨，所以我們才暫時延長時間，沒能束手就擒罷了。現在一定要有誓約我們才能投降，不敢再長久地勞動你的軍隊了。」於是陳主派人殺了一匹白馬盟誓，韋戴也就開了城門。陳主也很寬容信任韋戴回到揚都。後來陳主當了皇帝，派韋戴隨他出徵，因爲一點小過錯，再加上以前的那件遺憾的事就把韋戴斬了。不久陳主在大殿中處理國事時，便看見韋戴來了，就心驚膽顫地跑到內宮，到光嚴殿坐下來，韋戴又緊跟着進去，陳主四下看看然後問左右的侍從們，大家都說沒看見。因此他就得病死了。

隋庶人勇

隋煬帝元德太子寢疾，帝遣見鬼人崔善影看祟。善影幼來無目，而言見庶人勇，瞋目攘袂，大呼雲：「我不放你！」善影具述勇狀貌，如舊相識。（出《法苑珠林》）

【譯文】

隋煬帝元德太子睡覺得了病。煬帝就讓能看見鬼的人崔善影來給看鬼。善影小時候就沒有眼睛，但他說他看見了庶人勇。他瞪着眼睛挽起袖子大叫說：「我不放你！」善影詳細地述說庶人勇的形態相貌，好象老相識。

京兆獄卒

隋煬帝大業中，京兆獄卒失其名，酷暴諸囚，囚不堪其苦，而獄卒以爲戲樂。後生一子，頤下肩上，有若肉枷，無頸，數歲不能行而死。（出《廣古今五行記》）

【譯文】

隋煬帝大業年間，京兆有個獄卒，不知道他叫什麼名了，這個人殘酷兇暴地對待囚犯，囚犯們不能忍受這種痛苦，而獄卒卻以此遊戲爲樂。後來他生了一個兒子，腮下肩上好象有肉枷，沒有脖子，都好幾歲也不能行走而死。

邛人

唐武德中，邛人姓韋，與一婦人言，誓期不相負。累年寵衰，婦人怨恨，韋懼其反己，自縊殺之。後數日，韋遍身癢，因發癩瘡而死。（出《法苑珠林》）

【譯文】

唐朝武德年間，有個邛人姓韋。他對一婦人說：「我發誓永遠也不背棄你。」多年以後寵愛她的勁頭就衰落下去，婦人也就經常怨恨他。韋害怕她背叛自己，就親自勒死了婦人。幾天以後，韋遍身發癢，後來發展成癩瘡死掉了。

卷第一百二十一 報應二十（冤報）

杜通達 邢文宗 長孫無忌 婁師德 王瑱　江融　李昭德　弓嗣業　周興　魚思咺　索元禮　張楚金　崔日知　蘇頲　李之　唐王皇后　楊慎矜　師夜光　崔尉子

杜通達

唐齊州高苑人杜通達，貞觀年中，縣承命令送一僧向北。（「縣承命」句明抄本作「常夜有一僧求宿」。）通達見僧經箱，謂意其中是絲絹，乃與妻共計，擊僧殺之。僧未死，聞誦咒三兩句，遂有一蠅飛入其鼻，久悶不出。通達眼鼻遽，眉發即落，迷惑失道，精神沮喪。未幾之間，便遇惡疾，不經一年而死。臨終之際，蠅遂飛出，還入妻鼻，其妻得病，歲餘復卒。（出《法苑珠林》）

【譯文】

唐朝時齊州有個高苑人杜通達，貞觀年間，縣裏接到命令送一個僧人到北方去。通達見這個僧人有個箱子，他心裏想一定是絲絹。就同妻子商量計策，把僧人打死。僧人沒死，只聽他念兩三句咒語。然後就有個蒼蠅飛到通達的鼻子裏，悶在裏面很長時間也不出來，通達的眼鼻立刻就歪斜了，眼眉和頭髮也隨着掉落。迷迷糊糊也不知道怎麼走路了，精神不振灰心失望，沒過多長時間，便得了惡病，沒過一年就死了。臨死的時候，那蒼蠅就飛出來，又飛到他妻子的鼻子裏，他妻子也得了病，一年多又死了。

邢文宗

唐河間邢文宗，家接幽燕，秉性粗險。貞觀年中，忽遇惡風疾，旬日之間，眉發落盡，於後就寺歸懺。自雲：近者向幽州，路逢一客，將絹十餘匹，迥澤無人，因即劫殺，此人云：「將向房州，欲買經紙。」終不得免。少間，屬一老僧復欲南去，遇文宗，懼事發覺，揮刀擬僧，僧叩頭曰：「乞存性命，誓願終身不言。」文宗殺之，棄之草間。經二十餘日，行還，過僧死處，時當暑月，疑皆爛壞，試往視之，儼若生日。文宗因以馬下策築僧之口，口出一蠅，飛鳴清徹，直入宗鼻，久悶不出，因得大病，歲餘而死。

【譯文】

唐朝河間人邢文宗，家靠近幽燕，性格粗暴陰險。貞觀年中，忽然得了惡風病，十多天之內，眉毛和頭髮都落光了，這以後就到寺廟裏懺悔。他自己說：近來去幽州，在路上遇到一個過客，帶着十匹絹，在大澤中很遠也沒有人，因此搶劫殺死了那人。據那人說「要到房州去，想買經紙。」但終於沒有免死。過了幾天，緊接着又有一個老僧還要到南邊去，遇到了文宗，文宗害怕事情被人發覺，拿起刀比劃着象要殺老僧的樣子，僧人磕頭說：「只求保我性命，發誓終身不對別人說。」文宗把他殺了，把屍體扔到荒草裏。經過二十多天，文宗出門歸來，經過老僧死的那個地方，當時正是暑天，他懷疑早就都爛了，試着去看一下，那屍體莊重的樣子象活着時候一樣。文宗就用馬鞭子杆捅那僧人的口，口裏飛出一隻蒼蠅，飛鳴的聲音很清徹，直接就飛到文宗的鼻子裏，悶在鼻子裏很長時間也飛不出來。因此得了大病，一年多就死了。

長孫無忌

唐趙公長孫無忌奏別敕長流，以爲永例。後趙公犯事，敕長流嶺南，至死不復回，此亦爲法之弊。（出《朝野僉載》）

【譯文】

唐朝時趙公長孫無忌奏請皇上，制定長期流放制，敕令以此爲永久的法例。後來趙公犯了事，下敕長期流放嶺南，到死也沒有回來，這也是制定法令的弊端。

婁師德

婁師德以殿中充河源軍使，唐永和中，破吐蕃於白羊澗，八縱七捷，優制褒美，授左驍騎（明抄本作「衛」。）郎將。高宗手詔曰：「卿有文武才幹，故授卿武職，勿辭也。」累遷納言。臨終數日，寢興不安，無故驚曰：「撫我背者誰？」侍者曰：「無所見。」乃獨言，以有所爭者，曰：「我當壽八十，今追我何也？」復自言爲官誤殺二人，減十年，詞氣若有屈伏，俄而氣絕。以婁公之明恕，尚不免濫，爲政得不慎之歟！（出《大唐新語》）

【譯文】

婁師德以殿中的身份任河源軍使。唐永和年中，在白羊澗打敗吐蕃的軍隊。放敵八次又七次勝利，出類拔萃被衆人讚美。授官左驍騎郎將。高宗下了手詔說：「卿有文武才幹，所以授卿武職，不要推辭呀。」婁師德很受重用多次升遷並採納他的意見。臨死那幾天，睡覺和辦事都不安寧，無緣無故就喫驚地說：「拍我背的是誰？」侍奉他的人說：「什麼也沒看見啊！」於是他就自言自語，好象和誰爭論什麼，又說：「我的壽命應該是八十歲，現在就逼我走是什麼原因？」後來又自己說以前作官的時候誤殺了二人，減壽十年。從說話的語氣上看好象是屈服了。不一會兒就斷氣了。憑婁公這樣明達寬恕還不免犯錯誤，當政的人還不應該更謹慎嗎？

王瑱

唐冀州刺史王瑱，性酷烈。時有敕史至州，瑱與使語，武強縣尉藺獎曰：「日過。移就陰處。」瑱怒，令典獄撲之，項骨折而死。至明日，獄典當州門限垂腳坐，門扇無故自發，打雙腳脛俱折。瑱病，見獎來，起，自以酒食求之，不許。瑱惡之，回面向梁，獎在屋樑，旬日而死。（出《朝野僉載》）

【譯文】

唐朝的冀州刺史王瑱，性格酷毒暴烈。一天，有一個敕使到了冀州，王瑱就和敕使談話。說了半天，武強縣尉藺獎說：「太陽曬過來了，到陰涼地方去說吧！」王瑱就生氣了，命令典獄打他，結果把藺獎的項骨打折而死。第二天，典獄在衙府門口把腳垂在門檻上坐着，門扇無故自己就突然關上了，打得雙腳和小腿都骨折了。王瑱也得了病，病中看見藺獎來了，王瑱立刻起來，親自拿來酒菜求他寬恕，但藺獎不答應。於是王瑱認爲他很討厭，就把臉轉過來面向房梁，可是藺獎又在房樑上。王瑱十多天的時間就死了。

江融

唐左使江融，耿介正直。揚州徐敬業反，被羅織。酷吏周興等枉奏殺之，斬於東都都亭驛前。融將被誅，請奏事引見，興曰：「囚何得奏事？」融怒叱之曰：「吾無罪枉戮，死不捨汝。」遂斬之，屍乃激揚而起，蹭蹬十餘步，行刑者踏倒。還起坐，如此者三，乃絕。雖斷其頭，似怒不息，無何周興死。（出《朝野僉載》）

【譯文】

唐朝的左使江融，性情正直不阿，光明磊落。揚州徐敬業叛亂時，江融也被羅織罪名押進監獄。酷毒的官吏周興在皇帝面前歪曲事實，胡亂奏報，致使江融被判死刑，在東都都亭驛館前斬首。江融將被殺的時候，請求周興引見要到皇宮奏事。周興說：「你是囚犯，怎麼能上奏？」江融憤怒地呵斥周興說：「我無罪被冤屈殺害，死了也不放過你！」於是把江融斬了。但江融的屍體卻激昂地站起來，蹣跚地走了十多步，行刑的人用腳踹倒，他還是坐起來，象這樣起來三次才斷氣，雖然頭掉了，還好象氣憤不停的樣子。不久周興死了。

李昭德

唐鳳閣侍郎李昭德，威權在己。宣出一敕雲：「自今已後，公坐徒，私坐流，經恩百日不首，依法科罪。」昭德先受孫萬榮賄財，奏與三品，後萬榮據營州反，貨求事敗，頻經恩赦，以百日不首，準髒斷絞。（出《朝野僉載》）

【譯文】

唐朝鳳閣侍郎李昭德大權在握，有一次他公佈一條敕令說：「從今以後，公開犯罪判服勞役，偷偷犯罪判流放，經過一百天不自首的按法律冶罪。」這以前昭德就接受了孫萬榮的賄賂，奏報授與三品官。後來孫萬榮在營州反叛朝廷，賄賂的事被揭露。多次經恩赦，依照一百天不自首的規定，按章辦理沒收贓物判絞刑。

弓嗣業

唐洛州司馬弓嗣業、洛陽令張嗣明，造大枷，長六尺，闊四尺，厚五寸。倚前，人莫之犯。後嗣明及嗣業，資遣逆賊徐真北投突厥，事敗，業等自著此枷，百姓快之也。（出《朝野僉載》）

【譯文】

唐朝洛州司馬弓嗣業和洛陽縣令張嗣明，造了一個長六尺，寬四尺，厚五寸的大枷。在這之前，沒有人犯罪。後來嗣明和嗣業二人資助錢財讓逆賊徐真向北投奔突厥，事情暴露了，嗣業等人自己帶上了所做大枷。百姓都拍手稱快。

周興

唐秋官侍郎周興，與來俊臣對推事。俊臣別奉（奉原本作奏，據明抄本改。）進止鞫興，興不之知也。及同食，謂興曰：「囚多不肯承，若爲作法？」興曰：「甚易也，取大甕，以炭四面炙之，令囚人處之其中，何事不吐？」即索大甕，以火圍之，起謂興曰：「有內狀勘老兄，請兄入此甕。」興惶恐叩頭，鹹即款伏，斷死，放流嶺南。所破人家，流者甚多，爲仇家所殺。傳曰：「多行無禮必自及」，信哉！（出《朝野僉載》）

【譯文】

唐朝秋官侍郎周興同來俊臣共同審理案件。來俊臣另外奉旨隨時可以審判周興。周興不知道這件事。等到他們兩個人一同喫飯時，俊臣對周興說：「現在有些囚犯不承認罪行，你看怎麼辦呢？」周興說：「這好辦，拿來一口大甕，在四面燒上炭火烤，讓犯人進入甕裏，什麼事敢不說？」然後就找了一口大甕，用火圍上甕。俊臣起來對周興說：「宮內有人狀告老兄，我奉命調查，請兄進到這個甕裏吧！」周興又驚惶又害怕連忙磕頭，把罪行全都招認了。後來判死刑，流放到嶺南。被他所破敗的人家，流放嶺南的很多，最終被仇家所殺。傳曰：「多行無禮必然要牽扯自己。」可信啊！

魚思咺

唐魚思咺有沈思，極巧。上欲造匭，召工匠，無人作得者。咺應制爲之，甚合規矩，遂用之。無何有人投匭言咺，雲：「徐敬業在揚州反，咺爲敬業作刀輪以衝陣，殺傷官軍甚衆。」推問具承，誅之。爲法自斃，乃至於此。（出《朝野僉載》）

【譯文】

唐朝有個人叫魚思咺，這個人凡事能深入思考，心靈手巧，皇上想要做個收進書言事的小匣子，召工匠製作，但沒有能作得好。魚思咺應召製作一個，很合規格，於是就採用了。不久有人投書於小匣子，是告魚思咺的，說：徐敬業在揚州造反，魚思咺給他製造了刀輪來衝我們的陣地，殺傷了很多官軍。後來審問魚思咺，他都承認了，把他殺了。自作自受，到了這種地步。

索元禮

唐索元禮，爲鐵籠頭以訊囚。後坐贓賄，不承，使人曰：「取公鐵籠頭。」禮即承伏。（出《朝野僉載》）

【譯文】

唐朝有個索元禮，造了一個鐵籠頭來審問囚犯。後來他犯了賄賂罪，不承認。一個使臣說：「拿他的鐵籠頭來！」索元禮立刻就認罪伏法了。

張楚金

唐張楚金爲秋官侍郎，奏反逆人持（持明抄本作特，下同。）敕免死，家口即絞斬及配沒入官爲奴婢等。併入律。後楚金被羅織反，持敕免死，男子十五以上斬，妻子配沒。識者曰：爲法自斃，所謂交報也。（出《朝野僉載》）

【譯文】

唐朝張楚金當秋官侍郎。他上奏說：「反叛的人如果有敕令可以免死，但其家口就要被處死刑或絞或斬，或者發配沒收入官當奴婢。並把這話寫入法律條文。後來張楚金被人虛構造反，拿着敕令免於死罪，但他家男子十五歲以上都被斬首，妻和子發配沒收。有見識的人說：制定了法令卻使自己致死，真是所說的互相報應啊。

崔日知

唐京兆尹崔日知處分長安萬年及諸縣左降流移人，不許暫停，有違晷刻，所由決杖。無何，日知貶歙縣丞，被縣家催，求與妻子別不得。（出《朝野僉載》）

【譯文】

唐朝的京兆尹崔日知在處理長安萬年縣及其它各縣被降職發配流放的人時，不許有一時地停留，如果違反停了一會，都要施以杖刑。不久，日知被貶到歙縣任縣丞，縣府的人催他快走，他要求和妻與子等告別一下都不行。

蘇頲

唐尚書蘇頲，少時有人相之雲：「當至尚書，位終二品。」後至尚書三品，病亟，呼巫覡視之，巫雲：「公命盡，不可復起。」頲因復論相者之言，巫雲：「公初實然，由作桂府時殺二人，今此二人地下訴公，所司減二年壽，以此不至二品。」頲夙蒞桂州，有二吏訴縣令，頲爲令殺吏。乃嗟嘆久之而死。（出《廣異記》）

【譯文】

唐朝的尚書蘇頲，年輕時有人給他相面說：「你能當官到尚書，能當到二品官。」後來作到尚書三品官，得病很重，找一個男巫給他看。巫說：「公的命已經盡了，不可能再好轉。」蘇頲就談起相面人的話。巫說：「公當初確實是這樣，由於你在桂州作官時殺了兩個人，現在這兩個人在地府裏告你，司命的官減了你二年的壽命，因此你不能達到二品。」蘇頲原來在桂州作官，有兩個小官吏告縣令，蘇頲爲了保護縣令殺了二吏。他於是嘆息了很久死了。

李之

唐王悅爲唐昌令，殺錄事李之而不辜。之既死，長子作靈語曰：「王悅不道，枉殺予，予必報。」其聲甚厲。經數日，悅晝坐廳事，忽拳毆其腰，聞者殷然，驚顧無人。既暮，擊處微腫焉，且痛。其日，李之男又言曰：「吾已擊王悅，正中要害處，即當殺之。」悅疾甚，則至蜀郡謁醫，不愈。未死之前日，李之命其家造數人饌，仍言曰：「吾與客三人至蜀郡，錄王悅，食畢當行。」明日而悅死。」悅腫潰處。正當右腎，即李之所爲也。（出《紀聞》）

【譯文】

唐朝王悅任唐昌縣令，他無辜殺了錄事李之。李之死後，李之的長子作靈語說：「王悅不講仁義道德，殺我太冤狂，一定要報仇。」他的聲音很嚴厲，經過幾天后，王悅白天在廳堂裏辦事，忽然有拳頭打他的腰，聽到的人聽得很確實，他喫驚地看看周圍並沒有外人。到了晚上，被打的地方有些微腫，而且疼痛，當天，李之的兒子說：「我已經打了王悅，正打在要害的地方，不久就要殺了他。」王悅病得很厲害，到蜀郡去找醫生看，沒好。王悅臨死的前一天，李之讓他們的家人做幾個人的飯，還說：「我與三個客人到蜀郡去收錄王悅，喫完飯就該走。」第二天王悅就死了。王悅發腫潰爛的地方，正是右腎，這是李之乾的。

唐王皇后

唐惠妃武氏，有專房之寵，將謀奪嫡。王皇后性妒，稍不能平。玄宗乃廢后爲庶人。膚受日聞，及太子之廢也，玄宗訪於張九齡。對曰：「太子天下本也，動之則搖人心。太子（原本太子作九齡，據明抄本改。）自居東宮，未聞大惡，臣聞父子之道，天性也，子有過。父恕而掩之，無宜廢絕。且其惡狀未著，恐外人窺之，傷陛下慈父之道。」玄宗不悅，隱忍久之。李林甫等秉政，陰中計於武妃，將立其子以自固，武妃亦結之。乃先黜九齡而廢太子，太子同生鄂王瑤、光王琚同日拼命，海內痛之，號爲三庶。太子既冤，武氏及左右屢見爲祟，宮中終夜相恐，或聞鬼聲叫笑，召覡巫視之，皆曰三庶爲厲。先是收鄂王光王，行刑者射而瘞之，乃命改葬，祝而酹之。武妃死，其厲乃息，玄宗乃立肅宗爲太子，林甫之計不行，惕然懼矣。三庶人以二十五年四月二十二日死，武妃至十二月而甍，識者知有神通焉。（出《大唐新語》）

【譯文】

唐朝惠妃武氏，有專房之寵。將要陰謀奪取嫡親的地位。王皇后嫉妒，稍微表現出忿憤不平的樣子，玄宗就廢掉了皇后貶爲平民。這浮泛不實的情況逐漸傳開，牽扯到太子也將被廢。玄宗就訪問張九齡。九齡回答說：「太子是天下的根本，如果一動必然會使人心不穩。太子自己住在東宮，沒聽說有什麼大的過錯。我聽說父子關係是天性，子有過錯，父親就要寬恕掩蓋一下，不應該廢掉而絕父子之情。再說太子的過錯還沒有明顯地暴露出來，恐怕外人窺探他的太子之位，又挫傷了陛下作慈父的常情。」玄宗聽後不高興，隱瞞忍耐了好長時間。這時朝廷中李林甫等人掌握大權，暗中給武妃出主意，要她立自己的兒子以鞏固地位，武妃也就同他們聯合起來。於是先罷免了張九齡然後廢了太子，太子的親弟鄂王瑤、光王琚同一天被處死。全國都爲他們悲痛，稱爲三庶。太子已經被冤殺，武氏王妃及左右侍從們多次見他作鬼，宮中整夜處於恐懼之中，有時聽到鬼的叫聲和笑聲。召來男巫看視，都說是三庶作的禍害。以前那時收押了鄂王光王，行刑的人把他們射死然後埋起來，現在命令改葬了，設祭壇祝願酹酒也沒有用。直到武妃死，禍患才停息。玄宗就又立肅宗爲太子。李林甫的計策沒有實行。時刻處於警惕和恐懼之中。三庶人在二十五年四月二十二日死，武妃到十二月死。明白的人都知道這是有神靈感應啊！

楊慎矜

唐監察御史王掄爲朔方節度判官，乘驛，在途暴卒，而顏色不變，猶有暖氣，懼不敢殯。凡十五日復生，雲：至冥司，與冥吏語，冥吏悅之，立於房內。吏出，掄試開其案牘，乃楊慎矜於帝所訟李林甫、王鉷也，已斷王鉷族滅矣，於是不敢開，置於舊處而謁王。王庭前東西廊下皆垂簾，坐掄簾下，慎矜兄弟入，見王稱冤。王曰：「已族王鉷，即當到矣。」須臾，鎖鉷至。兼其子弟數人，皆械繫面縛，七竅流血，王令送訊所。於是與慎矜同出，乃引掄即蘇。月餘，有邢鉷之事，王鉷死之。（出《紀聞》）

【譯文】

唐朝監察御史王掄任朔方節度判官。有一天乘車到驛館去，在途中突然死了，死後臉色一點兒也沒變，還有暖氣，人們都害怕不敢殯葬。十五天後。又活了，他說：到了冥司，和冥吏談話，冥吏很喜歡他，他就站在房內。冥吏出去了，王掄就試着打開他的案卷，原來是楊慎矜向皇帝所訴訟李林甫、王鉷的案卷，已經判王鉷滅族了。於是不敢再往下翻，放到原處等進見冥王。冥王庭前東西遊廊下都垂着簾子，冥王來了就坐在王掄站着的那個屋子的簾下，這時慎矜兄弟進來了，見王都齊聲喊冤。王說：「已經判滅王鉷全家，馬上就要到了。」不一會兒，用枷索鎖着王鉷來到，還有他的子弟幾人，都帶着腳鐐手銬，七竅流血。王命令把他們帶到審訊的地方，於是與慎矜一同出來，這才拉了王掄一把，王掄立刻就甦醒了。一個多月以後，發生了邢鉷之事。王鉷死在這件事上。

師夜光

唐師夜光者，薊門人。少聰敏好學，雅尚浮屠氏，遂爲僧，居於本郡。僅十年，盡通內典之奧。又有沙門惠達者，家甚富，有金錢鉅萬，貪夜光之學，因與爲友。是時玄宗皇帝好神仙釋氏，窮索名僧方士，而夜光迫於貧，不得西去，心常怏怏。惠達知之，因以錢七十萬資其行，且謂夜光曰：「師之學藝材用，愚竊以爲無出於右者，聖上拔天下英俊，吾子必將首出羣輩，沐浴恩渥。自此託跡緇徒，爲明天子臣，可翹足而待也。然當是時，必有擁篲子門，幸無忘（忘原作忌，據明抄本改。）半面之舊。」夜光謝曰：「幸師厚貺我得遂西上，倘爲君之五品，則以報師之惠矣。」夜光至長安，因賂九仙公主左右，得召見（召見二字原作以，據《唐書·師夜光傳》改。溫泉。（泉字下明抄本空九字，當有脫文。）命內臣選碩學僧十輩，與方士議論，夜光在選，演暢玄奧，發揮疑義，羣僧無敢比者。上奇其辯，詔賜銀印朱綬，拜四門博士，日侍左右，賜甲第，洎金錢繒綵以千數，時號倖臣。惠達遂自薊門入長安訪之，夜光聞惠達至，以爲收債於己，甚不懌。惠達悟其旨，因告去。既以北歸月餘，夜光慮其再來，即密書與薊門帥張廷珪：「近者惠達師至輦下，誣毀公繕完兵革，將爲逆謀，人亦頗有知者。以公之忠，天下莫不聞之，積毀銷金，不可不戒。」廷珪驚怒，即召惠達鞭殺之。後數日，夜光忽見惠達來庭中，罵夜光曰：「我以七十萬錢資汝西上，奈何遽相誣謗，使我冤死，何負我之深也！」言訖，遂躍而上，珪拽夜光，久之乃亡所見，師氏家僮鹹見之。其後數日，夜光卒。（出《宣室志》）

【譯文】

唐朝有個僧師叫夜光的人，家在薊門。少年時就聰慧敏捷喜歡學習，崇敬佛家，於是就當了和尚，住在本郡。僅十年的時間，師夜光完全理解了佛家經典著作的奧妙。還有一個出家人叫惠達，他家很富有，有金錢鉅萬。因爲佩服夜光有學問，所以和他交上了朋友。當時玄宗皇帝崇尚神仙佛家，想在全國找名僧道士。然而夜光由於貧窮不能西去長安，心中怏怏不樂。惠達瞭解到這一情況後，就拿出七十萬錢資助他去長安。並且對夜光說：「你的學藝和才能，我私下認爲沒有再高過你的了。聖上選拔全國的人才名士，你一定會在衆人裏出類拔萃，受到聖上的寵幸，從此就會脫離一生寄託在僧人途上了，並能作皇帝的大臣，這是蹺着腳就可以得到很有希望的事。然而那個時候必然是富貴榮華，希望你不要忘了我們還有半面之交。」夜光拜謝說：「多虧師傅您贈送給我這麼多錢，使我能夠西去長安。如果我能當上五品官，我就能報答師傅對我的恩惠了。」夜光到了長安，賄賂了九仙公主的親信，得到在溫泉被召見的機會，玄宗命內臣選拔十名博學的僧人，同有纔能有方術的人辯論。夜光被選入其中。他的演講流暢玄奧，廣徵博引，並能有所發揮，其他的僧人沒有敢和他較量的。皇上對他的辯才很驚奇，就下詔賜給他銀印和紅綬帶。拜爲四門博士，每天都在皇帝身邊，又賜甲第，賞金錢繒綵等上千數。當時號稱倖臣。惠達聽到這些情況就從薊門到長安去探訪他，夜光聽說惠達來了，以爲是來找自己要債，很不高興。惠達明白了他的心理，就告別他回薊門去了。已經回到薊門一個多月了，夜光擔心他再來，就寫了一封密信送給薊門帥張廷珪，信中說：「近來惠達到皇帝這裏，誣陷誹謗你現在訓練軍隊，準備軍用物資，將要謀反，有很多人都知道這樣事了。憑公您這樣忠心爲國，誰都知道的，積聚烈火可以溶化金子，不能不防備。」廷珪看完信又喫驚又憤怒，立刻就把惠達捉來用鞭子打死了。過了幾天，夜光忽然看見惠達來到廳堂，罵夜光說：「我拿七十萬錢資助你西上，你爲什麼這麼快就誣陷誹謗我，使我含冤而死，爲什麼背棄我到這麼嚴重的地步！」說完就跳上來，扯拽夜光，過了很長時間纔看不見什麼，師夜光的家僮都看見了。這以後僅幾天的時間，夜光死了。

崔尉子

唐天寶中，有清河崔氏，家居於滎陽。母盧氏，幹於治生，家頗富。有子策名京都，受吉州大和縣尉，其母戀故產，不之官。爲子娶太原王氏女，與財數十萬，奴婢數人。赴任，乃謀賃舟而去，僕人曰：「今有吉州人姓孫，雲空舟欲返，傭價極廉，倘與商量，亦恐穩便。」遂擇發日，崔與王氏及婢僕列拜堂下，泣別而登舟。不數程，晚臨野岸，舟人素窺其囊橐，伺崔尉不意，遽推落於深潭，佯爲拯溺之勢。退而言曰：「恨力救不及矣！」其家大慟，孫以刃示之，皆惶懼。無復喘息。是夜，抑納王氏。王方娠，遂以財物居於江夏，后王氏生男，舟人養爲己子，極愛焉。其母亦竊誨以文字，母亦不告其由。崔之親老在鄭州，訝久不得消息。積望數年。天下離亂，人多飄流，崔母分與子永隔矣。爾後二十年，孫氏因崔財致產極厚，養子年十八九，學藝已成，遂遣入京赴舉。此子西上，途過鄭州，去州約五十里，遇夜迷路，常有一火前引，而不見人。隨火而行，二十餘里，至莊門，扣開以寄宿。主人容之，舍於廳中，乃崔莊也。其家人竊窺，報其母曰：「門前宿客，面貌相似郎君。」家人又伺其言語行步，輒無少異，又白其母。母欲自審之，遂召入升堂，與之語話，一如其子，問乃孫氏矣。其母又垂泣，其子不知所以。母曰：「郎君遠來，明日且住一食。」此子不敢違長者之意，遂諾之。明日，母見此子告去，遂發聲慟哭，謂此子曰：「郎君勿驚此哭者。昔年唯有一子，頃因赴官，遂絕消息，已二十年矣。今見郎君狀貌，酷似吾子，不覺悲慟耳。郎君西去，回日必須相過，老身心孤，見郎君如己兒也。亦有奉贈，努力早回。」此子至春，應舉不捷，卻歸至鄭州，還過母莊。母見欣然，遂留停歇數日，臨行贈貲糧，兼與衣一副曰：「此是吾亡子衣服，去日爲念，今既永隔，以郎君貌似吾子，便以奉贈。」號哭而別，他時過此，亦須相訪。此子卻歸，亦不爲父母言之。後忽著老母所遺衣衫，下襟有火燒孔。其母驚問：「何處得此衣？」乃述本末。母因屏人，泣與子言其事：「此衣是吾與汝父所制，初熨之時，誤遺火所爇，汝父臨發之日，阿婆留此以爲念。比爲汝幼小，恐申理不了，豈期今日神理昭然。」其子聞言慟哭，詣府論冤，推問果伏。誅孫氏，而妻以不早自陳，斷合從坐，其子哀請而免。（出《原化記》）

【譯文】

唐朝天寶年間，有個姓崔的清河人，家住在滎陽，老母盧氏，經營買賣，家中很富有。她有個兒子在京都榜上有名，受官到吉州大和縣作縣尉。她的母親留戀故鄉的家產，不想到兒子作官的地方去，給兒子娶了太原王家的女兒，並給錢財幾十萬，奴婢好幾個人，前往大和縣赴任。於是就計劃租船去。僕人說：「現在有個吉州人姓孫，他說想要空着船返回，租價很便宜，如果和他商量，恐怕很穩妥。」於是就選擇出發的日子，崔就和王氏以及隨走的奴婢們排着在堂下跪拜，流着眼淚告別母親上了船。不知走了多遠，到晚間靠在荒野的岸邊，撐船的人早就偷看了他們的行李，認爲財貨很多而起了壞心。看崔尉不注意，突然把崔尉推到深潭裏，假裝要救被淹的人的樣子。回來說：「可恨我盡力救也來不及了。」王氏及跟隨的奴婢們都悲痛大哭，姓孫的就拿出刀來逼迫他們，大家都很驚慌害怕，連氣也不敢喘。這天夜裏，姓孫的強娶王氏。王氏正懷孕，於是就憑着那些財物在江夏定居了。後來王氏生了一個男孩，姓孫的撐船人供養他象自己的孩子一樣，特別喜愛他。他的母親也偷偷地教他識字，但並不告訴他以前的事。崔尉的母親在鄭州，很驚訝這麼長時間沒有崔尉一家的消息，盼望了很多年。此時天下大亂，很多人都四散漂泊流浪。崔尉的老母也認爲與兒子是永遠分隔了。這以後二十年，姓孫的憑崔尉的錢財發了家，以致家財很富足。養崔子到十八九歲了，學問技藝已成。就讓他入京去考舉人。這孩子西上京城，路上經過鄭州，離鄭州還大約有五十多里路的時候，正趕在晚上迷了路。但覺有一盞燈在前面引路，卻看不見人，崔子就跟着燈走。走了二十多里，來到一莊園門前，他就敲開門要求寄宿一晚。主人收容了他。讓他在廳中住。這個莊園原來是崔莊。家人暗中看看崔子，就報告老母說：「門前邊那個寄宿的客人，面貌很象我們家的郎君。」家人又看他的言語行動，則沒有多少異樣，又去告訴老母。老母想自己看看，就招呼崔子進了上屋，和他談話，覺得同自己的兒子一模一樣，一問才知他姓孫，老母又掉下眼淚，崔子也不知怎麼辦是好，老母說：「郎君遠道而來，住下明天喫一頓飯再走吧！」崔子不敢違背這個老人的好意，就答應了。第二天，老母見崔子要告別離去，就出聲大哭，對崔子說：「郎君不要對我這麼哭感到喫驚，當年我只有一個兒子，以前因爲要赴任，那以後就斷絕了消息，到現在已經二十年了，今天看見你的相貌舉止太象我的兒子，不知不覺就悲痛罷了。郎君往西去，回來的那天一定要經過」崔子到那年春天，應考不中，回到鄭州，又經過崔莊，老母很高興，就留他多住了幾天，臨走時贈送給他錢物，還送給他一件衣服。然後說：「這是我那死了的兒子的衣服，以前是留作紀念的，現在既然永遠也看不着了，因郎君相貌象我的兒子，就把它贈送給你。」號哭着告別。崔子說：「以後再經過這裏，我也要來探訪。」崔子回到家裏也沒有向父母說這些事。後有一天，忽然穿上老母所贈的那件衣服，下襟有一個火燒的小孔。崔母喫驚地問：「在什麼地方得到的這件衣服？」崔子才敘述了前前後後的經過。崔母就屏退了外人，哭着對崔子說了以前的事。「這件衣服是我給你的父親作的，在熨燙的時候不小心掉下點火燒了。你父親臨出發那天，我的婆婆留下這件衣服作紀念。我看你太幼小，恐怕你申訴論理不成，那想到現在是神使我們的事將要昭雪。」崔子聽完母親的話後大聲痛哭。到官府裏去申訴了冤情。經過審問果然是事實，姓孫的伏法招供了。殺了姓孫的。但因爲崔尉的妻子不能早日到官陳述，判她應該問罪，因崔子悲哀地請求而免除處罪。

卷第一百二十二 報應二十一（冤報）

陳義郎 達奚珣 華陽李尉 段秀實 馬奉忠　鄆卒　樂生　宋申錫 蜀營典

陳義郎

陳義郎，父彝爽，與周茂方皆東洛福昌人。同於三鄉習業，彝爽擢第，歸娶郭愔女，茂方名竟不就，唯與彝爽交結相誓。唐天寶中，彝爽調集，受蓬州儀隴令。其母戀舊居，不從子之官。行李有日，郭氏以自織染縑一匹，裁衣欲上其姑，誤爲交刀傷指，血沾衣上。啓姑曰：「新婦七八年溫清晨昏，今將隨夫之官，遠違左右，不勝咽戀。然手自成此衫子，上有剪刀誤傷血痕，不能浣去，大家見之。即不忘息婦。」其姑亦哭。彝爽固請茂方同行。其子義郎，才二歲，茂方見之，甚於骨肉。及去儀隴五百餘里，磴石臨險，巴江浩渺，攀蘿遊覽，茂方忽生異志，命僕伕等先行，爲吾郵亭具饌。二人徐步，自牽馬行，忽于山路鬥拔之所，抽金鎚擊彝爽，碎顙，擠之於浚湍之中，佯號哭雲：「某內逼，北迴，見馬驚踐長官殂矣，今將何之？」一夜會喪，爽妻及僕御致酒感慟，茂方曰：「事既如此，如之何？況天下四方人一無知者，吾便權與夫人乘名之官，且利一政俸祿，逮可歸北。」即與發哀，僕御等皆懸厚利，妻不知本末，乃從其計。到任，安帖其僕。一年已後，謂郭曰：「吾志已成，誓無相背。」郭氏藏恨，未有所施，茂方防虞甚切。秩滿，移官，家於遂州長江，又一選，授遂州曹掾。居無何，已十七年，子長十九歲矣，茂方謂必無人知，教子經業，既而欲成，遂州秩滿，挈其子應舉。是年東都舉選，茂方取北路，令子取南路，茂方意令覘故園之存沒。塗次三鄉，有鬻飯媼留食，再三瞻矚。食訖，將酬其直，媼曰：「不然，吾憐子似吾孫姿狀。」因啓衣篋，出郭氏所留血污衫子以遺，泣而送之。其子祕於囊，亦不知其由，與父之本末。明年下第，歸長江，其母忽見血跡衫子，驚問其故，子具以三鄉媼所對。及問年狀，即其姑也，因大泣。引子於靜室，具言之：「此非汝父，汝父爲此人所害，吾久欲言，慮汝之幼，吾婦人，謀有不臧，則汝亡父之冤，無復雪矣，非惜死也。今此吾手留血襦還，乃天意乎？」其子密礪霜刃，候茂方寢，乃斷吭，仍挈其首詣官。連帥義之，免罪，即侍母東歸。其姑尚存，且敘契闊，取衫子驗之，歔欷對泣，郭氏養姑三年而終。（出《乾鐉子》）

【譯文】

陳義郎的父親彝爽與周茂方都是東洛福昌人。一同在三鄉讀書，後來彝爽考中，回家娶了郭愔的女兒。茂方終於沒有考上，只與彝爽盟誓結爲兄弟。唐朝天寶年間。彝爽被調用，受官蓬州儀隴縣令。他的母親留戀故鄉舊居，不願隨兒子到官府去。收拾了幾天行李。郭氏用自己織染的一匹雙絲綢絹，裁了一件衣服敬送給婆婆，不小心被剪刀弄傷了手指，血沾到衣服上了。她就告訴婆婆說：「新媳婦這七八年來早晚冷熱讓你操心照看，現在就要隨丈夫到官所去了，遠離你的身邊，特別牽掛留念。然而我親手作了這件衣衫，上面有不小心被剪刀傷了手指的血痕，洗不掉了，留下以後作個紀念，大家看見它，也就會想起媳婦。」婆婆聽後也哭了。彝爽堅決請茂方與他同去。彝爽的兒子義郎才兩歲，茂方見了他比自己的孩子還親。等到距儀隴有五百多里時，登山涉險，巴江廣闊無邊，他們只好一路跋涉、攀登，一路遊覽。這時茂方忽然想出個壞主意，他讓家僕和馬伕等在前面先走，給他們先在郵亭那裏準備好飯菜，只有他和彝爽二人在後面自己牽着馬慢慢走，當走到一處非常陡峭的山崖邊時，茂方忽然抽出金錘打彝爽，把額頭都打碎了，然後又把他推到湍急的江水裏。他還假裝哭着說：「我去大便，回頭看見馬受驚，把長官踹到山崖下去死了，現在可怎麼辦啊？」一夜之間大家都很悲痛哀喪，爽妻和僕人馬伕們也向他敬酒感到悲傷。這時茂方說：「事情已經到了這個地步，我們怎麼辦？人死不能復活，況且天下四方再也沒有別人知道這件事。我就權且和夫人冒名去上任，先賺他十年的俸祿，有了錢我們就可以回到北方的家。」說到這兒，他又哀痛了一陣，僕人馬伕都答應給予重賞，爽妻又不知這件事的真相，就聽了茂方的話上任去了。到任以後，茂方先安頓了僕人等。一年以後，他纔對郭愔的女兒說：「我的志向已經成功，但我發誓，今後決不背叛你。」郭氏只好把這深仇大恨埋在心裏，沒有采取什麼行動。茂方還是小心謹慎嚴加防備的。在任期滿，調到別處作官，定居在遂州長江。又一次選官，授予遂州曹椽。這樣匆匆過了十七年，義郎也長到十九歲了。茂方心裏想一定沒有人知道，就教義郎，讀書學得很好。在遂州又屆滿，就趁這個機會帶着義郎進京應舉。這一年在東都選拔舉人，茂方走北路，讓義郎走南路。茂方的用意是讓義郎看看過去的莊園還有沒有了。義郎在路途上經過三鄉，有一個賣飯的老太太留他喫飯，再三地上下打量他。喫完飯就要給飯錢。這老太太說：「不用給錢了，我愛你的相貌象我的孫子一樣。」說着就打開衣箱，拿出郭氏所留下來的那件有血痕的衣衫作贈品，一邊哭一邊送給他。義郎祕密地收到行囊裏，但不知這其中的緣由和他父親的前後事情。第二年沒有考中，歸到長江。他的母親忽然發現了那件血跡的衣衫，喫驚地問這是那兒來的。義郎就把在三鄉遇到一個老太太的事告訴了他母親，等他母親問那老太太的年齡相貌，就知道是她的婆婆，因此大哭一場，然後拉着義郎到一個靜僻的屋子裏，她把前前後後一切事情都告訴了兒子，又說：「現在的父親不是你的親生父親，你父親就是被他害死的，我早就想對你說，考慮你太小，我又是一個婦道人家，如果考慮不周，那麼你死了的父親的冤枉，就沒辦法昭雪了。並不是我怕死呀。現在我的兒子親手帶着被血染的衣服回家，這不是天意嗎？」義郎暗中磨了一把快刀，等到茂方睡着了，就切斷他的喉嚨，還提着他的頭到官府裏告狀。連帥認爲他是個講父子之義的孩子，免除他的罪過，讓他侍奉母親東歸三鄉。回到家後見婆婆還活着，他們說起過去的事，拿出衫子來對證，哽咽着對哭起來。郭氏供養婆婆，三年後婆婆死了。

達奚珣

唐肅宗收復兩都，崔器爲三司使，性刻樂禍，陰忍寡恩。希旨深文，奏陷賊官據合處死。李峴執之曰：「夫事有首從，情有輕重，若一概處死，恐非含弘之義。昔者明王用刑，殲厥渠魁，協以罔理。況河北殘寇，今尚未平，苟容漏網，適開自新之路。若盡行誅，是堅叛逆之心。」守文之吏，不識大體，累日方從峴奏，陳希烈已下，定六等科罪。呂湮驟薦器爲吏部侍郎御史大夫，器病腳腫，月餘漸亟。瞑目即見達奚珣，但口稱：「叩頭大尹，不自由。」左右問之，良久答曰：「達奚尹訴冤，我求之如此。」經三月。不止而死。（同《譚賓錄》）

【譯文】

唐肅宗皇帝收復兩都後，崔器任三司使。他性情苛毒，興災樂禍，陰險殘忍很少施恩於人。他還能根據皇上的意圖給予發揮。他上奏皇帝說：「凡是淪陷在賊寇中的官員都應該處死。」李峴和他爭議說：「凡事應該看他是首犯還是協從，情節也要看輕重，如果一概處死，恐怕沒有一點兒寬宏大量的仁義可講。過去開明的皇帝用刑罰就是處掉罪魁禍首，協從的不加審辦。況且現在河北一帶的殘寇還沒有平息。暫時讓他漏網，最好給他們開一條悔過自新的出路。如果全部誅殺，是堅定了叛賊的反叛心理。」舞文弄墨的文官，不能認識大局，過了很長時間才採納了李峴的主張。陳希烈之下的人都定爲六等罪犯。呂湮馬上推薦崔器爲吏部侍郎御史大夫。後來崔器得了病，腳腫，一個多月以後漸漸重了。他閉上眼睛就看見達奚珣，只是喊：「給大尹磕頭，不是我自己作主的。」身邊的人問他，很久纔回答說：「達奚府尹來訴冤，我這樣哀求他。」經過三個月，這種事也沒停止，然後死了。

華陽李尉

唐天寶後，有張某爲劍南節度史。中元日，令郭下諸寺，盛其陳列，以縱士女遊觀。有華陽李尉者，妻貌甚美，聞於蜀人，張亦知之。及諸寺嚴設，傾城皆至，其從事及州縣官家人看者，所由必白於張。唯李尉之妻不至，異之，令人潛問其鄰，果以貌美不出。張乃令於開元寺選一大院，遣蜀之衆工絕巧者，極其妙思，作一鋪木人音聲，關戾在內，絲竹皆備，令百姓士庶，恣觀三日，雲：「三日滿，即將進內殿。」百里車輿闐噎。兩日，李君之妻亦不來。三日欲夜人散，李妻乘兜子從婢一人而至，將出宅，人已奔走啓於張矣。張乃易其衣服先往，於院內一脫空佛中坐，覘覷之。須臾至，先令探屋內都無人，乃下。張見之，乃神仙之人，非代所有。及歸，潛求李尉之家來往者浮圖尼及女巫，更致意焉。李尉妻皆驚而拒之。會李尉以推事受贓，爲其僕所發，張乃令能吏深文按之，奏杖六十，流於嶺徼，死於道。張乃厚賂李尉之母，強取之，適李尉愚而陋，其妻每有庸奴之恨，遂肯。置於州，張寵敬無與倫此。然自此後，亦常彷彿見李尉在於其側，令術士禳謝，竟不能止。歲餘，李之妻亦卒。數年，張疾病，見李尉之狀，亦甚分明。忽一日，睹李尉之妻，宛如平生，張驚前問之，李妻曰：「某感公恩深，恩有所報。李某已上訴於帝，期在此歲，然公亦有人救拔。但過得茲年，必無虞矣。彼已來迎，公若不出，必不敢升公之堂，慎不可下。」言畢而去。其時華山道士符籙極高，與張結壇場於宅內，言亦略同。張數月不敢降階，李妻亦同來，皆教以嚴慎之道。又一日黃昏時，堂下東廂有叢竹，張見一紅衫子袖，於竹側招己者，以其李妻之來也。都忘前所戒，便下階，奔往赴之。左右隨後叫呼，止之不得，至則見李尉衣婦人衣，拽張於林下，毆擊良久，雲：「此賊若不著紅衫子招，肯下階耶？」乃執之出門去。左右如醉，及醒，見張僕於林下矣，眼鼻皆血，唯心上暖，扶至堂而卒矣。（出《逸史》）

【譯文】

唐朝天寶後期，有一個姓張的人任劍南節度使。元宵節那天，他下令給城內各個寺院，要把寺院妝扮得盛大隆重，任憑那些善男信女去遊覽。有個華陽人李尉，他的妻子非常美麗，真有閉月羞花之貌，在蜀地的人都聽說過。張節度使也知道這些傳聞。等到各寺院佈置好了，全城的人都出來了，那些從事以及州官縣官的家屬們來看的也不少。凡是有這樣的人來看，手下人一定去報告張某。只有李尉的妻子沒去。張某很奇怪。派人暗中打聽他的鄰居，果然是因爲太漂亮了纔不出門。張某就下令在開元寺選擇一個大院。派蜀地非常靈巧的工匠，盡全力想巧妙的辦法，演一場木偶戲。人關在幕布後面，各種樂器齊備，讓全城百姓土庶等人觀看三天。並且宣稱：三天期滿，就將進內殿。這樣一來，百里以內車馬都阻塞了道路。已經兩天了，李尉的妻子也沒來。第三天天要黑了人們都散去，李尉妻乘一便轎帶一個婢女來了。她剛出家門，有人已經奔跑到張某那兒報信了。張某就馬上換衣服先到了寺院。在寺院裏一座脫空了的佛象裏坐着窺視。不一會兒李尉妻就到了，她先讓婢女看看屋內沒有人，才下了轎。張某一看，真是神仙下凡，並不是世上能有的。等到他回來，就暗中求那些經常到李尉家的和尚尼姑和女巫，一再表示敬意。李尉的妻子每次都喫驚地拒絕了。正趕上李尉因審理案子接受賄賂，被他的僕人揭發了，張某就令能寫的官吏更嚴重地發揮了案情，上奏後責杖六十，流放到嶺南邊界。後來李尉死在道上。這時張某就多多賄賂李尉的母親，強行娶了李尉的妻子。恰巧因爲李尉愚笨又孤陋，他的妻子經常抱怨自己好比他的傭人和奴才，於是就同意了。張某把她接到州府，寵愛恭敬簡直無與倫比。然而從這以後，張某也經常彷彿看見李尉在他的身邊。他讓道士設壇祈禱還是不能終止。一年多，李尉妻死了。幾年以後，張某也得了病，看見李尉的形體容貌也更加清楚。忽然有一天，他見李尉的妻子，就象活着的時候一樣。張某很喫驚，就上前去問她。李尉妻說：「我感謝您的深恩，想要報答您。李尉已經到天帝那裏告了您，你死的期限就在這一年，然後您也有人拯救，只要過了今年，就沒有什麼顧慮了。他已經來找您了，您若是不出去，他一定不敢上您的屋子裏，要謹慎，千萬不要走出屋子。」說完就走了。那時華山有個道士畫的符很靈驗，給張某在宅內設了壇場，說法和李尉妻大致相同。張某幾個月不敢下臺階一步。李尉妻也常來，都告訴謹慎小心的辦法。有一天黃昏，張某看見在堂下東廂房的竹叢裏有一支紅衫子衣袖，在竹叢邊上招呼自己，張某以爲是李尉妻來了，把以前李妻和道士的告誡全都忘了，下了臺階奔跑着去了。他身邊的人跟在他後面喊他也阻止不住。到了竹林，看見李尉穿着女人的衣服，把張某拽到竹林裏，歐打了很長時間，並且說：「你這個賊人，我若不穿紅衫子招呼你，你肯下臺階嗎？」一邊說着一邊把張某帶出門去。張某身邊的僕役等都好象醉了一樣。等到他們醒了，見張某倒在竹林下，眼睛和鼻子都淌着血，只有心口還是暖的，扶他到屋裏就死了。

段秀實

唐朱泚敗，奔涇州，京師副元師李晟，收復宮闕。朱泚既敗走，收殘兵士，才餘一二百人。忽昏迷，不辨南北，因問路于田父。田父曰：「豈非朱太尉耶？」僞宰相源休止之曰：「漢皇帝。」田父曰：「天地不長兇惡，蛇鼠不爲龍虎，天網恢恢，去將何適？」泚怒，欲殺之，俄而亡其所在。及去涇州百餘里，泚於馬上，忽叩頭連稱「乞命」，手足紛紜，若有拒捍，因之墜馬，良久卻蘇。左右問其故，曰：「見段司農。」尋被韓旻梟斬。（出《廣德神異錄》）

【譯文】

後唐時，朱泚失敗了，往涇州逃奔。京師的副元師李晟收復了王宮。朱泚敗逃後，收拾殘兵敗將，總共才剩下一二百人了。在逃跑的路上忽然昏迷，分不清方向了，因此他就向一個種田的老人問路。那老人說：」你不是朱太尉嗎？」僞宰相源休連忙阻止說：「這是漢皇帝。」種田老人說：「天地不助長兇惡，蛇和鼠不會成爲蛟龍。天網殊而大，你到什麼地方去纔好呢？」朱泚很生氣，想要殺了他，不一會兒那老人不知到那去了。等到他們離涇州還有一百多里的時候，朱泚在馬上忽然叩頭口裏連聲喊「饒命」，手和腳也亂踢亂舞，好象和誰打架，這樣就墜落下馬。很久才甦醒過來。身邊的人問他怎麼回事。他說：「看見段司農了。」不久，朱泚被韓旻斬首。

馬奉忠

唐元和四年，憲宗伐王承宗，中尉吐突承璀獲恆陽生口馬奉忠等三十人，馳詣闕。憲宗令斬之於東市西坡資聖寺側。斬畢，勝業坊王忠憲者，屬羽林軍，弟忠弁，行營爲恆陽所殺。忠憲含弟之仇，聞恆陽生口至，乃佩刃往視之。敕斬畢，忠憲乃剖其心，兼兩肉，歸而食之。至夜，有紫衣人扣門，忠憲出見。自雲「馬奉忠」，忠憲與坐。問所須，答何以苦剖我心，割我肉。」忠憲曰：「汝非鬼耶？」對曰：「是。」忠憲雲：「我弟爲汝逆賊所殺，我乃不反兵之仇，以直報怨，汝何怪也？」奉忠曰：「我恆陽寇是國賊，我以死謝國矣。汝弟爲恆陽所殺，則罪在恆陽帥。我不殺汝弟，汝何妄報吾？子不聞父子之罪，尚不相及，而汝妄報衆仇，則汝仇極多矣。須還吾心，還吾，則怨可釋矣。」忠憲如失，理雲：「與汝萬錢可乎？」答曰：「還我無冤，然亦貰公歲月可矣。」言畢遂滅，忠憲乃設酒饌紙錢萬貫於資聖寺前送之，經年，忠憲兩漸瘦，又言語倒錯惑亂，如失心人，更三歲而卒。則知志於報仇者，亦須詳而後報之。（出《博異志》）

【譯文】

唐元和四年，憲宗討伐王承宗。中尉吐突承璀抓獲了恆陽俘虜馬奉忠等三十人。日夜兼程押到京城。憲宗命令在東市西坡資聖寺旁處斬。斬完了。勝業坊有個王忠憲，隸屬羽林軍，他的弟弟忠弁在軍隊裏被恆陽軍殺了。忠憲抱着弟的冤仇，聽說恆陽的俘虜到了。就帶着刀去看，等斬完，忠憲就挖了一顆心，還有兩塊臂肉，回來吃了。到了晚上，有一個穿紫衣人敲門，忠憲出來見了面。那人自己介紹說叫馬奉忠。忠憲就和他坐下來並問他來幹什麼。馬奉忠回答說：「你爲什麼那麼狠挖了我的心，割了我的肉？」忠憲說：「你不是鬼嗎？」回答說：「是。」忠憲說：「我的弟弟被你們那些叛賊殺了，我怎麼能不報那一刀之仇，用來抵償我的怨恨。你爲什麼怪罪我？」馬奉忠說：「我和恆陽的人是國家的敵人，我已經用死來向國家道歉了，你的弟弟是被恆陽人殺的，那麼罪過就是恆陽主帥的，我並沒有殺你的弟弟，你爲什麼找我報仇？你沒聽說過『兒子不管父親的罪過』這句話嗎？父子的罪過都連不到一起，然而你胡亂地報大家的仇，那麼你的仇就太多了。你必須還我的心，還我的臂肉。如果這樣，我們之間的怨恨就可以解開了。」忠憲知道自己錯了，還和他理論說：「我賠償一萬錢可以嗎？」馬奉忠回答說：「還我的心肉就沒什麼冤仇，然而可以寬限你幾個月。」說完就不見了。忠憲就在資聖寺準備了酒菜和上萬貫紙錢相送。經過一年，忠憲的兩臂漸漸瘦下去，還加上說話顛三倒四，糊塗神志混亂，好象沒有心的人。又過了三年死了。從這件事上就知道了有想報仇的人，一定要詳細瞭解情況然後再報仇。

鄆卒

唐元和末，王師討平鄆。汴卒有食鄆士之肉者，數歲暴疾，夢其所食卒曰：「我無宿憾，既已殺之，又食其肉，何不仁也！我已訴於上帝矣，當還我肉，我亦食之，徵債足矣。」汴卒驚覺流汗，及曉，疼楚宛轉，視其身唯皮與骨，如人臘，一夕斃矣。（出《逸史》）

【譯文】

唐朝元和末年，國家派兵討伐平定了鄆地的叛亂，在汴梁軍隊裏有個士兵吃了鄆兵的肉。幾年以後突然得了病，夢到被他吃了肉那個兵說：「我們沒有什麼舊冤仇，既然你已經把我殺了，又喫我的肉，多麼不仁義啊！我已經到天帝那裏告了你，你應該還我的肉，我也喫它。這樣我們就誰也不欠誰的了。」汴軍那個兵醒後渾身大汗。等到天亮，他翻來覆去地疼痛難忍。再看他的身體，只剩下皮和骨頭了，好象是個臘人。一天就死了。

樂生

唐中丞杜式方，爲桂州觀察使，會西原山賊反叛，奉詔討捕。續令郎中裴某，承命招撫，及過桂州，式方遣押衙樂某，並副將二人當直。至賓州，裴命樂生與副將二人，至賊中傳詔命，並以書遺其賊帥，詔令歸復。樂生素儒士也，有心義。既至，賊帥黃少卿大喜，留燕數日。悅樂生之佩刀，懇請與之，少卿以小婢二人酬其直。既覆命，副將與生不相得，遂告於裴雲：「樂某以官軍虛實露於賊帥，暱之，故贈女口。」裴大怒，遣人搜檢，果得。樂生具言本末，雲：「某此刀價直數萬，意頗寶惜，以方奉使，賊帥求之，不得不與，彼歸其直，二口之價，尚未及半，某有何過！」生使氣者，辭色頗厲，裴君愈怒，乃禁於賓州獄。以書與式方，並牒誣爲大過，請必殺之。式方以遠鎮，制使言其下受賂於賊，方將誅剪，不得不置之於法，然亦心知其冤。樂生亦有狀具言，式方遂令持牒追之，面約其使曰：「彼欲逃避，汝慎勿禁，兼以吾意語之。」使者至，傳式方意，樂生曰：「我無罪，寧死；若逃亡，是有罪也。」既至，式方乃召入，問之，生具述根本，式方乃此制使書牒示之曰：「今日之事，非不知公之冤，然無路以相救矣，如何？」遂令推訊，樂生問推者曰：「中丞意如何？」曰：「中丞以制使之意，押衙不得免矣。」曰：「中丞意如此，某以奚訴！」遂索筆通款，言受賊帥贓物之狀。式方頗甚憫惻，將刑，引入曰：「知公至屈，有何事相托？」生曰：「無之。」式方曰：「公有男否？」曰：「一人。」「何職？」曰：「得衙前虞侯足矣。」式方便授牒，兼贈錢百千文，用爲葬具。又問所欲，曰：「某自誣死，必無逃逸，請去桎梏，沐浴，見妻子，囑付家事。」公皆許。至時，式方乃登州南門，令引出，與之訣別。樂生沐浴中櫛，樓前拜啓曰：「某今死矣，雖死不已。」式方曰：「子怨我乎？」曰：「無，中丞爲制使所迫耳。」式方灑泣，遂令領至球場內，厚致酒饌。餐訖，召妻子別，問曰：「買得棺未？可速買，兼取紙一千張，筆十管，置棺中。吾死，當上訴於帝前。」問監刑者曰：「今何時？」曰：「日中。」生曰：「吾日中死，至黃昏時，便往賓州，取副將某乙。及明年四月，殺制使裴郎中。」舉頭見執捉者一人，乃虞侯所由，樂曾攝都虞侯，語之：「汝是我故吏，我今分死矣，爾慎忽折吾頸，若如此，我亦死即當殺汝。」所由至此時，亦不暇聽信，遂以常法，拉其頭殺之，然後笞，笞畢，拽之於外。拉者忽驚蹶，面僕於地死矣。數日，賓州報，副將以其日黃昏，暴心痛疼。制者裴君，以明年四月卒。其年十月，式方方於球場宴敕使次，飲酒正洽，忽舉首瞪目曰：「樂某，汝今何來也？我亦無過。」索酒瀝地祝之，良久又曰：「我知汝屈，而竟殺汝，亦我之罪。」遂暗不語，舁到州，及夜而殞。至今桂州城南門，樂生死所，方圓丈餘，竟無草生。後有從事於桂者，視之信然。自古冤死者亦多，樂生一何神異也。（出《逸史》）

【譯文】

唐朝的中丞杜式方任桂州觀察使，正遇上西源一帶有賊寇佔山造反。杜式方奉詔討伐捕捉。後來皇上又派一個姓裴的郎中帶着皇帝的命令招撫賊寇。等他們經過桂州的時候，式方派了一個姓樂的押衙和兩個副將相隨。到了賓州，裴郎中命令樂生和副將二人到賊營中傳達皇上的詔令，並且給賊帥寫了一封信，招撫他們歸順朝廷。樂生一直是個讀書人，講仁義。他們到了賊營以後，賊帥黃少卿很高興，留他們住了幾天。他很喜歡樂生的佩刀，懇切地希望樂生送給他，少卿用兩名年輕婢女酬謝，就算抵佩刀的價值。回來覆命後，副將和樂生合不來，就對裴郎中報告說：「姓樂的把軍事祕密都泄露給賊帥了。賊帥很親近他，所以贈給他兩個年輕女人。」裴聽後很生氣，派人去搜查，果然搜到二女。樂生就把事情的前後經過說了。並且說：「我的刀價值幾萬錢，我心裏把它當成寶物那樣愛惜，因爲我正奉使命，賊帥求我送給他，我是不得不給，他還給我的價值還不到那刀的價值的一半，我有什麼過錯？」樂生因爲生氣，說話的措詞也很生硬嚴厲。裴郎中更氣憤，就把他囚禁在賓州監獄，給式方寫了一封信，並在公文中誣陷樂生犯了大罪，請式方一定要殺他。式方因爲是遠鎮，皇上的特使說他的部下受了賊寇的賄賂，並要求誅殺，他也不得不按法律辦。但是式方心裏是明白樂生冤枉。樂生也有狀子寫得很細。式方於是就令人持公文追回樂生。他約見使者並當面對他說：「樂生如果想逃跑的話，你們千萬不要禁止他，並把我的用心告訴他。」使者到樂生被囚禁的地方對樂生說了式方的意思。樂生聽後說：「我沒有罪，寧肯死；如果逃跑，就證明我有罪。」樂生回到桂州，式方就召樂生來，問他的情況。樂生就把前後經過詳細地陳述一遍。式方就把特使的公文給他看，然後說：「現在看這件事，我並不是不知道你的冤枉，然而沒有辦法救你呀。怎知辦？」於是就下令審訊。樂生問審訊的人：「中丞的意思怎麼樣？」回答說：「中丞按照特使的意見，你的死罪是免不了了。」樂生說：「中丞的意見也是這樣，我還申訴什麼。」就讓他拿來筆按照條文說自己怎樣接受了賊帥的贓物等情況。式方很憐憫他爲他惋惜。將要處決了，式方讓人把他領來說：「我知道你太冤屈了，還有什麼事託付給我嗎？」樂生說：「沒有。」式方說：「你有男孩沒有？」樂生說：「有一個。」「謀什麼職務？」說：「能當個衙前的虞侯就滿足了。」式方就寫了公文並贈給百千文錢用來買埋葬用品。又問他還有什麼要求。樂生說：「我是自己誣陷死的，一定不會逃跑，請求去掉刑具，讓我洗個澡，見妻子和兒子一面，再囑咐一下家裏的後事。」式方都同意了。到了斬首那天，式方登上州城的南門，令人領樂生出來，和樂生作永別。樂生洗了澡，梳好了頭，在城樓前拜告說：「我今天死了，雖然死了也不能算完。」式方說：「你埋怨我嗎？」樂生說：「不，中丞你是被特使逼迫罷了。」式方流出了眼淚。讓人把他領到一個圓場裏，準備了豐盛的飯菜。喫完了，他就招呼妻子和兒子分別。問他：「買了棺材了嗎？趕快買，再拿一千張紙和十支筆放到棺材裏。我死以後，要到上帝面前去訴冤。」又問監刑的人：「現在什麼時辰？」回答說：「中午。」樂生說：「我中午死，到黃昏的時候就去賓州，要副將的命。到明年四月，我要殺制使裴郎中。抬頭看見行刑的一個人，原來是虞侯手下的人，樂生曾當過都虞侯，就對他說：「你是我的老部下，我現在該死了，你要小心不要把我的脖頸弄折了，假如弄折了，我死了也要把你殺死。」那老部下在這時候也沒工夫聽他的話。於是就用平常的辦法，拉着他的頭殺了他。然後才驗身，驗身完把他拽到門外。那老部下忽然驚倒，面朝下仆倒在地上死了。幾天以後，賓州來報告，副將在那天黃昏，突然心痛死去，姓裴的制使在第二年四月死了。那年十月，式方在圓場中宴請敕使回來。酒正喝到高興的時候，忽然抬頭瞪着眼睛說：「樂生，你現在怎麼來了？我也沒有罪過。」要些酒灑在地上給樂生祝願。過了很長時間又說：「我知道你冤屈，然而我畢竟殺了你，這也是我的罪過。」然後就啞口不能說話了，抬到州府，到了晚上就死了。到現在桂州的南城門樂生死的地方。有一個方圓一丈多的地方，竟然沒長出草。後來有到桂辦事的人，看了以後都相信了。從古到今冤死的人很多，爲什麼這個樂生這麼神奇呢。

宋申錫

唐丞朝宋申錫，初爲宰相，恩渥甚重，申錫亦頗以致昇平爲己任。時鄭注交通縱放，以擅威柄，欲除去之。乃以友人王璠爲京兆尹，密與之約，令察注不法，將獻其狀，擒於京兆府，杖殺之。既約定，璠翻覆小人也，以注方爲中貴所愛，因欲親厚之，乃盡以申錫之謀語焉。注因報知右軍，不旬日，乃僞作申錫之罪狀，令人告之雲：「以文字結於諸王，圖謀不軌，以衣物金寶奇玉爲質。」且令人仿其手疏，皆至逼似。（似原作以，據明抄本改。）獄成於內，公卿衆庶無不知其冤也。三事已降，迭入論之，方得謫爲開州司馬。至任數月，不勝其憤而卒。明年，有恩詔，令歸葬京城。至大和元（元明抄本作丸。）年春，其夫人亭午於堂前假寐次，見申錫從中門入，不覺驚起。申錫以手招之，乃下階，曰：「且來，有少事，要令君見。」便引出城，似至滻水北去數里，到一墟開，見一大坑，坑邊有小竹籠及小板匣者數枚，皆有封記。申錫乃提一示夫人曰：「此是那賊。」因憤怒叱吒，問曰：「是誰？」曰：「王璠也，我得請於上帝矣。」復詰其餘，曰：「即自知。」言訖，拂然而醒，遍身流汗，當時言於家人及親屬，且以筆記於衣箱中。至其年十一月，璠果以事腰斬於市，同受戮者數人，皆同坎埋於城外，乃知宋公之神靈爲不誣矣。（出《逸史》）

【譯文】

唐朝的丞相宋申錫，剛作宰相，受皇恩厚重，申錫很有爲國家治理成太平世界爲己任的抱負。那時鄭註上下交結放縱，擅用權勢。申錫想除掉他，就和朋友京兆尹王璠密約，讓他注意觀察鄭注的不法事情，報告給皇上，在京兆府把鄭注擒住，用木棍打死。就這樣約定了，但王璠是翻來覆去說了不算的小人，因爲鄭注當時被內臣所信任，因此想要靠近他，就把申錫的計劃全都告訴了鄭注。鄭注就報告給了右軍。不到十天的時間，就僞造了申錫的罪狀，讓人報告給皇上，說他給各王侯寫信，圖謀不軌，並用衣物奇珍異寶作抵押，還讓人模仿申錫的筆跡寫了上疏，直到模仿得不差分毫，終於誣陷成功。不論公卿還是百姓沒有不知道申錫是冤枉的，但審理的公文已下，朝臣們都相繼去給予理論說情，纔得到貶爲開州司馬的處分。到任只有幾個月，由於特別悲憤而死。第二年，有恩詔下達，令其可以歸葬京城。到大和元年春天，申錫的夫人中午在堂前剛剛睡着，看到申錫從中門進來，不覺驚坐起來，見申錫用手招她，她就走下臺階，申錫說：「快來，我有點事，要讓你看點東西。」說着就領她出城，好象到了滻水以北幾里的荒村，見到一個大坑，坑邊有好多個小竹籠和小板匣，上面都有名籤標記，申錫就提起一個給夫人看看說：「這就是那個賊。」接着就憤恨地大罵。夫人問：「是誰？」申錫說：「王璠。我已經請求見到了天帝。」夫人又問其餘的人。申錫說：「很快就會知道。」說完後夫人一下子就醒了，遍身流着汗。當時就告訴了家人和親屬，並且用筆記下來放到衣箱裏。到了那年十一月，王璠果然犯了事被腰斬在刑場，同時被殺的還有幾個人，都一同埋在城外。這才知道宋公的神靈不假啊。

蜀營典

唐蜀將尹偃，營有卒，晚點後數刻不至，偃將責之。卒被酒，自理聲高，偃怒，杖數十，幾至死。卒弟爲營典，性友愛，不平偃。乃以刀剺肌，作殺尹兩字，以墨涅之。偃陰知，乃以他事杖殺典，及大和中，南蠻入寇，偃領衆數萬，保邛偃關。偃膂力絕人，常戲左右，以棘節杖擊其脛，隨擊筋脹擁腫。恃其力，悉衆出關，逐蠻數里。蠻伏發，夾攻之，大敗馬倒，中數十槍而死。初出關時，忽見所殺典，擁黃案，大如轂，在前引，心甚惡之，問左右，鹹無見者，竟死於陣。（出《酉陽雜俎》）

【譯文】

唐朝蜀將尹偃的營中有個兵士，晚上點名過了幾刻鐘也沒有到，尹偃準備責罰他，但他喝了酒，自以爲有理說話聲音很高。尹偃很生氣，打了他幾十杖，差點兒打死。這個士兵的弟弟在軍營裏當營典。秉性重兄友弟恭，對尹偃的作法不滿，就用刀劃破肌肉劃了「殺尹」兩個字，用墨染黑。尹偃暗中知道了這件事，就藉口別的事殺了營典。等到了大和年間，南蠻入侵。尹偃率領幾萬軍隊保衛邛偃關。尹偃的膂力超人，常常戲弄身邊的人，用棘刺或帶節的木棍打他們的腳脖子，打完立刻就筋脹肉腫。憑藉他的力氣，率領全軍出邛偃關追逐蠻兵。追出幾里以後，蠻兵的埋伏突然出現，兩下夾攻，把尹偃打得大敗，馬也倒了，身上中了幾十槍死了。他剛出關時忽然看見了被他殺死的營典，抱着一個象車輪那麼大的黃色案卷，在他前邊引路。尹偃心裏很討厭他，問身邊的人看見沒有，都說沒看見。尹偃最終還是死在陣地上了。

卷第一百二十三 報應二十二（冤報）

胡激 秦匡謀 韋判官 楊收 宋柔　王表　乾寧宰相

胡激

唐胡激者，前嶺南節度使誕（誕明抄本作證。）之子也。宰相賈餗知舉，登進士第。大和中，甘露之變，北軍方捕餗，有禁軍牙校，利激家富，白仇士良曰：「恐餗在激所。」因遣士卒理其家，既不獲餗，擒激以詣士良，士良命戮於轅門外，盡沒其財。時激弟湘，在河東郡，忽一日，家僮見一人無頭，著綠衣，上皆流血，甚異之。及兇問至，詢其由，則激死之日也。後士良死，亦破其家，餗其報也。（出《補錄記傳》）

【譯文】

唐朝的胡激是前任嶺南節度使胡誕的兒子。宰相賈餗主管科舉的時候胡激考中了進士。大和年間，發生了甘露事變。北軍要抓捕賈餗。有一個禁軍牙校，貪圖胡激家財產富足，就告訴仇士良說：「恐怕賈餗在胡激家裏。」因此仇士良就派了士兵去搜查胡家，但沒有抓到賈餗，把胡激抓到仇士良那裏，仇士良命令在轅門外將胡激斬首，並把他的家產全部沒收。當時胡激的弟弟胡湘在河東郡。忽然有一天，家僮見到一個人沒有頭，穿着綠衣服，身上都流着血。大家都很奇怪。等到凶信傳來，詢問事情的根由，才知道那天正好是胡激死的日子。後來仇士良也死了，也是家產全部破敗。大概是對他的報應吧。

秦匡謀

唐太傅汾國公杜悰，節度江陵。鹹通十四年，黔南廉使秦匡謀以蠻寇大舉，兵力不敵來奔。既謁見公，公怒其不趨庭，退而使吏讓之曰：「汝鳳翔一民也，悰兩爲鳳翔節度使，汝今靡認桑梓也。」匡謀報曰：「某雖家世岐下，然少離中土，太傅擁節之日，已忝分符，實不曾趨走臺階。比日況在荊南，若論桑梓，恐非儀也。」悰怒，遣縶之，發函與韋相保衡雲：「秦匡謀擅棄城池，不能死王事，請誅之。」韋以悰國之元臣，兼素有舊恩，遂奏請以悰處置。敕既降，悰乃親臨都市監戮。匡謀將就法，謂其子曰：「今日之死，實冤枉無狀，奈申訴非及，但多燒紙墨，當於泉下理之耳。」行刑，觀者駕肩接踵，揮刃之際，悰大驚，驟得疾，遂輿而返。俄有旋風暴作，飛卷塵埃，直入府署乃散。是夕，獄吏發狂，自呼姓名叱責曰：「吾已惠若錢帛非少，奚復隱吾受用諸物？」舉體自撲而殞。其年六月十三日殺秦匡謀，七月十三日，悰乃薨。將歸葬洛陽，爲束身楸函而即路。欲悰之夕，主吏覺函短，憂懼甚，又難於改易。遂厚賂陰陽者，給杜氏諸子曰：「太傅薨死時甚兇，就木之際，若臨近，必有大禍。」諸子信然，於是盡率家人，待於別室。及舉屍就斂，楸函果短，遂陷胸折項骨而入焉，無有知者。及抵東洛，長子無逸，相次而逝。歲月既久，其事稍聞於世，議者以悰恃權貴，枉刑戮，獲茲報焉。（出《南楚新聞》）

【譯文】

唐朝的太傅汾國公杜悰兼任江陵節度使。鹹通十四年，黔南廉使秦匡謀因爲蠻寇大舉進犯。而自己的兵力敵不過投奔杜悰了。已經拜見汾國公，杜公對他不聽教誨而生氣。回到內室就派一個小官吏責備他說：「你是鳳翔的一個百姓，杜悰兩次任鳳翔節度使，你現在情況不好了，來認故鄉來了。」匡謀回報說：「我的家世居岐下，然而年少時離開中土，太傅作節度使的時候，我已愧有職務，實在不曾奔走奉侍高攀，那時你們還在荊南，現在和我談什麼鄉里的事，恐怕不太友好吧。」杜悰聽後很氣憤，派人把他抓起來，發一封信函給宰相韋保衡。信中說秦匡謀擅自放棄城池，不能以死效忠國家大事，請求殺了他。韋宰相認爲杜悰是元老大臣，再說杜悰對他以前有恩，於是上奏請求按杜悰的意見處置秦匡謀。杜悰就親自到刑場監斬。匡謀將要被殺時，對他的兒子說：「現在我的死，實在是冤枉得沒辦法說，但是現在申訴也來不及了，你只要多燒點紙和墨，我應該在九泉之下告他。」行刑時，來觀看的人摩肩接踵。劊子手揮刀的時候杜悰嚇了一大跳，馬上就得了病，於是坐車返回。不一會兒又突然颳起了大旋風，捲起塵土直飛天空，一直飛到汾國公王府才散。當晚，獄吏也發瘋了，自己叫着自己的姓名叱責說：「我給你的錢物已經不少了，爲什麼還瞞着我用那些錢物？」說完抬起身子一下子栽倒在地上而死。那年六月十三日殺了秦匡謀，七月十三日杜悰就死了。將要歸葬在洛陽，作好了棺材就上路，想要裝殮那天晚上，主管的官吏覺得棺材太短了，但又很害怕，很難改換了。就賄賂了陰陽先生很多錢，然後欺騙杜家的幾個兒子說：「太傅死時太兇，裝棺的時候如果在近旁，一定會有大禍。這些兒子們都信了，於是帶着所有家裏的人到另一間屋子裏等待。等到抬起屍體要裝殮，楸木棺材果然短了，只好壓着胸折斷頸項裝進去了。沒有人知道這些事。等到了東都洛陽，長子無逸相繼去逝。時間很久了，這些事在慢慢流傳到世間。議論的人都說杜悰依杖權責，胡亂冤屈殺人才得到這種報應的。

韋判官

唐博陵崔應任扶溝令，亭午獨坐，有老人請見應。應問之，老人對曰：「某通於靈衹也。今者冥司韋判官來拜謁，幸望厚禮以待之。請備香案，屏去侍從，當爲延入。」應依命，老人即出迎之。及庭，隱隱然不見其形，自通名銜，稱（許本黃本銜作，銜稱作稱。）思穆，敘拜俟（俟原作時，據明抄本改。）候。應亦答拜，揖讓再三，乃言曰：「某冥司要職也，側聞長官宏才令器，冠於當時，輒將心事，且願相托，故俟亭午務隙拜謁，幸無驚異。」應曰：「某聞神明不昧，今乃不虛，孱劣幽薄，獨事蒙鄙，何幸明靈俯降，但揣微賤，力不副心。苟可施於區區，敢不從命，幸示指南，願效勤勞。」冥使曰：「某謝去人世數載，得居冥職。自棄擲妻孥，家事零替。愛子文卿，少遭憫兇，鄙野無文，職居鄭滑院，近經十載，交替院務之日，不明簿書，欠折數萬貫疋，實非己用。欲冒嚴明，俯爲存庇。」應俯然曰：「噫，某扶溝令也，焉知鄭滑院。」使者曰：「不然，以閣下材器祿位，豈一院哉！自今已後，歷官清顯，雄居方鎮，位極人臣。然數月後，當與鄭滑院交職，倘不負今日之言，某於冥司，當竭微分，仰護榮貴，非止一身，抑亦慶及後嗣。」應曰：「某雖鄙陋，敢不惟命是聽。」冥使感泣，於是敘別而去。應聞淮南杜相悰方求政理，偶具書啓，兼錄爲縣課績。馳使揚州，意者以思穆之言，且於驗試其事。時相國都督維揚，兼判鹽鐵，奏應知鄭滑院事。及交割帳籍錢帛，欠折數萬貫疋，收錄家資填償外，尚欠三四萬無所出。初應在扶溝，受思穆寄託，事實丁寧。比及鄭滑，遂違前約，且曰：「欠折數廣，何由辨明？文卿雖雲贓非己用，積年不申論，須抵嚴刑，以懲慢易。窮達既定，鬼何能移？若棄法徇神，是陷而求福。」乃拘縶文卿而白於使。文卿自度必死，乃預懷毒於衣帶之間，比及囚縶，數欲服之，輒失其藥，搜求不獲。及文卿以死論，是日，思穆見於文卿前而告曰：「嗚呼，無信之人，陷汝家族，吾爲汝上告於帝，帝許我奪崔應之錄，吾之族亦滅矣。」文卿匍匐拜哭，忽失其父，乃得所懷之藥，仰而死焉。於是應與巡官李擅、滑乣朱程、戎曹賈均就非所將刑之。文卿既已死，應方悔悟，乃禮葬文卿，身衣縞素而躬送之。應後加殿中，時有人自邯鄲將美人曰金閨來獻於應，應納而嬖之。崔君始惑於聲色，爲政之心怠矣。後二年，加侍御史，知楊子院，與妻盧氏及金閨偕行。尋除浙西院，應自至職，金閨寵愛日盛，中門之外，置別館焉，華麗逾於正寢。視事之罷，經日不履內，前後歷任寶貨，悉置金閨之所。無何，復有人獻吳姝，豔於金閨，應納之，寵嬖愈甚，每歌舞得意，乃奪金閨寶貨而賜新姝。因是金閨忿逆，與親弟陳行宗置毒藥於酒中，夜以獻應。飲之，俄頃而卒，潛遷應於大廳。詰旦，家人乃覺，莫知事實，盧氏慈善，不能窮究。金閨乃持寶貨，盡室而去。諸姬分散，崔氏門館日微。後隴西李君知浙西院，聞金閨豔麗，求而納之。李君與金閨白晝開筵，應乃見形於庭，叱金閨曰：「汝已鴆我，又納於李君，後不得意，復欲禍李君耶？」金閨懼而辭歸。後李君方欲捕金閨，案理舊事，雪崔生之冤，金閨忽而逃去不知所在。（出《陰德傳》）

【譯文】

唐朝博陵人崔應任扶溝縣令，有一天中午自己在家裏坐着。這時有一個老人請求拜見崔應。崔應問他有什麼事，老人回答說：「我和神靈相通啊，現在冥府的韋判官前來拜見你，希望你用大禮對待他。還請你準備香案，讓侍從們都退去，我就給你引見。」崔應就按他的話辦了。老人立刻出去迎接判官。到了庭院，根本見不到人影，自通名銜說稱思穆，敘拜侍候，崔應也回拜他，謙讓再三才說：「我在冥司擔任要職，聽說長官你宏才大器，是當今衆人之冠。就將我的心事託付給你，所以我纔等到你中午有空纔來拜見你，希望你不要受驚怪我。」崔應說：「我聽說神靈不糊塗，現在看真是不假，我是一個軟弱無能的小官，自己的事也辦不明白，有什麼資格讓聖明的神靈降臨，只是我的能力太小，恐怕力不從心，如果能爲你辦點事的話，我怎麼敢不聽從命令呢？希望你說吧！我甘願效勞。」判官說：「我離開人世已經多年了，在冥府得到官職。自從拋棄了妻子女兒以後，家庭就衰落下來。我的愛子叫文卿，遭到點不幸的事，他愚笨而淺薄，在鄭滑院當官快到十年了，在交接院務的那天，又不明白文書帳簿，欠下的財物可以摺合幾萬貫錢或布匹，確實不是他私自佔用了，想要冒犯你的嚴明，給他掩蓋一下。」崔應低着頭說：「噫，我僅僅是一個扶溝縣令，怎麼知道鄭滑院？」判官說「不對，憑你的才能和官運，豈止一個鄭滑院呢？從今以後，你就會作大官，雄居方鎮，官位可作到大臣，然而幾個月以後，應該和鄭滑院交接職務，如果你不違背今天說的話，我在冥府裏也該盡我的能力，保護你榮華富貴，還並不僅僅是你一個人，會延續到你的後代。」崔應說：「我雖然愚蠢淺薄，怎麼敢不唯命是聽。」判官感動得哭了。於是又談了些別的話告辭去了，崔應聽說淮南相杜悰正在尋找能辦事的人，偶然寫了一封信報告，並把作縣令的政績也都寫上了，派人送到揚州，他心裏想着思穆的話，想試驗一下靈不靈。當時杜宰相都督維揚，兼管鹽鐵。就上奏讓崔應管理鄭滑院。等到接交帳目錢物，原鄭滑院折欠錢款幾萬貫，把他的家資都資來充填償還的話，還欠三四萬沒有着落。當初崔應在扶溝縣，接受了思穆的寄託，這事實在是再三叮囑。等他到了鄭滑院，就違背了以前的約定。並且說：「虧欠的數目太大，用什麼理由來說明，文卿雖然說贓款並不是自己私用，但他積壓了這麼多年也不申報，必須用嚴刑來抵償，以此來懲罰他的輕視和怠慢。我的貧窮和顯達上天已定，鬼神怎麼能改變，如果拋棄法律屈從神靈，就是陷媚而求福。於是拘押了文卿報告了官使。文卿自己考慮一定是死罪，就預先在衣帶裏藏好了毒藥，等到被拘押起來，多次想喫毒藥，但藥卻丟了，翻遍了也找不到。等文卿判了死罪，當天，思穆出現在文卿面前告訴他：「唉，不講信義的人，陷害了你的家族，我已經爲你到天帝那裏告了他，天帝答應我奪去崔應的官祿，然而我們家也滅族了。」文卿趴在地上叩拜大哭。忽然間父親就不見了，卻找到了他藏在懷裏的藥，吃了以後仰面而死。那時崔應和巡官李擅、滑乣朱程、戎曹賈均到監獄要行刑，文卿已經死了。這時崔應才明白過來，就大禮給文卿辦喪事，身穿孝衣恭敬地給他送葬。崔應後來升入殿中，當時有人從邯鄲帶着一個叫金閨的美人來獻給崔應，崔應納爲妾而寵愛她。崔應從此被聲色所迷惑，辦理政事的思想就懈怠了。過了二年，升爲侍御吏，管楊子院，他與妻盧氏以及金閨同行。不久又任命到浙西院，崔應自從去任職，金閨一天比一天受寵愛，在中門之外又置備了公館，豪華壯麗都超過了正妻的房所。崔應辦公回來，整天也不到內室。前後作官所得到的寶物全部放在金閨的住處。不久，又有人獻個叫吳姝的人，她的美麗嬌豔超過了金閨，崔應又納爲妾，寵愛得更厲害。每次歌唱舞蹈到高興時他就奪取金閨的寶物賞給吳姝。因此金閨就氣忿而反對他。金閨和親弟弟陳行宗準備了毒藥放到酒裏，到夜間獻給崔應，崔應就喝了，不一會兒死去。又偷着把崔應送到大廳去。到天亮時，家人才發覺，都不知道事實真象。盧氏面慈心善，不能追究，金閨就帶着寶物空室逃跑，姬妾都分散了。崔家的門庭日益衰落。後來有個隴西的李君來管浙西院，聽說金閨豔麗，請求金閨並納爲妻。李君和金閨白天擺下筵席，崔應就在庭堂現了形，呵叱金閨說：「你已經藥死了我，又被李君納妾，以後再不如意還想害死李君嗎？」金閨害怕就告辭回家了，後來李君正要捉拿金閨，想要審理以前的事，給崔應昭雪冤仇，金閨忽然間逃跑了，不知道在哪裏。

楊收

唐丞相楊收，貶死嶺外。於時鄭愚尚書鎮南海，忽一日，賓司報雲：「楊相公在客次，欲現尚書。」愚驚駭，以收近有後命，安得來此，乃延接之。楊曰：「某爲軍容使楊玄價所譖，不幸遭害，今已得請於上帝，賜陰兵以復仇，欲託尚書宴犒，兼借錢十萬緡。」鄭諾之，唯錢辭以軍府事多，許其半。楊相曰：「非銅錢也，燒時幸勿著地。」愚曰：「若此則固得遵副。」從容長揖而滅。愚令於北郊具酒饌素錢以祭之。楊猶子有典壽陽者。見收乘白馬，臂朱弓彤矢，有朱衣天吏控馬，謂之曰：「今上帝許我仇殺楊玄價，我射中之，必死也。」俄而楊中射暴得疾而死。蜀毛文錫，其先爲潮州牧，曾事鄭愚，熟詳其事。（出《北夢瑣言》）

【譯文】

唐朝的丞相楊收被貶官死在嶺外。當時尚書鄭愚鎮守海南。忽然有一天，賓司來報告說：「楊相公在客廳等你，他想要見尚書。」鄭愚又驚又怕，以爲楊收最近又復活了，怎麼會來到這裏。就迎接了他。楊收說：「我被軍容使楊玄價誣陷，不幸被殺。現在我已經請求天帝。上帝賞賜我陰間兵來報仇，想要託尚書犒賞他們，另外再借錢十萬緡。」鄭愚就答應了，只有錢的問題鄭愚推辭說軍府的事情太多，只能借給一半。楊收說：「不是銅錢，要紙錢，燒的時候千萬不要着地。」鄭愚說：「如果是這樣我就應該聽你的吩咐。」楊收從容作了長揖就消失了。鄭愚命人在北郊準備了酒菜和紙錢給楊收祭奠。楊收還有個主管壽陽的兒子。只見楊收乘着白馬，拿着紅弓紅箭，有一個穿紅衣服的天吏牽着馬。對他的兒子說：「現在上帝允許我殺楊玄價報仇，我射中他，他一定會死。」不一會兒楊中尉突然得急病死了。蜀地的毛文錫，以前作潮州牧，曾在鄭愚手下辦事，十分詳細這件事。

宋柔

唐僖宗之狩於岷蜀也，黃巾尚遊魂於三輔。中和辛丑歲，詔丞相晉國公王鐸，爲諸道行營都統，執操旗鼓，乘三峽而下，作鎮南燕，爲東諸侯節度。又詔軍容使西門季玄爲都監。秋七月，鐸至滑，都監次於臨汝，郡當兵道，郵傳皆焚，乃舍於龍興北禪院。其西廊小院，即都監下都押衙何羣處之。羣滑人也，世爲本軍劇職，羣少兇險，親姻頗薄之。乃西走上京，以幹中貴人，而西門納焉。至是擢爲元從都押衙，戎事一以委焉。羣志氣驕佚，肉視其從。嘗一日，汝州監軍使董弘贄，令孔目官宋柔，奉啓于都監。致命將出，值羣方據胡牀於門下，怒其不先禮謁也，叱數卒捽以入，擊以馬撾而遣之。弘贄聞之大恐，笞宋柔數十，仍斥去，不復任使，馳書使謝羣，羣亦無怍。複數旬，日將夕，宋柔徒行，經寺門，又值羣自外將入。瞥見發怒，連叱騶皁，錄之入院，候曛黑，殺而支解，納諸溷中。既張燈，宛見宋柔被髮徒跣，浴血而立於燈後。羣矍起，奮劍擊刺。歘然而滅，厥後夜夜見之。暮秋月，都監遷於滎陽郡，舍於開元寺，子城東南隅之地。至是羣神情惝怳，漸不自安，乃與其裨將竇思禮等謀叛，將大驚郡中，而奔於江左。都監部曲三百許人，皆畏羣而唯諾。會太守杜真府符請都監夜宴，啓至，羣謂思禮等曰：「機不旋踵，時不再來，必發今宵，無貽後悔。」思禮等遂潛勒部分，至晡時，都監赴宴。羣令親信十數人從，戒曰：「至三更，汝焚六司院門，寺中必舉火相應。」其夕一鼓，羣假寢帳中，乃夢宋柔向羣大叱曰：「吾仇雪矣。」遂驚覺，召思禮語之，對曰：「此乃思也，是何能爲？」二鼓將半，乃令其徒擐甲，使一卒登佛殿西大梓樹，瞷子城內。無何，郡都虞侯遊巡到僧綱，啓門入，至殿隅，仰視木杪，心動，命爇炬於下，乃見介者蹲於枝間。方詰所從，羣連聲謂曰：「走卒痁作。遂逃於上，無他也。」都虞侯色變，馳出戒嚴。羣呼思禮等謂曰：「事亟矣，不速行，將爲豎子所殄。」乃擁其徒，斬東門關而出奔。若走兩舍，而羣心蕩，無所從其適。下稍稍亡去，倦憩水側，遙聞嚴鼓聲，乃僕射陂東北隅壖也。思禮覺（覺明抄本作卻。）乃前，請啓密語，羣將耳附之。思禮拔佩刀，疾斫羣首墜於地。餘衆大囂而散，思禮攜羣首，遲明，歸命于都監。貰其罪，使招其散卒焉。（出《三水小牘》）

【譯文】

唐僖宗到岷蜀去狩獵，黃巾軍在三輔還有殘餘勢力。中和辛丑年，下詔令丞相晉國公王鐸爲諸道行營都統，帶領大軍乘船沿三峽而下，坐鎮南燕，爲東諸侯節度使。又下詔命軍容使西門季玄爲都監。秋七月，王鐸到了滑地，都監停在臨汝。郡守佔着兵道，驛站全都燒燬了。都監就住在龍興北邊的禪院，那裏的西廊小院就由都監的部下都押衙何羣住着。何羣是滑地人，世代都作本軍的要職，何羣少年時就很兇險，親戚們都遠離他，於是他就西走進京想謀箇中等官職，西門就接納了他。從此提升爲元從都押衙。軍中的事全部委託給他。何羣志氣驕橫，不把部下當人看。有一天，汝州監軍使董弘贄令孔目官宋柔給都監送信，送完信剛要出來，正碰上何羣坐在門下的凳子上，對宋柔不先參拜他而生氣，呵叱着幾個士卒揪着他進門，用馬鞭子打他然後攆走。弘贄聽到這事很害怕，打了宋柔幾十大板又斥責他回去，不再給他什麼差事。很快又派人送一封信表示道歉。何羣也不感到慚愧。又過了幾十天，太陽快落了，宋柔步行經過寺門又碰上何羣從外面回來要進門，何羣瞥見宋柔就來了氣，連連呵叱馬伕把他抓到院內，等到日落天黑，把宋柔殺死並肢解了，扔到幾個糞坑裏。然後點上燈，宛然見到宋柔披散着頭髮光着腳全身流血站在燈後，何羣立刻精神起來，奮力用劍擊刺，一閃就沒有影了。以後夜夜都見宋柔。到了晚秋，都監遷到滎陽郡，住在開元寺。子城東南角的地方。從這以後何羣的精神恍惚，漸漸心神不定，就和他的裨將竇思禮等人陰謀叛亂，準備大肆掠奪滎陽郡，然後投奔到江東。都監的部下三百多人都害怕何羣而同意了。正巧太守杜真送府帖請都監夜晚赴宴。請柬到了，何羣對思禮等說：「機會不能接着來，時間失去了也不再來，一定要在今晚發動兵變，不要貽誤時機而後悔」。思禮等於是就暗中佈置。到申時，都監赴宴，何羣派十多個親信隨從都監，並告誡他們說：「到三更時你們就燒六司院門，我們寺中一定點火相呼應。」那天晚上則到一更，何羣在帳裏裝睡，就夢見宋柔向何羣大聲呵叱說：「我的仇要洗清了。」何羣立刻驚醒，召呼思禮來告訴他。思禮回答說：「這是意念，有什麼作用呢？」二更剛過一半，何羣就下令部下穿上盔甲，派一個士兵登上佛殿四邊的一棵大梓樹上，窺視子城內。不多久，郡都虞侯遊巡到了佛院中心，開門進入大殿一角，仰起頭看佛像，心有所動，命人在下面點上火炬，於是就看見了蹲在樹上的士兵，剛要追問他從哪裏來，何羣連聲對他說：「小兵鬧虐疾驅逐他就逃到樹上了，沒有什麼事。」都虞侯臉色都變了，立刻跑出去戒嚴。何羣招呼思禮對他說：「事情很緊迫了，不趕快行動，就將被這小子所滅。」於是就帶領他的部下打開東門關出逃，大約跑了六十多里，何羣的心就動搖了，不知道往哪裏跑纔好，部下也慢慢逃走。他疲倦地躺在水邊休息，聽到很遠的地方有鼓聲，原來是僕射陂東北角的空地。思禮這時也覺悟了，就走到何羣面前，請求告訴他一件祕密的事，何羣就附過耳朵，思禮拔出佩刀迅速地把何羣的頭砍掉到地上，其餘的衆人大叫着四散奔逃。思禮提着何羣的頭，在第二天早晨到都監那裏自首，赦免了他的罪，讓他招納那些失散的士卒去了。

王表

河東裴光遠，唐龍紀己酉歲，調授滑州衛南縣尉。性貪婪，冒於貨賄，嚴刑峻法，吏民畏而惡之。尤好擊鞠，雖九夏蒸鬱，亦不暫休息。畜一白馬，駿健能馳騁，竟以暑月不勝其役，而致斃於廣場之內。有里長王表者，家雖富贍，早喪其妻。唯一子，可七八歲。白皙端麗，常隨父來縣曹。光遠見而憐之，呼令入宅，遺以服玩，自是率以爲常。光遠令所親謂表曰：「我無子，若能以此兒相餉，當善待汝，縱有大過，亦不汝瑕疵也。」表答曰：「某誠賤微，受制於上，骨肉之間，則無以奉命。況此兒襁褓喪母，豈可復離其父乎，設使以此獲罪於明公，亦甘心矣」。光遠聞而銜之。後數日，乃遣表使於曹南，使盜待諸境上，殺之而取其子。大順辛亥歲春，光遠遘疾，逾月委頓，或時若鬼物所中，獨言曰：「王表來也，當還爾兒。」又爲表言曰：「某雖小吏，慎密未嘗有過，反招賤賊，規奪赤子，已訴於天，令來請命。」又爲己語：「今還爾兒，與爾重作功德，厚賂爾陰錢，免我乎？」皆曰：「不可。」少頃曰：「白馬來也。」則代馬語曰：「爲人乘騎。自有年限。至於負載馳驟。亦有常程。筋力之勞，所不敢憚。豈有盛夏之月，擊鞠不止，斃此微命，實由於君，已訴上天，今來奉取。」又爲己語，祈之如王表，終不聽。數日，光遠遂卒。（出《三水小牘》）

【譯文】

河東人裴光遠，在唐朝龍紀己酉年調官授予滑州衛南縣尉。生性貪婪，索賄受賄、嚴刑而刻薄執法，官吏百姓都畏懼而厭惡他。他尤其好打球，即使是三伏盛暑，也不休息。他養了一匹白馬，駿健能馳聘，竟然因爲在暑天受不了役使，而導致死在廣場內。有個叫王表的里長，家中雖然很富足，但早年喪妻，只有一子，有七、八歲了。皮膚白皙，端莊美麗，經常跟着父親來縣府，光遠見到就很憐愛他，召呼他讓他進屋，送給他衣服和玩具。從這以後就習以爲常了。光遠讓他的親信對王表說：「我沒有兒子，如果能把這個孩子相送，就應該好好待你，即便是有大的過錯，也不讓你承擔。」王表回答說：「我確實是個低賤的小人物，受上面的管轄，但親生骨肉的事則不能奉命，況且這個兒子很小就失去了母親，怎麼能再失去父親呢？假如因爲過件事得罪了明公，我也甘心啊！」光遠聽說後懷恨在心裏。過了幾天，就派王表去府南，派強盜等在境上，殺了王表奪了他的兒子。到大順辛亥年春天，光遠得了病，過一個月後更加嚴重，有時好象鬼就在他的屋了裏。他自言自語說：「王表來了，我應該還給你的兒子。」又裝作王表說話：「我雖然是個小吏，但辦事謹慎細緻，從來沒有出過什麼錯，反倒遭殘害，原來是爲了奪我的兒子。我已上告於天，現在來要你的命。」又裝作自己說話：「現在還你兒子，給你重作功德祭奠，多送給你陰間的錢，能饒我嗎？」然後說：「不可。」不一會兒又說：「白馬來了。」則又代替馬說：「我給人乘騎，自然是有年限的，至於負載奔跑，也是有一般的里程，我勞動筋力是不敢害怕的。但怎麼能在盛夏時月擊打不止，使我這微命死去，這實在是由於你造成的，我已上訴於天帝，現在奉命來取你的命。」又在說自己的話向王表祈禱求饒，但王表終於沒聽，幾天以後光遠就死了。

乾寧宰相

唐乾寧二年，邠州王行瑜會李茂貞、韓建入覲，決謀廢立。帝既睹三帥齊至，必有異謀，乃御樓見之。謂曰：「卿等不召而來，欲有何意？」茂貞等洽背不能對，但云：「南北司紊亂朝政，因疏韋昭度討西川失謀，李磎麻下，爲劉崇魯所哭，陛下不合違衆用之。」乃令宦官詔害昭度已下，三帥乃還鎮。內外冤之。初王行瑜跋扈，朝廷欲加尚書令，昭度力止之曰：「太宗以此官總政而登大位，後郭子儀以六朝立功，雖有甚名，終身退讓。令行瑜安可輕授焉。」因請加尚父，至是爲行瑜所憾而被害焉，後追贈太師。李磎字民望，拜相麻出，劉崇魯抱之而哭，改授太子少傅。乃上十表，及訥諫五篇，以求自雪，後竟登庸，且訐崇魯之惡。時同列崔昭緯與韋昭度及磎素不相協，王行瑜專制朝廷，以判官崔磎入闕奏事，與昭緯關通，因託致意。由是行瑜率三鎮脅君，磎亦遇禍。其子磎，有高才，亦同日害之。磎著書百卷，號李書樓，後追贈司徒。太原李克用破王行瑜後，崔昭緯貶而賜死。昭皇切齒下詔捕崔磎，亦冤報之驗也。（出《北夢瑣言》）

【譯文】

唐朝乾寧二年，邠州的王行瑜會同李茂貞、韓建入宮朝見皇帝，他們謀劃決定廢立皇帝的事。皇帝看見三鎮統帥一齊來到，一定有陰謀，就在御樓上接見了他們。對他們說：「卿等不召就來了，想到幹什麼？」茂貞等人背地商量的一時說不出口，只好說：「南北司紊亂朝政，因此他們上疏說韋昭度討伐西川失策，李磎被貶麻下，劉崇魯爲他痛哭，陛下不應該違背衆人的意願而任用這些人。」皇帝就讓宦官下昭殺害了韋昭度以下的人。三帥纔回到本鎮。宮廷內外都認爲韋昭度等太冤枉了。當初王行瑜飛揚跋扈，朝廷想給他加上尚書令的頭銜。韋昭度竭力阻止說：「太宗皇帝用這個官總領朝政而登上皇位，後來郭子儀爲六朝元老立了大功，雖然加了此銜，但他只有此名而終身退讓，現在怎麼能輕率地授予行瑜此官銜呢？」因此請求給他加尚父銜。從這以後被行瑜所懷恨而導致被殺害。後來追贈爲太師。李磎字民望，拜相後到麻下，劉崇魯抱着他哭，又改授爲太子少傅。於是上了十表，還有納諫五篇用來洗清自己，後來竟被重用，並且揭發了劉崇魯的壞事。那時同級官員崔昭緯與韋昭度和李鋌平常關係就不好。王行瑜專制朝廷，讓判官崔鋌入宮奏事，並和崔昭緯溝通，委託崔鋌向他致意。因此王行瑜率領三鎮統帥脅迫皇帝加害崔昭緯韋昭度等人。李磎也遭到災禍，他的兒子叫李磎，有過人的才能，也在同一天被殺害。李磎著書百卷，號稱李書樓。後來追贈爲司徒。太原的李克用打敗王行瑜以後，崔昭緯被貶官賜死。唐昭王切齒下詔捕捉崔鋌。這也是冤報的驗證啊。

卷第一百二十四 報應二十三（冤報）

王簡易 樊光 李彥光 侯溫 沈申　法曹吏　劉存　袁州錄事 劉璠　吳景　

高安村小兒 陳勳 鍾遵　韋處士　張進　郝溥 裴垣　蘇鐸　趙安

王簡易

唐洪州司馬王簡易者，常暴得疾，腹中生物如塊大，隨氣上下，攻擊臟腑，伏枕余月。一夕，其塊逆上築心，沈然長往，數刻方寤，謂所親曰：「初夢見一鬼使，自稱丁郢，手執符牒雲：『奉城隍神命，來追王簡易。』某即隨使者行，可十餘里，方到城隍廟。門前人相謂曰：『王君在世，頗聞修善，未合身亡，何得遽至此耶？』尋得見城隍神，告之曰：『某未合殂落，且乞放歸。』城隍神命左右將簿書來，檢畢，謂簡易曰：『猶合得五年活，且放去。』」至五年，腹內物又上築心，逡巡復醒雲：「適到冥司，被小奴所訟，辭氣不可解。」其妻問小奴何人也，簡易曰：「某舊使僮僕，年在妙齡，偶因約束，遂致斃。今腹中塊物，乃小奴爲祟也。適見前任吉州牧鍾初，荷大鐵枷，着黃布衫，手足械繫。冥司勘非理殺人事，款問甚急。」妻遂詰雲：「小奴庸下，何敢如是？」簡易曰：「世間即有貴賤，冥司一般也。」妻又問陰間何罪最重，簡易曰：「莫若殺人。」言訖而率。（出《報應錄》）

【譯文】

唐朝洪州司馬王簡易，曾得急病，腹中有個塊狀的東西很大，隨着呼吸上下，敲擊着內臟。在牀上躺了一個多月。一天晚上，那個塊狀物向上搗心，一下子昏迷過去，過了幾刻鐘王簡易才明白過來，就對自己的妻子說：當初我夢見一個鬼使，自稱叫丁郢。他手裏拿着冥府的公文說：「我奉城隍神的命令來追王簡易。」我就隨着使者走，大約走了十多里，纔到城隍廟。廟門前邊的人看看我說：「王君在人世做了很多好事，不應該身亡，爲什麼竟到這地方來了呢？」不一會兒見到城隍神，我告訴他說：「我還不應該死。」並且乞求放我回來。城隍神命左右的人拿生死簿書來，檢看完畢，對簡易說：「還應該活五年，暫且放回去。」到了五年以後，腹內的塊狀物又上去搗心，徘徊一會兒王簡易醒了，說：「剛纔到冥府，被小奴告了，看言詞和臉色是不能解開仇冤了。」簡易的妻子問小奴是什麼人。簡易說：「我過去用的僮僕，正青少年時期，偶爾因爲我管教他，就導致死亡，現在我腹中的塊狀東西，就是小奴作的鬼。剛纔又看見前任州牧鍾初，戴着大鐵枷，穿着黃布衫，手腳到戴着刑具，冥司正在審問他無禮殺人的事，每個條款都追問得急迫。」妻子又追問他說；「小奴是個庸下的人，怎麼敢這樣？」簡易說：「人世間是分貴賤的，冥府裏全都一樣。」妻子又問陰間什麼罪最重。簡易說：「沒有比殺人更重的了。」說完就死了。

樊光

交趾郡廂虞侯樊光者，在廨宇視事，亭午間，風雷忽作，光及男並所養一黃犬並震死。其妻於霆擊之際，欻見一道士，撮置其身於別所，遂得免。人問其故，妻雲：「嘗有二百姓相論訟，同系牢獄，無理者訥賂於光，光即出之，有理者大被栲掠，抑令款伏。所送飲食。光悉奪與男並犬食之，其囚飢餓將死間，於獄內被髮訴天，不數日，光等有此報。（出《報應錄》）

【譯文】

交趾郡廂虞侯樊光正在官署辦公。中午時分，忽然間風雷大作，樊光和他的兒子還有他們豢養的一隻黃狗都被震死。樊妻在雷擊的時候忽然看見一個道士拎着她的身體把她放到別的屋裏，由是免去一死。有人問是什麼原因，樊光的妻子說：「曾經有兩個百姓來打官司，他就把他們一同關在牢裏。後來無理的人賄賂了樊光，樊光就使他出了獄；有理的人被嚴刑拷打，強令他屈服。所送給他的飲食，都被樊光奪去給他兒子和狗吃了。那個被囚禁的百姓飢餓將死的時候，在獄內披散着頭髮告到天帝。」不幾天，樊光等有這種報應。

李彥光

李彥光爲秦內外都指揮使，主帥中書令李崇委任之，專其生殺，虐酷黷貨，遭枉害者甚衆。部將樊某者，有騾一頭，甚駿。彥光使人達意求之，樊吝之不與，因而蓄憾，以他事構而囚之。僞通辭款，承主帥醉而呈之，帥不復詳察，光即矯命斬之。樊臨刑曰：「死若無知則已，死若有知，當刻日而報。」及死未浹旬，而彥光染疾，樊則形見，晝夜不去。或來自屋上，或出自牆壁間，持杖而前，親行鞭棰，左右長幼皆散走。於是便聞決罪之聲，不可勝忍，唯稱死罪，如是月餘方卒。自爾持權者頗以爲戒。（出《玉堂閒話》）

【譯文】

李彥光當了秦內外都指揮使，是主帥中書令李崇委任他的。李彥光專事生殺，酷毒暴虐，而貪污賄賂，遭到他屈害的人很多。他的部將有個姓樊的，有一匹很駿的騾子，彥光就派人傳達他想要那匹騾子的意思。樊很吝惜不給，因此積蓄了怨恨。李彥光憑別的事陷害囚禁了樊某。僞造了一些罪狀，趁主帥酒醉時呈上，主帥也沒有再詳細調查。李彥光就假託主帥的命令斬樊。樊臨刑時說：「死了如果沒有感覺則算罷了，死了如果還有感覺，我就該馬上報復。」等他死還未到十多天，李彥光就得病了，樊就現了形，晝夜都不離去，或者從屋上來，或者從牆壁裏來，拿着棍子上前，親自鞭打。左右的人不管長幼都四散奔逃，這時就聽到判決罪行的聲音，不能忍受。李彥光只是稱死罪。這樣過了一個多月才死。從這以後持權的人很多都以這件事作爲警戒。

侯溫

梁朝與河北相持之時，有偏將侯溫者，軍中號爲驍勇。賀瑰爲統率，專制忌前，以事害之。其後瑰寢疾，彌留之際，左右只聞公呼侯九者數日，頗有祈禱之詞，深自克責。有侍者見一丈夫自壁間出，瑰環於地，侍者驚呼，左右俱至，瑰已死矣。昔漢竇嬰、灌夫爲武安侯田蚡所構而死，及蚡疾，巫者視鬼，見竇灌夾而笞之，蚡竟卒，事相類耳。（出《玉堂閒話》）

【譯文】

梁朝與河北互相對峙的時候，有一個偏將叫侯溫，軍中號稱饒勇將軍。當時賀瑰是統帥，他專斷獨行而又嫉妒賢能，找事害了侯溫。以後賀瑰得病臥牀，在要死的時候，他的侍從們只聽到他一連幾天呼叫侯九，有很多祈禱請求的話，狠狠地克責自己，有一個侍者見到一個男人從牆裏出來，把賀瑰拽到地上，侍者驚呼，左右的侍從們都來看，但賀瑰已死了。當年漢朝的竇嬰、灌夫都被武安侯田鼢陷害而死，等到鼢得了病，巫師見了鬼，見竇、灌二人夾着打他。鼢竟被打死。事情與此相類似。

沈申

湖南帥馬希聲，在位多縱率。有賈客沈申者，常來往番禺間，廣主優待之。令如北中求玉帶，申於洛汴間市得玉帶一，乃奇貨也。回由湘潭，希聲竊知之，召申詣衙，賜以酒食，抵夜送還店。預戒軍巡，以犯夜戮之，湘人俱聞，莫不嗟憫。爾後常見此客爲祟，或在屋脊，或據欄檻，不常厥處。未久，希聲暴卒。其弟希範嗣立，以玉帶還廣人。（出《北夢瑣言》）

【譯文】

湖南帥馬希聲在位多放縱輕率。有個商人叫沈申，經常來往在珠江三角洲北部番禺縣之間，廣州的主顧都優待他，讓他到北方買玉帶，沈申在洛汴之間買到一條玉帶，是天下珍奇的玉物。回來經由湘潭，希聲暗中瞭解到他買到玉帶，召沈申到衙門來，備下酒食招待他，到了夜晚送他回旅店，預先吩咐巡軍把他當作違犯夜禁犯人殺死。湘潭的人都聽說了這件事，沒有不嗟嘆憐憫他的。以後常見沈申爲鬼作祟，有時在屋脊，有時站在欄檻之間，不常在一個地方。不久，希聲突然病死，他的弟弟希範嗣立，把玉帶還給了廣東人。

法曹吏

廬陵有法曹吏，嘗劾一僧，曲致其死，具獄上州。爾日，其妻女在家，方紉縫於西窗下，忽有二青衣卒，手執文書，自廚中出，厲聲謂其妻曰：「語爾夫，無枉殺僧。」遂出門去。妻女皆驚怪流汗，久之乃走出，視其門，扃閉如故。吏歸，具言之，吏甚恐。明日將竊取其案，已不及矣，竟殺其僧。死之日，即遇諸塗。百計禳謝，旬月竟死。（出《稽神錄》）

【譯文】

廬陵有個法曹吏，曾揭發一個僧人，歪曲事實導致他死，備齊了案捲去州府上報。那一天，他的妻子女兒在家中西窗下作縫紉活兒。忽然有兩個身上穿青衣的兵手裏拿着文書從廚房裏出來，大聲對他的妻子說：「告訴你丈夫，不要冤屈殺僧。」於是走出門去，妻子和女兒都嚇出了一身冷汗。過了半天才走出來，看看大門，門鎖着同原來一樣。吏回來了，妻子把當天的事都告訴了他。吏聽後非常害怕，第二天要偷回案卷，但是已經來不及了。最終還是殺了僧。僧人死的那天，吏就在路途上遇到了僧。後來吏千方百計設祭壇祈禱道歉，滿一個月終究還是死了。

劉存

劉存爲舒州刺史，闢儒生霍某爲團練判官，甚見信任。後爲左右所譖，因構其罪，下獄，白使府請殺之。吳帥知其冤，使執送楊都，存遂縊之於獄。既而存遷鄂州節度使，霍友人在舒州，夢霍素服自司命祠中出，撫掌大笑曰：「吾已獲雪矣。」俄而存帥師徵湖南，霍表兄馬鄴，爲黃州制史。有夜扣齊安城門者曰：「舒州霍判官將往軍前，馬病，白使君借馬。」守陴者以告，鄴嘆曰：「劉公枉殺霍生，今此人往矣，得無禍乎。」因畫馬數匹，焚之水際。數日存敗績，死之。（出《稽神錄》）

【譯文】

劉存任舒州刺史，徵用了儒生霍某任團練判官，很被信任。後來被他的部下說壞話誣陷編造了罪狀，把霍某關進監獄，報告使府請求殺了他。吳帥知道霍某冤枉，派人押送楊都。劉存就把霍某勒死在監獄。不久劉存升遷作鄂州節度使，霍某的朋友在舒州，夢到霍某穿着白衣從司命祠中出來，拍手大笑說：「我已經獲得昭雪了。」很快劉存就掛帥帶兵征討湖南。霍某有個表兄叫馬鄴，任黃州刺史。有一個人夜叩齊安城門說：「舒州霍判官要到軍前去，馬病了，請告訴刺史大人我要借馬。」守城的人把這話報告了馬鄴。馬鄴長嘆說：「劉存殺霍生太冤枉了，現在這個人去，能沒有災禍嗎？」接着畫了幾匹馬在水邊燒了。幾天以後劉存大敗，死在戰場。

袁州錄事

袁州錄事參軍王某嘗劾一盜，獄具而遇赦，王以盜罪B不可恕，乃先殺之而後宣赦。罷歸至新喻，邑客馮氏，具酒請王。明日當往，晚止僧院，乃見盜者曰：「我罪誠合死，然已赦矣，君何敢匿王命而殺我？我今得請於所司矣，君明日往馮家耶？不往亦可。」言訖乃歿，院僧但見其與人言而不見也。明日方飲，暴卒。（出《稽神錄》）

【譯文】

袁州錄事參軍王某曾審決一個盜賊，案件審判完畢卻遇到大赦。王某認爲這個盜賊的罪行不能寬恕，就先殺了他然後宣讀赦令。事情結束之後到新喻去，鎮裏有個姓馮的門客請王某去喝酒，第二天就該走，晚上他住在僧院裏。於是看見那個盜賊說：「我的罪行確實應該死，但是已經赦免了。你怎麼敢隱瞞皇上的赦令而殺我？我現在已經請求冥府得到批准了，你明天將要去馮家嗎？不去也行。」說完就不見了。院裏的僧人只聽見他和人說話而見不到他的形體。第二天王某到馮家剛要喝酒，突然死了。

劉璠

軍將劉璠性強直勇敢，坐法徙海陵。郡守褚仁規嫌之，誣其謀叛，詔殺於海市。璠將死，謂監刑者曰：「爲我白諸兒，多置紙筆於棺中，吾必訟之。」後數年，仁規入朝，泊舟濟灘江口，夜半，聞岸上連呼：「褚仁規，爾知當死否？」舟人盡驚起，視岸上無人，仁規謂左右曰：「爾識此聲否？劉璠也。」立命酒食，祭而謝之。仁規至都，以殘虐下獄，獄吏夜夢一人，長大黯面，從二十餘人，至獄，執仁規而去。既寤，爲仁規所親說之，其人撫膺嘆曰：「吾君必死，此人即劉璠也。」其日中使至，遂縊於獄矣。（出《稽神錄》）

【譯文】

軍將劉璠性情倔強耿直勇敢，因犯法被調到海陵。郡太守褚仁規嫌惡他，誣陷他陰謀反叛，詔令在海陵殺了他。劉璠將死時對監刑官說：「你替我告訴我的兒子，多準備些紙筆放到我的棺木裏，我一定要告他。」過了幾年，褚仁規入京上朝，把船停在濟灘江口。半夜時分，聽到岸上有人連聲呼叫：「褚仁規，你知道該死嗎？」船上的人都被驚嚇起來了，看岸上並沒有人。仁規對他的部下說：「你們熟悉這個聲音嗎？這是劉璠。」立刻命人準備酒飯祭奠他並向劉璠道歉。仁規到了京都，因爲殘虐罪被押進監獄。獄吏在晚上夢到一個人，長得很高黑色面龐，跟了二十多個人，到監獄就把仁規抓走了。醒了以後就告訴了仁規的親信。這個人撫胸長嘆說：「仁規一定要死了，這個人就是劉璠啊！」當天中午使臣就來了，於是把仁規縊死在監獄。

吳景

浙西軍校吳景者，丁酉歲，設齋於石頭城僧院。其夕既陳設，忽聞婦女哭聲甚哀，初遠漸近，俄在齋筵中矣。景乃告院僧曰：「景頃歲從軍克豫章，獲一婦人。殊有姿色。未幾，其夫求贖，將軍令嚴肅，不可相容，景即殺之，後甚以爲恨。今之設齋，正爲是也。」即與僧俱往，乃見婦人在焉，僧爲之祈告。婦人曰：「我從吳景索命，不知其他。」遽前逐之，景走上佛殿，大呼曰：「還爾命。」於是顛仆而卒。（出《稽神錄》）

【譯文】

浙西軍校吳景，在丁酉年於石頭城僧院設齋。當天晚上陳設完畢，忽然聽到婦女的哭聲，起初遠漸漸近，不一會兒已經到了齋筵席中了。吳景就告訴寺院的僧人說：「我從軍不到一年攻克豫章，俘獲了一名婦女，她長得很漂亮。不久，她的丈夫來請求贖回去，但將軍的軍令很嚴，不能寬容，我就把她殺了。後來我也很恨自己，今天設齋筵正是爲了這件事。」然後就和僧人一同赴筵，婦人已經在那裏了，僧人就爲她祈禱祝告。婦人說：「我向吳景要命，其他的事我不知道。」於是上前追吳景，吳景跑上佛殿大喊：「還你命！」然後就倒下死了。

高安村小兒

高安村人有小兒作田中，爲人所殺，不獲其賊。至明年死日，家人爲設齋。爾日，有裏中兒方見其一小兒謂之曰：「我某家死兒也，今日家人設齋，吾與爾同往食乎。」裏中兒即隨之，至其家，共坐靈牀，食至輒餐，家人不見也。久之，其舅後至，望靈牀而哭，兒即徑指之曰：「此人殺我者也，吾惡見之。」遂去。兒既去，而家人見裏中兒坐靈牀上，皆大驚。問其故，兒具言之，且言其舅殺之。因執以送官，遂伏罪。（出《稽神錄》）

【譯文】

高安村一百姓有個小孩在田裏幹活被壞人殺了，沒有抓到賊人。到第二年小孩死的那天，家中人給小孩設齋。那天，村裏有個小孩正好見一個小孩對他說：「我是某家死的小孩，今天家裏人給我設齋，我和你一同去喫好嗎？」村裏的小孩就跟他去了，到了他家，他們一起坐在靈案上，食物擺上來就喫，家人也看不見。過了半天，他的舅舅來了。看到靈案就哭，小孩就直指他舅說：「這個就是殺我的人，我討厭見他。」於是走了。小孩走了，而家人見村裏的小孩坐在靈案上，都大喫一驚，問他是怎麼回事，小孩就把經過說了，並且說是死的小孩的舅舅殺了他。因此就把他舅舅抓送到官府，馬上就招認了他的罪行。

陳勳

建陽縣錄事陳勳，性剛狷不容物，爲縣吏十人共誣其罪，竟坐棄市。至明年死日。家爲設齋，妻哭畢，獨嘆於靈前曰：「君平生以剛直稱，今枉死逾年，精魄何寂然耶。」是夕，即夢勳曰：「吾都不知死，向聞卿言，方大悟爾。若爾，吾當報仇，然公署非可卒入者，卿明日爲我入縣訴枉，吾當隨之。」明日，妻如言而往，出門，即見奔至臨川，乃得免。勳家在蓋竹，鄉人恆見之，因爲立祠，號陳府君廟，至今傳其靈。（出《稽神錄》）

【譯文】

建陽縣錄事陳勳性情正直而潔身自好不肯同流合污，被十個縣吏共同誣陷說他有罪，竟然處斬了他。到第二年他死的日子，家人設齋，他的妻子哭完後獨自在他的靈位前嘆息說：「君平生以剛直著稱，今天已經冤死一年多了，你的靈魂爲什麼默無聲息呢？」這天晚上就夢到陳勳說：「我都不知道我死了，白天聽到你的話才明白過來，象你說的那樣，我應該報仇。然而公署並不是我這樣的人能進去的，你明天替我到縣府裏去訴冤，我隨你去。」第二天，陳勳的妻子按他的話前往縣城，出了門就看見陳勳提着劍跟着她。到了縣城，在橋上遇到一個仇吏，陳勳就用劍刺他的頭，府吏立刻倒地而死。等到進了衙門，陳勳直接到府署，挨着刺殺，擊中的都死，十個被他殺了八個，有兩個府吏逃奔到臨川纔得到倖免。陳勳家在蓋竹，鄉里的人經常看見他。因此給他立了一個祠堂，起名叫陳府君廟。到現在還傳說它靈驗。

鍾遵

江南大理評事鍾遵南平王傅之孫也，歷任貪濁，水部員外郎孫嶽，素知其事，密縱於權要，竟坐下獄。會赦除名，遵既以事在赦前，又其祖嘗賜鐵券，恕子孫二死，因復詣闕自理。事下所司，大理奏贓狀明白，遂棄市。臨刑，或與之酒，遵不飲，曰：「我當訟於地下，不可令醉也。」遵死月餘，嶽方與客坐，有小青蛇出於棟間。嶽視之，驚起曰：「鍾評事，鍾評事。」變色而入，遂病，翌日死。（出《稽神錄》）

【譯文】

江南大理評事鍾遵是南平王傅的孫子，歷次任職其間都有貪污不清的事情。水部員外郎孫嶽平常就知道他的事，於是孫嶽就祕密向權要告發把他押在監獄。正趕上下了赦令免除罪名。鍾遵的事是在赦令以前犯下的，又因他的祖父曾經得到皇上恩賜的鐵券，可以減罪，饒恕他的子孫可以免死一次。但孫嶽又從大理寺到宮中把案卷交給所司，所司認爲大理所奏鍾遵的贓物罪狀都很明白，就判在刑場斬首。臨刑時，有人給他酒喝，鍾遵不喝。說：「我要在地下告他，不能讓我醉了。」鍾遵死了一個多月，有一天，孫嶽正在與客人坐着，就發現有一條小青蛇從柱子間出來。孫嶽一看就嚇得站起來說：「鍾評事！鍾評事！」臉色都變了跑進屋內。接着就病了，第二天死了。

韋處士

韋承皋者，僞蜀時將校也。有待詔僧名行真，居蜀州長平山，嘗於本州龍興寺構木塔，凡十三級，費錢銀萬計，尋爲天火所焚。第三次營構，方能就，人謂其有黃白之術也。及承皋典眉州，召行真至郡。郡有盧敬芝司馬者，以殖貨爲業，承皋嘗謂之曰：「某頃軍中，與行真同火幕，遇一韋處士，授以作金術。適來鄙夫老矣，故召行真，同修舊藥，藥成，當得分惠，謂吾子罷商賈之業可乎？」盧敬諾。藥垂成，韋牧坐罪貶茂州參軍。臨行，盧送至蟇頤律，韋牧沈藥鼎於江中，謂盧生曰：「吾罪矣！先是授術韋處士者，吾害之而滅口。今日之事，藥成而禍及，其有神理乎！」蜀國更變，以拒魏王之師，誅死。（出《北夢瑣言》）

【譯文】

韋承皋是前蜀的將校。有一個待詔僧叫行真，住在羅州長平山，他曾經在本州龍興寺修建木塔，共十三級，費錢數以萬計。不久就被天火燒了。第三次營造才落成。人們都說他有燒煉丹藥點化金銀的法術。等到承皋主管眉州，就召行真到眉州去。眉州郡有個司馬叫盧敬芝的，以經商爲業。承皋曾對他說：「我近來在軍中與行真同夥賺錢，我曾遇到一個韋處士，傳授給我做金的法術，但近來他老了，所可以嗎？」盧恭敬地答應了。藥將要成的時候，可是韋承皋卻犯了罪被貶到茂州作參軍。臨走時，盧敬芝送他到蟇頤律，韋承皋把藥鼎沉到江中，對盧敬芝說：「我有罪，以前傳授我法術的韋處士，我爲了滅口把他害死了。現在的事，藥成而禍來了，這不是有神靈嗎？」蜀國變故，要抵禦魏的軍隊，韋承皋被殺死。

張進

僞蜀給事中王允光性嚴刻，吏民有犯，無貸者。及判刑院，本院杖直官張進，因與宅內小奴子誦火井縣令蔣貽恭《詠王給事絕句》雲：「厥父元非道郡奴，允光何事太侏儒。可中與個皮裩著，擎得天王左腳無。」奴子記得兩句，時念誦之。允光問誰人教汝，對雲：「杖直官張進。」允光大怒，尋奏進受罪人錢物，遂置極法。後允光病寒熱，但見張進執火炬燒四體，高聲唱「索命」。允光連叱不去，痛楚備極，數日而終。（出《儆誡錄》）

【譯文】

前蜀給事中王允光性情嚴厲苛刻，有犯法的吏民，沒有寬恕的。等到了判刑院，本院的杖直官張進和宅內的奴僕的兒子誦讀火井縣令蔣貽恭《詠王給事絕句》說：「厥父元非道郡奴，允光何事太誅儒；可中與個皮裩著，擎得天王左腳無。」奴僕的兒子只記得兩句，時常唸誦。允光問他是誰教你的，回答說：「是杖直官張進。」允光很生氣，不久就上秦說張進接受了罪人的錢物，於是張進被處極刑。後來允光得病忽冷忽熱，只見張進拿着火把燒他的四肢，高聲喊着要命。允光接連呵叱他也不走。允光受盡了痛苦，幾天就死了。

郝溥

僞蜀華陽縣吏郝溥日追欠稅戶，街判司勾禮遣婢子阿宜赴縣，且囑溥雲：「不用留禁，殘稅請延期輸納。」郝溥不允，決阿宜五下，仍納稅了放出。明年，縣司分擘百姓張瓊家物業，郝溥取錢二萬。張瓊具狀論訴，街司追勘，勾禮見溥，大笑曰：「你今日來也，莫望活，千萬一死。」令司吏汝勳構成罪，遂殺之。不數日，汝勳見郝溥來索命，翌日暴卒。勾禮晨興，忽見郝溥升堂，羅拽毆擊，因患背瘡而死。（出《儆誡錄》）

【譯文】

前羅華陽縣吏郝溥每天都追欠稅戶納稅。街判司勾禮派婢女的兒子阿宜到縣府去，並且讓他告訴溥：不要留禁阿宜，剩下的稅錢請求延期交納。郝溥不准許，判定打阿宜五下，留禁在縣衙，直到納完稅才放出來。第二年，縣司分劃百姓張百瓊家的財產，郝溥拿了二萬錢。張瓊寫了狀子上去，街司追查。勾禮見到郝溥，大笑說：「你今天來了，不要想活着回去，千萬總是一死。」然後就命令司吏汝勳捏造亂湊構成了死罪。於是把郝溥殺了。不多日子，汝勳看見郝溥前來要求償命，第二天得急病死了。勾禮早晨起來，忽然看見郝溥升堂，對勾禮掠拽毆擊，然後得了背瘡病死去。

裴垣

僞蜀寧江節度使王宗黯生日，部下屬縣，皆率醵財貨，以爲賀禮。巫山令裴垣以編戶羈貧，獨無慶獻。宗黯大怒，召裴至，誣以他事，生沈灩澦堆水中，三日屍不流。宗黯遣人命挽而下，經宿逆水覆上，卓立波面，正視衙門。宗黯頗不自安，神識煩撓，竟得疾暴卒。（出《北夢瑣言》）

【譯文】

前蜀寧江節度使王宗黯過生日。部下所屬各縣都率先湊錢收物，給宗黯送賀禮。巫山縣令裴垣因爲縣中各家各戶都很貧窮，只有他沒獻什麼賀禮。宗黯十分生氣，召裴垣來，誣陷他有別的事，活沉到灩澦堆水裏淹死。但屍首三日也不漂走，宗黯就派人讓他們把屍體拽沉下去，經一夜屍體逆水又上來，高高地站在水面上正視衙門。宗黯很不自安，神志煩躁，最終得暴病突然死去。

蘇鐸

僞蜀王宗信，鎮鳳州。有角觝人蘇鐸者，委之巡警，嘗與宗信左右孫延膺不協。宗信因暇日登樓，望見蘇鐸，錦袍束帶，似遠行人之狀，宗信訝之。鐸本岐人也，延膺因譖曰：「蘇鐸雖受公蓄養，其如苞藏禍心，久欲逃去。」宗信大怒，立命擒至，先斷舌臠肉，然後斬之。及延膺作逆，其被法之狀，一如鐸焉。（出《儆誡錄》）

【譯文】

前蜀的王宗信鎮守鳳州，有一個角觝人蘇鐸被委任爲巡警，他曾與宗信的親信部下孫延膺不合。有一次宗信暇日登上城樓，遠遠望見蘇鐸，穿着錦袍緊束腰帶，好象要遠行的樣子，宗信很奇怪：蘇鐸本是岐人。延膺趁機誣陷說：「蘇鐸雖然受到你的供養，但他好象包藏禍心，很早就想逃走。」宗信聽後很氣憤，立刻下令擒拿過來，先割斷舌頭，割肉，然後斬首。等到後來延膺叛逆被殺的情狀和蘇鐸相同。

趙安

蜀郭景章，豪民也。因醉，以酒注子打貧民趙安，注子嘴入腦而死。安有男，景章厚與金帛，隨隱其事，人莫知之。後景章腦上忽生瘡，可深三四分，見骨，膿血不絕，或時睹趙安，瘡透喉，遂死。（出《儆誡錄》）

【譯文】

蜀時有個人叫郭景章，是個強橫的人。因爲喝醉了，用酒壺打貧民趙安，酒壺嘴進入腦袋裏而死去。趙安有一個兒子，郭景章就送給他很多錢，隨後隱瞞了這件事，沒有人知道。後來景章腦袋上忽然生了瘡，深有三四分，能看見骨頭，流膿流血不斷，有的時候看見趙安，直到瘡透過喉口，就死了。

卷第一百二十五 報應二十四（冤報）

榼頭師 唐紹 李生 盧叔倫女 崔無隱

榼頭師

梁有榼頭師者，極精進，梁武帝甚敬信之。後敕使喚榼頭師，帝方與人棋，欲殺一段，應聲曰：「殺卻。」使遽出而斬之。帝棋罷，曰：「喚師。」使諮曰：「曏者陛下令人殺卻，臣已殺訖。」帝嘆曰：「師臨死之時，有何所言？」使曰：「師雲：『貧道無罪，前劫爲沙彌時，以鍬劃地，誤斷一曲蟮。帝時爲蟮，今此報也。』」帝流淚悔恨，亦無及焉。（出《朝野僉載》）

【譯文】

梁朝時有個榼頭師，唸經極其精心勤奮，梁武帝非常敬佩信任他。後來就下詔書派使臣叫榼頭師進見。當時武帝正和別人下棋，想要殺上一段，於是就信口說道：「殺卻。」使臣馬上就把榼頭師推出去殺了。武帝玩完棋就說：「叫榼頭師進來。」使臣回答說：「剛纔陛下叫人把他推出去殺了，我已經把他殺死了。」武帝嘆息的說：「榼頭師臨死的時候，有沒有說什麼？」使臣說：「他說，貧道沒有罪，以前剛做和尚的時候，用鐵鍬鏟地，錯誤地斷送了一條蚯蚓的小命，武帝當時是那個蚯蚓，現在就得到了這樣的報應啊。」武帝聽後流淚悔恨，但是也已經來不及了。

唐紹

唐紹幼而通悟，知生前事，歷歷備記，而未嘗言於人，雖妻子亦不知之也。後爲給事中，同裏對門，有一郎中李邈者，紹休沐日，多召邈與之言笑，情好甚篤。或時爲具饌，中堂偶食，中郎亦不知其所謂。其妻詰紹曰：「君有盛名，官至清近，宜慎所交。李邈非類，君亟與之狎，竊爲君不取。」紹默然，久之曰：「非子所知，吾與李邈情好逾厚。」唐開元初，驪山講武，紹時攝禮部尚書，玄宗援桴擊鼓，時未三合，兵部尚書郭元振遽令詔奏畢。神武赫怒，拽元振坐於纛下。張說跪奏於馬前，稱元振於社稷有保獲大功，合赦殊死。遂釋，尤恨而斬紹。先是一日，紹謂妻子曰：「吾善李邈，須死而言，今時至矣。遂爲略言之：吾自幼即具前生事，明日講武，吾其不免。吾前世爲某氏女，即笄，適灞陵王氏子爲妻，姑待吾甚嚴。吾年十七，冬至先一日，姑令吾躬具主饌。比畢，吾閟怠亦甚，姑又令吾縫羅裙，遲明，服以待客。吾臨燈運針，慮功之不就，夜分不息。忽一犬衝扉入房，觸燈，燈僵，油僕裙上，吾且懼且恨，因叱犬，犬走突扉，而扉反闔。犬周章卻伏牀下，吾復照燭，將理裙污，而狼籍殆遍。吾懼姑深責，且恨犬之觸燈，遂舉牀，以剪刀刺犬。偶中其頸，而剪一股亦折，吾復以一股重刺之，俄而犬斃。詰朝持裙白姑，姑方責罵，而吾夫適自外至。詢其故，遂於牀下引斃犬，陳於姑前，由是少解。吾年十九而卒，遂生於此身。往者斃犬，乃今之李邈也。吾明日之死，葢緣報也，行戮者必是李邈乎。報應葢理之常，爾無駭焉。及翌日講武，坐誤就戮，果李邈執刀。初一刀不殊而刀折，易刀再舉，乃絕焉。死生之報，固猶影響，至於刀折殺亦不異，諒明神不欺矣。唐書說明皇尋悔恨殺紹，以李邈行戮太疾，終身不更錄用。（出《異雜篇》）

【譯文】

唐紹小時候就特別聰明，能知道前生的事情，而且記得清清楚楚非常詳細。但是他卻不曾對人說過。即使是他的妻子和孩子也沒有知道的。後來他做了給事中，他的鄰居對門住一個郎官叫李邈的，唐紹休閒的時候，經常召喚李邈和他在一起談論說笑，兩個人的感情很好。有時候還準備了飯食，在中堂兩個人對着喫，但李邈也不明白他是爲什麼。唐紹的妻子責備他說：「你的名聲很大，做官到了在皇帝左右的程度，所以應當謹慎的交往。況且李邈不是好人，你屢次和他親近，我認爲你這樣做是不應該的。」唐紹不說什麼，過了很長時間才說：「這不是你所能知道的。我和李邈感情超過了一般的深度。」唐朝開元初年時，在驪山講習武事，唐紹當時代理做禮部尚書，玄宗拿起鼓槌擊鼓，當時未到三合的時間，兵部尚書郭元振驟然下令「詔奏已畢」。神武大怒，拉郭元振到大旗下面問斬，張說跪在馬前上奏，說元振對國家有保護的大功，應當免除他斬首的死刑。於是就把元振給放了。玄宗還恨不消就把掌管禮部的唐紹斬了。這事的前一天，唐紹對妻子說：「我和李邈友好的事，必須死的時候才能說，現在時候到了。」於是就給妻子大略地說了。唐紹說：「我從小就具備知道生前事的能力，明天講習武事，我將不能免除一死。我前世是某一家的女子。等到成年，就嫁給了灞陵的一個姓王家的兒子做了他的妻子。我的婆婆對我非常的嚴厲。我十七歲那年，冬至的前一天，婆婆叫我親手準備飯食，等準備完畢，我苦悶疲倦的很，婆婆又叫我縫製羅裙。等到天亮，穿它來招待客人。我在燈光下縫製，擔心不能完成，很晚都不能休息。忽然有一條狗衝開門進入了房間裏，碰到了燈，燈被碰倒，油潑到裙子上面，我又害怕又氣恨，因此就呵叱狗。那狗就很快的跑到了門口，可是門卻反關着，狗進退周旋卻趴在了牀下面。我又點上蠟燭，將要處理子裙子上的污垢，而裙子上亂七八糟的幾乎全是油污。我害怕婆婆嚴厲地責備，又憎恨那狗碰倒了燈，於是就抬牀，用剪刀地刺狗。偶然刺中了狗的脖子。而剪刀的一股也斷了，我又用另一股狠狠的刺狗，不一會狗就死了。早晨我拿着裙子把這件事情告訴了婆婆，婆婆正在責備謾罵我，這時我的丈夫正好從外面回來了。打聽了原因後，就從牀底下把刺死的狗拖了出來。放在婆婆面前。因此婆婆才稍微的理解了。我十九歲那年就死了，死後就轉生下了我現在這身體。過去殺死的狗，就是現在的李邈。我明天就要死了，這大概是因緣報應，殺我的人，一定該是李邈吧。報應是正常的道理，你不要害怕。」等到第二天講習武事，唐紹犯了錯就要被殺頭，果然是李邈執刀。剛開始第一刀，不料刀被折斷，換了一把刀再舉起，才斷絕了性命。死生的報應，當然因果有關。到了刀被折斷，殺法也沒有什麼不一樣的，料想明神不欺騙啊。唐書上說，明皇不久就悔恨殺了唐紹，怨李邈行刑太快，所以終身不再錄用他。

李生

唐貞元中，有李生者，家河朔間。少有膂力，恃氣好俠，不拘細行，常與輕薄少年遊。年二十餘，方折節讀書，爲歌詩，人頗稱之。累爲河朔官，後至深州錄事參軍。生美風儀，善談笑，曲曉吏事，廉謹明幹。至於擊鞠飲酒，皆號爲能，雅爲太守所知。時王武俊帥成德軍，恃功負衆，不顧法度，支郡守畏之側目。嘗遣其子士真巡屬部，到深州，太守大具牛酒，所居備聲樂，宴士真。太守畏武俊，而奉士真之禮甚謹，又慮有以酒忤士真者，以故僚吏賓客，一不敢召。士真大喜，以爲他郡莫能及。飲酒至夜，士真乃曰：「幸使君見待之厚，欲盡歡於今夕，豈無嘉賓？願得召之。」太守曰：「偏郡無名人，懼副大使（士真時爲武俊節副大使。）之威，不敢以他客奉宴席。唯錄事參軍李某，足以侍談笑。」士真曰：「但命之。」於是召李生入，趨拜。士真目之，色甚怒，既而命坐。貌益恭，士真愈不悅，瞪顧攘腕，無向時之歡矣。太守懼，莫知所謂，顧視生，靦然而汗，不能持杯，一坐皆愕。有頃，士真叱左右，縛李某繫獄。左右即牽李袂疾去，械獄中，已而士真歡飲如初。迨曉宴罷，太守且驚且懼，乃潛使於獄中訊李生曰：「君貌甚恭，且未嘗言，固非忤於王君，君寧自知耶？」李生悲泣久之，乃曰：「常聞釋氏有現世之報，吾知之矣。某少貧，無以自資，由是好與俠士遊，往往掠奪里人財帛。常馳馬腰弓，往還大行道，日百餘里，一日遇一年少，鞭駿騾，負二巨囊，吾利其資，顧左右皆巖崖萬仞，而日漸曛黑，遂力排之，墮於崖下。即疾驅其騾逆旅氏，解其囊，得繒綺百餘段。自此家稍贍，因折弓矢，閉門讀書，遂仕而至此，及今凡二十七矣。昨夕君侯命與王公之宴，既入而視王公之貌，乃吾曩時所殺少年也。一拜之後，中心慚惕，自知死不朝夕，今則延頸待刃，又何言哉！爲我謝君侯。幸知我深，敢以身後爲託。」有頃，士真醉悟，忽召左右，往李某取首，（「往李某取其首」明抄本作「往取李某首來。」）左右即於獄中斬其首以進，士真熟視而笑。既而又與太守大飲於郡齋，酒醉，太守因歡，乃起曰：「某不才，幸得守一郡。而副大使下察弊政，寬不加罪，爲思厚矣。昨日副大使命某召他客，屬郡僻小無客，不足奉歡宴者。竊以李某善飲酒，故請召之，而李某愚戇，不習禮法，大忤於明公，實某之罪也。今明公既已誅之，宜矣。竊有所末曉，敢以上問李某之罪爲何，願得明數之，且用誡於將來也。」士真笑曰「李生亦無罪，但吾一見之，遂忿然激吾心，已有戮之之意。今既殺之，吾亦不知其所以然也。君無復言。」及宴罷，太守密訊其年，則二十有七矣，蓋李生殺少年之歲，而士真生於王氏也。太守嘆異久之，因以家財厚葬李生。（出《宣室志》）

【譯文】

唐朝貞元年間，有個叫李生的人，家住在黃河的北面。李生從小就很有體力，依仗着自己有氣力喜歡俠義。不拘謹細小的行爲，常常和一些說話舉動不很嚴肅的小孩在一起遊玩。二十多歲才改變了平日的行爲開始讀書。他所寫的詩歌，人們都很稱讚。連續做黃河北面的地方官。後來到了深州作錄事參軍。李生長得漂亮很有風度和儀表。並且喜歡談論說笑。能夠懂得一些吏事，爲人廉潔謹慎精明能幹。至於擊球馬喝酒，都他有才能，被太守知道並很讚譽。當時王武俊帥領威德的軍隊，憑藉着功勞大而凌壓衆人不顧忌法令制度。支郡守害怕而不敢正眼看他。武俊曾經派他的兒子士真去屬部巡視。士真到了深州，深州太守準備了豐盛的酒食，而且還在他住的地方安排了樂舞，大擺宴席招待士真。因爲太守害怕武俊，所以侍奉士真的禮節也就非常謹慎。太守又擔心有人喝酒時觸犯到士真，因爲這個原因，官吏和賓客一個都沒敢召集來。士真非常高興，認爲別的郡都沒有能比得上的。酒喝到了晚上，士真就說：「很高興出使到你們郡招待得這樣好。我想要在今天晚上盡情歡樂，能沒有嘉賓嗎？希望能把他們召喚來。」太守說：「偏僻的小郡，沒有名人，又害怕副大使您的威風，所以不敢讓其他的賓客奉陪出席酒宴。只有一個錄事參軍李某，可以讓他陪伴侍奉您，與您一起談論說笑。」士真說：「可讓他來。」於是太守召喚李生進來。李生上前叩拜，士真看見他，就變了臉色，非常的憤怒。不一會士真就讓李生坐下，這時李生的態度更加的恭敬了，可是士真卻越來越不高興。他瞪着眼睛看着李生，捋起袖子，伸出了手腕，沒有剛纔那樣歡樂了。太守很害怕，不知道爲什麼。看看李生，已被嚇得臉上冒出了虛汗，連酒杯都不能端了。滿座的人都十分驚慌害怕。過了一會，士真呵叱身邊的人，把李生捆綁起來送到牢獄裏。身邊的人立刻拉着李生的袖子快速離開，押到牢獄裏。一會兒士真又象當初那樣高興的喝酒了，等到天亮酒宴才停止。太守又驚訝又害怕，就偷偷的派人到獄中訊問李生說：「你的態度非常恭敬，並且不曾說什麼，本來對王君不是不順從，你自己一定知道怎麼得罪了他」。李生悲痛哭泣了很長時間才說：「常聽釋家說有現世之報，我明白它的意思了。我小時很貧窮。沒有用來生活的資財，因此喜歡和那些講義氣的人在一起交遊。常常到鄰近那些有錢的人家掠奪一些財物，常騎着馬帶着弓奔馳，來回在大路上，每天要走一百多里。一天遇見了一個年輕人，趕着一匹好騾子。騾背上馱着二個大口袋，我想奪取他的錢財，看看左右都是山崖，這時天色也漸漸的黑了下來，於是我就用盡全力把他推到了山崖的下邊，騎上了他的騾子急速的奔跑到了一家旅館裏。我打開了那口袋，得到了一百多段美麗漂亮的絲織品。從此家裏就漸漸的富裕了，我因此就把弓箭折斷，關起門來讀書，最後就做了官，到了現在這樣。這事到現在已經有二十七年了。昨天晚上君侯叫我陪王公飲宴，進去以後我就看王公的相貌，是我從前所殺死的那個年輕人。當我向他叩釋以後，我心裏就很慚愧也很謹慎小心。自己知道死已免不了。現在我就伸着脖子等待斬首，又有什麼好說的呢？替我感謝君侯，很高興他對我瞭解的這樣深，我敢把以後的事委託給他了。過了一些時候，士真酒醒，就急忙召喚身邊的人，去把李生的頭拿來，身邊的人就到牢獄裏折下李生的頭，把頭獻上，士真仔細地看了看便笑了。不久又和太守在郡上的齋舍裏飲酒。酒喝得大醉，太守看他很高興，就站起來說：「我沒有什麼才能，慶幸的做了一郡的太守，副大使到下邊審察政事，又寬大我們而不給以懲罰，對我們恩情深厚。昨天副大使命我召喚其他的客人，而我們屬於偏僻的小郡，沒有什麼客人，所以喜歡飲宴的人沒有召集來奉陪，我以爲李生喜歡喝酒，所以就叫人把他召喚來了。可是李生這個人愚笨而且性情剛直，不懂得禮節規矩，對你很不順從，這實在是我的罪過嗎。現在您正已經命人把他殺了，這是應該的。可是我有不明白的地方。敢問一問李生犯的是什麼罪嗎？希望能得到您的指教，好在將來做爲警誡。」士真笑着說：「李生也沒有罪，只是我一看見他，就非常氣憤，使我的心激怒。就已經產生了要殺他的想法，現在已經把他殺了。我也不知道是爲什麼，你不要再說了。」等飲宴完了，太守就祕密的詢問了士真的年齡，卻是二十七歲。正是李生殺死那年輕人的歲數，而士真在王氏家裏出生。太守嘆息了很久，就用自己的錢，將李生厚厚埋葬了。

盧叔倫女

長安城南，曾有僧至日中求食，偶見一女子採桑樹上，問曰：「此側近何處有信心，可乞飯者？」女子曰：「去此三四里，有王家，見設齋次，見和尚來必喜，可速去也。」僧隨所指往，果有一羣僧，方就坐，甚慰。延入，齋訖，主姥異其及時至也，問之，僧具以實告，主人夫妻皆驚曰：「且與某同往，訪此女子。」遂俱去，尚在桑樹上，乃村人盧叔倫女也。見翁姥，遂趨下，棄葉籠奔走歸家，二人隨後逐之。到所居，父母亦先識之。女子入室，以牀扃戶，牢不可啓。其母驚問之，曰：「某今日家內設齋，有僧雲小娘子遣來，某作此功德，不曾語人，怪小娘子知，故來視看，更非何事。」其母推戶遣出，女堅不肯出。又隨而罵之，女曰：「某不欲見此老兵老嫗，亦豈有罪過？」母曰：「鄰里翁婆省汝，因何故不出？」二人益怪異（「異」原本作「厚」，據明抄本改。）祈請之。女忽大呼曰：「某年月日，販胡羊父子三人今何在？」二人遂趨出，不敢回顧。及去，母問之，答曰：「某前生曾販羊，從夏州來，至此翁莊宿，父子三人併爲其害，劫其資貨。某前生乃與之作兒，聰黠勝人，渠甚愛念。十五患病，二十方卒，前後用醫藥，已過所劫數倍。渠又爲某每歲亡日作齋，夫妻涕泣，計其淚過三兩石矣。偶因僧問乞飯處，某遂指遵之耳，亦是償債了矣。」翁姥從此更不復作齋也。（出《逸史》）

【譯文】

長安城的南面，曾經有個和尚，一天到中午的時候尋求飯食喫，偶然看見了一個女子正在樹上摘桑葉，和尚上前問道：「這附近什麼地方有希望可以找到飯食。」那女子回答說：「離這三四里，有個姓王的家，現在他們辦齋戒，可以舍飯給和尚喫。看見有和尚到來，他們一定很高興，你可以趕快去。」和尚按照女子所指的地方去了。果然有一羣和尚正入坐就齋，非常高興。和尚被請進去，喫完了齋飯，女主人對和尚能及時的趕到這裏感到很奇怪，就問和尚，和尚把實情全都告訴了女主人，主人夫妻二人都很喫驚，說：「你和我們一同前往，去訪問這個女子。」於是他們就一同去了。而那女子還在桑樹上面，則是村裏人盧叔倫的女兒。女子看見了那老頭老太太，就從樹上走下來，扔下了裝桑葉的籠子奔跑着回家了。那老頭老太太跟在後面追趕，到了那女子所住的地方，她的父母和這老頭老太太先前就認識。女子進到了屋裏，用牀把門頂上，牢固的不可打開。那女子的母親驚訝的問那夫妻二人，他們說：「我們今天家裏設置齋戒，有個和尚說小娘打發他來，我作這種功德的事，沒有對人說過，奇怪得是小娘子怎麼能知道，所以特意來看看，再沒有什麼事。」那女子的母親推門叫女兒出來，女兒堅決不肯出來，母親又隨聲罵她，女子說：「我不想看見這老頭老太太，難道也有罪過？」母親說：「鄰居家的老頭老太太來看你，因爲什麼原因不出來？」那夫妻二人更加奇怪詫異了。哀求她出來，那女子忽然大聲的呼喊說：「某年，某月，某日，販賣胡羊的父子三人現在在什麼地方？」夫妻二人聽了女子的話，就一溜小跑的出去了，連頭也不敢回。等離開以後，那女子的母親問她，女子回答說：「我前生曾經是個販賣羊的。從夏州來。到這個老頭的莊上住宿，那天晚上，父子三人一齊被他害死，掠走了財物。我前生又就給他家做兒子。聰明滑稽，超出一般的人，他們很疼愛喜歡我。我十五歲得了重病，二十歲就死了，他們爲我前前後後請醫賣藥，已經超過了他們所搶劫的財物的好幾倍。他們又爲我在每年死的這天作齋戒，夫妻二人痛哭流涕，計算他們的眼淚也能超過三兩擔了。偶然間因爲有和尚向我打聽尋求飯食的地方，我就告訴他，他按照我說的去了，這也是償還欠債啊。」那老頭老太太從這以後就不再作齋戒了。

崔無隱

唐元和中，博陵崔無隱言其親友曰：「城南杜某者，嘗於汴州招提院，與主客僧坐語。忽有一客僧，當面鼻額間，有故刀瘢，橫斷其。乃訊其來由，僧良久嚬慘而言曰：某家於梁，父母兄嫂存焉，兄每以賈販江湖之貨爲業。初一年，自江南而返大梁，獲利可倍。二年往而不返，三年，乃有同行者雲：兄溺於風波矣。父母嫂俱服未闋，忽有自漢南賈者至於梁，乃訪召某父姓名者。某於相國精舍，應曰唯。賈客曰：「吾得汝兄信。」某乃忻駭未言，且邀至所居，告父母，而言曰：「師之兄以江西貿折，遂浪跡於漢南，裨將憐之，白於元戎，今於漢南。雖緡鏹且盡，而衣衾似給，以卑貧所繫，是未獲省拜，故憑某以達信耳。」父母嫂悲忻泣不勝。翌日，父母遣師之漢南，以省兄。師行可七八日，入南陽界，日晚，過一大澤中，東西路絕，目無人煙，四面陰雲且合。漸暮，遇寥落三兩家，乃欲寄宿耳。其家曰：「師胡爲至此？今爲信宿前有殺人者，追逐未獲，索之甚急，宿固不可也，自此而南三五里，有一招提所，師可宿也。」某因（「某因」二字原本無，據明抄本補。）言而往，陰風漸急，颯颯雨來。可四五里，轉入荒澤，莫知爲計，信足而步。少頃，前有燭光，初將咫尺，而可十里方到。風雨轉甚，不及扣戶而入，造於堂隍，寂無生人，滿室死者。瞻視次，雷聲一發，師爲一女人屍所逐，又出。奔走七八里，至人家，雨定，月微明，遂入其家。中門外有小廳，廳中有牀榻。臥未定，忽有一夫，長七尺餘，提白刃，自門而入。師恐，立於壁角中。白刃夫坐榻良久，如有所候。俄而白刃夫出廳東，先是有糞積，可乘而覘宅中。俄又聞宅中有三四女人，於牆端切切而言。須臾，白刃夫攜一衣袱入廳，續有女人從之，乃計會逃逝者也，白刃夫遂雲：「此室莫有人否？」以刃僥壁畫之，師帖壁定立，刃畫其面過，而白刃夫不之覺，遂攜袱領奔者而往。師自料不可住，乃舍此又前走，可一二里，撲一古井中。古井中已有死人矣，其體暖，師之回遑可五更。主覺失女，尋趂至古井，以火照，乃屍與師存焉。執師以聞於縣。縣尹明辯，師以畫壁及牆上語者具獄，於宅中姨姑之類而獲盜者，師之得雪。南征垂至漢南界，路逢大檜樹，一老父坐其下，問其從來，師具告。父曰：「吾善易，試爲子推之。」師呵蓍，父布卦噓唏而言曰：「子前生兩妻，汝俱辜焉，前爲走屍逐汝者，長室也。爲人殺於井中同處者，汝側室也。縣尹明汝之無辜，乃汝前生母也。我乃汝前生（「母也」下七字據明抄本補。）之父，漢南之兄已（「已」原作「俱」。據明抄本改。）無也。」言畢，師淚下，收淚之次，失老父所在。及至漢南，尋訪其兄，杳無所見，其刀瘢乃白刃夫之所致也。噫，乃宿冤之動作，徵應委曲如是，無隱雲。杜生自有傳，此略而記之。（出《博異記》）

【譯文】

唐朝元和年間，博陵有個叫崔無隱的說他親友說過，城南有個姓杜的人，曾經在汴州招提院，和一個主客僧坐着談論，忽然發現有一個客僧在臉和鼻樑中間有一條舊刀傷。橫在他的臉上。杜某就打聽那傷痕是怎麼來的，那客僧很長時間才痛苦悽慘的說：我家住在大梁，有父母兄嫂。兄長常在江湖把販賣貨物做爲職業。第一年，從江南返回大梁，獲得了一倍的利。第二年去了而沒有回來。第三年就有個和他一同去的人回來說，我的哥哥被大海波浪淹死了。我父母和嫂嫂爲兄喪祭還沒完，忽然有個從漢南做買賣的商人來到了梁，探訪打聽我父親的姓名。我在相國的學舍裏應聲回答。那商客說：「我得到了你哥哥的消息。」我於是又欣喜又驚恐，沒有說什麼，就請他到了我住的地方讓他把這個消息告訴給我的父母。他說：「您的哥哥因爲在江西賠了錢，於是就在漢南流浪，那裏的副將可憐他，對元戎說了這事。現在在漢南，雖然把錢花完了，可是衣被好象還可以自給。因爲自卑沒有錢的關係，這纔沒有回來看望父母，所以讓我來傳達這個消息。」父母和嫂嫂悲喜的不住的流淚。第二天，父母就派我去漢南看望哥哥。我走了大約七八天，進入了南陽的境域，這時天色已晚，走到了一個大澤子裏，東西的路都斷絕了，看不到人煙，四面烏雲佈滿天空，漸漸的天已黑了，遇到了稀稀落落的三兩戶人家，我就想要在那住上一宿。那裏的人家說：「你爲什麼到這裏，現在因爲前兩夜有個殺人犯，追趕他而沒有捉到，現搜尋的很急迫，所以你決不可以住在這裏。從這往南三五里的地方，有一招提院。你可以去那裏住宿。」我根據他們所說的而前往。陰風漸漸的大起來。不一會就連風帶雨的來了。可能走了四五里地，轉到了一個荒涼的大澤裏，不知道怎麼辦好。隨便的走了幾步，不一會，發現前面有燭光，剛開始看見離得很近，但是走了十里地纔到達。這時風雨更大了，來不及敲門就進去了。房屋建造在山角護壕邊，但卻寂靜的沒有活着的人，滿屋裏都是死人。我就挨着個的看。這時雷聲震響，我被一個女屍追趕，就又從那裏跑了出來。奔跑了七八里地，到了一個人家，這時雨也停了，月亮也漸漸露了出來，於是就進到那裏的人家去了。在他家中門的外邊有個小廳，廳裏有張牀，我沒有在躺下，忽然有一個男子，有七尺多高，手裏提着一把刀，從門進來。我非常害怕，就站立在牆角上，那個提着刀的男子在牀上坐了很長時間，好象在等什麼人。不一會兒，那提刀的男兒走到了廳的東面，先前這裏有個糞堆，可以站在上面看到宅院裏。不一會又聽到宅院裏有三四個女人，在牆頭上聲音又細又快地說着什麼。過了一會，那個提刀的男子帶着一個衣服包進到了廳中，後面有女人跟從，估計是剛纔逃出來的。提刀的男子於是說：「這屋裏有沒有人？」就用刀繞着牆壁畫。我正靠着牆壁站立，刀就從我的臉上畫過去，可是那提刀的男子卻一點也沒有發覺。於是他就帶着包袱領着的那個逃跑的女子去了。我料想這裏不可以住。就捨棄了這裏，又繼續往前走。可能走了一二里地，掉進了一個古井裏。這古井裏已經有個死人了，那屍體還沒涼。我彷徨到有五更的時候，主人發覺女兒失蹤了，尋找到古井裏，用火去照那古井，竟然發現屍體和我都在那裏。於是就拉上縣裏告了我。縣官辨別是非，我就把畫壁以及在宅院裏的牆頭切切私語的那幾個女子偷盜的事都講了，這才得以昭雪。我又往南出發將到了漢南的邊界。在路上遇一棵檜樹，有一個老頭坐在那下面，打聽我從什麼地方來。我全告訴了他。老頭說：「我喜歡卜卦，試用着給你算上一算。」我笑着讓他占卜，老頭就擺上了卦，嘆息了一聲說：「你前生有兩個妻子，你全都辜負了他們。前一個是追你的那個屍體，是你的大媳婦。被人殺死在古井裏和你在一起的，是你的小媳婦。縣令明斷你是無辜的，他是你前生的母親，我是你前生的父親。你那漢南的哥哥已經沒有了。」老頭說完，我的眼淚流下來了。擦乾眼淚之後，那老頭已經沒有了。等到了漢南，尋找探訪哥哥，也沒有看見。這臉上的刀瘢，是那提刀的男子所劃的。唉，這個結冤始末，報應曲折如此，都是崔無隱說的。至於杜生自己有傳，這裏大略的記了一下。

卷第一百二十六 報應二十五

程普 羊聃 劉毅 張和思 梁元帝 竇軌 武攸寧 崔進思 祁萬壽 郭霸 曹惟思　邢璹　萬國俊　王瑤　陳峴　蕭懷武　李龜禎　陳潔

程普

程普，字嘉謀，吳孫權將也，領江夏太守蕩寇將軍。嘗殺叛者數百人，皆使投火。即日普病熱，百餘日便死。（原闕出處，今見《三國志·吳志·普傳》裴注引《吳書》）

【譯文】

程普，字嘉謀，是吳國孫權的大將。封爲江夏太守，蕩寇將軍。曾經殺死了叛軍幾百人，都把他們投入火裏燒了。當天程普渾身病熱，一百多天就死了。

羊聃

羊聃，字彭祖，晉廬江太守，爲人剛克粗暴。恃國姻親，縱恣尤甚，睚眥之嫌，輒加刑戮。徵西大將軍庾亮檻送，具以狀聞。右司馬奏聃殺郡將吏及民簡良等二百九十人，徒謫一百餘人，應棄市，依八議請宥。顯宗詔曰：「此事古今所未有。此而可忍，孰不可忍！何八議之有？下（下明抄本作可。）獄所賜命。」聃兄子賁，先尚南郡公主，自表解婚，詔不許。瑯琊孝王妃山氏，聃之甥也，苦以爲請。於是司徒王導啓聃罪不容恕，宜極重法。山太妃憂感動疾，陛下罔極之恩，宜蒙生全之宥。於是詔下曰：「山太妃唯此一舅，發言摧鯁，乃至吐血，情慮深重。朕丁荼毒，受太妃撫育之恩，同於慈親。若不堪難忍之痛，以致頓斃，朕亦何顏自處。今便原聃生命，以慰太妃渭陽之恩。」於是除名爲民。少時，聃病疾，恆見簡良等曰：「枉豈可受，今來相取，自由黃泉。」經宿死。（出《還冤記》）

【譯文】

羊聃，字彭，是晉朝廬江的太守。爲人性情剛硬粗暴。依仗和朝廷有姻親的關係，非常放縱。只要因極小的怨恨，就立即將他加刑殺死。徵西大將軍庚亮，用囚車押送羊聃把全部的罪狀稟報了朝廷。右司馬上書羊聃殺了郡裏的大將官吏以及老百姓簡良等二百九十多人，降職流放了一百多人，應當受到「死刑」的刑罰。但依照「八議」請示赦罪。顯宗下詔說：「此事是從古到今所沒有的，這個可以忍受，那麼，什麼不可以忍受？有什麼「八議」，應下獄叫他自盡。」羊聃的哥哥子賁先是娶了南郡公主，因爲羊聃的事自己上表請求解除婚姻，皇帝沒有允許。瑯琊孝王的妃子山氏，是羊聃的外甥女，苦苦替聃求情。於是司徒王導上奏說：「羊聃罪過不容寬恕，應當處以重法。但是山太妃擔憂傷感得了重病。陛下蒙受太妃的恩情，應當饒恕羊聃一命」。於是皇帝下詔書說：「太妃只有這一個舅舅，這樣直言相求到了口吐鮮血的地步，憂慮的心情十分深重，我自幼受苦。受太妃撫育之恩，就象親生的母親。假如太妃不能忍受難忍的痛苦，以致出了什麼意外，我也沒有臉面活着，現在就赦羊聃死罪，來安慰太妃渭陽的大恩。」於是將羊聃廢去爵位做了老百姓。過不久，羊聃病的厲害，眼前常看見簡良等說：「冤枉難道可以忍受嗎？現在來取你到黃泉來。」經過一宿羊聃就死了。

劉毅

宋高祖平桓玄後，以劉毅爲撫軍荊州刺史。到州，便收牧牛寺主，雲藏桓家兒慶爲沙彌，並殺四道人。後夢見此僧來雲：「君何以枉殺貧道？貧道已白於天帝，恐君亦不得久。」因遂得疾不食，日彌羸瘦。當毅發揚都時，多有爭競，侵凌宰輔，宋高祖因遣人徵之。毅敗後，夜單騎突投牧牛寺僧，僧曰：「撫軍昔枉殺我師，我道人，自無報仇之理，然何宜來此！主師屢有靈驗，雲天帝當收撫軍於寺殺之。」毅便嘆吒出寺，因上大樹，自縊而死。（出《還冤記》）

【譯文】

南朝宋高祖平定了桓玄後，用劉毅做撫軍荊州刺史。劉毅到荊州，就殺了牧牛寺的寺主。說藏匿桓家的兒子慶做和尚。並殺死四個僧人。後來夢見這裏的和尚來說：「你爲什麼屈枉地殺死我們！我們已經稟告了天帝，恐怕你也活不多久了。」劉毅因此就得了重病不能喫東西。一天天瘦弱。當劉毅發兵揚都時，有許多爭論，劉毅侵犯凌辱宰輔，宋高祖因此派人討伐他。劉毅被打敗後，夜裏獨自騎馬突圍投奔牧牛寺。和尚說：「撫軍從前屈枉地殺死了我們的師傅，我們修道人從無報仇的道理，可是你來這裏幹什麼？我們主師多次顯靈，說天帝要處死撫軍，在寺院殺掉。」劉毅便慨嘆地走出寺院，在大樹上，上吊死了。

張和思

北齊張和思，斷獄囚，無問善惡貴賤，必被枷鎖杻械，困苦備極。囚徒見者，破膽喪魂，號生羅剎。其妻前後孕男女四人，臨產即悶絕求死。所生男女，皆著肉鎖，手腳並有肉杻束縛，連絆墮地。後和思爲縣令，坐法杖死。

【譯文】

北齊張和思，審獄中的囚犯，不問善惡貴賤，一定要使囚犯遭受枷鎖刑具的懲罰。囚犯痛苦到了極點。每當看到他，就嚇得膽破魂飛。給他起外號叫活着的魔鬼。張和思的妻子前後生了男女四人，臨產前就悶絕的只想去死，所生下的男女，都用肉包裹着，手腳都有肉鏈子束縛着，連着肉拘繫着一起落地。後來張和思做縣令，因爲犯法用杖刑被打死。

梁元帝

後周文帝宇文泰，初爲魏丞相。值梁朝喪亂，梁孝元帝爲湘東王，時在荊州，遺使通和，禮好甚至，與泰斷金立盟，結爲兄弟。後平侯景，孝元即位，泰猶人臣，頗行凌侮。又求索無厭，乃不愜意，遂遣兵襲江漢，虜系朝士，至於民庶，百四十萬口，而害孝元。又魏文帝先納茹茹主鬱久閭阿那壞女爲後，親愛殊篤。害梁主之明年，壞爲齊國所敗，因率餘衆數千奔魏。而突厥舊與茹茹怨仇，即遣餉泰馬三千匹，求誅壞等。泰許諾，伏突厥兵馬，與壞宴會，醉便縛之，即日滅鬱久閭姓五百餘人。茹茹臨死，仰天而訴。明年冬，泰獵於隴右，得病，見孝元及壞爲祟。泰發怒肆罵，命索酒食與之，兩月泰卒。

【譯文】

北周文帝宇文泰，當初擔任魏丞相，正趕上樑國喪亂，梁孝元帝做了湘東王，當時在荊州。元帝派使者與魏講和，雙方表示友好以禮相待，並和文泰斷金立盟，結成了兄弟。後來平定了侯景，孝元帝即位，文泰處在臣子的地位，而欺凌侮辱，而且索取沒有止境，但他仍不滿意。於是派兵襲擊江漢，俘獲了朝官和老百姓一百四十萬口，並且殺害了孝元帝。另一件事是魏文帝先娶了茹茹王鬱久閭阿那壞的女兒做妻子，他們十分親愛。文泰殺害梁孝元帝的第二年，阿那壞被齊國打敗。於是率領剩下的數千人逃奔魏，而突厥過去和茹茹有仇怨，就派人給文泰三千匹馬，求請文泰殺了壞等人，文泰答應了。他埋伏下突厥兵馬，與壞宴會，等壞酒醉後就將他捆綁了。第二天殺了鬱久閭百姓五百多人。茹茹臨死時仰天控訴。第二年冬天，文泰在隴右打獵，得了重病，看見了孝元帝和壞向他索命，文泰發怒肆意漫罵，命人拿酒食給他，兩個月文泰就死了。

竇軌

唐洛州都督酇國公竇軌，太穆皇后三從兄，性剛嚴好殺。爲益州行臺僕射，多殺將士，又害行臺尚書韋雲起，貞觀二年，在洛病甚，忽言有人餉我瓜來。左右報之：冬月無瓜，軌曰：「一盤好瓜，何謂無耶？」即而驚視曰：「非瓜，並是人頭。」軌曰：「從我償命。」又曰：「扶我起見韋尚書。」言畢而薨。

【譯文】

唐洛州都督酇國公竇軌，是太穆皇后的叔伯哥哥。他性情剛烈十分厲害，並且喜歡殺人。做益州行臺僕射，殺死了許多將士，並且殺害了行臺尚書韋雲起。貞觀二年，他在洛陽病得厲害，忽然說：「有人給我送瓜來。」左右的人告訴他說：「冬月沒有瓜。」竇軌說：「確實是一盤好瓜，爲什麼說沒有呢？」不一會又驚恐地看着說：「不是瓜，都是人頭。」竇軌說：「是跟我要命來了。」又說：「快扶我起來見韋尚書。」說完就死了。

武攸寧

唐建昌王武攸寧，任（明抄本「任」作「別」。）置勾任，（明抄本「任」作「使」。）法外枉徵財物，百姓破家者十而九。告冤於天，吁嗟滿路。爲大庫，長百步，二百餘間。所徵獲者，貯在其中，天火燒之，一時蕩盡，衆口所咒。攸寧尋患足腫，粗於甕，其酸楚不可忍，數月而終。

【譯文】

唐建昌王武攸寧，另外設置了「勾任」，法外胡亂徵收財物，百姓被逼的傾家蕩產的十家就有九家。老百姓向蒼天訴苦，滿路上的人都長吁短嘆。武攸寧建築了一百多步長的大庫二百多間，將所徵收來的東西都貯存在那裏面。後來天火燒了大庫，東西被燒得一乾二淨，百姓無不痛恨咒罵。武攸寧不久得了腳腫病，腳腫得像甕粗。他酸楚疼痛的不能忍受，幾個月後就死了。

崔進思

唐虔州參軍崔進思，恃郎中孫尚容之力，充綱入都，送五千貫，每貫取三百文裹頭，百姓怨嘆，號天哭地。至瓜步江，遭風船沒，無有孑遺。家資田園，貨賣並盡，解官落職，求活無處。此所謂聚斂之怨。

【譯文】

唐虔州參軍崔進思，依仗郎中孫尚容的力量，押送進貢的金錢去京都。送去五千貫，每貫裏另收三百文作路費。百姓怨恨嘆息，哭天號地。到了瓜步江，遇到大風，沉了船，一點東西都沒有留下。爲了賠償，家裏的財產田園全部賣光，被解除了官職，落到無處求生的下場。這就是所說的橫徵暴斂的報應。

祁萬壽

唐乾封縣錄事祁萬壽，性好殺人。縣官每決罰人，皆從索錢，時未得與間，即取粗杖打之。如此死者，不可勝數，囚徒見之，皆失魂魄。有少不稱心，即就獄打之，困苦至垂死。其妻生子，或著肉枷，或有肉杻，或無口鼻，或無手足，生而皆死。

【譯文】

唐乾封縣錄事祁萬壽，天生喜歡殺人。每當縣官判決處罰人的時候，他都跟着要錢，還沒有送到以前，就拿粗木仗打犯人，象這樣死的人，數也數不清。囚徒們看見他，都喪魂落魄。對哪個犯人稍微不稱心的，就立刻到獄中打他，讓他痛苦到就要死的程度。祁萬壽的妻子生孩子，有的脖子上纏繞着肉鏈；有的手腳帶着肉的鐐銬；有的沒有口鼻；有的沒有手腳。孩子生下來就死了。

郭霸

唐侍御史郭霸，奏殺宋州三百人，暴得五品。經月患重，臺官問疾，見老巫曰：「郭公不可救也，有數百鬼，遍體流血，攘袂齠齒，皆雲不相放。有一碧衫人喝緋衣人曰：『早合去，何因許時？』答曰：『比緣未得五品，未合放。』」俄而霸以刀子自刺乳下，攪之，曰：「大快」。家人走問之，曰：「御史孫容師刺我。」其子經御史顧琮訟容師，琮以荒亂言不理。其夜而卒，容師以明年六月霸死日而終，皆不知其所以。司勳郎中張元一雲：「自春大旱，至霸死雨足，天后問在外有何事，元一曰：「外有三慶，旱降雨，一慶；中橋新成，萬代之利，二慶；郭霸身死，百姓皆歡，三慶也。」天后笑曰：「霸見憎如此耶！」

【譯文】

唐侍御史郭霸，上奏殺死了宋州三百多人，因此突然得五品官。正月患重病，臺官去探視病情，看見一個老巫婆說：「郭公的病不能救了。有幾百個鬼，遍體流血，揚起袖子，呲牙咧嘴都說不能放他。有個穿青綠色衣服的人吆喝穿紅色衣服的人說：「早應當抓他去，爲什麼要這麼久？」回答說：「他遭的罪還不夠他得到五品官時所作的惡，不應讓他馬上死。」不一會郭霸用刀子刺自己乳下，在裏邊亂攪，說：「非常痛快。」家裏人跑去問他，他說：「御史孫容師刺我。」他的兒子經御史顧琮訴訟容師殺人，顧琮說他的理由荒謬沒有根據就沒有受理。那天夜裏，郭霸死了。孫容師也在第二年六月在郭霸死的那天死了。都不知道是什麼原因。司勳郎中張元一說：「從春天干旱，至郭霸死了雨水充足了。天后問：「外面有什麼事？」元一說：「外面有三慶。天旱降雨，是一慶；中橋建成爲子孫萬代造福，是二慶；郭霸死了百姓都高興，是三慶。」天后笑着說：「郭霸被憎恨到這種地步了嗎？」

曹惟思

唐蜀郡法曹參軍曹惟思，當章仇兼瓊之時，爲西山運糧使，甚見委任。惟思白事於兼瓊，瓊與語畢，令還運。惟思妻生男有疾，因以情告兼瓊，請留數日。兼瓊大怒，叱之令出，集衆斬之。其妻聞之，乘車攜兩子與之訣，惟思已辮髮束縛，兼瓊出監斬之。惟思二男叩頭乞命，來抱馬足，馬爲不行，兼瓊爲之下泣雲：「業已斬矣。」猶未釋。郡有禪僧，道行至高，兼瓊母師之。禪僧乃見兼瓊曰：「曹法曹命且盡，請不須殺，免之。」兼瓊乃赦惟思。明日，使惟思行盧府長史事，賜緋魚袋，專知西山轉運使，仍許與其妻行。惟思至瀘州，因疾，夢僧告之曰：「曹惟思一生中，負心殺人甚多，無分毫善事，今冤家債主將至，爲之奈何。」惟思哀祈甚至，僧曰：「汝能度兩子爲僧，家中錢物衣服，盡用施寺，仍閤家素餐，堂前設道場，請名僧，晝夜誦經禮懺，可延百日之命。如不能，即當死矣。」惟思曰：「諸事易耳。然苦不食，若之何！」僧曰：「取羊肝水浸，加以椒醬食之，即能餐矣。」既覺，具言其妻，妻贊之。即僧二子，又如言置道場轉經，且食羊肝，即飯矣，如是月餘。晨坐，其亡母亡姊皆來視之，惟思大驚，趨走迎候。有一鬼子，手執絳幡前引，升自西階，植絳幡焉。其亡姊不言，但於幡前下僛，儛儛不輟。其母泣曰：「惟思在生不知罪，殺人無數，今冤家欲來，吾不忍見汝受苦辛，故來視汝。」惟思命設祭母，母食之。其姊舞更不已，不交一言。母食畢，與姊皆去。惟思疾轉甚，於是羊肝亦不食，常臥道場中，晝日眠覺。有二青衣童子，其長等僬僥也，一坐其頭，一坐其足。惟思問之，童子不與語。而童子貌甚閒暇，口有四牙，出於脣外。明日食時，惟思見所殺人，或披頭潰腸，斷截手足，或斬首流血，盛怒來詬惟思曰：「逆賊與我同事，急反殺我滅口，我今訴於帝，故來取汝。」言畢昇階，而二童子推之，不得進，但謾罵曰：「終須去。」惟思知不免，具言其事。如此每日常來，皆爲童子所推，不得至惟思所。月餘，忽失二童子，惟思大懼，與妻子別。於是死者大至，衆見惟思如被曳狀。墜於堂下，遂卒。惟思不臧人也，自千牛備升爲澤州相州判司，常養賊徒數十人，令其所在爲盜而館之。及事發，則殺之以滅口，前後殺百餘人，故禍及也。

【譯文】

唐蜀郡法曹參軍曹惟思，在章仇兼瓊當郡守時，做西山運糧使。兼瓊對他很信任。惟思向兼瓊稟告事情，兼瓊和他說完，命令立刻運輸。惟思妻子生孩子有病，於是把情況告訴兼瓊，請求留幾天。兼瓊大怒呵叱他，讓他出去，集合衆人宣佈殺他。惟思的妻子聽說了這件事，坐車帶着兩個孩子和他訣別。惟思已披頭散髮被捆綁着。兼瓊出來監斬。惟思兩個兒子跪地磕頭乞求饒命，上前抱住馬腳，馬不能走。兼瓊爲此也哭了說：「就要殺了」，只是不想釋放。郡裏有個和尚，道行非常高，是兼瓊母親的師傅，和尚於是去見兼瓊說：「曹惟思沒有幾天活了，不必你來殺他，不如讓他自己死。」兼瓊於是放了惟思。第二天，派惟思去盧府做長史的差事。賜給他緋紅色的魚袋，專任西山轉運使。並且允許與他妻子同去。惟思到了盧州就得了病。夢見一個和尚告訴他說：「曹惟思一生當中違背良心，殺人很多，沒有做一點好事。今天冤家債主將到了。怎麼辦呢？」百般哀求祈禱，和尚說：「你能讓兩個兒子做和尚，將家中所有的錢財衣物都施捨在寺院裏，全家還要喫素，在堂前設置道場，晝夜不停地念經，恭敬地懺悔，可以延長一百天的壽命。如做不到，立刻就要死了。」惟思說：「這些事情都很容易，只是苦於不能喫素怎麼辦？」和尚說：「拿羊肝水浸泡，加上椒醬喫它，就能吃了。」醒了以後，把夢中的事情都告訴了妻子。妻子很同意。立即讓兩個兒子做了和尚，又象說的那樣設置了道場不停地念經，並且喫羊肝當飯。象這樣一個多月，一天早晨，他的死去的母親和姐姐都來看他，惟思非常驚訝，走上前去迎候，有一小鬼，手裏拿着紅色的旗子在前面，從西面臺階升起，樹起了紅色的旗子。他死去的姐姐不說話，只在旗幟下面跳舞，象喝醉酒那樣跳個不停。他的亡母哭着說：「惟思活着不知罪，殺人無數，現在冤家都要來，我不忍心看見你受苦，所以來看你。惟思讓人擺設上祭祀母親的東西，母親吃了。他姐姐跳舞一刻不停，不說一句話。母親喫完了就和姐姐都離開了。惟思病得更嚴重了，於是羊肝也不吃了，經常趴在道場中，整天睡覺。有兩個穿青色衣服的童子長的非常矮小，一個坐在他頭上，一個坐在他腳上。惟思問他們，童子不和他說話。童子的表情很悠閒，口裏有四棵牙，都露在嘴脣的外面。第二天喫飯時，惟思看見了他所殺的人，有的披散着頭髮爛了腸子截斷了手腳，有的被砍去了頭流着血，都充滿憤怒來見惟思，說：「逆賊與我們一起做事，情況危急反到殺我們滅口，我們現在已對上帝控告了，所以來拿你。」說完就升上臺階，兩童子推他們，不讓進去。但謾罵說：「你是死定了」惟思知道不能免，把作的惡事全承認了。象這樣被惟思殺的人每天都來，都被童子所推，不能到惟思跟前。一個多月，忽然兩個童子失蹤了，惟思非常恐懼，和妻子兒子告別，於是死的人都來了。大家看見惟思象被拽着的樣子墜落到堂下就死了。惟思不是好人，從千牛備升做澤州相州判司以來，常養幾十個賊徒，讓他們到處偷竊而給他們住處。等事情要暴露了，就殺了他們滅口。前後共殺了一百多人。因此報應就來了。

邢璹

唐邢璹之使新羅也，還歸，泊於炭山。遇賈客百餘人，載數船物，皆珍翠沈香象犀之屬，直數千萬。璹因其無備，盡殺之，投於海中而取其物。至京，懼人知也，則表進之，敕還賜璹，璹恣用之。後子縡與王鉷謀反，邢氏遂亡，亦其報也。

【譯文】

唐邢璹出使新羅回來時，船停在炭山，遇到了一百多個商人。他們裝載幾船貨物，都是珍珠翡翠沉香象牙犀牛角之類的東西，價值幾千萬。邢璹趁他們沒有防備，把他們全殺了，屍體投到了海里，把這些貨物全都據這己有。回到京城，怕人知道，就表示要送給皇帝。皇帝下詔賜給邢璹。邢璹任意地使用它。後來他兒子邢璹和王鉷共同謀反，邢璹全家都被朝廷誅殺，這也是他的報應啊。

萬國俊

唐侍御史萬國俊，令史出身，殘忍爲懷，楚毒是務。奏六道使，誅斬流人，殺害無數。後從臺出，至天津橋南，有鬼滿路，遮截馬足，不得前進。口雲：「叩頭緩我。」連聲忍痛，俄而據鞍，舌長數尺，遍身青腫。輿至宅，夜半而卒。

【譯文】

唐朝侍御史萬國俊，令史家庭出身，爲人殘忍，處事陰險狠毒。曾上奏告六道使，誣陷被流放的人，殺人無數。有一次從衙門外出，到天津橋以南時，發現滿道都是鬼，攔擋馬腿不能前進。他口中還說：「給你磕頭，饒了我」喊聲悲慘痛苦，不一會又按着馬鞍，把舌頭伸出幾寸長，全身都青腫了。把他用車運回住所，半夜就死了。

王瑤

會昌中。有王瑤者，自雲：遠祖本青州人，事平盧節使。時主公姓李，不記其名，常患背疽，衆醫莫能愈。瑤祖請以牲幣禱於岱宗，遂感現形，留連顧問，瑤祖因叩頭泣血，願垂矜憫。嶽神言曰：「爾之主師，位居方伯，職在養民，而虐害生靈，廣爲不道，淫刑濫罰，致冤魂上訴。所患背瘡，葢鞭笞之驗，必不可愈也。天法所被，無能宥之。」瑤祖因拜乞一見主公，洎歸青丘，主公已殂歿矣。瑤祖具以泰山所睹之事，白於主公夫人，雲：「何以爲驗？」瑤祖曰：「某當在冥府之中，亦慮歸之不信，請謁主公，備窺縲絏，主公遂裂近身衣袂，方圓寸餘，以授某曰：『爾歸，將此示吾家。』具衣袂見在。」夫人得之，遂驗臨終服之衣，果有裁裂之處，瘡血猶在，知其言不謬矣。（出《耳目記》）

【譯文】

唐武宗會昌年間，有個名叫王瑤的人。自己說：祖上本是青州人，曾在平盧節度使麾下作事，當時他的主公姓李，記不得姓名了，背上經常長瘡，很多醫生都不能治好。王瑤的祖輩請求用供品到岱嶽廟去祈禱。於是感動了泰山神。現出原身來查問，王瑤的祖輩就叩頭並哭出了血，請求泰山神能發發善心。泰山神說：「你的祖師位居高官，本應使百姓安居樂業，然而他殘害生靈，做了很多壞事，亂施刑罰，致使冤魂告狀。所患的背瘡病就是在陰曹地府被鞭打的結果，一定不會好，上天的責罰，沒有辦法寬恕他。」王瑤的祖輩要求拜見一下主公。等他回到了青丘，主公已經死了。王瑤的祖輩就把在泰山所看見的事，都告訴了主公夫人，夫人說：「憑什麼來證明你說的是真事呢？」王瑤的祖輩說：「我在冥府裏，也怕回來你們不信，就請求拜見了主公，看見他全身綁着繩索。主公就撕下一塊貼身的衣袖，大約有一寸見方，交給我說：『你回去，把這塊衣袖給家人看。』現在衣服袖子還在。」夫人得到衣袖後，就檢驗主公臨終所穿的衣服，果然有撕裂的地方，背瘡流的血還在。知道他說的不是假話啊。

陳峴

閩王審知初入晉安，開府多事，經費不給。孔目吏陳峴獻計，請以富人補和市官，恣所徵取，薄酬其直。富人苦之，峴由是寵，遷爲支計官。數年，有二吏執文書詣峴裏中，問陳支計家所在。人問其故，對曰：「渠獻計置和市官，坐此破家者衆，凡破家者祖考，皆訴於水西大王，王使來追爾。」峴方有勢，人懼不敢言。翌日，峴自府馳歸，急召家人，設齋置祭，意色慞惶。是日，裏中復見二吏入峴家，遂暴卒。初審知之起事，其兄潮首倡，及審知據閩中，爲潮立廟於水西，故俗謂之水西大王雲。

【譯文】

閩王審知剛剛佔領晉安，開府以來，要辦的事很多，經費不足，孔目吏陳峴獻計，請求讓有錢的富人充當「和市官」。於是就任意向他們徵收索取，卻給他們很少酬金。有錢的富人都怨恨他。陳峴由於這樣很受寵愛，被提升爲支計官。過了幾年，有兩個官吏，拿着文書到陳峴住的鄉里，問陳峴家住在哪裏，人們問是要幹什麼，回答說：「他獻計設立和市官，由於這個原因傾家蕩產的很多。凡傾家蕩產的人的祖先，都向水西大王告狀，大王派我們來追究的。」陳峴正有勢力，人們都害怕他不敢說。第二天陳峴從府裏騎着馬回來，急忙召集家裏人，準備齋飯擺上祭典，神色彷徨疑懼。這天，鄉里又看見二個官吏去陳峴家，於是陳峴突然死了。當初審知起事，是他的哥哥潮首倡的。等到審知佔據閩中，就給潮立了個廟在水西。因此世人叫他水西大王。

蕭懷武

僞蜀有尋事團，亦曰中團，小院使蕭懷武主之，蓋軍巡之職也。懷武自所團捕捉賊盜多年，官位甚隆，積金鉅萬，第宅亞於王侯，聲色妓樂，爲一時之冠。所管中團百餘人，每人各養私名十餘輩，或聚或散，人莫能別，呼之曰狗。至於深坊僻巷，馬醫酒保，乞丐傭作，及販賣童兒輩，並是其狗。民間有偶語者，官中罔不知。又有散在州郡及勳貴家，當庖看廄，御車執樂者，皆是其狗。公私動靜，無不立達於懷武，是以人懷恐懼，常疑其肘臂腹心，皆是其狗也。懷武殺人不知其數，蜀破之初，有與己不相協，及積金藏鏹之夫，日夜捕逐入院，盡殺之。冤枉之聲，聞於街巷。後郭崇韜入蜀，人有告懷武欲謀變者，一家百餘口，無少長戮於市。（出《王氏見聞》）

【譯文】

僞蜀有個尋事團，也叫中團。由小院使蕭懷武主持，相當於軍巡的職務。懷武指揮這個團捕捉賊盜，年頭多了，因此官位很高，搜刮了鉅萬的錢財。住宅宏偉僅次於王侯，歌妓美女是當時第一流的。所管轄的中團有一百多人，每人又都豢養了十多個屬於自己的部下，時而聚時而分，人們不能辨別，就管他們叫「狗」。至於深坊僻巷，馬醫酒保，乞丐傭人，以及作小生意的小孩這些人，都是中團的「狗」。百姓互相間偶爾有說牢騷話的人，官中沒有不知道的。還有的分散在州郡以及達官貴人家當廚師、當馬伕、駕馬車、拉樂器的，都是中團的「狗」。無論是公家的還是個人的事情，沒有不立刻傳達到懷武那裏的，因此人們都心裏懷有恐懼，常常懷疑自己的身邊知近的人都是「狗」。懷武殺人不知道有多少，剛剛滅蜀，有與自己不協調的，以及積金藏錢多的那些人，日夜不停地加以逮捕，並全把他們殺掉。喊冤叫屈的聲音在大街小巷都能聽到。後郭崇韜進入四川，有人告發懷武想要謀反叛變，懷武一家一百多口，不分老少全部被殺。

李龜禎

乾德中，僞蜀御史李龜禎久居憲職。嘗一日出至三井橋，忽睹十餘人，摧頭及被髮者，叫屈稱冤，漸來相逼。龜禎懾懼，回馬徑歸，說與妻子。仍誡其子曰：「爾等成長筮仕，慎勿爲刑獄官，以吾清慎畏懼，猶有冤枉，今欲悔之何及。」自此得疾而亡。

【譯文】

乾德年間，僞蜀御史李龜禎，長久地擔任司法官員。有一天，他出去，走到三井橋，忽然看見十多人。他們破了頭的，披着發的，喊冤叫屈，漸漸向他逼來，龜禎十分震驚害怕。調回馬頭直奔家中向妻子孩子講了這件事。於是告誡自己的孩子說：「你們長大出外做官，千萬不要做刑獄官。憑着我清白謹慎膽小怕事，還有被冤枉的，現在後悔怎麼能來得及呢？」從這以後，得病而死。

陳潔

僞蜀御史陳潔，性慘毒，讞刑定獄，嘗以深刻爲務。十年內，斷死千人。因避暑行亭，見蟢子懸絲面前，公引手接之，成大蜘蛛，銜中指，拂落階下，化爲厲鬼，雲來索命。驚訝不已，指漸成瘡，痛苦十日而死。

【譯文】

僞蜀御史陳潔，天生兇惡狠毒。審判處理案件，曾經把嚴酷做爲規範。十年裏，經他手判處死刑的有上千人。因避暑，到亭子裏，看見一個長腿的小蜘蛛掛着絲在面前，他伸手去接，突然變成了大蜘蛛咬住他的中指，甩落到臺階下面，就變成一個厲鬼，說：「來要你的命。」陳潔驚訝害怕的不得了。手指漸漸變成了瘡，痛苦極了。十天就死了。

卷第一百二十七 報應二十六

蘇娥 涪令妻 諸葛元崇 呂慶祖 元徽 李義琰 岐州寺主 館陶主簿 僧曇暢

午橋氏 盧叔敏 鄭生

蘇娥

漢何敞爲交趾刺史，行部蒼梧郡高要縣。暮宿鵲奔亭，夜猶未半，有一女從樓下出，自雲：「妾姓蘇名娥，字始珠，本廣信縣修裏（「廣」信原作「信廣」，據下文及明抄本改。「理」明抄本作「裏」。）人。早失父母，又無兄弟，夫亦久亡。有雜繒帛百二十疋，及婢一人，名致富，孤窮羸弱，不能自振，欲往傍縣賣繒，就同縣人王伯賃車牛一乘，直錢萬二千，載妾並繒，令致富執轡。以前年四月十日，到此亭外，於時已暮，行人既絕，不敢前行，因即留止。致富暴得腹痛，妾往亭長舍乞漿取火，亭長龔壽操刀持戟，來至車傍，問妾曰：『夫人從何所來？車上何載？丈夫安在？何故獨行？』妾應之曰：『何勞問之。』壽因捉臂欲汙妾。不從，壽即以刀刺脅，妾立死，又殺致富。壽掘樓下，埋妾並婢，取財物去，殺牛燒車，槓及牛骨，投亭東空井中。妾死痛酷，無所告訴，故來告於明使君。」敞曰：「今欲發汝屍骸，以何爲驗？」女子曰：「妾上下皆著白衣，青絲履，猶未朽也。」掘之果然。敞乃遣吏捕壽，拷問具服，下廣信縣驗問，與娥語同，收壽父母兄弟皆繫獄。敞表壽殺人，於常律不至族誅。但壽爲惡，隱密經年，王法所不能得。鬼神自訴，千載無一，請皆斬之，以助陰誅，上報聽之。（出《還冤記》）

【譯文】

漢朝時何敞任交趾刺史。有一天到了蒼梧郡高要縣，晚上住在鵲奔亭。還沒有到半夜，見有一女子從樓下走出來，自己說：「我姓蘇名娥，字始珠。原來是廣信縣修里人。很早就失去了父母，又沒有兄弟，丈夫也早死了。家中有各種絲綢一百二十疋，以及奴婢一人，名叫致富。因我們孤苦窮困又很瘦弱，不能自己使生活振作起來，想要到臨縣去賣綢布，就向鄰居王大伯租了一輛牛車，價值約一萬二千錢。用車裝着我和綢布，讓致富趕着牛車。在去年的四月十日，來到這座亭外，當時天色已晚，行人已經斷絕，我們不敢前行，因此就停留在這裏。致富突然肚子痛，我就去亭長家乞討漿水和火，亭長龔壽聽說後就拿着刀和戟，來到車旁，問我說：『夫人從什麼地方來？車上裝的什麼？你丈夫在哪裏？爲什麼獨自行走？』我回答他說：『這些不必勞累你來過問了。』龔壽就趁機抓住我的手臂想要污辱我，我不順從，他就用刀直刺我的肋下，我當時就死了，他又殺了致富，在這個樓下挖了個坑，把我和致富一塊兒埋了。取走了財物，並殺了牛、燒了車，把牛骨槓着扔到了這個亭東面的空井裏。我死得好慘，無處投訴，所以纔來告訴您。」何敞說：「現在要挖掘你的屍骸，憑什麼作爲驗證呢？」女子說：「我全身穿的都是白色衣服，腳上是青絲鞋，還沒有腐爛呢。」挖掘出來一看，果然象她說的那樣。何敞就派人去抓龔壽，拷問之後全部供認，又到廣信縣覈對，同蘇娥說的相同。又收監了龔壽的父母和兄弟等。何敞說龔壽殺人，按一般刑律不至於誅連同族，但是龔壽作惡，隱瞞祕密有一年多了，王法所不能容。而鬼神自己出來控訴，這是千百年來沒有的事，請求全部斬首，用來幫助陰間來殺他們，上報後同意何敞的處理意見。

涪令妻

漢王忳，字少琳，爲郿縣令。之邰亭，亭素有鬼。忳宿樓上，夜有女子，稱欲訴冤，無衣自進。忳以衣與之，進曰：「妾本涪令妻也，欲往官，過此亭宿。亭長殺妾大小十口，埋在樓下，取衣裳財物，亭長今爲縣門下游徼。」忳曰：「當爲汝報之，無復妄殺良善也。」鬼投衣而去。忳且召遊徼問，即服。收同時十餘人，並殺之。掘取諸喪，歸其家葬之，亭永清寧。（原闕出處，今見《還冤記》）

【譯文】

漢朝人王忳，字少琳，作郿縣縣令。到邰亭，邰亭經常鬧鬼，王忳就住在樓上。到了夜間，有一個女子，自稱要訴冤，沒穿衣服就自己進來了。王忳就拿衣服給她穿，她上前說：「我原本是涪縣令的妻子，在隨丈夫赴任途中，經過此亭，亭長帶人殺了我家大小十口，掩埋在這座樓下，搶走了衣服和財物。亭長現在是你縣的鄉官掌巡察緝捕的『遊徼』」。王忳說：「我一定爲你報仇，不能讓他再殺好人啊。」鬼放下衣服走了。王忳立即召來遊徼審問，他全部招供了，又抓了同時作案的十多人，一起殺了。後來挖出被殺的人，送屍骨回家鄉埋葬了，邰亭從此就清寧了。

諸葛元崇

瑯琊諸葛覆，宋永嘉年爲九真太守，家累悉在揚都，唯將長子元崇赴職。覆於郡病亡，元崇始年十九，送喪欲還。覆門生何法僧貪其資，與伴共推元崇墮水而死，因分其財。元崇母陳氏夢元崇還，具敘父亡及身被殺委曲，屍骸流漂，怨酷無雙。奉迷累載，一旦長辭，銜悲茹恨，如何可說。覷欷不能自勝，又云：「行速疲極，因臥窗下牀上，以頭枕窗，明日視兒眠處，足知非虛矣。」陳氏悲怛驚起，把火照兒眠處，沾溼猶如人形。於是舉家號泣，便如發聞。於時徐森之始除交州，徐道立爲長史，道立即陳氏從姑兒也。具疏夢，託二徐驗之。徐道立遇諸葛喪船，驗其父子亡曰，悉如鬼語。乃收行兇二人，即皆款服，依法殺之，差人送喪還揚都。（出《還冤記》）

【譯文】

琅琊人諸葛覆，南朝宋文帝永嘉年間作九真太守。其家眷全留在揚都居住，只帶着長子元崇去赴任。諸葛覆於任內病故，元崇那年才十九歲，護送父親靈柩回鄉。諸葛覆的學生何法僧貪圖諸葛家的財產，在送元崇回鄉時與同謀把元崇推到水裏淹死，瓜分掉諸葛元崇的錢財。元崇的母親陳氏夢到元崇回來了。並敘述了父親的死以及自己被害的全部經過，屍骸順水漂流，怨恨無比，和母親分別已經一年，現又被害死在外地，含悲飲恨，又向誰去述說呢。長呼短嘆不能自禁。又說，因走得匆忙急迫所以疲勞極了，就躺在窗下的牀上，把頭枕在窗臺上。告訴母親說：「您明天看一下我睡覺的地方，就知道我說的是事實。」陳氏悲痛驚醒，點着火照着兒子睡過的地方，被水浸溼的地方好象人的形狀，於是全家號哭，就象發喪一樣。當時徐森之剛剛任職交州，徐道立爲長史，道立是陳氏表姐的兒子，就向他詳細說了所做的夢，託付二徐察驗此事。徐道立遇到了諸葛覆的喪船，對照其父子死亡的時間，與鬼說的完全相同。就逮捕了行兇的兩個人，二人都認了罪，依照法律把他們殺了。後又差人護送死了的諸葛覆的靈柩回揚都。

呂慶祖

宋永康人呂慶祖，家甚殷富，常使一奴名教子守視墅舍。慶祖自往案行，忽爲人所殺。族弟無期，先貸舉慶祖錢，鹹謂爲害。無期便齋酒脯至柩所而祝曰：「君荼酷如此，乃謂是我，魂而有靈，使知其全。」既還，至三更，見慶祖來雲：「近履行，見奴教子畦疇不理，許當痛治。奴遂以斧砍我背，將帽塞口，因得齧奴三指，悉皆破醉。便取刀刺我頸，曳著後門。初見殺時，從行人亦在其中，而不同，執罪之失也。奴今欲叛，我已釘其頭著壁。」言卒而遂滅。無期具以告其父母，潛視奴所住壁，果有一把發，以竹釘之。又看其指，並見傷破，錄奴詰驗，承伏。又問汝既反逆，何以不叛，奴曰：「頭如被擊，欲逃不得，諸同見者事相符。即焚教子，並其二息。（出《還冤記》）

【譯文】

宋朝永康人呂慶祖，家產很富，平時派一名叫教子的奴僕看守家園，慶祖自顧辦自己的事，有一天忽然被人殺害。同族中有個弟弟名叫無期，以前曾向慶祖借過錢。大家都說慶祖是被無期殺害的。無期便拿着酒菜到慶祖的靈柩前禱告說：「你遭到這樣慘死，都說是我乾的，請你魂魄顯靈，讓別人知道誰是兇手。」回來後，到了三更天，看見慶祖來說：「近日察看家園，見我的僕人教子不整理田舍，我就說要狠狠地懲罰他，他就用斧子砍我的後背，並用帽子堵我的嘴，我趁機咬住他的三個手指，都被我咬碎了。他又拿刀刺我的脖頸，拉扯着到了後門。當初我被殺時，其它僕人也有在場的，只是和他不一樣，他是殺我的主犯。教子現在想要逃跑，我把他的頭釘在牆上。」說完就不見了。無期把這件事全都告訴了慶祖的父母，他們暗中到教子的房裏，看到牆上果有一把頭髮，是用竹籤釘上的，又看教子的手指頭，也真的受傷了。抓住這個奴僕審問，他全部認罪了。又問他，你既然反叛了主人，爲什麼不逃走呢？教子說：「我的頭好象被人拽住了似的，想要逃卻逃不掉。」大家見人事相符，就殺了教子連同他的兩個孩子。

元徽

後魏莊帝永安中，北海王顥入洛。莊帝北巡，城陽王徽舍宅爲宣中寺，爾朱兆擒莊帝，徽投前洛陽令寇祖仁。祖仁聞爾朱兆購徽，乃斬徽首送兆。兆夢徽曰：「我有金二百斤，馬一百匹，在祖仁家，卿可取之。」兆於是懸祖仁首於高樹，以大石墜其足，鞭棰之，問得金及馬。而祖仁死，時以爲禍報。（出《廣古今五行記》，明抄本作出《伽籃記》及《還冤記》）

【譯文】

後魏莊帝永安年間，北海王元顥攻入洛陽，魏莊帝向北逃走，城陽王元徽獻出自己的宅園作宣中寺，隨着皇帝出逃。後來爾朱兆活捉了莊帝，元徽只好投奔前洛陽縣令寇祖仁。寇祖仁聽說爾朱兆懸賞提拿元徽，就殺了元徽把首級送給爾朱兆。爾朱兆夢到元徽說：「我有白銀二百斤，一百匹馬，現在寇祖仁家，你可以去取來。」爾朱兆就把寇祖仁的頭吊在大樹上，用大石頭墜着他的腳，用鞭子打他，問他白銀和馬都放在哪裏了。就這樣寇祖仁被活活打死，當時人們都認爲這是作惡的報應。

李義琰

唐隴西李義琰，貞觀年中，爲華州縣尉。此縣忽失一人，莫知所在，其父兄疑一仇家所害，詣縣陳情。義琰案之，不能得決，夜中執燭，委細窮問。至夜，義琰據案俛首，不覺死人即在，猶帶被傷之狀，雲：「某乙打殺，置於某所井中，公可早驗，不然，恐被移向他處，不可尋覓。」義琰即親往，果如所陳，而仇家始具款伏。當聞見者，莫不驚歎。（出《法苑珠林》）

【譯文】

唐朝隴西有個叫李義琰的人，在太宗貞觀年間，任華州縣尉。華州縣忽然失掉一個人，沒有人能知道他到那裏去了。這家的父親和兄長都懷疑是與他們家有仇的人家害的，就把情況向縣衙報告了。義琰接受了這個案子，但不能做出決斷。夜間點上燈燭，細細的追問。到了深夜低頭伏在桌子上，不知不覺看見死人來了，好象還帶着被打傷的樣子，那人說：「我是被某人打死的。又把我扔到一個井裏，您應該早去驗證，不這樣的話，恐怕被移到別的地方，以後就不好找了。」義琰聽了他的話後立刻親自前往巡視，真的象鬼在夢中所說的那樣。這時，那個和死人有仇的人家才認罪伏法。當時聽到這件事的人沒有一個不驚歎的。

岐州寺主

唐貞觀十三年，岐州城內有寺主，共都維那爲隙，遂殺都維那，解爲十二段，置於廁中。寺僧不見都維那久，遂告別駕楊安共來驗檢，都無蹤跡。別駕欲出，諸僧送別駕，見寺主左臂上袈裟，忽有些鮮血。別駕勘問，雲：「當殺之夜，不著袈裟，有其鮮血，是諸佛菩薩所爲。」竟伏誅。（出《廣古今五行記》）

【譯文】

唐朝貞觀十三年，岐州城裏有個寺主，同都維那不和，於是就殺了都維那，屍體肢解爲十二塊，扔到廁所裏。寺內的衆僧很長時間沒有看到都維那了。就告訴了其衙裏的別駕楊安共來驗查，但沒有發現什麼蛛絲馬跡。楊安共要走，衆僧都來送他，這時忽然發現寺主左臂的袈裟上，有些血跡，楊安共就追問他，寺主說：「都維那被殺那天晚上，我沒有穿袈裟，有他的鮮血，恐怕是諸位神佛和菩薩顯靈的結果。」最後寺主伏法被殺了。

館陶主簿

唐冀州館陶縣主簿姓周，忘其名字。顯慶中，奉使於臨渝關牙市。當去之時，佐使等二人從往，周將錢帛稍多，二人乃以土囊壓而殺之。所有錢帛，鹹盜將去，唯有隨身衣服充斂。至歲暮，妻夢，具說被殺之狀，兼言所盜財物之處。妻乃依此訴官。官司案辨，具得實狀，錢帛並獲，二人皆坐處死。相州智力寺僧慧永雲，嘗親見明庭觀道士劉仁寬說之。（出《法苑珠林》）

【譯文】

唐朝冀州館陶縣的主簿姓周，忘記他叫什麼名字了。高宗顯慶年間，他奉命到臨渝關牙市辦事。當他去的時候，有兩個助手跟從他去。周主簿帶的錢財稍多些，兩個人見錢生噁心，就用土袋子把主簿壓死，所帶的錢財全部被盜走，只剩下了隨身穿的衣服而被埋葬。到了年底，主簿的妻子做了個夢，主簿向她說了被害的全部經過，又提到了被盜去的財物現在藏的地方。周的妻子憑這夢中的情景報告官府。官府立案分析審理，得到了全部實情，並起出了被盜去的錢財，那兩個人都因犯法而被處死。相州智力寺的和尚慧永說，他曾親眼見到明庭觀道士劉仁寬說這件事。

僧曇暢

唐乾封年中，京西明寺僧曇暢，將一奴二騾向岐州棱法師處聽講。道逢一人，著衲帽弊衣，掐數珠，自雲賢者五戒，講。夜至馬嵬店宿，五戒禮佛誦經，半夜不歇，暢以爲精進一練。至四更，即共同發，去店十餘里，忽袖中出兩刃刀子，刺殺暢，其奴下馬入草走，其五戒騎騾驅馱即去。主人未曉，夢暢告雲：「昨夜五戒殺貧道。」須臾奴走到，告之如夢。時同宿三衛子，披持弓箭，乘馬趁四十餘里，以弓箭擬之，即下騾乞死。縛送縣，決殺之。（出《朝野僉載》）

【譯文】

唐高宗乾封年間，京城西明寺的和尚曇暢，帶着一個僕人兩匹騾子去岐州棱法師處聽講。途中遇上個人，穿戴着破舊的衣帽，手中掐着念珠，自己說是賢德的人，叫五戒，晚上到馬嵬店住宿。五戒拜佛唸經至半夜不停。曇暢以爲五戒精練到如此地步。四更天，就一齊出發。離開旅店十多里，五戒忽然從袖子裏拔出一把兩刃刀刺殺曇暢，那奴僕跳下馬鑽進草地跑了。五戒騎着馬馱着東西也立刻離開了。店主人還沒有醒，夢見曇暢告訴說：「昨夜五戒殺我。」不一會，奴僕跑到，告訴店主，就象夢中的情形一樣。當時同時住宿的三衛子，帶着弓箭，騎着馬追趕了四十多里，用弓箭逼住他，五戒立刻下馬乞求饒命。就捆綁着送到縣裏殺了他。

午橋民

唐衛州司馬杜某嘗爲洛陽尉，知捕寇。時洛陽城南午橋，有人家失火，七人皆焚死。杜某坐廳事，忽有一人爲門者所執，狼狽至前。問其故，門者曰：「此人適來，若大驚恐狀，再馳入縣門，復馳出，故執之。」其人曰：「某即殺午橋人家之賊也，故來歸命。嘗爲伴五人，同劫其家，得財物數百千，恐事泄，則殺其人，焚其室，如自焚死者，故得人不疑。將財至城，舍於道德里，與其伴欲出外，輒坎軻不能去。今日出道德坊南行，忽見空中有火六七團，大者如瓠，小者如杯，遮其前，不得南出。因北走，有小火直入心中，爇其心腑，痛熱發狂。因爲諸火遮繞，驅之令入縣門，及入則不見火，心中火亦盡。於是出門，火又盡在空中，遮不令出，自知不免，故備言之。由是命盡取其黨及財物，於府殺之。（出《紀聞》）

【譯文】

唐朝衛州司馬姓杜曾任洛陽縣尉，主管捕捉盜賊。當時洛陽城南的午橋，有一家失了火，這家的七口人都燒死了。杜縣衛正在辦公，忽然看見有一個人被門衛抓住，樣子非常狼狽來到面前。杜縣尉問是什麼緣故。門衛報告說：「這個人才來的時候，好象受很大的驚恐的樣子，再次跑進縣衙門，又很快地跑出去，所以我就把他捉住了。」那個人說：「我就是殺午橋人家的壞人，所以來自首。」原來同夥的有五個人，一同搶劫了那家人家，搶得財物有幾百千錢，恐怕事情被人發現，就殺了他們全家人，放火燒了房子，好象自己燒死的，好叫別人不生疑。把錢財送到城內的道德里藏起來，和同夥想要逃到外地，但道路不平坷坷絆絆不能走，今天從道德里往南逃，忽然看見天上有六七團火，大的象葫蘆，小的象酒杯，遮擋在他們前面，不能南逃，因此又往北跑，又有小火團直進入心中，燒到心腹，又痛又熱發了狂，又因好些火團遮饒着他，驅趕着他讓他進縣衙門，等到進了縣門就看不見火了，心中的火也沒有了，於是又跑出衙門，那些火團又全在空中，遮攔着不讓他跑出，他自知不能倖免，所以才全部招認供出了。由此杜縣尉命人全部抓獲其同夥並繳獲了全部財物，在縣衙把他們殺了。

盧叔敏

唐盧叔敏，居緱氏縣，即故太傅文貞公崔祐甫之表侄。時祐甫初拜相，有書與盧生，令應明經舉。生遂自緱氏赴京，行李貧困，有驢，兩頭叉袋，一奴才十餘歲而已。初發縣，有一紫衣人，擎小幞，與生同行，雲：「送書狀至城。」辭氣甚謹。生以僮僕小，甚利其作侶，扶接鞍乘。每到店，必分以茶酒，紫衣者亦甚知愧。至鄂嶺，早發十餘里，天才明，紫衣人與小奴驅驢在後。忽聞奴叫呼聲，雲：「被紫衣毆擊。」生曰：「奴有過但言，必爲科決，何得便自打也。」言訖，已見紫衣人懷中抽刀，刺奴洞腸流血。生乃驚走，初尚乘驢，行數十步，見紫衣人趁在後，棄驢並靴，馳十數步，紫衣逐及，以刀刺倒，與奴同死於嶺上。時緱氏尉鄭楚相，與生中外兄弟。晨起，於廳中忽困睡，夢生被髮，血污面目，謂尉曰：「某已被賊殺矣。」因問其由，曰：「某枉死，然此賊今捉未得。」乃牽白牛一頭來，跛左腳，曰：「兄但記此牛，明年八月一日平明，賊從河中府，與同黨買牛來，於此過，入西郭門，最後驅此者即是。」鄭君驚覺，遂言於同僚。至明日，府牒令捉賊，方知盧生已爲賊所殺。於書帙中得崔相手札，河南尹捕捉甚急，都無蹤跡。至明年七月末，鄭君與縣宰計議，至其日五更，潛布弓矢手力於西郭門外，鄭君領徒自往，伏於路側。至日初出，果有人驅牛自西來者。後白牛跛腳，行遲，不及其隊，有一人驅之，其牛乃鄭君夢中所見盧生牽者，遂擒掩之，並同黨六七盡得。驅跛牛者，乃殺盧生賊也，問之悉伏，雲：「此郎君於某有恩，某見其囊中書，謂是綾絹，遂劫殺之。及開之，知非也，唯得絹兩疋耳。自此以來，常彷彿見此郎君在側，如未露，尚欲歸死，已就執，豈敢隱諱手！」因具言其始末，與其徒皆死於市。（出《逸史》）

【譯文】

唐朝的盧叔敏，住在緱氏縣，就是已故的太傅文貞公崔祐甫的表侄。當時祐甫剛當上宰相，有信給盧生，讓他進京考舉人。盧生就從緱氏縣奔赴京城。他的行李很少，有一頭驢，馱着兩個布袋。有一個才十多歲的小書僮。剛從縣城出發，有一個穿紫色衣服的人拿着個小包袱，與盧生同行。自己說是送狀子進京城，言談舉目很謹慎，盧生因爲奴僕太小，很願意和他作伴，那人也幫盧生扶鞍解蹬，一路上幫了不少忙。每次到了旅店，盧生一定要分些茶酒給他喫，那紫衣人也很領情。到鄂嶺，起早走出十多里，天才亮。紫衣和小童僕趕着驢在後面走。急然聽到後面有呼叫聲。小童說紫衣人打了他。盧生說：「小奴有什麼過錯只管說，我一定要教訓他，你何必隨便親自打他呢？」說完，只見紫衣人從懷裏抽出刀，刺破了小童的肚子，腸子和血都流出來。盧生害怕逃跑，開始還騎着驢，跑了十多步，發現紫衣人在後面緊追，慌忙丟掉了驢和鞋，又跑了十多步，紫衣人追上來，用刀把他刺倒，和小童僕一塊兒死在嶺上。那時緱氏縣的縣尉鄭楚相，和盧生是表兄弟。這天早晨起來，在廳堂中忽然睏倦睡着了，夢到盧生披散着頭髮，滿臉是血，對縣尉說：「我已經被賊人殺了。」縣尉因此詢問詳情。盧生說：「我死得太冤枉了，但是這個賊人現在還沒有抓到。」說着就牽了一頭白牛，這牛跛着左腿。盧生說：「表兄要記住這條牛，明年八月一日天亮時，賊人要從河中府與他的同夥賣牛來，從這裏經過，進西城門，最後面那個趕着這條牛的人就是殺我的人。」鄭縣尉驚醒，於是說給同僚們聽，第二天，州府通牒下令捉拿賊人，才知道盧生真的被賊人殺害了。在書袋裏找到了崔宰相的一封信。河南府尹下令捕捉兇犯很急迫，但是一點蹤影也沒有。到了第二年七月末，鄭縣尉同縣宰商量，直到快天亮，在西城城門外埋伏下弓箭手，鄭縣尉親自領了些人，埋伏在路邊，直到太陽剛剛出來，果然有一些從西邊趕着牛來的人，後面有一條白牛跛着腿，走得慢，趕不上大隊，有一個人趕着它。這頭牛就是鄭楚相在夢中牽着的那頭，於是就抓獲了那人，還有同夥的六七個人也全都抓到了，趕着跛牛的人，就是殺盧生的賊人。審問後他全部供認。又說：「這位先生對我有恩，但我把他口袋裏的書，錯誤的認爲是綢緞，於是劫殺了他，等我打開那些布袋，才知不是綢緞，只得到兩匹綢布罷了。從那時起到現在，經常彷彿看見這個年輕人在我的身旁，這件事如果不泄露，我都要去死，現在已經被捉到了，還敢隱瞞嗎？」他就說出了事情的全部經過，最後和同夥的那些人一同死在刑場。

鄭生

唐滎陽鄭生，善騎射，以勇悍趫捷聞，家於鞏雒之郊。嘗一日乘醉，手弓腰矢，馳捷馬，獨驅田野間，去其居且數十里。會天暮，大風雨，生庇於大木下。久之，得雨霽，已夕矣，迷失道，縱馬行，見道旁有門宇，乃神廟也。生以馬系門外，將止屋中，忽慄然心動，即匿身東廡下，聞廟左空舍中窣窣然，生疑其鬼，因引弓震弦以伺之。俄見一丈夫，身長衣短，後卓衣負囊仗劍自空舍中出，既而倚劍揚言曰：「我盜也，爾豈非盜乎？」鄭生曰：「吾家於鞏雒之郊，曏者獨驅田間，適遇大風雨，迷而失道，故匿身於此。」仗劍者曰：「子既不爲盜，得無害我之心乎？且我遁去，道必經東廡下，願解弓弦以授我，使我得去，不然，且死於豎子矣。」先是生常別以一弦致袖中，既解弦，投於劍客前，密以袖中弦系弓上。賊既得弦，遂至東廡下，將殺鄭生以滅口。急以矢系弦，賊遂去，因曰：「吾子果智者，某罪固當死矣。」生曰：「我不爲害，爾何爲疑我？」賊再拜謝。生即去西廡下以避賊。既去，生懼其率徒再來，於是登木自匿。久之，星月始明，忽見一婦人，貌甚冶，自空舍中出，泣於庭。問之，婦人曰：「妾家於村中，爲盜見誘至此，且利妾衣裝，遂殺妾空舍中，棄其屍而去，幸君子爲雪其冤。」又曰：「今夕當匿於田橫墓，願急逐之，無失。」生諾之，婦人謝而去。及曉，生視之，果見屍。即馳馬至洛，具白於河南尹鄭叔則。尹命吏捕之，果得賊于田橫墓中。（出《宣寶誌》）

【譯文】

唐朝滎陽人鄭生，擅長騎馬射箭，憑勇敢強悍矯健敏捷而聞名，家在洛陽郊區。有一天乘着酒醉，手拿着弓，腰上掛着箭囊，騎一匹快馬，獨自在田野間奔馳，離他家約幾十裏了，天色已晚，又趕上大風雨，沒辦法，鄭生就在大樹下避雨，過了很長時間雨才停，但是天已黑了，迷失了道路，只好騎着馬隨意走。走不多遠，忽然看見路旁有座門樓。走近才知是座神廟。鄭生把馬拴在廟門外，剛進到屋裏，忽然害怕心跳，立刻藏在東廂房下，聽到廟左邊的空屋子裏有悉悉窣窣的聲音，鄭生心裏懷疑是鬼，就拉起弓，搭上箭等待着，不一會看見一個男人，身體高大但衣服很短，身後背個包袱拿着劍從空屋子裏出來，然後就提着劍大聲說：「我是強盜，你難道也是強盜？」鄭生說：「我家住在洛陽郊外，到這之前因獨自騎馬在田野裏跑，正遇大風驟雨，又迷了路，所以纔到這裏藏身。」拿着劍的人說：「你既然不是強盜，難道沒有傷害我的心嗎？且放我逃走，一定要經過東屋廊下，希望你解下弓弦交給我，我纔敢放心走。不這樣，我就會死在你這小子手裏。」原來鄭生經常另備一個弓弦在衣袖裏，就解了弓弦，扔到劍客前面，偷偷地把另一個弓弦繫到弓上。賊人已經得到弓弦，就到了東屋下，要殺掉鄭生滅口。鄭生急忙拉弓搭箭，賊人就逃跑了，並說：「你這小子果然聰明，我犯了罪本來該死啊！」鄭生說：「我不害你，你爲什麼懷疑我？」賊人多次拜謝，鄭生就躲到西屋來躲避賊人，看見賊人跑了，他又害怕賊人率領同夥再回來，就上到高處藏起來。過了很長時間，月亮出來了，忽然看見一個婦人，長得很漂亮，從空房子裏出來，在院子裏哭，鄭生問她爲什麼哭，她說：「我家住在這個村子裏，被強盜引到這裏來，他貪圖我的衣服好，就在空屋子裏把我殺了，扔掉屍體跑了，今有幸遇到公子，希望你爲我昭雪申冤。」又說：「那賊人今天晚上應該藏在田橫的墳墓裏，希望你快點追他，不要失掉機會。」鄭生答應了婦人拜謝後走了。等到天亮，鄭生查看，果然看見一具女屍。鄭生立即騎馬到洛陽，把所遇到的情景向河南府尹報告了。府尹命令府吏去捕捉，果然在田橫墓裏抓到了賊人。

卷第一百二十八 報應二十七

公孫綽 王安國 尼妙寂 李文敏 樊宗諒 滎陽氏

公孫綽

唐王屋主簿公孫綽，到官數月，暴疾而殞。未及葬，縣令獨在廳中，見公孫具公服，從門而入。驚起曰：「與公幽顯異路，何故相干？」公孫曰：「某有冤，要見長官請雪，嘗忝僚佐，豈遽無情！某命未合盡，爲奴婢所厭，以利盜竊。某宅在河陰縣，長官有心，倘爲密選健吏，齎牒往捉，必不漏網。宅堂檐從東第七瓦壠下，有某形狀，以桐爲之，釘布其上，已變易矣。」言訖而沒。令異甚，乃擇強卒素爲綽所厚者，持牒並書與河陰宰，其奴婢盡捕得，遂於堂檐上搜之，果獲人形，長尺餘，釘繞其身。木漸爲肉，擊之啞然有聲，綽所貯粟麥，以俟閒居之費者，悉爲所盜矣。縣遂申府，奴婢數人，皆殪枯木。（出《逸史》）

【譯文】

唐朝王屋縣主簿名叫公孫綽，到任沒幾個月，突然得急病死了，還沒來得及埋葬。這一天，縣令獨自一人在廳堂裏，忽見公孫綽穿着官服，從門外進來，縣令很喫驚，起來說：「我和你現在是陰陽兩界，什麼原因來找我？」公孫說：「我有冤屈，現在邀見你請你爲我昭雪，不才曾愧在你的部下，難道這麼快就沒有情面了嗎？我的壽數本來沒盡，但因奴婢們討厭我，我死了才利於他們盜竊。我的家在河陰縣，長官果有心爲我報仇，請選派得力的衙役，祕密地帶着你的命令去抓捕，一定不會讓他們漏網。我的房檐從東數第七條瓦壠下面，有我的人形，用桐木刻制的，上面釘着釘子，已經有所變化了。」說完就沒有影了。縣令很驚異，就挑選了幾個強健的吏卒，都是平時公孫綽對他們厚待的，帶着密令書信送給河陽縣縣宰，把公孫家的奴婢都抓起來了。又到屋堂的檐上去搜查，真的找到了人形，大約有一尺多長，周身都釘着釘子，有的木質漸漸變成了肉質，敲擊它還能發出聲音。公孫綽家貯藏的以備將來退居時用的糧食等物，全都被他們盜走了。縣令於是申報到州府，那幾個做惡的奴婢都被杖殺。

王安國

涇之北鄙農人有王安國者，力穡，衣食自給。唐寶曆三年冬，夜有二盜窬牆而入，皆執利刃。安國不敢支梧，而室內衣裘，摯之無孑遺。安國一子，名何七，年甫六七歲，方眠驚起，因叫有賊，登時爲賊射，應弦而斃。安國閭外有二驢紫色者，亦爲攘去。遲明，村人集聚，共商量捕逐之路。俄而何七之魂登房門而號：「我死自是命，那復多痛，所痛者，永訣父娘耳。」遂冤泣久之。鄰人會者五六十人，皆爲雪涕。因曰：「勿謀追逐。明年五月，當自送死。」乃召安國，附耳告之名氏，仍期勿。（勿下疑脫泄字。）洎麥秋，安國有麥半頃，方收拾，晨有二牛來，蹊踐狼籍，安國牽歸，遍謂裏中曰：「誰牛傷暴我苗？我已係之，牛主當齎償以購；不爾，吾將詣官焉。」裏中共往，皆曰：「此非左側人之素畜者。」聚視久之，忽有二客至曰：「我牛也。昨暮驚逃，不虞至此，所損之田，請酬倍資而歸我畜焉。」共里人詰所從，因驗契書，其一乃以紫驢交致也。安國即醒何七所謂，及詢名姓皆同，遂縛之，曰：「爾即去冬射我子盡我財者。」二盜相顧，不復隱，曰：「天也命也，死不可逭也。」即述其故，曰：「我既行劫殺，遂北竄寧慶之郊，謂事已積久，因買牛將歸岐上，昨牛抵村北二十里，徘徊不進，俟夜黑，方將過此。既寐，夢一小兒五歲許，裸形亂舞，紛紜相迷，經宿方寤。及覺，二牛之縻紖不斷，如被解脫，則已竄矣。因蹤跡之，由徑來至此。去冬之寇，詎敢逃焉。」里人送邑，皆準於法。（出《集異記》）

【譯文】

涇河北邊偏僻農村有個叫王安國的莊稼人。他勤勞耕種，衣食都能自給。唐敬宗寶曆三年冬天的一個晚上，有兩個強盜跳牆進了王安國家，都拿着利刀，安國不敢出聲，室內的衣物，被賊人搶劫一空。安國有一個兒子，名叫何七，剛六七歲，正睡覺被驚醒，就大叫有賊，立刻被賊人射了一箭，應弦而死。安國的屋外有兩頭紫色的驢，也被賊人牽去。黎明，村裏人都集聚在他家，共同商量抓賊的辦法。不一會兒，何七的魂靈踏着房門大聲哭泣說：「我死是命裏該着，不必過多悲傷，我悲傷的是我再也見不到父親和母親了。」哭泣了很長時間，鄰居來聚集的有五六十人，都被感動的哭了。何七說：「不要想抓賊的辦法了，明年五月，他們自己就會來送死。」於是就召呼安國，貼着耳朵告訴他賊人的名字，希望他不要泄露出去。到了麥熟時，安國有半頃麥子，正要收割，一天早晨有兩頭牛來到麥地，把麥子踐踏得不象樣子，安國就把牛牽回家，問遍了村裏的人，說：「誰家的牛把我家的麥子踩壞了？我已經栓住了，牛的主人應該拿東西作賠償換回牛，不然的話，我就要報告官府了。」村裏人都來了，都說：「這兩頭牛不是咱們左鄰右舍所養的。」大家聚在一起看了很長時間，忽然有兩個外村的人來到了，說：「是我們的牛，昨天晚上受驚逃跑，沒想到跑到這裏來，所損壞的麥子，請讓我加倍賠償來換回我的牛。」村裏人就問他們從哪裏來，又檢查他們買牛的文契，其中一頭牛是用紫色的驢換來的，安國就想起了何七的話，等到問他們叫什麼名字，和何七說的一樣，於是就把他們綁起來，說：「你們就是去年冬天射死我兒子搶去我的財物的人。」兩個強盜互相看了看，就不再隱瞞了。說：「真是命裏註定啊！死是不可逃避的。」然後就說了爲什麼到這裏來。說：「我們殺人搶劫之後，立刻逃到寧慶的郊區，考慮到事情已經很久了。因此纔出來買牛要回到岐上，但昨天到了這村子北邊二十多里的地方，牛就徘徊不往前走了，等到天黑，才過了這個地方，晚上睡覺時夢到一個小孩大約有五歲，光着身子亂跳，把我們弄得迷迷糊糊，過了一宿才醒，醒後去看牛，只見繫着兩頭牛的繩子沒有斷，好象被解開似的，牛已經跑得不見影了，我們順着牛蹄印找到這裏來。去年冬天的賊寇，那裏敢逃跑。」村裏人把二盜賊送到城裏，都受到了法律的懲罰。

尼妙寂

尼妙寂，姓葉氏，江州潯陽人也。初嫁任華，潯陽之賈也。父升，與華往復長沙廣陵間。唐貞元十一年春，之潭州不復。過期數月，妙寂忽夢父，被髮裸形，流血滿身，泣曰：「吾與汝夫，湖中遇盜，皆已死矣。以汝心似有志者，天許復仇，但幽冥之意，不欲顯言，故吾隱語報汝，誠能思而復之，吾亦何恨！」妙寂曰：「隱語云何？」升曰：「殺我者，車中猴，門東草。」俄而見其夫，形狀若父，泣曰：「殺我者，禾中走，一日夫。」妙寂撫膺而哭，遂爲女弟所呼覺。泣告其母，闔門大駭，念其隱語，杳不可知。訪於鄰叟及鄉閭之有知者，皆不能解。秋詣上元縣，舟楫之所交處，四方士大夫多憩焉。而又邑有瓦棺寺，寺上有閣，倚山瞰江，萬里在目，亦江湖之極境，遊人弭棹，莫不登眺。吾將緇服其間，伺可問者，必有醒吾惑者。於是褐衣上元，舍力瓦棺寺，日持箕帚，灑掃閣下，閒則徙倚欄檻，以伺識者。見高冠博帶，吟嘯而來者，必拜而問。居數年，無能辯者。十七年，歲在辛巳，有李公佐者，罷嶺南從事而來，攬衣登閣，神彩雋逸，頗異常倫。妙寂前拜泣，且以前事問之，公佐曰：「吾平生好爲人解疑，況子之冤懇，而神告如此，當爲子思之。」默行數步，喜招妙寂曰：「吾得之矣。殺汝父者申蘭，殺汝夫者申春耳。」妙寂悲喜嗚咽，拜問其說。公佐曰：「夫猴申生也，車去兩頭而言猴，故申字耳。草而門，門而東，非蘭字耶！禾中走者，穿田過也，此亦申字也。一日又加夫，蓋春字耳。鬼神欲惑人，故交錯其言。」妙寂悲喜，若不自勝，久而掩涕拜謝曰：「賊名既彰，雪冤有路，苟或釋惑，誓報深恩，婦人無他，唯潔誠奉佛，祈增福海。初，泗州普光王寺有梵氏戒壇，人之爲僧者必由之，四方輻輳，僧尼繁會，觀者如市焉。公佐自楚之秦，維舟而往觀之。有一尼，眉目朗秀，若舊識者，每過必凝視公佐，若有意而未言者。久之，公佐將去，其尼遽呼曰：「侍御貞元中不爲南海從事乎？」公佐曰：「然。」「然則記小師乎？」公佐曰：「不記也。」妙寂曰：「昔瓦官寺閣求解車中猴者也。」公佐悟曰：「竟獲賊否？」對曰：「自悟夢言，乃男服，易名士寂，泛傭於江湖之間。數年，聞蘄黃之間有申村，因往焉。流轉周星，乃聞其村北隅有名蘭者。默往求傭，輒賤其價，蘭喜召之。我又聞其從父弟有名春者，於是勤恭執事，晝夜不離。見其可爲者，不顧輕重而爲之，未嘗待命。蘭家器之，晝與郡傭苦作，夜寢他席，無知其非丈夫者。逾年，益自勤幹，蘭逾敬念，視士寂，即目視其子不若也。蘭或農或商，或畜貨於武昌，關鎖啓閉悉委焉。因驗其櫃中，半是己物，亦見其父及夫常所服者，垂涕而記之。而蘭春叔出季處，未嘗偕出，慮其擒一而驚逸也，銜之數年。永貞年重陽，二盜飲既醉，士寂奔告於州，乘醉而獲。一問而辭伏就法，得其所喪以歸，盡奉母而請從釋教，師洪州天宮寺尼洞微，即昔時受教者也。妙寂一女子也，血誠復仇，天亦不奪。遂以夢寐之言，獲悟於君子，與其仇者，得不同天，碎此微驅，豈酬明哲。梵宇無他，唯虔誠法象，以報效耳。」公佐大異之，遂爲作傳。大和庚戌歲，隴西李復言遊巴南，與進士沈田會於蓬州。田因話奇事，持以相示，一覽而復之。錄怪之日，逐纂於此焉。（出《續幽怪錄》）

【譯文】

尼姑妙寂，姓葉，江州潯陽人。當初嫁給任華，是潯陽的商人。她的父親葉升，和任華經常往返在長沙和廣陵之間作生意。唐朝貞元十一年的春天，去潭州沒有返回，過了歸期已經幾個月了。有一天，妙寂忽然夢到了父親，他披散着頭髮，光着身子，滿身是血。哭着說：「我和你丈夫，在湖中遇上強盜，都已經死了。我平時看你是個意志堅強，有志向的人，上天允許由你替我們報仇，但神靈的意思，不想明白地說出來，所以我用隱語告訴你，如果真能明白而報了仇，我也就沒有遺恨了。」妙寂問：「隱語怎麼說？」葉升說：「殺我的人是，車中猴，東門草。」不一會又見她的丈夫，形貌和父親一樣。哭着說：「殺我的人是禾中走，一日夫。」妙寂撫着丈夫的肩痛哭一場，於是被她妹妹叫醒了。她哭着告訴母親，全家都很驚慌，念那隱語，一點兒也不知道其中的意思。遍訪了鄰居中的老人，鄉里的聰明智慧的人，都解不出來。秋天到上元縣去，這裏是各地舟船交匯的地方，四方的官員名士多在這裏休息，再加上城內有瓦官寺，寺上有閣樓，靠山俯瞰大江，萬里遠的景色盡收眼底，這也是江湖中最秀美的地方，遊人行船到這裏，沒有不登樓遠眺的，妙寂想我穿上僧尼的黑衣服到那裏，尋找可問的人，一定會有解開我疑惑的人。於是穿上粗布衣服到上元去，在瓦官寺幹活，整天拿着掃帚，灑掃樓閣，有空就倚着欄檻，等待能解謎的人。看見戴高帽系寬帶一邊走一邊吟唱的人，一定跪拜而問。過了幾年，沒有遇到解開謎團的人。到了貞元十七年，是辛巳年。有個叫李公佐的人，辭掉了嶺南從事來到上元，攬衣登上閣樓，神彩英俊豪放，和平常人很不一樣。妙寂就上前哭着拜見，並且把夢中的事說出來問他。公佐說：「我平生就喜歡給人解疑，況且你的冤恨太大，再說神靈告訴了這些，我應該爲你想一下。」說罷低頭默默地走了幾步，高興地告訴妙寂說：「我想出來了，殺你父親的叫申蘭。殺你丈夫的叫申春。」妙寂悲喜交加嗚咽着，請他說明怎麼講法。公佐說：「猴是申年生的，車字去兩頭又說猴，所以是個申字；草而門，門而東，不是蕳字嗎？禾中走，就是穿田過，這也是個申字，一日又加夫，就是春字啊。鬼神想要迷惑人，所以拆開來說。」妙寂聽後又悲又喜，好象不能自禁了，過了很長時間才擦了眼淚拜謝說：「賊人的名字已經知道了，昭雪冤恨有了門路，你爲我解除了疑惑，我發誓要報你的大恩。但我作爲一個女人沒有別的辦法，只有誠心誠意信奉佛祖，祈禱你福如東海。」後來，在泗州的普光寺有個梵氏戒壇。當僧尼的人一定要到那裏去，四面八方的人都象車輻條向着車軸那樣去那裏，僧尼也頻繁地聚會，參觀的人象到菜市一樣。公佐從楚地到秦地去，坐了一條船去那裏參觀。看見有一個尼姑，眉清目秀，好象以前見過，每次經過她都目不轉睛地看着公佐，好象有話要說的樣子。時間長了，公佐要離開了，那尼姑急忙招呼他說：「您難道不是貞元年間的南海從事嗎：」公佐說：「是呀！」妙寂說：「那麼你記得我嗎？」公佐說：「不記得了。」妙寂說：「我就是當年在瓦官寺閣樓上求你解車中猴的人。」公佐想起來了說：「你最終抓獲了賊人了沒有？」妙寂回答說：「自從明白了夢中的話後，我就女扮男妝，改名士寂，到處給別人作工。幾年後，聽說蘄黃之間有個申村。因此就去了那裏，走訪了十多天，才聽說這個村北角有個叫申蘭的，就前去要求給他家做傭人，不圖賺錢，申蘭聽說後高興地收留了我。不久又聽說他的堂弟有個名叫申春的，於是我就非常勤奮地給他幹活，不分晝夜地幹，只要看到可以乾的活，也不管輕重，不等主人發話，申蘭家很器重我。白天我和那些傭人勤苦地勞作，夜晚不同他們睡在一起，沒有人知道我不是男人。過了一年，我更加勤勞肯幹，申蘭越加對我好，看待我比他的兒子都好。申蘭有時務農，有時經商，有時也到武昌去販牲畜，全家的鑰匙都交給我，因此我就能查看他的櫃子。那櫃子裏有一半是我們家的東西，也看見了我父親和我丈夫平常穿的衣服，我流着眼淚記下了。然而申蘭和申春一個在家一個在外，不一同出入，我怕抓到一個驚跑了另一個，這事壓了幾年。到了永貞年重陽節，二賊喝醉了酒，我趁機跑到州府告發了他們，乘着兩人醉酒未醒，抓獲了他們。一經審問就招供伏法，我收回了被他們搶去的財物，全部交給了母親，並請求讓我出家。我的師傅是洪州天宮寺的尼姑洞微，也就是過去教誨過我的人。妙寂不過是一個女子，赤誠復仇，老天也成全了我的志向，夢中的話，在您的幫助下，弄明白了，才能夠和仇人不共戴天。就是粉身碎骨也報答不盡您對我的恩情。出家人在寺廟裏沒有別的辦法，只有虔誠地供奉佛祖來報答您了。」公佐聽說非常驚異，就給她作了傳記。大和庚戌年，隴西李復言遊在巴南，和進士沈田在蓬州相會，沈田談到奇聞怪事，就把傳記給他看，他看一遍就能複述。在寫志怪的時候，就把它編在這本書裏。

李文敏

唐李文敏者，選授廣州錄事參軍。將至州，遇寇殺之，沈於江，俘其妻崔氏。有子五歲，隨母而去。賊即廣州都虞候也。其子漸大，令習明經，甚聰俊，詣京赴舉下第，乃如華州。及渭南縣東，馬驚走不可制，及夜，入一莊中，遂投莊宿，有所衣天淨紗汗衫半臂者，主嫗見之曰：「此衣似頃年夫人與李郎送路之衣，郎既似李郎，復似小娘子。」取其衣視之，乃頃歲制時，爲燈燼燒破，半臂帶猶在其家，遂以李文敏遭寇之事說之。此子罷舉，徑歸問母，具以其事對，乃白官。官乃擒都虞候，系而詰之，所佔一詞不謬，乃誅之。而給其物力，令歸渭南焉。（出《聞奇錄》）

【譯文】

唐朝的李文敏，被選派作廣州錄事參軍，上任時剛要到達州府，遇到強盜被殺害了，屍體沉到江裏，他的妻子崔氏也被強盜抓去。李文敏有個兒子才五歲，隨着母親。賊寇就是廣州的都虞候。文敏的兒子漸漸長大了，就讓他習誦明經（唐代的一個考試科目）。他很聰明英俊。這一年到京城趕考，沒有考中，就去了華州。走到渭南縣以東的時候，他騎的馬受驚狂奔控制不住。到了晚上，進了一個小村莊，就住在了這個莊裏，文敏的兒子穿着一件半袖的天淨紗汗衫，房東老太太看見就說：「這件衣服好象當年夫人送李郎在路上穿的衣服，你長得象李郎，又象他的小娘子。」她拿起衣服看了看，就說這是當年做衣服時被燈火燒破了，半片臂帶還在她家裏。於是就把李文敏遭賊冠的事說給他聽。文敏的兒子聽後，決定不考舉人了，直接回去問自己的母親，母親說的和那老太太說的完全相符。他就報告了官府，官府派人擒拿都虞候，捆綁後審問他，所說的供詞與事實一點兒也不差。就殺了他。又判給了文敏兒子一些財物，讓他回渭南去了。

樊宗諒

唐樊宗諒爲密州刺史。時屬邑有羣盜，提兵入邑甿殷氏家，掠奪金帛，殺其父子，死者三人。刺史捕之甚急，月餘不獲。有鉅鹿魏南華者，寓居齊魯之間，家甚貧，宗諒命攝司法掾。一夕，南華夢數人皆被髮，列訴於南華曰：「姓殷氏，父子三人，俱無罪而死，願明公雪其冤。」南華曰：「殺汝者爲誰？」對曰：「某所居東十里，有姓姚者，乃賊之魁也。」南華許諾，驚寤。數日，（「數日」明抄本作「即日」。）宗諒謂南華曰：「盜殺吾甿，且一月矣，莫窮其跡，豈非吏不奉職乎！爾爲司法官，第往驗之。」南華馳往，未至，忽見一狐起於路旁深草中，馳入里人姚氏所居。噪而逐者以百數，其狐入一穴中，南華命以鍤發之，得金帛甚多，乃羣盜劫殷氏財也。即召姚氏子，訊其所自，目動詞訥，即收劾之，果盜之魁也。自是盡擒其支黨，且十輩。其狐雖匿於穴中，窮之卒無所見也，豈非冤魂之所假歟！時大和中也。（出《宣室志》）

【譯文】

唐朝時有個樊宗諒任密州刺史。當時屬轄的城鎮有一羣盜賊。拿着兵器進入城鎮的種田百姓殷家。掠奪去了金銀布匹等財物，並殺了殷家父子，共三口。刺史命令緊急追捕，但過了一月有餘仍然沒有查獲。有個鉅鹿人叫魏南華的，居住在齊魯兩地之間，家中很貧窮，宗諒命他作法官帶領部下捉拿。一天晚上，南華夢到幾個人都披散着頭髮，並排站在面前告訴南華說：「我們姓殷，父子三人都是無罪而死，希望明公爲我們報仇。」南華說：「殺你們的人是誰呢？」回答說：「在我們家東面大約十里的地方有個姓姚的，就是盜賊的魁首。」南華答應了他們，然後驚醒了。又過了幾天，宗諒對南華說：「無故殺了我們種田百姓。已經有一個多月，莫非你的部下不盡職盡責嗎？你作爲司法官，應該親自前去探察。」南華騎一匹快馬前去，還沒到現場，忽然看見一個狐狸從路邊的深草中跳起來，跑到姚氏住的地方，後面叫喊着追趕的有上百人。那隻狐鑽入一個洞裏。南華命人用鍬掘洞，挖出來很多金銀布匹，原來是那羣盜賊搶劫殷家的財物。南華立即召來姚家的人，審訊他這些財物是哪裏來的。姚家人眼睛亂轉支吾着說不出話來。南華就把他下獄，一經拷問那人果然是盜賊的魁首。從此全部抓獲了他的同夥，有十個人。那隻狐狸雖然藏在洞裏，努力搜查也再沒有看見，難道不是冤魂借它來引導的嗎？那時正是唐文宗大和年間。

滎陽氏

唐盈州令將之任，夜止屬邑古寺。方寢，見老嫗，以桐葉蒙其首，傴僂而前。令以拄杖拂其葉，嫗俯拾而去，俄亦復來。如是者三，久之不復來矣。頃有衰裳者，自北戶升階，褰簾而前曰：「將有告於公，公無懼焉。」令曰：「是何妖物？」曰：「實鬼也，非妖也，以形容衰瘵，不敢幹謁。曏者竊令張奶少達幽情，而三遭柱杖之辱，老奶固辭，恥其復進，是以自往哀訴，冀不逢怒焉。某滎陽氏子，嚴君牧此州，未逾年，鍾家禍，乃護喪歸洛，夜止此寺。繼母賜冶葛花湯，並室妹同夕而斃。張奶將哭，首碎鐵錘，同瘞於北牆之竹陰。某隴西先夫人即日訴於上帝，帝敕雲：『爲人之妻，已殘戮僕妾，爲人之母，又毒殺孤嬰，居暗室，事難彰明，在天鑑，理宜誅殛。以死酬死，用謝諸孤。』付司命處置訖報。是日，先君復訴於上帝雲：『某遊魂不靈，乖於守慎，致令嚚室，害及孤孩，彰此家風，黷於天聽，豈止一死，能謝罪名。某三任縣令，再剖符竹，實有能績，以安黎甿。豈圖餘慶不流，見此狼狽，悠揚丹旐，未越屬城。長男既已無辜，孀婦又俾酬死，念某旅櫬，難爲瘞埋，伏乞延其生命，使某得歸葬洛陽，獲袝先人之瑩闕，某無恨矣。』明年繼母到洛陽，發背疽而卒。上帝譴怒，已至如此，今某即無怨焉。所苦者，被僧徒築溷於骸骨之上，糞穢之弊，所不堪忍。況妹爲廁神姬僕，身爲廁神役夫，積世簪纓，一日凌墜，天門阻越，上訴無階，籍公仁德，故來奉告。」令曰：「吾將奈何？」答曰：「公能發某朽骨，沐以蘭湯，覆以衣衾，遷於高原之上，脫能賜木皮之棺，蘋藻之奠，亦望外也。」令曰：「諾，乃吾反掌之易爾。」鬼嗚咽再拜，令張奶密召鸞娘子同謝明公。張奶遂至，疾呼曰：「郭君怒晚來軒屏狼藉，已三召矣。」於是可顏邞P惶而去。明旦，令召僧徒，具以所告。遂命土工，發溷以求之，三四尺，乃得骸骨，與改瘞焉。

【譯文】

唐朝盈州縣令將赴任，夜晚住在轄區內城鎮的古廟裏。剛剛躺下睡覺，見一老年婦人，用桐樹葉蒙着臉，傴僂着走到縣令面前。縣令用拄杖拂掉蓋在她頭上的葉子，老婦人俯身拾起來就走了。不一會，又返回來，象這樣反覆了三次。過了很久不再來了。又過了一會，有一個穿麻布衣服的人，從北門上臺階，掀起簾子走到縣令面前說：「我有話要對你說，請你不要害怕。」縣令說：「你是哪來的妖怪？」那人回答：「我其實是鬼，並不是妖怪。因爲我現在的容貌太難看，不敢貿然拜見。這以前我私下讓張奶傳達我的意思，然而她三次遭到你用拄杖污辱她，老奶堅決不再來了，她感到沒臉再來，所以我只好親自以痛苦的心情向你述說，希望你不要生氣。我是滎陽人，先父曾在此州作州牧，但未滿一年家禍不斷，父親就去世了。我們就護喪去洛陽，夜晚在此寺停留，繼母給我們喝了野葛花湯，我和妹妹都在當晚被毒死，張奶要哭，也被她用鐵錘打碎了腦袋，把我們埋在北牆邊的竹林裏。我的親生母親當天就把這事報告給上帝。上帝說：她作爲妻子，卻殘酷地殺害了奴婢；作爲母親，又毒殺孤苦的孩子。住在暗室裏，事情很難明白，在天上都看得很清楚，按理應該處死她，用死報死來酬謝孤兒。於是命令司命官處置然後回報。當天，我的父親又報告上帝說：我的遊魂不靈，生性老實謹慎，以致後妻張狂，害了我的孩子，暴露了不好的家風，也有負於天教，僅僅一死哪能免除罪名。我三任縣令，斷案辦公有些政績，使百姓安居樂業，那曾想，我做的好事不得好報。遭到了這樣喪天害理的事情，天魂遊蕩，未能回家，長男無辜而死，孀婦又被賜死，請考慮我的棺木正在途中，很難掩埋，請天帝延長她的壽命，能讓我歸葬在洛陽，與先人葬在一起，我就沒有什麼怨恨了。第二年，我的繼母回到洛陽背上生瘡而死，上帝的譴責，已經有了結果，現在我也沒有什麼怨恨了，感到痛苦的是，一些僧徒把廁所建在我的屍骨上，糞便污物，簡直使我不能忍受，再說我妹妹是廁神的小妾，我又是廁神的奴僕，我家累世讀書作官，而後代卻受到如此摧殘凌辱，天門難進，沒法上天陳述。知你爲人寬厚仁德，所以前來奉告。」縣令說：「我將怎麼辦呢？」回答說：「你如挖出我們的屍骨，用香湯洗一下，再蓋上衣被，遷到高地，如能用野草野果來祭奠，那真是太好不過了。」縣令說：「好，作這件事易如反掌。」那鬼抽泣着一再拜謝，讓張奶悄悄地找鸞娘子同來拜謝縣令。張奶馬上就來了，大聲召呼說：「郭君看到晚間家裏沒收拾很生氣，已經召呼你三次了。」於是麻衣人急忙走了。第二天，縣令找到那些和尚，找了些土工，挖掘廁所，僅挖到三四尺深就挖到了屍骨，改葬到別處去了。

卷第一百二十九 報應二十八（婢妾）

王濟婢 王範妾 宋宮人 金荊 杜嶷妾 後周女子 張公瑾妾 範略婢 胡亮妾

梁仁裕婢 張景先婢 李訓妾 花嚴 晉陽人妾

王濟婢

晉王濟侍者，常於闈中就婢取濟衣物，婢遂欲奸之。其人云：「不敢。」婢言若不從我，我當大叫，此人卒不肯。婢遂呼雲：「某甲欲奸我。」濟即令殺之，此人具陳說，濟不信，故牽將去。顧謂濟曰：「枉不可受，要當訟府君於天。」濟乃病，忽見此人語之曰：「前具告實，既不見理，便應去。」濟數日而死。（出《還冤記》）

【譯文】

晉朝王濟的僕人，常常到王濟的內室去通過婢女取王濟的衣物。於是那個婢女就想要和那人通姦。那人說：「我不敢。」婢女說：「你如果不服從我，我就喊人。」那人最終不肯答應，婢女於是就呼喊說：「這個人想要姦污我。」王濟就讓人殺了那僕人。僕人將事情的經過全都向王濟說了，王濟卻不相信，於是就將那人拉了出去。僕人回過頭來對王濟說：「冤枉不可以忍受，我要向蒼天告你。」王濟於是就得了病，忽然他看見僕人對他說：「先前我把實情告你，你卻不理睬，所以你就應當死。」就這樣，王濟過了幾天就死了。

王範妾

晉富陽縣令王範妾桃英，殊有姿色，遂與閣下丁豐、史華期二人姦通。範當出行不還，帳內督孫元弼聞丁豐戶中有環珮聲，覘視，見桃英與同被而臥，無弼扣戶叱之。桃英即起，攬裙理髮，躡履還內。元弼又見華期帶佩桃英麝香。二人懼元弼告之，乃共謗元弼與桃英有私，範不辯察，遂殺元弼。有陳超者，當時在座，勸成元弼罪。後範代還，超亦出都看範，行至赤亭山下，值雷雨日暮。忽然有人扶超腋，徑曳將去，入荒澤中。雷光照見一鬼，面甚青黑，眼無瞳子，曰：「吾孫元弼也。訴怨皇天，早見申理，連時候汝，乃今相遇。」超叩頭流血。鬼曰：「王範既爲事主，當先殺之。賈景伯、孫文度在泰山玄堂下，共定死生名錄。桃英魂魄，亦取在女青亭。」至天明，失鬼所在。超至楊都詣範，未敢謝之，便見鬼從外來，徑入範帳。至夜，範始眠，忽然大魘，連呼不醒，家人牽青牛臨範上，並加桃人左索。嚮明小蘇，十數日而死，妾亦暴亡。超乃逃走長幹寺，易姓名爲何規。後五年二月三日，臨水酒酣，超雲：「今當不復畏此鬼也。」低頭，便見鬼影已在水中，以手博超，鼻血大出，可一升許，數日而死。（出《冥報志》。明抄本作出《還冤記》）

【譯文】

晉朝富陽縣令王範的小老婆桃英特別有姿色，與王範下人丁豐、史華期二人通姦。一次當王範出外辦事還沒回來，帳內督孫元弼聽到丁豐屋裏有環佩的聲音，偷偷察看，看見桃英和丁豐在同一個被窩裏躺着。元弼扣門進去，呵叱他們，桃英立刻起來，提起裙子整理頭髮拖拉着鞋，回到裏屋。又一次元弼又看見華期佩帶着桃英的香袋。丁豐、華期害怕元弼告發他們，於是就一起誹謗元弼和桃英有私情。王範不經明察，就殺了元弼。有個叫陳超的人，當時在場，幫着說成了元弼的罪名。後來王範外出回來，陳超也出城探視王範。走到赤亭山下，正遇雷雨，天色已晚，忽然有個人架着陳超的腋下直把他拽過去，進入荒澤裏，在電光照射下看見一個鬼，臉特別的黑，眼睛沒有瞳仁，說：「我是孫元弼，向皇天訴怨，已被審察處理，一直在等你，今天遇見了你。」陳超跪地磕頭，共同定了死生名單，桃英的魂魄也提取在女青亭上了。到了天亮，失去了鬼的蹤跡。陳超到了楊都去見王範，沒敢把看到鬼這件事告訴他。忽然又看見鬼從外面來了，直進入王範的帳裏。到了晚上，王範剛剛睡下，急然夢見可怕的事而呻吟大聲驚叫，連忙呼喚，卻不見王範醒來。家裏的人就牽着青牛來到了王範的身邊，並且又給王範在左手上綁上了用桃木做成的桃人，這樣接近天亮王範纔剛剛有些甦醒。可是過了十幾天就死了。他的小老婆也突然死了。陳超於是逃到長幹寺，並改名叫何規。五年後的二月三日那天，陳超到水邊喝酒，酒喝到正痛快的時候，陳超說：「現在我不再害怕這鬼了。」他低下頭去，便看見了在水中有一鬼影用手抓他。這時陳超鼻子出了很多血，大約有一升左右。沒過幾天，陳超就死了。

宋宮人

宋少帝子業常使婦人裸形相逐。有一女子不從，命斬之。其夜，夢有一女子罵曰：「汝悖逆，明年不及熟矣。」帝怒，於宮中求得似夢見者，斬之。其夕，復夢所戮者曰：「汝枉殺我，我已訴上帝，集羣巫與六宮捕鬼。」帝尋被殺。（出《廣古今五行記》）

【譯文】

南朝宋少帝名叫子業，經常讓女人光着身子互相追逐作爲娛樂。有一個女子不從，他就下令將那個女子殺了，那天晚上，少帝夢見一個女子罵着說：「你違反正道。不能活到明年莊稼成熟的時候了。」少帝大怒，在宮中找到了個長得象夢中看見的那個女子一樣的人，把她殺了。當天晚上，少帝又夢見了被殺的那個人說：「你枉殺了我，我已經向上帝控告了。」少帝於是就召集一羣巫士在六宮捉鬼。少帝不久被殺死。

金荊

後魏末，嵩陽杜昌妻柳氏甚妒。有婢金荊，昌沐，令理髮，柳氏截其雙指。無何柳被狐刺，螫指雙落。又有一婢，名玉蓮，能唱歌，昌愛而嘆其善。柳氏乃截其舌。後柳氏舌瘡爛，事急，就稠禪師懺悔。禪師已先知，謂柳氏曰：「夫人爲妒，前截婢指，已失指。又截婢舌，今又合斷舌。悔過至心，乃可以免。」柳氏頂禮求哀，經七日，禪師大張口咒之，有二蛇從口出，一尺以上，急咒之，遂落地，舌亦平復。自是不復妒矣。（出《朝野僉載》）

【譯文】

後魏末年，嵩陽杜昌的妻子柳氏，忌妒心特別強。有個婢女叫金荊，杜昌洗頭叫金荊給梳理頭髮，於是柳氏就割下了她的兩個手指頭。過了不久，柳氏被野蜂蜇了兩個手指頭，這兩個手指頭都爛掉了。另有一個婢女，名叫玉蓮，會唱歌，杜昌非常喜歡她並稱贊她唱得好。柳氏於是就割掉了她的舌頭。後來柳氏的舌頭也生瘡潰爛。病情很重，柳氏就去稠禪師那裏表示懺悔。禪師已經事先知道了，對柳氏說：「你因爲忌妒，先前割斷了婢女的手指，你已經失去了手指；後又割掉婢女的舌頭，現在你又應該爛掉舌頭。你只有從心裏悔過，纔可以避免。」柳氏跪在地上恭敬地請求憐憫。過了七天，禪師張大了口唸咒語，有兩條蛇從口中出來，有一尺多長，又急忙唸咒語，於是蛇掉在地上。柳氏的舌頭也恢復了原樣。從這以後，柳氏不再忌妒了。

杜嶷妾

梁襄陽杜嶷新納一妾，年貌兼美，寵愛特甚。妾得其父書，倚簾讀之。嶷外還，而妾自以新來，羞以此事聞嶷，因嚼吞之。嶷謂是情人所寄，遂命剖腹取書。妾氣未斷，而書已出，嶷看訖，嘆曰：『吾不自意，忽忽如此，傷天下和氣，其能久乎。」其夜見妾訴冤，嶷旬日而死。（出《廣古今五行記》）

【譯文】

梁朝襄陽的杜嶷，剛娶了一個小妾，長得年輕美麗。杜嶷對她寵愛得特別厲害。一天她收到了父親的一封信，正倚在門簾旁邊看，杜嶷從外面回來。他的妾自己認爲是剛來到這裏，害羞把這件事告訴杜嶷於將書信放到嘴裏嚥了。杜嶷誤認爲是情人寄來的，於是讓人剖開她的肚子取出書信。她的氣還沒有斷，信就已經從肚子裏取出來了。杜嶷看完書信，嘆息說：「我本意不是這樣的。如此糊塗，傷了天下的和氣，那裏還能長久呢！」那天晚上杜嶷看見了他的小老婆訴說冤屈。杜嶷過了十天就死了。

後周女子

後周宣帝在東宮時，武帝訓督甚嚴，恆使宦者成慎監察之，若有纖毫罪失而不奏，慎當死。於是慎常陳太子不法之事，武帝杖之百餘。及即位，顧見髀上杖瘢，問及慎所在。慎於時已出爲郡，遂敕追之，至便賜死。慎奮厲曰：「此是汝父爲，成慎何罪？悖逆之餘，濫以見及，鬼若有如，終不相放。」於時宮掖禁忌，相逢以目，不得轉共言笑，分置監官，記錄愆罪。左皇后下有女子欠伸淚出，因被劾，謂有所思，奏使敕拷訊之。初擊其頭，帝便頭痛，更擊之，亦然。遂大發怒曰：「此冤家耳。」乃使拉折其腰，帝復腰痛。其夜出南宮，病漸重，明旦還，腰痛不得乘馬。御車而歸，所殺女子之處，有黑暈如人形，時謂是血，隨刷之，旋復如故，如此再三。有司掘除舊地，以新土填之，一宿之間如故。因此七八日，舉身瘡爛而崩，及初下屍，諸局腳牀，牢不可脫，唯此女子所引（明抄本引作臥。）之牀，獨是直腳，遂以供用，蓋亦鬼神之意焉。帝崩去成慎死，僅二十許日焉。（出《還冤記》）

【譯文】

後周宣帝在東宮當太子時候，武帝訓誡監督特別嚴格，經常派宦官成慎監督察看，如果有極小的問題不上奏，成慎就應當被處死。於是成慎常常把太子違法的事告訴給武帝，武帝爲此百餘次用木杖打太子。等到太子即位看見大腿上有木杖打的傷疤，就問成慎在哪裏，那時成慎已經離開了朝庭到地方上做了郡守，於是下詔書追回了成慎，回來就處死。成慎奮力大聲地說：「這是你父親做的，我有什麼罪，你這樣違背正道，對我濫施刑罰，鬼神如果知道了，最終都不能放過你。」在當時後宮裏禁忌很嚴，，互相碰上只能用眼睛看，不能談論說話，還分別設置了監督官，記錄罪過。左皇后下邊有一個女子因爲伸懶腰打呵欠流出眼淚，因此被揭發了罪行，說她有所想，於是就上奏皇帝，皇帝就下詔書令人訊問拷打她。開始擊打她的頭部，皇帝就頭痛，再次打她，還是這樣。於是皇帝發怒說，這是個冤家，就派人拉出去折斷了她的腰，皇帝又腰痛。那天晚上皇帝去南宮，病情逐漸加重，第二天早晨，腰痛得不能騎馬，就坐着車回來了。殺那個女子的地方，有黑色的影子象人的形狀，當時認爲是血，隨即將那地方沖刷乾淨，不久又象先前一樣，就這樣一連幾回的出現，官吏挖去了那個地方的土，用新土填上，一宿之間又同以前一樣。這樣過了七八天，皇帝全身瘡爛而死。等到停牀的時候，許多牀腳都是固定在地上的，牢固得抬不起。只有這個女子所睡的牀，能夠移動，於是就用它供給使用。這大概也是鬼神的意思吧，皇帝之死距離處死成慎僅僅有二十多天的時間。

張公瑾妾

唐魏郡馬嘉運，以貞觀六年正月居家，日晚出大門，忽見兩人各捉馬一匹，先在門外樹下立，嘉運問是何人，答雲：「東海公迎馬生耳。」嘉運素有學識，知名州里，每臺使及四方貴客多請見之。及是弗復怪也。謂使者曰：「吾無馬。」使者進馬，嘉運即於樹下上馬而去，其身倒臥於樹下也。俄至一官曹，將入大門，有男女數十人，門外如訟者。有一婦人，先與嘉運相識，是同郡張公瑾妾，姓元氏，手執一紙文書，迎謂嘉運曰：「馬生尚相識否？昔張總管交某數相見，總管無狀，非理殺我，我訴天曹，於今三年，爲王天主救護公瑾。故常見抑，今乃得申，官已追之，不久將至。疑我獨見枉害，馬生那亦來耶？」嘉運先知元氏被殺，及見方自知死。使者引入門，門者曰：「公眠未可謁，宜可就霍司刑。」乃益州行臺郎中霍璋也，見嘉運延坐，曰：「此府記室官闕，東海公聞君才學，欲屈爲此官耳。」嘉運曰：「貧守妻子，不願爲官，得免幸甚。」璋曰：「若不能作，自陳無學，君當有相識，可舉令作。」俄有人來雲：「公眠已起。」引嘉運入，見一人在廳事坐，肥短黑色，呼嘉運前，謂曰：「聞君才學，欲屈爲記室耳，能爲之乎？」嘉運拜射曰：「幸甚！但鄙夫田野，頗以經業教授後生，不足以當記室之任耳。」公曰：「識霍璋否？」答曰：「識之。」因使召璋，問以嘉運才術，璋曰：「平生知其經學，不見作文章。」公曰：「誰有文章者？」嘉運曰：「有陳子良者，解文章。」公曰：「放馬生歸。」即命追子良，嘉運辭去，璋與之別。嘉運問曰：「向見張公瑾妾，所言天主者爲誰？」璋曰：「公瑾鄉人王五戒者，死爲天主，常救公瑾，故得到今，今已不免矣。」言畢而別，遣使者送嘉運至一小澀道，指令由此路歸。其年七月，綿州人姓陳子良暴死，經宿而蘇，自言見東海公，用爲記室，辭不識文字。別有是人陳子良卒，公瑾亦亡。至貞觀中，車駕在九成宮，聞之，使中書侍郎岑文本就問其事，文本錄以奏云爾。嘉運後爲國子博士，卒官。（出《冥報記》）

【譯文】

唐朝魏郡有個叫馬嘉運的人，在貞觀六年正月住在家裏。有一天天黑出大門，忽然看見兩個人，每個人都牽着一匹馬，早就在門外的大樹底下站着。嘉運問來的是什麼人？回答說：「是東海公讓我們迎接你的。」嘉運一向很有學問，在州里很出名，臺使以及四方的貴客常常請求接見他，因此這件事嘉運也就不再奇怪了。他對使者說：「我沒有馬。」使者於是就送上馬，嘉運就在大樹下騎上馬離開了，他的身體卻躺在了大樹下邊。不一會嘉運的魂靈就來到了陰間的一個官府，剛要進大門，就看見門外邊有男女幾十個人，好象是告狀的。其中有一個婦人，先前和嘉運認識，是本郡裏張公瑾的小老婆，姓元氏。她手裏拿着一張文書，迎上去對嘉運說：「你還認識我不，從前張總管讓我見你好幾次，總管無緣無故地殺了我，我已向天曹告了他，到現在已三年了，是王天主救護公瑾，所以一直被壓制着，現在纔得到申冤。官府已經追察張公瑾了。不久他就要到了。我以爲只我一人是枉告，你現在也來了。」嘉運先前知道元氏被殺一事，等見到她，才知道自己也已經死了。使者帶着嘉運進門，看門的人說：「主公睡覺，不能接見，可去見霍司刑。」霍司刑是益州行臺郎中霍璋，他見到嘉運請他坐下說：「這裏官府缺少一個記室官，東海公聽說你很有才學，想要委屈你做這個官。」嘉運說：「我貧窮但願和妻子孩子在一起，不願做官，能夠免除那是很慶幸的。」霍璋說：「你如果不能做，就自己說沒有學識，那你可有認識的，可推舉他來做。」不一會，有人來說：「主公已經睡醒了。」於是就帶着嘉運進去，看見一個人在大廳裏坐着，這個人肥胖矮小，臉色青黑，他叫嘉運上前，對嘉運說：「聽說你很有學問所以想要委屈你做記室官，你能做嗎？」嘉運拜謝說：「謝謝，但我是個種田的，只是從事教育學生的職業，不夠做記室的官。」主公說：「你認識霍璋嗎？」嘉運說：「認識他。」於是讓人叫霍璋，問他嘉運的才學。霍璋說：「平時知道他研究學問，但沒看見他的文章。」主公說：「誰的文章做的好呢？」嘉運說：「有個叫陳子良的人懂得文章。」主公說：「放馬生回去。」就立刻命令人去追察子良。嘉運告辭離去。霍璋和他告別，嘉運問道說：「剛剛看見張公瑾的小老婆，她所說的天主是誰？」霍璋說：「是張公瑾的同鄉人叫王五戒。他死了以後做了天主。曾維護過公瑾，所以公瑾才能夠活到現在，今天他已經不能免了。」說完就離去了。於是就派人送嘉運到了一條很難走的小道，指着叫他從這條路回去，那年的七月，綿州有個叫陳子良的人突然死了，過了一整夜又甦醒過來，他自己說看見了東海公，讓他做記室，他推辭說不認字，另外有個叫陳子良的人卻死了。張公瑾也死了。到了貞觀年間，皇帝在九城官，聽說了這件事，就派中書侍郎岑文本去打聽這事，文本記錄並上奏給了皇帝。嘉運後來做了國子博士。在做官期間死了。

範略婢

唐貞觀中，濮陽範略妻任氏。略先幸一婢，任以刀截其耳鼻，略不能制。有頃，任有娠，誕一女，無耳鼻。女年漸大，其婢仍在，女問婢，具說所由。女悲泣，以恨其母。母深有愧色，悔之無及。（出《朝野僉載》）

【譯文】

唐朝貞觀年間，濮陽範略的妻子姓任。範略先前喜歡上了一個婢女，任氏就用刀子割掉了婢女的耳朵和鼻子。範略不能制止。不久，任氏懷了孕，生下了一個女兒沒有耳朵和鼻子，女兒漸漸長大，那個婢女還在，任氏的女兒問那個婢女怎麼沒有耳朵鼻子，婢女把全部原因都告訴了她。任氏的女兒悲痛的哭了。從此她痛恨她的母親，她的母親也深深地慚愧，後悔已經來不及了。

胡亮妾

唐廣州化蒙縣丞胡亮從都督周仁軌討僚，得一首領妾，幸之，將至縣。亮向府不在，妻賀氏，乃燒釘烙其雙目，妾遂自縊死。後賀氏有娠，產一蛇，兩目無睛。以問禪師，師曰：「夫人曾燒釘烙一女婦眼，以夫人性毒，故爲蛇報。此是被烙女婦也，夫人好養此蛇，可以免難，不然，禍及身矣。」賀氏養蛇，一二年漸大，不見物，唯在衣被中，亮不知也。發被見蛇，大驚，以刀砍殺之。賀氏兩目俱枯，不復見物，悔無及焉。（出《朝野僉載》）

【譯文】

唐朝廣州化蒙縣丞胡亮，跟從都督周仁軌討伐僚人，得到了一個頭領的小老婆，胡亮非常喜歡她，把她帶到縣裏。一天胡亮去府裏不在家，他的妻子賀氏就用燒紅的釘子烙瞎了那個小妾的雙眼，小妾於是就自己上吊死了。後來賀氏懷了孕，生下一條蛇，兩眼沒有眼珠，於是賀氏就去問禪師，禪師說：「你曾用燒紅的釘子烙瞎了一個婦女的眼睛，因爲你天性狠毒，所以要用蛇來報復，這就是被你烙瞎了眼的那個婦女變的，你好好的飼養着這條蛇，可以免除危難，不這樣，災禍就要到了。「賀氏飼養這條蛇一二年，蛇漸漸長大，但只藏在衣被裏，胡亮不知道此事。他打開被看見了蛇，非常喫驚，用刀子砍殺了那條蛇。於是賀氏兩眼都枯乾了，再也看不到什麼。後悔已來不及了。

梁仁裕婢

唐梁仁裕爲驍衛將軍，先幸一婢。妻李氏，甚妒而虐，縛婢擊其腦。婢號呼曰：「在下卑賤，制不自由，娘子鎖項，苦毒何甚！」婢死後月餘，李氏病，常見婢來喚。李氏頭上生四處癉疽，腦潰，晝夜鳴叫，苦痛不勝，數月而卒。（出《朝野僉載》）

【譯文】

唐朝梁仁裕做驍衛將軍，他喜歡上了一個婢女，而他的妻子李氏對這個婢女非常的妒忌，並且百般的虐待。李氏用繩子將婢女捆綁起來擊打她的頭，婢女呼喊着說：「我的地位卑微低賤，行動不自由，你用繩勒我的脖子，是多麼的殘忍。」婢女死後一個多月，李氏就得了病，常常看見那個婢女來召喚她。李氏的頭上生了許多毒瘡，腦袋也爛了，白天黑夜的嚎叫，痛苦實在難以忍受，幾個月就死了。

張景先婢

唐荊州枝江縣主簿夏榮判冥司。縣丞張景先寵一婢，其妻楊氏妒之。景出使不在，妻殺婢，投之於廁。景至，紿之曰：「婢逃矣。」景以妻酷虐，不問也。」婢訟之於榮，榮追對之，問景曰：「公夫人病困。」說形狀，景疑其有私也，怒之。榮曰：「公夫人枉殺婢，投於廁，今見推勘，公試問之。」景悟，問其婦。婦病甚，具首其事。榮令廁內取其骸骨，香湯浴之，厚加殯葬。婢不肯放，月餘日而卒。（出《朝野僉載》）

【譯文】

唐朝荊州枝江縣的主簿夏榮，是陰間的判官。有個縣丞叫張景先，喜歡上了一個婢女，他的妻子楊氏非常的妒忌。一天，張景先出外辦事不在家裏，他的妻子就將這個婢女殺死了，並將屍體扔到了茅廁裏。張景先辦事回來，妻子欺騙他說：「婢女逃跑了。」張景先認爲妻子殘酷虐待婢女，也就不再問了。那個婢女向夏榮告了楊氏。夏榮於是就追查覈實這件事。他問張景先說：「你的妻子被病所困擾。」並說了她的病狀，張景先懷疑他和妻子有私情，就非常的氣憤。夏榮說：「你的妻子白白地殺死了一個婢女，並將屍體扔到茅廁裏，現在要調查這件事，你試探地問問她。」張景先恍然大悟，於是就問他的妻子。他的妻子病的很厲害，就從頭到尾把事情的經過都說了。夏榮叫人從茅廁裏取出了那個婢女的屍骨，用香水沖洗乾淨，厚葬了她。但是婢女仍不肯放過楊氏，一個多月後楊氏死了。

李訓妾

唐左僕射韋安石女，適太府主薄李訓。訓未婚以前，有一妾，成親之後，遂嫁之，已易兩主。女患傳屍瘦病，恐妾厭禱之。安石令河南令秦守一捉來，榜掠楚苦，竟以自誣，前後決三百以上，投井死。不出三日，其女遂亡，時人鹹以爲冤魂之所致也。安石坐貶蒲州，太極元年八月卒。（出《朝野僉載》）

【譯文】

唐朝左僕射韋安石的女兒，嫁給了太府主簿李訓。李訓沒結婚以前，曾有過一個小妾，與安石的女兒成親以後，就把小妾嫁了出去，小妾已經嫁了兩個人家。安石的女兒出嫁後，就得一種傳染病。身體枯瘦。卻懷疑是李訓嫁出去的小妾因爲不滿而詛咒。於是韋安石就叫河南令秦守一將小妾捉來嚴刑拷打，小妾痛苦不堪，竟然屈打成招。小妾前後被打了三百多下，最後投井而死。其後不到三天，安石的女兒就死丁。當時的人都認爲是屈死的冤魂將她捉去了。後來安石因犯法被貶到蒲州，在太極元年八月死了。

花嚴

唐王弘，冀州衡水人，少無賴，告密羅織善人。曾遊河北趙定，（定原作具。據明抄本改。）見老人每年作邑齋，遂告殺二百人，授遊擊將軍，俄除侍御史。時有告勝州都督王安仁者，密差弘往推，索大枷夾頸，安仁不承伏，遂於枷上斫安仁死，便即脫之，其男從軍，亦擒而斬之。至汾州，與司馬毛公對食，須臾喝下，斬取首，百姓震悚。後坐誣枉，流雷州，將少姬花嚴，素所寵也。弘於舟中，僞作敕追，花嚴諫曰：「事勢如此，何忍更爲不軌乎？」弘怒曰：「此老嫗欲敗吾事！」縛其手足，投之於江，船人救得之，弘又鞭二百而死，埋於江上。俄而僞敕友，御史胡元禮推之，錮身領回，至花嚴死處，忽雲：「花嚴來喚對事。」左右皆不見，唯弘稱叩頭死罪，如授枷棒之聲，夜半而卒。（出《朝野僉載》）

【譯文】

唐朝有個叫王弘的，是冀州衡水人。他從小就強橫無恥，常常告密羅織罪名陷害好人。王弘曾經在河北趙定遊歷，看見一位老者，每年都在城裏聚集許多人舉行齋戒，於是王弘就告發陷害並殺了二百多人。官府認爲他有功，就授給他了遊擊將軍的官職，接着又提升他做了侍御史。當時有人告發勝州都督王安仁的，朝廷就祕密派王弘去抓拿他。王弘用大的刑具夾住王安仁的脖子，但王安仁仍不承認有罪，於是王弘就在大刑上砍死了王安仁，立刻把他處理掉了。王安仁有個兒子在軍隊上，王弘也捉拿並把他殺了。到了汾州，王弘與司馬毛公面對面的喫飯，不一會王弘呵叱他下去，砍了他的頭。老百姓都非常震驚害怕。後來王弘因犯了誣枉罪，被流放到雷州。帶着年輕漂亮的女子叫花嚴，王弘一向非常喜歡她。王弘在船上僞造皇帝的詔書，花嚴勸阻他說：「事態已經象這樣了，怎麼忍心再做不軌的事呢？」王弘大怒說：「你這個老太婆，想要敗壞我的事。」於是就將花嚴的手腳捆綁起，把她扔到了江裏。有個在江上划船的人救了花嚴，王弘又將花嚴用皮鞭打了二百多下，把她打死了，埋葬在江邊。不久，僞造的詔書被發現了，御史胡元去捉拿王弘，把他禁錮起來帶了回來。當走到花嚴死的地方，忽然聽到了花嚴呼喚覈實事情的聲音，左右的人都沒有看見，只有王弘連連叩頭說死罪，象是聽到受棍棒痛打的聲音，到了半夜王弘就死了。

晉陽人妾

唐牛肅舅之尉晉陽也。縣有人殺其妾，將死言曰：「吾無罪，爲汝所殺，必報！」後數年，殺妾者夜半起，至母寢門呼。其母問故，其人曰：「適夢爲虎所齧，傷至甚，遂死。覺而心悸，甚驚惡，故啓之。」母曰：「人言夢死者反生，夢想顛倒故也，汝何憂！然汝夜來未飯牛，亟飯之。」其人曰：「唯。」暗中見物，似牛之脫也，前執之，乃虎矣，遂爲所噬，其人號叫竟死。虎既殺其人，乃入院，至其房而處其牀，若寢者。其家何其寢，則閉鎖其門而白於府。季休光爲留守，則使取之。取者登焉，破其屋，攢矛以刺之，乃死。舅方爲留守判官，得其頭，漆之爲枕。至今時人以虎爲所殺之妾也。（出《紀聞》）

【譯文】

唐朝牛肅的舅父在晉陽當縣尉。當時縣裏有個人殺了自己的小老婆，他的小老婆臨死的時候說：「我沒有罪，卻被你所殺，我一定要報仇。」幾年以後，殺妾的那個人一天半夜裏突然起來，到了他母親的房門前大聲的呼喊，他的母親問他是什麼原因，那個人說：「剛纔夢見被老虎所咬，傷得很厲害，於是就死了，醒來心恍，驚恐害怕得很，所以來告訴你。」母親說：「人們說，夢見死反而是活，夢中的事是顛倒的，你何必憂傷。可是你半夜起來沒有喂牛，趕緊去餵它。」那人說：「行。」黑暗中，那人看見一個東西，好象是牛跑了，於是上前去捉它，卻是一隻虎。那人於是被虎所咬，號叫着死去了。老虎殺了那人以後，就進入了院子裏，到了那人的房中躺在了牀上，好象睡覺；那家人等着虎睡了，就鎖緊房門並向官府稟報，季休光做留守，就派人去捉那隻虎，捉拿人的到了，擊破那人的屋門，拿起矛來刺那隻虎，虎便死了。牛肅的舅父當時做留守判官，得到了虎的頭，上了油漆做個枕頭。到現在的人們都認爲那隻虎是被殺的妾。

卷第一百三十 報應二十九（婢妾）

竇凝妾 嚴武盜妾 綠翹 馬全節婢 魯思郾女 鄂州小將 金卮

竇凝妾

唐開元二十五年，晉州刺史柳渙外孫女博陵崔氏，家於汴州。有扶風竇凝者，將聘焉，行媒備禮。而凝舊妾有孕，崔氏約遣妾後成禮。凝許之，遂與妾俱之宋州，揚舲下至車道口宿，妾是夕產二女，凝因其困羸斃之，實沙於腹，與女俱沈之。既而還汴，紿崔氏曰：「妾已遣去。」遂擇日結親。後一十五年，崔氏產男女數人，男不育，女二人，各成長。永泰二年四月，無何，几上有書一函，開見之，乃凝先府君之札也。言汝枉魂事發，近在暮月，宜疾理家事，長女可嫁汴州參軍崔延，幼女嫁前開封尉李馹，並良偶也。凝不信，謂其妻曰：「此狐狸之變，不足徵也。」更旬日，又於室內見一書：「吾前已示汝危亡之兆，又何顛倒之甚也。」凝尚猶豫，明日，庭中復得一書，詞言哀切，曰：「禍起旦夕。」凝方倉惶，妻曰：「君自省如何？宜禳避之。」凝雖祕之，而實心憚妾事。五月十六日午時，人皆休息，忽聞扣門甚急。凝心動，出候之，乃是所殺妾，盛妝飾，前拜凝曰：「別久安否？」凝大怖，疾走入內隱匿，其鬼隨踵至庭，見崔氏。崔氏驚問之，乃斂容自敘曰：「某是竇十五郎妾。凝欲娶娘子時，殺妾於車道口，並二女同命。但妾無負凝，而凝枉殺妾，凝欲娶妻，某自屏跡，奈何忍害某性命，以至於此。妾以賤品，十五餘年，訴諸嶽瀆，怨氣上達，聞於帝庭。上帝降鑑，許妾復仇，今來取凝，不幹娘子，無懼也。」崔氏悲惶請謝：「願以功德贖罪，可乎？」鬼厲色曰：「凝以命還命足矣，何功德而當命也？臂殺娘子，豈以功德可計乎！」詞不爲屈，乃罵凝曰：「天綱不漏，何用狐伏鼠竄！」便升堂擒得凝，而齧咬掐捩，宛轉楚毒，竟日而去，言曰：「汝未慮即死，且可受吾能事耳。」如是每日輒至，則啗嚼支體，其鬼或奇形異貌，變態非常，舉家危懼，而計無從出，並搏二女，不堪其苦。於時有僧曇亮，頗善持咒，凝請之。置壇內閣，須臾鬼至，不敢升階。僧讓之曰：「鬼道不合幹人，何至是耶！吾召金剛，坐見糜碎。」鬼曰：「和尚事佛，心合平等，奈何掩義隱賊。且凝非理殺妾，妾豈幹人乎？上命照臨，許妾仇凝，金剛豈私殺負冤者耶！」言訖登階，擒凝如初。崔氏令僧潛求聘二女，鬼知而怒曰：「和尚爲人作媒，得無怍乎！」僧慚而去。後崔氏李氏聘女遁逃，而鬼不追，乃言曰：「吾長縛汝足，豈能遠耶！」數年，二女皆卒。凝中鬼毒，發狂，自食支體，入水火，啗糞穢，肌膚焦爛，數年方死。崔氏於東京出家，衆共知之。（出《通幽記》）

【譯文】

唐玄宗開元二十五年，晉州刺史柳渙有個外孫女姓崔，家住博陵。有個叫竇凝的人，家住汴州扶風。他想娶崔氏爲妻，就託媒人，拿着厚禮去崔氏家求親。而竇凝原來有一個小老婆現已身懷有孕，崔氏就提出了只有把他的小老婆打發走後才能成親。竇凝同意了崔氏的要求。於是就帶着他的小老婆一起去宋州，船到了車道口，天已黑了，就住在了這裏。這天晚上他的小老婆就生下了二個女孩。竇凝趁着這女人疲憊不堪的時候，殺死了她，在死屍肚子裏填上沙石連同剛生下的兩個女孩，一起扔到了江裏。竇凝回到汴州以後，就欺騙崔氏說：「小妾已經叫我打發走了。」於是他們就選了一個吉慶的日子結了婚。婚後十五年間，崔氏生下了好幾個孩子，但是所生的男孩都沒有活，只有兩個女孩活下來。到了永泰二年四月的一天，忽然發現桌子上有一封書信，就拆開觀看，卻是他死去的父親留下的手書，上面寫着：你枉害人命的事已被發現，近在一個月內你就要出事。你應該趕緊處理好家中的事務。你的大女兒可嫁給汴州參軍崔延，小女兒可嫁給前任開封尉李馹，這都是很好的姻緣。」竇凝不相信，就對他的妻子說：「這都是狐狸精搞的鬼，不可信。」又過了十天，他又在屋裏發現一封信。拆開一看，上面寫着：我前面已經提示你危亡的徵兆，你爲什麼不聽，卻又糊塗的這麼厲害。」看信後，竇凝還是半信半疑。第二天，在院子裏又發現了一封信，信中的音詞就更悲哀懇切了。上面寫着：「大禍馬上就要來了。」這時竇凝才驚慌起來。崔氏說：「你自己好好想想，做了什麼傷天害理的事，應趕緊祈求上天保祐，避開這場災禍。」竇凝雖然沒有把害死小妾的事告訴崔氏，但自己心裏卻很恐懼。到了五月十六日的中午，大家都在休息，急然聽着有急促的敲門聲，竇凝心中害怕，開門出去一看，原來是被害的小妾。她穿着很漂亮的衣服，上前下拜，對竇凝說：「分別很久了，你可好嗎？」竇凝一聽，嚇的急忙跑入了屋裏躲藏了起來。那鬼跟着進屋去見崔氏，崔氏一見就驚訝的問道：「你是何人？」那鬼便收斂起惡容對崔氏敘述說：「我是竇十五郎的妾，竇凝要娶你的時候，把我和我的兩個女兒一起害死在車道口，我從不沒有辜負他，而他卻白白地殺害了我，他爲了娶妻，我可以離去，爲什麼忍心殘害我的性命，到這個地步。我身份低賤，十五年來將此事告訴了五嶽六神，未得處理，我的怨仇沖天，感動了上帝，上帝下旨許我復仇，所以我今天就來取竇凝的命，這事與你無關，你不要害怕。」崔氏聽罷既悲傷又惶恐，連忙致謝說：「我願意積功德來贖罪，可以嗎？」冤鬼嚴厲地說：「有竇凝一個人抵命就可以了，什麼功德能與命相比呢？譬喻有人殺了你，難道可以用功德抵你的命嗎？你的話不能使人信服。」冤鬼於是又罵竇凝說：「天網恢恢，疏而不漏，你又何必象狐狸似的躲起來，象老鼠一樣的亂竄呢。」說罷就到廳堂上把竇疑擒了過來，又是咬又是掐，又是啃又是撕，整整折磨了一天才離開了。臨走時還說：「你不要擔心馬上會死，我要用盡我的能力，叫你受盡苦頭。」從此冤鬼每天必來，來後就啃咬他的支體。那鬼畸形怪貌，變化無常。弄的竇凝一家恐懼不安，而又無計可施。那鬼還去擊打竇凝的兩個兒女，使她們痛苦不堪。在那時，有個和尚叫曇亮的，很會念咒。竇凝就把他請來，在內閣設了一個法壇，不一會鬼果然來了，但卻不敢上臺階，和尚責說：「你這鬼，不應干預人間的事情，你到這裏做什麼！我呼喚金剛來，立刻叫你化爲齏粉。」厲鬼說：「和尚理應誦經唸佛，心懷善良，平等處理，而你爲什麼要掩蓋真理和正義隱匿惡賊，並且竇凝無理殺我，我今日來索命，怎麼是干預人間事呢？上帝讓我來，允許我報仇，難道金剛就允許偷偷殺死受冤屈的人？」說完這厲鬼就登上臺階，象當初一樣去抓拿竇凝。崔氏叫和尚暗暗地請求把二個女兒聘走。鬼知道後就憤怒地對和尚說：「和尚給人做媒人，你不覺慚愧嗎？」和尚聽後慚悔地走了。後來，崔氏和李氏兩家把竇凝的兩個女兒娶過去，就倉惶地逃走了。而鬼也不去追趕他們。卻說：「我用長繩綁住你們的腳，難道你們還能逃得掉！」過了幾年，兩個女兒都死了，竇凝也中了鬼的毒害，得了瘋病，自己喫自己的肢體，跳到水火裏去還喫糞便。以致肌膚焦爛。幾年後才死了。崔氏後來在東京出家做了尼姑。竇凝的事很多人都知道。

嚴武盜妾

唐（「唐」原作「廣」，據明抄本、許本改。）西川節度使嚴武，少時仗氣任俠。嘗於京城，與一軍使鄰居，軍使有室女，容色豔絕。嚴公因窺見之，乃賂其左右，誘至宅，月餘，遂竊以逃，東出關，將匿於淮泗間。軍使既覺，且窮其跡，亦訊其家人，乃暴於官司，亦以狀上聞。有詔遣萬年縣捕賊官專往捕捉。捕賊乘遞，日行數驛，隨路已得其蹤矣。嚴武自鞏縣，方僱船而下，聞制使將至，懼不免，乃以酒飲軍使之女，中夜乘其醉，解琵琶弦縊殺之，沈於河。明日製使至，搜捕嚴公之船，無跡乃已。嚴公後爲劍南節度使，病甚，性本強，尤不信巫祝乏類，有云雲者，必罪之。忽一日亭午，有道士至衙門，自雲從峨眉山來，欲謁武。門者初不敢言，道士聲厲，不得已，遂進白。武亦異之，引入，見道士至階呵叱，若與人論難者，良久方止。寒溫畢，謂武曰：「公有疾，災厄至重，冤家在側，公何不自悔咎，以香火陳謝，奈何反固執如是。」武怒不答。道士又曰：「公試思之，曾有負心殺害人事否？」武靜思良久，曰：「無。」道士曰：「適入至階前，冤死者見某披訴。某初謂山精木魅，與公爲祟，遂加呵責。他雲，上帝有命，爲公所冤殺，已得請矣。安可言無也。」武不測，且復問曰：「其狀若何？」曰：「女人年才十六七，項上有物是一條，如樂器之弦。」武大悟，叩頭於道士曰：「天師誠聖人矣。是也，爲之奈何？」道士曰：「他即欲面見公，公當自求之。」乃令灑掃堂中，撤去餘物，焚香於內，乃舁武於堂門內，遣清心，具衫笏，留小僮一人侍側。堂廣外東間，有一閣子，亦令灑掃垂簾，道士坐於堂外，含水噴噀。又以柳枝灑地卻坐，瞑目叩齒。逡巡，閣子中有人吁嗟聲，道士曰：「娘子可出。」良久，見一女子被髮，項上有琵琶弦，結於嚥下，褰簾而至。及堂門，約發於後，向武拜。武見驚慚甚，且掩其面。女子曰：「公亦太忍，某從公，是某之失行，於公則無所負。公懼罪，棄某於他所即可，何忍見殺。」武悔謝良久，兼欲厚以佛經紙緡祈免，道士亦懇爲之請。女子曰：「不可。某爲公手殺，上訴於帝，（「帝」原作「是」，據明抄本改。）僅三十年，今不可矣。期在明日日晚。」言畢卻出，至閣子門，拂然而沒，道士乃謝去。嚴公遂處置家事，至其日黃昏而卒。（出《逸史》）

【譯文】

唐朝時四川節度使嚴武，少年時仰仗意氣，以俠義自任。曾在京城和一個軍使是鄰居，軍使家裏有一個未出嫁的女子，長得非常漂亮，嚴武偷偷地看見後，就用金錢賄賂，收買他身邊的人把這個女子引誘到他的家裏，一個多月後，就將這個女子偷偷地帶走了。他們往東逃出了東關，就隱居在淮水泗水之間。這時軍使已經發覺，就跟蹤他們緊追不捨。並詢問了他家裏人後，就向當地官府告發這件事，並寫了呈狀告到皇帝那裏。不久皇帝下詔萬年縣捕賊官專門去捕捉嚴武。捕賊官得令後，兼程趕路，一天可走好幾個驛站，沿路已打聽到了嚴武的行蹤。嚴武從鞏縣。正要僱船南下，聽說制使馬上就要到了，害怕罪過難逃，就用酒把軍使的女兒灌醉，乘着半夜時分，解下琵琶上的弦，把她勒死，然後沉到河底。第二天制使趕到了，把嚴武的船搜查遍了，也沒有發現軍使女兒的一點痕跡。只好作罷而歸。後來嚴武做了劍南節度使。在任期間，他得了重病，因他的性格特別剛強，從來不信鬼神迷信的事，如有議論這方面事的人，他就要懲罰他們。忽然，有一天的正晌午時，有一個道士來到衙門前，自我介紹說：「我是從峨嵋山來的，要見嚴武。」把門的人開始不敢說什麼，後來道士聲調十分嚴厲，把門的人才不得以地進衙向嚴武稟報了這件事。嚴武也覺得奇怪，就叫人把道士引進了衙內。看見道士到臺階前，就大聲責罵，好象和什麼爭論似的，很長時間才斥罵完。然後道士和嚴武相見，彼此寒暄過後，便對嚴武說：「你有病，大難就要降到頭上了，現在你的冤家就在旁邊，你爲什麼不懺悔自己的過錯，擺上香火謝罪，爲什麼執迷不悟到這種地步。」嚴武聽後十分憤怒，一言不發。道士又道：「你好好想一想，曾經有沒有違背良心殺人的事。」嚴武想了很長時間，說：「沒有這種事。」道士說：「剛纔我到臺階前，看見一個冤死的人，披頭散髮的向我哭訴。我開始認爲她是山裏的精怪，樹木變的鬼魅在這裏做祟，所以就大聲責罵她。後來她說：「她有上帝的命令，是被你冤殺的，已經得到了允許復仇了。你怎麼可以說沒有這種事呢？」嚴武沒有想到道士知道得這樣清楚，就又問道士說：「那個鬼長的什麼樣？」道士說：「那鬼是個女子，年紀有十六七歲，脖子上繫着一條象樂器弦似的東西」。武嚴這才恍然大悟。趕緊給道士叩頭，並對道士說：「天師你可真是聖人哪，是有這件事，我該怎麼辦呢？」道士說：「他現在想要和你見面，你就應當自己去求她。」於是就叫人清掃了廳堂，把沒用的東西搬走，在堂上燒上香，把嚴武抬到廳堂裏，清心靜氣，並預備了衣衫和笏板。僅留一個小僮在旁邊侍奉。堂門外，東邊有一間小屋，也叫人清掃乾淨，並掛了個個門簾，道士在堂門外坐着，口裏含着水，一面噴水，一面又用柳枝掃地，坐在那裏，閉着眼，咬着牙。過了一會看見屋子裏有影子恍動，併發出長吁短嘆的聲音。道士說：「娘子你可以出來了。」過了很久，看見了一個女子披着頭髮，脖子上有一條琵琶弦系在咽喉下面，用手掀起簾子走了出來，到了堂門裏，把頭髮整理了一下，披在腦後，面對嚴武下拜。嚴武一見，又是恐懼，又是懺悔，用手把臉捂住了。這時那女子說：「你也太殘忍了，我跟着你逃走，就已經是很大的錯誤了，可我是對得起你的。你害怕有罪，把我丟棄在別的地方也就可以了，你又怎麼忍心把我活活的勒死呢？」嚴武聽後，悔恨萬分向女子連連謝罪。並想用多唸佛經、多燒紙錢的方法祈求免罪。道士也誠懇地爲嚴武請求。女子說：「不行。我是被他親手勒死的，已經向上帝申訴了這件事，只限期三十年，現在是不可以改變了，死期就在明天黃昏。」說完就走了出去，到了小屋門口，輕輕的飄逸而去。道士也告辭離開了。嚴武於是趕緊處理家中的事情，果然到了第二天黃昏時，嚴武就死了。

緣翹

唐西京咸宜觀女道士魚玄機，字幼微，長安裏家女也。色既傾國，思乃入神，喜讀書屬文，尤致意於一吟一詠。破瓜之歲，志慕清虛。鹹通初，遂從冠帔於咸宜，而風月賞玩之佳句，往往播於士林。然蕙蘭弱質，不能自持，復爲豪俠所調，乃從遊處焉。於是風流之士，爭修飾以求狎。或載酒詣之者，必鳴琴賦詩，間以謔浪，懵學輩自視缺然。其詩有「綺陌春望遠，瑤徽秋興多」；又「殷勤不得語，紅淚一雙流；」又「焚香登玉壇，端簡禮金闕；」又「雲情自鬱爭同夢，仙貌長芳又勝花。」此數聯爲絕矣。一女僮曰緣翹，亦明慧有色。忽一日，機爲鄰院所邀，將行，誡翹曰：「無出，若有客，但云在某處。」機爲女伴所留，迨暮方歸院。緣翹迎門曰：「適某客來，知練師不在，不捨轡而去矣。」客乃機素相暱者，意翹與之私。及夜，張燈扃戶，乃命翹入臥內訊之。翹曰：「自執中盥數年，實自檢御，不令有似是之過，致忤尊意。且某客至款扉，翹隔闔報雲；『練師不在。』客無言策馬而去。若雲情愛，不蓄於胸襟有年矣，幸練師無疑。」機愈怒，裸而笞百數，但言無之。既委頓，請杯水酹地曰：「練師欲求三清長生之道，而未能忘解珮薦枕之歡，反以沈猜，厚誣貞正，翹今必斃於毒手矣，無天則無所訴，若有，誰能抑我強魂？誓不蠢蠢於冥冥之中，縱爾淫佚。」言訖，絕於地。機恐，乃坎後庭瘞之，自謂人無知者，時鹹通戊子春正月也。有問翹者，則曰：「春雨霽逃矣。」客有宴於機室者，因溲於後庭，當瘞上，見青蠅數十集於地，驅去復來，詳視之，如有血痕且腥。客既出，竊語其僕。僕歸，復語其兄。其兄爲府街卒，嘗求全於機，機不顧，卒深銜之。聞此，遽至觀門覘伺，見偶語者，乃訝不睹緣翹之出入。街卒復呼數卒，攜鍤具，突入玄機院發之，而緣翹貌如生。卒遂錄玄機京兆，府吏詰之辭伏，而朝士多爲言者。府乃表列上，至秋竟戮之。在獄中亦有詩曰：「易求無價寶，難得有心郎。明月照幽隙，清風開短襟。」此其美者也。（出《三水小牘》）

【譯文】

唐朝西京有一個咸宜觀，觀裏有個女道士叫魚玄機，她的字叫幼微。是長安娼家女子。長得美麗漂亮，是任何人所不能比的。人們一想到她就會被她迷住。她喜歡讀書，善寫文章，尤其是對吟詩答對，更是有特長。到十六歲時，她一心想要出家修道。在鹹通初年，就在咸宜觀裏，戴上了道帽，穿上了道服，做了一個女道士。她在臨風賞月時寫下的好詩句，常常流傳在一些文人墨客之中，然而她象室內的花草一樣，本質脆弱，往往不能把握自己，所以又常被一些豪強俠士所引誘。於是就跟着他一起生活遊歷。於是一些風流的人，都想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來求得和她親近。有的人拿着酒菜到她這裏來飲酒作樂，一定要彈琴互相吟詩做對，有時也說一些嘲謔玩笑話，那些無才無識的人都自愧不如。她的詩句有：「綺陌春望遠，瑤徽秋興多；」還有「殷勤不得語，紅淚一雙流」。有「焚香登玉壇，端簡禮金闕。」還有「雲情自鬱爭同夢，仙貌長芳又勝花」，這些詩句都非常絕妙。她有一個女僮，名叫綠翹，也很聰明美麗。有一天，玄機被鄰居請去做客，臨走前，告誡綠翹說：「你不要出去，如果有客人來，就說我到鄰居家裏了。」玄機被女朋友留住，一直到晚上纔回到了寺院，綠翹迎上門去說：「剛纔有個某某客人來過，我告訴他你不在，他連馬都沒下就走了。」來的客人是玄機一向最親近的，玄機懷疑綠翹和他有私情，當天夜裏，點燈關門，就把綠翹叫到臥室裏審問她有沒有和來人私通。綠翹說：「多年來，我只知道拿巾端水侍候你，每時每刻都注意檢點自己的言行，防止一些雜思邪念，不曾有過象你說的那種事，我沒有違逆過你的意思，並且來客只是在門外邊，我是關着門告訴他，你不在院，來客沒有說話就騎馬走了。若說情愛的事，在我的心裏從來就沒有想過。請師父不要懷疑。」玄機聽罷，更加憤怒了，命緣翹脫去衣服，拿着竹板狠狠地拷打起來，竟打了幾百下，綠翹只是說沒有這種事。綠翹被打得已經站不起來，就請求給一盆水，潑在了地上，說：「師父想要求得一化三清的長生不老之道，卻又不能忘掉男女私情的歡樂，不僅自己這樣做，反而還懷疑別人，誣陷我這個嚴守貞操的人，我今天一定要死在你的毒手下了。如果沒有蒼天，我就沒有地方伸訴冤屈，如果有，誰能攔住我堅強的靈魂？我發誓，絕不能糊里糊塗的做個陰朝地府的冤死鬼，一定要向上天告發你，決不任憑你放蕩無羈，爲所欲爲。」說完，就死在了地上。玄機駭怕，就在後院挖了個坑偷偷地把綠翹的屍體埋葬了。自己認爲事情辦得很祕密，沒有人會知道。到了鹹通戊子春正月，有人問起綠翹，玄機就說：「春雨過後逃跑了。」一次，有客人在玄機的屋裏飲酒取樂，客人因要小便，就到了後院，當走到埋綠翹的地方，就看見了許多綠豆蠅，密密地落在地上，客人把它們趕走了，可是很快的就又飛了回來。客人便仔細地看，發現地上好象有鮮血的痕跡，並且還帶有腥臭的氣味。客人趕緊回去，把這件事偷偷地告訴了他的僕人，僕人回到家裏，又將這件事告訴了他的哥哥。他的哥哥在官府裏當小差事，曾經向玄機求借過金錢，而玄機沒有借給他，這個差人因此忌恨玄機。今天聽說了這件事，就馬上到咸宜觀門口偷偷地查看。看見有人竊竊私語，奇怪爲什麼看不到綠翹出入。他就叫來了一些人，拿着挖土的工具，突然闖入玄機的後院，把綠翹的屍體挖了出來。綠翹的容貌還象活着一樣。最後把玄機帶到了京兆府，府吏審問此案，玄機全招認。在朝的官員們有許多人替玄機求請。府官無奈，只好把此案上奏給皇帝，到了秋天到底把玄機殺了。玄機在獄中還寫了詩：「易求無價寶，難得有心郎。明月照幽隙，清風開短襟。」這是她寫的詩中最美的。

馬全節婢

魏帥侍中馬全節，嘗有侍婢，偶不愜意，自擊殺之。後累年，染重病，忽見其婢立於前。家人但訝全節之獨語，如相問答。初雲：「爾來有何意？」又云：「與爾錢財。」復曰：「爲爾造像書經。」哀祈移時，其亡婢不受，但索命而已。不旬日而卒。（出《玉堂閒話》）

【譯文】

魏帥侍中馬全節。曾經有個侍奉他的婢女，由於偶然間不高興，就把婢女給打死了。過了幾年後，馬全節得了重病，忽然看見被打死的那個婢女站在他的面前，家裏人都很驚訝地看見全節一個人在說話，就好象和人互相問答似的。開始說：「你來這裏想幹什麼？」又說：「給你錢財。」接着又說：「給你塑造泥像，書寫經卷。」苦苦的哀求了多時，那個被打死的婢女也不同意，只是要他償命罷了。最後馬全節不過十天就死了。

魯思郾女

內臣魯思郾女，生十七年。一日臨鏡將妝，鏡中忽見一婦人，披髮徒跣，抱一嬰兒，回顧則在其後，因恐懼頓僕，久之乃蘇。自是日日恆見。積久，其家人皆見之。思郾自問其故，答雲：「己楊子縣裏民之女，往歲建昌縣錄事某以事至楊子，因聘己爲側室，君女即其正妻，歲餘，生此子。後錄事出旁縣，君女因投己於井，並此子，以石填之，詐其夫雲逃去。我方訟於所司，適會君女卒，今雖後身，固當償命也。」思郾使人馳至建昌驗事，其錄事老猶在，如言發井，果得骸骨。其家多方以禳之，皆不可。其女後嫁褚氏，厲愈甚，旦夕驚悸，以至於卒。（出《稽神錄》）

【譯文】

內臣魯思郾有個女兒，才十七歲。一天她對着鏡子梳妝，忽然看見鏡子中有一個婦人，披散着頭髮，光着腳，懷裏還抱着一個小孩。她趕緊回過頭去看，那個婦人就在她的身後。因爲驚恐害怕，她一下子撲倒在地昏了過去，過了很長時間才甦醒過來。從這天以後，每天都常常看見那個婦人。久而久之，她們全家的人也都能看見了。思郾問她來這裏是什麼原因，那婦人回答說：「我是楊子縣鄉里居民的女兒，幾年前，建昌縣錄事某某，因事到楊子縣來，把我娶做他的小老婆，你的女兒的前身就是他的正妻。過了一年多，我就生下了一個兒子。後來錄事去其它縣辦事，你的女兒就把我和我的兒子一起扔到了井裏，並且用石頭把井填上了。而且欺騙她的丈夫，說我私自逃跑了。我正將冤屈向陰司伸訴了，偏趕上你的女兒死了。你現在的女兒就是她託生的，但也應當給我償命。」思郾聽後，就派人急忙趕到建昌驗證這件事。這時那個錄事已經老了，但還活着。就叫人在婦人所說的那口井挖掘，果然找到了那個婦人和孩子的屍骨。這時思郾一家想方設法進行祭祀祈禱來免除災禍，但都不見效。後來這個女兒嫁給了褚家。但是那個婦人跟在她的身後越來越厲害了。使得她白天晚上驚恐害怕，最後就被嚇死了。

鄂州小將

鄂州小將某者，本田家子，既仕，欲結豪族，而謀其故妻。因相與歸寧，殺之於路，棄屍江側，並殺其同行婢。已而奔告其家，號哭雲：「爲盜所殺。」人不之疑也。後數年，奉使至廣陵，舍於逆旅。見一婦人賣花，酷類其所殺婢。既近，乃真是婢，見己亦再拜。因問爲人耶鬼耶，答雲：「人也。往者爲賊所擊，幸而不死，既蘇，得賈人船，寓載東下。今在此，與娘子賣花給食而已。」復問娘子何在，曰：「在近，可見之乎？」曰：「可。」即隨之而去。一小曲中，指一貧舍曰：「此是也。」婢先入，頃之，其妻乃出，相見悲涕，各述艱苦。某亦忱然，莫之測也。俄而設食具酒，復延入內室，置飲食於從者，皆醉，日暮不出。從者稍前覘之，寂若無人，因直入室中，但見白骨一具，衣服毀裂，流血滿地。問其鄰雲：「此空宅久無居人矣。」

【譯文】

鄂川小將某某人，本是個農家子弟，後來做了官，就想要結交那些豪門大族，因此要謀害原來的妻子。藉着回孃家看望她父母的機會，把妻子殺死在途中，把屍體扔到了江邊。並把同行的一個婢女也殺了。然後就急忙跑到妻子的家裏，哭喊說着說：「我的妻子被強盜給殺死了。」這樣人們也就不懷疑他了。事情過了幾年，他奉命去廣陵，住在一個旅店裏，看見一個婦人賣花，特別象他所殺的那個婢女。等走到近前一看，果真是所殺婢女。看見他，還給他拜了兩拜。他驚恐的問那婢女：「你是人還是鬼？」婢女答道：「我是人。那時我們被強盜所殺，僥倖沒有死，等我們甦醒過來，遇見了一個商人的船隻，把我們裝在船裏往東邊去了。現在在這裏，我和娘子賣花維持生活。」他又問：「娘子在哪裏？」婢女說：「就在附近。」他又說：「我可以見一見她嗎？」婢女說：「可以。」於是他就跟着婢女去了。來到了一個曲折隱祕的小巷，婢女指着一個破舊的房子說：「這裏就是。」婢女先進去了，不一會他的妻子出來。倆人一見都悲痛的流下了眼淚。娘子詳盡地述說了艱苦的遭遇，他也恍恍忽忽的不知是怎麼回事。不一會娘子就準備了酒食，又把他請進了內室，並給跟隨他的人也都擺上酒菜，結果都喝的大醉。天黑了也不見他出來。跟隨他的人十分奇怪，就到近前偷偷地察看，裏面一點聲音也沒有。於是就直走到內室裏去，只看見一具白骨，衣服被撕碎了，流了滿地的鮮血。跟隨他的人就打聽那裏的鄰居，鄰居告訴說：「這是一個空房子，很久就沒有人居住了。」

金卮

蜀青石鎮陳洪裕妻丁氏，因妒忌，打殺婢金卮，潛於本家埋瘞，仍牓通衢雲：「婢金卮逃走。」經年，遷居夾江，因夏潦飄壞舊居渠岸，見死婢容質不變。鎮將具狀報州，追勘款伏。其婢屍一夕壞爛，遂置丁氏於法。（出《儆戒錄》）

【譯文】

四川青石鎮陳洪裕的妻子丁氏，因爲妒忌，把一個叫金卮的婢女給打死了。偷偷地在家中的院裏埋掉了，並在鄰里間宣揚，說婢女金卮逃跑了。一年後，他們家搬到夾江，因夏天發大水把舊居所在的河岸沖壞了，露出了被打死的婢女的屍體，她的容貌和生前一樣沒有改變。青石鎮的人就把這件事寫了呈狀報到州里，州官馬上追捕歸案，丁氏伏罪。金卮的屍體當晚就腐爛了，於是州官就把丁氏繩之以法。

卷第一百三十一 報應三十（殺生）

田倉 臨海人 陳甲 麻姑 謝盛 李嬰 許憲 益州人 章安人 元稚宗 王曇略

廣州人 東興人 陳莽 沛國人 齊朝請 伍寺之 蘇巷 阮倪 邵文立　梁元帝　

望蔡令 僧曇歡 釋僧羣 竺法惠 冀州小兒

田倉

後漢溪夷田強，遣子魯，居上城；次子玉，居中城，小子倉，居下城。三壘相次，以拒王莽。光武二十四年，遣威武將軍劉尚徵之，尚未至。倉獲白鱉爲臛，舉烽請兩兄，兄至無事。及劉尚軍來，倉舉火，魯等以爲不實，倉遂戰死焉。（出《酉陽雜俎》）

【譯文】

後漢時溪夷人田強，派兒子田魯據守上城；派二兒子田玉，守中城；小兒子田倉，守下城，三個堡壘依次排開，當時是爲了阻擋王莽。光武二十四年，派威武將軍劉尚征討他們，劉尚的軍隊還沒有到達。田倉曾抓住一隻白鱉作羹湯，點起烽火請兩個哥哥來，兩個哥哥來到後並沒有什麼事。等到劉尚的軍隊真的來了，田倉命令點起烽火，田魯等兄長以爲不真實，沒有援救，田倉就戰死了。

臨海人

吳末，臨海人入山射獵。夜中，有人長一丈，着黃衣白帶，來謂射人曰：「我有仇，克明當戰，君可見助，當有相報。」射人曰：「自可助君耳，何用謝爲？」答曰：「明食時，君可出溪邊。敵從北來，我南往應，白帶者我，黃帶者彼。」射人許之。明出，果聞岸北有聲，狀如風雨，草木四靡，視南亦爾。唯見二大蛇，長十餘丈，於溪中相遇，便相盤繞，白鱗勢弱。射人因引弩射之，黃鱗者即死。日將暮，復見昨人來辭謝，雲：「住此一年獵，明年以去，慎勿復來，來必有禍。」射人曰：「善。」遂停獵。數年後，忽忘前言，更往獵。復見白帶人告曰：「我語君不能見用，仇子已甚，（甚明抄本作「前長」二字。）今必報君，非我所知。」射人聞之甚怖，便欲走，乃見三烏衣人，俱張口向之，射人即死。（出《續搜神記》）

【譯文】

吳代末年，臨海人進山打獵。半夜時分，有一個人身長一丈，穿黃色衣服繫着黃腰帶，前來對獵人說：「我有仇敵，明天要與我決戰，你看見後要幫助我，我自當報答你。」獵人說：「自然要幫助你了，何必談報答的話。」那人說：「明天早飯後。你可去小河邊，我的仇敵從北邊來，我從南邊出來迎敵，佩白帶的是我，佩黃帶的是我的仇敵。」獵人答應了。天亮之後，果然聽到河岸北邊有聲音，象狂風暴雨，草木都四面倒下，再看南岸，也是如此。只見兩條大蛇，長十多丈，在河邊相遇，就互相盤繞着打起來，蛇身有白鱗的漸漸敵不住了，獵人就拉弓搭箭射那條黃鱗的，黃鱗的蛇當時就被射死。傍晚，又看見昨天來的那人來答謝，說：「你可以在這裏打獵一年，過年就不要來了，一定記住，再來一定有大禍臨頭。」獵人說：「好。」於是就不在這裏打獵了。幾年以後，竟忘記了那人說的話，又前去打獵，又看見佩白帶子的人告訴他說：「我說的話你不聽，現在要報仇殺你的人怨恨太大，一定會報復你，什麼時間，怎樣報復不是我所能知道的。」獵人聽說後非常害怕，剛要走，就看到三個穿黑色衣服的人，都張着大口對着他，獵人當時就死了。

陳甲

吳郡海鹽縣北鄉亭裏，有士人陳甲，本下邳人。晉元帝時，寓居華亭，獵於東野大藪。欻見大蛇長六七丈，形如百斛船，玄黃五色，臥岡下，士人即射殺之，不敢說。三年後，與鄉人共獵，至故見蛇處，語同行雲：「昔在此殺大蛇。」其夜夢見一人，烏衣黑幘，來至其家，問曰：「我昔昏醉，汝無狀殺我。吾昔醉，不識汝面，故三年不相知，今自來就死。」其人即驚覺，明旦腹痛而卒。（出《搜神記》）

【譯文】

吳郡海鹽縣北鄉亭裏，有一個士人叫陳甲，原籍是下邳人。晉元帝時，搬到華亭居住，常去東野的大湖邊打獵。有一天打獵時，忽然看見一條大蛇長約六七丈，其形狀象只大船，黑黃五色，盤臥在岡下。陳甲就拉弓射死了它。但他不敢向別人說起這件事。三年以後，陳甲與同鄉在一起打獵，到了從前看見大蛇的地方，就對同鄉說：「三年前我在這兒殺了一條大蛇。」當天晚上就夢見一個人，黑衣服黑頭巾，來到他家，問他說：「當年我昏醉時，你無緣無故殺了我，因爲那時我醉了，看不清你的面目，所以三年了，我也不知道是誰殺了我，沒想到今天你自己來送死。」陳甲當時驚醒。第二天早晨患肚子疼病死了。

麻姑

晉孝武大元八年，富陽民麻姑者，好噉膾。華本者，好噉鱉臛。二人相善。麻姑見一鱉，大如釜蓋，頭尾猶是大蛇，系之。經一月，盡變鱉，便取作臛，報華本食之，非常味美。麻姑不肯食，華本強令食之。麻姑遂噉一臠，便大惡心，吐逆委頓，遂生病，喉中有物，塞喉不下。開口向本，本見有一蛇頭，開口吐舌。本驚而走，姑僅免。本後於宅得一蛇，大二圍，長五六尺，打殺作膾，喚麻姑。麻姑得食甚美，苦求此魚。本因醉，喚家人捧蛇皮肉來。麻姑見之，嘔血而死。（出《齊諧記》）

【譯文】

晉孝武帝大元八年，富陽有個叫麻姑的人，好喫魚湯。還有個叫華本的人，好喫鱉湯。兩個人很要好。有一天，麻姑看見一隻大鱉，大如鍋蓋，但頭和尾象大蛇。抓到後綁起來，經過一個月，全變成鱉了，就拿來作了肉湯，告訴華本來喫，味道很香，但麻姑不肯喫，華本就強讓她喫，麻姑只好吃了一小塊，喫後就很噁心，嘔吐一頓，就生病了。覺得喉嚨裏有東西，塞在喉嚨裏咽不下去，張開口讓華本看。華本看見有一條蛇，張開嘴吐着舌信，華本嚇得逃跑了，後來總算病好了。華本後來在家裏抓到一條大蛇，粗約六七寸，長五六尺，打死後作了湯，說是用魚肉做的，招呼麻姑來喫，麻姑覺得味道特別好，一再要求華本把蛇拿來看看，華本因爲喝醉了，讓家人捧着蛇皮蛇肉給麻姑看，麻姑一看，便吐血而死。

謝盛

晉安帝隆安中，曲阿民謝盛，乘船入湖採菱。見一蛟來向船，船迴避。又從其後，盛便以叉殺之，懼而還家。至興寧中，普天亢旱，盛與同族數人，步至湖中，見先叉殺在地，拾取之，雲：「此是我叉。」人問其故，具以實對。行數步，乃得心痛，還家，一宿便死。（出《幽冥錄》）

【譯文】

晉安帝隆安年間，曲阿百姓謝盛，有一天坐船到湖裏採菱角。看見一條蛟龍向船邊游來，謝盛就划船躲開，但蛟龍又尾隨在船後，謝盛便用魚叉叉死了它。回到家裏還很害怕。到了元興年間，普天大旱，謝盛和同路的幾個人步行走到湖中，只見當年叉死蛟龍的叉子還在地上，就拾起來說：「這是我的叉子。」別人問他是怎麼回事，他就把當年的事如實說了。沒走幾步，就覺得心痛，回到家裏一宿就死了。

李嬰

東晉義熙中，鄱陽李嬰、李滔兄弟二人，善於用弩，嘗射大塵，解其四足，懸著樹間，以髒爲炙。方欲共食，遙見山下有人，長三丈許，鼓步而來，手持大囊。既至，斂取塵頭骼皮骨，併火上雜肉，悉內囊中，徑負入山。嬰兄弟須臾俱卒。（出《廣古今五行記》）

【譯文】

東晉安帝義熙年間，鄱陽李嬰、李滔兄弟二人，善使弩箭。曾射死一隻駝鹿，砍下四條腿，懸掛在樹上，然後烤着臟器，正要一塊兒喫，看見山下走過來一個人，身長有三丈多，那人邁着大步，手裏拿着一個大口袋，來到後就收拾起那隻駝鹿的頭、骨骼和皮，還有正在火上烤着的雜肉，一起裝到那個大口袋裏，徑直揹着下山去了。李嬰兄弟倆不一會兒全死了。

許憲

晉義熙中，餘杭縣有仇王廟。高陽許憲爲縣令，憲男於廟側放火獵，便穢祠前。忽有三白獐從屋走出，男引弓射，忽失所在。復以火圍之，風吹火反，覆其面，欲去莫從，遂燒死。而憲以事免官。（出《廣古今五行記》）

【譯文】

晉義熙年中，餘杭縣有座仇王廟。高陽人許憲任餘杭縣令。許憲的兒子在仇王廟旁邊放火圍獵，並在祠堂前大便。忽然有三隻白獐從屋中跑出，許憲的兒子拉弓射它們，忽然看不見獐子的蹤影，許憲的兒子又用火燒圍獵，但火反向他撲面而來，他想要逃跑卻不知向哪裏跑，不一會兒就被燒死了。許憲後來也因爲過錯而被免職。

益州人

宋元嘉初，益州刺史遣三人入山伐樵。路迷，忽見一龜，大如車輪，四足各躡一小龜而行，又有百餘黃龜從其後，三人叩頭，請示出路。龜乃伸頸，若有意焉。因共隨逐，即得出路。一人無故取小龜，割以爲臛，食之。須臾暴死，唯不啖者無恙。（出《異苑》）

【譯文】

南朝宋國元嘉初年，益州刺史派三個人進山砍柴。這三個人在山裏迷了路，忽然看見一隻大龜，大得好象車輪，四隻腳各踩一隻小龜朝前走。還有一百多隻小黃龜跟在它的後邊。三人向大龜叩頭請大龜指示出路。大龜伸了伸脖子，好象明白了他們的意思，三個人就跟着大龜走，終於找到了出山的道路。其中有一個人無緣無故抓了一隻小龜，宰殺後做了龜湯吃了。不一會突然死了。只有沒喫龜肉的人沒有什麼意外。

章安人

宋元嘉中，章安縣人嘗屠虎。至海口，見一蟹，匡大如笠，腳長三尺，取食甚美。其夜，夢一少嫗語云：「汝噉我肉，我食汝心。」明日，其人爲虎所食。（出《廣古今五行記》）

【譯文】

南朝宋元嘉年間，章安縣有個人曾殺過虎。到海口時，看見一隻大螃蟹，象大草帽一樣，蟹腳就有三尺多長。他把它抓來煮喫，味道美極了。當天晚上，這人就作了一個夢，夢一少婦對他說：「你吃了我的肉，我要喫你的心。」第二天，這個人就被老虎吃了。

元稚宗

宋元穆宗者，河東人也。元嘉十六年，隨鍾離太守阮愔在郡，愔使稚宗行至遠村，郡吏葢苟、邊定隨焉。行至民家，恍惚如眠，便不復寤。民以爲死，舁出門外，方營殯具，經夕能言。說初有一百許人，縛稚宗去，數十里至一佛圖，僧衆供養，不異於世。有一僧曰：「汝好獵，今應受報。」便取稚宗，皮剝臠截，具如治諸性獸之法。復納於澡水，鉤口出之，剖破解切，若爲膾狀。又鑊煮爐灸，初悉糜爛，隨以還復，痛惱苦毒，至三乃止。問欲活否，稚宗便叩頭請命，道人令其蹲地，以水灌之，雲：「一灌除罪五百。」稚宗苦求多灌，沙門曰：「唯三足矣。」見有蟻類數頭，道人曰：「此雖微物，亦不可殺，無復論巨此者也，魚肉自此可戒（「戒」原作「噉」。據明抄本改。）耳。齋會之日，悉著新衣，無新可浣也。」稚宗因問：「我行旅有三，而獨嬰苦，何也？」道人曰：「彼二人自知罪福，知而無犯。唯爾愚豪，不識緣報，故以相戒。」因而便蘇，數日能起，由是遂斷漁獵雲。（出《祥異記》）

【譯文】

南朝宋國的元稚宗，河東人。元嘉十六年，跟隨鍾離太守阮愔在郡中任職。阮愔派稚宗到很遠的一個村子去。郡中役吏蓋苟、邊定二人隨從。走到一百姓家，忽然恍惚好象睡着了，過了很長時間也不醒，這家老百姓以爲死了，把他擡出門外，正要準備殯葬用的東西。但稚宗經一晚又能說話了。稚宗說，當初有一百多人，把稚宗捉走，去了幾十裏地到了一個佛院，衆僧人行止飲食，和世間沒有什麼兩樣。其中有一個和尚說：「你好打獵，現在應該受到報應。」說着就拉過稚宗，扒皮剝肉，完全象對待牲畜那樣，又把他放到熱水裏洗，拽着嘴弄出來，剖切一頓，好象要剁成肉醬，再放到大鍋裏煮，放在火上烤，都已熟爛了，又讓他恢復原樣，他痛苦萬分。經過多次這樣折騰才停止。又問他：「你想活不想活了？」稚宗嚇得連忙磕頭請求饒命。於是一個和尚讓他蹲在地上，用水澆灌他，說：「灌一次除掉五百個罪過。」稚宗苦苦哀求要多灌幾次。沙門說：「只要灌三次就行了。」這時看見有幾隻螞蟻，道人說：「這雖然是小生命，也不可以殺，更不要說比它大的了。魚肉從此就戒掉吧，到了齋會的時候要穿新衣服，沒有新的洗乾淨的也可以。」稚宗趁這個機會問他：「和我同行的有三個人，唯獨我遭此苦難。是什麼原因？」道人說：「那兩個人已經知道自己的罪過，知道後再也沒有犯，只有你愚蠢糊塗，不知道怎樣改悔，所以今天用這種辦法懲戒你。」然後就甦醒了，過了幾天能起牀下地，從此稚宗再也不打漁狩獵了。

王曇略

宋譙國城父人王曇略，常以牛作脯爲業。欲殺一牛，牛見刀，輒跳躑欲走去。曇略怒，乃先以刀刺牛目。經少時，其人眼無故血流出。（出《廣古今五行記》）

【譯文】

宋朝譙國城有一個叫王曇略的人，平常殺牛做成牛肉乾賣。有一天，又要殺一頭牛，這頭牛看見刀，就跳着不肯前進想要逃跑，曇略很生氣，就先用刀刺瞎了牛眼。過了不一會兒。曇略的眼睛無緣無故也流出了血。

廣州人

宋元嘉中，廣州有三人，共在山中伐木。忽見石窠有三卵，大如升，取煮之。湯始熱，聞林中如風雨聲，須臾，一蛇大十圍，長四五丈，逕來湯中，銜卵而去。三人無幾皆死。（出《搜神記》）

【譯文】

南朝宋國元嘉年間，廣州有三個人一起到山上去伐木。忽然，他們看見在石窠裏有三個蛋，有量米用的升那麼大。他們拿回來煮着喫，剛剛把水燒熱，就聽到樹林裏發出了象颳風下雨的聲音。不一會兒，一條大蛇出來了，粗約三尺，長約四五丈。直奔大鍋而來，銜着三個蛋就走了。後來三個人不久都死了。

東興人

臨川東興，有人入山，得猿子，便將歸。猿母自後逐至家，此人縛猿子於庭中樹上，以示之。其母便搏頰向人，若（「若」原作「欲」，據明抄本改。）哀乞，直是（「是」原作「謂」，據明抄本改。）口不能言耳。此人既不能放，竟擊殺之，猿母悲喚，自躑而死。此人破腸視之，皆斷裂矣。未半年，其人家疫，一時死盡滅門。（出《搜神後記》）

【譯文】

臨川東興，有一個人進山，抓到一隻小猿猴，就帶回家。母猿隨後追到這人的家。這人把小猿猴吊在院中的樹上，給它看。母猿便拍着臉頰對着人，象哀求他放掉小猿，只是不能說話罷了。這人堅決不放，後來竟然把小猿打死。母猿悲傷地呼喚着，一跳多高，落在地上死了。這人破開母猿的肚子一看，腸子全都斷裂了。未到半年的時間，這人的全家都得了瘟疫，不長時間滿門死盡。

陳莽

臨川陳莽，少以射獵爲業。與人逐鹿入山，有一大樹，可三十圍，莽息其下。忽有白氣，去地十丈許，莽因射之，若有所中，灑血布地。聞空中語云：「正中大王。」俄見一大蛇掛樹，身有箭。頃刻。有羣蛇輳輻向莽，莽雖驅擊，而來者數多，盤繞莽身，咂咂有聲，須臾散去。視莽，唯見一聚白骨。（出《廣古今五行記》）

【譯文】

臨川的陳莽，少年就以射獵爲職業。有一天，和別人一起追鹿進山，看見一棵大樹，直徑有九尺多。陳莽在樹下休息，忽然有一團白氣，離地面約有十多丈，陳莽連忙用箭射，好象射中了什麼，滿地淌血，這時聽到空中有人說：「正好射中大王。」不一會兒，看見一條大蛇掛在樹上，身上有一支箭。立刻，就有一羣蛇從四面包圍過來。陳莽雖然奮力驅趕擊打，然而來的蛇太多，都盤繞在陳莽的身上，發出咂咂的聲音，一會兒就四散而去，這時再看陳莽，只見一堆白骨了。

沛國人

沛國有一士人，同生三子，年將弱冠，皆有聲無言。忽有一人從門過，因問曰：「此是何聲？」答曰：「是僕之子，皆不能言。」客曰：「君可內省，何以致此？」主人異其言，思忖良久，乃謂客曰：「昔爲小兒時，當牀上有燕巢，中有三子，其母從外得哺，三子皆出口受之，積日如此。試以指內巢中，燕雛亦出口受之。因以三薔茨食之，既而皆死。昔有此事，今實悔之。」客曰：「是也。」言訖，其三子之言語，忽然周穩，蓋能知過之故也。（出《續搜神記》）

【譯文】

沛國有一個讀書人，他的妻子一胎生了三個兒子，快要二十歲了，都只能發聲不會說話。有一天，忽然有一個人從門前經過。見此情景，就問：「這是什麼聲音？」主人回答說：「是我的兒子，都不會說話。」客人說：「你自己反省一下，爲什麼會這樣？」主人很驚異，思考很久，纔對客人說：「我小的時候，牀頭上有燕窩，裏面有三隻小燕雛，它們的母親從外面找到食物餵它們，三小燕雛都張開嘴接着，每天都是如此。我就把手指伸到燕窩裏，燕雛也張開嘴來接。於是我就用三根薔刺餵它們，它們就都死了。過去有這樣的事，現在太后悔了。」客人說：「這就是了。」說完，沛國人的三個兒子都會說話了。這大概是能知過的原因吧。

齊朝請

齊國有一奉朝請，家甚豪侈，非手殺牛，則噉之不美。年三十許，病篤，見大牛來，舉體如被刀刺，叫呼而終。又江陵高偉，入齊凡數年，向幽州澱中捕魚。後病，每見羣魚齧之而死。（出《顏氏家訓》）

【譯文】

齊國有個叫奉朝請的人，家中豪華奢侈，如不是自己親手殺的牛，就覺得不好喫。到三十多歲時，得了病，當病勢沉重時，看見一頭大牛向他奔來，他全身就象被刀刺一樣，大叫而死。又有一個江陵人高偉，到齊國共有幾年了，一向到幽州的大澱裏捕魚。後來也得了病。每天都覺得羣魚咬他，也死了。

伍寺之

南野人伍寺之，見社樹上有猴懷孕，便登樹擺殺之。夢一人稱神，責以殺猴之罪，當令重謫。寺之乃化爲大蟲，入山，不知所在。（出《述異記》）

【譯文】

南野人伍寺之，看見樹上有一個懷孕的猴子，就登上樹搖晃着把猴弄死了。有一天作夢，夢到一個人自稱是神，責問他爲什麼殺猴，應該受重責。伍寺之就化爲一隻老虎，進入山中，現在不知在哪裏。

蘇巷

新野蘇巷，常與婦佃於野舍。每至田時，輒有一物來，其狀似蛇，長七八尺，五色光鮮，巷異而餉之。徑數載，產業加焉。婦後密打殺，即得能食之病，進三斛飯，猶不爲飽。少時而死也。（出《異苑》）

【譯文】

新野有個叫蘇巷的人，經常同妻子到野外去種地。每次到莊稼地裏時，就會有一個形狀象蛇的動物來，長有七八尺。全身發出五色之光。蘇巷很奇怪，就給它食物喫，經過幾年都是如此。蘇巷的產業逐漸增加了。他妻子後來偷偷地打死了它。從此就得了能喫的病。每天喫十五斗飯還不飽，不多時就死了。

阮倪

阮倪者，性特忍害。因醉出郭，見有放牛，直探牛舌本，割之以歸，爲炙食之。其後倪生一子，無舌，人以爲牛之報也。（出《述異記》）

【譯文】

阮倪，性情非常殘忍狠毒。有一天喝醉酒出了城，看見一頭不知誰放的牛，他就拿刀直伸到牛的舌根，割下來回家用火烤着吃了。這以後阮倪有了一個兒子，這孩子生來就沒有舌頭。人們都認爲是他殘害牛的報應。

邵文立

梁小莊嚴寺，在建業定陰裏，本是晉零陵王廟地，天監六年，度禪師起造。時有邵文立者，世以烹屠爲業，嘗欲殺一鹿。鹿跪而流淚，以爲不祥，鹿懷一麂，尋當產育，就庖哀切，同被刳割。因斯患疾，眉須皆落，身瘡並壞。後乃深起悔責，求道度禪師，發大誓願，罄舍家資，回買此地，爲立伽蘭。（出《梁京寺記》）

【譯文】

梁時的小莊嚴寺，坐落在建業定陰裏，原來是晉朝零陵王廟地。梁武帝天監六年，由度禪師監督修造。當時有個叫邵文立的人，世代都以屠宰牲畜爲職業，有一次，要殺一隻鹿，這隻鹿跪着流出眼淚，知道自己要被殺死，但因那鹿懷揣着一隻小鹿，不久就要臨產了，就跪着哀求，其聲悽切，邵文立沒有饒過它，它就同小鹿一同被宰割了。而邵文立就因此而得了病，眉毛鬍鬚脫落乾淨，身上也生了很多瘡。他後悔不已，深深地責怪自己，到度禪師那裏求道，併發下宏大誓願，把家產賣光，買了這塊地皮，建此佛廟。

梁元帝

梁元帝諱繹，母阮修容，曾失一珠。元帝時絕幼，吞之，謂是左右所盜，乃炙魚眼以厭之。信宿之間，珠便出，帝尋一目致眇，蓋魚之報也。（出《韻對》）

【譯文】

梁元帝名繹，母親叫阮修容，曾經丟失一粒珍珠。元帝當年還很小，是他把珍珠嚥到肚子裏，反說是左右侍人偷去了，於是就燒烤魚眼來詛咒偷珠人。過了一宿珍珠就找到了，而元帝也立刻瞎了一隻眼。這大概是魚的報復吧。

望蔡令

梁孝元在江州時，有人爲望蔡縣令。經劉敬躬亂，縣廨被焚，寄寺而住。民將牛酒作禮，縣令以牛擊殺，屏除像（「像」字據明抄本補。）設，鋪陳牀座，於堂上接賓客。未殺之頃，牛解，徑來至階而拜，縣令大笑，遂令左右宰之。飲噉醉飽，便臥於檐下，及醒，即覺體癢，爬搔隱疹，因而成癩，十許年死。（出《顏氏家訓》）

【譯文】

梁孝元帝在江州的時候，有一個人任望蔡縣縣令，經劉敬叛亂，縣衙被焚燒了，縣令寄住在一座寺廟裏。百姓用牛和酒作禮物送去，縣令讓人把牛殺了，拆除了佛像和其它陳設，鋪牀安凳，就在廳堂上接待起賓客來。而那條牛還沒有被殺的時候自己解開繩索一直走到臺階下下拜請求免死，縣令感到很可笑，就命令左右把牛殺了。酒足飯飽，縣令躺在屋檐下休息，不知不覺睡了一覺。等醒了以後覺得渾身發癢，抓搔一陣好象出疹子似的，後來變成癩瘡，十多年後死了。

僧曇歡

後周武帝時，敷州義陽寺僧曇歡有羊數百口，恆遣沙彌及奴放于山谷。後沙彌雲：「頻有人來驅逐此羊。」歡乃多將手力，自往伺之。後見此人，立於東岸樹下，遙謂歡曰：「汝之畜養豬羊，其罪最甚，不久自知，何勞護惜。」歡驟馬繞谷就之，而覓不見。少時滅法教，資財並送官府，公私牽挽，並皆分散。歡還俗，貧病而死。（出《廣古今五行記》）

【譯文】

後周武帝時，敷州的義陽寺有個和尚叫曇歡，他有幾百只羊，每天都派小和尚和寺裏的僱工到山谷中放牧。後來，有個小和尚說：「經常有個人來驅趕我們的羊。」曇歡覺得蹊蹺，有一天多帶了幾個人，親自去看一看。果然看見有一個人站在東岸的大樹下，很遠就對曇歡說：「你當和尚的畜養豬羊，罪過太大了，你不久的將來就會知道。何必還費力護衛呢」曇歡聽了很生氣，驅馬繞過山谷想找他理論，但到了那地方根本找不到蹤影。過了不長時間，朝廷取締佛教，財產也被沒收，公私的事也牽扯不清，資財被分淨光。曇歡被迫還俗後，因貧病而死。

釋僧羣

釋僧羣，清貧守節，蔬食持經。居羅江縣之霍山，構立茅屋，孤在海中。上有石盂，水深六尺，常有清流。古老相傳，是羣仙所宅，羣因絕粒。其菴舍與石盂，隔一小澗，常以木爲梁，由之以汲水，年至一百三十。忽見一折翅鴨，舒翼當梁頭，羣將舉錫撥之。恐有轉傷，因此迴歸，遂絕水數日而終。臨終，謂左右曰：「我少時，曾折一鴨翅，驗此以爲報也。」（出《高僧傳》）

【譯文】

釋僧羣清貧守節，僅喫蔬菜等素食，住在羅江縣霍山上，自己修建茅屋，在海中孤獨地住着。他的住處山上面有個大石盂，盂中的水深有六尺，平常有清清的溪流流出來，這個地方風景秀麗，古時相傳，是仙人居住的地方，僧羣於是也不食人間煙火了。他的房屋到石盂中間隔着一條小山澗，平常用一根木頭作小橋。過了小橋到石盂去打水，已經一百三十年了。這一天也太巧了，忽然看見一個折了翅膀的鴨子，舒展着翅膀擋在橋頭。和尚想用錫杖把它撥走，又怕傷害了它，沒辦法只好回去。這樣和尚斷了水幾天就死了。臨死的時候對左右的人說：「我少年的時候，曾經摺斷了一隻鴨的翅膀。」發生這件事就是報應啊。

竺法惠

竺法惠，本關中人，方直有戒行。行至嵩高山，忽謂弟子法昭曰：「汝過去時，折一鴨腳，其殃即至。」俄而昭爲人所擲物折腳，遂永疾廢焉。（出《高僧傳》）

【譯文】

竺法惠和尚，本來是關中人，爲人耿直道行很高。有一天走到嵩高山，忽然對身邊的弟子法昭說：「你過去曾折斷一隻鴨腳，這事帶來的災禍就要來了。」不一會法昭就被別人扔的東西折斷了小腿，於是造成了終生殘疾。

冀州小兒

隋開皇初，冀州外邑中，有小兒，年十三，常盜鄰卵，燒煨食之。翌日侵旦，有人叩門，呼此兒聲。父令兒出應之，見一人云：「官喚汝。」兒曰：「呼我役者，入取衣糧。」使者曰：「不須也。」因引兒去。村南舊是桑田，耕訖未下種，此小兒忽見道右有一小城，四面門樓，丹素甚嚴，此兒怪曰：「何時有此城？」使者呵之勿言，因至城北門，令小兒前入。小兒入閫，城門忽閉，不見一人，唯是空城，地皆熱灰碎火，深纔沒踝。小兒忽呼叫，走趨南門，垂至即閉。又走趨東西，亦皆如是，未到則開，既至便闔。時村人出田採桑，男女甚衆，皆見兒在耕田中啼泣，四方馳走，皆相謂曰：「此兒狂耶？旦來如此，遊戲不息。」至於食時，採者皆歸，兒父問曰：「見吾兒否？」桑人答曰：「父兒在村南走戲，喚不肯來。」父出村外，遙見兒走，大呼其名，一聲便住，城灰忽然不見。父兒倒，號泣言之。視其足，半脛已上，血肉焦乾，膝已下，紅爛如炙。抱歸養療，髀已上肉如故，膝已下遂爲枯骨。鄰里聞之，看其走處，足跡通利，了無灰火，良因實業，觸處見獄。有道惠法師，本冀州人，與小兒鄰邑，親見其事。（出《冥報記》）

【譯文】

隋開皇初年，冀州城外，有一個小孩，十三歲，經常偷鄰居家的禽蛋，燒烤着喫。第二天早晨，有人敲門招呼這個小孩，小孩的父親讓他出去看看，只見一個人對他說：「官府讓你去。」小孩就說：「叫我去服勞役吧，我去拿點衣服和乾糧。」那人說：「不用。」就帶着小孩走了，村南邊過去是桑田，已經耕完還沒下種。走到這裏時小孩忽然看見道的右邊有一個小城，四面是門樓，油漆着紅色很莊嚴。小孩很奇怪，說：「什麼時候有了這個城？」那人呵斥他說：「不要說話！」這樣走到城的北門，那人讓小孩進去，小孩剛邁進門檻，城門突然關閉了，一個人影也沒有，只是座空城，地上都是熱灰和小碎火，也不深，纔沒過腳踝。小孩哭喊着往南門跑，剛到南門，南門又突然關閉。又往東門、西門跑，也都是剛到即關。沒跑到時開着，等跑到了就關上。當時村裏人都出來種田採桑，男男女女人很多。都看見小孩在耕地裏哭，又四面奔走。都說：「這小孩瘋了嗎？一大早就上這兒來玩也不休息。」到了該喫飯的時候，採桑的人都回來了，小兒的父親就問：「看見我家孩子了嗎？」採桑人回答說：「你的孩子在村南跑着玩，招呼他也不肯回來。」父親就跑到村外，很遠就看見小孩還在跑。於是大聲招呼他的名字，只叫了一聲小孩就停住了，城裏的灰火也突然不見。小孩倒在地上，嚎哭着對父親說了經過。父親一看他的腳，半個小腿以上，血肉焦乾，膝蓋以下，紅爛得象用火烤了一樣。父親把小孩抱回家治療養傷。大腿以上的肉還同以前一樣，膝蓋往下成了枯骨。鄰居們聽說這件事，都到那小孩跑的地方看，只見腳印還很清楚，根本沒有什麼灰火。做好事就會有好結果，做壞事就會到處是地獄。有一個道惠法師，原來是冀州人。與小孩家不遠，親眼看見這件事。

卷第一百三十二 報應三十一（殺生）

王將軍 姜略 賀悅 李壽 方山開 王遵 李知禮 陸孝政 果毅 劉摩兒 店婦　屠人　劉知元　季全聞　當塗民　張縱

王將軍

驍騎將軍王某者，代郡人，隋開皇末年，出鎮蒲州，性好畋獵，所殺無數。有五男，無女。後生一女，端美，見者皆愛憐之，父母猶鍾愛。既還鄉里，女年七歲，一旦忽失所在，皆疑鄰里戲藏匿之，訪問不見。諸兄騎馬遠尋，去家三十餘里，得於荒野中，冥然已無所識，口中唯作兔鳴，足上得荊棘盈掬。經月餘，不食而死，父母悲痛甚，以爲畋獵殺害之報也。後閤家持齋，不復食肉。大理寺丞蔡宣明，曾爲代府法曹，親說之。（出《冥報記》）

【譯文】

有個姓王的驍騎將軍，代郡人。隋文帝開皇末年，出任蒲州鎮守。這個人生性好打獵，被他所殺的禽獸無法計算。他有五個兒子，沒有女兒。後來竟生了一個女兒，端莊美麗，見着的人都很憐愛她。父母更加鍾愛。王將軍解甲歸田，回到鄉里，這個女兒有七歲了。有一天早晨忽然不知女兒的去向，都認爲是鄰居開玩笑藏起來了，等到各家去問，都說沒看見。於是，她的幾個哥哥騎着馬到處找，離家三十多里，在一片荒野中找到了，但已閉着眼睛不認人了，口裏發出兔叫的聲音，腳上扎的荊刺有一小把，經過一個多月，什麼也不喫就死了。她的父母特別悲痛，認爲這是以前打獵殺生的報應，後來全家喫齋，再不喫肉食。大理寺寺丞蔡宣明，曾作代郡法官，是他親自說的這件事。

姜略

隋鷹揚郎將天水姜略，少好畋獵，善放鷹犬。後遇病，見羣鳥千數，皆無頭，圍繞略牀，叫鳴曰：「急還我頭來！」略輒頭痛氣絕。久而後蘇，因請衆僧，急爲諸鳥追福，許之皆去，既而得愈。終身絕酒肉，不殺生命。姜略嘗自說其事。（出《冥報記》）

【譯文】

隋朝鷹揚郎將軍姜略，天水人。少年好打獵，善於放鷹犬。後來得了病。昏迷中只見有一千多隻鳥都沒有頭。圍繞着姜略的牀邊叫：「趕快還我的頭來！」姜略立刻覺得頭痛，斷了氣，過了很長時間才甦醒。因此他就請了很多和尚，急忙爲鳥祈禱祝福，許了願，好些鳥才飛走。病也立刻就全好了。從此以後再也沒喝過酒也不喫肉，不殺生命。姜略曾自己說起這件事。

賀悅

唐武德中，隰州大寧人賀悅，爲鄰人牛犯其稼，乃以繩勒牛舌斷。後生三子，並皆喑啞，不能言。（出《法苑珠林》）

【譯文】

唐高祖武德年間，隰州大寧有個人叫賀悅，因爲鄰居的牛損壞了他的莊稼，就用繩子把牛的舌頭勒斷了。後來他生了三個兒子，都是啞巴不能說話。

李壽

唐交州都督遂安公李壽，貞觀初，罷職歸京第，性好畋獵，常籠鷹數聯，殺鄰狗喂鷹。既而公疾，見五犬來責命，公謂之曰：「殺汝者奴通達之過，非我罪也。」犬曰：「通達豈得自任耶？且我等既不盜汝食，自於門首過，而枉殺我等，要當相報，終不休也。」公謝罪，請爲追福，四犬許之。一白犬不許，曰：「既無罪殺我，我未死間，汝又生割我肉，臠臠苦痛，我思此毒，何有放汝耶？」俄見一人，爲之請於犬曰：「殺彼於汝無益，放令爲汝追福，不亦善乎！」報記》）

【譯文】

唐朝交州都督遂安公李壽，貞觀初年，罷職回到京城的府第。李壽喜好打獵。經常用籠子養鷹，有很多對。並且殺鄰居的狗喂鷹。不久他就得了病。病中看到五隻狗來要求償命。遂安公對它們說：「殺你們的是奴僕通達，他有罪，並不是我的罪過呀。」狗說：「通達怎麼能自己作主呢？況且我們也沒有偷你的東西喫，僅從你門前經過，就隨便殺了我們。如果不償命，最終不放過你。」遂安公拜謝請罪，並說一定爲它們追福，其中四隻狗同意了，有一隻白狗不答應。說：「既然你無辜殺我，我未死的時候，你就生割我的肉，每割一塊我就痛苦不堪，我回想你這樣狠毒，怎麼能饒過你呢？」不一會兒，看見一個人，替遂安公求情說：「殺了他對你也沒有什麼好處，放了他，讓他給你追福，不是很好嗎？」那隻白狗才同意了。過了一會兒，遂安公甦醒了，但已患了中風偏癱的病，四肢不靈，於是爲狗追福。然而，遂安公的病最終也沒有好。

方山開

唐曹州武城人方山開，少善弓矢，尤好遊獵，以之爲業，所殺無數。貞觀十一年死，經一宿蘇，雲，初死時，被二十人引去，行可十餘里，即上一山。三鬼共引山開，登梯而進，上欲至頂。忽有一大白鷹，鐵爲觜爪，飛來，攫山開左頰而去。又有一黑鷹，亦鐵觜爪，攫其右肩而去。及至山頂，引至廳事，見一官人，被服緋衣，首冠黑幘，謂開山曰：「生平有何功德？可具言之。」對曰：「立身已來，不修功德。」官曰：「可宜引向南院觀望。」二人即引南行，至一城，非常險峻。二人扣城北門數下，門遂開，見其城中赫然，總是猛火。門側有數毒蛇，皆長十餘丈，頭大如五斗斛，口中吐火，如欲射人。山開恐懼，不知所出，唯知叩頭唸佛而已。門即自開，乃還見官人，欲遣受罪。侍者諫曰：「山開未合即死，但恐一入此城，不可得出，未若且放，令修功德。」官人曰：「善」。令前二人送之，依舊道而下，復有鷹欲攫之，賴此二人援護得免。及下山，見一大坑，極穢惡，忽被二人推入，須臾即蘇。面及右膊之上，爪跡宛然，終身不滅。遂舍妻子，以宅爲佛院，恆以誦經爲業。（出《法苑珠林》）

【譯文】

唐朝曹州武城有個人叫方山開。少年時就善使弓箭，特別喜歡遊獵，就以打獵爲職業，所殺的禽獸不計其數。貞觀十一年那年突然死了，但經過一宿又甦醒了。他說：「剛死的時候，被二十多人拉去，走了十多里，上了一座山，有三個鬼牽着山開，登着梯子往上走，要到山頂的時候，忽然飛來一隻大白鷹，鐵爪鐵嘴，抓了山開的左臉頰飛走了。又有一隻黑鷹，也是鐵爪鐵嘴，抓了山開的右肩也飛走了。等到了山頂，被帶到一個廳堂，看見一個當官的人，披着紅色的衣服，頭上戴着黑頭巾，對我說：『你這一生有什麼功德，可以全部說出來。』我回答說：『自從生下來，也沒有什麼功德。』官人說：『最好帶他到南院去參觀一下。』有兩個人就帶領我到南邊去，到一城邊，此城非常險峻。那兩個人敲了幾下城北門，門立刻就開了，只見城裏赫然全是大火，門邊有幾條毒蛇，都有十多丈長，蛇頭也有五個斛那麼大，口中往外吐火，象要喫人。我非常害怕，嚇得不知往哪兒走，來時那個門也關閉了，只知道磕頭唸佛就是了。這時門卻開了，我又回去見那官人，他要把我送到地獄去受罪。這時旁邊的侍者說：『山開壽數還沒盡，但恐怕他進入這城，就不可能出去了，不如暫且放了他，讓他積累功德。』官人說：『也好』。就命前二人送我，照舊從原道下山，又有鷹想抓我，全仗那兩個人衛護我才免被抓，等下了山，看見一個大坑，腥臊惡臭，突然被那兩個人推到坑裏，一會兒功夫我就醒了。」山開說完看自己的臉和右胳膊上邊，被鷹抓的痕跡還很清楚，以至終身沒有消失。山開於是捨棄了妻子兒女。把住宅當佛院，整天以誦經爲事業。

王遵

唐王遵者，河內人也。兄弟三人，並時疾甚。宅有鵲巢，旦夕翔鳴，忿其喧噪，兄弟共惡之。及病瘥，因張鵲，斷舌而放之。既而兄弟皆患口齒之疾，家漸貧，以至行乞。（出《宣驗志》。明抄本作出《宣室志》，按御覽七四引作出《靈驗記》）

【譯文】

唐朝的王遵，河內人。兄弟三人，同時得病很重。宅院裏有個喜鵲窩，從早到晚飛翔鳴叫，兄弟三個覺得太喧譁很生氣，都討厭它們，等病好以後，把喜鵲捉住並將它的舌頭弄斷放了。很快，兄弟三個都得了口腔和牙齒的疾病，家庭也一天天貧窮，到後來只好討飯度日。

李知禮

唐隴西李知禮，少矯捷，善弓射，能騎乘，兼攻放彈，所殺甚多，有時捕魚，不可勝數。貞觀十九年，病數日即死。乃見一鬼，並牽馬一匹，大於俗間所乘之馬，謂知禮曰：「閻羅王追公。」乃令知禮乘馬，須臾之間，忽至王前。王約束雲：「遣汝討賊，必不得敗，敗即殺汝。」有同侶二十四人，向東北望，賊不見邊際，天地盡昏，埃下如雨。知禮等敗，知禮語同行曰：「王教嚴重，寧向前死，不可敗歸。」知禮回馬，射三箭以後，諸賊已稍退卻。箭五發，賊遂敗散。事畢謁王，王責知禮曰：（「曰」原作「汝」。據明抄本改。）「敵雖退，何爲初戰之時？（「之時」《法苑珠林》四二作「即敗」。）即便以麻辮髮，並縛手足，臥在石上，以大石鎮而磨之。前後四人，體並潰爛。次列知禮，厲聲叫曰：「曏者賊退，（原本無「退」字，據明抄本補。）並知禮之力，還被王殺，無以勵後。」王遂釋放不管束。凡經三日，忽向西北出行，入一牆院。見飛禽走獸，可滿三四畝，總來索命，漸相逼近。曾射殺一雌犬，此犬直向前齧其面，次及身體，無不被傷。復見三大鬼，各長丈餘，其剝知禮皮肉，須臾總盡，面及（明抄本「面」上有「唯」字。無「及」字。）目白骨，並五臟等得存。乃以此肉分乞禽獸，其肉剝而復生，生而復剝，如此三日，苦毒之甚，不可勝記。事畢，大鬼及禽獸等，忽然總失。知禮回顧，不見一物，遂窬牆南走，莫知所之。意中似如一跳千里，復有一鬼逐及知禮，乃以鐵籠罩之。有無數魚競來唼食，食畢，鬼遂倒回，魚亦不見。其家舊供養一僧，其僧先死，來與知禮去籠，語知禮曰：「檀越大飢。」授以白物三丸，如棗，令知禮噉之，應時而飽，乃雲：「檀越宜還家。」僧亦別去。知禮所居宅北，見一大坑，其中有諸槍矟攢植，不可得過。見其兄女並婢齎箱，箱內有錢絹，及別置一器飲食，在坑東北。知禮心中，謂此婢及侄女遊戲，意甚怪之。回首北望，即見一鬼，挺劍直進。知禮恐懼，委身投坑，即得蘇也。自從初死，至於重生，凡經六日。後問家中，乃是侄女持紙錢絹及飯饌爲奠禮，當時所視，乃是銅錢絲絹也。（出《冥報記》）

【譯文】

唐朝隴西人李知禮，少年便矯健敏捷，善使弓箭，又能騎馬，還能打彈子。因此他殺死的禽獸很多，有時去捕魚，抓到的魚不計其數。貞觀十九年那年，他得病幾天就死了。死後見到一個鬼，牽着一匹馬，這匹馬比人間的馬大些。那鬼對知禮說：「閆羅王讓你去。」說着就讓知禮騎上馬，不一會兒，就到了閆羅王面前，閆羅王對他命令道：「讓你去討伐賊寇，一定不能失敗。如果失敗就殺了你。」與知禮一同去的有二十四個同伴，知禮向東北望去，只見賊寇多得不見邊際，天昏地暗，被踏起的塵土象雨一樣。知禮等寡不敵衆敗下陣來。這時知禮對同去的人說：「王法森嚴，寧可向前拼殺而死，不可失敗而回。」說着，知禮回馬衝殺，向賊人射了三箭以後，賊人稍有退卻，知禮又射五箭，賊人於是潰敗，四散奔逃。打勝之後知禮參拜閆羅王。閆羅王責問知禮：「賊寇雖然敗退，爲什麼開始時你們敗退？」令人以麻繩綁了頭髮和手足，讓知禮他們躺在一塊大石頭上，上面又用一塊大石壓着輾磨他們，前後磨了四個人，身體全都潰爛，等到了知禮，知禮大叫說：「我畢竟把敵人打退了，盡到我的能力，現在還是被殺，這樣怎麼激勵後人？」閆羅王聽他這麼一說，就把他放了，還由他自由活動。過了三天，他自己往西北方向走，進入一有牆的院子，只看滿院的飛禽走獸，能覆蓋三四畝地那麼多，都來向知禮索命，漸漸向他逼進。知禮曾射死一隻母狗，這時看見這隻狗直奔他來啃咬他的臉，然後又咬他的身體，滿身沒有一處不被傷的。又來了三個大鬼，每個都有一丈多高，都來剝知禮的皮肉，不一會兒就剝淨了。只有臉、眼睛，骨頭和五臟還剩下了，這幾個鬼把皮肉分給那些禽獸喫，奇怪的是那皮肉剝完又生，生完再剝，這樣過了三天，知禮真是痛苦難忍，難以用文字表達。總算結束了，大鬼和禽獸們忽然不見蹤影。知禮四下看了看，什麼也沒有，於是就跳牆跑了，他只顧往南跑，也不知到什麼地方，就覺得身體很輕，好象一跳就能走千里似地。這時又有一個鬼從後面追上他，拿一個鐵籠子把他罩上，知禮被罩在籠子裏後，只見無數條魚都來咬他、喫他，喫完了，鬼就回去了，這時那些魚也不見了。知禮家以前曾供養一個和尚。這個和尚比知禮早死，和尚來給知禮去掉了籠子，對知禮說：「施主一定很餓了。」然後拿出三丸白色藥丸，象棗，讓知禮喫下去，知禮喫後馬上就飽了。那和尚又說：「施主應該回家了。我也該走了。」知禮回來後看見自家的北面有一個大坑，坑裏有矛槍立在那裏，過不去，又看見侄女和奴婢們抬着一個箱子，箱子裏都是用絹絲串的錢，另外放了一些飲食，在坑的東北面。知禮心裏想：婢女和侄女怎麼作這樣的遊戲，太怪了。知禮回頭向北望去，只見一鬼挺劍直奔他而來。知禮驚慌失措，只好跳到坑裏。這一下知禮甦醒了。從死到甦醒一共過了六天。後來問家裏的人，才知道那是侄女拿着紙錢和飯食爲知禮祭奠，當時看卻是絹和銅錢。

陸孝政 唐雍州陸孝政，貞觀中爲右衛隰川府左果毅。孝政爲性躁急，多爲殘害。府內先有蜜蜂一龕，分飛聚於宅南樹上，孝政遣人移就別龕。蜂未去之間，孝政大怒，遂以湯就樹沃死，殆無孑遺。至明年五月，孝政於廳晝寢，忽有一蜂螫其舌上，遂即紅腫塞口，數日而死。（出《法苑珠林》）

【譯文】

唐朝雍州的陸孝政，貞觀年間任右衛隰州府左果毅。孝政性情急躁，作了很多殘害生靈的事。他的府內以前有一龕蜜蜂，紛飛聚集在宅院南邊的樹上。孝政派人把蜂窩移到別的地方，但那羣蜜蜂不去，孝政就很生氣，馬上用開水在樹上把蜜蜂全澆死了，連一個也不剩。到了第二年五月，有一天白天，孝政在廳堂上睡覺，忽然飛來一隻蜜蜂在孝政的舌頭上螫了一下，馬上那舌頭就發紅腫脹起來，把嘴都堵上了，幾天後孝政就死了。

果毅

唐貞觀永徽間，周至鄠縣界有果毅。每客來，恆買豚設饌，衛士家生十豚，總買盡。其最後買者，煮尚未熟，果毅對客坐，遂聞婦人哭聲。意疑其妻，向家看之，不哭。至廳，又聞哭聲，看妻還不哭，如此數回。後更向家，即聞哭聲在門外；若門外，即聞哭聲在家中。其客大驚，不安席，似聞哭聲雲：「男女生十個，總被果毅吃盡。」其客數遍聽之，了了聞此，客惻之即去。果毅驚，因此得病，數旬而終。長安（「安」原作「客」。據明抄本改。）共傳此事焉。（出《法苑珠林》）

【譯文】

唐貞觀永徽年間，在周至鄠縣內有個叫果毅的人。每次有客人來，他都買豬做菜宴請客人。衛士家的母豬生了十隻豬，都被他買光了，最後買那隻豬，還沒有煮熟的時候，果毅和客人對面坐着，這時叫到有婦人的哭聲，起初他懷疑是他的妻子哭，跑到屋裏看，妻子並沒哭。到了客廳，又聽到哭聲，再回去看妻子，還是沒哭。如此幾回，後來改在家裏待客，又聽門外有哭聲，跑到門外又聽那哭聲在家裏。那個客人也很喫驚坐不住了，好象聽那哭聲邊哭邊說：「男的女的一共生了十個，都被果毅喫光了。」那客人聽了幾遍都聽得很清楚。客人害怕就告辭走了。果毅也非常害怕，後來因此而得病，幾十天后死去。長安的人都傳說這件事。

劉摩兒

唐汾州孝義縣泉村人劉摩兒，顯慶四年八月，遇病而終。男師保，明日又死。父子平生，行皆險詖。比鄰有祁隴威，因採樵，被車碾死，經數日而蘇。乃見摩兒男師保，在鑊湯中，須臾之間，皮肉俱盡，無復人形，唯見白骨。如此良久，還複本形。隴威問其故，對曰：「我爲射獵，故受此罪。」又謂保曰：「卿父何在？」對曰：「我父罪重，不可卒見。卿既即還，請白家中，爲修齋福。」言訖，被使催促，前至府舍，見館宇崇峻，執杖者二十餘人。一官人問曰：「汝比有何福業？」對曰：「隴威去年正月，在獨村看誦一切經，脫衫一領佈施，兼受五戒，至今不犯。」官人乃雲：「若如所云，無量功德，何須來此！」遂索簿勘，及見簿，乃曰：「其人合死不虛。側注云：受戒佈施福助，更合延壽。」乃遣人送還，當時蘇活。（出《法苑珠林》）

【譯文】

唐朝汾州孝義縣泉村人劉摩兒，在高宗顯慶四年八月得病而死。他的兒子叫師保，在他死的第二天也死了。父子二人這一生，行爲陰險邪惡。他的鄰居有一個人叫祁隴威，因爲上山砍柴，被車壓死，過了幾天又甦醒了。當他死的那時候，看見劉摩兒的兒子師保在一個裝滿開水的大鍋裏，片刻之間皮肉都被煮化了，一點兒人樣也沒有，只見白骨一具。這樣過了很長時間才還復原形。隴威就問他這是怎麼回事。師保回答說：「因爲我經常狩獵，所以讓我受這個罪。」隴威又問師保：「你父親在哪裏？」師保回答：「我父親罪太重了，一時見不到他，你還可以回去。回去後告訴我們家裏的人，趕快喫齋，爲來世造福。」師保剛說完，隴威被地府的人催促，只好走了。到了一座府第，只見樓院高深，很是崇峻。正堂兩邊有二十多人拿着刑杖。一個官員問隴威：「你說一下你都做了什麼好事？」隴威回答說：「我去年正月，在獨村幾乎誦讀了各種經文，也曾脫下一件衣衫施捨，並接受五戒，到現在也沒犯戒。」那官員就說：「真象你說的那樣，你的功德無量，怎麼會到這裏來？」於是拿生死簿查看，看完後，才說：「你這人該死不假，但在旁邊注着：受戒佈施福助，應該延壽。」於是派人把隴威送了回來。隴威當時就活了。

店婦

唐顯慶中，長安城西路側有店家新婦誕一小男。月滿日，親族慶會，欲殺羊，羊數向屠人跪拜。屠人報家內，家內大小不以爲徵，遂即殺之，將肉就釜煮。餘人貪料理蔥蒜餅食，令產婦抱兒看煮肉。抱兒火前。釜忽然自破，湯衝灰火，直射母子，母子俱亡。店人見聞之者，多斷殺生焉。（出《法苑珠林》）

【譯文】

唐朝顯慶年間，長安城西路邊上有一個店家，新媳婦生了一個小男孩。滿月這天，親戚朋友都來慶賀，店主人讓屠夫殺一隻羊。那羊多次向屠夫跪拜。屠夫把這事向店家的人報告了，店家的大人小孩都不認爲這裏有什麼跡象，就讓屠夫殺了這隻羊，把羊肉放到鍋裏煮。因爲別人都忙着料理蔥蒜飯菜，就讓新媳婦抱着小孩看着鍋裏的肉，那新媳婦抱着孩子來到鍋前。鍋突然間自己破了，湯水衝犯灰火直撲母子，母子全被燙死。當時在店裏看到聽到這件事的人，多數都不再殺生了。

屠人

唐總章、咸亨中，京師有屠人，積代相傳爲業。因病遂死，乃被衆羊懸之，一如殺羊法，兩羊捉手，諸羊捉腳，一羊持刀刺頸，出血數鬥，乃死。少頃還蘇。此人未活之前，家人見繞頸有鮮血，驚共看之，頸有被刺處，還似刺羊，一邊刀孔小，一邊刀孔大。數年瘡始合。（出《廣古今五行記》）

【譯文】

唐朝總章、咸亨年間，京城內有個屠夫，世代相傳以此爲職業。有一天突然病死，死時覺得是被很多羊懸吊起來，象他平時殺羊一樣，兩隻羊抓手，另外的羊抓腳，其中一隻羊拿着刀刺他的脖子，出了幾鬥血死了。不多一會這人又活了，在他沒活的時候，家中的人看見他脖子周圍有鮮血，很爲驚奇，都來看。只見他脖子上有被刀刺的地方，象他平時殺羊那樣，一邊的刀孔小，另一邊的刀孔大。幾年以後瘡口才癒合。

劉知元

唐虔州司士劉知元攝判司倉。大酺時，司馬楊舜臣謂之曰：「買肉必須含胎，肥脆可食，餘瘦不堪。」知元乃揀取懷孕牛犢及豬羊驢等殺之，其胎仍動，良久乃絕。無何，舜臣一奴，無病而死，心上仍暖。七日而蘇，雲：「見一水犢白額，並子隨之，見王訴雲：『懷胎五個月，枉殺母子。』須臾，又見豬羊驢等，皆領子來訴。見劉司士答款，引楊司馬處分如此。」居三日而知元卒亡，又五日而舜臣死。（出《朝野僉載》）

【譯文】

唐朝虔州司士劉知元掌管判司倉。有一次聚會飲酒時，司馬楊舜臣對他說：「買肉一定要買帶崽的，這種肉肥脆好喫，其餘的瘦肉不好喫。」知元以後就挑選懷孕的牛犢和豬羊驢等殺喫。它們被殺死後，懷的胎還動，很長時間才能死。不久，舜臣的一個家奴無病而死，但心口還是熱的，七天以後又活了。那家奴說：「在陰間見到一個水牛，白色額頭，有個小牛犢跟隨它，見到閆王告狀說：『我懷胎五個月，那劉知元無緣無故殺了我們母子。』不一會兒，又見豬、羊、驢等都領子來告狀，訴說冤枉。只見劉知元招供，說是楊司馬要我這樣做的。」過了三天劉知元死去。又過了五天，楊舜臣也死了。

季全聞

唐則天初，京兆人季全聞家富於財，性好殺戮。豬羊驢犢，皆烹宰於前。常養鷹鷂數十聯，春夏採魚鱉，秋冬獵狐兔。常與諸子取鳥雀，以刀齊刈其頭，即放飛，看其飛得遠，遠者爲勝，近者爲負，以此戲樂。在家極嚴殘，婢妾及奴客，有小事，或懸開其心，或剜去其眼。其妻初生一子，自眼上睒，有皮垂下，至於鼻。從額已後，又有一片皮，垂至於項，有似人着帽焉。後生一子，牙爪如虎，口似鷹吻。又生一子，從項至腰有縫，撥看，見其心肺五臟，生而俱死。其人有兄，亦好鷹犬弋獵，性又殘忍酷毒。其妻生男，項上有肉枷，或如鳥獸魚鱉形，或無眼鼻者數矣。（出《廣古今五行記》）

【譯文】

唐朝武則天當政初年，京兆人季全聞家鉅富，財產無數，但此人好殺生，無論豬羊驢牛，盡烹宰，經常養鷹幾十對。春夏捕魚鱉，秋冬獵狐兔，又常和諸家弟子抓鳥雀。用刀把鳥頭切下，然後放飛，看誰的飛得遠，飛得遠的爲勝者，飛得近的爲負者，這樣比賽遊戲。季全聞治家也極殘忍毒辣。他的婢妾家奴，只要稍有點錯誤，或者挖心，或者剜眼，殘酷到極點。他的妻子生第一個兒子，有一塊皮從上眼皮一直垂到鼻子，還有一塊皮從額後直垂到脖頸，好象人戴着帽子似的。生第二個兒子，其牙爪如虎、嘴象鷹嘴。第三個兒子更奇怪，從脖頸到腰有縫，撥開看，可以看到裏面的心肺五臟。這三個兒子全是生下來就死了。季全聞有個哥哥，也好養鷹遊獵，性格也殘忍酷毒，他的妻子所生男孩，脖子上有枷一樣的肉，有的象鳥獸魚鱉，有的無眼無鼻。

當塗民

吳俗，取鮮魚皆生之，欲食則投之沸湯，偃轉移時乃死。天寶八載，當塗有業人取鱔魚，是春得三頭鱔，其子去鱔皮，斷其頭，燃火將羹之。其鱔則化爲蛇，赤文斑斕，長數尺，行趨門外，其子走反顧，餘二鱔亦已半爲蛇，須臾化畢，皆去。其子遂病，明日死。於是一家七人，皆相繼死，十餘日且盡。當塗令王休愔，以其無人也，命葬之。（出《紀聞》）

【譯文】

吳地的習慣，捕到鱔魚都養起來。想要喫魚的時候，把魚放到開水裏，等到停止遊動時才死。天寶八年，當塗有一打魚人，當年春天捕到三頭鱔魚，他的兒子剝掉魚皮，割掉魚頭，點着火要做魚羹。但那條鱔魚立刻就變成了一條蛇，紅色的花紋斑斕奪目，有幾尺長，爬到門外。他的兒子嚇得逃開，又回頭看的時候，餘下那二條鱔魚也已經半化爲蛇，一會兒全都變成蛇，都走了。他的兒子立刻就得了病，第二天就死了。以後一家七口都相繼死去，僅十多天全家死淨。當塗縣縣令王休愔，因爲看他家已沒有別人，命人把他們家的人埋葬了。

張縱

唐泉州晉江縣尉張縱者，好啖鱠。忽被病死，心上猶暖，後七日蘇。雲：初有黃衫吏告雲：「王追。」縱隨行，尋見王。王問吏：「我追張縱，何故將張縱來，宜速遣去。」旁有一吏白王曰：「此人好啖膾，暫可罰爲魚。」王令縱去作魚。又曰：「當還本身。」便被所白之吏引至河邊，推縱入水，化成小魚，長一才許，日夕增長，至七日，長二尺餘。忽見罟師至河所下網，意中甚懼，不覺已入網中，爲罟師所得，置之船中草下。須臾聞晉江王丞使人求魚爲鱠，罟師初以小魚與之，還被杖。復至網所搜索，乃於草下得鯉，持還王家。至前堂，見丞夫人對鏡理妝，偏袒一膊。至廚中，被膾人將刀削鱗，初不覺痛，但覺鐵冷泓然。尋被剪頭，本身遂活。時殿下侍御史李萼左遷晉江尉，正在王家餐鱠，聞縱活，遽往視之。既入，縱迎接其手，謂萼曰：「餐膾飽耶？」萼因問何以得知，縱具言始末，方知所餐之鱗，是縱本身焉。（出《廣異記》）

【譯文】

唐朝泉州晉江縣縣尉張縱，好喫魚，有一天突然病死，但心口還是熱的。過了七天以後又甦醒了。活了以後他自己說，當初有個穿黃布衫的衙吏告訴張縱：「閆羅王拘你去。」張縱只好跟着他走，不一會兒見到閆王，閆王問那黃衫吏：「我讓拘的張縱，不是這個張縱，你怎麼錯拘了他來？趕快讓他走。」閆王身旁有個官吏對閆王說：「這個人好喫魚，暫時可以懲罰他當魚。」於是閆王就命令張縱作魚。還說：以後能恢復本身。張縱就被那個閆王身旁的官吏帶到河邊，推張縱下水。張縱就變成小魚，僅一寸多長，每一天都見長，到第七天，已長到二尺多長。這時忽然看見一個打魚的到河裏下網，張縱心裏很害怕，但不知不覺已進入網中，被打魚人捕獲。放到船倉裏的亂草下面。不一會聽到晉江縣王丞派人找打魚人要魚。打魚人開始只給他小魚，被打了一頓，又到放網的地方搜索，便在亂草下得到鯉魚，拿着回到王家，那魚到了堂前，看見王丞的夫人對着鏡子梳妝，還露着一隻胳膊。又被拿到廚房裏，被廚師用刀颳了鱗，並不覺得痛，只覺得那刀很冷，不一會又被剪掉頭，張縱的原身就活了。當時唐朝殿下侍御史李萼被降職作晉江縣尉，正在王家喫魚。聽說張縱活了，就趕來看他，李萼剛到，張縱就起身迎接並拉着他的手對李萼說：「喫魚喫飽了嗎？」李萼覺得奇怪，問他怎麼知道這件事，張縱就詳細地告訴了他的全部經過。才知道他喫的魚是張縱變的。

卷第一百三十三 報應三十二（殺生）

朱化 李詹 王公直 黃敏 陳君棱 王洞微 孫季貞 崔道紀 何澤 嶽州人 徐可範 建業婦人 廣陵男子 何馬子 章邵 韓立善 僧修準 宇文氏 李貞 僧秀榮　毋乾昭　李紹

朱化

洛陽人朱化者，以販羊爲業。唐貞元初，西行抵邠寧，回易其羊。有一人見化謂曰：「君市羊求利，當求豐贍，君見羊之小者，以爲不可易也。殊不知小者不久而大也，自小而易，及貨而大，其利不亦博乎！易之大者，其羊必少，易之小者，其羊必多，羊多則利厚也，羊少則利寡也。」化然之，乃告其人曰：「爾知有小羊，我當盡易之。」其人數日乃引一羊主至，化遂易得小羊百十口，大小羊相雜爲羣，迴歸洛陽。行至關下，一夕所易之小羊，盡化爲鬼而走。化大駭，莫測其由。明年復往邠寧，見前言小羊之人，化甚怒，將執之詣官府。其人曰：「我何罪也？」化曰：「爾以小羊回易，我驅至關下，盡化爲鬼，得非汝用妖術乎！」其人曰：「爾販賣羣羊，以求厚利，殺害性命，不知紀極，罪已彌天矣。自終不悟，而反怒我，我即鬼也，當與羣羊執爾而戮之。」言論而滅，化大驚懼，尋死於邠寧焉。（出《奇事》）

【譯文】

洛陽人朱化，以販賣羊爲職業。唐朝貞元初年，往西走到邠寧，買了那地方的羊返回。有一人見到朱化對他說：「你買賣羊賺錢，應該想辦法多賺錢，但你看到小羊，就認爲不可以買，你不知道小羊不久就會變爲大羊，從小把它買來，等你賣的時候就大了，這裏的利潤不是很大嗎？你買大羊，一定買得少；買小羊，就會買得很多。羊多，賺的錢也多；羊少，賺的錢也少。」朱化覺得是這麼回事，就告訴那個人：你要是知道哪裏有小羊，我就全買下。那個人不幾天就帶一個養羊的主人來了。朱化於是買到小羊一百多頭。把大羊和小羊混雜在一起趕回了洛陽。走到洛陽城下，只一個晚上所買的小羊都變成鬼跑了。朱化很害怕，猜不出這是怎麼回事。到第二年又去邠寧，看到和他說買小羊的那個人，很生氣，就要把他送到官府去治罪。那人說：「我有什麼罪？」朱分說：「你勸我買小羊，我趕到洛陽城下的時候，都變成鬼跑了，這難道不是你使的妖術嗎？」那人說：「你販賣羊，想多賺錢，殺生害命，不知收斂，你犯了彌天大罪，到現在還不醒悟，反而對我發怒，我就是鬼，應該和羣羊一塊兒抓你殺了你。」說完就不見蹤影。朱化更加害怕，不久就死在邠寧。

李詹

唐李詹，大中七年崔瑤下擢進士第。平生廣求滋味，每食鱉，輒緘其足，暴於烈日。鱉既渴，即飲以酒而烹之，鱉方醉，已熟矣。復取驢縶於庭中，圍之以火，驢渴即飲灰水，蕩其腸胃，然後取酒，調以諸辛味，復飲之，驢未絕而爲火所逼爍，外已熟矣。詹一日，方巾首，失力仆地而卒。頃之，詹膳夫亦卒。一夕，膳夫復甦曰：「某見詹，爲地下責其過害物命，詹對以某所爲，某即以詹命不可違。答之。詹又曰：『某素不知，皆狄慎思所傳。』故得以回。」無何，慎思復卒。慎思亦登進士第，時爲小諫。（出《玉泉子》）

【譯文】

唐朝的李詹，宣宗大中七年在崔瑤主持的考試中進士及第。他平生多方尋找特殊味道的菜餚。每次喫鱉，就綁上它的腳。放到烈日下曝曬，等鱉很渴的時候給它酒喝，然後拿到廚房烹煮，鱉正醉的時候已經被做熟了。又有時把驢拴在庭院裏，周圍點上火，驢渴得沒辦法就喝含鹼的灰水，洗它的腸胃，然後再拿酒，放入各種調料，再讓驢喝，驢未死而被烈火所烤、外邊的肉已經熟了。有一天，李詹剛戴上頭巾，突然站不住了，倒地而死。不一會，李詹的廚師也死了。過了一天，廚師又甦醒過來，他說：「我看到李詹了，閆王正追責他過分殘害動物的生命，李詹對閆王說是我乾的，我就說：『李詹讓我幹我敢不幹嗎？』李詹又說：『我根本不知道那樣辦，是狄慎思傳授給我的。』所以我才免死又回來了。」過不久，狄慎思也死了。狄慎思也是進士及第，當時作小諫。

王公直

唐鹹通庚寅歲，洛師大飢，谷價騰貴，民有殍於溝塍者。至蠶月，而桑多爲蟲食，葉一斤直一鍰。新安縣慈澗店北村民王公直者，有桑數十株，特茂盛蔭翳，公直與妻謀曰：「歉儉若此，家無見糧，徒竭力於此蠶，尚未知其得失。以我計者，莫若棄蠶，乘貴貨葉，可獲錢十萬，蓄一月之糧，則接麥矣，豈不勝爲餒死乎？」妻曰：「善。」乃攜鍤坎地，卷蠶數箔瘞焉。明日凌晨，荷桑詣都市鬻之，得三千文，市彘肩及餅餌以歸。至徽安門，門吏見囊中殷血，連灑於地，遂止詰之。公直曰：「適賣葉得錢，市彘肉及餅餌貯囊，無他也。」請吏搜索之。既發囊，唯有人左臂，若新支解焉。羣吏乃反接送於居守，居守命付河南府尹正瑯琊王公凝，令綱紀鞠之。其欵示：某瘞蠶賣桑葉，市肉以歸，實不殺人，特請檢驗。尹判差所由監領，就村檢埋蠶之處。所由領公直至村，先集鄰保，責手狀，皆稱實知王公直埋蠶，別無惡跡。乃與村衆及公直，同發蠶坑，中唯有箔角一死人，而缺其左臂，取得臂附之，宛然符合。遂復領公直詣府，白尹，尹曰：「王公直雖無殺人之事，且有坑蠶之咎，法或可恕，情在難容。蠶者天地靈蟲，綿帛之本，故加剿絕，與殺人不殊，當置嚴刑，以絕兇醜。」遂命於市杖殺之。使驗死者，則復爲腐蠶矣。（出《三水小牘》）

【譯文】

唐朝鹹通庚寅年，洛陽地區饑荒。谷價飛漲，在陰溝裏、田梗上到處都有餓死的百姓屍首。到了放蠶的季節，而桑葉大多被蟲子吃了，桑葉每斤值一鍰。新安縣慈澗店北村有個村民叫王公直，有桑樹幾十棵，特別蔭翳茂盛。公宜就和妻子商量說：「饑荒這麼重，家中也沒有糧食，就是盡力養蠶，也不知後果會怎麼樣。依我看，不如放棄養蠶，乘着現在桑葉價貴就賣桑葉，這樣可以賺錢十萬。能積蓄一個月的糧食，就可接上麥秋了，難道不比餓死強嗎？」妻子說：「好」。於是他就拿着鍬挖了一個坑，捲起那幾張蠶子埋了。第二天起早，挑着桑葉到城裏的集市上賣掉桑葉，得錢三千文。又在集市上買了個豬腿以及燒餅、菜餚等回家。到了徽安門，門吏見他的口袋裏流血，點點滴滴灑了一地，於是就讓他停下盤問他。公直說：「我剛纔賣了桑葉賺到錢，買了豬腿肉以及燒餅等東西裝在口袋裏，沒有別的什麼。」公直請門吏搜查，打開口袋，只見有一個人的左臂，好象剛肢解下來的。於是一羣門吏把公直反綁了送到居守衙門。居守命令送交河南府尹正王公凝審理。王公命令人審問，要依法處置。公直招供道：我埋了蠶賣掉桑葉，買肉回家，確實沒有殺人。請派人到家裏檢驗。府尹就派差吏所由監管，帶公直到村裏去檢查埋蠶的地方。所由領公直到村裏後，先召集鄰里和保長，畫押簽字。大家都說確實知道公直埋蠶，沒幹別的什麼壞事，差吏就同村裏的衆人及公直到埋蠶的地方一塊兒挖坑，卻坑裏只有箔角上有一個死人，缺一左臂，等把公直口袋裏那個左臂拿來附上，正好相合。差吏就帶公直到府裏去報告，把情況向府尹說了。府尹說：「王公直雖然沒有殺人的事。卻有坑埋桑蠶之罪，法律上可以饒恕，但情理難容。蠶是天地間的靈蟲，是紡紗織布的根本，故意剿殺絕盡，同殺人沒有什麼兩樣，應該施以嚴刑，以茲禁絕兇醜。」遂命人在刑場上用刑杖打死。等到派人再到那埋蠶的坑裏驗屍，則又變成腐爛的蠶了。

黃敏

江西都校黃敏者，因禦寇墜馬，折其左股，其下遂速以石碎生龜，傅之，月餘乃愈。而龜頭尚活，龜腹間與髀肉相連而生，敏遂惡之，他日割去。欲下刃，痛楚與己肉無異，不能而止。龜目所視，亦同己所見也。（出《聞奇錄》）

【譯文】

江西都校黃敏，因爲抗擊敵寇從馬上墜下來，摔斷了左大腿，他手下的人迅速地用石頭砸碎一隻活着的烏龜，給他敷上，一個多月腿就長好了。然而敷在傷腿上的烏龜的頭還活着，龜的腹部與黃敏的大腿肉長在一起。黃敏很討厭它，想把它割掉，剛想下刀，疼痛得象割他自己的肉一樣，不能割，只好停止。龜目看到的，與他自己看到的相同。

陳君棱

曹宋二州西界有大鶴陂，陂左村人陳君棱，少小捕魚爲業。後得患，恆被衆魚所食，痛苦不能自持。若以魚網葢之，痛即止。後爲村人盜網去，數日間，不勝痛而死。德州刺史鄧某曾任考城令，知此事。（出《奇聞錄》）

【譯文】

曹、宋二州西邊有個大鶴陂，在陂左的村莊裏有個人叫陳君棱。這人少小時就以捕魚爲職業。後來得了病，覺得經常被很多魚所咬，痛苦不堪，不知怎麼辦好。如果用魚網蓋在身上，疼痛就停止了。後來村裏人把他的魚網偷走，幾天之間，因爲忍受不了痛苦而死。德州刺史姓鄧的曾任考城縣令。知道這件事。

王洞微

唐汾州景雲觀道士王洞微者，家於孝義縣，初爲小胥，性喜殺，常釣弋漁獵。自弱冠至壯年，凡殺狼狐雉兔，洎魚鱉飛鳥，計以萬數。後爲裏尹，患病熱月餘，忽覺室內有禽獸魚鱉萬數，環其榻而噬之，瘡痏被身，殆無完膚。中夕之後，其父母兄弟，俱聞洞微臥內，有羣鳥啁啾，歷然可辨。凡數年，疾益甚，或有謂洞微父曰：「汝子病且亟，宜遷居景雲觀。」於是卜日徙居。月餘，會羣道士修齋授録，是夕洞微瘳。後十年，竟以疾卒。（出《宣室志》）

【譯文】

唐朝汾州的景雲觀有個道士名叫王洞微。家在孝義縣。當初作過小官。此人愛好殺生，常釣魚打獵，從二十歲到壯年，共計殺死的狼、狐狸、雉雞、野兔，魚鱉、飛鳥可達萬數。後來當裏尹，得了病發燒一個多月，那時他忽然覺得屋裏有禽獸魚鱉一萬多隻，環繞在他的牀前咬他，滿身都是傷口，幾乎沒有一點好的皮膚。半夜之後，他的父母兄弟都聽到他的臥室裏有羣鳥鳴叫的聲音，聲音清晰。這樣過了幾年，他的病更重了。有人對洞微的父親說：「你的兒子病很重，最好讓他到景雲觀去出家。」於是就挑選了一個吉日搬到景雲觀。在一個多月內，會集很多道士爲他修齋授符，洞微的病就好了。十年以後、洞微還是得病死了。

孫季貞

唐孫季貞，陳州人，少好捕網飛走，尤愛啗雞卵，每每欲食，輒焚而熟之，卒且三年矣。鄰有張生者，亦以病卒三日也。忽便起坐，既行，乃徑往孫氏家，稱季貞，聽（「聽」原作「雲」，據明抄本改。）其言，實季貞，其形故張生也。張氏之族，即詣官以訴。孫雲：「先是吾不當死，以生平多害物命，故爲冤債所訴，以食雞卵過甚，被驅入於空城中，比入則戶闔矣。第見滿城火灰，既爲燒爍，不知所爲。東顧，方見城戶雙啓，即奔從之，至則復闔矣。西顧，從之復然。南顧北顧，從之亦然。其苦楚備嘗之矣。一旦，王謂季貞曰：『爾壽未盡，然死且三年矣，何以復還？』主者曰：「『鄰有張某，死才三日，可藉此以託其神魂。』王然之，今我實季貞也。」官不能斷。郡牧劉尚書廙，親呼問之，曰：「宜以平生一事，人無知者以爲驗。」季貞曰：「某未死前，嘗藏佛經兩卷於屋瓦，人實無知者。」命探之，存焉，斷歸孫氏。（出《玉泉子》）

【譯文】

唐期的孫季貞，陳州人。少年時就好捕捉飛禽走獸，尤其愛喫雞蛋，每次要喫雞蛋，就燒熟了喫。死了已經三年了。鄰居有個叫張生的人，也已病死三天。這一天忽然坐起來，能下地走，直奔孫家，自稱是孫季貞。聽他說的話，確實是季貞，但形體又確實是張生啊。張氏家的人就去官府告狀。在官府裏，孫季貞說：「以前是我不該死，因爲一生殺了很多動物，所以被那些冤魂告了，又因爲喫雞蛋太多，被趕了陰曹的空城裏，剛進去，城門就關上了，只見滿城灰火，不一會大火通亮閃爍，我也不知道往哪去，往東看，纔看見兩扇城門都開着，我就跑去想出去，但是等我跑到那裏時城門又關上了。再往西看，同東城門一樣，往南往北都是一樣。煙燻火烤，又累又乏，那苦痛讓我嚐盡了。一天早晨，閆王對我說：『你的壽命沒盡，然而你死了三年了，怎麼復生呢？』這時主簿說『他的鄰居有個張生，死了才三天，可以借屍還魂。』閆王就同意了。現在我實在是孫季貞。」官府不能決斷。郡牧尚書劉廙，親自來問他，然後說：「應該用他平生的一件事，必須是別人不知道的來驗證。」季貞就說：…我沒死以前，曾把兩卷佛經藏在屋瓦下面，別人誰也不知道。」官府命人去探查，果然還在。最後孫季貞判歸孫家。

崔道紀

唐前進士崔道紀，及第後，遊江淮間。遇酒醉甚，臥於客館中。其僕使井中汲水，有一魚隨桶而上，僕者得之，以告道紀。道紀喜曰：「魚羹甚能醒酒，可速烹之。」既食良久，有黃衣使者，自天而下，立於庭中，連呼道紀，使人執捉，宣敕曰：「崔道紀，下士小民，敢殺龍子，官合至宰相，壽命七十，並宜除。」言訖，昇天而去。是夜道紀暴卒，時年三十五。（出《錄異記》）

【譯文】

唐朝前進士崔道紀，考中後，遊覽於江淮之間。有一次醉得很厲害，躺在客館裏，他的僕人到井裏去打水，有一條魚隨着水桶裏的水被打上來，僕人得到這條魚後，把這件事告訴了崔道紀，崔道紀聽後很高興，說：「魚湯最能解酒，趕快做了。」吃了魚湯後很長時間，有一個穿黃衣的使臣從天上下來，立在庭院裏，連聲呼叫崔道紀，並派人把他拉過來，宣佈詔命說：「崔道紀，下方土地的小民，意敢殺害龍子，本來官應至宰相，壽命到七十，現應免除。」說完就昇天而去。當天晚上，崔道紀暴病身亡，當時三十五歲。

何澤

唐何澤者，容州人也，嘗攝廣州四會縣令。性豪橫，唯以飲啖爲事，尤嗜鵝鴨。鄉胥里正，恆令供納，常豢養鵝鴨千萬頭，日加烹殺。澤只有一子，愛憐特甚。嘗一日烹雙雞，爨湯以待沸，其子似有鬼物撮置鑊中。一家驚駭，就出之，則與雙雞俱潰爛矣。（出《報應錄》）

【譯文】

唐朝的何澤，是容州人。曾經當過廣州四會縣令。性情豪強專橫。整天不是喫就是喝，尤其愛喫鵝鴨。鄉胥里正，他經常命令他們供納，在家裏經常養鵝鴨上千只，每天都烹殺幾隻。何澤只有一個兒子，他特別愛憐嬌慣。有一天殺了兩隻雞，在竈上燒了火等着水開，他的兒子好象有鬼抓似地被扔到鍋裏，一家人驚嚇得不得了，馬上撈出來，他兒子已經和那兩隻雞都爛熟了。

嶽州人

唐鹹通中，嶽州人有村人，涸湖池取魚，獲龜猶倍多。悉刳其肉，載龜板至江陵鬻之，厚得金帛。後歸家，忽遍身患瘡，楚痛號叫，鄰里不忍聞。須得大盆貯水，舉體投水中，漸變作龜形。逾年，肉爛腐墜而死。（出《報應記》）

【譯文】

唐朝鹹通年間，嶽州有一個村人。他把湖池的水放幹了抓魚，結果抓到了很多龜。把龜肉剖挖乾淨後，裝着龜板到江陵去賣，賣了很多錢。回到家裏以後，突然遍身生瘡，疼得他大哭大叫，鄰居都不忍心聽。只有把身體全都泡在一個裝滿水的大盆裏，他的身體漸漸地變成了龜的形狀纔好些。過了一年，他全身的肉都爛掉而死了。

徐可範

唐內侍徐可範，性好畋獵，殺害甚衆。嘗取活鱉，鑿其甲，以熱油注之，謂之鱉堆。又性嗜龍驢，以驢縻絆於一室內，盆盛五味汁於前，四面迫以烈火，待其渴飲五味汁盡，取其腸胃爲饌。前後烹宰，不記其數。後扈從僖宗幸蜀，得疾。每睡，見羣獸鳥雀啄食其肉，痛苦萬狀。又須於牀下布火，及以油醋灌其身，乃以罟網葢覆，方暫得睡。以日繼夜，常須如此，命將盡，惟一束黑骨而已。（出《報應記》）

【譯文】

唐朝的內侍官徐可範，好打獵，殺害鳥獸生靈很多。曾拿來活鱉，把甲鑿開，然後用熱油澆燙，稱之爲鱉餅。他又特別愛喫驢肉，作法也特別：把驢拴綁在屋子裏，用盆調好五味汁液在驢的前面，在驢的周圍點上烈火，等驢渴了把五味汁液喝光，再殺驢取腸胃作菜喫。前後烹宰的驢不計其數。後來隨從僖宗到四川得了病，每次睡覺都看見一羣鳥獸啄喫他身上的肉，他痛苦萬狀，必須在他的牀下面籠上火，再用油醋等澆他的身體，用魚網覆蓋全身，才能覺得好受些暫時睡一會兒。這樣日以繼夜，必須經常這樣作。等他要死的時候，只剩一把黑骨頭了。

建業婦人

近歲建業有婦人，背生一瘤，大如數鬥囊，中有物如繭栗甚衆，行即有聲。恆乞於市，自言村婦也，常與娣姒輩分養蠶，己獨頻年損耗，因竊其姒一囊繭焚之。頃之，背患此瘡，漸成此瘤。以衣覆之，即氣閉悶，常露之乃可，而重如負囊矣。（出《搜神記》）

【譯文】

近年來建業有一個婦女，背上生一個大肉瘤，大得象鬥囊，裏面象有很多繭和栗子，走起來能聽到聲音。她在街市上討飯，自己說是一個村婦，平常和妯娌們一塊兒養蠶，但唯獨她養不好，連年虧本，因此她就偷了妯娌的一口袋繭燒了。剛燒完，她的背上就生了瘡，逐漸變成這個大瘤。用衣服蓋上瘤就覺得弊悶，只有經常露在外面纔行，而這肉瘤重得象背個大口袋一樣。

廣陵男子

廣陵有男子行乞於市，每見馬矢，即取食。自雲：嘗爲人飼馬，慵不能夜起，其主恆自檢視，見槽中無草，督責之。乃取烏梅並以飼馬，馬齒楚，不能食，竟以是致死。己後因患病，見馬矢，輒流涎欲食，食之，與烏梅味正同，了無穢氣。（出《稽神錄》）

【譯文】

廣陵有個男子在街市上討飯。每次見到馬糞，就拿過來喫。他自己說：曾經給別人餵馬，因爲懶，晚上起不來，半夜不能給馬上草料，主人家經常親見檢查察視，看到槽中無草，就要訓斥他。於是，他就把烏梅和草料混在一起餵馬，馬的牙被刺痛，就不吃了。最後馬竟因此而死。他自己也因這個緣故而得病，看見馬糞，就饞得流口水想喫，吃了覺得和烏梅的味是一樣的，一點臭味也沒有。

何馬子

遂州人何馬子好食蜂兒，坐罪，令衆於市。忽有大蜂數個，螫其面，痛楚叫呼。守者驅而復來，抵暮方絕，如此經旬乃死。（出《儆戒錄》）

【譯文】

遂州人何馬子好喫蜂卵，因爲犯罪，令他在當街示衆。忽然有幾十個大蜂飛來螫他的臉，他痛苦不堪大聲呼叫，看守他的人替他驅趕那些蜂，但趕跑了又回來，直到晚上才絕跡。象這樣經過十多天他就死了。

章邵

章邵者，恆爲商賈，巨有財帛，而終不捨路歧，貪猥誅求。因逢鹿，避人而去，鹿子爲邵之所獲。邵便打殺，棄之林中，其鹿母遙見悲號，其聲不已。其日，邵欲夜行，意有所謀也。邵只有子一人，年方弱冠，先父一程行，及困，於大樹下憩歇，以伺其父。未間，且寢於樹陰中，邵乃不曉是子，但見衣袱在旁，一人熟寐而已。遂就抽腰刀，刺其喉，取衣袱而前行。及天漸曉，見其衣袱，乃知殺者是己子也。嗟乎，章邵兇率如此，報應亦宜然。（出《野人閒話》）

【譯文】

章邵，作商人多年，成爲鉅富，廣有錢財。但他仍幹些劫路營生，以求不義之財。有一次遇到鹿，鹿因怕人而逃走，而鹿子卻被章邵抓獲，邵當即打死，丟棄在樹林中。那母鹿在很遠處看見慘狀，悲號不停。當天，邵想謀財害命晚上走。章邵只有一個兒子，年紀剛有二十歲，這兒子就先走一步與父親拉開一段路程，走着走着就困了，便在路邊的大樹下歇一會兒，等着父親來。不多會兒，就睡在樹蔭裏，章邵不知道是自己的兒子，只見衣服包袱在身旁，而那人熟睡不醒。於是就抽出腰刀，對準那人咽喉刺去，搶走了衣服包袱往前走了。等天漸漸亮了，看清了衣服包袱，才知道殺死的是自己的兒子。唉！章邵兇惡殘忍到這種地步，報應也是應該的呀！

韓立善

蜀金雁橋，有韓立善者，作釣鉤，積有年矣。因食魚，鯁喉成瘡，頷脫而死。（出《儆戒錄》）

【譯文】

蜀地的金雁橋，有個韓立善，作釣魚的鉤已經很多年了。有一次喫魚，魚鯁卡住咽喉，後變成瘡。下巴爛掉後死了。

僧修準

蜀郡大慈寺律師修準，雖雲奉律，性甚褊躁。庭前植竹，多蟻子緣欄檻。準怒，伐去竹，盡取蟻子，棄灰火中。準後忽患癬，瘡遍頭面。醫者雲蟻漏瘡，不可醫，後竟終。（出《儆戒錄》）

【譯文】

蜀郡大慈寺專管戒律的法師修準。雖整天唸經拜佛，但性格偏激暴躁。寺的庭院前種着竹子。很多小螞蟻攀緣直到欄檻。修準看到後很生氣，砍去竹子，把那些小螞蟻收集起來扔到火裏燒了。修準後來忽然得了癬瘡病，遍頭臉都是瘡。醫生說這是蟻漏瘡，不能治，最終死了。

宇文氏

宇文氏，僞蜀之富家也。孀居國之東門，嘗聞寢室上有人行，命僕隸升屋視之，獲得野狸三頭並狸母，宇文氏殺狸母而存其子焉。未期歲，宇文氏適護戎王承丕。丕殺判官郭延鈞一家，宇文氏並前夫一男二女，下獄定罪，赦男女，斬宇文氏。籲，得非殺狸母之所報也。（出《儆戒錄》）

【譯文】

宇文氏，是僞蜀時的有錢人家。在都城的東門孀居。曾聽到她的寢室上有人走步的聲音，就讓僕奴上房看看，結果抓獲了三個小狐狸和一個母狐狸。宇文氏就殺了那母狐狸而把三個小狐狸留下了。還沒等到年末，宇文氏嫁給了護戎王承丕，因爲承丕殺了判官郭延鈞一家，宇文氏和前夫的一個兒子兩個女兒也被下獄定罪。後來放了孩子，宇文氏被斬首。唉！這難道不是她殺母狸的報應嗎？

李貞

蜀錦浦坊民李貞家，養狗名黑兒，貞因醉，持斧擊殺之。李貞臨老，與鄰舍惡少白昌祚爭競，昌祚承醉，以斧擊貞死焉。時昌祚年十九歲，與殺狗年正同，昌祚小字黑兒。冤報顯然，不差絲髮。（出《儆戒錄》）

【譯文】

蜀地錦浦坊的百姓李貞家裏養了一條狗，名叫黑兒。李貞因爲喝醉了酒拿着斧子把狗砍死了。李貞年老時，和鄰居一個惡少年白昌祚喝酒時爭強好勝，昌祚醉了，拿斧子把李貞砍死了。當時白昌祚十九歲，與李貞殺狗時的年歲正好相同，昌祚的小名叫黑兒。很明顯這冤怨相報，竟是不差毫髮。

僧秀榮

蜀郡金華寺法師秀榮，院內多松柏，生毛蟲，色黃，長三二寸。莫知紀極，秀榮使人掃除埋瘞，或棄於柴積內，僧仁秀取柴煮料，於烈日中曬乾，蟲死者無數。經月餘，秀榮暴卒。金華寺有僧入冥，見秀榮荷鐵枷，坐空地烈日中，有萬萬蟲咂噬。僧還魂，備說與仁秀，仁秀大駭。遂患背瘡，數日而卒。（出《儆戒錄》）

【譯文】

蜀郡金華寺有個法師叫秀榮。寺院內種植了很多松柏。生一種毛蟲，黃色，有二三寸長。這些毛蟲到處亂爬，秀榮就派人掃除埋掉，有些就扔到柴堆裏，和尚仁秀取柴煮藥料，柴取走了，那些毛蟲就在烈日下被曬乾，死者無數。經過一個多月，秀榮暴病身亡。金華寺有個僧人入冥府，看見秀榮戴着鐵枷，坐在空地的烈日中，有數不清的毛蟲咬他。這個僧人還魂後，把看到的詳細說給仁秀聽，仁秀非常害怕，立刻就得了背瘡病，幾天就死了。

毋乾昭

蜀人毋乾昭有莊在射洪縣，因往莊收刈，有鹿遭射逐之，驚忙走投乾昭。昭閉於空房中，說與鄰僧法惠，法惠笑曰：「天送食物，豈宜輕舍。」乃殺之，沽酒炙鹿，共僧飲啖。僧食一塊，忽大叫雲：「刀割我心。」嘔血，至夕而死。（出《儆戒錄》）

【譯文】

蜀郡毋乾昭在射洪縣有塊莊稼地。因爲去收割莊稼。正碰上有一隻鹿被人射了一箭並有人追趕，那鹿在驚慌之際跑到乾昭處，乾昭就把它關在空房子裏。後來把這件事說給鄰居有個叫法惠的和尚，法惠聽完笑着說：「天送給的食物，怎麼能輕易舍掉呢？」於是就殺了鹿，買酒烤鹿肉，乾昭與法惠同飲同喝。法惠和尚剛喫一塊鹿肉，忽然大叫有刀割他的心。然後嘔血，當天晚上就死了。

李紹

蜀民李紹好食犬，前後殺犬數百千頭。嘗得一黑犬，紹憐之，蓄養頗厚。紹因醉夜歸，犬迎門號吠，紹怒，取斧擊犬。有兒子自內走出，斧正中其首，立死。一家惶駭，且捕犬，犬走，不知所之。紹後得病，作狗嗥而死。（出《儆戒錄》）

【譯文】

蜀郡百姓李紹好喫狗肉。他前後殺狗數百千頭。曾得到一黑犬，李紹很愛憐它，並飼養起來。有一次李紹因醉很晚纔回來，那黑犬迎門號吠，紹很生氣，找到斧子要砍那犬。這時他的兒子從裏面出來，斧子正中其頭，當即就死了。一家人驚慌害怕，要捕那黑狗，狗不知跑到哪裏去了。李紹後來得了病，象狗叫一樣而死去。

卷第一百三十四 報應三十三（宿業畜生）

竹永通 宜城民 韋慶植 趙太 李信 謝氏 王珍 王會師 解奉先 童安玗 劉自然　李明府　劉鑰匙　上公　施汴　公乘通　僧審言

竹永通

隋幷州盂縣竹永通，曾貸寺家粟六十石，年久不還。索之，雲：「還訖。」遂於佛堂誓言云：「若實未還，當與寺家作牛。」此人死後，寺家生一黃犢，足有白文，後漸分明，乃是竹永通字。鄉人漸知，觀者日數千。此家已知，遂用粟百石，於寺贖牛，別立一屋，事之如生。仍爲造像寫經，月餘遂死。（出《異錄》）

【譯文】

隋朝時幷州盂縣有個叫竹永通的人，曾經向寺院裏借了六十石糧食，許多年了不還給寺院。後來寺院向他討糧，他卻說已經償還了。於是就在佛堂前發誓說：「我如果當真沒有償還，那麼，我來生當給寺院做牛。」這個人死了以後，寺院裏的一頭母牛就生下了一頭小牛犢。這頭小牛犢的腳上有白色的花文，後來漸漸看清楚了，原來卻是「竹永通」三個字。這件事漸漸地被鄉里的人知道了，每天都有好幾千人來觀看這頭小牛犢。竹永通家裏的人也已經知道了這件事，就用一百石糧食把這頭牛犢買了回來，另外蓋了一間房子，就象竹永通活着一樣，精心地餵養着這牛犢。又造佛像，寫經文，給竹永通祈禱免罪。結果一個多月後，這頭牛犢就死了。

宜城民

隋大業八年，宜州城東南里民姓皇甫，其家兄弟四人，大兄小弟，並皆勤事生業。其第二弟名遷，交遊惡友，不事生活。母嘗取錢，欲令市買，且置牀上。母向舍後，遷從外來，入堂不見人，便偷錢去。母還，覓錢不得，遂勘合家良賤，並雲不知。母怒，悉加鞭捶，大小皆怨。至後年遷亡，其家豬生一狘子，八月社至，賣與遠村社家，遂託夢於婦曰：「我是汝夫，爲盜取婆錢，枉及閤家，浪受楚拷。今我作豬來償債，將賣與社家，縛我欲殺。汝是我婦，何忍不語男女贖我。」婦初夢，忽寤，仍未信之。復眠，其夢如初，因起報姑。姑曰：「吾夢亦如之。」遲明，令兄齎錢詣社官，收贖之，後二年方死。長安弘法寺靜琳師，是遷之鄰里，親見其豬，嘗話其事焉。（出《法苑珠林》）

【譯文】

隋朝大業八年，宜州城東南面的一個村裏，有個百姓家姓皇甫。那家有弟兄四個，老大和老三、老四都勤勤懇懇地從事勞動持家過日子。只有名叫遷的老二，整天和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在一起鬼混，不務正業。有一次，他的母親拿出錢來，想叫人去集市上買些東西，將錢放在牀上。他母親這時去了後院，老二從外面回來。他進屋後看見沒有人在屋，就偷着把錢拿了出去。他的母親回來後，發現牀上的錢不見了，就把全家人都召集起來查問。大家都說不知道。母親非常生氣，就把大家狠狠地鞭打了一頓，全家大小都怨氣沖天。到了後年，叫遷的老二死了，他們家養的一頭母豬產下了一頭豬崽。八月的社日到了，家人就將這頭豬崽賣給了遠村的一個社官的家裏。就在這天晚上，叫遷的老二就給他的妻子託夢說：「我是你的丈夫，因爲偷了你婆婆的錢，使全家人都跟着受了冤枉，捱了鞭打。現在我託生豬來償還這筆債。可是你們卻把我賣給了社官的家裏。明日社日，他把我捆綁起來，想要殺了我用來祭祀。你是我的妻子，怎麼忍心不告訴家裏的人，叫他們把我贖回來。」他的妻子剛剛做了這個夢，就忽然嚇醒了，還有些不信，就又睡着了。接着又做了一個和剛纔一樣的夢。因此就起來把夢中的情景告訴了婆婆。婆婆說：「我也做了一個這樣的夢。」天還沒亮，婆婆就叫皇南遷的哥哥拿着錢，到社官家裏，把賣出去的豬又買了回來。事情發生後的第二年那頭豬才死。長安弘法寺靜琳師父，是皇甫遷的鄰居，他親眼看過那頭豬，所以曾經說起這件事。

韋慶植

唐貞觀中，魏王府長史韋慶植有女先亡，韋夫婦痛惜之。後二年，慶植將聚親賓客，備食，家人買得羊，未殺。夜，慶植妻夢見亡女，着青練裙白衫，頭髮上有一雙玉釵，是平生所服者，來見母，涕泣言：「昔常用物，不語父母，坐此業報，今受羊身，來償父母命。明旦當見殺，青羊白頭者是，特願慈恩，垂乞性命。」母驚寤，旦而自往觀，果有青羊，項膊皆白，頭側有兩條白，相當如玉釵形。母對之悲泣，止家人勿殺，待慶植至，放送之。俄而植至催食，廚人白言：「夫人不許殺青羊。」植怒，即令殺之。宰夫懸羊欲殺，賓客數人已至，乃見懸一女子，容貌端正，訴客曰：「是韋長史女，乞救命。」客等驚愕，止宰夫。宰夫懼植怒，但見羊鳴，遂殺之。既而客坐不食，植怪問之，客具以言。慶植悲痛發病，遂不起。京下士人多知此事。（出《法苑珠林》）

【譯文】

唐朝貞觀年間，魏王府長史韋慶植有個女兒死了，韋慶植夫婦二人非常悲痛惋惜。二年後，韋慶植要把親朋好友請到家裏做客，準備了飯菜，手下的人還買了一隻羊。羊還沒等殺，就在這天夜裏，韋慶植的妻子夢見了死去的女兒，穿着青色的柔軟的絲裙和潔白的上衣，頭髮上戴着一雙玉釵，是平時她所喜歡佩帶的。只見女兒來到她的面前哭泣着說：「女兒活着的時候，使用家裏的東西，沒有跟父母說就偷着拿走了，所以遭了這樣的報應。現在我變成了羊，來償還父母的債。明天天亮我就要被殺掉了，那隻青色身子白頭的羊就是我。今天特來向母親請求，希母親能慈悲、開恩，可憐女兒，救我一命。」母親喫驚地醒來，天亮就親自去看那隻羊，果然是一頭青羊、脖子往上全是白色的毛。頭的兩邊還有兩條白道，就和玉釵的形狀相似。母親對着那隻羊悲痛地哭了，阻止家人不要殺那隻羊，等着韋慶植回來說明情由，好把這隻羊放了。不一會，慶植就來了，催着廚師趕快準備好飯菜，廚師告訴他說：「夫人不允許殺那隻羊。」慶植大怒，就命令宰夫趕緊把羊殺了。宰夫就把羊吊了起來準備要殺，這時就有不少的賓客已經到了。就看見吊着的是一個女子，長得很端正。向客人訴說：「我是韋長史的女兒，乞求你們救我一命。」客人們都十分驚訝，制止宰夫不要殺羊，可是宰夫害怕慶植髮怒，只聽見羊的叫聲，並沒有聽見說什麼話，於是就把羊殺死了。過了一會，飯菜都擺在了桌上，可是賓客們坐在哪裏誰都不喫。慶植非常奇怪，就問他們不喫的原因，賓客們就把剛纔的事全都說了。慶植聽後悲痛欲絕就得了重病，一病就再沒有起來。京城裏的士大夫階層不少人都知道這件事。

趙太

唐長安市裏風俗，每歲至元日已後，遞飲食相邀，號爲傳坐。東市筆生趙太，次當設之。有客先到，勿後，見其碓上有童女，年十三四，着青衫白帽，以急索繫頸，屬於碓柱，泣淚謂客曰：「我主人女也，往年未死時，盜父母錢，欲買脂粉，未及而死。其錢今在舍廚內西北角壁中，然我未用。既以盜之，坐此得罪，今當償父母命。」言畢，化爲青羊白頭。客驚告主人，主人問其形貌，乃是小女，死已二年矣。於廚壁取得錢，似久安處。於是送羊僧寺，合門不復食肉。（出《法苑珠林》）

【譯文】

在唐朝長安市裏有一秒風俗，每年的元旦這天以後，親朋們都要輪流請客，人們把這種習俗叫做「傳坐」。有一天，東市有個筆生，叫趙太，輪到他設宴請客了。有的客人先到了。看見他家北邊窗戶後面的石臼上，有一個小女孩，年紀有十三四歲，穿着青色的上衣，戴着白色的帽子。用一條繩子緊緊地勒着脖子，綁在石臼的架柱子上，哭泣着對來客說：「我是這家主人的女兒。過去沒死的時候，偷了父母的錢，想要買脂粉，可是沒有來得及買就死了。那錢現在還在我家廚房裏西北角的牆壁中。雖然我沒有花，可是我已經是把錢偷了出來，做了這種事，就有罪，現在就應當償還父母的這筆債。」說完，就變成了一隻白頭的青羊。客人驚訝，就把這件事告訴了主人。主人問清楚了那女童長的模樣，正是自己的女兒，她已經死了二年了。於是主人就在廚房的牆壁中找到了錢，象是放在那裏很長時間了。於是主人就把羊送到了寺院裏，全家人從此也不再喫肉了。

李信

唐居士李信者，幷州文水縣之太平里人也，身爲隆政府衛士。至顯慶年冬，隨例往朔州赴審，乘赤草馬一匹，並將草駒。是時歲晚凝陰，風雪嚴厚，行十數里，馬遂不進。信以程期逼促，撾之數十下。馬遂作人語，語信曰：「我是汝母，爲生平避汝父，將石餘米與女，故獲此報，此駒即是汝妹也。以力償債向了，汝復何苦敦逼如是！」信聞之，驚愕流涕，不能自勝。乃拜謝之，躬弛鞍轡，謂曰：「若是信母，當自行歸家。」馬遂前行，信負鞍轡，隨之至家。信兄弟等見之，悲哀相對，別爲廠櫪養飼，有同事母，屈僧營齋，合門莫不精進。鄉閭道俗，鹹嘆異之。時工部侍郎孫無隱，岐州司司法張金庭爲丁艱在家，聞而奇之，故就信家顧訪，見馬猶在，問其由委，並如所傳。（出《冥報拾遺》）

【譯文】

唐朝有個居士叫李信，他是幷州文水縣太平裏的人。在隆政府擔任衛士。到了顯慶年的冬天，隨着主管去朔州赴審，他騎了一匹紅色的馬，還帶着它的小馬駒。這時正是年末，凝雲蔽日，風大雪厚，天寒地凍。走了十多里路，馬就不能走了。李信因爲路程需要的時間很緊，就連打了這匹馬幾十下，馬就象人似的說起話來。馬告訴李信說：「我是你的母親，因一生中揹着你父親，把一石多米給了我的女兒，所以得到了這樣的報應。這個小馬駒就是你的妹妹。我們憑着力氣來償還過去的債，你又爲什麼這樣的逼迫我們。」李信聽了這些話，驚訝的流下了眼淚。不能控制自己的感情。就下拜謝罪，並放鬆了鞍轡，對馬說：「如果是我的母親，就應當自己回家。」馬於是就向前走，李信揹着鞍轡，跟着馬到了家裏。李信的兄弟門看見了馬，都悲痛哀傷的互相看着，並另外蓋了一個馬棚，把馬飼養起來，就象侍奉母親一樣。他們又請來和尚燒香唸佛，大搞齋戒。全家沒有一個不精誠向佛的。鄉里的人們聽說這件事，都非常感嘆。這時工部侍郎孫元隱和岐州司司法張金庭都因爲父母亡故在家裏服喪，聽說了這事都感到奇怪，所以就去李信家看望訪問，看見那馬還在。問李信事情的經過，就象人們傳說的一樣。

謝氏

唐雍州萬年縣閻村，即灞渭之間也。有婦女謝，適周縣元氏，有女適回龍村人來阿照。謝氏永徽末亡，龍朔元年八月，託夢於來氏女曰：「我生時酤酒，小作升，乃取價太多，量酒復少，今坐此罪，子北山下人家爲牛。近被賣與法界寺夏侯師，今將我向城南耕稻田，非常辛苦。」乃寤，其女涕泣爲阿照言之。至二年正月，有法界寺尼至阿照村，女乃問尼，尼報雲：「有夏侯師是實。」女即就寺訪之，雲：「近於北山下買得一牛，見在城南耕地。」其女涕泣求請，，寺尼乃遣人送其女就之。此牛平常唯一人禁制，若遇餘人，必陸梁牴觸。見其女至，乃舐其遍體，又流淚焉。女即是就夏侯師贖之，乃隨其女去。今現在阿照家養飼，女常爲阿孃承奉不闕。京師王侯妃媵，多令召視，競施財物。（出《冥報記》）

【譯文】

唐朝雍州萬年縣閻村，在灞水和渭水之間。村裏有個婦女姓謝，嫁到了周縣一個姓元的家裏。她的女兒嫁給了回龍村一個叫來阿照的人。謝氏在永徽末年死了。龍朔元年的八月，她託夢給女兒來氏說：「我活着的時候賣酒，用小的量酒器具賣，收人家的錢太多而給的酒太少，現在我犯了這樣的罪，所以在北山下的一個人家裏託生爲牛。最近又被賣給了法界寺夏侯師傅，現在他將要把我帶到城南耕種稻田，非常辛苦。」等醒後，謝氏的女兒就哭泣着對丈夫阿照說了這件事。到了龍朔二年正月的一天，有一個法界寺的尼姑來到阿照的村子裏，謝氏的女兒就向尼姑打聽，尼姑告訴她說：「法界寺確實有個夏侯師傅。」謝氏的女兒就去寺裏探訪他。夏侯師傅說：「最近在北山下買到了一頭牛，現在正在城南耕地」。謝氏的女兒哭着請求要去看看，寺中的尼姑就派人把她送到了城南地裏，這頭牛平常只有一個人能馴服它，如果遇見別的人，一定反抗衝撞亂蹦亂跳。但是看見女兒來了，就用舌頭遍舐她的全身，並且還流下了眼淚。就這樣謝氏的女兒找到了夏侯師傅買回了那頭牛。牛就跟着它女兒去了。現在在阿照家裏飼養着。謝氏的女兒侍奉這個變成了牛的母親，十分盡心，什麼也不缺。京師裏的王侯嬪妃，常叫人召來看她，競相施捨財物給予幫助。

王珍

唐定州安嘉縣人王珍，能金銀作。曾與寺家造功德，得娟五百疋，同作人私費十疋，王珍不知。此人死，後（「後」原作「從」，據明抄本改。）王家有禮事，買羊未殺間，其羊頻跪無數，珍已怪之。夜繫於柱，珍將寢，有人扣房門甚急，看之無所見。珍復臥，又聞之，起看還無所見，怪之。遂開門臥，未睡，見一人云：「昔日與公同作功德，偷十疋絹私用，公竟不知，今已作羊，公將殺之，叩頭乞命。」再三懇苦，言訖，出房門，即變作羊。王珍妹於別所，見此人叩頭，一如珍所見，遂放羊作長生。珍及妹家即斷食肉，珍以咸亨五年，入海運，船上無菜，人皆食肉，珍不食，唯餐空飯而已。（出《廣古今五行記》）

【譯文】

唐朝定州安嘉縣裏，有個叫王珍的人，他能做金銀活計。曾經給寺院裏做些塗金抹銀的活，得到了五百疋的絹。和他一起做活的人，私下裏用了十疋絹。王珍卻不知道。這個人已死了。後來王珍家裏要辦事情，就買了一隻羊準備待客，還沒等殺，那羊見了王珍就連連下跪無數。王珍感到非常奇怪，晚上把它綁在柱子上。王珍準備睡覺，就聽見有急促的叩門聲，起來一看，什麼也沒有看見。王珍又重新躺下，又聽到有叩門的聲音。起來一看，還是什麼也沒有看見。王珍認爲很奇怪，就把門開着躺下了。還沒睡，就看見一個人對他說：「過去我和你在寺院裏一起做活，偷了十疋絹自己用了，你卻不知道。現在我已經託生了一隻羊，你就要殺了我來款待客人，我向你磕頭請求饒命。」再三的苦苦地懇求，說完就走出了房門，即刻變成了一隻羊。王珍的妹妹住在別的屋子裏，也看見這個人磕頭懇求，就象王珍所看見的一樣。於是就把羊放了生，從此王珍和妹妹都不喫肉了。王珍在咸亨五年，到海上搞運輸，船上沒有菜喫，人們都喫肉，王珍卻不喫。只是光喫飯罷了。

王會師

唐京都西市北店，有王會師者，母亡，服制已畢，其家乃產一青黃牝狗。會師妻爲其盜食，乃以杖擊之數下，狗遂作人語曰：「我是汝姑，新婦杖我大錯。我爲嚴酷家人過甚，遂得此報。今既被打，羞向汝家。」因即走出。會聞而涕泣，抱以歸家，而復還去，凡經四五。會師見其意正（正明抄本作「堅」。）乃於市北己店大牆後，作小舍安置，每日送食。市人及行客就觀者極衆，投餅與者，不可勝數。此犬恆不離此舍，過齋時即不食。經一二歲，莫知所之。（出《法苑珠林》）

唐朝京都西市北店，有個叫王會師的人，母親死了，喪期已完，他家的母狗就產下了一條青黃色的小母狗，會師的妻子因爲小狗偷喫東西，就用木棒打了它幾下。小狗就象人說話那樣告訴她說：「我是你的婆婆，你這做媳婦的用木杖打我是非常錯誤的。我因爲嚴厲殘酷，虐待家人特別過火，纔得到這樣的報應。現在既然被你所打，我羞愧留在你家。」說完就走了。會師聽說了這件事，痛哭流涕，他把小狗抱回了家。可是小狗又走了。就這樣的共有四五次。會師看那狗一定要離開這裏，就在市北自己開的店鋪的大牆後面，造了個小屋，把小狗安放到了那裏，每天都給小狗送飯喫。市裏的人以及路過的行人，去觀看的特別多，給狗扔食品喫的人數也數不盡。這條狗總也不離開這個小屋。每當齋戒之日，它就不喫東西。就這樣經過了一二年的時間。後來沒有人能知道這條狗那裏去了。

解奉先

洛陽畫工解奉先爲嗣江王家畫像壁，未畢而逃。及見擒，乃妄雲：「功直已相當。」因於像前誓曰：「若負心者，願死爲汝家牛。」歲餘，奉先卒，卒後，王家牸牛產一騂犢，有白毛於背，曰「解奉先」。觀者日夕如市焉。（出《國史纂異》）

【譯文】

洛陽有個畫工叫解奉先，他給嗣江姓王的家裏畫壁像，沒等畫完就逃走了。等被抓住了，他卻胡亂說：「作工的工時和你給的工錢正合適。」於是就在象前發誓說：「我如果是違背良心，死後願做你家的牛。」一年多，奉先就死了。他死了以後，王家的母牛就產下了一頭紅色的小牛，在背上還長有白毛，像「解奉先」的字形。觀看的人從早到晚絡繹不絕，就象市場一樣熱鬧。

童安玗

唐大中末，信州貴溪縣乳口鎮有童安玗者，鄉里富人也。初甚貧窶，與同里人郭珙相善，珙嘗假借錢六七萬，即以經販，安玗後遂豐富。及珙徵所借錢，安玗拒諱之。珙焚香告天曰：「童安玗背惠忘義，借錢不還，倘神理難誣，願安玗死後作牛，以償某。」詞甚懇苦，安玗亦紿言曰：「某若實負郭珙錢，願死作一白牛，以償珙債。」未逾月，安玗死。死後半年，珙家牸牛，，生一白牯犢，左肋有黑毛，作字曰「童安玗」，歷歷然。遠邇聞之，觀者雲集。珙遣人告報安玗妻，玗妻子並親屬等往視之，大以爲恥，厚納金帛，請收贖之。郭珙憤其欺負，終不允許，以牛母並犢，別欄喂飼。安玗家率童僕，持白梃劫取。珙多置人守禦，竟不能獲。（出《報應錄》）

【譯文】

唐室宗大中末年，信州貴溪縣乳口鎮有個叫童安玗的，是鄉里有錢的人。當初很貧困，和同鄉人郭珙要好，郭珙曾經借給他六七萬錢。他就用這些錢來經營販賣。後來，他就成了鄉里的富翁了。可是等郭珙向他討要所借的那筆錢的時候，安玗不承認，拒絕給郭，郭珙氣憤地燒香對天禱告說：「童安玗，忘恩負義，借錢不還。倘若上天有靈，希望安玗死後變成牛，來償還我的債。」言詞特別虔誠懇切。安玗也用欺詐的言詞說：「我如果真的欠郭珙的錢，願死後變成一頭白牛來償還郭珙的債。」沒過一個月，安玗就死了。他死後半年，郭珙家裏的母牛產下了一頭白色的小公牛。小牛的左肋下長着黑色的毛，清清楚楚地形成了「童安玗」三個字。遠近的人們聽說了這件事，成羣結隊地跑來觀看。郭珙派人告訴了安玗的妻子，他的妻子、孩子以及親屬們都前去看視，感到特別恥辱，願用很高的價錢請求買回這頭牛。郭珙記恨安玗對他的欺騙，沒有答應。就把母牛和小牛養在另一個牛欄裏。這時安玗家帶着僕人，拿着木棍來搶劫。郭珙就安排了很多人看守抵禦。最終安玗家沒有獲得這頭牛。

劉自然

唐天佑中，秦州有劉自然者，主管義軍桉。因連帥李繼宗點鄉兵捍蜀，成紀縣百姓黃知感者，妻有美髮，自然欲之，謂知感曰：「能致妻發，即免是行。」知感之妻曰：「我以弱質託於君，發有再生，人死永訣矣。君若南征不返，我有美髮何爲焉？」言訖，攬發剪之，知感深懷痛愍，既迫於差點，遂獻於劉。知感竟亦不免繇戍，尋歿於金沙之陣，黃妻晝夜禱天號訴。是歲，自然亦亡。後黃家牝驢，忽產一駒，左脅下有字，雲「劉自然」。邑人傳之，遂達於郡守。郡守召其妻子識認，劉自然長子曰：「某父平生好飲酒食肉，若能飲啖，即是某父也。」驢遂飲酒數升，啖肉數臠，食畢，奮迅長鳴，淚下數行。劉子請備百千贖之，黃妻不納，日加鞭捶，曰：「猶足以報吾夫也。」後經喪亂，不知所終，劉子竟慚憾而死。（出《儆戒錄》）

【譯文】

唐昭宗天佑年間，秦州有個叫劉自然的人，主管義軍案卷文書。因爲連帥李繼宗要招集鄉兵保衛四川，成紀縣的老百姓，有個叫黃知感的，他的妻子長了一頭的秀髮，劉自然就想要它。他對黃知感說：「如果你能把妻子的頭髮拿來，我就免除你去當鄉兵。」知感將此事告訴了妻子，他的妻子說：「我把自己微弱的身體都託付給你了，頭髮剪去還可以長出來，人如果死了，就永遠不能再見了，你如果去南邊打仗不能回來，我的頭髮再秀美又有什麼用呢？」說完，就摟起頭髮用剪刀把頭髮剪了下來，知感心裏十分的痛悔和憂愁，又被徵兵所逼迫，就只好將頭髮獻給了劉自然。但是知感最終也沒有免除彼徵召，只好去當了鄉兵。不久就在金沙之戰中死去了。他的妻子晝夜對着天禱告，號哭着向蒼天訴說此事。這一年，劉自然也死了。後來黃家的一頭母驢生下了一個驢駒，在左肋下寫着字。是「劉自然」。城裏的人們把這件事傳揚開去。於是被郡守知道了，郡守就把劉自然的妻子和孩子叫來辨認。劉自然的大兒子說：「我父親一生喜歡喝酒喫肉，如果它能夠飲酒喫肉，就是我的父親。」郡守讓人搬來了酒肉，結果那驢駒喝了好幾升酒，吃了好多塊肉。喫完，就興奮得鳴叫起來，然後又流下了幾行眼淚。劉自然的兒子準備了百千錢請求買回這頭小驢，但黃知感的妻子卻不接受這個要求，並且每天用鞭子抽打它，說：「這足可以給我丈夫報仇了。」後來經過喪亂，也就不知道這頭驢的下落了。劉自然的兒子後來也因慚愧遺憾而死了。

李明府

唐前火井縣令（「令」字原闕，據明抄本、黃本補。）李明府，經過本縣，館於押司錄事私第。主人將設酒饌，欲刲一白羊，方有胎。其夜李明府夢一素衣婦人將二子拜明府乞命，詞甚哀切，李不測其由，雲：「某不曾殺人。」婦人哀祈不已。李睡覺，思惟無端倪，又寢，復夢前婦人乞命，稱「某命在須臾，忍不救也。」李竟不諭其意，但驚怛不已。再寢，又夢前婦人曰：「長官終不能相救，某已死訖，然亦償債了。某前身即押司錄事妻，有女僕方妊，身懷二子，時某嫉妒，因笞殺之，紿夫雲：『女僕盜金釵並盒子，拷訊致斃。』今獲此報，然已還其冤債。其金釵並盒子，在堂西拱枓內。爲某告於主人，請不食其肉，爲作功德。」李驚起，召主人詰曰：「君刲一白羊耶？有雙羔否？」曰：「是。」具話夜來之夢，更嘆異。及尋拱枓內，果得二物。乃取羊埋之，爲作功德追薦焉。（出《報應錄》）

【譯文】

唐朝前火井縣令李明府，經過本縣，住在押司錄事的私宅裏。主人準備拿酒食招待他，想要殺一頭白羊。這頭羊正懷了胎，那天晚上，李明府就夢見了一個穿着白色衣服的婦女帶着兩個小孩，跪拜在他的面前請求救命。說得非常悲哀懇切。李明府不知道是怎麼回事，就說：「我不曾殺過人。」那個婦人仍然苦苦地哀求，李明府從夢中醒來，想了一想，沒有頭緒，就又睡着了。接着又夢見了先前夢見的那個婦人乞求救命。並說：「我馬上就要死了，你怎麼忍心不救我呢？」李時府竟然不明白她的意思。只是驚怕悲苦得不得了。接着就又睡着了。又夢見那個婦人說：「長官，你最終不能救我了，我已經死了，這樣也算我償還欠債了。我的前身是押司錄事的妻子，有個女傭人有了孕是雙胎，當時我很嫉妒她，就用竹板子把她打死了。我欺騙我的丈夫說：『女傭人偷了金釵和盒子，我拷打訊問她，將她打死了。』現在我得到了這樣的報應，也算還清了她的冤枉債。那金釵和盒子在堂的拱枓裏，替我告訴主人，請求不要喫我的肉，這也算是很大的功德。」李明府被嚇醒了，把主人叫來追問說：「你殺了一隻白羊嗎？有沒有兩個羊羔。」主人說：「是殺了一隻白羊，從肚裏取出了兩個羊焦。」這時李明府就把晚上做夢的事全都告訴了主人。大家都非常感嘆並驚異。等到拱枓裏一找，果然在那裏找到了金釵和盒子，於是就把羊給埋掉了，並作道場來追薦。

劉鑰匙

隴右水門村有店人曰劉鑰匙者，不記其名。以舉債爲家，業累千金，能於規求，善聚難得之貨，取民間資財，如秉鑰匙，開人箱篋帑藏，盜其珠珍不異也，故有「鑰匙」之號。鄰家有殷富者，爲鑰匙所餌，放債與之，積年不問。忽一日，執券而算之，即倍數極廣。既償之未畢，即以年系利，略無期限，遂至資財物產，俱歸「鑰匙」，負債者怨之不已。後「鑰匙」死，彼家生一犢，有鑰匙姓名，在膁肋之間，如毫墨書出。乃爲債家鞭棰使役，無完膚，「鑰匙」妻男廣，以重貨購贖之，置於堂室之內，事之如生。及斃，則棺斂葬之於野，葢與劉自然之事彷彿矣。此則報應之道，其不誣矣。（出《玉堂閒話》）

【譯文】

隴右水門村，有個開店的人叫劉鑰匙，不記得他的名字了。他以放高利貸爲業。家裏積累千金。很能鑽營，關於聚集一些難得的貨物，搜取民間的資財，就好象拿着鑰匙打開人家的箱子和錢匣，來盜取珠寶珍品一樣方便，所以就有了鑰匙的稱號。他的鄰居有個很有錢的人，被劉鑰匙所迷惑，就借了他的錢，多少年來他也不提起這件事。忽然有一天，鑰匙拿着借債的憑據向此人討債，結果比原來借的錢數增加了好幾倍。一時還不完就以年計算利息，無限期地繼續盤剝，終於把所有的資財和物產都歸給了劉鑰匙。借債的人怨恨得不得了。後來劉鑰匙死了，借債那家養的母牛生下了一個牛犢，在膁骨和肋骨之間有劉鑰匙的姓名，就象用筆墨寫上的一樣，被債家用鞭打使役的沒有完整的皮膚。鑰匙的妻子和兒子劉廣，拿很多的錢把它買了回來，放在屋裏，象劉鑰匙活着那樣精心地餵養着。等到死了，就裝了棺材埋葬在荒野之中。這個故事和劉自然的故事差不多，也是因果報應的道理，決不是瞎說。

上公

宜春郡東安仁鎮有齊覺寺，寺有一老僧，年九十餘，門人弟子有一二世者，彼俗皆只乎爲「上公」，不記其法名也。其寺常住莊田，孳畜甚多。上公偶一夜，夢見一老姥，衣青布之衣，拜辭而去，雲：「只欠寺內錢八百。」上公覺而異之，遂自取筆寫於寢壁，同住僧徒亦無有知之者。不三五日後，常住有老牸牛一頭，無故而死，主事僧於街市鬻之，只酬錢八百。如是數處，不移前價。主事僧具白上公雲：「常住牛死，欲貨之，屠都數輩，皆酬價八百。上公嘆曰：「償債足矣。」遂令主事僧入寢所，讀壁上所題處，無不嗟嘆。（出《玉堂閒話》）

【譯文】

宜春郡東安仁鎮有座齊覺寺，寺內有個老和尚已經九十多歲了。他的門人弟子有一兩代，因此不管是僧家還是俗家，都稱呼他是「上公」，不記得他的法名了。寺院在常住有莊田，繁殖了不少牲畜。上公有一天晚上夢見了一個老太婆，穿着青布的衣服，向他拜了一拜，就告辭而去了。臨走還說：「只欠寺院八百錢。」上公醒來，認爲此事很奇怪，就拿起筆把這件事寫在臥室的牆壁上。和他住在一起的徒弟們，也都不知道這件事。沒過三五天，常住莊田有一頭老母牛不知什麼原因死了，管事的和尚就到街上把它賣了。買主只給八百錢，因此去了好多地方，都給這個價錢。管事的和尚就將這種情況全都回報了上公說：「常住的牛死了，想把它賣掉，屠戶很多，全都給八百錢。」上公嘆息說：「償還了欠債就足夠了。」於是就叫管事的和尚進到他的臥室，讀了他在牆壁上所寫的字，讀後都感嘆萬分。

施汴

廬州營田吏施汴，嘗恃勢奪民田數十頃，其主退爲其耕夫，不能自理。數年，汴卒。其田主家生一牛，腹下有白毛，方數寸，既長，稍斑駁，不逾年，成「施汴」字，點畫無缺。道士邵修默，親見之。（出《稽神錄》）

【譯文】

盧州營田吏施汴，曾經依仗勢力奪取老百姓的田地好幾十頃，田主生活沒有着落，只好給他當長工。過了幾年施汴死了。那田主的家裏的母牛生下了一頭小牛，肚子底下長着白毛，有幾寸見方。等長大以後就出現了雜色的毛，不到一年的時間，竟變成了「施汴」兩個字，一筆一劃都不缺。有個叫邵修默的道士親眼看見過。

公乘通

渚宮有民公乘通者，平生隱匿，人或難知。死後，湖南民家生一黑驢駒，白毛作「荊南公乘通」字。其子孫聞之懷恥，竟不能尋贖，江陵人知之。（出《北夢瑣言》）

【譯文】

渚宮有個居民叫公乘通的，一生隱藏奸邪，所以人們很難知道。他死了以後，湖南有個老百姓的家裏就生了一頭黑色的驢駒，它身上長了些白毛顯示「荊南公乘通」幾個字。公乘通的子孫們聽說了這件事，感到非常的恥辱。可是竟然沒能尋找到那頭驢駒把它買回來。江陵的人們都知道這件事。

僧審言

雲頂山慈雲寺，四方歸輳，供食者甚厚。寺主僧審言，性貪鄙，欺隱本寺施財，飲酒食肉，畜養妻子，無所不爲。僧衆稍孤潔者，必遭凌辱。一旦疾篤，自言見空中繩懸一石臼，有鼠齧之，繩斷，正中其心，大叫氣絕。久而復甦，如此數十度，方卒。逾年，寺下村中牛生一犢，腹下分明有「審言」二字。（出《儆戒錄》）

【譯文】

雲頂山有個慈雲寺，四面八方的人都到這裏進香，供奉寺院東西的人特別多。寺院裏的主持叫審言，他生性貪婪卑鄙，欺騙隱藏人們施捨給寺院的財物，每日喝酒喫肉，還娶老婆、生兒子，真是無所不爲。和尚當中如果有稍稍的孤傲和潔身自好的人，一定要遭到他的欺凌和侮辱。有一天的早晨，他突然得了重病，自己說看見空中有一條繩子上吊着一個石臼，有個老鼠咬那根繩子，繩子斷了，石臼落下正好打在他的心口上，他大叫了一聲就斷了氣。很長時間又甦醒過來。象這樣的有幾十回，最後才死了。過了一年，寺院下邊的村子裏有一頭牛，生了一個小牛犢，肚子下面清清楚楚的有「審言」兩個字。

卷第一百三十五 徵應一（帝王休徵）

帝堯 周武王 越王 臨洮長人 漢高祖 陸賈 漢元后 後漢章帝 吳大帝 魏明帝　晉司馬氏　白燕　晉武帝　晉惠帝　晉元帝　蜀李雄　宋高祖　宋孝武帝 宋明帝　齊太祖　北齊神武　後周太祖　陳高祖　隋文帝　隋煬帝　唐高祖　唐太宗 唐齊王元吉　唐中宗　唐相王　潞州別駕　金蝸牛

帝堯

秦始皇時，宛渠國之民，乘螺舟而至，雲：「臣國去軒轅之丘十萬裏，臣國先聖，見冀州有黑風，應出聖人，果慶都生堯。」（出王子年《拾遺記》）

【譯文】

秦始皇的時候，宛渠國的一個老百姓，乘坐着一隻能在水底潛行的螺旋形的船來了。他說：「我國距離軒轅黃帝的墓地有十萬多里，我國很早很早以前的聖人就看見冀州有黑風，他就斷定冀州應當出現聖人，果然在慶都出現了堯。」

周武王

紂之昏亂，欲殺諸侯，使飛廉、惡來誅戮賢良，取其寶器，埋於瓊臺之下。使飛廉等於所近之國，侯服之內，使烽燧相續。紂登臺以望火之所在，乃與師往伐其國，殺其君，囚其民，收其女樂，肆其淫虐。神人憤怨，時有朱鳥銜火，如星之照耀，以亂烽燧之光，紂木德將滅，水祚方盛。」文皆大篆，記殷之世歷已盡，而姬之聖德方隆，是以三分天下，而二分歸周。乃元元之類，嗟殷亡之晚，恨周來之遲。（出《拾遺錄》）

【譯文】

殷紂王昏庸無道，想要殺掉各國的諸侯，於是就派飛廉、惡來去誅殺了許多賢臣忠良。奪取了他們的寶器，把它埋藏在瓊臺下面。又派飛廉等人到附近的各國下令，讓各諸侯國之間的烽火臺接連相望。紂王登上烽火臺來觀望烽火所在的地方，發現哪個諸侯國有情況，就和他的軍隊前去攻打那個國家。殺掉他的國君、囚禁他的百姓，收留他的歌妓美女，並且任意地姦淫虐待。紂王的暴行使神仙都憤怒怨恨了，當時就有一隻紅色的鳥，嘴裏銜着火，好象是星星的光照耀着一樣，象烽火火光，於是紂王就迷惑不解，就令各國息滅了他們的烽火。等到武王討伐的時候，有個樵夫和放牧的兒童在樹上找鳥窩，發現了一個紅色的玉璽。玉璽上面寫道：「殷朝將要滅亡，而周朝將要昌盛。」文字全是用大篆寫成的。記載着：「殷朝的歷史已經完了，而姬姓聖明賢德，正興隆，因此三份天下，而二份應歸於周。」於是老百姓們都嘆息殷朝滅亡的晚了，遺憾周朝來的太遲了。

越王

越王入吳國，有丹鳥夾王飛，故句踐之霸也。起望鳥臺，言丹鳥之瑞也。（出王子年《拾遺記》）

【譯文】

越王進入吳國時，有個紅色的鳥跟隨着他來回地飛，所以越王勾踐就滅了吳國而稱了霸，於是越王就建起了一個望鳥臺，說這紅鳥是吉祥之物。

臨洮長人

秦始皇時，長人十二見於臨洮，皆夷服。於是鑄銅爲十二枚，以寫之。蓋漢十二帝之瑞也。（出《小說》）

【譯文】

秦始皇的時候，在臨洮發現了十二個長人，他們都穿着少數民族的服裝。秦始皇於是就鑄了十二枚銅像，都是模仿着十二個長人的樣子製成的。大概這就是漢朝十二個皇帝的吉祥之兆吧。

漢高祖

滎陽南原上有厄井，父老雲：「漢高祖曾避項羽於此井，爲雙鳩所救。」故俗語云：漢祖避時難，隱身厄井間，雙鳩集其上，誰知下有人。漢朝每正旦，輒放雙鳩，起於此。（出《小說》）

【譯文】

滎陽南面的原野上有一口破舊的井，當地的老人說：「漢高祖曾經在這個井裏躲避過項羽，被兩隻鳩鳥救了。」所以世上都流傳着這樣的說法：漢高祖當時避戰亂，躲藏在破井裏，有兩隻鳩鳥落在井上面，誰知道井下面還有人呢。以後漢朝每年正月的第一天，就要放兩隻鳩鳥就是從這開始的。

陸賈

樊將軍噲問於陸賈曰：「自古人君，皆雲受命於天，雲有瑞應，豈有是乎？」陸賈應之曰：「有。夫目瞤得酒食，燈火花得錢財，午鵲噪而行人至，蜘蛛集而百事喜，小既有徵，大亦宜然。故曰：「目瞤則咒之，燈火花則拜之，午鵲噪則喂之，蜘蛛集則放之。況天下之大寶，人君重位，非天命何以得之哉！瑞寶信也，天以寶爲信，應人之德，故曰瑞應。天命無信，不可以力取也。」（出《小說》）

【譯文】

將軍樊噲問陸賈說：「從古到今，人們都說做皇帝的人是上天授給他們以重任，還說事先都有吉祥的徵兆，難道真有這樣的事嗎？」陸賈回答說：「確實有」。接着又說：「眼睛如果跳，就要有美酒佳餚；燈如果冒火花，就能得到錢財；中午喜鵲如果叫，就要有人來；蜘蛛如果聚集，就會有高興事。小事都有這樣的徵兆，大事也應當是這樣。所以說，眼睛跳，就要禱告；燈冒火花，就要拜謝；中午喜鵲叫，就要餵它；蜘蛛聚集，就要放了它。如此說來，更何況是天降下的珍寶，皇帝的重位，不是上天授給，怎麼能夠得到呢？吉祥的寶物就是一種信號，上天用寶物做爲信號，反映到有德之人的身上，所以說是吉祥的徵兆。上天如果沒有信號，就是憑着武力也不能得到。」

漢元后

元后在家，嘗有白燕銜石，大如指，墮後績筐中。後取之，石自剖其二。其中有文曰：「母天后地。」乃合之，遂復還合，乃寶錄焉。乃爲皇后，常置之璽笥中，謂爲天璽也。（出《西京雜記》）

【譯文】

元后在家時，曾經有個白色的燕子嘴裏面含着塊石頭，象手指甲那樣大。掉下來後落在筐裏。元后揀起石頭，那石頭就自然地分成了兩塊，其中上面寫有文字說：「母天后地。」於是就又合在一起恢復了原來的樣子。這就是天書啊。元后後來做了皇后。她經常將這塊石頭放在裝玉璽的盒子裏，稱它是「天璽」。

後漢章帝

後漢章帝永寧五年，條支國獻異鳥，名鳷鵲。其高七尺，解人言語，國太平則羣翔鳴焉。（出《王子年拾遺記》）

【譯文】

後漢章帝永寧五年的時候，條支國來獻上了一隻奇異的鳥，鳥的名字叫鳷鵲。它高有七尺，能聽懂人語。這真是國家如果太平，那麼羣鳥也會鳴叫啊。

吳大帝

吳孫權獵於武昌樊山下，見一老母，問權何獲，曰：「只獲一豹。」曰：「何不豎其尾？」忽然不見。權稱尊號，立廟于山下。（出《武昌記》）

【譯文】

吳國孫權在武昌樊山下打獵，遇見一個老太太，她問孫權有什麼收穫，孫權說：「只獲得了一隻豹。」老太太說：「爲什麼不把它的尾巴樹起？」說完老太太就不見了。孫權稱帝於江東時，在山下爲它立了廟。

魏明帝

魏明帝時，泰山下出連理文石。高十二丈，狀如柏樹，其文色彪發，如人雕鏤，自上及下皆合而中開，廣五尺。父老雲：當秦末，二石相去百餘步，蕪沒無有蹊徑。及明帝之始，稍覺相近，如雙闕形。土王陰類，魏爲土德，斯爲靈徵。又沛國有戊己之地，土德之嘉祥也。乃修戊己壇，黃星炳夜，又起畢昂臺祭之，言魏之分野。歲時皆修祀焉。（出《王子年拾遺記》）

【譯文】

魏明帝時，泰山下出產一種有連理一樣花紋的石頭。有十二丈高，形狀象柏樹。它的花紋和色彩非常鮮明煥發。好象人工雕刻的一樣。上面和下面都連在一起，中間是離開的，有五尺多寬。當地的人們說，在秦朝末年，兩塊石頭相距有一百多步，滿地都是荒蕪的雜草，連落腳的地方都沒有。等魏明帝之初，發現兩塊石頭漸漸的靠近了，就象皇宮門前兩邊的望樓那樣的形狀。屬土王陰之類，魏時把它叫土德。這是神靈顯現的徵兆。另外沛國有個叫戊己的地方，是土德的吉祥美好的地方。就在那裏修建了一個戊己壇，壇象黃色星星一樣照亮了夜空。又在那裏建起了昂臺，在那上面寫上祭文說：這是魏的分界。從此每年都要修整並在這裏祭祀。

晉司馬氏

水星之精，墜於張掖郡柳谷中，化爲黑石，廣一丈餘，高三尺。後漢之末，漸有文彩，未甚分明。魏青龍年，忽如雷震，聞聲百餘里。其石自立，白色，有牛馬仙人及鐶玉玦文字之像。後司馬氏受命，以符金德焉。（出《錄異記》）

【譯文】

水星的精華落到了張掖郡柳谷裏，變成了黑色的大石頭，寬一丈多，高三尺。到了後漢末年，石頭漸漸有了文彩。卻不很分明。到魏青龍年間，忽然象打雷似的震天動地，在百里之外都能聽見，那石頭自己豎立起來，變成了白色，上面有牛馬仙人以及玉鐶玉玦、文字的圖像。後來司馬氏做了皇帝，認爲是符合了金德。

白燕

魏禪晉之歲，北闕下有一白燕，以爲神物，以金籠盛，置於宮中，旬日不知所在，論者以晉金德之瑞。昔師曠時，有白燕來巢，以爲瑞應，師曠事晉。古今之議相符矣。（出《王子年拾遺記》）

【譯文】

魏禪晉之年，在北面的皇宮門前有個白色的燕子，人們認爲是神物，就用金籠把它裝起來放在了宮裏，過了十天白燕不知哪裏去了。議論的人們都認爲晉是金德吉祥。從前師曠的時候，有白燕飛來築巢，認爲是吉祥的徵兆。後來師曠就在晉做了官。古今的議論是相符合的。

晉武帝

晉武帝爲撫軍時，府內後堂，忽生草三株，莖黃葉綠，若總金抽翠，花條冉弱似金簦。有羌人姚覆，字世分，在廄中養馬，解陰陽之術，雲：「此草應金德之瑞。」帝以草賜張華，華作金簦賦雲：「玩九莖於漢庭，美三珠於茲館，貴表祥乎金德，比名類而相亂。」（出《王子年拾遺記》）

晉武帝做撫軍時，在府內後堂忽然長出了三棵草。那草的莖是黃色的，葉子是綠色的，那黃色的莖就好象金子，抽出的綠葉就好象是翡翠一樣。枝條柔弱好似金簦。有個羌族人姚覆，他的字叫世分，是個養馬的。他有卜算陰陽的本領。說：「這草是金德的吉祥物。」武帝就把這草給了張華，張華就做了一首金簦賦說：「玩九莖於漢庭，美三珠於茲館，貴表祥乎金德，比名類而相亂。」

晉惠帝

高堂隆嘗刻鄴宮柱雲：「後若干年，當有天子居此。」及晉惠帝幸鄴，年曆當矣。（出《異苑》）

【譯文】

高堂隆曾經在鄴的宮殿的柱子上刻字說：「以後的若干年，應當有天子住在這裏。」等晉惠帝到鄴的時候，正好和柱子上所刻年代相同。

晉元帝

晉中宗爲丞相時，有雞雛者而雀飛集其背，驅而復來，如此再三。佔者雲：「雞者酉，酉者金，夫雀變而來赴之，即王踐祚之象也。」又云：「元帝時，三雀共登一雄雞背，三入安東廳。」佔者以爲當進三爵爲天子。（出《洞林記》）

【譯文】

晉中宗做丞相時，有一隻麻雀飛落在了小雞的背上，將它趕走又回來了，象這樣趕走又來有兩三次。有個會占卜的人說：「雞屬酉，酉屬金，所以麻雀前來，這就是做皇帝的象徵。」接着又說：「元帝時，有三隻麻雀一齊登在了一隻雄雞的背上，所以元帝三進安東廳。」占卜的人認爲中宗應當三進爵位才能做天子。

蜀李雄

蜀長老言：「宕渠故賽國，今有賽城、盧城。」秦始皇時，有人長二十五丈，見宕渠。秦史胡毋敬曰：「是後五百年外，必有異人爲大人者。」及李雄之王，其祖出自宕渠，有識者皆以爲應焉。（出《華陽國志》）

【譯文】

蜀國有個長老說：「宕渠從前是賽國，所以現在有賽城、盧城。」秦始皇的時候，有個人高二十五丈，發現了宕渠。秦史胡毋敬說：「這以後五百年以外，一定有非同一般的人物做皇上。」等到李雄稱王，他的祖先就是宕渠人。有見識的人都認爲這是應驗了秦史胡毋敬的說法。

宋高祖

晉安帝時，冀州桑門釋法珍告其弟子普嚴曰：「嵩山神告我，江東有劉將軍，漢家苗裔，當受天命，吾以璧三十二枚，並鎮金一餅與之，劉氏卜代之數也。」嚴告同學法義。以安帝義熙十三年，於嵩廟石壇下，得寶璧三十二枚。三十二者世，宋有天下，相承八帝，享祚六十年。（出《廣古今五行記》）

【譯文】

晉安帝的時候，冀州桑門有個法珍和尚告訴他的弟子普嚴說：「嵩山的神告訴我，江東有個劉將軍，是漢家的後代，他應當做皇帝。我把三十二枚璧玉和一塊金子給了他，是劉氏幾代次數的卜算。」普嚴把這事告訴了同學法義。在安帝義熙十三年的時候，法義在嵩山的廟裏的一個石壇下面，果然找到了璧玉三十二枚。後來有天下三十二世，相繼共有八個皇帝，共享帝位六十年。

宋孝武帝

宋元嘉七年五月，武陵洪水，善德山崩。兩石高丈餘，如人，雕刻精奇，形備古制式。佔者雲：「武陵出天子。」其時八月，孝武始誕後宮。十五年，封武陵王，三十年即帝位。（出《洽聞記》）

【譯文】

南朝劉宋元嘉七年的五月，武陵發大水，善德有大山崩裂，剩下了兩塊一丈多高的大石頭，象人的模樣。雕刻的十分精細奇巧，形體非常完備是古代刻制的式樣。有個會卜算的人說：「武陵這個地方出天子。」那年的八月，孝武帝在後宮出生了。十五歲被封爲武陵王，到三十歲就做了皇帝。

宋明帝

南朝宋明帝自序雲：「予初封湘東王，居侍中衛尉府。孝武皇帝爲予（「予」原作「子」，據明抄本改。）置蕭惠開宅邸，經營方始，鑿池，獲赤玉一枚，色如練朱，半圓半方，重五斤，光潤如瑩。世祖崩，少帝繼位，予自姑熟入朝，居西邸。少帝狂暴，惡聞直言，醉爲非法。予驟諫之，大怒，乃使仗士防守。左右文武，悉驚怖奔走，西邸遂空。於是百姓悉入邸，適意取物，纖毫畢盡。至夜，少帝醉醒，意頗解釋。明日，左右文武方還，予於是不喜居於西邸。歷陽太守建平王景素，私起宅於建陽門外，始成，予別覓一宅換之，少帝許焉。予自西邸移新宅，新宅在清溪西，舊邸今湘宮寺。河洛讖日：『靈曜豫見東南隅。』予二邸皆處宮城之東南，且在巽（「巽」原作「吳」，據明抄本改。）地，蓋天應也。」（出《宋明帝自序》）

【譯文】

南朝宋明帝自述說：「我當初被封爲湘東王，住在侍中衛尉府。孝武皇帝給我在蕭惠建了個住宅，剛開始建造，挖池，獲得了一枚紅色的寶玉。顏色就象紅色的布帛，半圓半方，有五斤重，光華潤澤閃閃發光。世祖死了，少帝繼承了王位，我從姑熟進入朝廷。住在西面的宅院裏。少帝性情狂暴，討厭聽到直言的話，喝醉了酒做了非法的事，我急忙勸諫他，他卻非常氣憤，就讓人拿着木杖嚴加防守。左右文武都驚慌恐怖逃走了。西面的住所就空蕩無人了。於是老百姓全都進入了西宅，隨意的搶奪財物，一絲一毫也沒有剩下。到了晚上，少帝酒醒，再三解說勸慰，左右文武才返回來。我從此不喜歡住在西宅。歷陽太守建平王景素，在建陽門外自己建起了一個住宅，剛建成，我就另外找了一個住宅跟他換，少帝允許了。我就從西宅搬進了新的住宅。新宅在清溪的西面，舊宅是現在的湘宮寺。河洛預言說：『神靈七曜都出現在東南角。』我的兩處住宅都處在宮城的東南面，並且在吳地，這大概是上天的安排吧？」

齊太祖

齊太祖在淮陰，理城塹，掘得古錫九枚，下有篆書，荀伯玉諸人皆不能識。時紀僧貞獨言曰：「何須辨此久遠之物。錫而有九，九錫之徵也。」帝喜而賞之。（出《談藪》）

【譯文】

南朝齊太祖在淮陰時，疏理護城壕溝，挖到了九枚古錫器，下面還刻有篆字，荀伯玉等人都不能認識寫的是什麼字。當時紀僧貞獨自說：「不須罷辨認這久遠的東西，古錫器有九枚，這是帝位穩固的徵兆。」皇帝聽後十分高興而賞識他。

北齊神武

北齊神武，少曾與劉貴、賈智爲奔走之友。貴曾得一白鷹，獵於沃野，見一赤兔，每搏輒逸，遂至迥澤。有一茅屋，兔將奔入，犬噬之，鷹兔俱死。神武怒，以鳴鏑射犬，犬斃。屋中有二大人出，持神武衣甚急，其母目盲。曳杖呵二子：「何故觸大家？」因出甕中酒，烹羊以飯客。自雲有知，遍捫諸人，言並「當貴」，至神武，曰：「皆由此人。」飲竟而出。還更訪問之，則本無人居，乃知曏者非人境也。由是諸人益加敬異。（出《三國典略》）

【譯文】

北齊神武帝，少年時曾和劉貴、賈智爲打獵時相識的朋友。劉貴帶着一隻白鷹在沃野上打獵，看見了一隻紅色的兔子。每次捕捉，兔子總是跑掉，於是白鷹就直追兔子到了大澤裏。這時有一座茅屋，兔子將要跑進去，卻被一條狗咬了，鷹兔一齊都死了。神武大怒，就用帶響的弓箭把狗給射死了。這時屋裏走出了兩個巨人。拽着神武的衣服非常氣惱。他們的母親是個瞎子，拖着柺杖呵叱他的兩個兒子說：「爲什麼要觸犯貴人？」接着就搬出了裝酒的罈子，並燒煮羊肉給客人們喫。她自己說有卜算的本領，於是就用手撫摸着來的人，說他們都應當富貴。等撫摸到神武時說：「都是因爲有這個人。」等喝完酒出來，再回去探訪詢問時，那屋子卻沒有人住。才知道剛纔那小屋並不是凡人居住的地方。從這以後，大家對神武更加敬重了。

後周太祖

後周太祖時，有李順興者，世傳漢築長安城之日，已爲北面軍王（明抄本「王」作「主」。）或隱或見，愚聖莫測。魏自永熙之後，權雄分據。齊神武興軍數十萬，次沙苑，太祖地狹兵少，懼不當敵，計盡力窮。須臾興來，太祖請其策謀。更無餘語，直雲：「黃狗逐黑狗，急走出筋斗。一過出筋斗，黃狗夾尾走。」語訖便去。於時東軍旗幟服色尚黃，西兵用黑，太祖悟其言，遂力戰，大破武於沙苑。（出《廣古今五行記》）

【譯文】

後周太祖的時候，有個叫李順興的人，世上人傳說，在修建長安城的時候，他已做了北面的軍帥。有時隱蔽有時出現，他是愚蠢還是聖明。人們都不能猜測。魏從水熙以後，爭權奪勢的鬥爭非常激烈。北齊神武興起了數十萬大軍，停留在沙苑。當時太祖所佔的地盤非常小，兵力也非常少，害怕抵擋不了，已經用盡了計策，竭盡了全力。不久李順興來了，太祖請他出主意想辦法。他沒有多餘的話，直截了當地說：「黃狗逐黑狗，急走出筋斗。一過出筋斗，黃狗夾尾走。」說完就走了。在這時，東軍的旗幟和穿的服裝的顏色是黃色，而西軍則是黑色。太祖明白了李順興話的意思，於是就竭盡全力作戰，結果在沙苑打敗了神武的軍隊。

陳高祖

陳高祖武帝受禪之日，其夜，有會稽人史溥，夢朱衣人，戴武冠，自天而下，手持金板，上有文字。溥視之，其文曰：「陳氏五主，三十四年。」遂凌空而上。（出《談藪》）

【譯文】

陳高祖武帝登上帝位的時候，那天晚上，有個會稽人叫史溥，他夢見了一個穿着紅色衣服的人，戴着武士的帽子，從天而降，手裏拿着金板，上面有文字。史溥看着，那上面的文字是：「陳氏有五代君主，共計三十四 年。」於是就升入空中而去了。

隋文帝

長安朝堂，即舊楊興村，村門大樹今見在。初周代有異僧，號爲棖公，言詞恍惚，後多有驗。時村人於此樹下集言議，棖公忽來逐之曰：「此天子坐處，汝等何故居此？」及隋文帝即位，便有遷都意。（出《西京記》）

【譯文】

長安的朝堂，就是過去的楊興村。村門前的大樹現在還在那裏。當初南朝周代有個非同一般的和尚，號叫棖公。說話不清楚，不真切，但大多數話都得到了驗證。當時村人在這棵大樹下集會議事，棖公忽然來驅趕他們說：「這是天子坐的地方，你們爲什麼要在這裏停留」。等到隋文帝即位，就有了遷都的想法。

隋煬帝

隋末望氣者雲：「乾門有天子氣，連太原甚盛。」故煬帝置離宮，數遊汾陽以厭之。後唐高祖起義兵汾陽，遂有天下。（出《感定錄》）

【譯文】

隋朝末年有個會看雲氣的人說：「乾門有天子氣，一直連到太原非常旺盛。」所以煬帝就在此建造了離宮，並多次出遊汾陽來壓這股氣。後來唐高祖在汾陽興起義兵。於是就得到了天下。

唐高祖

唐高祖武德三年，老君見於羊角山。秦王令吉善行入奏，善行告老君雲：「入京甚難，無物爲驗。」老君曰：「汝到京日，有獻石似龜者，可爲驗。」既至朝門，果有邵州獻石似龜，下有六字，曰：「天下安，千萬日。」（出《錄異記》）

【譯文】

唐高祖武帝三年，老君現身於羊角山下，秦王叫吉善行進宮啓奏，善行告訴老君說：「進京很難，沒有用來做憑證的東西。」老君說：「你到京的那天，有一個奉獻象龜一樣的石頭的人，可以做爲證據。」等善行到了朝廷門前時，果然有個邵州人獻上一塊象龜一樣的石頭，石下面有六個字是「天下安，千萬日」。

唐太宗

太宗誕之三日也，有書生皆高祖曰：「公是貴人，有貴子。」因目太宗曰：「龍鳳之姿，天日之表也，公貴因此兒，二十必能安民矣。」（出《感定錄》）

【譯文】

唐太宗生下三天的時候，有個讀書人去對高祖說：「你是貴人，所以纔有貴子。」接着又看着太宗說：「這個孩子有龍鳳的姿色，這表明將來可以做皇帝。你因爲有這個兒子，方纔能富貴，二十歲就能安定人民生活。」

唐齊王元吉

唐齊王元吉於晉陽宮獲青石，若龜形，文有丹書四字，曰：「李淵萬吉。」元吉遣使獻之，文字暎澈，宛若龜形，見者鹹異焉。高祖曰：「不足信也。」乃令水漬磨以驗之，數日浸而經宿磨之，其字愈明。於是內外畢賀。高祖曰：「上天明命，貺以萬吉，孤陋寡薄，寧堪預此。宜以少牢祀石龜而酹送之。」（出《廣德神異記》）

【譯文】

唐朝齊王李元吉在晉陽宮得到了一塊青色的石頭，形狀很象龜，上面有用紅色筆寫的四個字：「李淵萬吉」。元吉派使者獻石，文字非常清楚好象龜的形狀，看見的人都感到十分奇怪。高祖說：「不足以相信。」就叫人用水浸泡摩擦來驗證。浸泡了好幾天，整夜的摩擦，而石上的文字卻更加清楚了。於是宮內外全都慶賀。高祖說：「上天有命，祝賜萬吉，我學識淺薄，寧肯受這種安排。應當用豬羊祭祀龜石，灑酒祭典後再送給他。」（指李淵）。

唐中宗

唐中宗爲天后所廢於房陵，仰天而嘆，心祝之。因拋一石於空中曰：「我后帝，此石不落。「其石遂爲樹枝冨掛，至今猶存。又有人渡水，拾得古鏡，進之。帝照面，其鏡中影人語曰：「即作天子。」未浹旬，復居帝位。（《出獨異志》）

【譯文】

唐中宗被武后廢棄在房陵。他望着蒼天而嘆息，心裏默默的祈禱着，便向空中投去了一個石子說：「我以後還能做皇帝，這塊石頭就不落地。」這塊石頭扔上去真就沒有落下來，被一個樹枝纏掛住，到現在還保存着。另外還有一個人過河，拾到了一面古鏡，把它獻給了皇帝，皇帝照着鏡子，那鏡子裏的影子說：「就要做天子。」沒過十天，中宗又重新登上了皇帝的寶座。

唐相王

唐安州都督杜鵬舉，父子皆知名。中宗在位，韋后方盛，而鵬舉暴卒。在冥司，鞫訊未畢，至王殿前，忽聞官曰：「王今當立相王爲皇帝。」王起至階下，見人身皆長二丈，共扶輦者百人。相王被兗冕，在輦中，鬼王見之迎拜，相王下輦答拜，如是禮成而出。鵬舉既蘇言之，時相王作相矣。後歲餘，書皇后將危李氏，相王子臨淄王，興兵滅之，而尊相王爲皇帝。乃召鵬舉，遷其官。（出《記聞》）

【譯文】

唐朝安州都督杜鵬舉，父子都很有名望。中宗在位時，韋皇后勢力正盛。一天鵬舉突然死了。在陰司審訊還沒有完畢，就被帶到了閻王殿的前面。這時忽然聽見有當官的說：「大王現在應立相王爲皇帝。」大王起來走到臺階下，看見那些人身高全都有二丈，有一百多人一同推着輦車。相王穿着皇帝的禮服，坐在車裏。閻王看見了迎上前去禮拜。相王也走下輦車來回拜。象這樣的禮拜完了就走了。鵬舉甦醒以後說了這件事。這時相王已經做相了。以後一年多，韋皇后將要害李氏，相王的兒子臨淄王起兵消滅了韋皇后而推相王做了皇帝。於是就召見了鵬舉，提升了他的官職。

潞州別駕

唐玄宗爲潞州別駕，將入朝，有軍州韓凝禮，自謂知五兆，因以食箸試之。既而布卦，一箸無故自起，凡三偃三起，觀者以爲大吉。既而誅韋氏，定天位，（「位」原作「保」，據明抄本改。）因此行也。凝禮起官至五品。（出《國史纂異》）

【譯文】

唐玄宗做潞州別駕時，將要入朝。有個軍州叫韓凝禮的人，自己說懂得五兆。於是拿着喫飯用的筷子做試驗。不久擺開了筷子來占卜吉凶。一根筷子自己就站立起來了，共倒了三次又三次站立起來。觀看的人認爲是吉祥的象徵。不久唐玄宗就滅了韋氏，確定了天位。因爲這件事，韓凝禮做官到了五品。

金蝸牛

唐玄宗在藩邸，有蝸牛成天子字，在寢室之壁。上心懼之，以泥塗去。數日復如舊，如是者三。及即位，鑄金銀蝸牛數百枚，於功德前供養之。又有琢玉爲之，後人時有得之者。（出《錄異記》）

【譯文】

唐玄宗在藩邸時，在他寢室的牆壁上有蝸牛形成了「天子」的字樣。皇上心裏很害怕，用泥把它塗掉了。過了幾天又象原來那樣。象這樣的三四次。等到玄宗即位，就用金銀鑄造了一百個蝸牛在供桌前供養着，還有用玉石雕刻成的，後來的人有得到的。

卷第一百三十六 徵應二（帝王休徵）

唐玄宗 叱金像 天寶符 蜀當歸 萬里橋 唐肅宗 唐武宗 唐宣宗 迎光王 唐懿宗　唐僖宗　李邰　後唐太祖　後唐明宗　潞王　晉高祖　僞蜀主舅

唐玄宗

唐玄宗之在東宮，爲太平公主所忌，朝夕伺察，纖微必聞於上。而宮闈左右，亦潛持兩端，以附太平之勢。時元獻皇后方姙，玄宗懼太平，欲令服藥除之，而無可以語者。張說以侍讀得進見太子宮，玄宗從容謀及說，說亦密贊其事。他日，說又入侍，因懷去胎藥三煮劑以獻。玄宗得藥喜，盡去左右，獨構火於殿中，煮未熟，怠而假寢。肸蠁之際，有神人長丈餘，馬具飾，身被金甲，操戈，繞藥鼎三匝，煮盡覆無餘焉。玄宗起視異之，復增構火，又投一劑，煮於鼎，因就榻，瞬息以伺之。而神見，復煮知初。凡三煮，皆覆之，乃止。則明日說又至，告之。說降階肅拜，賀曰：「天所命也，不可去之。」厥後元獻皇后思食酸，玄宗亦以告說，說每因進講，輒袖木瓜以獻。故開元中，說恩澤莫與爲此。肅宗之於說子均、垍，若親戚昆弟雲。（出《柳氏史》）

【譯文】

唐玄宗在東宮的時候，太平公主很妒忌他。早晚都偵察他的行動，只要發現一點點過失就要向皇上稟告。而後宮的人以及他身邊的人也都暗暗的持有兩種態度，因太平公主的勢力大，所以都靠向了太平公主一邊。當時元獻皇后正懷了孕，玄宗害怕太平公主，就想要叫元獻皇后吃藥除掉胎兒。但卻沒有可靠的人商量，有個叫張說的人憑着侍讀官的身份進見太子宮、玄宗不慌不忙地告訴他這件事，張說也暗中同意。過了幾天，張說又來到宮裏侍奉玄宗，就在懷裏偷偷地帶去了三付打胎的湯藥獻給了玄宗。玄宗得了藥很高興，就把身邊的人都打發走了，親自點着火在殿中熬藥。藥還沒有熬好，就覺得有些疲累，就閉着眼睛休息一會，忽然就象有神靈感應似的，抬頭一看，有個神仙有一丈多高，還有一匹裝飾齊備的馬。這個神仙身披金甲，手拿長戈，圍着煎藥的鍋轉了三圈，然後把煮的藥全都給倒了。玄宗趕緊起來觀看，藥一點也沒有了，他感到很奇怪。他又點着了火，再放了一付藥在鍋裏煮。自己就躺在了牀上。一會來看那藥，而神仙又象上一回一樣給倒了。就這樣玄宗共熬了三回，三回都彼倒了。只好停止了。第二天張說又來了，玄宗就把這件事告訴了張說。張說一聽就下了臺階很嚴肅的向玄宗下拜，並祝賀說：「這是上天的意思啊，這個胎兒不能打掉他。」事後元獻皇后想喫酸的東西，玄宗也把這件事告訴了張說，張說就借給玄宗講課的機會，就在衣袖裏帶來木瓜獻給玄宗。所以到開元年間，張說對皇家的恩德沒有什麼人能和他相比的。因此肅宗和張說的兒子張均、張垍，就象親戚兄弟一樣。

叱金像

初唐有神像，用金而制，傳雲：周隋間有術士熔範而成之。天后朝，因命置於宮中，扃其殿宇甚嚴。玄宗嘗幸其殿，啓而觀焉。時肅宗在中宮，代宗尚稚，俱侍上。上問內臣力士曰：「此神像何所異，亦有說乎？」力士曰：「此前代所制，可以佔王者在位之幾何年耳。其法當厲聲而叱之，苟年甚永，則其像搖震亦久。不然，一撼而止。」上即嚴叱之，其像若有懼，搖震移時，僕於地。上喜笑曰：「誠如說，我爲天子幾何時？」力士因再拜賀。上即命太子叱之，其像微震。又命皇孫叱之，亦動搖久之。上曰：「吾孫似我。」其後玄帝在位五十載，肅宗在位凡六年，代宗在位十九年，盡契其佔也。（出《宣室志》）

【譯文】

唐朝初年有座神像，是用金子製做的。傳說是周隋兩朝之間，有個術士熔鑄而成的。到了武則天作皇后時，就命人把金像放到了宮中，並把殿門關上，保管得很嚴密。玄宗曾到過那個殿，打開門看見了金像。這時肅宗在中宮，代宗還很小，都侍奉玄宗。有一回玄宗皇上問大臣和力士們說：「這像有什麼奇特的地方，你們也對我說一說。」力士說：「這是前朝所製做的，可以算出做皇帝的人能在位多少年，它的辦法是用嚴厲的聲音呵叱它，若是在位的時間很長，那麼那像就搖撼震動的時間也長，不是這樣，那麼搖撼一下就停止了。」玄宗皇上就很嚴厲的呵叱它，那神像好象有些害怕的樣子。搖撼震動了多時，才仆倒在地上。皇上高興地笑着說：「果真象說的那樣，那麼我做皇上能有多長時間呢？」力士於是又一次叩拜祝賀。玄宗皇上就叫太子呵叱那神像，神象略微震動了一下。於是又叫皇孫呵叱，結果神像也震動搖搖了很長時間。玄宗皇上說：「我的孫子象我一樣。」那以後，玄宗皇帝在位五十年，肅宗在位才六年，而代宗在位十九年。完全和那神像算的一樣。

天寶符

唐開元末，於弘農古函谷關得寶符，白石赤文，正成來字。識者解之雲：「來者四十八，所以示聖人御歷之數也。」及帝幸蜀之來歲，正四十八年。得寶之時，天下歌之曰：「得寶耶，弘農耶；弘農耶，得寶耶。」得寶之年，遂改元爲天寶。（出《開天傳信記》）

【譯文】

唐朝開元末年。在弘農縣古函谷關得到了一個寶符，是一塊白色的石頭，一面寫着紅色的字，是個「來」字。認識這個字的人解釋這個字說：「這個『來』字是四十八的意思，是用來預示那些聖人當皇帝的歷史能有多少年。」到皇帝到四川的第二年，正好是四十八年。得到寶符的時候，天下的人們都唱着歌說：「得寶耶，弘農耶；弘農耶，得寶耶。得寶符的那年，就把開元年號改爲了天寶年。」

蜀當歸

僧一行將卒，遺物一封，令弟子進於帝。帝發視之，乃蜀當歸也。帝初不喻，及幸蜀回，乃知微旨，深嘆異之。（出《開天傳信記》）

【譯文】

有個叫一行的和尚臨死前留下一個物件用袋封好，叫他的弟子獻給皇帝，皇帝打開信一看，是蜀地的當歸。皇帝開始不明白是什麼意思。等由四川回駕時，才明白了三個字的微妙的意思。感嘆而稱異。

萬里橋

玄宗幸東都，偶然秋霽，與一行師共登天宮寺閣。臨眺久之，上遐顧悽然，發嘆數四，謂一行曰：「吾甲子得終無患乎？」一行進曰：「陛下行幸萬里，聖祚無疆。」西狩初至成都，前望大橋，上舉鞭問左右：「是橋何名？」節度崔圓躍馬前進曰：「萬里橋。」上因追嘆曰：「一行之言，今果符之，吾無憂矣。」（出《松窗錄》）

【譯文】

玄宗到東都時，偶然間秋雨停止天氣晴朗了。就和一行大師共同登上天宮寺的樓閣。在上面向遠處看了很長時間，皇帝回頭感到很悲傷的樣子，感嘆了幾聲，對一行說：「我年已六十，最後還有什麼禍患之事嗎？」一行上前說：「陛下你已經走了萬里之遙，皇位正長呢。」安史亂起西行剛來到成都，前面有座大橋，皇上舉着馬鞭子問左右的人，「這橋叫什麼名子？」節度使崔圓打馬上奏說：「這橋叫萬里橋。」皇上就追憶慨嘆地說：「一行大師的話，今天果然應驗了，我沒有憂慮了。」

唐肅宗

肅宗在東都，爲李林甫所構，勢幾危者數矣，無何，鬢髮斑白。常早朝，上見之愀然曰：「汝疾歸院，吾當幸汝。」及上至，顧見宮中庭宇不灑埽，樂器屏幃，塵埃積其間，左右使令，無有女妓。上爲動容，顧謂力士曰：「太子居如此，將軍盍使我聞乎？（上在禁中，嘗呼力士爲將軍。原注「嘗呼」作「不知」，「爲」上有「呼」字，據明抄本改。）力士奏曰：「臣嘗欲上言，太子不許。雲：『無以動上念。』」上即詔力士，下京兆尹，亟選人家子女頎長潔白者五人，將以賜太子。力士趨去，復還奏曰：「臣他日嘗宣旨京兆，閱致子女。人間囂囂，而朝廷好言事者，得以爲口實。臣以爲掖庭令，故衣冠以事沒入其家者，宜可備選。」上大悅，使力士詔掖庭令，按籍閱視，得三人，乃以賜太子，而章敬吳皇后在選中。頃之，後侍寢，厭不寤，吟呼若有痛，氣不屬者。肅宗呼之不解，竊自計曰：「上賜我，卒無狀不寤，上安知非吾護視不謹耶？」遽秉燭視之，良久乃寤。肅宗問之，後手掩其左脅曰：「妾向夢中，有神人長丈餘，介金甲而操劍，顧謂妾曰：『帝命吾與汝爲子。』自左脅劍決而入，痛殆不可忍，（「忍」原作「痛」，據明抄本改。）及今尚未之已也。」肅宗檢之於燭下，則若有綖而赤者存焉，遽以狀聞，遂生代宗，代宗之載生三日也，上幸東宮，賜之金盆，命以浴。吳皇后年弱，皇孫龍體未舒，負嫗惶惑，乃以宮中諸王子，同日誕而體貌豐碩者以進。上視之不樂，曰：「此兒非吾兒也。」負嫗叩頭具服。上睨曰：「非爾所知，取吾兒來！」於是以太子進見。上大喜，置諸掌內，向日視之，笑曰：「此兒福祿遠過甚父。」上還宮，盡留內樂，謂力士曰：「比一殿有三天子，樂乎哉！可與太子飲乎。」（出《柳氏史》）

【譯文】

肅宗在東都時，被李林甫所陷害，情勢多次都很危險。很短時間，愁得兩鬢都長出了白髮。有一次上早朝時，皇上看見他就神色驟變說：「你有病就回宮院休養吧，我下朝後就去看你。」等皇上到了宮院，環視宮中庭院打掃得很不乾淨，樂器、屏風、幃帳等都積滿了塵土，左右使用的人，連一個女子也沒有。皇上爲此很生氣，回頭對力士說：「太子住的地方條件這樣差，你爲什麼不稟告我。」力士回答說：「我曾經想要稟告皇上，可是太子不允許。他說：『不要驚動皇上，使皇上掛念。』」皇上就下詔書給力士，讓他到京兆尹趕緊挑選老百姓家的、長得細高潔白女子五個人賜給太子。力士剛要走，又返回來告訴皇上說：「我過去曾經到京兆尹宣旨，挑選標緻的女子，卻鬧得百姓喧譁吵鬧。而朝中有些好說三道四的人，知道了這件事，也要把這作爲藉口。我認爲就在宮嬪居住的庭院中，選些過去做官而後被沒收的人家的。」皇上很高興。就叫力士告訴掖庭令，按人口簿子進行挑選。選出三人，就賜給了太子，結果章敬吳皇后就是這次被選的一人。過些時候，吳皇后陪肅宗睡覺，她感到很滿足，老是睡不醒，還發出一呻吟呼喊的聲音，好象還很痛苦的樣子，呼吸很困難。肅宗喊叫他，但仍不醒。肅宗就暗自盤算着，皇上把她賜給了我，可是竟然沒有什麼原因，老也睡不醒，皇上怎麼知道不是我照顧的不好呢？就急忙拿着蠟燭去看她。好長時間才醒過來。肅宗就問她是什麼原因，吳皇后用手捂着左脅說：「我是在做夢。有個神人有一丈多高，穿着金甲拿着寶劍，看着我，對我說：『上帝命令我做你的兒子。』就把寶劍從我的左脅刺進去，我痛的實在不能忍受。到現在疼痛還沒有停止。」肅宗就在蠟燭下檢查了吳皇后的左脅，看到有一塊象皇冠上的裝飾的紅布那樣印在那上面，急忙把這種情況上奏了皇上。後來吳皇后就生下了代宗。代宗出生的第三天，皇上來到東宮賜給了吳皇后一個金盆，並叫她用金盆給代宗洗澡。這時吳皇后身體很弱，而代宗的身體還沒有舒展開，負責侍奉的老婆婆十分驚慌，就把宮中各位王子以及和代宗同一天出生的而身體相貌都很豐滿健康的抱來獻給皇上。皇上一看就很生氣說：「這個小孩不是我的孫子。」老婆婆連連叩頭謝罪，皇上斜着眼睛看着她說：「這不是你所能知道的，快把我的孫子抱來。」於是只好把太子抱來給皇上。皇上一看特別高興，用手託着太子，面向太陽看他，笑着說：「這個孩子的福祿遠遠地超過他的父親。」皇上回到宮裏，對力士說：「這個殿裏有三個天子，真是高興啊！可以跟太子喝酒了。」

唐武宗

唐會昌末年，武宗忽改御名爲火下火。及宣宗以光王龍飛，於古文，光字實從烡焉。噫，先兆之明若是耶。（出《真陵十七史》）

【譯文】

唐朝會昌末年，武宗忽然間改他的名爲炎。趕到宣宗時用「光王」帝號登極。在古文字中，光字確實從烡（意爲火兒）而來。唉！先兆竟能象這樣明顯嗎！

唐宣宗

唐宣宗在藩時，常從駕回，而誤墜馬，人不之覺。比二更，方能興。時天大雪，四顧悄無人聲。上寒甚，會巡警者至，大驚。上曰：「我光王也，不悟至此，方困且渴，若爲我求水。」警者即於旁近得水以進，遂委而去。上良久起，舉甌將飲，顧甌中水，盡爲芳醪矣。上喜，獨自負，舉一甌，已而體微暖有力，步歸藩邸，後遂即帝位。（出《真陵十七史》）

【譯文】

唐宣宗在藩地時，曾跟着皇帝回京城，一次他不慎從馬上掉下來，人們都沒有發覺。到了二更天，才甦醒過來。這時天正下着大雪，向四周看了看靜悄悄的一個人也沒有。他冷得厲害。一會巡邏的人到了，非常驚訝，他說：「我是光王，不明白怎麼會摔到這裏，現在我又困又渴，你給我找點水。」巡邏的人就在附近弄了些水獻給了他，於是就離開了。他很久纔起來，舉起盛水的甌要喝，看見甌中的水全都變成了芳香醇厚的美酒了。他很高興，獨自一個將一甌都喝了。不一會，覺得身體暖和渾身有勁，就走回了他分封的住所。後來他就做了皇帝。

迎光王

太子賓客盧真，有猶子，曾爲沙門。會昌中，沙汰歸俗，蔭補爲光王府參軍。一日，夢前師至其家而問訊焉，盧則告卑（「卑」原作「畢」，據明抄本改。）官屑屑然，非其願也，常思落髮，再披緇褐。師曰：「汝誠有是志，像教興復，非晚也。」語未竟，俄四面見日月旌旆，千乘萬騎，喧言迎光王即皇帝位。未幾，武帝崩，光王果即皇帝位。至是竟符其事焉。（出《宣室志》）

【譯文】

太子的賓客有個叫盧真的，他的侄兒曾是個和尚。會昌年中期，被淘汰還俗。就補做了光王府的參軍。一天，他夢見以前的師傅到他家裏詢問打聽他的情況，他就告訴師傅說：「做了小小的官，不是我所願意的，經常想念當和尚的生活，希望能再披上袈裟。」師傅說：「你如果真的有這個志向，要興復佛教，現在也不晚。」話沒說完，忽然看見四面有日月旌旗，還有上千輛車、上萬騎着馬的人，並大聲宣告說：迎接光王做皇帝。沒過多久，武帝死了，光王果然做了皇帝。這竟然和夢中的事相符合的。

唐懿宗

唐懿宗器度沈厚，形貌瑰偉。在藩邸時，疾疹方甚，而郭淑妃見黃龍出於臥內。上疾稍退，妃具以狀告，上曰：「無泄是言，貴不相忘。」更嘗大雪盈尺，而上寢室輒無分寸，諸王見者無不異之。大中末，京城小兒，疊布蘸水。向日張之，謂捩暈。及上自鄆王即位，捩暈之言應矣。宣宗制《泰邊陲曲》，撰其詞雲：「海嶽晏鹹通」，上垂拱而號鹹通。上仁孝之道，出於天性。鄭太后厭代，而蔬素悲毀，同士人之禮。公卿奉慰者，無不動容。（出《杜陽雜編》）

【譯文】

唐懿宗爲人寬宏大量、沉穩、厚道，長得也很漂亮高大。他在分封的住處時，得了麻疹，病得很厲害。郭淑妃看見一條黃龍從他的臥室裏出來，等皇上的病痛稍微減輕的時候，淑妃就把這件事全告訴了他。他說：「不要把這些話泄露出去，將來不會忘記你。」一次曾經下了一尺多厚的大雪，而他的寢室卻一點也沒有，各位王子們見了也都感到有些奇怪，大中末年的時候，京城裏的小孩們都把布疊起來蘸上水，然後再把它打開讓太陽照射，還說這種法叫做「捩暈」。等到他從鄆王而即位的時候，捩暈的說法就應驗了。宣宗寫了個《泰邊陲曲》，寫的詞說：「海嶽晏鹹通。」他就垂衣拱手起了年號叫鹹通。他的仁慈孝敬之道，是他的天性決定的。然而鄭太后厭惡他取代尊位，待他很平常，象對士人一般。公卿大臣輔佐他的都感到氣憤不平。

唐僖宗

唐丞相隴西公李蔚建大旆於廣陵日，時鹹通十二年也。泗州狀言：有女僧二人，至普光寺，將祈禮者，睢盱顧視，如病風狂，雲：「後二年，國有變亂，此寺大聖和尚，當履寶位。」循廊喧叫，聚人甚衆，不跡其來。釋徒大恐，且欲拘縻之際，則齊登峻塔，投身而下。其一不救，其一墜傷，狂痛昏迷，詰問不獲。丞相立命焚其狀，仍牒州杖殺之。至十四年，果懿皇晏駕。八月，僖宗即位，乃是普王。（出《唐史》）

【譯文】

唐丞相隴西公李蔚建，在廣陵掛起旌旗時，當時正是鹹通十二年。泗州有狀子說：有兩個女僧，到普光寺，對一些祈禱禮拜的人都張目環視，就象得了瘋狂病似的說：「後二年國家將有變亂，這個寺的大聖和尚當登上寶位。」一邊說一邊沿着走廊喧叫，圍觀的人聚集了很多，誰也不知道她們是從哪來的。僧徒們非常害怕，正想要拘囚捆綁她們的時候，二個女僧就一齊登上了峻塔，從上面跳了下去。其中一個摔死了，另一個摔傷了，疼痛得昏迷了過去，問她什麼，她也不說。丞相立即命令把那狀子燒了。還通牒州里把摔傷的女僧打死。到了鹹通十四年的時候，果然懿宗皇帝駕崩。八月，僖宗登上了皇位。這就是普王。

李邰

唐李邰爲賀州刺史，與妓人葉茂蓮江行。因撰《骰子選》，謂之葉子。鹹通以來，天下尚之，殊不知應本朝年祚。正體書葉字，廿世木子，自武德至天祐，恰二十世。（出《感定錄》）

【譯文】

唐朝李邰做賀州刺史，和一個叫葉茂蓮的妓女在江上游玩，撰寫了《骰子選》取名「葉子」。鹹通以來，天下太平，誰也不知道這個「葉子」應驗了本朝的年數。正體寫「葉」字，是「廿世木」。從武德到天祐年，正好是二十代。

後唐太祖

後唐太祖，在姙十三月而生。載誕之夕，母后甚危，令族人市藥於雁門。遇神人，教以率部人，被介持旄，擊鉦鼓，躍馬大噪，環所居三週而止，果如所教而生。是時虹光燭室，白氣充庭，井水暴溢，及能言，喜道軍旅。年十二三，善騎射。曾於新城北，酒酹於毗沙門天王塑像，請與交談。天王被甲持矛，隱隱出於壁間，所居帳內，時有火聚，或有龍形，人皆異之。嘗隨火徵龐勳，臨陣出沒如神，號爲龍虎子。（出《北夢瑣言》）

【譯文】

後唐太祖，他的母親懷了他十三個月才生。在出生的當天黃昏，他的母親很危險，就叫家族裏的人去雁門買藥。這時族人遇見了一個神人，告訴他回去帶領部下的人，披着甲衣，拿着旗幟，敲打着樂器和戰鼓，騎着馬大喊大叫的圍着產婦所住的房子跑三圈就停下來。族人果然象神人所告訴的那樣去做了，接着太祖也就降生了。那時虹光照亮了室內；白色的氣體充滿了庭院，井裏的水瀑漲外流。等到太祖能說話的時候，就喜歡談論一些有關軍事上的事。到了十二三歲的時候，他就善於騎馬射箭。曾經在新城北，把酒倒在毗沙門天王塑像上，請求和他交談。天王披着凱甲拿着長矛，隱隱約約地出現在牆壁上。他所住的帳內大火聚攏，好象是龍的形狀，人們都非常奇怪，他曾經隨着去急速征討龐勳，臨陣時神出鬼沒，被稱做龍虎子。

後唐明宗

後唐明宗皇帝微時，隨蕃將李存信巡邊，宿於雁門逆旅。逆旅媼方姙，帝至，不時具食。腹中兒語謂母曰：「天子至，速宜具食。」聲聞於外。媼異之，遽起親奉庖爨，敬事尤謹。帝以媼前倨後恭，詰之，曰：「公貴不可言也。」問其故，具道娠子腹語事。帝曰：「老嫗遜言，慎吾辱耳。」後果如言。（出《北夢瑣言》）

【譯文】

後唐明宗皇帝未顯貴時，跟隨分封地大將李存信巡邏邊境，住在了雁門的旅館裏。旅館裏的女主人正懷孕，明宗到時，女主人沒有準備酒飯。腹中的胎兒就對他母親說：「天子到了，應趕快準備酒飯。」聲音在外面都能聽到。女主人認爲很奇怪，就急忙起來親自到廚房裏做飯，而且還特別恭敬小心的侍奉。明宗因爲女主人先傲慢而後又謙恭，就追問她是什麼原因，女主人說：「你是大福大貴的人啊。」又問她是怎麼知道的，女主人就把肚子裏懷的孩子說話的事全部都說了出來。明宗說：「老太婆，你這樣恭順着說，是怕我屈辱你罷了。」後來果然象女主人說的那樣，明宗做了皇帝。

潞王

清泰之在岐陽也，有馬步判官何某，年逾八十，忽暴卒。雲有使者拘錄，引出，冥間見陰君曰：「汝無他過，今放汝還。與吾言於潞王曰：『來年三月，當帝天下。』可速返，達吾之旨。」言訖引出，使者送歸。及蘇，遂以其事密白王之左右，鹹以妖妄而莫之信，由是不得聞於王。月餘，又暴卒入冥，復見陰君。陰君怒而責之曰：「何故受吾教而竟不能達耶？」徐曰：「放汝去，可速導吾言，仍請王畫吾形及地藏菩薩像。」何惶恐而退。見其庭院廊廡之下，簿書雜亂，吏胥交橫。何問之，使者曰：「此是朝代將變，升降去留，將來之官爵也。」及再活，託以詞訟見王。及見之，且曰：「某有密事上白。」王因屏左右問之，備述所見，王未之信。何曰：「某年逾八十，死在旦夕，豈敢虛妄也。」王默遣之。來春，果下詔攻岐陽，唯何叟獨喜，知其必驗。至期，何叟之言，毫髮無差矣。清泰即位，擢何叟爲天興縣令。固知冥數前定，人力其能遏之乎。（出《王氏見聞錄》）

【譯文】

清泰在岐陽的時候，有個姓何的馬步判官，年齡已超過八十歲了，一天忽然死了，復甦後說有一個使者把他拘繫去了。引着他到陰曹地府去見閻王，閻王說：「你沒有什麼過錯，現在就把你放回去。替我對潞王說：『來年三月，他可當天下的皇帝。』你可以趕快回去，轉告我的旨意。」說完就把他帶出地府，使者把他送了回去。等甦醒過來，就把去地府的事偷偷地告訴了潞王身邊的人，人們都認爲是妖言胡說沒有人相信，所以沒有人向潞王說起這件事。一個多月後，何某又突然死了，到了地府又見到了閻王。閻王氣憤並責備他說：「爲什麼接受了我的教導而又不能替我轉達呢？」又輕聲地說：「放你回去，可趕快傳我的話給潞王。還要請潞王給我和地藏的菩薩畫像。」何某惶恐不安的退了出來。看見那庭院廊廡的下面，書簿亂七八糟的堆放着，還有一些小官吏們驕橫地站在那裏，何某就問是怎麼回事，使者告訴他說：「這是朝代要改變了，升降去留都是將來的官爵啊。」等何某再次活過來，就假借說要打官司見潞王。等見到了潞王，又說：「我有祕密的事告訴你。」潞王就讓左右的人退避，然後就問他，何某就把去地府的事詳細地告訴了潞王。潞王不相信。何某說：「我已是八十多歲的人了，死就是眼前的事，怎麼敢胡亂說呢。」潞王就默默地把他打發走了。來年春天，果然皇帝下詔書命令攻打岐陽，這時只有姓何的老頭獨自高興，知道閻王的話一定應驗了。到了日期，姓何的老頭所說的話絲毫也不差，清泰果真當了皇帝。就封何老頭爲天興縣令。因此說人的壽考和顯卑都是天意所定，哪裏是人的力量所能阻止的呢？

晉高祖

清泰中，晉高祖潛龍於並部也。常一日從容謂賓佐雲：「近因晝寢，忽夢若頃年在洛京時，與天子連鑣於路。過舊第，天子請某入其第。其遜讓者數四，不得已，即促轡而入。至廳事下馬，升自阼階，西向而坐。天子已馳車去矣。」其夢如此，羣僚莫敢有所答。是年冬，果有鼎革之事。（出《玉堂閒話》）

【譯文】

清泰中，晉高祖在並部還沒有得到帝位。曾有一天，他很舒緩的、慢慢的對輔佐他的官吏們說：「近來白天睡覺，忽然夢見若干年前在洛陽時，我和天子坐在一輛車上在路上走，路過了他過去的住宅，天子就讓我進去。他再三再四的謙讓，沒有辦法，就只好提馬進去了。到了廳前下馬，我走上了東邊的臺階，面向西坐下，這時天子已經趕着車走了。那個夢就是這樣。」下屬的官吏們沒有一個敢說什麼的。這年冬天，果然就發生了改權變政的事。

僞蜀主舅

僞蜀主之舅，累世富盛，於興義門造宅。宅內有二十餘院，皆雕牆峻宇，高臺深池，奇花異卉，叢桂小山，山川珍物，無所不有。秦州董城村院，有紅牡丹一株，所植年代深遠，使人取之，掘土方丈，盛以木櫃，自秦州至成都，三千餘里，歷九折、七盤、望雲、九井、大小漫天，隘狹懸險之路，方致焉。乃植於新第，因請少主臨幸。少主嘆其基構華麗，侔於宮室，遂戲命筆，於柱上大書一「孟」字，時俗謂孟爲不堪故也。明年蜀破，孟氏入成都，據其第。忽睹楹間有絳紗籠，迫而視之，乃一「孟」字。孟曰：「吉祥也，吾無易此居。」孟之有蜀，蓋先兆也。（出《王氏見聞錄》）

【譯文】

僞蜀主的舅舅，世代富足昌盛。在興義門建造了一處深宅大院。宅內有二十多所院落，房屋和牆壁全都用彩畫裝飾着。宅院裏有高臺深池、奇花異草，叢桂小山、山川珍物，真是無所不有。秦州董城村院裏，有一棵紅牡丹，種植的年代已經很久遠了。他叫人把它取回來，於是就挖了一丈多深的土才挖了出來。就用木櫃裝着，從秦州運到成都，有三千多里的路程，經過了九折、七盤、望雲、九井等險要狹窄而又極爲漫長的路，最後才運到了城都，就把它種在了新的宅第。便請少主來欣賞。少主感嘆宅的建築結構如此的豪華美麗，就和宮室差不多。接着就提起筆來，在柱子上大大的寫了一個「孟」字。當時人們都說：「孟」字是不能忍受的意思。第二年蜀被打敗，孟氏進入了城都，佔據了那個宅第。忽然看見柱子上有紅紗籠罩着，走到跟前一看，卻是一個「孟」字。孟氏說：「真是吉祥啊，我不能變換這個住處了。」孟氏得蜀，原來是有先兆的。

卷第一百三十七 徵應三（人臣休徵）

呂望 仲尼 文翁 董仲舒 何比干 五鹿充宗 王溥 應樞 袁安 陳仲舉 張承　張氏　司馬休之　杜慈　武士彠　張文成　上官昭容　崔行功　李正己 李揆　賈隱林　張子良　鄭絪

呂望

呂望釣於渭濱，獲鯉魚。剖腹得書曰：呂望封於齊。（出《說苑》）

【譯文】

呂望在渭水邊上釣魚，釣上了一條鯉魚。剖開魚的肚子，發現有一個紙條，上面寫着：呂望將在齊國受封。

仲尼

周靈王二十一年，孔子生魯襄之代。夜有二神女，擎香露，沐浴徵在。天帝下奏鈞天樂，空中有言曰：「天感生聖子，故降以和樂。」有五老，列徵在之庭中。（五者者，蓋五星精也。）夫子未生之前，麟吐玉書於闕里人家，文雲：「水精子，繼衰周爲素王。」徵在以繍紱系麟之角，相者雲：「夫子殷湯之後，水德而爲素王。」至定公二十四年，鉏商畋於大澤，得麟，示夫子，系紱尚存。夫子見之，抱而解紱，涕下沾襟。（出《王子年拾遺記》）

【譯文】

周靈王二十一年的時候，孔子生在魯國襄公的時代。夜晚有二位女神，拿着香露給孔子的母親征在洗澡，天帝下界演奏鈞天樂曲，空中還有話說：「上天感謝你生了聖人，所以才奏起和樂。」另外還有五星精在徵在的庭院裏排列着。孔子沒出生之前，有麒麟從嘴裏吐出一張紙條給都城裏的一戶人家，紙條上面寫着：水精的兒子，將繼衰弱的周朝之後做爲「素王」。徵在就把拴印章用的繡絲繩綁在了麒麟的角上。有個會相術的先生說：「孔子是在殷紂王和湯武王之後應了水德將成爲『素王』」。到了定公二十四年，鉏商在大澤打獵，得到了一隻麒麟，拿來給孔子看，母親征在給麒麟綁的那條絲繩還在它的角上。孔子抱着麒麟把絲繩解了下來，並且還流下了眼淚，淚水沾溼了衣襟。

文翁

漢文翁當起田，斫柴爲陂。夜有百十野豬，鼻載土著柴中，比曉塘成。稻常收。嘗欲斷一大樹，欲斷處，去地一丈八尺，翁先咒曰：「吾得二千石，斧當著此處。」因擲之，正砍所欲，後果爲蜀郡守。（出《小說》）

【譯文】

漢朝有個叫文翁的人，要開一個水田，就想用刀把柴草都砍掉建個小池。夜晚有一百多頭野豬就用鼻子運土往柴草裏倒，等天亮池塘建成了。水稻年年豐收。一次他曾經想砍倒一棵大樹，想要砍的地方，離地面有一丈八尺高，砍樹前，文翁就祈禱說：「我要能做個二千石谷的官，斧子就應當砍在這個地方。」說完就把斧子扔了出去。正巧斧子就砍在了所要砍的地方。他後來果然就作了蜀郡守。

董仲舒

漢董仲舒常夢蛟龍入懷中，乃作《春秋繁露》。（出《小說》）

【譯文】

漢朝有個叫董仲舒的，經常夢見蛟龍投入懷裏，於是他就寫了《春秋繁露》這部書。

何比干

漢何比干夢有貴客，車騎滿門，覺以語妻子。未已，門首有老姥，年可八十餘，求避雨，雨甚盛而衣不沾濡。比干延入，禮待之。乃曰：「君先出自後稷，佐堯至晉有陰功，今天賜君策。」如簡，長九寸，凡九百九十枚，以授之曰：「子孫能佩者富貴。」言訖出門，不復見。（出《幽明錄》）

【譯文】

漢朝有個叫何比干的人，夢見貴客來臨，車馬盈門。醒後就把這個夢告訴了他的妻子和孩子。還沒等說完，門口就有個老太太，年歲有八十多了，要求避雨。這時外面雨下得很大，可是老太太的衣服卻沒有被淋溼。比干就把她讓到了屋裏，並且以禮相待。老太太就說：「你的祖先是后稷的後人，他們輔佐堯帝直到晉帝，有陰功。現在上天賜給你一冊書。」這書好象竹簡、長九寸，共有九百九十枚。老太太授書給比干並說：「子孫誰能佩帶它，誰就能富貴。」說完就走出了門，從此再也沒有看見她。

五鹿充宗

漢五鹿充宗受學於弘成子。成子少時，嘗有人過己，授以文石，大如燕卵。成子吞之，遂大明悟，爲天下通儒。成子後病，吐出此石，以授充宗，又爲名學也。（出《西京雜記》）

【譯文】

漢朝五鹿有個叫充宗的人，他跟着弘成子學習。成子小時候，曾經有路過他家的人，把一塊帶有花紋的石頭給了他。石頭象小燕子的蛋那樣大小，成子就把它吞了下去。於是就特別的聰明醒悟。成爲了天下無所不通的學者。成子後來得了病，就把這塊石頭吐了出來，給了充宗，所以充宗也成爲了有名的學者了。

王溥

後漢永初三年，國用不足，令民吏入錢者得爲官。琅琊王溥，其先吉，爲昌邑中尉。溥奕世衰凌，及安帝時，家貧無貲，不得仕。乃挾竹簡，搖筆洛陽市傭書。爲人美形貌，又多文詞，僦其書者，丈夫賜其衣冠，婦人遺其金玉。一日之中，衣寶盈車而歸。積粟十廩，九族宗親。莫不仰其衣食。洛陽稱爲善而富也。溥先時家貧，穿井得鐵印，銘曰：「傭力得富至億瘐，一土三田軍門主。」溥以億錢輸官，得中壘校尉。三田一土壘字，校尉掌北軍壘門，故曰軍門主也。（出《拾遺錄》）

【譯文】

後漢時永初三年，國家資財不充足，於是就下令百姓官吏如有給國家錢的人就可以做官。琅琊王溥，他的祖先王吉，曾做昌邑中尉。到王溥時一代接一代的家境就衰敗了，等到了安帝時，家裏就窮的沒有錢維持生活了。又不做官，只好挾着紙筆，在洛陽市裏靠寫書信掙點錢花。王溥這個人，長得漂亮，而且很有才華，所以去找他寫東西的人，男的就賞給他些衣帽，婦女們就給他些金玉。在一天裏，他就收了滿滿一車的衣物和珍寶而回家了。他積累了十倉糧食，因此九族的親戚，沒有不敬慕他的喫穿的。洛陽的人都稱讚他是靠行善事才富起來的。王溥先前家窮時，挖井得到了一個鐵印，上面刻着：「傭力得富至億瘐，一土三田軍門主。」王溥就用十萬錢去買了個官。結果做了中壘校尉。「壘」字是三個「田」字加一個「土」字，校尉是掌管北軍壘門的官，所以說是「軍門主」了。

應樞

後漢汝南應樞生四子，見神光照社。樞見光，以問卜人。卜人曰：「此天符也，子孫其興乎。」乃探得黃金。自是諸子官學，並有才名。至瑒，七世通顯。（出《孝子傳》）

【譯文】

後漢汝南有個叫應樞的人，他生了四個兒子。一天土地廟被神光所照射，而應樞看見了神光，就去問會卜算的人。卜者說：「這是天降瑞符啊，你的後代會興旺。」應樞於是就探測得到了黃金。從這以後他的幾個孩子都在官學學習，並且都和才氣很有名聲。到應瑒時，應樞家七代都很顯赫通達。

袁安

漢袁安父亡，母使安以雞酒詣卜工，問葬地。道逢三書生，問安何之，具以告。書生曰：「吾知好葬地。」安以雞酒禮之，畢，告安地處，雲：「當此世爲貴公。」便與別，數步顧視，皆不見。安疑是神人，因葬其地。遂登司徒，子孫昌盛，四世五公焉（出《幽明錄》）

【譯文】

漢朝有個叫袁安的人，他的父親死了，母親就讓他準備好雞酒去請會占卜陰陽的人，問一問把父親埋葬在什麼地方好。半道上他遇到了五個書生，問袁安去做什麼，袁安就把實情都告訴了他們。書生們說：「我們知道一塊好的葬地。」袁安就把他們請到家中用雞酒款待了他們。喫喝完了，書生們就告訴了袁安埋葬的地點，並且說：「應當在你這代做貴公。」說完就告別而去。走了幾步，再四處環視，書生都不見了。袁安懷疑他們是神人，就把父親埋葬在書生指點的地方。不久袁安就做了司徒，他的子孫後代也都十分興旺顯達。四代共有五個做貴公的。

陳仲舉

陳仲舉微時，嘗行宿主人黃申家。申家夜產，仲舉不知。夜三更，有扣門者，久許，聞應雲：「門裏有貴人，不可前，宜從後門往。」俄聞往者還，門內者問之：「見何兒？名何？當幾歲？」還者雲：「是男兒，名阿奴，當十五歲。」又問曰：「後當若爲死？」答曰：「爲人作屋，落地死。」仲舉聞此，默志之。後十五年，爲豫章太守，遣吏往問，昔兒阿奴所在，家雲：「助東家作屋，墮棟而死矣。」仲舉後果大貴。（出《幽明錄》）

【譯文】

陳仲舉未顯貴時候，曾經出外住宿在主人黃申的家裏。正趕上黃申的老婆晚上要臨產，仲舉卻不知道。到了夜裏三更天的時候，聽見有叩門的聲音。過了好久，就聽見有人應道：「屋裏有貴人，不可以上前，應當從後門進去。」一會又聽見去的那個人返回來，屋裏的人就問他：「你看見了是個什麼樣的孩子，叫什麼名字，能活多大歲數。」回來的那個人說：「是個男孩，名叫阿奴，能活十五歲。」屋裏的人又問他說：「以後他應當怎麼死？」回答說：「給人家蓋房子，從房子上掉下來摔死。」仲舉聽到這裏，就默默的記在了心裏。十五年後，仲舉做了豫章太守。他就派了一個官吏前去打聽，從前叫阿奴的那個小孩在那裏，他家中的人說：「幫助東家蓋房子，從房子上掉下來摔死了。」仲舉後來也果然大貴了。

張承

氏懷張承時，乘輕舠於江浦，忽見白蛇長三丈，騰入舟中。咒曰：「若爲吉祥，勿毒噬我。」縈而將還，置於房中，一宿不復見，母嗟惜之。鄰中相謂曰：「昨者張家有白鵠，聳翮入雲，以告承母。母使筮之。筮者曰：「吉祥。鵠是延年之物，從室入雲，自卑升高之象。昔吳闔閭葬其妹，殉以美人寶劍珍物，窮江南之富。未及千年，雕雲覆其溪谷，美女遊於塚上，白鵠翔乎林中，白虎嘯于山側，皆昔時之精靈。今出於世，當使子孫位極人臣，擅名江表。若生子，可以名爲白鵠。」後承生昭，位輔吳將軍，年九十，虵鵠之祥也。（出《王子年拾遺記》）

【譯文】

孫氏身懷張承的時候，乘坐着一艘輕快的小船在江邊上，忽然看見一條白蛇，有三丈長，竄進了小船中。她就默默地禱告說：「如果是吉祥的徵兆，那麼就不要咬我。」孫氏隨後把它帶回家，把蛇放在房中，一宿沒有再看見那條蛇。孫氏十分嘆惜。鄰居們都互相告訴說：「昨天張家有隻白天鵝展開翅膀飛上了雲天。」有人就把這件事告訴了張承的母親。於是張承的母親就找人卜算吉凶。占卜的人說：「這是吉祥的徵兆。天鵝是長壽之物，從屋裏飛到了雲中，這是從低往高升的象徵。從前吳王闔閭埋葬他的妹妹，用美人、寶劍，以及珍貴的物品做爲殉葬品，把江南的好東西幾乎都拿盡了。沒過一千年，就有美麗的彩雲覆蓋了溪谷，美貌的女子在古墓上游玩，白色的天鵝在森林中飛翔，白色的猛虎在山間吼叫。這些都是從前的精靈，現在又出世了，這將預兆你的子孫後代能做高官，名揚江表。因此你如果是生個男孩，可以給他起名叫白鵠。後來張承生下張昭，官位是輔吳將軍，活了九十歲。這是蛇鵠帶來的吉祥。

張氏

晉長安有張氏者，晝獨處室，有鳩自外入。止於牀。張氏惡之，披懷而咒曰：「鳩，爾來爲我禍耶，飛上承塵，爲我福耶，飛入我懷。」鳩飛入懷，乃化爲一銅鉤。從爾資產鉅萬。（出《法苑編珠》，明抄本作出《法苑珠林》）

【譯文】

晉朝長安有個張氏，白天自己在室內，有一隻鳩鳥從外面飛進來，停在她的牀上。張氏很厭惡它，就敝開懷禱告說：「鳩鳥，你來如是我的禍事，就飛上天花板，如是我的福事，就飛到我的懷裏。」結果鳩鳥真的飛進了他的懷裏，而且變成了一塊銅鉤。從這以後，張氏家資產上萬，發了大財。

司馬休之

晉司馬休之，安帝族子，遇難出奔。所乘騅，常於牀前養之，忽連鳴不食，注目視鞍。休之即試鞴之，則不動。休之還坐，馬又驚。因騎馬，即驟出，行十里餘，慕容超收使已至，奔馳，僅得歸晉。（出《廣古今五行記》）

【譯文】

晉朝司馬休之，是安帝同族的後代，因遇難而外逃，他騎的馬常在牀前餵養，忽然那馬連聲嘶叫不喫東西，它在注視着馬鞍馬不動。休之就試着鞴上馬鞍，馬不動，休之就又坐了下來，可是那馬又驚叫起來，休之於是就騎上了馬背，馬就突然奔馳了出去，跑了十多里路，這時慕容超收使已到，休之就騎着馬奔馳，纔得到回晉。

杜慈

秦符生、壽光年，每宴集，後入者皆斬之。尚書郎杜慈奔馳疲倦，假寢省中，夢一人乘黑驢曰：「寧留而同死，將去而獨生。」慈聞驚覺，取馬遁走，乃免。餘皆斬。（出《廣古今五行記》）

【譯文】

前秦的符生和壽光年間，每次聚衆宴會，凡是後來的都要斬首。尚書郎杜慈因奔馳勞累，就迷迷糊糊地在官衙裏睡着了，他夢見了一人騎着一頭黑色的毛驢說：「你若留在這裏，就要一同死，如離開就可以活下來。」杜慈聽了這話就驚恐地醒了，騎着馬逃跑了。結果免了這場災禍。而剩下的沒有走的人都被殺了。

武士彠

唐武士彠，太原文水縣人。微時，與邑人許文寶，以鬻材爲事。常聚材木數萬莖，一旦化爲叢林森茂，因致大富。士彠與文寶讀書林下，自稱爲厚材，文寶自稱枯木，私言必當大貴。及高祖起義兵，以鎧冑從入關，故鄉人云：「士彠以鬻材之故，果逢構夏之秋。」及士彠貴達，文寶依之，位終刺史。（出《太原事蹟》）

【譯文】

唐朝有個叫武士彠的人，是太原文水縣人。小時候，與縣裏人許文寶靠着賣木材爲生。他們曾栽植了數萬棵小樹，有一天小樹要長成了茂盛的森林，他們就可成爲大富翁。一天，士彠與文寶在樹林下面讀書，士彠自稱是個厚材，文寶自稱是枯木。私下裏說一定能富貴。等到高祖發起義兵的時候，士彠也就穿着鎧甲跟着入關。鄉里的人們都說：「士彠靠賣木材的原故，果然遇到好結局。」等士彠富貴顯達了，文寶依附他，官位做到了刺史。

張文成

唐率更令張文成，梟晨鳴於庭樹。其妻以爲不祥，連唾之。文成雲：「急灑掃，吾當改官。」言未畢，賀客已在門矣。（出《國史異纂》）又一說，文成景雲二年，爲鴻臚寺丞，帽帶及綠袍，並被鼠齧。有蜘蛛大如慄，當寢門懸絲上。經數日，大赦，加階，授五品。男不宰，鼠亦齧腰帶欲斷，尋選授博野尉。（出《朝野僉載》）

【譯文】

唐朝率更令張文成，一天早晨聽見一隻貓頭鷹在庭院的樹上叫，他的妻子認爲是不吉祥的徵兆，就連聲唾罵它。張文成說：「趕快灑掃乾淨，我要改官了。」話還沒說完，祝賀的人就已在門外等着了。還有一個傳說，文成在景雲二年時，做鴻臚寺丞，帽子、腰帶以及綠袍都被老鼠咬了。有一個象栗子大小的蜘蛛，懸掛在臥室絲網上。過了幾天，遇大赦，他被提升授五品官。他的兒子不宰，也被老鼠咬了腰帶，幾乎要咬斷了，不久被選授博野尉。

上官昭容

唐上官昭容者，侍郎儀之孫也。儀子有罪，婦鄭氏填宮，遺腹生昭容。其母將誕之夕，夢人與秤曰：「持此秤量天下文士。」鄭氏冀其男也，及生昭容，母視之曰：「秤量天下，豈是妝耶？」口中嘔嘔，如應曰「是」。（出《嘉話錄》）

【譯文】

唐朝的上官昭容，是侍郎儀的孫子。儀的兒子有罪，他的兒媳婦已懷了孕，被弄到宮裏後，生下了留在肚子裏的孩子昭容。昭容的母親將要生他的那天晚上，夢見有個人給他一杆秤說：「拿着這桿秤去衡量天下的女人。」鄭氏希望他是男孩。等生下了昭容，母親看着他說：「稱量天下，難道是你嗎？」幼小的昭容就發出一嘔嘔的聲音，好象答應說：「是」。

崔行功

唐祕書少監崔行功，未得五品前，忽有鴝鵒，銜一物入其室，置案上去，乃魚袋鉤鐵。不數日，加大夫也。（出《國史異纂》）

【譯文】

唐朝祕書少監崔行功，在沒做五品官以前，忽然有一隻八哥，口裏含着一個東西飛進了他的住室，把東西放到案上就飛走了。原來是一個魚袋鉤鐵。沒過幾天，崔行功就被加封爲大夫之職。

李正己

唐李正己本名懷玉，侯希逸之內弟也。侯鎮淄青，署懷玉爲兵馬使。尋構飛語，侯怒囚之，將置於法。懷玉抱冤無訴，於獄中疊石像佛，默祈冥助。時近臘月，心慕同儕，嘆吒而睡。覺有人在頭上語曰：「李懷玉，汝富貴時至。」即驚覺，顧不見人，天尚黑，意甚怪之。復睡，又聽人謂曰：「汝看牆上有青鳥子噪，即是富貴時至。」即驚覺，復不見人。有頃天曙，忽有青鳥數十，大如雀，時集牆上。俄聞三軍叫呼，逐出希逸，壞鎖。取懷玉，權知留後。（出《酉陽雜俎》）

唐朝李正己本名叫李懷玉，是侯希逸的內弟。侯希逸鎮守淄青的時候委任懷玉做兵馬使。不久流傳流言蜚語，侯希逸知道非常惱怒，就把李懷玉囚禁起來，將要以法嚴懲。懷玉懷着滿腹冤屈沒有地方申訴，就在獄中用石頭堆起了一個佛像，並默默的祈禱請求神靈幫助。這時將近臘月，他非常羨慕同輩的人，就嘆息怒罵着睡了。這時就感覺有人在頭上告訴他說：「李懷玉，你富貴的日子到了。」於是他喫驚地醒了，環視四周，卻不見有人。天還沒亮，他感到非常奇怪，就又睡了。這時就又聽到有人對他說：「你看見牆上有青色的鳥鳴叫，就是富貴的時候到了。」他又驚訝地醒來，仍然沒看見有人。過了一會，天已放亮，忽然有十多隻青色的鳥，象麻雀那樣大小，這時落在牆上。不一會就聽見三軍呼叫的聲音，攆走了侯希逸，打碎了牢鎖，救出了懷玉，叫他暫時做留後的地方官。

李揆

唐代宗將（「將」原作「帝」，據明抄本改。）臨軒送上計郡守，百僚外辦，御輦俯及殿之橫門。帝忽駐輦，召北省官謂曰：「我常記先朝每餞計吏，皆有德音，以申誡勵，今獨無有，可乎？」宰相匆遽不暇奏對，帝曰：「且罷朝撰詞，以俟異日。」中書舍人李揆越班伏奏曰：「陛下送計吏，敕下已久，遠近鹹知，今忽臨朝改移，或恐四方乍聞，妄生疑惑。今止須制詞，臣請立操翰，伏乞陛下稍駐鑾輅。」帝俞之，遂命紙筆，即令御前起草。隨遣書工寫錄，頃刻而畢。及宣詔，每遇要處，帝必目揆於班。中外日俟揆之新命，時方盛暑，揆夜寢於堂之前軒，而空其中堂，爲晝日避暑之所。於一夜，忽有巨狐鳴噪於庭，仍人立跳躍，目光迸射，久之，逾垣而去。揆甚惡之，是夜未艾，忽聞中堂動盪喧豗，若有異物，即令執燭開門以視。人輩驚駭返走，皆曰：「有物甚異。」揆即就窺，乃有暇蟆，大如三鬥釜，兩目朱殷，蹲踞嚼沫。揆不令損害，階前素有漬瓜果大銅盆，可受一斛，遂令家人覆其盆而合之。因扃其門，亦無他變。將曉，揆入朝，其日拜相。及歸，親族列賀，因話諸怪，即遣啓戶，揭盆視之，已失其物矣。（出《異苑》）

【譯文】

唐代宗坐着華麗的車子去送別上計郡守，文武百官在外大量購置送行用的物品。皇帝乘坐着車來到了大殿的橫門下，忽然停住了車，召集北省官員們對他們說：「我曾記得，先主在朝時，每當給計吏送行時都要有『恩詔』下達民間，用來告誡勉勵。而現在爲什麼沒有呢？這樣可以嗎？」宰相匆遽一時沒有回答。皇帝說：「乾脆停止上朝回去撰寫送行的文章，等待寫好了再餞行吧。」這時中書舍人李揆趕緊上前跪伏在地上，上奏說：「皇帝送計吏，詔書已經下達很長時間了，遠近的人都知道，現在突然改變送行的日期，恐怕四方官民得知，要胡亂的猜疑。現在停止送行，須要找個理由，請讓我立刻動筆起草一個通知，乞請皇上稍稍停一下車。」皇帝答應了他的要求，就叫人拿來紙筆，讓李揆在皇帝面前起草。隨即派書工抄寫。不一會就寫完了。接着就以詔書的形式宣讀了。從此以後，每遇重大的事情，皇帝都要親眼看見李揆在不在場。朝廷內外每天等着李揆被提升，當時正是盛夏，李揆晚上就睡在了殿堂前檐下的平臺上，中堂是空的，是白天避暑的地方。一天晚上，忽然有隻大狐狸在庭院裏鳴叫。還象人站立起來那樣的跳躍，兩隻眼睛放出光焰，過了很長時間，跳牆走了。李揆非常厭惡，這一夜都沒有睡着。忽然又聽見中堂裏有動盪喧鬧的聲音，好象有奇怪的動物，就叫人拿着蠟燭打開門看，人們都驚恐害怕的往回跑，都說：「有個東西長得特別奇怪。」李揆就靠近前去看，卻是個蛤蟆。大小就象三斗的大鍋。兩眼通紅，蹲在地上，嘴裏還吐着沫子，李揆不讓人損害它，就用放在臺階前一個可裝十斗的平常浸漬瓜果的大銅盆，把蛤蟆扣起來，並把門也插上，再沒聽到什麼動靜。天剛要亮時，李揆入朝，這天他就被提升爲相。等回來時，親戚族人都排着隊來祝賀。於是就談起夜晚的怪事來，就派人打開房門，揭開銅盆來看，盆下面扣着的那個大蛤蟆已經沒有了。

賈隱林

唐德宗欲西幸，有知星者奏雲：「逢林即住。」帝曰：「豈敢令朕止於林木間？」姜公輔曰：「不然，但地亦應。」乃奉天尉賈隱林謁帝於行在，帝觀隱林氣色雄傑，兼是忠烈之家，而名葉星者所奏之語。隱林即天寶末賈修之猶子，帝因召於臥內，以探籌略之深淺。隱林於御榻前，以手板畫地，陳攻守之策，帝甚異之。隱林奏曰：「臣昨夢日墮於地，臣以頭戴日上天。」帝曰：「朕此來也，乃已前定。」遂拜隱林爲侍御史，糾劾行在，尋遷左常侍。（出《神異錄》）

【譯文】

唐德宗想要去西邊巡視，有個善於觀察星相的人啓奏說：「遇見有林的地方就停下。」皇帝說：「怎麼敢叫我停止在林木中。」姜公輔說：「不這樣，就是地也應遠林木的。」有個奉天尉賈隱林到行宮拜見皇帝，皇帝看賈隱林氣度長相非凡，又是出身在忠臣英烈的家裏，符合了知星者所說的話。隱林是天寶末年賈修的侄子，皇帝把他叫到了臥室裏，來試探他的智謀籌略的深淺程度。隱林在皇帝的牀前，用竹板在地上畫，並陳述攻守的策略。皇帝感到很不一般。隱林對皇帝說：「昨天晚上夢見太陽從天上掉下來，我用腦袋又把太陽頂上了天。」皇帝說：「我這次來，乃是以前已經定數的。」於是就封隱林爲侍御史，在皇帝身邊負責糾正錯誤，揭發罪行的工作，不久又改任了左常侍。

張子良

唐永貞二年，春三月，彩虹入潤州大將張子良宅。初入漿（「漿」字原缺，據明抄本補。）甕，水盡，入井飲之。是月九日，節度使李錡，詔召不赴闕，欲亂。令子良領兵收宣歙，子良翻然反兵圍城，李錡就擒，子良拜金吾將軍，尋拜方鎮。（出《祥異集驗》）

【譯文】

唐朝永貞二年的陽春三月，彩虹照進了潤州大將張子良的住宅。先進到盛水的缸裏，水沒有了，又到井裏去喝。這個月的第九天，節度使李錡，因詔書召他進宮，他卻沒有來，想要做亂。於是皇帝就命令張子良領兵收復宣歙，子良很快地調頭反兵圍城，李錡被捉，子良被提升爲金吾將軍。不久又升爲方鎮。

鄭絪

唐丞相鄭絪宅，在昭國坊南門，忽有物來投瓦礫，五六夜不絕。及移於安仁西門宅避之，瓦礫又隨而至。久之，復遷昭國。鄭公歸心釋門，宴處常在禪室，及歸昭國，入方丈，絪子滿室懸絲，去地一二尺，不知其數。其夕瓦礫亦絕，翌日拜相。（出《祥異集驗》）

【譯文】

唐朝丞相鄭絪的住宅，在昭國坊南門。一天忽然住宅裏投來了碎石瓦塊，連續五六夜沒斷。鄭絪就搬到了安仁西門的住宅躲避，結果碎石瓦塊也跟着來了。過了很長時間，他又搬回了昭國坊。鄭絪開始信奉佛教，喫住常常在禪堂裏。等搬回昭國，他進到佛堂，喜蛛滿屋，結網而掛，離地面有一二尺高，數不清有多少。就在那天晚上，碎石瓦塊也沒有了。第二天鄭絪就被封了宰相。

卷第一百三十八 徵應四（人臣休徵）

裴度 段文昌 李逢吉 牛僧孺 王智興 牛師 杜中立 李蠙 馬植 高駢 孔溫裕　孫偓　李全忠　侯弘實　戴思遠　張籛　齊州民　朱慶源

裴度

唐中書令晉公裴度微時，羈寓洛中。常乘蹇驢，入皇城，方上天津橋。時淮西不庭，已數年矣。有二老人倚橋柱而立，語云：「蔡州用兵日久，徵發甚困於人，未知何時平定。」忽睹度，驚愕而退。有僕者攜書囊後行，相去稍遠，聞老人云：「適憂蔡州未平，須待此人爲將。」既歸，僕者具述其事。度曰：「見我龍鍾相戲耳！」其秋，果領鄉薦，明年及第。洎秉鈞衡，朝廷議授吳元濟節鉞，既而延英候對。憲宗問宰臣，度奏曰：「賊臣跋扈四十餘年，聖朝姑務含弘，蓋慮凋傷一境。不聞歸心效順，乃欲坐據一方，若以旄鉞授之，翻恐恣其凶逆。以陛下聰明神武，藩鎮皆願勤王，臣請一詔進兵，可以平蕩妖孽。」於是命度爲淮西節度使，興師致討。時許滑三帥，先於郾城縣屯軍。度統精甲五萬會之，受律鼓行而進，直造蔡州城下，才兩月。擒賊以獻，淮西遂平。後入朝居廊廟，大拜正司徒，爲侍中中書令。儒生武德，振輝古今，洎留守洛師，每話天津橋老人之事。出征淮西，請韓愈自中書舍人爲掌書記。及賊平朝覲，樂和李僕射方爲華州刺史，戎服橐鞬，迎於道左。愈有詩云：「荊山行盡華山來，日照潼關四扇開。刺史莫嫌迎候遠，相公親破蔡州回。」（出《劇談錄》）

【譯文】

唐朝中書令晉公裴度未顯貴的時候，客居洛中。曾經騎着一匹跛腳驢，進到皇城裏，正走上天津橋。當時淮西不朝於朝廷有好幾年了。有兩位老人倚着橋柱子站着，嘴裏說道：「蔡州用兵的時間已很長了，官府徵發給人們帶來了極大的困難，不知什麼時候才能平定？」忽然看見了裴度，喫驚而發呆地走開了。裴度的僕人揹着書囊走在後面，彼此距離稍遠一點。僕人聽老人說：「剛纔憂慮蔡州沒有平定，原來是等待這個人做將。」等回來以後，僕人就把這件事告訴了裴度。裴度說：「他看我這潦倒的樣子，特意戲弄我罷了。」那年的秋天，果然參加鄉試，第二年就考中了科舉。到執掌重務時，朝廷議定授予吳元濟符節和斧鉞，邀請朝中的英才對答事宜。憲宗問宰相和羣臣們，裴度上奏說：「賊臣飛揚跋扈四十多年了，朝廷聖明暫且含忍，是考慮到怕傷害了一方的生靈，可是卻沒有聽到他們有歸順朝廷的意思，而且還想要獨霸一方。如果再授給他們重權，反而會更加助長他們兇惡叛逆的氣焰。憑着皇帝你的聰明威武，分封的諸鎮都願意盡力於王事。請皇帝給我下一道詔書，我願帶兵去討伐叛賊，一定平定妖孽。」於是皇帝就任命裴度做了淮西節度使，興師討伐逆賊。這時許滑統帥三軍先在郾城縣駐紮了軍隊，裴度統領五萬精銳人馬和他會師，擂鼓搖旗紀律嚴明，一直攻到了蔡州城下。僅僅兩個月的時間，就獻上擒獲的叛賊，淮西就平定了。回朝後入朝廷被提升爲正司徒，做侍中中書令。文人而兼武德振天下光耀古今。等到留守洛師時，還常常說起天津橋那兩個老人的事。在出徵淮西時，奏請韓愈從中書舍人提升爲掌書記。等平定了叛賊回朝覲見時，樂和李僕射正做華州刺史。他們都穿着出征的衣服。拉着馬，帶着弓箭袋，在大道上迎接裴度。韓愈還寫了一首詩說：「荊山行盡華山來，日照潼關四扇開。刺史莫嫌迎候遠，相公親破蔡州回。」

段文昌

唐丞相鄒平公段文昌，負才傲俗，落拓荊楚間。常半酣，靸屐於江陵大街往來。雨霽泥甚，街側有大宅，門枕流渠，公乘醉，於渠上脫屐濯足，旁若無人。自言我作江陵節度使。必買此宅，聞者皆笑。其後果鎮荊南，遂買此宅。又嘗佐太尉南康王韋皋爲成都館驛巡官，忽失意，皋逐之，使攝靈池尉。羸童劣馬，奔迫就縣。縣去靈池六七里，日已昏黑，路絕行人。忽有兩炬前引，更呼曰：「太尉來。」既及郭門，兩炬皆滅。先時爲皋奉使入長安，素與劉禹錫深交。禹錫時爲禮部員外，方與日者從容，文昌入謁，日者匿於箔下。既去，日者謂禹錫曰：「員外若圖省轉，事勢殊遠，須待十年後。此客入相，方轉本曹正郎耳。」是時禹錫失意，連授外官。後十餘年，文昌入相，方除禹錫禮部郎中。（出《錄異記》）

【譯文】

唐朝丞相鄒平公段文昌，依仗自己有才學而傲視世人。沒做官以前，流落在荊楚之間。常常喝酒喝得半醉，拖拉着鞋在江陵大街上來回地走。一次大雨剛停，路上特別泥濘，在大街的旁邊有一個很大的宅院，門下形成水渠，文昌藉着酒醉，就脫掉了鞋襪在水渠裏洗腳。就好象旁邊沒有人一樣，他自言自語地說：「我做了江陵節度使，一定要買了這個宅院。」旁邊聽見的人都感到很可笑。那以後文昌果然做了鎮守荊南的官，他就買下這個宅院。又曾經輔佐太尉南康王韋皋，做了成都館驛的巡官，忽然失去信任，被韋皋給攆走了。叫他去代理靈池縣尉。他帶着一個瘦弱的小童，騎着一匹劣馬，急忙往縣裏趕路，縣城離靈池有六七里。天已經黑了，路上行人已沒有了，忽然有兩盞燈籠在前面引路，並喊着：「太尉來了。」等到了城門，兩盞燈籠都滅了。文昌以前替韋皋辦事奉命去長安，一向和劉禹錫交情很深，這時劉禹錫做禮部員外，正和會占卜的人閒談，文昌就進去請見。占卜的人隱藏在竹簾子後面，等文昌走後，占卜的人出來問劉禹錫說：「員外想探問官運，日期還很遙遠。須等十年以後，剛來的這個客人當了丞相的時候，才能提升爲本曹正郎。」這時劉禹錫很不得志，連續任外官，後十多年，文昌做了丞相，才把劉禹錫提升做了禮部郎中。

李逢吉

唐丞相涼公李逢吉，始從事振武日，振武有金城佛寺，寺有僧，年七十餘。嘗一日獨處，負壁而坐，忽見一（「一」原作「婦」，據明抄本改。）人，介甲持矛，由寺門而入，俄聞報李判官來。僧具以告，自是逢吉與僧善。每造其室，即見其人先逢吉而至，率以爲常矣。故逢吉出入將相，二十餘年，竟善終於家。（出《補錄記傳》）

【譯文】

唐朝丞相涼公李逢吉，開始在振武那裏做事的時候，振武有座金城佛寺，寺院裏有個和尚，七十多歲了。曾經有一天獨自一個人靠着牆壁坐着，忽然看見一個人，身穿鎧甲手拿長矛，從寺院的門口進來。不一會就叫着說：「李判官來了。」老和尚就把這件事告訴了李逢吉。從這以後李逢吉和老和尚相處很好。每次到老和尚房裏，就看見那人在他到之前就先到了。時間久了也就認爲很正常了。所以李逢吉做將相二十多年。最後竟得善終死在家裏。

牛僧孺

唐河南府伊闕縣前大溪，每僚佐有入臺者，即水中先有小灘漲出，石礫金沙，澄澈可愛。丞相牛僧孺爲縣尉，一旦忽報灘出。翌日，邑宰與同僚列筵於亭上觀之，因召耆宿備詢其事。有老吏雲：「此必分司御史，非西臺之命。若是西臺，灘上當有鸂鶒雙立，前後邑人以此爲驗。」僧孺潛揣，縣僚無出於己，因舉杯曰：「既有灘，何惜一雙鸂鶒。」宴未終，俄有鸂鶒飛下。不旬日，拜西臺監察。（出《劇談錄》）

【譯文】

唐朝河南府伊闕縣前面有一條大河，每當官員中有人做了御史，河水中就事先露出小沙灘來。河水清澈，河石沙礫着實可愛，丞相牛僧孺做縣尉時，一天忽然有人報告說小灘露出來了。第二天，縣官和同僚的人都擺上酒宴在亭子上觀看，並召來了年歲大的老人來詢問是怎麼回事。有個老官吏說：「這一定是任命分司御史，而不是西臺御史。如果是西臺御史，那麼沙灘上應當有兩隻紫鴛鴦對立着。從前和現在的城裏人都把這種現象看做是驗證。」僧孺暗暗的揣摸着；縣裏和我一起做官的人裏，沒有一個能超過我的，因此舉起酒杯說：「既然沙灘已露出來，還愁一對紫鴛鴦不出來嗎？」飲宴還沒有進行完，不一會就有紫鴛鴦飛下來了。沒過十天，牛僧孺就被提升爲西臺監察御史。

王智興

唐王智興始微時，嘗爲徐州門子。有道士寓居門側，智興每旦起持帚，因屏穢於道，必埽其道士之門，道士深感之。後智興母終，辭焉。道士謂智興曰：「吾善審墓地，若議葬，當爲子卜之。」智興他日引道士出視地，道士以智興所執竹策，表一處，道士曰：「必窆此，君當壽，而兩世位至方伯。」及智興再往埋穴，其竹策有枝葉叢生，心甚異之，遂葬焉。智興又曾自郡齎事赴上都，宿郾城逆旅，遇店婦將產。見二人入智興所寢之舍，驚曰：「徐州王待中在此。」又曰：「所生子後五歲，當以金瘡死。」智興志之。及期，復過店，問婦所生子，雲：「近因斧傷，已卒矣。」（出《唐年補錄紀傳》）

【譯文】

唐朝有個叫王智興的人，他在卑微的時候，曾經做徐州管門的人。有個道士就住在大門旁邊的房子裏。智興每天早晨起來都拿着掃帚清掃，除去道上的髒東西，而每次又一定要把道士的門前掃乾淨。天長日久，道士非常感謝他。後來智興的母親死了，他就把這件事告訴道士，道士對智興說：「我會看墓地，如果商議埋葬的事，我給你卜算找個風水寶地。」一天智興就領着道士去看墓地。道士用智興拿着的竹杆在一處做了標記。道士說：「一定要把你的母親落葬在這個地方，這樣你可以長壽，而且兩代都可以做高官。」智興第二次去挖墓穴時，那竹杆上長滿了竹葉，他心裏感到特別奇怪，就把母親埋葬了。智興又曾經從郡去上都辦事，就住在了郾城的旅館裏。正遇上店主的妻子將要臨產，看見兩個人進到智興住的房間裏，驚訝地說：「徐州王侍中在這。」又說：「所生的孩子五歲時當因金瘡而死。」智興記住了這些話，等到第五年時，智興又路過這個店，就詢問婦人所生的孩子，那婦人說：「最近因爲斧子砍傷而死了。」

牛師

唐長慶中，鄂州里巷間人，每語輒以牛字助之。又有一僧，自號牛師，乍愚乍智，人有忤之，必雲：「我兄即到，豈奈我何！」未幾，奇章公牛僧孺以舊相節度武昌軍，其語乃絕，而牛師尚存。方知將相之任，豈偶然耶！先是元和初，韓尚書皋，鎮夏口，就加節度使，自後復爲觀察使。長慶三年，崔相國植，由刑部尚書除觀察使。明年冬，僧孺實來。宰臣建節鎮夏口，自僧孺始也。（出《因話錄》）

【譯文】

唐朝長慶中，在鄂州里巷間的人。每當說話，就用牛字來幫助。又有一個和尚，自稱牛師。他一會愚昧，一會聰慧，有人說話中傷了他，他就一定說：「我的兄長馬上就到了，你們能把我怎麼樣？」沒有多久，奇章公牛僧孺以舊丞相的身份做了武昌的節度使統領軍隊。雖然那些話是聽不到了，可是牛師還活着。這才知道，將相的任職都不是偶然的。以前是元和初年，韓尚書皋鎮守夏口，就任節度使，以後又做了觀察使。長慶三年，崔相國植，由刑部尚書出任觀察使，第二年冬天，牛僧孺纔來。以宰相任節度使來鎮守夏口，是從牛僧孺開始的。

杜中立

唐杜皋，字中立，少年時，贍於財產，他無所採取。其與遊徒，利於酒炙，其實蔑視之也。一日，同送迎於城外。客有善相者，歷觀諸賓侶，獨指中立曰：「此子異日當爲將矣。」一坐大笑。中立後尚真源公主，竟爲滄州節度使。初李瑑之出鎮，旗竿道折，乃殺其執旗者。中立在道亦然，杖之二十。瑑竟無患，而中立卒焉，豈殺之可以應其禍。（出《玉泉子》）

【譯文】

唐朝有個叫杜皋的人，他的字叫中立，少年的時候，家裏有充足的財產。他沒有什麼愛好，和那些遊手好閒的人在一起，爲了喫喝，他其實很看不起他們。一天，在城外送迎客人，客中有個會相面的人，一個個地看着在場的賓客，然後單獨指着中立說：「這人日後可以做大將軍。」在場的聽了大笑。中立後來娶了真源公主並做了滄州節度使。當初李出鎮，旗杆在路上折斷了，他就把拿旗的人殺了。中立在路上旗杆也折斷了，他把拿旗的人打了二十杖。李竟沒有災禍，而中立卻死了，難道是殺人可以解脫災禍嗎！

李蠙

唐司空李蠙，始名虯。赴舉之秋，偶自題名於屋壁，經宵，忽睹名上爲人添一畫，乃成蝨字矣。蠙曰：「蝨者蠙也」，遂改名蠙。明年果登第。（出《南楚新聞》）

【譯文】

唐朝司空李蠙，當初名叫虯。在他去趕考的那年，偶然把自己的名字寫在屋子的牆壁上。過了一夜，突然看見名字上被人添上了一筆，那「虯」字就變成了「蝨」字了。李絪說：「『蝨』字是『蠙』啊。」於是就改名叫李蠙了。第二年，果然就考中了。

馬植

唐丞相馬植，罷安南都護。與時宰不通，又除黔南，殊不得意。維舟峽中古寺，寺前長堤，堤畔林木，夜月甚明。見人白衣，緩步堤上，吟曰：「截竹爲筒作笛吹，鳳凰池上鳳凰飛。勞君更向黔南去，即是陶鈞萬類時。」歷歷可聽，吟者數四。遣人邀問，即已失之矣。後自黔南入爲大理卿，遷刑部侍郎，判鹽鐵，遂作相。（出《本事詩》）

【譯文】

唐朝丞相馬植，被免除了安南都護的職務。因和當時的宰相不和，被調到了黔南做官，他特別不得志。途中把船綁在了峽谷附近的古寺旁邊。古寺前面有長長的河堤，河堤的兩旁有片樹林，夜晚，月色特別明亮。他看見了一個人穿着白色的衣服，在大堤上慢慢地走。並隨口吟誦着：「截竹人筒作笛吹，鳳凰池上鳳凰飛。勞君更向黔南去，即是陶鈞萬類時。」他聽得清清楚楚，那吟誦的人連續地說了四遍。於是就派人迎上去詢問，可是那人卻不見了。後來馬植在黔南被評爲大理卿，後又提升爲刑部侍郎，兼管鹽鐵。後做了丞相。

高駢

唐燕公高駢微時。爲朱叔明司馬，總兵巡按。見雙鵰，謂衆曰：「我若貴，矢當疊雙。」乃伺其上下，果一矢貫二雕。衆大驚異，因號爲落雕公。（出《感定錄》）

【譯文】

唐朝燕公高駢沒發跡時，做總兵朱叔明的司馬。總兵巡行審查，高駢看見兩隻大雕，就對大家說：「我如果是貴人，一箭就應當射中雙鵰。」他就觀察雙鵰一上一下飛着的時候，一箭果然射下了雙鵰。大家都非常地喫驚詫異。因此就給他起了個綽號叫「落雕公」。

孔溫裕

唐河南尹孔溫裕，任補闕日，諫討党項事，貶郴州司馬。久之，得堂兄尚書溫業書，報雲：「憲府欲爾作侍御史，日望敕下。」忽又得書雲：「宰相以右史處之。」皆無音耗。一日，有鵲喜於庭，直若語狀。孩稚拜且祝雲：「願早得官。」鵲既飛去，墜下方寸紙，有「補闕」二字，極異之。無幾，卻除此官。（出《因話錄》）

【譯文】

唐朝河南尹孔溫裕，擔任補闕職務的時候，曾因進諫討閥党項的事，被貶爲郴州司馬。很久以後，得到堂兄溫業的書信說：「憲府想要讓你做侍御史。」他每天都等待着詔書下達。忽然又得到了一封書信說：「宰相準備叫你當右史。」但都沒有音信。一天有喜鵲落在庭院好象說話的樣子。幼小的孩子下拜並且禱告說：「希望早日得官。」喜鵲飛走後，就從空中落下了一個小紙條，上面寫着「補闕」二字，他感到很奇怪。沒過多久，他就做了補闕官。

孫偓

長安城有孫家宅，居之數世，堂室甚古。其堂前一柱，忽生槐枝。孫氏初猶障蔽之，不欲人見。期年之後，漸漸滋茂，以至柱身通體而變，壞其屋上衝，祕藏不及。衣冠士庶之來觀者，車馬填咽。不久，偓處巖廊，儲居節制。人以爲應三槐之朕，亦甚異也。近有孫煒，乃偓之嗣，備言其事。（出《玉堂閒話》）

【譯文】

長安城有個孫家的宅院，孫家在這裏已經住了好幾代了。這裏的堂室特別古老，那堂前的一個大柱子上忽然長出了槐樹枝。孫氏開始還用布帷遮擋着不讓看見，一年以後，槐樹的枝葉逐漸茂盛起來，整個柱子都變了形狀，把屋子都給頂壞了。這時祕密再也隱藏不住了。來觀看的人有當官的也有老百姓，每天車馬行人十分擁擠。不長時間，孫偓外居巖廊，當副節制官。人們都認爲是應了「面三槐，三公位焉」的預兆。他自己也特別奇怪。附近有個叫孫煒的人，是孫偓的後代，他詳盡說了這事。

李全忠

唐乾符末，范陽人李全忠，少通《春秋》，好鬼谷子之學。曾爲棣州司馬，忽有蘆一枝，生於所居之室，盈尺三節焉。心以爲異，告於別駕張建章。建章博古之士也，乃曰：「昔蒲洪以池中蒲生九節爲瑞，乃姓蒲，後子孫昌盛。蘆葦也，合生陂澤間，而生於室，非其常矣，君後必有分茅之貴。三節者，傳節鉞三人，公其志之。」全忠後事李可舉，爲戎校，諸將逐可舉而立全忠，累加至檢校太尉，臨戎甚有威政。全忠死，子匡威，爲三軍所逐。弟匡儔，挈家赴闕，至滄州景城，爲盧彥盛所害。先是匡威少年好勇，不拘小節，以飲博爲事。曾一日與諸遊俠輩釣於桑乾赤欄橋之側，自以酒酹曰：「吾若有幽州節制分，則獲大魚。」果釣得魚長三尺，人甚異焉。（出《北夢瑣言》）

【譯文】

唐乾符末年。有個范陽人叫李全忠。從小就精通《春秋》，喜歡鬼谷子的學問。曾經做棣州司馬。忽然在他所住的屋裏長出了一棵蘆草，有一尺長共三個蘆節。他心裏覺得奇怪，把這事告訴了別駕張建章。張建章是一位通今博古的人，就說：「過去蒲洪把生長在池沼中的長有九個節的蒲草看作是吉祥的徵兆，才改姓蒲的，後代子孫很興盛。蘆草應生長在池塘和沼澤地裏，可是長在屋裏，這可不是尋常的事了。你以後一定能做高官，蘆草長有三個竹節，這表明官位可以傳遞三人，你可記住我的話。」李全忠後來輔佐李可舉，做戎校，但各位將官把李可舉攆走了，而推舉了李全忠，這樣全忠官位一直做到檢校太尉。臨陣打仗特別有威嚴。全忠死後，他的兒子匡威被三軍攆走。匡威的弟弟匡儔，帶着家眷奔赴京城，到滄州景城的時候，被盧彥盛殺害了。先前匡威年少好跟人鬥，又不拘小節，整天靠飲酒賄博活着。曾經有一天，和許多遊客們在桑乾赤欄橋的旁邊釣魚，自己把酒灑在地上說：「我如果有幽州節制官的緣份，就應釣個大魚上來。」果然他釣了一條三尺長的大魚。人們都感到特別的奇怪。

侯弘實

侯弘實，本蒲坂人也。幼而家貧，長爲軍外子弟，年方十三四。常寐於檐下，天將大雨，有虹自河飲水，俄貫於弘實之口。其母見，不敢驚焉。良久，虹自天沒於弘實之口，不復出焉。及覺，母問有夢否，對曰：「適夢入河飲水，飽足而歸。」母聞之默喜，知其必貴矣。後數月，忽有蜀僧詣門求食。臨去，謂侯母曰：「女弟子當有後福，合得兒子力。」侯母呼弘實出，請僧相之。僧視之曰：「此蜺龍也。但離去鄉井，近江海客宦，方有顯榮。」又曰：「此子性識慘毒，必有生靈之患。倘敬信三寶，即得善終。」言訖而去。弘實後果自行伍出身，至於將領。同光三年，從興聖太子收蜀。蜀平之後，無何，與陝府節度使康延孝等作叛。及延孝誅滅，弘實得赦，尋爲眉州刺史，節度夔州。復自寧江，遷於黔府，一州二鎮，皆近大江，官業崇高。敬奉三寶，信心無怠。然於臨戎理務，持法御下，傷於嚴酷，是知蜀僧所云不謬矣。（出《鑑戒錄》）

【譯文】

侯弘實，本是蒲坂人，從小家裏很貧窮，長期是軍外子弟，年齡才十三四歲。一天曾在屋檐的下面睡覺，天將要下起大雨，有條彩虹在河中喝水，一會就鑽進了弘實的口裏。他的母親看見了，不敢驚動他。很長時間，這條虹才全部的進入了嘴裏，不再出來了。等弘實睡醒時，母親就問他做夢了沒有，他回答說：「剛纔夢見到河裏喝水，飽飽的喝了一頓纔回來。」母親聽了默默地高興。知道弘實將來一定有出息。幾個月後，忽然有個四川的和尚到弘實家門前要喫的，臨走時對侯母說：「你應當有後福，全靠兒子的力量。」侯母把弘實叫出來，讓和尚給他相面，和僧看了看弘實說：「這個孩子是條蜺龍，但要離開鄉井，接近江海去做官，纔能有顯耀的機會。」和尚又說：「這個孩子性情殘忍毒辣，一定要有人命的禍患。倘若敬奉信仰佛門，就能得到好的歸終。」說完和尚就走了。弘實後來果然在軍隊裏做了將領。同光三年，跟從興聖太子收復四川。四川平定以後不久，他和陝府節度使康延孝等叛亂，等康延孝被誅殺以後，侯弘實才被赦免。不久做了眉州刺史。夔州節度使又從寧江遷到了黔府。一州三鎮都靠近大江，他官位很高，敬奉佛教十分虔誠，專心不倦，然而在軍隊上從事管理，持法嚴厲，過於慘酷。因此知道四川的和尚所說的一點也不錯。

戴思遠

梁朝將戴思遠，任浮陽日，有部曲毛璋，爲性輕悍。常與數十卒追捕盜賊，還宿於逆旅，毛枕劍而寢。夜分，其劍忽大吼，躍出鞘外。從卒聞者，愕然驚異。毛亦神之，乃持劍咒曰：「某若異日有此山河，爾當更鳴躍，否則已。」毛復寢未熟，劍吼躍如初，毛深自負之。其後戴離鎮，毛請留，戴從之。未幾，毛以州歸命於唐莊宗，莊宗以毛爲其州刺史。後竟帥滄海。（出《玉堂閒話》）

【譯文】

後梁朝大將戴思遠，在浮陽任職時，有部下叫毛璋的人，此人性情輕躁強悍。曾和數十人一齊追捕盜賊。回來的時候在旅館住宿，毛璋枕着寶劍睡覺。半夜，那寶劍忽然的大聲吼叫着跳出了劍鞘。跟從的人聽到了叫聲都驚恐詫異，毛璋也感到神奇，於是他就拿着寶劍禱告說：「我如果他日能佔據這裏的山河，你應當再鳴叫跳躍，如果不能，就請停止。」毛璋禱告完就又睡下了。還沒等睡熟，那寶劍又象原來一樣吼叫跳躍起來。毛璋非常自信，那以後戴思遠要離開鎮裏，毛璋請求留下來，被同意了。沒有多久，毛璋連同這個州都歸順了後唐莊宗，莊宗讓毛璋做了這個州的刺史，後來竟統帥了天下。

張籛

密牧張籛少年時，常有一飛鳥，狀若尺鷃，銜一青銅錢，墮於張懷袖間。張異之，常系錢於衣冠間。其後累財鉅萬，至死物力不衰。即飛鳥墮錢，將富之祥也。（出《玉堂閒話》）

【譯文】

密牧張籛小時候，曾有一隻形狀象一尺多長的鷃鳥那樣的飛鳥，口中含着一枚青銅錢，掉在了張籛的懷袖裏。張籛感到很奇怪，就把這枚銅錢系在了衣帽上，那以後他積累的財物上萬，到他死的時候，財物富庶不減，這就是飛鳥投錢，是富裕的吉祥徵兆。

齊州民

齊州有一富家翁，郡人呼曰劉十郎，以鬻醋油爲業。自雲：「壯年時，窮賤至極，與妻傭舂以自給。忽一宵，舂未竟，其杵忽然有聲，視之，已中折矣。夫婦相顧愁嘆，久之方寐。凌旦既寤，一新杵在臼旁，不知自何而至。夫婦前視，且驚且喜。自是因穿地，頗得隱伏之貨。以碓杵爲神鬼所賜，（「賜」原作「傷」，據明抄本改。）乃寶而藏之。遂棄舂業，漸習商估。數年之內，其息百倍，家累千金。夫婦神其杵，即被以文繡，置於匱匣中，四時致祭焉。」自後夫婦富且老，及其死也，物力漸衰，今則兒孫貧乏矣。（出《玉堂閒話》）

【譯文】

齊州有一家富翁，郡裏的人都叫他劉十郎，以賣醋賣油爲職業。自己說：「年輕時，家裏貧窮得很，和妻子給人家舂米來維持生活。忽然有一天晚上，正在舂米，那舂米的棒子突然發出了聲音，一看，棒子已折斷了。夫妻二人互相看着十分憂愁嘆息，好長時間才睡下。天快亮醒後，有一個新的舂米棒子在石臼的旁邊，不知道是從什麼地方來的。夫妻二人上前一看，又驚訝又高興。從這時開始，在挖地時得了很多隱埋在地下的財物。所以就認爲舂米的工具碓杵是神鬼所恩賜的，就把它看成是寶貝收藏了起來。接着就放棄了舂米的活計，漸漸地做起了買賣。幾年之內，就獲得了百倍的利息。家裏積累了千金。夫妻把那舂米的棒子看作是神物，就用彩色的繡花綢子包了起來放在了櫃匣裏，一年四季都要祭奠。從這以後夫妻也就富足起來，並且也漸漸的老了。等他們死了以後，物力漸漸的差了，現在他們的兒孫又都貧窮了。

朱慶源

婺源尉朱慶源，罷任方選，家在豫章之豐城。庭中地甚爽塏，忽生蓮一枝。其家駭懼，多方以禳之。蓮生不已，乃築堤汲水以回之，遂成大池，芡荷甚茂。其年，慶源選授南豐令。後三歲，入爲大理評事。（出《稽神錄》）

【譯文】

婺源尉朱慶源，被罷了官待選時，家住在豫章的豐城。庭院的地勢很高土質很乾燥。忽然長出了一棵蓮花，他們全家都很震驚而且害怕，千方百計來祭禱消災。蓮花不停地長着，就築起大堤抽水來澆灌它，於是就變成了大池塘。芡和荷花生長的特別茂盛。這一年，朱慶源被選授了南豐令。後三年，又晉升做了大理評事。

卷第一百三十九 徵應五（邦國咎徵）

池陽小人 背明鳥 王琬 張聘 張林 東瀛公 長廣人 黃丘村 韓僧真 洛陽金像　梁武帝　惠炤師　周靖帝　蘇氏　突厥首領　陳後主　渭南人　貓鬼 長星　大烏　蝦蟆　幽州人　默啜　張易之　孫儉　太白晝見

池陽小人

王莽建國三年，池陽有小人，長一尺餘，或乘馬，或步行，操持萬物，小人皆自相稱。三日乃止。莽甚惡之。自後兵盜日盛，而竟被殺。（出《廣古今五行記》）

【譯文】

王莽建國三年，池陽發現了小人。有一尺多高，有的騎着馬，有的步行，所有的東西都能操持料理。他們自己都互相稱小人。三天就沒有了。王莽非常厭惡。從這以後兵匪盜匪四起並且一天比一天厲害，王莽最終被殺死。

背明鳥

黃龍元年，吳始都武昌。時越雟之南獻背明鳥，形如鶴狀，止不向明，巢常對北，多肉少毛，其聲百變，聞鐘磬笙竽之聲則奮翅搖頭。時人以爲吉瑞。是歲遷都建業，殊方多貢珍奇。吳人語訛，呼爲背亡鳥。國中以爲大妖，不及百年，當有喪亂背叛流亡之事，散逸奔逃，墟無煙火。果如斯言。後此鳥不知所在。（出《王子年拾遺記》）

黃龍元年，吳國開始首都在武昌。當時越雟的南面獻來了一隻背明鳥。形狀好象仙鶴，它不對着亮處待著，朝北築鳥窩。鳥的肉多而羽毛少，它的叫聲變化多端。如果聽到了鐘磬笙竽等樂器的聲音，它就會展開翅膀搖動着腦袋翩翩起舞。當時的人都認爲這是吉祥的徵兆。這年吳遷都到建業。許多地方都進奉了很多的珍奇瑰寶。吳人發音不同，叫成背亡鳥。國中的人都認爲是大妖，不到百年，應當有喪亂背叛、流亡的事情發生。百姓失散到處奔逃，一片廢墟沒有煙火。果然象吳人所說，後來這鳥也不知道飛到哪裏去了。

王琬

晉武帝太康七年，郊壇下有一白狗，高三尺，光色鮮明，恆臥壇側。覺見人前則去。騎督王琬，以駿馬追之。狗徐行，馬不可及，射又逃，琬去復還。郊丘非狗所守，後遂大亂。又武帝時，幽州有狗，鼻行地三百餘步。帝不思和嶠之言而立惠帝，以致衰亂。（出《郭頌世語》，明抄本「頌」作「頒」）

【譯文】

晉武帝太康七年，在郊壇下有一條白狗，高三尺，毛色光亮鮮明。常常趴在壇的旁邊。發覺有人上前就離開了。騎督王琬，騎着駿馬追趕，狗慢慢的走，但是馬卻追不上。用箭射，可是狗又逃掉了。王琬走了狗又返回來。郊丘不是狗能看守的，後來就發生了戰亂。另外，武帝的時候，幽州有狗，能用鼻子在地上走三百多步。預兆反映在武帝不考慮和嶠的話而立了惠帝。到了衰落混亂的地步。

張聘

晉惠帝太安中，江夏張聘所乘牛言曰：「天下亂，乘我。」聘懼而還。犬又言曰：「歸何早？」尋牛人立而行。聘□□□□曰：「天下將亂，非止一家。」其年張昌作亂，先（「先」明抄本作「將」。）略江夏，衆推爲（「江夏衆推爲」五字原空闕，據黃本補。）帥。於是五州殘亂，聘方族滅。（出《廣古今五行記》）

【譯文】

晉惠帝太安年間，江夏張聘所騎的牛張嘴說話了。牛說：「天下亂，就騎上我。」張聘十分害怕，就回到了家裏。而狗又說：「爲什麼回來得這樣早？」不久牛象人那樣的直立行走。張聘說：「天下將要大亂，不只是一家。」那年張昌作亂，將要侵略江夏，江夏的百姓推舉張聘做帥。在這時，天下大亂，張聘全家族都被消滅了。

張林

晉懷帝永嘉中，嘉興張林有狗名阿永。時天下饑荒，狗行欲倒。林言：「阿永汝言得肉（明抄本「言」作「前」，「肉」作「食」）。」故健，今餓不復行耶。狗忽語云：「我道天下人飢死！」狗語不已，聞者怖走。時天下荒亂，帝沒於胡。（出《廣古今五行記》）

【譯文】

晉懷帝永嘉年間，嘉興有個叫張林的有一條狗，名叫阿永。當時天下鬧饑荒，狗走起路就要傾倒。張林說：「阿永，說話給你肉喫。」狗以前健壯，現在餓得不能走路了。狗忽然說：「我說天下的人都因飢餓而死。」狗說個不停，聽到的人都十分恐怖的嚇跑了。當時天下正鬧荒亂，懷帝死於胡。

東瀛公

晉東瀛公騰，字元邁，以永嘉元年鎮鄴。時大雪，當其門前方十數步，獨液不積。騰怪而掘之，得玉馬，高尺許，齒皆缺。騰以爲馬者國姓，稱吉祥馬。或謂馬無齒則不食。未幾，晉大亂。（出《異苑》）

【譯文】

晉東瀛公名騰，字叫元邁，在永嘉元年時鎮守鄴。當時雪下得很大，在他門前十多步的地方連水點都沒有，東瀛公騰覺得很奇怪，就用鍬挖那裏，結果挖出了一個用玉做的馬。有一尺多高，沒有牙齒，東瀛公騰認爲這馬是國王的姓，稱它是吉祥之物。有人說馬沒有牙齒就不能喫東西。不久，晉就大亂。

長廣人

宋文帝元嘉末，長廣人病瘥，便能食而不得臥，一飯輒覺身長。如此數日，頭遂出屋。段究爲刺史，度之爲三丈，復還漸縮如舊，經日而亡。俄而文帝爲元兇所害。（出《廣古今五行記》）

【譯文】

宋文帝元嘉末年，有個長廣人得了疫病。只是能喫東西而躺不下，喫一頓飯就發覺身子長長了，象這樣的十多天，頭就長出了屋子。段究當時是刺史，他估計該時長廣人有三丈高。過了些時候又漸漸的縮短，恢復到原來的樣子，過了幾天就死了。不久，文帝就被元兇所殺害了。

黃丘村

宋江陵黃丘村，有羊生羔，兩頭一頸，在上者鳴，在下者不鳴。俄而劉義、司馬休之相繼作亂，人多兵死。（出《渚宮舊事》）

【譯文】

宋朝江陵的黃丘村，那裏有一隻羊生下了一個羊羔，在脖子上面長了兩個腦袋。長在上面的能鳴叫，長在下面的不能鳴叫。不久劉義、司馬休相繼叛亂。許多人在叛亂中戰死。

韓僧真

後魏肅宗熙平二年，幷州祁縣人韓僧真女，從母右肋而出。胡太后令付掖庭養之。太后臨朝，爲元乂、劉騰幽於永巷，後竟被爾朱榮沈於河。魏室因茲大亂。（出《廣古今五行記》）

【譯文】

後魏肅宗熙平二年的時候，幷州祁縣人韓僧真的女兒，從她母親的右肋下生出來，胡太后就叫人把她送到了宮庭中宮嬪居住的地方撫養。等太后上朝，那個女孩就被元乂、劉騰在永巷給囚禁了。後來竟然被爾朱榮給扔到了河裏淹死了。魏因此就發生了叛亂。

洛陽金像

後魏普泰元年，洛陽金像生毛眉鬢髮，悉皆具足。尚書左丞魏季景謂人曰：「張天錫有此事，其國遂滅，此亦不祥之徵。」至明年，而廣陵被廢死焉。（出《洛陽伽藍記》）

【譯文】

後魏普泰元年的時候，洛陽的金像忽然長出了眉毛頭髮，全都齊備長全了。尚書左丞魏季景對人說：「張天錫時有過這種事，他的國家於是就滅亡了，今天這種現象，也是不祥的徵兆。」果然到了第二年，廣陵被廢棄而亡。

梁武帝

梁武帝大同元年，幸玄武湖。湖中魚皆驤者，見於水上，若顧望焉，帝入宮方沒。此下人將舉兵睥睨乘輿之象。尋有侯景之亂。（出《廣古今五行記》）

【譯文】

梁武帝大同元年時，武帝到玄武湖遊賞，湖中的魚都仰起頭來，露在水面上。好象向四處張望。等武帝回宮時魚才進到了水裏。這是有人將要舉兵側目窺察皇上乘車的象徵，不久就有侯景發動了叛亂。

惠炤師

齊末惠炤師者，不知從何許而來。騎一竹枝爲馬，振策馳驛，盤躄迴轉。或時厲聲雲：「某處追兵甚急，何不差遣？」遂放杖馳走，不遑寧息。或晨往南殿，暮至北城。如其所言，果有烽檄之急。每遙見黑雲飛烏羣豕，但是黑之物，必低身恭敬。忽自稱雲，伏嘍羅語。國人見者，莫不怪笑。京內鹹識。不知名字者，呼爲伏喻調馬。（「伏喻調馬」四字原闕，據明抄本補。）齊未動之前，惠炤走杖馬，來到殿西騎省，密告諸貴唐邕等，急救東方，吳兒大欲入，曉夕孜孜，守闕不去。數日，吳明徹自廣陵北侵淮楚。國家遣兵將救，始集兵馬。惠炤已去城四十里，於白壁南待軍，指麾號令。大將至，謂齊安王高敬德曰：「努力，好慎漿水！」後吳人縱水淹漬，齊軍多有傷沒。在京百官朝集，惠炤亦騎杖執策，立於武成之後。敕付天平寺，常令三人守之。勿（「勿」原作「忽」，據明抄本改。）聽浪語。炤狂言如舊，不可止約。後於天平寺宿，與一大德僧共密語：「天地開闢，上古無爲。』下至君臣父子、道德仁義、老經佛法，優劣多少？」凡所顧涉幽隱之事，無所不論。迨至天曉將去，謂曰：「慎莫漏我此語！若泄，打殺汝。」去後，此僧語一二老宿名德者雲，伏喻乃是大聖人，非尋常，不可輕忽。聞其所說，諸佛得道者，鹹經親事，序述猶如指掌。見語勿道，恐諸不知，懷驕慢心，將來獲罪，所以相告。午後，惠炤密將拳石手巾裹來，語此僧雲：「戒你莫說乃不能忍。」以巾打之，一下死。寺家執以奉聞，恕而不問。齊將破之時，北宮東北角割十步爲弘善寺，惠炤曾到寺宿。其夜騫牆住太后宮院，盜入宮人房裏，被捉。炤曰：「不久人人皆入，何爲獨自約我？」又以狀奏，詔復舍之。時宮校貴人內外戚妃媵出家者，朔望參謁，車馬衣服，侍從綺麗。惠炤尋逐車後，眼語挑弄，雲：「罷道之日，與我作婦。」官者驅逐。且語且前。貴人等以炤狂悖，爲後主所容，但笑而不責。每逢見僧衆，則惡罵嗔打，手執磚瓦，不避頭面。雲：「無用之時除剪！」僧徒值者亦必避之。於後失經五六日，忽復自來，則廁上而眠。或把杖坐睡。雲：「官府甚多，軍馬遍滿，晝夜供承，不可週悉。圖籍不得不造。及周兵入晉陽，炤到太后寺浮圖前，合掌落淚雲：「\*\*傾！」即伏地不起。武帝平東夏，不收圖籍，府庫典誥，州縣戶口，洛京故實，併爲軍人譭棄。至今大比民貫，（「至今大比民貫」六字原缺。據明抄本補。）創始營造。炤所說造籍，悉符驗焉。而炤競不知所在。（出《廣古今五行記》）

【譯文】

齊末有個叫惠炤師的，不知是從什麼地方來的。他騎着一根竹枝當做馬，揮動的鞭子奔跑馳騁，盤着瘸腿來回旋轉。有時厲聲說：「某地方追兵非常急迫，爲什麼不派遣我。」於是就放下竹杖快速的奔跑，沒有時間休息。有時早晨去南殿，晚上又到北城，象他說的那樣，果然有報警的消息特別緊急。每當他遠遠的看見黑色的烏雲，飛翔的烏鴉，成羣的豬，只要是黑色的東西，一定要低下身子，表現得很嚴肅很有禮貌的樣子。有時忽然的自己說自己是埋伏的盜匪。國內的人看見他的，沒有不感到奇怪並譏笑他的。京城裏的人全都認識他。但不知道他叫什麼名字，都叫他是伏喻調馬。齊末沒發生動亂以前，惠炤騎着竹杖快速奔跑，來到殿西騎省，偷偷告訴諸貴唐邕等人，趕緊救助東方，吳人將要攻進來了。而他白天晚上非常勤勉的守着城不肯離開。幾天後，吳明徹從廣陵北侵入淮楚。朝廷派兵準備救助，剛開始集合兵馬，惠炤已經離開城有四十里遠了。他在白壁的南面等侍着軍隊，指揮號令。就象大將軍到了一樣，他對齊安王高敬德說：「要努力，做好防水的準備。」果然後來吳人放水淹漬，齊軍死傷的人很多。在京城的百官紛紛上朝，惠炤也騎着竹杖，拿着馬鞭，站在武成的後面。詔書下達，把惠炤交給天平寺，常常叫三個人看守他。不要聽他的放縱的話。惠炤仍然象原來那樣的狂言亂語，沒有誰能攔阻限制他。後來惠炤住在天平寺，和一個名叫大德的老和尚一齊偷偷的議論着。從開天闢地、上古沒有統治，一直談到了君臣父子，仁義道德，老經佛法，有多少好的，多少壞的。凡是所涉及到的不公開的事情，沒有不議論到的。等到天亮才離開。惠炤對老和尚說：「千萬不要泄露我說的這些話。如果泄露出去，就打死你。」惠炤走後，這個老和尚就告訴了一兩個有資格有名望的人說：「惠炤是個大聖人，並不是尋常的人。不可以對他輕視疏忽。聽他所說的這些事，許多修行圓滿的有道德的人，都親自經歷過，他敘述的瞭如指掌，你們聽見這些話不要說出去，我恐怕你們不瞭解他，而對他懷有傲慢的想法，將來得罪了他，所以才把這些話告訴你們。」午後，惠炤偷偷的把拳頭大小的石頭用手巾包裹着來了。對這個老和尚說「告戒你不要說出去，你卻不能忍耐。」說完就用手巾打他，只打了一下就把和尚給打死了。寺裏就寫了狀子告他，而皇上卻寬恕了他。齊國將要滅亡的時候，在北宮的東北角割捨了十步的地方做了弘善寺，惠炤在寺裏住，那天夜裏他就跳牆去了太后的宮院。偷着進到宮人的房裏，被捉住了。惠炤說：「不久人人都會進來，爲什麼要單獨的約束我？」人們又寫了狀子上奏，結果詔令又把他放了。當時宮裏的貴人和朝庭內外的親戚妃子，宮女出家的人，每月的初一和十五那天，都會叩拜皇上。騎着馬坐着車來的人很多，都穿着華麗的衣服。惠炤就跟在車後邊，眉目傳情般挑弄她們說：「等你們停止修道的時候，給我做媳婦。」官差攆他走，他就一邊說一邊往前走，貴人們都認爲惠炤是個瘋子，被後主所寬容，只是譏笑他而不責備他。惠炤每當看見和尚們，就厭惡謾罵併發怒的打他們。手裏拿着磚瓦，不管是頭還是臉直打過來，說：「沒用的時候就全都去掉。」和尚們碰上他的也一定要躲開他。在這以後失蹤了五六天，忽然又自己來了，就在茅廁裏睡覺，有時手把着竹杖坐着睡。說：「官府這麼多，軍隊馬匹遍地是，白天黑夜都承擔着供求的任務不可以不周悉。所以疆域圖和戶口冊不能不製作。」等到周兵進入晉陽時，惠炤到太后寺浮圖前，合掌落淚說：「法規傾覆了。」說着就趴在地上不起來了。武帝平定了東夏，沒有收藏疆域圖和戶口冊，府庫裏的經典誥命，州縣的戶口，京城裏的故事史實，一起被軍人譭棄。到現在大比三年一次調查人口，考查官克之製爲百姓所習慣，纔開始謀求製作。惠炤所說的製作戶口冊的事，全都符合應驗了。而惠炤竟然不知到哪裏去了。

周靖帝

周靖帝大象元年夏，滎陽汴水北，有龍鬥。初見白光直屬天，自東方而來，有白龍長十許丈，西北向，舐掌而鳴。西北有黑龍，亦乘雲而至。風雷相擊，乍合乍離，暴雨大注，自午至申。白龍昇天，黑龍墜地。復有大鯉魚三，從小魚無數，乘空而鬥。雷雨又甚，大風發屋，至瞑乃止。魚不復見。明日，有兩黑蛇，大者長丈五，小者半之，並傷腰頸，死於竇前。黑蛇者，周天元帝及靖帝之象，大魚三而鬥者，尉遲迴、王謙、司馬消難，（「消難」二字原闕。據明抄本補。）三方起兵亂之異。（出《廣古今五行記》）

【譯文】

周靖帝大象元年夏天，滎陽汴水北面，有龍爭鬥。剛開始看見白光直連接天空，一會從東方來了一條白龍，有十多丈長，面向西北用舌頭舔着腳掌大聲的鳴叫。在西北面有條黑龍，也乘着雲彩到了。風雷撞擊，忽然合攏，忽然分離，一會的工夫暴雨傾盆，從午時一直下到申時。這時白龍升上了天空，黑龍墜落到地上。又有三條大鯉魚，有無數條小魚跟從着，在空中爭鬥，這時雷雨又特別的大，大風颳壞了房屋，到了天黑時才停止。魚再也看不見了。第二天，有兩條黑蛇，大的有一丈五尺長，小的有大的一半長。兩條蛇的腰和脖子都受了傷，在洞前死了。黑蛇則是周天元帝及靖帝將要死的預兆，那三條大魚爭鬥是尉返回、王謙、司馬消難三方起兵叛亂的異常徵象。

蘇氏

周靖帝大象中，陽武蘇氏，家臨河。聞園中有犬聲，往視之，見三獸，狀如水牛，一黃一赤一黑者。鬥久之，黑者死，黃赤者俱入於河。黑者周所尚色也，死者滅亡之象。後數歲，周遂滅。隋有天下，旗牲尚赤，戎服尚黃。（出《廣古今五行記》）

【譯文】

周靖帝大象年間，陽武有個姓蘇的，家靠近河邊。一天聽到園子裏有狗叫的聲音，就去看，看見了三個野獸，形狀象水牛的樣子。一個黃色的，一個紅色的，一個黑色的，爭鬥了好長時間，結果黑的死了，那黃的和紅的都跳入了河裏。黑色，是周所崇尚的顏色。死的是滅亡的預兆。幾年以後，周就滅亡了。隋得到了天下以後，旗幟和祭祀的用品都崇尚紅色，戰服崇尚黃色。

突厥首領

隋開皇初，突厥阿波未叛之前，有首領數十騎，逐一兔至山。山上有鹿，臨崖告人云：你等無事觸他南方聖人之國，不久當滅。俄而國內大亂。（出《廣古今五行記》）

【譯文】

隋朝開皇初年，突厥阿波沒有叛亂以前，有十多個騎馬的首領，追趕一隻兔子追到山上。山上有一隻鹿，靠在山崖旁告訴人們說：「你們不要常觸犯南方聖人的國家，不久就當滅亡。」很快國內就發動了叛亂。

陳後主

陳後主時，秣陵有泉，深不可測，產魚鱉甚衆。恆有聲如牛，邑人懼之，不敢犯。無何，忽見牛頭於岸下，里民牽而出之。於是爭捕，其魚乃盡。江東舊以牛頭山爲天關，今牛頭已獲，葢示國將滅而關毀也。後年，隋平陳。（出《廣古今五行記》）

【譯文】

陳後主時，秣陵有一個大泉。深得不能測量。泉裏出產魚鱉特別多。常常能聽到泉裏有牛叫的聲音，城裏的人非常害怕，誰也不敢去泉裏打魚，沒有多久，就在泉的岸邊忽然看見了牛頭，老百姓就把它拉了出來。於是人們就爭着捕撈，那泉裏的魚就沒有了。江東過去把牛頭山做爲天關，現在牛頭已經被獲了，這大概是啓示着國家將要滅亡而天關毀壞了。兩年後，隋平定了陳。

渭南人

隋時，渭南有人寄宿他家。夜中聞二豕對語，其一曰：「歲將盡，阿耶明殺我供歲，何處避之？」其一答曰：「可向水北婦家，」因相隨而去。天將曉，主人覓豕不得。宿客言狀，至人如其言得豕。其後蜀王秀得罪，將殺，樂平公主救之得全。後數歲而帝崩，天下大亂，秀竟被誅。（出《廣古今五行記》）

【譯文】

隋朝時，渭南有個人借宿別人家裏。晚上他聽到了兩頭豬的對話。其中一頭豬說：「快要過年了，阿爺明天就要殺了我過年。到什麼地方躲避呢？」另一頭豬回答說：「可以去河北的一個婦女家裏躲避。」於是兩頭豬就一起離開了。天剛亮，主人尋找豬卻沒有找到。借宿的人就將聽到的話跟主人都說了。主人按照他說的地方找到了豬。那以後，四川王秀犯了罪，將被處死，被樂平公主救了，得到了保全。以後的幾年裏，皇帝死了，天下發生了動亂，王秀終於被殺，那豬大概預兆他們了。

貓鬼

隋大業之季，貓鬼事起。家養老貓爲厭魅，頗有神靈，遞相誣告。京都及郡縣被誅戮者，數千餘家。蜀王秀皆坐之。隋室既亡，其事亦寢。（出《朝野僉載》）

【譯文】

隋朝大業年間，發生了貓鬧鬼的事。家裏養的老貓變成了令人厭惡的鬼魅。貓很有神靈，傳送着誣陷的告密，所以京城以及郡縣裏被殺的有好幾千家。四川王秀也因此被定了罪，隋朝滅亡以後，貓鬧鬼的事也就停止了。

長星

唐儀鳳年中，有長星半天，出東方，三十餘日乃滅。自是吐蕃叛、匈奴反、徐敬業亂、白鐵餘作逆、博豫騷動、忠萬強梁、契丹翻營府、突厥破趙定，麻仁節、張玄遇、王孝傑等，皆沒百萬衆。三十餘年，兵革不息。（出《朝野僉載》）

【譯文】

唐朝儀鳳年間，在天空中有長星佔了半個天，出現在東方，三十多天才消逝了。從這時開始就有吐蕃叛變、匈奴造反、徐敬業作亂、白鐵餘叛逆、博豫騷動、忠萬強橫、契丹越過了營府、突厥突破了越定，麻仁節、張玄遇、王孝傑等一共死了一百多萬人。三十多年，戰爭沒有停止。

大烏

唐調露之後，有烏大如鳩，色如烏雀，飛若風聲，千萬爲隊。時人謂之鵽雀，亦名突厥雀。若來，突厥必至。後則無差。（出《朝野僉載》）

【譯文】

唐朝調露年間以後，有烏鴉象鳩鳥那樣大，顏色象麻雀。飛起來好象是颳風的聲音，成千上萬的排成隊，當時的人叫它是厥雀，又叫它突厥雀。如果是大鳥飛來，那麼突厥也一定到了。後來果然沒有錯。

蝦蟆

唐高宗嘗患頭風，召名醫於四方，終不能療。宮人有自陳世業醫術，請修藥餌者，帝許之。初穿地置藥爐，忽有一蝦蟆躍出，色如黃金，背有朱書武字。宮人不敢匿，奏之。帝頗驚異，遽命放於苑池。宮人別穿地，得蝦蟆如初。帝深以爲不祥，命殺之。其夕，宮人暴卒。後武后竟革命。（出《瀟湘錄》）

【譯文】

唐高宗曾經得了頭風病。到各地尋找名醫，但最終沒能治好。宮中有個人說是世代從事行醫的職業，請求煉治藥物，皇帝答應了他的要求。開始挖地安置煉藥的爐子，忽然有一個蛤蟆從地裏跳了出來，顏色好象黃色的金子一樣，背上寫有紅色的「武」字。宮人不敢隱瞞，就把這件事向皇帝稟告了。皇帝很是驚訝奇怪，立刻命人把它放到了園林的池子裏。宮人又在別的地方挖地，結果又挖得蛤蟆，就象開始挖出來的那個一樣。皇帝認爲這是不吉祥的徵兆，就讓人把它殺了。那天晚上，宮人突然死了，後來武后竟然居尊奪得帝位。

幽州人

天授中，則天好改新字，又多忌諱。有幽州人尋如意，上封雲：「國字中或，或亂天象。請□中安武以鎮之。」則天大喜，下制即依。月餘，有上封者雲：「武退在□中，與囚字無異。不祥之甚。」則天愕然，遽追制，改令中爲八方字。後孝和即位，果幽則天於上陽宮。（出《朝野僉載》）

【譯文】

天授年間，武則天有喜歡改字造新字的習慣，但又多有忌諱。有個幽州人叫尋如意的，呈上了一封信說：「『國』字裏面是個『或』，而『或』是天下大亂的象徵。請在『口』裏寫上『武』字來鎮住它。」則天看後非常高興，就下令按照要求造字。過了一個多月的時間，又有一個人呈上一封書信說：「『武』退在『口』裏，這和『囚』字沒有什麼兩樣，這是非常不吉祥的。」則天看後，非常驚訝。立刻追回了命令，改令『口』中爲八方那個字。後來孝和做了皇帝，果然在上陽（意照八方）宮囚禁了武則天。

默啜

唐長安二年九月一日，太陽蝕盡，默啜賊到幷州。至十五日，夜月蝕盡，賊並退盡。俗諺雲：棗子塞鼻孔。懸樓閣卻種。又云：蟬鳴蛁蟟喚，黍種糕糜斷。又諺雲：春雨甲子，赤地千里；夏雨甲子，乘船入市；秋雨甲子，禾頭生耳，鵲巢下近地，其年大水。（出《朝野僉載》）

【譯文】

唐朝長安二年的九月一日，太陽全被遮蔽了。這天默啜賊就到了幷州。到了十五日這天晚上月亮也全被遮蔽了。而默啜賊又全都退了出去。世上流傳的諺語說：「如果棗子塞進鼻孔，那麼種子就要懸掛在樓閣上推遲耕種。」又說：「如果蟬鳴叫，種植黍米就不能豐收。」又有諺語說：「春天甲子日下雨，就要千里大旱；夏天甲子日下雨就會發大水；秋天甲子日下雨，莊稼的頭上就會長出枝杈；天鵝在距離地面很近的地方築窩，那年就要發大水。

張易之

唐長安四年十月，陰雨雪，一百餘日不見星。正月誅逆賊張易之、昌宗等，則天廢。（出《朝野僉載》）

【譯文】

唐朝長安四年十月的時候，天氣陰暗雨雪連綿，一百多天看不見星星。到了正月殺了逆賊張易之、昌宗等人，廢除了武則天。

孫儉

唐幽州都督孫儉之入賊也，薛訥與之書曰：「季月不可入賊，大凶也。」儉曰：「六月宣王北伐，訥何所知？有敢言兵出不復者斬。」出軍之日，有白虹垂頭于軍門。其夜，大星落於營內。兵將無敢言者。軍行後，幽州界內鴉烏鴟鳶等並失，皆隨軍去。經二旬而軍沒，烏鳶食其肉焉。（出《朝野僉載》）

【譯文】

唐朝幽州都督孫儉發兵討賊，薛訥給他一封信說：「月末不可以發兵，這是最不吉利的。」孫儉說：「六月宣王北伐，薛訥怎麼知道，有敢再說不發兵的就殺了他。」軍隊出發的那天，有一道白虹在軍門前，垂下了頭。那以後，又有大星星墜落在軍營內，但兵將沒有敢說的。軍隊出發後，幽州境內的烏鴉和鴟鳶鳥全都沒有了，都跟着軍隊去了。過了二十天軍隊就被消滅了，而烏鴉和鴟鳶鳥都來喫他們的肉。

太白晝見

唐延和初七日，（按《通鑑》卷二百十：「延和秋七月彗星出西方」，「日」疑是「月」。）太白晝見經天。其月，太上皇遜帝位。此易主之應也。至八月九月，太白又晝見，改元先天。至二月七日。（按《唐書·玄宗紀》：「先天二年七月甲子誅太平公主蕭至忠岑義等」，「二月七日」疑是「二年七月」。）太上皇廢，誅中書令蕭至忠、侍中岑羲，流崔湜，尋誅之。（出《朝野僉載》）

【譯文】

唐朝延和年初正月七日，太白星顯示在白天。那日，太上皇辭讓帝位。這是改換國主的預兆啊！到了八月九月，太白又在白天看見了。國改年號「先天」。明年二月七日，太上皇被廢除，殺了中書令蕭至忠，侍中岑羲。流放了崔湜，不久也把崔湜殺了。

卷第一百四十 徵應六（邦國咎徵）

大星 火災 水災 僧一行 汪鳳 僧普滿 秦城芭蕉 睿陵僧 興聖觀 駱駝杖

大星

唐開元二年五月二十九日夜，大流星如甕。或如盆大者，貫北斗，並西北落。小者隨之無數。天星盡搖，至曉乃止。（「止」原作「上」。據明抄本、黃本改。）七月，襄王崩，諡殤帝。十月，吐蕃入隴右，掠羊馬，殺傷無數。其年六月，大風拔樹髮屋，長安街中樹，連根出者十七八。長安城初建，隋將作大匠高穎所植槐樹，殆三百餘年，至是拔出。終南山竹，開花結子，綿亙山谷，大小如麥。其歲大飢，其竹並枯死。嶺南亦然。人取而食之，醴泉雨面，如米顆，人可食之。後漢襄楷雲：國中竹柏枯者，不出三年，主當之。人家竹結實枯死者，家長當之。終南竹花枯死者，開元四年而太上皇崩。（出《朝野僉載》）

【譯文】

唐朝開元二年五月二十九日的晚上，有一個大流星象甕那樣大，還有象盆那樣大的，貫北斗星，都墜落在西北方。小的跟着落下來的有無數個，天上的星星全都搖動了。到天亮時才停止。七月襄王死了，死後給「殤帝」稱號。十月吐蕃進入了隴右，掠奪羊馬，死傷了無數。這年的六月，大風將大樹和房屋都給颳倒了，長安街上的樹，連根拔出的十棵中就有七八棵，長安城剛開始建設時，隋將高穎領頭所種植的槐樹，大概有三百多年了。到這時被連根拔出。終南山的竹子，開花結子，佈滿整個山谷，大小就象是麥粒。那年天下鬧饑荒，那些竹子也都枯萎而死。嶺南的也是這樣。人們都拿它來喫，醴泉下了麪粉，象米粒，人可以喫它。後漢襄楷說：「國裏的竹柏枯萎時，不出三年，國主當死，人家的竹子結了子而枯死的，家長當死。」終南山的竹子開花而枯死了，果然在開元四年的時候太上皇駕崩了。

火災

開元五年，洪潭二州，復有火災。晝日，人見火精赤燩燩，所詣即火起。東晉時，王弘爲吳郡太守，亦有此災。弘撻部人，將爲不慎。後坐廳事，見一物赤如信幡，飛向人家舍上，俄而火起。方知變不復由人，遭爇人家，遂免笞罰。（出《朝野僉載》）

【譯文】

開元五年，洪潭二州都發生了火災。白天有人看見有火精紅而乾燥燥的，火精所到的地方就起了大火。東晉的時候，王弘做吳郡的太守，也發生了這樣的火災，王弘就用鞭子打他的部下，認爲他們做事不小心。後來王弘在大廳處理事務，看見了一個東西紅得象指揮行動的旗幟，飛到了人家的屋上，不一會就起了大火。才明白了發生的火災不是由於人引起的。 遭點燃的人家，於是免除了鞭打的懲罰。

水災

唐開元八年，契丹叛。關中兵救營府，至澠池缺門，營於穀水側。夜半水漲，漂二萬餘人。唯行綱夜樗蒲不睡，接高獲免。村店並沒盡，上陽宮中水溢，宮人死者十七八。其年，京興道坊一夜陷爲池，沒五百家。初鄧州三鴉口見二小兒以水相潑；須臾，有大蛇十圍已上，張口向天。人或有斫射者，俄而云雨晦冥，雨水漂二百家。小兒及蛇，不知所在。（出《朝野僉載》）

【譯文】

唐朝開元八年的時候，契丹叛亂，關中派兵救援營府。到了澠池的城門，駐紮在穀水的旁邊。半夜裏突然漲水，淹死了二萬多人。只有行綱夜樗蒲不曾睡，他就上高處才倖免沒有淹死。村店全被淹沒，上陽宮裏水滿外流，宮裏的人被淹死的十個裏就有七八個。那年京城的興道坊，一夜之間就塌陷變成了池塘，淹死了五百家。當初在鄧州的三鴉口看見有兩個小孩用水互相潑灑。不一會，有一條大蛇有十圍多長，張着大口向着天。就有人砍射它，不久烏雲滿天大雨傾盆，天昏地暗，大水漂流淹死了二百多家。那小孩和蛇都不知道哪裏去了。

僧一行

唐開元十五年，一行禪師臨寂滅，遺表雲：他時慎勿以宗子爲相，蕃臣爲將。後李林甫擅權於內，安祿山弄兵於外，東都爲賊所陷。天寶中，樂人及閭巷好唱胡《渭州》，以回紇爲破。後逆胡兵馬，竟被回紇擊破。國風興廢，潛見於樂音。時兩京小兒，多將（「將」原作「小」。據明抄本改。）錢攤地，於穴中更爭勝負，名曰投胡。後士庶果投身於胡庭。兩京童謠曰：「不怕上蘭單，唯愁答辯難。無錢求案典，生死任都官。」及克復，諸舊僚朝士，繫於三司獄，鞠問罪狀，家產罄盡，骨肉分散，申雪無路，即其兆也。（出《廣德神異錄》）

【譯文】

唐朝開元十五年的時候，一行禪師臨死的時候，曾給皇帝留下了一封信說：「有一天，千萬不要用宗子做相，蕃臣做將。」後來李林甫在朝庭內獨攬大權，安祿山在朝庭外發動兵變，東都被逆賊所攻破。天寶年間，那些樂人以及里巷都喜歡唱胡地的《渭州》曲，唱回紇爲「破」音。後來逆胡安祿山的兵馬，竟然被回紇所打敗。因此說國家形勢的好壞，在樂音裏可以暗示出來。當時兩京的小孩，大多數喜歡把錢擺在地上，在穴中爭奪勝負。並把這種做法叫做「投胡」。以後士大夫和庶民果然投身到了胡庭。兩京有童謠說：「不怕上蘭單，唯愁答辯難。無錢求案典，生死任都官。」等到奪回了被佔領的地方，那些從前的官吏及士大夫們被綁在了三司獄，審訊罪狀，最後他們是傾家蕩產、妻離子散，無路申冤雪恥。這就是那童謠所預兆的啊。

汪鳳

唐蘇州吳縣甿汪鳳，宅在通津，往往怪異起焉。不十數年，鳳之妻子洎僕使輩，死喪略盡。鳳居不安，因貨之同邑盛忠。忠居未五六歲，其親戚凋隕，又復無幾。忠大憂懼，則損其價而摽貨焉。吳人皆知其故，久不能售。邑胥張勵者，家富於財，羣從強大，爲邑中之蠹橫，居與忠同裏。每旦詣曹，路經其門，則遙見二青氣，粗如箭竿，而緊銳徹天焉。勵謂實玉之藏在下，而精氣上騰也。不以告人，日日視之。因詣忠，請以百緡而交關焉。尋徙入，復晨望，其氣不衰。於是大具畚鍤，發其氣之所萌也。掘地不六七尺，遇盤石焉。去其石，則有石櫃，雕鐫製造，工巧極精，仍以鐵索周匝束縛，皆用鐵汁固縫，重以石灰密封之。每面各有朱記七窠，文若謬篆，而又屈曲勾連，不可知識，勵即加鉗錘，極力開拆。石櫃既啓，有銅釜，可容一斛，釜口銅盤覆焉，用鉛錫錮護。仍以紫印九窠，迴旋印之，而印文不類前體，而全如古篆。人無解者。勵拆去銅盤，而釜口以緋繒三重冪之。勵才揭起，忽有大猴跳而出。衆各驚駭，無敢近者。久之，超逾而莫如所詣。勵因視釜中，乃有石銘雲：禎明元年，七月十五日，茅山道士鮑知遠，囚猴神於此。其有發者，發後十二年，胡兵大擾，六合煙塵，而發者俄亦族滅。禎明即陳後主叔寶年號也。勵以天寶二年十月發，至十四年冬，祿山起戎，自是週年，勵家滅矣。（出《集異記》）

【譯文】

唐朝蘇州吳縣有個農民叫汪鳳，他的住宅在通津。在那裏常常發生一些奇怪的事情。不到十多年的時間，汪鳳的妻子、孩子，以及家裏的僕人等，幾乎全死了。汪鳳感到住在這裏很不太平，於是就把它賣給了同城裏一個叫盛忠的人。盛忠住了沒有五六年的時間，他的親戚又死了不少。盛忠十分憂愁害怕，就想降低價錢便宜賣出，可是吳人都知道是什麼原因，所以很長時間沒有賣出去。城裏有個叫張勵的人，家裏很有錢。跟從他的人多，勢力很強大，是城裏有名的壞蛋，他橫行霸道，和盛忠住鄰居。他每天到官署去上班，都要經過盛忠的門前。一天他遠遠的看見了盛忠的宅院裏有兩股青氣，象箭桿那樣粗，而且密接無間直貫長空。張勵認爲住宅的下面埋藏的全是寶玉，而年久無人知道，所以精氣才往上升騰。但他卻不把這種想法告訴給別人，自己天天的觀察。一天他就到了盛忠那裏，請求用一百緡銅錢買盛忠的住宅。不久就搬了進去。他又在早晨看見了青氣非常的旺盛。於是就準備了簸箕和鍬，挖那冒着青氣的地方。挖地不到六七尺深，就碰上了一塊大磐石。挖掉那磐石，就發現地下有個石櫃，上面刻有圖案，製造的工藝卡分精巧。四周還用鐵索鏈捆綁着。都用鐵水把四周堅固地焊上，又用石灰把它封得很嚴密。四面各有七個紅色的文字標記着，那文字好象是寫錯了的篆字，而又彎彎曲曲的勾連着，使人難以認識。張勵就用鉗錘用力敲打拆開石櫃。等石櫃打開以後，裏面有一個銅鍋，可以盛下十斗的東西，鍋口用盤蓋着，又用鉛錫將它緊錮保護，還用紫印九顆來回地在上面印着。但印文和前面的筆體不一樣，全象石篆字，人沒有能解釋的。張勵拆掉了銅盤，那鍋口用紅色的絲織品覆蓋了三層。張勵剛揭開，忽然有一隻大猴從裏面跳出來。人們都驚訝害怕，沒有敢靠近的。過了很長時間，大猴跳越着不知到哪裏去了。張勵就看那鍋裏，便有石頭上刻的字說：「禎明元年，七月十五日，茅山道士鮑知遠，在這裏囚禁神猴，有發現的，發現後十二年，胡兵就要大肆擾亂，天下煙塵四起，而發現的人不久也就要滅族。」禎明就是陳後主叔寶的年號。張勵在天寶二年十月發現了神猴，到了十四年的冬天，安祿山起兵叛亂。從這時以後一年張勵家也就都死了。

僧普滿

唐大曆中，澤潞有僧，號普滿，隨意所爲，不拘僧相，或歌或笑，莫喻其旨。以言事往往有驗，故時人待之爲萬回。建中初，於潞州佛舍中題詩數篇而亡。所記者雲：「此水連涇水。」雙珠血滿川。青牛將赤虎，還號太平年。」題詩後，人莫能知。及賊泚稱兵，衆方解悟。此水者泚字，涇水者，自涇州兵亂也。雙珠者，泚與滔也，青牛者，興元二年乙丑歲，乙者木也，醜者牛也。明年改元貞元，歲在丙寅。丙者火也，寅者虎也。至是賊已平，故云青牛將赤虎，還號太平年。（出《廣德神異錄》）

【譯文】

唐朝大曆年間，澤潞有個和尚，號叫普滿。他想怎麼做就怎麼做，不受任何拘束，看上去不象和尚的樣子。有時歌唱，有時大笑，沒有能明白他的用意的人。他所說的事情，常常都能得到驗證。因此當時的人待他爲萬回。（意爲多轉輪迴）建中初年，他在潞州佛舍裏題詩有好幾篇而後就死了。所記下的詩說：「此水連涇水，雙珠血滿川。青牛將赤虎，還號太平年。」題詩後，人都沒有知道的。等到賊泚採取軍事行動，大家才理解醒悟詩的意思。此水就是「泚」字，涇水是指從涇州兵亂，雙珠是泚和滔，青牛是指興元二年是乙丑年，乙是木的意思，醜是牛的意思，第二天改元貞元年，那年屬丙寅年，而丙是火的意思，寅是虎的意思。到這時逆賊已被平定，所以說青牛將赤虎，還號太平年。

秦城芭蕉

天水之地，邇於邊陲，土寒，不產芭蕉。戎師使人於興元求之，植二本於亭臺間。每至入冬，即連土掘取之，埋藏於地窟。候春暖，即再植之。庚午辛未之間，有童謠曰：「花開來裹，花謝束裹。」而又節氣變而不寒，冬即和煦。夏即暑毒，甚於南中，芭蕉於是花開。秦人不識，遠近士女來看者，填咽衢路。尋則蜀人犯我封疆，自爾年年一來，不失芭蕉開謝之候。乙亥歲，歧隴援師不至，自隴之西，竟爲蜀人所有。暑溼之候，一如巴邛者。蓋劍外節氣，先佈於秦城。童謠之言，不可不察。（出《玉堂閒話》）

【譯文】

天水這個地方，離邊陲很近，這裏土涼，不出產芭蕉。戎師讓人從興元弄來了二棵種到了亭臺中間。每年到了入冬的時候，就把它連土挖出來，埋藏在地窟裏，等到春暖花開時再把它栽上。庚午辛未之年，有童謠說：「花開來裹，花謝來裹。」而節氣變的不寒冷了，冬天和煦，夏天酷熱，夏天比南方的中午還熱，這時芭蕉就開花了。秦人都不認識，遠近的男女前來觀賞的人很多，主要的街道都站滿了人。不久蜀國人侵犯我們疆界，從那時開始，年年都要來一次，都不錯過芭蕉開花和花謝的時候。乙亥年，岐隴的援救的軍隊還沒到，從隴的西面開始，竟然被蜀人所佔領。夏天溼熱的時候和巴邛一樣。這大概是劍外節氣先散佈到秦城。童謠的話，不可以不考察。

睿陵僧

睿陵之側，有貧僧居之。草衣芒履，不接人事。嘗燔木取灰貯之，亦有施其資鏹者，得即藏於灰中，無所使用。出入必挽一拖車，謂人曰：「此是駟馬車，汝知之乎？他日，必有龍輿鳳輦，萃於此地。」居人罔測其由。及漢高祖皇帝，因山於此，陵寢陶器，所用須灰。僧貯灰甚多，至於畢功，資用不闕。又於灰積中頗獲資鏹。輦輅之應，不差毫釐。因山既畢，僧亦化滅。睿陵行禮官寮，靡不知者。（出《玉堂閒話》）

【譯文】

睿陵的旁邊，有個貧和尚住在這裏。他穿着草衣草鞋，不接觸人間的事。曾經燒木頭把木灰都貯藏起來，也有施捨給他錢的，他得到了就藏在灰中，沒有使用的地方。出門一定要拉着一輛拖車，對人們說：「這是四匹馬拉的車，你們知道嗎？有一天，一定有龍車鳳車聚集在這個地方。」住在這裏的人都猜不到他說話的意思。等到漢高祖皇帝，因爲這是因山，把陵墓建在了這裏，裏邊的陶器，需要用木灰處理，和尚貯藏木灰很多，到了工程完畢時和尚的灰也沒用缺。又在積灰當中找到了很多的錢，龍輦鳳輅的說法應驗了，而且絲毫不錯。因山建陵既畢，和尚也化滅了。去睿陵頂禮朝拜的當官的，沒有不知道的。

興聖觀

蜀城舊有興聖觀，廢爲軍營，庭宇堙毀，已數十年。軍中生子者，奕世擐甲矣，殊不知此爲觀基。甲申歲，爲蜀少主生日，僚屬將率俸金營齋。忽下令，遣將營齋之費，及修興聖觀。左徒藏事，急如星火，不日而觀成。丹雘未晞，興聖統師而入蜀。嗟乎，國之興替，運數前定，其可以苟延哉。（出《王氏見聞錄》）

【譯文】

四川城裏過去有座興聖觀，廢后做了軍營。這裏的庭宇被毀壞淹沒，已經有數十年了。軍營裏生的男孩，已經一代接一代的穿上鎧甲當兵了。很多人不知道，這就是觀基。在甲申那年，是蜀少主出生的日子，官屬們都拿着薪俸來營齋。忽然傳下命令，要把營齋的費用分派來修建興聖觀。左徙藏事官重修建任務，急迫如同星火，不幾天就修建成了。還沒等顏料乾透，興聖就率領軍隊進入了四川。（應了興聖來觀的意義）唉，國家的興衰是先前早就定好的了，那裏可以苟且延長呢？

駱駝杖

蜀地無駱駝，人不識之。蜀將亡，王公大人及近貴權幸出入宮省者，竟執駱駝杖以爲禮，自是內外效之。其杖長三尺許，屈一頭。傅以樺皮。識者以爲不祥。明年，北軍至，駱駝塞劍棧而來，般輦珍寶，填滿城邑，至是方驗。（《出王氏見聞錄》）

【譯文】

蜀地沒有駱駝，人們都不認識駱駝是什麼樣。蜀將要滅亡時，有王公大人以及親近的貴族和有權的被寵幸的來宮省見時，竟然拿着駱駝杖作爲禮物。從這時開始宮內外的人都模仿着這個樣子做，那駱駝杖有三尺多長，一頭彎曲，包上樺樹皮。有學識的人都以爲這是不吉祥的。第二年，北軍到了，駱駝塞滿劍閣棧道而來，各種車和珍寶填滿了城邑，到這時纔得到驗證。

卷第一百四十一 徵應七（人臣咎徵）

孔子 蕭士義 王導 謝安 庾亮 王仲文 諸葛侃 劉波 鄭微 周超 謝南康　傅亮　王徽之　劉興道　郭仲產　沈慶之

孔子

孔子謂子夏曰：「得麟之月，天當有血書魯端門。」孔聖沒，周室亡。子夏往觀，逢一郎雲：「門有血，飛爲赤鳥，化而爲書雲。」（出《說題辭》）

【譯文】

孔子對子夏說：「得到麒麟的時候，天上會有血書送到魯國的端門」。孔子死了，周朝也滅亡了。子夏到魯國去驗看，正遇上一個人說：「魯國的端門有血，那血飛起來原來是赤鳥，又變化成書。」

蕭士義

後漢黃門郎蕭士義，和帝永元二年被戮。數日前，家中常所養狗，來向其婦前而語曰：「汝極無相祿，汝家尋當破敗，當奈此何？」其婦默然，亦不駭。狗少時自去。及士義還內，婦仍學說狗語。未畢，收捕便至。（出《續異記》）

【譯文】

後漢的黃門郎蕭士義，於和帝永元二年被殺。被殺的幾天前，他家中平常養的狗來到蕭士義的婦人前面說：「你特別沒有福祿相，你家很快就要破敗，將怎麼辦呢？」婦人聽了狗的話後沉默不語。也不驚怕。狗不一會自己走了。等到士義回到家，婦人才學說了狗的話，但話還沒說完，搜捕士義的人便到了。

王導

晉丞相王導夢人慾以百萬錢買長豫。導甚惡之，潛爲祈禱者備矣。後作屋，忽掘得一窖錢，料之百億。大不歡，一皆藏閉。俄而長豫亡。長豫名悅，導之次子也。（出《世說新書》）

【譯文】

晉丞相王導作了一個夢，夢中有人要用一百萬錢買長豫。王導覺得很晦氣不吉利，便想出各種辦法爲長豫祈禱。後來蓋房子，因挖地基偶然挖出一窖錢來，約有百億，很不高興。等到把錢收藏起來。即刻長豫就死了。長豫名叫悅，王導的第二個兒子。

謝安

東晉謝安於後府接賓。婦劉氏，見狗銜安頭來。久之，乃失所在。是月安薨。（出《異苑》）

【譯文】

東晉的謝安在後府接待賓客。他的妻子劉氏見一狗銜着謝安的頭進來。過了一些時間，那隻狗不知到哪裏去了。當月，謝安就死了。

庾亮

晉庾亮初鎮武昌，出石頭，百姓看者，於岸上歌曰：「庾公上武昌，翩翩如飛鳥；庾公還揚州，白馬牽流旐。」又曰：「庾公初上時，翩翩如飛鴉；庾公還揚州，白馬牽旐車。」後連徵不入，尋薨，還都葬之。（出《世說新書》）

【譯文】

晉庾亮當初鎮守武昌時，出石頭城以後，看到他的百姓在岸上唱歌謠：「庾公上武昌，翩翩如飛鳥；庾公還揚州，白馬牽流旐。」又唱：「庾公初上時，翩翩如飛鴉；庾公還揚州，白馬牽旐車。」意思是說他入軍不利，必死然後回揚州。後來果然連連征討進不了武昌，不久就死了，還屍揚州埋葬。

王仲文

王仲文爲河南主簿，居緱氏縣。夜歸，道經大澤中，顧車後有一白狗，甚可愛，便欲呼取。忽變爲人，形長五六尺，狀似方相，或前或卻，如欲上車。仲文大怖，走至舍，捉火來視，便失所在。月餘日，仲文將奴共在路，忽復見，與奴並頓伏，俱死。（出《幽明錄》）

【譯文】

王仲文任河南主簿，住在緱氏縣。有一天晚上回家，經過一大片沼澤地之中，他回頭看車後面有一隻白狗，很可愛，就想喚過來，可是那白狗忽然變成了人，身長五六尺，相貌倒很象方相（逐惡鬼和出喪開道之神），有時上前，有時後退，好象要上車。仲文很害怕，回到家，拿燈火來看，連一絲蹤影也沒有。過了一個多月，有一天，仲文帶一個奴僕一同走在路上，又看見那隻狗變的人，他嚇得同奴僕一同趴在路上。結果都死了。

諸葛侃

葛侃，晉孝武大和中於內寢婦高平張氏窗外聞有如雞雛聲，甚畏。驚而視之，見有龜蛇之象，似今畫玄武之形。侃位登九棘，而竟被誅。（出《廣古今五行記》）

【譯文】

諸葛侃，晉孝武帝大和年間在內寢婦高平張氏窗外聽到好象有雞雛叫的聲音，很害怕，驚異就去看看，結果見到了龜和蛇合體之象，很象畫的玄武（北方之神）的形貌。諸葛侃那時已位登九棘（朝臣分左右各九），而後竟被殺死。

劉波

劉波字道則，晉孝武太元年，移居京口。晝寢，聞屏風外悒吒聲。開屏風，見一狗蹲地而語，語畢自去。波，隗孫也，後爲前將軍，敗見殺。（出《異苑》）

【譯文】

劉波字道則。晉孝武太元年那年，遷居到京口住。晚上睡覺，聽到屏風外有憂愁長嘆的聲音。他覺得奇怪，打開屏風後，看見一條狗蹲在地上說話，說完就走了。劉波是劉隗的孫子。後來作前將軍，兵敗被殺。

鄭微

晉時信安鄭微，少見一老公，以囊與微，雲：「此是命，慎勿令零落。若有破碎，便爲凶兆。」言訖，失所在。後密開看，是一梃炭。意甚祕之，雖家人不知也。後遭盧龍寇亂，恆保錄之。至宋永初三年，微年八十三，疾篤，語弟雲：「吾齒盡矣，可試啓此囊。」見炭悉碎折，於是遂卒。（出《廣古今五行記》）

【譯文】

晉朝時信安的鄭微，少年時見到一個老頭，把一隻口袋送給鄭微說：「這是你的命，要特別小心不要散失，如果破碎了就是不好的他覺得很神祕，即使是家人也不知道這件事。後來遭到盧龍作亂，他也始終保護收藏完好。直到宋永初三年，鄭微已經八十三歲了，病勢沉重時對他弟弟說：「我已經老了，可以打開口袋看看了。」看見那塊炭全碎了，於是死了。

周超

宋初，義興周超爲謝晦司馬。在江陵，妻許氏在家，遙見屋裏有光，人頭在地，血流甚多。大驚怪，即便失去。後超被法。（出劉義慶《幽明錄》）

【譯文】

宋朝初年，義興人周超任謝晦司馬。在江陵，妻許氏在家裏，很遠地看見屋裏有亮光，進屋去看，發現地上有顆人頭，流了很多血，她又驚又奇，但馬上又沒有了。後來周超果然被法辦。

謝南康

宋永初三年，謝南康家婢行，逢一黑狗，語婢曰：「汝看我背後人！」婢舉頭，見一人長三尺，有兩頭。婢驚怖返走，人狗亦隨婢後。至家庭中，舉家避走。婢問狗：「汝來何爲？」狗雲：「欲乞食耳！」於是婢與設食，並食食訖，兩頭人出。婢因謂狗曰：「人已去。」狗曰：「正巳復來。」良久沒，不知所在。後家人死喪。（出《續搜神記》）

【譯文】

宋朝永初三年，謝南康家的婢女外出走在路上，碰到一隻黑狗。那狗對婢女說：「你看我背後的人。」婢女抬頭一看，只見一人身長三尺，有兩個頭，婢女又驚又怕急忙往回跑。那人和狗也跟在婢女的背後到了家中，家中人都嚇得躲避逃走了。婢女問狗：「你來幹什麼？」狗說：「想喫食罷了。」於是她就給狗作了食物，狗全喫完了，兩頭人也出去了。婢女就對狗說：「人已經走了。」狗說：「正巳（指時）復來。」過了一些時候，狗就不見了，不知道在哪裏。後來謝南康家的人都死了。

傅亮

宋永初中，北地傅亮爲護軍。兄子珍，住府西，夜忽見北窗外樹有物，面廣三尺，眼橫豎，狀若方相。珍遑遽，以被自蒙。久乃自滅。後亮被誅。（出《廣古今五行記》）

【譯文】

宋永初年間，北地傅亮任護軍之職，他的哥哥子珍住在府西。夜間忽見北窗外邊的樹上有東西很象人，近看，面廣三尺，眼睛橫立，形狀象方相（見前王仲文篇）。子珍驚慌害怕，用被蒙上臉。時間長了就不見了。後來傅亮被誅殺。

王徽之

王徽之，宋文帝元嘉四年爲交州刺史。在道，有客，命索酒炙。炙至，取自割之，終不入。投地怒，顧視向炙，已變爲徽之頭，又睹其首在空中。至州便殞。（出《異苑》）

【譯文】

王徽之在宋文帝元嘉四年任交州刺史。有一天在去任職的路上遇到了客人，命人找酒肉，一會兒烤肉拿來了，他自己用刀割，可怎麼也切不進去。王徽之氣得把肉扔在地上，再看那塊肉已經變成自己的頭了，又看見自己的頭在空中。王徽之到了交州就死了。

劉興道

零陵太守廣陵劉興道，罷郡住齋中，安牀在西壁下。忽見東壁邊有一眼，斯須之間，便有四。漸漸見多，遂至滿室。久乃消散，不知所在。又見牀前有頭髮，從土中稍稍繁多，見一頭而出，乃是方相頭，奄忽自滅。劉憂怖，沈疾不起。（出《續異記》）

【譯文】

零陵太守廣陵人劉興道。罷職住在齋中，在西牆下安了一張牀，忽然看見西牆邊有一隻眼。轉眼之間變成四個，漸漸又多，最後到滿屋都是，時間長了就消失了，不知道去向。一會兒又看見牀頭前面有頭髮從土中出來慢慢變多，然後出來一個人頭，原來是神方相的頭，不一會又自消自滅了。劉興道憂愁恐怖，重病臥牀不起了。

郭仲產

宋郭仲產爲南郡王從事。宅有枇杷樹。元嘉末，起齋屋，以竹爲栭。竹遂漸生枝葉，條長數尺，扶疏蓊翠，鬱然如林。仲產以爲吉祥。俄而同義室之謀，被誅焉。（出《渚宮故事》）

【譯文】

宋朝郭仲產是南郡王從事。他的宅院有枇杷樹。元嘉末年，修建齋屋，用竹子作支梁的方木，可是竹子很快就生出枝葉，漸漸長到條長几尺，枝葉茂盛，蓊鬱蒼翠如林。仲產認爲這是吉祥之兆。不久同義宣謀變，被誅殺。

沈慶之

宋太尉沈慶之求致仕，上不許。慶之曰：「張良名賢，漢高猶許其退。臣有何用，爲聖朝所須？」乃啓顙流涕。帝有詔，授開府，便詣廷尉待罪。慶之目不識字，手不知書，而聰悟過人。嘗對上爲詩，令僕射顏師伯執筆，慶之口占曰：『微生值多幸。』得逢時運昌，衰朽筋骨盡，徒步還南岡。辭榮此聖代，何愧張子房。」並嘆其辭意之美。慶之嘗歲旦夢人餉絹兩疋，曰：「此絹足度！」覺而嘆曰：「兩疋八十尺，足度無盈餘，老子今年不免矣。」其年，果爲原（按《宋書》：「廢帝紀元景和，」「原」疑「景」之誤。）和所誅。（出《談藪》）

【譯文】

宋朝太尉沈慶之要求辭官不作，皇上不准許。慶之說：「張良是著名的賢臣，漢高祖還允許他退歸家鄉，我有什麼用，您必須留我。」說着就掩面哭起來。於是皇帝下詔，授予開府處理，並讓他去廷尉待罪。慶之目不識字，手不能寫書，然而聰慧敏思超過一般人。曾經與皇上對詩，讓僕射顏師伯執筆，慶之隨口吟出：「微小的生命多麼幸運，能趕這樣的好時代而命運昌盛，現在老了不中用了，回到南山岡種地吧。在此聖代辭職榮歸，與張子房比也不慚愧。」並慨嘆他言詞好。慶之曾經在年初的早晨作一個夢，夢到一個人送給他兩疋絹，並說：「這些絹足夠你用了。」慶之醒後感嘆說：「兩疋絹八十尺，夠用卻沒有餘，老子今年不免一死了。」當年，果然被皇帝殺了。

卷第一百四十二 徵應八（人臣咎徵）

劉德願 李鎮 柳元景 向玄季 滕景直 王晏 留寵 爾朱世隆 劉敏 李廣　王氏　張雕虎　強練　李密　張鷟　唐望之

劉德願

宋太始中，豫州刺史彭城劉德願鎮壽陽。住內屋，閉戶未合，輒有人頭進門扉，窺看戶內。是丈夫，露髻團面。內人驚告，把火搜覓，了不見人。劉明年被誅。（出《異苑》）

【譯文】

宋朝太始年間，豫州刺史彭城的劉德願鎮守壽陽。住在妻子屋內，門沒關嚴，就發現有個人頭從門扇進來，窺看門裏。是個成年男子的頭，露着髮髻圓臉。他的妻子驚慌地把這事告訴他，他拿燈火到處找，根本看不見人。劉德願第二年被誅殺。

李鎮

廬山自南行十餘里，有雞山。山上有石雞，冠距如生。道士李鎮於此下住，常寶玩之。雞一日忽摧毀，鎮告人曰：「雞忽如此，吾其終乎！」因與知故訣別，後月餘遂卒。（出《幽明錄》）

【譯文】

廬山往南走十多里的地方有座雞山。山上有個石雞。雄雞冠和爪趾很大就象活的一樣。道士李鎮就在雞山下住，常常象對寶物一樣賞玩這個石雞。有一天，石雞忽然毀碎了。李鎮就告訴別人說：「石雞突然這樣，我的死期到了。」於是與知己故舊作最後的告別。後來僅一個多月李鎮就死了。

柳元景

宋驃騎大將軍河東柳元景，大明八年，少帝即位，元景乘車行還。使人於中庭洗車，卸轅曬之。有飄風中門而入，直來衝車。明年而闔門被誅。（出《神鬼傳》）

宋朝的驃騎大將軍河東人柳元景，在太明八年，少帝即位時，元景乘車遠行回來。命人在庭院中洗車，然後卸下車轅曬曬車。忽然有一陣風從中門吹過來，一直過來衝車而吹。第二年全家都被殺了。

向玄季

宋河南向玄季爲南郡太守。其妻煮練，忽爛如粥，汁赤如血。夜有人扣閣而呼曰：「府君今可去矣！俄而刺史南郡王義宣作逆，玄季力弱，不能自固，以附於逆。父子並伏法。（出《渚宮故事》）

宋朝河南的向玄季任南郡太守。他的妻子煮白絹。忽然爛得象粥一樣，煮白絹的水紅得象血。夜晚有人敲小門招呼說：「太守現在可以走了。」不久，刺史南郡王義宣謀反，玄季力量薄弱，不能使自己堅持正義，隨附反叛。父子全都被正法。

滕景直

宋滕景直家在廣州。元徽中，使婢炊，釜中有聲如雷。婢驚白，景直及家人走視，釜聲更壯。釜上花數十，漸長如蓮花而大，赤色，俄頃萎絕。旬日，景直病死。（出《廣古今五行記》）

宋朝人滕景直家在廣州。元徽年間，他讓婢女做飯。鍋裏發出雷一樣的聲音，婢女驚慌地告訴了滕景直。景直和全家人跑來看，鍋中的聲音更大，鍋上有幾十朵花，長得象蓮花又漸漸變大，紅色，不一會兒枯萎不見了。十多天後，景直病死。

王晏

齊王晏字休默，位勢隆極，而驕盈怨望，伏誅焉。其將及禍也，見屋桷悉是大蛇，就視之則滅焉。晏惡之，乃令以紙裹桷，猶紙內動搖，籟籟有聲。（出《廣古今五行記》）

【譯文】

齊國的王晏字休默。地位財勢都很興盛，性格驕傲而盛氣凌人並滿腹怨恨，最後伏法被誅殺。他將有這殺身之禍的時候，曾看見屋的椽子都是大蛇，到近處看則沒有影跡了。王晏很討厭這事，就讓人用紙裹起椽子，但裹住之後好象還在紙裏搖動，併發出籟籟的聲響。

留寵

東陽留寵字道弘，居於湖熟。每夜，門庭自有血數升，不知所從來，如此三四。後寵爲折衝將軍，受命北征，將行而炊飯盡變爲蟲。其家人蒸麴，亦變爲蟲。其火逾猛，其蟲逾壯。寵遂北征，軍敗於壇丘，爲徐龍所殺。（出《法苑珠林》）

【譯文】

東陽人留寵字道弘。家住湖熟。每到夜晚，門前就會有幾升血，不知道是從哪裏來的。象這種情況有三四次。後來留寵任折衝將軍，接受了北征的命令，即將出發時軍營所做的飯都變成了蟲子，他家的人蒸麥米，也變成蟲子。竈火愈猛，蟲子逾壯實。留寵於是北征，在壇丘失敗，被徐龍殺了。

爾朱世隆

後魏僕射爾朱世隆，晝寢。妻奚氏，忽見有一人，攜世隆頭出。奚氏遽往視之，隆寢如故。及隆覺，謂妻曰：「向夢見有人，斷我頭將去。」數日被誅。（出《廣古今五行記》）

【譯文】

後魏的僕射爾朱世隆，有一天，他白天睡覺。他的妻子奚氏忽然看見有一個人攜帶着世隆的頭走了，她立刻跑到世隆那裏去看，見世隆照常睡覺。等到世隆睡醒了，對妻子說：「剛纔夢見有一個人，砍掉我的頭拿走了。」幾天以後世隆被殺。

劉敏

梁侯景亂。支江人劉敏於江中接得一豫章木，大數十圍。敏求以施入寺。陸法和曰：「此木正可與君家自用。」敏不悟此語。後十餘日，敏婦亡，即解用此木爲棺。法和曰：「猶未了。」更一月，敏弟亡，用此木僅足。（出《廣古今五行記》）

【譯文】

梁代時侯景作亂。支江人劉敏在江裏接得一塊豫章木，粗有幾十圍。劉敏要求把這塊木頭施捨給寺廟用。陸法和說：「這塊木頭正好可以給你家自己用。」劉敏沒有領悟這句話的意思。過了十多天，劉敏的妻子死了，就把這塊木頭鋸開作了棺材。法和說：「還沒有結束。」又過了一個月，劉敏的弟弟死了，用這塊木頭剛好夠。

李廣

北齊文宣天保年，御史李廣勤學博物，拜侍御史。夜夢見一人，出於其身中，謂廣曰：「君用心過苦，非精神所堪。」因而惚恍，數日便遇疾，積年而終。（出《廣古今五行記》）

【譯文】

北齊文宣天保年間。御史李廣勤學博聞，見多識廣，知識豐富。被任命爲侍御史。有一天晚上夢見一個人從他身子裏出來，對李廣說：「您用心太苦了，不是你的精力所能忍受得了的，我現在辭別您走了。」李廣因此精神不振，神志不清，幾天以後得了疾，剛一年就死了。

王氏

北齊後主武平初，平邑王氏與同邑人李家爲婚，載羊酒，欲就親家宴會。行不過三里，日沒漸暗，見東南五十步外，有赤物大如升，若流星曳影，直來著車輪。牛即不動，見者並怖。其妻遂下車，向而再拜，張裙引之。便入裙下，升車還家，照看乃真金，遂盛於庫櫃。每至良晨，恆以香火祈恩。後四方異貨，畢集其家，田蠶每年百倍。至春，其庭生一桑樹，枝葉異於衆木。數年之間，遍滿一院。奇禽異鳥，莫不棲集。其家大富，將三十年。王氏妻以老病終。後凌朝有白鳥似鷺，飛至桑樹側，吐血久之，墮地而死。日午後，西北大旋風，漲天而來，繞旋此樹，竦上其枝柯，如掃帚形。不經十日，奴婢逃走，首尾相繼，家資略盡。及開櫃取金，唯見螢火蚰蜒腐草之餘耳。（出《廣古今五行記》）

【譯文】

北齊後主武平初年。平邑王家與同邑的李家結爲親家。於是用牛車裝着羊和酒等，想到親家去宴會。走了不到三里多路，太陽被遮住天漸漸暗下來。這時只見東南方向約五十步開外，有個象升那麼大的紅色東西，象流星閃影，徑直落在車輪上，牛立刻就拉不動了。見此情景的人都很害怕，王家妻就下了車，朝那裏一再叩拜，張開裙子引那物，那個東西便進入裙下。然後上車回家。回家以後點燈照看，原來是塊真金，就裝到庫房的櫃子裏。每到良辰吉日，經常供上香火祈禱謝恩。從此以後，四方異貨，全集聚在他家裏；田蠶等收入每年都比過去增長百倍。到春天，王家的庭院中生出一棵桑樹，枝葉和別的桑樹不同，幾年之間，枝葉遍佈庭院，奇禽異鳥沒有不來聚集落下休息的。他們家大富起來。將近三十年，王家的妻子因老了病死。後來有一天凌晨，一隻白鳥象白鷺，飛到桑樹邊上，吐了好長時間血。墜下地死了。當天午後，西北面颳起大旋風，滿天鋪地而來，繞着這棵桑樹旋轉，一會又上到枝莖上，形狀象掃帚。不到十天，王家的奴婢相繼逃走，家財幾乎光了，等到開櫃拿那塊真金，只見螢火蟲蚰蜒爛草等東西罷了。

張雕虎

北齊末，監吏待詔張雕虎，未死一日前，騎馬在路。有人望，不見其頭。俄而見殺。（出《廣古今五行記》）

【譯文】

北齊末年，監吏待詔張雕虎。在未死的前一天，騎着馬在路上走，有人望見他沒有頭。緊接着就被殺了。

強練

後周武帝時，有強練者，岐山人，佯狂，號曰強練。冢宰晉國公宇文護未敗之日，強練執一瓠，到其門前，撲破之，雲：「瓠破，憐你子苦。」護被殺，護之諸子皆楚毒而卒。時皋公侯龍思兄弟被冢宰寵遇，燻灼當時。強練度其門，思妻嫗等遣婢呼入，爲設飲食，察其言語。練謂思等雲：「與我作婢。」衆嫗大笑。練又云：「作婢會不免。他人將去，安能勝我。」未幾冢宰誅，思兄弟亦同被戮。（出《廣古今五行記》）

【譯文】

後周武帝時，有個叫強練的，是岐山人，裝瘋，自稱大號叫強練。冢宰晉國公宇文護家沒破敗時，強練曾拿着一個瓠子，到宇文護的門前，敲破了那個瓠子，說：「瓠破，可憐你兒子太苦。」後來宇文護被殺，宇文護的幾個兒子也他們的門外來回走，龍思的妻子老太太派奴婢招呼他進來，給他準備飯喫，觀察他的言語。強練對龍思等說：「給我作奴婢吧。」衆老太太大笑。強練又說：「作奴婢正不可避免，其他的人將走，怎麼能比我好？」不長時間冢宰被殺，龍思兄弟也一同被殺。

李密

隋李密即會衆，屯洛口，設壇，大張旌旗，告天即公位。其夜，狐狸鳴於壇側。翌日，臨行事，大風四起，飛沙拔木，旗竿有折者。其後果敗。（出《感記錄》）

【譯文】

隋朝時李密聚會衆人起義。屯紮在洛口。設了祭壇，樹起很多大旗，上告蒼天即公位。那天夜間，有狐狸在壇邊上叫。第二天，就要起事的時候，四面颳起大風，飛沙走石力拔樹木，旗竿也有被吹折的。以後果然失敗了。

張鷟

唐永徽年中，張鷟築馬槽廠，宅正北掘一坑丈餘。時陰陽書雲：「子地穿，必有人墮井死。」鷟有奴名永進，淘井土崩，壓死。又鷟故宅，有一桑，高四五丈，無故枯死。尋而祖亡。沒後，有明陰陽雲：「喬木先枯，衆子必孤。」此其驗也。（出《朝野僉載》）

【譯文】

唐永徽年間。張鷟修築馬槽廠，在住宅的正北挖一個一丈多深的大坑。當時的陰陽書上說：「你的地如果挖開，一定會有人掉到井裏死。」張鷟一個家奴名叫永進。因淘井土方崩塌，被壓死。還有，張鷟的舊宅，有一棵桑樹，高有四五丈，無緣無故枯死了。接着鷟的父親就死了。死後，有善解陰陽的說：「喬木先枯死，其衆子一定會成孤兒。」這就是驗證。

唐望之

唐咸亨四年，洛州司戶唐望之，冬選科五品，進止未出。聞有一僧來覓。初不相識，延之共坐。少頃雲：「貧道出家人，得飲食亦少。以公名人，故暗相鷟，能設一頓鱠否？」司戶欣然，即處置買魚。此僧雲：「看有蒜否？」司戶家人云：「蒜盡。」此僧雲：「既蒜盡，去也。」即起。司戶留之，雲：「蒜盡，遣買即得。」僧雲：「蒜盡不可更住者，留不得。」司戶無疾，至夜暴亡。蒜者算也，年盡，所以異僧告之。

【譯文】

唐朝咸亨第四年，洛州司戶唐望之，在那年冬被選升爲五品官。還沒有派什麼職務時，聽說有一個和尚來找他。他們並不相識，請和尚同坐，過一會兒和尚說：「我是出家人，喫過的東西很少，憑你是當今名人，所以我糊塗地想託你一件事：能讓我喫頓魚湯嗎？」司戶高興地同意了，立即買魚作菜。那個和尚又說：「看看有沒有蒜？」司戶的家人說：「蒜盡」也就是說沒有蒜了。和尚又說：「既然蒜盡，我走了。」說着就站起身。司戶挽留他，說：「蒜盡，派人去買就有了。」和尚說：「蒜盡，更不能住，留不得。」當天晚上，司戶無病突然死亡。蒜，就是算。年盡。所以不平常的和尚告訴他。

卷第一百四十三 徵應九（人臣咎徵）

徐慶 周仁軌 徐敬業 杜景佺 黑齒 常之 顧琮 路敬淳 張易之 鄭蜀賓　劉希夷　崔玄暐　宋善威　李處鑑　曲先衝　呂崇粹　源乾曜 毋旻　楊慎矜　王儦　崔曙　元載　彭偃　劉淝　韓滉　嚴震　李德裕 李師道　韋溫

徐慶

唐高宗時，徐慶爲徵遼判官。有一典，不得姓名。慶在軍，忽夢己化爲羊，爲典所殺。覺後悸懼流汗。至曉，此典詣慶，慶問夜來有所夢否。典雲：「夢公爲羊，手加屠割。意甚不願，爲官所使制不自由。」（「所使制不自由」六字明抄本作「則解制使之惑」。）慶自此不食羊肉矣。（「慶自此不食羊肉矣」八字明抄本作「慶慰留之遂不食葷」。）至則天時，慶累加至司農少卿雍州司馬，時典已任大理獄丞。後慶被誣與內史令裴炎通謀，應節（明抄本「節」作「接」）英公徐敬業揚州反，被執送大理。忽見此丞押獄，慶便流涕謂之曰：「徵遼之夢，今當應之。」及被殺戮之日，竟是此丞引出。（出《廣古今五行記》）

【譯文】

唐高宗時，徐慶作徵遼判官。有一個主管，不知道姓名。徐慶在軍營中。忽然夢見自己變成一隻羊，被主管殺了。醒後驚悸恐懼流出一身冷汗。到了晚上，這個主管到徐慶這裏，徐慶就問主管昨天晚上作夢沒有。主管說：「夢到您變成羊，我親身殺割，本來我不願這樣作，但被人指使控制不了自己不得不這樣做。」徐慶從此不喫羊肉了。到了武則天作皇帝時，徐慶多次被提升官作到司農少卿雍州司馬。那時那個主管也已任大理寺獄丞。後來徐慶被誣陷與內史令裴炎有陰謀，響應英公徐敬業在揚州謀反。被抓住送到大理寺。徐慶忽然看見那個獄丞押獄，他痛哭流涕對他說：「徵遼那時作的夢，現在該應驗了。」等到徐慶被殺那天，竟然是那個獄丞拉他出來的。

周仁軌

唐周仁軌，京兆萬年人也，孝和皇后韋氏母黨，累遷金吾大將軍，除幷州長史。性殘酷好殺。在州，忽於堂階下見一人臂，如新斷來，血流瀝瀝。仁軌令人送去州二十餘里外。數日令看，其臂尚在。時盛暑毒，肉色無變。人威怪之。其月，孝和崩，仁軌以韋氏黨伏誅。介士抽刀斫之，仁軌舉臂，承刃所中，其臂墮地，與比見者無異。又馳騎往於先送處看之，至彼一無所見。（出《廣古今五行記》）

【譯文】

唐朝的周仁軌，京兆萬年人。他是孝和皇后韋氏死黨。多次升遷，官作到金吾大將軍，任幷州長史，性情殘忍酷毒好殺戮。有一次在幷州，忽然由堂階下見一條人的臂，好象剛砍下來的還在瀝瀝流血。仁軌令人扔到離州衙二十多里以外。過了幾天讓人去看，那條人臂還在。當時正是盛夏酷暑，但肉色沒有變。人們都感到奇怪。也就在那個月，孝和皇帝死了。周仁軌因爲是韋氏同黨伏法被判死刑。武士抽刀砍他，他舉臂一迎，正被刀砍中，他的一條手臂掉在地上，與以前看見那一條沒有什麼不同。又有人騎馬到先扔手臂的地方去看，到那裏後什麼也沒有了。

徐敬業

唐徐敬業舉兵，有大星蓬蓬如筐籠，經三宿而失。俄而敬業敗。（出《朝野僉載》）

【譯文】

唐朝徐敬業興兵反叛朝廷，有顆蓬蓬如筐籠的大星，經三宿的時間消失了，不久敬業失敗了。

杜景佺

唐司刑卿杜景佺授幷州長史，馳驛赴任。其夜，有大星如鬥，落於庭前，至地而沒。佺至幷州祁縣界而卒。羣官迎祭，回所上食爲祭盤。（出《朝野僉載》）

【譯文】

唐朝司刑卿杜景佺被授予幷州長史之職。騎馬馳往驛站赴任。當天夜晚，有顆星象鬥那麼大，落在庭院前，到地上就不見了。景佺到了幷州祁縣縣界而死。羣官迎接祭奠，用拿來給他喫的食品作爲祭品。

黑齒常之

唐將軍黑齒常之鎮河源軍。城極嚴峻。有三口狼入營，繞官舍，不如從何而至。軍士射殺。黑齒惡之，移之外。奏討三曲党項，奉敕許。遂差將軍李謹行充替。謹行到軍，旬日病卒。（出《朝野僉載》）

【譯文】

唐朝黑齒常之將軍奉命鎮守河源軍。城很森嚴險峻。有三隻狼進入軍營。繞着官舍走，不知道從什麼地方來的，軍士把它們射死了，黑齒將軍很討厭它們，命人扔到城外。黑齒將軍上奏討伐三曲党項首領，皇上下敕詔准許。就派將軍李謹行接替黑齒之任，李謹行列軍營，十多天就病死了。

顧琮

唐天官侍郎顧琮新得三品。有子婿來謁。時大門造成，琮乘馬至門，鼓鼻踣地不進。鞭之，跳躍而入，從騎亦如之。有頃，門無故自倒。琮不悅，遂病。郎中員外已下來問疾，琮雲：「未合入三品，爲諸公成就至此。自知不起矣。」旬日而薨。（出《朝野僉載》）

【譯文】

唐朝天官侍郎顧琮剛被提升爲三品官。有子婿前來拜見。當時大門剛剛建成，琮騎馬到了門前，但他的馬噴鼻倒地不進門，顧琮用馬鞭抽打，那馬跳躍着進了門，顧琮的隨從們也都是這樣。不一會兒，那大門無故倒塌。顧琮便很不高興。於是病倒了。郎中員外等人前來探病，顧琮說：「不應該升爲三品，承蒙你們這些人抬舉。我自己知道不會好了。」沒過十多天就死了。

路敬淳

唐則天如意中，著作郎路敬淳莊在濟源。有水碾，碾上柱去水五六尺，一柱將壞，已易之，家人取充樵。柱中有一鮎魚尺餘，尚活。至數年，敬淳坐罪被殺。（出《廣古今五行記》）

【譯文】

唐朝武則天如意年間，著作郎路敬淳的莊園在濟源。莊園裏有個水碾，碾上的柱子距離水有五六尺。其中有個柱子要壞了，已經換了下來，路敬淳的家人要拿來作柴燒。劈開後發現裏面有一條一尺多長的鮎魚，還活着。幾年後，路敬淳犯罪被殺。

張易之

唐張易之初造一大堂，甚壯麗，計用數百萬。紅粉泥壁，文柏帖柱，琉璃沉香爲飾。夜有鬼書其壁曰：「能得幾時？」易之令削去，明日復書之。前後六七削。易之乃題其下曰：「一月即令足。」自是不復更書。經半年，易之籍沒，入官。（出《朝野僉載》）

【譯文】

唐朝的張易之剛建起一座大堂。很是宏偉壯麗，統計用錢幾百萬。紅泥粉牆，柱子用好木料裝飾上花紋圖案，還有琉璃瓦沉香木豪華典雅。夜間有鬼在牆上寫了幾個字：「能得幾時。」易之讓人把字削去。第二天又寫上了。如此前後寫削六七次。易之就在那題字的下面又寫了幾個字說：「一月即令足」意思是一個月就滿足了。從這以後再也沒有發現寫什麼。半年以後，易之並全家都被殺了，收爲官有。

鄭蜀賓

唐長壽中，有滎陽鄭蜀賓頗善五言，竟不聞達。年老，方授江左一尉。親朋餞別於上東門，蜀賓賦詩留別曰：「畏途方萬里，生涯近百年；不知將白首，何處入黃泉。」酒酣自詠，聲調哀感，滿座爲之流涕。竟卒於官。（出《大唐新語》）

【譯文】

唐朝長壽年間，有個滎陽人叫鄭蜀賓，他很擅長五言詩。但一直也沒有出名作官。到年老時，才被任命爲江左一個縣尉。臨上任時親朋好友都來到上東門爲他餞行。蜀賓即席賦詩留別。說：「坎坷的路途啊萬里遠，人生一世將近百年，不知不覺就要白頭了，也不知在什麼地方進入黃泉。」酒意正濃，自己詠歎，聲調很哀傷。滿座的人都被感動得流了淚。後來終於死在官任上。

劉希夷

唐劉希夷一名庭芝，汝州人，少有文華，好爲宮體詩。詞旨悲苦，不爲時人所重。善彈琵琶，嘗爲白頭翁詠雲：「今年花落顏色改，明年花開復誰在？」既而自悔曰：「我此詩讖，與石崇白首同所歸何異也。」乃更作一聯雲：「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既而嘆曰：「此句復似向讖矣，然死生由命，豈復由此。」乃兩存之。詩成未週歲，爲奸人所殺。或雲：「宋之問害之。」後孫昱撰《正聲集》，以希夷詩爲集中之最，由是大爲時人所稱。（出《大唐新語》）

【譯文】

唐朝的劉希夷又名庭芝。汝州人。少年時就有文采才華，好寫宮體詩，但詩詞的主題悲苦，不被當時的人所重視。他還擅長彈琵琶。曾經爲一個白頭老翁詠詞說：「今年花落了顏色也改變了，明年花開又在哪裏呢？」說完又後悔說：「我的這首詩可能是個預兆，和當年石崇白頭歸家有什麼不同呢？」於是又作一個對聯說：「年年歲歲花開都相似，歲歲年年人都不相同了。」然後又長嘆一聲說：「這句還象有什麼預兆，然而生死都是命裏註定的，怎麼能因爲這些預兆呢。」就把兩首詩都保留下來。作這詩還不到一年的時間，劉希夷就被壞人所殺害。有人說：是宋之問害了他。後來孫昱撰寫《正聲集》認爲劉希夷的詩爲這詩集中最好的詩了，因此被當時的人所稱讚。

崔玄暐

唐崔玄暐初封博陵王，身爲益府長史。受封，令所司造輅初成，有大風吹其蓋傾折。識者以爲不祥。無何，弟暈爲雲陽令，部人殺之雍州衙內。暐三從以上，長流嶺南。斯亦咎徵之先見也。（出《朝野僉載》）

【譯文】

唐朝崔玄暐剛被封爲博陵王，任職益州長史。受封后，命人造一輛車剛剛作成，有一陣大風把車蓋吹折。明白的人認爲這是不祥的徵兆。不多時，崔玄暐的弟弟名暈任雲陽縣令，被手下的人殺害在雍州府衙內。玄暐的婦人及父子家屬長期流落在嶺南。這也是預兆的先見吧。

宋善威

唐瀛州饒陽人宋善威曾任一縣尉。嘗晝坐，忽然取靴衫笏，走出門迎接，拜伏引入。諸人不見，但聞語聲。威命酒饌樂飲，仍作詩曰：「月落三株樹，日暎九重天；良夜歡宴罷，暫別庚申年。」後威果至申年而卒。（出《朝野僉載》）

【譯文】

唐朝時瀛州饒陽人宋善威曾任一個縣的縣尉。有一天白天正坐着，忽然取過鞋穿上衫拿着笏板，走出門外迎接，拜伏後引人進來，別的人都看不見，只聽到說話聲。善威命人拿來酒菜高興地同飲，還作詩說：「月落三株樹，日映九重天，良夜歡宴罷，暫別庚申年。」後來宋善威果然到申年那年死了。

李處鑑

唐開元三年，有熊晝日入廣府城內，經都督門前過。軍人逐十餘里，射殺之。後月餘，都督李處鑑死。自後長史朱思賢被告反，禁身半年，纔出即卒。司馬宋慶賓、長史竇崇嘉相繼而卒。（出《朝野僉載》）

【譯文】

唐朝開元第三年，有一隻熊白天進入廣府城裏，從都督府門前經過。軍人追趕了十多里才把它射死。後來約一個多月的時間，都督李處鑑就死了。從那以後長史朱思賢被告發有謀反罪，囚禁半年，纔出獄就死了。司馬宋慶賓、長史竇崇嘉相繼死去。

曲先衝

唐開元四年，尚書考功院廳前一雙桐樹，忽然枯死。旬日，考功員外郎邵某卒。尋而曲先衝爲郎中，判邵舊案。月餘，西邊樹又枯死。省中憂之，未幾而先衝又卒。（出《朝野僉載》）

【譯文】

唐朝開元四年，尚書考功院裏廳堂前的兩棵桐樹，忽然枯死，十多天後，考功的員外郎姓邵的死了。立刻讓曲先衝任郎中，審理批閱姓邵的留下的舊案卷。一個多月後，西邊的桐樹又枯死了，先衝在省悟中很憂慮，沒過幾天先衝又死了。

呂崇粹

唐開元中，諫議大夫呂崇粹，東平人，美秀魁梧，薄有詞彩。宅在京永崇坊。於家忽見數個小兒腳脛，自膝下自踝已上，流血淋瀝，如新截來。旬日，粹遇疾而卒。（出《廣古今五行記》）

【譯文】

唐開元年間，諫議大夫呂崇粹是東平人。俊美身材高大、略有文采。他的家在京城東邊永崇坊。有一天在家裏忽然發現幾個小孩的小腿，從膝以下自踝以上。淋淋瀝瀝流着血，好象剛截下來一樣。十多天的時間，呂崇粹得病身亡。

源乾曜

唐源乾曜爲宰相，移政事牀。時姚元崇歸休。及假滿來，見牀移，忿之。曜懼下拜。玄宗聞之，而停曜。宰相諱移牀，移則改動。曜停後，元崇罷。此其應也。（出《朝野僉載》）

【譯文】

唐朝時源乾曜任宰相，移動了政事廳的牀。當時姚元崇請假歸家休養。等到假期到了回來，看見牀被移動了，很氣憤，源乾曜恐懼下拜，玄宗聽說這件事，讓源乾曜停職。原來宰相諱忌移牀，移就是改動。乾曜停職後，元崇也被罷免。這就是應驗。

毋旻

唐右補闕毋旻，博學有著術才。上表請修古史，先撰目錄以進。玄宗稱善，賜絹一百疋。性不飲茶，著代飲茶序。其略曰：「釋滯消壅，一日之利暫佳；瘠氣侵精，終身之累斯大。獲益則歸功茶力，貽患則不謂茶災。豈非福近易知，禍遠難見雲。」後直集賢，無何以熱疾暴終。初嘗夢著衣冠上北邙山，親友相送。及至山頂，回顧不見一人。意甚惡之。及卒，僚友送葬北邙，果如初夢。玄宗聞而悼之，贈朝散大夫。（出《大唐新語》）

【譯文】

唐朝右補闕毋旻。博學廣識有著述的才能。他上表請求修撰古史，先撰寫了目錄送給皇上，玄宗稱讚很好。賜給他一百疋絹。他生性不好飲茶，曾寫了一個代飲茶序，大概意思是：解停滯消壅腫，一天的暫時利益很好，等到瘠氣侵入精髓，終身的害處很大。獲得益處就歸功於茶力，遇到禍患則不說是茶帶來的災難。難道不是福臨近容易知道，災禍遠離很難看見嗎？後來他一直集賢著書，不多久因熱疾突然死了。當初他曾夢到自己穿上衣服戴上帽子上北邙山，親友們都來相送。等到了山頂，回頭看竟沒有一人。心裏厭惡這件事。等他死了，親友送葬到北邙山。果然同當初的夢相同。玄宗聽說這件事也爲他悼念，贈諡號朝散大夫。

楊慎矜

唐楊慎矜，隋室之後。其父崇禮，太府卿，葬少陵原。封域之內，草木皆流血。守者以告，慎矜大懼。問史敬忠。忠有術，謂慎矜，可以禳之免禍。乃於慎矜後園大陳法事。罷朝歸，則裸袒桎梏，坐於叢棘。如是者數旬，而流血亦止。敬忠曰：「可以免禍。」慎矜愧之。遣侍婢明珠，明珠有美色，路由八姨門。（貴妃妹也）姨方登樓。臨大道，姨與敬忠相識，使人謂曰：「何得從車乎？」敬忠未答。使人去簾觀之，姨於是固留。邀敬忠坐樓，乃曰：「後車美人，請以見遺。」因駕其車以入。敬忠不敢拒。姨明日入宮，以侍婢從。帝見而異之，問其所來。明珠曰：「楊慎矜家人也，近贈史敬忠。」帝曰：「敬忠何人，而慎矜輒遺其婢？」明珠乃具言厭勝之事。上大怒，以告林甫。林甫素忌慎矜才，必爲相。以吉溫陰害。有憾於慎矜，遂構成其事，下溫案之。溫求得敬忠於汝州，誣慎矜以自謂亡隋遺裔，潛謀大逆，將覆宗祖之業，於是賜自盡，皆不全其族。（出《明皇雜錄》）

【譯文】

唐朝的楊慎矜，是隋朝宮室的後代。他的父親崇禮，曾任太府卿，死後葬在少陵原。在他的封地內，草木都流血，守墓的人把這件事報告給楊慎矜，慎矜很恐懼。問史敬忠怎麼回事。史敬忠會法術，對慎矜說：「可以祈禱免禍。」於是就在慎矜的後花園大擺法事。慎矜上朝回來，就光着身子戴上腳鐐和手銬，坐在荊棘叢裏。象這樣過了幾十天，草木也不流血了。敬忠說：「可以免禍了。」慎矜覺得慚愧，就把奴婢明珠贈送給敬忠了。明珠是很有姿色的。敬忠他們經過八姨門、八姨正好登樓，那樓又臨近大道，八姨認識敬忠，就派人對敬忠說：「怎麼得到一個從車？」敬忠沒有回答。八姨就讓人去掉車簾看裏面。八姨於是堅決讓他們留下，邀請敬忠上樓坐一會兒，然後說：「後面車裏的美人，送給我好嗎？」因此叫人趕那輛車進來，敬忠不敢抗拒。八姨第二天進宮，讓明珠以侍婢的身份隨從。皇帝見到很奇怪，問明珠是哪裏來的。明珠說：「我是楊慎矜家裏的人，最近贈送給史敬忠了。」皇帝說：「敬忠是什麼人，楊慎矜就贈送給他奴婢。」於是明珠就把楊慎矜信巫術的事全都告訴了皇帝。皇帝很生氣，把這事告訴了李林甫，林甫平常就忌妒慎矜的才能，認爲他以後一定會作宰相。便用吉溫暗害慎矜，因爲林甫曾有憾於慎矜。馬上就羅織罪名。下令吉溫審理此案。吉溫到汝州找到敬忠，誣陷慎矜因爲自己是亡隋的後代，暗中密謀反叛，將要恢復祖宗的家業。於是楊慎矜賜自盡死，其家族也未倖免。

王儦

唐太子僕通事舍人王儦，肅宗克復後降官。爲人所告，系御史臺。儦未系之前年九月，儦與嬖姬夜坐堂下，有流星大如盎，光明照耀，墜於井中，在井久猶光明。使人求之，無所得。儦懼出宅，竟徙播州。儦殊不意，行至鳳州，疽背裂死。（出《紀聞》）

【譯文】

唐朝太子僕通事的舍人王儦。肅宗重登皇位後被降官。因爲被人告發，囚禁在御史臺。王儦未被囚禁的前一年九月，一天夜晚他與寵愛的妾在堂下坐着，有一顆象盎那麼大的流星，光明耀眼，墜到井裏，在井裏很長時間還很亮。派人到井裏尋求，什麼也沒有。王儦害怕出了宅院。囚禁流徙到播州，但他卻沒有想到，走到鳳州，背上生毒瘡崩裂而死。

崔曙

唐崔曙舉進士，作明堂火珠詩贖帖。曰：「夜來雙月滿，曙後一星孤。」當時以爲警句。及來年曙卒。唯一女名星星。人始悟其自讖也。（出《本事詩》）

【譯文】

唐朝崔曙考中進士。作明堂火珠詩贖帖。詩曰：「夜來雙月滿，曙後一星孤。」當時認爲是警句，等到來年崔曙死了，只剩下他的一個女兒名叫星星。人們才領悟他自己的預言。

元載

唐元載爲相時，正晝有書生詣焉。既見，拜語曰：「聞公高義好士。」輒獻詩一篇，以寄其意。詞曰：「城南路長無宿處，獲花紛紛如柳絮；海燕銜泥欲作窠，空屋無人卻飛去。」載亦不曉其意。既出門而沒。後歲餘，載被法家破矣。（出《通幽錄》）

【譯文】

唐朝元載作宰相時，大白天有一個書生來求見。接見後，那書生參拜後說：「聽說你品格高尚，仁德而喜歡有才能的人。我就獻詩一篇，用來寄託我的敬意。詩是這樣的：『城南的路長沒有住宿的地方，荻花飄飛好象柳絮。海燕銜泥想要作窩，空屋裏沒有人又飛走了。」元載不明白他的用意。書生出了門就不見蹤形了。後來過了一年多，元載被法辦其家也破敗了。

彭偃

唐大曆中，彭偃未仕時，嘗有人謂曰：「君當得珠而貴，後且有禍。」尋爲官得罪，謫爲澧州司馬。既至，以江中多（「多」原作「名」，據明抄本改）蚌。偃喜，以爲珠可取。即命人採之，獲蚌甚多。而卒無有應。及朱泚反，召偃爲僞中書舍人。偃方悟得珠乃朱泚也。後誅死。（出《宣室志》）

【譯文】

唐朝大曆年間，彭偃未作官時，曾經有人對他說：「您會因得到珠而富貴，後來就會有災禍。」不久他作官有了罪過，被貶官作澧州司馬。到了澧州，因江裏的蚌很多，他很高興，認爲可以取珠了，立即命人採蚌，結果採到很多。然而以前那句話並沒有應驗，等到朱泚造反，召彭偃作僞中書舍人，他才領悟得珠是朱泚。後被殺死。

劉淝

唐貞元中，淮西用兵。時劉淝爲小將，每捉生蹋伏，淝必在數，前後重創，將死數四。後因月黑風甚，又令捉生。淝憤激深入，意必死。行十餘里，因坐將睡。忽有人覺之，授以雙燭，曰：「君方大貴，但心存此燭在，即無憂也。」淝後拜將，常見燭影在雙旌上。後不復見燭，乃輿疾歸京卒。（出《酉陽雜俎》）

【譯文】

唐朝貞元年間，淮西有戰事。當時劉淝僅是一名小將，每次潛伏捉俘虜，淝必定在裏面，前後多次受重傷，有四次將近死亡。後來又一次因爲月黑風大，又命令他去捉俘虜。淝很氣憤激動，深入敵後，心裏想這次必死無疑。走了十多里，因爲疲乏坐着休息剛要睡，忽然有人叫醒他，給他兩支蠟燭，說：「你將有大貴，但心裏要想着這兩支燭在，就沒有什麼憂患。」劉淝後來提升爲大將，常常見到燭的影子在雙旗上。後來不再見到燭了，就得病回到京城死了。

韓滉

唐丞相韓滉自金陵入朝。歲餘後，於楊子江中，有龜鱉滿江浮下，而悉無頭。當此時，滉在城中薨。人莫知其故。（出《戎幕閒談》）

【譯文】

唐朝的丞相韓滉從金陵入朝。一年多後，在揚子江中，有龜鱉滿江飄浮流下。正在這時，韓滉在城中死了。人們都不知道這是什麼緣故。

嚴震

唐司空嚴震，梓州鹽亭縣人，所居枕釜戴山。但有鹿鳴，即嚴氏一人必殞。或一日，有親表對坐，聞鹿鳴，其表曰：「釜戴山中鹿又鳴。」嚴曰：「此際多應到表兄。」其表兄遽對曰：「表兄不是嚴家子，合是三兄與四兄。」不日，嚴氏子一人果亡。是何異也。（出《北夢瑣言》）

【譯文】

唐朝司空嚴震，梓州鹽亭縣人。居所靠釜戴山。只要有鹿鳴叫，嚴家必定有一個人死。有一天，有一個表兄與嚴震對面坐着。又聽到鹿叫，他的表兄說：「釜戴山中鹿又叫。」嚴震說：「這回多半要應驗到表兄身上。」他的表兄立刻說：「我不是嚴家子弟呀，該是三兄與四兄吧。」沒過幾天，嚴家子弟果然有一人死亡。這是多麼奇怪啊！

李德裕

唐衛公李德裕，初爲太原從事。睹公牘中文水縣解牒稱：武士彠文水縣墓前有碑。元和中，忽失龜頭所在。碑上有武字十一處，皆鐫去之。其碑大高於華嶽者，非人力攀削所及。不經半年，武相遇害。（出《戎幕閉談》）

【譯文】

唐朝衛公李德裕當初任太原從事。看公文中文水縣的呈文中稱：「武士彠在文水縣的墓前有石碑。元和年間，忽然龜頭不知去向，碑上有十一處武字，都被刻掉。」那個石碑高大如華山，不是人力所能攀上刻掉的。沒過半年，武丞相被人害死。

李師道

唐李師道既以青齊叛。章武帝將討之，凡數年而王師不勝。師道益驕。嘗一日坐於堂，其榻前有銀鼎，忽相鼓，其一鼎耳足盡墜。後月餘，劉悟手刃師道，青齊遂平。蓋銀鼎相鼓之兆也。（出《宣室志》）

【譯文】

唐朝李師道已經憑藉青齊而反叛，章武帝將討伐他。經幾年時間皇帝的軍隊不能得勝。師道更驕傲了。曾有一天，師道在廳堂坐着，他的牀前有銀鼎，忽然互相撞擊，其中一個鼎的耳、足都掉了。一個多月後，劉（概系師道部下）悟親手殺了師道，青齊之亂立刻平息。大概是銀鼎相撞的預兆吧。

韋溫

唐韋溫爲宣州，病瘡於首，因託後事於女婿。且曰：「予年二十九，爲校書郎，夢渡滻水，中流見二吏，齎牒相召。一吏言：『彼墳至大，功須萬日，今未也。』今正萬日，予豈免乎！」累日而卒。（出《酉陽雜俎》）

【譯文】

唐朝韋溫治理宣州，在頭上生了瘡，因此託付後事給女婿，並且說：「我二十九歲那年，當校書郎，作夢渡滻水，在江中間見到兩個官吏，抱着官牒召我，一吏說：「他的墳太大，須萬日的功夫，今天還不到。」現在正好萬日，我難道能避免嗎？」不多幾天就死了。

卷第一百四十四 徵應十（人臣咎徵）

呂羣 朱克融 王涯 溫造 李宗閔 柳公濟 王涯 王潛 韓約 王氏 王哲 杜牧　盧獻卿　盧駢　封望卿　崔彥曾　崔雍　龐從

呂羣

唐進士呂羣，元和十一年下第遊蜀。性粗褊不容物，僕使者未嘗不切齒恨之。時過褒斜未半，所使多逃去，唯有一廝養。羣意悽悽。行次一山嶺，復歇鞍放馬，策杖尋徑，不覺數里。見杉松甚茂，臨溪架水。有一草堂，境頗幽邃，似道士所居，但不見人，復入後齋，有新穿土坑，長可容身，其深數尺，中植一長刀，旁置二刀。又於坑旁壁上，大書雲：『兩口加一口，即成獸矣。羣意謂術士厭勝之所，亦不爲異。即去一二里，問樵人，向之所見者，誰氏所處。樵人曰：「近並無此處。」因復窺之，則不見矣。後所到衆會之所，必先訪其事。或解曰：「兩口君之姓也，加一口品字也。三刀州字，亦象也，君後位至刺史二千石矣。」羣心然之。行至劍南界，計州郡所獲百千，遂於成都買奴馬服用，行李復泰矣。成都人有曰南豎者，兇猾無狀，貨久不售。羣則以二十緡易之，既而鞭撻毀罵。奴不堪命，遂與其傭保潛有戕殺之心，而伺便未發耳。羣至漢州，縣令爲羣致酒宴。時羣新制一綠綾裘，甚華潔。縣令方燃蠟炬，將上於臺，蠟淚數滴，污羣裘上。縣令戲曰：「僕且拉君此裘。」羣曰：「拉則爲盜矣。」復至眉州，留十餘日。冬至之夕，逗宿眉西之正見寺。其下且欲害之。適遇院僧有老病將終，侍燭不絕。其計不行。羣此夜忽不樂，乃於東壁題詩二篇。其一曰：「路行三蜀盡，身及一陽生。賴有殘燈火，相依坐到明。」其二曰：「社後辭巢燕，霜前別蒂蓬；願爲蝴蝶夢，飛去覓關中。」題訖，吟諷久之，數行淚下。明日冬至，抵彭山縣。縣令訪羣，羣形貌索然。謂縣令曰：「某殆將死乎？」意緒不堪，寥落之甚。縣令曰：「聞君有刺使三品之說，足得自寬也。」縣令即爲置酒，極歡。至三更，羣大醉，舁歸館中。兇奴等已於羣所寢牀下，穿一坑，如羣之大，深數尺。羣至，則舁置坑中，斷其首，又以羣所攜劍，當心釘之，覆以土訖，各乘服所有衣裝鞍馬而去。後月餘日，奴黨至成都，貨鬻衣物略盡。有一人分得綠裘，徑將北歸，卻至漢州銜中鬻之。適遇縣令偶出見之，識其燭淚所污，擒而問焉，即皆承伏。時丞相李夷簡鎮西蜀，盡捕得其賊。乃發羣死處，於褒中所見，如影響焉。（出《河東記》）

【譯文】

唐朝的進士呂羣，在元和第十一年離開府第去蜀遊覽。他性格粗暴偏執心胸狹窄不能容人，跟從他的僕從們沒有不切齒痛恨他的。當時離褒斜還有一半路程，他手下的僕從大多都逃走了，只有一男僕還侍奉他。呂羣心裏很悲傷難過，走到一座山嶺前面，又歇馬放鞍，拿一根柺杖去探路，不知不覺走出幾里地，只見杉松很茂盛，靠着小河有一個小橋，橋對岸有一個草堂，環境很幽雅深邃，好象道士所住的地方，但沒發現有人。又進入後齋，發現一個新挖的土坑，坑長可以容納一個人，有幾尺深，坑中插着一柄長刀，旁邊放着兩把刀。又發現在坑旁邊的牆上寫着幾個大字：兩口加一口，即成獸矣。呂羣心裏想這大概是術士詛咒祈禱的場所。所以也不覺得奇怪。又走了一二里，問一個砍柴的人；以前看見那個地方是誰家住的處所。砍柴人說：這附近並沒有這麼個地方。呂羣就回來再看，結果卻什麼也不見了。後來他每到了人多的地方，一定要問一下這件事。有人向他解釋說：「兩口，就是你的姓，加一口是品字，三刀是州字，也是徵象了，你以後可以做到刺史這麼大的官，每年二千石的俸祿。」呂羣心裏想也有道理。走到劍南地界，統計一下到各州郡所得到的錢達了百千，就在成都買了奴僕和馬匹好用，他們的行李又寬裕了。成都有個叫豎南的人，兇狠狡猾沒個人樣，他有些貨很長時間也沒賣出去，呂羣就用二十串錢買下來，買下後覺得喫虧反而打罵奴僕們，奴僕不能忍受，就和其他的傭人保鏢等暗藏着殺呂羣的心。尋找時機還沒有實行。呂羣到漢州，縣令給呂羣準備了酒宴，當時呂羣新做了一件綠色的綾裘衣，很華麗乾淨，縣令正點上蠟燭，要放在燭臺上，有幾滴蠟滴掉到呂羣的綠裘上了，縣令開玩笑說：「我先拉一下你的這件衣服。」呂羣說：「拉就是盜竊啊。」又到眉州，住了十多天，冬至前一天，留住在眉州西面的正見寺。他的手下人就要害他，正趕上院裏有一個老僧有病要死，拿着蠟燭護理的不斷，手下人的計謀不能實行。呂羣這天晚上忽然不痛快，就在東牆上題詩二篇。其第一首是：「路行三蜀盡，身及一陽生。賴有殘燈火，相依坐到明。」第二首是：「社後辭巢燕，霜前別蒂蓬。願爲蝴蝶夢，飛去覽關中。」題完了，還吟誦了很長時間，落下幾行熱淚。第二天冬至，到彭山縣，縣令拜訪呂羣，呂羣衣帽不整，也沒什麼興趣，對縣令說：「我大概是要死了嗎？思緒繁亂，心情冷落得很。」縣令說：「聽說你有能當刺史三品官的說法，完全可以自己寬慰自己。」然後縣令爲他置辦酒席，他很高興，到了三更天，呂羣喝得大醉。被擡回客館裏。他手下那些兇惡的奴僕們已經在他的牀下挖了一個坑，象呂羣的身體那麼大，有幾尺深，等呂羣來了，就把他抬到坑裏。割掉了他的頭，又用呂羣所帶的劍，照心口釘上，把土蓋上。各自乘馬穿衣而逃。一個多月後。那些奴僕們到了成都，把呂羣的衣服都賣光了，有一個人分到呂羣的那件綠裘，想要直接向到北方，卻到了漢中的街上想賣掉，恰好遇到縣令偶然出門看見了，認識那蠟滴污染的地方，就把那人抓起來審問，那人立刻招供了。當時丞相李夷簡巡察西蜀，把賊人全部抓到。然後挖呂羣死的地方，同在褒地所見到的，一模一樣。

朱克融

唐寶曆二年春，范陽節度使朱克融獵鹿。鹿膽中得珠，如彈丸，黑色，初軟後硬，如石光明。或問麻安石曰：「是何祥也？」安石曰：「此事自古未有。請以意推之。」鹿膽得珠，克融以爲己瑞。鹿者祿也，鹿死是祿盡也。珠初軟後硬，是珠變也。祿盡珠變，必有變易之事。衰亡之兆也。自此克融言辭輕發。是年五月，果帳下軍亂，而全家被殺。（出《祥驗集》）

【譯文】

唐朝寶曆第二年春天，范陽節度使朱克融獵到一隻鹿。在鹿膽中得到一個珠子，象彈丸那麼大小，黑色，起初軟後來變硬，象石頭還發光。有人問麻安石說：「這是什麼吉祥徵兆嗎？」安石說：「這種事自古以來沒有出現過，請讓我按我的想法推測一下。鹿膽裏得到珠子，克融認爲是瑞祥的徵兆，鹿就是祿，鹿死是祿盡，俸祿沒有了。珠開始軟後來硬，是珠變，祿盡珠變，一定後有改變的事，這是衰亡的徵兆。」從此克融輕易不說什麼話。這一年五月，果然部下兵變作亂，克融全家被殺。

王涯

唐丞相王涯，大和九年掌邦賦，又主簿鹽鐵。其子仲翔嘗一日避暑于山亭，忽見家僮數十皆無首，被血來仲翔前。僅食頃，方不見。仲翔驚異且甚，即具白之，願解去權位。涯不聽，是歲冬十一月，果有鄭注之禍。（出《宣室志》）

【譯文】

唐朝丞相王涯，在大和九年掌國家稅收，又主管鹽鐵。他的兒子仲翔曾有一天在山亭上避暑。忽然看見數十個沒頭的僮僕，他們披着血來到仲翔跟前。僅一頓飯工夫，就不見了。仲翔非常奇怪驚懼，馬上告訴了父親，希望他解職回家，但涯不聽。這一年的冬十一月，果然發生了鄭注那樣的災禍。

溫造

新昌裏尚書溫造宅，桑道茂嘗居之。庭有二柏樹甚高。桑生曰：「夫人之所居，古木蕃茂者，皆宜去之。且木盛則土衰，由是居人有病者，乃土衰之致也。」於是以鐵數十鈞，鎮於柏樹下。既而告人曰：「後有居，發吾所鎮之地者，其家長當死。」唐大和九年，溫造居其宅。因修建堂宇，遂發地，得桑生所鎮之鐵。後數日，造果卒。（出《宣室志》）

【譯文】

新昌裏尚書溫造的宅院，桑道茂曾住過。庭院裏有兩棵柏樹很高，桑道茂說：「人的住所，古木茂盛的，都應該除去。況且木茂盛就會使土衰敗，因此住的人就會有生病的，這是土衰的原因。」於是用數十鈞鐵，鎮壓在柏樹下，然後告訴別人說：「以後誰來住，挖我鎮鐵的地方，他們的家長就會死。」唐朝大和第九年，溫造住到這所宅院裏，因爲修建房子，就挖了地，挖出了桑道茂所鎮壓的鐵。後來沒過幾天，溫造果然死了。

李宗閔

唐丞相李宗閔，大和七年夏出鎮漢中。明年冬，再入相。又明年夏中，嘗退朝于靖安裏第。其榻前有熨斗，忽跳擲久之，宗閔異且惡。是時李訓、鄭注，以奸詐得幸。數言於帝。訓知之，遂奏以致其罪。後旬日，有詔貶爲明州刺史，連貶朝州司戶。蓋其兆也。（出《宣室志》）

【譯文】

唐朝的丞相李宗閔，在大和七年夏天出京鎮守漢中，第二年冬，再次當丞相，又第二年夏天，曾有一次退朝回到靖安裏宅第。他的牀前有個熨斗。忽然跳躍很長時間，宗閔既驚奇又厭惡這件事。當時李訓、鄭注因爲奸詐得到皇帝的寵幸。宗閔把這件事多次給皇帝說，李訓知道後，就上奏皇帝使治宗閔有罪。過了十多天，皇帝下詔書貶李宗閔爲明州刺史。又再貶爲潮州司戶。這都是那件事的兆應吧。

柳公濟 柳公濟尚書，唐大和中奉詔討李同揵。既出師，無何，麾槍忽折。客有見者嘆曰：「夫大將軍出師，其門旗及麾槍折者，軍必敗。不然，上將死。」後數月，公濟果薨。凡軍出征，有烏鳶隨其後者，皆敗亡之徵。有曾敬雲者，嘗爲北都裨將。李師道叛時，曾將行營兵士數千人。每出軍，有烏鳶隨其後，即軍必敗，率以爲常。後舍家爲僧，住於太原凝定寺。大和九年，羅立言爲京兆尹，嘗因入朝。既冠帶，引鏡自視，不見其首。遂語於季弟約言。後果爲李訓連坐，誅死。（出《宣室志》）

【譯文】

尚書柳公濟，在唐朝大和年間奉旨討伐李同揵。已經發兵了，不長時間指揮作戰的旗杆忽然折斷了。外人有看見的感嘆說：「大將軍發兵，他的門旗以及帥旗折斷的，軍隊一定會失敗，不然的話，上將軍也得死。」幾個月以後，公濟果然死了。凡是軍隊出征，如果有烏鳶跟隨在他們後面，都是失敗滅亡的徵兆。有個叫曾敬雲的，曾經當北都的裨將，在李師道叛逆時，他曾率領軍隊數千人，每次出兵，都有烏鳶跟隨在他們後面。這樣他的軍隊就敗。這樣習以爲常。後來他舍家去當和尚，住在太原凝定寺。大和九年，羅立言任京兆尹。有一次因要入朝，穿好衣服戴上帽子，拿來鏡子照一下，看不見自己的頭。於是告訴了二弟羅約言。後來他果然被李訓的事株連，被處死。

王涯

唐（「唐」原作「宋」，據明抄本、陳校本改。）永寧王相涯三怪。淅米作人蘇閨，本是王家炊人，至荊州方知。因問王家咎徵。言宅南有一井，每夜常沸湧有聲。晝窺之，或見銅叵羅，或見銀熨斗者，水腐不可飲。又王相內齋有禪牀，柘材絲繩，工極精巧。無故解散。各聚一處。王甚惡之，命焚於竈下。又長子孟博晨興，見堂地上有凝血數瀝，蹤至大門方絕。孟博遽令鏟去。王相初不知也。未數月及難。（出《酉陽雜俎》）

【譯文】

唐朝永寧丞相王涯家中有三件怪事。淘米的傭人蘇閨，原來是王家做飯的廚師，到了荊州才知道。因此向他問王家的凶兆。他說：王家宅院南邊有一個井，每天晚上常常有沸騰奔湧的聲音，白天看那井，有時發現銅酒卮，有時發現銀熨斗，井水腐臭不能飲用。又一件是王丞相內齋有個禪牀，用貴重的木料精心製做。作工非常精巧，有一天無故散了架，各自集聚一處，王涯很討厭，命人在竈房燒燬。還有一件是長子孟博早晨醒了，看見廳堂地上有很多血跡，蹤跡直到大門纔不見了，孟博馬上叫人鏟去，王丞相起初不知道。沒過幾個月就遭到大難。

王潛

唐大和，王潛爲荊南節度使。無故有白馬馳入府門而斃，僵臥塞途。是歲而潛卒，此近馬禍也。（出《因話錄》）

【譯文】

唐朝大和年間，王潛任荊南節度使。有一天，有一匹白馬無緣無故跑到門前而死，僵臥在路上擋住通道，這一年王潛就死了。這就近於馬禍。

韓約

韓約，唐大和中爲安南都護。時土產有玉龍膏，南人用之，能化銀液。耆舊相傳，其膏不可齎往，犯者則爲禍耳。約不之信，及受代還闕，貯之以歸。時爲執金吾，果首罹甘露之禍，乃貪利冒貨之所致也。（出《補錄記傳》）

【譯文】

韓約在唐朝大和年間任安南都護，當時有一種土產叫玉龍膏。安南人用它，能化解銀液。世代相傳，這種膏不可帶走，違犯的人就會招來禍患。韓約不信這種事，等到受命回京，貯藏玉龍膏回家，當時任執金吾，後果然遭遇甘露之禍，這就是貪圖小利冒險所導致的。

王氏

唐河陽城南百姓王氏莊，有小池，池邊巨柳數栽。開成末，葉落池中，旋化爲魚，大小如葉，食之無味。至冬，其家有官事。（出《酉陽雜俎》）

【譯文】

唐朝河陽城南的百姓王氏莊。家裏有一個小水池，池邊有幾棵大柳樹。開成末年，樹葉落到水池裏，立刻變成魚，大小和樹葉差不多。喫起來沒什麼滋味。到了冬天，他們家就有了犯法的事。

王哲

唐虔州刺史王哲在平康里治第西偏。家人掘地，拾得一石子，朱書其上曰：「修此不吉。」家人揩拭，轉分明。乃呈哲。哲意家人惰於畚鍤，自磨，朱深若石脈。哲甚惡之。其月哲卒。（出《酉陽雜俎》）

【譯文】

唐朝虔州刺史王哲在平康里修建家裏的西偏房。他家的僕奴們挖地，拾到一粒石子，上面有用紅筆寫的字是：「修這房屋不吉利。」家人擦了擦，那字更加清楚。就呈送給王哲看，王哲認爲是那些奴僕不願幹活的藉口，就自己研磨那石子，但那紅筆的字跡就象石紋一樣磨不掉，王哲很討厭它。當月王哲就死了。

杜牧

唐杜牧自宣城幕除官入京，有詩留別雲：「同來不得同歸去，故國逢春一寂寥。」其後二十餘年，連典四郡。後自湖州刺史拜中書舍人，題汴河雲：「自憐流落西歸疾，不見春風二月時。」自郡守入爲舍人，未爲流落，至京果卒。（出《感定錄》）

【譯文】

唐朝杜牧從宣城幕任新職入京，寫詩留別說：「同來的不能一同歸去，在舊地正逢春天一人多麼寂寞。」這以後二十多年，連續主管四郡。後來從湖州刺史再升爲中書舍人。題詩汴河說：「自覺可憐流落在外西歸得快，不能在二月再見春風了。」從郡守升爲舍人，雖然沒有流落，但到了京城果然死了。

盧獻卿

范陽盧獻卿，唐大中中舉進士，詞藻爲同流所推。作《愍徵賦》數千言，時人以爲庾子山《哀江南》之亞。連年不中第，蕩遊衡湘，到郴而病。夢人贈詩云：「卜築郊原古，青山唯四鄰；扶疏繞屋樹，寂寞獨歸人。」獻卿旬日而歿。郴守爲葬之近郊。果以夏初，皆符所夢者。（出《本事詩》）

【譯文】

范陽人盧獻卿，唐大中年間中舉進士。詩文被同輩人所推舉。作的《愍徵賦》有幾千字，當時的人都認爲僅次於庾子山《哀江南》的文章。但他連年也沒有考取功名。於是在衡湘一帶蕩遊。到了彬城就病倒了。曾夢見有人贈給他一首詩說：「我算你將在古郊原上築屋，四鄰只有青山。繞屋的樹木枝葉繁茂。你自己歸去多麼寂寞。」獻卿十多天後就死了。郴州太守在近郊埋葬了他。時間果然是夏初，與所夢到的都相符。

盧駢

唐盧駢員外，才俊之士。忽一日晏抵青龍精舍，休僧院，詞氣悽慘，如蓄甚憂，其呼嗟往復於軒檻間。僧問不對。逮夜將整歸騎，徘徊四顧，促命毫硯，題於南楣曰：「壽夭雖雲命，榮枯亦太偏；不知雷氏劍，何處更沖天。」題畢，草草而去。涉旬出官，未逾月卒。其詩至今在院，僧逢其人，輒話其異。（出《唐闕史》）

唐朝有個員外叫盧駢，是個俊美有才能的士人。忽然有一天赴宴到青龍精舍。後在僧院裏休息。說話言談的語氣悽慘。好象有憂愁積壓了很久似的，長呼短嘆往返在門窗間。僧人問他他也不回答。到夜晚就要整鞍備馬回去。徘徊着四下看，急忙讓人拿來筆硯，在南門框上面題一首詩：「長壽短命雖說在天，要說榮枯也太偏激。不知道雷氏寶劍，在何處沖天而起。」題完後，急忙走了。經過十多天當了官，未過一個月就死了。他的詩到現在還在寺院裏，僧人碰到人就說這是怪事。

封望卿

唐封望卿，僕射敖之子。杜邠公悰鎮岐下，自省中請爲判官。其所常居室壁，有筆灑墨跡者。望卿一日，忽以指爪盡掐去之，其色如喪。洎侍兒或問其故，望卿默不應。無何病甚，謂侍兒曰：「記吾前日以指瓜掐墨跡否？吾其時惡之，不能語汝。每點乃一鬼字。數日而卒。（出《玉泉子》）

【譯文】

唐朝的封望卿，是僕射敖的兒子。杜公邠悰鎮守岐下，從省中把他請來作判官。他常住的屋牆上有筆灑的墨跡。有一天，望卿忽然用指甲全都把墨跡掐去了，他的臉色象死人一樣，等到侍童來了就問他這是什麼原因，望卿沉默不語，不長時間就病得很歷害。對侍童說：「你記得我前些天用指甲掐去墨跡的事嗎？我那時特別討厭它，不能告訴你，那每一點都是一個鬼字。」幾天後病死了。

崔彥曾

滎陽郡城西有永福湖，引鄭水以漲之。平時環岸皆臺樹花木，乃太守郊勞班餞之所。西南壖多修竹喬林，則故徐帥崔常侍彥曾之別業也。唐鹹通中，龐勳作亂。彥曾爲賊執，湖水赤如凝血者三日。未幾而兇問至。昔河間王之徵輔公袥也，江行，舟中宴羣帥，命左右以金碗酌江水。將飲之，水至忽化爲血，合座失色。王徐曰：「碗中之血，公袥授首之徵。」果破之，則禍福之難明也如是。（出《三水小牘》）

【譯文】

滎陽郡城西有個永福湖。引入鄭水使它充滿。平時環繞岸邊都修臺栽樹種上多種花木，這是太守在郊外慰勞餞別用的場所，西南面的空地上多栽竹植樹，這是已故徐帥的常侍崔彥曾的副業。唐朝鹹通年間，龐勳作亂，崔彥曾被賊人抓獲，湖水紅得象凝血長達三天。不長時間凶信就到了。過去河間王征討輔公袥，在江中行船，於船中宴請衆帥，命令左右的人用金碗酌取江水，將要飲用。水打上來忽然變成了血。滿座的人都變了臉色。河間王慢慢地說：「碗中的血，是公袥被砍頭的徵兆。」果然打敗了公袥。象這樣禍福很難斷定囉！

崔雍

崔雍起居，譽望清美，尤嗜古書圖畫。故鐘王韓展之跡，萃於其家；常寶太真上馬圖一軸，以爲畫品之上者。唐鹹通戊子歲，授祿二千石於和州。值龐勳構逆，豐沛間賊鋒四掠，歷陽麼（「麼」原作「歷」，據明抄本改。）郡。右史儒生，非枝拒所及矣，乃命小將齎持牛酒犒賊師，且以全雉蝶活黎庶爲請，由是境亡剽戮之患。雖矯爲款諭，而密表自陳。時宰有不協者，因置之以法。士君子相吊。後有得崔君所寶畫者，軸杪題雲：「上蔡之犬堪嗟，人生到此，華亭之鶴虛唳。天命如何。」字雖真跡，不書時日。識者雲，聞命之後，無暇及此，其予知耶？復偶然耶？（出《唐闕史》）

【譯文】

崔雍這個人的起臥動止等日常生活，追求清奇高雅的環境，特別愛好古書古畫。所以鐘王韓展的墨跡，都薈萃在他家裏，以前收藏太真上馬圖一軸，認爲這是繪畫的上品。唐朝鹹通戊子年，在和州授俸祿二千石。在龐勳反叛時，豐沛之間賊寇所到之處四處搶掠，達到陽麼郡。一個右史儒生，不是他的能力所能抗拒的，於是就命令小將帶着酒肉犒勞賊軍。並且請求他們保全城鎮免除百姓性命之危。因此竟沒有遭到搶掠殺戮的禍患。雖然假託是皇帝的命令，但還是上表書自己陳述當時這樣作的理由，當時的宰相有和他不對付的，因此最後還是以法處置了。當時的仁士君子們都來弔唁。後來有得到崔雍所收藏的寶畫的人，看見在軸底下題了幾行字說：「上蔡的犬叫得很歷害，人生到了這種地步，華亭的鶴也只能空鳴，天命啊，又能怎麼樣呢？」字雖然真是崔雍的字跡，但沒有寫時間。有明白此事的人說：「知道自己的命運後，沒有閒暇顧及到這些了。」這是自己預知呢，還是偶然呢？

龐從

唐昭宗乾寧丙辰歲，朱梁太祖誅不附己者。兗師朱瑾亡命淮海，梁祖命徐師龐從，（舊名「師古」）會軍五萬於青口。（東晉命謝安伐青州，堰呂梁水，樹柵，立七埭爲坬，擁其流以利運漕，故謂之青州坬，其實泗水也。浮磬石在下邳。）所屯之地，蓋兵書謂之絕地。人不駕肩，行一舍，方至夷坦之處。時梁祖命腹心者監護之，統師莫之能御。（明抄本「之能御」作「敢自主」。）未信宿，朱瑾果自督數萬而至。從聞瑾親至，一軍喪魄。及戰，無敢萌鬥志，或溺或浮，唯一二獲免。先是瑾軍未至前，部伍虛異，尤多怪驚，刁斗架自行於軍帳之前。家屬在徐州，亦凶怪屢見。使宅之後，素有妖狐之穴，或府主有災即見。時命僧於雕堂建道場。（蓋多狐妖，故畫雕於中。）統未亡之前，家人望見燕子樓上，有婦人衣紅，白晝憑欄而立。見人窺之，漸移身退後而沒。時登樓之門，皆扃鐍之。不數日，兇問至。（出《玉堂閒話》）

【譯文】

唐昭宗乾寧丙辰年，朱梁太祖誅殺那些不依附順從他的人。兗軍統帥朱瑾逃命到淮海，梁祖命令徐州統帥龐從在青口會合五萬軍隊討伐朱瑾，但他駐紮軍隊的地方，都是兵書上所說的絕境，山高路窄，人不能並肩而行，行軍三十多里，纔到了平坦的地方，當時梁祖又命令一個自己信任的人在龐從的身邊監護他。雖然他統帥軍隊。但不能自作主張。連宿兩夜，朱謹果然親自率領幾萬大軍到來。龐從聽說朱瑾親自到來，全軍都喪魂落魄，等到戰鬥開始，龐從的軍隊都喪失了鬥志，有的淹死，有的被俘虜，只有一二個人逃跑了。在朱瑾的軍隊沒有到來以前，部下的兵士們就常鬧虛驚，刁斗架自己就跑到軍帳前面。家屬在徐州，也是多次見到奇異怪象。住宅後面，平常就有妖狐的洞穴。有時主人有災它就出現，當時讓和尚在雕堂前面擺了道場。在統帥龐從的軍隊沒有失敗以前，他的家人就看見在燕子樓上有一個穿紅衣服的婦人，大白天就靠着欄杆站着，見到人看她，才漸漸後退而消失。當時登樓的門都上了鎖。不過幾天，壞消息就來了。

卷第一百四十五 徵應十一（人臣咎徵）

李鈞 高駢 鉅鹿守 陝師 嚴遵美 成汭 劉知俊 田頵 桑維翰 鍾傅 頓金　湖南馬氏　王慎辭　安守範

李鈞

唐李鈞之蒞臨汝也，郡當王仙芝大兵之後。民間多警。李鈞以兵力單寡，抗疏聞奏。詔以昭義軍三千五百人鎮焉。乾符戊戌歲也，兵至，營於郡西郭。明年春，鈞節制上黨雜報到，於是鎮兵部將，排隊於州前通衢，率其屬入衙，展君臣之禮。忽有暴風揚塵，起自軍門而南，蟠折行伍，拔大旆十餘以登。州人愕眙而顧，沒於天際。明日，州北二十里大牛谷野人，得旆以獻，帛無完幅，枝幹皆摺拉矣。鈞至上黨，統衆出雁門，兵既不戢，暴殘居民，遂爲猛虎軍所殺矣。（出《三水小牘》）

【譯文】

唐朝李鈞來到臨汝，臨汝郡正處在王仙芝的大軍到來之後。百姓很警惕。李鈞因爲兵力太少，上疏奏聞皇上。皇上下詔讓他憑昭義的軍隊三千五百人鎮守。是乾符戊戌年，昭義兵到，駐紮在郡西城外。第二年春天，李鈞要求上黨的人都來報到，於是上黨的軍隊各將領，在州府前面的大道上排隊，率領他們的屬下進入州衙門，行君臣的禮節。忽然有一陣大風揚起塵土，是從軍營南門颳起的，盤旋在軍營中，拔起十多面大旗直上天空，州里的人都驚愕地瞪着眼看着，直到天邊沒影了。第二天，州北二十里大牛谷的村人，找到大旗來獻上，那些旗的布沒有完好的了，都被樹枝拉扯壞得不成樣子。李鈞到上黨，統率大兵出了雁門，但兵卒不能嚴格約束自己，軍紀不嚴，殘害百姓。於是很快就被猛虎軍所殺了。

高駢

唐光啓三年，中書令高駢，鎮淮海。有蝗行而不飛，自郭西浮濠，緣城入子城，聚於道院，驅除不止。松竹之屬，一宿如剪。幡幀畫像，皆啗去其頭。數日之後，又相啖食。九月中，暴雨方霽，溝瀆間忽有小魚，其大如指，蓋雨魚也。佔有兵喪。至十月，有大星夜墮於延和閣前，聲若奔雷，迸光碎響，洞照一庭。自十一月至明年二月，昏霧不解。或曰：「下謀上之兆。」是時粒食騰貴，殆逾十倍。寒僵雨僕，日輦數十口，棄之郭外。及霽而達坊靜巷，爲之一空。是時浙西軍變，周寶奔毗陵。駢聞之大喜，遽遣使致書於周曰：「伏承走馬，已及奔牛。（「奔牛」堰名，在常州西。）今附齏一瓶，葛粉十斤，以充道途所要。」蓋諷其齏粉也。三月，使院致看花宴，駢有與諸從事詩。其末句雲：「人間無限傷心事，不得樽前折一枝。」蓋亡滅之讖也。及爲秦彥幽辱，計口給食。自五月至八月，外圍益急，遂及於難。（出《妖亂志》）

【譯文】

唐朝光啓三年，中書令高駢鎮守淮海時，發現蝗蟲只爬不飛，從城西浮過護城河，攀緣着城牆進入內城。聚集在道路上和庭院中，驅除也不停止爬行。松竹之類的樹木，一宿之間象用剪子剪過一樣，布幅上的畫像，都被它們咬去了頭。幾天以後，它們又互相咬食。九月中旬，暴雨則晴，溝渠裏忽然發現小魚，大小如手指，都是下的雨魚。經卜算說有兵喪。到十月，有顆大星在晚上墜落在延和閣前面，聲音好象滾雷，迸發出光亮和破碎的響聲，光亮照滿庭院。自從十一月到第二年二月，大霧昏沉，長期不散。有人說：這是以下犯上的徵兆。當時米價昂貴，是過去的十多倍，因寒冷和大雨而僵臥倒地的人，每天用車拉出幾千口，都扔到城牆外。等到天晴再到里巷和街道里看，全部都空了。這時浙西軍隊叛變，周寶逃奔毗陵去了。高駢聽說後非常高興，立刻派使者送給周寶一封信，信上說：「你依靠着走馬將要到達奔牛，現在附帶送上一瓶齏粉和十斤葛粉，用來解決路途上的需要」。這是諷刺他將要成爲齏粉。三月。使院請他看花赴宴，並列着有一首給諸從事的詩，詩的末句是：「人世間有無限傷心的事，不能在酒樽前折去一枝。」大概是滅亡的預言吧。到了被秦彥幽禁羞辱，算計人口供給食物。從五月到八月，外面圍兵圍困更加緊急。接着就遭到死難。

鉅鹿守

唐文德戊申歲，鉅鹿郡南和縣街北有紙坊，長垣悉曝紙。忽有旋風自西來，卷壁紙略盡，直上穿雲，望之如飛雪焉。此兵家大忌也。夏五月，郡守死。（出《三水小牘》）

【譯文】

唐朝文德戊申年，鉅鹿郡南和縣街北有個造紙作坊。長長的圍牆上都曬着紙。忽然有股從西面來的旋風，幾乎把牆上的紙都捲走了，那股旋風直上雲霄，遠望那被卷的紙象飛雪一樣。這是軍事上最忌諱的事啊。到了五月，郡守就死了。

陝師

唐乾寧末，分陝有蛇鼠鬥於南門之內，觀者如堵。蛇死而鼠亡去。未旬而陝師遇禍。則知內蛇死而鄭厲入，羣鼠奔向蒲山亡。妖由人興，可爲戒懼。（出《三水小牘》）

【譯文】

唐朝乾寧末年。分陝地區有蛇和鼠在南門內決鬥。觀看的人很多，象圍牆一樣。最後蛇死了鼠也逃奔而去。還沒過十天陝軍便遭遇災禍。這時人們才知道城內蛇死鄭厲進來，羣鼠奔逃造成蒲山滅亡的道理。妖魔是人興起的，應當作以後的警戒和擔心的事了。

嚴遵美

唐左軍容使嚴遵美，閹官中仁人也。嘗言北司爲供奉官，胯衫給事，無秉簡之儀。又云：「樞密使廨署，三間屋書櫃而已，亦無視事之廳。堂狀後帖黃，指揮公事，乃楊復泰。（「泰」明抄本作「恭」。）奪宰相權也。遵美嘗發狂，手足舞蹈之。旁有一貓一犬，貓謂犬曰：「軍容改常也。」犬曰：「何用管。」俄而舞定，且異貓犬之言。遇昭宗播遷鳳翔，乃求致仕漢中，尋徙於劍南青城山下，卜別墅以居之。年過八十而終。其忠正謙約，與西門李玄爲季孟。於時誅宦官，唯西川不奉詔，由是脫禍。家有北司治亂記八卷，備載閹官忠侫好惡，蓋巷伯之流也，未必俱爲邪僻。良由南班輕忌大過，以致怨怒，蓋邦國不幸也。先是路巖自成都移鎮渚宮，所乘馬忽作人語，且曰：「蘆荻花，此花開後路無家。」不久及禍。然畜類之語，豈有物憑之乎？石言於晉，殆斯比也。（出《北夢瑣言》）

【譯文】

唐朝的左軍容使嚴遵美。是宦官中仁愛端方正直的人。曾說北司作供奉官時，衣帽不整，沒有待人處事的禮儀。又說：「樞密使廨署，三間屋只是書櫃而已，也沒有辦公的大廳，堂屋後帖黃布，辦理公事，是楊復泰奪取宰相權位的意向。遵美曾經發瘋，手舞足蹈。這時旁邊有一隻貓和一隻狗，貓對狗說：「嚴軍容改變常態了。」狗說：「不用管。」不一會兒停止發狂，對貓狗的話很驚異。正好昭宗要遷到鳳翔宮去，嚴遵美就要求到漢中作個官，然後搬到劍南青城山下，選擇一個別墅住下了，年紀到了八十歲才死。他忠正謙和約束自己，與西門李玄結爲兄弟。當時追捕誅殺宦官，只有西川不執行宮庭的命令，因此免除了災禍。他家裏有北司治亂記八卷，詳細記載了官員中的忠奸好惡之人，所以說太監那一類人，也未必都是奸邪怪僻的人。良由南班二人輕率忌恨這是他的大過錯，造成怨怒加深，都是國家的不幸啊。這以前路巖從成都改鎮渚宮，他乘坐的馬忽然說了人話，說：「蘆荻花，此花開路無家。」不久便遭到災禍。然而畜類的話，難道有什麼憑證嗎？石頭可在晉說話，這也是一樣的。

成汭

荊州成汭，唐天覆中準詔統軍救援江夏，帥次公安縣。寺有二金剛神，土人號曰二聖，頗有靈驗。艤舟而謁之，且以勝負爲褥。汭兆皆不吉。汭惑之，孔目官楊師厚曰：「公業已行，安可疑阻？」於是不得已而進。竟有覆軍之敗，身死家亡，非偶然也。（出《北夢瑣言》）

【譯文】

荊州的成汭，在唐朝天覆年間皇帝下詔批准他統帥軍隊去救援江夏。他帥軍到達公安縣。寺中有二個金剛神，當地百姓稱他們爲二聖，很靈驗。成汭停舟靠岸去拜謁二神，並且禱告希望此次出兵得勝而歸，但求得的徵兆都是不吉利的。成汭感到很疑惑。孔目官楊師厚說：「您已經來了，怎麼能因疑而受阻礙呢？」於是，在沒有辦法的情況下勉強進軍了。最後還是全軍覆沒，自身死了家也滅亡了。這並不是偶然的事。

劉知俊

梁彭城王劉知俊鎮同州日，因築營牆，掘得一物，重八十餘斤，狀若油囊。召賓幕將校問之。或曰地囊，或曰飛廉，或曰金神七殺。獨留源曰：「此是冤氣所結也。古來囹圄之地或有焉，昔王充據洛陽。修河南府獄，亦獲此物，而遠祖記之。乃冤死囚人，精爽入地，聚爲此物。經百千年，凝結不散。源聞酒能忘憂，請奠以醇醪，或可消釋耳。然此物之出，亦非吉徵也。」知俊命具酒饌視酹，復瘞之。尋有扳城背主奔秦之事，乃驗之矣。（出《鑑戒錄》）

【譯文】

梁彭城王劉知俊鎮守同州的時候，因爲修築營牆，挖出一件東西，重有八十多斤，形狀很象裝油的口袋。劉知俊就召集賓客幕僚和將校們問，哪個知道這種東西。有人說是地囊，有人說是天外飛來的廉石，有人說是金神的七殺袋。只有留源說：「這是冤氣凝結成的，自古以來作監獄的地方或許有這種東西。過去王充據守洛陽，修建河南府的監獄，也曾得到過這樣的東西，我的太祖記得這件事。這是含冤而死的囚犯，他們的冤魂不散進入地下，凝聚在一起變成這種東西。經歷百千多年，仍然凝結不散。我聽說酒能使人忘掉憂愁，請用好酒來祭奠一下，或許可以使它解散消失。然而出現這種東西，也並不是吉祥的徵兆。」知俊聽說得有道理，就命人準備酒菜祝禱，並把酒灑在地上表示祭奠。以後又把那東西埋了。不久，就發生了攀城背主跑到秦國的事。這就是驗證啊。

田頵

宣州節度田頵，將作亂。一日向暮，有鳥赤色，如雉而大，尾有火光，如散星之狀，自外飛入，止戟門而不見。翌日，府中大火，曹局皆盡，唯甲兵存焉。頵資以起事，明年遂敗。（出《稽神錄》）

【譯文】

宣州節度使田頵，將要發動叛亂。一天傍晚，有一隻紅色的鳥，象雉雞而比雉雞大。鳥尾有火光，象無數零散的星星，從外面飛進來，落在兵器庫門上就不見蹤影了。第二天，田府裏燃起大火，馬匹武器等都燒光了，只有甲兵保存下來，田頵憑着這些鐵甲兵發動叛亂，第二年就被打敗了。

桑維翰

魏公桑維翰，尹開封。一日，嘗中夜於正寢獨坐，忽大驚悸，如有所見，向空厲聲雲：「汝焉敢此來！」如是者數四。旬日憤懣不已，雖齊（明抄本「齊」作「貼」）體亦不敢有所發問。未幾，夢己整衣冠。嚴車騎，將有所詣。就乘之次，忽所乘馬亡去，追尋莫之所在。既寤，甚惡之，不數日及難。（出《玉堂閒話》）

【譯文】

魏公桑維翰，任開封府尹。有一天，曾經在正房寢室裏一個人坐着，突然間很驚慌恐懼的樣子，好象看見了什麼。他向空中大聲喊：「你怎麼敢到這裏來？」象這樣發生了多次，十多天內憤懣不停，即使是最親近的人也不敢問他是怎麼回事。不多時，他夢到自己穿好衣服，戴好帽子，車騎嚴整，好象將要到什麼地方去，就上車坐上去，忽然間所乘車的馬又不見了。到處尋找也不知在什麼地方。醒了以後，很討厭這個夢。不到幾天的時間就遭到災禍。

鍾傅

南平王鍾傅，在江西，有衙門吏孔知讓，新治第。晝有一星隕於庭中。知讓甚惡之，求典外戎，以空其地。歲餘，御史中丞薛紹緯，貶官至豫章，傅取此地第以居之，遂卒於此。（出《稽神錄》）

【譯文】

南平王鍾傅在江西。他的部下衙門吏有個叫孔知讓的，新建了一座宅院。白天有一顆星墜落在庭院裏。知讓很討厭這件事，要求到外地作官，這樣就會使這所宅院空出來。一年多以後，御史中丞薛紹緯被貶官到豫章，鍾傅就搬到孔知讓新建的宅院住下來了。然後就死在這裏。

頓金

袁州刺史頓金，罷郡還都。有人以紫袱包一物，詣門遺之。開視，則白爛衫也。遽追其人，則亡矣。其年金卒。（出《稽神錄》）

【譯文】

袁州刺史頓金，解除郡中職務回京城去，有人用紫包袱皮包一件東西，到了門前扔下，打開一看，原來是白色的爛衫。馬上就追那個人，已經不見了。這一年頓金就死了。

湖南馬氏

湖南武穆王巡邊，回舟至洞庭宜春江口，暴風忽至，波如連山，乃見波中，恢詭譎怪，蛟螭出沒，雲霧昏蒙，有如武夫執戈戟者，有文吏具襴簡者，有如捧盤盂者，或緋或綠，倏閃睢盱，莫知何物。左右大駭，衣服器皿悉投之。舟人慾以姬妾爲請，王不聽。移時風定，僅獲存焉。後數年，武穆王薨於位。（出《北夢瑣言》）

【譯文】

湖南武穆王巡視邊境，回船行到洞庭湖宜春江口。忽然颳起暴風，波濤象相連的山峯，只見波濤中發出奸詐嘲笑的怪聲，蛟龍鬼妖相繼出沒，雲遮霧罩，天空昏濛一片，有的象武士拿刀持槍，有的象文官穿官衣抱着公文，還有的好象捧盤端盂。有紅有綠。只一眨眼的工夫。就變化了，不知道是什麼東西。穆王左右的人都很害怕，把衣服器皿都投到江裏，船上有人提議把姬妾也投到江裏請求安定。武穆王沒采納。過了些時候風停了，僅獲得生存。以後過了幾年，武穆王還在位時死了。

王慎辭

江南通事舍人王慎辭，有別墅在廣陵城西，慎辭常與親友遊其上。一日，忽自愛其岡阜之勢，嘆曰：「我死必葬於此。」是夜，村中間太吠。或起視之，見慎辭獨騎徘徊於此。逼之，遂不見。自是夜夜恆至。月餘，慎辭卒，竟葬其地。（出《稽神錄》）

【譯文】

江南通事舍人王慎辭，在廣陵城西有座別墅。慎辭經常同親友在這裏遊玩。有一天，忽然看到並愛這隆起小岡的地勢，就長嘆說：「我死後一定要埋葬在這裏。」當天晚上，村裏聽到狗叫，有人起來看，看見慎辭獨自騎馬在這裏徘徊。走近去就看不見了。從這以後天天晚上都來。一個多月以後，王慎辭就死了，終於埋葬在這裏。

安守範

僞蜀彭州刺史安思謙，男守範，嘗與賓客遊天台禪院，作聯句詩。守範雲：「偶到天台院，因逢物外僧。」定戎軍推官楊鼎夫雲：「忘機同一祖，出語離三乘。」前懷遠軍巡官周述雲：「樹老中庭寂，窗虛外境澄。」前眉州判官李仁肇雲：「片時松柏下，聯續百千燈。」因記於僧壁而去。翌日，有貧子乞食見之，朗言曰：「人道有初無尾，此則有尾無初。卻後五年，首頷俱碎，洎不如尾句者。」撫掌大笑。院僧驅邇之。貧子走且告曰：「此後主人，不遠千里，即欲到來。」衆以爲狂，莫測其由。後數年，守範伏法，鼎夫暴亡，此首領俱碎之義。周與李，累授官資，此不如尾句之義也。院主僧尋亦卒。相承住持者，來自興元，則主不遠千里也。貧子之說，一無謬焉。（出《野人閒話》）

【譯文】

僞蜀的彭州刺史安思謙，兒子叫守範。曾同賓客到天台禪院遊覽。作一首五律詩。守範說：「偶到天台院，因逢物外僧。」定戎軍推官楊鼎夫說：「忘機同一組，出語離三乘。」前懷遠軍巡官周述說：「樹老中庭寂，窗虛外境澄。」前眉州判官李仁肇說：「片時松柏下，聯續百千燈。」三人吟完就記在僧院的牆上走了。第二天，有個窮孩子討飯見到牆上詩，大聲說：「人們都說有開始沒有結尾，這裏卻有結尾沒有開始，往後五年，首頷兩聯全碎，反到不如尾句。」說完拍着手大笑，院裏的僧人趕他走，那窮孩子邊走邊告訴僧人說：「這裏以後的主人，不遠千里，馬上就要到來了。」衆人都認爲他發瘋了，沒有人猜測出有什麼緣由。後過了幾年，守範被法辦，鼎夫暴病身亡。這就是「首頷兩聯全碎」的意義。周述與李仁肇，多次升官。這就是「不如尾句」的意思。寺院的住持不久也死了，繼承住持的來自興元。這就是「不遠千里也」的含義。窮孩子的說法，沒有一點錯誤。

# 定數感應卷目錄（第146-163卷）

卷第一百四十六 定數一 寶誌 史溥 耿詢 尉遲敬德 魏徵 婁師德 王顯

張寶藏 授判冥人官 王無礙　宇文融　路潛　甘子布

李迥秀 狄仁傑 崔元綜 蘇味道 盧崇道 劉仁軌　任之選

卷第一百四十七 定數二 田預 王晙 高智周 王儦 裴伷先 張文瓘 袁嘉祚

齊瀚 張守珪 裴有敞 王超　張齊丘　馮七言事

桓臣範 張嘉貞 僧金師

卷第一百四十八 定數三 韋氏 張嘉福 宋惲 房瓘 孫生 張嘉貞 杜暹 鄭虔

崔圓

卷第一百四十九 定數四 曲思明 馬遊秦 蕭華 一行 術士 杜鵬舉 李棲筠

杜思溫 柳及 韋泛

卷第一百五十定數五 玄宗 喬琳 張去逸 李泌 劉邈之 張仁褘 裴諝

李揆 道昭

卷第一百五十一 定數六 李棱 豆盧署 孟君 盧常師 韓滉 李頧 崔造 薛邕

卷第一百五十二 定數七 鄭德璘 趙璟 盧邁 趙璟 包誼 薛少殷 袁孝叔

卷第一百五十三 定數八 李公 李宗回 崔樸 李藩 韋執誼 袁滋 裴度 張轅

趙昌時

卷第一百五十四 定數九 李顧言 元和二相 李源 鄭權 樊陽源 吳少誠

陳彥博 陸賓虞 王璠　崔玄亮　韋貫之

卷第一百五十五 定數十 衛次公 李固言 楊收 鄭朗 段文昌 崔從 郭八郎

張宣 韓皋

卷第一百五十六 定數十一龐嚴 張正矩 劉遵古 舒元輿 李德裕 李言 王沐

舒元謙 杜悰外生 石雄　賈島　崔潔

卷第一百五十七 定數十二李景讓 李敏求 李君 馬舉 鄭延濟 李生

卷第一百五十八 定數十三成汭 楊蔚 歐陽澥 伊璠 顧彥朗 李甲 房知溫

竇夢徵 許生 楊鼎夫　牛希濟　陰君文字　貧婦　支戩

卷第一百五十九 定數十四（婚姻）定婚店 崔元綜 盧承業女 琴臺子 武殷 盧生

鄭還古

卷第一百六十定數十五（婚姻）秀師言記 李行修 灌園嬰女 朱顯 侯繼圖

卷第一百六十一 感應一 張寬　漢武帝　醴泉　淮南子　揚雄　劉向　袁安　樊英

五石精 律呂 陳業 陳實　三州人　魏任城王　呂虔

管寧 河間男子 宜陽女子 張應 南郡掾 蒲坂精舍

吳興經堂 南徐士人 徐祖 劉京 何敬叔 蕭子懋

蕭睿明 解叔謙 宗元卿　匡昕　曾康祖

卷第一百六十二 感應二 崔恕　何瑚　陳遺　王虛之　河南婦人　岑文本　鄭鮮

張楚金 羅道悰 陵空觀　皇甫氏　田仁會　徐州軍士

唐宣宗 李彥佐 胡生 劉行者 王法朗 郗法遵　王暉

李夢旗 孟熙

卷第一百六十三 讖應 　歷陽媼　孫權　高穎　神堯　唐高祖　太行山　桑條歌

突厥鹽 封中嶽 楊柳謠　黃獐歌　苾挈兒　安樂寺

烏鵲窠 鯉魚兒 挽天樞 黃犢子 駱賓王　天后　閻知微

長孫無忌 魏王 武媚娘 孝和 魏叔麟 武三思 孫佺

張易之 飲酒令 白馬寺 李蒙 李進周 志公詞 李懷光

王鐸 木成文　草重生　唐國閏　竹騮

卷第一百四十六 定數一

寶誌 史溥 耿詢 尉遲敬德 魏徵 婁師德 王顯 張寶藏 授判冥人官 王無礙　宇文融　路潛　甘子布　李迥秀　狄仁傑　崔元綜　蘇味道　盧崇道 劉仁軌　任之選

寶誌

梁簡文之生，志公謂武帝：「此子與冤家同年生。」其年侯景生於雁門。亂梁，誅蕭氏略盡。（出《朝野僉載》）

【譯文】

梁的簡文出生了。志公對武帝說：「這個孩子和冤家同年出生。」這一年侯景也在雁門出生了。侯景後來反叛了梁。幾乎把蕭氏全家都殺光了。

史溥

陳霸先未貴時，有直閣吏史溥，夢有人朱衣執玉簡，自天而降。簡上金字書曰：「陳氏五世，三十四年。」及後主降隋，史溥尚在。（出《獨異志》）

【譯文】

陳霸先還未顯貴時，有一個直閣吏叫史溥。他作夢夢見有人穿着紅色的衣服，手拿玉製的書簡，從天降下來，書簡上金字寫着「陳氏五世，三十四年。」等到後來的皇帝投降了隋朝，史溥還活着。

耿詢

隋大業中，耿詢造渾儀成，進之。帝召太史令袁克。少府監何稠等檢驗。三辰度數，晝夜運（「運」原作「不」，據明抄本改。）轉，毫釐不差。帝甚嘉之，賜物一百段，欲用爲太史令。詢聞（「聞」原作「問」，據明抄本改。）之，笑曰：「詢故未得此官，六十四五，所不論耳。然得太史令即命終。」後宇文化及篡逆，詢爲太史令。詢知化及不識，謀欲歸唐，事覺被害，時年六十五。觀詢之藝能數術，蓋亦張衡、郭璞之流。（出《大業拾遺記》）

【譯文】

隋朝大業年間，耿詢製造渾儀成功。進獻給皇帝。皇帝召太史令袁克，少府監何稠等人檢驗渾儀。結果是日月星三辰度數，晝夜不停地運轉，竟毫釐不差。皇帝特別讚賞他，賜給耿詢財物一百段，並想任命他爲太史令。耿詢聽說這件事後笑着說：「我沒得到這個官的原因，是因爲活到六十四五不論罷了，然而得到這個官，我的命就沒了。」後來宇文化及篡權謀反。耿詢任太史令，耿詢知道宇文化及不能用人，密謀歸順唐朝，事情被發覺遭殺害了。當時年齡是六十五歲。看來耿詢的技藝和才能，大概也是張衡、郭璞那一類的人。

尉遲敬德

隋末，有書生居太原，苦於家貧，以教授爲業。所居抵官庫，因穴而入，其內有錢數萬貫，遂欲攜挈。有金甲人持戈曰：「汝要錢，可索取尉遲公帖來，此是尉遲敬德錢也。」書生訪求不見，至鐵冶處，有煅鐵尉遲敬德者，方袒露蓬首。鍛鍊之次，書生伺其歇，乃前拜之。尉遲公問曰：「何故？」曰：「某貧困，足下富貴，欲乞錢五百貫。得否？」尉遲公怒曰：「某打鐵人，安有富貴？乃侮我耳！」生曰：「若能哀憫，但賜一帖，他日自知。」尉遲不得已，令書生執筆，曰：「錢付某乙五百貫。」具月日，署名於後。書生拜謝持去。尉遲公與其徒，拊掌大笑，以爲妄也。書生既得帖，卻至庫中，復見金甲人呈之。笑曰：「是也。」令繫於樑上高處。遣書生取錢，止於五百貫。後敬德佐神堯，立殊功，請歸鄉里。敕賜錢，並一庫物未曾開者，遂得此錢。閱簿，欠五百貫，將罪主者，忽於樑上得帖子。敬德視之，乃打鐵時書帖。累日驚歎，使人密求書生，得之，具陳所見。公厚遣之，仍以庫物分惠故舊。（出《逸史》）

【譯文】

隋朝末年，有個書生在太原居住。家裏很窮苦，只好教書養家餬口。他家離官府倉庫很近，有一次，他鑽了進去，那庫內有幾萬貫錢。他忍不住就拿些錢。這時出來一個戴金甲的人手裏拿着槍對他說：「你要錢，可以到尉遲公那裏要個公帖，這是尉遲敬德的錢。」於是書生就到處訪求尉遲敬德，可一直也沒有找到。有一天到了打鐵的鋪子裏，聽說有個打鐵的尉遲敬德，正在赤着上身蓬着頭髮打鐵。書生等到他休息了，就上前拜見。尉遲就問他：「爲什麼這樣？」書生說：「我家很貧困，您又很富貴，想要五百貫錢，不知能不能給？」尉遲很生氣說：「我是個打鐵的，怎麼能富貴？你是在侮辱我吧！」書生說：「如果你能可憐我，只要給我寫個字條就可以，以後你就會知道怎麼回事了。」尉遲沒辦法，只好讓書生自己寫字條。字條上寫：「今付某某五百貫錢。」又寫上月日時間，在最後署上尉遲的名。書生得到字條拜謝後拿着走走了。尉遲和他的徒弟拍着手大笑，認爲這書生太荒謬了。書生得到字條後回到庫裏，又見到金甲人，把字條呈給他，金甲人看後笑着說：「對」。讓書生把字條系在房樑上邊，讓書生拿錢，只限五百貫。後來敬德輔佐英明的君主，立下特大的功勞，當他解甲歸田時，皇帝恩賜給他錢，另加一庫財物還未啓封。於是就得到了那一庫錢，等開庫看錢，對帳查點，發現少了五百貫。正要處罰守庫人，忽然發現在房樑上的字條，敬德一看，原來是打鐵時寫的字條。他一連幾天驚歎不已，派人暗暗尋找書生，找到後，書生把所見到的事都告訴了敬德，敬德又重重賞了他，又把庫中的財物分給了以前的朋友們。

魏徵

唐魏徵爲僕射，有二典事之。長參時，徵方寢。二人窗下平章，一人曰：「我等官職，總由此老翁。」一人曰，總由天上。」徵聞之，遂作一書，遣由此老翁者，送至侍郎處。雲：「與此人一員好官。」其人不知，出門心痛。憑由天人者送書。明日引注，由老人者被放，由天者得留。徵怪之，問焉，具以實對，乃嘆曰：「官職祿料由天者，蓋不虛也。」（出《朝野僉載》）

【譯文】

唐朝魏徵任僕射時，有兩個主管爲他辦事。長參時，魏徵剛剛躺下，兩個人就在窗前議論。一個人說：「我們的官職，都是這個老翁決定的。」另一個說：「都是由天定的。」魏徵聽到後，就寫了一封信，派那個說「老翁定的」的人送了侍郎府。信上說：「請給此人一個好官職。」但這個人不知信的內容。不巧，他出了門就心口痛，不能去，只好靠那個說「由天定」的人送信。第二天下來批註「由老翁」那人被留放；「由天上」那人被留下。魏徵很奇怪，問到他們，他們就把實情全告訴了魏徵。魏徵於是長嘆說「官職俸祿認爲是由天定的，大概不假啊！」

婁師德

唐婁師德爲揚州江都尉，馮元常亦爲尉，共見張冏藏。冏藏曰：「二君俱貴，馮位不如婁。馮唯取錢多，官益進。婁若取一錢，官即敗。」後馮爲浚儀尉，多肆慘虐。巡察以爲強，奏授雲陽尉。又緣取錢事雪，以爲清強監察。婁竟不敢取一錢，位至臺輔，家極貧匱。馮位至尚書左丞，後得罪，賜自盡。婁至納言卒。（出《朝野僉載》）

【譯文】

唐朝婁師德任揚州江都縣尉。馮元常也是縣尉。有一次兩個人一同拜見張冏藏，冏藏說：「你們兩個人以後都有大貴，但馮不如婁。馮只要收取錢財多，官職更高；婁如果收一文錢，官職就會失掉。」後來，馮任凌儀縣尉。行爲放肆暴虐殘忍，巡察認爲他辦事能力強，上奏皇上任命爲雲陽尉，又因爲他搜刮錢財的事得到平反，任命他做了清強監察。婁最終也不敢收取一文錢，官位一直做到臺輔，但家裏特別窮困。馮的官職一直做到尚書左丞，後來犯了罪，被處以自盡死。婁的官職到納言才死。

王顯

唐王顯，與文武皇帝有嚴子陵之舊，每掣褌爲戲，將帽爲歡。帝微時，常戲曰：「王顯抵老不作繭。」及帝登極而顯謁，因奏曰：「臣今日得作繭耶？」帝笑曰：「未可知也。」召其三子，皆授五品，顯獨不及。謂曰：「卿無貴相，朕非爲卿惜也！」曰：「朝貴而夕死足矣。」時僕射房玄齡曰：「陛下既有龍潛之舊，何不試與之。」帝與之三品，取紫袍金帶賜之，其夜卒。（出《朝野僉載》）

【譯文】

唐朝的王顯，與文武皇帝有嚴子陵與漢光武帝那樣的童年夥伴的交情。經常扯褲子玩，拿帽子取樂。皇帝還沒有顯貴時，常常開玩笑說：「王顯到老也不會作繭。」等到皇帝登基坐殿時王顯前往拜見，趁機上奏說：「我現在可以作繭嗎？」帝笑着說：「不知可不可以呀。」於是召王顯的三個兒子，都授予五品官職。王顯的官職趕不上他們，請皇帝也授給他官職。皇帝說：「你沒有貴相，我並不爲你可惜。」王顯說：「哪怕早晨當官，晚上就死也滿足了。」當時僕射房玄齡說：「陛下您既然同他有老交情，爲什麼不試試給他官作？」於是皇帝授予王顯三品官，又叫人拿來紫袍金帶賞給他。當天夜裏王顯就死了。

張寶藏

貞觀中，張寶藏爲金吾長史。（原本無「史」字，據明抄本補。）常因下直，歸櫟陽。路逢少年畋獵，割鮮野食，倚樹嘆曰：「張寶藏身年七十，未嘗得一食酒肉如此者，可悲哉！」旁有一僧指曰：「六十日內，官登三品，何足嘆也！」言訖不見。寶藏異之，即時還京。時太宗苦於氣痢，衆醫不效，即下詔問殿庭左右，有能治此疾者，當重賞之。時寶藏曾困其疾，即具疏以乳煎蓽撥方。上服之立瘥。宣下宰臣，與五品官。魏徵難之，逾月不進擬。上疾復發，問左右曰：吾前飲乳煎蓽撥有效，覆命進之，一啜又平。因思曰：「嘗令與進方人五品官，不見除授，何也？」徵懼曰：「奉詔之際，未知文武二吏。」上怒曰：「治得宰相，不妨已授三品官。我天子也，豈不及汝耶？」乃厲聲曰：「與三品文官，授鴻臚卿。」時正六十日矣。（出《獨異志》）

【譯文】

貞觀年間，張寶藏任金吾長史，經常因爲在朝值班結束，歸回櫟陽。有一次在路上碰到一個少年打獵，割下新鮮肉野餐。張寶藏靠着樹長嘆說：「我張寶藏年已七十，未曾喫過一次象這樣的酒肉，太可悲了。」旁邊有一個和尚指着他說：「六十日之內，官職會升到三品，有什麼可嘆息的呢？」說完就不見了。寶藏很奇怪，立刻回到京城。這時太宗得了痢疾很痛苦，很多醫生給治都不見效。就下詔書訪問殿庭中的左右大臣，有能治這種病的，一定重重賞他。當時寶藏也曾被這種病困擾過，就寫了一份奏疏獻出用乳汁煎蓽撥的藥方，皇上服了藥以後立刻就好了。下詔給宰相，授予張寶藏五品官。魏徵有意爲難，過了一個多月也不擬文授官。皇上的病又發作了，詢問左右侍臣，：「我以前吃了乳煎蓽撥的藥很有效。」於是又命令進獻此藥，一喫又好了。因此皇上想想說：「我曾下令授予進方人五品官，到現在不見提升授官，什麼原因呢？」魏徵害了怕，說：「奉詔那時候，不知是文還是武的。」皇上生氣說：「治好了宰相，不妨授給他三品官，我是天子，難道不如你嗎？」就嚴厲地說：「給他三品文官。再授鴻臚卿官號。」當時正好六十天啊。

授判冥人官

唐太宗極康豫。太史令李淳風見上，流淚無言。上問之，對曰：「陛下夕當晏駕。」太宗曰：「人生有命，亦何憂也！」留淳風宿。太宗至夜半，上奄然入定，見一人云：「陛下暫合來，還即去也。」帝問：「君是何人？」對曰：「臣是生人判冥事。」太宗入見，判官問六月四日事，即令還，向見者又迎送引導出。淳風即觀玄象，不許哭泣，須臾乃寤。至曙，求昨所見者，令所司與一官，遂注蜀道一丞。上怪問之。選司奏：「奉進止與此官。」上亦不記，旁人悉聞，方知官皆由天也。

【譯文】

唐太宗特別健康快樂，太史令李淳風拜見皇上，流着眼淚不說話。皇上問怎麼回事，淳風回答說：「陛下你晚上要晏駕。」太宗說：「人生有命，有什麼憂愁的？」留淳風在宮裏住下。到半夜的時候，皇上平和地沒有雜念地躺着。見一個人來說：「陛下暫時該來，一會兒就回去。」太宗問他：「你是什麼人？」那人回答說：「臣下是活着的人辦陰間的事。」太宗就隨那人進入冥府，判官問他六月四日的事，然後就讓大家回去了。以前見到的那個人又迎送領着太宗出了冥府。淳風立刻看天象，不許哭泣，不一會醒了。到天亮時，尋找昨天晚上見到的那個人，令主管的官員給他一個官職，於是才知道他是蜀道上一個縣丞。太宗很奇怪，問這件事。選司回奏說：「奉聖旨授給他這個官。」皇上已經不記得了，別人卻都聽說過。這才知道官職都是由天定的。

王無礙

唐王無礙，好博戲，善鷹鷂。文武聖皇帝微時，與無礙捕戲爭彩，有李陽之宿憾焉。帝登極，礙藏匿不出。帝令給使，將一鷂子於市賣之，索錢二十千。礙不之知也，酬錢十八貫。給使以聞，帝曰：「必王無礙也。」遂召至，惶懼請罪。帝笑而賞之，令於春明門，待諸州庸車三日，並與之。礙坐三日，屬灞橋破，唯得麻三車，更無所有。帝知其命薄，更不復賞。頻請五品，帝曰：「非不與卿，惜卿不勝也。」固請，乃許之。其夜遂卒。（出《朝野僉載》）

【譯文】

唐朝的王無礙，好賭博的遊戲，喜歡養鷹鷂。文武聖皇帝沒登位時，與無礙賭博爭輸贏，有李陽之宿的遺憾。文武聖皇帝登位時，王無礙藏了起來。皇帝就命令給使，把一個小鷂拿到集市上去賣，要價二十千。王無礙當然不知道這件事，給價十八貫。信使把這件喜報告給皇帝，皇帝說：「一定是王無礙。」於是就召到皇宮，無礙惶恐請罪。皇帝笑了，並賞賜他，讓他到春明門等待各州來的車三天，並都送給他。王無礙坐了三天，因爲灞橋壞了，只得到三車麻，再也沒得到別的東西。皇帝知道他命薄，再也沒有賞給他什麼。但無礙多次請求要做五品官。皇帝說：「我並不是不想給你，可惜的是你受用不了啊！」無礙堅決請求，皇帝就同意了。那天夜裏王無礙就死了。

宇文融

劉禹錫曰：「官不前定，何名真宰乎？」永徽中，盧齊卿卒亡。及蘇，說見其舅李某，爲冥司判官，有吏押案曰：「宇文融合爲宰相。」舅曰：「宇文融豈堪爲宰相？」吏曰：「天曹符已下，數日多少。」即由判官。」舅乃判一百日。既而拜宰相，果百日而罷。（出《嘉話錄》）

【譯文】

劉禹錫曾說：「官職不是生前定的，爲什麼叫真宰相呢？」永徽年間，盧齊卿身死，到甦醒後，說見到他的舅父李某，做了冥府的判官，有一個府吏查閱案卷說：「宇文融應該當宰相。」舅父說：「宇文融怎麼能勝任宰相？」府吏說：「天府的命令已經下來了。當多少天由判官決定。」舅父就判了一百天。果然宇文融就拜爲宰相，到了一百天又被罷免了。

路潛

懷州錄事參軍路敬潛遭綦連輝事，於新開推鞫，免死配流。後訴雪，授睦州遂安縣令。前邑宰皆卒於官。潛欲不赴，其妻曰：「君若合死，新開之難，早已無身。今得縣令，豈非命乎？」遂至州，去縣水路數百里上。寢堂西間，有三殯坑，皆埋舊縣令。潛命坊夫填之。有梟鳴於屏風，又鳴於承塵上。並不以爲事。每與妻對食，有鼠數十頭，或黃或白，或青或黑。以杖驅之，則抱杖而叫。自餘妖怪，不可具言。至一考滿，一無損失。選授衛令，除衛州司馬，入爲郎中，位至中書舍人。（出《朝野僉載》）

【譯文】

懷州與他睦州遂安縣令的官職。前幾任縣宰都死在任內，路潛就想不去上任。他的妻子說：「您若該死，新開那次遭難，早就死了，現在得到縣令的職務，難道不是命嗎？」路潛認爲有理，就到了睦州，由睦州到遂安縣水路有數百里以上。遂安縣府衙寢堂西邊，有三個殯葬的坑，都埋着以前的縣令。路潛令坊夫填上了。又發現在屏風上有梟鳥叫，一會又在天花板上叫。路潛並不認爲是什麼事。每次與妻子對坐着喫飯，就有幾十頭老鼠出來，有黃色有白色的，有青色有黑色的，用木杖驅趕，那些鼠就抱着木杖叫喚，其餘的妖怪事，不能一一都說出來。到一考任滿，沒有一點兒損失。後來選授予衛令，任命爲衛州司馬，又任爲郎中，直到做中書舍人。

甘子布

周甘子布，博學有才，年十七，爲左衛長史，不入五品。登封年病，以驢輿強至嶽下，天恩加兩階，合入五品，竟不能起。鄉里親戚來賀，衣冠不得，遂以緋袍覆其上，貼然而終。（出《朝野僉載》）

【譯文】

周代甘子布，博學廣識才智出衆，十七歲任左衛長史，但官不入五品。登封那年得了病，用驢輦勉強拉到秦嶽下，皇天恩賜加兩階，該入五品，但身體虛弱起不來，鄉里鄰居好友親戚來祝賀，但又不能穿戴衣冠，只得把紅袍覆蓋在他身上，安定地死去了。

李迥秀

李迥秀爲兵部尚書。有疾，朝士問之。秀曰：「僕自知當得侍中，有命固不憂也。」朝士退，未出巷而薨。有司奏，有詔贈侍中。（出《定命錄》）

【譯文】

李迥秀任兵部尚書。有病，朝中官員來慰問他，他說：「我自己知道我應該當侍中，有命在就不用憂慮。」朝中官員退出，還沒走出街巷，李迥秀就死了。有司上奏給皇上，皇上有詔贈予李迥秀侍中。

狄仁傑

唐狄仁傑之貶也，路經汴州，欲留半日醫疾。開封縣令霍獻可追逐當日出界，狄公甚銜之。及回爲宰相，霍已爲郎中，狄欲中傷之而未果。則天命擇御史中丞，凡兩度承旨，皆忘。後則天又問之，狄公卒對，無以應命，唯記得霍獻可，遂奏之。恩制除御史中丞。後狄公謂霍曰：「某初恨公，今卻薦公，乃知命也，豈由於人耶？」（出《定命錄》）

【譯文】

唐朝狄仁傑被貶官，路經汴州，想留住半天治病。開封縣令霍獻可追趕他當日必須離開縣城出縣界。狄公含恨很深。等到狄仁傑又回朝當了宰相。霍獻可已經作了郎中。狄仁傑想中傷霍獻可但沒成功。則天皇帝命擇選御史中丞，共兩次承旨，都忘記了。後來則天又問他這件事。狄仁傑倉猝應對，回答不出來，心中只記得霍獻可，就上奏說霍獻可這個人可以，則天下旨提升霍獻可爲御史中丞。後來狄仁傑對霍獻可說：「我當初恨你，現在卻推薦你，這才知道是天命啊，怎麼能由人呢？」

崔元綜

崔元綜，則天朝爲宰相。令史奚三兒雲：「公從今六十日內，當流南海。六年三度合死，然竟不死。從此後發初，更作官職。後還於舊處坐，壽將百歲。終以餒死。」經六十日，果得罪，流於南海之南。經數年，血痢百日，至困而不死。會赦得歸，乘船渡海，遇浪漂沒，同船人並死。崔公獨抱一板，隨波上下。漂泊至一海渚，入叢葦中。板上一長釘，刺脊上，深入數寸，其釘板壓之。在泥水中，晝夜忍痛呻吟而已。忽遇一船人來此渚中，聞其呻吟，哀而救之，扶引上船，與踏血拔釘，良久乃活。問其姓名，雲是舊宰相。衆人哀之，濟以糧食，隨路求乞。於船上臥，見一官人著碧，是其宰相時令史。喚與語，又濟以糧食，得至京師。六年之後，收錄乃還。選曾以舊相奏上，則天令超資與官。及過謝之日，引於殿庭對。崔公著碧，則天見而識之。問得何官，縣以狀對。乃詔吏部，令與赤尉。及引謝之日，又赦與御史。自御史得郎官，思遷至中書侍郎。九十九矣，子侄並死，唯獨一身，病臥在牀。顧令奴婢取飯粥，奴婢欺之，皆笑而不動。崔公既不能責罰，奴婢皆不受處分，乃感憤不食，數日而死矣。（出《定命錄》）

【譯文】

崔元綜，唐則天朝時任宰相。令史奚三兒說：「您從現在六十天以內，要被流放到南海；六年之中有三次該死，後最終不能死。從這以後，你將更換官職，最後還會官復原職，壽數是一百歲，最終要餓死。」經過六十天，果然得了罪名，被流放到南海以南，幾年後得了一赤痢病長達百日，到了最重的時候非常危險，然而並沒有死。遇大赦纔得到回京的機會。乘船過海時遇到大風浪船被淹沒，一同乘船的人都死了，只有崔元綜一個人抱住一塊木板，隨波漂盪，忽上忽下，漂泊到一個小島上，被風浪推到蘆葦叢裏。但他抱的那木板上有一個大釘子，正好刺到脊背上，扎進身體有幾寸深，那帶釘的板子在上面壓着他，他哪裏還有力氣，只好在泥水中晝夜忍痛呻吟罷了。這時忽然遇到一船人來到這個島上，聽到呻吟聲，就可憐他，把他救起來扶着上了船，並給他止血拔釘，很長時間才甦醒過來。盤問他的姓名，他說是原來的宰相，衆人更可憐他並給他糧食，他只好一路討飯喫。有一天他正在船上躺着，看見一個穿青綠色衣服的官員，後來認出是他當宰相時的令史。他便招呼他和他說話，那官員又賙濟給他一些糧食，這樣他纔回到了京城。六年以後。收錄司回來。選曹司把原宰相情況上奏，則天下令破格給他官職。等到進宮拜謝那天，他被帶到殿堂上問話，因崔元綜穿着青綠色的衣服，則天見到後認出來曾見過，問元綜得到什麼官職，他就把實情說了。則天下詔給吏部，讓他們任命元綜爲赤尉。又等到進宮拜謝那天，則天又特敕給他御史職務。以後，他從御史做到郎官，多次升遷直到當了中書侍郎。這年已經九十九歲了，他的子侄都死了，只有他獨身一人，有病臥在牀上，喚奴婢拿飯粥，奴婢們欺他年老病重，都笑而不動。崔元綜已沒有能力責罰他們了，他們也都受不到處分。元綜感嘆氣憤之下不喫東西，幾天後死了。

蘇味道

蘇味道三度合得三品，並辭之。則天問其故，對曰：「臣自知不合得三品。」則天遣行步，視之曰：「卿實道今得（「道今得」明抄本作「得不合」。）三品。」十三年中書侍郎平章事，不登三品。其後出爲眉州刺史，改爲益州長史，敕賜紫綬。至州日，衣紫畢。其夜暴卒。（出《定命錄》）

【譯文】

蘇味道有三次應該得到三品官職，他都拒絕了。則天問他是什麼原因。他回答：「我自己知道不應當得到三品官職。」則天讓他走幾步看看，然後說：「你實在從今天應得三品。」蘇味道作了十三年中書侍郎平章事，不登三品官。後來出任爲眉州刺史，又改任爲益州長史，皇上賞賜給他紫袍授帶，到了益州，穿上紫袍那天晚上就暴病身亡。

盧崇道

唐太常卿盧崇道，坐女婿中書令崔湜反，羽林郎將張仙坐與薛介然口陳欲反之狀，俱流嶺南。經年，無日不悲號，兩目皆腫，不勝悽戀，遂並逃歸。崇道至都宅藏隱，爲男娶崔氏女，未成。有內給使來，取克貴人。崇道乃賂給使，別取一崔家女去。入內事敗，給使具承，掩崇道，並男三人，亦被乣捉。敕杖各決一百，俱至喪命。（出《朝野僉載》）

【譯文】

唐朝太常卿崇道，因女婿中書令崔湜謀反的事被牽連，羽林郎將張仙與薛介然談論想要謀反的情狀，都被流放到嶺南。經過一年，沒有一天不悲傷大哭，兩眼都哭腫了，不能忍受這悽慘悲涼和眷戀之情，就一起逃回來。崇道回到京城的家裏隱藏起來，爲兒子準備娶崔家的女兒，但這件事沒成。有個內給使來說要崔氏女爲貴人，崇道就賄賂給使，讓他找另一家姓崔的女兒進宮。進宮後事情敗露，給使承擔了全部責任，掩護了盧崇道，連同給使的三個男孩也被收捉。各判杖刑一百，全都被打得喪命。

劉仁軌

唐青州刺史劉仁軌，知海運，失船極多。除名爲民，遂遼東效力。遇病，臥平襄城下。褰幕看兵士攻城，有一卒直來前頭背坐。叱之不去。仍惡罵曰：「你欲看，我亦欲看。何預汝事？』不肯去。須臾。』城頭放箭，正中心而死。微此兵，仁軌幾爲流矢所中。（出《朝野僉載》）

【譯文】

唐朝的青州刺史劉仁軌，管理海運，損失船舶很多，被免除官職作老百姓。然後到遼東效力，正趕上有病，在平襄城下臥牀不起。有一次捲起窗簾看士兵攻城，有一個兵也跑到這裏在劉仁軌的前頭背對着他坐下了。仁軌大聲呵斥他他也不走，反而罵仁軌說：「你想看，我也想看，礙着你什麼事？」還是不肯走。不一會兒，城牆上放箭，有一箭正中那兵的心窩而死。如果不是有這個兵，仁軌幾乎被流箭射中。

任之選

唐任之選，與張說同時應舉。後說爲中書令，之選竟不及第。來謁張公，公遣絹一束，以充糧用。之選將歸至舍，不經一兩日，疾大作。將絹市藥，絹盡，疾自損。非但此度，餘處亦然。何薄命之甚也。（出《朝野僉載》）

【譯文】

唐朝的任之選和張說同時應考舉人。後來張說當了中書令，任之選竟沒有考中。任之選來拜見張說，張說贈給他一束絹，用來填補生活用。任之選拿絹回到家裏，沒過一兩天，得了一場大病，於是賣絹買藥，絹也賣光了，病自然也好了。不但這件事是這樣，其它的事也是這樣，多麼命薄啊！

卷第一百四十七 定數二

田預 王晙 高智周 王儦 裴伷先 張文瓘 袁嘉祚 齊瀚 張守珪 裴有敞 王超　張齊丘　馮七言事　桓臣範　張嘉貞　僧金師

田預

唐奉御田預，自雲：「少時見奚三兒患氣疾，寢食不安。田乃請與診候，出一飲子方劑愈。」三兒大悅雲：「公既與某盡心治病，某亦當與公盡心，以定貴賤。」可住宿，既至曉，命紙錄一生官祿，至第四政，雲：「作橋陵丞。」時未有此官，田詰之。對雲：「但至時，自有此官出。」又云：「當二十四年任奉御。」及大帝崩，田果任橋陵丞，後爲奉御。二十四年而改。（出《定命錄》）

【譯文】

唐朝的奉御田預自己說；年輕時看到奚三兒得了氣管的疾病，喫不好飯，睡不好覺。田預就請求給他診斷。結果出了一個飲劑的方子病就好了。三兒很高興，說：「你既然給我盡心治病，我也應該盡心爲你定一生的命運。」留田預住宿，到天亮時，讓他拿紙記錄一生的官祿，寫到第四個徵兆，三兒說：「作橋陵丞。」當時根本沒有橋陵丞這個官職，田預就追問他，他回答說：「只要到那個時候，自然就會有這個官職。」又說：「你該當作二十四年奉御。」等到皇帝駕崩以後，田預果然任橋陵丞。後任奉御。二十四年後改任別的官職。

王晙

王晙任渭南已數載。自雲：「久厭此縣，但得蒲州司馬可矣。」時奚三兒從北來，見一鬼雲：「送牒向渭南，報明府改官。」問何官，雲改蒲州司馬，便與相隨來渭南，見晙雲：「公即改官爲蒲州司馬。」當時鬼在廳階下曲躬立。三兒言訖，走出。果三數日改蒲州司馬。改後二十餘日，敕不到。問三兒，三兒後見前鬼，問故。鬼雲：「緣王在任剩請官錢，所以折除，今折欲盡，至某時，當得上。後驗如其言。（出《定命錄》）

【譯文】

王晙任渭南縣令已有幾年了。他自己說：「早就厭煩在這個縣當縣令了。只要能作蒲州司馬就行。」當時奚三兒從冥府來，見一個鬼說：「送公文去渭南，報告明天縣府改官。」奚三兒問：「改爲什麼官？」鬼說：「改爲蒲州司馬。」說完奚三兒便同他一塊兒來到渭南，見到王晙，說：「您馬上就要改任爲蒲州司馬了。」當時鬼在廳階下面曲身躬立。三兒說完就走了。果然三天後王晙就改任爲蒲州司馬了。但改官後二十多天，皇帝的敕令還不到。王晙問三兒，三兒又去見前次那個鬼，問他是什麼原因。鬼說：「因爲王晙在任上剩有官錢，所以得折草掉，現在已折算完了，等到以後某時才能當上蒲州司馬，後來果然象他說的那樣。

高智周

高智周，義興人也。少與安陸郝處俊、廣陵來濟、富陽孫處約同寓於石仲覽。仲覽宣城人，而家於廣陵，破產以待此四人，其相遇甚厚。嘗夜臥，因各言其志。處俊先曰：「願秉衡軸一日足矣。」智周、來濟願亦當然。處約於被中遽起曰：「丈夫樞軸或不可冀，願且爲通事舍人，殿庭周旋吐納足矣。」仲覽素重四人，嘗引相工視之，皆言貴及人臣，顧視仲覽曰：「公因四人而達。」後各從官州郡。來濟已領吏部，處約以瀛州書佐。因選引時，隨銓而注。濟見約，遽命筆曰：「如志如志。」乃注通事舍人，注畢下階，敘平生之言，亦一時之美也。智周嚐出家爲沙門，鄉里惜其才字，勉以進士充賦，擢第，授越王府參軍，累遷費縣令，與佐官均分俸錢，遷祕書郎，累遷中書侍郎，知政事，拜銀青光祿大夫。智周聰慧，舉朝無比，日誦數萬言，能背碑覆局。淡泊於冠冕，每辭職輒遷，贈越州都督，諡曰定。（出《御史臺記》）

【譯文】

高智周是義興人，青少年時同安陸的郝處俊、廣陵的來濟。富陽的孫處約同住在石仲覽家裏。石仲覽是宣城人。而在廣陵安了家。爲招待他們四個人幾乎使家庭破產，所以他們幾個人交情很深。曾有時晚上躺在牀上，趁還沒有睡着，各自談論起自己的志向。處俊先說：「我哪怕只掌權一天就滿足了。」智周、來濟們的願望也是如此。處約在被中突然起來說：「大丈夫作一個重要大臣或許是難，我只想作一個通事舍人，在皇宮內跑腿學舌，發號施令就滿足了。」仲覽平常就很看重這四個人，曾經到相面先生那裏去，相面先生都說這四個人都是貴人可當大官，又看了看仲覽說：「你會因爲他們而發達。後來都各自到州郡裏當官了。來濟做了吏部長官，處約任瀛州書佐。有一次選拔推薦官員時，隨着選官批註，來濟見了處約的名字，立刻拿起筆來說：「可以滿足他的志向。」就批註爲通事舍人。批註後走下臺階，與處約同敘當年的志向，也是一時的美談。智周曾經出家作了道士，同鄉的人都愛惜他的才學，勉勵他考進士，考中了，被授予越王府參軍，多次升遷作費縣縣令，與佐官平均分俸祿，又升爲祕書郎，又升爲中書侍郎。掌管政事，拜爲銀青光祿大夫。智周聰慧過人，滿朝大臣無人可比，可以一天背誦幾萬字，能背誦碑文翻轉棋局。但他對官職的事看得很談泊，經常要求辭職回鄉。死後贈給他越州都督的官爵，諡號爲定。

王儦

唐太子通事舍人王儦曰：「人遭遇皆系之命，緣業先定，吉凶乃來，豈必誡慎。昔天后誅戮皇宗，宗子系大理當死。宗子嘆曰：『既不免刑，焉用污刀鋸？夜中，以衣領自縊死。曉而蘇，遂言笑飲食，不異在家。數日被戮，神色不變。初蘇言曰：「始死，冥官怒之曰：「爾合戮死，何爲自來？速還受刑！」宗子問故，官示以冥簿，及前世殺人，今償對乃畢報。宗子既知，故受害無難色。（出《紀聞》）

【譯文】

唐朝的太子通事舍人王儦說：「人生的遭遇都和你的命運有聯繫，命運事業早就定好了，所以不是吉就是兇，該什麼時候來也是註定的，難道一定守誡謹慎嗎？過去太后誅殺皇帝的宗族，宗子被送到大理寺審判應當死刑，宗子長嘆說：『我既然免不了一死，何必污染了刀鋸！』半夜時，用自己的衣服領子上吊而死，到天亮時又甦醒過來，立刻又說又笑，又喫又喝，同在家裏一樣。幾天以後被殺，臉色神氣一點兒也沒有改變。當他剛甦醒的時候說：『我剛死，冥府的官就生氣對我說：『你該被殺死，爲什麼自己就來了？快回去受刑！』宗子問什麼緣故，冥官把生死簿給他看，因爲你前世殺了人，現在要報償。宗子知道是怎麼回事了，所以受害時面無一點難色。」

裴伷先

工部尚書裴伷先，年十七，爲太僕寺丞。伯父相國炎遇害。伷先廢爲民，遷嶺外。伷先素剛，痛伯父無罪，乃於朝廷封事請見，面陳得失。天后大怒，召見，盛氣以待之，謂伷先曰：「汝伯父反，幹國之憲，自貽伊戚，爾欲何言？」伷先對曰：「臣今請爲陛下計，安敢訴冤？且陛下先帝皇后，李家新婦。先帝棄世，陛下臨朝，爲婦道者，理當委任大臣，保其宗社。東宮年長，復子明辟，以塞天人之望。今先帝登遐未幾，遽自封崇私室，立諸武爲王，誅斥李宗，自稱皇帝。海內憤惋，蒼生失望。臣伯父至忠於李氏，反誣其罪，戮及子孫。陛下爲計若斯，臣深痛惜。臣望陛下復立李家社稷，迎太子東宮。陛下高枕，諸武獲全。如不納臣言，天下一動，大事去矣。產、祿之誠，可不懼哉？臣今爲陛下用臣言未晚。」天后怒曰：「何物小子，敢發此言！」命牽出。伷先猶反顧曰：「陛下采臣言實未晚。」如是者三。天后令集朝臣於朝堂，杖伷先至百，長隸攘州。伷先解衣受杖，笞至十而先死，數至九十八而蘇，更二笞而畢。伷先瘡甚，臥驢輿中，至流所，卒不死。在南中數歲，娶流人盧氏，生男願。盧氏卒，伷先攜願，潛歸鄉。歲餘事發，又杖一百，徙北庭。貨殖五年，致資財數千萬。伷先賢相之侄，往來河西，所在交二千石。北庭都護府城下，有夷落萬帳，則降胡也，其可汗禮伷先，以女妻之。可汗唯一女，念之甚，贈伷先黃金馬牛羊甚衆。伷先因而致門下食客，常數千人。自北庭至東京，累道致客，以取東京息耗。朝廷動靜，數日伷先必知之。時補闕李秦授寓直中書，封事曰：「陛下自登極，誅斥李氏及諸大臣，其家人親族，流放在外者，以臣所料，且數萬人。如一旦同心招集爲逆，出陛下不意，臣恐社稷必危。讖曰：『代武者劉。』夫劉者流也。陛下不殺此輩，臣恐爲禍深焉。」天后納之，夜中召入。謂曰：「卿名秦授，天以卿授朕也，何啓予心，即拜考功員外郎，仍知制誥，敕賜朱紱，女妓十人，金帛稱是。與謀發敕使十人於十道，安慰流者。」（其實賜墨敕與牧守，有流放者殺之。）敕既下，伷先知之。會賓客計議，皆勸伷先入胡。伷先從之。日晚，舍於城外，因裝，時有鐵騎果毅二人，勇而有力，以罪流。伷先善待之，及行，使將馬裝橐駞八十頭，盡金帛，賓客家僮從之者三百餘人。甲兵備，曳犀超乘者半。有千里足馬二，伷先與妻乘之。裝畢遽發，料天曉人覺之，已入虜境矣。即而迷失道，遲明，唯進一舍，乃馳。既明，侯者言伷先走，都護令八百騎追之，妻父可汗又令五百騎追焉，誡追者曰：「舍伷先與妻，同行者盡殺之。貨財爲賞。」追者及伷先於塞，伷先勒兵與戰，麾下皆殊死。日昏，二將戰死，殺追騎八百人，而伷先敗。縛伷先及妻於橐駞，將至都護所。既至，械繫阱中，具以狀聞。待報而使者至，召流人數百，皆害之。伷先以未報故免。天后度流人已死，又使使者安撫流人曰：「吾前使十道使安慰流人，何使者不曉吾意，擅加殺害，深爲酷暴。」其輒殺流人使，並所在鎖項，將至害流人處斬之，以快亡魂。諸流人未死，或他事系者，兼家口放還。由是伷先得免，乃歸鄉里。及唐室再造，宥裴炎，贈以益州大都督。求其後，伷先乃出焉，授詹事丞。歲中四遷，遂至秦州都督，再節制桂廣。一任幽州帥，四爲執金吾，一兼御史大夫，太原京兆尹太府卿，凡任三品官向四十政。所在有聲績，號曰唐臣，後爲工部尚書東京留守薨，壽八十六。（出《紀聞》）

【譯文】

工部尚書裴伷先。十一歲，任太僕寺丞。他的伯父是相國，叫裴炎，被殺害。伷先也被廢官爲平民，遷到嶺外。伷先的性格剛直，痛惜伯父無罪被害，就呈上封事在朝庭前請示接見，以便當着皇帝的面陳述得失利害。皇后很生氣，召見了伷先，以凌人盛氣對待他。對伷先說：「你的伯父反叛，觸犯國法。自然留下你這個他的親戚，你有什麼話說？」伷先回答說：「我今天完全是爲陛下你着想，怎麼敢訴冤呢？再說陛下您是先帝的皇后，李家的新媳婦，先帝遺棄的家業，陛下上朝廷主持朝事。我看，作爲婦道人家，從道理上講應該把國家大事委任給大臣們，保護好李家的社稷。東宮年長，應恢復他的兒子掌管朝政，來滿足在天上先帝的願望。現在先帝上天沒有幾天，你就自作主張冊封了自己的私黨，並立了很多姓武的爲王。誅殺排斥李家宗室，自稱爲皇帝，這樣全國都爲你氣憤婉惜，百姓深感失望。我的伯父最忠於李家，反被你誣陷有罪。連子孫也不能倖免。爲你這樣打算，我很痛惜。我希望你重新立李家的國家。迎東宮太子爲王，你就可以高枕無憂，各位姓武的也就安全了。如果不採納我的話，全國都起來，你就會大事已去，呂產、呂祿二人的教訓。你能不害怕嗎？我認爲你現在採納我的話還不晚。」皇后氣憤地說：「你是什麼東西，敢說這種話。」命人拉出去，伷先還回頭說：「陛下你採納我的話實在還不晚。」象這樣幾次。皇后下令把朝中大臣召集在朝堂，給伷先杖刑一百，到攘州做奴隸。伷先解開衣服受打，打到十杖伷先就昏死過去數到九十八又甦醒，又打了兩下才結束。伷先滿身創傷，又發展爲瘡痍遍身，躺在驢車裏，到了流放的地點，但最終沒有死。在南中幾年，娶了一個流放的盧家的女兒爲妻，生一個男孩叫願，盧氏死後，伷先帶着願，偷偷地回到家鄉，幾年後被發現，又杖刑一百，遷居到北庭。在北庭做五年買賣，達到家產幾千萬。伷先是賢明的宰相的侄兒，往來在河西地界，每年都向當地官府上繳二千石。北庭都護府城下，有少數民族的部落達到上萬個帳蓬。伷先就投降這個部落了，部落首領對伷先以禮相待，並把他的女兒嫁給伷先，可汗只有一個女兒，特別疼愛，就贈給伷先很多黃金和馬牛羊。伷先因此收養了門下的食客常常達到幾千人。從北庭到東京，每條道路上都安排了食客，用來探聽東京的消息，朝廷裏有什麼動靜，幾天以後伷先一定會知道。當時補闕李秦任寓直中書，上奏的封事中說：「陛下自從登上皇位，誅殺排斥李家的人以及各大臣，他們的家人和親戚門被流放在外的，依我估計，將近幾萬人，如果一旦他們招集在一起同心反亂，出於你的意料之外，我怕你的天下一定很危險。讖語說：『代武者劉。』劉就是流。陛下不殺這些人，我怕禍患太大了。」則天皇后採納了他的意見，半夜時召他入宮。對他說：「你的名叫秦授，是上天把你授給我，虧你啓發了我。」立刻拜他爲考功員外郎，仍然傳達皇帝的命令。並賞賜給他紅袍和十個美女，金銀財寶更多。他與則天皇后謀密派十個特使到十個道，安慰被流放的人，其實是要全部殺掉那些被流放的人。命令已經下達，伷先就知道了，就聚會賓客們商量，大家都勸伷先到少數民族地區去，伷先聽從了。當天晚上住在城外，化了裝，當時有二個鐵騎果毅，勇猛而又有力氣，因犯罪被流放，伷先對他們很好，要出發時，命令他們率領八十匹馱着財物的馬，口袋箱子裏全是金銀玉帛等，隨從的賓客家僮等也有三百多人，備有鐵甲兵車，拿着兵器等追隨的有一半。有二匹千里馬，伷先與妻各騎一匹，整裝完畢立刻出發，估計天亮被人發覺時已經進入少數民族的境地了。不巧的是迷了路，天快亮時只前進了三十多里，只好奪路亂跑。天亮了，守候的人說伷先跑了，都護派了八百名騎兵追趕，伷先的妻父又派五百個騎名追來，並告誡追兵說：「放掉伷先和他的妻子，其他同行的人都殺了，繳獲的錢財都賞給你們。」追兵在邊塞趕上伷先，伷先停下與他們交戰，部下都與追兵進行了殊死搏鬥，傍晚，二個鐵騎果毅戰死，殺了追趕的騎兵八百人，然而伷先也失敗了，伷先和妻子被綁在口袋裏，帶到都護府，到了都護府，被戴上手栲腳鐐放到一個大坑裏，然後都護把情況上報了，正等待回報而使者到了，召集了幾百個流放的人，都殺害了。因爲沒有報上伷先的名而免死。則天皇后考慮被流放的人已經都死了，又派使臣安撫被流放的人說：「我以前派十個特使分十道安撫被流放的人，不知道爲什麼使臣不明白我的用意，擅自殺害，太殘暴酷毒了，現在追究殺流放人的使臣，並就地逮捕，把他們帶到殺害流放人的地方處斬，使亡魂得到快慰。那些沒死的流放人，或者因爲別的事受牽連的，連同他們的家屬一律放回。」因此伷先才得免死，於是回到家鄉。等到唐朝再次恢復，寬恕了裴炎，贈給他益州大都督的名號，尋找他的後代，伷先纔出頭露面。授給他詹事丞的官職，一年中四次升遷，直到作了秦州都督，又統管桂廣兩地，作了一任幽州帥，四任執金吾，一次兼御史大夫，太原京兆尹太府卿。共任三品官接近四十年，他任官期間都有政績，號爲唐臣，後來在任工部尚書東京留守時死去，享年八十六歲。

張文瓘

張文瓘少時，曾有人相雲：「當爲相，然不得堂飯食喫。」及在此位，每升堂欲食，即腹脹痛霍亂，每日唯喫一碗漿水粥。後數年，因犯堂食一頓，其夜便卒。（出《定命錄》）

【譯文】

張文瓘年輕時，曾經有人給他相面說：「應該作宰相，然而不能在堂上喫飯。」等到他真的作了宰相，每次升堂要喫飯，就會肚子發脹甚至鬧霍亂。只好每天喫一碗漿水粥。以後過了幾年，因爲在堂上吃了頓飯，當天晚上就死了。

袁嘉祚

袁嘉祚爲滑州別駕。在任得清狀，出官末遷。（「官末遷」三字原本無，據明抄本補。）接蕭岑二相自言，二相叱之曰：「知公好蹤跡，何乃躁求！」袁慚退，因於路旁樹下休息，有二黃衣人見而笑之。袁問何笑，二人曰：「非笑公笑彼二相耳！」三數月間並家破，公當斷其罪耳。」袁驚而問之，忽而不見。數日，敕除袁刑部郎中。經旬月，二相被收，果爲袁公所斷。（出《定命錄》）

【譯文】

袁嘉祚是滑州別駕。在任期間清廉公正，但自從出任這個官也沒有升遷。有一次迎接蕭岑二宰相時說了希望升遷的意思，二相都呵斥他說：「知道你好追隨別人，何必這麼急呢？」袁嘉祚慚愧只好退下，靠在路旁的樹下休息，這時有兩個穿黃衣服的人看見他就笑了。袁嘉祚問爲什麼笑。二人回答說：「我們笑那兩個宰相罷了，三個月以內他們連家都會破敗，你將審判他們的案子。」袁嘉祚驚奇地問怎麼回事，但那二人忽然間就不見了。幾天後，特敕袁嘉祚爲刑部郎中。又過了一個多月，二相被收監，果然被袁嘉祚審斷。

齊瀚

東京玩敲師，與侍郎齊瀚遊往。齊自吏部侍郎而貶端州高安具尉。僧雲：「從今十年，當卻回，亦有權要。」後如期，入爲陳留採訪使。師嘗雲：「侍郎前身曾經打殺兩人，今被謫罪，所以十年左降。」（出《定命錄》）

【譯文】

東京的玩敲師與侍郎齊瀚遊覽同行。齊瀚從吏部侍郎貶官到端州任高安縣縣尉。有個和尚說：「從今十年以後，你還會回去，也會當重要官職。」後來真的如期實現了，被提升爲陳留採訪使。玩敲師曾說：「侍郎前世曾經打死過兩個人，被貶官是抵罪，所以有十年被貶。」

張守珪

張守珪，曾有人錄其官祿十八政，皆如其言。及任括州刺史，疾甚，猶謂人曰：「某當爲涼州都督，必應未死。」既而腦發瘍，瘡甚，乃曰：「某兄弟皆有此瘡而死，必是死後贈涼州都督。」遂與官吏設酒而別，並作遺書，病五六日卒。。後果賜涼府都督。（出《定命錄》）

【譯文】

張守珪，曾有人記錄他的官祿共十八次任官。後來都象記錄那樣實現了。等到他當了括州刺史，得了重病，還對別人說：「我應該作涼州都督，一定會應驗所以不會死。」後來頭部潰爛，生瘡很重。他又說：「我的兄弟們都是得這種病死的，一定是我死後贈涼州都督。」於是與衆官吏設酒宴告別，並寫了遺書。病五六天以後死了。後來果然賜爲涼州都督。

裴有敞

唐杭州刺史裴有敞疾甚，令錢塘縣主簿夏榮看之。榮曰：「使君百無一慮，夫人早須崇福禳之。」而崔夫人曰：「禳須何物？」榮曰：「使君娶二姬以壓之，出三年則危過矣。」夫人怒曰：「此獠狂語，兒在身無病。」榮退曰：「夫人不信，榮不敢言。使君合有三婦，若不更娶，於夫人不祥。」夫人曰：「乍可死，此事不相當也。」其年夫人暴亡，敞更娶二姬。榮言信矣。（出《朝野僉載》。）

【譯文】

唐朝的杭州刺史裴有敞得了重病，請錢塘縣主簿夏榮來看病。夏榮說：「刺史大人百無一慮，夫人早就應該祭祀祈禱，崔夫人說：「祭祀須用什麼東西？」夏榮說：「使君應再娶二妾壓禍，過三年以後就沒有什麼危險了。」夫人氣憤地說：「這是那老東西發瘋的話，兒在我不會有病。」夏榮邊後退邊說：「夫人不信，我就不敢說了，使君命中該有三婦，若不再娶，對夫人不好。」夫人說：「剛好該死的話，這件事也不恰當。」這一年夫人暴病身亡，裴有敞又娶了二妾。夏榮的話是可信的。

王超

王超者，嘗爲汜水縣令。嚴損之曰：「公從此爲京官訖，即爲河北二太守。」後果入爲著作郎，出爲真定太守，又改爲京城守，超又謂汜水令嚴迥雲：「公宜修福。」嚴不信。果被人訴，解官除名，配流身亡也。（出《定命錄》）

【譯文】

王超，曾經當過汜水縣縣令。嚴迥貶斥他說：「你從這裏當到京官就終止了，此後還可作了河北太守。」後來果然入京作著作郎。又出任真定太守，又改任爲京城太守，王超又對汜水縣令嚴迥說：「你應該祈禱賜福。」嚴迥不信，果然被人所告，解除官名，刺配流放身亡。

張齊丘

張齊丘妻懷姙，過期數月不產。謂是病，方欲合藥療之。吳郡尼寶珠見之曰：「慎勿服藥，後必生一衛佐。」既而果生男。齊丘貴後，恩敕令與一子奉御官。齊丘奏雲：「兩侄早孤，願與侄。」帝嘉之，令別與兩侄六品已下官。齊丘之子，仍與東宮衛佐，年始十歲。（出《定命錄》）

【譯文】

張齊丘的妻子懷孕，過了產期幾個月也沒有生產，說是病，正要配藥治病。吳郡有個尼姑叫寶珠的看了以後說：「千萬不要吃藥，以後一定會生一個衛佐。」不久果然生一個男孩。齊丘顯貴後，皇帝恩敕命給他一子奉御官，齊丘上奏說：「有兩個侄兒早孤，希望授侄兒官職。」皇帝很讚賞他，命令另外授予兩侄六品以下的官職，齊丘的兒子仍然授予東宮衛佐的官職。那年才十歲。

馮七言事

陳留郡有馮七者，能飲酒，每飲五斛，言事無不中者。無何，語郡佐雲：「城中有白氣，郡守當死。」太守裴敦（「敦」原作「郭」，據明抄本改。）復聞而召問。馮七雲：「其氣未全，急應至半年已來。裴公即經營求改。改後韋恆爲太守，未到而卒。人問得應否？曰：「未！」尋又張利貞主郡，卒於城中。杜華嘗見陳留僧法晃雲：「開封縣令沈庠合改畿令，十五月作御史中丞。」華信之，又遇馮七問焉。馮七雲：「沈君不逾十日。」皆不之信。經數日，沈公以病告，杜華省之，沈雲：「但苦頭痛，忍不堪。」數日而卒。（出《定命錄》）

【譯文】

陳留郡有個叫馮七的，能喝酒，每次能喝五斗。他說的事沒有不說中的，不多時，他對郡佐說：「城中有白氣，郡守要死。」太守裴敦聽說這件事以後召見他何，馮七說：「那白氣還不全，快的話半年就會來。」裴敦馬上想辦法要求改任。改後韋恆任太守，但韋恆還沒到郡就死了。有人問馮七：「應驗了嗎？」馮七說：「沒有。」隨即，張利貞主持郡事，死在城中。杜華曾見到陳留的一個和尚叫法晃的說：「開封縣令沈庠命中應改爲京畿令，十五日以後作御史中丞。」杜華相信了。又遇到馮七就問馮七對不對。馮七說：「沈庠君不超過十天就會死。」大家都不信他的話。經過幾天，沈庠告病，杜華才明白過來提醒沈庠。沈庠說：「只是頭痛得很，實在忍受不了。」幾天以後死了。

桓臣範

汝州刺史桓臣範自說：「前任刺史入考，行至常州，有暨生者，善佔事。三日，飲之以酒，醉。至四日，乃將拌米併火炷來。暨生以口銜火炷，忽似神（「似神」原作「以伸」，據明抄本改。）言。其時有東京緱氏莊，奴婢初到，桓問以莊上有事。暨生雲：「此莊姓盧，不姓桓。」見一奴，又云：「此奴即走，仍偷兩貫錢。」見一婢，復雲：「此婢即打頭破血流。」桓問今去改得何官，暨生曰：「東北一千里外作刺史，須慎馬厄。」及行至揚府，其奴果偷兩千而去。至徐州界，其婢與夫相打，頭破血流。至東京，改瀛州刺史。方始信之。常慎馬厄。及至郡，因拜跪，左腳忽痛，遂行不得。有一人云解針，針訖，其腫轉劇，連膝焮痛。遂請告，經一百日停官。其針人乃姓馬，被上佐械繫責之，言馬厄者，即此人也。歸至東都，於伊闕住，其緱氏莊賣與盧從願。方知諸事無不應者。桓公自此信命，不復營求。（出《定命錄》）

【譯文】

汝州刺史桓臣範自己說：「同前任刺史進京考覈。走到常州，有個雙生的人很會占卜。一連喝了三天酒，醉了，到第四天，拿來拌米和火炷，雙生人口含火炷，忽然間象神仙一樣說話。那時東京有緱家莊，一奴一婢剛從緱家莊來，桓臣範就問他們莊上的事。雙生人說：「這個莊姓盧，不姓桓。」見到那個奴僕，又說：「這個人要走，還要偷兩貫錢。」見到那個奴婢，又說：「這個人即將被打得頭破血流。」桓臣範問現在到東京將改爲什麼官職？雙生人說：「到東北方向一千里以外作刺史，但要小心馬給你帶來厄運。走到揚州，那個奴僕果然偷了兩貫錢逃跑了。到了徐州地界，那奴婢與別人打架，被打得頭破血流。到了東京，改任瀛州刺史，這才相信了雙生人的話。於是便常常提防馬給他帶來厄運。等到了郡守，因爲拜跪，左腳忽然疼痛起來。然後就走不了路。有一個人說他會用針刺治療，用針扎完，他的腳腫得更厲害了，連膝蓋以下也發燒腫脹，疼痛難忍，於是請病假，過了一百天被停了官。那個用針給治病的人姓馬。那人被上了刑具責問。所說的「馬厄」，就是指這個人啊。回到東京，在京兆尹家暫住，那個緱氏莊賣給了盧從願，這才知道那雙生人說的話沒有不和事實相符的。桓臣範從此相信命運，不再爲名利而奔波勞累了。

張嘉貞

張嘉貞未遇，方貧困時，曾於城東路，見一老人賣卜。嘉貞訪焉。老人乃粘紙兩卷，具錄官祿，從始至末，仍封令勿開。每官滿，即開看之，果皆相當。後至宰相某州刺史，及定州刺史。病重將死，乃雲：「吾猶有一卷官祿未開，豈能即死？今既困矣，試令開視。」乃一卷內並書空字，張果卒也。（出《定命錄》）

【譯文】

張嘉貞還沒有當官，正貧困的時候，曾經在城東的大道上看見一個老人給人算卦，嘉貞就請他給算命。那算命老人粘紙兩卷，從頭到尾都封上了，讓他不要打開，每次當官滿任，再打開看紙卷。後來果然都和那紙卷裏話相符。以後到宰相，到某州刺史，直到定州刺史，這時他病重就要死了，就說：「我還有一卷官祿沒有打開看，怎麼能就死了呢？現在被疾病所困，不妨讓人打開看看。」打開一看，卷內並寫兩個「空」字。張嘉貞果然死了。

僧金師

睢陽有新羅僧，號金師，謂錄事參軍房琬雲：「太守裴寬當改。」琬問何時，曰，「明日日午，敕書必至。當與公相見於郡西南角。」琬專候之。午前有驛使，而封牒到不是，琬以爲謬也。至午，又一驛使送牒來，雲：「裴公改爲安陸別駕。」房遽命駕迎僧，身又自去，果於郡西南角相遇。裴召問之，僧雲：「官雖改，其服不改。然公甥侄各當分散。」及後敕至，除別駕，紫紱猶存，甥侄之徒，各分散矣。（出《定命錄》）

【譯文】

睢陽有個新羅僧，號金師。他對錄事參軍房琬說：「太守裴寬合當改官。」房琬問：「什麼時候？」金師說：「明天中午皇上的敕令一定會到。我將與你在郡西南角相見。」房琬第二天專門等候，午前有一個驛使到，而那個公文不是。房琬認爲金師說的不對。到了中午，又一個驛使送公文來，說：「裴公改官任安陸別駕。」房琬馬上命人迎接金師，自己又親自去。果然在郡的西南角相遇了。裴寬召見金師問這件事，金師說：「官職雖然改了，服飾不改，但你的甥侄將各自分散。」到後來皇上的敕令到了，任命爲別駕，紫色的官服和品級還保留。甥侄那些人，各自分散了。

卷第一百四十八 定數三

韋氏 張嘉福 宋惲 房瓘 孫生 張嘉貞 杜暹 鄭虔 崔圓

韋氏

唐平王誅逆韋。崔日用將兵杜曲，誅諸韋略盡，繃子中嬰孩，亦捏殺之。諸杜濫及者非一。浮休子曰：「此逆韋之罪，疏族何辜？亦如冉閔殺胡，高鼻者橫死；董卓誅閹人，無須者狂戮。死生命也。」（出《朝野僉載》）

【譯文】

唐平王追殺叛逆的韋氏。崔日用率兵到杜曲，把姓韋的幾乎都殺光了，就連搖籃裏的嬰孩也都被掐死。在杜曲被濫殺的人不止一個。浮休子說：「這是姓韋的罪過，與小孩有什麼關係。就好象冉閔殺胡人，鼻子高的人也遭慘死；董卓殺閹黨，沒長鬍子的也被枉殺。死生真是命裏註定啊。」

張嘉福

唐逆韋之變，吏部尚書張嘉福河北道存撫使，至懷州武陟驛，有敕所至處斬之。尋有敕放。使人馬上昏睡，遲行一驛。比至，已斬訖。命非天乎？天非命乎？（出《朝野僉載》）

【譯文】

唐朝韋氏叛亂。吏部尚書張嘉福兼河北道存撫使。到了懷州武陟館驛。有敕令來令在張嘉福所到之處斬首。不一會兒又下敕令釋放。使臣在馬上睡了一覺，晚行了一個驛站的路，等到使臣到了，張嘉福已被斬完。命是天定呢？還是天不定命呢？

宋惲

明皇在府之日，與絳州刺史宋宣遠兄惲有舊。及登極之後，常憶之，欲用爲官。惲自知命薄，乃隱匿外州，緣親老歸侍。至定鼎門外，逢一近臣。其人入奏雲：「適見宋惲。」上喜，遂召入。經十數年，每欲與官，即自知無祿，奏雲：「若與惲官，是速微命。」後因國子監丞杜幼奇除左贊善大夫，詔令隨例與一五品官，遂除右贊善大夫。至夜卒。（出《定命錄》）

【譯文】

明皇還在州府的時候，曾經和絳州刺史宋宣遠的哥哥宋惲有老交情。等到他登上皇位後，經常想念他，想要給他個官作。宋惲自己知道自己命薄，就隱藏在外州，帶領自己的親屬老人回家侍奉。有一天他在定鼎門外遇到了皇帝的一個近臣。那人就進宮奏明皇上說：「我剛纔見到宋惲了。」皇上很高興，立刻召見。皇上說：「經過十多年了，常常想給你個官作。」宋惲回奏說：「我自知自己沒有祿相，如果讓我當官，就是很快地要我的小命。」後來因爲國子監丞杜幼奇升爲左贊善大夫。皇帝下詔隨貫例授予宋惲五品官。升爲右贊善大夫。到了晚上就死了。

房琯

開元中，房琯之宰盧氏也。邢真人和璞自太山來。房瓘虛心禮敬，因與攜手閒步，不覺行數十里。至夏谷村，遇一廢佛堂，松竹森映。和璞坐松下，以杖叩地，令侍者掘深數尺。得一瓶，瓶中皆是婁師德與永公書。和璞笑謂曰：「省此乎？」房遂灑然，方記其爲僧時，永公即房之前身也。和璞謂房曰：「君歿之時，必因食魚鱠。既歿之後，當以梓木爲棺。然不得歿於君之私第，不處公館，不處玄壇佛寺，不處親友之家。」其後譴於閬州，寄居州之紫極宮。臥疾數日，使君忽具鱠，邀房於郡齋。房亦欣然命駕。食竟而歸，暴卒。州主命攢櫝於宮中，棺得梓木爲之。（出《明皇雜錄》）

【譯文】

開元年間，房瓘任盧氏縣令。邢真人和璞從太山來。房瓘虛心相待以禮相迎，並與和璞攜手並肩散步，不知不覺走了幾十裏，到了一個夏谷村，遇到一個廢舊的佛堂。這佛堂內松竹茂密，日映斑爛。和璞坐在松樹下，用手杖敲着地，讓侍從的人挖地深達幾尺，挖到一瓶，瓶裏都是婁師德給永公的信。和璞笑着對房瓘說：「你明白嗎？」房瓘立刻顯出驚訝的樣子。這才記起他當年當和尚時，永公就是房瓘的前任。和璞對房瓘說：「你死的時候，一定是因爲喫魚湯。死了以後，應該用梓木爲棺材。然而不能死在你的家裏，也不死在你的府衙裏；還不死在寺院佛堂中，不死在親友的家裏。」以後房瓘被派到閬州，寄住在閬州的紫極宮。臥病在牀幾天了，閬州刺史忽然作了魚湯，邀請房瓘到郡齋赴宴，房瓘也很愉快地去了。喫完回來，突然死了。州主下令在紫極宮作了棺材，棺材是用梓木作的。

孫生

開元末，杭州有孫生者，善相人。因至睦州，郡守令遍相僚吏。時房瓘爲司戶，崔渙自萬年縣尉貶桐廬丞。孫生曰：「二君位皆至臺輔。然房神器大寶，合在掌握中；崔後合爲杭州刺史。某雖不見，亦合蒙其恩惠。」既而房以宰輔齎冊書自蜀往靈武授肅宗，崔後果爲杭州刺史。下車訪孫生，即已亡旬日矣，署其子爲牙將，以粟帛賑恤其家。

【譯文】

唐朝開元末年，杭州有個叫孫生的人，很會給人相面。有一次到了睦州，郡太守讓他給部下的僚吏們都相相面。當時房瓘是司戶，崔渙從萬年縣的縣尉貶到桐廬縣作縣丞。孫生說：「兩位的官職都可達到臺輔，然而房瓘是棟樑之才，應該在皇帝的左右。崔渙以後該當杭州刺史。我雖然見不到，但也能領受到他的好處。」不久，房瓘因爲宰輔帶着冊書從蜀地到靈武的機會被肅宗授官，輔佐肅宗。崔渙後來果然當上杭州刺史，於是他下車訪問孫生，但孫生已經死了十多天了。就安排孫生的兒子當牙將，並拿了很多糧食布匹賑濟撫卹他的家屬。

張嘉貞

開元中，上急於爲理，尤注意於宰輔，常欲用張嘉貞爲相，而忘其名。夜令中人持燭，於省中訪其直宿者誰。（「誰」原作「諸」，據明抄本改。）還奏中書侍郎韋抗。上即令召入寢殿，上曰：「朕欲命一相，常記得風標爲當時重臣，姓張而重名，今爲北方侯伯，不欲訪左右。旬曰念之，終忘其名，卿試言之。」抗奏曰：「張齊丘今爲朔方節度。」上即令草詔。仍令宮人持燭，抗跪於御前，援筆而成。上甚稱其敏捷典麗，因促命寫詔，敕抗歸宿省中，上不解衣以待旦。將降其詔書，夜漏未半。忽有宮人復促抗入見。上迎謂曰：「非張齊丘，乃太原節度張嘉貞。」別命草詔，上謂抗曰：「誰朕志先定，可以言命矣。適朕因閱近日大臣章疏，首舉一通，乃嘉貞表也。因此灑然，方記得其名。此亦天啓，非人事也。」上嘉其得人，復嘆用舍如有人主張。（出《明皇雜錄》）

【譯文】

唐朝開元年間，皇上急於治理朝政，更注意宰相的人選。常常想用張嘉貞爲宰相但忘了他的名字。夜間讓宮人持着蠟燭，在各省裏尋找今天值宿的是誰。回奏說是中書侍郎韋抗值班。皇上馬上召韋抗進寢殿。皇上說：「我想任命一個宰相，常常記得他的舉止風采是個重要大臣，這個人姓張名是兩個字，現在是北方的侯伯。我不想訪問左右文武大臣，這十多天常常想，但還是沒想起他的姓名，你說說看是誰？」韋抗回奏說：「張齊丘現在是北方節度使。」皇上就讓他草擬詔書，仍然讓宮人拿着蠟燭。韋抗跪在皇帝面前，提筆而成。皇上很稱讚他才思敏捷，寫得規範漂亮。因此急着讓他寫詔書，又讓他回到省中睡覺。皇上不解衣睡覺只等天亮就將下詔書。還不到一個時辰，忽然有個宮中人又催促韋抗入宮見皇帝。皇上迎着他說：「不是張齊丘，是太原節度張嘉貞。」又另寫了個草詔。皇上又對韋抗說：「我心裏考慮先定下來的，可以說是命啊！剛纔我翻閱近幾天大臣們的奏疏，拿起來的第一卷，就是張嘉貞的上表，因此而驚訝，才記得他的姓名，這也是上天啓發我，並不是人爲啊！」皇上很稱讚他得到了人才，又感嘆任用和捨棄好象鬼使神差似的。

杜暹

杜暹幼時，曾自蒲津濟河。河流湍急。時入舟者衆，舟人已解纜。岸上有一老人，呼杜秀才可暫下，其言極苦。暹不得已往見，與語久之。船人待暹不至，棄袱於岸便發。暹與老人交言未盡，顧視船去，意甚恨恨。是日風急浪粗，忽見水中有數十手攀船沒。徒侶皆死，唯暹獲存。老人謂暹曰：「子卿業貴極，故來相救。」言終不見。暹後累遷至公卿。（出《廣異記》）

【譯文】

杜暹年幼時，曾從蒲津過河，河流水勢湍急。當時上船的人很多。撐船的人已經解開纜繩，這時岸上有一個老人招呼：「杜秀才可暫時下來！」老人特別誠懇反覆要求，杜暹沒辦法只好下船走過來，同老人說了很長時間。船上的人等杜暹等得不耐煩了，把他的包袱扔到岸上便開船了。杜暹和老人交談還沒完，回頭看船已經開走了，心裏挺恨這個老人。那天風急浪大，忽然發現水中有幾十隻手攀船，船被弄翻沉沒，同伴們都死了，只有杜暹活着。老人對杜暹說：「您的事業貴重得很，所以纔來相救。」說完就不見了。杜暹後來多次升遷直到公卿。

鄭虔

開元二十五年，鄭虔爲廣文博士。有鄭相如者，年五十餘，自隴右來應明經，以從子謁虔。虔待之無異禮。他日復謁，禮亦如之。相如因謂虔曰：「叔父頗知某之能否？夫子雲：『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某亦庶幾於此。若存孔門，未敢鄰於顏子，如言偃、子夏之徒，固無所讓。」虔大異之，因詰所驗，其應如響。虔乃杜門，累日與言狎。因謂之曰：「若然，君何不早爲進取，而遲暮如是？」相如曰：「某來歲方合成名，所以不預來者，時未至耳。。」虔曰：「君當爲何官？」曰：「後七年，選授衢州信安縣尉。秩滿當年。」虔曰：「吾之後事，可得聞乎？」曰：「自此五年，國家當改年號。又十五年，大盜起幽薊，叔父此時當被玷污。如能赤誠向國，即可以遷謫，不爾，非所料矣。」明年春，相如果明經及第。後七年，調改衢州信安尉。將之官，告以永訣，涕泣爲別。後三年，有考使來，虔問相知存否，曰：「替後數月，暴終於佛寺。」至二十九年，改天寶。天寶十五年，安祿山亂東都，遣僞署西京留守張通儒至長安，驅朝官就東洛。虔至東都，僞署水部郎中。乃思相如之言，佯中風疾，求攝市令以自污，而亦潛有章疏上。肅宗即位靈武，其年東京平，令三司以按受逆命者罪。虔以心不附賊，貶溫州司戶而卒。（出《前定錄》）

【譯文】

唐開元二十五年。鄭虔爲廣文博士，有個叫鄭相如的，五十多歲了，從隴南來應明經科考，以侄子的身份拜謁鄭虔，鄭虔待他也沒有特殊的禮節，另一天再拜謁，禮節也同前次相同。相如因此對鄭虔說：「叔父知道我能考中嗎？夫子說：『那有能繼承周朝的，即使百代也是可以預見的。』我雖然現在是平民百姓，若是孔門還在，不敢和顏子比，但要說偃、子夏那些人，我還是不比他們差。」鄭虔很驚異，就詢問他會有什麼應驗。他回答得很痛快。鄭虔於是閉門謝客，整天和他談話很投機。趁機對他說：「若象你說的那樣，你爲什麼不早點科考而求進取，到這麼晚了才參加科考？」相如說：「我來年才該成名。所以纔不早來，是因爲時間沒到罷了。」鄭虔說：「你該當什麼官呢？」相如說：「後七年，將被選授衢州信安縣尉，到第十年就該死了。」鄭虔說：「我今後的事，可以說給我聽聽嗎？」相如說：「從這以後五年，國家將改年號，再過十五年，在幽薊一帶將起大盜，叔父您這時也要被玷污，如果能對國家忠心赤誠，還可以遷謫，不然，就不是我所預料的了。」第二年春天，相如果然考中。以後七年，調動改任爲衢州信安縣尉，即將去赴任時，來告訴鄭虔將永遠訣別了，然後就流淚告別了。三年以後，有個考察使來，鄭虔問相如還在不在了？那人說，「上任後幾個月，得急病死在佛寺。」到開元二十九年，改年號爲天寶。天寶十五年，安祿山在東都叛亂，派僞署官西京留守張通儒到長安，驅逐唐朝的官員到東都洛陽。鄭虔到了東都，作了僞署水部郎中，他想到相如的話，假裝瘋顛，要求把他拉到街市上讓他自己弄污自己。但又偷偷有奏疏上奏皇上，肅宗在靈武即位，那年東京也已平息叛亂，命令三司以法律審理叛亂的人的罪行。鄭虔因爲身在敵營而心不附合叛賊，被貶職作溫州司戶後死了。

崔圓

崔相國圓，少貧賤落拓，家於江淮間。表丈人李彥允爲刑部尚書。崔公自南方至京，候謁，將求小職。李公處於學院，與子弟肄業，然待之蔑如也。一夜，李公夢身被桎梏，其輩三二百人，爲兵杖所擁，入大府署，至廳所，皆以姓名唱入，見一紫衣人據案，彥允視之，乃崔公也，遂於階下哀叫請命。紫衣笑曰：「且收禁。」驚覺甚駭異，語於夫人。夫人曰：「（原本無「曰」字，據明抄本補。）「宜厚待之，安知無應乎！」自此優禮日加，置於別院，會食中堂。數月，崔公請出，將求職於江南。李公及夫人因具盛饌，兒女悉坐。食罷，崔公拜謝曰：「恩慈如此，不如何以報效？某每度過分，未測其故。願丈人示之。」李公笑而不爲答。夫人曰：「親表侄與子無異，但慮不足，亦何有恩慈之事。」李公起，夫人因謂曰：「賢丈人昨有異夢，郎君必貴。他日丈人迍難，事在郎君，能特達免之乎？」崔公曰：「安有是也？」李公至，復重言之。崔公踧踖而已，不復致詞。李公雲：「江淮路遠，非求進之所。某素熟楊司空，以奉託。」時國忠以宰相領西川節度，崔既謁見，甚爲楊所禮，乃奏崔公爲節度巡官，知留後事。發日，李公厚以金帛贈送。至西川，未一歲，遇安祿山反亂。玄宗播遷，遂爲節度使，旬日拜相。時京城初克復，協從僞官陳希烈等併爲誅夷。彥允在數中，既議罪。崔公爲中書令，詳決之，果盡以兵仗圍入，具姓名唱過，判雲準法。至李公，乃呼曰：「相公記昔年之夢否？」崔公頷之，遂判收禁。既罷，具表其事，因請以官贖彥允之罪。肅宗許之，特詔免死，流嶺外。（出《逸史》）

【譯文】

宰相崔圓，少年時代家境貧寒，落迫江湖。家住在江淮一帶。他的表丈人叫李彥允是刑部尚書。崔圓從南方來到京城，等候拜見李彥允，準備讓他給謀求個小職務。李彥允當時在學院裏正與學生們研習功業，對待崔圓很蔑視。一天晚上，李彥允作了一個夢，夢到自己被戴上刑具，有二三百個士兵簇擁着他來到一個大官府裏，到了大廳前面，都高聲念着姓名傳呼進去，只見一個穿紫袍的人坐在案前，李彥允一看，原來是崔圓。於是就在臺階下哀聲大叫饒命。穿紫袍的人笑着說：「先關押起來。」驚醒後又奇怪又害怕，告訴了夫人。夫人說：「應該好好招待他，怎麼知道不應驗呢？」從此以後對待崔圓一天比一天好起來。讓他到另一個院落裏住下來，每天都在中堂請他喫飯。住了幾個月，崔圓請求離開，說要到江南一帶找個職務。李彥允和夫人趁這個機會準備了豐盛的宴席，讓全家兒女一塊兒坐陪。喫完飯，崔圓拜謝說：「您對我恩重如此，真不知道怎麼感謝纔好，將來怎麼報答呢？我常想，這樣是不是有點過分了，不知道什麼原因，請丈人明白地說出來。」李彥允只是笑不回答。夫人說：「親表侄和自己的兒子一樣，只怕招待不周，有什麼恩惠呀、慈愛的事。」李彥允這時起來上廁所，夫人趁機說：「你的好丈人昨天作了一個怪夢，說你將來一定會當大官，以後說不定什麼時候你丈人受困遭難，事情在你的管轄範圍內，能不能網開一面，給予減免呢？」崔圓說：「哪能有那樣的事！」李彥允回來，重複說了夫人的話，崔圓慌恐不安，手足無措，不知道說什麼纔好。李彥允說：「江淮離這裏太遠，並且也是謀求上進的地方，我平常和楊司空較熟，我已經託付他了，到他那裏謀個職務吧。」當時楊國忠以宰相銜領西川節度使。崔圓前去拜見，楊國忠很看重他，就奏明皇上任命崔圓爲節度巡官，並掌管留後事。臨上任那天，李彥允又送給他很多錢財。到西川還不到一年，正趕上安祿山造反，玄宗遷都，就讓崔圓當了節度使。又過十多天，拜爲宰相。當時京城剛剛收復，投降安祿山的官員陳希烈等人一起都應該被誅殺，李彥允也在其中，已經定罪，崔圓那時是中書令，詳細審定，真的全都派兵包圍捉了起來，全都過點了姓名，宣判按法治罪。點到李彥允，李彥允高呼：「宰相記得當年的夢嗎？」崔圓點了點頭，然後就判先關押起來。事過之後，崔圓上表奏明其事，並請求拿自己的官職贖李彥允的罪過。肅宗批准了表奏，特別下了詔書免除李彥允的死罪，流放到嶺外。

卷第一百四十九 定數四

曲思明 馬遊秦 蕭華 一行 術士 杜鵬舉 李棲筠 杜思溫 柳及 韋泛

曲思明

趙冬曦任吏部尚書。吏部參選事例，每年銓曹人吏，舊例各合得一員外。及論薦親族，衆人皆悉論請。有令史曲思明一人，二年之內，未嘗有言。冬曦謂曰：「銓曹往例。」各合得一官，或薦他人亦得。」思明又不言，但唯而退。冬曦益怪之。一日又召而謂曰：「以某今日之勢，三千餘人選客，某下筆，即能自貧而富，舍賤而貴，飢之飽之，皆自吾筆。人人皆有所請，而子獨不言何也？」思明曰：「夫人生死有命，富貴關天。官職是當來之分，未遇何以悵然？三千之人，一官一名，皆是分定，只假尚書之筆。思明自知命未亨通，不敢以閒事撓於尚書。」冬曦曰：「如子之言，當賢人也，兼能自知休咎耶？」思明曰：「賢不敢當。思明來年，始合於尚書下授一官，所以未能有請也。」冬曦曰：「來年自授何官？」思明曰：「此乃忘之矣！」冬曦曰：「如何？」思明曰：「今請於階下書來年於尚書下授官月日，及請授俸料多少，亦請尚書同封記。請壞廳上壁，內書記，卻泥封之。若來年授官日，一字參差，請死於階下。」乃再拜而去。冬曦雖不言，心常怪之要誕，常擬與注別異一官。忽一日，上幸溫泉，見白鹿昇天，遂改會昌縣爲昭應，敕下吏部，令注其官。冬曦遂與思明注其縣焉。及事畢，乃召而問之曰：「昨上幸溫泉，白鹿昇天，改其縣爲昭應，其縣與長安萬年不殊，今爲注其官。子且妄語，豈能先知此乎？」思明拜謝曰：「請尚書壞壁驗之。」遂乃拆壁開封，看題雲：來年某月日，上幸溫泉，改其縣爲昭應，蒙注授其官，及所請俸料。一無差謬。冬曦甚驚異之。自後凡有事，皆發使問之，莫不神驗。冬曦罷吏部，差人問思明，當更得何官。思明報雲：向西得一大郡。且卻後旬日，上召冬曦，問江西風土。冬曦奏對稱旨，乃曰：「冬曦真豫章父母。遂除江南觀察使。到郡之後，有事發使問之，無不克應。卻後二年，疾病危篤。差人問之，思明報雲：「可部署家事。冬曦知其不免，其疾危困而卒。（出《會昌解頤》）

【譯文】

趙冬曦任吏部尚書。吏部參與選拔官員的事情，每年選拔官員的府署，按照貫例可以各選拔一個員外。等到議論推薦自己的親族，大家都請求推薦。有一個令史叫曲思明的人，二年之內，沒聽說他推薦自己或別人。冬曦對他說：「選拔官員的慣例。各府署應該得到一個官位，或者推薦別人也有些好處。」思明還是不說，只亨呵答應着就退出了。冬曦更加奇怪。有一天又召他來對他說：「憑我現在的權勢，在三千多人的選客中，只要我動動筆，就能從貧到富，丟棄貧賤得到富貴，或飢或飽，都決定在我這支筆上，每個人都有所請求，然而唯獨你不說話，是什麼原因呢？」思明說：「人的生死是由命運來決定的；富貴是由天定的，官職應該來就來了，沒有當上何必惆悵呢？三千多人，一官一名，這都是命運決定的，只是借尚書您的筆。我自己知道我的命運還沒亨通，所以不敢拿閒事來打擾您了。」冬曦說：「如果象你說的那樣，你真是個賢人，能不能知道自己的禍福呢？」思明說：「賢人不敢當，思明來年，才應當在尚書下被授予一官，所以一直也沒有請求。」冬曦說：「來年將當什麼官？」思明說：「這個事我忘了。」冬曦說：「爲什麼這樣？」思明說：「現在請讓我在這裏寫下來年在尚書手下授官的月日，以及授俸祿多少，再請尚書一同封存。請你把客廳的牆上挖開一小塊，在裏面藏上這些字記，再找泥封上，假如來年授官的日期有一字之差，我就死在這階下。」就拜辭走了。冬曦嘴上沒說什麼，可心裏卻怪他太狂妄荒誕了。常常想要另外批註別人作官。忽然有一天，皇上到溫泉來了。看見白鹿昇天，於是改會昌縣爲昭應縣，敕令下達到吏部，令批註那裏的官，冬曦馬上就給思明批註到那個縣去了。等到這事完結，就召思明來問他說：「昨天皇上去溫泉，白鹿昇天，改那裏的縣名叫昭應。那個縣和長安一萬年也不會相同，現在我已經爲你登記到那裏當官，你說的話不是瞎話嗎，怎麼能預先知道呢？」思明拜謝說「請尚書你把牆挖開檢驗一下吧！」立刻拆了牆上封記打開驗看，只見思明寫道：「來年某月日，皇上到溫泉，改其縣爲昭應，蒙注授其官，還有所授的俸祿。無一字之差。冬曦非常驚異，從這以後有什麼事，都派人問思明，沒有不象神靈那樣應驗的。冬曦被免去吏部尚書的職務，派人去問思明，該再當什麼官。思明回報說：向西將在一個大郡作官。過了十多天，皇上召見冬曦，問他江西地方的風土人情，冬曦回答很附合皇上的心意，就說：「冬曦真是豫章的父母啊。」於是提升他作江南觀察史。到郡府之後，有事還要派使臣去問思明，沒有一次不應驗的。又過了二年，冬曦得病很重，派人問思明，思明回報說：「可以部署安排家事了。」冬曦知道自己不會好了，直到疾病越加嚴重而死。

馬遊秦

吏部令史馬遊秦，開元中，以年滿當選。時侍郎裴光庭，以本銓舊吏。問其所欲，遊秦不對。固問之，曰：「某官已知矣，不敢復有所聞。」光庭曰：「當在我，安得之？」遊秦不答，亦無懼色。光庭怒曰：「既知可以言乎。遊秦曰：「此可誌之，未可言之。」乃命疏其目，藏於楹棟之間，期注唱後而發之。後老君見於驪山，鑾輿親倖其地，因改會昌縣爲昭應縣。光庭以舊無昭應之名，謂遊秦莫得而知也，遂補其縣錄事。及唱官之日，發棟間所誌之書，則如其言爾。（出《前定錄》）

【譯文】

吏部令史馬遊秦，開元年間，因在任年滿應當另選官。當時的侍郎裴光庭，按老規矩從舊官吏中選拔。問馬遊秦有什麼要求，遊秦不回答，裴光庭一再追問，遊秦才說：「我已經知道自己要當什麼官了，不敢再說什麼了。」光庭說：「你當什麼官由我決定，你怎麼會知道。」遊秦不回答，也沒有害怕的神色。光庭氣憤地說：「既然知道，可以說說嗎？」遊秦說：「這事可以記下來，不能說出來。」於是就讓他寫出作什麼官等有關的事，收藏在楹棟之間，等到批註宣佈之後再拿出來。後來太上皇到驪山，鑾駕車馬親到那個地方，就改會昌縣爲昭應縣。光庭認爲以前沒有昭應縣的名，遊秦沒有辦法知道，就補遊秦爲昭應縣錄事。等到公佈任命官職敕令那天，把藏在楹棟裏所記下來的文書打開一看，則與馬遊秦所說的完全相同。

蕭華

蕭華雖陷賊（「賊」原作「城」，據明抄本改。）中，李泌嘗薦之。後泌歸山，肅宗終相之。唯舉薛勝掌綸誥，終不行。或問於泌，泌雲：「勝官卑，難於發端。」乃置其《拔河賦》於案，冀肅宗覽之，遂更薦。肅宗至，果讀之，不稱旨，曰：『天子者君父。』而以天子玉齒對金錢熒煌乎？」他日復薦，終不得。信命也。（出《感定錄》）

【譯文】

蕭華雖然陷入賊人的隊伍中反抗過朝廷，但李泌曾經推薦他到朝廷作官。後來李泌上山隱居，肅宗終於請蕭華作了宰相，蕭華只推舉薛勝掌管吏部，始終沒有用。有一次蕭華去問李泌，李泌說：「薛勝官運太低，很難作大官。」後來蕭華就把他寫的《拔河賦》放在書案上，希望肅宗能看到，就再一次推薦。肅宗來了，果然讀了《拔河賦》，可是不符合皇帝的心意，說：「天子好比你們的父親，而天子的玉齒怎麼能聽憑你們這些人的擺佈呢？」以後又一次推薦，最終還是不同意，於是信命了。

一行

沙門一行，開元中，嘗奏玄宗雲：「陛下行幸萬里，聖祚無疆。」故天寶中，幸東都，庶盈萬數。及上幸蜀，至萬里橋，方悟焉。（出《傳載》）

【譯文】

一個和尚叫一行，在開元年間曾經上奏玄宗說：「陛下如果走到萬里，就會聖福無疆。」所以在天寶年間，到了東都，百姓達到上萬，等他到了蜀地，走到萬里橋，才領悟了一行的話。

術士

玄宗時，有術士，雲：「判人食物，一一先知。」公卿競延接。唯李大夫棲筠不信，召至謂曰：「審看某明日餐何物。」術者良久曰：「食兩盤糕糜，二十碗桔皮湯。」李笑，乃遣廚司具饌，明日會諸朝客。平明，有教（「教」明抄本，陳校本作「敕」。）召對。上謂曰：「今日京兆尹進新糯米，（原本「米」下有「糕」字，據明抄本刪。）得糕糜，卿且唯（「唯」字明抄本，陳校本作「住」。）喫。」良久，以金盤盛來。李拜而餐，對御強食。上喜曰：「卿喫甚美，更賜一盤，又盡。」既罷歸，腹疾大作，諸物絕口，唯喫桔皮湯，至夜半方愈。忽記術士之言，謂左右曰：「我喫多少桔皮湯？」曰：「二十碗矣。」嗟嘆久之，遽邀術士，厚與錢帛。（出《逸史》）

【譯文】

玄宗在位的時候，有一個術士，有一種特殊技能。他說：「判斷別人喫什麼東西，全都能預先知道。」宮中的公卿大人們都爭着請他。只有大夫李棲筠不信他的話。把術士召來問他說：「你看看我明天喫什麼東西？」術士思考了半天才說：「你喫兩盤粘糕。二十碗桔皮湯。」李大夫笑了，就讓廚師準備飯菜，第二天請朝中大臣作客。第二天天一亮，有詔書下來讓李大夫進宮。皇上對他說：「今天京兆尹剛進獻了新糯米，做了粘糕，你只管喫吧。」好半天，用金盤盛來了，李大夫拜謝就喫，面對皇上勉強喫下去。皇上很高興，說：「我看你喫得挺香，再給你一盤。」又喫光了。喫完回府，肚子痛得很厲害，什麼東西也喫不下去，只有喝桔皮湯纔行，直到半夜纔好。突然想起術士的話，對左右侍奉的人說：「我喝了多少桔皮湯？」回答說：「二十碗了。」李大夫長吁短嘆了很長時間，命令馬上邀請術士，送給了他很多財物。

杜鵬舉

杜相鴻漸之父名鵬舉，父子而似兄弟之名，蓋有由也。鵬舉父（原本無「父」字，據明抄本補。）嘗夢有所之，見一大碑，雲是宰相碑，已作者金填其字，未者刊名於柱上。有杜家兒否？曰：「有。」任自看之。視之，記得姓下有鳥偏旁曳腳，而忘其字，乃名子爲鵬舉。而謂之曰：「汝不爲相，即世世名字，當鳥旁而曳腳也。」鵬舉生鴻漸，而名字亦前定矣，況其官與壽乎？（出《集話錄》）

【譯文】

宰相杜鴻漸的父親名叫鵬舉。父子的名象兄弟的名，這是有緣由的。鵬舉的父親曾作過一個夢，在夢中他要出門，出去後看見一個大碑，說是宰相碑，已經被作者填上了金字，碑文和末尾寫了很多姓名。他就問：「有杜家的子弟嗎？」回答說：「有。」讓他自己隨便看，他就看起來，只記得姓的下面有鳥，偏旁拽腳，但忘了是什麼字，這個名的兒子是鵬舉。那人就對他說：「你不是宰相，這是代代流傳的名字，應該是鳥字旁邊有拽腳。」鵬舉生下鴻漸。然而連名字也是以前定下來的，況且官職和壽命呢？

李棲筠

李大夫棲筠未達，將赴選。時揚州田山人，煙霞之士也，頗有前知。往見之，問所得官。答曰：「宣州溧陽尉。」李公曰：「某朝列之內，亦有親故。所望之官，實不至此。」良久曰：「勝則不可。某亦未審，將一書與楚州白鶴觀張尊師，師當知矣。」李公至，尋得觀院，蒿蓁塞徑，若無人居。扣門良久，方有應者，乃引入，見張生甚古。叟曰：「田子無端，妄相告郎君語。郎君豈不要知官否，彼云何？」曰：「宣州溧陽尉。」曰：「否，魏州館陶主簿。然已後任貴，聲華煊赫，無介意於此也。」及到京，授溧陽尉，李公驚異，以爲張道士之言不中。數日，敕破銓注，改館陶主簿，乃知田張相爲發明。後兩人皆不知所之。田生弟作江州司馬，名士顒。（出《逸史》）

【譯文】

大夫李棲筠還沒有作官時，將要進京參加選官。當時揚州有個姓田的山人，是很出名的隱士，很有預見的能力。李棲筠就去拜訪他。問他自己將得到什麼官職。田隱士回答他說：「可作宣州溧陽縣縣尉。」李棲筠說：「我在朝廷的大臣裏面也有親戚和朋友，所希望得到的官職，實在不僅僅是這麼個小官。」田隱士好半天才說：「官太大不行。不過我也沒有仔細思考，我寫封信給楚州白鶴觀的張師父，師父能知道。」李棲筠到了楚州找到白鶴觀，那裏蒿草和榛柴堵塞了道路，好象沒有人住似的，敲門敲了半天，纔有人答應，開門人把李棲筠領進去，見張師父是個年歲很大的老人。老人說：「姓田的無緣無故，胡亂講了一些話；你不是要知道將當什麼官嗎？他怎麼說的？」李棲筠說：「他說我將當宣州溧陽縣尉。」老人說：「不對。將作魏州館陶主簿，但是以後就會當大官，聲名顯赫，不要介意現在的小官。」等到了京城，被授予溧陽縣尉。李棲筠驚奇怪異，以爲張道士的話不準。過了幾天，皇上下敕令廢除以前的批註，改爲館陶主簿。這才明白田張兩個都有道理。後來兩個人都不知道去向。田的弟弟作江州司馬，名叫士顒。

杜思溫

貞元初，有太學生杜思溫，善鼓琴。多遊於公侯門館，每登臨宴，往往得與。嘗從賓客夜宿城苟家觜。中夜山月如畫，而遊客皆醉，思溫獨攜琴臨水閒泛。忽有一叟支頤來聽。思溫謂是座客，殊不回顧。及曲罷，乃知非曏者同遊之人，遽置琴而起。老人曰：「少年勿怖，餘是秦時河南太守梁陟也，遭難，身沒於此中。平生好鼓琴，向來聞君撫琴，弦軫清越，故來聽耳。知音難遇，無辭更爲我彈之。」思溫奏爲《沉湘》。老人曰：「此弄初成，吾嘗尋之，其間音指稍異此。」思溫因求其異。隨而正之，聲韻涵古，又多怨切，時人莫之聞也。叟因謂思溫曰：「君非太學諸生乎？」曰：「然。」叟曰：「君何不求於名譽，而常爲王門之伶人乎？」思溫竦然曰：「受教。且問窮達之事。」叟曰：「餘之少子，主管人間祿籍，當爲君問之。」此後二日，當再會於此。至期而思溫往見，叟亦至焉。乃告曰：「惜哉，君終不成名，亦無正官。然有假祿在巴蜀，一十九年，俸入不絕。然慎勿爲武職，當有大禍，非禳所免。誌之誌之。」言訖，遂不見。思溫明年又下第，遂罷舉，西遊抵成都，以所藝謁韋令公。公甚重之，累署要籍，隨軍十七八年，所請雜俸，月不下二萬。又娶大將軍女，車馬第宅甚盛。而妻父嘗欲思溫在轅門，思溫記老人之言，輒辭不就。後二日，密請韋令公，遂補討擊使。牒出方告，不敢復辭。而常懼禍至，求爲遠使，竟不果。及劉闢反叛時，思溫在鹿頭城。城陷，爲官軍所殺。家族不知所在也。（出《前定錄》）

【譯文】

貞元初年，有一個太學生叫杜思溫。很擅長彈琴。多半時間都在公侯門館裏遊樂。每次在宴會上彈奏，都得到讚賞。有一回曾隨着賓客們在城外的苟家觜夜宿，夜晚山林幽靜月光如銀，真是美麗如畫。這時遊客們都醉了，唯獨思溫帶着琴在水邊彈琴。忽然有一個老人手支面頰來聽。思溫以爲是以前聽琴的遊客，根本不回頭看，等到曲子彈完，才知道那老人並不是以前的遊客。馬上放下琴站起來。老人說：「少年不要慌，我是秦朝時的河南太守梁陟。遭遇禍患，隱沒在這裏。我這一生也喜歡彈琴，以前聽你彈琴，聲音清新悅耳，所以纔來聽。人這一生很難遇到知音，請不要推辭再給我彈奏一曲。」思溫又給他彈了一首《沉湘》。老人說：「這支曲子剛寫成時，我也曾試着彈過，其中有些音符指法和你彈的稍有不同。」思溫就請他指出不同的地方，接着就糾正了。這支曲古樸曲雅，又含有悽怨的情調，當時的人是沒有聽到過的。老人就問思溫說：「你不是太學生嗎？」回答說：「是。」老人說：「你爲什麼不求點功名，反而常常給王侯們演奏呢？」思溫顯出恭敬的樣子說：「請指教。」然後又問有關窮富官運等事。老人說：「我的小兒子主管人間俸祿名冊。我應該給你問問，這以後二天，咱們再在這兒相會。」到了那天。思溫去會見，老人也到了，就告訴他說：「太可惜了，你最終不能成名，也當不上真正的官，但是有假俸祿在巴蜀。共十九年，收入不斷，但要小心不要作武官，該當有大禍，並不是祈禱就能免除的。記住記住！」說完，立刻就不見了。思溫第二年又沒考中，於是不考了，往西遊覽到達成都。憑他彈琴的技藝拜見了韋令公。韋令公很看重他，多次把他的名寫在主要官員的名冊上，隨軍十七八年，所得到的各種俸祿，每月都不少於二萬。又娶了大將軍的女兒，車馬房子都很多。但他的妻父常想讓思溫在軍隊裏謀個職務，思溫牢記老人的話，堅決推辭不幹。過了兩天，大將軍偷偷地請求韋令公，於是就給思溫補了個討擊使的職務，公文已經發出了才告訴思溫。思溫也不敢再推辭了，但他還是常常害怕大禍到來。要求作遠方的討擊使，竟不答應。等到劉闢反叛朝廷時候，思溫正好在鹿頭城，城被攻陷，思溫也被官軍所殺，家屬也不知道在什麼地方。

柳及

柳及，河南人，貞元中進士登科殊之子也。家於澧陽。嘗客遊至南海。元帥以其父有名於縉紳士林間，俾假掾於廣。未幾，娶會長岑氏之女。生一男，名甑甑。及以親老家遠，不克迎候，乃攜妻子歸寧於澧陽。未再歲後，以家給不足，單車重遊南中，至則假邑於蒙，於武仙再娶沈氏。會公事之郡，獨沈氐與母孫氏在縣廨。時當秋，夜分之後，天晴月皎。忽於牖中見一小兒，手招沈氏曰：「無懼無懼，某幾郎子也。」告說事狀，歷然可聽。沈氏以告其母。母乃問是何人，有何所請。答曰：「某甑甑也，以去年七月身死，故來辭別。」凡人夭逝，未滿七歲者，以生時未有罪狀，不受業報。縱使未即託生，多爲天曾權祿驅使。某使當職役，但送文書來往地府耳。天曹記人善惡，每月一送地府，其間有暇，亦得閒行。」沈氏因告曰：「汝父之郡會計，亦當即至。」俄爾及歸，沈氏具告。及固不信，曰：「荒徼之地，當有妖怪，假託人事，殆非山精木魅之所爲乎？」其夕，即又於牖間以手招及。及初疑，尚正辭詰之，乃聞說本末，知非他鬼，乃歔欷涕泗，因詢其夭橫之由。答曰：「去年七月中，戲弄得痢疾，醫藥不救，以致於此，亦命也。今爲天曹收役，亦未有託生之期。」及曰：「汝既屬冥司，即人生先定之事可知也，試爲吾檢窮達性命，一來相告。」答雲：「諾。」後夕乃至，曰：「冥官有一大城，貴賤等級，鹹有本位，若棋佈焉。世人將死，或半年，或數月內，即先於城中呼其名。時甑甑已聞呼父名也，輒紿而對。」既而私謂沈氏曰：「阿爺之名，已被呼矣，非久在人間。他日有人求娶沈氏者，慎勿許之。若有姓周，職在軍門者，即可許之，必當偕老，衣食盈羨。」其餘所述近事，無不徵驗。後一夕又來曰：「某以拘役有限，不得到人間。，從此永訣矣。」言詞悽愴，歔欷而去。後四月，及果卒。沈氏尋亦萍泊南海。或有求納者，輒不就。後有長沙小將姓周者，部本郡錢帛，貨殖於廣州，求娶沈氏。一言而許之。至今在焉。平昌孟弘微與及相識，具錄其事。（出《前定錄》）

【譯文】

柳及是河南人，貞元年間的登科進士柳殊的兒子。家在澧陽，曾經到南海遊覽，元帥因爲他父親在官僚紳士中很有名望，就讓他在廣州作了個假署員。不久，娶了會長岑家的女兒。生了一個男孩，取名甑甑。柳及以親戚老人離家太遠，不能接來一起住的名義，帶着妻和子回到澧陽安居。還沒過第二年，又以家裏供給不足的名義，自己乘一輛車重遊南海。到了以後謊說家在蒙山。在武仙又娶了沈氏。柳及在郡府作會計，獨有沈氏和她的母親在縣裏的公館住。當時正是秋天，夜幕降臨之後，天晴月皎。忽然在窗戶裏看見一個小孩，用手招呼沈氏說：「不要怕，不要怕，我是你丈夫的孩子。」他說的話和表情態度，都清清楚楚。沈氏把這事告訴了他的母親。她母親就問那小孩是什麼人，有什麼要求。小孩回答說：「我叫甑甑，去年七月死的，所以來辭別。凡是未成年死的人，沒有滿七歲，因爲活着的時候沒有什麼罪過，就不受什麼報應。即使不能馬上託生，大多數被天曹有權勢的人所驅使。我也當了差役，只送文書來往於地府間，天曹記錄人間的善和惡，每月都送給地府一次。這其間有空暇的時間，也可以閒溜一會兒。沈氏就告訴他說：「你父親在郡裏當會計，馬上就要回來了。」不一會柳及回來，沈氏就把事情全都告訴了柳及。柳及不信，說：「荒郊野外，該是有妖怪假託人事，怎麼知道不是山精鬼魅乾的事呢？」有天晚上，又在窗戶裏看見那小孩用手招呼柳及。柳及開始還懷疑，一本正經地盤問他，等那小孩把來龍去脈都說出來，才知道他不是別的鬼，就哽咽涕泣，又問他夭折的原因。回答說：「去年七月，我玩耍得了痢疾。醫藥都沒有用，所以才死了。這也是命啊。現在被天曹收我作差役，也不知道什麼時候能託生。」柳及說：「你既然屬於冥司，那麼人生先定的事就會知道了，能不能給我檢看一下窮富命運生死的事，知道了就來告訴我。」小孩回答說：「好。」後來一天晚上小孩來了。說：「冥府有一座大城，貴賤等級，都有自己的位置，好象棋子那樣分佈。世間的人將要死時，或者半年，或者幾個月內，就先在城中招呼他的名，當時我已經聽到呼叫父親你的名了。」就哄騙他走了。然後小孩偷偷地對沈氏說：「我父親的名已經在冥府裏被招呼了，不能在人間活多長時間，以後有人求娶你的人，特別小心不要答應，如果有姓周的，職務在軍隊裏，就可以答應，一定會白頭偕老，衣食充足美好。」小孩所說的近來的事，沒有不應驗的。後來有一天晚上又來說：「我已經拘役有限，不能再到人間來了，從此永別了。」言語悽惋悲愴，哽咽着走了。過了四個月以後，柳及果然死了。沈氏也在不久後漂泊在南海一帶，有時也有求婚的，都沒有答應。後來長沙有個小將姓周，拿本郡部隊的錢財，在廣州作買賣，請求娶沈氏，一說就同意了。到現在還在。平昌的孟弘微與柳及認識。把他的事都記錄下來了。

韋泛

韋泛者，不知其所來。大曆初，罷潤州金壇縣尉。客遊吳興，維舟於興國佛寺之水岸。時正月望夜，士女繁會。泛方寓目，忽然暴卒。縣吏捕驗，其事未已，再宿而蘇。雲：「見一吏持牒來，雲：『府司追。』遂與之同行。約數十里，忽至一城，兵衛甚嚴，入見多是親舊往還。泛驚問吏曰：『此何許也？』吏曰：『此非人間也。』泛方悟死矣。俄見數騎呵道而來，中有一人，衣服鮮華，容貌甚偉。泛前視之，乃故人也，驚曰：「君何爲來此？』曰：「『爲吏所追。』其人曰：『某職主召魂，未省追子。因思之曰：『嘻，誤矣！所追者非追君也，乃兗州金鄉縣尉韋泛也！』遽叱吏送之歸。泛既喜得返，且恃其故人，因求其祿壽。其人不得已，密謂一吏，引於別院，立泛於門。吏入，持一丹筆來，書其左手曰：『前楊復後楊，後楊年年強。七月之節歸玄鄉。』泛既出，前所追吏亦送之。」既醒，具述其事。沙門法寶好異事，盡得其實，因傳之。後六年，以調授太原楊曲縣主簿，秩滿至京師。適遇所親與鹽鐵使有舊，遂薦爲楊子縣巡官。在職五年。建中元年，六月二十八日，將赴選，以暴疾終於廣陵旅舍，其日乃立秋日也。（出《前定錄》）

【譯文】

韋泛，不知道他從哪裏來。大曆初年，罷去潤州金壇縣尉的職務，到吳興來遊覽。在興國佛寺水邊纜了船。當時正是正月十五，善男信女們都來聚會。韋泛剛要遊覽一番，忽然死去。縣吏和捕快來驗屍，但還有氣息，過了一宿甦醒了。他說：看見一個官吏拿着公文來到，說：「府司讓你去。」於是就和他同行，估計走了十多里地，忽然來到一座城市，兵士警衛很嚴，進城以後見到的大多是親戚舊友來來去去，韋泛喫驚地問那官吏說：「這是什麼地方啊？」官吏說；「這不是人間。」韋泛才明白自己已經死了。不一會兒見到幾個騎馬的人呵斥着跑過來，其中有一個人衣服新鮮華麗，容貌高大英俊，韋泛走上前一看，原來是老朋友。那人喫驚不小，說：「你來到這兒幹什麼？」韋泛說：「被官吏所追。」那人說：「我的職務是主管召魂。怎麼不知道追你？。」就思考了一會兒說：「哈！錯了！要追的人並不是你，是兗州金鄉縣尉韋泛。」馬上呵斥官吏趕快送韋泛回去。韋泛很高興能返回，並倚仗他是老朋友，就趁機要求他說說自己的官祿和壽命怎樣。那人沒辦法，告訴一個官吏，把韋泛帶到另一個院落，讓韋泛站在門邊。一個官吏進來，拿着一枝紅筆，在韋泛的左手寫道：「前楊復後楊，後楊年年強，七月之節歸玄鄉。」寫完後韋泛就出來，以前追韋泛的那個官吏又送他回來。醒了以後，韋泛就把他經歷的事一一敘述出來。一個和尚叫法寶很喜歡聽怪事，這些事他都聽全了，就傳開來。六年後，韋泛被調授太原楊曲縣作主簿。十年任滿回到京城，正好遇到自己的親屬同鹽鐵使有老交情，就推薦韋泛作了楊子縣巡官。在職五年，建中元年六月二十八日，準備赴京選官，因爲得了急病死在廣陵旅舍。那天正好是立秋。

卷第一百五十 定數五

玄宗 喬琳 張去逸 李泌 劉邈之 張仁褘 裴諝 李揆 道昭

玄宗

唐德宗降誕三日，玄宗視之。肅宗、代宗以次立（「視之」九字原本作「肅宗次之代宗又次之」）。保母襁褓德宗來呈，德宗色不白皙，龍身僕前，肅宗、代宗皆不悅。二帝以手自下遞傳，呈上玄宗。玄宗一顧之曰：「真我兒也。」謂肅宗曰：「汝不及他。」又謂代宗曰：「汝亦不及他。彷彿似我。」德宗（德宗二字原作是不及也。後明皇幸蜀，至中路曰：「岧郎亦一遍到此來裏。」及德宗幸梁，是驗也。乃知聖人應天授命，享國年深，豈是徒然。（出《嘉話錄》）

【譯文】

唐德宗生下來三天，玄宗去看他。肅宗和代宗依次站在旁邊。保姆用兒衣裹着德宗抱給他們看。德宗膚色不白，身體向前傾。肅宗和代宗看了都不喜歡。他倆依次捧着德宗給玄宗看。玄宗一看說道：「真是我的兒子呀！」然後對肅宗說：「你不如他。」又對代宗說：「你也不如他，他彷彿像我。」德宗做了二十七年皇帝，六十三歲死去。肅宗做了五年皇帝，代宗做了十五年皇帝，的確不如德宗。後來唐明皇避難四川，走到途中說：「岧郎也要到這裏走一趟。」以後德宗果然到過陝西韓城（也就是玄宗路過的地方）。就是驗證。因此可以知道，玄宗是應了上蒼的旨意，來統治國家時間很長，難道是沒有根據的嗎？

喬琳

喬琳以天寶元年冬，自太原赴舉。至大梁，舍於逆旅。時天寒雪甚，琳馬死，傭僕皆去。聞浚儀尉劉彥莊喜賓客，遂往告之。彥莊客申屠生者，善鑑人，自雲八十已上，頗箕踞傲物，來客雖知名之士，未嘗與之揖讓。及琳至，則言款甚狎，彥莊異之。琳既出，彥莊謂生曰：「他賓客賢與不肖，未嘗見先生之一言。曏者喬生一布衣耳，何詞之密歟？」生笑曰：「此固非常人也。且當爲君之長吏，宜善視之，必獲其報。向與之言，蓋爲君結歡耳。然惜其情反於氣，心不稱質，若處極位，不至百日。年過七十，當主非命。子其志之。」彥莊遂館之數日，厚與車馬，遂至長安。而申屠生亦告去，且曰：「吾辱君之惠，今有以報矣，請從此辭。」竟不知所在。琳後擢進士第，累佐大府。大曆中，除懷州刺史。時彥莊任修武令，誤斷獄有死者，爲其家訟冤，詔下御史劾其事。及琳至，竟獲免。建中初，微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在位八十七日，以疾罷。後朱泚構逆，琳方削髮爲僧。泚知之，竟逼受逆命。及收復，亦陳其狀。太尉李晟，欲免其死，上不可，遂誅之。時年七十一。（出《前定錄》）

【譯文】

喬琳在天寶元年冬天，從太原出發赴京城應試。走到大梁（今河南開封），住在旅店裏。當時天寒雪大，他的馬死了，奴僕也都離他而去。喬琳聽說浚儀尉劉彥莊喜歡結交朋友，便前往求助。彥莊的朋友中有個名叫申屠生的人。精通相術。他自稱自己已經八十多歲了，待人輕慢踞傲。彥莊的朋友賓客中雖然有許多達官名流，但他從不與人禮貌謙虛。喬琳來了，他態度卻非常親熱，彥莊感到很奇怪。喬琳出去時，彥莊對申屠生說：「我的賓客中，無論是有無才能的人，都未曾見過你同他們說一句話。喬琳只是個布衣平民，你爲何對他異常客氣？」申屠生笑着回答：「此人哪裏是個平常的人呀！日後會成爲你的上司。你應該好好地對待他，日後必能得到他的報答。我同他結交，也完全是爲了你。可惜觀察他的面相，有反叛的徵兆。如做高官，不會超過百日，並且過了七十歲，必然死於非命。你記住我今天說過的話。」彥莊於是款待喬琳數日，並贈送車馬，使其安全到達長安。而申屠生也準備告辭，臨行前對彥莊說：「我得到你的恩惠，今天已經有了報答，讓我們從此分手吧。」申屠生走後，便再也不知其去向。喬琳後來果然考中進士，累次做了高級官府的幕僚。大曆中期，被任命爲懷州刺史，彥莊正在懷州所轄的修武任縣令，因其斷案中有誤判致人屈死的情況，家屬上訴要求申冤，皇上下詔命御史調查彈劾。等喬琳到了懷州，竟使彥莊獲免。建中初年，喬琳升遷爲中書侍郎平章，上任後只有八十七天，就因病辭官。後來朱泚謀反時，喬琳已削髮爲僧。朱泚知道了，竟逼迫他接受其任命，參與了反叛，待叛亂被平息後，喬琳陳述了被逼參與叛亂的經過。太尉李晟欲免其死罪，皇上不準，於是喬琳被誅殺。死時七十一歲。

張去逸

肅宗張皇后祖母竇氏，玄宗之姨母也。玄宗先後早薨，竇有鞠養之恩。景雲中，封鄧國夫人，帝甚重之。其子去惑、去盈、去奢、去逸，依倚恩寵，頗極豪華。一日，弟兄同獵渭曲。忽有巨蛇長二丈，騰趕草上，迅捷如飛。去逸因蹤轡彎弧，一發而中，則命從騎掛之而行。俄頃霧起於渭上，咫尺昏晦，驟雨驚電，無所遁逃。偶得野寺，去逸既棄馬，徑依佛廟。烈火震霆，隨而大集。方霆火交下之際，則聞空中曰：「勿驚僕射，」霆火遽散，俄而復臻。又聞空中曰：「勿驚司空！」霆火登止。俄復聚集，又聞空中曰：「勿驚太尉！」既而陰翳廓然，終無所損。然死蛇從馬，則已失矣。去逸自負坐須富貴。不數年，染疾而卒，官至太僕卿。天寶中，其女選東宮，充良媛。及肅宗收復兩京，良媛頗有輔佐之力，至德二載，冊爲淑妃。乾元元年，詔中書令崔圓持節冊爲皇后。而去逸以後父，前後三贈官，皆如空中之告耳。（出《紀聞》）

【譯文】

唐肅宗張皇后的祖母竇氏是玄宗的姨母。玄宗的母后死的比較早，竇氏對玄宗有養育之恩，景雲年間被封爲鄧國夫人，皇帝對她很敬重。她的兒子去惑、去盈、去奢、去逸，依靠皇帝的恩寵，享盡榮華富貴。一天弟兄們一同打獵在渭河河曲。忽然有一條兩丈長的大蛇在草上穿行如飛，去逸策馬彎弓，一箭射中巨蛇，便叫隨從將蛇掛在馬上繼續行獵。頃刻大霧瀰漫，咫尺間看不清景物，隨後天降雷雨，荒野上無處遮蔽。偶然間遇到一座寺廟，去逸棄馬躲了進去。誰知霹靂閃電也雲集到廟上，正當雷電交加之時，忽然聽到天空中說：「不要驚嚇了僕射。」雷電隨即散去，頃刻又至。又聽到空中說：「不要驚嚇司空。」雷電立刻停止，隨後又重新聚集，又聽到空中說：「不要驚嚇太尉。」陰雲雷電全都散去，去逸絲毫也沒有損傷，但是射死的巨蛇以及隨從和馬匹卻不見了。去逸對坐享富貴非常自負，過了不幾年，去逸患病而死，死時所做的官是太僕卿。天寶中期，他的女兒被選送到東宮做良媛。後來肅宗收復兩京時，良媛有輔佐的功勞。至德二年，被冊封爲淑妃。乾元元年，皇帝下詔中書令崔圓持符節冊封淑妃爲皇后。而去逸則以皇后父親的身份，前後三次被追封官職，其職銜全都同當日天空中所說的一致。

李泌

天寶十四載，李泌三月三日，自洛乘驢歸別墅。從者未至，路旁有車門，而驢徑入，不可制。遇其家人，各將乘驢馬羣出之次。泌因相問，遂併入宅。邀泌入。既坐，又見妻子出羅拜。泌莫測之，疑是妖魅。問姓竇，潛令僕者問鄰人，知實姓竇。泌問其由，答曰：「竇廷芬。且請宿。」續言之，勢不可免，泌遂宿，然甚懼。廷芬乃言曰：「中橋有筮者胡蘆生，神之久矣。昨因筮告某曰，不出三年，當有赤族之禍，須覓黃中君方免。問如何覓黃中君？曰，問鬼谷子。又問安得鬼谷子？言公姓名是也。宜三月三日，全家出城覓之。不見，必籍死無疑；若見，但舉家悉出衷祈，則必免矣。適全家方出訪覓，而卒遇公，乃天濟其舉族命也。」供待備至。明日請去，且言歸潁陽莊。廷芬堅留之，使人往潁陽，爲致所切，取季父報而還。如此住十餘日，方得歸。自此獻遺不絕。及祿山亂，肅宗收西京，將還秦，收陝府，獲刺史竇廷芬。肅宗令誅之而籍其家。又以玄宗外家而事賊，固囚誅戮。泌因具其事，且請使人問之，令其手疏驗之。肅宗乃遣使。使回，具如泌說。肅宗大驚，遽命赦之。因問黃中君鬼谷子何也？廷芬亦云不知，而胡蘆生已卒。肅宗深感其事。因曰：「天下之事，皆前定矣。（出《感定錄》）

【譯文】

天寶十四年三月三日，李泌自洛陽乘驢回別墅，隨行的僕人落在後面。路旁有一個大門，毛驢竟自行走了進去，李泌無法制止。這時遇到了這家的人，各自把乘坐的驢和馬牽出來。李泌因這家的主人相問，便和僕人走進屋去。主人請李泌進屋裏坐下，李泌坐下後，主人的妻子出來同李泌見禮，李泌不知道這是爲什麼，懷疑自己遇見了妖怪鬼魅。李泌問其姓氏，主人回答姓竇。李泌暗中派僕人去附近的人家證實，知道主人確實姓竇。李泌又詳細詢問，主人回答叫竇廷芬，並請李泌留下住宿，以便繼續交談。其態度誠懇得叫人無法推辭。於是李泌便住了下來，但是心中非常害怕。竇廷芬對李泌說：「中橋有個算命的人叫胡蘆生，因爲算得極準，所以非常出名。昨天他爲我算命後告訴我，不出三年，我們家有滅門之禍，必須找到黃中君才能倖免。我問他如何才能找到黃中君，他回答說，去問鬼谷子，我又問怎樣才能找到鬼谷子，他說的就是您的姓名呀！他又告訴我，應該在三月三日，全家出城尋找。如果找不到您，我們全家到時候必死無疑。如果找到了您，一定要全家人出來哀求祈禱，則一定能免除災禍。剛纔我們全家人出訪尋找，而終於遇見了您，真是蒼天解救我們全家的性命啊！」竇廷芬對李泌招待得十分周到。第二天，李泌告辭，並說要回潁陽莊。竇廷芬堅持挽留，並派人去潁陽爲李泌送信。並代其拿取他關心的東西，李泌接到叔父的回信後，又住了十多天才告辭回家。自從這以後，廷芬不斷地給李泌贈送禮物。後來安祿山叛亂，肅宗收復西京後回師長安，收復陝府，抓獲了刺史竇廷芬。肅宗下令誅殺其全家，並將家產沒收入宮。又氣憤地說：「玄宗的外家親戚反而替反賊做事，真是該殺。」李泌因爲知道竇廷芬命運的前因後果，所以派人拿着自己所寫的奏章去朝見肅宗說明情況。肅宗派人去調查，回奏同李泌說的一樣。肅宗非常驚奇，隨即下令赦免竇廷芬的死罪，並問黃中君和鬼谷子是什麼？竇廷芬也說不知道，而此時胡蘆生已死。肅宗感嘆說：「天下的事，都是以前就定下來的呀！」

劉邈之

劉邈之，天寶中，調授岐州陳倉尉。邈之從母弟吳郡陸康，自江南同官（《前定錄》無「同官」二字，疑應在「來」字下）來。有主簿楊豫、尉張穎者，聞康至，皆來賀邈之。時冬寒，因飲酒。方酣適，有魏山人琮來。邈之命下簾帷，迎於庭，且問其所欲。琮曰：「某將入關（「關」原本作「門」，據《前定錄》改）。請一食而去。」邈之顧左右，命具芻米於館。琮曰：「館則慮不及，請於此食而過。」邈之以方飲，有難色。琮曰：「某能知人。若果從容，亦有所獻。」邈之聞之而喜，遂命褰帷，而坐客亦樂聞其說，鹹與揖讓而做。時康以醉臥於東榻，邈之乃具饌。既食之，有所請。琮曰：「自此當再名聞，官止二邑宰而不主務，二十五年而終。」言訖將去，豫、穎固止之，皆有所問。謂豫曰：「君後八月，勿食驢肉，食之遇疾，當不可救。」次謂穎曰：「君後政官，宜與同僚善。如或不葉，必爲所害。」豫、穎不悅。琮知其意，乃曰：「某先知者，非能爲君禍福也。」因指康曰：「如醉臥者，不知爲誰，明年當成名，歷官十餘政，壽考祿位，諸君子不及也。」言訖遂去，亦不知所往。明年，逆胡陷兩京，玄宗幸蜀，陳倉當路。時豫主郵務，常念琮之言，記之於手板。及驛騎交至，或有與豫舊者，因召與食，誤啖驢腸數臠。至暮，脹腹而卒。穎後爲臨濮丞，時有寇至，郡守不能制，爲賊所陷。臨濮令薛景元率吏及武士持兵與賊戰，賊退郡平。節度使以聞，既拜景爲長史，領郡務。而穎果常與不葉，及此因事陷（陷原作答。據明抄本改）之，遂陰污而卒。邈之後某下登科，拜汝州臨汝縣令，轉潤州上元縣令。在任無政，皆假掾（「掾」明抄本作「祿」）以終考。明年，康明經及第，授祕書省正字，充隴右巡官。府罷，調授咸陽尉，遷監察御史周至令比部員外郎。連典大郡，歷官二十二考。（出《前定錄》）

【譯文】

劉邈之在天寶年間調任岐州陳倉尉，他姨母家的表弟吳郡的陸康從江南來到官府看他。主簿楊豫、縣尉張穎聽說陸康來了，都來向劉邈之祝賀。當時正是寒冬季節，他們喝酒正熱鬧暢快的時候，有個叫琮的魏山人求見。劉邈之叫人放下門簾，起身迎到院子裏，並問琮有什麼事。琮說：「我要入關，請安排一頓飯，我喫完就走。」劉邈之叫左右的人安排飯菜於客房。琮說：「安排到客房我等不及了，請讓我就在這裏喫吧。」劉邈之因爲正在飲酒，覺得很爲難。琮說：「我會給人看相，如果你們以禮待我，我也會有所貢獻。」劉邈之聽了很高興，便叫人撩起帷簾。而座上的幾位客人也都想聽他能說些什麼，全都請其入座。這時陸康因爲喝醉了躺在東邊的牀上。劉邈之添置杯筷菜餚招待琮喫完飯，然後請琮爲自己看相。琮說：「你以後還有功名，能做兩任邑宰，但不主持政務，還可以做官二十五年。」說完要走。楊豫和張穎請他留下，向他問各自的前程。琮對楊豫說：「你從現在起八個月內，不能喫驢肉，如果吃了必然得病，並且無法醫治。」又對張穎說：「你以後做官，應當與同僚搞好關係，否則必受其害。」楊豫和張穎聽了都不高興。琮知道他們的心意，便說：「我雖然能夠事先知道以後的事，但卻不能決定你們的禍福。」又指着陸康說：「比如醉酒躺着的這個人，不知道是誰。但我卻知道，他明年可成功名，當官十多任，官大壽高，諸位都趕不上他。」說完便走得不知去向。第二年，安祿山叛亂，兩京陷落，玄宗去蜀郡，陳倉是必經之路。這時楊豫管理驛站，他常常想起琮說過的話，並將其記在自己的手心上。一次，一個騎馬傳送公文的人與楊豫有舊交，請楊豫一同喫飯。楊豫誤吃了幾小片驢腸，當晚脹肚而死。張穎後來做了臨濮丞，一次賊兵攻城，郡守無力抵抗，被圍困。臨濮縣令薛景元率領兵丁將賊兵打退。節度使接到報告後，任命薛景元爲長史，主持郡務。而張穎果然常常與其不和，因此受到陷害，不久蒙冤而死。劉邈之後來考中進士，官拜汝州臨汝縣令，後又轉任潤州上元縣令。在任職期間沒有主持重要政務，均以太平官結束任職。第二年，陸康考明經入榜，先後做祕書省正字，又任隴右巡官，任期滿後調任咸陽尉，後又改任監察御史、周至令，比部員外郎。接連擔任重要官職，歷任二十二年。

張仁褘

唐沈君亮，見冥道事。上元年中，吏部員外張仁褘延坐問曰：「明公看褘何當遷？」亮曰：「臺郎坐不暖席，何慮不遷？」俄而褘如廁，亮謂諸人曰：「張員外總十餘日活，何暇憂官職乎？」後七日而褘卒。（出《朝野僉載》）

【譯文】

唐朝的沈君亮，能推算人的未來過去。上元年中的一天，吏部員外張仁褘將他請到上座後問道：「明公看我什麼時候能夠升遷？」沈君亮回答說：「您不會等到把席位坐熱，何愁不升官呢！」過一會張仁褘上廁所去了，沈君亮對大家說：「張員外最多還能活十幾天了，怎麼還有時間考慮升不升官呢？」果然七天後張仁褘死了。

裴諝

寶應二年，戶部郎中裴諝出爲盧州刺史。郡有二遷客，其一曰武徹，自殿中侍御史貶爲長史；其一曰於仲卿，自刑部員外郎貶爲別駕。諝至郡三日，二人來候謁。諝方與坐，俄而吏持一刺雲：寄客前巢縣主簿房觀請謁。諝方與二客話舊，不欲見觀，語吏雲：「謝房主簿相訪，方對二客，請俟他日。」吏以告觀，觀曰：「某以使君有舊，宜以今日謁，固不受命。」吏又入白諝，諝曰：「吾中外無有房氏爲舊者。」乃令疏其父祖官諱，觀具以對。又於懷中探一紙舊書，以受吏。諝覽之愀然，遽命素服，引於東廡而吊之，甚哀。既出，未及易服。顧左右問曰：「此有府職月請七八千者乎？」左右曰：「有名逐要者是也。」遽命吏出牒以署觀。時二客相顧，甚異之，而莫發問。諝既就榻嘆息，因謂二客曰：「君無爲復患遷謫？事固已前定，某（原作「其」，據許本改）開元七年，罷河南府文學。時至大梁，有陸仕佳爲浚儀尉。某往候之，仕佳座客有陳留尉李揆、開封主簿崔器方食，有前襄州功曹參軍房安禹繼來。時坐客聞其善相人，皆請。安禹無所讓，先謂仕佳曰：「官當再易，後十三年而終。」次謂器曰：「君此去二十年，當爲府寺官長，有權位而不見曹局，亦有壽考。」次謂揆曰：「君今歲名聞至尊，十三年間，位極人臣。後十二年，廢棄失志，不知其所以然也。」次謂某曰：「此後歷踐清要，然無將相。年至八十。」言訖將去，私謂某曰：「少間有以奉託，幸一至逆旅。」安禹既歸，某即繼往。至則言款甚密，曰：「君後二十八年，當從正郎爲江南郡守。某明年當有一子，後合爲所守郡一官。君至三日，當令奉謁。然此子命薄，不可厚祿，顧假俸十千已下，」此即安禹子也。徹等鹹異其事，仕佳後再受監察御史卒，器後爲司農丞。肅宗在靈武，以策稱旨，驟拜大司農。及歸長安，累奉使。後十餘年，竟不至本曹局。揆其年授右拾遺，累至宰相。後與時不葉，放逐南中二十年。除國子祭酒，充吐蕃會盟使。既將行而終。皆如其言。安禹開元二十一年進士及第，官止南陽令。（出《前定錄》）

【譯文】

寶應二年，戶部郎中裴諝出任盧州刺史。盧州有兩個被貶謫來的官員。一個叫武徹，從殿中侍郎史降爲長史。一個叫於仲卿，從刑部員外郎降爲別駕。裴諝到盧州府三天，兩人前來拜見。裴諝剛同二人坐下，忽然衙役呈上一張名帖稟報：「寄居在這裏的前巢縣主簿房觀拜見。裴諝正與二人談論以前的交往，不願意接見房觀，便對衙役說：「你去對房觀說感謝房主簿來訪，我正在接待兩位客人，請他改日再來。」衙役回覆房觀後，房觀對衙役說：「我與刺史有老關係，應當今日拜見，所以不能從命。」衙役進去稟告，裴諝說：「我家族內外沒有與姓房的人有交往的。」傳話叫房觀寫出他父親和祖父的名字。房觀全都寫上來了，並從懷中拿出一封舊信，請衙役轉交裴諝。裴諝看了信後臉色大變，立即命令僕人取來喪服換上，請房觀一同去堂下東邊的屋子裏憑弔亡靈，神情非常悲哀。出來後沒來得及換下喪服，便對左右的人說：「還有沒有空缺的職位，每月的俸祿爲七八千的？」左右的人說：「拿出花名冊一查就知道了。」裴諝立即叫人取來花名冊查閱，並註上房觀的名字。這時兩位客人在旁邊觀看，心中非常驚奇，但沒發問。裴諝就勢坐在牀上嘆息，並對兩位客人說：「兩位不必再爲遭貶的事煩惱，什麼事都是命中註定的。我在開元七年，被免除河南府文學的職務，走到大梁，因爲陸仕佳正在那裏任浚儀尉，我順路前往探望。當在陸仕佳那裏做客喫飯的有陳留尉李揆、開封主簿崔器，隨後襄州功曹參軍房安禹也來了。在座的客人聽說他很會相面，都請他入座，房安禹毫不謙讓。他對陸仕佳說：『您的官職還會變動，還可做十三年官。』又對崔器說：『您二十年後，可做郡國的長官，有權位而不見曹局，並且高壽。』再對李揆說：『您今年能得到皇帝的重視，十三年裏，可做到最大的官。以後的十二年，會失意丟官，不知道是爲了什麼。』然後又對我說：『您以後能歷任重要官職，但達不到將相那樣的高位，可以活到八十歲。』說完要走，並私下對我說：『一會兒我有事相托。請你到我住的旅館去一下。』房安禹回去後，我立即跟着去了，到了那裏，我二人言談非常親密。房安禹對我說：『您以後二十八年，能從正郎調任江南郡守。我明年能有一個兒子，長大後註定會成爲您所管轄的郡裏的一名官員。您到任後三天，我會叫他去拜訪。但是我這個兒子命薄，不能給他太高的待遇，能夠給他十千以下的俸祿。』方纔我去會見的就是安禹的兒子。」武徹等人都覺得這些事很奇怪。陸仕佳後來調任監察御史，就死了。崔器後來當了司農丞，肅宗在靈武時，他的策對很合皇帝的旨意，破格任命爲大司農。等到肅宗回到長安，崔器多次奉命出使，後來十多年，竟不至本曹局。李揆當年被授予右拾遺，逐漸升到宰相。後來他與皇帝當時的意見不一致，被貶流放到南中二十年。又起用爲國子監祭酒，任出使吐蕃的使臣，即將出發時死了。這些人的命運全都如房安禹所說的一樣。房安禹開元二十一年考中進士，最後做的官是南陽令。

李揆

李相國揆以進士調集在京師，聞宣平坊王生善易筮，往問之。王生每以五百文決一局，而來者雲集，自辰及酉，不次而有空反者。揆時持一縑晨往，生爲之開卦曰：「君非文章之選乎？當得河南道一尉。」揆負才華，不宜爲此，色悒忿而去。王生曰：「君無怏怏，自此數月，當爲左拾遺，前事固不可涯也。」揆怒未解。生曰：「若果然，幸一枉駕。」揆以書判不中第，補汴州陳留尉。始以王生之言有徵。後詣之，生於幾下取一緘書，可十數紙，以授之曰：「君除拾遺，可發此緘，不爾當大咎。揆藏之，既至陳留。時採訪使倪若冰以揆才華族望，留假府職。會郡有事須上請，擇與中朝通者，無如揆，乃請行。開元中，郡府上書姓李者，皆先謁宗正。時李璆爲宗長，適遇上尊號。揆既謁璆，璆素聞其才，請爲表三通，以次上之。上召璆曰：「百官上表，無如卿者，朕甚嘉之。」璆頓首謝曰：「此非臣所爲，是臣從子陳留尉揆所爲。」乃下詔召揆，時揆寓宿於懷遠坊盧氏姑之舍，子弟聞召，且未敢出。及知上意欲以推擇，遂出。既見，乃宣命宰臣試文詞。時陳黃門爲題目三篇，其一曰《紫絲盛露囊賦》，二曰《答吐蕃書》，三曰《代南越獻白孔雀表》。揆自午及酉而成，既封，請曰：前二道無所遺限，後一首或有所疑，願得詳之。及許拆其緘，塗八字，旁註兩句。既進，翌日授左拾遺。旬餘，乃發王生之緘視之，三篇皆在其中，而塗注者亦如之。遽命駕往宣平坊訪王生，則竟不復見矣。（出《前定錄》）

【譯文】

相國李揆當年考中進士，被調集在京城，聽說宣平坊有個叫王生的善於抽籤算命，便前去詢問自己的前程。王生每算一卦，就要收取五百文錢，但前去算卦的人仍然很多，每天都從辰時算到酉時，仍然有挨不上號而白跑一趟的。李揆帶着一匹細紗作爲禮物，很早就趕去了。王生爲他算卦後說：「您是問您的文章，能選授什麼官職吧？我算您能得河南道的一個縣尉。」李揆自負才華出衆，不應當做這樣一個小官，神色氣憤要走。王生又說：「您不要不高興，幾個月以後，還能當左拾遺，前途正是不可限量的。」李揆仍餘怒未消。王生又說：「若同我說的一樣，希望您能來一趟。」果然李揆考書判未中，補缺被派到汴州做陳留縣尉。這時才知道王生的話有了驗證，又趕到王生那裏求教。王生從書案下取出封好的信，大約有十幾張紙那麼厚，交給李揆說：「您官拜左拾遺時，可拆開此信，不然會有災禍。」李揆收起信後趕往陳留。採訪使倪若冰因爲李揆有才華，又出身名門望族，留他在府中幫忙。正趕上郡府有事需要向朝廷請示，想找一個和朝中有交往的人，沒有比李揆更合適的，於是就派他去了。唐玄宗開元中期，各郡府姓李的官員向上呈報文書，都先拜見宗正。當時李璆是宗長。正逢朝廷百官爲皇帝上尊號，李揆拜見李璆。李璆早就聽說李揆有才華，就請他代爲起草三篇上報給皇帝的文書，一篇一篇地向上呈報。皇帝召見李璆說：「百官上報的文章，沒有能趕上你的，我非常欣賞。」李璆磕頭謝恩說：「這三篇文章不是我寫的，而是我的侄子陳留尉李揆所寫的。」皇帝下令召見李揆。當時李揆正寄居在懷遠坊姓盧的姑姑家，聽說皇帝召見，不敢出來，直到知道皇帝是要選拔重用他，便去見皇帝。皇帝命令大臣考其文章詩詞。當時陳黃門出了三個題目，一個是《紫絲盛露囊賦》，一個是《答吐蕃書》，另一個是《代南越獻白孔雀表》。李揆自午時做到酉時完成。封好後又請示說：「前兩篇沒有什麼遺漏，後一篇或者還有遺漏和疑問之處，我想寫得再詳細明白一點。遂允許其拆封，李揆又塗改了八個字，在旁邊加了兩句註釋，然後呈報給皇帝。第二天被授予左拾遺。十天後，他拆開王生給他的信一看，自己寫的三篇應試文章都在裏面，並且連塗改加註的地方也完全一致。立即驅車趕往宣平坊去見王生，然而王生已不知去向。

道昭

永泰中，有沙門道昭，自雲蘭州人，俗姓康氏。少時因得疾不救，忽寤雲：「冥司見善惡報應之事，」遂出家。住太行山四十年，戒行精苦，往往言人將來之事。初若隱晦，後皆明驗。嘗有二客來，一曰姚邈，舉明經，其二曰張氏，以資蔭，不記名。僧謂張曰：「君授官四政，慎不可食祿范陽。四月八日得疾，當不可救。」次謂邈曰：「君不利簪笏，如能從戎，亦當三十年無乏。有疾勿令胡人療之。」其年。張授官於襄鄧間。後累選，常求南州，亦皆得之。後又赴選，果授虢州盧氏縣令。到任兩日而卒。卒之日，果四月八日也。後方悟范陽即盧氏望也。邈後舉不第，從所知於容州。假軍守之名，三十年累轉右職。後因別娶婦求爲儐者，因得疾，服嫗黃氏之藥而終。後訪黃氏本末，乃洞主所放出婢，是胡女也。（出《前定錄》）

【譯文】

唐代宗永泰年間，有個和尚叫道昭。他自稱是蘭州人，俗家姓康，少年時得病無法醫治。一天睡醒後說：「我看見了陰間的善惡報應之事」，遂出家做了和尚。他在太行山修行四十年，苦守佛家戒律，經常講述別人未來的事情，說得比較隱晦，但過後都一一得到了證實。曾經有兩位客人來訪，一個叫姚邈，有明經的功名。一個叫張氏，有世襲官職的資格不知叫什麼名字。道昭和尚對張氏說：「您能做四任官，但千萬不要去范陽做官。如果在范陽，四月八日得病將無法醫治。」又對姚邈說：「您不適合做文官，如果能夠投軍，也有三十年事情做。有病不要找胡人醫治。」這一年張氏當了官在襄鄧一帶，並多次調任新的職務。要求到江南一帶做官，也都如願了。後來又被選中，做了虢州盧氏縣令，到任兩天就死了。死的日子果然是四月八日。以後才明白范陽就是盧氏的郡望。姚邈後來考舉人不中，到容州去跟隨他的一個熟人，從了軍，三十年間不斷升任重要官職，後來因爲另外娶了媳婦，並要拋棄原來的媳婦而得病，吃了一個黃氏老太太的藥而死。以後有人查訪黃氏的來歷，原來是個外族洞主所放逐的婢女，正是個胡女。

卷第一百五十一 定數六

李棱 豆盧署 孟君 盧常師 韓滉 李頧 崔造 薛邕

李棱

故殿中侍御史李棱，貞元二年擢第。有別業在江寧，其家居焉。是歲渾太師瑊鎮蒲津，請棱爲管記從事。棱乃曰：「公所欲棱者，然奈某不閒檢束。夙好藍田山水，據使銜合得畿尉。雖考秩淺，如公勳望崇重，特爲某奏請，必諧矣。某得此官，江南迎老親，以及寸祿，即某之願畢矣。」渾遂表薦之，德宗令中書商量，當從渾之奏。棱聞桑道茂先生言事神中，因往詣焉。問所求成敗。茂曰：「公求何官？」棱具以本末言之。對曰：「從此二十年，方合授此官，如今則不得。」棱未甚信。經月餘，棱詣執政，謂曰：「足下資歷淺，未合入畿尉。如何憑渾之功高，求僥倖耳？」遂檢吏部格上。時帝方留意萬機，所奏遂寢。棱歸江南，果丁家艱。已近七八年，又忽得躄疾，殆將一紀。元和元年冬，始入選，吏曹果注得藍田縣尉。一唱，忻而授之。乃具說於交友。（出《續定命錄》）

【譯文】

曾經擔任過殿中侍御史的李棱，貞觀二年科舉考試中榜。他有別墅在江寧，供其家屬居住。這一年，太師渾瑊鎮守蒲津關，請李棱擔任管記從事。李棱對渾瑊說：「你要求我做的很清楚，但是無奈我不善於檢點約束自己，平常喜好的只是藍田的山水，只想在這靠近京城的地方做個縣尉，但是我的資歷不夠。您德高望重，如果肯特意爲我向皇帝推薦，必然能使我如願，我如果當了這個官，從江南把親屬接來領受俸祿，我平生的願望也就滿足了。」於是渾瑊向皇帝推薦了他，德宗命令中書研究怎麼辦。李棱聽說桑道茂先生料事如神，便前往請教，問推薦能否成功。桑道茂問他：「您想當什麼官？」李棱便把事情的來龍去脈講了。桑道茂回答說：「從現在算起二十年，您才能被授予這個官職，現在得不到。」李棱不太相信。一個月後，李棱去詢問，主管官員回答說：「你資歷淺，不適合擔任京城附近的縣尉，怎麼可以憑藉渾瑊的功高來求得僥倖呢？」遂即把他的名字寫在吏部的表格上。這時皇帝正留意很多軍國大事，渾瑊推薦李棱的奏章就放下了沒有批。李棱回到江南，先是老人死了守孝，七八年後又忽然得了腿疾，瘸了差不多十年。一直到元和元年冬天，纔開始被選中任職，命書上果然寫的是藍田縣尉，宣讀後欣然接受此銜，於是李棱將這件事的前後經過詳細告訴了朋友。

豆盧署

豆盧署，本名輔真。貞元六年，舉進士下第。將遊信安，以文謁郡守鄭武（前定錄武作式）瞻。瞻甚禮之，館給數日，稍狎，因謂署曰：「子複姓，不宜兩字爲名。將改之，何如？」署因起謝，且求其所改。武瞻書數字，若著者、助者、署者，曰：「吾慮子宗從中有同者，故書數字，當自擇之。」其夕宿於館，夢一老人謂署曰：「聞使君與子更名，子當四舉成名，四者甚佳。後二十年，爲此郡守。因指郡隙地曰，此可以建亭臺。」既寤思之，四者署字也，遂以爲名。既二年，又下第。以爲夢無徵。知者或誚之。後二年，果登第。蓋自更名後四舉也。大和九年，署自祕書少監爲衢州刺史。既至，周覽郡內，得夢中所指隙地，遂構一亭，因名之曰「徵夢亭」矣。（出《前定錄》）

【譯文】

豆盧署原名輔真。貞元六年，考進士落榜，隨即遊覽信安，並拿自己的詩文拜見郡守鄭武瞻。鄭武瞻對他很客氣，留他住了數日。比較熟悉以後對他說：「你是複姓，不適合起兩個字的名字，改了怎麼樣？」豆盧署起身致謝，並請鄭武瞻爲其改名。鄭武瞻寫了幾個字，有著、助、署字，然後說：「我考慮爲了避免同你的親屬重名，所以寫了好幾個字，請你自己選擇。」當晚豆盧署睡在客房，夢見一個老頭對他說：「聽說郡守爲你改名，你再考四次才能中榜。四字最好。再過二十年，你是這裏的郡守。」老頭又指着一塊空地說：「此地可以建一座亭臺。」醒了以後豆盧署想，「四者」就是署字呀！於是將自己的名字改爲署字。考了兩年，豆盧署仍未中榜，以爲所做夢不準，知道這件事的人也嘲諷他。接着又考兩年，終於中榜成名，算起來正是改名後的第四次考試。大和九年，豆盧署從祕書少監調任衢州刺史。上任後巡視郡府內外，發現了夢中所說的那塊空地，便命人造了一座亭子，並命名爲「徵夢亭」。

孟君

貞元中，有孟員外者，少時應進士舉，久不中第，將罷舉，又無所歸。託於親丈人省郎殷君宅，爲殷氏賤厭，近至不容。染瘴瘧日甚。乃白於丈人曰：「某貧薄，疾病必不可數。恐污丈人華宇，願委運，乞待盡他所。」殷氏亦不與語，贈三百文。出門不知所適。街西有善卜者，每以清旦決卦，盡後則閉肆下簾。孟君乃謁之，具陳羈蹇，將填溝壑，盡以所得三鐶環爲卜資。卜人遂留宿，及時爲決一卦。封成驚曰：「郎君更十日，合處重職，俸入七十千錢，何得言貧賤？」卜人遂留厚供給。已至九日，並無消息。又卻往殷君宅，殷氏見甚薄之，亦不留連，寄宿馬廄。至明，有敕以禁兵將爲賊境觀察使，其人與殷友善，馳扣殷氏之門。武人都不知書，雲。：「便須一謝表，兼鎮撫寇勷。事故頗多，公有親故文士，頗能相助否？」殷良久思之，無可應者。忽記得孟君久曾應舉，可以充事。遽引見之，令草一表，詞甚精敏。因請爲軍中職事，知表奏。數日授官，月俸正七十千。乃卜後十日也。（出《逸史》）

【譯文】

唐德宗貞元年間，有個孟員外，年輕時考取進士，多次未中。想要不考了，又無處可歸，寄居在他的一個長輩姓殷的親戚家裏，爲姓殷的所輕視厭煩。達到不能相容的程度，這時孟又得了瘴瘧，並且一天天嚴重。他對姓殷的長輩說：「我命薄，這病必然不可求治，恐怕弄髒您老人家的豪華住宅，我願意聽從命運的安排，離開你們家死到其它的地方。」殷也不說話，只給了他三百文錢，孟離開之後不知道應該去什麼地方。街西有一個算命的，每天清早給人算卦，算完後就放下簾子關門。孟便去拜會他，將自己的坎坷經歷和就要病死填溝的困境詳細敘述一遍，並將僅有的三百文錢作爲卦錢。算命人留他住下，並立即爲他算了一卦，算完後驚訝地說：「您再過十天，在此地有重要職位，每月俸祿就有七十千錢，爲什麼還說自己貧窮下賤呢！」算命人留他居住，並熱情款待。可是到了第九天，仍沒有任何消息。孟又回到姓殷的家裏，殷更加瞧不起他，也不挽留接待，晚上他就睡在馬廄裏。等到天明，有皇帝任命的一名禁軍將領到賊境當觀察使。這個人與姓殷的是朋友，親自來敲殷家的大門，對殷說：「武將不通文墨，需要給皇帝寫一個表示感謝的文書，同時寫一個安撫邊境敵寇的信函，需要處理的事物很多。您有沒有熟悉的文人，幫助我推薦一個？」殷想了一會兒，沒有想到可以推薦的人，忽然想起孟曾多次應試，可以擔當這個差事。遂給他們引見，命令孟起草一篇向皇帝報送的「表」。孟的文筆精美準確。於是聘請孟到軍中任職，並上報皇帝，幾天後被授予官職，每月的俸祿正好七十千文錢。孟員外命運的轉機正是算卦後第十天開始的。

盧常師

祕書少監盧常師，進士擢第。性淡薄，不樂軒冕。於世利蔑然，棄官之東洛。謂所親曰：「某浙西魚尚書故舊，旬日看去。」又曰：「某前生是僧，座禪處猶在會稽，亦擬自訪遺蹟。」家人亦怪其欲遠行而不備舟楫。不逾旬遂歿矣。（出《逸史》）

【譯文】

祕書少監盧常師，進士出身。但他卻生性淡薄，不追求官位爵祿，蔑視名利，終於辭了官來到東洛。他對親屬說：「我是浙西魚尚書的老朋友，過幾天去看一看。」又說：「我前生是個和尚，修行的地方還在會稽。打算去尋找前世留下的遺蹟。家裏的人奇怪他要出遠門爲什麼不準備船隻，不過十天，盧常師就死了。

韓滉

韓晉公晃在中書，嘗召一吏。不時而至，公怒將撻。吏曰：「某有所屬，不得遽至，乞寬其罪。」晉公曰：「宰相之吏，更屬何人？」吏曰：「某不幸兼屬陰司。」晉公以爲不誠，乃曰：「既屬陰司，有何所主？」吏曰：「某主三品已上食料。」晉公曰：「若然，某明日當以何食？」吏曰：「此非細事，不可顯之。請疏於紙，過後爲驗。」乃恕之而系其吏。明旦，遽有詔命，既對，適遇太官進食，有糕糜一器，上以一半賜晉公。食之美，又賜之。既退而腹脹，歸私第，召醫者視之曰：「有物所壅，宜服少橘皮湯。至夜，可啖漿水粥。明旦疾愈。」思前夕吏言，召之，視其書，則皆如其所云。因復問：「人間之食，皆有籍耶？」答曰：「三品已上日支，五品已上而有權位者旬支，凡六品至於九品者季支，其有不食祿者歲支。（出《前定錄》）

【譯文】

晉公韓滉在中書府，叫一名官員來見他。這人沒有按時趕到，韓滉生氣命人用鞭子打他。這個人說：「我還有歸屬，不能應時而來，請求寬恕。」韓滉說：「你是宰相手下的人，還能歸誰管？」這個人說：「我不得已還歸陰間管。」韓滉認爲他的話不誠實，就對他說：「既然歸陰間管，你有什麼職責？」這個人說：「我負責管理三品以上官員的飲食。」韓滉說：「既然如此，我明天應該喫什麼？」這個人說：「這可不是小事，不能隨便說出來，請讓我寫在紙上，過後再驗證。」於是韓沒有鞭打他，而是將他關了起來。第二天，突然皇帝召見韓滉。見到皇帝后，正遇見太官給皇帝送飲食。其中有一盤糕點，皇帝將一半賞給韓滉喫，味道很美，隨後又將另一半也賞給他吃了，韓滉退下去後感到腹脹，回到家裏後找醫生來看病。醫生說：「是食物堵塞，可以喝少量的橘子皮湯。」當晚，便可以喝粥了，天亮後病就好了，韓滉想起前天那個人說的話，便將他召來，要過他寫的紙一看，喫的東西全都跟他寫的一樣。便又問那人道：「人間的飲食，都有人預先安排嗎？」回答說：「三品以上的官員，其飲食每天一安排；五品以上有權位的官員，一旬一安排；六品至九品的官員，每季安排一次；如果是不領俸祿的老百姓，則是每年安排一次。

李頧

貞元中，有舉人李頧，方就舉，聲價極振。忽夢一人紫衣雲：「當禮部侍郎顧少連下及第。」寐覺，省中朝並無姓顧者。及頃，有人通刺，稱進士顧少連謁。頧驚而見之，具述當爲門生。顧曰：「某纔到場中，必無此事。來年，頧果落第。自此不入試，罷歸。至貞元九年，顧少連自戶部侍郎權知貢舉，頧猶未第，因潛往造焉。臨放榜，時相特囑一人，頧又落，但泣而已。來年秋，少連拜禮部侍郎，頧乃登第。（出《感定錄》）

【譯文】

貞元年間，有個舉人叫李頧。正應試，聲望和身價很高。一天他忽然夢見一個穿紫衣服的人對他說：「你只能在禮部侍郎顧少連的主考下考試中榜。」醒後，想到朝中沒有姓顧的侍郎。不一會兒，有人告訴他說進士顧少連來訪。李頧非常驚訝，見面後，頧向顧少連說自己應當是顧的門生，顧少連說剛到考場，決不可能有你說的事。」第二年，李頧果然落第，從此他不願參加考試，回到家鄉去了。一直到貞元九年，顧少連以戶部侍郎暫時代理貢舉，李頧仍未考中。於是他暗中去拜見顧少連進行通融。臨到發榜時，當朝宰相又特別囑咐要照顧一個人，所以李頧又落榜了，他只能偷偷哭泣。第二年秋天，顧少連調任禮部侍郎。李頧這才中榜成名。

崔造

崔丞相造，布衣時，江左士人號爲白衣夔。時有四人，一是盧東美，其餘亡姓字。崔左遷在洪州，州帥曹王將闢爲頧。時德宗在興元，以曹王有功且親，奏無不允。時有趙山人言事多中。崔問之曰：「地主奏某爲副使，且得過無？」對曰：「不過。」崔詰曰：「以時以事，必合得時。」山人曰：「卻得一刺史，不久敕到，更遠於此。」崔不信，再問：「必定耳，州名某亦知之，不可先言。」且曰：「今月某日敕到，必先吊而後賀。」崔心懼久之，蓋言其日，既崔之忌日也。即便呼趙生謂曰：「山人言中，奉百千；不中則輕撻五下，可乎？」山人哂曰：「且某不合得崔員外百千，只合得崔員外起一間竹屋。」其語益奇。崔乃問之：「且我有宰相分否？」曰：「有。」即遠近，曰：「只隔一雨政官，不致三矣。」又某日私忌，同僚諸公皆知其說。其日夕矣，悉至江亭，將慰崔忌。衆皆北望人信。至酉時，見一人從北岸入舟，袒而招舟甚急。使人遙問之，乃曰：「州之腳力。」將及岸，問曰：「有何除政？且有崔員外奏副使過否？」曰：「不過。」卻得虔州刺史敕牒在茲。諸公驚笑。其暮果先慰而後賀焉。崔明日說於曹王，曹王與趙山人鏹百千，不受。崔與起竹屋一間，欣然徙居之。又謂崔曰：「到虔州後，須經大段驚懼，即必得入京也。」既而崔舅源休與朱泚爲宰相，憂悶，堂帖追入，甚憂惕。時故人竇參作相，拜兵部郎中，俄遷給事中平章事，與齊映相公同制。（出《嘉話錄》）

【譯文】

丞相崔造，還是平民的時候，江左一帶的人都稱他爲「白衣夔」。當時有四個人，一個叫盧東美，其餘兩個記不清姓名了。後來崔造做官被降職調到洪州。洪州的主帥曹王想要聘任他爲副使。當時德宗在興元府，因爲曹王有功勞並且是皇親，所以所請示的事情沒有不批准的。當時有個算命的人姓趙，所預測的事情很準。崔造問他：「曹王上報我爲副使，能不能批准？」回答說：「不能。」崔造又問：「那麼這件事，會得個什麼樣的結果？」回答說：「能得到一個刺史，不久公文就會到，地方比這裏還要遠。」崔造不信，又問了一次。回答說：「必定如此，你要去的州名我也知道，但不能說。」又告訴崔造這個月的哪一天公文能到，並且要他先弔唁，然後再慶賀。崔造心中害怕，因爲算命的人所說的日子，正是他親人死亡的忌日。於是他對算命的人說：「您如果言中了，我給您一百千錢，說的不對，則要用鞭子輕輕打五下，可以嗎？」算命的人微笑着說：「我不應該要崔員外的一百千錢，只想要崔員外您給我造一間竹屋。」話說的越來越奇怪。崔造又問：「你看我有沒有當宰相的命？」回答說：「有。」又問：「需要多長時間？」回答說：「只隔您做官一任或兩任的時間，不會超過三任的時間。」到了崔造家裏忌日這一天，因爲同僚們都知道這件事，等到太陽偏西的時候，便一同來到江邊的亭子裏。先祭奠崔造的親人，然後一齊注視江北，等待消息。等到酉時，只見一人從北岸上船，袒胸催促渡船迅速向南岸駛來。崔造等人叫人遠遠地向那人發問，那人回答說是州里來送信的。船快靠岸了，他們又問：「有什麼人事任免之事？可有崔員外做副使的批文嗎？」回答說：「沒有，卻有任命虔州刺史的公文在此。」大家驚奇地笑了。整個過程真是和算命的人說的一樣，先祭奠悲傷而後欣喜慶賀。第二天，崔造將這件事告訴了曹王，曹王給算命的人一百千成串的錢。算命的人不要。崔造爲他建造了一間竹屋，他很高興地搬進去住了。並且又對崔造說：「到虔州以後，你必須經過很大的驚懼之事，然後纔可以進京城做官。」後來由於崔造的舅舅源休給叛逆朱泚做宰相，怕受牽連，心情憂悶，宰相府的公文到了，他更加驚憂。這時崔造的老朋友竇參做宰相，崔造官拜兵部郎中，不久又升任事中平章。也就是宰相，與齊映相公時的體制一樣。

薛邕

薛邕侍郎，有宰相望。時有張山人善相。崔造方爲兵部郎中，與前進士姜公輔同在薛侍郎坐中。薛問張山人：「且坐中有宰相否？」心在己身多矣。張答雲：「有。」薛曰：「幾人？」曰：「有兩人。」薛意其一人即己也。曰：「何人？」曰：「崔姜二公必宰相也，同時耳。」薛訝忿之，默然不悅。既而崔郎中徐問張曰：「何以同時？」意謂姜公今披褐，我已正郎，勢不相近也。張曰：「命合如此，事須同時，仍郎中在姜後。」後姜爲京兆功曹，充翰林學士。時衆知涇將姚令言入城取朱泚，泚曾帥涇，得軍人心。姜乃上疏請察之。疏入十日，德宗幸奉天，悔不納姜言，遂於行在擢姜爲給事中平章事。崔後姜半年，以夕郎拜相。果同時而在姜之後。薛竟終於列曹。始知前輩不可忽後輩。（出《嘉話錄》）

【譯文】

侍郎薛邕，有當宰相的願望。當時有個姓張的很會給人看相。一天，兵部郎中崔造和前科進士姜公輔一同在薛邕那裏做客。薛邕問姓張的相士說：「坐上這幾個人有沒有宰相？」心裏想，如果有應該是自己。張回答說：「有。」薛邕問：「幾人？」回答說：「有兩人。」薛邕心想其中一個就是自己。又問：「哪兩個人？」回答說：「崔姜兩位必然當宰相，並且是同時。」薛邕即驚訝又氣憤，沉默着不高興。隨後崔造問：「爲什麼是同時？」意思是說，姜公輔現在還沒有官職，我已是正郎，不應該同一個時期當宰相。張說：「命該如此，並且是郎中在姜公輔之後。」後來姜公輔做了京兆功曹，並且兼任翰林學士。這時人們傳說涇陽的將軍姚令要進城捉朱泚，朱泚曾在涇陽爲帥，很得軍心。姜公輔上書請皇帝派人去調查。上書後十天，德宗去了奉天，後悔沒有采納姜公輔的意見。於是在行宮下令提升姜公輔爲給事中平章事，即丞相。崔造在半年後，從郎中升任丞相，果然是同一時期而在姜公輔之後。薛邕後來竟一直沒能當上丞相。從這件事可以看出前輩不應忽視後輩。

卷第一百五十二 定數七

鄭德璘 趙璟 盧邁 趙璟 包誼 薛少殷 袁孝叔

鄭德璘

貞元中，湘潭尉鄭德璘，家居長沙。有親表居江夏，每歲一往省焉。中間涉洞庭，歷湘潭，多遇老叟棹舟而鬻菱芡，雖白髮而有少容。德璘與語，多及玄解。詰曰：「舟無糗糧，何以爲食？」叟曰：「菱芡耳。」德璘好酒，長挈松醪春過江夏，遇叟無不飲之，叟飲亦不甚璘荷。德璘抵江夏，將返長沙。駐舟於黃鶴樓下，傍有鹺賈韋生者，乘巨舟。亦抵於湘潭。其夜與鄰舟告別飲酒。韋生有女，居於舟之舵櫓。鄰女亦來訪別。二女同處笑語。夜將半，聞江中有秀才吟詩曰：「物觸輕舟心自知，風恬浪靜月光微。夜深江上解愁思，拾得紅蕖香惹衣。」鄰舟女善筆札，因睹韋氏妝奩中，有紅箋一幅，取而題所聞之句。亦吟哦良久，然莫曉誰人所制也。及時，東西而去。德璘舟與韋氏舟，同離鄂渚信宿。及暮又同宿。至洞庭之畔，與韋生舟楫，頗以相近。韋氏美而豔，瓊英膩雲，蓮蕊瑩波，露濯蕣姿，月鮮珠彩。於水窗中垂鉤。德璘因窺見之，甚悅。遂以紅綃一尺，上題詩曰：「纖手垂鉤對水窗，紅蕖秋色豔長江。既能解珮投交甫，更有明珠乞一雙。」強以紅綃惹其鉤，女因收得。吟玩久之，然雖諷讀，即不能曉其義。女不工刀札，又恥無所報，遂以鉤絲而投夜來鄰舟女所題紅箋者。德璘謂女所制，凝（「凝」原作「疑」，據明抄本改）思頗悅，喜暢可知。然莫曉詩之意義，亦無計遂其款曲。由是女以所得紅綃係臂，自愛惜之。明月清風，韋舟遽張帆而去。風勢將緊，波濤恐人。德璘小舟，不敢同越。然意殊恨恨。將暮，有漁人語德璘曰：「曏者賈客巨舟，已全家歿於洞庭耳。」德璘大駭。神思恍惚，悲婉久之，不能排抑。將夜，爲吊江姝詩二首曰：「湖面狂風且莫吹，浪花初綻月光微。沉潛暗想橫波淚，得共鮫人相對垂。」又曰：「洞庭風軟荻花秋，新沒青蛾細浪愁。淚滴白蘋君不見，月明江上有輕鷗。」詩成，酹而投之。精貫神祗，至誠感應，遂感水神，持詣水府，府君覽之，召溺者數輩曰：「誰是鄭生所愛？」而韋氏亦不能曉其來由。有主者搜臂，見紅綃而語府君，曰：「德璘異日是吾邑之明宰，況曩有義相及，不可不曲活爾命。」因召主者，攜韋氏送鄭生。韋氏視府君，乃一老叟也，逐主者疾趨而無所礙。道將盡，睹一大池，碧水汪然，遂爲主者推墮其中。或沉或浮，亦甚困苦。時已三更，德璘未寢，但吟紅箋之詩，悲而益苦。忽覺有物觸舟。然舟人已寢，德璘遂秉炬照之，見衣服彩繡似是人物。驚而拯之，乃韋氏也，係臂紅綃尚在。德璘喜驟。良久，女蘇息。及曉，方能言。乃說府君感而活我命。德璘曰：「府君何人也？」終不省悟。遂納爲室，感其異也，將歸長沙。後三年，德璘常調選，欲謀醴陵令。韋氏曰：「不過作巴陵耳。」德璘曰：「子何以知？」韋氏曰：「曏者水府君言是吾邑之明宰，洞庭乃屬巴陵，此可驗矣。」德璘志之。選果得巴陵令。及至巴陵縣，使人迎韋氏。舟楫至洞庭側，值逆風不進。德璘使傭篙工者五人而迎之，內一老叟，挽舟若不爲意，韋氏怒而唾之。叟回顧曰：「我昔水府活汝性命，不以爲德，今反生怒。」韋氏乃悟，恐悸，召叟登舟，拜而進酒果，叩頭曰：「吾之父母，當在水府，可省覲否？」曰：「可。」須臾，舟楫似沒于波，然無所若。俄到往時之水府，大小倚舟號慟。訪其父母。父母居止儼然，第舍與人世無異。韋氏詢其所須，父母曰：「所溺之物，皆能至此。但無火化，所食唯菱芡耳。」持白金器數事而遺女曰：「吾此無用處，可以贈爾。不得久停。」促其相別。韋氏遂哀慟別其父母。叟以筆大書韋氏巾曰：「昔日江頭菱芡人，蒙君數飲松醪春。活君家室以爲報，珍重長沙鄭德璘。」書訖，叟遂爲僕侍數百輩，自舟迎歸府舍。俄頃，舟卻出於湖畔。一舟之人，鹹有所睹。德璘詳詩意，方悟水府老叟，乃昔日鬻菱芡者。歲餘，有秀才崔希周投詩卷於德璘，內有江上夜拾得芙蓉詩，即韋氏所投德璘紅箋詩也。德璘疑詩，乃詰希周。對曰：「數年前，泊輕舟於鄂渚，江上月明，時當未寢，有微物觸舟，芳馨襲鼻。取而視之，乃一束芙蓉也。因而制詩既成，諷詠良久。」德璘嘆曰：「命也。」然後不敢越洞庭。德璘官至刺史。（出《德璘傳》，《類說》三二引作《傳奇》）

【譯文】

唐德宗貞元年間，湘潭縣尉鄭德璘家住在長沙，有表親在江夏，每年去探望一次。中途須渡過洞庭湖，經過湘潭。經常遇見一個老頭，划船賣菱角和芡實，雖然老頭的頭髮已經白了，可臉上的皮膚仍像年輕人一樣。鄭德璘與他交談，內容多涉及玄學。鄭德璘問老頭：「船上沒有糧食，您喫什麼？」老頭說：「菱角和芡實。」鄭德璘喜歡喝酒，經常攜帶好酒「松醪春」去江夏。每次遇到老頭，都邀請他一同喝酒，老人沒有一次不喝，卻也不說感謝的話。有一次，鄭德璘到達江夏後返回長沙，船停泊在黃鶴樓下。有個叫韋生的鹽商，乘坐一條大船要去湘潭，當晚與鄰船的人飲酒話別。韋生有個女兒也住在船的後艙，鄰船的女兒也去訪問告別，二人邊談邊笑。快到半夜的時候，聽到江上有個秀才高聲朗誦一首詩：「物觸輕舟心自知，風恬浪靜月光微。夜深江上解愁思，拾得紅蕖香惹衣。」鄰船女兒字寫得很好，他看見韋生女兒的妝鏡匣裏有一幅紅綾，便取來將所聽到的詩句抄錄在上面。並且輕聲唸了很久，但不知道是誰做的。第二天早上，兩女所乘的船各奔東西。鄭德璘的船和韋生的船同時離開鄂州的停泊地，到了晚上兩條船又停泊在一起。到了洞庭湖裏，兩條船行駛得很近。韋生的女兒美麗妖豔，皮膚雪白細膩，姿態幽雅，衣裙華麗，在船艙中臨水的窗子旁垂釣。鄭德璘偷偷觀察，產生愛意。他在一尺紅綃上題了一首詩：「纖手垂鉤對水窗，紅蕖秋色豔長江。既能解佩投交甫，更有明珠乞一雙。」然後將紅綃掛在韋生女兒的鉤上。韋生的女兒收到紅綃和題詩之後，反覆閱讀玩賞，卻無法理解詩中的含義。韋生的女兒不會寫字，又覺得拿不出什麼東西來回報鄭德璘，很不好意見，便將那天晚上鄰船女抄錄詩句的紅綾掛在鉤上，拋給鄭德璘。鄭德璘以爲紅綾上所題的詩句是韋生的女兒所作，心裏非常高興，然而不能理解詩中的意思，無法與韋生的女兒傾述衷情。韋生的女兒將收到的紅綃系在胳膊上，非常珍惜。湖面上月白風清，韋生的大船突然揚帆加速，這時風勢增大，波濤湧起，鄭德璘的小船不敢追趕，心中非常焦急怨恨。第二天黃昏，打漁的人告訴鄭德璘說：「昨天開走那個客商的大船，已經全家沉沒在洞庭湖裏。」鄭德璘聽了大驚，不覺精神恍惚，悲傷的心情難以抑制和排除。當天晚上，做了兩首詩表示祭奠，題爲「吊江姝」。一首是：「湖面狂風且莫吹，浪花初綻月光微。沉潛暗想橫波淚，得共鮫人相對垂。」另一首是：「洞庭風軟荻花秋，新沒青蛾細浪愁。淚滴白蘋君不見，月明江上有輕鷗。」然後將詩箋投入水中，對天地祈禱，非常虔誠。於是感動了水神，派人送信給水府。府君看了信後，將溺水者召集起來，問：「誰是鄭德璘所愛的人？」而韋生的女兒也不知道怎麼回事。有主持者上前挨個檢查溺水者的胳膊，見到韋生女兒胳膊上的紅綃後告訴府君說：「鄭德璘以後是我們這裏的地方官，況且這麼重情義，我們應該設法將她救活。」於是府君叫主持者領着韋生的女兒送給鄭德璘。韋生的女兒見府君只是一個老頭。她跟主持者快走出去，沒有碰到什麼障礙，走到頭看見一個大水池，池中碧水盪漾。主持者將她推落池中，半沉半浮，非常難受。這時已是三更時分，鄭德璘未睡，仍在閱讀紅綾上的詩句。忽然感覺有什麼物體碰到船上，然而船上的人都睡着了，鄭德璘手持蠟燭來到船邊一照，看見有彩色繡花的衣服，似乎是個人。急忙救了上來，一看竟是韋生的女兒，胳膊上的紅綃還在。鄭德璘欣喜異常。過了許久，韋生的女兒甦醒過來，直到天亮，才能說話。她述說：「是府君受了感動，才救我性命。」鄭德璘問：「府君是什麼人？」但一直沒能搞清楚。於是鄭德璘娶韋生的女兒爲妻，感到她的經歷很奇異。然後他們回到長沙。在這以後的三年裏，鄭德璘經常調任新的官職。他想謀求醴陵縣令，韋生的女兒說：「不過只能去巴陵。」鄭德璘問：「您怎麼知道？」韋生的女兒說：「當時水府君說你是我們這裏的地方官，洞庭屬於巴陵縣，這次可以驗證。」鄭德璘記在心裏，結果新的任命果然是巴陵縣令。到了巴陵後，他派人去接韋生的女兒，船駛到洞庭湖，正趕上逆風，船無法前進。鄭德璘派去迎接韋生女兒的五個人當中，有一個老頭，駕船似乎漫不經心地不肯使勁。韋生的女兒生氣地斥責他。老頭回頭說：「我過去在水府救活你的性命，你不記着我的恩德，反而對我發怒。」韋生的女兒明白過來，非常害怕。她請老頭上船，拜見後襬上酒菜，磕頭說：「我的父母，應該還在水府，可以去探望嗎？」老頭回答說：「可以。」不一會兒，他們所乘的船隻似乎沉入水中，然而卻沒有痛苦的感覺。很快到了水府，大大小小圍着船大哭，韋生的女兒找到了父母，她的父母行爲舉止像活着時一樣，居住的房屋與人世間也沒什麼不同。韋生的女兒問父母需要什麼？她的父母說：「掉到水裏的東西都能到達這裏，但是沒有火來蒸煮加工，所以喫的只有菱角和芡實。」又拿出數件白金器具遞給女兒說：「這些東西在這裏沒有用處，可以送給你，你不能在這裏久留。」催促女兒回去。韋生的女兒哭着同父母告別。那個老頭拿筆在韋生女兒的頭巾上寫道：「昔日江頭菱芡人，蒙君數飲松醪春。活君家室以爲報，珍重長沙鄭德璘。」寫完，老頭便率領奴僕和侍從數百人，從船邊迴歸水府。一會兒，船又浮出水面，一船的人，都目睹這件事。鄭德璘仔細分析老頭寫在頭巾上的詩，方纔明白水府的老頭，就是當時在小船上賣菱角和芡實那個老頭。一年後，有個叫崔希周的秀才拿自己所寫的詩請教於鄭德璘。其中有一首：「江上夜拾得芙蓉」的詩，就是韋生女兒所贈送給他的紅綾上那首詩。鄭德璘對這首詩產生懷疑，詢問崔希周。崔希週迴答說：「幾年前，我的小船停泊在鄂州，江上月明，我睡不着覺，感到有微小的物體碰到小船上，並且芳香撲鼻，撈上來一看，是一束芙蓉花。因此我做了這首詩，並且高聲朗誦很久，這全都是實話。」鄭德璘感嘆說：「這就是命啊！」從此他不敢輕易經過洞庭湖。鄭德璘做官做到刺史。

趙璟 盧邁

趙璟、盧邁二相國皆吉州人，旅衆呼爲趙七盧三。趙相自微而著，蓋爲是姚曠女婿，姚與獨孤問俗善，因託之，得湖南判官，累奏官至監察。蕭相復代問俗爲潭州，有人又薦於蕭，蕭留爲判官，至侍御史。蕭入，主留務，有美聲，聞於德宗，遂兼中丞，爲湖南廉使（「使」原作「史」，據許本改）。及李泌入相，不知之。俄而以李元素知璟湖南留務事，而詔璟歸闕。璟居京，慕靜，深巷杜門不出。元素訪之甚頻。元素乃泌相之從弟。璟因訪別元素於青龍寺，謂之曰：「趙璟亦自合有官職，誓不敢怨人。誠非偶然耳，蓋得於日者。」仍密問元素年命。曰：「據此年命，亦合富貴人也。」元素因自負，亦不言泌相兄也。頃之，德宗忽記得璟，賜封，拜給事中。泌相不測其由。會有和戎使事，出新相關播爲大使，張薦、張或爲判官。泌因判奏璟爲副使。未至蕃，右丞有缺，宰相上多。德宗曰：「趙璟堪爲此官。」追赴拜右丞。不數月，遷尚書左丞平章事。作相五年，薨於位。（出《嘉話錄》）

【譯文】

趙璟和盧邁兩位丞相都是吉州人，當地老百姓稱他們爲趙七和盧三。趙璟從平民升爲高官，全靠着他是姚曠的女婿。姚曠與獨孤問俗關係很好，將趙璟的前程託付給他。他先將趙璟安排爲湖南判官，又多次向上推薦，使趙璟提升爲監察。後代蕭丞相接替問俗，擔任潭州郡守，又有人將趙璟推薦給他。蕭丞相將趙璟留任爲判官，又後升任爲侍御史。蕭入朝爲相。趙璟主持留守事務。由於趙璟政績突出，名聲很好，德宗知道後，又讓他兼任中丞，爲湖南廉訪使。等到李泌做了丞相，不知道這些情況。後來李元素代替趙璟爲湖南留守事務，皇帝將趙璟調回京城。趙璟在京城居住，喜歡安靜，整天呆在家中不出門，李元素來訪很頻繁，他是丞相李泌的表弟。一次趙璟拜訪李元素後在青龍寺分手，對李元素說：「我趙璟也應該有個職位，雖然閒居在家，但我不敢怨天尤人，目前這種狀況不是偶然的，這全是命運。」並悄悄問李元素自己今年的命運怎麼樣？李元素說：「根據你今年的命相，也應該是個有大富大貴的人。」李元素因爲自負，沒有告訴趙璟自己是李泌丞相的表弟。一天，德宗忽然想起趙璟仍閒居在家，召他來讓他回話，起用他爲給事中。李泌不知道其中的原因，恰巧有出使鄰國的差事，新相關播爲大使，張薦和張或爲判官，李泌推薦趙璟爲副使。沒等到達出使的國家，右丞相的位置出現空缺。宰相提出候選人名單，德宗說：「趙璟可以擔任這個官職。」於是派人追上趙璟，任命爲右丞相。過了幾個月又改任尚書左丞平章事。擔任丞相五年，死在位上。

趙璟

趙相璟爲入蕃副使，謂二張判官曰：「前幾里合有河，河之邊有柳樹，樹下合有一官人，着慘服立。」既而悉然，官人置頓官也。二張問之，趙曰：「某年三十前，已夢此行，所以不怨他時相。」趙相將薨之時，長安諸城門金吾家，見一小兒，豹犢鼻，攜五色繩子，覓趙相其人。見者知異。不經數日，趙薨。（出《嘉話錄》）

【譯文】

丞相趙璟當出使鄰國的副使時，對兩個姓張的判官說：「前面幾里地遠應該有一條河，河邊有一棵柳樹，樹下站着一名官員。」走了一會兒，果然見到的景物同趙璟所說的一樣。官員就是管理驛站的官。兩位張判官問趙璟是如何知道的。趙璟說：「我三十之前，就已經夢到了有這次行動，所以不埋怨那時的丞相。趙璟丞相臨死之前，長安各個城門的守護兵丁都看見過一個小孩，繫着豹皮的圍裙，帶着一條五色繩子，尋找丞相趙璟，看見的人都知道不吉利。過了不幾天，趙璟就死了。

包誼

唐包誼者，江東人也，有文詞。初與計偕，至京師，赴試期不及。宗人祭酒佶憐之，館於私第。誼多遊佛寺。無何，搪突中書舍人劉太真。太真睹其色目，即舉人也。命一價詢之，誼勃然曰：「進士包誼，素不相識，何勞致問？」太真甚銜之。以至專訪其人於佶。佶聞誼所爲，大怒，因詰責，遣徙他舍。誼亦無怍色。明年，太真主文，志在致其永棄，故過雜文，俟終場明遣之。既而自悔曰：「此子既忤我，從而報之，是我爲淺丈夫也。但能永廢其人，何必在此。」於是放入策。太真將放榜，先呈宰相。榜中有姓朱人及第。時宰以璟近爲大逆，未欲以此（「此」字原本無，據摭言補）姓及第，亟遣易之。太真錯諤趨出，不記他人，唯記誼。及誼（「及誼」二字原本無，據摭言補）謝恩，方悟己所惡也。因明言。及知得喪非人力也，蓋假手而已。（出《摭言》）

【譯文】

唐朝有個叫包誼的，是江東人，很有文才。當初他趕考來到京城，但是誤了考期，同宗人唐佶祭酒很替他惋惜。讓他住在自己家裏。包誼每天去佛寺遊玩，無意中冒犯了中書舍人劉真。劉真見他的穿戴舉止是個舉人，便叫人詢問他。包誼發怒說：「進士包誼，素不相識，有什麼可問的！」太真非常生氣，以致於專門派人去查訪佶。佶聽說包誼的無禮行爲，非常生氣，訓斥他一番後，將他趕到別處去了。包誼一點也不感到慚愧。第二年，太真主考，想要藉機報復包誼，使他真放棄前程，故意出了很難的文章。等到考試結束，將包誼貶低一番後趕了出去。一會兒，他又後悔了，心裏想：此人既然得罪了我，我便報復他，不是大丈夫所爲。況且我能永遠阻擋他的前程嗎？何必如此呢！於是放過包誼，使他的試卷合格。太真在將要張榜公佈考中舉子的名單之前，先將名單送給宰相審閱。榜中有個姓朱的人，宰相忌諱同朱泚同姓的人，不想讓姓朱的中榜，急令換一個人。太真慌忙去找人，因爲記不清其他人的名字，只記住了包誼的名字，便將包誼換上，等包誼進來謝恩。這時他纔想起來，包誼正是他所厭惡的人。所以他說：「功名得失不由人，全都是假借人來完成而已。」

薛少殷

河東薛少殷舉進士。忽一日，暴卒於長安崇義裏。有一使持牒，雲：「大使追。」引入府門。既入，見官府，即鮮于叔明也。少殷欲有所訴。叔明曰：「寒食將至，何爲鏤雞子食也？」東面有一僧，手持寶塔。扇雙開，少殷已在其中。叔明曰：「日某方欲上事，和尚何爲救此人？」乃迫而出，令引少殷見判官。及出門之西院，閽者入白。逡巡，聞命素服乃入。所見乃亡兄也。敘泣良久，曰：「吾以汝未成名，欲薦汝於此，分主公事。故假追來，非他也。」少殷時新婚，懇不願住。兄曰：「吾同院有王判官，職居西曹。汝既來此，可以一謁而去。」乃命少殷於西院見之，接待甚厚。俄聞備饌，海陸畢備。未食，王判官忽起，顧見曏者持塔僧。僧曰：「不可食，食之則無由歸矣。」少殷曰：「飢甚，奈何？」僧曰：「唯蜜煎姜可食。」乃取食之。而王判官竟不至。僧曰：「可去矣。」少殷復出，詣兄泣，且請去。兄知不可留，乃入白官府，許之。少殷曰：「既得歸人間，願知當爲何官？」兄曰：「此甚難言，亦何用知之？」懇請，乃召一吏，取籍尋閱，不令見之。曰：「汝後年方成名，初任當極西得之，次歷畿赤簿尉，又一官極南。此外吾不得知。」臨別，兄曰：「吾舊使祗承人李俊，令隨汝去。有危急，即可念之。」既去，每遇危際，皆見其僧前引。少殷曰：「弟子素不相識，和尚何乃見護如此？」僧曰：「吾爲汝持金剛經，故相護爾。」既醒，具述其事。後年春，果及第。未幾，授祕書省正字，充和蕃判官。及回，改同官主簿。秩滿，遇趙昌爲安南節度，少殷與之有舊，求爲從事，欲厭極南之官。昌許之。曰：「乘遞之鎮，未暇有表。至江陵，當以表請。及表至，少殷尋以丁母憂。服除，選授萬年縣尉。時青淄卒吏與駙馬家童鬥死，京兆府不時奏。德宗赫怒，時少殷主賊曹（「賊曹」原作「戒唐」，據明抄本改）一日，乃貶高州雷澤縣尉。十餘年備歷艱苦，而李俊常有所護。及順宗嗣位，有詔收錄貶官，少殷移至桂（「桂」原作「圭」，據明抄本、陳校改）陽，與貶官李定同行，過水勒馬，與一從人言，即李俊也。雲：「某月日已足，拜別而去。」少殷曰：「吾兄言官止於此，李俊復去，將不久矣。」李定驚慘其事，因問，具以告之。數日而卒。（出《前定錄》）

【譯文】

河東薛少殷去考進士，突然有一天暴死在長安崇義裏。有一差人持公文說：「大使召見。」將他帶進一座官府的大門。進去以後，見到的官員原來是鮮于叔明。薛少殷剛想要說話，鮮于叔明說：「寒食節就要到了，爲什麼煮雞喫？」東邊有一個和尚，手中拿着寶塔，塔門大開，將薛少殷裝了進去。鮮于叔明說：「今天我剛要處理公務，和尚爲什麼解救此人？」然後迫使薛少殷走出寶塔，叫人領他去見判官。出了一個門進了西院，看門的人進去通報後退了來出，叫他穿上喪服進去。薛少殷進去一看，接見他的竟是死去的哥哥。交談痛哭了很長時間，他哥哥說：「我因爲你到現在還沒有功名，想要推薦來這裏，幫助我分擔公務，所以派人將你找來，沒有別的意思。」薛少殷那時剛剛結婚，懇求不要讓他來。他哥哥說：「我同院有個王判官，職位在西曹。你既然到此，可以拜見他以後再走。」於是讓薛少殷在西院拜見了王判官。王判官熱情款待薛少殷，一會兒，就準備好了酒菜，山珍海味都有。沒等喫，王判官忽然站了起來，扭頭看見手裏拿着寶塔的和尚。和尚對薛少殷說：「不能喫，吃了就沒有辦法回去了。」薛少殷說：「餓得厲害，怎麼辦？」和尚說：「只有蜂蜜煎薑片可以喫。」於是薛少殷拿過來吃了。和尚說：「可以走了。」薛少殷起身準備走，哭着請求哥哥讓他回去。他哥哥知道無法挽留，便帶他走進自己的府內，同意他回去。薛少殷說：「既然能回人間，我想知道我將來能當什麼官？」他哥哥說：「這個不能隨便說出來，你知道又有什麼用！」薛少殷一再懇求，他哥哥便叫來一個差人，取來名冊翻閱尋找，卻不讓他看。然後對他說：「你後年才能考中功名，一開始當的官在很遠的西方，以後在京城任赤簿尉。然後又當官去很遠的南方，再往後我就不知道了。」臨分手時，他哥哥又說：「我原來的衙役叫李俊，叫他跟你去，有危急的時候需要保護，你就叫他。」薛少殷告別哥哥往回走，每當遇到危難之時，都看見那個和尚在前面引路。薛少殷說：「我與你素不相識，和尚爲什麼這樣保護我？」和尚說：「我負責超度你，所以保護你。」隨即薛少殷醒了，對別人講了所夢到的事。後年春天，他果然考中成名。不長時間，被任命爲祕書省正字，被派做出使西邊鄰國的判官。回來後改任同官縣主簿，任期滿了，遇到趙昌被任命爲安南節度使。薛少殷與他有老交情，求他幫忙，不想去很遠的南方做官。趙昌答應了，說：「辦理交接的時候，沒有時間起草報告，到了江陵，我一定爲你請示求情。」等到趙昌爲他幫忙請示的時候，薛少殷的母親去世了，他在家守喪。等到服喪期滿，被授予萬年縣尉。後來，青衣兵丁與駙馬家的僮僕打鬥，將僮僕打死。京兆府不斷將此事報告皇帝，德宗發怒。這時恰巧薛少殷剛剛主持賊曹。一天，就被貶到南方的高州雷澤當縣尉。十多年受盡艱難，而李俊經常守護在他身邊。等到順宗繼位下詔書登記錄用被貶的官員。薛少殷被調往桂陽，與另一名被貶的官員李定同行。在過一條河時，勒住馬同一個隨從說話，就是李俊。李俊說：「我跟隨您的日期已滿。」然後拜別而去。薛少殷說：「我哥哥講，我做官到此爲止，李俊已經走了，我沒有多長時間了。」李定覺得非常驚訝，問他什麼原因。薛少殷將事情的經過講了。過了不幾天，薛少殷就死了。

袁孝叔

袁孝叔者，陳郡人也。少孤，事母以孝聞。母嘗得疾恍惚，逾日不痊。孝叔忽夢一老父謂曰：「子母疾可治。」孝叔問其名居，不告，曰：「明旦迎吾於石壇之上，當有藥授子。」及覺，乃周覽四境，所居之十里，有廢觀古石壇，而見老父在焉。孝叔喜，拜迎至於家。即於囊中取九靈丹一丸，以新汲水服之，即日而瘳。孝叔德之，欲有所答，皆不受。或累月一來，然不詳其所止。孝叔意其能歷算爵祿，常欲發問，而未敢言。後一旦來而謂孝叔曰：「吾將有他適，當與子別。」於懷中出一編書以遺之。曰：「君之壽與位，盡具於此。事以前定，非智力所及也。今之躁求者，適足徒勞耳。君藏吾此書，慎勿預視。但受一命，即開一幅。不爾，當有所損。」孝叔跪受而別。後孝叔寢疾，殆將不救。其家或問後事。教叔曰：「吾爲神人授書一編，未曾開卷，何遽以後事問乎？」旬餘，其疾果愈。後孝叔以門蔭調授密州諸城縣尉，五轉蒲州臨晉縣令。每之任，輒視神人之書，時日無差謬。後秩滿，歸閿鄉別墅，因晨起，欲就中櫛，忽有物墜於鏡中，類蛇而有四足。孝叔驚僕於地，因不語，數日而卒。後逾月，其妻因閱其笥，得老父所留之書，猶餘半軸。因嘆曰：「神人之言，亦有誣矣。書尚未盡，而人已亡。」乃開視之，其後唯有空紙數幅，畫一蛇盤鏡中。（出《前定錄》）

【譯文】

袁孝叔是陳郡人，幼年喪父，對待母親很孝順遠近聞名。他的母親曾經得了一種病，神志恍惚，很多天也不好。孝叔忽然夢見一個老頭對他說：「你母親的病能治好。」孝叔問他叫什麼名字，住在哪裏，老頭不告訴他，只對他說：「明天迎接我在石壇之上，我有藥給你。」睡醒後，孝叔找遍了四周，在離家十里的地方，發現一座廢道觀，裏面有座古石壇，真有個老頭在石壇上。孝叔大喜，恭恭敬敬地將老頭迎接回家。老頭從口袋裏拿出一丸九靈丹，讓孝叔的母親用新汲的水送下，第二天孝叔母親的病就好了。孝叔對老頭非常感激，想要送錢物來答謝老頭，老頭全都不要。以後老頭每個月來一次，然而不知道他住在什麼地方。孝叔認爲他能推算人的命運，常常想問他，但是一直沒敢開口。一天老頭來了後對孝叔說：「我要到別的地方去了，從此與你分別。」然後從懷裏取出一卷書遞給孝叔，說：「你的壽命和功名全寫在裏面，事情都是一定的，現在世上那些急於求成的人，註定是徒勞的。你收藏我這本書，小心不要事先翻看，每得到一次任命，便打開一頁。不然，對你不利。」孝叔跪下接受贈書後，就和老頭分手了。一次，孝叔得病臥牀，似乎無法醫治了，家裏人問他如何安排後事？孝叔說：「我有神仙傳授的一卷書，未曾開卷，何必着急問死後的事呢？」十多天以後病果然好了。後來，孝叔靠家族的影響，當上了密州諸城縣尉，經過五次調動，做了蒲州臨晉縣令。每次接受新的任命，總是看一看神仙留下的書，書中所寫的時日和實際毫無差錯。後來任期滿了，孝叔迴歸閿鄉別墅居住。一天早晨起牀，剛要梳頭，忽然有一個東西掉到鏡子上，像是一條蛇卻有四隻腳，孝叔受驚嚇摔倒在地上。之後他便不會說話，沒有幾天就死了。過了一個月，孝叔的妻子整理他的遺物，發現了老頭留下的書，似乎還有半卷沒有翻看過。因此而感嘆地說：「神仙說的話，也有不準的時候，書還沒看完，而人就死了。」於是翻開書看，見到後半部只有幾幅空紙，上面畫着一條盤在鏡子上的蛇。

卷第一百五十三 定數八

李公 李宗回 崔樸 李藩 韋執誼 袁滋 裴度 張轅 趙昌時

李公

唐貞元中，萬年縣捕賊官李公，春月與所知街西官亭子置鱠。一客偶至，淹然不去，氣色甚傲。衆問所能，曰：「某善知人食料。」李公曰：「且看今日鱠，坐中有人不得喫者否？」客微笑曰：「唯足下不得喫。」李公怒曰：「某爲主人，故置此鱠，安有不得喫之理？此事若中，奉五千，若是妄語，當遭契闊。請坐中爲證，因促喫。將就，有一人走馬來雲：「京兆尹召。」李公奔馬去，適會有公事，李公懼晚，使報諸客但餐，恐鱠不可停。語庖人：「但留我兩碟。」欲破術人之言。諸客甚訝。良久，走馬來，諸人已餐畢，獨所留鱠在焉。李公脫衫就座，執箸而罵。術士顏色不動，曰：「某所見不錯，未知何故？」李公曰：「鱠見在此，尚敢大言。前約已定，安知某不能忽忽酬酢……」言未了，官亭子仰泥土壤，方數尺，墮落，食器粉碎，鱠並雜於糞埃。李公驚異，問廚者更有鱠否？曰：「盡矣。」乃厚謝術士，以錢五千與之。（出《逸史》）

【譯文】

唐德宗貞元年間，萬年縣的捕賊官李公，在春天裏準備和朋友在街西邊的官亭子裏喝酒喫魚。偶然間來了一個人，停留在亭子裏不走，並且神色很傲慢。大家問他有什麼能耐？他說：「我能知道人們每天喫什麼飯。」李公說：「你看今天的菜，座位中的人有喫不着的嗎？」那人微笑着說：「唯獨您喫不着。」李公生氣地說：「我是主人，我安排的酒菜，哪有喫不着的道理！你如果說對了，送給你五千文錢。如果是胡說，當心報應，請大家作證人。」於是催促快做菜，剛剛要做好，在這時，忽然有人騎着馬跑來說：「京兆尹召見。」李公只好上馬快走，因爲有公事，李公怕回來得晚，便告訴客人們現在就喫，否則菜就涼了。又告訴廚師，給他留兩碟菜，以便破了那個人的預言，大家非常驚訝，過了很長一段時間，李公才騎馬回來。大家已經喫完了，只剩下留下的兩碟菜，李公脫去外衣坐下，拿起筷子就罵。可那個人不動聲色，說：「我所說的不應該錯，不知道什麼原因？」李公說：「菜就在我面前，你還敢說大話。事先已經約定了，你怎麼知道我不能懲罰你？」話沒說完，亭子頂上抹的一大片泥土足有好幾尺見方忽然掉下來，喫飯的器皿被砸得粉碎，剩下的兩碟魚已混雜在泥糞土中。李公很驚異，問廚師還有魚嗎？回答說：「沒有了。」於是李公重謝那人，給了他五千文錢。

李宗回

李宗回者，有文詞，應進士舉，曾與一客自洛至關。客雲：「吾能先知人飲饌，毫釐不失。」臨正旦，一日將往華陰縣。縣令與李公舊知，先遣書報。李公謂客曰：「歲節人家皆有異饌，況縣令與我舊知。看明日到，何物喫？」客撫掌曰：「大哥（「哥」疑是「奇」字）與公各飲一盞椒蔥酒，食五般餛飩，不得飯喫。」李公亦未信。及到華陰縣，縣令傳語，遣鞍馬馱乘，店中安下，請二人就縣。相見喜曰：「二賢衝寒，且速暖兩大盞酒來，着椒蔥。」良久檯盤到，有一小奴與縣令耳語。令曰：「總煮來。」謂二客曰：「某有一女子，年七八歲，常言何不令我勾當家事？某昨惱渠，遣檢校作歲飯食。適來雲，有五般餛飩，問煮那般？某雲，總煮來。」逡巡，以大碗盛，二客食盡。忽有佐吏從外走雲，「敕使到。」舊例合迎。縣令驚，忙揖二客，鞭馬而去，客遂出。欲就店終餐，其僕者已歸，結束先發，已行數里。二人大笑，相與登途，竟不得飲喫。異哉，飲啄之分也。（出《逸史》）

【譯文】

李宗回這個人很有文才，爲了去考進士，他與另一個人一同從洛陽前往關中。這個人說：「我能預先知道人每天喫什麼飲食，一點都不會差。」快到正月初一的一天，他們趕往華陰縣。華陰縣令和李宗回是老朋友，李宗回又事先捎去了書信。李宗回問同行的那個人：「過年的時候，人家都有好喫的，況且縣令和我是老朋友，你看我們明天到了喫什麼？」那人拍着手說：「大哥，你我各飲一杯椒蔥酒，喫五種餛飩，但是喫不着飯。」李宗回不相信。到了華陰縣，縣令傳話讓他們先在店房中住下，然後到縣衙去。見面後縣令高興地說：「兩位路上寒冷，快熱兩大杯酒來，加胡椒和蔥籽。」一會兒就端了上來，這時有個僕人在縣令的耳邊悄悄說了幾句話，縣令說：「一塊煮上來。」然後對他倆說：「我有一個女兒，七八歲經常對我說『爲什麼不讓我做家裏的事情？』昨天我被她纏得沒辦法，便叫她檢校準備過年的食物。剛纔僕人來告訴說有五種餡的餛飩，問煮哪一種，我告訴每樣都煮一點送來。」不一會兒，用大碗將餛飩盛了上來，兩個人很快喫光了。這時忽然有佐吏從外面進來，告訴說：「皇帝的使者到了。」按照慣例應該去迎接。縣令急忙向二人拱一拱手，出門騎馬而去。兩人出了縣衙，回到客店想再喫點飯，做飯的僕人已經回家去了。他倆結了帳就上路了，走了幾里地後，兩人大笑，一同行走，竟喫不着飯。奇怪的是喫喝的事，也是一定的。

崔樸

唐渭北節判崔樸，故滎陽太守祝之兄也。常會客夜宿，有言及宦途通塞，則曰：「崔琯及第後，五任不離釋褐，令狐相七考河東廷評，六年太常博士。」嘗自賦詩，嗟其蹇滯曰：「何日肩三署，終年尾百僚。其後出入清要，張宿遭遇，除諫議大夫，宣慰山東。憲宗面許，回日與相。至東洛都亭驛暴卒。崔元章在舉場無成，爲執權者所嘆。主司要約，必與及第。入試日中風，不得一名如此。」樸因話家世曾經之事：朴父清，故平陽太守。建中初，任藍田尉。時德宗初即位，用法嚴峻。是月，三日之內，大臣出貶者七，中途賜死者三，劉晏、黎幹，皆是其數。戶部侍郎楊炎貶道州司戶參軍，自朝受責，馳驛出城，不得歸第。炎妻先病，至是炎慮耗達，妻聞驚，必至不起。其日，炎夕次藍田，清方主郵務。炎才下馬，屈崔少府相見。便曰：「某出城時，妻病綿綴。聞某得罪，事情可知。欲奉煩爲申辭疾，請假一日，發一急腳附書，寬兩處相憂，以侯其來耗，便當首路，可乎？」清許之，郵知事呂華進而言曰：「此故不可，敕命嚴迅。」清謂呂華：「楊侍郎迫切，不然，申府以闕馬，可乎？」華久而對曰：「此即可矣。」清於是以聞於京府，又自出俸錢二十千，買細氈，令選氈舁，顧夫直詣炎宅，取炎夫人。夫人扶病登舁，仍戒其丁勤夜行。旦日達藍田，時炎行李簡約，妻亦病稍愈，便與炎偕往。炎執清之手，問第行，清對曰：「某第十八。」清又率俸錢數千，具商於已來山程之費。至韓公驛，執清之袂，令妻出見曰：「此崔十八，死生不相忘，無復多言矣。炎至商於洛源驛，馬乏，驛僕王新送騾一頭。又逢道州司倉參軍李全方挽運入奏，全方輒傾囊以濟炎行李。後二年秋，炎自江華除中書侍郎，入相，還至京兆界，問驛使：崔十八郎在否？驛吏答曰：在。炎喜甚。頃之，清迎謁於前。炎便止之曰：「崔十八郎，不合如此相待。今日生還，乃是子之恩也。」仍連鑣而行，話湘楚氣候。因曰，「足下之才，何適不可？老夫今日可以力致。柏臺諫署，唯所選擇。」清因遜讓，無敢希僥倖意。炎又曰：「勿疑，但言之。」清曰：「小諫閒且貴，敢懷是望？」炎曰：「吾聞命矣，無慮參差。」及炎之發藍田，謂清曰：「前言當一月有期。」炎居相位十日，追洛源驛王新爲中書主事，仍奏授鄂州唐年縣尉李全方監察御史，仍知商州洛源監。清之所約沉然。清罷職，特就炎第謁之。初見則甚喜。留坐久之，但飲數杯而已，並不及前事。逾旬，清又往焉。炎則已有怠色，清從此退居，不復措意。後二年，再貶崖州，至藍田，喟然太息若負者。使人召清，清辭疾不往。乃自咎曰：「楊炎可以死矣，竟不還他崔清官。」（出《續定命錄》）

【譯文】

唐朝渭北節判崔樸，是原來的滎陽太守祝的哥哥。他曾經出去會客住在別處，與人談話的時候涉及到做官的道路的通達或壅塞。崔樸說：「崔琯考中進士後，連續做了五任官。令狐相國七考河東廷評。六年太常博士。曾經自己給自己做了兩句詩，感嘆仕途的艱難說：『何日肩三署，終年尾百僚。』意思是說，終年跟隨在百官後面，什麼時候才能當上三署裏的大官。到了最後他才進入達官顯貴的行列。張宿的經歷是，被任命爲諫議大夫去安撫山東。憲宗當面許諾，回來後任命他爲丞相。可是他走到東洛都亭驛站突然死了。崔無章在考場上失敗。爲掌權的官員們所惋惜。主考官同他在考試前約定，一定讓他考中。結果考試當天患中風，就這樣還是沒有成名。」崔樸又講了他們家經歷的事情。崔朴父親崔清，原來是平陽太守，建中初年，任藍田縣尉。當時德宗剛剛即位。用法極其嚴厲。那個月的三天之內，有七個大臣被降職調離，中途有三個大臣又被皇帝賜死。劉晏、黎幹都在其中。戶部侍郎楊炎被貶到道州做司戶參軍，從他在朝中受到責難，到騎馬兼程而行，中間沒讓他回家看一下。楊炎的妻子先前就有病。楊炎考慮如果自己獲罪被貶官的消息讓妻子知道了，妻子的病情必然加重。當天晚上，楊炎到達藍田，崔清正在這裏主持驛站上的公務，楊炎下馬請崔少府相見。楊炎對崔清說：「我出京城時，妻子病得很嚴重，如果知道我獲罪，其後果不堪設想。想要麻煩您爲我請一天病假，我好寫一封信送去，以解除兩處的憂慮，並等候妻子的消息，然後就出發，可以嗎？」崔清同意了。郵知事呂華說：「此事一定不行，皇帝的命令要求快行。」崔清對呂華說：「楊侍郎事情緊急，要求迫切，向上報告，這裏沒有馬匹行嗎？」呂華考慮了一下說：「這樣可以了。」於是崔清同京城通報了情況，又拿出自己的俸祿二十千文，買來細毛氈，命令人制造用氈子圍起來的暖車。帶人趕到楊炎家，去接楊炎的妻子。楊炎的妻子帶病上車，清叫車伕連夜出發，第二天白天，到達藍田，楊炎的行李非常簡單，他妻子的病好一點，便同他一起上路。楊炎握着崔清的手問他排行老幾，崔清回答說：「我排行十八。」崔清又資助楊炎俸祿錢數千文，全部算作補貼楊炎出京以來的費用。到了韓公驛站，楊炎扯着崔清的衣袖讓妻子出來相見，說：「這就是崔十八郎，我們生死也不能忘了他，不需要多說了。」楊炎走到洛源驛站，馬匹跑不動了，驛站的僕人王新送給他一頭騾子。正巧還碰上了道州司倉參軍李全方押運貢品去京城，李全方將身上帶的錢，全都送給了楊炎，以幫助他添置行李用具。二年後的秋天，楊炎在江華被重新起用，任命爲中書侍郎，當了丞相。他回到京城邊界的驛站問驛使：「崔十八郎在嗎？」驛使回答：「在。」楊炎非常高興。不一會兒，崔清出來迎接拜見楊炎。楊炎制止他說：「崔十八郎，你不應該同我這樣相處，我今天能活着回來，全是因爲您的恩惠啊！」仍舊和他在馬上並行。他們談論湘楚一帶的氣候，楊炎卻說：「您的才華，幹什麼不行？我現在可以極力推薦你，御史或是諫議大夫，隨你選擇。」崔清謙虛退讓，沒有想僥倖升官的意思。楊炎又說：「不要有顧慮，有什麼想法儘管說。」崔清說：「當個小小的諫官很清閒且高貴，我膽敢抱這個希望嗎？」楊炎說：「我知道你的意思了，一定能滿足你，不要顧慮會有什麼差錯。」等到楊炎從藍田出發，又對崔清說：「我說的事，大約一個月就會有消息。」楊炎當丞相十天，提拔洛源驛站王新爲中書主事，請示皇帝授予鄂州唐年縣尉李全方爲監察御史。仍然主官商州洛源監。只有與崔清所約定的事沒有消息。崔清去職後，特意到楊炎家裏去拜見他。楊炎第一次見到崔清很高興，留他坐了很久，喝了幾杯茶，卻不提及推薦他的事。過了十幾天，崔清又去他家，楊炎則已顯露出冷淡的神色。崔清從此再也不去了，不再把楊炎的話放在心裏，二年後，楊炎又被貶到崖州。路過藍田的時候，嘆息自己對不住崔清，叫人去請崔清，崔清託病不去。楊炎慚愧地自責說：「楊炎應該死了，竟沒有償給崔清一個官職。」

李藩

李相藩，嘗寓東洛。年近三十，未有宦名。夫人即崔構（「構」字原闕，據明抄本補）庶子之女。李公寄託崔氏，待之不甚厚。時中橋胡蘆生者善卜，聞（「聞」字下原本有「女」字，據明抄本刪）人聲，即知貴賤。李公患腦瘡，又欲挈家居揚州，甚愁悶。及與崔氏弟兄訪胡蘆生，蘆生好飲酒，人詣之，必攜一壺，故謂爲胡蘆生。李公與崔氏各攜錢三百。生倚蒲團，已半酣。崔氏弟兄先至，胡蘆不爲之起，但伸手請坐。李公以疾後至，胡蘆生曰：「有貴人來。」乃命侍者掃地，即畢，李公已到，未下驢，胡蘆生笑迎執手曰：「郎君貴人也。」李公曰：「某貧且病，又欲以家往數千裏外，何有貴哉？」蘆生曰：「紗籠中人，豈畏迍厄。」李公請問紗籠之事，終不說。遂往揚州。居於參佐橋，使院中有一高員外，與藩往還甚熟。一旦來詣藩，既去，際晚又至，李公甚訝之。既相見，高曰：「朝來拜候，卻歸困甚。晝寢，夢有一人，召出城外，於荊棘中行，見舊使莊戶，卒已十年，謂某曰，員外不合至此，爲物所誘，且便須回，某送員外去。卻引至城門。某謂之曰，汝安得在此。雲，我爲小吏，差與李三郎當直。某曰，何外李三郎？曰，住參佐橋之（明抄本、陳校之作「知」）員外。與李三郎往還，故此祗候。某曰，三郎安得如此？曰，是紗籠中人。詰之不肯言。因曰，某飢，員外能與少酒飯錢財否？子城不敢入，某與城外置之。某謂曰，就是三郎宅中得否？曰，若如此，是殺某也。遂覺。已令於城外與置酒席，且奉報好消息。」李公微笑，數年，張建封僕射鎮揚州，奏李公爲巡官校書郎。會有新羅僧，能相人，且言張公不得爲宰相。甚懷怏，因令於便院中，看郎宦有得爲宰相者否？遍視良久：曰，並無。張公尤不樂。曰，莫有郎官未入院否？報雲，李巡官未入。便令促召，逡巡至，僧降階迎，謂張公曰，巡官是紗籠中人，僕射且不及。張公大喜，因問紗籠中之事。僧曰，宰相冥司必潛紗籠護之，恐爲異物所擾，餘官即不得也。方悟胡蘆生及高所說。李公竟爲宰相也。信哉，人之貴賤分定矣。（出《逸史》）

【譯文】

丞相李藩，曾經居住在東洛，三十歲的時候，還沒當官。他的夫人是崔構的女兒，李藩寄住在岳丈崔家，受到冷淡的待遇。當時，中橋有個算命的叫胡蘆生。只要聽到人說話的聲音，就能知道貴賤。李藩患腦瘡，又想攜帶家眷搬到揚州去住，心情很不好，便和崔家的兩兄弟去拜訪胡蘆生。胡蘆生好喝酒，別人找他算命，必須拿一壺酒，所以被稱做胡蘆生。李藩和崔家兄弟各帶了三百文錢。胡蘆生靠在蒲團上，已經半醉。崔家兄弟先到了，胡蘆生也不站起來，只打個手勢，請他們坐下。李藩有病，走在後面。胡蘆生說：「有貴人來。」於是叫僕人掃地。剛掃完地，李藩就到了。還沒等他下驢，胡蘆生就笑着拱手來迎接說：「您是貴人啊！」李藩說：「我很窮又有病，並且全家要搬到幾千裏之外去，有什麼貴呢？」胡蘆生說：「紗籠中人，怎麼能怕挫折呢？」李藩請教他什麼是紗籠？胡蘆生一直不肯說明。李藩搬到揚州的參佐橋。節度使的官署裏有一個高員外，與李藩來往密切。一天早上他來看望李藩，很快就走了。當天晚上又來了，李藩有點奇怪。高員外說：「早晨看望你回去後，覺得很困，就在白天睡了一覺。夢中一個人將我領到城外，在荊棘中行走。忽然看見了過去的佃戶，這個人已經死了十多年了。他對我說：「員外不應該來這裏，是受了誘惑，應該馬上回去，我送員外回去。」將我領到城門外。我對他說：「你怎麼在這裏。」他回答說：「我是衙役，被分配到李三郎處當差。」我說：「什麼地方的李三郎？」他回答說：「住在參佐橋。我知道員外和李三郎來往密切，所以在這裏等候。」我說：「三郎怎麼能夠這樣？」他回答說：「因爲是紗籠中人。」再問，他就不肯說了。他又對我說：「我餓了，員外能不能給我點酒菜錢財？你們的城裏我不敢進，我就在城外等着。」我對他說：「就到李三郎家裏取，行不行？」他說：「要是那樣，就同殺我一樣。」然後我就醒了，我已經派人去城外擺一桌酒席，並且來向你報告這個好消息。」李藩微笑着不說話。幾年後，張建封被任命爲僕射，鎮守揚州。他請示朝廷聘任李藩爲巡官校書郎。恰巧有個新羅和尚來到揚州，他很會看相。他說張建封不能當宰相，張建封聽了很不高興，便叫新羅和尚看一看官署裏的官員有沒有能當宰相的。和尚看了半天，說：「沒有。」張建封更加不高興了，說：「有沒有官員沒在院子裏？」差官報告說：「李巡官沒來。」張建封叫人去找，不一會兒李藩來了。和尚走下臺階去迎接，對張建封說：「李巡官是紗籠中的人，僕射您也趕不上他。」張建封非常高興，便問什麼是紗籠中人？和尚說：「如果是宰相，陰間必然派人以紗籠守護着，恐怕被異物所傷害，其餘的官員都沒有這種待遇。」這時才知道胡蘆生所說的是指李藩能當宰相啊！不能不相信，人的貴賤是早由天定的。

韋執誼

韋執誼自相貶太子賓客，又貶崖州司馬。執誼前爲職方員外，所司呈諸州圖。每至嶺南州圖，必速令將去，未嘗省之。及爲相，北壁有圖。經數日，試往閱焉，乃崖州圖矣。意甚惡之。至是，果貶崖州。二年死於海上。（出《感定錄》）

【譯文】

韋執誼從丞相被貶爲太子賓客，又從太子賓客被貶爲崖州司馬。韋執誼從前是職方員外，手下的官員向他報送各州的地圖，每當送上嶺南州的地圖時，都必然叫人趕緊拿走，一次也沒有看過。等到他當了宰相，北牆上有張掛圖，過了幾天，他無意中走過去一看，正是崖州掛圖，心中非常反感。最後，他果然被貶到崖州，兩年後死在了海上。

袁滋

復州清溪山，煥麗無比。袁相公滋未達時，復郢間居止。因晴日，登臨此山。行數里，幽小，漸奇險，阻絕無蹤。有儒生以賣藥爲業，宇于山下。袁公與語，甚相狎，因留宿。袁公曰：「此處合有靈仙隱士。」儒生曰：「有道者五六人，每三兩日即一來。不知居處。與其雖熟，即不肯細言。」袁公曰：「求修謁得否？」曰：「彼甚惡人，然頗好酒。足下但得美酒一榼，可相見也。」袁公辭歸。後攜酒再往，經數宿，五人果來。或鹿巾紗帽，杖藜草履，遙相與通寒溫，大笑，乃臨澗濯足，戲弄儒生。儒生爲列席致酒，五人睹甚喜。曰：「何處得此物？且各三五盞。」儒生曰：「非某所能致，有客攜來，願謁先生。」乃引袁公出，歷拜，五人相顧失色，悔飲其酒，並怒儒生曰：「不合以外人相擾。」儒生曰：「此人志誠可賞，且是道流。稍從容，亦何傷也？」意遂漸解。見袁衆謙恭甚，及時與笑語，目袁生曰：「座。」袁公再拜就席。少頃酒酣，乃注視袁公，謂曰：「此人大似西華坐禪和尚。」良久雲：「直是。」便屈指數，此僧亡來四十七年。問袁公之歲，正四十七。撫掌曰：「須求官職，福祿已至。」遂與袁公握手言別。前過洞，上山頭，捫蘿跳躍，翩翻如鳥飛去，逡巡不見。袁公果拜相，爲西川節度使。（出《逸史》）

【譯文】

復州有座青溪山，風景秀麗無比。丞相袁滋在沒有發達當官時，在復州、郢州一帶居住。因爲天晴，便登上了青溪山。走了幾里地以後，道路越來越窄，越來越險，慢慢地便找不到路徑了。有個書生在這裏以賣藥爲生，家就住在山腳下。袁滋與他交談，非常投機，所以晚上就住在書生家裏。袁滋說：「此處應該有隱士和神仙。」書生說：「有五六個道士，每隔三兩天就來一次，不知道他們住在什麼地方。我與他們雖然很熟，可他們不肯詳細介紹他們的情況。」袁滋說：「能不能讓我拜見他們？」書生說：「他們非常厭惡俗人，但是很喜歡喝酒。您如果準備一罈美酒，就可以與他們見面。」袁滋告辭回家。後來帶了酒又去，等了幾天，五個道士果然來了。他們帶着道巾，穿着草鞋，拿着藜杖，很遠就互相打招呼，問冷暖，大聲說笑，到山澗的溪水裏洗腳，同書生開玩笑。書生爲他們擺酒席，斟上酒。五個人見了非常高興，問他：「什麼地方弄來的這東西？」於是每個人喝了三五杯。書生說：「不是我所能敬獻的，是有個客人拿來的，他要拜見先生。」於是將袁滋叫出來，與五個人一一見面。五個道士相顧失色，後悔喝了袁滋的酒，並且生氣地對書生說：「不應該讓外人來打擾！」書生說：「這個人心很誠，並且也信奉道教，稍稍大方熱情一點，又有什麼壞處。」五個道士不滿的神色逐漸緩和，他們見袁滋對他們很謙虛恭敬，便不時同他說幾句話，後來看着袁滋說：「坐吧！」袁滋拜謝後入座。一會兒，酒喝得高興暢快，一個道士注視袁滋說：「此人很像西華坐禪和尚。」過了很久又說：「真是。」屈指計算說：「那和尚死了有四十七年了。」然後又問袁滋的年齡。回答說正是四十七歲，道士拍手大笑說：「你應該去求功名，福祿都已經降臨了。」然後，他們與袁滋握手告別。一個個經過山洞，攀上山頭，扯着藤蘿跳躍，像飛鳥一樣走去，一會兒就不見了蹤影。後來，袁滋果然當了上丞相，併成爲西川節度使。

裴度

故中書令晉國公裴度，自進士及第，博學宏詞制策三科，官途二十餘載。從事浙右，爲河南掾。至憲宗朝，聲聞隆赫，歷官三署，拜御史中丞。上意推重，人情翕然。明年夏六月，東平帥李師道包藏不軌，畏朝廷忠臣，有賊殺宰輔意。密遣人由京師靖安東門禁街，候相國武元衡，仍暗中傳聲大呼雲：「往驛坊，取中丞裴某頭。」是時京師始重揚州氈帽。前一日，廣陵師獻公新樣者一枚，公玩而服之。將朝，燭下既櫛，及取其蓋張焉。導馬出坊之東門。賊奄至，唱殺甚厲。賊遂揮刀中帽，墜馬。賊爲公已喪元矣，掠地求其墜頗急。驂乘王義遽回鞚，以身蔽公。賊知公全，再以刀擊義，斷臂且死。度賴帽子頂厚，經刀處，微傷如線數寸，旬餘如平常。及升臺袞，討淮西，立大勳，出入六朝，登庸授鉞。門館僚吏，雲布四方。其始終遐永也如此。（出《續定命錄》）

【譯文】

已故中書令晉國公裴度，博學多才，文詞出衆，主持制定科舉考試的題目和條例三次，自從考中進士開始，做官二十多年。任浙右從事，當河南的掾史，到憲宗即位後，聲望顯赫，換了三個官署以後，又當上了御史中丞。皇帝非常器重，人緣也很好。第二年夏天的六月，東平帥李師道暗中謀反，但他害怕朝廷裏的忠臣，有殺害皇帝的輔政大臣陰謀，祕密派人在京城的靖安東門戒嚴，等候丞相武元衡，同時暗中派兵前往驛坊，大喊：「取中丞裴度的頭！」當時京城正流行揚州的氈帽，前一天，廣陵師送給裴度一頂新式樣的氈帽，裴度戴在頭上玩。今天準備入朝見皇帝，在燈下梳頭後，又將氈帽取過來戴在頭上，騎馬出了驛坊的東門。這時李師道派來的賊兵殺了過來，喊殺聲很響。一名賊將揮刀砍中了裴度的氈帽，裴度落馬。賊將以爲裴度已掉了腦袋，急忙趨馬掠過來尋找裴度的頭顱，跟隨裴度的王義立刻回馬以身體擋住裴度，賊將知道裴度沒死，用刀砍王義，王義斷臂幾乎死去。裴度倚仗帽子頂部厚，被刀砍的地方，只傷了幾寸長像一條線一樣的口子，十幾天就好了。等到他升任宰相，領兵征討淮西，立了大功，成爲六朝以來的名臣，被授予文武官職，學生、下屬和同僚遍佈全國各地，從始至終都一樣。

張轅

吳郡張轅，自奉天尉將調集。時李庶人錡在浙西，兼榷管。轅與之有舊，將往謁。具求資糧，未至，夢一人將官誥至，雲：「張轅可知袁州新喻縣令。」轅夢中已曾爲赤尉，不宜爲此，固不肯受。其人曰：「兩季之俸，支牒已行，不受何爲？」遂委之而去。轅覺，甚惡之。及見錡，具言將選，告以乏困。錡留之數日，將辭去。錡因謂曰：「足下選限猶遠，且能爲一職乎？亦可資桂玉之費。」轅不敢讓，因署毗陵郡鹽鐵場官。轅以職雖卑而利厚，遂受之。既至所職，及視其簿書所用印，乃袁州新喻廢印也。轅以四月領務，九月而罷。兩季之俸，皆如其言。（出《前定錄》）

【譯文】

吳郡的張轅，從奉天縣尉的職位上將要調任新的職務，當時庶人李錡在浙西兼任管理專賣事物的榷管，張轅同他有老關係，想要去拜訪他，以便求得他的資助，沒等到李錡處，他夢見一個人，拿着任命官員的公文來找他，說：「張轅可以擔任袁州新喻縣令。」他在夢中曾當過赤尉，不適合當縣令，所以不肯接受。來人說：「有兩季的俸祿，支出俸祿的公文已經發出，你不接受想幹什麼？」硬是把公文塞給他就走了。張轅睡醒後非常不高興，等到見到了李錡，告訴他自己將要調任新職，並說很窮困。李錡留他住了幾天，他要走，李錡說：「您重新任命的期限還很遠，能不能在這裏擔任一個職務，還可以補充柴米的費用。」張轅不敢推辭，代理的是毗陵郡鹽鐵場的官。張轅因爲其職位雖低，但油水很厚，所以接受了。等到任職以後，看到所使用的帳簿文書所用的印鑑，竟是袁州新喻縣作廢的印鑑。張轅四月代理職務，九月結束。得到兩個月的俸祿，正如夢中所說的一樣。

趙昌時

元和十二年，憲宗平淮西。趙昌時爲吳元濟裨將，屬張伯良。於青陵城與李訴九月二十七日戰，項後中刀（「刀」原作「乃」，據明抄本改）墮馬死。至夜四更，忽如睡覺。聞將家點閱兵姓名聲，呼某乙，即聞唱唯應聲。如是可點千餘人。趙生專聽之，將謂點名姓。及點竟，不聞呼之。俄而天明，趙生漸醒，乃強起，視左右死者，皆是夜來聞呼名字者也。乃知冥中點閱耳。趙生方知身不死。行歸，月餘瘡愈。方知戰死者亦有宿命耳。（出《博異志》）

【譯文】

元和十二年，憲宗平定淮西，趙昌時爲吳元濟的副將。屬於張伯良部。九月二十七日在青陵城與李訴的部隊激戰，趙昌時脖子後面中刀，掉下馬昏死過去了。夜裏四更天，他忽然覺得像睡覺剛醒一樣，聽到將軍檢閱部隊點名的聲音。叫某一個人，就聽到這個人的應答聲，就這樣點了一千多人。趙昌時專門注意聽什麼時候點自己的名字，等到點完，沒聽着叫他。一會兒天亮了。趙昌時漸漸甦醒，盡力站起身來，見左右的死者，全是夜裏聽到點了名字的人，原來聽到的是陰間點名。趙昌時才知道自己沒死。回去一個多月，刀傷痊癒。這時候才明白，打仗死的人也是命中註定的。

卷第一百五十四 定數九

李顧言 元和二相 李源 鄭權 樊陽源 吳少誠 陳彥博 陸賓虞 王璠　崔玄亮

韋貫之

李顧言

唐監察御史李顧言，貞元末，應進士舉，甚有名稱。歲暮，自京西客遊回，詣南省，訪知己郎官。適至，日已晚，省吏告郎官盡出。顧言竦轡而東，見省東南北街中，有一人挈小囊，以烏紗蒙首北去，徐吟詩曰：「放榜只應三月暮，登科又校一年遲。」又稍朗吟，若令顧言聞。顧言策馬逼之，於省北有驚塵起，遂失其人所在。明年，京師自冬雨雪甚，畿內不稔，停舉。貞元二十一年春，德宗皇帝晏駕，果三月下旬放進士榜。顧言元和元年及第。（出《續定命錄》）

【譯文】

唐朝有個監察御史李顧言，貞元末年考中進士，很有希望中榜。年末，李顧言從京城西面遊玩回來後，又前往南省，看望一個做郎官的知己。到達南省，天色已晚，省署的差官告訴他郎官們都出去了。李顧言騎馬向東走去。省署東南北街有一個人提着個小口袋，頭戴烏紗帽，向北走去。一邊走，一邊緩慢地高聲朗誦兩句詩：發榜應在三月末，成名必然晚一年。稍停頓一下，又繼續朗誦，似乎就是要讓李顧言聽到。李顧言驅馬追了上去，這時省署北邊揚起一片塵土，隨後便失去了這個人的蹤影。第二年，京城附近雨雪很大，莊稼歉收，朝廷暫時停止了科舉考試。貞元二十一年春天，德宗皇帝死了。果然在三月下旬才公佈了考中進士舉子的名單，李顧言在元和元年中榜成爲進士。

元和二相

元和中，宰相武元衡與李吉甫齊年，又同日爲相。及出鎮，又分領揚益。至吉甫再入，元衡亦還。吉甫前一年，以元衡生月卒。元衡以吉甫生月遇害，年五十八。先長安忽有童謠雲：「打麥，麥打，三三三。既而旋其袖曰：「舞了也。解者曰：「以爲打麥刈麥時也，麥打謂暗中突擊也，三三三謂六月三日也，舞了謂元衡卒也。至元和六月，盜殺元衡，批其顱骨而去。元衡初從蜀歸，熒惑犯上相星，雲：「三相皆不利，始輕末重。月餘，李絳以足疾免，明年十月，李吉甫暴卒，又一年，元衡遇害。（出《感定錄》）

【譯文】

元和年間，宰相武元衡和李吉甫同歲，又是同一天當的宰相。及出任鎮守。又分領揚州和蓋州。等到李吉甫回京城，武元衡也回來了。李吉甫在前一年武元衡出生的那個月份死亡，武元衡在第二年李吉甫出生的那個月份遇害，死時五十八歲。在這之前，長安有小孩念童謠說：「打麥，麥打，三三三。」然後旋轉身體說：「舞完了！」有人解釋說：「打麥就是割麥子的時候，『麥打』是暗中襲擊的意思，『三三三』是說六月三日，『舞完了』是說武元衡完了。」反賊刺殺武元衡，割下他的頭顱而去。武元衡剛從蜀郡回來，火星侵犯相星。相士說：「對三個宰相都不利。開始的輕，後面的重。」一個月後，李絳因爲患了腳病免了官，第二年十月李吉甫突然死了，又過了一年，武元衡遇害。

李源

李源，洛城北惠林寺住。以其父憕爲祿山所害，誓不履人事，不婚，不役僮僕。暮春之際，蔭樹獨處。有一少年，挾彈而至。源愛其風秀，與之馴狎。問其氏行，但曰武十三。甚依阿，不甚顯揚。訊其所居，或東、或西、或南、或北不定。源叔父爲福建觀察使，源修覲禮，武生亦云，有事東去，同舟共載。行及宋之谷熟橋，攜手登岸。武曰：「與子訣矣。」源驚訊之，即曰：「某非世人也。爲國掌陰兵百有餘年，凝結此形。今夕，託質於張氏爲男子。十五得明經，後終邑令。」又云：「子之祿亦薄。年登八十，朝廷當以諫議大夫徵。後二年當卒矣。我後七年，復與君相見。」言訖，抵村戶，執手分袂。既而張氏舉家驚喜，新婦誕一男。源累載放跡閩南。及還，省前事，復詣村戶，見一童兒形貌類武者，乃呼曰：「武十三相識耶？」答曰：「李七健乎？」其後憲宗讀國史，感嘆李憕、盧奕之事，有薦源名，遂以諫議大夫徵，不起。明年，源卒於惠林寺。張終於宣州廣德縣令。（出《獨異志》）

【譯文】

李源在洛城北邊的惠林寺居住，因爲父親李憕被安祿山所殺害，發誓不求功名利祿，不結婚，不僱用奴僕。晚春的一天，他獨自呆在樹蔭下面，看見一個少年，手拿彈弓跑來。李源喜歡少年的風流俊秀，便主動和少年交談，問少年的姓名和排行。少年說自己姓武，排行第十三，性情隨和，不顯露張狂。李源又問他住在什麼地方。少年回答說，或南、或北、或東、或西，沒有固定的住處。李源的叔叔任福建觀察使，李源準備去探望叔叔，武十三郎也說有事要往東去，和李源同乘一條船出發。走到宋谷熟橋，兩個人一同上岸。武十三郎說：「我要和你分手了。」李源喫驚地問他爲什麼？他說：「我本是陰世間的人，已經爲我們國家管理陰間軍隊一百多年了，所以修煉凝結成人形。今晚，託生到張家成爲一個男孩，十五歲考中明經，以後當縣令一直到死。」又說：「你的福分也不大，到八十歲的時候，朝廷將聘任你當諫議大夫，再過兩年死去。我七年以後，還會與你相見。」說完，已到達村莊，兩人握手分別。隨後，姓張的人家全家非常高興，媳婦生下一個男孩。李源經年在閩南訪親遊玩。等到李源回來，想起武十三郎的事，又找到那個村莊。看到一個小孩的體形相貌很像武十三郎，便叫：「武十三郎還認識我嗎？」那個小孩回答說：「李七身體還好嗎？」後來憲宗閱讀本朝的歷史，感嘆李憕和盧奕的功績和遭遇。正好有人推薦李源，便決定任命李源作諫議大夫。李源有重病臥牀不起，第三年死在惠林寺。武十三郎託生的那個姓張的男子死的時候是宣州廣德縣令。

鄭權

初有日者，夢滄州衙門署榜，皆作權字。以告程執恭，遂奏請改名。未幾，朝命鄭權代之。時人深異其事。（出《廣德神異錄》）

【譯文】

程之恭任滄州郡守時，有一天，一個人夢見滄州衙門張貼榜文，上面寫的全是「權」字，把這件事告訴了程之恭，於是要求改名，沒過幾天，朝廷就任命鄭權代替程之恭做滄州太守，當時人們都感到這件事非常奇怪。

樊陽源

唐山南節判殿中侍御史樊陽源，元和中，入奏。岐下諸公攜樂，於岐郊漆方亭餞飲。從事中有監察陳庶、獨孤乾禮皆在幕中六七年，各嘆淹滯。陽源乃曰：「人之出處，無非命也。某初名源陽，及第年，有人言至西府與取事。某時閒居洛下。約八月間，至其年七月，有表兄任密縣令，使人招某驟到密縣。某不得已遂出去。永通門宿。夜夢見一高冢，上一著麻衣人，似欲鄉飲之禮。顧視左右，又有四人。冢上其人，乃以手招陽源，陽源不樂去。次一人從陽源前而上，又一人躡後而上，左右四人皆上，陽源意忽亦願去，遂繼陟之。比及五人，見冢上袖一文書，是河南府送舉解，第六人有樊陽源。時無樊源陽矣。及覺，甚異之。不日到密縣，便患痢疾。聯綿一月，困憊甚。稍間，徑歸洛中，謂表兄曰：「兩府取解，舊例先須申。某或恐西府不得，兄當與首送密宰矣。」曰：「不可處。」但令密縣海送，固不在託。及到洛中，已九月半。洛中還往，乃勸不如東府取解。已與西府所期違（「違」明抄本作「連」）矣。陽源心初未決。忽見密縣解申府，陽源作第六人，不得源陽。處士石洪曰：「陽源實勝源陽。」遂話夢於洪，洪曰：「此夢固往冢者丘也，豈非登冢爲丘徒哉。於此大振，亦未可知。況縣申名第，一如夢中，未必比府榜出，陽源依縣申第六人。孟容怒，責試官，陽源以夢告。明年，權侍郎不及第。（出《續定命錄》）

【譯文】

唐山南節判殿中侍御史樊陽源在元和年間，有事要去京城向朝廷請示。官員們帶着樂班子在城外的漆方亭設宴爲他餞行。一起參加餞行宴會的有監察陳庶、獨孤乾禮都已經在州署中幹了六七年了，兩個人感嘆升官的艱難。陽源說：人能否當官，不過是命運罷了。我當初的名字叫源陽。考中進士那年，有人說應該到西府中找個事做，我當時住在洛下，已經八個月了。到那一年的七月，我表哥在密縣當縣令，他派人叫我立刻去密縣，我不得已便趕往密縣。一天住在永通門，夜裏夢見一座很高的墳墓，墳墓上有一個穿麻衣的人，似乎是擺設酒饌請客，我看看左右還有四個。墳上那人用手招呼陽源上去，陽源不願意上去。身旁一人從陽源前面往墳上走去，又有一個人也悄悄地跟了上去，旁邊四個人都往上去。陽源忽然也願意去了。於是跟在他的後面住上走。等到五個人登上墳頭，見墳上那人從袖子裏取出一張公文，是河南府報送推薦舉子的名單，第六人是樊陽源，沒有樊源陽。等到睡醒了，自己覺得很奇怪，不幾天到了密縣。到了密縣後得了痢疾，一個月纔好，感到非常疲勞虛弱，稍休息幾天後，便要回洛中。對錶哥說，兩府錄用官員，按照慣例要事先申請，我恐怕不能被錄用在西府。兄當於首送密宰了。表哥回答說「這個辦法不可取，但令密縣海送。固不在託。等到送到洛中，已經是九月中旬了，從洛中再往回傳遞消息，需要多長時間？所以我勸你不如到東府找事做，因爲與去西府所需要的時間差得太多。』陽源當初下不了決心，忽然知道密縣推薦名單已經報到府裏，陽源是第六名，沒有源陽的名字。處士石洪說「陽源這名字確實比源陽好』我便將那天晚上所做的夢告訴了他。他說「這夢中的墳墓就是土丘，那麼登土丘就是登高啊！從此升官也說不定呢？」這一年，許孟容當川守，他開玩笑稱陽源是「密縣第六人」並說他已經吩咐試官，讓他將你的名字提二三位。等到府裏錄用的名單貼出，陽源按照縣裏申報的順序仍然是第六名。許孟容大怒。責問試官，陽源便將自己所做的夢告訴了他，第二年，在權侍郎的主考下考中進士。

吳少誠

吳少誠，貧賤時爲官健，逃去，至上蔡，凍餒，求丐於儕輩。上蔡縣獵師數人，於中山得鹿。本法獲巨獸者，先取其腑臟祭山神，祭畢，獵人方欲聚食。忽聞空中有言曰：「待吳尚書。」衆人驚駭，遂止。良久欲食，又聞曰：「尚書即到，何不且住。」逡巡，又一人是腳力，攜小袱過，見獵者，揖而坐。問之姓吳，衆皆驚。食畢，獵人起賀曰：「公即當貴，幸記某等姓名。」具述本末，少誠曰：「某輩軍健兒，苟免擒獲，效一卒之用則足矣，安有富貴之事？」大笑執別而去。後數年爲節度使，兼工部尚書。使人求獵者，皆厚以錢帛齎之。（出《續定命錄》）

【譯文】

吳少誠在貧賤的時候被徵去當兵，逃跑後去了上蔡，飢寒交迫只好求助於乞丐中的同類人。上蔡縣有幾個獵人在山中打了一頭鹿，當地的風俗凡是打到大野獸，要將內臟下水祭山神。祭過山神後獵人們剛要喫鹿肉。突然聽到天空中說：「等吳尚書！」衆人害怕，便不敢吃了。過了很長時間，獵人們又要喫。又聽到天空中說：「尚書馬上就到，爲什麼不等？」一會兒，一個像是個做苦工的人，帶着個小包袱路過這裏，看到獵人，拱拱手坐下來。獵人們問他姓名，他說姓吳，衆人都很喫驚。喫完鹿肉，獵人們起身祝賀他說：「您很快就要升官發財了，希望能記住我們的姓名。」然後向他講述了剛纔的事情。吳少誠說：「我是個逃兵，僥倖沒有被抓回去。能夠當一個喫官餉的兵丁就滿足了，哪能有什麼富貴之事。」大笑着同獵人們握手告別，過了幾年，吳少誠果然成爲節度使兼兵部尚書，他派人尋找當初請他喫鹿肉的獵人，送給每個人不少錢財。

陳彥博

陳彥博與謝楚同爲大學廣文生。彥博將取解，忽夢至都堂，見陳設甚盛，若行大禮然。庭中幃幄，飾以錦繡。中設一榻，陳列几案。上有尺牘，望之照耀如金字。彥博私問主事曰：「此何禮也？」答曰：「明年進士人名，將送上界官司閱視之所。」彥博驚喜，因求一見。其人引至案旁，有一紫衣，執象簡。彥博見之，斂衽而退。紫衣曰：「公有名矣，可以視之。」遂前，見有三十二，彥博名在焉。從上二人皆姓李，而無謝楚。既悟獨喜，不以告人。及與楚同策試，有自中書見名者，密以告楚，而不言彥博。彥博聞之，不食而泣。楚乃諭曰：「君之能豈後於我。設使一年未利，何若是乎？」彥博方言其夢。且曰：「若果無驗，吾恐終無成矣。」大學諸生曰：「誠如說，事未可知。」明旦視榜，即果如夢中焉。彥博以元和五年崔樞侍郎及第，上二人李顧行、李仍叔。謝楚明年於尹躬下擢第。（出《前定錄》）

【譯文】

陳彥博和謝楚都是大學的廣文生。陳彥博即將要考進士，忽然夢中來到一座大廳，廳內陳設莊嚴排場，好像要舉行儀式的樣子。大廳中央設有帳幕，上面裝飾着彩繡，裏面放着一張牀，陳列着一張几案，几案上有一封書信，遠遠望去光芒閃耀，似乎寫着金字。陳彥博暗中問主持人：「這是什麼禮儀呀？」回答說：「明年進士的名單，將要送到上界官司去審閱的地方。」陳彥博又驚又喜，要求看一看名單，主持人領他走到几案旁。陳彥博看見有一個穿紫衣服的人，手裏拿着象牙笏，便恭恭敬敬地退了下來，穿紫衣服的人說：「上面有您的名字，可以去看一看。」於是陳彥博上前觀看，見上面有三十二人的名字，自己的名字也在裏面，排在自己上面的兩個人都姓李，然而沒有謝楚。明白自己能中榜以後心裏非常高興，對誰也沒說。等到和謝楚一同考完試以後，有人在中書那裏看見名單後回來告訴謝楚，但是沒說有陳彥博。陳彥博知道後不喫飯，總是哭。謝楚開導他說：「您怎麼會落在我的後面呢？假如今年沒考中，也不必這個樣子啊！」陳彥博這纔將自己所做的夢告訴謝楚，還說：「如果沒有應驗，我恐怕這一生都不會有成就了。」同學們說：「哪像你說的那麼嚴重，事情還不知道結果呢。明天看榜，很可能你就考中了。」陳彥博元和五年考中進士主考是崔樞侍郎，排在他上面的兩個人是李顧行、李仍叔。謝楚第二年在尹躬主考下中榜。

陸賓虞

陸賓虞舉進士，在京師。常有一僧曰惟瑛者，善聲色，兼知術數。賓虞與之往來。每言小事，無不必驗。至寶曆二年春，賓虞欲罷舉歸吳，告惟瑛以行計。瑛留止一宿。明旦，謂賓虞曰：「若來歲成名，不必歸矣。但取京兆薦送，必在高等。」賓虞曰：「某曾三就京兆，未始得事。今歲之事，尤覺甚難。」瑛曰：「不然，君之成名，不以京兆薦送，他處不可也。至七月六日，若食水族，則殊等與及第必矣。」賓虞乃書於晉昌裏之牖，日省之。數月後，因於靖恭北門，候一郎官。適遇朝客，遂回憩於從孫聞禮之舍。既入，聞禮喜迎曰：「向有人惠雙鯉魚，方欲候翁而烹之。」賓虞素嗜魚，便令做羹，至者輒盡。後日因視牖間所書字，則七月六日也。遽命駕詣惟瑛，且紿之曰：「將遊蒲關，故以訪別。」瑛笑曰：「水族已食矣，遊蒲關何爲？」賓虞深信之，因取薦京兆府，果得殊等。明年入省試畢，又訪惟瑛。瑛曰：「君已登第，名籍不甚高，當在十五人之外。狀元姓李，名合曳腳。」時有廣文生朱俅者，時議當及第。監司所送之名未登料。賓虞因問其非姓朱乎？瑛曰：「三十三人無姓朱者。」時正月二十四日，賓虞言於從弟（原本無「弟」字，據明抄本補）符，符與石賀書（「書」原作「聿」，據明抄本改）壁。後月餘放榜，狀頭李憕，賓虞名在十六，即三十人也。惟瑛又謂賓虞曰：「君成名後，當食祿於吳越之分，有一事甚速疾。」賓虞後從事於越，半年而暴終。（出《前定錄》）

【譯文】

陸賓虞考進士來到京城。有一個叫惟瑛的和尚精通音律還會相面和算卦，陸賓虞與他交往，他所說的事情沒有不應驗的。到寶曆第二年春天，陸賓虞想要不參加考試迴歸吳地，將自己的打算告訴惟瑛，惟瑛留陸賓虞住了一宿。第二天早晨對陸賓虞說：「如果明年能夠考中成名，就不必回去了。只要請京兆府推薦，必然高中。」陸賓虞說：「我曾經三次請求京兆府，全都不行。今年這件事，尤其覺得難辦。」惟瑛說：「不然，您要成名，必須經京兆府推薦，別的路走不通。到七月六日，你如果能喫到魚蝦之類的水產，就一定能考中成名。」陸賓虞便把這件事寫在他所住的晉昌裏的窗子上，每天看一看。幾個月以後，陸賓虞在靖恭北門等候一名官員，適遇朝客。於是便到自己侄孫聞禮家休息。聞禮高興地迎出來說：「頭兩天有人送來兩條鯉魚，正要等着您來做着喫呢。」陸賓虞歷來喜歡喫魚，便叫做成魚羹，大家把魚喫光了。回去後陸賓虞看見窗子上寫的字，想到正是七月六日。立即命令駕車去見惟瑛，見面後他哄騙惟瑛說：「我將要去蒲關走走，所以前來告別。」惟瑛笑着說：「水產已經喫完了，還去蒲關幹什麼？」這下陸賓虞對惟瑛信服了。因而請了京兆府推薦，所以有了把握。第二年，參加尚書省主持的考試結束。陸賓虞又去拜訪惟瑛。惟瑛說：「你已經中榜，但名次不算太好，應當在十五名之後，狀元姓李，名叫合曳腳。當時還有個姓朱的，都說他能中榜，但監司所初選的名單沒有他。陸賓虞問中榜者有沒有姓朱的。惟瑛說：「三十三個人裏沒有姓朱的。」這天正是正月二十四日，陸賓虞將好消息告訴堂弟符，符與石賀書壁。一個多月後發榜，狀元叫李憕，陸賓虞排在第十六名，一共三十名，惟瑛對陸賓虞說：「你考中成名以後，將在吳越一帶，還有一點就是很快得一場急病。」陸賓虞後做官在越地，就是今天浙江紹興一帶做官，半年後突然死亡。王璠 王璠以元和五年登科，夢爲河南尹，平旦視事，  
有二客來謁，一衣紫而東坐，一衣緋而西坐。緋者謂紫者曰：「侖邦如何處置？」曰：「已決二十，遞出界訖。」覺，乃書於告牒之後別紙上。後二十年，果除河南尹。既上，洛陽令與分司郎官皆故人，從容宴語。郎官謂令曰：「侖邦如何處置？」令曰：「已決二十，遞出界。」璠聞之，遽起還內，良久不出。二客甚訝曰：「吾等曏者對答率易，王尹得非怒耶？」頃之，璠持告牒所記，出示二客。徐徵其人，乃郎官家奴，竊財而遁，擒獲送縣，縣爲斷之如此。（出《續定命錄》）

【譯文】

王璠在元和五年考中進士，做夢當了河南尹。白天處理政務，有兩個客人來訪，一個身穿紫衣服的坐在東面，一個穿着紅衣服的坐在西面。穿紅衣服的問穿紫衣服的說：「侖邦爲何處置？」穿紫衣服的回答說：「已經打了二十大板，趕出洛陽地界。」睡醒後，王璠將夢到的事情，記錄在記公事的記錄簿後面。二十年以後，他果然當上了河南府尹。上任之後，洛陽縣令和分司郎官都是以前的朋友，在酒席上大家說話都很隨便。郎官問縣令：「侖邦如何處理？」縣令回答：「打了二十大板，趕出洛陽界。」王璠聽了，立即走進裏面，半天沒有出來。兩個客人驚訝地說：「我們兩人剛纔說話太隨便了，王府尹也許不高興了。」一會兒，王璠拿着公務記錄簿出來，將當年的記錄給二人看。原來剛纔所說的人，是郎官家的家奴，因爲偷了郎官家的東西逃跑，被抓住後送到縣衙，縣令作出如此判決。

崔玄亮

元和十一年，監察御史段文昌，與崔植同前入臺。先是御史崔玄亮，察院之長。每以二監察後至，不由科名，接待間多所脫略。段與崔深銜之。元和十五年春，穆宗皇帝龍飛，命二公入相。段自翰長中書舍人拜，植自御史中丞拜。同在中書。時玄亮罷密州刺史，謁宰相。二相相顧，掏玄亮名曰：「此人不久往他役，而有心求官。」時門下侍郎蕭俯亦在長安，因問二相。二相具以事對。蕭相曰：「若如此，且令此漢閒三五年可矣。」不數日，宣州奏歙州刺史闕。其日印在段相宅，便除歙州刺史。明日，段入朝，都忘前事，到中書大怒，責吏房主事陽述雲：「威權在君，更須致宰相。必是此賊納賄除官，若不是人吏取錢，崔玄亮何由得歙州刺史？」述惶怖謝罪雲：「文書都不到本房，昨日是相公手書擬名進黃。」及檢勘，翻省述忘，實是自書。植欲改擬覆奏。段曰：「安知不是天與假吾手耳。」遂放敕下。（出《續定命錄》）

【譯文】

元和十一年，監察御史段文昌和崔植同時進入御史臺。先前御史崔玄亮是監察院的長官。看到崔和段是後來的，不是科舉出身，接待時神色輕慢，段文昌和崔植非常反感。元和十五年春天，穆宗皇帝即位。任命兩人爲宰相。段文昌從翰長中書舍人提升，崔植從御史中丞提升。同入中書省。這時崔玄亮被解除了密州刺史職務，來京城拜見宰相。兩位宰相互看看，指着崔玄亮的名字說：「這個人不久還將把他支得遠遠的，還想來求當京官。」當時兩位宰相的學生侍郎蕭俯也在長安，問兩位宰相。兩位宰相將看法說了。蕭俯說：「既然這樣，就讓他閒個三年五載。」不幾天，宣州報告歙州刺史出缺。當天相印在段文昌的家裏，段文昌便隨手任命了崔玄亮爲歙州刺史。第二天，段文昌上朝，將昨天的事全忘了。回到中書省大發雷霆，責問吏房主事陽述說：「你這樣有權威，還需要宰相干什麼？必然是這個賊子給你行賄才被任命，要不是人事官員收了錢，崔玄亮怎麼當上了歙州刺史？」陽述膽戰心驚地檢討說：「公文本來都不傳到本房，昨天是宰相親筆寫的推薦公文報送給皇帝的。」等到段文昌檢查覈對，才忽然想起來，確實是自己寫的批文。崔植想要改變人選重新請示皇帝，段文昌說：「怎麼知道不是上天假借我的手呢？」就把任命發下去了。

韋貫之

武元衡與韋貫之，同年及第。武拜門下侍郎，韋罷長安尉，赴選，元衡以爲萬年丞。過堂日，元衡謝曰：「某與先輩同年及第，元衡遭逢，濫居此地。使先輩未離塵土，元衡之罪也。」貫之嗚咽流涕而退。後數月，除補闕。是年，元衡帥西川。三年後入相。與貫之同日宣制。（出《續定命錄》）

【譯文】

武元衡和韋貫之同一年考中進士，武元衡被任命爲門下侍郎，韋貫之被免除長安尉，等等重新任命，武元衡任命韋貫之爲萬年丞。在官員們互通姓名拜見丞相的日子裏，武元衡對韋貫之說：「我與前輩同年考中進士，元衡多遭受苦難，濫竽充數做了官，使先輩仍然沒有職務，這都是元衡的罪過呀！」韋貫之痛哭着退了出去。幾個月以後韋貫之補缺得到了任命。當年，武元衡統帥鎮守西川，三年後入朝當了宰相，與韋貫之同一天到任。

卷第一百五十五 定數十

衛次公 李固言 楊收 鄭朗 段文昌 崔從 郭八郎 張宣 韓皋

衛次公

唐吏部侍郎衛次公，早負耿介清直之譽。憲宗皇帝將欲相之久矣。忽夜召翰林學士王涯草麻，內兩句褒美雲：「雞樹之徒老風煙，鳳池之空淹歲月。」詰旦，將宣麻。案出，忽有飄風墜地，左右收之未竟，上意中輟，令中使止其事。仍雲，麻已出，即放下，未出即止。由此遂不拜。終於淮南節度。（出《續定命錄》）

【譯文】

唐朝吏部侍郎衛次公，早就有耿直清廉的好聲譽，憲宗皇帝很久就想任命他爲宰相。一天晚上忽然召來翰林學士起草任命衛次公爲宰相的詔書，其中有兩句褒獎的話是：雞樹之徒老風煙，鳳池之空淹歲月。」第二天早上，剛要宣佈詔書，打開的案卷忽然被風吹到了地上，左右的人想接但沒有接住。於是皇帝改變了主意，命令太監停止辦理這件事，並且說：「如果詔書已經發下去了，就繼續辦理執行，如果還沒有發出，就停止辦理。」由於這個原因，一直沒有任命衛次公爲宰相，衛次公死的時候官職是淮南節度使。

李固言

相國李固言，元和六年，下第遊蜀。遇一姥，言「郎君明年美蓉鏡下及第，後二紀拜相，當鎮蜀土，某此不復見郎君出將之榮也，願以季女爲託。」明年，果狀頭及第。詩賦有人鏡芙蓉之目。後二十年，李公登庸。其姥來謁，李公忘之。姥通曰：「蜀民老姥，嘗囑李氏者。」李公省前事，具公服謝之，延入中堂。見其女。坐定又曰：「出將入相定矣。」李公爲設盛饌，不食。唯飲酒數杯，便請別。李固留不得，但言乞庇我女。因贈金皁襦幗，並不受，唯取其妻牙梳一枚，題字記之。李公從至門，不復見。及李公鎮蜀日，盧氏外孫子，九齡不語，忽弄筆硯。李戲曰：「爾竟不語，何用筆硯爲？」忽曰：「但庇成都老姥愛女，何愁筆硯無用耶？」李公驚悟，即遣使分訪之。有巫董氏者，事金天神，即姥之女。言能語此兒，請祈華嶽三郎。李公如巫所說，是兒忽能言。因是蜀人敬（「人敬」二字原本無，據《酉陽雜俎續》二補）董如神，祈無不應。富積數百金，怙勢用事，莫敢言者。洎相國崔鄲來鎮蜀，遽毀其廟，投土偶於江，仍判事金天王董氏杖背，遞出西界。尋在貝州，李公婿盧生舍於家，其靈歇矣。（出《酉陽雜俎》）

【譯文】

丞相李固言在元和六年的時候，科舉考試未中去蜀郡，遇到一個老婦對她說：「郎君明年芙蓉鏡下及第，二十二年後當宰相，並且將鎮守蜀郡，我這次看不到你當官的榮耀了，我想將女兒託付給你照顧。」第二年，李固言果然考中頭名狀元。詩賦有人鏡芙蓉之目。二十年後，李固言受到皇帝的重用。當年的老婦來拜訪他，李固言將她忘記了。老婦提醒他說：「蜀郡老婦，曾經囑託過李大人的。」李固言想起了當年的事情，穿着官服拜謝了老婦，將她請到大廳裏，見了她的女兒，坐下後老婦又說：「當將軍做宰相是一定的了。」李固言爲她擺設了豐盛的酒宴，但她不喫，只喝了幾杯酒，便要告辭。李固言留不住她，她只是說：「一定要照顧我女兒。」李固言送給她金銀衣物，她不要，只是拿了李固言妻子的一枚象牙梳子，要求李固言題字留作紀念。李固言將她送到大門口，她便走得不見了。等到李固言去鎮守蜀郡，李固言的女兒嫁給了盧家所生的外孫子，九歲了還不會說話。一天他忽然擺弄毛筆和硯臺玩，李固言逗他說：「你還不會說話，拿筆硯有什麼用？」這小孩忽然說：「只要照顧成都老婦的寶貝女兒，還愁什麼筆墨硯臺無用。」李固言忽然想起從前的事，隨即派人分頭尋找老婦的女兒。有個姓董的女巫，自稱是金天神下凡，就是老婦的女兒。她說：「要叫小孩說話，應祈求華嶽三郎。」李固言按女巫所說的去做，小孩從此能說話了。從這以後蜀郡人敬畏姓董的女巫如敬天神，祈求她的事情，沒有不應驗的。她富足得積存了幾百兩黃金，仗勢欺人，沒有人敢於說話反對。等到丞相崔鄲來鎮守蜀郡，立即拆毀了金天王的廟，將泥像扔到江裏，並且將自稱是金天王下凡姓董的女巫打了一頓棍子，押送出蜀郡地界。她來到貝州，被李固言的女婿盧生收留在家中，她的道行神靈全都沒有了。

又 李固言

李固言初未第時，過洛。有胡蘆先生者，知神靈間事，曾詣而問命。先生曰：「紗籠中人，勿復相問。」及在長安，寓歸德里。人言聖壽寺中有僧，善術數。乃往詣之，僧又謂曰：「子紗籠中人。」是歲元和七年，許孟容以兵部侍郎知舉。固言訪中表間人在場屋之近事者，問以求知遊謁之所（未詳姓氏）。斯人且以固言文章，甚有聲稱，必取甲科。因紿之曰：「吾子須首謁主文，仍要求見。」固言不知其誤之，則以所業徑謁孟容。孟容見其著述甚麗，乃密令從者延之，謂曰：「舉人不合相見，必有嫉才者。」使詰之，固言遂以實對。孟容許第固言於榜首，而落其教者姓名。乃遣祕焉。既第，再謁聖壽寺，問紗籠中之事。僧曰：「吾常於陰府往來，有爲相者，皆以形貌，用碧紗籠於廡下。故所以知。」固言竟出入將相，皆驗焉。（出《蒲錄記傳》）

【譯文】

李固言當初科舉考試未中榜時，經過洛陽，有個叫胡蘆先生的人。知道鬼神之間的事，曾經找這個人算過命。先生說：「紗籠中人，不用相問。」等到回到長安，住在歸德里，有人說聖壽寺中有個和尚，善於算命，便去請教。和尚說：「你是紗籠中人。」當年，也就是元和七年，許孟容以兵部尚書的身份主持科舉考試。李固言找到表親中在科場做事的人詢問，考試前應做什麼準備。這個人知道李固言的文章非常有聲譽，必然能考中進士。便哄騙他說：「你應該首先去拜見主考官。」李固言不知道這個人是欺騙他，便拿自己所寫的文章去拜見請教許孟容。許孟容見他所寫的文章很漂亮，便祕密派人召見他，並對他說：「舉子考試之前，是不能和主考官見面的，一定是有嫉妒人才的人唆使。」便盤問他。李固言將實情告訴了他。許孟容許諾，讓李固言考中第一名，並把教唆他的人的名字勾掉。李固言考中以後，又去聖壽寺找和尚請教什麼是紗籠中人。和尚說：「我常常在陰間冥府來往，看見凡是能當宰相的人，冥府都以他的身體和形狀，用碧紗籠罩着，所以知道。後來李固言果然出將入相全都應驗了。

又 李固言

元和初，進士李固言就舉。忽夢去看榜，見李固言第二人上第。及放榜，自是顧言，亦第二人。固言其年又落。至七年，許孟容下狀頭登第。（出《感定錄》）

【譯文】

元和初年，進士李固言參加科舉考試，夢見去看榜，見李固言是第二名考中進士。等到真正發榜，卻是李顧言中榜，並且也是第二名。這一年李固言又沒考中。直到元和第七年，李固言纔在許孟容主持的科舉考試中考中了頭名狀元。

楊收

唐國相楊收，江州人。祖爲本州都押衙，父維直，蘭溪縣主簿，生四子：發、嘏、收、嚴，皆登進士第。收即大拜。發已下皆至丞郎。發以春爲義，其房子以柷以乘爲名；嘏以夏爲義，其房子以照爲名；收以秋爲義，其房子以巨、鏻、鑑爲名；嚴以冬爲義，其房子以注、涉、洞爲名。盡有文學，登高第，號曰修行楊家。與靜恭諸楊，比於華盛。收少年，於廬山修業。一日，尋幽至深隱之地，遇一道者謂曰：「子若學道，即有仙分；若必作官，位至三公，終焉有禍。能從我學道乎？」收持疑，堅進取之心，忽其道人之語。他日雖登廊廟，竟罹南荒之殛。（出《北夢瑣言》）

【譯文】

唐朝宰相楊收是江州人，祖父是江州府的都押衙。父親叫楊維直，生了四個兒子，名字分別叫楊發、楊嘏、楊收、楊嚴，全都考中進士。楊收還做了大官，楊發和另兩個弟弟都做到丞郎以上的官職。楊發名字的意義是代表春天，他兒子的名字分別叫鏻和乘。楊嘏名字的意義是夏天，他兒子的名字叫照。楊收名字的意義是秋天。他兒子的名字分別叫巨、鏻、鑑。楊嚴名字的意義是冬天，他兒子的名字分別叫注、涉、洞。全都很有文才，有功名，被稱作「修行楊家」。與靜恭等幾家姓楊的都是繁華舉盛的家族。楊收在少年的時候，在廬山讀書。一天他觀賞風景來到一個遊人走不到的隱蔽之處，遇到一個道士對他說：「你如果學道，就有成仙的緣分，如果一定要當官，能夠做到最大的官，但是最終有禍。能跟我學道嗎？」楊收遲疑了一下，但還是堅定了進取做官的決心。他忽視了道人的話，後來雖然當了宰相，但是最後遭罪死在南荒。

鄭朗

長慶中，青龍寺僧善知人之術。知名之士，靡不造焉。進士鄭朗特謁，了不與語。及放榜，朗首登第焉。朗未之信也。累日，內索重試，朗果落。後卻謁青龍僧，怡然相接，禮過前時。朗詰之：僧曰：「前時以朗君無名，若中第，卻不嘉。自此位極人臣。」其後果歷臺鉉。（出《感定錄》）

【譯文】

唐穆宗長慶年間，青龍寺的和尚精通預測人命運的法術，有名的人物沒有不去拜訪的。進士鄭朗特意去拜會，和尚不同他說話。等到發榜，鄭朗名列第一。鄭朗不太相信，過了幾天，朝廷組織複試，鄭果然沒有考中。鄭朗又去拜見青龍寺和尚，和尚熱情接待，遠遠超過上次。鄭朗詢問原因，和尚說：「上一次，您沒有名氣，如果真的中了榜，反而不好。從此以後你可以當到最大的官。」後來果然成爲支撐國家社稷的輔政大臣。

段文昌

故西川節帥段文昌，字景初。父鍔，爲支江宰，後任江陵令。文昌少好蜀文。長自渚宮，困於塵土，客遊成都，謁韋南康皋。皋與奏釋褐。道不甚行，每以事業自負。與遊皆高士之名（原本「名」在「士」上，據明抄本改。疑當作「高名之士」）。遂去南康之府。金吾將軍裴邠之鎮梁川，闢爲從事，轉假廷評。裴公府罷，因抵興元之西四十里，有驛曰鵠鳴，濱漢江，前倚巴山。有清僧依其隈，不知何許人也，常嘿其詞。忽復一言，未嘗不中。公有府遊，聞清僧之異，徑詣清公求宿，願知前去之事。自夕達旦，曾無詞。忽問蜀中聞極盛旌旆而至者誰？公曰：「豈非高崇文乎？」對曰：「非也，更言之。」公曰：「代崇文者，武黃門也。」清曰：「十九郎不日即爲此人，更盛更盛。」公尋徵之，便曰：「害風妄語，阿師不知。」因大笑而已。由是頗亦自負。戶部員外韋處厚，出開州刺史。段公時任都官員外，判鹽鐵案。公送出都門，處厚素深於釋氏，洎到鵠鳴，失訪之，清喜而迎處厚。處厚因問還期，曰：「一年半歲，一年半歲。」又問終止何官？對曰：「宰相，須江邊得。」又問終止何處？僧遂不答。又問段十九郎何如？答曰：「已說矣，近也近也。」及處厚之歸朝，正三歲，重言一年半歲之驗。長慶初，段公自相位節制西川，果符清師之言。處厚唯不喻江邊得宰相，廣求智者解焉。或有旁徵義者，謂處厚必除淅西夏口，從是而入拜相。及文宗皇帝踐詐自江邸，首命處厚爲相。至是方驗。與鄒平公同發帥修清公塔，因刻石記其事焉。又趙宗儒節制興元日，問其移動。遂命紙作兩句詩云：「梨花初發杏花初，甸邑南來慶有餘。」宗儒遂考之。清公但云：「害風阿師取次語。」明年二月，除檢校右（「右」字原本作「太后」，按《唐書》一百五十八「鄭餘慶傳」。元和九年拜檢校右僕射兼興元尹）僕射。鄭餘慶代其位。（出《定命錄》）

【譯文】

原來的西川節度使段文昌，字景初，他父親叫段鍔，是支江縣宰，後來任江陵縣令。段文昌少年時喜愛蜀地文化，他出生在湖北江陵，生活在平民百姓之中。後來去成都，拜見韋南的康皋，皋爲他謀求官職，沒有成功。他很爲自己的才學而自負，交往的都是有才學的名士。後來他又去了南康府，金吾將軍裴邠之鎮守梁川，聘任他爲從事，推薦他參加朝廷對人才的審查錄用。裴邠之調離後，他到興元以西四十里，有個驛站叫鵠鳴，這裏前面是漢江，後面是巴山。有個叫清的和尚在山上修行，不知道是什麼地方的人。他常常感嘆一聲，忽然說出一句預言，沒有不應驗的。段文昌在官府裏時，就曾經聽說過他的名聲，便到他這裏住宿，想請教以後的事情，他們從晚上談到早晨，清忽然問段文昌說：「蜀中旌旗招展，隆重而來的人是誰？」段文昌說：「那是高崇文吧！」清說：「不是，你再說一個。」段文昌說：「代替高崇文的是武黃門。」清說：「十九郎你過不了幾天就和此人一樣，比他更爲顯赫。」段文昌詢問原因，清卻說：「瘋顛胡說罷了。」於是兩個人大笑，從此段文昌非常自負。戶部官員韋處厚出任開州刺史，這時段文昌任都官員外，在審理私販鹽鐵的案件，特意將韋處厚送出官署大門。韋處厚精通佛學，來到鵠鳴請教和尚清，清高興地迎接韋處厚。韋處厚問自己回來的時間，清回答說：「一年半載，一年半載。」韋處厚又問自己最後能當什麼官？清說：「宰相，必須在江邊得到。」韋處厚又問自己死在什麼地方？和尚不回答。韋處厚問段十九郎段文昌以後怎麼樣。清回答說：「已經同他說過了，快了，快了！」等到韋處厚調回來，正好三年時間，應驗了清的一年半載加一年半載的說法。長慶初年，段文昌以宰相的身份鎮守西川，果然符合清的說法。韋處厚就是弄不明白在江邊得到宰相這句話的意思，從而到處請人解釋，有人說韋處厚必定是先在浙西夏口任職，從這兒入朝做宰相。等到文宗皇帝在江邸即位，第一個任命的就是韋處厚爲宰相，到這時清的話才完全得到驗證，韋處厚與鄒平共同修建清公塔，並刻石記錄了上述事情。還就是趙宗儒管理興元的時候，曾向清公謁問他今後的動向，清公在紙上寫了兩句詩：「梨花初發杏花初，旬邑南來慶有餘。」趙儒宗問這詩句的含義，清公還是說「瘋顛和尚胡說。」第二年二月，趙宗儒任檢校右僕射，鄭餘慶代移他管理興元。

崔從

寶曆二年，崔從鎮淮南。五月三日，瓜步鎮申浙右試競渡船十艘，其三船平沒於金山下，一百五十人俱溺死。從見申紙嘆憤。時軍司馬皇甫曙入啓事，與從同異之。座有宋生歸儒者語曰：「彼之禍不及怪也。此亦有之，人數相類，但其死不同耳。」浹日，有大宴，陳於廣場，百戲俱呈。俄暴風雨，庭前戲者並馬數百匹，系在廡下。迅雷一震，馬皆驚奔，大廡數十間平塌，凡居其下者俱壓死。公令較其數，與浙右無一人差焉。（出《獨異志》）

【譯文】

寶曆二年，崔從鎮守淮南。五月三日，瓜步鎮報告浙右正在競渡的十艘船中有三艘沉沒在金山腳上的大江裏，船上的一百五十人全都淹死。崔從看到這件事的報告後既感嘆又悲憤。這時軍司馬皇甫儒進來稟報，大家對這件事都感到很驚奇。在座的有個宋生叫歸儒的說：「那裏的災禍不算奇怪，這裏也有災禍，死的人數相同，只是死亡的原因不同罷了！」十天以後，在廣場上舉行盛大的宴會，並且上演各種戲劇，忽然下了一場暴風雨，人和數百匹馬都擠在旁邊的大屋裏面。雷聲一響，馬匹全都受驚狂奔起來，撞倒了數十間房子，凡是大屋下的人都壓死了。崔從叫人清點死亡人數，竟與浙右死亡的人數一樣，一個人都不差。

郭八郎

河中少尹鄭復禮始應進士舉，十上不第，困厄且甚。千福寺僧弘道者，人言晝閉關以寐，夕則視事於陰府。十祈叩者，八九拒之。復禮方蹇躓憤惋，乃擇日齋沐候焉。道頗溫容之，且曰：「某未嘗妄泄於人。今茂才抱積薪之嘆且久，不能忍耳。勉旃進取，終成美名。然其事類異，不可言也。」鄭拜請其期，道曰：「唯君期，須四事相就，然後遂志。四缺其一，則復負冤。如是者骨肉相繼三榜。三榜之前，猶梯天之難。三榜之後，則反掌之易也。」鄭愕視不可喻，則又拜請四事之目。道持疑良久，則曰：「慎勿言於人，君之成名，其事有四，亦可以爲異矣。其一，須國家改亢元第二年；其二，須是禮部侍郎再知貢舉；其三，須是第二人姓張；其四，同年須有郭八郎。四者闕一，則功虧一簣矣。如是者賢弟、侄三榜，率須依此。」鄭雖大疑其說。鬱鬱不樂，以爲無復望也，敬謝而退。長慶二年，人有導其名姓於主文者，鄭以且非再知貢舉，意甚疑之，果不中第。直至改元寶曆二年，新昌楊公再司文柄，乃私喜其事，未敢泄言。來春果登第。第二人姓張，名知實，同年郭八郎，名言楊。鄭奇嘆且久，因紀於小書之抄。私自謂曰，道言三榜率須如此，一之已異，其可至於再乎？至於三乎？次至故尚書右丞韓（韓明抄本作諱）憲應舉。大和二年，頗有籍甚之譽。以主文非再知舉，試日果有期周之恤。爾後應（原本作應後。據闕史改）大和九年舉，敗於垂成。直至改元開成二年，高鍇再司文柄，右轄私異事，明年果登上第。二人姓張，名棠；同年郭八郎，名植。因又附於小書之末。三榜雖欠其一，兩榜且無小差。閨門之內，私相謂曰：「豈其然乎？」時僧弘道已不知所往矣。次至故駙馬都尉顥應舉，時譽轉洽。至改元會昌之二年，禮部柳侍郎璟再司文柄，都尉以狀頭及第。第二人姓張，名潛；同年郭八郎，名京。弘道所說無差焉。（出《野史》）

【譯文】

河中少尹鄭復禮在剛參加科舉考試的時候，十次都沒有考中，陷入艱難窘迫的境地。千福寺有個叫弘道的和尚，人們說他白天關門睡覺，晚上去陰間辦事。十個人找他算命，有八九個被他拒絕。鄭復禮正在悲傷發愁的時候，便選擇了一個吉日，喫齋沐浴去千福寺等候向弘道和尚請教。弘道的態度很溫和，並且對他說：「我從來沒有將天機泄漏給別人，今天你懷着屢試不中的沮喪心情來找我，我於心不忍，你只要繼續努力，就一定能考中成名。但是你的事情很特殊，不能隨便說啊！」鄭復禮問自己考中成名的時間，弘道說：「考中的日期，必須有四件事作爲條件，然後纔可以實現你的心願。四件事，缺少一件也不行。像這樣，你們骨肉至親相繼考中三榜。三榜之前，要想中榜難如登天，三榜之後，要想中榜易如反掌。」鄭復禮驚呆了，過一會兒他又問是哪四件事。弘道遲疑了很久才說：「你千萬不能對別人說，你要成名，條件有四個，所以說很特殊。第一件，必須是改變年號的第二年；第二件，必須是禮部侍郎再次主持科舉考試；第三件，考中第二名的必須姓張；第四件，同年參加考試的必須有排行第八的姓郭的舉子。四件事少了一件，便功虧一簣，不能成功。你的弟弟、侄子依次中榜，順序必須如此。」鄭復禮雖然很懷疑他的說法，但是仍然心情沉重，以爲沒有希望了，便很禮貌地表示感謝之後回去了。長慶二年，有人將他的名字推薦給主考官。鄭復禮因爲主考官不是第二次主持考試，對結果沒有信心，果然沒有考中。直至改國號爲寶曆的第二年，楊新昌再次擔任主考官，鄭復禮暗自高興，沒敢對別人說。第二年春天果然中榜，第二名果然姓張，叫張知實。同時參加考試的有個郭八郎，叫郭言楊。復禮感嘆很久，並將此事記錄下來，自己對自己說：「弘道說三榜的順序必須這樣，一榜已經夠奇怪的了。怎麼能再有一次，並且還有第三次呢？」下一年該輪到以故的尚書右丞韓憲參加科舉考試了。大和二年，科舉考試的規模非常大，因爲主考官不是第二次主持考試，他果然沒有考中。後來又參加大和九年的考試，也只差一點沒有考中，直到改國號爲開成的第二年，高鍇再次擔任主考官。韓憲感到奇怪，第二年韓憲果然高中。第二名叫張棠，同時參加考試的有個郭八郎叫郭植。鄭復禮又將這件記錄下來。三榜雖然還差一榜，但兩榜都被弘道說對了。鄭復禮在家裏說：「難道真像弘道說的一樣？」這時弘道已經不知道上哪裏去了。下次該輪到已故的駙馬都尉顥參加科舉考試了。時機非常巧合，等到改變國號爲會昌的第二年，禮部侍郎璟再次主持科舉考試。顥考中了頭名狀元。第二名叫張潛，同時參加考試的有個郭八郎叫郭京。證明了弘道和尚所說的一點不差。

張宣

杭州臨安縣令張宣，寶曆中，自越府戶曹掾調授本官。以家在浙東，意求蕭山宰。去唱已前三日，忽夢一女子年二十餘，修刺來謁。宣素真介，夢中不與女子見。女子云：「某是明年邑中之客，安得不相見耶？」宣遂見之。禮貌甚肅。曰：「妾有十一口，依在貴境，有年數矣。今聞明府將至，故來拜謁。」宣因問縣名，竟不對。宣告其族人曰：「且志之。及後補湖州安吉縣令，宣以家事不便，將退之。其族人曰：「不然，前夕所夢女子，非「安」字乎？十一口非吉字乎？此陰騭已定，退亦何益。」宣悟且笑曰：「若然，固應有定。」遂受之。及秩滿，數年又將選。時江淮水歉，宣移家河南，固求宋亳一官，將引家往。又夢前時女子，顏貌如舊，曰：「明府又當宰邑，妾之邑也。」宣曰：「某前已爲夫人之邑，今豈再授乎？」女子曰：「妾自明府罷秩，當即遷之居。今之所止，非舊地。然往者家屬，凋喪略盡，今唯三口爲累耳。明府到後數月，亦當辭去。」言訖，似若悽愴，宣亦未諭。及唱官，乃得杭州臨安縣令。宣嘆曰：「三口臨字也。數月而去，吾其憂乎？」到任半年而卒。（出《前定錄》）

【譯文】

杭州臨安縣令張宣在寶曆年間，從越府戶曹掾調任現職。因爲他的家在浙東，所以想當蕭山縣令。公佈任命的前三天，他忽然夢見一個二十多歲的女子，通報姓名來見他。張宣歷來嚴肅謹慎，夢裏不接見這個女子。女子說：「我是您管轄地方的人，怎麼能不相見呢？」於是，張宣很嚴肅地接見了她。女子說：「我們家有十一口人，住在貴縣已經許多年了。今天聽說大人您要來，所以前來拜見。」張宣問她所說的是什麼縣，女子沒有回答。張宣醒來後，告訴家裏的人記住女子所說的縣名。後來他補缺被任命爲湖州安吉縣令，他因爲離家鄉太遠不方便，想調換這個職務。他家裏的人說：「以前你夢裏那個女子，不是個安字嗎？十一口不就是個吉字嗎？這說明是命運決定的，調換又有什麼好處。」張宣明白過來笑着說：「確實，真是命運決定的。」於是接受了任命。等到任期滿了，又將被重新任命。這時江淮一帶發生旱災，張宣將家遷到了河南，所以想就近在宋亳謀求一個官職，以便照顧家方便。這時他又夢見了上一次那個女子，女子的容顏面貌同過去一樣。她說：「您又要當縣令了，又是到我所住的縣。」張宣說：「我已經當了一任夫人家鄉的縣令，這次怎麼能再去呢？」女子說：「我自從您任職期滿，就立即把家搬了，現在住的已經不是老地方了。但是，現在我們家已經衰敗了，只剩下三口人了。您去後幾個月，也必然辭官而去。」說完顯示出很悲傷的樣子，張宣也沒有弄清是什麼意思。等到公佈任命，他當上了杭州臨安縣令。張宣感嘆地說：「三口是個臨字，『數月而去』正是我所憂慮的。」結果他上任半年就死了。

韓皋

昌黎韓皋，故晉公滉之支孫。博通經史。太和五年，自大理丞調選，平判入第。名第既不絕高，又非馳逐而致，爲後輩所謔。時太常丞馮芫除嶽州刺史，因說人事固有前定。德皇之末，芫任太常寺奉禮。於時與皋同官。其年前進士時元佐，任協律郎。三人同約上丁日釋奠武成王廟行事。芫住常樂，皋任親仁，元佐任安邑。芫鼓動，拉二官同之太平興道西南角。元佐忽雲：「某適馬上與二賢作一善夢，足下二人皆判入等，何也？請記之。」芫固書之，紀於篋中。憲宗六年，芫判入等，授興平縣尉。皋實無心望於科第，此後二十七八年，皋方判入等，皆不差忒，芫臨發岳陽，召皋，特說當時之事，並取篋中所記以示之，曰：「諸公何足爲謔，命使之然。」皋亦去（「去」疑是「雲」字），未嘗暫忘，則僕與公，何前後相懸如此？皋其年授大理正。（出《續定命錄》）

【譯文】

昌黎韓皋是已故晉公非嫡系的孫子，他博學多才，精通經史。太和五年，從大理寺丞的職位上被調離，在朝廷考查錄用官員中被選中，名次既不是很高，也不是科舉考試得來，引起後輩們的笑談，當時太常丞馮芫被任命爲嶽州刺史，他說人世的事情是命中註定的。德宗皇帝末年，馮芫任太常寺奉禮，與皋一同做事。進士時元佐任協律郎。三個人約定在月初的四日，一同去武成王廟遊玩，芫住長樂，皋在親仁上班，當時元佐在安邑上班，馮芫再三鼓動拉着兩個人走到太平興道西南角，他忽然說：「我剛纔在馬上爲你們兩個人做了一個好夢，你們二位都被朝廷錄用做官，請你們記住今天的事。並將這件事記錄在紙上，放到箱子裏。憲宗六年，馮芫被朝廷錄用，授予官平縣尉，皋沒有心思做官，直到二十七八年後，才被錄用。時芫所做的夢全都應驗了，沒有差錯。時芫要去岳陽之前把皋找來，特意講了當年的事情，並將箱子裏的記錄拿給皋看，並且說：「大家不要以爲這是偶然的，這是命運決定的。」於是皋也說了，我也記着此事。然而我和你爲什麼前後相懸如此。皋在那一年被任命爲大理正。

卷第一百五十六 定數十一

龐嚴 張正矩 劉遵古 舒元輿 李德裕 李言 王沐 舒元謙 杜悰外生 石雄　賈島　崔潔

龐嚴

唐京兆尹龐嚴爲衢州刺史，到郡數月，忽夢二僧入寢門。嚴不信釋氏，夢中呵之。僧曰：「使君莫怒，餘有先知，故來相告耳。嚴喜聞之，乃問曰：「餘爲相乎？」曰：「無」。「有節制乎？」曰：「無」。「然則當爲何官？」曰：「類廉察而無兵權，有土地而不出畿內。過此已往，吾非所知也。曰：「然壽幾何？」曰：「惜哉，所乏者壽。向使有壽，則何求不可。」曰：「何日當去此？」曰：「來年五月二十二日及明年春有除替。先以狀請於廉使，願得使下相待。時廉使（「願得」九字原本無，據明抄本補）元稹素與嚴善，必就謂得請。行有日矣。其月晦日，因宴，元公復書雲：「請俟交割。」嚴發書曰：「吾固知未可以去。」具言其夢於座中。竟以五月二十二日發。其後爲京兆尹而卒。（出《前定錄》）

【譯文】

唐朝京兆尹龐嚴原來是衢州刺史，到任幾個月後的一天，他忽然夢見兩個和尚走進寢室的門，龐嚴不信佛教，在夢裏吆喝斥責和尚。和尚說：「您不要發怒，我有先知先覺的本領，所以前來指點您的前程。」龐嚴高興地問：「我能當宰相嗎？」和尚回答：「不能。」龐嚴問：「我能當節度使嗎？」和尚回答：「不能。」龐嚴問：「那麼我能當什麼官呢？」和尚說：「類似於廉察但沒有兵權，有土地但不出京城之內。從這往後，我就不知道了。」龐嚴又問：「我的壽命是多少呢？」和尚說：「可惜！你就是沒有長壽。假使有長壽，你也就沒什麼可求的了。」龐嚴又問：「什麼時候能離開這裏？」和尚回答說：「明年五月二十二日，也就是明年春天官員調動的時候。」龐嚴先給廉使寫過申請，請求廉使幫忙。當時的廉使元稹與龐嚴的關係很好，所以必然答應龐嚴的請求，這件事也就指日可待了。這個月的最後一天，龐嚴高興地擺了酒宴。元稹來信說：「你要等着辦交接。」龐嚴寫信說：「我已經知道現在走不了。」並寫了他所做的夢。果然他在五月二十二日才被調任新職，後來在當京兆尹的期間死去。

張正矩

祕書監劉禹錫，其子鹹允，久在舉場無成。禹錫憤惋宦途，又愛鹹允甚切，比歸闕。以情訴於朝賢。太和四年，故吏部崔羣與禹錫深於素分。見禹錫蹭蹬如此，尤欲推輓鹹允。其秋，羣門生張正謨充京兆府試官，羣特爲禹錫召正謨，面以鹹允託之，覬首選焉。及榜出，鹹允名甚居下。羣怒之，戒門人曰：「張正謨來，更不要通。」正謨兄正矩，前河中參軍，應書判拔萃。其時羣總科目人，考官糊名考訖，羣讀正矩判，心竊推許。又謂是故工部尚書正甫之弟，斷意便與奏。及敕下，正矩與科目人謝主司。獨正矩啓敘，前致詞曰：「某殺身無地以報相公深恩。一門之內，兄弟二人，俱受科名拔擢。粉骨臠肉，無以上答。」方泣下。語未終，羣忽悟是正謨之兄弟。勃然曰：「公是張正謨之兄，爾賢弟大無良，把羣販名，豈有如此事，與賊何異？公之登科命也，非某本意，更謝何爲。」（出《續定命錄》）

【譯文】

祕書監劉禹錫的兒子鹹允，多次參加科舉考試也未考中。劉禹錫悲憤惋惜，感到做官的道路太艱難。然而他又太疼愛兒子鹹允了，等到上朝的時候，就將自己着急的心情講給大臣們聽。太和四年，已故吏部侍郎崔羣與劉禹錫的交情很深，他見劉禹錫如此悲憤着急，非常想推薦幫助鹹允。這一年秋天，崔羣的學生張正謨來到京兆府擔任考官，崔羣爲了劉禹錫的事特意召見了張正謨，當面將鹹允的功名託付給他，希望能將鹹允選拔上。等到公佈考試錄取的名單及名次時，鹹允的名次排在很後面。崔羣大怒，告訴把門的人說：「張正謨來了，不要給他通報。」張正謨的哥哥張正矩以前是河中參軍，在考試時名列前茅。這時崔羣是主考官，考官將考完封好的考卷交給主考官，崔羣在批閱張正矩的試卷時，十分讚許，又覺得張正矩是已故兵部尚書張正甫的弟弟，所以便決心選拔上報。等到正式批准的公文傳下來以後，張正矩和考官前來拜謝主考官崔羣。張正矩首先開口，上前致詞說：「我真是無法報答您的大恩，我們一家兄弟兩個人，都得到推薦選拔，粉自碎骨也無法報答。」他痛哭流涕的話還沒有說完，崔羣忽然想到張正矩乃是張正謨的哥哥，勃然變色說：「你是張正謨的哥哥吧，你的弟弟沒有良心，把持考試，販賣功名。怎麼能做出這樣的事呢？和賊有什麼兩樣。你考中成名是你的命運決定的，這並不是我的本意，爲什麼謝我。」

劉遵古

故刑部尚書沛國劉遵古，大和四年，節度東蜀軍。先是蜀人有富蓄羣書。劉既至，嘗假其數百篇，然未盡詳閱。明年夏，涪江大泛，突入壁壘，潰裏中廬舍。歷數日，水勢始平。而劉之圖書器玩，盡爲暴水濡污。劉始命列於庭以曝之。後數日，劉於羣書中，得周易正義一軸，筆勢奇妙，字體稍古，蓋非近代之書也。其卷末有題雲：「上元二年三月十一日，因讀周易，著此正義。從茲易號十二三，歲至一人八千口，當有大水漂溺，因得舒轉曬曝。衡陽道士李德初。」劉閱其題，嘆且久，窮其所自，乃蜀人所蓄之書也。於是召賓掾以視之，所謂易號十二三，歲至一人八千口者，一人八千口，蓋大和字也。自上元歷寶應、廣德、永泰、大曆、建中、興元、貞元、永貞、元和、長慶、寶曆至大和。凡更號十有三矣。與其記果相契。然不知李德初何人耳。抑非假其名以示於後乎。（出《宣室志》）

【譯文】

已故刑部尚書劉遵古在大和四年，節制東蜀軍隊，有個當地的蜀人收藏了很多圖書。劉遵古到這裏以後，曾經借過幾百本書看，然而沒有能夠詳細閱讀。第二年夏天，涪江發大水，江水漫過堤岸，淹沒了許多房屋。過了許多天，洪水才退下去，而劉遵古借來的圖書和收藏的古玩，全都讓洪水浸溼和污染了。劉遵古命令將圖書擺在院子裏曝曬。幾天後，劉遵古在圖書裏發現一本《周易註釋》，字體奇妙古樸，絕不是當代的書。書的末尾有字，內容是：「上元二年三月十一日，因爲閱讀《周易》，撰寫此《註釋》。從此更改名號十二三，年代到一人八千口時，將有洪水氾濫，因而此書得以舒展曝曬。衡陽道士李德初。」劉遵古閱讀題字，感嘆了很久。清點查看以後，知道這本書還是蜀人所收藏的。於是召集手下官員，共同來研究所謂的「更改名號十二三，年代到一人八千口時」。大家認爲「一人八千口」是「大和」兩個字，自上元開始，經過寶應、廣德、永泰、大曆、建中、興元、貞元、永貞、元和、長慶、寶曆到大和，更改年號十三個，與題字所說的果然相符合。然而不知道李德初是什麼人，也許是起的假名來啓示後人吧！

舒元輿

李太尉在中書，舒元輿自侍御史，辭歸東都遷奉（「奉」字原本闕，據明抄本補）。太尉言：「近有僧自東來，雲有一地，葬之必至極位。何妨取此？」元輿辭以家貧，不辦別覓，遂歸啓護。他日，僧又經過，復謂太尉曰：「前時地，已有人用之矣。」詢之，乃元輿也。元輿自刑部侍郎平章事。（出《感定錄》）

【譯文】

李太尉主持中書省，侍御史舒元輿請假回東都遷墳。李太尉說：「近來有個和尚從東方來，他說有一塊土地，用做墳地必然能做到最高的官職，你不妨就用了。」舒輿元推辭說自己家貧窮，不想到遠處尋找新的墳地。於是回家辦理遷墳的事去了。過了一些時期，和尚又經過這裏，對李太尉說：「上一次我說過的墳地，已經有人使用了。」李太尉經過詢問，知道原來是舒元輿用了。後來舒元輿果然當上了刑部侍郎平章事，也就是宰相。

李德裕

李德裕自潤州，年五十四除揚州，五十八再入相，皆及吉甫之年。縉紳榮之。（出《感定錄》）

德裕爲太子少傅，分司東都時，嘗聞一僧，善知人禍福。因召之，僧曰：「公災未已，當南行萬里。」德裕甚不樂。明日，復召之，僧且曰：「慮言之未審，請結壇三日。」又曰：「公南行之期定矣。」德裕曰：「師言以何爲驗？」僧即指其地，此下有石函。即命發之，果得焉。然啓無所睹。德裕重之。且問南行還乎？」曰：「公食羊萬口，有五百未滿，必當還矣。」德裕嘆曰：「師實至人，我於元和中，爲北部從事，嘗夢行至晉山，盡目皆羊。有牧者數十，謂我曰，此侍御食羊也。嘗志此夢，不泄於人。今知冥數，固不誣矣。」後旬餘，靈武帥送（本書卷九八引《宣室志李德裕》條無「送」字）米暨饋羊五百。大驚，召僧告其事，且欲還之。僧曰：「羊至此，是已爲相國有矣，還之無益。南行其不返乎？」俄相次貶降，至崖州掾，竟終於貶所，時年六十三。（出《補錄記傳》）

【譯文】

李德裕五十四歲時從潤州調到揚州，五十八歲當了宰相，都趕上了他父親李吉甫的地位。真是做官的人少有的幸運和榮耀。

李德裕當太子少傅分管東都的時候，曾經聽說一個和尚能預測人的吉凶禍福，便將和尚請來，和尚說：「你的災禍未除，必然要往南走很遠。」李德裕非常不高興。第二天又將和尚請來。和尚說：「我恐怕昨天沒把話說明白，請你築壇祭祀神靈三天。」又說：「你南行的日期已經確定。」李德裕說：「怎樣才能驗證師傅所說的話是準確的呢？」和尚指着腳下的土地說：「這塊地底下有塊石碑。」李德裕命令人挖掘，果然找到一塊石碑，但是上面沒有字。李德裕相信了和尚，又問：「我去南方還能回來嗎？」和尚回答：「你應該喫一萬隻羊，現在還差五百沒喫完，所以一定能夠回來。」李德裕感嘆着說：「師傅真是神人。我在元和中年，在北方任職，曾經做夢走到晉山，看見滿山都是羊羣，有幾十個牧羊人。他們看見我說『這是給侍御喫的羊啊！』我一直記着這個夢，沒有告訴過別人，今天才知道命運這句話不是瞎說呀！」十多天以後，駐守靈武的主帥送來糧食和五百隻羊。李德裕非常喫驚，把和尚找來告訴他這件事，並且想把羊送回去。和尚說：「羊已經送到，已是歸你所有了，送回去沒有什麼好處。你到南方可能再也回不來了。」從這以後，李德裕多次遭處分降職，一直降到崖州的一般官員，最後死在那裏，死的時候六十三歲。

李言

有進士李嶽，連舉不第。夜夢人謂曰：「頭上有山，何以得上第？」及覺。不可名「獄」。遂更名「言」。果中第。（出《感定錄》）

【譯文】

進士李嶽當初連續參加科舉考試都未被錄取，晚上夢見有一個人對他說：「頭上有山，怎麼能夠考上呢？」醒了以後，知道自己的名字不能再叫李嶽了，於是改名叫李言。再參加科舉考試，果然被錄取了。

王沐

王沐者，涯之再從弟也。家於江南，老且窮。以涯執相權，遂跨蹇驢而至京師，索米僦舍。住三十日，始得一見涯於門屏。所望不過一簿一尉耳。而涯見沐潦倒，無雁序情。大和九年秋，沐方說涯之嬖奴，以導所欲。涯始一召，擬許以微官處焉。自是旦夕造涯之門，以俟其命。及涯就誅，仇士良收捕家人，時沐方在涯私第，謂其王氏之黨，遂不免於腰領。（出《杜陽雜編》）

【譯文】

王沐是王涯的遠房堂弟，家住在江南，又老又窮。因爲王涯執掌宰相的大權，便騎上瘸驢來到京城，租了一間小房每天要飯。一直住了三十天，纔在大門口見了王涯一面，所要求的只是找一個差事做。但王涯見他貧困潦倒而沒有兄弟之情。大和九年的秋天，王沐才說動王涯寵愛的僕人，替他說話。王涯這才召見他一次，答應給他找一個小官做，從這以後，王沐早晚兩次到王涯家裏等候消息。等到王涯獲罪被誅殺，仇士良前來收捕王涯家裏的人。這時王沐恰巧在王涯的家裏，被說成是王涯的死黨，於是免不了也被殺了。

舒元謙

舒元謙，元輿之族。聰敏慧悟，富有春秋，元輿禮遇頗至。十年，元輿處之猶子，薦取明經第，官曆校書郎。及持（「持」原作「時」，據杜陽雜編中改）相印，許爲曹郎命之。無何，忽以非過怒謙，至朔旦伏謁，頓不能見。由是日加譴責，爲僮僕輕易。謙既不自安，遂置書於門下，辭往江表，而元輿亦不問。翌日，辦裝出長安，諮嗟蹇分，惆悵自失，即駐馬回望，涕泗漣如。及昭應，聞元輿之禍，方始釋然（是時於宰相宅收捕家口。不問親疏。並皆誅戮之）。當時論者，以王舒禍福之異，定分焉。（出《杜陽雜編》）

【譯文】

舒元謙是舒元輿的同族，聰明伶俐，正當盛年，舒元輿對他關懷招待得很周到，十年裏，舒元輿對待他像對待自己的兒子一樣，推薦他考取了明經，做官做到校書郎。等到舒元輿當上了宰相，許願推薦他當個大官。可過了不久沒有什麼事，舒元輿忽然沒有什麼緣由地怪罪起元謙來。直到大年初一拜見長輩的時候，仍然拒不相見。從此舒元輿經常責備他，以至於僕人都敢輕視他。舒元謙心中非常難受，便寫了一封信放在大門下面，告辭前往江表，而舒元輿也不過問。第二天，舒元謙收拾好裝束騎馬走出長安，嘆息惆悵好像丟失了什麼。他勒住馬回頭看，眼淚鼻涕流了滿臉。等到後來聽說舒元輿遭到災禍，心情才平定下來。當時人們議論，都說王沐和舒元謙的禍福不同，是兩個人的命運所決定的。

杜悰外生

杜悰與李德裕同在中書。他日，德裕謂悰曰：「公家有異人，何不遣一相訪？」悰曰：「無。」德裕曰：「試思之。」曰：「但有外生，自遠來求官爾。」德裕曰：「此是也。」及歸，遣謁德裕。德裕問之，對曰：「太尉位極人臣，何須問也。凡人細微尚有定分，況功勳爵祿乎？且明日午時，有白獸自南窬屋而來，有小童丱角衣紫，年七歲，執竹竿，長五尺九節，驅獸，獸復南往。小童非宅內人也，試伺之。」翌日及午，果有白貓，自南窬屋而來，有丱角小童衣紫，逐之，貓復南去。乃召問之，曰：「年七歲。」數其所執竹，長五尺而九節。童乃宅外元從之子也。」略無毫髮差謬。事無大小，皆前定矣。（出《聞其錄》）

【譯文】

杜悰和李德裕都在中書省任職。一天，李德裕對杜悰說：「你們家有個不尋常的人啊！爲什麼不請來讓我見一見？」杜悰說：「沒有。」李德裕說：「你再好好想一想。」杜悰說：「只有外甥，從遠處來謀求官職。」李德裕說：「就是他了。」等到回家，杜悰叫外甥去拜見李德裕。李德裕向他詢問自己的前程，杜悰的外甥說：「您當了太尉，是最大的官了，還有什麼可問的。平常的人很細小的事情都是一定的，何況功名利祿這樣的大事呢！明天午時有隻白獸從南面爬越房屋過來，有個七歲的小孩，頭扎像兩隻羊角一樣的髮型，手拿一根竹竿，長五尺，一共有九節，驅趕白獸，白獸又回到南面去了。小孩不是你們家裏的人。你等着看我說的對不對？」第二天中午，果然有一隻白貓從南面爬越房屋過來，有個將頭髮扎得像兩隻羊角一樣的小孩，追趕白貓。白貓又跑向南面去了。李德裕將小孩叫過來詢問，小孩說：「今年七歲。」數一數小孩手裏拿的竹杆，正是長五尺一共有九節。小孩是院外元從的兒子。杜悰的外甥所說的絲毫不差，真是事情無論大小，都是預先確定的。

石雄

石雄初與康詵同爲徐州帥王智興首校。王公忌二人驍勇，奏守本官，雄則許州司馬也。尋授石州刺史。有李弘約者，以石使君許下之日，曾負弘約資貨，累自窘索。後詣石州，求其本物。既入石州境，弘約遲疑，恐石怒。遇裏有神祠，祈享皆謂其靈。弘約乃虔啓於神。神祝父子俱稱神下，索紙筆，命弘約書之。又不識文字，求得村童，口占之曰：「石使君此去，當有重臣抽擢，而立武功。合爲河陽鳳翔節度。復有一官失望。所以此事須祕密，不得異耳聞之。」弘約以巫祝之言，先白石君。石君相見甚悅。尋以潞州劉從諫背叛，朝廷議欲討伐。李德裕爲宰相，而亟用雄。雄奮武力，奪得天井關。後共劉振又破黑山諸蕃部落，走南單于，迎公主歸國，皆雄之效也。然是鷹犬之功，非良宰不能驅馳者。及李公以太子少保分洛。石僕射詣中書論官曰：「雄立天井關及黑山之功，以兩地之勞，更希一鎮養老。」相府曰：「僕射潞州之功，國家已酬河陽節度使，西塞之績，又拜鳳翔。在兩鎮之重，豈不爲酬賞也。」石乃復爲左右統軍，不愜其望。悉如巫者之方。德裕謫潮州，有客復陳石雄神祇之驗，明其盛衰有數，稍抑其一鬱矣。（出《云溪友議》）

【譯文】

石雄當初和康詵都是徐州大帥王智興手下的重要將領，王智興忌妒他們兩個人的驍勇善戰，奏請康詵守本官。石雄則任許州司馬，不久又授予石州刺史。有個叫李弘約的人，以石使君許下之日。曾經欠李弘約一些東西。後來李弘約經濟上一天不如一天，使前往石州，想要向石雄要回自己的東西。進入石州地界，李弘約有些遲疑，害怕石雄不高興。正好遇見一座神廟，進去祈禱許過願的人都說靈驗。李弘約便虔誠地進廟去祈求神靈保佑。神祝父子，都說神下界來了，拿紙和筆來，命令他記錄。李弘約不會寫字，便求助於村子裏的小孩代替他寫。神靈說：「石雄這一去，一定會有大官推薦重用，建立戰功，所以能當上河陽和風翔節度使，但他的更高願望得不到滿足，因此這件事必須保密，不能讓別人聽見。」李弘約將記錄拿給石雄，石雄看了很高興。後來潞州的劉從諫背叛，朝廷研究決定進行討伐。這時李德裕爲宰相，極力推薦任用石雄帶兵出征。石雄奮勇拼殺，奪下了天井關，後來又和劉振共同攻破平定了黑山各個蕃王的部落。並且趕跑了南單于，迎接公主回國。這些都是石雄效的力。然而這一切都是武將的本份。如果不是宰相會用人，就沒有他立功的機會。等到李公以太子少保的身分節制洛陽的時候。已經是僕射的石雄遞交了一份公文爲自己爭官說：「我石雄立下了攻破天井關和平定黑山各蕃王的大功，然而只得了個鎮守兩塊地盤的官職，希望能得到一個更大的地盤和官職養老。」丞相李德裕回覆他說：「僕射攻破天井關收復潞州的功勞，國家已經酬謝你，讓你當了河陽節度使。打敗各個蕃王，平定西部邊塞的功勞，又任命你爲風翔節度使。這鎮守兩個地區的重要職務，難道不是對你的酬謝和獎賞嗎？」於是石雄仍爲兩個地區軍隊的統帥，沒有滿足他更高的願望，這些都和神靈當初說的一樣。後來李德裕遭貶官來到潮州，有人對他講了石雄應驗神靈的事。李德裕明白一個人的興盛和衰敗都是命中註定的，便稍稍抑制了自己憂鬱的心情。

又 石雄

會昌四年，劉稹敗。當從諫時，有一人稱；石雄七千人至，從諫戮之。至是石雄果七千人入潞州。（出《感定錄》）

【譯文】

會昌四年，劉稹戰敗。當劉從諫謀反時，有一個人說：「石雄帶領七千人殺過來了。」劉稹將這個人殺了。以後石雄果然率領七千人殺進潞州。

賈島

賈島字浪仙，元和中，元白尚輕淺，島獨變格入僻，以矯豔。雖行坐寢食，吟詠不輟。嘗跨驢張蓋，橫截天街。時秋風正厲，黃葉可掃。島忽吟曰：落葉滿長安。求聯句不可得。因搪突大京兆劉棲楚，被系一夕而釋之。又嘗遇武宗皇帝於定水精舍，島尤肆侮慢，上訝之。他日有中旨，令與一官謫去，特授長江縣尉，稍遷普州司倉而終。（出《摭言》）

【譯文】

賈島的字是浪仙，在元和中年的時候，元稹和白居易的詩崇尚輕淺，賈島獨自追求詩的變化和冷僻，以達到矯豔的效果。不論是行走坐臥還是喫飯，他都忘不了吟詠做詩。曾經有一次，他騎着驢打着傘橫截在京城的街道上。當時秋風勁吹，黃葉滿地，賈島忽然吟出一句詩來：「落葉滿長安」，因爲急切中想不出相對應的另一句詩來，忘記了迴避衝撞了大京兆尹劉棲楚的轎子和儀仗隊，被抓起來關了一宿。還有一次，他在定水精舍碰到了武宗皇帝，賈島對皇帝十分輕慢放肆，皇帝非常驚訝，事情過後皇帝命令將他降職爲長江縣尉，過了不久又改任普州司倉，死在任職所。

崔潔

太府卿崔公名潔在長安，與進士陳彤同往銜西尋親故。陳君有他見知，崔公不信。將出，陳君曰：「當與足下於裴令公亭飧鱠。」崔公不信之，笑不應。過天門街，偶逢賣魚甚鮮。崔公都忘陳君之言，曰：「此去亦是閒人事，何如喫鱠。」遂令從者取錢買魚，得十斤。曰：「何處去得？」左右曰：「裴令公亭子甚近。」乃先遣人計會，及升亭下馬，方悟陳君之說，崔公大驚曰：「何處得人斫鱠？」陳君曰：「但假刀砧之類。當有第一部樂人來。」俄頃，紫衣三四人，至亭子游看。一人見魚曰：「極是珍鮮，二君莫欲作鱠否？某善此藝，與郎君設手。」詰之，乃梨園第一部樂徒也。餘者悉去，此人遂解衣操刀，極能敏妙。鱠將辦，陳君曰：「此鱠與崔兄飧，紫衣不得鱠也。」既畢，忽有使人呼曰：「駕幸龍首池，喚第一部音聲。」切者攜衫帶，望門而走，亦不暇言別。崔公甚嘆異之。兩人既飧，陳君又曰：「少頃，有東南三千里外九品官來此，得半碗清羹喫。」語未訖，延陵縣尉李耿至，將赴任，與崔公中外親舊，探知在裴令公亭子，故來告辭。方喫食羹次，崔公曰：「有膾否？」左右報已盡，只有清羹少許。公大笑曰：「令取來，與少府啜。」乃喫清羹半碗而去。延陵尉乃九品官也。食物之微，冥路已定，況大者乎？（出《逸史》）

【譯文】

太府卿崔潔在長安和進士陳彤一起去街西會朋友，陳彤有預知事物的本領，崔潔不相信。臨出發的時候陳彤說：「我和你將在裴令公亭喫魚。」崔潔不信，笑着不說話。走到天門街的時候，偶然碰到一份賣魚的，所賣的魚非常新鮮。崔潔忘了陳彤說過的話，對陳彤說：「咱們去街西邊也沒什麼事，不如喫魚吧。」於是就叫隨從人員拿錢買了十斤魚。然後說：「去什麼地方做魚？」隨從的人說：「裴令公亭離這兒很近。」於是派人先去安排。等到了裴公亭前下馬的時候，崔潔纔想起陳彤所說過的話，大喫一驚說：「上哪兒去找人做魚啊？」陳彤說：「只要借菜刀和砧板就行了，一會兒有幾個歌舞藝人來。」過一會兒，真有三四個身穿華麗的紫色衣服的人來到裴公亭遊玩。一個人看到魚後說：「真是新鮮珍貴啊！您二位想做魚喫嗎？我精通這門技藝，幫你們加工安排吧。」經過詢問，知道他們是梨園第一部樂器演奏人。其他的幾個人走了以後，這個人便脫了衣服拿起刀來，敏捷熟練地做起魚來。快要做好的時候，陳彤說：「這魚我和崔兄喫，這個穿紫色衣服的人喫不着。」魚剛做好，忽然有個送信的人喊：「皇帝到了龍首池，要叫第一部演奏！」做魚的那個紫衣人拿起衣服就往外走，連招呼也顧不上打，崔潔深感奇怪。兩個人喫魚時，陳彤又說：「一會兒，有一個東南方向三千里地以外的九品官來這裏，能喝半碗魚湯。」話還沒說完，延陵縣的縣尉李耿來了。他就要去上任，因爲和崔潔是姑表親戚，知道崔潔在裴令公亭，特意趕來辭行，剛趕上他們喝魚湯。崔潔問：「還有魚肉嗎？」左右的人報告說已經喫完了，只剩下一點魚湯。崔潔哈哈大笑着說：「快拿來，給縣尉喝。」於是李耿喝了半碗魚湯走了。延陵縣尉只是個九品官。喫東西這點小事，都是命中註定的，更何況比他大的事呢！

卷第一百五十七 定數十二

李景讓 李敏求 李君 馬舉 鄭延濟 李生

李景讓

唐宣宗將命相，必採中外人情合爲相者三兩人姓名，捻之致案上，以碗覆之。宰相闕，必添香虔祝，探丸以命草麻，上切於命。故李孝公景讓，竟探名不著，有以見其命也。（出《盧氏雜記》）

【譯文】

唐宣宗將要任命宰相之前，必須把朝廷內外普遍認爲可以勝任宰相的二三個人的姓名寫在紙上團成團，放到書案上，用碗蓋上，再點燃香虔誠地祈禱，然後伸手從碗下抓鬮決定宰相的名字，以便順應天命。已故的孝公李景讓竟沒有被抓中，有此可見他的命運怎麼樣了。

李敏求

李敏求應進士舉，凡十有餘上，不得第。海內無家，終鮮兄弟姻屬。棲棲丐食，殆無生意。大和初，長安旅舍中，因暮夜，愁惋而坐。忽覺形魂相離，其身飄飄，如雲氣而遊。漸涉丘墟，荒野之外，山川草木，無異人間。但不知是何處。良久，望見一城壁，即趨就之，復見人物甚衆，呵呼往來，車馬繁鬧。俄有白衣人走來，拜敏求。敏求曰：「爾非我舊傭保耶？」其人曰：「小人即二郎十年前所使張岸也。是時隨從二郎涇州岸，不幸身先犬馬耳。」又問曰：「爾何所事？」岸對曰：「自到此來，便事柳十八郎，甚蒙驅使。柳十八郎今見在太山府君判官，非常貴盛。每日判決繁多，造次不可得見。二郎豈不共柳十八郎是往今事須見他？」岸請先入啓白。須臾，張岸復出，引敏求入大衙門。正北有大廳屋，丹楹粉壁，壯麗窮極。又過西廡下一橫門，門外多是著黃衫慘綠衫人。又見著緋紫端簡而偵立者；披白衫露髻而倚牆者；有被枷鎖，牽制於人而俟命者；有抱持文案，窺覷門中而將入者。如叢約數百人。敏求將入門，張岸揮手於其衆曰：「官客來。」其人一時俯首開路。俄然謁者揖敏求入見，著紫衣官人具公服，立於階下。敏求趨拜訖，仰視之，即故柳澥秀才也。澥熟顧敏求，大驚，未合與足下相見。乃揖登席，綢繆敘話，不異平生。澥曰。幽顯殊途，今日吾人此來，大是非意事，莫有所由妄相追攝否？僕幸居此處，當爲吾人理之。」敏求曰：「所以至此者，非有人呼也。」澥沉吟良久曰：「此固有定分。然宜速返。」敏求曰：「受生苦窮薄，故人當要路，不能相發揮乎？」澥曰：「假使公在世間作官職，豈可將他公事，從其私慾乎？苟有此圖，謫罰無容逃逭矣。然要知祿命，乍（「乍」原作「非」，據明抄本改）可施力。」因命左右一黃衫吏曰：「引二郎至曹司，略示三數年行止之事。」敏求即隨吏卻出。過大廳東，別入一院。院有四合大屋，約六七間，窗戶盡啓，滿屋唯是大書架，置黃白紙書簿，各題簽榜，行列不知紀極。其吏止於一架，抽出一卷文，以（「以」原作「似」，據明抄本改）手葉卻數十紙，即反捲十餘行，命敏求讀之。其文曰：「李敏求至大和二年罷舉。其年五月，得錢二百四十貫。側注朱字，其錢以伊宰賣莊錢充。又至三年得官，食祿張平子。」讀至此，吏復掩之。敏求懇請見其餘，吏固不許，即被引出。又過一門，門扇斜開，敏求傾首窺之，見四合大屋，屋內盡有牀榻，上各有銅印數百顆，雜以赤斑蛇，大小數百餘。更無他物。敏求問吏：「用此何爲？」吏笑而不答。遂卻至柳判官處。柳謂敏求曰：「非故人莫能至此，更欲奉留，恐誤足下歸計。」握手敘別。又謂敏求曰：「此間甚難得揚州氈帽子，他日請致一枚。」即顧謂張岸：可將一兩個了事手力，兼所乘鞍馬，送二郎歸。不得妄引經過，恐動他生人。」敏求出至府署外，即乘所借馬。馬疾如風，二人引頭，張岸控轡，須臾到一處，天地漆黑。張岸曰：「二郎珍重。」似被推落大坑中，郎如夢覺。於時向曙，身乃在昨宵愁坐之所。敏求從此遂不復有舉心。後數月，窮飢益不堪。敏求數年前，半被伊慎諸子求爲妹婿，時方以修進爲己任，不然納之。至是有人復語敏求，敏求即欣然欲之。不旬，遂成姻娶。伊氏有五女，其四皆已適人，敏求妻其小者。其兄宰，方貨城南一莊，得錢一千貫，悉將分給五妹爲資裝。敏求既成婚，即時領二百千。其姊四人曰：「某娘最小，李郎又貧，盍各率十千以助焉。」由是敏求獲錢二百四十貫無差矣。敏求先有別色身名，久不得調。其年，乃用此錢參選。三年春，授鄧州向城尉。任官數月，間步縣城外，壞垣蓁莽之中，見一古碑，文字磨滅不可識。敏求偶令滌去苔蘚，細辨其題篆，雲：「晉張衡碑。」因悟食祿張平子，何其昭昭歟？（出《河東記》）

又一說：李敏求暴卒，見二黃衣人追去。至大府署，求窺之，見馬植在內，披一短褐，於地鋪坐喫飯，四隅盡是文書架。馬公早登科名，與敏求情善。遽入曰：「公安得在此？」馬公驚甚，且不欲與之相見，回面向壁。敏求曰：「必無事。」乃坐從容。敏求曰：「此主何事？」曰：「人所得錢物，遂歲支足。」敏求曰：「今既得見，乃是天意，切要知一年所得如何。」馬公乃爲檢一大葉子簿，黃紙籤標，書曰，「盧弘宣年支二千貫。」開數幅，至敏求，以朱書曰，「年支三百貫，以伊宰賣宅錢充。」敏求曰：「某乙之錢簿已多矣，幸逢君子，竊欲僥求。」馬公曰：「三二十千即可，多即不得。」以筆注之曰：「更三十千，以某甲等四人錢充。」復見老姥年六十餘，乃敏求姨氏之乳母，家在江淮。見敏求喜曰：「某亦得回，知郎君與判官故舊，必爲李奶看年支。」敏求嬰兒時，爲李乳養，不得已卻入，具言於馬公。令左右曰：「速檢來。」大貼文書曰：「阿李年支七百。」敏求趨出，見老奶告知，嗟怨垂淚。使者促李公去，行數十里，卻至壕城，見一坑深黑，使者自後推之，遂覺。妻子家人，圍繞啼注，雲卒已兩日。少頃方言，乃索紙筆細紀。敏求即伊慎之婿也。妻兄伊宰爲軍使，賣伊公宅，得錢二百千。至歲盡，望可益三十千。亦無望焉。偶於街中。遇親丈人赴選。自江南至。相見大喜。邀食。與鄉里三人，皆以敏求情厚者，同贈錢三十千，一如簿中之數。盧弘宣在城，有人知者，爲盧公話之，盧公計其俸祿，並知留後使所得錢，畢二千貫無餘。李奶已流落，不在姨母之家，乞食於路。七百之數，故當箕斂，方可致焉。（出《逸史》）

【譯文】

李敏求參加科舉考試一共有十多次了，始終沒有被錄取。他無家可歸，又沒有兄弟可以投靠，已經快要到要飯喫的境地，幾乎不想活下去了。大和初年的一天夜晚，他一個人坐在旅店的牀上發愁，忽然感覺到靈魂和身體分離，全身輕飄飄的，像雲氣一樣飄蕩，漸漸來到荒郊野外，看見山川草木和人間的一個樣，只是不知道在什麼地方。過了很久，前面出現一座城鎮，便走了進去，看見街道上人來人往，車水馬龍，人聲嘈雜。忽然有一個身穿白衣服的人走過來給李敏求行了一個禮。李敏求問：「你莫非是我以前的僕人嗎？」那個人說：「小人就是二郎您十年前所僱用的  
張岸，那時我跟隨您去涇州河邊，不幸淹死了。」李敏又問：「你現在幹什麼呢？」張岸回答：「自從來到這裏，我就跟隨柳十八郎了，一直爲他效力。柳十八郎現在當太山府君判官，非常尊貴顯赫，每天審理判決十分繁忙，輕易見不着他。您和柳十八郎不是往日的交情，今天的事必須見他，我先進去通報。」一會兒，張岸走了出來，帶領李敏求走進官署大門。李敏求看見院子正北有座大廳，紅柱子白粉牆，極爲壯麗，又見西面一排房子有一扇門，門外有許多穿黃衣服和綠衣服的人；還有一些人穿着紫紅色的衣服，手裏拿着申訴狀紙站着；還有一些人穿着白衣沒戴頭巾和帽子，倚着牆站着；還有一些人戴着木枷和鎖鏈，被人牽着等候提審；還有人懷抱着公文案卷窺視門裏準備進去，一共大約有幾百人。李敏求就要進去，張岸揮手對其他人說：「有客人來了！」馬上走過來一個人低着頭爲他們帶路。不一會兒有一個人走過來向李敏求作揖，請他進去。李敏求看到一個身穿紫衣服的官員站在臺階下，李敏求上前行完禮，抬頭一看，卻是已故的秀才柳澥。柳澥仔細一看是李敏求，不由得大喫一驚，說：「不應該在這裏和您見面。」立刻請他進屋裏坐下，親熱地同他談論往事。柳澥說：「陰間和陽世不是一條路，今天你來這裏，真是意料之外的事。是不是有人錯誤地把他攝來了？幸好我在這裏，必然替你作出安排。」李敏求說：「我到這裏，並沒有人傳呼。」柳澥沉吟一會說：「這必然是你命該到此，但是應該快點回去。」李敏求說：「我貧困潦倒，你在這裏執掌大權，不能幫助我改變一下命運嗎？」柳澥說：「假如你在陽間當官，難道可以假公濟私嗎？如果有這樣的企圖，被處罰貶官是不能逃避的。但是你如果想要知道自己的命運，我倒可以幫忙。」於是命令旁邊一個穿黃衣服的官員說：「帶領李二郎去曹司，簡單給他看一下三年的情況。」李敏求跟隨穿黃衣服的官員走出去，經過大廳東面，進入另一個院子裏。院子四面都有房子，約六七間，窗戶全都開着，滿屋都是大書架，放滿黃紙或白紙的書和帳簿，上面都有標籤，也不知道一共有多少冊。穿黃衣服的官員走到一個書架前，抽出一冊帳簿，翻到一面，反折過去，只漏出十幾行字讓李敏求看。上面寫的是：「李敏求到大和二年，不再參加科舉考試，這一年的五月，得到二百四十貫錢。」旁邊還注着紅字，內容是：「這筆錢從伊宰賣莊院所得錢中支付。又過三年得官，任職的地點是張平子。」看到這裏，穿黃衣服的官員將帳簿合上。李敏求懇求把其餘的部分看完，穿黃衣服的官員不同意，將他領出來。他們經過一個大門，門扇半開，李敏求伸頭往裏看，見也是四面大房子，屋子裏都有牀，上面有銅印數百顆，並且夾雜着長着紅色斑點的蛇，大大小小有幾百條，再沒有別的東西。李敏求問穿黃衣服的官員：「這些東西是幹什麼用的？」穿黃衣服的官員笑着沒說話。回到柳判官那裏，柳澥對李敏求說：「不是好朋友我不能讓你看到這些，我真想留你多呆一會兒，又怕耽誤了你回去的大事。」同他握手告別，又對他說：「這裏很難得到揚州的氈帽，回去後請你送給我一頂。」然後對張岸說：「你帶一兩個人，騎馬送李二郎回去，不許隨便亂走亂看，以免驚動他不認識的人。」李敏求走出官署的大門，騎上借來的馬，馬快如風，兩個人在前，張岸指引方向，一會兒跑到一個地方，天地一片漆黑，張岸說：「二郎保重。」李敏求覺得似乎被推落到大坑裏面，隨即便醒了。過一會兒天亮了，自己仍然在昨天晚上坐着發愁的旅店裏。李敏求從此不再有考取功名的想法。幾個月以後，貧窮飢餓處境更加困難，幾年前，伊慎的幾個兒子曾經請求李敏求作他們的妹夫。當時他考取功名的心切，所以沒有同意。這時又有人對他提出這件事，李敏求很痛快地答應了，不出十幾天就結婚了。伊家有五個女兒，四個早已嫁人，李敏求的妻子是最小的一個。她的哥哥伊宰剛剛把城南的一個宅院賣了，得了一千貫錢，全都分給了五個妹妹。李敏求已經結婚，便領了二百貫。四個姐姐說：「妹妹最小，李郎又窮，我們每人再拿十貫資助你們。」於是李敏求正好得到了二百四十貫錢。李敏求原來有低級官員的職務，長時間得不到升遷，這一年，就用這筆錢來參加上司選拔。第二年春天，被任命爲鄧州向城縣尉。到任幾個月後的一天，他沒事到縣城外遊玩，在一片殘垣廢墟和荊棘叢生的地方，發現了一座古代的石碑，文字磨損得看不清了。李敏求叫人把上面的青苔除掉，仔細辨認，看出上面刻的篆字是：「晉張衡碑」，因此明白了，「任職的地方是張平子」這句話是多麼準確啊！

還有一種說法是，李敏求突然死了，被兩個穿黃衣服的人攝去，來到一座很大的官署，他悄悄往裏面一看，馬植在裏面，穿着一件短衣服，坐在地上喫飯，屋子周圍全是書架。馬植早就考中進士，同李敏求的關係很好。李敏求突然進去說：「你怎麼在這裏？」馬植非常驚訝，不願和他相認，回過頭面向牆壁。李敏求說：「沒什麼事。」於是馬植才坐得自然了。李敏求問：「你這裏是管什麼事的？」馬植說：「人們應得的錢物，按年支付。」李敏求說：「今天既然見面了，就是天意，我要知道一年收入多少錢？」馬植便找到一大本帳簿，黃色的紙張，貼有標籤，打開一看上面寫着：「盧弘宣每年兩千貫」翻過幾張到李敏求，上面用硃筆寫着：「年三百貫，以伊宰賣宅院的錢支付」。李敏求說：「剛纔那個人的錢夠多的了，幸好碰到你，也給我添一點。」馬植說：「二三十千還可以，再多了就辦不到了。」於是便用筆注：「加三十千，以某某四個人的錢支付。」李敏求又碰到一個六十多歲的老太太，正是李敏求姨媽家的奶媽，家住在匯淮。她看見李敏求高興地說：「我也要回去了，知道你和判官是好朋友，必須替李奶我看一看一年的收入。」李敏求小時候，是喫她的奶的，沒有辦法又走進屋，把情況講給馬植。馬植命令左右的人說：「快找來。」管理大帳簿的文書說：「李奶每年七百貫。」李敏求立即出去，告訴了李奶，李奶流淚嘆息。這時差人催促李敏求回去，走了幾十裏地，來到城外的壕溝邊上，坑裏一片漆黑，差人在後面往前一推，李敏求醒了，他看見妻子和家裏的人正圍着他哭，說他已經死了兩天了。過了一會兒，李敏求才能說話，便叫人拿來紙和筆將夢中的情節詳細記錄下來。李敏求就是伊慎的女婿，大舅哥伊宰是個軍使，賣伊家的一處宅院得了二百千錢。到了年底，李敏求應得的三十千錢還沒有着落。偶然在街上碰到了一個老人等候任職，見了面非常高興，共同去酒樓喫飯。一同來的另外三個人，都是李敏求在鄉里時的朋友，他們一共湊了三十千錢送給李敏求，同帳簿上所寫的數完全一樣。盧弘宣也住在城裏，有人將李敏求做夢的事告訴他。盧弘宣計算自己已經收入的錢，便知道到年底還能得多少錢，總共正好不會超過兩千貫。李奶已經流落街頭，不在李敏求的姨媽家裏，在街上乞討，七百貫的收入，也要一點一點地積攢，才能達到。

李君

行至昭應，曰：「某隱居，飲西嶽，甚荷郎君相厚之意。有故，明旦先徑往城中，不得奉陪也。莫要知向後事否？」君再拜懇請，乃命紙筆，於月下凡書三封。次第緘題之。」「甚急則開之。」乃去。五六舉下第。欲歸無糧食。將住，求容足之地不得，曰：「此爲窮矣。仙兄書可以開也。」遂沐浴，清旦焚香啓之，曰：「某年月日，以困迫無資用，開一封。可青龍寺門前坐。」見訖遂往。到已晚矣。望至昏時，不敢歸。心自笑曰：「此處坐，可得錢乎？」少頃，寺主僧領行者至，將閉門。見李君曰：「何人？」曰：「某驢弱居遠，前去不得，將寄宿於此。」僧曰：「門外風寒不可，且向院中。」遂邀入，牽驢隨之。具饌烹茶。夜艾，熟視李君，低頭不語者良久。乃曰：「郎君何姓？」曰：「姓李。」僧驚曰：「松滋李長官識否？」李君起顰蹙曰：「某先人也。」僧垂泣曰：「某久故舊，適覺郎君酷似長官。然奉求已多日矣，今乃遇。」李君涕流被面。因曰：「郎君甚貧，長官比將錢物到求官。至此狼狽。有錢二千貫，寄在某處。自是以來，如有重負。今得郎君分付，老僧此生無事矣。明日留一文書，便可挈去。」李君悲喜。及旦，遂載鏹而去。鬻宅安居，遽爲富室。又三數年不第，塵土困悴，欲罷去，思曰：「乃一生之事，仙兄第二緘可以發也。」又沐浴，清旦啓之，曰：某年月日，以將罷舉，可開第二封，「可西市鞦轡行頭坐。」見訖復往。至即登樓飲酒。聞其下有人言，交他郎君平明即到此，無錢，即道，元是不要錢及第。李君驚而問之，客曰：「侍郎郎君有切故，要錢一千貫，致及第。昨有共某期不至者，今欲去耳。」李君問曰：「此事虛實？」客曰：「郎君見在樓上房內。」李君曰：「某是舉人，亦有錢，郎君可一謁否？」曰：「實如此，何故不可。」乃卻上，果見之，話言飲酒。曰：「侍郎郎君也。雲，主司是親叔父。乃面定約束。明年果及第。後官至殿中江陵副使，患心痛，少頃數絕，危迫頗甚。謂妻曰：「仙師第三封可以開矣。」妻遂灌洗，開視之雲：「某年月日，江陵副使忽患心痛，可處置家事。」更兩日卒。（出《逸史》）

【譯文】

江陵副使李君當初自洛陽赴京城考取進士，走到華陰在旅店裏碰到一個穿白衣服的人。李君圍坐在爐子旁邊喝茶，交談得非常融洽。他們一路同行到了昭應，白衣人說：「我隱居在西嶽華山，非常感謝你對我的情意。因爲有事，我明天要到城裏去，不能奉陪你了。你想知道自己今後的命運嗎？」李君作揖表示感謝和懇求。於是白衣人拿過紙筆，在月光下寫了三封書信，並一一封好，然後在每一封信皮上寫上：「在非常困難和危急的時候纔可以打開。」寫完告辭走了。李君連續參加五六次科舉考試都未被錄取想要回家沒有錢，想要住下去找不到立足之處，不得不自言自語道：「神仙哥哥的信可以打開了。」於是沐浴更衣，在早晨點燃香，然後將第一封信拆開。信上寫的是：「某年某月某日，遇到困難沒有錢用，拆開第一封信，然後可以到青龍寺門前靜坐等候。」李君看完信後立即趕往青龍寺，在廟門口一直坐到黃昏也不敢離開，心中暗自發笑說：「就在這兒坐着，能得到錢嗎？」一會兒，廟裏的方丈領着行者來關門，看見李君問：「什麼人？」李君說：「我的驢很瘦弱，居住的地方又遠，無法走了，想在這裏過夜。」方丈說：「門外風大寒冷，請到院裏來吧。」李君牽着驢跟着方丈走了進去。方丈請李君坐下喝茶，夜深了。方丈反覆觀察李君，又低頭沉思很久，突然問道：「您姓什麼？」李君回答：「姓李。」方丈驚訝地又問：「松滋李大人你認識嗎？」李君站起來悲傷地說：「那是我的去世的父親。」方丈流着淚說：「他是我的老朋友，我剛纔看你長得很像李大人，我找你已經很長時間了，今天恰巧碰到你。」李君淚流滿面。方丈又說：「你現在十分貧窮，李大人那時拿錢到這裏謀求官職，後來出了事，將兩千貫錢寄存在我這裏，從那以後，我感到負擔很重。今天能夠將錢交付給你，老僧這一生再沒有什麼值得牽掛的事了。明天你只要寫個收條留下，就可以將錢取走。」李君悲喜交加，第二天早晨帶着錢回去了。回去後他買了住宅住了下來，成了一個富戶。從這以後，他又考了三年，仍然沒有被錄取，感到疲勞絕望，不想再考下去了。這時他想：考取功名是一個人一輩子的大事，神仙哥哥的第二封信也可以打開了。於是他又沐浴，在清晨把信拆開，上面寫着：「某年某月某日，想不再參加科舉考試，可以拆開第二封。可以去西市場馬鞍具行旁邊的酒樓。」看完後，他立即趕到西市，登上酒樓喝酒。聽到樓下有人說：「叫他明天早晨就來，沒有錢不行。」又一人說道：「原先考取進士是不要錢的。」李君驚奇地問對面的人：「這是怎麼回事？」對面那人說：「侍郎的公子做了筆買賣，給他一千貫錢，保證你考中進士。昨天有個到約定時間來取錢的，今天要將他的名字勾去。」李君問：「這件事是真的還是假的？」那人說：「侍郎的公子就在樓上房間內。」李君說：「我是舉子，也有錢，能讓我見一見公子嗎？」那人說：「真是這樣的，有什麼不可以。」於是帶着他見到了侍郎的公子。見面後他們坐下來一起喝酒。李君問：「你是侍郎的公子嗎？」公子說：「主考官是我的親叔父。」於是他們當面說定，做了這筆交易。第二年，李君果然考中進士。做官一直做到江陵副使。一天，他突然心口痛，一會兒工夫就昏迷好幾次，病情非常危險。他對妻子說：「神仙師傅的第三封信可以拆開了。」妻子立即洗澡潔身，然後將第三封信拆開。見上面寫的是：「某年某月某日，江陵副使患心痛病，可以交待遺囑，處理後事了。」兩天後李君死了。

馬舉

淮南節度使馬舉討龐勳，爲諸道行營都虞侯。遇大陣，有將在皁旗下，望之不入賊，使二騎斬之，騎回雲：「大郎君也。」舉曰：「但斬其慢將，豈顧吾子。」再遣斬之，傳首陣上，不移時而敗賊。後大軍小衄，舉落馬，墜橋下而死。夜深復甦，見百餘人至，雲：「馬僕射在此。」一人云：「僕射左脅一骨折。」又一人云：「速換之。」又曰：「無以換之。」又令取柳木換，遂換之。須臾便曉，所損乃痊，並無所苦。及鎮揚州，檢校左僕射。（出《聞奇錄》）

【譯文】

淮南節度使馬舉討伐龐勳，被朝廷封爲諸道行營都虞侯。一天遇到一場大仗，有一名將官立馬在對面的旗幟下面，看到他一直不向前攻入賊兵的隊伍裏，馬舉命令兩員騎馬的將官去殺了他。那員將官去了後又返了回來，對馬舉說：「那是大公子呀！」馬舉說：「只是叫你們斬殺慢將，不管他是不是我的兒子。」又派兩人返回去，殺了進軍不力的軍官，然後將頭顱在陣前傳示，不多時就將賊兵打敗了。後來大軍遇到了小的挫折，馬舉落馬掉到橋下摔死了。半夜時甦醒過來，看見來了一百多人，其中一個人說：「馬僕射在這裏。」又一人說：「僕射左脅下斷了一根肋骨。」另一人說：「快換了。」回答說：「沒有可以替換的。」那人命令取柳樹枝換上。於是這些人給他換上柳枝肋骨。一會兒天亮了，馬舉的傷已經痊癒了，並且絲毫不感到疼痛。等到他鎮守揚州時，被朝廷任命爲檢校左僕射。

鄭延濟

宰相堂飯，常人多不敢食。鄭延昌在相位，一日，本廳欲食次，其弟延濟來，遂與之同食。延濟手秉餳飥，餐及數口，碗自手中墜地。遂中風痹，一夕而卒。（出《中朝故事》）

【譯文】

宰相的工作餐，一般人都不敢跟着喫。鄭延昌當宰相時，一天在辦公的地點剛要喫中午飯，他的弟弟鄭延濟來了，於是便跟着他一塊喫飯。鄭延濟手拿着湯餅沒喫幾口，手中的碗突然掉到地上，得了中風病，不過一天就死了。

李生

契貞先生李義範，住北邙山玄元觀。鹹通末，已數年矣，每入洛城徽安門內，必改服歇轡焉。有李生者，不知何許人，年貌可五十餘，與先生敘宗從之禮，揖詣其所居。有學童十數輩，生有一女一男。其居甚貧窶，日不暇給。自此先生往來，多止其學中，異常款狎。忽一夕，詣邙山，與先生爲別。擁爐夜話，問其將何適也？生曰：「某此別辭世矣，非遠適也。某受命於冥曹，主給一城內戶口逐日所用之水。今月限既畢，不可久住。後三日死矣。五日，妻男葬某於此山之下，所闕者顧送終之人。比少一千錢，託道只貸之，故此相囑，兼告別矣。」因曰：「人世用水，不過日用三五升，過此必有減福折算，切宜慎之。問其身後生計，生曰：「妻聘執喪役夫姓王，某男後當爲僧。然其僧在江南，二年外方至，名行成。未至間，且寄食觀中也。」先生（「生」下疑脫「曰」字）使令入道可乎？生曰：「伊是僧材，不可爲道。非人力所能遣。此並陰騭品定。言訖，及曉告去。」自是累阻寒雪，不入洛城。且五日矣，初霽，李生之妻與數輩詣先生，雲：「李生謝世，今早葬于山下，欠一千錢，雲嘗託先生助之，故來取耳。仍將男寄先生院。」後江南僧行成果至，宿於先生室，因以李生之男委之，行成欣然攜去。雲：「既承有約，當教以事業，度之爲僧。」二歲餘，行成復至，已爲僧矣。誦法華經甚精熟焉。初先生以道經授之，經年不能記一紙。人之定分，信有之焉。（出《錄異記》）

【譯文】

道士李義範的道號叫契貞，住在北邙山的玄雲觀。鹹通末年，已經有許多年了，每次進入洛陽城的徽安門內，都必須下馬更衣。有個叫李生的，不知道原來是什麼地方的人，年齡大約在五十多歲，與李義範交談認定了堂兄弟的關係，請李義範到他的家裏。他那裏有十多個年幼的學生，李生自己有一男一女兩個孩子，所住的房子非常簡陋，吃了上頓沒下頓。從此李義範經常來作客，大多數到他開的學堂裏，關係處得非常融洽。忽然有一天，李生來到邙山，與李義範告別，夜裏坐在爐子旁邊說話，李義範問李生要去什麼地方？李生說：「我這次告別是離開人間，並不是出遠門。我爲陰曹地府做事，負責管理供應城裏每戶人家每天所用的水，這個月任期就滿了，不能久住人間，三天後就會死了。」又說：「人間的水，一天使用不應超過三五升，超過了必然減福折壽，一定要注意。」李義範又問他死以後，家裏的生活怎麼辦？李生說：「妻子再嫁的人家是執喪役夫姓王，兒子長大以後當和尚。然而他的師傅在江南，兩年後才能來到這裏，名字叫行成。行成沒來的這段時間，寄居在觀裏。」李義範說：「便叫他學道可以嗎？」李生說：「他是當和尚的材料，這不是人力所能決定的，是陰間安排的。」第二天早上，李生告辭走了。從這天起，李義範被風雪所阻擋，五天沒有去洛陽城。雪後天剛放晴，李生的妻子和幾個學生來找李義範說：「李生死了，今天早晨葬在山下。他生前欠了一千文錢，說是曾經拜託先生幫助償還，所以前來取錢，然後將兒子寄養在觀裏。」後來江南的和尚行成果然來了，同李義範住在一起，李義範便將李生的兒子託付給他，行成很高興地同意了，說：「既然他父親生前就找過我，我一定教他學習經文佛法，剃度他爲和尚。」二年以後，行成又來了，李生的兒子已經成爲一名和尚，誦法華經非常精通熟練。當初李義範教他道家經文時，一年也記不住一頁。相信人是有命運即定數的。

卷第一百五十八 定數十三

成汭 楊蔚 歐陽澥 伊璠 顧彥朗 李甲 房知溫 竇夢徵 許生 楊鼎夫　牛希濟　陰君文字　貧婦　支戩

成汭

唐天祐中，淮師圍武昌，杜洪中令乞師於梁王。梁與荊方睦，乃諷成中令汭帥兵援之。汭欲往親征，乃力造鉅艦一艘，三年而成，號曰和州載。艦上列廳宇洎司局，有若衙府之制。又有齊山截海之名。其餘華壯，即可知也。飾非拒諫，斷自其意。幕寮俯仰，不措一辭。唯孔目吏楊厚贊成之。舟次破軍山下，爲吳師縱燎而焚之，汭竟溺死，兵士潰散。先是改名曰汭，字即水內也。水內之死，豈前兆乎。湖南及朗州軍入江陵，俘載軍民職掌伎巧僧道伶官，並歸長沙，改汭之名。和州之說，前定矣。（出《北夢瑣言》）

【譯文】

唐朝天祐中年，淮師攻打圍困武昌，杜洪中令派人向梁王求救。梁王和荊州方面的關係很好，便同意讓成中令汭率領軍隊去援救。汭想要親自出戰，叫人造了一艘巨大的戰船，三年才造完，起名叫做「和州載號」。船上有幾層大小船艙，設立各種官職和組織，實行類似於官署衙門裏那樣的建制。號稱「船高與山齊，船大截斷海」，其餘部分的華麗和壯觀也可想而知了。各級將官和參謀人員雖然對造這樣大的船有意見，但是由於懼怕汭的威嚴和獨斷專行，也只能與他周旋，不敢提一句意見，只有孔目楊厚表示贊成修造大船。大船出征駛到軍山下，被吳在師放火燒燬，汭掉到水裏淹死，兵將敗逃。「汭」字分開念是水內，死在水裏豈不是應了前兆嗎！後來湖南和朗州的軍隊進入江陵，將抓到的士兵百姓、江湖藝人、能工巧匠，甚至和尚、道士全都帶回長沙。改名爲「汭」以有「和州」的說法，真是事先確定的。

楊蔚

唐楊蔚使君典洋源。道者陳休復每到州，多止於紫極宮。弘農甚思一見，而穎川輒便他適。乃謂諸道士曰：「此度更來，便須申報。」或一日再至，遽令申白。俄而州將擁旆而至，遂披揖。楊公曰：「向風久矣，幸獲祗奉。敢以將來祿算爲請，勿訝造次。」穎川呼人爲卿，乃謂州牧曰：「卿三爲刺史，了更無言。」楊不懌，以其曾典兩郡，至此三也。自是常以見任爲終焉之所。邇後秩滿無恙，不諭其言。無何又授此州，亦終考限。罷後又除是郡。凡三任。竟殞於邦。即三爲刺史之說，果在於此乎？楊公季弟汭，爲愚話之。（出《北夢瑣言》）

【譯文】

唐朝刺史楊蔚到洋源出任洋州刺史，道士陳休復每次到洋州都住在紫極官，刺史很想見他，而陳休復總是又到別處去了。刺史對衆道士說：「下次再來，一定要報告。」一天陳休復又來了，道士們立即報告給楊蔚。一會兒，州里的兵馬舉着旗幟儀仗保護着楊蔚來到觀外，刺史和道士見面互相行禮問候。楊蔚說：「久聞道長的大名，今天有幸相見，請不要認爲太突然，將我以後還能當什麼官告訴我。」陳休復將楊蔚請到觀內，對楊蔚說：「你將任三次刺史，再就沒什麼可說的了。」楊蔚不太高興，因爲他已經當了兩個郡的刺史，現在正是第三個地方。從此他常常認爲現任洋州作爲終老的地方，後來任期滿了，他也沒有什麼病，以爲陳休復說的不準，過了不久朝廷又續任他爲本州刺史，期滿後又任命一次，連續三任，死在任職期間。「任三次刺史」的話果然應驗了，以上這些事情是楊蔚最小的弟弟楊王比告訴我的。

歐陽澥

歐陽澥者，四門之孫也。薄善詞賦，出入場中，近二十年。善和韋中令在閣下，澥則行卷及門。凡十餘載，未嘗一面，而澥慶弔不虧。韋公雖不言，而意甚憐之。中和初，公隨駕至西川，命相。時澥寓居漢南，公訪知行止，以私書令襄帥劉巨容，俾澥計偕。巨容得書大喜，待以厚禮，首薦之外，資以千餘緡，復大宴於府幕。既而撰日遵路。無何，一夕心病而卒。巨容因籍澥答書，呈於公。公覽之撫然。因曰：「十年不見，灼然不錯。」（出《摭言》）

【譯文】

歐陽澥是歐陽四門的孫子。少稍稍見長於吟詩做賦，參加科舉考試近二十年。韋中令善主持考試，歐陽澥拿着自己的文章登門求教，但十多年也沒有見到韋中令一面，然而他不論韋家婚喪嫁娶都上門請安送禮，從來不曾間斷。韋中令雖然沒說什麼，但心中對他很是可憐惋惜。中和初年，韋中令跟隨皇帝去西川，被皇帝任命爲宰相。當時歐陽澥寄居在漢南，韋宰相知道以後，寫了一封信給襄陽大帥巨容，讓他推薦錄用歐陽澥做官。巨容得到信後非常高興，對待歐陽澥如上賓，推薦他做官外，又送給他上千貫錢，並在官署設宴待他。過後選擇日期送他去上任，然而他突然發作心臟病死了。巨容將歐陽澥寫給宰相的感謝信送給韋宰相看，韋宰相看完說：「十年沒有見到我的面，這次也沒當上官，命運安排得多麼明顯不會有錯。」

伊璠 黃巢污踐宮闕，與安朱之亂不侔。其間尤異，各爲好事傳記。軒裳農賈，挈妻孥潛跡而出者，不可勝記。至有積月陷寇終日逃避，竟不睹賊鋒者。獨前涇陽令伊璠，爲戎所得，屢脫命於刃下。其後血屬相失，村服晦行，及藍關，爲猛獸搏而食之。患禍之來，其可苟免？（出《唐闕史》）

【譯文】

黃巢攻入京城，與安祿山和朱泚的叛亂不同。特別是這期間發生的事情尤其不一樣，爲一些好事的人流傳記錄下來。當時的官員、商人、農民、手工藝人帶着妻子兒女偷偷逃出城外的人多得沒法計算，其中有的人在賊兵佔據好幾個月的情況下，終日逃避，竟幸運得沒有和賊兵正面遭遇。只有前涇陽縣縣令伊璠被賊兵抓住，但是卻屢次在刀下逃脫性命。後來他和家人走散，換上村民百姓的衣服，偷偷逃到藍關，竟被猛獸吃了。真是災禍來了，怎麼能夠逃脫呢？

顧彥朗

東川顧彥朗，以蔡叔向爲副使。感微時之恩，惟爲戎倅而嘗加敬。其弟彥暉嗣襲，酷好潔淨，嘗嫌人臭，左右薰香而備給使。幕寮皆中朝子弟，亦涉輕薄。韋太尉照度，收復蜀城，以彥暉爲招討副使。在軍中，每旦率幕官同謁掌武，而蜀先主預焉，共輕忽之。雖昭度亦嫌其不恭。彥暉襲兄位。爾後爲蜀主所破，手刃一家，郎官溫術等斃焉，先是蔡叔向（「向」字原本闕，據明抄本補）職居元寮，乃顧氏之心膂，與所闢朝士，優遊樽俎，不相侔矣。小顧既是尊崇，嫌其掣肘。王先生因其隙，宣言以間之。且曰：「拈卻蔡中丞，看爾得否？」由是叔向辭職閒居，王乃舉軍而伐之。在蜀，有術士朱洽者，常謂人曰：「二顧雖位尊方鎮，生無第宅，死無墳墓。」人莫諭之。或曰：二顧自天德軍小將，際會立功，便除東川，弟兄迭據。大顧相薨，遺命焚骸，歸葬豐州，會多事未果。至小顧狼狽之日，送終之禮又闕焉。即朱氏言，於斯驗矣。（出《北夢瑣言》）

【譯文】

東川的顧彥郎任蔡叔向爲副使，是爲了報答在未發達時蔡叔向對他的照顧，雖然是下級，都很尊敬。後來顧彥郎的弟弟顧顏暉繼承了他哥哥的官職。顧彥暉有愛乾淨的潔癖，總是嫌棄別人身上有臭味，他左右的人每天都洗澡薰香以準備他的招喚。他所任用的官員和參謀也大都是朝中貴族的子弟，輕薄腐化沒有真實本領。太尉韋昭度帶兵收復成都，任用顧彥暉爲招討副使。在行軍作戰中，顧彥暉每天早晨率領衆將官和參謀人員拜見太尉的時候，原來的蜀主在場他們都很傲慢地對待，就連太尉韋昭度也覺得他太狂妄。顧彥暉是世襲得來的爵位，後來被蜀主打敗，殺了他的全家，郎官溫術等也被蜀主殺了。原來因爲蔡叔向職居元寮，是顧家的親信骨幹，和顧彥暉可偏愛的那些貴族子弟的喫喝玩樂不問軍務完全不同，顧彥暉對蔡叔向又敬又怕，嫌他掣肘礙事。蜀王先生知道他們的關係出現了裂痕，便使離間計進一步挑撥他們之間的關係，散佈流言說叔向講過：「不用蔡叔向，看他顧彥暉還能幹成什麼事？」結果逼迫得蔡叔向只好辭職回家閒居。蜀王乘機出兵攻打顧彥暉。蜀郡，有個叫朱洽的江湖術士經常對別人說：「顧彥明和顧彥暉雖然鎮守一方，官高位尊，但是都活着沒有房宅，死了沒有墳墓。」人們都不能理解。他還說：「顧彥郎和顧彥暉從天德軍中的小將遇到機會立了戰功，便得到了鎮守東川的官職。顧彥郎臨死的時候囑咐將他火化，以使將來將他的骨灰帶回家鄉豐州安葬，但是因爲當時事情太多沒辦成，等到顧彥暉死的更加狼狽，連送終的葬禮都沒有。完全應驗了朱洽所說的話。

李甲

唐天祐初，有李甲，本常山人。逢歲饑饉，徙家邢臺西南山谷中。樵採鬻薪，以給朝夕。曾夜至大明山下，值風雨暴至，遂入神祠以避之。俄及中宵，雷雨方息。甲即寢於廟宇之間，松柏之下。須臾有呵殿之音，自遠而至。見旌旗閃閃，車馬闐闐，或擐甲冑者，或執矛戟者，或危冠大履者，或朝衣端簡者，揖讓升階，列坐於堂上者十數輩，方且命酒進食。歡語良久，其東榻之長，即大明山神也，體貌魁梧，氣岸高邁。其西榻之首，即黃澤之神也，其狀疏而瘦，其音清而朗。更其次者，雲是漳河之伯。餘即不知其名。坐談論，商榷幽明之事。其一曰：「稟命玉皇，受符金闕。太行之面，清漳之湄，數百里間，幸爲人主，不敢逸豫怠惰也，不敢曲法而徇私也，不敢恃尊而害下也。兢兢惕惕，以承上帝，用治一方。故歲有豐登之報，民無扎瘥之疾。我之所治，今茲若是。」其一曰：「清冷之域，泱漭之區，西聚大巔，東漸巨浸，連陂湊澤，千里而遙。餘奉帝符，宅茲民庶，雖雷電之作由己也，風波之起由己也，鼓怒馳驟，人罔能制予。予亦非其詔命，不敢有爲也；非其時會，不敢沿溯也。正而御之，靜而守之，遂致草木茂焉，魚鱉蕃焉，感滷磊塊而滋殖，萑蒲蓊鬱而發生。上天降鑑，亦幸無橫沴爾。」又一曰：「嶺之地， 嵪之都，分坱圢之一隔，總飛馳之衆類。熊罷虎豹，烏鵲鵰鶚。動止鹹若，罔敢害民。此故予之所職耳，何假乎備言。」座上僉曰：「唯唯。」大明之神，忽揚目盱衡，咄嗟長嘆而謂衆實曰：「諸公鎮撫方隅，公理疆野，或水或陸，各有所長。然而天地運行之數，生靈厄會之期，巨盜將興，大難方作。雖羣公之善理，其奈之何？」衆鹹問：「言何謂也？」大明曰：「餘昨上朝帝所，竊聞衆聖論將來之事，三十年間，兵戎大起。黃河之北，滄海之右，合屠害人民六十餘萬人。當是時也，若非積善累仁，忠孝純至者，莫能免焉。兼西北方有華胥遮毗二國，待茲人衆，用實彼士焉。豈此生民寡祐，當其殺戮乎？」衆皆顰蹙相視曰：「非所知也。」食既畢，天亦將曙，諸客各登車而去。大明之神，亦不知所在。及平旦，李甲神思怳然，有若夢中所遇。既歸，具以始末書而志之。言於鄰里之賢者，自後三十餘載，莊皇與梁朝對壘河岸，戰陣相尋。及晉宋，戎虜亂華，干戈不息，被其塗炭者，何啻乎六十萬焉。今詳李生所說，殆天意乎？非人事乎？（出《劉氏耳目記》）

【譯文】

唐朝天祐初年，有個叫李甲的常山人，因爲遇到了災荒年景，將全家搬到邢臺西南的山谷中居住，每天打柴維持生活。有一次他夜間來到大明山下，正趕上暴風雨，便躲進神廟裏面避雨。一直到半夜，雷雨才停止。李甲只好睡在廟裏的松柏樹下。過了一會兒，他忽然聽到有官員出行時前呼後擁的吆喝聲，由遠而近。隨即又看見旌旗招展，聽到車馬行進的聲音。來的人中有的身披武將的盔甲，有的拿着長矛，有的戴着高高的帽子，穿着寬大的鞋子，還有的穿着官服，拿着象簡，他們互相謙讓着登上臺階，按順序坐在堂上，大約有十多個人。坐下之後，擺上酒宴，笑談暢飲。坐在東面的第一個人是大明山神，他身材高大魁梧，氣宇軒昂。坐在西面的第一個人是黃澤水神，他瘦小乾枯，但說話的聲音卻清晰宏亮，他旁邊坐的是漳河河伯，其餘的就不知道是誰了。他們談論探討着陰間和人世的事。其中的一個說：「我在天宮接受玉皇大帝的任命，管理太行山一側到清河和漳河岸邊方圓數百里的廣大地區，雖然受命主持一切，但不敢懶惰懈怠，貪圖安樂；不敢貪贓枉法，徇私舞弊；不敢倚仗地位，欺壓下屬和百姓，兢兢業業，認真治理這一方土地上的一切，以便報答天帝。所以年年有豐收的喜報，百姓安居樂業，沒有瘟疫流行，我所治理的這個地方，如今就達到了這個程度。另一人着說：「我治理的地方人煙稀少，區域遼闊，西靠大山，東臨大海，湖泊連着沼澤，有千里之遙。我秉承上帝的旨意，管理這廣大的區域和民衆，打雷下雨由我作主，颳風掀浪由我指揮，人是不能干涉我的行動的。但我若不是奉了上天的命令，也不敢做任何事情。不是季節應該變化的時候，我不敢違反常規隨便安排，盡職盡責地治理守護這一方土地，致使這裏的草木茂盛，魚鱉繁衍，水土滋潤，蘆葦薄草生長得鬱鬱蔥蔥。更加幸運的是上天派來巡視檢查的官員，也沒有隨意干涉和胡亂指揮的現象。又一人說：「崇山峻嶺，溝壑縱橫，高低不平，有各種飛禽走獸生長出沒，不讓他們傷害百姓是我的職責，不用我來一一陳述和表白，來應付上天的審查。」大家都點頭稱是。這時大明山神忽然舉目揚眉，唉聲嘆氣地對衆人說：「大家鎮守一方，管理萬物，或是在湖泊，或是在陸地，各有所長，然而天地運行的法則所決定，人類生靈的厄運即得來臨，到時候盜賊興起作亂，災難降臨。雖然大家善於治理，但也無可奈何。」大家一齊問他：「你根據什麼這樣說呢？」大明山神說：「我昨天上天去朝拜玉皇大帝，偷偷聽到了衆位上仙在議論將來的事情。他們說以後三十年裏，戰亂不斷，死傷人民六十餘萬人。到時候，如果不是仁義行善，忠孝兩全的至誠君子，都不能倖免。再加上西北方向的華胥和遮毗兩個國家，乘機侵犯中原領土。難道老百姓就無法保護，就應該遭受屠殺嗎？」大家聽了，都皺着眉頭，互相看着說：「這些我們都不知道。」大家喫喝完了，天已拂曉，便各自登車而去。大明山神也不知道上哪裏去了。等到天亮以後，李甲精神恍惚，好像是在做夢，回到家裏以後，他將遇到的事情詳細記錄下來，並告訴了鄰居中有知識、有威望的人。從這以後三十多年，莊皇與梁朝各自守在黃河岸邊，找機會攻擊對方，等到後晉和宋韓，西邊的蕃邦國家侵犯中原，刀兵四起，戰亂不斷，被戰爭殺害的老百姓不止六十萬人。今天詳細記錄下來李甲所說的事情，想問一問，這只是上天的意思呢？還有沒有人爲的因素呢？

房知溫

故青帥房公知溫，少年與外弟徐裀（「裀」字原本闕，據明抄本補）爲盜於袞鄆之境，晝則匿於古冢。一夕遇雨未出間，二鬼至。一鬼曰：「此有節度上（明抄本「上」作「土」）主，宜緩之。」與外弟俱聞之。二人相問曰：「適聞外面語否？」徐曰：「然。」房曰：「吾與汝未知孰是？來宵汝當宿於他所，吾獨在此以驗之。」迨夕，二鬼又至。一鬼復曰：「昨夜貴人尚在矣。」房聞之喜。後果節制數鎮，官至太師中書令東平王。則知晉書說魏陽元聞鬼以三公呼之，爲不謬矣。（出《玉堂閒話》）

【譯文】

已故的青州節度使房知溫，年輕的時候和表弟徐裀在袞州和鄆城一帶當盜賊，白天藏身在古墓裏面。有一天晚上下雨，他們沒有出去，有兩個鬼來了。一個鬼說：「這兒有節度使大人，我們應該等一會兒。」房知溫和他的表弟都聽到了。他們互相問對方說：「剛纔外面說的話你聽到了嗎？」徐裀說：「聽到了。」房知溫說：「我和你不知道是誰，明天晚上你到別的地方去睡，我自己在這裏驗證一下。」等到第二天晚上，兩個鬼又來了，一個鬼又說：「昨天晚上的貴人還在。」房知溫聽了很高興，後來他果然當官節制許多地方，最後當上了太師中書令東平王。由此可知晉書目上所說的魏陽元聽到鬼稱他爲三公的記載，是不錯的。

竇夢徵

朱梁翰林竇學士夢徵，以文學稱於世。時兩浙錢尚父有元帥之命。竇以錢公無功於本朝，僻在一方，坐邀渥澤，不稱是命，乃抱麻哭於朝。翌日，竇謫掾於東州。及失意被譴，嘗鬱鬱不樂。曾夢有人謂曰：「君無自苦，不久當復故職。然將來慎勿爲丞相。苟有是命，當萬計避之。」其後竇復居禁職。有頃，遷工部侍郎。竇忽憶夢中所言，深惡其事。然已受命，不能遜避。未幾果卒。（出《玉堂閒話》）

【譯文】

朱梁翰林竇夢徵，因爲有很高的文學修養而非常有名望。當時朝廷將授予兩浙的錢尚父爲元帥。竇夢徵認爲錢尚父沒爲朝廷立下什麼功勞，卻獨自鎮守一方，坐享朝廷的恩惠，很不稱職，便在上朝的時候手捧奏章哭着對此事加以評論。第二天，竇夢徵被貶官到東州。從他遭譴責被貶官開始，心中一直不高興。有一天他夢到一個人對他說：「你不要不高興，不久就會官復原職，但是將來注意不要當丞相。如果皇帝想任命你爲丞相，你一定要千方百計的推辭。後來竇夢徵果然官復原職，不久又升任工部侍郎，就是丞相之一。竇夢徵忽然想起夢中那人所說過的話，所以非常厭惡這個官職，可是已經接受了任命，沒有辦法推辭逃避，果然沒過多久他就死了。

許生

汴州都押衙朱仁忠家有門客許生，暴卒，隨使者入冥。經歷之處，皆如郡城。忽見地堆粟千石，中植一牌曰：「金吾將軍朱仁忠食祿。」生極訝之。洎至公署，使者引入一曹司。主吏按其簿曰：「此人乃誤追之矣。」謂生曰：「汝可止此，吾將白於陰君。然慎忽窺吾簿。」吏既出，生潛目架上有籤牌曰：「人間食料簿。」生潛憶主人朱仁忠不食醬，可知其由。遂披簿求之，多不曉其文。逡巡，主吏大怒。已知其不慎，裀目責之。生恐懼謝過，告吏曰：「某乙平生受朱仁忠恩，知其人性不食醬，是敢竊食簿驗之。願恕其罪。」吏怒稍解，自取食簿，於仁忠名下，注大豆三合。吏遂遣前使者引出放還。其徑路微細，隨使者而行。忽見一婦女，形容憔悴，衣服襤褸，抱一孩子，拜於道旁。謂生曰：「妾是朱仁忠亡妻，頃年因產而死，竟未得受生。飢寒尤甚，希君濟以準資緡數千貫。」生以無錢辭之。婦曰：「所求者楮貨也。君還魂後，可致而焚之。兼望仁忠與寫金光明經一部懺之，可指生路也。」既而先行，直抵相國寺，將其閾，爲使者所推，踣地而寤。仁忠既悲喜，問其冥間之事。生曰：「君非久，必任金吾將軍。」言其牌粟之事，又話見君亡妻，言其形實無差。後與仁忠同食，乃言自君亡後，忽覺醬香，今嗜之頗甚，乃是注大豆三合之驗也。自爾朱寫經畢，許生燔紙數千。其婦於寐中辭謝而去。朱果爲金吾將軍。顯晦之事，不差毫釐矣。（出《玉堂閒話》）

【譯文】

汴州都押衙朱仁忠的門下食客許生突然死去，跟隨着陰間派來的使者走入陰間，經過的地方和人間的城鎮一樣。許生看到地上堆着幾千石糧食，中間插着一個木牌寫着：「金吾將軍朱仁忠的俸祿糧食」許生非常驚訝。等來到官署，使者將他領到一間公堂之上，主事官員按着帳簿說：「這個人抓錯了。」又對許生說：「你可以等在這裏，我去跟陰君說明情況。但是你要注意，不要翻看我的帳簿。」說完就出去了。許生抬頭看架上有一個標籤寫着：「人間食物簿」。許生想起主人朱仁忠不喫醬，想要知道其原因，便將那本帳簿拿下來翻閱，但是看不懂上面的大多數文字。一會兒，主管官員回來了，發現許生偷看帳簿後非常生氣，瞪着眼睛責備他。許生害怕地承認自己的錯誤，對官員說：「我平時受到朱仁忠的恩惠，知道他不喫醬，所以偷看帳簿加以驗證，請你原諒我的罪過。」官員的怒氣消了一點，拿過帳簿，在朱仁忠的名字下批註：「加大豆三合」。然後命令先前那個使者帶領朱仁忠回去。他們走的是一條小路，許生跟着使者走着，忽然遇到一個婦女，面容憔悴，衣衫襤褸。還抱着一個小孩，在道旁對他們行禮，對許生說：「我是朱仁忠死去的妻子，那年因爲難產而死，竟沒有得到輕生。現在飢寒交迫，希望您能資助我幾千貫錢。」許生以沒錢爲理由，不答應她的要求。婦女說：「我所要的是紙錢，你只要將紙錢焚燒就可以了。另外還要告訴朱仁忠爲我抄寫部《金光明經》表示懺悔，可以爲我求得一條超生的路。」他們繼續往前走，來到相國寺。許生剛要跨過門坎，使者在後面一推，他跌倒在地上醒了。朱仁忠又悲又喜，詢問他陰間的事情。許生說：「您不久能當金吾將軍。」又將看到他的俸祿牌和他死去的妻子的事說了，所說的長相一點不差。後來和朱仁忠一起喫飯，朱仁忠說：「自從你死以後，我忽然覺得喫醬很香，現在喫得很多，這就是批註加大豆三合的驗證吧。」朱仁忠寫完《金光明經》，許生燒了幾千貫紙錢，朱仁忠的妻子在夢中感謝告辭而去。後來朱仁忠果然當上了金吾將軍。陰間所得到的預示，同事物的真實情況分毫不差。

楊鼎夫

進士楊鼎夫富於詞學，爲時所稱。頃歲，會遊青城山。過皁江，同舟者約五十餘人。至於中流，遇暴風漂盪，其船抵巨石，傾覆於洪濤間。同濟之流，盡沉沒底。獨鼎夫似有物扶助，既達岸，亦困頓矣。遽有老人以杖接引，且笑雲：「元是鹽里人，本非水中物。」鼎夫未及致謝，旋失老人所之。因作詩以記。後歸成都，話與知己。終莫究鹽里人之義。後爲權臣安思謙幕吏，判榷鹽院事，遇疾暴亡。男文則，以屬分料鹽百餘斤裹束，將上蜀郊營葬。至是鹽裏之詞方驗。鼎夫舊記詩曰：「青城山峭皁江寒，欲度當時作等閒。棹逆狂風趨近岸，舟逢怪石碎前灣。手攜弱杖倉皇處，命出洪濤頃刻間。今日深恩無以報，令人差記雀銜環。」（出《北夢瑣言》）

【譯文】

進士楊鼎夫善於吟詩作詞，爲人們所稱讚。近年，他與別人一同去青城山遊玩，同船五十多人一同橫渡皁江，船到江心，突然遇到大風將船吹離航線，撞到巨石上，頃刻之間便沉沒在波濤之間。同船上的人都沉到江底淹死了，唯獨楊鼎夫似乎有什麼東西託着他送到岸邊，這時他已經沒有力氣了。突然來了個老頭，用手杖將他拉到岸上來，並且笑着對他說：「你應該是鹽裏的人，本來就不是水中的東西。」楊鼎夫上岸後沒來得及致謝，突然失去了老人的蹤影，他作了一首詩作爲紀念。回到成都後，他將這段經歷告訴知心朋友，但誰也不明白「鹽里人」的意思。後來他當上了有權勢的大臣安思謙的參謀，協助處理專賣食鹽的案件，突然得病死了。天熱有味，使用粗鹽一百多斤將他裹束起來，運到郊外埋了。到這時，「鹽里人」的話才得以驗證。楊鼎夫當時作的詩是：「青城山峭皁江寒，欲渡當時作等閒。棹逆狂風趨近岸，舟逢怪石碎前灣。手攜弱杖倉皇處，命出洪濤頃刻間。今日深恩無以報，令人羞記雀銜環。」

牛希濟

蜀御史中丞牛希濟，文學繁贍，超於時輩。自雲：早年未出學院，以詞科可以俯拾。或夢一人介金曰：「郎君分無科名，四十五已上，方有官祿。」覺而異之。旋遇喪亂，流寓於蜀，依季父也（大阮即給事中嶠也）。仍以氣直嗜酒，爲季父所責。旅寄巴南，旋聆開國，不預勸進。又以時輩所排，十年不調。爲先主所知，召對，除起居郎，累加至憲長。是知曏者之夢，何其神也。（出《北夢瑣言》）

【譯文】

蜀國的御史中丞牛希濟，文章寫得很好，遠遠超過了同年齡的人。他自己說：「早幾年我還在學校裏學習，如果考文章詩詞我就可以輕易地被錄取。」有一天他做了一個夢，夢中有一個披着金甲的人對他說：「你命中沒有考取功名的福份，到四十五歲以上才能當官。」他醒了以後感到非常奇怪。隨後他便遇上了戰亂，逃到蜀郡，寄居在叔父家裏。因爲心情不好他經常喝酒，被救父斥責了一頓。他又跑到巴南，正碰上開邦立國，他想要進出，又被同齡的人所排擠，十年的時間沒有得到升遷。被先主知道了，將他找來考查，任命爲居郎，逐漸升到憲長。這時候他才知道，當時做的夢是多麼的靈驗。

陰君文字

頃歲有一士人，嘗於寢寐間若被官司追攝，因隨使者而去。行經一城，雲是鎮州，其間人物稀少。又經一城，雲是幽州，其間人物衆廣。士人乃詢使者曰：「鎮州蕭疏，幽州繁盛，何其異乎？」使者曰：「鎮州雖然少人，不日亦當似幽州矣。」有頃至一處，有若公府。中有一大官，見士人至前，即曰：「誤追此人來，宜速放去。」士人知是陰司，乃前啓陰官曰：「某雖蒙放還，願知平生官爵所至。」陰官命取紙一幅，以筆墨畫紙，作九個圍子。別取青筆，於第一個圍子中，點一點而與之。士人置諸懷袖，拜謝而退。及寤，其陰君所賜文字，則宛然在懷袖間，士人收藏甚祕。其後鎮州兵士，相繼殺傷甚衆。故知陰間鎮州，即日人衆，當不謬耳。其士人官至冀州錄事參軍，縑縷而卒。陰官畫九圍子者，乃九州也，冀州爲九州之第一，故點之；其點青者，言士人只止於錄事參軍，綠袍也。（出《玉堂閒話》）

【譯文】

近年來有一個男子，曾經在睡覺做夢的時候被官差追捕，尾隨官差而去。經過一座城鎮，官差說是鎮州，城裏人很稀少。又經過一座城鎮，說是幽州，城裏人物衆多熱鬧。男子問官差說：「鎮州人少，而幽州人多熱鬧，相差得太懸殊了。」官差說：「鎮州雖然人少，但不久也會像幽州一樣。」一會兒，到了一個地方，有座官府，裏面有個大官。看到男子走過來，大官說：「這個人是抓錯的，應該立刻放回去。」男子知道這是陰間，走上前去向大官請求說：「我雖然被放回去，但是還想知道一生能當什麼官？」大官叫人拿來一張紙，拿起筆在紙上畫了九個圓圈，又拿起一支綠筆，在第一個圓圈裏點了一筆，然後把它交給男子。男子小心地放在懷裏，表示感謝後退了出去。男子睡醒後陰間大官給他的紙張文字還在懷裏，他小心祕密地收藏了起來。後來鎮州軍隊互相殘殺，傷亡很多，這才知道了陰間官差所說陰間鎮州不久人多的話不是隨便說的。後來男子當上了冀州錄事參軍，最後在貧困中死去。陰間大官所畫的九個圓圈，就是指九州，所以加點。點是綠色的，是說男子最終只能做到錄事參軍，穿綠色袍子。

貧婦

諺雲：一飲一啄，系之於分。斯言雖小，亦不徒然。常見前張賓客澄言，頃任鎮州判官日，部內有一民家婦，貧且老，平生未嘗獲一完全衣。或有哀其窮賤，形體袒露，遺一單衣。其婦得之，披展之際，而未及體，若有人自後掣之者，舉手已不知衣所在。此蓋爲鬼所奪也。（出《玉堂閒話》）

【譯文】

民間諺語說：「一飲一啄，系之於分。」意思是說，人們的飲食衣物，都是命運所決定的。話雖然少，但也不是白說的。曾經聽從前的客人張澄說過，他前幾年任鎮州判官的時候，街上一個老百姓家的婦女，又老又窮，一輩子沒穿過一件完整的衣服，有的人看她太窮了，破衣服露出了身體，便給她一件單衣服。她將衣服拿到手裏後，正往身上披，還沒等碰到身體，好像後面有人奪了過去，舉手之間衣服就不知道哪裏去了。這都是鬼給奪去了。

支戩

江左有支戩者，餘干人，世爲小吏，至戩，獨好學爲文。竊自稱秀才。會正月望夜，時俗取飯箕，衣之衣服，插箸爲嘴，使畫盤粉以卜。戩見家人爲之，即戲祝曰：「請卜支秀才他日至何官？」乃畫粉宛成司空字。又戩嘗夢至地府，盡閱名簿，至己籍雲：「至司空，年五十餘。」他人籍不可記，唯記其友人鄭元樞雲：「貧賤無官，年四十八。」元樞後居浙西，廉使徐知諫賓禮之，將薦於執政，行有日矣，暴疾而卒。實年四十八。戩後爲金陵觀察判官，檢校司空。恆以此事話於親友，竟卒於任，年五十一。（出《稽神錄》）

【譯文】

江左有個餘干人叫支戩，世代都是當小官的，傳到他這一輩，他卻喜歡做文章，並自稱爲秀才。每當正月十五，當地的風俗是取一支簸箕，蓋一件衣服，上面插一根筷子作嘴，使筷子在簸箕裏的麪粉上寫字來預測吉凶。支戩見家裏人都在忙着預測自己的吉凶，他也走過去開玩笑地說：「請預測支秀才將來能當什麼官？」只見筷子在麪粉上寫了兩個字，好像是「司空」。支戩還曾經做夢到陰曹地府，將花名冊都翻閱了。看到自己那一頁上寫着：「官到司空，壽命五十多」。別人的都記不清了，只記得朋友鄧元樞是「貧賤不能當官，壽命四十八」。鄧元樞後來搬遷到浙西，廉使徐知謙對他很好，推薦他給執政，請示的公文已經發出好幾天了。他忽然得病死了，死時正好是四十八歲。支戩後來當了金陵觀察判官、檢校司空，他經常把這些事說給親戚朋友聽。最後他死在任職期間，死的時候五十一歲。

卷第一百五十九 定數十四（婚姻）

定婚店 崔元綜 盧承業女 琴臺子 武殷 盧生 鄭還古

定婚店

杜陵韋固，少孤，思早娶婦，多歧，求婚不成。貞觀二年，將遊清河，旅次宋城南店。客有以前清河司馬潘昉女爲議者，來旦期於店西龍興寺門。固以求之意切，旦往焉。斜月尚明，有老人倚巾囊，坐於階上，向月檢書。覘之，不識其字。固問曰：「老父所尋者何書？固少小苦學，字書無不識者。西國梵字，亦能讀之。唯此書目所未覿，如何？」老人笑曰：「此非世間書，君因得見。」固曰：「然則何書也？」曰：「幽冥之書。」固曰：「幽冥之人，何以到此？」曰：「君行自平，非某不當來也。凡幽吏皆主人生之事，主（「主」原作「生」，據明抄本改）人可不行其中乎？今道途之行，人鬼各半，自不辨耳。」固曰：「然則君何主？」曰：「天下之婚牘耳。」固喜曰：「固少孤，嘗願早娶，以廣後嗣。爾來十年，多方求之，競不遂意。今者人有期此，與議潘司馬女，可以成乎？」曰：「未也，君之婦適三歲矣。年十七，當入君門。」因問囊中何物？曰：「赤繩子耳，以系夫婦之足，及其坐則潛用相系。雖仇敵之家，貴賤懸隔，天涯從宦，吳楚異鄉，此繩一系，終不可逭。君之腳已係於彼矣，他求何益。」曰：「固妻安在？其家何爲？」曰：「此店北賣菜家嫗女耳。」固曰：「可見乎？」曰：「陳嘗抱之來，賣菜於是。能隨我行，當示君。」及明，所期不至，老人卷書揭囊而行。固逐之入菜（「菜」原本作「米」，據明抄本改）市。有眇嫗，抱三歲女來，弊陋亦甚。老人指曰：「此君之妻也。」固怒曰：「殺之可乎？」老人曰：「此人命當食大祿，因子而食邑，庸可殺乎？」老人遂隱：「固磨一小刀，付其奴曰：「汝素幹事，能爲我殺彼女，賜汝萬錢。」奴曰：「諾。」明日，袖刀入菜肆中，於衆中刺之而走。一市紛擾，奔走獲免。問奴曰：「所刺中否？」曰：「初刺其心，不幸才中眉間。」爾後求婚，終不遂。又十四年，以父蔭叅相州軍（「軍」原作「君」，據明抄本改）。刺史王泰俾攝司戶掾，專鞫獄，以爲能，因妻以女。可年十六七，容色華麗。固稱愜之極。然其眉間常貼一花鈿，雖沐浴閒處，未嘗暫去。歲餘，固逼問之，妻潸然曰：「妾郡守之猶子也，非其女也。疇昔父曾宰宋城，終其官。時妾在襁褓，母兄次歿。唯一莊在宋城南，與乳母陳氏居，去店近，鬻蔬以給朝夕。陳氏憐小，不忍暫棄。三歲時，抱行市中，爲狂賊所刺。刀痕尚在，故以花子覆之。七八年間，叔從事盧龍，遂得在左右，以爲女嫁君耳。」固曰：「陳氏眇乎？」曰：「然，何以知之？」固曰：「所刺者固也。」乃曰奇也。因盡言之，相敬逾極。後生男鯤，爲雁門太守，封太原羣左夫人。知陰騭之定，不可變也。宋城宰聞之，題其店曰「定婚店」。（出《續幽怪錄》）

【譯文】

杜陵的韋固從小失去父母，想要早一點結婚，但是多次求親都沒有成功。唐太宗貞觀二年，他去清河遊歷，中途住在宋城南面的旅店。旅客中有一個人爲他提親，女方是以前的清河司馬潘昉的女兒，並讓韋固第二天清早去店西的龍興寺門前同潘家的人見面。韋固心中急切，第二天很早就趕去了，到了廟門前，月亮還在天上高高地掛着。他看見一個老頭倚着一個口袋，坐在臺階上，藉着月光看書。韋固也在旁邊看，卻不認識書上的字，便問老頭說：「老先生看的是什麼書啊？我從小學習，沒有不認識的字，就是西方的梵文，我也能看懂，只是這本書上的字從來沒見過，這是怎麼回事？」老頭笑着說：「這不是人間的書，你怎麼會見過。」韋固又問：「那是哪裏的書啊？」老頭說：「陰間的書。」韋固問：「陰間的人，怎麼到了這裏？」老頭說：「你來的太早，不是我不應該來，凡是陰間的官員都管陽間的事，管理人間的事，怎麼能不在人間行走呢？」韋固問：「那麼您管什麼事啊？」老頭說：「天下所有人的婚姻大事。」韋固心中暗喜，說：「我從小失去父母，想早一點結婚，以便多生兒女，傳宗接代，這十多年來，我多方求親，竟不能如願。今天有人到這裏來給我提潘司馬的女兒，這件婚事能夠成功嗎？」老頭回答：「不能成功，你的媳婦剛剛三歲，等到十七歲才能進你們家的門。」韋固問：「你口袋裏裝的什麼東西？」老頭回答：「紅繩啊！」用來系夫妻兩人腳的。等到冥間爲他們定下了，我就偷偷地把紅繩系在他們的腳上。不管這兩家是仇敵，還是貧富相差懸殊，或者是相隔千山萬水，只要紅繩一系，再也逃不掉了。你的腳已經和她的腳系在一起了，你再找別的人有什麼好處呢？」韋固問：「我的媳婦是誰？家在哪裏？」老頭回答：「旅店北面賣菜那個老太太家的女孩。」韋固問：「能去看一看嗎？」老頭說：「老太太經常抱着她賣菜，你跟着我走，我指給你看。」等到天亮了，韋固等的人沒有來。老頭捲起書，揹着口袋，韋固跟着老頭來到菜市場，看見一個瞎了一隻眼的老太太，抱着一個三歲的女孩，看起來非常骯髒醜陋。老頭指着女孩對韋固說：「那就是你的妻子。」韋固生氣地問：「我殺了她行不行？」老頭說：「這女孩命中註定有大富貴，還要跟着你享福呢，怎麼殺得了呢？」說完老頭就不見了。韋固回去後磨了一把刀子，交給僕人說：「你歷來很能辦事，如果爲我殺了那個女孩，我給你一萬錢。」僕人說：「是，明白了。」僕人將刀藏到袖子裏來到菜市場，趁着人多混亂的時候，刺了女孩一刀就跑，市場大亂，僕人得以逃脫。韋固問僕人：「刺沒刺中？」僕人說：「一開始我想刺她的心臟，可是沒刺準，刺到了眉間。」韋固以後求婚，一直沒有成功。又過了十四年，他靠父親的老關係，到相州參軍刺史王泰手下任職，專門負責審訊囚犯。王泰因爲他能幹，將女兒許配給他。韋固的新媳婦十六七歲，容貌美麗，韋固非常滿意，但是他發現妻子的眉間總是貼着一個小紙花，無論幹什麼沒有一刻拿下去的時候。過年的時候，他逼問妻子，妻子哭着說：「我是郡守大人的侄女，不是他的親生女兒。我的父親生前當宋城縣令，死在任職上。當時我還在襁褓之中，母親和哥哥也相繼死了。家裏剩下的唯一宅院在城南，乳母陳氏帶着我居住，每天賣菜度日。陳氏可憐我太小，總把我帶在身邊，三歲的時候陳氏抱着我走在菜市場裏，被一個狂徒用刀刺中眉心，留下了傷疤，所以用紙花蓋上。七八年以後，叔叔來到盧龍任職，我便跟着叔叔了，並以他女兒的名義嫁給你。」韋固問：「陳氏是不是瞎一隻眼？」妻子說：「對，你怎麼知道的？」韋固說：「刺你的人就是我派去的，這真是一件奇事！」便將事情的經過都跟妻子說了。從此夫妻更加互敬互愛，後來生了個男孩叫韋鯤，當了雁門太宗。母親被封爲太原郡太夫人。才知道命中註定的事，是不會因人力而改變的。宋城縣官聽說了這件事，爲那家旅店題名爲：「定婚店」。

崔元綜

崔元綜任益州叅軍日，欲娶婦，吉日已定。忽假寐，見人云：「此家女非君之婦，君婦今日始生。」乃夢中相隨，向東京履信坊十字街西道北有一家，入宅內東行屋下，正見一婦人生一女子，雲：「此是君婦。」崔公驚寤，殊不信之。俄而所平章女，忽然暴亡。自此後官至四品，年五十八，乃婚侍郎韋陟堂妹，年始十九。雖嫌崔公之年，竟嫁之。乃於履信坊韋家宅上成親，果在東行屋下居住。尋勘歲月，正是所夢之日，其妻適生。崔公至三品，年九十。韋夫人與之偕老，向四十年，食其貴祿也。（出《定命錄》）

【譯文】

崔元綜任益州參軍以後，想要結婚，日期已經定了下來，忽然做了一個夢，夢中有個人對他說：「這家的女子不是你的媳婦，你的媳婦今天才出生。」他便在夢中跟着這個人來到東京履信坊十字街西道北的一戶人家，進到院子裏的東屋旁，看到一個婦女正好生了一個女兒。領他來的那個人對他說：「這纔是你的媳婦。」崔元綜從夢中驚醒，但他不相信夢中的事。這時傳來消息，他正要娶的那個女人突然死了。從這以後他升官一直到四品官，年紀五十八歲了，才同侍郎韋陟的堂妹結婚。新娘子才十九歲。雖然覺得崔元綜的年齡大了一些，但還是嫁給了他。婚禮是在履信坊韋家宅院舉辦的，新娘子原來正是住在東屋。推算起來，她出生的年月，正是崔元綜做夢的那一天，崔元綜後來又升爲三品官，活到九十歲。韋夫人與他白頭偕老，共同生活四十年，享盡了榮華富貴。

盧承業女

戶部尚書范陽盧承慶，有兄子，將笄而嫁之，謂弟尚書左丞承業曰：「吾爲此女，擇得一婿乃曰裴居道。其相位極人臣。然恐其非命破家，不可嫁也。」承業曰：「不知此女相命，終他富貴否？」因呼其侄女出，兄弟熟視之。承業又曰：「裴即位至郎官，其女即合喪逝，縱後遭事，不相及也。年嫁與之。居道官至郎中，其妻果歿。後居道竟拜中書令，被誅籍沒，久而方雪。」（出《定命錄》）

【譯文】

戶部尚書范陽盧承慶想要爲哥哥的剛剛十六歲的女兒找戶人家嫁出去，對弟弟盧承業說：「我爲這姑娘找了個女婿叫裴居道，看他的面相能當上丞相，然而恐怕他後來遭厄運破產，不能嫁給他。」盧承業說：「不知道這個姑娘的面相能不能同他享受富貴到底。」於是將侄女叫出來，兄弟兩個人仔細端詳了一會兒，盧承業又說：「裴居道當上郎官，這個姑娘就會死了，縱然裴居道以後運氣逆轉出事，也和侄女沒有關係了。」於是他們將姑娘嫁給了裴居道。裴居道官做到郎官時，妻子果然死了。後來裴居道又當上中書令以後，被誅殺抄家，很長時間才平反昭雪。

琴臺子

趙郡李希仲，天寶初，宰偃師。有女曰閒儀，生九歲，嬉戲於廨署之花欄內。忽有人遽招閒儀曰：「鄙有懇誠，願託賢淑，幸畢詞，勿甚驚駭。」乃曰：「鄙爲崔氏妻，有二男一女。男名琴臺子，鄙尤鍾念。生六十日，鄙則謝去。夫人當爲崔之繼室，敢以念子爲託。實仁愍之。」因悲慟怨咽，俄失所在。閒儀亦沉迷無所覺知矣。家人善養之，旬日無恙。希仲秩滿，因家洛京。天寶末，幽薊起戎，希仲則挈家東邁，以避兵亂。行至臨淮，謁縣尹崔祈。既相見，情款依然。各敘祖（「祖」原作「相」，據明抄本改）姻。崔乃內外三從之昆仲也。時崔喪妻半歲，中饋無主，幼稚零丁。因求娶於希仲。希仲家貧時危，方爲遠適，女況成立，遂許成親。女既有歸，將謀南度。偃師故事，初不省記。一日，忽聞崔氏中堂，沉痛大哭。即令詢問，乃閒儀耳。希仲遇自詢問，則出一年孤孩曰：「此花欄所謂琴臺子者也。」因是倍加撫育，名之靈遇，及長，官至陳郡太守。（出《續玄怪錄》）

【譯文】

趙郡的李希仲在天寶初年當上了偃師縣令，他有個女兒叫閒儀，剛剛九歲。一天，閒儀在花欄裏玩耍，忽然有一個人招呼她，對她說：「我有一個懇求，想要託付給你一件事，你聽了我說的話不要驚慌害怕。」然後又說：「我是崔家的媳婦，有兩個男孩，一個女孩。最小的男孩，小名叫琴臺子，尤其使我掛念。他剛生下來六十天，我就死了。你以後會成爲崔家的續絃，孩子的繼母。我把孩子託付給你，請你以仁慈的心腸好好對待他。」說完悲傷地哽咽着，一轉身就沒有了。閒儀也處於昏迷狀態，家裏人妥善地照顧她，十多天以後就好了。李希仲任期滿了之後，將家搬到洛京。天寶末年，幽州和薊州興起戰事，李希仲帶領全家往東遷移，以逃避戰亂。走到臨淮，拜見縣尹崔祈，見面後交談得十分融洽，各自敘述自己的祖宗家譜，知道了崔祈還是李希仲的遠親。這時崔祈喪妻才半年，沒有婦女在家主持飲食家務，孩子年幼無人照顧，崔祈懇求李希仲將女兒嫁給他。李希仲正趕上遭難，全家又要遠行，女兒已經長大，就同意了這門親事。女兒有了歸宿，他們一家準備繼續往南走。閒儀幼時在偃師所遇到的事情一開始已經毫無記憶了。有一天忽然聽到崔祈的家裏有人大哭，派人過去一問，原來閒儀在哭。李希仲趕忙過去詢問女兒，閒儀領出來一個一歲的男孩說：「這就是花欄中我遇到的那個人所說的琴臺子，從這以後，閒儀對琴臺子備加愛護，爲他起個名字，叫「靈遇」。靈遇長大以後，做了陳郡太守。

武殷

武殷者，鄴郡人也。嘗欲（原本無「欲」字，據前定錄補）娶同郡鄭氏，則殷從母之女。姿色絕世，雅有令德，殷甚悅慕，女意亦願從之。因求爲婿，有誠約矣。無何，迫於知己所薦，將舉進士。期以三年，從母許之。至洛陽，聞勾龍生善相人，兼好飲酒，時特造焉。生極喜，與之意夕。因爲殷曰：「子之祿與壽甚厚，然而晚遇，未至七十而有小厄。」殷曰：「今日之慮，未暇於此。請以近事言之。」生曰：「君言近事，非名與婚乎？」殷曰：「然。」生曰：「自此三年，必成大名。如婚娶，殊未有兆。」殷曰：「約有所娶，何言無兆？」生笑曰：「君之娶鄭氏乎？」曰：「然。」生曰：「此固非君之妻也。君當娶韋氏，後二年始生，生十七年而君娶之。」時當官，未逾年而韋氏卒。殷異其言，固問鄭氏之夫，曰：「即同郡郭子元也。子元娶五年而卒。然將嫁之夕，君其夢之。」既二年，殷下第，有內黃人郭紹，家富於財，聞鄭氏美，納賂以求其婚。鄭氏之母聚族謀曰：「女年既笄，殷未成事。吾老矣，且願見有所適。今有郭紹者求娶，吾欲許之，何如？」諸子曰：「唯命。」鄭氏聞之泣恚，將斷髮爲尼者數四。及嫁之夕，忽得疾昏眩，若將不救。時殷在京師，其夕夢一女，鳴咽流涕，似有所訴。視之即鄭氏也。乃驚問，久之言曰：「某嘗慕君子之德，亦知君之意，且曾許事君矣。今不幸爲尊長所逼，將適他氏。沒身之嘆，知復何言。」言訖，相對而泣。因驚覺悲惋，且異其事。乃發使驗之，則果適人。問其姓氏，則郭紹也。殷數日，思勾龍生言頗驗，然疑其名之異耳。及肅宗在儲名紹，遂改爲子元也。殷明年擢第。更二年而子元卒。後十餘年，歷位清顯。每求娶，輒不應。後自尚書郎謫官韶陽，郡守韋安貞固以女妻之。殷念勾龍生之言，懇辭不免。娶數月而韋氏亡矣。其後皆驗，如勾龍生之言爾。（出《前定錄》）

【譯文】

武殷是鄴郡人，想要娶同郡的鄭氏作妻子。鄭氏是他姨母的女兒，長得異常美麗，並且知情達理，武殷對她非常愛慕。她也願意嫁給武殷，武殷向她求婚，兩家訂了婚約。由於知心朋友的推薦。武殷準備考取進士的功名，預計需要三年的時間，姨母同意了。武殷走到洛陽，聽說勾龍生很會給人看相算命，並喜歡喝酒，便帶了好酒去拜訪。勾龍生非常高興，與他談到深夜，對他說：「你的官運和壽命都很好，然而結婚很晚，快到七十歲的時候有一點小的災難。」武殷說：「我現在考慮的不是那麼遠的事情，請你說一說近期的事。」勾龍生說：「你要知道近期的事，莫非是指功名和婚姻嗎？」武殷說：「對。」勾龍生說：「從現在起三年之內，你必然取得功名，但如果說婚姻，卻沒有先兆。」武殷說：「我有婚約，怎麼能說沒有先兆？」勾龍生笑着說：「你要娶的是鄭氏嗎？」武殷說：「對。」勾龍生說：「她不是你的妻子，你應該娶韋氏。兩年後她纔出生，出生以後十七年你才能娶她。那時你做官，娶韋氏不到一年她就會死去。」武殷對勾龍生的話感到很驚異，又問鄭氏的丈夫是誰。勾龍生說：「就是你們同郡的郭子元，郭子元結婚五年就會死去。鄭氏將要嫁給他的前一天，你會夢到她的。」武殷連續參加兩年科舉考試都沒有被錄取，這時有個非常有錢的人叫郭紹，他聽說鄭氏長得美麗，便送重禮到她家求婚。鄭氏的母親召集家裏的人商量說：「女兒已經長大了，武殷還沒有功名，我老了，但又想看到女兒結婚，現在郭紹前來求婚，我打算將女兒嫁給他，你們認爲怎麼樣？」大家說：「就按您的意思辦。」鄭氏知道以後非常氣憤，整天哭泣，四次想要剪掉頭髮出來去當尼姑。她在將要出嫁的頭一天晚上，忽然得病昏迷，似乎無法救治了。這時武殷正在京城，這天晚上他夢到一個女子哭着要對他說什麼，他仔細一看是鄭氏，喫驚地問她有什麼事？過了一會鄭氏說：「我愛慕公子的學識品德，也知道公子對我的情義，並且已經與公子訂下婚約，可是不幸被長輩逼迫，就要嫁給別人了，終身的遺憾，無法表達！」說完，兩人相對着哭泣。武殷醒了以後非常悲傷，又感到這事很奇怪，便派人回去打探消息加以驗證。結果鄭氏確實已經嫁人，武殷問鄭氏的丈夫叫什麼名字，回答說叫郭紹。過了幾天，武殷想起勾龍生的話，覺得他說得很準，可是又覺得鄭氏丈夫的名字和勾龍生說的不一樣。等到肅宗當上太子，名字也是一個「紹」字，郭紹只好將自己的名字改爲「子元」。武殷第二年考中進士。又過了兩年，郭士元死了。以後的十多年裏，武殷的官越做越大，但多次想要結婚，都沒有成功。後來他從尚書郎被貶官到韶陽，郡守韋安貞要將女兒嫁給他。他想起勾龍生的話，懇切地想要推辭，但沒能推辭掉，結婚幾個月以後，妻子韋氏就死了。這些事以及以後發生的事都準確地驗證了勾龍生所說的話。

盧生

弘農令之女既笄，適盧生。卜吉之日，女巫有來者。李氏之母問曰：「小女今夕適人，盧郎常來，巫當屢見，其人官祿厚薄？」巫者曰：「所言盧郎，非長髯者乎？」曰：「然。然則非夫人之子婿也。夫人之婿，中形而白，且無須也。」夫人驚曰：「吾之女今夕適人，得乎？」巫曰：「得」。夫人曰：「既得適人，又何以雲非盧郎乎？」曰：「不知其由，則盧終非夫人之子婿也。」俄而盧納采，夫人怒巫而示之。巫曰：「事在今夕，安敢妄言。」其家大怒，共唾而逐之。及盧乘軒車來，展親迎之禮。賓主禮具。解珮約花，盧生忽驚而奔出，乘馬而遁，衆賓追之不返。主人素負氣，不勝其憤。且恃其女之容，邀容皆入，呼女出拜。其貌之麗，天下罕敵。指之曰：「此女豈驚人者耶？令而不出，人其以爲獸形也。」衆人莫不憤嘆。主人曰：「此女已奉見，賓客中有能聘者，願赴今夕。」時鄭某官某，爲盧之儐，在坐起拜曰：「願示門館。」於是奉書擇相，登車成禮。巫言之貌宛然。乃知巫之有知也。後數年，鄭任於京，逢盧問其事。盧曰：「兩眼赤，且太如朱盞，牙長數寸，出口之兩角。得無驚奔乎？」鄭素與盧相善，驟出其妻以示之，盧大慚而退。乃知結縭之親，命固前定，不可苟而求之也。（出《續玄怪錄》）

【譯文】

弘農縣令的女兒長大了，許配給了盧生。出嫁日期這一天來了一個女巫，李氏的母親問女巫說：「我女兒今天嫁人，女婿盧生經常來，你應當見過多次，你看他的命運怎麼樣？」女巫說：「你說的盧生，是不是長着長鬍子？」李氏的母親回答說：「對。」女巫說：「可是他不是夫人的女婿，夫人的女婿中等身材，面孔白皙，並且沒有鬍子。」李氏的母親喫驚地說：「我女兒今天嫁人，能辦成嗎？」女巫說：「能夠辦成。」李氏的母親說：「既然今天嫁人，怎麼又說女婿不是盧生呢？」女巫說：「不知道什麼原因，但是盧生確實不是夫人的女婿。」一會兒，盧生來送求親的禮物行聘，李氏的母親生氣地將盧生指給女巫看。女巫說：「事情就在今天，我怎麼敢胡說呢？」李氏的全家都非常生氣，共同將女巫趕走了。等到盧生坐着官員乘坐的那種車子前來舉行迎親儀式，賓主雙方禮畢，盧生和李氏互相交換禮物的時候，盧生忽然大叫一聲，逃了出去，騎上一匹馬就跑了。參加慶賀的客人們追上去喊他，他也沒回來。李氏的父母歷來重視臉面，非常生氣，她恃仗着女兒的容貌，將客人們都請進屋裏，然後將女兒叫出來，拜見大家。李氏的容貌非常美麗，天下少有。李氏的父母指着女兒說：「我的女兒長得嚇人嗎？今天如果不讓她出來，大家還以爲她長得像個怪獸呢。」大家都非常氣憤而又嘆息。李氏的父母又說：「我的女兒大家都看見了，客人中間如果有願意求婚的，今天就可以結婚。客人中有一個姓鄭的官員，是盧生請來的男儐，他在座位上站起來說：「我願意娶您的女兒。」於是填寫聘書，舉行迎親儀式，將李氏接上車去。這些同女巫說得完全一樣，這時候才知道女巫有先見之明。幾年後，姓鄭的官員調到京城任職，碰到盧生後詢問當時的情景。盧生說：「那李氏的兩隻眼睛通紅，大得像兩盞燈籠，牙長數寸，從兩隻嘴角中伸出你能不害怕的逃跑嗎？」姓鄭的官員歷來和盧生的關係很好，便突然將妻子叫出來讓盧生看一看，盧生非常慚愧地走了。這才知道，挑選結婚的對象，都是命中預先確定的，不是強求能夠成功的。

鄭還古

太學博士鄭還古，婚刑部尚書劉公之女。納吉禮後，與道士寇璋宿昭應縣。夜夢乘車過小三橋，至一寺後人家，就與婚姻。主人姓房。驚覺，與寇君細言，以紙筆記其事。寇君曰：「新婚偶爲此夢，不足怪也。」劉氏尋卒，後數年，向東洛，再娶李氏。於昭城寺後假宅拜席日，正三橋，宅主姓韓。時房直溫爲東洛少尹，是妻家舊，筵饌之類，皆房公所主。還古乃悟昔年之夢，話於賓客，無不嘆焉。（出《逸史》）

【譯文】

太學博士鄭還古，與刑部尚書劉公的女兒訂親，選定婚期之後，他與道士寇璋夜晚住在昭應縣，夢見坐車經過三座小橋，來到廟後面的一戶人家，和一個姑娘結婚，主持人姓房。他驚醒後將夢中的情節詳細地講給寇璋聽，並拿出紙筆，將這件事記錄下來。寇璋說：「要結婚的時候偶然做這樣的夢，沒有什麼可奇怪的。」妻子劉氏死了之後，過了幾年，他又娶了東洛的李氏，在昭應縣城廟後面的一戶宅院舉行婚禮的那天，正是路過了三座橋，房屋的主人姓韓。當時房直溫擔任東洛少尹，他是李氏家裏的老朋友，宴席儀式等都由他主持。鄭還古這時明白了，當年所做的一夢就是預示着今天的婚姻，他將這件事講給大家聽，客人們沒有不感嘆的。

卷第一百六十 定數十五（婚姻）

秀師言記 李行修 灌園嬰女 朱顯 侯繼圖

秀師言記

唐崔晤、李仁鈞二人中外弟兄，崔年長於李。在建中末，偕來京師調集。時薦福寺有僧神秀，曉陰陽術，得供奉禁中。會一日，崔李同詣秀師。師泛敘寒溫而已，更不開一語。別揖李於門扇後曰：「九郎能惠然獨賜一宿否？小僧有情曲欲陳露左右。」李曰：「唯唯。」後李特赴宿約。饌且豐潔，禮甚謹敬。及夜半，師曰：「九郎今合選得江南縣令，甚稱意。從此後更六年，攝本府乣曹。斯乃小僧就刑之日，監刑官人即九郎耳。小僧是吳兒，酷好瓦棺寺後松林中一段地，最高敞處。上元佳境，盡在其間。死後乞九郎作宰堵坡（梵語浮圖）於此，爲小師藏骸骨之所。」李徐曰：「斯言不謬，違之如皎日。」秀泫然流涕者良久。又謂李曰：「爲餘寄謝崔家郎君，且崔只有此一政官，家事零落，飄寓江徼。崔之孤，終得九郎殊力。九郎終爲崔家女婿。祕之祕之。」李詰旦歸旅舍，見崔，唯說秀師雲，某說終爲兄之女婿。崔曰：「我女縱薄命死，且何能嫁與田舍老翁作婦？」李曰：「比昭君出降單于，猶是生活。」二人相顧大笑。後李補南昌令，到官有能稱。罷攝本府乣曹。有驛遞流人至州，坐泄宮內密事者。遲明宣詔書，宜付府笞死。流人解衣就刑次，熟視監刑官，果李乣也。流人即神秀也。大呼曰：「瓦棺松林之請，子勿食言。」秀既死，乃掩泣請告，捐俸賃扁舟，擇幹事小吏，送屍柩於上無縣。買瓦棺寺松林中地，壘浮圖以葬之。時崔令即棄世已數年矣。崔之異母弟曄，攜孤幼來於高安。曄落拓者，好旅遊。惟小妻殷氏獨在（殷氏號太乘，又號九天仙也）就學秦箏於常守堅，盡傳其妙。獲食孤女，甚有恩意。會南昌軍伶能箏者，求丐高安，亦守堅之弟子，故殷得見之。謂軍伶曰：「崔家小娘子，容德無比。年已及笄，供奉與他（「他」原作「把」，據明抄本改）取家狀。到府日，求秦晉之匹可乎？」軍伶依其請。至府，以家狀歷抵士人門，曾無影響。後因謁鹽鐵李侍御（即李仁鈞也），出家狀於懷袖中，鋪張几案上。李憫然曰：「餘有妻喪，已大期矣。侍餘飢飽寒燠者，頑童老媼而已。徒增餘孤生半死之恨，蚤夜往來於心。矧崔之孤女，實餘之表侄女也。餘視之，等於女弟矣。彼亦視餘猶兄焉。徵曩秀師之言，信如符契。納爲繼室，餘固崔兄之夙眷也。」遂定婚崔氏。（出《異聞錄》）

【譯文】

唐朝的崔晤和李仁鈞是表兄弟，崔晤年長於李仁鈞。建中末年，兄弟兩個人一同來到京城等候任命新的官職。當時薦福寺有個和尚叫神秀，精通陰陽學和預測事物，所以能夠成爲廷內供奉。有一天，崔晤和李仁鈞一同來拜見神秀。神秀只和他們說一些天氣冷暖之類的話，並不涉及人的命運。趁崔晤不注意的時候，神秀在門後偷偷地向李仁鈞拱手說：「九郎你能找時間同我單獨談一宿話嗎？我有重要的事情同你說。」李仁鈞說：「行，行！」後來李仁鈞特意來赴神秀的約會，神秀準備的晚餐非常豐盛整潔，對他非常尊敬。談到半夜，神秀說：「九郎你註定能當江南一帶的縣令，很對你的心。六年以後當本府的乣曹，那時候正是小僧死刑的日期，而監刑官就是九郎。小僧是吳兒，看好了瓦棺寺後面松樹林中的一塊地方，在最高最寬敞之處，上元縣的風景全貌都能看見。我死後乞求九郎你將我埋在那裏，建一座塔，作爲小僧的藏骨之處。李仁鈞慢慢地說：「如果你說的是真的，我一定照辦。」神秀哭泣了好長時間，又對李仁鈞說：「你替我感謝崔晤，他只能當一任官職，他的家庭會衰敗，女兒流落寄居在親戚家裏。崔晤留下的孤女，最終還得你來照顧，你最終會成爲崔家的女婿，注意保密不要對別人說。「李仁鈞回到旅店，見到崔晤，對他說：「神秀說我最終會成爲兄長的女婿。」崔晤說：「我的女兒縱然命薄，也不會嫁給種田的老農做媳婦的。」李仁鈞說：「像王昭君出嫁給匈奴好單于，不也是一樣能夠生活的嗎！」兩個人相視大笑。不久，李仁鈞補缺當了南昌縣令，任職後聲望很好，過一段時間又被任命爲本府乣曹。有官差押着一名罪犯來到州府，犯的是泄漏皇宮裏祕密的大罪，朝廷的公文命令州府將罪犯用棍子打死。罪犯在脫衣服受刑之前，仔細辨認監刑官，見果然是李仁鈞，而罪犯就是神秀。神秀大喊：「瓦棺寺松林中的事，你不要食言。」神秀死了以後，李仁鈞痛哭一場，請了假拿出自己的薪俸僱了一條小船，帶着能幹的差人，將神秀的屍體送到上元縣，買下了瓦棺寺後面松樹林中的那塊地方，將神秀的屍體葬了，並在上面壘了一座藏骨塔。這時崔晤已經死了好幾年了。崔晤的同父異母弟弟曄帶着崔晤留下的女兒來到高安。曄窮困落拓，喜歡出門遠遊，只留小老婆殷氏在家。殷氏曾經跟着常守堅學習過箏的演奏技巧，盡得常守堅的真傳，對待崔晤的女兒很好。這時有個從南昌軍隊中流落出來的演奏箏的藝人來到高安，他也是常守堅的弟子，所以殷氏把他找來見面，並對他說：「崔家的小姑娘容貌和品德都異常出色，已經長大成人，你拿着履歷表和身體特徵情況等文書，等進府的時候，給這女兒找一個好人家！」藝人按照她的話，拿表格證件多次來訪問士大夫之門都沒有迴音。一次藝人拜見鹽鐵侍御李仁鈞，拿出表格證件放到茶几上。李仁鈞愛憐憫地說：「我妻子死了很長時間了，爲我燒水做飯侍候我的只是一個老太太和小書僮，增加了我後半生的孤獨淒涼，況且崔家的孤女，實際上是我的表侄女。我對她就像對待妹妹，她對待我就像對待哥哥一樣。」這時他認爲正是證實了神秀的話。相信神秀的話就像相信上天的命令。於是同意娶崔女爲續絃，並說，我正是崔兄的女婿呀。於是李仁鈞便娶了崔晤的女兒作了繼室夫人。

李行修

故諫議大夫李行修娶江西廉使王仲舒女。貞懿賢淑，行脩敬之如賓。王氏有幼妹，嘗挈以自隨。行修亦深所鞠愛，如己之同氣。元和中，有名公與淮南節度李公鄘論親，諸族人在洛下。時行修罷宣州從事，寓居東洛。李家吉期有日，固請行修爲儐。是夜禮竟，行修昏然而寐。夢己之再娶，其婦即王氏之幼妹。行修驚覺，甚惡之。遽命駕而歸。入門，見王氏晨興，擁膝而泣。行修家有舊使蒼頭，性頗兇橫，往往忤王氏意。其時行修意王氏爲蒼頭所忤，乃罵曰：「還是此老奴。」欲杖之，尋究其由，家人皆曰：「老奴於廚中自說，五更作夢。夢阿郎再娶王家小娘子。」行修以符己之夢，尤惡其事，乃強喻王氏曰：「此老奴夢，安足信？」無何，王氏果以疾終。時仲舒出牧吳興，及兇問至，王公悲慟且極。遂有書躆，意託行修續親。行修傷悼未忘，固阻王公之請。有祕書衛隨者，即故江陵尹伯玉之子，有知人之鑑，言事屢中。忽謂行修曰：「侍御何懷亡夫人之深乎？如侍御要見夫人，奚不問稠桑王老。」後二三年，王公屢諷行修，託以小女，行修堅不納。及行修除東臺御史，是歲，汴人李介逐其帥，詔徵徐泗兵討之。道路使者星馳，又大掠馬。行修緩轡出關，程次稠桑驛。已聞敕使數人先至，遂取稠桑店宿。至是日迨曛暝，往逆旅間，有老人自東而過。店之南北，爭牽衣請駐。行修訊其由，店人曰：「王老善錄命書，爲鄉里所敬。」行修忽悟衛祕書之言，密令召之，遂說所懷之事。老人曰：「十一郎欲見亡夫人，今夜可也。」乃引行修，使去左右。屣屨，由一徑入土山中。又陡一坡，近數仞，坡側隱隱若見叢林。老人止於路隅。謂行修曰：「十一郎但於林下呼妙子，必有人應。應即答雲，『傳語九娘子，今夜暫將妙子同看亡妻』。」行修如王老教，呼於林間。果有人應，仍以老人語傳人。有頃，一女子出，行年十五，便雲：「九娘子遣隨十一郎去。」其女子言訖，便折竹一枝跨焉。行修觀之，迅疾如馬。須臾，與行修折一竹枝，亦令行修跨，與女子並馳，依依如抵。西南行約數十里，忽到一處。城闕壯麗，前經一大宮，宮有門。仍雲：「但循西廊直北，從南第二院，則賢夫人所居。內有所睹，必趨而過，慎勿怪。」行修心記之。循西廊，見朱裏緹幕下燈明，其內有橫眸寸餘數百。行修一如女子之言，趨至北廊。及院，果見行修十數年前亡者一青衣出焉，迎行修前拜，乃賚一榻雲：「十一郎且坐，娘子續出。」行修比苦肺疾，王氏嘗與行修備治疾皂莢子湯。自王氏之亡也，此湯少得。至是青衣持湯，令行修啜焉，即宛是王氏手煎之味。言未竟，夫人遽出，涕泣相見。行修方欲申離恨之久，王氏固止之曰：「今與君幽顯異途，深不願如此，貽某之患。苟不忘平生，但得納小妹鞠養，即於某之道盡矣。所要相見，奉託如此。」言訖，已聞門外女子叫：「李十一郎速出！」聲甚切，行修食卒而出。其女子且怒且責：「措大不別頭腦，宜速返。」依前跨竹枝同行。有頃，卻至舊所，老人枕塊而寐。聞行修至，遽起雲：「豈不如意乎？」行修答曰：「然。」老人曰：「須謝九娘子，遣人相送。」行修亦如其教。行修困憊甚，因問老人曰：「此等何哉？」老人曰：「此原上有靈應九子母祠耳。」老人行，引行修卻至逆旅，壁釭熒熒，櫪馬啖芻如故。僕伕等昏憊熟寐。老人因辭而去。行修心憤然一嘔，所飲皂莢子湯出焉。時王公亡，移鎮江西矣。從是行修續王氏之婚，後官至諫議大夫。（出《續定命錄》）

【譯文】

已故的諫議大夫李行修娶江西廉使王仲舒的女兒作妻子，王氏貞潔賢惠，夫妻相敬如賓。王氏有個小妹妹，經常到他們家來玩，李行修也很喜歡她，對待她就像自己的親妹妹一樣。元和中年，有個官宦人家與淮南節度使李鄘商量籌備兩家結親的事情，兩個家族的親屬都住在洛下，這時李行修剛剛解除宣州從事的職務，也住在東洛。李鄘家婚事的日期已經確定，便請李行修爲男儐。當夜婚禮舉行完畢，李行修疲勞地睡着了，他夢見自己又結婚了，新娶的妻子就是王氏的小妹妹。李行修立刻驚醒，心中非常厭惡這個夢，急忙帶人回家。一進門，看見王氏已經起牀，正抱着雙膝哭呢！李行修家有個僱傭多年的奴僕老頭，性格非常倔強，辦事經常違反王氏的意思。這時李行修以爲王氏又是因爲老僕人生氣，便罵道：「又是這個老奴！」要叫人用棍子打這個老僕人，並詢問原因。家裏的人都說，老僕人在廚房中說，他五更天做夢，夢見李行修又娶了王家的小姑娘。李行修一聽和自己做的夢一樣，更加討厭這件事，便對王氏說：「這個老奴僕做的夢，怎麼能夠相信呢？」然而過了不久，王氏果然得病死了，當時舒仲出官差在吳興，聽到消息非常悲傷。回去後又寫信來，意思是要把小女兒嫁給他，李行修悲傷的心情難平，謝絕了王仲舒的請求。王仲舒有個祕書叫衛隨，是已故的江陵尹衛伯玉的兒子，有預測事物的本領，所預言的事情多次得到過驗證。一天他忽然對李行修說：「侍御不是非常懷念死去的夫人嗎？如果侍御想要見夫人，爲什麼不去問稠桑的王老？」從這以後的兩三年裏，王仲舒多次勸說李行修，想把小女兒託付給他，李行修堅決不同意。等到李行修擔任東臺御史這一年，汴人李介篡奪軍權，將元帥趕走，朝廷命令徐州泗州的兵討伐。道路上有很多傳遞軍情的使者像流星一樣騎馬飛奔，李行修騎着馬緩慢地出關，準備當晚趕到稠桑驛站休息，但是聽說已經有一些送信的使者在他們前面趕到驛站了，便決定住在稠桑旅店。黃昏的時候他們來到旅店，看見有一個老頭從東面走過去，旅店附近有很多人走上前去扯着老頭的衣服請他停下來。李行修詢問原因，旅店的僕人說：「王老會算命，被鄉里的人們所尊敬。」李行修忽然想起衛祕書的話，祕密地派人將王老請來。向他訴說了自己懷念死去的夫人的心情。王老說：「李十一郎你想要見死去的夫人，今天晚上就可以。」他叫李行修摒退左右的隨從人員，領着李行修快步從一條小路走到一座小土山裏，登上一個坡，可以看見一片隱隱約約的樹林，老人停在路旁。對李行修說：「十一郎你去樹林旁邊喊妙子，一定會有人答應，你再說傳話給九娘子，今夜我要同妙子一同去看死去的妻子。」李行修按照王老說的去做，去樹林旁呼喊，果然有人答應，他仍以老人教的話回答。一會兒，走出一個十五歲左右的女孩，對李行修道：「九娘子叫十一郎隨我去。」說完折一根竹枝當馬騎，李行修在旁邊觀看，見她騎着竹枝行駛得和奔馬一樣迅速，一會她跑回來給李行修又折了一根竹枝，也讓李行修騎上。兩個人並駕齊驅，向西南方向行駛了九十里地，來到一座壯麗的城鎮，進去以後前面有一座很大的宮殿，宮殿有門。叫妙子的女孩對李行修說：「你沿着西廊向北走，從南數第二個院子，就是你夫人住的，不論看到什麼，你必須快步走過，不要喫驚。」李行修將她的話記在心裏，沿着西廊往前走，見旁邊是紅色的柱子，橘紅色的帳幕，裏面有幾百只橫着有一寸多長的大眼睛向外看。李行修記住妙子的話，急步走到北廊，進到院子裏，果然看見十多年前死去的一個女僕走出來，迎接李行修，給李行修行禮，遞給李行修一個坐榻說：「十一郎請坐，夫人馬上就出來。」李行修患有肺病，王氏經常給他煎皂莢子湯治病。自從王氏死了以後，李行修再也沒有喝過這種湯。這時女僕端出一碗皂莢子湯讓李行修喝，李行修喝起來還是王氏煎出來的湯的味道。這時夫人王氏突然走了出來，哭着和李行修見面。李行修剛要向她講述離別之後的悲傷懷念心情，王氏阻止他說：「如今我和你分別在陰間和陽世，走的不再是一條路，我不願意你總是這樣。如果忘不了我，就請你娶了小妹照顧她一生，就算對我盡了心了。所以和你見面，就是爲了託付你這件事。」剛說完就聽到門外妙子喊：「李十一郎快出來！」聲調顯得非常着急。李行修急忙走出去，妙子生氣地責備他說：「你這麼窮酸，這麼不懂道理，應該趕快回去了。」李行修又和來的時候一樣，騎着竹枝一同往回走，不一會兒又回到原來的地方，王老正枕着土塊睡覺，聽到李行修回來了，立刻起來說：「實現你的願望了嗎？」李行修回答：「實現了。」王老說：「你應該謝謝九娘子，將她的僕人妙子送回去。」李行修按照他的話做了，感到非常疲勞，他問王老說：「這是什麼地方？」王老說：「這裏有個靈應九子母廟。」王老領着李行修回到旅店，見牆上掛的油燈還亮着，馬還在槽頭喫草，人們都在熟睡，王老告辭走了。李行修心中一陣難受，往上一嘔，所喝的皂莢子湯都吐了出來。這時候王仲舒已經死了，家也搬到了鎮江西。李行修娶了王氏的小妹作爲繼室夫人，後來他做官一直到諫議大夫。

灌園嬰女

頃有一秀才，年及弱冠，切於婚娶。經數十處，託媒氏求間，竟未諧偶。乃詣善易者以決之，卜人曰：「伉儷之道，亦系宿緣。君之室，始生二歲矣。」又問當在何州縣？是何姓氏？卜人曰：「在滑州郭之南，某姓某氏。父母見灌園爲業，只生一女，當爲君嘉偶。」。至則於滑郭之南尋訪，果有一蔬圃。問老圃姓氏，與卜人同。又問有息否？則曰：「生一女，始二歲矣。」秀才愈不樂。一日，伺其女嬰父母外出，遂就其家，誘引女嬰使前，即以細針內於頠中而去。尋離滑臺，謂其女嬰之死矣。是時，女嬰雖遇其酷，竟至無恙。生五六歲，父母俱喪。本鄉縣以孤女無主，申報廉使。廉使即養育之。一二年間，廉使憐其黠慧，育爲己女，恩愛備至。廉使移鎮他州，女亦成長。其問卜秀才，已登科第，兼歷簿官。與廉使素不相接，因行李經由，投刺謁廉使。一見慕其風采，甚加禮遇。問及婚娶，答以未婚。廉使知其衣冠子弟，且慕其爲人，乃以幼女妻之。潛令道達其意，秀才欣然許之。未幾成婚，廉使資送甚厚，其女亦有殊色。秀才深過所望，且憶卜者之言，頗有責其謬妄耳。其後每因天氣陰晦，其妻輒患頭痛，數年不止。爲訪名醫。醫者曰：「病在頂腦間。」即以藥封腦上。有頃，內潰出一針，其疾遂愈。因潛訪廉使之親舊，問女子之所出，方知圃者之女。信卜人之不謬也。襄州從事陸憲嘗話此事。（出《玉堂閒話》）

【譯文】

有一個秀才，年齡長到二十歲的時候，急着要結婚，託媒人找了幾十個對象都沒有成功。於是他就去找算命的來確定一下，算命的說：「尋找配偶，也必須是命中有這個緣分，你的妻子剛剛兩歲。」秀才又問：「她在什麼地方？姓什麼？」算命的說：「在滑州城南，某姓某氏，父母是種菜的，只有這一個女兒，她就是你的妻子。」秀才認爲自己的才學和家庭都不低，應該找一個大戶人家的姑娘，聽了算命的話，心裏很不高興，並且不太相信。於是他便趕往滑州，到城南一帶尋訪，果然找到一個菜園。問種菜人的姓氏，和算命的說的一樣，又問有沒有孩子，回答說只有一個女兒，剛剛兩歲，秀才更加不高興。一天，他趁女孩的父母外出的機會，偷偷進入女孩的家裏，將女孩叫到跟前，將一根細針插入女孩的腦袋裏，然後逃跑了。他以爲女孩一定死了。當時女孩雖然遭到他殘酷的迫害，但是並沒有死。長到五六歲的時候，父母都死去了。當地的官員將她作爲孤兒申報給廉使，廉使便收養了她。一二年以後，廉使見她聰明懂事，就把她當作自己的親女兒來撫養，對她非常好，等到廉使調到別的州里，女孩已經長大。這時當年算命的秀才也參加科舉考試被錄取。當了一個管理文書的小官，和廉使歷來沒有接觸，一次因爲聯繫公務的需要，秀才遞上名片拜見廉使。廉使見面後很欣賞秀才的風度氣質，對他很客氣。詢問他的婚姻狀況，他回答說還沒有婚娶。廉使知道出身書香門第，又很欣賞他的學識。便有意把女兒許配給他，派人去講明想法，秀才痛快地答應了。過了不久他們就結了婚，廉使送的嫁妝很多，他的女兒長得也很好看，這些都超過了秀才所希望的。這秀才想起了算命的說過的話，認爲真是胡說八道。結婚以後一到陰天，妻子總是頭疼，好幾年也沒治好，秀才爲她找來一位名醫，醫生說：「病在腦袋上。」然後拿藥敷在秀才妻子的腦袋上，過一會兒，從腦袋上取出一根針來，於是病就好了。秀才暗中查訪廉使的親戚朋友，問廉使女兒的來歷，這才知道正是種菜人的女兒，這時候他相信了算命人所說過的話。襄州從事陸憲曾講過這件事。

朱顯

射洪簿朱顯，頃欲婚郫縣令杜集女。甄定後，值前蜀選入宮中。後鹹康歸命，顯作掾彭州，散求婚媾，得王氏之孫，亦宮中舊人。朱因與話，昔欲婚杜氏，嘗記得有通婚回書雲。但慚南阮之貧，曷稱東牀之美。王氏孫乃長嘆曰：「某即杜氏，王氏冒稱。自宮中出後，無所託，遂得王氏收集。」朱顯悲喜，夫妻情義轉重也。（出《玉溪編事》）

【譯文】

射洪簿朱顯要娶郫縣令杜集的女兒杜氏，訂婚以後，王建在蜀自立爲皇帝，杜氏被選入宮中，後來王衍雙歸順了朝廷。這時朱顯到彭州做官，求大家幫忙找對象，娶了王氏的孫女，她原來也是宮女。朱顯對她說：「我當初想要娶杜氏，還記得在訂婚書上寫了，慚愧南阮之貧，怎麼擔當起女婿的名字和責任呢？」王氏的孫女長長的嘆了口氣說：「我就是杜氏，王氏是我假冒的，我從宮中出來後，無處可去，王氏收留了我。」朱顯悲喜交加，夫妻感情變得更加深厚。

侯繼圖

侯繼圖尚書本儒素之家，手不釋卷，口不停吟。秋風四起，方倚檻於大慈寺樓。忽有木葉飄然而墜，上有詩曰：「試翠斂雙蛾，爲鬱心中事。搦管下庭秋，書成相思字。此字不書石，此字不書紙。書向秋葉上，願逐秋風起。天下負心人，盡解相思死。」後貯巾篋，凡五六年。旋與任氏爲婚，嘗念此詩。任氏曰：「此是書葉詩。時在左綿書，爭得至此？」侯以今書辨驗，與葉上無異也。（出《玉溪編事》）

【譯文】

尚書侯繼圖出身於書香門第，整天的手不離書卷，口中不停地吟詩，秋風四起的季節，他在大慈寺的樓上倚着欄杆站着，忽然有一片樹葉飄落下來，上面題着一首詩：「試翠斂雙蛾，爲鬱心中事。搦管下庭秋，書成相思字。此字不書石，此字不書紙。書向秋葉上，願逐秋風起。天下負心人，盡解相思死。」侯繼圖將這片樹葉放到箱子裏收藏起來。五六年以後，他和任氏結婚。一天他吟詠這首詩，任氏說：「這是書葉詩，當初在左綿寫的，怎麼到了你這裏？」侯繼圖讓妻子當場默寫全詩，結果和他保存的樹葉上的詩句完全一樣。

卷第一百六十一 感應一

張寬 漢武帝 醴泉 淮南子 揚雄 劉向 袁安 樊英 五石精 律呂 陳業 陳實　三州人　魏任城王　呂虔　管寧　河間男子　宜陽女子　張應　南郡掾 蒲坂精舍　吳興經堂　南徐士人　徐祖　劉京　何敬叔　蕭子懋　蕭睿明　解叔謙 宗元卿　匡昕　曾康祖

張寬

張寬字叔文，漢時爲侍中，從祀於甘泉。至渭橋，有女子浴於渭水，乳長七尺。上怪其異，遣問之，女曰：「帝后第七車，知我所來。」時寬在第七車，對曰：「天星主祭祀者，齋戒不嚴，即女人星見。」（出《漢武故事》）

【譯文】

張寬的字是叔文，漢武帝時他是侍中。一次跟隨皇帝去甘泉舉行祭祀活動。車隊行駛到渭河橋上，看見有一個女子在渭河裏洗澡，兩隻乳房竟有七尺長。皇帝覺得她太奇怪了，派人去詢問那個女子。女子說：「皇帝后面的第七輛車，知道我從那裏來。」第七輛車上坐的正是張寬，他說：天上主持祭祀的星宿，遵守喫齋的戒律不嚴格，所以女人星出現。

漢武帝

漢武帝嘗微行造主人家，家有婢國色，帝悅之，仍留宿。夜與主婢臥。有一書生，亦寄宿。善天文，忽見客星將掩帝座，甚逼，書生大驚懼，連呼咄咄，不覺聲高。仍又見一男子，操刀將入戶。聞書生聲急，謂爲己故，遂縮走，客星應時而退。如此者數過。帝聞其聲，異而問之。書生具說所見。帝乃悟曰，必此人婿也，將欲肆兇惡於朕。仍召集期門羽林，語主人曰：「朕天子也。」於是擒奴，問而款服，乃誅之。帝嘆曰：「斯蓋天啓書生之心，以扶祐朕躬。」乃厚賜書生焉。（原闕出處，陳校本作出《幽明錄》）

【譯文】

漢武帝曾經穿着普通人的衣服來到一戶人家，這家有一個女僕長得異常美麗，漢武帝很喜歡她，便住下來，晚上和這個女僕一起睡覺。有一個書生也寄宿在這戶人家，他會看星相，忽然發現客星將要遮蓋帝星，並且越逼越聽。書生心中非常害怕，大聲驚呼，不由得聲音太大了。這時有一個男子，手中拿着一把刀子正要進屋行兇，聽到書生叫喊，以爲發現了自己便退了回去。天上的客星也相應地離開帝星，就這樣反覆了好幾次。漢武帝也聽到了書生的喊叫，奇怪地詢問發生了什麼事，書生將看到的星相說了，漢武帝明白這必然是女僕的丈夫，想要對他行兇，便將侍衛們叫來，對這家的主人說：「我是天子。」下命令將那個男子抓來，審訊中全都招認了，於是將這個男子殺了。漢武帝感嘆着說：「這都是上天啓發了書生，以扶助和保佑我啊！」於是重重地賞賜了書生。

醴泉

太行之東有醴泉，其形如井，本體是石也。欲取飲者，皆洗心跪而挹之，則泉水如流，多少足用。若或污慢，則泉縮焉。蓋神明之常志者也。（出《法苑珠林》）

【譯文】

太行山的東部有眼泉水，水質甘甜這眼泉水的形狀像一口井，井體是石頭的。想要喝水的人，都必須去掉邪惡之心，跪着舀水，則泉水像溪流一樣湧出，喝多少就有多少。但是如果心存邪念，態度傲慢，則泉水便縮回去，不再湧出。這都是因爲體現了神靈的意志！

淮南子

淮南子曰：「東風至而酒泛溢。」許慎雲：「東風震方也。酒泛清酒也。木味酸，相感故也。」高誘雲：「酒泛爲米麪曲之泛者，風至而沸動。」李淳風又按：今酒初熟，甕上澄清時，恆隨日轉。在旦則清者在東畔，午時在南，日落在西，夜半在子。恆清者隨日所在。又春夏間，於地蔭下停春酒者，甕上蟻泛，皆逐風而移。雖居深密，非風所至，而感召動也。（出《感應經》）

【譯文】

《淮南子》記載說：「春風吹來酒就會沸動外溢。」許慎說：「春風從東方吹來，酒就會沸動變清，味道就會變酸，這是相互感應的結果。」高誘說：「酒的沸動和米麪曲子的發酵，都是因爲春風吹來而發生的變化。」李淳風還說：「酒剛剛釀造出來，放入酒甕裏澄清時，酒的清濁隨着太陽而變化。早晨時，靠近東方的酒比較清澈；中午時，南側的酒比較清澈；日落的時候，西側的酒比較清澈；半夜時，中間的酒比較清澈。清澈的部位總是靠着太陽的方向。還有在春夏之交，在樹蔭下面放置新釀造出來的酒時，酒甕裏酒液表現漂浮的雜質總是隨着風向而移動，雖然酒在甕內很深的地方。不是風吹動了酒滓，而是感應才發生的變化。

揚雄

揚雄讀書，有人語云：「無爲自苦，玄故難傳。」忽然不見。雄著玄，夢吐白鳳皇集上，頃之而滅。（出《西京雜記》）揚雄讀書，聽到有個人在旁邊說：「沒有意義的自找苦喫，深奧的道理難以領會。」然後就沒有聲息了。揚雄撰寫著作，趴在桌子上睡着了，夢見自己的嘴裏吐出一隻白鳳凰到書上，頃刻之間就不見了。劉向 漢劉向，於成哀之際，校書於天祿閣，專精覃思。夜有老人，着黃衣，藜杖扣閣而進。見向暗中獨坐誦書，老人乃吹杖端，爛然火明，因以照向。說開闢已前事，乃授洪範五行之文。向裂衣及紳，以記其言。至曙而去，請問姓名，雲：「我是太乙  
之精，聞金卯之姓，有博學者，下而觀之焉。」乃出懷中竹榜，有關天文地圖之事。子歆，從向授此術。（出王子年《拾遺記》）

【譯文】

漢朝的劉向，在成帝哀帝的時期，在天祿閣校對書稿，非常認真地進行研究和思考。夜晚有個老頭，身穿黃色的長袍，手拿用藜草的老莖製成的手杖敲門走進天祿閣內。看見劉向正獨自在黑暗中朗讀書稿。老人向手杖的頂端吹了一口氣，手杖的頂端立刻放射出光芒，照向劉向。老人同劉向談論天地初開時的情景，並教授他《尚書》洪範篇中可闡述的天地感應以及五行相互影響的思想。劉向撕下袍子上的布，並取下腰帶，記錄老人講授的文章內容，天邊露出曙光的時候，老人要走，劉向問老人的姓名。老人回答說：「我是天上的太乙之精，所說人間姓劉的裏面，出了一個博學多才的人，所以到下界來看你。說着又從懷裏拿出用竹簡連接而成的有關天文地理方面內容的圖書。劉向又把這些知識傳授給他的兒子劉歆。袁安 袁安爲陰平長，有惠化。縣先有雹淵，冬夏未嘗消釋。歲中輒出，飛布十數里，大爲民害。安乃推誠潔齋，引愆貶己。至誠感神，雹遂爲之沉淪，伏而不起，乃無苦雨悽風焉。（出《小說》）

【譯文】

袁安當陰平縣令，有很多爲人稱道的政績和教化。陰平縣原來有一個表面結冰的深潭，無論是冬天還是夏天都不融化，每年的六七月份潭裏的冰塊外溢，覆蓋附近十多里地遠的地方，成爲當地人民的一大災害。袁安虔誠地沐浴喫齋，祭祀神靈，將出現災害說成是自己的過錯。他的至誠感動了神靈，深潭裏的冰塊竟沉到水底，不再浮起，並且再也沒有發生暴雨狂風等災害。

樊英

漢樊英善圖緯，洞達幽微。永泰（「泰」字疑誤，據《漢書》一一二上〈樊英傳〉。英值漢安帝順帝時，然兩代均無用泰字者，疑以、寧」字爲近）中，見天子，因西向南唾。詔問其故，對曰：「成都今日火。」後蜀郡上言火災，如英所道。雲，時有雨從東北來，故火不爲大害。英嘗忽被髮拔刀，斫擊舍中。妻怪問其故，英曰：「郗生遇賊。」郗生者名巡，是英弟子，時遠行。後還說，於道中逢賊，賴一被髮老人來相救，故得免。永建時，殿上鍾自鳴，帝憂之，公卿莫能解。乃問英。英曰：「蜀岷山崩，母崩子故鳴，非聖朝災也。」尋上蜀山崩事。（出《英列傳》）

【譯文】

漢朝的樊英懂得利用河圖和六經上的經義來推斷事物的學問，並且達到了精通微末細節的造詣。安帝永寧中年，樊英朝見皇帝時，站在西邊朝南吐了一口唾沫。皇帝問他爲什麼吐唾沫，他回答說：「成都今天有火災。」事後果然接到了蜀郡報告火災的公文，情況如同樊安說：「當時有雨從東北方向來，所以火災沒有造成大的損失。」樊英有一次突然披髮拔刀向屋裏砍了一刀，妻子奇怪地詢問他是什麼原因。樊英說：「郗生遇到賊了。」郗生的名字叫郗巡，是樊英的學生，當時正出門在外。郗生回來以後說，他在路上碰到了強盜，被個披散頭髮的老人解救了。永建時期，皇宮大殿上的銅鐘沒有人去敲，自己就響了起來。皇帝的心中很憂慮，大臣們都無法解釋，便去問樊英。樊英說：「蜀郡的岷山發生山崩，母親崩塌，兒子便鳴叫起來，並不是漢朝要發生災禍的先兆。」過不久四川上奏岷山山崩的事。

五石精

《論衡》曰：陽燧取火，方諸取水，二物皆當以形勢得。陽燧若偃月，方諸若圬杯。若二器如板狀，安能得水火也。鑄陽燧，用五月丙午日午時，煉五色石爲之，形如圓鏡，向日即得火。方諸，以十一月壬子夜半時，煉五色石爲之，狀如圬杯，向月即得津水。今取大蚌蛤向月，亦有津潤。《淮南子》雲：陽燧見日，燒而爲火。方諸見月，津而爲水。注云，皆五石之精。陽燧圓以仰日，得火；方諸圬而向月，得水。又云，陽燧之取火於日，方諸之取露於月，天地之間，玄微忽恍，巧曆所不能推其數。然以掌握之中，引類於太極之上，而水火可立致者，陰陽相感動然之也。（出《感應經》）

【譯文】

《論衡》上說：「利用陽燧這種器物取火和用方諸取水，都是因爲兩種器物有特殊的形狀，並在特殊的條件下才能夠取得成功。陽燧像個半月形凸出來，方諸像個瓦刀形杯子，如果這兩種器物的形狀像塊木板，又怎麼能夠取到水和火呢？製造陽燧，要在五月丙午日中午十一點到一點之間，冶煉五色石來鑄造，製成的陽燧形狀像一面圓圓的鏡子。把它朝向太陽，就可以取得火。製造方諸，要在十一月壬子日半夜時分，冶煉五色石來鑄造，製造出來的方諸形狀像個瓦刀形的杯子。把它朝向月亮，就可以承接到露水。如果用大蚌殼朝向月亮，也可以取到露水。」《淮南子》說：「陽燧朝向太陽，燃燒形成火；方諸朝向月亮，潤澤形成水。」註釋說：「這都是五色石精的精靈所發揮的作用。陽燧圓形的凸面朝向太陽，可以取得火種；方諸以瓦刀的形狀朝向月亮，所以承接到露水。」又說：「陽燧能夠從太陽採集火種，方諸能夠從月亮取得露水，天地之間的關係，非常微妙，高深的歷法也無法推算出來。掌握了這種方法，就可以來認識天地萬物之間的變化規律。然而能夠取到水和火的真正原因，還是陰陽之間的相互感應的結果。

律呂

《物理論》雲：十二律呂候氣，先於平地爲室三重，重有三重壁，揚子所謂九閉之巾也。外室南戶，以布爲幔；次室北戶；內室南戶，並以布爲幔。皆上圓下方，閉密無風。人居其中，三日觀之，十二律各以木爲按，每律各內庳外高，以律加其上，依位安置之。以河內葭莩灰實其端，若氣至，吹灰去管首，小動爲和，大動爲臣強。李淳風雲：自古言樂聲律呂者，皆本於十二管，以氣應灰飛爲驗。後魏末，孫僧化造六甲一週歷，其序雲，以管律候某月某時律氣應推校。前後五六事，皆不與算曆家術數相符。此外諸書，無言候氣得應驗者。以理推尋，恐無實錄。後魏信都芳，自雲，造風扇候二十四氣，每一氣至，其扇輒舉。斯又驗矣。（出《感應經》）

【譯文】

《物理論》說：十二個音調和節氣相對應。先在平地建造有三層牆壁的房子，而每一層牆壁又分爲三層，正如揚子所說的「封閉覆蓋一共九層」。外面一層房屋的門朝南開，並用布做的門簾擋上，次外牆壁或者叫房屋的門朝北開，內室的門朝南開，並且都用布做的門簾擋上。三層房屋都是上圓下方的形狀，封擋得密不透風。人在裏面，三天以後觀察。用木頭十二支具有十二種聲調的一種叫做「管」的樂器，每個音調的管都是內部低沉，外部高亢。如果將這十二隻管按照十二個聲調的順序排列起來，用蘆葦裏面的薄膜燒成的灰放置在管的一端，如果節氣到了，則相對應聲調的管的頂端的灰就會被「吹」掉，動的輕微叫做和諧，動的大叫做臣強。李淳風說：「自古以來的各種樂器，都起源於十二種音調的管，以節氣『吹』掉管上的灰作爲音調準確與否的檢驗依據。」後來魏朝末期，孫僧將音律和曆法相附會，他在著作的序言裏說：「以管的音調和某月某時的節氣相對應，可以推算和校驗事物。」但是實際上總是和曆法以及數學運算的結果不一致。其它書籍沒有提到音調和氣候相對應的，按照道理推斷，恐怕不大可能有成功的記錄。後魏信都芳說：「造一種比較靈敏的代表二十四節氣的風扇，每一個節氣到了，相對應的風扇就會自動地抬起來，則又驗證了它們之間的相互感應。

陳業

陳業字文理。業兄渡海傾命。時同依止者五六十人，骨肉消爛，而不可辨別。業仰皇天誓后土曰：「聞親戚者，必有異焉。」因割臂流血，以灑骨上，應時歃血，餘皆流去。（出「會稽先賢傳」）

【譯文】

陳業的字是文理。他的哥哥渡海時死了，同時死亡的有五六十人，屍體腐爛，無法辨認。陳業對着皇天后土發誓說：「我聽說親戚之間，必然有與別人不同的某種聯繫。」然後割破胳膊，將血灑在屍體的骨頭上。他哥哥的骨頭染上並留存他的血，其他人骨頭上的血很快就流了下去。陳實 穎川陳實有子元方，次曰仲方，並以名德稱。兄弟孝養，閨門雍睦，海內慕其風。四府並命，無所屈就。兄弟嘗過同郡荀爽，夜會飲宴，太史奏：德星聚。（出《汝南先賢傳》）

【譯文】

穎川陳實的大兒子名字叫元方，二兒子叫仲方，哥倆都以品德高尚而爲人稱道。兄弟倆人共同孝敬奉養老人，家庭非常和睦幸福。天下的人都敬佩他們的風格和品德，大將軍府、大尉府、司徒府、司空府四個官府都要選拔任用他們，都沒有去。有一次兄弟倆人去拜訪同郡的學者荀爽，夜晚三人在一起喝酒，主管天文和曆法的太史向皇帝報告：「天上的德星聚到一塊了。」

州人

晉三州人，紀爲父子。父令二人作舍於大澤中，欲成，父曰：「不如河邊。」乃徙焉。又幾成，父曰：「不如河中。」二人乃負土填河，三旬不立。有書生過，爲縛兩土豚投河中。父乃止二人曰：「何嘗見江河填耶？吾觀汝行耳。」明回至河邊，河中土爲高丈餘，袤廣十餘里，因居其上。（出《孝子傳》）

【譯文】

晉朝三州人，大概是父子。父親叫兩個兒子在沼澤裏修建房屋，快要完工的時候，父親說：「不如在河邊建好。」於是兩個兒子又移到河邊修建房屋，又要完工了，父親說：「不如在河裏建好。」兩個人又運土填河，三十多天也沒有填完。有個書生路過這裏。爲他們裝了兩袋沙土扔進河裏。父親制止兩個兒子說：「什麼時候看見過將江河填平的，我只是爲了觀察你們的品德和行動罷了！」第二天他們來到河邊，發現河裏的土已經高出河面一丈多，方圓十多里地，於是他們將房子蓋在上面。

魏任城王

魏任城王章薨，如漢東平王禮葬。及喪出，聞空中數百人泣聲。送者言，昔亂軍殺傷者皆無棺槨，王之仁惠，收其朽骨。死者歡於地下，精靈以之懷感焉。（出王子年《拾遺記》）

【譯文】

魏任城王章死了，比照漢朝東平王的規格辦理喪事。出殯這一天，聽到天空中有數百人哭泣的聲音。送葬的人說：「當年被亂軍殺死的人都沒有棺木，任成王仁義善良，收集死者的死骨進行安葬，使死者的靈魂在地下高興。這哭聲，就是那些死者的靈魂出於感激和懷念的心情在爲他送葬。」

呂虔

魏長沙郡久雨。太守呂虔令戶曹掾齋戒，在社三日三夜，祈晴。夢見白頭翁曰：「汝來遲，明日當霽。」果然。（出《長沙傳》）

【譯文】

魏國的長沙郡連日下雨，太守呂虔命令掌握民戶、祀祠、農桑的官署戶曹掾喫齋沐浴，遵守戒律，祭祀神靈三天，祈求晴天。當天晚上呂虔夢見一個白頭髮的老頭對他說：「你來晚了，明天可以停止下雨，變爲晴天。」果然第二天雨住天晴。

管寧

管寧死遼東三十七年，歸柩而阻海風。同行數十船俱沒，惟寧船望見火光，投之得島嶼。及上岸，無火亦無人。玄晏先生以爲積善之感。（出《獨異志》）

【譯文】

管寧死在遼東已經三十七年了，裝運他的棺材的船在海上遇到風暴，同行的幾十條船全都沉沒了。只有裝着管寧屍骨的船看見前面有火光，朝着火光駛去停靠到一個小島上，等到船上的人上了岸，發現島上既沒有火也沒有人。玄晏先生認爲，這是管寧生前行善所得到的報應。

河間男子

晉武帝世，河間郡有男女相悅，許相配適。既而男從軍積年，父母以女別適人。無幾而憂死。男還悲痛，乃至冢所，始欲哭之，不勝其情。遂發冢開棺，即時蘇活，因負還家，將養數日平復。其夫乃往求之。其人不還，曰：「卿婦已死。天下豈聞死人可復活耶？此天賜我，非卿婦也。」於是相訟，郡縣不能決；讞於廷尉，廷尉奏以精誠之至，感於天地，故死而更生，在常理之外，非理之所處，刑之所裁。斷以還開冢者。（出《法苑珠林》）

【譯文】

晉武帝的時候，河間有一對青年男女相愛，並且訂下了婚約。訂婚以後男青年當兵走了好幾年，女青年的父母又把她嫁給了別人，她悲憤過度死了。男青年當兵回來非常悲傷，來到女青年的墳前想要大哭一場，但是由於悲憤難忍，便將墳挖開，將棺材打開了，女青年竟甦醒過來。男青年將她揹回家裏，調養幾天以後恢復了體力。女青年的丈夫知道以後趕去，要把媳婦要回去。男青年不給，並且對他說：「你的媳婦已經死了，天下有誰聽過死人還能復活的！這個媳婦是天賜給我的，不是你原來的媳婦。」倆人爭執不下去打官司，縣官和郡守都無法判決，便上報給廷尉審理。廷尉認爲，這都是男青年的精誠所至。感動了天地，所以才使女青年死而復生。這件事在常理之外。所以也不能用常理來進行推斷和量刑，於是將這個死而復活的女青年判給了挖開墳墓的男青年。

宜陽女子

晉永嘉之亂，郡縣無定主，強弱相暴。宜陽縣有女子，姓彭名娥。父母昆弟十餘口，爲長沙賊所殺。時娥負器出汲於溪間，賊至走還，正見牆壁已破，不勝其哀，與賊相格。賊縛娥，驅出溪邊，將殺之。溪際有大山，石壁高數十丈。仰呼曰：「皇天寧有神否？我爲何罪，而當如此。」因奔走向山，山立開廣數丈，平路如砥，羣賊亦逐娥入山，山遂崩合，泯然如初。賊皆壓死，娥遂隱不復出。娥所舍汲器，化爲石，形似雞。土人因號曰石雞山女娥潭。（出《幽冥錄》）

【譯文】

晉朝懷帝永嘉年間，天下大亂，郡縣沒有固定的官員進行管理，盜賊四起，恃強凌弱。宜陽縣有個少女叫彭娥，家裏的父母兄弟姐妹十多口人，全都被長沙的強盜給殺了。當時彭娥正揹着取水的器物到溪邊取水，回到家裏看見房屋被強盜毀壞了，非常生氣，便與強盜搏鬥起來，被強盜抓住了。強盜將她帶到溪邊，準備殺害她。溪邊就是大山，山崖的石壁有十多丈高。彭娥抬頭喊到：「天上難道沒有神仙嗎！我有什麼罪？卻要被殺害！」喊完就向石壁跑去。山崖立刻裂開幾丈寬的一條平坦的道路，強盜們也追趕彭娥跑進山中。山崖突然合攏，變得跟當初一樣，強盜們都被擠壓死了，彭娥也隱沒在山崖裏再也沒有出來。彭娥丟下的取水的器物變成了石頭，形狀像是一隻雞。當地人便將這座山叫做石雞山，將這條溪流的水潭叫做女娥潭。

張應

晉歷陽郡張應，先奉魔，娶佛家女爲婦。咸和八年，移居蕪湖。妻病，因爲魔事，家財略盡，而病不瘥。妻曰：「我本佛家女，爲我作佛事。」應即往精舍中，見竺曇鏡。鏡曰：「普濟衆生，但君當一心受持耳。」曇鏡期明，當向其家。應夕夢一人，長五六尺，趨步入門曰：「此家寂寂，乃爾不淨。」見鏡隨此人後，白曰：「此家始欲發意，未可責之。」應眠覺，便把火作高座及鬼子母座。鏡食時往，高座之屬，具足已成，應具向說夢，遂夫妻受五戒，病亦得瘥。（出《辯正論》）

【譯文】

晉朝歷陽郡的張應，一開始信奉魔教，娶的媳婦卻是信奉佛教人家的姑娘。咸和八年，他搬到蕪湖居住，妻子生病了，因爲請求魔神消災治病，將家裏的錢財花光了，可是病仍然沒有治好。妻子說：「我本是信奉佛教人家的女兒，爲我求神治病，應該到寺廟裏去。」張應來到廟裏，見到了竺曇鏡和尚，和尚對他說：「佛教拯救一切生靈，但是你必須一心一意地拜佛修行。曇鏡明天可以到你家去。」陳應回到家裏，當天晚上夢見一個人，身高有五六尺，快步走進門來對他說：「這戶人家冷落寂寞，就是因爲你的心靈不乾淨。」看見曇鏡跟在這個人的身後，於是又說：「這戶人家就要走上正路並恢復興旺，不應該再受到責備了。」張應睡醒了以後，便點燃火把連夜趕製高座及鬼子母座。曇鏡在喫早飯時來到。佛龕已經做成。張應將所做的夢說了出來，於是夫妻倆人開始遵守佛教的五種戒律，誠心拜佛，妻子的病很快就好了。

南郡掾

晉南郡議曹掾姓歐，得病經年，骨消肉盡，巫醫備至，無複方計。其子夜如得睡眠，夢見數沙門來視其父。明旦，便往詣佛圖。見諸沙門。問佛爲何神？沙門爲說事狀。便將諸道人（「人」原作「何」，據明鈔本改）歸，請讀經。再宿，病人自覺病如輕。晝得小眠，如舉頭，見門中有數十小兒，皆五彩衣，手中有持幡杖者，持刀矛者，於門走入。有兩小兒在前，徑至簾前。忽便還走，語後衆小人云：「住居中總是道人。」遂不復來前。自此後病漸漸得差。（出《靈鬼志》）

【譯文】

晉朝南郡的議曹掾姓歐，得病一年了，被折磨得只剩下皮包着骨頭，求醫求神多方治療無效，再也想不出辦法了。他的兒子夜如睡覺，夢見許多和尚來看望他的父親，第二天，他到廟裏問和尚說：「佛是什麼神？」和尚便把佛教的簡單知識講給他聽，他便將和尚們請回家中，爲父親誦經消災。晚上病人就感覺病症減輕了。第二天白天睡了一會兒。夜如一抬頭，看見門外有幾十個小孩，全都穿着五彩衣服，有的手中拿着幡，有的拿着杖，有的拿着刀，有的拿着矛，從大門走進來。有兩個小孩走在前面，走到門簾前面，忽然又往回走，並對後面的小孩說：「住的都是和尚，以後不要來了。」從這以後他的病便逐漸好了。

蒲坂精舍

宋元嘉八年，河東蒲坂城大失火，不可救。惟精舍大小儼然，及白衣家經像，皆不損墜。百姓驚異，倍共發心。（出《辯正論》）

【譯文】

南朝宋文帝元嘉八年，黃河東岸的蒲坂城發生特大火災，無法撲滅。只有大小寺廟沒有倒塌，佛像也沒有燒燬，老百姓都非常驚奇，更加從心裏信奉佛教。

吳興經堂

宋元嘉中，吳興郡內嘗失火，燒數百家蕩盡。惟有經堂草舍，儼然不燒。時以爲神。（出《宣驗記》）

【譯文】

宋元嘉年間，吳興郡發生火災，將幾百戶的房屋燒成平地，只有寺廟的草房，完好無損，當時的人們都認爲是有神靈保佑。

南徐士人

宋少帝時，南徐有一士子，從華山往雲陽。見客舍中有一女子，年可十八九。悅之無因，遂成心疾。母問其故，具以啓母。母往至華山雲陽，尋見女子，具說之。女聞感之，因脫蔽膝，令母密藏於席下，臥之當愈。數日果瘥。忽舉席，見蔽膝，持而泣之，氣欲絕，謂母曰：「葬時從華山過。」母從其意。比至女門，牛打不行，且待須臾。女妝點沐浴竟而出，歌曰：「華山畿，君既爲儂死，獨活爲誰施。君若見憐時，棺木爲儂開。」言訖，棺木開，女遂透棺中。因合葬，呼曰神士冢。（出《系蒙》）

【譯文】

南朝宋少帝時期，南徐有一個青年男子，從華山去雲陽，在旅店中看到一個女子，年齡十八九歲，男子對這女子非常愛慕但沒有辦法相互交往，相思成病。他母親問他，他將生病的原因告訴了母親。他母親前往華山雲陽找到了那個女子，將男子的相思和病情告訴了女子。女子聽了很受感動，將自己圍裙解下來交給男子的母親，叫她偷偷地放在男子睡覺的席子底下，可以醫治男子的病。男子的母親回家後按照女子所說的做了，過了一些日子，男子的病果然好了。一次男子偶然掀開席子，看到了女子的圍裙，捧在手裏，哭得就要昏死過去。他對母親說：「埋葬我的時候，要從華山經過。」他死後，他的母親按照他的意願辦理喪事，走到女子的門前，拉車的牛怎麼打也不往前走了。等了一會兒，女子沐浴梳妝完畢走了出來，哀婉地唱道：「華山連綿千里，你既然爲我而死，我還活着是爲了誰呢？如果你真的憐愛我，請爲我打開棺材。」唱完，棺材果然開了，女子跳進棺材。於是便將兩個人合葬在一起，人們都叫做「神士冢」。

徐祖

嘉興徐祖，幼孤，叔隗養之如所生。隗病，祖營侍甚勤。是夜，夢一神人告雲：「汝叔應合死也。」祖扣頭祈請哀愍，二神人云：「念汝如此，爲汝活。」祖覺，叔乃瘥。（出《搜神記》）

【譯文】

嘉興的徐祖，從小失去父母，叔叔隗撫養他像自己的親兒子一樣。一天他叔叔病了，他非常勤快周到地侍候他叔叔。當天晚上他夢見一個神仙對他說：「你叔叔應該死了。」徐祖叩頭祈求不讓叔叔死，兩個神仙說：「看在你如此孝順的份上，讓他繼續爲你活着吧。」徐祖睡醒了，叔叔的病果然好了。

劉京

臨江郡民劉京，孝行鄉里推敬。時江水暴溢，居者皆漂溺。京負其母號泣。忽有大龜至其前，舉家七口，俱上龜背。然行十許裏，及一高岸，龜遂失之。（出《九江記》）

【譯文】

臨江郡的居民劉京，孝順老人被鄉里的鄉親們所稱讚。一次江水暴漲，不少居民都淹死在水裏，劉京揹着母親大哭起來。忽然來了一隻巨大的烏龜，他們全家七口人都爬到烏龜的背上，遊了十多里地，將他們送到一個高地上，烏龜就沒了。

何敬叔

何敬叔少奉佛法。作一檀像，未有木。先夢一沙門，衲衣杖錫來雲：「縣後何家桐甚惜，苦求遮可得。如夢求之，果獲。（《夢雋》）

【譯文】

何敬叔信奉佛教，想要刻一尊佛像，但是沒有木頭。他睡覺夢見一個和尚，披着袈裟，拄着錫杖對他說：「縣衙後面的老何家有桐木但非常珍惜，你如果苦苦去哀求能夠要到手。何敬叔按照夢中和尚的指點去找，果然要到了桐木。

蕭子懋

齊晉安王蕭子懋，字雲昌，武帝之子也。始年七歲，阮淑媛嘗病危篤，請僧行道。有獻蓮華供佛者，衆僧以銅罌盛水浸之，如此三日而花不萎。子懋流涕禮佛。誓曰：「若使阿姨因此勝緣，遂獲冥祐，願華竟齋如故。」七日齋華，色更鮮紅。看視罌中，稍有根鬚。淑媛病尋瘥，當世稱其孝感。（出《法苑珠林》）

【譯文】

齊國的晉安王蕭子懋，字叫雲昌，是武帝的兒子，剛剛七歲，阮淑媛得病非常沉重危險，請來和尚誦經。有人獻來蓮花供佛，和尚用一種小口大肚子的銅瓶裝上水，然後將蓮花插在瓶裏，三天以後花仍不枯萎。蕭子懋哭着在佛像前敬禮發誓說：「如果能夠使生病的阿姨痊癒，我祝願蓮花開放得與當初一樣。」七天誦經結束，蓮花的顏色更加鮮豔了，觀察瓶子裏，已經生出了一點根鬚。淑媛的病也好了。大家都稱讚是蕭子懋的孝順感動了佛祖。

蕭睿明

齊松滋令蘭陵蕭睿明，母患積年，睿明晝夜祈禱。時寒凍，睿明下淚，凝結如箸。額上扣血，成水不溜。忽有一人，以石函授之曰：「此能治太夫人病。」睿明跪而受之，忽然不見。以函奉母，中惟三寸絹，丹書爲日月字。母病即愈。（出《談藪》）

【譯文】

北齊的松滋縣令蕭睿明是蘭陵人，他的母親患病多年，蕭睿明日夜向神靈祈禱，以保佑母親早日康復。當時天寒地凍，蕭睿明流下的眼淚在臉頰上凍成的冰像筷子一樣長，磕頭把前額碰出了血，流出的血水凍成一個小冰柱。一天忽然來了一個人，給了他一個石匣，對他說：「這個石匣可以治你母親的病。」蕭睿明跪着接了過來，來人不見了。他將石匣拿給母親，見裏面只有一塊三寸長的絲絹，上面寫着兩個紅色的字「日月」，從此他母親的病就好了。

解叔謙

齊雁門解叔謙，徵爲朝請，不赴。母疾，叔謙夜於庭中，稽顙祈福。聞空中雲：「得丁公藤爲酒便差。」訪醫及本草，無識者。乃崎嶇求訪，至宜都境，遙見山中老翁伐木，問其所用，答曰：「此丁公藤，治風尤驗。」叔謙再拜流涕，具款行求之意。此翁愴然，以藤與之，並示其漬酒之法。叔謙受領，此人不復知處。依法爲酒，母疾便愈。（出《談藪》）

【譯文】

齊朝雁門的解叔謙，朝廷要聘任他爲朝請，他因爲母親有病沒有去。夜晚他在院子裏磕頭，祈求神靈醫治他母親的病。忽然聽到天空有人說：「用丁公藤泡酒便可以治好。」他查閱《本草》，向醫生請教，都不知道什麼是丁公藤。沒有辦法，他只好出門到各地去打聽尋找。一天他來到宜都境內，遠遠看見一個老頭在山上砍樹。他去問老頭砍樹有什麼用，老頭說：「這是丁公藤，治療風症非常有效。」解叔謙哭着請求老人將丁公藤給他爲母親治病。老頭很同情他，將丁公藤送給他，並傳授他泡酒的具體方法，解叔謙記在心裏。說完老頭就不知道哪裏去了。解叔謙回家以後按照老頭講述的方法用丁公藤泡製藥酒，爲母親治病，母親的病很快就好了。

宗元卿

齊南陽宗元卿有至行，早孤，爲母所養。母病，元卿在遠，輒心痛：「大病則大痛，小病則小痛。以此爲常則。鄉里宗敬，率號宗曾子。（出《談藪》）

【譯文】

齊朝南陽的宗元卿有很高尚的品德和行爲。他從小喪父，由母親撫養成人。母親生病了，他出門在很遠的地方突然感到心痛，母親病得嚴重，他疼得便厲害，母親病得輕，他疼得也輕，從此形成了必然的規律。鄉親們非常尊敬他孝敬母親的行爲，認爲他就像孔夫子的弟子曾子一樣品德高尚，稱他爲「宗曾子」。

匡昕

齊廬陵匡昕隱金華山，服食不與常人交。母亡已經數日，昕奔還號叫，母便蘇。孝感致也。（出《談藪》）

【譯文】

齊朝廬陵的匡昕隱居在金華山中，生活飲食都不同常人交往。他母親死了已經有好幾天了，他奔跑哭叫着回到母親身邊，他母親突然甦醒過來。這是他孝敬母親，母子間心靈互相感應的結果。

曾康祖

齊扶風曾康祖，母患乳癰，諸醫不能療。康祖乃跪，以兩手捧乳，大悲泣。母癰即瘥。（出《談藪》）

【譯文】

齊朝時扶風的曾康祖的母親患乳癰，請了很多醫生都治不了。曾康祖跪在地上，兩手捧着他母親的乳房大哭，他母親患的乳癰就好了。

卷第一百六十二 感應二

崔恕 何瑚 陳遺 王虛之 河南婦人 岑文本 鄭鮮 張楚金 羅道悰 陵空觀　皇甫氏　田仁會　徐州軍士　唐宣宗　李彥佐　胡生　劉行者　王法朗 郗法遵　王暉　李夢旗　孟熙

崔恕

譙郡有功曹澗，天統中，濟南來府君，出除譙郡。功曹清河崔恕，弱冠有令德於人。時春夏積旱，送別者千餘人。至此澗上，衆渴甚，來公有思水之色。恕獨見一青鳥，於澗中乍飛乍止。怪而就焉。鳥起，見一石，方五六寸。以鞭撥之，清泉湧注。盛以銀瓶，瓶滿，水立竭。惟來公與恕供飲而已。議者以爲德感所致焉。時人異之，故以爲目。（出《酉陽雜俎》）

【譯文】

譙郡有個地方叫功曹澗。北齊後主天統年間，濟南來太守到譙郡任職。清河的崔恕是本郡功曹，也同時調任，因爲他從年青的時候就有美好的品德，所以前來送行的有一千多人。當地從春到夏連續乾旱了很長時間，他們走到一個山澗上，衆人感到口渴，都想喝一口水。崔恕獨自看見一隻青鳥一會飛起，一會落下。他感到奇怪便追了過去，在青鳥飛起的地方發現一塊直徑有五六寸的石頭，他用鞭子一撥，石頭底下冒出一股泉水。他立刻用銀瓶接水，剛將銀瓶裝滿，泉水立即就沒有了。接到的一瓶水，剛好夠來公和崔恕飲用的。有人議論說這件事是由於崔怒的品德感動了天地神靈的結果，當地人對這件事都感到很怪，所以稱這個山澗爲「功曹澗」。

何瑚

梁何瑚字重寶，爲北征諮議。博問強學，幼有令名。性淳深，事親恭謹。母病求醫，不乘車馬。忽感聖僧，體質殊異，手執香爐，來求齋食，而至無早晚。故疑其非常。如此十餘日，母病有瘳，僧便辭去。留素書般若經一卷。因執手曰：「貧道是二十七賢聖，不近相人（《辯正論》八「近」作「退」）。感檀越至心，故來看。病者已瘥，貧道宜還。」言訖前行，忽不見，而爐煙香氣，一旬方歇。精誠所感，朝野嘆嗟。因舍別宅爲目（明抄本「目」作「因」）愛寺也。（出《辯正論》）

【譯文】

梁朝有個人的名叫何瑚，字叫重寶，官職是北征諮郎。何瑚博學多才，從小就品德高尚，性格忠厚淳樸，侍奉雙親恭敬嚴謹。他的母親病了，他不乘車馬，親自去請醫生。他的行爲感動了一位已經修成聖果的高僧，這個和尚手持香爐來到何瑚家要齋飯喫，連續來了十多天，每天來都沒有固定的時間，何瑚已經感覺到他不是一個普通的和尚。等到何瑚母親的病好了，這個和尚向何瑚告辭，並送給他一卷《般若經》握着何瑚的手對他說：「貧僧我是二十七位聖僧其中的一個，平時不接近普通人，被施主的孝心所感動，所以來爲你母親治病。現在你母親的病已經好了，我要回去了。」說完就往前走，突然就不見了。但是和尚香爐冒出的香氣，十多天以後才飄散。何瑚的孝心感動聖僧的事，傳遍了朝廷內外。何瑚還施捨出一所別墅，因爲他崇敬佛教。

陳遺

吳人陳遺少爲郡吏。母好食焦飯。遺在役，恆帶囊，每煮食，漉其焦以獻母。孫恩作亂，遺隨例奔逃。母憶遺，晝夜哭泣，遂失明。遺脫難還家，入門見母，再拜號泣，母目忽然開朗。（出《孝子傳》）

【譯文】

吳國人陳遺年輕的時候在郡署衙門裏當廚師，他的母親願意喫鍋巴。陳遺在官署裏總隨身帶着一個口袋，做飯的時候將鍋巴裝進口袋，留着給母親喫。孫恩作亂的時候，陳遺隨着官署人員一齊撤退。他母親在家想念他，晝夜哭泣，把眼睛哭瞎了。陳遺躲過災難回家，一進門看見母親，跪下就哭，他母親的眼睛忽然好了。

王虛之

王虛之，廬陵西昌人。年十三，喪父母。二十年鹽酢不入口。後得重病。忽有一人來詣，謂之曰：「君病尋瘥。」俄而不見。又所住屋室，夜有異光，庭中橘樹，隆冬三實。病果尋愈。鹹以至孝所感。（出《孝子傳》）

【譯文】

王虛之是廬陵西昌的人，他十三歲的時候父母就去世了。從那以後二十年的時間，他一口食鹽和醋都沒有喫過。後來他得了重病，忽然來了一個人對他說：「你的病很快就會好。」說完那人就不見了。晚上他發現住的屋裏有奇異的光芒，院子裏的橘子樹在嚴冬季節，竟連續結了三個果實，他的病也好了。這些都是因爲他孝敬父母所感應出來的結果。

河南婦人

隋大業中，河南婦人養姑不孝。姑兩目盲，婦以蚯蚓爲羹以食之。姑怪其味，竊藏其一臠，留示兒。兒見之號泣，將錄婦送縣。俄而雷雨暴作，失婦所在。尋見婦自空墮地，身及服玩如故，而首變爲白狗，言語如恆。自雲：「不孝於姑，爲天神所罰。」夫乃斥去之。後乞食於道，不知所在。（出《冥報記》）

【譯文】

隋煬帝大業年間，河南有一個媳婦奉養婆婆很不孝順。她婆母的兩隻眼睛都瞎了她就將蚯蚓當作飯給她婆母喫。她婆母感到味道很奇怪，就偷偷地藏起來一小塊，留着給兒子看。兒子看到後大聲哭喊，氣憤地扭送媳婦去縣衙，走到路上下起大雷雨，突然失去了媳婦的蹤跡，緊接着又從天空中掉了下來，身體和穿的衣服和以前一樣，但是腦袋卻變成了一隻白狗的頭，說話聲音也和從前一樣。她自己說：「不孝順婆母，遭到了天神的懲罰。」他的丈夫就趕走了她，她只好到處討飯，後來就不知道哪裏去了。

岑文本

唐中書令岑文本，江陵人。少信佛，常唸誦法華經普門品。曾乘船於巨江中，船壞，人盡死，文本沒有水中，聞有人言：「但唸佛，必不死也。」如是三言之。既而隨波湧出，已着北岸，遂免死。後於江陵設齋，僧徒集其家。有一客僧獨後去，謂文本曰：「天下方亂，君幸不預其災，終逢太平，致富貴也。」言訖，趨出外不見。既而文本就齋，於自食碗中得舍利二枚。後果如其言。（出《法苑珠林》）

【譯文】

唐朝中書令岑文本是江陵人，他從小信奉佛教，經常唸誦佛經法華經普門品。曾經有一次他坐船在一條大江之中，船壞了，乘船的人都淹死了。他也沉到了水中，在水裏聽到有人說：「只要是唸佛，必然不會死。」連續說了三遍，隨即他隨着波浪湧出水面，發現自己已經到了北岸，免除了死亡的災難。後來他在江陵準備了很多齋飯，和尚們都集結到他們家喫飯，一個和尚單獨等到最後才走，臨走時對他說：「天下正處在混亂之中，你幸運得沒有遭受災難，一定能夠趕上太平時節，最後發財致富。」說完話走出門外就不見了，岑文本送走和尚也開始喫齋飯，從飯碗裏得到了兩枚佛寶。「舍利子」，後來他的命運果然同和尚所說的一樣。

鄭鮮

唐鄭鮮字道子，善相法，自知命短，念無以可延。夢見沙門問之：「須延命耶？可大齋日，放生念善，持齋奉戒，可以延齡得福。」鮮因奉法，遂獲長年。（出《宣驗記》）

【譯文】

唐朝有個人名叫鄭鮮，字叫道子。他善於通過觀察人的相貌來推測別人的命運。他知道自己的壽命短，但沒有辦法可以延長。有一天，他在夢中問和尚如何才能延長壽命？和尚對他說：「如果想要延長壽命，可以選定日期做很多的齋飯給和尚們喫；還應該將人們飼養或抓獲的動物放回大自然，還給它們生活的道路；還必須喫齋並遵守佛教的戒律，這樣就可以延長壽命並得到幸福。鄭鮮按照和尚所說的去做，於是得到了長壽。

張楚金

唐則天朝，刑部尚書張楚金爲酷吏周興構陷。將刑，乃仰嘆曰：「皇天后土，豈不察忠孝乎？奈何以無辜獲罪。」因泣下數行，市人皆爲覷欷。須臾，陰雲四塞，若有所感。旋降敕釋罪。宣示訖，天地開朗，慶雲紛紏。時議言其忠正所致也。（出《御史臺記》）

【譯文】

唐朝武則天當皇帝的時候，刑部尚書張楚金被殘酷迫害忠臣的奸臣周興定計陷害，將要被殺頭的時候，他仰天長嘆說：「老天爺和土地神啊！你們難道不查看誰是忠臣孝子嗎？爲什麼讓沒有罪的人去死？」說着流下了幾行眼淚，圍觀的老百姓都哭了。不一會兒，陰雲四布，似乎蒼天有了感應，隨後皇帝降旨免除了張楚金的罪名。剛剛宣佈完這個消息，天上的陰雲立刻散去，出現了吉祥的彩雲。當時的人們都議論說：「這是由於張楚金的忠心和正直感動了天地的結果。」

羅道悰

唐司竹園羅道悰上書忤旨，配流。時有同流者道病卒，泣曰：「所恨委骨異壤。」退悰曰：「吾若生還，當取同歸。」遂瘞之而去。及還，爲大水漂盪，失其所在。道悰哭告之，請示其靈。俄而水際沸湧，又咒曰：「如真在此下，更請一沸。」又然，遂得之，志銘可驗，負之還鄉。（出《廣德神異錄》）

【譯文】

唐朝司竹園的羅道悰，在寫給皇帝的報告中違背了皇帝的意思，被定罪後押送到邊遠的地方服勞役。同伴中有一個人病死了，這個人在臨死的時候哭着說：「所悔恨的是將屍骨扔到了遠離家鄉的地方！」羅道悰說：「我如果能活着回去，一定將你的屍體帶回家鄉安葬。」這個人死後，羅道悰將他掩埋了。等到羅道悰結束勞役，準備回去的時候，掩埋同伴屍體的地方被大水淹沒了，無法找到原來的標記。羅道悰哭着祈求說：「請你顯靈爲我指示一下方位。」說完水面就翻起了水花。他又說：「如果真是在這下面，請水面再翻湧一次。」果然水面又翻湧起來。於是他在這塊水面的下面，將同伴的屍體撈取上來，還有墓上的志銘可以驗證，於是背上這屍首回了家鄉。

陵空觀

唐景龍四年，洛州陵空觀失火，萬物並盡。惟有一真人，巋然獨存，乃泥塑爲之。乃改爲聖真觀。（出《朝野僉載》）

【譯文】

唐中宗景龍四年，洛州的陵空觀發生火災，所有的東西全都燒光了，只有一個「真人」的泥塑像沒有損傷，以後陵空觀就改名爲「聖真觀」。

皇甫氏

唐僕射裴遵慶，母皇甫氏，少時常持經。經函中有小珊瑚樹。異時，忽有小龍骨一具，立於樹側。時人以爲裴氏休祥，上元中，遵慶遂居宰輔云爾。（出《廣異記》）

【譯文】

唐朝僕射裴遵慶母親姓皇甫，她從年輕的時候，就開始經常手持經卷唸誦。她的藏經匣裏有一棵小珊瑚樹，不知道什麼時候，忽然小珊瑚樹的旁邊出現一具立着的小龍骨。人們認爲這是她吉祥如意的兆頭，果然到了上元年間，她的兒子裴遵慶當上了宰相。

田仁會

唐田仁會爲郢州刺史，自暴得雨。人歌曰：「父母育我田使君，精誠爲人上天聞。田中致雨山出雲，但願常在不患貧。」（出《廣德神異錄》）

【譯文】

唐朝的郢州刺史在鬧旱災的時候，自己曝曬在太陽底下，爲老百姓求來了雨。人們編了一首歌來讚頌他說：「像父母養育了我們一樣的田刺史，他一心爲了老百姓感動了老天爺，田裏求來雨解除了旱災，但願他永遠在這裏使我們不再遭受貧窮。」

徐州軍士

唐王智興在徐州，法令甚嚴。有防秋官健交代歸，其妹婿於家中設饌以賀，自於廚中磨刀，將就坐（明鈔本就坐二字作生）割羊腳。磨訖，持之疾行。妻兄自堂走入廚，倉卒相值，鋒正中妻兄心，即死。所由擒以告。智興訊問，但稱過誤，本無惡意。智興不之信，命斬之。刀輒自刑者手中躍出，徑沒於地。三換皆然。智興異之，乃不殺。（出《因話錄》）

【譯文】

唐朝的時候王智興鎮守徐州，法非常嚴格。有一個秋季防守邊防的官員完成任務歸來，他的妹夫在家中準備酒菜爲他慶賀。他妹夫在廚房裏磨刀，準備割羊的蹄子，刀磨好以後手裏端着刀快步往外走，恰巧他的大舅哥從堂屋往廚房裏來，兩個人在倉卒中相撞，他手中的刀尖正刺在他大舅哥的心臟上，當時就死了。他被人扭送到州衙門，王智興親自審問。他說自己是誤傷，本來並沒有惡意。王智興不信，命令將他殺頭。行刑時，劊子手的刀從手中自己跳出來插入地下，連換了三把刀都是一樣，王智興感到奇怪，便決定不殺他了。

唐宣宗

唐大中初，京師嘗淫雨涉月，將害粢盛。分命禱告，百無一應。宣宗一日在內殿，顧左右曰：「昔湯以六事自責，以身代犧牲。雖甚旱，卒不爲災。我今萬姓主，遠慚湯德。而災若是，兆人謂我何？」乃執爐，降階踐泥，焚香仰視，若自責者。久之，御服沾溼，感動左右。旋踵而急雨止，翌日而凝陰開，比秋而大有年。（出《真陵十七史》）

【譯文】

唐朝的大中初年，京城曾經連續下了一個多月的雨，將要威脅即將豐收的莊稼，皇帝命令對天祈禱，盼望早點天晴，但是多次禱告也沒起作用。宣宗一天在皇宮內殿對左右的人說：「當初商湯王以六事自責，以身代犧牲，雖然天旱，但沒有造成災害。我今天身爲天下所有老百姓的主人，非常慚愧遠遠趕不上湯的功德，而災難若是，人們會怎樣評價我呢？」於是他手裏拿着香爐，站在臺階下的泥水裏，點燃香爐，仰頭面向蒼天，懺悔責備自己的過失。過了很久，身上穿的龍袍都被雨水澆溼了，左右的人都非常感動。一會兒，大雨就不下了，第二天，多日積聚的陰雲也散開了，到了秋天獲得了豐收。

李彥佐

李彥佐在滄景。唐太和九年，有詔詔浮陽兵北渡黃河。時冬十二月。至濟南，郡使擊冰進舟，冰觸舟，舟覆詔失。彥佐驚懼，不寢食六日，鬢髮白，至貌侵膚削，從事亦謬其儀形也。乃令津吏，不得詔盡死。吏懼，且請一祝禱於河，吏憑公誠明，以死索之。彥佐乃令具爵酒，及祝傳語詰河。其旨，明天子在上，川瀆山嶽，祝史鹹秩。予境之望，祀未嘗匱，而（「而」原作「兩」，據明鈔本改）河伯洎鱗介之長，當衛天子詔，何反溺之乎？或不獲，予將齋告於天，天將謫爾。吏酹冰辭已，忽有聲如震，河冰中斷，可三十丈。吏知彥佐精誠已達，乃沉鉤索而出。封角如舊，惟篆印微溼耳。彥佐所至，令嚴務簡，推誠於物，著聲於官。如河水色渾駛流，大木與纖芥，頃刻千里矣，安有舟覆六日，一酹而堅冰陷，一鉤而沉詔獲，得非誠之至乎？（出《闕史》）

【譯文】

李彥佐鎮守滄景，在唐朝的太和九年，皇帝發出的公文命令將浮陽的兵馬調到黃河以北。當時正是冬天的十二月份，隊伍到了濟南，郡府的官員敲打浮冰引導船隻向前行駛，船碰到堅冰上產生傾覆。將皇帝的詔書掉到河裏。李彥佐又驚又怕，連續六天沒有喫飯喝水，頭髮變白了，相貌變得衰老削瘦，參謀助手們也都說他的相貌發生了變化。李彥佐命令管理渡口的官員，不把文書撈上來就殺頭。官員害怕，請李彥佐向黃河祈禱，想要藉助李彥佐的虔誠感動神靈幫忙，然後再拼死打撈。李彥佐命令拿酒灑到河裏，對着黃河祈禱說：「聖明的天子在上，河流高山。祝史鹹秩，是我們這裏的聲望。我們定期祭祀未曾欠缺。然而水神河伯你是黃河裏魚蝦水族的首領，應當護衛天子的詔書，爲什麼反而將它淹沒了呢？如果你不把它還給我，我在喫齋後祭祀的時候將要告訴上天，天將處罰你。」祭祀結束，忽然河裏發生震動伴隨着巨大的響聲，河上的堅冰一下子斷裂了三十丈遠。官員們知道李彥佐的虔誠和心願已經感應到河伯那裏，便將鉤子伸到水中一下子就將詔書鉤了出來。見詔書完好，封口如舊，只是上面的印章溼了一點。李彥佐管理政務，令出必行，辦事簡練，以誠處事，名顯赫。黃河漲水，巨大的木頭和纖小的種子都可以在頃刻之間漂流千里。哪有船傾覆六天以後，祭祀一次堅冰就開了，用鉤子一下就將文書撈出來的事呢？這難道不是李彥佐的精誠感應的結果嗎？

胡生

列子終於鄭，今墓在效藪。謂賢者之跡，而或禁其樵採焉。裏有胡生者，家貧，少爲洗鏡鍍釘之業。遇甘果名茶美醞，輒祭於禦寇之壟，似求聰慧而思學道。歷稔，忽夢一人，刀劃其腹開，以一卷之書，置於心腑。及覺，而吟詠之意，皆綺美之詞，所得不由於師友也。既成卷軸，尚不棄於猥賤之業，真隱者之風。遠近號爲胡釘鉸。太守名流，皆仰矚之，而門多長者。或有遺賂，必見拒也。或持茗酒而來，則忻然接奉。其文略說數篇，喜圃田韓少府見訪雲：「忽聞梅福來相訪，笑著荷衣出草堂。兒童不慣見車馬，爭入蘆花深處藏。」又觀鄭州崔郎中諸妓繡樣雲：「日暮堂前花蕊嬌，爭拈小筆上牀描。繡成安向春園裏，引得黃鶯下柳條。」江際小兒垂釣雲：「蓬頭稚子學垂綸，側坐蒼苔草映身。路人借問遙招手，恐畏魚驚不應人。』（出《云溪友議》）

【譯文】

列子死在鄭國，現在他的墳墓還在效外野草叢中，成爲名人賢士留下的遺蹟，禁止人們在這裏砍柴。附近有個叫胡生的人，家裏很貧窮，年輕的時候以爲別人磨洗銅鏡爲職業。他得到水果、好茶或者是美酒，總要供奉到列子的墓前，好像祈求列子能夠賜給他聰明和學問。一年以後，他夢見一個人，拿着刀子將他的肚子剖開，把一本書放到了他的心臟裏面，睡醒以後，他想要吟詩，朗誦出來的都是非常美妙的詞句，但卻不是從老師和朋友那裏學來的。雖然有了學問，但是他還不放棄磨洗銅鏡的低賤職業，真是有隱士的風格。遠近的人們都叫他「胡釘鉸」。太守等官員和其他一些社會名流都很敬佩他，經常有一些前輩來拜訪他，送給他一些禮物，他全都不要。但如果送給他香茶或美酒，他卻欣然接受。現在介紹他作的幾首詩，一首是高興地迎接圃田縣韓少府來訪：忽聞梅福來相訪，笑著荷衣出草堂。兒童不慣見車馬。爭入蘆花深處藏。」還有看鄭州崔郎中家的女郎們繡的花：「日暮堂前花蕊嬌，爭拈小筆上牀描。繡成安向春園裏，引得黃鶯下柳條。」另有一首題目是，江際小兒垂釣：「蓬頭稚子學垂綸，側坐蒼苔草映身。路人借問遙招手，恐畏魚驚不應人。」

劉行者

唐廬陵闤闠中，有一劉行者。以釘鉸爲業。性至孝。母親患眼二十餘年，行者懇苦救療。一日，忽有衲僧，攜淨水銅瓶子，覓行者磨洗，出百金爲酬，行者不受。告雲：「家有母親患眼多年，和尚莫能有藥療否？」僧雲：「待磨洗瓶子了，與醫。」磨洗畢，便出門，而行者隨問之，僧雲：「但歸去，已與醫了。」言訖，失僧所在。行者奔還家，見母親忽自牀墜地，雙目豁開。闔家驚喜，方知曏者僧是羅漢。遂畫其形影供養。至今存焉。（出《報應錄》）

【譯文】

唐朝廬陵的街市中，有一個姓劉的以脩金屬器物爲職業的人。他非常孝順，母親患眼病二十多年，他多方尋求治療的方法。一天，忽然來了一個和尚，拿着一裝淨水的瓶子，找到他讓他磨洗，並說要給他一百兩銀子作爲酬謝。他不要，對和尚說：「我家裏有老母親患眼病多年，和尚你能治療嗎？」和尚說：「等你磨洗完瓶子再去醫治。」磨洗完了，和尚拿起瓶子就走出門去，他追上去問，和尚說：「你回家去吧，我已經醫治完。」說完和尚就不見了。他跑回家去，看見母親忽然從牀上掉到地下，雙眼忽然好了。全家人又驚又喜，這才知道和尚是個修行成羅漢的高僧，於是畫了這個羅漢的圖像供奉起來，這張畫像現在還保存着。

王法朗

唐夔州道士王法朗，舌大而長，呼文字不甚典切，常以爲恨。因發願讀道德經。夢老君與剪其舌。覺而言詞輕利，精誦五千言，頗有徵驗。（出《錄異記》）

【譯文】

唐朝夔州的道士王法朗的舌頭又大又長，說話吐字不清楚，經常爲此感到傷心。他因此而許下願望學習《道德經》，夢見道教的創始人《道德經》的作者老子用剪刀修剪他的舌頭，睡覺醒了以後感覺說話流利，吐字清晰了，精讀五千字的《道德經》。

郗法遵

唐道士郗法遵居廬山簡寂觀，道行精確。獨力檢校，已歷數年，全無徒弟。忽夢玄中法師謂之曰：「汝無人力，甚見勤勞。今有二童子，所恨年小耳。」既覺，話於衆。出山過民王家，有孩子，年才一晬。見法遵，抱其足不肯舍。遵去，晝夜啼號不息。遵復至則欣然。後數年，父母即舍爲童子。又一小兒姓劉，眼有五色光，父母疑其怪異，因灸眼屋，其光遂絕。已四五歲，亦舍在觀中，相次入道。果符玄中夢授之語矣。（出《錄異記》）

【譯文】

唐朝的道士郗法遵居住在廬山簡寂觀，道行很精深，獨自抄寫經卷並校對已經許多年了，沒有收一個徒弟。一天他忽然夢見玄中法師對他說：「你沒有人幫助，還非常勤勞。現在有兩個小孩可以作你的徒弟，只是太小了。」睡醒以後，他把這件事講給別人聽了。一天他出山走過一戶姓王的人家，這家有個剛剛一歲的小孩看見他，抱着他的腿不讓他走。郗法遵走了以後，這小孩晝夜啼哭不停。郗法遵再去，他又不哭了。過了幾年，他的父母將他交給郗法遵做了道童。還有一個小孩姓劉，眼睛裏向外放射五彩光芒。他的父母懷疑是怪異，用艾蒿點着後燒灸他的眼睛尾角，光芒就消失了。已經四五歲了，也被父母送到觀裏。兩個孩子相繼當了道童，果然符合玄中法師夢中所說的話。

王暉

西蜀將王暉嘗任集州刺史。集州城中無水泉，民皆汲於野外。值岐兵急攻州城，且絕其水路，城內焦渴。旬日之間，頗有死者。王公乃中夜有所祈請，哀告神祗。及寐，夢一老父告曰：「州獄之下，當有美泉。」言訖而去，王亦驚寤。遲明，且命畚鍤，於所指之處掘數丈，乃有泉流。居人飲之，蒙活甚衆。岐兵比知城中無水，意將坐俟其斃。王公命汲泉水數十罌，於城上揚而示之，其寇乃去。是日神泉亦竭。豈王公精誠之所感耶？勒拜井之事，固不虛耳。王后致仕，家於雍州，嘗言之，故記耳。（出《玉堂閒話》）

【譯文】

西蜀將軍王暉曾經擔任過集州刺史，集州城裏沒有水源，老百姓都到城外取水。有一次，岐兵攻打集州，並且切斷了城外取水的道路。城裏的人沒有水喝，十多天裏，渴死了一些人。王暉便在半夜的時候祈禱神靈幫助。當晚睡覺夢見一個老頭告訴他說：「州城監獄的底下，有泉水。」說完就走了。王暉也驚醒了，天亮以後，他命令人拿着工具在老人所指示的地方挖下去幾丈深，果然有水。城裏的人喝了以後，救活了許多人，岐兵早就知道城內沒有水源，所以想等着他們渴死。王暉命令取來泉水幾十瓶，從城牆上灑下去給岐兵看。岐兵見城內有水，便退走了。這難道不是王暉的虔誠所感動神靈的結果嗎？勒拜井求水的傳說，果然不是虛構的。王暉後來調離集州，遷到雍州，曾經提起這件事，所以記錄下來。

李夢旗

僞蜀拔山軍卒李夢旗經敵擒歸岐陽，老母悲泣，因瞽雙目。夢旗在岐陽，虔祈切至，願見慈母，三載方還。夢旗刺股血點母眼，即時如故。乃知孝道感通，其昭然耳。（出《儆誡錄》）

【譯文】

僞蜀拔山軍卒李夢旗被敵方抓住押到岐陽，老母親在家中悲傷哭泣雙目失明。李夢旗在岐陽虔誠地祈禱，希望早日回家去看母親。三年之後纔回家，他刺破大腿，將血滴在母親的眼睛裏，一會兒，他母親的眼睛又像當初一樣能看見東西了。這很明顯是他的孝順感應的結果。

孟熙

蜀孟熙，販果實養父母，承顏順旨，溫清定省，出告反面，不憚苦辛。父常雲：「我雖貧，養得一曾參。」及父亡，絕漿哀號，幾至滅性。布苫於地，寢處其上。三年不食鹽酪。遠近歎服。因見鼠掘地，得黃金數千兩，自此鉅富焉。（出《儆誡錄》）

【譯文】

蜀郡的孟熙靠販賣水果奉養父母，按照父母的眼色和吩咐辦事，每天早晚請安出門要告訴去向，回來要面見父母。孝順周到，不辭辛苦。他的父親常說：「我雖貧窮，但養了一個像曾參一樣的孝子。」他父親死了，他不喫不喝整日哭喊，悲傷過度好幾次危及生命。他在地上鋪上草墊子，睡在上面，三年不喫鹽和醋，遠近的人們全都歎服。後來他看見老鼠在地上挖土，得到了好幾千兩黃金，從此大富。

卷第一百六十三 讖應

歷陽媼 孫權 高穎 神堯 唐高祖 太行山 桑條歌 突厥鹽 封中嶽 楊柳謠　黃獐歌　苾挈兒　安樂寺　烏鵲窠　鯉魚兒　挽天樞　黃犢子 駱賓王　天后　閻知微　長孫無忌　魏王　武媚娘　孝和　魏叔麟　武三思 孫佺　張易之　飲酒令　白馬寺　李蒙　李進周　志公詞　李懷光　王鐸 木成文　草重生　唐國閏　竹騮

歷陽媼

歷陽縣有一媼，常爲善。忽有少年過門求食，媼待之甚恭。臨去謂媼曰：「時往縣門，見門閫有血可登山避難。」自是媼日往之，門吏問其狀，媼具以少年所教答之。吏即戲以雞血，塗門閫。明日，媼見有血，乃攜雞籠走上山。其夕，縣陷爲湖，今和州歷陽湖是也。（出《獨異記》）

【譯文】

歷陽縣有一個老太太，經常行善。一天，忽然有一個少年來要飯喫，老太太對他很客氣，臨走的時候他對老太太說：「經常去縣衙門前，如果看見門坎上有血，可要到山上去避難。」從此以後，老太太每天都去縣衙門前看一看。守門的差人問她幹什麼？老太太講了少年告訴他的話。差人同她開玩笑，將雞血塗在門坎上。第二天，老太太見門坎上有血，便拎着雞籠子躲上山去。當天晚上，縣城陷落成爲一個湖泊，就是如今和州的歷陽湖。

孫權

湓口城，漢高祖六年灌嬰所築。建安中，孫權經住此城，自標作井地，遂得故井。井中有銘石雲：「漢六年，潁陰侯開此井。卜雲，三百年當塞，塞後不度百年，當爲應運者所開。」權見銘欣悅，以爲己瑞。人鹹異之。（出《張僧鑑潯陽記》）

【譯文】

湓口城是漢高祖六年的時候灌嬰所築的。漢獻帝建安時期，孫權曾經住在這座城裏，他選定一塊地方打井，竟挖出了一口古井。井裏有一塊石碑，上面刻着：「漢高祖六年，穎陰侯灌嬰打了這眼井。有人預言，三百年以後這口井會淤積埋沒，然後再過不到一百年，會被順應時代，有運氣的人重新挖掘出來。」孫權看見碑上的銘文後非常高興，認爲這是自己吉祥預兆。人們對這件事也都感到很驚奇。

高穎

西京朝堂北頭有大槐樹，隋曰唐興村門首。文皇帝移長安城，將作木（明抄本「木」作「大」）匠高穎常坐此樹下檢校。後栽樹行不正，欲去之。帝曰：「高穎坐此樹下，不須殺之。」至今先天一百三十年，其樹尚在。柯葉森竦，根株盤石礴，與諸樹不同。承天門正當唐興村門首，今唐家居焉。（出《朝野僉載》）

【譯文】

西京長安百官議事的朝堂北頭有一棵大槐樹，從隋朝開始就長在唐興村的村口。文皇帝移都到長安以後，興修土木高穎經常坐在這棵樹下監督指揮。後來栽樹的時候覺得它同新栽的樹排在一起不整齊，想把它砍倒。皇帝說：「高穎曾坐在這棵樹下，不要砍倒。」到現在這棵樹已經有一百三十多歲，仍然存在。它枝葉繁茂，樹根盤曲堅固，與別的樹不同，高入雲天立在唐興莊的樹口，村裏住着姓唐的村民。

神堯

隋煬帝與神堯高祖俱是獨孤外家。然則神堯與煬帝常悔吝（明抄本「然則」作「因是」，「悔吝」作「侮狎」）。每朝謁退，煬帝背有詞然（明抄本「背」作「皆」，「然」作「謔」）。後因賜宴，煬帝於衆，因戲神堯。神堯高顏面皺，帝目爲阿婆面，神堯忿恚不樂。洎歸就第，怏悵不已。見文皇已下，告文皇皆無言（「告文皇皆無言」六字明抄本作「但流涕而不言」）。次告竇皇后曰：「某身世可悲，今日更被上顯毀雲阿婆面，據是兒孫不免飢凍矣。」竇後欣躍曰：「此言可以室家相賀。」神堯不喻，謂是解免之詞。後曰：「公封於唐，阿婆乃是堂主，堂者唐也。」神堯渙然冰釋。喜悅，與秦齊諸王，私相賀焉。（出《芝田錄》）

【譯文】

隋煬帝和神堯的遠祖外家都姓獨孤，然而神堯經常對隋煬帝抱有戒心。每次上朝以後，隋煬帝背後都有說詞。一次隋煬帝舉行宴會，他當着大家的面同神堯開玩笑，他見神堯長得高額頭，滿臉皺紋，就說神堯是老婆臉。神堯心中憤恨不樂，等到回到家裏，仍然不高興。見文皇已下，告文皇皆無言。第二天他告訴竇皇后說：「我的身世本來就可悲，現在皇帝又貶低我爲老太婆臉，看來我的兒孫免不了要挨餓受凍了！」竇皇后高興地說：「這句話應該全家慶賀呀！」神堯不理解，說她是安慰他。竇皇后說：「你被封爲唐王，老太太則是堂主，堂主就是唐主呀！」神堯立刻解除了疑慮，高興起來，與齊王、秦王等王爺私下裏慶賀！

唐高祖

唐北京受瑞壇，隋大業十三年，高祖令齊王元吉留守。辛丑，獲青石，若龍形，文有丹書四字，曰「李淵萬吉」。齊王獻之，文字映澈，宛若龜形。帝乃令水漬磨以驗之。數日，其字愈明。內外畢賀，帝曰：「上天明命，貺以萬吉。宜以少牢祀石龜，而爵龜人。」因立受瑞壇。（出《太原事蹟雜記》）

【譯文】

唐王李淵在太原修建了一座「受瑞壇」。隋朝大業十三年，唐高祖李淵命令齊王李元吉留守太原。辛丑年，李元吉得到了一塊龍形的青石，上面有四個紅字：「李淵萬吉」。齊王將它獻給李淵。石頭上面的字跡照耀深澈，好像龜的形狀。李淵命令將它蘸上水在石頭上磨，以驗證字跡是否是天然形成的。磨了幾天之後，字跡更加鮮明，內外臣民都慶賀。李淵說：「上天明白地命令賜給我萬年吉祥，要用豬和羊來祭祀石龜。並給獻龜的人以封爵。因此修建了這座受瑞壇。

太行山

唐武德初，太行山大聲曰：唐國興，理萬年。（出《太原事蹟雜記》）

【譯文】

唐高祖武德初年，太行山大聲喊：「唐朝國家興盛，理應延續萬年。」

桑條歌

唐永徽年以後，人唱桑條歌雲：桑條萵女韋也樂。至神龍年中，逆韋應之。諂佞者鄭愔，作桑條樂詞十餘首進之。逆韋大喜，擢爲吏部侍郎，賞縑百匹。（出《朝野僉載》）

【譯文】

唐高宗永徽年以後，民間流傳一首歌謠說：「桑條萵女韋也樂。」到了中宗神龍年間，韋后應驗這首歌謠得到了權勢。有個花言巧語諂媚的小人叫鄭愔，他作了十多首以桑條爲題目的樂詞獻給韋后。韋后非常高興，提拔他爲吏部侍郎。

突厥鹽

唐龍朔已來，人唱歌名突厥鹽。後周聖歷年中，差閻知微和匈奴，授三品春官尚書，送武延秀娶成默啜女，送金銀器物錦綵衣裳以爲禮聘，不可勝紀。突厥翻動，漢使並沒，立知微爲可汗。突厥鹽之應。（出《朝野僉載》）

【譯文】

唐高宗龍朔改元以來，民間流傳一首名謠的名字叫「突厥鹽」。後來到了武則天的周朝聖歷年間，朝廷派閻知微去和匈奴修好，任命他爲三品春官尚書，同時護送武延秀去娶突厥成默啜的女兒，帶去了數不清的金銀綢緞和衣裳作爲聘禮。後來突厥又和中原對立，派去的漢族使臣都投降了突厥。突厥人推舉閻知微作爲他們的可汗，「突厥鹽」得到了驗證。

封中嶽

唐調露中，大帝欲封中嶽，屬突厥叛而止。後又欲封，土蕃入寇又停。至永淳年，又駕幸嵩嶽。謠雲：「嵩山凡幾層，不畏登不得，只畏不得登。三度徵兵馬，傍道打騰騰。」嶽下遘疫，不愈，回至宮而崩。（出《朝野僉載》）

【譯文】

唐高宗調露年間，皇帝想要給嵩山封號，由於突厥叛亂而停止。後來又要封，又因爲土蕃入侵而停止。到了永淳年，皇帝來到嵩山，當時流傳一首民謠說：「嵩山高有幾層，不怕登不上去，就怕得不到機會攀登，三次兵馬調動打仗，別的道路上車馬不斷。」皇帝在山下就得了病，沒醫治好，回到宮裏就死了。

楊柳謠

唐永淳之後，天下皆唱『楊柳楊柳漫頭駝』。後徐敬業犯事，出柳州司馬，遂作僞敕，自授揚州司馬，殺長史陳敬之，據江淮反。使李孝逸討之，斬業首。驛馬馱入洛，楊柳楊柳漫頭駝，此其應也。（出《朝野僉載》）

【譯文】

唐中宗永淳年以後，天下的老百姓都唱一句流傳的歌謠：「楊柳楊柳漫頭駝」。後來徐敬業出事，先是他出任柳州司馬，接着他僞造皇帝的文書，自己任命自己爲楊州司馬，把長史陳敬之殺了，依據江淮一帶造反。朝廷派李孝逸去討伐，砍下了徐敬業的腦袋，用馬馱到洛陽，「楊柳楊柳漫頭駝」，這件事正是這句話的驗證。

黃獐歌

周如意年已來，始唱黃獐歌。其詞曰：「黃獐黃獐草裏藏，彎弓射你傷。」俄而契丹反叛，殺都督趙翽，營府陷沒。差總管曹仁師、張玄遇、麻仁節、王孝傑前後百萬衆，被賊敗於黃獐谷。諸軍並沒，罔有孑遺。黃獐之歌，斯爲驗矣。（出《朝野僉載》）

【譯文】

武則天周朝如意年以來，民間開始流傳唱一首「黃獐歌」，歌詞是「黃獐黃獐草裏藏，彎弓射你傷」。不久契丹族反叛，殺了都督趙翽，營房和都督府都被契丹人佔領。朝廷命令總管曹仁師、張玄遇、麻仁節、王孝傑四人，前後帶領一百多萬兵馬前去征討，全都被契丹人給打敗了。他們帶領軍隊敗退到黃獐谷，被契丹人徹底消滅，沒有逃脫一支人馬。「黃獐之歌」得到了驗證。

苾挈兒

周垂拱已來，京都唱苾挈兒歌詞，皆是邪曲。後張易之小名苾挈。（出《朝野僉載》）

【譯文】

武則天的垂拱年間，京城裏人們唱一種叫做苾挈兒小調的歌詞，全都是低俗的邪詞，後來武則天的佞臣張易之的小名叫做苾挈。

安樂寺

唐景龍年，安樂公主於（「於」字原本無，據明抄本補）洛州道光坊造安樂寺，用錢數百萬。童謠曰：「可憐安樂寺，了了樹頭縣。」後誅逆韋，並殺安樂，斬首懸於竿上，改爲悖逆庶人。（出《朝野僉載》）

【譯文】

唐中宗景龍年間，安樂公主在洛州道光坊修建安樂寺，花費白銀幾百萬兩。當時流傳的童謠說：「可憐安樂寺，了了樹頭縣。」後來唐玄宗誅殺韋后一黨，同時將安樂公主殺了，並將頭懸掛在高竿上，將它貶爲「悖逆庶人」。

烏鵲窠

唐神龍已後，謠曰：「山南烏鵲窠，山北金駱駝。鐮柯不鑿孔，斧子不施柯。」此突厥強盛，百姓不得斫桑養蠶種禾刈穀之應也。（出《朝野僉載》）

【譯文】

唐中宗神龍以後，民謠說：「山南烏鵲窠，山北金駱駝。鐮柯不鑿孔，斧子不施柯。」這是突厥強盛，侵犯中原，老百姓無法栽桑養蠶、種莊稼、割麥子的徵兆。

鯉魚兒

唐景龍中謠曰：「可憐聖善寺，身着綠毛衣。牽來河裏飲，踏殺鯉魚兒。」至景雲中，譙王從均州入都作亂，敗走，投洛川而死。（出《朝野僉載》）

【譯文】

唐朝景龍年間的民謠說：「可憐聖善寺，身着綠毛衣，牽來河裏飲，踏殺鯉魚兒。」到了景雲年間，譙王從均州進入京城叛亂，失敗後逃走，跳進洛河裏自殺了。

挽天樞

唐景雲中謠曰：「一條麻線挽天樞，絕去也。」神武即位，敕令推倒天樞，收銅併入尚方，此其應驗。（出《朝野僉載》）

【譯文】

唐朝景雲年間民謠說：「一條麻線挽天樞，絕去也。」等到神武皇帝即位，命令推倒天樞，將製造天樞的銅存放到爲皇宮製造刀劍等金屬器物的尚方官署。這件事就是民謠的應驗。

黃犢子

唐景龍中謠雲：「黃柏犢子挽紖斷，兩腳踏地鞋紖斷。」六月平王誅逆韋。挽紖斷者，韋欲作亂，鞋紖斷者，事不成。阿韋是黃犢之後也。（出《朝野僉載》）

【譯文】

唐景龍年間民謠說：「黃柏犢子挽紖斷，兩腳踏地鞋紖斷。」六月平王便誅殺了韋后一黨。「挽紖斷」，是韋后要造反作亂，「鞋紖斷」，是說造反不會成功。韋后是黃犢子的後人。

駱賓王

唐明堂主簿駱賓王，帝京篇曰：「倏忽搏風生羽翼，須臾失浪委泥沙。」賓王后與徐敬業興兵揚州，大敗，投江水而死。此其讖也。（出《朝野僉載》）

【譯文】

唐明堂的主簿駱賓王所做的文章《帝京篇》裏說：「生出翅膀飛快地乘風飛起，突然間掉進波浪沉入泥沙。」駱賓王后來和徐敬業在揚州起兵反對武則天，失敗後跳到江中淹死，這兩句詩就是預言。

天后

唐太宗之代，有祕記雲：「唐三代之後，即女主武王代有天下。」太宗密召李淳風以詢其事，淳風對曰：「臣據玄象推算，其兆已成。然其人已生在陛下宮內，從今不逾四十年，當有天下，誅殺唐氏子孫，殆將殲盡。」帝曰：「求而殺之如何？」淳風曰：「天之所命，不可廢也。王者不死，雖求恐不可得。且據佔已長成，覆在宮內，已是陛下眷屬，更四十年，又當衰老。老則仁慈，其餘陛下子孫，或不甚損。今若殺之，即當復生，更四十年，亦堪御天下矣。少壯嚴毒，殺之爲血仇，即陛下子孫無遺類矣。」（出《談賓錄》，明抄本作出《朝野僉載》）

【譯文】

唐太宗的年代，有祕密的記載上寫着：「唐朝開國三代以後，將會有一個姓武的女王代替李家統治天下。」唐太宗祕密地將李淳風找來，商量如何處理這件事。李淳風說：「我根據玄學推測得出結論，這種徵兆已經形成。這個女王已經出現在陛下的皇宮裏，從現在起不超過四十年，她可以取得天下的統治權，並且開始誅殺皇帝的子孫，幾乎殺光。」太宗皇帝說：「把她找出來殺了怎麼樣？」李淳風說：「這是上天的安排，不應該進行破壞。皇帝的子孫即使不死，也不一定能爭到皇位，況且據我推算這個女子已經長大，就在宮裏，已經成爲陛下的家屬。再過四十年，她也會衰老，老了會變得仁慈，不至於將陛下的子孫斬盡殺絕。現在如果殺了她，她還會託生復活，再過四十年，也會取得天下的統治權，那時候她年輕毒辣，現在殺了她所結下仇恨，到時候她會把陛下的子孫殺得一個也不剩。」

閻知微

唐麟德已來，百姓飲酒唱歌，由終而不盡者，號爲族鹽。後閻知微從突厥領賊破趙定。後知微來，則天大怒，磔於西市，命百官射之。河內王武懿宗去七步，射三發，皆不中，其怯懦也如此。知微身上箭如蝟毛，銼其骨肉，夷其九族。疏親先不相識者，皆斬之。小兒年七八歲，驅抱向西市。百姓哀之，擲餅果與者，仍相爭奪，以爲戲笑。監刑御史不忍害，奏舍之。其族鹽之言，於斯應矣。（出《朝野僉載》）

【譯文】

唐高宗麟德年間以來，老百姓喝酒的時候經常唱歌，歌唱完了而酒還未喝光的，管他叫號爲「族鹽」。後來閻知微帶領突厥的軍隊攻破了趙定，最後閻知微被抓來，武則天大怒，將他綁到西市，命令百官用箭射他。河內王武懿宗走到距離閻知微七步遠的地方，連發三箭，都沒有射中，軟弱膽小到如此地步。閻知微身上被射得像刺蝟的毛一樣，並且還割下了他的骨肉，誅殺了他的九族，就連遠親中互相不認識的也都被抓來殺掉。孩子才七八歲，也被抱到西市，老百姓可憐孩子，給他們一些糖果，孩子們互相搶奪，覺得很好玩。監刑御史不忍殺害孩子，請示武則天留下孩子不殺。當初唱的「族鹽」，也就是誅殺姓閻的意思的歌詞，到這個時候得到了應驗。

長孫無忌

唐趙公長孫無忌，以烏羊毛爲渾脫氈帽，天下慕之，其帽爲趙公渾脫。後坐事長流嶺南。深脫之言，於是效焉。（出《朝野僉載》）

【譯文】

唐朝被封爲趙公的長孫無忌用黑羊毛做成渾脫氈帽，天下的人都認爲好看，將這種式樣的帽子叫做趙公渾脫。後來他因事獲罪被長期流放在嶺南，用不着再戴氈帽，渾脫這句說得到了應驗。

魏王

唐魏王爲巾子，向前踣，天下欣欣慕之，名爲魏王踣。後坐死。至孝和時，陸頌亦爲巾子，同此樣，時人又名爲陸頌踣。未一年而陸頌殞。（出《朝野僉載》）

【譯文】

唐朝魏王的頭巾，式樣高而朝下折，天下的人都非常喜歡，稱這種式樣的頭巾爲「魏王踣」（踣有跌倒、倒斃、滅亡的意思）。不久，魏王被處死了。到了年號爲孝和的時候，陸頌也將頭巾折成這種高而且向前倒的樣式，人們又稱這樣的頭巾爲「陸頌踣」，不出一年，陸頌也死了。

武媚娘

唐永徽後，天下唱武媚娘歌。後立武氏爲皇后。大帝崩，則天臨朝，改號大周。二十餘年，武氏強盛。武氏三王：梁、魏、定等並開府。自餘郡五（《朝野僉載》四五作「王」）。十餘人。幾遷鼎矣。（出《朝野僉載》）

【譯文】

唐中宗永徽年代，民間流傳一首叫《武媚娘》的歌，後來皇帝立武媚娘爲皇后，皇帝死了以後，武媚娘上朝主持朝政，改國號爲大周。武氏家族興盛了二十多年，武氏家族的梁王、魏王、定王同時開建府署，成立辦事機構，還封了五十多個郡王，幾乎全部篡奪了唐朝的江山。

孝和

唐咸亨已後，人皆雲：「莫浪語，阿婆嗔，三叔聞時笑殺人。」後果則天即位，至孝和嗣之。阿婆者，則天也；三叔者，孝和爲第三也。（出《朝野僉載》）

【譯文】

唐高宗咸亨以後，人們都說：「不要隨便說話，小心阿婆怪罪，三叔聽到時笑死人。」後來果然武則天即位，最後孝和繼承了皇位。阿婆是指武則天，三叔是指孝和，因爲他排行第三。

魏叔麟

唐魏僕射子名叔麟。識者曰：「叔麟反語身戮也。」後果被羅織而殺之。（出《朝野僉載》）

唐朝魏僕射兒子的名字叫叔麟，有明白人說叔麟的反語就是身戮（身遭殺戮的意思。因爲麒麟是鹿的身子，鹿身，反過來身鹿，鹿戮同音）。後來叔麟果然被編造罪名而殺害。

武三思

梁王武三思，唐神龍初，改封德靖王。識者言：「德靖鼎賊也。」果有窺鼎之志，被鄭克等斬之。（出《朝野僉載》）

【譯文】

梁王武三思在唐朝的神龍初年被改封爲德靖王，有明白的人說：「德靖鼎賊也」。後來他果然有篡權當皇帝的想法，被鄭克等人殺了。

孫佺

唐孫佺爲幽州都督，五月北征。時軍師李處鬱諫：「五月南方火，北方水，火入水必滅。」佺不從，果沒八萬人。昔竇建德救王世充於牛口谷。時謂竇入牛口，豈有還期？果被秦王所擒。其孫佺之北也，處鬱曰：「飧若入咽，百無一全。」山東人謂溼飯爲飧（音孫），幽州以北，併爲燕地，故云。（出《朝野僉載》）

【譯文】

唐朝的孫佺爲幽州的都督。五月的時候，他帶領軍隊向北進攻。軍師李處鬱反對說：「五月的時候，南方屬火，北方屬水，火入水必然熄滅。」孫佺不聽，結果損失了八萬人馬。當年竇建德進入牛口谷救王世充，當時有人說：「竇入牛口，怎麼還能回來。」（竇和豆同音）果然被秦王李世民抓住了。這次孫佺往北進軍，李處鬱說：「飧如果進入咽喉，不會再保持完整。」山東人將粥飯叫做飧（音孫），幽州以北是當年燕國的土地，所以李處鬱這麼說。

張易之

天后時，謠言曰：「張公喫酒李公醉。」張公者，斥易之兄弟也，李公者，言李氏太盛也之的弟弟，李公是說李氏家族太興盛了。

飲酒令

唐龍朔年已來，百姓飲酒作令雲：「子母相去離，連臺拗倒。」子母者，盞與盤也；連臺者，連盤拗盞倒也。及天后永昌中，羅織事起。有宿衛十餘人，於清化坊飲，爲此令。此席人進狀告之，十人皆棄市。自後廬陵徙均州，則子母相去離也；連臺拗倒者，則天被廢，諸武遷放之兆。（出《朝野僉載》）

【譯文】

唐朝的龍朔年以來，老百姓喝酒的時候作酒令說：「子母相去離，連臺拗倒。」子母是指杯子與盤子，連臺是說盤子和杯子全都推倒。等到武后永昌中年，羅織罪名陷害人的風氣興起。有十多個宮中的警衛人員在清化坊喝酒，說起了這個酒令，被同席的人告發，十個人全都被處死。到後來，廬陵王遷移到均州，應驗了母子分離。連臺拗倒是預示着武則天被廢，武氏家族的人被定罪流放到邊遠地區。

白馬寺

唐神武皇帝七月即位，東都白馬寺鐵像頭，無故自落於殿門外。自後捉搦僧尼嚴急，令拜父母等。未成者並停革，後出者科決，還俗者十八九焉。（出《朝野僉載》）

【譯文】

唐朝的神武皇帝七月即位當皇帝，東都白馬寺內的鐵佛的頭忽然無故自己掉下來落到了殿門外面的地上。從這以後，朝廷開始捉拿和尚尼姑，命令他們和自己的父母家人相認回家，不允許再出家當和尚，新出家的捉住判刑，和尚們被迫還俗的達到百分之八九十。

李蒙

開元五年春，司天奏玄象有謫見，其災甚重。玄宗震驚，問曰：「何祥？」對曰：「當有名士三十人，同日冤死。今新及第進士，正應其數。」其年及第李蒙者，貴主家婿。上不言其事，密戒主曰：「每有大遊宴，汝愛婿可閉留其家。」主居昭國裏，時大合樂，音曲遠暢，曲江漲水，聯舟數艘，進士畢集。蒙問（明抄本「問」作「聞之」），乃逾垣奔走，羣衆愜望。才登舟，移就水中，畫舸平沉。聲妓篙工，不知紀極，三十進士，無一生者。（出《獨異志》）

【譯文】

唐朝開元五年的春天，司天監向皇帝報告說，日有星辰在天空形成的天象預示着一場嚴重的災難。皇帝問：「預示着什麼災難？」回答說：「將會有知名人士三十人在同一天無故死亡，今年被錄取的進士，正好等於這個數字。」今年被錄取的進士李蒙，是公主的女婿。皇帝沒有說明事情的真相，只是祕密地告訴公主說：「每當遇到的遊樂活動或宴會，你要將你的女婿關在家中，不要讓他參加。」公主家住在昭國裏，一天在江上舉行大型的音樂遊玩活動，音樂聲傳得很遠。當時曲江正漲大水，進士們集合在江邊登上連接在一起的好幾條船。李蒙聽到音樂的聲音，從家裏跳過院牆跑了出來，進士們正等着他。他剛上船，船就向江中心駛去。不一會兒，遊船沉沒了，樂器演奏人員，歌女和船工不知道死了多少人，三十名進士全都淹死在江中，一個也沒有救上來。

李進周

天寶中，李進（明抄本「進」作「遐」）周頗有道術，多在禁署。徙居宮觀，於所居院內，題詩不啻千言，皆預紀上皇幸蜀，祿山僭位之事。初亦不悟，後方豁然。略舉一篇雲：「燕市人皆去，函關馬不歸。如逢山下鬼，環上系羅衣。」貴妃小字阿環，山下鬼嵬字也。（出《抒情詩》）

【譯文】

唐朝的天寶年間，李進周精通預測事物的方術，常在宮內院活動，後來搬到道觀裏。他在他所住的院子裏，題了不下一千句詩。全都預示着太上皇去蜀避難，安祿山叛亂的事。當初看了不理解，事後才明白了，這裏僅舉一首詩作爲例子：「燕市人皆去，函關馬不歸。如逢山下鬼，環上系羅衣。」楊貴妃的小名叫阿環，山下鬼是個嵬字，預示着楊玉環被縊死在馬嵬驛。

志公詞

劉禹錫曰：「逆胡之將亂中原，梁朝志公大師已贈詞曰，『兩角女子綠衣裳，卻背太行邀君王，一止之月必消亡。』兩角女子安字也；綠者祿也；一止正月也。果正月敗亡。聖矣符志公之寓言也。」（出《劉公嘉話錄》）

【譯文】

劉禹錫說：「叛逆的胡人安祿山將擾亂中原，梁朝志公大師曾有一首詞說：「兩角女子綠衣裳，卻背太行邀君主，一止之月必消亡。」兩角女子是個安字，綠和祿在方言裏同一個音，一和止字加在一起是個正月的正字。安祿山叛亂果然在正月失敗被殺死。事情的發展完全符合志公大師的寓言詩所作的預測。

李懷光

馬燧討李懷光，自太原引兵，至實（明抄本實作寶）鼎下營。問其地，名埋懷村。乃大喜曰：「擒賊必矣。」（出《國史補》）

【譯文】

馬燧討伐李懷光，從太原帶領兵馬出發，走到實鼎一帶準備宿營休息。馬燧問宿營地的名字，別人告訴他叫埋懷村，他高興地說：「打敗敵兵，擒獲李懷光是必然的事情了！」

王鐸

唐乾符中，荊州節度使晉公王鐸，後爲諸道都統。時木星入南鬥，數夕不退。鐸觀之，問諸星者：吉凶安在？鹹曰：「金火土犯鬥，即爲災；惟木當爲福耳。」或然之。時有術士邊岡，洞曉天文，精通曆數。謂晉公曰：「惟鬥帝王之宮宿，惟木爲福神，當以帝王佔之。然則非福於今，必當有驗於後，未敢言之。」他日，晉公屏左右密問，岡曰：木星入鬥，當王之兆。木在鬥中，朱字也。識者言唐世嘗有緋衣之讖，或言將來革運，或姓裴，或姓牛。以裴字爲緋衣，牛字著人，即朱也。所以裴晉公主，牛相國僧孺，每罹此謗。李衛公斥周秦行記，乃斯事也。安知鍾於碭山之朱乎。（出《北夢瑣言》）

【譯文】

唐僖宗乾符年間，荊州節度使後來當了諸道都統的晉公王鐸，看到木星侵入南斗六星的位置，許多天也沒有退回去，便問星象學家說：「這種現象是吉還是兇？」大家說：「金星、火星、土星侵入南鬥星的位置便是災禍，惟獨木星侵入是吉利的徵兆。」王鐸說：「原來如此。」有個叫邊岡的術士，精通利用星象和歷數來推測事物的學問，他對晉公王鐸說：「只有南鬥是代表帝王的星宿，並且只有木星是代表吉祥的星宿，所以應當以他們的星象來推測帝王的命運。但是這種星象不代表現在，而是代表將來的變化。只是不敢隨便說出來。」過了幾天，晉公王鐸叫左右的人退下去，單獨祕密地問邊岡。邊岡說：「木星進入南斗六星，是有人要當皇帝的預兆，木在鬥中，是個朱字。」還有明白的人說，唐朝曾經有過關於「緋衣」的預言，或者是說將來改朝換代，皇帝或是姓裴，或是姓牛，以緋衣代表裴字，牛字加個人字，就是朱字。所以後來的晉公裴度，相國牛孺，都因爲這種傳說和預言遭受過陷害。李衛公斥周秦行紀。也是因爲這件事。誰知道這是指碭山的朱溫（滅掉唐朝的梁太祖）呢？

木成文

梁開平二年，使其將李思安攻潞州，營於壺口關，伐木爲柵。破一大木，木中朱書隸文六字，曰：「天十四載石進。」思安表上之。其羣臣皆賀，以爲十四年必有遠夷貢珍寶者。其司天少監徐鴻，謂所親曰：「自古無一字爲年號者，上天符命，豈闕文乎？吾以丙申之年，當有石氏王此地者。移四字中兩豎畫，置天字左右，即丙字也；移四之外圍，以十字貫之，即申字也。」後至丙申歲，晉高祖以石姓起幷州，如鴻之言。（出《稽神錄》）

【譯文】

後梁太祖開平二年，朝廷命令李思安將軍攻打潞州。軍隊宿營在壺口關，伐木修造柵欄。士兵們破開一根樹幹時，木頭當中有六個隸體紅字：「天十四載石進」。李思安爲這件事寫了一個報告送給朝廷，大臣們都向皇帝祝賀，認爲十四年必然有邊遠的國家向皇帝進貢珍寶。司天少監徐鴻暗地裏對自己親近的人說：「自古以來沒有以一個字爲年號的，天賜祥瑞與天子，作爲受命的憑證，還會缺少文字？我認爲這預示丙申年，會有姓石的人當皇帝。因爲將四字的兩豎移到天字的左右，就是個丙字，將四字的外框的十字貫穿就是個申字。」後來到了丙申年，後晉的高祖石敬瑭開始興起當了皇帝，果然同徐鴻說的一樣。

草重生

初董昌未敗前，狂人于越中旗亭客舍，多題詩四句曰：「日日草重生，悠悠傍素城。諸侯逐白兔，夏滿鏡湖平。」初人不曉其詞，及昌敗方悟：草重董字；日日昌字；素城越城，隋越國公楊素所築也；諸侯者，猴乃錢鏐，申生屬也；白兔昌，卯生屬也；夏滿，六月也；鏡湖者，越中也。（出《會稽錄》）

【譯文】

當初董昌沒有失敗的時候，有一個狂人在越中旗亭旅店的牆壁上題了四句詩：「日日草重生，悠悠傍素城。諸侯逐白兔，夏滿鏡湖平。當初人們不知道這句詩的意思，等到董昌失敗了才明白。草重是個董字，日日是個昌字，素城代表越城，因爲是隋越國公楊素所建造的。侯指猴是申生屬，代表錢鏐，白兔是卯生屬。夏滿代表六月，鏡湖指的是越中。

唐國閏

僞蜀後主王衍，以唐襲宅建上清宮。於老君尊像殿中，列唐朝十八帝真。乃備法駕竭之。識者以爲拜唐，乃歸命之先兆也。先是司天監胡秀林進歷，移閏在丙戌年正月。有向隱者亦進歷，用宣明法，閏乙酉年十二月。既有異同，彼此紛訴，仍於界上取唐國曆日。近臣曰：「宜用唐國閏月也。」因更改閏十二月。街衢賣歷者雲：「只有一月也。」其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國滅。胡秀林是唐朝司天少監，任蜀，別造永昌正象歷，推步之妙，天下一人。然移閏之事不爽，歷議常人不可輕知之。（出《北夢瑣言》）

【譯文】

僞蜀的後主王衍，在從唐朝世襲得來的宅院的位置修建上清宮，在供奉老君神靈的大殿裏，懸掛了唐朝十八代皇帝的畫像。有能看透事物的人說，供奉唐朝的皇帝，是歸順唐朝的先兆。司天監的胡秀林編制日曆報送給王衍審查批准，將閏月移到丙戌年正月，有個隱士也報送了一本日曆，用宣明法計算，將閏月移到乙酉年十二月，由於出現分歧，兩個人爭論起來。後來仍採用唐朝的歷法，左右親近的大臣對王衍說：「應該採用唐朝的閏月。」所以更改閏月到十二月，在街上賣日曆的人說：「只有一個月」。當年的十二月二十八日前蜀國滅亡。胡秀林是唐朝的司天少監，後來到前蜀任職，他編制了永昌正象歷，推算的精妙準確天下第一，但是在這次確定閏月的事上沒有算準，因爲朝代的變更不是平常人能夠輕易推算出來的。

竹騮

竹騮者，食竹之鼠也。生於深山溪谷竹林之中無人之境，非竹不食，巨如野狸，其肉肥脆。山民重之，每發地取之甚艱。岐梁睚眥之年，秦隴之地，無遠近巖谷之間，此物爭出，投城隍及所在民家。或穿墉壞城，或自門閾而入，犬食不盡，則併入人家房內，秦民之口腹飫焉。忽有童謠曰：「騮騮引黑牛，天差不自由。但看戊寅歲，楊在蜀江頭。」智者不能議之。庚午歲，大梁同州節度使劉知俊叛梁入秦，家於天水。天水破，流入蜀。居數年間，蜀人又謠曰：「黑牛無系絆，棕繩一時斷。」僞蜀先主聞之，懼曰：「黑牛者，劉之小字；棕繩者，吾子孫之名也。蓋前輩連宗字，後輩連承字爲名，棕繩與宗承同音。吾老矣，得不爲子孫之患乎？」於是害劉公以厭之。明年，歲在戊寅，先主不豫，閤眼劉公在目前。蜀人懼之，遂粉劉之骨，揚入於蜀江。先主尋崩。議者方知騮者劉也，黑牛者劉之小字，戊寅歲揚骨入於蜀江之應。（出《王氏見聞》）

【譯文】

竹騮是一種喫竹子的鼠類，生長在沒有人煙的深山溪谷的竹林之中，不是竹子它不喫，竹騮的體型大如野貓，肉質肥脆，山裏的居民非常喜歡喫，但是挖地抓竹騮很不容易。岐和梁發生衝突的那一年陝西和甘肅一帶，不論是遠近的山谷岸石之間，竹騮爭先恐後地往外跑，跑到城牆下的壕溝裏和附近的老百姓家裏。它們或是挖洞毀壞城牆，或是從門坎進入居民家裏，狗無法吃盡它們，陝西的老百姓喫夠了竹騮的肉。這時忽然流傳一首童謠說：「騮引黑牛，天差不自由。但看戊寅歲，楊在蜀江頭。」有學問的聰明人也不理解童謠的意思。庚午年，大梁同州節度使劉知俊背  
叛大梁，帶兵進入陝西，駐紮安家在天水。天水被攻破以後，又流竄進入四川。住了幾年以後，四川又流傳一首民謠說：「黑牛無系絆，棕繩一時斷。」前蜀的先主王建聽到後害怕地說：「黑牛是劉知俊的小名，而棕繩是我子孫的名字，是按照家譜繼承和接續下去的叫宗然後是承字，棕繩與宗承同音。我老了，不能爲子孫留下隱患。於是王建將劉知俊殺了以消除隱患。第二年是戊寅年，先主王建心情不好，一閉上眼睛就見劉知俊在眼前，他很害怕，命令人將劉知俊的骨頭砸碎，扔到了蜀江裏，不久先主王建死了，這時人們才知道，民謠裏的騮是指劉，黑牛是劉知俊的小名，「但看戊寅歲，揚在蜀江頭」是指在戊寅年將劉知俊的骨頭揚到蜀江中。

# 人品各卷（第164-196卷）

人品各卷目錄

卷第一百六十四 名賢（諷諫附）

名賢 郭林宗 李膺 徐孺子 鄭玄 蔡邕 崔仁師 張文瓘

虞世南 馬周 員半千 嚴安之 蕭穎士 蕭嵩 於休烈

李廙 鄭絪 獨孤鬱 趙逢

諷諫 晏子 優旃 東方朔 簡雍 斛斯豐樂 高季輔 李景伯

蘇頲 黃幡綽 李絳

卷第一百六十五 廉儉（吝嗇附）

廉儉 陸績　齊明帝　甄彬　高允　崔光　長孫道生　唐玄宗　肅宗

盧懷慎 李勉 杜黃裳　陽城　鄭餘慶　鄭浣　文宗　夏侯孜

裴坦 溫璉 仲庭預

吝嗇 漢世老人　沈峻　李崇　南陽人　夏侯處信　柳慶　夏侯彪

鄭仁凱 鄧祐 韋莊　王叟　王鍔　裴璩　歸登

卷第一百六十六 氣義一 鮑子都　楊素　郭元振　狄仁傑　敬昭道　吳保安

卷第一百六十七 氣義二 裴冕　李宜得　穆寧　趙驊　曹文洽　陽城　王義　裴度　

廖有方

卷第一百六十八 氣義三 熊執易　李約　鄭還古　江陵士子　鄭畋　章孝子　發冢盜

鄭雍 楊晟 王殷

卷第一百六十九 知人一 陳實　黃叔度　郭泰　馬融　蔡邕　顧邵　諸葛瑾兄弟　

龐士元 武陔 裴頠 匈奴使　桓溫　謝鯤　唐太宗　李績

薛收 王圭 王師旦 楊素 王義方 選將　英公　劉奇

張鷟 李嶠 鄭杲 盧從願 裴寬 韋詵 裴談

卷第一百七十知人二 姚元崇　盧齊卿　薛季昶　元懷景　張九齡　王丘　楊穆弟兄

李丹 鄭絪 苗夫人　杜鴻漸　杜佑　梁肅　呂溫　顧和

劉禹錫　韓愈　顧況　於邵 李德裕　韋岫　知人僧　蔡荊　亞子

卷第一百七十一 精察一 李子萇　袁安　嚴遵　李崇　魏先生　李義琛　蔣恆　王璥

李傑 裴子云 郭正一　張楚金　董行成　張鷟　張松壽

蘇無名 趙涓 袁滋

卷第一百七十二 精察二 韓滉　顏真卿　李景略　李夷簡　孟簡　李德裕　裴休　

崔碣 趙和 劉崇龜 殺妻者　許宗裔　劉方遇

卷第一百七十三 俊辯一 東方朔　匡衡　邊文禮　荀慈明　曹植　諸葛恪　車浚

諸葛靚 蔡洪 範百年 張融　庾杲之　王儉　周顒　王融

李膺 商鏗 蕭琛 朱淹 崔光 陳元康 李諧　盧愷

盧思道 王元景

卷第一百七十四 俊辯二（幼敏附）

俊辨 　陽玠　薛道衡　薛收　張後裔　崔仁師　盧莊道　許敬宗

胡楚賓 裴琰之 蘇頲　王勮　李白　柳芳　王藻　韓愈

李程 李吉甫 王生 辛丘度 溫庭筠 柳公權　權德輿

東方朔 李彪 班蒙

幼敏 　陳元方　孫策　鍾毓　孫齊由　陸琇　王絢　蕭遙欣　房氏子

張琇 渾瑊

卷第一百七十五 幼敏 　賈逵　李百藥　王勃　元嘉　毛俊男　蘇頲　劉晏　林傑

高定 李德裕 白居易　崔鉉　李琪　劉神童　路德延　韋莊

卷第一百七十六 器量一 樂廣　劉仁軌　婁師德　李勣　李日知　盧承慶　裴冕

郭子儀 宋則

卷第一百七十七 器量二 陸象先　元載　董晉　裴度　於頔　武元衡　李紳　盧攜

歸崇敬 夏侯孜 陳敬瑄　葛周

卷第一百七十八 貢舉一 總敘進士科　進士歸禮部　府解　諸州解　試雜文　內出題

放雜文榜 放榜 五老榜　謝恩　期集　過堂　題名　關試

宴集

卷第一百七十九 貢舉二 杜正玄　李義琛　陳子昂　王維　楊暄　蕭穎士　喬彝

許孟容 張正甫 閻濟美　潘炎　令狐峘　熊執易

卷第一百八十貢舉三 常袞　宋濟　牛錫庶　崔元翰　湛責　尹極　李程　蔡南史

牛僧孺 楊虞卿 苗纘　費冠卿　李固言　殷堯藩　施肩吾

張正甫 馮宿 張環 楊三喜

卷第一百八十一 貢舉四 李逢吉　章孝標　劉軻　崔羣　李翱女　賀拔惎　李宗閔

庾承宣 張祐 盧求 杜牧　劉蕡　薛保遜　賈島　畢諴

裴德融 裴思謙 李肱 蘇景胤 張元夫

卷第一百八十二 貢舉五 崔蠡　盧肇　丁棱　顧非熊　李德裕　張濆　宣宗　盧渥

劉蛻 苗臺符張讀 許道敏　崔殷夢　顏摽　溫庭筠　盧彖

翁彥樞 劉虛白 封定卿 馮藻 趙琮

卷第一百八十三 貢舉六 劉鄴　葉京　李藹　房珝　汪遵　劉允章　王凝　盧尚卿

李堯 高湜 公乘億 孫龍光　王璘　蔣凝　吳融　盧光啓

王彥昌 杜升 鄭昌圖 程賀 陳嶠 秦韜玉　陸扆　張曙

崔昭矩 賈泳

卷第一百八十四 貢舉七（代族附） 昭宗　韋甄　劉纂　鍾傅　盧文煥　趙光逢

盧延讓 韋貽範 楊玄同 封舜卿 高輦

氏族 李氏 王氏 七姓 李積 崔湜 類例 李嶠 張說 楊氏

李益 莊恪太子妃 白敏中 汝州衣冠 黃生

卷第一百八十五 銓選一 蔡廓　謝莊　劉林甫　張說　溫彥博　戴胄　唐皎　楊師道

高季輔 薛元超 楊思玄　張仁禕　裴行儉　三人優劣　劉奇

狄仁傑 鄭杲 薛季昶 鄧渴 李至遠　張文成　鄭愔　崔湜

糊名

卷第一百八十六 銓選二 斜封官　盧從願　韋抗　張仁願　杜暹　魏知古　盧齊卿

王丘 崔琳 裴光庭 薛據　李林甫　張說　張奭　楊國忠

陸贄 鄭餘慶 裴遵慶 李絳 李建 崔安潛

卷第一百八十七 職官 　宰相　上事　蘇瑰　兩省　獨孤及　參酌院　陽城　呂溫　

韋絢 李程 雜說 御史　同州御史　崔遠　嚴武　押班

臺門 歷五院 韓皋 雜說 使職 尚書省 崔日知 度支

柳闢 省橋 祕書省 魚袋 莎廳

卷第一百八十八 權倖 　張易之　王準　王毛仲　李林甫　盧絢　李輔國　韋渠牟

魚朝恩 元載 路巖　高湘　盧隱

卷第一百八十九 將帥一 關羽　簡文　李密　劉文靜　李金才　李靖　郭齊宗　

唐休璟 李盡忠 封常清 李光弼

卷第一百九十將帥二（雜譎智附） 馬燧　嚴振　溫造　高駢　南蠻　張浚　劉鄩

張勍 王建

雜譎智　魏太祖　村婦　將帥

卷第一百九十一 驍勇一 甾丘　朱遵　趙雲　呂蒙　魏任城王　桓石虔　楊大眼

麥鐵杖 彭樂 高開道　杜伏威　尉遲敬德　柴紹弟　秦叔寶

薛仁貴 公孫武達 程知節 薛萬 李楷固 王君毚 宋令文

彭博通 李宏 辛承嗣

卷第一百九十二 驍勇二 來瑱　哥舒翰　馬璘　白孝德　李正己　李嗣業　馬勳

汪節 彭先覺 王俳優　鍾傅　墨君和　周歸祐　王宰

卷第一百九十三 豪俠一 李亭　虯髯客　彭闥高瓚　嘉興繩技　車中女子

卷第一百九十四 豪俠二 崑崙奴　侯彝　僧俠　崔慎思　聶隱娘

卷第一百九十五 豪俠三 紅線　胡證　馮燕　京西店老人　蘭陵老人　盧生　義俠

卷第一百九十六 豪俠四 田膨郎　宣慈寺門子　李龜壽　潘將軍　賈人妻　荊十三娘

許寂 丁秀才

卷第一百六十四 名賢（諷諫附）

名賢 郭林宗 李膺 徐孺子 鄭玄 蔡邕 崔仁師 張文瓘 虞世南 馬周 員半千　嚴安之　蕭穎士　蕭嵩　於休烈　李廙　鄭絪　獨孤鬱　趙逢

諷諫 晏子 優旃 東方朔 簡雍 斛斯豐樂 高季輔 李景伯 蘇頲 黃幡綽 李絳

名賢

郭林宗

郭林宗來遊京師，當還鄉里，送車千許乘，李膺亦在焉。衆人皆詣大槐客舍而別，獨膺與林宗共載，乘薄笨車，上大槐坂。觀者數百人，引領望之，眇若松喬之在霄漢。（出《商芸小說》）

【譯文】

郭林宗來到京城遊玩，要回故鄉的那一天，前來送行的官員、車子有一千多輛，李膺也來了。衆人都只送到大槐旅店便告別回去了，只有李膺和郭林宗同乘一輛破舊的車子，一直登上大槐坡頂，有好幾百人伸着脖子觀看，就像觀看赤松子和王子喬兩位神仙行進在高高的天上。

李膺

李膺恆以疾不送迎賓客，二十日乃一通客。唯陳仲弓來，輒乘輿出門迎之。（出膺《家錄》，明抄本"錄"作"乘"）

李元禮謖謖如勁松下風。膺居陽城時，門生在門下者，恆有四五百人。膺每作一文出手，門下共爭之，不得墮地。陳仲弓初令大兒元方來見，膺與言語訖，遣廚中食。元方喜，以爲合意，當復得見焉。（出《商芸小說》）

膺同縣聶季寶，小家子，不敢見膺。杜周甫知季寶，不能定名，以語膺。呼見，坐置砌下牛衣上。一與言，即決曰："此人當作國士。"卒如其言。（出《商芸小說》）

膺爲侍御史。青州凡六郡，唯陳仲舉爲樂安，視事，其餘皆病。七十縣並棄官而去。其威風如此。（出《商芸小說》）

膺坐黨事，與杜密、荀翊同系新汲縣獄。時歲日，翊引杯曰："正朝從小起。"膺謂曰："死者人情所惡，今子無吝色者何？"翊曰："求仁得仁，又誰恨也？"膺乃嘆曰："漢其亡矣，漢其亡矣！夫善人天地之紀，而多害之，何以存國？"（出李膺《家錄》，明抄本"錄"作"乘"）

【譯文】

李膺因爲有病，總是不迎送客人，他們家平均二十天方纔接迎一回。惟獨陳仲弓來作客，李膺總是乘坐車子到大門外迎接。

李元禮像勁松迎風挺立。李膺居住在陽城的時候，門下總有四五百個學生，李膺每當寫完一篇文章，學生們都爭着閱讀，傳來傳去不會落到地上，陳仲弓叫大兒子陳元方來拜李膺。李膺同他談完話以後，讓他到廚房去喫飯。陳元方心中暗喜，認爲自己使李膺感到滿意，收下他做學生。

李膺同一個縣的聶李寶，出身低微，不敢來見李膺。杜周甫知道聶季寶科舉考試不會被錄取，將他的情況告訴李膺。李膺同聶季寶會面，坐在臺階下爲牛禦寒的蓑衣上面。李膺同聶季寶談了一次話，便斷定說："這個人將來會成爲國家的棟樑之才。"後來果然如李膺所預料的一樣。

李膺出任負責監察的侍御史，青州六郡的太守，只有陳仲舉一人照常在官署處理政務，其餘的幾個人都稱病在家，有七十個縣的縣令棄官而去。李膺竟有這樣大的威風！

李膺受到朋友的牽連而遭受迫害，同杜密、荀翊一起被關押在新汲縣監獄。過年這一天，荀翊舉酒杯說："國家的基業必須一點一點才能積累起來。"李膺對他說："死是誰也不願意的事情，你現在還有什麼要辦的事情？"荀翊說："追求仁義，得到仁義，還有什麼可遺憾的！"李膺感嘆地說："漢朝要滅亡了！漢朝要滅亡了！有道德的人是天地國家的基石，而如今都遭到了迫害，還以什麼來維護保存國家呢？"

徐孺子

陳仲舉雅重徐孺子。爲豫章太守，至，便欲先詣之。主簿曰："羣情慾令府君先入拜。"陳曰："武王軾商容之閭，席不暇暖，吾之禮賢，有何不可？"（出《商芸小說》）

徐孺子年九歲，嘗月下戲。人語之："若令月無物，極當明邪？"徐曰："不爾，譬如人眼中有童子，無此如何不暗。"（出《世說》）

【譯文】

陳仲舉平素很看重徐孺子，他被任命爲豫章太守，剛一到任，就要去看望徐孺子。主簿對他說："大家都希望太守您先舉行交接參拜儀式。"陳仲舉說："周武王沒等坐暖席子，就急着去拜訪商容，我禮賢下士，有什麼不可以呢？"

徐孺子九歲的時候，一次在月亮下面玩耍。有人對他說："如果月亮裏沒有月宮和桂樹等物體，那麼一定會更加明亮。"徐孺子說："不是這樣，就像人的眼睛裏面的瞳仁。如果沒有瞳仁，將會更加黑暗。"

鄭玄

鄭玄在徐州，孔文舉時爲北海相，欲其返郡，敦清懇惻，使人繼踵。又教曰："鄭公久遊南夏，今艱難稍平，儻有歸來思，無寓人於室。毀傷其藩垣林木，必繕治牆宇以俟還。"及歸，融告僚屬，昔周人尊師，謂之尚父，今可鹹曰鄭君，不得稱名也。袁紹一見玄，嘆曰："吾本謂鄭君東州名儒，今乃是天下長者。夫以布衣雄世，斯豈徒然哉？"及去，紹餞之城東，必欲玄醉。會者三百人，皆使離席行觴。自旦及暮，計玄可飲三百餘杯，而溫克之容，終日無怠。（出《商芸小說》）

【譯文】

孔融任北海相的時候鄭玄在徐州，他很想請鄭玄回到北海郡。派人連續多次去徐州請鄭玄回來。孔融還說："鄭玄長時間旅居南方，如今剛剛安定下來。倘若有回來的意思，沒有居住的房屋，被毀壞的籬笆圍牆和花園樹木一定要妥善修理，然後再還給他。"鄭玄回來以後，孔融告訴手下的官員說："當初周朝的人尊敬老師，稱老師爲'尚父'，也就是可尊敬的父親。如今大家可稱他鄭君，不許直接叫他的名字。"袁紹見到鄭玄後感嘆地說："我本以爲鄭玄只是東州著名的學者，今天一見才知道，他還是重厚自尊的長者。他以平民百姓的身份在當今之世，受天下人崇敬，並不是沒有道理的。"鄭玄要走了，袁紹在城東擺酒宴爲他餞行，千方百計想讓他喝醉。參加宴會的有三百人，他叫每個人都離席向鄭玄敬酒。從早晨到傍晚，鄭玄一共喝了三百多杯酒，但是他溫文爾雅的表情和風度整天都沒有變化失態。

蔡邕

張衡死月，蔡邕母始懷孕。此二人才貌甚相類。時人云：邕是衡之後身。初司徒王允，數與邕會議，允詞常屈，由是銜邕。及允誅董卓，並收邕，衆人爭之不能得。太尉馬日磾謂允曰："伯喈忠直，素有孝行。且曠世逸才，才識漢事，當定十志。今子殺之，海內失望矣。"允曰："無蔡邕獨當，無十志何損？"遂殺之。（出《商芸小說》）

東國宗敬邕，不言名，鹹稱蔡君。兗州陳留，並圖畫蔡邕形象而頌之曰："文同三閭，孝齊參、騫。"（出《邕別傳》）

【譯文】

張衡死的那個月，正是蔡邕母親懷孕的時候。他們兩個人的相貌和才能非常相似，人們說蔡邕是張衡所託生的。當初司徒王允好幾次同蔡邕辯論，王允經常理屈詞窮，因此而怨恨蔡邕。後來王允誅殺了董卓，並且拘捕了蔡邕。太尉馬日磾對王允說："蔡邕忠厚正直，素來有忠孝的名聲，況且又是曠世奇才。目前剛剛恢復了漢朝的事業，應該整理律歷、禮樂、刑法等十項基本制度，在這個時候將蔡邕殺了，恐怕會令天下的人失望。"王允說："沒有蔡邕就難以獨擋一面？不能寫定十項基本制度有什麼妨礙？"於是把邕殺了。邕國宗的尊敬，所以不叫他的名字，都稱爲蔡君。"兗州的陳留還畫了蔡邕的畫像來頌揚他，說他的文章同三閭大夫屈原一樣好，忠孝與曾參和張騫齊名。

崔仁師

唐崔仁師爲度支郎中，奏財物數千言，手不執本，太宗怪之，令杜正倫齎本對唱。一無所誤。（出《神異錄》）

【譯文】

唐朝的崔仁師是度支郎中，他向皇帝彙報財務收支情況幾千筆，手裏不拿帳本。太宗皇帝怪罪他，命令杜正倫拿着帳本同他所報的數字相對照。竟沒有一筆錯誤。

張文瓘

宰相以政事堂供饌彌美，議減之，張文瓘曰："此食天子所重，以機務待賢才，吾輩若不任其職，當自陳乞，以避賢路。不宜減削公膳，以邀求名譽，國家所費，不在於此，苟有益於公道，斯亦不爲多也。"（出《談賓錄》）

【譯文】

宰相在政事堂準備的飯菜非常豐盛，有人議論說應該節儉一點。張文瓘說："這頓飯是皇帝所重視的，因爲有軍政大事等着大臣們去處理。我們若不是擔任現在的職務，自然可以陳述節儉的道理，以避開賢士進取的道路。不適合削減工作餐的標準，以換取個人的名譽。國家所浪費地方，不在這裏。只要有道理，這也不算多。"

虞世南

太宗嚐出行，有司請載副書以從。帝曰："不須。"虞世南在，此行祕書也。太宗稱世南，博聞、德行、書翰、詞藻、忠直，一人而兼是五善。太宗聞世南薨，哭之慟曰："石渠東觀之中，無復人矣。"世南之爲祕書，於省後堂，集羣書中事可爲文用者，號爲《北堂書抄》。今此堂猶存，而書盛行於代。（出《國朝雜記》）

【譯文】

太宗皇帝有一次出行，有一個官員請示要將書籍、公文的副本裝到車上帶着。皇帝說："有虞世南在，就是此行的祕書。"太宗皇帝稱虞世南博文多見、品質高尚、讀書廣博、詞彙豐富、忠誠正直，一個人具備五種長處。太宗皇帝聽說虞世南死了，傷心地哭着說："宮裏藏書和著書之處，再也沒有人能比得上虞世南了！"虞世南當祕書期間，在省後堂將羣書中可以在今後寫文章時引用的重要事物摘錄編纂在一起，叫作《北堂書抄》。如今省後堂還在，《北堂書抄》也流行於世。

馬周

馬周西行長安，至新豐，宿於逆旅。主人唯供諸商販而不顧周，遂命酒悠然獨酌。主人翁深異之。及爲常何陳便宜二十餘事，太宗怪其能。問何，何答曰："此非臣發慮，乃臣家客馬周也。"太宗即日召之。未至間，遣使使催促者數四。及謁見，語甚悅，授監察御史。奏罷傳呼，置鼓，每擊以驚衆，時人便之。遷中書令。周病消渴，彌年不瘳。時駕幸翠微宮，敕求勝地，爲周起宅，名醫內使，相望不絕。每令常食以御膳供之，太宗躬爲調藥，皇太子臨問。（出《談賓錄》）

【譯文】

馬周西行去長安，中途走到新豐，住在一家旅店裏。店主人只顧招待照顧一些有錢的商人，而顧不上照顧馬周。馬周便要了酒菜，悠然自得地獨自喝酒，店主人感到他是個很奇怪的人。後來他協助常何處理了二十多件積壓已久，很難處理的公務。太宗皇帝覺得常何很能幹，常何說："這不是我的功勞，而是我們家的食客馬周協助處理的。太宗皇帝當天就急着召見馬周，馬周沒有及時趕到，太宗皇帝接連派了四個人前去催促。見面以後，太宗皇帝對馬周的談話非常滿意，任命他爲監察御史。太宗皇帝命令擺上鼓樂慶賀。每一下鼓樂的敲擊聲，都震驚了衆人，大家都知道了這件事。馬周任中書令以後，得了糖尿病，一年多也沒有治好，一次皇帝到翠微宮，命令選一塊好地方給馬周建一座住宅，並且派名醫和使臣不斷去探望馬周。皇帝還派人將皇宮裏的飯菜送去給馬周喫。太宗皇帝還曾經親自爲馬周調藥，皇太子也經常親臨問安。

員半千

員半千本名餘慶，與王義方善。謂曰："五百年一賢，足下當之矣。"遂改爲半千。高宗御武成殿，召舉人，問天陣地陣人陣如何？半千曰："師出以義，有若時雨，天陣也；兵在足食，且耕且戰，地陣也；卒乘輕利，將帥和睦，人陣也。"上奇之，充土蕃使。則天即位，留之曰："境外不足煩卿。"撰明堂新禮上之。又撰封禪壇碑十二首。遷正諫大夫，兼控鶴供奉。半千以古無此名，又授者皆薄徒，請罷之。由是忤旨。（出《廣德神異錄》）

【譯文】

員半千本來名字叫員餘慶，他同王義方的關係很好。王義方對他說："五百年出一個品德才能出衆的賢人，你當之無愧。"從此稱他爲半千。高宗皇帝在武成殿召集舉人問如何運用天陣、地陣和人陣？員半千說："出師要順應形勢，主持正義，就像天上下雨，順應天時，這就是天陣；兵馬的糧食要充足，並且應該一邊耕種，一邊打仗，這就是地陣；士兵要車馬輕便，作戰勇敢，統帥和將軍要齊心協力，和睦相處，這就是人陣。"皇帝對他的才能感到驚奇，任命他爲出使吐蕃的使臣。武則天即位以後對他說："邊境以外事不必麻煩你去處理。"讓他撰寫新建成的明堂的典禮儀式上宣讀的文章，又讓他撰寫封禪壇的碑文十二首，然後任命他爲正諫大夫兼任負責侍衛的控鶴供奉。員半千認爲以前沒有這個官職，又因爲負責這項工作的都是些淺薄輕浮的人，所以請武則天收回控鶴供奉這項任命。由此而違抗了皇帝的旨意。

嚴安之

玄宗御勤政樓，大酺，縱士庶觀看。百戲竟作，人物填咽，金吾衛士白棒雨下，不能制止。上患之，謂高力士曰："吾以海內豐稔，四方無事，故盛爲宴，欲與百姓同歡。不知下人喧亂如此。汝有何方止之？"力士奏曰："臣不能也。陛下試召嚴安之，處分打場。以臣所見，必有可觀也。"上從之。安之至，則周行廣場。以手板畫地，示衆人，約曰："窬此者死。"以是終五日酺宴。鹹指其畫曰："嚴公界"，無一人敢犯者。（出《開天傳信記》）

【譯文】

玄宗皇帝在勤政樓大擺酒宴，同時上演各種劇目，讓百官和老百姓共同觀看。老百姓把道路和廣場都塞滿了，儀仗隊的衛士們用棍棒像雨點一樣毆打老百姓，也無法制止。皇帝很憂慮，對高力士說："我因爲全國各地都豐收了，四方又沒有戰亂，所以排擺酒宴，要和老百姓同樂，沒想到老百姓如此喧鬧混亂，你有什麼辦法制止？"高力士說："我沒有辦法。皇帝把嚴安之找來試一試，必定很好看。"皇帝同意了，嚴安之來了以後，圍着廣場走了一圈，用上朝時手裏拿的手板在地上畫了一條線，然後對衆人說："超過這條線的人處死！"由此擺了五天酒宴，演了五天戲劇，老百姓都指着那條線說："嚴公界"！沒有一個人敢於超越。

蕭穎士

蕭穎士，文章學術，俱冠詞林，負盛名而洇沈不遇。常有新羅使至，雲："東夷士庶，願請蕭夫子爲國師。"事雖不行，其聲名遠播如此。（出《翰林盛事》，明抄本"翰"作"儒"）

【譯文】

蕭穎士的學問和文章，都在文人學者中名列第一，享有盛名，但一直被埋沒而沒有當官的機會。曾經有一個朝鮮半島新羅國的使臣來到中原請求說："東方民族的官員和百姓想請蕭穎士去作國師。"這件事雖然沒有辦成，但卻由此可以看出，蕭穎士的名聲竟傳播得那麼遠。

蕭嵩

蕭嵩爲相，引韓休同列。及在相位，稍與嵩不協，嵩因乞骸骨。上慰嵩曰："朕未厭卿，卿何庸去乎？"嵩俯伏曰："臣待罪宰相，爵位已極。幸陛下未厭臣，得以乞身。如陛下厭臣，臣首領不保，又安得自遂。"因殞涕。上爲之動容曰："卿言切矣。朕思之未決，卿歸私第，至夕當有使。如無使，旦日宜如常朝謁。"及日暮，命力士詔嵩曰："朕惜卿，欲固留。而君臣終始，貴全大義，亦國家之美事也。今除卿右丞相。"是日，荊州始進黃柑，上以素羅帕包其二以賜之。（出《柳氏史》）

【譯文】

蕭嵩當宰相，推薦韓休也當了宰相，等到韓休當了宰相，便與蕭嵩產生了矛盾。蕭嵩因此而辭官。皇帝安慰蕭嵩說："我沒有討厭你，你何必要走呢？"蕭嵩趴在地上說："我做了宰相，官當到了頂點，幸好皇帝沒有討厭我，我才能辭官。如果皇帝討厭我，我腦袋不保，又怎麼能夠自己選擇去留呢？"說着流下了眼淚。皇帝受了感動說："你說得很實在，我沒有考慮好怎樣決定，你回家去，到晚上應該有使臣去。如果沒有使臣去，早晨你像往常一樣來上朝。"等到黃昏，皇帝命令力士將蕭嵩找來對他說："我很愛惜你，想要挽留你。而君臣始終如一，遵守大義，也是國家的一件好事。今天任命你爲右丞相。"正好有當天荊州進貢的黃柑。皇帝用素羅帕包了兩個賞給了蕭嵩。

於休烈

於休烈，至性真愨，機鑑敏悟。肅宗踐祚，休烈自中都赴行在，拜給事中，遷太常少卿，知禮儀使。中原蕩覆，文物未備。休烈獻五代論，肅宗甚嘉之。遷工部，在朝凡三十餘年，歷掌清要，家無擔石之蓄。恭儉溫仁，未嘗見喜慍於顏色。而親賢下士，推轂後進，雖位重年高，曾無倦色，篤好書籍，手不釋卷。（出《談賓錄》）

【譯文】

於休烈的本性真誠樸實。機警聰明。肅宗即位當了皇帝，於休烈從中都趕到京城被任命爲給事中，後來又改任爲太常少卿兼知禮儀使。中原遭到戰亂破壞，文物書籍損失嚴重，於休烈將自己收藏的《五代論》獻給國家，肅宗皇帝很滿意，任命他爲工部侍郎。於休烈在朝中任職三十多年，擔任過許多重要顯赫的官職，但家中卻沒有什麼積蓄。一直保持正直儉樸，溫文爾雅，從來也不將喜怒顯示在臉上，他禮賢下士，鼓勵提拔年輕人。雖然他官位高責任大，但工作勤奮，不知疲倦。他非常愛好讀書，手中整天都拿着書本。

李廙

尚書左丞李廙，有清德。其妹劉晏妻也。晏方秉權，嘗造廙。延至寢室，見其簾甚弊，乃令潛度廣狹，以竹織成，不加緣飾，將以贈廣。三攜至門，不敢發言而去。（出《國史補》）

【譯文】

尚書左丞李廙具有廉潔的品德，他的妹妹是劉晏的妻子。劉晏剛剛當官掌權，經常去拜訪李廙，他看到李廙寢室的門簾非常簡陋破舊，便暗中叫人用竹子編織了一個門簾，邊緣上不加裝飾，準備送給李廙。他三次帶着門簾來到李廙的門口，都沒敢進去說明，最後還是帶了回去。

鄭絪

順宗風噤不言，太子未立，牛美人有異志。上乃召學士鄭絪於小殿，令草立儲宮德音。絪搦管不請，而書立嫡以長四字，跪而呈上。順宗深然之，乃定。（出《國史補》）

【譯文】

順宗皇帝對立誰爲太子的各種意見不說話表態，牛美人對此有自己的謀略。皇帝將鄭絪，找到小殿，命令他起草確立太子的文書。鄭絪拿着筆不加請示，在紙上寫了"立嫡親長子"幾個字，跪着呈送給皇帝。順宗皇帝深受感動，認爲很有道理，於是便將這件事確定下來。

獨孤鬱

獨孤鬱，權相之子婿也。歷掌內外綸誥，有美名。憲宗嘆曰："我女婿不如德輿女婿。"（出《國史補》）

【譯文】

獨孤鬱是當朝宰相李德輿的女婿，負責管理皇帝的詔書公文，名譽很好。憲宗皇帝感嘆地說："我的女婿不如李德輿的女婿。"

趙逢

太傅致仕趙逢，仕唐及梁，薨於天成中。文字德行，風神秀異，號曰玉界尺。揚歷臺省，入翰林御史中丞，梁時同平章事。時以兩登廊廟，四退丘園，縉紳仰之。（出《北夢瑣言》）

【譯文】

曾經做到最高官職太傅的趙逢，在唐朝和後梁兩個朝代任職，死於天成年間。他的文章和品德，達到了很高的造詣和境界，被人們稱爲"玉界尺"，就是選拔人才和評價的標準。他在唐朝時擔任尚書，入翰林任御史中丞，後梁時任中書門下平章事。兩個朝代都出任朝廷的重要官職，四次放棄隱退的機會，被官員和貴族們所敬佩。

諷諫

晏子

齊景公時，有一人犯衆怒，令支解。曰："有敢救者誅。"晏子遂左手提犯者頭，右手執刀，仰問曰："自古聖主明君，支解人從何而始？"公遽曰："舍之，寡人過也。"（出《獨異志》）

【譯文】

齊景公的時候，有一個人使衆人生氣，齊景公命令割下他的四肢，並且說："有敢於求情解救的人處死。"晏子左手握着那個人的頭髮，右手握着刀問齊景公："自古以來英明的君王，分割人的四肢這種酷刑是從誰那裏開始實行的？"齊景公立刻說："放了他，這是我的過錯。"

優旃

秦優旃善爲笑言，然合於道。始皇嘗議欲大苑囿，東至函谷，西至陳倉。優旃曰："善。多縱禽獸於其中，寇賊從東方來，令麋鹿觸之足矣。"始皇乃止。及二世立，欲漆其城。優旃曰："善。雖百姓愁費，然大佳哉。漆城蕩蕩，寇來不能上。即欲漆之，極易，難爲蔭室。"二世笑而止之。（出《啓顏錄》）

優旃侍始皇立於殿上。秦法重，非有詔不得輒移足。時天寒雨甚，武士被楯，立於庭中。優旃欲救之，戲曰："被楯郎，汝雖長，雨中立；我雖短，殿上幸無溼。"始皇聞之，乃令徙立於廡下。（出《獨異志》）

【譯文】

秦朝的優旃很擅於說笑話，但是他說的笑話都符合一定的道理。秦始皇想要建立一個從函谷關到陳倉縣的飼養動物的大園子。優旃說："這個想法很好，多放些野獸在園子裏，敵人如果從東方來，就讓麋鹿用犄角把他們頂回去。"於是秦始皇打消了這個想法。等到秦二世即位以後，想要給城牆刷上油漆。優旃說："好！雖然老百姓會因此而加重負擔，但是這件事大有好處，將城牆刷上油漆，寬廣而平滑，敵人來了爬不上去，應該馬上就辦，這是件很容易的事情。"秦二世笑着放棄了這個計劃。

優旃侍候秦始皇站在大殿上。秦朝的法律嚴肅，沒有命令，衛士們不允許隨便移動腳步。當時天氣寒冷，正下着大雨，武士們披着鎧甲站在院子裏。優旃想要解救他們，便同他們開玩笑說："披着鎧甲的漢子，你雖然長得高大，但是卻在雨中站着，我雖然長得矮小，卻在殿上不致於被雨溼。"秦始皇聽到了，便命令武士們轉移到屋檐下面。

東方朔

漢武帝欲殺乳母，母告急於東方朔。曰："帝怒而傍人言，益死之速耳。汝臨去，但屢顧，我當設奇以激之。"乳母如其言。朔在帝側曰："汝宜速去，帝今已大，豈念汝乳哺之時恩耶？"帝愴然，遂赦之。（出《獨異志》）

【譯文】

漢武帝要殺死自己的奶媽，奶媽着急地向東方朔求救。東方朔說："皇帝正發怒，別人再來勸，你死得更快了。你臨刑時，只要屢屢回頭，我會想辦法刺激他。"奶媽按照他的話去做了，東方朔在漢武帝身旁對奶媽說："你應該趕快去死，皇帝如今已經長大了，怎麼還會記得你當初給他餵奶時的恩情呢？"漢武帝受了感動，赦免了奶媽的死罪。

簡雍

蜀簡雍，少與先主有舊，隨從周旋，爲昭德將軍。時天旱禁酒，釀者刑。吏於人家索得釀具，論者欲令與造酒者同罰。雍從先主遊觀，見一男子路中行，告先主曰："彼人慾淫，何以不縛？"先主曰："卿何以知之？"雍對曰："彼有媱具，與欲釀何殊？"先主大笑，而原舍釀者罪。（出《啓顏錄》）

【譯文】

西蜀的簡雍，從小和先主劉備的關係很好，一直跟隨在先主的左右，被任命爲昭德將軍。有一年天旱收成不好，先主命令禁止喝酒和釀酒，釀造酒的人要被判刑。有一名官員從人家裏搜出一套釀酒的器具。審理這個案子的人要把藏酒釀具的人和造酒的人一同治罪處罰。一天簡雍和先主一同去道觀遊玩。看到一個男子在路上走。簡雍指着那名男子對先主說："他要淫亂，爲什麼不把他抓起來？"先主說："你怎麼知道？"簡雍回答說："他有淫亂的器官，與想要釀酒的人有什麼不同？"先主大笑，於是免除了想要釀酒的人的罪刑。

斛斯豐樂

北齊高祖嘗宴羣臣。酒酣，各令歌樂。武衛斛斯豐樂歌曰："朝亦飲酒醉，暮亦飲酒醉。日日飲酒醉，國計無取次。"上曰："豐樂不謟，是好人也。（出《談藪》）

【譯文】

北齊的高祖皇帝曾經有一次設酒宴招待文武百官，酒喝到暢快的時候，高祖叫大家喝酒助興。武衛士斛斯豐樂唱歌說："早晨也喝醉酒，晚上也喝醉酒，天天都喝醉酒，國家大事沒有時間去商量。"高祖說："豐樂不奉承說好話，是個好人。"

高季輔

唐高季輔切陳得失，大宗特賜鍾乳一劑，曰："卿進藥石之言，故以藥石相報。"尋更賜金背鏡一面，以表其清鑑。（出《談賓錄》）

【譯文】

唐朝的高委輔向皇帝陳述分析現行政策的優點和缺點，太宗皇帝賞給他一塊鐘乳石說："你向我講了像治病的藥石一樣的話，我賞給你藥石作爲回報。"接着又賞給他一面背面是金子做成的鏡子，以表揚他高明的鑑別能力。

李景伯

景龍中，中宗遊興慶池，侍宴者遞起歌舞，並唱下兵詞，方便以求官爵。給事中李景伯亦唱曰："回波爾時酒卮，兵兒志在箴規。侍宴已過三爵，喧譁竊恐非宜。"於是乃罷坐。（出《國史異纂》）

【譯文】

景龍年間，中宗皇帝到興慶池遊玩。陪酒的官員爭着起來跳舞，並唱下兵詞，以討好皇帝，求得加官進爵。給事中李景伯也唱歌說："池中的水就像杯中的酒，我們有責任提出勸告的意見。陪宴已經酒過三巡。繼續作樂恐怕不太適宜。"於是結束了宴會。

蘇頲

玄宗時，以林邑國進白鸚鵡，慧利之性，特異常者。因暇日，以金籠飾之，示於三相，上再三美之。時蘇頲初入相，每以忠讜勵己，因前進曰："詩云，鸚鵡能言，不離飛鳥。臣爲陛下，深以爲志。"（出《松窗錄》）

【譯文】

唐玄宗的時候，林邑國進貢了一隻白鸚鵡，這隻鸚鵡非常聰明奇特。遇到一個沒有公事的日子，玄宗皇帝將白鸚鵡裝到金籠裏，拿給三位宰相看，並且再三稱讚這隻鸚鵡。當時蘇頲剛剛當上宰相，經常勉勵自己要忠誠正直，走上前去說："詩裏面說，鸚鵡能言，不離飛鳥。我以爲陛下應該牢牢記住這兩句詩。"

黃幡綽

唐玄宗問黃幡綽，是勿兒得憐（是勿兒。猶言何兒也）？對曰："自家兒得人憐（時楊妃寵極中宮，號祿山爲子，肅宗在東宮，常危。上聞幡綽言，俯首久之）。"（出《因語錄》）

【譯文】

唐玄宗問黃幡綽："什麼樣的兒子讓人喜愛？"黃幡綽回答："自己家的兒子讓人喜愛。"當時楊貴妃在中宮受寵，稱安祿山爲義子，肅宗做東宮太子，地位不穩。玄宗聽了幡綽的話，低頭沉思好久。

李絳

憲宗時，中官吐突承璀，有恩澤，欲爲上立德政碑。碑屋已成，磨礱石訖，請宣索文。時李絳爲翰林學士，奏曰："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無立碑紀美之事。恐取笑夷夏。上深然之，遽命拆屋廢石。承璀奏："碑屋用功極多，難便毀拆。"欲堅其請。上曰："急索牛拽倒。"其納諫如此。（出《盧氏雜說》）

【譯文】

唐憲宗的時候，中官吐突承璀受到皇帝的恩惠，要爲皇帝立一座"德政碑"，以頌揚皇帝的政績，碑屋已經建成，碑石也已經打磨完畢，請皇帝下命令徵集碑文，當時李絳爲翰林學士，他對皇帝說："德行高尚的人，功績與天地同在，與日月同輝，用不着立碑來記錄政績，這樣做會被天下人恥笑。"皇帝認爲他說得非常有道理，立即命令拆毀碑屋，廢棄石料。吐突承璀向皇帝請示說："碑屋花費了很長時間才建成，不容易立即拆除。"還想堅持立碑的請求。憲宗皇帝說："立即找來牛將碑屋拽倒。"皇帝聽取意見的態度竟如此誠懇堅決。

卷第一百六十五 廉儉（吝嗇附）

廉儉 陸績　齊明帝　甄彬　高允　崔光　長孫道生　唐玄宗　肅宗　盧懷慎　李勉

杜黃裳　陽城　鄭餘慶　鄭浣　文宗　夏侯孜　裴坦　溫璉　仲庭預

吝嗇 漢世老人　沈峻　李崇　南陽人　夏侯處信　柳慶　夏侯彪　鄭仁凱　鄧祐 韋莊　王叟　王鍔　裴璩　歸登

廉儉

陸績

吳陸績爲鬱林郡守，罷秩，泛海而歸。不載寶貨，舟輕，用巨石重之。人號"鬱林石"。（出《傳載》）

【譯文】

吳陸績當鬱林太守，任期滿了以後渡海回家，沒有帶什麼財寶，船太輕了，只好將一塊巨大的石頭裝到船上壓船，人們都將這塊石頭叫做"鬱林石"。

齊明帝

齊明帝嘗飲食，捉竹箸，謂衛尉應昭光曰："卿解我用竹箸意否？"答曰："昔夏禹衣惡，往誥流言。象箸豢腴，先（"先"原作"告"，據明抄本改）哲垂誡。今睿情衝素，還風反古。太平之跡，唯竹箸而已。"（出《談藪》）

【譯文】

齊明帝在一次喫飯的時候，拿着竹筷子對衛尉應昭光說："你理解我使用竹筷子的意思嗎？"應昭光回答說："當初夏禹的衣服穿的平常，他針對流言說，生活過於舒適，使用象牙筷子，會導致腐化的風氣。這是古代的賢人對我們的告誡，如今皇帝你明智地提倡儉樸，發揚古代聖賢的遺風，太平盛世，只有用竹筷子了。"

甄彬

齊有甄彬者，有器業。嘗以一束苧，於荊州長沙西庫質錢。後贖苧，於束中得金五兩，以手巾裹之。彬得金，送還西庫。道人大驚曰："近有人以金質錢，時忽遽，不記錄。檀越乃能見歸，恐古今未之有也。"輒以金之半仰酬，往復十餘，堅然不受。因詠曰："五月披羊裘負薪，豈拾遺者也？"彬後爲郫令，將行，辭太祖。時同列五人，上誡以廉慎。至於彬，獨曰："卿昔有還金之美，故不復以此誡也。"（出《談藪》）

【譯文】

齊朝的時候有個叫甄彬的人，有高尚的品質和出色的才能。他有一次用一束苧麻到荊州長沙西庫作抵押換了一些錢用，後來拿錢去贖苧麻，回來後在麻裏發現用一條手巾包着的五兩金子。甄彬將金子送還西庫。管理西庫的和尚非常喫驚地說："近來有人用金子抵押換錢。因爲匆忙，沒有記清放到什麼地方了，施主拾到後，還能送還，這恐怕是從古到今都沒有的事情。"和尚特意將一半金子還給他作爲酬謝，兩個人推辭往復了十多次，甄彬堅決不肯接受。和尚讚歎地說："五月天氣仍然穿着皮襖背柴草的人，竟然是拾金不昧的君子！"後來甄彬被任命爲郫縣縣令，將要去上任之前，去向太祖皇帝辭行，同時去辭行的一共有五位官員。太祖皇帝告誡一定要注意保持廉潔，唯獨對甄彬說："你昔日有還金的美名，所以對你就不用囑咐這句話了。"

高允

後魏高允字伯恭，燕太尉中郎韜之子。早有奇度，博通經史。神（""原作"嘉"，據明抄本改）中，與范陽盧玄、趙郡李靈、博陵崔鑑等，以賢俊之胄，同被詔徵，拜中書侍郎領著作，與崔浩同撰書。及浩遇害，以允忠直不苟，特見原宥。性清儉，雖累居顯貴，而志同貧賤。高宗幸其宅，唯草屋數間，布被袍，廚中鹽菜而已。帝嘆息曰："古之清貧，豈有此乎？"賜之粟帛。（出《談藪》）

【譯文】

北魏有個人叫高允，字叫伯恭，是燕太尉中郎韜的兒子。他從小就有非凡的胸懷，熟讀經史。神中年，他和范陽的盧玄，趙郡的李靈，博陵的崔鑑等人一起，以貴族子弟的身份被朝廷錄用，被任命爲書侍郎領著作，同崔浩一起撰寫書籍。等到崔浩遇害，因爲高允素來忠誠正直，所以被寬恕。高允清廉儉樸，雖然多次擔任重要官職，但性格同貧賤的時候一樣。皇帝到他的家裏，見他家只有幾間草房，幾牀布棉被，和幾件半新的袍子，廚房裏只有鹹菜。皇帝感嘆着說："從古以來清貧的官員沒有超過這樣的。"於是賞給他一些布匹和糧食。

崔光

後魏自太和遷都之後，國家殷富，庫藏盈溢，錢絹露積於廊廡間，不可校數。太后賜百姓負絹，任意自量，朝臣莫不稱力而去。唯章武王融與陳留侯李崇負絹過任，蹶倒傷踝。太后即不與之，令其空出。時人笑焉。侍中崔光止取兩匹。太后問曰："侍中何少？"對曰："臣有兩手，唯堪兩匹，所獲多矣。"朝貴服其清廉。（出《洛陽伽藍記》）

【譯文】

北魏自從在太和年間遷移了國都以後，國家豐足。國庫裏的物品多得快要裝不下了，走廊和房屋之間的露天場地，也堆滿了錢幣和布匹，東西多得無法清點。太后決定將多餘的布匹賞給百官，讓每個人按照自己的力氣往回拿。官員們都按照自己的能力，拿上布匹回去了。只有章武王融和陳留侯李崇，因爲拿得太多而跌倒扭傷了踝骨。太后決定不給他倆布匹了，讓他們兩個人空着手回去了，遭到了人們的恥笑，侍中崔光只拿了兩匹布，太后問他："侍中爲什麼拿得這樣少？"崔光回答說："我只有兩隻手，所以只能拿兩匹，這已經夠多的了。"朝中的人們都佩服他的清正廉潔。

長孫道生

司空上黨王長孫道生，代人，性忠謹儉素。雖爲三公，而居處卑陋。出鎮之後，子頗加修葺。及還嘆曰："吾爲宰相，無以報國，負乘是懼。昔霍去病以匈奴未滅，無用宅爲。今強寇尚遊魂漠北，吾豈可安坐華美乎？"乃令毀之。時人比之晏嬰焉。（出《談藪》）

【譯文】

司空上黨王長孫道生是代國人，他具有忠誠、謹慎、勤勞、樸素的美德，雖然位居三公這樣最高官職，但是住宅卻非常簡陋。他離開京城去辦理公務以後，他的兒子將住宅重新裝修了。長孫道生回來以後感嘆着說："我身爲宰相，沒有報效國家，很慚愧擔任這麼重要的職務。昔日漢朝抗擊匈奴入侵的名將霍去病曾經說過，匈奴沒有消滅，不修建府第。如今敵人還在北面的沙漠地帶出沒，我怎麼能追求安逸舒適呢？"於是叫人拆除了新裝修的設施。人們都將他比作春秋時以儉樸著稱的齊國大夫晏嬰。

唐玄宗

肅宗爲太子時，常侍膳。尚食置熟俎，有羊臂臑，上顧使太子割。肅宗既割，餘污漫在手，以餅潔之，上熟視不懌。肅宗舉餅啖之，上甚悅。謂太子曰："福當如是愛惜。"（出《柳氏史》）

唐肅宗作太子的時候，經常陪着皇帝玄宗喫飯。有一次御膳房準備了熟肉。其中有熟羊腿。皇帝讓肅宗把羊腿分割開來，肅宗便將羊腿割開，然後他用餅將手上沾滿的羊油擦下去，皇帝看了不高興。肅宗擦完手將餅吃了，皇帝非常滿意，對肅宗說："幸福的生活應當愛惜。"

肅宗

韓擇木奏賀肅宗節儉，妓樂無綺繡之飾，飲食無珍饈之具。上因出衣袖以示之，曰："朕此三浣矣。"（出《譚氏史》）

【譯文】

韓擇木稱讚肅宗皇帝節約儉樸，歌女跳舞的時候沒有華麗的衣服和裝飾，飲食不喫山珍海味。皇帝因此而伸出衣袖給他看，說："我這件龍袍已經洗過三次了。"

盧懷慎

唐盧懷慎，清慎貞素，不營資產。器用屋室，皆極儉陋。既貴，妻拿不免飢寒。而於故人親戚，散施甚厚。爲黃門侍郎，在東都掌選事，奉身之具，才一布囊耳。後爲黃門監，兼吏部尚書。臥病既久，宋璟、盧從願常相與訪焉。懷慎臥於弊簀單席，門無簾箔，每風雨至，則以席蔽焉。常器重璟及從願，見之甚喜，留連永日，命設食。有蒸豆兩甌，菜數莖而已。此外翛然無辦。因持二人手謂曰："二公當出入爲藩輔，聖上求理甚切，然享國歲久，近者稍倦於勤，當有小人乘此而進。君其志之。"不數日而終。疾既篤，因手疏薦宋景、盧從願、李傑、李朝隱。上覽其表，益加悼惜。既歿，家無留儲，唯蒼頭自鬻，以給喪事。上因校獵於城南，望墟落間，環堵卑陋，其家若有所營，因馳使問焉。還白：懷慎大祥，方設齋會。上因爲罷獵。憫其貧匱，即以縑帛贈之。（出《明皇雜錄》）

又云：盧懷慎無疾暴卒。夫人崔氏，止其兒女號哭。曰："公命未盡，我得知之。"公清儉而潔廉，蹇進而謙退。四方賂遺，毫髮不留。與張說同時爲相，今納貨山積，其人尚在。而奢儉之報，豈虛也哉。及宵分，公復生。左右以夫人之言啓陳。懷慎曰："理固不同。冥司有三十爐。日夕爲說鼓鑄橫財。我無一焉，惡可並哉！"言訖復絕。（出《獨異志》）

【譯文】

唐朝的盧懷慎清正廉潔，不搜刮錢財，他的住宅和家裏的陳設用具都非常簡陋。當官以後身份高貴，妻子和兒女仍免不了經常挨餓受凍，但是他對待親戚朋友卻非常大方。他在東都負責選拔官吏的重要公務，可是隨身的行李只是一隻布口袋。後來他擔任黃門監兼吏部尚書期間，病了很長時間。宋璟和盧從願經常去探望他。盧懷慎躺在一張薄薄的破竹蓆上，門上連個門簾也沒有，遇到颳風下雨，只好用席子遮擋。盧懷慎平素很器重宋璟和盧從願，看到他們倆來了，心裏非常高興，留他們呆了很長時間，並叫家裏人準備飯菜，端上來的只有兩瓦盆蒸豆和幾根青菜，此外什  
麼也沒有。盧懷慎握着宋璟和盧從願兩個人的手說："你們兩個人一定會當官治理國家，皇帝尋求人才和治理國家的策略很急迫。但是統治的時間長了，皇帝身邊的大臣就會稍稍有所懈怠，這時就會有小人乘機接近討好皇帝，你們兩個人一定要記住。"過了沒幾天，盧懷慎就死了，他在病危的時候，曾經寫了一個報告，向皇帝推薦宋璟、盧從願、李傑和李朝隱。皇帝看了報告，對他更加惋惜。安葬盧懷慎的時候，因爲他平時沒有積蓄，所以只好叫一個老僕人做了一鍋粥給幫助辦理喪事的人喫。皇帝到城南打獵，來到一片破舊的房舍之間，有一戶人家簡陋的院子裏，似乎正在舉行什麼儀式，便派人騎馬去詢問，那人回來報告說："那裏在舉行盧懷慎死亡兩週年的祭禮，正在喫齋飯。"皇帝對盧懷慎家裏的貧窮非常憐憫，停止了打獵，派人送去一些布匹。

另一種說法是：盧懷慎沒病突然死了，他的夫人崔氏不讓女兒哭喊，對他說："你們的父親沒死，我知道。你父親清正廉潔，不爭名利，謙虛退讓，各地贈送的東西，他一點也不肯接受。他與張說同時當宰相，如今張說收受的錢物堆積如山，人還活着，而奢侈和勤儉的報應怎麼會是虛假的呢？"到了夜間，盧懷慎又活了，左右的人將夫人的話告訴了他，盧懷慎說："道理不一樣，陰間冥司有三十座火爐，日夜用燒烤的酷刑來懲罰不義的橫財的人，而沒有一座是爲我準備的，我在陰間的罪過已經免除了。"說完又死了。

李勉

天寶中，有書生旅次宋州。時李勉少年貧苦，與一書生同店。而不旬日，書生疾作，遂至不救（"不救"二字原無，據明抄本補）。臨絕語勉曰："某家住洪州，將於北都求官。於此得疾且死，其命也。"因出囊金百兩遺勉。曰："某之僕使，無知有此者，足下爲我畢死事，餘金奉之。"勉許爲辦事，餘金乃密置於墓中而同葬焉。後數年，勉尉開封，書生兄弟齎洪牒來，而累金尋生行止。至宋州，知李爲主喪事，專詣開封，詰金之所。勉請假至墓所，出金付焉。（出《尚書譚錄》）

天寶年間，有個書生住在宋州旅店，當時李勉很貧窮，與這個書生住在同一個旅店，然而不到十天，書生得了重病，無法醫治，臨死前書生對李勉說："我家住在洪州，準備到北都去謀求官職，沒想到在這裏得病就要死了，這就是命啊！"說完從口袋裏拿出一百兩黃金交給李勉說："我的奴僕們不知道我帶了這些金子，請你拿它爲我辦理喪事，剩下的金子送給你。"李勉安葬了他，但剩下的金子卻祕密地放在墓中，一起掩埋了。過了許多年以後，李勉當上了開封縣尉。書生的哥哥寫信打聽書生和金子的下落，到了宋州，知道是李勉爲書生辦理的喪事，便專程趕到開封，詢問金子的下落。李勉請假來到埋葬書生的墳墓前，取出金子交給了書生的哥哥。

杜黃裳 李師古跋扈，憚杜黃裳爲相，未敢失禮。乃命一干吏，寄錢數千繩，並氈車子一乘，亦近直千緡。使者未敢遽送。乃於宅門伺候累日。有綠輿自宅出，從婢二人，皆青衣襤褸。問何人，曰："相公夫人。"使者遽歸，以白師古。師古乃折其謀，終身不敢失節。（出《幽閒鼓吹》）

【譯文】

李師古專橫暴戾，欺上壓下，但是對杜黃裳卻有所顧忌，不敢無禮，他命令一個能幹的差人，準備了幾千貫錢和一輛價值上千貫的車子，送給杜黃裳。這個差人沒敢立即送去，而是先到杜黃裳家的門外觀察了幾天，一次他看到從宅院裏擡出一頂綠色的轎子，後面跟了兩個穿着破舊的黑色衣服的婢女。他問旁邊的人轎子裏是什麼人？旁邊的人告訴他是宰相夫人，差人急忙回去，將情況告訴了李師古。於是李師古放棄了賄賂杜黃裳的計劃，終生不敢對杜黃裳失禮。

陽城

陽道州城，未嘗有蓄積，唯所服用不可闕者。客稱某物可佳可愛，陽輒喜，舉而授之。有陳萇者，候其出始請月俸（明抄本無"始"字，韓愈《順宗實錄》四無"出"字），常往稱其錢帛之美，月有獲焉。（出《傳載》）

城之爲朝士也，家苦貪，常以木枕布衾，質錢數萬，人爭取之。（出《傳載》）

【譯文】

道州有個叫陽城的人，家裏沒有積攢錢財，但是也不缺少喫穿和用的東西。他家的門客如果說喜歡什麼東西，他總是愉快地送給門客錢，讓門客去買。有個叫陳萇的人，經常等他出來的時候同他要每月的生活費，常常可以從他那裏拿到錢物，幾乎每個月都有收穫。

陽城身爲朝廷官員，家裏卻很清貧，他經常拿木枕和棉被換錢達幾萬文，人們都爭着購買。

鄭餘慶

鄭餘慶，清儉有重德。一日，忽召親朋官數人會食，衆皆驚。朝僚以故相望重，皆凌晨詣之。至日高，餘慶方出。閒話移時，諸人皆囂然。餘慶呼左右曰："處分廚家，爛蒸去毛，莫拗折項。"諸人相顧，以爲必蒸鵝鴨之類。逡巡，舁檯盤出，醬醋亦極香新。良久就餐，每人前下粟米飯一碗，蒸胡蘆一枚。相國餐美，諸人強進而罷。（出《盧氏雜說》）

【譯文】

鄭餘慶清廉儉樸品德高尚。有一次。他忽然請一些與他關係比較好的官員喫飯，大家都感到很奇怪。他的威望很高，大家都很尊敬他，所以凌晨就趕來了。等到太陽很高了，鄭餘慶纔出來，說了很長時間閒話，大家都急躁起來。鄭餘慶對僕人說："去告訴廚師，要蒸爛去毛，別折斷了脖子。"大家相互交換眼色，以爲一定是清蒸鵝、鴨一類的菜。一會兒，擺上桌子，放上餐具，醬和醋也都很新鮮很香。等到喫飯，每人面前只有一碗米飯和一枚蒸葫蘆。宰相喫得很香，大家勉強吃了下去。

鄭浣

鄭浣以儉素自居。尹河南日，有從父昆弟之孫自覃懷來謁者，力農自贍，未嘗干謁。拜揖甚野，束帶亦古。浣子之弟僕御，皆笑其疏質，而浣獨憐之。問其所欲。則曰："某爲本邑，以民侍之久矣，思得承乏一尉，乃錦遊鄉裏也。"浣然之。而浣之清譽重德，爲時所歸。或書於郡守，猶臂之使指也。鄭孫將去前一日，召甥侄與之會食。有蒸餅，鄭孫去其皮而後食之，浣大嗟怒。謂曰："皮之與中，何以異也？僕嘗病澆態訛俗，驕侈自奉，思得以還淳反樸，敦厚風俗。是猶憐子力田弊衣，必能知艱於稼穡，奈何囂浮甚於五侯家綺紈乳臭兒耶？"因引手請所棄者。鄭孫錯愕失據，器而奉之。浣盡食之，遂揖歸賓闥，贈五縑而遣之。（出《闕史》）

鄭浣以勤儉樸素要求自己，他出任河南尹的這一天，他叔父家裏的兄弟的孫子從覃懷來找他。他這個孫子在家鄉務農，沒有見過世面，不懂禮節，衣服的式樣很落後，鄭浣的兒子和僕人都嘲笑他粗俗。只有鄭浣可憐他，問他有什麼要求。他說："我長期在家鄉作老百姓，想要當一名縣尉，那樣便可以衣錦還鄉了。"鄭浣答應了他的要求。鄭浣爲官很重視清廉的名聲，爲了辦成這件事，便給郡守寫信，這對於他就像胳膊帶動手指一樣運用自如，不費什麼勁。就在他的孫子要去任職的前一天，鄭浣將這個孫子找來和外甥以及侄子等家裏人一起喫飯。喫的飯有蒸餅，這個孫子將餅皮扒掉，只吃裏面的瓤。鄭浣見了又嘆息又生氣，對他說；"餅皮和裏面有什麼區別，你竟然有這樣輕浮狡詐的毛病，如此奢侈浪費，你應該保持淳樸的風俗習慣，我可憐你在家鄉穿着破衣服出力務農，以爲你一定會懂得種莊稼的辛苦，沒想到你卻輕浮得超過諸侯貴族家的絝絝子弟。"說完讓他將扔掉的餅皮撿起來。這個孫子驚慌失措。將餅皮撿起來遞給鄭浣，鄭浣接過來全都吃了。然後鄭浣將這個孫子送回客房，送給他一些布匹，讓他回家鄉去了。

文宗

文宗命中使宣兩軍中尉及諸司使內官等，不許着紗穀綾羅巾。其後駙馬韋處仁見，巾夾羅巾以進。上曰："本慕卿門戶清素，故俯從選尚。如此巾服，從他諸戚爲之，卿不須爲也。"（出《盧氏雜說》）

【譯文】

文宗皇帝命令中使通知兩軍中尉以及諸司使內的官員，一律不準戴值錢的紗穀綾羅頭巾。命令發下去以後，駙馬韋處仁來朝見皇帝，戴着昂貴的頭巾走了進來。皇帝對他說："本來因爲你的家庭正直樸素，所以才挑選你作駙馬。這樣昂貴的頭巾和衣服，允許別的親戚穿戴，你不許穿用。"

夏侯孜

夏侯孜爲左拾遺，嘗着綠桂管布衫朝謁。開成中，文宗無忌諱，好文。問孜衫何太粗澀，具以桂布爲對。此布厚，可以欺寒。他日，上問宰臣："朕察拾遺夏侯孜，必貞介之士。"宰臣具以密行，今之顏冉。上嗟嘆久之，亦效著桂管布。滿朝皆仿效之，此布爲之貴也。（出《芝田錄》）

【譯文】

夏侯孜當左拾遺，他曾經有一次穿着桂郡產的綠色的粗布衣服去見皇帝。開成年間，文宗皇帝沒有什麼規矩和忌諱，只是愛好文學。他問夏侯孜所穿的衣服爲什麼那麼低劣粗俗，夏侯孜告訴皇帝，這是桂郡產的粗布。並且說這種布厚，可以禦寒。過了幾天以後，皇帝對宰相說："我觀察左拾遺夏侯孜一定是個正直可靠的人。"宰相祕密調查夏侯孜的言行，稱讚夏侯孜是今天的"顏冉"。皇帝讚歎很久，也學着穿起了桂郡產的粗布做的衣服，滿朝官員全都仿效起來，這種粗布因此而抬高了價錢。

裴坦

楊收、段文昌皆以孤進貴爲宰相，率愛奢侈。楊收女適裴坦長子，資裝豐厚，什器多用金銀。而坦尚儉，聞之不樂。一日，與其妻及兒女宴飲，臺上用碟盛果實，坦欣然，既視其器內，有以犀爲飾者，坦盛怒，遽推倒茶臺，拂袖而出。乃曰："破我家也。"他日，收果以納賂，竟至不令。宜哉！（出《北夢瑣言》）

【譯文】

楊收和段文昌都是宰相，他們兩人都喜歡豪華舒適的奢侈生活。楊收的女兒嫁給了裴坦的大兒子，陪嫁的財物非常豐厚，日常用具大多是金銀做成的。而裴坦提倡節儉，知道了很不高興。一天，裴坦和妻子兒女一起喫飯，桌子上有用碟子裝着水果，裴坦很高興。但是當他看到碟子裏面有犀角做的裝飾時，非常生氣，立即將桌子推倒了，然後拂袖而去。一邊走一邊說："這是在敗壞我的家風啊？"後來，楊收果然因爲收受賄賂，竟至不得善終。太應該了！

溫璉

幽州從事溫璉，燕人也，以儒學著稱，與瀛王馮道幼相善。曾經兵亂，有賣漆燈椸於市者，璉以爲鐵也，遂數錢買之。累日，家人用然膏燭，因拂試，乃知銀也。大小觀之，靡不欣喜。唯璉憫然曰："非義之物，安可寶之。"遂訪其賣主而還之。彼曰："某自不識珍奇，鬻於街肆。郎中厚加酬直，非強買也，不敢復收。"璉固還之，乃拜受而去。別賣四五萬，將其半以謝之。璉終不納，遂施於僧寺，用飾佛像，冀祝璉之壽也。當時遠近罔不推腹，以其有仁人之行。後官至尚書侍郎卒。（出《劉氏耳目記》）

【譯文】

幽州從事溫璉是燕國那個地方的人，是個著名的學者，他與瀛王馮道幼的關係很好。在兵荒馬亂的時候，有個人在市場上賣塗了漆的燈架。溫璉以爲是鐵製的，花了很少一點錢便買了回去。過了幾天以後，家裏人準備用這個燈架點蠟燭，擦拭的時候發現這個燈架原來是銀製的。家裏的人都來觀看，沒有不高興的。只有溫璉不以爲然地說："不義之財，怎麼能當做寶貝？"於是他找到當初賣燈架的人，將燈架還了回去。賣主說："我自己都不知道它是銀的，拿到市場出售，你給足了錢，並不是強買去的，我不敢收回來。"溫璉堅持還給他，賣主表示感謝以後將燈架拿到別處賣了四五萬文錢。然後拿出其中的一半準備酬謝溫璉。溫璉堅決不收，賣主便將錢施捨給佛寺，用以裝飾佛像，以祝願增加溫璉的壽命。遠近的人們沒有不佩服溫璉的，認爲他講仁義，後來溫璉當官到尚書侍郎而死。

仲庭預

舊蜀嘉王召一經業孝廉仲庭預，令教授諸子。庭預雖通墳典，常厄飢寒。至門下，亦未甚禮。時方凝寒，正以舊火爐送學院。庭預方獨坐太息，以箸撥灰。俄灰中得一雙金火箸，遽求謁見王。王曰："貧窮之士見吾，必有所求。"命告庭預曰："見爲製衣。"庭預白曰："非斯意。"嘉王素樂神仙，多采方術，恐其別有所長，勉強而見。庭預遽出金火箸，陳其本末。王曰："吾家失此物已十年，吾子得之，還以相示，真有古人之風。"贈錢十萬，衣一襲，米麥三十石。竟以賓介相遇，禮待甚厚，薦授榮州錄事參軍。（出《玉溪編事》）

【譯文】

舊蜀的嘉王找了一名學識淵博，忠孝廉潔的人叫作仲庭預，讓他來教授自己的幾個兒子。仲庭預雖然熟讀古書，但是仍然貪窮得經常挨餓受凍，他來嘉王家裏，對他也沒狠恭敬。當時天氣剛剛轉冷，嘉王派人將一隻舊火爐送到學校給仲庭預取暖。仲庭預在爐子旁邊坐下來休息，並用鐵筷子撥弄爐子裏的灰，從爐灰裏發現了一雙金子製成的火筷子。他立刻去求見嘉五，嘉王說："貧窮的人來找我，必然有什麼要求。"叫人告訴仲庭預說，正在爲他製做新衣服。仲庭預辯白說："我來不是這個意思。"嘉王歷來想要成爲神仙，多方尋求長生不老的方法，懷疑仲庭預有什麼特殊的本領，勉強接見了他。仲庭預將金筷子拿了出來，講述了發現它的過程。嘉王說："我們家裏丟失這雙金火筷子已經有十年了，你今天得到，還能送還，真有古人君子的風格！"隨後，他賞給仲庭預十萬文錢，一套衣服，三十石米麥。從這以後他對待仲庭預如貴賓，後來又推薦任命仲庭預爲榮州錄事參軍。

吝嗇

漢世老人

漢世有人，年老無子，家富，性儉嗇。惡衣蔬食，侵晨而起，侵夜而息，營理產業，聚斂無厭，而不敢自用。或人從之求丐者，不得已而入內，取錢十，自堂而出，隨步輒減。比至於外，才餘半在。閉目以授乞者。尋復囑雲："我傾家贍君，慎勿他說，復相效而來。"老人俄死，田宅沒官，貨財充於內帑矣。（出《笑林》）

【譯文】

漢朝的時候有個老頭，沒有兒子。家裏非常有錢，但是他非常儉樸吝嗇，喫的穿的都很簡單節省。他每天天不亮就起來，快到半夜才睡覺，細心經營自己的產業，積攢錢財從不滿足，自己也捨不得花費。如果有人向他乞討，他又推辭不了時，便到屋裏取十文錢，然後往外走，邊走邊減少準備送人的錢的數目，等到走出門去，只剩下一半了。他心疼地閉着眼睛將錢交給乞丐。反覆叮囑說："我將家裏的錢都拿來給了你，你千萬不要對別人說。以至乞丐們仿效着都來向我要錢。"老頭不久便死了。他的田地房屋被官府沒收，錢則上繳了國庫。

沈峻

吳沈峻，字叔山，有名譽而性儉吝。張溫使蜀，與峻別。峻入內良久，出語溫曰："向擇一端布，欲以送卿，而無粗者。"溫嘉其無隱。又嘗經太湖岸上，使從者取鹽水。已而恨多，敕令還減之。尋以自愧曰："此吾天性也。"又說曰，姚彪與張溫俱至武昌，遇吳興沈珩。守風糧盡，遣人從彪貸鹽一百斛。彪性峻直，得書不答。方與溫談論。良久，呼左右："倒百斛鹽著江中。"謂溫曰："明吾不惜，惜所與耳。"沈珩弟峻，有名譽而性儉吝。（出《笑林》）

【譯文】

吳國的沈峻，字叫叔山。他有名譽地位，但很吝嗇。張溫出使蜀國。臨行前向沈峻告別，沈峻走進裏屋很久，出來後對張溫說："我想找一塊布料送給你，但是沒有找到一塊質量差的粗布。"張溫稱讚他誠實不加隱瞞。還有一次沈峻經過太湖岸邊，叫隨行的人去取鹽水。過一會兒他覺得多了，叫人逐漸減少。他慚愧地說："這是我的天性啊！"還有人說，姚彪和張溫都來到武昌，碰到了吳興的沈珩，守風糧盡，派人向姚彪借一百斛，也就是一千鬥鹽。姚彪性格耿直，接到借鹽的書信以後沒有立即答覆，繼續與張溫說話。過了好一會兒，纔對左右的人說："往江中倒一百斛鹽。"然後又對張溫說："鹽我並不可惜，可惜的是給他。"沈珩的弟弟沈峻有名聲，只是太吝嗇了。

李崇

後魏高陽王雍，性奢豪，嗜食味，厚自奉養，一食必以數百萬錢爲限，海陸珍羞，方丈於前。陳留候李崇謂人曰："高陽一食，敵我千日。"崇爲尚書令儀同三司，亦富傾天下僮僕千人，而性多儉吝，惡衣粗食，食常無肉，止有韭茹韭菹。崇家客李元祐語人云："李令公一食十八種。"人問其故。元祐曰："二韭十八。"聞者大笑。（出《洛陽伽藍記》）

【譯文】

後魏高陽王雍，性格大方豪爽。他非常喜好美食，生活奢侈，每一頓飯都要花費幾萬文錢，山珍海味擺滿桌子。陳留侯李崇對別人說："高陽王雍喫一頓飯所花的錢，夠我一千天用的了。"李崇的官職是尚書令儀同三司，也富裕爲天下少有，家裏的書僮和僕人多達一千多人，但是他非常吝嗇，喫的和穿的都很儉樸。他很少喫肉，平時只吃炒韭菜和醃韭菜。李崇家的食客李元祐對別人說："李崇一頓飯要喫十八個菜。"人們問都有什麼菜。李元祐回答說："二韭十八。"聽的人都大笑起來。

南陽人

南陽有人，爲生奧博，性殊儉吝。冬至日，女婿謁之，乃設一銅瓶酒，數臠獐肉。婿恨其單率，一舉盡之。主人愕然，俯仰命益。如此者再。退而責其女曰："某郎好酒，故汝常貧。"及其死後，諸子爭財，逐兄殺之。（出《顏氏家訓》）

【譯文】

南陽有一個人，生來就深藏廣蓄，非常吝嗇。冬至那一天，他的女婿來了，他只准備了一銅瓶酒，幾片獐子肉。女婿恨他準備的食物太少，太簡單，端起銅瓶一口就喝乾了。他非常驚訝，不得已又倒了一瓶酒，如此這樣添了好幾次酒。他生氣地責備女兒說："你丈夫好喝酒，所以你們貧窮。"等到他死了以後，幾個兒子爭奪財產，將哥哥殺了。

夏侯處信

唐夏侯處信爲荊州長史，有賓過之。處信命僕作食，僕附耳語曰："溲幾許面？"信曰："兩人二升即可矣。"僕入，久不出。賓以事告去，信遽呼僕。僕曰："已溲訖。"信鳴指曰："大異事（明抄本"異"作"費"，"事"下有"也"字）！"良久乃曰："可總燔作餅，吾公退食之。"信又嘗以一小瓶貯醯一升，自食，家人不沾餘瀝。僕雲："醋盡。"信取瓶合於掌上，餘數滴，因以口吸之。凡市易，必經手乃授直。識者鄙之。（出《朝野僉載》）

【譯文】

夏侯處信是荊州的長史。一天有客人來，夏侯處信命令僕人準備飯菜。僕人趴在他耳朵旁問需要和多少面，夏侯處信說："兩個人二升就可以了。"僕人進去以後，很久沒有出來。客人因爲有事先走了，夏侯處信急忙喊僕人。僕人說："面已經和完了。"夏侯處信指着僕人生氣地說："真是怪事。"過了一會他又說："可以全都烤成餅。等我辦完公事以後回去喫。"夏侯處信用一瓶裝了一升醋。留着自己喫，家裏人連一滴也喫不着。僕人說："醋沒有了。"夏侯處信將瓶子倒扣在手掌上，控出幾滴，他全都用嘴吸進去吃了。凡是上街買東西，都必須是他親自付錢，認識他的人都瞧不起他。

柳慶

廣州錄事參軍柳慶，獨居一室。器用食物，並致臥內。奴有私取鹽一撮者，慶鞭之見血。（出《朝野僉載》）

廣州的錄事參軍叫柳慶，他自己單獨住一個房間，所用的東西和喫的食物都放在臥室裏，有個僕人私自拿了一小撮鹽，柳慶將他用鞭子抽得渾身是血。夏侯彪 夏侯彪，夏月食飲生蟲，在下未曾歷口。嘗送客出門，奴盜食臠肉。彪還覺之，大怒，乃捉蠅與食，令嘔出之。（出《朝野僉載》）

【譯文】

有個人名叫夏侯彪，夏天喫的食物生了蟲子，他一口還沒喫過，因爲送客人出門時。僕人偷吃了一片肉，他回來發覺後非常生氣，便捉來蒼蠅給僕人喫，讓僕人把喫的肉嘔吐出來。鄭仁凱 鄭仁凱爲密州刺史，有小奴告以履穿。凱曰："阿翁爲汝經營鞋。"有頃，門夫着新鞋者至，凱廳前樹上有鴷（啄木鳥）窠，遺門夫上樹取其子。門夫脫鞋而緣之，凱令奴著鞋而去。門夫竟至徒跣。凱有德色。（出《朝野僉載》）

鄭仁凱是密州刺史，有個小僕人來告訴他鞋子磨破了。鄭仁凱說："我替你找一雙鞋。"一會兒，看門人穿着新鞋走過來。鄭仁凱廳前的樹上有一窩啄木鳥，鄭仁凱叫看門人上樹去掏小啄木鳥。看門人脫鞋光腳爬上樹去，鄭仁凱叫小僕人穿上看門人的鞋走了。看門人下來以後只好光着腳走路。鄭仁凱卻露出了有恩於別人的得意神態。

鄧祐

安南都護鄧祐，韶州人，家鉅富。奴婢千人，恆課口腹自供，未曾設客。孫子將一鴨私用，祐以擅破家資，鞭二十。（出《朝野僉載》）

【譯文】

安南都護鄧祐是韶州人，家裏非常富有，有奴婢上千人。家裏的好喫的他都留着自己喫，接待客人時也不肯拿出來。他的孫子私自吃了一隻鴨子，鄧祐以擅自破壞家產處置。打了他孫子二十鞭子。

韋莊

韋莊頗讀書，數米而炊，稱薪而爨。炙少一臠而覺之。一子八歲而卒，妻斂以時服。莊剝取，以故席裹屍。殯訖，擎其席而歸。其憶念也，嗚咽不自勝，唯慳吝耳。（出《朝野僉載》）

【譯文】

韋莊書讀得很多，但卻吝嗇得要數米做飯，稱柴燒火。烤熟的肉如果少了一片，他立即就能覺查出來。他八歲的兒子死了，妻子準備讓兒子穿着平時穿的衣服埋葬，韋莊卻將衣服剝了下來。他用一領舊席子將兒子的屍體裹了出去，掩埋完兒子，他又將席子拿了回來。他想念兒子痛哭不止，只是太吝嗇了。

王叟

天寶中，相州王叟者，家鄴城。富有財，唯夫與妻，更無兒女。積粟近至萬斛，而夫妻儉嗇頗甚，常食陳物，才以充腸，不求豐厚。莊宅尤廣，客二百餘戶。叟嘗巡行客坊，忽見一客方食，盤餐豐盛，叟問其業。客雲："唯賣雜粉香藥而已。"叟疑其作賊，問汝有幾財而衣食過豐也？此人云："唯有五千之本，逐日食利，但存其本，不望其餘。故衣食常得足耳。"叟遂大悟，歸謂妻曰："彼人小得其利，便以充身，可謂達理。吾今積財鉅萬，而衣食陳敗，又無子息，將以遺誰？"遂發倉庫，廣市珍好，恣其食味。不數日，夫妻俱夢爲人所錄，枷鏁禁系，鞭撻俱至，雲："此人妄破軍糧。"覺後數年，夫妻並卒。官軍圍安慶緒於相州，盡發其廩，以供軍焉。（出《原化記》）

【譯文】

天寶年間，相州有一個老王頭，家住在鄴城，非常有錢，沒兒沒女，只有夫妻二人。他家裏積攢的糧食有近萬斛，但是夫妻倆生活得非常儉樸吝嗇，經常以剩飯剩菜充飢。他莊園裏的房屋很多，有二百多家佃戶。有一天，老王頭散步走到旅店，忽然發現一個客人正在喫飯，桌子上擺的飯菜很豐盛。老王頭問客人是幹什麼的。客人回答說："只是賣雜粉香藥的。"老頭懷疑他做賊，又問他說："你有多少錢，喫的穿的這樣好？"這個人說："只有五千文的本錢，每天喫掉利錢，保留本錢不動，不想積攢更多的錢。所以可以喫穿很好。"老王頭突然受啓發明白過來。回去以後對妻子說："他只用得的那一點利錢，便生活得很好，可以說是明白道理。我們如今積攢財物好幾萬，而喫的穿的都不好，又沒有兒女，將來留給誰？"於是他打開倉庫，挑好的用，大喫大喝起來。沒過幾天，夫妻兩個人都作了一個同樣的夢，被人抓了起來。戴上枷鎖，遭受鞭打，一個人說："此人膽敢糟蹋軍糧。"幾年以後。夫妻一同死了。朝廷的軍隊圍困安慶緒在相州，打開老王頭的糧倉，充作了軍糧。

王鍔

王鍔累任大鎮，財貨成積。有舊客，諭以積而能散之義。後數日，復見鍔。鍔曰："前所見戒，誠如公言，已大散矣。"客請問其名，鍔曰："諸男各與萬貫，女婿各與千貫矣。"（出《國史補》）

【譯文】

王鍔連續擔任幾任鎮守一方的大官，積攢了很多錢財。有一個老朋友，對他講了應該將多餘的錢救濟別人的道理。過了幾天這個人見到王鍔。王鍔對他說："你上次告誡我的話，我已經按照去做了，將大部分錢財分散接濟了別人。"這個人問王鍔都接濟誰了。王鍔說："幾個兒子每人一萬貫，女婿每人一千貫。"

裴璩

裴司徒璩，性靳嗇。廉問江西日，凡什器圖障，皆新其制，閒屋貯之，未嘗施用。每有宴會，即於朝士家借之。（出《北夢瑣言》）

【譯文】

司徒裴璩，性格非常吝嗇，他察訪江西的時候，家庭應用的各種器具，全都是新做的，他都放在閒屋裏存放起來。每次請人喫飯，他不用自己的餐具桌椅，而是到別的官員的家裏去借。

歸登

歸登尚書，性甚吝嗇。常爛一羊脾，旋割旋啖，封其殘者。一日，登妻誤於封處割食，登不見元封，大怒其內。由是沒身不食肉。登每浴，必屏左右。或有自外窺之，乃巨龜也。（出《北夢瑣言》）

【譯文】

尚書歸登非常吝嗇，常煮一個羊脾，自己邊割邊喫，剩下的封存起來。一天他的妻子將羊脾割下一點吃了，他不見了封記，對妻子大發脾氣，從那以後，他再也捨不得喫肉了。歸登每次洗澡，必須叫左右的人都退出去。有的人從外面偷看，發現他原來是一隻大烏龜。

卷第一百六十六 氣義一

鮑子都 楊素 郭元振 狄仁傑 敬昭道 吳保安

鮑子都

魏鮑子都，暮行於野，見一書生，卒心痛。子都下馬，爲摩其心。有頃，書生卒。子都視其囊中，有素書一卷，金十餅。乃賣一餅，具葬書生，其餘枕之頭下，置素書於腹旁。後數年，子都於道上，有乘驄馬者逐之。既及，以子都爲盜，固問兒屍所在。子都具言，於是相隨往。開墓，取兒屍歸，見金九餅在頭下，素書在腹旁，舉家感子都之德義。由是聲名大振。（出《獨異志》）

【譯文】

魏國的鮑子都有一天傍晚在荒野行走，遇到一位書生突然發作心臟疼痛，鮑子都下馬爲書生按摩心臟。不一會兒，書生就死了。鮑子都看到書生的口袋裏有一冊兵書和十個金餅，他便賣了一個金餅，用所賣的錢將書生安葬了，並將剩下的九個金餅枕到書生的頭下，兵書放到書生的肚子旁邊。幾年以後，鮑子都在路上發現有一個騎一匹黑白相雜的馬的人追趕他。等到那人追上他以後，說他是強盜。那人還問鮑子都他兒子的屍體哪去了。鮑子都將當時的情況說了，帶領那個人來到書生的墓前，挖開墳墓將書生的屍體取出來，看到九個金餅仍在書生的頭下枕着，兵書還在書生的身旁放着。書生的全家都非常感謝鮑子都的大仁大義，從此鮑子都名聲也響了起來。

楊素

陳太子舍人徐德言之妻，後主叔寶之妹，封樂昌公主，才色冠絕。德言爲太子舍人，方屬時亂，恐不相保，謂其妻曰："以君之才容，國亡必入權豪之家，斯永絕矣。儻情緣未斷，猶冀相見，宜有以信之。"乃破一鏡，各執其半。約曰："他日必以正月望賣于都市，我當在，即以是日訪之。"及陳亡，其妻果入越公楊素之家，寵嬖殊厚。德言流離辛苦，僅能至京。遂以正月望訪于都市。有蒼頭賣半鏡者，大高其價，人皆笑之。德言直引至其居，予食，具言其故，出半鏡以合之。乃題詩曰："鏡與人俱去，鏡歸（"歸"原作"各"，據明抄本、陳校、許本改）人不歸。無復嫦娥影，空留明月輝。"陳氏得詩，涕泣不食。素知之，愴然改容。即召德言，還其妻，仍厚遺之。聞者無不感嘆，仍與德言陳氏偕飲，令陳氏爲詩曰："令日何遷次，新官對舊官。笑啼俱不敢，方驗作人難。"遂與德言歸江南，竟以終老。（出《本事詩》）

【譯文】

陳朝太子舍人徐德言的妻子是後主叔寶的妹妹樂昌公主，才貌極爲出色。徐德言當太子舍人這個時候，正趕上陳朝衰敗，時局很亂的時期，無法保證國家和個人的安全。徐德言對妻子說："以你的才華和容貌，如果國家滅亡了，你一定會流落到有權有勢的富豪人家，恐怕我們會永遠分離。倘若我們的緣分沒斷，還能相見，應該有一個信物。"於是徐德言折斷一面銅鏡，夫妻兩人各拿一半。他又同妻子約定說："將來你一定要在正月十五那一天將鏡片在街上出售，如果我見到了，就會在當天去找你。"等到陳朝滅亡了，他的妻子果然流落到越公楊素的家裏，楊素對他非常寵愛。徐德言流離失所，好不容易纔來到京城。他於正月十五這天到市場上尋找，果然有一個僕人模樣的老頭出售一片一半的鏡子，而且要價非常高，人們都嘲笑他。徐德言將老人帶到自己的住處，給老頭喫飯，講述了自己的經歷。拿出自己那一半鏡子和老頭賣的那半鏡子合在一起，並在鏡子上題了一首詩："鏡子和人都離我而去，如今鏡子回來人卻未歸，鏡子上已映不出嫦娥的倩影，只能反射出一片月光。"陳朝的樂昌公主陳氏看到題詩以後，哭哭啼啼地不肯喫飯，楊素瞭解情況以後也非常傷感，派人將徐德言找來，決定將妻子還給他，並送給他們許多錢物。聽說這件事的人沒有不讚嘆的。楊素設酒宴爲徐德言和陳氏餞行，並叫陳氏也作了一首詩："今天是什麼特殊的日子，新丈夫面對舊丈夫，哭也不是笑也不是，這才知道作人的艱難。"然後陳氏和徐德言回到江南，一直到白頭偕老。

郭元振

郭元振，年十六，入太學。薛稷、趙彥昭爲友。時有家信至，寄錢四十萬，以爲舉糧，忽有衰服者扣門雲："五代未葬，各在一方，今欲同時遷窆，乏於資財。聞公家信至，頗能相濟否？"公即命以車一時載去，略無留者，亦不問姓氏，深爲薛趙所誚。元振怡然曰："濟彼大事，亦何誚焉。"其年糧絕，竟不成舉。（出《摭言》）

【譯文】

郭元振十六歲就上了大學，與薛稷、趙彥昭結交成朋友。一次他家裏來人，給他帶來四十萬文錢，作爲他上學喫飯等的費用。忽然有一個穿着喪服的人敲開門對他說："我有五代親人沒有安葬在一起，分別埋在不同的地方，如今想一齊遷到元振便叫來人將自己家裏攜來的錢全都用車子拉走了，自己一點也沒留，也不問那人的姓名。薛稷和趙彥昭嘲笑他。郭元振卻愉快地說："資助別人辦理大事，有什麼可嘲笑的！"郭元振當年因爲沒有錢用，竟沒有參加科舉考試。

狄仁傑

狄仁傑，太原人，爲府法曹參軍。時同僚鄭崇資，母老且病，當充使絕域。仁杰謂曰："太夫人有危亟之病，而公遠使，豈可貽親萬里之泣乎？"乃請代崇資。（出《談賓錄》）

【譯文】

狄仁傑是太原人，擔任府法曹參軍。同他在一起共事的官員鄭崇資的母親年老多病，朝廷派鄭崇資出使極爲邊遠的國家。狄仁傑對鄭崇資說："老太太病重，而你要遠行。怎麼可以讓母親留在離你萬里之遙的地方哭泣呢？"於是請求上級讓自己代替鄭崇資出使。

敬昭道

敬昭道爲大理評事。延和中，沂有反者，詿誤四百餘人。將隸司農事（明抄本"事"作"寺"），未即路，系在州獄。昭道據赦文而免之。時宰切責大理，奈何赦反人家口？大理卿及正等失色，引昭道，執政怒而責之。昭道曰：赦文雲見禁囚徒，反者系在州獄，此即見禁也。反覆詰難，至於五六，執政無以奪之，詿誤者悉免。昭道遷監察御史。又先是夔州徵人舒萬福等十人，行次巴陵，渡灘溺死。昭道因使巴渝，至萬年驛，夢此十人祈哀，至於再三。乃召驛吏問之，吏對如所夢。昭道即募善遊者，出其屍，具灑餚以酹之。觀者莫不歔欷。乃移牒近縣，備槥櫝，歸之故鄉。徵人聞者，無不感仰。（出《大唐新語》）

【譯文】

敬昭道是中央審判機關大理寺的評事。延和年間，沂州有個人造反，欺騙裹挾了四百多人。朝廷準備將這些人作爲奴隸去開荒種地，在沒有押送之前，便關在州府的監獄裏。敬昭道根據朝廷赦免的公文將這些人的罪行減免釋放了。宰相責問大理寺爲什麼將造反的人免罪釋放。大理寺的長官非常驚慌，對敬昭道說："宰相生氣斥責我們了！"敬昭道說："赦免的公文叫關押罪犯，現在造反的人仍然關押州府的監獄裏，這就是執行了關押罪犯的命令。"上級反覆覈查了五六次，宰相也無法裁決，被欺騙裹挾的人終究還是被赦免了。敬昭道後來改任監察御史。有從夔州招募的兵士舒萬福等十個人，走到巴陵，渡江的時候全都被淹死了。敬昭道因爲公事去巴渝，中途到了萬年驛站，他晚上夢見這十個人反覆哀求他，向他訴苦。他把驛吏找來詢問。驛吏所介紹的情況和他所做的夢一樣。敬昭道便僱傭了一些會游泳的人，把這十個人的屍體撈了出來。他還準備了酒菜，舉行了祭奠儀式，圍觀的人都感動得哭了。然後敬昭道又寫信給附近的縣衙，讓他們買了簡易的棺材送來，將這十個人的屍體裝進去返回家鄉安葬。被招募的兵士們知道了，沒有不感激佩服的。

吳保安

吳保安，字永固，河北人，任遂州方義尉。其鄉人郭仲翔，即元振從侄也。仲翔有才學，元振將成其名宦。會南蠻作亂，以李蒙爲姚州都督，帥師討焉。蒙臨行，辭元振。元振乃見仲翔，謂蒙曰："弟之孤子，未有名宦。子姑將行，如破賊立功，某在政事，當接引之，俾其縻薄俸也。"蒙諾之。仲翔頗有幹用，乃以爲判官，委之軍事。至蜀，保安寓書於仲翔曰："幸共鄉里，籍甚風猷。雖曠不展拜，而心常慕仰。吾子國相猶子，慕府碩才。果以良能，而受委寄。李將軍秉文兼武，受命專征，親綰大兵，將平小寇。以將軍英勇，兼足下才能，師之克殄，功在旦夕。保安幼而嗜學，長而專經。才乏兼人，官從一尉。僻在劍外，地邇蠻陬。鄉國數千，關河阻隔。況此官已滿，後任難期。以保安之不才，厄選曹之格限。更思微祿，豈有望焉？將歸老丘園，轉死溝壑。側聞吾子，急人之憂，不遺鄉曲之情，忽垂特達之眷。使保安得執鞭弭，以奉周旋。錄及細微，薄沾功效。承茲凱入，得預末班。是吾子丘山之恩，即保安銘鏤之日。非敢望也，願爲圖之。唯照其款誠，而寬其造次，專策駑蹇，以望招攜。"仲翔得書，深感之。即言於李將軍，召爲管記。未至而蠻賊轉逼，李將軍至姚州，與戰破之。乘勝深入，蠻覆而敗之。李身死軍沒，仲翔爲虜。蠻夷利漢財物，其沒落者，皆通音耗，令其家贖之，人三十匹。保安既至姚州，適值軍沒，遲留未返。而仲翔於蠻中，間關致書於保安曰："永固無恙（保安之字，"字"原作"子"，據明抄本改）。頃辱書未報，值大軍已發。深入賊庭，果逢撓敗。李公戰沒，吾爲囚俘。假息偷生，天涯地角。顧身世已矣，念鄉國窅然。才謝鍾儀，居然受縶。身非箕子，且（"且"原作"山"，據明抄本改）見爲奴。海畔牧羊，有類於蘇武；宮中射雁，寧期於李陵。吾自陷蠻夷，備嘗艱苦。肌膚毀剔，血淚滿地。生人至艱，吾身盡受。以中華世族，爲絕域窮囚。日居月諸，暑退寒襲。思老親於舊國，望松檟於先塋。忽忽發狂，腷臆流慟，不知涕之無從。行路見吾，猶爲傷愍。吾與永固，雖未披款，而鄉思先達，風味相親。想睹光儀，不離夢寐。昨蒙枉問，承間便言。李公素知足下才名，則請爲管記。大軍去遠，足下來遲。乃足下自後於戎行，非僕遺於鄉曲也。足下門傳餘慶，無祚積善。果事期不入，而身名並全。向若早事麾下，同幕府，則絕域之人，與僕何異？吾今在厄，力屈計窮。而蠻俗沒留，許親族往贖。以吾國相之侄，不同衆人，仍苦相邀，求絹千匹。此信通聞，仍索百縑。願足下早附白書，報吾伯父。宜以時到，得贖吾還。使亡魂復歸，死骨更肉，唯望足下耳。今日之事，請不辭勞。若吾伯父已去廟堂，難可諮啓，即願足下，親脫石父，解夷吾之驂，往贖華元，類宋人之事。濟物之道，古人猶難。以足下道義素高，名節特著，故有斯請，而不生疑。若足下不見哀矜，猥同流俗，則僕生爲俘囚之豎，死則蠻夷之鬼耳。更何望哉！已矣吳君，無落吾事。"保安得書，甚傷之。時元振已卒，保安乃爲報，許贖仲翔。仍傾其家，得絹二百匹往。因住巂州，十年不歸。經營財物，前後得絹七百匹，數猶未至。保安素貧窶，妻子猶在遂州。貧贖仲翔。遂與家絕。每於人有得，雖尺布升粟，皆漸而積之。後妻子飢寒，不能自立。其妻乃率弱子，駕一驢，自往瀘南，求保安所在。於途中糧盡，猶去姚州數百。其妻計無所出，因哭於路左，哀感行人。時姚州都督楊安居乘驛赴郡，見保安妻哭，異而訪之。妻曰："妾夫遂州方義尉吳保安，以友人沒蕃，丐而往贖，因住姚州。棄妾母子，十年不通音問。妾今貧苦，往尋保安。糧乏路長，是以悲泣。"安居大奇之。謂曰："吾前至驛，當候夫人，濟其所乏。"既至驛，安居賜保安妻錢數千，給乘令進。安居馳至郡，先求保安見之，執其手升堂。謂保安曰："吾常讀古人書，見古人行事，不謂今日親睹於公。何分義情深，妻子意淺，捐棄家室，求贖友朋，而至是乎？吾見公妻來，思公道義，乃心勤佇，願見顏色。吾今初到，無物助公。且於庫中假官絹四百匹，濟公此用。待友人到後，吾方徐爲填還。"保安喜，取其絹，令蠻中通信者持（"持"原作"特"，據明抄本改）往。向二百日而仲翔至姚州，形狀憔悴，殆非人也。方與保安相識，語相泣也。安居曾事郭尚書，則爲仲翔洗沐，賜衣裝，引與同坐，宴樂之。安居重保安行事，甚寵之。於是令仲翔攝治下尉。仲翔久於蠻中，且知其款曲，則使人於蠻洞市女口十人，皆有姿色。既至，因辭安居歸北，且以蠻口贈之。安居不受曰："吾非市井之人，豈待報耶？欽吳生分義，故因人成事耳。公有老親在此，且充甘膳之資。"仲翔謝曰："鄙身得還，公之恩也。微命得全，公之賜也。翔雖瞑目，敢忘大造。但此蠻口，故爲公求來。公今見辭，翔以死請。"安居難違，乃見其小女曰："公既頻繁有言，不敢違公雅意。此女最小，常所鍾愛。今爲此女，受公一小口耳。"因辭其九人。而保安亦爲安居厚遇，大獲資糧而去。仲翔到家，辭親凡十五年矣。卻至京，以功授蔚州錄事叅軍，則迎親到官。兩歲，又以優授代州戶曹叅軍，秩滿內憂。葬畢，因行服墓次，乃曰："吾賴吳公見贖，故能拜職養親。今親歿服除，可以行吾志矣。"乃行求保安。而保安自方義尉選授眉州彭山丞。仲翔遂至蜀訪之。保安秩滿，不能歸，與其妻皆卒於彼，權窆寺內。仲翔聞之，哭甚哀。因制衰麻，環珮加杖，自蜀郡徒跣，哭不絕聲。至彭山，設祭酹畢，乃出其骨，每節皆墨記之（墨記骨節，書其次第，恐葬斂時有失之也），盛於練囊。又出其妻骨，亦墨記貯於竹籠。而徒跣親負之，徒行數千裏，至魏郡。保安有一子，仲翔愛之如弟。於是盡以家財二十萬，厚葬保安。仍刻石頌美。仲翔親廬其側，行服三年。既而爲嵐州長史，又加朝散大夫。攜保安子之官，爲娶妻，恩養甚至。仲翔德保安不已。天寶十二年，詣闕，讓朱紱及官子保安之子以報。時人甚高之。初，仲翔之沒也，賜蠻首爲奴。其主愛之，飲食與其主等。經歲，仲翔思北，因逃歸。追而得之，轉賣於南洞。洞主嚴惡，得仲翔，苦役之，鞭笞甚至。仲翔棄而走，又被逐得，更賣南洞中。其洞號菩薩蠻，仲翔居中經歲，因厄復走，蠻又追而得之，復賣他洞。洞主得仲翔，怒曰："奴好走，難禁止邪？"乃取兩板，各長數尺，令仲翔立於板，以釘自（"自"原作"其"，據明抄本改）足背釘之，釘達於木。每役使，常帶二木行。夜則納地檻中，親自鎖閉。仲翔二足，經數年瘡方愈。木鏁地檻，如此七年，仲翔初不堪其憂。保安之使人往贖也，初得仲翔之首主。展轉爲取之，故仲翔得歸焉。（出《紀聞》）

【譯文】

吳保安的字叫永固，是河北人，官職是河北方義縣尉。他家鄉的郭仲翔是元振的堂侄。郭仲翔很有才學，元振想幫助他當官。南方的少數民族作亂，朝廷派李蒙爲姚州都督，率領軍隊前去討伐。李蒙出發之前向元振辭行，元振將郭仲翔推薦給李蒙說："這是我弟弟的獨生子，還沒有官職。我想讓他跟着你，如果能夠殺敵立功，我會在朝廷想辦法提拔他，讓他去提任個不重要的職務。"李蒙答應了，郭仲翔很有才幹，被聘任爲判官，幫助李蒙處理軍務。到了蜀郡，吳保安寫信給郭仲翔說："有幸和你是同鄉，知道你品德高尚，雖然平時沒有結交，但是心中對你一直很仰慕。宰相對待你如同親生兒子，你又有當官的才能。如今宰相安排你去那裏，李蒙將軍文武兼備，接受命令出征，親自率領大軍，必然能剿滅作亂的小股敵人，以李蒙將軍的英勇，加上你的才能，出師打敗敵人，很短的時間就會成功。我從小愛好讀書，長大考取了功名，才學不比別人差，可只做了一個縣尉，又是在很偏僻荒涼的地區，離家幾千裏地，有重重關山阻隔。況且我的任期已滿。下一個職務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任命。以我的才學，卻因爲受到選拔官員的辦法的限制，再想求得晉級升官，怎麼能有希望。將來只好迴歸農舍，老死田園了。聽說你急人之難，重視同鄉的感情，希望能伸出援助的手，保舉我去軍中服務，跟隨你的左右，記錄下戰績細節，沾你們一份功勞。等到勝利凱旋的時候，能夠封賞到一個最小的官職，便是你對我高山一樣的恩情，也是我刻骨銘心值得紀念的日子，不敢抱有太大的希望，但我要努力爭取。僅表示我的懇切心情，請原諒我的唐突。特意寫了這封信送去，以求得你的提攜。郭仲翔接到吳寶安的信以後，很受感動。便向李蒙將軍請示，決定任用吳寶安爲管記。吳寶安還沒有趕到，敵人就迎了上來。李蒙將軍率兵達姚州，於敵兵交戰將敵兵打敗，大軍乘勝追擊，深入敵人腹地。敵人又殺了回來。將朝廷的軍隊打敗，李蒙將軍戰死，軍隊也被消滅了，郭仲翔被敵軍俘虜。敵人想要換取漢族的東西，被俘的人員，都可以和家裏通信，讓家裏人拿東西往回贖，每人需要三十匹絹來換。吳保安趕到姚州，正是前方軍隊戰敗的時候，便滯留在姚州。郭仲翔在敵人的押解過程中給吳保安寫信說："你近來平安吧？你的來信還沒來得及回覆，軍隊就出發了，深入到敵人的巢穴，被敵人打敗，李蒙將軍陣亡，我成了俘虜，忍辱偷生，遠在天涯地角，感嘆自己的遭遇，想到家鄉是多麼的遙遠。才謝過鍾儀，居然被拘禁；不是箕子，卻被迫成爲奴隸。在湖邊放羊，很像當年的蘇武。希望有人像宮中射雁的故事一樣，將我像李陵一樣救回去。我自從身陷敵方，飽嘗艱苦，身體遭受摧殘，血淚流得像池水一樣多，人生的艱難，我都受盡了，我是顯貴的家庭出身，卻成爲極遠地域的囚徒。暑去寒來，歲月流逝。思念親屬，想念家鄉，精神難以控抑住，經常發狂，煩悶悲痛，眼淚流盡，別人在路上見了我的模樣，都會可憐。我與你雖然沒見過面，但是同鄉的感情已經把我們連在一起。情趣相投，很想見到你的風采，經常睡覺夢見你。當時李蒙將軍問起你，我介紹了你的情況，李蒙將軍歷來知道你的才學和名聲，同意聘請你爲管記。大軍走遠了，你來遲了，這是因爲大軍走以後你才趕到，不是我丟下你這個同鄉。你祖上有德，上天保佑，沒有趕上這場戰事，得以保全性命和名聲。如果你早到李蒙將軍麾下效力，同我一起參謀軍事，會同我一樣成爲極遠地域的囚徒。我今天在這裏，力氣用盡，毫無辦法。而敵人的規矩是允許親友來贖人。我因爲是宰相的侄兒，不同於其他人，所以被嚴加看護，必須拿一千匹絹來贖。就是此信發出的時候，仍需要一百匹縑。請你早一點將我的信送交我伯父，早一點來把我贖回去，使我的身體和靈魂能一起回到故鄉。如果我的伯父上朝去了，難以通報見面，便請你做石父，將我從苦役中解救出來，使我能像春秋時的大夫華元一樣逃脫歸去。幫助援救人的事情，從古以來都是很難辦的。因爲你的道德高尚，大仁大義，聲名響亮，所以才請你幫忙，絲毫不懷疑你的品質人格。如果你不憐憫，同世俗一樣袖手旁觀，則我只能生是戰俘奴隸，死是少數民族地區的鬼了，還有什麼指望？拜託你了，不要使我的希望落空。"吳保安接到信以後很着急，這時元振已經死了吳保安爲了報答朋友的信任，決定設法贖回郭仲翔。他變賣了所有家產，買了二百匹絹前往南方，到達巂州，十年不回家，在那裏做買賣，而後共得到七百匹絹，仍然沒有湊夠一千匹絹的數目。吳寶安的家歷來貧窮。妻子仍然在遂州，吳寶安爲了贖郭仲翔，毅然和家裏斷絕了來往。每當做買賣有一點收入，那怕只是一尺布，一升米，也積攢起來。後來他妻子挨餓受凍，沒有辦法獨立生活下去，便帶着幼小的兒子，騎着一頭毛驢，前往瀘南來找吳保安。在途中錢花光了，離姚州還有幾百裏地，她沒有辦法。便坐在路旁哭了起來。過路的人都替他悲傷。姚州都督楊安居沿着驛道去州府，看見吳保安的妻子在哭，奇怪地過去詢問，吳保安的妻子說："我的丈夫是遂州方義縣尉吳保安，因爲朋友被困在南方少數民族地區，所以設法去贖人，來到姚州，拋棄我們母子，十年不通音訊。我如今貧困，去尋找吳保安，錢花光了路還很遠，所以悲傷地哭起來。"楊安居非常驚奇地說："我到前面的驛站等你，資助你路費。"等到他們來到驛站，楊安居給了吳保安妻子幾千文錢，並安排車馬送她繼續向前走。楊安居到了州府，立即將吳保安找來，握着他的手來到堂上坐下，對他說："我常讀古人的書，佩服古人做事，沒想到親眼見到了你的仁義行爲。但也不必只顧及朋友的情義而拋棄妻子，去贖朋友，也不要這樣做，我遇到你的妻子，想到你的道義，心中敬佩，想和你見面。我今天剛到，沒有東西給你，便從倉庫中借四百匹絹。資助你辦這件事。等到朋友回來以後，我再慢慢地償還所借的絹。"吳保安很高興，取了絹，派人前往少數民族地區贖人，又過了二百天才將郭仲翔贖回來。郭仲翔來到姚州，衣衫襤褸，面容憔悴，不像個人的樣子，他和吳保安見面以後，痛哭了一場，楊安居手下的郭尚書帶郭仲翔洗了澡，換了衣服，然後坐下來喝酒喫飯。楊安居敬重吳保安的行爲，對他非常好，於是讓郭仲翔當了他所管轄地區的一名縣尉。郭仲翔在少數民族地區呆的時間很長，知道那裏的詳細情況，派人到那裏的部落買來十名少女，個個長得都很美麗。買來以後，他辭別楊安居要回北方去，將十名少女送給楊安居作爲酬謝。楊安居不接受說："我不是市俗小人，不要報答。只是因爲敬佩吳保安的仁義，所以才幫助他辦成這件事。你有親人在北方，將她們換成養家的費用吧。"郭仲翔感謝地說："我能夠回來，是你的恩情，小命得以保留，是你賞給我的。郭仲翔就是死了，也不敢忘記你的再生之德。但是這些少數民族少女，是專門爲你買來的。你今天推辭，我要以死請求你接受。"楊安居沒有辦法，看着十名少女中最小的一個說："你既然一再請求，不敢違背了你的好意。這個女子最小，我很喜歡。今天爲了這個女子，接受你的贈送。"辭退了其餘的九個人。吳保安因爲得到楊安居的幫助，也得到一大筆錢財回北方去了。郭仲翔回到家，已經離開親人十五年了，他到了京城，因爲有功勞被任命爲蔚州錄事參軍，將母親也接到蔚州，任期滿了的時候，他母親死了。他安葬了母親，守孝期滿以後說："我被吳保安贖回來，所以才能擔任官職奉養母親，如今母親死了，守孝已滿，我可以去辦我想辦的事去了。"然後他便去找吳保安。而吳保安從方義縣尉又被任命爲眉州彭山丞，郭仲翔便趕往蜀郡，吳保安任期滿了以後，沒有能夠返回家鄉，夫妻兩人都死在彭山，埋葬在當地。郭仲翔非常悲傷，製做了喪服，帶着環麻喪杖，從蜀郡開始光着腳，一路哭着來到彭山，設酒菜祭奠完畢，將吳保安的骨頭挖出來，每一節都用墨標上序號數字，以免重新安葬時遺失，然後裝到口袋裏。又將吳保安的妻子的骨頭也挖出來，也做上標記以後裝到竹籠裏。他光着腳，親自揹着兩個人的骨頭，徒步走了幾千裏，來到魏郡。吳保安有一個兒子，郭仲翔對他如同對待自己的弟弟，他花費二十萬文錢，隆重安葬了吳保安夫妻，並立了一塊石碑記錄功德。郭仲翔搭了一間茅屋，親自在墳旁守孝三年。過後他被任命爲嵐州長史，又改任朝散大夫。他還提攜吳保安的兒子當了官，並給他娶了媳婦，對其關懷備至。郭仲翔感激吳保安的心情始終不減。天寶十二年，他赴皇帝的殿庭，請求將自己的官職讓給吳保安的兒子接任，官員們都很敬佩他。當初，郭仲翔被敵兵抓住，送給少數民族的首領作奴隸。主人很喜歡他，讓他和主人喫一樣的飯。一年以後，郭仲翔想念北方，逃跑後被抓了回來，就賣到另一個部落的首領洞主，洞主兇惡，讓郭仲翔乾重活，用鞭子打他，郭仲翔逃跑，又被抓回來就賣到另一個部落，這個洞主綽號叫"菩薩蠻"，郭仲翔呆了一年以後，再次逃走，又被追上抓了回來，又被轉賣給另一個洞主。這個洞主見到郭仲翔生氣地說："你好逃跑，難以看住。"他叫人拿來兩塊木板，每塊長數尺，命令郭仲翔站在兩塊木板中間，用釘子釘上，腳背上的釘子深達木頭裏面。每當幹活，必須帶着木板一起走。晚上被關在地牢，洞主親自開門上鎖。郭仲翔腳上的瘡傷，經過許多年纔好。這樣過了七年，郭仲翔已經無法再繼續忍受。吳保安派人去贖他，先找到他的第一個主人，然後輾轉尋找，才使郭仲翔迴歸中原。

卷第一百六十七 氣義二

裴冕 李宜得 穆寧 趙驊 曹文洽 陽城 王義 裴度 廖有方

裴冕

裴冕爲王鉷判官，鉷得罪伏法。李林甫操竊權柄，鹹懼之。鉷賓佐數人，不敢窺鉷門。冕獨收鉷屍，親自護喪，瘞於近郊。（出《談賓錄》）

【譯文】

裴冕是王鉷聘用的中級官員。王鉷獲罪被殺，因爲李林甫掌握朝廷的大權，官員們都害怕他，所以王鉷的幾個關係親近的門客和下級都不敢靠近王鉷家門口，只有裴冕單獨去爲王鉷收屍，並親自護送靈柩埋葬到城外。

李宜得

李宜得，本賤人，背主逃。當玄宗起義，與王毛仲等立功。宜得官至武衛將軍。舊主遇諸塗，趨而避之，不敢仰視。宜得令左右命之，主甚惶懼。至宅，請居上座，宜得自捧酒食。舊主流汗辭之，留連數日。遂奏雲："臣蒙國恩，榮祿過分。臣舊（"舊"原作"曹"，據明抄本改）主卑瑣，曾無寸祿。臣請割半俸解官以榮之。願陛下遂臣愚款。"上嘉其志，擢主爲郎將，宜得復其秩。朝廷以此多之。（出《朝野僉載》）

【譯文】

李宜得本來是個身份低賤的人，揹着主人逃跑了。後來在玄宗起義的時候，他和王毛仲等人立了功，被任命爲武衛將軍。他過去的主人在路上遇到他，立即躲到路旁，低着頭不敢看他。李宜得命令隨行人員去叫他過去的主人。他過去的舊主人非常驚慌害怕。到了李宜得的住宅，他將舊主人讓到上座，並親自爲舊主人端菜倒酒，舊主人緊張地流着汗推辭。李宜得留舊主人住了幾天，然後上朝對皇帝說："我蒙受國家的恩情，得到的官職和俸祿太高了。而我的舊主人身份低賤，沒有官職，我請示將我的一半官職和俸祿讓給我的舊主人，希望皇帝滿足我這個愚蠢的請求。"皇帝表揚了他的義氣，提拔他的舊主人爲郎將，李宜得仍保留原來的官職，朝廷從此盛行講道義的風氣。

穆寧

穆寧不知何許人，顏真卿奏爲河北道支使。寧以長子屬母弟曰："唯爾所適，苟不乏嗣，吾無累矣。"因往平原，謂真卿曰："先人有嗣矣，古所謂死有輕於鴻毛者，寧是也。願畢佐公，以定危難。"其後寧計或不行，真卿棄平原，夜渡河。（出《談賓錄》）

【譯文】

穆寧不知道是什麼地方的人，顏真卿向朝廷推薦他擔任河北支道史。穆寧以長子的身份對母親說："這是適合我的志願的事，您不缺少兒子，我沒有什麼牽掛的了。"然後他前往平原，對顏真卿說："我的先人有後代子孫，古人講有人死得輕於鴻毛的，我就是一個，我願意全力幫助你，解決眼前的危難。"後來因爲計策行不通，顏真卿放棄平原，夜間渡過河去。

趙驊

趙驊因脅於賊中，見一婦人，問之，即江西廉察韋環之族女也。夫爲畿官，以不往賊軍遇害。韋氏沒入爲婢。驊哀其冤抑，以錢贖之。俾其妻致之別院，而驊竟不見焉。明年，收復東都。驊以家財贍給，而求其親屬歸之。議者鹹重焉。（出《談賓錄》）

【譯文】

趙驊被脅迫呆在賊兵之中，他見到賊營裏有一位婦女，便走上前去詢問。瞭解到她是江西廉察韋環同族兄弟的女兒，丈夫是京官，因爲不肯參加賊兵被殺害，韋氏被迫給賊兵充當女僕。趙驊很同情她的遭遇，用錢將她贖了出來，然後讓他的妻子將韋氏安排到別的院子裏居住，從此不再和她見面。第二年，官軍收復了東都，趙驊給了韋氏一些錢，尋找到她的親屬，將她送了回去。知道這件事的人都稱讚趙驊。

曹文洽

曹文洽，鄭滑之裨將也。時姚南仲爲節度使，被監軍薛盈珍怙勢於奪軍政。南仲不從，數爲盈珍讒於上。上頗疑之。後盈珍遣小使程務盈馳表南仲，誣讒頗甚。文洽時奏事赴京師，竊知盈珍表中語。文洽憤怒，遂晨夜兼道追務盈。至長樂驛，及之，與同舍宿。中夜，殺務盈，沉盈珍表於廁中，乃自殺。日旰，驛吏開門，見血傷滿地，傍得文洽二緘：一狀告盈珍，一表理南仲冤，且陳謝殺務盈。德宗聞其事，頗疑。南仲慮釁深，遂入朝。初至，上曰："盈珍擾卿甚耶？"南仲曰："盈珍不擾臣，自隳陛下法耳。如盈珍輩所在，雖羊杜復生，撫百姓，御三軍，必不能成愷悌父母之政，師律善陣之制矣。"德宗默然久之。（出《談賓錄》）

【譯文】

曹文洽是鄭滑的副將。姚南仲爲節度使，被監軍薛盈珍依仗勢力，篡奪了軍政大權。姚南仲不服，薛盈珍多次到皇帝那裏說姚南仲的壞話，皇帝對這件事有疑問。後來薛盈珍派了一名叫程務盈的下級官員送公文誣衊姚南仲，內容非常惡毒。曹文洽正好有事去京城，暗中知道了薛盈珍公文中的話，心中非常氣憤，便日夜兼程，追趕程務盈。到了長樂驛站，追上了程務盈。晚上兩人住在一個房間，曹文洽把程務盈殺了，公文扔到廁所裏，然後自殺了。晚上，驛站的管理人員開門，看到滿地都是屍體和鮮血，旁邊放着曹文洽寫的兩封信。一封信狀告薛盈珍，一封信替姚南仲鳴冤，並且寫明瞭殺程務盈的原因。德宗皇帝聽到這件事，感到非常奇怪。姚南仲怕皇帝疑慮日深，入朝去見皇帝。皇帝對他說："薛盈珍擾亂你很厲害吧。"姚南仲說："薛盈珍不是擾亂我，是破壞皇帝的法律制度。如果允許薛盈珍這種人存在，雖然是羊祜和杜預那樣正直有才能的人復活，來安撫百姓和統帥三軍，也不能治理成和樂的太平盛世，師律善陣之制矣。"德宗沉默思考了很久。

陽城

陽城，貞元中，與三弟隱居陝州夏陽山中，相誓不婚。啜菽飲水，莞蕈布衾，熙熙怡怡，同於一（"同於一"三字原作"難名其"，據明抄本改）室。後遇歲荒，屏跡不與同裏往來，懼於求也。或採桑榆之皮，屑以爲粥。講論詩書，未嘗暫輟。有蒼頭曰都兒，與主協心，蓋管寧之比也。里人敬以哀，饋食稍豐，則閉戶不納，散於餓禽。后里人竊令於中戶致糠核十數杯，乃就地食焉。他日，山東諸侯聞其高義，發使寄五百縑。城固拒卻，使者受命不令返，城乃標於屋隅，未嘗啓緘。無何，有節土鄭倜者，迫於營舉，投人不應，因途經其門，往謁之。倜戚容瘵貌，城留食旬時，問倜所之，及其瘠瘁之端。倜具以情告。城曰："感足下之操，城有諸侯近貺物，無所用，輒助足下人子終身之道。"倜固讓。城曰："子苟非妄，又何讓焉？"倜對曰："君子既施不次之恩，某願終志後，爲奴僕償之。"遂去。倜東洛塋事罷，杖歸城，以副前約。城曰："子奚如是？苟無他系，同志爲學可也，何必雲役己以相依？"倜泣涕曰："若然者，微軀何幸。"倜於記覽苦不長，月餘，城令諷毛詩，雖不輟尋讀。及與之討論，如水投石也。倜大慚。城曰："子之學，與吾弟相暱不能捨，有以致是耶？今所止阜北，有高顯茅齋，子可自玩習也。"倜甚喜，遽遷之。復經月餘，城訪之，與論國風，倜雖加功，竟不能往復一辭。城方出，未三二十步，倜縊於梁下。供餼童窺之，驚以告城。城慟哭若裂支體，乃命都兒將酒祭之，及作文親致祭，自咎不敏。我雖不殺倜，倜因我而死。自脫衣，令僕伕負之。都兒行檟楚十五，仍服緦麻，厚瘞之。由是爲縉紳之所推重。後居諫議大夫時，極諫裴延齡不合爲國相，其言至懇，唐史書之。及出守江華都，日炊米兩斛，魚羹一大鬻。自天使及草衣村野之夫，肆其食之。並置瓦甌樿杓，有類中衢樽也。（出《乾鐉子》）

【譯文】

貞元年間，有個叫陽城的人和他的三弟隱居在陝州夏陽山中，兩個人發誓一輩子不結婚。他們每日粗茶談飯，睡草編的席子，蓋粗布做的被，兩個人快快樂樂地住在一間屋子裏。後來遇到一個災荒年，他倆隱藏蹤跡不與同鄉的人來往，怕有求與別人。他倆採集桑樹和榆樹的皮切碎了做粥喫，在這種條件下仍然堅持學習詩詞書籍，從來沒有間斷過學習。他們有一個僕人叫都兒，與主人一條心。人們將陽城比作三國時辭官不作的管寧，同鄉的人都很尊敬他們。人們贈送給他們的食物如果稍稍好一點，他們就關起門來，不肯接受，或是扔給鳥喫。有一次同鄉人暗中送給他們米糠十幾杯，他們就地吃了。山東的諸侯聽到他們的行爲高尚，派使者送來五百匹縑。陽城不收，使者按照命令不收就不回去。陽城只好將縑堆到屋子的角落裏，從來也沒使用過。不久，有個有節操的人叫鄭倜，爲了辦理喪事，找親友借錢沒有借到，回來路過陽城的門前，進屋拜見陽城。鄭倜一副悲傷瘦弱的樣子，陽城留他住了十多天，問鄭倜悲傷瘦弱的原因。鄭倜將情況告訴了陽城，陽城說："被你的品德節操所感動，我這裏有諸侯近來贈送的物品，放在這裏沒有用處，全都送給你，以盡孝道吧。"鄭倜推辭不要。陽城說："這東西不是我所需要的，你還讓什麼呢？"鄭倜說："你既然給了我這個不尋常的恩惠，我願意辦完事後，做你的奴僕以償還你的恩情。"說完便走了。鄭倜在東洛辦理完喪事以後，回到陽城這裏，以履行自己的諾言，陽城說："你如果沒有其他的地方可以去，作爲同學留在這就可以了，何必要當奴僕呢？"鄭倜流着淚說："要像你說的這樣，我這個卑賤的人是多麼的幸運。"鄭倜在讀書記憶上很不擅長，一個月以後，陽城叫他背誦《詩經》，雖然鄭倜不停地學習，可是一討論，他一句也回答不上來。鄭倜非常慚愧，陽城說："主要是因爲你和我弟弟太親近了，所以效果不好。這裏的北面，有一幢高大的茅屋，你可以到那裏單獨學習。"鄭倜很高興，立刻搬了過去。又過了一個月，陽城去看他。與他討論《國風》，鄭倜雖然用功，但竟一句話也接不上。陽城剛走出二三十步，鄭倜就吊死在房樑上。送飯的童子看見了告訴了陽城，陽城哭得要昏死過去。他命令小僕人備酒祭奠鄭倜，並且作了祭文親自在祭奠儀式上朗讀。他說："我雖然沒有殺鄭倜，鄭倜卻是因我而死。"然後脫去衣服，讓老僕人揹着他，由小僕人用檟木荊條鞭打十五下。他再穿上喪服，將鄭倜埋葬了，後來由於貴族以及官員們的推薦，陽城在當了諫儀大夫以後，極力向皇帝提意見，認爲裴延齡不適合當宰相，其言詞的誠懇，唐朝的史書上有記載。等到他出任江華都，每天都做兩斛米的飯和一大鍋魚湯，召集皇帝的使者和沒飯喫的村夫一起食用，並且準備了餐具，供大家喫飯的時候使用，真是恩澤於衆人。

王義

王義，即裴度之隸人也。度爲御史中丞，武元衡遇害之日，度爲人所刺，義捍刃而死。度由是獲免，乃自爲文以祭。厚給其妻子。是歲，進士撰王義傳者，十二三焉。（出《國史補》）

【譯文】

王義是裴度的奴僕，裴度是御史中丞。宰相武元衡遇害的那一天，裴度也被人刺了一刀。由於王義替裴度擋了這一刀而死，裴度才躲過死亡的災難。裴度做祭文哀悼王義，並給了王義的妻子很多錢。當年的進士撰寫《王義傳》的，竟有十二三人。

裴度

元和中，有新授湖州錄事參軍，未赴任，遇盜，勷剽殆盡，告敕歷任文薄，悉無孑遺。遂於近邑求丐故衣，迤假貨，卻返逆旅。旅舍俯逼裴晉公第。時晉公在假，因微服出遊側近邸，遂至湖紏之店。相揖而坐，與語周旋，問及行止。紏曰："某之苦事，人不忍聞。"言發涕零。晉公憫之，細詰其事。對曰："某主京數載，授官江湖，遇冠蕩盡，唯殘微命，此亦細事爾。其如某將娶而未親迎，遭郡牧強以致之，獻於上相裴公，位亞國號矣。"裴曰："子室之姓氏何也？"答曰："姓某字黃娥。"裴時衣紫袴衫，謂之曰："某即晉公親校也，試爲子偵。"遂問姓名而往。紏復悔之，此或中令之親近，入而白之，當致其禍也。寢不安席。遲明，詣裴之宅側偵之，則裴已入內。至晚，有頴衣吏詣店，頗匆遽，稱令公召。紏聞之惶懼，倉卒與吏俱往。至第斯須，延入小廳，拜伏流汗，不敢仰視。即延之坐。竊視之，則昨日紫衣押牙也。因首過再三。中令曰："昨見所話，誠心惻然。今聊以慰其憔悴矣。"即命箱中官誥授之，已再除湖紏矣。喜躍未已，公又曰："黃娥可於飛之任也。"特令送就其逆旅，行裝千貫，與偕赴所任。（出《玉堂閒話》）

【譯文】

元和年間，有個新任命的湖州錄事參軍，沒等去上任遇到了強盜，將他的錢物都搶去了，就連委任狀也沒有給他留下。於是他便在京城附近收購舊衣服，然後想辦法換錢，夜晚住在旅店裏。這個旅店靠近裴晉公裴度的住宅。這一天裴度休息，穿上便衣到附近散步，來到了這個人住的旅店。裴度與這個叫湖紏的人打招呼以後坐下說話，問他是幹什麼的。湖紏說："我的遭遇，別人都不忍聽。"說着哭了起來。裴度覺得他很可憐，詳細詢問他的遭遇。他說："我在京城任職數年，被授予一個官職在湖州，遇到強盜把我的東西搶光了，只剩下一條性命。這還是小事，還有的是，我準備結婚還沒有去迎娶，未婚妻就被郡牧搶去，獻給了宰相晉公裴度，他可是最大官了。"裴度說："你未婚妻姓什麼？"回答說："姓某字，叫黃娥。"裴度當時穿着有錢人常穿的紫色衣服，他對湖紏說："我就是裴度的親信官員，會幫着你查訪。"然後問了湖紏的姓名以後走了，湖紏非常後悔，心想剛纔來的人如果是裴度的親信，回去和裴度一說，會給我帶來災禍，當天晚上他想着這件事睡不着，等到天明，他來到裴度的住宅附近觀察，可是他看不到屋內。到了傍晚，有個穿紅衣服的公差來到旅店，非常急促地對他說，裴度讓他去。湖紏的心裏非常驚慌害怕，急忙跟着差人去了。他們進了裴度的住宅，來到一個小客廳。他趴在地上嚇得直出汗，不敢抬頭觀看。主人讓他坐下，他偷着觀看，正是昨天穿紫衣服的那個官員，再三點頭表示謝罪。裴度說："昨天聽了你說的話，心中很同情可憐你，今天可以彌補一下你的遭遇了。"說着命令將箱子裏的授官憑證交給他，重新任命了他的官職，他高興得要跳起來。裴度又說："黃娥立刻就可以還給你，同你一起去那裏上任。"然後特意派人將他送回旅店，並給了他衣服行李和一千貫錢，第二天這個人和未婚妻一起上任去了。

廖有方

廖有方，元和乙未歲，下第遊蜀。至寶雞西，適公館。忽聞呻吟之聲。潛聽而微惙也。乃於間室之內，見一貧病兒郎。問其疾苦行止，強而對曰："辛勤數舉，未偶知音。眄睞叩頭，久而復語。唯以殘骸相托。"餘不能言。擬求救療，是人俄忽而逝。遂賤鬻所乘鞍馬於村豪，備棺瘞之，恨不知其姓字。苟爲金門同人，臨歧悽斷。復爲銘曰："嗟君歿世委空囊，幾度勞心翰墨場。半面爲君申一慟，不知何處是家鄉。"後廖君自西蜀回，取東川路，至靈龕驛。驛將迎歸私第。及見其妻，素衣，再拜嗚咽，情不可任，徘徊設辭，有同親懿。淹留半月，僕馬皆飫。掇熊虎之珍，極賔主之分。有方不測何緣，悚惕尤甚。臨別，其妻又悲啼，贈贐繒錦一馱，其價值數百千。驛將曰："郎君今春所葬胡綰秀才，即某妻室之季兄也。"始知亡者姓字。復敘平生之吊，所遺物終不納焉。少婦及夫，堅意拜上。有方又曰："僕爲男子，粗察古今。偶然葬一同流，不可當茲厚惠。"遂促轡而前，驛將奔騎而送。復逾一驛，尚未分離。廖君不顧其物，驛將執袂。各恨東西，物乃棄於林野。鄉老以義事申州。州將以表奏朝廷。文武宰寮，願識有方，共爲導引。明年，李逢吉知舉，有方及第，改名遊卿，聲動華夷，皇唐之義士也。其主驛戴克勤，堂帖本道節度，甄升至於極職。克勤名義，與廖君同遠矣。（出《云溪友議》）

【譯文】

廖有方在元和乙未年參加科舉考試沒有被錄取去蜀郡遊玩，走到寶雞的西面，住在旅店裏，他忽然聽到有人呻吟，仔細一聽又聽不見了。他從一間屋子裏找到一個生了重病的貧困少年。廖有方問他生了什麼病，準備去哪裏。青年喫力地說："我參加幾次科舉考試未被錄取。"然後看着他磕頭，過了一會兒又說："我死後的事只好託付給你了。"廖有方沒有回答，想要爲他治病，但是不一會兒這個少年就死了。廖有方將自己所騎的馬和鞍具一塊賣給了村子裏有錢的富豪，用所得到的錢將少年安葬了。不知道這個少年的姓名，廖有方感到很遺憾。同是參加科舉考試的同路人，卻是兩種命運，真是令人悲傷。廖有方爲這個少年所做的碑文是："感嘆你死的時候兩手空空，幾年辛辛苦苦蔘加科舉考試卻沒成名，只見了一面就與你永別，還不知道你的家鄉在哪裏。"後來廖有方從西蜀回來，經過東川，走到靈龕驛站。驛站的官員將他請到家中。廖有方看到驛站官員妻子穿着白色的喪服，同他一邊見面一邊哭，表情非常傷心。然後圍在他的周圍招待他，如同對待自己的至親。他們留他住了半個月，就連僕人和馬匹都喫喂得很好，喫的盡是山珍，極力表達了賓主之間的情意。廖有方不知道這是什麼原因，心中非常不安。等到分手的時候，驛站官員的妻子又哭了起來，並且贈送給廖有方一馱子價值千百貫的絲織品。驛站的官員對他說："你今年春天所安葬的叫做胡綰的秀才，就是我妻子最小的弟弟。"到這時廖有方纔知道那個死亡少年的姓名，他也講了當時安葬少年的情形和懷念的話，但是不肯接受所贈送的物品。驛站的官員和他的妻子堅決請他收下。廖有方又說："我作爲一個男子，明白一些古今做人的簡單道理，偶然安葬了一個多次參加科舉考試的同路人，不應該接受這樣貴重的物品。"說着便催馬往前走。驛站的官員也騎着馬送他，兩個人又經過一個驛站，仍然沒有分手。廖有方不拿所贈送的物品，驛站的官員與他最後握手告別，兩人各奔東西，贈送的物品竟扔到了野外。鄉里掌管教化的鄉老將這件事上報給州里，州里又上報給朝廷。文武百官知道了都想結識廖有方，互相介紹引見。第二年，李逢吉主持科舉考試廖有方被錄取。他改名叫廖有卿，聲名傳遍了全國，被公認爲國家的義士。那個驛站的官員戴克勤，也被宰相發公文推薦提拔爲當地的節度使，官升到了極高的位置。從此戴克勤的聲名和廖有方的名字傳得一樣遠。

卷第一百六十八 氣義三

熊執易 李約 鄭還古 江陵士子 鄭畋 章孝子 發冢盜 鄭雍 楊晟 王殷

熊執易

熊執易赴舉，行次潼關。秋霖月餘，滯於逆旅。俄聞鄰店有一士，吁嗟數次。執易潛問之，曰："前堯山令樊澤，舉制科，至此，馬斃囊空，莫能自進。"執易造焉，遽輟所乘馬，倒囊濟之。執易其年罷舉，澤明年登科。（出《摭言》）

【譯文】

熊執易去京城參加科舉考試，走到潼關，秋雨連綿下了一個多月，無法行走，滯留在旅店裏。他忽然聽到隔壁房間有一個男子連聲嘆氣，熊執易走過去詢問。那個人說："我是前堯山縣令叫樊澤，去京城赴皇帝親自在殿廷的考試。走到這裏，馬死了，口袋裏的錢也花光了，沒有辦法繼續前進。"熊執易回到自己的房間，將自己所騎的馬和口袋裏的錢全部拿出來送給樊澤。熊執易當年沒有參加科舉考試，而樊澤及時趕到參加了考試並被錄取。

李約

李約爲兵部員外，汧公之子也。識度清曠，迥出塵表。與主客張員外諗同官。並韋徵君況，牆東遁世，不婚娶，不治生業。李獨厚於張，每與張匡牀靜言，達旦不寢，人莫得知。贈張詩曰："我有心中事，不與韋二說。秋夜洛陽城，明月照張八。"約嘗江行，與一商胡舟楫相次。商胡病，固邀相見，以二女託之，皆絕色也。又遺一珠。約悉唯唯。及商胡死，財寶約數萬，悉籍其數送官，而以二女求配。始，殮商胡時，約自以夜光含之，人莫知也。後，死胡有親屬來理資財，約請官司發掘，檢之，夜光果在。其密行皆此類也。（出《尚書故實》）

【譯文】

李約是汧公的兒子，官職爲兵部員外，他見識出衆，超凡脫俗，與主客員外張諗是同事。並韋徵君況。他避世不結婚，也不積攢家產，只是同張諗的關係特別親密。每當他同張諗躺在一張牀上說話時，總是非常投機，經常整夜都不睡覺，別人對此都不瞭解，他作了一首詩贈給張諗："我有心中事，不與韋二說。秋夜洛陽城，明月照張八。"李約有一次坐船在江上航行，同一個胡商的船前後行駛。胡商生病了，將李約請過船去，把兩個女兒託付給他。他的兩個女兒都長得異常美麗。胡商又交給他一枚珠子，囑咐他許多話。等到胡商死了，李約將他遺留下來的錢財約有好幾萬貫全都如數送交給官府，併爲胡商的兩個女兒尋找配偶，辦理婚事。當初胡商臨死之前，同李約約定，死後要含着那枚夜光珠入殮，別人並不知道這件事。後來死去的胡商的親屬來清理胡商留下的財產，請來官府的人挖開墳墓檢查，夜明珠果然還在。李約所做的事情，即使是別人不知道，也是這樣講義氣。

鄭還古

鄭還古，東都閒居，與柳當將軍者甚熟。柳宅在履信東街，有樓臺水木之盛。家甚富，妓樂極多。鄭往來宴飲，與諸妓笑語既熟，因調謔之。妓以告柳，憐鄭文學，又貧，亦不之怪。鄭將入京求官，柳開筵餞之。酒酣，與妓一章曰："冶豔出神仙，歌聲勝管絃。眼看白苧曲，欲上碧雲天。未擬生裴秀，如何乞鄭玄。莫教金谷水，橫過墜樓前。"柳見詩甚喜。曰："某不惜此妓，然吾子方求官，事力空困，將去固不易支持。專待見榮命，便發遣入京，充賀禮。"及鄭入京，不半年，除國子博士。柳見除目，乃津置入京。妓行及嘉祥驛，鄭已亡歿。旅村尋到府界。柳聞之悲嘆不已，遂放妓他適。（出《盧氏雜說》）

【譯文】

鄭懷古閒住在東都，與柳當將軍的關係很密切。柳當將軍的住宅在履信東街，有樓臺花園，家中非常富有，養了許多樂師歌妓，鄭懷古經常去赴宴，同歌妓說笑很熟悉。便調戲歌妓，歌妓告訴了柳當將軍，柳當將軍愛惜鄭還古有才學，又很貧窮，所以也不責怪他。鄭懷古要去京城謀求官職，柳當將軍設宴爲他餞行。酒喝到暢快的時候，鄭還古爲妓女作了一首詩："冶豔出神仙，歌聲勝管絃，眼看白苧曲，欲上碧雲天。未擬生裴秀，如何乞鄭玄。莫教金谷水，橫過墜樓前。"柳當將軍見了這首詩很高興，對鄭還古說："我不可惜這個歌妓，然而你正要去謀求官職，需要花費很多精力，如果讓歌妓隨你去，恐怕你支持不了，等到你當了官，我便將她送到京城，作爲賀禮。"鄭還古入京不到半年，當上了國子博士。柳當在新任官員的名單上看到他的名字，立即準備賀禮送往京城。歌妓走到嘉祥驛站，鄭懷古死了。當鄭還古的靈柩運到東都時，柳當將軍知道後悲傷感嘆不止，於是讓歌妓嫁給了別人。

江陵士子

江陵寓居士子，忘其姓名。有美姬，甚貧，求尺題於交廣間，遊索去萬，計支持五年糧食。且戒其姬曰："我若五年不歸，任爾改適。"士子去後，五年未歸。姬遂爲前刺史所納，在高麗坡底。及明年，其夫歸，已失姬之所在。尋訪知處。遂爲詩，求媒標寄之。詩云："陰雲漠漠下陽臺，惹着襄王更不回。五度看花空有淚，一心如結不曾開。纖蘿自合依芳樹，覆水寧思返舊杯。惆悵高麗坡底宅，春光無復下山來。"刺史見詩，遂給一百千及資裝，便遣還士子。（出《盧氏雜說》）

【譯文】

江陵住着一個讀書人，忘了叫什麼名字了，他的妻子長得很美麗，家裏很貧窮。他要出門去收集題詩書畫，準備了一些錢，夠妻子生活五年的費用。他對妻子說："我如果五年不回來，你可以隨便改嫁。"讀書人走了以後，五年沒回來。他的妻子嫁給了前刺史，住在高麗坡底。又過了一年讀書人回來了，找不到妻子。查訪妻子的居住地點以後，他寫了一首詩託別人送去。這首詩說："陰雲漠漠下陽臺，惹着襄王更不回。五度看花空有淚，一心如結不曾開。纖蘿自合依芳樹。覆水寧思返舊杯。惆悵高麗坡底宅。春光無復下山來。"刺史見到這首詩，便給了書生的妻子一百貫錢和一些衣物，將她送還給讀書人。

鄭畋

鄭文公畋，字臺文。父亞，曾任桂管觀察使。畋生於桂州，小字桂兒。時西門思恭爲監軍，有詔徵赴闕。亞餞於北郊。自以衰年，因以畋託之，曰："他日願以桂兒爲念。九泉之下，不敢忘之。"言訖，泣然流涕。思恭志之。及爲神策軍中尉，亞已卒。思恭使人召畋，館之於第。年未及冠，甚愛之，如甥侄，因選師友教導之。畋後官至將相。黃巢之入長安，西門司空逃難於終南山。畋以家財厚募有勇者，訪而獲之，以歸岐下。溫清侍膳，有如父焉。思恭終於畋所。畋葬於鳳翔西岡。松柏皆手植之。未幾。畋亦卒。葬近西門之墳。百官造二壠以吊之，無不墮淚，鹹伏其義也。（出《北夢瑣言》）

【譯文】

文公鄭畋，字叫臺文。他的父親叫鄭亞。曾經擔任過桂管觀察使。鄭畋出生在桂州，小名叫桂兒。當時的監軍叫西門思恭。朝廷有命令，叫西門思恭去京城，鄭亞在城北爲他設宴餞行。鄭亞因爲自己年老了，將鄭畋託付給西門思恭說："將來你如果能照顧桂兒，我就是在九泉之下也不敢忘了你！"說完流下了眼淚，西門思恭記住了他的囑託。等到西門思恭當上了神策軍中尉的時候，鄭亞死了，西門思恭派人將鄭畋找來，收養在家中。他很喜愛鄭畋，對待他像對待自己的外甥和侄子一樣，還請來教師教導他。後來鄭畋當官直至大將和宰相。黃巢攻進長安時，西門思恭逃難到終南山。鄭畋用家財高價招募勇敢的人，去把西門思恭找了回來，奉養在家中，像對待自己的父親一樣無微不至。西門思恭死在鄭畋家裏，鄭畋將他安葬在鳳翔西崗，墓地的松柏樹都是他親手栽植的。過了不久鄭畋也死了，也葬到了西崗思恭的墓地。官員們修建兩個人的墳墓，以祭奠他們。在場的人沒有不落淚的，都佩服他們二人的仁義。

章孝子

章孝子名全益，東蜀涪城人。少孤，爲兄全啓養育。母疾，全啓割股肉以饋，其疾果廖也。他日，全啓出遊。殂於逆旅。全益感天倫之恩，制斬衰之服。又以全啓割肉啖母，遂以火煉指，以申至痛。仍以銀字寫法華經一部，日夕諷誦，仍通大義。後於成都府樓巷，舍於其間。傍有丹竈。不蓄童僕，塊然一室。鬻丹得錢，數及兩金，即刻一象。今華亭禪院，即居士高樓之所，人謂之黃白之術。嘗言於道友曰："點水銀一兩，止一兩銀價。若丸作三百粒，每粒百錢，乃三十千矣。其利博哉。但所鬻之丹亦神矣。"居士到蜀之後，制土偶于丹竈之側，以代執熱之用。護惜不毀，殆四十年。大順中物故，年至九十八。寺僧寫真於壁，節度判官前眉州刺史馮涓撰贊以美之。（出《北夢瑣言》）

【譯文】

章孝子的名字叫章全益，是東蜀涪城人。他從小喪父，由哥哥章全啓撫養。他母親病了，章全啓割下大腿上的肉給母親喫，母親的病果然好了。過後章全啓出門旅遊，死在旅店裏。章全益感激哥哥的恩情，製作了喪服，又因爲章全啓曾割自己的肉給母親喫，他便用火燒自己的手指，以重複體驗哥哥的疼痛。他還用銀字書寫《法華經》一部，早晚閱讀朗誦。領會其中的道理。後來他在成都的府樓巷，建造了一座房屋，裏面設置一座煉丹的爐子。他不用僕人，獨自住在這間屋子裏，煉丹得錢。數目達到一兩金子，便刻一座佛像。如今的華亭禪院，就是他當年煉丹奉佛的場所。人們稱他的煉丹化爲金銀的法術爲"黃白之術"。他曾經對同他一樣奉佛的人說："冶煉一兩水銀，只能得到一兩銀子，如果將它分作三百粒，每粒化爲一百文，便是三萬文，其利是非常大的，但是所煉的丹也非常神奇。"他到了蜀郡以後，做了一個泥人放在煉丹爐旁，以便用來看火。他非常愛惜，不使泥人毀壞，一直用了四十年。大順中年他死了，死的時候九十八歲。廟裏的和尚將他的像畫在牆壁上，節度判官前眉州刺史馮涓撰寫文章紀念和讚美他。

發冢盜

光啓大順之際，褒中有盜發冢墓者，經時搜索不獲。長吏督之甚嚴。忽一日擒獲，置於所司。淹延經歲，不得其情。拷掠楚毒，無所不至。款古既具，連及數人，皆以爲得之不謬矣。及臨刑，傍有一人攘袂大呼曰："王法豈容枉殺平人者乎！發冢者我也。我日在稠人之中，不爲獲擒，而斯人何罪，欲殺之？速請釋放。"旋出丘中所獲之贓，驗之，略無差異。具獄者亦出其贓，驗之無差。及藩帥躬自誘而問之，曰："雖自知非罪，而受棰楚不禁，遂令骨肉僞造此贓，希其一死。"藩帥大駭，具以聞於朝廷。坐其獄吏，枉陷者獲免，自言者補衙職而賞之。（出《玉堂閒話》）

【譯文】

光啓大順年間，褒中縣發生盜墓的案件，搜索了一段時間沒有抓獲罪犯，長吏催促破案非常嚴厲。忽然有一天抓到了罪犯，拖延了一年多，也沒有招供。獄吏毒刑拷打，無所不用，後來招供了，並且牽連了好幾個人，大家都認爲審判沒有錯誤。等到行刑處死罪犯時，旁邊有一個人拉着罪犯的衣服大聲呼喊："王法怎麼能允許錯殺好人呢？盜墓的人是我。我在衆人之中，沒有被抓住，而這個人有什麼罪，卻要被殺頭？快放了他！"隨後拿出從墓中所得的贓物，經過檢驗，一點不差。藩帥親自審問先前抓住的罪犯，這個人說："我雖然知道自己無罪，但是經受不住沒完沒了的酷刑，所以叫家裏人僞造了贓物，希望早點死。"藩帥聽了非常恐懼，將情況上報朝廷，把審理此案的獄吏抓起來治罪，將被誣陷的人釋放，自己出來自首的人補充錄用爲衙役，並獲得獎賞。

鄭雍

鄭雍學士未第時，求婚於白州崔相公遠。才允許，而博陵有事，女則隨例填宮。至朱梁開平之前，崔氏在內託疾。敕令出宮，還其本家。鄭則復託媒氏致意，選日親迎。士族婚禮，隨其豐儉，亦無所闕。尋有莊盆之感，又杖經期周，莫不合禮。士林以此多之，美稱籍甚。場中翹足望之，一舉中（"中"原作"之"，據明抄本改）甲科（封尚書榜下）。脫白，授祕校，兼內翰，與丘門同敕入。不數載而卒。（出《玉堂閒話》）

【譯文】

學士鄭雍在未參加科舉考試時，曾經向白州相公崔遠的女兒求婚。崔遠剛剛同意，鄭雍就有事去了博陵。崔遠的女兒崔氏按慣例被召進宮中去作宮女，到了後梁開平年前，崔氏在宮中假託有病，被命令出宮，歸還原來自己的家庭。鄭雍又託媒婆去求婚，選定日期迎娶結婚。按照家族的規矩舉辦婚禮，也不缺少什麼，便有莊子鼓盆之感了。又經過一年的服喪，所做的事沒有不合禮儀的。有文士身份的讀書人以他爲榜樣的人多了起來，他的美名轟動一時，參加科舉考試的舉子都等着看他的考試結果。他一舉考中甲科進士，脫下喪服以後，被任命爲祕校兼內翰，同丘門在同一份公文上被任命。不過幾年他就死了。

楊晟

楊晟，始事鳳翔節度使李昌符。累立軍功，因而疑之，潛欲加害。昌符愛妾周氏，憫其無辜，密告之，由是亡去而獲免。後爲駕前五十四軍都指揮使，除威勝軍節度使。建節於彭州。撫綏士民，延敬賓客，洎僧道輩，各得其所。厚於禮敬，人甚懷之。李昌符之敗，因令求周氏。既至，以義母事之。周氏自以少年，復有美色，懇有好合之情。晟告誓天地，終不以非禮偶之。每旦，未視事前，必申問安之禮。雖厄在重圍，未嘗廢也。新理之郡，兵力不完，遽爲王蜀先主攻圍。保守孤壘，救兵不至，凡千日，爲西川所破而害焉。有馬步使安師建者，楊氏之腹心也，城克執之。蜀先主知其忠烈，冀爲其用，欲寬之。師建曰："某受（某"受"原作其"授"，據明抄本改）楊司徒提拔，不敢惜死。"先主嗟賞而行戮，爲其設祭而葬之。（出《北夢瑣言》）

【譯文】

楊晟一開始在鳳翔節度使李昌符的手下任職，多次立下戰功，因此而受到李昌符的猜忌，暗中要陷害他。李昌符所寵愛的小老婆周氏，可憐他沒有什麼罪過，偷偷告訴了他，於是他逃跑了，免除了災難。後來楊晟當上了駕前五十四軍都指揮使，不久又改任威勝軍節度使，去鎮守彭州。他安撫百姓，尊敬賓客，甚至和尚和道士都生活得很自由。他提倡禮儀，尊敬賢士，人們都擁護懷念他。李昌符失敗，他派人把周氏找來，以父母的禮節來對待。周氏認爲自己年輕，又長得容貌美麗，懇切請求和楊晟結合。楊晟對着天地發誓，始終沒有對周氏有任何無禮的行爲。每天早晨，在沒有去處理事之前，必然先給周氏請安，雖然是在敵人的圍困之下，也從來沒有間斷過。因爲新建的郡府兵力不足，突然被前蜀先主王建帶兵包圍。楊晟守衛孤城達一千多天。終於因爲沒有救兵而被先蜀的軍隊攻破，楊晟遇害身亡。馬步使安師建是楊晟的心腹，城破以後被敵軍抓住。先主知道他忠誠勇猛，先要留下他爲自己服務，準備寬恕他。安師建說："我受楊晟的提拔重用，不敢怕死。"先主讚歎着命令人將他殺了，然後爲他舉行祭奠儀式之後，將他安葬了。

王殷

王殷，梁開封尹瓚之猶子也。乾化中，爲徐州連率。衆叛拒命，殺害使臣，點閱市井而授甲焉。有親隨苗溫與數輩，度其必不濟，竊謀作亂。吏（明抄本"吏"作"事"）泄被擒，刳心而死。其妻配隸別部軍校，殊不甘，挾短刃，割乳而殞。聞者無下嗟尚。（出《玉堂閒話》）

【譯文】

王殷是後梁開封尹王瓚兄弟的兒子。乾化年間，他任徐州連率。士兵們叛亂抗拒命令，殺了朝廷的使臣，然後在市場上檢閱封官。王殷的親信苗溫等人，推測叛亂不會成功，暗中商量作亂，因爲有人泄祕而被抓住，被挖心而死。苗溫的妻子被強行分配給別人的軍校，她不甘心，拿短刀割下自己的乳房而死。聽了這件事的人沒有不嘆息的。

卷第一百六十九 知人一

陳實 黃叔度 郭泰 馬融 蔡邕 顧邵 諸葛瑾兄弟 龐士元 武陔 裴頠 匈奴使　桓溫　謝鯤　唐太宗　李績　薛收　王圭　王師旦　楊素　王義方 選將　英公　劉奇　張鷟　李嶠　鄭杲　盧從願　裴寬　韋詵　裴談

陳實

陳實嘗嘆曰："若周子居者，真棟樑之器。譬諸寶劍，則世之龍泉。"客有問陳季方曰："足下家君，有何功德，而荷天下重名？"季方曰："吾家君，譬如桂樹，生於泰山之阿，上有萬仞之高，下有不測之淵；上爲甘露所沾，下爲淵泉所潤。當斯之時，桂樹焉知泰山之高，淵泉之深？不知有功德與無。"（出《世說》）

【譯文】

陳實曾經感嘆着說："周子居真是棟樑之才。如果做寶劍，就應該作爲今日的'龍泉'。"有人問陳季方說："你父親有什麼功績和德行？而敢於將自己比作天下有名的重要人物？"陳季方說："我父親譬如是一棵生長在泰山上的桂樹，上面還有萬仞絕壁，下面有測不着底的深淵。他的枝葉承受甘露，根鬚被山澗中的泉水所滋潤。可是，桂樹怎麼能知道泰山高大和山澗泉水的深度呢！不知道他是否有功績和德行啊？"

黃淑度

郭泰至汝南，造袁奉高，車不停軌，鸞不輟軛；詣黃叔度，乃彌日信宿。人問其故，林宗曰："叔度汪汪如千頃之波，澄之不清，撓之不濁，其器深廣難測矣。"（出《世說》）

【譯文】

郭泰來到汝南，會見袁奉高的時候，車子沒有離開道路，馬匹沒有卸下鞍具。拜訪黃叔度。則在那裏連宿兩夜，人們詢問這是爲什麼？林宗說："黃叔度像浩瀚的千頃波濤一樣，沉澱過濾不改清澈，翻動攪拌不會混濁，其才能的深度和廣度難以測量。"

郭泰

郭泰秀立高峙，澹然淵停。九州之士，悉懍懍宗仰，以爲覆蓋。蔡伯喈告盧子幹、馬日磾曰："吾爲天下作碑銘多矣，未嘗不有慚。唯爲郭先生碑頌無愧色耳。"（出《世說》）

【譯文】

郭泰譬如獨自屹立高山之上，安然面臨萬丈深淵。全國有才能的人都尊敬仰慕他，認爲他的才能和品德超出和覆蓋了所有的人。蔡伯喈告訴盧子乾和馬日磾說："我爲天下的人撰寫刻在碑石上的銘文很多，不是沒有爲之感到慚愧的時候，唯獨爲郭泰先生所作碑文的頌揚之詞沒有絲毫感到慚愧的地方。"

馬融

鄭玄在馬融門下。融嘗不解割裂書七事，而玄思其五，別令盧子幹思其二。融告幹曰："孔子謂子貢，'回也聞一知十，吾與汝弗如也。'今我與子，可謂是矣。"（出《世說》）

【譯文】

鄭玄在馬融門下作門客，馬融不知道什麼是"割裂書七事"。而鄭玄研究知道了其中的五件事，又讓盧子幹想出了兩件。馬融對盧子幹說："孔子對子貢說，顏回聽到一便知道十，我和你都不如啊！我和你也就是如此罷了。"

蔡邕

蔡邕評陳蕃、李膺先後，曰：陳仲舉強於犯上；李元禮嚴於攝下。易（明抄本"易"上有"犯上難攝下"五字）。仲舉三君之下（謝沈《漢記》曰：三君者，一時之所重，竇武、劉淑、陳蕃）；元禮八俊之上（"上"原作"重"，據明抄本、陳校本改。薛瑩《漢書》曰：李膺、王暢、荀鯤、朱宇、魏明、劉佑、杜楷、趙典爲俊）。（出《世說》）

【譯文】

蔡邕評論陳蕃和李膺的排列順序說："陳蕃的優點是敢於冒犯皇帝，李膺的特點是嚴格要求下屬。李膺應排在陳蕃等'三君'的最下面，李膺則排在'八俊'的上面。"

顧邵

顧邵嘗獨謂龐士元曰："聞子孫人，吾與足下孰愈？"士元曰："陶冶世俗，與時沉機，吾不如子；論霸王之餘策，覽倚伏之要最，吾亦有一日之長。邵亦能爲之乎？"（出《世說》）

顧邵曾經單獨對龐士元說："聽說你能識別人的賢惠善惡，我和你誰勝過誰？"龐士元說："培育教化社會風俗，順應時代潮流，我不如你。要說稱王稱霸的計策，克敵致勝的決竊，我也稍有所長，顧邵你也能做這些事嗎？"諸葛瑾兄弟 諸葛瑾，弟亮，及從弟誕，並有盛名，各事一國。時以蜀得其龍，吳得其虎，魏得其狗。（出《世說》）

【譯文】

諸葛瑾和他的弟弟諸葛亮，以及堂弟諸葛誕，同時具有響亮的聲名，各自爲一個國家服務。人們評價說：蜀國得到諸葛亮，是得到了一條龍，吳國得到諸葛謹是得到了一隻虎，魏國得到諸葛誕，是得到了一隻狗。

龐士元

龐士元至吳，吳人並友之。見陸績、顧邵、全琮而爲之目曰："陸子所謂駑馬有逸（"逸"字原闕，據世說補）足之用，顧子所謂駑牛可以負重致遠。或問，如目陸爲勝邪？曰："駑馬雖精速，能致一人耳。駑牛一日百里，所致豈一人哉！"吳人無以難。全子好聲名，似汝南樊（"樊"原作"楚"，據世說改）子昭。（出《世說》）

【譯文】

龐士元到了吳國，吳國的人都來拜會他。會見了陸績、顧邵、全琮以後他評價說："陸績就像是馬可以奔跑，有使用的價值，顧邵如牛能負重走得很遠。問他陸績和顧邵誰更強一些？龐士元說："馬跑得雖然迅速，但只能乘坐一人，牛一天只能行走百里，但是所拉載的豈止是一個人呢！"吳國人無法反駁他。龐士元又說："全琮的聲名很好，就像汝南的樊子昭一樣。"

武陔

司馬文王問武陔曰："陳泰何如其父司空？"陔曰："通雅博暢，能以天下聲教爲己任者，不如也；明練簡至，立功立事，過之。"（出《世說》）

【譯文】

司馬文王問武陔說："陳泰同他的父親司空相比較怎樣？"武陔說："淵博典雅，能以天下的聲威和教化爲己任這方面，不如他父親，精明幹練，處理事物，比他父親強。"

裴頠

冀州刺史楊淮二子，喬與髦，俱總角爲成器。淮與裴頠、樂廣友善，遣見之。頠性弘放，愛喬之有風韻。謂淮曰："喬當及卿，髦小減也。"廣性清淳，愛髦之有神檢，謂淮曰："喬自及卿，然髦尤精出。"淮笑曰：我二兒之優劣，乃裴、樂之優劣也。"論者評之，以爲喬雖高韻而無檢局，樂言爲得。然併爲後之雙雋。（出《世說》）

【譯文】

冀州刺史楊淮有兩個兒子，楊喬和楊髦，都是在很幼小的時候就具有一定的才幹。楊淮和裴頠、樂廣的關係很好，他叫兩個兒子來拜見他倆。裴頠性格豪放，喜歡楊喬有風度氣質。他對楊淮說："楊喬將來能趕上你，楊髦稍差一點。"樂廣性格高潔淳樸，喜愛楊髦的聰明檢點。他對楊淮說："楊喬能趕上你，但是楊髦更爲出色。"楊淮笑着說："我兩個兒子的優點和缺點，就是裴頠和樂廣的優點和缺點。"有人評論說："楊喬雖然風度韻致好，但是缺少約束檢點，還是樂廣的說法比較準確。然而兩個孩子都很出色，將來一定會成爲一對傑出的人才。"

匈奴使

魏武將見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懷遠國，使崔季圭代當之，自捉刀立牀頭。事畢，令間諜問曰："魏王何如？"使曰："魏王雅望非常，然牀頭捉刀人，乃英雄也。"王聞之，馳殺此使。（出《商芸小說》）

【譯文】

魏武王將要會見匈奴的使者，但他認爲自己的形象醜陋，不足以給邊遠的國家留下良好深刻的印象，便叫崔季圭來代替，自己在旁邊持刀侍立。會見結束了，他派使者問匈奴的使者："魏王怎麼樣？"使者說："魏王的形象非常好，然而他身旁的助手纔是個真正的英雄呢！"魏王聽了，派人騎馬追上這個使者，將他殺了。

恆溫

晉殷浩既廢，桓溫語諸人曰："少時與之共騎竹馬，我棄去已，浩輒取之，故當出我下。"（出《世說新書》）

【譯文】

東晉的殷浩被廢爲平民，桓溫對衆人說："小的時候我和他一同騎竹馬玩耍，我拋棄的東西，殷浩總是拾起來，所以他趕不上我。"

謝鯤

明帝問謝鯤："君自謂何如庾亮？"答曰："端委廟堂，使百僚準則，臣不如亮；一丘一壑，自謂過之。"（出《世說新書》）

【譯文】

明帝問謝鯤："你自己說說同庾亮相比較怎麼樣？"謝鯤回答說："規規矩矩地上朝當官，作爲百官的樣板，我不如庾亮。要講胸中的真才實學，我自己認爲超過他。"

唐太宗

貞觀五年。上謂長孫無忌等曰："朕聞主賢則臣直。人固不自知，公宜論朕得失。"無忌曰："陛下武功文德，跨絕古今，發號施令，事皆利物。臣順之不暇，實不見陛下有愆失。"上曰："朕欲聞己過，公乃妄相諛悅。今面談公等得失，以爲鑑誡。言之者可以無過，聞之者足以自改。因曰，無忌善於籌算，應對敏速。求之古人，亦當無比。兵機政術，或恐非其所長。高士廉涉獵古今，心術聰悟，臨難不改節，爲官亦無朋黨。所少者骨鯁規諫耳。唐儉言辭俊利，善和解人，酒杯流行，發言啓齒。事朕三載，遂無一言論國家得失。楊師道性純善，自無愆過，而情實怯懦，未甚更事，急緩不可得力。岑文木性道敦厚，文章所長，持論恆據經遠，自不負於理。劉洎性最堅貞，言多利益，然其意尚，然諾朋友，能自補闕，亦何以尚焉。馬周見事敏速，性甚貞正。至於論量人物，直道而言，朕比任使，多所稱意。褚遂良學問稍長，性亦堅正，既寫忠誠，甚親附於朕，譬如飛鳥依人，自加憐愛。"（出《唐會要》）

【譯文】

貞觀五年，皇帝對長孫無忌等人說："我聽說皇帝英明，大臣纔敢於直言。人難以正確評價自己，大家說一說我的優點和缺點。"長孫無忌說："皇帝的戰功和以禮樂教化統治國家的政績，超過古今所有的帝王。發號施令，作出各項決策，都非常正確有效，我忙於執行，沒有空閒的時間，實在沒有看見皇帝有什麼過失。"皇帝說："我想要聽自己的過錯，你這是隨便奉承討好。今天要當面議論大家的優點和缺點，以便今後戒鑑。說的人不論對錯都沒有關係，聽的人應該注意加以改正。"皇帝接着開始評價說："長孫無忌善於精心謀劃，反應迅速，對答如流，就是古人也沒有能比得上他的人。但是領兵打仗和治理國家恐怕不是他的長處。高士廉知識豐富，思維敏捷，遇到困難，也不改變自己的立場，做官不搞宗派，所缺少的是不能大膽提出意見。唐儉說話爽快，善解人意，願意喝酒，敢於講話，爲我服務三年，卻沒有一句話是議論國家興亡的大事的。楊師道性格純樸善良，自然沒有過錯，然而性格實在怯懦，辦不了什麼大事，什麼時候都不能指望他出力起作用。岑文的本性誠樸寬厚，寫文章的長處是善於引經據典，道理論述得明白。劉洎的性格最堅貞，說話大多涉及到利益關係，但是其意圖，如果是答應朋友的，他一定想辦法辦成，也不應該提倡。馬周處理事物敏捷，性格很忠誠正直。至於識別評價人物的本領，直爽地說，我比你們都強。褚遂良學問稍好一點，性格也很堅強正直，非常親近依附於我，就像飛鳥如果靠近人，自然應該愛護。"

李績

武德初，李績得黎陽倉，就食者數十萬人。魏徵、高季輔、杜正倫、郭孝恪皆客遊其所，一見於衆人之中，即加禮敬。平武牢獲鄭州長史戴胄，釋放推薦之。當時認爲有知人之鑑。（出《唐會要》）

又貞觀元年，績爲幷州都督。時侍中張文瓘爲參軍事。績曾嘆曰："張稚圭後來管蕭，吾不如也。"待以殊禮。時有二僚，亦被禮接。績將入朝，一人贈以佩刀，一人贈以玉帶，文瓘獨無所及。因送行二十餘里。績曰："諺雲，千里相送，歸於一別。稚圭何以行之遠也？可以還矣。"文瓘曰："均承尊獎，彼皆受賜而返，鄙獨見遺，以此於悒。"績曰："吾子無苦，老夫有說。某遲疑少決，故贈之以刀，戒令果斷也；某放達小拘，故贈之以帶，戒令檢約也，吾子宏才特達，無施不可，焉用贈焉？"因極推引。後文瓘累遷至侍中。（出《廣人物誌》）

【譯文】

唐朝武德初年，李績得到黎陽糧倉，前來喫飯並領取糧食的多達數十萬人。魏徵、高季輔、杜正倫、郭孝恪都來遊玩作客，李績在衆人之中見了，便向他們招呼致意。他清理整頓武王的監獄時，發現了被關押的鄭州長史戴胄，李績立即將戴胄釋放並向朝廷推薦，當時人們都認爲李績有識別人才的能力。

還有在貞觀元年，李績擔任幷州都督，侍中張文瓘當時是參軍事。李績感嘆地說："張文瓘將來的前程，我不如他。"對待張文瓘特別重用。當時還有兩個下屬官員，李績對他們也很器重。李績將要調入中央，臨行的時候他分別贈送那兩個下屬官員一柄佩刀和一條玉帶，唯獨沒有送給張文瓘任何東西。張文瓘送了他二十多里地。李績說："民諺講：千里相送，終有一別，你爲什麼送得這樣遠呢？可以回去了。"張文瓘說："大家都受到你的表揚，他們都得到你的賞賜而回去了，唯獨沒有獎勵給我任何東西，所以心中不安。"李績說："你不要不高興，聽我對你說，他們倆人，一個處理事物優柔寡斷，所以贈給他快刀，提示他處事要果斷。一個放蕩不羈，所以贈給帶子，警戒他要注意檢點和約束，你的才能宏博通達，沒有什麼事情處理得不好，還需要贈送什麼？"李績對張文廙極力推薦引進，之後張文瓘不斷升官直至侍中。

薛收

唐薛收與從父兄子元敬、族兄子德音齊名，時人謂之河東三鳳，收與元敬俱爲文學館學士，時房杜等處心腹之寄，深相友託。元敬畏於權勢，竟不狎。如晦常雲："小記室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出《譚賓錄》）

【譯文】

唐朝的薛收與堂兄的兒子元敬和同族兄弟的兒子德音有同樣響亮的聲名，被人們稱爲"河東三鳳"。薛收和元敬都是文學館的學士，房玄齡和杜如晦等都想拉攏他們作爲心腹，互相托人前來遊悅，元敬害怕他們的權勢，對誰也不敢表示過份的親近，杜如晦常曾說過："小記室這樣的官員，不可以因爲得到誰的恩惠就對誰親近，得不到誰的恩惠就對誰疏遠。"

王圭

貞觀六年，上宴侍臣。謂王圭曰："卿識鑑精通，尤善談論，自房玄齡等，咸宜品藻。又可自量，與諸子孰賢。"圭對曰："孜孜奉國，知無不爲，臣不如玄齡；才兼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詳明，出納惟允，臣不如彥博；剸繁理劇，衆務必舉，臣不如戴胄；諫諍爲心；恥君不及堯舜；臣不如魏徵。至於激濁揚清，嫉惡好善，臣於數子，亦有微長。"太宗深然其言，羣公亦各以爲盡己所能，謂之確論。（出《唐會要》）

【譯文】

唐朝貞觀六年，皇帝設宴招待文武百官。他對王圭說："你善於識別鑑定人才的優點和缺點，尤其擅長髮表議論，從房玄齡開始，你逐個評價一下。再說一說你自己同他們相比較怎麼樣？"王圭回答說："勤勤懇懇地爲國家服務，能做到的就不遺餘力地去做，我不如房玄齡。文武兼備，出朝能當將軍，入朝可以作宰相，我不如李靖。陳述奏報得詳細明白，將皇帝的命令向下宣告，將下面的意見向皇帝報告，我不如彥博。處理複雜繁瑣的事物，我不如戴胄。直言規勸，及時指出皇帝的失誤，我不如魏徵。至於揭發批評醜惡行爲。提倡表揚善良正義的事物，我同各位比較也稍勝一籌。"太宗皇帝非常贊同他的議論。大臣們也認爲他說出了自己的長處，是正確的評價。

王師旦

貞觀十九年，考功員外郎王師旦知舉，考張昌齡、王公瑾策下。太宗嘆曰："二人鹹有詞華。"對曰："體性輕薄，文絕浮豔，必不成令器。臣不上拔者，恐變陛下風雅。"帝以爲名言。後如其言也。（出《譚賓錄》）

【譯文】

唐朝貞觀十九年，考功員外郎王師旦主持考覈推薦舉子，考覈完張昌齡和王公瑾的政事、經義和文章以後，太宗皇帝感嘆着說："兩個人的對答和文章都很有文采。"王師旦說："體態性格輕浮淺薄，語言文章詞藻華麗，必然不會成爲優秀的人才。我不向上推薦，恐會改變皇帝文章教化的風氣。"皇帝認爲他說得正確，後來的情況果然和王師旦所說的一樣。

楊素

封德彝之少也，僕射楊素見而奇之，遂妻以侄女。常撫座曰："封郎必居此坐。"後討遼東，封公船沒，衆皆謂死。楊素曰："封郎當得僕射，此必未死。"使人求之。公抱得一板，沒於大海中，力盡欲放之，忽憶楊公之言，復勉力持之，胸前爲板所摩擊，肉破至骨。衆接救得之。後果官至僕射。（出《定命錄》）

【譯文】

封德彝少年的時候，僕射楊素見了非常驚奇，於是將侄女嫁給他。楊素經常拍着自己的座椅說："封德彝將來必然坐上這個座位。"後來征討遼東，封德彝所乘坐的船沉沒了，衆人都認爲他已經死了。楊素說："封德彝將來要當僕射，這次一定沒死。"派人去尋找。封德彝抱着一塊木板，落在大海中，力氣用盡了想要放棄木板，忽然想起了楊素說過的話，於是又用力勉強堅持着。胸前被木板撞擊摩擦得皮肉破爛，已經見到了骨頭，衆人去接應將他救了上來，後來果然當上了僕射。

王義方

員半千本名餘慶，師事王義方。義方重之。嘗謂曰："五百年一賢，足下當之矣。"因改名半千。（出《譚賓錄》）

【譯文】

員半千原名叫員餘慶，在王義方手下做事，王義方很器重他，曾經說過："五百年出一名德才兼備的賢士，你當之無愧。"於是改名爲半千。選將 李績每臨陣選將，必相有福祿者而後遣之。人問其故。對曰："薄命之人，不足與成功名。"君子以爲知言。（出《譚賓錄》）

【譯文】

李績每當臨打仗之前選擇上陣或出征的將官，必然挑選面相有福的人然後再派遣出去。人們問他什麼原因，他說："命薄的人不會有成功的希望和聲名。"有學識的人認爲這是一句有見識的話。

英公

高宗時，蠻羣聚爲寇。討之輒不利，乃以徐敬業爲刺史。彼州發卒郊迎，敬業盡放令還，單騎至府。賊聞新刺史至。皆繕理以待，敬業一無所問。處分他事畢，方曰："賊皆安在？"曰："在南岸。"乃從一二佐吏而往。觀者莫不駭愕。賊初持兵覘望，及見舡中無所有，乃更閉營藏隱，敬業直入其營內，告雲："國家知汝等爲貪吏所苦，非有他惡，可悉歸田，後去者爲賊。"唯召其魁首，責以不早降，各杖數十而遣之。境內肅然。其祖英公聞之，壯其膽略。曰："吾不辦此。然破家者，必此兒也。"（出《國史異纂》）

【譯文】

唐高宗的時候，南方的少數民族聚衆爲寇，多次派兵討伐不能成功，於是朝廷派徐敬業去做刺史，並叫州府來兵馬到城外接應。徐敬業傳去命令叫士兵們回去，自己單人匹馬來到州府。賊兵聽說新刺史到了，全都嚴陣以待。徐敬業一句也不問敵兵的情況，處理完其他事情以後才說："賊兵在什麼地方？"回答說在南岸。徐敬業便叫一兩名參謀人員陪同前往，觀看的人沒有不驚奇害怕的。賊兵一開始準備隊伍觀望等待，等待看清徐敬業的船上沒有兵馬時，便關上營門隱藏起來。徐敬業直接闖入敵人營內，告訴賊兵說："國家知道你們是被貪官污史所逼迫的，沒有其它的罪惡。全都可以回去種田，不回去的按做賊人來處理。"然後又把敵兵的首領找來，責備他們爲什麼不早早投降，打了每人幾十軍棍，又放了回去。營寨內一片肅靜，敵人都被他的威風和膽量震懾住了。徐敬業的爺爺英公知道了，稱讚他的膽略說："我也辦不了這件事，然而破壞損傷家族聲譽的，必定是這個孫兒。"

劉奇

唐證聖中，劉奇爲侍郎，注張文成、司馬鍠爲御史。二人因申屠瑒以謝。奇正色曰："舉賢無私，何見謝？"（出《譚賓錄》）

【譯文】

唐朝的證聖年間，劉奇擔任侍郎，推薦張文成和司馬鍠爲御史。兩個人委託申屠錫去表示感謝，劉奇嚴肅地說："推薦有才能的人沒有私心，有什麼可謝的！"

張鷟（自號浮休子）

唐婁師德，滎陽人也，爲納言。客問浮休子曰："婁納言何如？"答曰："納言直而溫，寬而慄，外愚而內敏，表晦而裏明，萬頃之波，渾而不濁，百練之質，磨而不磷，可謂淑人君子，近代之名公者焉。"客曰："狄仁傑爲納言，何如？"浮休子曰："粗覽經史，薄閒文筆，箴規切諫，有古人之風。剪伐淫祠，有烈士之操。心神耿直。涅而不淄。膽氣堅剛。明而能斷。晚途錢癖，和嶠之徒與？"客曰："鳳閣侍郎李昭德，可謂名相乎？"答曰："李昭德志大而器小，氣高而智薄，假權制物，扼險凌人，剛愎有餘，而恭寬不足。非謀身之道也。"俄伏法焉。又問洛陽令來俊臣，雍容美貌，忠赤之士乎？答曰："俊臣面柔心狠。行險德薄。巧辯似智。巧諛似忠，傾覆邦家，誣陷良善，其汪充之徒歟？蜂蠆害人，終爲人所害。"無何，爲太僕卿，戮於西市。又問武三思可謂名王哉？答曰："三思憑藉國親，位超袞職，貌象恭敬，心極殘忍，外示公直，內結陰謀，弄王法以復仇，假朝權而害物，晚封爲德靜王，乃鼎賊也，不可以壽終。"竟爲節愍太子所殺。又問中書令魏元忠，耿耿正直，近代之名臣也。答曰："元忠文武雙闕，名實兩空，外示貞剛，內懷趨附，面折張食其之黨，勇若熊羆；諂事武士開之儔，怯如駑犬。首鼠之士，進退兩端。虺蜥之夫，曾無一志。亂朝敗政。莫匪斯人。附三思之徒，斥五王之族。以吾熟察，終不得其死然。"果坐事長流思州，憂恚而卒。又問中書令李嶠何如，答曰："李公有三戾，性好榮遷，憎人升進；性好文章，憎文才筆；性好貪濁，憎人受賂。亦如古者有女君，性嗜肥鮮，禁人食肉，\*\*綺羅，斷人衣錦；性好淫縱，憎人畜聲色。此亦李公之徒也。"又問司刑卿徐有功何如？"答曰："有功耿直之士也。明而有膽，剛而能斷。處陵夷之運，不偷媚以取容；居版蕩之朝，不遜辭以苟免，來俊臣羅織者，有功出之；袁智弘鍛鍊者，有功寬之，躡虎尾而不驚，觸龍鱗而不懼。鳳跱鴟梟之內，直以全身；豹變豺狼之間，忠以遠害。若值清平之代，則張釋之、於定國豈同年而語哉？"又問司農卿趙履溫何如？答曰："履溫心不涉學，眼不識文，貌恭而性狠，智小而謀大，趑趄狗盜，突忽豬貪，晨羊誘外，不覺其死，夜蛾覆燭，不覺其斃，頭寄於頸，其能久乎？"後從事韋氏爲逆，夷其三族。又問鄭愔爲選部侍郎，何如？答曰："愔猖獗小子，狡猾庸人，淺學浮詞，輕才薄德，狐蹲貴介，雉伏權門，前託俊臣，後附張易，折支德靜之室，舐痔安樂之庭，鸋鳷棲於葦苕，魦鱨遊於沸鼎；既無雅量，終是凡材。以此求榮。得死爲幸。"後果謀反伏誅。（出《朝野僉載》）

【譯文】

唐朝的婁師德是滎陽人，官職爲納言。門客問浮休子："婁納言這個人怎麼樣？"浮休子說："婁納言性格直爽又溫和，寬厚又嚴肅，外表愚笨而內心聰慧，表面糊塗而心裏明白，就像萬頃波濤，深不見底但不污濁，有如百練生絲，不易磨損，可稱得上是正人君子了。"門客又說："如果狄仁傑當納言怎麼樣？"浮休子說："粗略地懂得經典歷史，簡單地會寫一點文章，敢於直接給皇帝提出規勸和意見，有古人的風格。主張拆除濫設的祠廟，有堅強的品德，心裏光明正大，近墨不黑。有膽略有氣魄，處理事物英明果斷。晚年喜愛錢財成癖，成爲同晉朝的和嶠一樣有才能、有作爲，而又貪婪吝嗇的人。"門客問："鳳閣侍郎李昭德，可以稱得上名相嗎？"浮休子回答說："李德昭志向大而才能小，氣派大而智慧淺，憑藉權力控制形勢，扼制關鍵來壓人。剛愎自用有餘，謙虛寬厚不足，不是處事的正路，將來必然受到國家法律的制裁。"又問："洛陽令來俊臣，相貌俊美，氣派雍容，是個赤膽忠心的忠臣嗎？"回答說："來俊臣表面善良，喜歡冒險而缺少道德，巧言辯解似乎是有智慧，巧言奉承似乎是有忠心，破壞顛覆國家，誣衊陷害忠良，是一個像汪充一樣狠毒的人，他像蜜蜂和蠍子一樣毒害人，最後必被人所害。"後來來俊臣當了太僕卿，被殺死在西市。又問："武三思可以稱爲名王嗎？"回答說："武三思憑藉他是皇親國戚，職位竟超過了三公，表面謙和恭敬，內心極爲殘忍，外表公正耿直，內心隱藏陰謀，利用法律報私仇，憑藉王權而害人，後來被封爲德靖王，是個想篡奪皇位的奸賊，不會得好死。"後來果然被節愍太子所殺死。又問："中書令魏元忠，耿耿忠心，處事正直，稱得上是當代的名臣了吧？"回答說："魏元忠文武才能都缺乏，聲名和實際都沒有。外表忠貞剛強，內心趨炎附勢，當面折辱張食其的奸黨，勇敢得像熊羆，諂媚奉迎武士開之流，膽小得像一條狗，又像老鼠一樣遲疑不定，像毒蛇和蜥蜴一樣肆毒害人，擾亂朝廷，敗壞政治的就是這個人。他追隨武三思，排斥李姓五王家族。以我的推測，他最終不會有好結果。"果然他獲罪被長期流放到思州，憂，憎恨別人升官，他喜歡寫文章，憎恨別人文章寫得好；他貪財，憎恨別人得到財物。就像古時候有個女王，喜歡美食，禁止別人喫肉；喜歡打扮，不要別人穿好衣服；喜歡放縱淫慾，憎恨別人欣賞音樂美色。這女王和李嶠是一類人物。"又問："司刑卿徐有功怎麼樣？"回答說："是個正直的有功之臣，明智而有膽略，剛強並且能決斷。即使是處在衰落和不順利的時候，也不偷機取巧，奉承上司以求得好處，處在政局變動，社會動亂的時期，也不會喪失立場以求得保全自己。來俊臣羅織罪名，因爲他有功而沒有攻擊他，袁智弘陷害忠良，因爲他功高而沒有敢涉及他。他踩着老虎尾巴而不驚懼，碰到龍的鱗片也不害怕，如同鳳凰峙立在烏鴉羣中，因爲正大光明而免受其害，犬如豹子混雜的豺狼之中，因爲忠誠而使敵人躲避。如果是趕上太平年代，那麼張釋之和於定國能夠相提並論嗎？"又問："司農卿趙履溫怎麼樣？"回答說："趙履溫沒有才能，眼睛不識文字，外貌謙恭而本性狠毒，智慧少而陰謀大，邊走邊停像豬狗一樣膽小而又貪婪。就像早晨的羊被誘騙出欄，不知道將要被宰殺，又像夜蛾撲向燈燭，不知道將要被燒死，腦袋寄存在脖子上，時間會長嗎？"後來趙履溫追隨韋后叛亂，被誅殺三族。又問："鄭愔作選部侍郎怎樣？"回答說："鄭愔是個猖狂狡猾的小人，缺少才能和道德，像狐狸一樣蹲在貴族身旁，像野雞一樣拜伏在當權者的門下，前面奉承來俊臣，背後投靠張易，卑躬屈膝在武三思的身下，諂媚屈伏在安樂公主家中。就像鸋鳷，棲息在蘆葦叢中，又像魦鱨遊在開水鍋裏。沒有不凡的氣度，終究是個平常的小人，靠這點本錢和本事鑽營，只能求得一死。"後來果然因爲謀反而被誅殺。

李嶠

御史裴周使幽州日。見參謀姓胡，雲是易州人，不記名。項有刀痕。問之。對曰："某昔爲番官，曾事特進李嶠。嶠獎某聰明，每有詩什，皆令收掌。常熟視謂之曰："汝甚聰明，然命薄。少官祿，年至六十已上，方有兩政。三十有重厄，不知得過否。爾後轗軻，不得覓身名。胡至三十，忽遇孫（"孫"原作"張"，據本書卷一六三孫轗條改）佺北征，便隨入軍。軍敗，賊刃頸不斷。於積屍中臥，經一宿，乃得活。自此已後，每憶李公之言，更不敢覓官。於寺中灑掃，展轉至六十。因至鹽州，於刺史郭某家爲客。有日者見之，謂刺史曰："此人有官祿，今合舉薦，前十月當得官。刺史曰："此邊遠下州，某無公望，豈敢輒薦舉人？"俄屬有恩赦，今天下刺史各舉一人。某年五月，郭舉此人有兵謀。至十月，策問及第，得東宮衛佐官，仍參謀范陽軍事。（出《定命錄》）

【譯文】

御史裴周因公事來到幽州，會見了一個參謀姓胡，他自己說是易州人，記不住名字了。胡參謀的脖子上有刀疤，裴周問他是怎麼回事。胡參謀說："我當年是西南少數民族地區的官員，曾經在特進李嶠的手下做事。李嶠誇獎我聰明，每當有詩作都叫我整理保存。他經常看着我說，你很聰明，然而命薄，缺少官祿。一直到六十歲以後，才能當兩任官。三十歲的時候，有一場很大的災難，不知道能不能躲過去。以後坎坷不得志，不要勉強去謀求功名。"胡參謀到了三十歲那年，孫佺北征，他參軍一同北征。北征軍戰敗，他被賊兵一刀砍在脖子上，但脖頸沒斷。他躺在屍體當中，過了一夜，活了過來。從此以後，他牢記李嶠的話，再也不敢謀求官職，在廟裏灑水掃地。歲月流逝一直到了六十歲，他來到鹽州，在郭刺史家作門客。有個算命的見了他，對刺史說："此人有官運，今年應該推薦他，十月份以前能當官。"刺史說："這裏是邊遠不被重視的州，我也沒有升官的希望，還敢推薦舉人？"不久皇帝發下公文，叫全國的刺史每人薦舉一人。郭刺史五月份推薦他，說他有行軍打仗的謀略。到十月份，他參加政事和經文的考試被錄取，初任命爲東宮衛佐官，仍然參與參謀范陽的軍事。

鄭杲

唐聖歷中，侍郎鄭杲注韓思復太常博士，元希聲京兆府士曹參軍，嘗謂人曰："今年當選，得韓元二子，是吏部不負朝廷矣。"（出《譚賓錄》）

【譯文】

唐朝聖歷年間，侍郎鄭杲推薦思復爲太常博士，元希聲爲京兆府士曹參軍。他對別人說："今年選拔官吏，得到韓、元兩個人，是吏部沒有辜負朝廷的表現。"

盧從願

唐景雲中，盧從願爲侍郎。杜暹自婺（"婺"原作"虢"，據本書一八六杜暹條改）州參軍注鄭縣尉，後爲戶部尚書。盧自益州長史入朝，杜立於上。乃曰："選人定如何？"盧曰："亦由僕藻鑑，遂使明公展千里之足。"（出《譚賓錄》）

【譯文】

唐朝景雲年間，盧從願擔任侍郎，考覈推薦杜暹從婺州參軍改任鄭縣尉，後來又改任戶部尚書。盧從願自益州長史調入中央，現在杜暹的官職超過了他。杜暹問盧從願："選拔官員如何確定？"盧從願說："由我來品評鑑別，所以使你得以邁開千里馬的步伐。"

裴寬

尚書裴寬罷郡西歸，沂流停午，因維舟暫駐。見一人坐樹下，衣服故弊，因命與語，大奇之，遂爲知心，曰："以君才識，必自富貴，何貧也？"舉一船錢帛奴婢貺之，客亦不讓所惠。語訖上船，偃蹇者鞭撲之。裴公益奇之，其人乃張徐州（"州"下原有"人"字，據幽閒鼓吹刪）也。（出《幽閒鼓吹》）

【譯文】

尚書裴寬從郡西辭職歸來，逆着河水行駛到中午，停下來休息。他看見一個人坐在樹下，衣服很破舊。他走過去與這個人說話，心中非常驚奇，於是和這個人交了知心朋友，對這個人說："以你的才學，必然得到富貴，爲什麼仍然很貧窮呢？"然後將一條船上的錢財和奴婢都贈送給了這個人，這個人也不推辭。說完話裴寬上船，腳步慢慢的，那人就鞭打他。裴寬更加驚奇，這個人就是張徐州。

韋詵

潤州刺史韋詵，自以族望清華，嘗求子婿，雖門地貴盛，聲名籍甚者，詵悉以爲不可。遇歲除日，閒無事，妻孥登城眺覽，見數人方於園圃有所瘞。詵異之，召吏指其所，使訪求焉。吏還白曰："所見乃參軍裴寬所居也，令與寬俱來。"詵詰其由，寬曰："某常自戒，義不以苞苴污其家。今日有人遺鹿，置之而去。既不能自欺，因於家童瘞於後園，以全其所守。不謂太守見之。"詵因降階曰："某有息女，願授君子。"裴拜謝而去，歸謂其妻曰："嘗求佳婿，今果得之。"妻問其誰，即向之城上所見瘞物者。明日復召來，韋氏舉家視其簾下。寬衣碧衫，瘦而長（舊制。八品已下衣碧）。入門，其家大噱，呼爲鸛鵲。詵妻涕泣於帷下。既退，詵謂其妻曰："愛其女，當令作賢公侯之妻。奈何白如瓠者人奴之材？"詵竟以女妻之，而韋氏與寬偕老。其福壽貴盛，親族莫有比焉。故開元天寶，推名家舊望，以寬爲稱首。（出《明皇雜錄》）

【譯文】

潤州刺史韋詵，自己認爲是有聲名的世家豪族，他挑選女婿，雖然有一些門第顯要的人，可是韋詵都認爲不行。等到過年這一天，閒着沒事，他和妻子兒女登上城樓觀賞眺望風景。忽然看見遠處有幾個人在一個園圃裏掩埋什麼東西。韋詵覺得很奇怪，便叫來一個差人，指着那個地方，叫他去看一看。差人回來說："看到的地方是參軍裴寬的住宅。"韋詵叫他把裴寬找來，問裴寬在幹什麼。裴寬說："我經常告誡自己，不能接受賄賂而敗壞家風。今天有人送來一隻鹿，放下以後就走了。我不能自己欺騙自己，所以和僕人將它埋在後面的園圃裏，以便堅持自己的原則，沒想到讓刺史看到了。"韋詵放下架子對裴寬說："我有個親生女兒，想要許配給你。"裴寬拜謝後走了。韋詵回去對妻子說："總想挑選一個好女婿，今天果然找到了。"妻子問他是誰，他告訴妻子就是今天在城上看到埋東西的那個人。第二天又把裴寬找來，全家人在門簾後面觀看，見裴寬穿着八品以下官員的服飾，又瘦又高，進了門以後，全家人一齊大笑，稱裴寬是鸛鵲。韋詵的妻子在帷幕後面哭了。裴寬走了以後，韋詵對妻子說："愛護女兒，就應該讓他作德才兼備的大官的妻子，難道要找一個漂亮的奴才嗎？"韋詵將女兒嫁給了裴寬。而他的女兒韋氏果然和裴寬白頭偕老，福壽尊貴，親戚中沒有人能比得上。所以開元天寶年間，推選名家望族，裴寬被排在第一位。

裴談

蘇頲年五歲，裴談過其父。頲方在，乃試誦庾信《枯樹賦》。將及終篇，避談字，因易其韻曰："昔年移柳，依依漢陰。今看搖落，悽愴江潯。樹猶如此，人何以任。"談駭嘆久之，知其他日必主文章也。（出《廣人物誌》）

【譯文】

蘇頲五歲時，裴談來拜訪他的父親。正好蘇頲在旁邊，便叫他試着背誦庾信的《枯樹賦》。快要背到文章的末尾了，蘇頲爲了尊重裴談，避開談字，將"談"字念成個"任"字。朗誦到"昔年移柳，依依漢陰。今看搖落，悽愴江潯。樹猶如此，人何以任。"裴談驚歎很久，知道這個孩子將來一定會在文學上有所建樹。

卷第一百七十 知人二

姚元崇 盧齊卿 薛季昶 元懷景 張九齡 王丘 楊穆弟兄 李丹 鄭絪 苗夫人　杜鴻漸　杜佑　梁肅　呂溫　顧和　劉禹錫　韓愈　顧況　於邵 李德裕　韋岫　知人僧　蔡荊　亞子

姚元崇

姚元崇與張說同爲宰輔，頗懷疑阻，屢以事相侵，張銜之頗切。姚既病，誡諸子曰："張丞相與吾不葉，爨隙甚深。然其人少懷奢侈，尤好服玩。吾身歿之後，以吾嘗同僚，當來吊。汝其盛陳吾平生服玩，寶帶重器，羅列於帳前。若不顧，汝速計家事，舉族無類矣。目此，吾屬無所虞。便當錄其玩用，致於張公，仍以神道碑爲請。既獲其文，登時便寫進，仍先礱石以待之，便令鐫刻。張丞相事遲於我，數日之後，必當悔。若卻徵碑文，以刊削爲辭，當引使視其鐫刻，仍告以聞上訖。"姚既歿，張果至，目其玩服三四。姚氏諸孤悉如教誡。不數日文成，敘述該詳，時爲極筆。其略曰："八柱承天，高明之位列；四時成歲，亭毒之功存。"後數日，果使使取文本，以爲詞未周密，欲重加刪改。姚氏諸子乃引使者示其碑，乃告以奏御。使者覆命，悔恨拊膺曰："死姚崇猶能算生張說。吾今日方知才之不及也遠矣。"（出《明皇雜錄》）

【譯文】

姚元崇和張說同時爲皇帝的輔政大臣，他們之間的矛盾很深，多次互相傷害，張說尤其討厭姚元崇，姚元崇病重，告誡幾個兒子說："張丞相與我不和，矛盾很深，然而這個人生活渾霍浪費，尤其喜歡服用和玩賞的東西，我死以後，他以同事的身份，必然前來弔唁，你們多拿一些我平生喜歡的東西，如飾有珍寶的帶子和各種寶器，陳列到帳前。如果他不看這些東西，你們要迅速安排家裏的事情，全家人都會遭到他的迫害，如果他注意這些東西，你們就不用擔心了，將他喜歡的東西送給他，然後請他撰寫我墓碑的碑文。得到他寫的碑文以後，立即就上報給皇帝，並先將石料準備好備用，儘快鐫刻，並告訴張說已經經過皇帝同意。"姚元崇死後，張說果然來了，他非常注意姚元崇的三四件寶器，姚元崇的兒子完全按父親囑咐的做了。幾天以後張說送來了寫好的碑文，敘述姚元崇的生平，很詳細，文章寫得非常好，大致的意思是稱讚姚元崇像撐天的八根柱子之一，應該列在高超明智的賢人行列中，雖然歲月流逝一切成爲過去，但他的教化政績功勞永存。幾天以後，張說果然又派使者來索要碑文，說是詞句沒有考慮周密，想要拿回去修改。姚元崇的兒子引導使者去觀看已經刻制完成的石碑，並告訴已經上報給了皇帝，使者回去向張說作了報告。張說悔恨地拍着胸說："死了的姚元崇還能算計活着的張說，我今天才知道自己的才能同姚元崇相比，還差得遠呢！"

盧齊卿

盧齊卿開元初爲幽州刺史。時張守圭爲果毅，齊卿特相禮接。謂曰："十年內知節度。"果如其言。（出《譚賓錄》）

【譯文】

盧齊卿開元初年爲幽州刺史，張守圭來擔任果毅將軍。盧齊卿特意去迎接他，並對他說："你十年之內升任節度使。"果然同他說的一樣。

薛季昶

左相陳希烈初進士及第，曾與人制碑文。其人則天時破家，因搜家資，見其文，以爲與反者通，所由便以枷杖送陳於府，見河南尹薛季昶，陳神色無懼，自辯其事百餘言。薛尹觀而奇之，便引上廳。謂之曰："公當位極臺鉉，老夫當以子孫見託耳。"後陳位果至丞相。（出《定命錄》）

【譯文】

左丞相陳希烈當初剛剛被錄取爲進士時，曾經給別人撰寫了一篇碑文。這個人在武則天時候獲罪被抄家，發現了那篇碑文的手稿，以爲他與造反的人是同黨。辦案人員便將陳希烈抓到衙門來見河南尹薛季昶。陳希烈絲毫也沒有害怕的神色，自己爲自己辯護講了一百多句話。薛季昶見了非常驚奇，便將他請上廳來，對他說："你將來能當丞相，我要把子孫託付給你。"後來陳希烈果然當上了丞相。

元懷景

燕公說之少也，元懷景知其必貴，嫁女與之。後張至宰相，其男女數人婚姻榮盛，男尚公主，女爲三品夫人。（出《定命錄》）

【譯文】

燕公張九齡年少時，元懷景知道他將來必然位高顯貴，把女兒嫁給了他，後來張九齡做了宰相，幾個兒女的婚姻都很榮耀，男兒作公主的女婿，女兒爲三品夫人。

張九齡

開元二十一年，安祿山自范陽入奏。張九齡謂同列曰："亂幽州者，是胡也。"其後從張守圭失利，九齡判曰："穰苴出軍，必誅莊賈。孫武行令，猶戮宮嬪。守圭軍令若行，祿山不宜免死。請斬之。"玄宗惜其勇，令白衣效命。九齡執諮請誅之。玄宗曰："豈以王夷甫識不勒也。"後至蜀，追恨不從九齡言，命使酹於墓。（出《感定錄》）

【譯文】

唐朝開元二十一年，安祿山從范陽來京城朝見皇帝，張九齡對別的官員說："擾亂幽州的人，就是這個北方的胡人。"後來在張守圭手下打了敗仗，張九齡在送給皇帝的公文上寫到："司馬穰苴帶兵出征，必然誅殺莊賈，孫武發佈命令，也要殺戮宮中的嬪妃。若要使張守圭的軍令嚴明，安祿山的死罪不能免，請殺了安祿山。"玄宗皇帝愛惜安祿山作戰勇猛，命令免去安祿山的官職，繼續留用。張九齡堅持請求殺了安祿山，玄宗皇帝說："怎麼能以王夷甫識別石勒的例子來看待這件事？"後來玄宗皇帝逃到蜀郡，後悔沒有聽從張九齡的話，派人到張九齡的墓前祭奠他。

王丘

開元八年，侍郎王丘拔山陰縣尉孫逖，進士王冷然，不數年皆掌綸誥。侍郎崔琳收殘選人裴敦復、於特卿、盧愷等十數人，皆入臺省。衆以爲知人。（出《譚賓錄》）

【譯文】

唐朝開元八年，侍郎王丘選拔推薦了山陰縣尉孫逖和進士王冷然。沒過幾年，他倆擔任了爲皇帝起草文件的重要職務。侍郎崔琳選拔推薦了裴敦復、於特卿、盧愷等十多個人，全都進入中央機關。衆人都認爲他們兩人有識別人才的能力。

楊穆弟兄

貞元中，楊氏、穆氏弟兄，人物氣概，不相上下。或雲："楊氏弟兄。賓客皆同；穆氏弟兄，賓客皆殊。以此優劣。穆氏弟兄四人，贊、質、員、賞。時人謂贊俗而有格爲酪，質美而多仁爲酥，員爲醍醐，賞爲乳腐。（出《國史補》）

【譯文】

唐朝貞元年間，楊家弟兄和穆家弟兄的人物氣質都差不多。有人說："楊家兄弟個個相同，穆家弟兄，每個人都不一樣。"按照優劣的順序是：穆贊、穆質、穆員、穆賞。人們說："穆贊脫俗而又有風度，可以比作奶酪；穆質貌美並且仁義，可以比作酥油；穆員可以比作美酒；穆賞可以比作乳腐。"

李丹

郎中李丹典濠州，蕭復處士寄家楚州白田。聞丹之義，來謁之。且無傭保，棹小舟，唯領一卯歲女僮。時方寒，衣復單弊，女僮尤甚。坐於客次，女僮門外求火燎手，且持其靴去。客吏忽雲："郎中屈處士。"復即芒爨而入，丹揖之坐，略話平素。復忽悟足禮之闕，矍然。乃啓（"啓"原作"起"，據陳校本改）丹曰："某爲飢凍所迫，高堂慈母處分，令入關投親知。無奴僕，有一小女僮，便令將隨參謁。朝至此，僮騃恐懼公衙，失所在。客吏已通，取靴不得，去就脫，唯惶悚而已。"丹曰："靴與履，皆一時之禮。古者解襪登席，即徒跣以爲禮。靴，胡服也，始自趙武靈王，又有何典據？此不足介君子懷，但請述所求意。"遂留從容，復頤旨趨。乃雲："足下相才，他日必領重事。"於是遣使於白田，饋遺復母甚厚。又餞復以匹馬束帛，復後竟爲相。（出《乾鐉子》）

【譯文】

郎中李丹調到濠州當刺史，有個叫蕭復的讀書人將家遷到楚州開荒種田，他聽說李丹非常仁義，便前去拜見李丹。他沒有僱工，自己划着一條小船，帶着一個未成年的女僕。天氣寒冷，衣服單薄，女僕在客廳裏等候感到非常寒冷，便到門外去找火烤手，將蕭復的靴子也帶了出去。接待客人的官員忽然說："郎中怠慢先生了。"然後請他進去。蕭復只好穿着草鞋走了進去，李丹與蕭復相互行禮以後坐下談話。蕭復忽然想起自己光着腳有失禮節，非常驚慌尷尬，便對李丹說："我爲飢餓寒冷所逼迫，在母親的吩咐下，入關投靠親友。我沒有奴僕，只有一個未成年的女僮。"說着便叫人讓女僮來參拜李丹，沒想到女僮害怕官府，竟然自己跑了。蕭復的靴子也不小心讓女僮帶走了，蕭復顯得非常狼狽。李丹說："穿靴子還是穿鞋，都只是一種禮節。古時候脫了襪子坐在席子上，以光腳作爲一種講禮貌的表示。靴子是西北少數民族的服飾，據說是從趙武靈王的時代，人們纔開始穿靴子，其實又有什麼根據？這一點你不必介意，請你只管說出你來的意思。"並讓蕭復安心，遂留他住下來休息。李丹還對蕭復說："你有做宰相的才能，將來必然擔任重要的官職。"然後派人到蕭復的家裏，給蕭復的母親送去很多禮物，又爲蕭復設宴餞行，送給他馬匹和布匹。後來蕭複果然當了宰相。

鄭絪

劉瞻之先，寒士也。十許歲，在鄭絪左右主筆硯。十八九，絪爲御史，巡荊部商山，歇馬亭，俯瞰山水。時雨霽，巖巒奇秀，泉石甚佳。絪坐久，起行五六里。曰："此勝概，不能吟詠，必晚何妨？"卻返於亭，欲題詩。顧見一絕，染翰尚溼。絪大訝其佳絕。時南北無行人。左右曰："但向來劉景在後行二三里。"公戲之曰："莫是爾否？"景拜曰："實見侍御吟賞起予，輒有寓題。"引咎又拜。公諮嗟久之而去。比回京闕，戒子弟涵、瀚已下曰："劉景他日有奇才，文學必超異。自此可令與汝共處於學院，寢饌一切，無異爾輩。吾亦不復指使。"至三數年，所成文章，皆辭理優壯。凡再舉成名，公召闢法寺學省清級。乃生瞻，及第作相。（出《芝田錄》）

【譯文】

劉瞻的父親，當初是個貧窮的讀書人。十歲的時候，他就在鄭絪的身旁，管理筆墨硯臺等書房用具。十八九歲的時候，鄭絪當上了御史，前往荊部商山巡視，中途在亭子裏休息。當時正是雨過天晴，俯瞰山水，山色非常秀美，泉水分外好看。鄭絪坐了很久，起來走了五六里地說："如此美景，卻沒有作詩。就是觀賞到天黑又有什麼關係！"於是又返回亭子，想要往亭子上題一首詩。他忽然發現亭子上已經題了一首絕句，墨跡還沒有幹。鄭絪驚奇這首詩作得非常好，而當時南北方向又都沒有行人。隨行的人對鄭絪說："剛纔只有劉景走在後面，落後了二三里。"鄭絪同劉景開玩笑說："莫非是你題的嗎？"劉景行了禮說："實在是因爲看見侍御您欣賞風景作詩所引起的，所以特意作了這首拙詩題在上面。"說完自我檢討又行了一個禮，鄭絪讚歎很久才離開。這次巡視回到了京城，鄭絪對自己的後輩鄭涵、鄭瀚等人說："劉景將來是個出奇的人才，文學上必然有超人的成就，從今以後讓他和你們共同上學院讀書，住宿喫飯的標準和你們一樣。我也再不把他當作僕人指使。"三年以後，劉景所做的文章詞彙十分出色，經過科舉考試被錄取，鄭絪推薦他當上了闢法寺學省清級。劉景所生的兒子就是劉瞻，長大了參加科舉考試被錄取成名，最後當了宰相。

苗夫人

張延賞累代臺鉉。母宴賓客，選子婿，莫有入意者。其妻苗氏，太宰苗晉卿之女也。夫人有鑑，甚別英銳，特選韋皋秀才曰："此人之貴，無以比儔。"既以女妻之。不二三歲，以韋郎性度高廓，不拘小節，張公稍悔之，至不齒禮。一門婢僕，漸見輕怠。唯苗氏待之常厚。其於衆，多視之（明抄本"其於衆多視之"作"其餘賤視"），悒快而不能制遏也。張氏垂泣而言曰："韋郎七尺之軀，學兼文武，豈有沉滯兒家，爲尊卑見誚。良時勝境，何忍虛擲乎？"韋乃告（"告"原作"武"，據明抄本改）辭東遊。妻罄妝奩贈送。延賞喜其往也，贐（"贐"原作"盡"，據明抄本改）以七馱物。每之一驛，則附遞一馱而還。行經七驛，所送之物，盡歸之矣。其所有者，清河氏所贈妝奩及布囊書策而已。延賞莫之測也。後權隴右軍事，會德宗行幸奉天，西面之功，獨居其上。聖駕旋復之日，自金吾持節西川，以代延賞。乃改易姓名，以書作韓，以皋作翱，莫敢言之也。至天回驛，去府城三十里（上皇旋駕。因以爲名），有人特報延賞曰："替相公者，金吾韋皋將軍，非韓翱也。"苗夫人曰："若是韋皋，必韋郎也。"延賞笑曰："天下同姓名者何限，彼韋生應已委棄溝壑，豈能乘吾位乎？"婦女之言，不足云爾（初，有巫昝嫗者，每述禍崇，其言多中。常雲：相公當直之神漸減，韋郎擁從之神日增。皆以妖妄之言，不復再召）。苗夫人又曰："韋郎比雖貧賤，氣凌霄漢。每以相公所談，未嘗一言屈媚，因而見尤。成事立功，必此人也。"來早入州，方知不誤。延賞憂惕，莫敢瞻視，曰："吾不識人。"西門而出，凡是舊時婢僕，曾無禮者，悉遭韋公棒殺。投於蜀江。獨苗氏夫人無愧於韋郎。賢哉乎！賢哉乎！韋公侍奉外姑，過於布素之時。海內貴門，不敢忽於貧賤之婿。所以郭圓詩曰："宣父從周又適秦，昔賢誰少出風塵。當時甚訝張延賞，不識韋皋是貴人。"（出《云溪友議》）

【譯文】

張延賞家幾輩都是做大官的，他經常舉行宴會招待客人，想要從客人中挑選一個女婿，可是沒有他滿意的。他的妻子苗氏是太宰苗晉卿的女兒，她有識別人才的能力，挑選了秀才韋皋。她說："韋皋將來的尊貴，無人能比。"於是將女兒嫁給了韋皋。過二三年，因爲韋皋性格清高，不拘小節，張延賞有點後悔，以至於對韋皋非常無禮，家中的奴婢們也逐漸瞧不起他。只有苗夫人對他一直很好，其他人對他都不好，他心中的愁悶和氣憤不能控制。妻子張氏哭着說："韋皋是個七尺男兒，又文武全才，怎麼能長期呆在我們家中，讓家裏人和奴婢瞧不起。大好年華，怎麼能夠虛度？"韋皋向張延賞家裏的人告辭，獨自準備東遊，妻子張氏將自己的嫁妝首飾全都送給了他。張延賞對於他的出走很是高興，送給他用七匹馬所馱的物品。每到一個驛站，他就叫一匹馬馱着物品返回家中，經過七個驛站，所送的物品，又全回到家中，韋氏所帶的東西，只剩下妻子所送的首飾和一個口袋以及一些書籍。這些是張延賞所不知道的。後來韋皋代理隴右軍事，同德宗皇帝巡視奉天。西面的功勞，以他立的最大。皇帝回到京城以後，皋以金吾將軍的身份去鎮守西川，以接替張延賞。這時韋皋改了姓名，將韋改作韓，皋改作翱，沒有人敢叫他原來的姓名。他到了天回驛站，距離西川府城還有三十里。有人特意報告張延賞說："替換你的，是金吾將軍韋皋，而不是韓翱。"苗夫人說："如果是韋皋，必然是女婿韋郎。"張延賞笑着說："天下同名同姓的人何其多，那個韋皋早已經死在水溝裏了，怎麼會來繼承我的位置？女人說的話，不會準確。"苗夫人又說："韋皋雖然貧賤，但是英雄氣概沖天。當時同你說話，從來沒有說過一句奉承話，因而可以看出，成事立功，必然是他。"第二天早上新官入城，才知道苗夫人說的沒錯。張延賞非常難堪，不敢抬頭觀看。他說："我不會識別人。"說完從城西門走了。凡是當初對韋皋無禮的奴婢，都被韋皋派人用棒子打死，扔到了蜀江中。只有苗夫人無愧於韋皋，真是有遠見！韋皋對待岳母超過了當初沒有當官的時候。從此全國當官有錢的人家，不敢輕視貧賤女婿。郭圓作了一首詩說："孔子從周又適秦，古來聖賢出風塵，可笑當日張延賞，不識韋皋是貴人。"

杜鴻漸

丞相杜鴻漸，世號知人。見馬燧、李抱貞、盧新州杞、陸相贄、張丞相弘靖、李相蕃，皆雲併爲將相。既而盡然。許郭之徒，又何以加也。（出《嘉話錄》）

【譯文】

人們都認爲丞相杜鴻漸有鑑別人才的本領，他見了馬燧、李抱貞、盧新州的杞、陸贄、張弘靖、李蕃之後說："這些人都會成爲大將軍或宰相。"後來果然同他說的一樣，許郭之輩，又怎麼比得上他？

杜佑

太司徒杜公，見張相弘靖曰："必爲宰相。"貴人多知人也如此。（出《嘉話錄》）

【譯文】

大司徒杜佑見到宰相張弘靖說："張弘靖將來必然成爲宰相。"貴人大多像他這樣會識別人才。

梁肅

唐貞元中，李元賓、韓愈、李絳、崔羣同年進士。先是，四君子之定交久矣，共遊梁補闕肅之門。居二歲，肅未之面，而四賢造肅多矣，靡不偕行。肅異之。一旦延接，觀等俱以文學爲所稱，復獎以交遊之道。然肅素有人倫之鑑。觀等既去，復止絳、羣曰："公等文行相契，他日皆振大名。然二君子位極人臣，勉旃，勉旃。"後二賢果如所言。（出《摭言》）

【譯文】

唐朝的貞元年間，李元賓、韓愈、李絳、崔羣同一年被錄取爲進士。他們四個人已經結交很長時間了，有一天他們四個人共同去拜訪補闕梁肅。二年之內他們去了很多次都沒有見到梁肅，每一次都是四個人一同去，梁肅感到很奇怪，有一天見了面，梁肅發現他們都以文學見長。他們在一起談論結交朋友的事情，梁肅素來有辨別、鑑定人的官祿命運的能力。會見過後四個人要走，梁肅叫住李絳和崔羣說："你們四個人都很有文學才能，將來都有很大的功名，然而你們兩個能夠當上最大的官，努力，努力！"後來兩個人果然同他說的一樣。

呂溫

初，李紳赴薦，常以古風求知呂溫。溫謂員外郎齊照及弟恭曰："吾觀李二十秀才之文，期人必爲卿相。"果如其言。詩曰："春種一粒粟，秋成萬顆子。四海無閒田，農夫猶餓死。"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出《云溪友議》）

【譯文】

當初李紳被推薦去參加選拔官員的考試，他經常拿着自己所作的古風去向呂溫請教。呂溫對員外郎齊照和弟弟呂恭說："我看了李紳的文章，此人將來必然成爲九卿和宰相那樣的高官。"後來李紳果然當了宰相。李紳送給呂溫看的兩首詩是："春種一粒粟，秋成萬顆子。四海無閒田，農夫猶餓死；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

顧和

張玄之、顧敷是顧和中外孫。皆少而聰慧。和並知之，而常謂顧勝，親重偏至，張頗不厭。於時張年九歲，顧年七歲，和俱與至寺中，見佛般泥洹像，弟子有泣者，不泣者。和以問二孫。玄之謂："彼親故泣，彼不親故不泣。"敷曰："不然，由忘情故不泣，不能忘情故泣。"（出《世說新書》）

【譯文】

張玄之和顧敷是顧和的中表孫子，顧和知道兩個人從小就很聰明，然而認爲顧敷勝過張玄之，對顧敷比較偏向，對張玄之差一些。張玄之九歲，顧敷七歲這一年，顧和帶着他倆上廟裏去，觀看佛祖涅巉，也就是死亡的畫像。學生中有哭的有不哭的，顧和問兩個孫子，這是爲什麼。張玄之說："感情深的就哭，感情不深的就不哭。"顧敷說："不是這樣，修行比較深的，對於喜怒哀樂之事不動感情，淡然若忘的忘情者就不哭，不忘情者就哭。"

劉禹錫

劉禹錫曰：季龍挾彈彈人，其父怒之。其母曰："健犢須（"須"原作"雖"，據陳校本改）走車破轅，良馬須逸鞅泛駕，然後能負重致遠。大言童稚，不奇不惠，必非異器定矣。"（出《嘉話錄》）

【譯文】

劉禹錫說："季龍拿彈弓射人，他的父親非常生氣。他的母親說，強壯的牛犢會撞破車前的轅木，好馬會掙脫脖子上的皮套，然後才能負重物，行遠路，兒童如果不淘氣，沒有出格的舉動，將來必然不會成爲一個傑出的人才。"

韓愈

李賀以歌詩謁吏部韓愈。時爲國子博士分司，時送客出歸，極困。門人呈卷，解帶旋讀之。首篇《雁門太守行》雲："黑雲壓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鱗開。"卻插帶，急命邀之。（出《云溪友議》，明抄本作出《幽閒鼓吹》）

【譯文】

李賀給吏部韓愈拿出自己所作的詩歌，向韓愈請教，並以此作爲結交韓愈的手段。當時韓愈分管國子博士，他將客人送走以後感到非常睏倦，這時看門的人送來了李賀的詩歌。韓愈一邊解帶一邊漫不經心地閱讀，第一首詩《雁門太守行》寫道："黑雲壓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鱗開。"韓愈急忙又把帶子繫上，命令立即將李賀請來。

顧況

尚書白居易應舉，初至京，以詩謁著作顧況。況睹姓名，熟視白公曰："米價方貴，居亦弗易。"乃披卷，首篇曰："離離原上草，一歲一枯榮。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卻嗟賞曰："道得個語，居即易矣。"因爲之延譽，聲名大振。（出《幽閒鼓吹》）

【譯文】

尚書白居易當初去參加科舉考試，剛到京城，便拿着自己所寫的詩歌去拜見著作佐郎顧況。顧況看到白居易詩稿上的名字，凝視着白居易說："長安米價很貴，居住並不容易。"然後打開詩稿，看到第一首詩是："離離原上草，一歲一枯榮。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不由得讚歎着說："能寫出這樣的詩句，居住下來就容易了。"由此顧況開始向別人推薦宣揚白居易的才學，使白居易的名聲傳播開來。

於邵

於邵性孝悌，內行修潔，老而彌篤。初，樊澤嘗舉賢良方正，一見於京師，曰："將相之材也。"不五年，澤爲節度使，崔元翰近五十，始舉進士。邵異其文，擢首甲科。且曰："不十年司誥命。"竟如其言。獨孤綬舉博學宏詞，吏部考爲第一，在中書，升甲科，人稱允當。（出《譚賓錄》）

【譯文】

於邵非常尊敬他的哥哥，在家中的言行很檢點注意，並且歲數越大越堅定。當初，樊澤被推薦爲參加賢良方正科目的考試。於邵在京城一見到他便說："樊澤是擔任大將和宰相的人才啊！"沒有超過五年，樊澤就當上了節度使。崔元翰快到五十歲，才被推薦參加考取進士，於邵很欣賞他的文章，錄取他爲甲科進士第一名，並說："不出十年，崔元翰會掌管起草皇帝發佈的公文。"結果同他說的一樣。獨孤綬被推薦參加博學宏詞科舉科目的考試，被吏部錄取爲第一名，並推薦他參加中書省主持的科舉考試，人們認爲錄取得公正準確。

李德裕

中令白敏中方居郎署，未有知者。唯朱崖相李德裕特以國器重之，於是縉紳間多所延譽。然而資用不充，無以祗奉僚友。一旦，相國遺錢十萬，俾爲酒餚之備。約省閣名士數人，剋日同過其第。時秋暮沉陰，涉旬霖瀝。賀跋任（《劇談錄》"任"作"惎"）員外府罷，求官未遂，將欲出薄遊。與白公同年登第，羸駒就門告別。閽者以俟朝客，乃以他去對之。賀跋駐車留書，備述羈遊之意。白覽書曰："丈夫處窮達，當有時命。苟不才者，以僥倖取容，未足爲發身之道，豈得家畜飲饌，止邀當路豪貴。曩時登第貧交，今日閉門不接，縱使便居榮顯，又安得不愧於懷？"遽令僕者命賀跋回車，遂以杯盤同費。俄而所約朝客，聯騎而至，閽（"閽"原作"間"，據明抄本改）者具陳與賀跋從容，無不惋愕而去（"去"原作"不"，據明抄本、許刻本改）。翌日，於私第謁見。相國詢朝士來者爲誰？白公對以賓客未至。適有同年出京訪別，憫其龍鍾委困，不忍棄之，留飲數杯，遂闕祗接。既負吹噓之意，甘從譴斥之罪。相國稱歡逾時雲："此事真古人之道。由茲貴達，可以激勸澆薄。"不旬日，賀跋自使下評事，先授美官。白公以庫部郎中入爲翰林學士。未窬三載，便秉鈞衡。其後五鎮藩方，再居廊廟。蹈義懷仁，始終一致。流芳傳素，士林美之。大初中（明抄本"初中"作"中初"），邊鄙不寧，吐蕃尤恣屈強。宣宗皇帝決於致討，延英先問宰臣。公首奏興師，遂爲統帥，率沿邊藩鎮兵士數萬，鼓行而前。時犬戎列陣於（明抄本作"平"）川，以生騎馬數千匹，伏藏山谷。既而得於牒者，遂設奇兵待之。有蕃中酋帥，衣緋茸裘，系寶裝帶。所乘白馬，駿異無比。鋒鏑未交，揚鞭出於陣面者數四，頻召漢軍鬥將。白公誡兵士無得而應之。俄而駐軍指揮，背（"背"原作"皆"，據明抄本、許本改）我師百餘步而立。有潞州小將驍勇善射，馳馬彎弧而出，連發兩箭，皆中項。躍馬而前，抽短劍，踣於鞍上，以手扶挾，如鬥歐之狀。蕃軍但呼噪助之，於鞍脫緋裘，解金帶，奪馬而還。師旅（"旅"原作"旋"，據明抄本改）無不奮勇。既而大戰沙漠，虜陣瓦解，乘勝追奔，幾及黑山之下。所獲駝馬輜重，不可勝計。束手而降四三萬人。先是河湟郡界在匈奴者，自此悉爲唐土。宣宗初覽捷書雲："我知敏中必殄兇醜。"白公凱旋，與同列宰輔（"輔"字原空闕，據明抄本補）進詩云："一詔皇城四海頒，醜戎無數束身還。戍樓吹笛人休戰，牧野嘶風馬自閒。河水九盤收數曲，隴山千里諸關。西邊北塞今無事，爲報東南夷與蠻。"馬相植詩云："舜德堯仁化犬戎，許提河隴款皇風。指揮文武皆神算，恢拓乾坤是聖功。四帥有徵無汗馬，七關雖戍已韜弓。天留此事還英主，不在他年在大中。"魏相扶詩云："蕭關新復舊山川，古戍秦原景象鮮。戎虜乞降歸惠化，皇威漸被懾腥羶。穹廬遠戍煙塵滅，神武光揚竹帛傳。左衽盡知歌帝澤，從茲不更備三邊。"崔相鉉詩云："邊陲萬里注恩波，宇宙羣方洽凱歌。有地名王爭解辮，遠方戎壘盡投戈。煙塵永息三秋戍，瑞氣遙清九折河。共偶聖明千載運，更觀俗阜與時和。"（出《劇談錄》）

【譯文】

白敏中剛剛擔任中令，人們都不熟悉他，沒有知名度，只有宰相李德裕將他當作國家的棟樑之材。十分器重，於是官員們也都開始爲他宣揚傳播聲名。然而白敏中沒有錢，無法宴請同事和朋友。一天宰相給了他十萬文錢，作爲置辦酒菜的費用，邀請了一部分中書省的官員和知名人士在約定的日期到他的家中作客。當時正是晚秋，連續下了一個多月的雨。賀跋被免去了員外職務，還沒有謀求到新的官職，準備出外遊玩。他與白敏中是同一年考中的進士，臨行前牽着馬到白敏中的門前告辭。看門人正等着接待宴請的客人，同賀跋對話，賀跋停下車馬留下一封書信，信中敘述了要遠遊他鄉的意思。白敏中看了信說："大丈夫身處逆境或者順利發達，都是命運的安排。沒有本事的人想要靠僥倖升官，不是求得進取的正道。怎麼能用給牲畜喫的草料來招待英雄豪傑呢！從前考取進士的時候是好朋友，今日閉門不見，縱然就是當了大官，內心又怎能不感到羞愧。"立刻命令僕人去把賀跋追回來，兩個人在家中喝酒，不一會兒，白敏中所邀請的客人一同騎着馬來了，看門人告訴他們白敏中正在招待賀跋，這些人又是驚奇，又是惋惜地走了。第二天白敏中去宰相的家中拜見宰相，宰相詢問昨天都有哪些官員前去作客。白敏中回答說客人沒有去，有同年考中進士的朋友離開京城之前去告別，因爲同情他的境遇，不忍拋棄，留下他喝了幾杯酒，所以沒有迎接招待前去作客的官員，辜負了宰相抬舉自己的美意，甘願受到宰相的責備。宰相李敏求稱讚他說："這件事做得真有古人的風格，由此而提拔你們，可以改造浮薄的社會風氣。"沒過十天，賀跋從使下評事被任命爲美官，白敏中由庫部郎中改任翰林學士，又過了不到三年，白敏中便擔負了評價選拔官員的重要職責，後來又五次出任鎮守邊關的重要官職。之後回到中央，始終按照仁義的標準行事，美好的聲名四處傳頌，贏得了上流知識界的讚譽。大初年間，邊關很不安寧，藏族的首領不歸順朝廷，宣宗皇帝決定進行討伐。皇帝詢問宰相，得知是白敏中首先建議出兵的，便任命白敏中爲征討部隊的統帥，率領邊關各郡的兵馬數萬人，擊鼓進軍。敵人的首領率隊在開闊的平地擺開陣勢，白敏中派出騎兵幾千人，埋伏在山谷中，抓到了敵人送信的士兵，於是又增派奇兵等敵人進入圈套。敵人的陣營中有一個頭目，穿着紅色的衣服，披着毛皮大衣，扎着鑲着珠寶的腰帶，騎着一匹神駿無比的白馬。沒等開戰，他便四次騎馬衝出陣前，向朝廷的軍隊挑釁，白敏中命令兵將不許隨便應戰。不一會兒，敵人指揮隊伍距離白敏中的部隊只有一百多步遠。潞州兵馬中有一員小將勇猛善於射箭，他騎馬衝出隊伍，彎弓連射兩箭，全都射中敵人那個首領的脖子，小將躍馬上前，抽出短劍將敵人首領刺死在馬上。然後用手扶持着，廝打着，敵人仍然吶喊着爲自己的首領助威。小將在馬上將敵人的大衣和戰袍脫下來，解下鑲了珠寶的帶子，奪了白馬迴歸自己的隊伍。兵將們受到鼓舞，全都奮勇向前。接着又和敵軍在沙漠中展開大戰，敵人被打敗，朝廷的軍隊乘勝追擊，隊伍一直追到黑山腳下，所繳獲的馬匹和軍用物資，多得無法統計。敵人被迫投降的有三四萬人，過去被敵人侵佔的地區，全都收復爲大唐的國土。宣宗皇帝剛剛看到報捷的公文便說："我知道白敏中必然能消滅兇惡的敵人。"白敏中凱旋以後和共同爲輔政大臣的幾位官員給皇帝獻詞，白敏中所作的詩是："一詔皇城四海頒，醜戎無數束身還。戍樓吹笛人休戰。牧野嘶風馬自閒。河水九盤收數曲，隴山千里諸關。西邊北塞今無事，爲報東南夷與蠻。"宰相馬植獻詩說："舜德堯仁化犬戎，許提河隴款皇風，指揮文武皆神算，恢拓乾坤是聖功。四帥有徵無汗馬，七關雖戍已韜弓。天留此事還英主，不在他年在大中。"宰相魏扶獻的詩是："蕭關新復舊山川，古戍秦原景象鮮。戎虜乞降歸惠化，皇威漸被懾腥羶。穹廬遠戍煙塵滅，神武光揚竹帛傳。左衽盡知歌帝澤，從茲不更備三邊。"宰相崔鉉的詩是："邊陲萬里注恩波，宇宙羣方洽凱歌，有地名王爭解辮，遠方戎壘盡投戈。煙塵永息三秋戍，瑞氣遙清九折河。共偶聖明千載運，更觀俗阜與時和。"

韋岫

唐丞相盧攜，大中初，舉進士。風貌不揚，語亦不正，呼"攜"爲"慧"。蓋舌短也。韋氏昆弟皆輕侮之，獨尚書岫加敬，謂昆弟曰："盧雖人物甚陋，觀其文章有首尾。斯人也，以此卜之，他日必爲大用乎？"爾後盧果策名，竟登廊廟，獎拔岫至福建觀察使。向時輕薄諸弟，率不展分。所謂以貌失人者，其韋諸季乎？"（出《北夢瑣言》）

【譯文】

唐朝丞相盧攜在大中初年剛剛中進士的時候，因爲相貌和風度都不出衆，說話又吐字不清，將"攜"讀成"慧"，是因爲舌頭短的原因。韋家兄弟都輕視和侮辱他，只有尚書韋岫對他很尊重，他對兄弟說："盧攜雖然人長得醜但是他的文章寫的好。這個人如果按照他的文章來推測，將來必然有大的作爲。"後來盧攜果然通過考問政事和經義的測試，竟然進入中央擔任重要職務，他獎勵提拔韋岫爲福建觀察使。當初輕視侮辱盧攜的韋家兄弟，都沒有什麼出息，所以說以貌取人的是韋家兄弟。

知人僧

唐令公韋昭度少貧窶，常依左街僧錄淨光太師，隨僧齋粥。淨光有人倫之鑑，恆器重之。（出《摭言》）

【譯文】

唐朝的中書令韋昭度年輕的時候很貧窮，經常依賴去左街僧錄向淨光和尚求助，同和尚在一起喫齋粥。淨光和尚有識別人才的本領，一直對他非常器重。

蔡荊

唐蔡荊尚書爲天德軍使，衙前有小將顧（"顧"原作"顏"，據明抄本改）彥朗、彥暉，知使院宅市買。荊有知人之鑑。或一日，俾其子叔向以下，備酒饌于山亭，召二顧賜宴。荊俄亦即席，約令勿起。二顧惶惑，莫諭其意。荊勉之曰："公弟兄俱有封侯之相，善自保愛。他年願以子孫相依。"因增其職級。洎黃寇犯闕，顧彥朗領本軍，同立收復功，除東川，加使相。蔡叔向兄弟往依之，請叔向爲節度副使，仍以丈人行拜之。軍府大事，皆諮謀焉。大顧薨（"薨"原作"夢"，據明抄本、陳校本、許刻本改），其弟彥暉嗣之，亦使相。（出《北夢瑣言》）

【譯文】

唐朝的尚書蔡荊擔任天德軍使，他手下有兩員小將顧彥朗和顧彥暉。蔡荊有辨別人才的能力，有一天，他讓兒子蔡叔向在山上的亭子裏擺上酒席，請兩員小將來喝酒。過了一會兒，蔡荊親自趕來入座喝酒，並且不讓兩員小將站起來，顧彥朗和顧彥暉非常惶恐和疑惑，不知道蔡荊是什麼意思。蔡荊勉勵他們兩人說："你們弟兄都有封侯的相貌，要注意愛護自己，將來我要把子孫託付給你們。"過後蔡荊提升了他們的職務和級別。等到黃寇侵犯邊關的時候，顧彥朗率領本部人馬收復失地立了功，被任命爲東川節度使。蔡叔向兄弟去投靠顧彥朗。顧彥朗聘任蔡叔向爲節度副使，並且以對待長輩的禮節來對待他，軍中和府裏的大事，都徵求他的意見。顧彥朗死了以後，他的弟弟顧彥暉繼承了哥哥的職位，仍然像哥哥一樣對待蔡叔向。

亞子

後唐莊宗年十一從晉王討王行瑜。初令入覲獻捷，昭宗一見，駭異之曰："此子有奇表。"乃撫其背曰："兒將來之國棟，勿忘忠孝於吾家。"乃賜鸂鶒酒卮、翡翠盤。十三讀春秋，略知大義。騎射絕倫。其心豁如，採錄善言，聽納容物，殆劉聰之比也。又云，昭宗曰："此子可亞其父。"時人號曰"亞子"。（出《北夢瑣言》）

【譯文】

後唐的莊宗十一歲時跟隨晉王討伐王行瑜，每次命令他入關報捷。昭宗皇帝見了他驚奇地說："這個孩子的相貌奇特。"因此而拍着他的脊背說："你將來成爲國家的棟樑，不要忘了忠於我們李家。"並且賞賜給他鸂鶒酒杯和翡翠盤。莊宗十三歲讀《春秋》，就知道大概意思，他騎馬射箭的技藝非常高超，並且心胸開闊，善於聽從正確的意見，有度量，能容人，趕上十六國時的劉聰了。昭宗皇帝說："這個孩子可以僅次於他的父親。"所以當時的人們都稱他爲亞子。

卷第一百七十一 精察一

李子萇 袁安 嚴遵 李崇 魏先生 李義琛 蔣恆 王璥 李傑 裴子云 郭正一　張楚金　董行成　張鷟　張松壽　蘇無名　趙涓　袁滋

李子萇

漢李子萇爲政，欲知囚情。以梧檟爲人，象囚人形，鑿地爲陷，以蘆爲郭，臥木囚其中。囚罪正是，木囚不動；囚冤侵奪，木囚動出。不知囚之精神著木人邪？將天神之氣動木囚也！（出《論衡》）

【譯文】

漢朝的李子萇處理政務，想要知道關押在監獄裏的罪犯的情況。他便將木頭當作人，將木頭刻成罪犯的形狀，在地上挖一個坑作爲監獄，用蘆葦插成監獄的牆壁，然後將木人橫放在裏面。如果木人所代表的那個罪犯所判定的罪行正確，則木人不動。如果木人所代表的罪犯有冤屈，木人就會自動躍出來。不知道是罪犯的靈魂附在了木人身上，還是有神仙在操縱木人？

袁安

漢袁安爲楚相。會楚王坐事，平相牽引，拘繫（"系"字原闕，據明抄本、許本、黃本改）者千餘人。毒楚橫暴，囚皆自誣。歷三年而獄不決，坐掠幽而死者百餘人。天用炎旱，赤地千里。安授拜，即控轡而行。既到，決獄事，人人具錄辭狀，本非首謀，爲王所引，應時理遣。一日之中，延千人之命。其時甘兩滂霈，歲大豐稔。（出《汝南先賢傳》）

【譯文】

漢朝的袁安是楚國的丞相，楚王獲罪，牽連到其他的人，陸續抓了一千多人，這些人經受不住毒刑拷打，全都自己誣陷自己。經過了三年，也沒有審理清楚這個案子，關押的人被拷打死一百多人。天降旱災，幾千裏地看不到莊稼。袁安接受了審理此案的任務，他騎馬趕往那裏，到了以後立即審理案件。他讓每個人如實陳述自己的情況，只要不是主謀，而是受到了楚王牽連的，立即釋放，一天之內，保全了上千人的性命。這時久旱的天氣下起了大雨，當年的莊稼獲得了大豐收。

嚴遵

嚴遵爲揚州刺史，行部，聞道傍女子哭而聲不哀。問之，亡夫遭燒死。遵敕吏輿尸到，令人守之曰："當有物往。"更日，有蠅聚頭所。遵令披視，銕錐貫頂。考問，以淫殺夫。（出《益都耆舊傳》）

【譯文】

嚴遵是揚州刺史，八月份巡視部屬時聽到路旁有女子在哭，但聲音並不悲哀。嚴遵詢問那個女子，女子回答丈夫被火燒死了。嚴遵命令差人將屍體運來，派人守着。他說："會有東西來到屍體旁邊。"第二天，有蒼蠅聚集在屍體的頭頂，嚴遵命令撥開頭髮查看，發現有一鐵錐插在死者的頭頂。經過拷問那個女子，知道這個女子同別人淫亂將自己的丈夫殺了。

李崇

北齊頓丘李崇，陳留公誕之子。高祖時，爲兗州刺史。兗州比多劫盜，崇乃村置一樓，樓懸一鼓，盜發之處，槌鼓亂擊。四面諸村，始聞者撾鼓一通，次聞者復撾以爲節，俄頃之間，聲布百里。伏其險要，無不擒獲。諸州置鼓，自此始也。世宗時，除揚州刺史。崇明察審，奸邪憚之，號曰"臥虎"。（出《談藪》）

【譯文】

北齊時頓丘的李崇是陳留公陳誕的兒子。高祖皇帝時，他擔任兗州刺史。兗州的土匪很多，李崇叫人在每一個村莊修建一座亭樓，樓上懸掛一面鼓。如果有土匪搶劫，那裏的人們便使勁敲鼓。四周的村莊聽到鼓聲，立即敲一通鼓。遠處的村子聽到鼓聲，也陸續敲一通鼓。傾刻之間，鼓聲響徹百里，然後派出隊伍，埋伏在險要的地方，沒有一次不將土匪抓獲的。各州設置鼓，便是從這個時候開始的。世宗皇帝的時候，李崇出任揚州刺史。他擅長調查處理案件，違法做壞事的人全都怕他，給他起了個綽號"臥虎"。

魏先生

魏先生生於周，家於宋，儒書之外，詳究樂章。隋初，出遊關右。值太常考樂，議者未平，聞先生來，競往謁問。先生乃取平陳樂器，與樂官林（明抄本"林"作"蘇"）夔、蔡子元等，詳其律度，然後金石絲竹，鹹得其所，內致清商署焉。太樂官斂帛二百段以酬之，先生不復入仕，遂歸梁宋，以琴酒爲娛。及隋末兵興，暢玄感戰敗，謀主李密亡命雁門，變姓名以教授。先生同其鄉曲，由是遂相來往。常論鐘律，李密頗能。先生因戲之曰："觀吾子氣沮而目亂，心搖而語偷。氣沮者新破敗；目亂者無所主；心搖者神未定；語偷者思有謀於人。今方捕蒲山黨，得非長者乎？"李公驚起，捉先生手曰："既能知我，豈不能救我歟？"先生曰："吾子無帝王規模，非將帥才略，乃亂世之雄傑耳。"李公曰："爲吾辯析行藏，亦當由此而退。"先生曰："夫爲帝王者，寵羅天地，儀範古今。外則日用而不知，中則歲功而自立。堯詢四嶽，舉鯀而殛羽山，此乃出於無私；漢任三傑，納良而圍垓下，亦出於無私也。故鳳有爪吻而不施，麟有蹄突而永廢者，能付其道，而永自集於時者，此帝王規模也。凡爲將帥者，幕建太一旗，驅無戰之師，伐有民之罪。乃凋戈既授，玉弩斯張，誠負羈之有言，那季良之猶在。所以務其宴犒，致逸待勞，修其屯田。觀釁（"釁"字原闕，據明抄本補）而動。遂使風生虎嘯，不可抗其威，雲起龍驤，不可攘其勢。仲尼曰："我戰則克，孟柯雲：'夫誰與敵？'此將帥之才也。至有衷其才智，動以機鈐，公於國則爲帥臣，私於己則曰亂盜。私於己者，必掠取財色，屠其城池。朱亥爲前席之賓，樊噲爲升堂之客。朝聞夕死，公孫終敗於邑中；寧我負人，曹操豈兼於天下。是忘輦千金之貺，陳一飯之恩，有感謝之人，無懷歸之衆。且魯史之誡曰度德，連山之文曰待時。尚欲謀於人，不能惠於己。天人厭亂，歷數有歸。時雨降而襖蕣除，太陽昇而層冰釋。引繩縛虎，難希飛兔之門，赴水持瓶，豈是安生之地？吾嘗望氣汾晉，有聖人生。能往事之，富貴可取。"李公拂衣而言曰："隋氏以弒殺取天下，吾家以勳德居人表。振臂一呼，衆必響應。提兵時伐，何往不下。道行可以取四海，不行亦足王一方。委質於時，誠所未忍。汝真豎儒，不足以計事。"遂絕魏生。因寓懷賦詩，爲鄉吏發覺，李公脫身西走，所在收兵。北依黎陽，而南據洛口，連營百萬，與王充爭衡，首尾三年，終見敗覆。追思魏生之言，即日遂歸於唐。乃授司農之官。後復桃林之叛。魏生得道之士，不志其名，蓋文真之宗親也。（出《甘澤謠》）

【譯文】

魏先生出生在北周時代，家在宋國。他除了學習儒家經典之外，還精通音樂理論。隋朝初年，他旅行到了關右，正趕上太常寺考覈選拔音樂人才，參加評論的官員意見不統一，他們聽說魏先生來了，便去拜訪請教。魏先生取出自己的標準樂器，與掌管音樂的樂官林夔和蔡子元等人詳細判定音調，然後將鐘磬、絃樂和竹製樂器的音調和音階調整正確。太樂官准備了二百塊絲織品送給他作爲酬勞。魏先生不想當官，又回到家裏，將喝酒和彈琴作爲娛樂。等到隋朝末年，戰爭興起的時候，楊玄感被打敗，爲他出謀劃策的李密逃到雁門。他隱姓埋名，作了一名教書先生，魏先生和他同在一個村裏。互相有了來往。他們經常在一起討論音樂，李密對音樂也有很高的造詣。魏先生同他開玩笑說："我看你神情沮喪，目光散亂，心中矛盾，說話吞吞吐吐。神情沮喪是因爲剛剛被打敗，目光散亂是因爲無處投靠，心中矛盾是因爲心神未定，說話吞吞吐吐是害怕別人知道你曾經給反叛出過主意。如今正在搜捕叛亂者的餘黨，你莫非不是個好人？"李密喫驚地跳了起來，握着魏先生的手說："你既然知道，難道不能救一救我嗎？"魏先生說："你沒有帝王的氣概，也沒有將帥的才智，只是個擾亂社會的草莽英雄"。李密說："我被你看破了身份來歷，應當從此隱退。"魏先生說："能夠成爲帝王的人，心胸包羅天地，威嚴震懾古今，不注意生活中的瑣碎事物，只知道推動時代發展和建立鞏固政權。堯徵求分管四方的諸侯四嶽的意見，四嶽推薦鯀去治水，而鯀治水九年沒有成功，被舜殺死在羽山，這些都是出於無私。漢朝任用了張良、蕭和、韓信三傑，採納他們的計策，將項羽圍困消滅在垓下，也是因爲出於無私。所以鳳凰有利爪和尖嘴而不用作進攻的武器，麒麟有可以進攻的腳趾，然而永遠也不使用。能夠掌握命運，順應時代潮流的人，纔是帝王的氣概。凡是作爲將帥的人，帳幕前插着旗幟，率領軍隊維護社會安定，討伐對百姓有罪的叛亂者。既然接受武器，掌握了兵權，擔負起責任，象季良的威風，所以要愛護休整軍隊，以逸待勞，開荒種地養兵，根據敵人的動向調動部署軍隊，於是便可以操縱控制戰爭形勢。就像虎嘯風起，龍行雲起一樣，沒有人能抵抗和奪取他的威風和氣勢。孔子說，我出戰必勝。孟子說，誰是我的對手？這纔是將帥之才呢！就是說忠誠而有才智，動以機鈐，爲公爲國的人、才能成爲將帥。而爲私爲己的人，只能稱爲叛逆和強盜。爲個人利益的人，必然搶奪財物和美色，濫殺無辜。朱亥受人尊敬而被請到前席入座，樊噲因爲勇猛而被請到堂上。主張早上知道了理，晚上死也無憾的公孫終敗於邑中。信奉寧教我負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負我的曹操，怎麼能夠兼併天下？是忘了人家千金之贈，想一飯之恩，纔有感謝之人，無懷歸之衆。魯史告誡說，要衡量自己的德行和能力，連山的文章提倡要等待時機。爲別人謀劃造反，而對自己又沒有什麼好處。上天和百姓都反對戰亂，朝代的更換是有規律的。就像天降大雨清除妖邪之氣，太陽出來融化堅冰一樣，拿着繩子去縛虎，不要希望會像綁兔子一樣獲得成功，拿着瓶子進入水中，怎麼會是安全的地方。我曾經觀察發現在汾晉一帶，會有聖賢出現。如果你能去投靠效力，可以取得富貴。"李密提着衣服說："隋煬帝殺死父親而取得天下，我以德行作人們的表率，振臂一呼，百姓必然響應，帶兵征伐，有什麼攻不下的城池。成功了得到江山，不成功也可以割據一方稱王。委屈地呆在這裏，實在無法忍受，你真是個書呆子，不足以共同商量大事。"從此李密和魏先生斷絕了來往。因爲他在住所的牆上題詩，被鄉里的官員發現，李密向西逃走。他招兵買馬，北靠黎陽，南據洛口，修建了無數的營寨。他與王允作戰，前後一共打了三年，終於失敗。這時他想起魏先生的話，便歸順了唐朝，被封爲司農，後來他又在桃林發動叛亂。魏先生是個有高深學問和修養的人，沒有記錄他的名字和所作所爲，他其實是魏徵的本家。

李義琛

太宗朝，文成公主自吐蕃貢金數百，至岐州遇盜。前後發使案問，無獲賊者。太宗召諸御史目之，特命李義琛前曰："卿神清俊拔，暫勞卿推逐，必當獲賊。"琛受命，施以密計，數日盡獲賊矣。太宗喜，特加七階，錫金二十兩。（出《御史臺記》）

【譯文】

唐太宗時，文成公主從西藏向皇帝進貢黃金數百萬兩，押運到岐州被盜賊劫去。先後派了幾名官員，專程去進行調查，都沒有抓住盜賊。太宗皇帝將各位御史召集到一起進行挑選，特意把李義琛叫到跟前說："你的神采氣概俊秀出衆，暫時有勞你去進行調查，一定能夠將盜賊抓獲。"李義琛接受命令以後，實施了巧妙的計策，數日之後將盜賊一網打盡。太宗皇帝很高興，特意將李義琛的官階提升了七級，並賞賜給他二十兩金子。

蔣恆

貞觀中，衛州板橋店主張迪妻歸寧。有衛州三衛楊真等三人投宿，五更早發。夜有人取三衛刀殺張迪，其刀卻內鞘中，真等不之知。至明，店人追真等，視乃有血痕，囚禁拷訊。真等苦毒，遂自誣。上疑之，差御史蔣恆覆推。至，總追店人十五已上集。爲人不足，且散。惟留一老婆年八十已上，晚放出。令獄典密覘之。曰："婆出，當有一人與婆語者，即記取姓名，勿令漏泄。"果有一人共語，即記之。明日復爾，其人又問婆："使人作何推勘。如是者三日，並是此人。恆總追集男女三百餘人。就中喚與老婆語者一人出，餘並放散。問之具伏。雲："與迪妻姦殺有實。"奏之，敕賜帛二百段，除侍御史。（出《朝野僉載》）

【譯文】

唐朝貞觀年間。衛州板橋旅店的店主張迪的妻子回孃家了。晚上有衛州城負責警衛工作的楊真等三名衛士前來住宿，五更天又早早出發了。夜裏有人拿他們的刀把店主張迪殺了，然後又把刀放回刀鞘中，楊真等三人一點都沒察覺。天亮以後，旅店裏的人追上楊真三人，檢查他們的刀上有血跡，便把他們三人抓起來拷打審訊。他們三人經受不住嚴酷的折磨，只好誣陷自己殺了人。皇帝對這個案件產生了懷疑，派御史蔣恆重新進行審理。蔣恆到了以後，店內十五個人已經趕集去了，剩下的人不夠，並且已經分散，只留下一個八十多歲的老太太在店裏。蔣恆命令傍晚將老太太放出去，派辦案人員在後面跟蹤觀察。蔣恆說："老太太一出去，一定有一個人同老太太說話，你要調查記住這個人的姓名，不要走漏消息。"果然有一個人同老太太說話，辦案人員查明並記了他的姓名。第二天老太太出去，這個人又問老太太，朝廷派來的官員怎樣調查這個案件。連續三天，都是這個人，蔣恆召集了男女三百多人，從中把與老太太說話的那個人叫了出來，其餘的人全都遣散。經過審問，這個人全都招供了，承認他與張迪的妻子通姦，所以把張迪殺了。蔣恆將審理結果上報，皇帝賞賜他絲織物二百段，並且提拔他爲侍御史。

王璥

貞觀中，左丞李行廉。弟行詮，前妻子忠，璥其後母，遂私將潛藏。雲敕追入內，行廉不知，乃進狀。奉敕推詰峻急，其後母詐以領中勒項，臥街中。長安縣詰之，雲："有人詐宣敕喚去，一紫袍人見留數宿，不知姓名，勒項送置街中。"忠惶恐，私就卜問，被不良人疑之，執送縣。縣尉王璥引就房內，推問不承。璥先令一人伏案褥下聽之，令一人報雲；長使喚，璥鎖房門而去。子母相謂曰："必不得承。"並私密之語。璥至開門，案下人亦起。母子大驚。並具承，伏法。（出《朝野僉載》）

【譯文】

貞觀年間，左丞相李行廉的弟弟李行詮的兒子李忠同繼母通姦，將繼母偷偷藏了起來，然後謊稱他的繼母被皇帝叫進宮去了。李行廉不知道事情的真相，便向皇帝反映了這件事。長安縣在皇帝的命令下追查得很急。李忠的繼母假裝被人用披巾勒住了脖子，躺在大街中間，長安縣的辦案人員詢問她，她說有人假傳皇帝的命令將她騙去，有一個穿紫衣服不知姓名的人留她住了幾宿，又把她的脖子勒上，送到大街上。李忠心中驚慌，偷偷地去算卦，被官府的偵探發現，產生了懷疑，將他送到長安縣衙門。縣尉王璥將他叫到屋裏審問，他什麼也沒承認。王璥事先叫一個人藏在牀底下偷聽，又安排另一個人來說："長使叫您。"王璥鎖上門走了。李忠和他的繼母互相約定說："千萬不能承認。"並且祕密商量對策。王璥回來打開門，牀底下的人也出來了。李忠和他的繼母大喫一驚，只好全都招認，受到了法律的制裁。

李傑

李傑爲河南尹。有寡婦告其子不孝。其子不能自理，但云。得罪於母，死所甘分。傑察其狀，非不孝子。謂寡婦曰："汝寡居，唯有一子，今告之，罪至死，得無悔乎？"寡婦曰："子無賴，不順母，寧復惜乎？"傑曰："審如此，可買棺木，來取兒屍。"因使人覘其後。寡婦既出，謂一道士曰："事了矣。"俄持棺至，傑尚冀有悔，再三喻之，寡婦執意如初。道士立於門外，密令擒之。一訊承伏，與寡婦私通，常爲兒所制，故欲除之。傑放其子，杖殺道士及寡婦，便同棺盛之。（出《國史異纂》）

【譯文】

李傑擔任河南尹，有個寡婦告狀說她的兒子不孝順。她的兒子不辯解，只是說："得罪了母親，甘願一死。"觀察他不是個不孝順的兒子，對寡婦說："你守寡，只有這一個兒子。今天告他，他罪該處死，你不會後悔嗎？"寡婦說："兒子是個無賴，不順從母親，有什麼可憐惜的！"李傑說："既然如此，你可以去買棺材，來收取你兒子的屍體。"然後派人偷偷地跟在她的後面。寡婦出去以後對一個道士說："事情辦完了。"一會兒，寡婦買來棺材。李傑還希望她能回心轉意，再三詢問她，寡婦還是堅持原來的意見。道士站在門外，李傑祕密派人將他抓來，一經審問，他全都承認了。原來是道士和寡婦通姦，經常被她的兒子所制止，所以想要除掉她的兒子。李傑釋放了寡婦的兒子，將道士和寡婦用棍子打死，一同裝到了寡婦買來的棺材裏。

裴子云

衛州新鄉縣令裴子云好奇策。部人王敬戍邊，留牸牛六頭於舅李進處。養五年，產犢三十頭。例十貫已上，敬還索牛。兩頭已死，只還四頭老牛，餘並非汝牛生，總不肯還。敬忿之，投縣陳牒。子云令送敬付獄禁，叫追盜牛賊李進。進惶怖至縣，叱之曰："賊引汝同盜牛三十頭，藏於汝家。"喚賊共對。乃以布衫籠敬頭，立南牆之下。進急，乃吐疑雲："三十頭牛，總是外甥牸牛所生，實非盜得。"雲遣去布衫，進見是敬曰，此是外甥也。雲曰："若是，即還他牛。進默然。"雲曰："五年養牛辛苦，與數頭，餘並還敬。一縣服其精察。"（出《朝野僉載》）

【譯文】

衛州新鄉縣令裴子云擅長制訂奇妙的計策。他所管轄地區的老百姓王敬當兵去守衛邊疆，留下六頭母牛寄養在舅舅李進家中。李進養牛五年，生下了三十頭牛犢，每一頭都價值十貫錢以上。王敬回來以後，要求李進歸還牛。那六頭母牛已經死了兩頭，李進只將剩下的四頭老牛還給他，說剩下的牛不是他的牛所生的，總也不肯還給他。王敬氣憤地到縣衙告狀，裴子云命令將王敬關押起來，並派人去傳盜牛賊李進。李進既驚慌又害怕地來到縣衙。裴子云訓斥他說："盜賊帶着你共同偷了三十頭牛，藏在你們家裏。"然後讓他站在南牆根，將他的腦袋用布衫包上，再和盜賊對質。李進着急地說："三十頭牛都是外甥的母牛所生的，實在不是偷來的。"裴子云說："如果是，立即還給他牛。"李進不說話了，裴子云說："養牛五年辛苦。給你留下幾頭，其它的全都還給王敬。"全縣的人都佩服裴子云的案子斷得明白。

郭正一

中書舍人郭正一破平壤，得一高麗婢，名玉素，極姝豔，令專知財物庫。正一夜須漿水粥，非玉素煮之不可。玉素乃毒之而進。正一急曰："此婢藥我！"索土漿甘草服之，良久乃解。覓婢不得，並失金銀器物餘十事。錄奏，敕令長安萬年捉，不良脊爛，求賊鼎沸，三日不獲。不良主帥魏昶有策略，取捨人家奴，選年少端正者三人，布衫籠頭至街。縛衛士四人，問十日內已來，何人覓舍人家。衛士雲："有投化高麗留書，遣付舍人捉馬奴。書見在。"檢雲：金城坊中有一空宅，更無語。不良往金城坊空宅，並搜之。至一宅，封鎖甚密。打鎖破開之，婢及高麗並在其中。拷問，乃是投化高麗共捉馬奴藏之。奉敕斬於東市。（出《朝野僉載》）

【譯文】

中書舍人郭正一在朝廷的軍隊攻破平壤以後，得到了一名朝鮮婢女，名字叫玉素，長得異常美麗，郭正一叫她管理財物倉庫。郭正一每天晚上要喝一碗粥，不是玉素煮的他不喫，玉素便在粥裏放了毒藥以後送給他，郭正一喝了粥以後有所察覺，着急地大喊："這個婢女想藥死我"！然後要來解毒的藥物土漿和甘草服下。過了好長時間才把毒性解了。這時再尋找婢女玉素已經不見了，並且丟失了十多件金銀器物。將這件事上報以後，皇帝命令長安萬年縣捉拿。結果興師動衆，將刑偵人員的脊背都用鞭子打爛了，過了三天也沒有抓到。刑事偵察人員的主帥魏昶有了新的辦法，他在郭正一的奴僕中挑選出三個長得比較端正的，用布口袋把他們的腦袋罩上之後帶到大街上。又抓了四個站崗的士兵，問他們在這十天以內，有什麼人尋找過郭正一家。士兵說："有一個投降歸順的朝鮮人留下一封書信。"派人到郭正一家把養馬的奴僕抓住，搜出那封信。打開後見上面寫着："金城衚衕裏有一所空宅院。"再沒有別的話，辦案人員前往金城衚衕搜查空宅院。來到一所宅院前，看見院門鎖得很嚴密，他們將門鎖砸開以後進去，婢女玉素和那個朝鮮人都在裏面。經過拷問得知，女婢玉素是那個朝鮮人和養馬人共同隱藏的。奉皇帝的命令，將他三人押到東市殺了。

張楚金

垂拱年，則天監國，羅織事起。湖州佐史江琛取刺史裴光判書，割字合成文理，詐爲徐敬業反書以告。差使推光，款書是光書，疑語非光語。前後三使推，不能決。敕令差能推事人，勘當取實。僉曰：張楚金可，乃使之。楚金憂悶，仰臥西窗。日到，向看之，字似。補作平看則不覺，向日則見之。令喚州官集，索一甕水，令琛投書於水中，字一一解散。琛叩頭伏罪。敕令決一百，然後斬之。賞楚金絹百匹。（出《朝野僉載》）

【譯文】

唐朝垂拱年間，武則天代行處理國政，興起了一股編造罪名陷害別人的風氣。湖州佐史江琛，剪下刺史裴光書寫的公文上的字，拼湊成了表達新的意思的文章，僞裝成同徐敬業一起謀反的書信向朝廷告狀。朝廷派官員調查裴光，認爲落款簽名是裴光寫的，但懷疑內容不像是裴光說的話。前後派了三名官名，都沒有把這個案件審理清楚。武則天決定派一名擅於推理判斷，一定能調查清楚的官員。大家都說張楚金能行。於是派張楚金去重新審理。張楚金去了以後心情憂慮煩悶，獨自躺在西窗下的牀上。太陽照了過來，他拿着那封僞造的書信對着陽光觀看，發覺字和字之間有破綻，放平了則看不見，對着太陽則能看見。於是他將州府的官員召集到一起，讓人拿來一盆水，命令江深把信扔到水裏，信上的文字一個個分散開來。江琛磕頭承認了罪行，武則天命令打江琛一百大板，然後將他殺了，賞賜給張楚金一百匹絹。

董行成

懷州河內縣董行成能策賊。有一人從河陽長店，盜行人驢一頭並皮袋。天欲曉，至懷州。行成至街中見之，叱曰："個賊住！即下驢來，遂承伏。人問何以知之？行成曰：此驢行急而汗，非長行也；見人則引繮遠過，怯也；以此知之。捉送縣。有頃，驢主尋蹤至，皆如其言。（出《朝野僉載》）

【譯文】

懷州河內縣的董行成能夠看出誰是盜賊。有一個人在河陽老店，偷了一位旅客的驢和皮口袋。天快亮時，跑到懷州。董行成在街上看見了，喊到："盜賊站住！"盜賊下了驢，承認了偷驢的罪行。人們問董行成是如何知道的，董行成說："這人騎着驢走得非常快，又出了一身汗，不是走了很遠的路。見了人就遠遠地躲開，證明他心虛害怕，根據這些就可以判定。"董行成將盜賊送到縣衙，不一會兒，驢的主人順着蹤跡找來了，實際情況和董行成說的一樣。

張鷟

張鷟爲河陽縣尉日，有構架人呂元僞作倉督馮忱書，盜糶倉慄。忱不認書，元乃堅執，不能定。鷟取呂元告牒，括兩頭，唯留一字，問："是汝書，即注是字，不是，即注非字。"元乃注曰"非"。去括，即是元牒，且決五下。又括詐馮忱書上一字，以問之，注曰"是"。去括，乃詐書也。元連項赤，叩頭伏罪。又有一客，驢繮斷，並鞍失，三日訪不獲，告縣。鷟推勘急。夜放驢出，而藏其鞍，可直五千錢。鷟曰："此可知也。"令將卻籠頭放之，驢向舊喂處。鷟令搜其家，其鞍於草積下得之。人伏其能。（原闕出處，今見《朝野僉載》）

【譯文】

張鷟當河陽縣尉的時候，有一個陷害別人的人叫呂元，他僞造了一份倉督馮忱的文字材料，誣陷馮忱盜賣倉庫的糧食。馮忱不承認是自己寫的，而呂元是堅持說是馮忱寫的，一時無法判定。張鷟取來呂元寫的狀子，壓住兩頭，只露出來一個字，問呂元說："如果是你寫的字，你就註上一個是字，如果不是，就註上一個非字。"呂元注了一個非字，打開一看正是呂元寫的狀子，一連判斷了五次。張鷟又壓上僞造的馮忱的文字材料，僅留下一個字，又問呂元，呂元注了一個是字。打開一看，正是僞造的文字材料，呂元連脖子都紅了，磕頭承認了罪行。還有一次，一個旅客的驢的繮繩斷了，驢和鞍子一塊丟了。這個人自己找了三天沒找到，報告了縣衙。張鷟追查的很緊迫，偷驢的人在晚上把驢放了出來，而將鞍子留下藏了起來，因爲鞍子價值五千文錢。張鷟說："有驢就能找到鞍子。"命令將驢的籠頭摘下來放掉，驢自動走向餵它的地方。張鷟命令搜查這戶人家，從草垛底下找到了鞍子。人們都佩服張鷟的才能。

張松壽

張松壽爲長安令，時昆明池側有劫殺。奉敕，日內須獲賊，如違，所由科罪。壽至行劫處，尋蹤緒。見一老婆於樹下賣食。至，以從騎馱來入縣，供以酒食。經三日，還以馬送舊坐處。令一腹心人看，有人共婆語，即捉來。須臾，一人來問：明府若爲推逐？即被布衫籠頭，送縣。一問具承，並贓並獲。時人以爲神明。（出《朝野僉載》）

【譯文】

張松壽提任長安縣令，昆明池旁發生了搶劫殺人案。張松壽接到命令，必須在限期內抓獲罪犯，否則，有關人員治罪。張松壽來到案發地點。尋找線索。他看見附近樹下有一個老太太在樹下賣食品。張松壽叫隨行人員用馬將老太太馱到縣衙，好酒好菜侍候。過了三天，又用馬送回原來的地方。張松壽派了一名心腹人員，前去觀察。如果發現有人和老太太說話，立即抓回來。過了一會，有一個人過來問老太太："縣令怎樣判斷這個案子？"立即被抓住，用布衫罩上腦袋送到縣衙。一經審問，這個人全都承了，人贓並獲。人們都認爲張松壽像神仙一樣明察善斷。

蘇無名

天后時，賞賜太平公主細器寶物兩食合，所直黃金千鎰。公主納之藏中，歲餘取之，盡爲盜所將矣。公主言之，天后大怒。召洛州長史謂曰："三日不得盜，罪。"長史懼，謂兩縣主盜官曰："兩日不得賊，死。"尉謂吏卒遊徼曰："一日必擒之，擒不得，先死。"吏卒遊徼懼，計無所出。衢中遇湖州別駕蘇無名，相與請之至縣。遊徼白尉：得盜物者來矣。無名遽進至階，尉迎問故。無名曰："吾湖州別駕也。入計在茲。"尉呼吏卒，何誣辱別駕？無名笑曰："君無怒吏卒，抑有由也。無名歷官所在，擒奸擿伏有名。每偷，至無名前，無得過者。此輩應先聞，故將來，庶解圍耳。"尉喜，請其方。無名曰："與君至府，君可先入白之。"尉白其故，長史大悅。降階執其手曰："今日遇公，卻賜吾命，請遂其由。"無名曰："請與君求見對玉階，乃言之。"於是天后召之，謂曰："卿得賊乎？"無名曰："若委臣取賊，無拘日月，且寬府縣，令不追求，仍以兩縣擒盜吏卒，盡以付臣，臣爲陛下取之，亦不出數十日耳。"天后許之。無名戒使卒：緩則相聞。月餘，值寒食。無名盡召吏卒，約曰：十人五人爲侶，於東門北門伺之。見有胡人與黨十餘，皆衣衰絰，相隨出赴北邙者，可踵之而報。吏卒伺之，果得。馳白無名。往視之，問伺者：諸胡何若？伺者曰：胡至一新冢，設奠，哭而不哀。亦撤奠，即巡行冢旁，相視而笑。無名喜曰："得之矣。"因使吏卒，盡執諸胡，而發其冢。冢開，割棺視之，棺中盡寶物也。奏之，天后問無名：卿何才智過人，而得此盜？對曰：臣非有他計，但識盜耳。當臣到都之日，即此胡出葬之時。臣亦見即知是偷，但不知其葬物處。今寒節拜掃，計必出城，尋其所之，足知其墓。賊既設奠而哭不哀，明所葬非人也。奠而哭畢，巡冢相視而笑，喜墓無損傷也。向若陛下迫促府縣，此（此字原闕，據明抄本補）賊計急。必取之而逃，今者更不追求，自然意緩，故未將出。天后曰："善。"賜金帛，加秩二等。（出《紀聞》）

【譯文】

天后武則天代行處理朝政的時候，賞賜太平公主金銀珠寶整整裝滿了兩個盛食物的盒子，價值黃金幾萬兩。太平公主收藏起來，一年以後再去取，全部被盜賊偷走了。太平公主報告了武則天，武則天十分生氣，把洛州的長史找來說："三天之內，抓不住盜賊，就將你治罪。"長史很害怕，對所管轄兩個縣主管偵破刑事案的官員縣尉說："兩天之內抓不住盜賊，就把你們處死。"縣尉對手下的刑事偵察人員說："一天之內就必須抓住盜賊，抓不到，先處死你們。"衙役和偵探都很害怕，但是找不到破案的辦法。他們在街上遇到了湖州別駕蘇無名，大家把他請到縣衙。偵探對縣尉說："找來偷東西的盜賊了。"蘇無名快步走到臺階下，縣尉迎上問這是怎麼回事，蘇無名說："我是湖州別駕，同他們在這裏商量計策。"縣尉訓斥手下人說："爲什麼誣衊別駕？"蘇無名笑着說："您不要怪罪他們，他們也是有原因的。我當官經歷的地方，擒賊破案很有名。只要是小偷，在我面前沒有能逃過去的。他們也有耳聞，所以把我請來。"縣尉很高興，向他請教破案的方法。蘇無名說："我和你去州府，你可以先進去說明。"縣尉同長史講述了蘇無名的情況，長使非常高興，走下臺階握着蘇無名的手說："今天遇到您，就等於賞賜給我一條性命，請您講一下我們應該怎麼辦？"蘇無名說："請你和我去求見天后，那時我將說明白。"於是他們請示以後受到了武則天的召見。武則天問："你抓到盜賊了嗎？"蘇無名說："如果委派我去抓賊，必須取消限期，並且放寬對府縣的催促，叫他們暫時不要追查。還要把兩個縣的刑事偵察人員全都歸我指揮。我爲陛下抓獲盜賊，也不會超過幾十天的時間。"武則天同意了。蘇無名告訴刑偵人員放鬆追查，一個月以後，到了寒食節這一天。蘇無名把刑偵人員全都召集起來，命令他們說："十五個人一夥，到東門和北門等候。如果看見有十多個回民，全都穿着喪服，一同出城往北邙山方向去，可以跟蹤觀察並派人告訴我。"這些人去等候，果然發現了一夥回族人。他們立刻派人報告蘇無名。蘇無名趕去以後問跟蹤的人："這些回族人幹了些什麼？"跟蹤觀察的人說："回族人到了一座新墳之前，擺設供品進行祭奠。他們哭泣的聲音並不顯得悲傷，撤了祭物以後，他們圍繞墳墓觀看，互相笑着交換眼色。"蘇無名高興地說："可以動手了。"命令刑偵人員將這夥回族人全部逮捕。然後挖開那座墳墓，打看棺材一看，裏面裝的全是丟失的金銀珠寶。報告武則天以後，武則天問蘇無名："你爲什麼才智超過別人，能夠抓住這夥盜賊？"蘇無名回答說："我並不是有別的計策，只是會識別盜賊。我剛到京城那天，正遇上這夥回民人抬着棺材假裝出葬，我觀察認定他們是盜賊，但不知道他們把東西埋在什麼地方。今年寒食節掃墓，我估計他們必然出城。跟蹤他們，就可以找到埋東西的地方。盜賊祭奠時哭聲不悲痛，說明墓中所埋的不是人。祭奠結束，他們圍繞墳墓觀看微笑，是高興墳墓沒有人動過。如果當初陛下您催促州府和縣衙破案，這些盜賊着急害怕，必然會取出珍寶逃走。而我們不再追查，他們必然放鬆警惕，所以沒有逃走。"天后武則天說："很正確！"獎勵給他金子和布匹，並且增加兩級俸祿。

趙涓

永泰初，禁中失火，焚屋室數十間，與東宮稍迫近，代宗深驚疑之。趙涓爲巡使，令即訊。涓周立案驗，乃上直中官遺火所致也。推鞫明審，頗盡事情，代宗甚嘉賞焉。德宗在東宮，常感涓之究理詳細。及典衢州，年老，韓滉奏請免其官。德宗見其名，謂宰相曰："豈非永泰初御史趙涓乎？"對曰："然。"即日拜尚書左丞。（出《譚賓錄》）

【譯文】

永泰初年，皇宮中着火，燒燬了幾十間房屋，因爲失火的地點距離東宮很近，代宗皇帝對此感到非常懷疑。趙涓擔任巡使，奉命進行調查。趙涓立案偵察，查明火災原因是由於值班太監遺落的火種而引起的。調查推理的過程報告得十分詳細，事實非常清楚。代宗皇帝對他很讚賞。德宗皇帝當時爲東宮太子，非常感謝趙涓調查得詳細明白。等到趙涓出任衢州刺史以後，年歲已高。韓滉請示皇帝想要免除他的官職。德宗皇帝見到請求公文上趙涓的名字問宰相："是不是永泰初年那個御史趙涓？"宰相回答說："是"。沒過幾天，皇帝任命趙涓爲監察百官、權勢極大的尚書左丞。

袁滋

李汧公勉鎮鳳翔，有屬邑編甿因耨田，得馬蹄金一甕。（漢書武帝詔雲：東嶽見金，文有白麟神馬之瑞。宜以黃金鑄麟趾褭蹄金，以葉瑞徵。蓋鑄金象馬蹄之狀。其後民間多效之。）里民送於縣署。公牒將置府庭。宰邑者喜獲茲寶，欲自以爲殊績。慮公藏主守不嚴，因使實於私室。信宿，與官吏重開視之，則皆爲塊矣。甕金出土之際，鄉社悉來觀驗，遽爲變更，靡不驚駭。以狀聞於府主。議者僉雲：奸計換之。遂遣理曹掾與軍吏數人，就鞠其案。於是獲金里社，鹹共證。宰邑者爲衆所擠，擁沮莫能自由。既而詰辱滋甚，遂以易金伏罪。詞款具存，未窮隱用之所。令拘縶僕隸，脅以刑辟。或雲藏於糞壤，或雲投於水中。紛紜枉撓。結成，具司備獄，以案上聞。汧公覽之亦怒。俄而因有宴，停杯語及斯事。列坐賓客，鹹共談謔。或雲效齊人之攫，或雲有楊震之癖。談笑移時，以爲胠篋穿窬，無足訝也。時袁相國滋亦在幕中，俯首略無詞對。李公目之數四曰："宰邑者非判官懿親乎？"袁相曰："與之無素。"李公曰："聞彼之罪，何不樂甚乎？"袁相曰："甚疑此事未了，便請相（相字原闕，據明抄本補）公詳之。"汧公曰："換金之狀極明，若言未了，當別有所見，非判官莫探情僞。"袁相曰："諾。"因俾移獄於府中案問。乃令閱甕間，得二百五十餘塊，詰其初獲者，即本質存焉。遂於列肆索金，鎔寫與塊形相等。既成，始秤其半，已及三百斤矣。詢其負擔人力，乃二農夫，以竹舁至縣境。計其金大數，非二人以竹擔可舉，明其即路之時，金已化爲土矣。於是羣疑大豁。宰邑者遂獲清雪。汧公嘆伏無已，每言才智不如。其後履歷清途，至德宗朝爲宰相。愚常聞金寶藏於土中，偶見者或變其質。東都敦化坊有麟德廢觀，殿悉皆頹毀。鹹通中，畢誠相國，別令營造，建基址間，得巨甕，皆貯白銀。輦材者與工匠三四十人，當晝，懼爲官中所取，遂輦材木蓋之，以伺昏黑。及夜，各以衣服包裹而歸。明旦開之，如堅土削成爲銀梃。所說與此正同。（原無出處，明抄本作出獻二字，按見《劇談錄》捲上）

【譯文】

汧公李勉鎮守鳳翔時，他所管轄的地區有一個編入戶籍的普通農民，在田間鋤草的時候，挖出了一大罈子馬蹄形的金子。村子裏的人把金子送到縣衙，縣衙用公文向州府報告，準備將金子送往州府。宰邑對挖出珍寶很高興，準備作爲自己的政績向上級請功。他害怕金子在公家的倉庫裏不安全，便存放在自己家裏。過了一宿，他和其他官員重新打開觀看，金子全都變成了土塊。一罈金子出土時，鄉里的官員、里正都去觀看檢驗，如今突然發生變化，沒有不喫驚的。他們上告到主管官員那裏，人們議論是有人用奸計將金子換走了。於是上級派理曹掾帶了一部分士兵來審問處理這個案子。挖出金子的鄉里的里正共同爲這件事作證，宰邑受到衆人的譴責，沮喪地失去了人身自由，受到反覆的詢問和污辱，只好承認自己偷換了金子，並且在供詞上籤了裏了，有的說扔到水裏了，紛紛說自己冤枉。審理結束，將這些人關到監獄，然後將審理結果上報。汧公李勉看了報告後很生氣，過了一會他去赴宴，喝酒的時候說到了這件事。在坐的賓客，都把這件事當作笑談的話題，有的說宰邑是效仿齊人的貪婪，有人說他也許有楊震的癖好，說笑了很長時間，都以爲這只是個跳牆撬鎖的一般性案件，沒有什麼出奇的地方。當時相國袁滋也在場，他低着頭沒有說話。汧公李勉用眼睛看了他幾次以後對他說："宰邑同判官你是親戚嗎？"袁滋說："我和他沒有關係。"李勉說："講了他的罪狀，你爲什麼不高興？"袁滋說："我非常懷疑這件事沒完，請您詳細調查。"李勉說："偷換金子的事實非常清楚，如果說沒完，是還有不同的看法，不是你無法調查清楚。"袁滋說："可以"，將這個案子移袁滋府中審理。袁滋檢查收藏罈子的房間，得到了二百五十多個金子形狀的土塊。袁滋問最初挖到金子的人，認定這些土塊的形狀和數量同原來的金子一樣。於是袁滋從市場上的各個商店裏借來金子，熔化鑄成土塊一樣大小的金塊。鑄造完成以後，只秤了其中的一半金子，就已經是三百斤了。袁滋詢問是什麼人把金子送到縣衙的，回答是兩個農夫，用竹扁擔抬到縣衙的。計算一下，僅是這些金子裏的大部分，也不是兩個人所能用扁擔抬動的，袁滋明白了，金子在沒有上路之前，就已經全部化成土塊了。這下大家的疑慮都解除了，宰邑的冤案得到了澄清。汧公李勉對此表示讚歎和佩服，多次說自己的才智不如袁滋。袁滋從這件事以後，多次擔任重要官職，正確處理了多起案件。到了德宗皇帝即位以後，他當上了宰相。經常聽說金銀珠寶埋在土裏，偶然發現以後有可能會變成別的東西。東都的敦化衚衕有一座廢棄的道觀麟德觀，主要建築已經倒塌毀壞。鹹通年間，相國華諴命令在別的地方重新建造一座麟德觀。在挖地基的時候，挖出了一個巨大的罈子，裏面裝滿了白銀。運送建築材料的人和工匠有三四十人，他們發現銀子的時候正是白天，害怕被官員們沒收，便用木材把銀子蓋上，以便等到天黑。當天夜裏，這些人各自用衣服包上銀子回家。天亮以後打開一看，全都變成了用堅實的土塊削製成的銀子形狀的東西，所傳說的故事和這個案件的情形一樣。

卷第一百七十二 精察二

韓滉 顏真卿 李景略 李夷簡 孟簡 李德裕 裴休 崔碣 趙和 劉崇龜 殺妻者　許宗裔　劉方遇

韓滉

韓滉在潤州，夜與從事登萬歲樓，方酣，置杯不悅。語左右曰："汝聽婦人哭乎？當近何所？"或對在某橋某街。詰朝，命吏捕哭者訊之。信宿，獄不具。吏懼罪，守於屍側。忽有大青蠅集其首。因髮髻驗之，果婦私於鄰，醉其夫而釘殺之。吏以爲神。因問，晉公雲："吾察其哭聲，疾而不憚，若強而懼者。王充論衡雲：鄭子產晨出，聞婦人之哭，拊僕之手而聽。有間，使吏執而問之，即手殺其夫也。異日，其僕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子產曰："死於其所親愛，知病而憂，臨死而懼，已死而哀。今哭以死而懼，知其奸也。"（《出酉陽雜俎》）

【譯文】

韓滉在潤州，夜晚和從事登上萬歲樓喝酒。正喝的暢快的時候，他忽然停下酒杯不喝了，對左右的人說："你們聽到女人的哭聲了嗎？就在附近的某一個地方。"有人回答在某橋某街。第二天早上，韓滉命令刑事偵察人員把哭的人抓來審問，連續兩天，被抓的婦女也沒有招供。刑偵人員害怕韓滉怪罪，守在屍體旁邊。忽然發現有大綠蒼蠅聚集在死者的頭頂，撥開頭髮檢查，果然是這個婦女同鄰居通姦，將丈夫灌醉以後，用釘子釘入丈夫的頭頂，將丈夫害死。刑偵人員認爲韓滉是神仙，詢問韓滉。晉公韓滉說："我聽她的哭聲急促但不悲傷，像是因爲害怕而勉強裝出來的。王充在《論衡》裏說，鄭子產早晨出門，聽到婦女的哭聲。他抓住僕人的手仔細傾聽，過了一會，派人將婦女抓來審問，果然是這個婦女殺死了丈夫，第二天，僕人間鄭子產是如何知道的？鄭子產說："死了自己所親愛的人的正常表現是，知道丈夫有病了應該憂愁，丈夫快要死了的時候害怕，死了以後悲痛。這個女人的丈夫死了以後的哭聲裏充滿恐懼，所以知道她必有姦情。

顏真卿

顏魯公真卿爲監察御史，充河西隴右軍覆屯交兵使。五原有冤獄，久不決，真卿立辯之。天久旱，及獄決乃雨。郡人呼御史雨。（出《傳載》）

【譯文】

魯公顏真卿以監察御史的身份去充當河西隴右軍覆屯交兵使。五原那個地方有冤案，一直沒能澄清平反，顏真卿極力調查瞭解。當地久旱無雨，等到冤案得到了平反昭雪，天空立即下起雨來。當地人稱這場雨爲"御史雨"。

李景略 李景略，涼州人，寓居河東，闔門讀書。李懷光爲朔方節度，招在幕府。五原有偏將張光者挾私殺妻，前後不能斷。光富於財，貨獄吏，不能劾訊得實情。以景略驗之，光伏辜。既而亭午，有女厲被髮血身，膝行前謝而去。左右識光妻者。曰：光之妻也。（出《譚賓錄》）

【譯文】

李景略是涼州人，居住在河東閉門讀書。李懷光出任朔方節度使，招聘他到署衙任職。五原有一個叫張光的副將把妻子殺了，前後幾個辦案人員都沒能調查清楚。張光很有錢，收買辦案人員不能秉公調查，所以得不到實情。派李景略去審理，張光才服罪。到了正午，有一個女鬼披散頭髮，渾身是血，跪着來到李景略面前拜謝後離去。左右認識張光妻子的人說，這女鬼正是張光的妻子。

李夷簡

李相夷簡未登第時，爲鄭縣丞。涇軍之亂，有使走驢東去甚急。夷簡入白刺史曰："聞京城有故，此使必非朝命，請執問之。"果朱泚使於朱滔者。（出《國史補》）

【譯文】

宰相李夷簡沒有考中進士時是鄭縣縣丞。涇原兵在京城譁變時，有一個送信的人騎着驢向東走得很急。李夷簡對刺史說："聽說京城有變化，這個信使一定不是朝廷派出來的，請把他抓住審問。"果然是叛軍推舉的首領朱泚派出來給他弟弟朱滔送信的。

孟簡

故刑部李尚書遜爲浙東觀察使，性仁恤，撫育百姓，抑挫冠冕。有前諸暨縣尉包君者，秩滿，居於縣界，與一土豪百姓來往。其家甚富，每有新味及果實，必送包君。忽妻心腹病，暴至困（困原作因，據明抄本改）惙。有人視者，皆曰：此狀中盅。及問所從何來，乃因土豪獻果，妻偶食之，遂得茲病。此家養盅，前後殺人已多矣。包君曰：爲之奈何？曰：養此毒者，皆能解之。今少府速將夫人詣彼求乞。不然，即無計矣。包君乃當時僱船攜往。僅百餘里，逾宿方達。其土豪已知，唯（唯字原闕，據明抄本補）恐其毒事露，憤怒彼甚。包君船亦到，先登岸，具衫笏，將祈之，其人已潛伏童僕十餘，候包君到，靸履柱球杖，領徒而去。包未及語，詬罵叫呼，遂令拽之於地，以球杖擊之數十，不勝其困。又令村婦二十餘人，就船拽包君妻出，驗其病狀，以頭捽地，備極恥辱。妻素羸疾，兼有娠，至船而殞。包君聊獲餘命。及卻回，土豪乃疾棹到州，見李公訴之雲："縣尉包某倚恃前資，領妻至莊，羅織攪擾，以索錢物，不勝冤憤。"李公大怒，當時令人齋枷鎖追。包君纔到，妻尚未殮，方欲待事畢，至州論。忽使急到，遂被荷枷鎖身領去。其日，觀察判官獨孤公臥於廳中睡次，夢一婦人，顏色慘沮，若有所訴者。捧一石硯以獻，獨孤公受之，意頗悽惻。及覺，因言於同院，皆異之。逡巡，包君到。李公令獨孤即推鞠。尋甚辯對。包君所居，乃石硯村也。郎驚異良久，引包君入，問其本末。包涕泣具言之。詰其妻形貌年幾，乃郎夢中所見。感憤之甚。不數日，土豪皆款伏。具獄過（過原作遇。據明抄本改。）李公。李公以其不直，遂憑土豪之狀。包君以倚恃前資，擅至百姓莊攪擾。決臂（明抄本臂作臀）杖十下。土豪以前當縣官，罰二十功。從事賓客，無不陳說。郎亦力爭之，竟不能得。包君妻兄在揚州聞之，奔波過浙江，見李公。涕泣論列其妹冤死之狀。李公大怒，以爲客唁，決脊杖二十，遞於他界。自淮南無不稱其冤異。郎自此託疾請罷。時孟尚書簡任常州刺史。常與越近，具熟其事。明年，替李公爲浙東觀察使。乃先以帖，令錄此土豪一門十餘口。到才數日，李公尚未發，盡斃於州。厚以資幣贈包君。數州之人聞者，莫不慶快矣。（出《逸史》）

【譯文】

刑部尚書李遜曾經擔任浙東觀察使，他的性格仁慈，保護百姓利益，抑制官僚勢力。原諸暨縣尉包君的任期滿了以後，居住在諸暨縣邊境附近。他與一個土豪有來往，這個土豪家裏非常富有，每當有好喫的或新鮮水果，都送一些給包君。有一天，包君的妻子突然心腹發病，十分難受。別人看了以後都說是中了一種叫作盅的毒蟲的毒，並問包君這毒是從哪裏來的。包君回答說是因爲土豪送來水果，妻子偶然吃了一點，就得了這種怪病。別人告訴包君，這個土豪家裏養盅，已經害死過許多人了。包君問如今該怎麼辦？人們告訴他說："養這種毒蟲的人，都會解毒的方法。如今你應該迅速把夫人送到土豪家去求救，否則就沒有辦法了。"包君當時就僱了一條船，帶着妻子前往土豪家。他們家距離土豪家一百多里，過了一宿纔到達。這時土豪已經知道他們要去，害怕自己養毒蟲害人的事情泄漏，非常生氣。包君的船到了以後，包君走上岸去，整理衣服正要去求救。土豪已經暗中埋伏了十多個僕人，等候包君的到來。土豪靸拉着，拿着木棍，來到船前。沒等包君說話，這些人就開始大聲叫罵，把包君拽倒在地，用棍子打了幾十下。土豪又叫村裏的二十多個婦女，上船把包君的妻子拉出來，查看了中毒的症狀，然後揪着她的頭髮把頭往地上碰，百般折磨污辱，包君的妻子本來就瘦弱多病，並且懷有身孕，回到船上就死了。包君僥倖留下一條性命，還沒有回到家裏，土豪就坐快船趕到州府，向硯察使李遜告狀，說包君倚仗從前當過縣尉，帶着妻子來到他的莊院，虛構罪名，擾亂鬧事，詐取錢物，令他非常冤屈氣憤。李遜非常生氣，當時就派人帶着枷鎖去抓包君。包君剛剛回到家裏。妻子的屍體還沒有掩埋，準備辦完喪事再去州府講理。這時州里的差人忽然到了，給他戴上枷鎖，將他押走。這一天，觀察判官獨孤在廳裏打盹兒。夢見一個女人，神色悲傷悽慘，似乎要對他說什麼，捧着一個石硯獻給他。獨孤接受了，心裏對她很同情。不一會兒，包君被押到了，李遜讓獨孤來審理。獨孤一問，包君所居住的地方正是石觀村，獨孤心中驚奇了很久。他把包君叫進屋裏，仔細詢問事情的來龍去脈。包君哭着將事情的經過說了。獨孤問包君妻子的體形相貌和年齡，正是自己夢中所見到的女人，心中既感慨又憤怒。數日之後，土豪承認了自己的罪行。獨孤把審理報告拿給李遜看，李遜認爲他判的不公正，只憑土豪的原狀，改判包君倚仗以前的資歷，擅自到老百姓家裏鬧事，打十棍。土豪以前當過縣官，罰做二十天工。從事和幕僚等官員都爲包君說話，獨孤也極力爲包君爭辯，然而竟沒有效果。包君妻子的哥哥在揚州聽到判決結果，從遠處趕來浙東求見李遜，哭着述說妹妹冤死的慘狀。李遜大怒，認爲他是來作說客，打了他脊背二十棍，將他趕出州界。淮南一帶沒有不認爲這個案子斷得冤枉奇怪的。獨孤託病辭職了。當時尚書孟簡任常州刺史，經常到浙東附近，對這件事知道得很清楚。第二年，他接替李遜擔任浙東觀察使，便先送出名片，命令逮捕土豪一家十多口人。孟簡到任以後沒過幾天，李遜還沒有走，就把土豪一家十多口人處死了。他還贈送給包君許多錢物。幾個州的人們聽到這個消息，沒有不慶賀叫好的。

李德裕

李德裕出鎮浙右日，有甘露寺主事僧，訴交代得常住什物，被前主事僧隱用卻常住金若干兩。引證前數輩，皆有遞相交割傳領，文籍分明。衆詞皆指以新得替引隱而用之。且雲，初上之時，交領分兩既明，及交割之日，不見其金，鞠成具獄，伏罪昭然。然未窮破用之所。或以僧人不拘僧行而費之，以無理可伸，甘之死地。一旦引憲之際，公疑其未盡，微以意揣之，人乃具實以聞曰："居寺者樂於知事，前後主之者，積年已來，空放分兩文書，其實無金矣。羣衆以某孤立，不雜洽輩流，欲乘此擠排之。"流涕不勝其冤。公乃憫而惻之曰："此固非難也。"俯仰之間曰：吾得之矣。乃立促召兜子數乘，命關連僧人對事，鹹（鹹原作成，據唐語林改）遣坐兜子。下簾子畢，指揮（揮字原闕，據明抄本補）門下（下學原闕，據唐語林補）不令相見，命取黃泥，各令模前後交付下次金樣（樣字原闕，據明抄本補）以憑證據。僧既不知形段，竟模不成。公怒，令劾前數輩等，皆一一伏罪。其所排者，遂獲清雪。（出《桂苑叢談》）

【譯文】

李德裕鎮守浙右的時候，有一個甘露寺管事和尚未告狀，說廟裏的一些物品被前管事和尚隱藏使用了，還貪污了金子若干兩。前幾任管事和尚，全都有交接文書，記載得十分清楚明白，大家還以爲是他這個新的管事給藏起來使用了。並且還說："我要管事時，準備接交的東西的種類和數量很明確，等到正式交接那一天，卻不見金子。"於是立案審查，原來的和尚伏罪。事情很清楚，只是沒有查清金子藏在什麼地方，只好認定是那個和尚不守戒律花費了。和尚也無法申訴，只好等死。等到判決這一天，李德裕懷疑這個案子還沒有十分清楚，便重新同那個原來的管事和尚談話。和尚告訴他實情說："廟裏的和尚願意管事，前後那些管事的和尚，多年以來，憑空書寫和公佈金子的數字和帳目，其實沒有金子，大家都孤立我，因爲我不和他們同流合污，他們就乘機排擠我。"和尚哭的很冤屈，李德裕憐憫地說："這固然是非難你。"他略微考慮一下又說："我有辦法了。"他叫人準備只有坐位而沒有轎廂的軟轎數乘，命令把與此案有關係的和尚找來對證。讓和尚都坐在轎子，放下簾子，相互無法看見。然後指揮部下拿來黃泥，讓每一個和尚捏出各自經手交接過的金子的模型，以便作爲證據。和尚們既然不知道金子的大小和形狀，所以也就捏不成。李德裕很生氣，命令起訴前幾任管事和尚，這些和尚都一一認了罪。那個受排擠的和尚，得到了澄清昭雪。裴休 裴休尚古好奇，掌綸誥日，有親表調授邑宰於曲阜者。土人墾田，得古器曰盎，腹容三鬥，淺項痹足，規口矩耳，樸素古醜，將蠹土壤者。既洗滌之後，磨壟之，隱隱有古篆九字帶盎之腰。曲阜令不能辯。兗州有書生姓魯，能八體書字者，召致於邑，出盎示之，曰：此大篆也。非今之所行者，雖某頗嘗學之。是九字曰：齊桓公會於葵丘歲鑄。邑宰大奇其說。及以篆驗，則字勢存焉。及輦致河東公之門，公以爲麟經時物，得以言古矣，寶之猶鍾玦郜鼎也。視草之暇，  
輒引親友之分深者觀之。以是京華聲爲至寶。公後以小宗伯掌貢舉，生徒有以盎寶爲請者。裴公一日設食，會門弟子，出器於庭，則離立環觀，迭詞以質。獨劉舍人蛻以爲非當時之物，近世矯作也。公不悅曰："果有（有原作不。據明抄本、許刻本、黃刻本改。）說乎？"紫微曰："某幼專丘明之書，具載小白桓公九合諸侯，取威定霸，葵丘之會第八盟。又按禮經，諸侯五月而葬，同盟至，既葬，然後反虞，虞然後卒哭，卒哭然後定諡。則葵丘之役，實在生前，不得以諡稱。此乃近世之矯作也。裴公恍然而悟，命擊碎，然後舉爵盡飲而罷。（出《唐闕史》）

【譯文】

裴休崇尚喜愛珍奇的古董。他負責管理皇帝的詔書的時候，他的一個表親調任曲阜邑宰。當地農民開荒耕地的時候，挖出一件古代器物，名字叫做"盎"。這個盎的容積大約三鬥，短脖鳥足，圓口方耳，古樸笨重。將上面的泥土洗掉以後，磨擦乾淨，在盎的腰部隱約顯現出九個古篆字，曲阜的縣令也不認識。兗州有個書生姓魯，能用八種字體寫字。將這個書生找來，拿出盎讓他辨認。他說："這是大篆，不是現在仍然使用的字體，我曾經學過。這九個字是齊桓公會於葵丘歲鑄。"邑宰對他說的話感到很驚奇，等到拿來篆體字的書籍來對照檢驗，覺得字跡的筆畫相似。邑宰用車把盎送到河東裴休家裏。裴休以爲是春秋時代的器物，非常珍愛，視同國寶。他在修改皇帝的詔書以後的空閒時間，特意請感情比較深的親戚朋友前來觀賞，從此被人們稱爲京城裏的至寶。後來他以禮部侍郎的身份主管科舉考試，學生中有人要求觀賞他收藏的盎。有一天他擺酒宴，請來學生弟子到家裏聚會，將盎拿出來擺在院子，大家圍着鑑賞。只有中書舍人劉蛻認爲不是春秋時的器物，而是近代僞造的贗品。裴休不高興地說："有什麼根據嗎？"劉蛻說："我從前專門學習過歷史文獻，上面記載齊桓公小白九次召集各路諸侯，樹立威信，定下霸主地位。葵丘這次聚會是第八次結盟。又據《禮經》記載，諸侯五月安葬桓公小白，結成同盟的各路諸侯到了，就開始進行埋葬，然後舉行拜祭，拜祭以後是早晨和晚上哭喪，哭喪以後確定追封諡號。然而葵丘聚會確是齊桓公小白生前的事情，那時還沒有得到諡號，所以這是一件近代僞造的贗品。"裴休恍然大悟，命令人把盎打碎，然後舉起酒杯一飲而盡。

崔碣

崔碣任河南尹，懲奸剪暴，爲天下吏師。先是有估客王可久者，膏腴之室。歲鬻茗於江湖間，常獲豐利而歸。是年，又笈賄適楚，始返楫於彭門，值龐勳作亂，阱於寇域，逾期不歸。有妻美少，且無伯仲息裔之屬。妻常善價募人，訪於賊境之四裔，竟無究其跡者。或曰：已戕於盜，帑其貨矣。洛城有楊乾夫者善卜稱。妻晨持一縑，決疑於彼。楊生素熟其事，且利其財，思以計中之。乃爲端蓍虔祝，六位既兆，則曰：所憂豈非伉儷耶？是人絕氣久矣。象見墳墓矣。遇劫殺與身並矣。妻號啕將去，即又勉之曰：陽鳥已晚，幸擇良晨，清旭更問，當爲再祝。妻誠信之。他日，復往算，宛得前卦。乃曰："神也異也，無復望也。"仍言號慟非所以成禮者，第擇日舉哀，繪佛飯僧，以資冥福。妻且悲且愧，以爲誠言，無鉅細事，一以託之。楊生主辦，雅竭其志。則又謂曰："婦人煢獨，而衷財賄，寇盜方熾，身之災也，宜割愛以謀安適。"妻初不納，夕則飛礫以懼之，晝則聲寇以危之，次則役媒以餌之。妻多楊之義，遂許嫁焉。楊生既遂志，乃籍所有，雄據厚產。又逾月，皆貨舊業，挈妻卜居樂（明抄本樂作洛）渠之北。明年，徐州平，天下洗兵，詔大憝就擒外，脅從其間者，宥而不問，給篆爲信，縱歸田裏。可久髡裸而返，瘠瘁疥穢，丐食於路。至則訪其廬舍，已易主矣。曲訊妻室，不知其所。展轉飢寒，循路哀叫。漸有人知者，因指其新居。見妻及楊，肆目門首，欲爲揖認，則訶杖詬辱，僅以身免。妻愕眙以異，複製於楊。可久不堪其冤，訴於公府。及法司按劾，楊生賄賂已行，取證於妻，遂誣其妄。時屬尹正長厚不能辨奸，以誣人之罪加之。痛繩其背，肩扶出疆。可久冤楚相縈，殆將溘盡，命絲未絕，洛尹改更，則銜血齎冤於新政，亦不能辨。前所鞠吏，得以肆其毒於簧言。且曰：以獄訟舊政者，漢律在焉。則又裂膐，配邑之遐者，隸執重役。可久雙眥流血，兩目枯焉。時博陵公伊人燕居，備聆始卒。天啓良便，再領三川。獄吏屏息，覆盆舉矣。攬轡觀風之三日，潛命就役所，出可久以至。乃敕吏掩乾夫一家，兼素鞠胥，同梏其頸。且命可久暗籍家之服玩，物所存尚夥，而鞠吏賄賂，醜跡昭焉。既捶其脅，復血其背，然後擢髮折足，同瘞一坎。收錄家產，手授可久。時離畢作冷，衣雲復鬱。斷獄之日，陽輪洞開，通逵相慶，有出涕者。沉冤積憤，大亨暢於是曰。古之循吏，孰能擬諸。（《出唐闕史》）

【譯文】

崔碣擔任河南尹，他懲治壞人和惡霸勢力，成爲天下官員的榜樣。有個販賣貨物的商人叫王可久，家庭非常富裕美滿，每年在各地販賣茶葉，經常賺很多錢回家。這一年，他又帶了很多茶葉到長江中下游一帶銷售。這一天，他乘船到了彭門，正趕上龐勳領兵叛亂，於是被阻隔在賊兵控制的地區，超過了預定的日期回家。他的妻子年輕貌美，沒有兄弟子女和親屬。她幾次花錢僱人到賊兵佔領的地區四處尋找丈夫，都沒有查訪到王可久的蹤跡。有的人回來說她丈夫已經被強盜殺死了，把錢和貨物搶走了。洛城有個叫楊乾夫的人算卦很出名，王可久的妻子在一天早晨拿着一塊細絹去找楊乾夫，請他推算丈夫的情況。楊乾夫對王可久家裏的情況很清楚，並且對王可久的錢財很眼紅，於是便想借此機會算計王可久的妻子。他拿出算卦用的蓍草爲她占卜，結果出來以後，他對王可久的妻子說："你所擔憂的莫非是你的丈夫嗎？他已經死了很久了。卦象已經顯示出他的墳墓，遇到強盜把他殺了。"王可久的妻子大聲哭着要走，他又勸她說："太陽已經升的很高了，幸虧選擇了早晨的好時辰來算卦。改日早晨你再來，我再爲你重新算一遍。王可久的妻子很相信他，過了幾天，又去算卦，仍然得到了上一次的卦象。楊乾夫說："神仙也真是奇怪，看來沒有希望了。"並且告訴王可久的妻子說，只是悲傷不成禮儀。應該選擇日期辦理喪事，請和尚做法事，以保佑你丈夫在陰間平安。王可久的妻子又悲傷又慚愧，以爲楊乾夫對她說的全是真誠關心的話，便把辦理喪事的大小事情全都託付給楊乾夫。楊乾夫認真操辦喪事，使王可久的妻子很滿意。楊乾夫又對王可久的妻子說："夫人一個人很孤獨，而家裏又很有錢，當前正鬧強盜，容易招災，應該忘掉死去的丈夫早一點嫁人。"王可久的妻子起初不答應。楊乾夫就晚上扔石頭嚇唬她，白天說有強盜威脅她，或者是請媒人去誘騙她。王可久的妻子感激他助辦理喪事的義氣，便嫁給了他。楊乾夫實現了自己的計劃，霸佔王可久的全部家產。過了一個月，他又重操舊業，帶着妻子搬到樂渠北邊居住。第二年，徐州的戰亂平息，天下沒有了戰爭。皇帝發佈命令，只把發動戰亂的賊兵頭領抓住法辦，其餘的脅從者不加追究，並且發給證明，釋放回家。王可久空手而返，飢寒貧病，一路要飯，回到家裏時，房屋已經換了主人。他詢問妻子的下落，人們不知道，他遭受不了奔走飢寒的打擊，在路上哭喊，有知道情況的人，告訴他妻子的新住址。他去找妻子和楊乾夫，站在門口，想要和妻子相認，楊乾夫罵他，污辱他，並且用棍子打他，他只好逃走。妻子非常驚奇，制止了楊乾夫的行爲。王可久無法忍受冤屈，去官府告狀。等到官府開始審理時，楊乾夫已經送上了賄賂。辦案官員去他妻子那裏取了證據，然後誣衊王可久狂妄。河南尹正長厚不能辨別真僞善惡，給王可久加上了誣陷的罪名，將他打了一頓。王可久扶着別人的肩膀回去。他飽受冤屈，就要支持不下去了。也許他命不該絕，來了新任洛尹。王可久又去告狀，仍然沒有得到正確的判決。以前辦案的官員對他百般污衊，說："誣告前任官員，按照漢朝延續下來的法律，要車裂砍腳，發配遠地，應該罰作苦役。"王可久哭得兩眼流血，快要瞎了。這時博陵公崔碣退朝閒居在家，對王可久的冤情瞭解得很清楚。上天發了慈悲，行了方便，朝廷又啓用崔碣爲河南尹，辦理案件的官員都很害怕他。王可久的案件又重新提了出來，崔碣決心澄清吏治，調查瞭解了三天以後，祕密到監獄裏把王可久叫出來，然後命令突然逮捕楊乾夫全家，同原來審理案件的官員一同關進監獄。並且暗中命令王可久清點家產，貴重器物還剩下不少。原來審理案件官員收受賄賂的罪行也調查清楚了。崔碣命令對他們施加重刑，用棍子打前胸和後背，然後揪着頭髮把腿打斷，全都埋在一個坑。又把他們的家產沒收，送給王可久。當時天氣很冷，陰雲覆蓋，重新判決這一天，突然日出天晴，滿街是歡慶的人們。有的人激動地哭了。沉積的冤情和憤怒都在這一天得到了澄清和發泄。人們說："從古到今的官員，有誰能比得上博陵公崔碣！"

趙和

鹹通初，有天水趙和者任江陰令，以片言折獄著聲。猶是累宰劇邑，皆以雪冤獲優考。至於疑似晦僞之事，悉能以情理之。時有楚州淮陰農，比莊俱以豐歲而貨殖焉。其東鄰則拓腴田數百畝。資鏹未滿，因以莊券質於西鄰，貨緡百萬，契書顯驗。且言來歲齎本利以贖。至期，果以腴田獲利甚博，備財贖契，先納八百緡。第檢置契書。期明日以殘資換券。所隔信宿，且恃通家，因不徵納緡之籍。明日，齎餘鏹至，遂爲西鄰不認。且以無保證，又乏簿籍，終爲所拒。東鄰冤訴於縣。縣爲追勘，無以證明。宰邑謂曰："誠疑爾冤，其如官中所賴者券，乏此以證，何術理之？復訴於州。州不能理。東鄰不勝其憤。遠聆江陰善聽訟者，乃越江而南訴於趙宰。趙宰謂曰："縣政地卑，且復逾境，何計奉雪？"東鄰則冤泣曰："此地不得理，無由自滌也。"趙曰："第止吾舍，試爲思之。"經宿召前曰："計就矣，爾果不妄否？"則又曰："安敢誣。"趙曰："誠如是言，當爲實法。乃召捕賊之幹者數輩，齎牒牒至淮壖，曰：（曰原作口，據明抄本改）有嘯聚而寇江者，案劾已具。言有同惡相濟者，在某處居，名姓形狀，具以西鄰指之，請梏送至此。先是鄰州條法，唯持刀截江，無得藏匿。追牒至彼，果擒以還。然自恃無跡，未甚知懼。至則旅於庭下。趙厲聲謂曰："幸耕織自活，何爲寇江？"囚則朗叫淚隨曰：稼穡之夫，未嘗舟楫。趙又曰："證詞甚具，姓氏無差，或言僞而堅，則血膚取實。"囚則大恐，叩頭見血，如不勝其冤者。趙又曰："所盜幸多金寶錦彩，非農家所實蓄者，汝宜籍舍之產以辯之。"囚意稍解。遂詳開所貯者，且不虞東鄰之越訟也。乃言稻若干斛，莊客某甲等納到者；絹若千匹，家機所出者；錢若士貫，東鄰贖契者；銀器若干件，匠某鍛成者。趙宰大喜。即再審其實。謂曰：如果非寇江者，何謂諱東鄰所贖八百千，遂引訴鄰，令其偶證。於是慚懼失色，祈死廳前。趙令梏往本土，檢付契書，然後實之於法。（出《唐闕史》）

【譯文】

唐朝鹹通初年，天水的趙和擔任江陰縣令。他平素以用非常簡要的程序和語言判明覆雜的案件出名，所以多次出任政務繁重的縣的縣令，全都因澄清了許多冤案而受到高度評價。不論什麼複雜曲折的案件，他全能調查處理得清楚明白。當時楚州淮陰有個農民，他們村裏的人都因爲豐收有錢而去經商。他的東鄰則購買了數百畝肥沃的田地。但是買地的錢不夠，他便把莊園房產的契據抵押給西鄰，借貸了一百萬文錢。交付檢驗了契據，說明第二年帶上本錢和利息去贖回契據。到了約定的日期，東鄰果然因爲買來的土地肥沃，收穫了很高的利潤。他帶着錢去贖契據，先交納了八十萬文，並且驗看了契約，準備第二天把錢交齊，換回契據。因爲只隔一兩宿，又是世交，所以東鄰沒有向西鄰索要已經交納的八十萬文的收據。第二天，他拿夠了剩餘那部分數額的錢去西鄰家。西鄰竟不承認他已經交納了八十萬文，因爲沒有證明，所以西鄰一直拒絕交還契據。東鄰去縣衙告狀，縣衙進行調查，但找不到證據。宰邑對他說："實在懷疑你是冤枉的，他賴帳不交還契據，但是缺乏證據，有什麼辦法處理呢？"他又去州府告狀，州府也無法審理。他無法忍受心中的憤怒，聽說江陰縣衙善於正確斷案，便過江向南面的江陰縣令趙和起訴。起和說："縣一級的衙門級別低，並且超越了我們管轄地界，有什麼辦法爲你昭雪呢？"他哭着說："你們這裏如果不給審理，我就沒有辦法伸冤了。"趙和說："如果真像你說的，應當爲你執法。"於是趙和召集了幾個捕賊辦案的能手，帶着公文來到淮壖，對西鄰說："有一夥聚集在長江常搶劫的土匪，案件已經調查審理結束。其中有人供認有同夥幫助作惡，居住在某地，長相姓名，指的就是你，所以要把你逮捕帶走。我們鄰州的法律規定，唯獨是對持刀在江上搶劫的，不允許藏匿不究，所以帶公文追捕到這，果然抓到了你。"西鄰倚仗自己並無劣跡，所以不怎麼害怕。等到被帶到縣衙大堂上，趙和厲聲說道："有條件自己耕種織布生活，爲什麼要作江上的強盜？"西鄰大聲哭叫說："種田的人，沒有上過船。"趙和又說："供詞非常具體明白，姓名也沒有差錯，你還要狡猾抵賴，則必須使用重刑迫使你招認。"西鄰非常恐懼，把頭磕出了血，似乎是非常冤屈的樣子。趙和又說："所搶劫偷盜的東西幸好大都是金銀珠寶和綢緞布匹，不是農家所購買和積存的東西，你可以申報你的財產來進行覈實辯護。"西鄰稍微緩解了一點恐懼的心理。詳細開列了自己財產的清單，一點也沒有料到東鄰越境訴訟這一招。他交待有稻米若干斛，是佃屍某些人交納的；綢絹若干匹。是自己家用織機織的；有錢若干貫，是東鄰交來贖契據的；銀器若干件，是某銀匠給加工製做的。趙和大喜，便進一步覈查落實，對他說："如果不是在江上搶劫的強盜，你爲什麼隱匿東鄰所贖契據的八十萬文錢？"於是把告狀的東鄰叫出來和他對質。這下子西鄰又慚愧又害怕，臉上變了顏色，在廳上請求恕罪饒命。趙和命令把他押回家去，檢查交還契據，然後按刑法罰處。

劉崇龜

劉崇龜鎮南海之歲，有富商子少年而白皙，稍殊於稗販之伍。泊船於江。岸上有門樓，中見一姬年二十餘，豔態妖容，非常所睹。亦不避人，得以縱其目逆。乘便復言，某黃昏當詣宅矣。無難色，頷之微哂而已。既昏暝，果啓扉伺之。比之未及赴約，有盜者徑入行竊。見一房無燭，即突入之。姬即欣然而就之。盜乃謂其見擒，以皰刀刺之，遺刀而逸。其家亦未之覺。商客之子旋至，方入其戶，即踐其血，汰而仆地。初謂其水，以手捫之，聞鮮血之氣未已。又捫着有人臥，遂走出。徑登船，一夜解維。比明，已行百餘里。其家跡其血至江岸，遂陳狀之。主者訟窮詰岸上居人，雲：某日夜，有某客船一夜徑發。即差人追及，械於圉室，拷掠備至，具實吐之。唯不招殺人。其家以庖刀納於府主矣。府主乃下令曰："某日大設，合境庖丁，宜集於球場。以候宰殺。"屠者既集，乃傳令曰："今日既已，可翌日而至。乃各留刀於廚而去。府主乃命取諸人刀，以殺人之刀，換下一口。來早，各令詣衙請刀，諸人皆認本刀而去。唯一屠最在後，不肯持刀去。府主乃詰之，對曰："此非某刀。"又詰以何人刀，即曰："此合是某乙者。"乃問其住止之處，即命擒之，則已竄矣。於是乃以他囚之合處死者，以代商人之子。侵夜斃之於市。竄者之家，旦夕潛令人伺之，既斃其假囚，不一兩夕，果歸家，即擒之。具首殺人之咎，遂置於法。商人之子，夜入人家，以奸罪杖背而已。彭城公之察獄，可謂明矣。（出《玉堂閒話》）

【譯文】

劉崇龜鎮守南海那一年，有一個富商的兒子年輕而且長得白晰，不同於一般賤買貴賣的商人，一天他的船停靠在江邊，岸上有一座住宅。裏面有一個女子，年齡有二十多歲，長得非常美麗妖豔，不是平常所能見到的。這個女子不躲避人。所以富商的兒子得以和她交換目光眉來眼去。並乘機和她說："我傍晚到你家裏去。"女子面無難色，只是點頭微笑，到了傍晚，這個女子果然開着門等富商的兒子。沒等富商的兒子前來赴約，有一個小偷進來偷東西。他看到一間屋裏沒有點燈。便竄了進去。那女子高興地撲了上去。小偷以爲來人抓他，便用殺豬刀刺了女子一刀，然後扔下刀跑了，女子的家人沒有發覺。富商的兒子隨後來到，一進屋就踩到鮮血上，立刻摔倒在地上。一開始他以爲是水，用手一摸，聞到了一股血腥味。接着又摸到地上躺了一個死人，便趕忙出去。直接上了船，船開了一夜，到天亮，已經駛出一百多里。女子家裏的人循着血跡找到江岸。然後便向宮府報了案。主持辦案的官員普遍詢問了住在江邊的人，有人說某月夜晚，有某一條船夜裏發出。辦案官員立刻派人把富商的兒子追回，將他關到獄裏嚴刑拷打。富商的兒子供出實情，只是不承認殺人，女子家裏的人把撿到的殺人兇器。一把殺豬刀交到官府。郡守下命令說："某日召開盛大宴會，全境的屠夫，都要集中到球場上，等着屠宰牲口。"屠夫們聚集以後，他又傳令說："今天已經晚了，明天再來，現在各自把殺豬刀留到廚房裏，空手回去。"然後他又叫人把屠夫們的刀取來，用殺人那口刀換下一口。第二天早晨。命令屠夫們到衙門去取刀，衆人都認領了自己的刀走了，只有一個屠夫留在最後，不肯拿刀。郡守問他爲什麼不取刀，他說："這不是我的刀。"又問他是誰的刀。屠夫說應該是某人的刀。又問清了刀的主人居住的地點。郡守立刻派人去抓，結果殺人者已經逃走了。於是郡守又命令將牢獄裏應處死的犯人，假裝成富商的兒子，傍晚時公開處死在市場上，逃跑的殺人犯的家屬，每天早晚都探聽官府的消息。既然已經將"殺人犯"殺了，沒過一兩天，殺人者就放心地回家了。馬上就被官府抓來，他全部招認了殺人的經過，按法律被處以死刑，商人的兒子，夜入民宅，僅以通姦罪論處，打了一頓板子就釋放了。彭城公審理案件可以說是明斷的。

殺妻者

聞諸耆舊雲：昔有人因他適回，見其妻爲奸盜所殺。但不見其首，支體具在。既悲且懼，遂告於妻族。妻族聞之，遂執婿而入官丞。行加誣雲：爾殺吾愛女。獄吏嚴其鞭捶，莫得自明，洎不任其苦，乃自誣殺人，甘其一死。款案既成，皆以爲不繆。郡主委諸從事，從事疑（疑原作款，據明抄本改）而不斷。謂使君曰："某濫塵幕席，誠宜竭節。奉理人命，一死不可再生，苟或誤舉典刑，豈能追悔也？必請緩而窮之。且爲夫之道，孰忍殺妻？況義在齊眉，曷能斷頸。縱有隙而害之，盍作脫禍之計也。或推病殞，或託暴亡，必存屍而棄首，其理甚明。使君計其讞義，從事乃別開其第，權作狴牢。慎擇司存，移此係者，細而劾之，仍給以酒食湯沐，以平人待之。鍵戶棘垣，不使繫於外。然後遍勘在城伍作行人，令各供通。近來應與人家安厝墳墓多少去處文狀。既而一面詰之曰："汝等與人家舉事，還有可疑者乎？"有一人曰："某於一豪家舉事，具言殺卻一奶子，於牆上舁過，兇器中甚似無物，見在某坊。發之，果得一女首級。遂將首對屍，令訴者驗認。雲："非也。"遂收豪家鞠之，豪家伏辜而具款。乃是殺一奶子，函首而葬之，以屍易此良家之婦，私室蓄之。豪土乃全家棄市。籲！伍辭察獄，得無慎乎？（出《玉堂閒話》）

【譯文】

聽幾位年紀大的朋友講，當年有一個人出門回家，發現妻子被強盜殺死，腦袋不見了，只剩下身體，他又悲傷又害怕，及時通知了妻子家裏的人。妻子家的人聽了，把女婿抓到官府，誣陷他殺死了他們的女兒。辦案人員嚴刑拷打，也沒有調察清楚。這個人經受不住拷打，便自己誣陷自己，承認殺了妻子，甘願被處死。定案以後，大家都認爲審理結果沒有什麼問題，郡守把案件後期的處理交給一位從事辦理。從事對這個案件的審理抱有懷疑，不敢決斷。他對郡守說："我沒有多少能力，勉強充當您的幕僚，應當盡職盡責。奉命處理人命案件，而人死不能再生，如果錯殺了人，豈不是追悔莫及，必須要慎重處理。況且作丈夫的，誰忍心殺害妻子。夫妻相親相愛，怎麼會割下對方的頭顱。縱然是有矛盾要殺害，爲什麼不想辦法逃脫追查呢？或者是推說病死了，或者是推託暴死的，何必留着屍體而扔掉腦袋呢？這裏的道理很明顯。"郡守同意了他的意見。從事另外找了一個地方，當作牢獄。慎重選擇辦案人員。將那個被指控爲殺妻的人，轉移到這個地點關押，詳細審問調察。仍然給這個人供應酒飯和生活用具，向對平常人一樣對待他。加強防守，不讓他逃脫。然後找遍全城埋葬死人、辦理喪事爲職業的人，叫他們講述近來給別人埋葬死人的情況，並且詢問他們有沒有覺得可疑的事情。有一個人說，他去一個土豪家辦理喪事，都說是一個奶媽被殺，兇手跳牆跑了，棺材裏好象沒裝什麼，埋到某個地點了。從事派人挖出棺材，見裏面有一個女人的頭，將這個頭和當初發現的無頭屍體對在一起，讓那個在押的人辨認。那個人說不是。於是將土豪和家裏的人抓來，土豪服罪坦白了。原來是土豪殺了一個奶媽，將頭裝到棺材埋了，用她的屍換了那個良家婦女，藏到密室裏偷偷霸佔。於是土豪一家被在鬧市中處以死刑。審理案件，能不謹慎嗎？

許宗裔

蜀之將帥，鮮不好貨。有許宗裔者，分符仗鉞，獨守廉隅。嘗典劍州，民有致寇者，燈下認識暴客，待曉告巡，其賊不禁拷捶，遠首其罪，囚而送州。宗裔引慮，縲囚紛訴，且言絲鉤絝乃是家物，與劫主遞有詞說。宗裔促命兩繰絲車，又各齎絝卷時胎心，複用何物？一雲杏核，一雲瓦子，因令相退下線，見杏核，與囚款同。仍以絲鉤安車，量其輕重大小，亦是囚家本物。即被劫者有妄認之過，巡捕吏伏拷決之辜，指顧之間，爲雪冤枉，乃良吏也。（出《北夢瑣言》）

【譯文】

蜀郡的官員將領，很少有不貪圖錢財的。有個叫許宗裔的官員，雖然手握大權，卻品行端正。他曾經掌管劍州，有個居民家中去了強盜。在燈光下看見了強盜的樣子，天亮以後報告了官府的刑事巡察人員。巡察人員把他認定的人抓住以後，這個人經受不住拷打，只好違心地承認自己是強盜。被押送到州府，許宗裔慎重處理，將囚徒帶上來重新審問。囚徒說，所謂搶劫來的贓物繰絲工具是自己家裏原有的東西，說的和被搶劫的人說的正好相反。許宗裔立刻命令兩個人當面對質覈實，問他們各自家裏的繰絲車上卷絲軸心是用的什麼東西？一個說是杏核，一個說是瓦片。許宗裔命令退下捲上的蠶絲，拆下軸心，見是杏核，與囚徒說的相同。然後又把繰絲車安裝好，測量其重大小，也說明確實是囚徒家中的用具，因而證明了被搶劫的人認錯了人，巡捕官差也有行刑逼供的錯誤。許宗裔在一指一瞥的短暫時間裏。就澄清了一起冤案，真是一個好官啊！

劉方遇

鎮州士人劉方遇家財數十萬。方遇妻田氏早卒，田之妹爲尼，常出入方遇家。方遇使尼髮長，爲繼室。田有令遵者，方遇之妻弟也。善貨殖，方遇以所積財，令令遵興殖。方遇有子年幼，二女皆嫁。方遇疾卒，子幼，不能督家業。方遇妻及二女，以家財素爲令遵興殖，乃舉族合謀，請以令遵姓劉，爲方遇繼嗣。即令鬻券人安美，爲親族請嗣券書。即定，乃遣令遵服斬衰居喪。而二女初立令遵時，先邀每月供財三萬。及後求取無厭，而石李二夫，教二女詣本府論訴雲：令遵冒姓，奪父家財。令遵下獄。石李二夫族與本府要（要原作安，據明抄本改）吏親黨上在府帥判官、行軍司馬，隨使都押衙，各受方遇二女賂錢數千緡，而以令遵與姊及書券安美同情共盜，俱棄市。人知其冤。府帥李從敏，令妻來朝，慎事發，令內弟彌縫。侍御史趙都嫉惡論奏，明宗驚怒，下鎮州，委副使符蒙按問。果得事實。自親吏高知柔，及判官行軍司馬，並通貨僧人、婦人，皆棄市。唯從敏初削官停任，中宮祈哀，竟罰一季俸。議者以受賂曲法殺人，而八議之所不及，失刑也。安重誨誅後，王貴妃用事故也。（出《北夢瑣言》）

【譯文】

鎮州的劉方遇有家財數十萬貫，他的妻子田氏死得很早，田氏的妹妹是尼姑，經常出入劉方遇家，劉方遇讓她把頭髮留長了，娶她爲繼室夫人。劉方遇的內弟善於經商，劉方遇便將自己積攢的錢財，交給內弟去經營。劉方遇有個兒子很幼小，兩個女兒已經出嫁。劉方遇病死了，兒子太小，不能管理家業。劉方遇的繼室夫人和兩個女兒。將劉方遇的全部家產交給劉方遇的內弟經商。並且全家在一起商量，決定請劉方遇的內弟改成姓劉，繼承劉方遇。找來書寫契約文書的安美。爲劉方遇家族的人撰寫了請劉方遇的內弟繼嗣劉方遇的契約文書。確定下來以後，便叫劉方遇的內弟穿喪服按規矩辦理喪事。劉方遇的兩個女兒一開始把劉方遇的內弟確定爲父親的繼承人時，每月向劉方遇的內弟索要兩萬文錢，後來越要越貪。而他們兩個姓石和姓李的丈夫，又教唆她們去官府告狀，說劉方遇的內弟冒充姓劉，奪取了父親的家產，劉方遇的弟弟被逮捕入獄。劉方遇兩個女兒丈夫家裏的人和官府的主要官員及其判官、行軍司馬隨軍都押衙等官員，分別接受了劉方遇兩個女兒數千貫的賄賂。將劉方遇的內弟和劉方遇的繼室夫人以及撰寫契約文書的安美定爲同夥強盜，一同在鬧市殺頭。人們都知道這個案子斷得冤枉，府帥李從敏害怕事情敗露，派妻子上朝中找內弟彌補漏洞。侍御史趙都憎恨他們的醜惡行徑，向皇帝報告。明宗皇帝又驚又怒。巡視鎮州，派副使符蒙去調查這個案件，果然弄清實情。將負責辦案的官員高知柔和判官行軍司馬，以及送受賄賂的劉方遇的兩個女兒等，全部在鬧市處死。只有李從敏一開始被免除官職，王貴妃爲他求情，又改爲只罰一個月的俸祿。人們議論這個案子，一開始破壞法律冤殺人命，而重新審理也沒有懲治李從敏，喪失了法律的尊嚴和尺度。這是仍用女人裙帶關係的緣故啊。

卷第一百七十三 俊辯一

東方朔 匡衡 邊文禮 荀慈明 曹植 諸葛恪 車浚 諸葛靚 蔡洪 範百年 張融　庾杲之　王儉　周顒　王融　李膺　商鏗　蕭琛　朱淹　崔光　陳元康 李諧　盧愷　盧思道　王元景

東方朔

漢武帝見畫伯夷、叔齊形象，問東方朔，是何人？朔曰："古之愚夫。"帝曰："夫伯夷、叔齊，天下廉士，何謂愚邪？"朔對曰：臣聞賢者居世，與之推移，不凝滯於物。彼何不升其堂、飲其漿，泛泛如水中之鳧，與彼徂遊。天子轂下，可以隱居，何自苦於首陽？上喟然而嘆。又 漢武游上林，見一好樹，問東方朔，朔曰："名善哉。"帝陰使人落其樹。後數歲，復問朔，朔曰："名爲瞿所。"帝曰："朔欺久矣，名與前不同何也？"朔曰：夫大爲馬，小爲駒；長爲雞，小爲雛；大爲牛，小爲犢；人生爲兒，長爲老；且昔爲善或，今爲瞿所；長少死生，萬物敗成，豈  
有定哉！帝乃大笑。（出《小說》）

【譯文】

漢武帝觀看伯夷陽和叔齊的畫像，問東方朔畫像上的兩個人是誰，東方朔說："古代很愚蠢的人。"武帝："伯夷和叔齊是天下有名的廉潔之人，怎麼能說愚蠢呢？"東方朔回答說："我聽說，聰明的人活在世上，應該順應時代發展，不阻礙潮流。他們爲什麼不坐到自己應該坐的位置上，暢快地喝酒，自由自在地就像在水中游泳的野鴨一樣？如果他們不想當官，天子腳下，京城附近，哪裏不可以隱居，爲什麼要跑到首陽山去餓死呢？"武帝不覺也爲之長嘆。還有一次，武帝去長林遊玩，見到一棵長得十分茂盛的樹，他問東方朔是什麼樹。東方朔說："名字叫善哉。"武帝暗中叫人把這棵樹砍下去一截。過了幾年，武帝又問東方朔。東方朔說："名字叫瞿所。"武帝說："你欺騙我很久了，名稱爲什麼和以前不一樣？"東方朔說："比如馬，大的叫馬，小的叫駒；長大叫雞，小時叫雛；大的叫牛，小的叫犢；人生下來叫兒子，長大叫老子。所以這棵樹當初叫善哉，如今叫瞿所。大小生死，萬物變化，哪有固定的事情。"武帝大笑起來。

匡衡

匡衡字稚圭，勤學而無燭，鄰人有燭而不與，衡乃穿壁引其光，以書映之而讀之。邑人大姓文不識，家富多書，衡乃爲其傭作，而不求直。主人怪而問之，衡曰："願得主人書，遍讀之。"主人感嘆，資給以書，遂成大學。能說詩，時人爲之語曰："無說詩，匡鼎來，匡說詩，解人頤。"鼎，衡小名也，時人畏服之如此，聞之皆解頤歡笑。衡邑人有言詩者，衡從之，與語質疑，邑人挫服，倒屣而去，衡追之曰："先生留聽，更理前論。"邑人曰："窮矣。"遂去不顧。（出《西京雜記》）

【譯文】

匡衡的字叫稚圭，他勤奮好學但沒有蠟燭，鄰居家有蠟燭但不借給他，他便將牆壁鑿了一個小孔，把燭光引過來，拿着書對着燭光讀書。同鎮有一個人連自己的姓名也不認識，但家中有錢，收藏了很多書。匡衡爲他幹活，但不要工錢，他奇怪地問匡衡爲什麼。匡衡說："願意借來你的書，全都讀一遍。"這個人非常感嘆，便資助匡衡書讀，使匡衡成爲一個大學問家。匡衡能夠講解《詩經》，人們爲他編寫了一首歌謠說："沒有人會講解《詩經》，請匡鼎來。匡鼎來講授《詩經》，能解除人們的疑問和憂愁。""鼎"是匡衡的小名。人們竟是如此敬佩他，聽他講解詩經的人都開顏歡笑。鎮上有個人講解《詩經》，匡衡前去聽講。同這個人討論《詩經》的疑難問題，這個人辯論不過他，對他十分佩服，急忙羞愧地倒穿着鞋跑了。匡衡追上去說："先生請留步，聽我和你討論剛纔的問題。"那個人說："我講不出什麼來了。"不顧匡衡而去。

邊文禮

邊文禮見袁奉高，失次序，奉高因嘲之曰：昔堯聘許由，面無怍色，先生何爲顛倒衣裳？文禮答曰："明府初臨，堯德未彰，是以賤民顛倒衣裳耳。"（出《世說》）

【譯文】

邊文禮拜見袁奉高，慌亂中搞錯了禮節次序。袁奉高開玩笑說："昔日唐堯聘用許由，許由面無慚愧之色，先生爲什麼慌亂的反穿衣服？"邊文禮回答說："賢明的首長初次接見，您像堯舜一樣的功德未來得及展現，所以賤民我顛倒了衣裳。"

荀慈明

荀慈明與汝南袁少朗相見，問潁川士，慈明先及諸兄。少朗嘆之曰："但可私親而已。"慈明答曰："足下相難，依據何經？"少朗曰："方問國士，始及諸兄，是以尤之。"慈明曰："昔祁奚內舉不失其子，外舉不失其仇，以爲至公；公旦周文王之子，詩不論堯、舜之德，而頌文、武者何？先親之義也。春秋之義，內中國而外諸夏，且不能愛其親而愛他人者，不當以是勃德乎？"（出《世說》）

【譯文】

荀慈明與汝南的袁少朗見面，袁少朗問穎川的名人，慈明先提到自己的弟兄。袁少朗感嘆地說："你只會照顧自己的親屬而已。"荀慈明回答說："你非難我，根據什麼經典理論？"袁少朗說："正要問你誰是全國少有的人才，可你卻先提到自己的弟兄，所以不滿意你。荀慈明說："昔日的祁奚，推薦繼承自己職位的人，對內不迴避自己的兒子，對外不漏掉自己的仇人，人們都認爲他是一心爲公。歷史上周公姬旦還是周文王的兒子呢！詩歌不歌頌堯舜，反歌頌文王武王是爲什麼呢？先照顧推舉自己的親人，也是春秋以來提倡的道義。先統治平定天子腳下，才能去治理各個諸侯國。如果不能熱愛自己的親人，而只愛其他的人，不是也違背道德標準嗎？"

曹植

魏文帝嘗與陳思王植同輦出遊，逢見兩牛在牆間鬥，一牛不如，墜井而死。詔令賦死牛詩，不得道是牛，亦不得雲是井，不得言其鬥，不得言其死，走馬百步，令成四十言，步盡不成，加斬刑。子建策馬而馳，既攬筆賦曰："兩肉齊道行，頭上戴橫骨。行至凼士頭，峍起相唐突。二敵不俱剛，一肉臥土窟。非是力不如，盛意不得泄。"賦成，步猶未竟。重作三十言自愍詩云："煮豆持作羹，漉豉取作汁。萁在釜下然，豆向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出《世說》）

【譯文】

魏文帝曹丕曾經和弟弟陳思王曹植一同出去遊玩，看見兩頭牛在牆裏鬥架。一頭牛鬥不過對方，掉到井裏摔死了。曹丕命令曹植，以死牛爲題材作一首詩。但不許說"牛"字，也不許說"井"字，不許說"鬥"，也不許說"死"。馬走一百步，必須作完一首四十個字的詩，如果一百步作不完，就殺頭。曹植一邊騎馬往前跑，一邊提筆寫道："兩肉齊道行，頭上戴橫骨。行至凼土頭。峍起相唐突。二敵不俱剛，一肉臥土窟。非是力不如。盛意不得泄。"詩作完了，還不到一百步。於是他又作了一首自己憐憫自己的三十個字的詩："煮豆持作羹，漉豉取作汁。萁在釜下然，豆向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諸葛恪

孫權暫巡狩武昌，語羣臣曰："在後好共輔導太子，太子有益，諸羣厚賞，如其無益，必有重責。"張昭、薛綜，並未能對。諸葛恪曰：今太子精微特達，比青蓋來旋，太子聖睿之姿，必聞一知十，豈爲諸臣虛當受賞。"孫權嘗問恪，君何如丞相？恪曰："臣勝之。"權曰："丞相受遺輔政，國富刑清，雖伊尹格於皇天，周公光於四表，無以遠過。且爲君叔，何宜言勝之邪？"恪對曰："實如陛下明詔，但至於仕於污君，甘於僞主，暗於天命，則不如臣從容清泰之朝，讚揚天下之君也。"權復問恪："君何如步騭？"恪答曰："臣不如之。"又問何如朱然？亦曰："不如之。"又問何如陸遜？亦曰："不如之。"權曰：君不如此三人，而言勝叔者何？恪曰：不敢欺陛下，小國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是以勝也。（出《劉氏小說》）

【譯文】

孫權臨時巡視武昌，對衆位大臣說："以後你們要共同好好輔導太子。太子有進步，大家都有重賞，如果沒有進步，衆位都要受到責備。"張昭和薛綜對答不上。諸葛恪說："如今太子精明細心，出類拔萃。等到乘青篷車來到，太子聰明睿智，必然聽到一就知道十，怎麼能讓大家無功受祿呢？"孫權曾經問諸葛恪說："你能不能比得上丞相？"是問他能不能比得上諸葛亮。諸葛恪說："我勝過他。"孫權說："丞相受命輔佐處理政務，國家富足，刑法嚴明，民衆安定。雖然昔日的伊尹遵循皇天的意旨，周公影響到四方極遠的地方，也沒有超過丞相多少，況且又是你叔叔，怎麼可以說勝過他呢？"諸葛恪回答說："事實確實如陛下您說的一樣，但是如果投靠昏庸的君主，甘心爲非法的君主服務，違背天命，則不如我從容地效忠清明安泰的朝廷，爲天下讚揚的君主效力。"孫權又爲諸葛恪說："你能不能趕上步騭？"諸葛恪回答說："我不如他。"又問能否比得上朱然，諸葛恪也說不如他。又問能否比得上陸遜，也回答不如他。孫權說："你說不如這三個人，而說勝過你叔叔，這是爲什麼？諸葛恪說："不敢欺騙陛下，小國雖然有君主，不如滅亡的諸侯國，所以說勝過他。"

車浚

陸遜聞車浚令名，請與相見。謂曰："早欽風彩，何乃龍蟠鳳峙，不肯降顧邪？"答曰："誠知公侯，敦公旦之博納，同尼父之善誘。然蜥蜴不能假重雲以升舉，鷃雀不能從激風以飛揚，是以無因爾。"時坐上賓客，多是吳人，皆相顧謂曰："武陵蠻夷郡，乃有此奇人也。"浚曰："吳太伯端委之化，以改被髮文身之俗。今乃上挺聖主，下生賢佐，亦何常之有？遜嘆曰："國其昌也，乃有斯人。"（出《劉氏小說》）

【譯文】

陸遜聽到車浚的美名，把車浚請來相見，他對車浚說："早就欽佩您的風采，爲什麼像龍一樣盤曲而伏，像鳳一樣聳立不動，不肯歸順投降東吳呢？車浚回答"確實知道吳侯和將軍像周公旦一樣廣招賢士，像孔夫子一樣善於誘導。然而蜥蜴不能借助雲彩而飛昇，麻雀不能憑藉激風而飛揚，所以沒有投靠。"當時在坐的客人，大都是吳國人，他們說："武陵郡少數民族地區，還有這樣的出奇人才！"車浚說："吳太伯善於教化，使東吳人改變了披髮紋身的習俗，如今的吳侯孫權英明，下面出現賢士扶助，這個局面也不是容易得來的。"陸遜讚歎說："有了這個人，國家一定會昌盛。"

諸葛靚

諸葛靚在吳，於朝堂大會。孫皓問："卿字仲思，爲何所思？"對曰："在家思孝，事君思忠，朋友思信，如斯而已。"（出《世說新語》）

【譯文】

諸葛靚在東吳百官商量事情的會議上。孫皓問他："你的字叫仲思，爲什麼事情而思？"諸葛靚回答說："在家中思孝，爲君主效力時思忠，接交朋友時思信義，如此而已。"

蔡洪

晉蔡洪赴洛中，人問曰："幕府初開，羣公辟命，求英奇於仄陋，拔賢俊於巖穴。君吳楚之人，亡國之餘，有何異才，而應斯舉？"答曰："夜光之珠，不必出於孟津之河；盈尺之璧，不必採於崑崙之山，大禹生於東夷，文王出於西羌，賢聖所出，何必常處？昔武王伐紂。遷頑民於洛邑，得無諸君是其苗裔乎？"又問洪，吳舊姓何如？答曰："吳府君聖朝之盛佐，明時之俊人，朱永長理物之宏德，清選之高望，嚴仲弼九皋之鴻鵠，空谷之白駒；顧彥先八音之琴瑟，五色之龍章，張威伯歲寒之茂松，幽夜之逸光；陸士龍鴻鵠之徘徊，懸鼓之待槌：凡此諸君，以洪筆爲鋤耒，以紙札爲良田，以玄墨爲稼穡，以義禮爲豐年，以談論爲英華，以忠恕爲珍寶，著文章爲錦繡，蘊五經爲繒帛，坐謙虛爲席薦，張議意爲幃幕，行仁義爲室宇，循道德爲牆宅者矣。（出《劉氏小說》）

【譯文】

晉朝的蔡洪來到洛中，有人問他："官署衙門剛剛開始辦公，有才能的人都在謀求官職等待任命。正是從平民陋室中尋求英雄奇才，從山鄉隱居之處選拔賢士俊傑的時候。你是吳楚亡國以後剩下來的人，有什麼出奇的本領，而來投奔應聘？"蔡洪回答說："夜明珠不一定非得產在孟津的河中，大塊的玉石，也不一定非得到崑崙山開採。大禹出生在東夷，文王出生在西羌，聖人賢士的出現，未必一定要在固定的地方。昔日周武王討伐紂王，在洛邑動遷頑愚不服從統治的人，諸位大蓋就是他們的後代子孫吧！"那人又問："吳國的舊臣都怎麼樣？"蔡洪回答說："吳國的官員都是英明君主的得力助手，太平時代的有用人才。比如朱永長處理事物的才能，慎重嚴謹的崇高威望。嚴仲弼如同深遠的沼澤裏的天鵝，深谷中的白馬。顧彥先如同鍾、罄、琴瑟八種樂器，又像五彩龍紋的禮服。張伯威如同嚴冬的青松，黑夜的燈光，陸士龍就像飛舞徘徊的天鵝，如同懸掛的鐘鼓，等待有人去敲響。以上這些人，以筆當鋤，以紙張作田地，以墨當莊稼，以禮義當作豐收，以談論爲美好的名譽，以忠誠和寬恕作爲珍寶，以撰寫文章當作錦繡，以收藏經典著作當作布匹，以保持謙虛作爲坐位，以建立理論作爲幃幕，以提倡仁義作爲房屋，以遵守道德作爲牆壁。"

範百年

宋梁州範百年因事謁明帝。帝言次，及廣州貪泉，因問之曰："卿州復有此水否？"百年答曰："梁州唯有文川武鄉，廉泉讓水。又問卿宅在何處？"曰："臣居廉讓之間。"上稱善。後除梁州刺史。（出《談藪》）

【譯文】

南朝時候梁州的範百年有事去見明帝，明帝在談話中涉及到廣州的貪泉，因而問範百年："你們那裏是否也有這種泉水？"範百年回答說："梁州只有倡文習武的鄉鎮和廉泉讓水。"明帝又問："你的住宅在什麼地方？"範百年回答說："我住在廉泉和讓水之間。"明帝認爲他回答得好，後來任命他爲梁州刺史。

張融

吳郡張融字思光，長史暢之子，郎中緯之孫。融神明俊出，機辯如流，嘗謁太祖於太極西堂。彌時之方登。上笑曰："卿至何遲？"答曰："自地昇天，理不得速。"融爲中書郎，嘗嘆曰："不恨我不見古人，恨古人不見我。"融善草隸，太祖嘗語曰："卿書殊有骨力，但恨無二王法。"答曰："非恨臣無二王法，亦恨二王無臣法。"（出《談藪》）

【譯文】

吳郡的張融字叫思光，他是長史張暢的兒子，郎中張緯的孫子。張融聰明英俊，人才出衆，他反應機敏，對答如流。有一次他去太極西堂朝見太祖皇帝，晚些時才趕到。皇帝笑說問："你爲什麼纔到？"他回答說："我從地面升到了天上，按道理不應該太快。"張融是中書郎，他曾經感嘆地說："不恨我沒有生在古人的時代，恨古人沒有生在我這個時代！"張融善於寫草書、隸書、太祖皇帝對他說："你的字非常具有骨架和力度，可惜缺少王羲之和王獻之父子的章法。"張融回答說："不恨我缺少二王的章法，只恨二王缺少我的章法。"

庾杲之

齊武帝嘗謂羣臣曰："我後當何諡？"莫有對者。王儉因目庾杲之對。果之曰："陛下壽比南山，與日月齊明，千載之後，豈是臣子輕所度量。"時人稱其辯答。（出《談藪》）

【譯文】

齊武帝曾經對衆位大臣說："我死以後，會給我追加個什麼諡號？"沒有人能回答。王儉用目光示意庾杲之回答，庾杲之說："皇帝陛下壽比南山，像日月一樣長久放射光輝，千年以後的事情，哪裏是我們現在作臣子的所能猜測和確定的。"當時的人們都稱讚他有辯解應答的才能。

王儉

齊王儉字仲寶，金紫僧綽之子，侍中曇首之孫。少孤，幼有珪璋器，四五歲，與凡童有異。常爲五言詩曰："稷契匡虞夏，伊呂翼商周。撫己愧前哲，襝衽歸山丘。"故論者以宰相許之。後爲吏部尚書，有客姓譚詣儉求官。儉曰："齊桓滅譚，那得有汝。"答曰："譚子奔莒，所以有僕。"儉賞之。帝常幸樂遊宴，羣臣奉樂。帝曰："好音樂，孰與朕同？"對曰："沐浴皇風，並沾比屋。亦既在齊，不知肉味。"帝稱善。儉嘗集才學之士，累物而麗之，謂之麗事，麗事自此始也。諸客皆窮，唯廬江何憲爲勝，乃賞以五色花簟白團扇。憲坐簟執扇，意氣自得。秣陵令王摛後至，操筆便成，事既煥美，詞復華麗，摛乃命左右抽簟掣扇，登車而去。儉笑曰："所謂大力負之而趨。"（出《談藪》）

【譯文】

齊朝的王儉字叫仲寶，是二品大官王僧綽的兒子，侍中王曇首的孫子。他從小喪父，年幼的時候就品行端正，四五歲的時候，就和一般的兒童不一樣。他曾經作了一首詩說："稷契匡虞夏，伊呂翼商周。撫己愧前哲。襝衽歸山丘。"議論評價的人都說他能當上宰相。後來當上了吏部尚書。有一個姓譚的人來找他謀求官職，他說："齊桓公消滅了譚國，怎麼還會有你？"那人回答說："譚國的子孫投奔了莒國，所以還會有我。"王儉表示讚賞。皇帝經常遊玩設宴，讓大臣們奉獻演奏樂曲助興。有一次皇帝說："喜歡音樂，誰和我一樣？"王儉回答："沐浴皇風，並沾比屋。亦既在齊，不知肉味。"皇帝認爲回答的很好。王儉曾經召集有才學的人，指定事物，作詩讚美，叫作"麗事"，麗事就是從此開始的。一次大家都沒詞了，只有廬江的何憲最後得勝。王儉便獎賞他一塊五色的花席子和一把白團扇。何憲坐在席子上，手裏拿着扇子，十分得意。這時秣陵縣令王摛來晚了，他一到立刻抓起筆，一揮而就，描寫的事物美好，詞句也華麗。王摛命令左右隨行的人員上前抽出花席，搶下扇子，上車而去。王儉笑着說："這真是力氣大，拿了就走啊！"

周顒

汝南周顒隱居鐘山，長齋蔬食。王儉謂之曰："卿在山中，何所啗食？"答曰："赤米白鹽，綠葵紫蓼。"又曰："菜何者最美？"顒曰："春初早韭，秋暮晚菘。"顒歷中書侍郎。（出《談藪》）

【譯文】

汝南的周顒隱居在鐘山，長期只吃素食及蔬菜。王儉問他："你在山裏，喫什麼東西？"周顒回答說："紅米白鹽，綠葵紫蓼。"王儉又問"什麼菜最好喫？"周顒回答："初春韭菜，晚秋白菜。"周顒曾經當過中書侍郎。

王融

魏使宋弁至，敕王融兼主客郎中。融問弁曰："秦西冀北，實多駿驥，而彼所獻，乃駑駘之不若，求名檢事，殊爲未知。且將信誓有時而爽，而駉駉牧馬，或未能嗣。"弁曰："不容虛爲之名，當是不習水土。"融曰："周穆馬跡，遍周天下，若騏驥之性，因地而遷，則造父之策，有時而躓。"弁曰："卿何勤勤於千里？"融曰："卿國既名其優劣，卿以相訪，若於千里必至，聖主將駕之鼓車。"弁不能答。（出《談藪》）

【譯文】

魏國的使臣宋弁來了，南齊王命令王融兼任主客郎中。王融問宋弁說："秦西冀北一帶，有很多牧民，而你所進獻的馬匹，連劣馬都不如。如果核查清楚，結果恐怕難以預料。況且你們早就立下了表示忠誠的誓言，爲什麼沒有飼養和挑選肥壯的駿馬呢？"宋弁說："不要隨便說不好，可能是因爲水土不服。"王融說："周穆王騎馬巡遊的蹤跡遍佈天下，如果好馬的性格隨着地點而改變，那麼造父馴養馬的技術也會失敗。"宋弁說："你爲什麼不斷地講述馬的事情？"王融說："你們國家既然知道優劣，我簡單地瞭解一下，如果真送來了千里馬，我們南齊王將用來拉車。"宋弁無法回答。

李膺

梁李膺有才辯。武帝謂之曰："今之李膺，何如昔時李膺？"答曰："臣以爲勝。昔時李膺，仕桓靈之朝；今之李膺，奉唐虞之主。"衆皆悅服。（出《談藪》）

【譯文】

蕭梁時代的李膺有才而且善辯，武帝對他說："當今的李膺，能否比得上昔日的李膺？"李膺回答說："我自己認爲勝過昔日的李膺。昔日的李膺爲漢桓帝和靈帝那樣昏庸的皇帝和沒落的朝代效力，而當今的李膺爲像堯舜一樣的英明君主和太平盛世服務。"衆人全都佩服他的回答。

商鏗

東郡商鏗名子爲外臣。外臣仕爲廷尉評，鏗入謝恩。武帝問："卿名子外臣，何爲令其入仕？"鏗答曰："外臣生於齊季，故人思匿跡，今幸遭聖代，草澤無復遺人。"上大悅。（出《談藪》）

【譯文】

東郡商鏗給他的兒子取名叫外臣，"外臣"的意思是方外之臣，也就是隱居不當官的意思。外臣被任命爲廷尉評以後，商鏗進去給武帝謝恩。武帝問他："給兒子取名字叫外臣，爲什麼還讓他當官？"商鏗回答說："外臣如果生活在衰敗的朝代，必然會不求上進，隱居起來。如今有幸遇上了當代的太平盛世，山林荒野不會再有遣漏的人才隱士了。"武帝聽了非常高興。

蕭琛

武帝嘗以棗擲蘭陵蕭琛，琛仍取慄擲帝，正中面。曰："陛下投臣以赤心，臣敢戰慄於陛下。"琛嘗於御座，飲酒於北使員外常侍李道固，不受，曰："公庭無私禮，不容受卿勸。"衆皆失色，恐無以酬。琛徐曰：詩所謂："雨我公田，遂及我私。"道固乃屈狀受酒。琛歷尚書左丞。（出《談藪》）

【譯文】

武帝曾經扔紅棗打蘭陵的蕭琛，蕭琛也用栗子回敬，結果正打在武帝的臉上，蕭琛說："陛下投臣以赤心，臣敢戰慄於陛下。"蕭琛曾經在武帝的座位旁向北使員外常侍李道固敬酒，李道固不接受，並且說："宮廷議事的地方，不講私下的禮節，我不接受你的勸酒。"衆位官員的臉上都變了顏色，以爲蕭琛無法下臺。蕭琛不慌不忙地說："詩經裏面講，即使是在井田的公田裏下雨，也要和耕種另外八塊私田的人家發生關係。"李道固表示服氣，接受了敬酒。蕭琛曾經擔任過尚書左丞。

朱淹

後魏太皇太后馮氏崩，齊使散騎常侍裴昭明來吊，欲以朝服行事。主客問之。昭明曰："不聽朝服行禮，義出何典？"著作佐郎朱淹接對，謂之曰："吉凶不同，禮有成數，玄冠不弔，童孺共知。昔季孫將行，請遭喪之禮，千載之後。猶共稱之。卿遠自江南奉慰，不能式遵成事，乃雲義出何典，行人得失，何甚異哉？"昭明曰："齊帝昔崩，李彪通吊。於時初不素服，齊朝不以爲報，那見苦得邀迫。"淹曰："彼朝不遵高宗追遠之慕，乃逾月即吉，李彪行吊之時，齊之君臣，皆以鳴玉盈廷，朱紫照日。彪既不被主人之命，何容獨以素服間廁衣冠之中哉？來責雖高，未敢聞命。我皇帝仁孝之性，侔於有虞，諒暗已來，百官聽於冢宰，卿豈得以此方彼也？"明乃搖手而言曰："三皇不同禮，亦知得失所歸。"淹曰："若如來談，卿以虞舜高宗非邪？"明對曰："非孝無親，請裁吊服，今爲魏朝所逼，必獲罪於本邦。"淹曰：彼有君子，卿將命抗中，應有高賞；若無君子，但令有光國之譽，雖復非理得罪，亦復何嫌，南史董狐自當直筆。高祖賞之，轉著作郎。齊又使員外郎何憲、主客邢宗慶來朝，遣淹接對。宗慶謂淹曰：南北連和既久，而比棄信絕好，爲利而動，豈是大國善鄰之義？淹曰：夫爲王者，不拘小節，中原有菽，工採者獲多，豈得眷眷守尾生之信？且齊先王歷事宋朝，荷恩積世，豈應便爾篡奪？慶等相顧失色。何憲知淹昔從南入北，謂淹曰："卿何不作于禁而作魯肅？"淹曰："我舍危就順，欲追蹤陳韓，何于禁之有。"憲不能答。（出《談藪》）

【譯文】

北魏的太皇太后馮氏死了，南齊的使臣散騎常侍裴昭明前來弔唁。他想要穿平日上朝的禮服參加弔唁活動，北魏的主客質問他，裴昭明說："不準穿朝服行禮，這個規矩出自什麼典籍？"著作佐郎朱淹接過話茬說："吉事和凶事不同，在禮節上有不同的規矩，不能穿禮服戴禮帽參加喪事，這是連兒童都知道的事情，從前季孫將出門，請問遭遇喪事的禮節。千年以後，仍然受到人們的讚揚。你自江南奉命前來弔唁，不能按規矩把事情辦好，反而問禮節出自什麼典籍。你作爲使臣，不明白什麼是得失，多麼讓人奇怪啊！"裴昭明說："當初齊朝皇帝駕崩，李彪去弔唁，當時並沒有穿喪服。齊朝也沒有怪罪他，哪像你們如此苦苦相逼。"朱淹說："你們齊朝不懷念高宗皇帝，過了一個月就結束了居喪。李彪去弔唁的時候，齊朝的皇帝和大臣都已經穿起了腰間飾玉的禮服上朝議事了，太陽下盡是穿着鮮豔禮服的高級官員。李彪又沒有接到主人的命令，怎麼能獨自穿上白色的喪服夾雜在穿禮服的人羣之中呢？去的責任雖然重大，但不能不聽從主人的安排。我們皇帝既仁義又孝順，自從舉行葬禮拜祭以來，到開始居喪的時候，文武百官全都守候在墓地。你怎麼能把我們這裏想像成你們那裏呢！"裴昭明擺着手說："三皇，沒有相同的禮節，我已經知道了得失利害。"朱淹說："若是如此，你說虞舜和高宗誰對？"裴昭明回答說："不孝不親，請爲我裁製喪服。今天被魏朝所逼迫，必然獲罪於齊朝。"朱淹說："你們朝中如果有君子，你出色地完成使命，應該受到重賞，如果沒有君子，只要是爲國爭了光，雖然不是無理而得罪了某些人，那又有什麼關係。"正直的史官董孤定會如實地記錄這段歷史。他受到高祖皇帝的賞識，改任他爲著作郎。齊朝又派員外郎何憲、主客邢宗慶來北魏，北魏命令朱淹接待。邢宗慶對朱淹說："南齊北魏友好合作已經很久了，而你們拋棄信義，斷絕友好，只顧自己的利益而採取行動，不是大國和鄰居應該遵循的道義。"朱淹說："作爲稱王的人，不拘小節。中原有豆類作物，善於採摘者收穫就多，豈能只是依戀想往而像尾生那樣死板地遵守信義。況且齊朝的先王在宋朝當官，受到宋朝的恩惠，怎麼可以篡奪了宋朝的江山呢！"刑宗慶和何憲相顧失色。何憲知道朱淹當初是從南齊來到北魏的，便對朱淹說："你爲什麼不作于禁而作魯肅？"朱淹說："我捨棄危險而順應形勢，想要走韓信的道路，跟于禁有什麼相干？"何憲不能回答。

崔光

後魏高祖名子曰恂、愉、悅、懌。崔光名子勵、勖、勉。高祖謂光曰：我兒名傍皆有心。卿兒名傍皆有力。答曰："所謂君子勞心，小人勞力。"上大嗟悅。（出《談藪》）

【譯文】

北魏高祖皇帝的兒子的名字分別叫"恂"、"愉"、"悅"、"懌"，崔光的兒子的名字分別叫"勵"、"勖"、"勉"。高祖對崔光說："我兒子的名字旁邊部有'心'，你兒子的名字旁邊都有'力'。"崔光回答說："所以說君子勞心，小人勞力了。"高祖非常高興和讚歎。

陳元康

北齊河陽陳元康，刀筆吏也，善暗書。嘗雪夜，太祖命作軍書，頃爾數十紙，筆不暇凍。太祖喜曰："此人何如孔子？"自此信任焉。故時人謂之語曰：三崔兩張，不如一陳元康。三崔：暹、季舒、昂也。兩張：德微、纂也。（出《談藪》）

【譯文】

北齊河陽的陳元康是個辦理文書的小官，他善於在黑暗中寫字。有一個下雪天的夜晚，太祖皇帝命令他作軍事文書。他頃刻之間就寫了幾十張紙，筆上的墨都來不及結冰。太祖高興地說："這個人多麼像孔子。"從此對他十分信任，因此當時的人們說："三崔兩張，不如一個陳元康。""三崔"是崔暹、崔季舒、崔昂，"兩張"是張德微、張纂。

李諧

北齊頓丘李諧，彭城王嶷之孫，吏部尚書平之子。少俊爽，有才辯。爲黃門侍郎，除名，作述身賦。其略曰：獨浩然而任己，同虛舟而不繫。既未識其所以來，豈知其所以逝。於是得喪同遣，忘懷自深。遇物棲息，觸地山林。雖類西浮之跡，何異東都之心。除散騎常侍，爲聘梁使。至梁，遣主客範胥迎接。胥問曰："今猶可暖，北間當少寒於此。"諧答曰：地居陰陽之正，寒暑適時，不知多少。胥曰："所訪鄰下。豈是側景之地。"諧曰："是皇居帝裏，相去不遠，可得統而言之？"胥曰："洛陽既稱盛美，何事廷鄴？"諧曰："不常厥邑，於茲五遷。王者無外，所在關河，復何怪。"胥曰："殷人毀厄，故遷相圯耿，貴朝何爲而遷。"諧曰："聖人藏往知來，相時而動，何必候於隆替。"胥曰："金陵王氣，肇於先代，黃旗紫蓋，本出東南，君臨萬邦，故宜在此。"諧曰："帝王符命，豈得與中國比隆。紫蓋黃旗，終於入洛。"胥默而無答。江南士子，莫不嗟尚。事畢。江浦賦詩曰：帝獻二儀合，黃華千里清。邊笳城上響，寒月浦中明。（出《談藪》）

【譯文】

北齊頓丘的李諧是彭城王李嶷的孫子，吏部尚書李平的兒子。他從小就才華出衆，性格豪爽，長大以後富有才能而且善辯。官職是黃門侍郎。他除去原有身份的時候。作了一篇講述自己身世和理想的文章，大概意思是：光明正大獨來獨往，像沒有繫上纜繩的小船一樣自由飄蕩。既然是不知道爲什麼而來，怎麼能知道要去哪裏。於是得失都不計較，並且越來越不介意。隨處棲息，不管是山林還是荒野。雖有西去的行爲，但與去東都的心思也沒分別。在這之後，他又被任命爲散騎常侍，受命出使蕭梁。蕭梁派主客範胥迎接，範胥問他："今天比較暖和吧？北方應該比這裏稍冷一點。"李諧回答說："我們那裏地處陰陽的中心，寒暑冷暖適時恰當，不知道有什麼差別。"範胥說："如果出訪你們那裏，有什麼風景名勝？"李諧說："那裏是皇帝居住的地方，君主出身的家鄉，差別不大，可以作出不差的點評。"範胥說："既然洛陽美麗繁華，爲什麼還要將都城遷到鄴城？"李諧說："不常在一個地方建宅居住，於是多次搬遷，帝王也是如此。只要還在國家的山河上，那又有什麼可奇怪的。"範胥說："殷朝人面臨危難，所以遷都到圯耿。你們爲什麼遷移都城？"李諧說："聖人知道過去未來，按時機而行動，何必等待形勢的變化？"範胥說："金陵的帝王之氣，開始於先代。帝王應運而生的氣象，本來出自東南。所以君臨天下萬邦的皇帝和都城，應該在這裏。"李諧說："受命於天的徵兆氣象，哪裏能同我們中國相比，帝王應運而生的氣象終究還是在洛陽。"範胥沉默不語。江南的讀書人，沒有不佩服李諧的。事情完畢以後，李諧在江邊作了一首詩說："帝獻二儀合，黃華千里清。邊笳城上響，寒月浦中明。"

盧愷

禮部尚書范陽盧愷兼吏部選，達野客師爲蘭州總管，客師辭曰："客師何罪，遣與突厥隔牆？"愷曰："突厥何處得有牆？"客師曰："肉爲酪，冰爲漿，穹廬爲帳氈爲牆。"愷，中書監子剛之子也。（出《談藪》）

【譯文】

禮部尚書范陽盧愷兼任吏部選，他推薦客師去當蘭州總管。客師推辭說："容師有什麼罪，被送到和遊牧民族只隔一道牆的地方？"盧愷說："遊牧民族的什麼地方有牆？"客師說："肉爲酪、冰爲漿，天作帳篷，氈子作牆。"盧愷是中書監盧子剛的兒子。

盧思道

武陽太守盧思道，常曉醉。於省門，見從侄賁。賁曰："阿父何處飲來？凌晨嵬峨。"思道曰："長安酒，二百價，不嵬峨，何嵬峨？"賁，燕郡公景仁之子，中書侍郎景裕之猶子，位歷太常卿。（出《談藪》）

【譯文】

武陽太守盧思道一天早晨喝得大醉，來到官署門前，他的侄子盧賁見了問他："叔叔在什麼地方喝過酒，凌晨這麼高大？"盧思道說："長安的酒，二百文的錢價，不高大，何物高大？"盧賁是燕郡公盧景仁的兒子，中書侍郎盧景裕侄子，擔任過太常卿。

王元景

王元景嘗大醉，楊遵彥謂之曰："何太低昂？"元景曰："黍熟頭低，麥熟頭昂，黍麥俱有，所以低昂矣。"（出《談藪》）

【譯文】

王元景喝得大醉，楊遵彥對他說："爲什麼又是昂頭又是低頭的？"王元景說："黍子成熟了把頭低，麥子成熟了把頭昂。黍麥都有，所以又低又昂。"

卷第一百七十四 俊辯二（幼敏附）

俊辨 陽玠　薛道衡　薛收　張後裔　崔仁師　盧莊道　許敬宗　胡楚賓　裴琰之 蘇頲　王勮　李白　柳芳　王藻　韓愈　李程　李吉甫　王生　辛丘度　溫庭筠 柳公權　權德輿　東方朔　李彪　班蒙　

幼敏 陳元方　孫策　鍾毓　孫齊由　陸琇　王絢　蕭遙欣　房氏子　張琇　渾瑊

俊辯

陽玠

隋京兆杜公瞻，衛尉臺卿猶子也。嘗邀陽玠過宅。酒酣，因而嘲謔。公瞻謂："兄既姓陽，陽貨實辱孔子。"玠曰："弟既姓杜，杜伯嘗射宣王。"殿內將軍隴西牛子充，寮友推其機辯，嘗謂玠曰："君陽有玠，恐不任廚。"玠曰："君牛既充，正可烹宰。"又見玠食芥菹，曰："君身名玠，何得復啖芥菹？"對曰："君既姓牛，何得不斷牛肉？"有太倉令張策者，在雲龍門與玠議理屈，謂玠曰："卿本無德量，忽共叔寶同名。"玠抗聲曰："爾既非英雄，敢與伯符連諱。"太子洗馬蘭陵蕭詡爽俊有才辯，嘗謂玠曰："流共工於幽州，易北恐非樂土。"玠曰："族歡兜於崇山，江南豈是勝地。"錄尚書晉昌王唐邕聞諸省官曰：卿等宜道本州寶物。定州人以綾綺爲寶，滄州人以魚鹽爲寶。及至玠，邕曰："卿幽州人，以何物爲寶？答曰："刺史嚴明，文武奉法，此幽州之寶也。"邕有愧色。（出《談藪》）

【譯文】

隋朝的京兆尹杜公瞻是衛尉杜臺卿的侄子，他曾經邀請陽玠到家裏作客，酒喝到暢快的時候便互相開玩笑。杜公瞻說："大哥既然姓陽，春秋時魯國的陽貨曾經污辱孔子。"陽玠說："老弟既然姓杜，西周時的杜伯曾經射殺宣王。"殿內將軍隴西的牛子充被同事和朋友們公認爲機敏善辯，他對陽玠說："你的陽物有疥瘡，恐怕不能作菜。"陽玠說："你這頭牛既然已經充實肥腴，正好可以宰殺烹燒。"牛子充又看見陽玠喫一種叫做"芥菹"的蔬菜，便對陽玠說："你的名字叫玠，爲什麼還喫芥菹？"陽玠回答說："你既然姓牛，爲什麼仍經常喫牛肉？"太倉令張策在雲龍門同陽玠辯論時理屈詞窮。便對陽玠說："你本來就沒有道德和膽量，只是和衛玠同名。"陽玠抗議說："你既然不是英雄，怎麼敢用同孫策一樣的字號。"太子洗馬蘭陵的蕭詡英俊豪爽，並且有才善辯，他對陽玠說："流放兇暴的共工到幽州，易北一帶恐怕不是安樂之地。"陽玠說："釋放兇惡的歡兜於崇山，江南怎麼會是名勝之地。"錄尚書晉昌王唐邕對各個官署的官員說："各位可以說出本州的寶物。"定州人說當地的絲織品是寶物。滄州人說當地的水產和食鹽是寶物。輪到陽玠了，唐邕說："你是幽州人，以什麼東西爲寶物？"陽玠回答說："刺史長官公正嚴明，文官武將遵紀守法，這就是幽州的寶物。"唐邕臉上露出了慚愧的神色。

薛道衡

隋吏部侍郎薛道衡嘗遊鐘山開善寺，謂小僧曰："金剛何爲努目？菩薩何爲低眉？"小僧答曰："金剛努目，所以降伏四魔，菩薩低眉，所以慈悲六道。"道衡憮然不能對。（出《談藪》）

【譯文】

隋朝的吏部侍郎薛道衡遊覽鐘山開善寺，他問小和尚："金剛爲什麼怒張其目，菩薩爲什麼低頭垂眉？"小和尚回答："金剛怒目，所以降服四方妖魔；菩薩低眉，所以慈悲六道衆生。"薛道衡驚奇地說不出話來。

薛收

唐薛收在秦府，檄書露布，多出於收，佔辭敏速，皆同宿構，馬上即成，曾無點竄。（出《譚賓錄》）

【譯文】

唐朝的薛收在秦王府充當幕僚，秦王府的公文信函，大多出自薛收的手筆。他撰寫文章迅速敏捷，全都像是預先構思好了的，揮筆即成，從來不用加以修改。

張後裔

張後裔在幷州，太宗就受春秋左氏傳。後因召入賜宴，言及平昔。從容謂曰："今日弟子何如（如原作知，據明抄本改）？"後裔對曰："昔孔子領徒三千，徒者無子男之位，臣翼贊一人，即爲萬乘主，計臣此功，愈於先聖。"太宗大悅，即賜馬五匹。後爲禮部尚書。陪葬獻陵。（出《譚賓錄》）

【譯文】

張後裔在幷州，太宗皇帝請他來講解《春秋左氏傳》。然後設宴招待他。他們說話間談起過去的事情，太宗皇帝從容地對他說："今天我這個學生怎麼樣？"張後裔回答說："昔日孔子有學生三千人，但是其中沒有一個人得到過子男以上的爵位。如今我只輔佐一個人，就是萬乘之主的皇帝。如此看來，我的功勞超過了古代的聖人。"太宗皇帝非常高興，立即賞賜給他五匹馬，後來又任命他爲禮部尚書。張後裔死後，皇帝又命令將他葬到了皇家陵墓附近。

崔仁師

崔仁師爲度支郎中，嘗陛奏度支錢物數千言沒官爲輕，改（輕改字原作改輕，據宋孔平仲續世說一改）從死。仁師議，以爲父子天屬，昆季同氣，誅其父子，足累其心，此而不顧，何愛兄弟。既欲改法，請審商量。竟從仁師議。（出《譚賓錄》）

【譯文】

崔仁師擔任度支郎中，向皇帝報告錢物的支配調度情況數千筆，手裏不拿帳本。太宗皇帝覺得奇怪，命令杜正倫拿着帳本對照，然後由崔仁師大聲報告，結果沒有發現一筆差錯。刑部認爲反叛罪犯的兄弟受牽連而要處罪，只將家產沒收充公太輕，改爲同罪犯一同處死。崔仁師認爲，父子兄弟血緣相連，誅殺了罪犯父子，足以震撼兄弟的心。如果如此還受不到教育，怎麼能說愛兄弟呢。所以要求修改法律，請求審議商量，結果竟通過了崔仁師的建議。

盧莊道

盧莊道，范陽人也，天下稱爲名家。聰慧敏悟，冠於今古。父彥與高士廉有舊。莊道少孤，年十二，造士廉。廉以故人子，引令坐。會上有上書者，莊道竊窺覽，謂士廉曰："此文莊道所作。"士廉怪謂曰：後生勿妄言，爲輕薄之行，請誦之，果通。復請倒通，又通。士廉稱歎久之。乃跪謝曰："此文實非莊道所作，向傍窺而記耳。士廉取他文及案牘，命讀之，一覽而倒誦。並呈示所撰文章。士廉具以聞。太宗召見，策試擢第。年十六授河池尉，滿二歲，制舉擢甲科。召見，太宗曰："此是朕聰明小兒邪？"特授長安尉。太宗將省囚徒，莊道年才二十，縣令以幼年，懼不舉，將以他尉代之。莊道不從。時繫囚四百餘人，俱預書狀。莊道但閒暇，不之省也。令丞等憂懼，屢以爲言，莊道從容自若。翌日，太宗召囚。莊道乃徐書狀以進，引諸囚入，莊道對御評其罪狀輕重，留系月日，應對如神。太宗驚歎。即日拜監察御史。（出《御史臺記》）

【譯文】

盧莊道是范陽人，被天下公認爲有學問的人，他的聰明才智超過了古今所有的人，他的父親盧彥和高士廉的關係很好。盧莊道從小喪父，十二歲的時候去拜見高士廉，高士廉因爲他是故人的兒子，讓他坐下。恰巧有人送來文章向高士廉請教，盧莊道偷着觀看，然後對高士廉說："這篇文章是我寫的。"高士林責怪他說："小孩子不要說大話！"認爲他輕薄，讓他背誦，盧莊道果然背下來了。又讓他倒着背誦，他又背下來了，高士廉稱讚感嘆不已。盧莊道跪下請罪說："這篇文章實在不是我作的，而是在旁邊偷看時記住的。"高士廉取來其他文章和官府文書叫他讀，盧莊道全都能看一遍以後就能倒背下來。盧莊道拿出自己所作的文章請高士廉看，高士廉上報給皇帝。太宗皇帝召見盧莊道，考問他政事和經義問題，錄用了他，十六歲便授予他河池縣尉的官職。滿兩年以後，他參加科舉考試，又考中了甲科進士。太宗皇帝召見他時說："這就是我的聰明的小兒童。"並且特別任命他爲長安縣尉。太宗皇帝將要視察牢獄，盧莊道才二十歲。縣令認爲他太年輕，怕他不能應付處理，想要以別的縣尉代替他，盧莊道不同意。當時牢獄裏關押的囚犯有四百多人，全都有罪狀案卷材料，盧莊道有了空閒時間也不去審理。縣令和縣丞既憂慮又害怕，多次詢問告誡他，盧莊道就是不以爲然。第二天，太宗皇帝召見囚犯，盧莊道不慌不忙地拿着案卷材料引導囚犯進來。他當着皇帝的面審理評議各個罪犯的罪行輕重，關押的時間，應對處理迅速正確如神。太宗皇帝十分驚異讚歎。過了不幾天就任命盧莊道爲監察御史。

許敬宗

高宗東封，竇德玄騎而從。上問德玄曰："濮陽古謂之帝丘，何也？"德玄不能對。許敬宗策馬前對所問，上意稱善。敬宗退而告人曰："大臣不可無學，吾向見德玄不能對，心實羞之。"德玄聞之曰："人各有能有不能，善守其拙，不強所不知也。"李績曰："敬宗多聞，信美矣，德玄之言，亦善也。"（出《譚賓錄》）

【譯文】

高宗皇帝雲遊東嶽泰山，舉行祭天的典禮，竇德玄騎馬跟隨。皇帝問竇德玄說："爲什麼古時候把濮陽叫作帝丘呢？"竇德玄回答不上來。許敬宗上前回答了皇帝的問題，皇帝說回答得好。許敬宗退回去對別人說："作大臣的，不可以沒有學問，我剛纔看見竇德玄回答不上來，心裏實在替他害羞。"竇德玄聽到以後說："人各有能和不能的，善於誠實地承認自己的笨拙，不強行假裝明白自己所不知道的問題。"李績說："許敬宗見多識廣，的確很好，而竇德玄的話，也有值得稱讚的地方。"

胡楚賓

胡楚賓屬文敏速，每飲酒半酣而後操筆。高宗每令作文，必以全杯盛酒，令飲，便以杯賜之。（出《譚賓錄》）

【譯文】

胡楚賓寫作時敏捷迅速，每次都是喝得半醉以後再提筆。高宗皇帝每次命令他寫文章，都先用金盃裝上酒給他喝，然後就把金盃賞賜給他。

裴琰之

裴琰之作同州司戶，年才弱冠，但以行樂爲事，略不爲案牘。刺史譙國公李崇義怪之而問戶佐。佐曰：司戶達官兒郎，恐不閒書判。既數日，崇義謂琰之曰："同州事物固（明抄本"固"作"困"）系，司戶尤甚，公何不別求京官，無爲滯此司也。琰之唯諾。複數日，曹事委積，諸竊議以爲琰之不知書，但遨遊耳。他日，崇義召之，厲色形言，將奏免之。琰之出，謂其佐曰："文案几何？"對曰："遽者二百餘。"琰之曰："有何多，如此逼人。"命每案後連紙十張，仍命五六人以供研墨點筆。左右勉唯而已。琰之不之聽，語主案者略言事意，倚柱而斷之，詞理縱橫，文華燦爛，手不停綴，落紙如飛。傾州官僚，觀者如堵牆，驚歎之聲不已也。案達於崇義，崇義初曰："司戶解判邪？"戶佐曰："司戶太高手筆，仍未之奇也，比四五十案，詞彩彌精。"崇義悚怍，召琰之，降階謝曰：公之詞翰若此，何忍藏鋒，成鄙夫之過。是日名動一州。數日，聞於京邑。尋擢授雄（明抄本"雄"作"雍"）州司戶。（出《御史臺記》）

【譯文】

裴琰之擔任同州司戶的時候，剛剛二十歲，每天以玩樂爲主要的事，一點也不關心處理公文。刺史譙國公李崇義怪罪他而去詢問戶佐，戶佐說："司戶是大家的孩子，恐怕不善於處理公文。"過了數日，李崇義對裴琰之說："同州的公務繁忙，司戶尤爲突出。你何不另外謀求個京城裏的官當，沒有必要滯留在這裏。"裴琰之只好點頭稱是。又過了數日，司戶應該辦理的公文堆積。大家偷偷議論，以爲裴琰之不會撰寫公文，只會玩樂。後來李崇義召見裴琰之，嚴厲地對他說，要請示朝廷將他免職。裴琰之出來問戶佐："有多少公文案卷？"戶佐回答說："着急處理的有二百多份。"裴琰之說："我以爲有多少呢，竟如此逼迫人！"他命令每件等待處理的案卷後面附上十張紙，又命令五六個人給他研墨點筆，左右的人勉強去做了。裴琰之不聽詳細情況，只讓主辦各個案卷的事物的人員彙報事情的大概情況，他倚着柱子處理。詞意奔放，文筆華美，手沒有停下來的時候，寫完的紙如飛落下。州府的官員都趕來了，圍觀的人像牆一樣，驚異讚歎聲音不斷。處理完的公文案卷送到李崇義那裏，李崇義一開始還問："司戶會處理公文嗎？"戶佐說："司戶手筆太高了！"李崇義仍然不知道裴琰之的奇異才能。等到他看了四五十卷，發現詞句語言非常精采。李崇義驚奇慚愧，將裴琰之找來，走下臺階謝罪說："你的文章如此好，何必隱藏鋒芒，這都是我的過錯啊！"當天裴琰之的聲名就震動了全州，數日之後又傳到京城，不久被提拔爲雄州司戶。

蘇頲

蘇祐聰悟過人，日誦數千言。雖記覽如神，而父瑰訓勵嚴至，常令衣青布襦，伏於牀下，出其脛受柙楚。及壯而文學該博，冠於一時。性疏俊嗜酒。及玄宗既平內難，將欲草制書，甚難其人。顧謂瑰曰："誰可爲詔？試爲思之。"瑰曰："臣不知其他，臣男頲甚敏捷，可備指使。然嗜酒，倖免沾醉，足以了其事。"玄宗遽命召來，至時宿酲未解，粗備拜舞，嘗醉嘔殿下，命中人扶臥於御前，玄宗親爲舉衾以覆之。既醒，授簡筆，立成。才藻縱橫，詞理典贍，玄宗大喜。撫其背曰："知子莫若父。有如此邪？"由是器重，已注意於大用矣。韋嗣立拜中書令，瑰署官告，頲爲之辭，薛稷書，時人爲之三絕。頲才能言，有京兆尹過瑰，命頲詠尹字。乃曰："醜雖有足，甲不全身，見君無口，知伊少人。"瑰與東明觀道士周彥雲素相往來，周時欲爲師建立碑碣，謂瑰曰：成某志，不過煩相君諸子，五郎文，六郎書，七郎致石。瑰大笑，口不言而心服其公。瑰子頲第五，詵第六，冰第七，詵善八分書。（出《明皇雜錄》）

【譯文】

蘇頲的聰明超過了普通的人，每天能背誦數千句詩文，雖然記憶如神，然而父親蘇瑰仍嚴加管束和鼓勵。經常命令他穿上舊衣服趴到牀底下，露出小腿用木板打。蘇頲長大以後文章寫得非常好，一時聲名大震，然而他粗心好酗酒。等到玄宗皇帝平定國內動亂，想要發佈公告，沒有找到合適的撰稿人，對蘇瑰說："誰能夠爲我起草詔書文告？請你爲我想一想。"蘇瑰說："我不知道別人，我的孩子蘇頲文章寫得非常敏捷，可以隨時指使。只是他好喝酒，如果沒有喝醉，足以完成這個任務。"玄宗皇帝立即命令去找蘇頲。蘇頲來了以後，隔夜喝的酒還沒醒，歪歪斜斜的勉強給皇帝磕了頭，然後便吐到殿下。皇帝命令太監將他扶到跟前躺下，親自爲他蓋上被子。過了一會兒，蘇頲醒了酒，就遞給他一支筆，他接過來一揮而就。文章寫得才思文采奔放，敘事論理明白。玄宗皇帝大喜，拍着他的脊背說："瞭解兒子莫過於父親，就像這件事一樣。"從此對蘇頲很器重，準備委以重任。韋嗣被任命爲中書令時，由蘇瑰組織起草委任狀，由蘇頲起草修辭，薛稷書寫，被當時的人們稱爲"三絕。"蘇頲剛剛會說話時，京兆尹去蘇瑰家作家客，命令蘇頲歌頲"尹"字。蘇廷說："醜雖有足，甲不全身，見君無口，知伊少人。"蘇瑰和東明觀的道士周彥雲平素有來往，周彥雲想要爲師傅立一塊碑。他對蘇瑰說："要實現我的願望，只不過麻煩你的幾個兒子就可以了。由五郎撰寫碑文，六郎書寫，七郎往碑上刻字。"蘇瑰大笑，嘴上沒說，心中很服周彥雲。蘇瑰的幾個兒子，蘇頲排行第五，蘇詵第六，蘇冰第七，蘇詵善於書寫八分體的字。

王勮

王勮，絳州人，開元中任中書舍人。先是五王出閣，同日受冊，有司忘載冊文，百官在列，方知闕禮。勮召小吏五人，各執管，口授分寫，一時俱畢。（出《摭言》）

【譯文】

絳州人王勮開元年間擔任中書舍人，五個皇子離開朝廷去自己的封地作藩王，當天要接受皇帝冊封稱號，祕書機關忘了攜帶冊封的文書，百官已經上朝的時候纔想起來。王勮立即召集五個小官，每人手裏拿一支筆，由王勮口授，五個人分別書寫，一會功夫就將文書全部準備好了。

李白

開元中，李翰林白應詔草白蓮花開序及宮詞十首，時方大醉，中貴人以冷水沃之，稍醒。白於御前，索筆一揮，文不加點。（出《摭言》）

【譯文】

開元年間，翰林學士李白奉皇帝的命令起草白蓮花盛開的序言和以宮廷生活爲題材的詞十首。當時李白喝得酩酊大醉，宦官用冷水將他澆醒。李白起來走到皇帝面前，要來毛筆一揮而就，不用修改。

柳芳

李幼奇者，開元中，以藝幹柳芳。嘗對芳念百韻時，芳已暗記，便題之於壁，不差一字。謂幼奇曰："此吾之詩也。"幼奇大驚異之，有不平色。久之徐曰："聊相戲耳，此君所念也。"因請幼奇更誦所著文章，皆一遍能寫。（出《尚書故實》）

【譯文】

李幼奇在開元年間在柳芳面前顯示自己的才能，對柳芳念自己所作的百句詩。柳芳一邊聽一邊記，然後用筆題在牆壁上，與李幼奇的原詩一字不差。柳芳對李幼奇說："這是我作的詩。"李幼奇非常驚奇，臉上露出不平的神色。過了一會柳芳對李幼奇說："同你開個玩笑，這是你剛纔唸的詩。"然後又請李幼奇念他所寫的其它文章，柳芳全都能聽一遍就背寫下來。

王藻

王藻、王素，貞元初應舉，齊名第十四。每偕往還通家，稱十四郎（明抄本每偕往還通家稱十四郎作每詣往還家通王廿四郎），或問，曰：藻、素也。（出《傳載》）

王藻和王素在貞元初年參加科舉考試，並列第十四名。每當他們一塊前往世交朋友家時，人們都稱他倆爲"十四郎。"有人問誰是"十四郎"，回答說"王藻和王素。"

韓愈

李河南素替杜公兼。時韓吏部愈爲河南令，除職方員外，歸朝，問前後之政如何，對曰：將兼來比素。（出傳載）

【譯文】

河南李素代替杜公兼，這時吏部的韓愈由河南令改任職方員外。他回到朝中以後，人們問他前後官員的才能和政績怎麼樣。韓愈回答說："將兼來比素。"

李程

李相國程執政時，嚴謨、嚴休皆在南省。有萬年令闕，人多屬之。李雲：二年（明抄本作嚴）不知謨。（出《傳載》）

【譯文】

宰相李程主持政務時，嚴謨和嚴休都在尚書省任職。萬年縣令出現空缺，很多人都想去。李程說："二年不知'謨'。"

李吉甫

憲宗久親政事，忽問京兆尹幾員。李相吉甫對曰："京兆尹三員：一員大尹，二員少尹，以爲善對。（出《國史補》）

【譯文】

憲宗皇帝長時間親自處理國家政務，忽然問有幾名京兆尹。宰相李吉甫回答說："京兆尹有三名，一名叫'大尹'，二名叫'少尹'。"人都以爲對答極妙。

王生

或問羅浮王生曰：爲政難易？曰：簡則易。又問儒釋同否？曰。直則同。（出《國史補》）

【譯文】

有人問羅浮的王生說："主持處理政務容不容易？"王生說："簡政則容易。"又問儒家和佛教是否一樣，王生回答說："坦誠直爽說穿了則一樣。"

辛丘度

元和十五年，辛丘度、丘（丘字原闕，據傳載補）紓，杜元穎，同時爲遺補。令史分直，故事但舉其姓曰：辛、（辛字原闕，據傳載補）丘、杜當入。（出《傳載》）

【譯文】

唐朝元和十五年，辛丘度、丘紓和杜元穎同時爲後補官員。令史爲他們排列後補遞進的順序時故意按他們姓氏上的巧合排列推薦說："辛、丘、杜當入。"

溫庭筠

會昌毀寺時，分遣御史檢天下所廢寺，及收錄金銀佛像。有蘇監察者不記名，巡檢兩街諸寺，見銀佛一尺已下者，多袖之而歸。人謂之"蘇扛佛"。或問溫庭筠：將何對好？遽曰：無以過"密陀僧"也。（出《尚書故實》）

【譯文】

唐朝會昌年間大肆拆毀寺廟的時候，皇帝派御史檢查各地毀寺的情況，同時收集金銀佛像。有個蘇監察，已經記不清名字了。他巡視檢查兩條街上的各個寺廟，見到一尺以下的銀佛像，便藏到袖子裏帶回家。人們都叫他"蘇扛佛"。有人問溫庭筠，以什麼來對應這三個字。溫庭筠立即回答："沒有比'密陀僧'更恰當的了。"暗喻"藏匿佛像的和尚。"

柳公權

柳公權，武宗朝在內庭。上嘗怒一宮嬪久之，既而復召。謂公權曰："朕怪此人，然若得學士一篇，當釋然也。"目御前蜀箋數十幅授之。公權略不佇思，而成一絕曰：不分前時忤主恩，已甘寂寞守長門。今朝卻得君王顧，重入椒房拭淚痕。"上大悅，錫錦彩二百匹，令宮人上前拜謝之。（出《摭言》）

【譯文】

唐朝的柳公權在武宗皇帝的時候是宮廷內的官員。皇帝很長時間對一名宮內女官生氣，皇帝將她叫來後對柳公權說："我對這個人很不滿意，然而如果得到你的一篇作品，我就不再怪罪她了。"說完將御案上的幾十張蜀郡產的紙遞給他。柳公權不加思索，立即寫成一首絕句："不分前時忤主恩，已甘寂寞守長門。今朝卻得君王顧，重入椒房拭淚痕。"皇帝很高興，賞賜給他二百匹錦緞，並命令女官上前向他拜謝。

權德輿

權丞相德輿言無不聞，又善廋詞。嘗逢李二十六於馬上，廋詞問答，聞者莫知其所說焉。或曰，廋詞何也？曰：隱語耳。語不曰："人焉廋哉！人焉廋哉！"此之謂也。（出《嘉話錄》）

【譯文】

丞相權德輿沒有不知道的事情，並且還善於說"廋語"，也就是隱語。他與李二十六郎在馬上相遇，互相用廋語問答說話，旁邊的人都聽不懂他們所說的話是什麼意思。有人問："什麼是廋語？"權德輿說："就是隱語，不明說話，人如何去尋找。"人如何去尋找？這就是他說的話。

東方朔

漢武帝嘗以隱語召東方朔。時上林獻棗，帝以杖擊未央前殿檻曰：叱叱，先生束束。朔至曰："上林獻棗四十九枚乎？朔見上以杖擊檻兩木，兩木林也，束束棗也，叱叱四十九也。"（出《東方朔傳》）

【譯文】

漢武帝曾經招呼東方朔上殿猜隱語，當時上林獻來一些棗。武帝用手杖敲擊未央宮前的大殿門檻，說："叱叱，先生束束。"東方朔走過來說："是不是上林獻棗四十九枚？"東方朔見武帝以手杖敲擊門檻兩木，想到兩木爲林，束束相加爲棗（棗），叱叱（諧音七七）爲四十九。

又 東方朔

東方朔常與郭舍人於帝前射覆。郭曰：臣願問朔一事，朔得，臣願榜百；朔窮，臣當賜帛。曰：客來東方，歌謳且行。不從門入，逾我垣牆。遊戲中庭，上入殿堂。擊之拍拍，死者攘攘。格鬥而死，主人被創：是何物也？朔曰：長喙細身，晝匿夜行，嗜肉惡煙，常所拍捫，臣朔愚戇，名之曰蚊，舍人辭窮，當復脫褌。（出《東方朔傳》）

【譯文】

東方朔經常和郭舍人在漢武帝的面前猜迷，郭舍人說："我想問東方朔一件事，東方朔猜着了，我願意挨一百下板子；如果東方朔猜不着。請賞賜我帛布。"接着他出謎語說："客來東方，且歌且行。不從門入，逾我院牆。遊戲中堂，出入殿堂。擊之拍拍。死者紛亂。格鬥而死，主人受傷。是什麼東西？"東方朔回答說："長嘴細身，晝伏夜出。喜肉怕煙，常所拍捫。臣朔愚笨，名之曰蚊。舍人辭窮，當脫褲子。"

李彪

後魏孝文皇帝嘗殿會羣臣酒酣歡極，帝因舉卮屬羣臣及親王等酒曰："三三橫，兩兩縱，誰能辨之賜金鐘。"御史中尉李彪曰：沽酒老嫗甕注砙，屠兒割肉與稱同。尚書左丞甄琛曰：吳人浮水自雲工，技兒擲袖在虛空。彭城王勰曰："臣思解此是習字。高祖即以金鐘賜彪。朝庭服彪聰明有如。甄琛和之亦速。（出《伽藍記》）

【譯文】

北魏的孝文皇帝曾經舉行盛大的文武百官宴會，當酒喝得非常暢快高興的時候，皇帝舉杯向大臣和親王們敬酒說："三三橫，兩兩縱，誰能猜着賜金盃。"御史中尉李彪說："沽酒老嫗甕注砙，屠兒割肉與稱同。"尚書左丞甄琛說："吳人浮水自雲工。技兒擲袖在虛空。"鼓城的王勰說："我猜謎底是個'習'（習）字。"高祖皇帝便把金盃賞賜給了李彪。官員們都佩服李彪聰明有見解，而甄琛和的也很快。

班蒙

唐太保令狐相綯，出鎮淮海日支使班蒙與從事俱遊大明寺之西廊。忽觀前壁所題雲：一人堂堂，二曜同光，泉深尺一，點去冰旁，二人相連，不欠一邊，三梁四柱烈火然，除卻雙勾兩日全。諸賓幕顧之，駐足良久，莫之能辨。獨班蒙曰：一人豈非大字乎？二曜者日月，非明字乎？尺一者十一寸，非寺字乎？點去冰，水字；二人相連，天字；不欠一邊，下字；三梁四柱而烈火然，無字；兩日除雙勾，比字；得非大明寺水，天下無比乎？"衆皆洗然曰：黃絹之奇智，亦何異哉！稱歎彌日。詢之老僧曰：頃年有客獨遊，題之而去，不言姓氏。（出《桂苑叢記》）

【譯文】

唐朝的太保銜宰相令狐綯離開朝廷鎮守淮海的時候，帶領班蒙和幾位從事一同遊覽大明寺的西廊。他們忽然發現前面的牆壁上有題字，內容是："一人堂堂，二曜同光，泉深一尺，點去冰傍，二人相連，不欠一邊，三梁四柱烈火然，除卻雙勾兩日全。"各位賓客和幕僚看了，站在那裏很長時間，都無法解釋。只有班蒙說："一人不是個大字嗎；二曜是日月，不是明字嗎；尺一爲十一寸，不是寺字嗎；點去水（冰），水字；二人相連，天字；不欠一邊，下字；三梁四柱而烈火然，無（無）字；兩日除雙勾，比字。連起來不就是'大明寺水，天下無比'嗎！"大家恍然大悟說："楊修破解'黃絹幼婦'隱語的奇異智慧也不過如此！"大家讚歎了一整天，又去詢問老和尚。老和尚說："去年有一個獨自遊覽的客人題了這段隱語以後就走了，他沒有說出自己的姓名。"

幼敏

陳元方

漢末，陳太丘實與友人期行，過期不至，太丘捨去。去後乃至，其子元方，年七歲，在門外戲。客問元方："尊君在否？"答曰："待君不至，已去。"友人便怒曰："非人，與人期行，相委而去。"元方曰：君與家君期日中時，過申（明抄本申作中）不來，則是無信，對子罵父，則是無禮。友人慚，下車引之，元方遂入門不顧。（出《商芸小說》）

【譯文】

漢朝末年，太丘陳實與朋友約定一同出門，過了約定的時間朋友沒來，陳實便自己走了。陳實走了以後朋友纔到，陳實的兒子，七歲的陳元方正在門外玩耍。陳實的朋友問陳元方說："你父親在嗎？"陳元方說："等你不來，已經走了。"陳實的朋友生氣地說："不是人，與人約好一塊走，卻扔下別人自己走了。"陳元方說："你與父親約定今天中午見面，過時不來，則是沒有信用，當着兒子罵父親，則是無禮。"陳實的朋友慚愧地下車去拉陳元方的手，陳元方走進門去不理他。孫策 吳孫策年十四，在壽陽詣袁術。始至，俄而劉豫州備到，便求去。袁曰："劉豫州何  
關君？"答曰："不爾，英雄忌人。"即出，下東階，而劉備從西階上，但轉顧視孫之行步，殆不復前。（出《語林》）

【譯文】

東吳的孫策十四歲那年去壽陽拜見袁術。剛到不一會兒。豫州牧劉備就來了，孫策要走。袁術說："劉豫州來和你有什麼關係？"孫策回答說："不然，英雄互相妒忌。"說完就往外走。他從東面臺階下去，劉備從西面臺階上來，只是轉頭看孫策走路的資勢，卻不再往前走了。

鍾毓

鍾毓、鍾會，少有令譽，年十三，魏文帝聞之，語其父繇曰："令卿二子來。"於是敕見。毓面有汗。帝問曰："卿面何以汗？"毓對曰："戰戰惶惶，汁出如漿。"復問會："卿何以不汗出？"會對曰：戰戰慄慄，汗不得出。"又值其父晝寢，因共偷服散酒，其父時覺，且假寐以觀之：毓拜而後飲，會飲而不拜。既問之，毓曰："酒以成禮，不敢不拜。"又問會，何以不拜，會曰："偷本非禮，所以不拜。"（出《小說》，明抄本作出《世說》）

【譯文】

鍾毓和鍾會從小就有美名。十三歲的時候魏文帝聽到了他倆的名聲以後，對他們的父親鍾繇說："叫你的兩個兒子來。"於是鍾毓和鍾會按命令來朝見魏文帝。鍾毓的臉上有汗水，魏文帝問他："你臉上爲什麼有汗？"鍾毓回答說："戰戰惶惶，汗如水出。"又問鍾會："你爲什麼不出汗？"鍾會回答說："戰戰慄慄，汗出不來。"有一天，他倆的父親白天睡覺，他倆一塊偷散酒喝，他們的父親覺察到了，仍然裝睡觀察他倆。鍾毓先行禮後喝酒，而鍾會是喝酒不行禮。父親詢問他倆，鍾毓說："酒是禮儀用品，所以不敢不行禮。"又問鍾會："你爲什麼不行禮？"鍾會說："偷本就是非禮的行動，所以用不着行禮。"

孫齊由

孫齊由、齊莊二人小時詣庾公。公問齊由何字，曰："齊由。"公曰："欲何齊邪？"曰："齊許由。"又問齊莊何字，答曰："齊莊。"公曰："欲齊何邪。"曰："齊莊周。"公曰："何不慕仲尼而慕莊周？"答曰："聖人生知，故難慕。"庾公大喜小兒答對。（出《世說新語》）

【譯文】

孫齊由和孫齊莊兩個人小時候拜見庾公。庾公問齊由叫什麼名字，齊由說："齊由。"庾公問："想要和誰'齊'啊？"齊由回答："同許由齊"。庾公又問齊莊叫什麼名字，齊莊說："齊莊。"庾公又問："想要向誰看齊啊！"齊莊說："和莊周齊名。"庾公說："爲什麼不羨慕孔子而羨慕莊周呢？回答說："聖人生而知之，所以難以羨慕。"庾公對小孩的回答非常滿意。陸琇 後魏東平王陸俟，代人也，聰悟有才略。子馥有父風。高崇見而賞之，謂朝臣曰："吾常嘆其父智過其軀，此逾於父矣。"爲相州刺史，遷太僕。馥子琇，年九歲。馥謂曰："汝祖東平王有十  
二子，我爲嫡長，承襲家業。吾今年老，屬汝幼童，詎堪爲陸氏宗首乎？"琇對曰："苟非鬥力，何患童稚。"馥奇之，立爲嫡。（出《談藪》）

【譯文】

北魏的東平王陸俟是世襲的王位，他聰明而有謀略。他的兒子陸馥保留了父親的風格，高宗皇帝看見他讚賞地對大臣們說："我經常感嘆他父親的才智超過了身體，而他的才智又超過了他父親。"陸馥的官職是相州刺史，後來又改任太僕。他的兒子陸琇才九歲。陸馥對兒子說："你祖父東平王有十二個兒子，我是嫡傳長子，繼承了家業。我如今已經老了，將來屬於你這個小孩。你能否擔陸氏家族的首要繼承人？"陸琇說："又不是鬥力，何必擔心年齡小。"陸馥很驚奇，把陸琇立爲繼承人。

王絢

宋王景，僧朗之子，美風貌，善玄言。與謝莊、張暢、何偃，俱有盛名。於是景文本名彧。與明帝名同，故稱字。長子絢年五六歲，警悟。外祖何尚之賞異焉。嘗教讀《論語》，至鬱郁乎文哉，因戲之曰：可改邪邪乎文哉。絢應聲答曰：尊者之名，安可爲戲，便可道草翁之風則舅。論語曰：草上之風則偃，偃尚之子也。絢卒於祕書丞。（出《談藪》）

【譯文】

劉宋時代的王景是王僧朗的兒子，他的相貌俊美，風度高雅，善於講精微玄妙的語言。他和謝莊、張暢、何偃，都很有響亮的名聲。原來王景的名字叫王彧。因爲與明帝同名。所以改成"景"字。王景的長子王絢才五六歲，就非常機敏聰慧。他的外祖父何尚之很欣賞他，曾經教他讀《論語》。唸到"鬱郁乎文哉"一句，同他開玩笑說："可以改成'邪邪乎文哉'嗎？"王絢應聲回答說："尊貴人物的名字，怎麼可以開玩笑。那麼也可以說'草翁之風則舅'了。"《論語》上有"草上之風則偃"一句，而"偃"是何尚之的兒子。王絢後來擔任祕書丞。死在任職期間。

蕭遙欣

南齊曲江公蕭遙欣少有神采幹局。爲童子時，有一小兒左右彈飛鳥，未嘗不應弦而下。遙欣謂之曰：凡戲多端，何急彈此？鳥自雲中翔，何關人事？小兒感之，終身不復捉彈。爾時年十一。士庶多競此戲，遙欣一說，旬月播之，遠近聞者，不復爲之。（出《談藪》）

【譯文】

南齊曲江公蕭遙欣從小就有神采和辦事的才能。他還是兒童時，看見有一個小孩在附近用彈弓射殺飛鳥，沒有不應聲而落的。蕭遙欣對他說："遊戲的玩法很多，爲什麼要把飛鳥打下來。鳥兒在雲中飛翔，哪裏礙着人的事了！"孩子受了感動，終身不再打鳥。當時蕭遙欣才十一歲。當地的民衆都願意打鳥比賽取樂，蕭遙欣的話，在一個月的時間傳播開來，遠近的人們聽了，從此不再打鳥。

房氏子

唐韋陟有疾，房尚書琯使子弟問之。延入臥內，行步悉籍茵毯，房氏子襪而登階，侍婢皆笑之。舉朝以爲韋氏貴盛，房氏清儉。俱爲美談。（出《國史補》）

【譯文】

唐朝的韋陟生病了，尚書房琯派子弟去探望。來到韋陟的臥房，地上全都鋪着毛毯。房氏子弟穿着襪子登上臺階走了進去，奴婢們全都嘲笑他們。滿朝的官員都認爲，韋陟的家庭尊貴富足，房琯的家庭清廉樸素，都是人們樂於稱道的好事。

張琇

張童子者名琇，審素之子也。開元二十二年，琇殺殿中侍御史楊萬頃於闕下，復父仇也。初審素受賕事發，詔萬頃按之。萬頃按審素過入，故坐誅，家屬徙邊。琇會赦得還，時未冠，乃追復前怨，與其弟瑝手刃萬頃于都城。聞者駭之。帝嘉其孝，將釋之。有司以專殺抗論，琇坐死。時人哀之，葬於邙山，爲疑冢焉：蓋懼楊宗之所發也。故虞部員外郎顧雲誄之曰："冒法復仇，信難逃於刑典，忘身徇孝，誠有契於禮經。且從古以來，誰人不死？得其死矣，夫可恨歟？"（出《顧雲文集》）

【譯文】

少年張琇是張審素的兒子。開元二十二年張琇在皇宮門外殺死了殿中侍御史楊萬頃，報了父仇。當初張審素受賄的事情泄露，由楊萬頃審理。楊萬頃在審理中偏激有過失。導致了張審素被誅殺，家屬遷往邊遠地區。張琇遇到大赦回到京城時，還未成年。他爲了復仇和弟弟張琇把楊萬頃刺殺於京城。聽到這個消息的人都感到驚訝。皇帝讚賞他的孝心，想要釋放他。辦案機關以他是故意殺人提出異議，最後將張琇處死，張琇被葬在邙山，沒有標明墳墓的位置，因爲怕楊萬頃家裏的人掘墓。虞部員外郎顧雲寫了一篇悼念張琇的文章說："冒犯法律復仇，實在難逃刑法的追究，捨身忘死盡孝，符合儀禮周禮。況且從古以來，誰人不死。死得其所，了卻恩怨。"

渾瑊

渾太師瑊年十一，隨父釋之防冬。朔方節度張齊丘戲問："將乳母來否？"其年立跳蕩功。後二年，拔石堡城，收龍駒島，皆有奇效。（出《國史補》）

【譯文】

太師渾瑊十一歲的時候，隨父親渾釋之參加冬季邊境防衛，朔方節度使張齊丘同他開玩笑說："帶乳母來了嗎？"當年渾瑊就立下了突襲破敵的功勞。二年後，在攻破石堡城和收復龍駒島的戰役中，他都做出了重要貢獻。

卷第一百七十五 幼敏

賈逵 李百藥 王勃 元嘉 毛俊男 蘇頲 劉晏 林傑 高定 李德裕 白居易　崔鉉　李琪　劉神童　路德延　韋莊

賈逵

漢賈逵五歲，神明過人。其姊韓瑤之婦，瑤無嗣，而婦亦以貞明見稱。聞鄰里諸生讀書，日抱逵隔籬而聽，賈逵靜聽無言，姊以爲喜。年十歲，乃闇誦六經。姊謂逵曰："吾家窮困，不曾有學者入門。汝安知天下有三墳五典，而誦無遺句邪？"逵曰：憶姊昔抱逵往籬下，聽鄰家讀書，今萬不失一。乃剝庭中桑皮以爲牒。或題於扉屏。且誦且記。期年，經史遍通。門徒來學，不遠萬里，或襁負子孫，舍於門側，皆口受經文。贈獻者積廩盈倉。或雲：賈逵非力耕所得，誦經口倦，世爲舌耕。（出《王子年拾遺記》）

【譯文】

漢朝的賈逵五歲的時候就聰明過人。他的姐姐是韓瑤的妻子。韓瑤沒有兒子。逵的姐姐以貞節賢明出名。她聽到鄰居家的孩子們讀書，便每天抱着賈逵隔着籬笆聽。賈逵靜靜地聽別人讀書，一句話也不說，姐姐很高興。賈逵十六歲的時候，就會背誦詩書禮易春秋"六經"。姐姐對他說："我們家很貧窮。從來沒有過學者上門，你是怎麼知道天下有'三墳五典'等書籍，並且背誦得一句不差的？"賈逵說："當初姐姐抱我在籬笆下聽鄰居家孩子讀書，我便記住了，所以如今全都能一句不差的背誦下來。"賈逵剝下院子裏桑樹的皮當作紙張，或者將字寫在門扇或牆壁上，一年以後便把各種經典著作和歷史書籍全都讀了一遍。這時各地的學生不遠萬里來向他拜師學習，還有的人揹着子孫來送給他教育。他認真地教這些學生讀書，學生及家長所贈送的錢物和糧食裝滿了倉庫。人們說："賈逵不是用力氣耕田種地來取得收穫，而是用嘴講授經史，一輩子用舌頭耕種。"

李百藥

唐李百藥七歲能屬文。齊中書舍人陸琇，常遇其父德林宴集。有說徐陵文者雲：刈琅邪之稻。坐客並稱無其事。百藥進曰："傳稱禹阝人籍稻，注云。禹阝國在琅邪開陽縣。"人皆驚喜雲：此兒即神童。百藥幼多疾，祖母以百藥爲名。名臣之子，纔行相繼，四海名流，莫不宗仰。藻思沉鬱，尤長五言。雖樵童牧豎，亦皆吟諷。及懸車告老。怡然自得，穿地築山，文酒譚賓，以盡平生之志，年八十五。先是和太宗帝京篇，手詔曰："卿何身之老而才之壯？何齒之宿而意之新乎？"子安期，永徽末遷中書舍人，三代皆掌制誥。安期孫義仲又爲中書。（出《譚賓錄》）

【譯文】

唐朝的李百藥七歲就會寫文章。他的文章和中書舍人陸琇齊名。有一次他的父親設宴請客，有人談論起徐陵的文章，說到其中的一句："收割琅邪的稻穀"。在座的人都不理解，說沒有這一回事。李百藥在旁邊說："《春秋》記載。禹阝國曾耕種稻穀，禹阝國在琅邪開陽縣境內。"大家都驚喜地說："這個孩子真是神童啊！"李百藥從小多病，祖母給他起名叫"百藥"。他是名臣的後代。繼承了先輩的才能和品德，四海之內的著名人士沒有不佩服他的。他文章寫得既華美又深刻，尤其擅長寫五言詩。不論是砍柴的孩子，還是放牛的兒童，他都讚美歌頌。他告老還鄉以後，更加怡然自得，砍柴耕種，宴請朋友，談論詩文，盡情實現自己的願望。他活了八十五歲，從前因爲奉和太宗帝的詩篇。大宗皇帝在寫給他的親筆信中說："你爲什麼身體老了，而才能和智慧仍以壯年；爲什麼牙齒舊了，而文章和思想富有新意？"李百藥的兒子李安期，永徵末年被任命爲中書舍人，三代人全都負責起草管理皇帝的詔書。李安期的孫子李義仲又成爲中書舍人。

王勃

王勃字子安，六歲能屬文。清才浚發，構思無滯。年十三，省其父至江西。會府帥宴於滕王閣。時帥府有婿善爲文章，帥欲誇之賓友，乃宿構滕王閣序，俟賓合而出之，爲若即席而就者。既會，帥果授箋諸客，諸客辭。次至勃，勃輒受。帥既拂其意，怒其不讓，乃使人伺其下筆。初報曰："南昌故郡，洪都新府。"帥曰："此亦老生常談耳。"次曰："星分翼軫，地接銜廬。"帥沈吟移晷。又曰："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帥曰："斯不朽矣。"（出《摭言》）

【譯文】

王勃的字叫子安，六歲能寫文章，並且文思敏捷，構思巧妙，他十三歲的時候去江西看望父親，出席府帥在滕王閣舉行的宴會。府帥的女婿文章寫得很好，府帥想要在賓客面前誇耀。他叫女婿預先構思了"滕王閣序"，準備等到賓客聚會時再當衆寫出來，說成是即席而作的。到了宴會上，府帥果然分發紙張給各位賓客，大家都推辭不要。輪到王勃，王勃卻接了下來。府帥見王勃違背了他的意思，心裏對王勃毫不謙讓的態度很生氣，便叫人觀看王勃寫了些什麼，一開始，有人報告他說，王勃寫的是："南昌故郡，洪都新府。"府帥說："這是老生常談啊！"接着報告他說："星分翼軫，地接銜廬。"府帥沉默深思了很久。又來人告訴他說："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府帥說："這已經是不朽的名作了！"

元嘉

元嘉少聰俊，右手畫圓，左手畫方，口誦經史，目數羣羊，兼成四十字詩，一時而就，足書五言絕：六事齊舉。代號神仙童子。（出《朝野僉載》）

【譯文】

元嘉很小的時候就非常聰明，能夠左手畫圓。右手畫方，口中背誦文章，眼睛數羣羊的數目，心中構思四十個字的詩，腳趾夾筆書寫五言絕句，六件事可以同時進行。綽號叫"神仙童子"。

毛俊男

幷州人毛俊誕一男，四歲，則天召入內試字，千字文皆能暗書。賜衣裳放還。人皆以爲精魅所託。其後不知所終。（出《朝野僉載》）

【譯文】

幷州人毛俊生下一個男孩，四歲的時候被武則天召進宮去測驗識字，《千字文》全都能揹着寫出來，武則天賞賜給他衣服以後放他回家去了。人們都認爲這孩子是神靈鬼怪託生的，後來不知道他怎麼樣了。

蘇頲

蘇瑰初未知頲，常處頲於馬廄中，與傭保雜作。一日，有客詣瑰，候廳事，頲擁彗趨庭，遺墮文書。客取視之，乃詠崑崙奴詩也。其詞雲："指頭十頲墨，耳朵兩張匙。"客心異之。久而瑰出，與客淹留。客笑語之餘，因詠其詩，並言形貌，問瑰何人，非足下宗族庶孽邪？瑰備言其事，客驚賀之，請瑰加禮收舉，必蘇氏之令子也。瑰自是稍親之。適有人獻瑰兔，懸於廊廡之下。瑰乃召頲詠之，頲立呈詩曰："兔子死闌殫，持來掛竹竿。試將明鏡照，何異月中看。"瑰大驚奇，驟加顧禮。由是學問日新，文章蓋代。（出《開天傳信記》）

【譯文】

蘇瑰一開始不知道兒子蘇頲的才學，經常讓他在馬廄裏和傭人一起幹雜活。有一天，有客人來拜訪蘇瑰，等候在客廳裏。蘇頲抱着掃帚在庭院裏走過，懷裏掉下一個本子。客人取過來一看，是一首描寫給紳門富豪作奴僕的南海國人"崑崙奴"的詩，詩裏寫道："指頭十頲墨，耳朵兩張匙。"客人心中很奇怪，過了一會蘇瑰出來陪伴客人，客人在說笑的時候，唸了這兩句詩，並講述了蘇頲的體形相貌，問蘇瑰是什麼人，是不是蘇的遠親。蘇瑰講述了蘇頲的情況，客人驚奇地祝賀他，讓他送蘇頲去讀書，認爲蘇頲一定會成爲蘇家有出息的好兒子。從此蘇瑰對蘇頲稍稍好了一點。有一次，有人送給蘇瑰一隻兔子，懸掛在房檐。蘇瑰命令蘇頲作歌詠兔子的詩。蘇頲立刻寫出一首詩說："兔子死闌殫，持來掛竹竿。試將明鏡照，何異月中看。"蘇瑰非常驚奇，於是給蘇頲拿學費，送他去讀書。從此蘇頲的學問天天增長，文章超過了同時代的人。

劉晏

玄宗御勤政樓，大張樂，羅列百妓。時教坊有王大娘者，善戴百尺竿，竿上施木山，狀瀛州方丈，令小兒持絳節，出入於其間，歌舞不輟。時劉晏以神童爲祕書正字，年方十歲，形狀獰劣。而聰悟過人。玄宗召於樓中簾下，貴妃置於膝上，爲施粉黛，與之中櫛。玄宗問晏曰："卿爲正字，正得幾字？"曰："天下字皆正，唯朋字未正得。"貴妃復令詠王大娘戴竿，晏應聲曰：樓前百戲競爭新，唯有長竿妙入神。誰得（明抄本得作謂）綺羅翻有力，猶自嫌輕更著人。"玄宗與貴妃及諸嬪御歡笑移時，聲聞於外，因命牙笏及黃文袍以賜之。（出《明皇雜錄》）

【譯文】

玄宗到勤政樓觀看各種伎藝節目，有上百名歌手參加演出。朝廷的文藝機構"教坊"有個王大娘，善於用頭頂百尺高竿，竿上放一個木山，形狀好像海上的仙山。然後再讓小孩手裏拿着紅色的木棍，在木山上歌舞不停。這時劉晏才十歲，因爲是神童，被任命爲祕書正字。他相貌醜陋，但聰明過人。皇帝將他叫到樓中的簾子下面，貴妃將他抱坐到膝蓋上，爲他塗脂抹粉，爲他梳頭。玄宗皇帝問他："你身爲祕書正字，糾正了幾個字？"劉宴說："天下字全都可以糾正，只是朋字不能糾正。"貴妃命令他歌詠王大娘頂竹竿。劉晏應聲說道："樓前百戲競爭新。唯有長竿妙入神。誰得綺羅翻有力，猶自嫌輕更著人。"玄宗皇帝和貴妃娘娘，以及諸位侍妾、宮女歡笑多時，聲音傳到外邊，玄宗皇帝命令賞賜給劉晏象牙笏板和黃文袍。

林傑

林傑字智周，幼而聰明秀異，言發成文，音調清舉。年六歲，請舉童子。時（原父作文，據明抄本改）肅爲閩府大將，性樂善，尤好聚書，又妙於手譚，當時名公多與之交。及有是子，益大其門。廉使崔侍郎千亟與遷職，鄉人榮之。傑五歲，父因攜之門腳，至王仙君霸壇，戲問童子能是乎？傑遂口占雲：羽客已歸雲路去，丹爐草木盡凋殘。不知千載歸何日，空使時人掃舊壇：父初不謂眇歲之作，遽臻於此。羣親益所驚異，遞相傳諷，鄉里喧然。自此日課所爲，未幾盈軸。明年，遂獻唐中丞扶。唐既伸幅窺吟，聳耳皆吹，命子弟延入學院。時會七夕，堂前乞巧，因試其乞巧詩。傑援毫曰："七夕今朝看碧霄，牽牛織女渡河橋。家家乞巧望秋月，穿盡紅絲幾萬條。"唐驚曰："真神童也。"以是鄉人羣來求看，填塞門巷。傑又精於琴棋及草隸書，俱自天然，不假師受。唐因與賓從棋，或全局輸者。令罩之勿觸，取童子來，繼終其事。傑必指蹤出奇，往往返勝。曲盡玄妙，時謂神助。後復業詞賦，頗振聲問。有仙客入壺中賦雲：仙客以變化隨形，逍遙放情。處於外則一壺斯在，入其中則萬象俱成。飛閣重樓，不是人間之壯。奇花異木，無非物外之名。至九歲，謁盧大夫貞、黎常侍殖，無不嘉獎。尋就賓見日，在宴筵。李侍御遠、趙支使容深所知仰，不捨斯須。和趙支使詠荔枝詩尤佳，雲：金盤摘下排朱果，紅殼開時飲玉漿。劉副史立作奇童傳，劉制使重爲序，以貽之。至年十七，方結束琴書，將決西邁。無何七月中，一旦天氣澄爽，書堂前忽有異香氛氳，奇音響亮。家人出戶觀，見雙鶴嘹唳，盤空而下，雪翖朱頂，徘徊庭際。傑欣然舍筆，躍下庭前，抱得一隻。其父驚訝，恐非嘉兆，令促放，逡巡溯空而去。親鄰聞茲，鹹來賀肅曰："家藏書櫛比，乃類筵鱣之表祥也。"及夕，傑偶得疾，數日而終。則知傑乃神仙謫下人世，魂靈已蛻於鶴耳。不然者，何亡之速也？（出《閩川士傳》）

【譯文】

林傑的字叫智周。他從小就十分聰明伶俐，出口成章，音調響亮。他六歲的時候，就開始有了名聲。他的父親林肅是閩府的大將，性格快樂善良，尤其喜歡收藏書籍，又精通下圍棋，當時的社會名流都願意和他結交。等到林肅有了兒子，更加光耀門庭。廉使崔千升任侍郎，家鄉的人都引以爲榮。這時李傑五歲，父親帶着他訪客，走到王仙君霸壇。有人開玩笑說："小孩子能行嗎？"李傑當即作詩念道："羽客已歸雲路出，丹爐草木盡雕殘。不知千載歸何日，空使時人掃舊壇。"他的父親一開始也沒想到，小孩子作詩竟能達到這樣高的水平。親屬們更加驚異，相互傳遞朗誦，震動了附近的人們。從此他每天的功課，就是寫幾首詩。第二年，李傑將自己寫的詩歌獻給中丞唐扶。唐扶打開觀看朗誦，非常欣賞，命令將他以子弟的身份送入學院讀書。這一天來到七月初七，婦女們在堂前穿針乞巧詩。唐扶考試李傑作乞巧詩。李傑拿起筆寫道："七夕今朝看碧霄，牽牛織女渡河橋。家家乞巧望秋月，穿盡紅線幾萬條。"唐扶驚奇地說："真是神童啊！"附近的人們都來觀看神童，把大門和衚衕都塞滿了。李傑還精通彈琴，下棋和草書、隸書書法，全都是天生就會，沒有經過老師的傳授。唐扶與客人下棋，遇到敗局已定的時候，便叫人把棋局蓋上，不許亂碰，然後叫李傑來接過殘局繼續下。李傑往往能出奇制勝，挽回敗局，棋路非常精妙，人們都認爲有神仙暗中相助。後來李傑又鑽研詞賦，也創出很大的聲名。他寫的一篇《仙客入壺賦》說："仙客以變化隨形，逍遙放情。處於外財一壺斯在，入其中則萬象俱成。飛閣重樓。不是人間之狀；奇花異木，無非物外之名。"到了九歲，他去拜見大夫盧貞、常侍黎殖，沒有不誇獎他的。過了幾天，在宴請賓客的宴席，侍郎李遠和支使趙容也知道了他的名聲，他和支使趙容的一首詠荔枝的詩尤其精采，詩中說："金盤摘下排朱果，紅殼開時飲玉漿。"副史劉立爲他作了"神童傳"，制使劉重爲其寫序，然後贈送給他。李傑到十七歲時，不再彈琴看書，準備西行遊玩。沒想到七月中旬的一天，天氣晴朗，書房前忽然有一股奇異的香氣瀰漫開來，又聽到響亮的鳴叫聲。家裏的人跑出去一看，有兩隻仙鶴鳴叫着從天空盤旋而下。雪白的羽毛，硃紅的頭頂，在庭院中徘徊。李傑高興的放下筆，跑到庭前，抱住了一隻。他的父親感到很驚訝，認爲不一定是吉兆，叫他趕快放開。不一會，兩隻白鶴飛向空中。親戚鄰居們聽到這個消息，都趕來向李肅祝賀。他們說："家中收藏的圖書十分豐富，乃是豐盛富足的象徵啊。"到了晚上，李傑突然得病，數日後死了。這時人們才知道，李傑原來是被貶到人間的仙人，那一天他的靈魂已經依附在仙鶴身上。不然的話，怎麼會死得那麼快。

高定

高定，真公郢之子。爲易合八出，以畫八卦，上圓下方，八則爲重，轉則爲演，七轉而六十四卦，六甲八節備焉。著外傳二十二篇。定小字董二，時人多以小字稱。初年七歲，讀尚書至湯誓，問父曰："奈何以臣伐君？"答曰："應天順人。"又問曰："用命賞於祖，不用命戮於社，豈是順人？"父不能對。（出《國史補》）

【譯文】

高定是真公高郢的兒子，精通易和八出，用來畫八卦，上圓下方，八則爲重，轉則爲演。七轉而六十四卦。六甲八節全都具備了，他著述了《易經》外編二十二篇。他的小名董二，人們大都稱呼他小名。高定七歲那年讀《尚書》，讀到"湯誓"一篇，他問父親說："爲什麼臣子要討伐君王呢？"父親回答說："執行天命，順應民心。"高定又問："用天命則說是受賞於祖先，不用天命就殺戮於社祭前。這怎麼是順應民心呢？"父親無法回答。

李德裕

李德裕神俊，憲宗賞之，坐於膝上。父吉甫，每以敏辯誇於同列。武相元衡召之，謂曰："吾子在家，所嗜何書？"意欲探其志也。德裕不應。翌日，元衡具告吉甫，因戲曰："公誠陟大癡耳。"吉甫歸責之，德裕曰：武公身爲帝弼，不問理國調陰陽，而問所讀書，書者成均禮部之職也。其言不當，所以不應。吉甫復告，元衡大慚。由是振名。（出《北夢瑣言》）

【譯文】

李德裕天賦才智出衆，憲宗皇帝很喜歡他，將他抱坐在自己的膝蓋上，他的父親李吉甫經常在同事面前誇獎他機敏善辯。宰相武元衡召見李德裕。問李德裕說："你在家喜歡看什麼書？"意思是看他的志向是什麼。李德裕不回答。第二天，武元衡告訴了李吉甫。並開玩笑說："這個孩子是個呆子。"李吉甫回去以後責備李德裕，李德裕說："武元衡身爲皇帝的輔政大臣，不問如何治理國家，而問讀什麼書，讀書有成的人均擔任禮部的職務。他的話不合適，所以我不回答。"李吉甫第二天又告訴了武元衡，武元衡非常慚愧。由於這件事，李德裕的聲名迅速傳播開來。

白居易

白居易，季庚之子，始生未能言，默識之無二字，乳媼試之，能百指而不誤。間日複試之，亦然。既能言，讀書勤敏，與他兒異。五六歲識聲韻。十五志詩賦，二十七舉進士。貞元十六年，中書舍人高郢掌貢闈，居易求試，一舉擢第。明年，拔萃甲科。由是習性相近遠、求玄珠、斬白蛇等賦，爲時楷式，新進士競相傳於京師矣。會憲宗新即位，始用爲翰林學士。（出元禎《長慶集序》）

【譯文】

白居易是白季庚的兒子，他剛生下來不久還不會說話的時候，就能默認"之無"二字，乳母考他，他能夠準確地用手指認百次而不出現錯誤。隔一天再考他，仍然一樣。會說話以後，他讀書非常用功，與別的孩子不一樣。五歲時就學懂聲調韻腳，十五歲就能作詩賦。二十七歲被推薦參加考取進士。貞元十六年，中書舍人高郢主持科舉考試，白居易一舉便被錄取。第二年，選拔官員他又被錄取。從此他作了《性相近遠》、《求玄珠》、《斬白蛇》等賦，均成爲當時的典範文章。來京城參加科舉考試的舉子爭着傳抄他的文章。憲宗皇帝即位，他被任命爲翰林學士。

崔鉉

魏公崔相鉉，元略之子也。爲童兒時，隨父訪於韓公滉。滉見而憐之。父曰："此子爾來詩道頗長。"滉乃指駕上鷹令詠焉。遂命箋筆，略無佇思，於是進曰："天邊心性架頭身，欲擬飛騰未有因。萬里碧霄終一去，不知誰是解絛人。"滉益奇之。嘆曰："此兒可謂前程萬里也。"大曆三年，侍郎崔郾下及第，果久居廊廟，三擁節旄。大中鹹通之中，時推清名重德。宣宗皇帝常朝罷，謂侍臣曰："崔鉉真貴人，裴休真措大。"初李石鎮江陵，闢爲戎卒，一旦拂袖而去。既入京，登上第，俄升翰苑。李未離荊渚，崔既秉鈞衡，李乃馳箋賀之曰："某早拜光塵，叨承眷與，深蒙異分，屢接清言。幸曾顧於厚恩，俯見循於末契。去載分麾南楚，拜節西秦。思賢方詠於嘉魚，棲止實慚於威鳳。賓筵初啓，曾陪樽俎之歡。將幕未移，已存陶鎔之下。光生鄰部，喜溢轅門。豈唯九土獲安，斯亦一方多幸。"乃掌記李騭之詞也，於今播於衆口。（出《南楚新聞》）

【譯文】

魏公宰相崔鉉是崔元略的兒子，他小時候跟他父親去拜訪韓滉，韓滉見了很喜歡他。他父親說："這個孩子近來作詩能力有很大進步。"韓滉便指着架上的鷹叫他歌詠。崔鉉接過紙筆，不加思索，很快就寫完了。他的詩是："天邊心性架頭身，欲擬飛騰未有因。萬里碧霄終一去，不知誰是解絛人。"韓滉更加驚奇，感嘆着說："這個孩子可以說是有萬里前程啊！"大曆三年崔鉉在侍郎主持科舉考試時被錄取。果然長期在朝廷當官，多次擔任重要職務。大中鹹通年間，很注重官員的才能品德。宣宗皇帝上朝回來對宦官說："崔鉉真貴人，裴休真貧寒。"當初李石鎮守江陵時，召募崔鉉爲士兵。崔鉉拂袖而去，來到京城，參加科舉考試被錄取，不久成爲翰林學士。李石一直沒有離開江陵，崔鉉執掌評量人才的權力以後，李石寫信向他祝賀說："我早就目睹了你的風采，承蒙你的熱心照顧，深受你的特殊關懷。昔日同你多次清談，有幸得到你的厚恩，低頭就想起我們的情誼。如今我仍在江陵，你卻去了京城。思賢方詠於嘉魚，棲止實慚於威鳳。當初在酒宴上，曾陪着你暢快地喝酒。將幕未移，已存陶鎔之下，光生鄰部，喜溢轅門。豈唯九土獲安，斯亦一方多幸。"這是掌記李騭記載下來的，如今已經過衆口傳播開來。

李琪

李琪名族也，父敬，唐廣明中佐王鐸滑州幕。琪生而敏異，十歲通六籍。遂博覽文史。如寤宿習。十三，詞賦詩頌，大爲時賢親賞。府帥王鐸聞而異之。然每見所作。亦有疑志。鐸嘗留其父敬及幕府帥飲，密遣人以漢祖三傑賦題試之，俟畢持去。賦尾雲："得士則昌，非賢罔共。龍頭之友斯貴，鼎足之臣可重。宜哉項氏之所以亡，一范增而不能用。"鐸駭曰："此兒大器也。"將欲發其文價，乃以賦示坐客，一席稱獎。他日總角謁鐸，鐸顧曰："適蜀中詔到，用夏州拓跋思恭爲京北收復都統，可作一詩否？"即秉筆立制雲："飛騎經巴棧，鴻恩及夏臺。將從上天去，人自日邊來。此處金門遠，何時玉輦回。早平關右賊，莫待詔書催。"鐸益奇之，因執琪手曰："此真鳳毛也。"時年十四歲。明年丁母憂，因流寓青齊間。然糠照薪，俾夜作晝，覽書數千卷，間爲詩賦。唐僖宗再幸梁洋，竊賦雲："哀痛不下詔，登封誰上書。"至昭宗廟。聯中科第。又忽忽不樂，恨未得轉四體，爲訓誥之語。及梁祖受禪，琪始自前殿中侍御史，擢翰林學士。（出《李琪集序》）

【譯文】

李琪是豪門貴族的後代，他的父親李敬是唐朝廣明中佐滑州王鐸的參謀。李琪生下來就特別聰明，十歲就懂了詩書禮樂春秋"六經"，然後又博覽文史羣書，無論是睡覺和休息的時候都不忘學。十三歲的時候所作的詞賦詩頌，就得到親戚朋友的讚賞。府帥王鐸聽到後感到奇怪，每次看到李琪的詩作，都抱有懷疑。王鐸曾經留下李琪的父親在府內喝酒，暗中派人以"漢高祖手下三傑"爲題目去考試李琪作賦。等到李琪作完了，拿回來交給王鐸，賦的末尾寫道："得到人才就昌盛，不是賢士不要與之共事。像三國"一龍三友"一樣的朋友非常珍貴，如鼎足一樣支撐局面的大臣要格外器重。項羽之所以失敗滅亡，主要是有范增而不用。"王鐸驚奇地說："這個孩子能成爲大器啊！"想要抬高他的文章的聲價，便將他作的賦拿給座上的官員客人們看，大家全都稱讚誇獎。有一天李琪去拜見王鐸，王鐸看着他說："正好蜀中的公文到了，任用夏州拓跋思恭爲京北收復都統。你能以此爲題材寫一首詩嗎？"李琪拿過筆立即寫成一首詩："飛騎經巴棧，鴻恩及夏臺。將從天上去。人自日邊來。此處金門遠。何時玉輦回。早平關右賊，莫待詔書催。"王鐸更加驚奇，握着李琪的手說："你真是少有的人才啊！"這時李琪才十四歲。第二年，他母親死了，他家搬到青齊一帶居住。他燒米糠和木柴照明，將夜間當作白天，看書數千卷，同時寫了不少詩賦。唐僖宗再次巡視梁洋時，李琪私下寫了一篇賦說："哀痛不下詔，登封誰上書。"到昭宗時，李琪參加科舉考試被錄取，過後他又忽然不高興了，恨自己沒有分別用四種字體書寫訓導文章和詔書等考試文章。等到後梁的太祖皇帝接受皇位時，李琪從前殿中侍御史，提拔爲翰林學士。

劉神童

劉神童者，昭宗朝以鄉薦擢第，時年六歲矣。帝召於便殿複試之，神童朗諷經書，初無微誤，帝大稱，因掇御盤果實賜之。左右侍臣，俱有羨色。故都官鄭谷贈之詩曰："習讀在前生，僧譚足可明。還家雖解苦（明抄本苦作喜），登第未知榮。時果曾沾賜，春關不任情。燈前猶惡臥，囈語誦書聲。"（出《鄭谷詩集》）

【譯文】

劉神童在昭宗當皇帝的時候，經推薦參加科舉考試被錄取，當時只有六歲。皇帝將他叫到偏殿複試，他背誦經典著作沒有一點差錯。皇帝大爲稱賞，拿御盤中的水果給他喫，左右的官員均流露出羨慕的神色。都官鄭谷贈詩說："習讀在前生，僧譚足可明。還家雖解苦，登第未知榮。時果曾沾賜，春關不任情。燈前獨惡臥，囈語誦書聲。"

路德延

路德延，儋州巖相之猶子也。數歲能爲詩。居學舍中，嘗賦芭蕉詩曰：一種靈苗異，天然體性虛。葉如斜界紙，心似倒抽書。詩成，翌日傳於都。會儋州坐事誅，故德延久不能振。光化初，方就舉擢第，大有詩價。又爲感舊詩曰："初騎竹馬詠芭蕉，嘗忝名卿誦滿朝。五字便容過絳帳，一枝尋許折丹霄。豈知流落萍蓬遠，不覺推遷歲月遙。國境永寧身未立。至今顏巷守簞瓢。"天佑中，授左拾遺。會河中節度使朱友謙領鎮，闢掌書記。友謙初頗禮待之。然德延性浮薄驕慢，動多忤物。友謙稍解體。德延乃作孩兒詩五十韻以刺友謙。友謙聞而大怒，有以掇禍。乃因醉沉之黃河。詩實佳作也。爾後雖繼有和者，皆去德延遠矣。詩曰："情態任天然，桃紅兩頰鮮。乍行人共看，初語客多憐。臂膊肥如瓠，肌膚軟勝綿。長頭才覆額。分角漸垂肩。散誕無塵慮，逍遙佔地仙。排衙朱榻上，喝道畫堂前。合調歌楊柳，齊聲踏採蓮。走堤衝細雨，奔巷趁輕煙。嫩竹乘爲馬，新蒲掉作鞭。鴡雛金旋系，獢子採絲牽。擁鶴歸晴島，驅鵝入暖泉。楊花爭弄雪，榆葉共收錢。錫鏡當胸掛，銀珠對耳懸。頭依蒼鶻裹，袖學拓枝揎。酒殢丹砂暖，茶催小玉煎。頻邀壽花插，時乞繡針穿。寶匣拿紅豆，妝奩拾翠鈿。短袍披案褥，劣帽戴靴氈。展畫趨三聖，開屏笑七賢。貯懷青杏小，垂額綠荷圓。驚滴沾羅淚，嬌流污錦涎。倦書饒婭奼，憎藥巧遷延。弄帳鸞綃映，藏衾鳳結纏。指敲迎使鼓，箸撥賽神絃。簾拂魚鉤動，箏推雁柱偏。棋圖添路畫，笛管欠聲鐫。惱客初酣睡，驚僧半入禪。尋蛛窮屋瓦，探雀遍樓椽。拋果忙開口，藏鉤亂出拳。夜分圍榾柮，朝聚打鞦韆。折竹裝泥燕，添絲放紙鳶。互誇輪水石豈，相效放風旋。旗小裁紅絹，書幽截碧箋。遠鋪張鴿網，低控射蠅弦。吉語時時道，謠歌處處傳。匿窗肩乍曲，遮路臂相連。鬥草當春逕，爭球出晚田。柳旁慵獨坐，花底困橫眠。等鵲潛籬畔，聽蛩伏砌邊。傍枝拈舞蝶，隈樹捉鳴蟬。平島跨蹺上，層崖逞捷緣。嫩苔車跡小，深雪履痕全。競指雲生岫，齊呼月上天。蟻窠尋逕屬斤，峯穴繞階填。樵唱回深嶺，笙歌下遠川。壘材爲屋木，和土作盤筵。險砌高臺石，危挑峻塔磚。忽升鄰舍樹，逾上後池船。項橐稱師日，甘羅作相年。明時方在德，勸爾減狂顛。"

【譯文】

路德延是儋州路嚴相的侄子，他九歲就能作詩。他在學裏作了一首歌詠芭蕉的詩說："一種靈苗異，天然體性虛。葉如斜界紙，心似倒抽書。"詩成以後，第二天就在京城流傳開來。路嚴相在儋州獲罪被誅殺，影響路德延長時期無法出人頭地。直到光化初年，他才參加科舉考試被錄取，從此詩的聲價大增。這時他又作了一首"感懷芭蕉"的詩說："初騎竹馬詠芭蕉，嘗忝名卿詠滿朝。五字便容過絳帳，一枝尋許折丹霄。豈知流落萍篷遠，不覺推遷歲月遙。國境永寧身未立，至今顏巷守簡瓢。"天佑年間，他被任命爲左拾遺。後來他又隨同河中節度使朱友謙離開朝廷去擔任書記。朱友謙一開始對他很尊敬，然而路德延天性輕慢驕傲，辦起事來總是違背朱友謙的意思，朱便開始討厭他，路德延作了一首五十韻的"孩兒詩"諷刺朱友謙。朱友謙知道以後非常生氣，有人乘機挑撥，朱友謙把路德延扔到了黃河裏。路德延的這首詩確實是佳作，雖然後來不斷有人用原韻和詩，但都與路德延的詩相差太遠。路德延的原詩是："情態任天然，桃紅兩頰鮮。乍行人共看，初語客多憐，臂膊肥如瓠，肌膚軟勝綿。長頭才覆額，分角漸垂肩。散誕無塵慮，逍遙佔地仙。排衙朱榻上，喝道畫堂前。合調歌楊柳，齊聲踏採蓮，走堤衝細雨，奔巷趁輕煙。嫩竹乘爲馬，新蒲掉作鞭。鴡雛金旋系，獢子採絲牽。擁鶴歸晴島，驅鵝入暖泉。楊花爭弄雪，榆葉共收錢。錫鏡當胸掛，銀珠對耳懸。頭依蒼鶻裏，袖學拓枝揎。酒殢丹砂暖，茶催小玉煎。頻邀壽花插，時乞繡針穿。寶匣拿紅豆，妝奩拾翠鈿。短袍披案褥，劣帽帶靴氈。展畫趨三聖，開屏笑七賢。貯懷青杏小，垂額綠荷圓。驚滴沾羅淚，嬌流污錦涎。倦書饒婭奼，憎藥巧遷延。弄帳鸞綃映，藏衾鳳結纏。指敲迎使鼓，箸撥賽神絃。簾拂魚鉤動，箏推雁柱偏。棋圖添畫路，笛管欠聲鐫。惱客初酣睡，驚僧半入禪。尋蛛窮屋瓦，探雀遍樓椽。拋果忙開口，藏鉤亂出拳。夜分圍榾柮，朝聚打鞦韆。折竹裝泥燕，添絲放紙鳶。互誇輪水石豈，相效放風旋。旗小裁紅絹，畫幽裁碧箋。遠鋪張鴿網，低控射繩弦。吉語時時道，謠歌處處傳。匿窗肩乍曲，遮路臂相連。鬥草當春逕，爭球出晚田。柳旁慵獨坐，花底困橫眠。等鵲潛籬畔，聽蛩伏砌邊。傍枝拈舞蝶，隈樹捉鳴蟬。平島跨蹺上，層崖逞捷緣。嫩苔車跡小，深雪履痕全。競指雲生岫，齊呼月上天。蟻窠尋徑屬斤，蜂穴繞階填。樵唱回深嶺，笙歌下遠川。壘材爲屋木，和土作盤筵。險砌高臺石，危挑峻塔磚。忽升鄰舍樹，逾上後池船，項橐稱師日，甘羅作相年。明時方在德，勸爾減狂顛。"

韋莊

韋莊幼時，常在華州下圭阝縣僑居，多與鄰巷諸兒會戲。及廣明亂後，再經舊裏，追思往中，但有遺蹤。因賦詩以記之。又途次逢李氏諸昆季，亦嘗賦感舊詩，下圭阝詩曰："昔爲童（童下原有重字，據明抄本、許本刪）稚不知愁，竹馬閒乘繞縣遊。曾爲看花偷出郭，也因逃學暫登樓。招他邑客來還醉，才得先生去始休。今日故人無處問，夕陽衰草盡荒丘。"又逢李氏弟兄詩曰："御溝西面朱門宅，記得當時好弟兄。曉傍柳陰騎竹馬，夜隈燈影弄先生。巡街趁蝶衣裳破，上屋探雛手腳輕。今日相逢俱老大，憂家憂國盡公卿。"

【譯文】

韋莊小時候經常到華州下圭阝縣寄居，他很喜歡和衚衕裏鄰居家的小孩在一起作遊戲。等到廣明之亂以後，他又回到這裏，回想起往事，看到熟悉的景物，便作了一首詩作紀念。在途中他又遇到了小時候的朋友李家兄弟，於是又作了一首感懷舊事的詩。在下圭阝作的詩是："昔爲童稚不知愁，竹馬閒乘繞縣遊。曾爲看花偷出郭，也因偷學暫登樓。招他邑客來還醉，才得先生去始休。今日故人無處問，夕陽衰草盡荒丘。"遇到李家兄弟作的詩是："御溝西面朱門宅，記得當時好弟兄。曉傍柳陰騎竹馬，夜隈燈影弄先生。巡街趁蝶衣裳破，上屋探雛手腳輕。今日相逢俱老大，憂家憂國盡公卿。"

卷第一百七十六 器量一

樂廣 劉仁軌 婁師德 李勣 李日知 盧承慶 裴冕 郭子儀 宋則

樂廣

晉樂令廣女適大將軍成都王穎。王兄長沙王乂，執權於洛，遂構兵相圖。長沙親近小人，遠外君子，凡在朝者，人懷危懼。樂令既處朝望，加有婚親，小人讒於長沙。嘗問（問原作聞。據明抄本改。）樂令，神色自若，徐答曰："廣豈以五男易一女。"由是釋然，無復疑意。（出《世說新語》）

【譯文】

晉惠帝時，尚書令樂廣的女兒嫁給成都王、大將軍司馬穎。成都王的哥哥長沙王司馬乂在朝廷很有權勢，擔心成都王危及他的地位，準備起兵攻打。長沙王是一個親近小人疏遠智者的人。凡在朝廷做官的人，都感到害怕。樂廣不僅有戚望，而且和成都王又有親戚關係。所以就有人向長沙王進讒言，說他的壞話。這話傳到樂廣耳裏，樂廣神態自若，緩緩地說："我怎麼可能幫成都王呢，我只有一個女兒在他那裏，可是我在洛陽還有五個兒子啊。我不能用五個兒子的性命做交易。"長沙王聽了，認爲有理，不再懷疑他。

劉仁軌

唐劉仁軌爲左僕射，戴至德爲右僕射，皆多劉而鄙戴。時有一老婦陳牒，至德方欲下筆，老婦顧左右曰："此劉僕射？戴僕射？"左右以戴僕射言。急就前曰。"此是不解事僕射，卻將牒來。"至德笑，令授之。戴僕射在職無異跡，當朝似不能言。及薨後，高宗嘆曰："自吾喪至德，無所復聞，當其在時，事有不是者，未嘗放我過，因出其前後所陳，章奏盈篋，閱而流涕，朝廷始追重之。（出《國史異纂》）

【譯文】

唐高宗時，劉仁軌做左僕射，戴至德做右僕射。大家都尊崇劉仁軌而鄙視戴至德。當時有一位老婦人呈遞申述狀，戴至德剛要下筆批示。老婦人向左右的人們問，這是劉僕射還是戴僕射？屬下告訴她這是戴僕射。老婦人忙上前說："這是不管事的僕射，把訴狀還給我。"戴至德一笑，讓人把訴狀還她。在職期間，戴至德沒什麼明顯的業績。在皇帝和同僚面前，也不善於言詞。他死後，唐高宗很痛惜。說："自從我失去戴至德，再也聽不到意見了。他在的時候，我有不對的地方，從不放過。"高宗把戴至德陳事的奏章拿出來，竟有滿滿的一匣子。高宗一邊看一邊流着眼淚，大家才知道戴至德是這樣一位值得尊重的人。

婁師德

納言婁師德，鄭州人，爲兵部尚書，使幷州，接境諸縣令隨之。日高至驛，恐人煩擾驛家，令就廳同食。尚書飯白而細，諸人飯黑而粗。呼驛長責之曰："汝何爲兩種待客？"驛將恐，對曰："邂逅浙米不得，死罪。"尚書曰："卒客無卒主人，亦復何損。"遂換取粗飯食之。檢校營田，往梁州，先有鄉人姓婁者爲屯官，犯贓，都督許欽明欲決殺令衆。鄉人謁尚書，欲救之。尚書曰："犯國法，師德當家兒子。亦不能捨，何況渠。"明日宴會，都督與尚書："犯國法俱坐。"尚書（尚書二字上原有謂字。據朝野僉載五刪）曰："聞有一人犯國法，雲是師德鄉里，師德實不識，但與其父爲小兒時共牧牛耳，都督莫以師德寬國家法。都督遽令脫枷至。尚書切責之曰："汝辭父娘，求覓官職，不能謹潔，知復奈何。"將一碟堆餅與之曰："噇卻，作個飽死鬼去！"都督從此舍之。後爲納言平章事。父（明鈔本父作又）檢校屯田，行有日矣，諮執事早出，婁先足疾，待馬未來，於光政門外橫木上坐。須臾，有一縣令，不知其納言也，因訴身名，遂與之並坐。令有一丁，遠覘之，走告曰："納言也。"令大驚，起曰："死罪。"納言曰："人有不相識，法有何死罪。"令因訴雲：有左嶷，以其年老眼暗奏解，某夜書表狀亦得，眼實不暗。納言曰："道是夜書表狀，何故白日裏不識宰相。"令大慚曰："願納言莫說向宰相。納言南無佛不說。公左右皆笑。使至靈州，果驛上食訖，索馬，判官諮，意家漿水亦索不得，全不祇承。納言曰："師德已上馬，與公料理。"往呼驛長責曰："判官與納言何別？不與供給？索杖來。"驛長惶怖拜伏。納言曰："我欲打汝一頓，大使打驛將，細碎事，徒涴卻名聲。若向你州縣道，你即不存生命，且放卻。"驛將跪拜流汗，狼狽而走。婁目送之，謂判官曰："與公躓頓之矣。"衆皆怪嘆。其行事皆此類。浮休子曰：司馬徽、劉寬，無以加也。（出《朝野僉載》）

李昭德爲內史，師德爲納言，相隨入朝。婁體肥行緩，李屢顧待，不即至。乃發怒曰：可（明鈔本作叵）耐殺人田舍漢。婁聞之，乃笑曰："師德不是田舍漢。更阿誰是？"師德弟拜代州刺使，將行，謂之曰："吾以不才，位居宰相。汝今又得州牧，叨遽過分，人所嫉也，將何以全先人髮膚？"弟長跪曰："自今後，雖有人唾某面上，某亦不敢言，但拭之而已，以此自勉，庶不爲兄憂。"師德曰：此適爲我憂也。夫人唾汝者，發怒也。汝今拭之，是惡其唾。惡而拭，是逆人怒也。唾不拭，將自幹，何如？"弟笑而受之。武后年，竟保寵祿。（出《國史異纂》）

【譯文】

唐納言婁師德，是鄭州人。作兵部尚書時，巡視幷州。入境後。近處的縣令們都來迎接並且隨行。中午到了驛站，恐怕人多打擾，就讓大家在一起喫飯。他喫的是精細的白米飯，而別人喫的卻是粗糙的黑米飯。便把驛長叫來，責備說："你爲什麼用兩種米來待客？"驛長很惶恐，說："一時搞不到細米，我該死。"婁師德說："這不好，客人不應分成等級。"便換了黑米飯和大家一起喫。次後，到梁州去考查屯田。和他同鄉同姓的一個人在那裏作屯田官，犯了罪。都督許欽明準備殺他以儆效尤。那個人來見婁師德，請他說情。婁師德說："犯了國法，就是我的親兒子  
，也不能放過，何況你？"第二天宴會上，許欽明對婁師德說："犯了國法都要受到懲處。"婁師德說："我聽說有一個人犯了國法，說是我的同鄉，我其實根本不認識他。但是，我小時候同他父親一起放過牛。請都督不要因爲我而失法度。"許欽明立即讓人給那個人去了刑具，帶到大廳。婁師德嚴詞訓斥說："你辭別父母，來求官職。但是做了官，卻不乾淨，你知道下場嗎？"拿了一盤餅給他，說喫去罷，作個飽鬼。許欽明於是開釋了那個人。婁師德後來升爲納言平章政事（相當於宰相）又一次巡察屯田。出行的日子已經定了，部下隨行人員已先起程。婁師德腳有毛病，坐在光政門外的大木頭上等馬。不一會兒，有一個縣令不知道他是納言，自我介紹後，跟婁師德並坐在大木頭上。縣令的手下人遠遠瞧見，趕忙走過來告訴縣令，說："這是納言。"縣令大驚，趕忙站起來賠不是，並稱："死罪。"婁師德說："你因爲不認識我才和我平坐，法律上沒有犯死罪這一條。"縣令說："有一個叫左嶷的人，以其年老眼神不好請求解職。其實這個人的辭職書就是晚上寫的，眼睛並沒大病。"婁師德取笑他，說："可不是，那個人說他晚上眼神不好，你呢，大白天不認識宰相。"縣令很慚愧，說："請納言千萬別給我宣傳，你就是老佛爺了。婁師德左右的部下們都笑了。到了靈州，在驛站喫完了飯，婁師德讓人牽來馬。他的判官（副手）說："你喫過了飯，我們連水也沒喝上呢，根本沒人答理。婁師德說："我就不下馬了，這件事我來處理。便叫來驛長批評說："判官同我有什麼分別，你竟敢不供給？拿板子來。"嚇得驛長連忙叩頭。婁師德說："我要打你一頓，是一件小事，但丟了名聲。如果我告訴你的上司，他們就會殺你，我暫且放過你吧。"驛長叩頭流汗，狼狽而去。婁師德望着他的背影，跟判官說，"我替你出氣了。"大家都嘆息。婁師德做事，大致如此。浮休子說，司馬徽、劉寬也超不過他。

李昭德爲內史，婁師德爲納言，相隨入朝。婁師德肥胖，走得慢。李昭德好幾次停下來等他，他還是趕不上。李昭德生氣發怒，說："你這個只配種地的臭傢伙。"婁師德聽了也不發火，笑道："我可不就是個種過地的人嗎，如果我不是種地的人，還有誰是呢？"婁師德的弟弟被任命爲代州刺史。臨行，婁師德說："我的才能不算高，做到宰相。現在你呢，又去做很高的地方官。有點過分了，人家會嫉妒我們，應該怎樣才能保全性命呢？"他的弟弟跪下說："從今以後，即使有人把口水吐到我臉上，我也不敢還嘴，把口水擦去就是了。我以此來自勉，絕不讓你不放心。"婁師德說："這恰恰是我最擔心的。唉，人家拿口水唾你，是人家對你發怒了。如果你把口水擦了，說明你不滿。不滿而擦掉，使人家就更加發怒。應該是讓唾沫不擦自幹。怎麼樣？"他弟弟會心地笑了。武則天當政時，婁師德也沒有失去寵祿。

李勣

唐英公李勣爲司空，知政事。有一番官者參選被放，來辭英公。公曰："明朝早，向朝堂見我來。"及期而至，郎中並在傍。番官至辭，英公嚬眉謂之曰："汝長生不知事尚書侍郎，我老翁不識字，無可教汝，何由可得留，深負愧汝，努力好去。"侍郎等慌懼，遽問其姓名，令南院看榜，須臾引入，注與吏部令史。英公時爲宰相，有鄉人嘗過宅，爲設食，客人裂卻餅緣。英公曰："君大年少，此餅，犁地兩遍熟，檕下種鋤塒，收割打揚訖，碨羅作面，然後爲餅。少年裂卻緣，是何道？此處猶可，若對至尊前，公做如此事，參差砍卻你頭。"客大慚悚。浮休子曰：宇文朝，華州剌史王羆，有客裂餅緣者，羆曰：此餅大用功力，然後入口。公裂之，只是未飢，且擎卻。客愕然。又臺使致羆食飯，使人割瓜皮大厚，投地。羆就地拾起，以食之，使人極悚息。今輕薄少年裂餅緣，割瓜侵瓤，以爲達官兒郎，通人之所不爲也。（出《朝野僉載》）

【譯文】

唐代太宗時，英國公李勣作司空，參與大政。有一位少數民族官員被罷免了京官外放。他去辭別李勣。李勣說："明天早晨你到朝房來見我。"次日到了朝房，英公手下的人都在。那個少數民族官員來辭別。李勣皺着眉頭說："你平素不知道好好侍候上司嗎？我老漢不認字，沒辦法幫你留下來。很對不起你，多努力吧，好自爲之。"侍郎等聽了害怕，馬上問這個人叫什麼名字，並領這個人到南院去看榜，很快又領回來，重新辦理手續，讓他到吏部去做令使。李勣做宰相時，有同鄉人來串門，李勣留他喫飯。這個人把餅邊扯掉，只吃中間。李勣說："年輕人啊，這個餅要犁地兩遍，下種蒔弄，收割打場。用磨來磨，用羅來羅，然後面才能做成餅。年輕人把餅邊扔了，是什麼道理？在我這裏還可以。如果在皇帝面前，要砍你的頭哇。"那個人很慚愧。浮休子說，宇文（化及）朝華州刺使王羆也遇到同樣的事。王羆說，這張餅費了多大的力氣才能喫到口裏。你把餅邊扯下來，是你不餓，你給我擎着。那個人喫驚。又一次，部下侍候王羆喫飯，那個人把很厚的瓜皮削掉，扔到地上。王羆拾起來，說你給我吃了，那個人很慌恐。如今一些沒品行的年輕人丟餅邊、切瓜皮很厚，裝公子哥的樣子，實在是普通本分人所不做的。

李日知

唐刑部尚書李日知自爲畿赤，不曾行杖罰，其事克濟。及爲刑部尚書，有令使受敕三日，忘不行者，尚書索杖剝衣，喚令使總集，欲決之。責曰："我欲笞汝一頓，恐天下人稱你雲，撩得李日知嗔，喫李日知杖，你亦不是人，妻子亦不禮汝。"遂放之，自是令史無敢犯者。設有稽失，衆共責之。（出《朝野僉載》）

【譯文】

唐代李日知做地方官時，由於治內年成不好，從不打人板子。做刑部尚書後，有一令使接受任務後竟然忘記，三天沒有處理。李日知叫人拿來板子，剝了他的衣服。把所有的令使都喊來，準備打他板子。責備說："我本要打你一頓板子，又擔心天下人說你這傢伙真行，能把李日知惹火，連李日知都打你。人家就不拿你當人了，你老婆孩子也不尊重你了。"就饒過他。此後，令史們沒人敢馬虎。如果有誰出了過失，大家就共同批評他。"

盧承慶 盧尚書承慶，總章初考內外官。有一官督運，遭風失米。（米原作水、據明抄本改）。盧考之曰："監運失糧，考中下。其人容止自若，無一言而退。盧重其雅量，改注曰非力所及，考中中。既無喜容，亦無愧詞。又改曰：寵辱不驚，可中上。（出《國史異纂》）

【譯文】

盧承慶做尚書，總管官吏的考評。有一位官員負責漕運，遇到大風，翻了船，損失了米。盧承慶在評語上寫：監運失糧，考中下。那個人神態自若，沒話退下。盧承慶認爲這個人很有雅量，改評語爲：非力所及，考中中。那個人既未表示高興，也未表示慚愧。盧承慶又改評語爲：龐辱不驚，可以考中上。

裴冕 （原作張晃。據明抄本、黃刻本改）

李齊物，天寶初爲陝州刺史，開砥柱之險，石中鐵犁鏵有平陸字，因改河北縣爲平陸縣。齊物性褊急，怒陝縣尉裴冕於路，冠冕之士鄙之。後冕爲宰相，除齊物太子賓客。時人嘉冕不報私怨。（出《譚賓錄》）

【譯文】

唐天寶初年李齊物做陝州刺使，開山築路、設置守備。亂石中發現鐵鏵子，上面鑄有平陸兩字，因此改陝州河北縣爲平陸縣。李齊物這人是個急性子，在大道上對陝縣縣尉裴冕發火，以至有身份的人都鄙視裴冕。後來，裴冕做了宰相，任用李齊物爲太子賓客。大家都稱頌裴冕，說他心地公正，不報私怨。

郭子儀

郭子儀爲中書令，觀容使魚朝恩請遊章敬寺，子儀許之。丞相意其不相得，使吏諷，請君無往。邠吏自中書馳告郭公，軍容將不利於公，亦告諸將。須臾，朝恩使至，子儀將行，士衷甲請從者三百人。子儀怒曰："我大臣也，彼非有密旨，安敢害我！若天子之命，爾曹胡爲？！"獨與童僕十數人赴之。朝恩候之，驚曰：何車騎之省也？子儀以所聞對。且曰："恐勞恩慮耳。朝恩撫胸捧手，嗚咽揮涕曰："非公長者，得無疑乎？"（出《譚賓錄》）

子儀有功高不賞之懼，中貴人害其功，遂使盜於華州，掘公之先人墳墓。公裨將李懷光等怒，欲求物捕其賞。及公入奏，對揚之曰，但號泣自罪。因奏曰："臣領師徒，出外征伐，動經歲年，害人之兄，殺人之父多矣。其有節夫義士，刃臣於腹中者衆。今構隳辱，宜當其辜。（辜原作倖，據明抄本改。）但臣爲國之心，雖死無悔。"由是中外翕然莫測。公子弘廣常於親仁裏大啓其弟，里巷負販之人，上至公子簪纓之士，出入不問。或雲：王夫人趙氏愛女，方妝梳對鏡，往往公麾下將吏出鎮去，及郎吏，皆被召，令汲水持帨，視之不異僕隸。他曰，子弟焦列啓陳，公三不應。於是繼之以泣曰："大人功業已成，而不自崇重，以貴以賤，皆遊臥內，某等以爲雖伊霍不當如此也。"公笑而謂曰："爾曹固非所料。且吾官馬粟者五百匹，官餼者一千人，進無所往，退無所據，向使崇垣扃戶，不通內外，一怨將起，構以不臣，其有貪功害能徒，成就其事，則九族齏粉，噬臍莫追。今蕩蕩無間，四門洞開，雖讒毀是興，無所加也，吾是以爾。"諸子皆伏。（郭氏舊史說：辛雲景曾爲公子之吏使。後除潭州都督，將辭，累日不獲見。夫人王氏及趙氏愛女及謂雲景曰：汝弟去，吾爲汝言於令公。雲景拜於庭。夫人傅粉於內，曰：吾大喜，且喜汝得一喫飯處。"趙氏女臨階濯手，令雲景汲水。夫人曰："放伊去。"雲景始趨而去矣。明抄本郭氏舊史作郭氏舊吏。）永泰元年，僕固懷恩卒，諸蕃犯京畿，子儀統衆御之。至涇陽，而虜已合。子儀率甲士二千出入。虜見而問曰："此何人也？"報曰："郭令公。"回紇曰："令公在乎？（乎原作曰，據明抄本改。）懷恩謂吾，天可汗已棄四海，令公殂謝，中國無主，故某來。今令公在，天可汗在乎？"子儀報曰：皇帝萬壽無疆。回紇皆曰："懷恩欺我。"子儀使諭之。回紇曰："令公若在，安得見之？子儀出。諸將皆曰："戎狄不可信也，請無往。"子儀曰："虜有數十倍之衆，今力不敵，奈何？但至誠感神，況虜乎？諸將請選鐵騎五百爲從，子儀曰："此適足爲害也。"及傳呼曰：令公來！初疑。皆持兵注目以待之。予儀乃數十騎徐出，免冑勞之曰："安乎？久同忠義，何至於是。"回紇皆舍兵降馬曰："是吾父也。"子儀長六尺餘，貌秀傑。於靈武加平章事，封汾陽王，加中（中原作平，據明抄本改。）書令。圖形凌煙閣，加號尚父，配饗代守廟庭。有子八人，壻七人，皆重官。子暖，尚昇平公主。諸孫數十人。每諸生問安，頷之而已。事上誠盡，臨下寬厚。每降城下邑，所至之處必得志。前後連罹倖臣程無振、魚朝恩等，譖毀百端。時方握強兵，或臨戎敵，詔命徵之，未嘗以危亡回顧。亦遇天幸，竟免患難。田承嗣方跋扈，狠傲無禮，子儀嘗遣使至魏州，承嗣輒望拜，指其膝謂使者曰："此膝不屈於人若干歲矣，今爲公拜。"麾下老將若李懷光輩數十人，皆王侯重貴，子儀麾指進退如僕隸焉。始光弼齊名。雖威略不見，而寬厚得人過之。歲入官俸二十四萬，私利不預焉。其宅在親仁裏，居其地四分之一，通求巷，家人三千，相出入者，不知其居。代宗不名，呼爲大臣。天下以其身存亡爲安危者殆二十年。校中書令考二十四年。權傾天下而朝不忌，功蓋一代而主不疑，侈窮人慾而君子不罪。富貴壽考，繁衍安泰，終始人倫之盛無缺焉。卒年八十五。（出《譚賓錄》）

【譯文】

郭子儀作中書令。觀軍容使魚朝恩請他一起遊章敬寺，郭子儀答應。宰相考慮到郭子儀和魚朝恩之間有矛盾，讓部下勸告郭子儀，希望他不要去。郭子儀的部屬也跑到他那裏去，說魚朝恩將對你不利。並且把這話告訴了將領們，請他們勸阻。不一會兒，魚朝恩派人來請郭子儀。郭子儀剛要走，部下三百人全副武裝要求同他一起去，以便保衛。子儀生氣地說："我是國家的大臣，他如果沒有天子的密詔，怎麼敢害我？如果是天子的命令，你們更不能胡來。"說完，只帶十幾個僕人走了。魚朝恩正等待郭子儀，見他輕車簡從，非常驚訝。說："你怎麼帶這麼幾個人？"郭  
子儀把他聽到的流言告訴魚朝恩。並說："我纔不費心思去想那些無端的事。"魚朝恩捶胸頓足，流涕嗚咽，說："正因爲你是一個長者，才這樣相信我。"

郭子儀有很大的功勞，常常爲這個擔心。宦官中的當權人物嫉恨他的功勞，暗中差人到華州去挖了他的祖墳，盜了墳中的祭品。郭子儀的部將李懷光等人非常氣憤，準備搜查物證，按物抓人。郭子儀入朝，面對皇上，流淚長哭，自稱有罪。向皇帝奏說："我指揮部隊，外出征伐，動不動就成年地打仗。害了人家的兄長，殺了人家的父親，這情況是很多的。他們的兄弟妻子想給我捅刀子的人也是很多的。今天我受到的污辱，正是由於他們的無辜。但是，我爲報效國家的熱心，即使死了也是無悔。"由是，當時中外的人都猜不透郭子儀這個人。他的兒子郭弘廣在長安親仁  
裏啓造府第，里巷中的小販子、或者士人們，也受不干擾。有人說，郭子儀的夫人王氏和他的愛女，正在對鏡梳頭時，往往就有出鎮的將領來辭行；有時，也有屬員來請示。郭子儀不但不要她們迴避，而且還要她們親自給倒茶水或拿擦臉巾，視她們與普通人甚至僕人一樣。過後，他的孩子們給他提意見，郭子儀再三不作答。於是，他們流着淚，說："大人功業已經成就，即使自己不拿架子，也不能以貴爲賤。不管是什麼人連臥室都可以出入，這怎麼行？我們想，即便是伊尹、霍光那樣的人，也不會這樣做。"郭子儀笑着對他們說："你們都沒想明白。咱們家喫官糧的馬就有五百匹、喫官飯的上千人。現在進沒地方走，退沒地方守。假如築起高牆，壁壘森嚴，內外不通，一旦有人誣告，說我有造反的心，再有貪功嫉賢的人加以佐證，咱們全家就會被搓成粉沫。那時候，咬肚臍子後悔都來不及。現在咱們院落板蕩蕩，四門大開着，小人們即使怎樣地向皇帝進讒，用什以來加罪於我？我們爲的是這個啊。"他的孩子們都表示欽服。唐代宗永泰元年，大將僕固懷恩病故。各異民族聯合進犯京畿。郭子儀奉命抵禦。剛到澤陽，少數民族的部伍已經合軍。郭子儀只率了兩千部衆，少數民族的頭領問："這個領兵人是誰？"部下說："他是郭令公。"回紇頭領說："怎麼郭令公還在？僕固懷恩告訴我，大唐皇帝死了，郭令公也死了，中國沒有頭腦了，所以我纔來的。現在郭令公在，大唐皇帝在不在呢？"郭子儀差人告訴他，說皇帝身體康泰。回紇頭領說："我們叫僕固懷恩騙了。"郭子儀使人傳話，回紇頭領說："郭令公真在的話，我能見到他嗎？"郭子儀將要出見，將領們說，少數民族的人不可以相信，不要去。郭子儀說："他們幾十倍於我，真打起來，咱們的力量是不足的，怎麼辦？至誠可以感動神仙，何況是少數民族呢？"將領們要選五百精銳的騎兵給他做護衛。郭子儀說，那足以倒找麻煩。令人傳呼，告訴說郭令公來了。少數民族的頭領們開始懷疑，嚴陣以待。郭子儀僅率幾十騎人馬出陣，摘下頭盔來打招呼說："你們安好啊。很久以來你們同懷忠義，尊重朝廷，現在怎麼做這樣的事？"回紇頭領率先下馬致敬，說："這是我們的父輩啊。"郭子儀身長六尺多、相貌堂堂。唐肅宗在靈武封他爲天下兵馬副元帥，加平章政事（總理國事），又封爲汾陽王，又加中書令（中書省長官）後來把他的像畫在凌煙閣上。德宗時又加號爲尚父。逝世後，配享代宗廟庭，極爲尊榮。有八個兒子、七個女婿，都做到很大的官。他的兒子郭暖，娶代宗的女兒昇平公主。有幾十個孫子和孫女。這些人給他問安或祝壽的時候，他僅點頭而已。郭子儀忠心於國家，對皇帝和官職高於他的人，非常至誠。對待下級，又非常寬厚。作戰勇猛有智，每戰必克。倖臣（宦官顯貴）程元振、魚朝恩多少次詆譭他。他帶領重兵，或者正在作戰，接到皇帝召見的命令，從不爲擔心自己的性命而顧盼。也是老天有眼，他終於很平安。田承嗣很跋扈，傲慢無禮。郭子儀的使者到他那裏去，田承嗣去拜望，指着自己的膝蓋說："我這腿很多年是不屈於人的，現在我只好爲郭令公一屈了。"郭子儀部下的老將比如李懷光等，都是封王侯的，郭子儀指揮他們得心應手，他們對郭子儀，象奴僕對主人一樣尊重。當年，郭子儀同平定安史之亂的另一位重要將領李光弼齊名。雖然威武不如李光弼，但是在寬厚待人方面，是超過他的。每年他家的俸銀有二十四萬兩，其他的收入尚且不算。郭子儀的家住在長安的親仁裏，佔整個親仁裏的四分之一。親仁裏是一個四通八達的巷子，郭子儀家僕人三千，從不生事。經過親仁裏的人，甚至分不出哪一家是郭子儀的府第。唐代宗很恩寵他，從來不直呼郭子儀的名字，而稱爲大臣。二十餘年，天下安危，靠他支撐。做中書令二十四年。權傾天下而朝廷不忌；功蓋一代而皇帝從不猜疑；過着奢侈的生活，沒有人不滿。郭子儀一生富貴，子孫安康，於天倫之樂，沒有缺憾。去世的那年，八十五歲。宋則 宋則家奴執弩絃斷，誤殺其子，則不之罪。（出《獨異志》）

宋則的家人不小心拉斷了弓弦，射死了他的兒子，宋則沒辦他的罪。

卷第一百七十七 器量二

陸象先 元載 董晉 裴度 於頔 武元衡 李紳 盧攜 歸崇敬 夏侯孜 陳敬瑄　葛周

陸象先

唐陸兗公象先爲同州刺史，有家僮遇參軍不下馬，參軍欲賈其事，鞭背見血，曰："卑吏犯公，請去。"兗公從容謂之曰："奴見官人不下馬，打也得，不打也得。官人打了，去也得，不去也得。"參軍不測而退。（出《國史補》）

【譯文】

唐朝陸象先（兗是他的追贈封號）做同州刺史。他的家僮在路上走的時候遇到了參軍，（刺史的佐官）他的家僮沒有下馬。參軍想把這件事張揚出去，拿馬鞭子把這個家僮脊背打出了血，而後說："卑職得罪刺使了，請放我走吧。"陸象先從容地說："奴才見了參軍不下馬，打也行，不打也行。參軍既已把他打了，走也行，不走也行。"參軍摸不透他的意思，自行退去。

元載

魚朝恩於國子監高坐講易，盡言鼎卦，以挫元載、王縉。是日，百官皆在，縉不堪其辱，載怡然。朝恩退曰："怒者常情，笑者不可測也。（出《國史補》）

【譯文】

宦官魚朝恩在國子監高坐在上面講《易經》，洋洋灑灑地大談八卦。其用意在於羞辱這方面的學者元載和王縉。當時，很多官員都在場。王縉受不住污辱，表現出憤怒的樣子。而元載卻怡然自得，滿面微笑。魚朝恩講完了"易"退下來說："王縉發怒，是人之常情；而元載微笑，卻深不可測。"

董晉

董晉與竇參同列，時政事決在竇參，晉但奉詔唯諾而已。既而竇參驕盈犯上，德宗漸惡之。參諷晉，奏給事中竇申爲吏部侍郎。上正色曰："豈不是竇參遣卿奏也？"晉不敢隱諱。上因問參過失，晉具奏之。旬日，參貶官。晉累上表辭官，罷相，受兵部尚書。尋除東都留守。會汴州節度使李萬榮疾甚，其子乃爲亂。以晉爲汴州節度使。時晉既授命，唯將判官傔從十數人，都不召集兵馬。既至鄭，瑄武將吏都無至者。晉將吏及鄭州官吏皆懼，共勸晉雲："都虞候鄧惟恭合來迎候。承萬榮疾甚，遂總領軍事，今相公到此，尚不使人迎候，其情狀豈可料耶？恐須且迴避，以候事勢。"晉曰："某奉詔爲汴州節度使，準敕赴任，何可妄爲逞留。"人皆憂其不測，晉獨恬然。來自汴州數十里，鄧惟恭方來迎候，晉俾其不下馬。既入，仍委惟恭以軍衆。惟恭探晉何如事體，而未測淺深。初萬榮既逐劉士寧，代爲節度使，委兵於惟恭。及疾甚，李乃歸朝廷。惟恭自以當便代居其位，故不遣候吏，以疑懼晉心，冀其不敢進。不虞晉之速至。晉之速至（明抄本無晉之速至四字）留以近。方迎，然心常怏怏。惟恭以驕盈慢法，潛圖不軌，配流嶺南，朝廷恐晉柔懦，尋以汝州刺史陸長源，爲晉行軍司馬。晉寬厚，謙恭簡儉，每事因循多可，兵粗安。長源性滋彰云爲，請改易舊事，務從峭刻。晉初皆許之，及案牘已成，晉乃且罷。又委錢穀支計（計原作許。據唐書一五五董晉傳改。）於判官孟叔度，輕佻，好慢易軍人，人皆惡之。晉卒於位。卒後十日，汴州大亂，殺長源、叔度，軍人臠食之。長源輕言無威儀，自到汴州，不爲軍州所禮重。及董晉疾亟，令之節度晉後事，長源便揚言：文武將吏多馳慢，不可執守憲章，當盡以法繩之。由是人人怨懼。叔度性亦苛刻，又縱恣聲色，數至樂營，與諸婦人戲，自稱孟郎。由是人輕而惡之。（出《譚賓錄》）

【譯文】

唐德宗時，董晉和竇參同做宰相。所有的大事都由竇參決定，董晉唯唯服從。逐漸竇參自滿傲慢，德宗不滿意他。竇參囑咐董晉，要他向皇帝奏請給事中竇申做吏部侍郎。德宗嚴肅地說："這是不是竇參的主意？"董晉不敢隱諱，以實話相告。德宗就問竇參的過失，董晉一一回稟。不久，竇參便被貶了官。董晉也好幾次上表要求辭官，德宗罷了他的宰相職務，任命他爲兵部尚書，接着又使命他爲東都（洛陽）留守。正趕上汴州（開封）節度使李萬榮病重，他的兒子作亂。朝遷就任命董晉爲汴州節度使。董晉接到命令，只帶了判官等十幾個人，沒有召集兵馬，到了鄭州，瑄武軍（指汴州節度軍營）方面沒有人來接他。董晉的部下和鄭州的官吏都很害怕，都勸董晉說："汴州節度府的都虞侯鄧惟恭是應該來迎接的。他不僅沒有來，還乘着李萬榮病重，攫取了兵權。現在節度使到了這裏，他還不來迎接你，他的心裏已經很明白。恐怕咱們得暫時迴避一下，以便等待時機。"董晉說："我奉命做節度使，只能按時到任，怎麼可以逗留不前？"大家都擔心他有危險，唯獨董晉自己恬然自處。到了離汴州（開封）幾十裏的地方，鄧惟恭纔來迎接。董晉看到鄧惟恭連馬都沒下，記在心裏。到了節度衙門，仍然讓鄧惟恭主持軍務。鄧惟恭只知道董晉是朝廷派來做節度使的，但摸不清他會怎樣做。當初，李萬榮趕跑了前節度使劉士寧，取而代之。並且把兵權交給鄧惟恭。等到他病重，李萬榮才表示接受朝廷的節制。鄧惟恭本以爲他自己應當接替李萬榮做節度使，故意不派人接董晉，企圖讓他害怕，希望董晉不敢到汴州來。沒有想到董晉會來得這樣神速。董晉這麼快地來了，臨近了汴州，鄧惟恭只好去迎接，但心裏懷着鬼胎。董晉以鄧惟恭傲慢無禮，圖謀不軌的罪名，把鄧惟恭發配到嶺南。朝廷擔心董晉柔弱，又派汝州刺史陸長源做他的行軍司馬（佐官），協助他管理軍務。董晉性格寬厚，待人謙和。每做事，多按照過去的規矩辦，部隊逐漸地安定下來。陸長源性好動，在處理軍務上，請求按他的方案來辦，要求嚴格。開始，董晉答應了他，陸長源要實施的方案已經制定出來，董晉改變了初衷，暫未實行。董晉把管錢糧的事，委派給判官孟叔度。節度判官孟叔度是一個輕浮的人，不尊重軍人，大家都恨他。董晉在汴州節度使任上逝世。他逝世後十天，汴州大亂，亂軍殺死了行軍司馬陸長源和節度判官孟叔度。並且把他們的肉煮成粥來喫。陸長源這個人隨便說話，沒有威儀，從到汴州後，地方官和部將都沒人尊重他。董晉病重的時候，委託他主持軍務。他就揚言說，汴州的文官武將吊兒郎當，不做正事，不守法規，應該依法懲治。因此，人們怨恨他又懼怕他。而孟叔度爲人苛薄，特別貪戀女色，常到妓館裏和女人調笑，自稱孟郎，人們都看不起他、恨他。

裴度

裴晉公度爲門下侍郎，過吏部選人官，謂同過給事中曰：吾徒僥倖至多，此輩優一資半級，何足問也。一生註定未曾退量。公不信術數，不好服食。每語人曰：雞豬魚蒜，逢著則喫，生老病死，時至即行。其器抱弘達皆此類。（出《因話錄》）

又晉公在中書，左右忽白以印失所在，聞之者莫不失色。度即命張筵舉樂，人不曉其故，竊怪之。夜半宴酣，左右復白印存，度不答，極歡而罷。或問度以其故，度曰："此徒出於胥吏輩盜印書券耳。緩之則存，急之則投諸水火，不復更得之矣。"時人伏其弘量，臨事不撓。（出《玉泉子》）

【譯文】

裴度（晉公是他的封號，裴度封晉國公）做門下侍郎（相當於署理宰相、權平章政事）到吏部去選官佐。跟同路一起去的給事中說："我這個人升官，有很多僥倖。這些人升個一級半級很難，不如我的機遇。我一生都沒有想到過貶官的的事。"裴度不相信抽籤爻卦，也不貪圖穿得好，喫得好。經常和人家說，雞肉和豬肉，有了就喫，生老病死，順其自然。該死了，也不能抗拒。他的度量，大致這樣。

他做中書令，忽然有人說官印丟了，在場的人都驚慌失措。裴度卻叫人設宴，跳舞唱歌。誰都不明白他爲什麼這樣做，私下認爲他很奇怪。夜深了，下屬稟報說官印還在，並沒有丟失。裴度也不答理，盡歡而散。有人問，印都丟了，你爲什麼還這樣鎮定？裴度說，這準是下面的小官拿去私自蓋印，慢一點處理，印就可以送回來，處理急了，他肯定給你丟到水裏、火裏，就沒有辦法找到了。當時的人都稱讚他的大度，遇事很鎮靜。

於頔

鄭太穆郎中爲金州刺史，致書於襄陽於司空。鄭傲倪自若，似無郡使之禮。書曰：閣下爲南溟之大鵬，作中天之一柱。騫騰則日月暗，搖動則山嶽頹。真天子之爪牙，諸侯之龜鏡也。太穆孤幼二百餘口，飢凍兩京。小郡俸薄，尚爲衣食之節。賜錢一千貫，絹一千疋，器物一千兩，米一千石，奴婢各十人。且曰：分千樹一葉之影，即是濃陰。減四海數滴之泉，便爲膏澤。於公覽書，亦不嗟訝。曰：鄭使君所須，各依來數一半，以戎費之際，不全副其本望也。又有匡廬符戴山人，遣三尺童子齎數尺之書，乞買山錢百萬。公遂與之，仍如紙墨衣服等。又有崔郊秀才者寓居於漢上，蘊積文藝，而物產罄縣。無何與姑婢通，每有阮咸之縱。其婢端麗，饒音伎之能，漢南之最姝也。姑貧，鬻婢於連帥，連帥愛之。以類無雙，給錢四十萬，寵盼彌深。郊思慕無已，即強親府署，願一見焉。其婢因寒食果出，值郊立於柳陰，馬上連泣，誓若山河。崔生贈之以詩曰：公子王孫逐後塵，綠珠垂淚滴羅巾。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或有嫉郊者，寫詩於座。於公睹詩，令召崔生，左右莫之測也。郊甚憂悔而已，無處潛遁也。及見郊，握手曰：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便是公制作也？四百千小哉，何惜一書，不早相示。遂命婢同歸。至幃幌奩匣，悉爲增飾之，小阜崔生矣。初有客自零陵來，稱戎昱使君席上有善歌者，襄陽公遽命召焉。戎使君不敢違命，逾月而至。及至，令唱歌，歌乃戎使君送伎之什也。公曰：丈夫不能立功業，爲異代之所稱，豈有奪人姬愛，爲己之嬉娛。遂多以繒帛贈行，手書遜謝於零陵之守也。云溪子曰：王敦驅女樂以給軍士，楊素歸德言妻。臨財莫貪，於色不吝者罕矣。時人用爲雅談。歷觀相國挺特英雄，未有於襄陽公者也。戎使君詩曰：寶鈿香娥翡翠裙，裝成掩泣欲行雲。殷勤好取襄王意，莫向陽臺夢使君。（出《云溪友議》）

【譯文】

鄭太穆（郎中是他後來擔任的官職）做金州刺史，寫信給司空於頔（襄陽是他的封號）。他的信寫得很隨便，不講禮貌。信中說，你如南海的大鵬鳥，如天之砥柱，飛起來日月都會被遮掩，扇動翅膀，山嶽也要傾倒。是皇上的重臣，各地官員的楷模。我鄭太穆一家二百多口人，分住在東西兩京，挨餓受凍。我管理的地盤小，薪俸少，節衣縮食。現在，請你給我一千貫錢、一千疋絹、一千兩買東西的銀子、一千石米，再給我十名女婢、十名男僕。而且說："這對於你，不過是千樹之一葉，但這一葉對於我，足以遮蔭，對於你，又如大海的幾滴水，對我，那就是一片大澤  
了。"於頔讀了信，沒有嘆息，也無驚訝。只是說："鄭太穆要的東西，依次各給一半。"因爲當時軍費開支很大，所以不能全給。匡盧地方又有一個叫符戴的山人差了一個小童子持信到於頔那裏去，要求給錢一百萬，把匡盧山買下來，於頔不但照給，外贈紙墨、布帛。還有一個叫崔郊的讀書人，擅長文藝，住在一個窮縣。崔郊跟他姑姑的婢女私通。那婢女天生麗質，歌舞彈唱都能，是漢南一帶最美的女子。崔郊的姑姑家境不好，把這個婢女賣給於頔（連帥即於頔又稱），於頔非常喜歡這個婢女，給錢四十萬枚，備加寵愛。崔郊對這個女子思念不已，跑到於頔府的附近，盼望能見到女子一面。女子在寒食節那天果然出了門，崔郊等在柳樹下，兩個相見，飲泣不已，發誓終生相愛。 崔郊贈女子一詩：

公子王孫逐後塵，綠珠垂淚滴羅巾。

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

從行中有人生崔郊的氣，就把這首詩寫下來，貼在廳裏。於頔看到這首詩，叫人把崔郊召到府上，左右的人猜不出他的用意。崔郊也提心吊膽，但逃不掉，只好去。於頔見了崔郊，握着他的手說："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肖郎是路人。是先生寫的呀？四十萬是一筆小錢，怎能抵得上你這首詩呢？你應該早一些寫信告訴我。"馬上讓兩個有情人一起歸去，並且贈送了很豐厚的妝奩，崔郊夫妻也算小富。當初，有從零陵來的人說，在太守戎昱家的酒席上看到了一個歌唱得很漂亮的女子。於頔就讓人召她來，戎昱官小不敢抗命，拖了一個多月，把那女子送來了。於頔就叫她  
唱歌，那女子唱的歌詞，就是戎昱所寫，所彈樂器，也是戎昱所贈。於頔說："唉，大丈夫應該建功立業，爲後世楷模，豈能奪人所愛，爲自己來玩樂？"於是，贈給很豐厚的禮品，親自寫信向戎昱道歉。云溪子說："晉朝王敦把樂伎送給士兵、隋朝楊素送還趙德言的妻子，都是不貪財、不愛色的榜樣，這是少有的，被稱爲雅談。歷代做宰輔的人，沒有超越於頔這種大器量的。"戎昱作的歌詞是：

寶鈿香娥翡翠裙，妝成掩泣欲行雲。

殷勤好取襄王意，莫向陽臺夢使君。

武元衡

武黃門之西川，大宴。從事楊嗣復狂酒，逼元衡大觥，不飲，遂以酒沐之，元衡拱手不動。沐訖，徐起更衣，終不令散宴。（出《乾鐉子》）

【譯文】

黃門侍郎武元衡到西川去，地方官宴請他。西川從事（州府佐官）楊嗣喝得大醉，強逼武元衡用大酒杯喝酒。武元衡不喝，楊嗣就把酒澆在他身上，並聲稱我用酒來給你洗澡。武元衡一動不動，任他澆完了酒，才緩緩地站起來，換了一身衣服，又參加酒會。

李紳

李相紳鎮淮南。張郎中又新罷江南郡，素與李隙，事具別錄。時於荊溪遇風，漂沒二子，悲慼之中，復懼李之仇己，投長箋自首謝。李深憫之，復書曰："端溪不讓之詞，愚罔懷怨。荊浦沈滄之禍，鄙實憫然。"既厚遇之，殊不屑意。張感涕致謝，釋然如舊交，與張宴飲，必極歡醉。張嘗爲廣陵從事，有酒妓嘗好致情，而終不果納。至是二十年，猶在席。目張悒然，如將涕下。李起更衣，張以指染酒，題詞盤上，妓深曉之。李既至，張持杯不樂。李覺之，即命妓歌以送酒。遂唱是詞曰："雲雨分飛二十年，當時求夢不曾眠。今來頭白重相見，還上襄王玳瑁筵。"張醉歸，李令妓隨去。（出《本事詩》）

【譯文】

李紳（相是他後來的官職）做淮南節度使，有姓張的人在江南郡守的任上罷官。這個人和李紳一向不和，做什麼事都對着來。其人罷官後還鄉，遇風翻船，淹死了兩個兒子。身遭不幸，非常悲痛，又擔心李紳會報復他。便給李紳寫了很長的一封信，表示自己的歉疚。李紳很同情他，便在回信中說，過去爭論的話，我怎麼能記恨？互相之間不對的地方，我早忘光了。這樣對待張郎中，李紳還覺得不夠。張郎中非常感激，親自面謝，兩人釋嫌和好，同舊時是朋友一樣。兩人經常一起高高興興地痛飲。張郎中曾經做過廣陵從事，和一位風塵女子很要好，但相愛而不成眷屬。  
二十年後，在李紳家喝酒，恰好相逢。四目相對，淚將欲下。李紳去換衣服，張郎中用手指蘸着酒，寫詞在木盤上，女子記住了詞。李紳回來，張郎中端着酒杯發愁。李紳感覺出來，就叫女子唱歌佐酒。女子便唱了張郎中剛寫的詞：

雲雨分飛二十年，當時求夢不曾眠。

今來頭白重相見，還上襄王玳瑁筵。

張郎中喝得大醉，李紳讓女子和他一起歸去。

又 李紳

劉尚書禹錫罷和州，爲主客郎中。集賢學士李紳罷鎮在京，慕劉名，嘗邀至第中，厚設飲饌。酒酣，命妙妓歌以送之。劉於座上賦詩曰："髤髤梳頭宮樣妝，春風一曲杜韋娘。司空見慣渾閒事，斷盡江南刺史腸。"李因以妓贈之。（髤髤字亦作浮喧。並上聲。古今注言。即墮馬之遺像。出《本事詩》。《本事詩》"浮喧"作"低墮"）

【譯文】

劉禹錫從和州任上罷官（尚書是他後來的任職），改任主客郎中。李紳也從淮南節度使任上罷歸，做集賢學士。仰慕劉禹錫的大名，邀請到家裏，設了很豐盛的酒席宴請他。喝完了酒，李紳讓一個非常美貌的歌妓唱歌獻給劉禹錫。劉禹錫旋即即席賦詩說：

髤髤梳頭宮樣妝，春風一曲杜韋娘。

司空見慣渾閒事，斷盡江南刺史腸。

李紳就把那歌妓送給他。

盧攜

故相盧攜爲監察日，御史中丞歸仁紹初上日，傳語攜曰："昔自淛東推事回，鞴袋中何得有綾四十疋，請出臺。"後攜官除洛陽縣令，尋改鄭州刺史，以諫議徵入。至京，除兵部侍郎，入相。自洛陽入相一百日。數日，問何不見歸侍郎，或對雲：相公大拜請假。攜即除仁紹兵部尚書，人情大洽也。（出《聞奇錄》）

【譯文】

盧攜做監察御史的時候，歸仁紹升御史中丞剛上任。傳話給盧攜，說，你在淛東做推事回來，馬上馱的袋子裏怎麼會有四十疋綾子？拿到御史臺來。後來，盧攜做洛陽令，又做鄭州刺史。以諫議大夫銜徵入朝，到了京城，又被任命爲兵部侍郎。接着，就升任宰相。盧攜自洛陽令到升任宰相，僅僅不過一百天。過了幾天，盧攜沒有看到歸仁紹，就問："我怎麼沒見到歸侍郎呢"便有人告訴他，說在爲你舉行擔任宰相職務儀式的時候，他請假了。盧攜立即提拔歸仁紹做兵部尚書，所有的人都很高興。

歸崇敬

歸崇敬累轉膳部郎中，充新羅冊立使。至海中流，波濤迅急，舟船壞漏。衆鹹驚駭，舟人請以小艇載。崇敬曰："舟人凡數十百，我豈獨濟？逡巡，波濤稍息，舉舟竟免爲害。（出《譚賓錄》）

【譯文】

歸崇敬幾次升遷，做到膳部郎中的官，充當新羅冊立使。乘船到新羅去，大海中波浪滔天，所乘船漏水，船上的人異常驚慌。撐船的人請求歸崇敬上小船去。歸崇敬說："船上有這樣多的人，怎麼能我自己逃命？"船不能前進。但是不久，浪濤平息了一些，船上的人都平安無事。

夏侯孜

夏侯孜，有王生與孜同在舉場。王生有時價，孜且不侔矣。嘗落第，偕遊於京西鳳翔，連帥館之。一日，從事有宴召焉。酣，（明抄本酣上有酒字。）從事以骰子祝曰："二秀才明年若俱得登第，當擲堂印。"王生自負才雅，如有得色，怒曰："吾誠淺薄，與夏侯孜同年乎？"不悅而去。孜及第，累官至宰相。王生竟無所聞。孜在蒲津，王生之子不知其故，偶獲孜與父平昔所嘗來往事禮札十數幅，皆孜手跡也。欣然掣之以謁孜，孜即見，問其所欲，一以依之。即召諸從事，以話其事。（出《玉泉子》）

【譯文】

夏侯孜與姓王的讀書人一起參加科舉考試，姓王的是一個呼聲很高的人，夏侯孜是比不了的。但是兩人都落第而歸。遂結伴到京西鳳翔去遊玩。住在節度使處。有一天，節度府的從事請他們喝酒，酒酣耳熱，從事拿出骰子來，說："我給你們預卜一下，二位秀才如果明年都能高中，擲一個'印堂'出來。"姓王的自以爲學問好，本來挺高興，一下子又發怒說："我確實淺薄，但是也不至於和夏侯孜同年！"很不高興地離去。夏侯孜不僅考中，而且官運亨通，後來做了宰相，那個姓王的卻不知下落。夏侯孜在蒲津做官的時候，王某的兒子不瞭解情況。偶然的機會里翻出夏侯孜同他父親來往的書信和禮品單子，都是夏侯孜親筆寫的，很高興地持着這些佐據去見夏侯孜。夏侯孜接見之後，問他有什麼要求，並一一照辦。而且召集他的部屬，述說當年的往事。

陳敬瑄

陳太師敬瑄雖濫升重位，而頗有偉量。自鎮西川日，乃委政事於幕客，委軍旅於護戎。日食蒸犬一頭，酒一壺。一月六設曲宴。即自有平生酒徒五人狎暱。焦菜一碗，破三十千。常有告設吏偷錢，拂其牒而不省。營妓玉兒者，太師賜之卮酒，拒而不飲，乃誤傾潑於太師，污頭面，遽起更衣。左右驚憂，立候玉兒爲齏粉。更衣出，卻坐，又以酒賜之。玉兒請罪，笑而恕之。其寬裕率皆此類。（出《北夢瑣言》）

【譯文】

太師陳敬瑄雖然胡裏糊塗地升了大官，但比較起來，還是很大度的。鎮守西川的時候，把行政事務委託給幕僚，軍務委託給部將。每天喫一條狗，喝一壺酒。每月設六次宴，款待部曲。和當時五個要好的酒徒，一起喝酒。一桌菜就花掉三十千錢。有人來報告管錢人監守自盜，他把報告丟在一邊而不去理。軍妓叫玉兒的，陳敬瑄給她酒，拒絕不喝，而且不小心把酒潑到陳敬瑄的頭上、臉上和身上。陳敬瑄去換衣服，很多人都擔心，猜度玉兒馬上就會被剁成肉醬。陳敬瑄換了衣服出來，不但沒發火，還賞酒給玉兒喫。玉兒表示謝罪，陳敬瑄笑着寬恕了她。他的寬厚待人，大致如此。

葛周

梁葛侍中周鎮兗之日，嘗遊從此亭。公有廳頭甲者，年壯未婿有神彩，善騎射，膽力出人。偶因白事，葛公召入。時諸姬妾並侍左右。內有一愛姬，乃國色也，專寵得意，常在公側。甲窺見愛姬，目之不已。葛公有所顧問，至於再三，甲方流眄於殊色，竟忘其對答。公但俯首而已。既罷，公微哂之。或有告甲者，甲方懼，但云神思迷惑，亦不計憶公所處分事。數日之間，慮有不測之罪。公知其憂甚，以溫顏接之。未幾，有詔命公出徵，拒唐師於河上。時與敵決戰。交鋒數日，敵軍堅陣不動。日暮，軍士飢渴，殆無人色。公乃召甲謂之曰："汝能陷此陣否？"甲曰："諾。"即攬轡超乘，與數十騎馳赴敵軍，斬首數十級。大軍繼之，唐師大敗。及葛公凱旋，乃謂愛姬曰："大立戰功，宜有酬賞，以汝妻之。"愛姬泣涕辭命，公勉之曰："爲人之妻，可不愈於爲人之妾耶？"令具飾資妝，其直數千緡。召甲告之曰："汝立功於河上，吾知汝未婚，今以某妻，兼署列職，此女即所目也。"甲固稱死罪，不敢承命。公堅與之，乃受。噫！古有絕纓盜馬之臣，豈逾於此。葛公爲梁名將，威名著於敵中。河北諺曰："山東一條葛，無事莫撩撥"雲。（出《玉堂閒話》）

【譯文】

梁代侍中葛周鎮守兗州時曾出遊，坐於亭。有一傳事的小頭目甲，正當壯年，沒有娶妻。這個人生得偉俊，又善於騎馬射箭，並且很有膽量。因有事稟報，葛周召他入見。當時，他的小老婆們在場侍候。其中有一小老婆，天姿國色，葛周非常寵愛，經常帶在身邊。甲見到這女人，看了一眼又一眼。葛周問他話，說了好幾次，他也沒能回神兒。甲貪看漂亮的女子，竟忘記回話。葛周只好搖頭。過後，生他的氣。有人告訴了甲，甲很害怕。稱說自己當時迷迷糊糊。並且，把葛周佈置的事全忘光了。好些日子，提心吊膽。葛周知道他很害怕，很溫和地待他。不久，有詔命讓葛周率部抵禦唐師。兩軍在河上這個地方決戰，打了幾天，唐師部伍不亂。傍晚，士兵又飢又渴，疲憊得差不多象死人似的。葛周就把甲叫來，說："你能攻陷敵陣嗎？"甲說："能。"並馬上率領幾十個騎兵從部隊中衝出去。這些人勇猛赴敵，殺傷甚衆，葛周以大部隊跟上來，唐兵大敗。凱旋歸來，葛周對他的愛姬說："甲立了這樣的大功，我應該重賞報答，請你做他的妻子吧。"愛姬流着眼淚推辭。葛周勉勵她說："你去給人家做妻子，比做小老婆強。"並且給她準備了嫁妝，價值幾千緡。葛周把甲請來，對他說："你在河上立了很大的戰功，我知道你沒成親，現在我把某女給你做妻子。這個女子就是當日你專目注視的那個女子。甲連稱死罪，不敢答應。葛週一定要堅持，他才接受。嘿，古代絕纓、盜馬的事例，也超不過葛周的事蹟呀。葛周是梁代的名將，威震敵膽。河北有一條諺語說：山東一條葛，無事莫撩撥。意思說山東人葛周，沒事你可別惹他。

卷第一百七十八 貢舉一

總敘進士科 進士歸禮部 府解 諸州解 試雜文 內出題 放雜文榜 放榜 五老榜　謝恩　期集　過堂　題名　關試　宴集

總敘進士科

進士科，始於隋大業中，盛於貞觀永徽之際。縉紳雖位極人臣，不由進士者，終不爲美。以至歲貢，恆不減八九百。其推重，謂之白衣公卿，又曰一品白衫。其艱難，謂之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其負倜儻之才，變通之求，蘇張之辯說，荊聶之膽氣，仲由之武勇，子房之籌畫，弘羊之書算，方朔之詼諧，鹹以是而晦之。修身慎行，雖處子之不若。其有老死於文場者，亦無所恨。故有詩曰："太宗皇帝真長算，賺得英雄盡白頭。"李肇曰："進士爲時所尚久矣，是故俊人由此出者，終身爲文人。故爭名常切，爲時所弊。其都會謂之舉場；通稱謂之秀才；投刺謂之鄉貢；得第謂之前進士；互相推敬，謂之先輩；俱捷謂之同年；（近年及第，未過關試，皆稱新及第進士。所以韓中丞儀，常有知聞近過關試。議以一篇記之日，短行軸了付三銓，休把新銜惱必先。今日便稱前進士。好留春色與明年。明抄本"議"作"儀"，又明抄本、許刻本記之日作記之曰，軸作納，街作詩。）有司謂之座主；京兆府考而升者，謂之等第；外府不試而貢者，謂之拔解；（然拔解亦須預託人爲詞賦，非爲白薦。）將試相保，謂之合保；羣居而賦，謂之私試；造請權要，謂之關節；激揚聲價，謂之還往。既捷，列姓名於慈恩寺塔，謂之題名；大於曲江亭子，謂之曲江會；（曲江大會在關試後，亦謂聞喜宴。後同年各有所之，亦謂之爲離會可也。明抄本聞作關。）籍而入選，謂之春闈；不捷而醰飽，謂之打毷氉；匿名造榜，謂之無名子；退而肄業，謂之過夏；執業以出，謂之夏課；挾藏入試，謂之畫策：此其大略者也。其風俗繫於先達，其制置存於有司。雖然，賢者得其大者，故位極人臣，常十有二三；登顯列十有六七，而元魯山、張睢陽有焉，劉關、（國史補關作闢）元修有焉。（出《國史補》）

【譯文】

進士科起始於隋煬帝大業年間，到唐太宗貞觀、高宗永徽年間興盛起來。無論地位怎樣高的人，不是進士出身，終以爲憾事。當時每年的舉子，往往八九百人。這些舉子常被譽稱爲白衣公卿。要想參加科舉，是很艱難的。常有些三十多歲的人仍未考中，被稱爲老明經。五十歲中了進士，還被稱爲少年進士。風流才氣、善於變通，象張儀、蘇秦那樣的口才，荊軻、聶政那樣的膽量、仲  
由那樣的勇武、張良那樣的智謀、桑弘羊那樣的精於書算、東方朔那樣的詼諧，比較起做進士來，也黯然失色。修養品行，如處子那樣的潔身自好。有一生沒有考中的，無怨無悔。所以有詩說：

太宗皇帝真長算，賺得英雄盡白頭。

李肇說，進士爲人們推崇尊重很久了。所以凡做官的人，由進士出身，纔算正經的文人。當時的讀書人爭相參加科舉，流弊甚深。初考的地方叫舉場。考中的稱爲秀才。由地方官保送的稱爲鄉貢。參加過京都會試考中的人稱爲前進士。這些人被稱爲先輩。同科考中的稱同年。主考官稱座主。首都參加考試的稱等第。地方未經考試被推薦的，稱拔解。入考場之前要互相保證，稱爲合保。大家在一起溫習文章，互相評點，稱爲私試。請有權勢的人指點，稱爲關節。互相推崇叫還往。京試一旦考中，把姓名列榜，貼在慈恩寺塔上，叫題名。在曲江亭宴會，叫曲江會。被舉薦參加春天鄉試，叫春闈。沒有考中的人，叫毷氉。使用假名字，叫無名子。沒有考中繼續讀書準備再考，稱過夏。預先打小抄，稱書策。科舉大體如此。這是先達們創立的科舉體制，規章記錄在禮部衙門。有才學有品行的人都遵循科舉的要求。由科舉中試做到最高官職的，十人中有二三人。做到顯要官職的，十有六七。元獸山、張（巡）睢陽、劉關、元修都是這樣的人。

進士歸禮部

俊秀等科，此皆考功主之。開元二十四年，員外郎李昂性不容物，乃集貢士與之約曰："文之美惡，悉之矣。考校取檢，存乎至公。如有請託於人，當悉落之。"昂外舅常與進士李權鄰居相善，遂言之於昂，昂果怒，集貢人，數權之過。權謝曰："人或猥知，竊聞於左右，非求之也。"昂因曰："觀衆君子之文，信美矣。然古人云，瑜不掩瑕，忠也。其詞或有不典雅，與衆詳之若何？"皆曰：唯。權出謂衆曰："向之言，其意屬我也。昂意在此，吾落必矣，又何籍焉。乃陰求昂瑕。他日，昂果摘權章句小疵，榜於通衢以辱之。權拱而前，謂昂曰："禮尚往來，鄙文之不臧，既得而聞矣，而執事昔以雅什，嘗聞於道路，愚將切磋，可乎？"昂怒而應曰："有何不可！"權曰："耳臨清渭洗，心向白雲閒，豈執事之詞乎？"昂曰：然。權曰："昔唐堯老耄，厭倦天下，將禪許由，由惡聞，故洗耳。今天子春秋鼎盛，不揖讓於足下，而洗耳何哉？"昂聞惶駭，訴於執政，謂權狂不遜，遂下權吏。初昂強復，不受囑請。及有勢位，（明抄本勢位作吏議）求者莫不允從。由是廷議以省郎位輕，不足以伏多士，乃命吏部侍郎專知焉。（出《摭言》）

【譯文】

京試中的俊秀科，由考功員外郎主考。唐玄宗開元二十四年，員外郎李昂性格偏激。召集所有參加考試的學子們同他們約定說："大家的才華都在文章裏面，批閱卷子，一定大公無私。如果誰要請人說情，我一定讓他落榜。"他的岳父跟參加考試的李權住鄰居，相處又好。便給李權說情，意在照顧。李昂果然發怒，召集諸生，批評李權的過錯。李權謝罪，說："我是個愚人，私下跟人說了這件事，但並沒有求他說情。"李昂說："我看大家的文章寫得都很好。但是古人說，好的玉石也可能有瑕，這是很對的。假如文章中有不恰當的地方，我將向大家通報，好嗎？"大家稱是。李權走出之後，對大家說："李昂剛纔的話，是衝着我來的。他這麼看待我，我肯定落榜，我還有什麼希望？"於是暗地蒐集李昂的過錯。幾天後，李昂果然把李權文章中的小毛病摘出來，寫在榜文上，貼在鬧市，羞辱李權。李權先向李昂行禮，然後說："禮尚往來。我的文章寫得不好，已經知道了。你的文章和言論，許多路人都聽說過，咱們切磋一下，可以嗎？"李昂生氣地說："有什麼不可以？"李權說："'耳臨清渭洗，心向白雲閒'這是你的話嗎？"李昂說，是。李權說，從前唐堯年老，倦於政事，打算禪位給許由。許由不願聽他的嘮叨，所以才洗耳。當今皇上年富力強，沒有準備把皇位禪讓給你的意思，你爲什麼要洗耳？李昂聽了這話，非常恐懼，並且向上級申訴，說李權狂妄，結果把李權給捉了起來。當初，李昂很正直，不循私情。後來他升了很有權勢的官，別人求他辦事，全不拒絕。因爲這個，廷議認爲考功員外郎職務不高，不足以讓那麼多讀書人服從、尊重。所以，此後讓吏部侍郎專管這件事。

府解

京兆府解送，自開元天寶之際。率以在上十人，謂之等第。必求名實相副，以滋教化之源。小宗伯倚而選之，或悉中第。不然，十得其七八。苟異於是，則往往牒貢院，請放落之由。暨鹹通、乾符，則爲形勢吞爵臨制，近同及第。得之者首相誇詫，車服多侈靡，不以爲僭，仍期集人事，真實之士不復齒矣。所以廢置不定，職此之由。（出《摭言》）

【譯文】

唐玄宗開元、天寶年間，每年由京兆府（首都長安）舉薦學子十人以上。稱爲等第。要求名符其實，以鼓勵讀書。由禮部侍郎主持篩選。這些人有可能考中進士，也可能考中十分之七八。如果出現不同情況，要由禮部行文，請貢院（試官衙門）說明情況。到了鹹通、乾符（懿宗、僖宗年號）時期，世風大壞。等第者簡直同中第差不多。這些人互相誇耀吹捧，坐着好車，穿着華麗的衣服，不以爲過份。期集時，真正有學識的人們目爲不齒。由於這個原因、此後廢置不定。

諸州解

同華解與京兆無異，若首送，無不捷者。元和中，令狐楚鎮三峯，時及秋賦。榜雲："特置五場試。"蓋詩歌文賦帖經爲五。常年以清要詩題求薦者，率不減十數人。其年莫有至者，雖不遠千里而來，聞是皆寢去。惟盧弘正獨詣華請試。公命供帳酒饌，侈靡於往時。華之寄客畢縱觀於側。弘正自謂獨步。楚命日試一場，務精不務敏也。弘正已試兩場，馬植下解狀。植將家子，從事輩皆竊笑。楚曰："此未可知。"既而試《登山採珠賦》。略曰：文豹且異於驪龍，採斯疏矣。白石又殊於老蚌，割莫得之。楚大伏其精當，遂奪弘正解頭。後弘正自丞郎使判鹽鐵，俄而爲植所據。弘正以手札戲植曰："昔日華元，已遭毒手。今來鹺務，又中老拳。（拳原作權，據明抄本改。）大中中，紇幹峻與魏鈪爭府元，而紇幹屈居其下。翌日，鈪暴卒，時父皋（父皋原作又泉；唐摭言二作時峻父方鎮南海，峻父當是紇幹泉，曾爲嶺南節度使。見文苑英華沈詢撰制詞及裴廷裕《東觀奏記》。）方鍇（鍇當作鎮）南海。由是爲無名子所謗曰：離南海之日，應得數斤。當北斗（唐摭言二斗作闕）之前，未銷一捻。因此峻兄弟皆罷舉。皆斯（唐摭言三皆斯作張又新）於時號張三頭。（進士狀頭，宏詞敕頭，京兆解頭。原缺出處，今見《摭言》卷二）

【譯文】

各地舉薦的貢士，大體同府解的待遇和方式差不多。如果是第一名被舉薦的，基本都可能被選中。元和（唐憲宗年號）中期，令狐楚鎮守三峯，正值秋試。便佈告說，先舉行五場考試，以取人才。五場爲詩、歌、文、賦、帖經。一般以詩求薦的，每年都會有十幾人，但這一年卻一個沒有。有的人從千里外趕來，明瞭情況，也都離去。唯獨盧弘正隻身請見，要求參加考試。令狐楚命人給他安排住處，非常優待，並委派幕客畢縱觀察盧弘正的行爲談吐。盧弘正只有一個人參加考試，令狐楚就決定每天考一場，求精而不求快。盧弘正已經考完兩場，馬植也來參與。馬植是一個將門後代，同盧弘正爭雄，一些人都私下笑他。但是令狐楚卻說沒準兒。馬植寫《登山採珠賦》有這樣的話：文豹且異於驪龍，採斯疏矣；白石又殊與老蚌，割莫得之。意思是說，文豹和驪龍是不一樣的。你到山上採珠子，大相徑庭。石頭和蚌根本不是一回事，剖開石頭，怎麼會得到珠子？令狐楚認爲馬植論述精當，奪了弘正的第一給了馬植。後來弘正以丞郎使的官，主管鹽鐵事務。收入被馬植據爲己有。盧弘正親自寫信取笑他，說當年地方考試你得了第一，現在管理這麼點小事，你又來伸手。大中中期，紇幹峻同魏鈪爭奪地方考試的第一名，紇幹峻失利。第二天，魏鈪暴死。當時紇幹峻的父親鎮守南海，便有人匿名誹謗：離南海之日，應得數斤；當北斗之前，未銷一捻。意思說，紇幹泉（紇幹峻的父親，曾任嶺南節度使）從南海回來，一定帶回很多錢財，正當魏鈪同紇幹峻爭奪考試第一的時候，誰受得了你手指一捻呢？因爲這個，紇幹峻的弟兄們都拒絕參加地方考試。進士狀頭、博學宏詞科敕頭、京兆解頭稱爲三頭。

試雜文

垂拱元年，吳道古等二十七人及第。榜後敕批雲：略觀其策，並未盡善。若依令式，及第者惟止一人。意欲廣收，通滯並許及第。後至調露二年，考功員外劉恩（唐《摭言》一恩作思）立奏議加試帖經與雜文，文高者放入策。尋以則天革命，事復因循。至神龍二年，方行三場試。故恆列詩賦題目於榜中矣。（出《摭言》）

【譯文】

武則天垂拱元年，吳道古等二十七人中進士。發榜後，武則天批示說，大體上看了他們的"策"，沒怎麼說明白。若根據要求，考中的只有一個人。通融一下，讓他們都算中了吧。調露二年，考功員外郎劉恩奏請，增加帖經和雜文的考試。這幾種通過了再參加"策"的考試。不久，由於武則天攫取了唐政權，又恢復老樣子。到神龍二年才頒行三場試的制度。所以考試中才增加了詩、賦的題目。

內出題

開成中，高諧知舉。內出霓裳羽衣曲賦，太學創置石經詩。進士試詩賦，自此始也。（出《盧氏雜說》）

【譯文】

開成中期，高諧做主考官。由宮內傳出題目《霓裳羽衣曲》，要求以賦爲文體。在太學裏設置詩的課程。這是進士考試增加詩、賦科目的開始。

放雜文榜

常兗爲禮部，判雜文榜後雲：他日登庸，心無不銳。通宵絕筆，恨即有餘。所放雜文過者，常不過百人。鮑祭酒防爲禮部，帖經落人亦甚。時謂之"常雜鮑帖"。（出《傳載故實》）

【譯文】

常兗在禮部任官，批閱雜文試卷後說，想在文章上超越他人，絕對要銳意向前。登庸意爲拜相這裏系借用）雖然點燈耗油，寫出文章又感到不滿足。他閱卷能通過的，常常不超過一百人。做過祭酒（國子監長官）的鮑防後來也任禮部官，在帖經上要求非常嚴格。當時的人稱他們爲常雜、鮑帖。意思是說，常兗對於雜文的要求，鮑防對於帖的要求，極嚴格。

放榜

貞觀初。放榜日，太宗私幸端門，見進士於榜下綴行而出，喜謂侍臣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進士榜頭，豎粘黃紙四張，以氈筆淡墨，袞轉書曰"禮部貢院"四字。或曰，文皇頃以飛帛書之。又云，象陰注陽受之狀。進士舊例，于都省御考試，南院放榜。（南院乃禮部主事受領文書於此。凡版樣及諸色條流，多於此例之。明抄本"例"作"列"。）張榜牆，乃南院東牆也，別築起一堵高丈餘，外有壖垣。未辯色，即自北院將榜，就南院張之。元和六年，爲監生郭東里決破棘籬，（籬在壖垣之下。南院正門外亦有之。）坼裂文榜，因之後來多以虛榜自省門而出，正榜張亦稍晚？（出《摭言》）

【譯文】

貞觀初年，放榜的日子，唐太宗暗中到端門去。看到進士們從榜下接連不斷地走出來，非常高興。對隨行人員說，天下的人才，都被我吸引來了。進士榜，要粘四張黃紙。其字淡墨書寫。考試的地方，用大毛筆，書寫禮部貢院四個字。有人說是唐太宗的親筆。又說如鬼神的字樣。考進士的慣例，要經過禮部的考試和皇帝個別的面試，在南院放榜。貼榜的地方是南院的東牆。是特築的牆，高一丈多，上面有檐，四周是空地。天尚未明，即從北院捧着榜，到南院去貼。元和六年被國子監的學子們從東面踏破了棘籬牆，把貼榜文的牆也給擁倒了。所以，後來先由禮部貼一個副榜，晚一點再張貼正式的榜文。

又 放榜

鄭薰知舉，放榜日，唯舍人畢諴到宅謝恩。至蕭倣放榜日，並無朱紫及門。時論誚之。（出《盧氏雜說》）

【譯文】

鄭薰做主考，放榜的那天，舍人（官名）畢諴登門道謝。肖倣做主考，放榜那天，沒有什麼穿官服的人到他家裏去。當時的人笑話鄭薰。

五老榜

天覆元年，杜德祥榜，放曹松、王希羽、劉象、柯崇、鄭希顏等及第。時上新平內難，聞放新進士，喜甚。詔選中有孤貧屈人，宜令以名聞，特敕授官。故德祥以松等塞詔，各授校正。制略曰：念爾登科之際，當予反正之年。宜降異恩，各膺龍命。松、舒州人。學賈司倉爲詩，此外無他能，時號松啓事爲送羊腳狀。希羽，歙州人，詞藝優博。松、希羽、甲子皆七十餘。象，京兆人；崇、希顏，閩人。皆以詩卷及第，亦俱年逾耳順矣。時謂五老榜。（出《摭言》）

【譯文】

天覆元年，杜德祥主持科選的事。選中了曹松、王希羽、劉象、柯崇、鄭希顏。當時皇帝剛剛平定內亂，聽說開科取士，非常高興。下詔從進士中挑孤老貧窮的人報告他，由他親自任官。所以杜德祥就拿這五個人來敷衍，都授了校正的官。書授官理由說，我感念你們中選之際，正是我撥亂反正之年，應給予你們格外的恩惠和殊榮。曹松是舒州人，讀賈誼、司馬相如的文章，拿來應付，做幾首詩，並沒什麼真才實學。當時傳言曹松說事答話的樣子象捧獻羊腿似的。王希羽是歙州人，詩詞、琴棋有較高的造詣。曹松、王希羽都是七十多歲的老頭子。劉象是京都人，柯崇、鄭希顏是福建人，都是以詩考取的，也都六十多歲。所以稱這一榜爲五老榜。

謝恩

放榜後，狀元已下，到主司宅門，下馬綴行而立，斂名紙通呈，門人（按唐摭言三門人作入門。）並敘立於階下，北上東向。主司列席褥，東面西向。主事揖狀元已下與主司對拜。拜訖，狀元出行致詞，又退著行，各拜，主司答拜。拜訖，主司雲：請諸郎君敘中外，狀元已下，各各齒敘，便謝恩。餘人如狀元禮。禮訖，主事雲：請狀元曲謝（謝原作謀，據唐《摭言》三改。）名第，第幾人謝衣鉢。（衣鉢謂得主司名第。其或與主司先人同名第，即謝大衣鉢，如踐世科，即感泣而謝。）謝訖，登，即狀元與主司對座。於時公卿來看，皆南行敘座。飲酒數巡，便起，赴期集院。（或雲。此禮部不恆，即有于都省至謝，公卿來看者，或不坐而即回馬也。明抄本"部"作"即"。）三日後，又曲謝。其日，主司方一一言及薦導之處，俾其各謝挈維之力。苟特達而取，亦要言之矣。（出《摭言》）

【譯文】

放榜之後，由狀元率進士們到禮部，下馬緩行，列隊侍立，把這些人的名字寫在紙上，呈送給主管官。按中試的次序在臺階下站着。先由北面上臺階面東站着，主管官們坐在東面，面西。主事官請狀元等向主管官們行禮，主管官還禮。狀元出列致辭，退回去，再行禮，由主考還禮。拜完了，由主管官宣佈進士們報告年齡。於是依次報告。報告完了要行大禮，表示謝皇帝的恩典。每個人都同狀元一樣。行完禮由主事官宣佈由狀元說明自身情況，其餘的人表示感謝朝廷賞賜給的官服、官糧。而後，狀元登上主管官員們坐的臺階，可以按規矩面向主考官坐下，介紹前幾名並回答主管官員們的問話。這時官員們可以來參觀、接見，從南面走，面北依次入座，同進士們一起喝幾杯酒。進士們喝完酒，依次退到期集院去。三天後，再舉行一次，同主考官們的會面。這一次主考官們可以和進士們交談，指出他們看中哪些人的哪些文章，考官們怎樣互相通報、合議取中。

期集

謝恩後，方詣期集院。大凡未敕下已前，每日期集。兩度詣主司之門。然三日後，主司堅請已，即止。同年初到集所，團（"團"原作"國"，據唐《摭言》三改。）司所由輩（"輩"原作"輦"，據唐摭言三改。）參狀元后，更參衆郎君。拜訖，俄有一吏當中庭唱曰："諸郎君就坐，雙東單西。其日醵（"日醵"二字原缺，據明抄本補）罰不少。又出抽名紙錢，（每人十貫文。其敘名紙，見狀元，俄於衆中騫抽三五個，便由此錢。唐《摭言》三"騫"作"驀"。）鋪底錢。自狀元已下，每人三十貫文。（出《摭言》）

【譯文】

進士們謝完了皇恩、師恩之後，到期集院去。沒有皇上的任職令以前，每天都要去。還要到主考官的衙門去兩次。由主考官表示不必再來，第三天就停止。但同科取中的進士，稱同年，第一次期集，同年們先要拜見狀元，然後同年們互拜。再然後由禮部的吏員唱名，宣佈就座。名次雙數的坐在東面，單數的坐在西面。一起喝酒，杯不幹者受罰。每人出三十貫抽名紙錢，用來書寫個人的概況，類似今人的通訊錄。

過堂

敕下後，新及第進士過堂。其日，團司（"團司"原作"園日"，據明抄本改）先於光範門裏東廊（"廊"字原缺，據明抄本補）供帳，備酒食。同年於此候宰相上堂後，於時主司亦命召知聞三兩人，會於他處。此筵罰錢不少。宰相既集，堂吏來請名紙。生徒隨座主至中書，宰相橫行，都堂門裏敘立。堂吏通雲：禮部某姓侍郎領新及第進士見相公。俄而有一吏，抗聲屈主司。及登階，長揖而退。立於門側，東向。然後狀元以下敘立階上。狀元出行行，致詞雲：今月某日，禮部放榜，某等幸忝成名，皆在相公陶鎔之下，不任感懼。（狀元在左右，即雲夢瞿。唐《摭言》夢"三瞿"作"慶懼"。）言揖退位。乃自狀元已下，一一自稱姓名訖。堂吏雲：典（明抄本"典"作"與"，唐《摭言》三"典"作"無"。）客。主司復長揖，領生徒退。詣舍人院，主司欄入。舍人公服靸鞋，延接主司。然舍人禮貌謹敬有加。隨事敘杯酒。然於階前鋪席褥，舍人登席，諸生皆拜，（"拜"字原缺，據明抄本補）舍人答拜。狀元出行致詞，答拜。又拜如初，便出。於廊下候主司出，一揖而已。當時詣宅謝恩，便致飲席。（出《摭言》）

【譯文】

皇帝的詔命下來，新考中的進士過堂。過堂的那天，先在光範門裏東廊設置座位、準備酒席。一同考中的進士在這裏等候宰相。宰相就座後，由禮部主官率領二三名屬員在另外的地方研究每個參與過堂的人出多少錢。宰相坐好，堂吏拿着進士名單，進士們先在主持官的引導下到中書省，然後到這裏來，站成橫排，面對宰相。按着名次排列。由堂吏按名單唱名，報告禮部某侍郎（副長官）領新考中的進士拜見宰相。之後，又一吏員登上石階，宣佈任何人都要肅靜，行禮、退至門側東向而立。由狀元開始，按名次登階而立。狀元出列，向宰相及考官們致射辭。大體上說，某月某日禮部放榜，我們這些人考中了，這都是在宰相的教導下所取得的成績。既懼怕你的尊威，又感謝你的栽培。致辭完了，行過禮，退回原位。由榜眼、探花、進士們一一向前自報名次、姓名。之後，由堂吏宣佈典客。主持官向宰相等人行禮後率領進士們退下石階，到舍人院去。主持官先走，由舍人（官名）穿着官衣官靴，恭迎主持官和進士們。舍人迎接的儀式，必須嚴格按規矩辦事。向主持官敬酒，石階上鋪席子、褥子墊，舍人和主持官就座。進士們向他們行禮。舍人也要還禮。在這裏，狀元還要致辭，舍人要表示謝意，再行互拜禮一次，行禮結束。進士們不能先走，要等主持官（一般由禮部侍郎充任）先走。主持官以一揖答謝。然後開宴。

題名

神龍已來，杏園宴後，皆於慈恩塔下題名，同年中推一善書者。已時他有將相，則朱書之。及第後，知聞或遇未及第時題名處，則爲添前字。故昔人有詩云：曾題名處添前字，送出城人乞舊衣。（出《摭言》）

【譯文】

唐中宗時代，進士們參加過杏園宴之後，都到慈恩塔那裏去把名字逐一寫在上面。公推一位字寫得好的人來寫。這些字寫好，由工匠鏨刻在上面。過後，其中如果有人做到將相的官，重新用硃筆描一遍，並在他的名字的前面加一前字，稱前進士。不僅如此，即使他在及第前後在別地方題過的名字也都要加一前字，以示尊榮。所以，過去有人在詩中寫道：曾題名處添前字，送出城人乞舊衣。意思說，在題名處加上前字的人，丟棄的衣服也很貴重。

關試

吏部員外於南省試判兩節，試後授春關，謂之關試。諸生謝恩，其日稱門生，謂之一日門生。自此方屬吏部矣。（原缺出處，今見唐《摭言》卷三）

【譯文】

及第的人們，由吏部員外（吏部主官的屬官）先行問話，瞭解情況，然後由吏部授予證書，稱爲關試。參加的人們要向皇帝謝恩，並稱門生，所謂天子門生或一日門生。此後，這些人們就由禮部交給吏部，等待任命。

宴集

曲江亭子，安史未亂前，諸司皆有，列於岸滸。幸蜀之後，皆燼於兵火矣。唯尚書省亭子存焉。進士開宴，常寄其間。既撤饌，則移樂泛舟，都爲恆列。宴前數日，行市駢闐於江頭。（"頭"原作"顏"，據唐《摭言》三改。）其日，公卿家傾城縱觀於此，有若東榻之選者十八九。鈿車珠幕，櫛比而至。或曰，乾符中，薛能爲大京兆尹，楊知至將攜家遊。致書於能，假舫子。已爲新人所假。能答書曰：已爲四十子之鳩居。知至得書，怒曰：昨日郎吏，敢此無禮。能自吏部郎中拜京兆少尹，權知大尹。開成五年，李景讓中榜。於時上在諒暗，乃放新人遊宴，率常雅飲。詩人趙嘏以詩寄之曰："天上高高月桂叢，分明三十一枝風。滿懷春色向人動，遮路亂花迎馬紅。鶴馭迥飄雲雨外，蘭亭不在管絃中。居然自是前賢事，何必青樓倚翠空。"寶曆，楊嗣復具慶下，繼放兩榜。時於陵自東洛入覲，嗣復率生徒迎於潼關。既而大宴於新昌裏第，於陵與所執坐於正寢，公領諸生翊坐於兩序。時元白俱在，皆賦詩於席上，唯刑部侍郎楊汝士詩後成。元白覽之失色。詩曰："隔坐應須賜御屏，盡將仙（"仙"原作"佃"，據唐《摭言》三改，明抄本作"先"。）翰入高冥。文章舊價留鴛掖，桃李新陰在鯉庭。再歲生徒陳賀宴，一時良史盡傳馨。當時疏傳雖雲盛，詎有茲筵醉醁醈。"汝士其日大醉。歸來謂子弟曰：我今日壓倒元白。（出《摭言》）

【譯文】

宴會的場所在曲江亭子。安史之亂以前，各部都有曲江亭子，一般建在水池邊上。唐玄宗逃到成都之後，這些亭子大都被兵火燒掉了。只有尚書省的還在。進士宴會，就在曲江亭裏舉行。喝完了酒，泛舟池上，聽歌看舞，成爲慣例。舉行宴會前的幾天，進士們騎馬列隊從大街上和河邊上走過。這就是所謂的騎馬遊街。不僅民衆可以看，達官貴人們也爭相品評，往往其中十有八九被這些官員們選作自己女兒的女婿。那就好車、好用、好住的接踵而來。有人說，乾符（唐僖宗年號）年前，薛能做京兆尹，楊知至寫信給他，說準備帶領家裏人到京城來，並請借樓船作水上游  
，卻被進士佔先。薛能回信說，我已準備了許多鳥巢。楊知至收到信，憤怒地說："昨日的小官，敢這麼無禮？"薛能原做吏部郎中的小官，後來升京兆少尹（京兆府尹的佐官）署理京兆府事。唐文宗開成五年，李景讓中進士。當時唐文宗病得很重。讓李景讓入宮遊宴，好多人陪着禮貌地喝酒。趙嘏寫了一首詩送給李景讓，說：

天上高高月桂叢，分明三十一枝風。

滿懷春色向人動，遮路亂花迎馬紅。

鶴馭回飄雲雨外，蘭亭不在管絃中。

居然自是前賢事，何必青樓倚翠空。

意思是說，你中了進士，其實中進士的還有許多人。只有你春風得意，紅花迎着你的馬頭。你乘着仙鶴飄飄然，學問是在絲竹管絃裏面嗎？你既然要效仿前賢，又何必往青樓跑呢？

寶曆（唐敬宗年號）年間，楊嗣復奏說慶州復歸朝廷，應開科慶祝。敬宗准許，開了兩科。當時，楊於陵從洛陽到長安來朝見皇帝。楊嗣復率領進士們到潼關去迎接，並在府中宴請他。楊於陵坐在正位上，楊嗣復率領進士們坐在兩邊。當時元稹和白居易都在場（他們是參加的官員，並非諸生），即席作詩、賦。刑部侍郎楊汝士最後一個寫完，元稹和白居易讀了之後非常喫驚。他的詩是：

隔坐應須賜御屏，盡將仙翰入高冥。

文章舊價留鴛掖，桃李新陰在鯉庭。

再歲生徒陳賀宴，一進良史盡傳馨。

當時疏傳雖雲盛，詎有茲筵醉醁醈。

楊汝士那天喝得大醉，回去跟家裏人說："我今天的詩把元稹和白居易都壓過了。"

卷第一百七十九 貢舉二

杜正玄 李義琛 陳子昂 王維 楊暄 蕭穎士 喬彝 許孟容 張正甫 閻濟美　潘炎　令狐峘　熊執易

杜正玄

隋仁壽中，杜正玄、正藏、正倫。俱以秀才擢第。隋代舉進士，總一十人，正倫一家三人。（出《譚賓錄》）

【譯文】

隋文帝仁壽年間，杜正玄、杜正藏、杜正倫，都由秀才而中進士。隋文帝時代，每年只取十名進士。那一科，杜氏三兄弟皆中。

李義琛

武德五年，李義琛與弟義琰，三從弟上德同年三人進士。義琛等隴西人，世居鄴城。國初草創未定，家業素貧之，與上德同居，事從姑，定省如親焉。隨計至潼關，遇大雪，逆旅不容，有咸陽商人見而憐之，延與同寢處。居數日，雪霽而去。琛等議鬻驢，以一醉酬之。商人竊知，不辭而去。復先贈以稻糧。琛後宰咸陽，召商人。與之抗禮親厚。位至刑部侍郎雍州長史。義琰相高宗，上德司門郎中。（出《摭言》）

【譯文】

唐高祖武德五年，李義琛同他的二弟李義琰、以及三從弟（從母子）李上德，三人同中進士。他們是隴西人，世代居住在鄴城。唐政權剛建立不久，不是很穩固。李義琛出身貧寒，家境不好，跟上德住在一起。對待他的從姑象自己的親孃一樣。三兄弟商議到潼關去，遇到大雪，飢寒交迫沒有住處。有一位咸陽的商人很同情他們，請他們一起住。住了好幾天，天才晴朗。李義琛三兄弟商議把所騎的驢賣掉，請商人喝酒，以報答他。商人私下聽到他們的打算，不辭而別。並事先贈送給他們糧食。李義琛做咸陽縣丞，把那個商人請來，以平等的禮節待他。李義琛後來升到刑部侍郎、也做過雍州長史（州牧的佐官，類似現代的祕書長）。李義琰在唐高宗時做到宰相。李上德做到司門郎中的官。

陳子昂

陳子昂，蜀射洪人，十年居京師，不爲人知。時東市有賣胡琴者，其價百萬。日有豪貴傳視，無辨者。子昂突出於衆，謂左右，可輦千緡市之。衆鹹驚問曰："何用之？"答曰："餘善此樂"。或有好事者曰："可得一聞乎？"答曰："餘居宣陽裏，指其第處，並具有酒，明日專候。不唯衆君子榮顧，且各宜邀召聞名者齊赴，乃幸遇也。"來晨，集者凡百餘人，皆當時重譽之士。子昂大張宴席，具珍羞。食畢，起捧胡琴，當前語曰："蜀人陳子昂有文百軸，馳走京轂，碌碌塵土，不爲人所知。此樂賤工之役，豈愚留心哉！"遂舉而棄之。舁文軸兩案，遍贈會者。會既散，一日之內，聲華溢都。時武攸宜爲建安王，闢爲記室。後拜拾遺。歸覲，爲段（"段"原作"假"，據新舊唐書《陳子昂傳》改。）簡所害。（出《獨異志》）

【譯文】

陳子昂是四川射洪縣人。在京城住了十年，沒有誰知道他。當時市場上有一個賣胡琴的（少數民族樂器），要價一百萬。每天都有有錢的人去看這件東西，沒人明白它的價值。陳子昂突然從人羣裏走出來，跟人們說，我可以用一千緡來交換。大家很驚訝地問這東西有什麼用？陳子昂回答說，我善於彈奏這件樂器。有好奇的人便問，你能彈給我們聽嗎？陳子昂說："我住在宜陽裏。"指給地址，告訴說明天我準備酒，專門等候諸位。不僅各位可以來，還可以邀請一些知名人士一起來。大家會一會，很榮幸。第二天早晨，來了一百多人，都是當時很有名望的。陳子昂好酒好菜款待他們。喫過飯，捧出胡琴，對客人們說："四川人陳子昂有文章好幾百軸，跑到京城來，東奔西走，卻不爲人重視。這件樂器不是什麼值錢的東西，怎麼值得我放在心上？"於是把胡琴舉起來摔了。把他寫在帛上的文章取出來，擺了兩案子，分別贈送給客人。會散以後，一天之內，名滿京都。當時武攸宜被封爲建安王，請他作記室（類似書記官），後來又做拾遺（諫官），回家省親，被段簡害死。

王維

王維右丞年未弱冠，文章得名。性閒音律，妙能琵琶。遊歷諸貴之間，尤爲岐王之所眷重。時進士張九臬聲稱籍甚，客有出入公主之門者，爲其地，公主以詞牒京兆試官，令以九臬爲解頭。維方將應舉，言於岐王，仍求焉。子之舊詩清越者可錄十篇，琵琶新聲之怨切者可度一曲，後五日至吾。維即依命，如期而至。岐王謂曰：子以文士請謁貴主，何門可見哉！子能如吾之教乎？維曰："謹奉命。"岐王乃出錦繡衣服，鮮華奇異，遣維衣之，仍令齎琵琶，同至公主之第。岐王入曰："承貴主出內，故攜酒樂奉宴。"即令張筵，諸令旅進。維妙年潔白，風姿都美，立於行，公主顧之，謂岐王曰："斯何人哉？"答曰："知音者也。"即令獨奉新曲，聲調哀切，滿坐動容。公主自詢曰："此曲何名？"維起曰："號鬱輪袍。"公主大奇之。岐王因曰：此生非止音律，至於詞學，無出其右。公主尤異之。則曰："子有所爲文乎？"維則出獻懷中詩卷呈公主。公主既讀，驚駭曰："此皆兒所誦習，常謂古人佳作，乃子之爲乎？"因令更衣，升之客右。維風流蘊藉，語言諧戲，大爲諸貴之欽矚。岐王因曰："若令京兆府今年得此生爲解頭，誠爲國華矣。"公主乃曰："何不遣其應舉？"岐王曰：此生不得首薦，義不就試，然已承貴主論託張九臬矣。"公主笑曰："何預兒事，本爲他人所託。"顧謂維曰："子誠取，當爲子力致焉。"維起謙謝。公主則召試官至第，遣宮婢傳教，維遂作解頭，而一舉登第矣。及爲太樂丞，爲伶人舞黃師子，坐出官。黃師子者，非一人不舞也。天寶末，祿山初陷西京，維及鄭虔、張通等，皆處賊庭。洎克復，俱囚於宣楊裏楊國忠舊宅。崔圓因召於私第，令畫數壁。當時皆以圓勳貴無二，望其救解，故運思精巧，頗絕其能。（"能"原作"皆"，據明抄本改）後由此事，皆從寬典；至於貶黜，亦獲善地。今崇義裏竇丞相易直私第，即圓舊宅也，畫尚在焉。維累爲給事中，祿授以僞官。及賊平，凡縉爲北都副留守，請以己官爵贖之，由是免死。累爲尚書右丞。於藍田置別業，留心釋典焉。（出《集異記》）

【譯文】

王維少年時，喜歡音樂，琵琶彈得好。王維在親貴之間來往，岐王尤其看中他。當時張九皋有很高的名聲。有人經常到公主家裏，並把張九皋的文章拿給公主，爲其推薦。公主寫信給京都的主考官，讓他取張九皋爲第一名。（解頭，府解之首）王維本來也打算參加考試，把這件事告訴岐王。請求岐王幫忙。岐王說："以公主的尊貴和勢力，是不能力爭的，我給你想辦法。把你過去寫的詩，選清越的抄十篇。琵琶曲子怨切的準備一曲。五天後，到我這裏來。"五天後，王維如約而來。岐王說："你以文士的身份去謁見公主，她不能接見你，你能聽我的話嗎？"王維說："我聽你的教誨。"岐王讓王維換上華貴的衣服，捧着琵琶一起到公主家去，對公主說："我乘你從宮內出來的機會，到你家裏來，帶着好酒，還有好的音樂。"公主就讓人備辦酒席，讓人跳舞。王維生得美而白。公主回頭看見他，問岐王："這個人是誰？"岐王說，他是知音。就讓王維獨奏。王維的琵琶彈得哀哀切切，滿座的人爲之動容。公主問："這個曲子叫什麼名字？"王維說："叫鬱輪袍。"公主非常奇怪。岐王說這個讀書人不僅精通音樂，詩詞文章，沒有人超過他。公主更覺得王維不一般，就問："你有什麼文章嗎？"王維就把懷裏的文章呈獻給公主。公主讀了王維的詩，非常喫驚，說："這都是我兒子和張九皋這些少年們讀的，都說是古人寫的，原來是你寫的呀？"讓他換了衣服，坐在客位的首席，王維俊美飄逸，談吐瀟灑，語言的藝術性很強，在座的達官貴人們無不讚嘆。岐王說："如果今年京兆的考試，讓王維做第一，絕對是全國的光榮。"公主說："那爲什麼不讓他去參加考試競爭？"岐王說，沒人舉薦他做第一，他是不肯參加的，並且聽說公主已經舉薦張九皋。公主笑着說："我其實不參與少年們的事。可是別人託我，我只好做。"公主對王維說："你確實可取，我一定爲你盡力。"王維謙恭地致謝。公主就把主考官叫到家裏，叫她的使女傳話說明。王維得了第一，一舉奪魁。他後來做太樂丞的官，教舞女們跳黃師子舞，被罷官。黃師子舞是一個人跳的。天寶末年，安祿山攻陷長安，王維同鄭虔、張通這些人都投降他，做他的官。張洎打跑了安祿山，收復了長安，把他們押在宣楊裏楊國忠原來的府第裏。崔圓把王維請去，讓他在牆壁上作畫。當時都認爲崔圓很顯貴，鄭虔、張通等人都指望他解救。王維作畫構思奇巧，下筆如神。鄭虔等因此得到從寬，即使被貶出京，也能得到一個好地方。現在的長安崇義裏竇丞相買的房子，就是崔圓過去的住宅，那些畫還在。尚書在的時候，王維做給事中。安祿山陷落長安，授給王維僞官。安祿山被平定後，凡縉做北都（太原）副留守，請求以他的官爵來贖王維的罪。王維被免去死刑，又逐漸升到尚書右丞（尚書省的副長官）在藍田地方買了房子、土地，潛心研究佛經。

楊暄

楊國忠之子暄，舉明經，禮部侍郎達奚珣考之，不及格，將黜落，懼國忠而未敢定。時駕在華清宮，珣子撫爲會昌尉。珣遽召使，以書報撫，令候國忠，具言其狀。撫既至國忠私第，五鼓初起，列火滿門，將欲趨朝，軒蓋如市，國忠方乘馬。撫因趨入，謁於燭下。國忠謂其子必在選中，撫蓋微笑，意色甚歡。撫乃白曰：奉大人命，相君之子試不中，然不敢黜退。國忠卻立大呼曰："我兒何慮不富貴，豈籍一名，爲鼠輩所賣！"即（"即"原作"耶"，據明抄本改）不顧，乘馬而去。撫惶駭，遽奔告於珣曰：國忠恃勢倨貴，使人之慘舒，出於咄嗟，奈何以校其曲直？因致暄於上第。既爲戶部侍郎？珣才自禮部侍郎轉吏部侍郎，與同列。暄話於所親，尚嘆己之淹徊，而謂珣遷改疾速。（出《明皇雜錄》）

【譯文】

楊國忠的兒子楊暄以通曉經書被舉薦，由禮部侍郎達奚珣考他，不及格。達奚珣準備公佈楊暄落第，又懼怕楊國忠的勢力，不敢決定。當時，唐玄宗在華清池。達奚珣的兒子達撫做會昌縣尉。達奚珣就讓他帶着自己的書信去候見楊國忠，說明情況。達撫到了楊家門前，天剛五更。燭光、火把通明，楊國忠將去參加早朝，冠蓋、儀衛如雲。楊國忠剛要上馬，達撫就跑過去，在燭光下參謁。楊國忠以爲他的兒子一定能考中，手扶彩幡的杆子微笑，很高興的樣子。達撫稟告說："奉我父親的命令，來報告宰相，你兒子沒有考中。但是，不敢宣佈落第。"楊國忠大聲說："我兒子還愁不富貴嗎？在乎一個進士？你們這些出賣人的鼠輩！"丟下達撫，騎上馬走了。達撫很害怕，立即趕回去見父親，說楊國忠依仗自己是有勢力的權貴，誰都懼怕，他要收拾誰，不是舉手之勞嗎，人們在他面前大氣不敢出，怎麼跟他說理？達奚珣沒有辦法，嘆來嘆去，終於把楊暄取在前幾名。楊暄做到戶部侍郎，達奚珣才由禮部侍郎轉爲吏部侍部。兩人一樣大的官，楊暄在親信面前還嘆息自己的官升的慢，反說達奚珣轉官快。（由次要的職務轉到重要的職務，亦爲榮耀）

蕭穎士

蕭穎士開元二十三年及第。恃才傲物。曼無與比。常自攜一壺逐騰勝郊野，偶憩於逆旅，獨酌獨吟。會有風雨暴至，有紫衣老人領一小僮避雨於此。穎士見之散冗，頗肆陵侮。逡巡，風定雨霽，車馬卒至，老人上馬，呵殿而去。穎士倉忙覘之，左右曰：吏部王尚書。（尚書名丘。）穎士常造門，未之面，極驚愕。明日，具長箋造門謝。丘命引至廡下，坐責之。且曰："所恨與子非親屬，當庭訓之耳。"頃曰："子負文學之名，踞忽如此，止於一第乎？"穎士終揚州功曹。（出《明皇雜錄》）

【譯文】

唐玄宗開元二十三年，蕭穎士考中進士。自恃才華，傲慢無比。經常攜着一壺酒到野外去喝。偶然在一處休息，自己喝酒吟詩。正趕上暴雨狂風。有一位穿紫衣的老人領着一個小孩在同一處避雨。蕭穎士見老人散漫的樣子，口出不遜。很快雨停，雲去天開。馬上來了車馬，老人上了馬，侍衛在後面吆喝着走了。蕭穎士急忙打聽，有人告訴他這是吏部王尚書。過去蕭穎士去求見了好幾次，沒有接見，此時很驚愕。第二天寫了很長的信，到王尚書家裏去謝罪。王尚書讓人把蕭穎士領到偏房的廊下，坐下來責備他，並說："遺憾你不是我的親屬，不然我一定要狠狠地教訓你。"停了一會兒又說："你自恃才名，所以才傲慢到這個樣子，只能是中個進士吧。"蕭穎士死在揚州功曹（州牧的屬官）任上。

喬彝

喬彝，京兆府解試時，有二試官。彝日午扣門，試官令引入，則已矄醉。視題曰幽蘭賦，彝不肯作曰："兩個漢相對，作得此題，速改之。"遂改渥窪馬賦。曰："此可矣。"奮筆斯須而成。警句雲："四蹄曳練，翻瀚海之驚瀾。一噴生風，下湘山之亂葉。"便欲首送。京兆曰：喬彝崢嶸甚，以解副薦之可也。（出《幽間鼓吹》）

【譯文】

喬彝參加京兆府的考試，有兩個考官。喬彝天快中午時去扣門請見。試官讓人領他進來，自己醉醺醺的。一看題目是《幽蘭賦》，喬彝不肯做，說兩個男人相對坐在這裏寫什麼《幽蘭賦》？請痛快改個題目。試官就改題目爲《渥窪馬賦》，喬彝說這可以。拿起筆一揮而就。其中有這樣的警句：四蹄曳練，翻瀚海之驚瀾；一噴生風，下湘山之亂葉。意思說，那馬蹄撒開，大海之浪滔爲之翻騰，打一個噴嚏生出的風，颳得湘山樹葉紛飛。試官准備取他第一。京兆府尹說，這個人鋒芒太露，第二可以。

許孟容

許孟容進士及第，學究登科，時號錦襖子上著莎衣。蔡京與孟容同。（出《摭言》）

【譯文】

許孟容以淵博的學識考中進士，又去考學究科。當時的人說他這是穿了錦繡的衣服在上面又套了一層草衣服。蔡京也是這樣。（此唐蔡京，非宋之蔡京）

張正甫

李丞相絳，先人爲襄州督部。方赴舉，求鄉薦。時樊司空澤爲節度使，張常侍正甫爲判官。主鄉薦。張公知絳有前途，啓司空曰：舉人中悉不如李秀才，請只送一人。諸人之資，悉以奉之。欣然允諾。又薦絳弟爲同舍郎，絳感澤殊常之恩，不十年登庸，澤之子宗易爲朝官。人問宗易之文於絳，絳戲而答曰：蓋代。時人因以蓋代爲口實。相見論文，必曰：莫是李三蓋代否？及絳爲戶部侍郎也。常侍爲本司郎中。因會，把酒請侍郎唱歌，李終不唱而哂之，滿席大噱。（出《嘉話錄》）

【譯文】

李絳是唐憲宗時代的宰相。他的前輩曾經是襄州都督的部屬。李絳準備赴考，需要人推薦。當時樊澤做節度使，張正甫做節度判官，主管鄉薦的事。張正甫知道李絳是一個有前途的人，就向樊澤稟告，說舉子中誰也不如李絳，咱們只舉薦他一個人，把準備贈送給諸舉子的錢物都給他。樊澤高興地答應，並同時舉薦李絳的弟弟做同舍郎。李絳很感激樊澤的恩德。不到十年，李絳做到宰相。樊澤的兒子樊宗易在朝裏做官，有人問李絳，樊宗易的文章怎麼樣？李絳開玩笑說，蓋世文章。當時的人們把蓋代作爲口碑。每看到什麼新的文章，都會說："是不是李三蓋代的文章（指李絳）？"李絳做戶部侍郎時，張正甫做戶部郎中（爲絳屬官）。在一次宴會上，張正甫捧着酒杯請李絳唱歌，李絳微笑不唱，在座的人大笑。

閻濟美

閻濟美，前朝公司卿許與定分，一志（明抄本志作忘。）不爲，某三舉及第。初舉，劉單侍郎下雜文落；第二舉，坐王（明抄本"王"作"主"。）侍郎雜文落第。某當是時，年已蹭蹬，常於江激往徑山欽大師處問法。是春，某既下第，又將出關。因獻坐主六韻律詩曰："謇諤王臣直，文明雅量全。望鈙金自躍，應物鏡何偏。南國幽沈盡，東堂禮樂宣。轉（"轉"原作"輪"，據唐《詩紀事》改。）今遊異士，更昔至公年。芳樹歡新景，青雲泣暮天。唯愁鳳池拜，孤賤更誰憐。座主覽焉。問某，今年何者退落？具以實告。先榜落第，座主赧然變色，深有遺才之嘆。乃曰，所投六韻，必展後效。足下南去，幸無疑將來之事。某遂出關。秋月，江東求薦，名到省後，兩都置舉，座主已在洛下。比某到洛，更無相知，便投跡清化裏店。屬時物翔貴，囊中但有五縑，策蹇驢而已。有舉公盧景莊已爲東府首薦，亦同處焉。僕馬甚豪，與某相揖，未交一言。久乃問某曰："閻子自何至止？"對曰："從江東來。"敬奉不敢怠。景莊一旦際暮醉歸，忽蒙問某行第，乃曰：閻二十，消息絕好，景莊大險。某對曰：不然，必先大府首薦。聲價已振京洛，如某遠地一送，豈敢望有成哉？"景莊曰："足下定矣。"十一月下旬。遂試雜文。十二月三日。天津橋放雜文榜。景莊與某俱過。其日苦寒，是月四日，天津橋作鋪帖經，景莊尋被絀落，某具前白主司曰："某早留心章句，不工帖書，必恐不及格。"主司曰："可不知禮闈故事。亦許詩贖。某致詞後，紛紛去留。某又遽前白主司曰：侍郎開獎勸之路，許作詩贖帖，未見題出。主司曰：賦天津橋望洛陽城殘雪詩。某隻作得二十字。某詩曰："新霽洛城端，千家積雪寒，未收清禁色，偏向上陽殘。"已聞主司催約詩甚急，日勢又晚，某告主司，天寒水凍，書不成字。便聞主司處分，得句見在將來。主司一覽所納，稱賞再三，遂唱過。其夕，景莊相賀雲："前與足下並鋪，試蠟日祈天宗賦，竊見足下用魯丘（"丘"原作"血"，據明抄本改）對衛賜。據義，衛賜則子貢也，足下書衛賜作駟馬字，唯以此奉憂耳。"某聞是說，反思之，實作駟馬字，意甚惶駭。比榜出，某濫忝第，與狀頭同參座主，座主曰：諸公試日，天寒急景，寫札雜文，或有不如法。今恐文書到西京，須呈宰相，請先輩等各買好紙，重來請印，如法寫淨送納，抽其退本。諸公大喜。及某撰本卻請出，駟字上朱點極大。座主還闕之日，獨揖前曰："春間遺（"遺"原作"遣"，據明抄本改）才，所投六韻，不敢慚忘，聊副素約耳。"（出《乾鐉子》）

【譯文】

閻濟美，曾經有人答應他必考中，自己不肯。經三次才考中。首科，他的雜文被劉侍郎批落。再科其雜文又被王侍郎批落。當時，年齡已長。曾渡江到徑山向欽大師請教。春天，因爲落第，準備回鄉。向主考贈送一首六韻詩：

謇諤王臣直，文明雅量全。

望鈙金自躍，應物鏡何偏。

南國幽沈盡，東堂禮樂宣。

轉今遊異士，更昔至公年。

芳樹歡新景，青雲泣暮天。

唯愁鳳池拜，孤賤更誰憐。

意思說，自己文明雅量，堪做正直的王臣。是一塊金子，可是鏡子老照不見。家鄉山青水碧而幽靜，音樂也好聽。功業不成，我也快到了你的年齡。綠樹婆娑，向晚天流淚。愁我屢試不第，誰人憐惜？

主考讀了他的詩，問他落第原因，閻濟美把兩試不中的情況因由，以實相告，主考深深嘆息自己的失誤，又爲他的才華惋惜。便說："你送來的這首六韻詩，肯定會有用處。你放心地走吧，不用擔心將來的事情。"閻濟美於是走了。秋天，朝廷要求各地舉薦人才，江東舉薦閻濟美，名字報到禮部。通知在長安和洛陽分別設立考場。主考官先到洛陽。閻濟美也到了洛陽，但他沒有什麼認識人，就住在清化裏的一個客店裏。當時物價昂貴，腰裏僅有五串錢，還有一頭瘸驢。另一舉子盧景莊是洛陽舉薦的，也住在這裏。這個人很有錢，跟着不少僕人，騎着高頭大馬。初次見  
面，兩人一揖無話。過了些日子，盧景莊問閻濟美："你從哪來？"閻濟美說從江東來。對人家很敬重。一天，盧景莊喝了酒回來，醉着問你是閻老幾？閻濟美回答說閻二十。盧景莊聽了這消息，震驚說我遇到對手了。閻濟美說："不可能，你有東都地方官員的推薦，名聲已震兩京（指西都長安，東都洛陽）。象我這樣從遠地方來的，能有什麼成就？"盧景莊說："你肯定考中了。"十一月下旬，考試雜文，十二月三日放榜天津橋。盧景莊和閻濟美都通過了。那幾天，天氣極爲寒冷。四日，又在天津橋考試帖經（帖，書字；經，五經）。盧景莊沒有通過。閻濟美對考官說："我早先只重視讀書，沒有注意學習寫字，恐怕不及格。"考官說，不明瞭考試規矩，不工帖，可以用詩賦來代替。聽到這話，有些人走了，有些人堅持應考。閻濟美又快步走到前面說："考官大人既然指明瞭出路，允許以詩代替帖試，請出題目。"考官即出題目爲《天津橋望洛城殘雪》，閻濟美只寫了二十字：

新霽洛城端，千家積雪寒。

未收清禁色，偏向上陽殘。

大意說，雲彩剛從洛陽的上空流去，積雪還沒有融化，人們因此而感到寒冷。天空尚有一抹雲在，斜陽已殘了。這時，考官催要交卷，很急，天色又將晚。閻濟美又對考官說："天氣寒冷，寫不成字，請大人決定吧。"考官說把現在寫完的拿來。考官看了閻濟美的詩非常讚賞，遂獲通過。晚上，盧景莊向他表示祝賀，說那天同你臨桌考試，考題《蠟日祈天宗賦》，看見你用孔子對衛賜的典故，衛賜就是子貢。你把衛賜寫了衛駟，我很替你擔憂。閻濟美想了半天，確實如此，很惶惑。貼出榜來，總算中了。閻濟美跟考第一的一起拜見考官。考官說，你們考試的日子，天又冷，要求的又急。所做雜文，或許不合定法（格式）。如果把你們的文章送到長安呈給宰相，怕不合適。請你們去買好紙，重新給你們蓋印，按着定法（格式）抄好，把舊卷子抽回去。舉子們非常高興。閻濟美把原卷拿來，錯訛的駟字上面有很大一個硃紅筆點。考官臨攜卷子回長安時，單獨對閻濟美說："春天沒有取中你，屈了你的才。你贈送給我的六韻詩，不敢忘記。這次取中你，表示我說過的話算數。"

潘炎

侍郎潘炎，進士榜有六異：朱遂爲朱滔太子；王表爲李納女婿，彼軍呼爲駙馬；趙博宣爲冀（"冀"原作"異"，據許本改）定押衙；袁同直入番爲阿師；竇常二十年稱前進士，奚某亦有事。時謂之六差。竇常新及第，薛某給事宅中逢桑道茂。給事曰："竇秀才新及第，早晚得官。"桑生曰："二十年後方得官。"一坐皆哂，不信。然果耳五度奏官，皆敕不下，即攝職數四。其如命何？（出《嘉話錄》）

【譯文】

潘炎做禮部侍郎，擔任考官。進士榜有六異。朱遂是朱滔的太子。王表是李納的女婿，趙博宣是冀定押衙，袁同直做番王的國師。竇常二十年後得任職官，還有一個奚某也有說道。當時被稱六差。竇常新中進士，薛某在給事中府遇見桑道茂。給事中說："竇常新考中，什麼時候能授給官職？"桑道茂說："二十年後。"在坐的人都不屑的樣子，表示不相信。果然，五次奏請給竇常任官，皇帝都沒有批下。一直做暫時署理的臨時官。確實二十年後才得任職官。這就是命運。

令狐峘

大曆十四年改元建中，禮部侍郎令狐峘下，二十二人及第。時執政間有怒薦託不從，勢擬頃覆。峘惶恐甚，因進其私書。上謂峘無良，放榜日竄逐，不得與生徒相面。後十年，門人田敦爲明州刺史，峘量移本州別駕，敦始使陳謝恩之禮。（出《摭言》）

【譯文】

唐代宗大曆十四年改年號爲建中，禮部侍郎令狐峘以下二十二人及第。當時權貴中有人忿怒，因爲所薦所託的人沒取，準備找他的毛病，罷他的官，把他整倒，令狐峘又懼又怕。把這些人請託的信件呈送代宗。代宗認爲令狐峘這樣做不好，發榜時罷了他的官，並且不准他跟進士們見面。十年後，他的學生田敦做明州刺史，令狐峘被朝廷起用爲明州別駕（刺史的屬官），田敦纔有機會向令狐峘行謝師禮。

熊執易

熊執易通於易義。建中四年，侍郎李紓試易簡知險阻論。執易端座割析，傾動場中，一舉而捷。（出《國史補》）

【譯文】

熊執易通曉《易經》，唐代宗建中四年，侍郎李紓考熊執易《簡知險阻論》，熊執易正襟危坐，侃侃而談，條理分明，考官和在場的人們震驚，一舉高中。

卷第一百八十 貢舉三

常袞 宋濟 牛錫庶 崔元翰 湛責 尹極 李程 蔡南史 牛僧孺 楊虞卿 苗纘　費冠卿　李固言　殷堯藩　施肩吾　張正甫　馮宿　張環　楊三喜

常袞

唐德宗初即位，宰相常袞爲福建觀察使治其地。袞以辭進，鄉縣小民，有能讀書作文辭者，親與之爲主客之禮。觀遊宴饗，必召與之。時未幾，皆化翕然。於時歐陽詹獨秀出，袞加敬愛，諸生皆推服。閩越之人舉進士，繇詹始也。詹死於國子四門助教，隴西李翱爲傳，韓愈作哀辭。（出韓愈《歐陽詹哀詞序文》）

【譯文】

唐德宗剛做皇帝，常袞還沒有做到宰相，僅僅是福建觀察使。常兗以博學宏詞科中進士。及做觀察使，對於鄉縣百姓，尤其是讀書人一律尊重，經常請他們做客，同他們一起喫飯、喝酒。不幾年，治境安居樂業。當時歐陽詹在讀書人中特別傑出。常兗對他格外厚愛。讀書人都表示佩服。閩越人中進士的，歐陽詹是第一個。歐陽詹死在國子監四門助教（學官）的任上。隴西人李翱爲其作傳，韓愈爲其作悼文。

宋濟

唐德宗微行，一日夏中至西明寺。時宋濟在僧院過夏。上忽入濟院，方在窗下，犢（"犢"原作"特"，據明抄本改）鼻葛巾抄書。上曰："茶請一碗。"濟曰："鼎水中煎，此有茶味，請自潑之。"上又問曰："作何事業？"兼問姓行。濟雲："姓宋第五，應進士舉。"又曰："所業何？"曰："作詩。"又曰："聞今上好作詩。何如？"宋濟雲："聖意不測……"語未竟。忽從輦遞到。曰官家、官家。濟惶懼待罪。上曰："宋五大坦率。"後禮部放榜，上命內臣看有濟名。使回奏無名，上曰："宋五又坦率也。"（出《盧氏小說》）或有客譏宋濟曰："白袍子何紛紛？"濟曰："爲朱袍、紫袍紛紛耳。"（出《國史補》）

【譯文】

唐德宗私行出訪。夏日的一天到了西明寺。當時宋濟在西明寺過夏，戴着布頭巾，斂聲屏息坐在窗下抄書。德宗忽然進屋說："請給我一碗茶水喝。"宋濟說："壺裏有開水，這杯裏的茶水是舊茶水，你自己潑了自己倒。"德宗又問："你在忙什麼？"並問其姓名排行第幾。宋濟說："姓宋，排行老五，正在讀書準備應試。德宗又問："擅長什麼？"宋濟答作詩。德宗又問："聽說現在的皇上也好作詩，你認爲他的詩怎麼樣？"宋濟說，皇上的詩意不好猜測。沒等話說完，皇上的車馬來了，人們呼喊官家（對皇帝稱官家），宋濟驚懼請罪。德宗說宋老五很坦率啊。後來禮部放進士榜那天，德宗讓侍臣去看有沒有宋濟的名字。侍臣回來說沒有他的名字。德宗又說宋老五還是很坦率。有人譏笑宋濟，說你白丁忙碌啥呀？宋濟說爲了官袍子忙唄。

牛錫庶

牛錫庶性靜退寡合，累舉不舉。貞元元年，因問日者，曰："君明年合狀頭及第。"錫庶但望偶中一第爾，殊不信也。時已八月，未命主司。偶至少保蕭昕宅前，值昕杖策，將獨遊南園。錫庶遇之，遽投刺，並贄所業。昕獨居，方思賓友，甚喜。延與之語。及省文卷，再三稱賞。因問曰："外間議者以何人當知舉？"錫庶對曰："尚書至公爲心，必更出領一歲。"昕曰："必不見命。若爾。君即狀頭也。"錫庶起拜謝。復坐未安，忽聞馳馬傳呼曰："尚書知舉。"昕遽起。錫庶復再拜曰："尚書適已賜許，皇天后土，實聞斯言。"昕曰：前言期矣。明年果狀頭及第。（出《逸史》）

【譯文】

牛錫庶性格文靜，不合羣。考了幾年都沒有考中。唐德宗貞元元年，請人給自己算命。那人說，你明年中狀元。牛錫庶只希望考中而已，根本不信。到了次年八月，還沒有確定考官。牛錫庶偶然走到少保（官名）蕭昕家門前，碰到蕭昕拄着手杖，打算到南園散步。牛錫庶忙遞上自己的名帖，並說明自己的狀況。蕭昕自己獨居，很希望有人爲伴，特別高興。就把牛錫庶請到屋裏，跟他嘮喀。看到他的文章，非常讚賞。蕭昕問："你在外面聽到傳說誰任主考官沒有？"牛錫庶說："大家都在傳說你很公正，肯定還要主持這科考試。"蕭昕說："沒準，若真是那樣，你就是狀元了。"牛錫庶站起來致謝，沒等坐好，有人馳馬而來，傳命蕭昕做主考官。蕭昕剛站起來，牛錫庶立即再拜，說你剛纔答應的事，天地都聽見了。蕭昕說："我說過的話算數"。牛錫庶果然中了狀元。

崔元翰

崔元翰爲楊炎所引，欲拜補闕，懇曰：願舉進士，由此獨步場中。然不曉程試，先求題目爲地。崔敖知之。旭日，都堂始開，敖盛氣白主司曰："若出白雲起封中題，敖請退。"主司爲其所中，卒愕然換之。是歲，二崔俱捷。（出《國史補》）

【譯文】

楊炎薦舉崔元翰做補闕（諫官名）。崔元翰懇求，希望能取中進士，做考場中的佼佼者。但是不知道考什麼，怎麼考，希望能預先得到題目。這事被崔敖知道了，考試那天早晨，試場大門剛開，崔敖對主考官強烈地提出要求，如果考現在封中的題目，我不參加。主考官明白崔敖知道了題目泄漏的事，愕然之後另行出題。當年，崔元翰和崔敖都被取中。

湛賁

彭伉、湛賁俱袁州宜春人，伉妻又湛姨也。伉舉進士擢第，湛猶爲縣吏。妻族爲置賀宴，皆官人名幹，伉居席之右，一座盡傾。湛至，命飯於後閣，甚無難色。其妻忿然責之曰："男子不能自勵，窘辱如此，復何爲容？"湛感其言，孜孜學業。未數載，一舉登第。伉常侮之，其時伉方跨驢，縱遊於郊郛。忽有家僮馳報："湛郎及第。"伉失聲而墜。故袁人謔曰：湛賁及第，彭伉落驢。（出《摭言》）

【譯文】

彭伉和湛賁都是袁州宜春人，而且是聯襟。彭伉中了進士，湛賁只做縣吏。老丈人家爲彭伉舉行宴會，以示慶賀。參加的人都是當地的官員和有名的人物。彭伉坐着首席上，在座的人都很傾慕。湛賁來了，讓他在後面小屋喫飯，他也並不臉紅。妻子生氣地責備說："男子漢不能自己激勵上進，受這樣的污辱有什麼臉見人？"湛賁非常受觸動，於是，努力學習，孜孜不倦。沒幾年，一舉考中，彭伉曾經羞辱過湛賁。那天，彭伉正騎着驢在野外郊遊，忽然家僮來報告湛賁中了進士的消息，他"啊"了一聲從驢上跌下來，所以袁州人取笑說：湛賁及第，彭伉落驢。

尹極

貞元七年，杜黃裳知舉。聞尹極（《玉泉子》"極"作"樞"，下同。）時名籍籍，乃微服訪之，問場中名士，極唯唯。黃裳乃具告曰："某即今年主司也，受命久矣，唯得一人，某他不能盡知，敢以爲請。"極聳然謝曰："既辱下問，敢有所隱？"即言子弟有崔元略。孤進有沐（明抄本、許本沐作"休"，清徐松唐登科記考十二"沐"作"林"。）藻、令孤楚數人。黃裳大喜。其年極狀頭及第。試"珠還合浦賦"。藻賦成，忽假寐，夢人告曰："何不敘珠來去之意。"既寤，乃改數句，又謝恩。黃裳謂藻曰："敘珠來去，如有神助。"（出《閩川名士傳》）

【譯文】

貞元（唐德宗年號）七年，杜黃裳做主考官。聽說尹極很有名聲，就穿了普通人的衣服去訪問他。問到尹極今年參加考試的人中，有哪些名人？尹極非常謙恭。杜黃裳告訴他說，我就是今年的主考。老早就接受了任命，只有一個人我瞭解（即指尹極），其他的人就不很知道，請你介紹一下。尹極很感動，說承蒙您問我，不敢隱諱。太學中有崔元略，鄉薦的有沐藻、令狐楚等人。杜黃裳特別高興。當科，尹極考中了狀元。試題中有《珠還合浦賦》，沐藻做完了賦，睡着了，夢中有人告訴他，你怎麼不寫珠子來去的意思。沐藻醒來，把文章改了幾句。謝恩時，沐藻向杜黃裳表示謝意。杜黃裳說，你的文章中論述珠子的生成與用途，似乎有神仙幫助。

李程

李程貞元中試日五色賦，先榜落矣。初出試，楊於陵省宿歸第，遇程於省門，詢之所試。程探靴靿中得賦稿，示之。其破題曰："德動天鑑，祥天日華。"於陵覽之，謂程曰："公今須作狀元。"翌日，雜文無名。於陵深不平。乃於故冊子末（"末"原作"未"，據唐摭言改）繕寫，而斥其名氏，攜之以詣主文。從容紿之曰："侍郎今者新賦試。奈何用舊題？"主文辭以"非也"。於陵曰："不止題目，向有人賦此，韻腳亦同。"主文大驚。於陵乃出程賦示之。"主文歎賞不已。於陵曰"當今場中若有此賦，侍郎何以待之？"主文曰："無則已，有即非狀無不可也。"於陵曰："苟如此，侍郎已遺賢矣，此乃李程所作。"亟命取程所納而對，不差一字。主文因而致謝，謀之於陵，於是擢爲狀元，前榜不復收矣。（或雲出榜重收。）程後出鎮大梁，聞浩虛舟應宏詞，復賦此題，頗慮浩愈於己，馳一介取原本。既至，將啓緘，尚有憂色。及覩浩破題曰："麗日焜煌，中含瑞光。"程喜曰："李程在裹。"（出《摭言》）

【譯文】

李程在唐德宗貞元年間參加考試《日五色賦》，被批落榜。出了考場。碰到大官楊於陵從衙門裏出來回家，楊於陵問他考試情況。李程從靴筒裏掏出手稿給楊於陵看。開頭詞是：德動天鑑，祥開日華。楊於陵看完對李程說，你應該做狀元。第二天，考試雜文，李程又沒名。楊於陵很氣不平，便在舊試題集的後面寫了李程的文章，但沒署名，拿去見主考官，騙他說，你這次考賦，怎麼出舊題目？主考說沒有的事，楊於陵說，不僅題目是舊的，而且有人寫過，連限韻都一樣。主考官吃了一驚。楊於陵就把李程的賦拿出來給他看，主考非常讚賞，楊於陵說："如果這次考試中有人寫出了這樣的賦，你怎麼辦？"主考說："沒有則罷，有的話，肯定中狀元。"楊於陵說："這樣的話，你失誤了，把好的人才給丟掉了，這文章是李程寫的。"主考立即讓人把李程的卷子拿來對照，一字不差。主考當面致謝，並同楊於陵共同商量。於是，李程中了狀元，前面的榜，予以更正。李程後來做到很大的官，鎮守大梁。聽說有一個叫浩的人去參加宏詞科的考試，也考這個題目。擔心浩的文章超過自己，專門派了一個僕人把浩的文章取來，拆封前還感到憂慮。讀到浩的破題：麗日輝煌，中含瑞光。李程高興了，說他這破題解的意思，沒有超過自己的範疇。

蔡南史

貞元十二年，駙馬王士平與義陽公主反目。蔡南史、獨孤申叔播爲樂曲，號義陽子，有團雪散雪之歌。德宗聞之怒，欲廢科舉，後但流斥南史乃止。（出《國史補》）

【譯文】

唐德宗貞元十二年，駙馬王士平同義陽公主不和睦。蔡南史和獨孤申叔兩人爲他們演奏樂曲，曲名《義陽子》，其中有歌詞爲團雪散雪。德宗知道這件事很惱怒，認爲蔡南史有失文人體統，準奮廢除科舉，後來流放了蔡南史作罷。

牛僧孺

牛僧孺始舉進士，致琴書於灞滻間。先以所業謁韓愈、皇甫湜。時首造愈，值愈他適，留卷而已。無何，愈訪湜。時僧孺亦及門。二賢覽刺忻然，同契延接，詢及所止。對曰：某方以薄伎小醜呈於宗匠，進退惟命，一囊猶置於國門之外。二公披卷，卷首有說樂一章。未閱其詞，遽曰："斯高文。且以拍板爲何等？"對曰："謂之樂句。"二公相顧大喜曰："斯高文必矣。"僧孺因謀所居，二公沈然良久，乃曰："可於客戶稅一廟院。僧孺如所教。造門致謝，二公又誨之曰：某日可遊青龍寺。薄暮而歸，二公聯鏕至彼。因大署其門曰：韓愈、皇甫湜同訪幾官不遇。翌日，輦轂名士鹹觀焉。奇章之名，由是赫然矣。僧孺既及第，過堂，宰相謂曰："掃廳奉候。"僧孺獨出曰："不敢。"衆聳異之。（出《摭言》）

【譯文】

牛僧孺中進士前，攜琴書遊于山水間。以他的文章謁見韓愈和皇甫湜。第一次拜訪韓俞，韓愈沒在家，便留下文章。沒多久，韓愈拜訪皇甫湜，正好牛僧孺也來了。韓愈和皇甫湜看了牛僧孺的名帖，非常高興，兩人一起接見他。問到牛僧孺的打算。牛僧孺說，我帶着拙作來謁見兩位前輩，聽從你們的指教，我沒有功名現在還沒有什麼事做，韓愈和皇甫湜打開牛僧孺的文章，開頭的篇目是《說樂》，沒有看下文，便說準是好文章。即問牛僧孺拍板是什麼？牛僧孺回答說是樂句。兩人相望，非常高興。說這準是好文章了。牛僧孺說自己打算找一處房子。兩人考慮再三，才說，可以去寺院裏租一處地方。牛僧孺照辦，又登門拜謝。兩人又教誨他，說某日你可以去遊青龍寺，晚一點回來。那天，韓愈和皇甫湜一起坐車到牛僧孺住的地方，在大門上題字說，韓愈、皇甫湜同訪牛僧孺不遇。第二天，京都許多名人都去參觀。牛僧孺的大名，由是鵲起。牛僧孺參加過堂（宰相接見）時，宰相一定要把屋子打掃乾淨來接待。牛僧孺獨自應聲說不敢，參加過堂的進士們都感到驚奇。

楊虞卿

楊虞卿及第後，舉宏詞，爲校書，來淮南就李鄘婚姻。遇前進士陳商，啓護窮窘，虞卿未相識。聞之，倒囊以濟。（出《摭言》）

【譯文】

楊虞卿以宏詞科中進士，授職校書（官名）。到淮南同李鄘的女兒結婚，遇到前進士陳商。陳商向他訴說自己的貧困，楊虞卿並不認識陳商，但聽了他的陳詞。傾囊相助。

苗纘

苗粲子纘應舉，而粲以中風語澀，而心緒至切。臨試，又疾亟。纘乃爲狀，請許入試否？粲猶能把筆，淡墨爲書曰：入入！其父子之情切如此。其年，纘及第。（出《嘉話錄》）

【譯文】

苗粲的兒子苗纘即將參加科舉考試，苗粲中風不語，但是望子成龍的心很切。臨近試期，苗粲的病重加沉重。苗纘就把字寫在紙上，請問自己要不要去考試。苗粲拿筆淡淡地在紙上寫了入入二字。父子這樣情切令人感動。當年，苗纘中進士。

費冠卿

費冠卿元和二年及第，以祿不及親，永懷罔極之念，遂隱於池陽九華山。長慶中，殿中侍御史李行修舉冠卿孝節，徵拜右拾遺。制曰：前進士費冠卿嘗與計偕，以文中第。祿不及於榮養，恨每積於永懷。遂乃屏身丘園，絕跡仕進。守其至性，十有五年。峻節無雙，清飈自遠。夫旌孝行、舉逸人，所以厚風俗而敦名教也。宜陳高獎，以儆薄夫。擢參近侍之榮，載佇移忠之效：可右拾遺。冠卿竟不應徵命。（出《摭言》）

【譯文】

唐憲宗元和二年，費冠卿中進士。思念自己故去的父母，沒有辦法報答養育之恩，心情沉重。於是，隱居於池陽的九華山。穆宗長慶年間，殿中侍御史（官名）李行修舉薦費冠卿節操仁孝，請徵其入朝，做右拾遺（左右拾遺同爲諫官）。朝廷的徵文說，前進士費冠卿是一個人才，曾以文才考中進士。因爲有了榮祿不能孝養故去的父母，心中遺恨綿綿。因此隱居耕種，不肯做官。守其孝道，十五年了，這樣高風亮節，很少有人能比。表揚孝行，錄用人才，才能使世風敦厚，應當給予獎掖，以教育那些不孝順的人。請到皇帝的身邊，讓臣子們效仿你的忠孝。可以做右拾遺。費冠卿卻沒有應徵。

李固言

李固言生於鳳翔莊墅，性質厚，未熟造謁。始應進士舉，舍於親表柳氏京第。諸柳昆仲，率多謔戲。以固言不閒人事，俾信趨揖之儀。候其磬折，密於頭巾上貼文字雲：此處有屋僦賃。固言不覺。及出，朝士見而笑之。許孟容爲右常侍，於時朝中薄此官，號曰貂腳，頗不能爲後進延譽。固言始以所業求見，謀於諸柳。諸柳與導行卷去處，先令投許常侍。固言果詣之，孟容謝曰："某官緒閒冷，不足發君子聲彩。雖然，亦藏之於心。"又睹頭巾上文字，知其樸質。無何，來年許知禮闈，乃以固言爲狀頭。（出《摭言》）

【譯文】

李固言生於鳳翔農村。性格敦厚。沒有人薦舉，就去參加京試，住在表親柳家。柳家的兄弟們，經常嘲笑他，說他不明白事理。他們認爲不求人舉薦沒有能考上的道理，等候聽他失意的消息。還偷着寫了"此處有屋出租"的字條貼在李固言的頭巾上。李固言自己一點不知道。出門，看見的人都偷着笑。許孟容當時做右常侍（官名），是一個沒權勢的官，不被人看重。人稱常侍官爲貂腳，沒力量替年輕人說話。李固言想拿自己的文章去求教人，跟柳氏兄弟商量。柳氏兄弟就帶他到許孟容的住地，讓他去見。許孟容遜謝說："我是個閒官，沒能力幫你。但是，你的心意，我記在心裏。"又看到李固言頭巾上的紙條，知道他忠厚。第二年許孟容做主考官，取李固言作狀元。

殷堯藩

元和九年，韋貫之榜，殷堯藩雜文落矣。陽（明抄本"陽"作"楊"。）漢公乃貫之前榜門生，盛言堯藩之屈，貫之爲之重收。（出《摭言》）

【譯文】

元和九年，韋貫之主持考試。殷堯藩的雜文沒被取中。韋貫之的學生陽漢公竭力爲殷堯藩分辯，說他受了委屈。韋貫之重新取中了殷堯藩。

施肩吾

施肩吾元和十年及第。以洪州之西山，乃十二真君羽化之地，靈蹟具存，慕其真風，高蹈於此。嘗賦閒居遣興七言詩一百韻，大行於世。（出《摭言》）

【譯文】

施肩吾在元和十年考中進士。認爲洪州的西山是十二真君昇仙的地方，名勝古蹟都在，很羨慕。就到那裏去隱居，每天吟詩作賦。曾作閒居遣興七言詩一百韻，爲時人傳誦。

張正甫

張正甫爲河南尹，裴度銜命伐淮西，置宴府西亭。裴言一舉人詞藝，好解頭。張正色曰："相公此行何爲也？爭記得河南解頭。"裴有慚色。（出《摭言》。明抄本作出《幽閒鼓吹》）

【譯文】

張正甫做河南尹（地方長官），裴度奉命討伐淮西。張正甫在府中西亭爲裴度設宴。裴度談論有一舉人的才學很好，地方應取他爲解頭（鄉試第一，後世也稱解元）。張正甫正色說："宰相此行是做什麼來的？還有心思來爭這個解元？"裴度感到慚愧。

馮宿

馮宿之三子陶、韜、圖，兄弟連年進士及第，連年登宏詞科。一時之盛，代無比焉。當太和初，馮氏進士及第者，海內十人。而公家兄弟叔侄八人。（出《傳載故實》）

【譯文】

馮宿有三個兒子馮陶、馮韜、馮圖。兄弟三人連續考中進士，連年登博學宏詞科。爲一時之最，累代都沒有。在太和（文宗年號）初年，馮氏中進士的全國共十人，而馮宿一家就佔了八個。

張環

張環兄弟七人並舉進士。（出《譚賓錄》）

張環兄弟七人同時考中進士。

楊三喜

楊敬之拜國子司業，次子載進士及第，長子三史登科，時號楊三喜。（出《摭言》）

【譯文】

楊敬之做了國子司業（太學官），同時，二兒子楊載中了進士，大兒子楊三史也被舉薦入試。被稱爲楊三喜。

卷第一百八十一 貢舉四

李逢吉 章孝標 劉軻 崔羣 李翱女 賀拔惎 李宗閔 庾承宣 張祐 盧求 杜牧　劉蕡　薛保遜　賈島　畢諴　裴德融　裴思謙　李肱　蘇景胤　張元夫

李逢吉

元和十一年，歲在丙申，李逢吉下三十三人皆取寒素。時有語曰：元和天子丙申年，三十三人同得仙。袍似爛銀文似錦，相將白日上青天。李德裕頗爲寒進開路。及謫官南去，或有詩曰："八百孤寒齊下淚，一時回首望崖州。"（出《摭言》）

【譯文】

元和十一年（歲次丙申），李逢吉以下三十三人都是貧寒的進士。當時流傳這樣的話：元和天子丙申年，三十三人同得仙；袍似爛銀文似錦，相將白日上青天。意思說元和丙申年，三十三個窮光蛋中了進士，官袍子象銀子那麼耀眼，文辭也燦爛，扯着手上天了。宰相李德裕很給那些貧寒的學子們創造條件。他被貶官南去，有人寫詩說："八百孤寒齊下淚，一時回首望崖州。"

章孝標

章孝標元和十三年下第。時輩多爲詩以刺主司，獨章爲歸燕詩，留獻侍郎庾承宣。承宣得時，展轉吟諷，誠恨遺才，仍候秋期，必當薦引。庾果重典禮曹，孝標來年擢第。羣議以爲二十八字而致大科，則名路可遵，遞相礱礪也。詩曰："舊累危巢泥已落，今年故向社前歸。連雲大廈元棲處，更望誰家門戶飛。"（出《云溪友議》）

【譯文】

元和十三年章孝標應試落第。當時許多落第人都寫詩諷刺考官。唯獨章孝標一個人作了一首《歸燕》詩，留給了侍郎庾承宣。庾承宣收到他的詩作，反覆吟誦，遺憾沒有取中這樣有才華的人。打算到秋試的時候，舉薦他。結果庾承慶被點了主考官，章孝標被取中。人們以二十八字中試，只要努力，功業可成。於是，互相激勵。章考標的二十八字詩是：舊累危巢泥已落，今年故向社前歸。連雲大廈無棲處，更望誰家門戶飛。大意說燕子過去的舊巢已經破落，今年只好向都市飛來，這麼多的樓宇沒有我的住處，到底在哪裏落腳呢？意在比喻自己的情懷與境況。

劉軻

劉軻慕孟軻爲文，故以名焉。少爲僧，止於豫章高安之果園。後復求黃老之術，隱於廬山。既而進士登第。文章與韓柳齊名。（出《摭言》）

【譯文】

劉軻仰慕孟子的文章，所以起名劉軻。少年時做和尚，住在豫章（地名）高安的果園裏。後來又學道隱居廬山。次後又考中進士，文章同韓愈、柳宗元齊名。

崔羣

崔羣元和自中書舍人知貢舉。夫人李氏因暇，嘗勸樹莊田，以爲子孫之業。笑曰："予有三十所美莊良田，遍在天下，夫人何憂？"夫人曰："不聞君有此業。"羣曰：吾前歲放春榜三十人，豈非良田邪？"夫人曰："若然者，君非陸贄相門生乎？"曰："然。"夫人曰："往年君掌文柄，使人約其子簡禮，不令就試。如君以爲良田，即陸氏一莊荒矣。"羣慚而退，累日不食。（出《獨異志》）

【譯文】

元和年間，中書舍人（官名）崔羣做考官。他的夫人閒時勸崔羣買置一些田產，好給子孫繼承。崔羣笑着說："我有三十所美好的莊田，天下無處不有，你擔心什麼呢？"夫人說："沒聽說過你有這些財產。"崔羣說："我前年春天主持京試，取中了三十名進士，這不是良田嗎？"夫人說："如果這樣，你算不算宰相陸贄的學生？"崔羣說："當然是。"夫人說："如果這樣，你過去主持考試，爲什麼讓人告訴陸贄的兒子（簡禮）不讓他參加考試？如果你算陸家的一塊良田的話，那麼這塊土地不是荒蕪了嗎？"崔羣羞慚而退，好幾天沒有喫飯。

李翱女

李翱江淮典郡。有進士盧儲投卷，翱禮待之，置文卷几案間，因出視事。長女及笄，閒步鈴閣前，見文卷，尋繹數四。謂小青衣曰："此人必爲狀頭。"迨公退，李聞之，深異其語。乃令賓佐至郵舍，具白於盧，選以爲婿，盧謙讓久之，終不卻其意。越月隨計，來年果狀頭及第。才過關試，徑赴嘉禮。催妝詩曰："昔年將去玉京遊，第一仙人許狀頭。今日幸爲秦晉會，早教鸞鳳下妝樓。"後盧止官舍，迎內子，有庭花開，乃題曰："芍藥斬新栽，當庭數朵開。東風與拘束，留待細君來。"人生前定，固非偶然耳。（出《抒情詩》）

【譯文】

李翱任江淮地方官。學子盧儲送卷子給他，李翱待之以禮。他把文卷放在桌子上，出去辦事。他的長女已經成年，閒着沒事走進他的屋子。看到桌上的文卷，研讀再三，對婢女說："這個人準中狀元。"李翱回來，聽到女兒的話，很驚訝。便讓他的屬官和賓客到盧儲住的旅舍跟盧儲說明，選他作女婿。盧儲再三謙辭，終於難卻好意，月餘才答應。來年京試，戶儲果然考中狀元。過關之後，馬上赴婚。並作一首《催妝詩》：

昔年將去玉京遊，第一仙人許狀頭。

今日幸爲秦晉會，早教鸞鳳下妝樓。

大意說，那一年我準備到京師去應考，美麗的女子許給我狀元。今天要成婚了，請仙女快點下樓上轎吧。次後，盧儲在官舍迎接妻子，院庭花開，又題詩說："芍藥斬新栽，當庭數朵開。

東風與拘束，留待細君來。

意思說，新栽的芍藥花開了幾朵，風也不捨得吹落，留待給我的愛妻。人生前緣已定，並非偶然。

賀拔惎

王起長慶中再主文柄，志欲以白敏中爲狀元，病其人與賀拔惎還往。惎有文而落拓。因密令親知申意，俾敏中與惎絕。前人復（明抄本"復"作"申"）約，敏中忻然，皆如所教。既而惎造門，左右紿以敏中他適，惎遲留不言而去。俄頃敏中躍出，連呼左右召（"召"字據唐摭言補。）惎，於是悉以實告。乃曰："一第何門不致？奈輕負至交。"相與盡醉，負陽而寢。前人睹之，大怒而去。告於起，且雲："不可必矣。"起曰："我比祗得白敏中，今當更取賀拔惎矣。"（出《摭言》）

【譯文】

長慶中期，王起再次作考官。準備取白敏中爲狀元，但是又不滿意他同賀拔惎往來。賀拔惎有文才，但狂放無羈。於是王起私下讓親信把他的意思告訴給白敏中，希望白敏中斷絕同賀拔惎的交往。親信把這話傳給白敏中，白敏中表示接受，答應照辦。不久賀拔惎拜訪白敏中，白敏中的家人騙他，說白敏中出門不在家。賀拔惎等了很長時間，無言而去。白敏中馬上跑出來，讓僕人把賀拔惎喊回來，如實相告。並且說："憑着才學，哪個門不通，怎麼能對不起朋友？"於是共同飲酒，大醉，睡至日頭老高尚未起牀。王起的人看到這情形，發怒而去。"告訴了王起，並且說："讓他們斷交是做不到的。"王起說："我本來只想取中白敏中，現在更應該同時取中賀拔惎了。"

李宗閔

李宗閔知貢舉，門生多清秀俊茂，唐伸、薛庠、袁都輩，時謂之玉荀班。（"荀班"二字原缺，據黃刻本補。出《因話錄》）

【譯文】

李宗閔作考官，取中的進士多是很俊逸的年輕人。比如唐伸、薛庠、袁都等。當時被人們稱爲"玉荀班"。意思是年輕而秀傑。

庾承宣

庾承宣主文後六七年。方授金紫。時門生李石先於內庭恩賜矣。承宣拜命之初，石以所服紫袍金魚拜獻座主。（出《摭言》）

【譯文】

庾承宣做了六七年的考官，才升任要職。他的學生中李石在他之先就做了大官。庾承宣得到升官的任命，李石把他應穿的紫袍，應佩帶的金魚敬獻給老師。

張祐 張祐元和長慶中深爲令狐楚所知。楚鎮天平日，自草荐表令以新舊格詩三百篇隨表進獻。辭略曰：凡制五言，合苞六義。近多放誕，靡有宗師。前件人久在江湖，早攻篇什。研幾甚苦，探索（"索"原作"相"，據明抄本改）頗深。流輩所推，風格罕及。謹令錄新舊格詩三百首，自光順門進獻，望請宣付中書。祐至京師，方屬元稹在內庭。上因召問祐之詞藻高下。稹對曰："張祐雕蟲小巧，壯夫恥不爲者。或獎激之，恐變陛下風教。上頷之，由是失意而歸。祐以詩自悼曰："賀知章口徒勞說，孟浩然身不更疑。"（出《摭言》）

【譯文】

元和和長慶年間（憲宗、穆宗年號），令狐楚非常瞭解張祐。令狐楚作天平節度使，親自寫舉薦書，讓張祐以新詩、舊詩三百篇隨同他的表章一起送到長安。表辭大意說，凡作五言詩，都應包含六義。近年不少人亂寫，沒有師法。而張祐很久以來讀書不倦，認真研究，造詣很深。輿論贊美，風格獨特。我讓他攜帶他的舊詩、新詩三百首，從光順門進獻，請交給中書省。張祐到了長安，正值元稹在朝堂。皇帝便召見他，品評張祐的詩。元稹說，張祐的詩很不大氣，有氣魄的人根本不這樣寫詩。如果予以鼓勵，恐怕有失陛下教化風範。皇上點頭，張祐失意而歸。以詩自悼說："賀知章口徒勞說，孟浩然身不更疑。意思說即使我有賀知章那樣的知己，孟浩然那樣的文思，也沒用處。

盧求

楊嗣復第二榜盧求者，李翱之子婿。先是翱典合淝郡，有一道人詣翱言事甚異。翱後任楚州，（或曰桂州）其人復至。其年嗣復知舉，。求落地。嗣復，翱之妹婿。由是頗以爲嫌。因訪於道人，言曰：細事，亦可爲奏章一通。幾硯紙筆，復置醇酎數鬥於側，其人以巨杯引滿而飲，寢少頃而覺，覺而復飲酒盡，即整衣冠北望而拜，遽對案手疏二緘。遲明授翱曰："今秋有主司，且開小卷；明年見榜，開大卷。"翱如所教。尋報至，嗣復依前主文，即開小卷。詞雲：裴頭黃尾，三求六李。翱奇之，遂寄嗣復。已有所貯，彼疑漏泄。及放榜，開大卷，乃一榜煥然，不差一字。其年，裴求爲狀元，黃駕居榜未，次則盧求耳。餘皆契合。後翱領襄陽，其人又至，翱愈敬異之。謂翱曰："鄙人再來，蓋仰公之政也。"因命出諸子，熟視，皆曰不繼翱之（唐《摭言》八"之"作"無"。）所得。遂遣諸女出拜之。乃曰：尚書他日外孫三人，皆位至宰輔。後求子攜、鄭亞子畋、杜審權子讓能，皆爲將相。（出《摭言》）

【譯文】

楊嗣復第二次做考官，考生中的盧求，是李翱的女婿。先前，李翱任官合肥，有一道人去見他，說的話很不一般。李翱任官楚州，那個道人又來了。當時，盧求沒有中試。楊嗣復是李翱的妹夫。李翱很生他的氣。李翱請教於道人。道人說這是小事，我可以寫一道表文。於是，準備了幾硯紙筆，又準備了很多酒。道人大杯喝酒，睡了一會起來，把所有的酒喝光，整理衣帽，向北而拜。之後，很快寫了兩封書。早晨交給李翱，說今年秋天任命考官時，打開小卷看，明年京試時，打開大卷看。李翱答應。不久，邸報送到，由楊嗣復主考。打開小卷，上面的文字是：裴頭黃尾，三求六李。李翱很奇怪，把這張小卷寄給楊嗣復。楊嗣復祕密保存，恐怕泄露。等到京試放榜，打開大卷，同榜上竟一字不差。當年裴求中了狀元，黃駕在榜末。盧求居第二名。其餘的人名也全對。後來，李翱做襄陽刺史，道人又來了，李翱很敬重。道人說："我所以又來，是因爲仰慕你的政績。"李翱把他的兒子叫出來，道士一個個瞧了很久，說都不如你。又讓女兒出來拜見道士。道士說："日後你有三個外孫能做到宰相。"後來，盧求的兒子盧攜，鄭嚴的兒子鄭畋，杜審權的兒子杜讓能，都是出將入相的人物。

杜牧

崔郾侍郎既拜命，於東郡（唐《摭言》六郡作都。）試舉人。三署公卿，皆祖於長樂傳舍。冠蓋之盛，罕有加也。時吳武陵任太學博士，策蹇而至。郾聞其來，微訝之。及離席與言，武陵曰："侍郎以峻德偉望，爲明天子選才俊，武陵敢不薄施塵露。曏者偶見大學生數十輩，揚眉抵掌讀一卷文書。就而觀之，乃進士杜牧《阿房宮賦》。若其人，真王佐才也。侍郎官重，恐未暇披覽。"於是縉笏，朗宣一遍。郾大奇之。武陵請曰："侍郎與狀頭。"郾曰："已有人。"武陵曰："不然，則第三人。"郾曰："亦有人。"武陵曰："不得已，即第五人。"郾未遑對，武陵曰："不爾，卻請此賦。"郾應聲曰："敬依所教。"既即席，白諸公曰："適吳太學以第五人見惠。"或曰："爲誰。"曰："杜牧。"衆中有以牧不拘細行問之者，郾曰："已許吳君，牧雖屠狗，不能易也。"崔郾東都放榜，西都過堂。杜紫微詩曰："東都放榜未花開，三十三人走馬回。秦地少年多釀酒，即將春色入關來。"（出《摭言》）

【譯文】

侍郎崔郾受命做主考官。在東都洛陽開試。中書省、尚書省、黃門省的大員們齊集常樂傳舍，盛況空前。當時吳武陵做太學博士（太學官名）騎着瘸驢而來。崔郾聽說他來了，有些驚訝，立即迎出去同他說話。吳武陵說："你以德高望重爲皇帝選取人才，我怎麼能不幫你略盡微力呢。我在太學裏偶然發現學子們好幾十人在讀一本書。又是讚揚又是鼓掌。我一看，原來是杜牧的《阿房宮賦》，這個人真有王佐（形容詞，並非人名，意扶佐君王）的才華。你是個大官，恐怕沒功夫讀過這篇文章。"於是從袖中取出杜牧的文章，高聲朗讀。崔郾稱奇。吳武陵請求說："請你選他作狀元。"崔郾說已經有人。吳武陵說："那麼，第三名。"崔郾說也已經有人。吳武陵說："實在不得已，第五名吧。"崔郾未及做答，吳武陵就說："如果還不行，把這篇賦拿來還我。"崔郾立即說："我答應你。"崔郾就座，對在座的大官們說，剛纔吳太學（武陵尊稱）幫我選中一位第五名。有人問是誰，崔郾答以杜牧。這些人中有人說杜牧這個人不拘小節。崔郾說，我已經答應了吳武陵，杜牧即使是個賣狗肉的人，也不能更改。崔郾在洛陽放榜，進士們在長安過堂。杜牧作詩說："東都放榜未花開，三十三人走馬回；秦地少年多釀酒，即將春色入關來。意思說，在洛陽放榜的時候，花還沒開放，三十三名考中的人騎着馬到長安去參加過堂，喝着秦地少年們釀的美酒，進士們把春色也攜到了長安。

劉蕡

大和二年，裴休等二十三人登制科。時劉蕡對策萬餘字，深究治亂之本。又多引春秋大義，雖公孫弘、董仲舒不能肩也。自休已下，靡不斂袵。然以指斥貴倖，不顧忌諱，有司知而不取。時登科人李邵（明抄本"邵"作"郃"。）詣闕進疏，請以己之所得，易蕡之所失。疏奏留中。蕡期月之間，屈聲播於天下，（出《摭言》）劉蕡、楊嗣復之門生也。既直言忤，中官尤所嫉怒。中尉仇士良謂嗣復曰："奈何以國家科第，放此風漢耶？"嗣復懼，答曰："嗣復昔與蕡及第時，猶未風耳。"（出《玉泉子》）

【譯文】

大和二年，裴休等二十三人位進士參加皇帝親詔的殿試。劉蕡的《策》有一萬餘字。深刻探究了治亂之本，引伸春秋大義爲佐證。公孫弘、董仲舒那樣的學問家也無法比擬。裴休等人都甚敬重。劉蕡的文章中，抨擊宦官權貴，無所顧忌。所以，考官雖然明知劉蕡的才華，也不敢取中。殿試取中的進士李邵上書朝廷，請把自己的的學位讓給劉蕡。李邵的上書被扣下沒有迴音。劉蕡雖然沒有考中，但一月之間，聲名遠播天下。劉蕡是楊嗣復取中的進士，由於正直敢言得罪了權貴，尤其是顯貴的宦官，更加惱恨。中尉（宦官首腦，北寺最高官長）仇士良對楊嗣復說："爲什麼趁國家考試的機會，放出這樣的瘋漢子來？"楊嗣復恐懼，回答說："殿試之前，劉蕡不瘋。"

薛保遜 薛保遜好行巨編，自號金剛杵。太和中，貢士不下十餘人，公卿之門，卷軸填委，爲閽媼脂燭之費。因之平易者曰：若薛保遜卷，即所得倍於常也。（出《摭言》）

【譯文】

薛保遜經常寫有影響的大部頭文章，自己號稱金剛杵。太和中期，被舉薦的讀書人不下一千餘人。公卿家裏堆滿了他們的書畫，常被當作看門老婦的燈火之資。掮客們說："如果是薛保遜的文章，比平常人的文章賣價要高出一倍。"賈島 賈島不善呈試，每試，自疊一幅。巡鋪（"鋪"原作"捕"，據明抄本改）告人曰："原夫之輩，乞一聯，乞一聯。"（出《摭言》）

【譯文】

科舉考試爲防止假冒，應試的人要先投奏狀，由考官檢驗，賈島總是寫不好這個奏狀，每次參加科考，常寫好幾幅奏狀疊在一起。巡鋪（監場的人）說："又是你這傢伙，拿一張來，拿一張來！"

畢諴

畢諴及第年，與一二人同行，聽響卜。夜艾人稀，久無所聞。俄遇人投骨於地，羣犬爭趨。又一人曰："後來者必銜得。（出《摭言》）

【譯文】

畢諴及第那年，曾經跟一兩人同行，夜深人稀時，聽響聲以卜吉兇。聽久了，沒有聲音。突然間遇到一個人，往地上扔骨頭，一羣狗在後面追搶。又有一人說："後來的準能搶得到。"

裴德融

裴德融諱皋，值高鍇知舉，入試。主司曰："伊諱皋，某棋（明抄本"某"作"向"，許本"棋"作"某"。）下就試，與及第，困一生事。"後除屯田員外郎。時（"時"原作"將"，據明抄本改）盧簡求爲右丞。裴與除郎官一人同參，到宅，右丞先屈前一人入。從容多時，前人啓雲：某與新除屯田裴員外，同祗候右丞，裴員外在門外多時。盧遽使驅使官傳語曰："員外是何人下及第？偶有事，不得奉見。"裴倉遑失錯，騎前人馬出門去。（出《盧氏雜說》）

【譯文】

裴德融忌諱皋字。高鍇做考官，他去參加考試。高鍇說："你忌諱皋字（高與皋諧音），到下面的几上去考。"讓他中了進士，一生困頓。後來被任命爲屯田員外郎。當時盧簡求做右丞，裴德融同另一新任命的員外郎一起去參見。到了盧宅，盧簡求叫那個人先進去。很長時間，那個人說，我和裴員外一起來侍候你，他在外面等了好長時間了。盧簡求馬上讓部屬傳話，問裴德融是哪一位主考的門生，並說因爲偶然有事，我沒空見你。裴德融驚慌失措，騎上那位員外郎的馬就跑。

裴思謙

高鍇第一榜，裴思謙以仇士良關節取狀頭。鍇庭譴之，思謙回顧厲聲曰："明年打春取狀頭。第二年，鍇知舉，誡門下不得受書題。思謙自懷士良一緘入貢院。既而易以紫衣，趨至階下，白鍇曰："軍容有狀，薦裴思謙秀才。"鍇不得已，遂接之。書中與思謙求巍峨。鍇曰："狀元已有人。此外可副軍容詣。"思謙曰："卑吏面奉軍容處分，裴秀才非狀元，請侍郎不放。"鍇俯首良久曰：然則略要見裴學士。思謙曰："卑吏便是。"思謙人物堂堂，鍇見之改容。不得已，遂從之。（出《摭言》）

【譯文】

高鍇第一次做主考，裴思謙打通了宦官權貴仇士良的關節，索要狀元。高鍇在大廳上譴責他。裴思謙環視左右，厲聲說："明年春天取狀元。"次年，高鍇仍做主考，告誡屬員，不得給裴思謙髮捲。裴思謙懷揣仇士良的書信到貢院（試場），又換上紫袍，快步走到高臺下，對高鍇說："軍容（仇士良時任北寺中尉，觀軍容使）有信給你，舉薦秀才裴思謙。"高鍇不得已，接過薦書。薦書裏爲裴思謙索要狀元。高鍇說："已經有了狀元，其他名次可以按照軍容的意思辦。"裴思謙說，我當面請示了軍容（指仇士良），如果狀元不給裴思謙，請你不要放榜。"高鍇低着頭想了半天，說："那麼我總得見見裴思謙這個人。"裴思謙說："我就是。"裴思謙相貌堂堂，高鍇改變了態度，答應了他的要求。

李肱

開成元年秋，高鍇復司貢籍。上曰："夫宗子維城，本枝百代。封爵使宜，無令廢絕。常年宗正寺解送人，恐有浮薄，以忝科名。在卿精揀藝能，勿妨賢路。其所試賦，則準常規，詩則依齊梁體格。"乃試琴瑟合奏賦、霓裳羽衣曲詩。主司先進五人詩，其最佳者李肱，次則王收。日斜見賦，則文選中雪月賦也。況肱宗室，德行素明，人才俱美，敢不公心，以辜聖教。乃以榜元及第。霓裳羽衣曲詩，李肱雲："開元太平時，萬國賀豐歲。梨園獻舊曲，玉座流新制。鳳管遞參差，霞衣統搖曳。宴罷水殿空，輦餘春草細。蓬壺事已久，仙樂功無替。詎肯聽遺音，聖明知善繼。"上覽之曰："近屬如肱者，其不忝乎？有劉安之識，可令著書；執馬孚之正，可以爲傳。秦（"秦"原作"奏"，據《云溪友議》改。）嬴統天下，子弟同匹夫，根本之不深固，曹冏曷不非也。"（出《云溪友議》）

【譯文】

唐文宗開成元年秋天，高鍇再一次擔任主考官。皇上說：宗室子弟是皇家的屏幛，代代相傳，使他們有爵祿，不能廢除。但是在科舉中，宗正寺（管理皇族事務衙門）選送的人，恐怕有的名不符實，有辱貢舉。你一定要把握住，精選人才，不要妨礙了進賢之路。考賦，按照常規，考詩，按齊、梁的體例。高鍇於是以《琴瑟合奏》爲賦題，以《霓裳羽衣曲》爲詩題。經過考試，高鍇先把五個人的詩呈給文宗。其中最好的是李肱，其次是王收。並且說，李肱的賦作得很快，日影剛斜，就交了卷。他的賦，即使在文選中也是上品。何況李肱還是宗室子弟，他的德行平時大家都知道，以人以才都是好的。我怎麼能不出以公心，辜負皇上的教誨呢？所以請以李肱爲狀元。李肱的《霓裳羽衣曲》詩大意是：開元之治時，好多外國人都祝賀大唐的豐收和太平。梨園裏面有好戲。經常可以看到新的作品。管絃抑揚，霞衣搖曳。水亭上的宴會，草坪上的春草，賞心悅目。那樣長的時間，那樣的繁榮，雖然是已往的事，遺韻猶在，雖肯聽這遺韻呢，誰能效仿呢，只有聖明的皇上。文宗讀了李肱的文章，說："宗室裏有李肱這樣的人，就算光彩了。如果他有劉安的才識，可以讓他去著書，有馬孚的操守，可以立傳。秦朝嬴政（始皇）雖然統一了天下，他的子孫全沒出息，根本就動搖了，曹冏怎麼能不非議嬴秦呢？"

蘇景胤 張元夫

太和中，蘇景胤、張元夫，爲翰林（"林"字原缺，據明抄本補）主人。楊汝士與弟虞卿及弟漢公，尤（"尤"原作"先"，據明抄本改）爲文林表式。（"式"原作"試"，據明抄本改）故後進相謂曰：欲入舉場，先問蘇張。蘇張猶可，三楊殺我。大中鹹通中，盛傳崔慎（明抄本慎下有"由"字。）相公常寓尺題於知聞。或曰，王凝、裴瓚、舍弟安潛，朝中無呼字知聞，廳裏絕脫靴賓客。凝終宣城；瓚禮部尚書；安潛侍中。太平王崇、竇賢二家，率以科目爲資，足以升沉後進。故科目舉人相謂曰：未見王竇，徒勞謾走。（出《摭言》）

後有東西二甲，東呼西爲茫茫隊，言其無藝也。（出《盧氏雜說》）開成會昌中，又曰：鄭楊段薛，炙手可熱。又有薄徒，多輕侮人。故裴泌應舉，行美人賦以譏之。又有大小二甲；又有汪巳甲；又有四字，言深耀軒庭也。又有四蚉甲。又芳林十哲，言其與內臣交遊，若劉曄、任息、姜垍、李巖士、蔡鋋、秦韜玉之徒。鋋與巖士，各將兩軍書題，求狀元。時謂之對軍解頭。太和中，又有杜顗、竇紃、肖嶰、極有時稱，爲後來領袖。文宗曾言進士之盛。時宰相對曰："舉場中自雲。鄉貢進士，不博上州刺史。"上笑之曰："亦無奈何。"（出《盧氏雜說》）

【譯文】

文宗太和中期，蘇景胤、張元夫做翰林學士。楊汝士和他的弟弟楊虞卿、楊漢公，在文林中大有名聲。後進的舉子們說，想入考場，先問蘇、張；蘇張猶可，三楊殺我。意思說，三楊在文林中的影響比蘇、張還厲害。宣宗和懿宗年間，傳說宰相崔慎曾經寫信給人，對人說王凝、裴瓚和我弟弟崔安潛，在朝堂上沒人呼他們的名字，家裏沒有脫靴子的賓客。王凝做到宣城刺史，裴瓚做到禮部尚書，崔安潛做到侍中。太平（郡名）的王崇、竇賢兩家，很有權勢，足以推薦後進的學子成名。所以學子們說："未見王、竇，徒勞謾走。意思說，不經王崇、竇賢推薦，有才學也白  
搭。後來，東部的學子稱西部的學子爲茫茫隊，意思說他們沒有真才實學。

文宗和武宗年間，又有鄭楊段薛，被吹捧得炙手可熱。還有些沒品行的人，不尊重文化也不尊重人。所以，裴泌參加考試作了一篇《行美人賦》來譏諷他們。又有什麼大甲、小甲、汪巳甲等等，都取四字爲稱，意在炫耀學問。還有什麼四蚉甲、芳林十哲等，稱他們和朝中的大官們、宦官們有交情。象劉曄、任息、姜垍、李巖士、蔡鋋、秦韜玉之徒，都是這樣的人。蔡鋋和李巖士各帶着一夥軍兵，爭奪狀元。被時人稱爲對軍解頭。太和中，杜顗、竇紃、肖嶰，被人稱譽，後來高中。文宗曾談論過關於讀書和科舉的盛況。宰相說，舉場裏都說，中了進士，比做上州（大州）的刺史都榮耀。文宗笑着說："那也沒辦法。"

卷第一百八十二 貢舉五

崔蠡 盧肇 丁棱 顧非熊 李德裕 張濆 宣宗 盧渥 劉蛻 苗臺符張讀 許道敏　崔殷夢　顏摽　溫庭筠　盧彖　翁彥樞　劉虛白　封定卿　馮藻　趙琮

崔蠡

唐崔蠡知制誥日，丁太夫人憂，居東都裏第。時尚清苦儉嗇，四方寄遺，茶藥而已，不納金帛。故朝賢家不異寒素。雖名姬愛子，服無輕細。崔公卜兆有期，居一日，宗門士人有謁請於蠡者，閽吏拒之，告曰："公居喪，未嘗見他客。"乃曰："某崔家宗門子弟，又知尊夫人有卜遠之日，願一見公。"公聞之，延入與語。直雲：知公居縉紳間，清且約，太夫人喪事所須，不能無費。某以辱孫侄之行，又且背用稍給，願以錢三百萬濟公大事。"蠡見其慷慨，深奇之。但嘉納其意，終卻而不受。此人調舉久不第，亦頗有屈聲。蠡未幾服闕，拜尚書右丞，知禮部貢舉。此人就試，蠡第之爲狀元。衆頗驚異。謂蠡之主文，以公道取士，崔之獻藝，由善價成名。一第則可矣，首冠未爲得。以是人有詰於蠡者。答曰：崔某固是及第人，但狀頭是某私恩所致耳。具以前事告之。於是中外始服。名益重焉。（出《芝田錄》）

【譯文】

唐朝崔蠡被任命爲知制誥（官名），死了母親。舊時，母喪期間要離任守孝。崔蠡回到洛陽家裏。時風儉樸，探望病人，茶和藥而已，不送錢也不送布。所以，即使是高級官員家，也較貧苦。他們的寵姬愛子，也得穿粗布衣服。崔蠡占卜了母親的下葬日子。一天，他的本家中有學子來謁見，被把門人阻止，說主人居喪期間，不會見客人。那人說："我是崔氏家族的人，知道太夫人下葬的日了不遠，所以來見他。"被崔蠡聽到，請到屋裏，同他說話。那人直接就說："我知道你的官職很高，但是很清廉。太夫人故去，辦喪事不能沒錢。我是太夫人的孫子是你的子侄輩，家裏又有錢，願意拿出三百萬來資助。"崔蠡感動於他的慷慨，心中稱奇。但是僅表示謝意，拒收他的錢財。這個人多次考試，都沒有中第，也確實屈才。崔蠡喪假期滿，做了尚書右丞（尚書省次官），並擔任主考。這個人去應試，取中狀元。人們覺得奇怪，說崔蠡做主考，應該公正。那個人的文章主要論述經濟，中第可以，中狀元就不夠。有人用這件事來責問崔蠡，崔蠡說："他本來就中了進士，不過做狀元是我爲了私恩。"就把先前的事如實相告，大家才佩服。崔蠡的名望也因此越高。

盧肇

李德裕抑退浮薄，獎拔孤寒。於時朝貴朋黨，德裕破之，由是結怨，而絕於附會，門無賓客。唯進士盧肇，宜春人，有奇才，德裕嘗左宦宜陽。肇投以文卷，由此見知。後隨計京師，每謁見，待以優禮。舊例：禮部放榜，先呈宰相。會昌三年，王起知舉，問德裕所欲，答曰："安用問所欲爲，如盧肇、丁棱、姚鵠。豈可不與及第邪？"起於是依其次而放。（出《玉泉子》）

【譯文】

李德裕做宰相，把一些華而不實的人淘汰掉，起用一些貧寒之士。對於朝貴的黨羽，李德裕毫不客氣，因此同他們結怨。因爲這樣，權貴們不同他往來，門下也沒有什麼賓客。學子盧肇是宜春人，有才華。李德裕曾在宜陽任官，盧肇把自己的文章拿給他看過，所以彼此瞭解，並且跟隨他到了長安。每次見面，李德裕對他很客氣。舊時的慣例，禮部放榜，要提前請示宰相。會昌三年，王起做主考官，問李德裕有什麼打算。李德裕說："我沒有什麼要求，但是象盧肇、丁棱、姚鵠這樣的人，能不讓他們中進士嗎？"於是，王起取中他們。

丁棱 盧肇、丁棱之及第也，先是放榜訖，則須謁宰相。其導啓詞語，一出榜元者，俯仰疾徐，尤宜精審。時肇首冠，有故不至。次乃棱也。棱口喫，又形體小陋。迨引見，即俛而致詞。意本言棱等登科，而棱頴然發汗，鞠躬移時，乃曰："棱等登，棱等登。"竟不能發其後語而罷。左右皆笑。翌日，有人戲之曰："聞君善箏，可得聞乎？"棱曰："無之。"友人曰："昨日聞棱等登、棱等登，非箏聲邪？"（出《玉泉子》）

【譯文】

盧肇、丁棱中了進士。放了榜，需要過堂，參謁宰相。要由榜首表示敬意，需要謹慎。當時盧肇爲狀元，因故不能出席。第二名是丁棱，該由他來致辭。但是他有口喫病，而且其貌不揚。見了宰相，本應表示我等得中進士，應當感謝宰相栽培。可是，他累得滿面流汗，一門說棱等登、棱等登，說不出後面的話來，只好作罷。左右的人都發笑。次日，有人取笑他，說："聽說你擅長彈箏，能給我們彈一曲嗎？"丁棱說："哪有這事？"那人說："你昨天說棱等登、棱等登，不是彈箏的曲音嗎？"

顧非熊

顧非熊，況之子，滑稽好辯，凌轢氣焰子弟，爲衆所怒。非熊既爲所排，在舉場垂三十年，屈聲聒人耳。會昌中，陳商放榜，上怪無非熊名。召有司追榜，放及第。時天下寒進，皆知勸矣。詩人劉得仁賀詩曰："愚爲童稚時，已解念君詩。及得高科晚，須逢聖主知。"（出《摭言》）

【譯文】

顧況的兒子顧非熊爲人滑稽，口才甚好。由於譏諷那些權貴家的公子哥兒，惹惱了這些人。在他們的排擠下，顧非熊在科場考了三十年，也沒被取中。爲他叫屈的人很多。唐武宗會昌中期，陳商做主考，放榜時仍然沒他的名字。武宗怪罪沒有顧非熊的名字，讓禮部收回原榜，重新放榜，取中了顧非熊。這樣以來，天下窮苦的讀書人，都能自勉自勵。詩人劉得仁作了一首賀詩。大意是，我小的時候，已經開始讀你的詩了，雖然你很晚才高中，但這是皇上的知遇。

李德裕

李德裕以己非由科第，恆嫉進士舉者。及居相位，貴要束子。德裕嘗爲藩府從事日，同院李評事以詞科進，適與德裕官同。時有舉子投文軸，誤與德裕。舉子既誤，復請之曰："某文軸當與及第李評事，非與公也。"由是德裕志在排斥。（出《玉泉子》）

【譯文】

李德裕不是進士出身，很妒嫉進士出身的人。做了宰相之後，經常以權勢侮謾他們。李德裕早先做藩府從事時，同住一院的李評事是宏詞科的進士，跟李德裕做一樣的官。當時有一讀書人打算把自己的文章送給李評事，但錯送了李德裕。那人請求討回，說我的文章是送給進士李評事的，不是給你的。所以李德裕竭力排斥進士出身的人。

張濆

張濆會昌五年陳商下狀元及第。翰林覆，落濆等八人。趙胃南貽濆詩曰：莫向春風訴酒杯，謫仙真個是仙才。猶堪與世爲祥瑞，曾到蓬山頂上來。"（出《摭言》）

【譯文】

會昌（武宗年號）五年，陳商做主考，取張濆爲狀元。翰林院複覈，推翻原意，張濆等八人落榜。趙胃南贈其一詩，大意是：不必有什麼尤怨，李白那樣的才華誰都得認同，堪稱世間的光彩，照耀蓬萊山頂。

宣宗

宣宗酷好進士及第，每對朝臣問及第。苟有科名對者，必大喜，便問所試詩賦題目，拜主司姓名。或有人物稍好者，偶不中第，嘆惜移時。常於內自題"鄉貢進士李道龍"。（出《盧氏雜說》）

【譯文】

唐宣宗極爲喜愛談論科舉。經常問及朝臣們的出身，其中如有聲明自己是哪科的進士，一定非常高興。會問及中試時詩、賦考的什麼題目，主考是哪一位。假如有文章和名聲好的人偶然沒有考中，他一定會表示惋惜。曾經親自題寫："李道龍爲鄉貢進士"。

盧渥

唐陝州廉使盧渥，在舉場甚有時稱。曾於滻水逆旅，遇宣宗皇帝微行，意其貴人，斂身迴避。帝揖與相見。乃自稱進士盧渥。帝請詩卷，袖之，乘騾而去。他日對宰臣，語及盧渥，令主司擢第。渥不自安，恐僭冒之辱。宰相問渥與主上有何階緣？渥乃具陳因由，時亦不以爲忝。蓋事業亦得之矣。渥後自廉察入朝，知舉，遇黃寇犯闕，不及終場。趙崇大夫戲之曰：出腹不生養主司也。然盧家未嘗知舉，盧相攜恥之，拔爲主文章，不果也。（出《北夢瑣言》）

【譯文】

唐朝陝州廉訪使（官名）盧渥，在參加科舉時很有名聲。曾經在滻水地方留居，碰到微服出訪的唐宣宗。他感覺出宣宗是一個大貴人，禮貌地迴避。唐宣宗卻跟他作揖見面。問及，自稱是進士盧渥。宣宗請他贈詩，並把詩放在袖子裏，騎着騾子走了。過後唐宣宗跟宰相談到盧渥，讓他告訴禮部取中他。盧渥很不安，擔心受到冒稱進士的羞辱。宰相問盧渥："你跟皇上有什麼來往？"盧渥如實相告，並沒有人認爲他恥辱。原因是當時盧渥已成名。後來盧渥由廉訪使被徵召入朝，做主考官。正值黃巢兵犯長安，考試沒有終場。大夫（官名）趙崇開他的玩笑，說你是個大肚子生不出進士的主考。姓盧的沒有做過主考官，宰相盧攜以爲恥辱，所以提拔盧渥做主考，竟然沒有做成。

劉蛻

荊南解比號天荒。大中四年，劉蛻以是府解及第。時崔鉉作鎮，以破天荒錢七十萬資蛻。蛻謝書略曰："五十年來，自是人廢；一千里外，豈曰天荒？"（出《摭言》）

【譯文】

荊南一帶讀書人少，在貢舉上被稱爲天荒。大中四年，劉蛻以荊南府解中進士。當時崔鉉鎮守荊南，以錢七十萬資助劉蛻，稱爲破天荒錢。劉蛻回信致謝，大意說幾十年來不出人才是因爲沒有好的教化，現在一千里外，再不能稱爲天荒了。

苗臺符 張讀

苗臺符六歲能屬文，聰悟無比。十餘歲博覽羣籍，著皇心三十卷。年十六及第。張讀亦幼擅詞賦，年十八及第。同年進士，又同佐鄭薰少師宣州幕。二人常列題於西明寺東廊。或竊注之曰：一雙前進士，兩個阿孩兒。臺符十七不祿，讀位至禮部侍郎。（出《摭言》）

【譯文】

苗臺符六歲能作文章，聰明無比。十幾歲博覽羣書，著《皇心》三十卷。十六歲考中進士。張讀也是很小就擅長吟詩作賦。十八歲中進士。跟苗臺符是同年。兩人又一起在少師（官名）鄭薰（任宣州地方官時）那裏作佐官。兩人經常在宣州西明寺的東廓下，張貼他們的詩作。有人暗中批註說：兩個前進士，一對小孩子。苗臺符十七歲死去，張讀做到禮部侍郎。

許道敏

許道敏隨鄉薦之初，獲知於時相。是冬，主文者將蒞事於貢院，謁於相門。相大稱其卓苦藝學，宜在公選。主文受命而去。許潛知其旨，則磨礪以須，屈指試期，大掛人口。俄有張希復員外結婚於丞相奇章公之門。親迎之夕，闢道敏爲儐。道敏乘其喜氣，縱酒飛章，搖珮高譚，極歡而罷。無何，時相敷奏不稱旨，移秩他郡。人情恐異，主文不敢第於甲乙。自此晦昧壈坎，不復振舉。繼丁家故，乖二十載。至大中六年崔璵知舉，方擢於上科。時有同年張讀一舉成事，年十有九。乃道敏敗於垂成之冬，儐導張希復之子，牛夫人所生也。（出《唐闕史》）

【譯文】

許道敏被鄉薦入京，宰相很瞭解他。那年冬天，主考官到貢院開始籌備工作之前，謁見宰相。宰相對主考官盛讚許道敏，讓取中他。考官授命而去。許道敏知道這個情況，更加刻苦用功，準備應考。將近考期，員外郎張希復娶牛宰相的女兒。結婚那天，請許道敏給他做儐相。許道敏籍着這個喜慶的機會，飲酒賦詩，洋洋灑灑，高談闊論，婚禮非常圓滿。沒過幾大，宰相因爲處理事務復奏時不合皇上的意，被罷，去做地方官。人們擔心牽連，主考不敢取中許道敏。許道敏深受打擊，接着又死了老人。二十年沒好運氣。到大中六年崔璵主考，才高高得中。他的同年張讀僅十九歲。就是張希復和牛夫人的兒子。

崔殷夢

崔殷夢，宗人瑤門生也。夷門節度使龜從之子，同年首冠於壤。（明抄本"壤"作"瓖"。下同。）壤白瑤曰："夫一名男子，飾身世以爲美，他不可以等將也。近歲關試內，多以假爲名，求適他處，甚無謂也。今乞侍郎，不可循其舊轍。"瑤大以爲然。一日，壤等率集同年詣瑤起居。既坐，瑤笑謂壤等曰："昨得大梁相公書，且欲崔先輩一到。駿馬健僕，往復當不至稽滯，幸諸先輩留意。"壤以坐主之命，無如之何。（出《玉泉子》）

【譯文】

禮部侍郎宗室李瑤主考，崔殷夢中進士。崔殷夢是夷門節度使崔龜從的兒子。第一名進士名於壤。於壤對李瑤進言，說堂堂男子漢以自己出身顯貴來誇耀，高人一等是不足取的。關試（謝師恩後於吏部待職爲關試）時借出身高貴爲名，求任好的地方或好的官職很沒意思。請侍郎不要循規蹈距。李瑤說很對。一天，於壤等同年進士到李瑤那裏去問安，坐下之後，李瑤笑着對於壤等人說："昨天大梁相公（指崔龜從）來信，請你們和崔殷夢一起到他那裏去做客。馬匹和人役都準備好了，很快會回來，請各位做好準備。"於壤等人因爲是李瑤的意思，只好服從。

顏摽

鄭侍郎薰主文，舉人中有顏摽者，薰誤謂是魯公之後。時徐方未寧，志在激勸忠烈，即以摽爲狀元。及謝恩日，從容問及廟院，摽曰："摽寒進也，未嘗有廟院。"薰始大悟，塞默而已。尋爲無名子所嘲曰："主司頭腦太冬烘，錯認顏摽作魯公。"（出《摭言》）

【譯文】

侍郎鄭薰做主考官。舉人中有一人名叫顏摽。鄭薰誤認爲他是顏真卿的後代。當時徐淮一帶還有戰亂，爲了激勵忠烈之士，便取顏摽爲狀元。關試謝恩的日子，鄭薰問顏摽家世。顏摽回答說："我是一介寒士，沒有什麼廟院，不是世家。"鄭薰才知道自己弄錯了，低頭無語。後來被無名者嘲笑說：主司頭腦太冬烘，錯認顏摽作魯公。意思說，胡塗的主考官好沒頭腦，把顏摽當成了顏魯公的後代。

溫庭筠

溫庭筠燈燭下未嘗起草，但籠袖憑几，每賦一韻，一吟而已。故場中號爲溫八吟。（出《摭言》）

【譯文】

溫庭燈下寫詩沒有草稿，袖着手，一吟而就。舊時唐詩多八句爲一首，故此考場裏的舉子們稱他爲溫八吟。

盧彖

崔沆及第年，爲主罰錄事。同年盧彖俯近關宴，堅請假，往洛下拜慶。既而淹緩久之，及同年宴於曲江亭子，彖以雕幰載妓，微服嚲鞚，縱觀於側。遽爲團司所發，沆判之，略曰："深攙席帽，密映氈車。紫陌尋春，便隔同年之面；青雲得路，可知異日之心。"（出《摭言》）

【譯文】

崔沆中進士，授官爲主罰錄事。同年盧彖請假，到洛陽去參加鄰居爲他舉行的慶宴。住了很多日子。同年們到曲江亭子宴會。盧彖用轎車載着歌妓，穿着普通的衣服，牽着馬籠頭，引來許多人圍觀，被教坊頭目告發。崔沆的判詞大略是，戴着普通人的帽子，跟在氈車的旁邊。尋花問柳之期，就斷了同年的情誼。現在剛剛得到了地位就這樣胡鬧，可知後來所爲了。

翁彥樞

翁彥樞，蘇州人，應進士舉。有僧與彥樞同鄉裏，出入故相國裴公垣（《玉泉子》"垣"作"坦"，下同。）門下。以其年耄優惜之，雖中門內，亦不禁其出入。手持貫珠，閉目以誦佛經，非寢食，未嘗輟也。垣主文柄，入貢院。子勳、質，日議榜於私室，僧多處其間，二子不之虞也。其擬議名氏，迨與奪進退，僧悉熟之矣。歸寺而彥樞訪焉，僧問彥樞將來得失之耗。彥樞具對以無有成遂狀。僧曰："公成名須第幾人。"彥樞謂僧戲己，答曰："第八人足矣。"即復往裴氏之家，二子所議如初，僧忽張目謂之曰："侍郎知舉邪？郎君知舉邪？夫科第國家重事，朝廷委之侍郎，意者欲侍郎鏟偶人邪？且郎君所與者，不過權豪子弟，未嘗以一貧（"貧"原作"平"，據明抄本改）人藝士議之，郎君可乎？"即屈其指，自首及末，不差一人，其豪族私讎曲折，畢中二子所諱，勳等大懼。即問僧所欲，且以金帛啗之。僧曰："貧僧老矣，何用金帛爲？有鄉人翁彥樞者，徒要及第耳。"勳等曰："即列在丙科。"僧曰："非第八人不可也。"勳不得已許之。僧曰："與貧僧一文書來。彥樞其年及第，意如其言。（出《玉泉子》）

【譯文】

翁彥樞是蘇州人。去參加進士考試。有一蘇州和尚，是侍郎裴垣家的常客（裴垣後來拜相）。和尚年老，裴家很優待他，即使中門以內，也可以進出。和尚手持捻珠，閉目誦經。不是喫飯、睡覺，從不停止。裴垣被任命做主考。他的兒子裴勳、裴質在家中議論考試情況，和尚在場，也不避諱。準備中誰、落誰，都被和尚聽得明明白白。和尚回到寺裏，翁彥樞去拜訪他。和尚問翁彥樞："你對考試前途有什麼想法？"翁彥樞說心裏沒底。和尚說："你想中第幾名？"翁彥樞以爲和尚開他的玩笑，順口答第八名就行。和尚又到裴家去，裴勳、裴質還在那裏議論。和尚忽然把眼珠一瞪，說："是你父親做主考還是你們做主考？科考進士是國家的大事，朝廷委派侍郎（指裴垣）做主考，本意是讓他革除以往的弊端，讓貧苦的讀書人有個奔頭。當今科舉，由你父親主持，難道他是木偶嗎？你們弟兄想選中的人都是些權貴的公子哥兒，連一個有才學的貧苦學子也沒提過。我說的你們認可不？"板着手指從頭數到尾，不差一個。把其中的曲曲折折，揭露無遺。裴勳、裴質很害怕。問和尚有什麼要求，並且以錢財利誘。和尚說："我老了，要錢財做什麼用？我的同鄉翁彥樞，一定要中的。"裴勳、裴質立即答應列在末等裏。和尚說，非第八不可。裴勳、裴質不得已，只好答應。和尚說給我立個字據。翁彥樞考中，按和尚的要求，中了第八名。

劉虛白

劉虛白與裴垣早同硯席，垣主文，虛白猶是舉子。試雜文日：簾前獻一絕句雲："二十年前此夜中，一般燈燭一般風。不知歲月能多少，猶著麻衣侍至公。"孟棨年長於魏公，放榜日，棨出行曲謝，沆泣曰："先輩吾師也。"沆泣，棨亦注。棨出入場籍三十年。長孫藉與張公舊交，公兄呼藉。公嘗諷其改圖。藉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出《摭言》）

【譯文】

劉虛白跟裴垣同學。裴垣做了主考，劉虛白還是個考生。考試那天，劉虛白向裴垣獻了一首詩，大意說，二十年前這樣的夜晚，也是這樣的燈燭，這樣的風。能有幾個二十年呢？我還在穿着麻布的衣服侍候你啊。孟棨比崔沆年長。放榜那天，孟棨向主考崔沆表示謝意。崔沆流淚，說："你的父親是我的老師。"兩人都流淚。孟棨考了三十多年。長孫藉跟張公是好朋友，張公稱藉爲兄長。張公曾經勸過長孫藉做點別的。藉說："朝聞道，夕死可矣。"這句話在這裏借用，意思說早上考中，晚上死了也可。

封定卿

大中後，進士尤盛。封定卿、丁茂珪，舉子與其交者，必先登第，而二公各二十舉方成名。何進退之相懸也？先是李都、崔雍、孫瑝、鄭嵎四君子，蒙其眄睞者因是進升。故曰：欲得命通，問瑝、嵎、都、雍。（出《北夢瑣言》）

【譯文】

大中後期，進士風很盛。舉子們只要能跟封定卿、丁茂珪交往，就能得中進士。但是他們兩個人卻都是考了二十年才考中的。爲什麼他們這樣慢而人家這樣快呢？先前，李都、崔雍、孫瑝鄭嵎被稱四君子，他們看中和交往的，纔有了中第和晉升的機會。所以有人說，要想運氣好，四君子就是榜樣。馮藻 唐馮藻，常侍宿之子，涓之叔父，世有科名。藻文彩不高，酷愛名第，已十五舉。有相識道士謂曰："某曾'入靜'觀之，此生無名第，但有官職也。"亦未之信。更應十舉，已二十五舉矣。姻親勸令罷舉，且謀官。藻曰：譬如一生無成，更誓五舉。無成，遂三十舉，方  
就仕宦。歷卿監峽牧，終於騎省。（出《北夢瑣言》）

【譯文】

唐朝的馮藻是常侍馮宿的兒子，是馮涓的叔父。馮氏家族是一個出進士的學問家族。但是，馮藻的文彩不高，而且熱中功名。考了十五次，不中。有一個相識的道士跟他說："我曾'入靜'替你看了。你一生都考不中，但能做官。"馮藻不肯相信。又考了十次，已經考了二十五年。親家勸他作罷，謀個官職算了。馮藻說即使一生無成，我也再考五次。三十次再考不中才去謀官。做到峽州牧，死於散騎常侍任上。

趙琮

趙琮妻父爲鍾陵大將。琮以久隨計不第，窮悴甚，妻族益相薄，雖妻父母不能不然也。一日，軍中高會，州郡謂（"謂"原作"請"，據《玉泉子》改。）之春設者，大將家相率列棚以觀之。其妻雖貧，不能無往。然所服故弊，衆以帷隔絕之。設方酣，廉使忽馳吏呼將，將驚且懼。既至，廉使臨軒，手持一書笑曰："趙琮得非君子婿乎？"曰："然。"乃告之：適報至，已及第矣。即授所持書，乃榜也。將遽以榜奔歸，呼曰：趙郎及第矣！妻之族即撤去帷障，相與同席，競以簪服而慶遺焉。（出《玉泉子》）

【譯文】

趙琮的岳父是一位將軍。趙琮久試不中，很窮困，妻族的人都瞧不起。岳父、岳母也是一樣。一天，地方官犒勞軍隊（稱爲春設）。岳父家搭了棚子，一家人坐在棚上看。他的妻子雖然跟他受窮，也不能不去。但是，她的衣服很破，將軍家的人嫌棄，就用布簾子把她隔開。宴會高潮，廉訪使忽然差人傳呼將軍。將軍又驚又懼，馬上前往。廉訪使在大廳裏接見他，手裏拿着一封信，笑問："趙琮是你的女婿嗎？"將軍說是。廉訪使說："剛纔來了關報（也稱邸報），他中了進士。"就把信交給將軍，那封信就是抄的榜文。將軍拿着榜文就跑。跑回之後就喊："趙琮中進士了！"妻族立即把布簾子撤掉，跟她同席，並且給她換了華麗的衣服，送她回去，表示慶賀。

卷第一百八十三 貢舉六

劉鄴 葉京 李藹 房珝 汪遵 劉允章 王凝 盧尚卿 李堯 高湜 公乘億 孫龍光　王璘　蔣凝　吳融　盧光啓　王彥昌　杜升　鄭昌圖　程賀　陳嶠 秦韜玉　陸扆　張曙　崔昭矩　賈泳

劉鄴

劉鄴字漢藩。鹹通中，自長春宮判官召入內庭。特賜及第。韋保義以兄在相位，應舉不得，特賜及第，擢入內庭。（出《摭言》）

【譯文】

劉鄴字漢藩，唐懿宗中期，由長春宮判官任上召入京城，特別賜給他進士及第（是一種榮譽）。韋保義的哥哥做宰相，不能應舉，也賜給進士，提拔做京官。

葉京

葉京，建州人也，極有賦名。向遊大梁，常預公宴，因與監軍使面熟。及至京師時已遂登科，與同年連鑣而行。逢其人於通衢，馬上相揖。因之謗議喧然，後頗至沈棄。終於太學博士。（出《摭言》）

【譯文】

葉京是建州人，他的賦很有名。曾經遊太梁，經常參加官家的宴會，因之同監軍使相識。京試時中進士，與同年們騎馬同行，在大街上遇到那位監軍使，沒有下馬，僅僅一揖。這是一種不禮貌的行爲，因此被人非議導致他官運也不好，只做到太學博士（太學教授）。

李藹

李藹應舉功勤，敏妙絕倫，人謂之束翅鷂子。鹹通二年及第。（出《盧氏雜說》）

李藹爲了應舉，讀書勤奮。才思敏捷，妙筆文章。被人稱爲束翅鷂子，意思展翅便可騰飛。鹹通（懿宗年號）二年考中進士。

房珝

房珝，河南人，太尉之孫，鹹通四年垂成而敗。先是名第定矣，無何寫試之際，仰泥土落，擊翻硯瓦，污試紙。珝以中表重地，只薦珝一人，主事不獲已，須應之。珝既臨曙，更請印副試。主司不諾，遂罷。（出《摭言》）

【譯文】

河南人房珝，祖父做過太尉。鹹通四年功敗垂成。本來他能夠考中，但是正在考試時房上的泥落下來，打翻了硯臺，污損了捲紙。河南是一個重要的地方，只舉薦了他一個人。他認爲主持考試的官員肯定會照顧他，更換一張捲紙。但是天亮時他向監場的試官請求更換捲紙時，遭到拒絕。因之落第。

汪遵

許棠，宣州涇縣人，早修舉業。鄉人汪遵者幼爲小吏。洎棠應二十餘舉，遵猶在胥徒。然善爲絕句詩，而深晦密。一旦辭役就貢，會棠送客至灞滻，忽遇遵於途中。棠訊之曰："汪都，（都者。吏之呼也。）何事至京？"遵對曰："此來就貢。"棠怒曰："小吏無禮。"而果與棠同硯席，棠甚侮之。後遵成名五年，棠始及第。（出《摭言》）

【譯文】

許棠是宣州涇縣人，讀了很多年書。同鄉人汪遵從小做吏員。許棠考了二十多次，汪遵還是小吏。汪遵的絕句詩作得極好，功底深厚。他辭去了吏職（吏不準試）去參加考試，遇到送客的許棠。許棠問他到京城來做什麼？汪遵說來參加京試。許棠發怒，說小吏無禮。結果考試時兩人同堂，許棠竭盡侮辱。但是，汪遵考中進士五年後，許棠才考中。

劉允章

劉允章題目"天下爲家賦"，給事中杜裔體（按唐《摭言》十三"體"作"休"）進疏論。事雖不行，時以爲當。崔澹"至仁伐不仁賦"，亦頗招時議。薛耽"盛德日新賦"，韻腳雲：循乃無已。劉子震通狀，請改爲"修"字，當時改正。（出《盧氏雜說》）

【譯文】

劉允章出的題目是《天下爲家賦》，給事中杜裔體上表示異議。疏雖然沒有采納，但時人認爲得當。而崔澹的《至仁伐不仁賦》不被人們認可。薛耽的盛德日新賦》，用循乃無已的切音作韻腳比較彆扭。劉子震請他直接用循和無來切音，得出修字做韻腳，比較恰當，薛耽採納。

王凝

王凝清族重德，冠絕當時。每就寢息，必叉手而臥，或慮夢中見其先祖。曾牧絳州。於時司空圖方應進士舉，自別墅到郡。謁見後，更不訪親知，閽吏遽申司空秀才出郭矣。或入郭訪親知，即不造郡齊。王知之，謂其專敬，愈重之。及知舉，司空一捷，列第四人登科。同年訝其名姓甚暗，成事太速。有浮薄者號之爲司徒空。王知有此說。因召一榜門生開筵，宣言於衆曰："某切忝文柄，今年榜貼，全爲司空先輩一人而已。"由是圖聲彩益振。（出《北夢瑣言》）

【譯文】

王凝家族人都注重德行，天下聞名，即使睡覺也有一定的姿勢，叉手仰臥。有人擔心這種睡法會作惡夢，夢見先輩的鬼魂。王凝作絳州刺史，司空圖參加京試路過絳州，謁見後不復再來。部屬告訴，司空圖出城了。有時入城拜訪某某，但不到刺史衙門來。王凝認爲這是司空圖對自己的尊重，愈加看重司空圖。王凝作了主考官，司空圖一舉考中進士第四名。同年們驚訝司空圖並無名聲而高中。沒品行的人就稱他爲司徒空。王凝知道這件事，宴集所有新科進士。對他們說："我雖然有愧於主考官的位置，但今年這一榜，就是爲了司空圖一個人，我才肯擔任這個職務。"因此，司空圖名聲雀起。

盧尚卿

鹹通十一年，以龐勳盜據徐州，久屯戎卒，連年飛輓，物力方虛，因詔權停貢舉一年。是歲，進士盧尚卿自遠至關，聞詔而回。乃賦東歸詩曰："九重丹詔下塵埃，深瑣文闈罷選才。桂樹放教遮月長，杏園終待隔年開。自從玉帳論兵後，不許金門諫獵來。今日霸陵橋上過，關人應笑臘前回。"（出《年號記》）

【譯文】

懿宗鹹通十一年，因爲龐勳佔據徐州，對抗朝廷，連年戰爭，國庫空虛，皇帝下詔，停一年貢舉。那年，盧尚卿由遠處應舉到陝州，聽到詔命返回故鄉，作《東歸詩》。大意是：皇上的詔命下來，今年停止科考了，沒有機會折桂，只好等待來年。從打兵連禍結，京城的路被切斷了。現在我從霸陵橋上走過，人家都笑我冒着風寒回家。（盧尚卿後來考中，所以文中稱進士）

李堯

李堯及第，在偏侍下，俯逼起居宴。霖雨不止，因遣賃油幕以張（去聲）之。堯先人舊廬昇平裏，凡用錢七百緡。自所居連亙通衢迨之一里餘，參御輩不啻千餘人，韉馬車輿，闐咽門巷，往來無有沾溼者。而金壁照耀，別有嘉致。堯時爲丞相韋保衡所委，干預政事，號爲李八郎。其妻又南海韋宙女，恆資之金帛，不可勝紀。（出《摭言》）

【譯文】

李堯中進士，原住在城郊，去參加宴會，大雨不止。所以派人買油布遮蓋。李堯祖上的老房子在昇平裏，他花了七百緡錢油布。從住所到大街差不多有一里地長上千的車輛，騎馬乘轎者往來熙熙攘攘，沒有被雨澆的。所建金壁輝煌，極爲別巧。李堯被宰相韋保衡所重用，參與大政，被稱爲李八郎。他的妻子是南海（郡名）韋宙的女兒，家裏很有錢。資助李堯的錢財，不可以數計。

高湜

鹹通十二年，禮部侍郎高湜知舉。榜內孤貧（"貧"原作"平"，據明抄本改）者，公乘億有賦三百首，人多書於壁。許棠有洞庭詩尤工，時人謂之許洞庭。最者有聶夷中，少貧苦，精於古體。有公子家詩云："種花滿西園，花發青樓道。花下一禾生，去之爲惡草。"又詠田家詩云："父耕原上田，子斫山下荒。六月禾未秀，官家已修倉。"又云："鋤田當日午，汗滴禾下土。誰念盤中餐，粒粒皆辛苦。"又云："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谷。醫得眼前瘡，剜卻心頭肉。我願君王心，化爲光明燭。不照綺邏筵，只照逃亡屋。"所謂言近意遠，合三百篇之旨也。（出《摭言》）

【譯文】

懿宗鹹通十二年，禮部侍郎高湜做主考官，取中一些貧苦舉子。公乘億有賦三百首，許多人把他的賦寫出來掛在牆上。許棠的《洞庭詩》非常工整，被時人稱爲許洞庭。最傑出的是聶夷中，少時家貧，精於古體詩。他的《公子家詩》大意是，有人種了一些西園的花，花開得佼好，花下生出一棵莊稼，被當作雜草拔去。《田家詩》大意是：父親在塬上耕田，兒子在塬下開荒。六月莊稼還沒有成熟，官府已把糧倉修好了。又一首《鋤禾詩》說：鋤地到日中了，汗水溼了泥土，有誰知道碗裏的飯，每一粒都是汗水澆灌的啊。還有一首詩說：二月裏把新絲賣了，五月又把新糧（麥）賣了。眼前的窟窿堵上了，心裏的肉卻被剜掉了。希望君王的心，能象光明的蠟燭一樣，不要只照在有錢人的好喫好穿上，照一照窮人的屋子吧。他的詩意淺近而寓義深，被稱爲唐詩中的精品。

公乘億

公乘億，魏人也，以詞賦著名。鹹通十三年，垂三十舉矣。嘗大病，鄉人誤傳已死。其妻自河北來迎喪，會億送客至坡下，遇其妻。始夫妻闊別，積十餘歲。億時在馬上，見一婦粗纕跨驢，依稀與妻類，因睨之不已。妻亦如是。乃令人詰之，果億。內子與之相持而泣。路人嘆異之。後旬日，億登第矣。（出《摭言》）

【譯文】

魏州人公乘億以詞賦著稱。鹹通十三年，已經考了三十次。曾經生了大病家鄉誤傳他已死去。他的妻子從河北到京城去迎喪，正碰到他送客人到山坡下。夫妻分別十多年。當時公乘億騎在馬上，見一女子穿着粗布衣服騎着驢子，好象妻子，注目而望。他妻子也一樣，在驢上望着他，請人打聽，果然是公乘億。夫妻把臂流淚，路人嘆息。十幾天後，公乘億中了進士。

孫龍光

孫龍光，崔殷夢下狀元及第。前一年，嘗夢積木數百，龍光踐履往復。既而請一李處士圓之，處士曰："賀郎君，喜來年必是狀元。何者？已居衆材之上。"（出《摭言》）

【譯文】

崔殷夢主考，孫龍光中狀元。孫龍光曾經夢見自己在許多大木上走來走去。次後，請李處士圓夢，李處士說："祝賀你，來年準中狀元。爲什麼呢，木者，材也。衆材之上，寓意狀元。"

王璘

長沙日試萬言，王璘詞學寓贍，非積學所致。崔詹事廉問，持表薦之於朝。先是試之於使院，璘請書吏十人，皆給幾硯。璘絺捫捫腹，往來口授，十吏筆不停輟。首題黃河賦，三十字數刻而成。又鳥散餘花落詩三十首，援毫而就。時忽風雨暴至，數幅爲回飈所卷，泥滓沾漬，不勝舒捲。璘曰："勿取，但將紙來。"復縱筆一揮，斯須復十餘篇矣。時未停午，已積七千餘言。崔公語試官曰："萬言不在試限，但請召來飲酒。黃河賦復有僻字百餘，請璘對衆朗宣，旁若無人。至京，時路巖方當軸，遣一介召之。璘意在沽激，曰："請俟見帝。"巖聞之。大怒，亟命奏廢萬言科。璘杖策而歸，放曠於杯酒間，雖屠沽無間然矣。（出《摭言》）

【譯文】

長沙人王璘日書萬言，文詞好，文章有膽識，學識精深。詹事（官名）崔廉問奏章舉薦他，先召他考問。王璘請十名書吏備好硯筆紙張，袖着手踱步口授，十個人沒有一人停過筆。首題《黃河賦》三十字，一蹴而成。《鳥散餘花落》詩三十首，一吟而成。當時忽然颳風下雨，好幾首寫成的詩卷被狂風吹落，被泥污。舒展不開。王璘說不用拾了，拿紙來，提筆而書，很快就寫了十餘篇。沒到中午，寫了七千餘言。崔廉問對試官說，不必以萬言爲限，請他來喝酒。《黃河賦》有不常用字一百多個，崔廉問請王璘當衆朗讀，王璘旁若無人。到了京城，路巖主考，差僕人召見他，本意讓王璘中第後感激他。王璘卻說，等我見到皇帝后再去見他。路巖聽了，非常惱怒，立即奏請取消《萬言科》，王璘受到這樣的打擊，拄着杖回去。之後，放浪形骸，借酒澆愁。同屠夫賣酒的人差不多。

蔣凝

乾符中，蔣凝應宏（"宏"原作"寵"，據明抄本改）詞。爲賦止及四韻，遂白而去。試官不之信，逼請所謂。凝以實告。既而比之諸公，凝有德色。試官嘆息久之。頃刻之間，播於人口。或稱之曰，白頭花鈿滿面，不若徐妃半妝。（出《摭言》）

【譯文】

僖宗乾符中期，蔣凝考博學宏詞科。作賦僅寫四韻，請示試官要走。試官不相信，逼問他爲什麼？蔣凝以實話相告。說寫完了。試官拿他的卷子同別人的比較，蔣凝感到自足，試官長時間嘆息。蔣凝的賦很快被傳誦。有人說，滿頭白花花的頭髮，不如淡妝的女子。

吳融

吳融字子華，廣明中和間久負屈聲。雖未擢第，同人率多執贄謁之，如先達。有王圖者工詞賦，投卷凡旬月。融既見之，殊不言圖之臧否。但問圖曰："吏（明抄本"吏"作"向"。）曾得盧休信否？何堅臥不起？惜哉！融所得不如他。"休，圖之中表，長於八韻，向與融同硯席，晚年拋廢，歸鏡中別墅。（出《摭言》）

【譯文】

吳融字子華。僖宗廣明、中和年間，長時間人們爲他稱屈。雖然沒有考中，許多同代人執學生禮見他，待爲師長。有一個叫王圖的人，詞賦寫得工整，把自己的文章拿給吳融評閱。過了一段時間，王圖去見吳融。吳融不談文章好壞。直接問他："你聽到過關於盧休的消息嗎？他爲什麼不求取功名，很可惜的。我的學問，其實不如盧休。"盧休和王圖是表親，擅長八韻詩，跟吳融是同窗。直至晚年仍不得志，住在鏡中別墅。

盧光啓

盧光啓先人伏法，光啓兄弟修飾赴舉，謂親知曰：此乃開荒也。然其立性周謹。著初舉子一卷，即進取諸事，皆此類也。策名後，揚歷臺省，受知於租庸張浚。浚出征並汾，盧每致書疏，凡一事別爲一幅。朝士至今斆之，蓋重疊別紙，自光啓始也。唐末舉人，不問事行文藝，但勤於請謁，號曰精切，亦皆法於光啓爾。其族弟汝弼嘗爲張浚出征判官，傳檄四方，其略雲："致赤子之流離，自朱耶之版蕩。"自謂人曰："天生朱耶赤子，供我之筆也。"（出《北夢瑣言》）

【譯文】

盧光啓的父親被處死。光啓同他的弟弟隱姓埋名去應科舉，跟親近要好的人說，我們兄弟比如是去開荒。盧光啓性格謹慎，做事周祥。著有《初舉子》一卷。做什麼事，文如其人。中第後，在省臺（中央各官署）做官，知遇於租庸使張浚。張浚出征幷州、汾州。盧光啓每次寫信，一件事寫一張紙，被後來官員效仿。一張紙寫一件事，始於盧光啓。唐末舉薦人才，先不問才學，而看他們對官長的態度，稱爲精切，也是跟盧光啓學來的。他的堂弟盧汝弼，曾經做過張浚的出征判官。傳檄四方（征討詞爲檄），大略意思是：導致赤子流離失所，都是因爲朱溫這個奸逆所造成的。對人說過，老天生下朱溫這個野種，是供我們作文章來罵的。

王彥昌

王彥昌太原人，家世簪冕，推於鼎甲。廣明歲駕幸西蜀，敕賜及第。後爲嗣薛王知柔判官。昭宗幸石門時，宰臣學士不及隨駕，知柔以京兆尹權中書，事屬近輔。表章繼至，勤於批答。知柔以彥昌名聞，遂命權知學士。居半歲，出拜京兆尹，加左常侍大理卿。爲寺胥所累，南遷。（出《摭言》）

【譯文】

太原人王彥昌，大族世家，官宦之孫。王氏世家以太原爲首。僖宗廣明年間，逃亡成都，賜給他進士學位。後來做薛知柔的判官。昭宗逃到石門時，大臣、學士們來不及跟隨。薛知柔以京兆尹（首都長官）署理中書省（代中書令）。職權近乎宰輔，來往文件特別多，批閱繁榮。薛知柔推薦王彥昌有名望，僖宗讓他署理學士，協助薛知柔。半年後，升王彥昌爲京北尹，又加銜左常侍、大理寺卿。後來受到大理寺的吏員牽連，貶官。

杜升

杜升父宣猷終宛陵。升有詞藻。廣明歲，蘇導給事刺劍州，升爲軍卒。駕幸西蜀，例得召見。特敕賜緋。導尋入內庭，韋中令自翰長拜主文。升時已拜小諫，抗表乞就試，從之。登第數日，有敕復前官並（"並"原作"拜"，據明抄本、陳校本改。）服色。議者榮之。（出《摭言》）升自拾遺賜緋，卻應舉及第，又拾遺，時號著緋進士。（出《盧氏雜說》）

【譯文】

杜升的父親杜宣猷死於宛陵。杜升善言詞。廣明年間，僖宗逃亡成都，蘇導以給事中出任劍州刺史。杜升當時僅一小兵卒。按玄宗故例，由皇帝召見，並賜給緋衣（官服）任官內庭。韋中書令以翰林學士身份做主考，當時杜升已做諫官（拾遺爲小諫）。上表請求參加科試，皇帝准許。中第幾天后，皇帝命他復職，並仍賜給官服。人議以爲光彩。杜升由拾遺賜緋，又去應考，又做拾遺。被稱爲着緋進士。

鄭昌圖

廣明年中，鳳翔副使鄭侍郎昌圖未及第前，嘗自任以廣度弘襟，不拘小節，出入遊處，悉恣情焉。洎至輿論喧然，且欲罷舉。其時同裏有親表家僕，自宋亳莊上至，告其主人云："昨過洛京，於谷水店邊，逢見二黃衣使人西來，某遂與同行。至華岳廟前，二黃衣使與某告別，相揖於店後面，謂某曰："君家郎君應進士舉無？"（"無"原作"元"，據明抄本、陳校本改。）僕曰："我郎主官已高，諸郎君見修學次。"又問曰："莫親戚家兒郎應無？"曰："有。"使人曰："吾二人乃是今年送榜之使也，自泰山來到金天處，押（"押"原作"抑"，據明抄本改。）署其榜，子幸相遇。僕遂請竊窺其榜，使者曰："不可，汝但記之。"遂畫其地曰：此年狀頭姓，偏傍有"阝"，名兩字，下一字在口中。榜尾之人姓，偏傍亦有此"阝"，名兩字，下一字亦在口中。記之記之？"遂去。鄭公親表頗異其事，遂訪岐副具話之。具勉以就試。昌圖其年狀頭及第，榜尾鄒希回也。姓名畫點皆同。（出《玉堂閒語》）

又鹹通中，以進士車服僭差，不許乘馬。時場中不減千人，誰勢可熱手，亦皆騎驢。或嘲之曰：今年敕下盡騎驢，短袖長鞦滿九衢。清瘦兒郎猶自可，就中愁殺鄭昌圖。（相國魁偉甚，故有此句。出《摭言》）

【譯文】

廣明年間，鳳翔節度副使、侍郎鄭昌圖沒有及第之前，自以爲襟懷博大，不拘小節。遊山玩水，縱情豪放。因之輿論大譁，自己也不準備參加科舉。當時他表親家的僕人從宋亳的莊上回來對主人說："昨天經過洛陽，在谷水店邊遇到兩位黃衣使者從西來，跟我一起走。到了華岳廟前，他們倆同我告別，互相作揖，告訴我說你們主人家有沒有應試的？"我說："我的主人官位已經很高，他的孩子正在讀書。"黃衣使者又問。那麼你主人親屬中有沒有應舉的？"我說有。那兩人便告訴我，他們是今年送榜的，從泰山來，到金天去送榜，咱們有幸相遇。我就想私下看看榜，  
人家說不行。但是在地上劃字，讓我記住，今年狀元姓的偏傍有個耳刀，名字是兩字的，未一字在口裏邊。最後的一位進士，姓氏旁也是耳刀，也是兩字的名，尾字也在口裏。你好好記住，他們就走了。鄭昌圖的表親很驚異，便把這件事告訴他，並鼓勵他去應考。鄭昌圖果然中了狀元，榜尾進士名叫鄒希回，一點不差。

另外，鹹通中期，認爲進士們騎乘和衣服太過份，禁止騎馬，參試的不下千人，怎樣有勢力，也只能騎驢。有人嘲笑說，今年皇上點的進士都是騎驢的，滿大街都是，瘦小的還可以，鄭昌圖那樣魁偉的可要愁死了。

程賀

唐崔亞郎中典眉州，程賀以鄉役充廳僕，共弟在州曹爲小書吏。崔公見賀風味有似儒生，因詰之曰："爾讀書乎？"賀降階對曰："薄涉藝文。"崔公指一物，俾其賦詠。雅有意思，因令歸。選日，裝寫所業執贄，甚稱獎之，俾稱進士，依崔之門，更不他岐。凡二十五舉及第。每入京，館於博陵之第，常感提拔之恩。亞卒之日，賀爲崔公衰服三年。人皆美之。（出《北夢瑣言》）

【譯文】

唐朝崔亞以郎中官出典眉州（擔任眉州主官）。程賀出徭役充當官廳僕人。他的弟弟在眉州府裏作小書吏。崔亞認爲程賀言談象讀書人，便問他，你讀過書嗎？程賀到廳階下說，讀過一些書。崔亞就指物爲題，讓他賦詩。程賀的詩文雅而意境頗好。崔亞就讓他回家讀書。選了一個日子，程賀帶着自己的文章，以學生禮去見崔亞。崔亞很褒獎他。中了進士之後，始終依靠崔亞，不去投靠別人。程賀考了二十五次才考中。每次到京，都住在崔亞的府第，經常表示感激之情。崔亞逝世，程賀爲其戴孝三年，人們都讚美他的操守。

陳嶠

陳嶠謁安陸鄭諴，三年，方一相面。從容諴謂嶠曰："識閔廷言否？"嶠曰："偶未知聞。"諴曰："不妨與之往還，其人文似西漢。（出《摭言》）

【譯文】

陳嶠去見安陸（地名）鄭諴，三年才見到面。鄭諴從容地對陳嶠說，認識閔廷言嗎？陳嶠說，沒聽說過這個人。鄭諴便說，那麼你不妨同他交往，這個人的文章可比西漢的大家。

秦韜玉

秦韜玉出入田令孜之門。車駕幸蜀，韜玉已拜丞郎，判鹺。及小歸公主文，韜玉準敕放第，仍編入其年榜中。韜玉致書謝新人，皆呼同年。略曰："三條燭下，雖阻文闈，數仞牆邊，幸同恩地。"（出《摭言》）

【譯文】

秦韜玉經常出入宦官顯貴田令孜家。僖宗逃亡成都，秦韜玉做丞郎（官名），主管鹽務瑣事。歸崇敬的兒子做主考，僖宗親下詔命，讓秦韜玉中第。並把他編進同年榜。秦韜玉給新進士的信中，都一律稱同年。大略說，一樣的燭光下，我沒有參加科試，但彼此相差不多，有幸大家同年。

陸扆

陸扆舉進士，屬僖宗幸梁洋，隨駕至行在，與中書舍人鄭損同止逆旅。扆爲宰相韋昭度所知，欲身事之速了，屢告昭度，昭度曰："奈已深夏，復使何人爲主司？"扆以鄭損對。昭度從之。因令扆致意。榜貼皆扆自定。其年六月，狀頭及第。後在翰林署，時苦熱，同列戲之曰："今日好造榜矣。"然扆名冠一時，兄弟三人，時謂三陸，希聲及威也。（出《北夢瑣言》）

【譯文】

陸扆進京科舉，趕上唐僖宗逃亡梁洋（地名），陸扆便追到僖宗的駐地（皇帝出行駐地稱行在）。同中書舍人鄭損住在一起。宰相韋昭度很瞭解陸扆，陸扆希望自己快一些成爲進士，好幾次懇求韋昭度。韋昭度說："現在是夏天，不是試期，並且請誰做主考呢？"陸扆就說，請鄭損就合適。韋昭度答應了，讓他自己去說。書貼、榜文，都由陸扆自己制定。那年六月，以狀元及第。後來在翰林院任職，正趕上大熱天。同僚跟他開玩笑，說這樣的日子，很適合造榜。陸扆很有名望，三兄弟並稱三陸，另外三陸是陸希聲和陸威。

張曙

張曙、崔昭緯，中和初西川同舉，相與詣日者問命。時曙自恃才名籍甚，人皆目爲將來狀元。崔亦分居其下。無何，日者殊不顧曙，第目崔曰："將來萬全高第。"曙有慍色。日者曰："郎君亦及第，然須待崔家郎君拜相，當此時過堂。"既而曙果以慘恤不終場，昭緯其年首冠。曙以篇什刺之曰："千里江西陪驥尾，五更風小失龍鱗。昨夜浣花溪上雨，綠楊芳草爲何人？崔甚不平。會夜飲，崔以巨觥飲張，張推辭再三。崔曰："但喫卻，待我作宰相，與郎君取狀頭。"張拂衣而去，因之大不葉。後七年，崔自內廷大拜。張後於裴贄下及第。果於崔下過堂。（出《摭言》）

【譯文】

中和初年，張曙和崔昭緯同被四川舉薦赴試。兩人一起請人給占卜前程。當時張曙自恃才名赫赫，人們都認爲他會中狀元。崔昭緯對他也很尊崇，自認不如。只一會兒，卜者根本不理會張曙，而對崔昭緯說："你肯定高中。"張曙很不滿。卜者說："你也能考中，但是需要等崔相公做了宰相，由他給你過堂。"不久，張曙因病，考試不能終場，而崔昭緯中了狀元。張曙贈詩諷刺崔昭緯，詩意是：千里迢迢馬前馬後一起赴試，只因爲偶然的原因我失去了機會；所以皇恩浩蕩，你才春風得意。崔昭緯很不高興。兩人夜裏一起飲酒，崔昭緯用大杯灌酒，張曙推卻不肯喝。崔昭緯說："你喝下去，等我做了宰相，一定讓你做狀元。"張曙拂袖而去，繼絕交往。七年後，崔昭緯真的做了宰相。裴贄做主考官，張曙才考中，果然由崔昭緯過堂。

崔昭矩

崔昭矩，大順中裴贄下狀元及第。翌日，兄昭緯登庸。王倜，丞相魯公損之子。倜及第。翌日，損登庸。倜過堂別見。歸點（按唐《摭言》八"點"作"黯"。）親迎拜席曰："狀元及第，榜下版巡。脫白期月，無疾而卒。（出《摭言》）

【譯文】

昭宗大順年間，裴贄主考，取崔昭矩爲狀元。第二天，他的哥哥崔昭緯拜宰相。王倜是王損的兒子，王倜考中的第二天，王損拜相（魯公是他的封號）。因爲宰相是他的父親，過堂的時候，王倜個別拜見。歸點時，王損以宰相的身份，按照禮法祝賀王倜中了狀元。幾個月後，王倜無病死去。（沒有功名的人中試稱期白）

賈泳

賈泳父修有義聲。泳落拓，不拘細碎。嘗佐武臣倅晉州，時昭宗幸蜀。三榜裴相贄，時爲前主客員外，客遊至郡。泳接之傲睨。裴嘗簪笏造泳，泳戎裝一揖曰："主公尚書邀放鷂子，勿怪。"如此傯傯而退，裴贄頗銜之。後裴三主文柄，泳兩舉爲裴所黜。既而謂門人曰："賈泳老倒可哀，吾當報之以德。"遂放及第。（出《摭言》）

【譯文】

賈修是一個義聲遠播的人，他的兒子賈泳性格豪放，不拘小節。曾經協助武將守晉州。當時昭宗逃亡成都，裴贄三次被任命爲主考官。此前，裴贄做主客員外時，曾經到晉州，賈泳接待不周，視如不見。後來裴贄也曾經很有禮貌地去拜訪他，賈泳穿着軍服，僅一揖，說："尚書邀請我們主將一起去放風箏，請別見怪。"不理裴贄而退。裴贄有些懷恨。裴贄三次做主考，前兩次排除賈泳。最後一次對門客們說賈泳老而值得同情，我應該以德報怨。於是，取他中了進士。

卷第一百八十四 貢舉七（代族附）

貢舉 昭宗 韋甄 劉纂 鍾傅 盧文煥 趙光逢 盧延讓 韋貽範 楊玄同 封舜卿

高輦

氏族 李氏 王氏 七姓 李積 崔湜 類例 李嶠 張說 楊氏 李益 莊恪太子妃

白敏中 汝州衣冠 黃生

昭宗

昭宗皇帝，頗爲孤進開路。崔凝覆試，但是子弟，無問文章高下，率多退落，其間屈人頗多。孤寒中，唯程晏、黃韜擅場之外，其

【譯文】

唐昭宗李曄很爲貧苦的讀書人創造條件。崔凝主管複試，凡是官宦子弟，不論文才如何，大多數都不取。其中，很多人屈才。貧苦讀書人中，只有程晏、黃韜是臨場考試及第。其餘人只看送呈的文章。這樣，濫竽充數的也不少。但是，象王貞白、張蠙的律詩，趙觀文的古風文章，也還是超越前輩的。

韋甄 （本條原缺。據明抄本、陳校本補）

韋甄及第，勢固萬全矣。然未知名第高下，未免撓懷。俄聆於光德里南街。忽睹一人扣一板門甚急。良久，軋然門開。呼曰："十三官尊體萬福。"既而甄果是第十三人矣。（出《摭言》）

【譯文】

韋甄應試，知道自己肯定中了。但不知道中了第幾名，心緒不安。忽然瞧見光德里南街一人叩門甚急。好久，門戶大開，喊着說："十三郎君尊體萬福。"不久放榜，他果然中了第十三名進士。

劉纂

劉纂者，商州劉蛻之子也，亦善爲文。乾寧中，寒棲京師。偶與一醫士爲鄰。纂待之甚至，往往假貸之。其人即樞密使門徒。嗣薛王爲大京兆，醫工因爲知柔診脈。從容之際，盛言纂之窮且屈。知柔甚領覽。會試官以解送等第，稟於知柔。知柔謂纂是開府門前人醫者之言，必開府之意也，非解元不可。由是以纂居首送，纂亦莫知其由。自是纂落數學，方悟。竟無以自雪。（出《摭言》）

【譯文】

劉纂是商州人，劉蛻的兒子。也很擅長作文章。乾寧中期，寒居長安。偶然同一位醫生爲鄰，劉纂很尊敬醫生，經常有經濟上的往來。這個人是樞密使的門客。薛知柔做京兆尹，因病請這個醫生給他診脈。談話時，醫生很懇切地把劉纂窮困和他考試不中屈才的情況詳細告訴給薛知柔。因而知柔對劉纂的情況比較瞭解。薛知柔是王爵，又是京都行政長官，試官把各地舉薦的名單送呈審閱。內中有劉纂的名字，是商州的首選。薛知柔跟醫生談過話，不僅瞭解醫生是樞密使的門下客，而且知道他同劉纂的關係。因此，認定是樞密的意思，劉纂才成爲首選。這些事，劉纂本人一無所知。但是他好幾次都因此落選。等他明白之後，也沒辦法自己說明。

鍾傅

僖宗廣明之亂（庚子誤爲甲辰）甲辰，天下大荒，車駕再幸岐梁。飢殣相望，郡國率不以貢士爲意。江西節帥鍾傅起於義聚，奄有疆土，充庭述職，爲諸侯表式。而乃孜孜以薦賢爲急務。雖州里白丁，片文隻字求貢於有司者，莫不盡禮接之。至於考試之辰，設會供帳，甲於治平。行鄉飲之禮，嘗率賓佐臨視，拳拳然有喜色。後大會以餞之，筐篋之外，率皆資以桂王。解元三十萬，解副二十萬，其餘皆不減十萬。垂三十載，此志未嘗稍息。時舉子者以公卿關節，不遠千里而求首薦，歲常不下數輩。

【譯文】

唐朝自廣明庚子之亂，遍地饑荒。僖宗再次逃亡，餓殍相望。各地都不把貢士（鄉舉爲貢士）當作一回事。唯獨江西節度使鍾傅跟別人不同。鍾傅本來是綠林首領，歸唐爲節度使。他的治境比較安定，各官都能恪盡職守，是諸侯的楷模。鍾傅孜孜以求，努力薦賢。即使治下白丁，只要片紙隻字，要求舉薦，他都能以禮接待。鄉考（地方考試）時，給學子們提供優越的食宿，比安定的時代還好。先行鄉飲禮（招待學子的儀式和宴會），親自率領屬官參加監試，顯得很高興。考試後，大會學子。除了贈以禮物之外，還頒給獎賞。解元（鄉試第一）三十萬，解副（第二名）二十萬，其餘中舉者十萬。三十年一貫堅持，當時學子們請朝中的大官們介紹，不遠千里到鍾傅那裏去參試，希望得到鍾傅的首薦，每年都有好多人。

盧文煥

盧文煥，光化二年狀元及第，頗以宴醵爲急務。常府開宴，同年皆患貧，無以致之。一旦紿以遊齊國公亭子，既自皆解帶從容。煥命團司牽驢。時柳璨告文煥，以驢從非己有。文煥曰："藥不瞑眩，厥疾弗瘳。"璨甚銜之。居四年，璨登庸，文煥憂戚日加。璨每遇之曰："藥不瞑眩，厥疾弗瘳。"（出《摭言》）

【譯文】

盧文煥是光化（昭宗年號）二年的狀元。非常喜歡大家湊份子一起喝酒。同年們沒錢，沒辦法湊齊。他就騙他們說某日一起去遊齊國公子亭（名勝）。他自己慷慨解囊。盧文煥讓團司牽驢給大家騎。（團司指養驢而賃者）柳璨跟盧文煥說："我自己從來沒驢騎。"盧文煥說："藥不瞑眩，厥疾弗瘳。"意思說，你需要吃藥喫到迷迷糊糊的程度，不然這窮病是不能好的。柳璨深恨他。過了四年，柳璨升任宰相。盧文煥憂慮日甚一日。柳璨每次見到他就重複他的話。說："藥不瞑眩，厥疾弗瘳。"

趙光逢

光化二年，趙光逢放柳璨及第。光逢後三年不遷。時璨自內庭大拜，光逢始以左丞徵入。未幾，璨坐罪誅死，光逢膺大用，居重地十餘歲。上表乞骸，守司空致仕。二年，復徵拜上相。（出《摭言》）

【譯文】

光化二年，趙光逢主考，柳璨中進士。此後三年，趙光逢沒有升官。柳璨卻做了宰相，趙光逢升任左丞（官名）。不久，柳璨因罪被誅。趙光逢得以重任，做宰相十餘年，上表辭職，以司空虛銜離任。兩年後，又起用爲宰相。

盧延讓

盧延讓光化三年登第。先是延讓師薛能爲詩，詞意入癖，時人多笑之。吳融向爲侍御史，出官峽中。延讓時薄遊荊渚，貧無卷軸，未遑贄謁。會融表弟滕籍者，偶得延讓百篇。融既覽，大奇之。且曰："此無他貴，語不尋常耳。於是稱之於府主成汭。時故相張公職於是邦，常以延讓爲笑端。及融言之，鹹所改觀。由是大獲舉糧。延讓深所感激。然猶困循，竟未相面。值融赴急徵，尋入內庭，孜孜於公卿間稱譽不已。光化戊午歲，來自襄之南。融一見如舊相識，延讓嗚咽流涕，於是攘臂成之矣。（出《摭言》）

【譯文】

盧延讓是光化三年的進士。先前，盧延讓跟薛能學詩。他的詩意怪誕，不被人看中。侍御史吳融到峽州做官。盧延讓當時在荊、渚一帶遊歷。因爲貧窮，不能立即去謁見請教。吳融的表弟滕籍偶然得到盧延讓百多篇詩文。吳融看到之後，非常驚奇。說："別的並不突出，但出語不凡"。於是，對主官成汭推薦。當時，過去的宰相張某在這裏公幹，經常把盧延讓的文章作爲笑談。聽了吳融的評價，一改往常。所以給了盧延讓一些資助（以糧補助學子謂之舉糧），盧延讓很感激吳融。但由於依舊貧困，彼此沒見過面。吳融被徵用回京，經常不斷地在大臣們中稱讚盧延讓。光化三年，盧延讓從襄南到京應試，與吳融一見如故。盧延讓感激淚下，於是兩人成爲至交。

韋貽範

羅隱、顧雲，俱受知於相國令狐綯。顧雖鹺賈之子，而風韻詳整。羅亦錢塘人，鄉音乘刺。相國子弟每有宴會，顧獨預之。風韻談諧，莫辨其寒素之士也。顧文賦爲時所稱，而切於成名。嘗有啓事陳於所知，只望丙科盡處，竟列於尾株之前也。羅既頻不得意，頗怨望，竟爲貴遊子弟所排，契闊東歸。黃寇事平，朝賢議欲召之。韋貽範沮之曰："某與同舟而載，雖未相識，舟人告雲：'此有朝官。'羅曰：'是何朝官，我腳夾筆，亦可敵得數輩。必若登科通籍，吾徒爲粃糠也，"由是不果召。（出《北夢瑣言》）

【譯文】

羅隱、顧雲兩人都爲宰相令狐綯所知遇。顧雲雖然是鹽商的兒子，但是爲人端莊。羅隱是錢塘人，說話別人難懂。令狐綯的子侄們每舉行宴會，都是顧雲一個人去。顧雲風流倜儻，揮灑談笑，沒人能看得出他是一個商賈的兒子。顧雲的文章和賦，都爲時人所稱道。但他的成名心很切，給朋友的信裏說，我沒高的要求，考取一個榜末就可以。羅隱失意、懷怨，爲那些公子哥排擠，由水路回鄉。黃巢之亂被平息之後，朝中賢達的官員們議論，準備召他入朝。韋貽範從中作梗，說："我和他一起坐船，雖然不相識，但船主告訴他船上有朝官。"而羅隱卻說：什麼叫朝官？我用腳夾着筆，抵得上他們好幾個人。如果這樣的人也登科中第，咱們這些朝臣都成了粃糠了。"因此，沒有召他。

楊玄同

唐天祐年，河中進士楊玄同老於名場，是歲頗亦彷徨，未涯兆朕，宜祈吉夢，以卜前途。是夕，夢龍飛天，乃六足。及見榜，乃名第六。則知固有前定矣。（出《玉堂閒話》）

【譯文】

天祐年間，楊玄同已經考了幾十年不中。那年就拿不定主意，不知道自己前程如何。就企望作一個好夢，來測定未來。那天晚上，真就夢見了有龍飛到天上，龍有六隻腳。等到放榜，果然中了第六名進士。由此而知，命運是有定數的。

封舜卿

封舜卿梁時知貢舉。後門生鄭致雍同受命，入翰林爲學士。致雍有俊才。舜卿才思拙澀，及試五題，不勝困弊，因託致雍秉筆。當時識者，以爲座主辱門生。同光初致仕。（出《北夢瑣言》）

【譯文】

封舜卿在梁代做過主考。後來，他的門生鄭致雍同他一起做翰林學士。鄭致雍才思敏捷，封舜卿笨拙。考到第五題，封舜卿累的不行，只好讓鄭致雍代筆。當時有識之士認爲這是主考官給學生帶來的恥辱。後唐（李存勖）同光初，封舜卿致仕（官員離職歸養謂致仕）。

高輦

禮部貢院，凡有榜出，書以淡墨。或曰，名第者，陰注陽受，淡墨書者，若鬼神之跡耳。此名鬼書也。範質雲：未見故實，塗說之言，未敢爲是。嘗記未應舉日，有登第者相告，舉子將策名，必有異夢。今聊記憶三數夢，載之於此。高輦應舉，夢雷電晦冥，有一小龍子在前，吐出一石子。輦得之。佔者曰：雷電晦冥，變化之象，一石十科也。將來科第，其十數矣。及將放榜，有一吏持主文貼子至，問小吏姓名：則曰姓龍。詢其名第高卑，則曰第十人。又郭俊應舉時，夢見一老僧屐於臥榻上，蹣跚而行。既寤，甚惡之。佔者曰：老僧上座也，著屐於臥塌上行，屐高也，君其巍峨矣。及見榜，乃狀元也。王汀應舉時，至滑州旅店，夢射王慎徵，一箭而中。及將放榜，或告曰：君名第甚卑。汀答曰：苟成名，當爲第六人。及見榜，果如所言。或者問之，則告以夢。王慎徵則前年第六人及第，今射而中之，故知亦此科第也。質於癸巳年應舉，考試畢場。自以孤平（明抄本"孤平"作"幼年"。）初舉，不敢決望成名，然憂悶如醉。晝寢於逆旅，忽有所夢。寐未吪間，有九經蔣之才相訪。即驚起而坐，且告以夢。夢被人以硃筆於頭上亂點，己牽一胡孫如驢許大。蔣即以夢佔之曰："君將來必捷，兼是第三人矣。"因問其說，即曰："亂點頭者，再三得也；朱者、事分明也；胡孫大者爲猿，算法圈三徑一，故知三數也。"及放榜，即第十三人也。（出《玉堂閒話》）

【譯文】

凡禮部貢院放榜，都用淡墨書寫。意思是，凡中第的人，都是陰間註定的。用淡墨來寫，類似鬼神的筆跡，稱爲鬼書。範質說，你沒有見到真是這麼回事，認爲純屬瞎說，不敢認同。我曾記得考試之前，有已經中第的人告訴，說誰若能考中，一定會預先有奇異的夢。現在把其中的幾個夢略作記述。高輦去應試，夢見雷鳴電閃，雲霧之中有一條小龍滕躍，口中吐出一塊石子，被高輦得到。圓夢的人說，陰雲閃電是變化之象，一塊石子，是十的記數，將來應試，考第十名。京試後放榜，有一位小吏拿着榜文，問其姓名，他說姓龍。高輦打聽自己考了第幾，小吏說，第十。郭俊應試時，夢見一老和尚穿着鞋在牀上搖搖擺擺地走。醒來之後，心情極壓抑，痛恨此夢。圓夢的人說，老和尚登牀是上座，穿着鞋在牀上走，是登高，你一定高中。放出榜來，果中狀元。王汀應試，住在滑州（地名）旅店，夢見一箭射中了王慎徵。京試放榜前，有人說，你的名次很低。王汀說，假如我考中，一定是第六名。見了榜文，果然第六名。有人問他怎麼回事，王汀就把夢中的事告訴給他。王慎徵是前一年的第六名進士，一箭射中，說明今年也考中他那個名次。範質在癸巳年應試。考完之後，自己認爲沒什麼大的名氣，文章也不很突出，不敢指望成名，明經蔣之纔來拜訪，把他驚醒。範質就把夢裏的事告訴他。他夢見被人家拿着硃筆在頭上亂點，而且自己還牽着跟驢那樣大的一個猴子。蔣之才說，你肯定考中了，而且位次在三字中。範質問其依據，蔣之才說，亂點頭是再三的意思，硃筆是事已確定。大猴子叫猿，圓的算法是周三徑一，所以知道是一個字數。等到放榜，範質中了第十三名。

氏族

李氏

後魏孝文帝定四姓，隴西李氏大姓，恐不入，星夜乘鳴駝，倍程至洛。時四姓已定訖。故至今謂之駝李焉。（出《朝野僉載》）

【譯文】

後魏（拓跋氏）孝文帝定四大姓，稱爲氏族。隴西的李氏是一個大族，擔心定不上氏族，騎着戴鈴鐺的快駱駝，晝夜兼程，趕往洛陽（魏都）。當時四大姓已經定完，內中有李姓。所以，至今人們稱隴西李姓爲駝李。

王氏

太原王氏，四姓得之爲美，故呼爲釢鏤王家，喻銀質而金飾也。（出《國史補》）

【譯文】

太原的王氏宗族，在定四大姓氏的時候，居其中之一，一族榮耀。被人們稱爲釢鏤王家，意是王氏本來就比喻是銀子，又鍍了一層金。

七姓

高宗朝，以太原王，范陽盧，滎陽鄭，清河博陵二崔，趙郡隴西二李等七姓，其族望恥與諸姓爲婚，乃禁其自相姻娶。於是不敢復行婚禮，密裝飾其女以送夫家。（出《國史異纂》）

【譯文】

唐高宗時，以太原的王氏、范陽的盧氏、滎陽的鄭氏、清河的崔氏和博陵的崔氏，趙郡的李氏和隴西的李氏爲七大氏族。這些氏族聲望很高，恥於同其他姓氏的人家通婚。又因爲禁止族內自相婚娶，也只好把族中女子外嫁，但不舉行婚禮，祕密把女孩送到丈夫家。

李積 （國史補。積作慎）

李積。酒泉公義琰侄孫，門戶第一而有清名。常以爵位不如族望，官至司封郎中懷州刺史，與人書札，唯稱隴西李積。（出《國史補》）

【譯文】

李積是酒泉公（封號）李義琰的侄子。門戶很高，而且很有聲望。雖然官位做到司封郎中和懷州刺史，但是總覺得官職名稱沒有隴西的李氏高貴。給人寫信時，仍自稱隴西李積。

崔湜

崔仁師之孫崔湜、滌（"滌"原作"湜"，據明抄本改。）等昆仲數人，並有（"並有"二字原缺，據唐《摭言》十二補。）文翰，列官清要。每私宴之際，自比王謝之家。謂人曰："吾之門第（"門第"原作"人門"，據明抄本改。）及出身官曆，未嘗不爲第一。丈夫當先據要路以制人，豈能默默受制於人。"故進取不已，而不以令終。（出《摭言》）

【譯文】

崔仁師的孫子崔湜、崔滌，弟兄很多，出身高貴，名聲也好。每次弟兄們宴會，自比王導、謝安宗族（王、謝皆氏族），常跟人家說：我們崔家門第出身高貴，官職顯要，都屬一流。大丈夫應該捉柄治人，不能默默地受制於人。所以，總是孜孜不倦地一味追求，但未得善終。

類例 世有山東士大夫類例三卷。其有非士族及假冒者，多不見錄。署雲相州僧曇剛撰。後柳衝亦明族姓，中宗朝爲相州刺史。詢問舊老，雲："自隋已來，不聞有僧曇剛。"蓋懼嫉於時，故隱其名氏。（出《國史補》）

【譯文】

《山東士大夫類例》共三卷。凡是假冒士族和不是士族出身的，都不錄取。署名是相州僧曇剛。後來柳氏也列爲氏族，柳衝在中宗時做相州刺史，訪詢老人們曇剛其人。老人們說，從隋朝以來，相州就沒有過曇剛和尚這個人。可以猜想，著這三卷書的人當時因爲懼禍，所以匿名。

李嶠

初，李嶠與李迥秀同在廟堂，奉詔爲兄弟。又西祖王璋與信安王禕同產。故趙郡隴西二族，昭穆不定，一會之中，或孫爲祖，或祖爲孫。（出《國史補》）

【譯文】

當初，李嶠和李迥秀一起在朝做官，皇帝下詔讓他們稱爲兄弟。西祖王李璋和信安王李禕是親兄弟，所以趙郡的李姓和隴西的李姓很難區別輩份。會見時，有的時候祖孫難辨。（指兩氏李姓交往）

張說

張說好求山東婚姻，當時皆惡之。及後與張氏親者，乃爲甲門（"甲門"原作"申明"，據明抄本改。）四姓。鄭氏不離滎陽，又崗頭盧，澤底李，土門崔，皆爲鼎甲。（出《國史補》）

張說家族喜歡同山東人結爲姻親，被人看不起。後來，凡是同張說家族結爲姻親的，都是學問有成的，被稱爲甲門四姓。滎陽鄭氏、崗頭的盧氏、澤底的李氏、土門的崔氏，都是張說家的女婿，都中進士。

楊氏

楊氏，自楊震號關西孔子，葬於潼關亭，至今七百餘年，子孫猶在閿鄉故宅，天下一家而已。（出《國史補》）

【譯文】

楊氏宗族，從西漢楊震號爲關西孔子，死後葬在潼關亭，到宋初已七百多年，子孫仍然住在老地方的老房子裏，天下僅此一家。

李益

李尚書益有宗人庶子同名，俱出於姑臧公。時人謂尚書爲文章李益，庶子爲門戶李益，而尚書亦兼門地焉。嘗姻族間有禮會，尚書歸，笑謂家人曰："太甚笑，今日局席，兩個坐頭，總是李益。（出《因話錄》）

【譯文】

尚書李益和本宗李氏的一位庶子（非正出爲庶子）同名。都是姑臧公的後代。當時人們稱尚書李益爲文章李益，稱另一李益爲門戶李益。尚書李益同時也又被稱爲門戶李益。親屬有聚會，尚書李益參來歸來，笑對族人說："太好笑，今天的宴會上兩個首座，都是李益。"

莊恪太子妃

文宗爲莊恪選妃，朝臣家子女者（明抄本"子女者"作"有女子"。）悉被進名，士庶爲之不安。帝知之，召宰臣曰："朕欲爲太子婚娶，本求汝鄭門衣冠子女爲新婦，（明抄本"婦"下有"扶出來田舍齁齁地如"九字。）聞在外朝臣，皆不願共聯作親情，（明抄本情作家。）何也？朕是數百年衣冠。"無何神堯打（明抄本打作把朕二字。）家羅訶去。因遂罷其選。（出《盧氏雜說》）

【譯文】

唐朝，文宗爲太子李永選妃。朝臣們的女兒俱在其列，送上名單。人們都感到不安。文宗知道後，對宰相說："我給太子選妃，本來只打算在你們鄭氏宗族中的有官位者家庭裏面考慮，但聽說外面的朝臣們都不願和我做親戚，爲什麼？我們李氏也是幾百年的氏族。"不久，莊恪太子暴死，這件事作罷。（莊恪是李永的諡號）

白敏中

白敏中爲相，嘗欲以前進士侯溫爲子婿。且有日矣，其妻盧氏曰："身爲宰相，願爲我婿者多矣。己既姓白，又以侯氏兒爲婿，必爲人呼作侯白爾。"敏中爲之止焉。敏中始婚也，已朱紫矣，嘗戲其妻爲接腳伕人。又妻出，輒導之以馬。妻既憾其言，每出，必命撤其馬，曰："吾接腳伕人，安用馬也。"（出《玉泉子》）

【譯文】

白敏中做宰相，曾打算把女兒嫁給前進士侯溫。這個打算已經好久，他的妻子說："你做宰相，願意給咱家做女婿的人很多。咱家姓白，再找個姓侯的女婿，人家準得叫侯白。"白敏中取消了這個打算。白敏中結婚時已經做了大官，曾跟他妻子開玩笑，說你是個捧腳伕人。他妻子出門，派馬隊開道。妻子有憾於前言，撤馬隊，說："我是捧臭腳的夫人，用什麼馬隊？"

汝州衣冠

汝州衣冠，無非望族，多有子女。有汝州參軍亦令族內，於一家求親，其家不肯曰："某家世不共軒冕家作親情。"（出《盧氏雜說》）

【譯文】

汝州做官的，出身都是望族，有很多子女。汝州參軍（官名）向一家求親，那家不肯，說我們家族世代不跟望族做親戚。

黃生

有黃生者，擢進士第。人問與頗同房否？對曰：別洞。黃本溪洞豪姓，生故以此對。人雖咍之，亦賞其直實也。（出《尚書故實》）

【譯文】

姓黃的學子中了進士。有人問他是否願意同住，他說，別洞。黃姓是溪洞的氏族，所以他把房子說成洞。人們雖然譏笑他，但也欣賞他的直率和樸實。

卷第一百八十五 銓選一

蔡廓 謝莊 劉林甫 張說 溫彥博 戴胄 唐皎 楊師道 高季輔 薛元超 楊思玄

張仁禕 裴行儉 三人優劣 劉奇 狄仁傑 鄭杲 薛季昶 鄧渴 李至遠　張文成

鄭愔 崔湜 糊名

蔡廓

宋廢帝時，以蔡廓爲吏部尚書。錄尚書徐羨之謂中書令傅亮曰："黃門已下，悉委蔡，吾徒不復歷懷。自此已上，故宜共參同異。"廓聞之曰："我不能爲徐羨之署紙尾也。"遂辭不拜。（出《建康實錄》）

【譯文】

宋廢帝（前宋，劉裕所建）時，打算任用蔡廓做吏部尚書。錄尚書（代理尚書令）徐羨之跟中書令傅亮說："黃門侍郎以下官員的任用，都由蔡廓決定，咱們不參加意見。黃門侍郎以上的官員任用咱們共同商定。"蔡廓聽了，說："我不能跟在徐羨之後面簽名。"辭掉這個官職不做。

謝莊

宋謝莊字希逸，侍中微之子，黃門思之孫。美儀容，善談論，工書屬文，好言玄理。少爲文帝所賞。帝一見之，輒嘆曰："藍田生美玉，豈虛也哉？"莊代顏峻爲吏部尚書。峻容貌嚴毅，常有不可犯之色。莊風姿溫美，人有喧訴，常歡笑答之。故時人語曰：顏吏部瞋而與人官，謝吏部笑不與人官。莊遷中書令侍中，諡曰憲。莊家世無年五十者。莊年四十二，祖四十七，曾祖四十三，高祖三十。子朏、籥，並知名。（出《談藪》）

【譯文】

前宋的謝莊表字希逸，是侍中謝微的兒子，黃門侍郎謝思的孫子。儀表堂堂，善於言辭，字寫得好，文章也做得好。並且好談論玄學。少年時期就被皇帝（劉裕）所賞識。皇帝每見他就說，藍田那個地方產美玉，確實不假。謝莊取代顏峻做吏部尚書。顏峻很嚴肅，常現不可侵犯的面色。而謝莊生得俊美，待人溫良。即使有人陳述言詞激烈，嗓門高，他也能微笑以待。所以當時的人說，顏峻瞪着雙目給人官做。謝莊雖笑，但不給人官做。謝莊升到中書令、侍中的官。逝世後，追封號爲憲。他家世代沒有人活到五十歲。謝莊逝世時四十二歲，祖父逝世時四十七歲，曾祖父逝世時四十三歲，高祖父逝世時三十歲。謝莊的兒子謝朏、謝籥都很有名聲，謝朏做到很高的官職。

劉林甫

唐武德初，因隋舊制，以十一月起選，至春即停。至貞觀二年，劉林甫爲吏部侍郎，以選限促，多不究悉，遂奏四時聽選，隨到注擬。當時以爲便。（出《唐會要》）

【譯文】

唐高祖武德初年，按照隋朝的慣例，十一月開始選官，到春天停止。太宗貞觀三年，劉林甫任吏部侍郎，認爲這樣做時間短促，對官員的考查瞭解不細，不深。便奏請不限制選官的時間，隨時承辦，都認爲方便。

張說

武德七年，高祖謂吏部侍郎張說曰："今年選人之內，豈無才用者，卿可簡試將來，欲縻之好爵。"於是說以張行成、張知運等數人應命。時以爲知人。（出《唐會要》）

【譯文】

武德七年，唐高祖對吏部侍郎張說說："今年選用的官員裏面肯定會有有才能的人，你可以瞭解一下報告我，我打算重用他們。"張說就推薦了張行成、張知運等幾個人。當時人們認爲張說知人善任。

溫彥博

貞觀元年，溫彥博爲吏部郎中，知選，意在沙汰，多所擯抑，而退者不伏，囂訟盈庭。彥博惟騁辯與之相詰，終日喧擾。頗爲識者所嗤。（出《唐會要》）

【譯文】

貞觀元年，溫彥博任吏部郎中，主管選用官員。打算淘汰一些冗員，對淘汰的官員有些壓制。這些人壓而不服，找他爭論。溫彥博跟他們辯論，吵得不可開交。被當時的有識者恥笑。

戴胄

貞觀四年，杜如晦臨終，請委選舉於民部尚書戴胄。遂以兼檢校吏部尚書。及在銓衡，頗抑文雅而獎法吏，不適輪轅之用。物議（"議"字原缺，據明抄本補。）以是刺之。（出《唐會要》）

【譯文】

太宗貞觀四年，宰相杜如晦臨終之前，啓請把選任官職的事委託給民部尚書戴胄。太宗就讓他兼職署理吏部尚書。在選任官員方面，戴胄頗壓制儒臣，而選任一些執法嚴苛的人，結果不能得心應手。人們議論，往往用這件事來諷刺他。

唐皎

唐貞觀八年十一月，唐皎除吏部侍郎。常引人入銓，問何方穩便？或雲：其家在蜀，乃注與吳。復有云：親老，先住江南，即唱之隴右。論者莫測其意。有一信都人希河朔，因紿雲：願得江淮，即注與河北一尉。由是大被選人紿言欺之。（出《唐會要》）

【譯文】

太宗貞觀八年十一月，唐皎被任命爲吏部侍郎。委派任官時經常問人，你到哪裏任職方便？人家或許說，我家鄉在四川，他就把這個人派到江蘇去。又有人說明家裏住在江南，而且有老人，他就把他派到陝甘去。誰都不知道他爲什麼這樣做。有一位信都人，希望到河北一帶任職，就騙唐皎說："我願意到江淮（安徽、江蘇）去。"結果，唐皎把他派到河北某地擔任縣尉。此後，人們摸到了規律，常常騙他。

楊師道

貞觀十七年，楊師道爲吏部尚書。貴公子，四海人物，未能委練，所署多非其才。深抑勢貴及親黨，將以避嫌。時論譏之。（出《唐會要》）

【譯文】

太宗貞觀十七年，楊師道做吏部尚書。提拔的一些官員多是公子哥兒。真正有才能的人物，得不到重用。他除授的官員，大多數是些庸才。而且他又反過來壓制其他有權勢的人和自己的朋友與親屬，用這個方法來避嫌，表示他公正。因此，被人們恥笑，譏諷。

高季輔

貞觀十七年，吏部侍郎高季輔知選。凡所銓綜，時稱允愜。至十八年於東都獨知選事，上賜金鏡一面，以表清鑑。（出《唐會要》）

【譯文】

太宗貞觀十七年，吏部侍郎高季輔主管官員的選授。凡經他選授的官員，自身認可，人們也滿意。貞觀十八年，高季輔到東都洛陽獨立主持選授官員的事，唐太宗賜給他一面金鏡，表彰他爲官公正廉明，讓人借鑑。

薛元超

永徽元年，中書舍人薛元超好汲引寒俊，嘗表薦任希古、高智周、郭正一、王義方、孟利真等十餘人。時論稱美。（出《唐會要》）

【譯文】

永徽（高宗年號）元年，中書舍人薛元超喜歡舉薦貧苦而有才能的人。他向皇帝舉薦了任希古、高智周、郭正一、王義方、孟利真等十餘人。被人們稱爲美談。

楊思玄

龍朔二年，司列少常伯楊思玄恃外戚貴，待選流多不以禮而排斥之。爲選者夏侯彪所訟，御史中丞郎餘慶彈奏免官。時中書令許敬宗曰："必知楊吏部之敗。"或問之，對曰："一彪一狼，共著一羊，不敗何待！"（出《唐會要》）

【譯文】

龍朔（高宗年號）二年，司列少常伯（吏部尚書別稱）楊思玄自恃自己是外戚權貴，對待參選的官員又排斥又無禮。被參選的夏侯彪狀告。遭到御史中丞郎餘慶彈劾，罷免了官職。當時，中書令許敬宗說："我知道楊吏部非敗不可。"別人問他爲什麼，許敬宗說："一隻彪、一隻狼合吃一隻羊，他能不敗嗎？"

張仁禕

唐總章二年十一月，吏部侍郎李敬玄委事於員外張仁禕。有識略幹能，始造姓歷，改修狀抹銓替等程式。敬玄用仁禕之法，銓總式序。仁禕感國士見委，竟以心勞，嘔血而死。（出《唐會要》）

【譯文】

高宗總章二年十一月，吏部侍郎李敬玄把主管事務委託給員外郎張仁禕。這個人既有膽識又有能力。把官員的姓氏、履歷造錄成冊。又修正了選官的程式。李敬玄採用他的辦法，完備了選官的程序。張仁禕很感激李敬玄這樣以國士待他，兢兢業業，恪盡職守，竟累得吐血而死。

裴行儉

咸亨二年，有楊炯、王勃、盧照鄰、駱賓王，並以文章見稱。吏部侍郎李敬玄鹹爲延譽，引以示裴行儉。行儉曰："才名有之，爵祿蓋寡。楊應至令長，餘並鮮能令終。"是時蘇味道、王勮未知名，因調選，遂爲行儉深禮異。仍謂曰：有晚生子息，恨不見其成長，二公十數年當居衡石，願識此輩。（明鈔本"識此輩"作"此爲託"）其後果如其言。行儉嘗所引偏裨將有程務挺、張虔勖、崔智聓、王方翼、黨金毗、劉敬同、郭待封、李多祚、黑齒常之盡爲名將。（出《唐會要》）

【譯文】

咸亨（高宗年號）二年，楊炯、王勃、盧照鄰、駱賓王都因詩詞文章非常傑出而著稱。吏部侍郎李敬玄對他們都很推崇，引薦給裴行儉。裴行儉說，他們確實很有才華，但是恐怕沒有爵祿。楊炯能夠做縣令，其餘的連縣令怕也做不到。當時蘇味道、王勮還不很知名。應博學宏詞科進選，很受裴行儉重視。對他們說，我雖然有兒子有學生，但是都不長進，你們倆十幾年可以做到很高的官，受到重用，希望你們結識、教導他們。後來，果然如此。裴行儉提拔、薦任、重用的偏將程務挺、張虔勖、崔智聓、王方翼、黨金毗、劉敬同、郭待封、李多祚、黑齒常之等都成爲著名的將領。

三人優劣

長壽二年，裴子餘爲鄠縣尉。同列李隱朝、程行諶皆以文法著稱，子餘獨以詞學知名。或問雍州長史陳崇業，三人優劣孰先？崇業曰："譬之春蘭秋菊，俱不可廢。"

【譯文】

武周長壽（則天年號）二年，裴子餘做鄠縣的縣尉（縣令的佐官）。跟他官職差不多的李隱朝、程行諶都以文章和執法著稱。而裴子餘卻是以詞學知名的。有人問雍州長史陳崇業，三人比較，誰更高一些？陳崇業說，好比春天的蘭花和秋天的菊花，都是很美而不可少的。

劉奇

證聖元年，劉奇爲吏部侍郎。注張文長、（《唐會要》七五"長"作"成"）司馬鍠爲監察御史。二人因申屠瑒以謝之。奇正色曰："舉賢本自無私，二君何爲見謝？"（出《唐會要》）

【譯文】

證聖（則天年號）元年，劉奇做吏部侍郎，任用張文長、司馬鍠爲監察御史，這兩人請申屠瑒帶他們去向劉奇致謝。劉奇嚴肅地說："薦舉和任用人才是無私的，你們有什麼可謝？"

狄仁傑

聖歷初，狄仁傑爲納言，頗以藻鑑自任，因舉桓彥範、敬暉、崔玄暐、張柬之、袁恕己等五人。後皆有大勳。復舉姚元崇等數十人悉爲公相。聖歷中，則天令宰相各舉尚書郎一人。仁杰獨薦其子光嗣，由是拜地官員外，蒞事有聲。則天謂之曰："祁奚內舉，果得人也。"（出《唐會要》）

【譯文】

聖歷（則天年號）初年，狄仁傑做納言（武周時相當宰相），以任用人才爲己任。他舉薦的桓彥範、敬暉、崔玄暐、張柬之、袁恕己等人，後來都有很高的功勳。他舉薦的姚元崇等數十人，好多人封公拜相。聖歷中期，武則天讓宰相們各舉薦一位尚書郎，唯獨狄仁傑舉薦他的兒子狄光嗣，被武則天任命爲地官員外郎，非常稱職。武則天說："列國時祁奚舉賢不避親的事，現在也有人這樣做了。"

鄭杲

聖歷二年，吏部侍郎鄭杲，注韓思復爲太常博士，元稀聲京兆士曹。嘗謂人曰："今年掌選，得韓、元二子，則吏部不負朝廷矣。"（出《唐會要》）

【譯文】

聖歷二年，吏部侍郎鄭杲選任韓思復擔任太常博士，元稀聲爲京兆士曹。對人說："我今年主管選官的事，得到韓思復、元稀聲這兩位，吏部沒有辜負朝廷的信任。"

薛季昶

長安三年，則天令雍州長史薛季昶，擇僚吏堪爲御史者。季昶以問錄事參軍盧齊卿，齊卿舉長安縣尉盧（"盧"原作"處"，據《唐會要》七五改。）懷慎，李體光。（《唐會要》作季休光。）萬年縣尉李義，崔湜；咸陽縣丞倪若冰；周至縣尉田崇壁；新豐縣尉崔日用。後皆至大官。（出《唐會要》）

【譯文】

長安（則天年號）三年，武則天讓雍州長史薛季昶挑選可以擔任御史的人選。薛季昶請教同僚錄事參軍盧齊卿。盧齊卿推薦長安縣尉盧懷慎、李體光；萬年縣尉李義、崔湜；咸陽縣丞倪若冰；周至縣尉田崇壁；新豐縣尉崔日用。這些人後來都擔任了很高的職務。

鄧渴

弘道元年十二月，吏部侍郎魏克己銓綜人畢，放長榜，遂出得留人名。於是衢路喧譁，大爲冬集人授（明抄本"授"作"援"。）引指摘，貶爲太子中允，遂以中書舍人鄧玄挺替焉。又無藻鑑之目，及患消渴，選人因號鄧渴。（出《唐會要》）

【譯文】

弦道（高宗年號）元年十二月，吏部侍郎魏克己把選任和落選的官員名單列出長榜貼出來，通衢大路一片喧譁。由此被人指摘，貶爲太子中允。由中書舍人鄧玄挺來接替他出任吏部侍郎。鄧玄挺視力很差，又患有消渴疾（糖尿病）。因之，被待選的官員們稱爲"鄧渴。"

李至遠

如意元年九月，天官郎中李至遠權知侍郎事。時有選人姓刁，又有王元忠，並被放。乃密與令史相知，減其點畫，刁改爲丁，王改爲士。擬授官後，即添成文字。至遠一覽便覺曰："今年銓覆萬人，總識姓名。安有丁士者哉？此刁某王某者。"省內以爲神明。（出《唐會要》）

【譯文】

如意（則天年號）元年，天官郎中李至遠署理侍郎職務。當時有待選（等待任命爲待選）的人姓刁，還有一位王元忠落選。但他們跟令使（流外官）是好朋友，重新填報，改了姓氏筆劃。刁改成丁，王改成士。打算在批示任官之後，添上筆劃再改過來。李至遠一看就明白是作弊。便說："今年待選官員超過萬人，我都記得，哪有姓丁和姓士這兩個人，這不是刁某和王某嗎？"吏部的官員們都認爲李至遠神明。

張文成

唐張文成曰："乾封以前，選人每年不越數千；垂拱以後，每歲常至五萬。人不加衆，選人益繁者，蓋有由矣。嘗試論之。只如明經進士，十週三衛，勳散雜色，國官直司，妙簡實材，堪入流者十分不過一二。選司考練，總是假手冒名。勢家囑請，手不把筆，即送東司。眼不識文，被舉南館。正員不足，權補試攝檢校之官。賄貨縱橫，贓污狼籍。流外行署，錢多即留。或貼司助曹，或員外行案。更有挽郎輦腳，營田當屯，無尺寸功夫，（明抄本夫作效。）並優與處分。皆不事學問，唯求財賄，是以選人冗冗，甚於羊羣；吏部喧喧，多於蟻聚。若銓實用，百無一人。積薪化薪，所從來遠矣。"（出《朝野僉載》）

【譯文】

唐張文成說，乾封（高宗年號）以前每年選任官員超不過幾千人，垂拱（武周則天年號）以後，每年常常達到五萬人。人口沒有增多，可待選的官員卻增加起來，爲什麼呢？這是有原因的。試論一下，比如明經進士們，三省六部文武衙門，勳戚散官以及其餘衙門的官員，真正有真才實學的，勝任所司職任的，十個中不過一兩個。選任官職的過程中，不是冒名頂替，就是權貴囑託。手不能提筆的，可以到東司任職，目不視丁的，又可以到南館去做官。正員沒有位置，就充任一些所謂權、補、試、攝、檢校之類的臨時官職。權錢交易，貪污受賄，一片糊塗。流外官送的錢多就留用，或者做屬官的助手，抄抄寫寫，或者在定員之外，又立名目。還有一些捧臭腳的，冒功營田的，不一而足。這些人，沒有一點真本事，都受到優越的待遇。都是不問學問，只認錢多錢少造成的。結果冗員甚多，有如羊羣。吏部衙門整天鬧哄哄的，人來人往，多如螞蟻。要求才幹，百無一人。造成這樣的局面，原因很久遠了。

鄭愔 崔湜

唐鄭愔爲吏部侍郎，掌選，贓污狼籍。引銓，有選人系百錢於靴帶上。愔問其故，答曰："當今之選，非錢不行。"愔默而不言，時崔湜亦爲吏部侍郎，掌銓。有選人引過，分疏雲："某能翹關負米。"湜曰："若壯，何不兵部選？"答曰："外邊人皆雲，崔侍郎下，有氣力者即得。"（出《朝野僉載》）

【譯文】

唐朝鄭愔做吏部侍郎，主管選任職官的事。貪污受賄。一次選官時，待選的人在靴子帶上拴了一百個大錢。鄭愔問這是爲什麼？那個人說，如今選官，沒錢不行。鄭愔默默不語。當時，崔湜也做吏部侍郎，主管任官。被選的官員中，有一人繞出官員的隊伍獨行。崔湜問他爲什麼？他說："我能揹着米從障礙物上跳過去。"崔湜說："你這樣體壯，應該到兵部去做武官。"那個人說："崔侍郎選官，聽說有力氣就行。"

糊名

武后以吏部選人多不實，乃令試日自糊其名，暗考以定等第。判之糊名，自此始也。武后時，投匭者或不陳事，而有嘲謔之言。於是乃置使，先閱其書奏，然後投之。匭院有司，自此始也。（出《國史異纂》）

【譯文】

武則天因爲吏部選官不實，問題很多。於是，下令在送選的案卷上自己把名字糊上。由吏部主官無記名而定職任，或任用或淘汰。考查糊名之始，始於武則天。又，武則天設立了許多鐵製的檢舉箱，供人祕密檢舉官吏。有人投狀，並沒有告誰，而寫了一些嘲弄的話。於是，武則天又專設了專管的官員，由他們先看密告信的內容，然後才准許投入。設官主管密告箱，亦始於武則天。

卷第一百八十六 銓選二

斜封官 盧從願 韋抗 張仁願 杜暹 魏知古 盧齊卿 王丘 崔琳 裴光庭 薛據　李林甫　張說　張奭　楊國忠　陸贄　鄭餘慶　裴遵慶　李絳　李建　崔安潛

斜封官

唐景龍年中，斜封得官者二百人，從屠販而踐高位。景雲踐祚，尚書宋璟、御史大夫畢構，奏停斜封人官。璟、構出後，見鬼人彭卿受斜封人賄賂，奏雲：見孝和怒曰，我與人官，何因奪卻？於是斜封皆復舊職。僞周革命之際，十道使人，天下選殘明經進士及下村教童蒙博士，皆被搜揚。不曾試練，並與美職。塵黷士人之品，誘悅愚夫之心。庸才者得官以爲榮，有才得官以爲辱。昔趙王倫之篡也，天下孝廉秀才茂異，並不簡試。雷同與官，市道屠沽，亡命不軌，皆封侯略盡。太府之銅不供鑄印，至有白版侯者。朝會之服，貂者大半。故謠雲：貂不足，狗尾續。小人多幸，君子恥之。無道之朝，一何連類也，惜哉！（出《朝野籤載》）

【譯文】

唐中宗景龍年間，韋后及太平、安樂、長寧等公主，仗勢用權，收受賄賂，於側門降墨敕付中書授官，得官者二百多人，人們稱這種官爲斜封官。一些屠夫販卒爬上了高位。睿宗李旦繼承了皇位後，尚書宋璟、御史大夫畢構，上奏書，停止了斜封官。宋璟、畢構被罷出官後，見鬼人（宮中專司驅鬼、祈禱、占卜之術的人）彭卿受一些斜封官的賄賂向皇帝上奏說："我見到了死去的孝和皇帝（孝和皇帝是中宗死後的諡號）他發怒了，他說：'我給人封的官，你們爲什麼都給罷了？'"於是那些斜封官又官復原職。武后則天篡權的時候，全國各地需要人，一些落榜的秀才和村中教書的先生，都被蒐羅去了，不經過考試和鍛鍊，就給一個很美的差事。這樣做污辱了讀書人的品格，而使那些無能之輩得到了歡心，庸才得到了官，感到榮耀，有才的人感到恥辱。晉司馬倫篡位時，國內一些品質不好、才智不佳的人，都不經考試，一樣封官。一些殺豬賣酒的亡命徒，都被封了侯，做了官。宮廷中的銅都不夠鑄印用，以至於有些人只能用白板代印。到大朝會時戴貂飾的只有一大半。所以有民謠說："貂不足，狗尾續。"小人感到高興，君子感到恥辱。一些無道的昏君，他們怎麼那麼相似。令人痛惜呀！

盧從願

景雲元年，盧從願爲侍郎，精心條理，大稱平允。其有冒名僞選，虛增功狀之類，皆能擿發其事。典選六年，頗有聲稱。時人曰：前有裴馬，後有盧李。裴即行儉，馬謂戴，李謂朝隱。（出《唐會要》）

【譯文】

唐睿宗景雲元年，盧從願任吏部侍郎，他選官認真，照章辦事，人都說他辦事公道。有冒名參選的，或虛報功績請賞的，他都能給以揭發。他主持考選官六年，很有聲譽。當時人們說，前有裴馬，後有盧李。裴是裴行儉，馬是馬戴，李是李朝隱。

韋抗

景雲二年，御史中丞韋抗加京畿按察使。舉奉天縣尉梁升卿、新豐尉王倕、金城縣尉王水、（明抄本"水"作"永"，唐會要"水"作"冰"。）華原縣尉王燾爲判官。其後皆著名位。（出《唐會要》）

【譯文】

景雲二年，御史中丞韋抗擔任京畿按察使，他舉薦奉天縣尉梁升卿、新豐尉王倕、金城縣尉王水、華原縣尉王燾爲判官（各衙署的佐官），後來這些人，都名位顯赫。

張仁願

景雲二年，朔方總管張仁願奏用監察御史張敬忠、何奕，長安縣尉寇泚，鄠縣尉王易從，始平縣主簿劉體微分判軍事；義烏縣尉晁良貞爲隨軍。後皆至大官。（出《唐會要》）

景雲二年，北方總管張仁願上奏，選用了監察御史張敬忠、何奕、長安縣尉寇泚、鄠縣尉王易從、始平縣主簿劉體微分管軍事，義烏縣尉晁良貞爲隨軍。後來都當了大官。

杜暹

景雲二年，盧從願爲吏部侍郎。杜暹自婺州參軍調集，補鄭縣尉。後暹爲戶部尚書，從願自益州長史入朝。暹立在盧上，謂之曰："選人定何如？"盧曰："亦由僕之藻鑑，遂使明公展千里足也。"（出《唐會要》）

【譯文】

景雲二年，盧從願任吏部侍郎時，杜暹從婺州參軍一職調到鄭縣任縣尉，後來杜暹升爲戶部尚書。盧從願從益州長史調入朝廷，杜暹的官位比盧從願高。他問盧從願："你選定的人怎麼樣？"盧從願說："是由我反覆評選、鑑別，才能使你施展自己的才能。"

魏知古

先天元年，侍中魏知古嘗表薦洹水縣令呂太一、蒲州司功參軍齊瀚、右內率府騎曹柳澤。及爲吏部尚書。又擢密縣尉宋遙，左補闕袁暉、封希顏，伊闕縣尉陳希烈。其後鹹居清要。（出《唐會要》）

【譯文】

唐玄宗（李隆基）先天元年，侍中魏知古曾經上表推薦洹水縣令呂太一、蒲州司功參軍齊瀚、右內率府騎曹柳澤。魏知古當了吏部尚書後，又提升了密縣尉宋遙、左補闕袁暉、封希顏、伊闕縣尉陳希烈。後來這些人都做了清要官（政事清簡的官職，常指典司圖籍一類的官）。

盧齊卿

開元元年，盧齊卿爲幽州刺史。時張守珪爲果毅，特禮接之。謂曰："十年內當節度。"果如其言也。（出《唐會要》）

【譯文】

唐玄宗開元元年，盧齊卿任幽州刺史，當時張守珪任果毅都尉（武官職名），盧齊卿很敬重他。盧對張說："十年內你準能當節度使。"後來果然和盧齊卿說的一樣，張守珪做了節度使。

王丘

開元八年七月，王丘爲吏部侍郎，擢山陰尉孫逖、桃林尉張鏡微、湖城丞張晉明、進士王冷然、李昂等。不數年，登禮闈，掌綸誥焉。（出《唐會要》）

【譯文】

唐玄宗開元八年七月，王丘任吏部侍郎，提拔山陰縣尉孫逖、桃林縣尉張鏡微、湖城縣丞張晉明、進士王冷然、李昂等人。不多年，都進入尚書省，專門給皇帝繕寫詔書。

崔琳

十一年十二月，吏部侍郎崔琳銓日，收選殘人盧怡、裴敦復、於號卿等十數人。無何，皆入臺省。衆以爲知人。（出《唐會要》）

【譯文】

唐玄宗開元十一年十二月，吏部侍郎崔琳選授官員時，他收選了殘疾人盧怡，裴敦復、於號卿等十多人，不久，他們都進入各部任官。大家都認爲崔琳知人善用。

裴光庭

開元十八年，蘇晉爲侍郎，而侍中裴光庭每過官，應批退者，但對衆披簿，以硃筆點頭而已。晉遂榜選院：門下點頭者，更引注擬。光庭以爲侮己，不悅。時有門下主事閻鱗之，爲光庭腹心，專主吏部過官。每鱗之裁定，光庭隨口下筆。時人語曰：鱗之口，光庭手。（出《唐會要》）

【譯文】

唐玄宗開元十八年，蘇晉任侍郎，侍中裴光庭在每次選官時，將應該批退的人，用硃筆在姓名上劃一點，然後當衆公佈。蘇晉卻把名單張貼在選院，門下省點過姓名的，在名下詳細的寫下應選應退。裴光庭認爲這是侮辱自己，很不高興。當時門下省主事閻鱗之和裴光庭很要好，閻專門主持吏部選官。每當閻鱗之決定時，裴光庭便隨手用筆記下。當時人們說，（閻）鱗之口，（裴）光庭手。

薛據

開元中，薛據自恃才名，於吏部參選，請授萬年錄事。諸流外官共見宰執訴雲："錄事是某等清要官，今被進士欲奪，則某等色人，無措手足矣。"遂罷。（出《摭言》）

【譯文】

唐玄宗開元中期，薛據認爲自己很有才華和名氣，在吏部參選時，請求授給他萬年錄事一職。一些九品以外在京師官署當吏員的人都向主持選官的宰相說："錄事是地位顯貴、職司重要的官職，現在一個進士想要奪這個官位，叫我們這些人該怎麼辦呢？"於是這事也就免去不辦了。

李林甫

自開元二十年，吏部置南院，始懸長名，以定留放。時李林甫知選，寧王私謁林甫曰："就中乞一人。"林甫責之。於是榜雲：據其書判，自合得留，緣屬寧王，且放冬集。（出《國史補》）

【譯文】

自唐玄宗（李隆基）開元二十年，吏部纔開始設置南院，把所有參選任官的人張榜公佈，以決定任用和落選。開元年初，當時李林甫主持選官。寧王私下對李林甫爲參選的一人說情。李林甫沒答應並責備了寧王。於是榜上說，根據考評官的評語，那人應該留用，但是由於寧王說情，暫不任用，等到冬天考評時再考評。

張說

中書舍人張均知考，父左相張說知京官考。特注曰：父教子忠，古之善訓。祁奚舉子，義不務私。至如潤色王言，章施帝載，道參墳典，例絕常功，恭聞前烈，尤難其任。豈以嫌疑，敢撓綱紀？考上下。（出《玄宗實錄》）

【譯文】

中書舍人張均主持官員的政績考評，他的父親左丞相張說則主持京官的政績考評。張說在張均的評語上批道：父親教導兒子忠心爲國是自古以來的訓教。戰國時期晉國的祁奚年老退休，推薦他兒子祁午做國尉，是爲國不是爲私。你能弘揚皇帝的豐功偉績，按照聖明皇帝的指示認真做事，效仿前賢的做法，主持公正，不是一般的成績。即使是明敏的前輩，也是難以做到的。我雖然身爲張均之父，但是不能爲了避嫌而敗壞了國家的綱紀。考張均上下。

張奭

苗晉卿典選，御史中丞張倚男奭參選，晉卿以倚子思悅附之。考等第凡六十四人，奭在其首。蘇考蘊者爲薊令，乃以選事告祿山。祿山奏之，玄宗乃集登科人於花萼樓前重試，升第者十無一二。奭手持試紙，竟日不下一字。時人謂之拽白。上大怒，貶倚。敕曰：庭闈之間，不能訓子；選調之際，乃以託人天下爲戲談。晉卿貶安康。（出《盧氏雜說》）

【譯文】

苗晉卿擔任主選官。御史中丞張倚的兒子張奭參選，晉卿以爲張奭參選，是討好依附張倚的好機會。考試六十四人中將張奭列在榜首。蘇考蘊任薊縣縣令，就以這次考試舞弊事對安祿山說了。安祿山把這件事奏給皇帝。玄宗就召集登科人在花萼樓前重新考試，及格的升第者十無一二。張奭手持考試卷，竟一天也寫不出一個字。當時人們叫作拽白（交白卷）。玄宗大怒，貶斥張倚。下敕說："在家裏不能很好教育兒子；考試的時候，託人說情，成爲天下的笑談。"把苗晉卿貶官到安康。

楊國忠

天寶十載十一月，楊國忠爲右相，兼吏部尚書，奏請兩京選人，銓日便定留放，無少長各於宅中引注。虢國姊妹垂簾觀之。或有老病醜陋者，皆指名以笑。雖士大夫亦遭恥。故事，兵吏部事中行列於前曰："既對注擬，即是過門下了。"希烈等腹悱而已。侍郎韋見素、張倚皆衣紫，與本曹郎官，藩屏外排比案牘，趨走語事。乃謂簾中楊氏曰：兩個紫袍主事何如？楊乃大噱。選人鄭怤（"怤"字原空缺，據明抄本補）附會其旨，與二十餘人率錢於勤政樓設齋，兼（"兼"原作"簾"，據明抄本改）爲國忠立碑於尚書省南。所注吏部三銓選人，專務鞅掌，不能躬親，皆委典及令史孔目官爲之。國忠但押一字，猶不可遍（出《唐續會要》）

【譯文】

唐玄宗天寶十年十一月，楊國忠爲右相兼吏部尚書。上奏玄宗請求在西京長安、東京洛陽兩京選人授官，玄宗答應了。銓選那天，便決定任官。那天，無論年齡大的、年齡小的都在楊國忠私宅裏註冊登記任官。楊貴妃的姐姐虢國夫人、韓國夫人，貴妃妹秦國夫人在屋裏放下竹簾看這些人，老、病、醜陋者都指名道姓取笑他們，既使是士大夫也免不了遭受她們恥笑取樂。依照過去的慣例，被選的官員，須在兵部、吏部登記、註冊完了，再呈送給門下省。門下省長官侍中和助手給事中考覈，考覈認爲不合格，退回，叫退量。楊國忠專權任官只一人說了算，叫左相陳希烈在邊上坐着。門下省給事中出了行列到前邊說："既然已經授職任官，就是經過門下省這道手續了。"陳希烈等（與選官有關人員），口中不說，心裏不願意，只是悶坐而已。門下侍中韋見素、張倚都穿紫衣和本衙署郎中等官員，在藩屏外並排坐桌案後，如有事叫他們還得快走向前回話。給事中對簾中的楊國忠說："兩個穿紫衣服的主辦這件事怎麼樣？"楊哈哈大笑。被選官鄭怤阿諛奉承楊國忠，與二十餘人拿着錢在勤政樓設宴，並且在尚書省南邊給楊國忠立碑。楊國忠主管這件事，吏部三銓（尚書銓、中銓、東銓）授職、選拔、考績等全免了。說吏部職務繁忙，不能親自動手，皆委典史及令史、孔目官（低級官員）代替。楊國忠只是籤個字而已，還不一定都籤。

陸贄

貞元八年春，中書侍郎平章事陸贄，始復令吏部每年集選人。舊事，吏部每年集人。其後遂三數年一置選。選人並至，文書多，不可尋勘，真僞紛雜，吏因得大爲奸巧。選人一蹉跌，或十年不得官。而官之缺者，或累歲無人。贄命吏部分內外官員爲三分，計缺集人，歲以爲常。其弊十去七八。天下稱之。（出《唐會要》）

【譯文】

唐德宗貞元八年春，宰相陸贄指示吏部恢復冬集選官。本來舊時慣例，吏部每年都要冬集選官，由於安史之亂，不能正常實行，三幾年才能舉行一次。選官時被選的官員，一齊都來，文書多，不可能細細地審查，真僞也難以分辯，下級的屬吏也會趁此機會循私舞弊。被選的官員一旦若有失誤，有的就可能得不到任職。可是缺官的地方，竟然也多年無人任職。陸贄根據這種情況，讓吏部把內外官員分成三個類別，根據缺額數，量才授官。以後就成爲常規。這樣做，弊病基本克服，天下人都稱讚他。

鄭餘慶

劉禹錫曰："宣平鄭相之銓衡也，選人相賀，得入其銓。"劉禹錫曰：予從弟某在鄭銓，注湖州一尉，唱唯而出。鄭呼之卻回曰，如公所試，場中無五六人。一唱便受之，此而不獎，何以銓衡？公要何官，去家穩便。曰：家住常州，乃注武進縣尉。選人翕然，畏而愛之。及後作相，過官又稱第一，其有後於魯也。又云："（"雲"原作"去"，據明抄本改）陳諷、張復元各注畿縣，請換縣，允之。既而張卻請不換。鄭榜了。（"了"原作"子"，據明抄本改）引張才入門，已定不可改。時人服之。（出《嘉話錄》）

【譯文】

劉禹錫說："鄭餘慶主持銓選非常公正。被選的人，若得到他任命，是很幸運的。"劉禹錫又說過，我的同祖兄弟某某受鄭銓選，授湖州一縣尉，他已經謝過出來，鄭餘慶又把他喊回，對他說：這次選官，全場象你這樣有成績的，不超過五六個人，不能馬虎對待，一定要褒獎你，這樣才能體現銓選的公正。你想要什麼官？離家近比較方便。我的從弟說，家住常州。於是就授任武進縣縣尉。參選的官員們都很佩服、很敬畏、很愛戴他。他以後做了宰相，審定兵部，吏部六品以下的職事官，做的又很公正，大家都稱讚他。後人把鄭餘慶比做漢和帝時的魯恭。劉禹錫又說，陳諷、張復元各授京畿縣的職官。他倆請求換個縣，鄭答應了。不久，張諷卻又請求不換。這時，鄭已發榜，嚴肅地責備張諷說你怎麼出爾反爾，既定就不可更改。人們都佩服鄭餘慶。

裴遵慶

裴遵慶罷相，知選。朝廷優其年德，令就第注官。自宣平坊榜引士子，以及東市兩街。時人以爲盛事。（出《國史補》）

【譯文】

裴遵慶罷除了宰相的職位後，讓他主持選官。皇帝優待他，考慮他年高有德，讓他在家裏辦理選官事宜。裴遵慶沒有在家辦，他在宣平坊、東市兩街張榜召集被選官。當時人們認爲這是件大事。

李絳

長慶初，吏部尚書李絳議置郎官十人，分判南曹，吏人不便。旬日出爲東都留守。自是選曹成狀，常速畢。（出《國史補》）

【譯文】

唐穆宗李恆長慶十年，吏部尚書李絳計議添設員外郎官十人，衙署設在南選街，員外郎官下屬吏人（低級職員）感到辦公不方便。十天以後出爲東都（洛陽）留守。從這以後選官有了一種固定的文體--文書（如訴狀，向上級陳述事實的文書）。處理事情很快就辦完。

李建

李建爲吏部郎中，常曰：方今秀茂，皆在進士。使僕得志，當令登第之歲，集於吏部，使尉緊縣；既罷復集，稍尉望縣；既罷乃尉畿縣，而升於朝。大凡中人，三十成名，四十乃至清列。遲速爲宜。既登第，遂食祿，既食祿，必登朝，誰不欲也？無淹翔以守常限，無紛競以來奔捷。下曹得其循舉，上位得其更厲。就而言之，其利甚博。議者多之。（出《國史補》）

【譯文】

李建爲吏部郎中時經常說，當今的人才，都在進士當中，如果我若能當上主考官，就在登第那年，把登第人都集中在吏部，先讓他們在小縣當佐官，任期滿後，再在大縣當縣尉，罷職之後就授職到京畿縣任縣令，逐步升到朝廷。大凡人到中年，三十成名，四十做到清要官，這樣的步驟才比較合適。既然升官就要拿俸祿，既然拿俸祿，就想到朝廷任官，誰不這樣想？不能打破常規侷限，沒有大家競爭就不能得到好的人才。這樣，下邊衙署有所遵循，在上邊的大官也能執掌他的權利。如果照他的話去做，好處很大。當時輿論認爲他說得很對。

崔安潛

崔安潛東洛掌選。時選人中不能顯其名姓，竊顧雲啓事投獻者。崔公不之知，大賞嘆，召之與語，便注一超資縣令。後有人白，崔公方悔。（出《盧氏雜說》）

【譯文】

崔安潛在東都洛陽主持選官（授職、考績）。當時被選的官都不能顯露出姓名（在案卷上糊其姓名）。有一個被選的官，私下對投送案卷的人說他如何如何好。崔不知道這件事，很讚賞這個人，並把他找來跟他談話，便授給他一個超出他的資歷的縣令。以後有人把這個人私下舞弊的事對崔講了。崔安潛感到很後悔。

卷第一百八十七 職官

宰相　上事　蘇瑰　兩省　獨孤及　參酌院　陽城　呂溫　韋絢　李程　雜說

御史　同州御史　崔遠　嚴武　押班　臺門　歷五院　韓皋　雜說　使職

尚書省 崔日知 度支 柳闢 省橋 祕書省 魚袋 莎廳

宰相

凡拜相禮，絕班行。府縣載沙填路，自私第至於子城東街，名曰沙堤。有服假，或問疾，百僚就第。有司設幕次，排班。元日冬至立仗，大官皆備珂傘，列燭有五六百炬，謂之火城。宰相火城將至，則皆撲滅以避。宰相判四方之事有都堂，處分有司有堂帖，下次押名曰花押，黃敕既下，小異同曰黃帖，宰相呼爲堂老。初百官早朝，必立馬建福望仙門外。宰相則於光宅車坊，以避風雨。元和初，始置待漏院。（出《國史補》）

【譯文】

舉行拜相禮那天百官停止上朝。京兆府縣百姓都要填平道路，道鋪黃沙、灑水。從宰相的私宅鋪到子城東街，名叫沙堤。有喪事服假的，或者父母有病去問候疾病的除外，其餘文武百官都要去參加。由主管拜相禮的官員給安排次序，安排帳蓬的位置。舉行拜相禮多半在正月初一或冬至（吉日）。皇帝的儀仗也要象守護宮門那樣分立於拜相地點（土臺）。京城大官都要準備傘蓋（有玉飾的大傘），衆官點着大臘燭五、六百根。照得通亮稱爲火城。宰相的儀仗到來，衆官都要掩避臘燭以示尊重。宰相辦公地點（衙署）叫都堂，處理有關主管各署事務用堂帖。皇帝用黃絹寫的有關命令、訓諭臣下的詔書叫黃敕，宰相下達的文書叫黃貼。都堂內的官員稱宰相爲堂老。原先百官早朝，必須牽馬在建福望仙門外等候，宰相則於光宅車坊內等候，以避風雨。到唐憲宗李純元和初年才設置待漏院。（上早朝諸臣晨集之所）

上事

凡中書門下，並於西省上，以便禮儀。五品以上，宰相送上，乃並卿參。（出《國史補》）

【譯文】

凡是屬於中書省和門下省的官向朝廷上書陳述意見的，都要經過尚書省奏給皇上，以便禮儀。五品以上的官如有奏章，由宰相送上和羣臣一起參奏。

蘇瑰

景龍三年，蘇瑰除尚書右僕射。時公卿大臣初拜官者，例計獻食，名曰燒尾。瑰因侍內宴，將作大匠宗晉卿謂曰："拜僕射，竟不燒尾，豈不善邪？"帝默然。瑰奏曰："臣聞宰相者，主陰陽，助天理物。今粒食踊貴，百姓不足，臣見宿衛兵，至有三日不得食者。臣愚不稱職，所以不敢燒尾。"（出《譚賓錄》）

【譯文】

唐中宗李顯景尤三年，蘇瑰授尚書右僕射。當時公卿大臣，初次授官者，依照慣例應該獻食，名叫燒尾。蘇瑰因爲授尚書右僕射時皇帝已爲他設宴。將作大匠（官名，掌修建宮室的官）宗晉卿對蘇瑰說："授僕射這樣重大的事，竟不'燒尾'豈不是不對嗎？"唐中宗沒吱聲。蘇瑰上奏說："臣知道當宰相的，執掌國家大事，幫助天子處理國家事務。現在糧食昂貴，米價暴漲，百姓喫不飽。臣見禁軍中，竟有三天沒喫到飯的，臣考慮自己不稱職，因爲這個緣故不敢'燒尾'"。

兩省

諫議無事不入：每遇入省，有廚食四孔炙。中書舍人時謂宰相判官；宰相親嫌，不拜知制誥爲屧腳。又云："不由三字，直拜中書舍人者，謂之撻額裹頭。其制誥之本，出自王言，皆人主所爲。故漢光武時，第五倫爲督鑄錢掾，見詔書而嘆曰："此聖明主也，一見決矣。"近者凡有詔敕，皆責成羣下。褒貶之言，哲王所慎。凡百具寮，王公卿士，始褒則謂其珪璋特達，善無可加；旋有貶黜，則比以斗筲下才，罪不容責。同爲一士（"士"原作"字"，據明抄本改）之行，固出君上之言，愚智生於倏忽，是非變於俄傾。蓋天子無戲言，言之苟失，則取尤天下。（出《盧氏雜說》）

【譯文】

諫議大夫無事不入門下省，如入省，有廚食四孔燒烤肉喫。中書舍人，時謂宰相判官。宰相對待下屬官員有遠有近，不授與中書舍人爲知制誥（官名，掌草擬、繕寫皇帝的詔書）官的爲屧腳，又叫不由三字。直接授中書舍人官的叫撻額裹頭。關於制誥一類的詔書，本來出自皇帝之口，都是皇帝本人應該做的。過去漢光武帝時，第五倫任督鑄錢掾，看見詔書而感嘆說，這是英明的聖主啊！皇上一見就決定了。現在凡是有詔敕，都責成下邊寫成詔書。詔書上的話，是英明聖主應該慎重選擇的。現在羣臣、王公卿士，想褒獎一個人時就說他品德高尚，人才出衆，好得沒法再好；若是遭到貶斥被罷免時就說他才識短淺、器量狹小，是個罪不容責的壞人。同樣一個人做的事，出自君王之口，糊塗、聰明生於瞬間，正確、錯誤變於頃刻。君王應該無戲言，說話若有失誤，則取罪於天下，失信於天下老百姓。

獨孤及

獨孤及求知制誥，試見元載。元知其所欲，迎謂曰："制誥阿誰堪？"及心知不我與而與他也，乃薦李紓。時楊炎在閣下，忌及之來，故元阻之，乃二人力也。（出《嘉話錄》）

【譯文】

獨孤及想任知制誥官，去見元載想探聽消息。元載知道獨孤及的打算。迎出來對獨孤及說："知制誥這個官誰能擔任啊？"獨孤及便明白了不能讓他擔任，讓別人擔任。於是就推薦李紓。當時楊炎在中書省，他也不願讓獨孤及來，因此元、載就不讓獨孤及擔任此職。獨孤及沒當上知制誥，是元楊二人阻止的結果。

參酌院

長慶初，穆宗以刑法爲重。每大獄，有司斷罪，又令給事中中書舍人參酌出入之，百司呼爲參酌院。（出《國史補》）

【譯文】

唐穆宗李恆長慶初年，穆宗以刑法爲重，每次遇大的案件，先由主管者判罪，又命令門下省的給事中和中書省的中書舍人參加商量定罪。當時官員叫這爲參酌院。

陽城

陽城居夏縣，拜諫議大夫；鄭錮居閿鄉，拜拾遺；李周南居曲江，拜校書郎。時人以轉遠轉高，轉近轉卑。（出《國史補》）

【譯文】

陽城居夏縣，授諫議大夫；鄭錮居閿鄉，授拾遺；李周南居曲江，授校書郎。當時人們認爲越從遠地方調來的官職越高，越從近的地方調來的官職反而低下。

呂溫

通事舍人宣詔，舊命拾遺團句把麻者，蓋謁者不知書，多失句度，故用拾遺低摘聲句以助之。及呂溫爲拾遺，被喚把麻，不肯去。遂成故事。拾遺不把麻者，自呂始也。時柳宗元戲呂雲："幸識一文半字，何不與他把也？"（出《嘉話錄》）

【譯文】

門下省通事舍人宣讀詔書時，按照舊例門下省長官命令拾遺官幫助指點句讀，因宣讀者（通事舍人）不懂詔書上句子長短，多數把句子讀錯，所以讓拾遺官從旁低聲幫助提示。到呂溫任拾遺官時，被喚去把麻（因詔書用白麻紙書寫，所以把這差事叫把麻。）呂溫不肯去。從這以後，就成爲貫例。拾遺不給宣讀者提示句讀是從品溫開始的。當時柳宗元對呂溫開玩笑說："幸虧你認識一字半字，否則爲啥不給他把麻？"

韋絢

開成末，韋絢自左補闕爲起居舍人。時文宗稽古尚文，多行貞觀開元之事。妙選左右史，以魏謨爲右史，俄兼大諫，入閣秉筆。直聲遠聞，帝倚以爲相者，期在旦暮。對剔進諫，細大必行。公望美事，朝廷拭目，以觀文貞公之風彩。會文宗晏駕，時事變移，遂中輟焉。時絢已除起居舍人，楊嗣復於殿下先奏曰："左補闕韋絢新除起居舍人，未中謝，奏取進止。"帝領之。李珪招而引之，絢即置筆札於玉階欄檻之石，遽然趨而致詞拜舞焉。左史得中謝，自開成中至武宗即位，隨仗而退，無復簪筆之任矣。遇簪筆之際，因得密邇天顏，故時人謂兩省爲侍從之班，則登選者不爲不達矣。（出《嘉話錄》）

【譯文】

唐文宗李昂開成末年，韋絢從左補闕（諫官）任起居舍人（隸屬中書省，掌記皇帝的起居）。當時文宗好古尊崇文人學士，多數按照太宗貞觀、玄宗開元年間的辦法辦事。仔細挑選左史（記皇帝的言論）、右史（記皇帝的行動），以魏謨爲右史，不久又讓魏謨兼諫議大夫（諫官），入朝執掌記事。魏謨正直的名聲，遠近傳揚。文宗讓他當宰相是早晚的事。魏謨不論大事小事，都能針對時弊正言直諫。朝廷衆官都等待選擇魏謨任宰相那一天。正在這個時候文宗死了。事情有了變化，讓魏謨當宰相這件事就停下了。當時韋絢已經授職起居舍人。楊嗣又在殿下向武宗李炎上奏說，左補闕韋絢新授起居舍人，沒向皇帝謝恩，就中止了吧。皇帝點點頭。退班後，李珪招呼韋絢請他到殿外。韋絢急忙把筆和書寫用的木簡放在玉階欄杆石頭上，跑過來致詞拜舞，韋絢這樣做，是爲了給皇帝謝恩。從開成中期到武宗即位，儀仗退下羣臣也就退下，沒有在朝記事的事了。遇有記事的時候，能接近皇上，看清皇上的面貌。門下省和中書省的官員只是隨從而已。因爲這個緣故，所以當時人們稱，兩省爲侍從班。當上大官可以算是近臣了。

李程

李程爲翰林學士，以階前磚日影爲入候。程性懶，每入必逾八磚，故號爲八磚學土。（出《傳載》）

【譯文】

李程任翰林學士（官名，唐玄宗開元初置翰林院，掌起草詔書及應承皇帝的各種文字）以階前磚的日影爲入院時刻。李程願意睡早覺。每次入院日影必須超過八塊磚，才能入朝。因此號爲八磚學士。

雜說

兩省相呼爲閣老，尚書丞郎相呼爲曹長，員外郎御史拾遺相呼爲院長。上可兼下，下不可兼上。侍御史相呼爲端公。（出《國史補》）

【譯文】

門下省、中書省的官員相互稱爲閣老。尚書省的尚書郎、左丞、右丞相互稱爲曹長。員外郎、御史、拾遺相互稱爲院長。官職大的可以代替下屬官員辦事，下屬官員不可以代替官職大的官員辦事。侍御史之間相互稱爲端公。

御史

御史故事，大朝會則監察押班，常參則殿中分班，入閣則侍御史監奏。蓋含元殿最遠，用八品宣政其次，用七品紫宸最近，用六品殿中得立花磚，綠衣用紫案褥之類，號爲七貴。監察院長與同院禮隔，語曰：事長如事端。凡上堂絕言笑，有不可忍，雜端大笑，則合座皆笑，謂之烘堂。烘堂不罰。大夫中暴入三院，罰直盡放。其輕重尺寸，由於（"於"原作"放"，據國史補改）吏人，而大者存之黃卷。三院上堂，有除改者不得終食。唯刑部郎中得終之。（出《國史補》）

【譯文】

唐代御史的慣例，大朝會在含元殿舉行（皇帝接見羣臣，外國使臣和慶賀盛典稱大朝會），由監察御史領班。常參（初一、十五）則由殿中侍御史在宣政殿分班排列。入閣（跟隨皇帝的儀仗出入宮廷）則由侍御史監奏（監察羣臣有無失禮者）。因爲在含元殿舉行大朝會人多官員們要排很長的隊伍，級別低的御史也要參加禮儀糾察。皇帝升宣政殿，有些朝臣就不必參加。參與的大臣距皇帝就近一些，侍駕的御史級別略高一些。皇帝升紫宸殿（羣臣單日朝見皇帝），大臣就在皇帝的身邊。即用級別較高的殿中侍御史在殿內司職。他們有固定站立的位置。綠衣以上級別較高的御史，朝見時是有座位的。御史們被稱爲七貴。（權貴的意思）御史臺長官的辦公室與下屬的辦公室按規矩隔開。欲語說，侍候長官要象對待自己的頭一樣。凡是上堂辦公要嚴肅，不能隨便說笑。有忍不住笑的話或事，御史大笑，則滿屋大笑。滿座皆笑叫鬨堂，鬨堂大笑下屬不受罰。御史大夫和御史中丞到三院（唐代御史臺有三院，即臺院、殿院、察院）辦公，履行職責：彈劾、察舉、糾察、辯誣等，其處理輕重程度，先由具體辦案的低級吏員提出初步意見。大的案件要有黃卷存檔。三院理事，凡新授任官的，調轉的當即停發原職的俸祿，改發新任職俸。唯有刑部郎中以上官員，繼續發俸至年終，之後按新任職務發俸。

同州御史

王某雲：往歲任官同州，見御史出案，回止州驛，經宿不發。忽索雜案，又取印歷，鎖驛門甚急，一州大擾。有老吏竊哂，乃因庖人以通憲胥，許以百縑爲贈。明日未明，御史已啓驛門，盡還案牘，乘馬而去。（出《國史補》）

【譯文】

王某人說，他過去在同州任官時。親眼看見監察御史從京城出來巡察州縣，回來到同州驛館住下。住了一宿也不走，突然向州衙署索要各式各樣的案卷，又要印鑑和記事簿，並且很急促地把驛門鎖上，象有什麼要緊的事似的，擾鬧得一州一宿不得安寧。有一個老吏（官的下屬辦公人員）偷偷地發笑。他借掌膳食人的關係官已和監察御史下邊的胥吏（下屬辦公人員）通融好了，答應給送壹百匹縑（微帶黃色的細絹）。第二天天沒亮，御史已開驛門，把案卷印歷還給州的官署，騎馬而去。

崔遠

崔遠爲監察，巡囚至神策軍，爲吏所陷。張蓋而入，又諷軍中索酒食，意欲結歡。竇文遠怒，立奏（"立奏"原作"奏立"，據明抄本改）敕就臺鞭於直廳而流之。自是巡囚不至禁軍。（出《國史補》）

【譯文】

崔遠任監察御史，爲巡察逃跑的囚犯到禁軍神策軍營中，爲吏（官的下屬辦公人員）所陷害。他來的時候，僕役們打着大傘，又揚風他在軍中索要酒食，原打算通過這次飲酒結好聯歡。吏人說壞話給長官竇文遠，竇文遠大怒，立刻上奏皇帝。皇帝下了附有命令的詔書，命令在值班的大廳裏打崔遠一頓鞭子，然後再流放到邊遠的地方。從這以後，巡查犯人，不到禁軍了。

嚴武

寶應二年，大夫嚴武奏在外新除御史，食宿私舍非宜。自此乃給公乘。元和中，元稹爲監察，與中使爭驛廳，爲其所辱，始有敕：節度觀察使臺官與中使，先到驛者，得處上廳。爲定製。（出《國史補》）

【譯文】

唐代宗李豫寶應二年，大夫（官名）嚴武上奏皇上說新授御史在家食宿不方便有困難。皇上恩准，自此便給公家馬騎。唐憲宗李純元和年間監察御史元禛與宮中使臣宦官（在宮中侍奉皇帝的）爭佔驛廳，元稹被宦官所污辱（元被鞭打得頭破血流）。皇上才下有命令性質的詔書，規定節度使、觀察使、臺官（尚書和御史）和中使（帝王宮廷中派出的使者，多由宦官充任），先到驛館的，得住上廳，定下這種規矩。

押班

凡大朝會，監察押班不足，則使下侍御史，因朝奏者攝之。（出《國史補》）

【譯文】

凡是大朝會（皇帝接見羣臣、外國使臣和慶賀盛典稱爲大朝會），由監察御史領班，如果監察御史不夠用，則派侍御史頂替。因爲是朝奏者奏請皇帝批准的。

臺門

御史臺門北開，蓋取肅殺就陰之義，故京臺門北開矣。按鄴郡故事雲：御史臺在宮城西南，其門北開。史故城御史臺亦北開。龍朔中，置桂坊，爲東朝憲府，門亦北開。然都御史臺門南開。當時創造者不經，反於故事，同諸司，蓋以權宜邪？（御史臺記）

又北開者，或雲，是隋初移都之時，兵部尚書李圓通兼御史大夫，欲向省便近，故開北門。（出《譚賓錄》）

【譯文】

御史臺門北開，因爲是取酷烈、蕭索、嚴肅的意思。按《鄴郡故事》上說，御史臺在宮城西南，爲了上朝便利，其門北開。隋時京城御史臺門也北開。唐高宗李治龍朔三年。設置桂坊（管理太子宮中圖書、刊輯等事）改爲御史臺門也北開。可是都御史（御史之長）臺門南開，是當時建築者沒精心籌劃，故違反舊例。同其他衙署一樣，大概是人權者隨事勢而採取的適宜辦法吧。

又北開門的說法，有的人這樣說，是隋朝初遷都時，兵部尚書李圓通兼御史大夫，想去尚書省就近，故開北門。

歷五院

臺儀，自大夫已下至監察，通謂之五院御史。國朝歷跋五院者共三人焉：李尚隱、張延賞、溫造也。（出《尚書故實》）

御史臺的禮儀，唐朝官職設置，御史大夫、御史中丞、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通謂之五院御史，唐朝只有三個人都經歷過五院的。這三個人是李尚隱、張延賞、溫造。

韓皋

韓皋爲御史中丞，常有所陳，必於紫宸殿，對百僚而請，未嘗詣便殿。上謂之曰："我與卿言，於此不盡，可來延英，當與卿從容，或無遺事。"親友或謂皋曰："自乾元已來，羣臣啓事，皆詣延英，方得詳盡。公何獨於處庭，對衆官以陳之，無失於慎密乎？"韓曰："御史天下之持平也。摧（"摧"原作"權"，據許刻本改）剛直枉，唯在公共。所言之事，貴人知之，奈何求請便殿，避人竊語，以私國家之法。且延英之置也，肅宗皇帝以苗晉卿年老艱步，故設之。後來臣僚得詣便殿，多以私自售，希求恩寵，欲盡其身。奈何以此爲望哉！"（出《傳載》）

【譯文】

韓皋爲御史中丞時，常向皇帝奏事，每朝見皇帝都在紫宸殿，面對百官，未曾到便殿去上奏。皇上有時對韓說："我和你說話，在這說不完，可以到延英殿去說。我和你可以慢慢講，或許不能遺漏。"韓皋的親友有的對韓皋說，自乾元（唐肅宗李亨年號）以來，羣臣啓事都到延英殿去奏，才能詳盡。你爲什麼獨於外庭面對百官向皇帝陳述呢，不怕泄祕嗎？韓皋說："御史這個官職應該本着公平正直的態度去處理事情。不畏強暴，大家公認合乎情理，所說的事情最好讓大家都知道。爲什麼去便殿，躲避百官私語，以國家法律爲自己謀私利？況且設置延英殿本意是肅宗皇帝因爲苗晉卿年老步艱，所以才建這座殿。後來臣僚到便殿，多數是假公濟私，希望得到皇上的恩寵，從中自己得到好處，爲什麼以此爲榮耀呢？"

雜說

諫院以章疏之故，憂患略同。臺中則務糾舉。省中多事，旨趨不一，故言遺補相惜，御史相憎，郎官相輕。（出《國史補》）

【譯文】

諫院（諫官官署）因爲屢上奏章的緣故，他們擔心大體相同。御史同僚之間常鬧意見。門下省工作任務繁重，大家的意見經常不一致。所以說拾遺（諫官名）、補闕（諫官名）互相友愛；御史之間互相憎恨；郎官（郎中、員外郎）之間互相輕視。

使職

開元已前，於外則命使臣，否則止。自置八節度十採訪，始有坐而爲使。其後名號益廣。於是有爲使則重，爲官則輕。故天寶末有佩印至三十者，大曆中請俸有至千貫者。今在朝太清宮、太微宮、度支、鹽鐵、轉運、知苑、閒廄、左右巡、分察、監察、館驛、監倉、監庫、左右街。外任則節度、觀察、諸軍、押蕃、防禦、團練、經略、鎮遏、招討、榷鹽、水陸運、營田、給納、監牧、長春宮。有時而置者。則大禮、禮儀、會盟、刪定、三司、黜陟、巡撫、宣慰、推復、選補、禮會、冊立、弔祭、供軍、糧料、和糴。此其大略。經置而廢者不錄。宦（"宦"原作"官"，據國史補改）官內外悉謂之使。舊爲權臣所綰，州縣所理，今屬中人者有之。（出《國史補》）

【譯文】

唐玄宗開元以前，皇帝親自任命的官員爲使臣，不是這樣的不能稱使。自從國內設置八個節度使、十路採訪使，從此節度使和採訪使都有了固定轄區和治地。此後各種使臣名目繁多。於是兼任使臣的官員被人們看重，不兼任使臣的一般官員被人們輕視。所以到天寶（玄宗年號）年間，有的官員佩戴官印竟有三十枚之多，到代宗大曆年間有人兼職俸祿到千貫以上的。今在朝的有太清宮、太微宮、度支、鹽鐵、轉運、知苑、閒廄、左右巡、分察、監察、館驛、監倉、監庫、左右街，這些都是採訪使。外任則爲節度使，如觀察、諸軍、押蕃、防禦、團練、經略、鎮遏、招討、榷鹽、水陸運、營田、給納、監牧、長春宮等。有臨時設置的，則有大禮、禮儀、會盟、刪定、三司、黜陟、巡撫、宣慰、推覆、選補、禮會、冊立、弔祭、供軍、糧料、和糴等。這些都是大體上設置的衙門，還有一些設置的衙門後來廢除的，尚不包括在內。宦官無論在宮中任職或在外任職也一律稱使。過去由重臣所司的職務，州縣官所處理的事務，由宦官來管理的也有。

尚書省

郎官故事：吏部郎中二廳，先小銓，次格式；員外郎二廳，先南曹，次廢置。刑部分四復；戶部分兩賦。其制尚矣。舊說，吏部爲省眼，禮部爲南省舍人，考功度支爲振行，比部得廊（"廊"原作"廓"，據明抄本改）下食。以飯從者，號比盤。二十四曹呼左右司爲都公。省中語曰：後行祠屯，不博中行都門；中行禮部，（明抄本"部"作"戶"。）不博前行駕庫。（出《國史補》）

【譯文】

郎中官和員外官舊例：吏部郎中有兩個辦公地點，遇有掌選時先初次考績、考論文、覈查資歷、以後再考試有關官署制度、官員職權等法規，員外郎也有兩個辦公衙署，先到掌選的吏部員外郎銓選，以後決定去留；刑部分刑部、都官、比部、門司四司，戶部按職務性質可分兩賦：田賦、貢賦。過去的說法認爲吏部是尚書省的省眼。吏部下設考功司（掌考課官吏黜陟升降等事宜）、度支司（掌全國財政收入和支出）稱之爲振行。刑部的比部司的官員可以在廊下就食，司以下其他官員陪同喫飯的叫作比盤。尚書省下有六部（即戶、禮、兵、刑、工、吏部）每部分四司，一共有二十四衙署。衙署的官員之間，相互稱呼爲都公。尚書省內有這種說法：後行工部、不換中行禮部，中行禮部不換兵部、吏部。（唐把六部分成三等即前行、中行、後行）

崔日知

崔日知歷職中外，恨不居八座。及爲太常卿，于都寺廳事後起一樓，正與尚書省相望。時人謂之崔公望省樓。（出《國史異纂》）

【譯文】

崔日知在京城任官，也在地方任過官，可就是沒有任過左僕射和右僕射及六部尚書，感到很遺憾。到他任太常卿（官名）時，在都司廳事後營建一座樓。這所樓正與尚書省官署相望，當時人們稱爲崔公望省樓。

度支

故事，度支案，郎中判入，員外判出，侍郎總疏押案而已。貞元以後，始爲使額。郎官當直，發敕爲重。水部員外郎劉約值宿，會河北繫囚配流嶺南，夜發敕，直宿令史不更事，唯下（"下"字原缺，據明抄本補）嶺南，不下河北。旬月後，本州聞奏，約遂出官。（出《國史補》）

【譯文】

慣例，度支衙門，郎中主管收入，員外郎主管支出，由總管的侍郎簽字畫押。唐德宗貞元之後，專門設使，稱爲度支使，由郎官值班處理具體事務。其職事中最重要的是頒佈皇帝的有關命令。水部（爲工部四司之一，掌有關水道的政令）員外郎劉約值班。恰趕上河北向嶺南發配囚徒。夜間皇帝頒佈發配命令，值宿的下級令使是個糊塗人，只給嶺南傳達了命令，而沒有給河北傳達命令。經過一段時間，河北官員向皇帝報告了這件事，劉約被免去職務。

柳闢

吏部甲庫有朱泚僞黃案數百道，省中常取戲玩，已而藏之。柳闢知甲庫，始白執政，于都堂集八座丞郎焚之。（出《國史補》）

【譯文】

吏部儲藏甲冑的倉庫裏面有朱泚（原任唐盧龍節度使，後叛唐，稱帝爲大秦。）叛唐案卷數百件。尚書省中的官員常常拿來取樂，玩完了就收藏起來。柳闢知道這件事，對主管尚書省的官說。命令在尚書令的大廳內把尚書省左右僕射、左右丞及六部侍郎都召集來，當着這些人的面，把朱泚僞黃案卷焚燒了。

省橋

尚書省東南隅通衢有小橋，相目爲拗項橋，言侍御史及殿中久次者至此，必拗項南望南宮也。都堂南門道東有古槐，垂陰至廣。相傳夜深聞絲竹之音，省郎有入相者，欲謂之音聲。祠部呼爲水（去聲）廳，言其清且冷也。（出《因話錄》）

【譯文】

尚書省東南角四通八達的大路上有座小橋，大家都叫它"拗項橋"，是因爲侍御史和殿中侍御史經常走到這裏必定回過頭來望尚書省。尚書省尚書令大廳的南門道東有棵古槐樹。這棵樹遮蔭覆蓋面積很大，相傳夜深人靜時聽到有奏樂的聲音。門下省的侍中有入朝當宰相的，通常說它是音聲。祠部叫作水廳（祠部官名屬於禮部，專掌祠記、享祭、天文、漏刻、廟諱、卜筮、醫藥、僧尼之事），是說祠部冷冷清清的意思。

祕書省

唐初，祕書省唯主寫書貯掌勘校而已。自是門可張羅，迥無統攝官署。望雖清雅，而實非要劇。權貴子弟及好利誇侈者率不好此職。流俗以監爲宰相病坊，少監爲給事中中書舍人病坊，丞及著作郎爲尚書郎病坊，祕書郎及著作左郎爲監察御史病坊。言從職不任繁劇者，當改入此省。然其職在圖史，非復喧（明抄本"喧"作"纖"。）卑，故好學君子厭於趨競者，亦求爲此職焉。（出《兩京記》）

【譯文】

唐初年，祕書省工作只管主寫書、貯藏圖書、校對勘誤而已。因此挺清閒，門庭冷落，一向沒有統領它的官署。雖然名聲清廉，可是不是重要的部門。有權有錢的人家子弟及好名利，好誇富的人，大多數不願意幹這個差使。當時流行的俗語說，監（官署名，如中書監、祕書監的官署）爲宰相的病房，少監（祕書監的副手的衙署）爲給事中、中書舍人的病房，中丞（爲御史臺長官）著作郎（主管著作局）的官署是尚書郎（郎中任職滿一年爲尚書郎）的病房，祕書郎（屬祕書省的官員）及著作郎的官署也是監察御史的病房。凡是任職不勝任工作的，都到這個祕書省。祕書省的主要職務是掌管圖書史料，衙署清靜無喧鬧聲。因此好學的正人君子、不追求功名利祿的人，也有願意任這個職務的。

魚袋

朝儀魚袋之飾，唯金銀二等。至武后，乃改五品以銅。中宗反正，從舊。（出《國史異纂》）

【譯文】

唐時朝廷規定的禮儀，要朝臣腰中懸掛魚袋飾物，標誌着官的品位的高低。魚袋只有金銀兩個等級。到武則天稱帝時，改五品官爲銅魚袋。唐中宗即位，乃恢復舊例。

莎廳

京兆府判司，特雲西法士。此兩廳事多。東士曹廳，時號爲念珠廳，蓋判案一百八道；西士曹廳爲莎廳，廳前有莎，週迴可十五步。京兆府，時雲不立兩縣令，不坐兩少尹。兩縣引馬到府門，傳門而報。兩尹入廳，大尹亦到廳，不得候兩尹坐後出，不得候兩尹立後出。其京兆府縣之重，亦表大尹之尊。京兆府掾曹，時人云倚團省郎。河中府司錄廳亦有綠莎。昔好事者相承常溉灌。天佑已後，爲不好事者除之。（出《聞奇錄》）

【譯文】

京兆即首都，其時（長安爲京兆）府尹下屬佐官叫判司，特稱爲西法士。判司有兩個衙署：東士曹廳和西士曹廳。東士曹廳，當時叫作念珠廳，因判案一百零八道（念珠數壹百零八顆，與判案數合，所以叫念珠廳）。西士曹廳爲莎廳，因爲廳前有棵莎樹，周圍有十五步，所以叫莎廳。京兆府立下這樣規矩：不能同時來兩縣令，不能同時接待兩府尹。兩縣令騎馬到京兆府門前，須要一個先報，接待完了，再接待另一個。兩外府府尹入廳，不得兩尹同時坐、同時出，須一人坐，一人立。從這個規矩中可以看出京兆府縣的重要和京兆府尹的尊嚴。京兆府掾曹（輔佐京兆府尹的官吏），當時人們都叫依團省郎。河中府司錄廳也有棵綠莎，過去有人經常澆灌它。唐哀帝李柷天佑以後，被不愛莎樹的人除掉了。

卷第一百八十八 權倖

張易之 王準 王毛仲 李林甫 盧絢 李輔國 韋渠牟 魚朝恩 元載 路巖　高湘

盧隱

張易之

張易之、昌宗，時初入朝，官位尚卑，諂附者乃呼爲五郎、六郎。自後因以成俗。張昌儀兄弟恃易之、昌宗之寵，所居奢溢，逾於王者。末年，有人題其門曰：一兩絲，能得幾時絡？昌儀見之，遽命筆續其下曰：一日即足。未幾禍及。張昌宗之貴也，武三思謂之王子晉後身，爲詩以贈之，詩至今猶存。（出《國史異纂》）

【譯文】

張易之、昌宗，初入朝廷時，官位尚低微，諂媚者稱他們爲五郎、六郎，後來，大家也都這樣叫了。張昌儀兄弟依仗張易之、昌宗的寵幸，住宅過份豪華，超過一般王公。武則天末年，有人在他大門上寫道："一兩絲能紡幾日線？"張昌儀看到，立刻命人拿筆在下面寫道：一日即足。不久，遭了禍，身敗名裂。張昌宗的顯貴，武三思說他象周靈王太子晉一樣短壽，並寫詩贈給他，這詩至今仍然存在。

王準

王鉷之子準爲衛尉少卿，出入宮中，以鬥雞侍帝左右。時李林甫方持權恃勢。林甫子岫爲將作監，以入侍帷幄。岫常爲準所侮，而不敢發一言。一旦準盡率其徒過駙馬王瑤私（"私"原作"弘"，據許刻本改）第。瑤望塵趨拜，準挾彈，命中於瑤巾冠之上，因折其玉簪，以爲簪（明皇雜錄"簪"作"取"）笑樂。遂致酒張樂，永穆公主親御匕，公主即帝之長女也，仁孝端淑，頗推於戚里，帝特所鍾愛。準既去，或有謂瑤曰："鼠輩雖恃其父勢，然長公主，帝愛女，君待之或闕，帝豈不介意邪？"瑤曰："天子怒，無所畏；但性命系七郎，安敢不爾？"時人多呼爲七郎。其盛勢橫暴，人之所畏也如是。（出《明皇雜錄》）

【譯文】

王鉷的兒子王準任衛尉少卿，經常出入宮中，他會鬥雞，經常在皇帝左右侍候。當時李林甫剛有權勢，他的兒子李岫任主將監軍，經常出入皇帝的內室。李岫常受王準的欺侮，而不敢發一言。一天，王準率領他的一夥人經過駙馬王瑤的住處。王瑤看到王準的影兒趕緊快走上前叩拜。王準用彈弓打王瑤，彈丸打在王瑤的帽子上，打斷了玉簪，還拿折斷的玉簪取笑。王瑤並擺設酒宴讓王準尋歡作樂。永穆公主親自把勺侍候他們。永穆公主是皇帝的長女，爲人仁義孝順，端莊賢淑，被人們稱讚，皇帝也特別喜愛她，親戚鄰居都尊敬他。王準走後，有人對王瑤說："這些鼠輩，依仗他父親的權勢作威作福，可是，大公主是皇帝的愛女，你對待她象對待下人似的讓她侍候王準，皇帝能不介意嗎？"王瑤說："皇帝發怒，我不怕。但我的性命系在七郎（王準）的手裏，我敢不那樣做嗎？"當時人們都把王準叫七郎，他盛氣凌人，橫暴一方，人們非常畏懼他。就象王瑤畏懼他一樣。

王毛仲

王毛仲本高麗人，玄宗在藩邸，與李宜得服勤左右，帝皆愛之。每待宴，與姜皎同榻，坐於帝前。既而貴倨恃舊，益爲不法。帝常優容之，每遣中官問訊。毛仲受命之後，稍不如意，必恣其凌辱，而後遣還。高力士、楊思勖忌之頗深，而未嘗敢言於帝。毛仲妻李氏既誕育三日，帝命力士賜以酒食金帛甚厚，仍命其子爲五品官。力士既還，帝曰："毛仲喜否，復有何詞？"力士曰："出其兒以示臣，熟眄褓中曰："此兒豈不消三品官？"帝大怒曰："往誅韋氏，此賊尚持兩端，避事不入，我未嘗言之。今敢以赤子恨我邪？"由是恩義益衰。帝自先天在位後十五年，至開府者唯四人。後父王仁皎、姚崇、宋璟、王毛仲而已。（出《明皇雜錄》）

【譯文】

王毛仲是高麗人，玄宗做藩王的時候，他和李宜得在皇帝左右服侍，皇帝非常喜愛他，每當侍宴時，他和姜皎同坐一牀，坐在皇帝面前。因此，他在同僚中很傲慢，做一些不法的事，皇帝常常寬容他。皇帝每次有事派宦官去他家裏，他受命之後，稍不如意，必然要隨意凌辱宦官，而後把宦官攆走。高力士、楊思勖非常憎恨他，卻沒敢向皇帝說。王毛仲的妻子生子三天，皇帝命令高力士送去了很多酒食和金銀布匹，又任命他兒子爲五品官。力士回來時，皇帝問。"毛仲高興不？他說什麼了？"力士說："他抱出嬰兒給我看，自己注視着襁褓中的小兒，說：'這個孩子起碼也應是三品官。'"玄宗大怒，說："以前誅殺韋氏時，此賊兩面討好，避事不介入，我未曾說他，現在，他竟敢因爲孩子事恨我。"從此，皇帝對他的恩寵逐漸減弱。皇帝從先天年間開始在位的十五年中做到開府的只有四人。這四人是皇后父親王仁皎、姚崇、宋璟、王毛仲。

李林甫

張九齡在相位，有謇諤匪躬之誠。玄宗既在位年深，稍怠庶政。每見帝，無不極言得失。李林甫時方同列，聞帝意，陰欲中之。時欲加朔方節度使牛仙客實封，九齡因稱其不可。甚不葉帝意。他日，林甫請見，屢陳九齡頗懷誹謗。於時方秋，帝命高力士持白羽扇以賜，將寄意焉。九齡惶恐，因作賦以獻；又爲歸燕詩以貽林甫，其詩曰：海燕何微眇，乘春亦暫來。豈知泥滓賤，只見玉堂開。繡戶時雙入，華軒日幾回。無心與物競，鷹隼莫相猜。林甫覽之，知其必退，恚怒稍解。九齡洎裴耀卿罷免之日，自中書至月華門，將就班列，二人鞠躬卑遜，林甫處其中，抑揚自得。觀者竊謂一雕挾兩兔。俄而詔張裴爲左右僕射，罷知政事。林甫視其詔，大怒曰："猶爲左右丞相邪？"二人趨就本班，林甫目送之。公卿已下視之，不覺股慄。（出《明皇雜錄》）

【譯文】

張九齡任宰相時，非常正直、剛毅，盡職盡責。唐玄宗在位年久，對於朝政有些鬆懈。張九齡每次見到皇帝，他都能把朝廷的得失說出來，當時，李林甫剛到相位，他想暗地裏中傷張九齡，迎合帝意。當時皇帝要對朔方節度使牛仙客進行實封。九齡說不行，很不合皇帝的旨意。另一天，李林甫請見皇帝時，對張九齡進行了誹謗。初秋的時候，皇帝命高力士賜給張九齡白羽扇，這裏面寄寓了皇帝不用張九齡的意思。張九齡接到後明白了皇帝的意思，也很恐慌，因此他作了一篇賦獻給了皇帝。又給李林甫寫了一首《歸燕詩》。這首詩是："海燕何微眇，乘春亦暫來。豈知泥滓濺，只見玉堂開。繡戶時雙入，華軒日幾回。無心與物競，鷹隼莫相猜。"李林甫一看，知道了張九齡必退，憤怒纔有所緩解。張九齡和裴耀卿被罷免那天，從中書省到月華門，站在班列之中，二人鞠躬時非常謙卑，李林甫也在其中，非常傲慢。旁觀者竊語說："這是一雕挾兩兔。"一會兒，皇帝下詔，命張九齡，裴耀卿爲左右僕射，罷掉了宰相之職。李林甫大怒說。這還不是左右丞相嗎？李林甫目送張、裴二人急步回到班列。公卿以下的諸官看到李林甫這副兇相，不覺兩腿發顫。

盧絢

玄宗宴於勤政樓下，巷無居人。宴罷，帝猶垂簾以觀。兵部侍郎盧絢謂帝已歸宮掖，垂鞭按轡，橫縱樓下。絢負文雅之稱，而復風標清粹。帝一見，不覺目送之，問左右曰："誰？"近臣具以絢名氏對之。帝亟稱其蘊藉。是時林甫方持權忌能，帝之左右寵幸，未嘗不厚以金帛爲賄。由是帝之動靜，林甫無不知之。翌日，林甫召絢之子弟謂曰："賢尊以素望清崇，今南方藉才，聖上有交廣之寄，可乎？若憚遐方，即當請老。不然，以賓詹仍分務東洛，亦優賢之命也。"子歸而具道建議可否，於是絢以賓詹爲請。林甫恐乖衆望，出於華州刺史。不旬月，誣其有疾，爲郡不理，授太子詹事，員外安置（出《明皇雜錄》）

【譯文】

唐玄宗在勤政樓設宴，衚衕裏沒有老百姓。宴會結束，皇帝仍然在樓上垂簾觀看。兵部侍郎盧絢以爲皇帝已經回宮，平穩地騎馬走在樓下。盧絢平時就很文雅，而又風度高潔，儀表俊逸，皇帝一見，不自覺地目送了他一段。皇帝問左右近臣："這是誰？"近臣便把盧絢的姓名告訴了皇帝。皇帝非常稱讚他含蓄寬容。這時李林甫正掌權，他嫉賢妒能，他以金銀財物買通皇帝的寵幸者，因此，皇帝的一言一行，李林甫沒有不知道的。第二天，李林甫把盧絢的兒子找來對他說："你父親威望很高，受到人們的尊崇，現在南方缺乏人才，皇帝把這事寄託在你父親身上，可以嗎？若是怕遠的話，就應該以老請退，不然的話，以"賓詹"的身份到東都洛陽去。這是對你父親的優待。你回去把這件事完完全全對你父親講述一遍。可以嗎？"於是盧絢請求擔任"賓詹"。李林甫怕有悖於衆望，讓盧絢出任華州刺史。不過一個月，又誣盧絢有病不能管理郡事，授他任太子詹事（總管太子東宮內外庶務），只是一個員外，不是正經官職。

李輔國

玄宗爲太上皇，在興慶宮居。久雨初晴，幸勤政樓。樓下市人及街中往來者，喜且泫然曰："不期今日再得見太平天子。"傳呼萬歲，聲動天地。時肅宗不豫，李輔國誣奏雲：此皆九仙媛、高力士、陳玄禮之異謀也。下矯詔遷太上皇於西內，給（明抄本"給"作"絕"）其扈從部曲，不過老弱三二十人。及中逵，攢刃曜日，輔國統之。太上皇驚，欲墜馬數四，賴左右扶持乃上。高力士躍馬而前，厲聲曰："五十年太平天子，李輔國汝舊臣，不宜無禮，李輔國下馬！"輔國不覺失轡而下。宣太上皇誥曰：將士各得好生。（明抄本"生"作"在否"二字）於是輔國令兵士鹹韜刃於鞘中，齊聲雲："太上皇萬福。"一時拜舞。力士又曰：李輔國攏馬！輔國遂著靴，出行攏馬，與兵士等護侍太上皇，平安到西內。輔國領衆既退，太上皇泣持力士手曰："微將軍，阿瞞已爲兵死鬼矣。"既而九仙媛、力士、玄禮。長流遠惡處，此皆輔國之矯詔也。時肅宗大漸，輔國專朝，意西內之復有變故也。（出《戎幕閒談》）

【譯文】

唐肅宗繼位後，玄宗當了太上皇，居住在興慶宮。一天，久雨初晴，玄宗到了勤政樓。樓下的市民和來往行人，見到了玄宗，流着歡喜的眼淚，高呼萬歲，聲音驚天動地。當時肅宗正生病，李輔國上奏，誣陷說："這都是九仙媛、高力士、陳玄禮搞的陰謀。"他私自下詔，將太上皇遷到西內。（唐太極宮稱西內）護送太上皇的人，只配了二三十個老弱者，到了交叉路口，四面八方卻都有執刀的衛士，他們都聽從李輔國的命令。看到這種情況，太上皇很喫驚，好幾次掉下馬來，都被服侍者扶上了馬。高力士騎馬來到李輔國面前說："太上皇是五十年的太平天子，李輔國你也是老臣了，不應該這樣無禮，你給我下馬。"李輔國趕緊下了馬。高力士宣示了太上皇的旨意，將士們應該忠於職守。於是李輔國命令士兵把刀放回刀鞘內，齊聲喊，太上皇萬福，紛紛向太上皇叩拜。高力士又說，李輔國牽馬。李輔國趕緊穿上靴子，去牽馬，和兵士們一齊護送太上皇平安到了西內。李輔國領衆人退出後，太上皇哭着拉住了高力士的手說，多虧你呀！若不，我已成刀下鬼了。不久九仙媛、高力士、陳玄禮，都流放到瘴氣多的地方，這都是李輔國下的假詔書。當時肅宗病危，李輔國專權，他也怕西內太上皇再有什麼變故。

韋渠牟

貞元末，太府卿韋渠牟、金吾李齊運、度支裴延齡、京兆尹嗣道王實，皆承恩寵事，薦人多得名位。時劉師老、穆寂、皆應科目，渠牟主持穆寂，齊運主持師老。會齊運朝對，上嗟其羸弱，許其致政，而師老失授。故無名子曰："太府朝天升穆老，尚書倒地落劉師。"又渠牟因對德宗，德宗問之曰："我擬用鄭絪作宰相，如何？"渠牟曰："若用此人，必敗陛下公事。"他日又問，對亦如此。帝曰："我用鄭絪定也，卿勿更言。"絪即昭國司徒公也。再入相位，以清儉文學，號爲賢相，於今傳之。渠牟之毀濫也。（出《嘉話錄》）

【譯文】

唐德宗貞元末年，太府卿韋渠牟、金吾李齊運、度支裴延齡、京兆尹嗣道王實等人，都得到皇上的恩寵，他們推薦的人，都得到了名位。當時，劉師老、穆寂來應選。渠牟主管穆寂，齊運主管師老。恰趕上齊運上朝時。皇上說李齊運身體軟弱，讓他回家，而師老就沒有授官。一個無名人說："太府朝天升穆老，尚書倒地落劉師。"有一次韋渠牟面對德宗。德宗問他："我想用鄭絪作宰相，怎麼樣？"渠牟說，若用此人，必定會壞了皇上的大事。以後又問他，他仍然這樣回答。皇帝說，我用鄭絪已定了，你不用再說了。鄭絪便被任爲昭國司徒公，後又入相位。他以清廉、節儉，文章著稱，人稱爲賢相，至今流傳。渠牟的詆譭是不真實的。

魚朝恩

魚朝恩專權使氣，公卿不敢仰視。宰臣或決政事，不預謀者，則睚眥曰："天下之事，豈不由我乎？"於是帝惡之。而朝恩幼子令徽，年十四五，始給事於內殿。帝以朝恩故，遂特賜綠。未浹旬月，同列黃門位居令徽上者，因敘立於殿前，恐其後至，遂爭路以進。無何，誤觸令徽臂。乃馳歸，告朝恩，以班次居下，爲同列所欺。朝恩怒，翌日，於帝前奏曰："臣幼男令徽，位居衆僚之下，願陛下特賜金章，以超其等。不言其緋而便求紫。帝猶未語，而朝恩已令所司，捧紫衣而至。令徽即謝於殿前。帝雖知不可，強謂朝恩曰："卿男著章服，大宜稱也。"魚氏在朝動無畏憚，他皆仿此。其同列黃門，尋逐於嶺表。及朝恩被殺，天下無不快焉。（出《杜陽雜編》）

【譯文】

魚朝恩非常專權，好主觀，一般的公卿不敢抬頭看他。宰相大臣決定政事時，不先和他講，他便瞪大眼睛說："天下之事，怎麼不由我？"因而，皇帝很厭惡他。魚朝恩的小兒子魚令徽，才十四五歲，開始時在內殿當差。皇帝因爲魚朝恩的緣故，特賜綠衣（五品以下官員穿着）。不到半月，有一次魚令徽和同列黃門侍郎（職位在令徽之上，按次序應站在令徽之前）爭路。魚令徽怕落在後面，往前擠，不知是誰誤碰了一下魚令徽的臂膀。他就急速跑回去告訴魚朝恩說，因爲他的班次在後，被同列者欺負。魚朝恩大怒。第二天，在皇帝面前上奏說，我小兒子令徽，職位在同僚之下，願陛下特賜金腰帶，以便超過別人。不說要穿着緋色（紅色）服（唐制，文武官員三品以上服紫，金玉帶。四品服深緋，五品服淺緋，並金帶。）而要求着紫服。皇帝還沒說話，魚朝恩便命令管此事的人，捧來了紫衣，魚令徽立刻向皇帝謝恩。皇帝雖然知道不能這樣做，卻強裝笑臉對魚朝恩說："你兒子穿紫衣，扎金腰帶，非常合適。"魚朝恩在朝中事無忌憚，無所畏懼，都是強加於人。他小兒子雖然同列黃門，不久便放逐嶺南。到魚朝恩被殺時，天下人無不稱快。

元載 元載在中書，有丈人自宣州貨所居來投，求一職事。中書度其人材不任職事，贈河北一函書而遣之。丈人惋怒，不得已，持書而去。既至幽州，念破產而來，止得一書，書若懇切，猶可望。乃折視之，更無一詞，唯署名而已。大悔，怒欲回。念已行數千裏，試謁院僚。院僚問："既是相公丈人，豈無緘題？"曰："有。"判官大驚，立命謁者上白。斯須，乃有大校持箱，復請書。書既入，館之上舍，留連積月。及辭去，奉絹一千匹。（出《幽閒鼓吹》）

又元載子伯和勢傾中外，福州觀察使寄樂妓十人。既至，半歲不得送。使者窺伺門下出入頻者，有琵琶康崑崙最熟，厚遺求通。既送妓，伯和一試奏，盡以遺之。先有段和尚善琵琶，自制西梁州。崑崙求之不與。至是以樂之半贈之，乃傳焉。今曲調梁州是也。（出《幽閒鼓吹》）

【譯文】

元載在中書省，他的丈人把房子賣了，來投奔他，想謀一職。元載審度他的丈人，不能任職，便寫了一封致河北官員的信叫他丈人拿走了。他丈人既惋惜又很生氣，不得已，只好拿信走了。到了幽州，想到自己破產而來，只得了一封信，信若寫得懇切，還有希望，他便把信折開看了，信上沒有一句話，只有元載的署名。他非常悔恨，想回去，可是已經走了數千里路。他便抱着一種試試看的心理去拜訪院僚。院僚問，你既然是相公丈人，能沒有書信嗎？他說，有。判官（輔佐州府主官的官）大驚，立刻叫拜訪者上來講話。一會兒，有一大校捧一木箱，他便把信投入箱中  
。然後便請中書的丈人到上好的館舍住着。他住了一個月，才辭別而去，走時還奉贈一千匹絹。

又，元載的兒子元伯和，勢力很大，朝內外知名。福州觀察使想送給他十名樂妓，到了京城後，半年多沒辦法送到他家，派來的人便觀察他家大門經常出入的人。其中有一個善彈琵琶的康崑崙與派來的人最熟悉，便用厚禮打通他，才把樂妓送去。元伯和讓她們演奏一遍試聽，聽後不滿意，全打發走了。原先有個善彈琵琶的段和尚，他自己制了《西梁州》的樂曲，康崑崙想得到這支樂曲，他沒給康崑崙。後來，段和尚只給了康一半，便傳播開了，就是現在的曲調《梁州》。

路巖

路巖出鎮坤維也，開道中衢，恣爲瓦石所擊。故京尹溫璋，諸子之黨也。巖以薛能自省郎權知京兆府事，李蠙之舉也。至是巖謂能曰："臨行勞以瓦礫相餞。"能徐舉手板對曰：舊例，宰相出鎮，府司無例發人防守。巖有慚色，懿宗晚節，朝政多門。巖年少固位，邂逅致此，一旦失勢，當岐路者，率多仇隙。附麗之徒，釣射時態，志在諛媚，雷同一詞。中外騰沸，其實未然也。始巖淮南與崔鉉作支使，除監察。不十年，城門不出，而致位卿相。物禁太盛，暴貴不祥，良有以哉！初鉉以巖爲必貴。常曰："路十終須與他那一位也。"自監察入翰林，鉉猶在淮南，聞之曰："路十如今便入翰林，如何到老！"皆如所言。（出《玉泉子》）

【譯文】

路巖出鎮西南作節度使，鳴鑼開道直到中街，被瓦塊、石頭擊打。從前的京兆府尹溫璋，是牛僧孺一黨的。路巖知道薛能從一個省郎提升到京兆府是李蠙推舉的。於是路巖向薛能說："我在臨行時，勞駕你用石頭瓦塊爲我餞行。"薛能慢慢地舉起手板（古時官員拿的手板）對他說："這是慣例，宰相出外鎮守，府司從不派人警戒。"路巖面有愧色。唐懿宗晚年時，政出多門，路巖雖然年少，但官做的很穩固，突然到這個地步，一旦失掉權勢，當年的仇人都會來攻擊他。那些趨炎附勢之流，在尋找機會，對他進行阿諛諂媚。衆口一詞。天下沸騰。其實也不完全這樣。開始時，路巖在淮南給崔鉉作佐官（副手），最後當了宰相。物質享受不應過火，人若是很快達到顯貴，便是不祥之兆，這就是例子。初時，崔鉉認爲路巖必然顯貴。他曾經說，路十（路巖）終究是要做宰相的。路巖從監察御史到翰林府，崔鉉一直在淮南，聽到了這件事說，路十現在就當了翰林，到老怎麼辦？後來證明正如崔鉉所說的那樣。

高湘

元和初黜八司馬：韋執誼崖州，韓泰虔州，柳宗元永州，劉禹錫朗州，韓曄饒州，凌準連州，程異柳州。及鹹通，韋保衡、路巖作相，除不附己者十司戶：崔沆循州，李瀆繡州，蕭遘播州，崔彥融雷州，高湘高州，張顏潘州，李貺勤州，杜裔休端州，鄭彥持義州，李藻費州。內繡州、潘州、雷州三人不回。初，高湜與弟湘少不相睦。鹹通末，既出高州，湜雅與路巖相善，見巖，陽救湘。巖曰："某與舍人皆是京兆府荷枷者。"先是劉瞻志欲除巖，溫璋希旨，別制新枷數十待之。瞻以人情附己，不甚緘密，其計泄焉。故居巖之後，湜既知舉，問巖所欲言。時巖以去年停舉，已潛奏，恐有遺滯，請加十人矣，既託湜以五人。湜喜其數寡，形於言色。不累日，十人制下，湜未知之也。巖執詔，笑謂湜曰："前者五人，侍郎所惠也。今之十人，某自致也。"湜竟依其數放焉。湘到任，嗔湜不佑己，嘗賦詩云：唯有高州是當家。（出《玉泉子》）

【譯文】

唐憲宗元和初年，貶了八位司馬：韋執誼到崖州、韓泰到虔州、柳宗元到永州，劉禹錫到朗州、韓曄到饒州、凌準到連州、程異到柳州。到了鹹通年間。韋保衡、路巖作了宰相，排斥了不附合他們的十司戶：崔沆到循州、李瀆到繡州、蕭遘到播州、崔彥融到雷州、高湘到高州、張顏到潘州、李貺到勤州、杜裔休到端州、鄭彥持到義州、李藻到費州。其中到繡州、潘州、雷州三人不準回京。最初，高湜與他弟弟高湘年幼時不太和睦。懿宗鹹通末年，高湘到了高州。高湜平素和路巖關係很好。高湜去見路巖，假意去給高湘說情。路巖說："我和我的親近左右都是待罪的人啊。"先是劉瞻想要除掉路巖，溫璋順從他的意思，製造了十副新枷。劉瞻以爲別人都傾向他，不太保密，但是他的計謀泄露出去了。因此官職在路巖之後。高湜主持考試時，問路巖有什麼事。路巖託請高湜增加五人，高很高興他提的人數比較少，喜形於外。在此之先，路巖以去年停止科考，已潛奏給皇帝，恐怕還有遺漏，請求增加十人。不幾天，十個人的詔書下來了。高湜不知道路巖向皇帝潛奏這件事。路巖拿着詔書對高湜笑着說，那五個人是侍郎照顧我的，這十個人，是我自己辦的。高湜就按這個數放了榜。高湘到任，怪兄高湜不爲他說情，曾賦詩發牢騷說，唯有高州是當家，意思是說還得靠自己啊！

盧隱

盧隱、李峭皆滑帥王鐸之門生，前後黜辱者數矣。隱、峭物議，以爲鹹袵席不修。隱以從兄攜爲相，特除右司員外郎。右丞崔沆不聽隱省上，仍即見攜於私第。攜未知之，欣然而出。沆曰："員外前日入省，時議未息，今復除糾司員外，省中固不敢辭，（按宋王讜《唐語林》七"辭"作"從"）他曹唯相公命，攜大怒，馳入曰："舍弟極屈，即當上陳。"既上，沆乃求假。攜即時替沆官。沆謂人曰："吾見丞郎出省郎，未見省郎出丞郎。隱初自太常博士除水部員外，爲右丞李景溫揖焉。迨右司之命，景溫之旨也。至是而遂其志矣。是時諫官亦有陳其疏者，攜曰："諫官似狗，一個吠，則一時有聲。"（出《玉泉子》）

【譯文】

盧隱、李峭都是滑州節度使王鐸的門生，前後被他們迫害的人很多，大家對盧隱、李峭議論紛紛，都以爲這是朝綱不正的原因。盧隱他的親叔伯哥哥盧攜是宰相，他出任了右司員外郎。右丞崔沆不同意盧隱在尚書省任官。崔沆便到盧攜家裏去找他。盧攜不知道內情，很高興地出來迎接崔沆。崔沆說："員外前天進入尚書省，大家的議論還沒停止。今天又出任糾司員外，尚書省固然不敢推辭，其他人只能聽從你的意見。"盧攜大怒，很快進入室內說："我的弟弟很冤屈，他應該向朝庭陳述。"上奏完了，崔沆就請了假。盧隱馬上任用了別人接替了崔沆的官職。崔沆對別人說，我只見過丞相出任省郎，未見過省郎出任丞相。盧隱初由太常博士任水部員外，是右丞李景溫推舉的，到他任右司員外郎時，也是李景溫的旨意。這時隨了盧隱的心意。此時，諫官也有陳述不同意見的。盧攜說，諫官是條狗，一個叫，都跟着叫。

卷第一百八十九 將帥一

關羽 簡文 李密 劉文靜 李金才 李靖 郭齊宗 唐休璟 李盡忠 封常清 李光弼

關羽

蜀將關羽善撫士卒而輕士大夫；張飛敬禮士大夫而輕卒伍。二將俱不得其中，亦不得其死。（出《獨異志》）

【譯文】

西蜀大將關羽善撫慰士卒而輕視士大夫，張飛則尊重士大夫而輕視士兵，他倆的作法都有些偏頗。他倆的死，就是因爲他倆的偏頗作法而促成的。

簡文

晉簡文道光武雲："漢世祖雄豪之中，最有俊令之體，賢達之風。高祖則倜儻疏達，魏武則猜忌狹吝。"（出《簡文談疏》）

【譯文】

東晉簡文帝司馬昱評論漢光武劉秀說，漢朝歷代皇帝之中，他才智出衆。具有賢能通達之風。漢高祖劉邦也卓越不俗，通明暢達。魏武帝曹操則多疑嫉妒，心胸狹窄而且吝嗇。

李密

唐高祖報李密書曰："天生蒸人，必有司牧。當今爲牧，非子而誰？老夫年餘知命，願不及此。欣戴大弟，攀鱗附翼。唯冀早膺圖籙，以寧兆庶。宗盟之長，屬籍見容。復封於唐，斯榮足矣。殪商辛於牧野，所不忍言；執子嬰於咸陽，非敢聞命。"密得書甚悅，示其部下曰："唐公見推，天下不足可定。"後密兵敗，王伯當保河陽，密以輕騎歸之，謂伯當曰："兵敗矣，久苦諸君。我今自刎，請以謝衆。"伯當抱密號叫。密復曰："諸公幸不相棄，當共歸關中。密身雖愧無功，諸君必保富貴。"伯當贊其計。從入關者尚二萬人。高祖遣使迎勞，相望於道。密大喜，謂其徒曰："吾雖舉事不成，而恩結百姓。山東連城數百，知吾至，盡當歸唐。比於竇融，勳亦不細。豈不以一臺司見處乎？"及至京，禮數益薄，執政者又來求財，意甚不平。尋拜光祿卿，封邢國公。未幾，聞其所部將帥，皆不附世充。高祖復使密領本兵往黎陽，招其將士敵時者。以經略王充，王伯當爲左武衛，亦令副密。行至桃林，高祖復徵之。密懼，謀叛。伯當止密，不從。密據桃林縣城，驅掠畜產，直趨南山，乘險而東。遣人使告張善相，令應接，時史萬寶留鎮熊州，遣盛彥師率步騎數十追躡。至陸渾縣南七十里，彥師伏兵山谷。密軍半度，橫出擊之，遂斬密。年三十七。時徐勣在黎陽，爲密堅守。高祖遣使將密首以招之，勣發喪行服，備君臣之禮，表請收葬，大具威儀。三軍皆縞素，葬於黎陽山南五里。故人哭之，多有嘔血者。（出《譚賓錄》）

【譯文】

李淵復李密書中說："天生衆民，必須有人治理他們，這治理人，不是你是誰！我已年過五十，想也做不到了。我高興地依附你，唯一希望你早日接受上天的安排，以使萬民安寧。當年由於弟兄們的擁戴，我作了宗盟之長。你受封於唐，也是很榮耀的。推翻隋朝，象過去周與殷戰於牧野，一仗便決定了殷紂王的命運，現在還不能肯定；象抓秦朝的孺子嬰在咸陽那樣，現在還不能想。"李密得書很高興。把李淵給他的信讓大家看說，唐公推舉我。天下不愁不安定。後來李密兵敗，當時王伯當正保衛河陽。李密領幾個隨從歸了王伯當。他對王說，我失敗了，這幾年連累了你們，我今天自刎，感謝你們，向衆位謝罪！王伯當抱着李密痛苦號叫。李密又說，感謝你們沒有嫌棄我，我們還應該同歸關中，重建大業。李密雖然無功，感覺很慚愧，但衆人保他富貴。王伯當很讚許他的計謀。重入關中的人馬還有兩萬多。李淵派使者前去迎接慰勞，在大道上相見，李密很高興，對手下人說，我雖然舉事不成，兵敗了，但百姓還是擁護我的。山東幾百個城鎮，知道我來了，也都能歸順唐朝。我與東漢的竇融相比，功勞也不小，豈能給我一個臺司小官當呢。等李密到京後，待遇逐漸差了，有權勢的官，又向他勒索財物，他很不服氣。不久，授他爲光祿卿，封爲邢國公。不久，聽說他的舊部將帥，都不聽王世充的指揮。李淵又派李密領兵去黎陽，招驀他舊部的將士，來限制管轄王世充。王伯當任左武衛，輔佐李密。走到了桃林，李淵又令李密回去。李密心懷恐懼，想謀叛，王伯當勸止，李密拒絕了。李密佔據了桃林縣城，搶掠牲畜糧食，驅趕馬匹，直奔南山，而後又東去，派人告訴張善相讓他接應。當時，史萬寶鎮守熊州，派盛彥師率數十名步騎追趕。在陸渾縣南七十里，彥師在山谷中設有伏兵，李密的軍隊走過一半，彥師攔腰出擊，斬殺了李密，李密時年三十七歲。當時，徐勣爲李密堅守黎陽。李淵派使者持李密首級。去招降徐勣。徐勣爲李密發喪，用君臣大禮，上表請求李淵答應收葬李密，喪儀規模很大，軍士都穿白衣戴孝，將李密葬在黎陽山南五里處。李密的舊部都大哭，有很多人哭得嘔了血。

劉文靜

劉文靜者爲晉陽令，坐與李密連姻，隋煬帝繫於郡獄。太宗以文靜可與謀議，入禁所視之。文靜大喜曰："天下大亂，非湯、武、高、光之才，不能定也。"太宗曰："卿安知無人？禁所非兒女之情相憂而已。故來與君圖舉大計。"文靜曰："乘虛入關，號令天下，不盈半歲，帝業可成。"太宗笑曰："尹言正合人意。"後使於突厥，文靜謂曰："願與可汗兵馬同入京師，人衆土地入唐公，財帛金寶入突厥。"即遣騎二千，隨文靜而至。高祖每引重臣同座共食。文靜奏曰："宸極位尊，帝座嚴重，乃使太陽俯同萬物，臣下震恐，無以措身。"（出《譚賓錄》）

【譯文】

晉陽縣令劉文靜因與李密連姻獲罪，被隋煬帝囚禁在郡獄中。李世民認爲可以和劉文靜計議大事，便到獄中看他。劉文靜非常高興地說："現在天下大亂，沒有成湯（商）、武王（周）、高祖劉邦（漢）、光武帝劉秀（東漢）那樣的人才，是不能安定的。李世民說："你怎麼知道無人？監獄不是談兒女情長的地方。我是來和你商議大事的。"劉文靜說："乘虛入關，號令天下，不用半年，帝業可成。"李世民笑着說："你說的正合乎大家的意見。"後來，讓劉文靜出使突厥，對突厥人說，我願和可汗的兵馬一同去京城，土地百姓歸入唐朝，金銀財寶突厥可以隨便去拿。突厥立刻派二千騎兵隨劉文靜進京。高祖李淵每次和大臣們同座共飲時，劉文靜便上奏說，皇帝的尊位，是至高無上的，您就象太陽一樣，哪能屈尊混同於一般事物？臣下感到震恐，都無法措手足了。

李金才

太宗嘗進白高祖曰："代傳李氏姓膺圖籙，李金才位望崇貴，一朝族滅，大人受命討捕，其可得乎？誠能平賊，即又功當不賞。以此求免，其可得乎？"高祖曰："我一夜思量，汝言大有理。今日破家滅身亦由汝，化家爲國亦由汝。"（出《譚賓錄》）

【譯文】

李唐掌權之前，李世民曾對李淵說："相傳李氏上應天命。當年李金才地位顯赫，聲望很高，卻受到滅族之禍。大人你現在奉命征討追捕，能得到什麼呢？就是你能平定了叛賊，有功也不一定賞你。用此來免除災禍，能得到麼？"李淵說："我思量了一個晚上，你說的很有道理，從今天起，家破人亡由你，國家興旺也靠你。"

李靖

貞觀十四年，侯君集、薛萬鈞等破高昌，降其王曲智盛，執之，獻捷於觀德殿。以其地爲西州，置交河、柳中等縣。其界東西八百里，南北五百里。漢戊巳校尉之地。初突厥屯兵浮圖城，與高昌爲影響。至是懼而來降，其地爲延（明抄本"延"作"庭"）州。突厥頡利可汗使執失思力入朝謝罪，請爲蕃臣。太宗遣唐儉等持節出塞安撫之。李靖、張公謹於定襄謀曰：詔使到彼，虜必自寬。選精騎，齎二十日糧，乘間掩襲，遇其斥候，皆以俘隨，奄到縱擊。遂滅其國。獲義城公主，虜男女十萬，頡利乘千里馬奔於西偏。靈州行軍張寶相，擒之以獻。（出《譚賓錄》）

【譯文】

唐太宗貞觀十四年，侯君集、薛萬鈞等破高昌，虜高昌王曲智盛，綁送至京，在觀德殿獻俘。改高昌爲西州，設交河、柳中等縣。其面積爲東西八百里，南北五百里。漢時此地即爲戊巳校尉之地。最初，突厥在浮圖城屯兵，與高昌城相呼應，後來，由於懼怕才投降了。其地爲延州，突厥人頡利可汗派執失思力入朝謝罪，請求做唐朝的蕃臣。唐太宗派遣唐儉等人持使者印信出塞安撫。李靖、張公謹在定襄覈計，說，朝庭的使者到了那裏，突厥的戒備必然松馳，我們選精良的騎兵，帶二十天的給養，乘機出擊。在路上遇到一個偵察兵，被俘虜了。接近延州突然發起進攻。滅了突厥國，抓獲了義城公主。虜男女十萬人。可漢頡利乘日行千里的好馬跑到西偏，被靈州行軍張寶相抓獲後，獻給了朝庭。

郭齊宗 高宗問："兵書所云，天陣、地陣、人陣，各何謂也？"員半千越次對曰："臣睹載籍，此事多矣。或謂天陣、星宿孤虛也；地陣、山川向背也；人陣、編伍彌縫也。"郭齊宗對曰："以臣愚見則不然。夫師出以義，有若時雨，得天陣也；兵在足食足兵，且耕且戰，得地之利，此地陣也；卒乘輕利，將帥和睦，此人陣也。若用兵，使三者去一，其何以戰？"高宗嗟賞之，擢拜左衛胄曹也。（出《盧氏雜說》）

【譯文】

唐高宗問羣臣："兵書上說的天陣、地陣、人陣是指什麼說的？"員半千超越順序回答說："臣看典籍上所載，這方面事很多。有的說天陣，指星宿是否合宜；地陣，指山川向背；人陣，指軍伍佈置是否嚴密。"郭齊宗回答說："以臣的愚見，不是這樣。出師要正義，象天上降下的及時雨，才能得天陣；隊伍中要有足夠的糧食和士兵，能耕能戰，得地之利，這是地陣；士卒輕利，將師和睦，這就是人陣。若是用兵，三者缺一，就沒法作戰。"高宗聽後很有感觸，獎賞了郭齊宗，提升郭齊宗爲左衛胄曹。

唐休璟

西突厥諸蕃不和，舉兵相攻。安西道絕，表奏相繼。天后命唐休璟與宰相商度事勢。俄頃間草奏，使施行。後十餘日，安西諸州表奏兵馬應接程期，一如休璟所畫。天后謂休璟曰："恨用卿晚。"因任之爲相。（出《譚賓錄》）

【譯文】

西突厥少數民族各個部落不和，經常用兵互相攻擊，使安西的交通中斷，奏章上表的很多。武則天命令唐休璟和宰相計議此事。唐休璟頃刻之間寫完了有關西突厥問題的奏章。武則天派他按計劃施行。十幾天後，安西各州上奏說，兵馬應接按期而到。正象唐休璟計劃的那樣。武則天對休璟說，恨我重用你晚了。因此，唐休璟被任爲宰相。

李盡忠

唐天后中，契丹李盡忠，萬榮之破營府也，以地牢囚漢俘數百人。聞麻仁節等諸軍欲至，乃令守囚璟等紿之曰："家口飢寒，不能存活。求待國家兵到，吾等即降。"其囚日別與一頓粥，引出安慰曰："吾此無飲食養汝，又不忍殺汝，總放歸若何？"衆皆拜伏乞命。乃紿放去。至幽州，具說飢凍逗留。兵士聞之，爭欲先入。至黃獐峪，賊又令老者投官軍，送遺老牛瘦馬於道側。麻仁節等三軍，棄步卒，將馬先爭入，被賊設伏橫截。軍將被索搨之，生擒節等。死者填山谷，罕有一遺。（出《朝野僉載》）

【譯文】

唐則天皇后中期，契丹人李盡忠、萬榮是這樣攻破榮府的。先是在地牢裏囚禁了漢族的俘虜數百人，聽說麻仁節等人要來此地，李盡忠便命令看守囚犯的獄卒欺騙囚犯們說："我們家裏人忍飢挨餓，很難活命，等到大唐的兵一到，我們就投降。"每天給囚犯加了一頓粥，又放出來安慰說，我們這裏沒有糧食養活你們，又不忍心殺了你們，現在把你們都放回去。衆囚犯跪拜感謝不殺之恩，便把他們假意釋放了。到了幽州，囚犯們紛紛述說忍飢挨餓的情形。兵士們聽到後，很同情他們，讓他們進去了。他們也就爭先恐後地蜂擁而入。麻仁節率軍至黃獐峪。李盡忠又命令老年人投官軍，並把老牛瘦馬放在道旁。麻仁節等率軍來到這裏，不步行都爭騎道旁老馬，被賊預設的埋伏截擊，軍將被繩索套住，活捉了麻仁節等人。死者都填進山谷中，很少有一個遺漏的。

封常清

封常清細瘦目纇，腳短而跛。高仙芝爲夫蒙靈察都知兵馬使，常清爲仙芝傔。會達覽部落皆叛，自黑山北向，西趨碎葉。使仙芝以騎二千邀截之。常清於幕中潛作捷書，仙芝所欲言，無不周悉。仙芝異之。軍回，仙芝見判官劉眺、獨孤峻等，遂問曰："前者捷書，何人所作？副大使何得有此人？"仙芝曰：即傔人封常清也，見在門外馬邊。"眺等揖仙芝，命常清進坐與語，如舊相識。後仙芝爲安西節度使，奏常清爲節度判官。仙芝每出征討，常令常清知留後事。常清有才學，果決。仙芝乳母子鄭德銓已爲郎將，威望動三軍。德銓見常清出其門，素易之，走馬突常清而去。常清至使院，命左右密引至廳，經數重門，皆隨後閉之。常清案後起謂之曰：常清起自細微，預中丞傔，中丞再不納，郎將豈不知乎？今中丞過聽，以常清爲留後使，郎將何得無禮，對中使相凌。因叱之，命勒回，即杖六十，面仆地曳出。仙芝妻及乳母，於門外號哭救之，不得。後仙芝見常清，遂無一言，常清亦不之謝。後充安西節度使。天寶十四載，朝於華清宮。玄宗問以凶逆之事，計將安出？常清乃大言以慰玄宗之意曰："臣請挑馬棰渡河，計日取逆胡首，懸於闕下。"玄宗憂而壯其言。至東都，旬朔，召募六萬。頻戰不利，遂與高仙芝退守潼關。仙芝副榮王琬領五萬人進擊。十二月十日至陝州，十一日常清敗於東京，十三日祿山入東京。常清奔至陝州。以賊鋒不可當，乃燒太原倉，引兵退趨潼關，繕修守具。賊尋至關，不能入，仙芝之力。乃削常清官爵，令白衣於仙芝軍效力。監軍邊令誠每事幹之，仙芝多不從。令誠入奏事，具言奔敗之狀。玄宗怒，遣令誠斬之。常清臨刑上表。既刑，陳其屍於蘧蒢之上。令誠謂仙芝曰："大夫亦有恩命。"仙芝遽下至常請所刑處。仙芝曰："我退罪他，死不敢辭。然以我爲減截兵糧及賜物，則誣我也。"謂令誠曰："上是天，下是地，兵士皆在，豈不知乎？"兵士齊呼曰："枉"，其聲殷地。仙芝目常清屍曰："封二，子從微至著，我引拔子，代我爲節度。今日又與子同死於此，豈命也乎？"遂斬之。（出《譚賓錄》）

【譯文】

封常清，細瘦、斜眼、腳短，而且有些瘸。高仙芝任夫蒙靈察都知兵馬使。封常清爲他的副將。這時正趕上達覽部落叛亂，從黑山以北，直到碎葉，派高仙芝率二千騎兵截擊。封常清在軍幕中作報捷書。高仙芝想說的，他在報捷書中都寫出來了。高仙芝很驚異。軍隊回來後，仙芝見到判官劉眺、獨孤峻等人，他們問高仙芝先前那報捷書，是誰作的？副手中哪有這樣的人才？高仙芝說，是我的副手封常清，他現在門外馬旁。劉眺等人求仙芝，命封常清進來坐，並互相談話，談得很投機，好象舊相識似的。後來，高仙芝當了安西節度使，奏請封常清爲節度使判官。仙芝每次出去征討，常令常清留守管事。常清有才學，辦事果斷。高仙芝的乳母之子鄭德銓已當了郎將，軍中威望很高，德銓經常見常清從仙芝門下出出進進，鄭就很輕視常清。有一次鄭騎馬從常清身旁走過去。常清到了使院，命令手下人祕密把鄭德銓引進大廳，經過好幾道門。每過一道門，就把門關上。封常清從案後站起來對他說，我封常清出身貧賤，我想當中丞的副手，中丞再三不採納，郎將你怎麼會不知道呢？現在中丞不聽諂言，任我爲留後使，郎將你怎能無禮，對我進行凌辱。因此，斥責了德銓，並命綁起來，打了六十板子，爬在地上拽出去。仙芝的妻子和乳母在門外號哭求情，也沒行。後來，仙芝見到常清，一句話也不說，常清也不請求謝罪。後來，封常清充任安西節度使。唐玄宗天寶十四年，在華清宮朝見皇帝。玄宗問起安祿山謀叛之事，讓封常清出個主意。封常清爲安慰玄宗，大言不慚地說："臣請策馬渡河，按計算的時間，取來安祿山的首級，懸於朝門。"玄宗李隆基儘管很憂心。但是還誇獎了他。封常清到了東都洛陽，半月後召募了六萬士兵。多次交戰不利遂與高仙芝退守潼關。仙芝給榮王李琬做副手領五萬人進擊。十二月十日到陝州，十一日常清在東京失敗，十三日安祿山入東京。常清奔至陝州，叛賊的鋒芒銳不可擋，燒掉了太原倉，領兵退入潼關，修繕了防守工事。叛賊又很快地追到潼關，由於高仙芝率衆奮力抵抗，叛賊沒能攻入。後來，因封常清多次敗兵被削掉了官職，以普通百姓的身份在高仙芝軍中效力。監軍邊令誠對軍中之事每每干涉介入，仙芝多不服從。邊令誠便把高仙芝、封常清兵敗的情況向皇上奏了一本。唐玄宗大怒，派令誠斬高、封二人。封常清臨刑上過奏表，但被斬了，將其屍體放在蘆蓆上。邊令誠又對高仙芝說："皇上對你也有恩命。"仙芝很快走到常清受刑的地方。仙芝說："我退兵有罪，死不敢辭，說我截扣軍餉和恩賜之物，則是誣陷我。"他又對邊令誠說："上有天。下有地，兵士都在，他們能不知道嗎？"兵士齊呼冤枉，喊聲震地。仙芝看着常清屍體說："封二，你從貧賤到顯赫，是我提拔你的，代我爲節度使，我今天又和你同死在這裏，這是命中註定的麼？"說完，他也被斬了。

李光弼

李光弼討史思明，師於野水渡，既夕還軍，留其卒一千人。謂雍顥曰："賊將高暉、李日越、喻文景，皆萬人敵也。思明必使一人劫我。我且去之，子領卒待賊於此。至勿與戰，降則俱來。其日，思明召日越曰：李君引兵至野水，此成擒也。汝以鐵騎宵濟，爲我取之。命曰：必獲李君，不然無歸！日越引騎五百，晨壓顥軍。顥阻濠休卒，吟嘯相視。日越怪之，問曰："太尉在乎？"曰："夜去矣。"兵幾何？曰："千人，將謂誰？曰雍顥也。"日越沉吟久，謂其下曰：我受命必得李君，今獲顥，不塞此望，必見害，不如降之。遂請降。顥與之俱至。光弼悉又嘗伏軍守河陽，與史思明相持經年。思明有戰馬千匹，每日洗馬於河南，以示其多。光弼乃於諸營檢獲牝馬五百匹，待思明馬至水際，盡驅出之。有駒縶於城中，羣牝嘶鳴，無復間斷，思明戰馬，悉浮渡河，光弼盡驅入營。光弼又嘗在河陽，聞史思明已過河，遠回趨東京。至，謂留守韋陟曰："賊乘我軍之敗，難與爭鋒。洛城無糧，又不可守。公計若何？"陟曰："加兵陝州，退守潼關。"光弼曰："此蓋兵家常勢，非用奇之策也。不若移軍河陽，北阻澤潞，據三城以抗之。勝即擒之，敗即自守。表裏相應，使賊不敢西侵，此則猿臂之勢也。思明至偃師，光弼令將士赴河陽，獨以麾下五百餘騎爲殿軍，當石橋路，秉燭徐行，賊不敢逼。乙夜達城。遲明，思明悉衆來攻，諸將決死而戰，殺賊萬餘衆，生擒八十人，器械糧儲萬計。擒其大將徐璜、王李秦（按《新唐書》一三六李光弼傳作"徐璜玉、李秦授"）思明大懼，退築城以相拒。光弼將戰，謂左右曰："凡戰危事，勝負擊之。光弼位爲三公，不可死於賊手。事之不捷，誓投於河。"適城上見河稍遠，恐或急事難至，遂置劍於靴中，有必死之志。及是戰勝，於城西西望拜舞，三軍感動。移鎮臨淮，舁疾而行，徑赴泗州。光弼之未至河南也，田神功平劉展後，逗留於楊府，尚衡、殷仲卿相攻於兗鄆，來瑱旅拒而還襄陽。朝廷患之。及光弼至徐州，史朝義退走，田神功遽歸河南。尚衡、殷仲卿、來瑱皆懼其威名，相繼赴關。吐蕃將犯上都，手詔追光弼率衆赴長安。光弼與程元振不協，觀天下之變，遷延不至。初光弼用師嚴整，天下服其威名。凡所號令，諸將不敢仰視。及其有田神功等諸軍，皆不受其制。因此不得志，愧恥成疾，薨于徐州，年五十七。其母衰老，莊宅使魚朝恩弔問。（出《譚賓錄》）

【譯文】

李光弼在野水渡地方征討史思明，到了晚上，軍隊撤回，只留了一千多人。李光弼對雍顥說："賊將高暉、李日越、喻文景，都是萬人才能抵擋的人，史思明必然派一人來劫我。我先走了，你領士兵在這等他們，不準和他們交戰；他們若是投降，就和他們一起來。"這天，史思明召李日越說："你領兵去野水渡，這次一定能抓住他，你派鐵騎（披甲的戰馬）晚上渡過去，爲我抓來。又下命令，必須抓到李光弼，否則，你就別回來。"李日越率領五百騎兵，早晨接近了雍顥的軍隊。雍顥的士兵在護城河邊，只是互相看着喊叫。李日越感覺很奇怪，問太尉（指李光弼）在嗎？回答說，夜間走了。又問，你們有多少兵？回答說，一千人。又問，將領是誰，答，是雍顥。李日越沉思良久，對他部下說，我接受的命令是必須抓到李光弼，現在抓到雍顥不能滿足史思明的願望，回去我必死，不如投降。於是李日越便投降了，和雍顥一起到了唐營。李光弼曾經領兵守河陽，與史思明對持了一年。史思明有一千多匹戰馬，每天在河南邊洗馬，用來顯示他的馬多兵強。李光弼便在諸營中選出母馬五百匹，等史思明的馬下河時，他把母馬趕下河，因爲母馬都有馬駒在城內，所以母馬不間斷地嘶鳴。思明的戰馬聽着母馬嘶叫，便渡過河束，李光弼都趕進了軍營。又，李光弼在河陽時，聽說史思明已過了黃河，便從遠道迂迴趕到了東能守，你怎麼想的？"韋陟說："增兵陝州，退守潼關。李光弼說，你這是用兵的常規，不是奇妙之策。不如移軍河陽北邊在澤潞阻擊，據守三城與他對抗，勝了就可抓住他；敗了，則可據城自守，內外呼應，使賊不敢西侵，這就叫"猿臂之勢"。史思明到了偃師。李光弼命令將士赴河陽，以他的五百多騎兵殿後。用石頭擋住路和橋，只能打着燈籠慢慢走。賊不敢逼近，晚間到達城內。第二天黎明，史思明率衆來攻城，諸將拼死而戰，殺賊一萬多。活捉了八十人，繳獲的器械糧食上萬，並抓住了大將徐璜、王李秦。史思明很驚慌，只好退回去築城對抗。李光弼又要出戰，對他的部下說："凡是戰爭到了最後的時候，都關係到勝利與失敗的問題，我李光弼身爲三公，決不能死在敵人之手，若是失敗了，我決心投河。"可是城與河離的稍遠，怕到時候難到河邊，他便把短劍放在靴中，他下定了必死的決心。這一仗打勝了。他在城西向西方拜舞。軍中將士大爲感動。後來軍隊轉移到臨淮鎮守，李光弼帶病而行，兵士們抬着他直接到了泗州，李光弼沒有到達河南。田神功打敗劉展後，逗留在楊府；尚衡、殷仲卿二人攻打兗、鄆；來瑱軍拒賊回到襄陽。朝廷深患叛賊未除，令光弼到徐州，史朝義退走了。田神功也很快地歸回河南，尚衡、殷仲卿、來瑱都懼怕光弼，相繼赴關。吐蕃進犯京都，皇上下手詔催李光弼速率兵赴長安。李光弼與程元振二人不和睦，觀察局勢的變化，遲遲不到京城。起初，光弼治軍很嚴，威名震天下，凡是他下的命令，諸將不敢不服。後來，有田神功等諸軍，都不受他的控制，因此，光弼很不得志，感到很恥辱，很慚愧，憂鬱成疾，死於徐州，時年五十七歲。他的母親很衰老了。朝廷派莊宅使（唐宮內官名，管理兩京地區官府，掌握莊田、磨坊、店鋪、菜園、車坊等產業，皆由宦官領職。）魚朝恩去弔唁。

卷第一百九十 將帥二（雜譎智附）

馬燧 嚴振 溫造 高駢 南蠻 張浚 劉鄩 張勍 王建

雜譎智　魏太祖　村婦　將帥

馬燧

李懷光使徐庭光以精卒六千守長春宮，馬燧乃挺身至城下呼庭光，庭光則拜於城下。燧度庭光心已屈，乃謂曰："我來自朝廷，可西面受命。"庭光復西拜。燧曰："公等皆祿山已來首建大勳，四十餘年功伐最高，奈何棄祖父之勳力，爲族滅之計耶？從吾言，非止免罪，富貴可圖也。"賊徒皆不對。燧曰："爾以吾言不誠。今相去數步，爾當射我。乃披襟示之。庭光感泣俯伏，軍士亦泣，乃率其下出降。燧乃以數騎徑入城，處之不疑，莫不畏伏。衆大呼曰："復得爲王人矣！"渾瑊私謂參佐曰："瑊爲馬公用兵，與僕不相遠，但怪累敗田悅。今睹其行師料敵，不及（"及"原作"遠"，據明抄本改）遠矣。燧勇力智強，常先計後戰。將戰，親自號令。士卒無不感動，戰皆決死，未嘗奔北。兵勝冠於一時。然力能擒田悅，而不能納蕃師僞疑，（明抄本"納"作"審"，"師"作"帥"，"疑"作"款"）而保其必盟。平涼之會，爲結贊所紿，關中搖動。此所謂纔有餘而心不正。（明抄本"正"作"至"）（出《譚賓錄》）

【譯文】

李懷光派徐庭光用六千精兵守衛長春宮。馬燧一人挺身而出，到城下喊徐庭光。徐庭光只好到城下拜見馬燧。馬燧估計徐庭光的心已經屈服，便對徐庭光說："我是從朝廷來的，你可面向西受命。"徐庭光便面向西方叩拜。馬燧說："你們都是安祿山以來的開國元勳，四十多年來勞苦功高。怎麼能拋棄祖父的功勞，去做毀宗滅族的事情。聽我的話，不但免除你們的罪過，還能享受榮華富貴。"徐庭光的部下都不說話。馬燧說，你們若是信不過我的話，我往前走幾步，你們可以用箭射我。他便披衣往前走，徐庭光被感動的泣然淚下，跪伏在地，叛軍的士兵們也感動得哭了。徐庭光便率領部下投降了。馬燧只和幾個騎兵進了城，沒有什麼疑心的地方，降軍的士兵們都很畏服。他們大喊："我們又是唐王的人了！"渾瑊私下對參佐說，渾瑊認爲馬燧用兵和他差不多，但奇怪的是他屢次打敗田悅，今天親眼看到他用兵和對敵方的瞭解，比他差遠了。馬燧智勇雙全，經常是先計議後用兵，作戰時親自發號施令，士兵很受感動，打起仗來不怕死，很少有失敗的時候，用兵取勝一時很有名氣。他雖然能擒到田悅，卻不能識別蕃師的假象，叫他們結盟不戰。在平涼之會時，被結贊所欺騙，至使關中動亂不安。從此可以看出馬燧是才氣有餘而心計尚有不足。

嚴振

德宗鑾駕之幸梁洋，中書舍人齊映爲之御。下洋州青源川，見旌期蔽野。上心方駭，謂泚兵有諳疾路者，透秦嶺而要焉。俄見梁帥嚴振具橐鞬，拜御馬前，具言君臣亂離，嗚咽流涕，上大喜。口敕升獎，令振上馬前去，與朕作主人。映身本短小，聲氣抑揚。乃曰："嚴振合與至尊導馬，御膳自有所司。"頃之，上次洋州行在，召映，責以儒生不達時變，煙塵時，須姑息戎帥。映伏奏曰："山南士庶，只知有嚴振，不知有陛下。今者天威親臨，令巴蜀士民，知天子之尊，亦足以盡振爲臣子之節。"上深嘉嘆。振聞，特拜謝映。時議許映。（出《乾鐉子》）

【譯文】

唐德宗李適乘鑾駕去梁洋，中舍人齊映在皇上面前待奉。到洋州青源川時，只見到處都是軍旗，皇上有些害怕，說這些流着汗水的兵，一定有熟悉小路的，他們穿過了秦嶺而佔據了要塞。不一會兒看見了駐守梁洋的軍帥嚴振揹着箭囊，跪拜在皇帝的面前，說了些君臣由於離亂而不能相見的懷念之情，痛苦流涕。皇上大喜，口授敕令對他進行提升獎勵。叫嚴振上馬前去，爲皇上此行引路。齊映身材很矮，聲音卻很高，他說，有嚴振在皇上面前牽馬，皇帝的膳食自會有人管理。到了洋州行宮，皇上把齊映召到面前，責備齊映是書生不懂時務，戰爭時期，應該寬容武帥。齊映跪伏在地奏說，山南的百姓，只知道有嚴振，不知有陛下您，現在皇上親臨巴蜀，讓這裏的百姓感受到皇上的尊嚴，也足可以讓嚴振做一個臣子應該做的事。皇上對齊映的上奏很讚歎，嚴振聽說後，特意去拜謝齊映，人們議論贊許齊映。

溫造

憲宗之代，戎羯亂華。四方徵師，以靜邊患。詔下南梁，起甲士五千人，令赴關下。將起，帥人作叛，逐其帥，又懼朝廷討伐，因團集拒命者歲餘。憲宗深以爲患。擇帥者久之。京兆尹溫造請行。憲宗問其兵儲所費。溫曰："不請寸兵尺刃而行。"至其界，梁人覘其所來，（"來"原作"求"，據明抄本改）止一儒生，皆相賀曰：朝廷必不問其罪，復何患乎？溫但宣詔敕安存，至則一無所問。然梁帥負過，出入者皆不捨器仗，溫亦不械之。他日，球場中設樂，（明抄本"樂"作"宴"）三軍下士，（明抄本"士"作"令"）並任執帶弓箭赴之，遂令於長廊之下就食。坐筵之前，臨階南北兩行，懸（"懸"字原缺，據明抄本補）長索兩條，令軍人各於面前索上，掛其弓劍而食。逡巡，行酒至，鼓譟一聲，兩頭齊抨其索，則弓劍去地三丈餘矣。軍人大亂，無以施其勇，然後闔戶而斬之。五千餘人，更無噍類。其間有百姓隨親情及替人有赴設來者甚多，並玉石一概矣。南梁人自爾累世不敢復叛。餘二十年前職於斯，故老尚歷歷而記之矣。（出《王氏見聞》）

【譯文】

唐憲忠李純時，邊境少數民族作亂，朝廷四方徵召軍隊，用以平定邊境之亂。詔書到了南梁，召集到五千多士兵，命令他們開赴關下，剛要走，士兵叛亂，趕走了軍帥，他們又害怕朝廷來討伐，他們聚在一起拒不服從命令一年多，憲忠認爲這是一大禍患。選擇新的軍帥很長時間了，京兆尹溫造請求擔當此任。憲忠問他請求多少兵卒和費用。溫造說："我不請一兵一槍，就這樣去。"到了南梁，南梁看他只是一介書生面已，互相慶幸說，朝廷必然不向我們問罪了，我們沒有什麼可怕的了。溫造宣讀了詔書，讓大家平安的生活，其餘的事情一概不問。然而梁帥卻深知自己的過錯，出入的軍人都帶着武器，溫造也並不戒備。後來，在球場設宴，命令全體官兵可以帶武器去赴宴。去後命令在長廊下就餐。宴會之前，軍人靠臺階站成兩行，掛兩條大繩子，命令軍人把弓、劍掛在繩上。不一會，酒上來了，有人大喊一聲，兩頭將繩子拉起，弓、劍離地三丈多高，軍人大亂，沒有了武器，也就無法施展他們的勇氣。然後將這些軍人都關押在屋裏，一個個的都斬了首，五千多人，沒有一個活着的。其中有探親的，有替人赴宴的無辜者很多，不分好壞一概屠殺。南梁人從那以後再不敢反叛了。我二十年前在這任職，聽到此事把它一一記錄下來。

高駢

鹹通中，南蠻圍西川，朝廷命太尉高駢，自天平軍移鎮成都。戎車未屆，乃先以帛。書軍號其上，仍書一符，於郵亭遞之，以壯軍聲。蠻酋懲交阯之敗，望風而遁。先是府無羅郭，南寇才至，遽成煨燼。士民無久安之計。駢窺之，畫地圖版築焉。慮畚插將施，亭堠有警，乃命門僧景仙奉使入南詔，宣言躬自巡邊。自下手築城日，舉烽直至大渡河，凡九十三日，樓櫓矗然，旌旆竟不行。而驃信讋慓，不假兵以詐勝，斯之謂也。（出《北夢瑣言》）

【譯文】

唐懿宗鹹通年中期，南方的少數民族圍攻西川。朝廷命太尉高駢，從天平軍移防到成都鎮守。軍車還沒行動，先在布上寫上軍號，又畫上符，通過驛站傳遞，用來壯大軍威。南蠻的酋長還記得交阯之敗的教訓，便望風而逃。這裏開始時沒有建築圍牆，南蠻來後，化成一片灰燼。老百姓也無久安之計，高駢看到這種情況，他規劃地段，重新建築。當時正是春耕時節，亭崗上警戒。他又命令門僧景仙去南蠻處宣詔，並說，他要親自去巡邊。從築城那天開始，派人高舉火把直到大渡河，在這九十三天中，樓櫓矗立，軍隊卻沒有行動，南蠻的信使很害怕。不用兵而巧設騙局取勝，他就是這樣做的。

南蠻

唐南蠻侵軼西川，苦無亭障。自鹹通已後，劍南苦之，牛叢尚書作鎮，爲蠻寇憑凌，無以抗拒。高駢自東平移鎮成都，蠻猶擾（"擾"原作"傳"，據明抄本改）蜀城。駢先選驍銳救急。人人背神符一道。蠻覘知之，望風而遁。爾後僖宗幸蜀，深疑作梗，乃許降公主。蠻王以連姻大國，喜幸逾常。因命宰相趙隆眉、楊奇鯤、段義宗來朝行在，且迎公主。高太尉自淮海飛章雲："南蠻心膂，唯此數人，請止而鴆之。"迄僖宗還京，南方無虞，用高公之策也。楊奇鯤輩皆有詞藻。途中詩云："風裏浪花吹又白。雨中風影洗還清。江鷗聚處窗前見，林狖啼時枕上聽。"詞甚清美。（出《北夢瑣言》）

【譯文】

唐時，南蠻經常侵擾西川，因爲沒有警戒的崗亭和防禦的屏障，深受其害。唐昭宗鹹通年以後，劍南地區大受其苦。尚書牛叢坐鎮的時候，受南蠻人的凌辱，無法抗拒。高駢從東平到成都鎮守時，南蠻也經常騷擾成都，他先選派一些精銳的驍勇善戰的，每人身上背一道神符，南蠻人一看，便望風而逃。後來僖宗皇上到四川，深怕南蠻人擾亂，便想下嫁公主和蠻人連姻，蠻王很高興，因此命宰相越隆眉、楊奇鯤、段義宗到皇上住的地方，準備迎接公主。太尉高駢從淮海飛奏急章，說，南蠻人多心野，尤其是這幾個人，只要你把那幾個頭請來毒死他，就好辦了。直到僖宗  
還京時，南方沒有發生騷亂，就是用高駢的辦法。楊奇鯤等人善寫詩詞，在回京的途中，他寫了一道詩：

風裏浪花吹又白，雨中風影洗還青。

江鷗聚處窗前見，林狖啼時枕上聽。

這首詩詞句清新優美。

張浚

張相浚富於權略，素不知兵。昭宗朝，親統扈駕六師，往討太原，遂至失律，陷其副帥侍郎孫揆。尋謀班師，路由平陽。平陽即蒲之屬郡也，牧守姓張，即蒲帥王珂之大校。珂變詐難測，復慮軍旅經過，落其詭計。浚乃先數程而行，泊於平陽之傳舍。六軍相次，由陰地關而進。浚深忌晉牧，復不敢除之。張於一舍郊迎，既駐郵亭，浚令張使君升廳，茶酒設食畢。覆命茶酒，不令暫起，仍留晚食。食訖，已晡時，又不令起，即更茶數甌。至張燈，乃許辭去。自旦及暮，不交一言。口中咀少物，遙觀一如交談之狀。珂性多疑，動有警察。時偵事者尋已密報之雲：敕史與相國密話竟夕。珂果疑，召張問之曰："相國與爾，自旦至暮，所話何？"對雲："並不交言。"王殊不信，謂其不誠，戮之。六師乃假途歸京，了無纖慮。後判邦計，諸道各執絝綺之類。並不受之，乃命專人面付之曰："爾述吾意，以此物改充軍行所費之物。鍋幕布槽啖馬藥，土產所共之物，鹹請備之。"於是諸蕃鎮欣然奉之，以至軍行十萬，所要無缺，皆心匠之所規畫。梁祖忌之，潛令刺客殺之於長水莊上。（出《玉堂閒話》）

【譯文】

宰相張浚，很富於權略，卻不懂用兵的方法。唐昭宗時，他親自統率禁衛軍去征討太原，由於他指揮上的失誤，至使副帥孫揆戰死。他想辦法班師回朝，回程中必須經過平陽，平陽是蒲州的一個屬郡，牧守姓張，是蒲帥王珂的大校，王珂爲人狡詐難測。張浚怕軍隊過此時，中了他的陰謀詭計。張浚先走了，駐在平陽的客舍中，然後大軍才從陰地關開過來。張浚很討厭張牧守，又不敢除掉他。張牧守走出三十多里地去迎接他，駐在驛站。張浚命人將張牧守請進客廳，茶、酒、飯用過之後，不讓他們走，留他們喫晚飯，晚飯喫過後，天已黑了，還是不讓客人走，又喝了好幾杯茶，直到點燈，才讓客人回去。從早晨到晚上，不說一句話，嘴中咀嚼着一點東西，遠看好象是在交談。王珂多疑，他已事先派人去偵察情況，回來向他報告說，敕史（張牧守）與相國（指張浚）談了一天。王珂果然生疑，便召來了張牧守，問他："相國和你從早到晚說了些什麼？"張牧守回答說，我們沒有交談。王珂不信，認爲張牧守不誠實，便把他殺了。回京的軍隊順利地通過了此地，沒發生一點意外。後來，各道郡爲了本地的安危，拿了些絲綢之類的東西來送禮，張浚不接受，又派專人送回去，並轉達他的意思，把這些東西改爲軍隊所需的東西，如：帳蓬、馬槽、鍋、馬藥等當地出產的東西，都準備好。於是各藩鎮都按他的辦法辦，十萬大軍，軍需充足無缺，這都是張浚獨具匠心的策劃。後梁太祖朱晃很忌恨他，密令刺客在長水莊殺死了他。

劉鄩

後唐晉王之入魏博也，梁將劉鄩先屯洹水，寂若無人。因令覘之，雲：城上有旗幟來往。晉王曰："劉鄩多計，未可輕進。"更令審探，乃縛草爲人，縛旗於上，以驢負之，循堞而行，故旗幟嬰城不息。問城中羸者曰："軍已去二日矣。"果趨黃澤，欲寇太原，以霖潦不克進。計謀如是。（出《北夢瑣言》）

【譯文】

後唐時，晉王想進佔魏博，梁將劉鄩屯兵在洹水，平靜的象沒人似的。晉王派人去偵察，回來說，城上有很多旗幟來往。晉王說，劉鄩這人計謀多，不可輕易前進，又派人去偵察，才知道，劉鄩用草紮成人把旗幟插在草人身上，綁在驢身上，沿着城牆走，所以看見旗幟環城不斷。問城中捱餓的人說，軍隊已經走了兩天了。果然，軍隊趕到了黃澤，準備攻打太原，因爲下大雨，沒能前進。劉鄩的計謀就是這樣巧妙。

張勍

僞蜀先主王建始攻圍成都，三年未下。其紀綱之僕，有無賴輕生勇悍者百輩，人莫敵也。建嘗以美言啗之曰：西川號爲錦花城，一旦收克，玉帛子女，恣我兒輩快活也。"他日，陳敬瑄、田令孜以城降。翌日赴府。預戒驕暴諸子曰："我與爾累年戰鬥，出死入生，來日便是我一家也。入城以後，但管富貴，即不得恣橫。我適來差張勍作斬斫馬步使，責辦於渠。女輩不得輒犯。若把到我面前，足可矜恕，或被當下斬卻，非我能救。"諸子聞戒，各務戢斂。然張勍胸上打人，堆疊通衢，莫有敢犯。識者以建能戒能惜，不陷人於刑，仁恕之比也。（出《北夢瑣言》）

【譯文】

蜀國先主王建圍攻成都，三年沒攻下。他依靠的主要力量，是一些無賴輕生者、亡命徒之類，打仗時不怕死。王建常用花言巧語欺騙他們，說，西川是有名的富裕地方，一旦攻入城內，金銀財寶，年輕女人可以隨意享用。後來，陳敬瑄、田令孜投降了，第二天王建進城入府，他事先告訴那些驕橫的人說，我和你們在一起戰鬥多年，出生入死，將來，我們就是一家人了，入城之後，可以享受享受，但不能恣意橫行，我方纔來時已經命令張勍爲斬砍馬步使，責成他辦這件事，你們不得違犯，若是送到我面前，我還可以饒恕你，你若是被當時砍了，我可不能救你，希望你們聽到後收斂自己的行爲。然而張勍卻踩在人胸上打人，衚衕中雖然擠滿了人，但都沒有敢違犯的。一些有識之士認爲：王建能告戒他的士兵，愛惜他的士兵，不讓他們觸犯刑律，這種仁厚寬恕作法是無法比的。

王建

邛黎之間有淺蠻焉，世襲王號，曰劉王、楊王、郝王。歲支西川衣賜三千分，俾其偵雲南動靜；雲南亦資其覘成都盈虛。持兩端而求利也。每元戎下車，即率界上酋長詣府庭，號曰參元戎。上聞自謂威惠所致，其未參間，潛稟于都押衙，且俟可否。或元戎慰撫大將間，稍至乖方，即教甚紛紜。時帥臣多是文儒，不欲生事。以是都押賴之，亦要姑息。蠻延蜑憑凌，苦無亭障，抑此之由也。王建始鎮蜀，絕其舊賜，斬都押衙山行章以令之。邛峽之南，不立一堠，不戍一卒。十年不敢犯境。末年，命大將許存徵蠻，爲三王泄漏軍機。於是召三王而斬之。時號因斷也。昔日之患三王，非不知也，時不利也。故曰：有非常之功，許公之謂也。先是唐鹹通中，有天竺三藏僧，經過成都。曉五天胡（"胡"原作"湖"，據明抄本改）語，通大小乘經律論。以北天竺與雲南接境，欲假途而還。爲蜀察事者識之，繫於成都府，具得所記朝廷次第文字，蓋曾入內道場也。是知外國來廷者，安知非奸細乎？（出《北夢瑣言》）

【譯文】

我國西南部邛黎之間有一個少數民族叫"淺蠻"。他們是世襲王號，叫劉王、楊王、郝王，每年從西川領取三千份衣服，讓他們偵察雲南的情況。雲南方面也給他們財物，叫他們觀察成都的虛實，他們兩頭牟利。每當軍中主將到來時，三王便率領界內的尊長到府庭，把這叫作"參元戎"。皇上聽說這是對他們太寬容的結果。在他們沒參拜的時候，祕密到都押衙處稟報，他們便等待機會，等到主將去慰勞大將時，他們便到關係不太協調那方去鬧起事端，當時的主帥大都是書生出身，不想惹事生非，都依靠都押衙，都押衙又姑息他們，當地的蠻人便恣意橫行，無所顧忌，這就是造成蠻人橫行的原因。王建開始鎮守蜀地時，不再賜給蠻人財物了，斬殺了都押衙山行章。從此，邛峽之南，不立一個崗亭，不設一個哨兵，十年不敢侵犯邊境。末年，命大將許存征討蠻人時，因爲三王泄露了軍機，斬殺了三王，中斷了世襲王號。過去的三王之患，不是不知道，只是時機不利，所以說，這個大功是許存立的。唐懿宗鹹通中期，有一個印度的佛教徒經過成都回國，他懂五種外語，懂大小乘經律論。印度北部和雲南接境，想借路回國。被蜀人看破了，把他綁送成都府，得到一些記載朝廷的有關文字，知道他曾進入宮中的內道場。我們要知道，外國來朝廷的人，怎麼能知道沒有奸細呢？

雜譎智

魏太祖

魏武少時，嘗爲袁紹好爲遊俠。觀人新婚，因潛入主人園中，夜叫呼雲："有偷兒至。"廬中人皆出觀，帝乃抽刃劫新婦，與紹還出。失道，墜枳棘中，紹不能動，帝復大叫："偷兒今在此！"紹惶迫自擲出，俱免。魏武又嘗雲，人慾危己，己輒心動。因語所親小人曰：汝懷刃密來，我心必動，便戮汝。汝但勿言，當後相報。侍者信焉，遂斬之。謀逆者挫氣矣。又袁紹年少時，曾夜遣人以劍擲魏武，少下不著。帝揆其後來必高，因帖臥牀上，劍果高。魏武又云："我眠中不可妄近，近輒斫人，亦不自覺，左右宜慎之。"後乃佯凍，所幸小人，竊以被覆之，因便斫殺。自爾莫敢近之。（出《小說》）

【譯文】

魏武帝年少時，和袁紹都喜歡仿效俠客的作爲。他們爲了看人家新婚，潛入人家的園中，晚上大叫"小偷來了！"屋裏人都出來了，武帝便抽劍劫持新婦，和袁紹往回走，找不着路了，跌到荊棘中，袁紹爬不出來，武帝又大叫："小偷在這！"袁紹急忙跑了出來，二人才沒被抓住。武帝又曾經說，別人要危害你，你必然心動。他告訴身邊的侍者說，你拿刀祕密而來，我心必動，便要殺你。你出去不要說，我以後會報答你。侍者相信了，便被殺了。想要謀殺他的人再不敢做了。又，袁紹年少時，曾經叫人晚間用劍刺武帝，第一劍刺往下了，沒中，武帝想他再來一劍必定要高，他便緊貼牀上，劍果然高了。武帝又說，我在睡覺時，你們不要輕易靠近我，你要走近，我便要殺人，這是不自覺的，左右侍者要小心謹慎。後來，他假裝蹬掉了被子，對他很好的一個侍者，慢慢地給他蓋上被，武帝便把侍者殺了。自那以後，都沒有敢靠近他的。

村婦

昭宗爲梁主劫遷之後，岐鳳（"岐鳳"原作"峻奉"，據明抄本改）諸州，備蓄甲兵甚衆，恣其劫掠以自給。成州有僻遠村墅，巨有積貨。主將遣二十餘騎夜掠之。既倉卒至，罔敢支吾。其丈夫並囚縛之，罄搜其貨，囊爾貯之。然後烹豕犬，遣其婦女羞饌，恣其飲噉，其家嘗收莨菪子，其婦女多取之熬搗，一如辣末。置於食味中，然後飲以濁醪。於時藥作，竟於腰下拔劍掘地曰：馬入地下去也。或欲入火投淵，顛而後僕。於是婦女解去良人執縛，徐取騎士劍，一一斷其頸而瘞之。其馬使人逐官路，棰而爾遣之，罔有知者。後地土改易，方泄其事。（出《玉堂閒話》）

【譯文】

唐昭宗李曄被梁主攆走之後，岐鳳等各州都蓄備了很多兵，放縱士兵搶掠用以自給。成州有一個偏僻的遠村，很富裕。軍官派了二十多騎兵夜間去掠奪。他們突然而來，也沒有敢說話的。丈夫被捆綁，搜尋着滿意的東西就放進皮口袋中。搜完了東西，便殺豬殺狗，讓這家婦女爲他們做菜餚，供他們飲酒玩樂。這家曾收過莨菪子（中藥材），婦女拿了一些搗碎了，象辣椒麪似的，放在食物中，那些人喫完了便喝酒。於是，藥力發作，竟從腰上拔出劍掘地，嘴裏說，馬進地下去了。有的要跳入火中，有的要投入水裏，瘋顛一通後都躺倒了。婦女先給丈夫解了綁，又去拿了軍人的劍，把這二十多人一一殺死，而後挖坑埋了。把馬讓人趕到大路上，用鞭子打走，沒有知道這事的。後來，由於地土挖掘，才泄露了此事。

卷第一百九十一 驍勇一

甾丘 朱遵 趙雲 呂蒙 魏任城王 桓石虔 楊大眼 麥鐵杖 彭樂 高開道

杜伏威 尉遲敬德 柴紹弟 秦叔寶 薛仁貴 公孫武達 程知節 薛萬 李楷固

王君毚 宋令文 彭博通 李宏 辛承嗣

甾丘

周世，東海之上，有勇士甾丘以勇聞於天下。過神泉，令飲馬。其僕曰："飲馬於此者，馬必死。"丘曰："以丘之言飲之。"其馬果死。丘乃去衣拔劍而入，三日三夜，殺二蛟一龍而出。雷神隨而擊之，十日十夜，眇其左目。要離聞而往見之，丘出送有喪者。要離往見丘於墓所曰：雷神擊子，十日十夜，眇子左目。夫天怨不旋日，人怨不旋踵。子至今弗報，何也？叱之而去。墓上振憤者不可勝數。要離歸，謂人曰："甾丘訴天下勇士也，今日我辱之於衆人之中，必來殺我。暮無閉門，寢無閉戶。"丘至夜半果來，拔劍柱頸曰：子有死罪三，辱我於衆人之中，死罪一也；暮無閉門，死罪二也；寢不閉戶，死罪三也。"要離曰："子待我一言而後殺也。子來不謁，一不肖也；拔劍不刺，二不肖也；刃先詞後，三不肖也。子能殺我者，是毒藥之死耳。"丘收劍而去曰："嘻，天下所不若者，唯此子耳。"（出《獨異志》）

【譯文】

周朝，東海上，有一勇士叫甾丘，以勇敢名聞天下。路經一神泉，他命令飲馬。僕人說："在這飲馬，馬必然死。"丘說，你就按我說的飲吧。飲後，他的馬果然死了。丘便脫衣拔劍，跳入泉中。三天三夜，殺死了二蛟一龍後出來了。隨後，雷神用雷電擊打他，十天十夜，打瞎了他的左眼。要離知道了去看他，丘出去送喪去了。要離在墓旁見到了丘，說："雷神打你，十天十夜，打瞎了你的左眼，報天上的怨不過日，報人間的怨不過時，你至今不報仇，爲什麼？"要離斥責了丘後走了。來送葬的人都很憤怒不平。要離回去後，對人說："甾丘是天下的勇士，今天，我在衆人面前污辱了他，他必然來殺我。"到了晚上，他不閉門，睡覺時不關窗。丘在半夜時果然來了，拔劍按在要離脖子上說，你有三條死罪，在衆人之中污辱我，這是第一條；晚不閉門，這是第二條；睡覺不關窗，這是第三條。要離說，你等我說完後再殺我。你來而不拜，這是第一件不正派的事；拔劍不刺，這是第二件；先出劍後說話，這是第三件。你要能殺死我，最好用毒藥毒死。丘收劍而去，說："嘿，天下不服我的，唯有他呀！"

朱遵

漢朱遵仕郡功曹。公孫述僭號，遵擁郡人不伏。述攻之，乃以兵拒述。埋車絆馬而戰死。光武追贈輔漢將軍，吳漢表爲置祠。一曰。遵失首，退至此地，絆馬訖，以手摸頭，始知失首。於是土人感而義之，乃爲置祠，號爲健兒廟。後改勇士祠。（出《新津縣圖經》）

【譯文】

漢時，朱遵任郡功曹（官名）。公孫述自立爲王，朱遵號召郡內的人都不服從公孫述。公孫述派兵攻打朱遵，朱遵也領兵抵抗公孫述。戰鬥中，朱遵的車毀、馬死，最後他也戰死了。漢光武帝劉秀追贈他爲輔漢將軍。吳漢上表請求爲朱遵建祠堂。有人曾說，朱遵掉了頭，退到這裏，馬被絆倒，他用手摸頭，才知頭沒了。於是，當地人被他勇敢的行爲所感召，爲他建了祠堂，名爲健兒廟，後改勇士祠。

趙雲

蜀趙雲，字子龍，身長八尺，姿容雄偉。居劉備前鋒，爲曹公所圍，乃大開門，偃旗鼓。曹公引去，疑有伏兵。雲於後射之，公軍大駭，死者甚多。備明日自來，視昨日戰處，曰："子龍一身都是膽也。"（出《趙雲別傳》）

【譯文】

蜀國趙雲，字子龍，身高八尺，雄健魁偉，任劉備前鋒。一次被曹操包圍，他卻大開城門，息鼓匿旗，曹操懷疑有伏兵，便退去了。趙雲指揮在後邊射箭，曹兵很害怕，死者很多。第二天，劉備來了，看到昨天的戰場，說："子龍一身都是膽哪！"

呂蒙

吳呂蒙隨姊夫鄧當擊賊，時年十六，呵叱而前，當不能禁。歸言於母曰："貧賤難可居，設有功，富貴可致。"又曰："不探虎穴，安得虎子。"果就成大名。（出《獨異志》）

【譯文】

吳國人呂蒙，隨姐夫鄧當打賊兵，當時十六歲。他吶喊衝殺，鄧當都攔不住他。回來後對母親說，貧賤的日子難過，假如我立了功，就能過上富貴的日子。他又說，不入虎穴，怎能得到虎子。後來，果然成了大名。

魏任城王

魏任城王章，武帝子也。少而剛毅，學陰陽緯候之術，誦六韜洪範之書數千言。武帝謀伐吳，問章，取其利師之決。王善左右射，好擊劍，百步中於懸發。樂聞國獻彪虎，文如錦斑，以鐵爲欄。驍勇之徒，莫放輕視。章曳虎尾以繞臂，虎弭無聲矣。莫不伏其神勇。時南越獻白象子，在帝前，手頓其鼻，象伏不動。文帝鑄萬鈞鍾置崇華殿前，欲徙之，力士百人，引之不動，章乃負之而趨，四方聞其神勇，皆寢兵自固。帝曰："以王權武吞併吳蜀，如鴟銜腐鼠耳。"章薨，如漢東平王葬禮。及喪出，空中聞數百人泣聲。送喪者皆言，昔亂軍傷殺者皆無槨，王之仁惠，收其朽骨。死者歡於九土，精靈知其懷感。故人美王之德。國史撰《任城舊事》二卷。至東晉初，藏於密閣。（出《拾遺錄》）

【譯文】

魏國任城王曹章，是魏武帝曹操的兒子。年輕剛毅，既學過陰陽占卜之術，又讀過很多文韜武略的書。魏武帝想攻打吳國時諮問曹章，聽取一些有利於用兵的策略。曹章善左右射箭，好擊劍，百步中能射中懸發。樂聞國獻了一隻大虎，身上斑紋很好看，用鐵欄圍着。一般的勇士不敢靠前，曹章卻拽虎尾巴繞在手臂上，虎卻不叫不動，大家都佩服他的勇氣。當時，南越獻了頭白象，在武帝面前，曹章用手敲打象鼻，象便伏地不動。魏文帝曹丕鑄了一口很大很重的鐘，想放在崇華殿前，爲了搬運，找了一百多名大力士，沒拉動。曹章背起那鍾走得很快。各國聽說他這樣神勇，都不敢輕舉妄動。文帝說，若是用任城王曹章領兵吞併吳、蜀，就象大鷹叼個死老鼠一樣。曹章死後，以漢時東平王那樣的禮儀殯葬了。在出喪時，聽到空中有數百人哭泣聲，送喪的人都說，從前兵慌馬亂，一些被殺死者都沒有棺材，任城王很仁惠，收了死者的朽骨裝棺殯葬。死者在九泉下很高興，這些精靈爲了感激任城王的恩德，在空中哭泣送喪。所以人們都稱讚任城王的美德。國史中有《任城舊事》兩卷，到東晉初年，藏於祕閣。

桓石虔

晉桓石虔有才幹，矯捷絕倫，隨父豁在荊州。於獵圍中，見猛獸被數箭而伏。諸督將素知其勇，戲令拔箭。石虔因急往，拔一箭，猛虎踞躍，石虔亦跳，高於猛獸。復拔一箭而歸。時人有患疾者，謂曰："桓石虔來"以怖之，病者多愈。（出《獨異志》）

【譯文】

晉時，桓石虔很有才幹，他特別矯健敏捷，隨他父親桓豁在荊州。在一次圍獵中，一猛虎被數箭射中，伏地。督將們平時就知道石虔很勇敢，開玩笑地叫他去拔箭，他急忙去拔了一箭。猛虎跳起來了，他也跳，比老虎跳得還高，他又拔了一隻箭回來。當時，如果有人患病，只要對病人說一聲："桓石虔來了！"這一嚇，有病的人多半就好了。

楊大眼

後魏楊大眼，武都氐難當之孫。少有膽氣，跳走如飛。高祖南伐，李衝典選徵官，大眼求焉。衝不許。大眼曰："尚書不見知，爲尚書出一技。"便以繩長三丈，系髻而走，繩直如矢，馬馳不及。見者莫不驚歎。衝曰："千載以來，未有逸材若此者。"遂用爲軍主。稍遷輔國將軍。王肅初歸國也，謂大眼曰："在南聞君之名，以爲眼如車輪。今（"今"原作"令"，據明抄本、許刻本、黃刻本改）見，乃不異人眼。"大眼曰："若旗鼓相望，瞋眸奮發，足使君亡魂喪膽，何必大如車輪？"當代推其驍果，以爲張關不過也。（出《談藪》）

【譯文】

後魏時有個楊大眼，武都氐人，楊難當的孫子。年少時就有膽量，跳走如飛。高祖南伐時，尚書李衝典選征討官，楊大眼自薦，李衝不允許。大眼說："尚書你不瞭解我，我爲你表演一技。"他便用三丈的長繩，系在髮髻上而後飛跑，繩便像射出的箭頭那樣快、那樣直，馬都攆不上。觀看者都很驚歎。李衝說："千載以來，沒有見過這樣奇異的人才。"便用他當軍主，不久，升爲輔國將軍。王肅剛回國時，對大眼說："在南方就聽到你的名字，以爲你的眼比車輪大。現在看到，和別人的眼沒有什麼不同。"大眼說："咱倆若是旗鼓對陣，我怒瞪雙眼，足以使你亡魂喪膽，何必大於車輪？"當時人都說只有他這樣驍勇，就是張飛、關雲長也比不過他。

麥鐵杖

麥鐵杖，韶州翁源人也。有勇力，日行五百里。初仕陳朝，常執傘隨駕。夜後，多潛往丹陽郡行盜。及明，卻趁仗下執役。往回三百餘里，人無覺者。後丹陽頻奏盜賊蹤由，後主疑之，而惜其材力，舍而不問。陳亡入隋，委質於楊素。素將平江南諸郡，使鐵杖夜泅水過揚子江，爲巡邏者所捕。差人防守，送於姑蘇，到庱亭，過夜。伺守者寐熟，竊其兵刃，盡殺守者走回，乃口銜二首級，攜劍復浮渡大江。深爲楊素獎用。後官至本郡太守。今南海多麥氏，皆其後也。（出《嶺表錄異》）

【譯文】

麥鐵杖是韶州翁源人，勇敢有力量，一日能行五百里。初在陳朝當官，常執傘隨皇伴駕。入夜，他便潛往丹陽郡行盜，天亮，又回來在儀仗中執傘，往返三百多里，無人覺察。後來，丹陽頻頻上奏盜賊猖獗。陳後主曾懷疑過他，而又珍惜他這個人才，沒有向他問罪。陳亡後入隋，歸順在楊素門下。楊素要掃平江南諸郡，派鐵杖夜渡揚子江，被巡邏的抓住。派人看守，送往姑蘇，到了庱亭，晚上看守睡熟後，他竊取了兵器，殺死了看守，回來時口銜兩個人頭，帶着劍渡過了大江，深受楊素的褒獎。後來，他做了本郡太守。如今海南多姓麥的，都是他的後裔。

彭樂

北齊將領彭樂勇猛無雙。時神武帝率樂等十餘萬人，於沙苑與宇文護戰。時樂飲酒，乘醉深入，被刺得肝肚俱出，內之不盡，截去之，復入戰。護兵遂敗，相枕籍死者三萬餘人。（出《獨異志》）

【譯文】

北齊將彭樂勇猛無雙。那時，神武率彭樂等十餘萬人，在沙苑與宇文護交戰。當時，彭樂喝了酒，乘醉深入敵陣。被刺，肝腸都流出來了，有些被塞回去，露在外面的被他截去了。又進入戰場，宇文護的兵被打敗了，橫倒豎躺的死者三萬餘人。

高開道

隋末，高開道被箭，鏃入骨，命一醫工拔之，不得。開道問之，雲："畏王痛。"開道斬之。更命一醫雲："我能拔之。"以一小斧子，當刺下瘡際，用小棒打入骨一寸，以鉗拔之。開道飲啗自若，賜醫工絹三百匹。後爲其將張金樹所殺。（出《獨異志》）

【譯文】

隋朝末年，高開道被箭射中，箭頭刺入骨中。他命一個醫生拔，沒有拔掉，高開道問他。他說："害怕大王痛。"高開道殺了這個醫生。又找一個醫生，這醫生說，我能拔。他用一小斧子，從傷口處把小棒打入骨中一寸，用鉗子把箭頭拔出。高開道喝酒喫飯坦然自若。賜給醫生絹三百匹。高開道後來卻被他的部將張金樹所殺。

杜伏威

隋大業末，杜伏威與陳棱戰於齊州，裨將射中伏威額。怒曰："不殺射者，終不拔此箭。"由是奮入，獲所射者，乃令拔箭，然後斬首。棱乃大敗。（出《獨異志》）

【譯文】

隋朝大業末年，杜伏威與陳棱在齊州交戰。陳棱一個偏將射中伏威的額，他大怒說："不殺死射我的人，決不拔掉此箭。"因此，他奮勇進入戰場，抓到那個射箭者，叫他給拔箭，然後又殺死了他。陳棱大敗。

尉遲敬德

王充兄子琬使於竇建德軍中，乘煬帝所御駿馬，鎧甲甚鮮。太宗曰："彼所乘真良馬也。"尉遲敬德請往取之。乃與三騎，直入賊軍擒琬，引其馬以歸。賊衆無敢當者。敬德常侍宴慶善宮，時有班在其上者，敬德怒曰："汝有何功，合坐我上？"任城王道宗次其下，解喻之，敬德勃焉，拳毆道宗，目幾至眇。（出《譚賓錄》）

【譯文】

王充哥哥的兒子王琬，被派往竇建德軍中，他騎着隋煬帝騎過的馬，鎧甲也很漂亮。唐太宗說："他騎的那匹馬真是好馬呀！"尉遲敬德請求去取那匹馬，分配給他三個騎兵，他們直入敵陣抓住了王琬，把他的馬也牽回來了，敵陣中沒有敢出來抵擋的。尉遲敬德常慶善宮侍宴，有一次有人坐在了他的上首，他很生氣，說："你有什麼功，可以坐在我上首？"任城王道宗坐在下首，想解釋解釋，敬德勃然大怒，揮拳打道宗，眼睛幾乎被打瞎。

柴紹弟

唐柴紹之弟某，有材力，輕矯迅捷，踊身而上，挺然若飛，十餘步乃止。太宗令取趙公長孫無忌鞍韉，仍先報無忌，令其守備。其夜，見一物如鳥，飛入宅內，割雙鞎而去，追之不及。又遣取丹陽公主鏤金函枕，飛入內房，以手拈土公主面上，舉頭，即以他枕易之而去。至曉乃覺。嘗著吉莫靴走上磚城，且至女牆，手無攀引。又以足蹈佛殿柱，至檐頭，捻掾覆上。越百尺樓閣，了無障礙。太宗奇之曰："此人不可處京邑。"出爲外官。時人號爲壁龍。太宗嘗賜長孫無忌七寶帶，直千金。時有大盜段師子從屋上椽孔間而下露，拔刀謂曰："公動即死。"遂於枕函中取帶去，以刀拄地，踊身椽孔間出。（出《朝野僉載》）

【譯文】

唐時，柴紹的弟弟柴某，有功夫，身體輕巧，動作敏捷迅速。一躍身，能像鳥似的飛出十多步才能停下。唐太宗命令他去取趙公長孫無忌的馬鞍，並事前告訴了長孫無忌，讓他派人守備。那天晚上，見一物像鳥似的飛入房中，割了鞍上的雙鞎，拿着馬鞍走了，沒有追上。又一次，派他去取丹陽公主鏤金枕套，他飛入內室，先用手在公主臉上拈土，等公主一抬頭，他便用另一枕頭換走了這隻。天亮後公主才知道。他曾經穿着吉莫靴，腳蹬牆壁走上磚城，直至女牆，不用手攀引。他又用腳蹬着佛殿前的大柱，爬到檐頭，把着椽頭上屋頂。跨越百尺樓閣，一點障礙也沒有。太宗感覺這人很奇特，說："這人不能住在京城。"便把他派出去當官，當時人們叫他壁龍。太宗曾賞賜長孫無忌七寶帶，價值千金。當時有大盜段師子從屋上椽孔間下來，拔刀對他說："你要動就殺死你。"隨即從枕套中取走了寶帶，又用刀拄地，一縱身從椽孔間出去了。

秦叔寶

唐太宗每臨陣，望賊中驍將驍士，炫耀人馬，出入來去者，頗病之。輒命秦叔寶取之。叔寶應命躍馬，負槍而進，必刺之於萬衆之中，人馬俱倒。及後叔寶居多疾病，謂人曰："吾少長戎馬，前後所經二百餘陣，屢中重瘡，計吾出血亦數斛矣，何能不病乎？"（出《譚賓錄》）

【譯文】

唐太宗李世民每臨陣地，看到敵陣中驍勇的將士，出出進進，炫耀人馬，他就很不舒服。便命令秦叔寶去敵營中攻打，叔寶便領命躍馬，負槍而去。他單槍匹馬衝入敵陣萬人之中，所條之人馬俱倒。後來，叔寶有很多疾病，對人說："我從年輕時就開始了戎馬生活，前後經歷過二百多陣仗，屢負重傷，計算一下我出的血也有多少升了，怎麼能沒病呢！"薛仁貴 唐太宗徵遼東，駐蹕於陣。薛仁貴著白衣，握戟橐鞬，張弓大呼，所向披靡。太宗謂曰："朕不喜得遼東，喜得卿也。"後率兵擊突厥於雲州。突厥先問唐將爲何，曰："薛仁貴也。"突厥曰："吾聞薛  
仁貴流會州死矣，安得復生？"仁貴脫兜鍪見之，突厥相視失色，下馬羅拜，稍遁去。（出《譚賓錄》）

唐太宗徵遼東時，在陣地上看見薛仁貴身穿白衣，躍馬提戟，張弓吶喊，所向無敵。太宗對他說："得到遼東我並不太高興，高興的是得到了你這員猛將。"後來，薛仁貴率兵去雲州攻打突厥。突厥人先問唐將是誰？回答說，是薛仁貴。突厥人說，聽說薛仁貴在會州死了，怎麼能又活了？薛仁貴脫掉頭盔讓他們看。突厥人一看大驚失色，下馬叩拜後便逃走了。

公孫武達

唐左武衛大將軍公孫武達有膂力。嘗遇賊，盡劫其衣物，逼武達索靴，武達授足與之。賊俯就引靴，武達毆之，死於手下，以其兵仗御餘寇，獲免。（出《譚賓錄》）

【譯文】

唐朝左武衛大將軍公孫武達，非常有臂力。曾經有一次他遇到了賊，搶了他的衣服，還要脫掉他的靴子。公孫武達伸出腳讓他脫，趁賊伏身脫靴之際，將其打死，又用他的兵器趕走了其餘的賊寇，沒有受到損失。

程知節

唐裴行儼與王充戰，先馳赴敵，爲流矢所中，墜於地。程知節救之，殺數人，充軍披靡。知節乃抱行儼，重騎而還，爲充騎所逐，刺槊洞過。知節回身，捩折其槊，斬獲者，與行儼皆免。（出《譚賓錄》）

【譯文】

唐時，裴行儼與王充交戰。裴行儼先騎馬衝入敵陣，被敵箭射中，墜馬倒地，程知節去救他，殺了很多敵人，王充的軍隊潰逃。程知節抱着裴行儼，二人騎一匹馬回來時，被王充的騎兵追趕，一槊（兵器）刺穿了程知節，他回身便把槊折斷，把那人殺了，他和裴行儼都免除了殺身之災。

薛萬

唐契苾阿（明抄本"阿"作"何"，下同），力征遼東。以騎八百，遇賊合戰，被槊中腰，爲賊所窘。尚輦奉御薛萬備單馬入殺賊騎，救阿力於羣賊之中，與之俱出。阿力氣盡，束瘡而戰，賊乃退。（出《譚賓錄》）

【譯文】

唐時，契苾阿力征遼東，率領八百騎兵，遇賊交戰，被槊刺中腰，尚輦奉御薛萬單槍匹馬衝入敵陣，從羣賊中救出阿力，二人都逃出了敵羣。阿力身負重傷，包紮了傷口後又戰，敵人才退去。

李楷固

唐天后時，將軍李楷固，契丹人也，善用搨索。李盡忠之敗也，麻仁節、張玄遇等並被搨將。獐鹿狐兔，走馬遮截，放索搨之，百無一漏。鞍馬上弄弓矢矛矟，狀如飛仙。天后惜其材，不殺，用以爲將。稍貪財好色，出爲潭州喬口鎮將，憤恚而卒也。（出《朝野僉載》）

【譯文】

唐則天皇后時，將軍李楷固是契丹人，善用套索。李盡忠那次戰敗了，麻仁節、張玄遇等人都被他用套索抓住。獐、鹿、狐、兔，只要是他騎馬追截，放索一套，百無一漏。在馬上使用弓箭和八尺長矛，狀如飛仙。則天皇后很珍惜其才，沒有殺他，用做將軍。他有些貪財好色，降爲潭州喬口鎮守將。他憤恨惱怒而死。

王君毚

唐王君毚攝御史中丞，判涼州都督事。玄宗於廣達樓，引君毚及妻夏氏宴設，賜金帛。夏氏亦勇決，每君毚臨陣，夏氏亦有戰功。涼州有回紇契苾思結陣（明抄本"陣"作"戰"，按《舊唐書·王君毚傳》"陣"作"渾"），四部落爲酋長。君毚微時往來涼府，爲回紇所輕。及君毚爲河西節度使，回紇等怏怏，恥在麾下。君毚奏回紇等部落難制，潛有謀叛，遂留四部都督。後四部落黨與謀叛君毚以復怨。會吐蕃間道往突厥，君毚率精騎往肅州掩之。還至甘州南鞏筆驛，四部落伏兵突起，君毚與賊力戰，自朝至晡，左右盡死，遂殺君毚。（出《譚賓錄》）

【譯文】

唐朝，王君毚任御史中丞，兼管涼州都督事物。玄宗李隆基在廣達樓設宴，宴請君毚和他的妻子夏氏，賞賜金銀布匹。夏氏也很勇敢，經常和丈夫一起參戰，也立過戰功。涼州有個回紇人契苾思，聯合四個部落推他爲酋長。王君毚在身分低微時經常往來涼州，回紇人很輕視他。等他升爲河西節度使，回紇人很不服氣，覺得在他的治理下很恥辱。君毚上奏皇上，說回紇等部落難以管制，暗地策劃叛亂，便留下四部落都督。後來，四部落聯合叛亂，向君毚報仇。恰在這時，吐蕃間道去突厥，王君毚率精騎去肅州抵擋，回來時到甘州鞏筆驛，四部落伏兵突起，王君毚與賊力戰，從早到晚，他的部下都戰死了，他也被殺。

宋令文

唐宋令文者有神力。禪定寺有牛觸人，莫之敢近，築圈以闌之。令文怪其故，遂袒褐而入。牛竦角向前，令文接兩角拔之，應手而倒，頸骨皆折而死。又以五指撮碓觜，壁上書得四十字詩。爲太學生以一手挾講堂柱起，以同房生衣於柱下壓之，許重設酒，乃爲之出。令文有三子，長之問有文譽，次之遜善書，次之悌有勇力。之悌後左降朱鳶。會賊破歡州，以之悌爲總管擊之。募壯士得八人。之悌身長八尺，被重甲，直前大叫曰："獠賊，動即死！"賊七百人，一時俱剉，大破之。（出《朝野僉載》）

【譯文】

唐時，宋令文力大無窮。禪定寺牛頂人，沒有人敢靠近，只有用圈攔着。宋令文奇怪問什麼原因，於是他光着膀子進去了，牛伸着兩角向他衝來，他抓住兩隻牛角，用手按倒牛，牛的頸骨都斷了，牛也死了。他又能以五指抓起搗米的石臼，在牆壁上寫了四十字的詩。在太學生面前，他一手拔起講堂的柱子，把同室學生的衣服放在柱下壓着。答應請酒，才取出衣服。宋令文有三個兒子，長子宋之問的文章很有聲譽；二子宋之遜擅長書法；三子宋之悌很勇敢。之悌後來左降朱鳶，恰遇賊兵攻打歡州，派之悌爲總管前去擊敵，招募了八名壯士。宋之悌身高八尺，披戴重甲，邊前衝邊大聲叫喊："獠賊，誰敢動就叫他死！"七百多敵人一時都受了傷，宋之悌大破敵陣。

彭博通

唐彭博通者，河間人也，身長八尺。曾於講堂階上，臨階而立。取鞋一雙，以臂夾，令有力者後拔之，鞋底中斷，博通腳終不移。牛駕車正走，博通倒曳車尾，卻行數十步，橫拔車轍深二尺，皆縱橫破裂。曾遊瓜步江，有急風張帆，博通捉尾纜挽之，不進。（出《朝野僉載》）

【譯文】

唐時，河間人氏彭博通，身高八尺。他曾站在講堂的臺階上，用臂夾着一雙鞋，叫有力量的人從後邊拔這雙鞋，鞋底拉斷，他的腳卻沒移動一下。牛拉車正往前走時，他從後邊拉着車尾，倒行數十步。橫拔車轍二尺多深，車都碎裂了。他曾遊過瓜步江，江上有一船，大風吹動着風帆向前進，彭博通卻挽着船尾的纜繩，船不能前進。

李宏

唐定襄公李宏，虢王之子，身長八尺。曾獵，遇虎搏之，踣而臥，虎坐其上。奴走馬旁過，虎跳攫奴後鞍。宏起，引弓射之而斃。宏及奴一無所傷。（出《朝野僉載》）

【譯文】

唐朝，定襄公李宏，是虢王的兒子，身高八尺。曾經有一次打獵，遇老虎，和老虎搏鬥時，他跌倒了，老虎坐在他身上。有一奴僕騎馬從旁經過，老虎跳起來抓馬的後鞍，這時，李宏躍起，用弓箭將老虎射死，李宏和奴僕都沒有受傷。

辛承嗣

唐忠武將軍辛承嗣輕捷。曾解鞍絆馬，脫衣而臥，令一人百步，走馬持槍而來。承嗣鞴馬解絆，著衣擐甲，上馬盤槍，逆拒刺馬，擒人而還。承嗣後與將軍元帥獎馳聘，一手捉鞍橋，雙足直上捺蜻蜓，走馬二十里。與中郎裴紹業，於青海被吐番所圍。謂紹業曰："將軍相隨共出。"紹業懼，不敢。承嗣曰："爲將軍試之。單馬持槍，所向皆靡，卻迎紹業出。承嗣馬被箭，乃跳下，奪賊壯馬乘之，一無所傷。裴旻與幽州都督孫佺北征，被奚賊所圍。旻馬上立走，輪刀雷發，箭若星流，應刀而斷。賊不敢取，蓬飛而去。（出《朝野僉載》）

【譯文】

唐朝，忠武將軍辛承嗣，行動非常敏捷迅速。曾有一次，他解鞍絆馬，脫衣而臥，令一人從百步以外騎馬持槍而來，他備馬解絆，穿衣披甲，上馬盤槍，迎着來人，刺馬、擒人而歸。後來，承嗣與軍中將軍元帥比賽馬術，他一手抓馬鞍，雙足倒立豎蜻蜓，在馬上跑了二十里。他和中郎將裴紹業，在青海被吐蕃包圍，他對紹業說："你隨我一起衝出去。"紹業害怕不敢。承嗣說："我先去給你試試。"他單槍匹馬，敵人四處逃散，他反回來迎紹業出去。辛承嗣的馬被射中，他跳下馬，奪了敵人一匹壯馬騎上，沒有一處受傷。裴旻和幽州都督孫佺北征時，被奚賊包圍，裴旻站在馬上，揮舞大刀，敵人射來的箭象流星似的，都被裴旻的大刀砍斷，賊不敢抓他，他騰飛而去。

卷第一百九十二 驍勇二

來瑱 哥舒翰 馬璘 白孝德 李正己 李嗣業 馬勳 汪節 彭先覺 王俳優　鍾傅　

墨君和 周歸祐 王宰

來瑱

唐來瑱，天寶中至贊善大夫，未爲人所知。安祿山叛逆，召朝臣各舉智謀果決才堪統衆者。左拾遺張鎬薦瑱有縱橫才略。表入，即日召見，稱旨，拜潁川太守，充招討使，累奏戰功。肅宗繼位，以瑱武略，尤加任委。北收河洛，屬羣賊蜂起，頻來攻戰，皆爲瑱所敗。賊等懼之，號爲來嚼鐵。（出《譚賓錄》）

【譯文】

唐朝的來瑱，在玄宗天寶中期官已升到贊善大夫，但不爲人們所知。安祿山叛亂時，皇帝下詔讓朝臣們推薦有智謀，辦事果斷，能夠統帥衆人的人才。左拾遺張鎬推薦來瑱具有經略天下的才幹。奏表上去後，當日召見，皇上很滿意，任他爲潁川太守，兼招討史，果然屢建戰功。肅宗李亨繼位時，因爲來瑱的武略，委以重任。收復了河洛一帶，屬內羣賊蜂擁而起，多次攻戰，都被來瑱擊敗，敵人很害怕他，都叫他"來嚼鐵"。

哥舒翰

唐哥舒翰捍吐蕃，賊衆三道從山相續而下，哥舒翰持半段折槍，當前擊之，無不摧靡。翰入陣，善使槍，追賊及之，以槍搭其肩而喝。賊驚顧，翰從而刺其喉，皆高三五丈而墜。家僮左車年十五，每隨入陣，輒下馬斬其首。（出《譚賓錄》）

【譯文】

唐時，哥舒翰捍守吐蕃。衆賊分三路從山上連續攻下來，他手持半截折槍，迎頭出擊，所向無敵。哥舒翰打仗時善使槍，每當追上敵人時，先用槍搭在敵人的肩膀上，然後大叫一聲，當敵人一回頭時，便刺他的咽喉，敵人便跌下馬來。他的家僮左車，才十五歲，每次都跟隨入陣，這時便跳下馬來割掉被刺者的腦袋。

馬璘

唐廣德元年，吐蕃自長安還至鳳翔，節度孫守直閉門拒之。圍守數日，會鎮西節度馬璘領精騎千餘，自河西救楊志烈回，引兵入城。遲明，單騎持滿，直衝賊衆。左右願從者百餘騎。璘奮擊大呼，賊徒披靡，無敢當者。翌日，又逼賊請戰。皆曰："此將不惜死，不可當，且避之。"（出《譚賓錄》）

【譯文】

唐代宗廣德元年。吐蕃從長安退出，又來圍困鳳翔城，節度使孫守直緊閉城門，守城拒敵，已經數日。正在這時，鎮西節度使馬璘領精騎一千多，從河西援救楊志烈回來，他先領兵入城。第二天黎明，他一人單騎，手持滿弓，衝向敵衆，左右跟他來的有一百多。馬璘奮戰吶喊，敵兵潰散，沒有敢抵抗的。第二天，他又向敵陣挑戰。敵人說，這個將領不怕死，無法抵擋，趕緊躲避。

白孝德

唐白孝德爲李光弼偏將。史思明攻河陽，使驍將劉龍仙卒騎五千，臨城挑戰。龍仙捷勇自恃，舉足加馬鬣上，謾罵光弼。光弼登城望之，顧諸將曰："孰可取者？"僕固懷思請行，光弼曰："非大將所爲，歷選其次。"左右曰："孝德可。"光弼召孝德前，問曰："可乎？"曰："可。"光弼問所加幾何人而可？曰："獨往則可，加人多不可。"光弼曰："壯哉！"終問所欲，對曰："願備五十騎于軍門，候入而繼進，及請大衆鼓譟以假氣，他無用也。"光弼撫其背以遣之。孝德挾二矛，策馬截流而渡。半濟，懷思賀曰："克矣。"光弼曰："未及，何知其克？"懷恩曰："觀其攬跋便僻，可萬全。"龍仙始見其獨來，甚易之，足不降鬣。稍近欲動，孝德搖手止之，若使其不動，龍仙不之測。又止龍仙。孝德曰："侍中使予致詞，非他也。"龍仙去三十步，與之言，褻罵如初。孝德伺便，因瞋（"瞋"原作"瞑"，據明抄本改）目曰："賊識我乎？"龍仙曰："何也？"曰："國之大將白孝德。"龍仙曰："是豬狗乎？"發聲虓然，執矛前突，城上鼓譟，五十騎亦繼進。龍仙矢不及發，環走堤上，孝德逐之，斬首提之歸。（出《譚賓錄》）

【譯文】

唐時，白孝德爲李光弼的偏將。史思明攻打河陽時，派驍將劉龍仙率領騎兵五千，到河陽城下挑戰。劉龍仙自以爲很勇敢，將腳放在馬頸上，謾罵李光弼。李光弼登城觀望，對諸將說："誰能將他抓來？"僕固懷恩請求前往。光弼說，不能用大將出馬。又選擇別人，諸將說，孝德可以。李光弼召來白孝德，問："行嗎？"孝德說，行。光弼又問需要幾個人同去，孝德說，我自己就行，多了不行。光弼說，好樣的！又問他還有什麼要求。白孝德回答說，先準備好五十名騎兵，等我衝入敵陣時再衝過去，請大家吶喊助威，其他不用了。李光弼拍了拍他的後背，叫他去了。白孝德手持兩杆長矛，策馬橫渡，走到河當中。懷恩高興地說，準能抓到他。李光弼說，未必，你怎麼知道能抓到？懷恩說，我看他信心十足，萬無一失。劉龍仙看到白孝德一人獨來，不以爲然，腳仍然放在馬頸上。白孝德走近時，他剛想動，孝德搖手製止了他。劉龍仙爲防不測，剛要行動，孝德又制止了他，說，侍中讓我來傳個話，沒別的事。劉龍仙往前走了三十步，和孝德說話，嘴裏仍然謾罵不止。白孝德抓住機會，怒瞪雙目，說，你認識我嗎？龍仙說，你是誰？白孝德說，我是唐朝大將白孝德。劉龍仙說，是豬狗嗎？只聽白孝德像獅吼般大喝一聲，持矛前進，城上吶喊，那五十精騎也衝殺過來。劉龍仙箭都沒來得及發，只能在堤上轉圈跑，白孝德趕上後斬了劉龍仙，提着頭回來了。

李正己

唐李正己本名抱玉。侯希逸爲平盧軍帥，希逸母即正己姑也。後與希逸同至青州，驍健有勇力。寶應中，軍中討史朝義，至鄭州。回紇方強恣，諸節度皆下之。正己時爲軍候，獨欲以氣吞之，因與角逐，衆軍聚觀。約曰："後者批之。"即逐而先，正己擒其領而批其顙，回紇屎液俱下。衆軍呼突，繇是不敢暴。會軍人逐希逸，希逸奔走。衆立正己爲帥，朝廷因授平盧節度使。（出《譚賓錄》）

【譯文】

唐時，李正己本名抱玉。侯希逸任平盧軍帥，希逸的母親是正己的姑姑。後來，他與侯希逸同到青州，他非常矯健勇敢。唐代宗寶應年中，軍隊討伐史朝義，到了鄭州。軍中回紇士兵非常驕橫無理，各節度使都低聲下氣。李正己當時是軍候，他爲了出出這口氣，他要和回紇士兵進行摔跤比賽，比賽時士兵都來圍觀。雙方約定，誰輸了打誰，摔跤時李正己勝了，他抓住回紇兵的衣領打他的臉，直打得屎尿俱下。兵士們歡呼，那以後，回紇兵再不敢驕橫了。恰趕上軍人們驅逐侯希逸，希逸逃跑了，大家立李正己爲軍帥，朝廷授他平盧節度使。

李嗣業

唐李嗣業領安西北庭行營，常爲先鋒將，持棒衝擊，衆賊披靡。與九節度圍賊，因中流矢，數日瘡欲愈。臥於帳中，忽聞金鼓聲亂。問之，知戰。因闞，瘡中血如注，奄然而卒。（出《譚賓錄》）

【譯文】

唐時，李嗣業鎮安西北庭行營，曾被任命爲先鋒將，戰鬥時，他持棒衝擊，衆賊潰逃。一次，他與九節度使圍攻賊寇，中了流箭。數日後傷口剛癒合，他臥在帳中，忽聽到金鼓亂鳴，他問什麼事，知道正打仗，他起來窺看，傷口血流如注，漸漸死亡。

馬勳

唐德宗欲幸梁洋，嚴振遣兵五千至周至以俟南幸。其將張用誠陰謀叛背，輸款於李懷光，朝廷憂之。會梁州將馬勳至，上臨軒與之謀。勳曰："臣請計日至山南，取節度符召之；即不受召，臣當斬其首以覆命。"上喜曰："幾日當至？"勳剋日時而奏，上勉勞而遣之。勳既得振符，乃與壯士五十人偕行出駱谷。用誠以爲未知其叛，以數百騎迓勳。勳與俱之傳舍。用誠左右森然。勳曰："天寒且休。"軍士左右皆退，勳乃令人多焚其草以誘之，軍士爭附火。勳乃令人從容，出懷中符示之曰："大夫召君。"用誠惶駭起走，壯士自背束其手而擒之。不虞用誠之子居後，引刀斫勳。勳左右俱承其臂（"臂"原作"背"，據明抄本改），刀不甚下，微傷勳首。遂格殺其子，而僕用誠於地，令壯士跨其腹，以刃擬其喉曰："聲則死之！"勳馳就其軍，營士已被甲執兵。勳大言曰："汝等父母妻孥皆在梁州，棄之從人反逆，將欲滅汝族耶？大夫使我取張用誠，不問汝輩。乃何爲乎？"衆懾伏。於是縛用誠，遣送洋州，振杖殺之。拔其二使總其衆。勳以藥自封其首，來複命，愆約半日。（出《譚賓錄》）

【譯文】

唐德宗李適去梁洋，嚴振派兵五千去周至，用來保衛皇帝南巡。他的部將張用誠陰謀反叛，他暗中向李懷光獻財物，朝廷很憂慮此事。恰趕上樑州將馬勳來了，皇上就和馬勳在廳中想辦法。馬勳說："我請求約定一個時間去山南，用節度振符召張用誠，他若不受召，我就斬了他來複命。"皇上很高興，說："幾日能到？"馬勳算了一下時間告訴了皇上，皇上對他進行了一番嘉勉，派他去了。馬勳拿着節度振符，和五十名壯士同行走出駱谷。張用誠以爲別人不知他的反叛陰謀，用數百人迎接馬勳，馬勳和他同到住所，卻見張用誠周圍禁衛森嚴。馬勳說："天冷，讓他們休息去吧。"左右的軍士們都退去。馬勳又令人點燃很多柴草，用來引誘士兵，軍士們都爭着取暖。馬勳又叫人隨意活動，他取出懷中的節度振符給張用誠看，並說："大夫（指嚴振）召你去。"張用誠很惶恐，要逃走。跟馬勳來的壯士從後邊反背了他的雙臂。沒想到張用誠的兒子在後邊，舉刀要砍馬勳。左右壯士很快地擎住了他的手，刀沒有砍下去，只使馬勳的頭受了點輕傷。於是把張用誠的兒子殺了，把張用誠按倒在地，壯士用腳踩着他的肚子，用刀逼近他的咽喉，說："你要喊叫，就叫你死。"馬勳又很快地到了張用誠的軍營，兵士們早已披盔甲，執武器。馬勳大聲說："你們的父母妻子都在梁州，拋棄了他們跟人叛變，這是要你們滅族的行爲，大夫讓我捉拿張用誠，不向你們問罪，你們這是要幹什麼？"衆士兵很害怕，都歸順了。於是綁了張用誠，遣送洋州，亂棍打死。又選拔了二使統領他的部下。馬勳用藥敷在自己頭上，回來向皇上覆命，按約定的時間，只晚了半天。

汪節

太微村在績溪縣西北五里。村有汪節者，其母避瘧於村西福田寺金剛下，因假寐，感而生節。節有神力，入長安，行到東渭橋，橋邊有石獅子，其重千斤。節指而告人曰："我能提此而擲之。"衆不信之。節遂提獅子投之丈餘，衆人大駭。後數十人不能動之，遂以賂請節，節又提而致之故地。尋而薦入禁軍，補神策將軍。嘗對御，俯身負一石碾，置二丈方木於碾上，木上又置一牀，牀上坐龜茲樂人一部，奏曲終而下，無厭重之色。德宗甚寵惜，累有賞賜。雖拔山拽牛之力，不能過也。（出《歙州圖經》）

【譯文】

太微村在績溪縣西北五里，村中有個叫汪節的人。他母親因爲躲避瘧疾病，來到村西福田寺的金剛佛像下，在似睡未睡中，有感應生下了汪節。他的力量特別大。有一次去長安，走到東渭橋，橋邊有一石獅子，重千斤。汪節指着石獅對人說，我能把它提起來扔到一邊去。衆人不信，汪節便提起石獅扔到一丈多遠的地方。衆人大感驚奇，後來好幾十人沒有搬動，大家又用錢、物請汪節，他又提起石獅放到原處。很快，經人推薦他到了宮中禁軍，任神策將軍。曾有一次，面對皇上，他伏在地上，身背一石碾，碾上放兩丈見方的木板，木板上又放一張牀，牀上坐了一部龜茲（西域少數民族）樂隊，直到演奏完曲子纔下來，他並不感到沉重喫力。德宗非常看重他，經常給他賞賜。別人儘管有拔山拽牛的力量，也超不過他。

彭先覺

唐彭先覺叔祖博通膂力絕倫。嘗於長安與壯士魏弘哲、宋令文、馮師本角力。博通堅臥，命三人奪其枕。三人力極，牀腳盡折，而枕不動。觀者逾主人垣牆，屋宇盡壞，名動京師。嘗與家君同飲，會瞑，獨持兩牀降階，就月於庭。酒俎之類，略無傾泄矣。（出《御史臺記》）

【譯文】

唐時，彭先覺的叔祖彭博通，體力非常大，超過一般人。曾經在長安和壯士魏弘哲、宋令文、馮師本較量力量。彭博通用力橫躺，叫他們三人取他頭下的枕頭，三人使出了全部力量，牀腿都拽斷了，而枕頭卻沒動。觀看的人爬過院牆，擠壞了房屋，一時，轟動京城。他曾經和筆者的父親喝過酒，天黑了，爲了到庭院賞月亮，他一人拿着兩張大方桌走下臺階，桌上的酒、菜，沒有灑一點一滴。

王俳優

唐乾符中，綿竹王俳優者有巨力。每遇府中饗軍宴客，先呈百戲。王生腰背一船，船中載十二人，舞河傳一曲，略無睏乏。（出《北夢瑣言》）

【譯文】

唐僖宗乾符年間，綿竹地方有個叫王俳優的人，力量特別大。每逢府中要犒賞軍隊和宴請賓客時，都要演雜耍助興。王俳優腰背一船，船中坐十二人，隨《河傳曲》歌舞，直到曲終，他不感到疲乏。

鍾傅

安陸郡有處士姓馬忘其名，自雲江夏人，少遊湖湘，又客於鍾陵十數年。嘗說江西鍾傅，本豫章人，少倜儻，以勇毅聞於鄉里。不事農業，恆好射獵。熊鹿野獸，遇之者無不獲焉。一日，有親屬酒食相會，傅素能一飲。是日大醉。唯一小僕侍行，比暮方歸。去家二三里，溪谷深遂，有虎黑文青質，額毛圓白，眈眈然自中林而出。百步之外，顧望前來。僕伕見而股慄，謂傅曰："速登大樹，以逃生命。"傅時酒力方盛，膽氣彌粗。即以僕人所持白梃，山立而拒之。虎即直搏傅，傅亦左右跳躍，揮杖擊之。虎又俯伏，傅亦蹲踞。須臾，復相拿攫。如此者數四。虎之前足，搭傅之肩，傅即以兩手抱虎之項，良久。虎之勢無以用其爪牙，傅之勇無以展其心計。兩相擎據，而僕伕但號呼與其側。其家人怪日晏未歸，仗劍而迎之。及見相捍，即揮刃前斫。虎腰既折，傅乃免焉。數歲後，江南擾亂，羣盜四集，傅以鬥虎之名，爲衆所服，推爲酋長，竟登戎帥之任，節制鍾陵。鎮撫一方，澄清六郡。唐僖昭之代，名振江西。官至中書令。（出《耳目記》）

【譯文】

安陵郡有一個處士姓馬，忘記了他的名字，他自己說是江夏人，年輕時在湖南湖北遊蕩，又在鍾陵客居十幾年。他曾經說，江西有個叫鍾傅的人，本是豫章人。年輕時是個卓越不俗的人物，以他的勇敢強悍聞名鄉里。不喜種農田，而喜歡打獵。熊、鹿、虎等野獸，只要他遇見，準能獵到手。有一天，親屬請他喝酒喫飯，他平常就能喝酒，這天大醉。只有一個小僕跟隨他，天黑了才往回走，離家有二三里路，山高谷深。有一隻青毛黑色花紋，白色額毛的老虎，雙目透着兇光從林中走出，就在百步之外，邊看邊走來，小僕嚇得腿顫抖。他告訴鍾傅，快爬樹，好逃命。鍾傅這時酒勁正發作，膽量非常大，就用小僕手中的木棒，站在那裏和虎鬥。老虎直奔鍾傅而來，他左右跳躍，揮動木棒打虎，虎又爬下了，鍾傅也蹲下了。過了一會兒，又開始搏鬥，這樣反覆了四次。老虎的前爪搭在鍾傅肩上，鍾傅就用兩手抱住老虎的脖子，相持了很久。虎無法用他的爪牙，鍾傅的勇力也無法施展。雙方相持，僕人在旁大聲喊叫。家裏人以爲他喝酒還沒回來，拿劍來迎他，見此情景，便揮劍砍虎，虎腰被砍斷，鍾傅才脫離險境。數年後，江南騷亂，盜賊四起，鍾傅以當年鬥虎之名，爲衆人佩服，推選他爲頭目。後來，竟當了軍帥，節制鍾陵，鎮守一方，平定了六郡。唐朝僖宗、昭宗時代，名振江西，官至中書令。

墨君和

真定墨君和，幼名三旺。世代寒賤，以屠宰爲業。母懷妊之時，曾夢胡僧攜一孺子，面色光黑，授之曰："與爾爲子，他日必大得力。"既生之，眉目棱岸，肌膚若鐵。年十五六，趙王鎔初繼位，曾見之，悅而問曰："此中何得崑崙兒也？"問其姓，與形質相應，即呼爲墨崑崙，因以皁衣賜之。是時常山縣邑屢爲幷州中軍所侵掠，趙之將卒疲於戰敵，告急於燕王李匡威，率師五萬來救之。並人攻陷數城。燕王聞之，躬領五萬騎，徑與晉師戰於元氏。晉師敗績。趙王感燕王之德，椎牛釃酒，大犒於槁城。輦金二十萬以謝之。燕王歸國，比及境上，爲其弟匡儔所拒。趙人以其有德於我，遂營東圃以居之。燕主自以失國，又見趙主之方幼，乃圖之。遂從下矣上伏甲。（明抄本"從下矣上伏甲"作"遂矣伏兵"，"矣"疑作"以"）。俟趙王旦至，即使擒之。趙王請曰：某承光代基構，主此山河，每被鄰寇侵漁，困於守備。賴大王武略，累挫戎鋒，獲保宗祧，實資恩力。顧惟幼懦，鳳有卑誠，望不忽忽，可伸交讓。願與大王同歸衙署，即軍府必不拒違。"燕王以爲然，遂與趙王並轡而進。俄有大風並黑雲起於城上。俄而大雨，雷電震擊。至東角門內，有勇夫袒臂旁來，拳毆燕之介士。即挾負趙主，逾垣而走。遂得歸公府。王問其姓名，君和恐其難記，但言曰："硯中之物，王心志之。"左右軍士，既見主免難，遂逐燕王。燕王退走於東圃，趙人圍而殺之。明日，趙王素服哭於庭，兼令具以禮斂。仍使告於燕主。匡儔忿其兄之見殺，即舉全師伐趙之東鄙。將釋其憤氣，而致十疑之書。趙王遣記室張澤以事實答之。其略曰：營中將士，或可追乎；天上雷霆，何人計會？詞多不載。趙主既免燕主之難，召墨生以千金賞之，兼賜上第一區，良田萬畝，仍恕其十死，奏授光祿大夫。終趙王之世，四十年間，享其富貴。當時閭里，有生子或顏貌黑醜者，多雲："無陋，安知他日不及墨崑崙耶？"（出《劉氏耳目記》）

【譯文】

真定人墨君和，幼年時名叫三旺，世代貧賤，以屠宰爲業。他母親在懷孕時，曾夢見一個胡僧領一個面色黑亮的小孩給她，說："給你當兒子吧，將來必然能借到他的大力。"他生下來時，眉目突出，皮膚鐵黑。他長到十五六時，趙王鎔剛繼位，曾見過他，高興地問："這裏怎麼能有崑崙兒？"又問他的姓，和他的皮膚一樣，姓墨，就叫他墨崑崙，便賜給他黑衣。當時，常山縣境屢次受到幷州中軍的侵擾掠奪，趙王的官兵打不過敵人，向燕王李匡威告急，請他派兵來援救，收復失城。燕王接到信後，親率五萬精騎，在元氏地方和晉師交戰，晉軍大敗。趙王爲感謝燕王的恩德，殺牛備酒，在槁城犒賞燕軍，並用車送來了二十萬黃金答謝。燕王歸國，剛走到邊境。他弟弟李國儔卻不讓他回國。趙國認爲燕王曾幫助過自己，便在東輔營造了房子讓燕王居住。燕王自己沒有了國家，又看到趙主年齡小，便想奪趙王的權力。他便上下佈置了很多伏兵，等趙王早晨到時，就抓住他。趙王說："我是繼承了祖宗的大業，主宰這片山河，每當被鄰國侵掠時，感到無力守衛，多虧你以武力相助，打敗了敵人的侵擾，保住了祖宗的大業，我很感謝你的幫助。我年幼力單，我希望以誠相待，千萬不要這樣草率地辦事。你有什麼想法可以告訴我，我願和你一起回到衙門，軍府不會抵擋我們。燕王認爲趙王說的有道理，便和趙王並轡而行。不一會兒，颳起了大風，黑雲壓城，傾盆大雨，雷電交加。走到東角門，有一勇士光膀而來，用拳擊打燕王的衛兵，挾起趙王，越牆而走，回到軍府。趙王問這勇士的姓名，墨君和怕自己的名字難記，便說，硯中之物。趙王心中記住了。左右軍士，一見趙王免於災禍，便要趕燕王。燕王退到東圃，趙國人便將他圍而殺之。第二天，趙王穿白衣服在大庭中哭，並下令以禮儀殯葬燕王，又派人告訴了燕王的弟弟。李匡儔得知其兄被殺很憤怒，爲了泄憤，便領兵攻打趙國的東部，並向趙國致了《十疑文書》。趙王派記室以事實爲依據給予回答。其中簡略地說，營中將士，可以追查，天上的雷霆，誰能管得了？詞不多載。趙王免掉了燕王的發難，便召來墨君和，賞給他千金，又賜他好住宅一處，良田萬畝。並饒恕他挾王的死罪，授予他光祿大夫。趙王當權的四十年裏，享盡榮華富貴。當時民間生有醜陋和貌黑的孩子時，大家都說："不怕，也許以後他能趕上墨崑崙呢。"

周歸祐

燕之舊將周歸祐，薊門更變之際，以劍柱心，刃自背出而不死。奔於梁，爲騎將之先鋒焉。十五年，夾河百戰，通中之瘡，往往遇之。後唐莊宗入洛，爲仇者於獵場席地俾坐，滿挽而射，貫腋而出，創愈無恙。仕至郡牧節度留後。竟死於牖下。（出《北夢瑣言》）

【譯文】

燕時的舊將周歸祐，在薊門更變時，用劍刺心，劍刃從後背出來竟沒有死。他去了梁國，當了騎將先鋒。十五年中，他身經百戰，穿透身體的傷口，經常受此傷。後唐莊宗李存勖入洛陽時，他的仇人讓他在獵場上席地而坐，他們用弓箭射他，箭頭卻穿過腋下出去了，並沒有射死他。他的官做到郡牧節度留後。竟死於窗下。

王宰

丁丑歲，蜀師戍於固鎮。有巨師曰費鐵觜者，本於綠林部下將卒（明抄本"卒"作"率"）。其人也，多使人行劫而納其貨。一日，遣都將領人攻河池縣。有王宰者（失其名）少壯而勇，只與僕隸十數輩止於公署。羣盜夜至，宰啓扉而俟之，格鬥數刻，宰中鏃甚困，賊將逾其閾。小僕持短槍，靠扉而立，連中三四魁首，皆應刃而僕，腸胃在地焉。羣盜於是舁屍而遁。他日，鐵觜又劫村莊，才合夜，羣盜至村。或排闥而入者，或四面壞壁而入，民家燈火尚瑩煌。丈夫悉遁去，唯一婦人以勺揮釜湯潑之，一二十輩無措手，爲害者皆狼狽而奔散。婦人但秉勺據釜，略無所損失。旬月後，鐵觜部內數人，有面如瘡癩者，費終身恥之。（出《玉堂閒話》）

【譯文】

丁丑年，四川軍隊在固鎮防守，軍隊中有個頭目叫費鐵觜，他本是綠林中的一個將卒。這個人經常派人去行劫，把搶來的東西歸他。一天，派都將領人攻打河池縣。有個姓王的縣宰，年輕力壯很勇敢，他和十幾個僕隸守在公署內。盜賊晚上來了，他開門後在門後等着，格鬥了一段時間後，王宰中了箭行動困難，盜賊剛要跨過門檻，小僕手拿短槍，站在門後，連續刺中三四個盜賊，被刺中的盜賊躺在地上，腸子流在地上，羣盜們抬着屍體逃走了。後來，費鐵觜又劫村莊，天剛黑，羣盜便進了村莊，有的砸門而入，有的破牆而入。民家燈火還很亮，男人們逃走了，只有一個婦女用勺子舀鍋中的熱水潑燙盜賊，一二十個盜賊措手不及，被婦人潑燙得狼狽而逃。婦人仍然拿勺站在鍋旁。家中沒受多大損失。一個多月後，鐵觜部下有好幾個臉上像生了癩瘡似的，費鐵觜認爲這是他終生的恥辱。

卷第一百九十三 豪俠一

李亭 虯髯客 彭闥高瓚 嘉興繩技 車中女子

李亭

漢茂陵少年李亭好馳駿狗，逐狡獸。或以鷹鷂逐雉兔。皆爲嘉名：狗則有修豪、周睫、白望、青曹之名；鷹則有青翅、黃眸、青冥、金距之屬；鷂則有從風、孤飛之號。（出《西京雜記》）

【譯文】

漢時，茂陵少年李亭，喜歡養善跑的駿狗，用來追逐野獸。他還養些鷹鷂，用來捕捉野雞、山兔之類。都起了些好名字。狗叫修豪、周睫、白望、青曹……，鷹有青翅、黃眸、青冥、金距……，鷂則稱從風、孤飛……

虯髯客

隋煬帝之幸江都也，命司空楊素守西京。素驕貴，又以時亂，天下之權重望崇者，莫我若也。奢貴自奉，禮異人臣。每公卿入言，賓客上謁，未嘗不踞牀而見，令美人捧出，侍婢羅列，頗僭於上。末年益甚。一日，衛公李靖以布衣來謁，獻奇策。素亦踞見之。靖前揖曰："天下方亂，英雄競起，公爲帝室重臣，須以收羅豪傑爲心，不宜踞見賓客。"素斂容而起，與語大悅，收其策而退。當靖之聘辯也，一妓有殊色，執紅拂，立於前，獨目靖。靖既去，而拂妓臨軒，指吏問曰："去者處士第幾？住何處？"吏具以對，妓頷而去。靖歸逆旅，其夜五更初，忽聞扣門而聲低者，靖起問焉，乃紫衣戴帽人，杖揭一囊。靖問："誰？"曰："妾楊家之紅拂妓也。"靖遽延入，脫衣去帽，乃十八九佳麗人也。素面華衣而拜。靖驚。答曰："妾侍楊司空久，閱天下之人多矣，未有如公者。絲蘿非獨生，願託喬木，故來奔耳。"靖曰："楊司空權重京師，如何？"曰："彼尸居餘氣，不足畏也。諸妓知其無成，去者衆矣。彼亦不甚逐也。計之詳矣，幸無疑焉。"問其姓，曰："張。"問伯仲之次，曰："最長。"觀其肌膚儀狀，言詞氣性，真天人也。靖不自意獲之，益喜懼，瞬息萬慮不安，而窺戶者足無停履。既數日，聞追訪之聲，意亦非峻，乃雄服乘馬，排闥而去。將歸太原，行次靈石旅舍。既設牀，爐中烹肉且熟，張氏以髮長委地，立梳牀前；靖方刷馬。忽有一人，中形，赤髯而虯，乘蹇驢而來，投革囊於爐前，取枕欹臥，看張氏梳頭。靖怒甚。未決，猶刷馬。張氏熟觀其面，一手握髮，一手映身搖示，令忽怒。急急梳頭畢，斂袂前問其姓。臥客曰："姓張。"對曰："妾亦姓張，合是妹。"遽拜之，問第幾？曰："第三。"問妹第幾？曰："最長。"遂喜曰："今日多幸。遇一妹。"張氏遙呼曰，李郎且來拜三兄。靖驟拜。遂環坐。曰："煮者何肉？"曰："羊肉，計已熟矣。"客曰："飢甚。"靖出市買胡餅，客抽匕首，切肉共食。食竟，餘肉亂切爐前食之，甚速。客曰："觀李郎之行，貧士也，何以致斯異人？"曰："靖雖貧，亦有心者焉。他人見問，固不言。兄之問，則無隱矣。"具言其由，曰："然則何之？"曰："將避地太原耳。"客曰："然吾故非君所能致也。"曰："有酒乎？"靖曰：主人西則酒肆也。靖取酒一剅。酒既巡，客曰："吾有少下酒物，李郎能同之乎？"靖曰："不敢。"於是開華囊，取出一人頭並心肝。卻收頭囊中，以匕首切心肝共食之。曰："此人乃天下負心者心也，銜之十年，今始獲，吾憾釋矣。"又曰："觀李郎儀形器宇，真丈夫，亦知太原之異人乎？"曰："嘗見一人，愚謂之真人，其餘將相而已。"其人何姓？曰："同姓。"曰"年幾？"曰："近二十。"今何爲？曰：州將之愛子也。曰："似矣，亦須見之，李郎能致吾一見否？"曰："靖之友劉文靜者與之狎，因文靜見之可也。兄欲何爲？"曰：望氣者言太原有奇氣，使吾訪之。李郎明發，何時到太原？靖計之：某日當到。曰："達之明日方曙，我於汾陽橋待耳。"訖，乘驢而其行若飛，回顧已遠。靖與張氏且驚懼。久之曰，烈士不欺人，固無畏，但速鞭而行。及期，入太原，候之相見，大喜，偕詣劉氏。詐謂文靜曰："以善相思見郎君。"迎之。文靜素奇其人，方議論匡（"匡"原作"厈"，據明抄本改）輔，一旦聞客有知人者，其心可知，遽致酒延焉。既而太宗至，不衫不履，裼裘而來，神氣揚揚，貌與常異。虯髯默居坐末，見之心死。飲數巡，起招靖曰："真天子也。"靖以告劉，劉益喜自負。既出，而虯髯曰："吾見之，十八九定矣；亦須道兄見之。李郎宜與一妹復入京，某日午時，訪我於馬行東酒樓下，下有此驢及一瘦騾，即我與道兄俱在其所也。"公到，即見二乘，攬衣登樓，即虯髯與一道士方對飲。見靖驚喜，召坐，環飲十數巡。曰："樓下櫃中有錢十萬，擇一深隱處，駐一妹畢，某日復會我於汾陽橋。"如期登樓，道士虯髯已先坐矣。共謁文靜。時方弈棋，揖起而語心焉。文靜飛書迎文皇看棋。道士對弈。虯髯與靖旁立爲侍者。俄而文皇來，長揖而坐，神清氣朗，滿坐風生，顧盼暐如也。道士一見慘然，下棋子曰："此局輸矣，輸矣。於此失卻局，奇哉。救無路矣，知復奚言？"罷弈請去。既出，謂虯髯曰："此世界非公世界也，他方可圖，勉之，勿以爲念。"因共入京。虯髯曰："計李郎之程，某日方到。到之明日，可與一妹同詣某坊曲小宅。愧李郎往復相從，一妹懸然如磬，欲令新婦祗謁，略議從容，無令前卻。"言畢，吁嗟而去。靖也策馬遄征，俄即到京，與張氏同往，乃一小板門，扣之，有應者拜曰："三郎令候一娘子李郎久矣。"延入重門，門益壯麗，奴婢三十餘人羅列於前。奴二十人引靖入東廳，非人間之物。巾妝梳櫛畢，請更衣，衣又珍奇。既畢，傳雲三郎來，乃虯髯者，紗帽褐裘，有龍虎之姿。相見歡然，催其妻出拜，蓋天人也。遂延中堂，陳設盤筵之盛，雖王公家不侔也。四人對坐，牢饌畢，陳女樂二十人，列奏於前，似從天降，非人間之曲度。食畢行酒，而家人自西堂舁出二十牀，各以錦繡帕覆之。既呈，盡去其帕，乃文簿鑰匙耳。虯髯謂曰："盡是珍寶貨泉之數，吾之所有，悉以充贈。何者？某本欲於此世界求事，或當龍戰三二年，建少功業。今既有主，住亦何爲。太原李氏真英主也，三五年內，即當太平。李郎以英特之才，輔清平之主，竭心盡善，必極人臣。一妹以天人之姿，蘊不世之略，從夫之貴，榮極軒裳。非一妹不能識李郎，非李郎不能遇一妹。聖賢起陸之漸，際會如期，虎嘯風生，龍騰雲萃，固當然也。將餘之贈，以奉真主，贊功業。勉之哉！此後十餘年，東南數千裏外有異事，是吾得志之秋也。妹與李郎可瀝酒相賀。"顧謂左右曰："李郎一妹，是汝主也。"言畢，與其妻戎裝乘馬，一奴乘馬從後，數步不見。靖據其宅，遂爲豪家，得以助文皇締構之資，遂匡大業。貞觀中，靖位至僕射。東南蠻奏曰："有海賊以千艘，積甲十萬人，入扶餘國，殺其主自立，國內已定。"靖知虯髯成功也，歸告張氏，具禮相賀，瀝酒東南祝拜之。乃知真人之興，非英雄所冀，況非英雄乎？人臣之謬思亂，乃螳螂之拒走輪耳。或曰，衛公之兵法，半是虯髯所傳也。（出《虯髯傳》）

【譯文】

隋煬帝遊幸江都，命司空楊素守西京。楊素持貴驕橫，當時，國內很亂，大權都握在他手裏。他目空一切，驕奢淫逸，非一般大臣能比。每當官員們進言或賓客拜訪時，他都是倚在牀上接見，叫美女擡出來，婢女羅列兩旁，那架勢都超過了皇帝。到了隋朝末年更爲嚴重，衛公李靖穿着平民衣服來見他，進言獻策，楊素仍是倚在牀上見他。李靖向前一拜說："天下正亂，各地英雄競起，你作爲皇帝的重要大臣，應該以收羅天下英雄豪傑爲能事，不應該倚在牀上見客。"楊素這才收斂了傲慢表情，站起來與李靖交談，談過後他很高興，接受李靖所獻之策後，李靖便退了出去。在李靖和楊素交談時，旁邊站着一個姬女，容貌美麗，手拿紅拂，全神貫注地盯着李靖。李靖退出時，她緊跟出去問一小吏："方纔那位處士姓甚名誰？"住在何處？"小吏一一相告，姬女點頭而去。李靖回到住處，那夜天快亮時，忽然聽到有人敲門和低聲的呼喚，李靖開門欲問時，卻見一個穿紫衣戴帽的人，手拿一杖，杖上掛着一隻皮袋，李靖問："你是誰？"那人說："我是楊素家的姬女紅拂。"李靖請她入室，脫去了外衣，摘掉了帽子，竟是一個十八九的美麗姑娘，臉上沒施脂粉，衣服卻很華美，向李靖一拜。李靖倒吃了一驚，姑娘說："我在楊司空家很久，看到過很多有名氣的人，卻沒見過像你這樣的人。作爲一個女孩家，終歸要有一個歸宿，所以我才奔你來了。"李靖說："楊司空在京師有很大的權力，還不好嗎？"姑娘說："他只不過是"李靖聽姑娘的言談沒什麼可懷疑的地方，便問她的姓，姑娘說姓張。又問排行第幾？她說最長。看這姑娘的肌膚、儀表、形態、言詞、氣質，真是一個完美的人哪！李靖能得到這樣的姑娘，當然很高興，可又有點害怕，再三考慮有些不安。來偷偷觀看的人，你來我往很多。幾天後，也沒聽到楊素追查的消息。二人騎馬迴歸太原。走到靈石旅店住下了，店內爐中正在煮肉，已經熟了。張氏站在牀前梳頭，長髮拖地，李靖在刷馬。忽然有一箇中等個、長一臉紅而捲曲鬍子的人，騎一頭瘸驢也來到旅店。他把皮口袋扔在爐前，當枕頭臥在那裏，看張氏梳頭。李靖很生氣，可是還在刷馬。張氏一看李靖的臉，心裏明白了，她一手握髮，一手向李靖暗示擺手，意思是叫他不要生氣。自己便急忙梳完了頭，向前問那人的姓名，躺着的那人說姓張。張氏說，我也姓張，我是妹妹，說着向那人一拜。又問那人排行第幾？那人說，第三。那人問，妹妹排行第幾？張氏答，最長。那人高興地說，今天很幸運，遇到了一妹。張氏招呼李靖："李郎快來拜三兄。"李靖很快地過來叩拜。而後，三人團團而坐，那人問，煮的什麼肉？回答說。羊肉，已經熟了。客人說，我很餓。李靖到街市上買了胡餅回來，客人用匕首切肉，大家共同喫。喫完後，還剩一些肉，那人切了，在爐前吃了，特別快。客人說，我看李郎是一個貧士，怎麼娶了這麼好的一個妻子呢？李靖說，我雖然清貧，但我是個正人君子，別人問，都沒說，老兄你問了，也就不隱瞞了。李靖便把前後經過說了一遍。那人問，你打算上哪去？李靖說，我想回太原避一避。那人說，我有事，不能和你一起去了。又問，有酒吧？李靖說，西邊酒館裏有。李靖去提了一剅（盛酒器具）酒回來。酒過數巡後，那人說，我有點下酒的東西，李郎能不能和我一起享用？李靖說，不敢當。於是，那人打開了皮口袋，取出來的竟是一個人頭和心肝！他又把頭裝回袋中，用匕首切那心肝，共同喫。那人說，這心是天下忘恩負義者的心，我含恨十年，今天才報了仇，我沒什麼遺憾的了。又說，我看李郎儀表非凡，器宇軒昂，是真正的大丈夫啊！你聽說太原有特殊人物嗎？李靖說，曾經見過一人，我看他是個特殊人物，其餘的只不過是將相之才。那人問，這人姓什麼？李靖答，和我同姓。那人問，多大年齡？李靖答，將近二十。那人問，他現在幹什麼？李靖答，他是太原州將的愛子。那人說，很像啊，我要見他，李郎能不能讓我見他一面？李靖說，我的朋友劉文靜和他很要好，通過劉文靜就可以見到他，你想做什麼？那人說，望氣者說太原有奇氣，讓我訪一訪，李郎明天走，何時到太原？李靖計算了路程，說某日能到。那人說："到達後第二天天亮，我在汾陽橋等你們。"說完，那人騎着驢像飛似的走了，回頭看時，他已走了很遠。李靖和張氏感到很驚奇，過了一段時間，說："這是一個正直的人，他不會欺騙我們，不用害怕。"於是，二人迅速騎馬而行，按期到達太原，那人正在汾陽橋上等候，見面後都很高興。三人一同去拜訪劉文靜。騙劉文靜說："我們很想念你，想見見你。"劉文靜出來迎接，他平常就很尊重李靖，見面後便議論起國家大事。知道來客和李靖是好朋友，都是知己者，於是，擺酒設宴。這時，李世民來了，他不修邊幅，敞着懷來了，可是他神氣昂揚，面貌不同常人。虯髯客卻沉默不語地坐在後邊，見到了李世民，他自己卻萬念俱灰。喝過數巡後，虯髯客招過李靖說："這纔是真正的天子啊！"李靖告訴了劉文靜，劉文靜非常高興，他走出來時，虯髯客說："我看見了，就定了十之八九，還須要叫道兄看一看。李郎和義妹還要回京，等某日中午時，在馬行東酒樓找我，樓下有我騎的這頭驢和一匹瘦騾子，那就是我和道兄都在這。"李靖夫婦到京後，很快找到了這裏，見了這兩匹驢、騾，便上了樓，見虯髯客與一道士對飲，見李靖來了，非常驚喜，讓坐，喝酒。喝過十數巡後，虯髯客說："樓下櫃中有很多錢，你選擇一個隱蔽的地方藏起來，讓義妹住在那裏，這事辦完後，你在某一天再在汾陽橋上相見。"李靖按預定時間到了，虯髯和道士已經先坐在了那裏，他們一同去拜訪劉文靜，他正在奔棋，劉文靜站起來寒暄之後，知道他們想見李世民，便寫信請李世民來看棋。劉文靜和道士對弈，虯髯客和李靖站在兩旁。一會兒，李世民來了，寒暄之後坐下了，他神清氣朗，笑意風生，顧盼左右，兩目生輝。道士一見，很悽慘、悲傷，應了一手棋子說："這局輸了！輸了！此後，不會贏了，奇呀，沒有方法救了。"道士無話可說，他不下棋了，要走。出來時對虯髯客說："這個天下不是你的天下，你到別的地方想辦法吧，願你自勉，也不用過多地思慮。"他們準備同回京城，虯髯客對李靖說："我算了李郎的行程，某日能到京城。到後的第二天，可與義妹同到一個衚衕中的小房去找我。我很慚愧，讓李郎往返好幾次，讓義妹孤單地守空房，這次想叫你們到一起好好親熱親熱。"說完，虯髯客感慨而去，李靖也策馬揚鞭，很快到了京城，與張氏一同去拜訪虯髯客告訴的那個地方。先見到一小板門，叩門，有人出來說，是三郎讓在這裏恭候娘子和李郎的，已經等了很久了。進了第二道門，就非常壯麗了，有三十多奴婢站在兩旁。二十個下人領李靖夫婦進入東廳。廳內陳設，非同尋常，梳洗之後，更衣換裝。有人傳呼，三郎來了！是虯髯客，他頭戴紗帽，身穿褐裘，大有龍虎之姿。相見後非常高興。虯髯客讓其妻出來拜見，其妻美若天仙。把李氏夫婦請到了中堂，陳設的豪華和豐盛，超過了王公貴族。四人對坐，菜、酒上齊之後，有二十個女子，像從天而降的仙女，演奏着人間沒有聽過的樂曲。酒足飯飽後，他的家人從西堂屋擡出二十個大桌子，桌子都蓋着繡花帕巾。抬到面前後，揭開了帕巾，是一些帳簿和鑰匙。虯髯客對李靖說："這都是我的珍寶錢財的帳目，贈送給你吧。這是爲什麼呢？我本想在這個世界上創一番事業，大幹它三二年，建立些功業，現在，真龍天子已經出現，我在這沒什麼作爲了。太原的李世民就是真龍天子，三五年內，國家就可太平，李郎應該以你的才華輔佐清平之主，只要你竭心盡智，一定會超過一般大臣，義妹既具有天人之姿，又有非同一般的謀略，你跟着李郎，一定能享榮華富貴。這真是，非義妹不能識李郎，非李郎不能遇義妹。聖賢之輩開始出現，你們逼上了好時機，真是龍騰虎嘯，羣英薈萃，這也是理所當然的事。我送給你的這些東西，是讓你用來爲真主建功立業做些奉獻，希望你們多努力。今後十年裏，如果東南數千裏外發生特殊事情，那就是我實現了願望的時候，義妹李郎可灑酒爲我祝賀。"又對左右手下人說："李郎義妹從今往後就是你們的主人了。"說完，他和妻子戎裝騎馬而去，只有一個家奴騎馬相隨，幾步後就不見了。李靖住到這裏，成爲富豪之家。用虯髯客所贈資產幫助李世民創建大業。到了李世民執政的貞觀中期，李靖官至僕射。東南蠻上奏皇帝說："有一千多艘船隻，十萬多人馬進佔了扶餘國，殺其主而自立，現在國內很安定。"李靖知道，這是虯髯客成功了。回家後告訴張氏，二人向東南灑酒遙拜祝賀。從這件事我們可以看到，大丈夫的興起，不是英雄所能預料到的，何況還有的不是英雄。有些奸臣賊子謀亂篡權，也只能是螳臂擋車而已。又有人說，衛公李靖的兵法，有一半是虯髯客所傳。

彭闥高瓚

唐貞觀中，恆州有彭闥、高瓚，二人鬥豪。於時大酺，場上兩朋競勝。闥活捉一豬，從頭咬至頂，放之地上，仍走。瓚取貓兒從尾食之，腸肚俱盡，仍鳴喚不止。闥於是乎帖然心服。（出《朝野僉載》）

【譯文】

唐朝貞觀年間，恆州有彭闥、高瓚，兩人都喜歡爭強鬥勝。一次，舉行大型會餐，場上分搭兩棚比賽勝負。彭闥捉了一頭豬，從頭咬到頂，放到地上。仍然能走。高瓚抓了一隻貓，從貓尾開始喫，腸、肚都喫光了，貓還叫聲不止。彭闥服服貼貼地認輸了。

嘉興繩技

唐開元年中，數敕賜州縣大酺。嘉興縣以百戲，與監司競勝精技。監官屬意尤切。所由直獄者語與獄中雲："倘有諸戲劣於縣司，我輩必當厚責。然我等但能一事稍可觀者，即獲財利，嘆無能耳。"乃各相問，至於弄瓦緣木之技，皆推求招引。獄中有一囚笑謂所由曰："某有拙技，限在拘繫，不得略呈其事。"吏驚曰："汝何所能？"囚曰："吾解繩技。"吏曰："必然，吾當爲爾言之。"乃具以囚所能白於監主。主召問罪輕重，吏雲："此囚人所累，逋緍未納，餘無別事。"官曰："繩技人常也，又何足異乎？"囚曰："某所爲者，與人稍殊。"官又問曰："如何？"囚曰：衆人繩技，各系兩頭，然後於其上行立周旋。某隻須一條繩，粗細如指，五十尺，不用系著，拋向空中，騰擲翻覆，則無所不爲。官大驚悅，且令收錄。明日，吏領戲場。諸戲既作，次喚此人，令效繩技。遂捧一團繩，計百餘尺，置諸地，將一頭，手擲於空中，勁如筆。初拋三二丈，次四五丈，仰直如人牽之，衆大驚異。後乃拋高二十餘丈，仰空不見端緒。此人隨繩手尋，身足離地，拋繩虛空，其勢如鳥，旁飛遠揚，望空而去。脫身行狴，在此日焉。（出《原化記》）

【譯文】

唐玄宗開元年間，皇上多次下令讓各州縣興辦大宴餐。嘉興縣令準備了雜耍，想和監司比賽。監獄官參加比賽的心情特別急切，當時監獄值班的所由告訴獄卒說，倘若我們的雜耍比不過縣裏的，我們就要受到責罰，如果能有一項比較好的，就能得到獎勵。很遺憾，我們沒有能行的。他們開始在獄中尋求能人。一些會弄點小玩藝兒的人紛紛自薦。這時，獄中有一囚犯笑着說："我有點拙技，可我現在拘押之中，無法施展。"獄吏驚奇地問，你會什麼？囚犯說，我會繩技。獄吏說，好吧，我去給你說說。於是，獄吏就把這事告訴了監同。監司問："這個人的罪是輕？是重？"獄吏說，這人是受了別人的連累，是因爲偷了點稅，別的沒什麼。獄官說，繩技很多人會，沒什麼特殊的。囚犯說，我的繩技，和別人不一樣。獄官又問，有什麼不一樣的？囚犯說，別人繩技，都是繫住繩的兩頭，然後在繩上表演。我只須用一條繩，像手指粗，五十尺長，不用系，扔向空中，能表演各種動作。獄官非常驚喜，叫把這人記下來。第二天，獄吏領囚犯到了戲場，別的節目開始表演了，後來叫這人表演。只見這人拿着一百多尺長的繩團，放在地上，將一個繩頭拋向空中，繩子筆直，開始時拋了兩三丈，然後到四五丈。繩子很直，就像有人牽着似的，大家感到很驚奇。後來，竟拋到二十多丈，抬頭看不到繩頭，這人便手握繩子，身子離地。最後，他扔掉了繩子，在空中像鳥似的，越飛越高越遠，向遠處飛去。他藉機逃出了監獄。

車中女子

唐開元中，吳郡人入京應明經舉。至京因閒步坊曲。忽逢二少年着大麻布衫，揖此人而過，色甚卑敬，然非舊識，舉人謂誤識也。後數日，又逢之，二人曰："公到此境（明抄本"境"作"竟"），未爲主，今日方欲奉迓，邂逅相遇，實慰我心。揖舉人便行，雖甚疑怪，然強隨之。抵數坊，於東市一小曲內，有臨路店數間，相與直入，舍宇甚整肅。二人攜引升堂，列筵甚盛。二人與客據繩牀坐定。於席前，更有數少年各二十餘，禮頗謹。數出門，若佇貴客。至午後，雲去來。矣聞一車直門來，數少年隨後，直至堂前，乃一鈿車。捲簾，見一女子從車中出，年可十七八，容色甚佳。花梳滿髻，衣則絝素。二人羅拜，此女亦不答；此人亦拜之，女乃答。遂揖客入。女乃升牀，當局而坐，揖二人及客，乃拜而坐。又有十餘後生皆衣服輕新，各設拜，列坐於客之下。陳以品味，饌至精潔。飲酒數巡，至女子，執杯顧問客："聞二君奉談，今喜展見。承有妙技，可得觀乎？"此人卑遜辭讓雲："自幼至長，唯習儒經，弦管歌聲，輒未曾學。"女曰："所習非此事也。君熟思之，先所能者何事？"客又沈思良久曰："某爲學堂中，著靴於壁上行得數步。自餘戲劇，則未曾爲之。"女曰：所請只然，請客爲之。遂於壁上行得數步。女曰："亦大難事。"乃回顧坐中諸後生，各令呈技，俱起設拜。有於壁上行者，亦有手撮椽子行者，輕捷之戲，各呈數般，狀如飛鳥。此人拱手驚懼，不知所措。少頃女子起，辭出。舉人驚歎，恍恍然不樂。經數日，途中復見二人曰："欲假盛駟，可乎？"舉人曰："唯。"至明日，聞宮苑中失物，掩捕失賊，唯收得馬，是將馱物者。驗問馬主，遂收此人。入內侍省勘問，驅入小門。吏自後推之，倒落深坑數丈，仰望屋頂七八丈，唯見一孔，纔開尺餘。自旦入至食時，見一繩縋一器食下。此人飢急，取食之。食畢，繩又引去。深夜，此人忿甚，悲惋何訴。仰望，忽見一物如鳥飛下，覺至身邊，乃人也。以手撫生，謂曰："計甚驚怕，然某在無慮也。"聽其聲，則向所遇女子也。共君出矣。以絹重系此人胸膊訖，絹一頭系女人身。女人縱身騰上，飛出宮城，去門數十里乃下。雲："君且便歸江淮，求仕之計，望俟他日。"此人大喜，徒步潛竄，乞食寄宿，得達吳地。後竟不敢求名西上矣。（出《原化記》）

【譯文】

唐玄宗開元中期，有一吳郡人進京應明經考試。到京後，在街坊閒蹓，忽然遇到兩個穿大麻布衫的少年，兩少年向他打招呼，對他很尊重，然而從前並不認識他們，舉人認爲他們認錯了人。數日後，又見了面，那兩個人說："您到這裏，我們沒請您，今天才來請您，雖然是偶然相逢，我們感到很高興。"便請舉人和他們同行，舉人雖然有些疑惑，還是很勉強地跟他們走了。走過幾條街，在東面的一個小衚衕內，有幾間臨街房，跟他們走進去，房舍很整潔、肅靜。二人領舉人到堂上，那裏已擺好了豐盛的筵席，那二人與客人挨着坐在牀上，席前有二十多個少年，一個個很禮貌、謹慎，他們經常出門觀望，像等待貴客似的。到了午後，有人說，來啦！便聽到車進了大門，好幾個少年跟在後邊，一直到堂前，是一輛很漂亮的花車，車門簾一卷，看見一個十七八歲的女子從車中走出來，容貌很美，髻上插了很多花梳，衣服則很素淡、清雅，二少年上前拜見，這女子也沒答理。舉人也上前拜見，女子才答理，並請客人入坐，向那二人和客人拱了拱手，那二人拜過之後才坐下，又有十多個年輕人穿着新衣分別拜過後，坐在客人的下首，擺上了各種美味，都很精緻、潔靜。酒過數巡後，那女子端着杯向客人說，聽二位介紹過您，今日見到您很高興，聽說你有絕妙的技藝，能不能讓我們看看。舉人謙遜地推辭說，自小到大，只學習儒經，唱歌、樂器之類，從未學過。女子說："我說的不是這個事，請您好好想一下，你以前最擅長什麼？"客人又沉思很久，說，我在學校中，曾穿着靴子在牆壁上走了幾步，其它娛樂，沒曾做過。女子說，我所講的就是這件事，請您表演一下。舉人便在牆壁上走了幾步。女子說，這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而後便回頭看着每個年輕人，叫他們各自表演自己的技藝。年輕人都起來拜過之後，有的在牆壁上行走，有的手撮椽子行走，各個輕盈、敏捷，狀如飛鳥，舉人拱手，感到驚奇，不知怎麼辦好。過了一會兒，女子起身，告辭。舉人驚歎，恍恍然不太高興。又過了數日，在途中又遇見了二少年，對舉人說："想借你的馬用一下，行嗎？"舉人說，行。到第二天，聽說宮中丟失了東西，到處搜捕盜賊，只得了匹馬，是盜賊馱東西用的。一追馬主，便把舉人抓了去，到內侍省等待審問，把他趕進小門，小吏從後邊推他，他倒跌進數丈深坑。抬頭看屋頂高七八丈，只見有一小孔，一尺見方。從早晨進來到喫飯時，忽然看到一條繩拴着裝食物的器具落下來，這人很餓，便拿起來吃了，喫完，那繩又拉回去了。到了深夜，這人很生氣，一肚怨屈無處訴，抬頭一看，忽然有個像飛鳥似的東西落下來，到了他的身邊，竟然是人，用手撫摸舉人，並對他說："您一定很害怕，只要我在這，你就不必憂慮。"聽她的聲音，竟是上次所遇到的那個女子。她說，我和您一起出去。用絹帶綁住了這個人的胸、胳膊，絹帶那一頭結在女人身上。女人一縱身便跳了出去，飛過了宮城，離開城門數十里時才落下來，說："您先回江淮，求官的打算，以後再說吧。"舉人很高興，徒步行走，一路上乞食借宿，到達了吳地，以後再不敢爲求功名西上長安了。

卷第一百九十四 豪俠二

崑崙奴 侯彝 僧俠 崔慎思 聶隱娘

崑崙奴

唐大曆中，有崔生者，其父爲顯僚，與蓋代之勳臣一品者熟。生是時爲千牛，其父使往省一品疾。生少年，容貌如玉，性稟孤介，舉止安詳，發言清雅。一品命姬軸簾，召生入室。生拜傳父命，一品欣然愛慕，命坐與語。時三妓人豔皆絕代，居前，以金甌貯含桃而劈之，沃以甘酪而進。一品遂命衣紅綃妓者，擎一甌與生食。生少年赧妓輩，終不食。一品命紅綃妓以匙而進之，生不得已而食。妓哂之，遂告辭而去。一品曰："郎君閒暇，必須一相訪，無間老夫也。"命紅綃送出院。時生回顧，妓立三指，又反三掌者，然後指胸前小鏡子云："記取。"餘更無言。生歸，達一品意。返學院，神迷意奪，語減容沮，怳然凝思，日不暇食，但吟詩曰："誤到蓬山頂上游，明璫玉女動星眸。朱扉半掩深宮月，應照璚芝雪豔愁。"左右莫能究其意。時家中有崑崙奴磨勒，顧瞻郎君曰："心中有何事，如此抱恨不已？何不報老奴。"生曰："汝輩何知，而問我襟懷間事。"磨勒曰："但言，當爲郎君釋解，遠近必能成之。"生駭其言異，遂具告知。磨勒曰："此小事耳，何不早言之，而自苦耶？"生又白其隱語，勒曰："有何難會，立三指者，一品宅中有十院歌姬，此乃第三院耳；返掌三者，數十五指，以應十五日之數；胸前小鏡子，十五夜月圓如鏡，令郎來耶。"生大喜不自勝，謂磨勒曰："何計而能導達我鬱（"鬱"字原空缺，據明抄本補）結？"磨勒笑曰："後夜乃十五夜，請深青絹兩匹，爲郎君制束身之衣。一品宅有猛犬，守歌姬院門，非常人不得輒入，入必噬殺之。其警如神，其猛如虎，即曹州孟海之犬也。世間非老奴不能斃此犬耳。今夕當爲郎君撾殺之。"遂宴犒以酒肉。至三更，攜鍊椎而往。食頃而回曰："犬已斃訖，固無障塞耳。"是夜三更，與生衣青衣，遂負而逾十重垣，乃入歌妓院內，止第三門。繡戶不扃，金釭微明，惟聞妓長嘆而坐，若有所俟。翠環初墜，紅臉才舒，玉恨無妍，珠愁轉瑩。但吟詩曰："深洞鶯啼恨阮郎，偷來花下解珠璫。碧雲飄斷音書絕，空倚玉簫愁鳳凰。"侍衛皆寢，鄰近闃然。生遂緩搴簾而入。良久，驗是生。姬躍下榻，執生手曰："知郎君穎悟，必能默識，所以手語耳。又不知郎君有何神術，而能至此？"生具告磨勒之謀，負荷而至。姬曰："磨勒何在？"曰："簾外耳。"遂召入，以金甌酌酒而飲之。姬白生曰："某家本富，居在朔方。主人擁旄，逼爲姬僕。不能自死，尚且偷生。臉雖鉛華，心頗鬱結。縱玉箸舉饌，金爐泛香，雲屏而每進綺羅，繡被而常眠珠翠；皆非所願，如在桎梏。賢爪牙既有神術，何妨爲脫狴牢。所願既申，雖死不悔。請爲僕隸，願待光容，又不知郎高意如何？"生愀然不語。磨勒曰："娘子既堅確如是，此亦小事耳。"姬甚喜。磨勒請先爲姬負其橐妝奩，如此三複焉。然後曰：恐遲明，遂負生與姬，而飛出峻垣十餘重。一品家之守禦，無有警省，遂歸學院而匿之。及旦，一品家方覺。又見犬已斃，一品大駭曰："我家門垣，從來邃密，扃鎖甚嚴，勢似飛騰，寂無形跡，此必使士而挈之。無更聲聞，徒爲患禍耳。"姬隱崔生家二歲，因花時，駕小車而遊曲江，爲一品家人潛志認，遂白一品。一品異之，召崔生而詰之事。懼而不敢隱，遂細言端由，皆因奴磨勒負荷而去。一品曰："是姬大罪過，但郎君驅使逾年，即不能問是非，某須爲天下人除害。命甲士五十人，嚴持兵仗圍崔生院，使擒磨勒。磨勒遂持匕首，飛出高垣，瞥若翅翕，疾同鷹隼。攢矢如雨，莫能中之。頃刻之間，不知所向。然崔家大驚愕。後一品悔懼，每夕，多以家童持劍戟自衛，如此週歲方止。後十餘年，崔家有人，見磨勒賣藥於洛陽市，容顏如舊耳。（出《傳奇》）

【譯文】

唐代宗大曆年間，有一位崔生，他父親是一個地位顯赫的官員，與當時的勳臣一品很要好，崔生當時任宮中警衛。一品患病。崔生的父親命他去探視。崔生很年輕，容貌如玉，性情耿直，舉止安祥，語言清雅。一品命一姬女捲起門簾，召崔生入室，崔生拜過一品後，傳達了他父親的關懷之情。一品很喜歡崔生，讓崔生坐在面前，二人閒談。這時有三個豔麗無比的姬女站在前面，手捧着金飾的食器，食器中盛着用糖水浸過的鮮桃。一品讓一位身穿紅綃衣的姬女端了一碗給崔生喫，崔生年輕，在姬女面前顯得很羞澀，沒有喫。一品又讓紅綃姬用匙喂崔生。他不得已才吃了  
，姬女笑了，崔生要告辭回去。一品說："你要閒暇時，必須經常來看我，可不要疏遠了老夫。"命紅綃姬送崔生出院。這時，崔生一回頭，看見那姬女伸出三個手指，又連續翻了三掌，然後又指了指胸前的小鏡子，說："記住。"沒有再說其它話語。崔生回來，先向父親轉達了一品的意思。返回學院後便神迷意亂，臉也瘦了，話也少了，只是癡呆呆地想心事，整天不喫飯，他卻吟了一首詩。

誤到蓬山頂上游，明璫玉女動星眸。

朱扉半掩深宮月，應照璚芝雪豔愁。

他身邊的人都不知道是什麼意思。這時，他家有一個叫磨勒的崑崙奴，去看了看崔生，說："你心中有什麼事，竟這樣抱恨不已？你爲什麼不和我說。"崔生說："這是我心裏的事，你們怎麼能知道。"磨勒說："你說吧，我一定能爲你解除憂愁，不論什麼難事，我都能辦成。"崔生覺得這話不一般，便把他這段經歷告訴了磨勒。磨勒說："這是小事一件，何不早說，你自找苦喫。"崔生又把紅綃姬的隱語說了。磨勒說："這有什麼難的，伸三個手指，是說一品家有十院歌姬，她是第三院的。翻掌三次，正是十五，是說十五日後。胸前小鏡子，是說十五的月亮圓如鏡，叫你去相會。"崔生一聽非常激動，高興。他對磨勒說："用什麼辦法才能解開我心中的鬱結，達到我的願望呢？"磨勒笑了，說："後天晚上，就是十五夜，請你用兩匹青絹，做一套緊身衣服。一品家有猛犬，看守歌姬院門，一般人是進不去的，進去也將被咬死。那犬，其警如神，其猛如虎，是曹州孟海之犬，這個世界上，除了我，別人不能殺死它。爲了你，我就要殺死它。"崔生便弄來了酒肉，犒賞磨勒。到了那晚的三更，磨勒拿了煉椎走了，只過了喫頓飯的時間他回來了，說："犬，已經叫我打死，這回沒有障礙了。這晚三更後，崔生換上了緊身青衣，磨勒揹着他飛過了十多重院牆，到了歌姬院，在第三院停下了，門也沒鎖，燈還亮着，只看着紅綃姬長嘆而坐，好像在等待。她不戴頭飾，不施脂粉，滿腹怨恨，滿面悲慼，她在吟詩：深洞鶯啼恨阮郎，偷來花下解珠璫，碧雲飄斷音書絕，空依玉簫愁鳳凰。宮中的侍衛都睡了，周圍很寂靜。崔生便慢慢地掀起門簾進去了，過了一會兒，紅綃姬認出來人是崔生，便急忙跳下牀，拉着崔生的手，說："我知道你很聰明，一定會悟出我隱語的意思，所以那天才用手語。可我不知道郎君你有什麼神術，才能到這深宅大院？"崔生便把磨勒爲他出的主意，並揹他飛到這裏的經過告訴了紅綃女。姬女說："磨勒在哪？"崔生說，在簾外。便把磨勒叫進屋，用金飾杯盛酒叫磨勒喝。紅綃姬告訴崔生說："我家原來很富有，住在北方，是一品用武力逼迫我做了姬女，沒能自殺，苟且偷生，臉上雖然塗脂抹粉，心裏卻很苦悶。就是喫山珍海味，穿綾羅綢緞。鋪金蓋玉，這都不是我希望的，我好像在監獄裏似的，賢僕磨勒既有這麼高明的神術，何不幫我逃出監牢，只要我的願望實現了，雖死不悔。我情願爲奴僕，侍候在你身旁，可是，我不知道郎君有什麼高見？"崔生只是悶悶不語。磨勒說："娘子既然這麼堅決，逃出虎口，只是小事一件。"姬女非常高興，磨勒先爲紅綃姑娘把隨身用的衣服，妝奩揹出去三次，然後說，恐怕晚了就要天亮了。磨勒便背崔生和姬女，飛出高牆大院十幾處，一品家的守衛，都沒發現。回來後到學院隱藏起來。天亮了，一品家才發覺，又看到了犬已死，一品大喫一驚，說："我家牆高院大，警衛森嚴，門戶緊鎖，來人是飛騰而來，沒留一點痕跡，必定是俠士所爲，這事不要聲張，以免惹禍招災。"紅綃姬在崔生家隱居二年，到了春暖花開季節，她坐着小車去遊曲江，被一品家人暗中認出來了，告訴了一品。一品有點疑惑，便召來崔生追問此事，崔生膽怯不敢隱瞞，便詳細地把前後經過都說了，最後說都是因爲磨勒揹着纔去的。一品說："是姬女的罪過，但她已服侍你幾年了，也不能向她問罪了。但我要爲天下人除害。"命令五十名士兵，持兵器包圍崔生的院子，叫他們抓捕磨勒。磨勒呢，手持匕首，飛出高牆，輕如羽毛，快如鷹隼。儘管箭矢如雨，卻沒能射中他，頃刻之間，不知去向。崔家卻是一片驚慌，一品也有些後悔和後怕，每到晚上，配備了很多持劍執戟的家童自衛巡邏，這樣做了一年多。十多年後，崔家有人看見磨勒在洛陽市賣藥，面貌還和從前一樣。

侯彝

唐大曆中，有萬年尉侯彝者好尚心義，嘗匿國賊。御史推鞫理穹，終不言賊所在。御史曰："賊在汝左右膝蓋下。"彝遂揭階磚，自擊其膝蓋，翻示御史曰："賊安在？"御史又曰："在左膝蓋下。"又擊之翻示。御史乃以鏊貯烈火，置其腹上。煙烽焪，左右皆不忍視。彝怒呼曰："何不加炭！"御史奇之，奏聞。代宗即召見曰："何爲隱賊，自貽其苦若此？"彝對曰："賊臣實藏之。已然諾於人，終死不可得。"遂貶之爲端州高要廚。（出《獨異志》）

【譯文】

唐代宗大曆年間，萬年尉侯彝非常講義氣。他曾經藏匿過國家要犯。御史審問他時已經理屈詞窮，可他就是不說要犯在什麼地方。御史說："賊在你左右膝蓋下。"侯彝便揭臺階上的磚，擊打自己的膝蓋，指給御史看，並說，賊在那？御史又說，在左膝蓋下。他又擊打左膝給御史看。御史又用錢鏊裝炭火。放在他的肚子上，煙氣騰騰，左右在場的人都不忍看。侯彝卻大怒喊叫說，爲什麼不再加些炭？御史也感到驚奇，便上奏皇上。唐代宗召見了候彝，說："你爲什麼要藏賊，你這樣自找苦喫？"侯彝回答說，這個賊確實是我藏的。我已經事先向他做了承諾，就是死了我也不能食言。後來他被貶爲端州高要縣尉。

僧俠

唐建中初，士人韋生移家汝州，中路逢一僧，因與連鑣，言論頗洽。日將夕，僧指路歧曰："此數里是貧道蘭若，郎君能垂顧乎？"士人許之，因令家口先行。僧即處分從者，供帳具食。行十餘里，不至。韋生問之，即指一處林煙曰："此是矣。"及至，又前進。日已昏夜，韋生疑之，素善彈，乃密於靴中取張卸彈，懷銅丸十餘，方責僧曰："弟子有程期，適偶貪上人清論，勉副相邀，今已行二十里，不至何也？"僧但言用行。是僧前行百餘步，韋生知其盜也，乃彈之。僧正中其腦。僧初若不覺。凡五發中之，僧始捫中處，徐曰："郎君莫惡作劇。"韋生知無可奈何，亦不復彈。良久，至一莊墅，數十人列火炬出迎。僧延韋生坐一廳中，笑雲："郎君勿憂。"因問左右：夫人下處如法無？復曰："郎君且自慰安之，即就此也。"韋生見妻女別在一處，供帳甚盛，相顧涕泣。即就僧，僧前執韋生手曰："貧道盜也，本無好意。不知郎君藝若此，非貧道亦不支也。今日固無他，幸不疑耳。適來貧道所中郎君彈悉在。"乃舉手搦腦後，五丸墜焉。有頃布筵，具蒸犢，犢上劄刀子十餘，以韭餅環之。揖韋生就座，復曰：'貧道有義弟數人，欲令謁見。"言已，朱衣巨帶者五六輩，列於階下。僧呼曰："拜郎君！汝等向遇郎君，即成齏粉矣。"食畢，僧曰："貧道久爲此業，今向遲暮，欲改前非。不幸有一子技過老僧，欲請郎君爲老僧斷之。乃呼飛飛出參郎君。飛年才十六七，碧衣長袖，皮肉如臘（明抄本"臘"作"脂"）。僧曰："向後堂侍郎君。"僧乃授韋一劍及五丸，且曰："乞郎君盡藝殺之，無爲老僧累也。"引韋入一堂中，乃反鎖之。堂中四隅，明燈而已。飛飛當堂執一短鞭，韋引彈，意必中。丸已敲落，不覺躍在樑上，循壁虛躡，捷若猱玃。彈丸盡，不復中。韋乃運劍逐之，飛飛倏忽逗閃，去韋身不尺。韋斷其鞭數節，竟不能傷。僧久乃開門，問韋："與老僧除得害乎？"韋具言之。僧悵然，顧飛飛曰："郎君證成汝爲賊也，知復如何。"僧終夕與韋論劍及弧矢之事。天將曉，僧送韋路口，贈絹百匹，垂泣而別。（出《唐語林》，明抄本作出《酉陽雜俎》）

【譯文】

唐德宗建中初年，讀書人韋生舉家遷往汝州，中途遇一僧人，便和他並轡而行，彼此言論很融洽。天快黑時，僧人指着一個岔路說："離這裏不遠是我的寺廟，您能不能到那去住一宿？"韋生答應了，叫家人先走。僧人讓他的隨從先走，回去準備食宿用品。走了十餘里還沒到，韋生問僧人。僧人指一處林煙說，這就是。可是，走到那後又往前走了。這時，天已經黑了，韋生有點疑心，他平常就擅長射彈弓，他便悄悄地從靴中取出彈弓，懷中有銅丸十多粒。這才以責備的口氣問僧人："我的行程是有日期的，方纔見到你，由於言談投機，便應邀而來，現在已經走了二十里啦，怎麼還沒到？"僧人只說走吧，他自己往前走了百多步，韋生看出了他是一個大盜，便拿出彈弓射他，正打中他的腦袋，僧人起初像不知道似的，打中五發後，他才用手去摸打中的地方，僧人慢慢說："郎君（指韋生）你不要惡作劇。"韋生也無可奈何，不再打了。又走了一段時間，到了一處莊園。好幾十人打着火把出來迎接。僧人請韋生到一廳中坐下，笑着說："郎君不用擔心。"又問左右的下人，夫人的住處已經安排好了嗎？又說，郎君就在這裏好好休息吧。韋生看到了妻子子女住在了另一處，住處安排得很好。夫婦互相看着都哭了，僧人來了，拉着韋生的手說："我是個大盜，本來未懷好意，不知郎君你有這麼高的武藝，除非我，別人是受不了的。現在沒別的事，感謝你沒有懷疑我，方纔我中郎君的彈丸都在這。"說着舉手摸腦後，五個彈丸便落下來。過了一會兒，開始布筵，端上來的是蒸犢，蒸犢上插着十幾把刀子，周圍擺着切碎的餅。請韋生就座。又說，我有幾個結義弟兄，我叫他們拜見你。說完，有五六個穿紅衣扎巨帶的人站在階下。僧人喊道："拜郎君，你們若是遇到郎君，早粉身碎骨了。"喫完飯，僧人說，我幹這一行很久了，現在已經老了，很想痛改前非。不幸的是我有一個兒子，他的技藝超過我，我想請郎君爲我除掉他。他便叫來了兒子飛飛出來拜見韋生。飛飛才十六七歲，穿着長袖的綠衣服，皮膚蠟黃。僧人說，你上後堂去等郎君。僧人給韋生一把劍和五粒彈丸，並向韋生說，我乞求郎君使出所有的武藝來殺他，老僧我今後就沒有累贅了。他領韋生進入一個堂中後，他出來反鎖了門。堂中四個角落，都點了燈。飛飛拿一短鞭站在當堂。韋生拉緊了彈弓。心想必然打中。彈丸射出時，飛飛竟跳到樑上去了，沿着牆壁慢慢行走，象猿猴一樣敏捷。彈丸打光了，也沒打中他。韋生又持劍追逐他，飛飛騰跳躲閃，只離韋生有一尺遠。韋生把飛飛的鞭子斷成數節，卻沒有傷着飛飛。時間過去很久了，僧人開了門，問韋生，你爲老夫除了害了嗎？韋生把方纔的經過告訴了他。老僧人悵然若失，對飛飛說："你和郎君比武，弄得你非得做賊了，只好這麼辦了麼？"僧人和韋生談論劍術和弓箭之事談了一夜，天要亮時，僧人把韋生送到路口，並贈給他絹布一百匹。二人垂淚而別。

崔慎思

博陵崔慎思，唐貞元中應進士舉。京中無第宅，常賃人隙院居止。而主人別在一院，都無丈夫，有少婦年三十餘，窺之亦有容色，唯有二女奴焉。慎思遂遣通意，求納爲妻。婦人曰："我非仕人，與君不敵，不可爲他時恨也。"求以爲妾，許之，而不肯言其姓。慎思遂納之。二年餘，崔所取給，婦人無倦色。後產一子，數月矣，時夜，崔寢，及閉戶垂帷，而已半夜，忽失其婦。崔驚之，意其有奸，頗發忿怒。遂起，堂前彷徨而行。時月朧明，忽見其婦自屋而下，以白練纏身，其右手持匕首，左手攜一人頭。言其父昔枉爲郡守所殺，入城求報，已數年矣，未得；今既克矣，不可久留，請從此辭。遂更結束其身，以灰囊盛人首攜之。謂崔曰："某幸得爲君妾二年，而已有一子。宅及二婢皆自致，並以奉贈，養育孩子。"言訖而別，逾跨牆越舍而去。慎思驚歎未已。少頃卻至，曰："適去，忘哺孩子少乳。"遂入室。良久而出曰："喂兒已畢，便永去矣。"慎思久之，怪不聞嬰兒啼。視之，已爲其所殺矣。殺其子者，以絕其念也。古之俠莫能過焉。（出《原化記》）

【譯文】

崔慎思，博陵人。唐德宗貞元中期，他應進士舉，在京中沒有住宅，曾經租人一小院居住。房主人另住一院，沒有丈夫，只有一少婦，三十多歲，容貌看起來還有些姿色。她有兩個婢女，崔慎思便讓她們通通話，想納少婦爲妻。婦人說："我不是讀書人，和你不般配，你以後會後悔的。"崔生又想把她納爲妾，她同意了。可是，她從不肯說出自家姓名，慎思便把她納爲妾。二年多，崔慎思所取所用，婦人從未表現出不滿意的神色。後來又生了一個兒子。幾個月後的一天夜裏，崔生關門閉戶正在睡覺，到了半夜，那婦人卻不在了。崔很驚慌，認爲婦人可能和別人通姦，他很生氣，很憤怒。他便穿衣起牀，在堂前走來走去。當時月色朦朧，他忽然看見婦人從屋脊上下來，身上扎着白腰帶，右手拿匕首，左手提一個人頭。她對崔慎思說，他父親早年被郡守無辜殺害，她進城來報仇，可是好幾年沒得手，今天終於報了仇，她不能在此久留，請求從此辭別。她整理了一下衣服，拿着用灰囊裝着的人頭，對崔慎思說："我有幸爲你做了二年妾，而且有了一個孩子。房子和兩個婢女都是我自己置買的，現在贈送給你，希望你好好養育孩子。"說完就走，她跳牆越舍像飛似的走了，慎思大爲驚歎。不一會兒，她又回來了。說："方纔走，忘了給孩子餵奶。"她進入室內，過了一段時間出來說，孩子我已經喂完了，就永遠地走了。崔慎思過了很久沒聽到孩子的哭聲，進屋一看，孩子已被少婦殺死了。她殺死孩子，是爲了斷絕自己的思念之情。古時的俠客沒有幾個能超過她。

聶隱娘

聶隱娘者，唐貞元中，魏博大將聶鋒之女也。年方十歲，有尼乞食於鋒舍，見隱娘悅之。雲："問押衙乞取此女教？"鋒大怒，叱尼。尼曰："任押衙鐵櫃中盛，亦須偷去矣。"及夜，果失隱娘所向。鋒大驚駭，令人搜尋，曾無影響。父母每思之，相對涕泣而已。後五年，尼送隱娘歸。告鋒曰："教已成矣，子卻領取。"尼歘亦不見。一家悲喜。問其所學，曰："初但讀經唸咒，餘無他也。"鋒不信，懇詰。隱娘曰："真說又恐不信，如何？"鋒曰："但真說之。"曰："隱娘初被尼挈，不知行幾里。及時，至大石穴之嵌空數十步，寂無居人，猿狖極多，松蘿益邃。已有二女，亦各十歲，皆聰明婉麗不食。能於峭壁上飛走，若捷猱登木，無有蹶失。尼與我藥一粒，兼令長執寶劍一口，長二尺許，鋒利，吹毛令剸，逐二女攀緣，漸覺身輕如風。一年後，刺猿狖。百無一失。後刺虎豹，皆決其首而歸。三年後能飛，使刺鷹隼，無不中。劍之刃漸減五寸。飛禽遇之，不知其來也。至四年，留二女守穴，挈我于都市，不知何處也。指其人者，一一數其過曰："爲我刺其首來，無使知覺。定其膽，若飛鳥之容易也。"受以羊角匕首，刀廣三寸。遂白日刺其人于都市，人莫能見。以首入囊，返主人舍，以藥化之爲水。五年，又曰："某大僚有罪，無故害人若干。夜可入其室，決其首來。"又攜匕首入室，度其門隙，無有障礙，伏之樑上。至瞑，持得其首而歸。尼大怒曰："何太晚如是！"某雲："見前人戲弄一兒可愛，未忍便下手。"尼叱曰："已後遇此輩，先斷其所愛，然後決之。"某拜謝。尼曰："吾爲汝開腦後藏匕首，而無所傷。"用即抽之，曰："汝術已成，可歸家。"遂送還。雲後二十年，方可一見。鋒聞語甚懼，後遇夜即失蹤，及明而返。鋒已不敢詰之，因茲亦不甚憐愛。忽值磨鏡少年及門，女曰："此人可與我爲夫。白父，父不敢不從，遂嫁之。其夫但能淬鏡，餘無他能。父乃給衣食甚豐，外室而居。數年後，父卒。魏帥稍知其異，遂以金帛署爲左右吏。如此又數年。至元和間，魏帥與陳許節度使劉昌裔不協，使隱娘賊其首。引娘辭帥之許。劉能神算，已知其來。召衙將，令來日早至城北，候一丈夫一女子，各跨白黑衛。至門，遇有鵲前噪夫，夫以弓彈之，不中，妻奪夫彈，一丸而斃鵲者。揖之雲："吾欲相見，故遠相祗迎也。"衙將受約束，遇之。"隱娘夫妻曰："劉僕射果神人，不然者，何以洞吾也，願見劉公。"劉勞之。隱娘夫妻拜曰："合負僕射萬死。"劉曰："不然，各親其主，人之常事。魏今與許何異，顧請留此，勿相疑也。"隱娘謝曰："僕射左右無人，願舍彼而就此，服公神明也。"知魏帥之不及劉。劉問其所須，曰："每日只要錢二百文足矣。"乃依所請。忽不見二衛所之，劉使人尋之，不知所問。後潛收布囊中，見二紙衛，一黑一白。後月餘，白劉曰："彼未知住，必使人繼至。今宵請剪髮，系之以紅綃，送於魏帥枕前，以表不回。"劉聽之。至四更卻返曰："送其信了，後夜必使精精兒來殺某，及賊僕射之首。此時亦萬計殺之，乞不憂耳。"劉豁達大度，亦無畏色。是夜明燭，半宵之後，果有二幡子一紅一白，飄飄然如相擊於牀四隅。良久，見一人自（"自"字原缺，據明抄本補）空而踣，身首異處。隱娘亦出曰："精精兒已斃。"拽出於堂之下，以藥化爲水，毛髮不存矣。隱娘曰："後夜當使妙手空空兒繼至。空空兒之神術，人莫能窺其用，鬼莫得躡其蹤。能從空虛之入冥，善無形而滅影。隱娘之藝，故不能造其境，此即系僕射之福耳。但以于闐玉周其頸，擁以衾，隱娘當化爲蠛蠓，潛入僕射腸中聽伺，其餘無逃避處。"劉如言。至三更，瞑目未熟，果聞頸上鏗然，聲甚厲。隱娘自劉口中躍出。賀曰："僕射無患矣。此人如俊鶻，一搏不中，即翩然遠逝，恥其不中。才未逾一更，已千里矣。"後視其玉，果有匕首劃處，痕逾數分。自此劉轉厚禮之。自元和八年，劉自許入覲，隱娘不願從焉。雲："自此尋山水，訪至人，但乞一虛給與其夫。"劉如約。後漸不知所之。及劉薨於統軍，隱娘亦鞭驢而一至京師，柩前慟哭而去。開成年，昌裔子縱除陵州刺史，至蜀棧道，遇隱娘，貌若當時，甚喜相見，依前跨白衛如故。語縱曰："郎君大災，不合適此。"出藥一粒，令縱吞之。雲來年火急拋官歸洛，方脫此禍。吾藥力只保一年患耳。縱亦不甚信，遺其繒彩，隱娘一無所受，但沉醉而去。後一年，縱不休官，果卒於陵州。自此無復有人見隱娘矣。（出《傳奇》）

【譯文】

唐德宗貞元年間，魏博大將聶鋒的女兒聶隱娘，才十歲。有一尼姑到聶鋒家討飯，見到了隱娘，特別喜愛。她說："押衙（指聶鋒）能不能將女兒交給我，讓我教育她。"聶鋒很生氣，斥責了尼姑。尼姑說："押衙就是把女兒鎖在鐵櫃中，我也能偷去呀。"這天晚上，隱娘果然丟失了，聶鋒大喫一驚，令人搜尋，沒有結果。父母每思念女兒，便相對哭泣。五年後，尼姑把隱娘送回，並告訴聶鋒說："我已經把她教成了，把她送還給你。"尼姑須臾不見，一家人悲喜交加，問女兒學些什麼。女兒說："開始時也就是讀經唸咒，也沒學別樣。"聶鋒不相信，又懇切地問女兒。隱娘說："我說真話恐怕你們也不信，那怎麼辦？"聶鋒說，你就說真話吧。隱娘便把真實情況說了一遍。我初被尼姑帶走時，也不知走了多少里路，天亮時，到一大石穴中，穴中沒人居住，猿猴很多，樹林茂密。這裏已有兩個女孩，也都是十歲，都很聰明美麗，就是不喫東西。能在峭壁上飛走，像猴爬樹一樣輕捷，沒有閃失。尼姑給我一粒藥，又給了我一把二尺長的寶劍，劍刃特別鋒利，毛髮放在刃上，一吹就斷。我跟那兩個女孩學攀緣，漸漸感覺自己身輕如風。一年後，學刺猿猴，百發百中。後又刺虎豹，都是割掉腦袋拿回來。三年後能飛了，學刺老鷹，沒有刺不中的。劍刃漸漸磨減到只剩五寸長，飛禽遇到，有來無回。到了第四年，留下二女守洞穴，領我去城市，我也不知是什麼地方。她指着一個人，一一的把這人的罪過說一遍，叫我在那人不知不覺中，把他的頭割回來。像鳥飛那麼容易，給我一把羊角匕首，三寸長，我就在大白天把那人刺死，別人還看不見，把他的頭裝在囊中，帶回石穴，用藥將那頭化爲水。五年後，尼姑又說，某個大官有罪，無辜害死很多人，你晚間可到他的房中，把他的頭割來。於是，我就帶着匕首到那房中，從門縫中進去，一點障礙沒有，我爬到房樑上，直到天亮，這才把那人的頭拿回來。尼姑大怒說，怎麼這麼晚纔回來？我說，我看那個人逗弄一個小孩玩，怪可愛的，我沒忍心下手。尼姑斥責說，以後遇到這樣的事，先殺了孩子，斷其所愛，然後再殺他。我拜謝了尼姑，尼姑說，我把你的後腦開開，把匕首藏在裏面，傷不着你，用時很方便。又說，你的武藝已經學成，可以回家了。於是把我送回來了。她還說，二十年後，才能一見。聶鋒聽隱娘說完後，心中很懼怕。以後，每到夜晚隱娘就不見了，天亮纔回來，聶鋒也不敢追問，因此，也不太憐愛隱娘。有一天，一個磨鏡少年來到聶家門前，隱娘說："這個人可以做我的丈夫。"她告訴了父親，父親也不敢不應承。隱娘便嫁給了那少年，她丈夫只能制鏡，不會幹別樣，父親供給他們喫穿費用很豐厚，只是在外居住。多年後，父親去世，魏帥知道隱孃的一些情況，便用錢財僱傭他們爲左右吏。就這樣又過了數年，到了憲宗元和年間，魏帥和陳許節度使劉昌裔關係不睦。魏帥派隱娘割劉昌裔的頭。劉昌裔能神算，隱娘剛辭別魏帥時，他就知道她能來，便召集衙將，命令他們在隱娘來時的那天早晨到城北，等來了一男一女，各騎白驢黑驢，到城門，遇有鵲雀在隱娘丈夫前面鳴噪，他用彈弓射，沒有射中。隱娘奪來彈弓，只一丸便射殺了鵲雀。她向衙將一揖，說："我們想見一見劉僕射，所以才從遠道趕來。"衙將按正常禮節接待。隱娘夫妻說，劉僕射果然是神人，不然的話，怎麼我們要來呢。我們願見劉公。劉昌裔來了，隱娘夫妻拜過後說，我們很對不起你，真是罪該萬死。劉昌裔說："不能這樣說，各親其主，人之常情，我和魏帥沒什麼不一樣的，我請你們留在這裏，不要有疑慮。"隱娘感謝說："僕射左右無人，我們願意到你這裏來，我很佩服你的神機妙算，魏帥不如你。"劉昌裔又問他們需要什麼。他們說，每天只要二百文錢就足夠了。便答覆了他們的要求。一天忽然不見了他們騎來的兩匹驢，劉昌裔派人尋找，不知去向。後來在一個布袋中，看見了兩個紙驢，一黑一白。一個多月後，對劉昌裔說："魏帥不知我們在這住下了，必定派人來，今天請你剪些頭髮，用紅綢布包上，送到魏帥枕前，表示我們不回去了。"劉昌裔照辦。到了四更，隱娘返回來了，對劉昌裔說："送去信了，後天晚間魏帥必派精精兒來殺死我，還要割你的頭，我們也要多想辦法殺了他，你不用憂愁。"劉昌裔豁達大度，毫無畏色。這天晚上，燭光通明，半夜之後，果然看見一紅一白兩個幡子，互相擊打，飄飄然在牀的四周轉悠。過了很久，見一個人從空中跌下地來，身子和頭分開了。隱娘也出現了，說，精精兒現在已被我打死。將精精兒的屍體拽到堂下。用藥化成了水。連毛髮都不剩。隱娘又說："後天晚間，他會派空空兒來，空空兒的神術是神不知，鬼不覺，來無影，去無蹤。我的武藝是趕不上他，這就看僕射的福份了，你用於闐玉圍着脖子，蓋着被，我變成一隻小蚊蟲，潛入你腸中等待時機，其餘人不用逃避。"劉昌裔按她所說的辦法做了。到了三更，劉昌裔雖然閉着眼睛卻沒睡着，果然聽到脖子上砰的一聲，聲音特別大。隱娘從劉昌裔口中跳出，祝賀說："僕射沒事了。這個人像雄鷹似的，只是一搏，一搏不中他便遠走高飛，他沒擊中感覺很恥辱，還不到一更，他已經飛出一千多里了。"他們察看了劉昌裔脖頸上的玉石，果然有匕首砍過的痕跡，很深。劉昌裔給隱娘夫婦送了厚禮。唐憲宗元和八年，劉昌裔從陳許調到京師。隱娘不願跟隨去京，她說："從此我要遊山逛水，遍訪聖賢。只求你給我丈夫一個差使便可以了。"劉昌裔照辦。後來，漸漸不知隱孃的去處，劉昌裔死時，隱娘騎驢到了京師，在劉的靈前大哭而去。唐文宗開成年間，劉昌裔的兒子劉縱任陵州刺史，在四川棧道上遇見了隱娘，面貌仍和當年一樣，彼此很高興能夠重逢，她還像從前那樣騎一頭白驢。她對劉縱說："你有大災，你不應該到這裏來。"她拿出一粒藥，讓劉縱喫下去。她說："來年你不要做官了，趕緊回洛陽去，才能擺脫此禍。我的藥力只能保你一年免災。"劉縱不太相信，送給隱娘一些綢緞，隱娘沒有要，飄飄然而去，如神似仙。一年後，劉縱沒休官，果然死於陵州。從那以後再沒有人見過隱娘。

卷第一百九十五 豪俠三

紅線 胡證 馮燕 京西店老人 蘭陵老人 盧生 義俠

紅線

唐潞州節度使薛嵩家青衣紅線者善彈阮咸，又通經史。嵩乃俾掌其箋表，號曰內記室。時軍中大宴，紅線謂嵩曰："羯鼓之聲，頗甚悲切，其擊者必有事也。"嵩素曉音律，曰："如汝所言。"乃召而問之，雲："某妻昨夜身亡，不敢求假。"嵩遽放歸。是時至德之後兩河未寧，以淦陽爲鎮，命嵩固守，控壓山東。殺傷之餘，軍府草創。朝廷命嵩遣女嫁魏博節度使田承嗣男，又遣嵩男娶滑亳節度使令狐章女。三鎮交爲姻婭，使使日浹往來。而田承嗣常患肺氣，遇熱增劇。每曰："我若移鎮山東，納其涼冷，可以延數年之命。"乃募軍中武勇十倍者，得三千人，號外宅男，而厚其恤養。常令三百人夜直州宅，卜選良日，將並潞州。嵩聞之，日夜憂悶，咄咄自語，計無所出。時夜漏將傳，轅門已閉，杖策庭際，唯紅線從焉。紅線曰："主自一月，不遑寢食。意有所屬，豈非鄰境乎？"嵩曰："事系安危，非爾能料。"紅線曰："某誠賤品，亦能解主憂者。"嵩聞其語異，乃曰："我知汝是異人，我闇昧也。"遂具告其事曰："我承祖父遺業，受國家重恩，一旦失其疆土，即數百年勳伐盡矣。"紅線曰："此易與耳，不足勞主憂焉。暫放某一到魏城，觀其形勢，覘其有無。今一更首途，二更可以覆命。請先定一起馬使，具寒喧書。其他即待某卻回也。"嵩曰："然事或不濟，反速其禍，又如之何？"紅線曰："某之此行，無不濟也。"乃入闈房，飭其行具。乃梳烏蠻髻，貫金雀釵，衣紫繡短袍，系青絲輕履，胸前佩龍文匕首，額上書太一神名。再拜而名，倏忽不見。嵩返身閉戶，背燭危坐。常時飲酒，不過數合。是夕舉觴，十餘不醉。忽聞曉角吟風，一葉墜露。驚而起問，即紅線回矣。嵩喜而慰勞曰："事諧否？"紅線曰："不敢辱命。"又問曰："無傷殺否？"曰："不至是，但取牀頭金合爲信耳。"紅線曰，某子夜前二刻，即達魏城，凡歷數門，遂及寢所。聞外宅兒止於房廊，睡聲雷動。見中軍士卒，徒步於庭，傳叫風生。乃發其左扉，抵其寢帳。田親家翁止於帳內，鼓跌酣眠，頭枕文犀，髻包黃彀，枕前露一星劍，劍前仰開一金合，合內書生身甲子，與北斗神名。復以名香美珠，散覆其上。然則揚威玉帳，坦其心豁於生前。熟寢蘭堂，不覺命懸於手下。寧勞擒縱，只益傷嗟。時則蠟炬煙微，爐香燼委，侍人四布，兵器交羅。或頭觸屏風，鼾而嚲者；或手持巾拂，寢而伸者。某乃拔其簪珥，縻其襦裳，如病如醒，皆不能寤。遂持金合以歸。出魏城西門，將行二百里，見銅臺高揭，漳水東流，晨雞動野，斜月在林。忿往喜還，頓忘於行役。感知酧德，聊副於依歸。所以當夜漏三時，往返七百里，入危邦一道，經過五六城，冀減主憂，敢言其苦。嵩乃發使入魏，遺田承嗣書曰："昨夜有客從魏中來雲，自元帥牀頭獲一金合，不敢留駐，謹卻封納。"專使星馳，夜半方到。見搜捕金合，一軍憂疑。使者以馬棰撾門，非時請見。承嗣遽出，使者乃以金合授之。捧承之時，驚怛絕倒。遂留使者，止於宅中，狎以宴私，多其賜齎。明日，專遣使齎帛三萬匹、名馬二百匹、雜珍異等，以獻於嵩曰："某之首領，系在恩私。便宜知過自新，不復更貽伊戚。專膺指使，敢議親姻。彼（按《甘澤謠》"彼"作"役"）當捧轂後車，來在麾鞭前馬，所置紀綱外宅兒者，本防他盜，亦非異圖。今並脫其甲裳，放歸田畝矣。"由是一兩個月內，河北河南信使交至。忽一日，紅線辭去。嵩曰："汝生我家，今欲安往？又方賴於汝，豈可議行。"紅線曰："某前本男子，遊學江湖間，讀神農藥書，而救世人災患。時裏有孕婦，忽患盅症，某以芫花酒下之，婦人與腹中二子俱斃。是某一舉殺其三人，陰力見誅，降爲女子，使身居賤隸，氣稟凡俚。幸生於公家，今十九年矣。身厭羅綺，口窮甘鮮。寵待有加，榮亦甚矣。況國家建極，慶且無疆。此即違天，理當盡弭。昨往魏邦，以是報思。今兩地保其城池，萬人全其性命，使亂臣知懼，烈士謀安，在某一婦人，功亦不小，固可贖其前罪，還其本形。便當遁跡塵中，棲心物外，澄清一氣，生死長存。"嵩曰："不然，以千金爲居山之所。"紅線曰："事關來世，安可預謀。"嵩知不可留，乃廣爲餞別，悉集賓友，夜宴中堂。嵩以歌送紅線酒，請座客冷朝陽爲詞。詞曰："採菱歌怨木蘭舟，送客魂消百尺樓。還似洛妃乘霧去，碧天無際水空流。歌竟，嵩不勝其悲，紅線拜且泣。因僞醉離席，遂亡所在。（出《甘澤謠》）

【譯文】

唐朝，潞州節度使薛嵩家一婢女名紅線，她很會彈琵琶，又懂四書五經。薛嵩讓她管理各種文書，稱爲內記室。有一次軍中宴會上，紅線對薛嵩說："聽這鼓聲很悲涼，這打鼓的人必定有心事。"薛嵩平時也懂音樂，說："你說得很對。"於是，找來打鼓人一問，他說："昨晚我妻子死了，我沒敢請假。"薛嵩聽完就讓他回家了。這時正是唐肅宗至德年間，河南、河北一帶很不安寧。朝廷命令薛嵩守衛淦陽，並控制山東。戰爭剛過，軍府初建，朝廷命薛嵩將女兒嫁給魏博節度使田承嗣的兒子，又讓他的兒子娶滑亳節度使令狐章的女兒。使淦陽、魏博、滑亳三鎮聯姻，經常派使相互往來。魏博節度使田承嗣肺部患病，天熱就嚴重。他常說："我若駐守山東，那裏天氣比較涼快，我還能多活幾年。"於是，他從軍中選拔了三千勇士，稱爲外宅男，給其優厚的待遇。他命令三百人在衙門口和宅院內值班，並選擇適當時機，想吞併潞州。薛嵩知道這消息後，日夜憂愁，常自言自語，卻想不出好辦法。一天夜晚，軍營的大門已經關閉，薛嵩拄着柺杖到庭院，只有紅線跟在身後。紅線說："您這一個多月寢食不安，好像有心事，是不是因爲田承嗣的事？"薛嵩說："事關安危，不是你能處理的。"紅線說："我雖爲奴婢，也能爲您解除憂愁。"薛嵩聽她的話語不一般，便說："我知你不是一般人，我心中有數。"他便把具體事都告訴了紅線，我繼承祖父的大業，承受國家的恩惠，一旦將鎮守的疆土丟掉了，幾百年的功勳都喪失了。紅線說："這事好辦，不用這樣憂愁。您先讓我去趟魏城，觀察下形勢，探探虛實。一更去，二更便可回來。請您先準備好一個使者和一匹馬、一封問候信，其它事情等回來再說。"薛嵩說："這事若辦不好，反會招來禍，那怎麼辦？"紅線說："我此去定能辦好。"說完回到自己屋中，準備行具，梳洗打扮，梳一個烏蠻髻，頭插金雀釵，身穿紫色繡花短袍，腰繫青絲帶，腳登輕便靴，胸前佩龍文匕首，前額上寫着太一神名。向薛嵩拜了拜，轉眼不見了。薛嵩回屋關門，背燈而坐，獨自飲酒，薛嵩平日不善飲酒，但這一晚上喝了很多酒，沒醉。忽然聽到一陣晨風吹過，好似有片樹葉落下來，他驚起，卻是紅線回來了。薛嵩高興地問："事辦的怎麼樣？"紅線說："我怎敢完不成使命。"薛嵩又問："沒傷害人嗎？"紅線說："用不着，我把田承嗣牀頭的金盒拿來了。我半夜前就到了魏城，過了幾道門，便到了他睡覺的地方，聽到外宅男在走廊上睡覺，鼾聲如雷。中軍士兵在院中走動，互相打招呼。我開了左門，到了他牀前，您親家公躺在牀上，露着腳睡得正香，頭裹黃巾，枕花枕頭，枕前露一把短劍，短劍前有一個開着的金盒。盒內寫着他的生辰八字和北斗神名，上面蓋着香料和珍珠。看他那熟睡的樣子，他沒想到他的性命就在我手下，殺他是很容易的事，我怕那樣惹來麻煩。這時，臘燭快要熄滅，香爐的香已燃燼，他的侍者四散了，兵器扔在了一起，有人頭碰屏風，鼾聲大作，有的手持汗巾、毛撣睡着了。我拔他們的頭簪、耳環，摸他們的衣服，都像有病似的不能醒來。我便拿金盒回來了。出魏城西門，走了二百多里，隱約看見城牆上的銅臺，漳水向東流去，月上林梢，晨雞鳴動。去時很忿怒，回來時很高興，忘記了疲勞。爲了感謝您的恩德。我不顧半夜三更，往返七百里，不怕危險，走過了五六座城，希望減少您的憂慮，我怎敢說辛苦？"於是，薛嵩派人到魏城，給田承嗣送了一封信，信上說："昨晚有人從魏城來，從您牀頭上拿了一個金盒，我不敢留下，特派專使連夜送還。使者半夜到魏城，只是爲了尋找金盒，爲了搜捕盜金盒的人，軍人都在忙碌着。使者用馬鞭敲門，他們認爲在這非常時刻求見，一定是有要事，田承嗣急忙出來，使者把金盒給他，他捧着金盒，驚異得幾乎暈倒。留下了使者，請到廳內，設宴款待，給使者很多賞賜。第二天，專門派人帶了三萬匹布，二百匹好馬，還有一些珍貴的東西，獻給薛嵩。並轉告薛嵩，多虧他不記私怨，我才保住了性命，我要悔過自新，不再連累親戚，我專門派人去商量孩子的婚事，叫我兒子厚待他的女兒，我招募的外宅兒，本是爲防盜，沒別的企圖，現在叫他們脫掉軍裝，回家種地。以後的一兩個月內，河北、河南信使經常來往。忽然一日，紅線要辭別。薛嵩說："你生在我家，你想上哪？我還要依靠你，你怎麼能走呢？"紅線說："我前世是個男子，周遊四方，尋求學問，讀過神農的藥書，給世人看病消災。當時有一孕婦，肚內生了蟲子，我給她服了芫花酒，婦人和腹中的雙胞胎都死了。我一次殺了三個人，陰曹地府爲了懲罰我，變爲女子，貶爲奴婢。幸虧生在您家，已經十九啦，穿夠了綢緞，吃盡了美味，您對我特別寵愛，給了我很多榮譽。現在您管轄的疆土太平，人們安居樂業，我應該留在這裏，可這樣違背了天意，昨天去魏城，是爲了報恩。現在兩地都保住了城池，人們的性命也安全了。亂臣知道懼怕，剛烈正直的人得到了保障，對我一個女人來說，功也不算小，可以贖我的前罪，還我男兒身，我想離開塵世，成仙得道，生死長存。"薛嵩說："不能這樣，你一個小姐之身怎麼能住在山裏呢？"紅線說："爲了來世，我怎能久留？"薛嵩知道不能留住，便爲她餞別，集合賓朋好友，夜宴中堂。爲了助酒興，薛嵩請在座的冷朝陽作詞，其詞是：採菱歌怨木蘭舟，送客魂消百尺樓。還似洛妃乘霧去，碧天無際水空流。唱完，薛嵩非常悲痛，紅線邊哭邊拜，託辭醉了，離開了宴席，從此，不知去了哪裏。

胡證

唐尚書胡證質狀魁偉，膂力絕人。與晉公裴度同年。常狎遊，爲兩軍力人十許輩凌轢，勢甚危窘。度潛遣一介，求教於證。證衣皁貂金帶，突門而入。諸力士睨之失色。證飲後到酒，一舉三鍾，不啻數升，杯盤無餘瀝。逡巡，主人上燈。證起，取鐵燈臺，摘去枝葉而合跗，橫置膝上。謂衆人曰："鄙夫請非次改令，凡三鍾引滿，一遍三臺，酒須盡，仍不得有滴瀝。犯令者一鐵躋（自謂燈臺）。"證復一舉三鍾。次及一角觝者，三臺三遍，酒未能盡，淋漓殆至並座。證舉躋將擊之，衆惡皆起設拜，叩頭乞命，呼爲神人。證曰："鼠輩敢爾，乞今赦汝破命。"叱之令出。（出《摭言》）

【譯文】

唐朝尚書胡證，身材非常魁偉，力量特別大。他和晉公裴度是一年及第，常在一起遊玩。裴度被軍中十多個力量大的人欺辱，使他經常處在很難堪的地步，他暗中派人去找胡證求救。胡證來了，身穿貂皮衣，腰扎金腰帶，他剛一進門，那些力氣大的人一看，臉就變了顏色。胡證和這些人喝酒，一連喝了三盅，差不多好幾升，杯中沒有一滴剩酒。不一會兒，主人點上了燈，胡證站起來，把鐵燈臺拿在手中，他把燈碗、燈座都拿掉，只留燈臺的臺杆橫放在膝上。對衆人說："我請求改改酒令，咱們這回一次喝三鍾，連喝三次，酒必須喝淨，不許有點滴剩餘，誰若犯令，就打他一燈臺。"他一次先喝了三盅，接着下一個人喝。一次三盅，連喝三次，他的酒沒有喝完，並且灑到桌上。胡證舉起燈臺就要打，那些惡棍都起來叩頭求饒，還稱胡證爲神人。胡證說："你們這些鼠輩還敢欺負人嗎？今天饒你們一命，還不快滾！"

馮燕

唐馮燕者，魏豪人，父祖無聞名。燕少以意氣任俠，專爲擊球鬥雞戲。魏市有爭財毆者，燕聞之，搏殺不平。遂沈匿田間，官捕急，遂亡滑。益與滑軍中少年雞球相得。時相國賈耽鎮滑，知燕材，留屬軍中。他日出行裏中，見戶旁婦人翳袖而望者，色甚冶。使人熟其意，遂室之。其夫滑將張嬰，從其類飲。燕因得間，復偃寢中，拒寢戶。嬰還，妻開戶納嬰，以裾蔽燕。燕卑蹐步就蔽，轉匿戶扇後，而巾墮枕下，與佩刀近。嬰醉目瞑，燕指巾，令其妻取。妻即以刀授燕。燕熟視，斷其頸，遂巾而去。明旦嬰起，見妻殺死，愕然，欲出自白。嬰鄰以爲真嬰殺，留縛之。趣告妻黨，皆來曰："常嫉毆吾女，乃誣以過失，今復賊殺之矣，安得他事。即他殺而得獨存耶？"共持嬰石餘笞，遂不能言。官收系殺人罪，莫有辯者，強伏其辜。司法官與小吏持樸者數十人，將嬰就市，看者團圍千餘人。有一人排看者來，呼曰："且無令不辜死者，吾竊其妻而又殺之，當系我。"吏執自言人，乃燕也。與燕俱見耽，盡以狀對。耽乃狀聞，請歸其印，以贖燕死。上誼之，下詔，凡滑城死罪者皆免。（出沈亞之《馮燕傳》）

【譯文】

唐時，魏豪有個叫馮燕的人，祖父、父親都不出名。馮燕年輕，性格豪爽，很講義氣，很擅長玩球、鬥雞等遊戲。一天，魏豪街上有人爲爭奪財產互相毆鬥馮燕聽說後去打抱不平，殺了人，便跑到鄉下去躲藏。官方又追捕時，他跑到了滑地。他經常和駐在滑地的年輕士兵們玩球、鬥雞。當時相國賈耽鎮守滑地，知道了馮燕很有才，便留他在軍中。一天，馮燕在街上閒走，看見了一個打扮很妖冶的婦女在看他，馮燕便讓人去串通婦人，二人勾搭成奸。婦人的丈夫張嬰是駐軍中的一個小軍官，他和同僚們喝酒。馮燕得閒，到了他家，關門和張妻調笑。這對，張嬰回來了，張妻開門迎接張嬰，張妻用衣襟遮擋馮燕，他彎着腰在張妻的遮掩下，藏到了門後。他的頭巾壓在枕下，挨近佩刀。張嬰因喝醉酒，閉眼大睡。馮燕指了指頭巾，意思是叫張妻取來，張妻以爲馮燕要佩刀，便把佩刀拿來給馮燕，馮燕看了一會兒張妻，便用刀殺了她，拿了頭巾走了。第二天，張嬰起來，看見了妻子被殺死，很驚愕，他出來說自己殺死了妻子，鄰居們也認爲真是他殺死的，便把張嬰綁了起來，告訴了張妻的孃家，他的岳父母都來了，說："過去你就常打我的女兒，誣諂她有過錯，今天竟又殺死了他，這不是別人乾的，別人殺她，你怎麼還能活着？"衆人將張嬰痛打了一頓，他是有苦不能訴。官府又以殺人罪逮捕了他，也沒有人爲他辯解，也只有含冤認罪。執法官和幾十個士兵，持刀押解張嬰赴刑場，圍觀者一千多人。忽然有一個人推開圍觀者跑出來大聲說："你們先別殺他，他是無罪的，是我和他妻子通姦，又殺死了他的妻子，你們應當綁我！"那些士兵過來捉拿說話的人，一看，此人竟是馮燕。他們把馮燕押解相國賈耽那裏，賈耽聽完這個情況後上奏皇上，願意交出官印來贖馮燕的性命。皇上很讚賞賈耽的做法，便下詔說，凡滑城的犯死罪的人，都一齊免死。

京西店老人

唐韋行規自言：少時遊京西，暮止店中，更欲前進。店有老人方工作，謂曰："客勿夜行，此中多盜。"韋曰："某留心弧矢，無所患也。"因行數十里。天黑，有人起草中尾之。韋叱不應，連發矢中之，復不退。矢盡，韋懼奔焉。有頃，風雷總至，韋下馬，負一大樹，見空中有電光相逐，如鞫杖，勢漸逼樹稍，覺物紛紛墜其前。韋視之，乃木札也。須臾，積扎埋至膝。韋驚懼，投弓矢，仰空中乞命。拜數十，電光漸高而滅，風雷亦息。韋顧大樹，枝幹盡矣。鞍馱已失，遂返前店。見老人方箍桶。韋意其異人也，拜而且謝。老人笑曰："客勿恃弓矢，須知劍術。"引韋入後院，指鞍馱，言卻領取，聊相試耳。又出桶板一片，昨夜之箭，悉中其上。韋請役力承事，不許；微露擊劍事，韋也得一二焉。（出《酉陽雜俎》）

【譯文】

唐時，韋行規自己講過：他年輕時有一次到京西旅遊，天黑時到一個店中，還想繼續往前走。店中有一個老人正在幹活，對他說："你晚間不要走了，這裏強盜很多。"韋行規說："我準備了弓箭，我不怕。"他又往前走了幾十裏，天特別黑，有人在草叢中跟着他，他大聲喝叱，對方也不應聲。他連射了幾箭。射中了，那人卻不退。箭射完了，韋行規害怕了，急忙往前奔跑。一會兒，大風、雷電一齊來了，韋行規下了馬，背靠大樹站着，看見空中電閃雷鳴，互相追逐，好像很多看不到頭的大木杖，逼近了樹梢。他覺得有東西紛紛往下落，一看，是些木頭片，一會兒，木頭片埋到了他的膝蓋，韋行規害怕了，扔了弓箭，仰面朝天大喊救命，跪拜數十次。電閃漸漸遠去，風停了，雷熄了，韋行規看大樹，枝幹都沒有了。他馬上的鞍馱也沒了，只好返回那個旅店。到店看見那個老人正在箍桶，韋行規想，這老頭是個奇異的人，便向他拜謝。老人笑了，說："客人，你不要依恃你有弓箭，你還要學點劍術。"他把韋行規領到後院，指了指鞍馱，叫他拿回去，我只是試試你呀，又拿出一片桶板，昨夜他射的箭頭都在上面。韋行規請求爲老人做點什麼，老人不用。只把劍術露了一點，韋行規略學得一二招。

蘭陵老人

唐黎幹爲京兆尹時，曲江塗龍祈雨，觀者數千。黎至，獨有老人植杖不避。幹怒杖之，如擊鞔革，掉臂而去。黎疑其非常人，命坊老卒尋之。至蘭陵裏之南，入小門，大言曰："我困辱甚，具湯也。"坊卒遽返白黎，黎大懼。因衣壞服，與坊卒至其處。時已昏黑，坊卒直入，通黎之官閥，黎唯而趨入，拜伏曰："向迷丈人物色，罪當十死。"老人驚曰："誰引尹來此。"即牽上階。黎知可以理奪，徐曰："某爲京尹，尹威稍損，則失官政。丈人埋形雜跡，非證惠眼，不能知也。若以此罪人，是釣人以名，則非義士之心也。"老人笑曰："老夫過。"乃具酒，設席於地，招坊卒令坐。夜深，語及養生，言約理辨。黎轉敬懼。因曰："老夫有一技，請爲尹設。"遂入，良久，紫衣朱鬢，擁劍長短七口，舞於中廳。迭躍揮霍，攙光電激。或橫若制帛，旋若規火。有短劍二尺餘，時時及黎之衽，黎叩頭股慄。食頃，擲劍於地，如北斗狀。顧黎曰："向試尹膽氣。"黎拜曰："今日已後性命，丈人所賜，乞役左右。"老人曰："尹骨相無道氣，非可遽授，別日更相顧也。"揖黎而入。黎歸，氣色如病。臨鏡，方覺須剃落寸餘。翌日復往，室已空矣。（出《酉陽雜俎》）

【譯文】

唐朝，黎幹當京兆尹的時候，曲江地方人們塗龍求雨，幾千人圍觀。黎幹到時，唯有一老人拄着柺杖不迴避，黎幹命人打老人，就像打一個鞔革似的，老人不覺怎樣，回頭走了。黎幹認爲這老人不同尋常，便命一個坊間的老差役去尋找老人，到了蘭陵裏南面，進了一個小門，聽老人大聲說："我受了這麼大的污辱，準備些熱水，我要洗一洗。"老差役急忙回去稟報黎幹，黎幹有些驚懼，便換了衣服，與老差役同到老人住處。天已經要黑了，老差役直接進入，告訴老人說京兆尹黎幹來了。黎幹很謹慎地進去，拜了老人，說："方纔我沒看準老人的身份，罪該萬死。"老人吃了一驚，說："誰把你領來的？"老人把黎幹領到上屋，黎幹知道自己理虧，慢慢地說："我這個京北尹沒當好，爲了我的尊嚴，丟掉了爲官的準則。你老人家混在衆人之中，我也沒看出來，不知道你的身份，你若是以此怪罪我，那可有點沽名釣譽了，那就有些不講義氣。"老人笑着說："這是我的過錯。"吩咐設席擺酒，讓老差役也就坐。喝到夜深時，談起了養生之道，老人言簡意深，黎幹很敬畏。老人說，老夫有一技，想爲京兆尹表演一下。說完進入室內，過了很久，老人出來了，身穿紫衣，拿了長短不一的七口寶劍，在中庭舞了起來，劍起劍落，如閃似電，有一二尺長的短劍，時時不離黎乾的身邊，黎幹邊叩頭，邊戰慄。一會兒，老人把劍扔在了地上，恰成了一北斗形。對黎幹說："我只是試試你的膽量。"黎幹邊拜邊說："我的性命，是你老人家給的，今後願爲你老效勞。"老人說："看你的骨相沒有道氣，我還不能教你，等以後再說吧。"說完向黎幹一拱手進入室內。黎幹回去後，氣色像有病，一照鏡子，自己的鬍子被削去了一寸多。第二天又去找老人，可是已經人去室空。

盧生

唐元和中，江淮有唐山人者涉獵史傳，好道，常居名山。自言善縮錫，頗有師之者。後於楚州逆旅遇一盧生，意氣相合，盧亦語及爐火。稱唐族乃外氏，遂呼唐爲舅。唐不能相舍，因邀同之南嶽。盧亦言親故在陽羨，將訪之，今且貪舅山林之程也。中途，止一蘭若。夜半，語笑方酣。盧曰："知舅善縮錫，可以梗概論之。"唐笑曰："某數十年重跡從師，只得此術，豈可輕道也？"盧復祈之不已。唐辭以師授有時日，可達嶽中相傳。盧因作色："舅今夕須傳，勿等閒也。"唐責之，某與公風馬牛耳。不意盱眙相遇，實慕君子，何至騶卒不落也。"盧攘臂瞋目，盻之良久曰："某刺客也，如不得，舅將死於此。"因懷中探鳥韋囊，出匕首刃，勢如偃月。執火前熨斗，削之如扎。唐恐懼具述。盧乃笑語唐曰："幾誤殺舅。此術十得五六。"方謝曰："某師仙也，令某等十人，索天下妄傳黃白朮者殺之。至添金縮錫，傳者亦死。某久得乘蹻之道者。"因拱揖唐，忽失所在。唐自後遇道流，輒陳此事戒之。（出《酉陽雜俎》）

【譯文】

唐憲宗元和年間，江淮有一個唐山人，他讀過史書，並且好道，常住名山，自己說他會"縮錫術"。有很多人想學此術，後來，到楚州的時候遇到一個盧生。二人意氣相投，盧生也談到一些冶煉技術，他說外婆家姓唐，便叫唐山人爲舅舅。唐山人更不能捨下盧生，便邀他同去南嶽，盧生也說他在陽羨有親戚，他要去拜訪，很高興能和唐山人同行。中途，宿在一座寺廟裏，半夜，二人談得正高興時，盧生說："知道舅舅會縮錫術，你大概地給我講一講。"唐山人笑了，說："我好幾十年到處拜師，只學得此術，哪能輕易告訴你？"盧生反覆乞求唐山人，唐山人說授此術需要一定的時日，到嶽中時再教給你。盧生變了臉色說："你今晚就要傳，你可別不當回事兒。"唐山人斥責盧生說："咱倆本來素不相識，只是偶然相遇，我以爲你是個正人君子呢，誰想你還不如一個小放牛的。"盧生抱膀瞪眼，對唐山人看了很久，說："我是刺客，你要是不傳，你就得死在這裏。"說着伸手向懷中取出匕首，對着火爐上的鐵鎦就削了一刀，像切木頭片似的。唐山人害怕了，便把縮錫術都說了。這時盧生笑着對唐山人說："好險把你誤殺了，這個技術，你也只不過學了十之五六。"又表示謝意說："我的師傅是位仙人，他令我們十幾人搜尋那些妄傳黃白朮的人，並殺了他們，什麼添金縮錫，傳授這些邪術的人也要被殺死。我是一個練了很久飛行術的人。"說着向唐山人拱了拱手，忽然不見了。唐山人後來遇到道家人，經常說起此事，引以爲戒。

義俠

頃有仕人爲畿尉，常任賊曹。有一賊系械，獄未具。此官獨坐廳上，忽告曰："某非賊，頗非常輩。公若脫我之罪，奉報有日。"此公視狀貌不羣，詞采挺拔。意已許之，佯爲不諾。夜後，密呼獄吏放之，仍令獄卒逃竄。既明，獄中失囚，獄吏又走，府司譴罰而已。後官滿，數年客遊，亦甚羈旅。至一縣，忽聞縣令與所放囚姓名同。往謁之，令通姓字。此宰驚懼，遂出迎拜，即所放者也。因留廳中，與對榻而寢。歡洽旬餘，其宰不入宅。忽一日歸宅。此客遂如廁。廁與令宅，唯隔一牆。客於廁室，聞宰妻問曰："公有何客，經於十日不入？"宰曰："某得此人大恩，性命昔在他手，乃至今日，未知何報？"妻曰："公豈不聞，大恩不報，何不看時機爲？令不語。久之乃曰："君言是矣。"此客聞已，歸告奴僕，乘馬便走，衣服悉棄於廳中。至夜，已行五六十里，出縣界，止宿村店。僕從但怪奔走，不知何故。此人歇定，乃言此賊負心之狀。言訖吁嗟。奴僕悉涕泣之次，忽牀下一人，持匕首出立。此客大懼。乃曰："我義士也，宰使我來取君頭，適聞說，方知此宰負心。不然，枉殺賢士。吾義不捨此人也。公且勿睡，少頃，與君取此宰頭，以雪公冤。"此人怕懼愧謝，此客持劍出門如飛。二更已至，呼曰："賊首至。"命火觀之，乃令頭也。劍客辭訣，不知所之。（出《原化記》）

【譯文】

有一位讀書人當了畿尉，經常辦理盜賊案子。當時，監獄還沒建成，畿尉獨坐廳上，有一個戴着刑具的囚犯對畿尉說："我不是賊，不是等閒之輩，你若是放了我，日後一定會報答你。"看這人的相貌不一般，言詞不俗，畿尉心中已經默許了，表面上並沒答應。到了夜裏，他暗地裏叫獄吏放了那個囚犯，又叫獄吏也逃跑了。天亮時，獄中囚犯跑了，獄吏也逃了，上司也只能責罰一通而已。後來，畿尉當官任期已滿，好幾年到處遊歷，經常住在外面。到了一個縣，聽說縣令和當年放走的那個囚犯姓名相同，他便前住拜訪，讓縣令說出姓名，縣令有些驚慌，出來迎拜，一看，確是當年所放的那人。便留在廳中，二人對牀而眠，高興地過了十幾天，縣令卻不帶客人回家。忽然一日，把客人領回家去，客人要上廁所，廁所和住房只隔一道牆。客人在廁所中聽縣令妻子問："這是什麼客人，十幾天也不領回家？"縣令說："這人對我有大恩，當年是他放了我，我纔有今天，我還不知道怎樣報答他呢？"他妻子說："你沒聽人說麼，大恩不報，你應該看時機行事。"縣令沉默了一會兒，說："你說得有道理。"客人聽到他這麼說，急忙回來告訴奴僕，騎馬悄悄走了，衣服都扔在了大廳。到了晚上，已走出五六十里，出了縣界，在一個鄉村小店裏住下，僕人埋怨人走得這麼急，不知爲了什麼？待他們休息了一會兒後，主人才把縣令負心的事說了一遍，說完長嘆一聲，主僕二人落下了傷心的眼淚。忽然有一人從牀下站出來，手拿匕首，客人大驚，那人說："我是個義士，縣令讓我來殺你的頭，方纔聽你們一說，才知道縣令是個忘恩負義的人，不然的話，就錯殺了你這個好人。我決不能饒過他，你們先別睡，稍等一會兒，我把他的頭給你們送來，給你出出這口冤氣。"客人又害怕又感謝，這義士拿劍出門就像飛一樣走了。到了二更，有人呼叫，壞人的頭拿來了。點燈一看，正是那縣令的頭，劍客辭別了客人，不知去了哪裏。

卷第一百九十六 豪俠四

田膨郎 宣慈寺門子 李龜壽 潘將軍 賈人妻 荊十三娘 許寂 丁秀才

田膨郎

唐文宗皇帝嘗寶白玉枕，德宗朝于闐國所貢，追琢奇巧，蓋希代之寶。置寢殿帳中。一旦忽失所在。然禁衛清密，非恩渥嬪御莫有至者，珍玩羅列，他無所失。上驚駭移時，下詔于都城索賊。密謂樞近及左右廣中尉曰："此非外寇所入，盜當在禁掖。苟求之不獲，且虞他變。一枕誠不足惜，卿等衛我皇宮，必使罪人斯得。不然，天子環衛，自茲無用矣。"內宮惶慄謝罪，請以浹旬求捕。大懸金帛購之，略無尋究之跡。聖旨嚴切，收系者漸多，坊曲閭里，靡不搜捕。有龍武二蕃將王敬弘嘗蓄小僕，年甫十八九，神彩俊利，使之無往不屆。敬弘曾與流輩於威遠軍會宴，有侍兒善鼓胡琴。四座酒酣，因請度曲。辭以樂器非妙，須常御者彈之。鐘漏已傳，取之不及，因起解帶。小僕曰："若要琵琶，頃刻可至。"敬弘曰："禁鼓才動，軍門已鎖，尋常汝起不見，何見之謬也？"既而就飲數巡，小僕以繡囊將琵琶而至，座客歡笑。南軍去左廣，往復三十餘里，入夜且無行伍，既而倏忽往來。敬弘驚異如失。時又搜捕嚴急，意以盜竊疑之。宴罷及明，遽歸其第。引而問之曰："使汝累年，不知矯捷如此。我聞世有俠士，汝莫是否？"小僕謝曰："非有此事，但能行耳。"因言父母皆在蜀川，頃年偶至京國，今欲卻歸鄉里，有一事欲報恩。偷枕者早知姓名，三數日當令伏罪。敬弘曰："如此事，即非等閒，遂令全活者不少。未知賊在何許，可報司存掩獲（明抄本存作府。獲作捕）否？"小僕曰："偷枕者田膨郎也。市廛軍伍，行止不恆，勇力過人，且善超越。苟非便折其足，雖千兵萬騎，亦將奔走。自茲再宿，候之於望仙門，伺便擒之必矣。將軍隨某觀之，此事仍須祕密。"是時涉旬無雨，向曉塵埃頗甚，車馬騰踐，跬步間人不相睹。膨郎與少年數輩，連臂將入軍門，小僕執球杖擊之，歘然已折左足。仰而窺曰：我偷枕來，不怕他人，唯懼於爾。既此相值，豈復多言。於是舁至左右軍，一款而伏。上喜於得賊，又知獲在禁旅，引膨郎臨軒詰問，具陳常在營內往來。上曰："此乃任俠之流，非常之竊盜。"內外囚繫數百人，於是悉令原之。小僕初得膨郎，已告敬弘歸蜀。尋之不可，但賞敬弘而已。（出《劇談錄》）

【譯文】

唐文宗皇帝非常喜歡的白玉枕，是德宗朝時于闐國進貢的，精雕細刻，非常奇巧。是稀世之寶。放置在文宗皇帝寢室的帳中，一天早晨，忽然不見了。宮廷中禁衛嚴密，不是皇上親信的人是到不了這裏的。殿中陳列的珍寶很多，其他的都沒有丟失。皇上覺得驚訝、奇怪，下令在都城中抓賊，祕密地對他身邊禁衛說："這不是外人進來乾的，盜賊就在宮禁之中，若是抓不到，恐怕有其他的變化，一個白玉枕倒無所謂，你們是保衛皇宮的人，必須抓住這個盜賊，不然的話，你們這些保衛皇上的人，也顯得無用。"內宮這些人非常惶恐，請求恕罪，要在十幾天內捕到盜賊。用金銀綢緞來懸賞，但是一點線索也沒有，聖旨非常嚴厲，抓了很多嫌疑犯，街坊巷裏都搜遍了。龍武二蕃將王敬弘家有一個小僕人，年齡十八九歲，非常英俊，主人讓他辦事沒有辦不成的時候。曾經有一次，王敬弘和他的同僚們在威遠軍中會宴，有一侍者會彈樂器，四座酒興正濃時，請他彈奏一曲，以助酒興。侍者說："樂器不太好，若是有他常使用的那件就好了。"這時，已夜半更深，去取樂器已來不及。敬弘家小僕說，若用琵琶，一會兒就能取來。敬弘說："禁鼓已經敲過，軍門已經關閉，我平常也沒見過你有這個本事，你淨瞎說。"於是，大家又開始飲，數巡之後，小僕將琵琶取回來了，大家都很高興。從南軍到左廣，往返三十多里，夜間又沒有同行者，就這麼快去而復還，王敬弘頗感驚異。這時，搜捕盜賊的行動越來越嚴，王敬弘疑心小僕是盜賊。宴會之後已經天亮，王敬弘回家後就問小僕："你在我這裏已經好幾年，我還不知道你這"他又說，父母都在四川，近幾年我到京城當差，現在很想回家鄉，我想告訴你一件事，用來報答你的恩情，我早就知道偷枕者的姓名，叫他三天內伏法認罪。敬弘說："這件事，不能等閒視之，抓來的嫌疑犯不少，就是不知賊在哪裏，現在可報上司祕密逮捕他吧？"小僕說："偷枕的是田膨郎，他有時在市民百姓中，有時混跡軍隊，行蹤不定，勇力過人，尤其善於騰高飛越，若不打斷他的腿，就是千軍萬馬，他也能跑掉。等到夜間，在望仙門藏着，看準機會就可以抓住他。將軍我去看看，這事仍須保密。"這時，十多天沒下雨，天快亮時塵土飛揚，人走車行，幾步內看不見人影，膨郎與幾個青年人，膀挨膀地剛要進入軍門，小僕用打球的球杖打他的腿，把左腿打斷，膨郎仰面朝天說："我偷了玉枕，不怕別人，就怕你。"這時，也不用多說什麼，埋伏的左右軍一擁而上，將他綁走了。皇上很高興，知道盜賊是在禁旅中抓獲的，便把膨郎叫到廳內追問他，他說他常在軍營中來往。皇上說："你是俠客之流的人物，不是一般的盜竊。"因此案被捕的數百人，都放回了家。抓到了膨郎後，小僕便向王敬弘告辭回蜀。皇上要獎賞小僕，找不到他，只好獎賞了王敬弘。

宣慈寺門子

宣慈寺門子不記姓氏，酌其人，義俠徒也。唐乾符二年，韋昭範登宏詞科，昭範乃度支使楊嚴懿親。及宴席帟幕器皿之類，假於計司，嚴復遣以使庫供借。其年三月，宴於曲江亭子。供帳之盛，罕有倫擬。時進士同日有宴。都人觀者甚衆。飲興方酣，俄睹一少年跨驢而至，驕悖之狀，傍若無人。於是俯逼筵席，張目（明抄本"張目"作"長耳"）引頸及肩，復以巨垂棖築佐酒。謔浪之詞，所不能聽。諸子駭愕之際，忽有於衆中批其頰者，隨手而墮。於是連加毆擊，又奪所執垂，垂之百餘。衆皆致怒，瓦礫亂下，殆將斃矣。當此之際，紫雲樓門軋然而開，有紫衣從人數輩馳告曰："莫打。"傳呼之聲相續。又一中貴驅殿甚盛，馳馬來救。復操垂迎擊，中者無不面僕於地。敕使亦爲所垂。既而奔馬而反，左右從而俱入門，門亦隨閉而已。坐內甚忻愧，然不測其來，又慮事連宮禁，禍不旋踵，乃以緡錢束素，召行毆者訊之曰："爾何人？與諸郎君阿誰有素？而能相爲如此。"對曰："某是宣慈寺門子，亦與諸郎君無素，第不平其下人無禮耳。"衆皆嘉嘆，悉以錢帛遺之。復相謂曰："此人必須亡去，不然，當爲擒矣。"後旬朔，坐中賓客多有假途宣慈寺門者，門子皆能識之，靡不加敬。竟不聞有追問之者。（出《摭言》）

【譯文】

宣慈寺門子，不知他的姓名，看他的爲人處世，一定是個俠義之士。唐僖宗乾符二年，韋昭範考上了宏詞科，他是度支使楊嚴的至親，韋昭範準備設宴慶賀，宴會需要的帳篷、器具都是楊嚴給他借的。這年三月，在曲江亭子設宴，規模之大，無與倫比。那天，還有新科進士也設宴，京城裏來觀看的人很多。酒興正濃時，看見一個少年騎着驢來了，那驕橫之態，旁若無人。他走到宴席前，拄着馬鞭子，伸頭瞪眼地要喝酒，放蕩的言詞，不堪入耳。大家正在感到驚愕的時候，忽然，座中有一人站起來，打那少年一記耳光，奪下了馬鞭，又接二連三地打了一百多鞭子，大家也很氣憤，用石頭瓦塊打那少年。眼看要打死的時候，紫雲樓的樓門突然開了，有好幾個穿紫衣的從人騎馬奔來，喊道："不要打了！不要打了！"喊聲連續不斷。又有一個有身份的人騎馬從殿中出來，救那少年。那人又拿起馬鞭來迎擊，那些被打的人，都趴在地上，敕使也被打了，敕使打馬往回返，左右隨從者也和他一起跑回了紫雲樓，緊閉了樓門。在坐的人是又驚又喜，怕的是事連宮禁，招來災禍。大家湊了些錢物，問那個打少年的人，是和在座的哪一位平時有交情，才能這麼幹？那人說：我是宣慈寺門子，和在坐的諸位沒有關係，只是看那人太無禮了，打抱不平。"大家很讚賞他的行爲，湊來錢物送給他。大家互相議論，這人必須逃走，不然的話，就要被逮捕。過了十幾天後，曾赴宴的賓客有的去宣慈寺，看見了那門子，門子也都認識他們，大家都很敬重他，也沒聽說再追問那件事。

李龜壽

唐晉公白敏中，宣宗朝再入相（上二句原作"唐晉公王鐸禧宗朝再入相"。據《續談助》知系"廣記"纂修時所致。原文本作"外王父中書令普國公宣宗朝再啓黃閣。"按指白敏中，改時誤爲王鐸。今依事實文意復之）。不協比於權道，唯以公諒宰大政。四方有所請，礙於德行者，必固爭不允。由是徵鎮忌焉。而志尚典籍，雖門施行馬，庭列鳧鍾，而尋繹未嘗倦。於永寧裏第別構書齋，每退朝，獨處其中，欣如也。居一日，將入齋，唯所愛卑腳犬花鵲從。既啓扉，而花鵲連吠，銜公衣卻行。叱去復至。既入閣，花鵲仰視，吠轉急。公亦疑之，乃於匣中拔千金劍，按於膝上。向空祝曰："若有異類陰物，可出相見。吾乃丈夫，豈懾於鼠輩而相逼耶？"言訖，歘有一物自梁間墜地，乃人也。朱鬒鬢，衣短後衣，色貌黝瘦。頓首再拜，唯曰死罪。公止之，且詢其來及姓名。對曰："李龜壽，盧龍塞人也。或有厚賂龜壽，令不利於公。龜壽感公之德，復爲花鵲所驚，形不能匿。公若舍龜壽罪，願以餘生事公。"公謂曰："待汝以不死。"遂命元從都押衙傅存初錄之。明日詰旦，有婦人至門，服裝單急，曳履而抱持襁嬰，請於閽曰："幸爲我呼李龜壽。"龜壽出，乃妻也。且曰："訝君稍遲，昨夜半自薊來相尋。"及公（"公"原作"繹"，據《三水小牘》逸文改）薨，龜壽盡室亡去。（出《三水小牘》）

【譯文】

唐時，晉公白敏中，到宣宗時當了宰相。他恥於和那些弄權者爲伍，唯以典章制度爲準繩去處理政事。下面有些官員做了不道德的事，他是絕不允許的，因此，遭到了地方上一些文武官員的忌恨。他非常喜歡讀書，雖然門庭中車馬往來，絡繹不絕，公事纏身，但他尋求學問，喜歡讀書的精神孜孜不倦。他在永寧裏住宅旁建了一個書齋，每當退朝時，他一人獨坐書齋，心情是非常欣慰的。一天，他想進書齋，他平時非常喜愛的名叫花鵲的小狗跟着他。剛開門，花鵲就叫起來了，口銜着晉公的衣服不敢往前走。喝退，又回來了，進了書齋，花鵲抬頭看，叫聲更急，晉公也覺得怪異，便從匣中抽出千金劍，放在膝上，向空中說："不管你是人是鬼，可以出來見我，我是一個正人君子，我不怕那些鼠輩之流來威脅我。"說完，很快有一種東西從樑上落下來，是個人。這人長一頭紅髮，短打扮，又黑又瘦。一再向晉公叩拜，還說自己死罪。晉公止住了他，問他來幹什麼？叫什麼名字？那人說："我叫李龜壽，盧龍塞人，別人給我很多錢，讓我來殺你，我感到你品德高尚，又被花鵲驚動，無法藏身。你要是能原諒我的罪過，我願服侍你一輩子。"晉公說："我不治你死罪。"隨後又命令元從都押衙傅存初留用了他。第二天早晨，有一婦人來到門前，穿得很單薄，拖着鞋抱着個喫奶孩子，對看門人說："請爲我找李龜壽。"李龜壽出來了，竟是他的妻子，妻子說："我來晚了，我是昨晚半夜從薊縣來的。"到晉公死時，李龜壽全家也走了。

潘將軍

京國豪士潘將軍住光德坊（忘其名，衆爲潘鶻肆也），本家襄漢間。常乘舟射利，因泊江壖。有僧乞食，留止累日，盡心檀施。僧歸去，謂潘曰："觀爾形質器度，與衆賈不同。至於妻孥，皆享厚福。"因以玉念珠一串留贈之，寶之不但通財，他後亦有官祿。既而遷貿數年，遂鏹均陶鄭。其後職居左廣，列第於京師。常寶念珠，貯之以繡囊玉合。置道場內。每月朔則出而拜之。一旦開合啓囊，已亡珠矣。然而緘封若舊，他物亦無所失。於是奪魄喪精，以爲其家將破之兆。有主藏者，常識京兆府停解所由王超，年且八十，因密話其事。超曰："異哉，此非攘竊之盜也。某試爲尋之，未知果得否。"超他日曾過勝業坊北街。時春雨初霽，有三鬟女子，可年十七八。衣裝襤褸，穿木屐，於道側槐樹下。值軍中少年蹴踘，接而送之，直高數丈。於是觀者漸衆。超獨異焉。而止於勝業坊北門短曲，有母同居，蓋以紉針爲業。超時因以他事熟之，遂爲舅甥。居室甚貧，與母同臥土榻，煙爨不動者，往往經於累日。或設餚羞，時有水陸珍異。吳中初進洞庭橘，恩賜宰臣外，京輦未有此物。密以一枚贈超雲："有人於內中將出。"而稟性剛決，超意甚疑之。如此往來週歲矣。超一旦攜酒食與之從容。徐謂曰："舅有深誠，欲告外甥，未知何如？"因曰："每感重恩，恨無所答。若力可施，必能赴湯蹈火。"超曰："潘軍失卻玉念珠，不知知否？"微笑曰："從何知之？"超揣其意不甚藏密，又曰："外甥忽見尋覓，厚備繒彩酬贈。"女子曰："勿言於人，某偶與朋儕爲戲，終卻送還，因循未暇。舅來日詰旦，於慈恩寺塔院相候，某知有人寄珠在此。"超如期而往，頃刻至矣。時寺門始開，塔戶猶鎖。謂超曰："少頃仰觀塔上，當有所見。"語訖而走，疾若飛鳥。忽於相輪上舉手示超，歘然攜珠而下曰："便可將還，勿以財帛爲意。"超送詣潘，具述其旨。因以金玉繒帛，密爲之贈。明日訪之，已空室矣。馮緘給事嘗聞京師多任俠之徒。及爲尹，密詢左右。引（"引"原作"述"，據明抄本改）超具述其語。將軍所說，與超符同。（出《劇談錄》）

【譯文】

京城裏有位很有氣魄的潘將軍，家住光德坊。他的老家在湖北襄漢之間，常乘船作生意。一次，船停靠在江岸，有一個僧人乞齋，留住了數日。他很盡心盡意地伺候僧人。僧人要走時對潘將軍說："我看你的氣質器度，和一般商人不一樣，你的妻子和兒女也會跟你享厚福。我贈送你一串玉念珠，你要好好珍藏，不但能使你發財，以後還能有官運。"以後他又經商了幾年，財產都比得上陶朱公和鄭弦（古時富商）了，後來職居左廣，家住在京城。他非常珍視念珠，貯在繡囊玉盒中，放到寺廟中的道場內，每月初一拿出來拜一次。一天，打開盒子和繡囊一看，玉念珠卻沒有了，外面的封條完好如初，其他東西都沒損失。潘將軍有些喪魂失魄，認爲這是破產的先兆。他認識京兆府曾在監獄任過職的王超，王超已年近八十，將軍把丟失念珠的事告訴了他。王超說："奇怪呀，這可不是抓一般的盜賊，我試試看吧，不一定能有結果。"王超有一天經過勝業坊北街，當時正是春雨剛過，看見一個扎着三個環形髮髻的女子，年齡十七八歲，衣服很破爛，穿一雙木底鞋，站在路旁的槐樹下。這時，軍隊中一些年輕人正在玩球，姑娘接球后送還時，踢了幾丈高，於是觀衆越來越多。王超對姑娘的行爲感到疑惑，便跟蹤她走到勝業坊北門一個小衚衕中，姑娘和母親住在一起，以縫補爲業。王超借其他事由和這母女熟悉了，稱姑娘爲外甥女。居室很清貧，睡的土炕，經常幾天不動煙火。有時飯菜很豐盛，有山珍海味。洞庭桔是江蘇進貢之物，皇上用它來恩賜大臣宰相，就是京城中也沒有，姑娘卻拿一隻桔子送給王超，說："這是別人從宮中拿出來的。"姑娘的性格特別剛烈，王超更覺得疑惑。就這樣，彼此來往了一年多。一天，王超拿來了酒、菜、飯，和她們母女一起喫喝，慢慢地對姑娘說："我心裏有件事，想告訴外甥女，不知行不行？"姑娘說："我很感謝你的恩德，恨我無法報答，若能爲您出力，就是赴湯蹈火也在所不辭。"王超說："潘將軍丟失了一串玉念珠，不知你知不知道？"姑娘微笑着說，我從哪知道。王超琢磨姑娘的意思，她不會太保密。王超又說："外甥女若是能給找到，一定用厚禮酬謝你。"姑娘說："別告訴別人，是我偶然和朋友們玩耍遊戲時做的，終歸一定要送還的，一直拖下來，沒有工夫送還。舅你明天早晨到慈恩寺塔院等我，我知道有人把珠子可放在那裏。"王超按時前往，一會兒就到，當時寺門已經開了，塔院門還鎖着。她對王超說："待一會兒你往塔上看，一定會看到。"說完，姑娘象鳥飛似的飛到塔上，在塔頂的相輪上向王超舉手示意。很快，她拿着珠子下來了，說："你可以還給人家，別送我東西。"王超把玉念珠送給潘將軍，把經過告訴了他。他們想祕密地贈送姑娘一些金銀布匹。第二天去姑娘家，已經是人去室空。給事馮緘曾聽說京城中多俠義之士，他升爲府尹的時候，祕密地詢問身邊的人，把王超找來，詳細地詢問了這事的經過。潘將軍所說的和王超講的完全一樣。

賈人妻

唐餘干縣廚王立調選，傭居大寧裏。文書有誤，爲主司駁放。資財蕩盡，僕馬喪失，窮悴頗甚，每丐食於佛祠。徒行晚歸，偶與美婦人同路。或前或後依隨。因誠意與言，氣甚相得。立因邀至其居，情款甚洽。翌日謂立曰："公之生涯，何其困哉！妾居崇仁裏，資用稍備。倘能從居乎？"立既悅其人，又幸其給，即曰：僕之厄塞，阽於溝瀆，如此勤勤，所不敢望焉，子又何以營生？"對曰："妾素賈人之妻也。夫亡十年，旗亭之內，尚有舊業。朝肆暮家，日贏錢三百，則可支矣。公授官之期尚未，出遊之資且無，脫不見鄙，但同處以須冬集可矣。"立遂就焉。閱其家，豐儉得所。至於扃鎖之具，悉以付立。每出，則必先營辦立之一日饌焉，及歸，則又攜米肉錢帛以付立。日未嘗缺。立憫其勤勞，因令傭買僕隸。婦託以他事拒之，立不之強也。週歲，產一子，唯日中再歸爲乳耳。凡與立居二載，忽一日夜歸，意態惶惶，謂立曰："妾有冤仇，痛纏肌骨，爲日深矣。伺便復仇，今乃得志。便須離京，公其努力。此居處，五百緡自置，契書在屏風中。室內資儲，一以相奉。嬰兒不能將去，亦公之子也，公其念之。言訖，收淚而別。立不可留止，則視其所攜皮囊，乃人首耳。立甚驚愕。其人笑曰："無多疑慮，事不相縈。"遂挈囊逾垣而去，身如飛鳥。立開門出送，則已不及矣。方徘徊於庭，遽聞卻至。立迎門接俟，則曰：更乳嬰兒，以豁離恨，就撫子。俄而復去，揮手而已。立回燈褰帳，小兒身首已離矣。立惶駭，達旦不寐。則以財帛買僕（"買僕"原作"僕買"，據明抄本改）乘，遊抵近邑，以伺其事。久之，竟無所聞。其年立得官，即貨鬻（ｙù）所居歸任。爾後終莫知其音問也。（出《集異記》）

【譯文】

唐時，餘干縣尉王立調選時，租房住在大寧裏。因爲文書有錯誤，被主管部門解除官職。錢財用光了，僕人也辭了，馬也賣了，窮困潦倒。他經常去佛祠討飯喫，早晨去，晚間回來。偶然一次和一個長得很美的婦人同路，那婦人或前或後地跟隨着他。王立很坦誠地和婦人搭話，兩人意氣相投。王立邀請婦人到他的住處，一夜之間，二人感情很融洽。第二天，婦人對王立說："你的生活，現在很困難，我住在崇仁裏，生活還可以，你能不能上我那裏去住。"王立本來就很喜歡這個婦人，婦人又要在生活上幫助他。他說："我現在正處在危難之中，幾乎要倒斃街頭，你這樣熱心幫助我，是我不敢想的。你現在以什麼職業維持生活？"婦人回答說："我是一個商人的妻子，丈夫已經死了十年，街上的店鋪仍然營業，白天去營業，晚上回家，每天能收入三百文左右，足夠維持支出，你授官的日期還沒到，出去遊歷又沒有錢，你若不嫌棄我的話，咱們同居吧。"王立很願意。看她的家庭，生活也很節儉。家裏的鑰匙都交給了王立。每天早晨先給王立準備好一天的飯食，晚上回來時，總要帶回些米、肉、布匹之類的生活用品交給王立。天天如此，王立看到婦人太勞累了，叫她僱個奴僕，婦人總是託詞拒絕，王立也不強求。一年後，生了一個兒子，每天中午回來餵奶，就這樣，和王立同居了二年。忽然一天夜間婦人回來後，顯得惶恐不安。她對王立說："我有冤仇，刻骨銘心，爲時已久。總想找機會報仇，今天總算如願了。我要離開京城，希望你好自爲之。這房子，是我花錢自己買的，契書就在屏風裏，這室內的東西，也都送給你。孩子我不能帶去，他也是你的兒子，希望好好照顧他。"說完，擦乾了眼淚就要走，王立也留不住，他看了她所帶的皮囊，竟裝着一個人頭！王立很驚愕。她笑着說："你不要多考慮，這事與你沒關係。"立即拿着皮囊越牆而去，身如飛鳥。王立開門出去送，婦人已經走遠了，王立在庭院中徘徊，又聽到女人回來了，王立到門口迎接。婦人說，母子就要離開了，再喂他一次奶吧，她進屋去撫慰孩子。不一會兒，又出來走了，只是揮了揮手。王立掌燈回到室內一看，帳中的小孩已經身首分離。王立很驚慌，一夜未睡。他變賣了財產，買了馬，僱了僕，到附近縣內去住，等待這個事的結果。很長時間，也沒聽到什麼風聲。這年，王立又得了官，賣了住房去赴任。以後始終不知她的音信。

荊十三娘

唐進士趙中行家於溫州，以豪俠爲事。至蘇州，旅舍支山禪院。僧房有一女商荊十三娘，爲亡夫設大祥齋。因慕趙，遂同載歸揚州。趙以氣義耗荊之財，殊不介意。其友人李正郎弟三十九有愛妓，妓之父母，奪與諸葛殷。李悵悵不已。時諸葛殷與呂用之幻惑太尉高駢，姿行威福。李慎禍，飲泣而已。偶話於荊娘，荊娘亦憤惋。謂李三十九郎曰："此小事，我能爲郎仇之。旦請過江，於潤州北固山六月六日正午時待我。"李亦依之。至期，荊氏以囊盛妓，兼致妓之父母首，歸於李。復與趙同入浙中，不知所止。（出《北夢瑣言》）

【譯文】

唐朝進士趙中行，家住溫州，多行豪俠之事。他到蘇州，住支山禪院，僧房內有一女商荊十三娘，爲她的亡夫設齋。她仰慕趙中行，便和他同船到了揚州。趙中行很講義氣，花費了十三孃的一些資財，但她毫不介意。趙中行的朋友李正郎的弟弟三十九郎有一個非常喜歡的妓女，妓女的父母強逼妓女嫁給了諸葛殷，三十九郎悶悶不樂。當時，諸葛殷和呂用之互相勾結，迷惑太尉高駢，作威作福，三十九郎怕惹禍，忍氣吞聲。偶然間把這事對十三娘說了。十三娘很氣憤，對三十九郎說："這是小事，我能爲你報仇，明早你過江到潤州北固山，在六月六日正晌午時等我。"三十九郎按約定時間到了，十三娘用皮口袋裝着那個妓女，還有妓女父母的頭，都送給了三十九郎。後來，她與趙中行又一同回到了浙中，不知住在什麼地方。

許寂

蜀許寂少年棲四明山，學易於晉徵君。一旦有夫婦偕詣山居，攜一壺酒。寂詰之，雲："今日離剡縣。"寂曰："道路甚遙，安得一日及此。"頗亦異之。然夫甚少，而婦容色過之，狀貌毅然而寡默。其夕，以壺觴命許同酌。此丈夫出一拍板，遍以銅釘釘之。乃抗聲高歌，悉是說劍之意，俄自臂間抽出兩物，展而喝之，即兩口劍。躍起，在寂頭上盤旋交擊，寂甚驚駭。尋而收匣之，飲畢就寢。迨曉，乃空榻也。至日中，復有一頭陀僧來尋此夫婦。寂具道之。僧曰："我亦其人也，道士能學之乎（時寂按道服也）？"寂辭曰："少尚玄學，不願爲此。"其僧傲然而笑，乃取寂淨水拭腳。徘徊間不見。爾後再於華陰遇之，始知其俠也。杜光庭自京入蜀，宿於梓潼廳。有一僧繼至，縣宰周某與之有舊，乃雲："今日自興元來。"杜異之。明發，僧遂前去。宰謂杜曰："此僧仍鹿盧蹻，亦俠之類也。"詩僧齊己於潙山松下，親遇一僧，於頭指甲下抽出兩口劍，跳躍凌空而去。（出《北夢瑣言》）

【譯文】

四川人許寂，少年時住在四明山，向晉徵君學習《易經》。一天早晨，有一對夫婦結伴來到山裏，提一壺酒。許寂問他們，他們說，今天離開的剡縣。許寂說："道路這麼遠，怎麼能一天到？"也覺得很奇怪。丈夫很年輕，妻子的容貌更超過丈夫。容貌形象都很剛毅，然而卻有些沉默寡言。這天晚上，拿酒和許寂同飲。丈夫拿出一副拍板，往板上釘了很多銅釘，邊釘邊高聲歌唱，歌詞都是說劍的事。一會兒又從臂間抽出兩件東西，一邊展開一邊吆喝，竟是兩口劍，並跳起，在許寂頭上互相交擊。許寂很害怕，一會兒又把劍收回匣中。喝完酒睡覺，天亮時，牀上沒有人了。到中午，又有一個陀頭僧來尋找那對夫婦，許寂把具體經過告訴了他。僧人說："我也是那樣的人，你不想學嗎？"許寂推辭說："我喜歡玄學，不願學這個。"那僧人很傲慢地笑了笑，又用許寂的淨水洗腳，徘徊間不見了僧人，後來在華陰又遇到了他，才知道他是俠客。杜光庭從京城到四川，住宿在梓潼廳，有一個僧人也隨後來了，縣宰周某和他有舊交。僧人說，今天從興元來。杜光庭感覺奇怪。第二天，僧人走了，縣宰對杜光庭說，這個僧人是"鹿盧蹻"，也是俠客之類的己。詩僧齊己在潙山松下，曾經遇到一個僧人，從大拇指甲下抽出兩口劍，跳躍着向空中飛去。

丁秀才

朗州道士羅少微頃在茅山紫陽觀寄泊。有丁秀才者亦同寓於觀中，舉動風味，無異常人，然不汲汲於仕進。盤桓數年，觀主亦善遇之。冬之夜，霰雪方甚，二三道士圍爐，有肥羜美醞之羨。丁曰："致之何難。"時以爲戲。俄見開戶奮袂而去。至夜分，蒙雪而回，提一銀榼酒，熟羊一足，雲浙帥廚中物。由是驚訝歡笑，擲劍而舞，騰躍而去，莫知所往。唯銀榼存焉。觀主以狀聞於縣官。詩僧貫休俠客詩云："黃昏風雨黑如磐，別我不知何處去。"得非江淮間曾聆此事而構思也。（出《北夢瑣言》）

【譯文】

朗州道士羅少微有一段寄居在茅山紫陽觀，有一個丁秀才也和他同住觀中。丁秀才的言談舉止，和平常人沒有兩樣，但他不醉心於科舉考試，徘徊逗留了好幾年，觀主一直待他很好。冬天的夜晚，大雪正下個不停，有兩個三個道士圍爐閒談，若是有肥羊肉  
爲餚，喝着美酒該多好。丁秀才說："這有什麼難的？"大家認爲他只是玩笑而已，一會兒，他竟開門揮袖走了。到了半夜，他披了一身雪回來了，提一銀榼（盛酒器）酒，拿了一隻熟羊腿，他說這是從浙江帥府廚房中拿來的。大家既驚訝又高興，揮劍跳舞，丁秀才卻騰躍而去，不知到什麼地方去了，唯有那隻銀榼還在。紫陽觀觀主把此事報告了縣官。詩僧貫休所作《俠客詩》中說："黃昏風雨黑如磐，別我不知何處去。"大概就是在江淮一帶聽了這件事而構思的吧。